异世之逍遥小王爷

作者：风流大帝

第一章 新生

苍茫大陆，紫金帝国，秦王府。

头好晕，摇摇头李云龙慢慢地坐了起来。

记得自己好像被流星砸到了。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死了也会有身体的吗？李云龙看着自己洁白无暇的身体嘀咕到。

看了看周围。李云龙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自己确实被流星砸到了，这不是一个梦。而自己也没有死，嘿嘿，人品爆发的缘故。至于自己为什么没死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知识进行猜测了。

平时上网别的事情都不多，看书的时间到不少，根据情形推测，可能这几种情况:第一种，自己遇到了神。虽然到现在还没出现，但是一个神不愿意自己就这么挂了，把自己送到异界逍遥一番也是可能的，不过没有哪个神这么好心的把自己送来把。

第二种，借尸还魂，这在小说里也出现不少哦，而且现在看见这个房间也如此华丽，应该是一个好家庭。

第三种，自己还没死，被流星砸到还没死。流星砸到自己之后可能产生了空间传送或者是光隧道，被传到了这里。这是最科学最唯物的推测，虽然自己相信神是存在的。

想到这里李云龙脆弱的心脏又开始了剧烈的跳动，李云龙最讨厌碌碌无为的一生，虽然十八年来他一直无所成就，但不代表他就愿意这么度过自己的一生。李云龙是一个男人，一个不甘寂寞的男人，怎么可能庸庸碌碌一生。现在既然上天给了自己这个机会，那无论如何也要做出一番事业出来才行，找N多个老婆，让这里的人都记住李云龙的名字。

就在李云龙还在想他的梦想的时候一股巨大的困意向他袭来，李云龙不由自主的昏睡过去。

在李云龙昏睡以后李云龙的身上突然冒出了耀眼的光芒，而且光芒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在光芒之中似乎有一条巨龙在李云龙的身上盘旋着。

同时李云龙的体内有一股气流沿着他的经脉游走他的全身。

这段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把李云龙的身体彻底的改造了一篇，同时让李云龙的身体内隐藏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功能，只是现在李云龙不知道而已。

在改造的过程中李云龙这具身体的主人的记忆和李云龙本来的记忆融合在一起。

第二天已经融合了记忆的李云龙根据记忆知道他是紫金帝国秦王的唯一的儿子。不过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废物，因为他不能练武。在大陆上人们崇拜武学，就连一个下人都会有一两手，而李云龙身为秦王唯一的儿子既然不会任何的武功，从小体弱多病，在别人也就是说这等于是一个废物。这让天下人瞧不起，同时也让秦王李襄樊好没面子。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让秦王对他这个儿子有些偏见，多次对他打骂。如果不是李云龙的母亲在王府有一定地位和来秦王李昆的照顾李云龙说不定会被自己王府的下人欺负呢！

秦王作为紫金帝国四大王之一，有着强大的实力。紫金帝国是苍茫大陆五大帝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秦王，辽王，唐王，汉王四个王。他们先人是紫金帝国开国大帝的结拜兄弟。

本来李云龙想好好的凭自己的身份好好的干出几件大事来，但是现在他已经融合了这个身体主人的记忆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既然原来的主人在别人是一个废物，那么如果一下子改变的话难免会被怀疑，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这样做起事来也不太方便，既然这样还不如继续做废物。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章　江湖七榜

通过记忆李云龙还知道现在这江湖上有“七榜”，它们分别是天榜、地榜、人榜、龙凤榜、才俊榜，群芳谱和天仙谱。

天榜是最早的存在，至今大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一般只记录先天高手以上的人，每五十年一届，无人数限制，顺序排名由武林众人公推产生，一直是由江湖上最神秘的“天心阁”负责，而“天心楼”就是“天心阁”旗下的产业，属于大陆四大商业组织之一，势力遍布全大陆，有传闻说“天心阁”是属于“天心商业联盟”的下属组织，所以，在大陆的四大商业组织中，“天心楼”是默认的最大组织。

虽然“天心阁”处事低调，也从不参与江湖上的争斗，没有人知道其具体的实力，但却没有人敢直掠其锋芒，因为百年前，就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道新兴门派看上了“天心楼”的情报价值，想要把其收归己用，居然公开挑衅“天心阁”的威严，结果一夜之间被人莫名其妙的端了老巢，人员死伤无数，还没成事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虽然没有证据，但江湖上的人都明白是“天心阁”的人干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挑战“天心阁”的权威，加上“天榜”在江湖上的无上地位和“天心阁”并没有损害到其他势力的利益，所以“天心楼”一直存在至今。

而地榜、人榜、龙凤榜、才俊榜，群芳谱和天仙谱大约产生于五百年前，地榜，记录的是超一流高手，每三十年一届，每届二十人；人榜，记录一流高手，每二十年一届，每届三十人。这两榜主要由天机阁负责；龙凤榜记录的是年轻高手，年龄限制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不分男女，每十年一届，每届十人，主要由明月楼负责；才俊榜，限男，顾名思义就是有才能或长得俊俏的武林公子，年龄要求：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每十年一届，每届十人；群芳谱，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百花谱，说直白些就是美人榜，无论你会不会武功只要长得漂亮就能上榜，同样年龄要求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每十年一届，每届十人。还有天仙谱，是指大陆上绝色美女，不分年龄。这三榜是由百花宫的人负责。

这些榜上的排名主要是从主办方来讲，然而天下之大，隐士奇人何其之多，再加上江湖争斗素来没有停止过，意外变化很多，所以除了天榜，其他的几个排行榜并不稳定，随时处于活动状态，一旦有谁被挑战下去，那么其在榜上的位置就会被赢了的那个人所代替，久而久之，江湖上就自动产生了一个风云榜，排在风云榜的可以是一个新崛起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崛起的势力，没有时间限制，就比如现在的风云榜上排名第一的，就是柳家庄庄主——柳文毫。

负责地榜和人榜的天机阁是一个剑道修行门派，里面的人全部用剑，其嫡传绝学乃是江湖八大奇功之一的“天剑诀”，传闻“天剑诀”练到极至可以御剑飞行、而驭剑术更是可以千里之外取人首级，阁主剑无极是天榜上排名第二的高手，因此天机阁虽然不怎么出世，但在江湖上的地位同样很高；明月楼则主要是一个以贩卖情报为主的江湖势力，楼主不明，实力不明，不过由于其所掌情报在江湖上的特殊性，倒是没有人敢去轻易触犯这个组织，毕竟江湖上哪个没有点见不得光的事，谁会没事干去找这个专挖他人隐私的组织的麻烦。

百花宫则也比较神秘，外人只知道这个门派里的弟子全是女子，宫主“蓝冰仙子”是天榜第四的高手，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甚至连她们的总部在哪也不清楚，神秘性几乎可和天心阁相比，再由于其出来行走江湖之人无不是群芳谱上的绝色美人，所以倒也没什么人去打这个可以算是“美女集中营”门派的主意。

除明月楼外其他的三个门派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不怎么问世事、不争名利的“隐”派，平时他们的门人也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只是偶尔过几年会有一些弟子出来历练，当然这一走动就是惊天动地的，不然也无法保持其超然性了，风云榜上的人几乎有一半是这几个门派的弟子。

除了这四个隐秘门派外，江湖上真正的大派一共有九个，分别是白道的静光寺、静心奄、太极门、天山派、流月宫以及黑道的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和暗魔门。它们分别分布在大陆上的五大帝国中。

其他的小帮小派则惟这九派马首是瞻，其中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则是江湖上公认的天榜第一高手，传闻其易筋经已经练到了最高的程

度，太极门的紫云真人则是天榜第五的高手，一身太极玄功也是出神入化。

另外天魔宫宫主是天榜第三的高手，传闻他的天魔劲已经练到了第八层的魔极四方，其真实实力并不在排名第一的慧悟之下，邪冥殿殿主冥九幽是天榜第七的高手，冥神力也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地步。

另外还有一大势力就是“八大世家”了，他们是端木、司空、令狐、独孤、赵、孙、吴、柳、这八大世家中，到目前为止只有端木、令狐、独孤和赵家还算是真正的江湖人士，其他的几家都已经入主仕途了。

想着想着就来到大厅，到了大厅李云龙就看见自己的父亲李襄樊和自己的母亲云月柔，还有自己父亲的那几个小老婆都坐在那里了。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章　练功

当李云龙进来以后李云龙发现他的父亲李襄樊不仅看也不看他一眼，而且在他的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

李云龙虽然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但是还是按照以前李云龙做的那样走到李襄樊身边叫道："父亲。"

李襄樊鼻子里又哼的一声没有说话。这时李云龙的母亲云月柔对李云龙道："云龙，来坐到娘身边来。"

"是。"李云龙应了一声，李云龙知道现在自己的那个爷爷不在也只有自己这个母亲关心他。看看李襄樊的样子就知道他看自己不顺眼。

"没用的废物，早的死了好。"李襄樊小声嘀咕道。虽然李襄樊他说的非常小声，但是还是被李云龙听见了。李云龙想不到既然还有这样的父亲，世界上那有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早点死的。

吃完饭李云龙在云月柔关系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李云龙觉得自己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刚才在大厅吃饭的时候非常郁闷。

回到房间里以后李云龙觉得自己无事可做，突然他想到了自己脑海里的那本武功秘籍。这本秘籍名字叫《霸气决》。他是李家家传的秘籍。本来李云龙是不可能学到这样的武功的，但是他是李家的唯一继承人在他爷爷的坚持下学了在本秘籍。但是以前的那个李云龙是一个白痴，根本不会练什么武功，所以虽然他知道秘籍的内容，但是和不知道一样。

现在的李云龙已经不是以前李云龙了，虽然李云龙他决定做以前的李云龙的样子，但是如果有武功练的话李云龙不会不去练的。他知道只有这样以后自己还会多一分保障。

《霸气决》一共十二层，李云龙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霸气决》的心法，丹田里一股热气升起，顺着经脉缓缓流动。好舒服啊，李云龙感受着这暖暖的气流，觉得身体上的疼痛开始消失。当气流沿着身体转了九九八十一圈时，李云龙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外

面树上的虫子爬到。李云龙心里非常兴奋，觉得这样以后偷看美女时就可以看的更加清楚了。

想到武功李云龙想到了以前看到的九阴真经，回想着九阴真经的内容："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遗迹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

想着想着李云龙不自觉的练了起来。慢慢的李云龙觉得丹田处有一股冷气升起，顺着经脉缓缓流动，不久李云龙的《霸气决》又自动的运行起来了，丹田里一股热气升起，也顺着经脉缓缓流动。这样冷热相交让李云龙痛苦不堪，脸色苍白。

"妈的，怎么会这样？"李云龙心里想道，"不管了，拼了。"

想到这里李云龙把他身体里的冷热两种气流引向他的任督二脉。

"轰。"的一声，强大的气流终于冲过了李云龙的任督二脉。同时李云龙也昏迷过去了。如果不是李云龙的房间平时没有人来的话，现在发生这样大事一定会被人发现的。那么以后李云龙就不会有那么精彩的事情发生了。

还有现在李云龙他不知道他已经达到了先天之境，达到了一流高手的水平。同时因为李云龙学习了两种不同的武功。阴阳结合，让人发现不了他是一个会武功的人。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李云龙修练起来比别人的难度要大，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当然在江湖上修行者练至先天境界，就会感觉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修行天地，也就是相当于进入了不为人知的修真世界。如果没有人引导是很难再进一步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云龙慢慢的醒来，发现自己浑身散发着异味，看见原本白色的肌肤上面有一层黑色的物质。想到以前自己看到的小说李云龙知道这可能是自己身体里的杂质，同时李云龙也感觉到自己全身轻飘飘的非常舒服。

到房间洗了个澡以后李云龙决定到外面去走走，不过在他刚要出门的时候他的母亲云月柔就过来了。

看见李云龙要出去云月柔就问道：“龙儿，你要到那里？有什么事吗？要不要娘帮你？”

李云龙看见云月柔过来就知道今天不能出去了，听见云月柔问话李云龙马上回答道：“娘，我只是想出来走走，”

“想上哪去啊？要不要娘带你去啊！”云月柔看着李云龙温柔的道。

有时候李云龙觉得云月柔对他太关心了，就象现在一样。同时李云龙他也知道如果自己要出去的话一定要云月柔同意。想到这里李云龙就对云月柔道：“娘，我想到外面去走走。”

“好啊！我们现在就去花园。”云月柔听了李云龙的话道。

“娘，不是的，我想到府外去走走。”李云龙知道云月柔误会他的意思了，连忙解释道。

“为什么突然要到外面去，家里不好吗？”云月柔问道。

“不是，在家里呆久了我想到外面去看看。”李云龙道。

“要不这样，过两天我要去你外公家，你就跟我一起去吧。”云月柔提议道。

“好吧！”没办法李云龙只好答应云月柔的提议。不过听见云月柔说起他的外公李云龙从记忆里知道他的外公是不在大陆江湖上的八大世家之中，却有八大世家那样的实力的云家家主云龙峰，也是天榜高手。同时在紫金帝国的官场中有着很高的地位，而云月柔和李襄樊的结合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但是在记忆里这个外公对李云龙并不怎么好，也许是因为由于李云龙的关系云月柔渐渐的失去了李襄樊的宠幸。

两天以后，云月柔和李云龙带着护卫向云家出发。李云龙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章　初见美女

在前往云家的路上李云龙和云月柔坐在马车上，而马车前后左右都是王府的护卫。在紫金帝国四大王中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为了能够打败对方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现在虽然云月柔是回娘家但是带护卫都是精锐。两个地榜高手，十个人榜高手，这样的实力就是来了一个天榜高手也没有活着离开的机会。

马车上，云月柔对李云龙说道："龙儿，这次去你外公家可能你外公不在。"

"外公不在？难道外公有事？"李云龙疑惑道。

"是啊！再过几个月在兰州有三年一度的武林大会，你外公现在应该在忙着联络他的朋友，准备在大会上一显身手。"云月柔说的时候语气中带有不满。

李云龙疑惑的看着云月柔。他并不知道云月柔因为他的原因和自己的父亲发生过冲突。本来云月柔嫁给李襄樊的，是为了和李襄樊结成联盟，但是由于云月柔生出李云龙以后，李云龙不能练武的原因让云月柔在王府的地位下降，李襄樊对云家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积极了。而云龙峰则认为都是李云龙的原因，曾经要云月柔放弃李云龙，但是云月柔怎么肯呢？也因为这样云月柔对自己的父亲的关系没有以前的那么好了。

武林大会，李云龙听了云月柔的话热血沸腾，这可是以前在小说里才能见到的事情啊！现在真真实实的发生在自己身边，如果如何都要去看一看。于是向云月柔问道："娘，武林大会有那些人参加？"

云月柔听了李云龙的问题心里有点难过，李云龙越是对武林表示感兴趣她就越难过。但是面对李云龙的好奇心云月柔云月柔还是回答道："武林大会在大陆上每三年一成，分别在五个不同的帝国轮流召开。每个武林门派都会派人参加。怎么？龙儿你对武林大会感兴趣？"

"恩，娘，既然外公他不在我们就不要去外公家了好不好？我们去看看武林大会好不好？我想去看看武林大会。"李云龙知道自己如果要去看武林大会的话就必须要得到云月柔的同意。而且按照云月柔的性格是不会让他一个人去的，所以他对云月柔哀求道。

“好，好，好，我们去看看武林大会。”云月柔看见李云龙哀求的眼神没办法只好答应。

听见云月柔答应自己的要求李云龙大喜。

傍晚，李云龙和云月柔来到了通州城。

福满楼是通州城最好的酒楼，楼分四层，每一层的价格各有不同。越往上越贵，底楼最便宜，但也比一般酒楼要贵些。

李云龙和云月柔等人一入酒楼，迎面就来了位小二，二十多岁，一脸精干的样子。小二一脸的笑容道：“两位公子小姐请进，不知道您们打算在几楼就餐？本店分四层，越往上越好，当然价格也要适当贵些。最好的就是四楼，不知两位公子小姐想在哪用饭啊？”

听见小二叫自己和云月柔公子小姐李云龙觉得自己心里好笑，自己的母亲云月柔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是她保养的非常好，和自己站在一起不象母子到象姐弟。

云月柔听见小二这样说脸上露出了微笑。不过云月柔还没有说话李云龙就道：“就上四楼吧，既然来此当然要好好品尝一下英雄楼的手艺了。小二哥带路吧。”

小二忙领着李云龙与云月柔等上四楼去了。从底楼开始，李云龙就在打量着酒楼的酒客，这里生意兴隆，人山人海，底楼此时已经坐满。看样子全是本地的一些食客。上了二楼，人也几乎坐满。华星飞快的扫了一眼，发现了不少武林中人，几乎占了整层二楼食客的九层。看来这通州城通州城中还真是卧虎藏龙，高手如云。

很快上了三楼，这儿一共只有十二张桌子，已经坐了七桌。李云龙看了下，有四桌是武林中人，想来这福满楼恐怕也就是因此而得名吧。上到四楼，李云龙一看，只有九张桌子。这时就已经坐了五桌，看来生意真是不错。

李云龙和云月柔找了张桌子坐下，然后随意点了几个酒楼的拿手菜，打发了小二后，李云龙就静静的打量着楼上的五桌酒客。云月柔见李云龙对他们感兴趣就在一边介绍着，但是云月柔她知道的也不多。

这五桌中有四桌都引起了李云龙的兴趣，根据云月柔的介绍李云龙知道第一桌上的，是铁血派与兴化门这些在帝国有点名气，但是不

是在大陆上很有名的，他们人多，一共坐了两桌。为首的一桌上坐着铁血派的刘华与刘枯，还有铁血派的大小姐，群芳谱上排名第十一位的刘月；兴化门的金虎、李飞。最后两人是“快剑客”成云与“冷公子”冷无情。不过看到刘月这样的美女才在群芳谱上排名第十一位就这样美丽，让李云龙对得到美女的心思就更厉害了，心想以后如果把大陆上的美女收到一起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情形.第二桌上有三人，看样子是主仆三人。那上方之人是位三十一二的中年文士，相貌不凡，脸上带着一丝书生气，双目清澈隐含一丝神光，嘴角处挂着一缕微笑，显得随意自然。左右两边是两个五十多岁的威猛老者，四只眼睛中闪着逼人的寒光，静静坐着。云月柔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也对自从云月柔有了李云龙以后一般都不在江湖上走动过。

第三桌有两人，一男一女，那男的在三十六七左右，一身白衣，相貌英俊，眼中神光充足，显然是位高手。那女的二十六七岁模样，美丽的脸上有着三分妩媚。一身翠绿色衣裙，配上丰满迷人的身材，加上那美丽的脸蛋，真是位迷人的美女。一双秋水中透着盈盈笑意，真有说不出的诱人。

第四桌上坐着一人，那人二十七八岁，十分英俊，只是脸色冷漠异常。桌上放着一把离魂钩，正闪着丝丝寒光。他独自低头饮酒，看不清他的眼神。

推荐啊推荐，如果今天推荐达到一百的话还有一章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章　结怨

在李云龙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看李云龙他们，云月柔本来是一个美女，再加上这些年来保养的很好，而李云龙继承了云月柔的美貌，看上去也是非常英俊。身后的下人一个个非常魁伟。

“娘，我怎么觉得这里有点郁闷？”李云龙对云月柔说道。

“龙儿，江湖上的人就是这样，在他们眼里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而且武林大会马上就要进行了，他们为了成名什么样的事情都做的出来。”云月柔小声的对李云龙说道。

李云龙听了云月柔的话也觉得非常有道理，否则的话在江湖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仇杀。

就在李云龙和云月柔说话的时候又有人上来了。

当先一人是个年约三四十的壮实大汉，看上去颇有些威武豪气，后面紧跟着上来了四个人，两男两女，年龄都约在二十到四十之间，五人上来之时，李云龙看了看这几人的实力，发现他们一个地榜高手，两个一流高手，两个二流高手，看起来实力不错。

这五人上楼后四处看了一眼，最后在李云龙的邻桌坐了下来。

他们坐下以后李云龙听见他们其中的一个二十许的青年兴奋的说道：“大哥，你说这次武林大会有多热闹啊，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武林豪杰呢，还有那些天榜中的高手，都去参加。想起来都兴奋啊，我真想现在就赶到兰州去。”

“哈哈…三弟你急什么，这次武林大会还有几个月才开始呢，不会这么等不急就去看参加武林大会的美女了吧？啊？哈哈……”其中一大汉大笑着回道。

听到那大汉的调笑，那青年脸色一红，道：“大哥你取笑我，以我这勉强二流的身手，那些人怎么会看得上我，我才、才没那么想呢，倒是大哥你，已经快四十了没有，没有大嫂，这次武林大会有这么多美女，要不要去为我们找一个大嫂来，而且四年前就已经是人榜第五了，现在的实力可以进地榜了，恩，应该有美女看上你的，还有二哥，四姐现在已经进入人榜了，年纪也不小了也应该找个人了，还有小妹，已经在群芳谱了，如果这机会好的话可以迷倒不少人。”说完又

小声嘀咕道："当然，有美女看上我更好，嘿嘿。"声音虽小，但还是让其他人四人听了个正着，引得几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由于几人的声音较大，故楼上的人都停止了说话，安静的听着他们讨论，听到他们那么说有的人还露出兴奋，期待的表情，看来这美女对人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正在这时，一个阴阳怪调的声音突然从楼梯口传了上来："哎哟，我当是谁在这叫唤呢，原来是恒山五虫啊，啧啧，就你们那样还五人都被帅哥美女看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紧跟着三个人走了上来，前面一人是个年约五十的老者，脸色蜡黄，穿一灰色长袍，一双斗鸡眼滴溜溜的乱转，看起来就像只老鼠，而他后面则跟着两个年约二十的年轻人，也睁着一双三角眼四处乱看，神情傲慢，还真有点蛇鼠一窝的感觉，而那句话正是两人中的那个身着黄衫的青年说的。

听到这话，那恒山五杰脸色一变，被称作"三弟"的那个年轻人更是气得脸色潮红，起身就想要过去算帐，但被身旁的"大哥"一拉，示意他坐下来，然后那个大汉才转过头看着出现的三人缓缓说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哈州三鼠啊，难怪我觉得耳边叽叽喳喳的有老鼠叫，我就说嘛，除了你们三鼠谁还发得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

这话一出，酒楼里的人顿时暴笑起来，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粗野的大汉还有这么幽默的一面，本来这话要是换个人来说众人还不至于这样，但偏偏那个大汉看起来一副粗犷豪气得有些憨厚的样子，那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实在是滑稽得很。

李云龙听了也大笑不已，江湖中的人果然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啊。以后在江湖上行走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碰到更加有趣的事情呢？真是期待啊！

云月柔也露出了笑声，这是李云龙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云月柔笑，云月柔笑的很美，李云龙不仅有点看呆了。

众人一笑，那三鼠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他们的外号其实是"哈州三虎"，势力地盘在哈州，和"恒山五杰"的恒山相连，两方一个黑道一个白道，又因为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经常互相找对方麻烦，不过基本上每次都是"哈州三虎"吃亏，这一来二去的就接下了仇怨，刚才那黄衫青年上楼时正好听到那"恒山五杰"的老三说的话，所以想故意

讽刺一翻，哪知道会弄巧成拙，正气得不知该怎么办时，就听到了李云龙的大笑声，见对方只是一介书生打扮，也没多看，出手就一掌打了过来。

“好小子，居然敢嘲笑你小爷，看招。”

云月柔看见那人向李云龙打来，眼里寒光一闪，但是没有任何动作。

背对着那人的李云龙并不知道别人骂的是他，还仍独自的笑着，其他发现的人虽然想要救援，但已然来不及，不由得闭上眼睛不想看到那一幕。

眼看那毒掌就要击到李云龙身后，李云龙他虽然没有什么江湖和打斗的经验，但是他那一流高手的直接还是感觉到了一些不妥，但他没有露出他的武功，他知道自己身边的护卫一定会摆平这件事情的。但是要想不被人看出他会武功就有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于是李云龙回身象那里看去，只见眼前一道亮光闪过。

“啊！”一声惨叫响起。

众人心中一紧，不约而同的想到，完了！这年轻的小伙子完了！

然而事实并非他们想的那样，当众人睁开眼时，首先见到的是一个脸带惊慌神色的小伙子，此时的他正不知所措的看着地面，那柔弱的样子，众人判断他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众人心想他一定是应该世家大少爷。也只有世家大少爷才会在这个崇尚武力的大陆里才不会武功。但随即他们又被那声声惨叫惊醒，那个黄衫青年正躺在地上不停的嚎叫，手臂竟然已被齐肩切断，鲜血撒了一地，而那个和他一起来的灰衣老者正挡在他身前，与一个浑身散发着恐怖杀气的老年人对峙着。

原来刚才的声音是从两个人嘴里发出的，一个是李云龙的惊叫，一个就是那黄衫青年的惨叫声，而出手的人则是一直跟在李云龙身旁的老护卫周老，周老是一个地榜高手，作为王府护卫的他，在他心里，任何胆敢伤害与王府有关的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只可惜才砍了那人的一条手臂就被那个同样有地榜身手的老者挡了下来。

今天推荐如果到一百五十的话还有一章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章　结怨（二）

“阁下好手段，这就要了我徒弟的一条手臂，阁下不觉得太过份了吗？”灰衣老者冷声说道，眼睛死死的盯住周老，作为地榜高手的他自然知道周老的实力，他看着周老似乎怕他再度出手，同时这让李云龙怀疑江湖上的人是不是个个都会变脸，要不然怎么刚才还贼兮兮的人一下就变成了高手模样了。

只可惜周老并没有回答他，目光中露出一丝不屑，心里想到，要不是我出手，就不只是一条手臂了。

“你！”那老者见周老的表情，立即愤怒起来，怎么说自己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居然被如此轻视，这要是传出去自己也不用在江湖上混了，就在那灰衣老者想动手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周老，回来，我们还要吃饭呢，不要污了这的环境。”

正是端坐的云月柔，而李云龙则低着头不敢看那里，毕竟作为一个现代人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多少有点不适应。同时为了假装也应该这样。

“是！”周老应了一声，恭敬的收剑退了回来，本来就气愤到顶点的灰衣老者更是怒不可泻，这个发话的**居然更无视自己的存在，然而就在他要彻底爆发的时候又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水老鼠，有本事冲着我来，我们的争斗你徒弟牵扯到人家小伙子身上算什么事，亏你在江湖上还是‘响当当’的人物呢，怎么，想护短啊？这楼上可有这么多英雄好汉都看着呢。”

发话的正是那个恒山五杰的老大，他这话可说得大有学问，不仅说明了你理亏在先，还强调了你的江湖上的地位，却又故意说你想护短，最后还把楼上的其他武林人士拉了进来，那意思就是，你想动手？看看我们答不答应吧。

而楼上其他的江湖人士也没叫他失望，见他发话后也跟着起哄起来：“是啊是啊，怎么说你‘哈州三虎’在江湖上也叫得开号，居然欺负一不会武功的人，被人教训了你还想护短啊。”

“就是就是，老大说得对，我们大伙都看着呢，明明是你们不对，你想怎么样啊？”

一时间楼上的人到处都是批评那灰衣老者的，各种评论不一而足，总之，你“水老鼠”就是理亏，你那徒弟断了手就是活该。那灰衣老者显然没料到会惹起众怒，对比了一下双方实力，明智的选择了开溜，不过表面上仍狠狠的瞪了李云龙和云月柔一眼，搁下一句狠话：“我哈州三虎记着了！咱们后会有期！哼！”然后一指点昏那个黄衫青年，带着剩下的一人狼狈的逃下楼去。

看到几人离开，那大汉来到李云龙的桌前，抱了抱手，道“弊人恒山周虎，因为我们的事给几位添麻烦了，还请几位见谅，若不嫌弃，几位过来一叙如何，我等也好赔礼道歉。”

这周虎倒还是个人物，粗中有细，明着是来道歉，实际上是看周老的实力强劲，想上来探探底，毕竟能拥有这么一个高手做仆从的人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要是能拉上关系……

“周兄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现在还有要事就先走了。”云月柔当然知道周虎的目的，于是委婉的拒绝了他的很意。

“龙儿，我们走。”云月柔带着李云龙向楼下走去。

等到几人走远，恒山五杰中的那个青年有些气愤的道：“哼，拽什么拽。大哥亲自请他是看得起他，居然还不领情。”

“三弟！”那中年大汉瞪了他一眼，瞄了一眼楼上的人，示意他小声点，然后向五人中那个年约三十岁带点书生气息的人问道：“二弟你怎么看？”

“大哥，这几人恐怕都不简单，一定是哪个世家的人。而且他们的护卫中就有两个达到了地榜高手的人。如果不是大家族是不会有这么多高手护卫着的。而且那个女子也是一个一流高手。”

中年大汉心中一动，出声道：“哦？何以见得？”

“大哥你可能没注意到，那个叫周老的人被叫回来的时候完全一副下人的样子，要知道作为地榜高手的人都是一些非常骄傲的，如果能够让他们做下人的话一定是有着强大实力的世家才能够办到了。”

听到老二这么一说，那大汉心中一紧，有些凝重的说道：“你前面说的没错，那个出手的人的实力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而且我看他已经具有了超地榜身手的实力…”

“什么！怎么可能！”那个三弟一听忍不住叫出声来。那大汉看了他一眼，然后接着道：“如果真如二弟所说，那他们这一行人不简单，看来以后又有好戏看了。”

这话一出，其他的几人却没表现出惊讶了，反正江湖上什么事情都有。

在客栈的房间里，李云龙和云月柔坐在桌子旁。云月柔道：“龙儿，刚才的事情你都看见了，在这江湖上什么事情都有，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看什么武林大会了，万一你出了事情怎么办啊！”

李云龙听见云月柔这样说就知道云月柔担心什么，李云龙心下是不是应该把自己会武功的事情告诉云月柔，怎么说云月柔也是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

想着想着李云龙还是决定把自己会武功的事情告诉云月柔，这样也可以让云月柔以后不用太担心，自己做的事情云月柔也会更加的支持。于是李云龙对云月柔道：“娘，我有一件事情外要告诉你。”

“什么事情？”云月柔问道。

李云龙走到云月柔身边，抓起云月柔是手背，运动内力向云月柔身体攻去。

云月柔身体一震，震惊的看着李云龙，问道：“龙儿，这？这？”也难怪云月柔会这样震惊，李云龙从小体弱多病，不能练武，十几年来云月柔不知道为李云龙寻找了多少名医都没有治好李云龙的病。现在突然发现李云龙身体内有着强大的内力，你叫她如何不震惊。

李云龙看见云月柔震惊的脸色就知道云月柔在想什么，但是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放下云月柔的手背，坐到云月柔旁边对云月柔轻声说道：“娘，其实我的病已经早好了，而且我训武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云月柔连忙问道：“龙儿，你的病几时好的？为什么不告诉娘。还有你什么时候开始练武的。”

其实在李云龙觉得告诉云月柔自己会武功的时候他早就想好了对策，现在见云月柔这样问马上道：“娘，我的病什么时候好的我不知道，只是每天在梦里都有一个人教龙儿武功。现在龙儿不仅学会了

《霸气决》，而且还学会了另外一种武功。我想我病可能是因为练了这种武功的关系吧！”

在这个大陆上迷信这种事情是很平常的，所以李云龙才会这样说，因为只有这样说李云龙才能有把握让云月柔相信。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七章　坦白

“这样真是太好了，我想你的父亲知道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云月柔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果然没有怀疑，兴奋的说道。

李云龙被云月柔的话吓了一跳，如果真的让云月柔告诉自己的父亲的话那么自己的计划不是没有用了？李云龙连忙道：“娘，不要告诉父亲？”

“为什么？”云月柔疑惑的看着李云龙道。

“因为，”李云龙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刚才没有想到。想了一会儿李云龙道：“因为在我梦中教我武功的那个人不要让我说出去，包括我的父母。”

听了李云龙的话云月柔问道：“那龙儿你现在告诉我了怎么办？”

“我是怕娘担心才告诉娘的，我希望娘也不要说出去，这样在他那里我想应该下面什么问题。”李云龙道。

“傻孩子，娘不会说出去的，你会武功娘已经很高兴了，娘怎么会说出去害你呢？”云月柔听了李云龙的话感动的道。

李云龙听了云月柔的话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没有想到云月柔会这样在意他。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娘，这下我去看那个武林大会你应该放心了吧？”见气氛有些沉闷李云龙调皮的对云月柔说道。

云月柔是什么人，那还不知道李云龙说这句话的意思，也笑道：“龙儿，你去看这个武林大会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吧？”

“哦，娘，你怎么知道？”李云龙问道。

“这么说龙儿你真的另有目的？”云月柔想不到李云龙真的另有目的，于是问道。

听了云月柔的话李云龙知道自己已经上当了，没办法李云龙只好道：“不是说武林大会有许多美女参加吗？我去为娘你多找几个儿媳妇回来。”

“想不到我的龙儿也开始想女人了，不过你知道吗？你还有一个未婚妻在，现在要想多找几个可是不容易的。”

“未婚妻？”李云龙鄂然道。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还没有和你说过。”云月柔想了想道。接着和李云龙说了他未婚妻的事情。

原来李云龙的未婚妻是流月宫的现任大弟子蓝冰月，紫金帝国蓝家大小姐，现任天仙谱排名第三的美女。而蓝冰月的父亲蓝雄是紫金帝国东方军团军团长。蓝冰月和李云龙是自小定下的娃娃亲。

长大以后蓝冰月成了一个少有的天才，拜师流月宫。而李云龙却成了一个不能学武的废物。从此两家就再也没有说起过蓝冰月和李云龙的婚姻。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李云龙笑道：“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嘿嘿，这次如果看见她我一定拿下她。”

“有信心就好，不过要是不能做到也就算了。”云月柔道。

“这怎么可以，娘，我告诉你我不久要把蓝冰月弄到手，而且还要把天仙谱，群芳谱上的美女找来做你的儿媳妇。”李云龙笑着对云月柔说道。

“好啊！原来我的龙儿是一个色鬼。”

“娘，我想一个人去参加武林大会可不可以？”李云龙向云月柔问道。

“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呢？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而且我们不是说好我带你去的吗？”云月柔道。

“娘，我想一个人去看一看，这么多人去多不方便，而且我自小生活在王府，外面的人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应该不会有事情的。而且我现在的武功自保应该没有问题的。娘，你说好不好？”李云龙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云月柔知道儿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再说再好的人如果完全依*自己的父母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什么大事来。于是云月柔点点头道：“好的，不过以后你自己要当心，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回来。”

听见云月柔的话李云龙大喜。

接着李云龙又道：“娘，我想偷偷的离开。”

“偷偷的离开？”

“恩，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离开，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李家的仇人就会来找我的，如果我偷偷的离开他们虽然也会来找我，但是这样的机会就小多了。”李云龙解释道。

“好的，龙儿这是一万两银票，你拿着，以后自己小心一点。”说着云月柔从她的包裹给拿出了一万两银票交给李云龙。

看着云月柔的动作李云龙真的有点怀疑云月柔是不是早知道自己要离开的意思了。

“怎么了？”看见李云龙这样看着她云月柔问道。

“娘，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走的事情了？否则的话为什么连银票都准备好了？”听见云月柔的问话李云龙还是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娘怎么知道你要走呢？这只是娘以前出门的习惯而已，以前娘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一些银票，所以现在。”李云龙的话让云月柔有点不很意思，但是云月柔还是没有说真话。出门带银票是真的，但是原因吗就不是云月柔刚才说的那样。

“原来这样，我还以为娘知道我要走呢！”李云龙听了云月柔的话没有怀疑。同时也不想去怀疑。现在李云龙的心里想的是明天自己一个人出去以后会不会碰上美女。

“龙儿，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你先休息一下吧！”云月柔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对李云龙说道。

“不，娘，我现在就要离开。”李云龙说道。

“现在离开？”云月柔惊异的看着李云龙道。

“对，现在就离开，只有现在离开周来他们才不会发现。”李云龙道。

“可是。”虽然云月柔知道李云龙要离开她，但是李云龙现在就要离开她还是非常的不舍。

“娘，你放心的吧！我没事的。”李云龙知道云月柔舍不得她，但是现在李云龙的心早就被外面的那些没有见过面的美女占有着那还顾及云月柔的想法。

“好吧！以后你要小心一定。”云月柔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让李云龙留下只有再三的嘱咐着李云龙。

在云月柔不舍的目光中，李云龙消失在茫茫黑夜当中。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八章　绝色美女

时值七月，有些火辣的阳光照射在干燥的大道上，地面腾起一阵阵沉闷的热气，压抑的烦闷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每一次呼吸都带进一股热流窜入体内，那被炙热包围的感觉就像是身在火炉中一样。

官道中，午时也有不少赶路的人，在这炎炎烈日之下，行人一个个气喘嘘嘘，一副病泱泱的样子没有丝毫精神，满身的汗水犹如洗澡一般。其中有一个白色衣着的少年。

那少年大约十七八岁，长得丰神如玉，气宇轩昂，是个天下少见的俊美男子。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少年脸上的笑，那笑很奇怪，看上去像是在微笑，轻轻的淡淡的微笑；少年走近一看，与别人明显不同。别人都是满头大汗，可少年脸上连一点汗水的踪迹也没有，别人身上都带着仆仆风尘，而少年身上却无一丝尘埃，真是奇怪。

大道上这时远远传来一阵急驰的马蹄声，转眼间就到了身前，可见那马跑得多快。蓝衣少年那正在考虑，就见四人飞驰而来，翻身下马，进了小酒铺。

少年见那四人中一女三男，岁数都不是很大。最让少年注意的是那个女人，那女人二十五六岁，一身红色衣群，格外显目；一张美丽的脸上带着三分笑容，眼角有着一丝傲气，可能在为自己的美丽而自豪吧。看那头式，已经是嫁了人的**，一身紧衣突现出那玲珑凹凸的身材，迷人眼睛。如玉的脸庞配上大红衣着，更添了三分娇艳与三分尊贵之气。

三位男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大约三十二三岁，一身白衣，长得还算英俊。腰间一把长剑，显得威风凛凛。另外两人大约四十左右，长相一般，但看那眼神就知道武功很高。

酒铺原本不大，只有四张破桌子，白衣少年来时，就已经坐了三桌了，这时加上这突来的四人，就没有空桌了。白衣少年看着那红色的身影，眼中闪过一道奇异的光彩，嘴角微扬，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想不到这里人还真多啊！”白衣少年心道。

这个白衣少年就是李云龙。这天已经是李云龙离开云月柔三天了，三天来李云龙一直向西走，同时在路上寻找美女。不过三天来他没有看见一个象样的美女，现在看见红衣**李云龙有点心动。李云龙心想“她还真好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他弄上手，看她的样子一定是群芳谱上的美女。可惜现在自己不认识，否则，嘿嘿。”

就在李云龙迟疑自己没有地方坐的时候，又有一匹马向酒铺而来，马上是一个成熟的**，**雍荣华贵，风目含威，举止沉静，流露出高贵的绝世风华，一张优雅精致的脸庞十分诱人，嫩滑的肌肤白里透红，略微高挺的鼻梁显示出她是位刚强、有主见的女人。

她宫髻高耸，白色的衣装，将美妙的身姿展现无余，胸前如兀峰耸立，小腰盈盈，不堪一握，薄薄的轻纱下的白净肌肤，就像晶莹洁白的羊脂白玉凝聚而成。虽看不分明，但透过衣裳贴身的形状，不难想象出那杨柳枝条一样的柔软胳膊，修长匀称的玉腿，会是多么迷人。然而娇颜上的那一丝淡淡的笑意，却驱走了她的清冷，如一朵娇娜柔美的出水芙蓉。那清冷中流露出来的一丝暖意，形成一种无与伦比的奇特魅力。

李云龙不禁看呆了，他何时见到过这样美丽的女子，天地仿佛因为她而黯然失色。其实不仅是李云龙，就是酒铺里的所以人都被她的绝色容貌而震撼了。

“我一定要得到她，我一定要得到她。”这个声音在李云龙的心里响起，李云龙仿佛着了迷一样看着这个**。

看着众人的目光不以为意，吩咐早就习惯了，看着酒铺已经坐满了人眉头一皱，没有下马，而是继续向西前进。

一直到**走远以后众人才会过神来。而李云龙回过神来以后也向**去的方向走去，这时他的心完全被这个白衣**占有着。至于那个红衣**早就被他忘记了，但是世上不是有缘分二字吗？应该是他的始终都是他的。不是吗？

“早知道这样自己也买一匹马了。”一个时辰以后李云龙在官道上抱怨道。由于刚才的那个白衣**有马带步，而李云龙只是*两只脚前进。不到一个时辰早就不见了白衣**的身影了。但是抱怨归抱怨李云龙知道他现在就是回去也不可能见到那个红衣**了。

就在李云龙抱怨的时候突然他眉头一皱，然后消失在官道上。

不久李云龙他在官道旁边树林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打斗的痕迹，旁边还有一匹正在痛苦呻吟的马。李云龙记忆力级好，他一眼就看出是刚才那个白衣**的马。

“难道白衣**出了什么事情？”李云龙想道。

看着打斗的痕迹一直向树林内延伸，李云龙想道：“希望美女没有出事，否则……”

延着打斗的痕迹李云龙一直向内走去。越往里走连忙的痕迹越来越明显，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李云龙终于听见连忙传来了声音。

“美人，怎么样，现在你应该没有力气了吧！如果早从了我们兄弟不是更好。”声音说不出的淫荡。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九章　英雄救美

“阴山双魔，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一个美妙的声音响起。但是在声音带有一点惊慌和绝望。

“嘿嘿，这可由不得你。你冷如凤不愧是上一任群芳谱上的第一美女，只要从了我们兄弟，我们保证让你快活无比。否则的话，嘿嘿。”

冷如凤正言辞道：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人死得其所无憾矣，若要我舍节伺魔，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李云龙听了心到原来她叫冷如凤，人如其名。

阴山双魔数十年纵横江数十年，何曾如此有耐性对人过，以往按他们的作风，对于他们看不爽的人早杀了，此番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冷如凤的美色。冷如凤有倾国倾城之姿，身材丰满，乃是绝色美人。

阴山双魔老大寒星脸色大变，额头上青筋展现，道：“如此的话我们也只好用强了。”

“啊！淫贼，你……”冷如凤一声惊叫！身上纯白的衣裙已经脱离她的身体，曲线玲珑洁白如玉的娇躯上，只剩下一掩蔽住隐密私处的粉红色的亵裤，凹凸起伏雪白的酥胸袒露在外。刹时，暗香浮动，春光旖旎。

连刚刚走到旁边的李云龙看见冷如凤那傲挺洁白的丰乳，及被粉红乳晕围绕着的两粒莲子大小、腥红微微向上翘起的乳珠，心儿都不由砰砰直跳，欲火大盛。何况是那两个老色鬼阴山双魔，只见那个寒星道：“好美！绝色佳人，今天我们兄弟算是捡到宝贝了，哈哈。”

冷如凤不堪凌辱，紧闭双眼，泪水如泉水一样涌出。

看到这里李云龙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所行动了。从包裹里拿出了几个小瓶，嘿嘿一笑道：“还好自己早有准备。”

这是李云龙花了一天时间特地做的“松经软骨散”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失去内力。李云龙来到上风口打开瓶盖，一股清香向阴山双魔和冷如凤飘去。

“嘿嘿，现在就让我尝尝冷大美女的美丽的身体吧！让你永远忘记不了我们，心甘情愿的做我们的性奴”阴山双魔的老二寒风道。

“慢。”李云龙突然出现眼前。

阴山双魔大吃一惊，有人近身自己竟毫无知觉。但阴山双魔自有所持，所以故作镇定：“这位小兄弟，我们阴山双魔的事你也想插上一脚？做好事前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噢，原来你们就是阴山双魔啊！不过你们的的名号可吓不倒我。”看了看地上的冷如凤李云龙口中数数道：“一、二、三、倒。”

就在李云龙的话音刚落阴山双魔就软绵绵的倒在了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小子是你给我们下了药？”阴山双魔的老二寒风道。

“嘿嘿，想不到吧！”笑了笑李云龙来到冷如凤身边，双只眼睛在冷如凤的身体上扫描了一下，然后帮冷如凤解开的穴道，把她的衣服还给她。

冷如凤看见李云龙在她身体上看来看去脸上羞涩不已，但是不知怎么着心里有点自豪，看见李云龙拿衣服给自己冷如凤才想起来自己还光着身子，这让冷如凤更加羞涩，何时她的身体这样给男人看过。

冷如凤想起来穿衣服，但是现在的她也是软弱无力，根本不能动手。

李云龙等了一会儿没有看见冷如凤起来才想起来冷如凤也中了自己的药。李云龙嘿嘿一笑，拿出一个瓶子放在冷如凤的鼻子旁边让她闻了闻。

冷如凤闻了以后发现自己的力气又回来了，冷如凤就背过身去穿衣。

“凤姐，这两个小贼你看着处理吧。”说着将点了穴道的阴山双魔扔在冷如凤她的脚下道这时冷如凤已经穿好了衣服看着眼前这个神秘的男人，略一颔首道：“不知少侠高姓大名？”

“小生李云龙。”

“李少侠，感谢救命之恩，这两个畜牲也烦请少侠代为处置，我不想再污了自己的手。”

李云龙看了阴山双魔一眼，长叹一声，点了他们的死穴。至此，在江湖上祸害几十年的阴山双魔消失在世界上了。

李云龙问冷如凤道：“不知道凤姐接下来要去那里？”

冷如凤看了李云龙一眼道：“我要去朗石城。”

“去朗石城啊！真是太好了，我也要去朗石城，凤姐我们一起去好不好？”说完李云龙期盼的看着冷如凤。其实李云龙他根本不知道朗石城在什么地方，他现在只是想跟着冷如凤，然后得到她的身和心。

冷如凤也不知道为什么轻轻的点点头。

“真的，太好了。”李云龙上前一把抱住那美丽无比的冷如凤，口中道：“凤姐，你真好。”那冷如凤在李云龙抱住他的一瞬间，身体一震。李云龙却不过问这些，用力的抱着她，那柔软的娇躯紧紧的依畏在怀中，那丰满柔软的两座玉峰紧紧的贴在李云龙胸口，美妙无比。鼻中传来阵阵幽香，那是**独有的香味，迷人欲醉。

过了不知多久冷如凤才道：“好了，可以放开了吧！”

李云龙不舍的松开了手，同时在冷如凤的耳比低语道：“凤姐，你好美。”

冷如凤被李云龙说的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冷如凤知道自己今天脸红的次数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看着冷如凤羞涩的样子李云龙忍不住轻轻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你。”冷如凤看着李云龙双颊绯红，娇声呵斥道。

“真香，真甜。”说完李云龙就搂着冷如凤的身子，吻上了她的樱唇。

吻着吻着就一发不可收拾，冷如凤动人的娇躯带给了他无比的诱惑，在看见冷如凤的时候李云龙早就心痒痒的。现在李云龙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李云龙的动作越来越过分，冷如凤终于猛地推开了他。

“你够了没有？”冷如凤一脸的恼怒。

“凤，凤姐姐，我……”清醒过来的李云龙终于发现自己在干什么了，他担心冷如凤现在就离开他。

“你以为我让你，让你那样，就可以让你为所欲为？”冷如凤冷冷的哼了一声。

“我，我本来只是想……”李云龙讷讷的想解释。

“好了，不要说了，老实待着不要动。”冷如凤打断了他的话，李云龙见她似乎在气头上，赶紧闭上了嘴，一言不发。

冷如凤其实并没有李云龙想象的那么生气，本来在被阴山双魔制住的时候冷如凤心里就想如果谁救了自己如果是男人自己就做他的女人，如果是女人就做她的丫鬟。而且李云龙长的也还不错，刚才没有在自己没有力气的时候要了自己。冷如凤就决定好好的服侍李云龙，但是虽然冷如凤这样决定，但在短时间内冷如凤也不能适应。

“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吧？”冷如凤语气出奇的温柔。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章　品尝

“好，好的。”李云龙点点头，李云龙他自己也觉得刚才自己有点心急，还好冷如凤没有离开。

在路上李云龙对冷如凤问道：“凤姐，这里离最近的城池有多远？能够告诉我吗？”

冷如凤道：“你不知道？”

“是啊！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李云龙道。

“那你去朗石城干什么？”冷如凤问道。“找人。”“找人？”

“恩，一个绝色美女。”

“原来这样。”冷如凤的语气有点幽怨。

李云龙听了暗喜，道：“凤姐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不想。”

“她的名字叫冷如凤。”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冷如凤道。

“啊！好啊你既然敢这样对姐姐，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冷如凤就向李云龙扑来。

“不要啊，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啊！谋杀亲夫啊！”李云龙边逃边大叫道。

“你说什么，不许说。”

“我就说，我就说。”

就自己李云龙和冷如凤边打边弄的来到了最近城市的客栈。

“你怎么不躲开，让我白白地担心。”看着李云龙身上的伤冷如凤嗔怪道。

李云龙不由苦笑，这还不是你害的，“我的好凤姐，我现在这样还不是你害的。”

听了李云龙的话冷如凤双脸绯红。冷如凤也想不到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李云龙看着冷如凤走到她背后揽住她盈盈一握的纤腰，嗅着她耳鬓淡淡的发香，“好了，我要你补偿我。还要。”

冷如凤嗤了一声，白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就知道占便宜”

那千娇百媚的媚态让李云龙骨头一酥，咽了一口唾沫，吻上她的发鬓，双手也在她的纤腰游走。

冷如凤她娇吟一声，然后拍了拍李云龙的大手，嗔道“你还没说完呢？”

李云龙定了定心神，继续道：“还要你以后这样，这样！”

冷如凤大羞，低着头不敢看李云龙。此时的她和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有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情，更显迷人。

皎洁的月光从窗外照射到她俏丽的娇颜，益发增添晶莹如玉的感觉，使她更增一股清丽，一丝脱俗，一份神秘。

李云龙不由醉了，搂着她纤纤柳腰，厮磨耳鬓乌黑亮丽的秀发，轻啮小巧玲珑的耳珠，沉醉在似麝似兰的幽香。

良久，李云龙深深地吸了口气，慢慢地睁开眼睛，视线不经意间停在冷如凤她的玉颈，却看到一幅动人心魄的图画。

盎然春意中，一支爱的交响曲向彻了整个房间。

美人犹在海棠春睡，俏脸绯红，但又充满着狂风暴雨后的满足和安宁，散发出夺人心魄的艳光。她依然紧紧地搂着李云龙的背，娇颜*在李云龙粗壮的手臂上，嘴角挂着一丝幸福的微笑，睡得那么舒心，那么甜美。

望着眼前的睡美人，李云龙心低涌起一阵强烈的温馨，强烈的疲劳袭来，李云龙在冷如凤的脸上轻轻的一吻，然后慢慢的睡去。

清晨李云龙慢慢的醒来，看着怀里的冷如凤心里十分的满足。忍不住在冷如凤的脸上亲了一下。

谁知这一下就让冷如凤弄醒了，冷如凤看见李云龙这样看着她不由想到了昨夜的疯狂，脸上不由一红，风情万种的白了李云龙一眼，道：“看什么看。”

“当然是看美女。”李云龙笑眯眯的回答道，说完翻身把冷如凤压在身下。

“你要干什么？”冷如凤有点惊慌的问道。

“你谁呢？”说完李云龙就向冷如凤的樱桃小嘴吻去。

接下来是一阵销魂的喘息声，两人又在床上缠绵起来，直到冷如凤在不停的讨饶后，才依依不舍的起床。

冷如凤先穿好衣服去外面端了一盆水，然后回房服侍冷如凤穿好衣服。看着冷如凤这个地美女细心的为自己穿衣，连衣服上的一丝头发也要捡起来，李云龙幸福之余上下其手，弄得冷如凤浑身无力。半晌之后才为冷如凤洗脸、洗手。

梳洗一番后，二人一起走出房间，准备去大厅吃饭。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一章　春

吃好饭李云龙和冷如凤来到大街上，看着周围的人都看着冷如凤，李云龙笑道：“凤姐，我有点嫉妒了。”

“嫉妒？嫉妒什么？”冷如凤不解的看着李云龙道。

“你看，这里的人都看着你这个绝色大美女你说我难道不嫉妒吗？”李云龙笑眯眯的道。

“有你这样的叫嫉妒吗？我看你是吃醋了。”冷如凤笑道。

“吃醋？不，我说我是嫉妒你有这么多人看你而不看我。”李云龙道。

“看你？看你什么？他们可都是男人。”冷如凤道。

“我是说这里面的那些美女既然也在看你却不看我这个帅哥，你说我不嫉妒吗？”李云龙无奈的说道。

“原来你这样想的，我还以为……可是那些男人这样看我你难道不吃醋？”冷如凤看着李云龙问道。

“吃醋？我为什么要吃醋？你是我的女人，他们看了又怎样，难道你会离开我跟着他们走？再说你舍得离开吗？”李云龙*近冷如凤的耳边向她耳朵里哈气道。

阵阵热气让冷如凤的耳朵几乎要呻吟出来了，耳朵是冷如凤最敏感的地方之一，“好了别这样，我，我。”

“我什么啊？”冷如凤的话并没有让李云龙停止对她的侵犯。反而*着她越来越近。

“不要这样，这里是大街上，以后，以后如果没有人我随便你怎么样。”冷如凤呻吟道。

李云龙看着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和冷如凤，就清醒过来了，也知道这里不合适。但是李云龙没有那么容易的放过冷如凤，让冷如凤答应他无数要求以后李云龙才放开她。

“弟弟，你听说了吗？江湖上不久以前发生一件大事。”出城以后冷如凤对李云龙说道。

“不要叫我弟弟，要将我夫君。”李云龙听了冷如凤的话以后道。

“谁叫你夫君啊！你的年纪这么小，我看叫你弟弟还差不多。”冷如凤红着脸羞涩道。

“难道做你夫君还要看年纪的大小？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难道我还不是你的夫君？如果你不叫我夫君的话，嘿嘿。”李云龙嘿嘿笑道。

“好了，以后人家叫你就是了，我的夫君大人。”

“这才是我的好宝贝。对了，你刚才说江湖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问道。

“夫君你知道落霞山庄吗？”冷如凤问道。

“落霞山庄？我不知道，我这次是第一次出门，平时江湖上的事情也不是很注意。”李云龙道。

落霞山庄，始建于百年前，现任庄主钱大勇，男，三十六岁，在江湖上人称一只手，地榜高手。十六年前曾亲率门人子弟荡平恶霸绝杀大小分舵二十四处，蜚声海内，后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山庄中四大护法的叛乱，顺利接任庄主。他为人谦和宽厚，刚毅果决，严于律己，事必躬亲，加上爱妻尹双双从旁辅助，短短十数年就将诺大一个山庄治理得有条不紊，焕然一新。一个月前江湖上突然传出了落霞山庄拥有漠河帝国的藏宝图。漠河帝国是一千年前的庞大帝国，可是后来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成了历史上的大迷团。消息出以后一时间江湖上风起云涌，黑白两道的高手聚集在落霞山庄，要求落霞山庄交出藏宝图。但是落霞山庄不承认有藏宝图，于是双方大大出手，后落霞山庄寡不敌众只有两个女子逃出落霞山庄，其余的人全部被杀，听了冷如凤的介绍以后李云龙问道：“那这两个女子现在哪里？”

“夫君，我又不是那两个女子我怎么知道她们在哪里，夫君，你不会也想要藏宝图吧？”冷如凤问道。

“藏宝图我要来干什么？要要我就要那两个女子。”李云龙小声道。

“什么？你说什么？”冷如凤大声道。看来冷如凤已经听见李云龙的话了。

“没，没什么。”李云龙在他说出话以后就后悔了，他知道凭冷如凤的功夫一定会听见自己说什么的。

“真的吗？”“真的，真的。对了凤姐，我们现在去那里？”

“去朗石城啊，昨天不是说好的吗？”冷如凤说着看了看李云龙道“难道你不是要去朗石城？”

“我，这，我。”李云龙真是后悔啊，为什么刚才要问这样的问题。

“原来昨天你说的都是假的。”冷如凤伤心道。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凤姐我，我”李云龙看着冷如凤伤心的样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突然冷如凤扑哧一笑，道：“好了我斗你的。”

“凤姐，你？”“我怎么了？”冷如凤狡猾的笑道。

“好啊！既然这样对为夫，看为夫怎么收拾你。”说完李云龙就向冷如凤扑去。

由于白天和冷如凤玩耍忘了时间，晚上李云龙他们赶不到下一个城市，只有在外面露宿。

点了火，吃了些野味以后冷如凤对李云龙道：“都是你啊！如果不是你我们也不用象现在这样住不了客栈。”

“这样不是更好，我们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了。”李云龙搂着冷如凤的小蛮腰道。

“谁和你享受二人世界了。”冷如凤白了李云龙一眼道。

“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去朗石城干什么。”

“找人。”“找人？”“是，找我妹妹。”“你妹妹？你还有妹妹？”李云龙惊讶道。同时心里想到冷如凤这样美丽，那她的妹妹……

“怎么？你是不是想打我妹妹的主意？”冷如凤看着李云龙的样子那还不知道他的想什么。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二章　两大美女

暗魔门，以魔龙诀而闻名，魔龙诀博大精深，玄奥无比，内记暗魔门所有的至高武学，历来为暗魔门所称道的‘九魔神功’便记于《魔龙诀》的最后一页。这九魔神功深妙玄奥，非人人可学，自暗魔门创立以来也仅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练习过。每个习过‘九魔神功’的人，皆是暗魔门中兴之主。当代暗魔门门主阴魔王在闭关十年后，终于习成九魔神功，被暗魔门之徒奉若神明，一时间暗魔门人认为暗魔门大兴有望。

马大勇，暗魔门五大护法之一，地榜高手。在暗魔门里就是阴魔王也要对他礼让三分。但是今天他特别的愤怒。他是负责对付落霞山庄的暗魔门首领，但是在他手里既然让落霞山庄的两个女人跑了。这还不算，在将近一个月来的追杀却让她们三翻两次的在他手里脱逃这怎么不叫马大勇恼火。

“如果让我抓到你们我要叫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马大勇恶狠狠的骂道。

“护法，那两个女的现在可能就在前面的小镇。”马大勇的手下张十三这时向马大勇禀报道。

“好，这回抓到那两个女的我给兄弟们好好的爽一爽。”马大勇大声的宣布道。

“谢护法。”众手下立时精神大震。

“凤姐，前面有个小镇，今天我们在那里休息一天明天再走好不好？”李云龙对走路还软绵绵的冷如凤道。

昨天晚上李云龙和冷如凤两人不知疲惫的战斗到了天亮，而天一亮只是稍微休息一下就赶路，现在冷如凤浑身无力，连走路都要李云龙扶着。

“都是你啦！害的人家现在这个样子。”冷如凤风情万种的白了李云龙一眼红着脸道。

“怎么是我，昨天晚上还不是你不停的叫‘我要，我要。’”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冷如凤道。

“不许说。”冷如凤不依道。“好，好，好，我不说就是了。”

很快李云龙和冷如凤来到了小镇上。

中午烈日当头，晒得人火辣辣的，十分炎热。来到小镇以后李云龙看着冷如凤笑道：“好了，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还是找个地方坐下，吃点东西，休息休息。”说完轻轻摸了摸冷如凤的头。

冷如凤拿出手帕轻轻的察着汗，看了看那修长的大手，眼中闪过一丝欢喜，口中却道：“死色狼，就知道占我便宜了，还不拿开你的手。”

李云龙笑了笑，心想都上过床了还这样。笑道：“好了，我们还是去找家最大的酒楼，好好吃上一顿。我刚才问了一下，这里最大的酒楼就在前面不远，我们去看看。”

李云龙拉着冷如凤的手进入酒楼，冷如凤看见旁边这么多人看着脸色一红。

“公子，你里边请，请请请……有什么吩咐的叫小的就行了”李云龙和冷如凤一到酒楼里面小二就迎了上来道。

“好，你马上去上一桌酒菜来吧，”李云龙李云龙觉得自己的肚子也有点饿了，先吃饱了在说。

看着旁边的客人李云龙发现有两个美女，李云龙眼睛一亮。

“夫君大人，要不要我帮你啊！”冷如凤在李云龙耳边轻声说道。说完还在我的腰部软肉上掐了一下！

“什么？啊好疼。”李云龙一边大叫着一边不解的看着冷如凤。

“我说是帮你追到她们。”说完冷如凤用手指了一下那两个美女。

“凤姐，你不吃醋？”看着冷如凤李云龙问道。

“我怎么会不吃醋，但是这有用吗？我知道将来你肯定有很多女人，只要你不把我忘了就好。”

“凤姐放心，无任我有多少女人我都不会不要你的。”

其实李云龙他们不知道这两个女的就是从落霞山庄跑出来的那两个女的。那个**叫刘熙蓉，落霞山庄的大少奶奶。少女叫钱芙蓉，落霞山庄大小姐。也由于李云龙打她们的主意，让李云龙有了不小的麻烦。

这时那个**刘熙蓉向李云龙他们这里看来，这时李云龙才完全看清楚她的容貌，瓜子脸，眉目如画，体态轻盈，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罗纱长裙，曲线玲珑的丰盈胴体极为动人。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好似会说话一般，盼顾见具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一头乌黑的秀发用白色的玉环绾住，垂下及腰的长发随着她的动作略微摆动，十分诱人。

李云龙想她一笑，刘熙蓉看见李云龙的笑意脸色微红。

由于刘熙蓉向李云龙这里看来，那少女钱芙蓉也转了过来，钱芙蓉穿着一件翠绿的连衣罗裙，晶莹如玉的肌肤白里透红，那一抹健康的红色给她白皙的肌肤增添了无限魅力，微微隆起的酥胸蕴藏着无限美景，从那完美的弧线可略窥一斑。身姿娉婷，骨肉匀称，姿态优雅，象一朵珍贵的鲜花，娇艳中充满着撩人的春色，她的袖子很宽，双手下摆时长长的拖在地上，香肩披着一条白色的披风，掩盖住身后那令人无限遐想的丰姿。与刘熙蓉坐在一起，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而又相得益彰。

钱芙蓉看见李云龙对刘熙蓉微笑恶狠狠的白了他一眼。

刘熙蓉和钱芙蓉从落霞山庄逃出了以后为了躲避江湖上人的追杀，刘熙蓉用了她家传的易容术打扮吃这幅千金大小姐的的样子，也于是这样才让她们多次在江湖人手来逃跑。当然刘熙蓉的易容术并不是十分的高明，江湖上重量级的人物完全就可以发现，马大勇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象马大勇这样的人一般都不亲自出手，这也是刘熙蓉和钱芙蓉到现在没有被抓到的重要原因。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三章 送上门(一)

“小辣椒，我喜欢。”看见钱芙蓉可爱的样子李云龙暗道。

这时酒楼里进来一群人，为首的一个大概五十左右，脸色阴沉，眼中寒光闪烁着。这个人就是马大勇。

刘熙蓉和钱芙蓉看见马大勇脸色一变，然后两人低着头讨论着什么。

李云龙看见刘熙蓉和钱芙蓉两人没有理会自己有点失望，只有和冷如凤有说有笑的吃饭。

“夫君，不要着急，说不定等一下她们自己会送上门来的。”冷如凤看着李云龙有点失望的样子安慰他道。只是冷如凤她没有想到她的这一句话不到一刻钟变成了事实。

事情是这样的，在马大勇进来以后刘熙蓉和钱芙蓉就马上让出了马大勇，刘熙蓉的丈夫，钱芙蓉的哥哥就是死在马大勇手上的。

刘熙蓉向钱芙蓉问道：“蓉妹，想不到马大勇这个狗贼既然这么快到这里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钱芙蓉眼里满事仇恨，狠狠道：“大嫂，我们跟他拼了。”

刘熙蓉看着钱芙蓉摇摇头道：“蓉妹，马大勇的武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你两个加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况且这里还有他的这么多手下，再说我们现在就是杀了马大勇也能够怎么样？我们的仇人又不是只有马大勇一个，我们杀了马大勇的同时也把我们的身份暴露了。”

被刘熙蓉这么一说钱芙蓉开始冷静下来了，眼睛里的仇恨也开始消失不见了，恢复了平常的平静。看来钱芙蓉也不是普通女子。

钱芙蓉问刘熙蓉道：“大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万一我们被马大勇让出来，我们……”

刘熙蓉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马大勇不是一般的江湖人士，他是一个地榜更手，我的易容术他应该可以看出来，都怪我小时候爷爷教我易容术的时候没有用心学，这一个月来浪费了很多易容材料。而且在上次我的易容材料用完以后我们身上的钱也不多，就没有买易容材料，这次出来我们只是稍微打扮一个，我们的面貌是本来的

面貌，没有改变如果被马大勇看见的话一定会被他马上看出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这次落到马大勇的手里我想我们……”

钱芙蓉听刘熙蓉这样说一时间无语以对，看了看马大勇看见他正在四处寻找着什么钱芙蓉吓的马上低下了头。

怎么办？这个问题在钱芙蓉和刘熙蓉的脑海里不停的问她们。

突然钱芙蓉听见了李云龙和冷如凤说话的声音，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一红，眼睛里却露出了坚定的神色。

于是钱芙蓉对刘熙蓉道：“大嫂，你看刚才那个男人怎么样？”说着钱芙蓉用手指着李云龙。

突然听见钱芙蓉说到李云龙刘熙蓉脸色一红，她想到了李云龙刚才那充满欲望的眼神，那眼神好象要把自己看穿，自己在他前面好象什么都没穿一样。

停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刘熙蓉问道：“蓉妹，什么怎么样？”

钱芙蓉道：“大嫂，我想我们是不是想想办法，利用他来帮助我们逃出马大勇的追查。”

刘熙蓉道：“他会帮助我们吗？我们也和他不认识，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而且刚才看他色眯眯的样子我想他一定不是一个好人。”说到这里刘熙蓉又想到了李云龙那色色的眼神。

“可是这里除了他以外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了，我看这个男人的打扮不象一个江湖人士，到象个世家子弟，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帮助的话以后说不停凭着他的家势可以为我们报仇。”钱芙蓉道。

“蓉妹，你也说了他是一个世家子弟，那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给他什么好处，要知道我们现在除了那张图什么都没有了。”刘熙蓉道。

“大嫂，我，我想如果他答应帮助我们的话我可以答应他做他的女人。”钱芙蓉有份羞涩的说道。

刘熙蓉被钱芙蓉的话吓了一跳，马上摇摇头道：“不行的，蓉妹你是钱家唯一的子女，你不能这样做。”

“可以大嫂除了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钱芙蓉道。

“蓉妹，要不我去他的女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刘熙蓉道。

“不行，这样你对大哥……”刘熙蓉还没有说完钱芙蓉就打断他的话道。

“蓉妹，你就别说了，大嫂是过来人知道怎么样讨男人欢心，如果我不能成功的话也没有多大关系，我想你大哥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的。而你现在是一个少女，有着美好的未来，我不能让你一辈子生活在痛苦之中。”刘熙蓉道。这也幸亏刘熙蓉和钱芙蓉亲如姐妹，否则的话一定会让人误会刘熙蓉不贞。

钱芙蓉听了刘熙蓉的话知道一定是要为了自己牺牲自己的贞操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心也有千语万言不知从何说起。

“好了，不要伤心了，那个男人看起来还不错，也许他以后真的会对大嫂好也说不一定。”刘熙蓉看钱芙蓉伤心的样子安慰道，不过在刘熙蓉的语气中还是有点苦涩。

“大嫂，我以后可以叫你姐姐吗？”钱芙蓉道。

“好的妹妹，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了。”刘熙蓉高兴道。

就这样刘熙蓉和钱芙蓉决定了她们的机会，不过她们没有想到李云龙如果看不上她们的美色不帮助他们会怎么样？同时她们决定牺牲她们的色象来寻求帮助说明她们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而现在的李云龙根本不知道等一下会有两个女人自动送上门来，现在的他只是和冷如凤有说有笑的吃着饭。

“凤姐，你妹妹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你这样漂亮？”李云龙和冷如凤说着说着李云龙说到了冷如凤妹妹身上。同时也露出了李云龙的本性。

“夫君，昨天你问我到现在又不到一天时间，而且刚才还看见了两个美女，看来我的夫君不是一般的色。”冷如凤道“当然，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夫君的本钱雄厚，当然要多找几个人为你分担啦！”李云龙这次没有逃避冷如凤冷如凤的问题。因为李云龙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江湖上他见到的女人也会越来越多，李云龙知道自己肯定阻挡不了那些美女的诱惑，与其将来自己的女人争风吃醋，还不如早就告诉他们。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四章 送上门(二)

“要死啦！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冷如凤白了李云龙一眼小声道。

“为什么不能说？难道我说错了？”李云龙假装不解的问冷如凤道。

这时，刘熙蓉和钱芙蓉走了过来，没等李云龙他们说话就坐在了李云龙的身边。李云龙和冷如凤就惊讶的看着刘熙蓉和钱芙蓉，刘熙蓉和钱芙蓉两人是千金大小姐的打扮，李云龙和冷如凤也想不到他们会再出这样的事情来。

看见李云龙和冷如凤向她们看来，刘熙蓉和钱芙蓉都羞涩的低下了头。那神情十分的诱人，让李云龙忍不住看了又看。

“两位妹妹有什么事情吗？”终于冷如凤忍不住沉闷的气氛开口说道。

这个主意虽然是钱芙蓉提出来的，但是钱芙蓉还是一个小丫头，这时她已经说不出来话了，还是刘熙蓉比较成熟一点听见冷如凤的话就回答道：“我和我妹妹这成出来玩，但是由于第一次出来不知道去哪里好，所以我们想和你们一起走。”刘熙蓉她很聪明，没有立即说要做李云龙女人的事情，她是一个过来人知道怎么样才会让男人喜欢。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计划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

“妹妹怎么转折点我们是出来玩的，万一我们有什么事情不能让你们跟着怎么办？”冷如凤继续问道。

“这，这。”一时间刘熙蓉也找不到要说的话。

“我想做这位公子的女人。”没办法刘熙蓉只好把她的目的说出来。

“什么？”李云龙和冷如凤听了刘熙蓉的话惊讶道。

“我说我想做这位公子的女人。”刘熙蓉重复道，说完她低下了头不敢看人。

李云龙和冷如凤相互看了一眼，看出了彼此地方疑惑，刘熙蓉虽然已是**之身，但是她还是一个绝色美女，从她的眼神上看不是一个随便的人，现在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李云龙道："这位小姐，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就请说，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办的到的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其他的事情。"听见李云龙的话以后刘熙蓉很感动，但是她还是没有把真相说出来。

"既然这样那你以后就好好的照顾夫君吧！"冷如凤说道。

李云龙听了冷如凤的话以后就看向了冷如凤，想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虽然李云龙很好色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对于无缘无故送上门的美女他还是保留着警惕。

冷如凤看见李云龙向她看来就向李云龙笑了笑，示意他不用担心。然后冷如凤说道："夫君啊！我已经吃饱了，我们回房吧！两位妹妹来我带你们去。"说完就拉着刘熙蓉和钱芙蓉向隔壁客栈走去。

虽然冷如凤的我们回房吧这句话让刘熙蓉和钱芙蓉脸红不已，但是冷如凤提出离开这里正合她们的心意，于是就任由冷如凤拉着她们的手向隔壁客栈走去。

李云龙也想知道刚才刘熙蓉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真的话……于是也跟着冷如凤她们向客栈走去。

这时马大勇听见了李云龙这里的动作向李云龙他们看来，刘熙蓉和钱芙蓉看见马大勇向自己这里看来吓了一跳，立刻把脸转到外面来掩饰自己。

现在已经把心思放在美女身上的李云龙没有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但是冷如凤看见马大勇和刘熙蓉，钱芙蓉的神情就在了点什么。

出了酒楼看见马大勇没有认出他们来刘熙蓉和钱芙蓉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刚才是不是很紧张？"冷如凤似笑非笑的对刘熙蓉和钱芙蓉问道。

"啊！什么？"刘熙蓉假装没有听清楚问道。

冷如凤笑了笑没有再问。

来到客栈冷如凤就对刘熙蓉笑道：“妹妹，今天晚上就由你来服侍夫君吧！”

“啊！”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但是刘熙蓉还是想的到会来的这么快。

“怎么？妹妹难道不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冷如凤笑道。

“不，不是，我，我。”刘熙蓉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是什么？”

“我，我愿意。”终于刘熙蓉说出了她要说的话。

“姐姐。”钱芙蓉听见刘熙蓉这样说有些担心的看着刘熙蓉。

“没，没事的。”对于钱芙蓉的担心刘熙蓉只有假装没事，但是刘熙蓉她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心里又紧张又害怕。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五章　无边

“别……公子！”刘熙蓉一手抓住李云龙不老实的方手。另一只手微微撑起李云龙，侧过脸去，一脸的娇羞：“人家几天都没洗澡，身上…身上很脏…”

刚刚经过一场激烈地深吻。刘熙蓉地呼吸并不顺畅、说话的时还在不停的喘息，带动胸部不住地起伏。

李云龙贴着刘熙蓉的耳根、伸出舌头轻舔一下，并向她耳内吹气道：“我知道、可是我现在很想要！”

刘熙蓉身子微微蜷起，面上更是升起一片潮红、她微微喘息着道“我…我也是……”说完这句。刘熙蓉不禁羞得蒙上了自己的面颊。这般羞人的话，她从来也不曾拜人说过。可面难李云龙，不知怎地、她就于说了出口。

李云龙又对刘熙蓉耳内吹了一口热气，然后合住她的耳珠蛊惑着道：“既然我们都想要、那你还犹豫什么？难道……你不愿意？还是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做？”

李云龙吻遍刘熙蓉的白颈，又原路返回她的耳垂喷吐着热气，轻在她耳边呢育：“熙蓉，我要你。”

刘熙蓉自觉自己仿佛神游太虚，浑然不知今夕何夕，竟是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从鼻孔里轻轻发出一声轻嗯。

李云龙顿时大喜，再次吻上刘熙蓉的香唇，又是一番激烈热吻。

云收雨散，李云龙心满意足的搂着刘熙蓉呼呼大睡，刘熙蓉心里却是思绪万千，她并不是后悔把身子给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落到那些江湖人手里一定比这个下场更不好，只是等真正的失去守了这么久的贞操，她还是有些难受的感觉。

第二天，李云龙和刘熙蓉起来很晚，出来的时候冷如凤和钱芙蓉早就等在外面了。钱芙蓉昨天晚上睡的一点都不好，一想到自己的大嫂加好姐妹为了自己被男人玩弄着浑身好象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所以现在钱芙蓉还有点熊猫眼。

冷如凤看见刘熙蓉出来时容光焕发的样子就知道昨天晚上李云龙和刘熙蓉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情。

昨天冷如凤之所以让刘熙蓉和李云龙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了看看刘熙蓉和钱芙蓉两人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要跟着李云龙和自己，冷如凤她想刘熙蓉和钱芙蓉跟着一定有什么目的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女人一般把自己的贞操看的很重要，一般不在自愿的情况下是不会和男人上床的，所以她冷如凤才不担心李云龙和刘熙蓉发生什么。只是冷如凤她想不到她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既然发生了。同时虽然她知道自己的女人将来一定会有很多的女人，自己给他的时候已经不是完璧了，不可能独自占领他很久，但是现在知道他和别的女人上床她非常不舒服。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六章　逛街

“姐姐，你没事吧！“钱芙蓉走到刘熙蓉身边问道。

“没事。”就是有千语万言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说起，刘熙蓉只是简单的说了两个字。虽然接近男人是他们的计划，但是当昨天晚上男人真正进入自己的身体以后刘熙蓉发现自己没有多大的反感，难道是自己的淫荡？刘熙蓉在心里不停的问自己。

“好了，不要站着了，我们去吃饭吧！吃了饭可以赶路。”李云龙一手搂着刘熙蓉，一手拉过冷如凤向客栈的大厅走去。

吃好饭以后李云龙对冷如凤，刘熙蓉，钱芙蓉三人笑眯眯地说道，“三位美女，我们到外面去逛街吧！顺便买几件衣服，这样以后好赶路。这里达到下一个城市好象好几天。”

钱芙蓉拒绝道，“不去，我才懒得跟你这个纨绔子弟出去呢！”见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自己钱芙蓉心里好象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

李云龙嘻嘻笑道，“你不跟我出去的话，那我就叫如凤熙蓉陪我去，到时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可别说我没跟你打招呼。”

钱芙蓉恨声道，“臭无赖，怕你了，走吧！”说完哼了一声，走在前头，根本不再看他一眼。

李云龙一手拉着一个美女追了上去，对她道：“别走得太快，小心外面坏人太多！”钱芙蓉白了他一眼，也不说话。

四人来到大街上，李云龙对冷如凤说道，“如凤，你带银子没有！”

“放心吧！”冷如凤道李云龙一边走一边和冷如凤刘熙蓉细声地交谈，一点都不在意周围好些目光都在望着他们一行四人。

不一会儿李云龙他们四人来到了一家衣店，布吉成衣店四十来岁的女老板一见钱芙蓉，冷如凤，刘熙蓉脸上立刻露出了逢迎的笑脸，“哎哟哟，三位小姐呀，今天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难怪一大早就听到喜鹊儿叫得欢呢！”当她望到李云龙时，立刻又奉承道，“这位公子好生面善，跟这三位小姐一定是……，四位一定是来买衣服的

吧，小店中刚好有一批新货，是昨天才从江南运过来的，正宗的精品！包您满意！”

老板就是老板，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一个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女人所以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所以她才会这样从容。

李云龙对着那名女店主微微笑道，“把你们店中最好的衣服给我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女店主见李云龙长相俊逸，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她连忙说道，“最好的衣服，你们随我到内堂来！”李云龙拉着冷如凤刘熙蓉走了进去，钱芙蓉一看也跟着进去。

四人跟着女店主走进了内堂，四下观赏起来。想起前世，李云龙一阵感慨，以前不要说来买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身边的女人象这样美丽的不要说做自己的女人，就是和自己说说话都不可能。

李云龙漫不经心地走动着，冷如凤，刘熙蓉，钱芙蓉她们三却兴奋起来，一时摸摸这件，一时又摸摸那件；她们的家势不平凡从小到大也没买过什么东西，一切都是现成的，差不多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般的生活，现在竟然跟个男人一起购物，她们的心猛地跳了几下。

冷如凤对他问道，“你挑好了没有？”李云龙笑道，“我不用挑，等会让店老板给我包上几件就行了！”冷如凤皱着眉头说道，“你总该丈量一下身高吧，如果太大了，就不好看啦！”

李云龙这才对店老板说道，“凭你的眼光，给我挑几件最好的，没挑好，就别怪少爷到时来退货！”刘熙蓉插嘴说道，“还是我帮你来挑吧，我想我的眼光还不错！”李云龙笑了笑，算是答应了下来。

四人终于购好了衣服，店老板用包裹帮他们把衣物装好，拿到了外堂，脸上堆满了笑容。

付了帐以后李云龙他们四人没有回客栈，而是直接向镇外走去。出镇时刘熙蓉和钱芙蓉两人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四人脚力不错，接近中午时，已穿过镇外的森林。三女有说有笑，一幅陶然幸福之色李云龙感受着三女的热情，慢悠悠地跟在后面。突然，刘熙蓉在一块青石头上坐了下来，嘴里说道：“我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会。”李云龙会心一笑道：“熙蓉，昨晚太辛苦了，呆会我抱着你走吧！”

“还不是你害得，早上起来还要！”说完白了李云龙一眼。

冷如凤幽怨地看了李云龙一眼道：“夫君就是偏心，今天我也要。”

“好，好，今天我给你满足。”李云龙道。

刘熙蓉陡然脸色一沉，娇喝一声：“什么人！出来！”冷如凤三女围成圆圈，站在李云龙身后，严阵以待。

一阵哈哈狂笑之声从树林里传来，接着前后步出四人。当前一人面白无须，脸容有若女子般秀气，眼睛里透出的沧桑却显示出他尽履红尘，身上衣服洗得发白，但是异常整洁，没带兵器；第二人童颜鹤发，长须蓬乱，身高八尺，右手拎着一个巨剑，穿一件锦色长袍；第三人是一个女子，赤着一对玉足踏在青草之上，脚不沾尘。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裙子，裙子很短，自小腿以下肉光致致，暴露在外，双臂也裸露在外，裙体较窄，衬得那女子的曼妙身材尽现无遗，脸容清秀淡雅，冷如寒冰，她的双臂之上各套着一个金色圆环，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显得此女愈发冷艳；第四人是一名中年文士，背附长剑，也是赤足踏在青草之上，穿着简朴，他的脸型狭长，身高九尺，眼睛开阖之间，精光闪耀。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七章 寻仇

当前的白面人向刘熙蓉道："刘小姐如果厉害，在这么多人的追杀中既然能够逃跑一个月，若非师兄所命，在下实不想与小姐为敌！"言语间充满无限惋惜之情。

那锦袍老者却大笑一声："扬兄不要悲天悯人了，能够和在这么多江湖高手中脱逃的人怎么会是一般人呢？老夫屠铁丁。"说完一指当前白面人："这位是我们一行四人的头领邪冥殿陆无尘，后面两位是云海剑派剑神刘长河、寒山窟二当家雅风云夫妇。"

"不知道各位找我们有什么事情？"李云龙问道。

屠铁丁道："这位小兄弟，这里没有你的事情，我们是来找这两位小姐的。"说着屠铁丁用手指了指刘熙蓉和钱芙蓉。

听了屠铁丁的话，再想到昨天到现在刘熙蓉和钱芙蓉的反常举动李云龙已经猜测到刘熙蓉和钱芙蓉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并且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的原因了。可以李云龙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刘熙蓉和钱芙蓉看重的。

不过李云龙知道现在自己不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李云龙李云龙不由摸了摸怀里的"松经软骨散"，想到现在是应该用他们的时候了。不过这次用了以后以后就没有了。

旁边的刘熙蓉和钱芙蓉也非常紧张，本来他们以为象李云龙这样的大少爷一定是世家子弟，身边一定有高手保护着，但是现在这样危机的时刻都没有出现刘熙蓉和钱芙蓉知道她们自己猜测错误了，想都这里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委屈，特别是刘熙蓉他已经失去贞操。

李云龙对屠铁丁道："我想前辈你可能弄错了，这两位不是你说的那两个小姐，而是我的内人。"李云龙也说也打开可已经到手里的"松经软骨散"

"小娃娃，英雄救美也要一定的实力，我看你是一个书生，根本不会任何武功想救他们都没有用。"屠铁丁道。

"是吗？"李云龙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突然先是李云龙旁边的冷如凤，刘熙蓉，钱芙蓉倒在了地上，然后是屠铁丁他们四人倒在了地上。

“怎么样，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李云龙笑着看着屠铁丁道。

“你，那卑鄙。”

“卑鄙，哈哈，能够活命卑鄙一点又怎样。”说完李云龙拿出解药给了冷如凤她们三人，等冷如凤她们恢复了力气就扬长而去。

此去下一个城市常州城的一路上崇山峻岭，除了一条狭窄的官道外，基本上没了人烟。要知道常岭原有八百里长，本是人迹罕至之处。好在李云龙本是爱说爱笑之人，一路上到也不寂寞。

不一会儿功夫，天也渐渐黑将下来，不过对他们这种行走江湖之人来说，风餐露宿，本也是寻常小事。李云龙望了望天，对冷如凤她们说道，“这儿前不*村，后不着店，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晚，打点野味，明晨再出发可好？”冷如凤现在只要和李云龙在一起就无所谓了，而刘熙蓉和钱芙蓉却是头一回跟男人同行，看看四周的确没有人家，也只能答应了事。

不一会功夫就在离大道不远处找到了一个能容下六人大的山洞，两人来到山洞处，天已经全黑了下来。李云龙对冷如凤说道，“我去打点野味，你在这儿等我！”冷如凤点了点头，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过了一会，李云龙兴冲冲地提着两只被射杀的野兔对冷如凤她们笑道，“终于打到猎物了，今晚有野味吃罗！”李云龙本就是贪吃之辈，对于野外烧烤很有一手。不一会，山洞前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李云龙把兔皮剥了，内脏扔了，插上树枝，把兔肉用湿泥包好，然后开始烧烤起来。他一边烤，一边跟冷如凤三女聊了起来，跟她说如何烤叫化子鸡，怎么烤青蛙！

这时，天上亮起了一道闪电。然后雷声轰轰。

等到两只野兔快烤熟之时，山中却突然刮起了狂风，树木被风一吹，发出呜呜之声，极像阴魂野鬼在四处游荡。冷如凤望了望天说道，“这天，恐怕要下大雨了！”正说话当中，豆大的雨点已经霹霹落到了四人身上。李云龙叫道，“如凤，你们先进洞躲雨，我再烤小会，兔肉就熟了。”现在李云龙真是痛恨老天，什么时候下雨不好，偏偏夜宿山中的时候就下起了暴雨，看来人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

看看篝火快被雨打灭，李云龙这才奔向洞中，只是他的衣服全部淋湿。冷如凤借着火光说道，“你怎么这么傻呀，现在衣服全湿了，你穿什么？其实野兔在泥中再焖一会自然会熟。”

“为美女服务我高兴。”李云龙笑道。

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好在这个山洞正好背风，否则四人躲在洞中也不安全，必然会被雨水淋成落汤鸡。钱芙蓉这个少女见李云龙赤身露体，心中忐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当钱芙蓉把撕下的兔腿递给她时，外面的大火正好熄灭，洞中立刻变得黑漆漆的一团。虽然钱芙蓉有点看不惯李云龙，但是现在她切实已经饿了，也不说话，一把接过来吃着。

四个人住着这个山洞实在太小，否则在洞内升个火，也不用惧怕野兽过来骚扰。分好肉以后李云龙也狼吞虎咽起来。

吃好以后李云龙觉得没事可干，不由看向了他身边的三个美女，以李云龙的武功现在和白天没有什么区别。

李云龙来到冷如凤的身边，搂住冷如凤的腰。

“你干什么？”冷如凤感觉到李云龙来到她身边问道。

“你说呢？不过现在外面好象有狼呢！”李云龙故意吓唬道。李云龙知道一般女孩子都会害怕的。果然冷如凤一听，立刻扑到他怀中说道，“哪里有狼呀？”说完，她往洞外望了望，只听得风声雨声大作，却并没有看到狼只。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八章 狼

答书友：主角今年十七岁，冷如凤是二十五岁**，至于冷如凤为什么是**的原因以后会出现.

李云龙他拍了拍她的背轻声说道，“不要说话，狼是听到人的气息才会跑过来！”说完，他凑近洪冷如凤跟她吻在了一起。冷如凤只觉得气息一紧，已经被他吻住，有心想推开他，一则害怕狼只过来，二则又舍不得离开他的怀抱，只好半推半就任他亲吻，洞内升起了一片暧昧之气。旁边的刘熙蓉和钱芙蓉也查觉了李云龙和冷如凤的动作，不由红着脸转过头去。过了好一会儿，李云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道，“野狼应该走了！”当他回过头望向洞外时，却大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一语成谶，只见外面风雨中几双绿油油的眼睛正瞪向洞内，早已锁定了两人。冷如凤此时也看到了，紧张地轻声道，“它们还没有走呢！”此时她也顾不得推开他，更是缩在杨过怀中。当然旁边的刘熙蓉和钱芙蓉也注意到了，开始向李云龙身边*来。李云龙一笑把她们都搂在怀里，由于害怕刘熙蓉和钱芙蓉都没有挣扎。女人一般在遇见危险的时候才会依*男人，此时这三个女子忘记了李云龙从来没有用过武功。

李云龙自然不会害怕几条野狼，就是再多来十倍，它们也是照样送死的份，不过为了能让这三位美女在怀中久一点，只好让这些野狼多活一会儿。李云龙对冷如凤三女说道，“三位夫人，你们不要怕，看我来收拾它们！”

由于害怕刘熙蓉和钱芙蓉没有听出李云龙说话中的错误。而冷如凤虽然也害怕，但是她还是听的清清楚楚，不过她也没说什么。

那群野狼蹲在雨中，也没进攻，只是长久地望着李云龙四人。钱芙蓉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被杨过搂着，不过现在事关生命，也只好先放开那种害羞心理。野狼再狡猾，也不如人聪明；过了半晌，它们终于忍不住开始进攻。李云龙拿去旁边的几个小石头施展起全身功力向它们打去，那些野狼扑在半空当中，猛地掉了下来，夹杂着雨水掉到了洞口。冷如凤三女吓得心儿都扑通扑通地乱跳。不多一会儿功夫，洞口就有八条野狼倒毙，全被李云龙击碎了头骨。八条野狼死后，就

再也没有别的野兽出现。李云龙嘘了一口气说道，“美女们，现在好了，所有的野狼都死啦！”只不过，一场好事最终被这些野狼破坏了，他知道三女这会儿不会再让他有机可趁。

钱芙蓉借着偶尔闪过的闪电，心虚地说道，“只是这么多条狼死在洞外，我好怕！”李云龙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不要怕，要不，今晚我保护你，你在我怀中睡一个晚上？”钱芙蓉没有反对，却也没有答应，洞内顿时安静下来。

但是现在又不能做些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冷如凤三女慢慢的睡着了。

早上起来以后李云龙在树林中找起果子来，果然发现了一些野生的瓜果。洗干净之后，李云龙与冷如凤、刘熙蓉、钱芙蓉一起吃了，又洗了一把脸才对冷如凤她们说道，“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四人从溪边走向大道，李云龙苦笑了一下对冷如凤她们说道，“现在我们一路走去，也不知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在路上不知道能不能在半路上能不能搞到几匹马，否则的话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四人手挽手，一边走，一边说，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官道上。

冷如凤咬了一下嘴唇说道，“也只有如此啦，不如我们也当回剪径的强盗，遇到那些绿林好汉也抢劫一回！”

李云龙拍手笑道，“好极了，我们只抢马，不抢人！”钱芙蓉对他媚笑了一下，哼道，“你是不是想抢个压寨夫人，去当山大王？”李云龙反驳道，“大夫人我已经有三个，要抢也就再抢个小夫人！”冷如凤佯嗔道，“你敢！”

好在此时是早上，太阳刚刚升起，又是一派雨后初晴的好景象。青山如黛，绿树如荫，四人边走边说，也不寂寞。走了好长一段路，大概过了一个时辰，才发现了一个好地方。一条一丈来宽的官道要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而藏在密林当中就可以当成剪径的强盗。看到这儿，四人一阵喜悦。

四人蹿到了树上，也不再玩闹。眼望着远方，两前两后，可惜的是过了大半天，居然没有一个旅客骑马而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李云龙见这样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不由说道，“美女们，我们还是慢慢走吧，等在路上见着了，再抢马也不迟！”

冷如凤这时不知道为什么态度变的很坚决，她摇了摇头说道，“不行，干嘛要浪费体力呢！抢了马之后那样才走得快！”“那如果到了晚上都没人经过呢？那我们岂非要在这儿傻傻地等上一天一夜？我们慢慢走，说不定还会遇到人家或者走到别的小镇上。”好在开始的时候还摘了一些果子，四人一边吃，一边等。冷如凤看了看天，又已经是中午了，如果再不走也许今晚又要留宿山中，想到昨晚的历险记，她可不想在害怕。

冷如凤无奈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听你一回，就让我们慢慢徒步前行。”李云龙一听轻飘飘地跳下了树。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十九章

当天黑的时候李云龙他们到了一个小村，在那里住了一晚以后再次起程。

三天后李云龙他们终于到了南阳城。

到了城里李云龙受不了这几天的生活，就在城里包了一个小院。准备住几天再走。

到了客栈里李云龙就带着众女在一家不错的客栈包了一座小院，因为他们决定在这里多坐几天.

“啊！”平静的小院里传来了李云龙的叫声，“如凤，你干什么？好疼啊！”

原来冷如凤在李云龙的软肉上捏了一把。

“你自己知道。”冷如凤道。

“我知道什么？”李云龙不解的问冷如凤“你在这里住下是不是为了这里的李梦清啊！”冷如凤道。

“什么李梦清？我不知道。”李云龙生气道。

冷如凤看李云龙这个样子知道李云龙他真的不知道马上道歉道：“夫君，不要生气了，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

“哼。”李云龙哼的一声没有理冷如凤。

“夫君，你还在生气吗？别生气了嘛！”冷如凤看见李云龙这个样子眼珠子一转，撒娇地将香喷喷的身体贴了上来，对李云龙道。

“我没有生气。对了，宝贝今天你怎么这样来勾引我？”李云龙其实也没有生气，于是头贴在她鬓角边，呼吸着迷人的香气，姿势暧昧地揽住她那纤抽的腰，小声地调戏着。

同时舌头飞快地伸出一舔他的耳朵，脸上浮出一抹红霞的冷如凤媚态毕现，娇慵地挑逗着：“宝贝，你太迷人了，我要你。”说着不等冷如凤有所反映就把她一个横抱，向卧房走去。

来到卧房李云龙把冷如凤放到床上，然后除去她的衣服，压在她身上，两个身体的接触让李云龙很难受，他欲火焚身，情与爱充斥在她的心房，在这一刻。所有的杂念逐渐消散，羞涩之心抵御不住她的

蔓延的情欲，随着李云龙那销魂的撩拨，不知不觉地，房间里春色无边。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章

李云龙半趴在冷如凤柔软的身体上，冷如凤俏脸晕红，娇喘吁吁，情不自禁地搂住爱郎，也许是想摆脱……也许是想获得更多的温柔……

**平复。春色旖旎的房间内悄无声息，冷如凤温柔的猫在了李云龙地怀里，她身体很软，也很累，她满足了。

不过很快她就发现了李云龙粗重的喘息下，依然没有满足他还没满足吗？冷如凤羞涩地想到。

“夫君，我，你还要”冷如凤她的眼很媚，媚得幻出一层情欲纠缠地水雾，很迷人，很性感，娇艳的双唇颤抖地说出这一句羞涩地话来“如凤，是不是也想了！”李云龙嘿嘿淫笑道.“讨厌……！”

冷如凤的话语彻底点燃了李云龙的欲火，一时间春色无边，而冷如凤她飞了起来，飞进了高潮的泥沼里……

无任外面怎么样，却无法掩饰住房间里浓郁的春色，蔓延开来的粉色旖旎弥漫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阵阵呻吟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回荡，李云龙和冷如凤抵死缠绵，欲仙欲死……

就在李云龙和冷如凤欢好的时候刘熙蓉和钱芙蓉在刘熙蓉的房间里商量着什么。

“姐姐，现在我们怎么办？”钱芙蓉向刘熙蓉问道。现在钱芙蓉很后悔，如果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自己的大嫂，现在的姐姐也不会受到男人的侮辱，但是后悔有什么用。

“我们还是按照计划做下去吧，至少现在我们还是安全的。”刘熙蓉现在心里很复杂，她发现自己把身体给男人以后自己没有感到反感，而且还有点甜蜜。同时自己丈夫的影子在心里也越来越淡，那个男人的身影却越来越大。

“可以姐姐他……”钱芙蓉还想说什么，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本来她想说李云龙他身后可能没有任何势力，但是她害怕她这样说出来以后会再次打击刘熙蓉。

刘熙蓉这么聪明怎么会不知道钱芙蓉想说什么，但是她没有说话，她有点害怕钱芙蓉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样的话她和钱芙蓉的关系也破裂。

（本章由于已删除两千字，就这样看看吧！）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一章 李梦清

李云龙卧房。

李云龙抱着冷如凤享受着高潮过后的余韵，李云龙的小弟弟还在冷如凤的身体内，一只手还握着冷如凤的丰乳。

李云龙对冷如凤问道："如凤，你刚才说的李梦清是谁啊，很有名吗？"

冷如凤现在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很后悔，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本来李云龙不知道李梦清这个绝色大美女，现在好了，看李云龙的样子一定在打李梦清的主意，但是自己又不能阻止。

没办法，冷如凤知道李云龙一旦决定了以后就一定会做的，于是只好道："李梦清，人称琴仙，天仙谱上排名第十的美女，现在她就在这里。"

"琴仙？这么说她弹的琴一定很好听了？"李云龙问道。

"当然，在大陆上无任是各个帝国的皇帝还是各个贵族无不以听李梦清的琴为荣，我刚才去城里买东西的时候就听说她李梦清就在这个城里，所以我还以为，以为……"

"以为我知道李梦清在这个城里才留下来的是不是？"李云龙接过冷如凤的话道。

"恩。夫君，对不起，我不知道。"冷如凤不好意思道。

"你放心，上次我就和你说过无任我有多少女人你都会是其中的一个，除非你不要我，否则的话你不要想我会放过你这个美女。"

"夫君，你真好。"

出云阁，位于南阳城西北一处湖泊之畔。

湖面缭绕着淡淡的烟雾，湖畔垂垂杨柳似一个个负责的卫士将出云阁保护得异常严密，一阵清风吹来，柳枝摇摆，又似婀娜多姿的少女翩翩起舞，在湖面泛起的几滴水珠，折射出七彩的阳光显得异常美丽。

飘飘仙乐更使出云阁平添三分韵味，两分神密。

出云阁内几位极其美丽的女子正随乐而舞，白衣飘飘，宽广的长袖随着柔荑划起一个个流动的曲线，柔若无骨的身段左飘右荡，一头柔顺的长发随着主人的晃动发出熠熠莹光。

正中是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子，虽然年轻，但是他深邃的目光如大海般包罗万象，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额首轻颔，似正沉浸在那美妙的乐曲之中。

一位身着白纱长裙的美丽女子席地而坐，腰间连着一条长长的轻丝带，在微风吹拂下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项上挂着一条白色泪形项链，和那秀气耳垂上勾挂着的白玉明珠耳坠相映成趣，乌黑的秀发流动着一丝看不到的光泽，在头上梳着的双髻和那洁白如玉的肌肤相得益彰。

她眉目如画，脸型极美，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精致，诱人的樱桃小口上，一抹淡淡的殷红，引人直想在上面一尝殊味，明媚的双颊粉黛未施，却已是白里透红，望之更显娇柔艳丽，柔情似水。

只有那粉颈处才裸露在外的肌肤洁白如雪，白得闪光，几近透明，那流波似的双眸更显她的娇媚温柔，粉艳如春荷捧拖，碧水映照中的一朵莲花，那清幽婉转的琵琶声，似乎让人领略尽了胡光山色的明媚。

一曲终了，犹绕梁三日。

美人儿轻轻一挥她那冰玉般的小手，几位伴舞的女子款款而去。

良久，那个青年男子方才回过神来，望着美人儿的眼睛闪过一丝由衷的赞叹，“好一曲高山流水，小姐不愧有琴仙之名，在小姐的琴中，在下看到的是胡光山色的艳丽春色，充满生机与活力，那生意盎然的景象让在下似乎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

不错，这个美人儿就是琴仙李梦清。

只见李梦清淡淡的一笑，却更显千娇百媚，给青年男子奉上一壶切好的上等极品清茶，“俞公子过奖了。梦清的这首高山流水不过是将自己的心思投入其中，不是很好，倒是让公子见笑了。”

青年男子就是天山派的俞三赫，龙榜排名第一的更手，自从见到李梦清以后就被李梦清所迷，一直跟着李梦清。

俞三赫闻言，眼神注视着李梦清，似要把她看得真切，半响方叹道：“在下知道小姐是一奇女子之名，虽然小姐的琴声在下听了多次，但是明一次都让在下沉迷于其中，在下真想一辈子都听小姐的琴声。”

李梦清何等聪明，当然听出俞三赫话里的意思，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丝毫的表情，只是浅笑吟吟的道：“梦清自知才疏学浅，恐怕要让公子失望了。”

俞三赫深深的看了李梦清一下道：“我是不会放弃的。”

李梦清笑了笑，没有表示反对和赞同，只是对俞三赫道：“俞公子，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梦清也应该休息了。”

“那在下就不打捞小姐休息了。”俞三赫起身道。

俞三赫走后，李梦清轻轻挽袖起身，莲步轻移的走至窗前，任银白如水般月光照在她美丽如仙的娇艳脸颊上，更是突出她如画的面容，琼鼻尖尖，一点红唇不点而朱，柳叶眉弯弯直入发簪，一对水盈盈的含情大眼，此时却哀愁的望着月空，红唇轻启发出吟哦般的一声轻叹。

一个丫鬟打扮的少女步上楼来，戏道：“小姐，又在念诗了？难道又在想那为梦中出现的公子？”笑嘻嘻的俏样甚是可爱。

李梦清被她逗出一丝笑意，叉腰扮出一副凶样娇嗔道：“死丫头，连小姐也敢消遣！找打！”

丫鬟叹道：“如真有这么一位公子就好了，小姐就不必自己烦恼了。”

李梦清无奈的叹了一声，低声道：“我虽然很有名，也见过不少公子，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让我看的上眼的。不知道几时才能结束这样的烦人生活。”伤感的望月不语。

天下间又有谁能够想到琴仙的烦恼呢?

丫鬟见自己惹的小姐不开心，忙逗她欢心道：“小姐也不必伤心，终有一天您那位梦中公子会出现带您去过快乐幸福的日子，到时小姐可别忘了小佩我呢，我还想服侍未来姑爷哩！”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二章 心心相印

李梦清双颊一片羞红更是明艳动人，大羞道：“还说还说！”但随即也轻笑起来“如果真有那样一天，那些名人贵族会放我离去吗？”

丫鬟小佩宽慰她道：“应该可以，只是小姐您色艺双绝，幕名而来的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多不胜数，欲一亲芳泽的更是如过江之鲫，如果小姐不找一个比较有势力的他们是不会放过小姐的。”

李梦清一听原本明亮的美目也暗淡下来，虽然是早以知晓的答案，却仍忍不住失望。自幼冠之时起，便在大陆上开始献艺，至此已有三四年的光景了吧。虽仅十七八岁的稚龄却早已厌倦了这浮华红尘。

幽幽的望向天上的明月，叹道：“上天何时才会给我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呢？”

李梦清转过头来对丫鬟小佩道：“小佩，你先出去一下，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是，小姐，不过小姐你也早就休息。”

李云龙在冷如凤睡觉以后就起来了，这时天已经黑了，由于没事可干所以李云龙决定去看看冷如凤说的大美女李梦清。

当李云龙来到出云阁的时候丫鬟小佩已经出去了。李云龙一运功来到了屋顶上。

屋顶上，李云龙轻轻拨开瓦片，只见一个纤细的身影正站在窗口望着天上的明月发呆，不时发出声声轻叹。李云龙这个方向看不到她的正面，只看到她如云的秀发披散至腰间，一身白沙衣群。

李梦清缓缓转身。好一个大美人，李云龙心里暗暗喝彩，精致的脸庞此时素面朝天，却依然美的惊心动魄。她眼里满是忧郁，轻促的眉头让人看了直想把她拥在怀里万般呵护。

李梦清莲步轻移，坐在一张瑶琴前，手指挥散，忧伤的曲调叮咚飘响夜空。这是一首著名的琴曲名为命运，原本深沉的曲调在她的演奏下变得更加伤感。

李云龙一晃身消失在原地，几秒后又再现身，只是手中多了一片细长的叶子。李云龙把叶子放在嘴边，轻快的曲调和李梦清忧伤的曲调纠缠在一起，一遍遍的安慰着。

李梦清心里一震，她确确实实的感到有人在温柔的抚慰她的心，让她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渐渐的，她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嘴角竟露出一丝的微笑，曲调一转，琴音也变得愉悦起来。一段段的音调变换，在李云龙和她之间就是在诉说着各自的心情。

当最后一个音节停下，李梦清猛的站起，脆声道："不知是哪位朋友，可否进来一叙。"

李云龙犹豫半响，决定还是暂不相见，还是先让她对我保持点神秘感吧。

"走了吗？难道我不值得你一见么？"李梦清喃喃道，神情间带着失落。第一次有人懂她，了解她，通过音乐的交流，她对这末曾谋面的知音人有了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觉。

回到小院李云龙的心情很愉快，看着刘熙蓉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李云龙心里一笑向刘熙蓉房间走去。

刘熙蓉现在没有睡觉，不是她睡不着觉，而是她有一种预感今天那个男人一定会到自己房间里来的，所以她在天一黑就把钱芙蓉送出自己的房间。自己也穿了自己买的性感内衣。刘熙蓉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穿这件内衣，也许是为了男人吧！也许……

李云龙一到刘熙蓉的房间里就看见刘熙蓉身穿真丝睡袍坐在她的床头。李云龙嘿嘿一笑，走到刘熙蓉身边把她搂在怀里。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三章 交融

“不要！痒…不…用力点……小坏蛋，好难受……！”被李云龙老练的手法玩弄得娇羞不已地刘熙蓉忸怩了一下，呻吟一声，粉头传来的麻酥酸痒几乎都快刺激得她哭出声来，这个男人，怎么好象很老练一样，自己以前的丈夫根本不能和他相比，随便这样玩弄自己的身体，就差点让自己变成一个荡妇般毫无羞耻地索求起来。

刘熙蓉妩媚放浪的呻吟，彻底地点燃了李云龙的欲火，三下五除二地将娇嗲不已的刘熙蓉脱得精光，丰润的雪肌玉脂泌出一丝粉红，丝丝幽香散发而出，如梦如幻的呻吟，让李云龙再次体味到了刘熙蓉这个绝色美人散发的无穷诱惑……

直到刘熙蓉浑身火热的身体象一团烂泥一样倒在了李云龙怀里，李云龙才抽空了身体一般地干吼一声，糜烂香艳的春色这才又落幕，留在房间里回荡的只是那一声声起伏不定的喘息，回忆着这无法忘怀的**。

“夫君……你好厉害！”许久，满脸疲倦的刘熙蓉睁开那雾蒙蒙的双眼，红润的小嘴喘息地吐出几个字，双手无力地耷拉在男人肩上.在男人强大而有力的冲击下刘熙蓉终于对李云龙彻底的臣服。

＂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能够不厉害吗？＂李云龙笑道.＂坏蛋，就知道欺负我.＂＂我怎么欺负你了？真是的.＂李云龙有些郁闷道.＂我说是就是啊！＂＂好了，不说了，我们还是睡觉吧！＂李云龙道.＂恩.＂第二天，当一缕阳光懒洋洋地洒在李云龙的脸上，李云龙就醒来了，看向刘熙蓉，发现刘熙蓉完全就是一个恋眷情人温暖怀抱的小女人，满足地享受在情郎的宠爱中，安稳地沉睡，蓬松的秀发下，是一张妩媚动人，粉红娇嫩的脸蛋，霞意两抹，可人无比。爱怜地在她那嫩鼻上刮了下，持她裸露在丝被外的手放进被窝中。然后轻轻的弄开他的手和头，李云龙从床上起来。.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四章 宫飞燕

白天没事情，陪着冷如凤刘熙蓉她们在城里玩了一天，晚上李云龙一人晃悠悠走在南阳城最繁华的路上,大步向前走着。突然李云龙定住身子，看着左边灯火通明的一座木楼，上面书写万花楼三个大字。白天李云龙听见这里面有一美女叫宫飞燕，有很多人想对她一亲芳泽了。只是她从来不假于颜色。

宫飞燕她卖艺不卖身，每次弹奏都是隔着面纱，欣赏饱读诗书之人和江湖名士。听说宫飞燕也是一个百花谱是的美女。

刚一进门，一个浓妆艳抹的老鸨就迎了上来，嗲声道："这位公子啊，你怎么到今天才来这里啊,我们这里的姑娘们可都想着你呢?"李云龙皱眉，受不了老鸨的样子，同时发现今天人特别多，于是问："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唉哟，这位公子，我正要和你说呢，今天可是有喜事啊，我家燕儿今天决定谁能回答上她的三问题，就可以除下面纱和她促膝长谈。说不定还可以……。"老鸨说着暧昧的看着李云龙。

"那还不快给我安排个位置。"听到这话李云龙的兴趣被勾了起来，随手扔给老鸨一锭银子。

有钱就是好啊，老鸨马上在二楼给李云龙安排了一个包厢。这是，一个俏丽的丫环走到了大厅的表演台上，她对着众人一福，说道："今天是我家小姐的大日子，谁能见到她的真身，就看各位才子的真本事了，现在有请我家小姐为大家弹奏一曲。"

刚才还喧闹的大厅顿时一片寂静，连呼吸都被刻意压低了。大厅的帘幕前出现了一个窈窕的身影，捧着琴缓缓做下，随之而来天籁之音让众人沉醉不已，当然也包括李云龙，此女琴上的造诣比之李梦清也不惶多让。

厅中自命风流才子已经流着口水开始幻想抱得美人归了。

最后一个音符过去良久，众人还沉醉于此间不能自拔。一声娇柔清亮的声音传来惊醒了众人："现在开始我的第一道问题，请大家仔细听好。谁能在三十分钟的时间为我刚才弹奏的曲子配词，最能打动我心的词将视为通过第一关。"此语一出，下面的人开始冥思苦想了。二

十分钟过去了，有十几人已经读出了他们的词，不外乎一些美人，仙女之类的。

“还有最后一分钟，还有谁做出来了吗？如果没有，我就宣布第一问结束。”丫鬟桃红对着下面众人说。

“等等。”李云龙嘴角挑起一丝微笑站了起来。看着李云龙站起来，下面已是议论纷纷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李云龙。“从刚才的曲子里，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燕儿小姐想要表达些什么。此曲整体虽属柔和之作，但冰儿小姐刚才弹奏此曲时竟铿锵有声，大气磅礴。”李云龙顿了顿，想起范仲淹的一首词，缓缓吟道：“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外面仍旧喧闹无比，只是这若大的万花楼在我吟了刚才那首词后却寂静一片。

“好词，真是好词啊。”楼下的一些书生在回味了几遍后开始大加赞美，而一些奉迎拍马之辈更是马屁滚滚。

“想不到这位公子竟有如此才华，这一关这位公子通过了，其它的燕儿只能说抱歉了。”宫飞燕心想到这个公子竟然能够从琴音猜到自己的心思，而且做出这么华丽优美的词来。用词之精练，意境之悠远真是闻所末闻，相信这首词定会流传千古。而且这人才长的不错，难道……

李云龙满意的看着众人不敢置信的眼神，心里默默念道：“老范啊，对不起了，为了偶的性福生活，借你佳作一用，千万别从棺材里爬出来告我侵权啊。”

“公子请听我的第二题，请分别用两首诗句对蝶恋花进行描述，限十刻钟之内。”

“这个可太难了，我看公子你不如认输吧。”下面有人起哄。

李云龙挥了挥手，在楼上踱了几步，心着大学时候自己看的古诗，突然李云龙停了下来，嘴角泛起自信的微笑。宫飞燕心里一愣，看他笑的这么开心，难道对出来了。

李云龙看了看宫飞燕道：“蝶恋花，这个容易。听好了，‘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

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还有‘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怎么样?”

又是死一样的寂静，看来今天在场的人可被李云龙打击怕了，很多自命清高的才子的眼神已经从不屑变为敬佩。如果第一题还认为李云龙是侥幸的话，那连续的侥幸就是真才实学了。

“最后一个题，请公子唱一曲能打动燕儿心的曲子，要燕儿所不熟知的。”宫飞燕道。

听到宫飞燕的要求，李云龙笑了，这对李云龙来说太简单了，在那个世界随便一首歌她都不可能听过。李云龙想了想，最终决定唱薛之谦的“爱的期限”。

这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那场雨淋湿小镇的屋檐
一起躲进那老旧戏院
那场电影已看了太多遍
这故事发生在你我之间
本以为爱可以轰轰烈烈
那个湖畔的咖啡店
墙上还有我寻你的纸片
你曾问我爱的期限
我回答说是一万年
原来只是电影画面
煽情的表演
如果当天勇敢一点
我愿做踏云的少年
那些只是旅行季节
我的一厢情愿
一相情愿
今天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五章 宫飞燕（一）

然后李云龙朗声对着宫飞燕道：“宫飞燕小姐，在下的曲子是否符合姑娘心意。”宫飞燕从沉醉中惊醒，心乱如麻，难道自己今天就要失去清白之身吗？又想到，原来他是这么有才华，失身于他也不算委屈自己了。想到这，便回应：“燕儿在里屋静候公子。”说完便捧起琴往后退去。刹时间，多道嫉妒的眼神落在李云龙的身上。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李云龙已经死了几万次了。

丫鬟小桃红带着李云龙往里走去，不一会儿小桃红已经把李云龙带到了一个房间。对着里间道：“小姐，那位公子来了，我先出去了。”

李云龙掀起帘子，屋里一览无疑。有着少女闺房特有香味，墙上的几幅名作表明屋子主人的品味。宫飞燕席地坐在地毯上，脸上依然蒙着面纱，隐现一种朦胧的美感。李云龙走过去面对着她躺下，色迷迷打量她尖挺的胸脯，真正的38Ｄ啊，李云龙暗里感叹。

李云龙痴迷的看着她洁白无瑕的脸蛋。一张心型的脸蛋，迷幻般的双目，直挺的鼻子，小巧红润的樱唇。无一不精致美丽。心想今天我有口福了，嘿嘿.终于宫飞燕带的不耐烦了，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李云龙这样看的她不耐烦呢，还是对李云龙现在没有行动不耐烦没人知道，宫飞燕说道：“公子，你，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你说我看着你干什么呢？当然是看你这个小美人啦.”李云龙一边还是色色的看着她，一边在嘴里笑道。

“你？”宫飞燕气愤不已，但是又不能把李云龙怎么样。毕竟自己的身份她是知道的，想到眼前这个人宫飞燕想到今天晚上真的不能保留清白了吗？

李云龙哈哈大笑，右手把宫飞燕往自己怀里一扯，宫飞燕马上就撞到李云龙怀里。然后李云龙的右手围粗暴中又温柔无比肆意地在她肥满臀部上抚摸着.宫飞燕见李云龙右手围粗暴中又温柔无比肆意地在她肥满臀部上抚摸着，虽然不曾是过来人的她，但是也已猜出李云龙要做什么，惊道：“你要做什么啊？”李云龙呵呵笑道：“你说呢？嘿嘿。”说着李云龙的右手滑入宫飞燕的衣服里，在她丰硕滑嫩的臀部来

回抚摸着。宫飞燕面色吓得铁青，虽然他知道这个时候迟早要来的，但是宫飞燕想来的这么快道：“你敢，我只是和你促膝长谈。”李云龙笑道：“是啊，我们是促膝长谈，但是你又没说怎么样促膝长谈，况且这天下间还没有我不敢做的事呢？”

当李云龙的手爱抚他时，她惊叫起来，竭力推开，道：“不行啊，不行。你干什么？”而李云龙紧抱着她，任她何用力都没有办法推开，挣扎之间，滑嫩的肌肤与李云龙相摩擦，激起李云龙心底的欲火，略微宽大的衣服微松，胸前露出雪白一片，山峰暴露于空中，让李云龙欲望大增。

看着宫飞燕李云龙笑道：“你应该还没有享受过男人了吧！”宫飞燕奋力挣扎道：“你这个淫贼放开我。”

“在这里的人迟早会有这样的经历的，不要害怕。”

宫飞燕心惊胆颤问道：“你想要我做什么？”

李云龙笑道：“当然是让你知道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快乐.”

在李云龙无师自通领悟的挑情手法下，宫飞燕一会儿芳心荡漾，春情涌动，脸现桃花，一丝丝招热气由鼻孔喷出，衣服半解后露出上身白晃晃，滑嫩无比的肌肤，嘴里发出动情地‘嗯嗯’呻吟声。

李云龙笑道：“你是不是现在就想要了。”说完一边把宫飞燕抱到厢房。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六章 宫飞燕（二）

过了一会李云龙笑着对还在享受高潮过后的快感的宫飞燕问道：“小燕儿，刚才舒服吗？”

“你还说，坏蛋，你以后打算要把我怎么样？”宫飞燕问道。

“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李云龙故意道。

“你，坏蛋，你要可我的身体既然这样。”宫飞燕气愤道.“哦，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李云龙笑着看着宫飞燕道。“我，我。”宫飞燕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在她的眼睛里开始眼泪汪汪了，“好了，我和你开玩笑的，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那么以后你都是我的女人，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带着，等一下我就带你回去。”李云龙认真的看着宫飞燕严肃的说道.宫飞燕想不到李云龙会这样说，心里感动不已，但是她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的点点头.虽然现在在宫飞燕的心里李云龙的话还不能让她完全相信，但是同样李云龙刚才的话多多少少也给了她一点安慰，毕竟象宫飞燕现在的这个时候心灵是非常的脆弱的。这也许是一个女人的弱点吧！

李云龙知道现在只要我把宫飞燕带在我的身边，那么不管她宫飞燕到底是什么人，有着什么样的身份，都没有关系，他知道这个青楼后面一定有强大的*山。而象李云龙这个突然出现的人他们一定会调查的，李云龙也相信自己的身份他们一时间是查不到的。所以李云龙对宫飞燕说道：宝贝，我们先睡觉吧！第二天早上，昨天晚上由女孩变成女人的宫飞燕像一只小猫一般蜷缩在李云龙怀里，纤细的手指在李云龙的胸膛上划着圆圈。“公子，你醒了吗？”

“嗯，我醒了。”“那公子昨天答应我的事情？”

“哦？丫头，我昨天答应你什么事情了？我好象没有答应你什么事情吧……”

宫飞燕脸上神情一阵黯然，但那黯然一闪即逝，她随即媚笑起来，一手勾着我的脖子，一手伸到我身下，抓着我那分身一阵乱摇，“公子你真的忘记了吗？公子~~~”

李云龙倒抽一口凉气：“丫头，轻点轻点，少爷的子孙根要断了！”

“不放！”宫飞燕摆出刁蛮女的样子，天仙般的脸孔凑在我面前，眨了眨眼睛，说：“你要是不答应奴昨天的事情，奴就是不放！”

“好了好了，少爷想想，想起来了答应你就是了！”李云龙不禁头大。早知道这样刚才就不逗她了。

宫飞燕往李云龙怀里缩了缩，紧紧缠在李云龙的身上，说：“公子，你真的答应带奴走吗？”

李云龙一愣，随即又开玩笑道：“带你走？你是这万花楼的头牌，将来前程不可限量，为什么要跟我走？”

宫飞燕幽幽地道：“公子，难道你忍心让奴冰清玉洁的身子在别的男人身下强笑承欢？你是奴今生第一个男人，难道就不想做奴最后一个男人？”说到后来，竟泫然欲泣。

但凡男人，这占有欲都是很强的，自己碰过的女人，要留下来给别的男人分享，绝大多数男人都做不到，李云龙也不例外。于是李云龙严肃的说道：“好，我带你离开这青楼。少爷别的不多，钱却是不少的。等一下起来，少爷便为你赎身吧！”说着在宫飞燕的身体上轻抚着.在李云龙的轻抚之下，宫飞燕宽厚的红唇发出荡人心魄的呻吟，娇媚道：“公子你真是好厉害，在你的抚摸下，奴家舒服多了。”

一个时辰以后和宫飞燕起来后李云龙就找到万花楼的老鸨，说：“老鸨，少爷我想替宫飞燕姑娘赎身，你看这得多少钱哪？”

“哎哟，公子，瞧您这说的……宫飞燕姑娘可是位花楼的头牌，您要是把她带走了，我们这万花楼可就开不下去了。”

“开不下去那就关门吧！”李云龙淡淡地说着，掏出银票，“你是想要这五万银票呢，还是想关门大吉？”

那老鸨冷笑道：“公子，您可太小瞧我们万花楼了。五万两，就想把宫飞燕姑娘带走？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这万花楼背后是谁当家！”

“谁啊？说出来让少爷长长见识！”李云龙不屑一顾道。

老鸨道：“公子，我们这万花楼的大股东可是秦王殿下的！宫飞燕姑娘可是秦王殿下花了大本钱培养的头牌，她的名气可不是这个价格可比的。”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七章 司空兰香

秦王？那不是自己老子吗？李云龙想道。但是李云龙他知道现在自己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李云龙道："我可不管是不是这个价格，反正今天本公子要把宫飞燕带走。"说完看看周围没人就出手点了老鸨的穴道，然后从她身上拿出宫飞燕的卖身契后就带着宫飞燕走出了万花楼。

回到自己的小院冷如凤刘熙蓉对李云龙把宫飞燕带回来没有多大的反映，而钱芙蓉则重重的哼了一声。

宫飞燕很乖巧，看见冷如凤，刘熙蓉和钱芙蓉就走上前去对她们问候道："宫飞燕见过各位姐姐。"

"我才不是呢。"钱芙蓉说了一句就气冲冲的走了。因为她听出了宫飞燕的话的意思，宫飞燕把她也当成了李云龙的女人。

"这。"宫飞燕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有点不知所措。

李云龙微笑的走上前去对宫飞燕道："这个美女我还没有拿下。"宫飞燕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看见宫飞燕理解自己的意思已经李云龙走到了刘熙蓉身边问道："熙蓉，你的易容术要什么材料，今天我们去买一点，然后你和钱芙蓉两人再打扮一下。"

"夫，夫君，我，我。"

"我知道你就钱芙蓉两人跟着我的意思，但是现在你是我的女人不是吗？既然是我的女人那么我就应该保护她，虽然可能我的能力不高，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女人受到任何的委屈的。况且是熙蓉你这样的绝色美女。"李云龙笑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刘熙蓉的心里充满着矛盾，他想不到这个男人既然这么厉害，现在知道了自己的计划，而且还对自己这样好。但是自己却不能够真心对待他，刘熙蓉想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同时刘熙蓉也害怕，害怕男人知道自己身份以后象别人一样对待自己。

看着刘熙蓉充满矛盾的样子，李云龙笑道："熙蓉，不要去想这些了，你不说我也不会要你说的，现在你只要开开心心的跟着我就可以

了，知道吗？”

“恩。”刘熙蓉应了一声，但是在她的语气里充满着勉强。

出云阁，自从前天李云龙走后李梦清一直闷闷不乐，自从李梦清出道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第二天就是俞三赫来了她也没有见他。

“小姐，俞三赫俞公子现在也来了，他要求见小姐。”丫鬟小佩来到李梦清身边对李梦清道。

“小佩，你就说我今天不舒服不想见人。”李梦清想也不想道。

“可是小姐你昨天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再这样的话说不定俞三赫俞公子他会去给你找大夫了。”丫鬟小佩道。

“那你就说我不想见人。”李梦清道。

“小姐，你是不是在想那个公子啊！才不到两天时间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小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想那个公子啊！”丫鬟小佩道。

“死丫头说什么呢？”李梦清不依道。心里却暗想到：他连见自己一面都不高兴，自己想他又有什么用。

“小姐，说不定那个公子也在想你。要不我们去找他？“丫鬟小佩道。

想我？他会吗？李梦清不停的问自己，这个时候李梦清也对自己变的没有信心了。

南阳城，福满楼客栈，司空兰香姑娘的房间。

司空兰香的丫鬟小文见司空兰香坐在桌旁发呆，上前问道：“小姐，小姐。你在想什么呢？“司空兰香从沉思中醒过来，摇了摇头，答道：“没什么。”

小文似乎很了解司空兰香，说道：“小姐这次南下，是为了见小姐的师姐，另外是想见一见江湖上龙榜排行之首的俞三赫俞公子，却想不到他在李梦清那里。小姐是不是感到失望了？不过，那位令狐慕令狐公子的武功也不错耶。”

司空兰香好像同意小文的话，若有所思地道：“小文，你说，那位令狐公子是否就是俞公子呢？据我知道，江湖龙榜上没有他的名字啊，而且他的武功这么好，何况年纪又如此年青。”

小文接道："小姐，俞三赫公子怎么说也是江湖上龙榜之首，他会假扮身份来见小姐？"顿了一下，又有点狐疑地说："不过，这位俞三赫公子有点好色，现在他正在和李梦清在一起，小姐既然还这么想着他。不过也对，以他的本事要想得到女人的欢心也缓和容易，而且他也会变脸，说不定那个令狐慕还真是他假装的。"

司空兰香摇了摇头，说道："小文，俞公子那不叫变脸，叫做易容。我想令狐公子不是俞公子。"

小文问道："小姐怎么知道的？"

司空兰香说道："你没看见他和谁交朋友呀，他的朋友是'一叶知秋'林立秋哇。"

小文"哦"的一声："那令狐公子和林立秋是一样的了？"

司空兰香点点头，说："物以类聚，近墨者黑，你说呢？"

小文正要说话，听见了敲门声，她连忙去把门打开，见了来人，叫道："原来是刘夫人，小姐，刘夫人来啦！"

司空兰香听了，忙站起身来，向刘玉娘行礼，说道："刘老板，快，请坐。小文，快上茶！"

刘玉娘刚坐下，便问司空兰香："不知司空姑娘在这里是否习惯，如有不满意的地方，还请姑娘尽管说出来。"

司空兰香忙答道："刘老板客气了，兰香在这里有如在家里一般，有劳刘老板费心了。"

刘玉娘说道："哪里哪里，要不是司空姑娘来到福满楼，本人的生意怎能会这么好呢？"的确，这几天福满楼的客流量是平常一晚的五六倍，都是因为司空兰香的缘故。

司空兰香不仅是苍茫大陆司空家的大小姐，更是流月宫的二弟子。

看来，这名人效应不管在哪个朝代，哪个地域，哪个行业都是有用之极。

刘玉娘可是深谙此道。她一听说司空兰香姑娘要到南阳，便先一步打通各个关节，才把司空兰香抢到福满楼驻足。有了司空兰香这个大美女在，生意不好才怪呢。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八章 令狐慕

小文把茶端给刘玉娘，说道：“刘夫人请用茶。”

刘玉娘接过茶，问道：“我刚才在门外就听见你们两人说话，有点神神秘秘的，说什么呢？”

小文接道；“我们正在谈论那位令狐公子呢。”司空兰香亦点头称是。

小文继续说道：“令狐公子还真是个怪人，听到我家小姐弹琴，竟然要走开。我还没见过有哪位公子这样做过呢。”

刘玉娘听了，心里暗笑，说道：“你们可知令狐公子走开干什么去了？”

司空兰香主婢两人都摇了摇头。

刘玉娘笑道：“他走下楼去见了一位姑娘。咯咯咯，想是他见了司空姑娘，情难自禁，又不敢唐突美人，就找别的姑娘去了。”

司空兰香听了，心中是又喜又怒，更多的是怒。喜的是，令狐公子这样的人中龙凤，会第一次见到自己，就情难自禁。有人说这是女人的虚荣心使然，古今中外，有哪个女子不想吸引无数男子的目光？而令司空兰香怒的是，令狐子竟然是如此无耻，用这种方法来亵渎她。所以又有人说，女人是矛盾的结合。

小文听了，怒道：“令狐公子果然是个登徒浪子，我家小姐为他抚琴，他竟这样对待我家小姐。小姐，看来我们刚才说的没错。”

另外一家如意客栈的一间房里。灯火一闪一闪的。

两个人坐在桌旁，毫无睡意，还在回味见司空兰香姑娘的经过。

令狐慕，令狐世家大少爷，现在他心里另有疑问，他双目盯着对面的高大汉子，想道：“林大哥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真是想不到，这样一个魁梧的人，轻功却又是这么好。”孰不知，林立秋之所以被称为‘一叶知秋‘，就是因为他的轻功了得。

令狐慕终于按奈不住心中的疑问，对林立秋说道：“林大哥，有些事我想问你，不知……”

林立秋听了，也知道令狐慕要问什么，叹了一口气，说道：“老弟，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我现在就坦白告诉你吧。其实，我在江湖中是个人人唾骂的淫贼。”

令狐慕和林立秋相识也已经一年了，由于令狐慕和林立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美女，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有时候令狐慕都忘记了他就是令狐世家的大少爷。

令狐慕听了全身一震，忖道：“原来他就是淫贼。难怪对美女的评价这么厉害，连自己这个见过不少美女的人都不如他。”嘴里却“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是这样。”

旁边的林立秋却更是奇怪，平常别人一听到自己的名号，都会吓得马上躲得远远的，或被吓得脸色大变，可怎么看，令狐慕这个令狐家的大少爷都还是如同常人一般，没有一点慌乱。于是他问令狐慕：“你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你不怕吗？”

令狐慕笑道：“我为什么要怕？”然后又低声对林立秋说道：“林大哥，告诉你，我还就想当一名淫贼呢。不想做令狐家的大少爷。”

林立秋心道：“我做淫贼是无可奈何，你怎的还想自毁身份呢？何况你是江湖上八大世家的大少爷。”便问令狐慕：“你这话是何解？”

令狐慕于是把自己如何找到那本武功秘籍，然后如何练功，如何出现问题等都说与林立秋听，林立秋才恍然大悟，说道：“这么说，如果你找不到神医，便要找女人了？不过按照你家的实力也应该不是问题呀？”

令狐慕说道：“我不想让家里让知道，所以……”

林立秋道：“现在你是不是看上司空兰香了？”

令狐慕道：“司空兰香是司空家的大小姐，我要得到她不仅是无了我自己的事情，还为了我们令狐家，如果我们令狐家和司空联合的话那么在江湖上无任是说都要给我们令狐家家分面子。”

林立秋一笑，知道令狐慕的意思。

李云龙的小院，刘熙蓉的房间。

刘熙蓉正在准备她刚买来的易容材料，李云龙在旁边看着。

看着刘熙蓉忙碌的样子李云龙道：“熙蓉，你的易容术行不行啊！我看你弄到现在已经浪费了很多易容材料。”

听见李云龙的话刘熙蓉脸色一红，娇嗔道：“谁说我不行。”

“你行吗？你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李云龙用手指着几样东西对刘熙蓉道。

“坏蛋，不要说。”刘熙蓉扑到李云龙身上道。

李云龙心头一跳，情不自禁，搂着刘熙蓉微微托起刘熙蓉她的脸庞，只见刘熙蓉羞红的脸颊，如映红霞，紧闭双眼睫毛却颤跳着，樱红的小嘴润晶亮，仿佛像甜蜜地樱桃一般，李云龙不禁一低头便亲吻下去。

刘熙蓉感到男人正托起自己地脸庞，连忙将眼睛紧闭，以掩饰自己的羞涩，心想他此时一定正在观看自己，羞愧得正想把头再低下时，却感到自己地嘴唇被软软的舌头贴着，一阵雄性强烈地体息袭来，顿时觉得一阵晕眩。心神一阵荡漾，似乎一种等待了好久的感觉，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兴奋，让心脏有如小鹿乱撞一般混乱的跳动着。

没有多余的语言，李云龙紧紧地将她抱住，雨点般地亲吻亲到了这个浑身颤抖的女人脸上，脖子上，刘熙蓉的反应是剧烈的，是狂风暴雨一般的，一贯矜持娴静的她，此刻忘乎所以地投入在这热吻中。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二十九章 春色易容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难道大家刚才说的不对吗？夫君和你可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李云龙对刘熙蓉道。听了李云龙的话刘熙蓉低下头，使劲地将身体往男人怀里拱，似乎要掩饰自己的羞涩，也似乎想把整个身体都融化进他身体里。

李云龙将刘熙蓉的香臀抱起，自己坐到凳子上，将刘熙蓉放在自己大腿上，手掌抚摩着刘熙蓉的背部，虽然隔着衣服，他似乎都可以感觉到刘熙蓉那柔嫩的肌肤，皙白、光华且富弹性，让他觉得温润满怀，心旷神怡。这个娇媚清醇的女人是自己地。李云龙的发自肺腑之言的话，却是让钱芙蓉一阵幸福的眩晕，想到男人的甜言蜜语，她地心都酥了，都融了，何时她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对自己这样过。情不自禁地，一贯矜持地她也禁受不住那满腔的思念柔情，小嘴很生涩地贴在了李云龙地面颊上磨蹭，小手也主动地伸进了李云龙的胸膛里，抚摩着他强壮结实地肌肉。

“熙蓉！”李云龙一手揽过刘熙蓉的柳腰，粗糙的宽厚的手掌拉下刘熙蓉的裙带.滑腻的肌肤就犹如一道催情气体，迅速地，情欲在男女相互间的磨蹭中升腾起来。刘熙蓉那带着沉重鼻息的滚烫气息不断喷在他脸上，俏脸绯红的她，迷醉着双眼，李云龙老练娴熟的挑逗，上下其手的抚摩撩拨，让她在这个房间里也忘记了女人应该有的矜持，只是一心想要被男人宠，被他用狰狞来凌虐。

风雨过后李云龙将刘熙蓉的香臀抱起，自己坐到凳子上，将刘熙蓉放在自己大腿上，开始挑逗着.当她正哼出一声动特的呻吟，情动之时却不料外面响起了猫叫声。在沉迷于**中的两人立刻分看了。

“你，我。”刘熙蓉低着头说不完整一句话。

李云龙看着刘熙蓉的样子又是一呆，还停在刘熙蓉身体上的手又开始动了起来。不过现在的刘熙蓉已经清醒过来了，怎么会让李云龙得逞呢？刘熙蓉挣扎出李云龙的怀抱红着脸道：“现在不要，我还有事情要做。”说完刘熙蓉又去弄那些易容材料了。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章 刘熙蓉的狡猾

李云龙心里有点失望，难得刘熙蓉刚才这样主动，既然……。不过李云龙也没有灰心，毕竟以后的时间还长着。

“熙蓉，要不要我帮你弄？”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刘熙蓉道。

“你又不会弄怎么帮我弄啊！”刘熙蓉道。

“谁说我不会弄，就是不会你也可以教我嘛。”李云龙道。

“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东西，它不是一下子可以学会的，当时我也学了不知道多少时间才学会的，现在就是我来教你你也不一定学的好。”刘熙蓉道。

“这可不一定，你也不看看你的夫君我是什么人，什么东西你夫君我都可以一下子就学会的，如果不信你可以教我试试，看看有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这个易容术？”李云龙道。

刘熙蓉转过身来看着李云龙道：“如果不行怎么办？”

李云龙道：“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答应你一件事情，不过如果我成功了的话……”

“成功了怎么样？”刘熙蓉问道。

李云龙走到刘熙蓉身边在刘熙蓉的耳边道：“如果成功了的话我要你……”

听了李云龙的话刘熙蓉羞涩的低下了头道：“你好坏。我才不做呢。”

“真的不做？那就算了，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和你赌。”李云龙无所谓的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刘熙蓉心想道：当初自己学习这个易容术的时候可是学习了好几年才学会的，现在他既然要在短时间内学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以万一他学会了怎么办？他要自己做的事情好羞人。

现在的刘熙蓉已经处在了十分的矛盾当中，她既想答应李云龙，但是又不想做那些她认为十分羞人的事情，“怎么样，熙蓉，如果你真的不高兴的话那就算了，我也不勉强你。”李云龙道。不过在李云龙的

眼里他还露出了笑意，因为李云龙相信在这么大的诱惑面前刘熙蓉应该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果然刘熙蓉想了一会儿就对李云龙道："好的，我答应和你赌。"

听见刘熙蓉的话李云龙眼里的笑意更浓了。

两个时辰以后，李云龙对刘熙蓉笑道："熙蓉，怎么样？现在你是不是要为我做那种事情啦！"

这个坏蛋怎么这么厉害，当年自己可是学习了好几年的事情他既然在两个时辰内学会了，而且还学的比自己要好？刘熙蓉的心里现在是充满着疑问。同时刘熙蓉一想到自己要去做那样的事情刘熙蓉的脸色羞涩不已。

"熙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说是不是要为我做那种事情？"见刘熙蓉还没有回答李云龙继续问道。

"谁说要现在做了？我现在才不做呢！刚才你又没有说一定要现在就做。"刘熙蓉狡猾道。同时心里也暗自高兴，只要不是现在就做以后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谁叫你不规定具体的时间呢。

听了刘熙蓉的话李云龙一愣，他万万想不到刘熙蓉会在这个时候不认帐，本来他现在就想要享受刘熙蓉的特殊服侍，可以现在刘熙蓉这样自己又不能强迫她。

眼珠子一转，李云龙道："但是我也没有说现在不做啊！而且现在是我赢了，应该我说的算。"

"才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事要去找冷姐姐了。"说完刘熙蓉看也不看李云龙就向外面走去。

看着刘熙蓉开始的身影李云龙有点失望，这也是今天在刘熙蓉身上李云龙第两次失望了，但是李云龙也知道如果他强行要刘熙蓉用那种方法服侍自己的话刘熙蓉一定会答应的，但是李云龙他不喜欢这样。

摇摇头，李云龙也跟着刘熙蓉出去了。

来到了客厅里李云龙发现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冷如凤她们四人正在兴奋的聊着什么。李云龙走上前去问道："各位美女你们在聊些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也让我开心开心。"

“我们在聊什么管你什么事。”钱芙蓉还是那样的对待李云龙，和他说话一定都不客气。

李云龙听了钱芙蓉的话以后心里暗骂道：死丫头，总有一天我要叫你知道小爷我的厉害，到时候小爷我一定狠狠的干死你。

旁边的刘熙蓉听了钱芙蓉的话以后有点担心的看着李云龙，怕李云龙发火。

另外的冷如凤和宫飞燕在旁边暗笑。

李云龙看也不看钱芙蓉，直接走到宫飞燕旁边把宫飞燕抱起来然后坐到宫飞燕刚才坐的椅子上，再把宫飞燕放到自己的大腿上，在宫飞燕的脸上亲了一下，问宫飞燕道：“宝贝告诉我刚才你们在聊什么？”

钱芙蓉看见李云龙这个时候既然无视自己的存在和宫飞燕打情骂俏心里一团火起，于是就对宫飞燕道：“飞燕姐姐，不要去理他，我们说的话不要让他知道。”

宫飞燕突然叫道：“不要。”

钱芙蓉听了呆了一下，想不到宫飞燕会这样说话。其实钱芙蓉她不知道李云龙现在的手已经摸到了宫飞燕的神秘地带，她说的不要是让李云龙不要摸上去。

李云龙嘿嘿一笑，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更加深入。

“夫，夫君，我说，我说。”宫飞燕断断续续的说道。

李云龙道：“你就快说，否则的话，嘿嘿。”“不要说，飞燕姐姐。”钱芙蓉现在已经知道李云龙对付宫飞燕的事情，见宫飞燕就要把过的事情说出来连忙道。

但是现在的宫飞燕是自身难保怎么会去理钱芙蓉的话呢，宫飞燕道：“夫君，我们刚才是说琴仙李梦清要在出云阁表演的事情。”

李云龙听了宫飞燕的话以后眼睛一亮，李梦清也有好几天没有见到她了不知道现在的她怎么样?

钱芙蓉看见李云龙听见李梦清的时候两眼放光就哼的一声道：“凭你也想打琴仙李梦清的主意，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钱芙蓉道：“我是什么人？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怎么了？你是不是看见如凤、飞燕、熙蓉她们幸福的样子嫉

妒了？不过不用担心，只要你能够表现出你的心意我也会让你快乐让你幸福的。”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一章 酒楼

钱芙蓉怒道："谁嫉妒了，你这个浑蛋。"说完就气冲冲的走了。

李云龙看了看旁边的冷如凤三女道："怎么了？她现在怎么脾气越来越大了？"

冷如凤道："看来芙蓉小妹是喜欢上夫君了。"

"喜欢我？"李云龙呆呆，他没想到冷如凤的回答是这样。

"想不到我们的好色夫君现在既然连女人喜欢她都不知道。"冷如凤笑道。

"就是，芙蓉妹妹这样对你谁都知道她喜欢你。"在李云龙身上的宫飞燕也道。

"是吗？"李云龙疑问道，同时将手圈在了宫飞燕的腰上，粗糙有力的大手隔着她的纱衣，抚摩着她平坦的小腹，低下头，轻轻地嗅着那柔软的雾鬓散发出来的淡雅香气，还有她身体自然散发出来的女人香，尝试着将头凑到了宫飞燕的脸蛋上，嘴唇滑过她那滑腻而又火热的脸腮，感觉到她的颤抖和依恋，李云龙手一用劲，将紧闭秋瞳，桃腮粉颊，死死地咬着性感樱唇，千娇百媚的宫飞燕转了一个身，贪婪地将她拥到自己胸脯上，大手轻轻地伸进她的身背隔着纱衣抚摩着那一抹凝脂般滑腻的肌肤。

宫飞燕羞喜难抗，未有紧闭艳目，微有颤动地回避着李云龙有力的搂抱，虽然宫飞燕已经是李云龙的人了，旁边的冷如凤，刘熙蓉也是李云龙的女人，但是她还是很羞涩。雪颈传来一丝热乎乎的暖气，一片温热的唇贴在了自己颈上，缓缓地舔舐着自己，痒酸的刺激让她更是咬紧了嘴唇。

两片唇浅尝即分，两人犹如触电一般地分开而来。宫飞燕羞涩的低着头不敢看人，旁边的冷如凤和刘熙蓉也脸色红红的。

由于李云龙知道钱芙蓉已经走了，这里的这个客厅不会有人来了所以他就更加变本加厉的在宫飞燕身体上活动着……

最后连冷如凤和刘熙蓉都没有避免.一时间房间里香津暗度，情意绵绵了.

近日涌入南阳的人流日渐增多，南阳的酒楼也都住满了客人，这的大多数人是江湖人士和豪没世家，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讨李梦清欢心。看着大街上的人流李云龙心想：还好自己买了一座院子，否则的话……

这天离李梦清的表演还有三天时间但是南阳城里的人早就人满为坏了。因为在江湖上传来一个消息说只要在李梦清表演的社会能够回答出李梦清的三个问题就可以让李梦清答应他（她）做一件事情。

李云龙和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她们在这里基本上不做饭到我们酒楼去吃的所以今天也一样他们又来到酒楼，看见现在的酒楼已经客满，居住的客人一个个看起来好象颇有来头，毫无例外的每人身边都跟了一大票膀大腰圆的保镖，估计都是为了这次南阳钱芙蓉的表演而来。

李云龙他们刚一出现在酒楼，就觉得许多视线集中到了他们的身上，李云龙莫名其妙的望了回去，发现都是以一位年轻公子为首的几个集团，他们看向冷如凤她们三女，他们的眼光有点色眯眯的。看来是他们嫉妒李云龙旁边有这么多美女，同时也对李云龙投来了不太友好的打量眼神。

李云龙不理会射来的妒忌眼神习惯的和冷如凤她们坐到了老位置，冷如凤乐道“夫君，看来你在这几天有麻烦了。”李云龙无奈的耸耸肩让小二找来福伯福伯就是酒楼的老板，在一次无意中和李云龙认识。

福伯笑眯眯的跑过来垂手躬身而立道：“公子，你又来了，您想吃点啥？我叫厨子给您上点清淡的可好？”

李云龙无所谓的点点头道：“随便，福伯跟您说过几次了，不用对我这么恭敬的。”

福伯笑眯眯的也不接话，只是道：“公子，我这就给你去准备。然后亲自给你送来。”

有时候李云龙真还以为这个福伯对有有什么目的，李云龙笑道：“不必那么麻烦，做好了送过来就可以了。

福伯点点头去了。

他走以后冷如凤就对李云龙笑道："夫君，这次南阳文会可就要看你露脸了！"

李云龙呵呵笑道："露什么脸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到时候还会出什么难题的吗？我还不一定过的了关。再说我不是还有你们呢。"

宫飞燕笑嘻嘻的道："夫君你天资过人，人长的玉树临风，说不定那个李梦清看见你以后对你情有独钟，那到时候还不是手到擒来？只是只要到时候夫君不要忘记我们姐妹就好。"

李云龙干笑道："说的什么啊？飞燕！"宫飞燕玩笑的话到让大厅中几处客人发出不满的低哼。

宫飞燕看了看他们回过头来不屑的一笑。低声道："这些蛇虫鼠蚁也想沾的一分香，真是……"

李云龙露齿一笑低声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叫李梦清主公美人名声在外呢。"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吵嚷哭叫声，众人都停止进食向门口张望着，一个面容委琐的男子拖着一名年轻女孩走了进来，贼兮兮的打量了一阵，就低吼了那哭泣哀叫的女孩一声拖着她向李云龙这一桌走来。

在李云龙这一桌前站定后咧嘴一笑："这位就是李公子吧？"

李云龙奇怪道："你这是干什么？这位姑娘为什么哭？"

烂牙汉子赔笑道："这小妞是咱万花楼新来的雏儿，干净着呢，听行中的人说公子您好玩这样的女人为乐，这不给您又送朵鲜花来了？"

原来又是万花楼的，那姑娘突然猛力挣扎起来，挣脱烂牙汉子抓住她的手，悲泣着跪倒在李云龙身前道："公子救救我！我不是妓院的姑娘，是他们放高利贷给我爹爹，利滚利叫我爹爹无力偿还……他们便将我硬抢来逼我卖身还债……。"

烂牙汉子骂道："小贱人哭什么丧！你爹还不起帐，父债女偿天经地义，你要怨怨你爹好了！"对李云龙道："公子爷，您别听她胡说八道。"

李云龙皱眉道："你这不是强抢民女吗？"

烂牙汉子阴笑道："您这话说的！这可不叫强抢，有凭有据的他爹不还帐，总不能叫咱哥儿几个喝西北风去不是？我这人也是心善，听

闻您这么一好人才把这丫头往这送，要不直接带回万花楼去可不就可惜了她这一身好皮肉叫人糟蹋了？您要是不喜欢这小丫头，我这就带回去，也算我多事……”

李云龙眉头皱的更深，道：“把这姑娘的借据和卖身契留下，明天你到我府邸去领钱！”

烂牙汉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道：“我也是心疼这丫头，您要是能收留她是她的福份，总好过让她们千人骑万人压的...”

李云龙冷道：“拿了钱快滚！！”

烂牙汉子也不生气，仍笑道：“是，是！不打搅您雅兴！下次有好货色还给您送来！”说完抛下女孩去了。不过在走过宫飞燕的身边的时候乘李云龙不注意给了宫飞燕一张纸条。宫飞燕在接到纸条以后脸色一变，不过马上恢复了平静。旁边的李云龙，冷如凤，刘熙蓉，钱芙蓉他们根本没有发现什么。

冷如凤摇头道：“夫君，你的名气还真大，既然有人会为你把美女送上门。不过这样不是以后要是大家都这样你吃的消吗？”

李云龙早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碰到了李云龙却有没办法置之不理，况且他还是一个小王爷，在这个小王爷的意识也影响着他。“官府怎么不管呢？”李云龙疑惑道。

李云龙见多识广解释道：“这些黑货身后多有势力撑腰，也许是江湖上的也许是朝廷官道上的，恐怕地方上的官员也奈他们不得。”

那女孩惊魂不定的看着李云龙，猜想李云龙会将她如何处置，李云龙柔声道：“回家去吧！”

她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喜极猛的磕头谢道：“多谢公子，多谢公子！”

李云龙赶紧扶起她道：“别谢了！赶紧回家去吧！”从身上取来些银子给她，叫个小二送走了。

“妈的！”李云龙咒骂道：“真窝火！”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二章 表演场地

冷如凤在一旁笑道："夫君，看来你真是第一次行走江湖，这天下的不平之事数之不尽，那朝那代都少不了，侠义中人遇上了也只能解救一二，有的干脆不管，你想不发生这样的事情除非……"

李云龙陷入沉思，也许冷如凤说的有道理，但是李云龙还是觉得自己脑中一片繁乱，正迷惑时冷如凤碰了他一下，李云龙一激灵猛然想通了，自己能够到这个世界来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不要去管应该不应该的事情了。

三天以后李梦清的表演就要开始了，南阳城里的人越来越多，李云龙和冷如凤，宫飞燕，刘熙蓉，钱芙蓉他们五人只好在出云阁外的湖畔旁寻了一处茶馆坐下休息。

李梦清表演的场地，就在这出云阁外近湖的一片草滩上进行。今天的天气格外的阳光明媚，但是也不是非常的炎热，老天爷似乎也为今日的南阳盛会额外施恩。

湖畔的草滩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在楼台之上装点了许多彩色纱幕遮去了临时赶造的简陋之处。

茶馆里早已坐满了人，不要说这里，凡是湖畔附近茶楼酒肆今天的生意都格外兴隆，湖畔的草地上也都星星点点的坐满了人，无数的小贩在草滩上正热火朝天的做着生意，什么杂耍的乞讨的也都乘机准备捞上一把。

茶馆里的客人也都是讨论着今天李梦清表演的话题，转来转去总离不开李梦清表演之后的"答应做的一件事情"，其中有两个人引起了众人的兴趣。其中一人道："老兄，你知道不，今天的李梦清的表演可是历年来最热闹的一次，听说还有江湖上的很多美女也会到场呢！"

另一人笑道："你知道什么呀？你以为为什么这次的洛阳文会会这么热闹？根本不是因为李梦清表演本身，而是传闻琴仙李梦清将在表演以后只要回答出她三个问题就可以答应他做一件事情，就因为这，五湖四海的裙下之臣才玩命的往南阳跑，据说各个帝国里很有些身世高贵的公子扬言要抱的美人归呢！"

先前那人惊道："不会吧？？？这可是从来没听说过的呢！"

另一人说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哪里男人不爱美女。是男人都一样。”

喝了一会儿茶以后李云龙就和众女向李梦清表演的地方走去，现在草滩之上真是人山人海，李云龙他们辛苦的挤到了那个搭建起来的高台边。没想到一个李梦清的表演居然能叫南阳的百姓这么关注，虽然他们关注不是李梦清表演的本身，可见这时代的人娱乐生活之匮乏，要是有空了想几个主意没准能在这个世界做上几笔大买卖，绝对能发上一笔横财，不过对于现在不缺钱花的李云龙好象没什么实际用处，没钱花了就叫家里给，多简单啊！

除开台侧挤满的这一堆老百姓外，在高台正前方的一片草滩上摆满了一片简单的桌椅，更有为数众多的官兵围**墙将*近的老百姓赶开，看来是为坐在那里的那些大人物准备的休息区，还不断有贵气的年轻公子和江湖上的名人，还有看上去满腹经纶的老学究在随从的拥捧下落座，一旁的司仪不断唱喏着某某小王爷，某某巨贾公子到，最差的是一个什么洲首富的少爷，然后什么什么大侠，最后那些年老的学究们不是一方文豪就是那座文院的先生，都是些了不得的大人物。

不过武林中人，他们多数都是年轻的武林公子，身上名贵的衣着和手中名剑显露出他们的地位。

李云龙奇道：“如凤，今天怎么还会有带刀上场的？”

冷如凤低笑道：“李梦清的爱慕者，群下之臣可不乏少年英杰，和武林公子呢！”

“什么意思？”李云龙讶道：“等会该不会还要开打吧？难道李梦清她还会武功？”

冷如凤轻笑道：“谁说李梦清不会武功？只不过李梦清的武功在平常被她的美丽给覆盖了，而且按照以往李梦清的习惯今天很可能会献上她名震四方的‘剑舞’之技，容后她很有可能是比武一教高下…”

我晕，这都是什么事啊？比武？？？

钱芙蓉哼的一声道：“是不是很失望啊！以你的武功，嘿嘿。”钱芙蓉现在经过易容以后看起来象一个小丫头，但是和李云龙说话的时候还是那么的蛮横。

“我为什么要失望呢？今天我又不是为了李梦清而来的，再说就是我为李梦清而来的难道凭我的本事还赢不了吗？”李云龙看着钱芙蓉笑眯眯的道。

“哼，凭你？？？”钱芙蓉哼的一声道。

“如果我这次成功了怎么办？”李云龙向钱芙蓉问道。

“如果你能够让李梦清答应为你做一件事情我也可以答应为你做一件事情。”钱芙蓉道。

“好，就这么说定了，我的小美人你就等着吧！哈哈。”李云龙大笑道。

李云龙这边在和钱芙蓉打赌，那边一阵锣鼓鸣响只见那司仪爬上高台高声道：“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公子小姐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琴仙李梦清小姐在我们南阳表演的日子，我们来欣赏李梦清小姐的精妙绝伦的琴技！”

顿时满场人群发出欢呼和叫好声，不少李梦清的崇拜者更是激动的大叫，那些名门公子总算还知道自持身份，但是也是满面笑容。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三章 捐银

司仪一乐笑道："看来大家对李梦清小姐的琴艺早有耳闻却无缘欣赏，没关系！一会大家就有机会一饱耳福眼福！现在请大家听我说好吗！？"人群慢慢安静下来，注视着他。

司仪道："此次南阳文会除了李梦清小姐表演以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在座的各位帮忙，同时也需要咱们全帝国的子民帮忙！大家都知道黑河沿岸的年年的涝灾吧？每年都要死多少人？有多少家庭流离失所？有多少孩子失去爹娘？去年的涝期刚刚过去，眼看今年的涝期又要来了！我们就不能为这些受苦受灾的父老乡亲们帮上一把手？"

他停了下来，抹了抹脸道："当今圣上，日理万机，为咱们黄河沿岸的子民操透了心，拨下来的灾款一批又一批，可是黄河之口堵不胜堵，河堤是今年修了今年冲，明年修了明年冲，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修河堤就得把它给修严实了，咱们的秦王大人为此四处奔波，为咱们南阳辖段的河堤到处筹款，指望的就是想让咱们南阳辖段的百姓们过上安稳的一年！借这次李梦清小姐表演之机，希望大家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有多大力使多大力拉咱们受苦的乡亲们一把吧！咱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指望能叫黑河全线的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起码不能叫咱南阳百姓遭了殃！也希望咱们的行动能带动其他郡省的乡亲们都来帮上一把手，为天下，为帝国的百姓积上点阴德…"

"淮洲陈氏捐上纹银一万两！！"一个年轻公子站起身来叫道。

司仪高兴道："多谢陈公子慷慨解囊！我代南阳的百姓谢谢了！"

淮洲的那个陈公子得意的拿眼一扫身边众人，安然坐下并命随从将银票送上高台交与司仪。

旁人气的青烟直冒，那些个本地权贵更是怒眼暴瞪。为啥？你也不看看今天什么日子？等下琴仙李梦清会出场，这淮洲公子为什么老巴巴的大老远赶来南阳？？

可这在美人面前露脸的机会却叫这外地来的土财主给抢了去，你能叫人不气吗？

一时间纷纷有人站起来叫道："南阳蔡家捐银两万两！"

"南阳王府捐银五万两！"

“我捐五千两！”

“许家公子捐银……”

突然，有人大叫道：“令狐公子捐银十万两！！！”

众人哗然，只见那令狐家的公子令狐慕面带得色的站起来抱拳向全场作了个揖。

李云龙听见旁人低声道：“他不愧是江湖八大家族的公子，既然捐了这么多银子。”

“关你什么事啊？八大家族之财这么多不捐白不捐！我还嫌他捐少了呢！”

李云龙想到这南阳是自己老子的封地自己没有必要捐什么钱。李云龙正想着时，“咚”的一声鼓响，让台上忙着清点银票登记名字的司仪回头一看，高叫道：“知府大人到~！兴丰银号黄掌柜到~！”台下人群分开一条路，知府领着一班衙役排众而来，衙役们排开一道人墙护卫着数十人来到台边，其中又是以兴丰号掌柜为中心，十几个护卫警惕的防范着四周。兴丰银号是帝国的一家老字号银号。

在场虽然有不少身份官职比知府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可是司仪仍旧急忙将手中的银票锁入一个檀木箱中，捧着箱子急步向二人迎接上去。

要知道虽然这里的知府官儿不是挺大，可是爱民如子加上政绩赫然颇受帝国和秦王器重也是得罪不的人物，那些高官贵贾由于权职不在此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到也不去与司仪计较。

更何况那黄大掌柜更是需要奉承的角色，大伙的银子可都存在他手里呢。黄掌柜乐呵呵对大家道：“黄某也为百姓们捐上三十万两！也为黄某自己积上点功德！”从怀里掏出张银票交与知府。

围观的普通百姓发出震天的欢呼声，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善举啊，帝国史上可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不少百姓由衷的发出了心中的欢笑。

知府将银票一并交与司仪放入檀木盒中收好后，也在黄掌柜的身边坐下。黄掌柜大声道：“此次的捐银，为了安全起见，本人和胡大人商量过了，将款项全数存入本号，一切修建河堤购买灾物的开支全部由本号支出，有欲捐银的乡亲亦可在本银号各地分号存入银两，自有

本号与官家掌薄之人共同登记，大家放心，我黄某人绝对贪污不了半分银子！”

百姓哄笑起来，黄掌柜的话也浇熄了不少对灾银蠢蠢欲动的贪婪之人，这下子再不能在这笔钱上得到半分好处动不了半分手脚。

司仪在笑声中登上高台，大声道：“各位乡亲也听到了黄掌柜的话，希望大家能慷慨解囊，多少不拘！下面请大家欣赏等待已久的，咱们琴仙的琴艺！让大家一饱耳福！”

话声方落，台后丝竹之声响起，涌出一群身着彩衣的妙龄女子，俏丽的容貌，柔美的身段，舞出了片片团花似景。

台上的歌舞只是老百姓们最喜欢的节目，这些平日欣赏惯了的大人物们却不是多感兴趣，他们等待的只不过是早有耳闻却一直无从欣赏到的“妙舞仙音”。

李梦清和上次打扮一样，身着白纱长裙，腰间连着一条长长的轻丝带，在微风吹拂下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项上挂着一条白色泪形项链，和那秀气耳垂上勾挂着的白玉明珠耳坠相映成趣，乌黑的秀发流动着一丝看不到的光泽，在头上梳着的双髻和那洁白如玉的肌肤相得益彰。眉目如画，脸型极美，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精致，诱人的樱桃小口上，一抹淡淡的殷红，引人直想在上面一尝殊味，明媚的双颊粉黛未施，却已是白里透红，望之更显娇柔艳丽，柔情似水。那粉颈处才裸露在外的肌肤洁白如雪，白得闪光，几近透明，那流波似的双眸更显她的娇媚温柔，粉艳如春荷捧拖，碧水映照中的一朵莲花，那清幽婉转的琵琶声，似乎让人领略尽了胡光山色的明媚。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四章 丫鬟（一）

李梦清的出场人众人兴奋不已，李梦清无任在江湖上，还是在各个帝国的贵族之间都有着很高的名望。

李梦清出来以后卧琴而坐，纤指微拨，幼细的琴弦微颤之中发出‘嗡嗡’的轻响，声音不高却如清心梵音般拂平了众人喧闹的声语，仅一个音却能叫这么多人迅速凝神而望，不能不叫本还以为琴仙琴艺不错的李云龙大感意外，没想到她的琴已经到了让人迷醉的地步。

琴音丁冬丁冬的，时而如山涧小溪，时而如奔窜的小山瀑，一转又如小河哗哗而响。琴仙美丽的双眼微闭，长长的睫毛颤动着，纤指一弹琴弦暴起一个高音，如风卷层云刹那遮天，狂雷银电满空乱窜，隐约间滚滚云层中似一条神龙昙花一现，足爪微探一声长啸傲九天。

半响，众人都被音意之中那条神龙震慑的心悸神乱时，又是一声梵音传来神龙遨游尽收神威，悄然盘腾直上九天而去，那音线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直欲不闻。

就在大家以为那琴音就此断绝之时，一道箫声冲霄而起，盘绕着琴音不断攀升攀升，冲向更高的天空，一转一转又是一转，众人的耳膜似乎都要被那高亢的音调刺痛时，地面一个清越的歌声响起，如百鸟齐鸣，鲜花四放，引得那冲霄的神龙犹豫的盘腾，终经不住诱惑流星般跌落下来，在那发出歌声的精灵四周轻轻盘旋，恐惊扰了那柔弱的小歌手，只在她身边翻腾起舞……

突然间，好似林间窜出一只小鹿，骤然化作了一只紫色的蝴蝶，又翩然间变成了位美丽的仙子，围绕着那小歌手热情的舞动着……旋转着……

良久，众人这才醒过神来，发现那有什么神龙，那有什么小鹿，那有什么蝴蝶和仙子，只有台上尽情而歌的丝灵，持箫而立的另外一个美女，和抚琴而坐的琴仙，还有随着最后一丝琴音旋动着的舞女。

疯狂的掌声响起，人群疯掉了，叫喊着自己都不明白的声音，向台上静立的四女挥动着手中的东西。

李云龙深深被震撼了，没有想到在这个年代居然能够凭着一萧一琴创造出不亚于声乐团的效果来，如果在现代，她们绝对是国际性的

影视巨星！

琴仙身姿款款的走到台边，轻轻一礼道：“谢谢各位大人和乡亲们，小女子们献丑了！此曲‘铮舞歌殇’。各位，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箫仙东方幽。昨天刚刚到我这里，所以今天她和我为各位表演。现在由于我和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所以我把本来的三道题变成了一道题。当然这道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如果哪个人的回答可以让我和我的好朋友箫仙东方幽满意的话我可以答应他做一件在一个月里我可以办到的事情。”

李梦清话音刚落就听见众人的叫好声，同时众人也开始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李梦清看了看下面的众人道：“我要众人人做一首关于爱情的诗，里面要有爱情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李梦清话落众人一阵哗然，想不到李梦清她会出这样的题目。

不过那些才子，老学究们兴奋不已，纷纷大显身手。

但是一个时辰以后还没有让李梦清和东方幽没有的，而这些才子们都垂头丧气。

李梦清眼里露出了微笑，本来她出这个题目就没有打算有人回答上来的，在李梦清眼里这些公子，才子他们不过是看重她李梦清的美色而已，根本不会懂得什么的爱情，所以没有人会做的出来的。当然要是做出来了李梦清她也没有什么烦恼，因为李梦清她觉得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是不会有人要她做什么让她尴尬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今天只有一个题目是因为这些天来李梦清她一直想着那天晚上的那个人，所以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题目。

李梦清道：“既然大家没有人能够做出我和箫仙东方幽名誉的事情来，那么我要就宣布今天的事情到此结束。”

下面的一群人中的俞三赫看见没有人能够回答出李梦清的提问，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是一个武人，根本不会做什么诗，所以李梦清的问题他根本不会回答，但是他也担心万一别人回答出来了应该怎么办？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还没有人回答上来所以他俞三赫也露出了微笑。

在俞三赫不远的地方令狐慕也痴迷的看着李梦清，作为李梦清的追求者之一，他令狐慕也算是一个异类，由于他的功夫的原因让他看见美女就心动。也因此在江湖上有着风流公子的称号。虽然他是江湖上八大世家之一的令狐家大少爷，但是作为江湖世家主要还是学武的，所以他的文才也不怎么样，同时在这个大陆上人人都崇尚武学，所以对文才不是很看重。没有武功的人可以被人说成是废物，但是没有文才的人不会有人说他是废物。所以现在的他也没有能力回答出李梦清的问题。

在人群中还有几个黑衣人，他们一个个从头到脚都是用黑色的布包着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不过如果能够仔细观察的话你可以发现他们的眼睛都是栗色的。

“还有没有人要回答的？”在台上李梦清再一次问道。

“这里有人要回答。”在李云龙旁边的钱芙蓉突然叫道。

这一声叫声把所以人的眼光都看向了李云龙这边，但是这大多数眼神是不友善的。

李梦清也象李云龙这里看来，向钱芙蓉问道：“不知道哪个人要回答？”

“他。”钱芙蓉用手指着李云龙道。

“这位公子现在就请你回答。”李梦清对李云龙道，同时看了看李云龙身边的众女，眼睛里露出了藐视，仿佛在说你这个花花公子还能回答的出来?

“我。”李云龙本来听见李梦清的题目有点难度也就不想回答了，只是想不到这个时候钱芙蓉给他来了这一招。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五章 丫鬟（二）

见李云龙犹豫旁边的人就起哄道“不知道就别说啊！”

“是啊！还以后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说不出来了吧！”

“就是，看看他身边这么多女人一定是一个花花公子。”

“就是，就是。”

……

本来李云龙是不想回答的但是听见旁边的人说的话，想到钱芙蓉的赌约和李梦清刚才说话的时候藐视的眼神就决定回答李梦清的问题。到时候，嘿嘿。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李云龙突然双眼一亮脱口而出念道：“…天南地北双飞雁，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李云龙说完以后向众人看去，看见众人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他知道自己说错了，因为在他刚说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说的不是诗，而是词。

“好。”突然一声叫好声把众人惊醒了。众人一看是一个老学究。

李云龙苦笑道：“小子才疏学浅，实在作不出好诗，却蹦出这么首四不象来…”

“非也！”那个老学究还是轻皱着眉头，嘴里轻声念叨了几句我刚才的“诗”，犹豫道：“小兄弟这首‘诗’虽然与‘七言绝句’或者‘五言绝句’的格式都不大相同，可是其中的意境却一语道破了，男女情事之中的酸甜苦辣！好诗啊！”

他突然哈哈畅笑道：“虽然此诗的格局有些怪异，却是乱的恰倒好处，且含有音律之感，能将诗写的如此有律感真属罕见！小兄弟果然身藏不露，佩服！”

啊？？这样也可以蒙混过关？李云龙只有嘿嘿干笑道：“在下轻浮，前辈缪赞了！”

老学究道：“公子才思敏捷，老夫佩服！能作出此等绝句之人，老夫方才托大了！”说着连连摇头，满脸羞愧之色。因为他刚才也是色心

不死做了一首诗李云龙旁边的四女那几双美目光彩闪动，目不转睛的看着李云龙，连钱芙蓉也一样。虽然在大陆上文才比不上武功，但是也还是受人欢迎的。

老学究接着又激动道："公子这首诗可要赶紧抄录在册，好叫它流传百世，千古流芳啊！"

李云龙打着哈哈，心想："多亏上学的时候自己多学习了点，否则的话今天还真叫自己难堪了，等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钱芙蓉这个小丫头，否则的话她以后将会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知府对李梦清道："不知道李梦清小姐和东方幽小姐对这位公子的诗还满意吗？"

李梦清脸色微红，和东方幽相互看了看，道："这位公子的答案我很满意。"

"那不知道公子要李梦清为你做什么事情呢？"知府对李云龙问道。

众人也看着李云龙，希望李云龙不要为难李梦清，特别是俞三赫，令狐慕这些武林公子，李梦清的爱慕者他们的眼光特别让李云龙不舒服。

"我就让李梦清做我的一个月的丫鬟。"李云龙大声道。李云龙又想到了李梦清刚才的眼神觉得要报复一下她所以这样说道。当然李云龙这样做也有他的理由的，李云龙相信自己的本事，他知道只要有一个月时间他完全可以把李梦清征服，虽然现在这样做让李梦清对他的印象不好，但是不是有句话叫做由恨生爱吗?

静，静，非常静。

众人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都静了下来，李梦清的名声有多大大家的知道的，而且从来都没有对他无理过，现在李云龙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还因为自己听错了。

而李梦清则脸色通红，满脸愤怒。

李云龙玩味的看着李梦清道："怎么，李梦清难道做不到我说的事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当我没说。只是想不到堂堂琴仙李梦清也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

"不要答应他。"

“对，把这个赶走。”

“就是，既然敢这样对李小姐。”

“就是，就是。”

……

李梦清还没说话旁边的人就议论纷纷了。而象俞三赫，令狐慕这样的武林公子都满脸杀气的看着李云龙。

在李云龙旁边的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她们四人都担心的看着李云龙，同时心想李云龙今天是怎么了，既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到是李梦清旁边的东方幽用她的两只闪闪的大眼睛有兴趣的看着李云龙，好象要看穿李云龙的想法。

“好，我答应你。”突然李梦清出声道。

“李小姐，你不能答应他啊！”

“是啊，李小姐，你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你不能答应他啊！”

“就是，就是。”

……

李梦清话音刚落旁边的众人的开始弄起来了。而俞三赫，令狐慕他们已经把手放到了他们的武器上了，可样子只要李梦清一下话他们就会立刻把李云龙碎尸万段。

“小姐，想不到这个人既然这么胆大，既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这样对付李梦清。”司空兰香旁边的丫鬟小文对司空兰香道。

“是啊，这个人真胆大，不过看到李梦清愤怒的样子我好开心。”司空兰香道。

“不过这个人可能会有麻烦了，这些李梦清的爱慕者是不会放过他的。”丫鬟小文接着道。

“所以以后我要帮助他一下，来气气他们。”司空兰香目光闪烁道。

“小姐要帮助他？不要啊，小姐！这样以后会有很多麻烦的。”丫鬟小文听了司空兰香的话以后道。

“怕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我司空兰香害怕的事情吗？这次难道遇见这么好看的事情怎么说也要让它变的更加热闹，谁叫这个俞三赫他们现在只顾着看李梦清。”司空兰香说道，不过说到后面她已经变的很小声了。

“可是，小姐……”丫鬟小文还想说点什么。

“放心，明天我的师姐蓝冰月就要来了，有她在谁还会伤害我？”司空兰香打断丫鬟小文的话道。

就在司空兰香和她丫鬟说话的时候，李云龙在李梦清说完以后对李梦清笑眯眯的道：“既然这样你现在就跟我走吧！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丫鬟，我说的对吗？”说完李云龙就带着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她们向外走去，看也不看李梦清一眼。

听了李云龙的话李梦清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但是事情是她自己发起的，就是再委屈她也无可奈何。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李云龙要她李梦清的身子，作为是李云龙丫鬟的她也没有反抗的理由，在这个苍茫大陆上丫鬟陪主人睡觉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就是陪客人睡觉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现在自己的话已经说出口不能挽回了，李梦清看了东方幽一眼就跟着李云龙走了。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六章 丫鬟（三）

来到自己是小院以后李云龙来到了李梦清身边，在李梦清身上看来看去，过了一会儿以后李云龙才对李梦清问道：“李小姐，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啊！”

李梦清没有说话，也不想说话，她知道李云龙身边有冷如凤这样的女人之后她想的只是在未来的一个月里怎么样保留自己的清白。

见李梦清不说话李云龙没有失望，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李梦清和自己说话的话就说明李梦清只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同时李云龙也知道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更好的勾通，所以李云龙对李梦清道：“这三位是我的夫人，以后的一个月里你就好好的服侍她们。”说完李云龙用手指着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三人。

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三人见李云龙在李梦清说他们是自己的夫人脸色通红。这是第一次李云龙在外人前面介绍她们是他李云龙的夫人。

李梦清见李云龙要她服侍女人顿时放心了不少，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多久李云龙又道：“当然我明天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还要你服侍。”李云龙的话简直是把李梦清从天堂打入了地狱。

“好了，现在我已经饿了，我们去吃饭吧！”李云龙对冷如凤她们道。

“好的，夫君。”虽然冷如凤她们对李云龙这样对待李梦清感觉到不妥，但是以男人为尊的她们并没有反对。而钱芙蓉正在想李云龙要叫自己做什么，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这些。

吃好饭李云龙来到刘熙蓉房里，不想此时钱芙蓉正巧在刘熙蓉的房中。

和刘熙蓉的聊完之后，李云龙才发现自己的视线一直是落在钱芙蓉的身上，此时的钱芙蓉一身劲装，她的身材本来就是十分的婀娜，这一身装束立刻将她的优点体现了出来了。相对而言，刘熙蓉在这一点上还是差了一些。

李云龙当然不会将这话说出口，甚至于连表情也不敢露出来，眼光很快就扫到了刘熙蓉的身上，刘熙蓉也自有一番风情，现在的她更

如一朵散发着芬芳的玉兰花，而不仅仅是一朵小白花了。

李云龙忽然感到了一种安宁，房间之中很快有宁静了下来了。两女十分怡然自得的坐着，玩弄着手下刚买来的东西，看来这种安静终归是要由李云龙来打破的。

“钱芙蓉小姐，今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李云龙没话找话，他也不想打破这种宁静，但是现在的气氛让他感到压抑。

“啊，什么？”钱芙蓉低低回应了一声，然后转身回望，似笑非笑的。看着李云龙那副样子，钱芙蓉问道：“什么事情啊？”

钱芙蓉的话李云龙他早就想到他会这么说了，不过现在他想到的是将钱芙蓉激出这个房间，然后和刘熙蓉相谈一些东西，不过好像钱芙蓉已经有些的新的变化了，李云龙看看刘熙蓉的笑笑的样子心知是这个小妮子搞得鬼。

不过这时刚好有人敲门，却是李梦清，钱芙蓉赶紧出去，说了几句，然后就出去了。

李云龙现在正巴不得她立刻一阵，也没有追问她是什么事情，看着她离开之后，赶紧关上了门，转身看去，刘熙蓉却是满目含情，俏生生的站在他的身后。

李云龙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揽住了她的腰，久久的凝视着她的双眼，然后将自己的双唇印在了刘熙蓉的微张的红唇之上。刘熙蓉轻轻挣动了一下，但是李云龙微用力一抱，刘熙蓉就软在了他的怀里了。

李云龙久违这种红唇柔情，但是并不陌生，先就那两瓣红唇细细一番品尝之后，已经是**如火。不一会舌头就顶开了玉齿，深入檀口，急于索取了。李云龙的轻吻已经是让她心跳不已，意欲避开，但是哪里避得开，一时之间嘤咛之声在房中细细响起。

但是接下来，李云龙的那一番对红唇的品尝更是让她对此深深着迷，喘息不已，一股酥麻的感觉让她全身无力，浅浅的软在了李云龙的怀里，双唇已经张开。

是以李云龙的舌头深入之时丝毫没有受到阻止，很快就接触到了刘熙蓉的那条柔滑的灵舌，双舌交缠，一时之间房内热情顿时升高。

但是就在两人热情顿升之时，房间外面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刘熙蓉一怔赶紧将李云龙推开，低垂着头，面红耳赤的站着，娇俏的立着。

脚步打破了室内的热情，在这一刻，李云龙有些憎厌来人。

但是看到了刘熙蓉的这副媚态，李云龙心醉了。也许那人来的时宜，他这么想。

“有什么事情吗？”李云龙看着打断两人的宫飞燕，只有他的刻意压低的脚步声是再怎么样轻悄也会让人听到的了。

“夫君，有个叫俞三赫的人来了，想和你说说话。”宫飞燕道。

李云龙点点头说道：“好的，待会儿我就过去了。”

这时候刘熙蓉的那种羞态已经消失，重新变回了之前的那种柔和恬淡的表情，李云龙也正容问道：“这个俞三赫是什么人？”

刘熙蓉听得李云龙一问，道：“你不知道吗？他俞三赫是龙榜排名第一的人。”

“龙榜？”李云龙一楞，想不到俞三赫有这么大的来头，道：“看来他也是为李梦清而来的？”

“我想应该是的，夫君在白天这样对待李梦清，而俞三赫作为李梦清的追求者当然担心李梦清会受到你的伤害。”刘熙蓉道。

“是吗？有趣，有趣。”李云龙笑眯眯的自言自语道。

“夫君，你是不是又要想什么坏注意了？”刘熙蓉问道。

“什么坏注意？我能有什么坏注意？”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七章 俞三赫

客厅，李云龙一出来就看见俞三赫在那里着急的走来走去。

笑了笑，李云龙上前对俞三赫道：“不知道俞兄这么晚来我这里干什么？”

俞三赫一见李云龙出来就听见李云龙这样问反而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毕竟李梦清跟着李云龙是李梦清她自己自愿的，他俞三赫又不是李梦清什么人，又不能干涉李梦清的事情。

想了一会儿俞三赫对李云龙道：“不知道这位兄台高姓大名？”

“在下李龙。”李云龙当然不会说出自己是真实名字。

“李兄，想我这次来干什么你应该知道的，是吗？”俞三赫道。

“什么事情？我知道什么？”李云龙装糊涂的对俞三赫问道。

“你。”俞三赫大怒，作为龙榜第一高手的他几时受过这样的气，但是马上他冷静下来了，对李云龙道：“是琴仙李梦清的事情。”

虽然俞三赫刚才没有表现出愤怒的表情，但是李云龙知道刚才他一定愤怒无边，但是同时他表面上又表现的如此冷静让李云龙更加防备他，因为李云龙他知道只要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这种人他们的城府很深，做起事来心狠手辣。

“李梦清小姐有什么事情吗？”李云龙问道。

接着李云龙看了看俞三赫道：“我忘记给俞兄看坐了，来，来，来，俞兄请坐。清儿，上茶。”清儿，这是李云龙对李梦清的称呼。

在客厅后面的李梦清早在李云龙去客厅的时候已经纷纷好的。她也知道李云龙这样做的意思，只不过李梦清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上得罪了李云龙才会让李云龙这样做。只是她不知道李云龙在见过她以后就想把她做自己的女人，才这样做。同时李云龙在有了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她们以后就想把自己的女人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女军团。而李梦清正好是排在冷如凤她们以后的第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名人。李云龙对于名人有征服的快感，所以……

李梦清出来以后就给李云龙和俞三赫上了茶，俞三赫慌的连忙站了起来，等李梦清弄好以后俞三赫对李云龙怒道：“李兄你怎么可以这

样对待李梦清小姐？”

“李梦清小姐？这里那有李梦清小姐？清儿，这里有李梦清小姐吗？”李云龙问李梦清道。

“你。”是啊！在这里自己已经不是什么小姐了，只是一个丫鬟而已。李梦清想道。

“俞公子还有事情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要休息了。”李云龙对俞三赫道。

李云龙的意思很明显俞三赫他当然知道，看了看李梦清，俞三赫对李云龙哼的一声就离开了。

“好了，你先下去休息吧！记住明天早上要做的事情。”李云龙对李梦清道。说完李云龙就离开了客厅。

冷如凤房间。

“……哦！”

一声满足的呻吟声从一张樱桃小嘴中吐出，面色潮红的冷如凤犹如融化了一团奶酪，浑身软瘫在洁白的床单上，眉眼如丝地笑看着眼前的李云龙。

“夫君！再来一次嘛！”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八章 林立秋

第二天一大早，南阳城外的一条官道上，身穿白衣的林立秋走着，但是他的双眼不断地瞟向道上来往的人群，见到稍有姿色的女子，便邪笑起来，还不时地吹起了口哨。直引得路人怒目以待，他却熟视无睹，我行我素。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林立秋他很烦，自从昨天他看见李梦清以后就喜欢上了李梦清，只是昨天李梦清被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带走了。昨天晚上他想去看李梦清，但是他知道现在南阳的很多人都在注意着李梦清所以他并没有行动。于是今天他一大早就出了城，想化解心中的闷气。

转过一个弯，前面驶一辆马车。马车驶近，马夫见路中站一个人，急忙把马缰一拉，那马嘶鸣着停了下来。马夫见到林立秋，心中大怒，吼道："呔！你这小子！挡在路中干嘛？找死啊你？还不给大爷让开！"

林立秋听后一阵火起，对着马夫说道："你骂谁呢？老子就爱站在路中间，你敢拿我怎么样？"

马夫听了，心想："好你个小子的，竟敢如此骄横，真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他大喝道："嘿！小子，你知道这车里的是谁吗？他是我家帮主的三夫人，识相点，赶快滚到一边去！"

这时，马车的布帘掀开了一角，露出了一张妩媚的脸，水汪汪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只见她轻启红唇，对那马夫说道："罗五，什么事啊？为什么停下来了？"马夫连忙回答道："回三夫人的话，路中有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所以停了下来。不过，您请放心，我定把他赶开。"三夫人看了林立秋一眼，皱了皱眉头，又把头缩回了车厢。

马夫罗五转过身来，正要开口训斥，却见那少年忽然飞了过来，在自己的身上点了一下，他就失去了知觉，倒在车座上。

林立秋见到车里风情万种的**，心中的情欲一下子就点燃了。他一个飞身抢上前去，把马夫的黑甜穴点了。然后他掀开了布帘，三夫人坐在车里的软垫上，见到林立秋掀开了帘子，大吃一惊，正要起身，便被林立秋点中了麻穴，继而她又想大叫，却又被林立秋点了哑穴，动弹不得了。

虽然这时的官道上没有其他往来的路人，但林立秋也不敢就在马车上放肆，他把三夫人抱起，一个纵身，向旁边的树林里掠去。

三夫人见自己被一个年青人就这样拦腰抱着，心中是又急又怒，偏又动不了喊不了。只有无助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林立秋抱着丰腴柔软的三夫人，她那饱满的玉峰在结实的前胸揉来磨去的，心中欲火愈来愈炽，直想立马停下来成就好事。但他已不再是如同刚出江湖时那般幼稚了，他知道应该如何安全地采花，绝不能马虎，否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树林越来越密，人迹一丝也见不到了。林立秋抱着三夫人，在一个水潭边停了下来。有一道瀑布自几十丈高的地方流泄下来，在空中散成雪白的水花，如同晶莹的珍珠，撒落在一个巨大的碧绿的盘子里，那盘子就是水潭。

林立秋把三夫人放下，解了她的哑穴，对她说："夫人，这里人迹罕至，加上水声隆隆，你就是喊叫，也是没有人听到的。"三夫人颤声地说道："你，你，你要干什么？"林立秋用他那双邪气的眼睛在三夫人的身上从头到脚地来回巡视，邪笑一声，说道："嘿嘿，夫人，你说我要干嘛呢？"其实三夫人早已料到了这个人要干什么，但她还是忍不住问，似乎是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猜测而已。其实，谁又不是这样的呢？每一个人遇上类似的事，都是这样反应的。

三夫人听了，脸色大变，说道："你快把我放，放了！我，我，我可是陆家帮帮主的夫人。"

林立秋大笑一声，说道："别说是陆家帮帮主，就是天皇老子我也不怕。遇上我，只能怪你不走运了。"

三夫人说道："我，我可以给你钱，你要多少钱都可以，只求你能把我放了，求求你了！"

林立秋又是一笑，说道："我现在不需要钱，我现在需要的是女人！少废话，你就慢慢地享受吧。"说完又是邪邪地笑了起来。然后，他便把自己的衣物都脱了，露出白色的肌肤。

林立秋却没有猴急，虽然身体内阳气让他难受，但也不急在一时。只见一个"鲤鱼跃龙门"，"扑通"一声跳入了水潭，洗起身子来。几天来，他连个澡也没有洗过，所以决定先洗个澡，再去采那三夫人

的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采花中的雅贼，不想像那些俗贼，总是霸王硬上弓，囫囵吞枣，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他可是要好好品尝。

三夫人见状，连忙把眼睛闭了起来。她的心里恐惧万分，可是过了一会儿，也不见那恶贼有动静，明明已经脱光了衣服了呀。她按耐不住，终于把紧闭的眼睛打了开来。人就是这样奇怪，明明知道别人要伤害自己，突然发现别人不使坏了，却又好奇不已。抑或就好像是一个常常被别人讨好的人，别人突然不讨好他了，他反而有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捉摸不定的人类。

三夫人终于发现了在水潭中游水的林立秋。这时的林立秋虽然总给人一种邪气的感觉，但他无疑是一个美男子。“好一个俊美少年啊！”三夫人心里叹道，但随即她又发觉自己的处境，不由暗暗地骂自己：“啐！真是不要脸！”这时，她见到林立秋已向她走来，心中又是害怕却又有点紧张，说道：“你……你……你……”除了一个“你”字，却再也说不出话来。她又把眼睛闭上了。

林立秋轻轻地解开了三夫人的衣带，见她闭上了眼，便对她冷冷地说道：“夫人，你如果再不睁开眼睛，我等下就把你扒光了扔到官道上去，让众人都来看。怎么样？”三夫人听了，大骇，心中也是怒气不已，“哼”了一声，睁开了眼，且狠狠地盯了林立秋一眼。林立秋却不以为意，把三夫人的脸扳正过来，看着她的双眼，柔声地说道：“夫人，你想开一点吧，你该知道你是逃不了的，还不如好好地享受一番呢？”这一句话似乎有魔力，让三夫人听了，竟生不出气来。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三十九章 美女救少妇

“大胆，快住手。”一声娇喝传来，打断了林立秋对三夫人的动作。

林立秋抬头打量起这位打捞自己的姑娘来。说这位姑娘美若天仙绝不是夸张之言。只见她，头上的黑发挽起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插着一根紫色的簪子，形状像一把剑，有白玉般光泽流动的瓜子脸，妩媚的大眼睛，高隆的鼻子，丰满的红唇，成熟而高挑的身材，裹在一袭淡紫色的长纱裙里。纤纤玉指的左手还握着一把古朴的剑。

不过现在她愤怒的看向林立秋表现出来了另一种味道。这个姑娘就是蓝冰月，李云龙的未婚妻，司空兰香的师姐。

“嘿嘿，想不到又来了一个美女，而且还是一个处，我今天真是有福了，哈哈。”林立秋笑道。一点也不在意自己光着身体。

蓝冰月好象没有听到林立秋说的话，也好象没有看见林立秋光着身体一样拔剑向林立秋杀去。

林立秋也不客气了，拿起地上的一跟木棍以一招至阳至刚的“劲风舞柳”向蓝冰月击去，劲气卷起无数枯叶，在空中翻飞不停。他想速战速决，这样可以早点品尝到这个美人了。

蓝冰月见林立秋舞起无数棍（剑）影，向自己袭来，脸色凝重，手却不慌不忙，施出她的剑法的“飞月花”，把林立秋的攻势化解，并且他还顺势施出了“仙人指路”直向林立秋的左肩刺去。

林立秋见状，身子向右稍微一个侧步，闪开蓝冰月的剑，一招“柳枝轻动”，手中的木棍疾向蓝冰月持剑的手腕点去。蓝冰月轻轻“咦”了一声，似乎大大出乎她的意料。而这招“柳枝轻动”正是出奇不意的剑招。蓝冰月不敢怠慢，急忙后撤一步，长剑回抽，使出一招“怀中抱月”，不求有攻，但求自保。

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对攻了十招。林立秋以快为主，总把树枝舞得满天飞舞，而蓝冰月却是以慢打快，每招每式都不紧不慢。

突然蓝冰月的剑法一变，剑气如雷如电，速度飞快。

林立秋见蓝冰月来势汹汹，眨眼间，剑气便已迫到眼前。他可不敢用自己的木棍去格挡蓝冰月的剑，只好向后连退三步，待蓝冰月剑势使老时，才敢向左移出两步，一招“柳叶纷飞”，向还有空中的蓝冰月的面门划去。

蓝冰月这个武学天才岂是易与之辈，中见她猛然使出“千斤坠”，急坠落地，反手一剑撩向林立秋的木棍。林立秋此时实际已是强弩之末，见状急忙要把木棍抽回，却已经来不及了，被蓝冰月的剑削断一截。

由于手中的木棍已经被削短到就快只有握手那一段了。林立秋他的处境更是险象环生，相形见绌了。

在蓝冰月的攻击下，林立秋的左肩被刺中，鲜血直流。不久，他的右肋又中一剑。可是他依然顽强地与蓝冰月缠斗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以后林立秋知道他打不赢主公美人，于是他在打退了蓝冰月的进攻以后用他成名的轻功向树林里跑去。

蓝冰月想去追，但是看了看自己不熟悉的树林停下了脚步。来到那个三夫人的旁边解开三夫人的穴道，对三夫人道：“好了，现在没事了。”

三夫人看见有人救既喜又优，喜的是自己可以逃出魔掌了，优的是刚才那个男人给她的快感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尝到了。

但是她还是对蓝冰月道：“谢谢姑娘相救。”

“不客气。”蓝冰月道。

就在蓝冰月在救三夫人，大战林立秋的时候李云龙刚刚醒来。

冷如凤带着幸福的笑容卷曲在了李云龙怀里，紧紧地用手抱着他的胳臂，生怕李云龙飞了一样。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章 清晨(一)

就在李云龙和冷如凤享受温存的时刻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李云龙眉头一皱，有些不悦。

“好了，夫君，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呢。”冷如凤起身道。说完她拿起了床里的衣服套在了身上，准备去开门。

“呜……”冷如凤由于被李云龙弄的发出快乐的呻吟，手不自觉的抱住李云龙的脖子。

正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而李云龙就在这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一楞，冷如凤乘机推开了李云龙，跑出去开门了。

一开门冷如凤才发现外面是拿着一盘水的李梦清，冷如凤一楞，随即知道李梦清为什么来这里的。

看见李梦清对着自己发呆，冷如凤才想起来自己没有打扮，“啊！”的一声向屋里跑去。在平常在这个小院里只有李云龙一个男人，而且没有外人，所以冷如凤她也不注重自己的打扮，但是今天有李梦清在她才觉得不好意思。

李梦清听见冷如凤“啊”的声音才回过神来，看了看房门她在想自己应该不应该进去。毕竟她知道如果她进去的话一定会看见什么尴尬的事情。

“外面的人是谁？”李云龙看见冷如凤飞快的跑进来就问道。李云龙也听见了冷如凤的叫声，他还以为外面是一个男人呢。

“是李梦清，你得意了吧？”这时冷如凤已经平静下来了，听见李云龙的问话回答道。

“李梦清？”李云龙想不到李梦清她真的过来了，原以为她是不会过来的，想不到……

“进来吧！”李云龙向外面的李梦清叫道。

就在李梦清处在矛盾之中的时候她听见了李云龙的声音，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你快穿衣服，李梦清要进来了。”冷如凤看见李云龙还光着身子就对他道。

“穿衣服？为什么？李梦清她是我的丫鬟，应该由她来服侍我穿衣服。”李云龙道。

“你，你不是喜欢她吗？你现在这样对她以后你怎么得到她，这样的话她只会记恨你。”冷如凤道。

“呵呵，放心，我心里有数，一个月，一个月以内我一定会叫她心甘情愿的做我的女人。”李云龙道。

就在李云龙和冷如凤说话的时候李梦清进来了。她把水放到了房里的桌子上向李云龙他们走来。

嘿嘿一笑，李云龙站了起来对李梦清道：“清儿，过来给我穿衣。”

听了李云龙的话李梦清又呆住了，从来她只有别人服侍过她穿衣，没有自己服侍过别人穿衣的，而且还是个男人。

“夫君，还是我来吧！”冷如凤这时道。

“如凤啊！我现在想吃点东西，你帮我去拿点来。”李云龙对冷如凤道。

听李云龙这样说冷如凤知道李云龙想让她先离开，同时也知道李云龙要她离开，但是冷如凤没有办法反对，因为李云龙是她的男人。

冷如凤的离开让李梦清更加紧张，她李梦清不是不会武功，相反她的武功很高强，但是这个时候她不能动武，因为她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丫鬟，服侍主人穿衣服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她反抗的话，那么就等于和大陆上的各个帝国，贵族，世家作对。

因为在苍茫大陆历史上有一次由于忍受不了主人的欺压一个帝国的下人发动爆动，并且在短时间内各个帝国的下人纷纷响应，发动了历无前例的爆动。后面经过数年的战争被各个帝国镇压，所以发动爆动的人全部杀害。并且在这次爆动以后各个帝国商量了一套法案，凡是下人对其主人有不利行为的人不论是谁都将受到全大陆人的追杀。也因为这次事件以后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主人下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当然这里的下人主要是在他们自愿或者是罪犯的家属和奴隶。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一章　清晨（二）

“呜……不要，不要，我求你！”李梦清终于从李云龙嘴里挣扎出来，还想保持住最后的矜持。可是李云龙却暗笑，真是个傻女人，才这样就不行了吗？看到李梦清的样子李云龙决定再挑逗一下她。

“为什么不要呢？这里摸起来真舒服。”说着李云龙的大手动作更加用力了。

“求你，不要这样。”李梦清享受着身体上传来的快感哀求道。

“不要也可以，不过我要你亲我一下。”李云龙停止了他手上的动作道。

李梦清见李云龙停下了动作就停止了挣扎，不过在看李云龙的眼神中满是幽怨，似乎有点不愿意。

“怎么，这样还不愿意吗？”李云龙问道，不等李梦清说话李云龙接着道：“既然不愿意那我来好了。”说完也没等李梦清反映就向她的小嘴吻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云龙才放开李梦清。被放开以后的李梦清脸色红红的，衣冠不整。

“好了，帮我穿上衣服出去吧！”李云龙对着李梦清道。

李梦清这时已经想开了，刚才这样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有怎么不可以做的呢？再说自己这样以后也不能说的清白之身了，除了跟着这个男人谁还会要自己呢？要恨也只能恨自己，如果自己不出这样的题目自己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但是恨又能有什么用呢？李梦清想到了那晚和她合奏的人想到自己还是和他无缘，那天他不见自己是不是命运中注定呢？如果李梦清知道那天的那个人就是眼前的男人的话她会怎样呢？

李云龙和李梦清来到客厅，发现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他们四人都看着两人。特别在李梦清身上想看出点什么来。李云龙知道冷如凤他们一定把他当出色魔了，以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李梦清吃了。

李云龙心想我有这么好色吗？虽然刚才和李梦清的动作和吃了他差不多，但是也不用这样吧？再说女人放着不吃早晚会被别人吃的。

这时钱芙蓉站了起来围着李梦清走了几圈，道：“看不出。看不出，怎么一点不适都没有？”然后看着李云龙道：“你这个色魔今天的动作蛮快的吗？”

李云龙不可至信的看着钱芙蓉，这是以前的钱芙蓉吗？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李云龙看向刘熙蓉，发现刘熙蓉也震惊的看着钱芙蓉。

看见李云龙的眼光钱芙蓉心里兴奋不已，虽然她对自己刚才说的话羞涩不已，但是看见李云龙的样子她觉得比吃了什么都要让她高兴。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二章 初见未婚妻

而李梦清在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她们看她的时候早就低下了头，她甚至感觉到刚才在房间里做的事情被冷如凤她们发现了一样，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姑爷，外面有个将小佩的人要见姑爷。”宫飞燕的丫鬟小桃红进来对李云龙道。小桃红是在宫飞燕跟李云龙走的时候宫飞燕要求李云龙带上她的，小桃红虽然是一个丫鬟，但是也清涩可人，所以李云龙也没反对，想以后找个机会也吃了她。

小佩？李云龙自己是李梦清的丫鬟。看了看李梦清，发现李梦清在着急的看着他，李云龙就对小桃红道：“去把她带进来。”

“是，姑爷。”丫鬟小桃红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小佩一进来就走到李梦清身边问道：“小姐，你没事吧？”“没，没有。”看见自己这个亲如姐妹的丫鬟李梦清心里觉得特别的温暖。

这时李梦清的丫鬟小佩来到了李云龙的前面对李云龙道：“这位公子，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姐吧！小佩愿意服侍你。”

李云龙没想到现在小佩突然发难，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难道说我把你家小姐留在身边是为了能够征服你家小姐，让她次为我的女人？又或者说我把你家小姐留在身边是为了能够报复她？

想了一会儿李云龙突然有了个主意，他对小佩道：“你去问你家小姐，如果她愿意我也不反对。”

小佩听了李云龙的话大喜，连忙来到李梦清身边道：“小姐，小姐，你快同意吧！”

同意？就算没有刚才早上在房间里的事情李梦清也不会让自己亲如姐妹的小佩来代替自己，何况还发生了早上在房间里的事情，李梦清对小佩道：“小佩，我不同意。”

“为什么啊，小姐？”小佩不解的看着李梦清道。旁边的冷如凤等人也一样看着李梦清，她们也想不到李梦清会拒绝。而李云龙听见李梦清的话露出了笑意。

“没什么小佩。”李梦清心里的苦又有谁知道呢？但是又不能对小佩明说。

而小佩跟着李梦清这么多年，看见各种各样的人都对李梦清尊敬有加，虽然李云龙叫李梦清作他的一个月丫鬟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小佩也不敢相信李云龙会做出什么来。可是偏偏李云龙就做了出来。

“既然这样那我就留下来陪小姐。”小佩道。

李云龙听了大喜，又有一个美女送上门来了。李梦清想到李云龙的坏处想拒绝小佩，但是看见小佩坚定的眼神就知道自己反对也没有用的。而且小佩不和自己在要求又能够去哪里呢？

吃好饭李云龙就带着众女出了门，来到大街以后马上有很多武林人士跟着李云龙他们。因为李云龙昨天出名了。

“夫君，都是你啦，现在我们都成了别人关注的对象了，以后走出去马上就会被让出来了，以后你怎么让我们到外面走啊？”冷如凤对李云龙报怨道。

看了看周围的人李云龙对冷如凤说道：“放心，我会有办法的，现在你就当他们是我们的保镖好了。”

“什么？保镖？夫君，你真想的出来，如果被他们知道的话还不把你分成八块。”冷如凤道。

“有你这样说自己夫君的吗？”李云龙‘不悦’道。

“难道不是吗？”冷如凤反问道。

李云龙刚想说话，但是马上就说不出话了，因为他看见了两个美女。而且其中一个是绝色美女，这个绝色美女是少女，她头上的黑发挽起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插着一根紫色的簪子，形状像一把剑，有白玉般光泽流动的瓜子脸，妩媚的大眼睛，高隆的鼻子，丰满的红唇，成熟而高挑的身材，裹在一袭淡紫色的长纱裙里。纤纤玉指的左手还握着一把古朴的剑。

另外一个是**，生分眉目如画，肌肤赛雪，远山含黛的秋水瑶鼻，玫瑰花瓣似的樱桃小嘴，以及曼妙而婀娜的体态显露出来的娇慵散懒的丰姿，既显清丽脱俗的绝世风华，又显美艳妩媚的迷人风情。

这两个就是长南阳城外的蓝冰月和三夫人。自从把林立秋打走以后蓝冰月就带着三夫人向南阳城出发。而在官道上三夫人的家人还以

为三夫人早就遇难了，所以已经全部离开了。于是蓝冰月只有和三夫人慢慢的向南阳城出发。

突然发现李云龙没有说话冷如凤就向他看来，却发现李云龙对着前面直直看。冷如凤顺着李云龙的眼光看去，发现了蓝冰月和三夫人这两个美女。冷如凤心想难怪不说话，原来……

“夫君，这两个美女是不是很漂亮？”冷如凤在李云龙的耳边道。

“是啊！是很美。”李云龙想也不想就道，说完以后他才发现冷如凤的语气有点不同寻常，向她看去没发现冷如凤的表情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冷如凤越是这样李云龙就越紧张，冷如凤她的性格他是知道的，虽然她不反对自己找别的女人，但是如果她在旁边自己无视她的存在看别的女人那将会很麻烦。于是李云龙连忙对冷如凤道：“不过我的如凤也很美。”

“真的吗？我有她美吗？”冷如凤用手指着蓝冰月道。

“如凤啊！你和她是各有千秋，怎么可以在一起比较呢？”李云龙道，接着李云龙就向冷如凤问道：“对了，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她啊！我见过一次，她是流月宫的弟子，名字叫蓝冰月，听说她的父亲大有来头。”冷如凤想了想道。

蓝冰月，她就是蓝冰月，自己的未婚妻？这时李云龙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震惊和兴奋。想不到会在这里看见自己的未婚妻，而且还是一个绝色美女。不愧是天仙谱排名第三的美女。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三章 邪冥殿

在李云龙看蓝冰月的时候，蓝冰月也看见了李云龙，看见李云龙有点色眯眯的眼睛看着她蓝冰月有点厌恶。当她看见李云龙身边的众女的时候就更加对李云龙厌恶了。

现在如果李云龙知道蓝冰月心里的想法的话一定不会这样看蓝冰月，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

“不过，你想要她恐怕没有机会了。”冷如凤接着道。

“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机会了。”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因为她和端木家的大公子有着亲密关系。”冷如凤回答道。

端木家，想不到端木既然也敢动本少爷的女人，哼，本少爷会让你们好看的，李云龙愤怒的想道：我一定会让你们这个端木家知道本少爷的厉害，让你们知道动本少爷女人的后果。

“你认为我会斗不过那个端木公子吗？哼，本少爷看上的女人没有得不到的，你看着吧，一个月以内我一定会叫蓝冰月成为你们的好姐妹。”李云龙目光闪烁的道。

“自大，无耻。”钱芙蓉哼的一声道。

“要不要我也在一个月内把你也弄成我的女人啊？”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钱芙蓉道。

“你。”钱芙蓉指着李云龙说不说话来。

“你你你，你什么你。走吧，我会让这件事尽快实现的。”说着李云龙就带着众女走进了旁边一家酒楼。

丘之平邪冥殿现任大弟子，邪冥殿殿主长子。一年来自从丘之平的武功迈进了混元功的第七重，丘之平觉得整个人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第七重的混元功在真气上并没有增加，而仅仅是进一步扩充强化了经脉，从而使内功的威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丘之平仍然觉得在无形中，武道的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本人某些方面的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不过那仅仅是一种感觉，具体是什么又不能清晰地描述出来。

一个月前他刚完成他父亲邪冥殿殿主交代的任务回邪冥殿，路上无事，丘之平就又思索起武学上的道理来，他是一个武痴，所以他的思维十分地活跃，不管身体处在什么状况下，不停地思索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这天，丘之平风尘仆仆地终于回到了温州家门口。

“呼，呼，呼”。

还没进门就听到家中传来的破风声，显然是有人在院子里习练一路刚猛的武功，而且功力颇深。丘之平心中一动，他也不敲门，直接就从围墙上跳了进去，果然就是峰天山在练习自己教他的那路拳法。

少年心性，丘之平顽心忽起，他放下手中包袱，也不说话，冲上前就是一拳向峰天山打去，用的正是那路没有起名的拳法。

武大山，丘之平的师弟，邪冥殿的最小弟子，现在正练到酣处，忽然见到一人向自己打来，武功路数竟然还极是熟悉。他不假思索，展开拳路暴风骤雨地向来人还击过去。

丘之平一边和武大山对打，一边暗自赞叹。武大山将这路拳法练得纯熟之极，而且还添加了许多深合拳理的变化。自己若是不持内功又单凭这路拳法与其过招，还真是难以将其击败。

而且他内功的进步亦是极快，现在的武大山大概已经有一流高手的水平了吧。仅仅一年之间，一个人的武功竟然能进步得如此之速，就是丘之平也只有赞叹的份了。

“师兄！”武大山已经看清楚了面前的对手是谁，他马上收起拳路恭恭敬敬地跪在了丘之平的面前。邪冥殿等级森严，所以一般人见到丘之平这个大师兄也行跪礼。

丘之平哈哈一笑将他扶了起来，“不错啊武大山！功夫练得不错。”随即又问道：“我父亲呢，去总部了吗？”

进到家里已经好一会了，打斗声家里的人肯定能听到，父母居然一个都没出来，这就让丘之平有些奇怪了。

“少爷！”武大山还没做声，一旁管家李坤接上话。

“老爷是去了总部了，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夫人回唐门去了，好象是说唐门出了点事故，唐门家主让回去商议点事情。”

“坤叔好！，您老身体还好吗？”既然已经回家，丘之平也不急，便和李坤拉上了家常。名义上是管家，但李坤毕竟是长辈。

没过多久，邪冥殿殿主丘岳山从邪冥殿总部回来，见到儿子平安回家，饶是他性情沉稳，身为邪冥殿殿主也是激动起来。父子二人久别自然有许多话要说，不过两人性格颇有类似，对视良久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是李坤老练，他在旁说道：“少爷赶路想必早已饿了，不知是想在家里吃饭还是去外面吃？”

“嗯，说的是，我和之平出去吃吧，顺便咱们爷俩好好聊聊！”李坤一说完丘岳山就回过神来。

于是丘岳山带着丘之平到了最大的酒楼，父子二人点了几个小菜，要了几斤老酒便喝将起来。几两酒一入肚，二人的话头便也打了开来。

“娘亲回唐门了吗？”丘之平问道。

“是啊！唐门最近和天月派起了点冲突。不过这个事是不足以让你娘回去的。关键是唐门内部对天月派矛盾事件的处理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你娘是唐家嫡系，唐门专门派了人来请，她也不好不去。”丘岳山边喝边说，浑不在意。身为邪冥殿殿主的他什么事情没有见过，而且当年丘之平的娘也是他用不太光明的手段得到的。。

“天月派！这么小的门派也敢和唐门起冲突？冲突大不大？天月派有没有帮手？”丘之平放下酒杯。这事可大可小，要知道在江湖上一般实力弱小，或者差不多的人一般不会相互之间起冲突的，现在天月派既然敢对唐门起冲突说不定天月派后面有什么人支持着。

天月派，是紫金帝国的一个小门派，人数不过数百人，而且是一个女子组成的门派，据说当年天月派门主建立天月派是因为她得到了男人的伤害。

唐门，是饮誉武林的暗器家族，以暗器和火器雄踞紫金帝国的蜀中，行走江湖达数百年之久。唐门人善于设计、发明和使用各种暗器与火器，威力惊人。武林正道、民族大义，对唐门中人均无意义，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既不愿与名门正派结交，也不屑与邪魔歪道为伍。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四章 唐门

“喝酒，喝酒，你紧张什么！你以为唐门是软柿子吗？你娘亲她家里，嘿嘿，厉害着呢！我跟你说，今天的天月派就是两个也不是唐门的对手！虽然唐门不在苍茫大陆八大势力之中，但是你以为唐门发展到现在是吹出来的，天下人都道唐门这些年活动的少了，就以为他们弱了，真是大错特错。”

丘岳山一仰头将杯中酒饮尽后接着道：“武林中有两个门派，他们的武功单为杀人而创，丝毫不留余地。这两个门派的弟子行走江湖的时候，由于武功本身的问题杀伤极多。要知道武林中人向来是死要面子，个个都是不见棺材不嘴软的人。但是如果遇到了这两个门派的人，若是一言不合而动手的话，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所以这两个门派的门人向来就是天下最得罪人的，他们的掌门人为了避免结仇过多，通常都会每过一段时期就下禁足令。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两个门派吗？”

“一个当然就是唐门，唐门的暗器要么不出手，出手就是决杀，施用暗器的人自己也是没法控制的。”丘之平答道。

“另一个呢？你应该是知道的了！”丘岳山夹了一个鸡腿给丘之平又问道。

“莫非是，十二楼？”

丘岳山酒杯一顿，“是了！你猜对了。嘿嘿，这两个门派由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销声匿迹，所以江湖上的人并不十分看重。岂知他们每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有大批更加厉害的弟子出现，其实是武林中最不可轻侮的势力。天月派！呵呵，悬哪！千万不要把唐家那伙人惹毛了才好！”

“对了，你把你做的事情和我说一下。”丘岳山对丘之平道。

于是丘之平就索性把一年来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都说了出来。

“你的混元功练到第七重了？”丘岳山惊喜地问道。

见丘之平点了点头，他一把握住了丘之平的手腕，一股真气直送过去。

丘之平这时才知道父亲的内功有多雄厚，那股真气通透明澈，精纯之极，自己以为内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现在看来比之父亲仍是远有不及。

过来良久，丘岳山松开手道："我原以为你至少也要两年才有突破的可能，现在看来，你当年在修炼第三重进入混沌境界受到的好处，仍然超过了为父的估计。我没有在家里的时候把要突破第七重的异状告诉你，确实是我的失误。"

丘岳山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道："你既然练成了第七重的混元功，那事情就好办些了。明天你就去邪冥殿总部禀明一切，以你现在的修为，在邪冥殿里长老级的头衔是不在话下的。无了我们邪冥殿的兴旺发达以后你要多当努力才行。"

"对了，这次你不能在家里休息了，明天，就去南阳！现在的南阳可是风云集聚啊！昨天我收到消息说江湖上有名的琴仙成了一个人的丫鬟。"

"怎么会这样？难道没有人制止？"

"这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要你明天去南阳。"

"知道了，爹爹！"

放下了包袱，父子二人有说有笑地谈天说地，这一顿酒从中午一直喝到了太阳落山。二人几乎无话不聊，而丘岳山现在一点也不象邪冥殿殿主。

就在邪冥殿的丘岳山说话的时候李云龙带着众女来到了酒楼，才进酒楼就传出了酒楼里的众人惊叫声。

李云龙身边的众女，无任是冷如凤，刘熙蓉，还是宫飞燕，钱芙蓉都是万中挑一的美女，今天又加上了李梦清这个天下闻名的美女以后更是让人羡慕不已。

找了一个位子坐下以后不久，蓝冰月和三夫人也进来了，这时酒楼里已经没有空桌子了。只有李云龙这里有几只空位子。

"两位美女，到这里来坐。"李云龙高声叫道。

但是李云龙的话马上引起了众怒，昨天的狂妄众人早就看不下去了，今天既然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挑戏他们心目中的女神。

“师姐，你怎么来了？”这时从酒楼外面又进来了一个美女，她就是司空兰香，司空家的大小姐，蓝冰月的师妹。

“师妹。”看见司空兰香蓝冰月露出了微笑。

“这位是……？”司空兰香看见了蓝冰月旁边的三夫人，问道。

“这是我在城外救的。”

“刘月见过小姐。”三夫人，哦，不，应该是刘月对司空兰香行礼道。

司空兰香看了看刘月点点头没有说话，向酒楼里看去，发现除了李云龙那里外基本上没有位子了。但是看见李云龙她眼一亮，对蓝冰月道：“师姐，我们去那里。”说着用手指着李云龙那里。

“去那里？”蓝冰月皱了皱眉头。

“是啊，快来啊！”说完司空兰香就拉着蓝冰月向李云龙那里走去。

看见司空兰香带着蓝冰月向自己走来李云龙兴奋不已，想不到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于是在脸上离出了得意的微笑。

“这位公子，我们可以在这里坐吗？”来到李云龙身边司空兰香问道。“可以啊，坐。”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司空兰香道。

司空兰香不客气的坐在李云龙的旁边，同时让她的师姐蓝冰月坐在她旁边，而刘月就跟着蓝冰月，坐在她旁边。司空兰香的侍女小文就站在司空兰香后面。

“几位美女叫什么名字可以告诉小生吗？”李云龙笑着看着司空兰香道。

“哼。”旁边的蓝冰月哼的一声。

“我叫司空兰香，这是我师姐蓝冰月。这是我师姐刚救的刘月。这是我的丫鬟小文。”司空兰香介绍道。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五章 离开前夕

“司空兰香小姐，你真美丽啊！你是不是天仙谱上的美女啊？”李云龙对司空兰香道，不过他看也不看蓝冰月，好象当她不存在一样。

“我美吗？公子开玩笑了，我怎么比的上我师姐。还有我还不知道公子贵性呢？”司空兰香谦虚一下问道。

“呵呵，是我的疏忽了，在下李龙。不过我觉得还是你美，你师姐我可不认为他有什么美丽的地方。”李云龙看也不看蓝冰月，依旧笑眯眯的对司空兰香道。同时也决定在江湖上用李龙这个名字。

“哼。”的一声，无任什么样的女人都不喜欢别人说她不美丽，或者比不上别人，现在李云龙这样说蓝冰月，无任蓝冰月的耐心怎么好都无法忍受。

蓝冰月哼了的一声以后李云龙看了她一眼，然后摇摇头，对司空兰香道：“怎么这种女人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这样的小气，别人说她一下就这样了，以后看谁还要她。而且没人要他，她一定会四处找人发泄，找人要她。”

停了停，看了蓝冰月一眼李云龙继续说道：“有句话叫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能够挽救这个没有人要的女人我决定要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李云龙振振有辞，大有一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势。

李云龙的话把司空兰香，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他们挑笑了，司空兰香笑着说：“原来，原来说来说去你要我师姐做你的女人啊！”

“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能够挽救即将受苦受难的男同胞们我决定牺牲我自己，去要这个没人要的女人。”李云龙振振有辞的道。

而就在李云龙他们说话的时候旁边的蓝冰月脸色铁青，眼冒寒光。

这时酒楼里又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年青的公子，后面跟着三四个手下。这个年青的公子一进酒楼就在酒楼里四处看，好象在寻找些什么。

突然他看见了蓝冰月，微微一笑就向蓝冰月这里走去。

李云龙看见有人向自己走来眉头一皱，心想：看来麻烦又要来了，以前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李云龙到不怕任何的麻烦，但是现在身边有这么多女人，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一定会伤害到自己的女人的，所以李云龙现在不想有什么麻烦。

于是他对身边的冷如凤众女道："我有点不舒服，我们先回去吧！"说完以后李云龙转过头来对司空兰香道："司空小姐，在下有事告辞了，后会有期。"

说完不等司空兰香说会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李云龙看也不看蓝冰月一眼。蓝冰月看着李云龙的背影，和想到刚才他无视自己存在的样子，气不打一上来，想道：李龙是吧！以后别让我碰到你，否则……

回到小院李云龙对众女道："你们今天去收拾一下，明天我们离开南阳。"这是刚才回来的时候李云龙想到的，现在虽然南阳聚居了很多江湖人士和各个势力，但是自己手下根本没有。而且由于李梦清的事情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如果再不想办法脱身的话，以后可能会麻烦不断粮，而李云龙行走江湖的目的就要广收天下美女，虽然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李梦清这个美女，但是也有了很大的麻烦，如果要等这些麻烦一一解决的话，很多美女说不定已经嫁人了，所以李云龙现在才会急着离开南阳，去找新的美女。当然这话是不能和众女说的。

温州，丘之平和他父亲丘岳山从酒楼回来以后由于丘之平关心自己母亲的安危，所以入堡后就对其弟丘鲲鹏追问唐门和天月派的情况。

江湖纷争江湖了，唐门和天月派本来百年交好，这一次只是为了一点小事居然越闹越大，而两派人竟然都还没有察觉到不妥。

那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天月派记名弟子的家人，霸占了一个唐门外系的一处田产。这样的事情，大陆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巧就巧在这两方却都是有江湖背景的，而且背后的势力还都大到离谱本来协商一下就能解决的事，问题就出在双方偏都不知道对方有这么强的后台。唐门这边本来占理，侠义道中人，居然被人在自己的地头上欺负了，唐门焉有不出头的道理。而天月派虽然是一个小门派，但是后面有百花宫。

于是派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便将那家富豪打得落花流水。还好，那家子人不懂武功，倒也没浪费唐家的暗器。只不过唐门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留手”两个字怎么写，没动暗器自然是不会死人，但习武之人打普通人，伤残却是难免的了。

打也打了，地契也抢回来了，那唐门子弟却不知为什么并没有立刻回去，楞是在那旁系家里住了一夜。

这一夜可就住出麻烦了。那家富豪常年供奉天月派，吃了这样一个大亏却如何肯甘心。于是连夜里赶路禀告师门，天月派在山下的分舵便也派了一个弟子出山处理此事。

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只知道那唐家的旁系第二天就发现了那个唐门子弟的尸体，唐家派来的人查验后，确定其死于天月派的绝技“无月神掌”。

而那富豪家人也在道旁发现了那个天月派弟子的尸体。尸体在咽喉，胸口处各嵌着一枚铁蒺藜。铁蒺藜是很寻常的暗器，但却是唐门的标志。唐门的祖先乃是以铁蒺藜起家，所以数百年来，铁蒺藜一直就是唐家每个子弟必修的暗器。在西南江湖道，除了唐门，没有人敢使用这种暗器。

江湖子弟亡于江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这两个人都不是两派的什么重要人物，死得也很蹊跷。凭着两家的交情，本来应该是能信得过对方的。两方都派出了得力的人手交涉，想要找出一些疑点。

却不料两方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又发生了口角，于是自然便又打了起来。唐家出手重了些，将峨眉派的人打死了一个，余者人人带伤。

这下可就将天月派往死里得罪了！死上个把人不要紧，但若是死在唐门手里，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并不是因为两家的交情，两家都是武林的门派，而同在一地，这等消长之势很是微妙。天月派在其他门派面前吃点亏，哪怕是再小的门派，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但让他们吃亏的是唐门，同在一地的唐门。人数相等，辈分一样，居然被打得全军尽没，弟子们会怎么想，武林会怎么想！

天月派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便派出了高手报复。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六章 离开南阳

唐家家主唐问天望了解情况后，当时就狠狠地将出手的人训斥了一顿，本来还想主动向天月派道个歉，给死伤者做点补偿。不料，还没派出人就听到下面禀报，唐家的产业，一夜间被天月派挑了七处，还都是些最赚钱的产业。这下唐天望也恼火了，据回来的人说，上次之所以和天月派的人动手，实在是因为其人说话太嚣张，言语中还侮辱到了唐门。江湖中人一言不合便即动手，那是很常见的事，几个子弟虽然出手不知轻重，但其错也不完全在唐门。而天月派为了报复，居然直接派高手砸唐门的场子，则是赤裸裸的开战了！

与天月派开战兹事体大，毕竟天月派后面有百花宫坐镇。虽然已经有十数年不见百花宫真正的踪影了，也不知道是否还在天月派后面，但那百花宫的存在，万一它们忽然出面，应该怎么办！

唐问天望于是征求家中诸主事人的意见。主战的人竟然占了大多数，唐门沉寂已久，诸人静极思动，早有重出江湖的意思！

于是唐问天就对天月派宣战，唐门以暗器出名，在战斗中一定会用暗器，所以在第一次交锋中，唐问天就用他的独门绝技连续杀死天月派数人。

而天月派无此又疯狂的进行报复。唐问天为此就召集了唐门的所有人来商量这件事情。于是丘之平的母亲就回唐门了。丘之平知道了消息以后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在短时间内没有危险，所以还是按照他父亲的意思明天去南阳。

第二天，南阳，李云龙小院李云龙清晨醒来，看着自己怀里的宫飞燕露出了微笑，这时候李云龙觉得自己发满足，他真象这样一直下去。可是他那好色的心理让他为了自己收尽天下美女的计划让他不这样一直下去。

“宝贝儿，今天怎么这么快就醒了？昨天晚上睡的不好吗？”李云龙吻了宫飞燕一下道。

“那有，夫君，我们今天真的要离开南阳吗？”宫飞燕问道。

“是啊！，怎么了，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南阳啊！”李云龙问道。

“恩，有点。我在南阳长大，一想到今天要离开这个长大的地方有点舍不得。”宫飞燕回答道，脸色有点黯然。

“放心，我们又不是永远不回来了，如果以后你想这里了我可以带你回来啊！”李云龙道。

“可是……”

“好了宝贝，相信你夫君。现在我们起来吧！”李云龙道。

起来以后李云龙和众女才刚收拾完就听见小挑红来报说司空兰香带着蓝冰月，刘月来了。

李云龙惊讶的和众女相互看了一眼，都不明白这么早司空兰香来干什么？还有特别是让李云龙郁闷不解的是蓝冰月怎么会跟司空兰香一起来。由于昨天李云龙觉得自己讽刺蓝冰月以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蓝冰月至少也要几天之内不理李云龙才是啊！怎么现在也过来了？难道昨天自己走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现在李云龙想对了，昨天李云龙走后是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司空小姐，欢迎，欢迎，来，进去坐。”虽然心里充满着疑问，但是李云龙还是出去迎接司空兰香他们。

“李公子今天要离开南阳是吗？”进入客厅以后司空兰香就开口问道。

李云龙心里一惊，这离开南阳的这件事情是自己昨天回来以后临时决定的，司空兰香怎么会知道？但是表面上没有露出什么来，问道：“司空小姐怎么知道我今天要离开南阳啊！我好象只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夫人们，也只有我的夫人们才知道我们今天要离开南阳。”

听见李云龙的话司空兰香脸色一红，她把李云龙理解为知道李云龙要今天离开南阳的只有李云龙的夫人，那么现在你司空兰香小姐知道李云龙要离开南阳，那么是不是也李云龙的夫人呢？

“怎么了，不能说吗？没关系。”李云龙看见司空兰香脸色一红，不说话就问道。

“没，没什么。”司空兰香有点慌张的说道，同时心里暗骂自己，这个时候既然想这些事情真的不知羞。

“司空小姐，不知今天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李云龙看着司空兰香红着脸时的可爱模样笑道。

“这个，是这样的李公子我们也要离开南阳，所以我想和李公子你们一起走。不知道李公子愿意不愿意？”司空兰香道。

这时李云龙才看见司空兰香她们三人都拿着包裹，看来司空兰香她们早有准备。李云龙暗笑：这样好的事情自己求之不得怎么会拒绝呢？于是对司空兰香道：“怎么会不愿意呢？只是不知道司空小姐要去哪里？我们是不是同路？”

“我们要去参加武林大会，李公子你呢？”司空兰香在时才知道自己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她还是面色平静的说道。

“这样正好，我们同路，在路上我们也相互有个照映，他们呢？”李云龙用手指着蓝冰月、刘月问道。

“我师姐也要去参加武林大会，而刘月要到武林大会上找她俗家所以我们正好同路。”司空兰香回答道。

“那好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出来吧！”李云龙说道。

“好的，李公子。”司空兰香回答道。

于是在李云龙的带领下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钱芙蓉、李梦清、司空兰香、蓝冰月、刘月八女，再加上小桃红，小佩两个丫鬟出了南阳城。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七章 城外初战(一)

南阳的一间客栈里，一个绝色妇人坐在窗前好象在思索点什么，这时一个脚步声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默，一个六十多的老头过来对她说道：“夫人，少爷已经离开南阳城了。”

“知道了，另外吩咐下去，谁要是敢打少爷的注意立即让人处理掉。”绝色妇人说道“是，夫人。” 同时在南阳城里的各个势力都接到了李云龙他们离开南阳的消息，都纷纷行动起来。

天空湛蓝如洗。树林郁郁葱葱，有一条官道伸向远处，直到消失在尽头。

树林边的一棵大树下，有一个茶棚。没有墙板，四面通风，清凉怡人，是一个消暑的好地方。里面有几套桌椅，虽然简陋，却也洁净。茶棚的主人是一个老头，认识他的人都不叫他张老，而是叫他老张。或许叫老张会更亲切一些吧。

一个公子模样的青年带着十个美女正坐在其中的一张桌旁喝茶。他们也是这个时候唯一一位喝茶的客官。这个年青的公子从茶棚住西边望去，依稀可以望见古城南阳的城墙。老张望了望那个青年人，心道：“这人不知是谁家公子，长得真是俊。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坏呢？不然，他为什么会带这么多女的？”

这里是南阳的郊外。有许多路人见就要到南阳了，都会舒一口气，都会想到这间茶棚里歇歇。

从西边传来一阵马蹄声，声音由远及近，听马蹄声，似乎有四五匹马一齐奔来。不一会儿，马匹都停在了老张的茶棚前。老张看见马上的人均是年青人，为首的两位都把目光投向坐在茶棚喝茶的那位年青公子和旁边的十女，然后又相互望了一眼，也没有说话，便翻身下了马，向茶棚走来。跟在后面的人也都下了马，一起跟上。

为首的两位进到茶棚后，径直走到那位喝茶的公子对面的桌旁坐下。其他几位则似乎有默契地分坐在喝茶公子的周围，形成包围之势。

领头的两位中有一位面色白净，举止文雅的年青人，冷冷地对着那位喝茶的公子说道：“李公子，我们又见面了。上你应该知道我这次

来找你有什么事情吧。”

喝茶的公子笑了笑，或者在回想什么，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你我之间究竟有何怨仇？为何你等要来缠着我？”

那位喝茶的公子就是李云龙。李云龙旁边的十女自然是冷如凤、司空兰香她们。而李云龙对桌坐的自然是在李梦清的表演上的一干人。不过当时李云龙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两个人一个叫郑弈，一个叫徐杰。

自李云龙使计把李梦清作为自己的丫鬟之后，郑弈与徐杰便和李云龙势不两立。郑弈与徐杰自出道以来，一路顺风顺水，但自从看见李梦清以后就迷上了她，却的李梦清她是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由于郑弈和徐杰关系很好，所以就相互决定公平竞争，却没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既然落入了李云龙手上。于是他们发誓，一定要把李云龙捉住，以雪这个奇耻大辱。但是他们也知道在南阳城里有很多江湖高手，他们想成功也不容易的，就算成功了也不能得到李梦清的欢心。因为在南阳城里还有许多喜欢李梦清的人，于是他们只有等。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李云龙他们离开南阳城了，于是他们就马上追踪，想在城外解决李云龙。

李云龙现在看上去不会武功的样子，所以在郑弈、徐杰他们眼里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至于李云龙旁边的女人他们也认为是和李梦清由于是李云龙用卑鄙的手段骗上手的，所以也不会帮李云龙。

郑弈没有说话，到是他旁边的徐杰开口了，他怒斥道：“好你个小子，既然敢这样对我们心目中的女神，简直是在丢我们男人的脸，现在你放了你身边的小姐们，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

李云龙听了徐杰的喝骂，冷冷一笑，说道：“我做我的事，你行你的侠，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又管这么多闲事干嘛呢？”

郑弈不急不慢地说道：“天下事天下人共管。更何况，我们身为江湖中人，路见不平，当拔刀相助。似你这般无耻之徒，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

李云龙不怒反笑，说道：“好一个天下事天下人管！怕只怕你们管不了这么多。来吧！”说完便站了情况，直立当场。

到江湖上这么久李云龙早就想痛痛快快的打一次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现在难道有机会，又可以在这么多美女面前表现怎么会放弃呢?

老张听了两边的对话，心道：“难怪那位俏公子看上去有点坏坏，原来是个坏人。后来的这一伙应该是名门出身的少年英雄了，只是不知道是谁家的。”正沉吟间，只见一道白光一闪，老张面前落下一锭银子，是李云龙扔过来的。老张一怔，正要说话，接着又飞来一锭银子，却是郑弈扔过来的。郑弈对老张说道：“老人家，这是赔你茶棚的，银子够不够？”像老张这样的茶棚，加上桌椅，茶具等等，都不值一锭银子。现在却有两锭银子，哪会心疼这个茶棚呢。他连忙说道：“够了，够了，足够了！”徐杰喊道：“那你快快离开这里吧，否则，等会伤着了你，可就不好了。”

老张这里是官道必经之路，打斗的场面见过的也不少，他知道江湖中人的性子，也不多说，抓起两锭银子揣进怀里，屁颠屁颠地走了。

李云龙向身边的众女看去，示意让她们到旁边去，冷如凤身为李云龙第一个女人自然知道李云龙的意识，就带到众女向旁边走去，不过在她的眼睛里露出了关心的眼神。蓝冰月看了看李云龙没有说话，不过在她的眼神里李云龙仿佛看见凭你也想打败他们的神色。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八章 城外初战（二）

郑弈正要说话，徐杰大喝一声，叫道：“好你个小子，到了这个时候既然还执迷不悟，看我怎么教训你！”话音刚完，他整个人已跃凌空中，手执长剑，直向李云龙的面门刺去。这一剑显示出徐杰不凡的实力，大有一去不回的气势。李云龙一看就知道他的名家出生的。

随着徐杰的发动，围在李云龙周围的人也发动了对他的攻击。左边进攻的人名叫张平成，右边的叫罗文华，两人分攻李云龙的两肋。

李云龙冷哼一声，不退反进，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也不拔剑，左手扬起剑鞘，迎向徐杰刺来的剑，右手顺势把剑拔了出来。张平成与罗文华的攻势顿时落空。

“锵”的一声，李云龙用剑鞘把徐杰的利剑引开，右手握剑向徐杰的下盘挥去。徐杰人在空中，招式刚好用老，无法变招，眼看就要被李云龙的剑削中双腿了。就在这时，郑弈大喝一声，挺剑向李云龙的前胸刺去。

这一招“围魏救赵”，符合现在的形势，端的极其厉害。如果李云龙不理的话，他最多只是把徐杰的双腿割伤，但自己却会被长剑穿胸。

李云龙当然不会那么傻，他还要收尽天下美女，所以现在不会以己之命，搏人之伤。所以他的剑回撤，护在胸前。而刚刚攻势落空的张平成与罗文华这时亦重新挺剑从李云龙的身后两侧攻了上来。

刹时，形势逆转，本来是李云龙单独面对徐杰，并有可能把徐杰杀伤的，现在自己反而身陷包围之中。郑弈、张平成、罗文华三人如同一个三角形般把李云龙围住。

但是李云龙他没有害怕，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战斗，但是他相信他自己的实力。只见李云龙他只有向上冲，虽然徐杰还在上方，一来用剑鞘把他的劲力卸去了不少，二来他也正是招式用尽之时，威力大减。所以李云龙选择向上冲，徐杰见李云龙向自己冲来，剑是来不及回撤了，唯有暗捏左掌，待李云龙冲到近身时，蓦地一掌向李云龙的右肩拍去。

李云龙此时的双肩可谓是空门大开，双手各握剑与鞘，亦无法回防，只好默运功至右肩，硬受徐杰一掌。“砰”地一声响，李云龙被打得向后飞去。徐杰虽然此时劲力大减，但他是在高处往下压，占了一定的便宜。

从徐杰开始发起进攻，到这时李云龙在空中被打得向后退去，可谓是电光火石一般，没有多少时间。

李云龙往后飞去，终于脱开了郑弈他们四人的合击。其实他刚才并未受伤，因为他的轻功身法讲究的就是借力卸力，正好借徐杰之手把自己推离包围圈。

李云龙心中舒了一口气。这时，异变突起，李云龙只觉一股劲气直向他的后背袭来。竟是在他身后一直没有出手的那位年青人！那人手中的剑闪着寒光，如同白蛇吐信一样，快捷无比。

李云龙顿觉凶多吉少。但为了天下的美女他不会坐以待毙。只见他左手把剑鞘向后甩去，然后右脚在左脚背上用力踏了一下，借助反弹之力而身子一顿，接着把身子转过来，正面对着那位就要击杀他的人。

李云龙甩出剑鞘，用意是想阻一阻对方，但他没想到对方竟厉害无比，单掌把剑鞘击开，掌中的寒剑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直向李云龙刺去。

李云龙刚好转过身来，那人的长剑已抵达他的胸口，寒气逼人。“嗤”的一声，李云龙的衣服被撕开了，他已经感受到死神的召唤了。

而那人也似乎认定李云龙是必死无疑了——谁都这样认为，在地上站着的还来不及反应的四人，和旁边的十女包括李云龙自己也这样认为。他们似乎都听到铁剑撞击胸骨的声音了。

但是李云龙没有放弃，左手立即用出他没有用过的九阴白骨爪，向他攻去，同时使用螺旋九影向旁边躲避他的长剑。这只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情，众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李云龙躲避的地方正是郑弈他们四人的所在。不过四人都想不通李云龙为何会躲开长剑，还在纳闷，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

“啊！”的一声惨叫从那青年口中发出，原来那个青年被李云龙的九阴白骨爪击中胸膛，现在有了一个深可见骨的伤痕。

但是现在李云龙却是有苦说不出，虽然已经把刚才那个人击伤，但是现在……如果再次落入郑弈他们的包围之中，今天的战斗还有点难度没有系自己不一定会赢。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李云龙左手运起十成的霸气决，一掌拍向旁边的郑弈。右手的长剑也由外向内画起一道弧线，直向徐杰面门划去。“砰”的一声，李云龙的左掌拍在了那郑弈的铁剑上，铁剑被拍得歪向一边。而那徐杰也甚是机敏，顺势把剑迎上李云龙的长剑。

那徐杰的剑力何止千钧，李云龙这时的十成功力其实只不过是平时的六成，但也不容小觑了。他一掌拍向铁剑后，借住反震之力，迎上了张平成，同时脚向罗文华飞去。

由于郑弈他们没反映过来，所以瞬间被李云龙打退数步，而且个个身受大小不轻的伤。

乘你病，要你命。李云龙没有放过他们，同时再用出螺旋九影和九阴白骨爪，在郑弈、徐杰他们没有反击之力时向他们飞快的攻去。

“啊，啊，啊。”几声惨叫声从郑弈、徐杰他们口中发出。

李云龙没有杀他们，因为从郑弈、徐杰他们的武功行为表现来看他们一定是世家子弟，杀了他们对李云龙来看没有什么好处。

打败了他们以后李云龙就笑着走向冷如凤他们，冷如凤、刘熙蓉、宫飞燕她们三人露出了担心的神色，看见李云龙走过来连忙关心的向前问道：“夫君，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为了你们我也不会让自己有事。”李云龙道。

听了李云龙说的感动的话冷如凤三女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静静的抓着李云龙的衣服。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四十九章 东方琅（一）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李云龙受到危险的时候李梦清觉得自己的心就要跳出来了。李梦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自己喜欢上了李云龙？李梦清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不，不会的。可是刚才的感觉的怎么回事呢？自己为什么很有这样的感觉？

而钱芙蓉也有着和李梦清同样的感觉，但是她的想法是一定是自己会没为自己的大嫂报仇，没有让李云龙落到自己身上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其他的众女如司空兰香等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都和李云龙这个男人有关。

李云龙看见众女关心的神色心里感觉到特别的温暖，但是他知道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因为这里还在南阳的旁边，要是等南阳城里的各个势力都到了再想离开就不容易了，于是李云龙他对众女道："我们先离开这样，否则的话等一下会有麻烦的。"只是李云龙他不知道现在南阳的各个势力都希望李云龙快点离开南阳，这样他们才好在路上动手，更不知道有人会在暗中帮他除去麻烦。

"好的。"冷如凤是一个江湖人，自己知道李云龙的话的意思，连忙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李云龙就带着他们向东走。

李云龙走后，郑弈叫道："徐兄，张兄，罗兄，君兄，你没事吧？"

那年青人淡淡一笑，说道："说来惭愧，我们这样多人既然打不过他一个。他是我君临风遇到的最厉害的一个。唉！"

原来，这位年青人，竟是武林龙榜中的君临风！难怪他会有如此的功力。

徐杰问道："是啊，君兄，我们也在纳闷，你的剑术我们是清楚的，却为何让他躲过呢？而且最后他用的武功我们都没有听过。"

张文成接道："难道他练的什么绝世功不成？"

罗文华也接道："或许他有什么刀枪不入的宝衣也说不定。因为这样他可以利益他的宝衣来防御君兄的剑，然后才出手打败我们。"

君临风摇了摇头，说道：“我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照理说，那李公子与我们年龄相仿，要想练成如铁布衫之类的外家功夫和什么绝世武功是难以想象之事。如果说他穿了刀枪不入的宝衣倒还有可能。难道是天雪蚕衣？”

天雪蚕衣，据说是括露康格多山上独有的天雪蚕丝所织而成。天雪蚕刚孵时，通身晶莹剔透，而后以山上的天雪花为食，身子渐渐变紫，至成蛹结茧前，身子紫黑，似有光泽流动。天雪蚕结的茧却是淡紫色的，比一般的蚕茧要小得多，如同一粒花生米。加上其繁殖奇慢，又生在括露康格雪山顶峰，采集艰难，至今也不过只有五件而已。用天雪蚕丝织成的衣服柔若无物，不单可以御寒，而且刀枪不入，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瑰宝。

郑弈听了君临风的猜测，奇道：“听说天雪蚕衣早已流入各个帝国皇宫，又怎会出现在他身上呢？”

徐杰他们也露出不解的神情。

君临风摇了摇头，说道：“这只是我的猜测之词罢了，并不能确定那李公子就是穿了天雪蚕衣啊。”

徐杰恨恨地说道：“这次我们来抓他，却不想不但被他逃脱，而且还被他打败受伤，真是气人。”

郑弈接道：“说起来，也真有点佩服这个李公子呢。既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是我，我就做不出来，好了，不说了，现在我们不能赶路了，只能回南阳养伤了。”

天慢慢的暗下来了，千穗山山脚的小径幽深宁静，李云龙正带着他的十大美女赶路间，忽然听到打斗声远远地传来，其间金铁交击，显然是武林中人正在械斗。

李云龙好奇心起，便欲一探究竟。忽然又听得一声响箭声起，那是江湖救急常用的寻常之物，并非普通的箭声。不过，在此处施放江湖求救信号，寻常人一般不会出现的。因为这里太偏僻了。

“看来又有热闹了。”李云龙对身边的众女道。

“夫君，你想管这件事情？”刘熙蓉皱皱眉头问道。现在虽然刘熙蓉的身份没有被江湖人知道，但是她还不想让李云龙管别的事情，因为这样她的身份就更加容易暴露。

“也不一定，我们去看看再说。”李云龙并不知道刘熙蓉的想法，想也不想的回答道。

李云龙带着众女绕了个弯，快步赶到响箭声的来处，正正地听到场中人的对话。

“这里荒凉得很，东方琅，你逃了这么久还不是被咱们堵上了，别说里上的人听不到你的求援，就是听到了又如何。他们算什么东西，咱们可从来都没有把江湖中人不放在眼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把东西交出来，咱们留你一条全尸就是。”

“好大的口气！”李云龙本来想先看看情况，听到其人说话嚣张，他也懒得再判断谁好谁恶。

场中有三个人正围着一个三十许的中年男子打得正欢，听到李云龙的话语便停下手来。

“这位少侠，适才我兄弟胡言乱语，请少侠切勿见怪！”说话的人大概是三人之首，他一付文士打扮，手持三尺青锋，颇有几分儒雅之气。

虽然他说话彬彬有礼，不过李云龙的感觉就是此人很阴险。其人言语客气，却是目光闪烁，显然是口不对心，正在打着什么主意。

“少侠，江湖规矩，在下现在便请求你的庇护。在下身上带有贵重事物，这贼人欲强行抢夺，请少侠这就发信号请路过高人前来襄助，事后在下定有重谢！”那东方琅不等李云龙说话，便欲以言辞挤住李云龙。

李云龙听得他口口声声又是江湖规矩，又是贵重事物，还说什么事后重谢，心里立刻便起了反感之意。本来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份内之事，但这东方琅明显是欺李云龙年轻，言语间极尽威逼挤兑诱惑之能事，显然是个心胸狭隘之徒。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章　东方琅（二）

李云龙正欲撒手不理之际。

“小子，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练个二三十年再出来管闲事，活得可能长点。记住了，要管闲事也不要管到咱们帮头上来，而且现在又不是那一个人，如果等一下打起来的话，不小心伤了她们，那么，嘿嘿。”正是初时以言语辱及天下江湖的那人在说话。

李云龙鄂然，世上怎会有如此嚣张狂妄之辈。他一时气结，说不出话来，李云龙旁边的众女象冷如凤、司空兰香、蓝冰月这样的江湖人士也勃然大怒，正想着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这狂妄之徒的时候，忽起感应。那文士打扮打扮之人毫无征兆地一剑就向李云龙刺来。

这中年文士确是心狠狡诈之人，他本来想以言语哄走李云龙，却不料东方琅也是江湖上成了精的人物。东方琅的一番言语让他以为自己的计划落到了空处，这里是虽然是千穗山地界，但是离官道不远，那少年若是真听了东方琅的鼓动，一支求援的响箭就能引来无数官道上的高手，那时再想半事就难了。

（注：由于现在武林大会就要召开，而这里就通往兰州的几条道路之一，所以现在来往的人比较多。）

中年文士正转念间又听到同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语。于是他断定事情已经不能善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要趁这少年和他身边的众女气极之时一举将其击毙。

李云龙终于感到了愤怒，自始至终自己就只说过一句话。这些人你阴我，我阴你，真当自己是个白痴了？面前这个人更是出手阴毒，显然是要将自己一击而毙，好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只听到“铮”地一下拔剑，声若龙吟，剑光耀眼。

现在李云龙不欲杀人，但是也不想让这些人好过了。而蓝冰月，司空兰香两人也纷纷加人战场。

只是数招间，三人便即败北。除了那个没出声的汉子，那个侮辱师门的人以及那中年文士，李云龙都让他们受到了不损筋骨而又不轻的伤。

“走！”那中年文士万没料到李云龙、司空兰香、蓝冰月的武功如此强横，他也不说场面话转身就走。他以己度人，这三个少年少女明显手下留情，但谁知道一言若出，他会不会改变主意。

李云龙打了莫名其妙的一场，心中郁闷，便欲向那东方琅问上几句。转身看去，只见东方琅眼耳口鼻间忽然流出血来，软软地倒下。

李云龙抢上前去将其扶住，心道“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就象要死了一样。莫非中了什么毒，或者是受了什么内伤正好发作？”

虽然不齿其人，但见死不救终归不是侠义中人所为。李云龙将其扶着坐好，自己便盘膝坐在他身后，双掌抵住他的背心将一股真气送了过去。东方琅体内状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李云龙的脑海中。李云龙一凝神间，心下大奇。

东方琅体内有数道阴冷怪异的内息在不断地破坏着他的经脉和腑脏，李云龙便试着以霸气决的真气去压制这些内息，初时颇见成效，这些内息被李云龙的真气一一抵化。

当李云龙以为已经消灭了这些异种真气的时候，忽然的从东方琅的周身经脉及主穴中莫名其妙地又游出几丝，这几丝异种真气一经出现就不断吸纳和同化东方琅本身的内力，甚至连李云龙的霸气决真气也被吸纳了少许，然后便和方才一样又开始游走破坏。

任李云龙如何催动内力，那阴冷怪异的内息总是此伏彼起，无有尽绝。

李云龙刚刚又完成了一次压制后，猛地从东方琅的背上灵台穴处钻出一丝这种真气，竟然向李云龙的手掌冲来。李云龙大骇，霸气决真气猛地一收一撞弹开了这丝诡异之极的内息，手掌离开了东方琅的背心。

“夫君，你没事吧？”冷如凤见李云龙被震开，大惊，连忙来到李云龙身边问道。

“没事，只是他的身体内的真气有点奇怪，既然能够吞噬我的真气。”李云龙道。

“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时司空兰香进来问道。

“这个有知道有点是怎么回事。”蓝冰月的话冷冷的传来。

没等李云龙说话东方琅就幽幽地醒转了过来。“多谢这位少侠，我中的是大明帝国的皇家秘技‘阴魂不散’，此时已然发作，没救的了！少侠不必再多费心思了！”

“阴魂不散，好贴切的名字，好恐怖的功夫！”李云龙想起这异种真气刚才诸般的怪异之处，身上冷汗直冒。

“原来是‘阴魂不散’怪不得。”司空兰香听了东方琅的话说道。

“你知道？”李云龙看着司空兰香问道。

“恩，这‘阴魂不散’是大明帝国的皇家秘技，它是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所有，而大明帝国的这个开国皇帝在漠河帝国时期掌握了漠河帝国的风衣卫，这些人是漠河帝国的特务，只是漠河帝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他就是利益风衣卫建立大明帝国。所以这个‘阴魂不散’也成了大明帝国的皇家秘技。而刚才的人可能就是大明帝国的皇衣卫。皇衣卫是根据原来的风衣卫建立了，他只效忠于大明帝国皇帝。”司空兰香解释道。

“这位姑娘说的不错，我的名字叫东方琅，是大明帝国东方军团东方英的儿子，由于遭到西门家的陷害才被皇衣卫追杀，少侠可否帮我一个忙？”东方琅眼耳口鼻中仍是不住流血，他坚持说话，状极惨厉。

“啊，你是东方家的人？”司空兰香叫道。

“你说吧！”李云龙对这个人并没有好感，但其人将死，帮助一个临死之人完成心愿，也是功德一件。

东方琅挣扎着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裹道：“麻烦少侠将这个包裹送到兰州一个叫东方婉的姑娘手里。”

“好！”李云龙伸出手去就欲接下包裹。

哪知那东方琅将手一缩，李云龙一怔，却见东方琅看着自己，满脸的怀疑之色。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一章　月下试探（一）

“我还没说在兰州哪里，你如何能找得到？”东方琅的眼睛一片血红，但那不信任的目光却丝毫遮掩不住。

“你不是说了在兰州吗？兰州才这么大我为什么找不到。”李云龙现在很生气，但是又不愿意再与一个将死之人生气。

“你，你发一个誓来，一定要亲手把这个包裹交到东方婉手里，其间不能打开来看，否则不得好死！”

“你！”李云龙怒气上涌，他一转念间又恢复了平和。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如此，须怪他不得。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好心帮你，你既然这样，再说东方婉是我的好姐妹，我们怎么会不帮助你呢？”这时司空兰香道。

“你说你和东方婉是好姐妹？你认识东方婉？”东方琅看着司空兰香道。

“是啊！我叫司空兰香，在一年前认识东方婉，并且成了好姐妹，只是在一个月前东方婉说她有事情要离开，现在我们已经一个月不见了。”说到这里司空兰香有点脸红，因为东方婉曾经和她说过要把她介绍给他的哥哥东方琅，而现在东方琅就在自己前面。

“这个誓我是绝对不会去发的，你相信我的话，现在就把包裹给我，我尽力替你完成心愿。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只有等你死了之后再从你手里把包裹拿来，去帮你完成心愿。如果这个东西很重要，不能让外人看到，那么你现在就把它烧了吧，我绝不会阻拦。”这时李云龙说道。

听了李云龙的的话东方琅清醒过来，“是了，他武功如此高强，自己就算在最佳状态也万万不是对手。现在人家只要一伸手，这东西就是他的了，可笑自己还想逼人发什么誓！再说刚才的这个女的是自己妹妹的好姐妹，跟在他的身边应该可以把东西过自己的妹妹吧！”

“少侠莫恼，其实这包裹里不过是本不入流的武功秘籍，以少侠的武功自然是不会放在眼里的。是在下失态，如此就拜托少侠了。”东方琅不再犹豫地递上包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李云龙的这番话让他比听到其发誓更为放心。

李云龙和众女静静地看着已然气绝的东方琅。他虽然七窍流血面目可怖，但还是能看出，这个人是含笑而逝的。李云龙和司空兰香最后和他说的一番话确实是心中所想，他谈然而坚定的态度终于得到了东方琅这样一个疑心极重之人的彻底信任，使得东方琅能够完全放下牵挂含笑而逝。

能够让东方琅安心地离去，李云龙有一种很愉悦的感受。他当然也会尽力去完成东方琅的心愿，虽非亲故，而古人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况且听东方琅和司空兰香刚才这么说他妹妹东方婉说不定还是一个美女呢？如果东方琅现在知道李云龙现在的想法的话不知道会怎样？李云龙掘了个土坑将东方琅掩埋，虽然他较之以前更加潇洒淡然，而人死不入土，却还是看不开的。

埋了东方琅以后李云龙看了看天色对众女道："天色已经不早了，看来今天我们到不了下一个镇上了，现在我们应该去找找有没有什么破庙什么的，否则的话我们只有在这慌郊野外过夜了。"

"哼，还不都是你？要不是你我们这么晚怎么会走到这里。"钱芙蓉哼的一声道。

"我说芙蓉啊，我记得上次你还要答应我做一件事情，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要不要今天，嘿嘿。"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刘熙蓉道。

李云龙一说话钱芙蓉就没有声音了。

走了不到五里路李云龙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大的山洞，李云龙对众女道："哈哈，今天我们只能住这里了。"

这也难怪李云龙会这么开心，一个男人十个女人，虽然只有三个女人和他有关系，但是和十个女人在一起过夜，哪怕是只能看不能吃也是一件让男人兴奋的事情。再说天下谁都有这样的机会？

"今天我们住里面，你住外面。"还没有等李云龙高兴完蓝冰月就无情的打击他道。

"这，这外面风这么大，野兽又这么多，住在外面不安全。我还是住里面吧！"李云龙道。

"不行。"蓝冰月坚决道。

"是啊夫君，男女有别，你还是住外面吧！"这时刘熙蓉也道。

李云龙看着众女都点点头就知道今天晚上自己没希望有她们在一起了，他有点失望，但是他知道这事情强求不得，因为司空兰香，蓝冰月这两人的武功比他差不到哪里去，如果强行要进去的话说不定要被她们……

夜静悄悄的，李云龙一个人坐在山洞外的一块石头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回想着这一个月来的事情，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是却有着以前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身边有着这么多美女，身怀绝世武功，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想到武功李云龙不知不觉的想到了以前电影里的武功招式，象什么无影腿什么的。想到这里心里兴奋不已，由于已经在夜晚了，所以李云龙只有在脑海里练习。

“夫君，你在想什么呢？”宫飞燕这时走了出来，来到李云龙身边道。

“在想你啊！”李云龙搂着宫飞燕的腰对她笑道。

“想我才怪。”宫飞燕白了李云龙一眼道。

“那你说我在想什么？”李云龙问道，同时他的手也不甘寂寞的在宫飞燕身上活动起来。

“在想司空兰香和蓝冰月她们吧！”宫飞燕没有阻止李云龙的动作，对李云龙道。

“哦，你怎么会说我在想他们呢？”李云龙问道。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二章　月下试探（二）

“当然知道了，你对蓝冰月虽然不理不采，但是我看见你看她的眼色具有强烈的占有欲，所以我知道你在欲擒故纵。而司空兰香性格比较活泼，所以你经常和她说话，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她的好感。”宫飞燕道。

李云龙一惊，想不到宫飞燕既然可以看穿他的心思，但表面上不露声色的称赞道：“飞燕真聪明。”

“夫君，你还没告诉我我的身份呢？现在可以告诉我吗？”宫飞燕道。

“我的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啊！”李云龙反问道。

“夫君的武功这么厉害，家里一定是有名的武林世家吧？”宫飞燕问道。

“不是，我家不是什么武功世家。”李云龙摇摇头道。心想道：现在自己家是王府，当然不是什么武林世家。

“不是？那夫君的武功怎么这么厉害？难道夫君的师傅是什么绝世高手不成？”宫飞燕道。

“怎么会呢？我根本没有什么师傅。”李云龙回答道“那夫君的武功是怎么学来的？难道夫君你天生就会？”宫飞燕道。

“谁说的？好了飞燕，现在天色已晚，你还是先去休息吧！”李云龙放开宫飞燕道。

“哦，好的。”宫飞燕有点失望，但是还是听了李云龙的话回到里面休息去。

李云龙看着宫飞燕的背影，脸色复杂，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李云龙就带着众女继续赶路，清晨的空气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虽然昨天晚上一个在外面过夜，但是感受到这新鲜的空气李云龙昨天的郁闷一扫而空。

“今天的天气真好。“李云龙对众女道。

“无聊。”蓝冰月冷冷的对道。

李云龙摸了摸鼻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本来他想找个话题和众女聊天，只是没想到刚开口就被蓝冰月无情的打击了一下。

“呵呵。”看见李云龙滑稽的样子众女的笑了起来，就是蓝冰月这冷冷的脸也露出了微笑。

“笑，笑，再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李云龙‘恶狠狠’的道。

可是李云龙他越是这样众女的笑声越大。

就这样李云龙一行人边走边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个山林处。突然听得左方山林处一阵急乱的脚步声响了起来，听声音人还不少，有十几个。转头瞧去，便见得山林处人影憧憧，正在急速奔来。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李云龙想道。

“呼喇喇”一众十数人一齐奔了出来，手中还各拿着刀枪棍棒，正在李云龙等人奇怪这些是什么人时，突然有人大喝道：“呔，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敢情是打劫的，不过当李云龙他听到这句如此有特色的职业话语后仍是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小子，快点乖乖地把身上钱财和身后的女人留下滚蛋，若不然老子一刀劈了你！”当先一名身高体壮的黑大汉，一挥手中厚背大砍刀指着李云龙喝道。

李云龙心道难怪这条路上左右都无人，原来是出了一伙拦路抢劫的强盗。想到拦路抢劫，他不由想起一部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当下道：“我最烦你们这帮打劫的了，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他也不想想这打劫还要什么技术？

“小子，听见了没，快点把银子和女人乖乖地交出来！”正在李云龙在那里思索这抢劫和技术有什么关系时，那黑大汉见他呆立不动，皱眉沉思，又是朝他大喝一声。

“你们有本事就上来拿呀！”李云龙被他那一声大喝从沉思中惊醒，说了句后笑吟吟地看着眼前的这伙强盗。心中却想着自己昨天按照电影里面的无影腿在脑海练过之后可还没跟人练过呢，现在正好可以拿这些个小毛贼练练。

那黑大汉见他不乖乖地交银子，反而还在笑着，认为这是在嘲笑他们，心中生怒，大喝一声道：“兄弟们，给我上，先揍扁这小

子！”话一落，他身后七八人便各挥刀枪棍棒发一声喊向李云龙冲了过来。

李云龙待得当先一人冲至他三步远时，突然一屈膝弹身，一下子便窜了过去，然后飞起一脚，一记正踢正中那人胸口。那人“砰”的一下就朝后飞了起来，后面两个躲之不及，又被他撞上身来撞倒在地。李云龙毫不停留，出腿如风，“噼哩叭啦”一阵，这朝他奔来的七八人便全部躺倒于地不住地哀呼痛叫。踢倒这七八人后，他一闪身便向着后面那拿着大砍刀的黑大汉冲了过去。

那黑大汉见他眨眼之间就将七八人全部踢倒于地，正在惊愕之间，便见李云龙冲了过来。刚挥刀要砍，便觉眼前一花，李云龙已不见踪影。然后便是身后一阵痛呼乱叫，还有脚踢在人身上的“砰叭”响声。转身一看，便见身后的那七八人也全部被打倒于地，一个也爬不起来，而打人的那个小子却是不见踪影。

“喂！”一只手突然拍到肩上，让那黑大汉吓得就是一跳，然后一挥身，抡刀就劈。

在身后招呼他的正是李云龙，见他一刀劈来，右手上举，看着那刀的来势，两指一捏便把那刀拿住。那黑大汉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去抽，却是无论如何抽之不动。脸色大惊，当下连忙一松手，双膝一软，跪倒于地，向李云龙磕头拜道：“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若想留命，快些乖乖地献上买命财！”李云龙“叮啷”一声扔开手里的刀，展手伸到这大汉面前笑呵呵地道。今天李云龙他想要做一次强盗。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三章　路遇强盗

那大汉听到这话却是一愣，李云龙伸手扣指“咣”的敲了他脑袋一下，笑问道：“听见了没？”

“哎哟，听见了听见了，我这就给您这就给您！”那大汉痛叫一声，连忙伸手入怀掏出五个鼓鼓的钱袋来，递到了李云龙的手里。

李云龙还真没想到，他一下子竟掏出五个来，愣了下才伸手接住，感觉入手甚沉。心想这帮人打劫的可还不少呢，一定是打劫了不少人的。他伸手掂了掂，向那大汉道：“好了，滚吧，以后不准在干打劫的事了，若是下次从这里过再让我碰见你们，定不轻饶！”他说完，一伸脚将刚才扔在地下的那柄刀挑了起来，然后伸腿一踢，“嘣当”一声将那柄厚背大砍刀踢作了两半掉下地去。

“咣啷啷”两截断刀响着掉在了大汉的面前，他面色已是变得煞白，身子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便是那满地正在哀嚎痛叫的汉子，看见了这一慕也都全部闭上了嘴，脸孔发白。

“滚吧！”李云龙又喝了一声，这伙人便连忙连滚带爬地去了，连掉在地下的兵刃也顾不得捡。

“夫君，你还真的做强盗啊！”这时冷如凤走过来道。

“怎么了？你很惊讶？上次你也不是要做强盗吗？要不是上次我叫你离开说不定你要在树上等一天呢。”李云龙道。

“夫君，不要说？”听见李云龙这样说冷如凤马上用小手封住他的嘴巴道。

被冷如凤封住嘴巴后李云龙在想冷如凤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映，但是看见冷如凤在看后面的几女瞬间就反映过来了，原来她怕众女知道。

拉开冷如凤的小手，李云龙笑眯眯的道：“可以，不过……”

“不过什么？”冷如凤马上问道。

“我要你……”李云龙在冷如凤耳边轻轻的说道。

“坏蛋，我就知道你没有好主意。”冷如凤白了李云龙一眼道。

“师妹啊！我们还是先走吧！我不想和一个强盗在一起。”蓝冰月说道。而且还说的很大声，显然是想让李云龙听见。

李云龙知道蓝冰月这话是说给他听的，目的也很明显，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李云龙还没有想到征服蓝冰月的办法，所以也没有对蓝冰月蓝冰月采取行动，同时因为蓝冰月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李云龙知道一般的办法是不行的。虽然有时候李云龙也想用强的，但是对于自己未来的大夫人，他还是下不了手。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有很多女人的，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人是不行的，而蓝冰月这个李云龙的未婚妻是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所以如果能够真正的征服她的话，那么李云龙的后宫将会少很多风波。

不过现在对于蓝冰月的攻击李云龙知道自己不能没有反击，发展的话以后自己将会被她管死，那时自己哪有时间去收尽天下美女。

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蓝冰月，慢慢的走到她和司空兰香的身边对司空兰香道：“兰香，不要和这个疯婆子说话。来，我给你进个故事。”

“师妹，不要过去，这个强盗一定不安好心，你过去就倒霉了。”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马上拉着司空兰香道。

“兰香，别听她的，我怎么会让你倒霉呢？我想她一定在嫉妒才让你不要过来。”李云龙道。

“师妹，你看他这么好色，你过去一定会倒霉的，听师姐的没错。”蓝冰月道。

司空兰香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本来他跟着李云龙是有她的目的的，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夹在李云龙和蓝冰月中间。

“好了，不要说了，你们那里我一处不去总行了吧！”司空兰香大叫道。

听了司空兰香的话我和蓝冰月对望一眼异口同声的说道：“都是你啊！”听见对方的话他们又同时哼的一声。

“他们真是一对啊！”冷如凤看着李云龙和蓝冰月对旁边的刘熙蓉说道。刘熙蓉听了冷如凤的话笑了笑没有说话。

“哼，好男不根女斗。”李云龙道了句就走到了冷如凤他们那里。

“夫君啊！感觉怎么样？”冷如凤笑眯眯的问道。

李云龙知道冷如凤在问什么感觉怎么样，但是冷如凤刚才和蓝冰月说的话没有影响的他的心情，听了冷如凤的话李云龙只是微笑的道：“没什么，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吧！”

冷如凤惊讶的看着李云龙，想不到这个时候李云龙既然还能够保持这样冷静。要是别的男人的话是不可能还保持这样冷静的。

但是听见李云龙说赶路，冷如凤看了看天色也发现现在确实不早了，如果在天黑前不能到下一个城镇的话又要在野外过夜了，作为女人，虽然冷如凤是一个江湖人，但是也不小在野外过夜。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四章　赵素雅

经过几个时辰的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李云龙他们来到了山恒镇，在山恒镇过去只要两天的路就可以达到开封城。

休息了一晚有李云龙就买了马带着众女向开封城出发。

“嗖”。正和众女聊的正欢时，又听见砰的一声，前方林中一支响箭在半空中炸开，烟花凝成一个赵字。李云龙心神一凝，便听得打斗之声不绝于耳。

响箭是江湖人常用的一种联络工具，有求救的，示警的，召唤的，不一而同，一般小门小派的响箭都是以声音来辨别意思，需知响箭制造颇为麻烦，所费亦高，象前面这支居然能以烟花凝成文字的，那就更不是一般的门派可以用得起的了。看来前面的不是一般人。

李云龙禁不住心中好奇，和众女策马来到林边，将那马随便栓在树上便即步入树林中。

“那小娘皮刚才放了她主子家的响箭了，大伙加把劲啊！”李云龙见林中一小片空地处居然挤着二三十人斗得正欢。一个身着鹅黄长衫的少女居中，手持长剑，却不上前打斗。她衣着华丽，容颜典雅，虽年少却自有一股雍容的气质，一望既知是名门闺秀。身边有一个侍女打扮的小姑娘，神情慌张，想来刚才听到的放响箭的小娘皮说的就是她了。少女身边还有一老者，武功颇高，只是右手运转不灵，想是已经受伤，老者左手持刀与人争斗，危急时方以右手补以拳掌，却已是岌岌可危。其他还有三两个年轻男子，应该是护卫，也是人人重伤。外围则是二十余壮汉，听得此番话语后攻得越发急了。

李云龙和众女并没有掩饰行踪，那围攻众人已然发现有外人到来。

“这位朋友请了，孙家和赵家清算旧帐，若非相识就请离开。”

李云龙顺着声音来源看去，只见一虬髯大汉目视自己，此人左手长锥右手短锤，是一个蛮横人物孙家，赵家，李云龙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因为这两家都是武林八大世家之一，现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既然马上要和自己连在要求李云龙真是后悔不已，早知道就不进来了。

“和赵家清算旧帐怎么不去我们紫烟庭，却来这里设伏我一个小女子！孙家之人，无胆鼠辈！”长衫少女冷笑。

李云龙虽然年少，但手握长剑气度非凡。孙家众人固然不敢小看了他，况且李云龙后面的女人都有着不错的身手。长衫少女更是希望得到李云龙众人相助。久混江湖之人毕竟有些眼力。

但是李云龙却知道现在无任怎么做一定会把他们得罪，因为两家都是大的武林世家，如果一个都不帮的话就会把他们都得罪了，但是帮那一个才好呢？看了看那个少女，李云龙的好色心又来了。他决定帮那个少女，说不定她会以身喜许。

打定主意后，李云龙大声喝道：“路见不平，那个什么来着？”他存心逗乐，手脚却不停，抽出佩剑直扑孙家众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侍女噗呲一声笑出声来接道。

那老者独斗多人，形式最是危急，李云龙先是一招游龙天下将面前众人逼退，接着把自己觉得非常的精妙招数源源而出，直扑围攻那老者的诸人，剑光到处，孙家众人的包围圈瞬间就被李云龙撕开了一个口子。

而李云龙身后的众女见李云龙说也不说行动起来，无任情愿还是不情愿都知道躲避不过，于是让钱芙蓉和刘熙蓉众女，司空兰香和蓝冰月上前要帮李云龙。

“没事，我一个人够了，”李云龙道。

“那我没有刀怎么办？应该改成，路见不平，拔剑相助才对。”李云龙犹有余暇，听了侍女的话便又接着说。

说完也不管她们回答不回答，手中的剑变的更加厉害了，一招接着一招向他们攻去。那长衫少女看着丘平独战群匪，早已心湖澎湃，眼光迷离。

说时长，其实不过短短十数招间。李云龙打得过瘾，自从自己领悟剑法以来，这套剑法从未现世，这次对手很强，使来当真是痛快之极，却忘了自己正在被十余人围攻。

孙家众人更是暗暗叫苦，万没想到这个少年的剑法如此神奇，上三五人是略处下风，再上两人还是略处下风，这下好了，上了十余人，居然还是略处下风！而且还无法脱身。众人都有一种感觉，如果

要是停手后撤，那么所有的压力全都会朝着自己一人而来。众人当真是进退两难，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突然孙家众人只觉得压力一轻，却见漫天剑影扑面而来，众人以为这是李云龙发动绝招前的空隙，皆退。李云龙要的就是众人这一退，剑招全力发动。

剑归鞘，剑气已收，孙家一众人人皆伤，而这还是李云龙手下留情。因为李云龙不想过分的得罪孙家“阁下可否留下姓名？”虬髯大汉左肩中剑，鲜血直流，他毫不理会却死死盯着李云龙。

“在下李龙。”李云龙背剑傲然而立，风拂衣摆，无尽地倜傥风流。

“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马雄是打不赢你的了，孙家会来找你的。我们走！”

待孙家众人离去，长衫少女对着李云龙盈盈下拜道：“多亏公子仗义相助，小女子方得免受辱，赵素雅这厢拜谢了！”那老者与侍女众护卫一齐随赵素雅拜倒。

李云龙本是潇洒之人，相助于人而受一礼本来也没什么，不过赵素雅身后老者与几个护卫也都跟着向自己行大礼，这就有些别扭了，尤其是那老者。敬老尊贤的思想容不得李云龙受此一拜。

李云龙闪身避开道：“大家都是武林一脉，岂有遇难不施援手之礼。谢则谢亦，如此大礼李龙则不敢当！”

赵素雅心中赞叹，起身道：“如此素雅便听公子的，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李公子雅量高致，是我俗套了！”转身对众人道：“大家都起身吧。”便上前略扶了下那老者。随即又回身对着李云龙道：“不知公子欲望何处去？”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五章 客栈（一）

“开封。”

“哦！”赵素雅没来由一阵欢喜。

“李公子可否和我家小姐一起走？”那小婢颇知小姐心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互有个照应”

“恩，这位妹妹言之有理。如果小姐不嫌弃，不如李龙和小姐要求起程？”赵素雅容颜秀美气质高雅又不失江湖本色，李云龙很有好感，也盼得多相聚一会。

那小婢脸现红晕，“婢子是小姐的侍女，不是什么妹妹，公子叫我小菱就好了。”

李云龙哈哈大笑，“小菱啊，好名字！不过你看来就比我小，叫一声你妹妹也没什么不对的！”

这时众女也走过来了。赵素雅这才看见众女，向李云龙问道：“这几位姐姐是？”

接着李云龙把众女介绍了一下，虽然听了李云龙的介绍赵素雅有点不舒服，但是她也没说什么。

出得树林，李云龙牵过马一行人便有说有笑的向开封而去。

路上李云龙众人很快就和赵素雅众人熟络了，从赵素雅众人言语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由于孙家的一个公子看上了赵家的大小姐，也就是赵素雅的姐姐，但是赵素雅的姐姐已经结婚了，而且就是没有结婚也看不上他，但是孙家的公子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找了家中的高手去赵家抢人，一时间双方大大出手，由于这个孙家公子带的人打不过赵家人，只有落慌而逃，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把事情告诉了孙家家主，当然他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而孙家家主听了这个公子的话以后马上召集孙家高手前往赵将于是乎一夜之间孙家高手云集，赵家顿时落于下风。不过赵家根基深厚，倒也不至于怕了去。只不过这孙家从此却再也不怕事了，而且那一战中赵素雅的姐夫战死也加大了两家的仇恨。这次攻击赵素雅就是有为而来。那老者名赵木，是赵素家上代的家仆，武功甚高，早已被奉为家中长辈。赵家就是怕赵素雅去见参

加武林大会的父亲有危险才特地请其护卫，却没想到对手算得极准，派来的高手稳胜诸人。若不是李云龙恰巧赶到，后果殊难预料！

两天以后当红日西斜的时候，李云龙和赵素雅众人踏着夕阳的余辉踏进了开封城。李云龙一路走着，一路打量着这时的开封城，赶了一天的路李云龙觉得自己的肚子已经饿了，现在来到开封那当然是要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在路上他找人打听了现时开封城内最好的酒楼，福源楼。

闻着各种菜肴的香味，看着那油亮鲜艳的菜色，李云龙和众女忍不住地吞了口口水，肚里也跟着响了一下。走了一天的路，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所以一见了这许多的美味佳肴，马上就勾起了众人的食欲，而且在这么多道菜里李云龙还发现了一道在现代时曾经吃过的川菜中的“水煮牛肉”。虽然跟现代的还有些区别，不过他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也让他的心情更加兴奋起来。拿起筷子品尝了一口，发现虽跟以前吃过的略有不同，不过那独特的味道已是形成，让他忍不住的闭眼怀念。

“啧！”李云龙他嚼烂之后一口咽下忍不住地咂巴了下嘴，然后又伸手去倒酒，手伸到半路就想起那壶没有由酒，连忙大声吆喝道：“小二，上酒！”

“兄弟听说了没，青城派的掌门沈天华在不久在武汉城附近被人给杀了，而且还是死在他们青城派的成名绝技之下？”这句话传到了正在狂吃大喝的李云龙耳里，立时让他正夹菜端杯的手突然就定住了，连嘴巴的咀嚼动作都停了下来。随后才恢复正常，不过速度已慢了许多。伸手夹起菜送入口中后，他趁着端酒之际往声音来源处扫了一下。发现说话的是西首*墙处一张桌上的一个瘦长汉子，正在向他对面的一个粗壮大汉说话。

“早就听说了，这事儿现在都差不多传遍武林了，就你还当新鲜的拿出来跟我这儿显摆！”那大汉嗤笑了一声，继续夹菜的动作，夹了一筷子红烧肉送到嘴里大口嚼着。

那瘦长汉子听他这样说，却也不恼，笑了下，又道：“听说是死在阴阳教的慕容范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之下，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老张，你倒是说点新鲜的，别竟说这过时的！”对面那粗壮大汉又白了他一句，手中筷子不停，又连往嘴里送了两口红烧

肉。

那被他叫做老张的瘦长汉子仍是没有生气，又是笑了一下，道：“那你知道昨天那沈天华的儿子沈林，也就是新接任的青城派掌门人已纠结了派中好手，去找阴阳教的慕容粉寻仇去了吗？”

“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粗壮汉子惊讶着停下了手，然后放下筷子，拿起酒壶给那老张面前的酒杯斟满酒，笑道：“来来来，给兄弟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那瘦长汉子这回却是没急着说了，端起酒杯慢慢地品尝着，小口小口地咂巴着杯里的那点儿酒。脸上笑意吟吟的斜睨着那粗壮汉子，笑容中还藏着一丝微微的得意之色。

“嘿，你这又端起架子卖起关子来了！”那粗壮大汉嘀咕了一句，又端起酒壶向那老范的酒杯前凑着，脸上陪着笑道：“张哥，是我的错，我这给您陪礼了，您老快给我说说吧！”他一边为老张斟着酒，一边满脸的好奇求知之色。

那瘦长汉子又喝了一口酒才道：“这沈林知道他父亲死在自己的绝技之下以后就立即想到了阴阳教的慕容范，因为世界上只有慕容范这个阴阳教的教主才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就马上带着手下高手来找慕容范了。你知道现在慕容范在能力吗？”

那粗壮大汉问道：“不知道，在那里？老张，快说话啊！”

那瘦长汉子道：“我告诉你那个阴阳教教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慕容范现在在开封城。”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六章 客栈（二）

“啊！在开封城？”那粗壮大汉惊讶道。

“是啊！由于要参加那个武林大会，所以这个阴阳教教主要路过开封城，但是武汉城那里发生的事情没几天，所以就有人认为慕容范还在开封城。”那瘦长汉子道。

“这么说青城派的人也在来开封了？”那粗壮大汉问道。

“是啊，所以我估计马上这开封城就要风起云涌了。”那瘦长汉子道。

李云龙听到这儿却已不注意去听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所要的消息了。看来这开封城里将来临一场精彩的游戏，李云龙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

李云龙这顿饭整整吃了将近一个小时，热的都吃成了凉的，期间和众女都聊的很开心，特别是赵素雅，他好象特别喜欢和李云龙说话。晚饭吃罢，已是华灯初升时。李云龙进城时向路人打听这福源楼时，知道这福源楼名下还有一家福源客栈，乃是吃住一条龙服务。所以他付了账，便也没再出去找客栈，就住到了这福源楼后面的福源客栈里。前面饭店，后面客店，横跨了两条大街，这边挂的是福源楼的招牌，那边挂的是福源客栈的招牌。

等众人安排好了房间以后李云龙才和赵素雅道别。立刻赵素雅以后李云龙决定去刘熙蓉的房间里，从南阳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而且每天对着十来个美女只能看，不能吃天生好色的李云龙早就忍受不了了，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李云龙他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推开门，李云龙发现刘熙蓉正坐在床前看着他。李云龙关了门走到刘熙蓉旁边在她身边坐下道：“熙蓉，你知道我要来这里？”

刘熙蓉微笑道：“恩。”

“你怎么知道？”李云龙问道。

“夫君你好公平，我，如凤姐姐，飞燕妹妹三人你基本上是一晚上一个轮流的到我们房里，所以我知道今天晚上夫君一定会到我房里来的。”刘熙蓉道。

“聪明啊。”李云龙看着刘熙蓉道。

第五十七章 初戏素雅（一）

第二天清晨，李云龙从睡梦中慢慢的醒来，看见还在睡梦中的刘熙蓉露出了微笑，虽然到现在刘熙蓉还没有说出她的身份，但是李云龙知道刘熙蓉她的身份不简单，上次暗魔门找上刘熙蓉的事情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刘熙蓉不说李云龙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也怎样呢？只要刘熙蓉是一个美女就可以了，好色李云龙这样想道。

当然李云龙也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来。因为李云龙知道好色也要有一定的资本，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就不能得到女人的欢心。而自己的女人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以后一定会影响自己收尽天下美女的计划。

看着刘熙蓉那露出在空气外面的那洁白无暇的大乳又吞了吞口水，看看刘熙蓉还没有醒来，李云龙就轻轻的用手拿开现在盖在刘熙蓉身体上的被子。

一时间刘熙蓉那完美的身体立刻出现在李云龙的眼前。

“哦……”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了但是李云龙还是忍不住低下头慢慢的品尝起来。

品尝了一会儿李云龙觉得还没有满足，用手握住了刘熙蓉的另一只**慢慢柔捏起来。

“恩……”的一声，刘熙蓉被李云龙的动作弄醒了，睁开美丽的大眼睛发出一阵阵娇喘呻吟声：“夫君，昨天晚上还没够吗？”

“没够，怎么会够呢。”李云龙含着刘熙蓉的**含糊不清的说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刘熙蓉闭着眼，双手抱着李云龙的头，享受着李云龙的吮吸带给她的快感，很快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一下瘫倒在床上。李云龙放开她娇艳欲滴的**，翻身跨到她身上。

砰砰砰，“姐姐，你起来了没有？”

钱芙蓉！你不是我小姨子，我恨你！什么时候不好来打扰我们，偏偏这么个关键时刻，难道你真的要每次都跟我作对吗？李云龙心里想道。

门一响刘熙蓉就清醒过来，马上推开李云龙起来穿衣服。

刘熙蓉见李云龙满脸的失落和不高兴，娇柔地安慰李云龙道：“夫君别跟芙蓉计较，她不是不懂事的孩子，肯定是真有事发生了，我以后再补偿你好不好，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不差这一晚是不是。”

李云龙又顺手摸了几下这才不情愿的下床穿衣开门，“我说我的美女，你知道不知道这样打捞别人夫妻做事情是很不礼貌的，”

“哼，我不来你要在里面欺负我姐姐，是不是？”钱芙蓉满脸愤怒的看着李云龙道。

“我说钱芙蓉啊！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你姐姐刘熙蓉是我的女人，以后也是我的妻子，我不欺负她难道要欺负你啊？”李云龙道，同时在欺负这两个字上的语气加的特别重。

钱芙蓉是一个聪明人，当然能够听的出李云龙话里的意思，顿时满脸通红，道了句：“无耻。”然后走进刘熙蓉的房间里去了。

李云龙知道她们两姐妹有话要说，也不想李云龙知道，所以李云龙在和刘熙蓉打了一声招呼以后就离开了刘熙蓉的房间。

在过道上走着李云龙在想自己应该去那里，就在这时李云龙看见赵素雅出她的房间里出来。李云龙觉得眼睛一亮，就向赵素雅走过去。

“赵小姐，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走到赵素雅身边李云龙问道。

“李公子，你还不是一样。”赵素雅微微一笑道。但是就是这一笑李云龙觉得恍如春花初绽，端得艳色无方。

“那不一样，女孩子呢就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才能保证他的美丽，否则的话她的美丽不能保持长久。”李云龙道。

“真的吗，李公子？”无任哪个女人都不会不喜欢自己美丽漂亮的，赵素雅这个赵家的大小姐也一样，听见李云龙这么一说连忙问道。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听我的没错。”李云龙道。

“是吗？那我以后就要注意了，”赵素雅想了想道。

“对了赵小姐，现在我们出去吃早饭吧！”李云龙提议道。

“那不等你的夫人们了吗？还是你想……”

“我想什么？不过我的夫人们我想他们应该在外面等我了。”李云龙道。

“你怎么知道？”赵素雅问道。

“答案刚才赵小姐你已经说了。”李云龙回答道。

“我已经说了？我刚才说了？我怎么不知道？”赵素雅问道。

“赵小姐不是说你的夫人吗？这难道不是答案吗？夫妻本是一体，自己的妻子会做什么做丈夫的当然会知道啊！如果赵小姐现在还不能理解我想以后赵小姐嫁人以后一定会知道的。不过我真有点羡慕赵小姐以后的丈夫，象赵小姐这样美丽的女子谁能做你的丈夫那是他天大的福气。”李云龙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赵素雅脸色通红，道：“我才不嫁人呢？”

“这样啊！那天下人可是有难了。”李云龙道。

“为什么啊？”赵素雅不解的问道。

李云龙心里暗笑，现在的赵素雅真象一个小学生。但是表面上却没有表露出来，道：“象赵小姐这样的美女一定会迷倒天下男人，而天下的男人因为看见了赵小姐这样的美女一定茶不思饭不想的想着赵小姐。赵小姐不嫁人他们就对赵小姐不放弃，对赵小姐不放弃他们就不结婚。他们不结婚那天下的另外的女人就没有结婚的对象，没有结婚的对象她们也只有孤身一人的生活。这样天下人不是有难了吗？”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八章 初戏素雅（二）

“这，这，你。”赵素雅听了李云龙的话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不知道她是被气的还是什么。

“所以啊！赵小姐，你可是要关系到天下人的幸福，所以呢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嫁了。”李云龙继续说道。

“李公子，你再这样说我就不理你了。”赵素雅道。

“不说了，不说了。”李云龙连忙保证道。

“李公子，我现在看你和别的男人差不到哪里去，都是这么，这么。”

“这么的什么？”李云龙问道。

“油嘴滑舌。”赵素雅狠狠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

“油嘴滑舌？赵小姐怎么知道？”李云龙*近赵素雅身边道，“难道赵小姐品尝过我的舌头不成？”

“你，你，坏蛋。”

“好了，好了，我不看玩笑了。”李云龙看见赵素雅要发火的样子马上道。

“赵小姐我们边走边聊，我想你的肚子也饿了。“李云龙道。

“好的，对了，李公子以后就不要叫我赵小姐了，叫我素雅是可以了。”说到这里赵素雅有点害羞的低下了头。

“好的，素雅，你也不要叫我李公子了，叫我李龙，龙哥哥，阿龙都可以。”李云龙笑着看着赵素雅说道，“你比我大我还是叫你龙哥哥吧！”赵素雅的声音简直比蚊子还要小。

“什么？我没听清楚，再说一次。”李云龙把头伸到赵素雅的嘴边，闻着她吐出的芳香道。

“龙哥哥。”赵素雅再叫了一声，不过身体却后退一步和李云龙保持距离。

李云龙看着她可爱的模样恨不得抱着她狠狠的吻一下，“素雅，你这个样子真好看，呵呵。”

前面酒楼，由于是早上所以除了昨天在客栈里夜的人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李云龙和赵素雅一到酒楼上面就看见冷如凤，宫飞燕他们已经坐在那里等他们了。

“素雅，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看，她们都在等我了。”李云龙得意的看着赵素雅道。

“算你厉害。”赵素雅白了李云龙一眼。但是这一眼却有着说不出的风情万种。

李云龙带着赵素雅坐到冷如凤旁边，冷如凤看了看李云龙又看了看赵素雅，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意。

赵素雅看着这意味深长的笑意脸色又慢慢的红了起来。

冷如凤问道：“夫君，熙蓉妹妹呢？”

“熙蓉她和钱芙蓉有事要说，所以可能要晚点出来。”李云龙边说边看着李梦清。现在的李梦清经过一个晚上的相信更加的诱人了。李云龙在想什么时候把她给吃了，免得以后节外生枝。

正在和宫飞燕说话的李梦清突然感觉到一道灼热的目光看着自己，抬头一看看见李云龙那充满欲望的眼睛正看着自己，仿佛要把自己吃下去一样。李梦清脸色一红，这目光代表着什么她当然知道。这些年来她经常行走江湖，虽然别人对她尊敬有加，但是那些男人那充满欲望的眼睛也见过不少，但是也没有今天象李云龙这样强烈。

“清儿，昨天睡的可好？”李云龙向李梦清问道。

“好。”李梦清有点慌张的回答道。

“不要紧张，我也不会把你吃了。”李云龙笑道。

不会才怪。李梦清心里暗想。但是嘴上还有说出来。

李云龙他们正说着时，刘熙蓉和钱芙蓉也出来了，不过李云龙也没有从她们眼中看出点什么。吃好早饭以后李云龙他们没有继续赶路，因为李云龙想留下来看看这开封城即将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青城派和阴阳教之间的事情。

和众女在开封城里玩了一个上午以后众人回到酒楼准备吃饭。来到酒楼以后众人在*窗的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现在还不到中午，客人还比较少，楼上除了他们这大桌之外，就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大概二十五六岁，一脸英气，正在自斟自酌，

桌上还放了一把剑，显然是武林中人。另外一人则是一蓝衣翩翩公子，一身书生打扮，手中一把折扇，正在东张西望。看到冷如凤，李梦清他们眼睛一亮，不过随之好象发现了什么，连忙把头扭了过去.“小姐，那人在看我们.”小佩发现了那蓝衣人.”不用管他，我们休息我们的.”李梦清似乎知道那人是谁.正说话间，楼梯咚咚的一阵响声，上来了七个人，为首的四十来岁，一身黄衣，满脸胡子，中等身材，太阳穴高高鼓起，应该是一高手.他扫了一眼，然后朝那蓝衣公子行了过去，“蓝枫，你果然在这里。我们可是找你好久了。”

“各位道上的朋友，我们苏月楼有点私事需要在这里解决，与此事无关的朋友麻烦先出去一下，你们在这里的花费由我们负担”黄衣人后面的一个黑衣男子发话，只是听起来不是那个味。

“如凤，你知道不知道那个什么苏月楼是什么啊？”李云龙停止看风景了，里面有热闹了，当然先看里面的。他说话的声音不小，估计那些人都听到了。“我说吕兄啊，你们苏月楼好象也不是那么有名啊？你看这位兄弟就没听说过。”蓝枫的声音懒洋洋的，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想拉李云龙这一桌的人下水。这时李云龙才发觉自己真的不太懂什么江湖规矩，看来自己也有麻烦了。

“不知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又是哪派高足？”那姓吕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便出声向李云龙询问。

“我们是什么人跟阁下无关，你办你的私事，我们吃我们的饭，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李云龙道。李云龙只是不想惹事，可不是怕事。

“难道说公子真不把我们苏月楼放在眼里吗？”看来他是跋扈惯了，第一次碰到有人这么不买他的帐。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五十九章 多情公子

“阁下还是先办你的私事吧。”李云龙接着道，话语中似乎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

“你啊！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今天的事情没有那么的容易结束了。”在蓝冰月旁边的司空兰香在李云龙说完以后对李云龙道。

“什么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李云龙奇怪的问道。

“你知道这苏月楼后面的人是谁吗？”司空兰香道。

“是谁啊？我不知道。”听了司空兰香的话李云龙问道。

“他们后面是帝国的辽王。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我真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江湖中人。”司空兰香道。

“辽王不是帝国的王爷吗？怎么和江湖中人有关系？”李云龙明知故问道。

“别说辽王，就是大陆上的各个帝国皇帝的和江湖上有关系，上次的皇衣卫其实它可以说是大明帝国皇帝在江湖的势力。”司空兰香解释道。

“吕老兄啊，看起来你做人有点失败。苏月楼也确实是没什么了不起的，连我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何况这几位公子姑娘呢？”在李云龙和司空兰香说话的时候那蓝枫又在那里煽风点火。

“蓝枫，不要在那饶舌了。你和本楼的恩怨是解决的时候了。”这回姓吕的没有再上当。

“我说吕老兄啊，我们好象没什么深仇大恨啊。唉我不就是去你们楼主的小老婆房里和她叙叙旧吗？我和她真的没做什么的，再说她又不是你老婆，你这么生气干什么？不会是她和你有一腿吧。”蓝枫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上！”一声沉喝，七人一起动手，七把刀剑同时向蓝枫招呼。

“想不到他是多情公子蓝枫，江湖传言他到处沾花惹草，果然不假，不过胆子也太大了点，人家楼主的老婆他也敢去碰。”司空兰香道。

“兰香，蓝枫很有名吗？还称什么多情公子？”李云龙向司空兰香问道。

蓝枫，人称多情公子，龙榜排名第十，年龄不到三十。武器就是他手中的扇子，他自称它为“多情扇”，风流成性，不过他自己却说他风流不下流，还说什么多情总比无情好。

苏月楼，建立于十年前，由于后面有辽王的支持，十年时间迅速壮大，声势直逼各大门派，楼主严风，刚满四十岁，武功不详。

司空兰香见李云龙真的不知道只有告诉他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完以后众人就看着他们打架。

他们这边在看戏，那边却斗得正堪，蓝枫被七人围攻却还是游刃有余，一把折扇指东打西，倒是他们七人却险情不断。

“一群废物，退下！”一声冷哼声，一条人影飘了上来，国字脸，一身紫衣长袍，四十来岁。

“楼主，请恕属下无能。”七人躬身退到一边。

“严大楼主，看不出来你也挺多情的嘛。为了一个小妾居然亲自出马了。”蓝枫口里还是不饶人，不过明显的收起了刚才那不在乎的样子，显然感觉到来人是高手。

“哈哈，无知小儿。本楼主岂会在乎一个女人。只要你肯为我效力，别说一个女人就是十个我也给你，可恨的是你勾引我小妾也就算了，你不仅不愿意加入本楼，居然还到处放出你和那贱人好的消息。”严风也是男人，哪能忍下这口气。

“其实你要我加入你们苏月楼也没什么，可是我最不喜欢别人威胁我了，虽然我喜欢美女，不过呢我有我自己的原则，只好对不起你那漂亮的小老婆了。你就是杀了我也没用啊，很多人都知道了，不说别的，就是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啊。”这小子这时候还不忘拉人下水。

“哈哈，等会你们都会是死人，死人是不会到处说话的。”严风根本就没把这几个人放在眼里。

听了他的话蓝冰月眉头一皱，看来她也有了怒意。

“龙哥哥，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进人性。这里的人可都不无辜的。”赵素雅道。

赵素雅的声音虽小，但是在酒楼里的众人都听的清清楚楚。严风脸色铁青。眼光阴深吓人。

“夫君，等一下我们怎么办？”刘熙蓉问道。

“没事，你看这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到时候他会出手的。”李云龙看了看周围的情况道。

“我说赢兄啊，人家说你是死人你就没一点意见啊？”就在李云龙说话的时候那蓝枫对那个人道。那人居然还在自斟自酌，好象旁边的事情跟他无关。看到蓝枫发话。头也没抬，“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先吃饱喝足再说。怎么了，你搞不定了就直说，要是你求求我我说不定会帮你的。”

“好歹我们朋友一场，你不会见死不救吧。那几个大美人不愿意帮我就算了，你也落井下石就太不够意思了吧。”蓝枫装着可怜的样子，然后转头对李云龙道：“这位公子可能要说错了，这个人真的不愿意出手。

“也不一定。”李云龙道。

“难道公子有什么办法不成？”蓝枫问道。

“你没事去勾引人家老婆那是活该，你享尽了艳福却要我帮你打架，我们的交情好象还没这么好吧？”李云龙还没说话那个性赢的汉子就说道。。

“有什么好争的，反正你们一会儿都会上路，干脆你们一起来吧。”严风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过还是没怎么在乎他，因为看他太阳穴平平，一点也不象是高手的样子。

“各位美女，他想杀我们我好怕，怕。”李云龙装作害怕的样子道。“你会怕？刚才你不是说，他们两个可以对付了。”司空兰香白了他一眼。

“我只是说那个人会出手，又不是说可以对付。“李云龙解释道。

“既然严楼主这么自信，那我就只好上来领教领教了。花心的家伙，你看着那几条狗，还有记得下次有美人分我一个。”就在李云龙解释的时候那人终于停止了喝酒，站了起来。“在下赢风，请阁下出招。”

“原来你就是赢风，我还真是看走眼了。”严风面色一变，“既然你想找死，那就不要怨我了。”双掌扬气，瞬间变得通红，一道炽热的真气劈了过去。

赢风，人榜第一高手，26岁，以追风剑法闻名江湖。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十章 万剑门(一)

“唉，我说严楼主，你何必和这些桌桌椅椅的过不去呢？”赢风闪身避过了他的掌风，那些桌椅就遭殃了.蓝枫则在旁边冷嘲热讽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严楼主接我一剑。“说是一剑，剑光却绵绵不断的卷向了严风.追风十三剑，赢风的成名绝技.你千万不要以为那真的只有十三剑，实际上首尾相接，绵绵不断.可以循环使出，而且一次比一次快.赢风能高居人榜第一高手之位.自然不是浪得虚名，而严风身为苏月楼楼主，也不会是泛泛之辈.一时之间两人倒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只是可怜酒楼器具受到池鱼之灾.“严老兄啊，你真的不行啊.怪不得你老婆要跟我.唉，人老了也就算了，不行就是不行，要承认嘛.”蓝枫到是很悠闲，现在他代替了原来赢风的位置，边喝酒还边时不时的出言讥讽.不过不知道他到底是说严风武功不行呢还是其他的什么不行。

看到这里李云龙觉得这两个人非常有趣，觉得可以和他们做朋友。

“看我我不拿出真本事来是不行了。”严风心中暴怒，他右脚弹起，左脚闪电上前，一道虚影直取对方咽喉。

赢风并没有丝毫紧张，就在刀尖逼近自己颈部的时候，他用没有用剑喀开对方的剑锋，然后一个转身，剑已顺着他的身体而出，横剑一挥，排云般的剑气直逼对方的后背。

好快的剑！在场的人心里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严风感受到身后的剑气，只得往旁边一滚才堪躲开身后长剑，随后腾身而起，长刀向下一劈，伴随着阴森森的轻响砍向对方的头部。

赢风向后飞退数步，随而射出满天剑雨，严风只得持刀护住身前，只听到叮叮几声脆响，赢风剑已入鞘，空中散落着几块刀片。

“我说严老兄，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吧！我见意你以后就别娶什么老婆了，否则的话他们还要更着我。”蓝枫喝了口酒道。

现在严风愤怒不已，但是又无可奈何，本来他身为地榜不至于被赢风这样轻易打败，但是由于上面的命令他不能用出他真正的武功。

而赢风也觉得不可思议，严风的武功他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但是现在既然不管这么轻易的打败了他。这怎么可能？难道严风是故意

的？但是这样有什么好处？

“哼，今天的事情看着你的面子上就这样算了，以后别让我碰见你们。哼，我们走。”说完严风就带着手下脸色铁青的走了。

“赢兄好武艺啊！既然能够打败严风，真是厉害啊！”严风走后蓝枫微笑的看着赢风道。

“严风今天怎么只有这点武功，如果身为苏月楼楼主只有这点武功的话他怎么会被辽王看重呢？”赢风自言自语的说道，“去管它干什么，现在没有就不要去想了。”蓝枫喝了口酒道。

李云龙和旁边的众女说了声来到蓝枫的旁边，也不等蓝枫说话就坐在蓝枫的旁边，然后拿去桌上的酒，喝了一口道：“好酒。”

“我说这位公子，我好象没有叫你喝酒啊！”蓝枫道。

“哦，是吗？这应该怎么办才好啊！我现在已经喝了，哦，对了可是你好象没有叫我不要喝酒啊！这样我也应该没有错啊！”李云龙大惊小怪的说道。

“呵呵，我说色鬼，现在你终于遇到对手了。”赢风也住了下来对蓝枫道。

“色鬼？我可不敢当，和这位公子比较起来我能算色鬼吗？”蓝枫摇摇头道。

然后转头对李云龙道：“我说这位公子啊，你能不能把你追美女的手段也交我一下？ 。”

“不能。”李云龙摇摇头道。

“为什么？”蓝枫一楞，问道。

“我教你了我以后还怎么去收尽天下美女啊！”李云龙白了他一眼道。

“哈哈。公子比我和要厉害，哈哈，公子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蓝枫大笑道。

“不知公子贵姓？”笑了一会儿以后蓝枫问道。

“在下李龙。”

“李兄弟，你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美女？”蓝枫有点色眯眯的看着众女道。

“我说蓝兄，有句话叫朋友妻，不可欺，你再这样看着他们小心我对你不客气。”李云龙见蓝枫色眯眯的看着众女就对他道。

“放心吧！只要李兄的女人我一定不会下手的，只是她们真的全是李兄的女人吗？”蓝枫问道。

“呵呵，不是也快了。蓝兄认识我现在身边的这么多美丽女人我会放过吗？”李云龙道。

“李龙，李龙，你就是李龙啊！”这时旁边的赢风突然叫道。

“我说赢兄，你不用这样大惊小怪吧，李兄的名字又没有特别。”蓝枫有些不悦的看着赢风道。

“色鬼，他叫李龙啊！你不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吗？”赢风看着蓝枫道。

“李龙，啊！李兄，你是不是从南阳来的。”蓝枫突然想起什么来了，问道。

“是啊，怎么了？”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我说李龙这个名字怎么怎么熟悉呢，原来就是李兄你啊！李兄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可是天下的名人了，无任是谁都不会不知道你的名字的。”蓝枫道。

“名人？我什么时候成了名人了？我怎么不知道？”李云龙问道。

“李兄，你告诉我现在的琴仙李梦清李小姐是不是和你在一起？”蓝枫问道。

李云龙心想这件事情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告诉他也没关系，再说自己又打算和他们做朋友也不应该隐瞒他们，于是就说道：“是啊！怎么了？”

“所以我说李兄是天下的名人了，李兄可是做了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情。现在在江湖上除了武林大会就李兄这件事情最出风头了，而且在各个帝国的高层都发布了追杀令。谁要是杀了李兄，他们就可以封他为伯爵。”蓝枫道。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十一章 万剑门(二)

“想不到我的命既然这么值钱。”李云龙自潮的笑笑，想不到赶了几天的哭既然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情。难怪上午发现开封城里的武林人士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了。当时自己没什么注意，现在看来他们已经认出自己来了。想了想以后李云龙对蓝枫道：“蓝兄，现在你和我做朋友后悔吗？有这么多人来追杀我，以后可能要连累二位了。”

“后悔？为什么要后悔？李兄你知道吗？我在听了你所做的事情以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佩服。如果是我我可做不出来。也只有李兄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碰见李兄，一定跟着李兄混。现在好不容易认识李兄，怎么会因为这件事情后悔呢！我说赢兄，你说是不是？”蓝枫道。

“对，色鬼总算说了句人话。”赢风道。

“我说赢兄，你说什么？好担我们是朋友，你既然这么说我。”蓝枫‘愤怒’道。

“呵呵。”赢风笑了笑，一点也不见意蓝枫的‘愤怒’。

“不和你说了，李兄，你知道不知道最近江湖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蓝枫对李云龙道。

“什么事情？是青城派的沈天华被杀的事情？这在江湖上传言是阴阳教的慕容范做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么器我还听说这个慕容范现在就在开封。”李云龙道。

“这是有其事，但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蓝枫道。

“哦，那是什么事情？”李云龙问道。

“是关于万剑门的事情。”蓝枫道。

“万剑门？没听过。”李云龙想了想道。

“万剑门的事情发生在三天前，三天前，万剑门门主楚天翔达到开封，但是在当天晚上包括万剑门上下所以人都在开封消失不见。”

万剑门，落日帝国门派，成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门下高手无数，更与落日帝国皇家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几天经过众女的介绍李云龙基本上对江湖上的门派有了大致上的了解，而这个万剑门就是这其中之又一，所以听蓝枫这样一说李云龙立刻就觉得这里面的不同寻常。李云龙问道："按照万剑门的实力能够让它在开封城神不知鬼不觉的消息除非是……"

"对，江湖上传言是阴阳教所为。"蓝枫道。

"阴阳教？青城派的事情不也是没阴阳教所为吗？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李云龙好象有些自言自语的说道。

"干什么？还不是称霸武林。"赢风这时插口道。

"称霸武林？有可能吗？他们阴阳教虽然比一般门派要大很多，但是能够和阴阳教相比的还有很多门派，它阴阳教凭什么称霸武林？"李云龙冷哼一声道。

"为什么没有可能呢？今天由于武林大会要召开，大陆上各个门派都从一年前开始吞并比自己小的门派来壮大自己，现在离武林大会已经不到两个月了，他们自己要加快行动了。现在在江湖上的势力基本上已经分了十大势力，只要到了大会召开之日这十方势力只要有一方能够战胜对方就可以成为武林霸主，而现在的阴阳教是这十方势力中最强大的，所以它阴阳教完全有可能称霸武林。"蓝枫解释道。

"是吗？就算这样五大帝国能够容忍这样强大的江湖势力存在吗？要知道象阴阳教这样的武林门派实力虽然强大，但是要和各个帝国比较起来还是不能比的。"李云龙道。

"对，李兄说的对，这个我到没想到。"

开封城外的一个山庄里的一间院子里，数百名武士戒备森严，刀枪剑戟，映着日光，欺霜胜雪。侍卫押着一个青年男子上了车，后面一个脸色阴沉的老者随后也上来，老者沉下脸，令人拿出一副镣铐来给青年戴上，这镣铐显然是特制的，既重且韧，手足以铁链相连铐在一起，以内力是无法挣断。上了镣铐，两人对面坐着，老者忽道："你的师兄和手下，可想念你得紧啊！"

青年一寒，听出危险之意："你把他们怎样了？"他这一个多月未听到自己师兄的消息，但暗想要自己投降，必不会轻易杀了这些人，今日是要摊牌了么？

老者不答。

待车马停下，老者先跳下车去，上来两名侍卫要扶青年下去，青年却挣脱了，拉起手足间相连的铁链，一阵丁零当啷的乱响，缓缓挪下车去。外面是一大片空地，大约是演武场。场地正中已跪着几十人，分为三排，每个人都被一左一右两名佩刀的武士挟持住，正是青年的师兄他们。远远地见青年来了，他们以目示意，青年也回报一笑，表明自己安然无恙。却想：他定是要以师兄等人的性命来逼迫我了，我当如何是好?

武场前方的高台上已设好了凉棚，老者落坐，令人将青年带到自己身边坐下。方道："这些人对老夫不敬，已犯下死罪，我看你面上，饶他们不死，但死罪可饶，活罪难逃，我下令每日将他们鞭打一顿，打到昏死过去即停。楚门主，你就在此与我一起观刑吧！"他这几句话说得云淡风轻，旁边的这个被老者叫楚门主的青年在旁边已勃然变色，老者这招果然狠毒！若要自己日日来观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师兄部下受罪，岂不是比杀了自己更痛苦百倍?青年咬了咬牙，强压下一腔怒火，转过头往台下看去。

老者挥挥手，台下便开始行动，一名侍卫头目手持长鞭，慢慢地绕场走着，挑选第一个目标，走到左边第二排时，转了半圈，见第三排一位瘦瘦小小的少年惶惶地低下了头，"就是你，出来！"头目狞笑着，鞭稍一指，站在少年身边的两名武士立即将他拖出来。

这少年约十七八岁年纪，青年记得他叫周文耘，平时活泼好动，自己待他就如亲兄弟一般，这会却因关押多时而面色蜡黄，风一吹便似乎要倒下。周文耘被押到众人之前跪下，面对高台。执刑的人一把扯掉他的上衣，裸露出瘦骨嶙峋的身体，周文耘低着头，并不看台上的青年，身子却在寒风中微微地颤抖，显出心中的害怕。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十二章 阴阳教（一）

“啊！！！”刷的一鞭抽下，看似力道不大，周文耘却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青年心知这鞭子上必是浸了盐水之类，这样既疼痛难忍，又不会轻易昏厥。片刻间鞭如雨下，周文耘被打得匍匐在地，却被武士牢牢按住，动弹不得，徒劳地惨叫着，到了后来周文耘已发不出惨叫，只是断断续续破碎不成音的哀鸣，地上漫开一片触目惊心的殷红，那么被抓的俘虏们纷纷侧过脸去，不忍多看。

青年终于按捺不住，霍然起身：“慕容教主，砍头不过头点地，你又何必这样折辱于人？况且，刺杀你的是我，逃跑的也是我，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若要用什么刑罚，尽管用在我身上，拿他们来要挟，是什么道理？算什么英雄？”

那个慕容教主悠然一笑，不紧不慢地道：“楚门主一人做事一人当？这里一共四十八人，你一个人如何当法？”

“你一共打他们多少鞭，便打我多少鞭即可！”青年脱口而出，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那个慕容教主令执刑的人停下来，心里忽然有了几分怒气，面色阴沉，眼中阴霾密布，变幻不定，盯着看了青年一会，终于森然道：“好大的口气！好一个敢作敢当的铁血男儿！你这是考验自己，还是考验本教主呢？！你求仁得仁，本教主便成全你！四十八人，每人只算十鞭，每日也是四百八十鞭，本教主倒要看看你铜头铁骨，能撑到几日？”

那个慕容教主话音方落，下面的青年的师兄手下们已群情激愤，“师弟！”“楚门主！”的呼喊此起彼伏，特别的青年的师弟圆睁双眼，似要喷出火来，无奈事先已被服下化解内功的药丸，空有一身武功使不出来。慕容教主冷然下令道：“换腾龙鞭来！”转眼一根手腕粗细的长鞭便呈了上来，丈许长的鞭身漆黑如墨，隐隐约约似泛着血光。慕容教主握鞭在手，凌空随意挥了一鞭，鞭稍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似黑色的闪电划破长空，发出的凄厉呼啸声如炸开了晴天霹雳，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

慕容教主弹弹长鞭，笑道：“用这腾龙鞭，一鞭可抵十鞭，你若每日捱得过四十八鞭，你师兄他们便少受一日的罪。行刑中你自己记着数，若是少了一鞭，或是你中途失去知觉，便算不得数，须从头来过。楚门主，这规矩你明白了么？可要先想清楚！”

“不管多少鞭，楚某拜领就是，只是教主莫要反悔！”青年傲然答道，身形岿然，面色如水。这一回合，自己绝不能输！

慕容教主忽然又笑了笑，放低了声音：“楚门主，虽是你自己提出，但本教主仍不愿滥施酷刑于你，这种鞭子，寻常人捱不了十鞭，你莫要逞强，若受不了时，可随时叫停。想要救人，并不是没有别的法子。”

青年略略低头，似乎根本就未听到。

慕容教主知道再多说也是无用，将腾龙鞭递给身边侍卫。这时台下喧嚣更甚，慕容教主叹了口气，道：“将他们都押下去吧，楚门主，也必不愿在这些人面前……”他这句话说得甚是轻柔，青年不由一愣，他确实极不情愿让师兄下属看到自己褫衣受刑的惨状，老者却先说出来了，青年竟有微微的感激。

不多时武场中已空空荡荡，那个慕容教主方命人解开那楚门主的镣铐，脱去他的上衣，赤裸上身，押到台下跪了，一名侍卫过来，拿出一枚黑色的药丸，令他服下，青年心知这必是抑制内力的，暗笑了笑，何须内力相抗？就凭自己的意志也不惧这劳什子鞭子，遂笔直地跪着，静静等待鞭子的落下。等了一阵，不见动静，忽然“啪！”的一声巨响，整个后背顿时如着了火，头脑中一阵晕眩，痛！深入骨髓的疼痛铺天盖地而来，青年甚至分辨不出鞭子的落点，接着这剧痛弥漫到四肢百骸，整个人似被丢进了烈焰熊熊的火炉。果然不是普通的鞭打！青年咬咬牙，清楚地数道：“一”。

慢慢适应了这火烧炮烙般的感觉，又迟迟不见第二鞭落下，青年略略呼口气，刚放松一下，“啪！”又是第二鞭落下，这一鞭几乎打在和第一鞭相同的部位，但力道更大，差点将他掀翻在地，他十根手指深深地插入泥土中，撑着上体，冷汗却已湿透全身。“二”青年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明白今日碰上了刑求高手，这种等待中的煎熬实在比鞭打本身更让人难以忍受，而落下的时机，又选择在自己不由自主的懈怠之时……

十鞭……二十鞭……青年一鞭鞭地计着数，但神智渐渐有些不清了，身体象是被撕裂成了千万条碎片在空中飞舞，又象是千万把利刃在凌迟……还有多少鞭，会不会昏过去？来不及思考，又是一鞭，“啊！”青年终于发出一声惨叫，摔倒在地上！恍惚中抬起头，眼前水雾弥漫，一片模糊……明明鞭子打在背上，为什么头痛得也象要裂开？青年勉强用手臂支撑住身体，睁大眼睛向上望去，看到那个叫慕容教主的老者正朝下俯视，神情似有些怜悯……青年猛地清醒过来，他还在等着自己崩溃，然后匍匐在他脚下！青年突然不知从何处生出一股力气，重新端端正正地跪好，口中平静地吐出“二十一”。

老者不觉动容，站起身来，停了一会，又坐了下去。“二十二”“二十三”……报数声微弱但清晰可辨，而行刑的人仍不紧不慢一鞭鞭地落下，浑身的骨骼血肉象已随着鞭子化为粉末……鲜血慢慢地散开，浸入泥土，湮成一片暗褐色，后背上早已是血肉模糊，没有一处完整的肌肤，十指已在地上抓得鲜血淋漓，但青年毫无察觉，所有的意志全都集中在一点：不能倒下，不能再发出惨叫……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十三章　阴阳教（二）

“四十八！”终于捱完了最后一鞭，青年强撑着一口气，等着老者走近。一双脚停在了两步之外，青年凝视着那鞋上的花纹，却再没有力气抬起头来，干涸的嗓子里挣扎着挤出破碎的字句：“慕……慕容教主，今日……今日该算数吧？”

老者略沉默了一下，开口道：“既然你受足了鞭刑，本教主自然不会食言，楚门主，本教主会命人给你上药，你好好休息，明日继续。我一定会等到你投降我阴阳教的时候”

青年不待他说完，终于支持不住，滚倒在地，昏死了过去。

待到青年悠悠醒转，发现自己已俯卧在一处小院的床上，透过虚掩的窗户望出去，日影已经偏西。青年挣扎着动了动，手足未戴镣铐，背上和手指的伤处显然上了药，但彻骨的疼痛并没有缓解的迹象，整个后背象是被活活地扒了层皮，连轻微的呼吸都会牵动伤口，一阵阵抽搐……

青年名叫楚天翔，正是万剑门门主，而那位老者就是阴阳教教主慕容范。

楚天翔现在很后悔，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门内既然也有内奸，本来他带手下门人去参加武林大会，虽然这么早去时间早了一点但是楚天翔他有自己的打算，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只是没想到才来到开封就被自己门中的叛徒出卖，在食物里下药，被阴阳教的人一举拿下。

自从被阴阳教的教主抓到这里以后楚天翔马上就知道了阴阳教的目的，但是他没有妥协，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妥协了就等于危害了天下百姓。

怎么办？现在应该怎么办？自己如果要再不想办法出去自己门里的那个叛徒一定会带着万剑门与阴阳教合作，而且现在门里的重要人员都被阴阳教抓了，在门里已经没有人可以镇住他了。万剑门百年基业就要毁于一代了。

但是自己现在又能够怎么办？不说现在内力全无，就是凭现在的伤完全没有能力走动。而且自己的门人这么多在阴阳教手上。

福源楼对面的一家客栈里，李云龙的母亲云月柔坐在一间房间里想着心事，李云龙第一次行走江湖，作为母亲的她怎么能够放心呢?

这几天来她一直跟着李云龙的后面，看着李云龙一个一个的找美女，云月柔暗想自己的这个龙儿怎么一点不象她自己和他父亲，这么好色。只是云月柔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李云龙已经不是她儿子了。

但是来到开封以后她已经发现了开封的不寻常，而且现在的开封比南阳更加复杂，特别是李云龙在南阳收了李梦清做丫鬟以后几乎以整个江湖为敌。这使的他更加不安全了，只是就是连云月柔也想不到李云龙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是现在她想制止已经不可能了，现在自己只能做的就是不让人去伤害李云龙。但是现在开封的情况她很担心，但是她又不能去告诉李云龙这里的情况，如果让李云龙知道自己一直跟着他的话，那么……

不行，看来只有调动家中好手了，云月柔暗想道。

福源楼李云龙和蓝枫，赢风坐在一起聊天。蓝枫道："我说李兄，我可听说在南阳到开封的一路上有很多江湖中人来找你麻烦，都被你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都是一些小辈，算不了什么。"李云龙不在意道。

"小辈？我说李兄啊，也只有你这么想，按照江湖传言从南阳到开封的几天路程内有不下百批人来找你麻烦？却被你说成只是一些小辈？而且在这里面有不下于十个一流更手。"

"什么？这么多？"李云龙吓了一跳。心想自己这一路走来找自己麻烦的人有是有不过只有一批人，现在听到蓝枫说有不下于百批人，难道有人在暗中保护着自己？会是谁呢?

"李兄，不会你自己都不知道吧？"看见李云龙这么大的反映蓝枫问道。

"蓝兄你说对了，我确实不知道，来找我麻烦的人是有，不过只有一批人，根本没有你说的百批，不过我去找的麻烦到不下于三次。"李云龙解释道。

"那会是谁在帮助李兄呢？"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李云龙道。

“算了，想不到就不要去想了，我想那个帮助我的人应该不会来害我的，现在我们还是聊聊万剑门的事情吧！”想了一会儿也想不出到底是谁在准备自己，就开口道。

“万剑门虽然不是我们帝国的，但是作为江湖中人我们就不应该让阴阳教这样在下去，按照阴阳教的情况，如果到时让他们称霸武林的话才是我们江湖中人的灾难，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听清楚现在万剑门的人到底关在哪里，然后联络正义之士进行解救。”赢风道。

“我说老兄，你说的只要是人都知道，能不能说点新鲜一点的？”蓝枫白了赢风一眼道。

“只要是人都知道，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才说给你听，而不是说给李兄听。”赢风道。

“你，你既然说我不是人？”蓝枫怒道。

“我可没说，是你自己说道。”赢风笑眯眯的道。

听见赢风和蓝枫的话李明暗笑，这两个人真是一对活宝，处处针锋相对，却是好朋友。看了他们还要相互说下去的意思，李云龙就起身道：“两位慢慢聊，我还是去陪我的美女去。”说完也不等赢风和蓝枫说话就离开了。

李云龙看见众女坐下那里聊天就笑道：“美女们，你们在聊什么？能够告诉我吗？”

“我们女孩子说话要你管什么？”钱芙蓉道。

“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再这样小心我打你屁股。”李云龙‘恶狠狠’的看着钱芙蓉道。

“你，无耻。”钱芙蓉满脸通红的道。

李云龙不理钱芙蓉，来到李梦清身边，搂住她的腰，问道：“清儿告诉我，你们再说什么？”

李梦清没想到李云龙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搂住她的腰，顿时脸红的道：“没，没什么。”

听了李梦清的话李云龙好是尴尬，想不到李梦清也这样不给他面子。但是在酒楼里他又不敢拿李梦清怎么样。“你们不说就算了，不过最近开封城不太平静，你们如果要出去玩就要小心一点。”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十四章 黄佩琪

“你们先聊，我到外面去走走。”说完也不等众女说话就离开了。

李云龙走后宫飞燕说道：“夫君，他是不是生气了？”

出了酒楼，李云龙正悠闲的走着，突然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黄衣少女两人一前一后，追风般的跑了过来，差点就撞到了他身上。他有心想看个究竟，便远远的在后面跟着，不论少女跑得多么快，李云龙总能和她保持四五丈远的距离。

少女名叫黄佩琪，是秦州黄家庄的大小姐，这次由于对武林大会的好奇偷偷的跑了出来，没想到到了开方以后她只是去买了点东西她的宝贝玉马就被偷了。

现在苦于街上行人拥挤，黄佩琪无法抽出软鞭缠打，于是四人一直追到城西，中年汉子见路上行人稀少，便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另外两名在前面的男子也迅速跟了过去，一名汉子拧笑道：“小美人，你跟到这里，是想和大爷玩玩吗？啊哈哈。”

黄佩琪怒道：“无赖，还我玉马，不然我叫你好看。”拿玉马的汉子笑道：“哎哟！小美人，你叫我们看你什么？”

语言粗鲁至极，黄佩琪从小在黄家山庄长大，几时受过这种污辱，她怕手中软鞭一击不中，便往前走出三步。

一名瘦小汉子也向前走出一步嘿嘿笑道：“小美人，莫非你想投怀送抱么？”他话音未落，只见对方手中软鞭已劈面打来。瘦小汉子向后疾躲，啪的一声，这一鞭他竟未能躲过，好在黄佩琪鞭上劲力尚浅，他脸上没有流血，只留下一条红印却是热辣辣的疼痛。

三个无赖原以为她只是个弱质纤纤的千金小姐，不料她竟然会武功。另外两人迅速冲上前去，形成品字势将黄佩琪围在核心。

黄佩琪心中不怒反喜，心道：爹爹教了我一套鞭法，今日正好在他们身上一试。

长鞭回抖，唰的一声朝抢她玉马的矮个汉子击去，另一个稍胖些的汉子抬足前扑，双手齐伸，朝她左臂抓来。黄佩琪向右一挪，右臂回撤，使出一招鸾凤回头，鞭捎恰好抽打在胖汉子的双手上。

“啊”的一声，胖汉子双手巨颤，那瘦小汉子却已前扑过来，其势非要将对方压在身下不可。黄佩琪又羞又怒，向后疾退四五步，右臂下垂，软鞭已卷住敌人的双脚，手劲后收，瘦小汉子本是俯跌之势，突然扑通一声仰天跌倒。

三人在她鞭下吃了不小苦头，再也不敢向前*近，心想你这小姑娘不过是仗了一根鞭子才胜得了我们，哼哼，待我们夺下你的鞭子看你还逞什么威风。

黄佩琪看他们或滚或爬，只取鞭子，已知对方用意，她长鞭送出，朝胖汉子头顶抽到。胖汉子见她鞭梢比自己头顶高出四五寸，心想只要我不起身，你就打不到我，他双手从两旁伸出，合抓鞭梢。黄佩琪不等他双手*近，鞭梢已朝瘦小汉子腰间卷去，敌人见鞭势已尽，不用再怕屈身便抓，胖汉子也已同一时刻朝鞭梢抓来。

黄佩琪手腕一翻，软鞭如灵蛇般从二人手中抽了出来，两名大汉子抓鞭不到，前扑的身子却已止不下来，啊一声，瘦小汉子的双手正好抓在胖汉子的头上。

“你干什么？”胖汉子大怒，右腿顺势一伸，瘦小汉子被他一绊，扑通一声趴倒在地上，门牙登时磕掉了两颗。

黄佩琪也不理会他二人，手中软鞭尽朝矮个汉子攻去。隐身在一旁的李云龙暗暗称奇，她一个小姑娘武功不怎么样高强，竟打得三个泼皮如此狼狈。

在胖，瘦两个泼皮起身使施偷袭的时候，李云龙纵身掠出，身形奇快晃眼已拦在二人身前说道：“三个大男人合力欺侮一个小姑娘，算什么英雄好汉？”

黄佩琪听到胖，瘦两个无赖的脚步声时，软鞭已向后抖出，不意竟会有人施展轻功落在他们之间，软鞭正好抽打在了李云龙肩头。

李云龙也不闪身，伸出右手分开二指已夹住了软鞭鞭梢。这一下可惹恼了黄佩琪，她用力回扯道：“他们欺侮我，你也来欺侮我？”李云龙顿觉失礼，忙道：“对不起，姑娘。”他见黄佩琪容颜玉脂，粉面微寒，一时看得出了神竟忘了松手。

黄佩琪怒视着他，用力撤鞭喝道：“还不快放手。”李云龙这时才如梦初醒，再次赔礼道；“哦，对不起姑娘。”手上劲力一收，一丈多

长的软鞭立时被黄佩琪挽到了手中。

胖汉子道："小子，现在不是我们在欺负她，而是她在欺负我们。"说完愤怒的看着黄佩琪。

黄佩琪道："你是不是和他们是一伙的？"李云龙连忙解释道："不是，不是，我看见他们在欺负你，所以来帮你。"

"帮我？那他们抢我的鞭子，你为什么也要抢我的鞭子？"黄佩琪怒视李云龙道。

"我说姑娘，如果我真的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能够放下你的鞭子吗？"李云龙道。

这时三个泼皮已经站了起来，冷笑着看着李云龙和黄佩琪道："小子，这里没你的事情了，你赶紧离开，否则的话，嘿嘿。"

李云龙道："你们要是还了这位姑娘的东西我就放你们离开，否则的话也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三个泼皮一听大怒道："小子，找死，上。"三个无赖会些拳脚功夫，平日里横行街头，无恶不做，只有他们欺侮别人。今日却是遭到一个小姑娘连番欺侮，哪能不怒，所以便把气全都出在李云龙身上。三人抡拳踢腿，招招都朝对方致命处打去。

对于李云龙来说现在对方的蛮横厮打根本沾不到他身上。黄佩琪走上前给李云龙一支二尺来长的毛笔道："喂，你在这三个坏蛋脸上画三只大乌龟，就算是的本事。"

李云龙道："好，这有何难。"笔锋动处，毫尖在三人脸上各自画了一道，内力未吐。三个无赖均没有受伤，却也没有看清对方是如何一笔画三道的。正欲伸手抹去，为料对方倒提笔杆，旋身朝三人六只手上要穴点去。

三人感觉手上一麻，各人双手竟已抬不上去，李云龙在三人脸上各自又添了一笔，画了一个椭圆。黄佩琪笑道："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还是王八厉害。"她一口气连骂四人。

四人斗得正酣，哪里有心思听她说些什么，就连李云龙也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三名泼皮心想如果被人在自己脸上画只大乌龟的话，给人传扬出去，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再欲逃走，却觉腿弯里一麻，双脚竟然不听使唤起来。

李云龙狼毫挥动，从各人眉心到唇上一笔到底，在下颏处向右一拐，左手从矮汉子身上取过玉马。他存心炫耀武功，双脚连踢把三人都踢翻在地，同时又已踢开了各人被点的穴道。然后飞身落到黄佩琪跟前道："姑娘，这是你的玉马，在下已帮你追回，你看他们脸上的乌龟好看吗？"

"你这点臭本事，在我爹面前算得了什么，仗着自己会武功就在别人脸上画乌龟。"黄佩琪心里讨厌他在自己面前炫耀武功，当下接过玉马随口说道："谢了。"头也不回的往城里走去。

三个泼皮见李云龙只顾和黄佩琪说话，没注意他们，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三人伸手抹去脸上的乌龟转身往城外的树林里跑去。

失败啊！李云龙心里暗想道，本来他这样做还以为可以获得美女一笑，谁知道仍旧却不领你的情。

看看天色还早李云龙也不想这么早就回去，既然来到了这里那么就好好的在城外走走看看。

向西走过一个树林李云龙就看见一坐落在那里，山庄虽然普通，但是却戒备深严，李云龙本想进去看看，但是看这个样子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了。

到底里面有什么秘密呢？李云龙心中想道。

看了看守卫山庄的人，李云龙发现其中有几个已经达到了一流高手的水平，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是在这里谁会有这么大的权利呢？想到最近江湖上的传闻，李云龙暗道：难道这里是阴阳教的地盘？

李云龙越想越有可能，最近阴阳教的动作佩服也只有它了。

既然是阴阳教的地盘李云龙也不敢多留，马上离开了这里。

不过当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时立刻有十几人围了上来，李云龙发现就是刚才被他打的那三个泼皮带来的人。

"小子，想不到你还在这里，嘿嘿，你坏了老子的好事，现在老子就好好的教训你一下，让你知道以后什么事情应该管，什么事情不应该管。"胖泼皮道。

"凭你们？"现在李云龙没有心情和他们玩下去了，既然已经知道了阴阳教的落脚点，那么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打破阴阳教的计划，

否则江湖上将兴起一场浩劫，这是李云龙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对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不感什么兴趣，但是他的女人现在大都是江湖中人，不得不让他谨慎起来。

三下五下打倒了泼皮以后李云龙就想要离开，但是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

李云龙嘿嘿一笑，来到那三个领头的泼皮身边，在他们还没有反映过来时，从身上拿出了三粒药丸，让他们吃下。

“你，你给我们吃了什么？”那个胖泼皮恐惧的看着李云龙道。

“没什么，嘿嘿，只是给你们吃了我特制的神龙丸，它无色无味，一般大夫的看不出什么的，但是它却要每个月都吃解药，否则的话就是全身腐烂而死。”李云龙笑眯眯的道。

“你，你。”三个泼皮听了李云龙的话恐惧的看着他。

“不过呢，只要你们能帮我做事我就会好好的考虑一下给不给你解药。”李云龙接着道。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第六十五章 惊变

“这是你应该问的吗？”李云龙冷冷道，说完李云龙就拿出三粒红色药丸道：“这是一个月的解药，只要以后你们能够认真的为我做事，我会每个月派人给你们解药的，如果我让你们做的事情做不好，那么，嘿嘿。”

听了李云龙的话三个泼皮顿时打了个冷颤，口中连忙答应。

“三天之内，我要开封城里各大势力的情况。”李云龙冷冷的吩咐道，说完把那药丸给了他们就转身离开。

在去客栈路上时李云龙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安起来，难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李云龙暗想道。

来到客栈李云龙发现冷如凤，李梦清，宫飞燕，司空兰香，蓝冰月他们脸露悲痛的样子做在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发现这里少了刘熙蓉和钱芙蓉，难道……

“夫君，熙蓉妹妹和芙蓉妹妹被别人抓走了。”冷如凤红着眼睛向李云龙道。

“什么？”虽然李云龙早有准备，但是也被这个消息给震惊了。

原来在李云龙走后酒楼就上来了一群人，话都没说就对刘熙蓉他们大大出手，冷如凤她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惊呆了，但是没等他们反映过来刘熙蓉和钱芙蓉就已经被他们抓住了。冷如凤等人想反抗，但是一来刘熙蓉和钱芙蓉在他们手上，二来这几个女子除了冷如凤，其他的江湖经验不足，再加上敌人高手众多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抓着刘熙蓉和钱芙蓉而去。

“夫君，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冷如凤问道。

“没事，别担心，他们既然要抓熙蓉和芙蓉，那么一定有他们的目的的，所以在没有等他们达到目的以后熙蓉和芙蓉连人应该没事的。好了，别伤心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到底是谁要抓熙蓉和芙蓉，然后再想办法救她们。”

“恩。”冷如凤应了声。

“对了蓝枫他们呢？”李云龙没有看见蓝枫和赢风就问道。

“那些人走了以后他们就跟着出去了。”

原来是这样，李云龙心道。

“你们现在心情不好先去休息一下，我一个人先去查看一下。”李云龙道。

“夫君，我和你一起去。”李云龙刚说完冷如凤就马上接口道。

“不用，现在你需要的是休息，况且要救熙蓉她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万一熙蓉她们还没救出来你先累垮了怎么办啊！乖，听夫君的，知道吗？”李云龙安慰道。

“恩。”

“龙哥哥，你要小心。”赵素雅嘱咐道。

“知道了。”

出了客栈李云龙就象城外而去，因为李云龙从刘熙蓉的梦话里已经大至知道了刘熙蓉她们的身份，而且他想要抓刘熙蓉她们的人为了能够得到刘熙蓉她们手里的东西一定会找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让刘熙蓉他们交出来。

到了城外李云龙眉头一皱，闪身进入了树林。

进入树林以后马上就有一个人影出现在李云龙刚刚站过的地方。

这个人赫然是蓝冰月。

“你怎么来了？”李云龙出现在蓝冰月身后问道。

蓝冰月听见李云龙的话后身体一震，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转过头来回答道：“我不能来吗？”

“既然来了我们就一起走吧！”李云龙也不费话说了句就象前走去。

蓝冰月跟在李云龙身后问道：“你知道他们在哪里？”

“不知道。”

“那你现在去哪里？”

“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你怎么去救熙蓉姐姐她们？”蓝冰月问道。

熙蓉姐姐，看来这几天下来蓝冰月和刘熙蓉她们的关系不错，李云龙想道。

“我说大小姐，如果是你抓了人你会留下城里吗？”李云龙问道。

“不会。”

“这就对了，所以我们才要到城外来找找看。”李云龙解释道。

“可是这里地方这么大，在这里找就象大海捞针，能有结果吗？”蓝冰月问道。

“没有。但是不找怎么办？不过他们要想不被我们发现就一定会找一个地方躲藏起来，现在开封城外地方虽大，但是要找能够躲藏人的地方还是很容易的。”李云龙道。

“看来你对你的妻子很关心吗？”蓝冰月幽幽的道。蓝冰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今天看见李云龙这么担心刘熙蓉她们就觉得心里酸酸地。

“他们是我的妻子，我当然关心她们啦。当然如果你成了我的妻子的话我也一定会关心你的了。”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蓝冰月道。

“谁要做你的妻子。”蓝冰月脸色羞红的道，“一看你就知道不是一个好人，自己的妻子还处在危险之中既然还有心情调戏别人。”

无语，刚才还说我关心自己的妻子，现在却这样说，女人真是矛盾的共同体。李云龙暗想道。

“怎么？是不是说不出话来了？”蓝冰月见李云龙不说话得意道。

“我说我就要要调戏也要调戏女人，也不会调戏你。”李云龙在蓝冰月身上看了看道。

“怎么？你既然敢说我不是女人？”蓝冰月怒道，说完还挺了挺她的胸部。

“你是女人？我怎么不知道。”说话的时候李云龙在‘女人’这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你，无耻。”蓝冰月终于听出李云龙的话的意思了，气的双脸发红。

“无齿？我现在一颗牙齿都不少啊！”李云龙张开嘴巴对蓝冰月道。

就这样说着走着，不一会儿李云龙就带到了刚发现的那个山庄外面。这回李云龙看见了山庄的牌匾，明月山庄，原来这里是明月山

庄。

“不对呀，这里有问题。”蓝冰月看着前面的明月山庄说道。

“怎么了，冰月，发现了什么？”李云龙问道。难道她也发现了什么？李云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会带蓝冰月来这里，李云龙从这里刚刚离开是没有可见有人从明月山庄里出来的“这里太安静了，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现在变得如此的静，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蓝冰月奇怪地说道。

“你也来过这里？”李云龙问道。

“恩，不过也有一年时间了，当时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蓝冰月解释道。

听了蓝冰月她的话后，李云龙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同时李云龙也感觉到这明月山庄虽然在表面上平静如常，可是在山庄之内却早已戒备森严、剑拔弩张，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里面的人一层一层地埋伏在山庄之内，牢牢的把守住了每一处通往山庄核心腹地的通路要道。而且越往里走，守卫着的人修为越高。、“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李云龙向蓝冰月问道。

“他们不可能事先会知道我们要来呀。”蓝冰月思考了一会，肯定地说道，“所以说他们这次决不是冲着我们，而是另有其人。”

“不知道里面的是一些什么人？”李云龙问道。

“当年我来的时候只是一家普通的人家，现在这里面有这么多人我可不知道是些什么人。”蓝冰月回答道。

“我觉得可能是阴阳教的人。”李云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阴阳教的人？为什么这么说？”蓝冰月问道。

“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和这个阴阳教有关，但是在这开封城里除了本来开封城里的帮派外，其他的势力是不可能座在开封城里的，但是象阴阳教这样的势力就不一样了，在开封城里一定有他们的产业。但是要想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必须要有一定安全隐蔽的地方，而现在的这个地方非常合适，所以我才这样想的，当然也有可能我的想法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住在这山庄里面的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人。就算不是阴阳教的人，也会是和阴阳教的人差不多的人。”李云龙道。

“你是说这里是阴阳教的秘密据点？抓蓉姐姐她们的是阴阳教做的？”蓝冰月道。

“这里是阴阳教的据点可能不假，但是抓熙蓉她们的不一定是他们。”李云龙道。

接着李云龙说道：“看样子今天晚上这里会来重要的人了。”

“哦，那究竟是什么人可以让堂堂阴阳教如此的重视呢？”蓝冰月好奇地问道。

“这个我也在想，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呀。看来我们今天的计划有可能要临时改变了呢。”李云龙得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也罢，就让咱们先看看热闹在说吧，说不定今晚会上演一处好戏呢。”蓝冰月也高深莫测地眨了眨眼睛。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太阳慢慢地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月亮却悄悄地升了起来，夜来了。夜色之下，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不停的卖弄着自己的歌喉，发出“呼呼”的风声，像是在预示着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在今夜发生，而这个时候，一片乌云将月亮的脸藏在了自己的身后。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时。

忽然间，七个人影从远处飞来，李云龙和蓝冰月马上隐藏好自己的气息，小心地躲了起来。

七个人影在明月山庄门前停了下来，他们警惕地向周围探察着，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现。然后七个人相互间微微点头，一同飘进了明月山庄。可能是触到了什么禁制，忽然间明月山庄里铃声大响，接着，喊杀声、惨叫声、怒骂声响成一片。李云龙和蓝冰月也趁此机会混进了明月山庄。

明月山庄里早已乱成一团，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行动丝毫没有受到阻挡。他们随着奔走的山庄里弟子，慢慢地向着明月山庄的核心地带走去。越往里走，交战的声音就越大，刀剑碰撞的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一时间传了过来。李云龙他们终于走到了最后的战场，这时候双方都已经停了下来。

在大殿之前站着一群山庄的高手，而为首之人是一个脸色阴沉的老者，此人正是慕容范。

8月14日修真再开新服“仙府开光”！最新版本、最新玩法！超级无敌新手卡**发放，跟大神一起来修真吧！

【会员上传】

第六十六章　阴山七妖

阴阳教的弟子把他们七人团团地围在了中央，而他们却毫不在意，眼睛都直勾勾地盯在场外的慕容范身上。

“阴山七妖，你们终于来了。”慕容范沉声地说道。

“哈哈哈哈，慕容老儿，我们弟兄七人听说你们阴阳教的门人为了能够称霸武林不择手段，今天我们兄弟就来看看你们阴阳教到底怎么样不择手段。”其中一人阴森森地说道。

“这还算是人吗，光听声音就让人直反胃，估计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有慕容范怎么知道他们要来？难道要他们加人阴阳教？”李云龙心里想道。

果然，慕容范听后道：“阴山七妖都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汉，我怎么会那样对付你们呢？只要你们能够加入我们阴阳教，这天下江湖还不是我们的。”

“慕容老子，你还别嗷嗷叫，我们几个都是邪魔之辈，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加人什么门什么派的，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把你们阴阳教当回事，你还是省省吧，有空交待一下后事吧。”为首的一人一脸的不屑之色，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对，刚刚我说错了，你不用交待后事了。我们食魂七妖向来是不留活口，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真可惜，没人替你收尸了，不过有这么多门人弟子为你陪葬你也应该满足了吧。”

说话之人应该是阴山七妖中的首领，听他说罢，七人同时发出桀桀怪笑。

“哈哈哈哈，好你个阴山七妖，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灭我阴阳教的，众弟子布阵！”慕容范怒极反笑，不在理会阴山七妖的挑拨，转头向手下弟子发号施令。

“慕容老头，别着急啊，今天我们就让你死个心服口服。你们慢慢布你们的阵，我们哥几个先等着你们，让你看看我们今天怎么破你们的阴阳阵。”七妖的头领谈笑风生地看着在四周飞奔布阵的阴阳教弟子。

“好好好，我看你们能狂到什么时候，一会看我不打的你们跪下求饶。”慕容范哼了一声说道。

“很快就会知道究竟是谁要跪地求饶了。”阴山七妖嘴下也是丝毫不让。

“好，不过谁要是败了就听谁的。”慕容范道。

“好。”

大战一触即发。

阴阳教的一百零八名弟子在场内不停地移动，看似杂乱无章，却又暗含先天易术，环环相扣，看来这个阴阳阵确实不凡。

当初设计这座阵法的前辈可以算的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手，仅仅从这个遗留下来的阵法中就可以略窥一般。只是现在阴阳教的弟子们修为不高，平均也才到一流高手罢了，根本无法将此阵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李云龙和蓝冰月躲藏在一个角落里，隐藏着自己的气息，还好李云龙和蓝冰月都是先天高手，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冰月，这座阵势的确不凡，就是布阵的弟子修为太低了，如果是由一百零八名地榜的高手来布阵的话，这座阴阳阵在江湖上就可以说是无敌了。”李云龙传声对蓝冰月惋惜地说道。同时乘机在语言上占点便宜。

“你这个笨蛋，你当地榜的高手这么不值钱吗？就是整个阴阳教加起来虽然会有一百零八个，但是这里又不是整个阴阳教的实力，他们现在会有这么多高手吗？而明古派也只有慕容范等几个大人物的修为到了地榜。”蓝冰月苦笑着骂道。同时也没见意李云龙叫她的名字。

“呵呵，我倒是把这事给忘了。冰月，你说今天他们这场争斗谁输谁赢呢？”李云龙轻松地问道。

“难说呀，别看阴阳教在人数上占着很大的优势，换了别的人可能是必败无疑，可是对手是阴山七妖，结果可就不好说了。原来今天阴阳教如此的大动干戈是为了对付阴山七妖呀，这就难怪了。”蓝冰月凝重地说道。

“哦，冰月知道这阴山七妖？他们很有名吗？”李云龙感兴趣地问。

“当然了，他们在江湖上可是大大地有名了，他们都是成名数十年的黑道高手了。这阴山七妖是亲兄弟，长得非常相似，一般人很难分

辨的出。他们姓成，名字分别叫成大、成二、成三……一直到成七，他们是前辈的黑道高手九***人的弟子。九***人是百年前的高手，为人非常凶残，为了修炼独门魔功——逆天神功，更是杀戮无数，满手血腥。听说那逆天神功要用活人来练，练功的时候会把整个人的精血元气吸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具骷髅而已。而且如果用江湖高手来修炼效果会更好，所以九***人屠杀了大量的江湖人士，成为了江湖上的公敌。在三十年前终于被各大门派联合消灭掉，当时这阴山七妖听到了风声事先躲了起来，所以才得以幸免，想不到今天他们既然出现了。”蓝冰月感慨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李云龙问道。

“这在我师门里有记载，所以我才知道。”蓝冰月回答道。

“看来阴阳教是想收服阴山七妖了，江湖上不久将会有麻烦了。”李云龙道。

“是啊，无任阴阳教是否能够收服他们江湖上都会有麻烦了。不过我想他们一定会被阴阳教收服的，刚才成大就答应了慕容范的要求了。”蓝冰月道。

“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这么复杂，看来今天是绝难善了了。”我无奈地说。

“咦，冰月你怎么知道说话的那个是成大？不是分不出来吗？”李云龙好奇地问。

“本来是分不出来的，后来阴山七妖为了防止被别人混淆，就给自己作了记号，所以现在我才能区分的出来。”蓝冰月解释道，“你看，他们每个人肩膀上都绣着白色的骷髅头，成大一个，成二两个，成三三个，以此类推，最后成七是绣了七个骷髅头。”

李云龙按照蓝冰月指的放眼望去，果然看到了阴山七妖每个人的肩膀上都绣着一到七个不同的骷髅头。

“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分开呢？”李云龙觉得非常有趣的问道。

“那是因为他们怕把自己杀的人记在了别人的头上，这样关系到他们评出到底谁更坏一点。”蓝冰月说出了令李云龙哭笑不得的答案。

这个时候，阴阳教的阴阳阵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阴山七妖被严严实实地围在了当中，只需要一声令下，阵势即将发动。

“慕容老头，你们好了没有，爷爷们还等着回家喝酒去呢。”成大阴阳怪气地说道。

“哼哼，别着急，马上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阴阳教的厉害了。动手！”慕容范一声令下，点燃了这场大战的导火索。

得到命令的阴阳教弟子动了起来，整个阴阳阵都在飞速的旋转着，里面一层的弟子一齐向七妖发动了攻势。只见他们一击即走，决不停留，也不贪功，他们的位置马上由后面一排的弟子补上，这排弟子也是打完就走，整个大阵在他们的移动中不断地变化，每名弟子进退有序，攻势更是连绵不息。身在阵中的阴山七妖每一个人都像是在同时面对一百零八名阴阳教弟子，刚才有些托大的他们一时之间也被阴阳教弟子犀利的攻势逼得是手忙脚乱十分的被动。

“哈哈哈哈，你们刚才不是很嚣张的吗？不是还大言不惭地要灭我们阴阳教吗？怎么现在不闹了？接着闹呀！”慕容范在阵外继续挑拨着，希望能趁此打压他们的士气，而周围的明古派弟子也配合着哈哈大笑，仿佛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一样。

“哼！等你们打赢了我们弟兄在庆祝也不迟。”成大面无表情地说道。

随着成大重重的一哼，阴山七妖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跨出了一小步。虽然仅仅是一小步，可是场上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阴山七妖之间也形成了一座小小的阵势，在这座小阵里他们攻守互济，不再像刚才一样被动挨打，从容地化解着阴阳教弟子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进入到了僵持阶段。

阴阳教的弟子不向让自己的优势化为乌有，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起途挽回刚才的优势。

慕容范也看出了阴阳教弟子的情况，但是他没有心急，而是平静的看着他们战斗。其实在场的众人谁也不知道慕容范心里所想。

这次战斗在慕容范眼里只不过在看看阴山七妖的实力，而他真正的杀手锏还没有动。

“冰月，他们的战斗没什么好看的，我们现在乘他们都在这里的时候到山庄连忙看看有什么发现，说不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李云龙对蓝冰月见意道。

“好的。”蓝冰月也知道看他们打没什么意思，而且要是被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小命可能就要留在这里了，所以也同意李云龙的提议。

于是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无声无息的离开了战场。

“冰月，你看这里。”来到了一座小院李云龙突然叫住了蓝冰月。

“怎么了？”蓝冰月疑惑的看了看小院问李云龙道。

“你觉得这小院有什么不同？”李云龙问道。

“不同？”

“对，你看周围的院子的灯光都亮着，可是这里却没有灯光，为什么？”李云龙用手指着周围道。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蓝冰月提议道。“好的。”李云龙点点头道。

李云龙刚说完蓝冰月就要先进去了，李云龙连忙拉着她。蓝冰月疑惑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道：“我先进去。”

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突然觉得自己心里非常甜蜜，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进小院李云龙就发现了两个暗哨，转过头来看向蓝冰月，发现蓝冰月也已经发现他们了。李云龙用手指指其中一个，再指指自己，然后指指另外一个再指指蓝冰月。蓝冰月点点头。

于是李云龙和蓝冰月分别向一个暗哨走去，李云龙静悄悄的来到一个暗哨的后面，搂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扭，“咔”的一声扭断了他的脖子。解决了这个暗哨以后转头向蓝冰月看去，发现蓝冰月也已经解决了另外一个。

第六十七章　无意救人

在小院的一间房间里，楚天翔忍着身上的伤痛不让自己发出呻吟来，想到明天还有四十八鞭，自己应该怎么样过，腾龙鞭的威力他已经领教过了，但是为了自己的门人他不得不这样。不现在师兄他们怎么样了？楚天翔心里想道。

天慢慢的黑了，过了不久山庄里的杀声传来，到底是谁在攻打三庄？楚天翔想道。

李云龙来到楚天翔的房间前，觉得里面有微弱的呼吸声，听声音李云龙就觉得里面的人好象受了什么伤似的。

里面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是阴阳教的人？李云龙心里想道。

这时蓝冰月也走了过来传音问道："怎么了？"

于是李云龙就把前面的情况和蓝冰月说了。蓝冰月说道："我们进去不就得了。"

对啊，反正这里基本上没人，凭里面这个受伤的人平自己两人难道还应付不来？李云龙心想道。

"我的冰月真聪明。"李云龙赞道。

"谁是你的冰月了。"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红着脸道。

看着蓝冰月红着脸的可爱样子如果不是时间地点不对李云龙真想去咬上一口。但是现在这样的地方李云龙可不敢放肆。

轻轻的打开门，李云龙就带着蓝冰月进入了房间。

房间内的楚天翔突然觉得有人进入了房间，有气无力的说道："你们去告诉你们教主，我是不会投*他的，叫他死了这条心吧！明天的四十八鞭我照样能够承受的起。"

李云龙和蓝冰月相互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这个人明显不是阴阳教的人，而是被阴阳教抓来的。

"你真的承受的起吗？要知道我们教主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李云龙突然冷冷的道。在李云龙说话的时候蓝冰月在后面拉了拉一下，仿佛在问为什么要这样说。李云龙拉住了蓝冰月的小手捏了捏，示意她不要说话。

蓝冰月在李云龙拉她小手的时候脸色一红，她发现今天这一天她脸红的次数比她十几年来脸红的次数要多。但是这个时候她没有说话，她知道李云龙为什么这样说。

“是吗？那我楚天翔就偏偏不如他所愿。”楚天翔冷哼一声道。

楚天翔？万剑门门主？李云龙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但是李云龙也没有马上表露出自己的身份，道：“我家教主要你去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

“哼，我不愿意又能够怎么样？”楚天翔冷哼一声道。

“这么说你是愿意的了。”李云龙道。

楚天翔没有说话。

“嘿嘿，那我就带你去了。”李云龙走到楚天翔身边一把把他背起，然后向蓝冰月点点头就向外面走去。

在黑暗中楚天翔看不清蓝冰月的样子，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发现李云龙他们的身份的。

出了门李云龙和蓝冰月带着楚天翔直接向山庄外走去。

到了山庄外楚天翔才发现李云龙他们不是阴阳教的人，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救你？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要救你？”李云龙冷冷道。

“那你们？”现在楚天翔不明白了，这些人明明是来救自己的为什么不承认呢？

“救你，又有什么好处？你又不是女人，又不能以身相许。”李云龙道。

不过李云龙他刚说完就突然感觉到腰间一疼，“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差点把楚天翔摔到地上。

原来蓝冰月听了李云龙刚才的话一时气不过用力在他腰上一扭。

李云龙笑眯眯的看向蓝冰月道：“我的宝贝冰月，你吃醋了？”

“你胡说。”其实刚才蓝冰月在李云龙腰上一扭有就有点后悔了，心想自己又不是他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可是为什么听了他的话自己心里不舒服呢？还有这一路上走来他处处和自己做对自己为什么不恨他，反而心里有点喜欢呢？

如果李云龙现在知道蓝冰月的小里想法的话一定会高兴坏了，这说明他的欲擒故纵之计已经成功了。但是现在他不知道，所以他不想过分的去刺激蓝冰月。

“好了，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城吧！等一下他们一定会马上发现的。”说完李云龙听见明月山庄的打斗声已经没了，李云龙知道慕容范已经收服了阴山七妖。

“好的。”蓝冰月也注意到了明月山庄的动静，点点头道。

来到客栈众女还没有睡，看见李云龙和蓝冰月回来就马上迎上来。

冷如凤看着李云龙抱着个人，问道：“夫君，他是谁？”

“楚天翔，万剑门门主。”李云龙回答道。

“李兄，你真厉害，我和赢风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消息和事情发生，你一去既然都把楚天翔楚门主都带来了。”这时蓝枫和赢风从客栈外面进来了。

看见蓝枫和赢风的样子李云龙知道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刘熙蓉钱芙蓉她们的线索。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接着李云龙把明月山庄的事情和众人说了。

“这么说阴阳教已经收服阴山七妖了。”蓝枫脸色沉重的说道。

“是的。”李云龙点点头道。

“看来以后的麻烦要多起来了，现在连阴山七妖都出来了，以后江湖上的大魔头说不定会一个个的说来了。”赢风道。

“好了，我们也别在这里费神了，江湖事江湖人管，现在江湖上不是还有许多白道高手不是吗？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出来管的，忙了一天大家都累了，都去休息吧。明天还有事情要做。”李云龙道。

“好的。”

李云龙把楚天翔安排在一个房间以后就来到了冷如凤的房间。进去一看，发现冷如凤正在等他。不过在冷如凤的眉头间有着深深的忧愁。

“如凤，怎么了？”李云龙走过去搂着她轻轻的问道。

“夫君，虽然熙蓉妹妹和芙蓉妹妹没有把她们的身世告诉我们，但是现在她们出了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难受。”冷如凤道。

“其实她们的身世你已经猜到了，不是吗？其实是熙蓉她们太在意了，不过这也是她们的一种生存的手段吧！”李云龙有些无奈道。

“不过夫君放心，我知道熙蓉妹妹她是喜欢你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会露出真心的笑容。”冷如凤安慰道。

“也许吧！”

“夫君，其实我也有事情没……”

“如凤，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李云龙没等冷如凤说完就打断她的话说道，说完就象她扑去，赌住了她的嘴巴。

李云龙知道她现在想说一件她不愿意说的事情，所以李云龙不想让她说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秘密，李云龙也没有必要要求自己的女人毫无保留的把她们自己心中的秘密说给她听。因为他知道有时候这样反而会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

福源楼对面的一家客栈里，李云龙的母亲云月柔也还没有睡觉，今天刘熙蓉和钱芙蓉被抓的事情她是第一时间知道的。但是她没有出手相助，因为她知道不经风雨不能见彩红。但是也没有任凭那些抓刘熙蓉她们的人把刘熙蓉她们抓去。

怎么说刘熙蓉是她的儿媳妇，虽然刘熙蓉在跟李云龙之前已经不是处子了。于是她让老护卫周老跟去。凭周老的本事她相信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晚上李云龙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又和万剑门，阴阳教有了恩怨。她不得不无奈的心道：龙儿，让你行走江湖到底是不是错了？

黑色的夜晚就那么的宁静福源楼的客栈里的一间房间里，一个黑影闪电般向外飞去。

很开这个身影来到了一家院子里，院子里有一个中年人在等着她。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中年人问道“还没弄清楚。”那人回答道。

“什么，都这么久了还没弄清楚，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让王爷很失望。”中年人冷冷道。

“属下该死。”

“记住要尽快查出那人的身份，最近王爷也快要来开封了，如果等王爷到了开封以后你还没有弄明白他的身份的话，嘿嘿。”

“是，属下一定尽快完成任务。”

“还有什么事情吗？”

“万剑门门主楚天翔在他手上。”

“你说的是真的。”中年人惊讶道。

“是。”

“你先回去吧！记住，不可以对他动真情。”

“是。”

黑影说完就闪电般回到了客栈。

第二天清晨，李云龙从睡眠中慢慢的醒来，看着怀里的冷如凤笑了笑，心想：要不是刘熙蓉她们出了事情自己还真的不想起来，这种感觉真好。但是现在没办法刘熙蓉她们被人抓去，自己如果不去救的话，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情。

想到这里李云龙悄悄地起来穿衣，谁知刚一动冷如凤就惊醒过来了，“夫君，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有什么事情吗？”说话的时候冷如凤还迷迷糊糊的，显然是还没有清醒过来。

“没事，你再睡吧！”李云龙在冷如凤脸上轻轻的一吻道。

谁知这不吻还好，一吻就把冷如凤吻的完全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以后冷如凤立刻坐了起来道：“我差点忘记了，熙蓉妹妹还没有被救回来，真是该死。”

只是冷如凤忘记了她这样坐起来把她盖到身体上的被子落到了下面，她的雪白的身体露在了空气中，由于刚才她坐起来的时候动作过猛，所以在她坐起来以后也没有多大的注意.也让李云龙看了个够.

李云龙一看口水马上就流出来了。冷如凤见李云龙没有说话，抬头一看看见李云龙正在看着自己的胸前，“啊”的叫了一声马上躺了回去，然后把自己身上的被子盖上。

嘿嘿一笑，李云龙道：“如凤宝贝，你还是先睡一会吧！我先出去了。”

现在的冷如凤巴不得李云龙早点出去，那有不愿意的道理，连忙点点头道：“你还不快出去。”

第六十八章　再见母亲

出了房门李云龙就看见宫飞燕刚好从她的房间里出来，李云龙问道：“飞燕，昨天睡的还好吗？”

宫飞燕突然听到李云龙这样问有点慌乱道：“好，好。”

宫飞燕的表情李云龙也没太在意，只是对她道：“我们现在去吃点东西吧！”

吃了点东西以后李云龙就来到楚天翔的房间来。刚进去就看见楚天翔已经醒来了，正在看着房顶发呆。

“楚门主，现在你的伤怎么样了？”李云龙走过去问道。

听见李云龙的话楚天翔转过头来，眼睛里虽然有着对李云龙的感激，但更多的是担忧。楚天翔道：“这位公子，你知道吗？你现在救了我你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知道，但又怎样？我现在还不是一样救了你，不过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白白的救你，因为在你的身上有我的利用价值。”李云龙坐在楚天翔的床前看着楚天翔说道。

“我看公子是一个善良之辈，应该不会加害于我，不知道公子要知道什么事情，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以如实相告。”楚天翔道。

“你很聪明，我要知道你们万剑门和阴阳教的事情。”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楚天翔述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听了楚天翔的话李云龙才真正感觉到阴阳教的可怕和野心。

最后楚天翔说道：“不知道我这次被救出来以后慕容范会怎么样对待我的那些师兄弟们？”

“楚门主，你放心吧！既然慕容范要让你投*他，那么在再次抓到你之前应该不会伤害你的师兄弟他们的。”李云龙安慰道。

“也许吧！”

“楚门主先休息吧。”说完李云龙就离开了楚天翔的房间。

明月山庄慕容范脸色铁青的看着下面的一群属下，他的那些属下老老实实的站在下面大气大不敢喘，生怕慕容范把气发在他们头上。

阴山七妖也站在慕容范的属下之中，不敢看慕容范。昨天晚上他们可见识了慕容范的真正实力。

“说，到底怎么回事？楚天翔怎么会不见的。”慕容范冷冷的问道。

静，静，下面一片安静。没有人回答慕容范的话。

“怎么了，这么大的庄院既然会有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慕容范见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大怒道，“还有楚天翔被人救走你们既然到现在才知道，你们昨天都去干什么去了？”

昨天还不是你叫我们弄那个阴阳阵来抓阴山七妖吗？众人心里这样想到。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过了一会儿慕容范的怒气终于恢复了平静，看着下面的人命令道：“你们给我尽快去查出楚天翔的下落，还有就是昨天晚上是谁进入山庄的。”

“是。”

李云龙走出楚天翔的房间以后就和蓝冰月继续到城外去找线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昨天赢风跟着那些人是到城外的。所以李云龙叫上蓝冰月到外面找找看，其他的众女由于武功不是很高，所以李云龙让她们留在客栈里。

刚出客栈就有人拦在了李云龙和蓝冰月前面。

李云龙不认识这个人，问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拦着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将夫人请公子去一趟。”那人回答道。

“你家夫人是谁，为什么要我过去？”李云龙问道。

“这个小人无权知道，不过只要公子去了就知道了不是吗？”那人道。

“我还有事，不去可以吗？”李云龙问道。

“不行。”那人回答道。

“那你前面带路。”李云龙有些无奈道。

来到对面的一家客栈的一间夫君前，那人对李云龙道：“我家夫人就在里面，公子进去吧！”

“好的。”说完李云龙就带着蓝冰月要向房间内走去。

那人一见马上道：“公子，我家夫人要你一个人进去，所以这位小姐……”

“冰月，你就在这里等一下吧！”李云龙对蓝冰月道。

“恩，你小心点。”蓝冰月嘱咐道。

李云龙点点头推门进去。

一进房间李云龙就看见一个美丽的身影站在窗前。

“不知道夫人找我来有什么事情？”李云龙问道。

“龙儿，才几天不见你就不认识娘了。”云月柔转过身来笑道。

“娘，你怎么在这里？”李云龙惊讶道。

“还不是担心你，你看才几天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要不是我在暗中帮你的话，你还不知道会怎样了。”云月柔道。

“啊，原来是娘你在暗中帮我啊！怪不得。”虽然知道云月柔这几天都跟着自己李云龙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云月柔帮他解决了不少麻烦还是很感激的。

“那知道啊，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呵呵。”李云龙傻傻的一笑。

云月柔走过来用手指了指李云龙的头道：“你啊！”

“娘，我为你找的几个儿媳妇漂亮吗？”李云龙连忙转移话题道。

“你还好意思说，才几天时间你就找了这么多女人，要是让你在江湖上呆上一年半栽那还得了。”云月柔白了李云龙一眼道。

“娘，你这么多儿媳妇你不喜欢吗？将来我让她们多给你生几个孙子孙女，到时候我家将会有多热闹啊！”李云龙笑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云月柔仿佛想到了以后的情形笑道：“我当然喜欢了。”

“这就对了，以后我还会努力的。”李云龙道。

“怎么，这么多还不够吗？”云月柔问道。

“当然，最起码要把江湖上有名的美女都收进来。”李云龙大言不惭道。

“这我不反对，可是你有能力保护她们吗？”云月柔问道。

“我。”李云龙想到了刘熙蓉她们两姐妹的事情顿时说不出话来了，心想也是自己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以后还会有那个女人愿意跟着自己啊！

“放心吧！昨天已经叫周老跟去了，而且昨天周老传来消息他们已经离开开封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她们少一根毛的。”云月柔看出了李云龙的担心安慰道。

“我就知道娘你最好了。”李云龙兴奋道。

“那你知道你的那个刘熙蓉的身份吗？”云月柔问道。

“知道。”李云龙点点头道。

“想不到你还知道，我还以为你看见美女什么都忘记了呢。但是昨天你为什么还要去管万剑门和阴阳教的事情呢？”云月柔问道。

“娘，你都知道了？”

“我能不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阴阳教的实力，凭你现在的身手既然敢去管他们的事情？就是你父亲也不太敢把他们怎么样。”云月柔道。

“娘，我。”李云龙不知道说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现在连云月柔都说他的父亲也不敢拿阴阳教怎么样，何况他自己。

“好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既然你已经管了这些事情那就要管到底，虽然凭我们的实力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而且你父亲也快要到开封了。”云月柔道。

“父亲要到开封了？我怎么不知道？”李云龙道。

“你怎么会知道，你父亲是秘密来的，我也才知道不久。”云月柔解释道。

“娘，你的意思是要我和父亲坦白？”李云龙明显想到了云月柔的话里的意思道。

“是的，你父亲就你这样一个儿子，虽然以前他对你不太好，但是现在你能够有这样的实力我想他也很喜欢你的，况且还有你爷爷在。”云月柔道。

李云龙也知道自己如果没有什么实力的话在江湖上可能就会寸步难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而且就是现在自己建立的势力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动用秦王府的势力。

“父亲他会吗？”李云龙不敢肯定道。

“会的。”

“娘，还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没有我……”得到了云月柔的回答李云龙心里充满了喜悦，虽然不知道事情以后的结局是怎样，但是现在的他充满着动力，所以他不想在呆在这里了，他要向他的父亲证明他的实力。

“呵呵，有了媳妇忘了娘，这句话一定都没错，你进来才多少时间不忍不住要见你的媳妇了。”云月柔笑道。

李云龙刚想说什么，云月柔就笑道：“去吧！我不打捞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谢谢娘。”李云龙兴奋道。

出了房间李云龙就看见蓝冰月着急的在那里走来走去，一见李云龙出来就马上上前问道：“你，你没事吧？”

“没事。”看见蓝冰月着急的样子李云龙兴奋高兴，这说明蓝冰月她在意自己。

“到底是什么人要见你？”蓝冰月问道。

“我的一个亲戚。”李云龙回答道。现在李云龙当然不能告诉蓝冰月是自己的母亲，否则的话李云龙相信凭蓝冰月的本事一定会知道云月柔的身份的，毕竟她们见面没有多长时间，蓝冰月对云月柔也有印象。那么也等于让蓝冰月知道了李云龙的身份，如果让蓝冰月知道李云龙是她的那个没有用的未婚夫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反映，但是一定是肯定的，你就是李云龙想和她以后说话什么的都不会很容易了。

“亲戚？”蓝冰月疑惑道。

“是啊，是我娘的好姐妹。他在客栈里面看见我就派人来找我说说话。”李云龙解释道。

“那你们说了什么？”蓝冰月问道。说完蓝冰月就后悔了，这句话不是她应该问道。

“没什么，她说我旁边的这个美丽，漂亮，大方的女孩子是不是我将来的妻子。”李云龙*近蓝冰月的耳边道。

“你。”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既高兴又担忧，只是不知道她高兴什么，担忧什么。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去办事吧！”

昨天李云龙和蓝冰月在西城外看见的是明月山庄，所以今天他们不去西城了，而是向北出发。现在李云龙已经知道自己的母亲去救刘熙蓉她们了，所以他现在没有过分的担心，周老的实力他是知道的，要是连周老都没办法那么他就更加没办法了。

第六十九章　青海四鬼

李云龙带着蓝冰月来到天峰山下，蓝冰月道：“你觉得蓉姐姐她们在这里？”

“这我也不敢肯定，你看这天峰山这么大，如果要躲藏什么人的话是非常容易的，而且这开封城除了城外的山庄另外的只有这天峰山可以藏人，所以我才带你来这里。”李云龙连忙解释道。其实他怎么会不知道这里根本没人呢？既然刘熙蓉她们现在已经不在开封了，而且有周老照顾着所以他一点担心都没有，也因为有了刘熙蓉的消息以后他才带蓝冰月来这天峰山，不过找人的假的，想和蓝冰月过二人世界是真的。

而蓝冰月不知道李云龙的想法，还以为李云龙真的要到天峰山找刘熙蓉他们的消息，虽然他有点觉得这天峰山应该不可能有刘熙蓉她们的消息，但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刘熙蓉她们的消息所以蓝冰月有点急病乱投医，也就相信李云龙的话了。

“那我们快进山吧！”蓝冰月道。

来到天峰山主峰上，看着山下的开封城，远眺开封城旁边的金花江滚滚东流，近观飞月湖水波浩渺，俯视脚下群山连绵，颇感山河壮丽，真是气象万千，当真有了众山小的气概。李云龙于看着这壮丽的景色，沉侵在这一片天地之中，心神自然的伸展开来，这山、这树、这花、这草，这周围的一切都清晰的展现心底。

“喂，你是来找人的还是来玩的？”就在李云龙沉侵于山水之间的美景时，蓝冰月在旁边不悦道。

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知道刚才自己有点得意妄行，害怕被蓝冰月看出什么来，连忙道：“当然是找人的。”

“哼，找人？到这里来怎么找人？这里哪有什么人，还不快走。”蓝冰月冷哼一声道。

“呵呵。”李云龙干笑两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走了。”蓝冰月说完就向下走去。

不过还没走几步就在蓝冰月的前面出现了四个人，而且淫笑着看着蓝冰月。

不好，李云龙暗叫一声，这几个人明显不是什么善累，而且武功都是比自己高。

“小姑娘，这么着急要去哪里呀？是不是你的情郎没有满足你啊！放心，只要你跟着我们，我们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快活似神仙。”其中一个人看着蓝冰月淫笑道。

“就是，小美人，你看前面多强壮，比你身后的小白脸好看多了，只要你跟着我们，我们保证你每天快快乐乐的。”另一个也淫笑道。

“无耻。”蓝冰月怒道，说着就要上前和他们战斗。

李云龙连忙上前拉着蓝冰月，蓝冰月愤怒的看着李云龙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来。”说完李云龙就向最先说话的那个人攻去，李云龙现在自己和蓝冰月两人都不是他们几个对手，所以他一开始就不留情的用全身功力向他们攻。而蓝冰月在李云龙说完这句话以后心里一甜，看见李云龙向他们攻去，她没有立马跟上。

那几人本来是青海四鬼，想不到在天峰山上会遇见蓝冰月这样的美女，怎么不兴奋，虽然蓝冰月看起来是一个一流高手，但是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看见李云龙和蓝冰月攻来为首的那个人面露狰狞道：“哼哼，英雄救美。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说着五指成爪攻了上来，正是江湖上常见的鹰爪功。当对方真正攻到面前时从他们的行动来看李云龙知道他们已经达到了地榜高手，但是现在自己骑虎难下只好硬起头皮把长剑挥舞开来阻止对方近身。

另外一个冷笑道：“小子，你不要狂，一会你就知老子的厉害。”说完一声长啸，声音很是刺耳，直冲云端。

李云龙马上发现不对路，因为他知道这是那人呼唤同伴一起进攻的暗语，如果这里只有他们两人，自己和蓝冰月也不会惧怕的，可是他们现在有四个人。李云龙急道：“冰月，快突围！”说完也不等蓝冰月应话，右手长剑出鞘，直指第一个人。

那人是青海四鬼的刘大，他见李云龙发现自己召集同伴一起进攻的信息，身形一闪，避开李云龙的一击，身法之高，和他肥伴的身材一点也不相付，他的身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李云龙也不能做到。刘

大闪开李云龙的一击之后，就对身后的那些人大声喝道：“上，先干掉那两个，然后我们再好好的享受美女。”说完攻向蓝冰月那已经期待已久的刘二，刘山，刘四听完，就挺着大刀长剑嗷嗷声扑上来，声势之大。李云龙连忙向身后一闪。

但是刘大的长剑微顿，但还是没有改变方向蓝冰月的面门刺去，就在离蓝冰月面门一尺远时，长剑被从旁边飞来的物体击中，力道之劲使他手腕一振，长剑差点脱手而掉在地下，内劲汹涌而出，但是他已经慢了，蓝冰月已经醒过神了，难道还站在这里等杀吗，当下急身闪开。

又是一个瞬间，从刘大的剑势停了一下，李云龙踢起地上木条，到蓝冰月闪身避开，也是一瞬间完成，如果武功稍差的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蓝冰月当真是努火急升，也不多说抽出长剑，就要上前，可被李云龙拉住，示意让他来，蓝冰月虽然不知道李云龙为什么这样但还是退了下来。

“嘿嘿，你们还是一起上吧！”刘大冷笑道。

突然李云龙后退到蓝冰月旁边，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蓝冰月点点头，然后和李云龙一起发力向青海四鬼攻去。

刘大抱元守一，长剑的剑气深深，在太阳下，发出冷冷的寒意。突然手腕急抖，一片剑影在他身体周围团团转，身体竟然幻出几他身影出来，其中一个向李云龙直撞过来。

李云龙脚尖点地，急跃而起，避开刘大的身影，身在半空，手中长剑划出一片光芒，向着刘大的身影扫去，刘大见李云龙人在半空还能出剑，可见其轻功确有独到之处。

李云龙一剑扫出，见刘大不避反进，就知道刚才所攻的身影是刘大分身，但人在半空，口中的真气一片浑浊，已经不能再支持下去，眼开就要向下堕落，刘大看准这个机会，一招长剑举天向着李云龙急落的身影刺去，脸上露出冷冷的笑意，道：“小子，受死吧！”

在众人眼里李云龙这时是避无可避，只能以身撞剑了，可是众人都错了，好一个李大少爷，伸出左掌向下拍去，拍的地方竟是地下，刘二众人真不明他在搞什么鬼，只见李云龙的身体就要撞上刘大的剑

尖时，他的身体又向上急升了起来，原来他刚才击出的一掌是想地下涌起一层气浪，借地下涌起的气浪，脚下踏着这股气浪，身体又有了支撑，所以身体又急升了起来。

只是两个回合，李云龙就被刘大打得如此狼狈了。李云龙借着气浪跃开，落在地面上，口里却道："老小子，你有种，本少爷算是见识了。这时到我出招了。"

刘大竟然出奇的不怒，"小子，你有什么把戏就使出来吧！老夫看你除了口里会说之外，轻功还过得去，至于剑法吗，你就真是差得可以。"

李云龙长身这时又急跃而起，手中长剑再次卷起一片光芒，向刘大飞射而去，口里大叫："老小子，叫你也试试老子的手段。"左手同时扬起，好像向刘大扫去。

刘大觉得面前一道寒流急涌而来，但他毕竟经验老到，急忙避开，可是李云龙这次进攻对象可不是他刘大，而是站在他身边的刘二和刘三。只见李云龙右手长剑划向刘二的面门，左掌拍向刘三的胸膛。

刘二当下挥起长刀，迎上李云龙的长剑，而刘三却举双掌不怕死的迎上李云龙的左掌。

"当""啪"的声响后，刘二的长刀和竹如风的长剑交接，他觉得李云龙力道很强，加上他又是匆匆应战，只觉握刀的双手发麻，愣愣地在站在地上。刘三的双掌撞上李云龙的左掌，身体向后飞起，口里鲜血狂喷，竟已身受伤。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李云龙这一击，竟然打愣了刘二，重创刘三。站在一旁的刘大大怒，"小子，你好无耻啊，竟然玩偷袭战，在老夫面前耍弄阴谋诡计，老夫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

"老东西，两军对垒，兵不厌诈，原是生死相搏，这不怨得在本少爷。如果讲到阴谋诡计，怕是远远不及你们吧！你们一个个一看都不是什么好人。"李云龙当下也针锋相对。

这时刘三站了起来，对李云龙说："小子，你知道我的什么最有名吗？我告诉你，那就是我的毒，嘿嘿，你已经中了我的无色之毒了，这种毒没有解药，就算是毒仙也没有，如果神医夜于福在这里或许你

还可以生存多一天。哈哈！”他的头本来就生得相当难看了，现在脸上布满鲜血，更显狰狞。

原来他的双掌也是有毒，李云龙想道。运气在身上检查一下，发现在左掌上的经脉里有一些黑色东西正在沿着自己的经脉流动。

李云龙不动声色的道：“是吗？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事呢？”同时暗自封锁自己左手经脉。

第七十章　崖底真情

其实刘四是青海四鬼中武功最高的，虽然蓝冰月的武功不弱，但是和刘四差的远了。

李云龙一声长啸，来到蓝冰月身边，把她扶起来，问道：“冰月，你没事吧！”

蓝冰月现在脸色苍白，*在李云龙摇摇头。

“我说老四，你这么用力干什么？要是把她弄伤了等一下我们怎么玩啊？”刘大埋怨刘四道。

听了刘大的话蓝冰月更是气的脸色苍白。

“别听他们的话，现在我帮你疗伤。”李云龙低头对蓝冰月道，说完以后就把右手放在蓝冰月腰上，向她传去内力。

一会儿以后蓝冰月的脸色马上好看一点，李云龙才停止的传功。

“老大，放心，你看现在她不是好了吗？而且现在这个男人的功力也不多了不是吗？”刘四道。

原来刚才李云龙在对蓝冰月疗伤的时候他们没有出手是为了消耗李云龙的内力。

蓝冰月知道眼前的情况，自己身受重伤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而且就是没有受伤以刚才四人的武功也不能离开，于是对李云龙道：“等一下我去缠住他们，你去找人来救我。”

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就知道她想让李云龙离开，说什么找人来救她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凭蓝冰月的武功是不可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

“冰月，你知道我到现在最后悔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李云龙对蓝冰月笑道。

“是什么？”蓝冰月问道。

“就是没有让你做我的女人。”李云龙看着蓝冰月的眼睛深情道。

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双脸绯红，道：“你说什么呢。”

“冰月，我说的是真的，难道你真的对我没有感觉吗？我知道等一下我们马上不能活着离开，所以我不想后悔没有把心里的话说给你

听，虽然我承认我非常好色，但是我对每一个我喜欢的女人都是真心的。冰月，我喜欢你，真的。”

“龙，我也喜欢你。”蓝冰月红着脸小声道。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也放开了自己的胸怀，坦然的面对自己的感情。以前她对端木家的大公子有好感，但是随着跟着李云龙的日子里虽然好象李云龙处处针对她，但是那个端木家的大公子在她的心里的身影越来越小，而李云龙的身影越来越大。蓝冰月本身就一个敢爱敢恨的人，所以现在既然已经和李云龙说了也没有什么过份的害羞。

李云龙看了看后面的悬崖，对蓝冰月道：“冰月，如果现在我们从这个悬崖上跳下去的话也许我们还有活命的机会，不知道你敢不敢。”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蓝冰月坚定道。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既然不当我们存在，在这里亲亲我我。”刘大怒道。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李云龙问道。

“小子记住，我们是青海四鬼。”刘大哈哈大笑道。

“我记住了。”说完抱着蓝冰月跳下了悬崖。

劲风呼啸，疾风似刀，刮得脸一阵疼痛。在李云龙怀里的蓝冰月，为风所吹，飘飘摇摇，一张吹弹可破的玉脸被风吹得红通通的，惹人无限怜爱。李云龙手一拉就把这位绝色美女紧紧的抱在怀中，用自己宽大的胸怀保护她。由于第一次被男人拥抱她还尚存羞意，但一见李云龙并非要占他什么便宜，就缩着身子依偎在李云龙的怀里。悬崖深不见底，狂风暴烈，李云龙使出‘螺旋九影’，减慢下降的速度，但风实在太大，一阵狂风吹来，李云龙与蓝冰月随风飞舞，定不住身体。在大自然威力面前，人力显得微不足道。李云龙心中暗叹，难道我今天真的要葬身于此吗？不，我绝不能如此。虽心若死灰，但亦凭着强大的意志力，运转全身的九阴真经和霸气诀，护助身体要体要害。

忽然，风欲把李云龙和蓝冰月撞向石崖，那崖边凸起一尖尖的石角。身体不断飞转，眼见蓝冰月就要撞在尖石上，李云龙运力使他们的身体一转。碰的一声，李云龙的身体狠狠撞在尖石上。

蓝冰月感觉手上湿湿的，拿到眼前一看见满是红血，回来一见背后的尖石，已知发生了什么事，啊的了声道：“你、、、、、”李云龙道：“你是我的女人，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蓝冰月心里感觉暖暖的，眼睛湿湿的，想不到在这样的危机关头他还这样关心自己。不知什么时侯，她哭了。她很少哭的，自从小时候被父亲打过她后，她没有哭过，因为父亲告诉她要坚强，哭是懦弱的表现。蓝冰月睁眼看了一下眼前这位面如冠玉，英伟俊朗的少年虽然自己已经表达了喜欢他的意思，但是现在看着他突然芳心莫名一跳，脸红气喘。李云龙见此，不解问道：“冰月，你怎么了？”蓝冰月忙道：“没，没什么。”又看了一下李云龙问道：“你怎么了？“李云龙道：”我没事。“越到崖底，风更狂了，蓝冰月柔顺的依偎在李云龙的怀里。她一点也不担心危险，因为她相信李云龙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李云龙运起‘九阴真经和霸气诀’护住全身要害，紧紧抱着蓝冰月。两人任由狂风吹舞。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人碰的一声，落入了一大水潭里面。水花四溅，衣服已湿，在黑暗潮湿的幽暗山谷多了两只落汤鸡。蓝冰月身着的是上好的绸缎裙，此时水湿全身，曼妙曲线毕露。浅绿薄裙之下，***尽现，饱满的双峰犹如两座大山贴于胸前，纤腰似杨柳不足一握，双臀浑圆，饱满细腻，让人禁不住要摸上一把，双腿修长健美，欺霜胜雪，李云龙心中暗叹，想不到蓝冰月有如此火爆的身材。蓝冰月见李云龙火辣辣瞪看她看，芳心又喜又羞。喜的是眼前李云龙竟如此看着她，好像要把她吃了似的，那说明自己有诱惑力。此时她的心碰碰乱跳，激动的情怀带来桃花玉脸的火红，羞涩的表情，划出一道世间最美丽的风景。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SdXsw.com

“你。”终于蓝冰月受不了李云龙的目光出声道。

“对，我们先上去。”李云龙反映过来道。

到了陆地上李云龙发现这里是左右四周皆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杂草丛生，阴凉可怕，就算是绝顶高手亦不敢轻易涉足其间。

“冰月，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捡些柴来。”李云龙道。

“恩。”

李云龙到右边一片森林里面去捡些干柴，生了火，对蓝冰月道：“冰月，你的衣服对已经湿了，就脱下来晒干一下。”

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有些犹豫不决，虽然已经和李云龙相互表白，但是现在要她在李云龙面前脱衣服他还是做不出来。

李云龙见蓝冰月一副来犹豫不决的样子，心中恍然，道："你在此更衣，我到外面去。"蓝冰月见此心中如释重负，长长吁了口气，道："谢谢。"见李云龙离去，在她的心中升起一缕莫名的失落。

望着四周那一望无际，眼力无法穷尽其边，不知隐藏着多少怪兽异禽的原始森林，李云龙心中一阵害怕，想起出去之法。突然耳畔传来蓝冰月的一阵惊呼，李云龙骇然回头，只见一由长裙做成的围布背后传来蓝冰月一声'有蛇'的惊呼。李云龙急问道："冰月，你怎么了？"蓝冰月惊道："蛇啊，有蛇啊。"李云龙一冲上前，蓝冰月如受惊的小鸟扑入李云龙的怀里，紧紧抱着他。李云龙转头问道："蛇在哪里。"此时蓝冰月听到李云龙的问话，回头要答，正要出口时就碰到李云龙嘴唇。两唇相抵，如天雷临体，李云龙全身颤了一下，魂不附体，温润柔软的香唇紧紧贴在嘴上，令人如痴如醉的少女幽香进入体内，瞬间化做一股暖流横行于肢百脉，热流过睡，浑身发热，李云龙不禁揽住蓝冰月让她细腻雪白的肢体紧贴于自己。

蓝冰月一时也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办。见李云龙抱着她本想拒绝，用力挣扎对方的抱得越紧，对方坚强力力的臂膀，从身体上散发的阳刚气息，令她浑身酥软，再也不起半分抵抗之心，人软软绵绵的倒入李云龙的怀抱。

现在李云龙软玉在怀，无比满足，微微一笑，朝蓝冰月耳边吹了口热气，轻声细语问道："宝贝，现在告诉我蛇在哪里啊？"蓝冰月看到李云龙的脸，心中莫名一跳，脸红气喘，手一指后边道："在那边。"话落间芳香四溢，让李云龙晕呼呼的。

李云龙朝那方向看去，只见一只火经的小蛇正卷在那边，口吐红信，耀武扬威，李云龙道："既然敢吓我的美人，真是找死。"话落李云龙大手一挥，那蛇就死在掌风之下。

"你可以放开我了。"蓝冰月红着脸道。

李云龙一手箍住佳人的小蛮腰，蓦地翻身将她压在身下，尚未等对方明白发生何事，已封住了她羞涩的红唇。

想到她的冰清玉洁，两只大手并没有往常般四处游走，只是规矩地搂住佳人，肢体交缠，阵阵消魂蚀骨的感觉激荡来回。

蓝冰月自负武功才学过人，但始终未经男女之事，李云龙的动作让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身体上的感觉慢慢的传来，她一声**，浑身发热软乏，身心均无半分抗力，欲火燃烧起来，嘴唇所触之处，犹如火烫，情热如沸。

初始还挣扎了两下，皓齿紧闭，渐渐娇躯剧烈颤抖，酥痒地扭动起来，神态诱人至极点，脸上表情充满了春思难禁的风情，终将玉手主动搂在男子的脖颈，吐出香舌与他纠缠在一起。

李云龙到离开清唇时，这绝代佳人完全迷醉在他强烈男子气息里，张开小口紧促地呼吸着，星眸半闭，那种不堪情挑的娇姿美态，要多动人就又多动人。

李云龙抱住怀中佳人，像拥有世上最珍贵的宝贝一般爱恋，趴在她的耳边说道："冰月是否愿意让我占有你，一生一世也不分开呢？"

蓝冰月神思恍惚，陶醉般地呻吟一声，代替了回答。

李云龙如获圣旨，心头狂喜，在蓝冰月痛苦的呻吟中占有了这个绝色佳人。

第七十一章　坦白身份

蓝冰月看了李云龙一下，转过脸去，竟哭了起来。李云龙心中又惊又怕，来到蓝冰月身边，柔声问道：“你怎么了，我只是开玩笑，你怎么哭了，要不你打我吧，你也开我一个玩笑吧。“蓝冰月不理李云龙，扭过身去，有越哭越厉害之势。李云龙问道：“你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开你的玩笑了。”

“人家刚成了你的人你就这么欺负人家，以后你叫人家怎么办啊！”蓝冰月哭诉道。

“好了，好了，我以后再也不开玩笑了。”李云龙连忙抱着蓝冰月安慰道。

在李云龙的安慰下蓝冰月平静下来了，小声的对李云龙说道：“夫君，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李云龙问道。

“夫君，人家，人家有未婚夫。”蓝冰月低着头道。“哦。”李云龙当然知道蓝冰月说的是谁，淡淡的应了一声。本来李云龙就打算让蓝冰月成为自己的女人以后就告诉她自己的身份，现在既然蓝冰月自己说起，那这个机会是再好不过的。

“夫君，我和他没什么的，我也和他没见过面，所以我不会，也不可能喜欢他的。”见李云龙只是哦的一声蓝冰月马上解释道。

“不，你应该喜欢上他。”李云龙道。“为什么啊！夫君我真的没有和他怎么样啊！”蓝冰月哭道。

“什么没和他怎么样，你现在就是他的女人，怎么会没和他怎么样？”李云龙道。

“你，我看错你了。”蓝冰月挣扎着从李云龙怀里起来怒道。但是李云龙怎么会放开蓝冰月呢？他紧紧抱着蓝冰月对她说道：“冰月，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拿出一块玉佩放在蓝冰月眼前。

“我不要看，快放开我。”蓝冰月大叫道。“看了我要放开你。”李云龙道。

“好，这是你说的。”蓝冰月一看这玉佩，发现玉佩上有一个秦字。

“冰月，想起来没有？”李云龙问道。“什么？”蓝冰月不明所以的问道。“你看这玉佩你想起什么来没有？”李云龙道。

“这是秦王府的，你怎么会有？”蓝冰月现在停止了挣扎，问道。“你说呢？”李云龙反问道。“你是秦王府的人？”蓝冰月问道。

“恩。”“那你知道我的未婚夫是谁了？”蓝冰月问道。“我知道。”“所以你想让我和我的未婚夫成亲，然后给你荣华富贵对吗？”蓝冰月冷笑的问道。

“不对。”李云龙知道蓝冰月理解错了自己的意思解释道：“你再看看这玉佩的后面。”说完李云龙就把玉佩转了个身。

蓝冰月一看这玉佩上有飞龙二字，“这。”一时间蓝冰月也没有反映过来。

“冰月，我其实就是你心中的那个没有用的未婚夫，现在我刚才的话的意思你明白了吧？”李云龙微笑道。

“你是李云龙，不是叫李龙？”蓝冰月问道。“是的。”“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叫李龙？”

“我没有想过要骗你，你应该知道如果我在江湖上用自己的身份的话有多麻烦。”李云龙解释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到江湖上行走吗？”

“为什么？”蓝冰月问道。“我在王府的时候听见自己有个未婚妻，她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美貌如仙，武功高强。我当时兴奋的不得了，可是后面我听说我的未婚妻要喜欢上别的男人了，我非常气愤，为什么自己的未婚妻不喜欢自己而去喜欢别人？于是我就从家里出来到江湖上去找她，问问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可是我当见到她的时候就深深的被她的美丽给征服了，当时我心想我一定要得到她，但是她当时不喜欢我，于是我就处处和她作对来吸引她的注意。一直到让她喜欢上自己为止，那个人就是你，我的好宝贝蓝冰月。”李云龙道。

“夫君，你说的是真的？”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感动的道。“恩。”李云龙点点头。

“夫君，对不起，我误会你了。”蓝冰月道歉道。“傻瓜，你是我的妻子我怎么会让你受委屈呢？”李云龙轻轻搂着她道。

是啊！从山上跳下来的时候他是这么的保护着自己，这样的感情天下的女人又有说做的出来呢？可笑自己还怀疑他对自己的爱。蓝冰

月现在真是后悔不已。

蓝冰月转过身来，抱着李云龙，把头埋到李云龙的怀里轻轻的哭着。李云龙抱着她安慰道："冰月，我的宝贝，不要哭了，现在我们不是已经了解清楚了吗？感情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更加牢固，我相信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的感情将会更加牢固。"

"恩，夫君，以后我再也不会怀疑你了。"蓝冰月抬起她那张梨花般的玉脸道。"不过夫君我还有一件事情在骗你。"李云龙道。

蓝冰月不解的看着李云龙问道："什么事情？你是不是除了如凤姐姐她们还有几个女人在外面？"说的后面小嘴硗的老高。

"没有，我除了你们哪有什么女人。"李云龙连忙否定道。"我知道了，刚才你说是出来找我，身边却有如凤姐姐她们这样的美女，我看你刚才说是来找我的话是假的，来找美女到是真的。是不是这件事情呀？"蓝冰月恍然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sdχsψ。com

"不是，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是昨天我去见的那个夫人，其实不是我娘的好姐妹。"李云龙道。"那就是你的女人了。哼，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很东西。"蓝冰月冷哼一声道。

听见蓝冰月冷哼一声李云龙有些担心的向她看去，发现蓝冰月并没有真正的生气，心里不由松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那人不是我娘的好朋友是因为她就是我娘。"

"啊！是伯母。那你昨天为什么要骗我？"蓝冰月问道。"如果昨天我说是我娘的话，你一定会问我的身份，这样的话我又不好回答。"李云龙解释道。

"那现在为什么告诉我你的身份了？"蓝冰月问道。"还不是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而且你本身就是我的未婚妻，所以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李云龙解释道，"而且我的身份就是如凤她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如凤姐姐他们？"蓝冰月问道。"一来我不知道怎么样告诉她们，二来是怕她们知道我的身份以后离开我。"李云龙道。

"为什么如凤姐姐她们知道了夫君你的身份以后会离开夫君呢？"蓝冰月不解道。"一入宫门深似海，我家虽然不是皇宫，但是和

皇宫相比差不了多少，而如凤她们都是江湖人士，喜欢向往自由，所以。”李云龙解释道。

“那我呢？我也是江湖人士啊！你就不怕我不同意？”蓝冰月道。“你不一样，虽然你也是一个江湖人士，但是你还是一个身份是蓝家大小姐，从小就接受贵族教育，所以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那怎么办，总不能一辈子不告诉如凤姐姐她们吧？”蓝冰月道。“当然不，做我的女人无任她的身份怎么样都是我的女人，我都会名正言顺的给她们一个身份，不会让她们不明不白的跟着我的。”

“这才是我的和夫君。”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蓝冰月笑道。

李云龙刚想说话，突然他的全身激烈的疼痛起来了，脸部开始扭曲，头上冷汗直冒。蓝冰月等了很久不见李云龙说话，抬头看向李云龙。

看见李云龙痛苦的样子大惊的扶着李云龙问道：“夫君，你怎么了？”李云龙知道是青海四鬼下的毒发作了，他马上封锁了自己身上的几个大穴，用内力把毒性暂时压住。

看着蓝冰月在旁边着急的样子笑道：“没事，只不过昨天青海四鬼下的毒现在发作了。”“啊！是什么毒，要不要紧？”蓝冰月连忙紧张的问道。

“没事，现在他的毒性已经暂时被我压住了，只要不动武应该可以再坚持几天。”李云龙笑道，“再说我还没和你生孩子怎么会有事呢！”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笑。万一你有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蓝冰月脸色羞红且带有一些怒气道。“没事，我心里有数。”李云龙笑道。虽然在李云龙心里现在也没底，毕竟现在发生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而且身体里的毒在慢慢的吞噬他的经脉。

“夫君，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吧！”蓝冰月这时已经恢复了冷静，虽然李云龙能够在她的眼里看到担心。

“好的。”李云龙看了看周围阴森森的原始森林道：“我们走这边。”

于是这几天李云龙和蓝冰月把整个崖底都看了一遍。他们没料到的是这里还是有很大的。里面有些小动物，也有很多树。果树与其它

树木交织着，活生生的一个树的天堂。那个水塘里面还有鱼不时的冒上来透气，看到这更让人心奋。不过，李云龙他们现在是抓不到的。

崖底的地方差不多探完的时候，蓝冰月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李云龙他想反正不能爬上山，悬崖绝壁的，想找个地方探脚都不行。于是就准备去看看那个他们唯一没去过那个的山洞。

李云龙带着蓝冰月拿着自制的火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山洞里。蓝冰月拉着李云龙的手既心奋又担心。李云龙想她的小脸也会很精彩吧，可惜不能欣赏到。探险未知让人既期待又害怕。李云龙走在前面只感到路面似乎宽敞起来，他知道快到尽头了。

第七十二章　洞中见闻

面前的洞穴就似一个石室，里面还有开凿过的痕迹，很空阔，让李云龙很是高兴。里面肯定有住过人，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同类是很惊喜的。

没等李云龙开口，蓝冰月就喊到：“里面有人吗？喂，里面有人吗？”李云龙只觉得石室把声音都夸大了。

等了些时候，没有回应。李云龙就决定进去看看。

蓝冰月就拉着李云龙到左边的石室。里面留有些干粮和一些简单的捕食工具。这几天光吃水果李云龙嘴里都淡得出水来。

看这边没什么好东西，蓝冰月就向右边的石室跑去。李云龙就检查着这些小玩意，心里却想着吃的。虽说与蓝冰月吃着甜蜜的水果餐一直是他的梦想。现在梦想成真该高兴，但一直吃水果也不是个办法啊。正做着美食梦，隔壁传来蓝冰月的尖叫声。李云龙心里一紧，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李云龙刚迈进石室，蓝冰月一阵风地跳进李云龙的怀抱，搂着他的脖子，转过身用颤抖的手向后指去。李云龙顺着手指的方向赫然看见两尊盘坐着的只剩下骨头的躯体。再还有些其它东西。床上还些粗糟的被褥。石头桌上工工整整地摆放着的一堆书。墙上还有些兵器，看得李云龙眼都花了。

两位老人高龄200多，据他们留言这也许得于他们所练的内功。这让李云龙高兴了好长时间。

他们是一对夫妻，为奸人所害，双双跌落悬崖。当年他们就是中毒也将劣徒三杀二。自己不忍授首徒弟手上，他们跳崖自尽。没料到女的身受重伤，于年后仙逝。男的心灰意懒，留下遗言和武功心法，自断经脉于女的面前，随她而去。

蓝冰月看完他们所言，扑到李云龙身上：“夫君……”李云龙知道蓝冰月又感动了。李云龙轻轻地拍着蓝冰月的肩膀说：“冰月，我以后也会和你一起去，那样你就不会孤独了。”

谁知蓝冰月摇摇头说：“夫君，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要为我们而活下去，好么？”

这种事怎么说得清，李云龙安慰道：“知道了，小乖乖。那你也要答应我！”

男的还留有他的成名兵器龙泉剑。女的是千段锁魂丝。只感到龙泉剑刚里透柔，拿在手里很温煦，豪气冲天，有一种天下尽在我手的感觉。丝带则柔里是刚，就算用开凿石室的刀剑也不能伤其分毫。（其实李云龙不知，石室外间是男的发泄心中的郁闷的地方。每次女的伤情加重时，他就会练一下。到最后就有李云龙去时的规模了。）蓝冰月说拿在手里有化不尽的柔情，千般温暖，和风拂面。

蓝冰月舞着丝带时飘飘似仙，更添她那份柔美感，肯定会看得李云龙心痒痒的。

这男的练的是至尊阳诀，师母的是至尊阴诀，阴阳互济，天地造合。他们的遗言说只要阴阳相汇，就能内力一日千里，达到武学上的奇迹。他们不惑之年偶得奇宝，造就武学上的传奇夫妇。时光荏苒，几百年过去了，他们的名也埋如入厚天黄土。直到现在蓝冰月也不知他们是何许人。

另外还有一套《龙泉剑法》功法，配合着龙泉剑。《仙女舞步》可真让蓝冰月锦上添花啊。千般情意，舞出无数风姿，绵绵不绝。纤腰里是英雄冢。

“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冰月现在我们不能出崖，那么我们就只希望武功大进后能重出升天，再见外面，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的练练他们留下的武功了。”李云龙笑着对蓝冰月道。

蓝冰月知道李云龙说的练功是什么意思，阴阳互济，天地造合，这分明是男女双修功，所以一听李云龙的话羞涩不已，嘟起了红润的樱桃小嘴，道：“谁要练这武功呀。”

“真的不练？也好，现在以你的武功想出去没有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的。我们就住在这里过二人世界吧！”李云龙色色地看着她的樱唇，恨不得在上面狠狠吻上一番。

李云龙他毫无顾虑地露出色狼之相，蓝冰月却反倒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侧过脸去，道：“夫君，你不要得寸进尺！我才不会让你，让你……”但这句话色厉内荏，毫无威慑之力。

李云龙也不敢将她逼得太甚，所谓物极必反，遂转移话题，道：“冰月，你说我们要生几个孩子？”蓝冰月听了，更是羞红着脸，轻声的啐道：“我才不要……”

李云龙一听，上前抱住她，问道：“你说什么？我听得不是很清楚？”蓝冰月娇羞的道：“没什么？”李云龙不依不挠的道：“我好像听到人家说不要跟我生孩子，那我以后只好找其他人生去了。”说着，摆出一副要离开的样子。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dxＳw．com

蓝冰月芳心一急，连忙抱住李云龙，将丰腴的躯体贴上，充满歉意的道：“夫君，不要走。我刚才不是有意的。”

李云龙用手托起她的下巴，道：“那你愿意为我生儿育女吗？”蓝冰月娇羞的点点头，道：“我愿意。”李云龙抱着蓝冰月道：“我们现在就生，反正你不想学这里留下来的武功。”

蓝冰月迟疑了一阵，脸上稍微一红，支吾道：“夫君，那等我们……我们……出去以后我就给你生一个，现在…我们。”李云龙笑道：“好宝贝，一个怎么够，起码七八个！”蓝冰月不依的打了李云龙一拳，摇头道：“人家又不是猪，才不要生那么多呢！”

李云龙把手伸进她衣服内不断**，把她弄得满面通红娇喘吁吁的，才道：“好老婆，生多少个可由不得你了。”说罢便开始脱她的衣服。

“不要，我……我还是先练……练功吧！”蓝冰月阻止了李云龙的动作道。

“怎么，现在要想练了？”李云龙停下了动作笑道。“可是夫君，这武功你现在又不能练，就是我一个人练了它的效果不是很大。”蓝冰月低着头羞涩道。

是啊！现在自己身体上中了毒，不能练功，如果没有自己的配合的话自己能活几天还不知道。想到这里李云龙不禁有些气恼。

“别担心，我们在这里再找找看，这里原来的人也在这里疗伤，说不定有什么药。”蓝冰月看见李云龙气恼的神色安慰道。

“好吧！”

在那书的旁边李云龙看见了一只石盒。李云龙见那石盒造型奇特，不由起了好奇之心，把盒子捧了起来，入手沉重。打开盒盖，只

闻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盒中有个信封，封皮上写有几个字，另盒中还有一粒丹丸，清香就是由这粒丹丸发出的。

李云龙拿起信封，只见信封上写道："盒中之物，留赠有缘人。入我室者，特赠灵丹！此丹可解百毒，并可提升五十年内力。"

"灵丹？"李云龙拿起这粒丹九，只闻阵阵清香扑鼻，让人浑身舒坦。李云龙心道："这地方透着一股奇异，这个丹丸看起来也象是个异宝，或许服用后对我的毒有用。"

"夫君，你发现了什么？"蓝冰月这时走过来问道。"你看。"说完李云龙就把石盒拿给蓝冰月看。

"太好了夫君，这样你的毒可以解了。夫君你快把它吃了。"蓝冰月大喜道。

这样也好，不仅可以提高武功，又可以解毒，真是一举两得。想罢，便将这粒丹丸纳入口中，看了一眼旁边的蓝冰月，李云龙走上前去，抱着她，狠狠的吻上了她的小嘴，把一半灵丹渡给了她，灵丹入口即化。

"夫君，你？"蓝冰月口中的灵丹化入身体以后震惊的看着李云龙。"赶快运功。"

这时李云龙一股清香，直入丹田，片刻间化成一股热流，缓行四肢百骸。李云龙只觉全身舒服之极，身上伤痛全然消失。

李云龙大喜，急忙盘际而坐，运行九阴真经和霸气诀，立时觉得全身真气滚滚，滔滔不绝，竟要突破了。这时，九阴真经和霸气诀两种不同的内功既然在同一条经脉上运行起来，李云龙脸部开始扭曲，头上冷汗直冒。

李云龙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他紧咬牙关，引导的体内的真气。同时在李云龙经脉里的黑色物质也开始对李云龙发起了攻击。

但是现在李云龙的真气非常强大，黑色的物质在他面前根本是不堪一击，同时李云龙的痛苦也慢慢的减少了。随着九阴真经和霸气诀的慢慢的融合李云龙不仅没有了刚才的痛苦，而且还觉得自己浑身舒畅。

想到了刚才看的至尊阳诀的功法，李云龙想也没想就练了起来。他根本不知道他这样乱练武功是会出人命的。这也怪李云龙自己没有师傅的原因，要不是这样他就不会连这点江湖常识都不懂。

一会以后李云龙觉得自己浑身灼热难耐，呼吸越来越是紊乱。

“夫君，你怎么了？”蓝冰月在旁边问道。原来蓝冰月刚刚吸收完她体内的灵丹醒来，看见李云龙痛苦的样子问道。

听见蓝冰月的声音，李云龙睁看了他的眼睛，只不过李云龙的眼睛里充满着欲火。蓝冰月看着李云龙那充满着欲火的眼睛担心的问道。

李云龙仿佛没有听见蓝冰月的话，闪电般的向蓝冰月扑去，蓝冰月一时间没有防备被李云龙扑倒在地。

“夫君，你要干什么？”蓝冰月挣扎的问道。

李云龙没有理蓝冰月的挣扎，继续着他的动作，手伸进她衣服内不断**，把她弄得满面通红娇喘吁吁的，口中道：“我要，我要。”说罢便开始脱她的衣服。

蓝冰月叫道：“夫君，你怎么了？不要这样，呜。”蓝冰月没说完便被李云龙一把吻上她那正待抗议的小嘴，让她咿咿呀呀的说不出话来。

第七十三章 双修

蓝冰月挣开李云龙的嘴颤声地道："夫君，你怎么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李云龙沙哑着声音道："冰月，我欲火焚身，好难受，你帮帮我泄泄火，啊。"

蓝冰月听得一呆，转过脸来，那张玉脸变得通红，想不到这个时候李云龙既然说出是这样的原因，她结结巴巴道："夫君你……你说什么？我……我……你为什么会这样？……"

正当蓝冰月不知所措的当儿，李云龙已猛地伸出手，握住了蓝冰月那饱满高耸的***。蓝冰月"啊！"的一声惊叫，全身一阵颤抖，喘息道："夫君不要这样，不要啊……啊，不要啊……"一边说着一边无力地推着李云龙的手。

其实要是在正常情况下蓝冰月不会反对的，但是现在的李云龙浑身灼热滚烫，她知道李云龙现在的反映不正常，所以才会反对。

但是现在就是李云龙他控制不住自己，他的身体内有很大的欲火，他觉得的自己的身体快就爆炸了，如果不能即时的发泄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把他的灵魂给逼迫出这具身体一样." 宝贝，我不行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要爆炸了." 李云龙双眼发红的说道.

说五李云龙已经再也忍不住了，进入蓝冰月的身体，一时间春色无边。

"夫君，我……我不行了，快停下来。"也不知过了多久蓝冰月向李云龙哀求道。

刚开始进入蓝冰月的身体以后李云龙就觉得自己的真气在沿在两人的结合处流动着，但是现在蓝冰月还没有学习过至尊阴诀，所以在承受方面比李云龙小的很多。但是现在李云龙的理智还没有恢复，所以他根本没有感觉到蓝冰月的感受。

看见李云龙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蓝冰月心想道：完了，完了。

突然蓝冰月她看道旁边的至尊阴诀，她的眼睛一亮，至尊阴诀和至尊阳诀是用来双修功，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她把至尊阴诀拿过来练了起来。

一时间两人之间的真气犹如涛涛洪水在他们身体内流动着，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猛。就在这个时候，李云龙的樱唇，印在了蓝冰月嘴唇上面，同时，两只手掌，也分别覆在了蓝冰月的玉掌之上。

一股略带冰冷的真气，从蓝冰月的樱唇传了过来，让李云龙顿时清醒了许多，而片刻后，又是两股清凉的真气，从蓝冰月双手的掌心，传入李云龙身体里面，没多久，三股真气集合在一起，经过他身体的经脉，最后从他肚脐眼出来，回到蓝冰月的身体里。

突然之间，李云龙仿佛进入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境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李云龙才从那个奇妙的世界里醒来，刚才的一切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梦中一样，睁开眼睛看见蓝冰月的脸色有些苍白，不少眉宇间多了一分柔弱美。

“冰月，这是怎么回事？”李云龙问道。他刚才根本不知道发生了没事情，觉得自己好象在做梦一样，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不过这都是李云龙自己的问题，如果他不是半路出家的话是不会这样的，武功不同于别的事情，它需要从小练起，而且他的基本知识最为重要，如果没有这基础知识的话就算他的武功再这里厉害也没用，因为在武功这样的东西存在不是象吃东西一样，你吃的越多就越厉害，有时虽然你的武功很高了，但是毛毛雨基础知识的掌握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麻烦，而现在的李云龙就是这样，他没有武功的基础知道，根本不知道武功这东西不能随便乱练，李云龙他能够练到这一个地步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但是刚才由于他随便乱练武功而出了问题.

其实练习至尊阳诀和至尊阴诀不一定要这样的情况，但是由于李云龙先吃了灵丹的关系，他的体内的真气瞬间增加了几十倍，让他的经脉瞬间爆满，不过由于强行融合了九阴真经和霸气诀使他身体内的阴阳保持了平衡。如果那个时候李云龙不修练至尊阳诀的话是没事的。但是李云龙不知道，他又修练了至尊阳诀，使他的身体内阴阳失调，阳气过剩，加上李云龙现在正是血气方刚之时，才使他欲火焚身。

不过幸亏蓝冰月在这里，否则的话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刚才由于乱练武功而带来的问题.不过也因为这样才让他躲避了这一关.也因此让他在以后练功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这样错误的原因.不过现在蓝冰月可受苦了.

蓝冰月慢悠悠的醒来，马上就感到***的剧烈疼痛，眉头就皱了起来。

“怎么了？”李云龙看见蓝冰月皱眉不解的问道。此时他似乎忘记了他的事物还留在蓝冰月体内。

“夫君，刚才你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刚才？我想起来了，刚才的练功练的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浑身灼热无边，然后，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李云龙想了想回答道。

“夫君，你刚才练的是什么武功啊？以前你是这样的吗？”蓝冰月问道。“以前没有过。”笑话，李云龙到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是有也不可能，李云龙继续说道：“不过我刚才在练完自己的武功以后又练了至尊阳诀。”

“啊！夫君你不知道在吃了灵丹以后是不可能练这样的武功的。”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惊讶道。“我不知道啊，怎么了？”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至尊阳诀和至尊阴诀是双修功，如果一定人练的话武功低的话没什么，但是如果武功高的话他就会爆体而亡。”听了李云龙话蓝冰月无奈的解释道，“这些夫君你的师傅没有教你吗？”

“没有，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而且你也没听说过我会武功吧？我告诉你我的武功是自己练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李云龙知道自己以前的这个身体的主人在人们眼中的印象不怎么样，所以现在正好拿他来当挡箭牌。

“原来这样啊！夫君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吗？”蓝冰月说道，说到这样蓝冰月她的脸色还是一片羞红，虽然已经成为李云龙的女人了，但是在白天这样她还是有些不习惯。

这时李云龙才发现两人的姿势，看见蓝冰月雪白的肌肤人已经变的青一块紫一块，李云龙心里后悔不已。“冰月，对不起，现在你还疼不疼？”说完就从蓝冰月的身体上起来。

看见李云龙关心的样子蓝冰月欣慰的笑笑，道：“我没事，只要夫君没事就好。对了夫君，你身上的毒现在怎么样了，还有没有？”

李云龙运功在体内行转一圈没有发现黑色物质，惊喜的对蓝冰月道：“我体内已经没有毒了，看来这灵丹很有效。”“那当然，否则的话

它就不是灵丹了。对了夫君，你刚才为什么要把半颗灵丹给我，要知道这灵丹可是要提高五十年功力的。”蓝冰月道。

“我知道啊！所以我们一人一半，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提高二十五年功力的吗？而且我知道你的武功虽然比我高，但是也没有到地榜高手，所以你有了这二十五年功力以后就可以达到地榜高手级别了，你现在看看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李云龙问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暗自运功一下，惊喜道：“真的我现在已经达到了地榜二界了。”“地榜二界？”李云龙疑惑的问道。“从地榜高手开始它都分为三界，达到地榜三界以后才能达到天榜。”蓝冰月道。

“冰月，这地榜到底是怎么分的？”李云龙知道什么地榜天榜，但是它到底怎么分李云龙没有弄清楚。“地榜是达到先天之境以后丹田里结丹时才算是地榜高手。根据这丹的大小而分为一二三界，而天榜就是这丹**形才算是天榜高手。”蓝冰月解释道。

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觉得这地榜高手就是修真的金丹期，李云龙知道在中国的修真分为‘气’、‘丹’、‘元’、‘神’四大境界。其中再细分为‘引气’、‘凝气’、‘化气’、‘酿丹’、‘凝丹’、‘碎丹’、‘元婴’、‘成婴’、‘破婴’、‘分神’、‘养神’、‘破虚’十二小境界，每一个小境界又分为初、中、后三个阶段。修炼之人一旦修炼到‘引气’也就意味着他已经从后天跨入了先天境界了，寿命也将大大延长，可以活到大概200岁左右，而‘酿丹’、‘凝丹’、‘碎丹’三个小境界则意味着进入了金丹大道，那已经是修真的高手了，寿命也可以延长到500岁。而‘元婴’境界则是修真的一大门槛，一旦跨过了这个门槛，也就意味着已经是半仙之体了，只要元神不灭，哪怕身体被毁了也可以重新找副身躯重生，而寿命也几乎不再受到威胁，可以达到数千年之长。也是是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和李云龙的寿命可以达到500岁，这对李云龙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惊喜，同时他猜测这可能的修真心法。

想到这里李云龙想到如果给自己的女人都修练这至尊阴诀那是不是以后到可以活这么长时间呢？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出去。

想到这里李云龙对蓝冰月道：“冰月，现在天色也不早了，我们休息一下明天就想办法出去怎么样？”“好的。”蓝冰月知道现在自己行动不方便所以李云龙才会说明天出去，对里李云龙的关心蓝冰月心里非

常高兴。不过蓝冰月也不知道自己的武功明天达到能不能上去，在她看来希望不大。

第七十四章 远古异兽

吃完水果以后由于在山洞里没事情干，所以只有坐着和蓝冰月聊天。不过有蓝冰月这个绝色美女在旁边李云龙怎么会老实在坐着呢？也不知什么时候蓝冰月已经被李云龙抱在了怀里。

“夫君，你要干什么？”蓝冰月红着脸羞涩的问道。因为这时李云龙已经把她压在下面，双手已经握上了她的双峰。

＂你说我要干什么？你难道真的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吗？我看你是知道我要干什么的＂李云龙说道.＂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否则的话我就要叫人了.＂＂嘿嘿，你叫吧！你再叫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你别忘记了我们刚才是怎么到这里的，这里现在除了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现在你就乖乖的让我好好的爱你吧！＂李云龙嘿嘿一笑道.＂不要，我现在可是一个地榜高手，你再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我可是很厉害的哦！＂＂是吗？你就让我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嘿嘿别忘记了现在的我也是一个地榜高手哦，说不定你还打不过我呢！＂李云龙笑道.＂是吗？你你就不要忘记了我是什么人的弟子，现在虽然你是一个地榜高手，但是你的招数没有我的强大，没有我的精妙，内力高也没有用的，我也同样能够打败你.＂李云龙的未婚妻在他身下挣扎道.＂是吗？可是现在的你已经没有用出来的机会了，我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机会用出来的，我可没有那么笨，我会让你用出你的武功的机会吗？＂李云龙笑道.＂那我们就试试看，看看我现在能不能对付你这大坏蛋，别想以为我是你的未婚妻，你是我的未婚夫我就会放过你，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世上没有人可以让我手下留情.＂

＂是吗？＂李云龙体内的欲火越烧越旺，口手带来的快感已经不足以压住体内的欲火。当他准备伸手去解开蓝冰月的衣带，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这时却听到了一声让他痛恨不已的吼叫声。

巨大的吼叫声如狼似虎，实在是霸道万分，两人都可以感觉到整个山洞都在晃动，洞顶上不时掉落下一些细小的石块。

李云龙急忙护住蓝冰月的身子，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那些细小的石块都被李云龙的护体真气弹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整个山洞又恢

复了平静，不过突然受惊的两人从欲望中清醒过来，没有心思再继续下去。

蓝冰月吃惊地问道："这是什么声音啊？实在是太可怕了！"

李云龙低头思考了一会儿，摇了摇头道："这不像是虎狼等动物的叫声，更像是某一种我们没见过的怪兽的声音！"

李云龙起身来到洞口察看，这洞外的石壁上犹如刀削一般光滑，也没有什么藤条树根，看来想从洞外爬山涯顶是行不通的了。而四周的石壁看起来厚实坚硬，难道这次真的要困死在这洞里不成。

蓝冰月整理好了来到李云龙的身边，突然指着里面的石墙说道："啊！夫君，你说刚才我怎么感觉到这声音好像是从这面石墙里传过来的啊！难道这石墙里有通道不成！"

蓝冰月的一句话让李云龙精神一振，"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还是我家的冰月聪明！"说完，他在蓝冰月的小嘴上香了一下。

李云龙兴奋地站起身来，走到最里面的那面墙壁边察看，凭借着他的本事没有看出这石壁上有何机关。他把耳朵贴在了石壁上，用手轻轻扣击着石壁，果然，传进他耳朵里的是几声脆响，这足以证明这石壁并不是实心的。

李云龙开心地对蓝冰月点了点头，对她说道："冰月，这石壁后面果然是空的，你往后站一站，让我看看能不能运掌把这石壁打通。"

"等一下。"蓝冰月叫道。"什么事情？"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夫君，里面的可能的远古异兽。"蓝冰月道。"远古异兽？""对，传说在天地建立之初，人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天地之间就有异兽存在，后来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异兽消失不见了，但是相传它们只是躲了起来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刚才他发出的声音我觉得可能它是一只远古异兽。"蓝冰月解释道。

"那远古异兽有那些？"李云龙好奇的问道。"凤凰，麒麟，白虎，玄武，白泽，夔，梼杌，獬豸，吼，华方，饕餮等等。"蓝冰月回答道。

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觉得这些我中国的远古异兽一样。李云龙觉得很好奇，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样的存在。

“那怎么办？我们要从去只有从这里出去，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出去了，对了，这里的那两人已经死了的人为什么不打看墙壁出去呢？”李云龙疑惑道。

“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打败里面的远古异兽吧？也可能是里面的远古异兽没有苏醒。”蓝冰月道。

“没有苏醒？难道这远古异兽还要沉睡吗？”李云龙好奇的问道。“是的，我在书上看到的，传说远古异兽都已经活了几十万年了，它们有一半时间正在沉睡，但是当它苏醒的时候将会给人创造出很大的灾难。”蓝冰月道。

“很大的灾难？”“是的，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在一万年前由于一只远古异兽的苏醒把一个强大无比的帝国给毁灭了。最后大陆上出动了所以的高手才把它击伤赶跑。”

“击伤，赶跑？没有杀死它？”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你以为这么容易杀死它啊！当时天榜高手就有几百个都没有把它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李云龙郁闷道。“我们还是明天想办法爬上去吧！否则的话我们把它放出来了这天下就要遭难了。”

“爬上去？可能吗？虽然我们现在达到了地榜境界，但是想上去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李云龙道。“那就不上去了，反正这里有这么多果树我们也不会饿死。”蓝冰月道。

“不行啊！”“是不是舍不得你的那些女人啊！”

真不知道蓝冰月现在为什么吃醋？李云龙暗想道，表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道：“我们在这里是没关系。但是我们的父母呢？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养了十几年，我们一下子就失踪了他们不知道有多难过。”

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沉默了。“冰月，你先后退一点，这是我们的万一希望。”李云龙道。

见蓝冰月退到后面，李云龙提一口气，运劲双臂，出掌击向石壁，整个石洞响起来回应的声响。然而，这石壁好像十分的坚硬厚重，一掌下来，除了在石壁上留下了两个掌印，整个石壁竟丝毫未损。

李云龙不甘心，又从地面上拿起了龙泉剑，无数的剑气向石壁劈去，尽管剑气威力无比，却也只能在石壁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剑痕！

他又连劈数剑，依然如此，最后累的趴在了地上，却没有丝毫的效果。

李云龙沮丧的*坐在石壁上，蓝冰月来到他的身边，李云龙苦笑着说道："冰月，我是不是很没有用，看来我们出不去了。"

"夫君，如果不是我你也不会在在了，都是我不好。"女人真的是水做的，蓝冰月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冰月，你别这么说，你是我的未婚妻，保护你是……"

这时，又传来了那霸气的咆哮声，李云龙恼羞成怒，这家伙未免太欺负人了，刚才坏他好事，现在连话都不让他说。李云龙飞身而起，向传来声音最大的那块石壁用力劈了过去。

"轰隆隆～"

想不到这厚实的石壁既然被李云龙劈开了一个能通人的洞口，由于破开了一个洞口，那咆哮声也更加明显，里面似乎夹杂着无尽地伤痛和不容人侵犯的怒吼。

两人并没有因为破开了这个可以离开这里的小洞而显得格外高兴，如今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待在这山洞，或者外面的山谷里虽然不会缺水断粮而死，但是也别想出去，而从这个洞口进去的话也许将会遇到这只可怕的怪物。

李云龙思索了一会儿，对着蓝冰月说道："冰月，这次你久待在外面吧，这回你真的要听我的，让我先进去探探路再出来找你一起出去。"

蓝冰月马上反对说道："夫君，里面这么危险，我还是和你一起进去吧，好歹我也是一个地榜高手，说不定还能帮你的忙。"

李云龙摇头说道："冰月，你放心，我不会和那怪物硬拼的，我只是进去找条路出去，找到了我就回来，我轻功好不要紧，要是你和我一起进去的话我会有顾虑的！"

"不行，当年这么多高手都拿那只远古异兽没办法，你现在去我怎么能够放心呢？"蓝冰月道。"冰月，你听我的，既然这么多高手都没办法你虽然是地榜高手去了也没用，不如让我先进去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事了。"李云龙道。

“不行，我要和你在一起。”蓝冰月坚决道。没有办法，李云龙只好和她约定，要是遇到了那个怪物她要躲远点。

此时那怪兽又安静了下去，两人由刚才破开的小洞钻了进去，等俩人费尽千辛万苦从这个又小又潮的小洞爬出来，就被这眼前的景致惊呆了。

这是一个光彩陆离的溶洞世界，由石灰岩滴水融成的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在洞顶射进的光芒所照映下，显出各种各样的神奇景观：有倒垂的石钟乳，也高大的石柱，也有形样非常可爱的石笋。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红绿蓝黄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光线照射上去，发射出多彩的磷光，甚是神奇。

整个溶洞的颜色以明黄色为基调，所以容洞里金光一片，仿佛如神仙洞府。这不只是一个溶洞而已，看过去，一洞接一洞，看起来甚是神秘。

第七十五章 异兽獬豸

“好美啊！”蓝冰月不由大声发出感叹。

李云龙吓了一跳，连忙用手捂住她的嘴巴在她耳边说道：“冰月，你想把那只不知道是什么的怪兽引出来啊！”

蓝冰月调皮地眨着眨眼睛，歉意地吐了吐舌头。

李云龙环顾一周，说道：“看来如今我们也只能沿着这条河水向里面的那个溶洞走去看看了。说不定可以找到出路。”“恩。”

两人无暇观看四周迷人景致，徒步走了一会儿便又停了下来，眼前的一块岩石挡住了两人的去路，不过河水却一直从里面的那个溶洞流出来，看来这岩石下面肯定可以潜游过去。

李云龙让蓝冰月先待在岸边，自己先钻入水里打探。果然不出所料，这河水有几人的深浅，在岩石的最下方有一个人高的入口。

李云龙浮出水面，轻声说道：“冰月，这下面果然有一个入口可以潜过去，不过你的水性怎么样？”蓝冰月反驳道：“不就是几人深吗？就算是在几十人深的湖里我都照样没事！况且我可是一个地榜高手。这点就想难住我？”说完，蓝冰月就蹦道了河水里，潜了下去。

李云龙连忙钻入水里跟了过去，从蓝冰月游泳的熟练优美的姿势来看，她的水性看来真的挺不错的，不一会儿便潜到了岩石下方。

此处的水质十分纯净，清澈见底。岩石下面一片黑漆漆的，只能凭着人本能感觉向前游，可是这水底似乎很长，李云龙跟着蓝冰月在水里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见有机会抬头换气。不过李云龙和蓝冰月倒是无所谓，他们早已达到先天境界，这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终于两人前方有了一丝光亮，两人从水里冒了出来。

突然李云龙紧皱着眉头，蓝冰月好奇地问道：“夫君，有什么事吗？”李云龙说道：“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蓝冰月四处嗅了嗅，摇头说道：“没有啊，我什么都闻不到！”

李云龙指着远处光亮的溶洞说道：“气味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跟我来！”不由分说，拉着蓝冰月上岸朝着那光亮的溶洞走去。

这个钟乳石洞比刚才的那个更加宽敞恢弘，石灰岩壁上怪石林立、水晶清澈的灵气将整个洞窟映照得有如白昼般，辉映出清澈如流水般晶莹光明的壮丽景色，有别与人工开凿的雕饰矫作，呈现出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

尤其此地的湖泊似是水井水源的发源地，潺潺水流不断从岩壁中涌出汇聚成湖，澄明如镜、寒若蓝晶，湖泊的粼粼水光把这处石窟烘托出如水底龙宫一样的雄伟气阔，面对如此秀丽的天然美景。

一进去李云龙和蓝冰月就看见一只体躯异常魁梧雄伟的麒麟形恶兽咬牙咧嘴地瞪着两人，它的身躯似是以流水汇聚而成，透明带点微黑。

不过这麒麟形恶兽看起来有人般高大，它站在湖泊中央的一块几丈见方的空地上，对着两人发出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咆哮。

本来在洞外这恶兽的咆哮声就已经能振荡人的心神，如此近距离的听到它带着愤怒的叫声，更是气势惊人，两人都被这股气势压的几乎踹不过气来，李云龙和蓝冰月聚齐全身的功力抵抗，手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武器暗自戒备着。

本以为这恶兽要攻击二人，谁知道对峙半天，那恶兽除了瞪眼就是咆哮，根本没有移动分毫，李云龙暗自奇怪，从这恶兽的凶狠的眼神来看，它不像是会对他们如此友善。

李云龙向蓝冰月地问道：“冰月，你知道这是什么怪物啊！”

蓝冰月看了看恶兽，摇了摇头道：“我也没有见过怪物，不过根据书上的描写应该是远古异兽獬豸！”

“獬豸？”“对，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是古代传说中的异兽，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它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人，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万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二万年前的天武帝曾饲有獬豸，凡遇疑难不决之事，悉着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蓝冰月解释道。

“这么厉害？不是说远古异兽一般不出现吗，怎么会有人饲养？”“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天武帝是神啊，他在成神前有远古异兽怎么算稀罕的事情。”蓝冰月道。

看来这个天武帝和中国的黄帝等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李云龙暗想道。

“可是…它怎么一动也不动啊？”李云龙问道，说完他试着向前走了几步，可是这恶兽除了又对他吼叫了几声仍然没有移动半步。

“小心。”蓝冰月在后面叫道。

李云龙点点头，走上前去仔细的打量起来，奇怪的是在湖中央的空地上竟然画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六角星形，这六角星形的图案不停闪烁，忽明忽暗！

这是一个阵法吗？这个世界还有这种东西？还有这图案似乎有一种禁锢的力量，把这恶兽封印在了这块空地上。可是如果只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图案就能把这个妖兽困在里面，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这时蓝冰月在这洞窟里走来走去，仔细的观察了一番，最后来到李云龙的身边大叫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xsｗ.com“夫君，完了，完了，这里已经是最里面的洞窟了，可是这里也没有出去的路！”

李云龙一直在思考这个阵法，本就没有好好打量这个洞窟，听到蓝冰月这么一说，环视一看，果然除了来的那条路没有另外的道路可以出去。可是一路走来，也只有这一条路，如今没有其他的路出去，那岂不是还是被困在了洞里？

这远古异兽獬豸似乎有点累了，可能知道自己怎么发威也是徒劳，趴下了身子，以无比幽怨的眼神望着二人。

两人找来找去也没有发现另外的出路，便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休息一下，李云龙看着这獬豸还盯着自己，对它说道：“喂！你既然在这里，那肯定是有出去的路罗，你知道怎么出去？”

远古异兽獬豸不屑地把头偏向一边，态度是相当傲慢，好象再说这点小事我怎么不知道。

李云龙看着它这样的反映奇道：“你知道啊！嘿嘿，就凭你也知道这里的出路，我才不相信呢。”

蓝冰月对李云龙道：“你怎么和它说这些话，它又不能回答。”

“没事干，就这样说说。反正它是什么也不知道的笨蛋。”李云龙解释道。

“笨蛋？呵呵，哪有你这样说远古异兽的。”

“我说错了吗？我没说错吧，笨蛋。”李云龙转过头去对远古异兽獬豸道。

獬豸恶狠狠的看了李云龙一下。

李云龙奇道：“冰月，你看它真的听得懂我们的话。”蓝冰月看了看獬豸也道：“我不是说过它是有高等智慧的吗，它是听得懂，但是也不会说话，就是它知道出路也不能说给我们知道。”

“谁说我不能说话。”这时远古异兽獬豸开口道。“谁？”听到这个声音李云龙和蓝冰月吓的跳了起来。

“两个小娃娃，你们不是在说本神兽吗？”獬豸道。这时李云龙注意到说话的是獬豸。

“原来你真的会说话啊！为什么不早说呢？”李云龙问道。“小娃娃，你有什么鬼主意，说出来。”獬豸道。“我不说想必你也知道，我们要找出去的路。”李云龙道。

“想让本神兽告诉你出去的路也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为我做一件事情。”獬豸道。李云龙和蓝冰月一楞，想不到獬豸这只远古异兽既然也会和人开条件。

“什么事情，你也知道我们的能力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小的，如果连你也做不了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做的了呢？”李云龙道。

“放心，这事你做的了的，如果你们做好了我可以说出出去的路，嘿嘿，我想你们应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吧！要知道这里上去除了我知道的一条路以外没有其他的路了，色外面的水果可以让你们不会饿死，但是我想你们还是不喜欢在这里一辈子吧！”獬豸道。

无语，想不到比人还要聪明。李云龙和蓝冰月心想。

“什么事情，你说吧！”李云龙道。

“帮我这个阵法破坏掉就可以了。”獬豸道。“能告诉我这是谁把你困在这里的吗？”李云龙好奇的问道。

獬豸陷入了深刻的回忆中，“大约一千年前，有一群出现在大陆上，他们一个个有着大陆人们眼中的天榜高手以上的水平，他们曾想

要占领大陆，我作为漠河帝国的守护兽，带着当时漠河帝国的所以高手在神圣之都大战三天三夜，也因此神圣之都也被这场战斗毁灭。帝国的高手无一幸存，我和漠河皇帝在被打败以后就带我逃到了这里，但是那些人没有放弃，终于在这样追上了我们，然后用计把我困在了这里，杀死了我的自然。”

李云龙和蓝冰月震惊了，想不到当年漠河帝国被毁灭的一样是这样的，那么是什么人？太可怕了。

“对了你是远古异兽獬豸为什么会成为漠河帝国的守护兽的？按照书上记载你们一般不在人多的地方活动啊！”李云龙问道。

“当年有一个小孩曾经救过我母亲的命，我为了报达他才成了漠河帝国的守护兽的。”獬豸解释道。

第七十六章 千年之迷

“当时漠河帝国皇帝在死前留下了他们的资料，如果你以后找到他留下的东西就知道了。”

听了獬豸的话以后李云龙知道今天獬豸是不会把事情说出来的，“那我应该怎么破坏掉这个阵呢？”

“这就要看你的了。”獬豸道。

蓝冰月听了獬豸就想伸去碰那六星阵上的石头。李云龙一惊，连忙拉住她。“怎么了？”蓝冰月问道。“这危险。”李云龙道。“那怎么办？”

李云龙想了一下，从洞里随地捡起一块岩石，猛的向那黑色石头掷了过去，“嘭”的一声，想不到如此坚硬的岩石还没有碰到这黑色石头，便立即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反噬，被击成了粉碎。

蓝冰月看的咋舌，暗呼好险，刚才要不是李云龙把她叫住，恐怕她的一只手也会和这石头是相同的命运吧。

李云龙现在犯难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獬豸神兽看这家伙一直在发呆，心急如焚，吼道：“你小子怎么这么笨啊！我看你那把剑好像不简单呢！你就用剑把这石头劈开不就得了！”

“不行，有没有搞错啊，万一我的剑被这破石头振断了怎么办啊！”李云龙用手轻轻抚摸着剑身。

龙泉剑剧烈地振动着，发出“呜呜”低鸣声，李云龙有种感觉，好像这剑在抗议他刚才的话。

獬豸神兽看到这剑的反应，眼睛一亮，兴奋地说道：“小娃娃，你小子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这岂止不是一般的剑，这剑既然能懂你话语的意思，这明显是有了剑心才会有的反应，而只有神剑级别的宝剑才会拥有剑心，这下你真的不用担心了，神剑是不会这么轻易折断的！”

“剑心？什么东西？”李云龙傻傻的问道。“小娃娃，这点都不知道，真是笨蛋。”獬豸道。

李云龙嘿嘿一笑，根据以前自己看过的小说大概知道剑心是什么东西了。

这时李云龙感觉到手中的龙泉剑也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顿时豪气大增，对着獬豸神兽说道："你小心防备一下，我现在就动手了！"说完，李云龙不再有丝毫犹豫，丹田里的圣天真气（九阴真经和霸气诀的融合）急速旋转起来，手中的长剑充斥着金黄的剑气，他全力向那黑色的石头挥去。

那黑色的石头上浮现出了一个神秘的花纹，李云龙的龙泉剑劈在黑色石头的上方便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硬生生地接了下来。本来金黄的剑气仿佛受到了这力量的吞噬，剑的前端慢慢地被黑气缠绕，黑气沿着长剑不停地向上攀沿，剑气变的越来越弱。

李云龙心中大惊，他感受到了这黑气中所带来的恐怖力量，看来这次要拼了，他运足十二成功力，剑气一下暴涨几寸，手中的长剑不断向下迫去，黑气不断败退。所谓强者败，更强者胜！神剑果然非凡，只听见"铛"的一声脆响，这块黑色的石头被这剑气削成了两半。

李云龙此时气血翻腾，身体有些虚脱，但是他知道像这么厉害的阵法被破坏，可怕的肯定还在后头。他不敢大意，仍然提着剑暗自戒备着。旁边的蓝冰月也看出了李云龙的状况拿着她的千段锁魂丝准备战斗。

被破坏掉一个石头之后，那六星阵果然起了一些变化，只见正对着这边的那个角顿时消失了，此时阵法仿佛有了些松动，獬豸神兽神色一喜，便试图冲破这阵法的封印。

与此同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六个黑色的石头分别冒出了六股黑气，只见黑气越来越多，慢慢地聚成了六个人形，竟然是六个带着黑气的刀客！！！

只见他们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散发，无不是披肩而下，眼睛里没有眼珠，里面黑黑的空洞可怕，有的更渗出血丝，一直往下流着。口中白齿利牙，长足足有三寸，一张一合间，嘴里阴气四散。身上皆没有衣服，全是白森森的骨头，和无边的黑暗。手提着长幡阔刀，幡旗上不时闪着碧磷一样的绿莹光芒。而刀客四周都有黑色烟雾围绕，久久不散。

这样的事闻所未闻，就算说出去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这六个刀客着实把人三魂七魄吓的无影无踪。

“骷髅，这是骷髅，难道在这大陆上还有异大陆的亡灵法师？”李云龙心里想道。

只听见蓝冰月的一声尖叫，她被吓的昏了过去。呵呵，到底是女人，关键的时候还要*男人。李云龙暗想道。

六个骷髅刀客缓缓向李云龙围了过来，这时，好像獬豸神兽也并不好过，阵中黑雾朦胧，让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但是不时传出的惨叫声说明它正在受到伤害。看来得赶快先把这几个骷髅刀客消灭才行。

李云龙拿起龙泉剑向其中一个骷髅劈去，但是这个骷髅没有阻挡，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过他身边的黑气越来越重。龙泉剑劈到了骷髅的一条手背上，骷髅的手掉到了地上，但是马上又从地上飞了起来，重新和掉在地上的进行了组合。李云龙大惊，这样的不死物自己应该怎么消灭它们啊！

不过这时这些骷髅已经举刀向李云龙杀来，李云龙顿时大惊，连忙避看那呼啸而来的七把刀。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sdχsψ。com

李云龙拿着龙泉剑在骷髅群中飞舞着，他的龙泉剑上发出一道道剑气在空中飞舞着，飞舞的剑气在空中凝聚成了一朵朵浪花笼罩着着那几个骷髅刀客。

李云龙是第一次用龙泉剑法对敌，心里没有丝毫的把握，剑气不但有些杂乱，而且往往故此失彼，不能同时控制住龙泉剑的剑气。

由于看到眼前的两个骷髅刀法凌厉，所以其实他只是集中力量攻击这两个骷髅刀客，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如何对付他们上面。尽管几剑下来，他们被这剑气切割的支离破碎，但是另外四个骷髅却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们趁着李云龙不注意，从他背后快速地挥刀横斩，还好李云龙提前感受到了这阴森森的刀气，身形向前一跃，才躲过这致命的杀招，不过即使如此，还是吓的李云龙一身冷汗。

看到那堆被打散的白骨缓缓聚拢，李云龙还以为是自己的看花了眼，想不到这堆白骨慢慢成性，最后又恢复成了骷髅刀客的模样。李云龙此时心中惊骇莫名，如此看来，难道这群变态的骷髅真的有不死之身不成?

不可能，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弱点，李云龙仔细想着，他们刚才有意无意的护着自己的脑袋，难道这脑袋就是他们的弱点不成?

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的四个骷髅刀客，此时也没有攻击，好像在等待那两个骷髅恢复过来。李云龙此时抓住机会，对着其中的一个骷髅刀客的头部一剑快速挥去，骷髅刀客躲避不及，脑袋刚好被他一剑击中，骷髅头被劈成了粉碎。

这个骷髅刀客随即倒下，那散落一地的白骨再也没有聚集起来。看到这种情形，李云龙暗自兴奋，看来自己所猜的不错，只要毁去了他们的头，他们也便失去了再生的功能。

此时，其他的五个骷髅刀客立即大怒，迅速向李云龙这边移动，提刀砍杀过来。

知道了它们的弱点以后李云龙也不着急了，骷髅刀客虽然厉害，但是它们行动不是很快，只有在它们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击破它们的脑袋就可以了。

李云龙利用他的轻功在骷髅群中来回游走着，乘骷髅们不注意的时候对它们的脑袋进行攻击。没想到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另外的五个骷髅给消灭了，这时獬豸身边的黑色气体也慢慢的开始散去了，而獬豸已经解脱出来了，不过看起来它刚才也不好受。

这时李云龙已经累的坐到了地上，大口喘气着。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出口在哪里了吧？”李云龙问道。“可以，小娃娃，你做的不错。”獬豸道。

天峰山上李云龙和蓝冰月望着这高耸而立的山脉让他们有种从获新生的感觉。“冰月，你看，总有一天我要将这天下象这山一样臣服在我的脚下。”李云龙用手指着下面连绵不断的天峰山。

“吹吧，你！现在我们还是回去吧！”“好，我们快回去。”李云龙兴奋道。

看见李云龙兴奋的样子蓝冰月就有点吃味：“是啊，那里将会有很多美女等着你。”李云龙笑了笑没有说话，只是拉着蓝冰月的小手向山下走去。

开封城虽然已经两天没有来了，但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在人群中多了一些江湖中人，随着武林大会的时间越来越近这里的江湖人士也越来越多。

“我们还是先回客栈吧！”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李云龙对蓝冰月道。“恩。”蓝冰月也知道现在李云龙意思应了一声就和李云龙向福源楼走去。

来到福源楼就看见在福源楼里的冷如凤，李梦清，宫飞燕，司空兰香等人脸色有些苍白的坐在那里。

“各位美女，你们怎么了？”李云龙知道冷如凤，李梦清她们正在为他和蓝冰月担心，所以一看见她们的样子心疼的不得了，连忙走过去道。

“夫君。”“夫君。”“少爷。”“李公子。”冷如凤，宫飞燕，李梦清，司空兰香听见李云龙的话纷纷转过头来惊喜的叫道。

李云龙和蓝冰月失踪两天作为李云龙的女人冷如凤和宫飞燕自然是担心不已，而李梦清和司空兰香，一个作为李云龙的侍女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李云龙失踪的日子里心里有点失落落的，一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好了，我不是没事吗？不要伤心了。”看见一个个美女带着泪水让李云龙心痛不已，连声安慰。

“师姐，你没事吧！”这时司空兰香已经冷静下来了，发现和李云龙在一起非常不合适，所以连忙来到蓝冰月身边问道。

第七十七章 麻烦出现

于是蓝冰月向司空兰香开玩笑道："师妹，你怎么过来了？他还没有安慰你呢？"说道安慰两和字蓝冰月脸上羞红一片，一切在李云龙和她欢好的时候又用安慰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师姐，你说什么呢？"被蓝冰月说的玉脸通红的司空兰香没有注意道蓝冰月的异样。

"来，来，来，我来为重新你们介绍一下。"李云龙拉着冷如凤，宫飞燕她们来到蓝冰月身边道。众女听了李云龙的话不明所以，只有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脸色羞红。

李云龙指着蓝冰月道："冰月呢，以后也是我的女人，你们的好姐妹。"

"啊！"众女震惊的看着李云龙和蓝冰月连人，想不到出去两天以前和李云龙处处作对的蓝冰月既然成了李云龙的女人。

蓝冰月看着众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顿时脸色羞红的低下了头，两只小手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

看见蓝冰月的样子众人都知道了李云龙说的是真的，但是一时间她们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蓝冰月的师妹司空兰香甚至有些怀疑李云龙是不是对蓝冰月用强的。

"呵呵，你们是不是很惊讶啊！其实这也没什么，只不过蓝冰月本来就是我李云龙的未婚妻，而且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误会，现在误会解除了当然和好了。"李云龙笑着解释道。他知道自己和蓝冰月之间的婚姻没多少人知道，所以也不怕不如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过他忘记了一个人，这使得他的身份在不久的将来公开在他的女人面前。

"师姐，他，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司空兰香用颤抖的声音向蓝冰月问道。司空兰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听见蓝冰月是李云龙的未婚妻以后心里既高兴又痛苦。

"恩。"蓝冰月用她蚊子般的声音应了一声。

李云龙笑眯眯的走到蓝冰月身边，搂着她的腰在她耳边小声道："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将来她们都是我的女人，你作为我的大夫人自然要好好的管理她们，如果你这样害羞的话以后怎么管理她们？"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虽然还有点害羞，但是比刚才好了不少。

“夫君，你们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你们。”这时冷如凤打破了尴尬的气氛问道。

听了冷如凤的话李云龙就把这两天的事情经过向她们说了一篇，当然獬豸的事情没有和她们说，末了还对她们道：“等有空就让冰月把至尊阴诀教给农民，你们好好的练练。”

“我才不练呢。”司空兰香嘟起了红润的樱桃小嘴道。而旁边的李梦清也脸色羞红。李云龙的话意思很明显，聪明的她们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真的不练？”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司空兰香道。“不练。”司空兰香道。“那就算了。冰月，以后就不用教她了。”“恩。”

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司空兰香就有些后悔，但是说出去的话又不能反悔。

“现在也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去吃点饭吧！”看了看天色李云龙提议道。马上李云龙的话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来到前面酒楼，李云龙就带着众人来到一张桌子上坐下，向小二点了点菜。

然后李云龙把蓝冰月拉了过来，让她过来来，*近自己一点，由于第一次和男人坐的这么近蓝冰月有些紧张。李云龙看出了她的紧张，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不要紧张，一只手轻轻地端起茶壶，给她倒了一杯茶水，温声让她喝茶，不要紧张。蓝冰月一看李云龙就冲着他甜甜一笑，伸出凝脂般细腻的玉手，拈起茶杯，轻启朱唇，先是轻轻地吹一下，再浅浅地喝了一小口。

可是菜还没有来，这边两人稍亲密一点的表现，竟然惹得邻桌的人不高兴了。

邻桌有五个人，一个是矮胖的老者，虽然年纪稍大，可是目光如电，气精神足，神态威猛，两边太阳穴高高凸起，显然功力已经到达一流高手之境。他的随身武器是一把大刀，巨大无比，上面钢鳞斑斑，浑身是精钢所造。

他对面的是三个年轻男子，其中一个长得俊伟高大，气势非凡，想必不是一般人，而是大家大族的优秀子弟。两个同龄的精壮男子相伴左右，那骠悍粗壮的身躯隐隐还有护卫之意。他们的边上，还有一

个十六七年华的妙龄女子，长得美貌无比，正是含苞待放的大好青春年华，她娇颜如玉，巧笑如花，活泼好笑的的少女简直就像一个快乐的精灵。

正是她，冲着李云龙和蓝冰月大发娇嗔道："不要脸，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失礼，如此无耻，这真是大坏本小姐的兴趣，好恶心……只有这般无耻之徒，才会做出如此苟且之事！"

李云龙有些惊奇的看着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她了，同时蓝冰月也不明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简直莫名其妙，自己什么时候做出什么失礼无耻的事了？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ｗ.com

只不过喝了一口茶，到底错在哪里啊？自己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她莫名其妙地抬头看着那个妙龄女子，神情愕然。蓝冰月那奇愕的神态更是惹得那个妙龄少女的火气，她冲着蓝冰月生气地喝道："看什么看啊？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家伙，再看本小姐就把你的狗眼挖出来。"

蓝冰月吓了一大跳，忘了自己已经是地榜高手，连忙低头喝茶，在周围闻声看过来的众人眼光之中好不尴尬。

李云龙眉头一皱，心中大怒，伸手在蓝冰月小手上捏了捏，安慰一下她，再转头过来对着邻桌的几个人微微一笑，缓缓地道："我也来看一眼，看看有没有人也要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那个老者是老江湖，早就看出李云龙和蓝冰月的武功深不可测，连忙向正准备发作的少女低声斥道："不可无礼！"又站起来向李云龙拱手见礼道："这位朋友，我的侄女儿心急口快，不知内情，还望少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好说。"今天这个老者开口了，李云龙拱拱手还礼，淡淡地道："请让她向我的同伴道歉，如果她有足够的真心和诚意，我们一定原谅她的。"

李云龙的话刚落，那个妙龄少女早气得柳眉倒竖，她拿起自己的茶杯向李云龙乱扔了过来，李云龙轻轻躲开，她心中怒气更盛，跳起来指着李云龙的鼻子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让本小姐跟他道歉？真是好大的狗胆，看本小姐不揍你个满地找牙……"

“无双。”矮胖老者一看事情更糟，越闹越大，连忙向那个少女喝斥，想制止事端。

“我就在这里等着。”李云龙哈哈大笑，露出他雪白的牙齿，道：“有本事你就来揍！如果没有本事，就乖乖地回家吃几年奶，这里可不是你的家，清楚吗？小姑娘，不，小丫头！”

“给我打。”少女气得七窍生烟，一把扯起边上那个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指着正挑衅地笑得嚣张笑得狂放的李云龙道：“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我都让人欺负成这样了，你们还不帮我出这一口气？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还不快去揍他！快去啊，不把他揍成猪头你就不要回来！”

那个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和另两个粗壮同伴交换一个眼色，忽地站了起来，老者一看，连忙站起来道：“有话好话，你们不要跟着无双她闹事。”

“别说他欺负我们无双小姐！”高大俊伟的男子不在乎地道：“就是他没有错，无双小姐开了金口，我也要把这个小子打成烂泥！沈老，请您先坐下，这件小事交给我们三个处理就行了。”高大俊伟的男子没有理会老者的劝说，马上迫过来半围着李云龙他们。

这个无双小姐，原名柳无双，江湖八大世家的柳家大小姐。今天她看见李云龙和这么多女人在一起，虽然她不认识李云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舒服，所以就找李云龙他们的麻烦。

对于他们的反映蓝冰月她一定也不担心，旁边的众女也一样，李云龙看也不看边上站着的三个大男子，还是一只手轻轻地握着蓝冰月的柔荑，一只手把着茶壶，他正在缓缓地给蓝冰月酌茶。蓝冰月喜孜孜地看着他这般举动，如果不是有三个大男人在虎神眈眈地看着，她宁愿这样过一辈子。

“世侄，不可鲁莽。”矮胖老者越看李云龙越觉得他深不可测，连忙急声提醒道。

可是那个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一看李云龙如此的无视自己，那心火早就爆炸了，再看蓝冰月这些美女也看也不看他更是气的厉害，只见他先是狂笑一阵，想扳回一点气势，然后傲然道：“装得倒像个人模人样的，小狗，你是什么东西？说出你的贱名来，少爷拳下不死无名之辈！”

“你又是什么东西？”李云龙微转过脸来，一脸好笑地道：“连人都装不像，在这里乱吠，难道你不知道作为一只牲畜，乱吠是不对的吗？”

“扑哧”众女听了李云龙的话都笑了起来。

李云龙的声音很轻，但是他还是听到了，再加上众女的笑声，使那个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满脸通红，青筋暴起，起举言反讽，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憋得颈如斗大，双眼赤红。“好胆！”他身边一个高大的男子吼道：“我们少爷是飞鹰帮帮主的爱子，你这个下等贱民竟敢如此污辱我们少爷？找死！”

第七十八章 麻烦不断

那个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此事心火怒爆，再也不顾什么江湖规矩，铁拳破空，直捣李云龙的后心。另两个男子则攻向边上的蓝冰月他们，他们以为蓝冰月她们不会武功，向蓝冰月她们动手，一来想块软柿子捏捏，二来是想让李云龙分心来救，到时心神一乱，就会让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得手，更显出他的威风来。

“嘭……”那个高大俊伟的年轻男子没有打中李云龙，只把李云龙面前的桌子和椅子轰了个粉碎。

李云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他正站在蓝冰月的背后，面前对着两个男子轰来的拳头，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一只手甚至还垂在后面握着素素的手不放，不过另一只手则诡异地与最左边那个男子轰来的拳头相迎，在那只拳头打到自己胸膛之前，就抢着一拳印在那个只暴烈的拳头之上。

李云龙只有一只手，另一只手还牵着蓝冰月，可是敌人有两个。不过，李云龙还有办法，他有脚。李云龙脚一抬，重重地撼在另一个男子的拳头之上。

结果，一阵骨头折断的声音清晰地在众人之耳内响起。受创骨折的不是李云龙，而是那两个粗壮大汉，就在李云龙面前他们现在矮小下来，抱着自己的手，痛极地跪倒在地板之上狂嚎着。这不能怪他们，无论是谁，一只手的骨头让人折断，都会如此失态如此痛苦的。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仇敌面前跪倒，可是没有办法，他们站不起来。因为李云龙折断他们的骨头以后就用脚把他们的膝盖踢得粉碎爆裂。

李云龙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似的，他转向那个浑身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微微笑道：“怎么样？现在难道不想再试试吗？”

“朋友好辣的手段！”矮胖老者一看不对劲，早就过来了，可是已经太迟，只来得及拉住还想动手的俊伟年轻男子，他将年轻男子按住，推到自己的背后，一边用手点倒两个惨嚎不止的粗壮男子，一边冷冷地冲着李云龙道：“我们跟朋友你无冤无仇，可是你一出手就废了他们，这等手段，何其无道？本人一定要跟他们讨还一个公道！”

“刚才我们让他们打的时候你怎么不出声？刚才我的夫人让他们两个高手高手高高手攻击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说一个公道？”李云龙哈哈大笑道：“莫非只准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大派的上等人来欺负人，打人，甚至杀人，就不准别人还手了？他们攻击一个弱女子没有不对，我这个正当防卫的人倒做错了？”

李云龙一番话说得那个矮胖老者脸上阵红陈青，尴尬无比。

“什么？她是你夫人？”那个浑身冒汗的俊伟年轻人惊道。原来刚才那个浑身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动手的原因是看上李云龙身边众女的美貌，特别是蓝冰月这样的绝色美女，现在一听蓝冰月是李云龙的夫人怎么不叫他抓狂。

“师姐，看来你的威名比我们大多了。”司空兰香笑嘻嘻的对蓝冰月道。

“这有什么好比的，无任我怎么样只要夫君他喜欢我就行。”蓝冰月温柔的笑道。这个时候蓝冰月她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样紧张了。“你真的是我的大师姐吗？怎么会变的这样温柔？我记得当时你和师姐夫作对的时间和母老虎差不多哦。”司空兰香大惊小怪道。

听了司空兰香的话蓝冰月有点担忧，想到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连她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当时自己还真野蛮，不过蓝冰月虽然相信李云龙不会在意的，但是还是有点担心，看来以后自己还要温柔一点，蓝冰月想道。

蓝冰月的话说的虽然很小声，但是在场的人那个是泛泛之辈，他们每一个都听见了，那个浑身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大叫道：“小姐，他一看就不是一个好人，你别上他的当啊！”

看见这个那个俊伟的年轻人看上了蓝冰月，柳无双大怒，道：“你干什么？还不去杀了他。”同时心里想道，这事过了以后再收拾你。

李云龙看了看柳无双，想不到她这么狠毒，自己这些人都没有得罪她什么既然要这样做，李云龙决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她，冷笑道：“小姐，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否则的话，哼，哼。”

柳无双，这个柳家千金大小姐从小到大哪个人不是对她百依百顺，行走江湖以后哪个人不是对她尊敬有加，现在李云龙这样对待她不知怎么的委屈的哭了起来。

“你太过份了，既然这样对待无双小姐。”那个浑身冒汗的俊伟年轻人知道刚才自己的卤莽得罪了柳无双，现在看见柳无双委屈的样子连忙为她说好话，借此来挽回柳无双心中的形象。

“过份？我们到底哪里得罪她了，要想至我们于死地。哼，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看在她是一介女流的份上我早就把她杀了。”李云龙冷冷的道。

“阁下是不是太狂妄了。”矮胖老者在边上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ｗ.com

“狂妄？哈哈，说我狂妄？我们一家人刚才好好的在这里吃饭，如果不是这个女人来捣乱的话也不会发生刚才的事情，要说狂妄我看也就是你们口中的什么无双小姐，不要以为她是千金大小姐就可以在外面为所欲为。”李云龙哈哈大笑道。

“沈老，你还在那里干什么，快去杀了他。”那个浑身还在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对那矮胖老者道。

那矮胖老者心里苦笑不已，李云龙这里的人的武功比自己这里的人强了不少，可笑的话这几个小辈不知轻重的还要去教训他们，要是真的打起来自己这些人的后果，矮胖老者不敢想下去。

而且这几个人的气质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所拥有的，可能他们的家的实力不小于自己这一方的人，可笑自己这里的人还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要杀人，还有自己的那个侄女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难道人家在这里吃饭也不行？为什么还要找人家麻烦？

李云龙也看出了那个矮胖老者的为难，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矮胖老者还是有礼貌的，所以看着他的面子上不打算无难他，李云龙冷冷的看了那个浑身还在冒汗的俊伟年轻人一眼对那矮胖老者道：“我知道你的难处，今天的事情就当我们吃亏，就这样算了，以后要是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哼。”

听了李云龙的话那矮胖老者也松了口气，知道对面的年轻人的意思，拱手道：“老夫在这里谢过了。”

只是李云龙想放过他们但是别人可不想放过他，特别是那个浑身还在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和柳无双认为李云龙怕了那矮胖老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个浑身还在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对矮胖老者道："沈老，看来他们怕了，你快去杀了他。"矮胖老者听了他的话真的有一股杀人的冲动，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白痴的人，现在不是人家怕了，而是人家好心放了自己这些人。

不过没等矮胖老者说话那个柳无双也道："对啊，沈老，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啊！现在看来是他们怕我们了，你老武功高强一定可以打的他们落花流水的，对吧！"

"想不到柳家大小姐几年不见还是这样的野蛮。"一个声音从李云龙后面传来。

听声音李云龙知道是司空兰香的声音，不过李云龙奇怪司空兰香怎么会和她认识？其实李云龙不知道江湖上的八大世家不仅相互竞争，而且相互之间有着联系。

"是谁？出来？"柳无双大叫道，"怎么，柳无双大先进还认识我吗？"司空兰香站起来看着柳无双笑眯眯的道。

"你是司空兰香？"柳无双想了一会儿道。不过柳无双不知道自己的话吓了那个矮胖老者一大跳，司空兰香啊，司空家的大小姐，流月宫的弟子，就凭这两个身份都已经不是柳家能够得罪的。

不过司空兰香的名字没有把那个浑身还在冒汗的俊伟年轻人吓着，由于司空兰香站了起来，她的绝色容貌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他只是痴迷的看着司空兰香。

"想不到柳无双小姐还记得小女子啊！只是不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了柳无双小姐，要把我们杀了啊！"司空兰香看着柳无双问道，虽然司空兰香的声音优美动人，但是她的话却直指柳无双。

柳无双虽然有些蛮横无礼，但是却不笨，立即反问道："我们高贵的司空兰香小姐怎么也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吃饭了，这要是传出去的话不知道天下会有多大的反映，司空家会有方面反映？"

一般来说江湖八大世家的女子为了家族的利益都在她们小时候和他们有婚姻了，而司空兰香也不例外，她们没有爱情的自由。

司空兰香听了柳无双的话一楞，不过马上道："我司空兰香来和我姐夫吃饭又有什么关系，到是你柳无双小姐既然和这个男子坐在一起才稀罕呢！"

“姐夫？我可不记得你司空兰香有什么姐姐？”柳无双道。“是我师姐夫不行吗？”司空兰香道。

李云龙在旁边无语了，想不到事情到现在既然成了两个小女子斗嘴了。拿了一条凳子过来坐到蓝冰月旁边对众女道：“我们现在还是先吃饭吧！也不知道他们要说到什么时候。”

“夫君，你怎么可以这样，兰香可是在帮你说话。”蓝冰月在旁边不依道。

“帮我说话，”李云龙看了看司空兰香道：“我看她现在成了和那个柳无双斗嘴了，也不知道兰香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平时我看她很少说话的呀。”

第七十九章 疑惑

“柳家一直人丁不旺，到柳无双这一代只有柳无双这个女孩子，也就是说谁要娶了柳无双谁就可以得到柳家的所以势力，所以世人都对柳无双好的不得了，以此来搏得柳无双的芳心，而且在家里由于只有她一个女人所以柳家的人对她是宠爱有加，所以才会养成了她现在的脾气。”蓝冰月解释道。

李云龙听了以后皱了皱眉头道：“他们这样做只会害了她，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她一定不能够经受到打击的。”

蓝冰月笑眯眯的对李云龙道：“不知道夫君对她有没有兴趣？虽然她蛮横了一点，但是她的本性不坏。”

“本性不坏？这还叫本性不坏，你难道没听见刚才她叫人来杀我们。”李云龙道。“呵呵，我们不是没事吗？而且她真的杀过人吗？如果真的死了什么人的话我想她会第一个昏迷过去，她的话只是吓吓人而已。”蓝冰月微笑道。

“希望象你说的这样。”看了看司空兰香还在和柳无双斗嘴，李云龙转过身去，拉着司空兰香的小手，对她道：“兰香，别跟她说了，我们还是吃我们的饭吧！”

司空兰香的手被李云龙一拉，她的玉脸一红，心里一甜，但是马上想到刚才柳无双说道的未婚夫，眼睛一暗。

“怎么了？”李云龙问道。“没事。”怕被李云龙看出心事司空兰香连忙掩饰道。“那就吃饭吧！”“恩。”

由于司空兰香的出现柳无双也没有再闹了，但是李云龙他们没发现那个俊伟年轻人的恶毒的眼神。

吃好饭以后李云龙就带着蓝冰月和冷如凤来到了楚天翔的房间里，经过两天的休息楚天翔现在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

“楚兄，怎么样，这两天在这里休息的还好吧？”李云龙问道。“多谢李兄关心，在下好多了。”楚天翔道。

“这就好，不知道楚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在下想回万剑门先除去门里的奸细。”楚天翔想了想道。

“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要我帮忙的吗？”李云龙道。“多谢李兄，要是我有事情的话一定找李兄帮忙。”楚天翔道。

不想让我帮忙就直说，李云龙心里暗想道，不过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道：“那在下先告辞了，楚兄好好的休息。”

出了楚天翔的房门李云龙向蓝冰月，冷如凤问道：“你们怎么看这个楚天翔？”

“一个心机很深的人，表面上他谢夫君，但是在他眼里没有一点谢谢的意思。”冷如凤道。“那他为什么不投*阴阳教？”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可能他有他另外的目的在里面，也许他这样呆在明月山庄有自己的目的，夫君你发现没有，我们三天前救他回来的时候没有发现他还有武功在他身上，但是刚才我觉得她身体有着深不可测的武功。”蓝冰月道。

李云龙回想着刚才在房间里的感觉，也许因为在房间里没在意，但是现在被蓝冰月这么一说就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好象是压郁的感觉，这是武功高强的人给人的感觉，点点头对蓝冰月道：“你说的不错，他可能已经达到天榜高手的水平了。”

“天榜？”冷如凤惊呼道。

“看来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了。”李云龙感慨道，“对了，冰月，你找个时间把至尊阴诀教给如凤。”

“什么至尊阴诀？”冷如凤好奇的问道。“一种武功，它可以帮你快速的提高你的武功修为。”李云龙解释道。

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脸色一红，低头“恩”的一声。

“冰月妹妹，你为什么这样？到底是什么武功啊！”冷如凤看见蓝冰月脸色红红的样子好奇的问道。

蓝冰月走到冷如凤旁边在冷如凤的耳边说了什么，冷如凤马上脸色一红，道：“我才不要练呢！”但是在她的眼睛里露出了无限欢喜。

“不练不行，今天马上就练。”李云龙色眯眯的看着冷如凤那完美的身材道。

“哼，如凤姐姐，我们不要理他，我们走。”蓝冰月拉着冷如凤看也不看李云龙就向他们的房间走去。

李云龙笑着摇摇头，他真拿这些女子没办法，看了看天色还早李云龙决定到我们去走走。

走出客栈李云龙觉得自己两天没回来了自己的母亲一定很担心，现在自己回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了。

看了看云月柔坐的客栈李云龙微微一下，没有从正门走过去，而是身影一闪消失在人群中。

客栈里云月柔静静的坐在那里，李云龙今天的平安回来让她由于李云龙失踪两天的担心消失了。

“美女，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情郎？”一个粗壮的声音传入云月柔的耳朵里。“谁？”云月柔大惊，想不到以自己的武功既然连人进来了都不知道。“你说我是谁呢？”粗壮的声音又一次传入云月柔的耳朵里。

“你到底要干什么？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云月柔怒道。“小美人，你知道你生气的样子很好看吗？这个样子真是太有女人味了，该大的大，该小的小，真是，嘿嘿。”

云月柔也不说话，只是拿出她的宝剑警惕的看着四周。

李云龙在屋顶看着云月柔的样子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自己既然想到了这个调戏自己母亲的方法。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xsｗ.com

李云龙轻轻落在云月柔的后面，在云月柔还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点住了云月柔的穴道。云月柔虽然也达到了一流高手的水平，但是对李云龙这个地榜高手来说算不了什么，所以才会被李云龙这样轻易制住。

“嘿嘿，美人，怎么样？还想反抗吗？嘿嘿，现在想反抗都反抗不了了。要是从了哥哥我的话，我就放了你。”李云龙用粗壮的声音道。

云月柔双眼含泪道：“休想。”

李云龙知道如果自己再玩下去的话不好收拾，于是就解开了云月柔的穴道道：“娘，我的武功怎么样？”

云月柔正在准备后面的人碰自己的时候寻死时，突然听见后面传来李云龙的声音，大惊之下想转过头去，当她转过头去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穴道已经解开了，向后面一看中发现李云龙在那里，就知道刚才的这个人是李云龙。

云月柔怒道：“龙儿，你怎么这样对待你娘，这十几年来我白养你了。”李云龙看见云月柔的样子就知道她真的生气了，于是李云龙走上前去拉着云月柔的手小声道：“娘，你别生气吗？我，我只是想给娘一个惊喜吗。”

“惊喜？是很惊喜。”云月柔冷冷道。“娘，你看我刚才的武功怎么样？”看见云月柔还不肯原谅自己李云龙只有转移话题道。

一听这话云月柔就忍不住问道：“你这两天哪里去了？为什么你的武功突然话这么高？”看见云月柔被自己的话题吸引了李云龙就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篇。对于云月柔李云龙没有任何的隐瞒。

听完李云龙这两天的经历以后云月柔恶狠狠的道：“青海四鬼，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接着又埋怨李云龙不应该跳下悬崖。

李云龙道：“娘，不这样做你认为这青海四鬼会放过我吗？”云月柔无语，她知道青海四鬼是不会放过李云龙的。

“不过也因为这样我才能达到地榜高手水平。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李云龙道。“你到看的开。”“呵呵。”

接着李云龙又把楚天翔的事情和云月柔说一下，云月柔听了以后想了想道：“看来这件事情可能真象你说的一样不简单啊！”

“不错，有时我觉得这可能是阴阳教和他万剑门联合起来的一个阴谋。”李云龙道。

“这不可能。如果是苦肉计也不会让他伤的这么重，虽然楚天翔的武功象你说的一样可能达到了天榜高手的水平，但是要想忍受这么大的伤就是天榜高手也不一定承受的住的。而且你是无意中去救了他，他又不知道你要去救他。”云月柔分析道。

“算了，既然不知道就不去想了，对了熙蓉她们怎么样了？”李云龙问道。“放心吧！一天前她们已经被救出来了。不过你的这几个女人她们的身上可是有很大的秘密的。”云月柔道。“我知道，不过我想以后她们一定会自动说出来的。”李云龙道。“这么对她们有信心？”云月柔问道。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秘密，我喜欢她们是喜欢她们的人，又不是喜欢她们身上的秘密，虽然熙蓉刚开始跟着我是有她的目的的，但是我相信我能够让她真正的爱上我。我可以不计较她们的过去，只要她们在跟了我以后不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来我都不会过问她们心中的事情。”李云龙道。

“听起来好象有些道理，不过你找这么多女人你应付的来吗？”说完这句话云月柔脸色一红，想不到自己说着说着既然问出这样的话来。

“嘿嘿，我不是有至尊阳诀和至尊阴诀吗？娘，要不要我也教你？”李云龙笑道。“教我干什么，我是你娘。”“和我父王一起练啊！”李云龙嘿嘿一笑道。

“好小子既然这样说你娘。”云月柔怒道。“娘，你别生气，我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过了一会儿李云龙问道：“父王大概还有几天来开封？”“怎么了，平常你不是不喜欢你父王的，现在怎么问起他的事情来了？”云月柔问道。

“嘿嘿，没什么啦。问问而已。”“你小子现在越来越不正经了，你说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云月柔道，“还有三天时间你父王就要到开封了，到时候你想做什么自己去做好了，我现在也懒的管你。不过现在开封城来的人越来越多，你自己要小心一点，还有就是紫金帝国的另外三位王爷可能也要来开封，到时候你要更加小心一点，他们和你父王有仇。”

第八十章 情敌出现

和云月柔谈了一会儿以后李云龙就回客栈了，一进去就看见蓝冰月和司空兰香正在和两个青年男子坐在一起，这两个男子年纪约二十岁左右，身材俊伟，剑眉星目，鼻如刀削，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物。

李云龙进来的时候他们四个都没有注意到，李云龙刚进去的时候只听见其中一个青年男子道："冰月，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来开封了，害的我们好找。"

冰月，妈的，冰月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李云龙暗想，不知道他和冰月是什么关系，看他们的亲密样子关系非浅啊。

"就是，兰香你也真是的，现在路上这么不安全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另外一个青年男子对司空兰香道。

"我们想到那里还要请示你们吗？"司空兰香好象对那个人很感冒，一点也不给他面子，"还有你端木伟，你不要这样缠着我师姐。"

原来第一个说话的人是端木伟，冰月以前的老相好，李云龙暗想道。想到这里他咳嗽一声向蓝冰月走去，边走边问道："冰月啊！客人来了也不和我介绍介绍？"

"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那个端木伟站起来，挡在蓝冰月的前面说道，显然他是不想让李云龙*近蓝冰月。

李云龙面带微笑的看着他问道："这位公子，你挡着我的路了。"

端木伟还没有说话蓝冰月就走到李云龙身边道："夫君，你回来了。"

"什么？冰月，你叫他什么？"端木伟震惊的问道。蓝冰月转过头去看着端木伟道："端木公子，他是我的未婚夫李龙。"

"冰月，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夫了，我怎么不知道？"端木问道。"他是我从小就订下的未婚夫，还有我有未婚夫为什么要告诉你？"蓝冰月道。

"不，不，冰月你在骗我是不是？"端木伟大叫道。看着旁边面带微笑的李云龙，端木伟对他咆哮道："都是你，要不是你我和冰月就能够好好的在一起了，我要杀了你。"说完就向李云龙冲来。

蓝冰月和司空兰香目瞪口呆的看着端木伟，想不到平时知书达礼的端木伟既然有这样的一面。蓝冰月看见端木伟向李云龙冲来说道：“端木公子，请自重。”

“不，我不要自重，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要杀了他，这样你就是我的了。”

端木伟的身手也在一流高手的水平，所以他的武功在李云龙眼里算不了什么，而且现在他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所以等端木伟冲到李云龙身前的时候李云龙只在他身上一点就破坏了他的攻击。

“夫君。”蓝冰月在旁边叫道。“放心，我有分寸。”李云龙微笑道。

其实现在的蓝冰月心里，在认识李云龙之前她对端木伟有很大的好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知道可能自己会真的成为端木为的妻子，但是李云龙的出现打破了她的心里的想法，端木伟的身影越来越淡，李云龙的身影越来越大。所以在经历过生死磨难红她才会和李云龙走到一起。现在的她非常珍惜这份感情。今天端木伟的出现并没有给她多大的反映，她知道自己对端木伟有好感，但不是爱情。可以和他做朋友，但不是夫妻。但是在端木伟和李云龙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帮谁，一个是自己的夫君，一个是自己的朋友。所以蓝冰月她很矛盾。不过听李云龙这么一说她就放心了，她知道李云龙一定不会让她失望的。

端木伟见李云龙轻而易举的化解了他的攻击楞了一下，虽然刚才他没有用全部的实力，但是以他一流高手的水平这样轻易的被化解攻击还是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现在的他没有多想，用他端木家的武功连续不断的对李云龙发动攻击，而且一招快过一招，一招狠过一招。

刚开始李云龙也没多大在意，让蓝冰月到比上慢慢的和他玩耍，但是随着端木的招式越来越狠毒，而且招招不离他的要害，李云龙也怒了起来。在一次端木伟攻击以后李云龙乘他旧招已老，新招未生的时候闪电般的来到他的身后，点了他的昏穴。

李云龙由于已经达到地榜高手的水平，所以他的动作除了蓝冰月谁也没有看清楚他干什么。另外一个青年人看见端木伟突然倒在了地上怒视李云龙道：“你对他做了什么？”

司空兰香也好奇的看向李云龙，刚才李云龙的动作她也没有看清楚，但是凭他对李云龙的了解知道李云龙不会把端木伟怎么样的。不过刚才看见端木伟的样子司空兰香以前对她的好感已经没了。

“没什么，只是点了他的昏穴而已。”李云龙不在意的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w.com

“你等着。”那个青年人恶狠狠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就抱着端木伟走出了客栈。

他走了以后李云龙向蓝冰月问道：“他是谁啊？”“他的独孤一峰。”蓝冰月回答道。

“独孤一峰？独孤家的人？”“恩，独孤家的三少爷，兰香的未婚夫。”

“我才不要这样的未婚夫。”司空兰香道。“哦，为什么？独孤一峰看上去可是一表人才。”李云龙对司空兰香道。

“他还一表人才？也不看看他的样子。”“哦，那你喜欢谁啊？”李云龙问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司空兰香的脑海里出现两个人，一个是俞三赫，另外一个是李云龙，但是司空兰香感觉到李云龙的影子在她脑海里越来越大。想到俞三赫，司空兰香才想起跟着李云龙的目的，但是现在他发现现在不仅自己的目标不能实现了，而且连自己都陷了进去。我该怎么办？司空兰香有些烦恼的想道。

见司空兰香没有说话李云龙有些戏谑的笑道：“兰香，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所以不敢说出来啊！”

李云龙的话惊醒了司空兰香，她娇声叱道：“谁喜欢你这个无赖。”“不喜欢我？那你喜欢谁啊？”“反正就不是你，师姐，我们走，不要理他。”说完就拉着蓝冰月向外走去。

晚上，李云龙在想应该到谁的房间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李梦清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李云龙嘿嘿一笑向李梦清房间里走去。

来到李梦清的房间门前李云龙敲了敲门，马上李梦清就把门打开了。打开门一看是李云龙，李梦清的脸色马上一红，这么晚李云龙来到她的房间内，李梦清不要想就知道李云龙来干什么。

“怎么，不请我进去？”李云龙戏谑的看着李梦清道。

“请，请进。”李梦清有些颤抖的回答道。

李云龙微微一笑，从李梦清的旁边进了她的房门，然后在李梦清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关上了她的房门。

随着李云龙的关门，李梦清心中一跳。李云龙也不说话，拉着李梦清的小手来到了她房间里的卧榻之上。然后两人坐在上面。现在的李梦清很美，整齐美丽而十分挺直的眉毛，给人一种坚毅独立的感觉；一对雕琢深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散发着灵动而聪敏的光辉，当睁大了眼直望着人时，来自灵魂之窗那种夺目的气质和姿采，简直眩目得令人有点难以直视。厚薄得宜，形状优美的樱唇，自然呈现微微湿润的嫣红色，有如吞吐火焰般叫人看得心痒痒，多么想一口便把这樱桃吞入口中；而微笑时隐约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更和樱唇形成了一红一白的悦目色彩对比。

长度大约至背脊中央的黑色秀发，微鬈成波浪般的优美姿态；和她一身雪白色的健康肌肤简直便像是天作之合。

绝无半点肥态的上半身却拥有超过三十六寸的胸围，在夏季的紧身衣下更是玲珑浮突得令人单是看看也几乎要流鼻血！她充满魅力，用古典式的含羞答答、闭月羞花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李云龙握着她莹滑的玉手、鼻端闻淡淡的**的气息、看着眼前有些笑脸盈盈的绝色俏脸，当下令李云龙心头一阵狂跳。

两人都没有说话，但却又好像说了千言万语，四眼对望之际，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这一刻，仿佛是一切的开始，又好像一切的结束。李梦清的心中再没有半分疑惑，知道这个要自己要他丫鬟的男子正是自己期盼了十八年的如意郎君。她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她知道即使李云龙是豪门公子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哪怕是穷凶极恶的淫贼也好，她都已经决定要跟随他一生一世。

爱情本就是一项冒险，若不投入，怎么得到丰硕的回报。自己若不付出真心，又怎能得到对方的真心。

李梦清心中已定，顿时将一切抛开，全心全意地将李云龙视作自己的夫婿，即使现在自己只是他的丫鬟，心里也再没有被他占尽便宜

无可奈何委身于他的委屈。心想，若是能与此人相处一生一世，那自己纵然身死，也是无悔了。

她不再掩饰自己的情意，双眼之中绽放着李云龙前所未见的心醉之色，脸上满是恋爱中的女人特有的光采。

纵使被刺得伤痕累累，遍体鳞伤，也是无怨无悔了。就如那扑向烛火的飞蛾，明知道那美丽会将自己灼伤，也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没有爱过，又怎知爱过后的甜蜜呢！

如果他日他负我，那就当作是自己的命运使然吧！但是只要自己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也好，至少自己曾经爱过，那就足够了。

正当李梦清想到这里，却听李云龙轻轻叫了声“清儿”，她心中一惊，一阵慌乱，顿时将那些念头全部丢到了一边。

第八十一章 梦清

带着无比的坚定，无比的肯定，李云龙的头越来越低，明知道眼前的女子现在不一定喜欢自己，也还是忍不住心中的爱意，心中的激荡。

李梦清虽然心中已肯定自己对他的情意，但眼见他刚毅而线条分明的俊脸离自己越来越近，沉重的呼吸之气全部喷在自己的脸上，顿时像是被火烧一般，浑身滚烫。想要推开他，心中偏偏又有几分期待，想试试被他痛吻的滋味。

在李梦清她的羞涩、期待和跃跃欲试中，李云龙终于成功地占有了她的吻，在她的樱唇上刻下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记号，烙下了一个自己的情意。

李云龙的吻让李梦清连呼吸也忘了，沉醉不已。脑海里的种种在这一瞬间都消失不见，只有那李云龙的吻深深的留在了她的脑海里若不是自己还要呼吸，说什么也不愿离开她温软的樱唇。李云龙不舍抬起了头来，眼看她双眼迷离的神情，忍不住又要俯身下去。

这时李梦清已经从欲火中清醒过来了，虽然已经觉得跟着李云龙了，但是李云龙这样的亲薄还是让他忍受不了，她推了推正在附身下来的李云龙。

“怎么了？难道到现在你还不愿意？”李云龙温柔的看着李梦清道。“不是，我，我。”李梦清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勉强你的。”李云龙道。李梦清低着头没有说话。“如果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李云龙见李梦清没有说话，戏谑道。

说完李云龙的手放到了刀削的肩上，深情的眼睛直入李梦清的双眼，静静的抱着李梦清。

良久，李云龙就这样静静地搂着李梦清，贪婪吸允着她发梢上的清香，感受到李梦清那娇躯的柔软，特别是那胸前的充满弹性的玉乳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刚压制了的欲望又不知不觉地被撩了起来。

李云龙的大手不自觉地在李梦清的背部游动着，沿着光滑的背脊向下游走，虽然隔着一层布，但却丝毫没有改变那香滑丝软的触感。

大手抚过李梦清的纤纤细腰，轻轻的放在了李梦清丰满的翘臀上，感受到她臀部的惊人弹性，大手放肆地在上面磨蹭揉捏起来。

李梦清双颊微红的看着他。

李云龙看着她微红的双颊，禁不住俯下头去，吻在了李梦清的樱唇之上。

李梦清嘤咛一声，身体先是一阵僵硬，接着便变得柔软。李云龙一边品尝着她甜美的樱唇，一边用舌头撬开她珍珠米般的贝齿，伸进她的小嘴里，挑逗起她的小香舌来。

李云龙吮吸着李梦清的小舌，一只手捧着她的脸颊，李梦清的体温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软，气息越来越急促，眼神越来越迷蒙。

李梦清心底有些挣扎，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些渴望，抚过峰峦间的手指轻重有致地燃烧着她，她闭着眼睛在男人的气息里战抖。

李云龙知道李梦清已经动情了，李云龙把李梦清放在大床上，皎洁的月光从窗户里洒了进来，在明亮的月光下，李梦清的身体像玉人般光泽，而滑腻的肌肤也好似丝般的光华。

李云龙细致的抚遍了李梦清的全身，心里赞叹着眼前这尊完美的玉体，他的嘴唇从上而下，吻着李梦清身躯的每一寸肌肤，他的亲吻让李梦清的肌肤火一般的热了起来，李梦清早已变得敏感的身体在李云龙的爱抚下已是娇喘连连，雪白柔腻的肌肤泛起桃花的光泽。

作为江湖上闻名已久的琴仙，李梦清的身体异常敏感，哪里受的了如此强烈的刺激，想要呻吟出来，可是又觉得那样太为放荡，只好用贝齿轻咬樱唇，可是她哪里想得到，这轻轻地低鸣更能刺激李云龙的欲望。

终于忍不住的李云龙占有了这具美丽的身体，占有了自己的这个丫鬟.

就在被占有的时候李梦清只感觉触电般的快感充斥全身，她再也忍不住，小嘴微张，不由欢快地呻吟了起来。

而李云龙仿佛受到了鼓励，变的更加兴奋，一时，厢房里陷入了无边的春色之中……〔此处省略N字，*大家自己想想吧！！呵呵！〕第二天清晨，多阳光慢慢的照进房间里的时候，李云龙慢悠悠地醒来，看了看四肢缠绕着自己的李梦清李云龙露出了微笑，昨天晚上在

李梦清身上奋战了一个晚上自己不但没有感觉到腰酸背疼，反而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看来这双修功没白练。想到此处李云龙想以后还是多练练对自己有好处.因为这样练功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武功，而且还可以得到这么多绝色美女，这是李云龙想要的，他非常喜欢这样，喜欢有这样的绝色美女，而且这样的绝色美女是越多越好.于是李云龙想到了江湖上有名的各个美女，和那些帝国公主，世家小姐们.想到了她们被李云龙他收入他的后宫的情况.

“恩。”的一声，李梦清慢悠悠的醒来，睁开眼睛，看见李云龙正在看着自己，立即嘤咛一声把头埋在李云龙怀里。

“清儿，现在还害羞吗？”李云龙一手抚摸着李梦清她光滑的肌肤，一手把玩着她胸前的玉兔温柔的说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dXsw.com

“少爷，不来了，羞死了。”李梦清用她的小手敲打着李云龙的胸口不依道。

“呵呵，以后你也别叫我少爷了，叫我夫君就可以了。”李云龙微笑道，“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做我的丫鬟吗？”“为什么？”李梦清好奇的问道，这也是她困惑已久的事情，按道理根据她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做，但是偏偏李云龙却这样做了。

“呵呵，你记得当时你看我的眼神吗？”李云龙笑道。“记得，当时我，哦，我知道了，你是因为我那样的看你才让我做你的丫鬟的是不是？”李梦清恍然大悟道。

“有这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你。你应该知道象你这样的名人我象获得你的芳心按照平常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你做我的丫鬟，这样我就把你绑在了我的身边，接触你的机会多了，自然让你喜欢上我的机会多了。”李云龙解释道。

“可是万一我不喜欢你怎么办？”李梦清问道。“这样可能吗？我的宝贝清儿。”李云龙微笑道。

“谁说不可能，我就不喜欢你。”李梦清嘟起了红润的樱桃小嘴道。“真的吗，宝贝。”李云龙翻身压在李梦清身上道，“这可由不得你。”

“不要啊！坏蛋，你干吗？”“你说呢？”

一时间大床上潮起潮落，春色无边。

一个时辰以后李云龙带着春潮未退的李梦清走出了房间，也许由于双修的关系李梦清虽然身体有些不适，但是也不是受创的很厉害。

出了门看见众人异样的眼神李梦清害羞的真想找个地方钻下去。

“夫君，你还真厉害，这么快就把梦清姐收服了。”蓝冰月带着有点酸溜溜的口气对李云龙道。

“怎么？我的好冰月吃醋了？”李云龙带着他独特的笑意道。“我才没有。”蓝冰月嘟起嘴道。看见蓝冰月的小女孩模样李云龙笑道：“还说没有，你看你的的嘴巴上可以挂油瓶了。”

“姐姐。”这时李梦清走上来对蓝冰月行礼道。按照大陆规矩蓝冰月是正妻，李云龙的所以女人的应该叫他姐姐。

“梦清姐，你叫我冰月就可以了，不用这么多礼。”蓝冰月连忙扶起李梦清道。蓝冰月知道李云龙是一个好色之徒，将来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的，自己作为李云龙的正妻如果不能处理好自己家里的关系的话，将来一定会很乱，那样发话将会是自己的责任。而且现在的几个人她的认识，如果现在和她们搞好关系的话，将来一定会是自己强烈的同盟。虽然有时候蓝冰月想过要自己独占李云龙，但是这只是她心里想想而已，不说李云龙是一个好色之徒，单说李云龙的身份就不允许他只有一个女人。

“谢姐姐。”虽然蓝冰月这样说，但是李梦清还是按照大陆的规矩来。毕竟要想在这个家庭生活下去就必须懂得规矩，否则的话以后自己很难在这个家庭生活下去的.

“好了，两位宝贝，都是自家姐妹，不要象外人一样客气，对了，冰月，如凤呢？”李云龙道。

“如凤姐姐她去给楚天翔送饭去了。”蓝冰月道。李云龙眉头一皱道：“怎么这种事情要如凤去做呢？”

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楚天翔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做还有谁做，就我们这几个人，如果叫小二的话如果不别人发现了怎么办？”

李云龙一想也对，看来是自己疏忽了。

“龙哥哥，你回来了。”后面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声。

李云龙一听就知道就赵素雅这个小美女，为什么是小美女呢，因为赵素雅只有十六岁，所以在李云龙眼里她是一个小美女。

“是啊，素雅，昨天你去哪了？”李云龙问道。昨天李云龙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赵素雅，当时李云龙还以为他已经走了，不过听李梦清她们说赵素雅出去了。

“昨天我的一个亲戚来了开封，所以我出去见他了，龙哥哥，这两天你去哪里了，我好担心你。”说的这里赵素雅双脸发红，低下了头不敢看李云龙。

“这两天我突然有些事情要处理就急着和你冰月姐姐去做就是你如凤姐姐她们也没有跟她们说。”李云龙道。对于赵素雅赵家大小姐李云龙知道现在自己没有必要和她说实话，不过李云龙相信就是将来她赵素雅知道了这事情的真象以后也不会怪他的。

第八十二章 素雅离去

“真的是这样的吗？”赵素雅抬起她那可爱的小脸蛋问道。“是啊！我什么时候骗过我的素雅小姐。”李云龙道。

赵素雅低着头不说话。“怎么了，素雅？”李云龙问道。“龙哥哥，我要走了。”

李云龙一楞，问道：“走了，去哪里？”“龙哥哥，我要离开开封去兰州了。”赵素雅道。“去兰州？”“恩，我妹妹现在已经到了兰州了，所以叫我快点过去，可是，我，我。”

这时蓝冰月和李梦清知趣的离开了。

李云龙戏谑的看着赵素雅道：“素雅，你刚才说我什么啊？为什么不说清楚？”赵素雅把头低的不能再低了，用蚊子般的声音道：“我不想离开龙哥哥。我想和龙哥哥在一起。”

听了赵素雅的话李云龙一楞，他感觉到赵素雅已经对他有意思了，但是没想到赵素雅对他的感情有这么深。

只是李云龙他不知道赵素雅是赵家的大小姐，平时不比一般的江湖女子，她是一个一门不出，二门不漫的天真少女，经过李云龙的甜言蜜语那还不对他念念不忘。不过也正是这样赵素雅对李云龙的感情连赵素雅她自己都分不清是什么感情。

“放心吧，素雅，我们不是很快就可以见面的吗？”李云龙安慰道。“可是，可是在武林大会以后我父亲要我嫁人了，我不想嫁给别人。”赵素雅小声道。

李云龙听了赵素雅的话才想起来江湖上八大世家联姻的事情，只是不知道赵素雅的未婚夫是江湖八大世家的哪一个。不过现在听到赵素雅说不想嫁给别人，而这里只有自己一个，难道说她要，想到这里就是李云龙这个花场老手也不仅有点兴奋，戏谑的看着赵素雅道：“那我的素雅小姐要嫁给谁呀？”

“龙哥哥，你坏，我不跟你说了。”赵素雅羞涩道。

李云龙伸出手拉着赵素雅的小手，对着她深情道：“素雅，你放心，你龙哥哥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

赵素雅被李云龙拉着他的小手的时候挣扎了一下，但是没有挣脱就任由李云龙拉着她自己的小手，只是在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羞的不知道干什么了。

李云龙轻轻走上前去，放开赵素雅的小手，把赵素雅轻轻搂在怀里笑道：“素雅，你怎么不说话。”

由于被李云龙搂在怀里赵素雅觉得自己的身体全身发软，站也站不稳，慢慢的*在了李云龙的胸前。

感觉到胸前的那对柔软的***，鼻中传来那醉人的香味，看着那近在咫尺，柔嫩光滑、鲜艳若滴的樱唇，李云龙再也忍受不住，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双手紧紧抱住眼前的醉人儿，脑袋向前一探，厚唇盖上了她那樱桃般娇嫩的小嘴。

李云龙闭上了双眼，一阵芳香甜美的湿润，如玉液琼浆般甜美的**流入了他的口中。怀中的玉人一阵慌乱，略微挣扎了一下，便吐出了她那柔嫩的香舌。这是两人真正意义的第一次接吻，两人都沉醉在双舌缠绵的迷人滋味之中。

李云龙忘情地吸啜着赵素雅柔嫩的舌尖，贪婪地吞食着一股股玉液香津，李云龙的双手情不自禁的伸入了她的身体上，去触摸到她柔滑细腻的肌肤，那种肤如凝脂的触感，使他如置身云端。

赵素雅那少女敏感的身体如何经受的住李云龙那似乎有着魔力般的大手，正当她要迷失在这无边的欲望中的时候。

“呃……”李云龙又是一声轻吟。

赵素雅轻轻推开了他火热的胸膛，大口地呼吸着，娇嗔道：“想不到我看错你了，上了贼船，你哪里是一位正人君子，我看你是一个不要性命的大色狼！！”

“谁说正人君子就不能亲吻自己的夫人了，难道他们都是和尚不成？”李云龙微笑地反驳。

显然李云龙的话很是管用，赵素雅轻轻地笑着，心里甜丝丝的。

虽然两人心里不说，其实这一吻才真正的将两人的心牢牢的拴在了一起，没有了一丝的隔阂。

“素雅，跟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吧！这样可以让我以后去你家提亲有个准备”李云龙搂着赵素雅道。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坏蛋，我家就我父亲赵天雄，我母亲楚灵，我妹妹赵灵，我弟弟赵天英四人，当然我的那些什么叔叔伯伯的不算。我父亲赵天雄是一个地榜高手，不过为了家族的事情，我怕家里人不会接受你的。”赵素雅依畏在李云龙怀里道。

“素雅，别担心，我相信凭我的人才相貌，你家里人会接受我的。”李云龙安慰地轻轻拍了一下赵素雅香肩。

“恩。”赵素雅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只有轻轻的应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赵素雅轻轻说道：“龙哥哥，我要走了，我会在兰州等你的。”“恩，素雅，你放心，我们很快会见面的。”李云龙安慰道。

赵素雅走了以后李云龙就去找冷如凤她们，谁知刚走了一半的路就看见冷如凤带着蓝冰月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sdχsψ。com，李梦清，宫飞燕他们向他这里走来，而且她们的神色慌张，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云龙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马上走上前去问道：“冰月，如凤，梦清，飞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夫君，楚天翔不见了。”冷如凤着急的来到李云龙身边说道。“怎么回事，不要急，慢慢说。”李云龙心里一跳道。

“我刚才在去给楚天翔送东西的时候发现楚天翔他不在屋里，而且房间的被子都放的很整齐，按道理以楚天翔的伤不能起床，现在他不见了，而且里面的东西放在这里整齐说明他是自己走的，可以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听见这里有人进出的声音啊，虽然可以说可能他的武功很高，所以他出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夫君和冰月妹妹两人都是地榜高手，不可能一点都，没有查觉到的。难道出了什么事情？”冷如凤道听了冷如凤的话李云龙一楞，昨天虽然在和李梦清一起翻云覆雨，但是这客栈里的事情并没有逃出自己的神识啊！自己和蓝冰月没有达到了地榜二界的水平，应该有刚手之间的感应。如果昨天晚上以楚天翔这么重的伤要想立刻客栈自己一定会有所感觉的，但是昨天晚上自己一点感觉的没有这不太正常，除非楚天翔的伤是假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楚天翔的伤可是自己检查过的不可能是假的。

“冰月，你怎么看？”李云龙向蓝冰月问道，“除非昨天晚上要高手把楚天翔带走，否则的话不可能昨天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蓝冰月想

了想道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感觉到自己全身发冷，如果真的像蓝冰月说的一样，一个高手完全可以无视自己的存在来去自己的住处的话，如果他没有害人之心的话还好，但是如果他有害人之心的话自己这些人不是随时可以被他任意处置吗？如果他有些好色的话自己的女人又这么漂亮，那他要给自己带绿帽子不是轻而易举了吗？

这时司空兰香带着小桃红过来了，看见李云龙众人围在一起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由于司空兰香现在和众人在要求，况且这件事情不是什么不可以说的，所以李云龙就向司空兰香说了一篇。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昨天晚上他对我们不利的话，那不是……”司空兰香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心惊胆战的说道。

众人闻之，立即脸色色变，想到那人如果到自己的房间内自己没有查觉，那他要做什么，自己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想到这里她们的不由自主的向李云龙身边*了*。

李云龙也想不到司空兰香这么聪明，自己一说她就想到自己一块去了，不过他还是对众人安慰道：“不要胡思乱想，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一般的高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不过你们要想自己安心就必须学好自己的武功，否则的话一切都白搭。”

这时候司空兰香向蓝冰月问道：“师姐，你怎么已经达到地榜高手的水平了，几天前你才达到一流高手的水平而已。”

蓝冰月看了看李云龙不知道怎么说，毕竟这事情对蓝冰月来说是很羞涩的事情。

不过蓝冰月的动作司空兰香注意到了，她问李云龙道：“师姐的武功达到了地榜高手的水平难道是你的原因？”

李云龙点点头道：“是我的原因。”见李云龙承认蓝冰月脸色一红，低下了头。

“那能不能让我也成为地榜高手？”司空兰香兴奋的问道。“可以，不过就怕你师姐不答应。”李云龙笑道。

“师姐，你为什么不答应啊？”司空兰香不解地问蓝冰月道。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的这点鬼心思她怎么会不知道呢，不过看看司空兰香跃跃欲试的样子知道自己如果不答应的话也不行，况且蓝

冰月还知道司空兰香有点喜欢李云龙的，反正李云龙已经有这么多女人了也不差司空兰香一个，况且还是自己的师妹，于是她对司空兰香道：“答应，我怎么会不答应呢？”

李云龙惊讶的看着蓝冰月，原以为她不会答应的，却想不到她真的答应了，不过这对自己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自己也没有必要反对，于是对司空兰香道：“既然你师姐答应了我就教你，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才好。”

“反悔？这么好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反悔？”司空兰香不解的问道。蓝冰月众女在旁边偷笑，但也不说破。

“那就好，今天晚上我就来教你。”李云龙严肃道。“为什么要今天晚上啊！现在不可以吗？”司空兰香问道。

“兰香，你是不是等不及了？”李云龙颇有深意的道。“是啊！怎么了？”司空兰香不解的问道。

第八十三章 打赌

“没什么，他们只是看你这么心急的样子所以觉得有点好笑而已，兰香你难道忘记了吗，学武的人不可以操之过急的。”李云龙连忙解释道，他可不想让众女去解释，万一让司空兰香知道了自己的目的那自己的计划可就没办法实行了。

“对哦！我差点忘记了。”听了李云龙的这个解释以后司空兰香恍然大悟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今天晚上我来找你。”李云龙笑道。“恩，你可不要不来。”司空兰香应了一声道。“一定，一定。”李云龙连忙答应道。

“对了，今天没事我们就到城外去玩玩吧！”李云龙提议道。“可是芙蓉妹妹和熙蓉妹妹还没有找到啊！”冷如凤道。

“放心，我现在接到相信说熙蓉和芙蓉已经脱离危险了，正在前来开封的路上。”李云龙道。“夫君，你怎么知道？”李梦清问道。

“呵呵，你也不看看夫君我是什么人。”李云龙对李梦清道，“不现象的话你可以去问冰月，冰月他知道的。”

“冰月姐姐，是这样的吗？”李梦清问道。蓝冰月知道一定是李云龙的手下救了钱芙蓉和刘熙蓉，否则的话李云龙也不会这样说，于是点点头道：“是真正。”“那太好了。”众人和钱芙蓉和刘熙蓉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和她们有感情了，现在听到她们没事自然十分的高兴。

由于现在钱芙蓉和刘熙蓉已经平安，所以众人也放下了心中的担心，于是就雇了一辆马车去开封城外游玩。但是由于众人都不知道开封城外除了天峰山外还有什么地方好玩的，所以乘着马车一边找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一边观看路边的风景，不过由于是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众女都没有下车的意思。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云龙看看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而且开封城离自己已经很远了，想回去城门也大概已经关了，所以只好在野外过夜了。于是李云龙观察了一下附近的情况。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湖泊，宁静的幽湖披着淡雾薄纱，四周铺缀柔软芳茵的香草，李云龙把马车停在了湖边的草地上。

众女很奇怪李云龙为什么把马车停下来了，蓝冰月在马车里问道：“夫君，怎么了？”

李云龙暗自好笑，说好是出来游玩的，但是由于下午天气比上午还要热，所以蓝冰月众女一直躲在马车里。李云龙看的直摇头，这么多人在马车里难道不热吗?

“天黑了。”李云龙无奈的回答道。“天黑了就回去了，为什么停下来啊？”蓝冰月埋怨道。

“我们回不去了。”“为什么？”蓝冰月问道。“你出来看看就知道。”李云龙道。听了李云龙的话众女就从车厢里出来了。

“哇，好漂亮啊！”蓝冰月，司空兰香同时发出感叹！

前面的一个小湖，湖水清澈非常，各种天然形成的乳白色半透明巨石围绕着平静的湖面，好似被众多水晶包裹在一起的天然蓝宝石。水银般的月光透过班驳的树影洒向湖面，给他批上了一层氤氲的面纱，天上的繁星在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显得扑朔迷离，更舔一份迷人的光彩。众女马上都陶醉在这迷人的风景里。

李梦清问李云龙道，“夫君，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你为什么说回不去了？”

“你看，这天已经黑了，离开封城这么远，我们就是回去城门也关了。你说我们回的去吗？而且这附近又没有人家，好像我们晚饭都没吃呢！不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休息一晚吧！”说完，李云龙看向众女道。

众女虽然不喜欢在外面过夜，但是今天题目只顾着在马车内看风景忘了时间，所以现在他们也没办法。

于是众人在湖边升起了篝火，李云龙把自己刚刚在外面树丛里打到的七只山鸡去掉羽毛，熟练地用一根树枝穿好放在火上烤。

李云龙拍了拍手，“嘿嘿，你们有口福了，我其它的不行，可是这烧烤我可是一等一的高手。”

看着司空兰香，还有宫飞燕相信你的话才怪的神色，蓝冰月也只是嫣然一笑，李云龙大受打击，他去掉其中两只山鸡用另外的两根树

枝穿好，对着司空兰香和宫飞燕说：“既然你们不相信，你们的山鸡你们自己来烤，我烤其他的，我们比比看到时谁的好吃！输的要完全服从对方一天，怎么样？”

说完把那两根树枝递给司空兰香和宫飞燕，看着司空兰香和宫飞燕犹豫半天，李云龙开口笑道：“怎么了？不敢吗？”

司空兰香和宫飞燕两人怒气冲冲地接过树枝，说道：“比就比，不认帐的是小狗，师姐她们作证。”

李云龙“嘿嘿”一笑，心道，我要是赢了有你好看的。不再理她，拿着树枝专心的烤了起来。

李云龙前世虽然说什么都不太会，但是吃的这东西他可是学了很多，现在的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司空兰香看着李云龙熟练的翻滚着山鸡，知道他以前肯定经常烤这些东西，想不到他卑鄙无耻，竟然故意激自己上当，自己从来没烤过这些怎么能赢他？好在司空兰香也不笨，他学着林俊羽烧烤，倒也烤的不算太差。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sＤｘsw．com

感受到自己烤的山鸡传来阵阵肉香，司空兰香暗自得意，我烤的也不比你差嘛。这时，李云龙突然站起身来，走到马车车厢里，拿了几个瓶瓶罐罐出来。

李云龙用手在鸡身上轻轻拍拍，鸡皮和烤地缩起来地毛就一起掉了下来，露出嫩白色地鸡肉，他从几个瓶子里倒了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在山鸡上，接着快速地翻转着，不一会儿，鸡肉上微留着黄油珠，空气中立刻弥漫开一种诱人地香气，直让人食指大动。

想不到就这么一下，李云龙手中的山鸡散发的香味就完全盖过了李云龙手里的山鸡。

司空兰香大叫道：“你赖皮？！你怎么能在上面撒调料啊！”说完还伸手过来抢李云龙手里的瓶子。

旁边的宫飞燕看着司空兰香的样子笑了笑，她没有想司空兰香这样去和李云龙说话，因为在李云龙说完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上李云龙的当了。

李云龙把手往回一缩，坏坏一笑，“呵呵，我可没说不能加调料，你要加什么东西的话我照样不反对！”

太过分了！我又不是厨师，怎么会把调料放在身上，这家伙怎么这么变态啊，随身还带着调料。只是她不知道因为上次和冷如凤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外面没有东西吃，只是吃了点野果，所以在那时候李云龙就在想以后出门一定要带点调味料，这样在外面做东西的时候方便一点，这样既可以满足自己的食欲，又可以得到身边女人的欢心。

司空兰香撕了一片鸡肉，放在嘴里，刚嚼了一下，就想把它给吐出来，没想到这鸡肉好看是好看，也挺鲜的，可是却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还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可是看着李云龙贼贼的看着自己，司空兰香只好把鸡肉含在嘴里装作好吃的样子。

李云龙看着司空兰香刚才明明想把鸡肉吐了出来，却又含在嘴里，心里暗暗发笑。

“好了，各位美女，你们尝尝我的烤鸡肉！”李云龙把一只只肥嫩的山鸡分给了众女。

蓝冰月闻着这浓浓的香味，不由地吞了下口水，轻轻地咬了一口，只觉得这鸡肉入口滚烫，爽滑细嫩，味道鲜香，说不出的好吃。

司空兰香一直盯着蓝冰月，心里咒道，好难吃啊，吐出来！

可惜一会儿她就彻底失望了，只见蓝冰月吃的津津有味，一会儿就把一只鸡腿吃完了，还露出意犹未尽的再吃另外一只鸡腿。

看着其他的几女也一样吃的津津有味，司空兰香心想道：完了……完了……

李云龙笑问道：“怎么样，认不认输啊？要不要把你烤的鸡肉拿出来给冰月她们尝尝啊？”

“不要脸！！*作弊取胜，我不认为我输了。”司空兰香猛得摇了摇头。

李云龙气得咬牙切齿，想不到她的脸皮还真厚，明明输了也不承认。

遂想到一个好主意，他把自己烤好的那只山鸡拿在手里，在司空兰香的眼前晃了一晃。

看着热气腾腾的鸡肉，浓郁的肉香窜入司空兰香的鼻中，肚子本来就有些饿的司空兰香不由眼睛跟着晃动的烤鸡转，吞了吞口水。

“怎么样？想吃吗？如果你让输的话它就是你的。”李云龙带着戏谑的笑意看着司空兰香道。李云龙不相信在美味的诱惑之前司空兰香能够忍受的了。

司空兰香看了看前面的山鸡，觉得自己的肚子饿的非常的厉害，她不去吃，但是又忍不住想要去吃。

就在司空兰香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李云龙在山鸡上大大的咬了一口，边吃边说道：“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司空兰香心里挣扎着，终于忍受不了一把抓住李云龙手里的树枝，从他的手里夺了过来，说道：“认输就认输！我说话算话，不像你尽用阴谋诡计！”

李云龙愣了半会儿，无语啊！

司空兰香看来是真的饿坏了，也不管李云龙咬过了，一边哆着嘴唇，一边慢慢嚼着，因为太烫了，但是却舍不得吐出来，谁叫这烧鸡太好吃了。她本来白嫩地脸蛋在火光下显的红红的，分外可爱，娇美可人。

李云龙看了看司空兰香可爱的模样笑了笑，伸手把宫飞燕的山鸡拿了个来，宫飞燕一楞，不解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笑道：“等一下。”说着就帮宫飞燕的鸡重新烤过，然后加了点调料才还给宫飞燕。

第八十四章 湖底秘密

吃好山鸡以后，司空兰香就对李云龙说道：“喂，现在你可以教我武功了。”

“现在就要学武功？”李云龙惊讶的问道。“是啊，你不是说晚上要教我的吗？怎么现在想反悔了？”司空兰香问道。

“不是，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会反悔呢？只是你看这样合适吗？”李云龙问道。反悔？只要是男人谁会反悔，李云龙心想道。

“这里难道不合适吗？这里环境这样好，而且就我们几个会有什么问题，我看你不想教我才是真的。”司空兰香嘟起了红润的樱桃小嘴道。

“可是这种武功要两个人一起练的，但是现在这么多人一定会被打捞的，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你师姐她们，你不相信我，你总应该相信你师姐她们吧？”李云龙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司空兰香问蓝冰月道：“师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人在一起不可以练？”蓝冰月在旁边带着有点好想的看着李云龙和司空兰香，只是没想到李云龙和司空兰香突然也把她给说了进去，听见司空兰香的话蓝冰月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司空兰香虽然不知道李云龙所说的练功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可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羞涩的问题叫他怎么回答。只是自己已经骗过司空兰香一次了，如果现在就把李云龙的把戏揭穿的话司空兰香也不会放过自己的，况且自己也在想办法把司空兰香变成自己的姐妹，于是她只有勉强镇静道：“夫君他说的是真的。师妹，你放心，就是他不教你，师姐也海让他教你的。”

听见蓝冰月这样说司空兰香兴奋道：“谢谢师姐。”可怜司空兰香这个天真的少女自己被别人卖了还不知道。

夜，静悄悄地，时间也在众人的聊天中飞快的流逝着，不一会儿众女都慢慢的睡着了，李云龙微微一笑，把众女一个个的抱在马车上，然后走到了小湖边，看了看清澈的湖水李云龙突然有一种下去洗澡的冲动。

于是李云龙除去了自己的衣服，跳入了湖中。像箭一样直插水底，可是湖水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想象。开始只是奇怪湖水如此清凉，可是渐渐地他便感觉湖水冰冷刺骨，越往下潜，越觉得冰冷，隐隐中还感觉有一股阴气，湖水深不见底，而且最为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看到任何的生物存在，连一条鱼都没有看见。

深深的湖水像一座大山重重的压在李云龙的身上，在这炎热的夏天湖水似乎和冰水一样冰，浑身寒冷无比，李云龙不得已运起内功来抵御这不断渗入肌肤的寒气。本来他只是想洗个澡而已，但是由于感觉到这湖水的奇怪的样子李云龙决定继续下潜。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还没有到底，幸好他的内功已达先天境界，可以敞开全身毛孔呼吸，可以像鱼儿一样自由的呼吸溶解在水中的空气，否则在水里这么长的时间他水性再好也是支撑不住的。

越往下潜，光线变得越来越暗，到了后来几乎是一片漆黑，李云龙漫无目的在水中游动，他想去看看到底什么原因让这里的湖水变成这样。难道这下面有什么怪物不成?

但是随着下潜的越深，他的压力越大，终于，李云龙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和刺骨的寒冷而向上游去。

一到上面李云龙大口的喘气着，湖下的寒冷让他觉得好象是前世的那冰库里一样。这里一定有很大的秘密，李云龙心想道。本来李云龙还想继续下去看一看，但是一想到那冰冷的湖水自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下面是什么，有什么东西自己一无所知，如果下面的东西不是自己对付的了的，那么自己的命就会白白的丢在那里。

不过不下去也不等于对下面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回去心重的李云龙他一定会想办法弄清楚里面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李云龙心想道。

突然李云龙脑海中灵光一闪，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想到了这个主意以后他立即盘膝而坐练起功来。

就这么办。李云龙想道。

第一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当第一道阳光照在李云龙身上的时候，盘膝而坐的李云龙立刻睁开了眼睛，两眼爆出一道精光。昨天一个晚上的练功让他的功力更加的巩固了。

“啊！”的一声叫声从马车里传来，李云龙一惊，连忙闪身而去。

马车里被司空兰香惊喜的蓝冰月问司空兰香道：“怎么了？”“师姐，我们昨天在我们，今天怎么在马车里了？“司空兰香惊问道。

听了司空兰香的问话蓝冰月就重新躺下了，因为她知道昨天一定是李云龙把众人抱上马车的。所以她不仅没有感到奇怪，心里还在感谢李云龙的细心和体贴。

但是她不说话不等于司空兰香不再问了。不过司空兰香也是一个聪明人，看见蓝冰月听了自己的话以后没有多大的反映就知道蓝冰月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问道：“师姐，你是不是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马车里的是不是？”

“恩。”蓝冰月点点头没有否认。“那师姐你开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司空兰香迫不及待的问道。蓝冰月还没说话，马车外传来了李云龙的声音“出了什么事情？”

司空兰香一听李云龙的声音，想到昨天自己众人都在外面，今天早上起来众姐妹却都在马车里，而只有李云龙在外面，难道……

想到这里司空兰香越想越有可能，想到自己的身体被李云龙抱怀里的情形，司空兰香的脸色变幻末测，心里既羞涩又甜蜜又愤怒。

蓝冰月看见司空兰香的脸不停的变幻着就知道司空兰香已经想到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蓝冰月心想道：夫君，昨天晚上你是着急了一点，要想得到师妹可能要晚一点了。

但是在马车外的李云龙不知道怎么回事，也看不见司空兰香的表情，没有听见马车里的回话，李云龙继续问道：“冰月，出了什么事情？”

司空兰香在犹豫，现在的她因为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她不知如何是好，去找李云龙算帐？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和李云龙说；就当没发生过？那是不可能的。一想到自己冰清玉洁的身体被李云龙抱在怀里，司空兰香羞涩的狠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不知道昨天被他抱着的时候自己的感觉怎么样？突然司空兰香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有了这个念头以后司空兰香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自己怎么会这样不害臊了？

蓝冰月看见司空兰香的样子就知道她不能回答外面李云龙的话，于是就对外面的李云龙道：“没事，兰香被一只蚊子咬到了。”

“哦。”李云龙也的奇怪，被一中蚊子咬到的话用的着叫的这么大声吗？真是稿不懂这些女人，于是对着马车道：“我去弄的东西来吃，你们在这里小心点。”说完李云龙就向旁边树林走去。

“师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马车里司空兰香问蓝冰月道。司空兰香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只好问他的师姐。

“怎么了，兰香？”旁边的冷如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司空兰香问道。蓝冰月微微一笑，对冷如凤说了司空兰香现在担心的事情，听了蓝冰月的话冷如凤笑道：“兰香，这有什么，嫁给夫君不就可以了吗？”

“可以，我现在还有未婚夫啊！”司空兰香道。“原来兰香不是不是嫁给夫君啊，而是担心自己有未婚夫啊！”冷如凤恍然道。

“不是，谁，谁要嫁给他了。”司空兰香连忙辩解道。“可是刚才兰香你说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啊？”宫飞燕道。

“就是，我可以作证。”旁边的李梦清点点头道。“我，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欺负我。”司空兰香跺了跺脚道。“呵呵。”众女大笑。

开封城外，丘之平带着几个手下终于达到了开封城，四天前他奉其父丘岳山之命前去南阳城调查李云龙的事情，只不过他达到南阳城以后发现李云龙他们已经离开南阳城了，于是他没有在南阳城多停留，直接前往开封。

“少爷，这就是开封城了，少爷，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旁边的一个护卫对丘之平道。“李云龙他们还在开封城吗？”丘之平问道。

“根据消息，昨天他们外出游玩，到现在还没回城。”那个护卫回答道。李云龙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自己的行踪处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这么说他还没回城？他会不会不回开封了？”丘之平问道。“不会，因为他们的行礼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s-d-x-s-w.com还在城内，他们不可能不回开封的，况且昨天他们只是去游玩，离开封远了点，所以才没有回开封。”那个护卫回答道。

“他在开封的时候还有跟谁接触过？”丘之平问道。“有人榜第一高手赢风，多情公子蓝枫等人接触过。”那个护卫道。

“看来这个人有点能耐，我们先进城吧！”丘岳山微微一下道。“是，少爷。”

同时龙榜排名第一的俞三赫，风流公子令狐慕都达到了开封城。

李云龙现在还不知道开封城已经风云会聚，他现在在树林里采了些野果以后就回到了众女身边，这时候众女已经从马车上下来了，只是司空兰香的脸色红红的，但是李云龙也没在意。

“各位美女，吃了这些野果以后我们是继续玩，还是回城？”李云龙看着正在吃野果的众女问道。“当然是继续玩了。”众女想也不想异口同声的回答道。

第八十五章 腊月山庄

李云龙对马车里的众女问道："你们看，这前面的是什么山，看样子不错。"

听了李云龙的话众女把头伸出来看了看前面的山，李梦清道："这是蕃衍山，山里面有一个腊月山庄。"

李云龙问道："清儿，你怎么知道？"李梦清问道："这蕃衍山里的腊月山庄大小姐，夫君你知道是谁吗？"

"是谁？我不知道。"李云龙道。"夫君，你真的不知道？"李梦清问道。"恩。"李云龙点点头。

"这腊月山庄的大小姐是与我齐名的舞仙司徒琴韵。"李梦清道。"舞仙。"李云龙眼睛一亮，"走，既然是清儿的朋友我们去看看。"

"哼，我看是看上那个司徒琴韵才是真的。"司空兰香冷哼一声道。听了司空兰香的话李云龙郁闷了，他不知道自己那里得罪了司空兰香，今天一天都没有给自己好脸色看过。

旁边的众女听见司空兰香的话知道司空兰香为什么这样对待李云龙，但是她们都没有点破。于是在司空兰香的不满的目光中众人走步上山。

登上蕃衍山，沿途竟然有不少捕快和衙役打扮的人守卫在一些要害地段。李云龙和诸女对视一眼，心中均感纳闷，因为按照大陆各个帝国的规矩，官府一般不会介入江湖集会，除非是集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才会积极干预甚至派军队镇压。

"难道今天这山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向李梦清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们赶紧上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李梦清道。

尚未到达山顶，已有呼喝之声从上方传了下来。众人加快步伐上完最后一道山梁，宏伟壮观的腊月山庄已跃然眼前，但谁也无心欣赏这建筑豪华的山庄了，因为山庄前宽阔平坦的广场上此时已经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看样子不下千余，就连周边的大树枝丫上也站了人。

匆匆在人群外围找了一处较高的地势停下身来，一眼望去，只见*山庄的一边搭了一座象擂台那样的方形平台，台面不高，仅三尺左

右，台前数米外拦了一圈木桩，把观众隔了开来；平台与山庄之间有一段空地，中间有座较小的台阶，上面并排坐着四个人，根据李梦清的介绍，这上面其中一人是腊月山庄的司徒庄主，另外三人却不认识，内有两人竟然穿着官服。四人周边及腊月山庄的周围，站了不少手持刀剑的衙役和兵丁，故此，那个方向没有捧场的观众；平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座用帆布搭建起来的凉棚，旁边各自竖了一块木牌，分别标示着“飞月堡”和“枯木派”字样。平台上此时正有两名身材魁梧的青年相互对峙，但尚未交手。

刚站稳身，李云龙对众女问道：“这‘飞月堡’和‘枯木派’你们听说了没有？”蓝冰月由于已经知道了李云龙的身份，所以对李云龙问这样的问题并不感到奇怪，听了李云龙的问话以后蓝冰月解释道：“‘飞月堡’是江湖上三堡之一，实力雄厚，他在主要地点在大明帝国，而‘枯木派’也是大明帝国的人，现在他们都在这里真是奇怪。”

“这腊月山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在开封我们没有听人说起过呢？而且这里离开封不是很远，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为什么在开封城里的门派没有任何的消息，而这个“飞月堡”和“枯木派”这两个大明帝国的门派既然知道？而且这里这么多人达到蕃衍山，开封城里没有一定消息呢？”李云龙道。

这时李梦清便凑在李云龙耳边轻道：“夫君，我先去看看司徒琴韵，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说罢，闪身而去。李云龙看着李梦清远去的身影才知道李梦清她具有一流高手的水平，不过这样一来他也对李梦清的担心少了一点。李云龙定定神，把注意力转向平台，见对峙中的两人一使剑一使鞭，已然交上了手。使剑的青年紧身黄衫，左胸上有明显的飞月标志，显然是飞龙堡的人，使鞭的则是一身蓝衣，衣着的式样很是怪异。

斗了一会，两人虽互有攻守，却都很谨慎，是以场面并不激烈。台下观战的众人有的已经不耐烦起来，发出了嘘音，但两人不为所动，继续不紧不慢地试探着对方。

又过一会，腊月山庄的管家已带着两名家丁满面喜色地来到了跟前，请李云龙他们过去。李云龙知道是李梦清的原因，于是便招呼诸女随他绕过密集的人群，通过官兵把守的地段，来到了左面的凉棚。

凉棚甚是宽敞，里面坐着二十余人，这里的人李云龙都不认识。根据李梦的介绍，腊月山庄的庄主司徒远居中而坐，他的左面坐着的是飞月堡堡主苏不凡，右面是两位气势不凡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年轻人，两人身边坐着两名**打扮容貌秀丽的女子。美丽绝艳的舞仙司徒琴韵与李梦清手牵手地坐在*门的右边。

众人正聚精会神地观望着平台上的比斗，见李云龙他们进来，纷纷起身。李梦清立即拉着司徒琴韵走了过去。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dxＳｗ．com

经李梦清的介绍，李云龙才知道那两个三十左右、气质不凡的年轻人是司徒庄主的长子司徒鞑、次子司徒勇，其余人员多数是他的亲传弟子，另有数人是飞月堡的弟子。两名秀丽的**分别是司徒鞑和司徒勇的妻子，司徒勇的妻子南宫佳惠竟然是歌仙南宫嫣然的姐姐。

不过李云龙的名字不需要介绍众人都已经猜测到了，现在能够和李梦清在一起的除了他李云龙还能有谁？只是当李梦清叫李云龙夫君的时候才让众人有点惊讶。不过现在他们没有问李云龙什么问题，不过李云龙能够感觉到司徒鞑、司徒勇不友善的目光。李云龙暗想到既然这样看我，嘿嘿找个机会把你们的夫人也收了，看你们怎么办？

李云龙走到李梦清身边小声的问道：“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梦清道：“这枯木派想要腊月山庄臣服于他们，而飞月堡得到这个消息来帮助腊月山庄。”

李云龙冷笑道：“清儿你知道飞月堡和腊月山庄的关系吗？你不觉得这飞月堡来这腊月山庄的时间太巧了吗？”

“夫君，你是说？”李梦清也非笨蛋，听了李云龙的话立刻知道了其中的关键。

“不错，你们看下面的人哪一个是普通百姓？他们一个个都有着不弱的武功。”

“可是这不是官员和官兵在这里吗？”李梦清道。

“官员和官兵，哼，这些人你看是开封城里的官兵吗？”李云龙看了看周围没人注意对李梦清道。

李梦清听了李云龙的话全身发冷，如果真的像李云龙说的那样今天自己这些人不是要……

李云龙接着问道："清儿，今天的对阵他们腊月山庄和飞月堡是如何安排的？"李梦清道："双方商定以五局三胜定输赢，输的一方除向赢方表示臣服外，还要当众宣布从此以后退出江湖。"

李云龙微微一鄂，虽然想到了他们不会这么容易放过腊月山庄的，没想到输方付出的代价会如此沉重。看来，枯木派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李云龙心想岂只是腊月山庄？对方的最终目的恐怕是整个武林！于是又问道："拼斗中可有什么禁忌？"

李梦清回答："除了不许伤害性命外，其它的百无禁忌。不过还请了南宫家来作裁判。"

"你们在说什么呢？"这时司徒琴韵走过来问道。"我在问你们腊月山庄是哪些人上场？有几分胜算？"李云龙对司徒琴韵道。

司徒琴韵不知为什么对李云龙有点好感，她叹了口气，道："对方是三十多年前的大魔头，说实话，我们对胜算并无多大把握。"顿了顿，又道"本来苏堡主要求上阵，但是我父亲谢绝了，因为腊月山庄的事不能连累他们。至于我方的部署，第一场也就是现在这场是由我父亲的二弟子张中正出场的，接下来分别是我、我大哥和我二哥，最后由我父亲对付枯木派的枯木天那个老怪物！"

正说着，棚外众人发出的阵阵喝彩声传了进来，李云龙背对大门，不用看，也知道台上的拼斗开始激烈了，于是李云龙问司徒琴韵道："你们这里这么大场面开封城的这些武林人士知道吗？"

司徒琴韵奇怪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当然知道啊，你看下面的人不是开封城里的百姓吗？"李云龙和李梦清闻言脸色大变，李云龙不死心的问道："下面的人你认识吗？"

司徒琴韵道："不认识啊，怎么了？我经常在我们怎么会认识这些人呢？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清姐。"李云龙和李梦清相互看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的震惊。

这时传来苏不凡的声音"老友这话就不对了。想我飞月堡素来以仁义行天下，做出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这是我腊月山庄的事情怎么可以来麻烦老朋友呢，哼，枯木派，等一下看我怎么教训他们。”司徒远道。

忽听外面传来一声闷哼，司徒远道了声“不好”，身子如闪电般的飞了出去，其他人相继面色惊慌地抢了出去。

大家虽然反应很快，但仍然晚了一步。只见那个使剑的黄衫青年已匍伏晕倒在平台下，脸部接触的地面有一团殷红的鲜血，他所使用的长剑已断成两截跌落在台上，那个使鞭的青年此时正足踏断剑，神情自若地承受着群雄丛中不时响起的喝骂声。

第八十六章 阴谋初现

评判台上，坐于右首的南宫逸已站起身来，沉着脸道：“刚才张公子既已剑短认输，韩公子又何必欺人太甚，非要致人于重伤不可？”

南宫逸，南宫家家主南宫佳惠和南宫嫣然的父亲。

韩姓青年头一昂，怪声哼道：“他们当初断我师弟一臂时难道就不欺人太甚？”

南宫逸闻言一呆，左首一名长相斯文的评判立即接口道：“韩贤侄说得不错，没有前日的榜，便无今日的样！比武过招，形势千变万化，有人受伤在所难免，只要没要对方性命，就算是手下留情了。”他这番话用浑厚的内力送出，似是而非，却把众人的喝骂声压了下去。

李云龙对身旁的司徒琴韵皱眉道：“司徒姑娘，这个人和那个姓韩的是什么关系？”

司徒琴韵眼光湛然地看我一眼，轻声道：“这人听说是枯木天的师弟，叫涂大海，姓韩的叫韩超，是枯木天的二徒弟。”

李云龙奇道：“怎么他们的人也来充当评判？”

“这事说来话长。”司徒琴韵道：“好像对方有总督大人在撑腰。今天的安排布置，全是由总督衙门商定的。”

李云龙暗吃一惊，不再说话，眼光向对面枯木派的凉棚扫去，见其间坐着三四十人，居中一位老者神态威猛之极，多半便是枯木天。

涂大海见众人安静下来，朗声道：“恭请王总督王大人宣布比赛结果。

他身边一名身着将军服饰的老者，起身注视全场，缓缓道：“第一场，枯木派韩超胜。半刻种后，进入第二场。”

下面的众人丛中立即响起此起彼伏的嘘声。但是李云龙却发现这连忙多半是伪装的。

李云龙心里暗笑，同众人退回棚内，见司徒远正在给昏迷中的张中正运气疗伤，立即走了过去，司徒远大刚好收回双掌，睁开眼来，以悲悯的目光看了气若游丝的弟子一眼，叹口气道：“对方够狠！肋骨断了六跟，内脏严重受损，中正看来是凶多吉少。”说着，虎目中泛出了泪光。

李云龙向司徒琴韵问道："起先听姑娘说枯木派有我紫金帝国的总督衙门在支持，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徒琴韵解释道："是这样的，枯木派由于对我们腊月山庄发起挑战，但是我父亲没有接受，于是他们找到了总督衙门，由于我们腊月山庄不能得罪官方，所以不得应战。不过还好，我父亲的好朋友飞月堡堡主就带人来了。"

李云龙气闷道："那总督衙门为何公然袒护对方？"

司徒琴韵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说辽王和他们走的很近，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辽王的原因在里面。"

原来如此！但恐怕没这么简单吧？李云龙心想，顺口道："担任比武的四个评判是否四方各有一人？"

"正是。"司徒琴韵道："那个王将军是总督衙门的，南宫逸是南宫家的，所以，在评判的公平性上我们并不担心。"

正说到此，群雄的呼喝声响了起来，紧接着一个粗豪的声音喝道："第二场时间到了，谁是司徒琴韵？站出来，我要挑战你！"

司徒琴韵微微一笑，站起身来。李云龙叮嘱道："司徒小姐注意安全。放胆施为吧！"

司徒琴韵笑道："我知道了，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说罢，已飘然上台。

李梦清带着众女过来道："夫君，你不要担心，琴韵妹妹虽然是舞仙，但是她也有一流高手的水平。"

李云龙笑道："我担心？呵呵，我担心什么？"蓝冰月道："你难道不担心吗？这可是一个娇滴滴的美人。"

这时台上，一名身高足有六尺的虬髯大汉威风凛凛地站在中央，下垂的右掌握着一把寒光闪闪似欲择人而噬的大砍刀。见司徒琴韵轻飘飘落在台面上，大汉傲然的神色微微一震，喝道："你就是舞仙司徒琴韵？"

司徒琴韵淡淡道："不错。你又是谁？"

大汉道："我吗，名叫高塞规，枯木派大弟子，你现在是不是上来为我跳舞的！"

这时，那位王总督高声道：“两位请分别报上姓名与身份。”司徒琴韵与大汉各自朗声报了，在总督一声“开始”中，立即交起手来。

高塞规不愧是枯木天的大徒弟，武功比刚才的那个高明多了，仗着身高体壮，力大无穷，竟采取了全攻型招式，每一刀都挟带着尖锐的刀啸之声，可谓刀刀狠，刀刀准，招招不离司徒琴韵的周身要穴，霎时间把司徒琴韵裹在了一片杀气腾腾的刀光之中。

司徒琴韵却采取了轻灵飘逸的战法，浑身如蝴蝶般地穿插于密集的刀光中，手中白剑偶尔还击一两招，却是令对方必须回招自救的神来之笔！因此，表面看来虽完全处于劣势，实际上却稳如泰山。

其他人未必能看出这一点，多数人都比较紧张，李云龙对蓝冰月说了刚才自己和李梦清的猜测，蓝冰月一听脸色也变了，不过她毕竟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表面上没有一点表现出来。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xsｗ.com

平台上，高塞规见自己数十招风驰电掣般的攻击竟连对方的衣角都挨不上，不禁有些发急，暴喝声中，凝集全身功力以力劈华山之势向司徒琴韵斜劈过去，刀刃过处，空气似要爆裂开来，发出了激越的风雷之声。

在众人发出惊呼与噬人的刀光将要及身的瞬间，司徒琴韵身体如一只仙鹤冲天而起，随即一个空翻转为头下脚上，手中剑如电光般地向高塞规头顶落下。

高塞规反应极快，大砍刀迅速回防封挡，司徒琴韵看准大刀来势，剑尖在宽厚的刀身轻轻一点，身体再度弹起，眨眼间又一个空翻，头下脚上攻出了第二剑。

众人轰然喝彩，气氛更加热烈起来。就在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中，司徒琴韵连续在空中进行了十五次姿态美妙的空翻，手中剑也连续十五次发出了凌厉的攻击，而高塞规则狼狈地封挡了十五次，亦绕着大圈后退了十五步！

李云龙对身边的众女道：“司徒琴韵果然是一个舞仙，她的功夫就象跳舞一样。”蓝冰月道：“而且还是一个美女呢！如果以后她和清姐一个弹琴一个跳舞的话你一定会美的不分东南西北了。”

李云龙含含糊糊微笑道："这样的话以后你们就有眼福了！"话音刚落，陡见司徒琴韵一声清啸，身体似流星般由半空中疾泻下来，白剑以"一剑定乾坤"的招式罩向正双手举刀上架的高塞规。

在众人狂烈的喝叫声中，高塞规手中宽厚的大砍刀瞬息间断裂成数截，只剩下了刀柄，紧接着一声闷哼，那铁塔般的身躯已轰然倒地。

司徒琴韵轻轻飘落，收剑后退，不再攻击。右边凉棚中窜出了数人来到高塞规身边，其中一个瘦高中年人对司徒琴韵喝道："你把他怎么了？"

司徒琴韵淡然道："很简单，只是点破了他的气海穴，废了他的武功，让他以后不再以武逞强而已！"

"你……"中年瘦子恨声道："好，你够狠！下一场我指名挑战你！希望你还能这么荣幸！"

司徒琴韵微笑道："下一场吗？恕不奉陪！由我大哥招呼你。"说罢，下了平台，留下对方在那里独自地吹胡子瞪眼睛。

评判宣布结果后，司徒琴韵回转凉棚，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李云龙笑着打趣道："琴韵小姐，你刚才是比武，还是跳舞，怎么这么好看？"

司徒琴韵娇声道："哪有你这样说别人的，我本来就是学舞蹈的，我的武功里已经融合在舞蹈当中，所以用出来的施工才会这样，难道不可以吗？"

"可以，怎么不可以，嘿嘿，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小姐别见意。"李云龙尴尬的笑道。

这时，那个王总督站起身高声宣布："大家肃静，时辰已到，比武开始！"

枯木派葛云飞掏出腰间的一对判官笔，瞪着司徒鞑道："小子，亮兵刃吧。"说完身形似鬼魅般一闪，人已到了司徒鞑的面前，判官笔中宫直进，点向司徒鞑的胸腹大穴。

那司徒鞑早有防备，在对方出笔的瞬间，脚下一滑，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闪到了他的身后。葛云飞双笔点出，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大惊之下反应奇快，身体趁势前飘两步，转过身来。

众人见他们一个照面，葛云飞奇快无比的进攻就扑了个空，不由大感有趣，哈哈大笑起来："咦，这小子有两下子，不错不错！"

司徒鞑嘿嘿笑笑，冲葛云飞招手道："傻愣着干嘛？再来呀！"

葛云飞闷声不响，持笔直冲过来，身形比上次还快。司徒鞑料敌之先，"司徒心法"心法猝然发动，身体如羽毛般地飘飞起来，呼的一声越过他的头顶落在他原先的位置上。

葛云飞两度扑空，打出了真火，卷起漫天笔影再度攻来。这次他不但动用了快捷的轻功，也动用了全身的功力，平台上立即刮起了狂烈的劲风，比刚才高塞规掀起的刀风气势强劲了许多。

看到这里李云龙知道司徒鞑的武功比司徒琴韵还要高。而且这个司徒鞑李云龙发现他还没有用全力。为什么会这样？李云龙向司徒远看起，发现司徒远他并不知道司徒鞑的武功这么厉害，旁边的司徒琴韵这时自言自语道："大哥的武功几时这么高了？"李云龙听的身体一震，看来现在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

只见上面的司徒鞑并不还击，也不防守，一味采用绝快的身法绕着圈儿躲避，平台上顿时出现了走马灯似的一追一逃的有趣场面，看得众人有的目瞪口呆，有的嘻嘻哈哈。

第八十七章 五彩蛇王

司徒鞑道：“老小子，现在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吧！”

“好，这可是你说的！”葛云飞大喝一声，判官笔带着锐啸之声点击过来，笔尖攻至司徒鞑身前尺余处时，象撞上了一层密集的弹簧，整个身躯被反震开去，踉跄后退。司徒鞑哈哈笑道：“先前是你追我，现在该我追你了！”说完，呼的一掌向对方击了过去，葛云飞全力封挡司徒鞑的隔空气劲，再度踉跄后退。

司徒鞑嘿嘿一笑，身体闪电般的射向葛云飞，葛云飞慌忙中出掌隔挡，但已晚矣，胸腹已结结实实地挨了两掌，狂叫一声，摔下平台。

平台下的葛云飞已经奄奄一息了，与此同时，右面的凉棚中冲出数人，把重伤昏迷的葛云飞接了过去。

众人再度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变故惊得目瞪口呆，随即有人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接下来由司徒琴韵的二哥司徒勇，司徒勇上去以后就连连向下面的众人作揖，然后摆摆手，众人马上安静下来。司徒勇朗声道：“下面谁和我比？如果没有人的话也没关系，我司徒勇也不会说他胆小的。”

众人轰然一笑，那边的凉棚里走出了一个肥胖滚圆的家伙，此人象皮球似地“滚”至台边，敞开喉咙道：“这一场由本人，枯木派长老阔大海来挑战你司徒勇”

司徒勇笑道：“想挑战我吗？很好，立即就来。”“我同意。”阔大海呼的一声，弹上了平台。

在裁判们的声音中他们开始了比武。

阔大海道：“小子，看我的！”说着，双手一抖，袖口中闪出几道光亮。众人定睛一看，无不倒吸口凉气。原来，他脚旁的地面上竟赫然出现了五条颜色各异、形态诡异的小蛇。

李云龙问旁边的众女道：“你们谁知道这些小东西是什么？”

“夫君，那五条小蛇是天下间极为罕见的五彩蛇王，剧毒无比，极难对付，想不到他们把这个都拿出来了。”旁边的冷如凤道。

“这位姐姐，这五彩蛇王很厉害吗？”司徒琴韵向冷如凤问道。由于司徒琴韵不认识冷如凤，所以司徒琴韵只有叫冷如凤姐姐。不过冷如凤这个年纪被司徒琴韵叫姐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冷如凤点点头道：“这五彩蛇王奇毒无边，人要是被它碰上必死无疑。”

司徒琴韵大惊道：“那我二哥不是有危险？”说完向上面看去。

只见五条小蛇分别呈赤红、墨绿、橙黄、藏青、灰白五色，其头部上方都长着形如鸡冠那样的小小冠子，红蛇居中，一字排开，盘身扬首，灵动异常，其身上的色彩在阳光的照射下莹莹发出刺眼的光芒，给人以十分诡异之感。

阔大海嘿嘿笑道：“司徒勇，我的兵器就是它们，你若敢以双掌对招，才算真有胆量。”

“二哥，小心。”司徒琴韵叫道。

听了司徒琴韵的话司徒勇没有在意，他想前面的司徒勇和司徒鞑都胜利了，如果自己不能打败他的话自己如何在司徒鞑前面抬起头来，怎么和司徒鞑争夺庄主之位。于是司徒勇笑道：“这有何难？你这些蛇儿如此弱小，能经得住我几掌？废话少说，放手攻来吧！”

阔大海眼中闪过一丝猾笑，随即撮唇一吹，嘴中发出一声怪响，立时，那五条蛇儿迅速展开身形游了过来，绕着司徒勇团团乱转。

陡然，阔大海嘴中的怪声变调，五蛇同时跃起向司徒勇袭来。司徒勇五指连弹，五缕指风激射而出，准确无误地射在了半空中闪电飞来的五蛇头部。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处，但这五条小蛇每条总长尚不足七寸，要到哪里去找那要害处？只好猛打它们的头部。

五蛇中招，被弹回地面，各自滚了几滚，又开始绕着司徒勇游走起来，仿佛丝毫没有受伤。阔大海嘿嘿笑道：“弹指神通，想不到你既然会这个，好厉害呀，居然能五指齐发，佩服佩服，不过，想对付我的宝儿，没丝毫用处。”

这边的司徒鞑听见阔大海说弹指神通，眼睛里杀机一闪而逝。不过谁也没发现。

这时五蛇交替纵横地发动了九伦闪电式的攻击，均纷纷在司徒勇玄妙的指功下瓦解，其灵动的身法已明显不如先前。但要把它们毙于

指下，也并非易事。

阔大海见久攻不下，自己的宝贝还多少吃了点亏，目光一狠，嘴唇中立即发出了尖细的啸声。

五蛇迅疾布成环状把司徒勇包围起来，各自盘起身子，张嘴吐信。只见红蛇口中喷出了一团红色烟雾，紧接着，其它各蛇也源源不断地喷出了各色烟雾，翻翻滚滚地向司徒勇缠绕过来。而且在司徒勇准备运功想把这烟雾阻挡在体外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消失不见了。

“啊，蛇王毒烟！蛇王毒烟！”在李云龙旁边的冷如凤猛然惊呼起来。

接着冷如凤对李云龙解释道：“蛇王毒烟，其毒无比，一刻钟内，如影随附，一刻钟外，平地散开，所经之处，鸡犬不留。”

李云龙大吃一惊，心想这些毒烟如此厉害，要是让其扩散开来，那还得了！想不到这个阔大海这么歹毒。

而司徒琴韵听了冷如凤的话大叫道：“二哥，快离开啊！”说完见司徒勇没有动静就要上前而去，但是被旁边的李梦清拉住了。李梦清知道现在去已经来不及了。

司徒勇的父亲司徒远看见司徒勇的样子急忙上前，但是毒烟越来越大他根本不能*近。司徒勇的妻子南宫佳惠更是疯狂的大叫着。

等到这些毒烟散去的时候司徒勇已经尸骨无存了。司徒家的众人大哭不止，司徒琴韵和司徒勇的妻子南宫佳惠更是哭的昏迷过去。南宫逸也非常伤心，司徒勇是他的女婿，现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女儿怎么过。

同时李云龙注意到飞月堡的人在司徒勇死后露出了欢喜的神色，如果不是李云龙细心根本不能注意到他们的神色。

伤心了一会儿以后司徒远冷冷的看着枯木天道：“枯木天，现在轮到我们了。”枯木天嘿嘿一笑道：“是啊！，现在到我们了。”

平台上，司徒远和枯木天相距五尺面对而立；平台下，双方的人员紧张兮兮地注视着他们，鹿死谁手，拭目以待。

由于司徒勇的死的关系，司徒远非常伤心，他只是在上面站了一会儿就忍耐不住，大喝一声，双掌平推，一股掌风狂澜呼啸着向枯木

天席卷过来。但是枯木天仍然没有出掌招架，只是把用七成功力调整好的气机瞬间逼出体外尺余，布成了一道至阴至寒的厚重气墙，意念则保持着与气墙的紧密联系。

眨眼间狂澜已咆哮到枯木天跟前，众人发出了惊呼声，但立即又瞠目结舌，因为，狂澜并没击中枯木天，而是在枯木天身前尺余形成了一道看起来十分诡异的气墙。

司徒远也是头一次遇见如此怪异情形，满头雾水地嘟哝道："怎么回事？"手上却并不停下，钢牙一咬，攻出了第二掌。

这一掌的气劲却无声无息，颜色已变成了暗红色，枯木天却知道比第一掌更加凶险，表面上仍泰然自若、无动于衷地站在原地，暗地里已瞅准气劲的来势，内力由"吸"字诀变成了"震"字诀。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平台上下泥石横飞，四周围栏的木桩也被掀飞而起，站在前几排的众人在惊呼声中狼狈不堪地闪身躲避。

枯木天纹丝不动地立在当地，司徒远却闷哼一声，面色苍白的倒退数步，接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张嘴喷出了两口鲜血，显然已受了不轻的内伤。

众人万万没有想到，腊月山庄庄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脸上大都露出了古怪之极的表情。

实际上，司徒远绝非如此不堪一击！他的功力基本已达到枯木天的八成左右，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枯木天要以七成功力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是，但现在却办到了！为什么？主要是胜在"攻心"二字上。司徒勇的死让司徒远已经不能发挥出平常的功力，在伤心过度下司徒远没有保持着冷静的心态，只知道要杀枯木天，但是枯木天正是利用司徒远的这个心理设下了圈套，在第一掌的时候枯木天故意不让司徒远打中，让司徒远愤怒而失去理智，而第二掌才真正的要司徒远的命。

枯木天嘿嘿一笑道："司徒远，希望你支持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们走。"说完就带着枯木派的弟子下山了。

而那些看戏的人也跟再他们下山，不过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他们是形成一个保护的阵势在枯木派人的周围。

而飞月堡的人带着司徒家的众人进了腊月山庄。李云龙虽然不想在腊月山庄多留，但是由于李梦清和司徒琴韵的关系，还有刚才自己

的怀疑决定留下来。

不过还好司徒远的伤不重，性命算是保下来了，但是司徒勇的死让腊月山庄的众人存在于悲伤之中。

隐秘宽敞的厅堂中，由司徒远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参加者有他的兄弟、儿子、儿媳和女儿司徒琴韵，还有堡内的几个骨干，南宫逸也在座。只是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

在一个院子里，李云龙等人被安排在这里。

“清儿，想不到这个腊月山庄这么大。”刚才虽然司徒勇死了，但是李云龙等人由于第一次来腊月山庄，所以还是被山庄里的下人带着简单的参观了一下山庄。

第八十八章 山庄历史

“那当然，这腊月山庄可是江湖上有名的。”李梦清道。“哦，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情？”听了李梦清的话李云龙大感兴趣。

“你知道这腊月山庄的创始人是谁吗？”李梦清问道。李云龙摇摇头，笑话，我要是知道还要问你吗？

“他就是司徒戴胜，当年的天下第一高手。”李梦清道。看见李云龙不解的样子蓝冰月解释道：“司徒戴胜是三百年前的天下第一高手，他二十岁出道，开始挑战江湖上的各大门派，到他四十岁时已经没有人能够接受他的挑战了。后面他突然失踪不见，想不到在这里建立腊月山庄。”

“这不是这山庄出名的主要原因，毕竟司徒戴胜的事情江湖上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也是听司徒琴韵说的。不过最主要的是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正魔之战。那一战正魔两道高手无数，最后如果不是这腊月山庄和其他的几路生力军的话正道高手将会全军覆灭。”李梦清道。

“是啊！当年我的祖母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冷如凤道。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是司徒琴韵的原因，因为她的成名让腊月山庄再次成了江湖上的焦点。”李梦清接道。

“不过这个司徒琴韵可是一个大美女，你今天留下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应该是为了她吧！”司空兰香酸溜溜的道。

李云龙奇怪的看了看司空兰香，今天上山以后她没有说过话，怎么现在说话了。虽然李云龙不知道今天司空兰香为什么生气不说话的具体原因，但是李云龙能够感觉到这和自己有关系，不过现在司空兰香她说话了说明她的气至少已经消去了大半，李云龙笑道：“兰香，你什么时候变的这么聪明了？既然能够知道我要留下来的意思。”

“哼，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现在仍旧的二哥刚死，你下的了手吗？”司空兰香冷哼一声道。“我说话要今天下手吗？”李云龙奇怪道。

“难道不是吗？”司空兰香反问道。“不是，当然不是。冰月，你跟兰香说说我们今天留下来的原因。”李云龙对蓝冰月道。

“好的。”蓝冰月应道，然后蓝冰月和司空兰香说了李云龙的猜测。听完蓝冰月的话以后司空兰香惊问道：“怎么会这样？”

李云龙连忙把手放在司空兰香的樱桃小嘴上，道：“你小声一点，万一被人听去怎么办？”由于李云龙的动作司空兰香满脸通红，但是还是点点头表示知道。李云龙这才满意的放开手。

“夫君，你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蓝冰月问道。“我以为这腊月山庄里有内奸。”李云龙小声的说道。

“啊，你是说？”“不错，我想一定有人想要得到腊月山庄的支持来在将来的武林大会上大显身手，但是这腊月山庄的庄主没有同意，于是他们才想出这个计划的。”李云龙把自己的猜测说道。

“可是那将会是谁呢？”司空兰香问道。“兰香，你说现在腊月山庄是谁做主？”李云龙反问道。

“当然是庄主司徒远了。”司空兰香回答道。“那如果司徒远死了以后呢？”李云龙继续问道。

“那就是司徒远的长子司徒鞑，或者次子司徒勇。”司空兰香道。“那现在司徒远的次子司徒勇已经死了，那么以后司徒远死了以后谁做主呢？”李云龙问道。

“当然是司徒鞑了，啊！你是说这腊月山庄的内奸是司徒鞑？这怎么可能？司徒鞑他可是腊月山庄的大公子，司徒远的长子，以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腊月山庄一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宫飞燕道。

“为什么不可能？如果将来的腊月山庄庄主之位不是他的呢？”李云龙冷笑道，“清儿你和司徒琴韵是好朋友，你应该知道一点这腊月山庄的情况，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

李梦清道：“有这个可能，因为司徒琴韵曾经和我说过她父亲司徒远有意传位给司徒勇，因为司徒鞑心胸不及司徒勇宽广。而司徒勇的妻子是南宫逸的长女南宫佳惠就是无了能够让司徒勇得到南宫家的支持。”

“可是司徒勇是司徒鞑的弟弟啊！”司空兰香道。“兰香，江湖就是这样的，你的江湖经验还浅，所以不知道其中的原由，虽然腊月山庄

只是一个山庄，但是他和一个国家一样，只有掌握了它的实力才能争霸天下。”李云龙道。

“争霸天下？难道司徒鞑有意这武林盟主之位？”蓝冰月问道。“但是就凭这腊月山庄的实力他能够和天下的那些大门大派比较吗？”冷如凤问道。

“但是如果加上飞月堡，枯木派和他自己暗中培养的实力呢？”李云龙笑问道。“什么？这么说现在的腊月山庄已经都是司徒鞑的人了？”司空兰香惊讶道。

“有可能，我想刚才枯木派的人没有下山，他们应该在山庄的周围埋伏起来了。”蓝冰月道。“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他已经和我们紫金帝国的辽王联合在一起，你说这个辽王要有那么多的江湖势力干什么？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我们应该想一下明天应该怎么样大战。”李云龙道。

“明天？为什么是明天，而不是今天晚上？”李梦清道。“因为今天司徒勇刚死，虽然现在司徒远他们很悲伤，但是现在要拿下他们的话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司徒鞑他现在不会动手，应该他不想自己的伤亡太大。但是如果到了明天，那么已经因为司徒勇的死而悲伤了一天的司徒远等人，应该是最疲劳的时候，到时候只要在他们的食物给下药，保证司徒远他们一定不会怀疑，而且那时飞月堡的人就可以以腊月山庄的人疲劳为名以司徒远朋友的名义接管腊月山庄的防卫，到时就是司徒远等人再怎么厉害也难脱逃出他们的手掌。”李云龙道。

“那我们现在去告诉司徒琴韵。”李梦清道。“不行，清儿，如果现在你是司徒琴韵，你会相信这样的话吗？况且现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李云龙连忙道。

“那怎么办？”李梦清有些无奈道。“昨天我们向司徒远告辞下山。”李云龙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w.com

“你怎么可以这样？”司空兰香不满的道。“小丫头，我还没有说完，你别着急，我们告辞以后就由我和冰月两人进庄救人，你们其他的在山下接应。”李云龙道。

“为什么要我们在山下接应，我也要到这里救人。”司空兰香不满道。“因为这里我和蓝冰月的武功最高，而且到这里救人的话人数不能头多，如果人多的话我们的成功希望不大，毕竟司徒鞑的实力不是我

们能够抵抗的。而且在山下接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们要对付的是枯木派，哪个枯木天的武功有多厉害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李云龙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蓝冰月觉得李云龙的话有道理就表示支持。“既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早点去休息。”李云龙建意道。

由于只有两间房间，所以当众女离开的时候蓝冰月让李云龙今天晚上到她们那里去陪她们，李云龙当然求之不得，也顾不得避嫌了，在众女走了后不久就立即返身回屋，关好了房门。

这是一座套间式的客房，有两间卧室四个铺位、客厅和盥洗间颇为宽敞。房间里是蓝冰月的女人蓝冰月，冷如凤，宫飞燕，李梦清四人。

由于明天要大战，时间紧迫，李云龙催促诸女赶紧各自***休息。

蓝冰月道：“我们都休息了，你呢？”“我在客厅中稍微调息一下就行了。”李云龙回答得很干脆。

宫飞燕娇声道：“夫君，我倒有个主意，咱们把四张床拼凑起来一起躺下，只是你可不能使坏哟。”

这主意不错！李云龙呵呵笑道：“放心吧，夫君我哪有那么荒唐？”四女全都露出了不荒唐才怪的表情，但行动却没耽搁，很快，四张单人床已拼凑起来，成了一张巨型大床。

躺在诸女软绵绵香喷喷的***间，李云龙强自压下心中的绮念，非常老实地闭目养神，好一会，感觉身边的蓝冰月老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禁心疼地把她搂进怀里，试图帮助她静下心来好好安睡。

哪知，蓝冰月小妮子扭扭身子，腻声道：“夫君，我不想睡，你陪我说会儿话嘛。”李云龙捏捏她小巧的瑶鼻道：“你这小脑瓜子又在想什么了？明天要有一场大战，现在不睡觉，明天能行吗？”

蓝冰月摇摇螓首，轻笑道：“夫君，你知道今天司空兰香她为什么这样对你吗？”李云龙还真没想到小妮子说的既然是这个，闻言笑道：“我虽然不知道她今天为什么这样对我，但是我想这里面多多少少和我有点关系。”

躺在李云龙另一边的宫飞燕道：“夫君，既然你知道和你有关，那你想想到底是因为你的什么关系呢？”

床边躺着的李梦清接过话道：“夫君，如果你不能让兰香她理你的话，你要教她武功可不容易哦！”

“咦，你们怎么都没睡着？”李云龙笑道：“这只是两个次要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到这里，故作神秘状，见三女均露出了美人着急的妙模样，才又低声笑道：“兰香他可能知道了昨天晚上我抱她上了马车。不过现在我们还是不要去说她，现在你们的武功不是很高，象冰月他的武功就我们之间的合籍双修！所以呀，你们要想武功提升得更快，以后就得多陪我***。”

“不怀好意！”三美异口同声地娇啐道。

冷如凤忽然嗔道：“你们到底睡不睡？人家已经睡着了，又被你们唧唧喳喳地吵醒了。”

第八十九章 四女戏闹

蓝冰月立即舍弃我的怀抱，扑在她身上叫道：“夫君，快胳肢如凤姐。”李云龙笑着扑过去，双手同时往冷如凤，与冷如凤的腋下招呼，两女立即咯咯娇笑，轻声呼救，宫飞燕与李梦清立即又扑在了李云龙的身上，一时间，五人扭成了一团，良久才渐渐平息下来。

重新躺好，李梦清问道：“夫君，说正经的，那合籍双修功法真有那么奇妙吗？”

李云龙收起玩笑之心，有些兴奋地说道：“的确如此！冰月她是第一个和我双修的，他的提高很快，不过不知以后对冰月已是顶尖高手的人是否管用，但对功力低微或者不懂武功的女孩子作用应该很大。”

“为何一定要是女孩子？”宫飞燕奇道。李云龙忍不住嘿嘿笑道：“因为此法必须以合籍双修作基础呀！”

“你这色狼！”蓝冰月娇嗔道：“分明是想占人家女孩子的便宜嘛！”

李梦清却认真道：“夫君，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见李云龙肯定点头，突然娇笑起来：“那太好了！干脆你把小佩她们变成武林高手吧，那样我们又多几位难得的姐妹了。”

“什么？”李云龙吓了一跳。

谁知，更令李云龙奇怪的事又来了。只听蓝冰月道：“嗯，说到其他女孩子嘛，我第一个反对，若是小佩这小妮子，我倒没意见。”

李云龙愕然道：“你们不是开玩笑吧？对啦，还是那几小丫头究竟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值得你们如此打心眼里喜欢她？”

“什么迷魂汤！说得如此难听。”李梦清道：“小佩她们和人家亲如姐妹，人家嫁给你了，她们当然要跟着我们了，现在夫君我们的身边高手这么少，如果把小佩她们的培养长高手的话以后我们做起事情来就安全的多了。而且我们都是女子，以后你要是做起事情来还不是便宜了你。”

听了李梦清的话李云龙觉得有些道理，以前李云龙他也想过要建立什么美女军团，如果能够收象小佩这样的女子当小兵也不错，而且

以后既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让自己享受。

蓝冰月又叹道：“其实，咱们都很清楚，即使不想把小佩她们这些丫头带在身边，象小佩她们这么青春亮丽的女孩子，咱们的色狼夫君会轻易放过她们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会！”

李云龙晕晕糊糊的正想辨白，冷如凤已经抢过了话头道：“是呀，以夫君那好色如命的聪明才智，肯定会背着我们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去勾引人家，那样反而不好了。”

李梦清娇声道：“岂止不好！要是夫君因此而老羞成怒，怪我们不理解和支持他，岂非更加糟糕？”她总算没在夫君前面加上“色狼”二字！

宫飞燕总结道：“所以，与其惹夫君不高兴，倒不如顺水推舟，大大方方地成全夫君的色心吧！”

“别别别，打住打住！”李云龙终于缓过劲来哼叫道：“你们到底来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只是想试探我，也用不着结成统一战线来对付我嘛！就不怕我现在恼羞成怒么？哼！”

可是，李云龙的哼叫一点没用。蓝冰月笑道：“看看，有的人终于露出了色狼尾巴，要是没打小佩她们的主意，他会如此心虚和着急么？”

“是呀是呀，没想到夫君装模作样的本事比他的武功还高强！”三女齐声道。

" 几个小坏蛋，你们在说什么，难道你们这些小坏蛋真的不怕夫君我吗？我可告诉你们，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在我的眼里可不想我的女人象你们这样没事找事." 李云龙有些´ 愤怒´ 的对冷如凤她们反对道.其实李云龙他也知道刚才他们只是开玩笑而已，众人也没有把刚才说的话当真，不过李云龙可不一定，现在冷如凤她们几个女人说的话让他的心里一动，如果真正的象冷如凤她们说的一样可好了，反正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到时李云龙真正的收了小佩她们不仅过了小佩她们一个好的归宿，而且以后还能够照过她们的小姐，这她们这些亲如姐妹的主扑永远在一起." 难道不是吗？我们只是说出你自己心里的想法而已，你也不用这样对待我们，你这样说我们又不会害怕你什么，如果你对我们不好的话，哼，哼." 冷如凤轻轻的哼了一声道." 怎么了？我还怕你们不成？来来来，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说说，看看

我们说的话到底谁对谁错，不过我事先说明你们三个可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否则的话我可亏了." 李云龙笑了笑对众人道." 为什么不行，我们都是女人，而且还是好姐妹，自然要相互帮助了，谁叫现在这里只有有一个男人呢！" 冷如凤年纪最大，但是最调皮，她不等其他两女说话就马上回答道."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都是女人，而我是男人，女人就是应该要听男人的，这个世界上那有女人不听女人的是不是？" 李云龙微微一笑，然后向冷如凤众女问道." 谁说的，叫他出来，我到要问问女人为什么要听男人的？男人有什么好，我们这些女人才委屈呢！你们男人一个个都有很多女人，风流而又好色，而我们女人呢？我们只有一个丈夫，这已经对我们女人很不公平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我们女人听你们男人的？" 人说一个女人一台戏，此时，这四个美得要命的女人同唱一台戏，就成了要命的戏！李云龙感到自己的头快爆炸了。

终于李云龙忍受不了了，道："现在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李云龙双手一圈，已把蓝冰月紧紧地搂入怀里，同时迅速向她美丽的樱桃小嘴吻去。

"唔，"蓝冰月一声娇啼，稍一推拒，便软倒在李云龙怀里，小嘴开始热烈地反应，香舌热情地和李云龙纠缠在一起。

同时蓝冰月如触电般全身轻颤，情不自禁地用两只玉掌不停地抚摩李云龙的腰背，渐渐地，李云龙感觉到蓝冰月已经开始情动了，同时，自己的下身有一团炽烈的欲火在跃动……

过后李云龙和蓝冰月继续拥吻着对方，享受着彼此爱恋的温情。忽然，一阵急促的娇喘声从蓝冰月的身旁传入李云龙的耳里，李云龙寻声望去，发现美艳娇媚的宫飞燕正羞红着脸痴痴地望着他俩，异常丰满挺拔的*隔住薄薄的被盖在急速起伏。

宫飞燕突然发现李云龙和蓝冰月看向她的惊异的目光，羞得把头赶快埋入了被子里。蓝冰月也似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李云龙娇嗔道："羞死人啦，都怪你。"接着也把头藏进了李云龙的怀里。看着她们不胜娇羞的女儿态，李云龙身心俱醉，俯身趴在蓝冰月的耳边欢声道："好冰月别害臊，这是人伦常情，马上我就会让飞燕同你一样。"

蓝冰月小声啐道："你好贪心，难道整我还整得不够吗？"

李云龙嘻嘻一笑，拉过薄被盖住她赤裸的娇躯，转身钻入被里，微一翻滚，便压在宫飞燕美艳赤裸的娇躯上，宫飞燕浑身颤栗，微微推拒了两下，便不再动弹。

压在宫飞燕柔软的娇躯上，闻着满被子醉人的馨香，李云龙感到通体舒畅。看着宫飞燕微闭着眼睛的娇媚之态，李云龙更加心神俱醉，此时此景，当真是美妙之极！

李云龙嘴中调情道："好飞燕，你好美好美，夫君我现在要好好的爱你。"宫飞燕娇声羞急道："不要吗，你好坏。"

李云龙知道她其实早已心动，只是碍于脸嫩，才如此羞急，因此不再多说。一下子封住了她的樱桃小嘴狂吻起来，宫飞燕稍一推拒便热烈相就。他们俩疯狂地吻着咬着，直到双方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宫飞燕掀开盖着俩人上身的薄被，扭开头，情意绵绵地看着李云龙，喘气道："憋死我啦！不过，好美。"

李云龙又爱又怜，看着她娇媚无伦的神态和完***露出来的美到极点，李云龙看见了狠不得一口把她吞进肚去……

**缠绵的结果使李云龙深深地进入到宫飞燕娇美绝艳的身体内。

没多久李云龙便把宫飞燕送上了极乐的高峰，而李云龙自身大概是太过操劳的缘故，竟然没能得到满足。良久，从***余韵中清醒过来的宫飞燕张开清澈明亮的大眼情意绵绵地看着李云龙，漆黑如墨的眼珠偶一转到李云龙的下身，粉面一红诧异道："夫君，怎么它，它还那……那样？"

见她问得天真，李云龙不觉一笑，道："它吗？还未吃够，怎会好得了。"宫飞燕想了想，明白了我在逗她，娇啐道："呸！好不正经。"顿了顿，又关切道："夫君，你，难不难受？"

李云龙不忍再逗她，点头道："当然有些难受，不过，你旁边不是还有两个姐妹吗？"

接下来李梦清，冷如凤两人都没有逃出李云龙的手心，房间里春色无边。

腊月山庄内的一间房间内司徒鞑和飞月堡堡主苏不凡，枯木派掌门枯木天坐在那里。

“庄主，我们几时开始动手？”苏不凡对司徒鞑道。“明天。”司徒鞑回答道。

“为什么要明天？今天司徒远已经被我打成重伤，而且司徒勇已死，现在腊月山庄的实力在我们的眼里可以说是不堪一击，为什么要等地明天才动手？”枯木天不解的问道。

“你知道什么，我们手里才多少实力，要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损失的话，将来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大事。还有南宫逸的武功有多高你知道吗？要是现在我们动手的话司徒远和南宫逸联合起来想突出我们的包围，你有多大的把握把他们拦住吗？况且你不知道司徒远这个老东西手里还有一支秘密力量。”司徒鞑冷冷的看着枯木天道。

第九十章 山庄秘谋

如果李云龙在这里听见司徒鞑对枯木这样说话的话一定很非常惊讶，因为虽然李云龙已经猜测到司徒鞑是内奸，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司徒鞑才是真正的主谋。

“庄主，你说司徒远手里还有一支秘密力量？我怎么没有听他说起过？”苏不凡听了司徒鞑的话惊讶的问道。

“这是腊月山庄每代庄主才掌握的力量，如果不是我无意中发现我还真不知道司徒远手里还有一只这样的杀手锏。而这件事情就是司徒勇这个被司徒远选中的下一任庄主也不知道。”司徒鞑道。

“那我们明天应该怎么做？”枯木天问道，他没有因为刚才司徒鞑的话而生气。

“怎么办？嘿嘿，今天司徒勇刚死，他们这几人悲伤过度，没有心情吃东西，不过到了明天我会特意让他们吃一点我亲自准备的东西，到时候我们还怕他们不肯就犯吗？”司徒鞑阴笑道。

“对了庄主，那个李云龙他们几个怎么办？”苏不凡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道。

一听苏不凡的话司徒鞑立刻脸色一变，李云龙他们的到来在他的计划之外，如果因为李云龙他们的到来让他计划失败的话，那么他这么多年的能力就白费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离开，李云龙到江湖上没几天已经把江湖上弄的不得安宁，这说明在他的后面有不小的势力，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作对。”司徒鞑想了想道。

“不过李云龙身边的那几个女人还真美，一个个国色天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想品尝一下他们的美味。”枯木天淫笑道。

“小不忍则乱大谋，将来事成以后你还怕得不到到美女吗？”司徒鞑冷冷道。

接着司徒鞑又道：“不过司徒勇的妻子南宫佳惠可是一个美人，一点也不比她姐姐差，到时候你们要女人的话就找她好了。”

“多谢庄主。”苏不凡和枯木淫笑道。

第二天，李云龙带着脸上充满着满足的四女走出了房间。在外面司空兰香已经带着其他的女子等着李云龙他们了。李云龙出来以后司空兰香的眼睛一直在蓝冰月她们身上直看。

李云龙见此笑道："兰香，你在看什么？""我看我的管你什么事。"司空兰香想也不想就对李云龙道。然后跑到蓝冰月她们身边道："师姐，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现在看起来你们比昨天漂亮多了。"

司空兰香的问话让蓝冰月等人脸上一红，脑海里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情。蓝冰月娇啐道道："兰香，你别问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说完蓝冰月看了一下李云龙。

这时司空兰香再笨也知道怎么回事情了，她不由为刚才自己问的问题而脸红，对啐了一口道："流氓。"

听了司空兰香的话李云龙才感到自己才真正的冤枉，无缘无故的被司空兰香骂。不过现在还是正事要紧，于是他对众女道："我们还是去找司徒琴韵他们告辞吧！"众女知道李云龙的意思，所以没有表示反对。

在李云龙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腊月山庄的大厅，这时大厅里司徒远，司徒鞑，司徒琴韵，南宫佳惠，南宫逸，苏不凡等人一个不少的在那里。

看见李云龙等人的到来他们没有多大的反映，不过由于李梦清的关系司徒琴韵还是起来迎接李云龙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李云龙看见司徒琴韵的悲伤的眼神心里一痛，他很想告诉司徒琴韵他猜测，但是她知道在事情没有发生前面司徒琴韵是无任如何都不会相信的。

"清姐，你们来了？"司徒琴韵用她沙哑的声音对李梦清道。听见司徒琴韵的沙哑的声音李梦清不忍的上去道："琴韵，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太过伤心了。"

"恩。"司徒琴韵双眼含泪的点点头。李梦清勉强笑道："琴韵，本来这次来是想和你好好的聚聚，但是想不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知道现在的你已经没有心情了，所以现在我来向你告辞了。"

司徒琴韵点点头，她知道现在的自己没有心情来招待自己的好朋友，与其让自己的好朋友在这里陪自己伤心，还不如让他离开。

而这时李云龙走到司徒远身边向他说出了此来的目的，司徒远现在没有心情理李云龙，想也不想就答应了。司徒远旁边的司徒鞑听见李云龙的话眼里精光一闪。

在和司徒远他们告别以后李云龙就带着众女向山下走去，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人，只是李云龙和蓝冰月这两个地榜高手却知道在这旁边的树林里面隐藏着无数的人手正在监视着他们。

很快李云龙他们到了昨天的那停马车的地方，李云龙故意大声道："如凤，我累了，今天就由你来赶马车。"说完不等冷如凤说话就进了马车。

众女知道李云龙的话的意思，于是纷纷上了马车，然后由冷如凤架车向开封而去。当马车起动的时候在旁边的树林里的一个人立即向山上而去。

不过他不知道当马车刚转弯的时候李云龙和蓝冰月已经下车躲到了旁边的树丛中。

看着马车远去以后蓝冰月问李云龙道："夫君，现在我们马上上山吗？""不。你跟我来。"李云龙微微一笑道。

腊月山庄大厅李云龙走后不久司徒鞑就离开了大厅。找到了腊月山庄的管家，腊月山庄的管家名叫司徒列，从小是一个孤儿，从小就被司徒鞑的祖父收养，取名叫司徒列。不过在司徒鞑眼里只是一个不会任何武功的老人。

司徒鞑对司徒列道："列伯，山庄的护卫经过一晚上的守卫已经累了，不如现在让他们去休息吧！"

由于昨天枯木天打败了司徒远，而且枯木派的人杀死了司徒勇，所以为了不让枯木派的人来腊月山庄捣乱，昨天晚上腊月山庄的护卫都出动了。

司徒列听了司徒鞑的话以后道："可是，大少爷，万一枯木派的人突然杀回来怎么办？""但是山庄的护卫们已经守卫了一夜了，如果他们再不现象就算枯木派的人来了他们也没多大的战斗力，不过列伯你说的有道理，我去找苏伯父商量一下，让他的人帮我们守一下山庄。"

司徒列一听道：“苏堡主他们是客人，这怎么可以？”

“现在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如果在平时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做，但是现在又没办法，有想苏伯父他们一定会同意的。”

司徒列一想也是，山庄的护卫一定要保持充足的体力才有可能迎接枯木派的攻击。虽然和枯木天的打赌已经输了，但是司徒列和司徒家的人一样不相信枯木派会这样放了他们。

“对了，我去叫厨房准备点吃的，让护卫们吃点东西再休息，另外父亲他们也一天也没吃东西了，也应该给他们弄点东西吃了。”司徒鞑接着道。

听了司徒鞑的话司徒列满意的点点头，虽然司徒列觉得这个大少爷现在的表现和平常有些不一样，但是这样的变化让司徒列感到十分的高兴，也忘记了去思考司徒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在司徒列的眼里司徒鞑和司徒勇，还有司徒琴韵他们三兄妹就想自己的孙子一样，他们的快乐的成长才会让他真正的高兴的地方，昨天司徒勇的死司徒列也很伤心，但是今天看到司徒鞑的变化让他心多少有点安慰。

看着司徒列的离开司徒鞑嘴角露出一声冷笑，这时苏不凡从大厅里出来了，司徒鞑对他道：“现在看你的了。”

“是。”苏不凡点点头道。

大厅，司徒勇的妻子南宫佳惠在那里哭的死去活来，她的旁边是司徒琴韵和司徒鞑的妻子秦梦瑶，而司徒远和南宫逸则悲伤着脸坐在那里。

这时司徒鞑拿了刚做好的食物走了进来，他来到司徒远的前面，对司徒远道：“父亲，你一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吃点东西吧！”

司徒远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拿起司徒鞑手里的糕点放在嘴里吃着。

司徒鞑见司徒远开始吃糕点了，微微一笑，然后来到南宫逸旁边对南宫逸道：“南宫伯父，你也吃点吧！”南宫逸看了司徒鞑一眼，也拿起糕点吃了起来。

接着司徒鞑来到司徒琴韵，秦梦瑶和南宫佳惠身边对她们道：“妹妹，你们也吃点东西。”

司徒琴韵不疑其他，拿了三块糕点，然后分给南宫佳惠和秦梦瑶。司徒鞑看见三女拿了糕点就向外走去，因为他相信这个时候就算南宫佳惠不吃他妹妹司徒琴韵也会叫他吃的。

“二嫂，你吃点，二哥已经走了，如果你再不吃东西的话二哥在天之灵也会难过的。”司徒琴韵看见南宫佳惠只是呆呆的拿着糕点没有动的意思不由出声劝道。

“是啊，佳惠，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快吃点吧！”秦梦瑶也说道。“我吃不下，我想到他连尸体都没留下我怎么也吃不下。”南宫佳惠哭道。

司徒琴韵和秦梦瑶对望一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对于她们来说司徒勇的死已经很伤心了，所以她们自己也吃不下东西，更别说南宫佳惠这个司徒勇的妻子了。在司徒勇死后南宫佳惠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终于南宫佳惠坚持不住软倒在地上，司徒琴韵和秦梦瑶连忙放下还没有吃过的糕点去扶南宫佳惠。

这时大厅里来了一只猫，它走到南宫佳惠她们旁边，看见地是的糕点就吃了起来。由于司徒琴韵和秦梦瑶正在安慰南宫佳惠，所以她们并没有阻止。

那猫吃完糕点以后就走开了，不过它还没有走到墙边就倒在了地上，不过大厅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

过了一会儿以后司徒鞑带着苏不凡和枯木天等人来到了大厅。

脚步声惊醒了大厅里的众人，司徒远看见枯木天立即站起来问道：“枯木天，你还来这里干什么？”

第九十一章 事后主谋

枯木天看了司徒鞑一眼对司徒远冷笑一声道："司徒远，你说我来这里干什么？"

这时司徒远才注意道在枯木天前面的是司徒鞑，旁边的是苏不凡，不由惊问道："枯木天，你已经杀了我的一个儿子，难道你连我的另外一个儿子都不放过吗？"敢情司徒远这时还以为司徒鞑受到枯木天的胁持。

不过司徒远没有注意不代表他旁边的南宫逸没有注意，虽然对于司徒勇这个女婿的死很伤心，但是他没有司徒远他们的伤心，他只是在思考自己的女儿以后怎么过。毕竟他女儿南宫佳惠现在才二十一岁。

现在他看见枯木天站在司徒鞑的后面，而且刚才说话的时候先看了司徒鞑一眼，这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

"司徒远，你错了，枯木天他能够拿我怎么样？现在我想让你把腊月山庄庄主之位传给我。"司徒鞑这时也不在掩饰什么了，嚣张的对司徒远道。

"鞑儿，你说什么，你，你，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司徒远听见司徒鞑的话以后突然之间什么都明白了，人也仿佛在这一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明白了，哼，要不是你有意把庄主之位传给司徒勇，我会这样做吗？"司徒鞑对司徒远冷哼一声道。

"鞑儿，我这是为你好，腊月山庄按照祖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以参加江湖的恩怨的，而你从小野心很大，如果我把这个庄主之位传给你的话，你只会把腊月山庄带向灭亡。"司徒远语重心长的道。

"带向灭亡？哼，这也是你自己说说而已，你也不想想他日我腊月山庄称霸武林之时那是多大的荣耀，告诉你，我只会把腊月山庄带向更加繁荣，总有一天有会让天下人知道我腊月山庄。到时我将会是武林盟主，我将会号令天下。"司徒鞑道。

"因为这样你才会和枯木天合作杀死勇儿是不是？"司徒远冷冷的问道。

“错，枯木天他根本是我的人。”司徒鞑笑道。

“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他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司徒琴韵这时走过来带着不解的眼光向司徒鞑问道。

“为我好？哼，不说司徒勇，就说你司徒琴韵，现在在江湖上哪个不知道你司徒琴韵，但是他们知道我司徒鞑吗？没有，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我司徒鞑这个人，我不服，凭什么你这么有名，还不是你的美丽，哼，你也不想想你不过是以自己的美丽象妓院里的女人一样出来卖弄而已。”司徒鞑冷冷的看着司徒琴韵道。

“你，你。”司徒琴韵被司徒鞑气的脸色发白，她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大哥会这样说她。

“是你，是你害死我夫君的，我要杀了你。”这时南宫佳惠突然不知哪来的力气拼命的向司徒鞑冲去。

旁边的秦梦瑶连忙拉住南宫佳惠。南宫佳惠看见秦梦瑶拉住她就对秦梦瑶边打边说道：“是你夫君杀了我夫君的，现在我要杀了你。”

秦梦瑶现在有苦说不出，司徒鞑的事情他一定都不知道，但是司徒勇的死现在说明是司徒鞑安排的，而南宫佳惠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她根本不知道怎么解释。

不过南宫佳惠失去了理智不代表别人也失去了理智，旁边的南宫逸看秦梦瑶的样子就知道秦梦瑶她并不知道司徒鞑的情况，否则的话在司徒鞑刚才说话的时候露出震惊的表情，于是他走到南宫佳惠身边对南宫佳惠道：“佳惠，梦瑶她并不知情，你不要冤枉她，司徒鞑他做的事情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听了父亲南宫逸的话南宫佳惠稍微冷静下来了，在平时她和秦梦瑶的关系很好，但是现在要完全原谅她还是不可能的。

“夫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这样做你认为值得吗？”秦梦瑶对司徒鞑道。秦梦瑶她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说到底司徒鞑是她的丈夫，但是司徒鞑却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现在又要对付自己的父亲，这是她平时无任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值得，为什么不值得？梦瑶，等以后我做了武林盟主了，你就是盟主夫人了，这是多光荣的事情啊！现在你过来吧！我保证不伤害你，否则的话，嘿嘿，别怪我无情。”司徒鞑对秦梦瑶道。

“夫君，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好好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秦梦瑶哭问道。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做武林盟主，你知道从我们成亲到现在我们为什么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吗？我现在告诉你，我在练‘天地唯我独尊功’现在我已经练到了第四层已经达到了地榜一界了，嘿嘿，只要再给我半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达到天榜高手了，嘿嘿，到时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夫妻了。”司徒鞑道。

“什么？你这个逆子，你既然去练‘天地唯我独尊功’，我司徒家怎么出了你这样的人。”司徒远听了司徒鞑的话大怒道。

“为什么不可以？不练这个我能够达到现在的这样的水平吗？司徒远如果你早把腊月山庄庄主之位传给我不就好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不过现在说什么到已经晚了。”司徒鞑冷笑道。

“不晚，说什么我都不会把这个腊月山庄庄主之位传给你的，你是死了这条心吧！”司徒远冷冷的看着司徒鞑道。

“是吗？你以为现在的腊月山庄还在你的控制之中吗？苏不凡，你告诉他现在腊月山庄的情况。”司徒鞑冷笑一声对旁边的飞月堡堡主苏不凡道。

“是。”苏不凡应声道：“现在腊月山庄的防卫力量已经在我飞月堡的人的控制之中，腊月山庄原来的那些护卫现在已经到地下去了。”

“苏兄，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想不到您也背叛了我。”司徒远冷冷的看着苏不凡道。

“我没有效忠过你，怎么能够说我背叛了你了，司徒远，你自己不思进取，注定要有今天的下场。”苏不凡不一定也不在意和司徒远几十年的友情，对司徒远冷冷的道。

“就算你们控制了山庄的护卫又怎么样？我们几个想出去你们能够拦下我们吗？”司徒远对司徒鞑冷冷道。

“知道司徒勇是怎么死的吗？我告诉你，在他比武之前已经吃了我下的药，所以他才会比武比到一半的时候失去内力而没有逃脱那些毒烟，你们难道忘记了刚才你们也吃了我拿来的糕点。嘿嘿，现在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你们的内力正在慢慢的消失吗？”司徒鞑得意的笑道。

听了司徒鞑的话司徒远和南宫逸他们脸色一变，暗自运功一下发现果然如此，不过司徒远还是强自镇静道：“就凭这个你想要难倒吗，太天真了。”

“大哥，你难道连我们都不放过。”司徒琴韵这时向司徒鞑问道。司徒琴韵她现在简直不勇相信眼前的这个人既然是平时对自己观爱有加的大哥。

“我的好妹妹，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男人吧！嘿嘿，我的兄弟你可想你想的紧啊！而且他们一个该都是我的左膀右背，我真想在他们之间找个妹夫，不过那个南宫佳惠吗，嘿嘿，就让苏不凡和枯木天他们好好享用了。”司徒鞑嘿嘿一笑道。

“你，你。”司徒琴韵因为司徒鞑的话脸色通红。

“司徒鞑，你这样做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南宫逸道。“哈哈，天下人怎么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司徒鞑大笑道。

“呵呵，昨天这么多人在场，我想昨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传篇了江湖，以后你和枯木天在要求大家都会猜测到这腊月山庄今天发生的事情。”南宫逸也笑道。

“哈哈，我告诉你，昨天来这里观看的都是我的手下，根本不是在开封的江湖人士，你说他们会知道吗？”司徒鞑哈哈大笑道。

司徒琴韵听了司徒鞑的话，想到昨天李云龙说的话，忽然什么都明白了，她知道昨天李云龙他们已经在怀疑了，于是对司徒鞑道：“昨天李龙和我的好姐妹李梦清都在这里，今天他们刚走，如果今天你杀了我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把这里的事情传出去的。”

“嘿嘿，别说他们现在不知道，就是知道又怎样，江湖上的人会相信他们的话吗？还有我可以把杀你们的事情推到那个李云龙身上，到时候你说天下人会相信我司徒鞑，还是相信那个李云龙，别忘记了现在的那个李云龙在江湖人的眼里都想把他杀之而后快。”司徒鞑毫不在意的道。

司徒琴韵一惊，如果真的象司徒鞑说的那样不但对付不了司徒鞑，而且还会害了李云龙他们。

“司徒鞑，想对付我们没那么容易。”司徒远说完在他身边出现了司徒列等五个老人。

司徒列他很失望，想不到司徒鞑是这样的人，在他的眼里一直把司徒鞑当成自己的孙子，今天想不到司徒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是他非常不理解的。

司徒鞑看见司徒列等人露出了惊色，想不到自己山庄内的几个老人才是司徒远的秘密部队，这点司徒鞑无任如何司徒鞑有点不勇相信。因为在他的眼里这几个老人根本不会任何武功的。

“嘿嘿，都出来了，好，好，动手。”司徒鞑知道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于是对苏不凡和枯木天吩咐道。

立时，一百多名黑衣人纷纷从房顶上跃下，把司徒远，南宫逸，司徒琴韵等人团团围住。司徒列道：“大少爷，你真的要这样做？”这时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等人已经拿出自己的佩剑，准备战斗。

司徒远却毫不惊慌，摆摆手道：“老列，等一下你们不必管我，注意保护好小姐他们。”说完，又镇定自若地冲着飞扑近前的黑衣人道：“你们是司徒鞑的什么人？也敢对付我司徒远。”

为首一名蒙面黑衣人道：“我们是谁没必要告诉司徒庄主，只要司徒远你放下手中剑束手就擒，我们绝不伤你性命。”

第九十二章 山庄大战

司徒远沉声道："你们想对付本庄主，也得先称称自己的斤两。"语毕，身体已快如闪电飞出了司徒列围成的保护圈，手中剑疾若飙风向那名黑衣人攻去。

为首的黑衣人喝声"兄弟们，上！"迅疾抬剑格挡，立见两剑相交，"当"的一声，司徒远身子微晃，那黑衣人却被震得倒退了五步，不过，司徒远手中剑却没有断，看来也是一把珍稀宝剑。与此同时，五名蒙面黑衣人飘身上前把司徒远围了起来，其余的蒙面黑衣人则一窝蜂地向司徒琴韵、南宫佳惠她们冲杀了过去。

被震退的黑衣人十分惊讶地看了看已出现了微小缺口的手中剑，想不到已经受了重伤的司徒远既然还这么厉害，大概不愿多做耽搁，喝道："速战速决，一起上。"挺剑发出了攻击，其余五人也纷纷拔剑攻了上去。司徒远大喝一声，毫无惧色地与六人战在了一起。

司徒鞑在边上看的冷笑连连，这些黑衣人是他的真正的杀手锏，为了对付司徒远他毫不犹豫的拿了出来。

司徒远与六名黑衣人以快打快，可谓招招狠，招招险，把精妙的剑法发挥到极至。那六名黑衣人也着实厉害，虽然单打独斗均非司徒远对手，但结成剑阵而攻，顿使司徒远陷入困难境地。堪堪斗到四十余招，两名黑衣人先后中剑，不过都是轻伤，司徒远的左臂亦被划出一条血槽，形势开始有些危急起来。

另外一边的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等也好不到哪里去。

"呼"地一声风响，两道劲风由两侧直击司徒琴韵，虽是从两处击来，却只有一声风响，这一击力量相同，速度相同，出招时间也不差分毫。来袭之人配合默契，动作一致，直是匪夷所思！

司徒琴韵虽然促不及防，但她毕竟是一流的高手。手一甩，长剑振出两朵剑花，分别将左右两击荡开。却不料那击来的劲力却是大得出奇，两股刚猛的大力竟然将司徒琴韵手中的那柄剑震得弯曲起来。

南宫逸身前横过八条高大的人影将他和南宫佳惠隔开，又是"呼"地一声，两道劲风由正面打向南宫佳惠，其疾如风，其重如山。

南宫佳惠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她知道要报仇就必须先护住自己的性命。看见两道劲风向她袭来，南宫佳惠她正要抵挡，身后又是两记劲风袭到。

南宫佳惠使出南宫家的绝技，身体急转，只听“铛，铛，铛，裆”四声急响。南宫佳惠被震得虎口迸裂，真气忽而不济。手中那柄宝剑失去了她的内力支持，寸寸碎断。

尚未喘上一口气，头上脚下又各有两记劲风打来。这一连串攻击真如惊风密雨，势不可挡。

南宫佳惠惊得魂飞魄散，勉强躲开了头上两记。另外的两记在她看来已经躲不了了。

“砰，砰”两声，南宫佳惠抬头一看，原来是秦梦瑶替她挡下了两道劲风南宫逸深吸了几口气，精神略复。只见面前八条大汉捍然而立，每个人手中都提着一条黑沉沉的铁棒。

南宫逸沉声一喝，飞身而起，向其中一个大汉扑去，双手一展。蓝幽幽的点点光芒，犹如星落凡尘，仿佛由他的双手撒开的一幅星空画卷，那无尽的星光灿烂而华美，尽皆闪向那大汉身周的空处。

那大汉震骇莫名，那小小的星星点点，似重若飘，远近难辨。那感觉就好象是夜晚的星空压将了下来一般。无尽的威压，杀气如霜，使他整个人如入冰窖，呼吸困难，心中闪电般掠过一个念头。南宫逸武功，如此深不可测！

那蓝星看似飘飘然地停在了空中，忽然间一齐加速，分别电射向那周围的八个大汉。等那八个大汉七死一伤以后南宫逸轻轻落在那没死的大汉面前，两人四目凝视，如雷电交击。

逐渐那大汉眼神转暗，周身由头至脚不停地有细细的血丝涌出，向後倒下，手上却还紧紧握着铁棒。南宫逸的暗器避无可避，虽然没有达到了唐门暗器功夫的水平，可一手却让众人惊惶不已。

那大汉的尸体还末着地，南宫逸一脚将他踢飞，直冲向那攻击着南宫佳惠的一伙敌人。

攻击着南宫佳惠的一伙敌人眼看已经腹背受敌，那与秦梦瑶过招的蒙面人打了个呼哨，一众人左右散开，放南宫逸一众通过。

南宫逸与南宫佳惠等人会合后，敌人便不再追杀，只是封住了外围。

而司徒列等五个老人他们都是地榜一界和地榜二界水平，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对付十几个黑衣人。

旁边观看的司徒鞑惊讶不已，想不到司徒远，南宫逸等人的武功还这么厉害。

“庄主，司徒远和南宫逸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们现在只是把化功散用内力压住而已，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慢慢的失去内力了。”苏不凡对司徒鞑道。

“不过那几个来头是一个麻烦，他们都达到了地榜高手水平，我们这些人根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枯木天道。

司徒鞑阴深深的看着大厅里的战斗，道：“无任如何都要把他们留下，如果今天把这里的人全部拿下，这里的女人随便你们怎么玩，包括我的那个妹妹司徒琴韵。”

“是。”苏不凡和枯木天兴奋道。只是他们没看见司徒鞑眼里出现一道杀机。

这时司徒列带着那四个老人把司徒远从包围中救了出来，然后和南宫逸他们会合在一起，南宫逸对司徒远道：“司徒兄，现在我们应该突围而出，否则的话我们都要留在这里了。”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w.com

司徒远看了看周围的情况知道自己这些人再不走真的要留在这里了，而且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内力越来越少了，自己死了没关系，但是自己还有一个女儿，现在自己的儿子一个死了，一个要想杀自己，如果自己再不把这个唯一的女儿救出去的话自己还真没脸去见他们的娘了，所以现在要想办法突围小是。于是点点头道：“好，现在我们就向外冲去。”

司徒琴韵现在已经对她的大哥绝望了，心里充满着悲愤，她现在手中的宝剑就从那黑衣人那里抢过来的。她本来的宝剑早就没有了，她已经记不得已经杀了多少人了。她心里现在只知道杀人。

秦梦瑶对他的丈夫的做法也非常感到不满，再加上和他成亲的几年内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所以现在她决定和司徒鞑彻底的断决

关系，所以现在她毫无顾虑的杀那些黑衣人。

在司徒远和南宫逸的带领下，众人杀山庄门口杀去。

在大厅门口的黑衣人看见南宫逸和司徒远他们杀来，想也没想手中长剑一抖，当先抢攻，他可顾不了什么江湖规矩，更何况现在也不是顾及这些的时候。

司徒远身子微微一错，避开了他的攻势，冷笑道："来得好！"当即长剑连抖，宝剑上的光芒闪烁不定，立时两道光芒缠斗在一起。

也许黑衣人心中颇为忌惮，不敢跟司徒远硬拼，只得剑走轻灵，以快取胜，众人眼见他身法妙曼，如同百蝶穿花，蜻蜓点水，快速无比，剑光闪闪，只觉得眼花缭乱，心中都暗暗心惊不已。

司徒远眼见他剑法确实了得，奇招叠出，心中也不禁佩服，但是时间不等人，司徒远知道他在拖延时间，等自己的这些人的药效发作。于是司徒远手上剑势慢慢加重，一招一式，仿佛有千斤之重，长剑挥舞之间，竟带着雷霆之声，速度却越来越慢。

黑衣人并没有因他的剑式变慢而觉得轻松，反而觉得越来越吃力了。而司徒远身上的伤势竟又开始痛了起来，心中大急，知道若不能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自己则越不利，当即专攻他剑式中的破绽之处。

猛得——一声惨叫响起，正在打斗的两人都吃了一惊，同时看时，却见一个司徒列旁边的一个老者倒在地上，已经气绝身亡，而司徒鞑却好整似暇耸耸肩，笑道："我见你们打得精彩，一时技痒难熬，想找个人活动活动筋骨，没料到都是些脓包，我还没用力，他就死了！恩，你们别理我，继续！"

黑衣人的精神一振，趁着司徒远分神的当儿，忙挥剑抢攻。司徒远还未回得过神来，就又听到一个老人一声惨叫，不用看就知道，必定又有人毙命在那司徒鞑的手下。不禁心中大急，心神渐乱，剑式也不如原先凌厉了。

那几个老者都是在腊月山庄看着司徒远长大的，所以他们的死不比司徒勇的死让司徒远伤心。

黑衣人却不顾那么多，连连抢攻，顿时扳回了劣式。

只听得大厅里惨叫声不绝，司徒鞑和枯木天，苏不凡等人不停的屠杀那些老者，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司徒远分心，好让和司徒远战斗的黑衣人取胜。这时眼见自己的方法取得了成效，司徒远果然无法专心对付别人了，心中颇喜，笑道："司徒远，你的秘密武器怎么这般不顶用啊！"

说着，众人就又听到一声惨叫——"恩！第三个了！"

本来这些地榜高手不会这么差的，但是他们要同时一个对付司徒鞑和枯木天，苏不凡三个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旁边还有无数黑衣人。

司徒远大急，忍不住怒道："司徒鞑，你可知道他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长辈啊？"

口中一说话，难免分神，司徒远旁边的黑衣人纷纷却趁势唰唰两剑，司徒远不防，差点被他刺中，心中不禁更是着急。

那些黑衣人的剑气和空中的太阳交相辉映，司徒远脸色变了变，顾不得那些老者了，忙凝神应敌。

司徒远不知道和他刚才战斗的那个黑衣人才是真正的黑衣人首领，叫完颜宗，也是地榜高手。

第九十三章 山庄突围

两道光芒相交，发出一连串的铮铮轻响，而就在这时，司徒鞑却大叫道：“司徒远！你的秘密武器快被我杀光了！”

司徒远原本不想理他，但被他一叫，还是分了分神，眼见的剑尖已刺到他的咽喉，不觉大惊，忙一仰头，一式铁板桥，堪堪的避开了完颜宗这一剑，而手中的剑也顺式急向完颜宗的胸口急刺过去，完颜宗身形微侧，长剑不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也急刺向司徒远的胸口，竟然不顾自身的安慰，硬是要和他拼个同归与尽。

“砰——”的一声大响，金光闪动，却是司徒鞑眼见完颜宗有危险，舍下了刚要对付的司徒列，硬是帮他挡住了司徒远一剑，而司徒远却没能避开完颜宗的那一剑，虽然剑式偏了偏，没有刺中胸口要害，但左臂之上却已是鲜血淋漓。

他恶狠狠的盯着司徒鞑，怒道：“你既然亲自对我下手？”

司徒鞑毫不在意的笑笑，道：“是你们不识抬举，我又没办法！更何况，我还想杀了你，一劳永逸呢！”

“你——”司徒远不禁气怔。

司徒鞑冷笑道：“我什么？如今你受了伤，而且内力正在慢慢的消失，不趁这个时候杀你，难道还等你恢复了元气，好找我报仇？”

司徒鞑冷笑道：“司徒远，受死吧！”

司徒远好歹也是腊月山庄的庄主，何时受过这种窝囊气，当即一抖手中的宝剑，怒道：“好！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个逆子如何杀我！”说完向司徒鞑扑去。

一声清越的交击声里，司徒远手里的宝剑猛地弹了回来，剑背重重地敲在司徒远的胸口，司徒远只感觉胸口一麻后便失去了触觉！同一时刻，司徒远的整个身躯已经被撞得倒飞起来，眼前的景物开始飞速倒退，唯有意识还保持着清醒。

司徒远胸闷欲死，烦恶的感觉让日再透不过一口气来。

这一刻，司徒远怀疑自己已经被司徒鞑硬生生砸碎了五脏六腑？只怕是大罗金仙再世也难以救活了。

在空中司徒鞑感到自己的身形陡然一顿，然后滑落下来，司徒鞑知道自己撞上什么物事，但他已经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有的只是烦闷与窒息！

寒光一闪，司徒鞑已经紧跟而至，冷焰闪烁的精钢宝剑已经照着司徒鞑的顶门重重刺落，这一刻，司徒鞑眸子里透出的森然杀机，竟是如此清晰！

就这样结束了吗?

生死一线之间，司徒远却出奇地没有感到恐惧！只是稍微有点遗憾，真是没想到，和司徒鞑的差距竟然会如此巨大！也想不到司徒鞑的武功既然这么厉害，这就是腊月山庄传下来的，但是不可以修练的‘天地唯我独尊功’吗？如果，自己在力量上再强悍一点，再小心一点，或者今天就不会输得如此之惨，司徒远叹息一声，静待那冰寒彻骨的一刻到来。

“父亲！”一声娇喝突兀地响起，竟如利剑般斩断了司徒鞑的攻势，司徒鞑他几乎已经刺到司徒远鼻尖的宝剑竟然硬生生地顿在半空！刺骨的寒意从锋利的宝剑侵袭着司徒远的鼻翼，那一刻司徒远距离死神只有咫尺之遥！

原来是司徒琴韵看见自己的父亲有危险急忙来救。

“也好，我把你也一起解决了。”司徒鞑对司徒琴韵冷笑道。

这时秦梦瑶也过来了，她赶紧扶起司徒远。冷冷的看着司徒鞑。

在司徒琴韵和秦梦瑶的眼光下司徒鞑终于再沉不住气，虎吼一声挥剑抢攻。

司徒琴韵夷然一笑，心下了然，以足挫地，踢起一团灰尘直扑陆谦面门。

趁着司徒鞑气势一窒之机，我挥剑跃起，祭出最得意的剑招“斩天灭地”，宝剑毫无花巧地猛刺司徒鞑顶门！带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司徒琴韵将剑势演至极致，以决然无回的架势斩击而去——一声清越的金铁交鸣声里，司徒琴韵的宝剑狠狠地斩上了司徒鞑的利剑。

巨大的反震之力从宝剑上惊涛骇浪般传回来，司徒琴韵陡然感到手中一轻，定睛一看不由有着刹那的发愣，司徒琴韵手里的宝剑居然

只留了一把剑柄，宝剑已经齐腰而断——就这顷刻的发愣，几乎令司徒琴韵命丧黄泉！

司徒鞑微闭的厉目突然间启了开来，两道锐利的眼神如闪电般将司徒琴韵牢牢锁定，司徒鞑身体的气势也顿时暴涨，司徒琴韵目瞪口呆，暗叹一声死也！

呼吸之间，司徒鞑的长剑已经如毒蛇般向司徒琴韵的胸口要害刺来，相距如此之近再要躲避已然不及！眨眼之间，锋利的剑尖已经直抵司徒琴韵的肌肤，刻骨的冷意将司徒琴韵笼罩。面临如此绝境，司徒琴韵心底的求生欲望亦被彻底激发。

在间不容发之际，司徒琴韵微微侧身，“哧”的一声，司徒鞑锋利的长剑已经深深地刺入司徒琴韵的左肋，刻骨的冰寒令司徒琴韵浑身一冷，右手里的断剑却绝不停息，直插司徒鞑颈项要害！以命博命的心念既起，拼着被司徒鞑一剑横绞截成两断的厄运，司徒琴韵亦定要令他身首异处！为自己的父亲，二哥报仇。

托天之幸！司徒琴韵这看似凶悍的举动终于保了她自己一条小命！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xsｗ.com

司徒鞑虽然给了司徒琴韵重创，但他并不想与司徒琴韵同归于尽！一击得手的司徒鞑迅速拖剑后退，顺势在司徒琴韵左肋拉出一道长长的血口，鲜血霎时激溅而起！

司徒琴韵退开一步，惊魂未定。

司徒鞑亦退开三步，锋利的长剑遥指司徒琴韵咽喉要害，不让司徒琴韵有任何异动，更不让司徒琴韵有时间包扎左肋的伤口！这个阴险卑鄙的小人，竟欲令我活活失血而死！当真歹毒之极，司徒琴韵心想道。

司徒琴韵明知司徒鞑之险恶用心，却苦于不敢稍有异动，只能任由左肋鲜血激溅而起，呼息之间，司徒鞑便感到微微有些晕眩，如此下去，不消片刻功夫，司徒琴韵便会彻底失去抵抗能力。

“三妹！我来。”身后传来了秦梦瑶的声音。

说完秦梦瑶就向司徒鞑攻去。司徒鞑嘿嘿一笑道：“让我看看我夫人到底有多厉害。”话落已经闪身扑向秦梦瑶。

秦梦瑶只觉得双眼一花，满天都是剑光。虽然秦梦瑶她已经达到二流高手水平，但是和司徒鞑比很差的远，虽然心中慌乱，手上却不慢，下意识地使出一招守式。奈何眼中尽是剑影，分不清虚实真幻。无奈下，一招孔雀开屏舞得风雨不透，欲将全身护住。瞬间，剑影齐逝，秦梦瑶心中一喜，便以为司徒鞑只此耳。正自暗笑间，忽觉手腕一痛，不由手指略松，但觉一股大力弹向手心，竟然把握不住手中长剑。

司徒鞑只使了半招云彩千幻便看出秦梦瑶招式中的破绽所在。那云彩千幻是‘天地唯我独尊功’中的一招，使出来剑气千幻却尽是虚招，乃是纯粹试探的招法。秦梦瑶武功只是二流高手，一个照面就慌了手脚。司徒鞑见其反应既慢，剑法又差，暗道，自己还真是看高了她。于是不再多做磨蹭，直接就用速度取胜，简单地一剑刺出，果然正中其手腕。而后剑尖一弹，真气到处，秦梦瑶便再也握不住手中宝剑。司徒鞑顺势一挑，那剑便直直地直飞上空中。

后面的司徒琴韵未料到秦梦瑶败得如此之快，眼睛盯着正落下的宝剑。司徒鞑心中冷笑，不待宝剑落地，真气由臂至剑愤然斩出。只听铛地一声脆响，秦梦瑶的佩剑被劈成两段分而落地。

司徒鞑静立不动，仍是左手捏剑诀，右手剑指地，双目微垂。良久，见无人言语于是说道：“还有谁要来。”

不过由于司徒鞑刚才只知道和司徒远，司徒琴韵，秦梦瑶他们三人打，没有发现现在他们已经达到山庄外面了，不过就是司徒鞑他发现了他也不会在意。因为现在周围都是他的人根本不可能让司徒远他们逃脱的。

司徒鞑停止了攻击，南宫逸，司徒远，司徒琴韵，秦梦瑶，南宫佳惠，司徒列*在一起。

而离开了马车的李云龙和蓝冰月现在已处身在腊月山庄的低丘地带，那里道路崎岖，绿草盈野，树木葱茏。跟着在山下监视他们的人。

悄悄潜至那帮人身后五十米以内，借助淡淡的阳光，无须运功已能完全看清对方的情形。只见对方在原来二十二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人，清一色的灰衣劲装，中间一人身材高大，却步履轻盈，行动迅疾，前后二十四人刀剑出鞘，一边向腊月山庄快速行进，一边左顾右

盼，神态十分警觉。李云龙和蓝冰月不动声色地尾随在这帮人身后，凭借荒草、树木的掩护和快如闪电的身法，对方丝毫没有察觉。

一顿饭工夫以后，前面出现了一片片纵横交错的田地，那里有各类蔬菜，因而远远望去，仍是葱绿一片。

穿过那田地，进入一片弯弯曲曲的密林，密林尽头，连着一湾碧湖，湖光山色，清雅秀丽，碧湖之畔的地势高阔处，坐落着一座十分宏伟大气的庄院。只见庄院的正门上方赫然书着“腊月山庄”四个斗大的金字。不过李云龙感觉到这是腊月山庄的旁门。

那批灰衣人到腊月山庄的旁门前，为首之人发出三声猫叫，门内忽然传出三声狗吠，猫叫之人立即应以三声蛙鸣。不一会，大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两个汉子，神色匆匆地把二十五名灰衣人接了进去。

李云龙和蓝冰月面面相觑，快速绕到庄后，李云龙和蓝冰月凭借他们自己命名的千里听音之术，躲开了各处密布的暗岗，很快深入庄院的一间院落中。每隔数步便有一名全副武装的灰衣人昂首挺胸的全神戒备。

利用奇快绝伦的身法，李云龙和蓝冰月很快潜到了那间院落的顶上，默运功力细心倾听房中的动静。

第九十四章 山庄救人

“你说，我们的主人的这次行动能够成功吗？为什么我的心里有点不安的感觉。”一个声音传入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耳朵里。

“胡说，主人他们计划了这么久怎么会不成功呢！司徒远虽然是主人的父亲，而且武功高强，但是昨天他已经受了伤，而且现在又吃了主人人下的药，他怎么会是主人的对手呢？”另一个上声音传入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耳朵里。

“不过那几个女人还真是他妈的美丽，特别的那个司徒琴韵，不愧是舞仙，那身材，那脸蛋可是万里挑一的。”第一个说话的人淫笑道。

“不错，不错，不过她可是主人的秘密，我们也只有想想而已，不过那个南宫佳惠有可能的话主人说不定会让我们享受一下，虽然这个南宫佳惠的美貌不如主人的妹妹，但是也万里挑一的，南宫佳惠那一张美艳如仙几无瑕玉的脸孔，一身冰肌玉肤及魔鬼般的身材，高耸的双峰，纤细的柳腰比起司徒琴韵似乎还细致了一点儿，配上浑圆微翘的圆润的***，简直完美无暇，如果让我尝尝她的滋味就是让我死我也愿意。”第二个说话的人符合道。

“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这样的女人是你们这样的人玩的起的吗？别忘记了你们自己的身份，现在这山庄里的护卫虽然已经中了主人下的药，但是我们不可以大意。”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那两个人的话。

“是，不过这些山庄护卫已经中了主人的化功散，而且解药在我们这里，他们还能够怎么样？要知道如果没有我们的解药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如何的作为。”第一个说话的人回答道。

原来腊月山庄的护卫他们已经中毒了，听了他们的话李云龙和蓝冰月对望一眼，知道现在司徒鞑他们已经动手了。

“您说的对，现在他们的解药在我身上，这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的，司徒远他们现在要想从主人的包围中突围如果没有这些解药根本不能成功的，要知道这次主人出动了他所以的高手，单单一流高手也达到了几十个。所以他们只有在药性完全发作之前从主人那里得到解药。但是他们怎么能够想到主人把解药给了我这个小人物呢？不过就

算他们知道了又怎样，哼，要想从我万中行手中拿到解药是那么容易的吗？”万中行道。

“那当然，万老大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一流高手的水平，一般人怎么会是万老大的对手呢？现在司徒远他们已经中了主人的毒，到现在能够保持着一流高手水平都很难说。”那先前开始说话的人拍马屁道。

“嘿嘿，李享，李冰，你们两人的鬼心思我怎么会不知道，放心，等这次事情过了以后我教你们两手。不过现在我有事出去一下，这里就麻烦你们两个了。”万中行嘿嘿一笑道。

“是，是，万老大你去忙你的吧！这里交给我们两兄弟就可以了。”李享，李冰两人连忙点头哈腰道。

院顶，李云龙和蓝冰月对望一眼，李云龙传音道：“冰月，听他们的话我们两个现在就算去救司徒远他们也不一定救的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昨天我发现这山庄的护卫也有不少一流高手，现在他们已经和司徒远一样中了毒，不如我们先去救他们，然后再去救司徒远他们如何。”

蓝冰月一听李云龙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传音道：“好的，夫君，现在那个万中行要出来了，我们以该行动了。”

就在李云龙和蓝冰月说话的同时万中行已经打开了下面的门走了出来，一个肤色黝黑，身材魁梧，长相十分强悍的男人走了出来。李云龙知道他就是万中行。

当然刚才听他们的话知道这个万中行已经达到了一流高手的水平，但是对李云龙这个地榜高手来说万中行这个一流高手算不了什么，于是对蓝冰月说了一声，然后飞身而起。

万中行出了这个院落，然后向周围看了看发现没人以后就向旁边的那个院落走去。同时自言自语道：“现在没人，真是便宜我了，小美人，你等着。”

本来李云龙看见万中行出来以后就想解决他，但是看见万中行向旁边的院落走去，不由想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到那里去干什么，于是决定跟过去看看。

这个院落和刚才的这个一样，看见万中行走进去李云龙连忙闪身而进，一进这个院落李云龙就看见这个院落的花园里集中着大大小小

几十个女人。李云龙恍然大悟，原来万中行所谓的有事就是找女人，只知道刚才就解决了他。

万中行一进人那些女人们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万中行一边淫笑着一边向那些女人们走去，边走还边说道：“美女们，我来安慰你们了。”

李云龙在院落的顶上看的大怒，虽然李云龙自己也很好色，但是那都是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李云龙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子飞快的向万中行投去，同时身体也向旁边移去。因为李云龙知道以万中行的武功一定会知道这石子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

“哎哟。”万中行的脑袋被石子击中，痛的大叫：“谁，是谁，给我出来？”说话的同时向李云龙刚才站的地方看来。

李云龙看了露出微微一笑，顿时有了个主意。于是他一边用石子攻击万中行，一边把万中行向外面引去。万中行疼的哇哇直叫，在李云龙手里的第三颗石子飞出以后万中行也飞身向李云龙那里的方法扑来，一会儿以后万中行就出了那座关女人的院落。

虽然现在还是夏天，但是腊月山庄建立在蕃衍山，所以现在还是十分的凉爽，万中行站在院落外面的空地上，一阵吹过，万中行感觉浑身一冷。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刺骨的冷风向他刮来，万中行条件反射的向后面拔剑刺去，同时身体向旁边闪去。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ｗ.com

由于是第一次过招，所以李云龙并没有用上全力，速度也不是很快。很容易被万中行躲开。李云龙一招击空，冷哼一声，他的右手掌聚起十成功力向万中行拍去，一时间满天的掌影，每个掌影都笼罩在万中行的身体上。

万中行手中的剑剑气暴涨，无数剑芒金虹激射，流星纵横，光华大盛，剑光竟在刹那间汇聚成令人无法张眼正视的刺目金光，刺人的寒芒划过，奇快无比。瞬间把李云龙的攻势给化解了。

李云龙大怒，想不到这个万中行这么难缠，顺手抽出龙泉剑，手一抖，立时，龙泉剑化成无数光芒向万中行飞去。

李云龙这招出手又快又疾，与之一经交手，万中行便心中大叫不妙，惧意立生。想不到这个偷袭自己的人，武功高强如斯。

高手相斗，除了本身技艺影响胜负之外，武林高手本身所发出的气势也是能否取胜的关键，尤其是当双方武功相若时，一时气势的消长更有决定性的影响。

万中行的武功本就要逊于李云龙，如今这一胆怯，使出来的武功威力更减，才一触及李云龙的剑气寒芒，涛天金潮狂涌而至，一下子万中行的剑茫便被李云龙的剑潮所破，溃不成军，令万中行挡不胜挡，大骇之下，抽身急退。

可惜万中行身法稍逊，他只觉得自己胸口一凉，龙泉剑的纵横剑气堪堪划过他的胸口，鲜血如注飞洒，万中行低下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的血肉模糊，再也无力撑住身体，砰的一声，鲜血飞溅下，尘土扬起。李云龙冷哼一声，从万中行身上拿了解药向蓝冰月那里走去。

来到蓝冰月所处的院落的顶上，李云龙看见蓝冰月怒气满面的站在哪里，李云龙好奇的传音问道："怎么了？"

不过没等蓝冰月回答李云龙就知道蓝冰月为什么满脸怒气了，原来下面的李享，李冰在说怎么样玩弄女人。难怪蓝冰月会这样。

李云龙道："冰月，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快点救人吧！""恩。"

"李享，你说我们如果有一流高手的水平以后，那我们玩起女人来应该有多厉害？"李冰问道。

"哼，一流高手，你知道要达到一流高手有多难吗？我们又不是那些富家公子，他们都吃那些人参什么的，现在你已经达到了二流高手的水平难道还没满足吗？"李享道。

就在李享，李冰说话的时候屋顶突然暴开一个洞，只见李云龙从天而降，扬起满天尘土，身形一闪，双手极快地向李享后背抓去，李冰何时想到会突然冒出一个敌手，见李享形势危急，立即拿起长剑飞身扑了过去。

李享正和李冰交谈正欢根本没有想到有敌人出现。现在背部突然受到李云龙一抓，如遭电击，立即感到背部如万虫噬骨，当真是奇痛无比，他发出一声刺耳惨叫，嘴里喷出一口鲜血，软倒在地上。

"李享！！！"李冰惊叫道。

因为李享，李冰两人坐的距离较远，李冰又反应不及，等他剑光电射而去，李享已经受伤倒地。

李云龙双爪猛旋急舞，绵密的爪网迎向李冰的剑，还带起阵阵冷风扑鼻，让人感到阴冷无比。李冰一个变身不及，持剑的右手手臂被李云龙突然飞出的铁抓抓了几道伤口。

李冰大怒，功力全速运转，无边剑气自若成形，剑气密如急雨繁星，如千刃万锋随风卷起，宛若一朵朵梅花向李云龙飞卷而去，涵盖了李云龙正面全身上下。

李云龙暗自惊叹李冰的剑法之奇，不过他知道这大汉刚才已经中了自己一抓，他练就的“九阴白骨爪”，只要被他抓中的人如果没有及时医救的话，必然逃不过一死的下场，而且还可以吸收别人的功力。李云龙他顽强抵抗这狂霸的攻击，知道过一会儿他必然坚持不住。

李云龙越打越心惊，虽然李冰没有达到一流高手水平，但是他的每道剑气都充满了无穷杀意，有几次不小心差点被他伤到。

第九十五章 山庄救人（二）

不过就算这样李云龙也不怕他，毕竟武功的差距在那里。虽然李冰的剑法十分的厉害，但是他的武功跟不上他的剑法的速度，顿时在李云龙眼里破绽百出，李云龙抓住剑中空隙，变爪为掌，全力一掌拍出。

李冰感到一阵剧痛，身子像断了线的风筝向后飞退，重重地摔倒在地。

这时房间里的其他的灰衣人护卫都清醒了过来，拿起身边的武器向李云龙攻来。李云龙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下手不留情。龙泉剑顺手抽出，一阵低啸有若龙吟，房间内顿生漫漫剑雨。其剑似幻似真，虚无飘缈，难觅其迹。

剑雨才到空中可犹若一张剑网向那些灰衣人扑了过来。那些灰衣人只觉得什么也看不到，只觉眼前尽是刀光剑影，耳内满贯剑啸刀吟。

剑雨过后那些只有二三流水平的灰衣人没有一个能够好好的站着了。而这时蓝冰月才解决完门外的那两个护卫进看，看见李云龙已经解决了房间内的所以灰衣人蓝冰月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冰月，先救人。”看见蓝冰月露出惊讶的神色李云龙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只有武功高强的人才会给人带来安全感，本来李云龙的武功比蓝冰月的差，但是自从双修以后李云龙现在的武功和蓝冰月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具体的有多厉害李云龙他不知道，不过现在看见蓝冰月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腊月山庄的护卫有几个在昨天见过李云龙和蓝冰月，所以现在看见他们就知道是来救他们的。李云龙给他们服下解药以后其中一个山庄护卫道：“李公子，现在庄主他们怎么样了？”

看来他们不笨，知道山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想道。嘴上却平静的说道：“这我不知道，我们是跟着几个灰衣人来这里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李云龙可不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去，毕竟这些事情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说的清楚的。而且如果他们问你怎么转折点，这叫李云龙如何回答?

那个护卫听见李云龙这样说有点失望，不过没有怪李云龙的意思。

“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李云龙问道。“我们没问题，李公子，你带我们去救庄主他们，。”“好的。”

腊月山庄的门前广场上南宫逸，司徒远，司徒琴韵，秦梦瑶，南宫佳惠，司徒列*在一起。司徒鞑，枯木天，苏不凡等人把他们围在中间，旁边还有无数黑衣人。

“司徒远，现在你插翅难飞了，不如乖乖的放下武器，这样的话也许我会考虑放你一条生路，否则的话，嘿嘿。”司徒鞑对司徒远冷冷的道。

“哼，你这个逆子，我就是死也不会放下武器的。”司徒远虽然受了伤，但是他威严一点不减。由于司徒鞑长期生活在司徒远的威严之下所以现在听了司徒远的话还是一楞，不过很快冷笑道：“是吗？那就别怪我无情了，上。”

现在的司徒远和南宫逸两人他们的药性完全发作了，他们的内力已经不到一流高手水平了，而且司徒远又受了重伤，所以他们被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秦梦瑶，还有司徒列保护在中间。不过司徒琴韵他们也受了大小不一的伤，情况十分的危机。

李云龙和蓝冰月带着腊月山庄众护卫越是接近山庄前面，诸人的心情就越发有些紧张。他们没法不紧张！今天早上受够了窝囊气，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众人毫不掩饰行踪，步履轻快地展动着身形从后面院落明目张胆地扑向山庄门前。至于敌人是否提前发觉，众人并不担心，反正要和他们大战。

一路上，先后遇到三批拦截的敌人，均被李云龙和蓝冰月以摧枯拉朽之势扫平，绝大多数被点了穴道或废去武功，只有极少部分负隅顽抗者丧命在李云龙俩的掌剑之下。

由于现在身比没有自己要保护的人，所以李云龙一点顾虑都没有，他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眼见已快到山庄的前院，忽听一阵吆喝声响了起来，接着便一大队身着黑色服装的壮汉雄纠纠的从旁边冲了出来，随即一字排开，挡在离李云龙他们约三四十米远的道上。

李云龙和众人停下身形，这时他们已经可以听到前面交战声了，李云龙知道如果自己这些人在这里耽搁太久的话说不定会来不及救人。

李云龙冷哼一声，身体毫无预兆的向前飞起，手中的龙泉剑顿时银光闪闪，化作万丈光芒，向那黑衣人飞射而去。

蓝冰月如天女飞降，银剑如瀑，洒向众黑衣人，而山庄护卫见李云龙和蓝冰月如此厉害不由大喜过望。他们纷纷大吼一声，挥刀也抢入敌群之中。

蓝冰月轻功卓绝，剑法更是凌厉无俦，刹那间，几十个还疑为梦中天女下凡的猪头让她一一刺倒，大多数人死到临头还不自知，长流出色与魂授的口水，直到蓝冰月剑光霍霍，杀剩几人，才知道惊恐地四散逃走。

消灭了这几个黑人以后众人起落间已经看到了外面的司徒远众人，李云龙不禁心中一喜，身体再度腾空，象大鸟般地扑了过去。

忽觉风声赫起，一丛密集的利箭似急雨般地飞射过来，李云龙不予理会，陡然发动了体内罡气，身体从箭雨中毫发无伤地穿越了过去，落在了山庄周围的一百余名手持强弓硬弩的灰衣人跟前。

这帮人早已被李云龙不畏利箭的惊人气势吓得惊惶失措，尚未反应过来，已被李云龙掌指齐施打得七零八落。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dxsｗ．com

“夫君，交给我吧。”随着一声娇喝，蓝冰月已飞临身边。

李云龙点点头，不再多言，身形展动，扑上司徒鞑，闪电般地挡住了正要攻击南宫佳惠的司徒鞑司徒鞑在围攻司徒远他们之时已经知道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慌张，特意在李云龙前来的路上安排了数匹人，然后调动了苏不凡的一百多弓弩手。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李云龙他们既然这么厉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突破自己的阻击。

司徒琴韵他们看见有人前来救她们大喜过忘，如果李云龙他们再晚来一步他们可能就要身首异处了。

“李龙，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走了吗？”司徒鞑一见李云龙惊问道。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来救人的是李云龙，虽然他知道刚才

有人在后面救了腊月山庄的众护卫，他还以为是司徒远的人，想不到既然是已经走了的李云龙。不过司徒鞑也只是楞了一下，身体向李云龙冲去。

“怎么，想不到吧！”李云龙嘿嘿一笑道。话落人剑合一，奔雷般往司徒鞑电射而去，竟是后发先至，刹那间剑锋已直指司徒鞑心口。

司徒鞑大笑道：“是想不到！”说完用剑向李云龙的剑拦去。正好和李云龙的剑身相击，两人同时一晃，司徒鞑往上飘起，李云龙重重往地面落去。

只听两声呼哨，一个黑衣人的双钩和另外一个黑衣人的长剑左右攻来，气势已将李云龙紧紧锁定。李云龙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冷冷地盯着来势，忽然起手一剑，硬破入双钩之内，那黑衣人大惊飞退，前胸已被剑气划破长长的口子。而另外一个黑衣人的长剑此时离李云龙的脖子已不到两寸，李云龙猛然右闪，长剑跟着李云龙的路向不停推移，李云龙的身法竟与剑势速度一致，剑尖始终离他的脖子不到两寸，却再难寸进。

黑衣人的一剑终于递完，李云龙一声冷笑，龙泉剑猛地回旋，长剑硬生生断作两截。

兵刃破空声从后传来，李云龙长叹一声，向后直挺挺地倒去。

司徒鞑连人带剑从李云龙上方掠过，李云龙顺手就是一剑，李云龙回剑下掠，兵刃相交，爆出耀眼的火花，司徒鞑借力往旁弹开。

李云龙翻身跃起，大笑道：“好本事！”

话音未落，只觉后心发凉，一股凌厉无俦的劲气席卷而来，李云龙全身如坠冰窖，即使是后方袭来的压力，也令人有一种呼吸不畅的窒息感。

苏不凡的黄金戟，向李云龙击来。李云龙全力准备应付岳岚松这惊天动地的一戟，环视前方与左右拥上的两剑双钩，心中苦笑。看来今日要想救人真的有点困难。

当苏不凡的金戟出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了李云龙若在没有别人救援的情形下必死的结局。虽然李云龙现在已经是地榜二界的高手，但是现在他身边的司徒鞑，苏不凡，还有两个黑衣人都不是等闲之

人，特别是司徒鞑和苏不凡已经达到了地榜高手水平，而那两个黑衣人也是一流高手。

世上恐怕没有人能在接下苏不凡全力一击的同时还能应付两个高手和一个地榜高手的。即使是天榜第一高手也不能从容不迫。

现在李云龙无暇去骂苏不凡不顾身份，竟与人联手对付一个小辈，不过李云龙到现在还不知道苏不凡只是司徒鞑的一个小手，而司徒鞑在和他战斗，他苏不凡能够不出手吗？瞬间李云龙就做出判断，在苏不凡的戟罡压背而来之前，忽然腾空而起。

包括在在旁边已经伤痕累累的司徒远等人，没有人能想到李云龙居然还敢跃起。

按照计算，苏不凡的金戟将最先触及李云龙，之后是司徒鞑的剑，然后才轮到那两个黑衣人。因而表面上李云龙最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尽最大努力抵挡苏不凡的一戟，若能侥幸回得过气来，再全力硬撼司徒鞑的剑，当然此时背脊将完全暴露给两个黑衣人，此时当凭精妙的身法，将背脊所受的伤害减至最小。

但若腾空而起，在无处借力的情况下，想要同时应付受到气机牵引直追而上的兵刃，简直是痴人说梦。何况身处空中目标明确，在此四面受敌的绝对劣势下，就是天榜高手都没有把握避过这么强大的攻击。

但李云龙偏偏跃起了。

第九十六章 山庄救人（三）

其实李云龙是有苦自己知。他实在没有把握在仓促硬拼苏不凡蓄势已久的一戟之后还能不受内伤。如果伤势轻些还罢了，若是偏重了，连司徒鞑这一剑都接不住，何况还要分心去照顾空荡荡的背，免得让人刺个对穿。但若腾空而起，倒还有机会。

机会就在于对手想不到。

苏不凡是不会出错的，作为地榜高手的他已不是用眼去看李云龙的动作，而是由戟去感应，这一点李云龙也清楚得很。但是年轻的司徒鞑则未必办得到，当苏不凡紧追而上时，司徒鞑至少要一息的反应时间。而李云龙需要的，就只是这一息之间，让他可以有宝贵的调息机会。而两个黑衣人的反应必然要慢于司徒鞑，这就将原本苏不凡与司徒鞑、司徒鞑与两个黑衣人攻势临身的时间差分别拉大。

这个时间差，将决定整个江湖，整个天下的未来。

李云龙冲向空中，苏不凡的金戟像长了眼睛般毫不停留地紧追而来，李云龙神情肃穆，深吸一口气，狠狠地劈在戟尖上，苏不凡身形微微下挫，李云龙猛喷一口鲜血，斜斜飘开，圣天真气（九阴真经和霸气诀的融合）急速旋转起来，瞬息间调节伤势。

司徒鞑的剑正于此刻攻来，李云龙健腕一抖，把剑当刀，刚猛无俦地劈向司徒鞑的剑。

司徒鞑倒没想到刚刚吐了血受了伤的李云龙居然还能劲力十足地砍出这一剑，冷笑一声，真气催发，力求一招克敌。

两剑相交，声响却如中败革。司徒鞑大吃一惊，没料到李云龙这一刀声势如此惊人，却只不过是借力的虚招，用错了劲道的司徒鞑难受之极，一边压下翻腾的气血，一边暗叫不妙。

果然李云龙借得力道，往正提剑扑来的一个黑衣人电射而去。

这个黑衣人骇得魂不附体，他做梦也想不到李云龙既然接连硬撼两个绝顶高手，不但丝毫无损，反而迅若鬼魅般向自己扑来。

李云龙冰冷的脸容迅速扩大，这个黑衣人只得仓促变招相迎，龙泉宝剑狠狠地刺在黑衣人的长剑上，黑衣人的剑再次折断，龙泉剑毫

不停留地往黑衣人的顶门落下。

黑衣人心中暗叹，闭目待死。

只听一声脆响，黑衣人睁开眼，只见李云龙的剑被一柄单钩锁紧，而另外一个黑衣人正以另一柄钩划向李云龙的咽喉。

李云龙心中一阵疲累，没想到自己竭尽全力，终究无法先破一敌。

身后戟风剑风又起，含怒而来的苏不凡与司徒鞑的第二轮攻势应当如何应付?

“冰月那边的进展应当很顺利吧？本少爷没想到司徒鞑和枯木天这么不要脸。两个地榜高手来攻自己。”李云龙暗想着，振起斗志，浑然不理会那黑衣人的另一钩在他肩头留下深深的口子，龙泉剑往司徒鞑直刺而去。若不先挡住司徒鞑，苏不凡的戟一到，小命定然不保。

司徒鞑冷喝一声：“来得好！”他的剑全力下击，两剑交击，与前次的哑声截然不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两人同时喷了口鲜血。

李云龙还来不及作任何事，金戟到了。

李云龙自知现在自己不是岳岚松之敌，一直极力避免与他正面对撼，因而与每人都是相交一合，一触即退。原本是打算先破除较弱的那两个黑衣人这一环，消除以少对多的劣势，可惜终究功败垂成。如今变得像绣球般在空中抛来抛去，直到力竭那一刻的来临。

苏不凡的劲力笼罩着李云龙全身，根本避无可避，除了硬接别无他途。

李云龙开始后悔一个人先来就司徒远他们。暗叹一声，奋起余力再挡一戟，又喷了口血，断线风筝般往地上飘落。

下面双钩断剑，正严阵以待。而司徒鞑的剑又从右侧急速接近。

李云龙暗自调息，硬着头皮劈向那拿双钩的黑衣人。

在这九死一生的关头，异变忽起。

从远方传来数声微不可察的破空声，暗器袭来。

现在已经差不多功力全无的南宫逸终于出手了。

几枚铁莲子，以肉眼无法察觉的高速破入李云龙等人激斗形成的气场内。身在场中的李云龙却大喜过望。

拿剑的黑衣人察觉有异，向旁急闪，后心已经中招，连吭一声都来不及，直挺挺地扑倒在地。

拿双钩的黑衣人手忙脚乱地避过铁莲子，却被蓄势已久的李云龙一剑刺穿。李云龙松了口气，瘫坐在地上。

南宫逸的铁莲子忽快忽慢、飘忽不定、左右难明，这个拿双钩的黑衣人居然侥幸避过了，已经值得自豪。

司徒鞑正沉着脸盯着铁莲子的来势，南宫逸的铁莲子还在飞舞，异变又起。

苏不凡爆怒如狂地一戟扫落南宫逸的暗器，狂扑向闭目打坐的李云龙，眼前忽然出现数道白芒，以极其诡异的来势分别击向他胸前数处大穴，并不是南宫逸等人的手法。

司徒鞑刚刚闪身避开铁莲子，又面临着三道白芒的侵袭，适才与李云龙硬撼多次，已受了不轻的内伤，再避开南宫逸用最后的武功用出的鬼神莫测的铁莲子后，对着这几道白芒已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只得将功力催发到极至，狠狠挥扫着这几道不知从何而来的白芒。蓦地又一道寒光闪过，迅捷无伦地没入司徒鞑的左肩，透体而出。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dxsｗ．com

司徒鞑受了伤，黑着脸环视全场，已是死尸狼籍，他的那些黑衣人死伤惨重，而蓝冰月已经带着山庄的护卫和司徒远他们会合了，而刚才救李云龙的正是蓝冰月和司徒列他们。

这时李云龙睁开眼睛，站了起来，他的伤已经暂时压住了。

“夫君，你没事吧？”蓝冰月来到李云龙身边问道。看着蓝冰月红红的眼睛，李云龙笑道：“我还没有和你生孩子呢，怎么会有事？”

“你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万一你有了什么事情我们这些姐妹怎么办啊！”蓝冰月嗔怒道。话虽这么说，但是蓝冰月还是把李云龙扶到众人之中。

“小兄弟，谢谢你，要不是你的到来我们就被这个逆子杀害了。”一到众人中间司徒远就向李云龙表示感谢谢，而南宫逸，司徒列，秦梦瑶，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的眼睛里也露出了感谢的眼神。

李云龙暗想道：光感谢我有什么用，这次本少爷为了救你们差点没命，你们说句谢谢就可以了？同时李云龙发现秦梦瑶也在众人之

中，想道：看来她和司徒鞑不是一伙的，既然这样，嘿嘿，刚才司徒鞑伤了自己就拿他的妻子秦梦瑶作补充好了，还有司徒琴韵和南宫佳惠，嘿嘿，刚才我救了你们和你们的父亲，公公，你们就拿自己来报答我好了，至于南宫逸，嘿嘿，最好以后用你的二女儿南宫嫣然来报答我好了。

虽然心里这样想，但是表面上李云龙还是谦虚的对司徒远道："伯父哪里的话，事情要么我不知道，现在既然转折点了为了江湖以后的安宁我怎么会不管呢？况且司徒琴韵小姐她也是我夫人清儿的好朋友，就是看在我夫人的面上我也不敢不救。"

"李公子，你是不是早知道了我大哥的事情？为什么不找告诉我？"这时司徒琴韵问道。"呵呵，我说司徒琴韵小姐，先不说我不知道这阴谋后面的真凶是你大哥司徒鞑，就是知道了我告诉你你会相信吗？"李云龙微笑道。

"不会。"司徒琴韵摇摇头道，同时也明白了李云龙的意思。"好了，现在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南宫逸这时插话道。

"南宫伯父说的有理，现在虽然司徒鞑和苏不凡受了重伤，但是他们还有枯木天等高手，另外昨天出现的那个阔大海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五彩蛇王奇毒无边，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对付它们。"李云龙点点头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众人脸色一变，他们这才想起来还有阔大海还没出现，想到司徒勇昨天尸骨无存的死法众人不寒而厉。

"还有昨天的官兵，昨天听司徒小姐的话说明他们和那个辽王的关系不同寻常，那些官兵虽然不是什么高手，但是现在对付我们这些已经受伤的人还有可以了，一个人的武功再高对于军队来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蓝冰月接着道。

蓝冰月的话更让众人脸色大变，自古民不与官斗，现在如果连官府都介入的话事情的发生将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

"哼，李龙，你果然厉害！不过要想逃脱我们的包围那是不可能的。"这时司徒鞑冷冷的声音传来。

司徒远哼声道："李兄弟，少跟他们罗唆，现在我们突围而出。"司徒远由于刚才服了解药，内力已经恢复了一点。

“好，动手。”李云龙大声应道。

于是众人不再耽搁，如虎入羊群飞身扑进了黑衣人从中，李云龙也飘身而下，龙泉剑一抖，把司徒鞑拦了下来。

这次，由于李云龙受伤的关系蓝冰月不再手下留情，玉掌纷飞，剑气纵横，挨近他的黑衣人眨眼之间不死即伤，而且伤者不是膝盖骨被击碎，就是手筋脚筋被挑断，实在有些惨不忍睹。而司徒琴韵，秦梦瑶，南宫佳惠紧跟着蓝冰月后面。接着是南宫逸，司徒远，司徒列和众山庄护卫。

此起彼伏的惨嚎哭叫之声搅得司徒鞑心惊肉跳，想挣脱李云龙的剑光笼罩却又无能为力，心中的着急在急剧增加。

李云龙由于强行压制内伤的原因，知道自己坚持不长时间，所以他没有用龙泉剑一边用右掌发出柔绵厚重的庞大气劲困住他们，一边用九阴白骨爪在司徒鞑身上东抓一爪，西抓一爪，招招使他痛彻心骨，式式令他怪叫连连！

眼见拦路的百余名黑衣人已被众人收拾得差不多了，我暗呼痛快，左掌闪电般地抓向了司徒鞑的琵琶骨。

一声惨呼接连响起，一对骨骼寸寸断裂，司徒鞑的肉体几乎痛晕倒地！

李云龙心中一喜，放了司徒鞑跟着蓝冰月他们向山下走去。

第九十七章 双修疗伤（一）

“庄主，现在怎么办？”苏不凡走到司徒鞑身边问道。“让他们走。”司徒鞑道。苏不凡听了一楞，他万万没想到司徒鞑既然放他们离开，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刚才自己的这些人白死了？

“庄主，现在他们都受了重伤，如果我们追击的话一定能够把他们拿下的。”苏不凡不死心的劝道。“我说的话能够你不明白吗？嘿嘿，他们要想逃出我的手心没那么容易。”司徒鞑冷冷的说道。

李云龙跟着众人到了山下发现司徒鞑明天追来不由松了一口气，同时也不解司徒鞑为什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但是现在的他已经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了，他用内力压制的伤势终于突破了他的压制开始发作了。

“噗嗤”李云龙喷出一口血来。“夫君，你怎么了？”蓝冰月看见李云龙吐血连忙紧张的来到李云龙旁边问道。

蓝冰月的话让众人向李云龙这里看来，虽然众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但是他们都没有李云龙那样的严重，因为比李云龙严重的都已经死了。而能够受到两个地榜高手和两个一流高手的攻击既然没死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司徒琴韵走到李云龙身边，帮蓝冰月扶着李云龙道：“李公子，你不要紧吧？”李云龙露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脸道：“没，没事，我怎么会有事呢？司徒小姐，你的伤不要紧吧？”

这个死鬼都伤成这样了还要讨女孩子欢心，蓝冰月心里暗怒道。不过没等蓝冰月说话李云龙又吐了一口血。

“你看看你，还说没事，现在又吐血了。”蓝冰月带着埋怨关心的语气对李云龙责备道。而旁边的司徒琴韵拿出她的手巾为李云龙擦去还留在嘴角的血。

美人的服侍让李云龙差点忘记了身上的伤，沉迷于美人的温柔之中。还好身上的疼痛把他拉回了现实。他向蓝冰月问道：“还有多久可以和如凤她们会合？”

“应该快了，夫君，你有什么事情吗？”蓝冰月看了看周围的情况回答道。“恩，说实话我现在伤的很重，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疗

伤。”李云龙苦涩的道。

“你不是刚才还说没事吗？怎么现在又说伤的很重了？”蓝冰月戏谑的看着李云龙笑道。“好冰月，好夫人，我错了还不行吗？”李云龙疼的皱了皱眉头向蓝冰月道歉道，说完又吐了一口血。

“好了，好了，现在你不要说话了，伤的这么重还要讨好女人，真是色性难改。”蓝冰月一边埋怨，一边拿出她师门的疗伤药给李云龙，“这是我师门的上好疗伤药，也许对你有用，先吃下去吧！”

“这有用吗？”说是这么说，但是李云龙知道作为苍茫大陆的八大门派之一的流月宫里拿出来的疗伤药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李云龙想也不想就迫不及待的一口吃了下去。

“没用你就别吃呀！”蓝冰月有些好笑的看着李云龙迫不及待的样子道。

“冰月，这效果不错，既然你有这么好的疗伤药就分过众人一点吧！现在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战斗力，以应付即将到来的追杀。”李云龙吃了蓝冰月的药以后感觉身体的疼痛减轻了是少，于是对蓝冰月提议道。

“这个你不说我也会做的，刚才要不是没有时间我早拿出来了。司徒妹妹这个给你。”说着蓝冰月就拿药给因为听了她的话而满脸通红的司徒琴韵。

“谢谢。”满脸通红的司徒琴韵小声说道。“司徒妹妹，你先帮我照顾他，我去分药。”蓝冰月别有深意的对司徒琴韵道。

司徒琴韵当然知道蓝冰月所说的他是指谁，红着脸点点头，根本没有发现蓝冰月那有深意的眼神。

“便宜你了。”蓝冰月见司徒琴韵点头小声的对李云龙道。美人相伴，李云龙当然求之不得，况且还是名震天下的舞仙司徒琴韵，如果不是时间，地点不对李云龙一定会对司徒琴韵发起攻击。

不多时众人行了十里路，和等在那里的冷如凤她们会合在一起。看见李云龙受伤冷如凤她们忙上前来询问，就连司空兰香也不例外。

安抚了众女以后李云龙问道：“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是直接去开封，还是另外下办法？”

“当然是去开封，不去开封现在我们又能去哪里？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受了伤，如果不找个地方疗伤的话你们的伤势很可能会恶化。”司空兰香想也不想的说道。

“不行，现在虽然司徒鞑他没有追来，但是我想他不会这样放过我们的，说不定他在这里前往开封的路上已经设下了埋伏，只要我们一进入他的埋伏范围他就会给我们致命的一击。所以我不赞成去开封。”司徒远马上反对道。

“那我们应该去那里？这里除了开封到下一个城市起码要几天时间，这几天的时间足够司徒鞑他重新安排追击计划了。”司徒琴韵想了想道。

“这不重要，重要的现在我们的人都受了伤，特别是夫君他的伤根本坚持不了到下一个城市。”宫飞燕道。

“不是坚持不了下一个城市，夫君他和两个地榜高手和两个一流高手战斗所受的伤就是现在去开封也恐怕坚持不到。夫君他现在需要的赶快找个地方疗伤，而不是赶路。”蓝冰月担忧道。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ｗ.com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现在的伤就像冰月说的一样，所以我想一个人在附近找个地方进行疗伤，你们就去开封等我。”李云龙听了众人的话道。

“不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众人异口同声道。

“李公子，如果不是你，今天我们一个都不能活着离开，现在要你一个人冒险留在这里我司徒远说什么也不同意。”司徒远在众人说完后继续说道。

“对，父亲他说的对，李公子，要不这样，我陪你留下来，让各位姐姐和我父亲他们先走。”司徒琴韵提议道。

“好了，你们不要说了，你们再这样说下去我们还没决定司徒鞑的剑就架在我们脖子上了，我不管你们谁去谁留，但是你们马上决定，而且不能全部留下来，否则的话目标太大。”李云龙忍着浑身的疼痛说道。

最后经过众人的商量决定由蓝冰月，冷如凤，司徒琴韵三人留下，其他的人去开封。本来众女都要留下来，但是经过蓝冰月的劝说

才同意离开的，不过李云龙不知道蓝冰月和她们说了什么？会让众女同意她的劝说。而司徒琴韵则代表司徒琴家族而留下了。

看着其他众人离开以后李云龙对司徒琴韵问道："司徒小姐，不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安静的地方？"

"李公子，你不要叫我司徒小姐了，叫我琴韵就可以了。这里我知道有一个山洞，那里比较偏僻，我现在就带你去。"司徒琴韵道。

"好的，那就麻烦琴韵你了。"李云龙点点头道。

在司徒琴韵的带领下李云龙等人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山洞，山洞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每一棵树都有两人合围那样大，地上的灌木也有一人多高，如果不是司徒琴韵带路的话可能会在这里迷路也不一定。

来到山洞以后李云龙也不等众女说话，一个人盘坐在地上运功疗伤。

"司徒小姐，你怎么知道这里的？要不是你带路的话我们是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的？"蓝冰月边收拾山洞边问司徒琴韵道。

"姐姐叫我琴韵就可以了，这个山洞是我小时候和我二哥常来玩的地方。"说到这里司徒琴韵脸色有点黯然。

"琴韵不要伤心，人死不能复生，我想你二哥天上有灵的话一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么伤心的。"蓝冰月看见司徒琴韵黯然的神色知道司徒琴韵在为她二哥的死而伤心，于是安慰道。

"我知道，只是我不明白我大哥，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小时候我们三兄妹好的不得了，现在大哥他既然会派人杀死二哥，我真的不理解。"司徒琴韵道。

"人其实是脆弱的，在利益面前他们往往会失去自己的本性，我想你帝国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放心，我相信你大哥一定会有回头的一天的。"冷如凤道。

"但是这有什么用，他不但杀死了二哥，还要杀我和父亲，就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放过，这样的他还是人吗？"司徒琴韵有些激动的道。

"好了，琴韵妹妹，现在你身体上的伤虽然没有夫君的重，但是还是先疗伤吧！"蓝冰月看见司徒琴韵有小激动的神色转移话题道。

"好的。"听了蓝冰月的话司徒琴韵点点头走到旁边坐下疗伤。

这时正当蓝冰月准备和冷如凤到外面给李云龙护法的时候突然有一条粗壮的手臂怀抱着她。蓝冰月一惊，想挣扎，但是她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她知道这味道是她夫君李云龙的。

蓝冰月转过头来，看见李云龙紧紧的看着她。“夫君，你不是再疗伤吗？有事吗？”

“我要你。”李云龙看着蓝冰月说道。“什么？”蓝冰月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我要你。”李云龙重复道。

“夫君，你的伤这么重，现在你应该去疗伤，以后，以后你想，想怎么样都随你，好吗？”蓝冰月有些羞涩的道。

“不，我现在就要你，我们练的是双修功，这对疗伤很有帮助，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帮我疗伤的话对我来说可以事半功倍。”李云龙知道蓝冰月误会了，于是解释道。

“可，可是，这，这里不太好吧？”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有些心动，但是在这个地方她还有些迟疑。

“这里有不会有人看见，有什么关系？”李云龙道。“可，可是不是还有琴韵妹妹在吗？”蓝冰月有些意动，但是出于羞涩还是找了个很好的借口。

第九十八章 双修疗伤（二）

“呵呵，这有什么关系？你刚才不是叫她琴韵妹妹吗？以后我叫她真正的做你妹妹就可以了。”说完李云龙不等蓝冰月说话开始解她的衣服。

“等等，我，我自己来。”蓝冰月知道事情已经避免不了就泰然的面对即将到来的事情。

随着两人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落下来，滑到地上，一会儿功夫两人便成了两只小白羊，随着蓝冰月一声满足的呻吟，李云龙又一次占有了他的小妻子。也许是受伤的原因，李云龙一占有蓝冰月的身体就疯狂的运动起来。而他们身体内的两道真气在两人的身体内快速的流动着，李云龙身上的伤也随着它的流动慢慢的好转。

“夫君，我不行了。你快去找冷姐姐吧。”终于蓝冰月忍受不了李云龙的疯狂象李云龙哀求道。

“冷姐姐，快来啊！”见李云龙已经处于开发阶段，完全没有听到自己的话蓝冰月连忙向外面的冷如凤叫道。

从李云龙和蓝冰月结合的时候开始冷如凤就到外面为他们护法。李云龙急促的喘气声和蓝冰月快乐的呻吟却一声不差的落入冷如凤的耳朵里，令她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生性洁雅端庄的绝世美妇冷如凤心想：“想不到平日里看来高贵雍容的蓝冰月在床上会是那么***，刚才她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她此时欢愉之情。不过话说回来了，夫君他实在是太强大了。“想此她脑海中不由映入沉着让她无比快乐幸福的画面，同时蓝冰月那惊天动地的浪叫搅得她春心荡漾，空虚难耐。如果不是知道现在他们在疗伤，她的玉腿一定会轻迈朝发声之处走来。现在听见蓝冰月的呼救，冷如凤想也不想就向里面走去。

一到里面冷如凤她就看见蓝冰月脸色苍白的躺在地上，而李云龙还在她身上疯狂的运动着。

“冷姐姐，你快来，我不行了。”一看见冷如凤进来蓝冰月顾不得羞涩向冷如凤求救道。冷如凤也知道事情不能再耽搁了，否则的话蓝冰月一定会脱阴而亡。于是她解下自己的衣服接替了蓝冰月。

而李云龙现在虽然头脑还在清醒的状态，但是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动作，他身体内的真气不停的在他的经脉里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又犹如雄雄列火在他身体内燃烧着。他想停下来，但是却杯水车薪，根本不能让他停止片刻。

司徒琴韵在疗伤以后并没有立刻睁开眼睛，但是这里有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里，这种声音司徒琴韵她从来没有听过，好象快乐，又好象痛苦。

听到这种声音以后司徒琴韵觉得自己好象浑身发热，心跳加速度。小腹中有一股热量升起。

“到底是什么声音？好像是蓝冰月姐姐的声音，她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受伤了吗？”司徒琴韵暗想道，“还是自己的大哥追来了？可是这里自己的大哥也不知道啊！”

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到了蓝冰月和冷如凤的对话，接着又响起了冷如凤的呻吟。司徒琴韵睁开眼睛看见了她目瞪口呆的一幕，她看了一会儿马上闭上了眼睛，心想道：“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在这里做这种事情？”

终于，停止了他的动作，体内流动的真气也慢慢的平息了。“夫君，怎么样？你的伤好了没有？”蓝冰月问道。

“冰月，对不起，刚才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不过现在我的伤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想不到这种功夫这么厉害，我还以为我的伤到好一定要有个把月呢，想不到这么快就好了。”李云龙长长舒了一口气道。

“只要你没事，我受点苦也没关系。”蓝冰月摇摇头道。

“对了现在琴韵她呢？刚才的事情她是不是知道了？”李云龙问道，虽然李云龙他不在意司徒琴韵知道刚才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希望司徒琴韵不知道出的事情，否则的话如果让司徒琴韵误会的话，以后要想追求她比较困难。

“她啊，当然知道啊！”蓝冰月笑道。那里的司徒琴韵一听心里一惊，想到蓝冰月怎么知道自己刚才知道的，难道她发现自己已经醒来了？那不是刚才自己的反映她也知道了吗？羞死人了。

李云龙虽然还抱着一丝侥幸，但是听了蓝冰月的话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他也没有灰心，有时候这样的事情反而会起到意想不

到的作用。

“好了，骗你的了，现在琴韵妹妹还在疗伤，我想他应该不知道，其实就算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练的是双修功，刚才是为了和夫君疗伤才这样做的，我想琴韵妹妹她知道以后也不会误会我们的，况且做这种事情应该我们比你更羞涩才对啊！”蓝冰月道。

“原来他们刚才在疗伤，看来自己误会他们了。”司徒琴韵听了蓝冰月的话以后暗想道。

“夫君啊，现在我们怎么办？”冷如凤问道。看了看天色李云龙道：“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在这里过一夜，明天回开封。现在你们起来穿衣服吧！琴韵她也应该醒了。”

“恩。”

过了一会儿以后司徒琴韵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的‘醒’来。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一定会发现她司徒琴韵脸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ＤＸＳＷ.com色微红，眼角含有春意。

这时李云龙等人早就整理好了衣服静静的坐在那里休息，看见司徒琴韵醒来李云龙问道：“琴韵，你的伤害怎么样了？好了没有？”

“哪有这么快，不过过几天应该没问题了，对了，李公子，你的伤难道已经好了吗？你是怎么疗伤的？”司徒琴韵问道。可是在问出话以后司徒琴韵就后悔了，自己怎么可以这样问，他是怎么疗伤的自己知道，难道要他把这事情说给自己听？想到李云龙是怎么疗伤的司徒琴韵双脸开始发热。

“呵呵，秘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帮你疗伤。”李云龙嘿嘿一笑道。

帮我疗伤？怎么疗，难道要……想到这里司徒琴韵明显知道了李云龙的意思，不过司徒琴韵的心里有些甜甜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况且李云龙武功也高，人又英俊潇洒。

而现在的李云龙根本不知道司徒琴韵已经理解他话里的意思，如果知道的话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夜慢慢的来临了，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在这山上还是冷飕飕的。山洞里生起了火，大火把众女的脸色照的发红，就想一个个红透了的果子，让人真想去咬上一口。

这时，天空中猛然炸响一道惊雷，只听“砰”的一声震响，一道闪电撕裂天空，黄豆大小的雨点突然毫不客气的砸落下来，初时稀稀疏疏，不一会儿便如天空被捅了个窟窿，暴雨倾盆而下，“轰隆隆……”的爆响声不断，三女为之所惊。但是李云龙却不觉得有什么，这在他的前世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些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老天愤怒了，世上的坏人要遭报应了。”司徒琴韵看着天上的闪电喃喃道。司徒琴韵现在心里想到了他的大哥，难道是因为她大哥的所作所为让老天愤怒了?

蓝冰月与冷如凤不觉地向李云龙身边**，李云龙一手一个握住她们的手道：“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自然现象而已。”

“不，夫君，这是老天的愤怒，它在惩罚下界的人们。”蓝冰月坚定的说道。

狂风呼啸而来，黄豆大小的雨点吹进了山洞中，山洞中的过升起不久的火被熄灭了，山洞顿时处于黑暗之中。黑暗，女子对它有着天生的恐惧，一时间蓝冰月三女吓的惊叫连连。

“不要怕，你们先*在一起别动。”李云龙见此连忙说道。接着他走到山洞外面找了几块石头和树肢把洞口的大部分遮挡住。然后重新升起了火。

众女长从舒了一口气，而司徒琴韵更是站直了身子，抬起头挺起胸部呼着气，好刑做了很大的运动一样，胸脯随着呼气的动作，向前一挺，高高的在李云龙面前竖起。

李云龙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于是他乘机打量她的美态，现在司徒琴韵的衣衫完全湿透，连肚兜的花边都透过衣衫印在外面。望着那美好的形状，李云龙感到此刻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真是热——“冰月，你们没事吧？”也许是做贼心虚的原故，李云龙担心被司徒琴韵，还有蓝冰月，冷如凤发现自己正在偷看司徒琴韵，于是开口寻找话题转移她们的注意力，只要她们一分神，李云龙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欣赏司徒琴韵身上此时的艳色了。

也同样已经被雨水打的透明的蓝冰月用手将盘在头上的秀发散开，微笑着道：“没事，想不到这里的雨这么大。”

一阵大风袭过，一缕发丝调皮的掠过嘴角，蓝冰月现在的神态说不出的风情妩媚。

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笑了笑，感受着手中滑腻的肌肤，李云龙突然意识到什么，急声向司徒琴韵问道：“琴韵，你的身子好冷，身体不舒服吗？”

司徒琴韵脸上顿时露出羞涩神情，原来由于山洞太小的缘故，这时司徒琴韵和李云龙的身体紧挨在一起，听见李云龙的问话司徒琴韵立刻慌张的退开一步，急声道：“没事……我……我一点都不冷。”

当司徒琴韵的身子离开李云龙身体的时候，李云龙眼中露出一丝遗憾，心中感叹，如此柔软的身子要是能够再多挨一会儿就好了。

不过楚素秋很快镇定下来，可能是担心张霈脚上的伤，她退开以后，很快又再次走上前来，将他搀扶住。

在山洞里，他们围坐在升起的火堆旁边，干燥的树枝燃烧发出“啪啦”的声响。山洞里光线阴暗，好在山洞里刚才堆放着大量草穗和树干枝条，他们才能够升火取暖，而不至于挨冻。不过点起了火堆，可是四下里却仍是朦朦胧胧看不真切。

第九十九章 完美身材

不过在李云龙眼中，这阴暗的山洞却显得无比的惬意，他随意的坐着，眼睛却透过腾窜的火焰不断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司徒琴韵，她此时身上衣衫仍然紧贴在身上，跟没穿似的。

天天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非常不舒服，不过由于司徒琴韵在这里，李云龙又不方便直接将衣服脱下来，毕竟这里是注重男女受授不亲的异世界。当然如果现在只有蓝冰月和冷如凤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无难了，不过李云龙很快想到了一个主意。

“啊切！”李云龙张口打了一个喷嚏，身体轻轻的发颤。

不过没有等司徒琴韵说话，蓝冰月立刻急声问道：“夫君，你怎么样了？”李云龙见蓝冰月这么快就反映过来了，不给司徒琴韵说话的机会感到既高兴又失望，但还是回答道：“我没事。”说完又打了一个喷嚏。

这时司徒琴韵犹豫了一下，俏脸微红的开口道：“你把衣服脱下来用火烘干比较好。”听了司徒琴韵的话蓝冰月和冷如凤了解到李云龙的用意了，脸上露出原来如此的微笑。

于是，李云龙在司徒琴韵转过身背对他以后，立刻将身上湿透的衣物全部脱下来，用木枝做成的支架撑起，放在近火堆的地方烘烤。

在火堆中间隔着衣服，现在李云龙和司徒琴韵他们两人谁也看不见谁，李云龙一边和司徒琴韵搭话，一边心中转悠着怎么也让司徒琴韵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只要一想到司徒琴韵衣衫褪尽，全身一丝不挂的诱人模样，李云龙的呼吸变的微微有些局促，不过这可不能胡来，稍一出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蓝冰月伸手摸了一下，发现衣服已经干了，她招呼李云龙，让他将衣服穿回去。

李云龙暗忖时机终于来了，他一直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冰月，你们也把衣服脱下来用火烘干吧，不然生病了就麻烦了。”

蓝冰月和冷如凤一想也对，这里只有李云龙一个男人，而且也是自己的夫君，刚才这么羞人的事情都做了，现在这样做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她们除下自己的衣服，放在上面烘烤。

女人哪有不爱洁净不爱美的，身上穿着湿透的衣服，任谁也不会觉得舒服的，不过要赤身裸体的在火堆旁边等衣服被烘干，这种羞人的事情司徒琴韵却是做不出来的。

看着蓝冰月和冷如凤两人开始行动，而司徒琴韵只是闭口不答，李云龙知道司徒琴韵他是心中意动，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而已，知道司徒琴韵怕自己在这里有些尴尬。

“琴韵，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那你可以先穿我已经烘干的衣服，然后等你自己的衣服烘干以后，在将我的衣服还我。”李云龙不容许她拒绝的步步进逼：“我转过身，你赶快将湿衣服换下来放在枝干上。”

好一招以退为进，蓝冰月和冷如凤心里想道。

这一招以退为进果然见效，司徒琴韵轻声“恩”了一声，声音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可是李云龙却仍然听的清清楚楚，就象在他耳边诉说一样，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司徒琴韵悄悄地转过身来，发现蓝冰月和冷如凤已经除去衣服在火边烘烤着，而李云龙果然已经背向自己，不过此时李云龙全身赤裸，小麦色的健康肌肤和背后结实的肌肉不仅看的李云龙俏脸发烫。想到了刚才李云龙在蓝冰月和冷如凤两女身上运动的情形。让他觉得觉得羞赧万分，心中如同有一千头小鹿在奔跑。

可是尽管心中有些难为情和羞涩，但是想到现在蓝冰月和冷如凤都在这里他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于是冷如凤秋还是咬牙脱下了身上的衣衫，套裙和白色的绣花鞋，并小心翼翼的将它们放在火堆旁的枝架上一一展开，烘烤起来。

当司徒琴韵身上的外衣全都离开她滑腻的肤肌时，此刻她的身上仅有一件米黄色的肚兜，和一条米黄色的四角短裤，然而失去外衣的掩盖，米黄色单薄的肚兜，根本束缚不了胸前那对饱涨的丰满。

诱惑的身段，婀娜的曲线，粉美的肌肤，妩媚的风情，在司徒琴韵身上完美的融合为一。由于第一次在有男人在身边除去衣服，司徒

琴韵脸上露出羞怯的表情，接着似乎在下一个重要的决定，急促的呼吸使她显得份外十分诱人。

她脸上泛着粉红透白的红霞，心中思忖着是否要将内衣也一并脱下来，她心中本意是不愿意的，可是想到等一下她要穿着李云龙已经烘干的衣物，到时候那些衣服如果再被她湿透的内衣弄湿就不好了。

“琴韵妹妹，你还是把身上的都除去吧！有我们在这里他不敢把你怎样的。”这时蓝冰月对司徒琴韵说道。

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司徒琴韵终于还是羞答答的把头垂下，默默的将手伸到背后悄无声息的将米黄色肚兜的细绳松开。

司徒琴韵终于褪下了她的肚兜，一对没有任何遮掩完美身形赤裸裸暴露在空气中。接着司徒琴韵又迅速的褪下贴身短裤，只见光洁迷人的小腹上点缀着小巧的肚脐，不论色泽、弹性，均无可挑剔的修长玉腿让人涌起犯罪的冲动。

“琴韵妹妹，你真完美，将来真不知道谁会娶到你这样美丽的女人。”冷如凤看着司徒琴韵完美的裸体赞道。

“冷姐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比的上你们呢？你们不仅仅有一副完美的身材，还有一个可以爱你们的人。”司徒琴韵笑道。这个时候司徒琴韵的心情有点放开了。

“是吗？你也可以找一个爱你的人啊！”说着冷如凤看向了李云龙。电脑看小说访问ｗｗｗ.ＳdxＳw．com

司徒琴韵看见冷如凤看向李云龙脸色一红，知道冷如凤的暗示，心想道：“其实跟着他也不错。武功又好，人又英俊，而且对待自己的妻子也有情有义。哎呀，我在想什么呢？”

其实这个时候李云龙最难过，三个美女在他后面赤裸的身体在聊天，他也不能一保眼福。特别的闻都司徒琴韵那**的幽香，让他身体的某个部位有了反映。

在艰苦的等待中终于等到司徒琴韵他们烘烤好了衣服，李云龙才可以解放，看着红光满面，聊天聊的兴奋不已的三女李云龙暗想道：“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都赤裸的身体服侍于我。”

第二天一亮，李云龙就带着三女向开封城出发，由于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雨，所以早上赶路特别的凉爽。

“不知道父亲他们昨天有没有到开封？”司徒琴韵有些担忧的说道。“妹妹放心，虽然可能司徒鞑他在去开封的路上安排了人马，但是你父亲他们去开封的时候走的是大道，现在由于武林大会就要召开了，而这开封去去参加武林大会的必经之路之一，在路上的江湖人士一定有很多，想必司徒鞑也不勇明目张胆的对付你父亲他们的。”冷如凤安慰道。

“可是司徒鞑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司徒琴韵道。“琴韵妹妹，虽然他司徒鞑已经疯狂到杀自己父亲的地步了，但是我相信他还是不敢在天下江湖人面前明目张胆的做出来，毕竟他的目的是想要做武林盟主，如果他在江湖人面前明目张胆的追杀自己的父亲的话，那么他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少敌人，这对他的最终目的相违背的，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蓝冰月对司徒琴韵道。

“就是，琴韵，我们不需要担心你父亲他们，我想到时候他们自然会有人保护的，我担心的到是我们，现在司徒鞑如果没有抓到你父亲他们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行4在这周围找我们的。”李云龙道。

“他们行知道我们和父亲他们分开吗？”司徒琴韵问道。“会的，一定会的，司徒鞑他不是傻子，如果他连这个地不知道的话那么他还有什么资格去称霸江湖呢？”李云龙点点头道。

“而且他可以猜测到我们可能到了这里。”冷如凤接道。“可是这里我大哥他不知道啊！”司徒琴韵道。

“你大哥是不知道昨天我们到了这里，但是这腊月山庄躲人的地方不多，而司徒鞑就在这里长大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只不过他不知道他们躲藏的具体地点而已。”李云龙道。

李云龙和司徒琴韵她们边边说，不知不觉地出了树林。一出树林李云龙马上发现前面人影闪动，“看来司徒鞑真的找上门来了。”李云龙对众女说道。

司徒琴韵看了看前面的人影道：“我也想不道大哥这么快找上门来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能出去，如果出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虽然前面的这几个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解决他们，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行踪将会暴露给司徒鞑他们，这对我们非常不利。”李云龙想了想道。

“可以不出去我们怎么样才能回开封呢？而且司徒鞑可以在各个路口安排人手，一发现我们就向他禀报，这样的话我们其不是要在这里住很长的一段时间？”蓝冰月问道。

“谁说的。我们打扮一下不是可以了吗？”李云龙道，“况且他们在这里这样找人说明琴韵的父亲他们已经到达了开封，否则的话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手。”

“打扮？怎么打扮？你会吗？”蓝冰月问道。“当然，也不看看你夫君我是谁。”李云龙大言不惭的道。

一会儿以后树林里出来一个老头和三个老太婆。向大路走去。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从树林里出来？”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大汉马上拦在他们身前问道。

第一百章 生孩子

“什么，你在和我们说话吗？说什么来着？”那假扮老头的李云龙问道。“不是说你，还说谁，说你们为什么从树林里出来？”那黑衣大汉不耐烦的道。

“哦，说我们，老太婆，他们在说我们呢！他说什么来着，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一篇？”李云龙对假扮老太婆的蓝冰月道。

“老头子，我怎么听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小子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呢？难道我们在这山里过了三十年时间世界上的人都把我们忘了？”蓝冰月道。

“喂，老头，回答我的话。”黑衣大汉再次问道。“回答，回答什么？”另外一个打扮成老太婆的司徒琴韵问道。

“好了，看他们都快要死的人了，你问他们有什么用？”另外一个也是穿黑色衣服的大汉对刚才问话的那个黑衣大汉道。

那黑衣大汉想想也对，对李云龙他们道：“走，走，走，不要在这里。”

李云龙他们好象没听见一样问司徒琴韵道：“老太婆，他们在说什么。”呵呵，好色的李云龙现在还不忘记占司徒琴韵的便宜。

司徒琴韵很聪明，李云龙的话的意思她当然知道，不过他心里有些喜欢被李云龙这样叫的感觉。司徒琴韵道：“他叫我们快走。”

“哦，他叫我们快生孩子。”李云龙正经的想了想道。这个死鬼在想什么呢？蓝冰月和冷如凤心里想道。

司徒琴韵又好气又好笑，演戏也不用这样吧！不过没等司徒琴韵说话李云龙又说道：“老太婆，你说我们应该生多少个孩子？生男的，还是生女的？”

“谁跟你生孩子，老头子我们快走吧！”司徒琴韵不知道到底李云龙心里怎么想的，既然要骗过这些黑衣人去开封，为什么现在他们叫自己等人快走他还在说这些话？迫不得已司徒琴韵只有这样说道。

“哦，老太婆你是叫我快走，然后和你生孩子是吗？可以我还没有想好要生多少个孩子，还有就是生男孩还是女孩。”李云龙一副原来如

此的神态道。同时李云龙心里暗笑，现在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便宜自己不占那么自己就是傻瓜了。

无语，司徒琴韵总算见识了李云龙的无懒和无耻了。这时冷如凤道："老头子，我们快走吧，你要和妹妹生多少孩子到城里再说，妹妹，你说怎么样？"最后一句是问司徒琴韵的。

司徒琴韵想不到冷如凤也这样说话，但是为了能够快点到城里司徒琴韵只有说道："是的，老头子，我们快去城里吧！"

"好哟！我们去生孩子了，你们三个至少要一人给我生一个，不许反悔。"李云龙兴奋道。

就这样李云龙他们骗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黑衣人，在这期间司徒琴韵他和冷如凤，蓝冰月一样不知道被李云龙占了多少便宜。

看见开封城的时候，一个白衣女子拦在了李云龙他们的前面，这个白衣女子白衣如雪，身形高挑修长，纤侬合度，美不胜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骄姿傲态使她更添几分迫人的英气，她身形飘飘欲飞，有如九天而降的白衣仙子，头上是随风飘逸的秀发；那粉嫩嫩的脸蛋；那西施重现的柳叶弯眉；那貂蝉转世的樱桃小口，脖子上是圆润细腻的肌肤，小巧的下巴。让人有惊艳如黛感觉。

李云龙见了眉头一皱，虽然这个白衣女子是天下少有的绝色，但是现在她却给李云龙有种不安的感觉。李云龙想不起来这种不安的感觉到底来自哪里？

"李公子，这里见到我很意外吧！"白衣女子轻起齿贝对李云龙说道。"老太婆，她在说什么？"虽然被白衣女子叫出李公子而感到惊讶，但是李云龙还是用老办法问旁边的司徒琴韵。

"李公子，你不用装了，我知道你就是现在正在被司徒鞑四处寻找的杀父仇人。"白衣女子平静的对李云龙说道。

杀父仇人？李云龙和司徒琴韵她们对望一眼看出了对方的震惊，难道昨天司徒远没有逃出司徒鞑的追击？已经死了？这不可能？李云龙想道，不过这个杀父仇人的事情既然从这个白衣女子的口中说出说明司徒鞑的阴险，这样一来加上以前李梦清的事情李云龙就成了天下人除之后快的对象了。

而司徒琴韵听了这个白衣女子的话以后有些激动，李云龙见此马上上前拉着他的小手传音道：“不要听她的，她刚才这样做是在试探我们，我们这一路上没有看见有打斗的痕迹，伯父他们不可能有事的，再说就算伯父他们昨天晚上出了事情她怎么会知道？在腊月山庄发生的事情在江湖上根本没有传开，就算传开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快找到我们？”

听了李云龙的话司徒琴韵冷静下来了，觉得刚才自己是有些冲动。看着被李云龙抓住的小手司徒琴韵脸色一红，微微的挣扎了一下。

李云龙笑道：“你不是答应我要给我生孩子的吗？现在只不过抓了一下你的玉手而已，不要这么大反映吧！”

“李公子，那边有很多司徒鞑的人在找你，要不要我把他们叫来。”白衣女子这时又说道。

李云龙一楞，不知道这个白衣女子是不是真的看出来了？如果不是的话她为什么会这样说？如果是的话她是怎么看出来的？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好象知道李云龙在想什么，这个白衣女子接着道：“你们的易容术很好，但是你们的那几个女的，她们的肌肤这么光滑，这怎么会是一个老太婆所拥有的呢？”

原来是这样。李云龙暗想道。本来李云龙也想把蓝冰月，冷如凤，司徒琴韵三人的肌肤弄出一点皱纹来，可是哪个女人不爱美，他刚提出来就被她们否决了，想不到这个白衣女子既然会这么细心看了出来。

想到这里李云龙上前对这个白衣女子道：“美女，你是不是看上我了，要和我生孩子啊！放心，我的那几个老太婆生好以后我就和你生。”

这个白衣女子被李云龙气的脸红不已道：“李公子，你应该不想让司徒鞑知道你在这里吧！如果你再这样说会的话，嘿嘿。”

李云龙再*前一点，鼻子里闻到了一股草药味，李云龙一楞，暗想道：难道她是一个大夫？否则的话她身上怎么会有草药味呢？

李云龙再向这个白衣女子*了*，立刻又闻到了她那**的幽香，道：“那你说啊！我才不怕呢，再说如果你想让司徒鞑知道的话不用在这里和我费话了。还有除非你喜欢上了司徒鞑，但是他司徒鞑没有理你，所以要想在这里抓住我，然后让司徒鞑喜欢上你。不过我想你现在和我这么亲热，要是被司徒鞑知道了的话她一定不会喜欢上你的。”说话的同时李云龙呼出的热气喷到了这个白衣女子的脸上。

白衣女子后退一步，脸色发红，眼里闪过一丝愤怒然后平静的说道：“李公子明确自重。”“自重？我没有不自重啊！你喜欢我老头子我也没办法。我又不能说我已经老了，你不应该喜欢我，去喜欢别人吧？我有这样笨吗？再说老头子我人老心不老。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跟了我以后我保证让你满意。”李云龙继续调戏道。

后面的蓝冰月对冷如凤道：“夫君他今天是怎么了，怎么都说一些疯言疯语？”冷如凤笑道：“这也许是夫君的本性吧！不过这样一来和夫君他在一起开心多了。”蓝冰月点点头，觉得冷如凤说的有道理。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他有多严肃，或者有多大的本事，而是要有逗人开心的本事，如果没有这个本事的话就算两人有多恩爱，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也会相互厌倦的。

那白衣女子被李云龙气的浑身发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那时压制住了心中的愤怒，平静的说道：“李公子，我想让你一个人跟我来一个地方，否则的话……”

“好，我也累了，我们回家睡觉去。”李云龙点点头。“你。”白衣女子气愤的看着李云龙，似乎要把他吃了一样。

李云龙嘿嘿一笑，来到司徒琴韵她们身边道：“我跟她去一下，你们先到客栈会合清儿子和伯父他们。”“夫君，她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你跟她走？你跟她走会不会有危险？我看还是不要去了吧！”蓝冰月道。

“放心吧，以我的武功她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而且我觉得她应该没有恶意的，否则的话她只要在这里叫一声我们一个都走不了。”李云龙道。

“没有恶意？哼，我看你一看她是美女什么都忘记了。”司徒琴韵在旁边哼的一声道。不知道为什么司徒琴韵看见和别的女人这么亲热她心里不舒服。

“是吗？那我有没有见到你把什么都忘记了？”李云龙戏谑的笑道。“你，我是一个丑八怪，你怎么会见到我什么都忘记了呢？”司徒琴韵有点幽怨道。

“放心吧！我在和她生孩子之前一定先和你生。”李云龙先调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谁知道她是什么人？像她这样的人应该有些名气，还有她的身上我闻到了一股草药味。”

冷如凤想了想道：“可能她是药王谷的人。”“药王谷？什么地方？”李云龙好奇的问道。“药王谷是神医王百川所创，药王谷的人每一个出的的都是神医，而且在江湖上无任是黑白两道都对他们尊敬有加。”

“这么说我把她收了，以后我们治病不要找大夫了？”李云龙有些兴奋的道。“什么？你要把她变成我们的姐妹似的为了这个原因？”蓝冰月惊讶道。

“是啊！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好了现在先不说这些了，你们先去客栈吧，否则的话伯父他们也要担心的，我最迟明天一定和你们会合。”李云龙道。

这时那个白衣女子叫道：“好了没有，这么慢。”“好了，快好了，和我生孩子也不用这么着急啊！”李云龙回答道。

第一百零一章 柳清儿

“你快去和她生孩子吧，不用和我们这些老太婆在一起了。”蓝冰月笑骂道。“你们小心点，到了客栈以后最好这几天不要出来。”李云龙嘱咐道。说完他就向白衣人走去。

来到白衣人身边李云龙对白衣女子道：“美女，走吧！”

看着李云龙他们离开司徒琴韵露出了不舍的表情，蓝冰月见了以后戏谑道：“琴韵妹妹，是不是舍不得他啊！”“啊，什么，冰月姐姐，你说什么呢？我哪有。”司徒琴韵脸红道。

“嘻嘻，放心，他不是答应你要和要生孩子吗？”冷如凤也笑道。“冷姐姐，你也这样说我，我不理你们了。”司徒琴韵不依道。“呵呵。”看见司徒琴韵的样子蓝冰月两女笑道。

“美女，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总不能将来我们的孩子问我她的母亲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吧。”李云龙对白衣女子道。

“你再这样说我对你不客气。”白衣女子恶狠狠的说道。但是她恶狠狠的样子在李云龙眼里却别有一翻风味，李云龙笑道：“只要你告诉我名字我就不说了，呵呵。”

“柳清儿”白衣女子，哦，应该叫柳清儿道。“柳清儿，好名字，扬柳细腰，清秀可人。”李云龙赞道。柳清儿闻言一喜，没有哪个女子不喜欢别人称赞她的，柳清儿也一样。

“你是药王谷的人？”李云龙突然问道。“你怎么知道？”柳清儿惊讶的看着李云龙道。“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不是说过要和你生孩子吗？”李云龙戏谑道。

柳清儿对李云龙的无耻一点办法都没有。

“脆柳轩！”李云龙看着门沿上挂着的匾额，轻笑道：“你住的地方倒也优雅，如果能在这里住一辈子。就算拿神仙来换我也不肯。”

柳清儿自知道那家伙又在乱吃豆腐，白了一眼：“李公子请进，贵客第一次临门。先尝尝清儿的茶。”

这屋内，一桌一椅，一壶一杯，均是用紫竹所制，让人不由心生回归自然的感觉。再品得柳清儿亲手所沏的绿茶，擦茶香微涩缭绕，

回味无穷。让人心静神宁，去忧解烦。

李云龙咂嘴赞道："好茶。"

柳清儿与李云龙对面而坐，犹豫了一下道："李公子知道我今天找你来有什么事情吗？还有李公子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我想李公子你应该知道。"

"啊？"李云龙不要意思的摸着头，哈哈笑道："小姐说笑了，我怎么会知道小姐要我来干什么呢？"顿了一下，李云龙才又淡笑道："不过，我还是知道一些其他的原因。首先，你身上有股草药味儿。显然你是个经常和草药打交道的人。第二，你的功力应该已经突破后天，抵达先天之境了吧，你年龄不大，就有这种成就。一定有什么机遇，再说了，你不是还一眼让出我是救司徒琴韵他们的人？喂喂，你一本正经板脸的样子，莫非是想杀人灭口？"

"对，其实我已经在茶中下了毒。不用一时三刻，你就会一命呜呼。"柳清儿冷着脸，看着李云龙："若是你肯求饶，或许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这样不太好吧？"李云龙故作夸张喊道："果然是天下最毒妇人心，想我李云龙活了十几年。还没品尝过天下美女呢，真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若是清儿仙子肯成全，嘿嘿。让我得以再次一尝那妙事，之后随你怎么折腾都行。下毒抽筋扒皮悉听尊便。"

柳清儿没想到难得和人开个玩笑，没整到人，却惹来一通无耻之犹的污言秽语。当下玉靥绯红，又羞又怒的嗔道："李公子你要再这样惹人耳根不清净，当心我这个做主人的赶你出去。"

"你要赶我出去，恐怕我就命不久矣。"李云龙一脸凄苦道："外面都是司徒鞑的人，我一出去，岂不是要被他们追杀我到天涯海角？还有清儿小姐的那些爱慕者，他们要是知道我在清儿小姐这里坐了这么久，还以为我对清儿小姐做了什么事情，到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要把我追杀到天涯海角？还，还有清儿小姐你是药王谷的人，如果让药王谷的人知道了的话，药王谷会放过我吗？"

"谁说我们药王谷会追杀你？"柳清儿故作凶恶的白了一眼道："我们药王谷一向致力于炼制丹药，几乎不问世事。鬼才懒得来追杀你。"顿了顿，这才道："不过，你倒是要担心下那些你的敌人吧！他

们可没有我药王谷的人那样的好脾气，说不定会不择手段的来对付你，你以后可要小心点行事。”

“放心，我现在有你这座大*山。旁人一般也不敢来惹药王谷之人吧？”李云龙翘起了二郎腿，自顾自的倒茶喝道：“话又说了回来，你这房子蛮幽静的，住一辈子也不会腻。”

“李公子。”柳清儿犹豫了好半天后，才微歉意的开口问道：“其实这成我你来我想问问你到底吃了什么灵药，让你的身体这么快恢复？因为我知道在被两个地榜高手和两个一流高手的攻击下你应该至少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你以前的水平，但是你却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这让清儿不得不产生好奇。希望李公子能够告诉我这样的原因。”

原来是为了这事啊？李云龙微讶，难道她不知道有双修的这门功夫？可以按照药王谷在江湖上的地位不应该不知道这样的原因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如果是清儿仙子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李云龙贼眼在柳清儿身上滴溜溜的转了一圈，嘿嘿淫笑道：“只要清儿肯让我一品香舌……”

“李龙，我是不是应该立即赶你出去。然后通知司徒鞑派人来杀你？”柳清儿和李云龙接触不久，已经领教了他的无耻，但是绝没有想到他竟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品香舌？亏他有脸说得出口。柳清儿表面上看是又怒又寒，然脸颊上却止不住的微烫了起来。不可否认，已经除去易容以后的李云龙达到地榜高手以后，是一个极有魅力之人，高大英俊的外表，微卷披肩的长发，深邃如潭的眼眸，不经意的笑容，狂放不羁的气质。足有让女人动心的资本。就连柳清儿这种长炼静心之人，一天之内也不止给他惹出了数次心情激荡。

李云龙打了个哈欠，伸着懒腰不为其威胁所动道：“清儿小乖乖，天色已经不早。我们的床在那里？不如早点安歇吧。”

柳清儿顿被击败，脸上的寒怒消去。对于李云龙的胡言乱语，她只好充耳不闻，起身道：“你若是想睡觉，那就随我来。”

前堂往后，过了个幽静的小庭院后，有数间厢房。房内设施虽然简陋，但床桌齐全。

“你以后就住这个厢房。”柳清儿轻轻淡淡道：“若有什么事情，唤一声就行，我住对面。”

“其实，何必这么见外？”李云龙贼眼乱瞄，嘿嘿笑道：“住在一个屋里不是方便点？可以聊聊人生啊，聊聊诗词歌赋，聊聊琴棋书画，聊聊男女……”话还未说完，柳清儿早就知道后面不会有什么好事，一溜烟的就跑了。

“这小娘皮，倒也有趣。”李云龙躺在了紫竹床上，翘着二郎腿，心中直盘算。如果不是她的相救，自己今天可能逃不出司徒鞑的手心，不知道冰月她们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客栈？不过李云龙也不是很担心，他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会得到自己的相信把他们保护起来的。

第二天大清早，李云龙在柳清儿的院子里呼吸下未经污染的空气，感受着夏秋之风温柔又遐意的拂面，着实是一种享受。背负着双手，仰望清晨初阳。这使得李云龙有新生的感觉，如果人生如此享受那应该有多好，慢慢的李云龙的心静了下来，不去想那些烦恼的事情。随着心境沉淀恬静，李云龙的整个意识频率逐渐向大自然接近，直至融为一体。树叶在微风中飒飒做响，小鸟扑腾着翅膀欢愉轻啼……

柳清儿早就看到了园子中的李云龙，本想上去打个招呼，然却突然发现李云龙不见了。当然，并非是真正的不见，而是有人在面前，却感受不到其存在之意。那具背负着双手的挺拔躯体，仿佛就是一块没有生命的雕像，分不清是大自然融入了他，还是他融入了大自然。

被震惊了，柳清儿檀口微张，不可思议的看着李云龙。心中只有四个字：“自然之道。”昨天看李云龙那种嬉皮笑脸，又无赖之极的模样，却想不到他已经达到了境界。自然之道是武学的最高境界，柳清儿虽然和她师傅学习医学，但是她对武学的研究比一般人还要深人。而且柳清儿毕生也是以追求自然之道为目的，诺大的江湖能达到这种心境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极其罕见，无一不是修炼了百年以上的老前辈，天榜高手。而心境达到自然之道的人，都会心性淡薄，无欲无欢。然而眼前的李云龙，却又彻底颠覆了柳清儿的世界观。

就这样李云龙站了一个时辰，而柳清儿则也是痴痴的看了一个时辰，双眸露出了崇敬之色。直到初阳高升后，李云龙才将展开的心神

收敛了回来。他觉得自己的武功好象又提高了不少，李云龙暗想道：如果在这里站着可以提高武功的话以后要在这里多站一会儿了。回头看见柳清儿，李云龙露出了一脸戏谑的笑意：“清儿小乖乖，莫非是想要和我现在生孩子了？如果是的话就大声说出来好了，何必这么偷偷看我半天呢？”

刚刚建立起来的崇敬好感，这一刻又起了质疑之心。柳清儿实在没有办法将眼前这个无赖腔调的家伙，和那个自然之道的高手结合起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家伙都不象刚才的那个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直让柳清儿怀疑。

第一百零二章 赌博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李云龙贼笑兮兮的贴了上去，啧啧赞道：“小乖乖今天的绿裙子比昨天好看，有种活泼俏皮的可爱。还有你那挺拔高耸的胸部啊。在外面看上去这么美丽，不知道摸起来的感觉怎么样？让我来检查检查。”禄山之爪趁着她一愣神红脸之际，疾若闪电的抓了一下，轻捏俩次后又飞速闪回。淫笑连连道：“果然是十足的美，手感美妙。”

柳清儿惊叫一声，双手护着胸口跳开，对李云龙最后一丝崇敬被击得粉碎，秀眉一轩怒斥道：“无耻下流。”

“切，摸一把又不会少块肉。”李云龙诞着脸又凑了过去，挺了挺胸：“大不了我也让你摸一把，当扯平好了。”

柳清儿是药王谷的当代传人向来受人尊敬，想追求她的人多如果过江之鲤，但即便是再混蛋的人，在她面前也会装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从未遇过如此无耻的光明正大的家伙，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总不能因为被摸了一把，就和他拼命吧。再者说，第一次被人摸到胸部，如触电的感觉到现在也未消去。想了一下，也只好忍气吞声佯装镇定道：“李公子。以后你要是再如此无礼，我一定会赶你出去。时间不早，我要出门了。”说着，转身匆忙便跑。

李云龙嘿嘿一笑，长身追了过去，与她并肩出门道：“出去好了，我也想出去，我的那些女人们都想为我生孩子呢？你现在又不想和我生孩子，我合适出去吧！不过今天看你换了套衣服，不会是想偷偷摸摸出去会情郎吧？”

唤作其他人这么说，柳清儿或许会心若止水，不为所动，也不会有任何解释。但是面对李云龙，此时的她心脏不争气的闪过一丝异样的难受：“别胡说，还有我可没让你出去，没有我的话你出去的话，嘿嘿。”

“不让我出去？是不是偷偷的把我养起来啊！我可不想做你的秘密情人，如果你想把我偷偷的养起来的话我可不同意的，再说就是我同意了，我的那些妻子们也不会同意的，所以我想你还是放弃这个打算吧！”李云龙想了想正经的道。

“胡说，谁，谁要养你，我只是要弄清楚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伤这么快疗好的。如果你不说的话。那么就别想出去。”柳清儿皱了皱眉头道。

“你要我住在你这里，你不养我怎么可以？难道要我白白的饿死？可是这样的话你的目的不是也没达到吗？”李云龙笑嘻嘻的对柳清儿道。

“饿死了活该。”柳清儿忍不住白了李云龙一眼道。“把我饿死了你舍得吗？以后你到那里去找象我这样好的男人？还有以后你跟我们的孩子怎么说啊！”李云龙看见柳清儿白了自己一眼觉得如果处在温柔乡里一样。

“你胡说什么，谁和你有，有孩子了？”柳清儿忍不住问道。“难道不是吗？昨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好象睡在一起啊，这怎么会没孩子呢？我记得昨天晚上你在我怀里睡的特别的香。”李云龙想了一会儿道。

“你再说我就杀了你。”柳清儿恶狠狠的说道。“这么说是我记错了，也许是昨天我做梦的原因吧！”李云龙假装想了想道。

看了看快要出门口了李云龙闪电般的在柳清儿的小嘴上亲了一下道：“宝贝，我先走了，以后要找我生孩子就到我住的客栈来找我。”

“你，无耻？”看着李云龙远去的身影柳清儿才记得李云龙他是一个地榜高手，自己也不可能拿住他，而且现在他的那些女人们已经不在他身边了，自己也根本没有理由危险他了。为此柳清儿恼怒不已。

“死小贼，以后别让我看见你。”柳清儿恶狠狠的道。

开封城内，李云龙一个人哼着不知名的歌慢悠悠的在大街上走着，现在是早上大街上明显比前几天要热闹多了。其实说起来这个开封城还是那个汉王的封地，但是在这里由于和帝国的广州比较近，所以这个开封城汉王控制的不是很强大。皇帝也不会允许在自己的地盘边上有强大的势力存在。

“到哪里去呢？难道要马上回客栈？不行，好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这么快回去的话不头值得了，以后不知道要到几时才可以一个人出来玩了，有时候女人多了也是一种麻烦，干什么什么都要带着他们，自己想调戏一下小姑娘都不行。”李云龙自言自语道。

“但是不要女人还是男人吗？男人就要他妈的大把大把的女人，我就不信有了大把的女人以后真的弄出什么事情来。”

不知不觉的李云龙来到了繁容大街，也是开封的平民区。这时已经快到中午了。这大街上酒馆，旅馆，商店，铁匠铺等等，凡是正常城市里所应该有的设施全都有。今天正是夏日的午后，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就连看家的黄狗都受不了太阳的热情，老老实实地爬在树荫底下耷拉着舌头，开封城的繁容街上居民们自然是躲在房间里睡着午觉，整个大街上只有那间酒馆还保持着一向的喧闹。李云龙也觉得很热，于是进了那酒馆。

“哈，又猜错了！”一位一脸横肉的大汉兴奋地叫道，在他面前的桌子正中一溜摆着三个杯子，其中左边两个倒扣着，另外一个则放倒在桌上。

“真是活见鬼了，我明明看到是在右边杯子里的，怎么打开就没了！”桌子对面那个满头大汗，一身商人打扮的男人不服地大叫道，求助似地向着围观的人们寻找着支持，但换来的只是一阵笑声。

“哈哈，老兄，该不是太阳太热把你的脑袋晒晕了吧？看，是在这个杯子里呢。”一脸横肉大汉把最左边的杯子一掀，同时顺手把摆在商人面前的几个钱币搂了过来。果然，一个棉球正稳稳地呆在桌子上面。

“邪了门了，怎么连着十多次全猜错了，再来！我就不信我老是猜不到！”那个商人一咬牙，从腰上拴着的钱袋中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哈哈，想拼命呀？行，没问题，有多少我都陪着。”一脸横肉大汉大声笑着，听声音看外形，这一袋子少说得有八十多两银子，小镇上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到不了十两银子，今天的收益真是不错。(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将三个杯子一一抄起向着围观的人们示意，杯内空空没有一物，然后大汉把其中的两个杯子扣好，再将那个棉球放在中间。

“老兄，准备好了吗？”一脸横肉大汉问道。“好了。”那个商人紧紧盯着桌上的棉球，眼睛一眨不眨地说道。

“好！”喝了声好之后，一脸横肉大汉砰的一声将手中的杯子罩在棉球之上，然后双手齐动，飞快地将桌面上的三个杯子来回换动，手

法之快可谓眼花缭乱。

“停！”再喝一声，一脸横肉大汉收住双手，三个杯子整整齐齐地摆成了一排。“来，猜吧。”一脸横肉大汉信心十足地说道。

“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个商人犹豫不决地在三个杯子中间来回移动着。“喂，老兄，想好了没有？”一脸横肉大汉带着调侃的口气催问道。

“就是它了！”一咬牙，商人把手停在了离自已最近的杯子上边。“不改了？”一脸横肉大汉用手捏住杯子的底部确认着。“不改了！”太阳穴上青筋暴起的商人叫道。“好，看仔细了！”手往上一抬，一脸横肉大汉提起了杯子，桌子上空空如野。

“全完了。”商人双眼呆滞，犹如被抽掉了大筋一样瘫在座位上一动不能动。“呵呵，老兄，不玩啦？我还等着你翻本呢。”一脸横肉大汉一把把钱袋抓了过来在手中边掂量着分量边笑着问道。

“还玩什么，连进货的钱都让你给赢去了我拿什么玩。”商人失魂落魄地答道，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样呀，太可惜了。这才刚刚玩出点味道你就没钱了，真是归兴。”一脸横肉大汉摇头说道，一脸的不痛快，起身就要离开。

“等等，打个商量好吗？这笔钱是老板让我用来买货的，没了钱，办不到货老板非得把我给辞了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把钱还给我，让我过了这一关，一个月不，最多半个月，我就把钱送过来，而且加上两成的利息！”商人见对方要走，赶紧站起来央求着。

“哈，想得美！钱到了你手里你要是跑了，我怎么办？这天下这么大我到哪里找你去？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呀！”一脸横肉大汉笑道。“你放心，我的家就在南昌城，我跑得了，我的家跑不了，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可以向着至发誓！”商人苦苦地继续央求道。

“想什么呢你，为了几十两银子我还要跑几百里路，我傻呀我。”一脸横肉大汉不以为然地说道，发不发誓和他有什么关系，商人是死是活和他又有什么关系，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

“那怎么样你才肯把钱先借给我呢？”商人无奈地问道。“很简单，只要你能找到一个保人就行。”一脸横肉大汉装出很大度的样子说

道。“啊？！在这里我人生地不熟的，哪里找人担保啊，要真是有我又何必求你呢？”商人闻言叫道。

“那可就没办法了，报歉。老板，给这位老兄上杯好酒，算我账上，老兄，我就能帮你这么多了。”一脸横肉大汉起身离去，留下商人自已在那里发呆。

看到这里李云龙知道刚才的这大汉在骗钱，他的手法很快，在商人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已经把里面的东西换了，所以无任商人说哪一个都不是有东西的，他都猜测不到那里有东西。

第一百零三章 商人

看着这个商人走出酒馆李云龙想也不想跟着他出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商人里有他的利益价值，特别的现在他罗盘的时候自己可以更好的在他身上投资。

烈日炎炎之下，那商人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在石板路上走着，虽然身上浸出的汗水已经将衣服洇的片片斑斑，头上更是有如刚刚泼了盆水般的大汗淋漓，但这个人却毫无感觉，只是机械地迈动着脚步，李云龙面带微笑的看着他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他要看看这个商人有没有后悔的心灵，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否则的话他的这个人没有多大的价值。

突然，商人在路旁的一棵大树边站了下来，茫然到抬起头头来看着树上那高高伸出的树枝，良久之后，缓缓解下腰中的丝带，一抬手，抛过了头顶不远处的横枝，并牢牢地打了个死结。

就在这个人站在用几块从旁边捡来的石块堆起的台阶上想把头伸进那个圆圈的时候，李云龙从大路的拐弯处走了出来。

“这位先生，如果是想爬树的话这么做可是有指望的。”李云龙停在树下抬起头来说道。“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不要耽误我上吊！”商人没有好气地说道，继续踮起脚尖把头往绳圈里钻。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就不会再有。死很容易，头一伸，脚一蹬就可以了，但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怎么样？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家里一定有妻子和孩子吧！如果你这样死了，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怎么办？难道你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别人欺负吗？”李云龙不为所动，继续说道。

仿佛被电到了一样，商人身上一震，便僵住不动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放不下的事情，虽然在心神迷茫的时候有可能被忽略，但一经提醒便会叫人心里发酸。

“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下来吧，你的家人正在家里等着你的归来。失去东西可以重新拥有，再大的挫折只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重新爬起来。只要你走上一条光辉的道路，相信

以后你的妻子孩子和朋友都会为你而骄傲。否则的话你的妻子和孩子将会看不起你。”发现了商人心中的牵挂，李云龙轻声说道。

“呜”，想到家中的妻子和尚未懂事的幼子，商人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一块手帕递到了商人的面前，李云龙微笑地看着对方。“为什么要救我？”商人接过手帕擦了擦双眼，抬头打量着这个没让他寻了短见的陌生人。

“寻短见需要理由，而救人是不需要的。”李云龙在他旁边坐下说道。“可是你救了我又能有什么用。到时候还不是一样得去死。”商人叹了口气说道。

“想开一些吧，这个世界没有过不去的门槛，也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你的难处说一说，说不定我能够帮上你的。”李云龙微笑着鼓励道。

“唉，我是南昌城的人，在大商人上官飞鸿名下的一家商店里作事。这次出来是为了去去进一批皮货，因为天热所以在这开封城休息一会，等太阳不那么晒了再赶路，没想到在酒馆里有一个人要和我赌博，我看时间还早，一时手痒就赌上了，刚开始还赢了几次，没想到赌着赌着就变成了输多赢少了，到最后把身上的钱全输光了，结果不知当时中了什么邪，一冲动就把进货款全押上了唉。”商人把刚才的事情简单的讲了一遍。

“十赌九骗，你本就不该去赌的。”李云龙说道。同时暗自庆幸商人没有发现他刚才也在酒官里。这样对他的计划有利。“唉，我也知道赌博没有真的，可是总觉得凭自已的眼力不会输的，谁想到”商人摇头叹息着说道，显然，还在为着一时的冲动后悔莫及。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做？”李云龙问道。“不知道。上官飞鸿的家规非常严，如果没能把货办好而且还把货款给输了，他一定会把我关进监狱里关一辈子。”想到主人的严厉，商人眼中不由得又流露出了绝望的眼光。

“呵，这么说，只要有钱进货就可以了，是不是？”李云龙微微一笑问道。“是的。难道你能借我？”想到这一点，商人眼中一亮，期待着看着李云龙。

“呵，不，我不打算借给你进货的钱。”李云龙微笑着摇了摇头。“那你说什么只要有钱进货就可以了！你是不是想耍我！”商人忿

怒起来，怒目而视。

“行别激动，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虽然不会把钱借给你进货，但可以借钱给你把货款赢回来。”李云龙不为所动地说道。“什么，我没有听错吧？！”商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这个人刚刚才还在教育自己不要去赌博，现在怎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难道是嫌自己输得太少吗？

“不，你当然没有听错。一会等你精神好一些，我会陪着你一起去见识一下那个和你赌的大汉，看一看他倒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李云龙笑着说道。“可是既然你可以借我钱去赌，为什么不借我钱直接去进货，我可以发誓一定会还给你的？难道你怕我会违誓不还？”商人奇怪地问道。

“不，我相信你的人品，否则你也不会想以上吊来解决问题了。不过，我身上的钱还有别的用途，不能借给你，所以，帮你把你的钱拿回来才是最好的办法。”李云龙说道。“可你说的，十赌九输，万一我把你的钱也都给输了呢？”商人问道，心中翻起了波澜。

“放心，能在我眼皮底下搞花样的人还没有几个。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东方人自信地说道。“好，那我就照你说的办。不过万一真输了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商人说道，他不是个坏心人，并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让别人遭受损失。

“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算不了什么的。我现在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想对付一般人还是没问题的。”李云龙答道。“对啦，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松了一口气，商人问道，有机会总比没机会要好些。

“哈哈，没有那个必要，天涯倦客，相逢是缘，知不知道名字都没什么关系。”李云龙说道。“哈哈，对，不知道名字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走。”商人也哈哈大笑道。

“好，我们去教训他一下。”李云龙也笑道。

酒馆此时还是一片热闹，那个一脸横肉的大汉得意地坐在柜台前的椅上向着满屋的酒客们炫耀着手中的战利品，旁边几个同伙不时的吹捧更让他意气风发。

“老板，给所有的人都上一杯好酒，哈哈，想着那个商人那付苦相心里就痛快！”一脸横肉大汉拍着柜台大声喊道着。“你个混小子，有点钱就瞎花，先把以前欠的账还完了再说。”酒店老板毫不客气地顶道。

“不就六百个铜钱吗，喏，一两银子，不用找啦，多下来给你当小费。”心情正好的一脸横肉的大汉也不生气，伸手从钱袋里掏出一两银子啪的一声拍在了柜台上。“真是，这么大的人就知道游手好闲，坑蒙拐骗，也不知道帮你家里人做点事。”将银两往柜台下的抽屉里一扫，酒店老板边唠叨着边去取杯子倒酒。

“什么正经事有我这样来钱快？稍稍动了下脑筋，一个中午就比我那老爸打两年的铁挣得还多。”一脸横肉大汉将手中的钱袋上下边抛边吹嘘着。“切，旁门左道，早晚吃大亏。还有，最好最近少做，现在开封城里的江湖人士越来越多了，你的小把戏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多大的作为，所以我劝你最近还是小心一点，和他们比你还差远了。”酒店老板不屑地说道。

“哈，大叔，没关系，那些江湖人只是武功高点而已，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的事情，我才不担心这个呢？哈哈，要是不服咱俩玩一把吧。看一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一脸横肉的大汉挤着笑脸晃着钱袋诱惑着。

“谢啦，我这个人一向运气不好，有这工夫你还是去找找有没有别的肥羊吧。”酒店老板根本不理会一脸横肉的大汉的动作，还是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已的工作。“大叔”，就在那一脸横肉的大汉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后边吵吵闹闹的声音忽然静了下来。

“怎么不说话了？”一脸横肉的大汉回过头来一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两个人已经走进了酒馆，那个正向自已走过来的高个子不正是刚才那个输得精光的商人吗？难道他要找自己借钱了？

“哈哈，是不是找到保人来借钱了？可惜，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做保我可不认。”一脸横肉的大汉说道，这个商人现在的样子和刚才离开的时候有很大不同，显然是有了什么依仗。“我不是来借钱的，我是和你来赌的！”商人看了站在斜后的李云龙一眼，迟疑了一下说道。

“好呀，果然有两下子，到底是从南昌城出来的人，这么快就找到财东啦。”一听又有生意上门，一脸横肉的大汉眼睛又亮了起来。根本

没有去想这个商人刚才输了这么多钱现在又要来赌说不定有所仰仗。“废话别多说，赌还是不赌！”商人催促着。

“呵呵，开店的还怕大肚汉，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我都欢迎。”一脸横肉的大汉咧嘴一笑说道。“好，那就开始吧。”商人再看了李云龙一眼，一咬牙说道。

“没问题。起来起来，把桌子让出来。小二，你拿三个杯子过来。”将一张桌子上几个闲坐着的人哄开，一脸横肉的大汉吩咐着。“来啦！”酒店的小二从柜台里边拿出三个杯子送了过来。

第一百零四章 投资

规矩你都知道了，把本钱亮出来吧。”从口袋里把那个棉球掏了出来摆在桌面上，一脸横肉的大汉说道。“叮”的一声，一两白银落在了桌面上。

“啧啧啧，一出手就是一两银子，真是有钱人。”一脸横肉的大汉咂着嘴看着刚才抛出银两的李云龙说道，心中暗自赞美至高神，一天之内就送给他两只肥羊！“你的赌注。”李云龙突然开口说道。

“哈哈，放心吧，你押多少我跟多少，决不会赖账的。”掏出一两银子放在桌上。“高士达，小心输了。”旁边的人笑道。“切，少说话，我怎么会输呢？”一脸横肉的大汉大言不惭的道。

“哈哈，这又有谁说的准呢？说不定等一下你哭还来不及呢？”旁边的人道。“去，一边玩去。好啦，不理他们，咱们开始啦。”知道这些人一搭上话就没完没了，那个叫高士达的大汉转过头来对着两位主顾说道，终究，挣钱才是最重要的。

“开始吧。”在李云龙的示意下，商人说道。“好，看好啦。”示意杯子中没有作弊，高士达如同杂耍般地飞速移动起了三个杯子。“好了，选吧。”停下了手下的动作，高士达把胳膊抱在怀中说道。

“选哪个？”商人转回头低声地问道。“你自已选就行了。”李云龙答道。李云龙知道这三个杯子里一个都没有。

“我没把握呀。”太多次的失败让商人失去了自信。“没关系，凭你自已的感觉。”李云龙鼓励道。“这个。”受到他人的鼓励，商人鼓足勇气指向其中的一个杯子。

“这个？”高士达重复着。“没错，就是这个。”商人肯定道。“好，开了！”猛的一掀，高士达把杯子抄起，白桦木的桌面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

“再来。”李云龙把一两白银放到桌子上，没有一点失败的感觉。“好。”高士达想也不想就答应，有钱不做是傻瓜。接着他又开始了那一套他早熟得闭着眼都做得出来的手法。

“选吧。”高士达嘲弄般地说道，他很清楚，请将不如激将，要想把对面这两个人的钱都榨干，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失去理智。“这

个！”犹豫了半天之后，商人还是选中的最近的那个杯子。

“哈哈，你可真不知道接受教训。”大笑着，高士达把杯子拿开，果然，桌子上还是干干净净。

“真是可惜啊，要是你把手往左稍微偏一点，我还可以找个借口让你赢一盘，可你手指得那么直，想帮你也帮不了呀。”高士达故做失望地摇着头。

“不用多说，再来。这次，咱们来把大的。”李云龙从腰中掏出一个钱袋，缓缓解开袋口的绑绳往桌上一倒，马上，一堆黄灿灿的东西躺在了众人面前。

“哇，是黄金！”惊叹声和羡慕声立刻在小小的酒馆中响起。

在苍茫大陆，一两黄金等于十两白银，一两白银等于一千铜钱，虽然各个国家的货币铸造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公式来换算的。

“你能出多大的本？”李云龙反客为主，向高士达问道。“我，我有八十五两白银币。”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口水，高士达的心跳得快要蹦出来了，话音也不由得有些发颤。

“好，我押九两黄金。”从桌上的黄金堆里拨出了九两黄金，李云龙的脸上看不出半点表情。“你确定？”一次下这么大的赌注还是高士达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马上就要得到的财富让他都有些正在作梦的感觉。

“如果你没胆子，我也不会强迫你的。”李云龙冷静地说道，双目直射面前大汉的两眼。“哈哈，笑话，我会怕你！拼就拼了！”高士达心中大乐，居然有人逼着别人把自已的钱赢去。一伸手便把刚才收回腰间的钱袋拍在了桌子上。

“老板，麻烦你做下保人。这两白银是你的报酬。”李云龙做事很周道，并不急于马上就开始赌博。“没问题。”有钱可赚，酒店老板当然不会推辞，马上走过来站在桌子旁边。

“开始吧。”待酒馆老板把双方的赌注数清放好之后，李云龙说道。“好。”高士达这一次可是使出了全部本领，三个杯子在他手掌和手指的巧妙作用下象是在飞一般地滑行，看在其他人眼中就好象是三道黄光在穿来绕去。

“停！”一声大喝，三个杯子稳稳地立在了桌面之上。“选吧！”不过是短短的一阵，高士达已经有些喘气了，显然，刚才的这番动作耗费了他不少力气。

“谁来开都可以吧。”李云龙问道。“呵呵，你是怕我做弊呀？没关系，谁来都可以。”高士达大笑道，该动的手脚他已经动完了，谁来掀杯子也不会影响结果。

“老板，你来开杯子吧。”李云龙笑着对酒馆老板说道。“行。你要挑哪个？”酒馆老板伸手做势道。

“这个，没有。”待酒馆老板的手按到了杯子底上时，李云龙突然说道，闻听此言，高士达心中一震，但对方并没有什么破坏规则的地方，他也没办法制止。

“这个，也没有。”第二个杯子，李云龙还是这么一手。“好了，棉花在第三个杯子底下。这位老兄，还有必要再开吗？”李云龙微笑着盯住了桌子对面的一脸横肉大汉，与此同时，伴随着的是酒馆里众多看客的赞叹声。(手机阅读sdχsψ。com）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少年公子，高士达感到自已从云端掉到了地面，他很清楚，在那第三个杯子底也一样是空空如野，，无论在什么地方，赌博作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前提是不能当场被人抓住，否则受骗的一方甚至可以把作弊者的一只手砍掉，甚至要他的性命而不用负任何责任。当然，如果杯子是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大可以在掀开前两只杯之前神不知，鬼不晓地把棉球重新放回去，这样的信心他还是有的。

但是，此时杯子离开他有两尺多远，桌子底下又没有窟窿，手再快也没有辙呀！况且，就算做到了又如何？此时棉球放回去也是对方猜对了，不管怎么样，输的都是自已。看来，今天自已是做了个过路财神。

“给你，我输了。”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钱袋推给对方，高士达此时已经是有气无力了。

见高士达这么爽快李云龙也没有去揭穿他，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走，和我去喝酒去。”李云龙把钱给了商人对他道。这时李云龙开始了他的第二步计划了。“好的。”见钱已经拿到手了，商人以非常开心，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看了看周围的人群李云龙发现这里人太多，所以他不想在这里说他的事情于是就对商人道：“跟我来。”

另外一家酒楼内，李云龙和商人对坐在一起。李云龙道：“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不要想那么多的事情了。”

“这位公子，我要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说不定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对了公子，虽说天涯倦客，相逢是缘，知不知道名字都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想知道你的名字。”商人道。

“呵呵，我叫李龙。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李云龙自我介绍道。“在下金良，南昌人士。”金良道。

“不知道金兄做生意已经几年了？”李云龙问道。“呵呵，我从小在上官家做事，真正的做生意也有十年了吧！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想来都有点不可思议。”金良回忆道。

“十年了，这么说金兄对生意已经很善长了？”李云龙问道。“善长到不敢说，但是基本上都不会逃出自己的眼光。”金良自信满满的道。

“那金兄有没有想过自己干？”李云龙接着问道。“自己干？没有想过，这很需要本钱，我现在养养自己家还差不多，那想过自己干。”金良摇摇头道。

“你如果你有钱了，想不想自己干？”李云龙接着问道。“想，当然想，哪个人不想自己当老板，我也一样。不过要是没有万两白银，就是做生意也不会做的很大。”金良道。

李云龙想了想道：“如果我出钱让你做呢？”“李公子是什么意思？”金良问道。“我说我出钱让你当老板做生意。我给你三成的利润怎么样？”李云龙道。

“李公子，你是说……”“不错，这是八万两银票做为本钱，让你去做生意。”李云龙拿出八万两银票放在金良前面道。

“李公子，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不怕把拿了这银票跑了？”金良问道。“第一，我相信你的人品，否则的话也不会和你说这个事情。第二，就算你拿走了这些银票又怎样，我只是损失了这八万两白银而

已，你却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况且对我来说这八万两白银根本算不了什么。”李云龙回答道。

“好，既然李公子这么相信我，我就不推迟了。”金良也是一个爽快的人，马上答应道。

金良的事情处理以后李云龙意志满满的去了他住的客栈，在他包下的小院里蓝冰月，冷如凤，宫飞燕，李梦清，司徒远，南宫逸，司徒列，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秦梦瑶等人都等在那里。

“各位，都在啊！”李云龙一进去就见众人看向他，脸上露出关心，担忧的神色。“夫君，你没事吧！那个女人有没有为难你？”蓝冰月带着众女走到他身边问道。

“没事，怎么会有事呢？她是找我去生孩子怎么会有事呢？”李云龙笑眯眯的道。听见李云龙这样一说刚过来的司徒琴韵脸色一红。想到了昨天李云龙对自己做的事情。

“琴妹，怎么了？”在司徒琴韵后面的南宫佳惠问道。现在的南宫佳惠已经比前天看起来好多了。神色也没有那么的差了。“没，没事。”司徒琴韵有点慌张的说道。

第一百零五章 分析

南宫佳惠奇怪的看了司徒琴韵一眼，奇怪司徒琴韵会有这样的反映，但是也没多问。

“你啊，我们这么关心你，你既然还有这么好的心情开玩笑？”蓝冰月责怪道。“好了，没事，她只不过奇怪我受了这么重的伤为什么能够在一天之内好起来，想带我回去研究一下而已。李云龙道。

接着李云龙问道：“你们昨天回来没有什么事吧？”“没有，只是奇怪昨天那个女人怎么会知道是我们呢？”冷如凤道。“这还不是要怪你们，你们难道看见过老太婆的皮肤这么好的吗？”李云龙道。

“原来是这样。”蓝冰月可爱的吞了吞小舌头，昨天易容的时候她是第一个反对，现在听李云龙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昨天错的离谱。

“李公子，对不起。”这时司徒远走过来对李云龙说道。李云龙一楞，问道：“伯父此意何为？”

“昨天琴韵已经把她听到的告诉我了，没想到要李公子你蒙上不白之冤，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司徒远道。

听了司徒远的话李云龙才知道司徒远说的是昨天柳清儿讲的李云龙杀死司徒远的事情。李云龙微微一笑道：“伯父，别见意，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赢得江湖上人的好感而已，我又何必在意呢？而且是非屈直总有一天会在江湖上展现的。”

“不，不能让李公子这样你蒙上不白之冤，老夫这就向江湖人解释清楚。”司徒远道。“不，伯父，我想司徒鞑他不会没有想到伯父会这样做的，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就是要引伯父出现。”

“可是就算这样我也要向江湖上辨白，不能让李公子你蒙上不白之冤，否则的话对李公子你的声誉会有很大的影响。”司徒远坚持道。

“呵呵，伯父先别着急，听我分析，首先司徒鞑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能够吸引伯父出现，可是他司徒鞑也不是笨蛋，伯父一出现说明他放出的消息是假的，那么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就会下降，这对他没有好处，他不会不知道吧？”李云龙分析道。众人听了点点头。

李云龙继续道："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只是想除去伯父这样简单吗？不，我想他的目的不会这样简单。还有他在江湖上传言只是我杀死了伯父你一件事情吗？虽然我不知道现在的传言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我也杀死了南宫伯父。南宫伯父，如果你们南宫家的人知道我杀死了你，你觉得你们南宫家应该我什么样的反映？"

南宫逸一听脸色大变，南宫家虽然比不上八大江湖世家，但是也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家族。南宫家的实力不容不看，如果江湖传言他南宫逸被李云龙杀死的话，那么事情就不容易解决了。

李云龙接着道："虽然我不知道南宫伯父的南宫家的实力如何，但是我想南宫家的实力应该差不到那里去吧！"南宫逸点点头。"那么他司徒鞑为什么要在南宫伯父在腊月山庄的时候动手呢？这样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李云龙问道。

李云龙的问题让众人陷入了沉思，李云龙不等众人说话继续道："我想在南宫家应该还有司徒鞑的人，只要南宫伯父一死，他就会控制南宫家。"

李云龙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打在了南宫逸的心头，大叫道："不好。""父亲，怎么了？"南宫佳惠问道。"李公子说的对，看来我们南宫家也出了事情。"南宫逸向李云龙道。

"呵呵，南宫伯父先不要伤心，听我说。我想南宫家出事的时间应该和司徒鞑动手的时间差不多，而且就算不是同一个时间现在也应该发生了。而现在两位伯父如果出现在天下人面前的话司徒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杀你们，他完全可以说你们两个是假扮的。"李云龙接着道。

"可是这样天下人会相信吗？"司空兰香问道。"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司徒鞑是司徒伯父的长子，哪有儿子不认识自己父亲的，如果是你，你会不相信吗？"李云龙对司空兰香问道。

"可是他司徒鞑要杀自己的父亲啊！"司空兰香道。"但是天下人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司徒鞑要杀自己的父亲。他们会不相信司徒鞑的话吗？"李云龙解释道。

"那怎么办？"司空兰香问道。"怎么办？先把司徒伯父和南宫伯父隐藏起来，等到了武林大会的时候就当着天下人的面站出来。我想到

时候两位伯父的朋友应该不少吧！他们应该可以让出两位伯父的真假吧！”

“恩。”司徒远点点头道：“想不到司徒鞑的心机变的这么深，没想到啊！”“不，司徒伯父，我想这不一定是司徒鞑想出来的。”李云龙道。

“哦，怎么说？”司徒远问道。“伯父还记得那天的官士吗？”李云龙问道。“记得，你是说？”

“不错，司徒鞑和他们有一定的关系，也可能司徒鞑在跟他们做事。”李云龙道。“朝廷？”南宫逸不敢肯定的道。

“不一定是朝廷，比如辽王。”李云龙道。“辽王？”司徒琴韵迷惑了，这和辽王有什么关系？

“现在紫金帝国的四大翻王和朝廷应该有了抗衡的能力，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着很大的野心，四大王不满足自己的位子，他们都想更进一步，所以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拉拢江湖上的势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我猜想司徒鞑应该是辽王看上的其中一个势力吧！”李云龙分析道。

旁边的蓝冰月在李云龙身体上捏了一把，似乎在怪他不应该这样说自己的父亲。李云龙微微一笑，不露痕迹的拉了拉蓝冰月的小手。

“朝廷中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司徒琴韵恶狠狠的道。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脸色一红，他们两人可以说是朝廷中人，被司徒琴韵这样一说难免有些脸红。另外宫飞燕的脸色也一变，不过没人注意道。

“呵呵，司徒姑娘这话太偏激了，只要是人都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阴谋的出现，有了阴谋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也只有这样人活在这世上才能更加的精彩。再说朝廷中不一定都是坏人，如果朝廷里的人都是坏人的话，那么老百姓早就把这个朝廷给灭亡了。”李云龙道。

“老百姓怎么会灭亡朝廷呢？”司徒琴韵不解的问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朝廷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如果朝廷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那么百姓一定会奋起反抗，所以如果朝廷都是坏人的话，那么他们只知道欺压百姓，到时候百姓能不反抗吗？”李云龙道。

接着李云龙对司徒远和南宫逸道：“两位伯父，在武林大会前要你们委屈一下了，等一下我帮你们易容一下。”“那就麻烦李公子了。”

“伯父见外了。”李云龙心里暗想道：要不是看在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秦梦瑶还有那个没有见过的歌仙南宫嫣然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做。

帮助司徒远和南宫逸易容以后，司徒远和南宫逸带着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秦梦瑶，司徒列去了他们的房间，想来他们要消化一下今天得到的消息。

见司徒远他们走后李云龙就带着众女来到屋内，来到屋内以后李云龙就探手疾若闪电地一把抓住了李梦清的素腕，反手一拧。就听得李梦清**一声，被李云龙牢牢扣在了怀中。

“李大美人儿，这两天来有没有向夫君我啊！”李云龙见姿势凑巧，趁机在李梦清她的耳垂上飞快的啄了一口，故意加重呼吸吹气道：“我想你一定很想夫君我吧！”

李梦清手腕命门被扣。只觉得浑身软麻无力。正欲软倒在地时，却是被重重的揽在了一个充满阳刚味道的健壮怀里。异性的气息，以及耳垂上传来的触电般酥麻，差点让她要忘乎所以的呻吟起来。此时唯有*着贝齿轻咬嘴唇，才能控制心中那不断升起的旖旎。但她又怎么知道.这种几近挑逗动作，给那背后的家伙产生了多大地杀伤力。

心中暗骂自己怎么了，只有被自己的夫君这样一下就产生了如此反应……更加让她恨不得的是李云龙在抱着她的时候李云龙的身体已经起了反映，由于现在是夏天的关系，而和自己凹凸身材几乎吻合的男性躯体，反应剧烈之极。

“哼，谁想你呀！我才不会想你这个坏蛋。”李梦清轻喘着咬牙切齿道，但是芳心深处却是知道。自己这两天非常非常想他，心里更是觉得不舍地。就连她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对这个原来要叫自己做他的丫鬟，而且在做丫鬟以后不定的欺负自己，让自己喜欢上的人为何会如此……总是在自觉不自觉的，想要去撩他。

李云龙也是知道，玩笑需要适度。虽然说对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魅力而且已经是自己女人的李梦清，几天不见自己内心深处是感到痒痒无比。但李云龙是好在风流而不下流水，虽则无耻。却不猥琐。偷

偷在其翘臀上捏了一把后，就将她放开。还在她脚软之际强行凌空用真气托了她一把。

但李云龙的伤虽然好了，但是这次强行运行真气，却是有点吃熬不住。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虽转过头去飞快的擦拭掉，嘴角仍旧挂着淡然的笑容。但却是逃不过李梦清的眼睛，心下替他一着紧。不免又是暗暗自责，刚才不应该这样对他。

“夫君，你的伤怎么了？”那动作，也丝毫没有逃过蓝冰月的眼神，也知道那双修虽然对李云龙的伤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好。蓝冰月低声关切道：“快些运功疗伤吧。”

第一百零六章 居心第一百零七章情动

“冰月小乖乖，你就放心好了。”李云龙对着众女挤了挤眼睛，迅即一脸诚恳道：“几位夫人在这等我，等一下我们大战三百回合。”

还没等众女娇嗔，李云龙就眼睛一闭。心神骤然间沉静了下去。

看到了众女关心的眼神李云龙想到了以前的事情，她不知道怎么样了？

想以前的事做什么？李云龙下意识的甩了下头，嘴角不自觉的，露出了丝自嘲的笑容。

正是李云龙嘴角那股自嘲的笑容，看得众女面面相觑。按照她们的了解，李云龙应该是浪荡不羁，风流成性，多情而不专情的家伙。像他这种人，内心深处应该永远都是春风得意的。但是那个古怪的笑容中，却包含着浓浓的苦涩和失落感。还有那，几乎永远无法在他脸上看到的伤感……

那种伤感，令得李梦清心中一紧。忍不住幽幽一叹：“冰月姐姐，为什么。我始终都无法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始终猜不透他，心中是怎么想的。”

蓝冰月望着天空低声道：“我也看不透他。但是我听说过一句话，每个不羁的浪子，都有着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个男人就像是一杯烈酒。看似清凉解渴，但是你毫不防备的一口饮下，就会被醉得晕头转向。更可怕的是，这酒还会让你上瘾……”

“姐姐……”李梦清的眼神中浮现出一层迷雾，看着李云龙那如刀削般的脸庞，紧闭的双眸，以及那又是浮现玩世不恭微笑的嘴唇。低语怔怔道：“恐怕，我们都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上瘾了。”

“是啊！我们都已经上瘾了，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义无返顾，一辈子，两辈子，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的味道我们都尝不厌。”蓝冰月喃喃道。

过了一会儿，李云龙睁开眼睛看见了众女对着他发呆，笑道：“美女们，是不是让我英俊的容貌着迷了？是不是立刻投怀送抱啊！那还等什么？快来啊！”说完李云龙张开双臂。

“去死，一点正经都没有。”蓝冰月笑骂道，同时心里有点甜蜜，她喜欢李云龙这样的语气，让人感觉到轻松愉快。“正经，我怎么会不正经呢？现在我们先做正经事吧！”

“什么正经事情？”李梦清楞了楞问道。李云龙大笑一声，把李梦清拉到怀里，然后翻身把她压到身下，笑道：“你说是什么正经事情啊！”

“坏蛋，就知道欺负我们姐妹。”那边的蓝冰月扑上来敲打着李云龙的后背道。“哈哈，既然你送上门来我们就一起来。”李云龙大笑一声把蓝冰月也压在下面。

一时间春色满屋，风月无边。

李云龙精神饱满的走出房间，众女还在房间里睡着。“喂，我师姐她们在哪里？”正当李云龙在院里活动筋骨的时候，后面传来司空兰香的声音。

“哦，冰月她们现在在睡觉。”李云龙头也不转的回答道。“睡觉？现在听还没黑，他们怎么要睡觉了？”司空兰香问道。

“呵呵，这小孩子别多问。”李云龙笑道。“你说什么？谁小孩子了？”司空兰香大声的问道。说完气呼呼的走到李云龙前面。

听了司空兰香的话李云龙认认真真的把司空兰香从头到脚看了一篇，特别的她的双峰，嘴里赞道：“是不小了，都这么大了。”

李云龙的眼神让司空兰香脸色一红，特别的在李云龙看他双峰的时候，自己好象没有穿衣服在李云龙面前一样，特别是自己的双峰上感觉火辣辣的，司空兰香的脸涨得像熟透了的樱桃色，恼羞成怒道：“你，你要是再这样，我和你拼了！”

李云龙笑眯眯的对着司空兰香：“这样？怎么样啊？我好象没有把你怎么样啊！”说完两眼发直的看着司空兰香前面的双峰。

司空兰香连忙把手放在胸前道：“不许看。”李云龙嘿嘿一笑，上前走到司空兰香身前笑道：“不看就摸是吗？”说完一只手向他的山峰摸去。

“色狼。”司空兰香红着脸骂了一声走开了。李云龙暗自一喜，司空兰香她没有恼羞成怒说明对自己有好感。自己离成功得到她的芳心又进了一步。

“李公子，我可以找你说说话吗？”这时南宫佳惠走过来说道。南宫佳惠语音轻轻，却有着润滑嫩脆之感，如珠落玉盘，悦耳动人。她那黑白分明却又似蒙上一层水雾的动人眸子正静静的打量着我。她脸形极美，嫩滑的肌肤白里透红，诱人至极，最迷人的是由于刚过大劫而彻底放松的动人体态显露出来的娇慵散懒的丰姿，形成的迷人风情，美艳妩媚。耳坠玄黄美玉，云状发髻横着一只金钗，闪烁生辉，绢裙轻薄，娇躯散发着浓郁的芳香。

“好的。”虽然不知道南宫佳惠是什么意思，但是美女相请李云龙没有拒绝的理由，况且还是南宫佳惠这样的绝色**。她比少女多了几分成熟和妩媚。“李公子跟我来。”南宫佳惠说完在前面带路走去。

“李公子，请坐。”在到一间房间内这个绝色**南宫佳惠轻轻唤了一声：“这次事情多谢李公子等人搭救，否则我等一干定然无法幸免。”

李云龙不动声色，落落大方的坐下后。淡然笑道：“二夫人言重了，依我看。此次就算没有我们的搭救，以伯父他们之能也不会遭遇不测。”

南宫佳惠闻言，微微一笑道：“公子谦虚了，当时我们在他们的高手包围之只，要不是公子救出山庄护卫的话我们根本不能脱困。”

李云龙心道：这南宫佳惠叫自己到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只是感谢我一下这么简单吗？于是李云龙不动声色的道：“二夫人哪里的话，我也是机缘巧合的知道了他的阴谋而已。”

“公子，你说在那武林大会上真的可以杀了他吗？”南宫佳惠满眼仇恨的道。“虽然我不能保证能不能杀了他，但是我想到时他一定不会好过的，到时二夫人去看了就知道。”李云龙当然知道南宫佳惠所说的杀了他，这个‘他’是指谁。

“如此，就多谢公子了，以后只要公子能够杀了他我南宫佳惠就是为公子做牛做马都愿意。”南宫佳惠起身谢道。

“二夫人不必如此，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天下的安宁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李云龙道。心里却想道：什么天下安宁，还不如一个女人实在。

“李公子不必如此，能够得到李公子相助，才是我们的富份。”南宫佳惠道。

李云龙看了看南宫佳惠的**的身材吞了吞口水，南宫佳惠现在的坐姿可以说是充满着诱惑，李云龙一看差点扑上去把他就地正法。

看见李云龙的样子南宫佳惠露出了笑意，她很满意这样的结果，南宫佳惠在她丈夫死后她第一个想法就是报仇。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本事，如果凭自己去报仇的话一定会功败垂成的。所以她想到了李云龙。

因为李云龙当时的强大她记在心里，而且他发现李云龙比她的仇人更加强大，但是南宫佳惠她知道直接找李云龙的话李云龙不一定会帮助她的，虽然李云龙答应司徒远帮助他们，但是南宫佳惠不想让她的仇人被弄的这么容易。于是南宫佳惠想到了色诱，根据李云龙身边有这么多女子的况且她知道李云龙是一个好色的人，虽然南宫佳惠自知自己比不上李梦清和蓝冰月，但是她没有放弃，现在她看见李云龙的样子心里一喜，温柔的向李云龙道：“李公子，你过来，我们说说话。”

李云龙听了南宫佳惠的话虽然不知道南宫佳惠的意思，但是还是走过去一屁股坐在她的身边，一边闻着她娇躯散发的幽香，一边道：“二夫人有什么事情吗？”话虽这么说，但是眼睛在南宫佳惠的身上直看。

“以后没人的时候就不要叫我二夫人了，叫我佳惠就可以了。”南宫佳惠道。

李云龙吞了吞口水，叫道：“佳惠。”同时双手不自觉的搂上了她的腰。

南宫佳惠没想到李云龙如此大胆，扭动着身躯，想要挣扎出去，一边气道：“放开我！”

李云龙好不容易才找到这种可以大占南宫佳惠便宜的机会，岂会如南宫佳惠的愿，手臂牢牢地挽住她的柳腰，一边笑嘻嘻道：“佳惠，怎么了，你不是要我到你身边来的吗？”

南宫佳惠又扭动几下身体，见挣扎不脱，加之自己的目的，也就放弃，道：“你想怎样？”

李云龙见南宫佳惠不再挣扎，心中暗喜，嘴中却道：“不怎么样，只想这样抱着你。”说着，不待南宫佳惠反应过来，另一只手闪电般伸出，在南宫佳惠的肋部一推，南宫佳惠的娇躯立即朝一旁转去，还没有回过神来，她的娇躯已经仰面倒在李云龙的膝盖上。

“你干什么！”南宫佳惠大惊，想要直起身来，却发现自己的柳腰被李云龙紧紧搂住，哪里能动弹分毫，正想抗议，李云龙脑袋一低，已经重重地吻住她微张的小嘴。

南宫佳惠犹如电击一般僵硬起来，发出一声闷叫，双手想推开李云龙的身体，竟发现自己一时间使不出力来，作为武林高手的自我保护本能，体内真气急转，就要暴发。

李云龙当然知道南宫佳惠身体的反应，在她体内真气还没有暴发出来时，数道带有阳刚之气从十指发出，直透入她身体各个敏感位置。

南宫佳惠身体剧烈颤抖几下，刺激得她全身一阵颤抖，嘴巴里呜呜声已经变成呐喊声，只是由于小嘴被李云龙堵住，发出的声音变得闷叫。

突然，李云龙的脑袋后扬一点，堵住南宫佳惠的嘴巴也离开了她的小嘴，南宫佳惠终于可以说话，急促道：“你，干什么？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敢这样对我，我杀了你！”

南宫佳惠大气，狠狠道：“你真的不怕死！”

李云龙哈哈一笑，道：“我怕死，但我更怕失去美女。”一说完，头一低，已经重重地吻住南宫佳惠的小嘴。

南宫佳惠“嘤咛”一声，身体僵硬一下，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拥住李云龙的虎腰，娇躯也朝李云龙的怀中*了*。

李云龙吻住南宫佳惠的小嘴，舌头一用力，已经突破了南宫佳惠的防线，到了她的嘴中，在那里搅动几下。

南宫佳惠的娇躯再次一僵，发出一声闷叫，脑袋朝后扬去，想要吐出李云龙的舌头。

李云龙可是情场老手，哪里会如她如愿，手一扬，已经勾住了南宫佳惠的脑袋，让她的脑袋无法离开，舌头却加紧攻势。

南宫佳惠抵挡不住他的攻击，身体扭动起来，体温开始上升，小嘴发出阵阵呻吟，可惜小嘴被李云龙的嘴巴堵住，发出的声音有点走调。

李云龙一只魔手已经悄悄探入南宫佳惠的衣服内，开始在她的***上游走起来，一边施展各种各样的调情秘技，刺激得南宫佳惠全身颤抖不已。

李云龙的魔手游到南宫佳惠的***，轻轻抚摸着她高耸的***，李云龙暗叹不已，以前，在腊月山庄的时候他就觉得南宫佳惠的非常大，但是他没有摸过南宫佳惠的***，只是想象一下而已，现在，却是短兵相接，直接抚摸在她的肌肤，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同时现在才知道她的丰乳无比傲人，足在36D以上，抚摸着那两座巨峰，入手的快感真是让他乐不思蜀、留连忘反。李云龙的另一只手也没有闲着，开始沿着小腹向下移动，来到南宫佳惠的要害地方。

“不，不要！”南宫佳惠感到最神秘的地方被侵，清醒了几分，脑袋后扬，吐出李云龙的舌头，急促地说着，双手撑在桌子上，想要坐起来。

“呵呵。”李云龙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微微一笑就放开了南宫佳惠。

从李云龙身上起来，南宫佳惠面红而赤，低着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这是她第一次除自己丈夫以外的男人亲热，虽然有心里准备，但是她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不过他的吻好特别，比自己的夫君强多了，为什么自己的夫君没有这样吻过自己呢？南宫佳惠心想。

“佳惠，呵呵，我有事先走了。”李云龙向南宫佳惠微微一笑，然后离开了。

这天晚上李云龙在房间里练功，突然发现旁边的房间内一条身影向外飞射而去，李云龙暗想道：那不是宫飞燕的房间吗？她这么晚了到底要去哪里？带着好奇心李云龙就跟着宫飞燕而去。

城西的一处大院中，一个房中还亮着灯。此时已经是深夜，常人早就休息了，可这屋里却还亮着灯，显得有些怪异。更怪的是，一个身影进了那间房间，显得十分神秘。而这一切都被一个跟着她的身影

发现了，只见那人影轻轻落在那亮灯房间的屋顶上，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显然是位高手。

轻轻揭开一片瓦片，屋上的人影一看，整个人都呆了下。那人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事情。房间里一个女子跪在那里，上面是一个国字脸，浓眉大眼，身穿一件便装，身佩宝剑的中年人前面。在他的旁边还有几个护卫模样的大汉子和几个老者。

“见过秦王。”那女人对那个中年人行礼道。这个女人赫然是宫飞燕，而那个中年男人是李云龙自己的父亲李襄樊，房上的是李云龙。

“你有没有弄清楚那个李龙他到底是什么人？”李襄樊问道。在上面李云龙暗想，原来李襄樊想弄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什么人。不过李云龙也没想到宫飞燕既然和李襄樊这个秦王还联系着。但是虽然这样李云龙没有怪她的意思，他相信宫飞燕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也许还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毕竟象她这样的人是要花很大的时间培养的间谍谁也不会很容易的让她自由。

而李襄樊现在已入中年，女人无数，儿子却只有一个，相信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毕竟他现在做的事情要有继承人来继承。

“属下还没有弄清楚。”宫飞燕低着头回答道。“哼，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而是喜欢上他不想说出来吧！”李襄樊旁边的一个中年人冷冷道。这个中年人就是上次和宫飞燕接头的那个中年人。

“属下不敢。”“哼，你还有不敢的事情吗？别忘了你是秦王的人。”那个中年人冷冷的道。

“好了，你说说他身边还有些什么人吧！”李襄樊这时打断那个中年人的话道。

这时李云龙下了房顶，蒙上脸，而他的身影突然幻化出三个李云龙，成三个方向向房间里的李襄樊射去，气势如一，功力非凡。

“王爷，小心。”李襄樊旁边的护卫叫道。说五上前迎上李云龙，两人相交，那护卫眼中露出一丝惊讶，似乎对于李云龙的武功十分惊奇。出手开始他就觉得李云龙的武功十分的神秘，让人摸不清底细，看不出李云龙的武功出自何处。这对于李达这个天榜高手来说，是极其罕见的。身体一闪拦住一个身影，李达挥拳就是一击，正中命心，

可惜感觉空荡荡的，没有实体，仅仅虚幻人影而已。旁边，的另外一个护卫周显也是一掌击空，仅仅击中一个幻影。而护卫司劲却没有那两人那么好运气，李云龙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他。

司劲弯刀旋转，层层刀幕将自己牢牢护住，无数道青色的刀气在四周飞舞，狠狠的攻击李云龙。李云龙眼神只露出一丝笑意，右手微微一动，无影掌无声无息劈出，强大的气劲瞬间击中司劲的身体。只听一声惨叫，司劲的护体真气在李云龙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被李云龙一击而中，身体顿时后退数步。关键时刻，李云龙还是出手留情，否则的话他早就粉身碎骨了。

半空中，李云龙右手一招，身上的龙泉剑顿时到了手里。握住龙泉剑，李云龙整个人突然间宛如变了一个人般，一股霸道无匹的真气，瞬间出现在李云龙身上，一股君临天下的威严气势瞬间充斥着每一个地方，深深的震撼着众人。仅仅一招，李云龙就奇妙的杀掉了李襄樊的一个护卫司劲，为自己除去了一个强敌。

冷冷的看着房间里的众人，李云龙身上那强大的气息正在飞速的攀升，他的龙泉剑上的一道狂横无比的真气正以无比快捷的速度在上升。这一刻的李云龙，变得霸道无比，那强横的气息，宛如藐视天地。一条数丈长的剑气遥立身前，那耀眼夺目的光芒仿佛烈日当空，骇人之极。

李达眼中寒光冷烈，对于李云龙的武功十分的吃惊，他仅仅一招就杀退了司劲，这种强横的武功，可不是谁都能有的。虽然李云龙在他眼里才达到地榜高手的模样，但是李达他不敢大意。毕竟现在不是比武的时候，他要保护李襄樊。

于是李达神色微沉的开口问道："你到底是谁，是谁派来的，说出来的话，我或许会饶了你。否则……"

旁边的宫飞燕惊的捂住了小口，她已经让出李云龙来了。但是宫飞燕的这一表情那个中年人石原注意到了，于是石原他对李襄樊说道："王爷，他就是李龙。"

"哦。"李襄樊惊讶的看向李云龙，想不到这个李龙的武功这么高。

李云龙神色狂傲，整个人宛如一尊魔神，狂横绝世。不肖的看着李达，冷笑道："现在问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不管我的来历如何，就是

你们知道了，但现在那也无法改变我们之间一战的局面。来吧！让我们好好的打一打吧！”李云龙的眼神霸道无比，语气凌厉，一点也不给人余地。

李达冷笑道：“李龙，你不要猖狂，今天老夫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

李云龙神情漠然，冷声道：“好了，我想看看你这个天榜高手的实力到底如何。”说完手中龙泉剑一颤，一道强劲的真气瞬间将四周的空气撕裂，狂爆的剑气卷着漫天厉啸，横扫李达。同时李云龙身体凭空消失，瞬间幻化出九道人影，从九个方向攻击李达。

李达功力运聚，奔雷神掌夹着震天雷鸣，如滚滚天雷落下，狠狠的劈向李云龙。那强劲的拳劲撕空裂气，强行将李云龙的剑气震碎。看着李云龙那幻化无极的身影，李达微微闭上眼睛，以耳代目，仔细的判断李云龙的动静。另一边，李襄樊的另外的护卫要想上前帮忙，但是被李襄樊拦下了。

“王爷？”中年人石原不解的问道。李襄樊微微一笑道：“李达，已经达到天榜高手水平了，那个李龙只是地榜高手而已，你说谁会赢？”转头看见宫飞燕着急的看着李云龙，李襄樊笑道：“放心，他们只是比武，不会有事的。”

“谢王爷。”宫飞燕向李襄樊道。“不用谢，我只是想收李龙为己用，到时我就放你自由。”李襄樊道。

宫飞燕听闻此言神色一暗，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李云龙的。

突然李达身体瞬间逼近李云龙，一连十数掌，每一掌都狠狠的击中李云龙的龙泉剑上，与他硬碰硬。李云龙眼神冷烈，右手龙泉剑微颤，一道璀璨的光华瞬间爆发，强横无比且带着毁灭气息的真气，瞬间与李达硬拼。只听声声巨响，真气狂射，李云龙身体被李达强横无比的掌力给弹出数丈，衣服被震得碎裂，露出了赤裸的上体。还好面巾没有落下。

第一百零八章 父子

但是李云龙并没有就此摆手，冷笑道：“再来！”冷烈无比的气息，夹山绷海裂之气势，如亡魂地狱之鬼厉，怒啸排空，狂风四起，层层星光，道道剑气，旋转飞逝。李达四周空气瞬间抽空，整个人都那强劲的气流牢牢锁在中间，让他完全无法逃避。

李达也冷笑一声，双掌齐出，以天崩地裂的气势，奔雷一般的速度，电光闪烁，犹如一道闪电撇开层层乌云。李云龙的身边宛如要劈天裂地，四周气流瞬间撕裂，形成一个真空，充斥着毁灭的气息。李云龙全身真气飞速汇集，身后一个高大无比，闪烁着电光的身影突然清晰，那宛如雷神一般的身影，夹着强大惊人的气息，半空中惊雷震天，电光闪烁。

这个时候两人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道璀璨无比的金色光芒，瞬间照亮的四周，同时一股傲视天地的气势瞬间从李达身上爆发，将那股强横无比的气流瞬间压了下去，其威力之大，可谓世之罕见。李达立于半空中，周身金色闪烁，宛如天神，那金色的光芒带着无比强大的气息，压得李云龙几乎无比呼吸，逼得李云龙连退了数步，一脸的惊骇之色。

“这就是天榜的实力？”李云龙喃喃道。“怎么样？还要比吗？”李达看着李云龙面带赞色道。年纪轻轻就有此能力，此子将来一定会名震天下。

“不比了。”李云龙干脆坐了下来，说道。这时他脸部向外，蒙面的面巾已经在这次打斗中毁灭了。

“好，好，好，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不知道李公子有没有兴趣为我做事？到时候金钱，美女还不手到擒来。”李襄樊从后面看着李云龙道。

“不好，我现在身边美女多多，谁知道你给我的是不是什么丑八怪，我才不要呢！”李云龙有些无赖道。“小子，你别不识抬举，王爷看重你是你的福分。”石原在那里阴声道。

“住嘴，不能对李公子这样说话。”李襄樊大怒道。“是，王爷。”

“好了，不要在演戏了，就算我同意，我的父亲也不会同意我做一个小人的。”李云龙道。李襄樊一阵红，一阵白，但还是面无表情的道：“李公子，你没有问过你父亲，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同意？”

“那样啊！看来我要去问问我的父亲了。”李云龙想了想道。“呵呵，本王在开封等你，等公子你的父亲同意了，再来找本王，如果你找不到本王你就和宫飞燕一起来找本王好了，宫飞燕你听清楚了吗？”最后一句李襄樊是对宫飞燕说道。“是，王爷。”宫飞燕有些喘喘不安的应道。

“不用，我现在就问。”李云龙摇摇头道。“哦，公子的父亲难道在这里？”李襄樊说道。李襄樊说完他的护卫们警惕的看着四周。

“是啊！”说完李云龙站起来转来身来向李襄樊问道：“父亲你同意我做一个下人吗？”

众人被李云龙的话惊呆了，李襄樊仔细看了看李云龙有些不敢确定道：“你，你是云龙？”

“怎么，父王你是不是很惊讶啊！”李云龙笑道，“你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要不是母亲告诉我你会来开封我还真不知道，真是的。”李云龙的话那里有一点以前和李襄樊陌生的感觉。

李襄樊现在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以前自己的那个没有用的儿子突然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不容他不相信。

“怎么了？父王，难道因为我刚才打架的事情不高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和以前一样好了。”这时李云龙突然说道。

和以前一样？难道以前的事情他都是假装的？是了，以他现在的武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想不到他隐藏的这么好，自己都没发现。不过自己在他出世的时候知道他不能练武所以都没关系过他，难怪会如此，想到这里李襄樊后悔不已，不过李云龙到底是自己的独子，现在他这样厉害自己应该高兴，反正以后自己的事业要他来继承，自己以后慢慢的补偿他吧！想到这里李襄樊觉得自己浑身轻松，笑道：“怎么会呢？现在这个样子很好啊！”

“那父亲你同意我做下人吗？”李云龙笑眯眯的问道。“废话，你是我儿子，我怎么会让你去做下人呢？”李襄樊笑骂道。“就是，我就知

道我父亲他不同意的。”

“见过小王爷。”李达等人连忙向李云龙行礼道。李云龙见宫飞燕也跪下行礼，马上走过去把她扶起来，然后对众人道：“都起来。”

说完以后就带着宫飞燕来到李襄樊身前，对李襄樊道：“父亲，虽然飞燕她以前的你的下人，以后她就是你的儿媳妇了，飞燕，叫父王。”最后一句是对宫飞燕说的。

宫飞燕现在的心情非常复杂，她万万没有想到李云龙的身份既然是这样的。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吧！

“哈哈，好小子，飞燕，以后你就叫我父王好了。”李襄樊哈哈大笑道。听李襄樊这么一说宫飞燕小声道：“父，父王。”

“哈哈，好，好，云龙啊！出来才几天你就有这么多女人了，有我当年风范。”李襄樊笑眯眯的对李云龙道。

“呵呵，不多，就宫飞燕，李梦清，蓝冰月，冷如凤，刘熙蓉五个而已。”李云龙笑道。“好小子，几天时间就有了五个女人还不多？”“当然，现在和我在一起发司空兰香，秦梦瑶，南宫佳惠，司徒琴韵，还有不在我身边的钱芙蓉，还有江湖上的那些美女们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李云龙大言不惭的说道。这也是李云龙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说出他心中的想法。

“好小子，口气这么大，你能行吗？”李襄樊笑问道。“呵呵，父王，你放心，将来我一定为你生几百个孙子让你管。”没想到李云龙这时的戏言在以后成真了，那时他已经统一苍茫大陆和魔法大陆，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

“对了，你和我说说这就天年发生的事情。”李襄樊道。“是。”李云龙应道。“跟我来。”说着李襄樊把李云龙带到了一间秘室。

来到秘室李云龙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篇，当然关于商人的事情没说。

听完李云龙的话李襄樊眉头微皱，道：“看来那个辽王图谋不小啊！”“呵呵，父王，你别想那么多，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没什么好担心的。”李云龙笑道。“什么没什么好担心，你知道吗？这辽王可能要造反。”李襄樊道。

“哈哈，这不是正好，现在大陆风起云涌，变幻默测，如果辽王他造反的话只不过在这已经混乱的天下加一点料而已，到时候这戏起不是很好看。”李云龙笑道。

“但是这样他们成功了会放过我们吗？现在我手下有二十万大军，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见到他存在的。况且辽王等和我们有仇的人。”李襄樊以为李云龙不懂，就跟他解释道。

“二十万，嘿嘿，父王，真的只有二十万吗？”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李襄樊道。“我就知道你知道，现在我还有五万秘密部队。”李襄樊笑道。

“那当然，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顿了顿，李云龙道：“我说让辽王他们造反，但是没有说要让他们成功造反啊！父王，你说如果凭辽王他一个人的实力他造反会成功吗？”

“不会，现在包括我在内辽王，唐王，汉王四个王，每个王有军队二十万，而紫金帝国就有一百万大军，如果凭辽王的二十万大军再加上他手里的秘密部队也不可能灭亡紫金帝国的。”李襄樊道。

“这就对了，既然辽王他一个人不会成功的，那么他要造反就必须联系其他的三王，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只有联系唐王，汉王这两个王了，所以最坏的打算是辽王，唐王，汉王三个王一起造反，他们他们手上的六十万军队，加上他们的秘密部队应该在百万以上，而紫金帝国这几年来军队荒芜，疏于训练，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他们三大王消灭了帝国以后他们谁做皇帝？他们会其心如一吗？不会，虽然他们就是有百万之师也不可能发挥出百万军的战斗力。到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里的矛盾把他们一一消灭。”李云龙道。

接着李云龙说道：“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增加兵力，而是应该减少兵力。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发现我们没有发现他们要造反的事情，让他们没有任何顾及的造反。”

“但是就象你说的一样我们减少了军队，以后我们拿什么光他们打，就象您刚才说的一样他们的军队加起来已经达到了百万之众了？”李襄樊问道。

“呵呵，我们表面上的军队减少了，但是我们的秘密部队不是可以增加吗？而我们的军队虽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训练成精兵，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就算他们有百万之众，但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那么他们的军队将但我们来说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另外父王你现在可是秘密的大量收购粮食。将来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没有了粮食了，到时军队还不斗气全无。而到时由于战争一定会有许多难民的，同时我们手里有了粮食就可以救济能民了，而他们没有粮食就会不停的收百姓的粮食，这样一比较我们虽然损失了一定的财力，但是却得到了民心，而他们却失去了他们的民心，那么这战争哪有不赢的道理。另外还有蓝冰月的父亲蓝雄是紫金帝国东方军团军团长，到时以我和蓝冰月的关系他会不帮助我们吗？”李云龙笑道。

“你啊！什么时候变的这么聪明了，不过现在你的处境有些危险，江湖上的人这么多人对付你，你应付的了吗？”李襄樊问道。

第一百零九章 一路货色

“虽然现在我的处境很危险，但是我还不想过早的暴露我的身份，父王，如果其他三王知道了我不是那个以前不会什么武功的李云龙他们会怎样？我想如果他们知道了的话，他们第一个对付的人不是帝国，而是我们，再说这么当年我多这样过去了，还怕这点时间过不了吗？”李云龙道，说话的时候他脸不红，心不跳，好象真的是李云龙一样。

李襄樊沉默了，他当然知道李云龙的话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以后他才道：“这样你在江湖上的事情能够应付的了吗？”

“呵呵，我想父亲你应该有什么秘密高手吧！给我几个，最好的女子，这样的话以后我做事就方便一点，而且我现在练的除了我们就传的功夫以外我还练了双修功，就算他们只是一流高手水平我也可以把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次地榜高手。”李云龙道。

“你怎么不早说，这样的话他早就安排几个姿质好的女子陪你了。”李襄樊道。“呵呵，我不是刚练成吗？父王，等一下我交你，你和我母亲去练吧，到时候一定美味无穷。不过，父王不能随便找个女人练，这讲究的是双方你情我愿，否则的话还起反作用。所以就算现在你给我几个女子我要做的是先和她们培养感情，就象我和蓝冰月一样，我们都是从一流高手到地榜二界的。”李云龙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李襄樊显然有些意动，但是表面上还是骂道：“好小子，既然这样说你父王。”“呵呵，男人都一样，我这功夫是男女一起练的，我现在教你我们男人练的，而母亲那部分我也已经教她了。”接着李云龙就把至尊阳决说给李襄樊听。

听完以后李襄樊道：“像宫飞燕这样的女子还有几个，等几天我找来给你，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嘿嘿，父亲，你就这么急着想和母亲去练功？”李云龙暧昧的笑道。“胡说，快走。”李襄樊怒道。

李云龙带着宫飞燕走后，李襄樊来到云月柔的客栈里。

云月柔瓜子脸，眉目如画，体态轻盈，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罗纱长裙，曲线玲珑的丰盈***极为动人。

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好似会说话一般，盼顾见具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一头乌黑的秀发用白色的玉环绾住，垂下及腰的长发随着她美妙的步伐微微摇摆，十分诱人。

她仪态万千的举起一支肤色晶莹白里透红的玉手轻轻一拢耳边秀发，大红宝石镶嵌的耳坠顿时光华四射。“你来了？到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虽是责问的语气，可是那娇滴滴的声音却给人一种销魂蚀骨的感受现在李襄樊觉得云月柔特别的美，心想以前自己怎么没发现呢？李襄樊进了房间，关了门，站在云月柔面前对她道：“我想你了，以前是我对不起你，现在就让我好好的补偿你吧！”

云月柔美目微闭，粉脸泛红，檀口轻启，欲言又止，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她显得不知所措，小脸有如红烧，那羞怯的模样那还有一分冰美人的神情。

李襄樊牵着她的小手放到自己的胸前，柔声道：“夫人，你今天好美。”

云月柔一声娇哼，得意一笑，妩媚至极。

“夫人！”那一笑的风情将他蠢蠢欲动的火焰彻底引发，搂住她纤腰的手不由滑落到她的隆臀。

“襄樊！”被丈夫一挑逗，她也不由春心荡漾，搂住丈夫的脖子热情回应。

“夫君，我。”在回客栈的路上宫飞燕不知道应该和李云龙说些什么。李云龙当然知道宫飞燕要说什么，但是他怎么会怪她呢？于是温柔道：“宝贝，以后呢什么都不用想，好好的做夫君我的妻子吧！”

“恩。”听了李云龙的话宫飞燕放下了心中的担忧应声道。李云龙嘿嘿一笑，道：“不过死罪可勉，活罪难逃，今天我要你好好的陪我。”

抱着宫飞燕回到客栈，来到她的房间钻进宫飞燕的被窝，在她的身上纵情的发泄着心中的**。

第二天李云龙在和众女聊天，客栈的小二来报说有人求见，李云龙一楞，想到到底是谁要见自己？看向众女，发现众女也一脸茫然。

李云龙想道：既然不知道那么就先去看看，如果是敌人的话相信也不会现在就明目张胆的对自己动手吧！于是李云龙站起来，然后对

李梦清道："清儿，你跟我去看看吧！"李梦清通过和李云龙的双修已经达到一流高手的水平了，加上李云龙两人一般人休想拿下他们，至于为什么不叫蓝冰月这个地榜高手是因为这里还要蓝冰月这个地榜高手住阵。

"是，夫君。"李梦清轻轻应一声起来跟着李云龙向外走去。

外面院子里俞三赫和令狐慕正在哪里着急的等着李云龙。他们到这里的目的不言而寓。从南阳到开封的时间他们虽然比李云龙晚了几天，但是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手下监视着李云龙，虽然不知道李云龙等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能够查觉的出李云龙将要大祸临头了。为了能够和他们心目中的女人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在这个时候来找李云龙。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的李梦清早就不是以前发李梦清了。心于君所，这是李梦清和李云龙真实的写照。

"哈哈，我当是谁，原来是天山派的大弟子俞三赫，龙榜第一高手和令狐世家大少爷令狐慕令狐公子啊！不知道什么风把你们两个吹来了？"李云龙走出来看见那两人是俞三赫和令狐慕大笑道。

而李云龙身后的李梦清则跟着李云龙慢慢的走出来，看见俞三赫和令狐慕眼神一点变化都没有。好象不认识他们一样。

李梦清这样的眼神让俞三赫和令狐慕很伤心，但是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当李梦清去做李云龙丫鬟的时候，他们以为李云龙的后面有很大的势力才敢如此，他们想阻止，但是又非常害怕，如果李云龙的后面有非常强大的势力的话虽然他们天山派和令狐世家不怕，但是要为自己的门派和世家带来麻烦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们到开封比李云龙晚了几天，所以今天一大早他们就马上找上门来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时间可以改变人的一切，这几天时间足够改变李梦清的一生了。

"来，来，来，坐下说。"李云龙招呼俞三赫和令狐慕坐下道。

"李公子，我们这次来是想让你放了李梦清李小姐。"坐下以后俞三赫和令狐慕相互望了望，俞三赫开口道。

"哦，俞兄此话何意？清儿在我这里是她的自由，我又没有强迫她怎么，怎么说叫我放了清儿呀？"李云龙奇怪道。

不是强迫才怪，俞三赫和令狐慕暗想道。但是现在他们有求于人不敢说出来，令狐慕道：“李公子此言差矣，当时李公子要李梦清李小姐做公子的一个月丫鬟，虽然当时李梦清小姐自己同意的，但是你这是和天下人作对，现在天下英雄云集，李云龙你要想自保就必须放了李小姐，否则的话……”

听了令狐慕的话李云龙怒级反笑道：“照令狐公子这么说，今天你来我这里就不怕别人误会你是我的同伙吗？”令狐慕笑道：“以我令狐世家在江湖上的地位，他们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吗？”

在令狐慕的话说出口的时候俞三赫暗叫不好，令狐慕的话带有威胁之意，这明显不会起到任何的效果，而且还会起到反作用。于是俞三赫道：“令狐公子的话是想让李公子放了李梦清小姐，让李梦清小姐想以前一样为天下人表演她的琴技。”

为天下人表演琴技？好一个为天下人表演琴技，想不到俞三赫这么会说话，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李云龙微笑道：“不知道俞公子把清儿当成什么人了？为天下人表演琴技？哼，现在清儿是我的妻子，你说我会让她这么做吗？”

“什么？李梦清增加是你的妻子？这不可能。”令狐慕和俞三赫惊叫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和李梦清从小有婚姻，上次的事情只不过我和她开个玩笑而已。清儿你说是不是啊！”(手机阅读SdXsw.com)

李梦清听了李云龙胡说八道的话只是在李云龙的后背一捏，显然在惩罚他的胡说八道，但是在表面上她还是点点头道：“夫君他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我的未婚夫。”

“不，这不可能。我和小姐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听小姐说过，这一定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俞三赫道。

李云龙冷笑一声道：“俞公子，难道清儿连这件事情要告诉你吗？你是清儿的什么人？”“闭嘴，你这个花花公子，李梦清小姐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一定你逼迫李梦清小姐这样说的是不是？”俞三赫冲着李云龙大叫道。

“俞公子，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我喜欢我夫君难道要经过你的同意吗？”李梦清微笑道。虽然以前俞三赫可以说经常和她在一起，但是李梦清一点没有喜欢她的意思，如果喜欢应该喜欢上那天晚上和她

合奏的人吧！但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已经不可能了，而且李云龙也不错，所以她决定自己要珍惜这份感情，免得到时候一无所以。想到这样李梦清看李云龙的眼光越发温柔。

“哼，李云龙，我是不会让你好过的。”令狐慕冷哼一声带头走了。俞三赫也看了看李云龙跟着令狐慕而去。

这时冷如凤和司空兰香走出来了，冷如凤对李云龙笑道：“现在你开心了？琴仙李梦清小姐已经成了你一个人的人了。”“当然开心了，我不但有清儿，还有你这个大美女，你说我能够不开心吗？”李云龙也微笑道。

第一百一十章 色狼

“哼，一个色狼，有什么好得意的。”司空兰香不满的冷哼一声道。刚才知道俞三赫在外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她对俞三赫的感觉一点也不象以前对他的感觉，按道理现在李梦清已经喜欢上李云龙了，没有人和自己争夺俞三赫了，但是自己为什么一点高兴不起来呢?

“我是色狼？呵呵那你要小心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也对你色起来了。”李云龙微笑道。“哼，我才不怕呢，要不我们现在就比划比划？”说完司空兰香举起了她的小拳头向李云龙示威道。

李云龙立即摇手道：“司空兰香小姐，小生对你真是敬佩有加，怎敢对你动手动脚。”

司空兰香咬咬嘴唇，叱道：“那些是切磋武技，不是动手动脚，不要想歪了！”

李云龙立即投降，举手道：“好，好，那是切磋武技，只是司空兰香小姐武功高强，小生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哪里敢与你切磋，你还是饶了小生吧。”

司空兰香知道李云龙已经达到地榜高手境界了，本来想试试自己的武功到底和李云龙相差多少，但是想不到李云龙他一定也不给自己面子，让自己的计划落空。冷如凤在一旁接口道：“兰香妹妹，你就不要为难夫君，你可是一个大美女，以夫君对美女的手段，他哪里你的对手，来，姐姐敬你一杯茶，算是代夫君向你服输。”

司空兰香嘴角一撇，满怀深意地看着冷如凤，笑道：“看不出来，你倒关心你这个色狼夫君的。”

冷如凤的俏玉升起两抹红晕，眼中竟露出娇羞，狠狠道：“那当然，再怎么说他可是我夫君，还有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我脸上可没有长花！”司空兰香笑着道：“你脸上确实没有长花，不过，我看你的心却花了。”

“你，你胡说！”冷如凤犹如被踩着尾巴小猫一般跳起来，指着司空兰香，看那架式，一有不对就会跟司空兰香干一架。

司空兰香立即摇手道：“如凤姐姐，不用那么激动嘛，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谁不知道你们在一起这么久，那些事情一定做了不少吧。

有几天晚上我的听的睡不着觉。”

“你，你乱说什么！我们哪有。”冷如凤大急，一张玉脸顿时通红一片。

司空兰香见冷如凤被自己说中了要害，顿时得意起来，笑道：“你不要忘了，我跟着你们这么长的时间，你们做那事情的时候声音这么大，我当然知道了。”

冷如凤的眼神定在司空兰香的脸上，咬牙道：“你，你别说了。”

李云龙可不愿意让冷如凤受窘，在一旁接口道：“司空兰香小姐，是不是你也想要那种感觉啊！不过在下自从第一次见到司空兰香小姐以后，那一颗平静的心却开始悄然骚动起来，司空兰香小姐从酒楼里出现的一刹那，在下已经被你矫健的身躯所倾服，自从看清司空兰香小姐的美丽绝伦的容颜，在下就被你出尘的风姿所折服，我想，我可能得病了，但却不知是什么病，现在，听司空兰香小姐如此一说，我终于明白我得了什么病。哦，看来以后我只有把司空兰香小姐小姐变成了我的夫人才能治好我的病了。”

司空兰香被李云龙一席话说得玉脸升起红晕，狠狠地瞪着李云龙。

李云龙在司空兰香一对美目的注视下，却没有半分退缩的神态，反而睁大一对眼睛，露出天真无邪的目光，目光充满着灼热和期盼，就好像一个小孩渴望得到心爱的东西一般。

司空兰香本想教训李云龙一顿，一见到李云龙无助的神情，不知怎的，心底却升起一股柔情，嗯，也有点不对，应该是女人的天性母爱，目光变得柔和，突然感到不对，自己好像对这李云龙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情绪，这可不是好兆头，不知道今天怎么会出现芳心失守的情况，心中诧异不已，连忙转过头去掩饰自己的失态。

冷如凤可是一直注视着司空兰香，见她在李云龙的目光下吃瘪，心里畅快无比，娇笑起来，道：“哟，我们的司空兰香小姐也有害羞的时候，真是难得呀，不是真的被夫君一席深情表白打动了芳心吧？”

司空兰香的玉脸立即红到了脖子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冷如凤一眼，笑骂道：“你这是诽谤，明明是你自己已经被他得到了芳心，怎么扯到我的头上。”说到这里，转头凶巴巴地瞪着李云龙，咬牙

道：“哼，都是你，害我出羞。”话刚说出，突然发现这句话好像是向情人撒娇一般，急忙住口。

李云龙心中暗暗高兴，看样子，自己趁着帮助冷如凤的机会，趁机向她表示倾慕之意，再加上自己假装纯洁可爱，正好激起她压抑过久的母性，所以，竟一举打动了她的芳心，嗯，也不能说打动了她的芳心，而是获得了她的好感，以后，追求起她来也容易得多了。

旁边的李梦清见司空兰香竟陷入被动，真是机会难得，哪里会轻易放过她，继续道：“哟，看不出来，我们的兰香竟动情了，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新鲜事，等下，我定要到姐妹们那里去宣传一番，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向不把男士放在眼里的司空兰香大小姐终于陷入情网了，俏脸通红、心儿鹿跳，血液加快、全身发软，这感觉从来没有体会过吧，司空兰香大小姐？(手机阅读sdχsψ。com）”

司空兰香娇躯轻微颤抖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竟浮现出笑容，美目在李梦清娇躯上扫视着，目光含着深意，看得李梦清毛骨悚然，不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连忙低头检查自己的衣服。

“俏脸通红、心儿鹿跳、血液加快、全身发软，嘿，你可知道得清楚，可想，这就是这几天和李云龙在一起的感觉了，现在，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李云龙，你这个色狼，你可是艳福不浅啊，有人竟说出了如此羞人的话来，可见对你已经情根深种，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深情啊，不然，我也不会放过你的。”最后一句司空兰香是对李云龙说道。

李云龙现在还能说什么，他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最好的方法就是傻坐在那里，睁大一对天真无邪的眼睛，无辜地望着三位美女把他当作武器攻击对方，好像已经傻了，不过，他的脑袋中正转着龌龊的念头：“大胆地说吧，勇敢的斗吧，说得越露骨，斗得越有劲，那样一来，就会在她们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快达到了。”

不过马上司空兰香也感到不对，怎么越说越像她真的在乎李云龙，突然醒悟过来，再这样斗下去，自己讨到不好，只能便宜李云龙，马上住口，侧头望着李云龙，脸色一沉，叱道：“都是你害人！”

李云龙脸色麻木不仁，心中正在转着把司空兰香弄到了床上大跺特跺的情形，哪知司空兰香突然把斗争目标转向他，闻言吓得身体一

颤，条件反射地说出来：“兰香小姐，小弟错了！”

看见李云龙这样司空兰香娇笑起来，娇笑声清脆悦耳，听得李云龙热血沸腾，***竟起了反应，吓得连忙运气调息，才按下翻腾的气血。

好半晌，司空兰香才停止娇笑，而李梦清打量着李云龙，见他一幅半死不活的模样，虽然认为现在他的神情没有抵触她，但却对他不帮她不满，转念一想，引起自己三人斗嘴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当然不会放过他，眼珠一转，脑袋前伸，对李云龙道：“夫君，我想问一句，如果你在我与兰香妹妹当中选择一位，你选谁？当然前体是我不算你的女人。”

听到李梦清的话，李云龙心里暗暗叫苦，这不就是那个女朋友当着她妈妈的面问男朋友，她与她妈妈同时落下水，他会先救谁一般，确实不好回答。

司空兰香听到李梦清的话，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好像此话与她没有半分关系一般，还优雅地端起茶杯饮了一口，不过，那对小耳边却微微耸了耸，可想，心里却想听到李云龙的答案。

冷如凤面上也挂起笑容，似笑非笑地望着李云龙，看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李云龙思维急转，开始回忆当被那个落水故事的答案，好像当时那个青年指着一个，看着一个，然后说：当然就是你了。不过，这种回答定不会让两位美女满意，只能出奇制胜。

缓缓地，李云龙以沉重的语调道：“清儿啊，你真是为难我了，你与司空兰香都是那么光彩照人，真是春兰秋菊，各有其美，清儿你妩媚动人、聪慧过人，堪称秀外慧中，而且又是我的夫人，但是你的话要我放弃这个理由，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其实我心里对你真是爱慕不已，而司空兰香则是英气逼人、不让须眉，我也是倾慕不已，常言道：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也无法取舍，所以，只有两条路，要么两人一起选，要么一个都不选。两个一起选，你们定会认为我狮子大张口，是一个花心大萝卜，说不定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决定一个都不选，准备出家当和尚，把对你们的相思深埋在心底，伴随着一生，这样，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这里，他眼中已经露出痛苦之色，嘴

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双手在胸前合掌，不再说话，一幅得道高僧入定模样。

李梦清还没有说话，司空兰香立即道："真看不出来啊，你的胃口还不小，竟想大小通吃，有这种好事吗？"

李云龙立即道："这个，正因为我的胃口不大，我才一个都不选，出家当和尚，难道一个都不选也错了？"

第一百一十一章 偷香（一）

司空兰香顿时噎语，俏脸涨得通红，李云龙的话并没有错，只是她对李云龙的话不满意而已，不过，仔细想来，现在，李云龙这种回话应该是最好的结果，选一个，就会得罪另外一个，选两个，下场绝对不会好，所以，只有一个都不选，但不选又好像对两女没有爱意，干脆出家当和尚，这说明他心里其实是大小通吃，心存非份之想，不过，却又不能说他不对。

冷如凤见李云龙如此回答，“噗哧”一声笑出声来，道：“夫君啊，没想到你还有如此急智，只是，你的心思却真是司马之心，路人皆知，不会是想大小通吃吧？”

李梦清与司空兰香两人盯着李云龙的目光顿时变得阴沉，大有一有不对就会动粗的趋势。

李云龙哈哈一笑，走到李梦清把她抱在怀里，同时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道：“我当然要选择我的好清儿了，我的清儿温柔体贴，不象有些人蛮横无理，”

“李云龙，你说谁蛮横无理？”司空兰香大怒道。“呵呵，我可没说是谁，如果谁承认的话我也没话说。”李云龙笑道。

“哼，不理你了。”司空兰香冷哼一声向里面走去。“嘻嘻，夫君，看来你的阴谋又成功了一步，刚才这样我想接下来几天兰香都忘不了你。”冷如凤向李云龙笑嘻嘻的道。

“不过晚上你们的声音真的还大。”李云龙看着李梦清和冷如凤两人戏谑道。“你还说，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这样。”冷如凤羞涩道。

“哈哈，不说了，走，我们进去。”李云龙拉着李梦清和冷如凤向连忙而去。

到了连忙众女也知道了令狐慕和俞三赫来的事情，但是她们不以无意，在她们的眼里俞三赫和令狐慕算不了什么大人物，况且她们一点没有喜欢她们他们的意思怎么会在意他们到来的目的。不过由于李云龙的关系，当她们知道令狐慕和俞三赫带有威胁的话的时候，她们都带有一些愤怒。

“好了，不要去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今天没事，不如让清儿无我们弹一曲如何。”李云龙向众人提议道。李云龙的提议马上得到了众人的赞同。能够听到琴仙李梦清的琴声自然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现在天下人要想听到李梦清的琴声就必须得到李云龙的同意。不过在场的众人不一样。李梦清可是她们的好姐妹，她们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可以告诉我们吗？”司徒琴韵带着南宫佳惠和秦梦瑶走过来问道。“呵呵，清儿要为我们弹一曲，你们也坐下来听听。”李云龙笑道。

李梦清身着一袭雪白的湖丝长袍坐在席上，袍服舒展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就好像一朵盛开的雪莲花一般，身前是一张案几，案几一角安放着一个香炉，缕缕檀香就是从这里面散发而出，案几正中间摆放着一张古朴的弦琴，一双如凝玉般的纤手就在琴上抚弄着，李梦清专注的眼神盯着眼前的瑶琴，就好像对着最亲近的朋友倾诉一般。

这时从她的琴上传出一阵熟悉的琴音，自然是上次在南阳所弹的一部分紧接着，一道犹如天籁般悠远的声音响起，传入众人的耳中：“花好月圆……”

李梦清自弹自唱，双手自然娴熟地在琴上游走，目光迷离，众人听的如梦似幻，身临其境。

一曲琴声奏吧，李梦清幽幽地抬起头来，望向李云龙，绣口微张，淡然问道：“夫君，我的这曲还行吧？”

李云龙哑然一笑：“光是能听到清儿的天籁之音，就觉得非常满足的，怎么会说清儿的弹的不好呢？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你的好姐妹们？”

接着李云龙又道：“不过如果清儿你不介意的话，为夫也来弹上一曲。”“你会弹琴？”蓝冰月惊讶的问道。

“那当然，谁说我不会，虽然我弹的不一定比清儿好，但是至少我会。冰月，你会吗？”李云龙笑道。“我当然会一点啦，但是我可比不上清妹他，她可是有琴仙之名的。”蓝冰月道。

李云龙抚掌道：“那以后有时间我一定要欣赏一下了！”这时李梦清道：“夫君，你来吧！”说罢盈盈起身，为李云龙让出位置。

李云龙见状也站起身来，来到案几前坐下，附近的空气中还留着一丝淡淡的清香，却不是檀香的味道，那定是李梦清身上发出的体香了，李云龙忍不住多吸了几口气。

由于司徒琴韵等人在这里李梦清俏脸微红，别过头去不看李云龙这轻佻的举动，却听到李云龙舒服地赞道：“真暖和！”她想起李云龙坐在自己刚才坐的地方，自己的体温还没有散尽，见李云龙夸张的语气，虽然和李云龙有过更加亲密的动作了，但是她的脸更红了，狠狠地瞪了李云龙一眼，似乎在怪他不应该在这里占便宜！(手机阅读s-d-x-s-w.com）

李梦清找了张位置坐下，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李云龙有些笨拙地调着琴弦。跟着李云龙这么久还没有听到过李云龙有这方面的特长。她很好奇。

李云龙试了几个音之后，微微思索，轻松地在琴上弹出一段曲子，赫然是上次和李梦清合奏的曲子。李梦清也想不到还会听到这样的曲子，等李云龙弹闭李梦清热泪盈眶的对李云龙道：“夫君，你怎么会这首曲子。”

“好清儿，你终于记起来了，当时，你弹的也不错。”李云龙微笑道。“是你，夫君真的是你？”李梦清问道。

“呵呵，是我，清儿，喜欢吗？”李云龙起身来到李梦清身边抱着她道。“呜呜，夫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李梦清哭问道。

“呵呵，我想让你喜欢上我，而不是*琴音来喜欢上我。”李云龙笑道。李梦清现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原来以前喜欢的上是自己的夫君，这样她也不用觉得自己水性杨花了。

“不错，不错，有点味道。”这时司空兰香走来道。“怎么？现在不害羞了？”冷如凤问道。“冷姐姐，你说什么呢？我才没有。”司空兰香道。

“呵呵，众女当然知道冷如凤说司空兰香的是什么事情，都在调笑司空兰香。就连在李云龙怀里的李梦清也加入其中。而李云龙则笑眯眯的看着众女。

突然司空兰香玉脸一沉，道：“李云龙，你在那里鬼头鬼脑看什么？”

李云龙笑了起来，道：“哦，我看什么，当然是看各位美女了，你们现在的仪姿真是太美了，我不知不觉看得痴了。”

司空兰香脸上闪过一丝得意，毕竟，他在赞美自己美丽，只要是女子，都会感到欣慰的。

司空兰香来到李云龙身边，伸出一根玉葱般的指头，点在李云龙的额头上，笑骂道：“你呀，我可看清你了，整个一个小滑头，油腔滑舌、吊儿郎当，见到美女都会赞美几句，以讨她们的欢喜，不过，不知怎的，我却喜欢听。”

李云龙被司空兰香的指头点住额头，头微微朝后一仰，司空兰香没有想到李云龙会躲避，指头没有李云龙额头的支撑，朝下滑去，正好到了李云龙的嘴前，李云龙也不客气，头一伸，一口就把那根指头含在嘴中，还用舌头舔了几下。

“李云龙，你，你找死啊，竟敢吃本小姐的豆腐，你知不知道，敢吃本小姐豆腐的人都被我打成了半残。”司空兰香的玉脸已经变成赤红，双眼已经快浸出水来，把手指缩回去，脑袋伸到李云龙的面前，凶巴巴地说道。

李云龙本来被司空兰香的话吓倒了，不过，却见到司空兰香那张玉雕般的俏脸离自己的脸只有半尺远，她眼睛充着水雾，一张小嘴殷红得像熟透的樱桃半张着，一丝幽香从小嘴中吐出，喷到他的脸上，色胆包天下，哪里还会把她的威胁放在心上，头一伸，嘴巴就堵上了司空兰香的小嘴，而司空兰香小嘴微张，李云龙的舌头也不客气地顺势滑进她的小嘴中，在那里搅动几下。

“呜！”司空兰香哪里想得到李云龙竟是如此色胆包天，根本不把她的威胁放在心上，慌忙把脑袋后仰，吐出李云龙的舌头，与李云龙的脸隔开一段距离，那一对剑眉一竖，一巴掌煽出，准备狠狠教训一下这个竟偷偷夺去自己了初吻的家伙。

“能吃到美女司空兰香的豆腐，不说变成半残，就是变成全残我也是无怨无悔！”李云龙在死字当头前竟还有兴致笑嘻嘻说着俏皮话。

“你！”司空兰香的巴掌停在李云龙脸前半寸的地方，再也煽不下去。

而司徒琴韵见到李云龙竟亲了司空兰香一下，心里闪过一丝不快，不过，立即就消失不见，她知道自己和司空兰香相比，在李云龙可能不算什么，虽然在前天李云龙对自己说过调笑的话。不过他自信将来李云龙一定会爱上自己的，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司徒琴韵一惊，暗想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摇摇头司徒琴韵手一伸，已经挽住了司空兰香的手，道："兰香姐，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他就是那种人，处处想占我们的便宜，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给他机会。"

"哦，难道琴韵妹妹被他占过便宜？"司空兰香大有深意的看了司徒琴韵一眼道。司徒琴韵脸色一红，想到了在山洞里自己赤裸裸的在李云龙后面的情形，虽然李云龙当时没看见，但是现在司徒琴韵想来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当时自己怎么就同意了呢？现在听司空兰香这么一问连忙道："没有，怎么会呢？"

在司徒琴韵后面的南宫佳惠和秦梦瑶疑惑的看了看司徒琴韵一眼，在她们眼里今天司徒琴韵表现的有点不正常。

第一百十二章 偷香（二）

南宫佳惠和秦梦瑶向李云龙看去，发现李云龙正在笑眯眯的看着众女，南宫佳惠和李云龙接触过，知道李云龙虽然好色，但是一点都不坏。否则的话那天也不会不要自己。但是同时想到李云龙的好色南宫佳惠不仅脸色一红。

那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尝试一下，南宫佳惠心里想道。有了这个想法南宫佳惠心里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秦梦瑶没有和李云龙真正的接触过，对李云龙的印象只是在他救他们的时候。但是对于司徒琴韵她还是很了解了，今天司徒琴韵的不同寻常让她感到很奇怪，但是由于她丈夫的关系，这几天她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也没往深处想。

“呵呵，如果让清儿的琴，再佩上琴韵小姐的舞蹈的话一定会更加完美，只是不知道琴韵小姐能不能让我们欣赏一下你完美的舞姿呢？”李云龙对司徒琴韵道。

“对啊！司徒姐姐，你来跳个舞试试。”司空兰香叫道。司徒琴韵红着脸看了李云龙一眼道：“可是我怕我跳的不好。”

“哈哈，舞仙跳舞怎么会跳的不好呢？”李云龙笑道。

于是由于李云龙的提议李梦清弹琴，司徒琴韵跳舞，李云龙则和众女边聊天边欣赏着。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众人才停止，不过人人兴奋不已。

入夜，众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聊的意犹未尽的众人散去。

李云龙喝的醉熏熏的被蓝冰月和李梦清二女搀扶着回到房中，突然李云龙挣脱她们的搀扶向她们抱去。

蓝冰月和李梦清感到身体一紧，同时挣扎起来，李梦清只是一个武功达到一流高手的女子，刚才有喝了点酒哪里挣扎得脱李云龙的搂抱，挣扎一下，见不能动弹，只得无奈地停下。

蓝冰月也挣扎起来，不是他不愿意被这样抱着，而是李云龙现在的身体上满身都是酒气。但是马上她感到李云龙的手臂犹如钢箍一

般，竟让她无法动弹一下，心中惊了一下，体内真气运转，正想再发手，却发现李云龙的手掌好像有魔力一般，从那里传来阵阵热气，一丝痒意从那里散发，开始扩散到全身，整个人竟生不起一丝反抗之意，想了一下，暗叹一声真是前世冤家，不再挣扎，任由李云龙把她搂着。

李云龙见蓝冰月竟不再挣扎，心中一喜，搂着蓝冰月的细腰，李云龙心中惊叹不已，蓝冰月不愧为天仙谱上的美女之一，柳腰高挑修长，抚摸上去，她的腰肢刚毅中带着娇柔，由于长期修炼武功，又显得挺拔无比，那感觉真是太爽了，让李云龙身体内的血气又开始翻腾。

那一边，李梦清被李云龙搂在怀中，哪里能动弹半分，先是挣扎几下，轻叹一声，不再挣扎，温柔地*在李云龙的怀中，一动不动。

李云龙现在真是得意非常，现在，搂着两位美女，而且还是自己的妻子，平常人要是得到一个都谢天谢地了，何况现在李云龙同时抱着两个。

“好了夫君，现在你满身酒气，赶紧去洗澡吧！”被李云龙抱了一会儿以后蓝冰月说道。“好的，不过你要等我。”李云龙也闻到了自己身上的异味点点头。

等李云龙洗好澡出来发现蓝冰月和李梦清一个都不见了，李云龙自言自语道：“这样可以逃出我的手心吗？”李云龙飞身来到蓝冰月所住的二楼楼道上，仔细听听，里面传来轻微的呼吸声，不过却不悠长，应该是李梦清住在这里面。（注，由于这院子现在人比较多，所以一般两个人住在一间的，一个房间有两个卧室）

再仔细听听，里面只有一个人，所以，蓝冰月应该住在另一个卧室里。

李云龙轻轻推推门，却发现里面被反扣上，一股真气发出，不一会儿已经把门扣拔掉。

轻轻推开门，李云龙看过去，外面床上躺着的果然是李梦清，盖着一条薄被，可以清晰地看见她起伏有致的身影。

李云龙并不想惊动她，穿过房间，打开门，轻轻关上，来到另一间房间前，仔细听听，里面传来悠长的呼吸声，可见，蓝冰月就住在

里面。

李云龙再次发出一束真气，从里面把门打开，进门后，关上房门，来到蓝冰月的床前。

蓝冰月现在睡得正香，她竟没有盖被，只是身穿一件薄薄的睡衣，那件睡衣呈半透明，可以清晰地看见她里面洁白的肌肤，可以说，这种半隐半现的装束比穿着衣服和赤裸更吸引人，一下子就让李云龙欲火高涨，***立即起了反应。

把脑袋凑到蓝冰月那张弹指可破的俏面上，轻轻亲了一下。

以蓝冰月的修为，立即就被惊醒，全身内力在一瞬间动转，一掌拍出。(手机阅读$dxsw．com)

李云龙当然知道蓝冰月有这种反应，作为一个地榜高手，就是在睡觉时也有一定的警觉，可以感到对自己不利的行为，除非双方修为非常大，一般来，很难趁对方熟睡时偷袭对方，因为，在气机的感应下，杀气出现在杀着之前，只要是高手一定会感应到，在那一瞬间就作着反应，虽然会处于劣势，但却不一定会毙命。

现在，蓝冰月就受到了李云龙的骚扰，说是骚扰，是因为李云龙并没有不利李云龙的想法，所以没有杀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坐到李云龙的床边亲她一下，不然，魏玉燕早已惊醒了。

眼见蓝冰月一掌击来，李云龙身体一侧，躲开蓝冰月这一掌，叫道："冰月，是我！"

蓝冰月一掌击空，顺势一掌削向李云龙的肋部，听到声音，立即住手，惊呼一声，道："夫君，你，你怎么进来了！"

李云龙哈哈一笑，捉住她的手，道："夫君我想我的宝贝了，所以，就来了。"说完另一手一伸，已经搂住蓝冰月的柳腰，把她的娇躯抱起来，贴入自己的怀中，脑袋一低，已经重重地吻在蓝冰月的小嘴上。

蓝冰月娇躯挣扎起来，小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双手拍打着李云龙的背部，不过，只过了不到五秒钟，她的呜呜声就变成了哼哼声，娇躯由挣扎变成扭动，双手由拍打变成搂抱。

李云龙一边亲吻着蓝冰月的小嘴，舌头在她小嘴里搅动着，一边搂着蓝冰月的柳腰，另一手则在她的***上游走起来，一股股热气从李

云龙抚摩的部位透入她的身体，顿时让她欲火高涨，扭动的娇躯更加剧烈，双手已经深深陷入李云龙的肌肉中。

眼见时机成熟，李云龙在三秒钟就让蓝冰月变成一只小白羊，又用了三秒钟，他也变成裸体，猛扑上去，深深进入蓝冰月的身体。

蓝冰月发出一声高亢的嘶叫，李云龙嘿嘿一笑，一边吸着她的阴气，一边为她渡入阳气，让她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她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才变成一只软骨虫，如此不是双修功的支撑，他定会先垮下去。

看着瘫在床上只有呻吟喘息却无法动弹的蓝冰月，李云龙也是自豪无比，能把一个地榜二界的高手干得变成一只无骨软虫，这世上还真没有几人，而自己却是其中之一，而且，根本没有伤到根基，也就是说，他还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还没有尽兴。现在，蓝冰月已经垮了，为了她的身体作想，他不能再摧残她。

亲了亲蓝冰月有点苍白的俏脸，蓝冰月现在全身都处于兴奋中，这一接触，身体立即颤抖起来，不过，她太累了，连指头也无法动弹一下，只能让呻吟声稍微抬高一点，双眼深情地望着李云龙，透露出无穷的情意。

为蓝冰月盖上一层薄被，李云龙就那么赤裸裸地朝着李梦清的房间奔去，因为他已经听到李梦清在那里发出压抑的呻吟声，可想，这边的表演已经激起了她的情欲，如果不发泄，对她的身体极其不好，作为她的夫君，当然应该做做好事，帮助她渡过难关，这样才不会让她的身体受到损害。

李云龙来到李梦清的房间，李梦清果然已经情动，在床上呻吟不已，竟没发现李云龙已经到了床边。

李云龙看过去，李梦清身上的毛巾被已经滑下床上，她也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睡衣，不过，现在，竟被汗水打透了一部分，紧紧贴在娇躯上，整个身躯曲条尽露，极度诱人，李云龙刚刚平息一点的情欲再次爆发。

李梦清现在俏脸通红，额头上冒出丝丝汗渍，把几丝头发贴在两颊，双手正在自己娇躯上无意识地游走，一手抚摸着***那两处山峰，一手抚摸着大腿，嘴中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不过，她还保持着几分理智，紧咬着牙关，不让呻吟声太高，以免被蓝冰月那间屋的人发

现。她知道在那间屋里的人一定是李云龙，否则的话蓝冰月不会这样的。

突然，李梦清发现床前多出一团影子，所有的情欲顿时不翼而飞，发出一声尖叫。

李云龙并不怕李梦清的尖叫声传出房间，这里，已经被他发出的内力屏蔽，只有这间屋和蓝冰月那间屋听得见。

“清儿，别怕，是我，你的夫君。”李云龙开口说道。

“啊，是夫君，你……”李梦清也听出是李云龙的声音，惊恐的心情平息一点。

李云龙嘿嘿一笑，身体一闪，已经坐在她的身边，伸手把她搂在怀中，低声道：“清儿宝贝，是不是想我了？”说着，不待李梦清反应过来，已经吻上了她的小嘴。

李梦清本来就是情欲高涨，哪里经得起李云龙这一番挑逗，身体立即起了反应，嘴中发出呜呜的声响，双手抱住李云龙的虎背，娇躯一挺，然后颤抖起来。

第一百一十三章 偷香（三）

李云龙轻轻地抚摸着李梦清的***，心中得意非常，现在，怀中这位天之娇女已经是自己囊中之物，自己与她才认识几天，就让她变成了自己的女人，可见，自己的伟大，以后，这种事还要多加发扬光大，争取干掉无数美女，既可以共同快乐，又可以让自己武功猛涨，这真是一举几得，好处太多了。

李云龙一边轻轻抚摸着李梦清柔嫩的***，一边说着温柔的情话，那一双魔手抚摸得李梦清的魂儿已经飞到了半空中，而那缠绵的情话则让李梦清爱意泛溢，在她把弄得迷迷糊糊之时，才慢慢褪掉她的睡衣，一举占有了她的身体。

一会儿以后李梦清就已经为成了软骨虫。

李云龙轻轻拥着李梦清已经无法动弹的***，思维一转，脸上浮起奸笑，身体一闪，已经到了门边，大门一张一合间，他已经抱着李梦清消失不见。

下一刻，李云龙已经抱着李梦清到了蓝冰月的床上，手一伸，已经搂着蓝冰月，这一下，李梦清与蓝冰月同时被李云龙搂着。

蓝冰月这时体力已经略微恢复，正处于半昏半睡之境，突然若有所觉，眼睛立即睁开，发现自己又被李云龙搂入怀中，目光一侧，一看之下既然是李梦清。虽然上次的山洞的时候和冷如凤一起服侍过李云龙，但是那是为了给李云龙疗伤，为此她这几天回来以后还感到羞涩不已，现在看见李云龙把李梦清抱来那还不知道李云龙要她们一起服侍他的意思，蓝冰月惊撼道：“夫君，你不会是想？”

“哈哈，小宝贝真聪明，你也知道夫君我好色的性格，以后夫君的女人只会更多，就算不多到现在我也有五个女人了，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轮流晚上和我在一起那么一个月你们每个人才轮到四五次，这样的话时间一长你们也会产生不满，到不如果以后你们一起来服侍我，这样既可以每天晚上满足你们，又可以增加你们之间的感情，何乐而不为呢？”李云龙笑道，李云龙也知道蓝冰月一时间无法接受她与李梦清同时服侍他，不过，他现在必须降服她们，让她们在一条床上接受对方，不然，以后他还准备干掉无数个美女，如果第一关都过不了，

以后就麻烦了，总不能把那些最早跟着他的女人忘记了吧！所以，今天他把李梦清弄到蓝冰月这一边来，让她们先接触接触，心里有个准备。

蓝冰月心中大气，没想到李云龙想在床上一箭双雕还说得振振有词，真没有见过他这种脸皮厚的人，想反驳，却不知说什么才好，想动手，更不行，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狠狠地瞪了李云龙一眼，脸上出现一丝幽怨，微微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

而李梦清的脸上则露出惊骇之色，她虽然做了李云龙的女人，而且还知道自己心里第一个喜欢的人是李云龙，但是和别的女人以后一起在床上服侍李云龙她还是做不出来，想要挣扎出李云龙的怀抱，却发现自己现在根本无法动弹，而且身体先前的情欲并没有消散，那莫名的快感让她的小嘴不自觉地竟发出呻吟、喘息声，而这样更让她羞惭难当，因为现在她发现自己竟与蓝冰月一起伏在李云龙的怀中。

李云龙见蓝冰月以无声来抗议自己，哪里会放过她，笑道："冰月啊，我们是不是再来几次，也许你就会同意了。"

蓝冰月脸色一变，出现一丝惶恐，摇头道："不要，不要！"

李云龙森然一笑，低声道："我看你对我很不满啊，所以必须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这里，侧头亲了李梦清一下，道："清儿，只有先委屈你了。"说着，把她往旁边一放，双手搂住蓝冰月，在蓝冰月的抗议声中，再次进入她的身体，开始了又一轮冲刺，直把她冲刺得白眼直翻，大叫饶命。

终于在李云龙的攻击之下蓝冰月答应以后和众女一起服侍李云龙，得到了蓝冰月这个未婚妻的点头，李云龙这个色狼大喜。以后他将收尽天下美女，到时候自己再做一只大床，让几百名绝色美女一起在那里服侍他，想到这里李云龙不由嘿嘿的笑出声来。

蓝冰月也转过气来，身体与李云龙贴在一起，小脑袋扬起，双眼正痴痴地望着李云龙，见到他竟嘿嘿坏笑起来，轻声道："夫君，你在笑什么，嗯，定是在想什么坏主意？"

李云龙用手在她***上抚摸几下，摸得她娇躯颤抖起来，呻吟几声，开始喘息起来。

李云龙笑着道：“哪有什么坏主意，我是在想以后我们都这样过，我们的生活一定过得非常美满。”

蓝冰月的小嘴撇了撇，哼了一声，道：“你那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现在，定是得垄望蜀，想着你的那些没有到手的美女吧？”

李云龙的巴掌在她屁股上一拍，发出一声轻响，蓝冰月也跟着呻吟一声。

李云龙狠狠道：“敢怀疑为夫的话，定当家法伺候，说，还敢不敢怀疑为夫？”说着，李云龙对蓝冰月进行挑逗一下，让她的血气急荡一下。

蓝冰月的娇躯一僵，呻吟声高亢起来，望着李云龙的双眼已经浸出水雾，水汪汪的妩媚已极，喘息道：“冰月以后再也不敢了。”

李云龙得意地大笑起来，让蓝冰月这个美貌在天仙谱上，武功达到地榜二界的绝色美女服输，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手一伸，已经把李梦清拥入怀中，与蓝冰月并排贴在自己的身体上，慢慢的睡去。

第二天清晨李梦清慢悠悠的醒来，发生自己躺在李云龙的怀里，对于这个她没有多大的惊讶，但是发现李云龙的怀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惊叫起来，一看之下既然是蓝冰月。按照规矩李梦清应该早上起来给蓝冰月请安，毕竟蓝冰月是大，李梦清是小。但是现在众人没有结婚，所以这样的事情还没发生。可以现在和蓝冰月一起躺在李云龙怀里李梦清有种不安的感觉。

在李梦清的叫声中李云龙惊醒了，看着脸上变幻不已的李梦清李云龙笑问道：“清儿，怎么了？”“夫君，这，这是怎么回事情？”李梦清问道。

“呵呵，以后你们就这样一起服侍我，哈哈，这样的话对你们来说和我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不会生出怨恨来。”李云龙笑道。

那边的蓝冰月也被李梦清惊醒了，对李梦清笑道：“以后要便宜我们的色狼夫君了。”

起来以后李云龙发现蓝冰月和李梦清经过昨晚他的一番恩泽，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一见李云龙望过去，两对眼睛立即透露出情意，爱意绵绵地望着他。

“师姐，今天你怎么起的这么晚啊？”司空兰香看着蓝冰月问道。蓝冰月一听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想不到自己的这个师妹还是这样没有分寸，这种问题还能够问吗？

“好了，小美女，我们现在还是先次饭吧！”李云龙道。

哪知司空兰香嗔道：“你别打茬。”顿了一下，对蓝冰月道：“师姐，你快回答我问题。”说完以后笑着对李云龙道：“我们说话你小许插嘴”说着司空兰香示威的举了举拳头。

“果然野蛮。”李云龙小声的嘀咕道。“什么，你说什么？”司空兰香仿佛听见一样大声问道。“没，没什么？”李云龙连忙否认道。

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蓝冰月，司空兰香，秦梦瑶，南宫佳惠，司徒琴韵，李梦清，冷如凤，宫飞燕，八个女人李云龙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形容了。

“呵呵，李公子，是不是看见他们说话还烦啊！”司徒远走到李云龙身边问道。“很烦也不是，如果心情好的话有这么多女人在身边自然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心情不好的话，你才会发现有时候女人多了是个麻烦。”李云龙笑道。

“现在你才八个女人，不是很多。”南宫逸大有深意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八个女人？李云龙看向众女发现连司徒琴韵，南宫佳惠，秦梦瑶算进去才八个女人，南宫逸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在暗着什么？李云龙暗想道。

“李公子，我的伤还没好，现在我先去休息了。”司徒远笑道，“李公子在这里好好的玩玩，不要顾虑很多。”“对，我也去休息了。”南宫逸也道。

南宫逸他们走后李云龙暗想他们是什么意思？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国古代那样一定要无自己的丈夫守寡，但是也不会太随便了，这样的话会被人看清的。不过李云龙想这个时代应该想汉唐时期一样，开放而又传统。

这时众女向李云龙走来，李梦清笑道：“你怎么在这里，一个人不好玩是吗？”而蓝冰月却贼贼的笑道：“夫君啊，你是不是很无聊啊，不如我们来做游戏好吗？很好玩的，保证让你玩得开心。”美丽的眼中，闪动着一丝奸笑，似乎想算计李云龙。

李云龙看着两女，又看了看后面带着期盼的眼光，心里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他能够很轻易的看出了蓝冰月眼中的那不怀好意的目光，李云龙心里在暗自猜测，她们会有什么阴谋没有。李云龙暗笑，想玩我，可没有那么容易，等一下我到要看看我们谁玩谁？李云龙站起身，笑道："什么游戏啊，我现在正愁不好玩。如果是陪你们这八位大美女玩游戏，那可是我的荣幸。说吧什么游戏，怎么玩？"听了李云龙的话司徒琴韵和秦梦瑶脸色发红，他们想不到既然会和众女一样来对付李云龙，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心里有点期盼。期盼什么她们不知道，也许因为今天无聊吧！也许……

蓝冰月笑道："就先玩一个简单的游戏好了，我们来捉迷藏。这捉迷藏你一定知道了，不过这一次有些不一样，我们要你来捉我们八人，必须蒙上眼睛，而且还要由我先封住了你的穴道才行，不然你武功高强，闭着眼睛也能捉住我们，那样就不好玩了。怎么样，好玩吧？"说完顽皮的看着李云龙，眼中闪动着一丝贼贼的笑意。那模样生怕李云龙不愿意。

第一百一十四章 捉迷藏

李云龙笑道："捉迷藏吗？好啊。你说的我也答应，但我如果捉住了，并叫出了名字，会有什么好处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呢？"李云龙看着八女，眼中露出丝丝神采，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司徒琴韵，南宫佳惠和秦梦瑶被李云龙看的脸儿发红，似乎想到了李云龙的话里隐藏的意思。司空兰香也是双眼发红，虽然她没有完全知道李云龙话里的意思，但是被李云龙这样看着他知道这样看着一定是不怀好意，但是一想到等一下要联合起来对付李云龙，这种不安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蓝冰月笑道："当然有好处了，我这里有十只冰糖葫芦，你每捉住并猜对一次，就奖励一只，以示鼓励。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很好玩的。"说完就等不及李云龙反映就封住了李云龙的软穴，让他无法施展内功。并且亲手为李云龙蒙住眼睛，仔细检查了一会，才对众女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李云龙没有看到蓝冰月这样的神色，否则的话他脸色一楞，会明白蓝冰月的深刻含意众女把李云龙带到房间里，关好房门，低声的商量了一阵后，然后都忍不住轻笑出声，显然想到了什么绝妙的招儿，用来对付李云龙。只见众女围着李云龙，然后前面的蓝冰月轻声道："好了，你可以开始了。"说完与众女向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分开，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条小树枝，看样子是用来打人的。

李云龙心里暗笑，在想着如何捉弄这几个顽皮的女人。要她们知道自己的厉害，不过在这之前一定要占那些白占的便宜再说。于是故意做出找不到人的样子，双手前伸四周转动，口中大声道："我开始了，我来了。"来到冷如凤附近，李云龙装出一点感觉也没有的样子，这使得几女一下放心多了。司空兰香给李梦清递了一个眼色，两人同时用手中的树枝轻轻打了一下李云龙的手。

李云龙吃痛一收手，开口道："你们赖皮，竟然用东西打我，看我抓到你们怎么惩罚你们。"说完朝着司空兰香这边走来。司空兰香对李梦清一笑，忙轻手轻脚的闪开了，去与南宫佳惠会合。

看着李云龙笨手笨脚的在那边找，司空兰香众女都偷偷暗笑，脸上的神情高兴极了，似乎因为玩弄了李云龙而感到兴奋不已。这时李

云龙开口道：“一定在那边，这边没有，那边去找。”说完转身朝着司徒琴韵和秦梦瑶的身边走来。李云龙这一次很怪，故意左摇右摆，让司徒琴韵和秦梦瑶两女一时猜不出他到底要走那边，一时间不知道往哪边闪避。

刚才由于蓝冰月怕伤害了李云龙，所以蓝冰月没有用全力封住李云龙的穴道，在李云龙体内真气一动穴道就解开了。现在李云龙用真气锁定秦梦瑶想趁机好好戏弄她一下，看她还敢不敢那么顽皮联合众人连自己也想玩了。眼看越来越近了，司徒琴韵和秦梦瑶两女眼中都露出一丝惊慌，心里暗骂李云龙狡猾。这么多女人在这里偏偏到自己这里来。司徒琴韵一拉秦梦瑶，手指一指左边，表示让她走左边，自己走右边，秦梦瑶微微点头答应。

司徒琴韵和南宫佳惠两女一左一右，很小心的放轻脚步，想从李云龙的两旁悄悄绕过去。而李云龙似乎也有了一点感觉，双手大张，胡乱的摸索着，身体渐渐向着司徒琴韵而去，使得司徒琴韵心里一紧，忙小心闪避。而秦梦瑶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似乎为自己的聪明而得意。李云龙想抓到自己，没门！

然而秦梦瑶高兴得太早了，胡乱摸索了一会，什么也没有，马上回身向秦梦瑶抓来。一切显得很自然，没有一点破绽。此时的司徒琴韵由于躲避李云龙的双手，所以身体正好错开李云龙正面，背对着李云龙，根本没有发现突然转移了目标。

而秦梦瑶的身体也正好与李云龙的身体对错开，所以李云龙回身抓去，就宛如从秦梦瑶身后抱去一般。而李云龙心里此时正露出一丝得意，双手正好从秦梦瑶腋下穿过，一把将她抱住。双手故意抓住她柔软的胸部，紧紧抱住不放，并趁机用力的**着那对盈盈一握的玉兔，感受着这短暂的一刻美妙滋味。

李云龙嘴角挂着一丝笑，口中大声道：“清儿，我可抓住你了，看你往哪里跑。你刚才敢打我，看我怎么惩罚你。嘿嘿。”说完故意嘿嘿笑两声，双手正急速的**着那充满弹性的玉球，手指拨弄着那敏感地带。一点也不在意那双无力的小手。

秦梦瑶心中羞极了，这是第一次被李云龙这样抚摸自己的胸部了。就是她丈夫也没有碰过这个神秘地带，现在既然被李云龙这认识才几天，没有单独说过话的男人掌握住。而这一次还是自己参加众女

提出的捉迷藏的，何况李云龙此时正蒙着眼睛，将自己当成了李梦清，羞得自己话都说不出来。加上她此时内力无法施展，根本就搬不开李云龙那双魔手，身体被他抚摸着，一种异样的刺激，正深深的刺激着她的心。

李云龙心中暗笑，秦梦瑶这个小丫头想玩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戏弄我。一边想着一边感受着那美妙的感觉，心里有着一丝得意。那边的冷如凤自然看见李云龙的手在秦梦瑶的神秘打倒，微微一笑，也不多说。这边李梦清一听李云龙的话，就知道他抓错了人了。忍不住笑道："夫君你输了你，我在这里，还不放开秦梦瑶姐姐。这一次你输了，该怎么罚你。"感情李云龙也背对李梦清，让她一时看不清楚李云龙在干什么。

只见李云龙身体一震，似乎因为自己的判断而吃惊，那样子显然合情合理，没有一点牵强。李云龙又用力的**了一把，在秦梦瑶耳边轻轻道："好丰满。"说完才放开满脸通红的秦梦瑶，身体退出两步，自己将头上的蒙步取下，眼中带着惊讶的看着众女，神情有些不好意思，似乎在为自己的抓错了人而感到羞涩。

秦梦瑶脸色通红，背对着众人低声道："不好玩，我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说完就慌张的跑了。司徒琴韵叫了她一声，可惜她没有理会，仍然跑出去了。司徒琴韵眼中露出一丝迷茫，司徒琴韵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蓝冰月看着李云龙，笑道："就是你，你看都把秦梦瑶姐姐气跑，弄得一点都不好玩了，我也不陪你玩了。"说完对着李云龙作个鬼脸，带着众女一下跑出去了。李云龙看着她们的背影，眼中露出一丝淡淡的柔情，这样的生活才是他所希望的。

出了门，李云龙向外走去。在走廊里，正遇上一个下人端着水果走来。那人走得很快，与李云龙错身时，盘中的水果突然发生倾斜，继而下落，使得那下人很是焦急，身体不由自主的撞上了李云龙。

李云龙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凶杀之兆，心神突变，身体瞬间平移三尺，毫无声息，正好躲过了那下人手中的短刀。看着那人眼中的惊讶，李云龙眼神瞬间变冷，不带一丝感情。那人一见李云龙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能躲开自己的攻击，心里的吃惊程度，比李云龙还大。但他反应极快，一见李云龙发觉，马上就发动攻击，将手中的水果盘

扔向李云龙。同时一道奇寒如冰的掌力迎着李云龙的胸前就是一掌，显得极为阴狠，有心想趁李云龙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前，将其重伤。想法极好，可惜他却忽略了李云龙与他之间的差距。李云龙已经达到地榜二界了，如果连这个看起来还没有达到一流高手的人对付不了的话他以后怎么做人。

那下人眼光一闪，向外面飞去，李云龙紧跟而去。

城外李云龙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淡淡的冷寒之光，嘴角浮现出一丝残酷的冷笑。右手在胸前一曲一折，迎上了那人的一掌。双掌接实，一道奇寒无比的掌劲瞬间外放，在两人周围出现了一片银色白雾，十分美丽。李云龙眼神微冷，心里闪过一丝惊异。

而那个下人，身体有如游龙，瞬间就滑出六尺，身体倒飞而出，双手十指连挥，无数奇强无比的阴寒指力瞬间袭击李云龙胸前大穴。这下人然在与李云龙接了一掌后，没有受一点伤，这可是李云龙第一次遇到，同时也说明这人隐藏了绝大部分的实力，其武功之高，不同凡响。

李云龙眼带怒意，他绝不允许危险来到他的身边，带给他的女人。飞身而起，闪电般的击向那个下人。

那下人眼中神光隐现，双手叠加，一道狂横霸道的白色寒冰之气，迎着李云龙的双掌而上，硬接了李云龙这一掌。两种不同的真气相撞，一声霹雳传来，强大无比的气劲瞬间外射，形成一道威力无穷的震荡波，飞速向四周扩散。使得方圆三丈内的一切东西都被震裂或是震断，残枝木片漫天飞舞。就有如一道狂风吹过，将原本平静的一切都打乱。

李云龙周身真气环绕，将一切的气流全部拦在六尺之外，眼中闪烁着漠漠的光芒，神情十分严肃，眼神中带着丝丝残酷。下人周身一道白雾般的护体真气，将气流阻挡在三尺之外，眼中露出丝丝惊异的目光。

看着李云龙，下人眼中露出一丝阴森之色，双手左右分开，然后飞速在胸前翻转，一道道白色的寒冰之气，在他手中不断的膨胀压缩，最后含着无比强大的破坏力，全力攻向李云龙。

第一百一十五章 秦梦瑶

只见一之寸大，却含着无比强横寒冰真气的白色气球，直直的飞向李云龙。一旦击中，那恐怕谁也受不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挡。

李云龙眼中神光光闪现，一道庞大的真气瞬间从他身上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顿时弥漫在整个空地方圆十丈之内。周身红光暴射，右手立掌如刀，竖立胸前，凌空三尺的身体上散发出一股霸道的逼人气势，给人一种狂横霸世的感觉，震撼人心。只见李云龙右手竖劈而下，对准那个白色的寒冰之球，一道刀芒瞬间出现，那气势宛如开天神兵，足以劈开世间一切的东西。

狂横霸道的刀芒，与那隐而不现的白色冰球在半空中相遇，发出震天怒吼。两道真气在空中摩擦撞击，产生了威力十足的大爆炸，瞬间将十丈的一切草木全部震成粉末，相撞之处，地面被真气炸出了一个数丈大的土坑，深有近丈。可见那两股真气是如何的强大，如何的霸道。

“你到底是谁？武功这么厉害？”李云龙冷冷的问道。“嘿嘿，去问阎王吧！”那人身体不动，双手同样飞速挥动，两道白色的强大真气有如两条白龙，夹着阴风怒嚎，疯狂的攻向李云龙。

李云龙冷哼一声，双手在自己身前画一个圈，形成一个气球向那人飞去。然后运起九阴白骨爪向他扑去，再次交锋，李云龙的气球与那人的真气相互抵消，很快在爆裂声中消失无影。而李云龙的九阴白骨爪乘机攻到他的身前，声势更加浩大，一举攻破了那人的护体真气，仅一线之差，就伤到了那人了，这一招是那下人史料不及的，相当令人意外。

那下人眼中露出惊慌之色，身体转眼间就一连换四五个方位，以免被李云龙偷袭。看着李云龙，他心里明白，自己恐怕真的不是李云龙的对手。

“今日我黑鹰杀不了你李龙，来日再会。”说完他已经消失不见了。“黑鹰？”李云龙喃喃道，“来日我要你成为我的下人。”

回到客栈时已经下午时分了，刚进去李云龙看见秦梦瑶站在院子里，只见她一只玉手撑着下颌，黑白分明又似蒙上一层迷雾的动人双眸静静的打量着眼前的景色。

她眉目如画，肌肤赛雪，远山含黛的秋水瑶鼻，玫瑰花瓣似的樱桃小嘴，以及曼妙而婀娜的体态显露出来的娇慵散懒的丰姿，既显清丽脱俗的绝世风华，又显美艳妩媚的迷人风情。

头结云鬓，上面嵌着一支翠绿步摇，额前的刘海轻薄透明，云鬓懒梳，缥缈如蝉翼，更强调了她完美的瓜子脸形和朦胧而明亮的美眸。

修长优美，纤浓合度的娇躯，配上绮罗紫色宫装，使她显得高贵而典雅，有一种超乎众生，难以攀折，高贵华美的姿态，罗裙掩盖了她的全身，却藏不住那惊心动魄的体态，胸前高耸的双峰完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粉腿香臀在罗衣的包裹下形成秀挺而夸张的曲线，突起处如突峰怒突，窄小处不堪一握，玲珑凸凹，令人心荡神摇，举手投足间又显得凛然不可侵犯。

那独具女性典雅的优美风华，像是与天地融为一体，亘古存在。

李云龙看见这具美体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虽然和上午相比她已经换了衣服，但是的更加诱人。想道上午握住她双峰时的手感，李云龙有一股再尝试一下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李云龙心中涌起无穷的骚动，只感到体内的真气开始躁动起来，再也忍不住，加快步伐，已经贴在秦梦瑶的身后，道：“梦瑶。”

秦梦瑶闻言以为李云龙的事要说，刚转过头来，就感到腰肢被一只大手挽住，身不由己地贴在李云龙的胸膛上，条件反射下，就想大叫，小嘴刚张开，就被李云龙的嘴巴堵住，哪里能发出惊叫，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叫声。

李云龙一手搂着秦梦瑶软柔滑顺的腰肢，一手则在她的***上游走起来，舌头也强行伸进秦梦瑶的小嘴中，在那里面扫荡着。

特别是那只在秦梦瑶***上游走的魔手，不时抚摩着那些秦梦瑶身体的敏感地带，一时间竟把秦梦瑶抚摸得魂儿直飞到天际边，娇躯扭动不已，小嘴发出呜呜的闷吭声。(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李云龙抚摸遍秦梦瑶的***后，见她已经无法忍受，一边亲吻着她的小嘴，手一抬，已经抱起她，朝着房里走去。

来到房间里，李云龙把秦梦瑶放在床上，动手要去除去她的衣服，“不要。”秦梦瑶看着李云龙，满脸哀求。

李云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秦梦瑶既然清醒过了来，但是他没有放弃，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再次吻上的秦梦瑶的小嘴。

呜呜，秦梦瑶小嘴里发出闷吭声。两只小手不停的敲打着李云龙。李云龙左手搂着梦瑶那纤细柔软的柳腰，右手温柔的抚摸着她丰满圆润的雪臀。那滑腻又充满弹性的臀肉在手中轻轻的晃动着，使得李云龙兴奋极了。

他感到自己下面已经坚硬如铁，将裤子顶的老高，心里真想现在就把怀中的美人儿吃掉。可他也知道不行，毕竟两人还没有深厚的感情。就算梦瑶最后在自己的坚持下，答应了自己，将她那圣洁的处子之身给了自己，让自己一尝所愿。可他知道，那样的话，梦瑶今后在心中就会留下缺憾，两人之间就会有一道无法弥补的缝隙。那不是自己想要的，自己要的是等到有一天，她会自己主动的将一切奉献给自己，那时才是最好最美妙的时刻。

对于心爱的人儿，李云龙在内心深处其他是极为疼爱她们的。不愿意她们受了一点委屈，他要一生一世好好的怜爱她们。

吻过梦瑶以后李云龙把她抱起来，然后把梦瑶的头深深埋在自己怀里，李云龙知道这个时候她会很害羞的。但既然是自己内定的娇妻，李云龙就希望她能习惯自己的爱抚，因为那也是自己对她的一种怜惜，一种爱的表达。左手微微用力将她抱紧些，胸前那两团柔嫩的***贴得更紧。李云龙已经能听到她快速的心跳声。右手抚摸着那圆润的***同时，用力向里一压。顿时，李云龙只觉得下面的坚挺碰上了一处柔软娇嫩的地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美妙。

梦瑶娇嫩的身体全身一震，明显的感觉到了李云龙的坚挺正抵在自己处子最柔嫩的地方，身体不由害羞的挣扎起来。李云龙感到了梦瑶的意思，右手忍不住用力的抓住那弹性极佳的美肉，**了一把，才轻轻松开手。

梦瑶红着脸，低声讨饶道：“你就饶了我吧！不要这样。”声音很低，如果不是李云龙武功高强的话他一定听不见。

见秦梦瑶屈服李云龙微微一笑，一只手慢慢的在秦梦瑶身上活动着，一边笑眯眯的道：“不要这样，要怎么样？”“想不到你这么坏，既然欺负我这，这个有夫之妇。我真是看错你了。”秦梦瑶小声道。

“嘿嘿，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梦瑶你应该还是**吧！听司徒琴韵说你和她大哥应该结婚好几年了吧！到现在还是处子之身，你不觉得遗憾吗？你的丈夫司徒鞑已经做出神人共愤的事情来，你应该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了，难道你要孤零零的一个人过一辈子吗？”李云龙问道。

“哼，就算不是这样，那么我的男人也不是你这个色狼。”秦梦瑶气愤道。

“嘿嘿，我可是第一个碰你身子的人，你不跟着我还能跟着谁，在大陆上虽然在丈夫死后可以改嫁，而你的丈夫虽然还没有死，但是他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一定会遭到天下人的攻击的，以后他逃不了他的命运。但是他没有碰过你的身体，所以说第一个碰你身体的人应该是我，这样你除了嫁给我还能够嫁给谁？当然你把我杀了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不过你舍得吗？”李云龙笑道。

“哼，要不是刚才你强迫我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秦梦瑶不满的说道。“呵呵，刚才的又不是第一次碰你，还记得早上的捉迷藏吗？当然我掌握着它们的时候就觉得它们非常的丰满。”说完李云龙捏了捏秦梦瑶的双峰。

“你，早上你不是不故意的？”秦梦瑶问道。“不是，我是有意的。”李云龙微微一笑道。“哼，我就知道你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你这样，就算刚才你欺负我我也没有多大的反抗一样，我的心里反而有点期盼，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秦梦瑶问道。

“不是，怎么会呢？你在我眼中是一个圣洁的仙子，神圣而又美丽。我能够娶到你是我的福气。”李云龙道。

“真的吗？可是我，我。”秦梦瑶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才好，“呵呵，放心，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是这样的事情应该交过我来解决，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是可以了。”李云龙知道秦梦瑶担心自己的公公和她的那些姐妹的看法，不过李云龙不怎么担心，先不说司徒远早上对自己的暗示，就是对南宫佳惠和秦梦瑶她们两个她是不会放过的。另外他的女人们自然不会反对。

看着梦瑶那红晕满布的玉脸，真是说不出有多美了。李云龙轻轻将她搂回怀中，万万一笑道：“夫君真的好想好想今天就吃了瑶儿，可夫君明白，今天我们才真正的‘相识’，瑶儿害羞。夫君也不忍心瑶儿受一点委屈，所以夫君不会轻易采了瑶儿那最美的花朵。夫君会耐心的等到那一天，瑶儿自愿的献上最美的花朵，请夫君品尝。”

秦梦瑶害羞的看着他，眼中闪露出丝丝柔情。轻轻将娇躯依喂在他怀中，秦梦瑶眼中柔情似水的看着他，轻轻将两座玉乳贴在他胸口，让他静静感受那美丽的柔软触感。

第一百十六章 龙

李云龙心里很高兴，全身真气流动，那坚挺慢慢恢复了原状。其实他抱秦梦瑶来房间因为他知道秦梦瑶比较害羞，所以才到房间来培养两人的感情，刚才也只是一时忍不住，才用自己的坚挺去触碰梦瑶那柔嫩的地方，并非真的想这时就将那朵娇美绝世的奇花摘采了。

轻轻的将她用在怀中，静静感受了一会那两座玉乳的娇柔，就这样静静的抱着她。

明如昼，清阶如洗。

夏日的夜晚风轻林闹，萤飞虫鸣，天目山上的跨院中清辉遍地，青玉般的方砖上投下树影稀疏，只有树梢微不可查的轻颤，显得山中静谧幽寂。风问天披散了头发坐在屋前，身上只随意罩了一件长衫；手边托盘上一只酒壶一只酒杯，举杯邀月自饮自斟，一身月华清辉加上幽寂山林古朴殿宇，直如神仙画卷。

青凤端着药进入风问天所居客房“清平居”跨院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情景。

眉头微皱但随即放开，停下脚步，嗅一嗅空中气味，青凤忍不住露出微笑。“这种天气，还是喝山泉水酿的莓酒比较好。”

风问天懒懒转过微醺的目光，随意举一举杯，“只有一个杯子，凤儿不介意的话也来一杯吧。”

走到他身旁，青凤随手放下托着药碗的木盘，看一看风问天手边杯盘，却是但笑不语。看着青凤，风问天轻叹一声，随即丢开酒杯，拿过药碗一饮而尽，然后拎起酒壶直接向嘴里倒去。

喝完药以后风问天道：“凤儿，你也应该出山了，这天下就要大乱，真主已现。你应该去找他的时候了。”

“凤儿才不呢，凤儿要陪师傅。”青凤不依道。

风问天笑一笑，双手轻拍，“凤影。”

“请主上吩咐。”庭院中突然出现一道修长身影，向风问天躬身行礼。

“取些野山莓清酒来，顺便配些蜜饯果品。”

“是。”

在他身边坐下，侧头看到青凤惊讶的眼神，风问天淡淡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想下山，是因为上次我和你说的事情吗？”

青凤脸上微微一红，“师傅知道？”

“你素性稳重自持，上次到昊阳山更是生平首次，人、地皆不熟悉，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恐怕早就完不成我叫你做的事情了吧？”拎了酒壶在手轻轻摇晃，风问天笑容更深，“这里一点酒味也无，纵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也总得有酒才说得通啊。我叫你这次下山也一样。”

“下山后，只怕一场又一场事情是半点也推脱不得了。比如那些宴席会饮，不能真醉，也不能不醉，以前总以年龄幼小推脱逃酒，此次，此次……”随手抓一把长长黑发，风问天笑容里竟是许多无奈。“象人一样十四绾礼、十六簪礼、十八冠礼，绾发戴簪，便是知人识礼，可担当人事处理家务，准备十八加冠**之礼。而天下的真龙天子也是一样，现在的天下经过几十年的平静，他也应该打破它的时候了，另外这次下山你也可以找到和你相伴一生的人。”

听到“绾礼”两字，青凤已是微怔，目光移动，眉目低垂，那清秀的面孔衬着月光仿佛皓玉生晕，只是神情之中一股淡淡忧郁，与韶华正茂的年纪殊为不符。绾礼、簪礼、冠礼，是大陆男子成年的三重大礼：十四岁前为天真孩童未知世事，有违犯礼仪法度的言行，也只由尊长亲师管教约束；年满十四则改变童子发式，留发绾髻，入学读书，要开始承担身为男子的责任。十六岁的簪礼，“簪”特指玉簪，玉质贵重，戴簪意味着男子要洁身持重、温润言行，为十八岁标志着正式成年的冠礼、担当**职责做完全的准备。绾礼、簪礼、冠礼是男子一生之中最重大的关节事件，三大礼都必须由父亲、或是身份地位极为高贵尊崇之人主持行礼。绾礼、簪礼的执礼人必须对行礼人在达到正式成年的这段时间担负起教诲、引导、保护等职责，所以绝不可有半点轻忽。现在朝堂世家对礼教都极其注重。青凤知道自己虽是女子，但是自从自己拜神算风问天为师以后风问天一直当自己男子看待，就连她自己也快都忘记自己是个女子了，现在风问天的话才人他想起来。

轻叹一声，青凤微微抬头。

白色身影闪动，月凤影端着食盘走进来。“主上。”风问天挥一挥手，少女将食盘放下，随即身形晃动瞬时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拎起酒壶满满斟了两杯，递一杯给青凤，自己也端起一杯凑到嘴边。

看了看他沉静无波的眼，青凤随手接过凑到眼前的杯子一饮而尽，静静看着夜空。

夜良风轻，月上一抹微云虚掩，东南方紫白帝星边两颗原本若隐若现的星子突然光芒大盛，随即一道白光直扑帝星，然后，满天星辉，流光如雨——怔怔望着这天气奇景，两人一时无语。(手机阅读$dxsw．com）

“很多年前……我曾独自一人夜半登上极高的山顶，只是为了看一眼流星雨。我……素来顾念身份自重言行，凡事不能任性，纵是天性喜欢探险猎奇，也只能强自忍耐。唯有那一次……”淡淡看身边青凤一眼，风问天随手将酒杯斟满，一饮而尽。“也是夏天的夜晚、也是这样亮的月光，只是不像昊阳山这么凉快，那山上风很小很热。那座山我上去过很多次，但夜里登上却还是头一回，平时并不觉得山路难走，可那天晚上才知道夜路艰难。等我登上山顶，流星雨已是错过。”

青凤静静看着他，却没有说话。

“但是，当看到东方红日就在眼前升起，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那……我应该怎么做？”

“天下之事天下事，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去兰州吧！那里有真龙天子。”

“师傅……”

亮得如同白昼的月光下，一身青衣的青凤静静站在庭院，乌黑顺直的头发静静披散下来微微扬起的嘴角，波澜不动的深眸，衬着身后尚未圆满的明月，感觉……异常的美好。

风问天扯出一个清浅的笑容。

心中仿佛一块久悬的巨石陡然落下，风问天顿时大大吐出一口气，脸上浮起带着笑的微红。

忍不住更加加深脸上笑容，他随即拍了拍手。片刻后，月凤影轻轻跃入庭中，走到风问天面前双手奉上。见月凤影手中一枚玉簪。

玉精是石中珍宝，原石生长在山溪激流处，玉精是石心凝结的一块，晶莹润泽至坚至韧，极难打造琢磨。但此刻指腹抚过处只觉纹饰繁复，虽然不知雕饰的具体花样，却也可以知道定是无数心血凝结。

“是龙。”

风问天淡淡笑着，“马面、虾目、鹿角、蛇身、鹰爪、遍体鱼鳞，是龙之外形；乘云、弄风、化雨，水火雷电肆意游戏，天地之间任其往来，变幻无方，鬼神莫测，是龙之精神。”

见青凤凝视着自己的眼分毫不动，青梵心头顿时升起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感，“这是一个人所不知的古老民族的图腾，那个民族的子民崇拜着这种称为‘龙’的神物，将自己称为‘龙的子孙’。龙有通天彻地之能，俯察宇宙之妙，所以，‘龙’是天地间最尊贵的圣灵，龙的形象是皇族专有的图腾，而统御万民的帝王也被称为‘真龙天子’。”

“但‘龙’之为物，却有更深刻的含义：这个民族原非天然一统的单一神祇子孙，当最强大的部落吞并其他的时候，胜利者将被征服者的图腾加到了自己部落图腾上面，使两个部落的人们真正合成一个。集合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的图腾，也集合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的人们，当龙的形象最终确定，所有的人也集合成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便是龙之华夏。”

“龙，拥有着所有人类所不能掌控的天地之力，风、雨、雷、电、水、火、云、雾；龙，可以达到所有人类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高山、深海、地下、天外；龙，至刚至猛，威严不可侵犯；龙，至情至性，护佑一切生灵——以龙为宇宙洪荒之正神，以龙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以龙为威仪堂皇之君王……青凤，如果你找到他的时候将我的这话说过他听，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总有一天他会和你来找我的。”

“师傅，他真的能够明白吗？”青凤问道。“是的。如果他不明白那么他将不是你要找的人。”风问天微笑道。

“知道了师傅。我去了。”青凤点点头道。看着青凤远去的身影风问天笑了笑，拍了拍受，月凤影马上出现在他眼前。

“去吧，跟着青凤，他找到的人将是你的新主人。”风问天吩咐道。“是。”月凤影没有问什么，马上消失在风问天眼前。

秦梦瑶的房间里李云龙根本不知道将会发生一件改变他和天下命运的事情，他只是在床上搂着秦梦瑶说着他说不完的情话。

“你啊，就会说好听了，将来还不知道要被你骗多少女孩子呢。”秦梦瑶扑哧一笑道。“呵呵，将来骗多少女孩子我不管，现在只要我骗你就行了。”李云龙笑道。

“好啊！我就知道你骗我，没有一点真心。”秦梦瑶‘愤怒’道。“马上你就知道我的真心了。”说完不待秦梦瑶反映过来把他压在身下，向他的小嘴闻去。

秦梦瑶用手捂住李云龙的大嘴，道：“别闹了，天都快黑了。”“那瑶儿你吻我一下我就不闹了。”李云龙在秦梦瑶的手心亲了一下道。

秦梦瑶看了看李云龙如果不亲他不肯罢休发意思无奈道：“好吧！但是只有这么一次。”李云龙原以为秦梦瑶会不愿意，哪知道秦梦瑶既然这样说那还不大喜，点点头道：“好，好。”

第一百一十七章 情

秦梦瑶两脸发红的看着压在自己身上的李云龙，慢慢的闭上眼睛，鲜艳的红唇向李云龙的大嘴印去。只是稍微碰了一下就离开了李云龙的嘴唇，用手推看身上的李云龙道："这样可以了吧！"说完从床上坐起来。

李云龙用舌头在自己的嘴唇上一舔，回味道："真香，真甜。"听了李云龙的话秦梦瑶脸色更加通红，低着头道："你，你也应该出去了。"

李云龙微微一笑把秦梦瑶抱到怀里，慢慢的捧着秦梦瑶的俏脸，仔细看着，秦梦瑶的脸极具古典美。李云龙楞楞的看着，不觉得呆了。秦梦瑶原先让李云龙拉在怀里，脸一下子就红了，心想："要吻我吗？怎么这样？我该怎么办"这样想，不自觉的把眼睛闭了起来。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李云龙有什么动静，长长的睫毛张了开来。李云龙这时才发现，秦梦瑶的眼睫毛好长，好长，眼睛生的极美。当秦梦瑶的眼睛睁了开来，李云龙这时又发现，这个妮子的眼神也极为幽静。两个人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相处。秦梦瑶依在李云龙怀里，小声的说："放开我了，你应该走了。"李云龙搂了搂秦梦瑶说："真想不到，我竟然能这样拥有你，好像做梦一样。瑶儿，你喜欢这样的感觉吗？"秦梦瑶点了点头，慢慢的也不害羞了，没有被拉在李云龙怀里时，觉得这样依在李云龙身上，是还难为情的事情，但现在在李云龙怀里，就觉得自己这样依在李云龙的怀里，是天经地义，好像自已就应该那他怀里，心里觉得很平安。

李云龙慢慢的放开秦梦瑶，柔情的说："瑶儿，我以后叫你瑶儿吧。至少我们两个人独处时，我就这样叫你，好吗？"秦梦瑶惊喜的点了点头。李云龙又说到；"我们去外面走走吧，你看，今夜月亮好美，不过你更美。"李云龙现在越来越会拍马屁了，而且是随时不放过拍马屁的机会的。秦梦瑶知道自己没办法不答应，相处了这么久，要是不答应的话她真的不知道李云龙会想出点什么来，于是秦梦瑶点点头，两个人手挽手出了门走向小院。

一路上，两个人都安静的走着，秦梦瑶轻轻的说：“你，我，我们的事情还是不要让大家知道好吗？？”李云龙心一动，搂住秦梦瑶的纤腰说：“你有什么想法我知道，但是总不能以后都隐瞒他们吧！这样对你来说不公平。”秦梦瑶一想也是，但是她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众人。两个人慢慢的走着，皎洁的月光静静的看着下面那对情人。

李云龙挽着秦梦瑶的腰肢，发觉这妮子的腰特点的柔软，问道：“瑶儿，你什么时候就练功了？”秦梦瑶这时候表现出小女孩的一面，娇娇的说：“人家好可怜啊，二岁就给逼着练功了，你呢，你现在武功这么厉害练功一定也从小开始的是吗？而且一定比我辛苦对吗？”李云龙听秦梦瑶这样说，不禁笑道：“童年干了什么，我都忘记了，不过好像真的无忧无虑的，不过，瑶儿，我可不象你，我练功没有多长时间，而且我的功夫是由于特殊的原因才会这样高的。”秦梦瑶想了想问道：“哦，是什么原因，能够告诉我吗？”李云龙笑道：“可以，不过你可不能说出去。”秦梦瑶摇了摇头：“不会的，我保证。”李云龙笑着说：“你可能没有想到，我的武功这么高是应该你们这些女人有关系，它是*双修而来的。”秦梦瑶微笑的听着李云龙的话，她知道李云龙说的这个可能非常大，在现在的江湖上这样的武功也很多，所以她没有一点奇怪。只是她觉得这样子两人慢慢的走着，轻轻的谈话，感觉真的非常好，她真想这样子走下去。渐渐的，两个人到了小院里的亭子里。

李云龙说到：“这个椅子很冷的，你坐到我大腿上来吧”秦梦瑶迟疑了一会，终于勇敢的坐了下来。李云龙搂着雪兰，问道：“舒服吗？”秦梦瑶红着脸，轻轻的点了一下头。(手机阅读$dxsw．com)

李云龙这时轻声的说道：“瑶儿，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你知道那时我看见你的感觉吗？”秦梦瑶想起当时的情况，当然李云龙虽然很正经，但是现在想来李云龙的眼里有些色色的笑意，想到这里秦梦瑶笑了起来，秦梦瑶的笑让李云龙觉得自己好像抱着一朵娇柔的会动的花。从秦梦瑶身上散发出那种好闻的幽香，闻着令人整个人的心都能静下来，像桂花一般。不自觉的说：“瑶儿，你身上的香味好香”秦梦瑶依在李云龙怀里，轻声的说：“冷姐她们身上也这么香啊，你都闻惯了吧？”李云龙摇了摇头说：“不同的，每个人身上的气昧都不同的，你身上的幽香让我闻着舒服，你知道吗，当时我第一次看见

你的时候就想这样抱着你。”秦梦瑶当然知道李云龙说得那意思，轻轻的说：“人家知道，你的眼睛总是色眯眯的看着我，不过我觉得我比不上你的那几位？”李云龙这时轻轻摸着秦梦瑶的小手，笑着说：“没有这回事，你这么美，怎么会比她们差呢！你真美啊！”秦梦瑶听着李云龙的话，心像飞上天一般的快乐，坐在李云龙的大脚上，秦梦瑶好像是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脚上，心里觉得很踏实，不觉得把头依在李云龙的怀里。

李云龙就这样抱着秦梦瑶，两个人安静的坐着。看着在自己怀里的玉人，李云龙柔声的说：“瑶儿，我又想吻你”秦梦瑶羞的低下头，嘴里却很轻的嗯了一下。李云龙把秦梦瑶的脸慢慢捧起来，像捧着稀世珍宝一般。两个人眼睛对着眼睛，秦梦瑶从李云龙的眼神中看出了浓浓的爱意，心慢慢的像要融化一样，慢慢的把眼睛闭了起来。李云龙看着那张羞红的俏脸，一时间忘了自己在哪里，天地是什么，秦梦瑶的小嘴像磁铁一般，不由自主的吸引着李云龙，李云龙慢慢的低下了头。

两个人的嘴辱终于碰到一起，秦梦瑶在李云龙的怀里明显的颤了一下。李云龙这时的世界只有秦梦瑶的小嘴了，所有的注意都放在两人嘴唇接确的地方，虽然已经品尝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李云龙还是觉得秦梦瑶的嘴唇好软，好香，好像用味蕾也可以感觉出那种香味，李云龙慢慢的把舌头伸了进去，遇到了秦梦瑶玉贝一样的阻碍，只用舌头添了几下。秦梦瑶这妮子就把牙关放松了，稍稍松开一条小缝，李云龙的舌头立即伸了进去。

虽然已经有过几次接吻的经验了，但是李云龙还是觉得秦梦瑶相当的笨拙，不过李云龙就喜欢这样子，开始慢慢的品味着秦梦瑶的小香舌，秦梦瑶感得浑身都热了起来，力气好像离自己而去。两个人互相吻着，好久，秦梦瑶感得自己快喘不上气了，李云龙终于放开了这个小妮子。秦梦瑶此时把头埋在李云龙怀里，说什么也不敢抬起头来，李云龙也随她，静静的抱着玉人。

坐了一会儿，秦梦瑶总算有点回复了，羞红着脸说：“云龙，你还是先走吧，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不好，再说，外面也挺冷的，要是感冒了就不好了”李云龙点了一下头。秦梦瑶从李云龙身上站起来，却一下子又软倒在李云龙怀里，这一下，秦梦瑶觉得更羞了。李云龙小心的

扶起秦梦瑶，轻声说：“瑶儿，我先送你回房吧，你搂着我的胳膊就好了”秦梦瑶低着头，嗯了一声。

送秦梦瑶回房以后李云龙一边哼着歌，一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晚饭还没吃他一点都不觉得肚子饿。

“这对我大嫂做了什么？”突然一个声音从李云龙的旁边传来。李云龙听了这声音吓了一跳，转过头去，看见南宫佳惠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我道是谁，原来是我的好佳惠啊！怎么了看见我从你大嫂那里出来是不是吃醋了？”李云龙笑着走过去，在南宫佳惠的腰上一搂道。“谁是你的佳惠啊！不知羞。”南宫佳惠软软的*在李云龙身上，娇声的说道。可能是因为这次第二次被人抱着的缘故吧，南宫佳惠俏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的挣扎了一下，李云龙看得好笑道：“佳惠宝贝，咱们都要是一家人了，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听到李云龙这么一说，南宫佳惠也不好意思再挣扎了，羞红着脸任李云龙抱入了怀中。

“怎么了？我的小宝贝害羞了？这可不想我们大胆的南宫佳惠哦！不知道上次是谁勾引我的。”李云龙望着南宫佳惠的俏脸，戏谑的说道。“不过宝贝，我也不后悔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我对女人的态度，不过我还是要亲口跟你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我会尽可能的好好对待你们，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也不会强把你们留在我身边，如果有朝一日你们想离开我去寻求新的生活，我不会怪你们，虽然我肯定会感觉遗憾和难过。因为我知道到时我就是强留你们，你们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其实呢，我倒希望你的脸皮能更厚一点。”南宫佳惠的螓首*在我的肩头，幽幽说道：“也许我接近你是有我的目的的，不过我却很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在李云龙怀里的南宫佳惠抬头看了李云龙一眼，轻声道：“云龙，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都这么大了，却还不知道谈恋爱是种什么滋味。当初我跟他的结合全是听从父母之命，虽然婚后的生活也还算美满，但是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别说甜言蜜语哪，就是想他多说几句话也难，所以我到现在也没闹明白到底什么才叫爱情。不过自从那天看见你之后，我的心好像都被你带走了，每天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你，而且那种思念的

感觉是越来越强烈，好几次我做梦都梦到你，但是睁眼一看却是枕边空空……”

第一百十八章 任务

“佳惠，对不……”

‘起’字还没说出口，就被南宫佳惠的手给捂住了嘴：“别说对不起，我不怪你。”李云龙无言的将她偎依在怀中的娇躯紧了紧，心中充满了无比的爱怜。

“佳惠，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李云龙低头望向怀中的南宫佳惠，她带着淡淡的微笑望向李云龙，美眸中蕴含着柔情万千。李云龙低头在她的樱唇上轻啄了一口，轻声问道：“佳惠，我一直想不明白，你怎么能够很轻易的就接受我这个好色的人，如果当时我忍不住要你的话你会怎样……”

南宫佳惠俏脸发红，含羞瞟了李云龙一眼，将螓首软软的*在李云龙的胸前，轻声答道：“刚开始我其实也并没想这样，当时我只是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叫你去帮我报仇，但是当那天你大胆的碰我的时候我脑海里什么想法都忘记了，只有你对我的触摸的感觉，后面，后面。”

南宫佳惠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当时我自己有了这个想发以后自己也是吓了一跳，不过后来冷静下来一想，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的命运还不知道会怎么悲惨呢？我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而且我当时也担心你瞧不上我这个有夫之妇，所以我就定下了那入的计划。”

南宫佳惠含情脉脉的凝望着我，轻声道：“云龙，你也许会觉得我说的有些夸张，但是说真的，我一定也不后悔，也许现在我不能真正正正的心里只有你，但是只要给我时间，相信以后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

命运真是捉弄人，想不到南宫佳惠的心里虽然是这样想的，李云龙才长叹道：“佳惠，以前真是苦了你了，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的……”微微摇了摇头，南宫佳惠朝李云龙嫣然一笑道：“云龙，你根本用不着为我费心，现在能够和你在一起，我们已经感觉非常满足了，再没有什么更多的奢求了。”说到这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有些嗫嚅的道：“云龙，有句话我说了你别不高兴，我对你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佳惠，你不用说了……”李云龙没有让南宫佳惠把话继续说下去，因为李云龙已经明白她想表达什么意思，李云龙凝视着她的眼睛柔声道：“佳惠，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定能够做到的。”但是事情真的那么容易做到吗？李云龙心里也拿不准。

“坏蛋，我怎么和你说这些，我问你，你怎么从我大嫂房间里处理？难道你连大嫂都不放过？你也太色了吧！”这时南宫佳惠又恢复了刚才的本性，责问道。

“嘿嘿，我连琴韵的二嫂都不放过，你说我会放过他的大嫂吗？”李云龙微笑道。“可是二嫂不如大嫂啊！大嫂虽然是大嫂，但是大嫂还是**，不象二嫂已是惨花半柳，”南宫佳惠幽幽的说道。

“呵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好处，就象你冷姐姐一样，她跟我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样，但是我出来都没有见意过他。况且你们已经经历过那事情以后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更好的服侍人。”李云龙调笑道。

“好啊！说着说着你既然说到那事上去了，我不理你了，睡觉去了。”南宫佳惠说着从李云龙怀里挣脱，向自己房间走去。

“呵呵，女人啊，真是奇怪的动物。”李云龙自言自语道。

开封城外的一座山上，一个身影静静的立在山顶，忽然一个人影出现他的身后。那身影道：“任务失败了？”“是。”人影冷冷的回答道。如果李云龙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让出这个人影是谁。

“知道了，下去吧！”身影道了一声，没有其他话了。“是。”人影无声无息的离开了。

第二天开封城东的一间客栈里，丘之平对带来开封的龙风等人说道：“两位，现在我要给你们一项任务，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请少主吩咐。”龙风和龙凤两人道。

“好，我要你们去接近李云龙。”丘之平道。就这样事情再一次落在龙风他们师兄妹的头上，龙凤和龙风是邪冥殿大长老的弟子和丘之平一起做过不少事情，所以丘之平非常信任他们。不过其他人倒是没有说什么，可龙风的小师弟虚无名有点不高兴他在旁边嘟囔道“来的时候刚说让人去的，一转眼就反悔，说话不算话，哼，少主你太看不起人，难道我的修为就那么不值得信任吗？”

丘之平看了他一眼道“你自己嘀咕什么呢？我说了只有一件任务吗，听好了现在我这里有不少任务，人人有份，不过再发牢骚的人没有。”

虚无名立刻闭上嘴巴，嘻笑着对丘之平道：“我就知道少主是最好的人，不会忘记我的，少主快说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我马上就去。”丘之平道“你着什么急，反正有事情让你去，我先将龙风他们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再说你的事情。”

丘之平道“龙风，这是一个对你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趁着这个机会你尽快适应一下这种生活，以后争斗是少不了，血腥的场面也不会少见，如果适应不了对你们将来不是什么好事。”

龙风的大师兄也说道“是啊，我看少主对你们非常照顾，从他的身上隐现的杀气就知道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搏杀，这一点你要向他学习。”

龙风点点头道“少主必须是身具超人杀气的人才能继承，他必然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搏杀才有今天的成就的，虽然我们两个人的修为相当，可如果我们对战的话，我恐怕一招都接不下，单单他发出的杀气就可以将我现在的心神给击溃。”

龙凤道“少主他的杀气有那么厉害吗？我不信他单单只用杀气就能将的心神给击溃。”龙风的大师兄道“你们有怀疑也是应该的，我没有见过师兄用杀气攻击过人，不过有幸见过师伯与我师父对峙的时候，师伯散发出来的杀气，当时就已经是一流高手的我虽然是局外人，可在师伯的影响下我的心神几乎完全溃散。”

龙凤深深的吸了一口冷气，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平时没表现出来还以为他是一个书生呢。

丘之平接着道：“不要以为接近李云龙很容易，现在在江湖上有很多人要对付他，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成功过，而且他的身边基本上都是一些女人，所以你们的认为能不能成功也说不准。”

龙凤不服气道：“李云龙不过是一条色狼而已，碰本小姐的美貌难道不能接近他身边？再说了能够跟着他这个色狼的女人很有多漂亮？到时见了本小姐，还不是跪下我求我留下来。”

丘之平知道龙凤不知道李云龙的真相，因为他们跟着他出来的时候刚刚练功完毕，所以不知道发生在李云龙身上的事情。而且丘之平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们，现在听龙凤这样一说他打算不告诉龙风他们了，也许事情这样就会变的更加有趣。于是微微一笑道：“呵呵，那就有劳龙凤你了。”

龙凤听见丘之平这样一说突然觉得有些不安，但是看着丘之平真诚的眼神没有想那么多，只是点点头道：“少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李云龙在开封也十多天了，同时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但是也带了不少麻烦，阴阳教，楚天翔等人，还有青海四鬼的仇恨，漠河帝国的千年之秘，腊月山庄的惊变等。但也不是没有收获，蓝冰月，南宫佳惠，李梦清，秦梦瑶等美女。

不过现在的事情发展已经涉及到帝国的存亡，其他三王的秘谋，给他等来很大的压力，自己应该怎么呢？李云龙心想。

这时蓝冰月着急的向李云龙走来，李云龙眉头一皱，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蓝冰月这样着急过，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

“夫君，我……”由于太过着急的原因蓝冰月说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冰月，来坐下，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拉着蓝冰月在旁边的椅子坐下道。

“夫君，我父亲来信说要我回家一趟。”蓝冰月接来李云龙给她的茶，喝了一口说道。“回家？”李云龙一楞，蓝冰月的父亲怎么这个时候叫他回家呢？而且看蓝冰月的样子是很着急的事情，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冰月，到底什么事情？为什么岳父大人叫你会家，而且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李云龙问道。“谁是你的岳父啊！不知羞，我刚才接到父亲的来信，说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家，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父亲他不会这样说的。”蓝冰月皱皱眉头说道：“我想见里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李云龙算了算时间，现在离武林大会还有一个多月，于是对蓝冰月道：“冰月，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去？”“夫君，这怎么行，你跟我去了各位姐妹怎么办？”蓝冰月马上反对道。

“现在离武林大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我们去早了也没有事情可做，我让他们留在这开封应该比较安全。我和你回去说不定可以帮到

你什么忙。”李云龙道。

“这……”“冰月放心，我父亲他也在开封，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众人的安全。”“啊！秦王他也在开封？”蓝冰月惊讶道。“什么秦王，应该叫公公。”李云龙纠正道。蓝冰月红着脸不说话。“好了，就这样决定了，现在你先和我你见一下你的公公吧！”李云龙笑道。“还是不要吧！我还没准备好。”蓝冰月红着脸道。“呵呵丑媳妇还要见公婆，何况你这个大美人，有什么好害羞的。”李云龙笑道。

第一百一十九章 黄金液

云月柔原先住的客栈里，李襄樊和云月柔坐在一起，李襄樊问道：“夫人啊！你知道云龙他什么时候会武功的？”“哼，现在知道关心他了，以前也不见得你这样关心他呀！”云月柔满脸红光的哼了一声道。看云月柔的这个样子就知道这两天她过的很开心，很满足。

“夫人，我错了还不行吗？”李襄樊连忙道歉道。“不行。”云月柔爽快的回答道，“不过要是把你的宝贝给他我就原谅你。”

“宝贝？什么宝贝？”李襄樊问道。“还有什么宝贝，当然是你的黄金液啊！”云月柔道。“黄金液，不行不行。”李襄樊连忙摇头道。

“哼，这黄金液你不给龙儿，还给谁？难道给你和你那些小老婆生的儿子？，哼，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至少到等十年，到时候天下还不知道什么样子了。你不给也行，今天开始不能碰我。”云月柔道。

“好夫人，我给还不行吗？”李襄樊连忙道。一来他觉得云月柔说的有理，现在天下大乱，如果没有好的武功就没有安全的保障，而且自己的这个儿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没用了，以他的这个年纪达到地榜高手，在大陆上还是没有过的。二来自己也有野心的人，如果要让自己再等十几年时间给培养自己生的小儿子的话到时说不定天下已成定局，而且已经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儿子，到时有没有还难说。三来李云龙和自己的关系从小的不好，但是现在他表现的本事说明他绝非池中物，将来的成就说不定能够超出自己，而且还是自己的儿子，到时自己脸上也很光荣。

“夫君真好。”云月柔风情万种的看了李襄樊一眼道。那一眼的风情让李襄樊的心猛的一跳，捉住她的双手，在她耳鬓斯磨道：“那我的美人儿夫人，你要怎么感谢我呢？”说话间右手不自觉的滑向她隆起的丰臀，轻轻的揉捏，仔细的体味那种温暖滑腻的感觉。

“坏蛋。”云月柔白了李襄樊一眼。李襄樊嘿嘿一笑慢慢的凑了过去，好像不忍心打破现在这种气氛。云月柔下意识的要躲开，李襄樊把住云月柔的肩头，慢慢的吻了下去。两人的眼睛对着，云月柔好像在做梦一般。终于两个人的嘴紧紧的合在一起。李襄樊心头也是狂跳，他细细的品味着。云月柔的小嘴唇好软，舌头也慢慢的攻进去，

起先云月柔把牙关紧闭，但经不住李襄樊的进攻，失陷了。李襄樊把玩这云月柔的小舌头，好香好软。那口气好好闻呢。李襄樊细细的品着，好像品好茶一般。

这时他们房间的门被推看了，接着传来李云龙的声音，“父王，母后，你们看我带谁来了。”李襄樊和云月柔听到李云龙的声音以后吓的连忙分开。这时李云龙已经带着蓝冰月一来了，刚进来就看见云月柔脸红的样子那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笑道：“我什么都没看见，要不要我出去一下，你们继续。”

“好小子，既然敢笑老子了。”李襄樊笑骂道。而云月柔满脸通红的低着头不说话。另外在李云龙后面的蓝冰月也想不到进来看见李襄樊和云月柔既然在做那种事情，脸色红红的低着头。

李云龙一点也不介意李襄樊的话，拉着蓝冰月坐在李襄樊他们前面道：“父亲，我们都一样，呵呵，晚上没有满足，白天继续。”

“那是你，不是我，好了客人在这样既然说这样的话。”李襄樊道。“客人？这里没有客人，都是自己人，呵呵，我来介绍这是蓝冰月，呵呵，你们应该知道她的身份。”李云龙介绍道。

李襄樊和云月柔惊奇的看向蓝冰月，蓝冰月小声的叫道：“伯父，伯母。”“那叫蓝冰月？果然漂亮，便宜这小子了。”云月柔拉着蓝冰月的手说道。说完还看了李云龙一眼，似乎在责怪他刚才说的话，也似乎在暗示些什么。

“什么伯父，伯母，应该叫公公，婆婆了。”李云龙不满意蓝冰月的话道。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的脸色更红了。

“对了小子，你今天怎么到这里来了？”李襄樊问道。“冰月家里来信说要她尽快回家一趟，所以我打算和你们说一声我要陪她回去，顺便叫你们帮我保护如凤她们。”李云龙道。

“你小子，自己有事既然叫我们来保护你的女人，我就知道你来这里不安好心。”李襄樊道，“不过不知道蓝雄那里才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叫蓝冰月回去。”

“呵呵，管他什么事情，去了就知道了。”李云龙不在意的道，“母亲，这里的事情就麻烦你了。”“放心吧！等一下我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她们的安全你不用担心。”云月柔道。

“云龙，跟我来。”李襄樊道。李云龙看了看李襄樊，知道李襄樊不想让蓝冰月知道他要说的事情，于是点点头道：“好的。”

跟着李襄樊来到另一间房间里以后，李襄樊从身上拿出一瓶金黄色的液体道：“云龙，你看看这个。”李云龙接过瓶子，看了看疑问道：“父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黄金液。”李襄樊郑重道。

“黄金液？什么东西？有什么用？”李云龙问道。“黄金液是用上百种罕见的药物研究而成的，吃了他至少可以提高一个甲子的功了，现在我把他过你，现在你就吃了它吧！”

“父亲？你为什么不知道用？”李云龙虽然对这个黄金液充满了兴趣，但是还是向李襄樊问道。“呵呵，我年纪这么大了，用这个也是浪费。你快喝了他吧！”李襄樊也没想到李云龙说的话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使的他的心里更加愧疚。

“哦。”李云龙也没多想，打开瓶子把里面的液体倒入自己口中。液体一入口中立即从丹田里有股热气涌出，传到他的全身经脉。李云龙立即坐下，运气行功。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云龙睁开眼睛，两眼爆出一道精光。

“感觉怎么样？”李襄樊问道。“我现在真想找人打一架。”李云龙感觉现在自己全身充满着力气。“本来你已经达到地榜水平了，现在喝了黄金液应该你应该达到天榜水平了，不过以后你的武功最好不要轻易露出自己的所以水平。”李襄樊道。“我知道。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我的底细的。”李云龙点点头道。“这就好，我现在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以后都要*你自己了。”李襄樊道。

和李襄樊回到云月柔的房间以后看见云月柔和蓝冰月聊的很开心，李云龙笑着走过去道：“两位美女，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在聊什么？”

“哼，我们聊什么干你什么事，去，去，去，一边去。”云月柔对在她旁边的李云龙不耐烦的道。“呵呵，那你们继续聊，我看我的美女。”李云龙笑道。

“哼，你在这里我们怎么聊，你这个小色鬼，有了冰月这么好的未婚妻还不知足，既然还要去找那么多女人。和你父亲一样都不是好人。”云月柔埋怨道。李云龙心里暗笑，当时知道我有这么多女人的时

候不知道谁这么高兴，现在既然这样说我，母亲啊！在蓝冰月面前你也不用这样吧！我的脾气蓝冰月她又不是不知道。

“伯母，他，他很好。”这时蓝冰月小声说道。“听听，你未婚妻不但没有说你的不是，而且还帮你说话，冰月啊！你也不要这样护着他，他要是欺负你就和我说，我一定会人他好看的。如果你再这样护着他不知道以后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云月柔对蓝冰月吩咐道。

“恩。”蓝冰月红着脸点点头，然后得意的看了看李云龙。好像在说以后看你还怎么欺负我。李云龙嘿嘿一笑，传音道：“小丫头既然这样看着我，以后每天早上我都让你起不了床。”

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吓的不敢看李云龙，云月柔疑惑的看了看李云龙，问道：“你对冰月说了什么？”“没什么，只是说以后我好好的爱她。”李云龙回答道，但是说到这个爱字的时候特别加重了声音。

蓝冰月这么聪明，当然知道李云龙所说的爱的含义，脸色瞬间变的通红。云月柔看见蓝冰月这副表情也明白了李云龙的话的意思，小声的道了句‘色狼’“呵呵。”李云龙不介意的笑笑，道：“母亲，你还是早个理由和如凤他们在一起吧！一来可以增加你们之间的感情，二来可以更好的保护她们。”“那你要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她们身边呢？你不是要对自己的身份保秘吗？”云月柔问道。

“哈哈，我想母亲你不会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吧！我看你不是没有理由到如凤她们身边，而是舍不得和父王的两人世界吧！”李云龙笑道。“小鬼，越来越没正经了。”云月柔嗔道。虽然这样说，但是这两天是云月柔十几年来最开心的时间。她知道这里有李云龙的原因，如果不是李云龙他突然成为了高手，如果不是李云龙他教自己的双修功，如果不是李云龙出的主意，她和李襄樊也不会恢复到刚结婚时的程度。

“哈哈，母亲也害羞了，我们就不打捞母亲和父亲的两人世界了，冰月，我们先走吧！”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说完就走到蓝冰月身边拉着她的手向外走去。

“小子，你给我站住。”云月柔连忙喝道。“哈哈，母亲以后我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打捞你们的，现在你们继续。”李云龙远去的声音传来。

“嘿嘿，夫人，我们继续。”李襄樊这时从云月柔后面把她抱住道。双只手在云月柔的身体上开始活动着。

第一百二十章 路上遇贼

*近洛阳的一条官道上，一行人慢步地走在路上，一男两女，看样子正是李云龙一行了。两女分别是蓝冰月和秦梦瑶。秦梦瑶的娘家在洛阳，所以这次去长安时她也跟着出来了。

在灼热的阳光下，虽然已经虽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在中午时分，太阳老爷一样是不理季节。李云龙这时坐在马上，手搭凉棚，看了一下远处。

看到前面有片树林李云龙道："两位美女，前面是一个树林，这样的鬼天气正好在那里休息一下。"蓝冰月看着李云龙，点了点头，看了看身边的秦梦瑶道："梦瑶姐姐，你看好吗，我们已经走了一个上午了。"看来秦梦瑶也是热昏了头，点点头道："好吧！"

李云龙兴奋的大声道："太好了，我们快去吧。"于是三人飞马而行，在官道上掀起层层烟尘。

树林很大，李云龙第一个进入树林，他跳下马来，四天来，众人晓行夜宿，倒也还没有出什么事。在这几天里，李云龙和秦梦瑶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不时的亲亲嘴什么的。李云龙走到蓝冰月和秦梦瑶面前，将手里的水壶伸过去，蓝冰月接过，口里却道："总算你还没有忘记我，我以为你有了新欢就不要旧人了呢？"李云龙知道蓝冰月口中的新欢就是秦梦瑶。秦梦瑶听了满脸通红。

李云龙头都大了，道："天地良心，我对你们可是公平的，再说现在梦瑶只是我的朋友而已，我照顾她是情由之中的。""还情理之中呢，你这小子照顾是这样照顾的吗！"蓝冰月拿着水壶喝了一口，然后送给秦梦瑶。

秦梦瑶红着脸接过水壶，如果是说别人还好，但是现在在说她，所以她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听着。

"看来我的冰月嫉妒了，放心以后我会更加关心你，每天晚上都会好好的服侍你，让你永远快快乐乐的。"李云龙笑眯眯的道。蓝冰月羞道："你们少在我们面前叫得如此动听，我听得耳都有点麻木了。什么'我的冰月'，我才不是你的。"

李云龙道："冰月你也可以这样叫好夫君，亲爱的啊，这样的话多动听啊！"秦梦瑶这时插口道："云龙，你这下可说对了，冰月妹妹昨天晚上睡觉时都叫着你的名字呢？"蓝冰月脸上两片红云飞上脸庞，道："梦瑶姐姐，你怎么能够这样说我，你又何尝不是呢？"秦梦瑶道："谁叫你刚才说我。"

李云龙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对蓝冰月道："呵呵，原来冰月宝贝也是一样想着我啊！那今天晚上不如我们再一起睡吧！"说话气不急，面不红。这几天虽然和两女相伴，但是晚上并没有和蓝冰月做应该做的事情。

蓝冰月嗔道："你就想得美，看你什么时候表现良好那还有得说。"口气没有一丝怒意，也不难想像，蓝冰月现在可以说还是少女，刚刚品尝到那滋味，每每想来"心花怒放"，都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李云龙马上大声道："不知小弟什么样才算是表现良好呢？"

蓝冰月接口道："只要你能在预定时间内达到长安！"这算什么难，分明是想李云龙的宠幸。李云龙哈哈一笑，"放心吧！长安就在眼前，我怎么会让我的宝贝久等了呢。"一双色眼盯着蓝冰月迷人的身材。

话间刚落，一支响箭从树林密杂处射出来。劲力之足，将一棵树干中间贯穿。李云龙迅速收起欲火焚身的眼神，飞步走到蓝冰月和秦梦瑶身边，大声道："不知是何路的朋友，我们是这里路过的客人，现在我们路经贵地，打搅之处请多多包涵。"

这时一个声音从树林传出，"哈…哈…我们是这个山头的黑风寨黑山大王座下。"这些话自然没人信，一个山大王的手下有如此修为，天下几大门派的高手早就去给这个山大王摇旗呐喊了。

李云龙气运丹田，沉声道："本人正是李龙，不知本人何处得罪了贵大王？"声震四野，李云龙的内力可不是装模作样的。那个声音又道："要说得罪吗？你们早就得罪我们大王了，以前只是不想找你们算帐而已，现在好了，只要你们留下藏女人，你们就可以走了。"

李云龙脸色一变，很快又灰复平静，道："什么女人啊？她们两个是我的夫人，，我是不可能留给你的。""少和我打哈哈，今天你们要不留下那两个女人，要不留下命来。"那个声音烦燥地道。

李云龙也不好脾气的人，“那就要看你们的手段了，不要说她们是我的人，就算有这样给你们也太不符合我的规矩。”

就在一眨眼间，在三人周围已经多了很多打扮各异的大汉，为首一人脸蒙黑布，双眼目光如电。

李云龙低声对身边蓝冰月和秦梦瑶道：“冰月，梦瑶小心，这个人武功很高，已经达到地榜高手水平。”蓝冰月和秦梦瑶马上点点头表示知道，而秦梦瑶因为刚才李云龙说她是他的人脸色有点微红。

蓝冰月对李云龙道：“知道了夫君，夫君，你也要小心那个瘦高黑衣人。”李云龙见那个蒙面黑衣人身材高大，但很纤瘦。道：“***，哪里来的强盗，敢阻老子的路。原来是你啊，竹杆老兄，怎么几年不见，老兄怎么打扮成这个鬼样啊。害得老子这几年没有人陪我喝酒。”

一句天场白足令那个瘦高黑衣人一禁，心下怪道“直娘贼的，这是哪里跑出来的小鬼啊，我认识他吗？”但是马上明白李云龙用意，就道：“小子，你是谁啊？”李云龙大声道：“嘿，竹杆老兄，我，你都不认识了，我不就是三年前的在黄河边上和你结义的兄弟啊！”

那个瘦高黑衣人更加奇了，心下又想“老夫三年是去过黄河边的一个小镇，但是没有和那小子结义啊。”当下道：“他妈的哪里来的嗅小子啊，老夫识人无数，岂会认识你们这样的小人物啊？”

李云龙话锋一转，道：“对，我们是小人物，你是大人物，你老见多识广一定不会记得我们的了，只是三年前你在黄河边一个小镇忘了带酒钱，还是兄弟我给的呢？”“去你的，老夫生平只喜女色，对酒却是一滴不沾。”瘦高黑衣人突然看着身后的美女，眼光中流露出最原始的色泽，“你们想攀爬老夫也不难，只要你们将身后两位小妞让老哥哥爽一下，也不是不可谈的。”

“呛”、“咣”蓝冰月和秦梦瑶兵器出鞘，秦梦瑶眼眉一竖，恶狠狠地道：“哪来的老鬼，不想活命了！”蓝冰月道：“***，还没有见识姑娘的厉害就敢如此大话了。”想学李云龙的话语，可有点底气不足。

李云龙接着道：“喂，老哥，咱们江湖中人最讲义气，所谓朋友妻不欺，这句话你听说过吧。”秦梦瑶马上道：“色狼，你说什么妻啊，谁是你的妻啊，你想要我嫁给你，想得美。”瘦高黑衣人道：“什么朋友妻不可欺，现在可流行朋友妻不可错，兄弟妻更有味。嘿嘿，看来这些娘们这么漂亮！有意思！有意思！”

李云龙早已经气发冲天了，可是脸上还是一副笑容，道：“像你这样的哥们不交也罢，想我李龙一生风流，还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下流的狗。”

顿了顿李云龙接着又道：“对，两位夫人，你知道吗？我母亲养的公狗只有一个妻子。可现在这个瘦高老狗也太那样了。”瘦高黑衣人虽然蒙着一块黑布，但也可看出他现在全身颤抖。李云龙就是要那个瘦高黑衣人现在的样子，之前他说的话竟将那黑衣气成这个样。

瘦高黑衣恶狠狠道：“小子，你们不想活了。废话少说，只要你留下身边的两个美女，就可以留个全尸。要不然我大刀一挥，你就像这棵树一样。”说完右手一动，一阵刀光闪过仿佛那个瘦高黑衣连手都没有动一下。可是不远的一棵大树轰然倒下，树身折断处有如一面平镜，看不出是任何利器所至。李云龙等人当然看出那瘦高黑衣刚才在一瞬间完成拨刀，出招，还鞘的动作。

李云龙心想，“这下又有打了，这个黑衣鬼的刀法还不错。”嘴上他却道：“哇，黑衣老鬼，刀法不错啊，至少比我还强呢。”瘦高黑衣人“哼”的一声，道：“小子，你在我眼里算什么人物，你这样的小人物什么时候可以和老夫相提并论。”(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李云龙道：“就是刀王的刀在我剑下不过一招就断头掉地，不知你的大刀可支持多长时间呢？”“小子，想不到你这么狂妄。”李云龙道：“怕了，只要少爷我长剑一出，你这个瘦高竹杆就一下变为两断。”

蓝冰月看着李云龙怪道：“切，夫君，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长剑一伸就可以将他变成两断的。”“嘿…嘿…，看他这么小怎么不行？”李云龙一脸笑意。

这时瘦高黑衣人打量李云龙，道：“不错，是个人材，小子，有兴趣做个大官吗？”他不可能是当今皇上吧。李云龙也上下打量这个瘦高黑衣人，道：“你不会是当今天子吧，我想做官关你什么事啊，就算我想做官，你也不能满足我啊。”瘦高黑衣人道：“你想做什么官啊，只要不是宰相，兵马大元帅，我还是有话事权的。”

“老子从小就有个心愿，就是在武林中不能发展，就要当一名将军，为国尽忠。”李云龙这句话可不是假的。当然他口中的国是自己建立的国，不是现在的帝国。

瘦高黑衣人正想说话，可是被蓝冰月阻住了，“夫君，你头脑发热了，这个竹杆老鬼只是一个山大王而已，你想要他封官，简直有点……”李云龙想想也是，当下大怒，“你他娘的，你***黑衣竹杆鬼竟敢玩弄老子。”

第一百二十一章 林中大战

瘦高黑衣人正想答话，李云龙已经用内劲逼出那把“龙泉剑”了，剑身和剑鞘发出响亮的声音。李云龙一挽起手式，一招开云见日向那个瘦高黑衣人直逼过去。剑气深深，在李云龙发出剑招的同时，他已经将内息运至一处，那股狂杀之气汹涌而出。瘦高黑衣人本来还想说话，但眼前的情景已经不到再说了，只得闪身避开。

李云龙他现在想的是如何速战速决，因为在这些打扮各异的贼人当中，高手不只那瘦高黑衣人一个，有几个更是面貌和帝国人在些不同，好是另外的帝国人，从其手中的兵器就可看出，弯弯的长刀，现在帝国没有一个门派是用这样的兵器的。

一人动手，余下当然不会空着手，站在一旁看两大高手比拼啦！

打扮各异的人在一个青衣老者的带领下迅速扑向蓝冰月和秦梦瑶，不过现在蓝冰月是地榜高手，而秦梦瑶也是一流高手，要想打败她们并且抓住她们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那些人人多势重，如果在短时间内蓝冰月和秦梦瑶不能解决她们的话会有危险，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中有不少高手。

这群打扮各异人的武功使人看不出是出于哪一门哪一派，在蓝冰月眼里，这里高手可能来自其他帝国的，也可能来自西方蛮慌一带，更有几个使弯弯长刀的似是蒙古帝国武士。我们姑且称这群打扮各异的为异国人。

那些异国人向蓝冰月她们杀来时，蓝冰月和秦梦瑶就施起轻功向在前面那几个异国人的方向扑去，双方二话不说，拨剑抽刀就是一阵猛砍乱劈。

李云龙一招开云见日之后，再就是风摇竹摆，三招过后，那个瘦高黑衣人已经避开了快如闪电的三剑，他看着李云龙的长剑，惊道：“小子，你是何人，你为何有‘龙泉’剑。”

李云龙见那个瘦高黑衣人一照面就认出这“龙泉”剑，心下当然是万分惊奇，这是他第一次听人叫出自己这把剑的名字，于是道：“想不到年既然让出这把宝剑，看来你见识不凡，怎么样，怕了，醒目一点的话，就乖乖滚蛋，要不等我等一下就有你好受。”

看来那个瘦高黑衣人以前似乎知道这把宝剑的来历，现在听李云龙这样说面露苦色，这剑可是大有来历，如果他真的掌握了那剑的能力的话，自己以后就不用混了。

瘦高黑衣人冷眼看见那边的异国人已经把蓝冰月和秦梦瑶包围了，相信不一会儿就可以得手，就道："小子，老夫今天就给面你手中的剑，算你走运，但是你以后还敢撒花样的话，就有你好看。"说完一闪身，已经不见了身影，轻功之高直追李云龙了。

李云龙从他刚才闪避自己快如闪电三剑就已经看出这个瘦高竹杆鬼的轻功很好，现在自己内力大增，任何剑招在自己手中使出都有石破天惊之势，而且每一剑充满着霸气。没有秋风落叶的箫瑟。

蓝冰月和秦梦瑶在几个异国高手的战斗下，由于他们没想到她们的武功这么高强，现在已经打得游刃有余了，这几个异国高手和蓝冰月，秦梦瑶战斗明显是愚蠢的行为和举动，他们以为衣着鲜艳的蓝冰月和秦梦瑶武功应该不高，刚还在心里大骂这次杀得不够兴，而现在要求老天保佑了，求老天保佑蓝冰月和秦梦瑶手下留情。

可能是这几个异国高手平时没有烧过什么香烛之类拜老天、佛祖等上天大神，现在那些老天、佛祖显灵了。只见蓝冰月长剑一转，流月剑法中的杀着，用剑冲天横扫在几个异国高手面前，那几个高手连一声也不发出就倒地不起，然后秦梦瑶也是玉掌纷飞，剩下的一个异国高手一声惨叫倒在血泊之中，双脚伸了几下然后一蹬就到阎王那里报到去了。旁边的几个看蓝冰月她们武功这么高强以为自己打不过她们纷纷后退。

李云龙将还鞘，恨恨地道："直娘贼的，几个跳梁小丑也敢出来阻我夫妻大道。"秦梦瑶本是面露喜色的脸上听到李云龙的话马上跨下来，道："色狼，你说什么夫妻，谁和你做夫妻啊？"李云龙一脸无奈，"这可是你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以为我想娶你吗？要不你已经对我情恨暗种，老子还想风流多几年呢。"

蓝冰月看着一脸无奈的李云龙，就道："不知道我的夫君大人你还想风流多少年啊！"李云龙道："呵呵，我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现在的李云龙当然不会被他那伟大的想法说出来。

秦梦瑶这时道："哼，这次就这样算了，以后你要是还那样的话，哼……"秦梦瑶用眼眼盯着李云龙，目光如电，虽然修为不及李云龙，

但也有一种可怕的目光，好象要把李云龙给……

李云龙可是百口难辨，一脸委屈。李云龙想了一会儿道："以后我不会这样了，因为我要等到我把你吃了再那样。"秦梦瑶道："哼，你真是死性不改"

蓝冰月这时道："梦瑶姐姐，你别跟他说话，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越是跟他说，他越是说的你越来越想听，到最后自己投怀送抱。"秦梦瑶听了蓝冰月的话以后道："冰月妹妹，他是不是以前也和你这样说的啊！说的你每天听不到他的那些甜言蜜语心里不舒服，然后就做了他的女人？"蓝冰月羞涩道："梦瑶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可是在帮你说话呀。"李云龙道："梦瑶可是一个公平的人，怎么会帮助你这个小丫头对付我呢。"

"哦！原来是这样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夫君啊，你什么时候真的把梦瑶姐姐收做我的姐姐啊！"蓝冰月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眼神。秦梦瑶道："冰月妹妹，你，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再，再这样我以后就不理你了。"这是什么话啊。蓝冰月听了以后当下道："是啊，到时候你有了夫君怎么能够理我这个妹妹呢？"

李云龙道："好了，现在不要说这个了，现在大热天的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应该想想办法。"蓝冰月道："我看我们还是把他们埋了吧。"

虽是烈日当，但是地上尸横遍地，也有一丝阴深之气。于是三人七手八脚很快就将那些尸体掩埋好。

李云龙道："那些贼人刚才没有得到你们这两个美人，说不定等一下还会来的，我们还是先走吧。！"蓝冰月这时对秦梦瑶道："梦瑶姐姐，你这么美，怪不得他们要来抢你……"秦梦瑶看了看蓝冰月道："我再美也比不上你这个天仙谱上的绝色美女啊！"

李云龙道："冰月，梦瑶，在我的眼里你们两个都美。他们来抢你们我不但不会担心，而且还会高兴，这样就证明我的女人是美女。"蓝冰月对秦梦瑶道："是啊！清妹，你看你夫君对你多好！"秦梦瑶焉然一笑，道："他不也是你的夫君吗？还有你最是口里不对一了，晚上睡觉时叫着他，可是白天不承认。"说完以后她就后悔了。这要就承认了李云龙是自己的夫君了。"嘻嘻，梦瑶姐姐终于自己承认了。"蓝冰月笑道。"那有。"

笑闹了一会儿以后蓝冰月对李云龙道："夫君，那些贼子过会一定会再回来，这次我们一定下手不留情了，刚才我观察了一下，那些人中除了那个瘦高黑衣人之外，还有三个一流高手，这三人我一个人自信可以对付，其它人虽然是出手很快，但绝对不是秦梦瑶敌手。"

李云龙点头应是。

蓝冰月继续道："我们现在是赶路，还是等他们到来？""我们还是先走吧！毕竟我们的时间不多，没有时间和他们玩，怎么样？"

蓝冰月道："没问题，我们现在就走！"李云龙道："好，下次碰见他们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一个教训，让头脑知道我们夫妻的厉害。"

洛阳。雄踞于黄河南岸、长江以北，七大古都之一，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美喻。东*偃师，南临颍阳、伊厥，北面河清、河阳、济源及嵯峨逶迤的邙岭，西对新安、寿安，境内伊、洛、涧诸水并流，其地广衍，平夷洞达，土质肥美，物产丰饶，四周由多群高山环绕包伏着，雄关林立，自古形势甲于天下，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洛阳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流中心，也是目前胡汉交流的最大市场，是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网。五千年前西周初期，建立了第一个大道路线，洛阳是其中心，驰道驿路，其直如矢，无远不达；三千年前大隋朝杨广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出一条南达杭州，北抵涿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洛阳更成天下交通商业的中心枢纽。

虽然洛阳繁华，但也想不到路上的行人匆匆，李云龙三人依稀听到一些文人雅士都在谈论着关于'牡丹'的话题，而另外一些明显江湖中人神色诡秘，脚步更是快捷，心里有些奇怪，难道在洛阳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成？

李云龙三人穿过外城门，过了座十来丈的石桥，又走了二十来丈，还没走出幽深的内城门，就先让城内的吵嚷声吓了一大跳，穿过石门，眼前豁然开朗，洛阳城引黄河之水绕城而过，内城水道交错，两岸遍栽桑柳，现在桑柳树下又依颜色、种类、高低、盆景，排满了各式花卉，却以牡丹为主。但闻花香赴鼻、眼花缭乱、魏为壮观。此是不管是水面行舟，还是石路交通，都是车水马龙，人潮熙攘，把古城点缀得繁华万千。

第一百二十二章 初到洛阳

“早就听说洛阳之美，天下无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比起开封城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李云龙还是第一次来到洛阳的这个大城，看到洛阳的花红柳绿、街市兴隆，顿感新鲜之极，不住东张西望。

秦梦瑶在洛阳长大到没什么，但是蓝冰月从小在流月宫练武，自是没见过这般热闹景像，脸上也藏不住欢心雀跃，拉着李云龙的手问这问那。

“冰月，我看我们还是先找间客栈安顿一下吧！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尽情游玩！梦瑶，这里这么热闹，你还是先和我们玩一会儿再回家吧！”李云龙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流向两人涌来，不由皱了皱眉头。

蓝冰月也觉得需要梳洗一下，轻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而秦梦瑶则想既然已经到了洛阳，回家也不着急了，再说和李云龙在一起她觉得非常开心。

为了避免周围搔扰的人群，李云龙暗运功，硬是迫开了一个小圈子，李云龙拉着蓝冰月和秦梦瑶的小手刚刚转过一个路口，便看见一座雄伟华丽的酒楼，门楣上有一个金字招牌，上面刻着：云来酒楼。

闻着里面传来酒醇菜香，李云龙带着蓝冰月和秦梦瑶走了进去。

从外面看就已经猜想到它的华丽，但看到里面的装饰，李云龙还是不由地暗赞！

酒楼的大堂十分宽敞，四周摆设着各种豪华富贵的陈设，墙壁上挂着精致的十八般兵器，很有一番特色！

但是整个大堂都是一些江湖中人，手里还拿着各式的兵器，那嘈杂的划拳的声音和那饿虎的吃相，看的众人眉头一皱。

看到三人携手进来，整个嘈杂大堂霎时安静异常！一道道精光向三人射了过来！

看着大部分饱含着‘欲望’的眼神直勾勾地看向蓝冰月和秦梦瑶，李云龙很是不爽，蓄起全身功力，双眼爆射金光。

除了坐在西北角落里的一个身着大清帝国服饰的华丽公子和他身边的两位精瘦的老者，其余众人都被这庞大的气势压的喘不过气来，纷纷低下头来不敢逼视！李云龙也注意到了西北方的那位贵气的公子，他鹰眼尖鼻，大堂众人中就数他的眼神最为赤裸淫邪。

虽然李云龙十分想给他一个教训，但是他身旁的两位看似仆役的老者散发的可怕气势告诉他，两人都是功力不弱于蓝冰月的地榜高手，再加上站在他们身后腰挂弯刀的劲装武士，显然他们人多势重，也便不愿多生枝节。只是狠狠地看了坐在中间的大清帝国的公子一眼，便牵蓝冰月和秦梦瑶的小手大步走了进去。

这大清帝国公子乃北方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自幼高高在上，哪里受到过别人这种眼神，加上他手里牵着两位自己惊为天人的绝世美人，顿时妒火中烧，浑然忘了父王少惹事生非的嘱咐，猛的一拍身前的桌子，站了起来。

本来就很是安静的大堂，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身前的木桌支离破碎，“锵”的一声，他周围的十来个侍卫拔出了弯刀，身旁的两位老者眉头一皱，随后也缓缓地站了起来。

在场的都是老江湖，看着阵势就知道两人起了摩擦，纷纷起身让了开来。

“小子，你旁边的美人可是你的妹妹！”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语气生硬，怪里怪气地说道。李云龙忍不住一笑，哪里不明白他的意图，轻搂着蓝冰月和秦梦瑶的细腰，说道：“她可是我的娘子。”

周围的人群顿时大哗！！

“想不到这足以进入‘天仙谱’的女子竟然已经嫁人了，真是可惜啊！”“胡说！其中的一个这女子虽然漂亮，足以挤进武林百花谱的三甲之列，可是‘天仙谱’评价标准极难，不但长相身材要胜天仙，最难的是要有名动天下的才艺武功，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寥寥几个，岂是人人都能进的！”

“是啊，我看她的相貌身材虽然能和‘仙香楼’的‘双绝仙子’一争高低，但是肯定没有‘双绝仙子’的舞技琴艺出色！”

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实在忍受不了李云龙轻蔑调笑，端起一把紫金长枪，大吼一声：“暴雨魔枪！”手中的长枪带着强横无伦的气劲，化做了疾风暴雨一般迎向李云龙袭来！

李云龙哪里会想到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说打就打，完全没有一般江湖中人的规矩礼数，也不明白为何刚才自己竟然没有看透他隐藏的实力，自然是被搞的措手不及。好在他的轻功又有所进步，抱着蓝冰月和秦梦瑶身形连转，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只是刺中了他淡淡地虚影。

李云龙把蓝冰月和秦梦瑶放在较为安全的地方，心里一股怒气，这人这么霸道，想杀就杀，要是换作常人，岂不是早就死在他的枪下，眼见他又向自己攻来，李云龙连忙拔出了腰间的龙泉剑。

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他的枪法迅猛爆裂，也许换做前几日，李云龙必然要成为他枪下之魂，可是如今他已经服用了黄金液，已然不惧眼前的暴雨般的星光。他连忙运起功来，体内的圣天真气迅速转动起来。

李云龙眼疾手快，手中的长剑灌入真气，无比快速地向左一挥，隔开了他的长枪。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的身形诡异的一转，手中的紫金枪向一条紫色长蛇射向李云龙右翼稍后处，手中丈二紫金枪决荡翻飞，挡者披靡。

只见李云龙灵光一闪，一招“行云流水”，向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施展开来。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的紫金枪远近皆宜，最擅肉搏血战，每枪击出，都生出一股惨烈无比的气势，兼之功力深厚，内力源源不绝，无有衰竭，比之李云龙的狂大威势，亦是不遑多让。

由于准备不足开始李云龙限于招式的不灵活，很是狼狈！可是两人过上数十招以后，李云龙的剑越来越快，真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起来。

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越打越心惊！不知道为何开始占尽优势的自己压力越来越大，手中的枪法也不能尽情地施展，只能被动地去迎接那肉眼难辨的剑影。

不知道过了多久，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不愿意再被动下去，只好聚齐全身功力向李云龙猛扫过来。

“铛！”的一声巨响，两股劲气猛地撞击在一起，周围的人群像是受不了这股气劲般，都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

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心中一震，自己手里的紫魔枪乃是师尊早年行走江湖的神兵，多年来折于枪下的名兵利器无数，本来以为能断其手中长剑。想不到这少年不但功力深厚，手中的长剑看似平凡，却能硬撼紫魔枪而没有丝毫的折损之迹，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如此出类拔萃的人物让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心中有一丝警惕，若是让他磨练几年，恐怕紫金帝国武林又要增添一位绝顶高手。到那时，恐怕……

想到这里，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心生一计！

李云龙感觉到对方收势后退，以为他就此罢休，他本来也不愿树此强敌，收起手中的长剑向后飞退。

就在他向后退去的时候，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手中长枪枪头处寒光一闪，一根细小的常人无法察觉的黑针又疾又快地射向李云龙。

李云龙大惊失色，看到有一个暗器向自己脑袋袭来，躲避已然来不及了。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之时，手中的龙泉剑突然一震，像是指挥着自己的手臂举剑横档，“叮”的一声脆响，黑针沿着原路弹了回去。

“小心！！！”那两位长的极其相似的精瘦的老者同时大喝。

可惜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哪里想到有人能挡住这如斯隐秘的暗器，耳朵刚刚听到提醒，心里虽然觉得不妥，可是身体根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黑针没入了他的右手小臂之中。

“嗖！”的一声，两位老者同时闪身如鬼魅般来到了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的身旁。

“天地二老！！！”

不知道是谁喊出一声，围观的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刚刚还好好的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突然脸色发青，身体剧烈的颤抖，口中不自觉地发出痛苦的呻吟，那左脸颊有粒红痣老者猛然撕开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手臂上的布条，定睛一看，右手入针之处出现了一丝黑线，正缓缓地沿着手臂向上游走，诡异至极！！

“夺魂针！！”

一句话让大堂的人群骚乱起来，这‘夺魂针’乃世间最为阴毒的暗器之一，传闻这毒针若是进入了人的身体，便会化作一缕黑血沿着经脉向人的心脏游去，黑血所到之处，中毒之人的经脉就会犹如刀割火灼一般毁去，带来的疼痛常人难以想像。由于黑血越向心脏*近就会越行越慢，往往它还没有进入心脏，中毒之人早就在这无边的剧痛中经脉尽毁而亡！

这毒针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无药可医，所以制造这毒针的‘夺魂毒魔’早在三十年前被江湖正道众多高手的围歼而死，可是想不到如今却在这里再度出现，怎么不让在场众人心惊胆寒！

“岂有此理！”另一位右脸颊有粒黑痣的精瘦老者大喝原来这红痣老者名叫天幻，黑痣老者名叫地杀，乃江湖中老一辈的魔道高手，两老为同胞兄弟，从初道至今两人从未分开，几十年前两人便闯出了一个‘天地二老’的名号。天地二老的拿手武功‘天地神抓’和‘旋影化身’乃江湖成名已久的绝技，二老单人虽然只能算是地榜高手，但是二老行事狠辣阴毒，往往联手对敌，合杀之技无人能及，与之对敌就像是与一个天榜高手过招。所以江湖中人都不敢轻易招惹两为老者。

第一百二十三章 天地二老

‘天地二老’受人所托保护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想不到却让他深受剧毒，怎能不让他们暴怒！

地杀老叟枯瘦的五指向李云龙抓来，他的手指虽然枯瘦如材，可是那手指所带来的黑气和带起的呼呼风声，没有人能否定这一抓的威力。

李云龙虽然不知道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中了什么毒，落个如此模样。但是他知道要不是自己鬼使神差的挡住了黑针，恐怕如此下场的便会是自己。想不到自己还没有怪罪他们，他们却毫不讲理，先向自己攻来。心中已是大怒不已。李云龙身为秦王府的小王爷，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心中一火，拿起剑起身迎了过去。

李云龙刚近身挥剑，便感受到了地杀老叟的手指中散发的冰冷的气息，令李云龙身形一滞，黑抓像是突然涨大了一圈，向李云龙的脑部一抓，眼看他的脑袋上要留下了五个血洞，李云龙身形猛转，堪堪避过了脑部要害，但在李云龙的手臂上留下了五道浅浅的血印。

李云龙心里倒吸一口凉气！这虽然比不上自己的九阴白骨抓，但是也有着强大的威力。

李云龙他稍稍稳定了一下身形，举剑向天阴老人刺出几朵剑花。

李云龙的剑法带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比之前多了一股怒意杀气，加上他功力深厚，身法玄妙，所以几招下来，地杀老叟虽然看似令李云龙频频陷入险境，实际上却丝毫没有占到上风。

天幻老叟看到他迟迟无法将李云龙攻下，丝毫没有顾虑到自己身份地位，向两人的战场上一跃。

‘天地二老’的合杀之技果然名不虚传，本来以地榜二界的实力李云龙还能合地杀老叟互有攻守，但是天幻老叟往往在李云龙刚刚受地杀老叟一番攻击力竭之时便一轮抓影袭来，力取李云龙的软肋。李云龙受着二老的连番攻击，险象环生，天幻老叟的抓印带着微微的红色，带着一股热浪。李云龙感觉自己像是身处在冰火两种气劲的夹击当中，往往身子一边极寒，一边极热，两种气劲交加，让他难受异常！

旁边的蓝冰月看见‘天地二老’联合进攻李云龙，勃然大怒，拿出手中的宝剑加入战团。有了蓝冰月的帮助李云龙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毕竟按照实力来说‘天地二老’不过是两和地榜高手，如果不是李云龙现在他要隐藏实力的话他一个人完全能够对付的了他们。

李云龙一声长啸，他已经从刚才大杀的换息中寻找到了进攻的地方了，地杀毕竟是老了，内力修为虽然还是地榜水平，但年轻人的体力永远占绝对的上风，再说年轻的再生力要比老年人快得多，李云龙就是抓住这点，利用自己的年轻，自己源源不断的内力为基础，以自己独特的剑法为重点向地杀施压。

“龙泉剑”再次发出雷鸣的般的低吼，外面射进来的阳光的透照下来，照在“龙泉剑”的剑身上，发出有如闪电般的雷击，李云龙又再次出手！“龙泉剑”劈向地杀，龙泉剑从半空向着地杀，就算地杀有八十年的修为也不敢和这一剑抗衡，只有闪身避开的份。

客栈中好像突然明朗了，在客栈里，本只有光线透过窗户隙照射进来，但现在却被李云龙充满霸气的一剑，随剑意而动，地杀慌忙之中长剑围着自己身边急舞。

现在天幻已经被蓝冰月缠住李云龙是绝对不过放过这个杀地杀，于是李云龙手上的功力突然爆长，闪电一般的向地杀飞射而去。

经过刚才的打斗地杀以为李云龙的武功和他差不多，但是现在李云龙的功力突然爆长，打了他个措手不及，等到李云龙的龙泉剑插入他的胸膛时，他才反映过来，眼里露出了惊骇的光芒。

“二弟。”天幻打退了蓝冰月的一次攻击，飞身来到地杀身边。地杀看了看天幻，哆嗦了一下嘴唇，最终没有说出话来。

“二弟。”天幻哭喊道。但是地杀已经起不了，天幻恶狠狠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总有一天去会来找你报仇的。”然后抱着地杀向外走去。那些武士也抱着大概已经活不了的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跟着天幻走了。

李云龙没有想明白天地二老怎么就这么走了，心里有些奇怪。发觉四周射向自己那种异样的眼神，让他不寒而栗。在这种环境之下还怎么吃饭啊。

“奇怪，怎么没有这个店里没有小二的吗？”李云龙疑问道。话音刚落，一个青衣小厮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其速度之快，可谓达到了不通轻功的人的极限，令李云龙惊讶不已。

李云龙斜眼看到里边有座楼梯，问道：“小二，这楼上还有位子吗？”“有，有，客官楼上请！”小二点头哈腰，一副恭维的模样。李云龙拉了拉有些发呆的秦梦瑶，牵着她和蓝冰月的小手在小二的带领下来到二楼，不同于一楼的喧哗，二楼颇为清静，四周的陈设古朴雅致，墙上挂着几副对联字画，让李云龙颇为满意。

楼上坐的不是一些文人雅士，就是一些少爷公子，可能是李云龙刚才在楼下的杀人的缘故，虽然刚上来的时候，有几人还震惊蓝冰月和秦梦瑶的美貌，但只是稍稍一眼，便把头埋了下去，不敢多看。

三人在小二的带领下，找了一副临街的座位，在黄昏的斜阳照射下，外面的万物像是披上了一层淡淡地金光，一阵微风拂来夹杂着浓烈的花香，先前发生的不开心一扫而光，三人的心情又重新好了起来。

“小二，你们这里有什么拿手好菜？”李云龙问道。小二忙笑着回他：“公子爷，你可是外地人？本店云来酒楼可是百年老店，本店的云梦大鳖汤，东坡焖肉、龙井虾仁和叫化鸡可是大大有名。保证三位吃得是满口留香，赞不绝口。再佐上本店自酿‘香花雪酿’那可是吃着神仙都不想做啊。”

“哦！那好，把你刚说那几样都拿上来，再来几样爽口小菜。那什么花酒也来一壶。”李云龙大大咧咧的吩咐。

“好咧，三位稍等。”小二答着出去了。三人没有等的太久，伴随着一股扑鼻的菜香，小二手里端着一个大菜盘走了过来。

不一会儿，三盘主菜摆了中间，四周摆满了三盘精致的小菜，居然还上了一陶瓷。还有一细颈酒壶。菜上完后那伙计便退了出去。

看着满桌子的美酒佳肴，由于几天的赶路三人不由的食指大动。

这龙井虾仁肉白、鲜嫩，配合着茶叶碧绿、清香，滋味十分的独特；叫花鸡皮脆肉嫩；大鳖汤鲜甜爽口，小二果然所言非虚，这百年老店能生存下来自有它的道理。

李云龙好奇地把这陶罐盖子揭了，顿时一股醇香肉味散了满楼。李云龙探目见罐内是满满大块红烧肉，不用说便知道是那东坡肉。李云龙挟了一筷急忙入了嘴，细细品味。只觉那肉实在够位，肥肉不腻，瘦肉不柴，汁浓味醇。可惜蓝冰月和秦梦瑶两人坚持不吃这肥肉，让李云龙直说可惜。

这‘香花雪酿’酒味鲜甜，有着清新的牡丹香味，好喝是好喝，但是却不烈，李云龙没喝多少，反而蓝冰月和秦梦瑶连喝了好几杯。

“冰月，想不到刚到这洛阳我们就有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没现场到啊！”李云龙对蓝冰月感慨道。“哼，都是你的错。”蓝冰月轻轻的哼了一声道。

“怎么会是我的错呢？要不是你们这两个绝色美女，我用的着这样吗？”李云龙抱怨道。“怎么？有我们这两个大美女陪着你不喜欢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分开算了。”蓝冰月看了李云龙一眼道。

“不，怎么会呢？好冰月，好宝贝，我错了还不行吗？”李云龙连忙道歉道，“对了梦瑶，能更我说说你家的情况吗？”

“我家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在洛阳有些产业而已，”秦梦瑶简单的回答道。“只是有些产业？”李云龙听了秦梦瑶的话疑惑的问道。

“是啊！在洛阳只是几千公顷土地和几家商店而已。”秦梦瑶一点也不在意的道。看来秦梦瑶虽然是一个大美人，但是和一般的千金大小姐一样，根本不知道她刚才说的有多大。按照她刚才说的来看秦梦瑶的家应该是洛阳的大家族了，而且能够在洛阳这样的地方有这样强大的实力一定有雄厚的背景，否则的话秦梦瑶她也不会成为腊月山庄的少奶奶。李云龙暗想道。

吃好饭李云龙起身结了账，想不到今天这一顿就吃了十两银子，这洛阳的消费果然就是高啊！也没有想想自己点了多少菜。

李云龙来到柜台向掌柜的问道：“你们这里还有上等的客房么？”

那清瘦的掌柜心里嘀咕，明天就要举行五年一度的洛阳花会了，全天下有多少人都往洛阳赶，哪里还有多余的客房，而且还要上等的？

可是他可不敢这么说，正当他为难的时候，这时从后院跑出来一个商贾模样的大胖子，脸色颇有些慌张，急切地说道：“冬院退

房！”说完便留下一锭银子，也没有让掌柜的找钱，便匆匆离开了。

掌柜仿佛见惯这种事情一般，笑着开口说道：“现在刚好有间别院，不知道三位愿不愿意在冬院住下。”

李云龙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李云龙三人跟着小二绕到了主楼的后院，没想到这‘云来酒楼’果然非同一般，后院里有春夏秋冬四间别院。

别院与别院之间是清澈见底的莲花池。池水清碧无杂，很显然看得出是有人每天都精心打点过的。无数的蜻蜓夹着蝴蝶贴着池塘的水面低低地飞过。偶尔惊动池内的鲤鱼，溅起若干朵水花。

第一百二十四章 月下倾情

在路上听小二说，这春夏秋三间别院都被同一个人订了下来，李云龙心里奇怪，这酒楼的别院价钱肯定不低，哪个人有这么大的手笔。看来又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李云龙走过了一个莲花池上的小桥，众人来到了冬院，冬院在整个别院的东南角，院落里种满了一些花草，很是雅致幽静。李云龙一看就喜欢上了这里.

半空中的月亮像一个玉盘，又圆又亮，镶嵌在墨蓝墨蓝的夜空上，显得格外皎洁。莲花池上有一个小亭子，李云龙和蓝冰月坐在亭子中央的石桌旁，上面摆满了各式的点心，还有一壶‘香花雪酿’。而秦梦瑶这个时候已经回房睡觉了，因为她不想打捞李云龙他们两个的两人世界.

“冰月，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美啊！”李云龙站起身来，来到了亭子栏杆边。

夜，静极了，圆月像一个含羞的少女，一会儿躲进云间，一会儿又撩开面纱，露出娇容，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院落里，整个院子里都被月色浸成了梦幻般的银灰色。

“啊！！真的很漂亮啊！”蓝冰月望着天上的满月，来到了李云龙的身旁。“是啊！想不到这里的月亮这么美。" " 你知道现在我想到了什么？ " 李云龙向她问道. " 不知道. " " 宝贝，现在的你就象天上的月亮一样美丽动人，我看见它就想到了我的宝贝你，将来无任怎么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那么的美丽，我真想知道上天为什么能够让世间出现你这样美丽的女子？ " 李云龙道. " 呵呵，夫君你又太看得起我了，这天下比我还要漂亮的女子多的是都时候你不要看着她们把我忘记了好，当然如果你到时候看见她们把我忘记了我也没办法，谁叫我美貌不如她们呢？ " " 你是我最，最，最好的宝贝我怎么可能把你忘记了呢？在我的眼里你都是最好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 李云龙说道. " 是吗？ " “当然，看见天上的月亮了吗？它现在虽然美丽，可是，这不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月亮。你知道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吗？”李云龙正经地说。

“夫君，你看过比这个还要漂亮的月亮吗？”蓝冰月睁大双眼，好奇地看着李云龙。

李云龙看着蓝冰月的俏脸洒上了淡淡的银灰，把她绝美的脸上映照得雪白晶莹，更显得素淡文雅，如梦如幻。李云龙呆了一呆，笑着说道：“有啊，就是我们家的冰月啊！”

“夫君，你逗我，不和你说了！”蓝冰月扭头便要离开。

李云龙连忙上前一手搂住她的细腰，一手放在她的背脊上，带着磁性的嗓音在她耳边轻说道：“我是说真的，冰月，你是我心中永远最圆最亮的月亮！”

蓝冰月娇躯一颤，随即身子一软，舒服地*进了李云龙温暖的怀里。

良久。

李云龙静静地搂着蓝冰月，贪婪吸允着她发梢上的清香，感受到蓝冰月那娇躯的柔软，特别是那胸前的充满弹性的玉乳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压制了几天的欲望又不知不觉地被撩了起来。

李云龙的大手不自觉地在蓝冰月的背部游动着，沿着光滑的背脊向下游走，虽然隔着一层布，但却丝毫没有改变那香滑丝软的触感。大手抚过蓝冰月的纤纤细腰，轻轻的放在了蓝冰月丰满的翘臀上，感受到她臀部的惊人弹性，大手放肆地在上面磨蹭揉捏起来。

蓝冰月喝了许多杯‘香花雪酿’，别看这酒入口的味道很浅，但是却是后劲十足，此时她已经颇有些酒意，抬起头来娇声说道：“夫君，难道你又想像上次一样欺负我！”李云龙听到蓝冰月她近乎挑逗的话语，脑子里又浮现了那几天晚上的情景，看着她微红的双颊，禁不住俯下头去，吻在蓝冰月的樱唇之上。

蓝冰月嘤咛一声，身体先是一阵僵硬，接着便变得柔软。李云龙一边品尝着她甜美的樱唇，一边用舌头撬开她珍珠米般的贝齿，伸进她的小嘴里，挑逗起她的小香舌来。李云龙吮吸着蓝冰月的小舌，一只手捧着她的脸颊，蓝冰月的体温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软，气息越来越急促，眼神越来越迷蒙。

那抚着蓝冰月脸颊的手顺着锁骨滑下来，手指探入她的衣领，那里好象有一个漩涡在吸。蓝冰月心底有些挣扎，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会有渴望，抚过峰峦间的手指轻重有致地燃烧着她，她闭着眼睛在男人的气息里战抖。李云龙的手指挑逗着她的敏感处，蓝冰月柔腻的皮肤令他如痴如醉，欲火在小腹中不断地燃烧，越来越旺。

李云龙轻轻解开了蓝冰月的上衣，那完美的***又傲然挺立在了他的眼前，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的鲜艳，似乎正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李云龙埋下头去含住，蓝冰月身子一颤，双手紧紧地按住他的脑袋，李云龙知道蓝冰月已经动情了，刚想脱下裤子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一阵冷风吹过，让蓝冰月清醒了过来，用力推开了李云龙。

蓝冰月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我们进屋里吧！"本来李云龙以为又没戏了，听到这话，一阵狂喜，急忙把蓝冰月抱进了厢房。

不一会儿，房间里响前了欢快地呻吟了起来……(手机阅读 SdXsw.com)

**过后李云龙斜*在软床上，怀里抱着睡的正香的蓝冰月，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觉，也许由于刚才没有满足吧！也许是因为……

这时淙、淙淙……蓦地，一阵幽幽怨怨，缠缠绵绵的琴声响起，有如怨妇幽叹，疾女轻吟，宛转徘缠，带着浓浓的哀愁，令闻者心酸，悠悠扬扬的自窗外传来，进来如水的琴声仿佛要流到人的心里去……

李云龙被这阵哀愁的琴声吸引，是谁能弹奏出如此悠扬动心的琴声？她为何又如此忧伤？还有她的琴声似乎在向某人述说些什么。是惆怅？是哀怨？

李云龙轻轻地把蓝冰月的头放在香枕上，起身穿好了衣服，轻轻走出了房门。远远地望见一位清丽出尘，身着雪色琼装，秀发垂肩的绝代风华的女子坐在凉亭之中，她一脸哀愁之态，倏急倏缓的拨弄着琴弦。琴韵凄迷，悠悠飘扬，回荡院子里，飘传出千里之外……

那微凉的光儿温柔的在她身旁轻轻的抚着，象汩汩的泉水浸透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她纵情的亲近着这月光，似乎要把自己和这月光一起容进她的琴声里。她轻锁着柳眉忘情地弹奏，如此的美丽动人，比之蓝冰月也毫不逊，各有千秋。李云龙听到如此幽怨的曲音，也忍不住为她黯然神伤。

这时，院落里响起一阵笛声，笛声飘渺轻灵，带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在小院里盘绕。同时琴声再次响起，琴音悠悠，时高时低，宛如高山流水；笛声吹起，笛声清脆，时飘时落，婉转起伏，恰似一江春水。琴笛的合作天衣无缝，在小院中响起美妙的音乐，仿佛是九天之上飘来的仙乐，两种声音交融在一起，说不出的美妙动人。

南宫嫣然想不到这么晚也有人未睡，这人的笛声充满振奋人心的力量，刚才失落忧伤的心竟然也释怀起来，琴声也不知不觉变的欢快，一曲罢了，朝着笛声的方向抬眼望去，只能看到远处有一个欣长挺拔的白色背影。

他，是谁呢?

再看时，人已飘然而去，不知所踪。南宫嫣然突然觉得自己变的惆怅起来，他能够再见吗?

“夫君，起来了。”耳边传来蓝冰月的声音，李云龙抬眼向窗外看去，天才蒙蒙亮，依稀还能看见星星一眨一眨发出微亮的光。

“冰月，现在也未免太早了吧！你不会是因为今天有花会睡不着觉吧！”李云龙开口调笑。似乎真的被李云龙说中了，蓝冰月俏脸一红，虽然昨天由于是她一个人服侍李云龙有些疲惫，但是为了能够今天去看一天的花会她不得不这么早起来，想不到被李云龙看出来了。但是她还是随即辩驳道：“谁睡不着觉了？我只是想叫你起来吃早点。”说完，秦月瑶走到小桌边上，翻开了上面的一个小圆盖，只见桌子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各式糕点，一阵阵清香传了过来，说不出的诱人！

李云龙狠狠吞了一下口水，从床上蹦了起来，扑了过去。蓝冰月做的糕点口感甜香软滑，味美适口，是色、形俱美。李云龙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感叹地说道：“冰月，你的手艺真是好啊！以后夫君的嘴巴就交给你保管了！”

蓝冰月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道：“夫君，其实我只会做糕点，其他的菜我都做不好，由于我从小在流月宫长大，但是我不喜欢流月宫的食物，所以自己开始做糕点给自己吃，所以现在我只会做糕点……”

李云龙愣了愣，有些奇怪蓝冰月手艺这么好，怎么只会做糕点，听了蓝冰月的话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于是开口笑道：“哎～看来我得在找几个会做饭的老婆，不然天天吃糕点再好吃也会吃腻啊！”

蓝冰月哼的一声道：“找老婆到是真的，但是我看找做饭的老婆只是你的借口而已，哼，反正你的心思我都明白，以后是不要这样找借口了。”

吃好早点以后会合了秦梦瑶一起去看花会，如今的洛阳东市可谓人山人海，挤满了人，远远就在马车上就可以听到震耳欲聋，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叫喊声。几人下了马车，更能感受到那股狂热的气氛。

只见东市的正中间搭了一个十分宽阔台子，上面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几十人，每人的面前都放着一个半丈高的台子。每个台子上都摆着各色的牡丹，绰约多姿，各彩各异，一朵比一朵绚丽，在微风中摇曳，香气袭人。此时台上仿佛一个花的海洋，一时之间真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台子最里头摆着一个小高台，上面太师椅上坐着五个评判，奇怪的是最中间坐着一个衣着华贵年轻的公子，那流露出来气势风度，让人一看就知道其乃高官贵胄子弟。

第一百二十五章 花会

这时几个人穿过大台四周的护栏，径直来到了最里面的台子旁，最先一个走到了华贵公子身旁，恭敬行礼道：“启禀九皇子，花会可以开始了。”

这个九皇子点点头，站起来宣布道：“五年一度的洛阳花会现在正式开始。”立时下面发出了欢呼声。

不知道为何，今年来报名参赛的人很多，大大超过了往届的规模。在报名登记的地方都排上了上几丈的长龙，同时由于今年的人数众多，初赛每一组五十人，只取一人进入决赛，另外除了参赛的花主和比花的女子，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到护栏之内的，等待上台比赛的人都被安排在了台子东北方向的一块空地上，只见里面站满了许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高矮胖瘦，牛鬼蛇神，应有尽有。几乎看不到稍微过的去的女子，丑也就罢了，最为可恨的是竟然有些女子频频对着李云龙抛媚眼，搞的他胃不停的翻滚，李云龙心想，看这些女子就知道这花是啥质量了。

这时一个老头上台从篮子里取出花的时候，台下台上的人都一阵喧哗，惊讶声不绝于耳，它的花蕾圆圆的，洁白的花瓣犹如白玉尽情舒展着，吐着鹅黄色的花蕊，花瓣的基部还有深紫色晕，微风吹过，沁人心脾的幽香让人忘情。‘玉兰飘香’显得是那么的纯洁高雅，灵动飘逸，真是美丽极了！果不其然，他在五人的一致肯定下，轻轻松松地进入了决赛。

“冰月，梦瑶，你们说今天的花会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李云龙看了看上面的花和大大小小的美女，向旁边的蓝冰月和秦梦瑶问道。秦梦瑶道：“我小时候才参加过几次花会，只是没有象今年这样的大，所以我想想要猜出最红谁是赢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是啊，看他们的这个样子这个花会应该要办几天啊！如果不是现在我们有事真想在这里看好了再走。”李云龙感慨道。“我看你看花会是假，看美女才是真的，今天才第一天，有些美女还没出现，如果到明天或者后天的话她们应该都会出现了，到时候你不是可以大保眼福

了吗？不过我今天过后就要走了，我可没时间陪你看美女。”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

“呵呵，美女虽然重要，但是也没有我的冰月宝贝重要，其实对我来说看这个也是很无聊的。”李云龙马上说道。“你们明天就要走吗？”秦梦瑶听了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话以后问道。

“恩，是的，冰月她家里有重要的事情叫她回去，所以我们打算明天就走。”李云龙回答道。“哦。”秦梦瑶有些失望，但是她知道自己也没有办法让李云龙留下来。这几天来她觉得自己比以往的二十几年都要开心，但是现在突然之间李云龙要走了，心里非常的失落。

“呵呵，我们还要去参加武林大会，到时路过洛阳的时候我想把你带在我身边，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李云龙笑道。“哼，我才不愿意呢。”秦梦瑶白了李云龙一眼，这一眼有着说不出的风情。

“是吗？”李云龙戏谑的看着秦梦瑶，笑道：“既然如此下次我就不到洛阳来了。”“你敢？”秦梦瑶想也不想的脱口而出。说出以后才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脸色绯红。

“你们两个今天来是看花会呢？还是谈情说爱呀？”蓝冰月这时说道。“当然是一边谈情说爱，一边看花会啦！”李云龙道。

看了一天的花会李云龙觉得比自己大战三天三夜还要累，所以一到客栈马上呼呼大睡。

翌日一早。

李云龙正睡得迷迷糊糊，被门外的嬉笑声吵醒了，这声音一听便知道是蓝冰月和秦梦瑶两个小丫头，昨天她们不是和我一样很晚才睡吗？怎么精神这么好？

李云龙刚打开房门，从里面出来，便看到蓝冰月和秦梦瑶向这边走了过来。两人看上去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秦梦瑶穿着一身雪白长衫，袅袅婷婷移步而至，随着她轻盈优美、飘忽若仙的步姿，宽阔的广袖开合遮掩，犹如暗香浮动雪中仙，温柔飘逸。蓝冰月则是一身紫衫，走起路来格外欢快，像一个紫色的精灵，活泼可爱。李云龙从来没有看见过蓝冰月这个样子，一时间不由呆了。(手机阅读＄dxsｗ．com）

蓝冰月看李云龙出神的看着她们，向李云龙做了个鬼脸，清新可爱，俏皮讨喜。虽然应该夫妻多时，但李云龙还是觉得脸上一热，正想用咳杖一声来掩饰过去。蓝冰月已经笑道："夫君，你在看什么啊？怎么都不会说话拉？"春葱般的玉指在脸上划了几下，吐了吐舌头，天真娇憨。

李云龙苦笑一声，想不到蓝冰月会有这样小女孩的一面，虽然觉得她现在非常可爱，但是却拿她没有办法，说道："冰月，梦瑶，你们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哼，冰月妹妹一大早就起来做了些糕点，真是的，就你还在睡觉？早知道我们先吃了，冰月妹妹非要叫你一起起来吃！你到好，还问我们什么事情？"秦梦瑶大声发着牢骚。

李云龙把目光看向蓝冰月，惊讶道："月儿，想不到只是一天，你看起来不但恢复了，似乎精神比以前更好了，看上去也显得更美了！"蓝冰月玉脸一红，道："我本身就只是有些劳累而已，加上好好的睡了一觉，我现在已经完全没事了。"

一旁的秦梦瑶说道："云龙，你还不赶快去穿衣洗漱一下，等下我们吃完早饭后你们还要早点赶路呢！"李云龙听到这里连忙说道："那你们先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了！"说完便冲进了房里。

只是过了一会儿，李云龙便又打开了房门，他一身白衣，头带玉冠，刮掉了先前的一脸胡渣，李云龙此时看起来像极了一个豪门公子，俊伟不凡。蓝冰月和秦梦瑶都不禁看的痴了。

李云龙在里面换衣的时候想了一下，由于今天要赶路所以今天他不打算送秦梦瑶回家了，否则的话自己应该不知道怎么样和她的家人解释了。于是他对秦梦瑶说道："梦瑶，今天你要回家了，现在你准备好了没有？"

"哎呀，我都忘记了，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就来。"说完秦梦瑶就向她的房间跑去。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等秦梦瑶走后，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想和自己说些什么。她笑着说道："夫君，你故意把梦瑶姐姐支开，是不是想和我说你和梦瑶姐姐的事情啊！"

李云龙脱口而出，道："冰月，你怎么知道？"蓝冰月说道："夫君，我觉得梦瑶姐姐的身世没有那样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李云龙问道。"夫君，昨天你问梦瑶姐姐家里的情况，梦瑶姐姐她说的太不全面了，象洛阳这样大的城市里有几千公

顷土地这是普通人家应该有的吗？虽然我不知道我家的情况，但是以我家的情况也没有梦瑶姐姐她家的厉害，所以说梦瑶姐姐她家一定是洛阳的名人，而且在帝国可能很有名，否则的话以腊月山庄这个江湖人没有太多人知道的门派也不会和他们家联姻了。”

“你说的有道理，这也是今天我打算不去梦瑶她家的原因。”李云龙点点头道。

蓝冰月还想说什么，但是这时，李云龙看到远处秦梦瑶向这边走来，轻声说道：“梦瑶来了，我们不要和梦瑶说这些，免得让她担心。”蓝冰月明白李云龙的心思，轻点头道：“好的，对了今天直接去长安吗？”李云龙说道：“是啊！岳父大人来信说的这么急，我们还是早就去吧！”

“梦瑶，这么快准备好了？”李云龙笑问道。“是啊！我也没什么东西。稍微收拾一下就好了。”秦梦瑶道。李云龙点点头笑道：“好了，我们走快点，饿死了！”

见两人磨蹭，李云龙索性一手拉着一个人的手，拉着两人向前院走去。

等吃完了这顿美味的早餐之后，和秦梦瑶分别以后，李云龙和蓝冰月便收拾好了细软，在这里洛阳耽搁了一天，是时候要离开了。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在渭河平原南缘、秦岭北麓。东临蓝田县，南接宁陕、柞水县，西与户县接壤，北和雁塔、灞桥区为邻，从东、南、西三面拱围西安。区内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北跨度55公里，东西跨度52公里。地貌多样，山、川、塬皆俱。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

这里土地肥沃，水利发达，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是帝国重要的粮产地和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帝国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中心。

长安约有人口五百万，是苍茫大陆最大的城市之一。由于近几百年来，这里从未遭受过战火，所以这儿便成为苍茫大陆最繁华的城市。城市始建于漠河帝国初期，历经二十余年方初步完成，后历代又逐步完善。

城市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就是皇宫，那是皇帝及其妃嫔还有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居住以及皇帝办公的地方。内城位于整个城市的中央，在紧挨着内城的外边分别是朝廷机关各部门办公的地方。接着就是各达官贵族的宅邸，再外边就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了。

整个城市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宽敞的大道将城市划分成如同棋盘格子一般，中间还分布着无数小街巷道和广场，高达十五米，宽十米的坚固城墙将城市包纳其间，外面还有宽阔的护城河绕城而过，东西南北各有一道大门，大门宽十米，平时并不开启，只有遇到特殊情况才开启，大门两侧各有一道宽五米的小门，每天早晨六时至晚上八时开启，供平常城内城外百姓进出。

第一百二十六章 蓝雄

蓝家家主蓝雄，紫金帝国东方军团军团长，掌握了东方军团二十万大军，而蓝雄更是苍茫大陆四大名将之一。所以他的东方军团是紫金帝国里除了禁卫军外最精锐的部队。

蓝雄有两子一女，蓝冰月作为蓝雄的女儿，从小被流月宫看重，成为流月宫的大弟子，更让蓝家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于是也成了帝国和苍茫大陆的焦点。谁如果得到了蓝冰月的芳心就可以成为蓝家的女婿，可以得到蓝家东方军团的支持。

李云龙看着前面的长安城心情复杂，他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应该和蓝冰月直接去蓝家。但是他知道如果现在他直接去蓝家的话那么就会给他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关键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蓝家？如果用李云龙这个身份，必然会给自己的计划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如果不用这个身份的话用哪个呢？如果用李龙的身份，那么在江湖上发生的事情虽然蓝雄不是江湖中人，但是以蓝家的实力他应该知道是李龙在江湖上的表现。

蓝冰月看见旁边李云龙皱眉的样子，那还不知道李云龙在想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她也为难了，总不能叫李云龙不陪他回家吧！但是不这样的话又能够怎么样呢？

“冰月，你们流月宫不会都是一些女人吧！”李云龙突然向蓝冰月问道。蓝冰月不明所以，以为这个时候李云龙又在打她师门的主意了，于是没好气的说道：“虽然不全是女的，但是那些男的只是打扫一下卫生而已。”

“这样啊！这就难办了，如果你们的师门有男弟子的话我可以做你师兄跟你回家了。”李云龙失望道。听了李云龙话蓝冰月才知道自己误会他了，但是刚才她把话说的太满了。如果是一般的江湖人的话一定不会相信蓝冰月的话，但是关键是现在李云龙不太了解江湖。死夫君，也不把自己的话一下子说清楚，蓝冰月暗骂道。至于为什么把流月宫说成没有男弟子蓝冰月她有自己的打算。但是现在想不到弄成了这样的结果。

“看来我只有易容成普通人的样子，然后装成和你认识的样子和你回去，不过这样子的话他们一定会让为你对我有好感才带我回去的，看样子我的第三个身份还没用就有了很大的麻烦了。”李云龙想了想以后道。

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你还真想的出来啊！”“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

长安城城内街道四通八达，大街小巷皆遍布着酒楼商肆、茶馆店铺，往来客商络绎不绝。.马车在穿过几条街后终于看到了蓝家的府邸。

李云龙一边驾着车一边仔细的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只见蓝家占地很广，四周的院墙十分高大，院墙内树木枝叶茂盛，看上去环境清新幽静。马车在这条街上行驶了半天才来到了府邸的正门。

门口的石阶两旁摆放着两尊一人多高的石狮子，显得很是威武不凡，朱红的大门上镶有许多的半圆形的铜环以做装饰，在门上两侧的顶梁挂着四盏红色的大灯笼，每个灯笼罩的上面都写有“蓝”字，在大门正上方一尺处挂着一块镶着金边的大匾，上写着“大公爵府”四个大金字，整个府邸的外观看上去很有气势，给人以一种压迫感。门口有十六个军士耸立在那里，纹丝不动。

李云龙对车上的蓝冰月道：“这就是你家啊！不错啊！”这时蓝冰月已经从马车里出来了，听见李云龙的话后道：“这当然不能和你家相比了。”

听了蓝冰月的话以后李云龙就知道蓝冰月误会自己的意思了，说真的李云龙到这个世界以后在自己家住的时间不长，而且都在练功，根本不了解王府的具体情况。但是李云龙也没有和蓝冰月过多的解释。和蓝冰月下了马车向大门走去。

这时一个军士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李云龙和蓝冰月，礼貌地问道：“请问你们是谁？不知道拜访鄙府有什么事？”

“我是陪……”李云龙本来脱口就想说是来陪蓝冰月回来的，不过他突然想到，要是这么说来恐怕自己……

李云龙正在为难之际，蓝冰月来到他的身边，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去告诉我父亲说我蓝冰月回来了。”由于蓝冰月从小在流月宫

长大，所以门口的军士不认识蓝冰月。

军士听了蓝冰月的话马上问道：“你是大小姐？”“是，快去告诉我父亲说我回来了。”蓝冰月点点头道。

“老爷说过大小姐户口了可以直接进去。”军士回答道。“好的。”说完向里走去，李云龙连忙跟上。

军士一见连忙拦在李云龙前面，蓝冰月回过头来都那军士说道：“他是我的朋友。别拦他。”军士看了蓝冰月一眼，没有说话，默默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

蓝雄正端坐在书房里，一脸思索的神色。书桌上摆着一封信，这封信是两天前由汉王派人送过来的，是汉王刘邦的亲笔信。他当时还在纳闷，刘邦怎么会无缘无故的送来一封信。

后来拆开来一看，才发现里面是关于汉王世子想和蓝家联姻。蓝家和秦王联姻虽然不是天下都知道，但是在朝廷上的重要人员都知道，而这个时候汉王既然还想和蓝见联姻。这里面的事情不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手机阅读ＳdXsw.com）

但是现在虽然秦王非常强大，可以说隐约成为朝廷四王之首，但是他的儿子李云龙是一定典型的废物，蓝雄知道如果自己的女儿蓝冰月嫁过去的话别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女儿蓝冰月也不会同意的。

而这个汉王世子刘彻从小长得成熟，智深似海，雄才大略，自小就有天下之志，对人更是谦恭礼下。是不可多得的少年英杰。和蓝冰月可以说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蓝雄犹豫了，如果答应他势必会得罪秦王，如果不答应他，那么难道以后还要自己的女儿嫁给李云龙这个废物吗？所以他才决定把自己的女儿找来，让她自己决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蓝冰月乱来的话蓝雄他自己也不会同意的，因为汉王和秦王无任哪个势力都不是他蓝雄可以抗衡的。所以虽然叫蓝冰月自己决定，但是蓝冰月的选择只是在两家中的一家。

另外蓝雄心想，现在汉王提出这件事情恐怕不是联合这么简单。这其中一定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说不一定。

蓝雄他虽是军人，但是朝廷上的事情他还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汉王等三王和秦王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更不是什么秘密。

这时候，书房外传来敲门声，蓝雄皱了皱眉头，他不是吩咐过不能有人来打扰吗？来人说道：“禀报家主，大小姐回来了！”

蓝雄连忙说道：“你快去把大小姐她请到大堂，我马上就过去！”杂役听蓝雄如此说，立即应声而去。

李云龙自从进了大门之后就随意的观看四周的景色，蓝家果然不愧是有名的大家，府邸内园林，亭阁，碧池，小桥，应有尽有，景色宜人，在北方能有如此的景致，实在是让人耳目一新，就连走廊上石柱石台上的花纹也雕刻得十分精细，院内还种有许多名贵的花草树木。

在穿过两条走廊以后几人来到大厅内，只见在正堂之上坐着一位身穿白色长袍，身形颀长，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慈祥的神色中带着一些威严。

从两人刚刚走进大厅，蓝雄便观察起李云龙来，刚才那家丁没有说清楚，想不到除了蓝冰月以外还有一人，这男子长相俊美，竟然不比他儿子蓝玉逊色，只不过少了一分潇洒，多了一分慵懒，他走起路来脚下虚浮无力，一开始以为他武学低微，但是当他看向这男子的时候，他竟然不惧自己的目光，主动迎了上来，不但目光没有闪烁偏离，反而眼露精光，微笑着还礼。

蓝雄心中颇为震惊，要知道蓝玉也难以在他的逼视下如此泰然自若，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这看起来比蓝玉还要年轻的男子到底是哪位高人的弟子，或者是世家弟子。

当李云龙和蓝冰月来到蓝雄的面前，蓝冰月马上就道：“父亲我回来了。”

蓝雄“呵呵”一笑，从太师椅上起来，走过来道：“月儿，想不到你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这几年你自己一个人过的怎么样？”

“很好啊，师傅她们都对我很好。”蓝冰月回答道。蓝雄又高兴地笑了几声，看着李云龙，问道：“这位是……”

李云龙心想，眼前的这个男子就是自己的岳父了，他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一脸恭敬地说道：“晚辈李云，见过伯父。”

“不错，不错，年轻有为。”蓝雄赞道。这时蓝雄注意道蓝冰月看向李云龙的时候脸色微红。蓝雄身为一代家主，阅历何其丰富，两人

颇为不自然的表情尽收他的眼底，这些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父亲，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什么事情？”蓝冰月现在还不知道蓝雄已经有点看出他们两的关系了，只是向蓝雄问道。

蓝雄心想：既然我这么着急找你回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在这种地方能说吗？但是他脸上一点也没表露出来，只是对蓝冰月道：“月儿，你们走了几天的路也累了，先去休息吧！”李云龙知道蓝雄有些话不想让自己知道，于是跟着蓝雄安排的下人去了客房。

书房，蓝雄把事情的经过和蓝冰月说了，然后道：“月儿，这件事情关系到你的终身幸福，所以由你自己决定。”

第一百二十七章 神交

蓝冰月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现在听蓝雄一说原来是这样的事情，蓝冰月心想如果是以前的话他要在两个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她一定行选择刘彻的，但是现在不但她自己已经是李云龙的人了，而且自己还真正的喜欢李云龙，但是不用想他是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什么。

但现在如果立即回答的话蓝冰月知道自己的父亲一定会有声怀疑的，于是道："父亲，让我思考一段时间，反正也不着急，等武林大会以后我一定告诉父亲我的答案。师傅还要我参加武林大会呢！"

蓝雄也知道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蓝冰月的答案的，点点头道："好的，不过那个李云是什么人呢？"

"他只是我路上碰到的朋友，我们说好要求去参加武林大会的。"蓝冰月回答道。蓝雄知道蓝冰月没有说真话，但是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天已变黑，李云龙吃好晚饭洗了个澡。洗好以后，在丫鬟的引领下来到住处。这是一座独立幽静的小院，院内花木葱茏，芳气袭人，房间既宽敞，又富丽，委实一个好居处，但李云龙今天的心情却是闷闷的，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晚饭时蓝家的人除了蓝雄其他人对他并不是十分的热情，如果不是看着蓝冰月的面子上他说不定会立马走上。不过这也不能怪蓝家的人，李云龙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江湖人士，而蓝家的人可以说是朝廷上的大家族，看江湖人的眼光和朝廷里的人自然不一样。而李云这个名字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以为李云龙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不过蓝雄却知道李云龙有着不凡的武功，所以对他才比较热情。

"你怎么来了？"进人房间看见蓝冰月在房内，李云龙走上前去问道。蓝冰月柔柔的偎在李云龙怀里，低声道："好夫君，对不起，今天我的那些家人，对你的轻慢。若非亲情的缘故，他们那种对你傲慢轻蔑的态度我绝对不会忍受。"

李云龙轻轻地吻她一下，释然道："没关系，他们可能平时对一般人轻慢惯了，所以才会这样。为了我的好妻子，我就暂且忍忍吧。反

正不久我们就会离开。”蓝冰月轻舒玉臂抱紧李云龙，用香吻表示对李云龙的感激。与美女接吻，我自是乐此不疲。

正陶醉在情意绵绵的蜜吻中，远处忽然隐隐传来兵器交碰之声。李云龙心里微微一震：莫非有外敌来袭?

蓝冰月感觉到我的异样，轻声道：“怎么啦？”李云龙把心里的疑问说了。蓝冰月道：“我怎么听不见？不会吧，会不会是那些军士在练剑？”蓝冰月只是地榜高手，而蓝家又这么大，他不可能象李云龙一样听力这么广。

李云龙心念一动，悄声道：“快闭目调息，把意念集中在脑海中什么也别想，我用内力助你”

蓝冰月依言而行。我盘膝坐在她身后，用右掌抵在她的命门穴上，缓缓输入内力，接着采用“内视接引”之法将意念侵入她的体内。

这是借助精纯无比的真力将自己的意念侵入对方的大脑神经，与对方的意念结合到一起，使其完全接受和服从于人的意念。如果这种意念融合之法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易如反掌地使任何被我融合意念的人绝对地服从施功的那人，若对方是女性，还可以使对方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己。当然，如果自己乐意，完全可以用强大的内力和意念在对方的意识中打下深深的情感烙印，使其长久受到这种情感的控制，倘若这种情感是爱，对方就会成为爱的奴隶。

在李云龙的武功达到天榜以后他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意念，方圆三里之内在他的意念之下能够清晰的体现在他的脑海里。

李云龙的意念通过内力的牵引很快成功进入了蓝冰月的中枢神经。蓝冰月的娇躯微微一颤，意念顿时和李云龙交织在一起，李云龙能够清晰的感到她的意念中充满了对他的依恋和爱意，于是，加催内力使两股意念更加紧密地糅合为一体，同时在心底里涌起对她深深的怜惜和爱意。

蓝冰月的娇躯再次剧震，随后便恢复了平静。李云龙知道意念融合之法已完全获得成功，大喜之下，将两人紧密结合的意念从她的神庭穴中逼出体外，开启心灵之眼搜索周围的动静。顿时，周围的世界变得无比清晰起来。

将听力往屋外延伸出去，两人的意念也随之往外延伸。猛然间，一项新的发现使他欣喜若狂，李云龙能够感到蓝冰月的心中同样充满了无尽的狂喜，因为我们同时“看到”了屋外的世界：明媚的皓月，闪烁的星辰，错落的房屋，幽静的花园……

蓝冰月的心灵欢呼起来：“夫君，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我看见了美丽朦胧的世界。你好棒哟，我爱死爱死你了。”李云龙用心灵的语言回应道：“好宝贝，好冰月，我也一样。走，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手机阅读$dxsw．com）

引导着融合的意念往兵刃交碰的发声处伸延过去，很快“看见”在南面一处宽敞的草坪上，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习武论剑，正是蓝冰月的几个堂弟表弟。此时，他们之间是老大蓝震和老二蓝东正相互对剑，其余诸人专心致志地围观。

两人武功在伯仲之间，剑法虽然快捷，但招术却过于花哨，身法步法虽颇为稳健，却缺乏灵便，可两人竟然还在晚饭时如此狂妄自大。李云龙不禁心中叹息，用心灵的语言向蓝冰月道：“你这两位堂兄若不及时改掉狂妄的个性，将来必吃大亏。”

蓝冰月的意念已完全感染了李云龙的情绪，同时对蓝震他们几个的事情也有点看不怪，于是亦用心灵的语言感叹道：“他们可能是养尊处优惯了，所以才会如此。夫君，求你看在我的名下，以后指点指点他们。毕竟他们是蓝家的人。”李云龙用心灵的语言答应了，继续观看斗场。不一会，两人已对剑完毕。

老三蓝南笑道：“两位兄长的武功越来越厉害，我看在这次的武林大会上定然挫败群雄，大显身手。”蓝震傲然道：“三弟四弟的武功也是大有长进，但愿如三弟所愿，我们蓝家四雄名扬天下。”

蓝东忽道：“我看时间尚早，咱们何不去请冰月妹子出来一道练剑，也好顺便考证一下咱们这位美若天仙的堂妹其剑法武功究竟如何。”蓝冰月的表姐妹中排行第三的蓝雅道：“二哥说得对，咱们干脆把李云一块请出来切磋切磋。”

蓝丽娇声道：“恐怕不好吧，月姐和李云远道而来，此时可能已经休息了。”蓝东轻蔑道：“叫李云有什么用，真不知道叔叔为什么对他

这么好，而且我看月妹跟他的关系不一般，那小子不过人长得好看一点，我看根本没有真本事，哼，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蓝西叹道：“不过，那小子还真有福气，居然能让月姐那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对他有意思。”蓝震哼道：“那有什么用，月妹和他是不可能的，月妹与李云龙这个废物有婚姻在身，能够和他在一起吗？就算月妹没有婚姻在身，我看也不可能，别说他武功低微，就是武功再高也没有用，我们蓝家不是什么江湖世家，月妹虽然是流月宫的弟子，但是叔叔他是不可能把她嫁给江湖人的，这样对我们蓝家没有多大的好处。还是我将来一定娶个更美的女人。哼！一想起那小子下午那种对你我兄弟毫不在乎的神情，我心中就有气。”

蓝南道：“是啊，那小子对书呆子般的五弟居然比对我们还尊敬，还故意借五弟来损我们，想想的确气人。如果蓝玉在的话今天一定会有他好看的。”蓝中道：“不错，如果蓝玉哥哥在这里的话一定会让他好看的，不过现在蓝玉哥哥正在边关没办法回来。好了，别提他了。你们几位姐妹也练练吧。”

听到这里，李云龙心中微生怒意，自己并没得罪他们，可他们竟然在背地里说我坏话。别说自己是秦王世子，就是一般人也不可能听了这话不动怒的。李云龙的情绪立即感染了蓝冰月，她心灵的话语柔声道：“好夫君，别给他们一般见识。”

李云龙想想也是，犯不着与这帮目光短浅的家伙生气。想到此，心念微动，带着蓝冰月的意念往她大伯蓝英居住的院子飞去。蓝英，紫金帝国的工部侍郎。

李云龙和蓝冰月的意念刚入院子，就听见蓝冰月她大伯母的声音从屋中传出道：“老爷，你说这次蓝冰月她会怎么选择？可不能让她乱来啊，汉王世子才是她最好的选择。”蓝勇的声音道：“夫人可以放心，无任蓝冰月她怎么选择我们蓝家都会支持她的。”

接着又听他二老婆的声音道：“我觉得大姐她说的有理，现在秦王他一个人对付汉王等三万是不可能会赢的，再说李云龙只是一个废物而已，所以不能让蓝冰月不选择刘彻，否则的话我们蓝家将会和哪个秦王一起完蛋。”

蓝勇用生气的声音训斥道：“你们闭嘴！这件事情是谁告诉你们的？蓝冰月她怎么选择是她自己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来管，以后要是

再说这样的事情就莫怪我不念夫妻之情！”接下来是一片寂静。

李云龙听到这里已经大概知道蓝震叫蓝冰月回来是什么事情了，看来汉王他们已经把手伸向蓝家了，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同时不禁心中赞叹：蓝勇不愧是条汉子，不但心地慈祥宽厚，而且见识高人一等！

第一百二十八章 情深

正想着，蓝冰月的心灵之语传来：“夫君，咱们回去吧。回去我告诉你今天发生的事情。”李云龙回应道：“等等，咱们再到三叔的院子看看。”

果如李云龙所料，蓝强也正和他的四位夫人谈论着蓝冰月的事情，只听蓝强的声音道：“不会吧，今天才刚见面，怎么会呢？”他的大夫人道：“你这老糊涂，难道你真看不出来雅儿和丽儿对他一见倾心？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唉，那小子的外表如此俊美，天生就是女人的克星。”

蓝强笑道：“那也没什么不好呀，反正他和蓝冰月是不可能的，我们几个女儿全都嫁了给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话音未了，他的二夫人道：“大姐骂你是老糊涂我看一点不错。你也不想想，那个李云现在跟着蓝冰月，将来蓝冰月嫁过别人的话，他一定会受到打击，到时如何还能真心地对待咱们的女儿？倘若他将来假惺惺地娶了咱们的女儿又不真心待她们，那时女儿的痛苦你知道吗？”

蓝强道：“不会吧，咱们女儿虽然不及蓝冰月侄女的长相，但也是千里挑一的大美人，而且自视甚高，那李云能娶到她们是他天大的福分，那有厚此薄彼之理？”他的三夫人嗔道：“你还真想把女儿给他？不行，凭咱们女儿的条件，一定要嫁个家世显赫的夫婿。”

蓝强道：“好了，这些事以后再说吧。我累了，大家早点休息吧。”他大夫人沉声道：“不行，这件事得说清楚，否则夜长梦多。”一直没有说话的四夫人接口道：“大姐说得对！咱们是得想个法子尽量让李云离开蓝家，一个小小的江湖人士也敢对我们蓝家的大小姐们动情，简直是不知死活。”听到这里，李云龙实在是气恼之极，也不去蓝震那里了，带着蓝冰月的意念回转到体内。

把自己的意念从蓝冰月的神经中分离出来，轻轻搂住了蓝冰月柔软的娇躯。蓝冰月幽幽叹口气道：“想不到他们既然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好失望。夫君，这次我父亲找我来是为了那个汉王为他自己的儿子刘彻对我提亲的事情。”

“刘彻？”李云龙一楞，这不是汉武帝的名字吗？“是啊，他可比你优秀多了，雄才大略，智慧如海，不象你这么好色。”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

“哦，那你选择谁？”李云龙问道。“当然是……”蓝冰月看了李云龙一眼慢悠悠的说着。“哈哈，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选择谁。”李云龙没等蓝冰月说完就说道。

" 你知道？我可没有告诉你，你怎么知道？ " " 嘿嘿，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你除了选择我还能够选择谁？要知道如果那个人知道你已经是我的女人的话他还能够对你好吗？他还能够不介意你的过去吗？我想他不会，没有一个男人不会不介意的.而且我现在比他差吗？不一定吧！我想他能够做的事情我也同样能够做到，而且我相信我能够比他做的更好.最重要的我相信现在你还爱着我，我对你，同时也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不相信你会为了他而不选择我这个你爱的人，否则的话你也不用回答你父亲说要考虑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在为了我隐藏我的身份而故意拖延时间，到时候我的身份公布天下以后你的父亲一定会同意的. "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

“哼，谁选你呀！我先去洗澡了。”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从他身体上起来。

一会儿以后绝美无伦的蓝冰月她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天蚕丝内衣，雪白的肌肤在烛光下若隐若现，那玲珑凹凸、雪白飘香的身材暴露无遗，美得令人眩目的脸蛋蕴藏了万般风情，那仙姿，那媚态，顿使窗外的明月黯然失色。让李云龙有点看呆了。

蓝冰月看到李云龙这个样子心里甜甜的，非常高兴，她微笑道：“怎么了？是不是看呆了？”李云龙轻轻揽住她的纤腰坐***缘，道：“夫人这么美，为夫怎么会不看呆呢？”蓝冰月道：“夫君，我们明天还是离开这里吧，我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他们竟然这样说你。”

李云龙深为感动，手臂紧了一紧，道：“多谢贤妻如此为我着想。其实，对于我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他们有所猜忌也是很正常的。况且这是你的家，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们家也一样，你不要想头多。”

顿了顿李云龙微笑道：“好了，咱们别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冰月，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全是上天恩赐的缘分，只要咱们永远相亲相

爱，不弃不离，我相信什么事都能应付过去。”

“恩，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有你，只要你要我我都觉得非常幸福。”蓝冰月道。(手机阅读$dxsw．com)

李云龙看看已近二更，露出了色色的笑意：“时间不早了，咱们是否该***了？”嘴里说着，眼光频频在蓝冰月身上的敏感部位来回地游弋。

蓝冰月红着脸轻啐道：“你这色魔，昨晚还疯得不够吗？”李云龙嘻嘻笑道：“怎么够呢，一辈子的不够，今天晚上我再好好的服侍你，嘿嘿，咱们就来个狂龙大战母老虎！”

蓝冰月噗哧噗哧笑出声来，红着脸道：“看你，得意的话都不会说了，什么狂龙母老虎的？那叫颠倒龙凤。”李云龙呵呵一笑道：“多谢贤妻教我，原来这叫颠倒龙凤！嗯，为夫记住了。”

蓝冰月突然明白过来李云龙是在戏谑她，娇嗔道：“哼，没一点正经。不跟你说了！”李云龙笑道：“好了，我们开始吧！”

蓝冰月羞喜地看了李云龙一眼，低头缓解罗衫。随着一具绝美的***渐渐裸露，李云龙心中的欲焰不断升腾，三两下便把自己回复到原始状态，随即把蓝冰月拉入怀中，一面与她亲吻，一面抚揉她雪白高耸的峰峦。

抚摩她的柔软，希望年年有今天，吸吮她的香甜，但愿日日有此时。在她忘情的呻吟声中，李云龙力图温柔却实际粗暴地进入了她。没办法，谁叫她太过诱人！

李云龙狂野的爱同时也把蓝冰月推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快乐高峰，她生命之源频繁而又激烈的翕动不断使李云龙全身难以抗拒地产生出一阵阵触电般的酥麻。终于，他俩在一阵疯狂纠缠中再度攀上了灵肉交融的极乐高峰。

不知疲倦地***使李云龙和蓝冰月完全忘记了时间。蓝冰月由于完全吸收了上次的灵丹，加上她原有的超绝内力，因而她此时的功力已与天榜相差不大，自然能够轻而易举地调用内力配合李云龙共同施展合籍双修的秘法，共同炼化彼此融合的精华，再共同引导被炼化的精气在两人体内绕行周天。这一点众女之中冷如凤众女也能达到，只是如凤众女的内力比蓝冰月还相差一至二筹。

合籍双修之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一人施展时能很好地培植任何一方的精、气、神，使之三者合一，从而增强功力，只是何方受益亦或双方同时受益则完全操纵在施展方的手中；两人共同施展时则能共同受益，相得益彰，不但可以同时提升双方的功力，更能增进双方的感情，若练至高深之处，完全可以做到心意相通，水乳交融，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男女两人世界的最高也是最完美的境界。李云龙和蓝冰月众女都还处于修炼合籍双修的初中级阶段，但即便如此，他们已获益非浅，无论是功力还是感情都在不断的增进之中。而每当他们共同施展这一秘法时，他们紧紧交合在一起的躯体便会虚空飘飞起来，这种情形恐怕是任何人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

极尽欢娱的男女仍然互拥着对方舍不得分开。蓝冰月用喷着香气的小嘴在李云龙耳边低昵道："夫君，等以后，人家也要给你生个孩儿。"李云龙连连亲吻着她，笑道："不是一个，而是十个！嗯，至少也得八个！"

蓝冰月扑哧娇笑，轻拧着李云龙的腰肌："那人家岂非成了小猪猪了？""你本来就是我的小猪猪。"李云龙笑道。

休息了一会儿以后蓝冰月就从李云龙怀里起来，李云龙不解的问道："冰月，有什么事情？"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现在如果不走的话，等一下天亮了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

李云龙知道蓝冰月的意思，于是点了点头，想要起身送她，但是却被蓝冰月给按回床上去."不要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了.真希望能够在夫君的怀中安稳的睡觉，唉，现在这样还真是折磨人。"蓝冰月不满的嗔道.李云龙怜惜的看着她，道："会的，等这事情一了，到时候我们就能在一起，不用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蓝冰月"嗯"的一声之后，轻微的掀开被子，然后要赶紧合上，生怕爱郎冻着了。

"我要走了，你好好睡上一觉，我可不行，说不定明天会有什么事情。"蓝冰月穿好衣裳，坐在李云龙床边，微笑的说道.李云龙苦恼的说道："冰月，我觉得你现在好像不是把我当成你丈夫，而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一般来照顾，真是受不了。"

蓝冰月一听顿时嘻嘻笑了起来，她总是觉得自己和李云龙在一起的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她可真希望能够一天到晚都能看见他，和他说

话，听着他讲那些自己永远也听不腻的情话儿，相信那些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了。

“不许动！”蓝冰月一声娇喝.看到李云龙呆了一呆，蓝冰月迅速的在他的嘴唇上蜻蜓点水般的吻了一下，笑嘻嘻的出房去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李云龙心中暗自下定决心，他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女人，让她们过着这个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生活.

第一百二十九章 冰月晋级

第二天一早蓝冰月刚起来就被他的父亲叫去了，来到她父亲的书房看见她父亲和大伯，三叔正在聊天。不过现在蓝冰月对他们有好感，毕竟昨天她已经听到蓝勇，蓝强的话了，知道他们对她自己不错。

“父亲，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蓝冰月向蓝雄问道。“你打算几时去参加那个武林大会？”蓝雄问道。

“今天，我打算今天就走。”蓝冰月回答道。“这么快？”蓝雄惊讶道。“恩，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蓝冰月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决定早点离开蓝家，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李云龙自由自在的在一起。毕竟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李云龙他还不能表露身份，自己不能光明正大的和李云龙在一起。

“原来你还有事啊！本来蓝震他们几个还有蓝雅、蓝丽两个丫头也想去参加那个武林大会，想跟你们一起去，现在看来不能和你一起去了。”蓝勇遗憾道。“那让他们一起去吧！我还有事带着他们不方便。”蓝冰月道，同时心想如果要带着他们一起去还不是和现在在家一样。

接下来说了一些事情以后蓝冰月就去向她的母亲告辞去了，不过如果现在蓝雄他们能够仔细的观察蓝冰月的话一定会发现蓝冰月有问题。因为现在蓝冰月的脸上春光满面，虽然来书房的时候蓝冰月化了装，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一定会发现的。

蓝家的一座小院内，蓝雅跑进来对蓝丽的道：“妹妹，我刚才听父亲说月姐她有事不跟我们一起去参加武林大会了。”“什么？是真的？”蓝丽马上问道。

“是真的，父亲他亲自告诉我们的。”蓝雅点点头道。“这怎么办？父亲还说了些什么？”蓝丽问道。“父亲还说我们女孩子家家的不应该去参加什么武林大会。”蓝雅道。

“什么，不要我们去参加武林大会？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参加，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好吗？”蓝丽连忙对蓝雅撒娇道。

“要不我们偷偷跟着月姐去参加武林大会怎么样？”蓝雅提议道。“可是要是被月姐发现了她还不是要送我们回来。”蓝丽想了想道。“呵呵，到时候我们再求月姐带我们一起走不就可以了吗？月姐心软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蓝雅道。“好，就这么办。”蓝丽觉得蓝雅说的有理，点点头表示答应。

艳阳高照，清风拂来，带来阵阵清凉。虽然已到初秋，但是这个大陆上现在还是四下绿草如茵，松间好鸟鸣叫，嘀啾有声，碧油油地彷佛在黄沙大地上铺了一袭地毯。

两个黑色的马影在苍茫野径上快速奔过，溅起的碧草四处飞洒。只听见一声长嘶，前面黑色的骏马高高地抬起它的前腿，马匹在一个分叉路口骤然停了下来。

这匹矫健的黑马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左右的俊俏少年，那少年生得唇红肤白，双目湛然有神，英气飞扬，一头长发在脑后用条白色细带束起，一身白色紧身长衫，玄色扎脚罩裤，腰束鹅黄丝带，直挺地坐在骏马上，越发显得清朗飒爽。这不是李云龙是谁?

后面的那匹马上的人见李云龙停下来了，也停下来了，马上是一个脸蒙红纱，颀长苗条的红衣少女，步态大方，手中拿着一把红色长剑，身姿高傲得仿若天界下凡的高贵女神。尤其在走动时一双凤眼中流露出的神色，更让人觉得高不可攀。不过她的一双柳眉细长妩媚，斜向两鬓，反而衬托得眼眸流转生色。身上秀挺的***，不盈一握的小蛮腰，修长的双腿，更使她有种傲然超于一般女子的姿态风采。纵使没有看到少女的容颜，仍然免不了怦然心动，不由的把目光停留在了女子胸前的坚挺。这人就是蓝冰月。

马上的李云龙一脸的苦相，自言自语道：“不会吧！怎么这里会有岔路，我记得那农夫让我沿着这条路笔直走就对拉，没说这里会有条岔口啊！哎，早知道按照来时的原路走就好了，想不到迷路这么惨啊！”(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夫君，怎么了？”蓝冰月问道。“冰月，我们应该向那里走啊！我不认识路。”李云龙道。

“那怎么办，这路我也没走过。要不我们先找个人问问？”蓝冰月道。“可是这条路我们走到现在根本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啊！”李云龙说道。

“那怎么办？”蓝冰月问道。“走，我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如果有人来我们问一下再赶路，否则的话我们走错路就麻烦了。”李云龙道。

“好，那就这么办。”蓝冰月知道现在除了这样的办法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下了马走到旁边的树林里休息。

来到树林，李云龙看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心中无限感慨，在自己那个时代，树林好像已经很难见到，住在城市中的人们每天面对的都是那高楼大厦，呼吸的都是汽车尾气，天空好像永远都是灰蒙蒙的。

来到这里后李云龙发现这大陆上的环境一点也没有受到破坏，可以说的上是青山绿水，空气清新。

空中高挂着炎炎的太阳，虽然两人的修为已经到了冷热不侵的地步，可是依然是在一棵大树下，找了一片阴凉，李云龙不讲究直接就是寻一个木头坐上，将手中的另一个木头抛给蓝冰月，蓝冰月毕竟是女子，女子都是十分的干净，在李云龙惊讶的目光中，蓝冰月将洁白的手绢放在木头上，这才坐下。

“冰月，如果等一下等不到人怎么办？不过等不到人也不错，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在这里过夜了，冰月，你说好不好？”李云龙问道。蓝冰月的脸顿时红了，不过还是轻微的点了点头，算是回答李云龙的话。

李云龙见此长长的出了口气道：“真是太好了，我们好久没有单独在一起了，要不我们就放慢了速度的追赶，反正离武林大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慢慢来很快也可以赶上的。”

蓝冰月见李云龙如此说自己知道李云龙的意思，但是她心中还是甜蜜无比，见李云龙说要因此而放慢速度，连忙开口道：“夫君，不用为此而放慢脚程，我们还是快点回去为好，我想姐妹们他们都想你了。”

李云龙看了看蓝冰月直到将蓝冰月盯的小脸微红不敢直视李云龙的在自己股间扫视的目光，双腿不自觉的夹紧，身体倾斜，让李云龙看到一个侧身。只是蓝冰月不知道她这个样子更加吸引李云龙，过了一会儿蓝冰月没有听见李云龙说话转过头来看李云龙，发现正在呆呆的看着自己，大羞之下，娇嗔道：“坏蛋，不理你了，反正现在没人，我练功了。”说着调息起来。

李云龙知道蓝冰月离天榜只有一步之差，看看这个树林现在没人，他就来到蓝冰月后面对蓝冰月道：“冰月，集中精神，我来帮你。”说完手掌放在了蓝冰月的后背。

“恭喜夫人达到了天人至境，不知夫人如何感谢夫君帮你进入这种境界呢？”李云龙看着经过调息精神焕发的蓝冰月，蓝冰月脸上挂着笑容，那风情已经不是小女儿家的青涩，而是变得具有女人味起来，虽然只是比起冷如凤来只是初具一点的风情，可是正是这一点的风情结合蓝冰月脸上还十分明显的青涩，立刻就让李云龙看得呆呆的。蓝冰月听李云龙这么一说，结合自身的情况和刚才李云龙做的事情，聪慧她立刻就猜到自己今天能突破达到天榜的境界肯定是和李云龙有关系，至于李云龙怎么帮了她一把蓝冰月不清楚，看到李云龙那看着自己时，眼中流露出来的痴迷，蓝冰月娇声道：“夫君，你用什么方法使我进入天榜之列的？”蓝冰月将李云龙的胳膊抱在怀中用那衣服下饱满的双峰摩擦着，蓝冰月首次的用这种诱惑的方式来诱惑李云龙。

李云龙的胳膊感受着佳人双丸的柔软与挺翘，闻着那淡淡的佳人体香，听着蓝冰月那诱人的声音，李云龙立刻三魂少了两魂，大嘴在蓝冰月晶莹的耳垂上轻轻的咬了一下，蓝冰月的身体猛的一颤，差点软倒，还好怀中抱着李云龙的胳膊，稍微借力，站稳了身形，强忍着李云龙的大嘴中的湿润的舌头在自己的耳垂上轻轻的**着，李云龙眼中闪过一丝的狡黠的笑意，李云龙的大手趁蓝冰月不注意环在佳人的腰间。

蓝冰月原本是诱惑李云龙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被李云龙李云龙含住耳垂后自己就迷迷糊糊的等到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李云龙给抱在怀中了，被李云龙的大手环在自己的腰间，蓝冰月知道自己逃脱无望，于是挥动着小手道：“你个无赖，现在将人家给抓住，快点告诉我你是用什么办法让人家晋级的”蓝冰月也算是一个武痴，对于李云龙到底用什么办法让自己晋级自然是好奇无比，不然一向端庄守礼的她怎么会去引诱李云龙呢？导致现在被李云龙给抱在怀中。和李云龙双修增加武功她是知识的，但是刚才并没有和李云龙双修，在这江湖上除非一个人把自己的武功传给另外一个人。但是她知道刚才李云龙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虽然对她的武功有所增加，但是对李云龙却没有任何好处，她相信李云龙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李云龙的大手在蓝冰月的翘臀上轻轻的感受着那衣服下肌肤的滑腻，他想不到蓝冰月竟然对此如此的好奇。不过正是她的好奇才让自己趁机将其抱在怀中享受着佳人的玲珑娇躯。

第一百三十章 蓝雅，蓝丽

李云龙一边在佳人的香臀上轻轻的抚摸，一边趴在蓝冰月的耳边先是哈了一口热气，让蓝冰月的身体彻底的软倒在李云龙的怀中，这是李云龙才在已经有些失神的蓝冰月的耳边道：“冰月想知道吗？要我告诉你吗？不过要我告诉你可没有那么容易。只要你答应以后晚上都听我的就可以了。”

蓝冰月听李云龙如此一说，脸上红红的一片，她知道李云龙所说的意思，但是她现在不想答应，因为这样她觉得见不得人。想到这里蓝冰月的心神收回立刻就感到身体上传来的一股股的快感，原来不知何时李云龙的大手已经顺着那衣襟滑进自己的肚兜之中，蓝冰月的身子自然是极为的敏感，被李云龙这么的一挑逗，蓝冰月立刻就**连连，那止不住冒出的轻吟让蓝冰月的小脸红的好像能滴出水来，"不要，不要这样，这里不行，快放开我，不行的这里."

李云龙抱着完全的软倒在自己怀中，春水蒙蒙的佳人，脚下轻轻的一点，立刻跳上那高大的树枝上，浓密的树叶将两人的身形掩住。

蓝冰月感到自己的身子飘乎乎的就上了树，被李云龙抱在怀中，正失神间，蓝冰月感到李云龙竟然将她的长袍撩起，一阵清凉传来让迷失的蓝冰月心神一阵的清醒，小手连忙将李云龙正褪去自己亵裤的大手按住，眼中满是羞涩和哀求的望着李云龙。

李云龙微微一笑，看着她道："好宝贝怎么了，放心我不会被你怎么样的."

就在李云龙和蓝冰月到了旁边树林后不久后面就出现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少女，她们正是蓝雅和蓝丽。

来到大路的十字口蓝雅和蓝丽看着前面的两条路，蓝丽问蓝雅道：“雅姐，现在我们走那一条？”“我也不知道，都怪我们刚才跟的远了，没有看见月姐他们走哪一条，否则的话就不用这样为难了。”蓝雅道。

“可是不跟着月姐他们我们路都不认识怎么办啊！难道要我们回去？”蓝丽道。“回去？我才不高兴呢！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就这么

回去将来说不定没的出来了，家里的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蓝雅道。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昨天听月姐说过在江湖上和很多危险存在的。”蓝丽问道。“我们的武功不是很好吗？都时候坏人我们就见一个打一个。”蓝雅举起她的小拳头恶狠狠的道。

“雅姐你跟人打过驾吗？”蓝丽问道。“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一定打的过他们？月姐说如果武功高强，但是没有打过架的人不一定能够打败比他武功低的人。”蓝丽睁着她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着蓝雅说道。

“哎呀，月姐说的不一定正确，好了我们现在还是想想办法应该走那一条路吧！”蓝雅道。“看，那不是月姐他们的马吗？月姐他们的马怎么会在这里？”蓝丽突然指着旁边树林里的两匹马道。

“是啊！难道月姐他们在树林里？”蓝雅疑惑道。“可是现在大白天的月姐他们不赶路到树林里去干什么？”蓝丽问道。

“不知道，不过我们进去不是知道了吗？”蓝雅道。“可是我们不是要不让月姐他们发现吗？现在进去的话不是跟他们见面了吗？”蓝丽道。

“丽妹，说这么多干吗，我们快进去吧！说不定那个李云在欺负月姐呢？”蓝雅道。“可是我看李公子是个好人，他怎么会欺负月姐呢？”蓝丽不满的说道。话虽这么说，但是还是跟着蓝雅进了树林。

树林里李云龙还想进一步欺负蓝冰月的时候听见有人进了树林马上停止了动作。见李云龙停止了侵犯蓝冰月立刻整理起自己的衣服起来。李云龙向外看去发现蓝雅和蓝丽两个小丫头进了树林。

李云龙心想到：她们怎么来了？冰月曾说过她的那些兄弟姐妹都想去参加武林大会，难道冰月不带她们来，他们自己跟来了？

“夫君，下面是谁？”这时蓝冰月已经整理好了衣服，脸色红红的向李云龙问道。“还能有谁，当然是你的两个表妹蓝雅和蓝丽啦！”李云龙回答道。

“蓝雅和蓝丽？”蓝冰月向下看去，发现正是蓝雅和蓝丽，好象她们在寻找些什么，奇怪的问道：“她们怎么会来了？现在她们在寻找什么？”

“呵呵，我想她们应该在找我们，你该出门的时候不是跟我说你的父亲他们要你带着你的那些表兄妹们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我想蓝雅和蓝丽两个是因为知道了你不带她们以后跟着我们出来的。”李云龙笑了笑回答道。

“但是难道她们不怕我发现了把她们送回去吗？”蓝冰月疑惑道。“呵呵，关键是你会把她们送回去吗？等你和她们相让以后他，她们求你带着她们一起走，你会不同意吗？”李云龙问道。

“呃。”蓝冰月知道李云龙说的是事实，她不可能经的住蓝雅她们的相求的，“夫君，现在怎么办？”“去和她们见面，然后大家一起走。蓝雅和蓝丽他们两个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如果让她们在后面跟着还不如一起光明正大的走好，这样照顾她们起来也方便一些，只是我们两个不能过二人世界了。走我们下去。”李云龙呼了一口气道。说完抱着蓝冰月轻轻落在蓝丽的后面。

“雅姐，这树林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蓝丽对前面的蓝雅道。“在找什么呢？”蓝冰月的声音从蓝丽的后面传来。

“啊！”蓝丽吓了一跳，连忙转过头来，看见是蓝冰月呼了一口气道：“月姐，你知道了？”“就知道你们这两个丫头要来了。你们也真是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啊！”蓝冰月无奈的看着她们道。

“月姐，我们错了还不行吗？现在不要送我们回去好不好？”蓝雅也已经转过太来了，她看着蓝冰月连忙撒娇道。“我要送你们回去你们高兴回去吗？”蓝冰月问道。

蓝雅和蓝丽两人连忙摇摇头，蓝丽道：“月姐，就让我们跟着你吧！我们的武功也不错，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蓝冰月无语了，她知道现在的蓝雅和蓝丽才达到二流高手水平，既然能说能够保护自己，就是她蓝冰月刚刚达到天榜水平也不敢说的这么肯定。不过现在她可不敢说出来，如果现在说出来的话一定会打击她们的信心的。

“放心吧！你们的月姐是不会送你们回去的。”看见蓝冰月不知道怎么开口李云龙就替她说道。听了李云龙的话蓝丽马上就对蓝冰月说道：“月姐，真的吗？你真的不送我们回去？”

蓝冰月感激的看了李云龙一眼，点点头道：“是的，我不送你们回去，我们一起走吧！”“嘻嘻，我知道月姐最好了，月姐，你们为什么刚才不赶路，而到树林里来？你们在树林里干什么？”蓝丽问道。

蓝冰月脸色一红，道：“我知道你们跟在后面所以就在这树林里等你们了。”李云龙听了蓝冰月的话一楞，想不到蓝冰月的反映这么快。而蓝雅和蓝丽因为蓝冰月答应让她们跟着她一起走所以没有注意道蓝冰月的脸色。

“好了既然这样的决定了，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否则的话等一下天要黑了就不好了。”李云龙见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了就开口说道。如果在和蓝冰月两个人李云龙巴不得在外面过夜，但是现在多了蓝雅和蓝丽这两个小丫头，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就麻烦了。

“对，夫…李公子说的对，现在我们赶紧赶路吧否则的话天黑了外面有很多野兽的。”蓝冰月刚才叫惯了夫君，现在和李云龙说话差点也叫了出来。“月姐，不是说行走江湖基本上都在外面过夜的吗？”蓝雅问道。

“雅妹，你是听谁说的行走江湖都在外面过夜的？”蓝冰月向蓝雅问道。“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吗？那些大侠们不是每天都在外面过夜，除魔道卫的吗？月姐，难道不是吗？”蓝雅问道。

听见蓝雅天真的话李云龙几乎要昏倒在地，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既然还是这么天真的小丫头，如果江湖上真的向她说的那样的话用的着向现在这样你争我斗，相互算计吗？

不过蓝冰月听了蓝雅的话并没有多大的反映，因为在她正在的进人江湖之前她也和蓝雅有一样的想法，但是真正的进入江湖以后她的想法就马上破灭了，了解了江湖的阴暗的一面，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江湖。但是现在她把这个说给蓝雅她们听有用吗？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江湖他们是不会真正的明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

“也不是不是，不过江湖上的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简单，以后你们真正经历了就知道了。”蓝冰月说道。“为什么啊？”蓝丽有些不明白蓝冰月的话。

“不为什么，好了丽妹，现在我们还是早就赶路吧！现在虽然已经快到秋天了，但是天气还是这么热，难道妹妹不想到客栈舒舒服服的去洗个澡？”蓝冰月见蓝丽还有再问的意思连忙转移话题道。

一听蓝冰月的话立即得到了蓝雅和蓝丽的赞同，他们可是千金大小姐，从小在蓝家长大根本没有出过远门，到现在赶了半天的路虽然

不觉得累，但是她们可不是象李云龙，蓝冰月一样功夫到了冷热不侵的地步，现在由于天气的关系现在的她们可是已经出了一身的汗了，蓝雅连忙说的：“月姐说的对，我们赶紧走吧！”

出了树林，上了马，来到路口蓝冰月看着李云龙，似乎在问李云龙应该走那一条，李云龙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走那一条，但是现在如果犹豫的话一定会被那两个小丫头看不起的，心一横随便选择一条向前而去。

第一百三十一章 太原

山西太原。

太原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今朝庭当然很重视这个北方重镇了，在太原常驻军队也有十万之众，由于是个军事重镇，所以这里一切在那些兵大哥的带领下也算繁华。

在一座临街的酒楼上，*近窗口的一张桌上现在正坐着四人，四人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左右，一个白色劲装，外披青色披风，三个红色劲装，黑色披风，在四人身边都放着四把长剑。

四人正是李云龙，蓝冰月，蓝雅和蓝丽，他们一行这几天来从李云龙任意选择一条路出发，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大风大浪，一路平安无事地来到太原，到这时李云龙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于是李云龙决定先在这里停一天再下洛阳。于是李云龙带着众人来这个还算是一流的酒楼，什么是一流呢？在李云龙眼里首先是有一流位置，可以观察四方游客，这样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北方重镇的佳丽，其次是有一流的好酒。

现在四人面前摆满了各地名酒，这个酒楼其它倒没有什么，有的就是各地名酒和风景这边独好。不过蓝冰月她们三个不太喜欢，所以这里酒虽多，但是都是李云龙一个人用的。

李云龙双手捧碗，几口喝了个干净，赞道："好酒，好酒！"这时在不远也有人大声赞道："好酒，好酒！"

李云龙举目往声音来处望去，只见不远处路旁的柳树下有个衣衫褴褛老者，右手摇着一柄破扇，正在用力嗅着从这酒楼飘去的酒香，说道："果然是好酒！"

李云龙笑道："这位老丈，你并未品尝，如何知此酒的好坏呢？"那老者道："你一闻那酒气，就该知这是藏了三十二的二锅头汾酒，岂有不好之理？"

李云龙在来到这个世界前也非常喜欢酒这个东西的，到了这个世界以后发现这里的酒一点不比原来的那个世界差，于是便喜欢上了它，也因为武功的关系现在他可以说是千杯不倒。现在虽然有好酒，但是一个人喝也没意思，于是笑道："老丈若不嫌，便请上来喝上几杯

如何？”那老者摇头晃扇的道：“既然这位兄弟如此邀请，老夫也不想多推了。”他边走边道：“其实你我素不相识，萍水相逢，老夫本一闻酒香足矣。”

李云龙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依老丈之言，即知是酒国之仙，小子正要请教呢，便请上来，不必客气。”那老者慢慢踱上酒楼，一个站在楼梯口的店小二见是一个衣衫褴褛衣老者，乍一看真像个乞丐，连忙赶他道：“喂，还没有到夜静人深的时候呢？你老乞丐走了来干什么啊？”因为这间酒楼平时对那些漂泊到此的孤苦的乞丐一般都会在夜静人深时施舍一些剩余的饭菜给他们的，现在这个店小二见一个乞丐模样的人走上来就出言道。

李云龙看见了忙道：“小二兄弟，这位老丈是我们请的，你放行吧？”那个店小二见是李云龙开口道，忙是陪笑道：“原来是这位公子的贵客，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老丈有怪莫怪。”口是这样说，但是心里着实想不明以李云龙这样打扮的富家公子怎会有如此污糟的朋友，但是他知道江湖上的人多半是稀奇古怪，所以只有放那个老者过来。

那个老者看着那个店小二笑道：“嘿…嘿…，你小二哥，想不到吧，像老夫这样的人也有大公子请客呢？快，快去再弄上几个下酒小菜，送上来，一回向那个公子爷一起收帐。”宛如是自己宴请李云龙似的。

那个老者来到李云龙二人的桌前，也不行礼打揖就大希然的坐了下来，道：“老夫姓莫，草日大之莫，小兄弟就叫老夫一声大哥就行了。不敢请问兄弟尊姓大名。”

李云龙微微一笑对这个老者的行为语态丝毫不介怀，道：“兄弟姓李名云。”那老者道：“姓得好，叫得更好，李云，好名字，老夫一看就知兄弟是必非池中之物。”

说完看着旁边的蓝冰月，蓝雅，蓝丽三人道：“小兄弟，这是你的夫人吗？”老者上来时蓝冰月她没有多大的反映，毕竟在江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刚才听李云龙和老者的话蓝冰月就已经察觉这个老者不是简单之人，所以当老者上来的时候她微笑的点点头。

而蓝雅和蓝丽这两个没有出过门的千金大小姐就不一样了，在李云龙叫老者上来住的时候眉头已经皱在一起了。如果不是看着蓝冰月没有反映她们说不定早就发作了。

现在听了老者的话以后蓝冰月没有多大的反映既不否则也不承认，而蓝雅则冷哼一声道：“鬼才是他夫人。”(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老者对蓝雅的话没有多大的反映，只是微笑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笑道：“老丈说错了，小子有可能娶到她们这样美丽的夫人吗？”老者笑道：“有，而且很多，更美，更好。”

李云龙心里一惊，想到难道这个老者真的有不凡的本领？于是仔细的打量去老者来只见他六十来岁，面黄，双眼无神，疏疏落落的几根胡子，衣襟上一片油光，两只手伸出来，十根手指瘦长，他身材瘦削，却怀里挺了个大肚子。

莫老头喝了一碗酒后道：“酒是好酒，却无好器皿，可惜啊可惜。”李云龙道：“小子这次出远门，所以只有些粗碗粗盏，莫老哥将就着喝些吧。”心想请你喝酒倒还说三道四，真是个奇怪的老儿，真值我李云龙相交一场。

听了李云龙的话莫老头摇头道：“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你对酒具如此马虎，如此美酒岂不是被糟蹋不堪。要知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甚么酒，便用甚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李云龙和蓝冰月道：“正是。”

莫老头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大清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李云龙虽然喜欢喝酒，但是于天下美酒的来历、气味、酿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一二，对酒具一道更是一窍不通，此刻听得莫老头侃侃而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只听他又道：“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李云龙连连点头，听得莫老头引证诗词，觉得“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确是豪气干云，令人胸怀大畅。

李云龙拿起莫老头指着的酒，撕开泥封，就往喉里猛灌，喝了几口，道："像小子这样喝倒真是糟蹋如此美酒，小子刚才却一点也没有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气概！一点也不壮哉，还是莫老哥高明！"说完两人相视一齐大笑。

莫老头又道："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瓷杯，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莫老头最后还说到竹叶青，女儿红，桂林三花，等大陆名酒都一一道来是用什么器皿最能体现其的芳香，浓郁，正说得头头是道。李云龙听的津津有味。蓝冰月以对他的话佩服不已。

李云龙知道他不是平常之人，于是看着莫老头问道："莫大哥，念在我们兄弟一场，你就将你的大名告知我吧？"语气从兄弟之情转成衰求之情。莫老头干笑几声对李云龙的误求至置不理，过了道："嘿…嘿…喝酒，喝酒。"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你老酒鬼还不是从天山大老远跑来这里大吹法螺，太原又不是你天山的牟金居，老乞儿自然来去自如了，更何况老乞儿是来找这位兄弟喝酒的呢？"

这话再明不过了，李云龙就算再不醒目这时也猜到，不，是听到这个莫老头是何方神圣了，他惊道："莫非…莫非…莫大哥是怪侠莫光。"莫光，江湖一怪。

蓝冰月在一旁接口道："你是莫老前辈！"莫光马上道："兄弟，刚才老哥却实不是故意欺骗你们，兄弟不要见怪是好。"李云龙道："莫老前辈此话倒是见外了，小子哪敢怪老前辈呢？况且今日能得莫老前辈一番大论真是脑灵清明呢，小子对莫老前辈的敬佩有如黄河之水滚滚西来，滔滔东去，对莫老前辈的……"

莫光听李云龙前一句老前辈，后一句老前辈，左一句什么滚滚西来，右一句什么滔滔东去，听得就心烦，打断李云龙还想大论的话，

道："停，你这个嗅小子有完没完的，听得老夫耳朵都烂了，什么老前辈啊，是不是老夫不配做你这位小子大哥啊？*！气死我了。"

李云龙明白像莫光这样怪人也是和全半一样的性子，慌忙改口道："是，莫大哥，小弟知错了。"莫光才转怒为喜道："好好好，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第一百三十二章 名胜古迹

“大哥，你在这个太原有很长的时间了吧！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李云龙问道。“呵呵，这太原的好地方多了，较为著名的有晋祠、天龙山石窟、永祚寺、纯阳宫、崇善寺、窦大夫祠等，还有名山、石窟、寺院、庙宇、湖泊、森林、温泉、溶洞、峡谷、河流、古建筑、古遗址、名人故居、历史文化纪念地、博物馆等。其中晋祠圣母殿内宋塑侍女像栩栩如生，姿态各异，在大陆享有盛名。天龙山的北朝石窟及隋唐造像、崇善寺的藏经、纯阳宫关羽立马铜像等。”莫光道。

“那晋祠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点？”李云龙问道。“晋祠在太原西南25公里悬瓮山下晋水发源处。始建于千年之前，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叔虞封唐，子燮因晋水更国号，后人因以命祠名。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温稳定，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亭中有唐太宗撰写的御碑《晋祠之铭并序》。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隋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隋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与长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另外天龙山石窟在太原西南40公里天龙山腰。四周山峦起伏，山头龙王石洞泉水荡漾。石窟分布在天龙山东西两峰，东峰8窟，西峰13窟。各窟的开凿年代不一。石雕体态生动，刀法洗炼，具有丰富的质感。宋代改名圣寿寺，寺宇已毁。寺前蟠龙古松苍翠蔽日。”

“双塔寺在太原东南郊郝庄村南。高僧福登奉敕建造。现存寺内主要建筑，全为砖构。八角十三级，高54.7米。塔内有阶梯踏道，可登顶层，凭窗远眺，太原风光历历在目。人们出入太原，双塔首先映入眼帘，成为太原的标志。寺内牡丹遍地，非常美丽。”

“窦大夫祠在太原西北20公里上兰村、汾河峡谷左侧。祠内古柏苍翠。晋国大夫窦犨封地太原，曾开渠兴利，后人在此立祠祀奉。历代都留有碑记。现存山门、献亭、大殿等。其中献亭甚大，后檐柱，用大殿明间廊柱代替，结构简练而严谨，为金元建筑中所罕见。祠旁清

泉自烈石山苍崖下涌出，水温较低，人称“寒泉”。“烈石寒泉”为太原名胜之一。”

“多福寺在太原西北24公里崛围山之巅。山势陡峻，松柏遍野。为太原著名风景之一。取自“多子多福”之意。寺在山顶小峪之中，极富古刹风趣。”莫光一下子介绍了太原的各个名胜古迹，让李云龙等人目瞪口呆，佩服不已。

“老哥，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相信就是太原本地人也不会知道这么多，难道你仔细研究过？”李云龙问道。“呵呵，你知道我有两好，一个是酒，另外一个是玩，大陆上的各个地方几十年来都有我的脚印。”莫光道。

“舆论如此，那以后老哥你就跟着我们好了，这样我可以让你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和知道不知道的秘密。”李云龙道。“没有去过的地方？不知道的秘密？什么地方？什么秘密？”莫光问道。

“有知道有一个湖泊，就是在夏天他的水还是非常寒冷，而且人进入其中根本不能达到湖低，有一个山洞，里面有一只异兽，它已经存活了几万年了。”李云龙微笑着说道。

“哦，有这样的地方？我怎么不知道？”莫光好奇的问道。“呵呵，老哥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这位小姐，这事情她也知道。”李云龙用手指着蓝冰月道。

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知道李云龙后面说的异兽是什么，但是不知道前面的湖泊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李云龙不会乱说的，于是点点头道：“前辈，他说的是真的。”

“哦，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兄弟，给我说说在什么地方，让我去看看。”莫光一听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话以后感兴趣的问道。而蓝雅和蓝丽这两个小丫头也这么一说也十分的好奇。

“老哥，你真的想知道吗？”李云龙笑眯眯的问道。“当然，当然，快说在什么地方。”莫光迫不及待的问道。“嘿嘿，我不告诉你，除非……”李云龙嘿嘿一笑道。“除非什么？”莫光连忙问道。“呵呵，其实只要老哥跟着我还怕不知道吗？”李云龙笑道。“好，以后老哥我就跟着你了，不过以后明天都要有好酒才行。”莫光道。“没问题。”

吃完饭以后李云龙就带着众人找了家客栈住下，准备明天南下。(手机阅读ＳdXsw.com)

就在李云龙他们离开以后在酒楼的一间厢房里的一张桌子上的一个少女开口向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子问道：“冷伯，这年轻人到是有趣，我还真不知道他刚才说的那两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真想去看看，要不我们跟着他们怎么样？”

那个叫冷伯的中年男子名字叫冷风，只听他说道：“小姐，你也知道，武林最近乃多事之秋，想不到这次去汴州白跑了一趟，药王谷的传人不知道为何又南下了，你如果又坚持要从这条路走，恐怕……所以一切还是小心的好。”“冷伯，我就是说不过你。”

“这次武林大会的召开，又传出药王谷的传人现身，可惜庄主正在闭关，不能让任何打扰，若是他出关的话，这盟主当然非庄主莫属，到时天剑山庄将是名正言顺的江湖第一门派。而且更不会像现在这样又失去了药王谷的下落。”冷风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嗯，这武林盟主的确诱人，不管是对武功一般的江湖中人，还是对江湖中的各派高手，这吸引力都是非比寻常的，它不但是代表着无敌神功，更象征着拥有的门派的实力和江湖的地位。”

“既然这么说，小姐你为什么一直反对我们天剑山庄的人介入这次对武林盟主的争夺，如果让魔道中人夺走就糟了。”冷风不解道。

“冷伯，看来你心中也放不下这武林盟主的位子，我当然也担心魔道中人夺走这武林盟主之位，那样的话恐怕就会道消魔长了，可我更觉得这事颇有蹊跷，江湖上的人谁高兴放过，到时各个帝国我想也会插手，所以江湖上的人现在有些门派都想看清形势再做打算，而我们也只能够暗中观察，父亲还没有出关，我们不能在这时让天剑山庄出现什么事情。”

虽然没有责怪冷风的意思，但是冷风还是被说的老脸一红，心里不得不佩服小姐才智之高，心思之慎密，怪不得江湖中人公认小姐为“武林第一才女”。

话刚说完，这个“武林第一才女”晨月感受到身体里像是有万根冰针同时刺下，她的身体缩成一团，不停地打着哆嗦，身上仿佛披上了一层白霜，殷红的嘴唇也被冻成了紫色，她的雪白的牙齿轻咬着下

唇，强忍着这熟悉的冰冷刺痛，虽然她不想让冷风听到，但是晨月隐隐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还是让冷风觉察到。

冷风从看向外面的眼光回过来，看到晨月又缩成了一团，一阵心疼地问道："小姐，你没事吧！"过了好一会儿，晨月才又慢慢坐直了身子，轻轻拭去额头的汗珠，强作笑容道："冷伯，刚才只是发病而已，这病痛早就习惯了，咳，不会有什么事的。"

虽然晨月装作无所谓，但是冷风却知道这病情的发作的时间比上次更长了，好像也更厉害了，不知道再这样下去，小姐还是否能承受的住，难道小姐真的会像那些医者所说小姐活不过二十岁?

晨月十六岁那年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只有一盏茶的时间，但现在每次却要一炷香的时间了，这全是凭着她惊人的意志挺过来的，还记得庄主晨道天在她第一次发病的时候便试图用先天神功压制，可是晨月的周身奇冷无比，晨月周身的经脉似乎也冻住了，晨道天的手掌运出的无上内劲竟然无法进入晨月的体内，甚至似乎会反而加重她的痛苦。

自那以后，每次晨月病情发作，晨月道天只能安排人放几个大火盆在她的房间以减轻她的痛苦。

晨道天膝下无子，晨月是他唯一的女儿，晨月的母亲在生下她的当天便难产而死，晨道天一生专情，只爱亡妻，而后没有再娶。自从晨月出现间歇性的发病之后，晨道天不但广邀名医，更是找来许多纯阳功力的高手来相助，但是都没有取到任何效果，而唯一的希望药王谷的人却退隐甚为隐秘，没有他们的消息。

晨道天只好不断闭关，拼命提高自己的功力，寄望于打通身体玄关，练就无上玄功，或许只有那样才能帮助爱女脱离病痛。正是有这层动力，晨道天的功力才会突飞猛进，成为当今少有的几个顶尖绝世高手之一，江湖传言，他的武功早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一手"惊天剑"更是被奉为天下第一，无人可以超越的剑法。

第二天一早起来，李云龙就带着众人向洛阳进发，道路上远远看去，金灿灿的阳光下，两黑两白一蓝五道影子在绿树碧草间快速划过，形成了一副动静结合的和谐画卷。

奔跑了将近一个时辰，在蓝雅和蓝丽的严重抗议之下，李云龙才把速度降了下来，刚才他一时争胜心起，跑的速度越来越快，身下的

黑马都已经严重透支体力了。

李云龙自然不好再骑着疲惫不堪的黑马了，他翻身下来和他们并排走着，一路上和众人聊聊天，自是不会很无聊，莫光的见闻让众人大开眼见。

走了好一会儿，李云龙看见一个大大“茶”字白旗在风中飘舞，李云龙刚好觉得说的有些口干舌燥，便决定先到那路边茶店休息一番。

第一百三十三章 晨月

黄昏，已经能让人感受到初秋的凉快和舒适。

只是高卧在大树上的晚蝉还在惬意的品味着他们的自然绿色饮料，在那里不知趣的低唱着，浑然不去理睬那些行色匆匆的过往客商是那样的难耐。虽然夏天已到晚期，但是在这个前后无城镇的地方若是能有一些水喝，特别是一碗消暑的凉茶解解渴，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

李云龙不得不佩服这些眼光独到商人，在这个本应萧条干净的驿道边赫然多了这个供来往行商歇脚休息的地方，虽然这个茶店很小，看起来也很简陋，但在这个小小的茶店里却坐了十来个人。

李云龙等人把马匹安顿在两棵大树下，带着众人刚刚走进这个小茶店，便有一名灰衣小二上前招呼，笑问道："几位公子小姐，不知道要些什么香茶糕点？"李云龙等人刚走进茶店，便感觉到三道凌厉的目光从茶店里一个角落向他射了过来。虽然只是一闪即逝，但还是被李云龙敏锐的捕捉到。

李云龙暗自惊讶，想不到这个小店里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三个高手，但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没有露出特别的表情。因为有蓝雅和蓝丽两个小丫头在，他不想惹事生非，摆出一个富家公子的姿态，跨着虚浮的脚步，扔出一块碎银，大声说道："给我们来一壶上等凉茶就可以了。"小二拿着沉甸甸的银两，心中一喜，应声而去。

李云龙等人找了*边上窗户的一个空位，蓝冰月坐在他旁边，接着是蓝雅、蓝丽，另一边是莫光，李云龙他趁坐下来的时候向店内扫了一眼，只见茶店里坐着一些普通的行商和江湖客。

有一桌的三名男子却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容貌穿着虽然十分普通，均是灰衣粗布，但李云龙却觉察到刚才的三道目光就是他们三人射来。一个身形偏瘦，神色森冷；一个体格魁梧，一脸络腮胡，脸上带着狂傲，桌子旁放了一柄长刀；一个身材偏矮，露出一脸焦急的神色，不时抚摸他身前桌子的那把长剑。

三人看到李云龙带着个三个美女，一个老头，出手阔绰，不像会武功的样子，尽管腰间配剑，但也只以为李云龙是一位出门游历的富

家公子。几人低下头来各自喝着茶，摇了摇头，相互间低语说着什么。李云龙感觉到三人似乎正在等人，整个茶店不时传来嘈杂的叫声，几个江湖客更是在互相吹嘘，好不热闹，只有这三人说话神神秘秘，不时把目光瞟向茶店外的驿道上。

李云龙看了一眼刚端上来的凉茶，茶水呈淡褐色，喝了一口，入口生津，满嘴生香。茶水入喉，感到格外滋润清爽。

李云龙一边欣赏着窗外的落日美景，一边悠然地喝着茶水，而三女则低语聊天，正当李云龙他在自我陶醉的时候。这时，李云龙觉察到众人议论纷纷，大家的目光又都看向茶店门口，特别是那角落里三人的目光突然变得格外强烈，欣喜中隐隐中透出一股杀气。难道他们所等的人到了，而且还是敌人？李云龙好奇地看过去。

晨月和冷风虽然打扮成一对普通猎户父女，但他们一出现在茶店门口，还是很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晨月穿着一身粗布素衣，看起来大约十八九岁，体态显得格外纤弱，令人兴我见犹怜之感。不过她身材的诱人和完美却丝毫不亚于蓝冰月，只是遗憾的是脸部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只露出白皙丰润的前额和黛眉下一双如秋水般清澈无比却又恍若深潭般深邃的美目，但即便如此，也使人丝毫不怀疑面纱下藏着的是一张绝世美丽的容颜。

尽管李云龙看惯了绝世美女，也觉得自己似乎要迷失在她的眼睛里，暗叹一口气，想不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漂亮迷人的的双眼。冷风虽然不满众人盯着小姐，但他现在装扮成猎户，不好节外生枝，也只能轻轻咳嗽几声，显示心中的不爽。他心道，小姐果真今世无双，他虽然穿着素衣，面带轻纱，但依然无法遮挡住她的卓越风姿，他不由暗自后悔答应小姐下车跟着李云龙他们到茶店里喝杯凉茶，其实一碗凉茶只要自己送到马车里不就得了，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大家盯着看。他暗哼一声，如果说哪个不识好歹的家伙过来闹事，那他手里的长弓自然是不会客气。其实他哪里知道，晨月今天在马车里待了一整天，实在是有些气闷，只想出来透透气而已。

冷风显然也注意到了李云龙，看到他时他身子轻微震动了一下，他现在心中他到底有什么好？难道就是他说的两个没有听过的地方吸引小姐注意吗？只是看他刚才就一直盯着小姐，冷风暗自揣测，看他

旁边的三个女子知道李云龙是一个好色之徒，希望以后他不要对小姐动心思才好。

可能是由于冷风分心注意李云龙的缘故，他似乎并没有发现那角落里三个男子带着杀意的眼神，李云龙本想好心提醒一下他，但又想到恐怕他又误会自己另有所图，再加上他也一直不爽这个冷酷的中年如此防范他，心中冷笑，只是自在的喝着茶，静观事态发展。旁边的蓝冰月虽然对刚才李云龙这样看着晨月有所不满，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用她的小手在下面‘轻柔’的捏了一下来发泄她的醋意。但是就是这样的轻柔让李云龙的大腿有了一块明显的痕迹。

而蓝雅和蓝丽虽然觉得晨月漂亮，但是他们经过一天的赶路，这两个千金大小姐早就累的不行了，并没有注意到里面的情况，况且她们两个没有什么江湖经验的大小姐要是注意了也不一定会知道这里面的蹊跷的。莫光则继续喝着凉茶，仿佛进来的两人和他无关一样。

那角落里的三人也觉得刚才他们略微有些失态，若是打草惊蛇就不妙了，暗叹幸好没有被冷风发现，要知道他的“追魂箭”成名江湖已久，不得不让他们忌惮，他们连忙收敛杀气，几人像是一般的江湖客相互说笑。

李云龙眉头一皱，奇怪他们竟然没有马上动手，难道还在等一个时机不成？晨月虽然有点厌恶李云龙看向她的眼神，但是还是忍不住把目光向李云龙看来，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李云龙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当她看到李云龙旁边的三女时，眼角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两人就在茶店门口的一个桌子坐下，因为冷风担心这里的人突然发难，所以离众人有几步的距离，不过在这几步的距离他也自信足够使出威力巨大的成名箭法。而且更因为这位置*近门口，要是遇到什么事情也方便小姐躲开。

冷风叫了两碗凉茶，低下头装作咳嗽两声，在晨月耳边低声说道：“小姐，我们在这里如果有危险的时候，等下我如果和他动起手来，小姐就从门口先出去！”晨月点了点头，这时小二把凉茶端了上来。

晨月从她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那角落里的三个男子，他们虽然只是一般的江湖客打扮，但晨月却觉得他们的气度不凡，不像是平凡的

江湖人物，几人看起来正在说笑，但是却总是会把余光向他们这边瞟来，显得心不在焉。

晨月又看了看这三个人身旁的兵器，再对应他们的身形，心中一惊，难道这三人正是天魔宫十鬼中的“刀鬼”“阴鬼”和“剑鬼”。晨月虽然自幼体弱不能习武，但所谓一失一得，自小她对父亲所在的江湖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上她博闻强记，对江湖中的各个门派武学和成名的高手了如指掌。

这天魔宫十鬼乃天魔宫中十个成名已久的高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据说在加入天魔宫的时候就把他们原先的名字取消了，只以十鬼相称，他们在天魔宫的地位颇高，仅次于宫主和五魔，仗着天魔宫庇护，四处为非作歹，再加上他们一向心狠手辣，阴险诡诈，在江湖中声誉极差。

晨月心道，这三鬼无故出现在这里，必然是冲着他们而来的，只是他们一路来已经十分小心，却不知道这三鬼是如何得知他们要途经此地。晨月心中暗自担心，凭着冷伯的武功若是与他们单打独斗自然没什么问题，可是要同时对付三鬼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李云龙此时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情看着他们，他发现晨月微蹙娥眉，神色间有些凝重，原来她也发现这三人有鬼，当真比她旁边那个神经过敏的中年要聪明的多。

晨月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她心中暗自盘算着现在的局势冷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时打赢这三个高手，况且她不会武功，冷伯肯定还要分心来照顾她。要想解开眼前的困局，除非能找到高手帮忙，就算她不谙武功，但是凭她察言观色的本事也知道这里能称的上高手的也就只有这五个人而已。

不过，这白衣男子却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看向他们的眼中却只有嘲弄，三鬼也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并不像是和他们是同一伙的。况且旁边的三个女子中有一个也是高手，旁边的老者不知深浅。

晨月想到，这三鬼现在不动手，说不定还在等待强援，如果现在不拼出去，到时更有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如今她特只好赌一次了，向那男的求救，反正现在自己也是跟着他南下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她自己觉得李云龙有亲切的感觉，不知道怎么着就在那酒楼看见

李云龙以后她不想去找什么药王谷的传人来，而想和李云龙一起共游天下，去探索那些不无人知的秘密。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三鬼

晨月装作无意把目光看向李云龙，很吃惊地说道：“大哥，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啊！”晨月出其不意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李云龙捕捉到晨月眼中求助的神情，心道，这女子还真是有些厉害，知道自己的处境危急，竟然想拉他下水。不过，她演戏演的还真像，差点把他自己都骗过去了，要不是看到她的眼神，还以为自己真的有个妹妹呢?

“哦，是小妹啊，我到这边游玩，想不到你也在这里啊！嘿嘿，真的很巧啊！”李云龙对晨月印象虽然不差，本来就算帮帮他们也无所谓，但是现在他身边有两个不知江湖凶险的小丫头，更何况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也不是那种愿意自找麻烦的人。

三鬼一愣，不知道“天剑山庄”的大小姐，武林第一才女何时多了一个大哥？晨月看李云龙他坐在那里不冷不淡，爱理不理的样子，接着说道：“大哥，我们才两个人，你们这么多人，我还是到你们那里去一起坐吧！”

冷风不明白小姐为何叫这个小子大哥，更不明白为何还要让过去和他们一桌，难道真的不怕羊入虎口吗？但他更想不到的是，李云龙摆摆手，用戏虐的眼神看着她，笑道：“不用了，虽然在这里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的夕阳，现在外面一片血红的晚霞，真的很美！但是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你还是在那里吧！”

晨月听他这么说，心中暗定，松了一口气，知道李云龙虽然拒绝了她，虽然说的话好象在想人他过去。晨月轻轻地走了过去，说道：“是吗？我也很喜欢看晚霞呢！咦，好久没看到大嫂了！”说完看向蓝冰月。蓝冰月看了晨月一眼，知道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是要接近他们，但是她不知道晨月为什么要这样？同时她可知道李云龙没有什么妹妹的。而蓝雅和蓝丽见晨月叫李云龙大哥，还真以为晨月是李云龙的妹妹，不过她们对晨月叫蓝冰月大嫂，而蓝冰月没有反对心中有点惊讶，心想：看来看来自己的这位月姐真的喜欢上了李云了。

冷风自然担心小姐一个人过去，刚想撑着桌子站起身来，却看见桌子上有两个秀气的由茶水所写的字——“三鬼”。冷风本来就觉得那

角落三人有些奇怪，但是他因为一直注意着李云龙，没怎么在意。经晨月这么一提醒，心中大惊，要知道天魔宫十鬼可是一些臭名昭著的家伙，他当然不会蠢到在这里碰到他们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冷风大手已经握紧了长弓，刚好他发现三鬼的目光正被小姐吸引，他知道机不可失，连忙拉起长弓，以极快的速度射出三箭。

倏忽之间，三道雄强炽烈的光华骤然暴射，好似三条穿过九天烈日的长虹，以后羿神箭的威势凌霄破出，三道光华不断交织，忽左忽右，变化万千。当听到“刷刷刷”三箭的声响，三鬼心中暗自叫糟，连忙拿起各自的随身兵器。“剑鬼”长剑在手，剑尖一抖斜圈，剑光骤然大盛，光雨散开如海潮急转，“刀鬼”也反应奇快，右手长刀刀花暴放，压箱底绝技全力施展，也是刃流寒光，刀吐冷芒，一柄刀布下了交织繁密的刀网。

虽然“三齐箭”威力惊人，但是由于每枝箭都要面对一位敌人，自然是威力大打折扣，再加上天魔宫的“三鬼”成名已久，实力非凡，除了“阴鬼”由于没有武器护身，加上身法稍差，一时闪避不及，左臂被长箭射穿，伤倒在地上。其他两鬼只是吓出一生冷汗，精钢羽箭还是被刀剑打落一边，却并没有受伤。

现在冷风他有些后悔，刚才若是只是集中先攻击一人，措手不及之下，恐怕就已经有一个箭下亡“鬼”了，但是现在虽然让他们三鬼中的阴鬼受了伤，另外的两鬼平安无事，自己一个人还不一定能够打败他们。

眼见“阴鬼”受伤，刀鬼怒极，大掌一拍，桌子立即变成一堆废木，提起长刀便向冷风右手边虎啸攻来。剑鬼也不落后，圈起几个剑花向冷风的左手边疾射而去。两人均认为晨月和李云龙他们不懂武功就是有也对他们没有多大威胁，只要杀死冷风，他们便是插翅难飞了。

来到了李云龙身边的晨月见到这种情况，着急地说道：“这位少侠，这三人乃天魔宫中人，作恶多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共同对抗天魔宫。”“妹妹啊！你说什么天魔宫？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我家有敌人是天魔宫的人吗？”李云龙微笑道，那边的蓝雅和蓝丽一听晨月要他们帮忙马上有点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起来和那天魔宫的三鬼大战一场。蓝冰月见了连忙拉她们坐下，蓝冰月她可知道蓝雅和蓝丽这两人

的武功连三鬼的一招的接不下。而莫光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闭目养神了。

只是这说话的功夫，冷风便被刀鬼和剑鬼的刀剑所交织的大网牵扯住。刀鬼和剑鬼一左一右，刀走钢猛，剑行轻灵，当真配合的天衣无缝。若论到远攻，天下甚少人是冷风他的对手，可是若是短兵相交，冷风便稍嫌不足了，虽然他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天剑山庄的十多年里练就了一套厉害的掌法，但仍然不如箭法精妙。他只是不时单手排出几个掌影，利用轻功高绝拉开空当，只要有一瞬的空隙，他便偷施冷箭，所以虽然以一敌二，但却也丝毫不落下风。原先在茶店里互相吹嘘自己有多厉害的江湖客和来往行商，见到真正的高手生死相搏，早就吓的魂飞天外，四处散去。

阴鬼见到冷风被刀鬼剑鬼困住，但仍游刃有余，虽然他对刚才冷风那一箭恨之入骨，但无奈左臂受伤，实力大减，现在也无法帮忙，心道，这次没有按计划行事，如果失败了三人肯定免不了回去一顿责罚，想起那让人生不如死的酷刑，他便感到背部一阵发冷。此时，阴鬼他发现晨月和那富家公子小姐们坐在那里吓的发呆，虽然那几个女人会一定武功，但是他觉得自己对付他们易如反掌，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趁着刀剑双鬼把冷风缠住，只要他能把晨月带回去，怎么说也将功补过了，说不定还算是立下大功，想到这里他嘴角露出阴冷的笑容，强忍左手臂带来的钻心疼痛，内劲暗暗运在右手掌心。(手机阅读s-d-x-s-w.com）

李云龙自从到了这个世界以来很少有机会看到高手交战，见冷风与双鬼打的难分难解，刀光剑影，甚是精彩。李云龙虽然也听过天魔宫，也知道天魔宫的恶行，但是他觉得有时候正道人士连天魔宫的人可能也不如，所以他不会像晨月所想他会义愤填膺的立马出手相助，晨月不禁对李云龙颇为失望，以为他也和一般人一样惧怕天魔宫势力。

李云龙看也看够了，刚想和晨月她们说话，却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刺骨的阴冷掌风向他们两人刮来，蓝丽的一声小心，李云龙这才恍然记起了刚才受伤在地的那名阴冷男子。

由于阴鬼以为李云龙不懂武功，并没有用上全力，速度也不是很快，李云龙冷哼一声，螺旋九影立即展开，快速把身旁的晨月抱开，

蓝冰月拉着蓝雅和蓝丽向旁边躲避，莫光也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桌子，原来众人所在的桌子却被他的“阴风掌”拍散。蓝雅和蓝丽吓的脸色苍白。

阴鬼显然想不到自己竟然一招击空，他的右手掌变成了水蓝色，聚起十成功力向李云龙拍去，一时间满天水蓝的掌影，每个掌影都含有曾经让无数江湖中人深受其害的阴毒之气，李云龙极快地拔出腰间的长剑，缠住龙泉剑的白布瞬间变成了无数碎布条。

李云龙最恨人背后偷袭，更恨他偷袭不会武功的女子，手中剑气暴涨，无数剑芒金虹激射，流星纵横，光华大盛，龙泉剑反射昏黄晚霞，剑光竟在刹那间汇聚成令人无法张眼正视的刺目金光，刺人的寒芒划过，奇快无比。李云龙出手又快又疾，与之一经交手，阴鬼便心中大叫不妙，惧意立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不会丝毫武功的公子哥，武功却是十分高强。

高手相斗，除了本身技艺影响胜负之外，武林高手本身所发出的气势也是能否取胜的关键，尤其是当双方武功相若时，一时气势的消长更有决定性的影响。阴鬼的武功本就要逊于李云龙，本身又已经受了重伤，如今这一胆怯，使出的“阴风掌”威力更减，才一触及李云龙的剑气寒芒，涛天金潮狂涌而至，一下子阴鬼的阴风掌便被李云龙的剑潮所破，溃不成军，令阴鬼挡不胜挡，大骇之下，抽身急退。可惜阴鬼身法稍逊，他只觉得自己胸口一凉，龙泉剑的纵横剑气堪堪划过他的胸口，鲜血如注飞洒，阴鬼低下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的血肉模糊，再也无力撑住身体，砰的一声，鲜血飞溅下，尘土扬起。想不到一个堂堂天魔宫十鬼之一，平时作恶多端的阴鬼竟然死在李云龙一剑之下。

这边的刀剑双鬼和冷风俱是心中大惊，刀剑双鬼惊的是，现在才知道这白衣男子武功如此之高，冷风惊的也是如此。两鬼已经有些无心恋战，均是想到，若是“毒魔”张盛再不来的话，只要他们一联手，恐怕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蓝雅和蓝丽看见李云龙杀人吓的连忙躲进蓝冰月怀里，不敢抬头。此刻她们才知道这江湖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她们自以为厉害的武功在这些江湖人眼里什么都不是，且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随时随地都有着失去的危险。

第一百三十五章 毒魔

“月姐，好可怕啊！”蓝丽在蓝冰月低语道，“月姐，江湖难道是这个样子的吗？他们是坏人吗？李云为什么要杀他？他刚才好象没有做坏事，是那个人先用对付他们的啊！”

蓝冰月无语，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表妹既然怎么天真，蓝冰月在刚才听到晨月说天魔宫的时候是已经知道这三人是什么人了，她想帮忙，但是看见李云龙没有动手的意思，还有蓝雅和蓝丽在旁边才没出手。因为她知道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护自己的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

“是啊！月姐，李云杀人了，现在怎么办啊！他要坐牢的。”蓝雅也天真道。蓝冰月摇摇头对蓝雅和蓝丽道：“雅妹，丽妹，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们跟着我，我保护你们，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恩。”蓝雅和蓝丽有些失落的点点头，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武功在这里算不了什么。

就在刀剑双鬼两人后继无力，想要撤退的时候，茶店的屋顶突然暴开一个洞，只见一个黄衣男子从天而降，扬起满天尘土，身形一闪，双手极快地向冷风后背抓去，李云龙何时想到会突然又冒出一个敌手，见冷风形势危急，拿起长剑飞身扑了过去。

冷风正和双鬼交战正欢，本来趁着双鬼气势减弱，占尽了上风，双鬼已经多次受伤，刀剑为了斩断不时飞射的冷箭，上面已经满是缺口。若不是双鬼身法奇快，恐怕早就被冷风一箭射死了。现在背部突然受到黄衣人一抓，如遭电击，立即感到背部如万虫噬骨，当真是奇痛无比，他发出一声刺耳惨叫，嘴里喷出一口鲜血，软倒在地上。

“冷伯！！！”晨月惊叫道。因为距离较远，李云龙又反应不及，等他剑光电射而去，冷风已经受伤倒地。见冷风受伤黄衣人不但没有停下，而是双爪猛旋急舞，绵密的爪网迎向李云龙的龙泉剑，还带起阵阵腥风扑鼻，似有毒物在身。李云龙战斗经验不足，一时无备一个变身不及，持剑的右手手臂被黄衣人突然飞出的铁抓抓了几道伤口。

李云龙大怒，“圣天真气”全速运转，无边剑气自若成形，剑气密如急雨繁星，如千刃万锋随风卷起，宛若一朵朵梅花向黄衣人飞卷而

去，涵盖了黄衣人正面全身上下。黄衣人暗自惊叹李云龙的剑法之奇，不过他知道这白衣男子刚才已经中了自己一抓，他练就的“百毒神抓”，剧毒无比，只要被他抓中的人如果没有他的解药及时医救的话，必然逃不过一死的下场，他顽强抵抗这狂霸的攻击，知道过一会儿他必然坚持不住。

黄衣人越打越心惊，李云龙的每道剑气都充满了无穷杀意，他的万年玄铁所造的毒爪上火花四射，竟然留下了几道剑痕！他的身子虽然没有受到大的伤害，但却也被划破了数道伤痕。

果不其然，虽然李云龙武功达到天榜二界，但是他却也渐渐感到有一种搔痒感从右手传了过来，巨痒无比，慢慢地沿着手臂钻入心脉，那种心脉仿佛被慢慢掏空的滋味让人无法忍受，他手中的剑势不知不觉放缓，顿时破绽百出，黄衣人抓住剑中空隙，变爪为掌，全力一掌拍出。

李云龙感到一阵剧痛，身子像断了线的风筝向后飞退，重重地摔倒在地。“夫君！”蓝冰月眼见李云龙受伤到地，也不顾如今还有蓝雅和蓝丽在，向那黄衣人扑去，手中的长剑星光闪闪，在晚霞在照耀下发出阵阵光芒。黄衣人一惊，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高手，怒吼一声，双爪快如闪电的向蓝冰月爪去，爪影化作金黄色的大网笼罩着蓝冰月。

蓝冰月冷哼一声，长剑化次几朵剑花，向黄衣人压去，瞬间击破黄衣人的爪网。爪剑相交，黄衣人和蓝冰月飞速后退，面色苍白，显然是受了不小的伤。黄衣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嘴角流出了一丝鲜血。

李云龙本想喊住蓝冰月，却是胸口剧痛，说不出话来，李云龙见蓝冰月奋不顾身，被这黄衣男子打伤，心中更是恨极。想不到自己以后武功很高了，没有集中精神对付黄衣人，蓝冰月也不会受伤；要不是自己没有拿出真正的天榜实力自己也不会受伤。(手机阅读Ｓdx Ｓw．com）

这时李云龙才看清楚来人，只见这黄衣男子面部一半带着恶鬼面具，奇丑无比，双手戴着铁手套，且铁手套上钢钉处处，还传来令人浑身不适的腥风，心知对方九成九练有某种毒功，或者是有什麽毒物在身。总之，与毒脱不了关系便是。茶店里的众人俱是一惊，痛苦万分的李云龙听到晨月颤声说道：“毒魔张盛！”

“毒魔”是天魔宫五魔之一，虽然武功在五魔中排名最末，但是他的武功也在地榜之列，而且他善于使毒的缘故，江湖中人对他却是忌惮最深。一说起“毒魔”张盛，江湖中人无不变色，就是各个帝国的达官显贵也是如此，那可是可以让小儿止哭的人物。

双鬼眼见“毒魔”张盛一来，形势立即转变过来，心中暗自佩服不已，立即向他行礼道：“下属刀鬼，剑鬼，拜见毒魔大人。”张盛虽然现在受伤在身，但还是冷哼一声，厉声说道：“我不是叫你们等我再动手吗？难道是你们想要贪功不成？”

双鬼冷汗直冒，不敢出声辩驳，魔门等级极严，虽然毒魔也只比双鬼高出一级，但不论实力地位却相差很多。张盛指着在地上痛苦不已的李云龙和旁边的蓝冰月，蓝雅，蓝丽，莫光向双鬼问道：“这白衣小子还有这几个女人是谁？想不到剑法内功竟然还如此之高？”他心中仍有后怕，要不是刚才先是出其不意的先抓伤他，能不能挡住他那奇妙的剑法还真的难说。还有后面的那个女人，武功一点不比那个白衣男子差，如果刚才他们联手，张盛打了个冷颤。

双鬼自然不知道李云龙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好说道：“他们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只听‘绝色才女’所说，好像是她的哥哥。”张盛心中大惊，“天剑”晨道天何时多了一个儿子，难道是私生子不成，不过这小子长相不凡，功力奇高，确实有可能是王道天的私生子。

晨月本来见到在短短的时间里，几人都同时受到重伤，已经泪流满面，她停止了哭泣，开口说道：“你们要的人是我，我跟你们走就是了，我希望你们能给解药给冷伯和这位公子他们。”

晨月歉意地看了正在地上呻吟的李云龙和旁边的蓝冰月他们，想不到自己把他们无故也卷了进来，还落了个如此下场，解释道：“这位公子我其实真的并不认识，刚才只不过是故意这么说让他帮忙而已，此事与他无关。”

这时蓝雅和蓝丽已经扶着受了不小的伤的蓝冰月和李云龙会合了，而莫光就站住她们边上，眼中神光闪动。这时的蓝雅和蓝丽反而没有刚才的害怕的，虽然扶着蓝冰月的手还在发抖，但是还是坚定不已的恶狠狠的看着张盛他们。

李云龙虽然仍然四肢发麻，脑子昏沉，但却发现身子里那股千万只蚂蚁在皮肉里攀爬的痛楚有越来越弱的迹象，看来是他的体质因为

喝了黄金液可以说是万毒不侵，不过却不是说不管什么毒一开始就对他无效，而是恰恰相反，只有等他适应了这毒素，才会在体内产生抗体，把这毒彻底排解，而在此之前，却仍然要承受剧毒所带来的痛苦。这就是天榜高手的一个好处，只是不知道这个好处应该让所以的天榜高手高兴呢？还是悲哀？当然如果一个人达到了天榜境界一般情况下是很难中毒的。想李云龙这样被一个地榜高手打伤而中毒的绝无仅有的。不过李云龙由于没有完全使用他的实力而如此也不是没有情有可原的。

李云龙听到晨月的话，心中暗自佩服这个外表看起来柔弱的女子，在这个时候却毫不慌乱，还想争取最大的利益，同时，由于听她不顾自身安全为他开脱，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感动。

张盛淫笑地看着晨月的身子，吞了个口水，说道："世间都说'绝色才女'风华绝貌，才色无双，我自然是'不会放过'"他话里一语双关，聪明绝顶的晨月岂有听不明白的道理，她这才想起"毒魔"袁盛不但好使毒，而且也好色，**过的少女数也数不清，她一想到落日他手里将要面临的下场，绕是内心坚强的晨月心中还是立即升起一阵惧怕。

不过她却不知道现在的毒魔也到了进退两难的境界了，蓝冰月虽然受了伤，但是联合他和刀剑双鬼完全有把握打败她，但是身为毒魔的他无了自己的面子和威严是不可能联合刀剑双鬼的。因为这样的话他将在天魔宫五魔中被其他四魔更看不起。

"本来以为我还真的走运抓了晨道天的私生子呢？不过，既然你说这个小子不是你的哥哥，我岂有让他活命的道理，难道我真的这么蠢会为天魔宫留下这么一个祸根？真的很可惜啊，真难相信这家伙这么年轻便有了如此厉害的武功呢？"说完，张盛目现杀气，对两鬼摆出一个斩尽杀绝的手势。这也是张盛的聪明之处，他知道如果自己动手的话一时间不一定能够拿那个女子有办法，到时候这个功劳可能会被刀剑双鬼拿去，但是让刀剑双鬼先动手的话，一来刀剑双鬼也有地榜一界的实力，二来就算刀剑双鬼打不过她，但也消耗了她的实力，到时自己拿下她就更加容易了。那时不但功劳都是自己的，刀剑双鬼也会对自己感谢不已。

第一百三十六章 张盛之死

李云龙自然知道现在的情况，可惜他身子还是不能动，不然的话他真想用万千的剑气将他斩成肉片。晨月没想到刚才自己因为惊慌过度，本想帮他，却想不到反而害了他，心中觉得欠这个陌生男子甚多，虽然她现在只求一死，但却仍想把这个白衣男子他们几个和冷伯救出去。她见两鬼提起刀剑阴笑着向李云龙走来，挡在李云龙身前，拔出头饰上的发簪，用簪尖抵着她的喉咙说道："你们要是不放他们走的话，我就立马自杀，你们的任务是我，如果我死了的话看你们如何向你们的天魔宫宫主交待。"

李云龙眼见晨月挡在身前为他讨解药，心中万分惊讶，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蓝冰月这时已经拿着剑挣开蓝雅和蓝丽的搀扶站在李云龙旁边，听见晨月的话心中也惊讶万分，想不到到现在晨月还这么帮他们，虽然事情的起因由她而前的，但是蓝冰月一点也没有怪她的意思，刚才就是晨月不说话她也不会不帮忙。

突然感到一道殷切的目光向他看来，李云龙转头一看，正是十步开外的冷风，冷风满头大汗，浑身鲜血淋漓，看得出他正忍受着剧毒的痛苦，他发紫的双唇微微颤动，李云龙月开始感到奇怪，后来冷风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想起，知道冷风用一种传音入密的武功对他说话。

"少侠，如今我身中了"毒魔"张盛的百毒抓，剧毒已经攻心了，就算拿到解药都救不了了，想不到到头来我还是死在了天魔宫手中，如今我只是觉得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庄主，要是不是我保护不周，小姐也不会落到天魔宫手里，趁着我现在还有一口气，等下我全力施展"五齐箭"，可能因为现在功力减弱，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但是我看少侠中毒不深，轻功超绝，我想等下我施展"五齐箭"的同时，你不用再管老夫了，到时我油尽灯枯，神仙也救不了了。你只要能帮我把小姐救出去，老夫再来世为你做牛做马，也是心甘情愿……"

李云龙脸色一变，知道冷风的话里的意思，但是他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冷风在这里死去的，冷风刚才的箭法给了李云龙很大的震撼，李

云龙知道如果建立这样一支会射箭的部队的话冷风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官，所以现在他不能让冷风死去。

李云龙强忍着身上的疼痛对冷风道："前辈不必如此，毒魔张盛和刀剑双鬼虽然强大，但是还不一定打的过我们。再说就是我们打不过他，我们这么多人也不一定能够逃的出他们的追杀，毕竟我们这里还有几个人轻功不行，所以不过和他们大战到底。"说完李云龙站了起来，艰难的点了自己几个穴道，然后冷冷的看着毒魔张盛。

张盛看见李云龙站起来也是一惊，想不到还有人能够在他的毒爪下能够站起来的，不过看着李云龙满踢蹬汗的样子露出了笑意，心想道：我说吗，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人，原来是强忍着的。

刀剑双鬼想不到晨月以死相逼，张盛也是眉头一皱，他知道晨月说的是实话，若是真的让她死了，宫主必然重罚他。传言这女子才智过人，想不到还真的有些棘手。张盛强装镇定，骗她说道："你真的以为这样有用？不错，我们的任务是要你的活口，借此来威胁你父亲，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的话，我也只好连你一起杀了，到时候我只会让冷风和这个小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旁边的女人千人骑，万人枕。"话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带着内力吼出，震慑人的心神。

晨月若是在之前，说不定真的会被"毒魔"这句话说的心神失守，到时张盛就必然有机可承，利用他的独门"飞天抓"夺下她手里的发簪，可是晨月既然知道如果自己不这样的话众人一定不能逃出他们的手心的，所以自然也不怕他这么说了。晨月摇头道："你不用多说，你要不照我的话做，要不我就立刻死去。"说完晨月手中的发簪轻轻刺入脖子，她晶莹雪白的脖子上立刻出现了一点殷红。

蓝冰月对晨月的话一惊，想不到这个时候这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既然没有露出慌张之色，这让他佩服不已。张盛拿晨月她没办法，只好想先喂冷风一颗解药稳住局势再说，他从怀里拿出一颗白色的药丸，刚想转头，晨月便急说道："等等。"晨月她现在以为冷伯现在得到解药也已经晚了，万一冷伯吃了药以后没有转自己做的努力不是功亏一篑了吗？她看见冷被这个样子就知道冷伯想要在最后的时候用他的绝学帮自己逃跑才这样说的。

张盛好奇地看着他，问道："怎么？又不要解药了？"晨月脑子飞转，慌忙地说道："先把解药给这个公子。"张盛一愣，想不到比起她

嘴里的冷伯，她竟然会更关心眼前的俊公子，他“嘿嘿”淫笑两声，说道：“原来你们两个有私情啊，怪不得为了这个小子连命都不要，小白脸终究还是占些便宜。”

晨月听她如此污辱自己，心中气极，但她还是冷冷地说道：“废话少说，给还是不给！！”张盛把药丸给身旁的“剑鬼”，说道：“你去把这药给这个臭小子喂下。”

剑鬼拿着药想走上来，蓝冰月冷哼一声，“站住。我药给我。”剑鬼淫笑道：“小娘们还真小心。”说完就把药向蓝冰月飞射而去。蓝冰月冷哼一声，不露痕迹的接过药，喂给李云龙。李云龙一吃下药，觉得一股热气从丹田涌来，一瞬间达到全身各处。加上以李云龙天榜的实力本来已经压制的毒一瞬间就基本上消除了。(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毒魔张盛不知道由于刚才所作所为让他把今天的命留在了这里，现在他还是微笑的看着晨月道：“好了，现在解药已经给你们了，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不要和我玩花样。”

李云龙上前乘晨月不注意把她手里的发簪，把她拉道后面道：“我还没同意呢，怎么可以让她跟你走呢？我李云不是怕事的人。”毒魔想不到李云龙恢复的这么快，因为他知道即使有人中了他的毒有了他的解药也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的如此水平。只不过张盛低估了李云龙的实力，要知道当一个人达到天榜以后他的抵抗力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而且李云龙由于黄金液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万毒不侵，所以他还恢复的这么快。但是这个张盛不知道，只听张盛冷笑道：“怎么，还想在打吗？虽然你刚才吃了我的解药，但是我相信你的武功还没有恢复到刚才的实力，就是恢复到刚才的实力那又如何，你们只是两个人有一战之力，而且还有这么多人要照顾，这么美丽的姑娘万一伤到了可不好。”说完张盛看着晨月，蓝雅，蓝丽三人满脸淫笑。

“嘿嘿，没有试过怎么知道，老哥，她们几个就教给你照顾了。”李云龙冷笑一声对莫光道。李云龙可知道这莫光被称为江湖一怪，一定有他的实力，所以把晨月她们交给他自己可以放心。莫光笑了笑道：“小兄弟去吧！她们由我来照顾。”

毒魔张盛这时候才真正注意到莫光，在他眼里莫光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而已，但是现在听了李云龙的话他不得不重视起来，但是也没

有发现莫光的真正身份，他只是冷笑的对李云龙道：“那要打了才知道，刀剑双鬼去杀晨月。”说完身形暴涨三尺，大手一挥，爪头一指，快若闪电，迅若奔雷直取李云龙。

“铿锵”剑爪撞击的声音绵绵不绝。

李云龙动了，但和没动一样。他站在原地，同样的姿势，唯一不同的是手中多了柄剑。

“轰”一声巨响，尘烟散去，二人之间出现一深达数米的大坑。

“喝”毒魔张盛一声轻呼，化身数十幻影，漫天遍地的爪影，以李云龙为中心，方圆数十米，密不透风。一道华丽的剑光，夹起一股旋风，向虚空急射而去。剑爪再次相接。三丈之外，毒魔的身影显现出来，双手斜指地下。经过二招的试探，张盛耶此刻已清楚地明白，对方无论哪个方面都已经恢复到不在自己之下。他很吃惊，想不到李云龙有这么快的恢复力，如果刚才不是自己的顾及给了他的解党的话自己也不会这样狼狈，双爪一展，那毫无花秀的一爪将快和狠发挥到极致，三丈距离，突破物理学原理，只眨眼见，当他再次出现，已是李云龙身后。

由繁入简，像他们这种高手，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不可言喻的深意，那些华丽的招式对他们来说反而是额外的负担。李云龙大手一挥，背后就像长了眼睛一般，一片剑影包围着那诡异的双爪，不断吞噬，最终归于消灭。

张盛蓦地诡异一笑，那本已消失的双爪赫然凭空再现，毫厘之间已在李云龙胸前。李云龙面色一冷，令人不敢直视。张盛的双爪没受到一丝阻力，像空气般，穿过李云龙的胸膛。

“不好”他心神大震，没想到明明还在的人，竟在转瞬间成为了残影，那时间短得连他都无法分辨。不及回头，双爪猛地向后一扫。张盛感到背后一丝凉风，在身体即将被穿过的千钧一发，生死之间脑中蓦地升起一种明悟，曾经的困扰烟消云散。

张盛气势陡的一变。那一刻，李云龙他明白发生了什么。望着剑上的血迹，她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一战，他多了一个劲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劲敌。到现在一魔一鬼，已经和天魔宫结了不解之仇了，以后自己的路将会更加的难走了。

第一百三十七章 杀鬼

就在李云龙大战毒魔张盛的时候蓝冰月也动了，因为她知道要想减少李云龙的压力就必须解决刀剑双鬼，否则的话等一下李云龙将会有很大的麻烦。蓝冰月知道李云龙的突然发难，并没有把对象明显指象谁，现在刀剑双鬼在前，毒魔张盛在后，李云龙的突然发难双鬼选择自救。

显然，蓝冰月赌对了，正当刀剑双鬼想迎身而上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前面李云龙发出的劲气以极快的速度逼至，带着刺骨的杀气，他们不用看便知道是李云龙向他们袭来，目标直指他们的前心。也许他们能趁蓝冰月顾此失彼，轻而易举地把晨月杀死，但是自身也会因此来不及躲避抵挡李云龙的攻击，最后落个穿心身亡的下场。

是救自己一命，杀死晨月重要？还是自救重要？这个问题并没有想像当中的那么让人难以抉择。刀剑双鬼都不约而同回身自保，但是没想到李云龙并没有理他们，只是穿过他们的中间直扑毒魔张盛。

就在这一瞬间蓝冰月知道此时机不可失，必须尽快杀死眼前的剑鬼，其实剑鬼本身与冷风对阵的时候便受了内伤，手上的长剑更是变得残缺，他能一时守住蓝冰月的凌厉剑式，一是由于蓝冰月初次使用此招，剑法还不够熟练，又没有这剑法的精髓，再加上他的内伤未愈，二是他侵淫剑术几十年，基本功远比蓝冰月扎实的多。

当蓝冰月把全身的功力灌注剑身的时候，光华大盛，万千金光更是刺眼，剑鬼明显地感觉到压力大增，心神一荡，手中的长剑的剑气稍稍一弱，无数的剑气便像巨浪扑去，惊涛怒卷的他急涌，长剑不堪重击，立时化作数十片明晃晃的断刃。

剑鬼眼见跟着他数十年的宝剑尽断，知道自己肯定必死无疑，他依稀记得一个算命的先生说过，他一生恶迹累累，奸杀家嫂，背叛师门，虽然投*天魔宫庇护，但仍然逃脱不了惨死的命运。当时他还一时气愤，把这算命的先生乱剑斩杀，现在看来难道眼前的女子就是那算命先生所说的人吗？这些想法只是在他临死前的从他脑子里零星般闪过，他没办法开口说出来，更没有办法去见证。因为他全身上下均感

觉一凉，身子被无数剑气划伤，大蓬血花爆开，血肉分离，剑鬼的肢体瞬间爆裂开来，四处飞散，其死状之惨，让人触目惊心。

剑鬼一死，毒魔正被李云龙困住，蓝冰月便有了大好的时机杀向刀鬼，但是没有等她有所动作李云龙和毒魔的战斗已结束。毒魔一死刀鬼一人想赢而无望，他咬牙切齿对着众人说道：“本大爷的今日之仇来日必将十倍奉还。”说完夺门而去。

“哈哈，我李云等着，不过今天少爷我伤的这么重，以后天魔宫少爷我是不会放过它的。去告诉你们宫主，就是你们天魔宫不来走我，我李云也会来找他的。”由于李云龙虽然伤势已经恢复，但是经过和张盛一战也手了不小的伤，所以在刀鬼逃跑的时候没有去追。而蓝冰月由于用全身力气杀了剑鬼，加上自己身上的伤又没有追击的能力了。

李云龙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毒魔张盛，伸手在他怀里拿了解药喂给已经昏迷的冷风服下，看着众人，发现蓝雅和蓝丽，还有晨月因为这血腥的场面脸色苍白。

“冰月，你的伤怎么样？”李云龙走到蓝冰月身边问道，“没事。”蓝冰月摇摇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先离开这里再说，我想这次刀鬼的离开，用不了多久就会有附近天魔宫的人来追杀我们的。”李云龙苦笑道。

寂寥的夜空只有一轮明月和数点寒星，在月光穿过树阴，漏下了一地闪闪烁烁的碎玉。在树林之中李云龙众人正不要命地飞奔，他们知道，现在多跑一点便多一些机会躲过那些天魔宫的追杀，但是他的体力耗尽，实在是无法再继续下去，身形也慢慢放缓。

刚才一路狂奔，李云龙现在才有机会分心，他发现自己背上的晨月身材虽高，却是极轻，背在身上，浑若无物一般，但她胸前的两个凸起却软软地，重重地压在他的背上，随着他的奔跑起伏不定，李云龙心猿意马，心道，想不到她看起来这么瘦弱但胸却也不小。旁边蓝冰月带着脸色发白，走路不稳的蓝雅和蓝丽，而莫光则带着还在昏迷的冷风。由于害怕附近有天魔宫的人，所以李云龙他们不敢走正路，只有在这树林中行走。

清冷的夜风不断拂过晨月的脸颊，扬起乌黑的发丝，在空中飘扬如柔亮的丝绸，她小鸟依人般*着李云龙的背部。晨月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和年轻男子有这么亲密的接触，心中满是羞意，她虽然想下来，

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会耽误脚程，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明智值举，所以也只能默默地待着。让晨月奇怪的是她觉得在*在李云龙宽厚的背后有一种异常舒服的感觉，热热的，就像是抱着父亲曾经找人从南海带来的煖玉一般。

李云龙觉得疑惑，开口向晨月说道："这个…姑娘……"晨月"扑哧"一笑，说道："什么姑娘，姑娘的，我的名字叫晨月。"李云龙有些尴尬，说道："我的名字叫……"还没等他说完，晨月便抢先说道："李云是吧！"

"咦，你知道我！我真的很有名吗？"李云龙疑惑的问道。晨月摇摇头道："我只是你听你刚才自己说的，不过我知道你以后肯定会有名的！""为什么这么说？"李云龙当然知道晨月为什么这么说，但是现在美女在背虽然在赶路，但是李云龙还是不会放弃这个讨好美女的机会的。

晨月说道："你想想，一人之力杀死天魔宫十鬼中的两鬼，五魔中的一魔，又要扬言找天魔宫宫主的人能不有名吗？真不懂你为什么要自报家门！"李云龙愤怒地说道："他天魔宫又怎么了，对我们如此欺辱，又让人无辜的惨死，我今后见一魔杀一魔，见一鬼杀一鬼……"

李云龙突然听到背上的晨月轻轻哭泣，说道："晨月，你怎么了？"晨月并没有听出李云龙称呼不妥，却哭地越来越大声，说道："没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冷伯怎么样了！呜呜！"

"晨月放心，刚才冷伯吃了解药，虽然他中的毒很重，但是应该不会有事的。"李云龙安慰道。其实李云龙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冷风到底能不能治好，不过不到最后的一刻他是不会放弃的。毕竟在世上无任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日才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如果治好了冷风，自己对他有恩，以后掌握他要比较容易。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不懂事，经常要冷伯带着自己玩，对于冷伯就象自己的父亲一样。想不到今天他为了我既然，既然受了这么重的伤害！呜呜～～"晨月紧紧搂着李云龙的脖子说道。

晨月哭声越来越大，李云龙只是边走边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他知道，还是让她一次全哭出来的好。不过李云龙的好心不是所以人可以理解的，别人只知道晨月在哭，因为现在李云龙现在背着晨月，所以晨月的哭她们还以为李云龙在欺负晨月。特别是蓝雅和蓝丽，虽

然她们脸色苍白，但是对于晨月的痛哭，她们还是对于李云龙怒目而视。

过了很久，晨月的哭声才慢慢停了下来，她说道：“谢谢！谢谢你把我从那毒魔的手里救出来。如果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等待我的是怎么样的结局。”李云龙洒脱地说道：“没什么！只是小事一桩而已！”说起毒魔，李云龙想到了天魔宫，问道：“晨月，你说现在天魔宫真的在追杀我们吗？”

晨月沉吟片刻，说道：“会的！他如果一脱困肯定会马上联系天魔宫的人追上我们，天魔宫的势力作为魔道第一大派在江湖有着很大的势力，如果全部加起来几乎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而一魔三鬼能够在一起，那么他们的手下应该也在附近，所以现在他们应该在追杀我们，毕竟他是知道我是要南下的。”

李云龙刚想问她为什么要南下，便发现月光突然变的暗淡起来，他抬头看去，原来一大片乌云从天空中飘过，把月亮遮了起来。晨月惊讶地说道：“马上要下大雨了！”话刚说完，一阵冷风吹过，树林里“沙沙”作响，身上能感受到零星的雨滴打在身上。

李云龙眉头一皱，说道：“看来真的要下雨了，我们得马上找个地方遮雨才行。”现在林里光线微弱，李云龙抬眼看去，并没有看到任何房屋灯火。“这里没有什么人家啊！我们应该怎么办？”蓝冰月也看了看周围的情况向李云龙道。由于长时间发赶路，加上身上有伤，蓝冰月现在看上去很狼狈。

没有办法，总不能在这里等着被雨淋湿，已经休息了好一会儿，再加上李云龙体内的据毒已解，虽然长时间的赶路，加上身上背着一个人，已经身心疲惫，但是他可不想在这里被淋湿，可是等他刚刚提身奔跑起来，黄豆般的雨粒便狂泄而下，砸的人身上生疼。

“我们快走。”李云龙吩咐道，同时他心里担心体弱的晨月淋雨生病，拼命加快身形，他就像一头黑夜中急速奔跑的野狼，在树林中穿梭，迅捷无比。这样急赶了一会儿，李云龙终于看到了一座古庙，心中一阵欣喜，招呼众人一声，连忙躲了进去。

不一会儿，李云龙便带人来到了古庙，李云龙大喜，虽然现在众人全身都已经湿淋淋的了，但是能够找到这避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兴奋不已。

第一百三十八章 美人入怀

“哈欠！”病弱的晨月全身湿透，被冷风一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李云龙感到背后的晨月身体冰冷，微微发抖，找了一块还算干净的地方连忙把她放了下来。李云龙的内功已经达到夜能视物的程度，在依稀的星光下他更能看见古庙里有许多杂草断木，他找了几块碎木，在众人的身边升起了熊熊火焰。

随着火光亮起，古庙显示了它的真容，荒废的古庙正中央有一个看起来残破的菩萨神像，这也是古庙里唯一的还算完整的建筑，菩萨神像很大，李云龙想如果他们七个人躲在李云龙后面的话，就是外面进来的人也不会发现的。古庙内杂草横生，倾倒的石柱蛛网遍织，一片荒芜残败的景象。

李云龙向晨月看去，摇晃的火光中，发现晨月此时已经从头到脚彻底湿透了，面纱贴着她的面部，朦胧中能依稀看出她绝世的容颜，她此时眼帘紧闭，嘴里不停地呻吟，他连忙把手放在晨月的额头，本来以为她额头有可能发烫，但没有想到并不是这样，但晨月却没有丝毫松口气，因为晨月此时全身冰冷的出奇，李云龙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晨月本身体质极弱，此番冒雨吹风，身体如何承受的住，这时她已经神志模糊，危险至极。

一阵冷风吹过，火光不停地晃动，晨月的身子又颤动了一下，虚掩的柴扉在冷风中轻微摆荡，发出“吱嘎”的声响，李云龙连忙去把庙门关上，好在门板依然还算完好，庙里顿时感觉好受了许多。

“你们怎么样？”李云龙对一边的蓝冰月他们问道，虽然蓝冰月她们没有象晨月一样浑身发冷，但是也是全身湿漉漉的，在火光下露出了她们完美的身材，如果不是莫光和冷风在这里说不定他会狼性大发。

“没事，想不过已经过了夏天，晚上还有这么大的雨，虽然我们全身湿淋淋的，但是能够找到这个地方躲雨还是比较幸运的。”蓝冰月行走江湖多时，所以比较看的开，听见李云龙的问话马上回答道。

但是蓝冰月这样可不代表蓝雅和蓝丽两个人的想法，蓝雅和蓝丽这两个千金大小姐几时受过这样的苦，现在他们也和众人一样浑身湿

漉漉的，不过她们两个是抱在一起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嘴巴哆嗦着想说话，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李云龙看了蓝雅和蓝丽一眼，对于她们没有哭出来而感到惊讶，想不到她们两个虽然没有受过什么苦，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保持镇静不象其他一般的大小姐们地呼小叫已经算是很难得了。于是李云龙对蓝冰月吩咐道："冰月，你就照过她们吧！"蓝冰月点点头，知道李云龙的意思。

这时莫光道："我带他到连忙去疗伤去了。"说完莫光带着冷风向古庙内的后房走去，李云龙一看才发现这古庙里面还有一间房间，同时他也明白了莫光的意思。

莫光进去以后李云龙又在晨月身旁不远的地方升了两堆火，庙内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他突然想到，若是不把她湿答答的弄干，这个娇弱的女子恐怕病情更会加重，说不定便会因此一命呜呼。李云龙把手伸到蓝冰月的衣服边，正要去解她的衣物，却突然犹豫起来，如果就这样把一个大家闺秀的衣服解开，她以后哪有面目嫁人，犹豫了一会儿，李云龙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法。他把圣天真气运到双掌手心，他的掌心慢慢闪动金色的光华。

李云龙把晨月湿透的鞋子脱下，他的双掌沿着晨月的的玉足一路向上不断摸索，从她的双腿开始，慢慢的用内功把她身体上的湿淋淋的衣服弄干，李云龙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这个是什么烂想法，他的双掌为了烘干晨月的衣服，就象是在抚摸她的全身一般，虽然隔着衣物，但是由于本身衣裳又薄又湿，他却能深刻的感受到那晨月柔嫩，滑腻，富有弹性的肌肤。

特别是当李云龙的双手一左一右攀上了晨月的身体时，李云龙作为一个血性男子，心神激荡，差点失守走火入魔，竟然不自觉地放在上面不舍地离开，幸好晨月的肌肤冰冷刺骨，让李云龙冷静了下来。好不容易，随着腾腾冒起的白气，李云龙透支了他的内力，把晨月的全身上下摸了个遍，哦，不，是把她的全身衣服烘干，李云龙已经是大汗淋漓。

李云龙收起双掌，早知道如此，打死也不这么做了，这不但把圣天真气消耗个精光，再也没有一丝多余，而且比起脱光晨月的衣服，

这岂不是更坏了她的名节。不过，幸好她似乎神志不清，没有醒过来，如果要是让她看到，或许还真会误以为自己是一个色中恶鬼。

弄完以后李云龙发现蓝冰月和蓝雅、蓝丽脸色微红着看着他，特别是蓝雅和蓝丽脸上明显写着‘你是色狼’这四个字。蓝冰月笑眯眯的对李云龙道：“李公子，感觉怎么样？舒服不舒服？”

“呵呵，你们要不要也这样试试，我保证你们的衣服马上干。”李云龙用他色眯眯的眼睛在蓝冰月三人的身体上巡视着，嘴里还噗嗤的流着口水。

“色狼，快到外面去，不要在这里。”蓝雅怒骂道。同时双手把自己抱的紧紧的，好象害怕被李云龙看光一样。“外面这么大雨我怎么能够出去呢？要不你出来？”李云龙毫不在意蓝雅的愤怒，目光毫无顾及的看着蓝雅。蓝雅虽然没有蓝冰月的那样美丽，但是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大美女，特别是那千金大小姐的气质让人有征服的欲望。

“好了，妹妹，不要和这个色狼说话，我们还是把自己的衣服先弄干在说。”蓝冰月这时对蓝雅道。蓝雅冷哼一声不去理李云龙了。李云龙对蓝冰月露出了一个感谢的眼神，蓝冰月微微一笑，她知道现在四个女人中只有她还是活动能力，所以如果要她一个人来照顾三个的话一定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晨月她是知道的，‘武林第一才女’相传她不但有绝色的容貌，而且还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医卜星象，三教九流无一不精，各个门派的武功也非常熟悉。另外晨月她家的实力，在武林上代表着很大的一股势力，而李云龙要想在江湖上有声作为就必须得到各种各样的势力支持，再加谁晨月的绝色容貌，所以蓝冰月知道李云龙是不会放过她的，有了她李云龙至少可以少努力一年，而且刚才李云龙背她走路晨月都没有反对，李云龙现在这样做以后最多被晨月说两句而已。至于说道吃醋，呵呵，李云龙现在的女人还少吗？

晨月似乎看起来已经没有先前那么痛苦，呻吟声小了许多，让李云龙暗(手机阅读s-d-x-s-w.com）松一口气。可是当他轻轻挪动她的身子想让她躺的更舒服的时候，发现她身上刺骨的冰寒并没有减弱多少，好像这周围的火堆并不能带给她多少温暖。

这让李云龙担心不已，想了片刻也没有想出好的法子，他把目光又扫向晨月，才看到自己的手仍然放在她的手臂上，刚想把手抬开，

却意外地发现晨月的肌肤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寒冷了。等他把手又放在其他地方，却又不是这样。他疑惑不解，心想，难到是由于刚刚他的身体能帮助晨月驱除寒冷?

李云龙又试了一下，果然如此，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已经可以肯定是这个原因，李云龙心中暗喜，也许只要他把晨月抱在怀里，说不定她的病情就会转好。

李云龙不是行事古板的人，比起晨月的生命安全，这名节的问题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能够抱着这样的大美人他怎么会不高兴呢?虽然现在不能做什么，但是香玉满怀还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李云龙在晨月的身边躺下，李云龙把她的头稍稍抬起，把自己的手臂枕在她的头下，把她侧身紧紧抱在怀里。虽然美人在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李云龙他却并没有任何邪念，也许是因为晨月的身子极为冰寒，他由于内功耗尽，竟然没有丝毫能力抵御她所散发的寒气。

李云龙此时就感觉自己好像抱着的是一块寒冰，不断侵入身子的寒气让他冻得发青，全身犹如针扎，牙齿也不自觉地打起架来，可是越是如此他越是怜惜怀中的女子，冒着极大的痛苦把她紧紧抱着。

这时蓝冰月来到李云龙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夫君啊！你想要美女也不用这么着急吧?"看来蓝冰月误会李云龙的意思了，还以为李云龙性急而如此呢。李云龙没有反驳，只是拉着蓝冰月的手放在晨月的身体上。

一股寒冷的气流通过蓝冰月的手传人她的身体，"啊！这么冷?"蓝冰月惊叫道。李云龙看了蓝冰月一眼，露出现在你明白了的眼神。蓝冰月在李云龙耳边轻声说道："虽然现在抱着这么冷，但是以后将会抱得美人归还是值得的。"说完轻轻的离开了。

虽然抱着很冷，但是李云龙没有放弃，就这样咬牙坚持了很长时间，李云龙已经能感觉到晨月的身子已经慢慢不再那么冰冷，身心疲惫的他竟然就这样沉沉睡去。庙外大雨的淅沥声越来越小，庙内的柴火也只剩下了几点火星，随着不知道哪里来的一声鸡鸣，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晨月被这一声鸡鸣从梦中惊醒，睁开了惺忪的双眼，刚才醒来一瞬间她就已经觉得有点奇怪，她的觉察到她的腿被什么东西夹住，怎

么觉得像是躺在一个人的怀里？由于李云龙害怕晨月受冷，抱的她很紧，她的脸蛋和李云龙挨的很近，所以当晨月睁开眼睛的时候，却真的看见了一个男子的脸。

第一百三十九章 才女晨月

晨月由于昨天晚上病重，对所发生的事情记不清楚，她想到，难道昨天晚上自己已经被…被……，晨月不敢再想下去了，她猛的推开眼前的男子，这才看清楚这男子的模样。

“是你？”晨月惊呼道。她此时心乱如麻，原本以为李云龙舍命救她们出来，是一个正人君子，但却想不到他却是这样的一个人，难道自己真的看走了眼?

李云龙被晨月惊醒，当他一睁开眼睛，便看见了一个不输于蓝冰月的脸蛋。只见她的五官十分精致，鼻子翘起，嘴唇薄而红润，这高高盘起的发髻，胡乱地垂下几缕青丝，黛眉很细，犹如一带春山，微瘦的瓜子脸上镶着一对如星星般明亮的双眸。黑宝石般晶莹生辉的眼珠，眼波似水、似雾，流转之间，让人迷醉其中，不知归路，只听见自己砰砰心跳。可是他却看到这女子慌乱的眼神中带着怒意，她责问李云龙道：“你说，你昨天晚上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李云龙的昏沉的记忆才重新变得清晰，他看到晨月的样子，知道她误会了，说道：“我昨天晚上没有做什么，只是因为我看你全身冷的要命，抱着你睡了一觉而已！”转儿高兴地说道：“你的病真的好了！想不到这样真的有用。”

晨月看他一脸为她高兴的模样，不像是有假，想起来似乎昨天晚上真的由于淋雨得了重病，但是又什么也想不起来，她的眼神缓和了一些，说道：“昨天晚上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你详细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李云龙把她得病后的前后都告诉了她，只不过省略了用掌帮她把衣服烘干的事，看她刚才的反应，这种事情一定是不能告诉她的。晨月听他把话说完，心中暗定，知道李云龙没有骗她，昨晚可能淋雨的缘故，天生的寒毒又犯，而且还远比以往的严重，她想到刚才误会了李云龙，歉意地说道：“真的不好意思，你为我的病肯定受尽了苦头吧，我刚才竟然还以为，以为……”晨月身为一个女子，有些话自然是说不出口。

李云龙说道："你以为我侵犯你了对吧，亏你还是一个大才女呢？"看着晨月不解的眼神，李云龙笑着说道："你也不看看，我们身上都穿的整整齐齐的，哪像是侵犯过你？！"

晨月现在心结打开，心道他说的很有道理，自己一时激动，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她怎么会愿意轻易认输，不甘示弱地开起玩笑说道："昨天晚上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算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

李云龙想到他摸遍了她的全身，心道：不愧是大才女，还真的被你猜对了！晨月看李云龙不说话，闪烁着智慧的目光又看了过来，眯着眼睛说道："我刚才不会是说中了吧！"

李云龙"呵呵"一笑，答道："怎么会呢！我昨天晚上只是看见你病的厉害，才不得已抱着你睡的，你不知道你全身冰冷的不得了，我怎么会有些什么邪念。"晨月只是故意和他开个玩笑，听他说的有理，没有说话，只是心中想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早起来身体似乎好了许多。

李云龙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疑问道："话说回来，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如此冰冷刺骨，昨天晚上我就像是抱着一块万年寒冰一样。而且看你的病状，似乎并不是淋雨发烧。"

晨月犹豫了一会儿，说道："我从小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天生一种怪病，不能经受风寒，我看昨天的情况肯定是因为淋雨吹风后牵引了病根的原因吧！"对李云龙两次救了她的性命，晨月不知不觉把他当成了可以信任的人。

李云龙点了点头，想到了什么，又接着说道："那天魔宫的人为什么要抓你，难道你和天魔宫有过结不成？"晨月听他这么问，心中考虑该不该告诉他，用手轻轻地撑着地，想从地上起来，可是等她撑到一半的时候却发现手上的力量太小，眼看身子就要摔倒在地。

好在她的身边的李云龙眼疾手快，迅速腾空而起，在半空中把她的身子接住，带着磁性的声音说道："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好，还是我扶你起来吧！"被李云龙这么亲密地半拥着，晨月更是玉脸绯红，但是她又气自己确实没有力气起来，只好含羞地点了点头。等李云龙把她从地上扶起，两人面对面地站着，气氛颇为尴尬。

李云龙对这种气氛感到很不自在，看着晨月一身的尘土，他突然"哈哈"一笑，说道："你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

了！”只要是女人就没有不爱美的，何况还是晨月这种大美人，听他这么说，低头一看，果然，只见她的衣服粘满了尘土，惊呼一声，连忙手忙脚乱地用手拍打着身上的衣服。

李云龙想不到晨月也有怎样的一面，会心一笑，见她怎么拍也拍不掉后背的尘土，走上前去，带着命令地语气说道：“不要动！”晨月身不由己地停了下来，只见李云龙用手轻轻地把她背上的一些杂草和尘土拍掉。

对李云龙如此体贴和细心，晨月心中升起一丝特别的感觉。她看着李云龙“噗哧”一笑，说道：“你还说我，你自己比我更糟糕！”李云龙闻言看了看自己，还果真如此，一脸尴尬，心道：可能是昨晚抱着晨月，那几个燃尽的火堆的灰烬都被风尽数吹到了自己的身上。

李云龙连忙运起“圣天真气”，已经呈现灰色的长袍披上了一层绚丽的金光，长袍霎时变得来鼓鼓的，无风自然飘动，随着一声李云龙轻喝，身上的灰尘猛的向外一弹，身上的尘土尽数弹开，游荡在空中。

晨月本来就知道他武功很高，但却想不到年纪轻轻就已经到了真气外现的程度，心中大惊，照她所知道的，当今武林中内功达到这种程度的人并不多，更别说像他这么年轻了，就是不知道武林龙榜与之相比又是如何？只是晨月虽然是武林第一才女，但是现在的他完全不知道李云龙已经达到天榜水平了。

这时，蓝冰月的声音突然传来，“你们有完没完，刚起来就谈情说爱。”蓝冰月的语气听上去酸溜溜的，任谁都知道她在吃醋。晨月‘啊’的一声，这时她才想起来这里不是她和李云龙两个人在这里，听着蓝冰月酸溜溜的语气，看着蓝雅和蓝丽吃人的眼神晨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李云龙这才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蓝冰月和蓝雅，蓝丽三人已经醒了，而且看样子已经醒了很久，想到自己刚才和晨月的当中都被她们看在眼里，李云龙再怎么脸皮厚，也不仅老脸一红，但是表面上还是假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们道：“哦，你们已经醒了，感觉怎么样？身体好点了没有？还有冰月你的伤好了没有？”最后一句是问蓝冰月的。

“呵呵，还知道关心我们？难道不怕你的美女伤心，要知道昨天晚上你可是抱了他一晚上。万一因为你刚才的话离你而去不是亏了。”蓝冰月冷哼一声道，同时给了李云龙一个白眼。

李云龙没有说话，而是把地上的包袱拾起来，因为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便把包袱打开，却想不到里面的干粮在路上掉了一大半，如今也只剩下了刚好够七人的分量，他拿出里面的肉饼递给了蓝冰月，晨月她们，说道：“你们肚子应该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吧！”

晨月也觉得肚子有些饿，说了声“谢谢”便接了过来，正当她要吃当时候，却看见古庙门口一条脏脏的流浪狗可怜兮兮看着她手里的大饼，发出低鸣的声音。晨月看着它可怜的样子，心中不忍，便把手里的肉饼撕了一大半递给了它，流浪狗欢喜地伸出嘴来把肉饼叼走，在神像后找了个草堆便趴了下来狼吞虎咽起来。

李云龙见晨月把自己的肉饼给了这条病狗，本来想要阻止却又说不出话来，他抢过了李云龙手里的一小块肉饼，把自己的肉饼塞在她的手里，说道：“我吃不了这么多，给你吧！你身体还虚弱，需要多吃一点。”说完他对晨月微微一笑。而蓝丽见到李云龙这样做心里有点不舒服，小声的自言自语道：“假很心。”

晨月拿着大饼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李云龙为什么对她这么好，李云龙看她发起呆来，说道：“快吃吧！你还没有告诉我天魔宫为什么要捉你呢！”晨月回过神来，叹了口气，边吃边把天魔宫和天剑山庄的恩怨尽数说给他听，不过晨月后来也没有吃完，她硬是留下了一半给李云龙。

听她说完，李云龙暗呼一口气，本来看晨月的行为举止就猜到她的身份不简单，但却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她就是“天下第一庄”，紫金帝国武林第一人“天剑”晨道天的女儿。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感叹，李云龙接着问道：“那如今接下来你到哪里去！我看现在天魔宫的人肯定在派人来追杀我们！”

晨月点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如今我的形踪暴露了，天魔宫的人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你破坏了天魔宫的计划，又杀了他们的一魔两鬼，他们必定也恨你入骨，恐怕现在已经暗中有人搜索这一带了。”

一提起天魔宫，李云龙就恨得牙痒痒，说道：“天魔宫的人虽然阴毒诡诈，但我手中的剑也不是那么好相与的，要不是被毒魔偷袭，让

我中毒在先，我肯定不会输给他，要是再让我碰到他，他必定不是我的对手。”到这个世界以来李云龙他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那躺在地上呻吟的样子，是对他级大的侮辱。

第一百四十章 天魔追杀

晨月并不同意的说道："你不知道，毒魔在天魔宫的武功并不是很高，天魔宫高手如云，而且由于武林大会的召开，很多人都已经潜进了洛阳一带，离这里已经不是很远，若是天魔宫再次出动人手来追杀我们的话，肯定将是更厉害的人物。我现在暂时是回不去了，天魔宫肯定有人会监视着。"

晨月觉得自己已经让李云龙得罪了天魔宫，自是不好意思叫他带自己到南方寻找药王谷的传人。她想了一会儿后问道："不知道少侠你们要到哪里去？"听晨月叫他"少侠"，李云龙觉得有些不舒服，说道："不要少侠少侠的，既然我都叫你晨月了，你就叫我李云就行了，大家也就扯平了！"

晨月这才记起原来李云龙一直称呼她"晨月"，心道：他怎么能如此无奈，普通男女之间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直呼其名的。不过奇怪的是自己听他这样叫却觉得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她是真的冤枉李云龙了，李云龙一直这样称呼着如凤，冰月她们，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过要说占便宜应该有一点。

李云龙说道："既然这样的话，那干脆就和我一起走吧，怎么说我也能保护你，不过我这次去洛阳还有一些事情要办，而且还很危险，我怕我会连累你。"晨月问道："能够告诉我你们去洛阳有什么事情吗？"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李云龙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因为他知道在一个美女前面说去找一个女人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无任那个女人都受不了。不过李云龙不说不等于别人不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蓝冰月看见李云龙只和晨月这个美貌不下于她的女子说话比昨天李云龙抱着晨月心里还要不舒服，也许是因为以前李云龙生病的女人数她最美丽，所以才会没有什么感觉吧！只听蓝冰月她说道："还能够有什么事情，不就是去找一个大美女。"

晨月一楞，目光闪烁的看着李云龙，仿佛要把他看透一样，过了一会儿，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和你们一起到洛阳去吧！我觉得这样也好，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反正现在我没地

方可去，只是不知道冷伯现在怎么样了？”说道这里她才发现自己的冷伯不在这里，晨月着急的问道：“我冷伯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样了？”

“放心吧！老哥在里面给他疗伤。”李云龙微笑的回答道。“老哥？”晨月不解的问道。“恩，我我刚让不久的老哥，他是江湖一怪莫光。”李云龙道。

“原来如此，这样我就放心了，只是不知道冷伯的伤怎么样。特别是冷伯中了毒魔的毒。”晨月有些担心的道。“放心吧！象你冷伯这样的好人一定会没事的，虽然他中了毒，而且很重，但是他已经吃了解药，以老哥的本领应该没有多大的事情。”李云龙安慰道。

蓝冰月虽然担心，但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道：“希望如此，否则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妹妹放心，你冷伯应该没事的，否则的话不会这么久里面没动静。”蓝冰月这时说道。蓝冰月知道昨天晚上莫光带着冷风到里面去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她们几个女的在这里，不过如果万一冷风有什么事情的话，莫光他不会不通知外面的人的。

“哈哈，在说我吗？”莫光从里面走出来道。不过在莫光的手里扶着冷风。看来冷风还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冷伯他现在怎么样了？”晨月连忙走过去问道。“放心，他只是昏迷而已，用不了几天就没事了，幸亏解药吃的及时，否则真正他的小命难保。”莫光回答道。

听了莫光的话晨月赶紧对莫光道：“谢谢前辈。”“没事，不要谢我，只是昨天晚上你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莫光问道。晨月脸色一红，小声道：“我已经没事了。”

“哈哈，小姑娘害羞了？”莫光对于晨月的微妙变化了然于心，大笑道。“前辈！”晨月红着脸不依道。李云龙这时对众人说道：“好了，现在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因为……”但是他的话只说到一半便嘎然而止了，因为他听到了五六个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来者武功都不低，特别是他还听出其中有一个内功深厚的高手，他们正在说着“找人”之类的话。

李云龙和蓝冰月现在功力未痊愈，自然是小心为上，看他们人数众多势重，来者不善，李云龙抱着晨月和众人瞬间躲到了菩萨神像的身后。幸好这个菩萨神像非常大，众人在他后面没有觉得怎么狭小。

李云龙等人刚刚躲好，便从门外走进了好几个穿着劲装的男子。只听见其中一个男子嘀咕道：“不知道宫主怎么这么重视他们，也不派我们去见识一下武林大会，别的堂的兄弟很多现在都去了洛阳，用不了多久就要和他去兰州了，而让我们来搜索这三男四女，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也许他们早就走远了。”

“不要废话这么多，只要谁抓到了那个叫晨月的女的，保证你们也同样有立功的机会！”一个沙哑沧桑的的声音严厉地训道。这时，听不见有人说话了，只听见他们细微搜索的声音，看来这男子的声望很高，其余几人是他的下属，他说的话众人自然是不敢不听。

“咦～雷魔堂主，这里有三个火堆，看这地面和火堆的温度，这里不久前还待了人，也许就是他们！”另一个声音兴奋地说道。蓝冰月和晨月身子一颤，来人竟然是魔门五魔中武功最高的“雷魔”雷动天。

“怎么了？”虽然蓝冰月和晨月的反映很小，但是李云龙还是感觉到了，于是他传声给蓝冰月问道。“夫君，那人就是五魔中的“雷魔”雷动天。”蓝冰月回答道。“雷魔”雷动天？李云龙浑身一震，看来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了，想不到来的人是这么厉害的角色。不过现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隐藏自己，虽然凭他和蓝冰月两人他们虽然人多，“雷魔”雷动天他们想要拿下他们是不容易的。但是万一其他的人被抓而有受损伤他李云龙是不愿意看到的。比较象蓝雅和蓝丽，晨月，冷风四人要照顾。

“你们都搜仔细了，说不定他们就躲在这个山庙里。”还是先前的那个老者，也是“雷魔”雷动天的声音。其余众人点头称是，连忙在山庙里四处折腾起来，雷魔目光如电，突然发现地面的尘土上有几个浅浅的脚印，一直沿着到了神像的背后。

他招呼其他几个天魔宫弟子，示意神像的后面，几人顿有所悟，小心翼翼地从两边向神像*近，突然来到神像的后面，却想不到扑了个空，神像后面什么都没有。众人心中据是一阵失望，本还以为有了立功的机会，被称为“雷魔”的老者生气地拍了一下神像的后背，“当”的响了一声巨响，神像后背被拍出了一个深深的掌印，他气急说道：“看来我们是晚来了一步，我们还是赶快去追上他们。看来他们应该不会跑的太远的。”说完，只听见“嗖”的一声，李云龙却能听出这男子像箭一般飞出了山庙。其余几人见堂主走了，都又从山庙中跟了出去。

李云龙他们所在的地方又窄又黑，七人紧紧地拥在一起，不能丝毫动弹，感受彼此温热的体温。李云龙前面是晨月和蓝冰月四女，后面是莫光和冷风两人。由于刚才李云龙是抱着晨月的，所以现在不知道是被刚才这一拍吓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两人心脏此时都不争气地“怦怦”直跳。

原来李云龙躲在神像后面的时候便觉得很不安全，如果他们真的搜起来是无论如何也躲不住的，他正在为难的时候，突然发现架在一个架子上的神像的下底破了一个洞，而神像看起来也很大，刚好能够容下七人，便和晨月，蓝冰月众人从神像的下底钻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李云龙在晨月耳边轻声说道：“好险，他们走了，我们可以出去了！”晨月被李云龙嘴里热气搞的耳朵痒痒的，心中犹如小鹿乱撞，她突然觉得有些什么不对，便轻声说道：“我们还是再多呆一会儿再出去吧！”

晨月呵气如兰，仿佛有一种醉人清香，李云龙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在里面多待上一会儿，不过能和美女如此亲密地搂着，而且不是昨晚的冰雕美人，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来美妙感觉，说句实话他自然是不会舍得去反对。于是对众人说了等一下出去。虽然蓝雅和蓝丽想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蓝冰月拦住了她们，也许蓝冰月想一样想到了什么吧！

李云龙众人又在神像里待了片刻，正当两人以为安全，准备出去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个很是熟悉的声音，“雷大人，你说他们到底会去哪里？”李云龙和晨月他们心中据是一惊，这不正是‘刀鬼’吗？他怎么也来了？难道现在这里的魔鬼聚居吗？如果他们发现了自己应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把命留在这里吗？李云龙心中想道：幸好没有草率地出去，不然他们就要同时应付这两个高手的联手攻击了。

“哼，我本以为他们种种迹象看来最有可能就藏在这个山庙里，可是刚才却什么也没有搜到，天下这么大，我一时还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这男子的声音听来正是刚才被属下称作“雷魔堂主”的老者“雷魔”雷动天。

第一百四十一章 人皮面具

刀鬼冷哼一声，说道：“这次竟然被那个叫做李云的小子杀了我们一魔两鬼，不管他躲到哪里，我们天魔宫必然不会放过他！”雷魔说道：“呵呵，老弟其实也不用担心，不就是一个年轻人，放心，毒魔不会用真达到解药放在身边的，最地只可以维持几天而已，毒魔号称用毒天下第一，既然他中了毒魔的‘百毒爪’，又没有毒魔的解药，那自然是逃不了一死，就算他内功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深厚，那也只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而已！那‘绝色才女’又不会武功，我们只要在这一带搜寻，我们又派了人手在去‘天剑山庄’的路上，她一个弱女子是无论也不会逃脱我们的魔爪的！”

刀鬼一脸冷傲地说道：“那倒是！幸好毒魔大人给他的解药是假的，不然说不定还真的让我天魔宫树下了一个大敌！不过这毒魔大人的死太可惜了。”晨月听他说道毒魔给李云龙的要竟然是假的，大惊之下，身子轻轻震动了一下，她的胳膊不小心碰到了神像内壁，发出“嘭”的一声细响。

“谁？？？”“雷魔”雷动天功力高深，这声响虽然细微但也瞒不过他的双耳，让他大喝一声。刀鬼小心谨慎，觉得有些不对劲，看了雷魔一眼，小心地向那神像缓缓走过去。

李云龙心中叫糟，现在众人在神像里就犹如瓮中之鳖，就是想逃都逃不了，他暗自运起全身都功力，手中紧紧握着长剑，如果真的被“雷魔”雷动天发现了，他就只能和“雷魔”雷动天他们拼了！或许只要能一击即中，还是有希望和晨月她们逃脱出去的。

刀鬼已经来到了神像到后面，李云龙感觉的到他身上独特到气息。现在的李云龙有些紧张，只要刀鬼一*近这樽神像，李云龙就会毫不客气地挥出手中地利剑。

可是刀鬼并没有向神像*近，片刻之后，刀鬼似乎踢了什么动物一脚，“嘭”的一声，又同时听到“呜呜”两声哀叫，刀鬼说道：“他妈的，原来是一条要断气的流浪狗。”

“呵呵，老弟你也太敏感了，这里我们已经搜过了，你非要再到这里看看，他们确实在这里待过，不过现在人都已经走了。老弟，我们

现在还是分头出去找找看，说不定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老头和几个弱女子了，我们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自然也就有机会参与夺得武林盟主的计划。到时候说不定你会成为五魔之一。”

刀鬼听他说起武林盟主四个字，突然两眼放出贪婪的目光，立马说道：“对，雷大人你先往东南方向追，我就往西南方向去寻找。”说完，刀鬼身后的披风展开，像一只蝙蝠一般轻盈飞身窜出。“哼！和我玩心眼，你以为就凭你也能成为五魔之一吗？”一阵风雷的“轰轰”之声过后，雷魔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等过了许久以后李云龙等众人才出来，众人一阵后怕，如果不是在里面多呆了一阵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对李云龙提出异意的蓝雅和蓝丽两人。到这时她们才知道江湖其实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也许在家里虽然无聊，但是至少非常安全。

晨月想到刚才那刀鬼所说毒魔给李云龙的药是假的，但又看他似乎剧毒尽去的样子，问道：“你怎么看起来剧毒已经除去了？”李云龙笑着说道：“刚才真的差点被你害死了，我的身体其实百毒不侵的，毒魔的毒我现在虽然不怕了，但是在我身体功力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不一定是毒魔的对手，不过幸好那条病狗吸引了……”李云龙没有说下去，而是向一个墙角看了过去，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

晨月心里很惊讶李云龙说他身体百毒不侵，她又看见李云龙脸色陡变，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那条病狗趴在墙角，墙上都满是鲜血，看来它经受不起毒魔的重脚，已经断气死去。晨月看着这条已经死状很惨的病狗，良久说不出话来，忽然回头看着李云龙说道：“我们把它葬了吧！”

李云龙虽然担心天魔宫的人就在附近，但是他对这条救了他们一命的狗也是心存感激，想想天魔宫的人刚走，一时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还是点了点头，对晨月道：“如果不是你把东西国它吃了，它说不定不会救我们，人说狗是最通人性的，这话果然不错。”说完李云龙就动起手来。

这种活李云龙自然是不会让蓝冰月，晨月她们插手，他找了块破瓦片在破庙旁挖一个小坑，可他觉得有些奇怪，怎么这片土壤似乎有些松软。挖着挖着，李云龙却看到小坑里露出了一个红色的一角，好

像有一个盒子，李云龙大感奇怪，看了众人一眼，便扔掉手中的瓦片用双手把这个锦盒刨了出来。

李云龙用手拍掉锦盒上面的尘土，这个红色的锦盒看起来很精致，上面有一些金线花纹，不过当李云龙拿到手里却觉得很轻，似乎没有什么重量，他很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个红色的锦盒并没有上锁，李云龙很轻易地就打开了，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张纯黑的绸布，和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书，他终于知道这盒子为什么这么轻了，因为里面除了这一张绸布，一本破书和几张不知道是什么的皮制的东西。(手机阅读$dxsw．com)

李云龙伸手把这绸布拿在手里，右手轻轻揉捏了一下，说道："这竟然不是绸布，它比绸布更加柔软，更加轻逸，但似乎又很坚韧，而且我隐隐可以感觉这绸布像是有生命一般！"他把这张绸布摊开一看，只见这绸布只有一般的手绢大小，上面有一些火红线似乎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这些红线竟然缓缓地游动，图画也变换不定，似山似水似人……

李云龙看的目瞪口呆，说道："这到底是什么？"蓝冰月等人也大感好奇，晨月从李云龙手里接过这个黑色绸布，绕是她自幼博学多才，可是看了半天竟然也看不出这手绢是用什么材料织成的，上面的红线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晨月打量了半天后，给了旁边的蓝冰月，她说道："唉，我也看不出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肯定不简单，或许上面是高人用特殊功法刻制的绝世武功，亦或许上面刻着一张地图……"

李云龙暗叹：我不会运气真的这么好吧！随便挖一个小坑竟然都能挖出前辈高人留下的武功秘籍。李云龙想了一会儿，暗笑自己真的是想提高自己的功法想疯了，摇了摇头，接过蓝冰月递过来的手绢，放入怀里。

李云龙又拿出了这几张皮制的东西，心想：这不会又是什么好东西吧！他拿出来仔细地看了看，突然眼睛放光，兴奋地说道："咦～这竟然是两张人皮面具？！"有了这人皮面具，以后易容比起他的易容术来强多了。

众人也很吃惊，蓝冰月和晨月各自拿起了其中的一张仔细端详，晨月拿的是一张虬髯客的样子，晨月惊呼一声，道："这…这人皮面具

做的可真的是太精致了！这面具薄如蝉翼，面容又做得惟妙惟肖，难道是鲁妙子的杰作？”

“鲁妙子是谁？”李云龙大感好奇，同时心想到难道是大唐双龙传里的鲁妙子？但是在这个异世可能吗？也许是名字一样也说不定。晨月惊讶地说道：“你不会真的没有听过鲁妙子吧？”

见李云龙无奈故作潇洒地摊了摊手，晨月只好解释道：“鲁妙子是一代易容大师，与精通阵法的邪阵子，精通机关盗术的盗空空并称为武林三大奇人，他们在易容阵法机关上面造诣极深，但三个大师都性格奇特，江湖中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传出他们的音讯了，但却想不到这里竟然鲁妙子留下来的杰作！”晨月兴奋地两眼散放着迷人的光彩，一幅崇拜的模样。

李云龙心想到：幸亏他是一个老头，否则的话看晨月这个样子说不定要喜欢他了。李云龙低头去看了看手里的另外一张人皮面具，这一张看起来白白净净，五官清秀，像是一个斯文的中年书生模样。

“这里有这么的人皮面具，我们不就可以变成另外的一副样子南下洛阳了，而且他们天魔宫的人不一定认得出我们来。”李云龙对众人说道。“对啊！有了他我们就不怕天魔宫认得出我们来。”蓝冰月喜道，说完拿着面具到里面去了。

不一会儿便出来一个瞪着铜铃大眼，留着满脸络腮胡子，憨傻凶恶的中年男子。李云龙众人的身子很自然地向后退了两步，对这个无声无息便出现在面前的男子大感意外，难道他也是修成了超过天榜高手的实力不成。蓝雅紧张的看着他说道：“你是谁啊！有什么企图！！”

“哈哈，竟然不知道我是谁？告诉你，我可是天下最大的淫贼，特别喜欢象你这样的小姑娘。”蓝雅觉得有些奇怪，怎么这个声音和这个面具有些不配的感觉。看蓝雅惊讶的目瞪口呆，菩萨神像笑道：“怎么样？这人皮面具是不是真的很不错！”

而一旁的李云龙这时忍不住用手去摸了摸她脸上的人皮面具，痴痴说道：“何止不错，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嘛！不过，你戴这个面具真的有…有些吓人啊！”

这面具实在是太薄了，蓝冰月就感觉他是在摸着自己的脸蛋一样，连忙把他手拍开，瞪着眼睛，“可爱”地眨了眨眼，问道：“怎么吓

人了？”李云龙知道他在众人面前失态，尴尬地笑了两声，说道：“你想想，你的身子那么纤弱，声音又很细，虽然你刻意把声音压低压粗，但是配上这个面具，却是一点的不搭配，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啊不会是人妖吧！”

第一百四十二章 再到洛阳

蓝冰月笑着把人皮面具摘了下来，赞道："不愧是大师所做的面具，真的很透气！感觉就像是脸上的一层皮肤一般！"蓝雅此时拿着面具疑问道："奇怪啊！按道理这人皮面具不会是为我们量身订做的吧！怎么你戴在脸上却又这么的合适呢！竟然一点缝隙的感觉都没有！"

晨月道："这个问题我估计只有鲁妙子才能回答你！这也是他的面具神奇的地方所在！他的面具一般都做的挺大，一旦人带上之后，它就会根据脸型的大小自动调整！"李云龙听她一说，更是佩服，这比他的那些易容术强多了。

"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赶紧改变一下我们的面貌，然后离开这里，否则等一下天魔宫的人回来就麻烦了。"李云龙说道。说完众人点点头，说干就干，在李云龙的强烈要求之下，蓝冰月戴上了另外一张中年书生的人皮面具，而他则变成了这个满脸胡渣的人皮面具。

本来颇大的面具当被附在脸上的时候，突然慢慢地缩小，面具像是融入了众人的脸一样，样子在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众人各自装扮好，相视一看，见到对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样子虽然完全改变了，但又觉得有些古古怪怪的感觉，均忍不住笑出声来，把抑郁一扫而光。

李云龙腰间别着一把长剑，用手一拍，道："你觉得我像不像那种淫贼！"蓝冰月忍俊不禁，察觉到问题所在，说道："我想我们光是表面上看起来样子变了是没有用的，细心的人是很容易察别出来，你的脸上的样子看起来变了，但是你还要让自己的行为举止性格也要符合面具的特征才行。"

李云龙点了点头，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想着以前小时候说书的所说的那些淫贼的模样，双目淫光电射，身上的肌肉犹如钢筋盘龙，又用内力略微改变了一下声线，淫笑地说道："哈哈，好久没有看到小美人了，今天我要小美人欲仙欲死，嘿嘿！"

蓝冰月想不到李云龙这么快就完全适应了新的身份，也不甘示弱，忍住笑容，用手指着李云龙慌张的道："不要，不要过来！"说完众人哈哈大笑，其实李云龙的样子不象个淫贼，象一个侠客。接着李

云龙变成侠客的样子说了话，这次让众人均感到颇为满意，又仔细地整理了衣物发饰，这些细节方面自然是不能出现纰漏。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整理，李云龙只是为了凸现豪放的样子，让长发披肩，随意地用绳子一扎，顺便把白衣换成了紫衣劲装，李云龙本就身材高大健硕，配上这面具简直就天衣无缝，俨然一幅大汉的模样。

晨月把头发扎成了个书生的发髻，穿上李云龙之前换下的衣服，好在晨月身材高挑，略微做一番修改，看上去竟然也没有丝毫不妥，她本身从小饱读书籍，就自然地透出一股书生的气质，加上身子弱小，看起来就真的是一个清秀柔弱的中年书生。

而蓝冰月则是一个千金大小姐的样子，蓝雅，蓝丽变成两个丫头，莫光，冷风变成两个老者。虽说众人很有自信，但是总还有一些担心，所以众人都同意走官道，要知道现在江湖中人如此之多，天魔宫的人要从这么多人中搜寻到两人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过商定，为了避免漏馅，众人把名字也改了。众人穿过山庙外的这一片树林，晨月认为，既然已经改变了身份，自然不能再像在逃命一般，所以他们在路上有说有笑的走着，不过为了怕泄漏身份，都略微改变了声线语气。

此时他们看到一队白衣持剑男子从小路的迎面走来，李云龙有一种直觉，觉得这伙男子肯定是天魔宫弟子，李云龙低声说道："我们继续说笑，不要让他们识破！"众人都聪明绝顶，脸上不露声色，配合地相互之间说着武林逸事。

果然，这批人从两人身边擦身而过，似乎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只听见带头的一人只是斜眼看了二人一眼，李云龙的眼中丝毫没有惊慌之色，冷眼看着他们。

在那带头人的眼里这李云龙和蓝冰月等只是很普通的江湖中人，在一路上也不知道遇到多少了，虽然天魔宫势力这几年渐渐壮大，但是仍然以暗中活动居多，也不敢如此与明目张胆地与天下武林为敌。

领头的一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妈的，难道他们化成了灰不成，方圆几里都找遍了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按道理来说几个女子不可能走的了这么远啊！"李云龙听在心里，长长抒了一口气，暗道果然是天魔宫弟子，若是没有晨月她们在，李云龙真的想把他们解决掉。

当众人来到了官道上，江湖中人明显增加了许多，多是一些到洛阳，或者前往兰州的人，众人知道他们现在是彻底安全了。

果然，在此之后便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在经过两天的赶路之后，李云龙站在了洛阳入城的护城河桥上，再次来到洛阳，感触良多，看到如此繁华的城市，来来往往的佩着各种兵器的江湖人士，整个洛阳比之当初多了一分肃杀。

他叹了一口气，想当初和蓝冰月在洛阳参加花会的盛况他还历历在目，随着武林大会的召开的时间越来越短，这个洛阳去兰州路上的武林人士也越来越多。

李云龙想道：不知道现在秦梦瑶她怎么样了？会不会在等我？不知不觉的李云龙把众人带到了上次的酒楼。李云龙看着远处的醒目的招牌，心道与这里还真是有缘分。不过这里的饭菜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仍然对那精致的美味有所怀念呢，想到了这里便觉得肚子好像已经在叫唤了！于是拿出身上的银两看看够不够。不过他没注意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

这一段店铺林立，人流汹涌，李云龙带着众人艰难地向前迈进，刚从一伙人群中挤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李云龙看到一个人影很快地向他俩的方向奔来，李云龙刚想闪开，但又想到晨月就在他的身后，如果他闪开的话晨月必然会和他撞上去。

他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糟老头，身上还带来一阵酒气，为了不伤害到他，本来已经暗自运转的内功也停了下来。“蓬”的一声，两人撞了个满怀。李云龙内功深厚，自然没什么事情，但那老头却摔倒在了地上，李云龙本想怒骂两句，却看见这老头，一脸通红，打着酒隔，竟然就晕忽忽地躺在了大街上，哀叫了几声，看这样子李云龙也开不了口了。

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蓝冰月想上前把他扶起来，李云龙眉头一皱，说道：“蓝小姐，还是我来吧！”李云龙走上前去把他扶了起来，醉老头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爬起，还没有站定，醉老头一个锒铛，向李云龙的方向一*，差点又要摔倒，李云龙只得禀住呼吸，弯下腰来把他的身子扶正，说道：“老头，别喝这么多，下次走路小心一点！”醉老头似懂非懂地傻笑两声，左右摇晃地推开围观的人群离去。

李云龙转身对蓝冰月说道："走吧！运气真是背，还没吃饭就被这酒醉老头弄的一身酒味！"刚才还一脸醉态的老头，挤出人群之后，醉脸立马恢复了过来，眼珠也变得贼亮，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手里拿着一个钱袋，还在空中抛了抛。他自言自语道："我盗空空正愁没钱，想不到却遇到一个有钱的主，这小子钱连不可露白都不知道，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这钱我就先借走了，早就听说洛阳的赌场众多，怎么说也要去逛逛，赌一个过瘾，然后明天晚上再到那个秦老头的寿筵去看看。"老头步履轻快，转眼便消失在了街角，不过李云龙和蓝冰月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还没有进门就能听见喧哗的声音，进入云来酒楼一看，果然整个大厅人山人海，比上次洛阳花会的人不但没有少，而且变多了，整个能坐下几十桌的大厅几乎毫无虚席，拿着各种兵器的人都有。

李云龙心中感叹，看来这江湖人士如果不管过将会是朝廷的一大祸害，以后如果自己建立帝国的话一定要把他们控制在手中，否则的话将是一个大的隐害。也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以后李云龙和江湖中人发生过数次大战才把江湖真正控制在手中。

大厅里的的人并没有把目光放在他们身上，各顾各说着话，李云龙暗自高兴，这'鲁妙子'的人皮面具果然厉害，根本没有人看出他们的不同之处。

人多是多，不过幸好还有几个位置，李云龙带着众人挑了一个位置坐下，点了几个上次觉得颇满意的小菜，李云龙之所以没有到相对清净的二楼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边吃边打听一些关于最近江湖上的消息。

在李云龙的左边的一桌上坐着两个三十左右的剑客，说话的声音很大。只听到其中一个青衣剑客说道："你知道吗？天机阁最新的江湖榜单已经出来了！"

另一个黄衣剑客不是很在意地说道："唉！没有什么好关注的！榜单上还不是那些相同的人？"青衣剑客说道："嘿嘿！那你可有所不知了，这最新的江湖榜单有了很大的变化呢！"黄衣剑客这才提起精神，来了兴趣，一口喝了杯中的酒，问道："哦！到底是哪些榜有了变化？"青衣剑客也喝了一口酒润了润喉咙，道："首先，'天仙榜'上新

进了一个天仙般的人物，只知道她叫青凤，身世神秘。！”李云龙留意听到，青凤？是谁啊！有冰月的美貌吗？

第一百四十三章 人榜

黄衣剑客恍然，说道：“原来是她，我见过她一次，她的确实很美，不过她有什么资格进入‘天仙榜’？‘天仙榜’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了的！”面对他的疑问，青衣剑客道：“说了你可千万别惊讶，天机阁哪里来的消息，可从来没有出错过，现在她能够进就自然是有资格进入‘天仙榜’的。”

青衣剑客接着说道：“除了这‘天仙榜’，在‘人榜’中突然冒出了一位年轻高手，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李云，不知道是哪个门派，也不知道他用的是哪门的武功，据说他也和我们一样使剑，只有二十岁左右，一举击杀了天魔宫五魔十鬼中的一魔两鬼，被天机老人排在了‘人榜’中第二十七名”

李云龙听到他们谈到他，心中一惊，这‘天机阁’的情报如此厉害，仅仅两天前发生的事情都被他们知道了，不过他们如何也认为他是杀了天魔宫一魔两鬼？看来晨月所说的不错，现在李云龙是真的出名了，此时的李云龙就像是一颗突然升起的彗星，已经受到了整个江湖的关注，李云龙向晨月看去，显然晨月也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只见她给了一个早知道如此的无奈表情。

而蓝雅和蓝丽虽然经过了这几天的惊险江湖经历，但是现在听到李云龙现在这样出名都忍不住用羡慕的目光看向李云龙。李云龙笑道：“你们喜欢也也不用这样看着我吧！在这里这样看着我多难为情啊！”

蓝雅和蓝丽给了李云龙一个白眼，蓝雅道：“谁看上你了，我看看上你的是……”本来蓝雅想说看上你的是猪，但是一想到蓝冰月可能已经看上了李云龙，所以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是什么？”李云龙问道。

“反正我们是不会看上你的，收起你的色心吧！”蓝丽白了李云龙一眼道。“嘿嘿，是吗？”说完李云龙似笑非笑的看着她们。

这时间那个黄衣剑客又惊讶的下巴都要脱臼了，说道：“不可能吧！一个不知道什么来历的小子竟然就这么突然从百名开外排在了第二十七名！而且仅仅只有二十岁左右，唉，我们真的是白混这么久

了，不过如果他真的击杀了一魔两鬼倒真的有被排在这个名次的资格，这小子够嚣张的，既然敢得罪天魔宫，恐怕他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要知道“人榜”的标准是所以一流高手，榜单只排前一百名，虽然江湖中新人辈出，又有谁能向李云龙如彗星一般突然就直接跳进了前五十名。

青衣剑客偷偷摸摸地看了一下四周，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可不是吗？我告诉你，我听现在天魔宫的人基本上已经达到洛阳了，虽然他们是去兰州参加武林大会，但是他在洛阳附近杀了天魔宫的一魔两鬼，他能够活着出洛阳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看来这个洛阳在武林大会前有一段精彩的好戏了！”

“就是，不过跟着他身边的女人可要倒霉了，天魔宫的人一个个都不是好角色，按照他们的脾气一定不会放过她们的，可怜这些美女要入入天魔宫的人手上了。”黄衣剑客笑道：。

等小二上了菜，李云龙听他们又在说一些杂事，也便没有接着偷听下去，和众人吃起了桌上精致可口的饭菜。他低头喝着闷酒，心想：还真是麻烦缠身，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和暗魔门四大黑道现在都和自己和仇，同时由于李清梦的关系在白道上的人对他也有敌意，特别是天山派，它的大弟子俞三赫和李云龙的过节已经不可能调节了，还有腊月山庄的事情。另外朝廷上的三王之事，总之事情一件比一件麻烦。

李云龙运功贯耳，试图能听到一些关于天魔宫的消息，可惜的是，听众人的意思，现在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反而是秦顶天的后天晚上的六十大寿，李云龙刚开始觉得奇怪，后来才听明白，原来秦顶天明天晚上宴请广大江湖豪杰。说有要事相商。

李云龙向蓝冰月和晨月问道：“你们知不知道关于秦顶天的事情？”蓝冰月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晨月虽然不会武功，但也能隐约听见一些，说道：“嗯，这秦顶天是洛阳的大世家，在洛阳他的一句话可以让整个洛阳震三震，而且他的‘雷霆刀法’威力惊人，也是江湖中有数的天榜高手。另外他有个女儿据说嫁给了腊月山庄，不过自从李龙血洗腊月山庄以后他的女儿秦梦瑶不知所踪。另外他儿子秦双城在江

湖赫赫有名，在地榜唯一一个年轻高手。不过秦双城的师傅是谁江湖上的人并不知道。”

李云龙和蓝冰月听了这话一惊，想不到这事在江湖上的谣传成这样了，而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秦梦瑶的家势是这样的。难怪秦梦瑶她不肯告诉他们。只是李云龙心想秦梦瑶不告诉他们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她有这样的家势这样简单吗？如果不是这样以前和秦梦瑶相处的那些温柔的话语都是她假装的吗？如果是这样她有什么目的呢？看来自己要偷偷的去看一下了。

“嗯，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去参加这秦顶天的六十大寿才行！我想那里肯定有关于天魔宫的消息。”见晨月他们有些疑惑的眼神，李云龙把他自己的想法说过晨月听。晨月摇了摇头道：“我估计没有这么容易能够参加秦顶天的寿筵，我们都戴着这个人皮面具，在江湖中没有丝毫的名气，他们不会放我们进去的！”

李云龙想了想也对，一个大家之主的六十大寿，岂是你无名之辈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可是若是参加不了这次的宴会，说不定就无法得知秦梦瑶的秘密了。晨月见李云龙为难的样子，说道：“我记得秦家主给我们送过大寿请帖，不过由于我要去找药王谷医病，加上我不想天剑山庄介入这件事情所以也便婉言谢绝了，要是我换回以前的样子倒是可以轻易在进去……”

虽然奇怪晨月为什么一定要找药王谷的人，但是李云龙想也不想地打断道：“那不行，如果你暴露了身份就太危险了，这个，反正还有一天，先不急，到时候肯定还有办法的，实在不行我就偷偷溜进去，我想，凭我的轻功倒是有可能成功的！”晨月知道他说的对，他们如今还没有脱离危险，不能如此草率行事。

蓝冰月看了李云龙一眼，她明显知道李云龙去参加这个宴会不是为了天魔宫的事情，秦梦瑶的丈夫虽然杀弟杀父，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说他和天魔宫有关，要知道这个天魔宫的主要基地不在紫金帝国，而腊月山庄的司徒鞑明显有辽王有关，他们两个是不可能联合到一起的，至少现在还不可能。另外秦家在洛阳有这么强大的势力，天魔宫作为外来门派也不敢对他们如何，否则的话天魔宫将会受到紫金帝国武林的联合攻击。不过蓝冰月还想到了如果辽王得到了秦梦瑶的

家人的支持的话那么整个洛阳就会落到辽王手里，从而从洛阳危险长安。

一顿饭边聊边吃，不想就已经快要天黑了，当李云龙叫来小二付饭钱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令他十分难过的事情，那怀里钱袋竟然不见了，那里面可有他的几千两银票啊！李云龙慢慢回忆着，他一路上记得都有的啊，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见了呢？难道是刚才撞到的醉老头给偷走了？李云龙思路渐渐清晰，但又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不会武功的糟老头偷去了他怀里的的银两怎么可能不被他发觉？想不到好心去扶人反而被他把身上的银票偷走了，他目露凶光，醉老头，不要让我碰到你，不然我铁定饶不了你！不过他可不想把事情说出来，否则的话是一件多么没面子的事情，幸好李云龙身上的零碎银两尚能付清这顿饭钱，不至于遭遇吃霸王餐的尴尬，或者让其他人付帐，但是却所剩不多了。

李云龙他偷偷到柜台询问了一下客房，数了数手中仅剩的一点银两，虽然掌柜的告诉还剩下三间客房，但是李云龙却发现剩下的银子却只能住三间房的银子。李云龙知道晨月的行李早就丢在了茶馆，肯定是身无分文。而蓝雅和蓝丽两个千金小姐一定不会带什么钱的。当然，这一切李云龙并没有说出来，怎么说这也是一件万分丢人的事情。

当他看到掌柜那疑惑特别的眼神，心里真他妈的不是个滋味。李云龙从掌柜那走回到众人的身边，说道："各位，嗯……这个…看来今天我们要勉强住两个房间了？"蓝冰月以为没有房间了，倒是大大方方地说："没什么，这个时候洛阳恐怕也不容易找到房间的！"过一会儿，蓝冰月觉得话有不妥，小声补一句说道："不过你得睡地上！"

蓝冰月的话可大有深意，现在男子只是李云龙，冷风和莫光三人，虽然这两天来冷风已经清醒过来了，但是他的身体现在非常的虚弱，自然要躺在床上休息，而莫光一个老者他自然和冷风一个房间。除了他们两人外现在晨月和李云龙也是男人打扮，如果让李云龙和冷风他们住在一起就不用麻烦了，但是现在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天魔宫的人在洛阳有很多，万一被他们认出来了，蓝冰月一个照顾蓝雅，蓝丽和晨月他们三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李云龙在的话她们的安全将会大大的提高。

虽然象蓝雅，蓝丽还有晨月她们三人不希望和李云龙晚上住在一起，但是她们不得不妥协，比起她们的命来这个不重要了。而冷风有莫光保护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到蓝冰月她们房里李云龙是在没人的时候和晨月才进去的，否则的话两个大男人到一个小姐的房间里不被别人鄙视才怪。

第一百四十四章 风月赌场

众人随着小二穿过重重走廊，来到了后院的普通客房，虽然这两个房间不大，比当初来时住的后院差上许多，但是还算干净整齐，李云龙手里握着那掌柜找给他的一两白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在江湖，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今天虽然能够在两间房里挤一下，可是要是到了明天恐怕连住宿的钱都没有了，甚至没有钱还要饿肚子了，必须得想办法在今天晚上弄到钱才行！

这小二对众人格外殷勤，又是端茶又是端水，李云龙知道他是想要点小费之类，可是他自己现在都没钱，哪里还有钱给小费，不管这么多，遂大声道："你不用收拾了，这里我们自己来，你可以下去了！"小二还以为遇到豪客，有些失望，只好无奈退下，同时心里暗骂两个小气鬼。

等小二告退之后，安静的房间，就只剩下了五人，本来按道理来说一男四女应该发生点什么事情才对，但是却奇迹般的众人只是对视了一下，晨月戴着的这个面具实在让李云龙不可能有什么想法，虽然不是与男子单独相处，但还是让晨月有些尴尬，她假借着观察房间为名，逃避着令人不舒服的气氛。而蓝雅和蓝丽相互聊天，看也不看李云龙，更让李云龙觉得郁闷，心想什么时候自己的魅力这么差了。

不过现在李云龙倒是没有在意，他只是在想着钱的事情发呆，突然脑子里灵光乍现，心想，这世界上来钱最快的莫过于偷，抢，赌了，可是他又不屑干偷抢之类的那些江湖宵小所干的事情，那自然是只有赌这一条生财之道了，虽然他没去过赌场，但是他赌过，在他的印象中，他知道赌场里的人都是一些穷凶极恶，贪财忘义之辈，就象上次一样。于是下定决心出去到洛阳的赌场看看。

况且江湖中大多豪爽好赌，如今聚在洛阳的一定还有很多，肯定便会找些乐子，那赌场妓院肯定是不错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最容易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说不定还能获得意外的收获。

李云龙打定了主意，由于房间里没有了外人，李云龙变回了原来的声线说道："各位美女，现在时间尚早，我想出去走走，这几天你们肯定很累了吧，你就先在房间里休息一下好了！"

众女虽然也觉得身体很有些疲倦，但是却也不愿意这么早待在房里，特别是晨月洛阳只是在她很小的时候被晨道天带来拜访过一个名医，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如今有机会也想好好地逛逛以繁华闻名的洛阳城。

晨月说道："那我还是和你一起出去走走吧！这两天边走边歇息，身体并不是很累的，我对洛阳也是很有兴趣的。"李云龙想不到这个晨月的好奇心这么大，可是他这一次是要出去寻钱的，一是那种环境复杂，带着晨月不方便，二是他也不愿意让她知道，三是晨月要去其他的几女说不定也要去，遂一口否定道："不行，你身体本就这么差，经过两天的奔波更应该好好歇息了，不然……"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难道你想单独出去到烟花之地去找女人？"蓝冰月这时说道，说完，她一脸鄙夷的神色。蓝冰月见他反应强烈，眼睛闪烁不定。像是在撒谎，所以便故意说他去青楼想诈出他的实话。

李云龙激动地暴跳了起来，差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临口辩解道："不是！我只是想出去赌……打探一下情报而已！"晨月明明听到他说了一个"赌"字，连忙问道："你是不是想去赌场？"

李云龙暗叹，不愧为"绝色才女"，见无法再隐瞒，只得说道："不错，我是想去赌场！"晨月点头道："好主意，赌场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是一个获得消息的好地方。不过，我也想去看看！""我也想去。"蓝冰月，蓝雅，蓝丽三人也同时说道。

李云龙反对道："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的环境一般都很复杂，你们一个个女孩子恐怕有些不方便吧！"晨月不同意他的意见，说道："女孩子又怎么了！再说我不是化了男装，又有什么关系，我一个弱小的女子独自待在房间里似乎也没有那么安全！"

李云龙不清楚她为什么坚持要去，但是又听她说的很有道理，虽然晨月戴着面具一般来说不会出什么事情，但他真的还是有些不放心让晨月她们几个人在客房里。但是现在蓝冰月她们是女子打扮，如果晨月去的话还可以，但是蓝冰月她们去的话就不方便了，于是道："你现在是男子打扮是没关系，但是冰月她们是女子打扮，去那地方多不方便，不行，你们给我留在这里。"

“早知道我们也打扮成男子了。”蓝丽后悔道。“不行，我们不方便就让晨月妹妹陪你去，免的去外面花心，晨月妹妹，你可要帮我们看着点。”蓝冰月这时说道，最后的话是向晨月说的。

晨月现在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答应的话她又不是李云龙什么人，有什么理由管他，不答应的话不知道怎么回答蓝冰月的话，这两天来她和蓝冰月她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她没有理由不回答蓝冰月的话。

“这不太好吧！”晨月还没说话李云龙就提出了异议，虽然现在他心里巴不得让晨月和他一起去，到时候说不定可以占一点朋友。但是这话他可不能说出来。“怎么不好，难道你不愿意？”蓝冰月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好象要把他看透一样。李云龙非常害怕蓝冰月的眼光，只好道：“那好吧！不过，我怕你有事，你得与我寸步不离才行！”后面的话李云龙是对晨月说的。

晨月自然地点头同意，她一边点头一边觉得惊讶，她怎么会如此在乎李云龙的意见。由于晨月很小的时候就才名在外，晨道天由于经常闭关修炼，晨月便代替他的父亲调解了江湖中很多的纷争，虽然她不会武功，但却由于处事公允，再加上她越大便越发的漂亮，不但被天机阁的天仙榜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甚至她在江湖中有很高的威信，不过也要多亏她有一个绝世高手的父亲，造成了她在整个江湖中便有了特别意义存在。

要知道她一贯说什么别人都不会也不敢反对她的意见，但是唯独李云龙却只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女子来看，让晨月以往紧绷的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连说性情都活泼了许多。不过她不知道以李云龙现在的身份，加上他色胆包天的性格就是公主在他前面他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于是李云龙和晨月两人又走回到了大堂，李云龙向那热心的小二询问这附近赌场的位置。这小二竟然对刚才他们没给他小费有些耿耿于怀，暗道：两个穷鬼还要去什么赌场。想到位于这附近的那个全洛阳最豪华的赌场，便想让二人吃一次亏，小二不露声色，点头哈腰的把那个赌场的位置告诉了两人。

李云龙现在不知道小二的用心，他现在心里颇为满意，心道，这高档酒楼的伙计素质就是不一样。

酒楼位于洛阳城的中心地带，洛阳城本就繁华，这一带人潮汹涌，店铺繁多，天色随着夕阳西下逐渐昏黑，城中已经是华灯初上了，但此时大街上依然是车马喧逐，好不热闹，两人穿过了两个街口，转过一个拐角便看见了一个大宅院，门口挂着“风月赌场”的四字招牌。

这大宅院两扇朱门，一对大灯，门前光如白昼，停满了马车，内中院落重重，宅里灯光上腾，人影重重。这正是刚才那个小二所告诉的“风月赌场”，李云龙见这赌场从外面看起来十分豪华，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看来这个赌场很是不错，生意肯定火爆，李云龙心道，算你倒霉，谁叫你挣这么多的黑心钱，今天就拿你开刀好了！(手机阅读$dxsw．com)

赌场的门口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李云龙衣着光鲜，神采照人，看起来器宇轩昂，威武不凡，晨月虽然稍差，但也是文雅高贵之态，又是和李云龙结伴而来，两人阅人无数，不敢怠慢，自然是把他当财神般请了进去，要是他们知道李云龙是只带了一两银子前来找钱，不知道心里该有些什么想法。

这座大宅院跟别的宅院不同，别的宅院有厢房有上房，这座大宅院进门却只见一座大厅，特别大。这大厅竟是布置得富丽堂皇如花阁水谢，宽敞巨大的厅堂，吊着许多盏灯，四壁上也嵌有许多灯烛，极为光亮，客人甚多，显得极为热闹。这里一眼就可以发现和一般赌坊相差甚异，一般的赌坊大都噪嚣混乱，除了赌徒们叫嚷之外，还有专门为了喝酒来看热闹的的，与一些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子调笑，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里虽然同样的热闹，但却少了那种市井的噪嚣混乱。

这大厅里灯光处处，纤细毕现，几十张大桌子坐满了人，给人一看就知道都是有钱的老爷们。这些人个个衣着鲜明气派，其中大多数都是穿着劲衣的江湖中人，看来这武林大会在紫金帝国举行不但带动了帝国酒楼客栈的生意，也同时让赌场妓院生意也兴隆了起来。这大厅不但有前中后三进，每进退左右各有相连的厅堂，所以虽众集了几百人，这进进相连的大赌场一点都不令人觉得挤迫。

第一百四十五章 赌场发威（一）

大厅里的赌桌赌具以至家侶摆设，无不华丽讲究，这个地方也不是没钱人能来玩的。几十张桌子，骰子、牌九、押宝，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最引人注目是各座大厅里各主持赌局的荷官，以至斟茶奉烟的女侍，都是绮年玉貌的动人少女，兼且她们衣着性感，身上穿的是抹胸、肚兜般的红衣，衬以绿色短裳把玉藕般的双臂和白皙修长的玉腿，完全暴露出来，穿梭来往各赌桌时，更是乳波臀浪，婀娜生姿，看得李云龙神摇意荡，目瞪口呆。

很显然的，这是一座相当大且豪华的赌场。李云龙也想不到里面是如此的一番景象，他又何时见过如此华丽淫靡的赌场？虽然这和以前世界自己所知的赌场差不多，但是在这个世界出现还是让李云龙觉得非常震撼。

其实李云龙不知道的是，这店小二告诉二人的这个风月赌场，在整个帝国，或者说是整个大陆都是数一数二的，不但是因为这个赌场的装饰规模，更是由于这个赌场的香艳美人。就象美国的那个赌场一样。晨月身为女子，更是被眼前的一切看的耳红舌燥，这哪里是赌场，这…这简直就是一个青楼啊！晨月第一次后悔非要来这里了。

两人刚刚踏进这一个大厅，边一左一右迎面走上两个体态娇媚，面若桃花的女侍，虽然远没有身边的晨月高雅漂亮，但是那火辣的装扮和那扭动的腰身足以立马吸引住了李云龙的全部目光。

两位女侍凑得很近，胸脯已经挨到了两人的胳膊，李云龙几乎能嗅到她们身上的醉人香味，两人媚眼直勾勾地看着二人，用着十足诱惑的声音说道：“两位公子是第一次来这里吧！不知道两位想要玩点什么啊！”

李云龙知道这时不能落了下风，暗吸一口气，豪气万千，说道：“本大爷是从外地而来，今天是第一次慕名而来，你们不用招呼我了，我和我兄弟先自己看看！”李云龙的语气中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威严，两位侍女虽然觉得李云龙看起来像是一个带金豪客，但也失望地说道：“那两位贵客自便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叫我们吧！”因为她们深知这里的规矩，在这里，客人的地位是最为尊贵的。这侍女说

道‘需要’的时候声音还稍微加重了一些，让人很轻易的明白她话里的含义。李云龙是个男人，而且是个聪明的男人，自然知道她们话中的意思。但是就算他需要的话，也不会在今天晚上，在晨月面前表现出来。也不会在她们这些随便的女子身上下功夫。李云龙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要自己的女人完全的属于他，否则的话他宁可不要她们。

两位侍女告退离去，却留下李云龙却是眉头皱成一团，因为晨月在李云龙身边低声责怪道：“你还说不是去青楼，你看她们的穿着打扮，这里不是青楼是什么啊？”不知道为什么看见李云龙眼睛不停的看着这些女人晨月她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忍不住出声责怪李云龙。李云龙听了连忙喊冤道：“我哪里知道这个赌场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我们既来之则安之吧！现在如果我们转身就走太引人瞩目了，我们就好好逛逛这个赌场，你也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尽可能的装的潇洒一点，我作为一个男的都不怕，你本身就是女子，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晨月脚步不停，一边面带微笑，故作潇洒地摇着手里的扇子，一边小声地对李云龙说道：“真不要脸，你岂止不怕，我看你甚至还很享受呢！你是不是有点后悔让那两个侍女离开了！”说完，晨月没有搭理李云龙，快步向前走了几步。

李云龙心中嘀咕：这哪里跟哪里啊！我看起来哪里露出了很享受的样子啊！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有点稍微的想法那也是很正常啊！再说你现在又不让我享受，否则的话我用得着这样吗？从长安开始到现在自己没动过女人，象自己这样血气方刚的人怎么受的了？

李云龙看见晨月走远，也急忙跟了过去，两人围着这赌场绕了一圈，只见这么多的赌桌不管是赌什么，这些个所谓的江湖豪杰基本上都是输多赢少，相反的是庄家却在赢钱。而这些女荷官看起来技术不错，往往能开出场上押的较少的赌格，常常是输多赢少，再加上衣着十分暴露，很大程度上又起到了扰人心神的效果，这些赌客哪有不输的道理。

李云龙这时又环目看了看这赌场的布局，虽然他不懂得房屋建筑和那些古代阵法，但简单的五行阵法他还是知道的，何谓五行？天地万物都存在着金、木、土、水、火五种属性，称之为五行。而五行之间又有相克的关系，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这就是世界之初万物衍生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各

有所生、各有相克，而五行属性的相生相克使得产生无穷的变化。而这赌场的布局正是暗合了一个阵法，这赌场竟然是由精通五行遁法的高手精心投计，一大八小九个赌堂采的是九宫阵法，（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中间最大的赌堂属上，镇压八方，所以颜色亦以明黄为主，暗黄就太沉滞了。椅子是二十五张，因五为土数，而二十五则是五的自乘数，有盈利倍增的含意。虽说这只是一个风水阵，但可以看出它的用的巧妙，也能一定程度上帮助这赌场财源广进，这高明的阵法到底是谁做的？李云龙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晨月在一个个挤了二、三十人的大赌桌旁停了下来，李云龙连忙跟了过去，在这种地方还是要照顾着晨月。否则的话出了什么事情可不好，过去以后李云龙只见这个赌桌上有写着各种赌法的方格，主位上一个动人的妖艳女荷官胸前露出一片雪白，她把一枚骨制的骰子投入一个方盅内，盖上盅盖后高举过头，用力摇晃一轮后，再放在台上，娇喝道："各位贵客请下注？"周遭的赌客考虑半响后，纷纷把赌注放在要押的方格里。

李云龙好歹以前是二十一世纪的话，这种赌法在网上见多了，而且这种赌法在赌场里是再普通不过了，晨月虽然是武林公认的才女，却也对赌场的事务知之甚少，他见晨月有些不明白，在一旁介绍道："这叫押点，押中骰子向上的点数，就可得一赔五的赌注。"

晨月叹道："那是六分一的赢面，却只能获得五倍的彩数，难怪开赌场会发大财了。"李云龙笑道："旁观者总是看的很清楚的，但是人只要参与到其中，总是很难跳脱心中的贪欲的，你也可以赌骰子大小，那是一赌一，公平得很。不过正是由于人的贪心，他们都会相信自己能以少赢多。"

晨月定神一看，果然发现大多数人都押点数，只有寥寥几人把银两押在了大小之上！很好的印证了李云龙的话。

这时，荷官揭开盅盖，骰子上面的点数显示六个点数，有人欢喜有人忧，不过在座的大多数赌客都是在唉声叹气，只有极少押中六点的赌客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

李云龙本身并不会什么赌技，他之所以有信心来赌场赚一笔，是由于他之前曾经看的小说内说到人的真人能够让赌博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这个说来很难，但是这只是一些简单的控制真气的原理，按照李云龙的实力能够简单的完成。他前两天在和众人在来洛阳的路途中一颗大树休息的时候，闲着无聊，便在闭目练功，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一群蚂蚁觅食，特别有趣，可是刚好有一个小石头挡到了它们的去路，突发奇想，以掌发出圣天真气沿地想把那小石头移开，但却想不到他这个无意之举还真让他发现了圣天真气的一大妙用。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这次的意外发现，也便没有了后世中那个世间最强的剑神。当然了也没有在风月赌场扬威的机会。虽然后来李云龙他是魔武双修，魔法也有法神的实力，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无意之举，神魔之战的历史也将改写。

虽然说理论来说是可行的，但李云龙却没有实际的操作经验，心中也没有很强的底细，遂想先试一试，毕竟只有一两银子的底钱让他不敢大意，他带着晨月挤到赌桌的边缘，把右手随意的搭在赌桌之上。

新一轮的赌局又开始了，刚才不论是输还是赢的赌客又把巨额的赌资又押了下去，这大赌场果然不同，好像这里的赌客都十分有钱一般，竟然押注的最少的都是五两白银。当女荷官把赌盅放到赌桌上请示众人下注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李云龙搭在赌桌上的右手瞬间泛着金黄，他暗中暗暗提聚真气，从指尖发出了一丝很浅的金黄真气，这股真气一直从台面向着赌盅游去，全无声息，台面上也毫无异状，不一会儿便来到了赌盅周围向赌盅里钻了进去。

是四点！！李云龙心中欣喜非常，想不到他体内的真气真的能让他感知这骰子的点数！真气的敏感超乎他的想像，他感觉真气就像是他的手在骰子的上面摸过一样。于是李云龙在晨月的耳边说道：“是四点！”

还没等晨月反应过来，只见那女荷官揭开赌盅，娇喝道：“四点！”果然是四点，晨月吃惊地看着晨月，想不到他这么厉害，竟然能这么自信地告诉她这要开的点数，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第一百四十六章 赌场发威（二）

李云龙见晨月那惊讶的表情，暗自得意，晨月问道："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李云龙故弄玄虚，玩笑道："天机不可泄漏也！这就叫真人不可露相，呵呵！"晨月心气其实是很高的，说道："你不说就不说，刚才我没有注意，不过再开一局，我肯定能猜到其中的原因！"

李云龙不相信她能看透自己的手法，他可是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说道："好，那你等下再看。"经过女荷官一番快速地摇动骰子，把赌盅放了下来，李云龙一边暗运的圣天真气聚在掌心，又一次地向赌盅探去，一边注意着旁边的晨月。

这时众赌客纷纷下注完毕，女荷官说道："买定离手！""等等！！"是李云龙的声音。由于这次的押点时间较短，李云龙又有些不熟练，差点没有用真气"摸出"这骰子的点数，不过幸好还是赶在最后关头摸了出来。李云龙脸露微笑，缓缓地说道："我－要－下－注！"

周围的赌客都把目光看向了他，李云龙的微笑在他们眼里是那么的高深莫测，看他那不凡的气质，再看他一身华贵的服饰，望着他缓缓伸进衣服里的手，俱想到：这男子要下重注了！

"啪"的一声，李云龙把它唯一的一两银子放在了"一"字上。围着赌桌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原来只是一两银子……他们非常失望，还以为要下重注，原来只是这一点。李云龙假装不看众人的脸色，好奇地问道："怎么？难道不能下注一两银子？"

大家都反应过来，的确，虽然说这里的下注规定最低的银两为一两银子，但是在这个赌场里还真的很少有人只下注一两的，况且还是已经很多把没有开的一点了，随后大家只是晒晒笑了几声，没有人说话，这大汉的样子威武不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相与的。

美女荷官笑着说道："我们赌场的规矩一次最低下注一两银子，你当然能下！"说完，她的手打开了盅盖，说道："一点！！"众人大哗，想不到这男子运气这么好的狗屎运，整个赌桌只有他一人买中，暗自后悔刚才没有和他一同买一点了，可是他们又同时为他叹息，为啥只是买了一两银子。

而李云龙在赢了银子而高兴，不过他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他的这作弊的方法还真让晨月看了出来，她在李云龙耳边说道：“我知道了，你竟然用你的内功真气作弊！”李云龙既惊讶很好奇的疑问道：“你怎么发现的？”

晨月说道：“天机不可泄漏也！”李云龙想不到晨月也来这套，为之气结。接着晨月又说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最好把手放到桌子的下面。”

李云龙恍然，原来是他聚功在手掌的时候被晨月发现了，幸好被她发现的早，不然被赌场的人发现他出老千可就麻烦了！

只是李云龙不知道晨月虽然很平静的说出了他的作弊手法，但是内心的惊讶却是非同小可，这种可以真气外发灵巧到可以感应到这骰子点数的程度，可并不是内功达到多高就能办到的，这李云龙究竟修炼的是到底什么内功？却能匪夷所思办到！

李云龙低声道：“建这赌场的人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先好好敲一笔再说！”晨月没有发表意见，虽然她觉得这样做始终有些不道德，不过说实在的，她对这个香艳赌场真的也很厌恶。

接下来，李云龙把刚刚赢来的五两银子又全押了进去，对别人来说很大风险的押点在他看来却变得十分容易了，特别是手中的真气也越来越灵活，同时李云龙也暗暗地把手伸到了桌子的下方，让他的运功更加隐蔽。

自然毫无悬念，李云龙把每次赢来的钱又全部压了上去，连续押中了三盘之后，李云龙手中的银子已经变成了六百二十五两了。李云龙“呵呵”一笑，环看四周，道：“想不到今天是俺的好日子，他***运气这么好啊！”说完，把白银揽在身前，这么多的白银在李云龙的身前堆成了一座小山。

如果说押中一盘是正常，连续押中两盘是运气，押中三盘肯定拜过神了，押中四盘那这人本身就是赌神了或者说是千神。无疑，整个桌子上的人此时都已经把李云龙当成了赌神了，看向他的不在是刚才那中鄙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一种崇拜。

于是大家现在才发现有了一个绝佳的发财机会，那就是跟着这个连中四次的赌坛高手押注。前面丧失了机会的人都后悔不已，现在大家都聪明了，竟然都没有下注，而是等着李云龙下注了再跟着他押。

而李云龙决定故伎重施，丝毫没有在意那美女荷官香汗淋漓，一脸担心的模样，她其实并不是担心输给李云龙这么一点钱，而是对他每盘押中的气势吓到了，他知道若是这样下去，肯定有些豪门赌客跟押，那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说不定整个赌场都要毁在她的手里了。

应该说这赌盅乃是通过特别的材质所做，专门用来防范一些内力高深或赌术高强的人听声辨点。这赌场开业这么久以来，已纪几乎断绝了任何人出老千的机会，她如何也想不通，这男子是如何每盘必中的，她当然也不会相信什么运气极好的鬼话。就连一些陪坐的女侍也是有些害怕，更有一位旁边女侍觉得情况不对，已经去后堂报告情况了。

女荷官有些颤抖地拿起赌盅，连摇起骰子来都变得没有那么流畅了，当李云龙又一次出击去“摸”骰子的点数时候，他发现那衣着暴露的女荷官脸上变得风情万种，面若桃花，一双勾人心魄的眼睛媚眼如丝，正对着李云龙露出“痴迷”之色。

李云龙见过的美人不少，暗道理来说他身边的哪个都比她美艳百倍，但是李云龙却心中痒痒的，觉得这女荷官却有一种勾起他原始欲望的感觉。连李云龙如此定力，不禁也觉得心跳加快了不少，他感到脑袋有些昏沉，暗中运行的真气也差点停了下来。不过这种感觉并没有多么强烈，李云龙知道强行让圣天真气进入到了赌盅之中，当李云龙快速的运转圣天真气，这种内心燥热的感觉便渐渐就消失了。

媚术，李云龙脑海里出现了这两个字，浑身惊起一阵冷汗，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女荷官既然精通媚术。媚是从女人生命里，实际上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有色的、穿透力极强的光线，一缕毒性强烈的轻烟，直接刺激男人的性意识，使他陷入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激昂状态。“媚”里边隐藏着欣赏、被吸引、取悦、痴迷等等物质，它与万有引力、重力加速度等定律有关，是物质之间力量作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特性，一些宿命的神秘光环回旋在“媚”的主客体之间，后天的学习虽然也极有效，但终究影响效果和质量。比如，有的人划不清施媚与讨好、顺从等等的界限，很容易变成东施效颦。

媚的近义词是温柔，差别主要是在程度和力度大上。一般来说，“温柔”对男人的打击可以达到心脏的浅表层，最多到中间，而“狐媚”则可以在穿透心脏之后进入骨髓——因为它出自骨髓，所以还要进入骨髓。当一个千娇百媚、小鸟依人的女人用眼神、笑容、泪水、语言、性的利箭向一个男人发射过来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身体里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那是他的骨头酥软碎裂的声音：这时候，不管多么刚硬的男人，都可能像严重风化的山体一样颤颤巍巍的，随时可能坍塌成泥末。“媚”的贬义用法即“***”——当一个女人的施媚行为引起了别人的嫉妒，这些别人便会赠送这顶桂冠给她；反过来说，如果有人说你是“***”女人，你的“媚”力可能就很到位了。

而有武功的女人施展媚术则更容易让人上勾，意志不坚者就和成为她们的傀儡。李云龙心想道：“这个赌场果然不简单，这个小小的女荷官既然能够让他这个拥有天榜实力的人差点把持不住。”不过李云龙似乎不知道他的武功不是以他自己辛苦练来的，而是通过药物来提高的，所以他的武功虽高，但是他的心境不高。如果要说武功和心境的比例的话应该说是一比十。

这时大家都在等着李云龙的下注，晨月也好奇地看着他，只见李云龙的额头冒着大汗，刚开始眼神还变得有些迷蒙痴傻，不过最后他身子一阵，眼睛一亮，似乎是突然清醒了过来。

李云龙终于动了，他毫不客气地把所有的银两押了上去，他这么一动，所有人的情绪都被提了起来，随着人们的叫喧声这女荷官的额头上也开始出现冷汗，终于有两三滴掉了下来，在座的大部分赌徒像是受到了指示一般也纷纷往李云龙所押的字格押重注。

而李云龙看的目瞪口呆，这堆在一起的银两恐怕有好几千两吧！这些人终于开窍了，看来还真是跟着发了便宜财。其实他不知道，这只是大家在试探，并没有全力出手。当女荷官把盅盖揭开的时候，众赌客们都疯狂了，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庆幸抓住了这个机会。

李云龙的银两一下子就从开始的一两银子变成了现在的三千多两，这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晨月刚才就有注意有侍女悄悄地向内堂走去了，她对李云龙说道：“不要再押了，我看这个赌场里有个侍女去报道情况了，再押就有麻烦了，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可不是找麻烦的啊！”

第一百四十七章 月楼

李云龙虽然有些不愿，但也知道什么是见好就收，虽然他能保证自己的银子再投下去，肯定会变成一万多两，但是像这种地方，都有一个潜在的规则，就是不能砸了对方的场子，虽然不会明的把你怎么样，但是谁知道暗地里会不会给你找麻烦？他倒不是怕了，只不过现在乃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李云龙让人换了张三千两的银票，收入怀中，心中叹了口气，笑着说道："今天运气不错，不过这个运气可不是永远跟着俺的，今天俺就不陪大家玩了！"在大家的一片失望声中，李云龙和晨月退了出来，不过稍微有些经验的人，都知道他是为什么离开，这个风月赌场的老板虽然表面上是黎媚娘，但是大家都猜想她的背后肯定是相当有势力的，不然也不会在洛阳这个大城里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开业这么久以来，只有刚开始有几个不长眼睛的小帮派来捣乱，后来这几个小帮派都莫名奇妙的消失了解散了才像是给人提醒：这个赌场招惹不得。当李云龙正要离开赌场的时候，眼睛一不留神看到另一个赌桌上有一个熟悉的背影，竟然就是今天撞了他的那个酒醉老头！！

一名美艳侍女穿过内堂的重重把守，来到了一个最里面的一个最华丽的房间外。她双手放在身前，恭敬地站在房屋外面，她虽然有事情报告，但是她知道今天下午风月赌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为什么说是重要？那是从媚娘对她的尊敬态度来看的，而那人现在正和媚娘在里面讲话，媚娘曾经吩咐过，不管是任何来都不能打扰，她不敢轻易造次，只得安静等待着。

房门里有两个人，准确的说是两个女子，当中正站着一个年约三十岁的成熟美妇，脸蛋虽然谈不上是绝色，但是一脸的浓妆艳抹却另有一番风韵，身穿一身大红色显得格外妖艳的薄衣，比外面的那些女子穿着更加暴露，一对***有一半暴露在空气当中，裙下竟然露出了纤细玉腿，看起来格外妖冶迷人。

而另一个女子侧身站立，穿着一身黑色紧衣，外批薄纱，身材修长，凹凸有致，虽然没有那美妇的一对双乳巨大，但却更加饱满圆

挺，配上那藕臂葱腰，无不玲珑精致，只是亭亭站在那里，便像是摇漾千般风情。

她面露笑容，迷人的小嘴微张，说道：“我这次来洛阳，是师尊亲自下令吩咐的，师兄的计划失败，师尊非常不满，所以才给了我一个成为下一代门主的机会！”她的声音不大，但却幽幽悦耳，窜入黎媚娘的耳中，她竟然会有心神失守的感觉。

黎媚娘心道：她的魔媚荡魂竟然比之上一次又有了很大提高，真不愧是我们月楼百年难得的奇才，照这种速度下去，她的媚功是迟早要超过楼主的！

黎媚娘她完全没有那平时呼喝手下的威风，一脸恭敬地站在那里，当她听说下一代门主，立即显出了谄媚笑容，说道：“恭喜少楼主！那日楼都是一群废物，怎么比的上我们月楼。只要少楼主当上楼主，我们月楼必然不会像现在处在劣势！明月楼终究还是要*我们月楼的！到时我们明月楼在江湖中便不用像如今这般低调了！”

原来她们是明月楼的人，明月楼在外人看来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它却分为日楼和月楼，而日月两楼是从两百年前分开的，日月二楼为了统一这个明月楼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在三年前一直处于日楼之下的月楼终于坐上明月楼楼主之位，但是日楼它又不甘心失败，于是它们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黑衣女子娥眉紧蹙，说道：“话虽这么说，但也要看我们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才行！”黎媚娘脱口问道：“是什么机会？”后又转念一想，道：“难道是要少宗主去参加武林大会？”

“不是。”黑衣女子摇摇头，“我们明月楼就是联合起来也不会成功的，楼主的意思是我们寻找一个人，然后支持他去争夺武林盟主之位。”“然后把他控制在手里，是不是？”黎媚娘接道。

“不，只需要他帮我们统一明月楼就可以了。”黑衣女子道。“那我们支持谁？现在江湖上黑白两道中的分别是白道的静光寺、静心奄、太极门、天山派、流月宫以及黑道的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和暗魔门。他们每个势力都不下于我们明月楼，况且明月楼没有的势力没有统一。他们能够看的上我们吗？”黎媚娘道。(手机阅读sｄｘ＄w.com）

“我们不能选择他们，这是楼主和我的意思。”黑衣女子道。“这么说要选择没有崛起的人了？”黎媚娘道。黑衣女子点了点头。赌媚娘有

些丧气地说道："这个任务未免太难了？谁不知道这样的人有没有还是个未知数，而且这个武林盟主还有这么多正道中人前来争夺！据说还来了许多门派的掌门。另外除了这些正道人士以外那些黑道的大老们基本上也不会放过这个江湖的。所以能不能成功有很大的问题。"

黑衣女子摇头说道："师尊说这个人肯定是有的，而且她用天魔测推算过了，如今就在洛阳一代，师尊对这个人格外重视，好像其中有……"黑衣女子没有继续说下去，她刚才差点忘了有些事情媚娘是没有资格听到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我是一定要找到的！不过风月赌场消息广泛，我还希望你能帮我多多留意这方面的消息！"

黎媚娘毕恭毕敬同时又略带兴奋地说道："少楼主放心，我一定会让手下打探这方面的消息，支持少楼主完成这次任务的！"黑衣女子娇媚一笑，说道："这里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场合，媚娘你不用这么少楼主的叫我，怎么说我也是晚辈，你叫我紫凝就好了！我先走了，你的人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久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完，房屋北面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穿着黑色丝绸的绝色妖娆女子画像，黑衣女子走了过去，她用手发力隔空将这画像轻轻移开，只听见"呼"的一声，旁边的墙壁猛的一震，墙壁往后一转，打开了一道暗门，里面是一条有着悠悠光线的小道。黑衣女子对着赌媚娘点了点头，轻迈步履，她的背影一闪而过，看起来却身后若有三个幻影一般。黎媚娘一脸惊讶，刚才少宗主所展示的魅影虚渡竟然已经达到了三个幻影的境界了！她心里又同时猜测，难道这是少宗主故意向我展现她的实力不成?

半响之后，黎媚娘她才走上前去把那画像移回原处，这才说道："进来吧！"门外的侍女这才低头轻轻推开房门，来到黎媚娘的身前，恭敬地说道："媚娘，我们外面来了一个赌场高手！"黎媚娘一直让人以媚娘称呼她，所以她并没有觉得这样有所不敬！

黎媚娘眼睛一亮，精神一震，兴致勃勃地问道："哦，怎么回事？"侍女随后她把李云龙逢买必中，后又全部押上的种种道了出来。

黎媚娘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们赌场好久没有遇到这种高手了！我也很久没有遇到这种对手了！"她没有像那侍女想像中的担心，反而是有些兴奋地说："我们出去看看！"

外面大厅李云龙停下了脚步，对晨月说道：“我们运气真的是太好了，竟然还能在这里碰到他！”晨月沿着李云龙眼睛所看的方向看去，只见整个赌场最中间的个大赌桌旁，一个让她觉得颇为熟悉的老头忽然从凳子上蹦了起来，脚踩在凳子上，却是没有之前的醉态，气急败坏地说道：“老子今天运气不佳，输了八千两银子我认了，你别瞧不起人，老子虽然没有银子了，但是我这里还有一张明天晚上到秦家主参加寿筵的请帖，不知道能不能用它来赌？”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红色的长方形的精美纸帖。

听他这话，李云龙不由来气，他不自觉地拽紧了双手，眼中冒出了想要杀掉他的目光，果然是他，竟然还把他的银子全都输光了！晨月也是身子一震，她看到这老者手里拿着的果然是秦家主亲笔签字的请帖，这老者竟然有一张参加明晚寿筵的请帖？

在场的众人大哗，这洛阳秦家家主的寿筵请帖如今可是香饽饽，千金难求，这赌场里几乎大多都是路过洛阳的江湖中人，大家都对参加这寿筵充满了极高的兴趣。听说各大门派的重要人物包括掌门都会前去参加，能得到这请帖的都是江湖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这一张不是特别的金帖，但是由于本身请帖就不多，所以其珍贵也非同小可。听他说手里拿着的是一张请帖，赌桌上的女荷官脸色一变，显然，她不禁有些动容。不过，她没有当下拍板，好像也拿不定主意。

这个时候，一阵香风袭来，从内堂里走出一群穿着各种颜色的，但无一不是低胸薄纱，看起来格外香艳的女子，走起路来腰肢如蛇扭动，胸前随着脚步而上下晃动，波涛汹涌，而走在最中间的最为汹涌的就是这风月赌场表面上的老板娘——赌场圣手黎媚娘。

赌场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群性感撩人的美女所吸引，但是显然黎媚娘受到的注目远远多于她身后的女子。赌客们似乎都忘记了下注，要么是眼盯着那胸前的一对***，要么是盯着那扭动的大臀，很多人甚至露出了淫贱的模样，那些个包含欲望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正在幻想着怎么把这***的媚娘按倒在床上随意玩弄。

第一百四十八章 盗圣

听到黎媚娘的声音，李云龙和晨月这时才把目光看了过去，尽管李云龙已经看惯了身边几个女子的火爆身材，但黎媚娘那开放性感的装扮，特别是一对巨大的***让李云龙着实大吃了一惊，也不受控制地把目光瞟了过去。好在李云龙想到这个偷了他钱的老头还在这里，他才很不容易地继续盯着盗空空。

虽然李云龙的眼睛里也充满着欲望，但是经过刚才女荷官施展的媚术他已经有点适应了。不过对于黎媚娘还没有施展媚术就已经让人这样了让李云龙非常佩服，如果黎媚娘施展媚术的话不知道怎么样?

黎媚娘显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没有丝毫慌忙不适的神色，脸上仍然带着那让人窒息的笑容，娇嗔道："去去，大家不要用这种眼神盯着奴家看嘛！呵呵，都像是一群没吃饱的色狼模样，想要那个什么的话就去我们的风月楼啊！这里可是正正经经的赌场，大家正赌在兴头上怎么能就这么停下来呢？"

黎媚娘的声音传入众人的耳朵里，无不感到一阵酥麻。想不到黎媚娘的一句话还真的很管用，大部分人都尴尬一笑，但是却又同时腹诽道，风月楼的姑娘虽然不错，但哪里比的上你这个骚娘们儿带劲啊！不过好在一些常客也是偶尔能在这里看到黎媚娘的，所以当饱了饱眼福之后慢慢地都继续进行各自的赌桌事业，输的多的想着扳本，运气好赢了的就想着借势赢更夺多。

大家闯荡江湖，想要争夺武林盟主拼个你死我活是为了什么？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名利，但是名利下面那就是隐藏着人们对财富的欲望，所以钱财对江湖中人来说也是有着极大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日子风月赌场生意火爆的原因。

黎媚娘从人群中穿过，环视一周，眼睛不禁在站在这个赌场正中高大威猛，一脸刀削般刚毅和豪爽霸气的李云龙身上停留了一下，李云龙给了黎媚娘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并没有想其他人一样色迷迷地看着她，他的眼睛精光爆闪，只是一直狠狠地盯着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头。

黎媚娘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这老头说有一张万帮主的请帖，抬眼望去，他手里拿着请帖，盈盈挪步到了他的身前，笑着问道："你真的愿意拿这张帖子下注！！"

被黎媚娘怎么一说，盗空空还真的有些后悔，刚才一时激动，实在是有些口快，这可是他明天要去秦家的请帖啊，要是输了的话那岂不是没有机会了解这秦家所说的秘密的事宜，但是现在话已经出口，这么多人都已经听到了，就是想抵赖都不行。

盗空空看出黎媚娘是这里主事的人，硬着头皮承认道："是，没错，不过我这帖子得来不易，我要用这一张请帖押三千两银……三千两黄金，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盗空空本来想说三千两银子的，但后来想让她知难而退，便故意说三千两黄金。

众人一听，满堂大笑，这老头是不是有病啊！你那请帖再珍贵，那也是不值三千两黄金的，谁会花二万多两白银去买一张请帖啊？黎媚娘根本没有考虑，笑道："呵呵，想不到你还真会打算，你这请帖哪里会值三千两黄金？"当大家都以为黎媚娘不愿意，盗空空也是抒了一口气，但是，黎媚娘突然话语一转，说道："不过，我答应你，就用你这张请帖押三千两黄金！"

黎媚娘心想：既然少楼主要我帮忙，这洛阳秦家的请帖给了她肯定是一个好机会，到时少宗主当上了明月楼楼主，说不定少楼主念在她的功劳，会让她在明月楼中生居高位。这张请帖自己是怎么也要赢过来，她对自己的赌技还是很有信心的，虽然不敢说天下第一，但是却也难逢敌手，这银子肯定是不会输的，别说三千两，就算三万两又怎么样？反正她都有必胜的把握。

黎媚娘的话众赌客大哗，十分惊讶，这请帖明显不值三千两黄金啊，但转而也就释然了，这黎媚娘是谁呀，赌场圣手可不是说着玩的，她在这风月赌场这么多年虽然出手不多，但却没有听说过谁赢过她，这老头和她比，那不是找死吗？

盗空空的身子微微一振，想不到她竟然会答应，但是他好赌成性又好面子，他笑着说道："那好，那你可别输了不认账！"黎媚娘笑道："大家作证，我们风月赌场的名声如何，怎么会不认账呢？"

这时，众赌客都开始帮着赌媚娘说话了。"老头，你是不是自己怕输不敢来了？不敢你就直接认输算了！"

“黎媚娘在这洛阳谁不知道？怎么会赖账？倒是你别到时耍赖！”

……

“慢！”一个雄厚的声音在众人耳边炸响，仿若惊雷，整个大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李云龙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了出来，眼睛仍然是看着那老头，眼睛露出戏虐的神色，笑道：“不知道能不能再加上一人？”

盗空空把目光从黎媚娘身上移了过去，看到李云龙时身子一颤，暗呼倒霉，竟然是今天被他偷了八千两银子的倒楣鬼。他的目光只在李云龙身上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便又移开，心中只希望他没有认出自己来。

这时，那个刚才去报信的美侍在黎媚娘的耳边说道：“媚娘，刚才就是他连续押中点数！”黎媚娘媚眼朦胧迷醉，自勾勾地盯着李云龙的星目，笑着说道：“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要怎么赌？难道就用你刚刚从本赌场赢来的三千两银子？”黎媚娘想要借机羞辱他。

李云龙被她看着心中猛跳几下，连忙向下移开目光，可是却又看到了她那对***，更是震撼，还好他只是略微愣神，说道：“怎么？难道不可以吗？不过我可以加上这个。”李云龙一点也没有在意黎媚娘的羞辱，从身从拿出一块玉佩，这玉佩是他母亲家传的，李云龙从小就带在身上，知识不知道它的具体作用。黎媚娘在这风月赌场多年，什么样的东西没见过，现在她一看李云龙手上的玉佩就知道一定是一个宝贝，于是笑着说道：“哦，这位大哥，可以，怎么不可以？我刚才听说你在我们风月赌场已经连赢了好几把，赌技肯定是十分高明了，我也正想和你切磋一番，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来一场三人的单独比赌怎么样？”

盗空空乃江湖中有名的盗圣，什么没有见识过，这玉佩看起来普通，但他偷盗多年的经验来看，却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宝贝！他怎么会舍得放过这等宝贝，刚才还想怎么搞到手，现在竟然机会来了，他眼睛轱辘一转，摸了摸下巴的胡子，说道：“好，我同意！”

李云龙暗自高兴，想不到他们还真愿意让自己拿这个玉来押注，笑道：“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黎媚娘和盗空空既然心急地失态了，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条件？！”

李云龙只是盯着盗空空说道：“别担心，不是什么大的条件，只是输的人要答应赢的人一件事就行了！怎么样？”李云龙的这话是专门对

盗空空说的，他心中暗笑，老头，要是你输在我的手里看我怎么整死你！

盗空空和黎媚娘各自有着自己的心思。盗空空心中暗想，就算让你赢了又怎么样！我武功虽然在江湖中排不上名号，但是这轻功还是有把握的！到时一跑了之，你赖我何？嘿嘿！黎媚娘倒没有想到输，她心想，就算他们赌技再高，也敌不过我必胜的法宝，还能赚来两个所谓的条件，真是值得！

就这样，各怀鬼胎的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达成了协议。黎媚娘说道："这里人多，我们不要妨碍了其他赌客的兴致，不如我们移驾到内堂风月阁一赌如何？"赌空空无所谓，当即表示赞同！李云龙也觉得这里人多眼杂，怕他穿帮，说道："哦，想不到这里还有个风月阁，想来肯定非同一般，那让我开开眼界也好！我带着我这兄弟一起去应该没有意见吧！"

黎媚娘这时才注意他身侧有一个儒雅清秀，眉头紧锁的中年书生，虽然没有李云龙威武高大，但却看他眼中神采奕奕，气宇不凡，也不是等闲之辈，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在座的这些赌客就有些难过了，失望地唏嘘声此起彼伏，本来以为可以看到一场好戏，毕竟黎媚娘的赌技虽高，但那也是传闻当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识过，想不到却又是一场欢喜一场空。

盗空空从椅子上蹦了下来，李云龙就走上前去，把手拍在盗空空的肩膀上，说道："老朋友，真的很巧啊！想不到自从今天下午分别后，竟然让我在这里碰到你啊！"不过他的语气并不是故友重逢的喜悦，反而听起来有些咬牙切齿。

盗空空突然感到右肩上大手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刚阳内劲，这中年男子的功力似乎比他还要深厚，只是轻轻一掌拍下，右肩便感到无比的灼热，让他疼痛不已！盗空空连忙运起全身功力抵抗，不过刚好和这股内劲对上时，李云龙便把手松开了。

李云龙在盗空空的耳边说道："老头，本爷的钱袋可不是这么容易偷！要不是我大意，岂能让你盗走本爷的银子？"盗空空心中叫苦，今天怎么会看走了眼，本以为他没有什么武功，但却想不到他的功力如此高深，心中大是不解！

“你可千万要赢哦！不然这个条件就有点……嘿嘿！”李云龙阴毒地笑了两声。盗空空笑道：“呵呵！我今天只是借借而已，你放心吧！要是我赢了的话，八千两银子肯定还给你！”

第一百四十九章 黎媚娘

李云龙笑了笑，心想，话说的好听，你还不是想要赢我手里的这个玉佩，那也要你有这个机会才行啊！这个玉佩听自己母亲说里面可有一个秘密，自己怎么会可它输给别人呢?

正走间，李云龙觉得晨月用手拉了拉他的衣服，似乎有话和他说，便故意放慢了脚步，和晨月走到了最后，晨月之前一直看着几人的表现，她对李云龙说道："李兄，这次你可千万要小心了，我看他们对兴致这么高，好像是对你那个玉佩很感兴趣，恐怕那个玉佩很是珍贵！"

李云龙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他点了点头，轻轻摸了摸手里的玉佩，看来这玉佩不简单啊！他们竟然都想要得到它？难道真的和母亲说的一样里面有什么秘密不成?

黎媚娘自是不知道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没有空去知道，一路仍在沉浸在兴奋当中的黎媚娘穿过几个分间赌厅后，赌客的嘈杂叫嚷声渐渐减小，果然清静不少，黎媚娘把三人带到了一个有华丽的雕刻着漂亮花纹的白玉门。

几人知道这里肯定就是就是那所谓的风月阁了。黎媚娘回头看着三人，示意他们先进去，李云龙艺高胆大，不怕她耍手段，提步先走了进去，他虽然有心里准备，知道这个贵宾赌厅肯定比大厅还要华丽，但还是被这贵宾赌厅的布置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座以整块整块上好白玉石砌成的大赌厅厅以东西为轴，南北对称，堂厅中主红色盘龙柱造型别致，宽敞明亮，内部装修的突出特点是富丽奇巧，糜费考究。赌厅的墙壁和柱子多用大理石砌就，加之金漆彩绘的天花板，雕刻精美的木制家具，以及装饰用的贝壳、花饰，给人以华美、铺张、过分考究的感觉。

最为富丽堂皇的地方要算那条半围着整个房间，相当刺眼的境廓，境廓长大约八米，宽四米，高三米，顶上布满着各式各样的美女图案，每个美女都是身着丝搂，妙态尽露的做着各种诱人的动作。

几百支大红蜡烛的火光一起跃入境内，境中，境外。烛光辉映，如梦似幻，如同进人了一个春意哝哝的世界。

在整个风月阁里就只有中间的那个位子放着一张大红木赌桌，但看起来丝毫不单调，仿佛于整个风月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样。

黎媚娘看着发呆的三人，银铃一笑道："怎么样？这风月阁如何？""哇，乖乖，我老盗活了这么久还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风月阁，还真适合。"盗空空用手摸着那大赌桌喃喃道。

晨月虽然惊讶于这赌厅的奇异奇妙，但是忍受不了这淫糜的气氛，对风月赌场的影响更差了，毫不客气的说道："这风月阁果然不错，果然是一个有风月的地方，我想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的。"说完看了看李云龙。

李云龙沉迷于漫天的幻美景色当中，毫无查觉，不停的点头称赞，痴痴的道："是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样豪华的赌厅，确实够好……特别的。"李云龙到后面才发现晨月在看着他连忙改口。

看见他们的表现，黎媚娘显的非常满意，心里更是充满信心。黎媚娘故做大方道："你们是我们风月赌场的贵客，凡是在我们风月赌场里有的所以赌法都可以赌，现在你们想赌什么你们自己选吧！"

盗空空不愧的赌场老手，此时十分聪明，眼睛一转，反应其快，想了想道："这其他的我们赢不了你，那我们就摇骰子吧！一次放入赌盅中三颗骰子，然后谁投出的骰子点数大谁就获胜，你们觉得如何？"

盗空空虽然别的玩不好，但是由于他身手特别灵巧，耳聪目明，便在赌场里练就了摇骰子的绝活，如果不是风月赌场的赌盅经过了特殊处理，使他听不出骰子的点数，再加上运气又背，盗空空今天也不会输去那刚到手的八千两银子，但是如果摇骰子又不同，盗空空完全有信心摇出三个六点，那样的话不管另外两人怎么摇他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黎媚娘的赌场圣手的名号可不是吹的，其实玩什么都一样，对她来说摇骰子只是小菜一谍，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于是他把眼睛看向李云龙，询问他的意见。李云龙暗乎运气好，如果玩其他的他没什么经验，但是玩骰子对他刚才的实战磨练，现在已经操作成熟。所以三人很快达成了一至，大家都很满意，同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仿佛自己赢定了一样，只是不知道谁才能笑到最后。

三人各自站在赌桌的一角，晨月站在李云龙身后。黎媚娘拍拍手，让侍女把赌具拿来。不一会儿从门外走进三个穿着粉红薄纱的少

女。三个都是披肩长发，容貌也都非凡，薄纱下的白玉般的身子诺隐诺现，充满了诱惑，三个女子的手里都拿着一具暗紫色的赌具。分别放在三人前面。

当一个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少女在放下赌具以后，就扭动着身子来到李云龙的身边，这女子和他*的非常近，稀薄的轻纱下那深深的***也能够看的清清楚楚。李云龙简直可以闻到他身上散发的一种特别的让人沉迷的幽香。

李云龙暗自好笑，难道这美妇要*这些侍女的诱惑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来取胜吗？放下赌盅后那三个女的并没有离开风月阁，而是站在黎媚娘身后。

黎媚娘说道："为了公平，我们三个一起开始吧！"说完她使用手一拍木桌，眼前的赌盅蹦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几圈，然后落入黎媚娘手里。赌盅在黎媚娘手里操作如飞，忽急忽慢，不断的变幻着。

盗空空嘿嘿一笑，也不甘示弱，右手把赌盅极快的抄在手里，他升起一根手指放在赌盅底部，飞快的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只听到三颗骰子的发出清晰的声音。

李云龙没有他们的本事，所以也不玩花样，拿起骰子的赌盅，就乱摇起来，当然，李云龙是玩不出花样来。一道金光以后里面的三粒已经用真气锁住了，摇了几下，就放下了。周围人发生一阵失望的声音，李云龙摇骰子那样子果然难看。

但是黎媚娘却注意到了李云龙刚才发出的那道金光，心中一楞，想不到李云龙既然是一个内力高手，看他的样子差点看走眼了。李云龙没有发现黎媚娘已经发现他的动作了，现在他心中还信心满满的，里面的骰子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中了，能大就大，要小就小，这样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手机阅读ＳdXsw.com)

黎媚娘看见盗空空摇骰子既然也是应该老道高手，而对面的男子是一个内家高手，本来以为要赢他们是很容易的，但是想不到他们两个身藏不露，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不分胜负，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三千两黄金虽然不在什么，但是那老头手上秦家的请贴和那中年男子身上的玉佩她可势在必得。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她不得不动用备选方案，用她已经不怎么用过的媚功。还好他早有准备。

只听啪的一声，黎媚娘的赌盅重重的放在了桌子上，然后笑道：“想不到二位也是难得的高手，呵呵……”黎媚娘她笑的很甜，但这一次笑的特别不同，明笑一声传入李云龙的耳朵里，犹如天论之声，他的心脏也不停的跳动起来。她的脸上淀放出抚媚的笑容，形成一种独特而特别吸引人的魅力。

眼前的美人儿的玉手轻轻落下，放在她的玉腰带上，解开她的衣服，露出她白玉一般的身体，然后旁边的女子也一样把她们的衣服慢慢脱落，并且向他*过来。李云龙只觉得自己欲火越来越大，浑身大汗直冒。但是很快他身体内涌出一股热流让他瞬间清醒过来，李云龙眼里寒光一闪，他知道黎媚娘刚才对他用了媚功，如果不是他的至尊阳决对媚功有特殊的怎样的话今天说不定要被她控制在这里。

李云龙不动声色，假装成迷迷糊糊的样子用赌盅放在桌子上，黎媚娘笑道：“开。”说完黎媚娘就先开了她的赌盅，里面是两个六点和一个五点。接着是盗空空，他的是三个五点，李云龙冷笑一声，也拿开了赌盅，里面赫然是三个六点。

“哈哈，想不到我今天赢了，不好意思。”李云龙笑道：“怎么样？是不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嘿嘿，既然来了这里还想出去，你也头天真了，你去死吧！”黎媚娘一声怒吼，玉掌如飞，身体飞向了李云龙。“找死！”李云龙听了黎媚娘的话同时一声大吼，飞身而起，犹如一道白光从天而降，直往黎媚娘的天灵盖刺下。李云龙旁边的晨月大惊，万万没有想到李云龙竟然敢空手赤拳的迎上黎媚娘。

“砰！”如同雷声突响一样刺耳，李云龙的右臂的衣服震碎纷飞，他强大的拳头在黎媚娘玉掌飞来的瞬间重击在他的双手上，一声惨叫，黎媚娘后退数步。黎媚娘后面的侍女连忙上前把她接住。赌桌已经粉碎。

黎媚娘望着李云龙，一股熊熊烈火在她心底燃烧……黎媚娘同时盯着李云龙，尽管心中有所颤抖，但是面上却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全部给我退下！”黎媚娘淡淡的吩咐道。

黎媚娘摆开架式，天地一片肃杀。李云龙在微笑，他实在想不出黎媚娘还有什么高招，全场寂静无声，落针可闻。

李云龙微笑的道：“女人，不应该舞刀弄枪！”黎媚娘冷冷的道：“我黎媚娘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女人！”李云龙微笑，道：“可是你比我看到的女人都要女人，如果你不是女人，那你是什么？”

第一百五十章 阁中大战

黎媚娘道：“在武学修为上，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女人。”的确，她在三岁开始习武，从来就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也是她的手下败将。对于男人，她习惯了冷傲和贬底。三十三年来，她还没有遇上能让自己俯首称臣的男人。嫁给陈霸，只是无奈下的选择。再强的女人，也需要一个男人。

刚才李云龙的一招，虽然让她心存余虑，但是那颗争强好胜的心也彻底的被燃烧起来。她喜欢眼前这个霸气十足的男人，这更增强了她要征服的信念，尽管自己没有把握，她还是希望试试。

李云龙在离黎媚娘两丈前站定，嘿嘿笑道：“看来你一定很少挨男人的板子，不过你这样的性格我喜欢。”黎媚娘咯咯直笑，道：“你倒很坦白！可是未免太小看人了……”话还未说完，她就闪跃而出，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剑，她拔剑直向李云龙攻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兼且事起突然，等李云龙明白过来的时候，黎媚娘的长剑离他的胸膛只有五尺。

五尺。

面对黎媚娘这样的高手，这个距离足以让常人死千次万次。剑劲把地上的削带起，所有周围的人都感到一股使人窒息的压力迫体而来，他们离开李云龙和黎媚娘两人最少有五丈的距离，仍感到黎媚娘这一剑的凶威，身在攻击核心的李云龙所受的压力，可以想见。

李云龙没有动，纹丝未动！不但所有在场的人为之惊讶，就是持剑而来的黎媚娘也大吃一惊，实在想不出他葫芦里埋的是什么药。

此时，长剑离李云龙只有四尺。黎媚娘顿时发出一声娇喝，运集功力，全速击去。不管李云龙葫芦埋的是什么？她都不可能撤手，只有义无反顾。这是黎媚娘一生剑技的精华。这一剑的速度、角度、气势都非常凌厉。

黎媚一击。这是以她名字命名的招式，她最引以为豪的绝招！它在杀招下隐藏着黎媚娘自己为之自毫的媚功，对，是媚功，这是黎媚娘十年来的研究而创造出来的。

天地变色。长剑竟然发出银色的光辉，就是太阳照射，也无法掩盖这剑气的光芒！

“李公子，不要！”面对这一险境，晨月忍不住的叫出声来。是担心吗？也许吧！而其他的人都停止了呼吸，只有十数个紧张得忐忑跳动的心。虽然她们是黎媚娘的人，但是也忍不住为李云龙担心。

全场屏息，继而——看见了他们最为担心的一幕，长剑刺入李云龙的胸膛！

李云龙来不及躲闪，黎媚娘的剑已经刺在他的胸膛，他闷哼一声，怒视着黎媚娘，然后又垂首看着没入自己胸膛的剑尖。

“啊！！”李云龙一声大吼！所有人都以为这剑刺破了他的心脏！黎媚娘也不例外。可是李云龙一声大吼之中，黎媚娘脸色大惊。她原本估计这一剑，最低也会穿透李云龙的胸背，然而这一剑刚刺破他身上的衣服一点点就再也刺不进去了。

在黎媚娘的剑碰到李云龙的肌肉之时，那一刻，她感到无比强大的反冲力。李云龙体内的罡气竟是如此的强大！李云龙的一声大吼，声波激射往四周围睹的每一个人的耳膜内，使那些没有练过武艺的人，痛苦万状，就是习练过武艺的人也都心跳意躁。

处于交战中心的黎媚娘见自己长剑没能刺伤李云龙，心知不妙，运起内力，方要把剑震开，再运力前挑，岂知李云龙突然一把手伸出，就把她抱在了怀中。

此时，李云龙的欲望已经被黎媚娘的媚功彻底激发，而黎媚娘落在他的手上，顿时感觉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云龙强悍的力量和充满男人的气息，让她彻底的失去芳心自主。只能让李云龙紧紧的抱住，任由手中长剑跌落，一双如梦似的眼睛惊惧地盯着邪性十足的李云龙。

这男人，在这一刻，令她感到心颤。李云龙邪笑道：“你错了最佳为夫报仇的时机，很遗憾，我不能再给你同样的机会了。”“要杀就杀，别说废话。”黎媚娘的声音虽然略带颤抖，但是仍然是很好听。

李云龙邪笑的道：“如果你同意嫁我，我马上就放了你。”黎媚娘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怒道：“绝不！”李云龙邪邪地道：“信不信我当场***你？”

“这位公子，放开我们的师傅！否则，我让她死！”一个海盗不知道何时已经把刀架在了晨月的脖子上，由于晨月不会武功，刚才的战斗已经让她受了一点伤，现在脸色有点苍白。

李云龙怒火燃烧，一把甩开黎媚娘，怒吼道：“放开他！”“杀了他！”一声令下，许多侍女顿时变得不顾生死，举刀冲向李云龙！或许是他们心想此时不扑杀李云龙，但是他们现在在陷害李云龙，想要他死，李云龙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回过头也会被他杀死。与其等死，不如奋力一搏！

晨月在一旁娇喝喊道：“不要！”那嘶心的呐喊，其实是想为那些侍女们。晨月的话刚喊罢，侍女们还不曾动手之际，李云龙已经冲至人群里，接着惨叫不止。“李公子，不要！！！”晨月眼泪湿润的呐喊！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他们。

此时，只见李云龙在人群里，见人就抓，抓到就打没有一个人可以*近他，只有他的拳头打到他们的身体。

“住手！”黎媚娘大声的喊道。一切随着黎媚娘的话音全部停止了，遍地都是痛苦挣扎的赌场侍女。但是没有一个死去，也没有人变成残废。十多人，无一幸免的都打倒。

李云龙转而对黎媚娘和那些侍女道：“你们走吧，如果要报仇，随时可以找我。但是绝对不许你们欺负这里的每一个人，否则休怪我无情。”众侍女都在盯着黎媚娘。

全场不闻一点声音，静待黎媚娘决定他们的命运。只听李云龙缓缓的道：“要走的也是你，这里是风月赌场的风月阁，不是你的家！”

李云龙听之一楞，笑道：“我还真忘记了，还以为你们是来找我麻烦的，兄弟，我们走。”后面的一句是对晨月说道。晨月现在脸色有些苍白，也许是由于刚才的战斗影响到她了，“怎么了？”李云龙问道。

“没事。”晨月摇摇头，由于晨月是个女子，所以刚才黎媚娘的媚功对他的影响不大，但是晨月本身有病在身，加上刚才李云龙的气势外放，让她受了不小的伤。

虽然晨月说没事，但是李云龙还是不放笑她，用一只手放在他的后背，慢慢的输给她一些内力，而晨月的脸色也逐渐的红润起来了。

完事以后李云龙就带着晨月向外走去，但是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看发现盗空空早已不知所踪。

李云龙心想：想不到刚才他既然不声不响的逃走了，早知道刚才不和他们赌了，真是好处没有，坏事多一件，麻烦不断啊！

李云龙走后一个侍女来到黎媚娘旁边问道："师傅，怎么样？你没事吧！""没事，想不到他的武功这么厉害，传令下去一定要查出他的来历。"黎媚娘吩咐道。刚才李云龙几次破了她的媚功，黎媚娘的心防已经有了裂痕，所以她现在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里面。同时她想到，如果李云龙的背景还行的话可以做为少楼主说的那个人，不过要控制他比较麻烦。

第二天一早，李云龙就招呼了蓝冰月和晨月他们，几人来到大厅吃饭。一路上蓝冰月她们几个女的有说有笑，再加上旁边有个不安静的蓝雅和蓝丽，自然是好不热闹，几人不时发出嬉笑声。

李云龙见她们相处融洽，自然是心中暗喜，心想，如果是一般这一辈子只要有这三个如花似玉的娇妻自己也就满足了。可是自己不是一般人啊！李云龙对旁边的冷风道："冷伯，现在你的伤怎么样了？"经过几天修养，冷风现在基本上上可以象平常人一样生活了。

"多谢李公子关心，现在我除了不能武以外，其他的都没事了。"冷风道。旁边的莫光这时道："老弟啊！昨天明天好酒！今天我可要喝的够。""哈哈，老哥放心，今天我让你喝的起不来。"李云龙笑道。

"不行，这可不行，酒就要喝的，但是不能喝的起不来，否则的话就不能去玩了。"莫光听了李云龙的话连忙摇摇头道。"哈哈，好，就这样定了，今天我已经叫了整个洛阳最好的菜了。"

接着众人跨进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现在李云龙钱有了就不怕没有钱付帐了。只见这房间里金漆银器，红桌藤椅，圆窗雕凤，屏风刻龙，花毯铺地，名画饰墙，好不华丽美观。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十分的名贵。

李云龙吩咐小二斟酒上菜，不到片刻，小二便端着各色精致的佳肴陆续走了进来。一时间，整个房间里都充盈着菜香，佳肴的香味钻入鼻中，直叫人食指大动。

桌子上密密麻麻铺满了菜碟，光从这外表香味来看，这些菜均是非凡，李云龙闯荡江湖这么久，但这里的大部分菜肴都没有见过，都乃罕见的山珍海味。

“咦，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鸳鸯五珍烩？”蓝丽盯着这最后一道菜吞了下口水。晨月是武林第一才女，当然认识这菜是什么，于是不由把目光看向蓝丽，问道：“对了，蓝丽妹妹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这是鸳鸯五珍烩的？”

蓝丽面不改色的说道：“哦，我在家里吃过几次，我最喜欢吃这个菜了！”

第一百五十一章 白云山庄

晨月一脸诧异，眼前的蓝丽竟然吃过这个菜？这鸳鸯五珍烩乃是宫廷名菜，民间根本无法吃到，天下会做这道菜的厨师只有两人，除了皇宫里的御膳房总管外，便是现在在洛阳创造出这道菜的大厨。

李云龙虽然不知道这菜有什么不对，但他见晨月的脸上有些疑惑，连忙说道："蓝丽的家里是长安有名的富贾，加上她又贪吃，真的是什么菜都吃过。"

蓝丽"呵呵"尴尬一笑，她后来才记起这菜只有皇宫里才有，而她蓝家经常在皇宫来往，所以我才吃到过几次，现在虽然和晨月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告诉晨月真正的身份，刚才的一番话已经让她漏馅了，她的心里颇为紧张，真的害怕让晨月看出端倪。

晨月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还有哪个富贾能做出这道菜，没有再想下去，而李云龙就连忙招呼几人吃菜。同时这鸳鸯五珍烩引起了李云龙的好奇，不光是因为这道菜的色香，更因为刚才两人的话里似乎说这道菜很是珍贵。

一尝之下，果然是鲜嫩爽口，滑而不腻，唇齿含香。美酒佳肴，加上大家都心情愉悦，一顿饭自然是有说有笑，众人尽欢。李云龙暗自高兴，这是和这些女子培养感情的最好时机，他不会放弃的，一个个故事笑话从他嘴里出来，让众人眉开眼笑。只是众人现在还不知道，在洛阳城外的一个山庄现在在发生一件大事。

白云山庄白云山庄是洛阳秦家的一个庄院，只是世人都不知道，不过这里也有着一个名人。白云山庄中的大厅自然美伦美奂，一切的摆设尤如帝王之家一般豪华，但豪华之中另有几分淡雅出尘的味道，更隐藏着主人特有的英锐之气。

此时一黑衣中年道人坐在红木椅子上，此人腰系红带，眼神有几分忧郁，望着墙上的一对宝剑陷入了沉思，他的多年阅历在告诉他，此间的主人决不是好惹的。

他认识那对宝剑。十三年前"游龙戏凤"点苍剑客骆雁、崆峒剑客冷冰夫妇归隐江湖，他们使用的就是这对龙霆剑和凤舞剑，骆雁、冷

冰夫妇都名列当世十大剑客之中。莫不是此间的主人与他们有关系？他想。

一个独眼汉子眼睁睁地看着过大厅里一对有真马一半大小的玉马，玉马的玉质已在他眼里已是上上之选，雕刻的工艺更是巧夺天工，最奇妙的是玉马的一双眼睛竟然镶嵌了一对大小一样的猫眼宝石，此时正发出绿色的光芒。如此一件珍贵的宝物竟然随便地放在大厅内，汉子的目光中已流露出贪婪的凶光。

还有一个年老的儒生将注意力放在了一幅画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看得目瞪口呆，嘴里反复在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此人白衣素袍，只是左边衣袖上绣有一银丝青松图案，一看就知道这老儒生来历不凡。

只有一个紫衣少年似乎有点坐立不安，他此时东张西望的不知在看什么。四个人都是身带长剑，显然是武林中人。

忽然内厅的帘幕打开，一个绝世风采的少年已锦衣玉带的走了进来。他的头发装饰是最简单的，只是随便的将长发一扎披在肩后，但他身上的衣衫和腰带佩器却无不显出奢华的气派，然而似乎只有他才能拥有如此奢侈的装饰而不让人感到俗气。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身上无剑。他就是秦家少主秦双城，秦梦瑶的弟弟。他的身后他的丫鬟小梅、小菊二人却腰带长剑，小梅的长剑偏长，小菊的长剑偏短一些。

四位来客已起身行礼，中年道人打了个揖手，道：“在下等人冒昧打扰，失礼之处，还望公子多多见谅！”

秦双城抱拳笑道：“各位不必多礼，请随便坐。”众人分宾主坐下后，年老的儒生叹道：“老朽孤陋寡闻，竟然不知人间有如此仙境，紫金帝国多风流名士，果然名不虚传。”

秦双城微微一笑道：“老先生过奖了，久闻长白山岁寒三友的大名，今日得见韩白松韩老前辈风采，也算晚生有幸。”说话间已有四位素衣少女端着茶盘上来，极好的茶香顿时溢满大厅。

中年人见秦双城一眼看破老人的来历，心中暗暗警惕，紫衣少年面色大变，手不自觉地握向腰畔长剑剑柄。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韩白松已是一段老得只可以作柴烧的木头，哪里及得上你们这一代年少

英雄。唉，不提了。”他说话间看有意无意地看象紫衣少年，目光威严，似乎警告少年不要轻举妄动。

秦双城举杯道：“果然是韩老先生，那么黄山七隐的石隐道长和长江万里追命剑林天林先生在下也是仰慕已久，只是这位兄台，请恕在下眼拙，实在是不知何方英雄。”紫衣少年哼了一声并不言语。

石隐道人笑道：“公子好眼力，这位兄弟是大明帝国万马山庄少庄主方生。”秦双城点了点头：“名家之后，果然不凡。各位请用茶。”

石隐道人喝了一口茶，叹道：“果然是极品之茶，贫道久居黄山，一直爱喝西湖龙井，今日品尝公子之茶，却不知道原来过往喝的根本不值一提。”

秦双城笑道：“这是从雪山上的上等活泉雪水，用这水泡制西湖龙井茶，实在可以说是最恰当不过。”石隐道人又喝了几口茶，道：“请恕在下等孤陋寡闻，还未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呢。”

秦双城含笑道：“在下秦双城。”

秦双城。在座四个人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面色大变。因为秦双城这名字早就传遍了整个大陆，甚至比大明的东方艳阳、大清的姚遇春这两大名动天下的少年英雄还要出名。他在七榜之中是进入地榜最年轻的少年。只要想想这个叫做秦双城的少年曾经和刀王交过手，而且数十招内不败，就足已令天下江湖高手心生惧意。

方生更是紧张，握剑的手竟已开始出汗。石隐道人愣了半晌，叹道：“传闻秦公子乃是人中之龙，今日一见方知名不虚传。”(手机阅读ＳdXsw.com)

秦双城哈哈一笑道：“江湖传闻大都言过其实，倒让前辈取笑了。”石隐道人望了韩白松一眼，道：“本不敢打扰公子的清静，但我等昨晚追踪一匪人至此，却在这里附近失去踪影，却不知公子这里可有人来过？”

林天原本是横行长江的独行大盗，但此时也不敢造次，他沉声道：“我们在庄外发现有人倒地的痕迹，却不知是否贵庄好心救过什么人入庄，要知道凶徒穷凶极恶，虽然负了伤，但一旦复原过来，只恐徒生不测。”

秦双城觉得有些奇怪，道：“今天我们这里的确在庄外救了个人，不过那是个女孩。”石隐道人愣了愣，道：“女孩？”

秦双城点头道：“小菊，今天还有谁进来过吗？”小菊摇头道：“今天除了这四位先生，没有人进来。”林天沉吟了下，道：“这里又四野无人，一个女孩倒在门口，公子不觉得奇怪吗？”

秦双城还没出声，小菊已抢先道：“她是个乞丐，倒在我们门口，这有什么奇怪的？”秦双城心中忍不住想笑，小菊这个女孩，对于女孩护得紧。

石隐道人想了想，道：“我们想见一下这个女孩，不知道方不方便。”秦双城想了想道：“这就难了。”林天道：“公子是不让我们见下？”

秦双城道：“这个女孩如今体弱身虚，如果各位和她没什么关系的话，在下实在不方便让你们打扰她。”方生冷笑，道：“你说是救了个女乞丐，谁相信那是真的。”小梅忽然冷然道：“那方公子的意思是说我们公子说谎了？”她目光一下变得深沉起来，全身上下竟然凝聚了一层浓浓的杀意。

韩白松忽然微微一笑，一只手已按在了茶杯上，一声怪声发出，茶杯已经陷进入了坚愈钢铁的红木茶几里。秦双城看在眼里，却只是淡淡地一笑。小梅已走到韩白松桌前，她的两只手也按在茶杯边缘，只见她轻轻一运力那只陷下去的茶杯已在她手上。

就在众人还在吃惊的时侯，小梅已斟了满满的一杯热茶放在了韩白松的面前，她的神情还是那么冰冷，道：“先生想必是嫌茶凉了吧？”这一下韩白松等人无不面色大变，韩白松原本想试下秦双城的功力，但做梦也想不到，这儿随便的一个侍女都有如此惊人的内力。

秦双城陷入了沉思，他目光闪动，忽然道：“在下有事不解，诸位说凶徒如何凶顽，却不知昨夜他做了什么大事，有劳几位连夜追踪？”韩白松、石隐道人等人忽然面面相觑，没有出声。

秦双城道：“用不了多久就是家父的六十大寿，希望四位到时候到来参加。”秦双城这么说石隐道人等人就起来告辞了，韩白松、林星天、刘盘生、石隐道人刚走到前院，却发现大院门口站着一个黑衣老人，黑衣老人面若冷霜，身后两个容貌极其相似的白衣女孩分站左右，三个人竟然将出口堵住。

秦双城有些惊喜，他躬身道：“师傅，您回来啦，黑衣老人冷冷道：“门外正北百步外，四个人，不要留活口。”秦双城虽然觉得有些诧异，但还是躬身道：“遵命。”众人只觉得眼前白影一闪，秦双城已消失在前院。

林天忍不住流出了一身冷汗，方生也在流汗，连石隐道人、韩白松也一阵胆寒，他们看向老人，韩白松觉得有些脸熟，但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小梅、小菊手中已有剑，老人身后的那对女孩也拔剑在手，四个女孩将石隐道人、韩白松等四人围在当场。

石隐道人强做镇定，冷冷道：“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百五十二章 秦双城

老人的声音带着沙哑，道：“听说暗魔门此次开坛，八部天王，七无常、六公主、五旗令主及五散人齐聚紫金帝国，各位不知是哪一部众的？”四人面色顿时骤变，却无一人出声。

老人叹息了一声道：“暗魔门的行事固然毒得很，但手段更是残酷，动不动就给武林中人带来灭门之祸，老夫来时已顺路将你们这一路的线索全部拔掉，现在只剩下门外的一老三少，还有你们这四个人。非我好杀，实不得已而为。”林天的背上全是汗水。

老人又道：“我与利门主有约在先，庄外更有利门主赠我的暗魔门门众回避的旗帜，难道你们没有看见？”石隐道人颤声道：“前辈请恕晚辈冒犯，实在是因一时情急，才有此无心之失。”

老人叹道：“十年前我和利门主订约，凡有暗魔门的人入庄者，杀无赦；更何况此次暗魔门定有惊天之事发生，为了这里不被祸及，我只能杀人灭口了。”说完老人已经转身。

韩白松叹息了一声，道：“既然如此，那么老朽就葬在这里吧。”他长剑出鞘，一道白光直取老人后心。

但那对容貌相似的少女双剑一分，犹如两道矫龙闪动，已封住韩白松剑势，同时双剑暗藏攻势，举手间就将韩白松逼退了一步。石隐道人也拔剑上前，他和韩白松江湖成名多年，但面对那两个少女的剑势竟然一开始就双双落于下风，只觉对方剑法精妙无比，每势都守中带攻，两人江湖阅历丰富，虽然明知今天已入死地，但只求出奇制胜，逃出生天。

林天四下张望，见小梅正注视自己，心中一凛，知道这少女内功精湛，很可能是这些女孩子中武功最高的，自己根本不是其对手。他看了下四周，却暗中留意石隐道人那边，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机会，如果能活捉对方一个女孩，那么说不定还有逃生的可能。

方生显然沉不住气，颤抖的手已经拔剑而出，看到小菊面对着自己并始终注视着自己，于是挥剑就扑了上去。小菊冷笑声了一声，“找死。”她原本就一肚子火，此时更不留情，长剑一挺，就是杀招，她虽

然是女孩，却天生神力，所以与方生双剑一交，劲力催动，方生长剑顿时脱手。

小菊长剑一分，闪耀出三朵剑花，方生惊恐中不知如何闪躲，转身就奔向大门，却忽然感觉到身后一阵剧痛，然后就倒在雪地上，只是他竟然都没有感觉到雪地寒冷的气息，因为死亡在瞬间将他拖向更加寒冷的地方。

林天更是心寒，他看得出来，小菊她们几个不但武功奇高，而且显然杀过人，他看着小梅的脸色所凝聚的越来越浓的杀意，只觉得全身冰冷。

石隐道人、韩白松身上早已多处受伤，那对少女心意相同，施展出来的剑法配合之间妙到毫颠，攻守自如，而且二人绝不贪功，任凭石隐道人、韩白松两人连续出险招诱其变化，但两少女却不为所动，反而令石隐道人、韩白松连连受伤。

小梅忽然道："拔剑吧。"林天心下一紧。小梅冷冷地道："如果你不出剑，我保证你会死得更快。"林天只有出剑，他在长江两岸也有显赫的名声，武功自然不弱，其剑法辛辣而歹毒，但和小梅交手三招，却更加心慌，因为他发现小梅的剑法比他更狠毒。

黑衣老人不知什么时候转过了身，他平时面目慈祥，但眉宇间隐藏着股迫人的锐气，他望着小梅，看着小梅的眼神。小梅的眼神比冰雪还要冷，彷佛是来自地狱的死光，而且她全身竟然弥漫着一股比这苍茫大地还要冷的杀气。老人轻声叹息了一声。

小梅与林天的交手已经结束，双方都是快如电闪般出手，但仅仅七招，小梅已一剑洞穿了林天的咽喉。如果在江湖，如果小梅是在江湖杀了林天，那么她马上就能成名，但事实上这里发生的一切江湖决不会知道。

此时秦双城已经冲到了庄外的竹林。他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来没有置疑过他师傅的任何一个命令，他师傅让他杀人，他就杀，他师傅让他杀四个，他就绝对不会只杀三个。秦双城从小根着他师傅，就是他姐姐秦梦瑶和他相处的机会也不多，而他父亲对他又不太管，所以他现在眼里只有有师傅。

百步外，林下站立着一个神色威严的红衣老人，他身边站着三个红衣少年，个个目光深沉，但却站得如标枪一样直，手握腰畔的长

剑，象顽石一样纹丝不动。

“火云洞主。”连秦双城也有点诧异，面前的这老人有着不平凡的经历。老人看到秦双城也感到诧异，点头道，“年轻人，好眼力。”

秦双城点头道：“想不到名震云贵的火云洞主竟然也投身在暗魔门之中。”老人冷笑道：“你既然知道暗魔门已出，怎么还不把凶手交出来？”

秦双城冷然道：“什么凶手？”老人没出声。忽然，秦双城脑海闪过一个念头，顿时连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他失声道：“难道，难道利无名死了？”老人面色大变，眼神中现出一股凌利的杀气，但又却带一丝悲哀。

秦双城见到对方的神色，已知道自己果然猜得不错，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他之前见过利无名的武功，他不知道天下谁竟有如此高明的武功，可以杀死暗魔门门主。虽然他知道暗魔门门主一死，暗魔门必乱，但想到如此一个高手去世，也不由得一阵感叹。(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老人冷笑道：“莫不是你也是和刺客一路的？”秦双城摇摇头道：“不是！”老人望着秦双城，忽然仰天大笑，笑声震得四周树枝上的树叶纷纷落下。

老人龙木公冷冷一笑道：“你能从里面逃出来，功夫也算练得不错了，林天的的剑下是一向不留活口的。”

秦双城的笑容变得冷傲起来，他淡淡地道：“这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逃？”龙木公不禁为对方的气势所迫，忍不住眨了眨眼睛。秦双城身上虽然没有剑，但神情忽然变得冷漠和从容，他全身衣衫华贵和干洁，并不象与人动过手的模样。

龙木公心头一惊，“你是——？”秦双城淡淡地道：“在下秦双城！”声音不大，但在龙木公的耳边无疑是炸响了一个霹雳一般。

秦双城，这名字在江湖上实在是太出名了，每一个武林中的人都想见识一下这个似乎是来自于传说中的少年，见识一下他的绝世风采和盖世武功。龙木公定了定神冷冷道：“秦公子既然想和本门为敌，只怕到时会后悔。”

秦双城淡淡道：“在下做事从来都不后悔，也少问武林中事，只是别人如果犯上门来，我也不会轻易放过，更何况本庄有贵门止步的标示，入庄者无疑自寻死路。”龙木公道：“老夫并没有踏入贵庄半步！”

秦双城看着龙木公心中有些唏嘘，但依然道：“贵教人入庄者死，使人入庄者更得死！”

龙木公忽然哈哈大笑：“我也想见识一下秦公子的绝世武功。”他成名已久，凭着他的三十六路火云剑法名动川南，他的师兄白云洞主更是川南第一使剑高手，此时虽然知道对手乃是平生劲敌，但见他年纪轻轻，却也并不是非常在意——毕竟江湖的传闻太多夸张的说法。

“好！”声长啸传出，啸声开始并不大声，但渐渐的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厮杀，又象是一只孤独的大鹰在云际翱翔，时而俯冲到群山之颠之时，啸声响彻山谷，回声激荡。秦双城长啸声中身影如同一道白色的银光般冲了上去，他的目标却并非龙木公，而是那三个红衣少年。

同时，龙木公身后三名红衣少年已拔出三口百炼精钢的青锋剑刺向秦双城，显然他们也在等待出手的这刻，他们的出手极其迅捷，显得训练有素。秦双城身影却在这瞬间停住，他叹息道：“好快的剑，可惜！”他可惜的是这些少年的武功练来不易，但他知道这些少年是杀人的机器。说话间他人影飘动，右手食指以闪电般的速度在三人三口剑上分别弹了一下。这三名少年的剑法和武功在江湖上已可以说是好身手，但他们今天的对手是秦双城，他的身形已不能用快来形容，他手指上的力量比雷霆还猛烈。

龙木公只听见三声很轻的声音，那三口剑已全朝他的身上刺来。龙木公大吃一惊，他本以为凭借三个少年的力量可以看一下秦双城的真实武功，实在不是对手时也可以借机逃走。但秦双城的武功简直不是凡人所能够想象的，他在瞬间用出移花嫁木的招数、大挪移的内力心法，以及弹指神通的指法，顿时将三个少年原本攻向秦双城的歹毒剑招变成了攻向龙木公的胸膛。这一下变故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双方的距离不过几尺，暗魔门训练出来的死士出手向来都是极为凌利和凶猛的。

龙木公没有多少思考的时间，他的年纪虽老，反应还算快，在电光火石的一刹间，他已经拔出了腰间的长剑挡开了三口攻向他胸膛的长剑。他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化解这几个少年的攻击，但他却突然感到

少年的剑上多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旋转着，将他的身子向前拖动，这股力量不但巨大，而且难以捉摸，龙木公的心在沉。

事实上他只看出秦双城的移花嫁木和弹指神功两项绝技，至于大挪移的心法，他是根本无法看出来的。秦双城举手之间看来毫不费力，但他已将五、六种武林不传之秘的绝技熔为一体，信手使出，当真说不出的潇洒和轻松，但也只有承受人才能感觉到这种奇功的可怕。

第一百五十三章 无名老人

三个红衣少年也心下骇然，慌忙中想收剑，但转眼间秦双城身形飘动，手指又分别在他们长剑上弹了一指，三口长剑再度刺向龙木公。龙木公只有使出自己最拿手的绝招，这已是一种救生的本能。那招“平地风雷”已不知道救过他多少次性命，此时他呼叫着，脸上的须发皆张，身形暴起时，满天的树叶飞舞，刹那间将四人裹在其中。

但即使龙木公全力施为，他的剑第二度与红衣少年的长剑相交时，手腕还是感到一阵剧烈的酸麻，长剑几乎脱手，同时剑势受阻，身子向前跨了两步。他不知道他用力越大，被对方牵引的力量也越大。霎时灰衣少年的三口长剑又刺到，少年的面色已经充满惊恐，但他的身影和力量完全被秦双城刚才手指轻轻一弹而带动。

一声兵器相交的声音十分刺耳。龙木公几乎是拼命尽全部的力量将面前一最近少年的长剑撞开，其自身剑势强劲不绝，已插入少年的胸膛，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白雪，少年的死尸栽倒。就在这一瞬间，另外两个灰衣少年的长剑分别刺入龙木公的肋下和左胸，龙木公剧痛之下双手往两边用力扫出，打在了两少年的身上。两名少年的身子飞出了数丈，跌倒在地上，显然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树叶飘起，龙木公身上的血也在流个不停。秦双城望着龙木公的神情多少有些怜悯，他转过了身子。龙木公还能勉强站着，他睁大了眼睛似乎还不相信这就是他的结局。他不相信这年纪轻轻的少年竟有如此惊人的功夫，在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了数十个名动天下的当世高手，但竟无一人可以和这少年相提并论。

“你、你真、真的是秦、双城？”龙木公颤声问。秦双城点点头。龙木公又颤声道：“刀王杀了门主，他和你、你有什么关、关系？”秦双城心中一阵激动，他道：“原来是刀王，可惜我和他也只有一面之缘。”

龙木公忽然狂笑起来：“不过，不过，刀王也死了，哈哈，哈哈，凭、凭你的武功纵横天下并非难事，加入暗魔门——”龙木公并没有把话说完，他身体栽倒在地上，附近的树叶染成了红色。

秦双城久久地伫立在地上，过了好久他才吐出一口气，道：“我并不喜欢杀人。”他似乎在和别人说话。

当秦双城回头的侍候，在他身后站立着一个黑衣老人，和秦双城站在一起比较，老人足足比秦双城高过一个头，他此时他的脸色异常苍白。老人的手指细长而有力，神色飘逸却又冷漠，这一站，令大地间更加寒冷，而老人的目光闪动，射出数道寒电。

秦双城静静地垂手而立，他知道老人一旦双眸中出现这样的目光，就一定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对他说。老人的唇微微动着，但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他道：“你的武功已胜我当年许多。”他的目光忽然望向天际，叹了口气，道：“暗魔门的无相神功本来过于阴毒，但你既以大挪移的内功为根基，并且将它们融为一体，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他声音忽然一顿，沉声道：“但你别以此妄自骄傲，要知道世上尚有不少高人，更何况生死胜负之间不全是*一个武字就可以解决的。”秦双城轻声道：“弟子不敢。”

老人轻声叹息了一声，低声道：“我见你天性淳朴，大节上能把持得定，所以才将一身武功传给了你，然而你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本来我是放心不下的。但是你要等人也开出现了，你自己好好的把握吧！我相信你会找到他建功立业的，我心里也放心多了，所以今天，我终于可以安心走了。”老人的声音十分无奈和凄凉。

秦双城吓了一跳，他知道这几年老人很少在这里居住，所以今天他说走一定更有深意，他凝望老人，颤声道：“师傅，您要去哪里？”老人淡淡道：“生死本来就是必然的事，我既知天命，所以也该走了。”

秦双城一时说不出话，眼眶已经湿润了。老人他叹息了声，又笑了笑，道：“既然利无名这个老家伙昨晚都走了，天意或该当如此，我这一路也不怕寂寞了。”秦双城呆呆地站在地上，渐渐的，眼泪忍不住从他的眼眶中滴了下来，他忽然跪在地上，想说什么，却声音哽咽。

老人抚摸着秦双城的头，道：“傻孩子，哭什么？三十多年前我已经是个死人，是大师兄救了我，他的见识之高、学识渊博世人无法可以想象，他预言我十五年后必死，但我却苟且了三十年了。”说到这里，老人长叹一声，道：“更何况早在五十年前，我早已看破生死。”

秦双城咬紧了牙关，一丝鲜血顺着他的唇间流了下来，他哽咽道：“师傅，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叹道：“我也不是很清楚，虽然利无名在个人、帮会之间恩怨颇深，但毕竟是绝顶高手，和天道人在武功上更是彼此敬重，惺惺相惜，他们私下相约比武的事情我也早就知道，但我却万万想不到一夜之间两大高手竟然同归于尽。”老人叹息道：“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旁观此役。”

(手机阅读ＳdXsw.com)

老人忽然道：“只可惜我还有几件大事没有了，多少有些遗憾。”秦双城低首道：“双城不才，请师傅示下，双城一定替师傅完成。”

老人点了点头，道：“头一件事是日后江湖上如果有人使达摩剑法，有一人就杀一人，有一百人你就替我杀一百人。”老人的声音竟显得恐怖异常，这本不该是象他如此世外高人所说的话，除非他的心中对什么事什么人的愤恨已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所以才有如此的杀机。

秦双城没有问什么原因，他知道他师傅崇高的人格，也知道师傅虽然言行间冷酷，但心底向来宽容慈善，但他既然留下这样的遗言，那么自然便有其原因，对秦双城来说，师傅的话向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他沉声道：“是！”老人道：“你虽然学过达摩剑法，但你已经忘记了，是不是？”秦双城点头，“是的。”

老人转过身来，他道：“记得我说过要你找一个人吗？”秦双城点点头道：“记得。”“我知道从小你就有一个志向，你的志向不是做一个江湖中人，你想做一个将军，一个带着军队征战天下的将军，所以十几年来我不但教了你绝世的武功，而且还教了你兵法战略，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你的理想，但是现在大陆五国纷争，没有一个是你的明主，但是不久前有的老朋友派人来告诉我，天下的乱世就要统一了，而天下的明主也将出现了，所以说你要找的人也出现了，希望以后你真能实现你的理想。”老人道。

秦双城道：“师傅放心，我会努力的。”“你虽然身有黑道武功，但是我相信正在能够有作为的人是不会不也你的，所以这点你不用担

心。不过你的父亲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将来你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要难做了。”老人道。

“师傅的话是什么意思？”秦双城问道。“你最近见过你姐姐吗？”老人问道。“见过，她刚到家里没几天，要不是李龙我姐姐也不会变的现在这样。”秦双城恶狠狠的说道。

“你以为真的是这样吗？腊月山庄存在江湖这么长时间凭李龙他能够把它血洗吗？你不知道腊月山庄的来历，就是知道了人也不多，但是我相信就算以暗魔门的实力来对付腊月山庄也不能却易得手的，所以你不要去相信那些江湖传言。”老人道。

接着老人又道：“你的父亲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可能另有所谋，你姐姐是个无辜的人，希望以后你能够好好的照顾他。”

“恩。”秦双城应了一声，虽然他和秦梦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知道这个姐姐从小就关心他，所以现在他自己长大了应该保护自己的姐姐了。

老人走了。

忽然间，大风起，树叶又飞扬起来。老人高大的身影漫漫消失在这世界中，他踏着大风而去，也许终会化在这大风中。

秦双城又一次跪了下来，终于忍不住再度失声痛哭起来。这是他的师傅，而他一直把他当做是自己的父亲，他在这世上唯一尊敬的长辈。

老人在秦双城两岁的时侯陪他玩耍，三岁的时侯教他练武功和剑法，五岁教他读书，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一个年长之人象他那样是对他好，尽管老人对他的训练是残酷和苛刻的。有一天他长大了，老人告诉他如何去思考问题，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老人总是在默默地帮助他，而没有任何的干预。

当他向往江湖，所以跟着老人走江湖，他突然发觉自己的武功竟然比武林中任何一位名动天下的人物都要高得多，这种满足是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当他喜欢当个将军的时候，老人就用他的智慧，教了他许多将军应该做的事情和知识。今天，一代武学大师便这样远去了。

只是，秦双城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老人自称自己是“无名老人”、“无名老先生”，老人甚至严禁秦双城向任何人打听关于老人的任何事情，秦双城谨守老人的命令，但这也是秦双城这些年来最难受的一件事。他知道老人的身上一定有很多心酸的秘密。就这样未来李云龙手下十大元帅之一的秦双城的师傅无名老人就这样走了。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无名老人，就没有秦双城大元帅，也不会人大秦帝国在最短的时间内统一苍茫大陆，为以后的神魔之战留下的宝贵的元气。

第一百五十四章 洛阳秦家

客栈里，李云龙等人吃好饭以后，李云龙道：“我们在洛阳休息几天在赶路吧！在洛阳他们的人虽多，但是想认出我们来是不容易的，况且现在冷伯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如果等冷伯的伤好了以后我们在离开就多了一份战力。”李云龙所说的他们自然是说天魔宫，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众人都明白他的话的意思。不过刚才李云龙所说的留在洛阳的原因不是这个，主要是为了秦梦瑶。特别是秦梦瑶的父亲秦顶天的事情，因为他心里觉得有一种不安，天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最近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和他有关。

晨月不知道现在李云龙心里的想法，不过她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冷风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晨月对他的关系不一般，她也希望冷风的伤快点好，但是要冷风的伤快点好，就要冷风在洛阳养伤，但是在洛阳有很多天魔宫的人，自己这些人要李云龙他们保护，但是也因为这样才让李云龙等人和天魔宫结下了仇，知道自己已经对不起李云龙他们了，所以她才不敢首先提出来，但是现在李云龙说了她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道：“这样最好。”说完有些歉意的看向李云龙他们，她知道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要李云龙他们的保护。

蓝冰月眼睛较有深意的看向李云龙，她可不认为李云龙会为了冷风而留在洛阳几天，虽然可能冷风的伤是一个原因，但是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他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离开洛阳，晨月，冷风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对意见。蓝冰月知道李云龙留下来是为了秦梦瑶，但是现在看来要带着秦梦瑶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了。秦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蓝冰月有些期待。

第二天，客栈“妹妹，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吗？”客栈房间里蓝雅拿起一件衣服比在胸前。蓝丽从铜镜中看着蓝雅，道：“姐姐，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嘻嘻，雅妹都换过了七套衣服了，若是还没有中意的，又要李龙出去买了！”蓝冰月想到李云龙忙来忙去的样子，不禁有些好笑。

“好了，我就穿这一件吧。”蓝雅转过身来，一身雪白的轻丝衣裙，衬得她仿如天仙一般。蓝丽拍手道：“姐姐，你好漂亮啊，待会他们那些男人见了，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小丫头，一天到晚就知道想着男人，以后啊，小心变次花痴！”蓝雅突然换过一脸正容，道，“蓝丽啊，我觉得现在这样打扮不象一个丫鬟了，这样别人会看出什么来吗？”

“你知道啊！你现在比我这个小姐穿的还要好看，到外面还以为你是小姐我是丫鬟呢！”蓝冰月笑道。“那，月姐，我们换个身份怎么样？”蓝雅笑道。“换个身份？我到是想啊！我还没做过丫鬟是什么样子的，可是现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关系了，虽然我们表现的象姐妹而不像主扑，但是如果是有心人的话一定会注意的，所以现在想交换一下身份不不可能的。”蓝冰月笑道。

“呵呵，做什么丫鬟，象我这样做个男人不是更好？”旁边的晨月笑道。“去，还男人呢？今天晚上你就去和你们男人睡觉，不要在这个房间里。”蓝雅笑道。晨月大窘，道：“蓝雅，你又笑话我了！”四女嬉笑了一阵，终从房中出来。

自用过午饭，这四个女人就在房中打扮个没完。李云龙等得不耐烦，便在大堂中找个位子假寐起来。正睡意正浓之际，却觉肩上被人轻拍了一下。他虽在蒙胧之中，但早从脚步声中判出必是蓝冰月四女。当下猛地一个长身，将那人抱在怀里，低头看去，正是蓝冰月。在一起这几天李云龙和蓝冰月的关系已经不是秘密了，所以现在李云龙表现的比较大方。见玉人白衣胜雪，肌肤又是欺雪赛霜，李云龙脱口道：“冰月，你好美啊！”

蓝冰月将他轻轻推开，红着脸不说话。蓝雅却是提着裙摆，优美地转了个身子，火红色的衣裙翩飞，仿佛一只美丽的蝴蝶，道：“蓝雅漂亮吗？”

“当然漂亮了！”李云龙转过头去看向蓝丽，只见她也是白衣素裙，当真是美得无以复加，道，“蓝丽也美极了！”蓝雅颇有得意之色，开心地笑着；蓝丽却俏脸一红，偏过脸去不敢看他。也不知什么时候蓝雅和蓝丽两人有点在意李云龙的话了。“好了，我们出发吧。”蓝冰月终耐不住李云龙死死盯着自己的目光，向他说道。

一行三人，李云龙，蓝冰月和晨月便向秦家走去。本来蓝雅和蓝丽也想去的，但想到此次是去秦家可能有危险，并不是游山玩水拜访亲戚，带着她们的话，怕很让李云龙有更大的麻烦。

三人出观前便雇了辆马车，行了几近半个时辰，才到秦家。好在秦家在苏州无人不晓，马车直接便停在了秦家的门口。下得车来，只见门口两个高大的石狮子，朱红色的大门，长几二十多丈的围墙，端得一派大户人家。现在门口人来人往，有很多江湖人士秦府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对于秦顶天来说，今天可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是秦顶天六十大寿日子。秦顶天的‘雷霆刀法’天下闻名。十年艺成下山，两年就闯出了雷霆公子的名号，现在在地榜上排名第五，而现在他的儿子拜一个神秘人为师，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

李云龙门外，心里思绪万千。秦梦瑶这几天是不是也在想他？还是已经变了？他不敢多想。既然来了，终究是要进去的，现实总是要去面对。他摇了摇头，往门口走去。

门外迎宾的总管萧三爷也看了李云龙好久了，他本来以为李云龙是来贺喜的，可是来了很久却始终没有进来。这时看李云龙走了过来，便问道：“请问公子是来贺喜的吗？”

“哦，是我。”李云龙慢悠悠的说道，他知道在这种地方自己越不在乎别人就越看重你，这样才能让他们有深刻的记忆。说完就带着蓝冰月和晨月进去了。

“白公子，您来了。快请快请。”白玉楼，25岁，人称白马公子，英雄盟盟主，人榜第二高手，英雄盟发展很快，现在正是如日中天，盟中多为青年高手，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李云龙三人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里面人很多，也没人在意他们。秦顶天正在接受客人的道喜。李云龙在人群中搜索，然而他失望了，他并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人，看来秦梦瑶并不在大厅里。难道她父亲的大寿命也不参加吗？李云龙暗想，虽然他知道秦梦瑶有点不喜欢热闹，不过今天是秦顶天的大喜日子，她不可能不出现吧。

李云龙终于忍不住了，和蓝冰月她们说了声以后他偷偷的退出大厅，直奔里面。不一会儿在问了一个下人以后找到了秦梦瑶的房间。

来到秦梦瑶的房间李云龙好象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终于提手敲了敲房门。这时福建内响起了一个微微有点颤抖的声音，“谁？”

“瑶儿，是我。”李云龙忍住了心中的激动，尽量以平静的声音回答。门突然开了，现出一张熟悉的面孔，良久，两人相对无言。

突然，秦梦瑶扑进了李云龙的怀里，响起了无声的抽泣。李云龙紧紧的搂住佳人，再也忍不住，吻了过去。

一时间，天地旋转。几天的相思，今朝夙愿得偿。“先进来把门关好。”娇喘嘘嘘，秦梦瑶勉强推开了李云龙。

李云龙依言进了房里，关好门，重又吻住了她。一只手搂着她的纤腰，另外一只手开始不老实的在她身上游动。“不，不要”感觉李云龙在解她的衣服，秦梦瑶终于从**中回过神来。“龙，现在不要这样。要是那样姐姐等会怎么出去见人。”李云龙也想到等会秦梦瑶还要去寿宴，停了下来，不过手还是不老实的到处乱摸。

“老实点啦，你先跟我说说你这几天干了些什么？”秦梦瑶幽幽的声音满含着情意。

“小姐，白公子来了，家主叫您去。”外面传来了一个丫鬟的声音。“知道了，小翠。你告诉我爹，我等会就来。”秦梦瑶应了声，脸色变了变。

“白公子是谁，你父亲他为什么要你去？”李云龙觉得有点不对。“他叫白玉楼，爹希望我接近她。”秦梦瑶道。“为什么？”李云龙不解的问道，虽然他和秦梦瑶的关系现在不能表明，但是在表面上秦梦瑶是一个有丈夫的人，现在她的父亲秦顶天既然叫他去接近一个男人？这，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发生的，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不成？

“还是不这个白玉楼是英雄盟盟主，父亲他看上他的实力了，所以才叫我这样做。”秦梦瑶幽幽的说道。“可是在表面上你是一个有丈夫的人，而且你的父亲秦顶天不仅在江湖上他的‘雷霆刀法’威震江湖，在洛阳，在帝国也是有名的人，他为什么要你这样做？这样的话对他的名声不利啊！”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这也是我丈夫司徒鞑的意思，是他要我父亲让我这样做的。”秦梦瑶眼泪汪汪的说道。看来秦梦瑶他很伤心，真的很伤心，本来在腊月山庄的时候司徒鞑要杀她，但是由于李云龙的关系她逃过了一命，但是现在她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里，想不到他的父亲既然叫她去做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她一次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件事情的原因她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百五十五章 梦瑶有情

“司徒鞑？”李云龙大吃一惊，问道：“难道现在司徒鞑他也到了洛阳不成？”心想现在的司徒鞑应该在开封想着怎样对付他父亲怎么会在洛阳呢？如果他在洛阳的话他有什么目的？还有秦梦瑶和他有没有见过面？如果秦梦瑶他们见过面了那么秦梦瑶这样对自己说又有什么目的？

“司徒鞑他不在洛阳，只是他在信中对我父亲这样说的，如果我不是看见了他给我父亲这样的信，我也不会相信这个事实。”秦梦瑶哀声的说道。她现在完全没有想到李云龙在刚才抱着她的时候在怀疑她。

其实这也不能怪李云龙，毕竟秦梦瑶由于他的家势，他的身份极为特殊，像司徒鞑这样有野心的人是不可能放过她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夫妻，虽然说在江湖上的地位来说腊月山庄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秦家，但是在紫金帝国的士人贵族眼里秦家的地位远远大于腊月山庄，如果他们强强联合的话，那么他们的实力不等于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所以说秦梦瑶是他们联合的关键，同时也是腊月山庄和秦家联姻的主要原因吧！虽然可能司徒远选择秦家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原因，只是为了以后腊月山庄更好的生存。但是现在司徒鞑的野心这么大，什么事情都说不准。

“那你打算怎么办？”李云龙问道。这是李云龙最关心的问题，虽然现在李云龙对秦梦瑶的话有所怀疑，但那也只是怀疑，他对秦梦瑶的感情可没有改变，如果秦梦瑶现在要按照他父亲的要求而留下的话他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本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现在你来了我当然是跟你走了，我才不要象父亲说的那样做呢，你今天是来带我走的吗？”秦梦瑶语气中带有一点兴奋的向李云龙说道。

“真的？那我们现在就走怎么样？”李云龙有点兴奋点，这话是他最愿意听的的。“恩。”秦梦瑶轻轻的应了一声。

“太好了，你能够跟我要求走太好了，我这次来看见你家这样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呢？”李云龙道。

“我既然已经答应和你一起走了，我怎么会不同意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不成？”秦梦瑶不依道。“不是，我怎么会不相信我的好宝贝呢？只是我听到你现在亲可说感到非常高兴而已。我只是太兴奋了，真的。”李云龙道。

秦梦瑶突然从李云龙怀里起来，李云龙不解的问道：“瑶儿，怎么了？”“你等一下。”秦梦瑶说完就向里面走去。李云龙很是不解，不知道秦梦瑶要去干什么。不一会儿秦梦瑶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出来对李云龙道：“我现在漂亮吗？”

李云龙笑咪咪的道：“瑶儿，你当然越来越漂亮了。”说完就不等她反应过来就抱起梅岚，向里面走去……

秦梦瑶似是早已想到李云龙会如此，小鸟般依在李云龙怀里，但口里却道：“死色狼，满脑子都是坑脏东西！”李云龙在秦梦瑶娇嗔中走近大床……

轻轻将秦梦瑶放到床上，李云龙他自己也爬***，看着秦梦瑶一身的装束，道：“瑶儿，你这身打扮是不是就是为现在啊？”

秦梦瑶娇道：“人家才不是……”李云龙等秦梦瑶轻张红唇时，马上附上自己的嘴唇，要印在秦梦瑶的红唇上……

秦梦瑶没有让李云龙得逞，因为她已经扑到李云龙怀里了。李云龙缓缓扶起秦梦瑶那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头，看着她那美绝的脸孔，红润的小嘴，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两个人的唇，终于印在一起，李云龙的舌头伸进了她的小嘴里，不停的探索，不时的捣乱，而秦梦瑶也回以李云龙她的舌头，也不时的来捣乱。

“嗯……嗯……”李云龙的手慢慢的解开秦梦瑶身上长裙的丝带，一阵阵幽幽的体香，从她的身上阵阵传来。李云龙将秦梦瑶轻放倒在床上，然后拉开已经散在她身上的裙纱，两人终于坦诚相见。

秦梦瑶有羞怯的，微闭上妩媚的杏眼，不敢正视李云龙矫健的躯体。李云龙可是此道高手，没有什么不敢看和害羞的，看着身下的美人胚子，乌黑而柔软的秀发，披散在床上；一双窥人半带羞的媚眼，小巧如菱角般，红润的小嘴，是那麽迷人，雪白如玉，凝脂般，且又微微透红的***，既丰满，又细嫩，令人垂涎欲滴。

“郎君，你好坏哦，怎么这样看人？”李云龙被这麽一声“郎君”，顿时如梦初醒，对着她这丰满而又恰到好处的***，自己看得是心头狂乱。于是，李云龙将整个身体，压在她那柔嫩的肉体上，低下头，吻着她那发烫的红唇。

秦梦瑶也放开了自己，不再矜持，她双手用力的拥抱住李云龙，全身起了一阵颤抖，也把舌头伸入了爱人的嘴里，彼此相互的吸吮。

两人彼此都感到浑身欲火飘荡着，彼此也都发出饥渴的声音。

……

李云龙满足的揽着怀里的同样满足的秦梦瑶，低声道：“瑶儿，你还好吗？”秦梦瑶还不能从巨大的快感中恢复过来，轻喘着，低声呻吟着，久久才轻声道：“太舒服了，郎君，瑶儿真是不能再离开你了。”

李云龙伸手轻刮一下秦梦瑶红润的脸蛋，道：“傻瓜，我怎么会离开瑶儿你呢？”“以后你不是要有事情做吗？”“我可以将你带在身边的呢？”“真的吗？”“我从不骗自己的夫人的。”李云龙大咧咧的保证，但是他这句话对某些人就另提别论了。

“郎君，瑶儿太开心了。”秦梦瑶开心得附上自己的红唇，身躯也在李云龙怀中蠢蠢欲动……

李云龙身体马上又起了反应，“瑶儿，你不会是欲求不满吧？”“嗯……”“哈……哈……你夫君我正愁你会吃不消呢？”李云龙以前可是一夜御几女的，现在才小小的一下，当然不会这么快满足了，于是房内再次升起动人声音……

**过后，李云龙抱着秦梦瑶躺在床上慢慢的体会刚才的感觉，“姐姐，姐姐，你在吗？”这时外面传来了一个少年的声音。李云龙疑惑的看着秦梦瑶，秦梦瑶笑道：“是我弟弟秦双城。”原来是秦双城，李云龙笑道：“那还不去开门？”

“我们这样怎么去开门？”秦梦瑶捏了李云龙一把埋怨道：“都是你啊，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这样。”“呵呵，是吗？刚才是谁说我要我要的，现在又来怪我。”李云龙一脸无辜道。

“我说是你就是你，说这么多干什么？”秦梦瑶蛮不进理道。“好，好好，是我不好，现在我们还是起来开门吧，否则你弟弟就要自己进来了。”李云龙连忙说道。李云龙知道现在如果不让秦梦瑶的弟弟知道

的话是不可能的，传说秦梦瑶的弟弟秦双城武功已经达到地榜水平了，刚才在房间内李云龙又没有刻意隐藏信息，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秦双城已经发现他的存在了。不过他并不怕秦双城知道。

秦双城在他父亲大寿前来看他的姐姐，想不到在门口这么久没有看见他姐姐来开门，就在他想推门进去的时候门却开了。秦双城进去以后才发现他姐姐房里有一个男子，这时他再傻也知道他姐姐这么久不开门的原因了。

“双城，我。”秦梦瑶红着脸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她现在有点后悔，不应该在这里做刚才的事情，现在以她弟弟的精明一定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秦双城没有回答秦梦瑶的话，他凑近李云龙，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一番，最后紧锁眉头问他道：“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姐姐的房间里？你对她做了什么？你是不是对她真心的？”李云龙想不到秦双城会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愣了楞，忙摆摆手语气斩钉截铁道：“我当天起誓，我对瑶儿是真心的。”

秦双城道：“那好，如果我知道有一天你对不起我姐姐我会亲手杀了你。现在你们快离开这里吧！”李云龙一楞，想不到秦双城既然要他带着秦梦瑶离开？这个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秦梦瑶是一个有丈夫的人，而现在的他明显是在和秦梦瑶偷情，作为秦梦瑶的弟弟他为什么没有反对呢？难道有另外的原因在里面？

秦双城见李云龙没有说话皱了皱眉头道：“怎么，不愿意吗？我姐姐佩不上你吗？”“不是，只是你现在也知道我和你姐姐的关系，你为什么不反对？”李云龙问出了心中的疑问。“这个你别多问，现在快走，否则等一下就来不及了。”秦双城道。

什么意思？秦双城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来不及了，难道他知道点什么不成？李云龙第一次对秦双城的话重视起来，眼光闪闪的看着秦双城，似乎要从他身上看出点什么来？但是秦双城他还是那一副表情，根本不能看出什么。

旁边的秦梦瑶听了秦双城的话马上就红着脸低下了头，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本来他就打算跟着李云龙走的，现在得到了他弟弟的支持虽然害羞，但是心里还是甜甜的。

李云龙看了看秦双城，又看了看秦梦瑶，点点头对秦梦瑶道：“瑶儿，我们走。”“恩。”秦梦瑶轻轻的应一声，他知道以后就跟着这个男

人了，也许这连忙带有某种目的，但是以后的事情谁又能够说的清呢？也许到那个时候自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了也说不一定。

第一百五十六章 追杀

第二天清晨，李云龙他们稍做准备，便上路了。昨天经过秦双城同意以后事情就好办多了，李云龙带着易容以后的秦梦瑶到大厅和蓝冰月，晨月他们会合，然后在秦顶天的寿宴没有开始前就在秦双城的掩护下离开了秦家，之红在秦家发生什么事情李云龙没有去关系，只是后来听说秦顶天证明了李龙血洗腊月山庄的事情，要求天下武林同道追杀李龙，而且白玉楼正是秦顶天的第一个支持者。

马车在洛阳城外跑出十里外，李云龙忽然放慢了马车的速度。蓝冰月卷起车帘，却看到前方路边一棵树上插了面一尺见方的旗帜，旗帜是红色锦缎制作，所以显得极其抢眼。

李云龙起身伸手将树上的旗帜拔了下来，却见那面旗帜上赫然是个血手图案，血手上绣着七颗黑色的星星。

蓝冰月忍不住打了个冷战，道："七杀魔星。"七杀魔星，天魔宫宫主的七大护卫。李云龙色也有些变了。想不到天魔宫的人还是发现他们了。七杀魔星传说比五魔更厉害。

不久，当马车又过了一个村庄十里地后，又看到一面一模一样的红色血手七星旗。李云龙向众人问道："怎么办？"蓝冰月虽然有些紧张，但她道："现在只能往前了。"蓝冰月点了点头，道："好。"

莫光这时道："我估计他们怕赶不上我们，或者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派人在我们的前路插上这些标志，好让我们绕道或退回去，这样就中了他们的计了。"

马车飞奔得更快，路却越来越难行，里面也越来越颠簸，晨月问道："几位姐妹，你们害怕吗？"蓝冰月望了她一眼，道："害怕什么？"晨月道："七杀魔星。"蓝冰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那是假的，是人都会害怕，况且他是一个女人。

晨月问道："你知不知道七杀魔星？"蓝冰月道："听说过，天魔宫的七大护卫传说他们的实力在五魔之上。"

这天中午的时候，李云龙看着手中的七杀魔星旗，听晨月说了些江湖中关于他的传闻，他也知道情形十分危急，他忽然说了句，"如果给他们追上了，你们谁也不准出手。"

晨月和蓝冰月互相看了一眼，她们很清楚李云龙的意思，七杀魔星将自然敌人中的一个，如果他们会武功的人全部去对付他们的话，那么等别的人到了以后他们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晨月还没出声，蓝冰月低声道："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你有事的。"李云龙看着蓝冰月，轻声道："你根本就不是那七个怪物的对手，出手也没用的。只要有一分机会，你们就应该活下去。"蓝冰月看着李云龙的眼睛，这少年只要醒来，眼神中就会变得异常从容，她心中一阵凄然，忍不住含泪道："你呢，你想不想活下去？"李云龙笑了笑，道："想，我还要和你生孩子呢！"

外面已下起了雨，而且雨势彷佛越来越大。蓝冰月看到李云龙回望了车中一眼，却发现李云龙的面色从来没这样可怕过。

此时李云龙的目光中已有了一股很浓的杀气。这股杀气正在无形的凝聚。猛然间李云龙已立在马车前，他长啸了一声，啸声如同一只大鹰在空中盘旋，声音凄清。

晨月低声问道："是七杀魔星来了吗？"蓝冰月摇摇头，神色也有一些紧张，他道："可能比七杀魔星还要厉害。"

蓝冰月看清楚了，在前路的远方，一团很淡的红色影子在飘荡，越来越近，同时那里的杀气也越来越浓。

此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股杀气在迫近。李云龙慢慢扯住了马的缰绳，让马车缓缓停了下来。那红色的身影已在几十步之遥，赫然是个红衣人立在路边。

李云龙拿出了自己的武器，对蓝冰月道："你们走，快。"他纵身跳下马车，一个箭步已经来到红衣人面前十步之处。

蓝冰月犹豫了下，终于挥动了马鞭，马车徐徐前行。因为蓝冰月她知道自己这些人在这里只会让李云龙分心。马车在红衣人身边慢慢走过，那个红衣人红巾蒙面，红色斗篷，双手都在斗篷中，一双冰冷的目光却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李云龙，此时彷佛如临大敌一般。

而李云龙也一样眼睛眨都不眨地注视着这个红衣人，此时两人全身透露出沉重的杀气重叠在一起，令大地顿感萧瑟。所有人的心情都极为紧张，晨月看得出来，李云龙此时是遇到非常强大的对手，但他还是向对方发出了挑战。

蓝冰月扬起马鞭，马车开始加速。红衣人双眸中射出一道冷电，他彷佛想动，但却没有动。马车就在这瞬间冲了过去。蓝丽忍不住掀起车帘，回头看去。

红衣人和李云龙的身子已经越来越小，红衣人并没有来追他们，因为他现在的每一个举动都在李云龙的杀气笼罩中，只要有一丝的动作，就会遭到李云龙的攻击，而他也知道，面前的这个少年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手机阅读sdχsψ。com）

尽管看不到红衣人的脸，但李云龙却从对方的打扮和身上的杀气中猜到这个少年是谁——十大杀手组织“青衣楼”的三滴血之一，“血影血杀”杜铁。这也幸亏他和蓝冰月恶补了江湖知识。天魔宫既然请动杀手组织，这是李云龙没有想到的。

杜铁的眼睛几乎冒出了火，一个成名多年的杀手原本不应该这样的沉不住气的，但他此时忽然感觉到无名的愤怒。杜铁的眼神，似乎要将李云龙撕碎一般，忽然他身上有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的手在他的长披风里慢慢的移动。

这每一丝细微的移动都暗藏着重重的杀机，但李云龙并没有看他在动什么，他只是注视着杜铁的眼睛。

猛的天上传来了一声响雷，一场积蓄了太久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雨水如同碎石一样的打在了李云龙的身上，也打在了杜铁的身上。眨眼的功夫，他们的衣衫就湿透。狂风暴雨，将树上的黄叶砸了下来。

虽然大雨如倾，但杜铁身上的杀气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的骄傲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实在想不到，一个这样的中年人居然敢向他挑战，他恨不得马上在他身上刺个透明窟窿。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人的挑战，使得晨月，他的目标在他的眼皮之下逃走，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更是无法忍受。

秋雨如冰，但李云龙忽然感到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舒服，彷佛身上所有的感官都被释放出来。他现在已经很难来判断对方的细微动作，所以他就完全*自己的感觉来捕捉对方的行动，他感受着大雨的冲击，也感受着身边的任何变化，那些变化都会在他的心中产生各种浪花，他将随着这浪花的起伏而搏斗。

李云龙出道以来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强大的对手，对方的气势之盛，简直比一把出鞘的刀还锋利，但这反而让李云龙感到一阵兴奋。

雨疾风寒，天暗如夜。

一道道闪电在他们身边划过，一串串滚雷在他们四周炸响，二人屹立的身影就在这一明一暗之间忽隐忽现。如果不是这场大雨，对方早已经动手了，但有了这场雨，双方却谁都不愿先出手。李云龙忽然长啸了一声，他的身子站得更直。

对李云龙来说，这是一场难得的及时雨，李云龙感觉到对方的杀气此时已随着雨水的冲洗，在慢慢的减弱，而自己的斗志却越来越强。但就在李云龙心中有了这个感觉的时侯，他忽然发觉对方身上的气息一下子又加强了，而且强得惊人，如果说刚才杜铁象把出鞘的刀，那么现在则象一把弯弓到极点的巨弓，李云龙感觉到对方凝聚的剑气已蓄势待发。

李云龙明白对方要以全部的力量来发出石破天惊的一击。就象是这暴雨天的闪电，往往还没等到人们反应过来，那闪电已无情地击在了他的身上。不远处又响起了一声巨雷轰鸣。

猛地，杜铁身上的红色披风已旋转着飞起，他的身子也跟着旋转。无数的雨水被他的红色披风卷打着、飞溅着，击向李云龙。

李云龙的耳边已分辨不出这么多的声音，雷声、披风旋转时击打的雨水声，雨水飞溅的破空声交织在一起，李云龙不知道这一瞬间杜玄铁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那件红色旋风激起无数红色的水花，飞向了李云龙。

李云龙的身子也跳起。旋转的披风已从李云龙身下飞过，披风下竟然没有人。杜铁在哪里？李云龙的身子这时开始下落，一道血色剑光已疾飞而至。那血色剑光捕捉的就是李云龙身子下落之处，血色剑光所至之处，一片片雨点横飞如箭，这是剑气的威力，其势无往不利，此时哪怕李云龙全力以赴，都根本无法抵挡这剑气，更何况他人在半空。所以，等他身子落地时，必然被这剑气所摧。

但就在这时，李云龙的身子竟然又一次拔高。他的身边是一棵树，李云龙的手竟然抓住了一条较粗的树枝，他手上运劲，人已飞弹了出去。

“轰”一声，那棵大树已被杜铁手中那道血色剑光所凝聚的剑气劈成了两截。大树倒下，四周水声一片。

李云龙笑了，刚才他已经算准了大树的位置，在杜铁发起进攻的瞬间，他的确被各种声音骚扰得什么也听不到，因为太多的声音夹杂在一起，他无法分辨那是什么声音，但他却知道有一个方向没有任何的声音。

杜铁凝聚的剑气是在瞬间爆发出来，所以当他在凝聚剑气的时候，他站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声音的，连雨水滴在他身上时，也是无声的。

第一百五十七章 对决

李云龙知道对方全力一击的这股剑气力量之强是自己无法抵挡的，但他知道身边有棵大树，而且有一条树枝横在他的头顶，他便是借这树枝的弹力才躲开对方这倾出全力的一剑。

杜铁转身，他一把扯下蒙面红巾，李云龙终于看清了杜玄铁的模样，他不过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最多也不过二十二、三岁，他的脸色苍白得恐怖，但他相貌俊朗，竟然也是难得一见的美少年。

杜铁的牙齿咬得紧紧的，他的披风落在了地上，他的蒙面巾也给他扔在地上，红色的就象是一滩鲜血，他整个人此时就象一个野兽。

杜铁的武功显然高出李云龙一筹，李云龙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杜铁身上发出的那股咄咄逼人的杀气在向他逼来。但李云龙心中流着少年的热血，所以他也有冲动的时侯。就在现在，他有一种战斗的欲望，他要战胜他的对手，只因为对方比他强，如果在平时，他也许就不会如此地冲动，但现在他如果要活下去，就只有击败对手。

杜铁的眼睛在冒火，雨点打在他的身上竟有一层青烟在飘动。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练剑了，因为他之前没有败过。只是他没有想到，今天竟然遭遇恶战。

忽然杜铁狂啸一声，血色长剑再度出手。李云龙也挥出手中龙泉剑。二人这次交手和刚才不同，眨眼间在暴雨中已斗了上百招。

尽管杜铁剑法专走偏锋，但李云龙却完全不为所动。因为李云龙的剑法虽然快，却始终采用其守势，任凭杜铁如何变化，他都不为所动。因为李云龙知道，这一战固然是他的生死之战，而他也必需得为众人赢得时间。

百招过后，杜铁已感到一阵心虚。虽然李云龙的武学修为很多方面都不及杜铁，但李云龙的内功心法无疑发挥了作用，因为当他施展剑法时，内功调息完全自然地和剑法合应。而杜铁不断变化各种剑法、招术，时疾时缓，所以内力的协调已经有些混乱。

再过二十招，杜铁忽然一咬牙，长剑挥舞出几个圈，竟然和李云龙的龙泉剑绞在一起，二人手中武器已然脱手，但杜铁右手显然带了伤，暴雨有鲜血溅出。同时，杜铁左手掌一掌劈向李云龙胸膛。

李云龙没有料到对方竟然拼着受伤也要令双方同时弃剑，他此时只能赤手空拳相迎。杜铁冷笑。

天空中划过一道强烈的闪电，李云龙已看清，杜铁的左掌竟然象白银一般闪着耀眼的金属光泽，对方的手掌竟然是一件兵器。

李云龙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什么？此时李云龙忽然长笑一声。听到李云龙的笑声，杜铁虽然不知道李云龙在笑什么，但也心中一惊。李云龙挥动了拳头，他的拳头也不慢，一拳就打在杜铁的掌上。

二人的身子都是剧烈地一震，竟然各自后退出十数步，居然彼此间都撞到了一棵树上，震得四周一阵雨烟飞激。

杜铁已经三度出手，三度无功。李云龙依然没有还击，杜铁却知道，李云龙之所以不还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还手的力量，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寻找到还击的最佳时机。更让杜铁感到惊恐的是，李云龙竟然用拳头硬碰自己的“摘月手”，他的“摘月手”不是普通的肉掌，而是坚逾钢铁的武器，但李云龙竟然敢用血肉之躯来硬接自己这武器，他的左掌直到现在还有些酸麻，这少年的拳头显然也够硬。

杜铁心里开始咒骂这场可恶的暴雨，如果不是这场可恶的暴雨，他说不定早就将李云龙的死尸踏在自己的脚下。他忽然扑向李云龙，又使出一掌。他的掌法精妙无比，掌风如刀一般犀利。

但不管杜铁如何施展变化，李云龙只管一拳又一拳地打在杜铁的左掌上。每次掌拳相交，杜铁就感到一阵发麻。

又过了二十多招，二人又是倾尽全力的一次拳掌相交，身子再度彼此后退开十数步。这一战战到现在，比的早已经不是武功，而是意志力。

李云龙看上去还是那么从容，彷佛他还有无限的精力打出无数拳。他虽然至今都没有主动出击过，但却显得比杜铁有更多的耐心。两个人在滂沱大雨中站着，互相注视着对方胸膛的每一次呼吸，只希望可以从中看到一丝的取胜希望。

猛然间，杜铁跑向一边，他捡起了自己的血影长剑。缓步走到另一边，拿起了自己的那把龙泉剑。杜铁的体力消耗得太厉害了，斗志

早已消散无踪，双臂几乎抬都抬不起来，此时他的心开始乱了，手也开始哆嗦，然后他转身就狂奔而去。

望着杜铁消失在茫茫的大雨中，李云龙的嘴角出现了一丝开心的微笑，渐渐地他也跪倒在地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毕竟不是铁打的，用拳头和杜铁每一掌的对抗都震动了他的心肺，他伤得比杜铁还要重，他现在只怕根本就无法和别人交手。看着杜铁远去的方向李云龙沉默良久，这时，雨却慢慢停了。

这是李云龙的三大鹰犬之一的杜铁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

暴雨中，蓝冰月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但她还是尽力把持着马车。秦梦瑶也有些忧心忡忡，四周黑漆漆一片，早不知道李云龙在哪里了。她低声问道："那个红衣人是谁？"莫光淡淡地道："血影血杀，杜铁。"秦梦瑶倒吸了口凉气，道："难怪夫君要下车拦截他。"

由于秦梦瑶的到来，她叫李云龙就叫夫君，所以蓝冰月的两个妹妹蓝雅和蓝丽以为蓝冰月喜欢李云龙不值，所以对李云龙的印象很差，连带秦梦瑶也一样，所以现在秦梦瑶说话她们只是保持沉默。蓝冰月忽然大声道："没办法了，只有赶快赶完这段路，不能停下。"

这时马车冲过一个小镇，马车并没有停下来。马车穿过小镇后，蓝冰月面色一变，他听到了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秦梦瑶掀起马车车帘，向后叹出了头，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到果然后面有几匹马在后面追了上来，在这比黑夜还要黑的天色下飞跑，秦梦瑶数了数，共有四匹马。

蓝冰月全身湿透，象是泡在水里一样，她大声叫道："是不是有人追来？"。秦梦瑶也大声答道："是的。"在这样的天气，谁会骑着马在如此的道路上狂奔，如果不是有什么要命的事情来了，那就一定是赶着去要别人的性命。这些人肯定是冲他们而来的。秦梦瑶提了提神，他调息了一下自己的内力，他知道等一下战斗要开始了。

马车在雨中狂奔了不知多少时侯，时间仿佛给凝结住了。蓝冰月的身上虽然湿透了，而且冷得在微微颤抖，但心情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安静，她似乎忘记了后面还有四个要命的人在紧追他们，来要他们的命。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小。拉马车的马彷佛已经精疲力尽，而路也越来越难走，尤其是地上越来越泥泞，马车的轮子越陷越深，马车也越

跑越慢。冷风忽然道：“我有个主意。”秦梦瑶看了他一眼，想知道他有什么主意。

冷风道：“我们分开走，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先走。”“冷伯？”晨月叫道。“我现在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想要活命没问题。”冷风打断晨月的话道。“我和你一起去。”莫光道。

外面的雨太大，冷风和莫光一出去就被雨打个湿透，寒风吹过，冷风他虚弱的身子连连哆嗦，但他还是看清了四周的情况。这是一条比较直的山路，两边有树林，当马车过一个小弯道时，他和莫光跳下马车，抱着剑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滚入树丛中，然后向树林走去。

马车疾驰而过，仅仅过了一会，四匹马也跟着在飞驰而来，马踏起的泥浆溅满天飞舞，他们发现了冷风，虽然冷风现在打扮是个男人，在这天气里看的不清楚但是他们以为是晨月，何况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所以立即停下了马，相互看了看向冷风，莫光追去。

树林很大，不方便骑马，所以他们四个只有下马而行，也因为这样冷风才凭着自己的轻功和他们拉开的一定的距离。风大雨大，天地之间黑暗无比，也让冷风的逃跑提供了方便。

李云龙按照马车的痕迹向蓝冰月她们追去，虽然他的伤很重，但是还没到不能赶路的地步，特别是现在大家还有危险的时候，他不能倒下。现在只是天魔宫的人在追他们，但是用不了多久，洛阳秦家的人也会发现他们的，到时他的麻烦将会更大。

终于在一个小镇李云龙会合了蓝冰月他们，李云龙发现中间的人少了冷风和莫光，李云龙问道：“冷伯和老哥呢？”晨月眼睛红红的，慢慢的向李云龙说了事情的经过。

李云龙双眼一眯，已经知道冷风的用意了，他不得不佩服冷风的智慧，不过现在有他老哥在他没有多大的担心，虽然李云龙没有看见过他老哥出手，但是莫光在江湖上的名号这么响，一定拥有不错的身手，再加上一个可以远攻的冷风他们逃命不是问题。现在关键是他们自己，现在少了冷风和莫光这两个人，晨月不会武功，蓝雅和蓝丽只是三流水平，秦梦瑶也只是一个一流高手，而他自己又受了伤，所以真正能够战斗的只有蓝冰月他一个了，所以这才是他着急的地方。如果让天魔宫和秦家的人找到的会，那么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一点把握

都没有。另外十大杀手组织“青衣楼”现在也派人追他们了，虽然他不知道他们是为谁服务的，但是李云龙想也不会别人

第一百五十八章 八凤卫

“各位，我想冷伯和老哥他们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现在还是找家客栈先休息一下吧！”李云龙向众人提议道。众人虽然也担心冷风他们的安全，但是知道现在担心也没用，况且今天他们已经淋了一天的雨了，现在身上难受的要死，一听李云龙的提议就马上同意了。

这个镇很小，只有一间客栈，但是今天今天的雨下的特别大，所以没什么客人。李云龙带着众人来到客栈以后订了几间房间以后就分别去洗澡休息。

开封云月柔拿着手里的情报不知如何是好，眉头也皱在了一起，似乎在想些什么。

“怎么了？”李襄樊来到云月柔的身后问道。“怎么了？还不是你儿子的事情。”自从李襄樊他们夫妻和解以后，关于李云龙的事情一直都由云月柔来处理。所以李云龙的行踪也由云月柔掌握。

“呵呵，这不都一样，我儿子难道不是你儿子吗？十几年来除了父亲就是你最关心他了。”李襄樊笑道，“龙儿他又出了什么事情？”李襄樊用这个又字，显然他知道现在儿子聪明强大了，但是麻烦却比以前要多了。特别是他离开开封以后李襄樊为了李云龙的事情烦了不少时间。

“还能有什么事？现在他又杀了天魔宫的一魔两鬼，现在整个天魔宫的人都在找他报仇。”云月柔眉头一皱，幽幽的说道。“天魔宫？看来龙儿已经得罪了黑道的四大门派了，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龙儿的话就麻烦了，他们的实力不是我们秦王府能够抵抗的，而且如果他们深入调查的话一定会发现李龙，李云和李云龙三个人就是同一个人。”李襄樊听了云月柔的话也皱了皱眉头说道。

“还有我刚才接到情报说十大杀手组织之一“青衣楼”也在参与其中，现在就算龙儿的身份没有被查出，但是现在他身边只有他和蓝冰月两个人可以有一战之力，另外还有三个女孩子要照顾。”云月柔接着道。

“三个女孩子？”李襄樊疑惑道。“对，江湖第一绝色才女晨月，蓝冰月的两个妹妹蓝雅和蓝丽。”云月柔回答道。“想不到这个小子蛮厉

害的，才几天时间又多了三个女人。”李襄樊称赞道。

“哼，龙儿什么都好，但是却象那一样风流好色。”云月柔冷哼一声道。“我那有，我现在不是只有你一个吗？”李襄樊连忙走到云月柔身边抱着她道。“我一个？我才没有那么大福气，家里还有这么多人等着你，我想最近几天你是不是已经等的不耐烦了？要回去找她们这几个了？”

“那有，我才不想她们呢？”李襄樊辩解道，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还是出现了他的那些小老婆的美貌。“我才不管你的事情，现在龙儿的安全你说应该怎么办？”云月柔问道。

“放心，在几天前我就已经派出了八凤卫了，她们每个都有一流高手水平，如果到时龙儿用他的双修之法来提高她们的实力的话一定能够达到地榜水平，到时候龙儿有了这八个高手保护安全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由于李云龙的伤很重，所以他们第二天没有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一天都在床上疗伤休息。就连吃饭也让蓝冰月送来。

这不，现在李云龙躺在床上将蓝冰月喂给自己的最后一口饭吞下肚，伸出脸庞，看着蓝冰月。蓝冰月虽然自认不是很笨，但现在也想不明李云龙如此举动是为何，就问道：“怎样啊？”

“你看不见我脸上有颗饭吗？”李云龙说道。“哦！见啊！那又怎样啊？”蓝冰月微微一笑回答道。李云龙白了蓝冰月一眼道：“当然是帮我擦掉啦！”蓝冰月无奈地伸出手将李云龙的饭粒给抹去，动作之温柔与往日的蓝冰月丝毫不能相提并论。当蓝冰月柔滑的小手在李云龙的脸上划过时，李云龙的心里一阵涟漪，身体里一阵异动，习惯性将蓝冰月的手抓住放到唇上亲了一口。

蓝冰月想不到李云龙的如此，想将抽出在李云龙手里的手，但又有万分不愿，她感觉到自己的手被蓝冰月如此抓住就有种温馨感觉涌上心头。李云龙哪会不知雪中雪思想呢，身体坐直，双手一转将蓝冰月整个人抱了起来，放到自己的怀里，接着双手再也不老实了，在蓝冰月丰满的娇躯上柔走。

蓝冰月终于醒过神来，伸出双手死死抓住李云龙的狼手，“你这个坏蛋想干什么啊！不知道自己身受重伤吗，还这么乱动。”李云龙在床上一躺，顺势将蓝冰月往怀里搂去，这时蓝冰月可以说是整个人趴在

李云龙身上，李云龙将头附到蓝冰月的耳边低声呢喃道：“好冰月，好夫人，其实我的伤早就没有什么大碍了，所以现在就算我们干什么大事也不会有事的。再说就是我的伤现在还是很重也没事，你应该知道我们练的武功是什么，做那事情的话对我的伤有很大的帮助。”说完在蓝冰月耳边呵气。

蓝冰月听着李云龙话语，虽然知道他说的有独立，但是还是有点怒，不过现在整个人被李云龙搂得死死的，再说被李云龙呵得满身骚痒就算有力气也使不出来了，只得气喘地道：“你这死鬼，自己想做坏事，竟然骗起我来。”

李云龙不理蓝冰月的话，将双手伸到她的腰间，已是将她的腰带轻轻的解了下来，蓝冰月就算现在很是动情，也知道李云龙想干什么了，但是苦在全身好像被点了穴似的，只能任由李云龙乱动，“坏蛋，你要干什么啊？”

李云龙邪邪一笑，捧起蓝冰月的娇脸道：“冰月，我们现在就练功吧？”蓝冰月俏脸已经可以和红红的烛光相比了，身体在李云龙刚才调情下已经有了些少的反应，红艳的嘴唇更显性感。“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了。”李云龙用自己充满欲火的双眼看着蓝冰月道：“冰月……”李云龙见她已经没有刚才的翻动，知她已经意为默许，熟练的将雪中雪的衣服一件件除去。

李云龙翻身一动，将蓝冰月压在自己的身下，低下头在她的颈间轻吻了起来，“冰月，我们我们练功……”

云雨暂收，李云龙将蓝冰月雪白丰满的娇躯搂在怀里，看着怀里玉人一脸幸福满足的神色，心里的那种大男人主义自然的火把燃得比平时高老多了，眉头轻启，心里暗道：“想不到蓝冰月的床上功夫竟然进步的如此了得，和表面真是不可相提并论呢？先不提如此动人娇躯，单是那份……嘿…嘿…本少爷又捡到宝了！”

蓝冰月媚眼微张，看见李云龙一脸“奸”笑，“小鬼，你又在乱想什么啊？”李云龙亲了一下蓝冰月脸庞，故作正经地道：“自然是在想和我美丽动人的夫人何时再作巫山之乐了！”

“你少嗅美了！你女人这么多现在说不定在想她们了，你会想我？不过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以后可要好待我呢！”说完在李云龙怀里的娇躯微微一动，想要换作姿势。

赤裸相对的身体，李云龙年少气盛的欲望好像被蓝冰月的几个动作又挑起来，他的五指山慢慢的笼上迷人娇峰，道：“冰月，你放心了，为夫以后一定对你话有若神明，听于圣旨，曲躬尽粹的。”说完又想一番作为了。

蓝冰月听完，脸上轻轻一笑，被李云龙的抚摸发出几声呻吟，让李云龙听得心动不已。“你以后一定洁身自爱，不可对除了我们姐妹几人之外的女人动心，知道吗？”蓝冰月换上一副大姐头的样子，马上对李云龙发起号令来。

李云龙的手在蓝冰月的丰臀轻轻一拍，道：“不知冰月所指的你们姐妹是何人呢？”又是几声妮喃，蓝冰月娇道：“你这坏蛋，如果再乱动，我就将你切成几段扔去喂狗喂猫，我先说明，此话不是什么威胁啊！”

这不是威胁还是什么啊？李云龙心里一阵“苦”笑，他知道蓝冰月作为自己的未婚妻在自己众多娇妻之中很有号召力，秦梦瑶不用多说了，秦梦瑶虽然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无所不从，但是私底下还是和她们一起搞得自己灰头土脸的；冷如凤虽然年龄比蓝冰月大一点，但她也是唯蓝冰月马首是瞻。

李云龙很是害怕蓝冰月这句话，他知道只要蓝冰月一声令下，自己的的美丽娘亲一定会有所作为，几个美人到时就会在自己的后宫乱点火把了。于是道：“好了，我乱动还不是因为冰月你在我怀里太惹人了！”

“那我坐起来离开你的嗅怀好了！”“那倒不用，现在虽然不是天寒地冻，但是如果冰月你离开了我的怀抱，如果冻坏了我岂不是大大的心痛。”如此美境李云龙自然不会放过了。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蓝冰月虽然知道李云龙话有点太过夸张，但是由于下雨的关系天气还是有四冷，再说她也不想离开如此温暖结实的胸襟。“为夫一向都是很有良心的，相信冰月这点非常清楚的。”李云龙得了便宜便要乖。

“你这坏蛋不要给你阳光你就出汗，以后少拍我的马屁！”蓝冰月将头从李云龙怀里伸出来，手指在李云龙怀里乱划。这不是给活罪我受吧？李云龙心里想道。蓝冰月如此撩人的举动，李云龙的身体已经

有了很大的反应，于是他的手又在蓝冰月的丰臀上拍了几下，笑道：“好，为夫以后一定会多拍宝贝的屁屁的！”

“哦！唔！”蓝冰月想不到李云龙举动如此过激，娇道：“坏蛋，不要以为我说的话是在放屁啊！”“怎么会呢？”李云龙捧起蓝冰月娇红的脸，低声道：“冰月，你还没有回答你的亲亲夫君的问题呢？”

第一百五十九章 夫人问题

“什么亲亲夫君啊？我才不要当你的夫人呢？”口是这样说，但是心里还是甜蜜蜜的。李云龙马上道：“好啊，那我明天就将你卖了！”“你敢！”蓝冰月马上怒道。“开玩笑的，像我宝贝这么动人美丽的夫人就算打死我也不会卖呢！”李云龙道。

“算你啦！对了，你刚才问我的是什么问题啊？”被李云龙如此搞来搞去，就算是聪明蓝冰月也是头昏脑晕的。蓝冰月耐心的道：“就是夫人你指的你们姐妹是哪几人啊？”

“哦！我们的姐妹不能超过六个。就是，我、刘熙蓉、李梦清、秦梦瑶、冷如凤、宫飞燕。”秦王府少夫人的第一把交椅她是坐定的了。

“只有六个啊，可不可以商量一下啊！”李云龙心里却道：“开玩笑，六个，离老子的梦想差远了！”“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啊！以后我就是秦王府小王爷的第一妻子。这些你可要听我的，知道吗？”蓝冰月一副没得商量的表情看着李云龙。

“话是这么说不错，但是只有你们姐妹六人，以后要是你们寂寞了想要找个人聊天怎么办啊？”李云龙又要动之以义，晓之以情了。

“夫君你说的也是道理，那你说怎么办啊？”蓝冰月自然知道李云龙在打什么算盘了，但她也是装作要询问丈夫的样子，在她心里，自己是很名主的，有事一定要大家商量。

“江湖第一绝色才女和你现在是好姐妹，如果你以后都住在秦王府了，她要一个人不是很无聊吗？”天下的第一美人之晨月，李云龙色狼般的思想自然想到的就是她了。

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早就想到你这个坏蛋打的什么注意了！”“那冰月的意思如何啊？”李云龙自认他这时也很名主，所以要问一下第一夫人的意见。“好，晨月妹子我也是很喜欢！”蓝冰月说道。

“耶！为夫就知道冰月你通情过理！”李云龙高兴得手舞脚动，还亲了蓝冰月一口。蓝冰月轻笑了一下，心下道：“通情达理！我能不答应吗？就算我不答应你这坏蛋还不是一样背着我们去牛干！”她要在李云龙面前表现出第一夫人的应有的手腕，通情达理自然首当第一位。李云龙又道：“还有一个……”

“还有啊！如果此人你这个坏蛋不能说出一个让我心服的理由，就算你跪下求我，我也不会答应的了！”蓝冰月想不到李云龙得寸进尺，真是给阳光就灿烂啊，还要给太阳晒得满身大汗呢！不过蓝冰月还是知道现在说的话只能当玩笑，她知道李云龙的性格，以后他的家说不定会变成皇宫后院。

“好宝贝，亲亲夫人！你就行行好吧！”李云龙拉起笑容拖长声音的道。他也知道蓝冰月没有把今天的话当真。“不用叫得那么妩媚啊，如果你不能说出一个理由来，哼！”蓝冰月一脸正色的道，“现在已经很夜深了，我很累了，要睡觉了！”说完用挑战的眼神看着李云龙，一点也没有很累的样子，更没有要睡的动向。

李云龙道：“此人是药王谷的传人柳清儿，夫人应该知道吧？”蓝冰月微微一笑，意思是“我在听呢？”。

“夫人等人都是万里挑，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美人，你们对为夫的情意我当然知道，如果为夫有你们这么美丽的妻子还不知足，就真是不知如何去说了，但是岁月不挠人，美人是很容易过去的……”李云龙此时充分发挥了他的遥远的想象力，开口一句“夫人”，闭口一句“夫人”，要一步一步的让蓝冰月进入自己的设定的“陷井”里。

果然，蓝冰月没有什么耐心去听李云龙的大论，于是道：“坏蛋，你到底在想说什么啊，怎么我听得你好像在……在怎么呢？算了，你就说重点了好了。”“我们秦王府虽然很有钱，而冰月你们等人更是大有来头，但是几十年后，冰月你想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李云龙轻轻一笑，慢慢进入自己要说的话题。

“你神经很大条啊，几十年后，我们当然是儿孙满……”蓝冰月说到最后有点说不去，毕竟还是一个初当的**不久。“儿孙满堂是吧！那是一定的，以李云龙如此神明英俊的样貌和夫人你们如此美丽的娇容，我们的子孙一定也是，男的像他们的老子我一样风流潇洒玉树临风，女的像她们的娘亲一样美丽动人。但是我现在说的是这些！”李云龙笑了笑道。

“那你要说些什么呢？”蓝冰月听着李云龙话语，脸上露出的憧憬之态，想着到时自己被膝下的孩子围在自己的周围，个个口里都叫着自己，那种心情就甭提有多兴奋了。

“我要说的是，刚才我说的是几十之后的事了，那时我们也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年轻了，而夫人你们更是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美丽娇人的，到时，若是让我们的子子女女看到我们苍老的样子，夫人你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啊？”

“是啊！岁月不挠人，到时我们恐怕已经都是老太婆了。”蓝冰月一脸感慨的道，她虽然不知道李云龙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意，但是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等人都是黄脸婆时，真不如何是好。其他她不知道现在以她天榜的水平不要说几十年，就是百年以后她的容貌还是象现在一样，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这也是苍茫大陆的人普偏学武的原因，只要达到一流高手以后他们的容貌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是真正达到一流高手的人并不多，苍茫大陆几亿人口达到一流高手的人不到十万，而且大部分人不问世事，在精心修练。(手机阅读s-d-x-s-w.com）

李云龙已经感到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半了，只要自己再多说几句，蓝冰月这个第一妻子一定会让药王谷的传人柳清儿进李家的大门的。他想着柳清儿清秀的脸上楚楚动人的样子真是有点爱不释手。

李云龙看着蓝冰月若有所思的样子，笑道：“冰月，现在为夫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们永保青春。”蓝冰月听完为之一动，急道：“你这坏蛋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神仙！”“为夫虽然不是神仙，但有一个人一定可让你们青春永驻的。要知道容貌就是讲究保养调节，这一点相信你们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只清楚还是远远不够，那还要有个熟悉的此道的高手悉心指导才行呢！”李云龙笑道。

“夫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啊！”蓝冰月早就猜到李云龙这样说一定有很大的“阴谋”！李云龙尴尬的笑了笑，他想不到平时看似是个不多动大脑的蓝冰月现在和自己亲热过后竟然如此“聪明”，于是道：“嘿…嘿…夫人真是天生聪明绝顶呢，想不到上天不但给了夫人你美丽的样子，还给了夫人你这么聪明的脑袋！”

“废话少说！”毕竟女人天生爱美，特别是非常美丽的女人，现在听得李云龙说有人可以帮自己姐妹等人永保青春，蓝冰月哪能不高兴和着急呢。虽然现在她们和李云龙练的双修功也可以远保青春，但是真正的情况没有人知道，蓝冰月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功夫上面。

“夫人休急，且听为夫慢慢道来。”李云龙对蓝冰月的着急一点不以为意，“其实，我只是想……呵…嘿…”“快说！”蓝冰月着急的说道。

“夫人应该知道柳清儿姑娘是药王谷的传人，对医学一道柳清儿她自然是得到她师傅的真传了，至于保养一道自然对她来说只是小事一件，所以你们的青春永保就要看她了。”李云龙“小心翼翼”终于将最终要说的话说出来。

“你的意思是，柳清儿姑娘懂得保养之道，而你又想娶她和我们作姐妹。”蓝冰月终于明白李云龙兜一个大圈子而说出这些话的用意，刚才自己还以他是关心自己姐妹的美貌，想不到这个小鬼原来打的是这样的注意，可谓真是用心良苦了。

李云龙亲了一口蓝冰月嫩脸，啧啧的赞道：“夫人真是举一反三，一点也没有浪费上天给你的聪明。正是，为夫自从见到柳清儿以后对她很是喜欢，所以这点还望夫人首肯。”

蓝冰月看着李云龙小人得志的样子，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道：“在你刚才提到柳清儿姑娘的名字，我就想到你想说什么了。”李云龙急问道：“那夫人的意思呢？”

蓝冰月嗔道：“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意见吗，就算我意见，你这坏蛋能听吗？”李云龙听到蓝冰月的话就知道他的这位第一夫人已经认同了这个药王谷的传人了。道：“夫人，你真好！”

蓝冰月幽幽地道：“夫君，不是我想说什么，我们姐妹现在可以说都是和你有缘，他日你千万不可做什么伤我们心的事来。”娇脸中一丝无奈，眼里弥漫着一层水雾。李云龙知道这是蓝冰月的无奈，他知道自己很花心，也许现在这么多女人只是将来的一个零头，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一见到美女就想要得到她，这一辈子他也许都不能给他的女人一个美好的爱情，于是他捧起蓝冰月娇脸，深情地道：“放心吧，雪姐，小弟以后尽量不会再乱花心的了，一定会真心真意待你们的。”“希望此话当真！”蓝冰月虽然不太相信李云龙的话，但是还是有些兴奋。

李云龙就正色道：“冰月，如果你不信，小弟在此发誓。”说完，举此右手，道：“我李云龙从今以后一定会真心对待我的几位娇妻，要

是有违此言，请老天爷将小子下辈变成小狗来服侍冰月她们。”真心对待她们，不是不找女人，这是两件事情，李云龙心想道。

第一百六十章 凤卫达到

蓝冰月听着李云龙话语，格格一笑，道：“你这是什么鬼誓啊！谁用你来服侍啊！”脸上愁云一笑而终。李云龙正经地道：“夫人，这誓言还过得去吧？”

蓝冰月笑道：“过得去！”然后正色道：“夫君，我不要你的什么誓言，要是你以后再花心的话，哼，你就走着看吧！”语气到最后竟有一丝冷气深然，一室的春意也为之一动。李云龙摇了摇头，没有多大在意，将头伸入蓝冰月迷人双峰，道：“放心吧！冰月，现在我们再来一次吧！”说完也不等蓝冰月应首，就动作了起来。

秋天雨后的气息虽然有点寒冷，但是这里却一室春暖之情……

初升的旭日透过窗隙射入室内。

李云龙搂着蓝冰月手一点没有放开过，而蓝冰月也是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倦卷在蓝冰月的怀里。蓝冰月轻轻拉开李云龙的手，正想下床穿衣服，但是看见李云龙正看着自己，于是道：“你什么时候醒的？”

“就在你动了一下的时候！”李云龙搂住李云龙纤细的腰际，手上逐暂用力，将李云龙又揽入怀中。“要起床了！”蓝冰月挣扎的动了一下。

“还早呢！”李云龙笑道。“对你这只大懒猪当然是早啦！可是对人家来说已经迟了！快拿开你的手。”天色已经大白了，两人如此赤裸的揽在一起，要是让人看见了如何是好。

李云龙顺势在蓝冰月身上上轻轻吻几下，道：“好了，冰月，今天让为夫帮你穿衣服吧！”说完也不顾自己的赤身裸体和蓝冰月相对，拿起蓝冰月衣服温柔的帮蓝冰月套穿起来。

蓝冰月也不多说，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李云龙的身体了，但还是闭上眼睛不敢面对李云龙身体，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体，直到李云龙在自己的脸上轻轻一吻，“夫人，怕什么羞呢，我们早已经是夫妻了，这有什么好怕羞的呢。”

蓝冰月睁开双眼，看见自己身上的衣服是穿好了，但是李云龙却像无赖似的缠到自己的身边，于是羞道：“想不到夫君你倒也很细心的

啊，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啊？”

“礼尚往来嘛，夫人你要帮我穿衣服！”李云龙笑道。“什么礼尚往来啊，都已经大男人一个了还这么小孩子气。”口是这么说，但还是帮李云龙穿戴好，“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一样不怕羞啊，人家还是少女呢？”

李云龙嘴角勾起一阵微笑道：“你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告别了少女了，现在已经是**了。”“这还是你害的。”蓝冰月帮李云龙系好腰带，转身将被折好。李云龙从背后揽住她道，将手放到她的平滑的腹部道：“夫人，说不定我们的孩儿已经在这里了，你想想看，十个月后，你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了。”

蓝冰月转过身来将自己的双手按在李云龙手背上，十分向往地问道：“夫君，你说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这里了！是真的吗？”李云龙哈哈一笑道：“这点啊，其实你们女人最清楚不过了，要是你真的这么想要孩子，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努力一下，恐怕你的心愿就会得以所愿的了。”

蓝冰月大羞，推开李云龙，转过身继续去折被，道：“人家才不要呢，一阵见到梦瑶姐姐她们，你说话一定小心点啊？要是让她们知道我们昨天晚上的事来，我要你好看！”李云龙见蓝冰月已经折好被子了，就上前将她抱了起来，道：“夫人，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啊，走我们去洗漱一下。”

“快放我下来，要是被人看见了，那就不得了。”一向大胆的蓝冰月现在却女儿态起来。两人洗漱完毕，就向大厅的方向走去。蓝冰月感觉到清晨气息从两鬓间传到自己的脸上，宁静的走廊，让她感到特别的宁静。

客栈大厅里，秦梦瑶、晨月、蓝雅和蓝丽已经等在那里了，经过一天的休息他们的气色已经好多了，在那里有说有笑。女人和女人特别好相处，这不蓝雅、蓝丽和晨月就在那里聊天，看不出一点矛盾。

“小姐，你怎么到现在才起来啊！”蓝雅和蓝丽两人对蓝冰月问道。现在在外面，所以蓝冰月的身份是蓝雅和蓝丽的小姐，所以她们才没有叫月姐。看来蓝雅和蓝丽经过几天的练习已经开始习惯起来了。

“没事，我只是想多想一会儿。”蓝冰月看了看李云龙对蓝雅和蓝丽说道。秦梦瑶笑眯眯的在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身上看了看去，然后走到蓝冰月身边在她耳边说道：“蓝妹，昨天晚上你舒服吗？”说完用眼睛看了看李云龙，秦梦瑶的意思很明显。

蓝冰月被秦梦瑶说的脸红不已，不过马上她恢复了平静，然后也在秦梦瑶的耳边说道：“秦姐姐，你别着急，今天晚上我让给你好了。”“去，我才不要呢？”话虽这么说，但是秦梦瑶的眼里明显有意动，她所以已经二十多岁了，但是真正经历男女关系只有上次在秦家的那一次，对于她来说还真他些期待。

“你们在说什么？”蓝雅走到蓝冰月和秦梦瑶身边，向她们问道。“没什么。”蓝冰月连忙说道，现在她可不想蓝雅知道她和李云龙真正的关系，否则的话将会给李云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时客栈的大门外这里传入一阵声音，“李云在这里吗？”接着一个百里挑一的美女脚步轻盈，体态优美的走进来，她身后还跟着同样美丽非凡的七女。

蓝冰月等人都看着李云龙，仿佛在问她怎么回事。李云龙也同样不解的看着这走近来的八个美女，想到她们是什么人？自己不认识她们，她们找自己有什么事情吗？于是他站起来问道：“你们是？”

“公子看了这封信就知道我们是谁了。”说完为首的一个美女拿出一封信交给了李云龙。李云龙接过信，一看是李襄樊写来的，说这八个美女是八凤卫，以后也是李云龙的亲卫。看完以后李云龙知道这是上次李襄樊帮他找的女人，这八个是自己的护卫兼侍妾。虽然只有八个，但是李云龙还是很幸福，露出了脸上笑意。

蓝冰月看见李云龙脸上露出了笑意就道：“这八个女人是你什么人？看你笑的这么坏，一定有问题，快说。”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马上收起笑容，然后把李襄樊的信交给蓝冰月，道：“自己看吧！”

蓝冰月接过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明白这八个女人将来是什么身份，在大家族里面这样的人好多，就是他父亲也养着好几个这样的女人，虽然她不喜欢，但是也没有办法。李云龙作为紫金帝国秦王府的小王爷，那么他身边的安全一定是王府中的人特别看中的，如果李襄樊他派来几个男护卫，作为女人的蓝冰月会有些不习惯，而且

以后做起事情来也将会不方便。况且这还是李襄樊，她公公做的事情，她作为儿媳妇自然不能反对，于是对李云龙道了句“便宜你了。”

“嘿嘿。”李云龙嘿嘿一笑，然后哪个女的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凤一，她们分别是凤二，凤三……凤八。”凤一回答道。

“好，以后你们就是我的飞凤卫。”李云龙现在一时兴起起了飞凤卫这个日后名震天下的名字。“是。”飞凤八卫应声道。

“来，坐下，和我说说父亲他们的情况。”李云龙招呼飞凤八卫道。这时秦梦瑶她们才知道这八个女人是李云龙的父亲派来的。“老爷他们一切都好，只要少爷好好的照顾自己就可以了。”凤一回答道，但是她们八人没有听李云龙的话而坐下。

李云龙看见她们的动作，先是一楞，然后大喜，如果刚才她们坐下，那么李云龙就会对她们的印象差上许多，但是没坐下说明了她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只有这样的人在担任护卫才能人李云龙感到安全。

李云龙看的出来现在这飞凤八卫只有一流高手水平，但是只要一个晚上时间他就有信心把她们提高到地榜水平。不过为了能够让他们完全的效忠自己，不对别人产生任何的感情，李云龙还要用九阴真经里的摄魂大法。不过现在李云龙要用的这个摄魂大法和原来九阴真经摄魂大法不太一样，这已经经过李云龙的改编，它是在人的中枢神经里面打下一道主人精神，让被施的人由于效忠于他，不会对别人产生感情，不会进行背叛。不过在行动智慧方面不会有所改变。现在的飞凤八卫虽然没有异心，但是谁也能够保证以后她们不会碰上自己喜欢的人而改变呢？

“这样，你们的武功现在才达到一流高手水平，这样不行，今天晚上我帮你们提高你们的武功，明天我们再休息一天，然后赶路怎么样？”李云龙对飞凤八卫道。飞凤八卫一听，脸色一红，看来她们已经知道李云龙说的提高武功的方法了，但是她们还是回答道：“是，少爷。”

晚上，客栈，李云龙房间内自从李云龙在下面说了那些话以后蓝冰月一直都有些怒气冲冲的样子，显然是因为李云龙的话而不满，这不，晚上吃好饭以后蓝冰月就拉着李云龙到他的房间里了。蓝冰月向李云龙责问道：“你好色也不用这么着急吧！她们才刚和你见面，你就

要让她们做你的女人。”蓝冰月的话里有些怒气，也有些酸溜溜的。李云龙解释道：“我不是没有办法吗？如果不这样做我们都会完蛋的。”从蓝冰月拉他到房间里以后李云龙就知道蓝冰月想问什么了，不过他早就已经想好了对策。

第一百六十一章 凤卫增功（一）

“哼，还想找借口，你还不是看向他们的美色而已。”蓝冰月冷哼一声道。李云龙苦笑一声，向蓝冰月解释道：“冰月，你先听我说完在生气，现在我们的敌人有多少你应该知道，先说梦瑶的父亲现在知道不知道梦瑶已经跟着我们，我想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会派人来对付我们的。虽然他们不是来杀我们，但是它也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再说天魔宫，天魔宫里面高手如云，我已经杀了他们一魔两鬼，和他们已经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了，而且他们已经到处在找我们。现在的我们还不能对付他们，而且安全也没有保障，所以我们需要高手。”

顿了顿李云龙接着道：“另外还有十大杀手组织之一“青衣楼”，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十大杀手组织之一“青衣楼”为什么要对付我们，但是我想应该和天魔宫逃不了关系，不过也不一定是天魔宫，毕竟天魔宫的人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但是十大杀手组织之一“青衣楼”既然出动了三滴血之一，“血影血杀”杜铁，必定他们是了解我们的人，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而且前天的“血影血杀”杜铁能够把我打成重伤，就说明了他们十大杀手组织之一“青衣楼”的实力。如果到时他们多来几个的话就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高手的原因。所以我才迫不及待的要提高飞凤八卫的武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进行自保。”

虽然李云龙说的有道理，但蓝冰月还是道：“哼，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十大杀手组织之一“青衣楼”，天魔宫，这些都只是你找的借口而已。”“好冰月，那我不做了总成了吧！”李云龙道。

“不行。”蓝冰月一口拒绝。“这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办啊！”李云龙郁闷道。

蓝冰月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虽然在这个小镇这几天没事，但是不代表接下来的时间内没事。而且飞凤卫虽然现在已经达到一流高手水平了，但是她们如果遇见地榜高手的话没有赢的可能，也知道和李云龙双修才是提高她们武功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她拉李云龙进来只是不满李云龙事先没有和她说而决定，但是她也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现在这个时候她知道也没有反对的时候。

蓝冰月看了看李云龙，幽幽的道：“我也不是反对你，但是你以后能够真心对待她们吗？我知道现在你这样做她们不会反对的，但是谁能够保证以后她们不对你有想法吗？如果到时候她们对你有异心的话你应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她们从小被秦王府收养，但是如果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

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知道蓝冰月并不是反对他这样做，而是因为事先没有和她说起和但是提高了飞凤卫武功担心她们以后不受控制，因此李云龙对蓝冰月感激不已，但是他没有和蓝冰月说他的摄魂大法的事情，一来这摄魂大法没有实践过，二来这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如果被蓝冰月知道的话难保有一天她不会说出去。于是李云龙对蓝冰月道：“冰月，你放心，这事我心里有数。我不会把不安定的因素放在自己的身边的，现在天下乱象已现，相信不久的将来大陆上就会硝烟四起，战争不断，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将来会在这个大陆上扮演什么角色，而且我们秦王府的敌人又非常的多，辽王，汉王，唐王三王和我家又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他们三王加起来的军队就有百万之众，我们秦王府现在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不是帝国在上面压着他们，我想他们早就会对付我们秦王府了，但是以后天下大乱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对付我们了。到时我身为秦王府的少主将会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所以现在的飞凤王的实力非常重要。”

蓝冰月看了李云龙一眼，道：“既然你知道那我就不管你了，现在你就和你的飞凤卫美女们去增功吧！”说完就要向外面走去。但是李云龙怎么会让蓝冰月离开呢？李云龙上前一把把蓝冰月抱在怀里，笑道：“我增功，我先为你增。”

蓝冰月一看是李云龙，趁势将头*在他的胸脯上，娇羞万分地说道：“坏蛋，我才不要让你为我增功呢。”蓝冰月虽然这样说，但是她的神情却十分的愿意，因为她刚才已想过了，今生今世非李云龙不嫁，就算他不爱自已也要用自已的心去把他融化。况且和李云龙这么久，不说他和自己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就是原来没有感情，那么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也会有感情了。

李云龙看着蓝冰月灼热的眼神，伸手将她纤细的腰肢轻轻地扶住，说道：“小宝贝，你说的是真的吗？”“什么真的？我说过什

么？”蓝冰月不承认刚才自己说的话说道。

“这样啊！反正我不管，现在我要为我的宝贝增功，不过因为你早就已经是我的人了，你以后要是受到什么委屈可不准哭鼻子啊。”李云龙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我的好宝贝……”说着，轻轻地环抱着她的小蛮腰。

“嗯，”蓝冰月在他怀里扭动着娇躯，两眼放出迷死人的秋波，娇嗔道：“你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呢？”李云龙的***已被她一娇一嗔的调了起来。身上那股欲望的气息已油然地散发了出来，情趣也来了。

“我，我不知道。”说到后面她已变得很小声了，李云龙已把嘴唇贴到她的脸颊上。蓝冰月已被李云龙身上那种男人的气息熏的全身发软，不由自主地把自已柔软滚烫的娇躯紧紧地贴在了李云龙身上。“我爱你，我爱你，绝不变心！”蓝冰月喃喃低声说道，眸子里是一副陶醉神迷的表情。李云龙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女人，对他现在来说是越多越好，特别是真心喜欢他的女人，他都会用心去关爱，他并不会因为有了新人而忘了旧人。随着自已身上那股情欲气息散发得越来越浓而迸发出难以压抑的欲火。

“夫君，”蓝冰月软绵绵地*在李云龙怀中，欲火也开始在热烈的燃烧。蓝冰月眼睛里那种神韵要表达的意思李云龙已经很熟悉了。“你现在不会不要我吧？”“绝不会的，冰月，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但我也会好好地疼爱你的。今生今世你都是我的。”说着，他将蓝冰月紧紧地搂在怀里，再不说话。嘴唇已贴在了蓝冰月娇艳的樱唇上，舌头一顶，蓝冰月的嘴不由的一张，李云龙的舌头已伸进去和蓝冰月的丁香小舌缠绕在一起了。

“嗯，……恩……”蓝冰月带着少女的娇羞，**的成熟，在他怀中无力地扭动着，秀美的长发厮磨着李云龙的脸庞，娇嫩可爱的脸蛋也不时的和李云龙的脸庞贴在一起，口中的丁香小舌已很熟练地和李云龙的在互相挑逗。

蓝冰月身上那种淡淡的幽香，袭人欲醉。使李云龙也不由得春情荡漾。蓝冰月的脸色已是通红，只见她似嗔似笑，一付娇弱不胜，不堪承受的可爱娇羞模样。“冰月……宝贝……”此刻的李云龙也是情难自制了。

蓝冰月身上的外套已掉在了地上，薄如蝉翼的内衣里是一具充血的雪白***在微微颤抖着，期待着。这已不再是诱惑，这是爱的欲火在燃烧。“夫君，我需要你！”蓝冰月叫了一声，话一说完，双手猛地勾住了李云龙的脖子，连自已也不知怎么回事，娇躯竟不由自主的就一阵颤栗，柔软的娇躯把李云龙的身体贴得更紧了。

两人继续在缠绵，房内的烛火也小了，一切都已变得朦朦胧胧，欲火在燃烧，两颗心已连在了一起。

经过一番狂风骤雨，终于双双达到了***。在喘息声中停了下来。蓝冰月躺在李云龙怀里，温柔地抚摸着李云龙宽厚的胸膛，以带着无限柔情的眼眸看着他，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李云龙看着娇羞万分的让武林中所有小男生都神魂颠倒的武林纯情玉女乖巧地象小鸟依人般地躺在自已怀里，作为一个男人，心中一种自豪之感不禁也油然而生。久久之后，俩人仍紧紧地拥抱着，亲吻着……

飞凤卫的房中，凤一今晚喝的太多了，已在床上睡着了。本来因为凤一的飞凤卫不能喝酒，但是李云龙为了能够更好的施展摄魂大法，所以让每个飞凤卫都喝了酒，反正现在没有敌人，当然如果有的话就算她们不喝酒，众人也逃不出高手的围攻。凤一她们这些飞凤卫由于没喝过酒，所以不到多少时间就不行了，李云龙在蓝冰月睡着以后从房里出来，来到她们的房间里不禁看着凤一她苦笑，想不到凤一她们这么不会喝酒，除了凤六，凤七，其他的都倒地不起。佳人醉酒，总不能来个霸王硬上弓吧？就是霸王硬上弓也只是占了了她，而不能提高她的武功水平。况且在她完全不知觉的情况下用摄魂大法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呢！还有就是在下午教她们的至尊阴决如果在她不清醒的时候根本不能运转。

李云龙看凤一睡觉的样子香艳极了，满脸红晕，小嘴在一动一动的，似乎在梦中还要找人喝酒。禁不住上前在她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帮她掖好被子，就在旁边打坐调息了。

功行三周天后，圣天真气渐渐提到最高，头上既然出现金龙，而且也似要破体而出，蠢蠢欲动，李云龙再也按捺不住，走到外面的小院中，把圣气真气提到最高，挥手一扬，一道幻化成金龙的真气倏然向前电射而出，“轰”的一声，把前面十丈外的大大击得粉碎。

第一百六十二章 凤卫增功（二）

响声惊动了值夜的凤六，凤七，奔过来一看，哗，少爷的武功竟然强到如斯地步，顺手一击，真气就把前面十丈外的兵大树击得粉碎，全部都不禁目瞪口呆，凤六，凤七看着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了。李云龙示意他们继续去巡夜，自已也回房了。

李云龙此时真是心头狂喜啊，照这样看来，自已的圣天真气已突破了第六层（注：圣天真气分十层）。要不是在深夜，他可能都要狂笑起来了。要知道，练武的人练到一定程度，就会很难突破了，就象给一个瓶颈卡住一样，很多练武的人过不了这关，那他的武功就到尽头了，过了这个瓶颈。武功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李云龙就是这样，“圣天真气”突破了第六层，放眼天下，能与之匹敌的人除了那些隐世高人以外已是凤毛麟角了。不过如果多数高手围攻的话，他还不一定能够打的过，否则的话那些绝世高手还不是称王称霸，特别是各个帝国朝廷中有一种武器能够克制江湖人士的内力。另外皇家和大家族都有他们的隐世高手保护着，一般江湖人士是不可能对他们怎么样的。否则的话一个不会武功的皇帝还不是让江湖中人想杀就杀。还有就是军队，军队的士兵虽然不会什么武功，但是一个高手，就是天榜高手也不敢和他们做对，一个高手不管他的武功有多高，但是他们都是以内力作基础的，当他面对军队的时候，虽然一开始他可以杀死很多士兵，但是在军队的阵法面前不可能有有出现一招杀死几千上万的人，也是有内力用尽的时候。也不可能由于一个高手而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国家，也不会有军队了，人人去练绝世神功，然后个个高来高去，这样世界就乱套了。

李云龙强按着心里的喜悦回到房里，凤一还在沉睡着。就先去冲洗了一番，回来***后很自然地就把手穿过凤一的脖子下，将她楼在了怀里。凤一娇躯微颤了一下，就没再动了。

此时的李云龙心里是很激动的，身边躺的这个美人以后就是她的了，李云龙转过身来，把脸对着凤一，一个手放在了她的身上，但他没敢乱动，怕把凤一弄醒了。刚才他的武功的提高让他兴奋不已，所以他才没那么着急的和凤一双修，如果凤一能够自己醒来，那么到时

开始双修效果才是最好的，如果把她惊醒的话作为一个一流高手她能够完全的保持清醒状态，这不是李云龙想要的。

闻着她身上那股诱人的幽香，似兰似麝，袭人欲醉，李云龙心底有了一种冲动，身体上某个地方也有了反应。他怕弄到了凤一，把身体往后挪了挪。手却隔着凤一的衣服很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身体。凤一的身体象有反应地起了很轻微的一下颤栗，李云龙的手马上停住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看凤一还是没醒，李云龙的手又大胆地抚摸起来，并且已穿进衣服摸在了凤一光滑平坦的小腹上。慢慢地，手一分分一分分地往上攀爬，到山脚却停下来了，只在旁边左右徘徊，犹豫不决，象在做着什么很大的决定。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云龙的手终于爬上了峰顶，停下不动了。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了。

这边说着轻巧，那边凤一就惨了。在李云龙练功发出一记巨响的时候，把她惊醒了，一看李云龙不在，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种失落伤感就上来了。也不知为什么，她现在真的很想李云龙占有她的身体，好让自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他的女人，今晚的就她也是有意喝这么多酒，给他机会，人们不是常说："女人不醉，男人没机会"吗？谁知道今晚又，唉……

当然凤一还有一种心情是因为要双修，虽然最中午李云龙说的时候她只是脸色一红，她从小是被秦王府收养的，所以她对李云龙提出提高她们武功而进行双修不但没有反对，而且还有些期待。但是当真正要面对的时候还是羞涩不已，所以在李云龙晚上要她喝酒的时候她特别多喝了一点。凤一她不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所以她不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来。

正在凤一自怜自怨，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李云龙回来的脚步声，赶紧又装睡了。在李云龙楼着她的时候，本以为自已想象过的事会发生，心里在紧张地等待着。谁知李云龙的手走走停停，把自已弄得难受极了，又不敢说话，身体蹦得紧紧的，还要尽力的把鼻息调匀装睡，多痛苦呀。

在李云龙的手攀上她的高峰时，娇躯一震，动了下身子，呼出了一口憋了很久的气。李云龙的手自然又停了，知道她也被自已弄醒了，看她并没有生气，似乎是任君采摘的样子，胆子也大了，手里的

动作也大了。嘴唇还在凤又的秀发里吻着磨擦着她的耳朵，慢慢地含住了她的耳珠。手跟着也慢慢地向下扩张了……

凤一再也忍不住了，娇躯一翻，轻轻地娇呼一声："少爷。"两条娇嫩的小手臂把李云龙紧紧地抱住了。强烈的渴望，强烈的情感在这一刻如火山般地爆发了。

随着李云龙的手和舌头在不断地运动着，凤一在左扭右摆中也在李云龙身体上轻轻咬着，啃着，她完全放开了。全没有了少女的矜持，压抑的太久了，今天终于释放了。

在一阵我爱我要的娇呼声中，李云龙进入了凤一那圣洁的身体，就在进入凤一的身体的瞬间，李云龙看着凤一，慢悠悠的对凤一道："今生今世忠于李云龙。"同时用内力在凤一的中枢神经内放了一道精神力，如果以后凤一不忠的话这道精神力就会要她的命。当然如果一个比李云龙的武功还要高的人的话一定能够查出凤一脑海里的这道精神力的。不过现在超过李云龙武功的都是一些老者，所以不可能为凤一她们除去这道精神力的。

另外这道精神力能够把凤一和李云龙联系在一起，能够更好的让李云龙感觉到凤一他们的想法。特别是"今生今世忠于李云龙。"这句话将永远出现在她的脑海深处。

同时至尊阳决和凤一的至尊阴决相互破坏运转。在两人体内川流不息，高速流动。

许久，云收雨散。凤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娇羞万分地缩在李云龙怀里，慵懒地说道："少爷，不管你以后有多少女人，你都要对我好。"娇嫩的小手在李云龙宽厚的胸脯上抚摸着。

李云龙轻拥着怀里千娇万媚的凤一，抚摸着她的秀发，很温柔地说道："放心吧！少爷我会好好的对待你的！"万般的柔情蜜意，万般的的温柔体贴，万般的春色无边，在卿卿我我中，在你怜我爱中，在郎情妾意中，延续着。

过了一会儿，凤一说道："少爷，你去找凤二她们吧！我也要稳定一下我的武功。""好的。"李云龙知道自己今天的晚上还有很重的任务，于是点点头道。

凤二的房间内，凤二、凤三、凤八在一起，她们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李云龙没穿衣服进去，在凤二她们三人眼里一具完美而又充满强暴力量的成年男子的阳刚躯体清晰的展现在三女的眼前，每一寸肌肉都隐藏着巨大的能量，如一只强劲的猛豹，时刻准备着把眼前的猎物撕碎，只是可惜，此时三女已变成李云龙的猎物。

李云龙的身体，看得三女心神俱羞，那完美而充满阳刚之气的成熟身体对心身皆属的女人是一种青春的诱惑，何况李云龙的身体在修练生涯里，早已强撼狂暴无比，再加上天生的给女性带来无边魅力的俊邪面孔，和那揉入身体里的皇者睨视天下的气势，就已经让凤二、凤三她们芳心大动，春水横流，如成熟蜜桃般的身体哪里堪经此种挑拨，一下子血液沸腾，所有少女情怀包含的柔情瞬间涌出，身体变得异常的软弱与火热。

只有年纪比较小的凤八尚不清楚究竟发生何事，但看到李云龙的暴发健美的身体，亦不由地羞红脸颊，娇美欲滴，连一直盯着李云龙的双眼此时已有几分迷醉，几分迷茫，春潮在身体的最深处开始犯滥，刚刚才成熟的身体散发出一种夺人神魂的媚态，青春纯正而又带着无上的引诱。(手机阅读ＳdXsw.com）

然而李云龙身上情欲的气息，漫延在四周，那幽幽体味，像是一种天然的媚药，只要是人都无法抗拒，三女亦是如此。不知是谁实在忍耐不住，满身的欲火化作樱桃小红唇泻出的几缕娇呤，一时间，三女都似乎找到体内陌生渴望的渲泻途径，三种轻盈婉转的春呤声逐渐在这迷失森林的密林中蔓蔓延开。

她们的那春呤声传入李云龙的耳内，像是丹田里升起的一缕清凉的溪流，在经脉里扩散，虽然缓慢但却让我舒畅万分，更让我有了无意识的寻找水源动作，脚步向三女移去。

现在的李云龙心里火热的欲望已占据全身，没有一丝的犹豫，衣裙飞花般的飘落林间。仨具粉雕玉琢般的晶莹玉体横陈眼前，不论心中是怎样的愿意，三女亦不免大惊失色，羞愧难当。

“少爷！”三女羞涩难当，露出的雪白身躯在不停地乱颤……，但李云龙没有半分退缩，清纯的处子体香早已如火上浇油，在细腻的雨水中，幽幽散发。如三具维纳斯女神般地身躯充满动人的神韵，李云

龙的一双结实有力的手终于握住凤二那傲人挺拔的***，一种异样的冲动感觉带给她从未有过的润味。

第一百六十三章 凤卫增功（三）

凤二她已经不再害怕，看着少爷那张邪魅却俊俏，又带着几分‘杀气’的脸，凤二彻底的迷失自己。

“少爷，无论何时，凤二都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现在就让我来做你真正的女人吧！”一双粉白似雪的玉臂蛇一样紧紧地缠住了李云龙的脖子，抬起自己的火热红唇，封住了李云龙的嘴，暗吐香董…李云龙那熊熊燃烧的欲火终于找到了渲泄的出口。

蜡光缤纷，春啼绵绵，虽然有几分遗憾，但还是画出一副动人美妙春光图，在这三具灵珑剔透的诱人丰傲身躯上，在那雪白滑腻的凝脂玉肤上，李云龙已沉沦在这种温柔的情欲中。

三女早已不再压抑心中的抗拒多久的情欲浪潮，任凭春水如山泉般的不绝而出，三具各具特色的诱人裸体那种天然的少女体气早已在不觉中激发李云龙全身的经脉运行，澎湃的情欲之火也被彻底点燃。春情勃发的少女美态一一展现在眼底。

身起身落间，花开花谢，润透的潮红清晰可见，彼此起伏的娇啼与外面不知何时下起的沙沙的秋雨撒落声演出一曲动人的春之歌，弥漫在房间中，缕缕动人。

雨声依旧，只是那三声相继响起的刺耳尖叫带来了丝丝的惊动，但随之而来的少女压制不住地呻吟声让一切恢复原样，春之旋律又缓缓升起，只是那***的声调一波接着一波，似乎永无止境。

三个美丽的少女就在这绵绵的声曲中沉溺，纯洁的心灵亦如花蕾般的绽放，幻化成**的成熟丰韵美态，无边的春情继续漫延……

在这美妙的感觉中李云龙没有忘记他的目的，摄魂大法、双修功，一样也没少。从此以后她们就身上就永远有了李云龙了烙印，再也不会背叛李云龙了。

身体一颤，整个心腑在云中飘飞，凤八再一次瘫痪，四肢无力，人似乎已在云端，轻飘的说不出话来，但那身体内暖流让我李云龙舒服得浑身畅通，体内的真气更加的汹涌澎湃。

少女的点点落红湿迹般般，阴阳交泰，处子落红如药引一般，何况是三个强大体质的先天落红，一下子把李云龙的真气激活，此时如

贪得无厌的巨蟒一般，在三女的身体里舔食着每一丝渗出的原始之蜜。

而这些经过李云龙身体锻化的纯阴之气变成一种火热真劲，通过情爱交融汇入三女的体内，不停地在彼此之间流畅重新改造着三女的体质。整个房间就弥漫在这种春情勃发的幽幽啼叫声中。

轮回不知多少次，抑止不住的甜美娇啼已逐渐变成嘶哑的喊叫，当三女不堪负荷都已经陷入昏迷时，李云龙吭奋的身体终于得到了解脱，一股浓浓的生命精元洒入了娇小灵珑的凤八体内，安静地趴在三具灵致的柔软裸体上。

当凤八哦的一声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能量冲击，但也撕碎了她最后一丝清明，人已沉睡过去。雨依旧不停的下着，纷扬如丝，而房间的春色还是那么令人黯然销魂……

接着来的四凤李云龙也没有放过，这一夜李云龙他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香艳。此起彼伏之间他的飞凤八卫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地榜境界，从此以后李云龙的身边将永远会有这样八个地榜高手跟在他身边，去共同创造那属于李云龙的传奇。

第二天，昨天那一夜的秋雨已经停下，灿烂的阳光出现在天地之间，给那灰蒙蒙的它地带来了希望。

李云龙从睡眠中慢慢的醒来，看着旁边仍然在沉睡着的凤六凤七，嘴角露出了笑意，昨天晚上最后两个增功的就是她们两个，一直到天亮她们才睡觉，也难怪现在她们不会醒了。

李云龙轻轻的把她们放在自己身上的手拿开，然后穿衣起身，来到外面看见其他的人都已经起来了，由于昨天破身的关系现在的飞凤卫行动有些不便。而蓝雅和蓝丽，还有晨月虽然现在是少女之身，但是她们并不是一个笨蛋，根据飞凤卫的情况和昨天晚上的声音就可以猜测到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没有想到的是李云龙会这样的好色，她们开始不由为自己担心起来了，万一不知道那天李云龙这样对待她们会怎么样？只是现在的她们完全忘记了，跟着李云龙这么长的时间李云龙为什么没有对她们有出格的动作，也不想想她们的容貌远在飞凤卫之上为什么没有对她们动手。

如果说晨月只是一个江湖人士的话，那么蓝雅和蓝丽作为紫金帝国在朝廷、士人面前有名的蓝家大小姐为什么没有想到李云龙的这个

飞凤卫的身份呢？象飞凤卫这样的身份在苍茫大陆上的各个帝国的世家，皇族里面难道还少吗？如果蓝雅和蓝丽他，她们能够想到的话，那么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秦梦瑶，虽然在知道昨天晚上李云龙干了什么，但是她没有出现的象蓝雅和蓝丽，或者晨月她们的向法，也许作为李云龙的女人只是知道李云龙好色一点吧！也许这和她不知道李云龙的身份有关吧！也许她有着自己那样的目的在吧！

虽然众人的表情很丰富，但是李云龙浑然没有在意，若无其事的有众人继续说笑，但是由于众人现在有了各自的想法，所以已经没有了昨天的那么融洽了。

蓝雅和蓝丽把蓝冰月拉到了旁边，蓝雅向蓝冰月问道："月姐，他这么好色你还要跟着他吗？我看我们还是先离开他再说，这样的人不值得月姐你喜欢他。"本来蓝雅和蓝丽在蓝家的时候她们对李云龙有好感，但是现在开始不要说她们对李云龙有好感了，而是她们对李云龙有些厌恶。如果李云龙现在知道由于昨天晚上的事情让这几个美女对他有好感而变成厌恶的话会有些后悔，但是他不知道。

"蓝雅，蓝丽，你们知道什么是爱吗？我对他的感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许将来你们自己经历了以后才知道我现在的感觉。"蓝冰月看了看李云龙幽幽的说道。

"可是，可是昨天晚上，他，他，一下子要了八个女人，如果以后他再这样的话，月姐，你接受的了他吗？"蓝丽想不到蓝冰月会这样回答蓝雅的话，有些气愤，有些无奈，也有些不死心的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不会，也许会，现在不是没有发生吗？没有发生的事情谁能够知道呢？况且昨天他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且我也同意的，其实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蓝冰月向蓝雅和蓝丽解释道。

"月姐，你说昨天晚上他和那八个女人的事情是被同意的，月姐，这是为什么呀，难道他这样花心，你不难过吗？难道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这样吗？"蓝雅不解的问道。

"难过，没有那个女人知道自己喜欢的人有了别的女人不难过的，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又有那些男人只有一个女人呢？特别是那些有作为的男人，他们的成就越高，他们的女人也越多。女人

总会喜欢自己的男人有高人一等的成就，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而让她们往往要和别的女人共享一个男人。而他就是这样的男人，所以我也有思想准备，况且那八个是他家人给他的护卫，以后要跟着他一辈子的，他要她们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反对又有什么用呢？”蓝冰月说道。

“月姐，他家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没有听见你们说起过？”蓝雅接着问道。“这个他现在不想让你们知道，不过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很长了。”蓝冰月想了想道。

“为什么啊，为什么现在不能告诉我们？月姐，你是不是也知道他的身份啊！”蓝雅向蓝冰月问道。蓝冰月点点头道：“我知道他的身份。”

“那月姐你告诉我们，我们保证不会说出去的。”蓝雅说道，旁边的蓝丽也点点头，同意蓝雅的说法。“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只是我答应过他不把他的身份说出去的，所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其实知道不知道他的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你们把我拉到这里是无了什么，但是我想对你们说的是，你们现在所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你们下手，因为如果他真的象你们想的那样的话你们现在也许和我已经成了真正的姐妹了。”蓝冰月摇摇头说道。

“这么说月姐你早就已经是他的女人了？”蓝雅微笑的看着蓝冰月道。现在的她已经听出了蓝冰月话出的不同寻常之处。蓝冰月红着脸点点头道：“我早就是他的女人了，所以，所以……”

“呵呵，想不到月姐你这么开放，月姐你告诉我做他女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蓝丽笑眯眯的看着蓝冰月问道。“怎么了？我的好蓝丽，你是不是要象月姐我一样做他的女人啊！所以才问我做他的女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啊？想不到我家的小蓝丽也开始想男人了。”蓝冰月刚开始听见蓝丽的话脸色一红，不过马上蓝冰月就对她反击道。

蓝丽被蓝冰月蓝冰月说的脸色通红，小手捏着衣角，喃喃道：“那有啊，月姐，我怎么会，怎么会想男，男人呢？”“嘻嘻。”看见蓝丽的样子蓝冰月不自觉的笑了出来，“蓝丽啊，你不知道刚才你的表情可可爱要是我是男人的话一定会马上喜欢上你的，嘻嘻。”

“月姐，你，你再说我以后都不理你了。”蓝丽用她的小手拍打着蓝冰月不依道。“好了。好了，我不说就是了。”蓝冰月连忙说道。

第一百六十四章 蒙古人

中午时分，一队人马由西向东开进了小镇，一共是三辆马车，每辆马车都大得出奇，由八匹神骏异常的夜照狮子马拖着，二十四匹白马一片雪白非常抢眼。人们都心中嘀咕——他们这一生中都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马车，这样的马平时都难得寻找到一匹，就算能够寻找到两匹骏马都很难是同一马种，更何况就算是同一马种的马都会多少有些差异，但这二十四匹白马就象是一个模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里面的主人绝对不是普通人。马车并没有驶进小镇，只是在小镇的外面一片草地中停下，除了三个相貌和衣着都很普通的白衣车夫驾驶着马车之外，看不见任何人出入。小镇上的众人不免对此窃窃私语。

过了半晌，西面路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队车马由西向东沿着大道行驶了过来，一一数过竟然有数百辆之多，这里的江湖人不乏见多识广之人，但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车队，不少人都勃然变色。要知道保镖最怕保这样的明镖，甚至如今江湖人能知道这一趟镖每天的行车路线，这镖就非常难保，更何况又是如此庞大的镖队。但是这是镖队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人们的心跳开始变得飞快，但车队却在不远处慢慢地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四匹马已狂风般从车队中冲出来，掀起了一阵风尘。为首的一条汉子黑衣红马，身材高大，满脸的胡须倒张，只听到他雷鸣般地吼叫，道："狮虎龙腾！狮虎龙腾！"喊声顿时震得大地都似乎在颤抖。

狮是北方大蒙古帝国的雄狮堂，虎是北方大蒙古帝国的第一世家哈丹巴特尔的铁虎堂，龙是大蒙古帝国朝廷的"龙衣卫"。他们的联手，一定是非常最要的人在里面，因为一亮相，果然已给人先声夺人的感觉。

那汉子虽说是在替他们开道，但他此时显露了如此精湛的外家内力，当真让那些图某不轨的人吓了一跳。

第二匹马上是一青衣女子，她似乎在一旁笑个不停，渐渐的笑声越来越大声，忽然起了一阵风，到处都在回荡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

众人的心头都有些气馁。

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和他的妻子——巴山剑派高手额尔德木图&8226;顾芸竟然也亲自出马为车队开道。

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是江湖上最出名的硬汉之一，打起来从来不在乎自己的那条命，因而在江湖上得了个外号九头狮。如果说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是因为他打起来不要命而名动武林的话，那么他刚过门的妻子巴山剑派高手额尔德木图&8226;顾芸则是武林中最出名的女剑手之一。

要知道以他夫妇的身份地位为此车队开道，那么车队中绝对藏龙卧虎、高手如云，这次真不知道云集了多少蒙古高手汇集此地，为这队车队护驾。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手在？

只是，当人们看到第三个人骑一黑马驰骋而来时，却更吓了一跳。第三人是一黑衣中年人，衣衫如墨，神态飘逸。天上传来一声鹰的叫声，一只黑色的大鹰忽然凌空冲了下来，落在了中年人的肩头。镇上那些人就算不认识他的样子，也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

蒙古的蒙根其其格。蒙根其其格一声长啸之后，雄鹰又一次地飞上了蓝色的天空，慢慢的失去了踪影。江湖上有耳朵的人谁不知道蒙根其其格的厉害，不少人都缩回了头。而且蒙根其其格结婚后行走江湖从来都是伉俪同行，蒙根其其格在此，乌兰图娅也不会远。

蒙根其其格、乌兰图娅虽然现在大部分时间在蒙古，但二人年轻时在大陆上闯下好大的名声，最近一次是十年前二人曾经在河南双曲谷为救数名落难女子，双剑荡平了一座百人山寨，江湖传闻那一仗他们夫妻双剑一剑一条命，直杀得山寨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但这毕竟仅仅是江湖传闻，谁也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最后一个人没有出声，默默地跟着前边的三人策马进了小镇。

忽然有人叫道：“翁吉刺惕氏德薛禅！”“是快刀翁吉刺惕氏德薛禅。”跟在蒙根其其格身后的中年白衣人笑了一笑，他的年纪也不过是四十刚出头一点，一身白色的衣衫十分朴实，但神色间平淡中另有一股驾御千军万马的气势，他右手衣袖空空，但右腰间插了一口铁柄无鞘刀。刀是刀中破钢，人是人中好汉。

这中年白衣人就是科尔祈大草原的黑道总盟主翁吉刺惕氏德薛禅。小镇上原本聚集的不少江湖人都是在大草原混饭吃的，这时早吓

得躲在桌子板凳后面，生怕被翁吉刺惕氏德薛禅看到。

四骑过镇后已停在路边，随后人们看到西方烟尘滚滚，百骑铁甲已风一般冲来，这些铁骑个个面戴护面铁盔，人高马大，银铠闪烁，显然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突然，就在百骑铁甲*近镇中时，那三辆巨大豪华的马车也已驶动，马车向来时的东方大路飞奔而去。

乌兰图娅面色一变，她自然看得出这车队决不同寻常。她身子一动便想催马追上去，但蒙根其其格却伸手阻止了她。因为就在车队过去时，蒙根其其格看到第一辆马车的车帘拉起，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在对他点头致意——那是一张神俊异常的脸。他就是大蒙古帝国大将军的长子晃豁塔歹氏察剌合。马车扬起风尘，已在远处消失了踪影。

翁吉剌惕氏德薛禅脸色深沉地问道："蒙根其其格，你认识他？"蒙根其其格点头，神情有欢喜也有惆怅。乌兰图娅道："是敌是友？"蒙根其其格沉思了一会儿道："我想此人应该是朋友，否则——"

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忍不住问道："他是谁？"蒙根其其格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句地道："他就是晃豁塔歹氏察剌合！"当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额尔德木图，乌兰图娅的面色都变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蒙古大将军晃豁塔歹氏家族和蒙古可汗铁木真势同水火，他们现在保护着的是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那些大马车内是忽必烈的亲卫苍鹰军团，共三千。因为蒙古可汗铁木真对这个江湖上的武林大会有着很大的兴趣，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挑动各个帝国发生战争的绝好机会。到时蒙古铁骑就可以在各个帝国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利了。

而忽必烈和晃豁塔歹氏察剌合从小矛盾非常，要不是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的父亲晃豁塔歹氏察文台手里掌握着蒙古的十万铁骑，铁木真早就对晃豁塔歹氏家族下手了。现在大蒙古帝国总共才六十万大军，如果因为内斗而损失十万军队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能力抵抗其他的四大帝国了。

李云龙他们也在客栈里被他们经过的马队给惊动了，特别是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的百骑铁甲，李云龙看见这些铁骑个个面戴护面铁盔，人高马大，银铠闪烁的样子心动不已，他想如果我也有这么些铁骑，将来大陆上还不是任我驰骋。

蓝冰月看见这些铁骑惊道："这些部队比我看过父亲的东方军团的士兵还要厉害，而且还是蒙古人，帝国怎么会让他们进入帝国境内呢？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秦梦瑶和晨月一听，立刻就想到了蓝冰月的身份。蓝家大小姐，蓝雄的女儿。知道了蓝冰月的身份的她们现在更加对李云龙的身份好奇起来了。

李云龙道："这是一支明镖，应该还有一支暗镖。"秦梦瑶笑道："有军队护送，看来这些人派头倒不小。"李云龙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他彷佛有些心事，但却没有说出来。

凤五忽然道："我觉得有些奇怪。"凤王说话的声音异常美丽，也异常冷。蓝丽问道："凤五姐奇怪什么？"凤五道："我奇怪怎么会出动铁骑护送，而且我看这支铁骑的应该是最精锐的蒙古御林军，而能调动蒙古御林军的据我所知除了当今蒙古可汗之外，只有两个人。"说到这儿凤王看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没有出声，他似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蓝雅这时削了个苹果，蓝丽伸手想要，蓝雅却在她手上打了下，笑着递给她。李云龙忽然道了句："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明天也赶路吧！"

夜已经很深，小镇的四处全是些荒山，秋晚吹来的风有点冷，而且弥漫着一股极为凉爽的气息。李云龙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要一个人出去走走，也许他有预感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是今天的蒙古人刺激了他。他就一路散步走到了南边。

小镇南边有一间小酒店，是这个镇上最小的酒店，于是李云龙就走了进去，要了一碟牛肉和一壶很普通的酒。小店的老板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人，李云龙要来的酒也很普通，在他的口中，虽然感觉陈年美酿和眼前的这碗普通的酒并不一样，但是每一种酒有每一种酒的味道。

在他前一生中，无数个夜晚都是在这样的夜黑孤灯、独酒只影中度过，此时李云龙对四周的空气都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虽然这空气的清晰度不同，但是他有时候还是有些想念前生的事情。

他非常舒服地喝了一口酒，他现在有些喜欢的是喝酒的这种感觉，而不是酒的品质。他感觉到胸口有些热，随后他吃了一块牛肉，发觉味道还算是不错。现在小店里就他一个客人，老板好象有点事情

去串门了，他是一个老实而爽快的老人，他对李云龙说——喝酒自己拿，牛肉锅里还有。

第一百六十五章 太极弟子

天上有一道闪电划过，看来要下雨了。李云龙不喜欢下雨，因为几天前虽然由于这场雨救了他的命，但是他不喜欢这样，雨，总会让人感到气闷。又是一道闪电在门前划过，将四周一下照得雪亮，李云龙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一沉。这是一种老练的猎人才会有的感觉，在老猎人发现有什么野兽和猎物在他的身旁时，他就会有这种极为奇异的本能感觉。而李云龙在多次的战斗中也有了这样的感觉，也许有了这种感觉他才会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就象上次一样，因为这种感觉告诉他，那个红衣人是一个可怕的角色才会让他活命。

雪亮的闪电后一个人已出现在小店，那是一个穿着白色衣衫的二十来岁的少年，他的衣衫也是十分普通的粗布制成，但他的相貌却相当英俊，一双眼睛十分明亮，身材不是很高大，看上去好象还显得单薄了一些。

但是李云龙只觉得一股凄厉的杀气瞬间充满了这间小小的屋子。更让李云龙感到奇怪的是这股杀气并非来自少年本身，杀气来自于少年的手，他除了腰畔携带着长剑之外，手上还拿着一口用蓝色粗布包住的长剑。莫非这是一口杀人无数的神兵利器。

少年看了李云龙一眼并没有太在意，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这时老板正好回来，李云龙听到这少年也要了一壶酒和一碟牛肉。

少年喝酒的动作很慢，仿佛他喝的是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杯酒。但是李云龙却发现发觉原来他两喝酒的姿势差不多。李云龙有意无意触及了少年的目光，却觉得这个少年的目光虽然有时有些黯淡，但偶尔间精光闪动，敏锐异常。这少年绝对是江湖中的少年高手。李云龙心想道。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雨终于下来了。这时门外忽然进来四个黑色衣衫的中年人，他们的年纪都不大，但每个人的目光都在李云龙脸上扫过，目光说不出的冷，四人个个腰间都有刀。而少年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四个人分成两批分别坐在少年的两边桌子上，全部面对少年。酒店老板有些惊恐，想上来招呼，却被一黑衣人手一举挡住。看

到这阵仗，酒店老板自然连忙躲到后面去了。李云龙知道今夜这里一定有事要发生。

少年神色并不显得如何惊慌。他淡淡地喝了一口酒，然后用目光在这四个黑衣人脸上一一扫过，这使得李云龙都不得不佩服这个少年的镇定和胆量。四个黑衣人中忽然有一人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只黑色的金属手掌放在桌上。

黑色的手掌泛着金属的寒光。少年依旧面不改色，似乎他一早就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一黑衣人冷笑了一声道："公子是真的不愿将此剑交给我们？"少年不出声。黑衣人道："我可以告诉你，死人是无法将这口剑带在身上的。"少年还是不出声。

黑衣人并没有着急的意思，他继续道："我们'风雷四刀'在江湖上也算有点小小的名气，如果公子执意不给我们面子的话，我们只好得罪了。"少年的目光却停留在手中酒杯上，似乎此时这世上能让他感到兴趣的只有面前的这杯酒，随后他喝干了这杯酒，脸上有了一丝红晕。黑衣人虽然恼怒，但他也清楚知道，这少年这一路上已遇上不知多少想夺剑的对手，结果那些人全已进了棺材。

然而江湖中人都知道，任何人如果杀了持"杀手令"的人，那么一定会遭到"青衣楼"的全力追杀，哪怕他躲到天崖海角。黑衣人没有再出声，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少年。李云龙心中一动，这几个黑衣人显然在拖延时间，他们似乎还有利害的帮手赶来。

这时少年已经吃完最后一块牛肉，也喝完最后一滴酒，然后他站了起来。四个黑衣人也同时跟着站了起来。少年从身上掏出一个精美的丝织银袋，他将银袋中的银两全部倒在桌子上，这些银两估计能买下这家小酒店。

他冷酷的目光注视着银袋，彷佛有些温暖，随后他将银袋放入怀中，慢慢地走出店外，四名黑衣人已经拔出腰间的刀，他们的动作也不慢，四道刀光闪动，此时小店屋外闪过一道闪电，将刀光映得异常惨白。

雨越来越大，但少年并没有急着走，他看着四周围着自己的黑衣人，用一种出奇平静的口气轻轻地道："我并不喜欢杀人。"为首黑衣人的目光也变得冰冷，"只要我们活着，你就不能将剑带走。"

雨已经淋湿了少年的衣服，少年脸上忽然出现了一股凌锐的杀气，但只是一闪即没，他的神色间又恢复了那种落寞之色。少年怅然道：“其实，我今晚原本就没想再活下去。”他没有想过活过今晚，所以他才这样喝酒，才散尽钱财。

忽然少年迈开脚步，同时四道雪亮的刀光已劈向少年的身上，其中两道是劈向他的胸膛和后颈，另有两道是劈向少年腰间的剑的两侧。

刀光如电，雨点飞激。他们不想让少年有拔剑的机会，少年手中的宝剑是传说中削铁如泥的神剑，所以他们不能让少年拔出手中的剑。但少年他拔出的并不是蓝色布包的剑，而是在他自己插在腰带上的长剑。(手机阅读s-d-x-s-w.com）

虽然那仅仅是一口普普通通的青锋剑，但跳跃出的银色光芒彷佛比天上的闪电还要亮，还要快，剑光跳动着，仿佛有许多火花在闪烁，在舞蹈。刀剑闪耀如碎花，数道雷电先后闪过，小店的微弱灯光被激斗的风声吹得缥缈欲灭。眨眼间，双方已经对攻了三十多招。

天上再度闪电闪过时，少年长啸一声，一道剑光在少年的四周划了个圈，四道血光和雨水一起飞溅在地上，地上顿时染红了一片。当轰雷电消失的侍候，四条黑色的人影就这样倒了下去。李云龙暗暗叹息，一剑破四刀，武林中永远失去“风雷四刀”这名字。

这时少年看了店中的李云龙一眼，李云龙的神情有些诧异，但并不惊恐，只是少年的思绪彷佛在想什么心事，他拿着剑彷佛叹息了一声，凝视着剑上的血迹被雨水清洗干净。

李云龙的确有些惊奇，因为这少年的武功居然是太极门的剑法，而且李云龙自从出道以来还没见过一个江湖正道同盟中的少年弟子剑法可以与此时面前这少年相比。他是谁？现在的李云龙虽然并非对江湖事孤陋寡闻，但却也不知道面前的少年是谁。少年忽然用力甩了甩了剑，然后还剑入鞘，他象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随后他便一头冲入到滂沱大雨之中，在雷电的轰鸣中消失在夜雨中。

蓝冰月带着凤一、凤二过了一盏茶的时间才赶到现场。即使在街道的另一头，即使在狂风大雨雷电交加中，她也听到这里的兵器声，也闻到这里的血腥味，但他并不急着过来，他得首先安排飞凤卫几个。蓝冰月来的时候，李云龙已经消失了，但她并不为李云龙担心，

因为她知道李云龙的武功，如果有人要对付他的话李云龙一个人完全有逃脱的希望。

暴雨。

惊电。

疾风。

疾风夹杂着暴雨寒冷刺骨，打在了少年看上去有些单薄的身上，也打在李云龙的身上，但他们两个都没有任何感觉。李云龙远远的跟着少年，他对这少年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好感。

虽然李云龙出道来杀过不少人，他也见过不少杀人的人，看到的都是杀人者脸露出的得意神色，只有这眼前的少年杀人之后表现出来的感觉却是那么寂寞和无奈。

此时二人的身上全湿透。少年有着心事，他走路的时侯都好象在思考着一些麻烦的事情，他的轻功非常不错，但一来山路崎岖泥泞，二来他显然在尽力奔跑，所以脚步在湿滑的山坡上有些踉跄。

闪电一次又一次地照亮了大地，李云龙心中的好奇心越来越浓——这神秘的太极门的少年想去哪儿？少年的手中抱着的必定是一口绝世宝剑，而在这样的夜晚，这奇怪的少年带着这样一口宝剑想去哪？这里附近又有什么秘密或高人？

少年自然没有发现有人跟在他的身后，不知不觉二人已走了好久的路了，少年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显然如此飞奔他的体力消耗得利害，而且他的心情也显得越来越紧张。

雨小了些，突然一阵风迎面吹来，李云龙的耳旁已听到一些兵器撞击的声音和接近死亡时发出的凄厉惨叫声，李云龙已知道前方暂时看不到的山坡下另一边有人在厮杀。这时少年已冲到了这个山坡上，他停下来看了看，然后他几乎是滚爬着冲下山坡。

借着山坡下一些火光，李云龙已清楚地看到几座小草屋在燃烧，草屋前面有三具尸体，地上还有一些火把在勉强燃烧着，此时正有五名白色衣衫的少年手持长剑围着一个穿着粉色衣衫的少女在厮杀。

这时李云龙发现地上的三具尸体中有一人是个女人，另有两具尸体的衣衫和五名白衣少年人一样，也同冲下山坡的太极门少年一样，他们的剑法虽然不及那个少年，但却攻守得法，尤其五人联手接应娴

熟，剑势绵绵不断。看到这里李云龙心头一动——这是太极门七星剑阵。

这是被誉为武林第一的剑阵，一百年年前太极门的九位年轻剑客更是化了无数心血将此剑阵演练得出神入化，而太极门正是凭借此剑阵在江湖正道同盟中击败七位各派高手的联手，更与静光寺十八罗汉阵战得旗鼓相当，使得太极门成为江湖正道同盟的领袖。

第一百六十六章 情为何物

只是，十五年前太极门解剑池一战，已身为太极门九老的那九位剑客六死三伤，从此武林中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剑阵，不想今夜竟会在此出现。

此时，七位少年已经倒下两人，剑阵显然已被破，但其余五名少年满脸悲愤，彼此间衔接并无太多破绽，显然剑阵另有变化，虽然少两人，但还能发动。被剑阵围困住的少女早已浴血全身，显然也受了伤，被剑锋割碎的衣衫随狂风乱舞，她手中是一口仅仅二尺三寸的短剑，但见她在这剑阵中左右冲杀，竟然丝毫没有处在下风。

李云龙只看了几招已为之心动，七星剑阵果然是不同凡响，其中的很多变化之奇的确让人大开眼界，尽管少女的剑法凶残凄利，但五位少年此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这些年来同吃同睡同行，此时有二人毙命在少女剑下，因而其余人心中莫不怀有死志，五人同心自然发挥出这剑阵的最大潜力。

风虽冷，雨虽大，但交战双方那种怀着必死之心的厮杀却看得李云龙都感到心冷。

那个从小镇赶过来的少年忽然在山坡下离草屋五十步处停了下来，他注视着激战的人影，整个人此时竟然象木头一样插在风雨之中纹丝不动。莫非他早知道有这么一场激战，所以才赶来？李云龙心想道，这个少年刚才杀人时用的也是太极门的剑招，他的衣着也和太极门子弟一般，但为什么他不去帮助同门中人，反而在一旁观战？

双方此时已是最关键的时刻，他的武功要比剑阵中的少年高出不止一截，如果他立即加入战团，就绝对可以取得上风，为什么他没有反应？难道他另有阴谋？李云龙也一时也有些迷惑了。只是他更知道恶战的双方数招内将立分生死。

因为这时交战的双方都已启动全部杀机，五口长剑所构成的剑圈固然越来越小，少女的反击也越来越凶狠，双方都已决心凝聚自己最后的力量，准备做最后的一次搏击。李云龙知道这是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

忽然李云龙听见了哭声，那武当少年拔出了腰间的间，但却又跪在了地上，他手中长剑插在了地上，手却掩住了自己的脸失声痛哭起来。但恶战的双方并没有听到附近有人在哭泣。李云龙忽然看到了少女的剑法一变，他不绝失声轻呼一声。

而那少年这时也看到少女的剑法变了，他忽然间狂叫一声象是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冲了过去，他没有拔起插在地上的剑，李云龙不知道这个少年是否是想帮忙，但他已知道已经晚了，因为一切已在这瞬间结束。

地上的火把被狂起的剑风又吹灭了一支，但李云龙还是清楚地看到五条白色的人影已经倒了下来，一切刺耳的金属相交声消失了，但马上听到大雨摧动着狂笑的怒吼声在四周激荡。

李云龙心中有无数个念头和疑问，他实在是不明白这是什么回事。而最让他惊奇的是他从少女最后的一招中发现她使用的是江湖中最神秘的剑法之一，万花心飞剑。

这个少女使用的竟然是武林中不传之秘的“万花心飞剑”，这套剑法是世上最美丽的剑法，也是世上最残忍的剑法，她是谁？为什么会这个“万花心飞剑”？

少年已跑到了刚才激战的地方，地上还有一些火把的火油在燃烧。少年看到了少女象石像一样站在了他的面前，她本是绝世美人，但此时满身全是鲜血，衣衫破烂不堪，她的手臂、大腿、背上，甚至胸膛都是伤口，身上到处都在流血，但雨水在眨眼间将血冲去，她雪白的肌肤因为失血过多益发苍白。少女右手抓着短剑，目光中彷佛一片空白，她年龄不大，不过十七、八岁，原本带着稚气的脸上此时却充满了愤怒和绝望。

李云龙也跟着下了山坡，他看到少女的眼睛忽然闪过一丝亮光，她回过了神，那双眼睛却刹那间变得凄楚欲绝。李云龙看到后心中叹了口气——女孩的眼神竟然如此美丽哀婉，有时甚至比世上的任何言语更能倾诉，假如蓝冰月有这样一双眼睛，那么该多好。少年和少女就这样相对注视着，二人脸上都是泪，谁也说不出话。

李云龙已隐约明白，这少女的家人或者她的师门应该和太极门之间有什么天大的仇恨，只是，这面前的这个少年和那少女显然认识，

而且还有不同寻常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今天人间如此凄惨的一幕发生。

也许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情。剑虽断肠，情却断魂。人生也会是这样的事情而感到无奈吧！这也许是他们最痛苦的事情。

过了许久少年看着地上一个个白衣少年的尸体，尸体现在已经全部冰冷，有些尸体血红色的口子在咽喉，显然是被切断喉管而死的，另外一具尸体的致命伤口是被短剑洞穿太阳穴，有的穿心而过，几乎每具尸体都死在极其残酷的手段下。

这就是“万花心飞剑”，这就是世间最残忍的剑法，但更令李云龙心寒的是——为什么他们的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幸。少女的头抬得更高，她显然早已经精疲力尽，此时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但她在少年面前不愿有任何示弱的表示，所以她尽力站直。少年痛苦地摇头，他双手颤抖着抱着一口剑，那是绝世之剑，但他却拔不出来。

李云龙看过少年杀人时握剑的手，那是他看见过最冷静的手之一，尽管李云龙见过的剑客不多，但他却非常镇定，现在手颤抖成这样，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少女忽然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她用力朝少年大叫了一声，道：“野风，拔剑啊，为你的师兄弟报仇啊！”

那个叫做野风的少年全身一颤，后退了几步，他看了一眼这一地的尸体，那全是平时与他一起朝夕相处的同门弟子，此时却已都离他而去，其中有的是他的挚友兄弟。

他看向少女，少女的力量早已用尽，她就算如何努力都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他看得出来少女早已是强弩之末，他知道这七个同门的剑阵威力，那是太极门前辈倾力打造的一批精华，这剑阵在太极门都是第一的，但今晚悲剧再度上演。

野风他看着少女的眼神中甚至还有些恐惧，他甚至不敢想象这个平时柔弱的小女孩怎么就有这么强的力量和意志破阵杀人。他知道这件事赶来前，总担心自己赶到时，女孩早已香消玉殒，但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看到最惨烈的一幕，而自己竟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如果他心中有仇恨，或者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少女，那么他早已将面前的她碎尸万段，但面前的她偏偏又是他最最喜欢、最最心疼、最最爱怜的人，见到她如此弱不禁风地立在那儿，他的心也在疼，又如

何能恨得起来。这是上一代的仇恨，这是太极门突然发动的复仇行动。

他明白少女并没有做错什么，然而错就错在他根本就不该认识她，她也不该认识他，那么今天他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面前的这个少女，也许这样的话，他的那么多同门手足就不会如此悲凉地惨死异乡。

少女的胸口忽然一阵剧烈颤抖，谁都知道她已经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脸上的神情忽然变得十分古怪，然后她惨笑道："你不动手，我就杀了你，为我母亲报仇。"她举起短剑朝少年野风的胸膛刺了过来。

李云龙心中一阵伤感，几乎不忍再看，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阻止，他知道对野风和眼前的这个少女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在这世上，遭受无止境的噩梦的煎熬。

野风没有任何躲闪的念头和动作，短剑停在少年的咽喉。少女几乎是用绝望的目光看了少年一眼，她彷佛想笑。无论如何，无论生和死，她终于看到了这个少年，甚至在刚才在生死一线的时候，如果不是她依然对这个少年有所牵挂，说不定她早就倒下了，现在她看到他出现，生和死，对她来说都无所谓了。她喘息着，终于闭上眼睛，手中短剑跌落，身子向前软软地倒下，倒在野风怀中，一口鲜血从她的口中喷出。野风再也忍不住，他狂叫一声，"月儿！"他手中的宝剑也跌落在地，他将少女抱在怀里，竟然嚎啕大哭。

少女因为失血太多而几乎昏了过去。野风仰天凄厉地长呼，"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他，只有这狂风暴雨依旧。

过了好久，少女仿佛在梦中喃喃道："野风，你杀了我吧，让我死在你的怀里，让我死在你手里……"野风用力地摇头，他本是多情的人，如何能下得了这手去杀害一个他最喜欢的女孩，他本可以为了这少女牺牲自己的生命。

李云龙忍不住有泪要流，他想的如果自己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杀？还是不杀？爱？还是不爱？自古多情伤离别。雨水能冲去地上的鲜血，浇灭熊熊的烈火，却冲不去这刻骨铭心的情与爱，也浇不灭这不死不休的仇与恨。

少女实在是虚弱到极点，也伤心到极点，此时给她心上的人搂在怀里，嘴里说着胡话，却一点点睡着了。野风把她搂在怀里，他施展着太极门的内功心法太极玄功帮少女驱除着湿寒，而心头有一团火在暖暖地燃烧，开始是温和的，忽然激烈起来。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随！这个时候李云龙突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也许爱情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只有真正尝试过的人才知道这里面的酸甜苦辣。

第一百六十七章 何为江湖

突然，在南边天空中出现了一片七采的烟花。野风拿起了地上的宝剑，把少女放的地上，对她说道：“月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不能，我不能带你走。也许这一生我们不应该认识，月儿，从今天起你好好的去过你的日子吧！我们从此以后不应该再见面了。”

野风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吼道：“老天，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说完野风疯狂向山路的东边跑去。

大雨下只剩下年少女孤零零的躺在地上，雨水无情的打在她的身上，她身上的鲜血随着雨水慢慢的在大地上流淌着。

李云龙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野风既然没有把这个少女带走，难道野风他不知道这个少女现在身上的伤没有及时的治疗她就会没命吗？也许野风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也许他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吧！李云龙看着山坡下那孤零零躺在那里的少女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去救她？还是……？

就在李云龙犹豫不决的时候，蓝冰月带着凤一、凤二也来到了山坡上，本来蓝冰月她们是不会这么快找到李云龙的，但是李云龙知道刚才在酒店的打斗一定会惊动她们的，所以在这一路上李云龙他特意做了记号，方便她们找到他。

“夫君，怎么会回事？”蓝冰月一到李云龙旁边就问道。李云龙自然知道蓝冰月问的是什么事情，于是说道：“酒店的那些尸体你们都看见了，我是跟着那杀人的人来到这里的，你们看前面。”说完李云龙用手指了指山坡下。

顺着李云龙的手指看向山坡下，蓝冰月她们看到了山坡下的尸体，看了看蓝冰月问道：“夫君，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杀的？”于是李云龙把刚才看到了事情说了一篇，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蓝冰月沉默了，也许她在为这事情悲伤，也许是在体会这事情里面的主角的无奈，过了许久蓝冰月才道：“夫君，现在我们怎么办？那个叫月儿的少女我们救不救？”

“你说呢？如果我说不救你会同意吗？”李云龙微笑道，本来至于救不救这个少女李云龙还没有决定，但是蓝冰月的到来李云龙就知道蓝冰月她一定不会不救这个少女的，所以对于蓝冰月的问题他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那我们去救她吧！”蓝冰月说完就向山坡下走去，李云龙微微一笑，带着凤一、凤二跟着蓝冰月下了山坡。

山坡下的少女现在已经浑身发冷，脸色苍白，身体上的鲜血还在流淌着，蓝冰月来到她的身边立即把她抱入怀中，同时运功帮她清寒。

“怎么样？”李云龙来到蓝冰月的旁边问道。“她伤的很重，如果不能及时的治疗的话她的生命也将会有危险。”蓝冰月回答道。“我先把这里的尸体埋了。”说着李云龙就和凤一、凤二动手把旁边的尸体埋在了这山坡下。

“我们先把她带到客栈吧！在这雨下不能做什么，而且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有人来了。”弄好以后李云龙来到蓝冰月旁边看了看南边向蓝冰月说道。“好的。”蓝冰月点点头应了一声，然后抱起少女向客栈走去，李云龙他们则跟在蓝冰月后面。

客栈，蓝冰月房间内，蓝冰月终于把少女的伤包扎好了，她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她受了这么重的伤既然没死，不过还好救的及时。”说完就走出房间。

“怎么样？”看见蓝冰月出来李云龙就上前问道。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你着急什么，我受伤的时候也没看见你这么着急过。”

“呵呵！冰月，你现在吃什么醋？我和她又没什么关系，只是明天我们要赶路，如果到明天她还没有醒来的话我们不是有不小的麻烦吗？”李云龙笑道。“她伤的很重，在短时间内她是不会清醒过来的，要不明天我们在这里住一天？”蓝冰月想了想说道。

“不行，由于我受伤的关系我们已经在这个小镇住了好几天了，要是再这样住下去谁能够保证天魔宫的人不找到我们？还有‘青衣楼’他们如果找到我们的话我们有多少把握战胜他们？虽然现在我们有飞凤卫这八个高手，但是我们这样没有一战之力的现在也有四个，如果他们拿下蓝雅和蓝丽，或者晨月来威胁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李云龙一口否绝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脸色一变，她知道李云龙说的这个可能非常大，如果真的象李云龙说的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武功再高也没有用，而且现在离武林大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一路上的情况也变的越来越复杂，很难保证在路上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今天白天看到的蒙古军队，虽然不多，但是它那发出来的阵阵杀气也让她不寒而厉，如果有人捣鬼，故意挑动他们和自己这些人发生冲突的话事情简直不可想象。

“我现在其他的到是不是特别担心，我现在最担心的刚才我们救回来的那个女子，不知道他以后清醒过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且看样子她和太极门这个武林正道有着不共戴天之乱，如果那些太极满的人认为我们和他是一伙的可就麻烦了。我们现在黑道的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和暗魔门已经和我们结下了很大的仇恨，如果再加上太极门这个武林正道的话我们的方面将会更大，可以说是以整个江湖为敌了。”李云龙有些担心的说道。

“太极门是武林正道，他们应该不会冤枉好人吧？”蓝冰月有些迟疑的说道。“武林正道？哼，现在在江湖上做恶的难道就只有那些江湖黑道吗？冰月，你行走江湖这么久了难道还看不开吗？不说别的，就说里面的这个少女，她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这么小的年纪她难道和太极门有仇吗？不是，是太极门和她的父母有仇，那么这个太极门为什么要杀她？如果太极门的人不去杀她，她会杀那些太极门的人吗？不会？那么太极门和他的父母有仇，为什么还要杀她？难道是她的父母是一个坏人她就是一个坏人吗？”李云龙有些激动的说道。(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听了李云龙的话蓝冰月沉默了，这件事情也深深的打击了她，她不怀疑李云龙跟她说的事情是假话，但是她的师门是正道五大门派的流月宫，所以他一直以正道人士自居，认为正道人士都是除魔道卫的，可是今天的事情一瞬间把她心里的形象击毁了，她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面对。

“对不起，冰月，刚才我有些激动，不过有时候冰月你不应该想着自己是江湖人士，虽然你的师门是流月宫，江湖上五大正道门派之一，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的父亲是紫金帝国东方军团军团长，自古以来江湖和朝廷都不能友好的相处的，江湖的强大存在如果危险到朝廷的

时候，朝廷就会毫不犹豫的对江湖中人展开屠杀，虽然江湖中人再怎么强大朝廷都不会让他们统一起来的，因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江湖远远比一个帝国强大，所以在江湖上才会有仇杀，而且有些仇杀是有人故意挑动起来的。就象这次武林大会一样，虽然它的目的的找一个武林盟主，但是现在的五大帝国，各个世家都比那些江湖人士都要积极，这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够在这个大会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也阻止江湖的统一和挑动他们之间的仇恨。”李云龙接着道。

蓝冰月的眼里有些迷茫，江湖真的象李云龙这样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李云龙说的这么的贴切呢？如果是，那么江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江湖只是为那些有野心的人服务的，因为有了江湖才会让他们达到他们的更大利益，江湖和江湖人就成了他们手中谋取利益的工具，记得腊月山庄的事情吗？司徒鞑如果没有辽王的支持他会这么大胆吗？凭他司徒鞑手里的实力真的能够对抗他的父亲吗？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司徒鞑才多大，他怎么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集中这么多高手呢？我想这里有辽王提供的辽王府的高手在内吧！紫金帝国的异姓四大王中那个不是府中高手如云，这是他们几百年发展的实力。而司徒鞑少的就是这种实力，辽王为他提供了这种实力，但是辽王要的就是腊月山庄的效忠，要是腊月山庄在江湖中的地位，有了它辽王就可以更好的召集江湖人士为他效力。”李云龙说道。

“那么什么是江湖？江湖的存在是为了什么？”蓝冰月问道。“其实有人的地方就叫江湖，江湖在存在是为了什么，在这世界上不同的让有不同的看法，乐观的人江湖会带给他快乐，悲观的人江湖会给他带来悲伤。所以你也不用过份的去想江湖会给人带来什么，有什么好处等等，只要你用乐观的想法去看这个江湖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有趣的。”李云龙回答道。

蓝冰月眼睛一动也不动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用手在蓝冰月前面晃了晃，笑道：“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不到平时好色的你既然会说出这些话来，真是人不可冒象，海水不可斗量。”蓝冰月笑道。

“好啊！既然敢笑话你夫君我，看我怎么收拾你，难道你不知道你夫君我是天才吗？”李云龙大笑着向蓝冰月扑去。“我看是天生的蠢材才差不多。”蓝冰月嬉笑的跑开道。

跟蓝冰月打闹了一会儿以后李云龙对她说道：“冰月，已经很晚了，你先去休息吧！我去弄一辆马车来，明天我们可以早赶路。”“恩。”蓝冰月应了一声就回房休息去了。

第一百六十八章 又管不平事

第二天一大早，李云龙就早早的起来了，今天因为要离开这个小镇，所以他必须早点准备，现在因为又多了一个人，让他的路上也多了一份危险。还是现在她还在昏迷直撅中，不知道她醒来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映。还有她的身份，她和太极门有仇，那么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李云龙知道这个叫月儿的少女的加入给他以后的道路加上了许多未知。

“夫君，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这时蓝冰月走过来对李云龙道。“呵呵，你也不是很早就起来了，怎么样，昨天晚上睡的可好？”李云龙笑道。

“当然好啦！今天等一下马上出发吗？”蓝冰月问道。“是的，早一天走我们就早一点没有危险，现在的江湖越来越混乱了，我们还是快点走为好。”

一辆马车在路上飞奔，马车的旁边有八个少女骑士。这就是李云龙他们，李云龙昨天找了一个晚上才找了一辆马车，不过还好在这个镇上的马到不少，飞凤卫由于从小就经过特别的训练，骑马自然不在话下。

马车里蓝雅对众人笑道：“早知道我也去骑马了，在马车里多没意思。”蓝冰月笑道：“你啊！有马车坐还觉得不好，其实骑马不一定舒服，象我们这样坐在马车里可以聊天啊！而且还可以自由的欣赏风景！”

“月姐，你说武林大会到底是怎样的？”蓝雅问道。蓝冰月沉默了，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蓝丽的话，昨天李云龙的话给了她她大的作用，也许这个武林大会本来就是为那些有野心的人服务的，蓝冰月想道。

马车正急着跑路，忽然在路边林子里隐隐传出一声凄惨的叫声。蓝冰月向前面赶车的李云龙问道：“夫君？怎么回事？”自从被蓝雅和蓝丽知道她和李云龙的关系以后在平常蓝冰月也叫李云龙夫君了，有时候蓝雅和蓝丽在想蓝冰月是不是跟了李云龙很久了，所以才叫夫君叫的这么顺口。

“不知道，声音是从树林里传出来的，我们还是别去管这些事情了。”李云龙说道。这一路上由于这样的管事已经让自己有了很大的麻烦了，现在李云龙觉得还是不要去管这些事情为好，省的等一下又要和哪个门派，或者哪个家族什么的结下仇恨。

“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万一他们是一个好人我们不去救他们就会有危险，如果他们出了事情怎么办？”蓝冰月还没说话蓝雅就抢先说道。

“我说大小姐，现在我们都自身难保，还有什么心情去管他们的事情。”李云龙有些埋怨的说道。“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停车，月姐，你到说话啊！”蓝雅先对李云龙说了句，然后向蓝冰月说道。

“夫君，我们还是去看看吧！”蓝冰月想了想还是同意蓝雅的说法道，“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危险，也不在乎再多一个。”“你啊！”李云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昨天晚上对蓝冰月说的话的意思还有一个是让蓝冰月以后少管那些和自己没关的事情，想不到现在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李云龙一下勒住了马，把马车停在了树林边，然后除了那个还在昏迷中的少女众人一个个的都从马车里下来。李云龙看了又皱了皱眉头，对她们说道：“去看一下也不用这么多人，冰月，你跟我进去就行了，其他的人就在马车内，省得等一下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快速的离开。”

“李公子的注意不错，我们还是在马车里等吧！”晨月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自从和飞凤卫发生关系以后晨月对李云龙的态度没有以前的那样热情了。蓝冰月也说道：“夫君说的对，你们在这里等吧！”

李云龙赞许的对蓝冰月点点头，在蓝雅和蓝丽的不依声中和她进了树林。一进树林李云龙就依*敏锐的嗅觉已闻到林中一股血腥的味道，他带着蓝冰月寻着气味而去，已在前方空旷处看到一个白衣少年已倒在了血泊之中，另有一个白衣少女被围在当中，身上也有血迹。

围住她的是三条黑衣汉子，三人使用得武器都很特别，一个用短戟，一个用双钩，还有一个用两枝短枪。被围得白衣少女虽然算不得美丽，但也十分秀气，此时脸上充满绝望和愤怒，她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少年，目光更加悲哀。白衣少年的身子还在微微挣扎。

拿戟的汉子怪笑道："哦，那小子还没有断气呢，老三，你不是老是夸奖自己的那一枪是如何准，如何快，原来都是吹牛的。"拿枪的汉子吐了口唾沫，冷笑道："中了我这枪，我保证他活不了。"

拿钩的汉子大笑，道："等我来补一钩，把他肠子钩出来，这样他就更活不了了。"少女忽然发疯一样地挥舞着长剑，她用的长剑剑身比普通的剑锋阔一分，再看她的剑法却是刚猛异常，此时她早已筋疲力尽，剑法自然破绽百出。

就在这时，李云龙已挡在她身前。李云龙的脸上失去了平时的微笑，他一向不喜欢看到男人欺负女人，尤其是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少女。蓝冰月站在李云龙的身后。

三条汉子看见李云龙和蓝冰月出现在面前都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些天这条路上无数江湖人物出没，其中不乏高手，三人并不想节外生枝。拿枪的汉子扬了扬手中的枪，冷笑道："谁在多管闲事？"

少女忍不住已哭着冲过去握住了少年的手，蓝冰月这时走过去俯身看了下重伤的少年，却对李云龙摇了摇头，李云龙脸上闪过一丝凛然之色，他道："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行凶杀人？"(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拿双钩的汉子心中虽然有些气馁，但还是将手中双钩磨了磨，冷冷道："江南'虎岭三奇'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拿枪汉子斜眼打量了下李云龙，冷笑道："你小子叫什么名字？吃饱了放着大路不走来寻死路，是不是身上也想添个窟窿？"李云龙道："在下李云。"

三条汉子的表情霎时僵硬了，江湖中人谁不知道出了一个少年剑客，他的名字就叫做李云，他不但是世上少有的俊美少年，而且还拥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天魔宫的一魔两鬼就死在他的剑下。虽然其中的一鬼是死在蓝冰月剑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刀鬼却说是死在李云龙剑下的，也许在这里面他还有他的目的在吧！

纵然是山林小镇，只要是江湖人，就在流传这名字，三条汉子并非孤陋寡闻之人，早已听说过这个名字。李云龙冷冷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在杀人之前一定要给人说话的机会，李云龙要的就是这个感觉，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那少女听到了李云龙说的名字，虽然吃惊，但她更挂心那少年的生死，这时感觉少年的手越来越冰冷，顿时失声痛哭起来。那三条汉

子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出声。

李云龙的神情更加冰冷，神色也更庄重，他道："三位既然出手杀人，只希望有足够的杀人理由，否则杀人是要偿命的。"李云龙现在知道这三个黑衣服汉子不是什么大门派大家族的人心里放心了很多，因为这样就是杀了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但是三条黑衣汉子还是不出声。四周静得出奇，只有听见少女悲凉的哭泣声。

这时三名汉子动了，尽管李云龙的那个李云的名声大，但他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们的各种兵器纷纷向李云龙挥去。他们的武功不算差，但李云龙的身子微微一动，也看不清如何出手，三条汉子的兵器已经脱手，拿枪的汉子被自己的短枪刺透左肩，被钉在一棵树上；拿双钩汉子双手手掌被自己的双钩扎穿，疼得他乱跳，却没法拔双钩；李云龙拿着短戟，短戟的戟刃停在拿戟汉子的咽喉，拿戟汉子早吓得裤裆都湿了。一切只是瞬间，他们眼中的李云龙如同鬼魅一般恐怖。

忽然李云龙短戟往地上一掷，拿戟汉子已发出凄惨的呼叫，李云龙的短戟已穿透了他的脚背，他跪倒在地一阵翻滚。

李云龙问少女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少年虽然奄奄一息，但还是看到三条汉子的惨象，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笑了笑，握了握少女的手，却停止了呼吸。少女大悲，却强忍住泪，从少年怀中拿出一个染血的帖子，是张请贴。

李云龙打开请贴看了一眼，递给了蓝冰月，又问道："这东西你们是哪弄来的？"少女泣声道："郝师兄在前面小镇看到一些人行色可疑，所以从这些人身上盗了这封帖子，本想送去师傅处，谁想不到这三人一路追赶至此。"

少女说着心中更觉得一阵难受，她这个师兄少年是个孤儿，虽然入师门前曾经做过些空手之事，但他品性端正，一直为她所喜欢。李云龙点点头，他看了蓝冰月一眼。

李云龙道："这帖子只说明要持贴人持帖在中午前去山河镇迎风楼集中。"李云龙道："我估计其他持贴人已经去另外的地方了。"蓝冰月点点头，道："如果我们现在赶去山河镇，只怕会扑个空。"

李云龙忽然对三条汉子冷然道："我只给一个人一条生路，你们谁能告诉我持贴者最终是去哪里的话，我可饶他不死。"

三个黑衣人虽然惨呼不断，但此时忽然都止住了声音，被枪钉在树上的汉子抢先道：“我，我告诉你。”他话音未落，那双掌被双钩刺破的黑衣人已扑掐他的咽喉，但就在这时，他忽然觉得身子象腾云驾雾一般往后飞了出去，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什么坚硬的东西重重地撞在一起，随后听到一阵骨头剧烈破碎的声音，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使抢汉子更加惊恐，牙齿一阵颤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被短戟断膝的黑衣人这时抢先道：“是，是黑风山。”

第一百六十九章 黑风山寨

“黑风山？”李云龙一楞，这黑风山是什么地方他还是听说过的，看来事情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李云龙冷冷的对那汉子道：“死。”说完一掌打下那个汉子。那个汉子在不知道什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轰然倒地了。

夜晚，虽然没有昨天的滂沱大雨，但依旧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乌云密布着天际，似乎在哀叹着俗人的贪婪、凶残和悲哀。

黑风山是河南最恐怖、最多强人出没的人称死亡谷中的一个大山寨，而仅在这连绵五十里山路峡谷中，就有七处山寨，黑风山寨并非是最大的山寨，却是地形最凶险的山寨，同时这座山寨紧紧*在南北通道的咽喉要道上。

今夜的黑风山寨异常热闹，到处灯火辉煌。山寨的大厅里，上百张桌子一直排到了外面，上面坐着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江湖上有名的黑道人物。

正中主人位有三张桌子，正中的座子坐着一个中年秀才，看他虽然满脸笑容，但总让人感觉他笑得那么虚假，他得双目充满了狡诈之色，不时打量着四周的人。在他左手的桌子上坐着一个黄衣少年，他的穿着非常奢华，面色苍白但双目炯炯有神，相貌英俊，但眉宇间带着几分得意的神色，此时正和一大汉在行酒令。秀才右手的桌子却是空着的，显然还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没来到。平时这座山寨不过三百来人，此时却起码聚集了上千人，所以显然有些拥挤。

奇怪的是，山寨负责端酒送菜的居然都是些妙龄少女，她们全部淡鹅黄裳，衣衫鲜华，举止也整齐有序，在座不少江湖浪客豪人，眼睛中虽早露出淫毒之意，嘴里说着一些挑逗之话，但却没有人敢借醉乱来。酒是好酒，菜是佳肴，人是美人，所以众人都有些兴奋。

忽然门外传来脚步声，此人走路的声音特别大，咚咚咚的，这山寨的大厅铺的是石板，但此人人还没有到，整间屋子都彷佛在轻微震动。

有不少人皱起了眉头，但等他们看见一条巨汉出现在大厅时，就没有人敢出声了，那条巨汉的身材实在是太高大了，在座的人中也不

乏高大汉子，但和那巨汉一比，简直是象小孩一样，他穿着一身虎皮短衣短裤，在这寒冷的初春光膀赤脚，相貌十分凶恶，裸露的手臂比其他汉子的大腿还粗壮，手里提着一条碗口粗的长柄狼牙棒。所有人的心都是一跳，在场的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黄衣少年一点也不惊慌，他站了起来迎上去略微行了一礼道："你来晚了。"巨汉哈哈一笑，道："没什么，路上看着几个人不顺眼，和他们打了一架。"不少人的心都感觉到一阵颤抖，这巨汉说的和别人打了一架的意思，就很可能将别人都打扁了，也许早已四分五裂了。

这巨汉也有五十多岁了，右胸裸露的胸膛上有一道一尺长的伤疤，十分恐怖的，但巨汉似乎对此却觉得很得意，并不加以掩饰。他的名字叫赢鲲鹏，江湖上人提起"风雷狼牙"赢鲲鹏，任何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确是江湖的一条好汉子。

赢鲲鹏他身上的这道伤口是刀王叶流凡的刀给他留下的，他也是难得的一个能在叶流凡的三刀下逃生的人。本来赢鲲鹏也是在河南河北横行的独行大盗，但近十年前在武林中销声匿迹了，没想到居然会在今天的这个地方出现。

赢鲲鹏打量了身边的那些人，就在少年的旁边就近找了个空位子坐下，他这么庞大的个头一坐下，同桌的人纷纷躲避，赢鲲鹏大笑声中索性一个人就霸了一张桌子，早有女孩送上崭新的碧玉盏碗，给他斟满了酒。但赢鲲鹏拿起了碗笑道："就是拿这东西喝酒，我都嫌太小器了，还是弄个海碗吧。"黄衣少年笑着点头，吩咐道："给老赢拿个大海碗来。"

正中位置上的秀才看到赢鲲鹏，感觉有些不自在，干笑了几声，等赢鲲鹏斟满了一碗酒，便举杯笑道："小小黑风山寨，居然能得见名震两河的赢老英雄光临，真是让此地蓬荜生辉，在下感到惶恐荣幸。"在这个大陆上的秀才不象中国古代的那些秀才一样弱不禁风，他们还是会一些武功的，但是没有象那些江湖中人强大，他们只是强身健体而已。

赢鲲鹏没说什么，右手拿起大海碗扬了扬，一口酒喝了半碗。在座众人纷纷私下议论，心中又是惊喜，又有点嫉妒。因为有了如此的高手在旁，明天激战时无疑多了个帮手，但既然他来了，只怕此人便要分一大份，自己便少了一成。只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赢鲲鹏也从大家得眼神里感觉到了什么，他人虽长得极其高大，但并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否则也不会成为这一带近五十年来最出名的独行大盗之一。他一口喝干了酒碗中的酒后，忽然大声道：“他妈的，你们这些孙子看着老子嘀咕什么，怕老子抢了你们的饭碗？”但是没有人敢出声。(手机阅读$dxsw．com)

赢鲲鹏他又道：“他妈的，到时你们这些孙子给老子好好比比，比出个带头的来，否则到时老子的这条棒可是爹娘都不认的。再说了，我知道我不是带头了料，但是你们必须打赢我才可以，否则，嘿嘿，他妈的都不成。不过事成之后自然有大家的好处，到时候就是我们两河众人名震江湖之时，你们还怕没了面子吗？”

黄衣少年依旧在笑。众人虽然给赢鲲鹏他无缘无故地骂了一顿，但知道这家伙的脾气，倒也并不在意，此时也听他说要打过他就有些难办了。毕竟这个集会的目的他们的知道的。

在座人中，铁中红对面一坐得比较*近主席的人此时忽然发出了一声冷笑，那是一个身穿紫衣的中年儒生。苍茫大陆自古多英雄，这中年人便是继赢鲲鹏之后又一个名震两河的独行巨盗——马中谡，据说此人不但剑法绝高，而且还曾中过秀才。

赢鲲鹏瞪大了眼睛打量了马中谡一眼，冷冷道：“原来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说？”马中谡漠然道：“在下久闻赢老英雄的威名，但这里受主人邀请在座的也不是一些草包无能之辈，所以还是请赢老英雄说话客气点。”

赢鲲鹏听了马中谡一阵狂笑，整个大厅就象一阵狂风刮过。赢鲲鹏冷然道：“原来司马先生是嫌我罗嗦。”马中谡起身躬身行礼道：“不敢。”赢鲲鹏大声喝道：“是不是草包王八蛋还得考较过在说，这世上本来就太多欺世盗名之徒，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是来混银子的，这些贼孙子最最坏事。听说马先生的剑法了得，那么先接这招看看。”说完赢鲲鹏的身子一晃，已到了马中谡的面前，众人发出一阵惊呼。所有人都没有料到，一个象他如此巨大身材的人，动作居然如此之快。

赢鲲鹏起身、拿棒、跃出，庞大的身躯却恰在他和黄衣少年之间的两张桌子中间穿过，而他所坐的桌子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动过丝毫，由此可见赢鲲鹏并非是一昧*蛮力取胜之人，此人也有过人的巧力。

赢鲲鹏这招正是他天天苦练的绝技，当年能够在刀王的第三刀下侥幸脱身，*的就是这招。赢鲲鹏的狼牙棒挥舞起，已砸向马中谡头上。

马中谡脸色一阵惨白，他虽然刚才起身时就已有所准备，但想不到赢鲲鹏瞬间爆发的动作如此迅捷，好在他的武功和见识毕竟不同一般，在危机中他已握剑在手，同时人已闪身退开。

只是他对于赢鲲鹏的狼牙棒根本不敢招架，因为对方的狼牙棒劲力十足，自己的长剑只怕一碰上不断也要震飞，所以他只能*身形的移动来抗衡。眼看赢鲲鹏一棒落空，马中谡面前的桌子就要被砸得粉碎，四周的人纷纷闪避，却见赢鲲鹏已收住棒势，棒头在他手中一阵旋转，已变砸为刺，向马中谡逼去。

马中谡这时才真正知道了这个赢鲲鹏的厉害，在对方手中，驾驭这巨重的狼牙棒简直就和他驾驭青锋一样轻巧，看赢鲲鹏的招数变化异常巧妙，自己虽然剑法也有不少精妙变化，但却吃亏在根本不敢触及对方兵刃，此时只能再度闪躲。

马中谡他的轻功也当真是了不得，在座的不少人看到全变了脸色，如果不是马中谡有如此惊人的轻功，此时早已无处可避，不是剑折，就是人亡。但任凭马中谡动作再快，赢鲲鹏手中的狼牙棒竟然被他用得如同牙签般轻巧多变。

马中谡仗着轻功连避了七招，但赢鲲鹏棒已展开巨棒舞动如风，此时他每一招已没有太多的变化，但仰仗自己武器的威力已将对方完全封死，也正因为如此，他每招才更凶猛。而最让人感到佩服的是，他使用如此沉重的兵器，十数招间竟然没有打坏大厅中任何东西。

再过十招，赢鲲鹏手中的大棒已将马中谡逼到了大厅的角落，马中谡躲避的身形也明显慢了下来，巨棒所控制的范围相当大，所以马中谡每次躲避都只有尽全力才能勉强摆脱，但此时显然已身处绝境。

忽然，赢鲲鹏再度挥棒已砸向马中谡头上，此时马中谡全身都贴在墙角上，已经没有任何闪躲的空间，无奈下只能挥剑相格，同时眼睛一闭，知道铁中红这一棒砸下来，自己只怕非得剑折人亡。

众人发出一声惊呼，就在惊呼声中，赢鲲鹏已是一阵大笑收棒回到自己的座位，早有女孩替他斟满了一大碗酒，他举起来一干见底。

嘴里赞道：“不错，不错，马先生果然还真不是一个草包呢，哈哈哈。我老赢不想杀他，还是在这里喝酒舒服。”

第一百七十章 大盗聚居

黄衣少年在赢鲲鹏的旁边培了一小杯，也笑了笑，他道：“这里在座的象他马先生、‘五虎刀’刘老寨主、‘千手罗汉’张先生、‘小诸葛’平寨主等，都是两河闻名的高手，还有‘一剑三奇’莫老先生，却不知什么事情暂时还没到。”黄衣少年提到“小诸葛”平寨主时，那个坐在主席的秀才笑了笑，不过他见赢鲲鹏并没有望向自己，不觉又觉得有些尴尬。

赢鲲鹏只是“哦”了声，笑道：“这个老莫还没死吗，呵呵。”他说的老莫自然是‘一剑三奇’莫老先生此时马中谡擦了擦汗也回到了座位。

黄衣少年看见马中谡举杯笑道：“马先生的武功、文采，在下一向都是十分佩服的。”马中谡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举杯喝了口酒，但见桌子上东西都纹丝不动，心想赢鲲鹏走路都地动山摇，但动起手来却身形如飞、举重若轻，也不由得他不佩服。

赢鲲鹏喝了口酒道：“老子这次出来，一路上见到的都是些只会吹牛的灰孙子王八蛋，竟然没一个人可以和老子玩上三招的，唉——”黄衣少年笑道：“铁老前辈是两河江湖的泰山北斗，又何必和后辈过不去？”

赢鲲鹏看了马中谡一眼，道：“马先生今天可以和老子玩上这么多招，总算是让老子全身都舒服了些。不过你可不要说老子个子大，又是你的前辈，说老子以大欺小。”马中谡此时也不敢放肆，他也喝了口酒压压惊，在座上淡淡道：“岂敢，久闻赢老英雄威震两河，晚辈这里陪前辈玩上一会儿也是应该的。”赢鲲鹏更是大笑。主席上那秀才也陪着笑了两声。

这时，在座的一个白色衣衫的中年人站了起来，他的胡须十分好看，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也是在这一带纵横的独行大盗，名字叫做和坤，为人阴险狡诈，是个笑里藏刀的角色，不过其真实的武功也不弱，据说擅长短刀功夫，而且飞刀犀利，近两年在河南做了不少大案。

和坤笑道："谁不知道'风雷狼牙'的威名，今日一见前辈，真是天神下凡一般，传说中楚霸王力能举鼎，我看前辈也不比他差。"有几个人笑着附合。主席上的秀才也笑着想再补充几句恭维话，却见赢鲲鹏眉头一皱，便硬生将那几句恭维话吞了下去，却差点没呛着。

赢鲲鹏哼了一声，道："老子一生在刀子上混，知道凡是嘴里说好话的人最不是东西，说不定什么时侯就在你的背上刺上一刀。"和坤被铁中红一顿抢白，讨了个没趣，顿时脸涨得通红，灰溜溜地坐了下来。

马中谡喝了口酒道："却不知除了莫老爷子，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要来？"黄衣少年一笑道："司马先生不必着急，今天夜晚应该全部可以来齐的。"他的话音刚落，门外已走进了七个黑衫蒙面人。七个人一般的打扮，一般的装束象幽灵一样无声无息地出现，真的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吓了一大跳。

黄衣少年站立起来，所有人除了赢鲲鹏外自然也全跟着站了起来，不少人心中嘀咕，"这来的到底是什么人？"黄衣少年笑道："都来齐了？"一个为首的老人点了点头，他虽然蒙住了脸，无奈满头白发飞扬，无法掩饰他早已苍老的年龄——他一定有着辉煌的名字和过去。

七个黑衣人在中间空着的一张大桌子上坐了下来，桌子上餐具摆放精美，可见这七个神秘蒙面人一定大有来头。桌子很长，七人坐成一排，却对桌子上美酒佳肴似乎毫无兴趣。

黄衣少年哈哈大笑："好，既然都来齐了，那么这次的集会就可以开始了。"马中谡看了看少年对面的位置，道："恐怕还有什么人还没有来吧？"黄衣少年知道马中谡的意思，他微微一笑道："马先生果然厉害，另有一位前辈此时的确已经到了，但他愿不愿意出面，那是谁也管不了他的。"赢鲲鹏皱了皱眉头道："马先生未免太多事了吧？"

马中谡虽然心中不舒服，但此时也不敢再说什么，他看得出来，在座的别说赢鲲鹏是一等一的人物，就连刚刚作进来的那几个黑色衣衫的人也是非同一般的武林名宿。虽然不知道这七个人是谁，但众人都微微有些惊慌，一时没人出声。

那为首的黑衣老人坐下后，冷冰冰地道："听说老莫和长白山的孙先生到现在还没有来？可是真的？"他的声音苍老但响亮，有些人觉得

有些耳熟。黄衫少年点了点头，“不错，真是，老莫有事要处理，孙猴子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到。”(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赢鲲鹏道：“这猴子一生好色如命，不知是不是在路上看上了什么漂亮的女孩子，把什么事都忘记了吧。”黑衣老人又道：“周先生。”一个青衣老人已经站了起来，人们发现他的衣衫早已湿透了。这个周先生他颤声道：“在。”

人们都认识他，在河南河北一带做买卖的人谁不知道周三爷的名字，他是这一带的巨霸，一身惊人的软功出神入化，更重要的他和官府的关系密切，所以两河做黑道买卖的人经常要找他做中间商。

黑衣老人冷冷道：“听说是你丢了帖子？”周三爷汗流得更多。黑衣老人说话的声音更加冷，“怎么丢的？”周三爷战战兢兢地道：“是给，是给两个小贼偷的。”

黑衣老人勃然大怒，骂道：“你这么多年的功夫白练了，居然被两个小贼偷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居然还敢坐在这里？”周三爷早已吓得跪在地上，不敢说话。

黄衣少年道：“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现在都是个秘密，就是别人知道了又怎样，他们如果能来这里还能够活在离开吗？。”黑衣老人点点头，对周三爷淡淡地道：“起来吧。”周三爷站起来时全身都湿透了，他觉得一阵虚脱，勉强走回座位坐下。

忽然，门外走进一灰衣老人，老人须发皆白，但精神抖擞，看到他，赢鲲鹏眼睛一亮已起身迎了上去，他哈哈一笑道：“老莫，你还没死啊，哈哈。”老人哈哈一笑，道：“老赢，你也没死啊。”

来的居然是两河黑道前任盟主，江湖人称“一剑三奇”的莫天游，此人在两河也算是名动一方，除了剑法精妙之外，也擅长双钩、短戟、短枪三种兵器，据说他使用每种武器的威力都不在其使用剑之下，不过也因为如此，他的名字不入奇门兵器谱中。此外他又被人称为莫不劫，因为他坐寨主订的规矩是凡是过往镖车他都要劫，他的说法是既然做强盗，到嘴的肉岂能不吃，否则岂不糟蹋了强盗这两个字，不过他虽然劫货却很少伤人性命，也从不取尽人钱财。

黑衣老人道：“怎么样，追回来了吗？”老莫叹了口气，道：“还没有回音，只怕凶多吉少。这一路现在无数江湖人物走动，只怕想杀个人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赢鲲鹏拉着老莫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道："***，别管它，我想咱们也别老是担心这里的秘密被泄漏出去，反正我们的目的现在和江湖上的人关系不大，就是知道了怎样？这么多年来我们两河的人还不是照样这么过来了。"老莫点点头，却彷佛有什么心思，一时没说话。

正中位的中年秀才此时感觉有些无聊，他是这里的主人，虽然坐在主席上，却知道在座的哪个都是一方豪杰，其中象天游这样的角色，更是以前他看到都害怕的盟主，此时虽然对方并没有在意自己坐得那么高，却也对自己视若无睹，显然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自己想说几句话，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黄衣少年道："是的，老铁说得有道理。这并不妨碍我们明天的计划，如果我们在这个河之间选出我们的带人人，然后带着众人去参加那个武大会，取得这个武林盟主之位到时天下人还不是以我们两河联盟为荣。"他说话的声音十分自信，让在座的人不自觉地为之一振。

黄衣少年笑着起身道："来，各位，为了我们两河联盟干了这一杯。"众人纷纷起身。

这杯喝完后，老莫叹息了一声，"我们这做强盗的也没有办法，想出人头地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现在虽然江湖上风起云涌，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有句话叫做危机就是转机，只要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就一定有成功的希望。"这里不少山寨黑道中人顿时纷纷附和。

忽然大厅外已慢慢地走进了三个人，前面是个老人，他的个子很小，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差不多。老人看上去很苍老，年纪起码有七十岁了，一双眼睛并不明亮，穿的是极普通的灰色粗布衣裳，花白的胡子飘动，几乎拖到地上，走路仿佛都十分吃力。老人身旁左边是一个十七、八岁衣衫打扮和老人相似的少年，少年相貌土土的，肩膀上扛着一个麻袋，手中还提着一个包袱。老人身旁右边是一个二十左右的白色衣衫少年，少年相貌俊朗，和身边那个土头土脑的少年有天壤之别，但此时彷佛心事重重的样子。

黄衣少年此时才发觉这个老人和两个少年出现在这里，他虽然有些惊奇但并不慌张，连忙离席迎了上去。赢鲲鹏已站了起来，连黑衣老人也站了起来。在场众人一阵惊奇，也纷纷起立，那正中座位的秀

才正有些走神，忽然发现情形怪怪的，慌忙起立，却洒了手中的酒杯，衣袖都湿了。

第一百七十一章 只求一战

灰衣老人慢慢地走到了少年对面的席位上坐下，而灰衣少年将两个包袱都放在老人桌位前的地上，就和白衣少年一起一左一右地站在了老人的身后。看见他坐下，赢鲲鹏和那七名黑衣人才坐下，黄衣少年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众人都明白，在座的第一高手并不是名动两河的赢鲲鹏，而是面前的这个看上去走都走不稳的毫不起眼的老人。黄衣少年仿佛也看出了大家的意思，他笑笑道："相信这位老前辈的名字，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就是石之轩先生。"所有人的心除了被震撼之外都在叹息，因为这名字原本已属于神话。

石之轩道："小三，将东西拿出来。"跟着石之轩来的那个其貌不扬的灰衣少年已上前解开了放在地上的大麻袋口的绳子，他提起麻袋，里面竟然滚出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翠衣少女，她披头散发，手脚被绳索紧紧捆住，嘴巴也被一团布堵着。少女容貌美丽清秀，此时还在昏迷中。

赢鲲鹏道："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弄个女娃娃来这里？"石之轩道："小三，你说。"

"是。"那个叫小三的少年应了一声道，"他是两河白道马云落的女儿。"众人露出原来如此的神色，马云落，两河的白道盟主，自古以来黑白两道势不两立，现在他的女儿出现在这里众人那还明白石之轩的意思。

"去通知马云落了吗？"赢鲲鹏问道。小三道："已经通知了，相信不久他也应该来了。"众人闻都嘿嘿一笑，相信马云落的到来将会有好戏看了。

这时外面一个精壮的中年人带着四个中年汉子向里面走来，众人一看，这人正是马云落。赢鲲鹏笑道："他***，还真是说到就到，马云落，你来的到不慢。"

"你们想怎么样才能够放了我女儿？"马云落冷冷的看着山寨里的众人冷冷的说道。在这黑道集聚的地方马云落他看不出一点害怕。

石之轩看了马云落一眼，道："只要你能够以我们这些人为主我们就不难为你女儿。""我要是不答应呢？"马云落冷冷的道，在他说话的

同时看也不看他的女儿一眼，仿佛不是他女儿一样，不过在在眼里露出的丝丝关心却表明了他关心。

“哈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如果要无你女儿找他个几百个丈夫还是很容易的，相信这里的人谁都愿意。”石之轩笑道。

马云落的杀气顿时笼罩在石之轩身上，石之轩的话很明显，如果你不答应那么你的女儿就会被众人***。

突然马云落没有任何预兆的飞身而起，他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剑，剑上寒光闪闪，在空中飞舞出几道剑花，然后在剑上出现一道剑气，剑气直逼石之轩。

“不错啊！可惜你不是我的对手！”石之轩身子虽然矮小，但他的身手也不慢，而且他用的长剑却比普通的青锋长剑还要长半尺，剑身呈碧绿色，正在向石之轩攻去的马云落突然感觉到前面一股力量排山倒海般地压了过来，心中顿时吃惊。

石之轩剑势一展，不但化解了马云落的这剑，同时一个看上去极其简单的变化竟然逼得马云落连退五步。大厅中已起了一股巨风，*近吕石、马二人的江湖豪杰顿时感到一阵难受。这是罡风，是传说中内力练到极点时才有的力量，嬴鲲鹏忍不住站起身来勃然变色，他忽然知道石之轩并不是在下面胡乱说话，他的确是练成了一种神奇的剑法和武功。这其中最不好受的自然是马云落，他手中剑上所发出的闪电早已被罡风吹得无影无踪，同时这股力量不但震得他手腕发麻，也震得他心口一阵发闷。

石之轩收住了剑势，长剑已经回鞘。众人看到马云落和石之轩相持着，石之轩比马云落矮得多，但在场中人都发现石之轩全身已弥漫出一股山岳一般的气势。马云落也重新打量着石之轩，马云落此生最佩服的就是华山剑派名宿，也是真正传授他剑法的人，五岳二老之一的华山老人冯生。面前的这个石之轩虽然和华山老人屡战屡败，但毕竟是和华山老人齐名的绝世剑客，因此他一开始就不敢小视他，甚至有些仰慕，但此时虽然仅仅交手一招，心中却已感觉到一丝恐惧之意。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女儿他真正的不愿意和他交手。马云落暗自调息，他右臂直到现在还有些麻木。

石之轩的声音始终有点沙哑，他问：“你师傅老冯头有没有提起过我？”马云落点头，道：“经常提起。”石之轩奇怪地笑了笑，道：“他

一定经常和你说如何击败了我七次。”马云落摇摇头，他忽然叹了口气，道：“他老人家从来不和我谈这些事。”石之轩古怪地一笑，道：“那他提我干什么。”

马云落道：“他一直说，希望前辈能寻找到传说中的剑法。”石之轩叹息了一声，道：“我原本是想给他看的，虽然我也仅仅看到了点皮毛，只可惜我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马云落、嬴鲲鹏听到都心中暗暗吃惊，尤其是嬴鲲鹏，他知道石之轩的脾气，对于他的剑法向来就是极为自负的，此时居然说得如此谦虚，彷佛整个人都换了似的。石之轩又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对你的女儿下手吗？”马云落摇了摇头。

石之轩道：“因为我想逼你一战，只要你和我一战我就保证你的女儿没事，不过提高你败了就必须服从于我们这两河黑道。否则我刚才的话说的也算数。”石之轩说的自然和为那个少女找几百个丈夫的事情。

“可以。”马云落冷冷的看着他回答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是石之轩的对手，但是现在他是骑虎难下，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不要说自己救女儿了，就是他自己也不一定能够活这离开这里。不过他也没有傻到带着两河白道的人服从他们，而自己他自己一个人，和白道没关系。

石之轩并不知道马云落的想法，他再度拔剑，剑出如惊虹，他的剑比普通剑长，加上他出剑的速度，当真比电光火石还要快。马云落招架，两口长剑激起了好一串的火花，马云落顿时只觉得一只右手似乎已不是自己的一般，但他还是咬牙拼命舞动了手中长剑，化解了对方这招，同时还了一招。

石之轩赞了声——好！要知道华山剑法原本就是依*绵绵不尽的攻势取胜，所以马云落并没有选择一昧防御，他这招反击使得极其流畅，竟然完全由心生出，所以石之轩都赞了一声——仅仅是这个变化，马云落的剑法和刚才相比，已经又上了个台阶。

但石之轩却视马云落的反击为无物，闪身又是一招，这招竟然极其自然地化解了马云落的攻势，反而是一个反击。马云落竟然也以一招以攻代守地招数反击。嬴鲲鹏看得嘴都张了出来，他刚才觉得自己有把握赢得了马云落，此时才忽然发现如果他和马云落交手，估计打到天亮都难分胜负。

因为此时马云落在强敌面前领悟了剑法的更高层次，他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老人的对手，更何况对方剑上力量之强是自己无法抗衡的，所以他就和对方对攻，这种对攻的招数都是*自己的经验和修为在瞬间爆发出来的。

但每招交手后，马云落就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动，这是因为老人竟然已经提前知道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下一招的变化。这就好比两个棋手，虽然你觉得你的这个变化是临变自创的，但其实对方早已提前洞悉了这个变化。

当赢鲲鹏数数数到七的时候，马云落已经无法变化剑招了，因为他知道无论怎么变化，都已经落入了对方的慧眼中，所以他只能守。当赢鲲鹏数到九的时候，马云落知道守也守不住了，但他还是做了最后一搏。他使出了华山剑派的绝招——日相月缺，这几乎是同归于尽的剑法，而马云落的这一招已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甚至相信即使武功比他高出一倍的人都无法躲开这剑爆发出来的威力，只可惜他的对手是石之轩。

石之轩一生和马云落的师傅华山老人交手的次数实在太多，在这一剑上吃的苦头也多，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在思考如何破这一招都无法完全做到，但他有了抵挡的方法。以他现在的剑法、武功，纵然华山老人复生，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如今眼前的对手只是马云落。

马云落被人誉为武林奇才，以三十岁之龄一统两河白道，没有高明的武功是不行的，所以他在练这剑时竟然加入了一个变化，所以剑势未尽头他的长剑在中途已然脱手飞出。长剑在空中划过了一道银弧。

石之轩心头也微微一动，忍不住称赞一声："好剑法！"同时他长剑往空中一指，用的竟然也是华山剑派剑法——指天划地。碧绿色的剑锋点在了马云落的剑尖上，马云落长剑的剑身一折一弹，竟然飞了回去，撞向马云落的胸口，于是马云落的这一剑却变成了石之轩的一剑，当他避开这一剑时，石之轩的长剑已点了马云落的胸口七处穴道，劲力穿透，马云落顿时倒在地上。

四周静得可怕，所有人都注释着石之轩不敢大声呼吸，只有黄衣少年知道此时还有些微微喘气，他看着马云落的目光异常凶狠。那个

已经醒来的少女露出了绝望的眼神。

石之轩点点头，“果然不错，居然能接下我十一招。”说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他说的十一招自然包括救马云落进攻的那招和反弹马云落的那招。

第一百七十二章 云龙出现

马云落虽然身子不能动，但还能说话，他也叹息了一声，道："好剑法。"石之轩黯然道："也不是太好。"马云落心中忽然一阵颤抖，要知道他之前对自己剑法一向自负，"两河第一剑"的称号虽然他自知有些过，但他出道以来除了华山宇天城，也的确没有见过剑法更高的对手，但这次惨败在石之轩剑下，让他多少感到一丝灰心。他看着石之轩，心中不由得又感到一丝畏惧，彷佛看着剑神一般。

所有目光都望向吕石之轩，十一剑生擒两河第一剑、两河白道盟主马云落，这举动本身就令在场所有人感到惊恐，以马云落声名之盛，江湖甚至一度传言他的剑法甚至已经达到了有剑无剑的境界了。

"我输了。"马云落有些寞落的对石之轩道，虽然早知道这个结果，但是当真正的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马云落比谁都要难受，也许这一生已经完了，看了看那个已经充满绝望的女儿，马云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那就就要遵守你的承诺，现在你把你的女儿带回去，记住在武林大会召开的时候在兰州和我们会合。"石之轩看了马云落一眼说道。

马云落慢慢的带着他的那个因为石之轩说的话而露出喜悦的女儿向外面走去。赢鲲鹏看着马云落的离开向石之轩说道："这么让他离开了他万一后悔了怎么办？"在这众人当中虽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也只有赢鲲鹏才敢向石之轩这样问。

"如果让他在这里他难道不会反悔？放心，马云落他是一个进信用的人，既然他现在答应了他一定不会反悔的，而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万一什么都不过和我们拼命，我们的计划不是完不成了吗？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这次集会的主题吧！"石之轩说道。

"还开始什么，当然是由石大先生你来做我们的带头人了，其他的人来我赢鲲鹏第一个不服，你们说是不是？"赢鲲鹏对众人说道。这两河的大盗们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拍马屁的机会，虽然这其中还有人不服，但是现在都赞同赢鲲鹏的话。

"哈哈，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能够坐上这个位子呢？不如由你们这些人来坐不是更好？"石之轩假惺惺的推迟道，其实他今天来这里就

是为了这个目的，不过做为前辈他不能在这些晚辈面前表现出来。

“哈哈，大家就这么说定了，这个带头人就由石老先生来坐，现在我们来敬石老先生一杯。”马中谡这时也笑道，众人轰然应付着。

“你们啊！真……”还没说完石之轩的神情一变，他的眼睛中猛然间射出一道闪电，使得正好也在看他的赢鲲鹏都感觉到一阵惊惶。就在这瞬间，石之轩已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来，他大喝道：“谁？”他人虽矮小，但声音就象一声雷鸣，震得大厅的墙壁都在颤动。

就在这时，人们赫然看到两个白色影子已一闪进入大厅。这时人们才看清站在厅中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白衣美少年，他的容貌固然神俊异常，背负一口长剑，器宇不凡，尤其眉宇间暗藏着一股凌锐之气，面带微笑，仿佛丝毫不将这里数百两河高手放在眼中。白衣美少年身边是一个衣服鲜艳的绝色美女，年龄比白衣美少年稍微小些，但和白衣美少年相比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来的正是李云龙和蓝冰月。

所有人都心下骇然，外面十道关卡居然没有丝毫示警，这两个少年少女显然非同小可。李云龙微笑着四下打量了两河豪杰，他躬身施礼道：“晚辈不知道今晚这里云集了如此众多江湖英杰，冒昧打扰，这里先赔礼了。”

黄衣少年“哼”了声，一时也不敢贸然行事。莫天游打量了李云龙一眼，然后大步向前走到李云龙跟前，冷冷地道：“是你这狗杂种杀了我的三个徒弟吗？”虽然对方出言不逊，但李云龙彷佛并不在意，他微笑道：“前辈的三个弟子是不是一个拿双钩、一个拿短枪、一个拿短戟？”

莫天游道：“正是。”李云龙点头道：“很不巧，晚辈的确杀了其中一人。”莫天游怒吼一声，道：“狗杂种，死到临头还要骗老子。”李云龙微微一笑，道：“前辈这话就不对了，如果晚辈想欺骗前辈的话，就该说不是晚辈杀的，不过晚辈的确杀了其中一人，故不敢欺骗前辈。”他的话让旁边已经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莫天游点头道：“好，你既然能杀我一个徒弟，也该有些手段。你既然敢认，也算你这小子有种。”说到这儿，他用剑指着李云龙道：“拔剑吧。”

忽然，石之轩沉声道：“老莫，退下。”所有认人吃了一惊。莫天游也全身一震。赢鲲鹏脸色也大变，他差点就想冲出去，但提到手的

狼牙棒终于还是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李云龙没有拔剑，蓝冰月也没有拔剑。但莫天游也没有退，他刚才愤怒到了极点，但此时也在暗自收紧心神，他听石之轩让他退下，自然知道面前是劲敌，但以他的性格，此时也是很难退下。

蓝冰月忽然叹了口气，道：“如果我没有猜错，前辈一定是‘一剑三奇’莫老前辈。”莫天游“哼”了一声。李云龙点头，他忽然指了指身边地上的一口长剑，道：“不知晚辈是否可以借用这把剑来领教莫老前辈的高招呢？”

这把剑是马云落的剑，一把很普通的青锋剑。莫天游又“哼”了一声。忽然间，李云龙俯身捡剑，然后执剑垂手而立，他面对着莫天游，脸上还是那股从容的笑容。石之轩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已没有丝毫表情。

莫天游的手一阵颤抖，这么多年的江湖阅历，他自然看得出来眼前这个少年不好惹，如果在平时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现在碰这个钉子的，但当着这么多两河豪杰在此，自己三个徒弟被杀却不敢讨回血债，这脸实在不知往哪放。

黄衣少年这时慢慢走了过来，他拦在莫天游面前，看了李云龙一眼道：“阁下是谁，请恕在下眼拙，看不出是何方高人。”李云龙道：“在下李云。”李云龙技术自己还是用李云这个名字比较好，这个名字比李龙这个名字在江湖上有威名，现在这里聚居了两河的黑道人物，如果能够把他们收服的话一定会成为他李云龙的一大助力，黑道不象白道那样虚伪，只要有实力，就是与你有天大的仇恨他们都会佩服你、服从你的，所以李云龙相信只要自己拿出足够的实力一定能够收为他们为己有，特别是他们现在就象一盘散沙，不象那些大门派一样团结，所以在收服他们以后不用担心他们的势力过大，成为尾大不掉趋势。

听到这个名字，黄衣少年的面色已经变了，他吃惊地望着面前的这个人，突然全身颤动了一下，后退了数步。比较李云龙连天魔宫的人都敢杀，他们这些人虽然名震两河，但是和天魔宫这个大黑道门派比起来他们这些算不了什么。

此时在场的人个个都感到一阵胆寒，传说中的李云果然名不虚传，于是不由得他们心中出现了一个念头。如果这个在江湖中名字如

日升天的少年，和名动天下数十年的石之轩斗一下，不知哪个更厉害。这几乎可以说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决斗。想到这儿，马中谡的心就跳得飞快。

石之轩注视着李云龙，但他并没有马上出手的意思。赢鲲鹏这时终于站了起来，他喝干了一碗酒，手竟然微微有点哆嗦，大笑道："好小子，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妈的实在是好。

他提起狼牙棒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杀了天魔宫的一魔两鬼的少年。妈妈的，老子还以为是别人在胡说八道，想不到你这小子还真不含糊。来，老子和你斗一斗，看看你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分量。"说完他随手却突然抓起了一坛酒，仰着脖子一口气喝干了。

众人眼睛都看直了，他们见识过赢鲲鹏的武功，但见刚才赢鲲鹏出手前举重若轻般轻巧，但此时却豪气万丈，彷佛准备打一场死仗。

石之轩皱了皱眉，道："你不是他的对手。"赢鲲鹏忽然发出一阵狂笑，笑声震得不少的心跟着大战，"他妈的，老子不知道吗？老子只是想看看这小子要用多少招才能取老子的人头。"说完，他高大的身子已走下台阶，巨大的身子手提狼牙棒已走了过去。

这一战，他并没有一丝的取胜希望，但他还是走了过去，看着这个传说中的江湖铁汉，连李云龙都对他起了一丝敬意。这时石之轩也走了过来，只是，那个一直对石之轩无令不从的小三却忽然轻轻扯住了石之轩的衣袖。

石之轩回头看了他一眼，小三居然也微微一笑。看着小三，石之轩心中一阵感动，他忽然对小三也笑了笑，又看了旁边的小四一眼，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当他的目光又变得有些冷漠时，小三松开了手。小三是想代石之轩出战，但石之轩知道那绝对是不行的。

石之轩已和赢鲲鹏一起走到石之轩身前，石之轩伸手按下了莫天游执剑的手，淡淡地道："你的徒弟能死在名动天下的李公子剑下，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

莫天游"哼"了声，但终于还是退开了，虽然他的剑法绝非那三个弟子可以相比，但他也知道对方之强也绝非自己能够应付。石之轩指了指小三、小四道："那是小三、小四，初入江湖的无名小子，日后还请李公子多多关照。"说完他挥了挥手，小三、小四已走了过来，分别向李云龙行了一大礼。

第一百七十三章 初建势力（一）

李云龙点点头。石之轩忽然笑了笑道："小三、小四没名没姓，我叫惯了小三、小四，就小三、小四了。"接着又指着黄衣少年道："候希白，可以算是我半个弟子。"众人都觉得纳闷，感觉石之轩并不象要找李云龙动手，却象是认亲。

但黄衣少年此时已走到李云龙身边，傲色尽敛，他竟然长揖到地，对李云龙行了一个江湖中最隆重的礼节，道："候希白拜见李公子。"众人诧异间，李云龙居然微微一笑受了这礼。这时李云龙的想法是既然打算把他们收为手下，那么先受他们一礼也没大不了的。

石之轩微微一笑，叹了口气道："看到你们这一代，真让我感到又欣慰，又羡慕。"李云龙躬身道："不敢。"石之轩又道："只是我想不到李公子居然会来。"他说话的声音多少有些无奈和苍凉，又道："这叫我好为难。"

李云龙笑了笑，道："前辈难道知道我来此的目的不成？"石之轩道："李公子一人击杀天魔宫一魔两鬼，名动天下，现在天魔宫的人到处在找李公子，李公子不去躲避天魔宫的追杀，既然到这黑风山来，李公子难道不怕我们去通知天魔宫的众人吗？难道不怕现在我们把你拿下去献给天魔宫吗？"

李云龙依然笑道："你们不会。""哦，为什么？"石之轩问道。"因为你是石之轩。"李云龙说道。"这是什么理由？"众人满脑子疑问，不知道李云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在江湖上谁不知道你石之轩虽然是一个黑道人物，但是却非常讲江湖规矩，不会为了去讨好天魔宫对我动手。"李云龙解释道。石之轩点头道："你说的不错，老子天生注定就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不会让你现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而且你到这里也有你的目的，妈妈的，看来只有用最简单的方法决断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胜者为王，这纵然不是王道，却是江湖道。

李云龙淡淡道："那就请前辈不要怪我冒犯了。""那你说说你来此的目的吧！"石之轩问道。"你们这些两河豪侠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我就是来干什么的。"其实李云龙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这里集会是干什么

的，只是我一时不知道应该说来这里是什么目的，本来他是救了那个少女以后看到那张请帖才来的，那上面没有写明是什么事情，不过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所以他想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才这么一说。

众人脸色一变，石之轩的脸色也微微一变，笑道："彼此江湖人，江湖事，江湖结。只要你打败了我，这个位子月你来坐又何妨。"说完转头看向众人问道："诸位觉得如何？"众人虽然觉得李云龙刚才的话狂妄，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位子本来是由石之轩坐的，而且这里石之轩的武功最高，现在他没意见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石之轩叹了一口气，忽然道："妈的，老子也听说过你的事，说实在的，老子还真的十分佩服你，假如这世上的人都和你一样，老子说不定也会弃恶从善的，只可惜这世上有太多的无谓纷争和太多披着人皮的野兽。不过如果你真的能够打败我，我也无话可说。"这时其实石之轩他心里也没底，以他的武功既然也看不出李云龙的深浅，所以他知道自己赢的希望不大，所以他刚才传声给候希白，让他对李云龙行大礼。

石之轩回头看了四周一眼，傲然道："等会儿老子和这位李公子斗剑，其他的人乖乖的别动，你们这些灰孙子别说帮忙，只要一*近就没性命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干扰我和李公子比剑的举动，否则杀无赦！"他说话时寒冷的目光在四周扫过，没有人敢正视他的目光。

赢鲲鹏一旁激动地道："他妈的，你什么时侯也学会开口一个老子，闭口一个老子的，你不许别人动，他妈的要是哪一个灰孙子想拉屎拉尿，怎么办？"石之轩冷冷道："拉在裤子上。"

场上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此时夜已深，但每个人都感到莫名的兴奋。李云龙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红色，那是一种激动的神情，他虽然遇见过不少高少，但是他们相比起石之轩来还差的远，今天他第一次和一个绝世的剑客决斗，心情忽然间澎湃得如同大海怒潮一般。

赢鲲鹏也有些紧张，他看得出石之轩对这一战，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看着李云龙跃跃欲试的神情，石之轩也有点激动。他这一生中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的高手，他将剑法练到今天的这个惊世骇俗的地步，那是花费了二十年的苦功，但他在这段时间中始终没有找到过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来验证一下自己的剑法到底是到了那一个层次，而

他就发现这少年的武功与自己正好在伯仲之间，甚至还要高，他马上就有了一种欣喜的冲动，纵然今天就死在这少年的剑下，他也死而无怨。

李云龙尽管年轻，但他很能控制自己，所以现在他虽然有一些莫名的兴奋和冲动，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李云龙解下了背在身后的龙泉宝剑，准备用龙泉剑法。他虽然用剑，但他这生都很少在与人交手时用龙泉剑法，即使杀天魔宫的毒魔这样名满天下的江湖高手，又即使毒魔最终是死于剑下，但他完全*自己的雄厚功力才打败他的。(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当赢鲲鹏、蓝冰月等人两边退开时，整个大厅里顿时已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二人并没有多说什么。李云龙和石之轩相距一丈，他的目光却停留在石之轩的手上，那只手抓了六十多年的剑，对他来说，剑就是他的生命。

石之轩缓缓的将腰畔的剑拔了出来，他拔剑的时侯很小心，比刚才任何出过手的人拔剑都拔得慢，但众人脸上已流下了汗水，因为这表明石之轩用的将是绝世剑法，此时众人心中又升起了一种同样的感叹——多少日子来，他们都以为自己已站在武学的高峰，但现在感觉自己只不过站在小山坡上，高峰竟然隐藏在云层中，不知有多高。

终于，石之轩已经将剑拔出了剑鞘，在这样的速度下，众人才看清那是口碧绿色长剑的真实模样，剑身竟然只有普通青锋剑的一半细长，发出一阵阵的寒气。这时石之轩已刺出了第一剑，剑上风雷声响，在场中稍微*近的人都纷纷朝两边避开，这股无形的罡气是可以伤人的。

石之轩的一剑出手，身子象一片风一样飘起，竟借助自己剑上发出的力量带动了自己的身形，人随剑走，剑势在瞬间已爆发。李云龙的龙泉剑向上挑了过去，长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这时有人道：“太极剑。”他虽然眼光不错，但他也只是看出李云龙这一招的表面。

在这一个圆圈中，石之轩已感到自己这一剑如果迎上去，无疑象是一阵风雷吹进大海，马上会激起波澜。石之轩心头一阵震惊，他去过海边练过剑，知道海啸扑来时天崩地裂的气势，此时全身一阵紧张，彷佛海啸已近身边。在李云龙的这个圆圈中，隐隐的发出的海浪

冲天的啸声，此时石之轩第一剑的气势虽然已如雷霆一般，但李云龙似乎更有信心将其击退。

如果此时双剑一旦撞击，那么一场惊动动地的大战将以迅猛如电、强劲如雷的局面展开，双方将完全在没有了解对方的底细情况下陷入全力的搏斗中，这是比反应、比内力、比经验、比斗志的强强恶斗。不过虽然李云龙的经验上有些不足，但是他知道自己在内力方面可能远胜于石之轩，所以他有足够的信心打败他。

面对李云龙的自信，石之轩竟然出现了一个只有蓝冰月才能看得出的停滞现象，显然石之轩不想这么快就陷入苦斗中，毕竟李云龙城比他年轻了足足五十岁，而这个停滞虽然只是电光火石的瞬间，但李云龙已抢得先手。

蓝冰月暗自点头，李云龙虽然是后发制人，但他能在后发制人中一招抢得先手，的确是不容易。蓝冰月忽然发现李云龙最近的信心是越来越强，似乎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和任何选择都充满必胜的信心。

石之轩既然不想硬拼，只能变招，这一招之间形势居然已将石之轩逼到了绝路，因为他无法借助对方的力量后退，所以这一收剑，竟将自己的身形带动，已然露出败势，后一招使出之际，已有破绽。

高手过招，也只是一丝之差。如果李云龙趁此机会，连下杀手，那石之轩二十招之内必定要败。这一点在场的人只有蓝冰月这个天榜高手看出来，所以她的眼睛一下闪出光芒。

李云龙也隐约发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抓住这一机会，他似乎有些担心这是石之轩布下的圈套，而他自己已经抢到了上风，所以没必要去冒险。他这一手软，眨眼间石之轩便补足了自己的破绽，心中暗叫一声“好险！”这也同时表现出了李云龙的经验不足。

在场的人只看到石之轩身子向后退开几步，李云龙长剑又划了个圈点向了石之轩的心口，同时又在厅中响起了一阵的海浪翻滚的声音，二人眨眼的功夫已斗了三十多招。人们发现，李云龙手中的剑象是狂澜一般，他的每一招也都象是一阵阵海浪无情的击向海边的顽石，这股海浪的力量一浪盖过一浪，似乎永远没有衰弱的时候。龙泉剑法其实可以仿照各种自然事物来攻击对方，现在李云龙就是借用了海的力量。

第一百七十四章 初建势力（二）

但石之轩也没有示弱，他的剑锋炸开了一个个沉雷，剑法越来越快。附近的高手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自己的身子，整间大厅的梁柱都在微微的颤抖，灯火在慢慢的变暗。

李云龙转眼的功夫已用了七篇剑法，其中一招“飞河落日”使得妙到毫颠，让旁边的剑道高手看得如痴如醉。李云龙虽然练的龙泉剑法时间不长，也不是很熟练，但是凭着他雄厚的内力，把龙泉剑法用的象运用手指一般。

而此时，石之轩也并没有使出哪一路的剑法，他似乎也是将许多种不同的剑法拿来用，只是他用的剑法招数不但凶狠，而且力量强大。只是二人此时虽然看上去是李云龙攻势多，但其实他已被李云龙压在了下风。

二人转眼功夫已斗了一百招，两个人的剑始终没有相交过一次，甚至连一尺的距离也没有接近过，每一招二人都是只使了一点，便换了第二招。忽然石之轩的身形一下子加快，他手中的长剑上也突然升出了一道碧绿色的剑芒，原本就比普通长剑长半尺的长剑之锋再长三寸。

这本是石之轩不想使出来的绝技，因为他并不想伤害李云龙，但现在他却不得不全力而为。他的长剑在飞快地旋转着，划出一连串的圆圈，每划出一个圆圈，厅中就回响着一声沉闷的风雷之声。再过数十招，离李云龙、石之轩二人最近的一张桌子忽然倒下，众人发现桌子中*向二人的那张桌腿竟然已成粉碎，桌子倒下时，满桌的碟碗落下。

众人心下更是骇然，知道二人此时已完全倾出全力，两人以盖世的内力和剑法相争，余力已无法彼此收敛，所以四下已受波及。此时，李云龙的剑运转得更慢，他的长剑依旧不紧不慢的划出一个个大圆圈。

石之轩的剑势如同数十个滚雷在李云龙的面前一一炸响，他的身子在随着自己的剑势而旋转，越来越快。李云龙的圆圈也划得越来越大，如同大海的波澜一般。众人连声叫好。

却不知此时石之轩心中已叫苦连连，他虽然从一开始就没有小看李云龙，但他其实应该高估一下他的，原来这少年的剑法竟然绝不在自己之下，而且他所修练的内功虽然不为他所知，但也早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石之轩一开始以为自己应该略高过李云龙一筹的，所以出手莽撞，随后又因为犹豫和保守而放弃先机，现在百招过后他已明白自己只有全力一搏。此时他已拿出最后的绝技乾坤奔雷七十二式来败中取胜，但如此迅猛的剑法竟然始终冲不过对方的防守，甚至无法让对方移动一下脚步，这不得不令他感到一丝气馁。

蓝冰月已看出石之轩的败迹，他虽然不知道李云龙剑法的奥秘，但是她却知道如果石之轩知道一旦被这股内力缠住，那么必然会给对方耗尽，除非采用比李云龙还要快得多的速度，但石之轩已过七十的年龄不允许他这么做，更何况他的对手是李云龙。蓝冰月知道既然石之轩无法在剑法上取胜，那么石之轩一定会败。

然而在场的人除了站在一边的蓝冰月，并没有第二个人看出这其中的微妙关系，他们都给石之轩这种极其霸道的剑法和无法想象的精湛内力惊呆，这迅猛如雷的剑势，闪闪发光的剑芒，只有在前辈的口中才听到过。

石之轩的剑上的剑芒宛如他长剑的一部分，大战多时剑芒也毫无衰弱的现象，且越战越旺，但此时李云龙甚至连脚都不移动一下，他的剑法气势宏大，如同在无边瀚海，任凭石之轩的剑法如狂风、如暴雷，他都毫不为之所动。

李云龙到这个世界不到一个月，也就是说他练武功也不到一个月，虽然和别人动手不下于十次，但是他的战斗经验和苍茫大陆上的一个刚学武的没有什么区别，在大陆上由于武学的广泛运用，所以在一个人开始练武的时候他的师傅会给他系统的训练他的战斗经验。不过和他动手的无一不是高手，所以虽然他战斗的次数不多，但是凭着他那几次战斗练就了一双狠毒的眼睛，他能够很好的把握住敌人招式的变化。另外他父亲给他喝的那个黄金液更让他的身体的各个感觉器官更加清晰灵活。能够让他充分的感觉到周围的任何变化。

如天，当石之轩使出了“乾坤奔雷”剑法时，李云龙就能够看出石之轩这“乾坤奔雷”剑法的精妙和厉害之处了。李云龙现在非常的佩服

石之轩，虽然石之轩的实力不如他，但是石之轩的剑法之精妙、熟练不是他可以比的，不过李云龙不是拿石之轩没办法，虽然石之轩的“乾坤奔雷”剑法如此的精妙，但是他还是能够看出石之轩的破绽在哪里。假如李云龙不曾看出这路剑法的变化和厉害，此时早已数度伤在对方的剑下，却哪能如此从容与之过招。

看了几招以后现在他对这路剑法并不感到陌生，许多奇异的变化并没有迷惑他的眼神，所以他很多时候连身子都不用动一下，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石之轩霸道无极的进攻。这种从容的态度甚至比他的剑法更令石之轩感到气馁，使得他无法将这种迅猛之极的剑法发挥出十成的威力。

石之轩的这一套“乾坤奔雷”剑法已使到了第五十六式，李云龙忽然叹了一口气，他突然发现如果这“乾坤奔雷”剑法用起来如果显得气势宏伟的话又是一套截然不同的剑法，因为石之轩现在用的“乾坤奔雷”剑法显得极端霸道，这也许是石之轩性格使然。(手机阅读＄dxsw．com）

蓝冰月看着李云龙和石之轩的剑光纵横，知道李云龙的名字会在今晚轻轻地将石之轩抹去，她这个未婚夫的未来几乎象是太阳一样照耀着明天的江湖，而自己也会在他的光辉在由于和他在一起看着这世界的发展。

同时她看着石之轩的目光充满尊敬，那是他的长辈，一个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剑的老人，而她忽然问自己，她的一生又该奉献给什么？看了看李云龙，她想到也许自己的一生应该奉献给他。

尽管蓝冰月她自己的的剑法、武功要比面前的这一老一少两位还要高出很多很多，但她知道自己除非不得已，否则的话不能用，这也是她师傅在她出师的时候吩咐的，因为她的这套剑法是流月宫的秘传剑法，其实这个流月宫他还有真正的死敌，而蓝冰月所学的剑法就是为了能够对付他们。因此这套剑法在平常她不能够用，她用的只是流月宫的普通剑法。

石之轩已败了。众人都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所以他们才着急，但蓝冰月已经知道，如此下去，石之轩必然败在李云龙剑下。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看出来了，他在这些人中毫不起眼，但是他有着不可告

人的目的在，所以他的武功没有表现出来。但他知道，今晚无论如何石之轩都不能败给李云龙，否则他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看见候希白的暗号他的身子在慢慢移动，他并没打算上去帮忙，现在在石之轩和李云龙的身边有一层巨大的气流在翻滚，连他们自己都已无法控制，所以别说*近，就算一只鸟在三丈的上空飞过，也会被震裂心肺掉下来死去，所以他慢慢移向旁边的一个侍女。

蓝冰月这时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场决战，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个人的举动，而赢鲲鹏等人更没有人留意到那个人的举动。石之轩的七十二路剑法终于使到了尽头，他心里长叹了一口气，剑上剑芒已消失，他倾尽了全力，知道剩下的只是徒劳了。

一声很轻微的声响，两人的长剑一交便弹开，同时李云龙傲然长啸一声，摧动剑法已开始反击，这是他的习惯，当他长啸的时候，便是他表示自己有了必胜的决心。

石之轩已知道自己今晚难免一败，但心中只觉得极其痛快，因为面前这个居然年硬是接下了他这七十二式的种种变化，这种在大对决中完全施展出全身绝技的快感是他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此时石之轩但觉意犹未尽，于是长剑剑势依然决不妥协，和李云龙展开激烈对攻，彼此的招数、路数和刚才马上云落与石之轩战斗如出一辙，但其精妙的变化却是众人远远不及的，眨眼间二人又斗了一百多剑，各种变化源源不绝，直看得赢鲲鹏等人目瞪口呆。

即使是蓝冰月，也看得暗中点头。

就在这时，那个人忽然趁石之轩、李云龙*向他这边时，将旁边的一个侍女提在手中，然后他用力地将她朝石之轩和李云龙的剑圈中投掷过去。

众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叫，眼看着这个美丽的少女今晚将丧生在这里。蓝冰月正思索着石之轩、李云龙的剑招变化时，那个人已经将侍女扔入剑圈，她此时刚想出手，却见李云龙已抢先扭过了身子。

李云龙竟然是在场中唯一一个看到那个人举动的人，他占尽上风后已发现那个人似乎意图不轨，等那个人动手之际，李云龙已经松开了手中的剑。他人在半空扭身左掌击在了侍女的背心，右手扯住侍女身子，已将侍女掷向蓝冰月。

李云龙因为是一个好色的人，所以他天生便对女孩子有一种爱怜之意，眼见这侍女虽然不是国色天香，他怎忍心见到她就这样死在自己的剑风下。他这一掌的力量用得妙到毫颠，不但消解了那个人的这一掷之势，而且将一股内力传遍了侍女的全身，免得她的心肺被这场中弥散的罡气震裂。

第一百七十五章 初解势力（三）

当李云龙转身单掌推开侍女身体的时候，侍女刹那间泪水流下，在这个山寨里当侍女，她纵然再坚强，也始终是个女孩，她看到李云龙从容、英俊的脸庞在面前彷佛惊虹一现，忽然发觉自己对身边的一切都不在有反应，她能够感觉到这瞬间一股暖流袭遍她的全身。

虽然李云龙这次出手的动作、反应都几乎是完美的，但他似乎忘记了还有一个这一生中第一次遇见的高手在他身后。石之轩也并不是不想收剑，但他一剑出手便尽全力，如今李云龙手一旦松开了剑，那么他用尽全力的一剑便朝李云龙的后心刺了过去。

石之轩发觉李云龙在松开剑的时侯，他的剑竟然缠绕着自己的剑在不停地旋转，而且老人的剑每往前刺一分，这股旋转的力量就增强一分，这变化都只有他自己才能感觉得到。当老人这一剑的力量还剩下三成的时侯，他的剑也触及了李云龙的后心。

蓝冰月此时目光紧紧地看着场中，所有人也都在静静的看着这一幕的发生，在等待着李云龙血溅当场，甚至丧生在石之轩的剑下。

他们自然看不出李云龙本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他们虽然觉得李云龙就这样死在石之轩的剑下，未免有些冤枉，但这人除去，就没有人会妨碍他们的行动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感到有松口气的感觉。蓝冰月快要忍不住叫出声音。

“住手！”蓝冰月终于在这瞬间叫了一声，她的声音虽然大，但似乎没有一点内力，不象武林中练武人说话的时那样中气十足，而且此时四周惊呼声此起彼伏，一时间喧嚣的嘈杂声中甚至都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但这两个字听在石之轩的耳中，却是十分的难受，他只觉得身子彷佛被一柄大铁重重得锤在了地上，身子站都站不稳，手中的力量也顿时在这瞬间完全消失，手中的剑却哪里还能向前再递出去一分。

也几乎在同时，蓝冰月将侍女接住，他运内力将这个侍女的心脉护住，但饶是如此，这个侍女还是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人也昏死了过去。在场中只有马中谡、莫天游、赢鲲鹏、候希白等人此时开始留

意到蓝冰月的存在，因为能这样从容地接下少女，决非普通人能够做到，但此时场中情形瞬息万变，所以他们也没有再仔细考虑下去。

李云龙已在这眨眼的功夫已向前飞去，缠绕在石之轩剑上的长剑也忽然飞旋而出，但是李云龙没有转身就在满天旋转的剑影中握住了长剑。同时其剑势丝毫不减，已在徐刚才那个把侍女投掷过来的中年男子面前闪过，剑锋停在他胸前，那个中年男子纵然再狂妄，也知道大祸临头，他此时并无拔剑的勇气，脚一软，坐在了地上。

一切只是发生在一瞬间，众人都被面前这变故惊呆了，但依然没有人在意蓝冰月，他们有的以为在最后的关头，李云龙亮出了自己的绝技击退石之轩，也有人以为是石之轩不愿乘人之危，所以才尽力收回这一剑。

李云龙非常有些愤怒，一剑结果了那个中年人，然后叹了口气，走到蓝冰月身边，见那个侍女此时胸口剧烈地起伏，他看了蓝冰月一眼，蓝冰月一手托住她的后心，虽然面色凝重，但却轻轻地对他点了点头。

李云龙知道那个侍女无性命之忧，不觉稍稍松了口气。李云龙转身对石之轩行了一礼，道："前辈，不知是否还想再战？"

石之轩忽然仰天长笑，"好，好，哈哈！"没有人知道他在笑什么，更不知道好什么，但每个人的心都在抽紧。石之轩忽然收剑入鞘，他缓缓地摇了摇头道："不必再打了，我认输了。"说完这句话，石之轩也是一口鲜血喷出。

此言一出，在场中绝大部分人都吃了一惊，他们似乎明白了在最危急关头，果然是李云龙使出杀手锏击退了石之轩，那么石之轩大笑和他说的好是在赞叹李云龙的神奇武功。

李云龙微微一笑并没有露出什么得意的神色，他知道这战之所以如此轻松，是因为他他的内力高强和他父亲给他的黄金液改变的体质的缘故，他想起父亲为他设想之周全，不由得一阵激动，脸上却无半分骄傲之意。

小三、小四已跑过来搀扶住石之轩。众人看见李云龙默默地在站在那里，他提剑的手还是那样沉着，他的神情也丝毫没有击败绝世高手后的那种兴奋，看到他如此平静，在场之人纵然几乎都处在他的敌方，却也个个敬佩之色现于颜表。

“你，你很好。”石之轩是在对蓝冰月说话，但谁都以为他在对李云龙说话，此时的蓝冰月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但他神情却有些激动。(手机阅读s-d-x-s-w.com)

李云龙施展的“佛门狮子吼”虽然可以用声音震动敌人心肺，但只要是在场的人，在其施展的中心范围内，多少都能感受到。然蓝冰月而此时所施展的“佛门狮子吼”却只有承受的人才能感觉得到这力量的杀伤力，蓝冰月危急中出手相助李云龙，力量自然难以把握，更何况危急中他采用这种武功更象是偷袭，之前毫无征兆，骤然之下石之轩已受了不轻的内伤。

石之轩苦笑了声，“我败了，我该走了。”候希白失声道：“师傅！”石之轩转身用冰冷的目光扫了候希白一眼，候希白感到一股冰冷的气息从脚底升起。候希白喃喃道：“那么，那么公子交代下来的任务……”石之轩叹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他又转身望了李云龙和蓝冰月一眼，道：“这江湖是你们少年人的，我们这些老家伙又何苦出来丢人现眼。”当老人说完这句话时，他的人已消失在厅中。小三、小四向李云龙行了一礼，已急急跟着走了出去。

这大厅刹那间鸦雀无声，坐在主席上的那个秀才此时不知道去了哪里。所有的目光全注视在李云龙身上，仿佛他的身上凝聚着什么神奇的光芒，而这少年人的光芒的确太辉煌了。他脸上虽然没有骄傲的神情，但他深沉的眼神似乎已经在很远的地方，彷佛是旁人所根本无法触及的世界，就和他那惊人的剑法、武功一样。

赢鲲鹏的全身都在出汗，他重新出道的时侯不可一世，但现在见识了李云龙的武功，不由得心中感到一丝恐惧。赢鲲鹏又何尝不是心惊肉跳，他刚才暗中叫掷出那个侍女时，就是想置李云龙于死地的，现在李云龙还没有死，而李云龙也在看候希白。

此时那个侍女张婉霞已经慢慢醒来，她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少女怀里，她依稀想起刚才恐怖的一幕，不禁目光中流露出恐惧之色，再看到李云龙安然无恙地站在一旁，才慢慢平静了下来，只是她觉得心口一阵阵剧烈疼痛，甚至比她断裂的肩膀还要疼。

李云龙望着候希白道：“这是你安排的吧？”候希白冷笑不答。李云龙道：“我真想杀了你。”候希白虽然感到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

说："你不会杀我的。"

"是吗？"李云龙冷冷的道，"那就看看我会不会杀你。"说完李云龙冲天而去，闪电般的冲向候希白。现在随着李云龙的麻烦事情越来越多，他已经学会了心狠手辣，他知道任何的时候对敌人的手软，将会过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所以任何危险他的人就必须除去。

候希白大惊失色，万万没有想到李云龙真正的敢在这里杀他，他以为李云龙由于赢了这场比武就是这两河黑道联盟的盟主了，为了能够给众人一个好影响，绝对不会对他这个举办人之一的人怎么样的。但是他不知道李云龙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这里集会的意思，也没有想到由于他刚才打败了石之轩而成了这两河联盟的盟主了。李云龙现在只想先杀了这个心狠手辣的人再收服他们。但是现在不容候希白多想，李云龙的龙泉剑越来越大，候希白露出了绝望的眼神，恐惧也占据了心灵。

"给我个面子了他。"就在李云龙的龙泉剑将要刺进候希白的咽喉的时候外面传来石之轩的声音。石之轩刚才的武功李云龙非常佩服，既然他石之轩为他的徒弟候希白求情李云龙照例应该放了他才对，但是一想到候希白的心狠手辣，万一到了外面把他的身份告诉了天魔宫的人自己不是将要有很大的麻烦了，于是李云龙有些犹豫不决。

"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他把你的身份说出去了。"仿佛知道李云龙心中所想，石之轩的声音这时又传来了，由于刚才石之轩受伤的缘故现在他发出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得到了石之轩的保证李云龙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了候希白。

候希白一见李云龙放了他立刻飞也似的向外而去，只是李云龙不知道由于他现在的一时心软，让他以后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有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同时让他的一个最心爱的夫人差点不能和他天人永隔。

候希白走了以后赢鲲鹏就走过来对李云龙道："盟主，现在你就是我两河联盟的盟主了。"李云龙听了他的话一楞，不过马上明白了他们在这里集会的真正意思，也许是天意，也许是阴错阳差，李云龙在他不明不白的时候坐上了这个两河联盟的盟主。

"来来来，大家快来见过盟主。"没等李云龙说话赢鲲鹏就招呼众人道。虽然刚才是敌对，但是李云龙高强的武功给了赢鲲鹏深刻的印象；虽然李云龙不是两河联盟的人，但是这个都不重要了，他们这次

选盟主是为了能够在武林大会上让两河联盟有机会得到武林盟主之位。这样他们的两河联盟就扬眉吐气了。

第一百七十六章 初建势力（四）

“见过盟主。”无任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众人都来到李云龙前面下拜道。“哈哈，在下李云有幸得到各位的支持坐上了这个两河联盟盟主之位，我保证以后我会带着你们走向属于你们的天下，让你们的名字一次又一次震动江湖。”李云龙对众人说着既有蛊惑性的话语。

接下来的时间内赢鲲鹏向李云龙介绍了今天来参加两河联盟的两河豪杰，在这黑风山上现在有两河豪杰一千三百四十三人（刚才走了的和被杀的不算）其中地榜高手十三个（赢鲲鹏，莫天游，马中谡等），一流高手四十六个，其他的都是二流、三流的角色。

本来李云龙以为这里有他两三个地榜高手已经不错了，现在听了赢鲲鹏的介绍这里既然有这么多高手，心中大喜，虽然现在他们不是真心对待自己的，但是他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服他们的心。接下来的时间内李云龙分别了解了这里众人的性格，特征和他们的武功特点。一直到清晨时分才和蓝冰月到后面小院休息。

其实秋天和春天一样，如果是在江南诗情画意的季节，如果有人能够写得一手的好文章，能讼诗绘画，也蛮有意味的。李云龙来到后面后和蓝冰月两人也睡不着觉，也不敢睡觉，这里毕竟不太安全。

蓝冰月看着李云龙的目光似笑非笑，她也有自己的心思。那个被李云龙救起的侍女张婉霞就静静的坐在蓝冰月的身边，她什么也没说，现在的她已经能坐起来了，虽然她的内伤还未全愈。由于李云龙和蓝冰月救了她，所以她要跟在他们身边报达他们，正好蓝冰月现在身边少了一个丫头，所以李云龙就把她留在蓝冰月身边服侍蓝冰月。

李云龙又喝了一杯酒，今天他的心情也说不出是好还是坏，反正他喝酒的数量是这儿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两倍。蓝冰月又帮李云龙满上。

“夫君，你这样做他们能够心服吗？而且我们现在的身份就这样暴露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万一夫君你有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啊！”蓝冰月问道。李云龙望着蓝冰月，这个女孩自从跟了自己以后做任何事情永远都是为别人想得如此周全，却很少替自己想，他也知道这些日子，蓝冰月天天都担心他李云龙，也真是难为她了，跟着自己的时间

虽然不到一个月，但是她对自己的照顾比大自己还要多，自己这么的好色她都可以体谅自己，有这样的未婚妻自己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富气。李云龙忽然苦笑了一声，道："是有点麻烦。不过如果重新来过的话我还是要这样做的。"旁边的张婉霞看见蓝冰月叫李云龙夫君露出了原来如此的神色，随即脸色一红，看了李云龙一眼，然后低下了头。

蓝冰月柔声问，"为什么？"李云龙道："冰月，现在我们的力量很弱，如果因为他们来找我们麻烦而且四处逃避的话不是我的性格，虽然家里的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不想麻烦他们，如果我能够自己创出一些势力来保护自己的话就不用怕他们了，这次两河黑道集会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放弃呢？如果他们不是用大量高手前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对付的。"

蓝冰月声音很轻柔，她轻声道："虽然现在我们对付几个？况且这里的两河联盟的人加起来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况且现在他们的心未必向着我们，说不定还会连累我们。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李云龙道："虽然现在的两河联盟看起来很弱，但是万事都是从头做起的，我相信将来经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变的很强大的。""可是我想虽然你刚才说的很好，但是现在你到了这里以后说不定他们会离开这里，毕竟你的名气虽大，但是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一个少年而已。"蓝冰月道。

"没事，我出来都没有想过他们都留下来。"李云龙笑了笑，一点也不在意的说道。"那你。"蓝冰月不解的问道。"我到这里来是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在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内离开的话我也没有必要留下他们，我要的只是真心跟着我们的人，最后哪怕是一个也可以。"李云龙解释道。

过了一个时辰以后李云龙就带着二女到外面大厅，一到大厅可*机原来一千多人的人群现在只有一百多人了，而有名的高手只有赢鲲鹏一个。"盟主，对不起，他们要离开，我没有办法拦截他们。"这么多人的离开赢鲲鹏想阻止也有心无力，所以现在他对李云龙非常愧疚。

看见这里还有一百多人其实李云龙是非常高兴了，至少还是这一百多人在。李云龙背手傲然而立，眼中射出一股睨视天下的超然气势，令两河联盟留下来的众好汗不禁跪下轰然叫道："我等愿尊李少侠为两河联盟盟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哈哈哈。。。。。。”李云龙仰天狂笑。

“好！好！好！”李云龙连叫三个好。接着说道：“即日起，由赢鲲鹏出任副盟主，总领联盟中事务，其余人等移次递升，待日后论功行赏。大家有没有意见？”明知道留在这里的人都对他视若神明，绝不会反对的，他偏要多此一问。

只有赢鲲鹏全身一震，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古人曰：士为知已者死。既然李云龙对自已如此器重，肝胆涂地又何足惧哉。

“没有！”又是一声轰然巨响。李云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呵呵。这时，蓝冰月和张婉霞看着欧阳国伟那帅呆了的样子，眼中那种痴迷的神情已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了。接下来，李云龙又宣布了三条新帮规：“第一，不准欺负女人，老人，小孩；第二，不得在路边抢劫或抢夺；第三，不得**妇女。有违者，杀无赦！”众人又是一声轰然巨响。

路边是一座很小的树林，李云龙和蓝冰月、张婉霞走在林间的小路上，风吹来已有一些凉意，但他们心中却点起了某种绿的希望。远处一片金黄色的稻田，虽然每年洪水一度肆虐过两河的土地，但还是有不少地方充满了收获的景象，众人喜欢看这种风光。

蓝冰月的脸上也荡漾着喜悦的笑容，“你听，风吹稻子的声音真好听。”秋天，本就是收获的黄金季节，为什么却总是引起旁人的伤感呢？如果说是因为害怕冬天的降临，那你何不去想象即将来临的春天？

此时，李云龙的心情特别好，他觉得很满足。收服了那一百受人以后李云龙就叫赢鲲鹏带着他们到兰州和他会合，而他自己则带着蓝冰月和张婉霞去和他的女人们会合。他们走得很慢。前面是一片果树林，风中有水果熟透后飘来的香味，蓝冰月更开心了。

“别走！”忽然，林中传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叫声是那么的凄凉，在这秋意浓浓的黄昏，伴随着微风凉凉，更显得异常萧瑟。李云龙心中一动，他并不害怕，但他并没有迅速的跑过去，他只是看了蓝冰月一眼。

蓝冰月的面色变了，“前面出了什么事？”李云龙道：“不知道。”蓝冰月道：“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每次蓝冰月说“好不好”的时候，李云龙的回答都是“好。”所以李云龙和蓝冰月、张婉霞一起走进了树林。

林中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依*着树干坐在地下。看这人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相貌清瘦俊朗，此时身上全是尘土，象是刚从泥土里爬出来一样。他的衣衫十分普通，在他躺过的地方有一口剑，一口普普通通的长剑，看他的模样，谁都以为他不过是个平凡的江湖流浪客。

在很多少女的梦中，行走江湖的少年剑客是从来不会缺银子的，但实际上江湖中不知有多少落魄潦倒的倔强少年。少年的胸口微微起伏，仿佛刚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到现在还无法平息。

李云龙吃了一惊，他认识面前的这个少年，他记得那一夜，一个叫野风的少年杀了青衣楼的四个杀手，然后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此生都无法忘怀的事情。

如今这面前的少年竟然就是那个太极门弟子野风，但他明显比那时瘦多了，尤其是一双原本亮若晨星的眼睛，现在却低垂着，暗淡的目光仿佛带着更多的失落，眼窝也深深的陷了下去，和当时那个冷静沉稳的野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忽然，李云龙心头对这少年有一种十分同情的感觉，或许李云龙这些日子来一直都在想着这个少年，在思考他的命运。

如今看到野风的样子，李云龙也忍不住感到心酸，看来野风在这段日子里一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个本来那么冷静、沉着的少年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那他一定是遇到了伤心事，这伤心事除了两个当事人之外，云飞是世上唯一的目击者，所以李云龙才对这少年更加同情。

“别走！”那是这少年在梦中呼唤着谁，李云龙已隐隐猜到了什么，不过李云龙不能理解当时他为什么要一个人离开。

野风也在注视着李云龙，目光中豁然射出一道冷光，他只觉得这个人十分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他却觉得自己的头很疼，彷佛李云龙的脸让他想起了什么一想头就疼的事情，所以他就不去想，他伸手抓了抓头皮，低下了头。

蓝冰月问道：“出了什么事？”。李云龙淡淡的道，“没什么，有个人做了个恶梦。”蓝冰月又问道：“他睡在这儿？”李云龙道：“是的。”

第一百七十七章 再遇野风

张婉霞知道那种露宿街头的滋味，她的脸上顿时有几分同情，尽管她自己也跟着爷爷乞讨，但她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人。

李云龙低声道：“看来他不需要我们帮什么。”他虽然很同情这个少年，甚至很想帮他，但他也知道这个少年一定非常倔强，一定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怜悯。否则的话他那时也不会不带那个女子离开去求人。

蓝冰月“哦”了一声感到有些奇怪，但她了解李云龙虽然好色但是有着善良的本性，知道一定有其它特别的原因使得李云龙不想帮他。

正当李云龙真想离开的时侯，那少年抬起了头问道：“你是谁？”他的声音竟然也变得极其沙哑的。

李云龙道：“过路人。”野风突然道：“我记得你了，在一个夜晚，你看到过我杀人。”野风终于记起来了，那一个夜晚是他无法摆脱的噩梦，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一幕——黑暗的天空、滂沱的大雨、闪亮的电光和燃烧的火，还有鲜红的血和一个美丽的少女。

蓝冰月轻声“喔”了声。李云龙点了点头，“是的。”野风上下打量了李云龙一眼，又看了蓝冰月、张婉霞一眼忍不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看到蓝冰月和张婉霞自然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孩，但此时不知道那人已经怎么样了，也许已经……

李云龙拉着蓝冰月转身想走。野风这时站了起来道：“等一会。”李云龙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野风道：“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李云龙道：“什么事？”

野风忽然笑了笑，他笑得很苦，也很奇怪，他道：“陪我喝一杯。”李云龙尽管他很想帮他，也想告诉他那个少女的下落，但却知道很多事情是无法帮得上的，他知道野风的难题只有*他自己来解决，他淡淡地问道：“只是一杯？”

野风愣了愣，然后苦笑着摇摇头道，“说是一杯，其实是两杯、三杯、很多杯，直到可以醉得不醒人事。”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这里疼得厉害。”

李云龙心中叹息，这少年被击跨了。野风望着远处天边，不禁大笑起来，“哈，哈哈，醉了好，醉了也好，醉了才好，醉了最好。”

李云龙轻轻摇了摇头。野风止住笑声，他用冰冷的目光看了李云龙一眼道，“你不知道我杀人的手段吗？”李云龙知道，但他还是坚持地点点头。

剑光一闪，剑尖已压在李云龙的咽喉。果然是好剑法，李云龙心中暗自叹息，这个少年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剑法之强即使和名动天下的昨天和他比剑的那个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

只是少年的手彷佛微微有些发抖，这些日子来他如此折磨自己，纵然是铁打的身体，只怕也给淘空了大半。好冷的剑锋，连张婉霞也感觉到风中有一股寒冷的气息，她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些焦急地问：“怎么啦？”旁边的蓝冰月面带微笑的看着那个野风，她知道这个野风根本不能把李云龙，她的夫君怎么样的。

这时野风他脸上忽然浮现出了一丝歉意，然后轻轻收回了剑。李云龙道：“没什么。”野风又打量了李云龙和蓝冰月两女一眼，却无力的坐在地上，“算了，你们走吧。”他的声音哽咽，似乎又触及到自己的伤心事。

李云龙望着他不觉拉住了张婉霞的手，他道：“我可以陪你喝酒，只是有个问题？”野风抬头奇怪地看着李云龙。

李云龙微笑道：“你让我陪你喝酒，这酒钱谁来给？”野风抓了抓头皮似乎在费力地思考，最后他回答道：“你。”

李云龙道：“为什么？”野风又抓了抓头皮道“因为我没有钱。”蓝冰月和张婉霞两人“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酒楼野风喝了几杯，一双眼睛变得十分明亮，他看着张婉霞问道：“你叫张婉霞？”张婉霞有些缅腆，她也似乎感觉到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在望着她，低下头低声道：“是的。”

野风又看了蓝冰月一眼，问道：“你叫蓝冰月？”蓝冰月大方地点点头。野风最后问李云龙，道：“你呢？”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李云。”野风笑了起来，道：“哈，你的名字不俗，你不只是那样简单吧？”说到这里，野风点了点头，觉得自己的推断很正确，所以他又痛快地喝了一杯。

李云龙喝完了自己面前的酒，道：“名字是父母给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记号罢了，哪来雅俗之分。”野风现在是有酒必干，他们点的三个菜还没有上齐，一壶酒已经见底了，他道：“上次那个夜晚，你一定是有目的才在那儿出现的——小二，来壶酒！”

李云龙发现野风的酒量实在是不怎么样，现在已有醉意了。蓝冰月一旁轻声的笑，伙计送上酒，蓝冰月替李云龙将面前的酒杯斟满，却帮野风斟了半杯，她轻声道：“空着肚子喝酒伤身子，公子慢慢喝。”(手机阅读＄dxsｗ．com）

野风感激地看了蓝冰月一眼，却自己斟满酒杯道：“今晚，我就是想喝醉，不过蓝姑娘，你应该知道他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许李云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真实的名字。”

蓝冰月看了看野风，眼神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她没有想到野既然怀疑李云这个名字不是李云龙的真实名字。李云龙望着这野风，现在他的眼睛更加亮了。

野风道：“在那一个夜晚，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聚集了许许多多的江湖高手，他们都是各有所图，而你也恰巧在那地方、那时间出现，所以你一定是有事而来，况且你见到我杀人时一点都不吃惊，那就更证明你不是普通人。”

李云龙现在越来越惊讶，虽然刚才野风说的不完全对，但是也差不多，于是笑问道：“还有呢？”那个叫野风的少年微微一笑，道：“还有的我记不清了。”他的牙齿特别整齐特别白，所以他笑的时侯十分迷人。

野风笑道：“但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坏人。”李云龙笑问道：“因为我请你喝酒？”野风看着蓝冰月两女，脸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表情，眼眶开始变得湿润，他轻轻地道：“不，是因为她们——来，干！”于是少年又仰着脖子喝了一杯。

说话间野风又喝了几杯，他简直不是在喝酒，而是往自己嘴里灌，又灌了几杯后，他的头开始摇了起来。这时野风道：“你知不知道你看上去象什么？”

李云龙好奇的问：“象什么？”野风哈哈一笑道：“象个拐卖少女的人贩子，哈哈。”李云龙、蓝冰月、张婉霞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野风更是有些得意，他道：“我听江湖中人说，很多大家闺秀都喜欢跟那些长的好看的人私奔。”野风的话让蓝冰月、张婉霞更是笑出声来。

李云龙忍住笑，问道：“为什么？”野风摇头笑道：“我也不知道。”四人笑了一会，张婉霞忽然叹了口气，低声道：“或许她们以为他们可以将她们带到遥远的地方去，其实哪里都一样。”听到这句话，野风低下了头，他彷佛知道张婉霞在说什么。

人很多时候都以为自己可以借酒来麻痹自己，但当他清醒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他的心始终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徘徊。野风举杯道：“张姑娘说得好，来，喝。”象野风这样喝酒的人很容易醉，所以他很快就醉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蓝冰月低声问道：“他醉了？”李云龙道：“是的。”既然一个人自己想醉，那他一定会醉得特别快。张婉霞小声地道：“他睡着了？”李云龙道：“是的。”

蓝冰月问道：“他有伤心的事？”李云龙道：“是的。”蓝冰月轻声叹了口气，问道“你知不知道他的伤心事？”李云龙没有出声，在想应该不应该告诉蓝冰月事情的真相，不过他没说蓝冰月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李云龙始终都觉得自己没有权力将这件事告诉太多的人，包括蓝冰月和张婉霞，也许那是这少年自己的痛苦，他并不需要谁的怜悯。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还在昏迷的少女再受苦，也许……

蓝冰月心里暗暗难过，她并不是在意李云龙没有告诉他想要知道的事情，她明白，既然李云龙没有说不知道，那他自然是知道，但他没有马上告诉自己，那么发生在这少年身上的事一定是非同寻常，一定是让人断肠的事情。少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嘴巴还在喃喃的说着什么。李云龙自言自语道：“或许，能喝醉也好。”

这镇虽然不大，但这酒店却很大，原本李云龙他们几个并没打算来这里吃饭，不过显然野风曾经来过这里，所以一进镇就直奔这里。这酒店过了普通吃饭时间后反而南来北往在这落脚吃饭的人多了起来，其中不乏一些江湖中人，酒店越来越喧嚣。

不知不觉的天早已经悄悄地黑了下来，四周点起了灯。李云龙和蓝冰月商量了下，便让张婉霞在这里替野风租了间房，然后李云龙更

让蓝冰月带着先送张婉霞去和大部队会合，而且他出去替野风去买两套干净点的衣服，他实在不忍这少年就这样流落街头。

回来以后过了一会，一个白色衣衫的青年已站在李云龙这桌的面前，他的衣衫华丽，腰间扎着一条深蓝色的带子。李云龙的直觉告诉自己，有麻烦找上门来了。

青年抱了抱拳，指着云飞问，举止言谈看上去还算有礼貌，但李云龙却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一些虚伪和敷衍，青年道："阁下和他是朋友？"李云龙摇了摇头。

第一百七十八章 雷秘

青年道："那请阁下将他交给我们吧。"其实李云龙早就发现店中有三个人和面前的这个白衣人是一样打扮，都是二十岁左右，而且个个腰佩长剑。

四人之中，其中一个看上去年龄最小的少年一身衣衫特别光鲜，应该是这群人的头领，他刚才一直都在望向这里，目光锐利，是个利害角色。这时忽然从外面走进一男一女两人，李云龙看到这两人进来不觉心中一动。

男的少年身穿白衣，腰间缠着一条红色的丝带，他的相貌英俊，眉目之间带着一股特有的深沉之色，眼睛特别大，眉毛也很粗，一口青锋剑随鞘随便地插在腰间，而不是象其他剑客负在身后，或者佩在腰间，剑柄上也有一条红丝巾，行路间自有一股霸气。

而那个女的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穿一身粉红色的衣裙，模样清秀可爱，但看上去象是初涉江湖，奔波下来显得有些憔悴。那群白衣剑客中的领头少年这时已起身迎了过去笑道："东方兄。"

这个少年就是东方艳阳笑着抱拳："岳老弟，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二人显然十分熟，谈笑间已经和那个少女忆小婉一起坐在另一张没人坐的桌子边。

那青年见李云龙没有出声，显得有些恼火，不过他似乎还是克制住自己的脾气道："我们公子说想请这位野公子过去一叙。"

李云龙淡淡地道："你们公子认识古公子？"青年点头微微一笑，有几分得意的神色："是的，我家公子是野公子的朋友。"

李云龙道："我和野公子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子已经坐在那里，如果你家公子真是他好朋友，应该早就过来打个招呼，却一直等他醉了才过来相请，恐怕其中另有原因吧。"

青年人面色一变，一时没有话说。但他忽然变了一付冰冷的神情道，"阁下未免闲事管得太多了吧？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云龙道："既然你们是有事找他商量，那不妨等他明天醒来后再说。"

青年人大怒，“你真的要多管闲事？”李云龙没有回答。“好吧，我给你一个多管闲事的教训。”说着青年已一拳朝云飞的脸上打来。

这时有人在叫：“住手。”青年收住了拳头。那领头的白衣少年已经站了起来，走了过来，他年少英俊，眉宇间神采飞扬，也算是个难得的美少年，但李云龙发现这少年无论是站行的姿态，还是看人的眼神，甚至说话的样子，都显得有些夸张。

少年人来到云飞面前抱拳道：“请教兄台尊姓大名？”李云龙并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抱了抱拳：“在下李云。”

少年看到李云龙没有动，显然有些不高兴，李云的名字做生日觉得好象在那里听过，但是一时间他想不起来，“在下岳非鸣。”少年说出自己的名字，以为李云龙会大吃一惊，但看到李云龙脸上并没有任何变化，未免让这骄傲的少年更加感到不满。

然而李云龙的心里的确一动，新一代的龙榜中，东方艳阳固然名动四方，但来自南方大明帝国的“风涛碎残雪”岳非鸣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岳非鸣是“神龙剑派”的少主，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练就了一身出神入化的剑法，而且在南方多侠名，虽然年少多风流事，却更添几分少年的传奇。李云龙点了点头没有出声。

岳非鸣虽然无趣，却没有发作。那一旁的青年本以为李云龙听了自己主人的名字会有所退让，谁知李云龙仿佛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一般，不由得更是恼怒，他刚才在座位上听岳非鸣说李云龙看上去武功低微，所以心中越发地恼怒，他此时忽然大声喝道：“我家公子和你讲话，你听到没有？”

李云龙道：“听到了。”青年没想到李云龙竟然这样回答，一时竟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

李云龙正色道：“实在对不起，在下虽然和这位野公子萍水相逢，但既然和他一起来此喝酒，便有责任照顾他，所以还请公子不要为难在下。”

岳非鸣心中不禁有了火。白衫青年冷笑道：“看来无论如何公子是不肯将他交给我？”李云龙不再回答。

岳非鸣冷笑了下，他此时认定李云龙不会武功，以为遇到了一个脾气奇怪的少年，又不想和他多费口舌，只想轻易地制住少年便了结了面前的这件事。这时白衫青年已一把抓向李云龙的手腕，他用的是擒拿手，出手凌利，伤人也重。

李云龙心中叹息，名门弟子，也算侠义中人，对一个陌生人一出手就是如此狠毒，可见这些人平时是如何骄横的，岳非鸣也显然还没有在江湖上遭遇多少挫折。(手机阅读sdχsψ。com）

东方艳阳一直注视着这里，他觉得李云这个名字十分耳熟，但毕竟想不起这少年是谁，忽然看到岳非鸣手下人动手，想出声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青年的手马上就要碰到李云龙的手腕时，突然一白色的人影已闪电般到了李云龙的身边，他右手轻轻一挥，已让青年退开五、六步，而这时岳非鸣几乎是本能地攻出一掌，但那少年左手一架，已封住岳一鸣的招式，岳一鸣也没有继续出招，身形一动退开几步。

店中人不少，这时不禁喧闹起来，纷纷看向这里。出手的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少年，灰色粗布衣服，这样的少年在江湖上随便哪里都能找出百八十个，但其出手的准确果断和招式的变化精妙，连岳非鸣、东方艳阳都吓了一跳。

李云龙更是吃了一惊，因为这么多人中只有他看出这少年的来历。岳非鸣有些恼怒，他在南方大明帝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已让他感到不快，而面前的这个武功高强的少年更让他有种挫折感，所以此时脸色微微泛红，但显然对这少年武功也有些忌忌惮。

东方艳阳这时起身走过来，他对少年抱拳道：“原来是雷少侠啊，岳公子对这位公子没有恶意，不嫌弃的话一同坐下喝杯酒。”

那个叫做雷少侠的少年对东方艳阳十分恭敬地行了一礼，但脸上却依然是冷漠的神情，他的声音也有些冷，道：“多谢东方公子，雷秘只是我们公子的随从，他现在身体不适，请华公子、岳公子不要打扰。”雷秘，地榜高手，在黑风山上唯一和赢鲲鹏留下来的地榜高手。

岳非鸣显然不甘心，冷笑道：“在下无心打扰野公子，只是听说李云公子他剑法高强，所以实在有心结识，如有机会也可切磋一下剑法，既然如此不赏脸，那也只能怪我自讨没趣了。”

雷秘冷冷道：“如果岳公子不嫌雷秘只是公子随从的话，雷秘愿意代公子和您切磋一下剑法。”

岳非鸣刚想乘机挑战，谁知东方艳阳拉了他一把，笑道：“雷少侠你别太认真，岳公子只是想结交一下太极门的野公子，和李公子说是切磋剑法也只是希望日后有机会请教一二。雷少侠的剑法我领教过，我是自叹不如的，大家难得相遇，不如一同喝杯酒，如何？”

东方艳阳此言一出，连岳非鸣也不禁吃惊，他和东方艳阳认识多年，知道其为人其实也十分骄傲，但此时见东方艳阳对这少年如此忌惮，也不禁有些气馁。他抱拳道：“切磋一事还是留待日后，另外麻烦你请转告野公子，说我岳非鸣对他十分仰慕，有机会还当再请赐教。”

雷秘冷冷地点头道：“岳公子的话雷某一定转交。”他又对东方艳阳道：“小雷不敢烦扰各位，大家还是各自喝自己的酒。”说完他已坐在李云龙的一侧，给李云龙斟了一杯酒。

东方艳阳和岳非鸣已坐回原处，此时岳非鸣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显然是恼怒到了极点，东方艳阳却有些出神地望着手中的酒杯，没有说话。连忆小婉忽然低声对东方艳阳说了句什么，东方艳阳脸色顿时变了，他又仔细地打量了李云龙一眼，彷佛想把这个人看穿。忆小婉说的是，“他就是杀天魔宫一魔两鬼的那个。”忆小婉，大明帝国忆家大小姐，忆家，大明帝国五大世家之一，非江湖世家，在大明帝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方艳阳非常吃惊，他点点头，也决心好好记住这个人。

雷秘看了李云龙一眼，道：“雷秘见过盟主。”李云龙淡淡一笑道：“在外面就不要叫我盟主了，叫我名字就可以了，对了，你怎么来了？”“是赢前辈要我来保护公子的，虽然公子出色，但是有些事情还是我来做比较好。”

夜晚，李云龙睡不着，他脑海中总是出现那个叫野风的少年绝望地在大雨中嘶喊的景象，他想到了自己和蓝冰月众女，想到了那个被自己救走的少女。他走出了小店。四周一片漆黑，在这没有一点星光的漆黑夜晚，李云龙却可以轻易的看到四周的一切。

这时他觉得孤独，那是另一种孤独。他感觉到有人在无声地*近他，他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他轻声道：“冰月。”

黑夜对蓝冰月来说是那么的平常，而她更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似乎总能够知道李云龙在什么地方，她甚至就在冰天雪地的垂死中，都能感觉到李云龙在哪里。

蓝冰月柔声道：“你在想什么？”李云龙摇了摇头苦笑道：“没什么，你怎么又回来了？”蓝冰月淡然一笑道：“我担心你，你有心事。”李云龙沉默了一会儿，道：“我很想知道一切事的最后结果。”

蓝冰月道：“知道又如何？”李云龙不出声了，他忽然问自己，“知道又如何？知道又如何？”过了好久，李云龙轻轻的吐出了口气，他将蓝冰月揽在了怀里，笑道：“不错，知道又如何，知道了又如何。”

第一百七十九章 五大帝国

黑夜，李云龙现在身边有蓝冰月，以后还有他的众夫人们。同样是黑夜，野风却不知道月儿在哪里。她的身影，她的容颜，她颤抖的娇躯，她的眼泪，她一切的一切只能让清醒的野风癫狂，让醉着的野风流泪。他在深夜醒来，却辗转着再也睡不着。

外面风吹得树叶沙沙的彷佛在下雨，在这样一个夜晚，野风更加难以入睡，他脑海里还是那一个夜晚，还是那一个身影。

她在哪里？自己当时为什么狠心离开他？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带她走？难道是因为那件事情？她虽然喜欢他，但她怎么不了解少年的心，有时候他真想哭叫着，嘶喊着，“不要走，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可惜他不会说，也没有人听。所以野风便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在过去的日子里，野风的风采也是江湖中很多少年、少女所期望，他的微笑，他的举止都是那么的潇洒，然而就在那个叫月儿的出现和事情发展到现在的瞬间，他被彻底地击垮了。

他凝视黑沉沉的夜空，忽然想起了那个叫做李云的少年，还有他身边那个两个绝色而又心灵手巧的女孩，他实在是太羡慕了，不但羡慕，而且嫉妒，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但他受不了了。他想到了死，然而死又有什么用。

野风忽然用尽所有力气叫了出来，但他叫出来的声音却虚弱得连他自己也听不见。野风忽然觉得自己好累，他只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力气拿起面前的酒，眼皮也沉重得很，终于慢慢的合上了眼睛。

第二天李云龙就带着蓝冰月和雷秘离开了，他不得不走，因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有自己的女人要保护。

开封“微臣开封太守黄文裳参见辽王千岁。”开封府一如往常的平静，从外相丝毫看不出一点风吹草动，谁也没想到，在这样稀松平常的警备下，竟有一位不一般的王爷驾临，这不是一般空有虚衔的王爷，而是四大王中的辽王。

“黄大人不需如此多礼，本王此行并无公务缠身，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游览开封的湖光山色，本不想打扰大人，但是本王在江夏早闻大人大名，如今得到开封，方知百闻不如一见，开封在大人管治之下，

丝毫不在本王江夏之下，才忍不住前来一探大人风采。”辽王耶律德光忙扶住欲行跪拜之礼的黄文裳。

开封是辽王耶律德光治下的最西方的一个城市，离帝国的洛阳比较近，所以开封太守无一不是辽王的亲信之人。黄文裳是耶律德光的父亲耶律直鲁古任命的，现在耶律直鲁古把王府交给耶律德光打理以后耶律德光还没有见过黄文裳所以才这样说。

在这里我们说一下苍茫大陆的各个国家分布，紫金帝国：位于苍茫大陆正西中央，玉龙江以北，丽水河以西，长城以南.皇帝柳清侯。帝都长安城。辖司隶下设十二郡，治所洛阳。兖州下设八郡，治所濮阳。豫州下设十郡，治所许昌。冀州下设十三郡，治所邺城。幽州下设九郡，治所蓟城。平州下设六郡，治所襄平。朔州下设三郡，治所朔方。并州下设六郡，治所太原。雍州下设七郡，治所长安。凉州下设十五郡，治所武威。秦州下设六郡，治所南安。兰州下设八郡，治所南郑。益州下设十二郡，治所成都。青州下设六郡，治所临淄。徐州下设七郡，治所彭城。荆州下设九郡，治所江陵。辽州下设六郡，治所江夏。湘州下设七郡，治所长沙。扬州下设八郡，治所建康。吴州下设十郡，治所会稽。交州下设七郡，治所南海。广州下设十郡，治所番禺。郢州下设五郡，治所滇池。共一百八十二郡，人口近五亿七千万。北临长城，长城北面的蒙古帝国，西面是大海，东北面的平州与大清帝国的望海郡相邻；南方的交州西南郡与大明帝国江安郡相邻，东南保定郡、正南南湖郡与玉龙帝国北原郡、东海郡相邻。帝国常备军每一个军团二十万人，分别为东南西北四大军团、另外还有每个州州兵三个师团三万人、水师、近卫军团、御林军、禁军、血衣卫为苍茫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中秦州六郡是秦王的封地，幽州九郡是唐王的封地，青州六郡是汉王的封地，辽州六郡是辽王的封地。四大王每个王都有一个军团二十万。

玉龙帝国：位于苍茫大陆东南及正南方，玉龙江以南，与百夷王国隔玉龙山脉.玉龙皇帝司马远。王都玉龙城。有六十九郡，人口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帝国共四大军团，每个军团十六万人，西部军团为李氏控制；北部军团为丁氏控制；东部军团为秋氏控制；中央军团为王族司马氏控制。另有水师、近卫军团、御林军、玉龙密谍另有百夷王国为其附属国，司马氏驻有百夷特编师团。

大清帝国：位于苍茫大陆东北方.帝国皇帝爱新觉罗&8226;玄烨。王都盛京城.辖金州和龙州，共八州，分别为兴安州（王都所在地），甘兰州，敕勒州，阴山州，黑水州，龙翔州，望海州，江安州.最西端为甘兰州，帝国人口约六千万左右，地广人稀，为五帝国中经济最贫困之国.帝国五大军团各二十六万人，分别为：中央军团，甘兰军团，东北军团（望海州、龙翔州），黑水军团（敕勒州，阴山州，黑水州），另有近卫军和御林军、水师、大清密谍.大明帝国：位于苍茫大陆南方.大明帝国皇帝朱温。王都亚京城。辖共六州，分别为：韵原州、南海州、东海州、中央州、武夷州，北原州。在玉龙江以南，韵原州与江北面紫金帝国的南湖郡相望，帝国人口一亿八千万，大明帝国共五大军团，各三十万人，西部军团（韵原州、南海州）、东海军团，中央军团，北部军团（北原州），武夷军团。另有近卫军团、御林军、锦衣卫、皇衣卫、水师。(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大蒙古帝国：位于苍茫大陆北方。可汗铁木真。王都日出城。辖辽州、河州，共八州。人口三千万，是五大帝国中人口最少的，但是他们的铁骑是各个帝国的噩梦，六十万铁骑完全能够成为他们立国的资本。

“多谢王爷美意，不过君有君道，臣有臣纲，君臣有别，礼不可废！”他不顾耶律德光的搀扶径直拜了下去。要是一般人得耶律德光如此夸奖，虽不至飘然欲飞，至少或多或少会有些得意以至忘形，而黄文裳却是视若未睹，闻若未闻，谢绝了耶律德光的好意，依然用君臣之礼，大礼参拜。

耶律德光见之眼神不由一亮，叹道：“本王今日总算明白为何金陵在大人的治理之下蒸蒸日上了。”黄文裳道：“王爷过奖，开封如今的繁华卑职不敢居功，都是全府官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黄文裳久居官场，对为官一途深喑其道，对耶律德光的夸奖他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并不是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开封的长治久安没有他的功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为了开封能有今日，他到底花费了多少心血。但是这却并不值得耶律德光如此亲近自己，真正的原因却是他有一位身在高位的父亲，辽州黄家家主黄见素。

如今圣上年岁已高，加上十余年前贵妃进宫之后便不理政事，导致如今大权旁落，如今朝中主要有三股势力，最大的一股无疑是以宰

相杨国忠为首的杨派，但是其权来源于君，他如今已是位极人臣，再无上升的空间，除非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终是爬得越高，跌得也越重。

然后就是以太子柳亭为首的太子派和以永王为首的永王派，这两人都是皇家贵胄，都是极有可能继承大宝的人物，对这两人要小心应付，静观其变。

除了他们以外帝国的四大王都蠢蠢欲动，他们黄家在辽州是一个有名的家族，而他更是开封太守，所以就成了辽王的重要拉拢对象，但是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家族的命运全部压在辽王身上。

黄文裳非常清楚的记得父亲的话，这也与他心中所想不谋而合，虽然现在是辽王的喜下，但是对辽王的示好，他既不拒绝也不接受，他非常明白如今还不是做最终决定的时候，因而他谨守臣纲，无一丝逾越。

耶律德光笑了笑，拉拢黄见素那只老狐狸并不容易，他在江夏也几次看到了那老狐狸的厉害手腕，黄见素的势力虽没有他的庞大，却同样是根深蒂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可争取的盟友，而这也正是黄见素的高明之处。

如果有了黄家的支持，那么在辽州就没有任何家族能够把他如何了，在辽州六郡中他完全可以组织几个军团为他争霸天下而没有后顾之忧。“那黄大人今日就陪同本王到城里走走吧，让本王看看开封和江夏到底有何不同。”说罢率先走了出去。

建康叶华秋坐在他的个人书房内，抬首仰望着那幅“江山万里图”，那纤细的曲线，磅礴的气势，崇山峻岭，逶迤遥远，江山的雄壮跃然纸上。那是他最喜爱的一幅画，每次看到它，他都有一种仗剑江湖，跃马天下的豪情。

叶华秋在江南武林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说他是江南武林的皇帝毫不为过，江南武林无不为他马首是瞻。叶华秋，他便是江南的支柱。

第一百八十章 荆州龙家

现在武林大会的召开，平静了二十年的江湖终于打破了宁静，他取下挂在墙头的长剑。“仓”一道明亮的秋水，他吹了吹剑尖，秋水盈盈，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不知道他多少年未曾拔剑，但是他知道，一直都知道，他终有再拔剑的一天，他甚至是渴望那一天的到来，这么多年来，他最企盼的不就是那一天吗?

看着自己的生死伙伴，叶华秋那波澜无惊的脸上不由升起一丝笑意。叶华秋长剑向前一点，“波”的一声，虚空中一片银光急剧反射回去，与此同时叶华秋已身在屋外的花园内，与一道白影缠斗在一起。

刀光剑影，两人速度越来越快，只见两道影子快速旋转，分不清谁是谁，到最后两道影子却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正在这时，一位极其美丽的**带着一个少女从外面袅袅婷婷的走了进来，这瓜子脸的**，眉目如画，体态轻盈，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罗纱长裙，曲线玲珑的丰盈***极为动人。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好似会说话一般，盼顾见具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一头乌黑的秀发用白色的玉环绾住，垂下及腰的长发随着她美妙的步伐微微摇摆，十分诱人。

她仪态万千的举起一支肤色晶莹白里透红的玉手轻轻一拢耳边秀发，大红宝石镶嵌的耳坠顿时光华四射。“你们叔侄俩见面就是舞刀弄枪，特别是你这个老不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象个孩子一样，和后辈瞎起什么哄。”虽是责怪的语气，可是那娇滴滴的声音却给人一种销魂蚀骨的感受。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叶华秋的夫人梅怡君，当年的武林天仙谱上四大美女之一，为此叶华秋不知招来多少人的艳羡。

“夫人说得是。”叶华秋不由苦笑连连，对梅怡君，他是爱到骨子里了，真是捧在手心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对别人他可以毫不留情的生死予夺，但对她，他却是说不出半句狠话，“不过夫人不正是喜欢我那颗还年轻的心吗？”叶千秋一点也不掩盖那苍苍虎目中露出的屡屡柔情。

梅怡君虽熟知丈夫无所顾忌的个性，但是在小辈面前竟如此赤裸裸的调情，虽是老夫老妻，也不由让她感到一丝不安，然而心中却是

充满幸福，经过了近二十年丈夫还是如此迷恋自己，哪个女人会不为之骄傲呢？“你呀，都几十岁的人了，也不怕海洋笑话。”那一刹那的娇羞让他生出一种怦然心动的火热。

叶华秋大笑道：“海洋也不是外人，在他面前还用顾忌什么，对了，翠儿呢？今天怎么没看到她？”梅怡君闻言不由嗔道：“瞧你那记性，她不是一大早就找苏姑娘去了吗？”蓦听提到叶黛翠，任海洋那俊朗的星目不由蓦地一亮，心中浮现出一道美丽娇俏的影子。

“这样啊！现在了武林大会的时间也快近了，她今天回来以后你就叫她别走了，过两天我们就出发去兰州。”叶华秋对梅怡君道。“你打算重出江湖？”梅怡君问道。叶华秋笑而不语。

荆州，龙府小院小院里的一张桌子上左首坐着的是个秀发如云，天生丽质的妙龄少女，清丽脱俗的玉容，那楚楚动人的神态依旧扣人心弦。明如秋水的眸子里，闪动着一丝紧张，一丝羞涩。腰束绢带，织锦华服，尽现她窈窕动人，玲珑有致的娇躯，配以云状的发髻、碧绿的簪钗，加上一袭薄如蝉翼，纯白无暇的轻纱，更衬托出她玉洁冰清、高不可攀的典雅气质和令人屏息的美丽。

在她旁边是一位十七八岁的美貌女子，穿着一件翠绿的连衣罗裙，晶莹如玉的肌肤白里透红，那一抹健康的红色给她白皙的肌肤增添了无限魅力，微微隆起的***蕴藏着无限美景，从那完美的弧线可略窥一斑。身姿娉婷，骨肉匀称，姿态优雅，象一朵珍贵的鲜花，娇艳中充满着撩人的春色，她的袖子很宽，下摆长长的拖在地上，香肩披着一条白色的披风，掩盖住身后那令人无限遐想的丰姿。她的发髻精巧有特色，在发角有用丝线穿成的珠花，垂在两侧，薄遮双鬓，显得俏丽多姿，弯曲的梳子装饰在头发前端，左右各三只簪，弧度完美的耳垂上挂着一对月牙儿耳坠，气朗神清，有种冰清玉洁，雅丽高贵的动人气质。

与她站在一起，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而又相得益彰。他似一朵怒放的牡丹，艳盖群芳，麝香四射，而又一尘不染，明净无暇。她就是一盆吐露的水仙，高清雅致，淡丽若烟，那文静中蕴藏着的风姿让人生出一种只可远观的感叹。

这两个就是荆州龙家的两个大小姐龙天香和龙灵儿。龙天香荆州第一美人，整个荆州也唯有她妹妹方能和她并驾比肩而不落丝毫下

风。

这时外面又进来一个少女，少女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乌黑闪亮的秀发织成两条飘曳多姿，轻盈好看的小辫子直垂而下，把皙白胜雪的肤色衬托得玉骨冰肌，动人至极。秋波流转的翦水双瞳，像悬挂在深黑夜空中闪亮的明星，充满着俏皮活泼的不驯野性。沉鱼落雁的如花娇靥犹带三分稚气，颊边两具若隐若现的粉红小酒涡，在耳畔吊着的两串价值不斐的翠玉耳坠和雪白颈项间围绕的珍珠项串的交相辉映下，洋溢着灼人的青春，愈发突显出她的娇美可爱。当发觉龙家两姐妹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时，俏脸微红，低垂皓首，慢慢的走过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整个天下能与龙家两姐妹比肩的屈指可数，寥寥无几，而在荆州就只有一位，那就是环秀山庄的大小姐，张丽萍。

“妹妹，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们等了你好久了。”能够说这话的也只有龙灵儿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丫头了，龙灵其实只比张丽萍大了两个时辰，但是她却喜欢叫张丽萍妹妹。

龙家在荆州可以说是一手遮天，龙家家主龙天放，也是龙天香他们的爷爷是荆州刺史，龙香他们的父亲龙熙是一个将军，手里有着驻守荆州的荆州水师三万大军。荆州水师是帝国的四大水师之一。

张家，是荆州武林中影响比较大的江湖家族，环秀山庄在荆州的地位崇高，而且他们和龙家关系密切，张丽萍的一个姐姐是龙天香她们的大嫂。而龙天香则是张丽萍哥哥的未婚妻，明年也是他们成亲的时间。

“什么妹妹，我说过不能叫我妹妹，否则的话我有你好看。”张丽萍不依的对龙灵儿说道。

龙灵儿还没说话，龙天香就上前牵住二女的玉手，笑道：“是什么风把妹妹吹到我们这儿来了？”她却没想到她随便的一句话却引出了龙灵儿和张丽萍的唇枪舌战。

张丽萍回首望着龙灵妩媚的一笑，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眼神，继而向龙天香道：“这姐姐怎么都没想到呢？不就是姐姐的香风吗？”

“姐姐哪儿有妹妹香，就是香风也该是妹妹的才是呀。”龙天香对张丽萍的捉弄已习以为常，也笑着不慌不乱的回了一句。

“香不香可不是你们自己说了算，须得有人鉴定才行，姐姐妹妹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公子好好品味一番，看到底谁更香？”望着龙灵儿那笑吟吟的模样，张丽萍不由暗叫了声厉害，和她说话还真得当心才是，自己本是想捉弄她，没想到却被她抓住了把柄。

“我看你找的公子是因为他已经看上你了，或者你已经看上他了，那么这样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了你这样国色天香的夫人，又怎么看得上其他女子呢？”她张丽萍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儿，多少皇家贵胄，豪门子弟不都在她的应付下相安无事，她那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功夫又岂是假的。

“二位姐姐妹妹可是整个荆州最美丽的女子，姐姐倒也罢了，妹妹你居然说与我这个小丫头相比竟不值一提，那要么是整个天下的人都瞎了眼，要么就是妹妹讥笑姐姐，不知道妹妹是哪种意思？”亏了是龙灵儿，张丽萍心想我怎么就没发现她还有张七巧簧舌，竟还有能将东说成西指马为驴的本领呢？

龙天香看龙灵儿大有得理不饶人的趋势，更何况她那本来就是歪理，遂向二女道：“二位妹妹不要说了，灵儿本来就是心直口快的性子，一时高兴什么都忘了。”

龙天香对张丽萍问道：“妹妹今天来的这么晚，有什么事情吗？”张丽萍平时到这里是非常准时的，今天来这里既然晚了一点，也难怪她的好奇。

“都是父亲不好，如果不是他的话我早就来了。”张丽萍狠狠的说道。“伯父有什么事情吗？”龙天香问道。说到这里龙天香的脸色有点微红，这个伯父也是她以后的公公，每当说到这个伯父的时候她都要想到自己的未婚夫。

“还能够有什么事情？还不是那个什么武林大会的事情，他既然要我去参加什么武林大会，还说，还说……”说到这里张丽萍的一张小脸带红红的，怎么也说不下去了。

“是不是还说要你在那个什么武林大会上找一个夫君啊！”龙灵儿笑眯眯的说道。“啊！你怎么知道。”张丽萍一听之下叫了起来，转头看向龙灵儿，发现龙灵儿正在用戏谑的眼神看向她，这才知道她上龙灵儿的当了，脸色瞬间变的通红。

“嘿嘿，不知道我的好妹妹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夫君啊！能不能说出来让姐姐为你参考一下。”龙灵儿笑道。突然张丽萍脸色一变，对龙灵儿笑道：“你这个小丫头不用担心我，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听说这成武林大会不比以往，还有很多豪门公子参加，我听父亲说伯父他也想让我父亲把你带去，为你选择一个丈夫，所以，嘿嘿，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第一百八十一章 天魔再现（一）

“啊！父亲他怎么可以这样，我是不会同意的，我是不会同意嫁给我不喜欢的人的。”龙灵儿的反映很大，也很激烈。龙天香看着她们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她和她妹妹不一样，自从出生以后她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虽然她的未婚夫见过几次，但是她听说自己的这个未婚夫是一个花花公子，现在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所以龙天香她对自己的这个未婚夫有点失望，但是失望却不能改变她的命运，一想到每次看见他你看自己的你色色的眼神龙天香觉得自己浑身难受，这时他才觉得她的那个大嫂为什么对她说她过的生活是不幸福的了。

“嘿嘿，你不同意能行吗？伯父他们决定的事情你能够改变吗？”张丽萍嘿嘿一笑道。“姐姐，我应该怎么办？姐姐我不想嫁人啊，姐姐。”龙灵儿扑到龙天香怀里哭道。龙天香也只有轻声的安慰她，她能够有什么办法，自己的事情自己都决定不了，何况龙灵儿的事情。

张丽萍看见龙灵儿哭了，也眼睛红红的，虽然她刚才这样说龙灵儿，其实她知道她自己的命运不比龙灵儿好，也许还会比龙灵儿好。所以她越想眼睛越红，到最后也抱着龙天香哭了。

李云龙带着蓝冰月和雷秘两人第二天去会合他的那些女人们，但是由于相差一天时间，所以不是很快能够赶上的，李云龙他们赶了一上午的路，肚子也饿了，于是找了个小镇，准备吃点东西。这个小镇非常小，只有一家店，他们一进店就看见一个小二走过来说道：“三位要点什么，小王我马上给你们去做。”李云龙拍拍那个店小二道：“兄弟，你就是小王啊？”李云龙这时觉得这店有点奇怪，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很热闹，但是现在既然在这里吃饭的人不多。于是他想到了和这个小二套近乎，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那个店小二道：“正是，小的姓王，排七，一般人家都叫小王，不知少爷有什么吩咐？”李云龙笑道：“不是有吩咐，给我们来几个小菜就可以了。这几百两银子你就拿去喝酒。”说完就进了一间厢房。

饭菜上来以后李云龙叫小二坐，然后为他斟了一杯酒递了过去，道：“小王兄弟，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只是你的豪爽很是值得我们

兄弟攀交。来，先喝点酒，等一下我叫你去做一件事情。”

那个小二小王也不客气，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李云龙大声道：“好，王兄弟果然够爽快。”小王道：“这位少爷，现在我酒也喝了，说吧你们有什么事要我办，或者有什么话要问我。”

李云龙道：“在下李龙，此人乃下在的兄弟雷秘，这位是我的夫人蓝冰月，王兄弟以后可以称我们二人为兄弟姐妹什么的，不要什么公子少爷的，听了也让我们哥俩难听。好吗？”小王拿起酒壶给几人各倒了一杯，然后举起杯子道：“好，小弟王七今天就见过三位大哥大姐了，请三位大哥大姐干了这杯。”李云龙、蓝冰月、雷秘也是爽快的干了一杯。

四人一翻豪饮之后，李云龙问道：“王兄弟，你们此店老板平时在这里名声如何？”王七道：“我们老板刘大，此人在这里名声可以说是恶惯满盈，仗着自己的老表弟在衙门当差，平时就横欺乡里，兄弟本是几天前就不想在此干了，只是不做这又没饭吃，真是为难啊！”

“好，兄弟果然是条是汉子，为兄在此问一句，你想不想发财？”李云龙可以说是单刀直入地问。一般做小二的人总是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做老板，现在他留下这个王七喝酒就是想引人出来，因为他猜想这里可以有天魔宫的人。

“啊？李大哥，你说什么。发财，我想这个世上人没有不想的吧？”王七开始一阵愣神，以为李云龙在说什么，但是马上就回过神来。李云龙道：“如果此酒楼给你打理，你会如此办？”

王七苦笑了一下，“这是个梦，我从小就想有天能成为一个酒楼的老板，可是十七年来还是一个店小二，所以只是在梦里想过，现在李大哥问起倒也不知如何答起。”李云龙笑道：“如果我们能将你成为这酒楼的老板，那就不是梦了，说一下吧，你会如何打算？”

王七虽然知道李云龙财大气粗，完全可以将这间酒楼卖下来，但是像他们的江湖豪客哪会如此的啊，可是见李云龙的说话的语不像开玩笑，就正色道：“怎样打理我也没有想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一定不像现在刘大一样欺霸乡里。”(手机阅读ＳdXsw.com)

李云龙笑道：“好，兄弟就是要你这句话，放心吧，这间酒楼明天就是你的了。”王七这时相信李云龙神通广大，因为从他自信的表情看

来，在他眼中没有什么事是办不来的，于是道：“兄弟如有此天，一定不会忘记大哥今天的大恩的。”又是一翻大饮。

蓝冰月这时疑惑的看了李云龙一眼，不知道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几人正在谈笑聊的时候，这时从门外又走一个人来，脚步轻浮，气息浑浑，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一听就知是个肥大无比的人到来。果然，两人抬眼一看，大约四十来岁，挺着一个大肚大摇大摆地出现众人现面前，只见此人肥头大耳，双耳咪成一条线一样。

王七见到此人习惯地站起身相迎，那个中年人对王七大声喝道：“你他妈的嗅小子，竟然来此偷懒，是不是想滚蛋了，哼？”王七忙道：“不是，只是这位公子想要小的陪着喝酒而已。”

“滚出去，哪有小二陪客人喝酒的啊？”看来此位肥头大脑的仁猪就是王七口中的刘大了，也就是此店的老板了。

李云龙和蓝冰月听见此人果然是一副恶霸的嘴脸，李云龙把脸一沉，雷秘道：“哪里来的野狗啊，竟然来此乱吠，……”蓝冰月在一旁听雷秘如此说就猛笑。

刘大这时将脸转向雷秘，马上换过一种表情，因为他知道李云龙这样的人是难得一遇的大财主，听那些店小二说出手的小费就是几百两，于是就跑来一观究竟，想不到竟然撞上王七在此偷懒，于是就将那些老板的威风撒得淋漓尽致，可是听到雷秘将自己比作野狗，也不怒，讨好道：“是啊，这个店小二是只野狗，望三位公子小姐不要见怪？一阵我一定将他骂个透顶的。”他将雷秘话拨向王七。

李云龙听他这样说就更加恼怒，心想此人竟然可以和小人划上等号。雷秘想不到自己的一话竟然变成骂自己主人的兄弟，就道：“老子是说你啊，大野猪，真是笨死了。”

这个刘大焉会不知雷秘是在骂自己，但是他这个见钱眼开的小人却将这些话付于一流，现在又听雷秘这样说，就算是再势利小人也会是大怒的，更何况是刘大这样的小人，于是他就不顾后果骂道：“你他妈的哪来的狗杂种，竟敢在老子的地头撒野，是不是不想活了。”

好。李云龙在心里暗赞小七的点火这话，他知道只要将这只大猪惹火了，就有好戏看了。雷秘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喝酒大声道：“唔，

好酒，王兄弟，快来陪你哥喝上几杯。”王七听完就不怕死的来到雷秘面前，拿起酒杯也是一饮而尽，丝毫不将那个刘大放在眼内，应该是当那个刘大不存在才对。

刘大更是火恼，因为在这里一向是他说了算，哪轮到雷秘对他的伙计呼来喝去，而那个该死的王七也竟然如此背他的意，于是伸出大手将王七从椅上扯起，身材身单薄的王七自然是被他一扯而起。刘大又伸另一只手贯上力就要往王七的身上抡去……

在的面前敢如此动武，看来这个刘大是不想活的了。雷秘想不到刘大竟然将他的新兄弟这样扯起身，还想抡起肥大多油的猪手想行恶，将手上的酒杯向刘大掷去，那个刘大马上就像杀猪一样大叫。

刘大痛得哇哇大叫，开始时不明自己的手为何在快抡到王七身上为何不听话的停下来，接着下来就是一阵剧痛，见到这只手腕上已经被一个酒杯击中，虽然没有流血，但是那种痛真是可到了入心入骨了，这是他自己看来的。

雷秘虽然已经达到了地榜高手，但是现在也很不明自己只是将手上酒杯轻轻掷过去，刘大为何如此像杀猪一样大叫，于是双眼看着刘大，看看他后一步是如何反应。刘大也不让雷秘失望，大声道：“小子，不要仗着一点武功就来此风光，你可知这里的知府可是老子的老表弟吗？”

雷秘笑道：“哼，这里的知府是你老表弟，老子还是当今公主的朋友呢？”旁边的李云龙没有说话，一直来他只是喝酒看着雷秘和刘大两人的表演，刘大的鬼叫当然也被他看到，李云龙现在从心里有点担心这个刘大并非一般之人，虽然他尽力掩饰自己的不会武功，但是就是从他的大叫之中给李云龙看出一点东西，刘大的被击中的右手，肥如水桶，大如树枝，雷秘只是轻轻一掷，用上小小的内劲来阻止刘大的右抡落王七的身上，可是刘大为何如此大叫，这不禁让李云龙发现。如果刘大的不是一般之人，又是何人呢？难道刚才进来时的想法对了？

刘大听雷秘说当今公主是他朋友，不禁一愣，很快又回过神来，道：“你***，什么当今公主是你朋友啊，你知当今公主是谁吗？她会和你这种莽夫相识，真是好笑。”说话间已经放开了王七的衣襟，静静退开雷秘有半丈之遥。

第一百八十二章 天魔再现（二）

雷秘道："刘老板，我们也不是来此找渣的，只是想你帮我们合作做一件事。""可笑了，说一下让老子听听。""你的酒楼值多少钱？""大约值一万两，这还没有计人员物资呢？"

"你可知我是谁吗？竟敢在老子面前说假话，你这间破酒楼会值一万两，老子看只值二千两，这样吧，老子出三千两将你的酒楼卖下来，你明天可以滚蛋了，如何？"雷秘在两河还是出名的商业专家，后来家道中落而行走江湖的，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这间酒楼并不值三千两，他现如此开大口，莫非是开天杀价，等着刘大落地还钱而已。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嘿嘿，现在做为李云龙的下人，刚才李云龙说的虽然他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他都必须做好。

"你他娘的，不要仗着有几个嗅钱就来此摆威风，老子也不是什么好欺的。"刘大是万万不敢将此酒楼卖出去的，因为就算他卖出去了，应该也没有几日命了。李云龙这时开口道："刘老板，我们也就打开天窗说话吧！"然后一顿，声音换成严厉语气，"你的暮后老板是谁？"

蓝冰月听李云龙这样说，神情大震，他知道李云龙说此话并非是随便说来，他一定是从刘大的身上看到一些不易察觉的事来，于是全神戒备，因为如果刘大真是像李云龙说的那样是，他一定是个高手，而且是个高手中高手。

刘大的神情也是一震，但是他很快就灰复平静，还是一样的声音道："小子，你说什么暮后老板啊，他娘的，老子不明你在说什么呢？"他心里想不明自己哪里露出破绽让李云龙给看穿了，现在只能当李云龙是一时的乱说话，强作镇定。

李云龙冷然道："哼，你的行动简直就是有如三岁的小孩子玩泥沙，也敢拿出来骗老子，现在最好就是自己说出来，要不等一下用老子的方法叫你开口就不是那么好受的了。"

刘大这时全身一抖，神色之间已换成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朗声笑道："哈…哈…，李云果然不凡啊？竟然能从老子的动作就能看出来。"

其实李云龙也不是真的敢肯定这个刘大是个武林高手，因为他的装扮实在是与普能的商人无什么区别，一样的为利是图，一样的身材，一样的嘴脸，一样……他这样说无非是*三分运气，六分猜估，再有一分肯定而已，想不到刘大真是个的大人物呢？雷秘马上跳起身，长剑出鞘，剑尖直指刘大，一场大斗又是在所难免。蓝冰月也向李云龙身边**。但是没有丝毫没有害怕之情，反而有一丝兴奋，看着场中的两人。

刘大见雷秘已经长剑出鞘丝毫没有惊怒的之意，继续大笑道："江湖上说雷公子轻功一流，剑术非凡，想不到也是个如此莽撞的武夫。"

想不到这么快他就连雷秘都知道了，李云龙冷然道："雷秘退下！"雷秘闻言剑尖指地，退后几步，停在李云龙身边。李云龙叫雷秘退下的原因是他从刘大镇静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般的高手，可能在地榜以上，雷秘绝不是他的对手。

雷秘他也知道刘大并不是一般的强，自己对于能否拦截下来是个问题，所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刘大，防止他突起伤人，因为旁边的王七没有一丝武功。

刘大刚在的大叫已经引来很多人，这些人涌入间厢房，个个都是黑衣劲装，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持长剑，站在刘大的身后。

李云龙已经看出这些都是天魔宫的打扮，看来刘大正是这些人的头领，不知刘大在天魔宫是何等身份了，于是道："好，果然是天魔宫的力量，现在已经是火烧眉头了，还敢在此横行？"李云龙的话的意思是现在武林大会的召开已经迫在眉睫了，你们既然还有心情追杀自己。

刘大冷笑道："李小子，你不要狂，一会你就知老子的厉害。"说完一声长啸，声音很是刺耳，直冲云端。

李云龙马上发现不对路，因为他知道这是刘大呼唤同伴的暗语，如果这里只有他和蓝冰月、雷秘三人，就算天魔宫有多少人他们也不会惧怕的，可是身边有一个不会武功的王七。李云龙急道："雷秘，你带王兄弟快突围！"说完也不等雷秘应话，右手长剑出鞘，直指刘大。

刘大见李云龙发现自己召集同伴的信息，身形一闪，避开李云龙的一击，身法之高，和他肥伴的身材一点也不相付，他的身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李云龙也不能做到。刘大闪开李云龙的一击之后，就对

身后的那些人大声喝道：“上，先干掉那个不会武功的王七。”那些已经期待已久的天魔宫众听完，就挺着大刀长剑嗷嗷声扑上来，声势非常之大。(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从他的身法中李云龙想到他是天魔宫的另一个魔，而且武功可能达到天榜之列了。雷秘正想伸手去扶王七的，但是已经慢了，一个手持的长枪的中年汉子的长枪已经将王七林胸口贯穿直盯在墙上，可怜的王七，一声惨啊，今天不知是流年不利还是什么，刚和李云龙这样的大侠客相交，可是相交不到半天时间，自己就已经到地府报到。

雷秘虽然杀过很多人，但是从未见过自己身边的人这么快就给了结了，更何况此人正是刚相识的好兄弟呢，心中大怒，双眼直可以喷出火花来，盯着那个使枪的汉子。

那个使枪的汉子被雷秘盯得直心寒，声音颤抖地道：“不关我事的，是我们的首领叫我先杀这人的？”本是身手不凡的他也不想明为何会怕雷秘的眼神，并日他长枪在手杀人无数，何时惧过对手啊，但是他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刚才为出手那么快，将王七给了结了。

雷秘慢慢将长剑举起，剑尖指着那个使枪的汉子，一字一声的道：“老子如不将你跺成十八段就不是陆小七。”说完长剑急转，剑法狂卷而出，那个使枪汉子跟本就已经被雷秘的气势所震住了，所以只能愣愣的站在原地等死。

李云龙这时也也看见了王七的惨状，心里隐隐作痛，他的死和他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果不是他发现这里不对，用王七引天魔宫的人出来的话有就不会死。

不过李云龙马上收拾好了心情，他看雷秘已经接近疯狂的样子，就大声啊道：“雷秘不要恋战，天魔宫高手已经飞快赶来了，此仇以后再报，快突围出去。”他知道既然这天魔宫的人既然知道他的下落了，那么一定会派出许多高手来杀他的，而且现在这个刘大已经发出信号了，如果现在不走的话等一下天魔宫如果来几个天榜高手的话他们就没有命了。

可是雷秘现在已经被仇恨遮住平日的理智了，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冷静之人，所以对李云龙的话一点听不进去。只见雷秘手中长剑急转，几招听雷剑法的杀着招向那个使枪的汉子，那个汉子刚才还是站在地上的，转眼间已经尸无全体了，叫人分不出他的身体到底分为几

个部分，让人看到的是地上的残肢断脚和满地都是鲜血洒遍整个廂房，直让这些杀人高手们也不习惯。

但是李云龙更是着急，因为自己已经快顾不及了，那个刘大身形之快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出击之处正是旁边的蓝冰月的身上，现在蓝冰月的旁边也有几个高手在围攻他，如果刘大再加进去的话一定会有危险，刘大已经看出蓝冰月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在几个天魔宫高手的攻击下已经虽然不是非常危险了，而且蓝冰月的武功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不过在这个小店里有几个天魔宫高手在他一点多不担心，等一下另外的人达到以后就是他们没命之时，现在只要先拿下那个女人就可以让李云龙有所顾虑，攻人之短，现在在他身上发挥得很是如鱼得水。

刘大面目狰狞地对李云龙道："李小子弃剑吧？你已经没有什么生路的了。"李云龙恨声道："那又未必，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的。"说完他把"龙泉宝剑"拔了出来，当下身形向左边一闪，向他前面拦截的一个人攻去，右手用剑闪电般地在他的膝盖上疾点两下。那人骤然觉得膝盖一麻，庞大急促往前冲的身躯一软，不由自主就跪了下去。李云龙用剑背在他肩上轻轻一敲，那人"扑通"一声又跪下了，然后李云龙往后飘了两步，看着他似笑非笑的，那个嘲讽的眼神把他看得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受到如此羞辱，他怎么咽得下了这口气，低嗥一声，突地腾身跳起来，又向李云龙伟扑去，瞬间已连环攻出了十八剑，李云龙看他形同拼命，也不想再和他玩了，宝剑连扬，旁边的人还没看清楚，只听"当"的一声，场上静止了，只见那个人的剑摔在一边，而人呢，却是手和脚都被李云龙的宝剑齐腕削掉了，现正躺在地上哇哇叫，却怎么也爬不起来。李云龙随即跨步上前，拦在刘大面前。

刘大看着李云龙狞笑一声，说道："你以为你就一定胜得了老夫吗？哼！"刘大早年以"太虚无为功"驰誉武林，进二十年又苦练不息，其功力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当下一言不发，运起真气，虎头大刀劈了过来。

李云龙也知他内力浑厚，是以早已蓄势待发，全神戒备。见他虎头大刀劈了过来，"龙泉宝剑"马上迎了上去，刀剑一接，场中立刻激

起一股强劲的旋涡气流，数丈之内飞沙走石，同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刀剑的碰击声，刺耳欲聋。在场的高手，功力稍差的已被逼退几步。

第一百八十三章 酒楼大战

李云龙的“圣天真气”虽然里面融合了九阴真经，但是还是以至刚至阳刚猛见长，而刘大的“太虚无为功”则以至阴至柔著称。两人这一交手，都用上了八成的功力，双方的力道刚一接上就互相化开，居然谁也未能占得丝毫便宜。

刘大勉强一笑：“果然有些本事，怪不得能够杀老毒。”李云龙狂笑一声，傲然说道：“哈哈，你也不错，可惜你今天死定了。”说完，左掌右剑，全力逼进，一股真气内力由掌中透射而出，接上了刘大的左掌，而宝剑也粘上了刘大的虎头大刀。

刘大见李云龙竟然以内力和自已相搏，心头的震惊就真的是难以名状了，但也不甘示弱，迎了上去。旁边的蓝冰月和雷秘也和众人战在一起，一时间酒店里血流成河。

这边，刘大和李云龙两人一时陷入僵持阶段，谁也不敢松劲。倏然，李云龙灵光一闪，猛然将真气提至十成，头上一条金龙忽地向着刘大袭去，刘大猛吃一惊，也是将真气一提，狂退了数步。

在这瞬间即逝的机会前，李云龙怎么会给他溜掉呢，当即双肩一晃，平地拔升两丈余高，大喝一声：“天龙现身！”“龙泉宝剑”发出隐隐龙吟之声，撕裂空气，带着一道墨绿色的剑芒，向着刘大卷去。

刘大先被李云龙发出的金龙吓了一跳，现又见“龙泉宝剑”发出龙吟之声，带着一道墨绿色的剑芒向着自已卷来，早已是肝胆皆裂，顾不得内腑被震得翻腾不已，下意识地举起虎头大刀往上一架。

“当”，“啊……”地一声凄厉的喊声响起。“龙泉宝剑”在劈断刘大的虎头大刀后去势不减，将刘大从肩膀右侧向下劈成两截。刘大的一只手背就没了，而且当场重伤昏迷。

李云龙看了看旁边的蓝冰月，现在蓝冰月在三个天魔宫高手的围攻下一点也没有危险，但是虽然蓝冰月已经达到天榜水平，但是也只有天榜一界，面对几个天魔宫的高手围攻时间长了也非常吃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天魔宫的众人马上就要向这里而来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而且刚才已经把刘大打成重伤了，算是已经给

王七报仇了，虽然和王七称兄道弟，但是对于王七的感情在李云龙心里没有多深。

“冰月，雷秘，现在不是杀他们的时候，我们先离开这里。”说完李云龙就向蓝冰月身边的人攻去。蓝冰月应了一声，宝剑一抖，剑光闪烁，向她身边的众人发起猛烈的攻击，然后后退到李云龙身边。

而雷秘已经在几个一流高手的围攻下身受几处伤痕了，身上痛楚使他从仇恨中理出一丝应有的理智，现在听得李云龙这样说，就长剑一愰，退到李云龙身边，抹了一把脸上汗水，恨恨地道：“他娘的，竟然敢在老子面前如此杀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天魔宫众人见蓝冰月、雷秘退开，也没有追上来，还退出这个房呢，李云龙又马上发觉不妥，于是急忙对蓝冰月和雷秘道：“快冲出去，贼子要用火攻了。”话音刚落，几支火箭呼啸而入。

原来早已埋伏在外面的天魔宫众人见里面的天魔宫高手已经退出，就马上施放点上火油的箭，要将李云龙等人活生生烧死，计谋之毒，当真是举世无双。

雷秘正想仗剑冲出去，李云龙拉着他道：“雷秘，你从这个后窗冲出吧！正门让我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开魔教的追踪，而雷秘又已经受伤，就算能冲出去扑杀多几个贼子也是于事无补，最好的法子就是叫他突围出去搬救兵。

雷秘急道：“少爷你先走吧，这里由我来断后。”都怪自己刚才没有听李云龙的话，只顾私自的撕杀，完全忘记了大局，雷秘心里暗骂自己刚才糊涂，现在又听说李云龙要他先走，自己岂不变成了临阵退缩的人，如果少爷在此役中有什么意外，自己又如何向两河联盟的众人交待，如何向赢鲲鹏解释……

李云龙将脸沉下来，冷然道：“这是命令，快去！”李云龙他虽然平时和雷秘打哈哈开玩笑，但是到了生死关头还是有一丝主子的威严的。

雷秘已经泪流满脸，知道以自己的武功留在这里没用，泣声道：“少爷保重了。”说完从窗里跳出去，好在这个厢房刚王七带领时是个临街的，所以雷秘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已经是火海的酒楼……

李云龙看着雷秘的平安离去，嘴角上挂着一丝残忍的微笑，对蓝冰月问道："冰月，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要你离开吗？"蓝冰月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你要我离开我也不会离开的。"

李云龙点点头道："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的，上次我说过无任怎么我们都不分开，况且这次可能也是有惊无险，如果我们这次不能逃出他们的手心的话我就会先杀了你的，因为我不会让你落到他们手上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现在我们夫妻就好好的杀一杀吧！让天魔宫的人知道我们夫妻的厉害。"蓝冰月点点头道，她没有因为李云龙要杀她而愤怒，因为她知道李云龙这样做的爱她的表现。

李云龙冷笑一声，再次将龙泉剑拿到手上，他看见只有门口那个方向还没有火烧到，他知道这里没有被天魔宫射火箭是个陷井，如果自己从门口冲出去，到时一定会万箭齐发的，自己就算再强，也会是变成一头刺谓的，苦笑地摇摇头，看了一上头上方的火海，计上心来。

李云龙一声长啸，左脚将跟前的一具尸体踢向正门的方向，然后双脚一登，长剑卷起一阵狂风，向着头上的屋顶冲上去。这时正是雷秘跳到街上的那一刻，因为只有同一时间才能遮住天魔宫众人的视线。蓝冰月一见李云龙的动作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也跟着李云龙向上冲起。

受了重伤的刘大不顾身上的伤痛正在组织一些人手等着李云龙、蓝冰月、雷秘如何从屋里飞出，他已经暗地下命令，只要门内有什么人影晃动，就是万箭齐发，一定要将李云龙等人尽数灭于此地。当刘大听到李云龙的一声长啸，他知道那一刻就要到来，将他那万一一只手举起，那些天魔宫众人也是换上染上剧毒的利箭，他们虽然知道李云龙百毒不惧，但是这些毒箭为蓝冰月和雷秘准备的。就算李云龙再强也难挡万箭齐发的的场面，到时不管你是百毒不惧还是刀枪不入，也要在他箭下见个真章。

突然房里一具人影闪动，早已跃跃欲试的天魔宫高手将憋足劲的毒箭朝那具人影射去，果然那具人影连叫也没有叫一声，就像一头刺谓一样，全身上下都插满了毒箭，那些天魔宫高手们高兴得不知说什

么好，只有刘大看出事出有因，因为他看见这个具在变成刺谓的尸体还没有变成刺谓之前已经是具尸体了，正想叫众人准备第二轮箭……

但是已经迟了，厢房里顶端好像是被人狂风卷一样，顶上的火，瓦片一阵纷飞，跟着就是两条人影从那里冲出，向着那些正在得意望形的天魔宫众人飞来。

李云龙和蓝冰月在冲出火海的同时，身上确实被那些无情的大火卷起一丝火花，好在他没有什么披风在身上，如果加上披风的话，现在李云龙可能真的变成一头火猪了，他和蓝冰月在冲向那些天魔宫众人的同时，已经伸手将那些火扑灭了，手起剑落，几个离李云龙已经有半尺之远的天魔宫众人从得意的笑声中死得不明不白。

身受重伤的刘大大声道："弓箭手准备，……"李云龙冷眼已经看见那具被他踢出来的尸体，现在都变成了刺谓，虽然那些弓箭手的射箭水平有待提高，但是万箭齐发，可不是那么的好玩，听到刘大又这样说，马上身形一闪，就跃到了刘大身边。

就算天魔宫的众人如何冷血，他们也是有动物之情，何况是顶头上司，于是那些弓箭手没有敢将手里的毒箭再射出来，于是纷纷扔下手上的怒弓，操起刀剑等十八般兵哭，嗷嗷声冲了上来。

李云龙看见万军取帅的法子果然有成效，于是对刘大道："刘大，出兵器吧！老子不杀手无才铁之人。"说完连看不看挥剑就将从身后悄悄摸上来的两个教众劈成几段。

刘大见李云龙谈笑间就砍了自己的两员大将，不顾身上的重伤，左手一扬，只见他的左手上多了一把长剑，如此的架势，在江湖上确不多见。本来李云龙看见过他用刀，但是他的右手已经被他除去了，而且身受重伤，应该没有一战之力了，但是想不到现在他既然用剑，而且是左手剑。

江湖上能同时使一刀一剑的人只有刀剑双君松中谷，此人乃是寒三友之一。李云龙看着眼前的这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心里知道此人一定不是刀剑双君松中谷，看年龄多是松中谷的儿子或是他的弟子了。两河四剑之一松风剑客松小风顾名思义是个用剑高手，此人看来也不是松风剑客松小风了，只有一个可能，此人一定和刀剑双君松中谷有莫大的关联。

李云龙冷然道：“哼，刘大，刀剑双君松中谷是你何人？”“你又是什么身份啊，竟然敢直呼家师的名号？”“老子李云，不说是你啊啦，就算松中谷现在摆在老子有面前，老子也一样敢这样叫他。”

“李云，不要仗着自己杀了我们天魔宫的一魔两鬼就在这里放空口炮，我们黑松堡还没有怕过谁呢？”刘大恶狠狠的看着李云龙说道。

第一百八十四章 黑松堡

黑松堡，江湖三堡之一，地点在兰州，今年的武林大会就在那里进行。

“是吗？老子李云也是没有怕谁呢？”“这次你撞我的手里死定的了。”

“好说，不过你的那一只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哼，刚才我一时大意，现在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刘大冷冷的道。“好说！”李云龙突然道：“黑松堡既然是天魔宫的分支，看来此次武林大会一定是个陷井了。”

刘大听李云龙如此说脸上神色大变，对身边的那些高手道：“此人已经知道我堡的秘密，今天必定要他从此开不了口。”听了他的话李云龙知道他不是天魔宫的五魔之一。不过现在他们的身份也算是天魔宫的人。刘大身边的那几个高手也是点头道：“正是。”

李云龙和刘大说话说了这么久，无非是想雷秘快点去搬些救兵来，他知道自己一人绝非黑松堡等人的敌手，更何还有几个身手也像刘大一样的高手呢。最重要的这里离黑风山不远，黑风山上他新组织的势力应该还没有离开，虽然那里高手不到，但是天魔宫的人不会想到这两河联盟的高手只有这么一点。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是这个意思。而刘大也和李云龙说话是也是等救兵，他知道李云龙绝非等闲之辈，所以只有等及后面赶来的高手才能将李云龙置于死地。

“看来你们天魔宫，哦，应该还有黑松堡，是不是想造反？这次在你们黑松堡召开武林大会是不是想把参加武林大会的江湖人士一网打尽，然后没有这些江湖人士以后你们就挑动各个帝国之间的矛盾，然后让他们发动战争，再你们也可以造反了，到时候紫金帝国这个大陆第一强国就可以让你们天魔宫取而代之了？”李云龙冷冷的看着刘大说道。

刘大脸色一变，眼中精光一闪，吩咐他身边的众人道：“上，全部给我把他们送了。”

蓝冰月也知道刘大等人一定也是在等救兵，于是长剑急转，剑尖指向她身边的一个中年大汉，剑刃颤动，嗡嗡有声，登时将那个中年

大汉的上盘尽数笼罩在剑光之下，正是流月剑法的杀着月流腾空，那个中年大汉想不到蓝冰月连招呼也不打就往自己身上发招招呼，身体一挫，闪身一避就地打滚，样子甚是狼狈，但也堪堪避开这闪电一击。

那人旁边的一个人赞道："好剑法，看来流月宫的剑法你这丫头倒也学到几分火候。"他不为同伴的凶险而担忧，反而赞起蓝冰月的剑法来，看来他也是个冷血的"动物"了。

不过在李云龙听来是非常担心，为什么呢？这个人刚才的话就表示他，或者他后面的天魔宫的人已经知道蓝冰月的师门，或者是身份了。这给蓝冰月带来的是多一份危险。

蓝冰月笑道："好戏还在后头呢？"他知道在她身边的人个个是高手，出手也不留痕迹，心想现在刘大这几人不过是二流的角色，自己单从他们几人的身法就胆胁，如果传出去，我蓝冰月以后还用在江湖上混的。蓝冰月大叫一声道："小的们，你们看招了，姑奶奶今天就要你们天魔宫的杂碎看看姑***本色。"说完长剑长左摆右动，仗着自己独特的轻功围着那几个高手就是猛打。

剑法之道讲究行云流水，任意所为，蓝冰月为人温柔，性格平稳，正合剑意的本质，他所学的流月剑法以及蓝家的世代剑法都在她剑下显得潇洒自在。本来两种剑法是拉不上任何关系的，但是蓝冰月用剑讲究的剑随心动，心随意欲，眼中所看这处正是围攻他的人的要害，几种剑法交换使用，还在其中加个几招自己自创的剑法。

围攻她的人想不到蓝冰月一介女流，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成就，看来这些天来江湖传言并非是空穴来风，自己师兄弟几人现在就在她的剑下没有还手之力。

蓝冰月长剑摆动，对天魔宫高手中其中一个左手有长刀挑开，左掌伸出，她虽不会什么掌法之类，但是此掌贯了半身功力，一掌扫出，倒也有几分泰山压顶之势，那天魔宫高手只能伸出右手长剑横削蓝冰月的如来神掌，但是蓝冰月这掌快电闪，再说他的右手长剑还没有出尽，早就被蓝冰月的宝剑给劈翻了，所以这记掌实实在在的打在他身上。(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那人惨叫一声，身体向后急飞，口中狂奔鲜血，倒在远处的一棵大树边，昏死过去，真是生死未卜。

蓝冰月见自己一招得手，心下暗暗高兴，因为在里面李云龙自己是费了九牛之力才将刘大除去的，无疑几个敌手当中，就要数刘大的修为最为强悍，只要使刘大失去战斗力，其余众人就不足为惧。现在刘大的武功没有发挥不出平常的水平了，所以蓝冰月才这么容易打败另外的几个高手。而且蓝冰月此着算是收获甚丰，但自己也负出一点代价，刘大的几个师弟也不是吃素的，见蓝冰月正在全力抢攻自己的师兄弟，哪能错过如此机会，于是诸多兵器全往蓝冰月身上招呼，虽然蓝冰月在打飞那个高手以后这后尽力回避，还是被一把长刀在她自己的左臂上开了一道口子。

几个黑堡的高手看见刘大的大师兄，也是蓝冰月第一个对付的人惨叫一声就这样横飞去，倒在地上也不能动，看来是死多活少了的，于是个个面面相倾，不如何是好。李云龙见机不可失，一声长啸，只要李云龙发出这声长啸就表明李云龙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光芒，所以在以后的打斗中那些对手当听到李云龙的这声长啸，就开始展开轻功尽力逃走。李云龙手上的龙泉剑本是神兵利器，现在听得主人正在摧动内劲往自己身上加压，所以发出阵阵光芒，闪闪寒光照在那些黑松堡的高手的脸上，直叫人心寒。

“龙泉剑”在内劲的带动下，剑身嗡嗡直响，越响越大声，有如夏日的雷鸣，这些在阳光照耀下的寒光就像是雷鸣前的闪电。龙泉扫过黑松堡的几个高手，那些人只虽然已经感觉到李云龙的这一剑不是非几的一剑，已经开始闪避，但是他们轻功比得上李云龙吗？几声惨叫过后，血肉横飞，那几个中年大汉尽数在李云龙剑下饮血而终。

旁边一直助威呐喊的其它黑松堡的小卒们见到李云龙如鬼般的剑法，正想作哄鸟之散，但是远处几声刀剑相交之声传来，却使得这群惊弓的心态得以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刀剑发出的声音正是堡内高手遥乎相应的手法，他们现在正在向这个方向赶过来。

李云龙也听出这些声音的奇特，他以为这些刀剑相交的声音是赢鲲鹏等人和黑松堡等人打斗的声音，但是想了一下，知道雷秘腿部受伤，所以他肯定雷秘现在一定还没有回到赢鲲鹏等人的地方，加上这些声音听起来很是清脆，只有几声，又从黑松堡的那些失去头头的喽啰的神情可以看来，这几声响一定和黑松堡有着很大的关联。

“龙泉宝剑”得血的滋润，发出阵阵的寒气，李云龙正愁他的长剑不合作，现在龙泉宝剑却发出这样的气息，焉能不喜，秋风落叶瑟瑟之意席卷天地，在有些冷清的阳光下映照着深深的剑气，不禁让人觉得杀气漫延，黑松堡的小卒们虽然知道强缓快到，但是现在也能感觉到李云龙这个杀神凌励的杀气，特别是他手上的长剑，经过鲜血的洗礼在这有些清冷的阳光下更显其饮血的决心。

李云龙的剑意随着“龙泉宝剑”的滚动，跟着那一剑之后的秋风落叶直奔那些已经失去信心的黑松堡的喽啰们……

阵阵微风吹过，有些发冷的初秋气息弥漫着整个天空，点点血雨腥风洒下大地，淡淡的月光下，李云龙就像一尊天神一样，手握宝剑，屹立在大地的一端的。而那些自大的黑松堡的高手们，在剑下所剩何人，地下只有一幕地狱般的修罗场，片片痛苦的呻吟增添的阴深。

李云龙虽然对那些小卒们手下留情，但是以“龙泉宝剑”这样的神兵利器，以饮血为已任的长剑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听李云龙的指挥，所以剑风扫过那些黑松堡的小卒们时，有些不是很好运的喽啰就受到了“龙泉宝剑”这家伙的屠宰，一些比较好运的就能在李云龙的尽力的避免下留下性命。

李云龙这时看着“龙泉宝剑”，用手擦了一下剑锋上的点点血迹，低低声骂道：“好样的，你这家伙也太酷了吧！不过真是他娘的爽，以后我就用你征服天下。”

“龙泉宝剑”好像能听到李云龙的话一样，以出出阵阵低吟，宛如是在向主人保证，李云龙将长剑插入剑鞘，来到蓝冰月身边伸出手在蓝冰月的左手上伤口包扎了一下，封住伤口周边的穴道以减缓身体上过多的“水份”流失，道：“冰月，你没事吧！黑松堡的高手真不是纸糊的，竟然有如此高明的决策者，又有如此狠毒的手段。”他在包扎伤口时想了一下事情的来胧，知道刚才的事情并不表面上的那么简单，能想到火攻的计策更是妙着连连，要不是自己头脑还算转得快，不是被他们烧成黑碳也被门外埋伏高手的乱箭射成刺猬了。

“没事，只是不知道这会不会留下伤痕？”蓝冰月有些担心的问道，虽然现在她伤在手背上，但是作为女孩子她不想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任何的伤痕，因为这样就破坏了她身体的完美。

“放心，这是小伤，应该不会留下伤痕的。着说就是留下了也没有人知道。”李云龙安慰道，“不过想不到天魔宫和黑松堡的众人这么快赶来了。”

第一百八十五章 七杀魔星

李云龙知道正往这个方向的赶来的天魔宫的人一定比刘大等人不会差多少，可能还在其之上呢，从刚才发出刀剑相撞的声音就可以听出此的内力的修为，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来到，但是不难想像此人一定在轻身功夫上很差劲，内力一定很高。

李云龙现在坐在一棵大树下等着这群黑松堡的高手到来，看着眼前酒楼的雄雄大火，他不是不想和两河联盟的众人或者飞凤卫她们会合，而是现在最需要的体息，刚才发动那气势磅礴的两剑时确实是损了不少内力，现在趁着这个空隙休息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再说算来雷秘也快将这里的消息带回去了，相信现在这两河联盟的人正在快马加鞭地往这里赶来呢?

刚算是缓过大气，一个声音就从一幅烂墙的角落里响起："小子，这些人都是你干掉的？"声音比起阎罗王的台前的黑白无常还阴沉可怕。

李云龙和蓝冰月顺着声音抬起着，将目光递过去，只见这个方向没有任何东西，只有夜风吹起的树枝的摇摆以及旁边大大火的燃烧声，他知道这个声音并不是无白空来，而是此人一定已经到了周围，不然……

李云龙吸了一口冷气道："好说，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呢？在下李云已经将这些暗算小贼子就地正法了。"李云龙说完还是不信这个地方会有人，所以眼睛在四周猛打转。他现在心里很奇怪，按道理按照他的武功如果有人来了他不应该没有发现才对，但是现在这个人既然来了怎么会没有被他发现呢？想到这里李云龙觉得自己有点恐惧。

李云龙看了蓝冰月一眼，发现蓝冰月也在震惊的看着他，想来蓝冰月也想到了按照他的武功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到来的事情。

这时那个声音又好像从地下传来，只听得，"小子，你不用再找了，你得罪了天魔宫，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

李云龙这人从来不受硬的一套，更何况他现在火正在头上烧呢。四周找不到这个发音的人所以硬起头皮大声道："老匹夫，有种的就滚出来和老子光明正大干上一场，现在像个娘们一样躲在暗地里乱发疯

话，算哪门狗雄啊！！”他知道此人的声音虽然有点阴深，但很苍老所以觉得叫那个人做老匹夫已算是万分“尊重”了，他也知道此人一定不是什么英雄，要不早就光明正大地出来明枪光刀的开场了，所以大叫此人为狗雄。

“嘿…嘿…”那个声音干笑几声，声音继续还是一样的苍老、阴深可怕。“小子，现在不要大放空头炮，一阵儿有你好受的，嘿…嘿…”，声音越来越可怕。

李云龙突然想起，他知道此人现在一定不在身边，他使用的是千里传音的一种，将声音通过丹田之气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当然使用这种千里传音需要很强的内力才能办到。李云龙知道按照自己的武功平时自己也能够做到，只是刚才一时紧张忘记了而已，想到自己被人耍了一回心中大怒。

只见他一拍大腿，小声道：“他妈妈的，竟将老子当成白痴，真他妈的不相活了。”只要能想起来，自然少不了一番嗅骂了，要不他前世就不是在市井长大的李云龙了。现在他的小声几句，自然不会让那个躲在暗处的人听到了。

果然，那个发音之人没有听到李云龙的回话，良久没有出声，所以……

李云龙既然了解了一切就会有所准备，他知道发声之人是个内功高手，一阵难免少不了一场生死之战，所以现在很“认命”的坐在那棵大树下休养。

时间又过了一段，那个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对李云龙和蓝冰月的“骚扰”，而李云龙和蓝冰月更是理都不理，听着火烧的“啪、啪”声，抬头望天，看着天天的同意，或者想着……至于想着什么，嘿嘿，李云龙一定是想着他的美女们，而蓝冰月那就不知道了，所谓女人心海底针，男人是永远不会知道女人会想些什么的。

突然，李云龙听到十几丈外有一阵微弱的声响，他猛回地头来，远处的一棵大树在黑夜的掩护下，树枝正在轻微摆动，他知道那一切将要来临。

于是全身戒备，右手按在“龙泉宝剑”的剑柄上，如临大敌，他知道即将到来的大战可能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大战之一，因为这场大战关系的他和蓝冰月的生死，所以他必须赢，否则的他的生命，他的理想

都将在这里失去，他不想这里，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女在等着他呢?

李云龙大声道："出来吧，老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妈妈的，你们要交代后事也要快点啊，老子干掉了你们还等着回去揽老婆呢？"

还是刚才的那把声音："哼，果然不出我所料，这里的废物已经损失过半了。"话间刚落，在李云龙的四周响起跳落声，七个人将李云龙围在中间。

除了站在李云龙正面的那个人还算离得远一点之外，其他七人就算说是离李云龙和蓝冰月只有几丈之遥了，但是八人的眼睛不是盯着李云龙身上，而是看着地下那些正在呻吟的小喽啰们。

李云龙看着离自己身边最近和七人就是火起，因为，这七人衣着黑色，头蒙黑布巾，兵器不一，三把长剑，两把长刀，一支血红色的长枪，还有一个人空手而立，将双手放在两腰间。正是根本晨月以前给他介绍的七杀魔星。看来这次天魔宫出动大手比了。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更何况像李云龙这样的爱恨分明的的热血青年。李云龙大声笑道："真是想不到啊！对付我李云这个无名小辈既然动用了天魔宫的七杀魔星，我李云真是感到非常荣幸，哈…哈…"，笑声冲天，直飞云宵。

那个站在李云龙正面的人冷笑一声道："李小子，这些真是你们杀的？"看来他不是很相信李云龙和蓝冰月的"成就"，据他所知，刘大师兄弟几人在黑松堡内虽算不上一等一的高手，但是身手也不弱，可是现在几人除了刘大昏死在地上之外，其他几人全都分散在四方，死了不但只，还连全尸也拼不上呢。

李云龙从笑声中停下来道："好说，老子只不是将这些人尽早送到西天去享福而已，如果你和他们是亲朋戚友的话，不用代他们向老子说谢的，因为这是老子应该做的。"

那个人虽然也是蒙住脸，但是听到李云龙这样的话，身体勣抖面发寒气，就算李云龙离他有十余丈也能感觉到。只听得那个人道："好！好！好！李云，好样的！"所说的三个"好"字，语气凌厉。

李云龙又道："你们不要再蒙面了，老子早就知道你们天魔宫和黑松堡真正的身份了，黑松堡的杂碎能有什么手段啊，老子已经领教过

多次了，所以今天你们天魔宫有什么新玩意尽往少爷我身上招呼就行了，要是我皱一下眉头就不是李云。”哈哈，本来就不叫李云，就是等一下反悔也没关系，大不了以后不用李云这个名字就是了。

那个人首先抽出长剑其余七人见那个人抽剑了，于是纷纷拔出自己的兵器，向李云龙和蓝冰月围了上来。

李云龙虽然没有见识过七杀魔星的厉害了，而且他们从来自己身边就一直没有出过声响，所以不感肯定这七人是否是天魔宫的七杀魔星的那七人，因为他除了在兵器上认出这七人的身份之外，对其他的一切就是一无所知了。因为他要想办法等一下破解此七人的刀光剑影网了。

于是，李云龙将“龙泉宝剑”慢慢抽出来，剑锋和剑鞘的摩擦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那个站在远点人的把手一挥，使长鞭的黑衣人和使长枪的一左一右向李云龙攻来，三把长剑直取李云龙的上三路，两把长刀直硬劈李云龙的下两路。当真是下手不留情，七人一起对李云龙这样的后生晚辈，还要采用人海战术，当真是难以想像。不过他们好象忘记了旁边的蓝冰月，但是他们真的忘记了吗?

不，他们没有忘记，就在这七杀魔星攻击李云龙的时候，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身穿红袍的老者，看着蓝冰月淫笑不已，另外一个是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英俊的脸上，闪动着一丝浅浅的邪异，微扬的嘴角也隐露出一丝的淫荡笑意，双眼神光隐现，看来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他看着蓝冰月道：“美女，我看你还是跟着我们走算了，你身边的小白脸现在自身难保，而你一个人怎么会是我师傅淫魔和我的对手呢？”原来这两人一个是天魔宫五魔之一的淫魔，一个是他的徒弟。传说这个淫魔上过的女人中有少女，**，贵妇等多种女人，而且每个女子最后都被他折磨而死，无任是江湖人，还是那些士人都对他十分的惧怕。

蓝冰月脸色铁清，怒喝一声，“找死。”就冲上前去和他们战的一起，但是由于蓝冰月的愤怒已经让她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她的武功不能发挥发它应有的水平，而淫魔师徒两人在蓝冰月的攻击下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同时嘴里还发出各种污言秽语来羞辱蓝冰月，让蓝冰月更加火气上冒。

但是这不仅仅的蓝冰月火气上冒，就连和七杀魔星战斗的李云龙也勃然大怒，蓝冰月是他的女人，他最容不得别人对她的侮辱。但是同时他也知道现在愤怒是没有用的，现在最重要的先解决他们，或者是把时间拖延到援军的达到。

于是李云龙就传声给蓝冰月道：“冰月，不要去听他们的，他们的撩乱你的心神，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你一定会变他们拿下的，到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危险了，现在就让他们得意一下，以后再让他们好看。”

第一百八十六章 天魔少主

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蓝冰月稍微冷静了一下，蓝冰月她不是一个笨蛋，相反她非常聪明，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虽然还是愤怒无比，但是为了大局她还是忍了，不过在攻击淫魔他们的时候剑法更加凶狠。

一时间，一片刀光剑影在李云龙和蓝冰月四周转，在李云龙那边一个由鞭、枪、刀和剑组成的兵器网对着我们的李云龙小王爷直压过去。

李云龙已经从那七人的手段看出这七人就是天魔宫的七杀魔星，正想多说一声，但是已经轮不到他再多说了。只见眼前的长鞭抢先攻到，于是长剑一挥，捌开长鞭的来势，再顺手留情的将其送到慢一点扑上的长枪上，长鞭经过李云龙的挑摆丝毫不理其主人的奋力挥动，竟然和那支长枪缠在一起，它们缠在一起还算了，但是它们竟不争气地和随后赶到的六把长剑、长刀扭在一起，这个刀影剑网被李云龙轻微淡写、神情悠闲地化解了。

天魔宫的七杀魔星个个面面相视，不相信以往配合默契的攻势会坏在自己人的破坏下。

李云龙哈哈大笑道："有意思，天魔宫的高手果然有意思啊，想不到你们七只怪物也有此等心情开玩笑。"

那个站在远一点的黑衣人更是火恼，李云龙能一招就化解了七杀魔星的攻势，如果传出江湖天魔宫的还用混的吗？更何况七杀魔星现在每个都接近天榜水平，现在却……真是不敢去想像。

李云龙笑咪咪的看着面面相倾的七个黑松怪物，道："他***，你们这些天魔宫的七杀魔星也不过如此，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完作势要摆出进攻的样子，其实李云龙心里最清楚，七杀魔星焉会如此不堪一击呢，只是李云龙趁着他们刚开始发动时就来个后发制人而已，加上这些黑衣人看见地下有如修罗场的场面，当然会有点心惊了，刚才的贸然出手被李云龙抓到把柄。

站在远一点的黑衣应该是此些人中的领军人物了，见李云龙手中的长剑微微挑起，就道："小子，想死吧，让老夫送你到西方极乐吧！"说完大踏少上前。

转眼间，那个黑衣人已经冲到李云龙根前，同时手里也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深冷的气息透着寒气，虽然现在是阳光充足的白天，确有种让心寒的感觉。

李云龙见这个黑衣来到跟前，于是长剑直取这个黑衣人的面门，口里还大叫道："哼，老匹夫，你想死吗？如果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少爷我就将你送到西天去。"说完，长剑急转。

"刷刷刷刷"四剑，向那个黑衣人的胸、腹、腰、肩四处连刺，那个黑衣人长剑一挥，纵身一跳轻易避开李云龙的四剑，口里赞道："小子，剑法不错嘛，只是太嫩了点。"

李云龙轻笑一声道："是吗？"刚才四剑完全是试探性的进攻，因为他要试一下这个黑衣的轻功如何的同时，还要担心旁边那七个七杀魔星的进攻。经过这四剑，从那个黑衣人的剑法和轻功可以看出，此人一定是个高手中的高手，应该和自己应该是同一个档次，甚至更高。

李云龙再一次长剑急挥，一招龙月腾空，剑尖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度直取黑衣人的眉心，那个黑衣人纵身一跳，跃起几丈高，李云龙手中的长剑顺势从胸前向上拖起风吹腰摆跟着黑衣人而飘摆，剑势优美。

这两招可以说是将那个黑衣人逼得手忙脚跳，不要说反击，就是避开也要使尽他的生平所能，气得他将手中的长剑硬生生的对着李云龙的"龙泉宝剑"对砍上去，两人一个在空中，一个在地下，空中的黑衣人完全是*口中的气息来支持，而站在地下的李云龙却以逸待劳，见黑衣人想和自己的剑硬碰，眼睛一转，脚下急挫，闪身避开。

本是以着李云龙今时的内劲完全可以和黑衣人对砍的，再加上"龙泉宝剑"这样的神兵利器，以李云龙的聪明自然会想到啦，但是他现在却放弃这个削断对方长剑的机会，真是令人想不明。其实，李云龙知道黑衣人现在在空中已经无力再支撑不下地的了，他想和自己的对硬碰无非是借着一丝之力再次升空而已。大家还记得李云龙在南阳城外的对阵吧，当时李云龙也有过此种际遇，他是*自己的掌力扫过地面而从重新升空的，但是现在的黑衣人不知有没有李云龙当时的神勇了。

那个黑衣见李云龙快速避开自己的长剑，暗暗叫苦，自己身在空中脚无借力，现在又是头朝下，脚朝天，眼看就要来个脸朝地的了，

毕竟这个黑衣人是个武林大高手，对眼前的景像虽有一时的迷惘，但他也能在电光火石之间回过神来想到对策，只见他将手中的长剑向地一支，长剑受力被压得弯弯的，黑衣人的身体一阵急落，一个跟头就已经从新站起来了。

李云龙又不是傻子，他放过削断黑衣人长剑的机会就是等现在的时机，因为他知道黑衣一定会避得开跌下地的的险境，但也是要有一阵手忙脚乱，而自己就趁着黑衣人手忙脚乱的时候冲前将之扑杀。现在李云龙自见黑衣人正站直身子，于是一个个急冲，长剑吐出冷冷的寒光向着黑衣人直奔而去。

那个黑衣人正在为自己的头脑灵活扬扬得意，但是他现在听到脑后一阵风声，知道这世人这是这么完了，已经来不及闪避了。

李云龙实在太快了，人快，他的剑更快，但是有一个因素李云龙忽略了，就是七杀魔星。

七杀魔星见到李云龙这种快如电闪的进攻，从刚才面面相倾中回过神来，但是看到李云龙正在向自己的主子这样杀去，于是七人个个不约而同的向李云龙发出自己的最猛一招，力求将主人救出险境。(手机阅读sdχsψ。com）

李云龙的长剑快到黑衣人的后心了，但是七杀魔星的几种兵器也快招呼到自己的身了，如果自己一定要年杀这个黑衣人一定可以做到，但是自己也有负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七杀魔星也不吃素的。于是在无奈中抽剑回身狂扫，口里大骂道：“贼他娘的，这次是你好运，下次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那个黑衣人已经在七杀魔星抢攻下脱过险来，转过身来，从他的额上可以看到他的蒙面黑布上被水份紧贴有面上，惊啊，在生死一线上，能避过李云龙的一剑，真是险呢。这时他声音有点失去刚才的阴深，转而的是一有点皲抖了，不再是苍老的音喉了，而是一把很年轻的，“哼，姓李的，不要太嚣张了。”

“你是谁？”李云龙冷冷的问道。“在下天魔宫少主薄近尘。”薄近尘哈哈一笑，伸手将面的黑布扯下，道：“姓李的，你杀了我们天魔宫的人，现在就要你负出一定的代价了。”

原来是天魔宫少主，怪不得有七杀魔星在身边，李云龙冷然道：“薄大公子，不要口硬，刚才要不是老子手下留点情，你现在还有

机会说话吗？”薄近尘哼了一声，“……”

李云龙笑道：“怎么了，还有什么东西现在就使出来。另外告诉我所谓天魔宫的秘密怎么样？”可是薄近尘理都不理李云龙，对那身边的七杀魔星下令道：“此人知道我天魔宫的太多秘密了，一定不要让看到明天的太阳。另外那个女人国我留下，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享受享受。”

那七个黑衣人齐声道：“是，少主，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拿下他的。”薄近尘想到如果不是你们这些人武功不错我早就不用你们了，如果自己的那些所谓的魔法师训练完成了的话你们几个还能够在我身边？想到那些魔法师薄近尘露出了笑意，在这个大陆上应该还没有这些东西出现吧！到时候一定会让天下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他们找上门来自己也不知道还有这样神奇的东西，也不会知道除了这个大陆以外还有魔法大陆，想到等武林大会召开之时，这些所谓的江湖人士就会成为那些魔法师的第一个祭品，除去他们以后天魔宫就要起兵造反，到时候这天下都是我的，那时想用也用不着你们了。口里道：“是那样最好！”然后对李云龙道：“李兄，你我都是各为其主，今日兵容想见，大家都不想，但是你小子实在太让我们费心了，所以你就认命吧！不过你放心，你的女人我会好好的照顾的。”

李云龙心中大怒，他很好色，要想把天下的女人都收为己有，同时他很自私，他可以不在意他的女人的过去，但是他容不得任何人拿他的女人说事，如果谁要对他的女人说事，谁就没有好下场，但是他知道现在他不一定能够打败他们，所以虽然现在非常愤怒，但是表面上还是笑道：“好说，你们黑天魔宫的秘密老子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也难怪你们要除我而后快的。”说完，晃了一下手中的长剑，道：“来吧，让老子见识一下七杀魔星真正的能力。”

薄近尘等人想不到李云龙会有如此“气概”，他们都微微一楞，现在在场的情况是好明显的，李云龙他一点优势都没有，而李云龙的女人蓝冰月在淫魔师徒的攻击下虽然没有被打败，但是也只有自保而已。薄近尘对李云龙竖起一个拇指道：“好样的，果然是李云。”说完将拇指向下，竟思很明显了。

李云龙爽朗一笑，对薄近尘的笑意一点不在乎。以李云龙的性格遇到这样取笑他的人一定不会让此人好过，但是现在不是他不在乎，

而是现在没有时间在乎那么多了，因为七杀魔星已经对自己形成围包了。

第一百八十七章 大战魔星

李云龙看着越来越近的七杀魔星，心里就升起一丝想法，这七杀魔星在天魔宫的地位崇高难道是他们是天魔宫宫主的护卫而已？难道还有别的什么？

对于七杀魔星来说，李云龙这几天来在江湖上的威名只不过是因为杀了天魔宫的一魔两鬼而已，但是这一魔两鬼在他们七杀魔星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们也出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过，虽然在江湖上他们七杀魔星只是天魔宫宫主的几个护卫而已，但是真正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而现在李云龙在他们眼里只是浪得虚名而已，他们现在打死也不相信李云龙宛如江湖的传说一样，刚才自己七人被李云龙一招搞到手忙脚乱只不过是一时大意而已，只要他们七杀进入状态，就算李云龙再强、再牛、也逃不过自己等人的围攻。

七杀魔星现在个个手挺兵器将身上几十年修来不易的内力全灌住在手上，力求将李云龙在这次交锋中将他杀得鲜血满身流。他们虽然对自己有心胜的信心，但是也知道李云龙的武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较的，要不如何杀天魔宫的一魔两鬼；如何在青衣楼的围攻做逃出性命……李云龙几天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他们天魔宫的监察视线之内，所以现在七杀魔星对李云龙不敢有一丝大意。

李云龙已经重新被七杀魔星包围了，而薄近尘也在七杀魔星的身后蠢蠢欲动。李云龙看着薄近尘在七杀魔星身后闪闪缩缩，知道他一定是对刚才的夺命之惊还没有回过神来，眉头一转，计上心来，于是手腕一转，“龙泉剑”发出阵阵的低吟，双脚一顿，身如轻燕，直飞而起，当身体觉得确实已经避开七杀魔星的攻击之内时，李云龙轻叫一声道：“姓薄的，小心了！”说完，身在空中，长剑直指天魔宫少主薄近尘。

我们的主人公的这一举动正是对着天魔宫少主薄近尘，因为他知道七杀魔星身后的薄近尘以他的年龄不可能随着七杀魔星一起修练那套攻守自如的阵法的，所谓阵法之道最讲究的就是熟练之道，心意相通之境，而薄近尘乃是天魔宫的少主，平时自然少不对七杀魔星这些

类似下的手下作威作福的，想要和七杀魔星心意相通，简直是比拉一只母猪上树还要难。

李云龙看准目标是薄近尘算得上是精打细算了，薄近尘想不到李云龙这个杀神又是向着自己，当听完李云龙叫声之后，心里当是大怒，于是也大喝一声，“来吧，李小子，看看是你猛还是老子强点。”说完举起长剑向李云龙飞来的身体削去。

李云龙见松涯不退反进，手中的长剑还向自己的削来，冷笑一声，将手上力量灌在“龙泉宝剑”的剑身上，也要向着薄近尘的长剑对砍。

“龙泉宝剑”乃是神兵利器，而薄近尘手中的长剑虽然也是价值不非，但是要和“龙泉宝剑”这个剑道老祖一较高下，那就要问一下“龙泉”了。

“龙泉宝剑”到底是因何而来的李云龙到现在也不清楚，但是李云龙知道这“龙泉宝剑”本身有着很大的秘密，否则的话上次的那个强盗也不会露出吃惊的眼神。

两剑交锋，只听得“咣”的一声响，薄近尘握剑的手上觉得轻了很多，抬眼一看，原来自己的长剑已经含恨而终，齐齐的上了断头台。李云龙身在半空，本想着借着和薄近尘长剑相交之力再次跃起的，但想不到薄近尘的长剑会如此不堪一击。

李云龙只能借势下地，刚下地，就听得背后风声追到，连忙闪身急避的同时还反手一剑，护着背后的要害，他用脚指头也能想到这一定是七杀魔星中的长鞭手和长枪手了，只有他们二人才能仗着长兵器才有如此快的节奏。

李云龙转过身来，正是七杀魔星中长鞭手和长枪手，现在他们二人正在得意扬扬挥动着手中的长兵器呢，李云龙心里一阵冷笑，“笑，现在你们再好笑个够，要不到了地府可就没有机会了。”

就在李云龙的这些念头的电光火石间，三个长剑手和两个长刀手也已经席地冲到近前了，李云龙手挥长剑，唰、唰、唰三剑，三道剑花向着三个长剑手卷过去，再反手两剑逼退两个长刀手的进攻。李云龙总共不十多剑已经化解了七杀魔星的进攻，可谓快如雷击。

七杀魔星的这一次进攻也不是想和李云龙打阵地战，而是见李云龙仗着轻攻之长避开自己七人而去找少主薄近尘的麻烦，这可个大问题，刚才的第一次李云龙能放过松涯他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如果现在这次被李云龙搞出个什么事情来，回到宫里等着他们七人就是“护主不力”的罪名了。

李云龙爽朗一笑道：“七杀魔星，有进步啊，比起刚才快多了。”确实，七杀魔星在天魔宫是和天魔宫宫主那一辈人物，薄近尘平时也要尊称一声师叔，所以七杀魔星在天魔宫的地位还算是非同一般的，他们平时对天魔宫的事务爱理不理，一天到黑就是走在一齐练习阵法。所以在天魔宫的人都以为他们要保护宫主才这样的，但是谁又能够知道在七杀魔星他们身上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那个在七杀魔星中的领头人道：“小子，好戏刚开始呢？怕了吗？你妈个X的，今晚大爷就要将你送到西天了。”李云龙不怒反笑道：“老子看你们的戏就是这么长了吧？你娘个X的，真是不想活了，竟敢在老子面如此骂我的娘亲。”说完龙泉剑法横空出世，他知道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只要自己进攻得狠、准、快，对手就没有进攻之力，只能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

十几个回合下来，李云龙已经围着七杀魔星来攻了，七杀魔星虽然心灵相通，但是现在李云龙以自己的轻功之长对七杀魔星轮番攻击，让他们自顾不及，就更不要讲什么组成阵法了。

李云龙也好像不想让七杀魔星一时间死去似的，就像猫玩老鼠一样，还不时对旁边的松涯递上几剑让他不敢有什么轻举之作。

不过李云龙为什么不用九阴真经里的武功呢？他忘记了吗？不是，因为他有了“龙泉宝剑”和龙泉剑法以后基本上没有用过九阴真经里的武功，但是不是他不想用，而且他知道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他的身份迟早要大白于天下，到时候天下人完全可以把他的几个身份联合在一起，那么他的敌人们完全可以按照他以前所用过的武功来评价他的实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现在他把他的所以武功都用了出来以后，以后要是没有新的武功那么他的敌人完全可以按照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来对付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云龙在以后的多次刺杀和战争中才得以保存自己的性命，否则的话不仅

这个苍茫大陆历史就要改写了，而且就是连魔法大陆，神魔两界的历史都要改写了。

在李云龙手中的龙泉剑法就像大雨滂下的时光，数不清的剑式化成朵朵非常好看的剑花向着七杀魔星照头照面的撒了下去。

现在的七杀魔星就像一只被围困的狮子，看着眼前的美食却不能将之撕开肉片当餐吃，因为李云龙那如风如雨般的攻势让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空有一套可以令天下高手都为之胆寒的阵法，可是……被李云龙快如电闪的剑法招呼在身上，想和同伴结阵简直是比上天还难，各自为战已经有战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更不用说帮近在身边的同伴一把了。他们看见李云龙虽然出剑奇快，但是这个杀神确非常的悠然自在，仿佛现在不是在生死相搏而是在和老友试招玩家家。

李云龙越打越空闲，几十招过后他发觉没有阵法配合的七杀魔星实在差得可以，单打独斗的熊样真是比上几次女人还爽，七杀魔星联手组阵还算可以，要是论到像现在这样的打法，他们……差远了，连一般的天魔宫的人都不如。他还不时向着在一旁想逃走的薄近尘招呼几剑。

“姓薄的，想跑吗？老子还没有和你过招，怕了？”李云龙可以说是用鼻子哼出的声音，那种对李云龙冷潮的局现已经到了最低谷，像薄近尘这样的看着手下这样有如此的险情就想逃跑的主子确实让李云龙从心里看不起，至少也要上前动手一下帮七杀魔星挥上几剑，虽然薄近尘挥上几剑对整个战局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这是做主子应有的念头啊？

不过李云龙似乎不知道薄近尘的想法，在薄近尘的眼里这个七杀魔星虽然是他父亲的护卫，但是也只是他家的下人而已，在他的眼里他们的死活算不了什么，他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七杀魔星的那个领头人已经气喘如牛了，这里他尽力用手中长剑挥开李云龙的剑招，大声道：“少宫主，你快走啊，这里我们师兄弟顶住呢？”虽然薄近尘见险不救，但他们七杀魔星也知道薄近尘也不是李云龙的对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李云龙分神，他们七杀魔星就可以快速组成阵法，那个时候……李云龙……死吧！

李云龙冷笑一声道：“走！他走得了吗，七杀魔星不过如此，你们先顾住自己吧？”那个使长枪的大声道：“姓李，你有种就不要这样

打，有本事让老子们结成阵法再斗过？”

李云龙爽朗一笑道：“哈…哈…，你们当老子傻子啊，让你们结成阵法，老子还没有笨到自己捧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使长鞭的道：“早知你们姓李不是什么好汉了？”

第一百八十八章 再次扬威

一个长刀手也道："是啊，你这个姓李的一看就不知道是一个好人，出行走江湖到现在只是一个只知道玩懦弱的小白脸而已。"

另一个长刀手接着道："是啊，五师兄此话最对了，不过今天我们用心一定打败他，那么他的那些女人们不是没有他了吗？""这不是正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可以把他的女人们找来好好的爱护一下了，到时候我们大家共同享受，保证他们会快乐的死去活来。"另外一个拿刀的说道。

李云龙本来是不吃激将法的，但是现在七杀魔星你一言他一语的将他的女人骂进去，这让他非常不舒服，如果这样给七杀魔星这七只怪物这样骂下，不知道他们会骂出什么来，真是此可忍彼不忍呢?

于是，李云龙长剑一挥，纵身一跃退开几步停止对七杀魔星的进攻，用剑支地冷冷地道："好，七杀魔星，老子知道你们这是击将法，但老子今天就受一次你们的击将，要是今天老子能让你们平安的离开这里，老子的李姓就倒过写。"明知此山藏有猛虎还要深入，但是李云龙艺高人胆大，何时惧过谁啊?

李云龙的声音刚下，一个苍老的声音就传来道："好兄弟，果然不愧是李云啊！"声音在李云龙耳中是那么的陌生。李云龙一时想不到这个发声之人是谁，于是四眼到处打量。

七杀魔星才不理那个苍老的声音是谁呢，他们现在只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七人一打招呼，七杀魔星的阵法已经启动。那个领头的长剑手道："姓李的，想不你小子倒也有几分血性啊！哈…哈…"

李云龙的双眼从四周收回眼神，听得这个长剑手如此说道，就冷冷回道："笑，看是谁笑到最后。"说完抬起右脚一踢"龙泉宝剑"的剑身，"龙泉宝剑"刚才本是有三分之一的剑身插在地下的，现在被李云龙一踢，于是剑身带起一块泥土从地下露出来。

李云龙见剑身带着一块泥土飞起来，手腕一挥，长剑一弹这块泥土，这块泥土马上被打成粉状向七杀魔星劲飞而去。

不要小看这些由泥土变成的粉沫的泥沙，可知李云龙现在内力已经不同凡响，他现用内力将这些泥沙打出不会比一般高手发的暗器差，加上现在七杀魔星都没有注意，七杀魔星能避得过这些“暗器”吗?

但是七杀魔星毕竟修为也是不浅，虽是虽然没有注意，但是他们也听到一阵沙沙的响声，有几个反应快马上跃身避开，可是另外几个却被这些泥沙打个正着。好在李云龙此着并不是为了下杀手，而是听完七杀魔星的言语之后的过激行动。

一个长剑手这时大声嚷道：“李小子，刚才的是什么啊？”可怜的他反应不是很快又站在众人之，竟将李云龙发来的泥沙来个大没收，原先以为是什么暗器之类，但是却没有流血疼痛，所以不明的发出问话。

李云龙这时懒得理这个长剑手了，冷声道：“七杀魔星，出招吧！看看是你们的什么鬼阵法厉害还是老子手中的长剑厉害。”

那个领头的长剑手一声低喝，长鞭手和长枪手手中兵器马上向李云龙所在地方扫到，李云龙闪身一避，三把长刀又轰然劈到，李云龙再一跳，到了最后的三把长剑了，七杀魔星剑法有如松叶之密，那三个长剑手更是把手中的长剑使得滴水不入，李云龙眼见一片看似松针的剑影杀到身前，暗暗打了一个冷颤，心道：“他***，七杀魔星的剑法果然名不虚传啊！要不是老子的轻功还有一点老底，今晚岂不是在此横尸了！”李云龙脚下又是一挫，再次避过三把长剑的困扰。

七杀魔星以为李云龙只是轻功好一点而已，反以加快手中兵器的挥动，这个阵法倒也有几分杀气，李云龙现在真是后悔自己刚才的意气用事了，因为七杀魔星现在就像七只脱缰的野马一样，对自己的横冲直撞，却又不乱阵脚，真是不可想象。

李云龙身上终于在左手臂终于中剑，而且右边小腿中了一剑的伤口虽不是很痛，但是流血量很大，李云龙再一次将自己刚才的“愚蠢”行为骂了几百次，但是于事无补，反而再在右肩被长鞭手抽多一鞭呢?

“他***，老子不发威，你们这七只黑鬼就当是好欺的了，受死吧！”“吧”字刚落，李云龙的伸剑举天，龙泉剑法中的威力最大的一招

用了出来，内力源源涌上剑身，在阳光闪闪的天空下，冷冷的剑气弥漫在整个空间，李云龙酷酷的杀气更是直逼七杀魔星。

这次李云龙第一次用这样的杀招，它的威力自然不同凡响，当年这招被创出来的时候死在这招之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多是一等一的高手。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它发出的时候可以解决比自己强大几倍的敌人，同时用了这一剑以后对自己的伤害非常之大，所以自己出这一招被它的创始人创造出来以后，它的每代传人都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轻易使用。

七杀魔星的领头的长剑手惊问道："小子，这是什么招啊？"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一剑发动之前的可怕了，又感觉到李云龙身上弥漫的杀气，就算他们七杀魔星杀人不眨眼，杀人如割草般的手段也要被眼前的这种形势所欺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李云龙，因为不久的刚才李云龙还在自己七人的围攻下身受几处伤，可是……

那个领头的长剑手以现状况不对，向同伴一打一眼色，七杀魔星久经战阵，心意相通，他们马上将圈子回缩，两个长兵器的二卫在外对李云龙还是如风的般的攻击，但是两个长刀手和三个长剑手已经在内，五人都是单手握兵器，空出另一只手与相近之人的手相握……

李云龙已经完全进入状态，对那个领头人的问题当然不会再答，对眼前攻到身边的长鞭和长枪伸出左掌，混厚的掌风将长鞭和长枪荡开。

伴随着有如雷明般的声音阵阵加强，七杀魔星周围的杀气更是慢慢浓烈。李云龙大喝一声，"龙泉"长剑从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度劈向束势待发的七杀魔星。就算黑七杀魔星如何防守，他们如何攻守自如，李云龙的这一剑也是像一道亮励的劲道直涌而至，七杀魔星一阵惨呼。

李云龙冷冷的收回长剑，看着刚才完美无缺，现在身上伤痕累累的七杀魔星，恨声道："七杀魔星，老子今天给你们这些教训，贼他娘的，骂老子就好了，竟然连老子的老娘都给骂了，想活都很难了。"(手机阅读sdχsψ。com)

他突然想起还有薄近尘等人在这里，心里暗道："薄近尘这人断不能再留他在此世多一时了。"于是四下观望，但是哪里还见到天魔宫少主薄近尘的踪影呢？就连另外的淫魔师徒也不见了，李云龙恨恨的骂

道："薄近尘，这次是你小子跑得快，下次不要让我看见了……"说着骂道突然身上几处剧痛，才想起自己也是受伤不轻，低头苦笑一阵，就开始包扎伤口。

而七杀魔星也乘机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走的没影了。蓝冰月这时脸色红红的来到李云龙身边，显然在刚才的战斗中淫魔师徒的话让她非常羞涩，她恶狠狠的说道："如果再让我看见他们我一定会让他们不得好死。"

李云龙安慰道："放心吧！就是你放过他们，以后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的，哼，敢这样说我女人的人还没有出生呢？此仇不报我誓不无人。"

"夫君，刚才你说的造反是什么意思？"蓝冰月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天魔宫胆大包天，这次武林大会的举办地根本是一个陷阱，他们的目的就是除去那些江湖人士和挑动各个帝国之间的战争，然后他们才可以以他们的力量发动叛乱，谋取天下。"李云龙听了蓝冰月的话以后就把他的猜想说了出来。说着李云龙找了一棵树坐下，毕竟刚才打斗很苦，七杀魔星的那套阵法可不是用来玩家家的，何况在发动那一剑之后李云龙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这一剑可是非常消耗内力和体力的。

就在李云龙在大口大口的吐着闷气和蓝冰月说话的时候，一个很是低沉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这小子马上抽剑在手，心里间暗道："又是一个高手，难道是薄近尘他们这些这个混蛋，可是他们不可能这么不怕死啊，莫非是天魔宫另外的高手……？"

"要是这个是天魔宫的普通高手到还可以，如果是天魔宫的天榜高手就难办了，但是现在这样普通的高手还会来吗？如果是天榜高手的话自己就算在平时也不可能打赢他们，现在……"现在满身伤，内力消耗如此大怎能可以与天榜高手都可一招致致命的高手斗呢？李云龙想到这唯有一阵苦笑。

"死就死吧，老子就算遇这样高手也要和他斗上一场。不过最好能够让蓝冰月平安的离开这里就根好了。"想到这，李云龙又灰复豪气万丈的样子，用剑支地艰难地站起来，对着那发出的声音的地方大声道："在下李云，朋友是哪条道的，请现身一见！"

虽然内力还没有灰复到原来那么强，但是说几句话的力气还是有的，听得李云龙的这几句话字字用丹田之气发出，声音传得老远，在平静的环境里有如突隆响雷。其实他这样受着伤痛的苦处用内力发出是深有其虑的，他知道雷秘带着赢鲲鹏等人也快到了，只要让他们到来，到时高手齐集，自己不要说不用到地府报到，和这个高手斗上一场也未常不可。

第一百八十九章 再见莫光

在李云龙旁边的蓝冰月也发现了有高手接近，但是现在的她和李云龙好了不多少，淫魔虽然只是五魔之一，在天魔宫的地位在七杀魔星之下，但是他的武功不一定比七杀魔星低，相反，如果在单打独斗的时候淫魔比七杀魔星的任何一位都要高强，再加上刚才蓝冰月不能全心应战，所以也受了不小的伤。现在知道有高手接近以后看见李云龙站起来连忙也站起来扶着他。

李云龙“见”字刚落，一个苍老的声音在不远大笑响起，“兄弟，还记得老哥哥吗？”一个单薄的身影从一棵大树上跳了下来。李云龙听声音正是刚才发声的那个苍老声音，于是凝神一看，喜出神来，大声道：“大哥，是你啊，想死小弟了！”

此人是谁呢？此人就是江湖一怪莫光，他应该和冷风在一起，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难道冷风……？

李云龙声音说完，一个身影已经飞到李云龙身前，双手扶着李云龙的双肩，大声道：“好兄弟，几天不见，差点认不来了。”有力而苍老的双肩摇着李云龙的双肩有点异样的痛，因为刚才在肩上才挂了彩呢。

可是现在李云龙顾不得这么多了。既然认出了此人是谁，于是将“龙泉宝剑”收回剑鞘，连忙行礼道：“小弟见过老哥！”

莫光原以为李云龙将支撑身体的长剑收好，会有点力量不支才倒下来，可是到最后原来是在行礼，于是连忙扶起李云龙道：“唉，兄弟，不需行如此大礼！”

李云龙在莫光的扶持下站了起来，道：“老哥，你怎么在这里？冷伯呢？”莫光看着李云龙，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又脚到头看了一次，李云龙不明地问道：“大哥，看什么啊？几天不见难道不认得小弟了吗？”

“*！老子会不认得你，只是你刚才剑法可不是一般的强呢？可又为何身上挂了那么多彩啊？”“什么，你刚才看着小弟打斗啊！”

“是啊，怎样了？”“为何不帮我一把呢？”“你小子这么强需要老子帮吗？”“小弟虽然很强，但是刚才确实是受伤不浅呢，你却这样袖手

不理，真是……”江湖一怪要没有一点怪样能称得上天下第一吗？这小子不能摸透莫光的举动倒是情有可原。

“没有真是的了？来，我们兄弟再次见面，少不了要喝上几杯的？”说完从背上摸出一个酒壶来。“啊…，既然是这么久没有见面，那也不要急着喝酒啊！”李云龙刚才打斗的累还没有透过来，如果又要喝酒可能会死得比较难看呢？

“就是啊！现在夫君他不能喝酒。”蓝冰月也帮助李云龙说道。莫光看着李云龙有点苍白的脸庞关心地道：“兄弟没有事吧？”

李云龙白了莫光一眼道：“你说呢，要是你身上的血给人放掉了那么多，会有好受的吗？***！”

“算了，喝酒以后有的是机会，现在看来是要给你疗伤紧要点了！”“算你还有一丝兄弟之情。”

莫光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倒了一颗红色的药丸，递给李云龙道：“兄弟你有福了，这乃是柳家的疗伤宝药‘护身丸’，还是我几十年前从柳家前代家主讨来，可是一直用不着，几十年来一直都想扔掉，但又觉得这样太可惜。想不到现在倒给你用上了。”

这倒不是什么假话，但凡江湖中人都知道江湖八大世家中的柳家最有名的宝药“护身丸”，此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只要还没有断气就可以将其从鬼门关拉回来，同时也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珍宝，因为练武要只要吃了一颗就能功力倍增，这样的好处到哪里找啊。

莫光当年路过青州帮了柳家一把，当时柳家的家主出于好心就赠给莫光一瓶“护身丸”以示报答，几十年来他用不着也不是什么骗人这话，试想有人能敢对江湖第一怪不敬吗，就算有，有可以令江湖第一怪受伤挂彩的人吗？

李云龙接过来就闻到一阵清香，还没有入口就如有如此神效了，当李云龙闻到清香时就感觉这并不是一般的药物，就道：“大哥，此药可不是一般的名贵，再说小弟的伤也不是什么大伤，这么名贵的药小弟看还是留下吧？”

“老子叫你吃就吃啦，哪来这么多废话啊？我知你是怕这样的药物吃一颗少一颗吧？放心吧，几十年来，你大哥我已经对此药有了深入的研究，所以此药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名贵之物。”

李云龙听莫光这样说，自己还什么可以说的呢，于是放进口里就吞了下去。其实如果没有莫光的药，蓝冰月身上流月宫的药也非常不错。但是比起这药来还是不如。于是他吃了下去以后就再拿了一颗给了蓝冰月，有好东西当然不能忘了老婆。

“好小子，蛮关心你的夫人的吗？”莫光看见李云龙的动作以后笑道。“当然，自己的女人不关心，还关心谁啊！”李云龙想也不想的说道。“好小子，有你的，难怪有这么多女人跟着你，如果我是女的我也一定跟着你。”莫光笑道。

“*，你走开，走开。我可没有那种爱好。”李云龙带着恐怖的眼神看着莫光道。“哈哈。”莫光看见李云龙的样子大笑不已。

李云龙将“护身丸”吞下肚之后就感到那股清香之气流入丹田，再由丹田流到全身各处，淡淡的清香化作阵阵的热流冲击到各处受创的伤口，那药丸确实算得上定了，刚才还在渗血的伤口经过一阵清凉和热流的激荡之后，不用多长时间就结枷了，而李云龙刚才在还大口喘气的神态也在不知不觉中顺了很多。

李云龙亲身感受着这一切，那种兴奋加高兴的情绪表现得一缆无藏，旁边的莫光对他道：“兄弟怎样啊？现在好多了吧？”

“老哥，你这‘护身丸’真是他妈的行啊！早知你有如此神药，刚才就算被七杀魔星这几只怪物开多几个口子也不过。”这是什么话啊？这世上被人放了血还想觉不过瘾恐怕只有他李云龙一人了。只是只有他知道由于他用了黄金液的关系，身体如果每次受伤以后就可以对身体进行彻底的改造.“啊，你小子还嫌身上的伤口不够多啊？”莫光已经是江湖第一怪了，可是现在在他眼里看来他这个兄弟比自己还强得多呢？不过他不知道李云龙的想法才这样也不奇怪，如果知道他的想法的话保证话第一个同意李云龙的想法.李云龙用拍拍身上的尘土道：“不是啦！小弟是说你的‘护身丸’太神奇了。(手机阅读s-d-x-s-w.com）”

莫光想想道：“兄弟啊，老哥看你刚开始的时候将七杀魔星杀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但是你最后又为何被他们干了一身伤呢？”江湖第一怪当之不愧，连对自己的兄弟的用词也是那么的显眼。莫光实在想不明，以他兄弟刚才的威风为何会被七杀魔星这几只垃圾在身上放那么多口子。

李云龙道："我也不想啊，可是他们刚才的嚣张你也看到了，竟然将小弟的家人给骂了个通天，如果小弟不阻止他们，他们有可能将大哥你也一齐骂个够呢，所以小弟……"

"*！这关你大哥我有什么事呢？"然后话锋一转，语气深长的道，"兄弟啊！这你就吃亏了，他们可是用击将法呢？"

"我知道啊！""那你还这样不怕死！""我是看不惯他们那副'老子的天魔宫天下第一'的神态，更何况大哥你不是在一旁吗？你是不会让小弟这样死去的，对吗？"虽然开始不知道暗中的高手就是莫光，但是现在说几句讨好也没有什么不可。

"话是这么说。要是让你老哥我当年看见了他们的那副的傻样，他们现在这样分开几件倒是便宜了他们！"莫光说完还看了一眼地下的那些鲜血。

"想不到大哥也是此道中人呢？"

莫光道："兄弟啊，不是老哥说你啊，你刚才的打法确实不该，七杀魔星无非是借你的江湖经验不足和欺你年少气盛。你这样下去一定会吃亏的，记住了，以后一定不可这样了。知道吗？"

"知道了，其实小弟也想试一下七杀魔星的那套什么鬼阵法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才勉为其难的和他们干一场，再说小弟也想试一下这些日子来自己的功夫有哪些进步。"李云龙焉会不知七杀魔星的厉害，只不过他是想摆一下他小王爷的威风而已，虽然现在这些人不知道。不过他看见莫光这样关心自己当然是感激不尽，"对了，冷伯他怎么样了？"李云龙再次问道。"放心吧！现在冷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疗伤，不会有事情的，放心有我在怎么会让他有事情呢？我知道你这样关心他是为了能够得到那个天下第一绝色才女的心的，我不会坏了我兄弟的大事的。"莫光笑眯眯的看着李云龙道。

"你说什么呢？我才没有你说的那样用心不良。"李云龙立刻否认道，虽然他有这样的心，但是他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要是这些话传了出去他以后不是不能骗到美女了吗？虽然可能在莫光的脑海里已经知道了他的想法，但是这说出来和不说出来有着很大的区别."是吗？我说弟媳妇，你夫君说的话你相信吗？"莫光问蓝冰月道。"我才不相信他呢！他会有这么好心？"蓝冰月横了李云龙一眼道。作为他的未婚妻她可知道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怎么能够相信他的话呢？

李云龙嘿嘿一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突然他想起一件事，问道：“老哥，你知不知道黑松堡和天魔宫的关系啊？”

第一百九十章 论势

莫光道："你可问对人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明查暗访，自从天魔宫和正道百年前的那一战之后，天魔宫在往后的几十年来就像灭声绝迹似的，但是我却知道当今天魔宫的宫主乃是前朝皇室后人，现在的黑松堡也和天魔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黑松堡的松中谷就是前朝大将的后代，松中谷的黑松堡更是天魔宫几十年来的重大开支的来源。据你老哥我所知，天魔宫的宫主很是想恢复前朝江山，所以就想在武林大会以后举兵起事，而黑松堡自创以来都是被人认为是正道大派，他们竟借着召开武林大会，号召天下武林同道齐集黑松堡举行大会，到时就是和天魔宫里应外合一举收服或者歼灭天下各派。不过现在由于各个帝国的皇族都非常重视，所以他们想如果不能成功的收服他们就挑动各个帝国的矛盾，让他们发动战争，这样一来他们以后举事就更加容易了。"

李云龙虽然已经猜到了一些，但是现在听了莫光的话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天魔宫既然是漠河帝国的后人，在千年前漠河帝国一夜之间灭亡在大陆上传说是当时的漠河帝国皇帝引起了天怒才这样的。所以经过了千年的传说，现在的各个帝国的人对漠河帝国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但是李云龙却知道在这里面一定有着很大的秘密，因为这个漠河帝国是苍茫大陆千万年来唯一一个统一苍茫大陆的帝国，而且根据那只远古异兽说的情况，这里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对于这个天魔宫宫主就漠河帝国皇室的后人他感到有点意外。所以听到这就不禁插口道："武林人士大都是汉子，前朝余党想要收服众派可是比上天还难呢？而且这个武林大会又不是我们紫金帝国一个国家召开的，另外的四个国家的武林人士也会参加，他们难道能够凭他们的一己之力消灭天下武林吗？"

李云龙说的是事实，现在他知道的不仅是这个天魔宫的人有野心，就是那个腊月山庄和辽王的事情已经不是它天魔宫能够抗衡的。还是那个小镇上看见的蒙古人，他们来这里的都是精锐人士，它们天魔皇虽然强大，但是也不能和他们一个国家对抗。

莫光一拍手掌笑道："正是！大家都是一个个好汉，不是他们想收服就可以收服的，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门派能够抗衡的，但是……"

李云龙见莫光说得头头是道，就插口道："大哥，这里尸横遍野，很是阻挠我们兄弟雅兴，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再慢慢聊吧？""好啊，你我兄弟相逢，但是到哪里坐好呢？"莫光边说边看了一眼四周，尽是断肢残体和烟火弥漫。

李云龙用手指住不远处的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大树，莫光马上会意，于是李云龙拉着蓝冰月的手三人一老两少施展轻功向着那棵大树飞奔而去。

三人的轻功本都非常高强，虽然李云龙打破常规将他的轻功改变了不少，但是在和莫光这个江湖一怪比起来也没有好上多少。

三人并排而行，来到那棵树下，轻轻一跃就跳上了大树的树丫，各自选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莫光想到李云龙的轻功和他平时看见的不一样，心下大是震惊，对李云龙道："兄弟，想不到你的运气会如此好，既然有这么好的轻功！"

李云龙笑道："老哥，怎么样？小弟把自己的轻功改了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九阴真经里的螺旋九影是一部上层的轻功，但是李云龙练功不居小节，所以在他练到他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就自己改变一下，所以才练到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当然这和李云龙没有武学的基础知识有关系，如果是一个懂得武学的基础知识的人是不会这样改的，因为这样容易走火入魔，但是这个李云龙非常好运，但是没事，而且在他他的改变的过程中由于利用了空气的原理，让他的轻功高上一层楼。

莫光称为江湖一怪，其武学水平自然不同凡响，他怎么会看不出现在李云龙的轻功是超一流的呢？于是连忙撒手摇头，一脸不赞同李云龙的话，"此言差矣，要知但凡内功和轻功讲究的是随心而为，运气之道以及悟性之高低，你有如此佳的悟性让人不能及的运气，更何况你为人随心而为，这些正是习武的最佳之选。"

李云龙笑道："是，老哥说的正是，我也是这样想的。"虽然这样说有点过于自大，但是在莫光面前也不用那样遮遮掩掩。虽然李云龙他也知道他的武学的基础知识不怎么样，但是前世的那些武侠小说也不是白看的。小说里面有些东西虽然在实际的用途上根本不行，但是

有些东西还是比较高明的，特别的随心所欲这一条其实在武学的范畴里是最高的境界。

莫光点点头道："兄弟，你是不是服过奇药宝物啊？"他见李云龙吐气有道，内力深厚，也知道但凡世界上的内功并不是什么速成的之功，要是李云龙没有得过奇宝，没有几十年的修练是很难有如此成就的。

李云龙道："是啊！曾经我吃过一颗金丹，他可以提高我的内力，另外这还和我的武功有关系，我的武功如果双修的话他的提高的速度比一般人快多了。"在莫光面前李云龙没有多大的顾忌，毕竟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难于起齿的事情，他知道蓝冰月现在听见了也不会怪他的。当然他也知道如果在一般人面前这样说的哈哈你们一定会以为他还是这种金丹而起贪心，也会被正道人士认为他采阴补阳，但是莫光不会，他称为江湖一怪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莫光看了看蓝冰月，笑道："原来如此，不过既我所知，如果是一般女子的话对你来说改变内力的量应该没有多大，以后如果你要找那些女子最好找武功高强的，这样对你的帮助更大，不过……"

莫光看了看蓝冰月对李云龙传声道："不过，如果找静心奄、流月宫、或者是百花宫的人就更好了，百花宫宫主"蓝冰仙子"是天榜第四的高手，如果你得到他，对你提高的武功可以比起上十个一流高手的女子还要多，所以兄弟你要加油啊！找机会把她们都收了，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给你提供相关的情报的。"

李云龙不可置信的看着莫光，他完全没有想到莫光既然和给他说这些话。其实当年莫光也是百花宫宫主"蓝冰仙子"的追求者之一，但是在"蓝冰仙子"的眼里对他们这些追求者根本没有理会，当时也伤了好多人的心，莫光，这个江湖一怪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现在他为了报复所以才对李云龙这样说的，至于年龄的问题莫光知道凡是达到天榜的人活他几百年是没有问题的，况且百花宫的武功和别的武功不一样，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他相信"蓝冰仙子"的容貌一定看起来和当年一样，岁月的流逝对她来说没有多大的作用，不过莫光的话让李云龙心动不已，这不仅仅因为百花宫的女子，还有百花宫那强大的情报机构，如果有了它，那么在大陆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内知道。不过百花宫基本上是隐世的，所以江湖中人虽然知道它

的存在，但是不知道它的真正的情况。不过听莫光这么一说，李云龙知道莫光一定知道一点它的秘密，现在蓝冰月在这里不方便问，看来以后找个时间好好的问一下他了。

看着李云龙不可置信的眼神莫光笑道："想不到都说上这么久了，口也干了吧，来先喝一口先。"说完先将那个酒壶递给李云龙，然后道："想知道它的真正情况吗？我这里可有她们的详细情况，不过那些只是她们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的多少。"

这个老哥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呢？难道……？不过李云龙没有说出来，李云龙他喝了一口酒，看着莫光道："我自然想知道它的情况，不过既然你这么对我说，那么我相信老哥你一定会告诉我的，不是吗？"

莫光看着他这个兄弟的神情好像是有点那么的不爽，于是接过李云龙的酒壶，伸颈喝了一口。才慢里丝然的道："你说的对，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不过，我刚才告诉你的事情有两点原因。"

莫光再喝了一口，看样子是掉着李云龙的口味，李云龙急问道："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啊？"

"第一嘛，你这个人很好色，是个名副其实的好色小子，但是心中没有那些坏水，加上你又是我兄弟，我如果不告诉你哪岂不是大大有损我的英雄形象。"

李云龙一听就觉得真不爽，心下暗道，"你这老小子倒也有英雄形象的吗？而且这事和什么英雄形象又有什么关系？"口中却道："*！有你这理由吗？这个原因不说也罢，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原因嘛，它们在江湖上比较有名气的，你是我兄弟，如果你上了她们我这个做老哥的也比较有面子，所以……"

"停住！这事情和你有关系着边吗？"李云龙问道，难道他和这里里面的人有一腿？如果这样要自己带绿帽子可不行。莫光明白李云龙的话里的意思，不过他没有着急的马上解释，而是又伸颈喝了一酒，白了李云龙一眼道："兄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和她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样做是完全的为你好，不过对于她们的事情你这就有所不知了，而且这事情非常复杂，难道现在你就要我说出来吗？"说完莫光看了旁边的蓝冰月一眼。

第一百九十一章 目的

李云龙想想也是，现在蓝冰月在这里，虽然说出来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她的面前说还是不太好。莫光又道：“这事情我以后给你说吧！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有了莫光的话李云龙放心不少，他道：“对了，老哥，你刚才好像说到天魔宫和黑松堡举行的这次武林大会什么打算盘的，小弟听得不是很明白，你现在就说得祥细一点吧！”

莫光点点头，将话题一转道：“他们不是打错算盘，而经过精打细算才举行这个武林大会的。”

“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他们打错算盘了吗？”李云龙道。“那是在没有遇上我这么精明的人才这样说的，但是这件事让你老哥我知道了，他们就是打错算盘了。”“愿闻其祥！”

“在这个武林大会上，黑松堡和天魔宫想一举收服天下武林同道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早就算这一点，只要他们不能收服，他们就将天下武林同道一举铲除掉。”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据你小弟我所知，此次参加大会的都是高手啊！”李云龙不相信天魔宫和黑松堡能一口气将天下武林同道给灭了。

莫光有点答问所非的道：“兄弟，如果前朝想再次入主中原，最好的前堤条件是什么啊？”“当然是天下大乱啦！”虽然想不明莫光为何这样问，李云龙还是脱口而出的答道。

“正是，那要如何才能天下大乱呢？”“……”李云龙不知道如何回答，不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而是他知道这有很多方法让天下大乱，他不知道应该说那一种。

“那也不难回答，想天下大乱无非是天灾人祸，只要天下百姓吃不饱、住不暖就行了，那就是天灾。”莫光道。

“可是这几年来虽然不能说风调雨顺，年年丰收，但是紫金帝国这么大，对付这些小问题还是可以的，前朝余党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到吧！”

“所以这就要*人祸了。”莫光道。“小弟洗耳恭听！”

“天魔宫宫主是个聪明人，所以他和松中谷这个老小子想到一个绝世毒计，他们知道趁此武林大会一齐干掉天下武林同道并非易事，所以就想到要暗杀几个成名的武林人士，却将这个责任嫁祸给一个大门派，而那些被暗杀人的徒弟、亲人朋友自然就会为被暗杀报仇，到时就给免会引起武林的血雨腥风了，那个时候黑松堡和魔教再加一把火就可以起转成大规模的打斗了，当今朝庭自然不坐礼不理了，到时天魔宫以前朝的口号居高一呼，说什么当今朝庭无能之类的话，召集前朝遗臣，再到他们这几十年来训练好的大军直取美好河山，况且这次武林大会还是其他四大帝国的人参加，如果他们死在了这里就会遭到它们四大帝国数百万大军的攻击，到时帝国精锐远在边关，他们在帝国内可以没有任何势力来阻挡他们了，况且现在帝国皇帝懦弱，皇权旁落，帝国四大王已经蠢蠢欲动，到时候这四大王不但不会帮助朝廷，还会乘机造反，所以他们的美计就……”

其实莫光说的这些李云龙在得知黑松堡和天魔宫的真正身份之后就想到了，但是现在想不到自己当日的想法竟然有可能被实现。于是问道：“大哥，以你老高见，这次有谁那么倒霉成为天魔宫和黑松堡暗杀的对象，又有哪一派那么走退运成为他们嫁祸的对象呢？”

“其实你小子也曾经破坏过他们的大事呢，不记得了？”莫光道。李云龙知道他在救晨月的时候已经破坏了这天魔宫的大事，现在天魔宫可以说是恨他入骨。

莫光又道：“你小子可是一鸣惊人呢？虽然江湖上对你很是敬仰，但是你的身后没有背景，他们完全可以嫁祸个你。”“什么嫁祸，老子行事光明磊落怕他天魔宫吗？”

“兄弟，话不是这样说的，要知道人言可畏呢！你在江湖上说那些杀害各大派高手的人不是你，但是如果他们制造一些假象，加上黑松堡从中说三道四，倒也几成真的成了实事。还是你和朝廷上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他们有关系的话就更加麻烦了，他们完全可以说你要造反才这样做的，这样的话就更加麻烦了。”

李云龙和蓝冰月听了莫光的话震惊了，如果真的象莫光说的那样的话，事情将会变的越来越复杂了，那样的结局难于想象。但是在表面上不能在莫光面前表现出来，李云龙故作惊讶道：“什么！怎么会这

样，真他娘的，让老子撞到这个什么天魔宫和松中谷，定要他们有来无回。”

“好！有志气！但是也不可小看他们，他们的实力可是非常的厉害的。”莫光见李云龙那副冲动的傻样就出言提醒。

李云龙笑道：“老哥，你就放心吧，这事情我心里有数，我可不敢乱来，万一把我的小命留在这里了可不值得。不过他们虽然强大，但我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虽是如此，但是也不可大意。他们拿里还有秘密军队，看来这次他们的阴谋不能成功，这天下也要乱了，因为有这心思的不一定只是他们一个。”莫光见李云龙刚才被七杀魔星干得满身伤口就有点担心，“你可知刚才松中谷也在这里观战。”

“什么！这个老鬼也到了。”这可是件大事呢，要是刚才松中谷出手的话，自己现在还可以和莫光说话吗？他看了一眼莫光，马上知道松中谷为何不敢出手了，就道：“谢谢大哥，要不是你也在一旁，恐怕小弟现在不能和你说话了。”

“这你倒不用多礼，松中谷也不知道我在暗处，只是他感觉到有一个比他强的高手在一旁而已。”

突然，李云龙、蓝冰月莫光听到远处有几条人影向这边急奔而来，听起来身手不弱呢，又是谁呢？

李云龙紧了紧怀里的长剑，大有一番再将来杀个人仰马翻的**。莫光大是震惊，李云龙不明以老哥这样的身手还会惧谁，于是问道：“老哥，怎么了，不会是怕了他们吧，小弟现在身上十几处伤口还没有惧过谁呢，你也太差劲了吧！”

莫光伸出手在李云龙头上敲了几下，白了一眼道：“小子，不要以为会几手破剑法就天下无敌，有一天老子要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我呢，什么才是剑法的最高境界。”说一句敲一下，敲得李云龙连忙闪避，但是李云龙无论怎样避就是避不开莫光的手指。

李云龙的下身坐在大树丫上，上身对着莫光的指头猛是避，可是无任他怎样都不能避开莫光的手指，于是道：“是，老哥剑法天下无敌，小弟知错了！”

莫光这才松开手指的敲功，一副“算你识趣”的样子看着李云龙，道：“来人轻功不错，但是听来很着急，看情形不是你的对手！”

来人远在几里之外，李云龙只能听出他们的奔走的快速却听不出他们祥细之形，所以莫光修为的深浅却是不用说的了。李云龙万万没有想到莫光的武功这么厉害。

一个声音急声传来，“少爷，你在哪里？”声音有说不出的冲动和担忧，更有一种说不出的……

李云龙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来人是谁了，正想对莫光说明，却被莫光抢先道：“兄弟不用说了，大哥知道他们是谁了，只是大哥现在还不是和他们见面的时候，大哥现在要走了，记住，以后行走江湖要多加小心了，像今天晚上的情况还是少有为妙，切记！切记！还要你要特别小心黑松堡的松中谷啊！对了你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样写着，你自己看了就知道，大哥走了！”说完拿一块丝巾给李云龙双脚一蹬树丫，全身腾出半空，再一个急摆，就跃上另一棵树，几个起落就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中了。

七杀魔星看着莫光远去的身影，心里一阵惘然，他不知道莫光现在为什么要着急的离开这里，而且关于静心奄、流月宫、百花宫的事情他为什么早就准备好了，难道这里有什么目的不成？可是这样做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声音在树下急道：“少爷，拜托你不要有事啊！”正是雷秘的声音。另一个声音也是急道：“雷秘，你肯定风郎刚才在这里吗？”正是秦梦瑶的娇声。想不到她们也来了。

“大哥，你千万不可出事啊？”晨月的声音更是有点颤抖。

“色鬼，你到底在那里？”这是蓝雅和蓝丽两个小丫头的声音。凤一却比任何都冷静，只听得她道：“大家不乱想，我想少爷不会如此不济的，你们看地下的尸体全是穿黑衣的，而少爷基本上都喜欢穿白衣的。”不愧是飞凤卫的老大啊，在这个关头还能如此，当真是……

赢鲲鹏也道：“是啊，这位姑娘的话此话最对不过了。”

李云龙听着这些声音才从刚才对莫光的感激的思念中回过神来，看了旁边由于没有提到她的名字而有些愤怒的蓝冰月，然后开口道：“还是凤一和赢前辈想得周到。”说完拉着蓝冰月从树上轻跃下来。

众人耳听李云龙的声音从树上传下来，眼见他拉着蓝冰月又像一个鬼灵一样从树上飘下来，当真是石破天惊，首先是雷秘高兴得跳起来，但是在落地的那一刻才想起自己的腿也是受过重创的，所以在落地的那一刹就鬼叫起来。

现在没人理会雷秘的什么鬼叫了，秦梦瑶，晨月，蓝雅和蓝丽都是冲到李云龙的身边，看着因为那天有事和蓝冰月走的少年，一看吓了一跳，白色的衣服却变成片片的裂开，而点点红色在上则显示着刚才的打斗的凶险，几女平时虽然是对李云龙有点任性，但是现在却是十分的动情。

第一百九十二章 受伤

秦梦瑶已经是梨花带泪了，双手捧着小丝巾在脸上轻擦，低声泣道：“夫君，是谁将你伤成这样啊？现在痛不痛啊？”

蓝雅和蓝丽更是一改以往的和李云龙作对的常态，从怀里掏出粉红色的丝巾在李云龙的脸上慢慢的将已经凝固的血迹想擦掉，这样的举动着实让李云龙感觉这身伤真是来得他妈的值啊。

不过李云龙这时想笑也笑也不出了，因为她们实在太值得自己去爱了，于是对几人道：“你们在干什么啊，好像说得我快要死了似的，来，笑一个。”

“什么死啊？不许说这话。”几女齐声道。李云龙道：“好，那你们也不用现在这样吧，你们夫君我武功高强，这些鸟蛋哪能会要我命呢？”

“你还说，你看你现在满身都是伤口，真叫人担心呢。”晨月温柔的说道。

这时从蓝雅和蓝丽身后冲出几个身影直冲李云龙，口里道：“公子，都是我们不好，累得你受如此的伤。”说话的正是飞凤。她们的责任是保护李云龙，现在李云龙受了这么重的伤，心里非常愧疚。

蓝冰月在旁边看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是秦梦瑶和晨月她们就算了，现在连蓝雅和蓝丽这两人对李云龙也这样，好像把她当成透明人一样。于是蓝冰月咳嗽一声道：“好了，现在在这里不是你们打情骂俏的地方，别让别人笑话了。”

听了蓝冰月的话蓝雅和蓝丽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做了什么，马上她们的两只小脸带变的红彤彤的，把头埋在了她们那已经发育成熟的高峰之中，两中小手捏着衣角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晨月虽然没有像蓝雅和蓝丽那样，但是也脸红满面，羞不可仰。秦梦瑶以李云龙夫人自居，虽然在众人面前有点脸红，但是也没有多大的尴尬。赢鲲鹏和他带来的两河联盟的人都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有羡慕，有嫉妒。

一时间由于蓝冰月的话，众人都陷入了尴尬的气氛当中，终于李云龙忍不住打破了这个尴尬的气氛，李云龙道：“现在我累了，我们还

是找家客栈休息一下吧！”

蓝冰月也在后悔，如果刚才不是她说的话这里的气氛不会这么尴尬，现在看见李云龙打破了这份尴尬的气氛连忙说道：“对，对，夫君现在受了重伤，我们应该先找一家客栈休息一下。”

李云龙装作举步甚艰的移动脚步，慢慢的来到蓝冰月的面前，伸出左手在她头上的青丝一抚，温柔地道：“好，果然是我的好夫人啊！”

秦梦瑶见李云龙的表动作就有点担心，对晨月道：“晨妹，你说我们的夫君的伤会不会很重啊？”晨月道：“我也不知道啊，看他这样举步都很艰难的样子看来是很重的了。”说到这里晨月才反映过来，红着脸对秦梦瑶说道：“秦姐，你说什么呢？”秦梦瑶嘻嘻一笑，没有说话。

李云龙这时道：“老天啊你为何如此待我呢？老子这下真是成了伤者了。”说完还想挥动一下双手以示不上天对他的不公。但在心里又猛道：“老天啊，你老千万要大人有大量啊，小子今天为自己的终身幸福而说了违心之话！”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众女的同情，不过最好是不要让蓝冰月说穿他的事情，因为蓝冰月和他在一起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于是在说话的同时向蓝冰月使眼色。

蓝冰月听见李云龙的话，再加上他的使的眼色自然知道李云龙为什么这样做，虽然心里觉得李云龙他这样做有些卑鄙，自己心里也非常吃醋，但是不配合李云龙行吗？显然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李云龙在表面上看上去伤的很重，如果她说出李云龙其实没有什么大伤，虽然众人也不会相信的，而且容易会被别人误会，这对她对李云龙都不好，同时她也知道李云龙的性格，这里的这些女人他是一个不会放过的，自己现在反对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配合李云龙一次。

不过没等蓝冰月有所表示秦梦瑶就马上小心的止住李云龙想挥动的右手，道：“夫君，不要激动，小心你的伤口。”晨月也是道：“公子，你放心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照顾你的。”

李云龙心里真是太感谢七杀魔星了，如果不是他们让自己成为现在的样子，现在福还享个鸟啊！嘿…嘿…

秦梦瑶对李云龙道：“夫君，先不激动，你听我说，我们会在你伤口还没有复原的情况下将你照顾得很好的。”李云龙这时可有了讨价的

本钱了，道：“如何好啊？要是不好，我可是不愿做人了。”

秦梦瑶娇声道：“夫君，这样吧，只要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满足你的。好吗？”蓝冰月对李云龙的做戏的天份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对李云龙竖起一个指头。

晨月开始的时候也以为李云龙真的是受了很重的伤，但是当看到蓝冰月的眼神时她就明白了，心下暗道：“这坏蛋可不是一般聪明呢？”但是她没有把李云龙的伪装说出来，她只是看了一眼李云龙道：“好了，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李云龙一看晨月的眼色就知道她知道自己的伪装了，虽然不能够再获得她的同情，但是按照刚才晨月露出的关心之色不是假装的，这已经让李云龙很受用了。于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跟着众人来去了客栈。(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客栈里，李云龙对秦梦瑶问道：“你们怎么来了这里？”这是李云龙的不解之处，按道理秦梦瑶她们不应该和雷秘他们在一起的，因为为了能够方便在去黑风山的时候他没有让秦梦瑶她们跟去，而是让他们到前面路等自己。

“我们等了你很久都没有等到你，所以就回来找你，在路上碰到了雷秘他们，张婉霞认识他们，所以一打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秦梦瑶回答道。

原来如此，难怪他们会在一起，李云龙想道。秦梦瑶道：“夫君，现在你还是去休息一下吧！你的伤这么重。”“好，不过我要你陪我。”李云龙嘿嘿一笑，拉着秦梦瑶的手想房间走去，一定也没有给秦梦瑶反抗的机会。

舒软的感觉让李云龙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但是却有一种麻麻的搔痒传入他的思感，让李云龙不由的把眼睛睁开，只见那美丽动人的秦梦瑶此时正一脸动情的看着自己，而手却拿着秀发在给自己挠痒痒。

“嘻嘻，夫君，你醒了。”言罢马上把春色美艳的动人身躯送入李云龙的怀中，与他紧紧相贴，昨夜间那种欢爱的情潮又一次在这里展现，李云龙伸出手捂住她胸前的丰起，把早晨的火热顶住她圆润的肥臀，有了冲击的渴望。

秦梦瑶可能是感应到李云龙的力度，秦梦瑶有种羞涩的不堪，娇语绵绵：“夫君，不要，人家现在还痛着呢？”眼中露出颤动的异样，把她的羞态呈现在我的面前，玉手亦已伸到李云龙的身下，抵住了他的侵犯。

李云龙一手托住她动人的玉首，把她红润的樱唇送到了自己的嘴边，细细的亲抚了一番，才开口说道：“瑶儿，谁叫你如此的诱人，我一看到就受不了，你还自动投怀送抱，更不是激起我的欲火吗？”

“那……那你可以要冰月妹妹啊！”蓝冰月一见李云龙眼光的欲望腾飞，不由有些害怕，一下子脱口而出，让他去侵犯那正熟睡在他身边的蓝冰月，反正这时候也不顾是不是出卖了。昨天晚上为了能够更好了疗伤，李云龙和秦梦瑶一起双修，但是秦梦瑶一个人应付不了，才叫蓝冰月帮忙，所以今天早上在床上有三个人。

“好啊！秦姐姐，枉我平时那样对你，你竟然敢出卖妹妹我？”哪知秦梦瑶的话一说完，蓝冰月便睁开眼睛，她根本已经醒了。

“我……我，冰月妹妹，夫君要你嘛，说明夫君疼你，冰月妹妹长得如此的花容月貌，哪个男人不爱呢？”秦梦瑶生怕蓝冰月说她没有义气，马上拍起她的马屁。

“不要这时才说好看听的，你以为我不：知道，虽然我是夫君的未婚妻，但是夫君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然现在夫君这样抱着你，那是不是说夫君对你比对我要好啊！”蓝冰月也故意这样的问到。

“没有，没有，冰月妹妹，夫君对我们都一样的，我，我只是那里真的还很痛，昨晚夫君要了好几次，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所以才让冰月妹妹来帮忙的。”没办法，秦梦瑶虽然比蓝冰月大，但是她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夫之妇，不能和蓝冰月这个李云龙的未婚妻比，她知道自己还斗不过这个妹妹，只好把她的手拉到她身体还疼痛的地方。

蓝冰月也是感到那里一片火热，才不过手指轻触，就发现秦梦瑶的脸上泛起痛苦的神色，才知道昨夜她是真的受伤不轻。不过李云龙的强大她是知道的，所以也没有多少惊讶。

“好了，妹妹怎么会怪姐姐你呢？要怪只能够怪夫君，这么不知怜香惜玉，把我们姐姐如此一个娇嫩的人儿弄成这副模样。

这倒好，一下子矛头指向李云龙了，不过还算秦梦瑶会做人，马上替李云龙辨解道：“冰月妹妹，不要怪夫君，夫君已经尽力节制自己了，只能怪我没用，不能让夫君尽心疼爱，让他满足，连一个妻子的责任也做不到，况且昨天这样做是为了能够让夫君疗伤，我这样没有，夫君的伤也没能够彻底的治好，我……”还没有说完，晶莹的泪水也经开始泛滥，眼角细小的雨点开始下落。

第一百九十三章 地下帝国

好一副楚楚动人的诱人情态，这个平日里有些如冰雪一样冷艳的美女此时竟如春暖花开一般的露出真性情，在秦家的时候由于和秦梦瑶匆匆一欢，没有让秦梦瑶知道他的强大，所以虽然昨天教了秦梦瑶双修的方法，但是秦梦瑶还是经受不找他的攻击，所以秦梦瑶才会自责，现在看的李云龙心疼啊！于是李云龙不由把她紧紧的搂住，告诉她真实的原因：“，不要这样，这不关你的事，其实不光是你，就是冰月与清儿她们一起上阵也从来没有满足过我，所以昨夜我和你双修，一时没有控制住自己所以才让你受伤。”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夫君这么好色，上次一下次可飞凤八卫都收了。”秦梦瑶露出了原来如此的神情，眼角里露出了一丝笑意。其实刚才秦梦瑶说这些话有意的，由于昨天晚上的双修，秦梦瑶的武功进步了不少，她早就感觉到蓝冰月已经醒了，所以她才这样说的，可以说是心机很深，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现在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

“你才知道啊！”李云龙没有否认，只是笑眯眯的看着秦梦瑶说道。他现在完全不知道刚才秦梦瑶是故意这样说的，更加不知道秦梦瑶这样做的目的。

知道蓝冰月和秦梦瑶二女不能再受他的疼爱，李云龙也心生怜爱之心，不忍再向她们索取，交待她们多休息一下，就起床了。出了门看见凤一，凤二守在门口，李云龙知道由于他的受伤让她们感觉到没有进到职者，所以才守在门口的，看着凤一、凤二的脸色非常疲惫，但是掩不住那绯红，知道昨天她们听了一晚上的大战。

李云龙微微一笑，上前抱着凤一、凤二道：“你们两人昨天辛苦了，现在去休息吧！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走了，明天再离开。”

凤一、凤二被李云龙抱在怀里早就身体发软，浑身无力，李云龙嘿嘿一笑，然后在凤一凤二的脸上各自亲了一口，道：“去休息吧！今天晚上少爷我好好的疼疼你。”说完放开她们向客栈大厅走去，而凤一凤二两人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李云龙离开。

来到前面的客栈大厅李云龙看见赢鲲鹏在那里喝酒，李云龙走上前去，坐到廷鲲鹏的身边笑道：“赢前辈今天怎么这么早来喝酒了？”

“盟、盟主。”赢鲲鹏看见来人是李云龙连忙要起来对李云龙行礼。李云龙一看连忙道：“赢前辈，快，你快坐下。”说完就拉着赢鲲鹏不让他起来，然后又说道：“赢前辈以后你可不要叫我盟主，叫我李云就可以了。”

“这怎么可以，既然你是两河联盟的盟主，我自然要叫你盟主，而且盟主你的武功这么高，在两河联盟谁敢不服？要是他们不服，就底问问我手中的武器。”赢鲲鹏道。

顿了顿赢鲲鹏道：“盟主，昨天和你战斗的是谁？”这也是赢鲲鹏迷惑的地方，李云龙的武功赢鲲鹏是知道的，但是昨天按照李云龙受伤的情况来看他是被打的非常狼狈的，所以他对昨天和李云龙战斗的人非常好奇。

“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天魔皇的七杀魔星而已。”李云龙没有隐瞒的意思，在七杀魔星下受了这么重的伤在平常的江湖人看来不是什么没面子的事情，相反，能够在七杀魔星的攻击下只是受了一点伤，而没有死，已经让江湖中人羡慕不已了。

“七杀魔星？天魔宫的七杀魔星？”如果如李云龙所料的那样赢鲲鹏震惊了，赢鲲鹏能够成为两河的一方霸主，对江湖上的事情自然十分的了解，特别是天魔宫这样的黑道领袖，他当然知道这七杀魔星在天魔宫里意味着什么，李云龙能够在七杀魔星的攻击下只受了一点重伤，这就代表着李云龙的实力至少已经达到天榜二界以上的水平了，怎么叫他不震惊。

“甚至也没什么，我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不过我和天魔宫有这么大的仇恨你们跟着我可要吃亏的。”李云龙笑道。

“吃亏？哈哈，在这个世界上敢和天魔宫叫板的人不多，而我们两河联盟也不是什么正义之士，大家每天都在刀口上过生活，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现在我们能够和天魔宫对着干，为什么还要不同意呢？虽然我们的实力不如仍旧，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名扬天下，就算最后我们都死了，后人还是会记住我们的。这有什么不好。”赢鲲鹏大笑道。

“不错，哈哈，就让天下人为我们疯狂吧！我们要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情，让后人永远记住我们。”李云龙也笑道。

“对，哈哈，这一辈子我跟着你值了。”赢鲲鹏大笑道。“对了，前辈，我想你今天带人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为什么？虽然我的武功不高，但是天魔宫的人来了我还是可以帮一些忙的，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你是我们的盟主，我怎么可以不在你身边呢？是不是你看不起我们？”赢鲲鹏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你老也知道天魔宫的势力很强大，我们现在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现在他们知道你们和我的关系的话他们一点会先对付你们的，虽然大家都不怕，但是无辜的被天魔宫的人杀死是不值得的，所以我才让你们离开。不但如此，今年的武林大会我也不想让你们去参加，因为这个武林大会只是天魔宫的一件阴谋而已，我想让你们去秦州。”李云龙道。

“去秦州？”“对，去秦州，我要让你们去秦州慢慢的发展势力，到时候我会派人给你们资金，你只要在秦州帮我召集江湖人士进行练习就好了。”李云龙解释道。

“盟主，看来你的身份不简单啊！”赢鲲鹏精光闪烁的看着李云龙道。“嘿嘿，你老看出来了。”李云龙一点也没有惊讶，赢鲲鹏虽然是两河的大盗，不仅武功高强，人也聪明，为人义气，对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今天李云龙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赢鲲鹏会知道他的身份不简单。

“呵呵。”赢鲲鹏没有说话，但也默认了。“前辈，其实我是……”“盟主，现在还是不要说出来好了，等一下我就带人去秦州。”李云龙还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赢鲲鹏就打断他的话道，“不过不知道盟主除了刚才你说的以外还要做什么？”

“统一秦州黑道。”“统一秦州黑道？”赢鲲鹏疑惑道。“对，是统一秦州黑道。自古以来黑白共存，有白就有黑，有黑就有白，所以我要你们先去统一秦州黑道。以后你们的目标将是整个帝国，甚至整个大陆，我要你们帮助我建立一个地下帝国。当然这个地下帝国的建立不是叫你们去做坏事。”接着李云龙把现在的黑道知识和赢鲲鹏说了一下。

赢鲲鹏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大叫道："好，这个方法好。我听了以后真的有点等不及去做了。"

接着李云龙向赢鲲鹏说了相关的注意事项，以及知识以后赢鲲鹏就等人离开了客栈。

初秋的夜晚风特别的凉爽，这里当然也不例外。李云龙满足了凤一凤二以后就来到了蓝冰月的房间里和蓝冰月和衣睡在床上，蓝冰月枕着李云龙的肩膀，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李云龙道："你在想什么？"蓝冰月道："如果没有这件意外，我们现在已在开封了。"李云龙点点头。

蓝冰月道："不知道以后到了开封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我真想早知道这样就呆在家里不出来，这江湖真是太危险了。"李云龙微微一笑道："这可不行啊！如果不是在南阳我们相见，而且一路上我们在一起相互了解，虽然你是我的未婚妻，但是你在没有认识我以前你会嫁给我吗？"

蓝冰月摇摇头道："不会，我不喜欢按照家人给我安排道路走的，当我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夫，而且是那样，那样，所以我根本不会嫁给你的。"

"还好我不是那样的人，否则的话我到哪里去找这么美丽的夫人。"李云龙笑道。"哼，没有我你的夫人只会更加的美丽。我想晨月妹妹用不了多久就是你的人了是不是。"蓝冰月哼的一声道。"嘿嘿。"李云龙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秋风落叶，晚上轻风吹来，有着沙沙的落叶声。突然，李云龙、蓝冰月从风声中听到一阵脚步声在接近，那是一些武功高强之人夜行时发出的脚步声，蓝冰月已跳起来，抓起床头的短剑。

屋外霎间闪过一片火光，客栈四周传来附近居民的惊呼声，但很快平静了下来。

李云龙、蓝冰月推开门，却见外面此时已被一群人包围，中间一灰衣人面戴朱雀青铜面具，衣领上金色刺绣着一只朱雀标志，其身后更有十二名灰衣随从，十二女子，对地围成一个弧形，每个人衣领上都有一银色刺绣的朱雀标志。

此时陆续还有数十名少女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一律灰色衣衫，衣衫领口也有朱雀图案标志，只是标志颜色各异，有红色，有蓝色，有绿色，每个少女都拿着火把，四周一下子被照得亮如白昼一般。这些人中相貌不乏奇特者，显然有些人并非是紫金帝国人。

这时，飞凤八卫、秦梦瑶、晨月、蓝雅、蓝丽、张婉霞也出来了，看到外面的人也有些紧张，特别是凤一凤二，由于刚才不久前李云龙才和她们大战了几百回合，现在可以说是浑身无力。

李云龙和蓝冰月心中虽然惊慌，但是还是吩咐飞凤卫保护好众女，而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几乎是同时握住了彼此的手。带着众女在火光照耀中，走出了门。

第一百九十四章 阴阳神教

戴朱雀青铜面具的灰衣人忽然跪了下来，十二名护法随从也根着跪了下来，随后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

李云龙众人心中一阵惊疑。戴朱雀青铜面具的灰衣人道："阴阳神教朱雀明王，带全体朱雀王部众在此拜见阴阳神教教主大人。"朱雀王的声音是女子的声音，她说话声音有些颤抖，显然心中激动。

李云龙和蓝冰月大吃一惊，这阴阳神教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怎么会成为这个阴阳神教的教主和圣女呢？蓝冰月惊声道："教主？他？"

朱雀王道："是的。"说完她带领众人起身，在从人手中接过一卷卷轴，卷轴展开是块白色的丝绸布，白色丝绸布已经有些发黄，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凡是练至尊阳决的人为阴阳神教教主，龙泉剑为象征。

李云龙道："这是真的？"朱雀王点了点头。

李云龙摇了摇头，苦笑道："你们会不会搞错了？"朱雀明王道："不会错，你难道认不出这是谁的笔迹吗？"

李云龙再仔细看了几遍，神色大变，他忽然惊呼道："这，这怎么可能？"朱雀王道："这是阴阳神教的创始人的笔记，教主应该见过。"

李云龙自然认得出，这的确是谁的笔记，但这又怎么可能？朱雀王道："我们阴阳神教是第一人教主，也是阴阳神教的创始人所创，当年教主有三个徒弟背叛阴阳神教，教主杀了他们以后就留下话说以后江湖上出现会至尊阳决和至尊阴决的人男的是我阴阳神教的教主，女的就是我阴阳神教的圣女。而龙泉剑就是教主的象征。"

朱雀王道："除朱雀王部之外，阴阳神教三神女、六公主也已赶来这里，最迟后天赶到，阴阳神教四百年来教主一直下落不明，阴阳神教也不问江湖之事，从今天以后我们阴阳神教可以重现江湖了。"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李云龙问道。"只要教主能够通过我们的考验以后就是我阴阳神教的真正教主了。"朱雀王道。

"那就来吧！"李云龙一拔龙泉剑向朱雀王扑去。

两人激战了十招，朱雀王轻呼一声，忽然掀开了自己的青铜面具，这时李云龙才看清她看上去是个妙龄女子，她容貌冷艳，虽然极其艳丽，但脸色异常苍白，甚至看上去还有些怕人，此时她穿的是件男人的灰布衣衫，所以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她剑法却极其高超，而且她显然好胜心已起，嫌青铜面具妨碍视线，就干脆以真面目来和李云龙动手。

二人剑法有些类似，虽然招招凶险无比，但都非常华丽，众人眼中彷佛两个人在舞蹈，但剑势中杀机不住呈现，二人内力所到处剑风激荡，四周附近火把的火焰被剑风吹得忽明忽暗，其中最*近的几支火把已然熄灭。

朱雀王剑法再变，顿时种种变化如同朱雀开屏一般绚丽多彩，剑势层层叠叠，虽然她手中只有一口剑，但在李云龙眼里却彷佛变成了无数把绚丽五彩的长剑，向他压去。

但任凭朱雀王剑法如何变化多端，李云龙却依然能和她斗出一样美丽的变化，她们的较量就彷佛朱雀与传说中的凤凰比美一般，虽然朱雀有无比绚丽的羽毛，孤傲的身姿，但凤凰却能随心变化万千，始终不落下风。

二人挥剑如舞，已斗了一百多招。忽然，朱雀王退后叔步，轻呼一声道："住手。"

李云龙停下了手中的剑，却看向朱雀王。

朱雀王面色此时更加苍白，甚至神色间有些气馁，她冷冷道："果然好剑法。"李云龙看了朱雀王一眼，心中也是一阵惊疑，点头道："你也不错。"

朱雀王胸口微微一阵起伏，她道："你是不是之前和人交过手？"李云龙点点头，昨天他和七杀魔星的战斗所受的伤所以有双修功的治疗，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朱雀王也是用剑高手，她自然知道李云龙剑势中有后力不继的迹象，但饶是如此，她也只是堪堪敌得住。

朱雀王目光闪动，重新打量了一遍李云龙，她长叹了口气，道："此次我阴阳神教重出江湖，本以为自己的剑法当能纵横江湖，但是想不到。"

朱雀王的随从此时望着李云龙无不为之惊奇，朱雀王虽然年纪轻轻，但在阴阳神教地位尊崇，而且武功之强早已令整个阴阳神教上下都为之惊恐，但面前的李云龙居然和她战得难分胜负，让他们觉得不可想象。

朱雀王怅然叹了口气，她道："我们再打。"她好胜之心又起，虽然知道面前的是阴阳神教的教主，但她却把李云龙看作是一个和她作对的对手，她不想输给对方。

朱雀王展开自己所有绝学，剑法缤纷如幻，想压制住李云龙，但偏偏李云龙剑法也是千变万化，彷佛没有尽头一般。

有好几次朱雀王都以为自己看透对方变化，想趁李云龙变化穷尽时抢先机，但偏生李云龙的剑法虽然招数之间有时有类似的招数出现，但其中变化却截然不同，而且反击极其凶狠，朱雀王数度强攻却反而连连遭遇危险。

再斗一百多招，朱雀王已知道自己敌不过李云龙，她一招攻出后松开手中长剑退开五步，大叫一声，"住手。"

那口长剑被李云龙剑势荡开，旋转着插在蓝冰月面前的地上，长剑剑身一小半入地，剩余部分兀自在地面上摇摆个不停，久久不绝。李云龙长剑平指朱雀王的胸膛，却不出声。

朱雀王一阵气喘吁吁，她伸手接过从人递上的一条汗巾，擦了擦额头、脸上的汗滴，道："不打了，我打不过你。"

阴阳神教教众中，朱雀王部众是最为特殊的部众，朱雀王部众的职责就在于保护教主、圣女。所以朱雀王部众也是阴阳神教中唯一有十二名护法的部众，但人数也是八部众中最少的，除了十二名护法之外，还有十二名红朱雀、十二名蓝朱雀、十二名绿朱雀，加上朱雀，一共四十九人，暗合七七之数。

此外，朱雀王部众都是女子组成，由于阴阳神教意在双修，所以有时候这些朱雀部众会成为教主的女人，为他练功。

阴阳神教另外的弟子由三神女负责的，和朱雀王共称为四神女。虽然另外的三神女手下基本上都是男子，但是真正负责的是六公主。

"那还要什么事情要做？"虽然李云龙对这个阴阳神教没有多大的在意，但是现在光看这些朱雀部众的人就知道这些人是一些高手，所

以他想如果自己真的做了他们的教主的话别的可以不在意，但是这些高手却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所以一个个地是百里挑一的美女。有了他们自己的飞凤卫可以扩大许多。

“没有了，你以后就是我们阴阳神教的教主，带领我们阴阳神教重现江湖，重现惜日的光辉。”朱雀王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进去说。”李云龙看了看朱雀王道。“好的。”朱雀王应了一声和李云龙众人进了客栈。

进了客栈以后李云龙沉思了一会儿以后对朱雀王道：“可否告知你的姓名，还有我们阴阳神教宫位于何处？”

“我们姐妹共四人，大姐平时主理阴阳神教日常事务，我们三人从旁协助。近来阴阳神教可能发生变故，所以大姐她们现在还没有来到这里。我们四人并称神教四美，从小均是孤儿，自取朱姓。大姐朱无月，妾身朱无云，三妹朱无媚，四妹朱无蝶。在教主没出现之前，我们姐妹四人暂行掌管阴阳神教，不知不觉已过了一百年了。我们阴阳神教位于东海之边，最接近海的地方。那里有一处高山，方圆百里，山的四周地势险要，只有一条大路通至教中，大多数时间，大路被云儿所掩盖，所以，阴阳神教很少有人知道。天气好的时候，万里无云，方能在山脚下看到阴阳神教现于尘世。”朱无云幽幽说道。

李云龙大吃一惊：“你们都已有一百多岁了？”

朱无云凄然一笑：“教主，我们四人原是作为圣女人选，所以得以修炼专为圣女所准备的至尊阴诀。在二十岁左右我们姐妹四人修至先天之境，身体再无衰老之意。不过有利必有弊，如若再找不到教主，五年之内我们四人会依次受阴火焚身而亡，在我们这前尚有四位前辈便是死于阴火焚身。妾身看教主之反应便知教主可能也觉得我们是老妖婆了，不会宠幸我们姐妹了。但是能为教主而死，也是我们的荣幸！”朱无云露出神态凄凉之色。

李云龙猛然上前抱住朱无云，眼露真情道：“云儿，我不是嫌弃你们的年龄，只是感叹这四百年来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意念支持着，才能勇敢的活下来，放心吧，以后你们就做我身边的小女人吧。我们将一直相守至生命的终点。”说完不顾身边许多观望之人，大嘴压上了朱无云诱人的红唇。

唇分，朱无云压抑了一百年的深情化为眼里的丝丝情火，眼睛露出百般深情看着李云龙，看的李云龙心动不已。

四周众女眼里露出感动之色。李云龙低头向尚在怀里紧抱自己的朱无云问道：“云儿，你说阴阳神教之内有变故，说来听听，有何难事，有本教主一力承担。还有，以后我们阴阳神教不会象以前那样隐世了。以后教主夫人和圣女就是蓝冰月。”李云龙浑身散发出霸王之气，把蓝冰月拉到眼前。

第一百九十五章 圣女

蓝冰月连忙摇头道："夫君，四位姐姐年纪最长，而且为你付出最多，应该是无月大姐为圣女。"蓝冰月很聪明，他现在只是回绝了圣女这个名号，因为这个名号他不太在意的，他在意的只是李云龙的夫人的名号，况且本来她就是李云龙的未婚妻。

朱无云从李云龙怀里下来，拉着蓝冰月的手道："教主说出来的话，我们永远要支持，他既然支持飞妹为圣女，自有他的理由，无月大姐虽不在场，但她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然后她对蓝冰月行礼道："参见圣女。"

蓝冰月连忙一把拉住她，急忙说道："以后都是自家姐妹了，不要再行礼了。否则我宁可不当圣女，好吗，云姐？"

朱雀王朱无云看着李云龙急得面红耳赤的样子，抿嘴而笑，点头答应。这时，其余众女也纷纷上来，互相介绍一番，自是热闹不已。

李云龙心生感喟，刚出江湖之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现在突然多出多名娇妻，真是艳福不浅。

良久，朱无云抬头对李云龙说道："教主，现在我们阴阳神教重出江湖了，你是不是到东海去一次？"

"去是要去的，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天下乱象已现，我也不知道几时才有空去那里，不如这样，我们阴阳神教应该有自己的情报对吗？你们四姐妹以后都跟在我身边，利用神教的全部随时掌握阴阳神教的事情，来控制神教怎么样？"

"可是……"朱无云还想说什么但是李云龙打断她的话道："这事等你的那些姐妹朱无月，朱无媚，朱无蝶来了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有赶路。"

第二天，由于多了阴阳神教朱雀部众的四十九个美女，李云龙他们一共有六十五人一起上路。这六十五人之中包括那个叫月儿的女子。（月儿在昨天醒来以后也不说话，只是跟着李云龙他们）在外人看来这六十五人当中只有李云龙一个男子是幸福无比，但是谁又知道女人多了也不是好事，李云龙就有这样的感觉。

阴阳神教朱雀部的四十九个女子中最大的一百多岁，最小的一个也有三十几岁，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了，不过由于他们过早达到先天之境的关系，看起来都是二十几岁的样子，不过她们的武功可是没话说，所以现在他不需要担心什么天魔宫的攻击了。当然这么多美女的坏处就是不能再低调行事了。

今天由于要赶路，虽然李云龙让朱无云弄了几部马车来，除了阴阳神教朱雀部的人和飞凤卫众人都住在马车里。

车内，蓝冰月坐在李云龙的双腿上，李云龙搂着她的细腰，感受着隆臀传来的阵阵销魂之意，左手在隆臀上轻轻抚摸着，右手揉捏着蓝冰月裂衣欲出的硕乳。蓝冰月的右手搂着他的腰部，头部*在他宽阔的胸膛上，左手在他的胸前画着圈圈。二人享受着这难得的片刻独处。

“冰月，你不会怪我冷落你吧？”李云龙长叹一声道。有时他发现女人多了和众女联络感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有点后悔找这么多女人，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

虽然到现在和他正在发生关系的连飞凤卫才十几个，但是真正和他有感情的没几个，飞凤八卫在他眼里只是他的护卫而已，想要的时候享受一下，不想要的时候就让她们做自己的护卫而已。因为摄魂大法的关系，她们都爱上李云龙，但是李云龙爱不爱上她们都没有关系。

现在多了阴阳神教的众女，虽然个个美丽非凡，但是他想过真正能够和他发生感情的只有朱无云她们四姐妹，其他人应该和飞凤卫一样。

“夫君，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我身为大姐，应该替你分忧，而不是向你争宠。况且，能做夫君的女人已是很幸福的，我怎么会怪你呢？”

李云龙动情地吻着蓝冰月的香唇，蓝冰月也热情的回应着。情动下，李云龙褪下蓝冰月的小裤，进入蓝冰月的身体，蓝冰月热情的响应着。道路上，阳光普照，正值中午，人来人往。蓝冰月的声音不敢叫得太大，只好咬着嘴唇，鼻子里发出靡靡之音，更加勾起了李云龙的欲火，动作更加猛烈，把蓝冰月送上一个接一个的浪端，良久，李

云龙的精关一松，把爱的种子植入蓝冰月身体的最深处，二人同时达到爱的极致。

这时，马车已然进了一个小镇，在镇上在望月楼门口停了半会。二人整理好身上的衣物，一起下车。蓝冰月脸上春意勃勃，使本就美丽的脸庞更加艳丽。一行六十五人翩然登上望月楼的四楼。(手机阅读ＳdXsw.com)

望月楼的四楼，几桌酒席早已准备妥当，众人分别落座。李云龙当仁不让的坐在主位上，蓝冰月坐在他的右手边，左边依次为由秦梦瑶、蓝雅、蓝丽，右边为朱无云、晨月、张婉霞。李云龙把桌上的酒杯端起来说道："各位，现在我们好好的吃他一顿，吃饱了我们才好赶路。"

"再两天就可以到开封了，虽然这里一来天魔宫动手的机会不大，但是我觉得我们越走越危险。"朱无云在众人喝了一口酒以后道。在这段时间内朱无云已经知道了李云龙和天魔宫的关系的内慕，所以她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天魔宫的人动手的话一定会受到别人的猜疑的，所以他们动手的机会非常小，但是作为一个快百岁的人朱无云的第六感比别人强的多了，所以在这一路上她的心里越来越不安，感觉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云儿说的不错，因为武林大会的关系，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你也不用这样去担心它，有些事情不去想它以后自然会解决的，现在我们还是先吃东西，等一下好赶路。"

就在李云龙他们吃饭之际，冀州天魔宫内三父子也在议论大事。

一个超大的大殿内，薄伦伯高高在上，坐在太师椅上。薄阳伦伯长相英俊，看上去仿若三十几岁之人，举手投足间魅力十足，只是眼睛里邪气太盛，不经意间上扬的嘴角充满了阴森之气。这时，殿内一个剽悍的年青人发言道："爹，毒魔死在姓李的小子手下，这个仇我们要尽快报，否则天魔宫颜面何在？就让我去帮助大哥去处理此事吧！"

薄伦伯抬手制止了年青人的冲动："虎儿，我们要先对付那些参加武林大会的那些人。此次大会我们有红发祝妍双、青龙左冷堂、地虎张天忆、兽魔李铁方四大高手前去，这四人武功卓绝，尤以祝妍双为最，你大哥也不是她的敌手。前天我们尽遣本宫高手由你王云庭二叔率队随之出发了，现在宫内已没有堪用的高手了，所以我们没有多余

的人员去处理姓李的小子了，而且我们刚得到消息，此子于昨日收服阴阳神教，现在实力有所增加，不容易对付，到武林大会以后我们派人追杀李姓小贼。”

“另外，我决定让你和龙儿马上出发去兰州，此行你们要好好锤炼自己的武学修为，毕竟天下江湖也是人才辈出，这次我们有大事要做，不能有一点意外，到时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所以你们要特别的小心。”薄伦伯脸色深沉的说道，薄近尘的两个弟弟薄飞龙和薄飞虎领命而去。

“李云，你既然破坏了我天魔宫的大事，待此大会之后，我必将你碎尸万段！”薄伦伯咬牙切齿道。

“哟，宫主何必生这么大气，区区一个李云，就让妾身来帮宫主除去他吧！”一具治妖的躯体出现在薄伦伯身后。那具身躯发出的风情，只看一眼即会让人浑身血脉喷张，每一个动作偏偏又毫无造作，浑然天成。再看那张面孔，展露出来的神情竟然也是千变万化，时而幽怨，时而清纯，时而荡艳，每一种表情都让人沉醉。配合着绝世的容颜，使得每种表情更加勾人心魄。

薄伦伯脸上露出一丝喜色：“上官教主真的愿意帮在下这个忙？”“那要看宫主的诚意了！”被称为上官教主的惹火尤物眼如波水，流过万种风情。

薄伦伯强吸一口真气，压下心中已怒起的欲火，心里想到：妈的，这个女人一副荡女状，可是我偏偏连她的手都没摸过。口里却客气地说道：“上官教主有何难事让在下帮忙，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只要宫主帮妾身一起对付莫玉真那妖妇即可，届时还望宫主不要反悔？”眼波又是一横。薄伦伯心中却是一震，口中答道：“贵教与姹女教之间的恩怨，在下实不该插手。”

那女子发出一串荡气回肠的柔笑声，在薄阳伦伯耳边轻吹一口香气道：“宫主难道怕了那妖妇了，放心吧，只要我们二人联手，莫玉真不可能敌得过我们的。事成之后，妾身愿将姹女教的财产分五成给宫主，宫主意下如何？”

“上官教主如此爱戴在下，在下只好听命。”薄伦伯心动不已，他要造反就必要要有道路的资金，这个条件对他来说是十分的诱惑的。

“那就请宫主敬侯佳音，妾身以李云的人头作为我们合作的基础。”媚笑声中，空中只剩下一抹奇香，那女子已消失在大殿之中，好历害的轻身之术。

原来此女是姹女教莫玉真的同门师妹上官如颜，年龄已逾百岁，在争夺教主之战中败给莫玉真后，远循江湖，但仍自称为姹女教教主。此女武功高强，与莫玉真相较也不遑多让，兼之心狠手辣，所以姹女教在损兵折将之后，放弃了追杀她的计划。没想到她竟隐世于天魔宫中，同薄伦伯缔盟。

第一百九十六章 姹女教

姹女教，黑道的一个由女子组成的门派，它以采阴补阳为主，所以在正道人士看来是非常邪恶的。

看着上官如颜的娇躯消失在大殿之外，薄伦伯身上的欲火腾然而起，大步跨向后殿，那里尚有一具迷人的***等着他的宠幸呢。

李云龙等人吃好饭以后继续赶路，来到下一个小镇时，朱无云走过来对李云龙说道："教主，姐姐他们已经到了扬城，是叫她们来这里呢？还是？""扬城？"李云龙这时想起来在莫光给他的情报里面说是在扬城有一个百花宫的分支。

"这里离扬城有多远？"李云龙问道。"如果走水路只有一天的路程。"朱无云回答道。"这样吧！现在离武林大会的时间还早，你和我去扬城一趟。"李云龙想了想道。

"那夫人她们？"朱无云问道。"我让她们去开封等我们，反正这样用不了多少时间。"李云龙说完以后就去找蓝冰月了。

"夫君，什么事情？"蓝冰月正在和众女说笑，看见李云龙过来立刻站了起来问道。"冰月，我想去扬城一趟，明天你就带着她们去开封吧！"李云龙说出了他的目的。

"去扬城？有什么事情？你一个人？"蓝冰月联系问了三个问题。"我去扬城有些事情，另外朱无云的姐妹现在已经到了扬城了，随便跟她们商量一下阴阳教的事情。"李云龙道。

"你带谁去？"蓝冰月问道。"和朱无云两人去，人多了反而不方便。你就带着她们去开封等我，另外现在你们几个出去一定要带上几个护卫，加上飞凤卫我们一共有五十六个护卫，你按照个人的武功高低分配一下。"李云龙道。

"好的。"

吩咐好了蓝冰月以后李云龙就带着朱无云找到了当地的一个以捕鱼为生的壮汉，以重金买下了他的小船，这才扬帆北上。

以李云龙强沛无绝的真气，亲自操舟，小船倒也是疾行如风，在水面上轻轻点过。河的两岸风光无限，春华秋实，秋天的景致倒是令

他和朱无云两人有说有笑。

不到半日，行至扬城一带，正值夜晚，但是扬城还是那种喧闹的场景，处处皆是挂着红灯笼。画舫倚楼，丝竹乐耳，糜糜之音渐来。李云龙的小舟实在是破败不堪，在这里倒显得格格不入，有种令人无视的惨淡。

只是李云龙以英伟无匹的容颜，配上他淡然散出的气势，坐于船头，便可知他绝非常人。双臂轻摇，小船驶入了画舫林立的扬城胜地，烟花之地，渐渐使得水面倒映出万般倚红。“教主，听闻秦淮自古多美人，但是这里扬城也不错，我们不妨下船看看，更何况还可以补充一下粮食，顺便再换一艘大一些的画舫，我们这艘小船实在是太小了。”朱无云轻轻道，带着几分俏皮。

扬城是兖州大郡，非常富庶，和扬州有的一比。所以这烟花之地也特别的有名。

李云龙摇头苦笑：“天下间最美的女人，怎么会在这里，这里烟花之地，哪来那种惊艳的女子，不过换船之事倒是可行，在这种破败的船上，搂着你们睡起来的滋味，也的确是不尽如人意。”

朱无云的脸色顿时红了起来，这几日李云龙兴致所至，不顾白日黑夜，有时就和众女欢爱起来。众女自然也是配合至极，但以李云龙的强悍，所以她朱无云也没有逃出李云龙的手心。

说话间，前面一艘极大的画舫缓缓驶来，足有两层楼那般高，船上更是响起令人生厌的粗豪嗓音：“让开，让开，扬城太守在此，请诸位让一下，不知逸远楼的南宫嫣然姑娘可在此处？”声音遥遥传开。

李云龙顿时一愣，南宫嫣然竟然还在这烟花之地？但已来不及思索，那艘船已是近在眼前了。

就在李云龙想为什么南宫嫣然在这里的时候那艘画舫带动无数的水波，兼之无比巨大，所以迎面而来的气势迫人至极，四周有注意到李云龙一船三人的不由惊呼起来。

李云龙仰天长笑，声音盖过所有的声音，甚至连漫天丝竹音也压了下去，接着长身而起，脚底用力，真气磅礴，小船如利箭般射出，他的身形却在同时轻轻浮起，手臂搂着朱无云的腰身，从容上升，直

到落于画舫之上。那艘小船在此时传来惊天震响，硬生生破入画舫之中。

画舫受到这般的巨震，停止了前行之势，四周的声音也陡然静止下来，谁竟然敢这样直接面对太守大人。一队卫兵移了出来，带头的是一个手持铜锤的将士，怒声道：“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撞坏太守大人的船，是不是活腻了？”这声音即是刚才喊话的人。

李云龙洒然而笑，松开环在朱无云腰间的手，淡淡道：“今天好心出来玩玩，没想到遇见可了扬城太守这样的败类，借势而势，竟然敢这般大张旗鼓的逍遥自在，天地法理，难道就是用来约束这种淫官的吗？”(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四周几条画舫不少人均是看着道不尽洒然气质的李云龙，更有无数大胆子女子向李云龙频繁抛媚眼，这等的男人，绝对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存在，这种淡然间，散出的伟岸气势，有种无视一切的洒然。落在当头的将士眼中，自然又有一番的景象，李云龙的眼神有若实质般，刺穿他的内心，令他的气势被夺，向后退了一大步。

船体内传来一声尖柔的声音，冷然无比：“是谁在外面大声喧哗，太守大人不和你计较，你也不要欺人于顶，我灭绝离就代太守大人出面，小惩你一次。”

“哪敢劳凡灭大人，此次灭大人和武大人得空前来，已经是令扬城增光不少，这点小事，就不要影响了二位大人见一见逸远楼的当红花旦南宫嫣然的心情，只是下官近来听闻她和水月师尊走得甚近，所以下官也未敢有冒犯之心。”一声溜须拍马的声音响起，阴柔无比。

南宫嫣然怎么会在这里，李云龙心里充满着疑问，只是她不知道南宫嫣然在这里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念想间，李云龙洒然向前行去，带动四周空间的气势，那一队卫兵顿时如处旋涡之中，身形再也站不稳，东倒西歪，抱作一团倒在地上，唯有那名手持铜锤的将士硬是挺立着。李云龙淡然一笑，手掌轻轻探出，那名将士眼睁睁看着李云龙的手将铜锤掠去，始才反应过来，手掌回收时，李云龙已经铜锤在手，这种感觉玄之又玄，却又无比新奇。

“烟花河间，应当有不少姑娘的胭脂水粉，便让你下去闻上一闻吧，若是有命，以后也不要为恶，否则我会让你经历地狱之刑。”李云龙再踏前一步，手中的铜锤轻轻一抖，轻点在将士的胸口处，他庞大

的身形飞了起来，跃过船侧，直接落入河间，激起一团水花，连动四周一片惊呼。

两步之内，便让数十人的队伍无再战之力，令得四周船上的不少武林人士侧目。李云龙却毫不在意，踏入船体之内，大厅之间，一张桌子边，三人依次而坐，每人怀中还搂着一名妖娆的女人，烟花之气隐现，无论是眉宇还是面容，均被涂抹着一种极致的色彩。

左侧一人一身的官服，身形瘦小，长相猥琐，怀中却偏偏抱着一个丰满式的女子，向右的一人是一名壮汉，背负着一把长刀，神情倨傲，指尖有力，面前放着一大坛的酒。最后一人是一位文士，虽然长相奇丑，却偏偏作潇洒状，举手投足间有种风流之气。

看到李云龙跨入厅间，三人同时色变，抬头看来。那位官服男子更是将眼神落在朱无云的身上，这种极致的美丽，兼之异样的风情，天下间绝无几人。“你究竟是谁，转息之间，竟能悄然无声的踏入这里，在武林中也应当是大有名气之人，还望请赐姓名。”文士模样的人收眉道，那双眼睛本就狭长，现在更显细长，便如同眯成一条缝般。李云龙从声音判断出这人便是灭绝离。

灭绝离，地榜高手，为人贪婪好色，作恶多端，汉王刘邦手下。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你们的性命现在掌控在我的手里，象你这样的高手，现在竟然有这等闲心来秦淮烟花之地，只不知你志向何在，武林大会召开在即，这寻花问柳之事也不是什么平常的事情，只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碰上我。”李云龙手中的铜锤轻轻转动，吹动猎猎风势，朱无云一身衣物随之轻扬，如同仙女彩衣，这更是看得扬城太守满眼光亮。

冷哼声中，坐在中间的壮汉冷然道：“天下还没有人敢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我是武泉落，就来领教阁下高明，让你看看小瞧我们汉王府的下常。”

“青山隐隐红，江水粼粼白，孤陋寡闻之人，只配是坐井观天之蛙，你有何资格和我动手？”朱无云踏前一步，整个空间的气势陡变，仿若众人已是移步而出，再也不是身处船体之内，那种感觉都随朱无云心意而变。

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声清脆的女音，脆如孩童：“小女子逸远楼南宫嫣然，不知太守大人找妾身何事？”

回首间，另一座画舫近在咫尺，一位身穿湖绿色长裙的女子站立在船头之上，怀中抱着琵琶，清减神清，正是歌仙南宫嫣然。扬城太守无视李云龙的出现哈哈长笑起来，大声道：“未知姑娘最近可好，在下有兴能够见到姑娘真是十分的有幸。”

两船相触，停了下来，南宫嫣然抬眉看来，恰恰李云龙在此时扭头看去，待看清那伟岸男子神容，她问道道：“这位公子是？”

“在下李云见过南宫姑娘。”李云龙淡淡而笑，转过身去，正面对着她，将身后的两大高手视若无物，手中的铜锤尤在旋转，风势依旧。

第一百九十七章 南宫嫣然

李云龙身后的三人同时身体剧震，这名伟岸的男子，竟是江湖中如日中天的李云，怪不得有这般气势，这般胆魄，自己这些人哪堪有入他法眼的人物。听过南宫嫣然的话之后，四周画舫中更是传来阵阵女音，尽是在拼命喊着要嫁给艳侠李云之类的话。李云龙的称号除开李云之外，便有这艳侠一名，这自是以他强悍的猎艳本领得来，听说连天下第一美人晨月也收至后宫，天下间谁有这种福泽。江湖传言，艳侠李云，下至五岁女童，上至三百岁老妪，只要姿色尚可，均不会放过，这种以讹传讹，自是引来这许多的欢呼声，能入李云后宫，那是无数女子的无限梦想。

灭绝离和武泉落对视一眼，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李云龙变化放过他们的，所以展示一抹决绝，身体同时而动，一人手中的长刀斩出，另一人则是挥掌如兵，破空而来，在这种时候再不动，绝难有翻盘的机会。只是他们太小瞧了李云龙，且不说有朱无云在此，朱无云她一个人可将这两人斩绝，更何况李云龙已达到天榜至境，只要武功没有达到天榜的就无惧任何的攻势。

李云龙他知道这两个是那个什么汉王的手下，他听他母亲说过他们家和紫金帝国的另外三大王有仇，虽然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仇，但是今天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让他们离开，于是手中的铜锤转动突然加速，整间画舫内尽是真气鼓荡，并且铜锤诡异的渐渐脱离李云龙的控制，自然至极的飞了出去，并在空中不停的转向，那一抹真气承载着万钧之势，疾点身后的灭绝离与武泉落。

武泉落的长刀无论向何处转动，均摆脱不了铜锤气机的紧锁，而灭绝离的双掌轻扬，势若疾风，拍出无数掌影，身体却伺机而动，空中转折，突向李云龙。

铜锤在此时的旋转达到巅峰状态，铜质材质再也承载不了真气的满溢，锤柄与锤体分离，恰恰分向两个方向，轰向灭绝离和武泉落。这两人本属武林中的顶尖好手，更是已经达到地榜之列，但却在李云龙的面前，泛不起半丝的强势。

锤体震在武泉落的长刀之上，散出轰然声响，那柄长刀化为片片碎片，散落地上，但锤体的去势未消，轰在了武泉落的胸膛之上，暗藏在锤体中的真气散出，打在他的身体上，但锤体依然带着武泉落的身体向后退去，撞在厚重的木壁之上，破开一道破损长口，跌进河水之中。

同时，锤柄与灭绝离的双掌碰撞了数百下，每一下都重若万钧，灭绝离的身形一退再退，那锤柄传来的阵阵巨力，震动的他内腑颠簸，难受至极。

退至甲板之上时，李云龙的身形闪动，出现在灭绝离的面前，大手制住了锤柄的转动，此时恰恰灭绝离提起的一口真气耗尽，正欲转气之际，得此良机，暗呼侥幸之际，李云龙的手慢慢递出，印在了他的丹田之上，真气外出，使他飞退着撞上旁侧一艘船的外壳，再经由反震，跌落水中。

转眼之间，两大高手当场战死，命丧水河之中，仅余下在厅间呆若木鸡的扬州太守。那三名烟花女子，则搂在一起，畏惧的看着李云龙，英雄无敌。

不过在李云龙旁边的朱无云非常不解李云龙为什么这样做，灭绝离虽然好色，但是也是一个地榜高手，更重要的他是现在紫帝国汉王的手下，现在李云龙杀了他们一点也没有好处，而且因为这样得罪了汉王，让他多了一个仇敌。

“扬城太守，在下李云，这烟雨繁华之地，怎会滋生出你这种人来。一个朝廷命官既然不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在这里寻花问柳，唉，歌仙既然来了，不如就移步进来吧，我也想听一听你唱歌的神髓，只是不知我有没有这个机会。”李云龙对着身前的扬城太守淡然说来，后面一句却是对着南宫嫣然说的。

“李公子有此吩咐，嫣然不敢不从，若是没有公子出面，嫣然也不会献艺于此。”南宫嫣然微一欠身，悠然道，面对着李云龙这样的高手，她自是不会出言拒绝。而且刚才她见到李云龙就立刻想到了一件事情要李云龙帮忙。

南宫嫣然移步而来，南宫嫣然是一位容色绝美，肌肤胜雪，洁白如玉，身段窈窕，国色天仙的美丽的少女。绝色少女身着一件素白的罗裙，，温婉典雅，柔静淡然，一路走来，摇曳生姿，飘然若仙，剪

水之眸顾盼之间，有若蒙上一层水雾，欲语还休，楚楚可怜，让人不忍伤她之心。只是她的姿色比之晨月来还是有一段差距。李云龙坐在椅间，朱无云站在他的身侧，看着南宫嫣然，不知道在想什么。扬城太守却主动搬来凳子，放在南宫嫣然的身后，这些事自是不用李云龙吩咐。

“城府大人，为何不令人把酒席重新收拾一下，让我们再借势饮用一番，这样岂不美哉？”李云龙洒然道，含笑看向扬城太守，丝毫没有把他放入眼内，这种人杀之无用，倒不如随他去吧，况且汉王属下被杀二人，他必然脱不了干系，最后的结果，尤为可知，便让他逍遥快活一段时日吧。(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扬城太守点头称是，勤快的如同打杂的伙计，将原来抱成一团，躲在一边的三名烟花女子唤了起来，将酒席撤了下去，接着又换下一桌新的饭菜，速度惊人。他现在可不敢得罪李云龙，李云龙连汉王的手下的敢杀，虽然在他的后面还有更强大的人在，但是现在他不敢得罪李云龙。毕竟他的主人的计划要紧。

朱无云坐在李云龙的身侧，而扬城太守由于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却只是干巴巴的站着，一派讨好的模样。“太守大人，一起坐下吧，这种时候，就是要诚心倾听，所以不要分心它处。”李云龙好笑的看了他一眼，摇头道。

“有李少侠在的地方，哪有我坐下的机会，我就直接坐在旁边就行了，请李少侠不用挂怀。”扬城太守满脸堆着笑意，刚才李云龙看他一眼把他看的心惊肉跳，还以为李云龙看出点什么来了，不过马上恢复了平静，但李云龙的脸色一沉，他便极是迅速的坐至厅旁的矮凳之上。官场之人，自是长于察言观色的本领，更何况在李云龙的面前，他现在除了讨好，再泛不起任何的反抗情绪。

李云龙再没有说话，向南宫嫣然点点头，他虽然听过南宫嫣然的歌仙之名，但是没有听过她的歌，所以现在他对此充满了期待。

南宫嫣然微微敛眉，坐于凳上，端坐如钟，指尖滑过琵琶弦，乐曲流淌而出，口中如痴如醉的仙音轻吐而出。扬城太守顿时神魂颠倒，展出一副陶醉的模样，不过如果这些看的话会发现他眼里时不时的冒出一道精光，显然不是既然人物。而且南宫嫣然的仙音显然是非常美妙的，不过在曲中在歌词中充满了一股道不尽的愁绪。

蝶影彩云归，晚霞红巾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南宫嫣然轻唱起来，这种极致的噪音倒是令李云龙一震，果然是有歌仙之名歌艺真是她的长处，只是这如深闺怨妇般的曲子，透着一股道不尽的缠绵之意，眉宇间升起一股浓烈的失落。李云龙隐约觉得这里面的失落与他有关，但是他不知道这为什么和他有关，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曲终了，李云龙拿起酒盏，将酒一饮而尽，豪迈洒脱，令得朱无云的眼睛一亮，又想到了床第之欢，顿时有种兴奋掠过心头，这便是这连日来夜夜笙歌，天天鱼水之欢的结果，令得朱无云乐此不疲。

“太守大人，这艘船已然尽破，不如趁机修整一下吧，修好后便借你这船一用，不知谈守大人可有反对之意？”李云龙看向扬城太守，已下逐客之令，但这种征用船只的方式，扬城太守自是不会不同意。

南宫嫣然微一欠身，眼波流转道：“李公子，妾身刚才所乘那艘船为逸远楼的顶级画舫，较之太守大人的这艘船更加实用，倒不如用我们的那艘船载李公子一程吧，这样明晨便可起程了，不致于耽搁李公子行程。不过……”

“不过什么？南宫姑娘有话请说？”李云龙笑道。“这，等一下再说吧！”南宫嫣然想了想道。

而扬城太守本来哭丧着的脸顿时释然，就差上前抱着南宫嫣然的腿，叫声几声亲娘了，这艘价值不菲的船若是被征用，就断然再无取回的可能，为了他主人的计划，他现在也不敢有任何的不满，况且李云龙刚才在谈笑间便斩杀顶尖高手的景象，还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也好，如此我们便过去吧。不过太守大人，你是聪明人，我到扬城这里的消息，若是传了出去，待我回来时，一定会好好招待大人的。而且我此行漫长，盘缠也未带许多，大人不如就此献出一些，也算是尽一下地主之宜。”这番话说的恩威并施，自然是令扬城太守没有任何的拒绝机会，唯有笑着点头答应，并献上三十万两银票。这种方式，倒也是特别之极，直接从太守手中索要钱财，还这般的光明正大，令人啼笑皆非。

同时也让李云龙知道了这江湖中人的厉害之处，也是将来他建立帝国以后大肆打压江湖中人的根源，因为他不允许他的帝国官员象今天一样被江湖中人任意玩弄。虽然现在他的身份是江湖中人。

接着，李云龙当前行去，朱无云的长袖轻卷，带动南宫嫣然的身形，几人的身形飘飘而起，踏入逸远楼的主船之上，这里的确是较之刚才的船更坚固，而且布置得也更显雅致。

第一百九十八章 上官如颜

看着李云龙他们远去的身影，扬城太守眼色阴沉，寒光直冒，这时一个黑衣人来到扬城太守旁边，道："大人，为什么不解决他们？"

"你知道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现在解决他们起不是坏了主人的大事？"扬城太守阴沉的脸道。

"可是他们过程杀了汉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向汉王交代？"黑衣人问道。"交代？嘿嘿，当然是如实交代啦！如果不是无了主人的大事今天我一定要让这个李云不得好死，不过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汉王的人，但是，嘿嘿，以后他有的麻烦了。"扬城太守道。

李云龙刚刚达到逸远楼的主船之上，踏入厅间，一位老鸨模样的人便扭着身子行来，涂抹的极为艳丽，只是细看之下，长相还算是不错，而且徐娘半老，风韵优存，她正欲开口说话，南宫嫣然却先行说道："容妈妈，这位是近日江湖中极富盛名的李云，现在想借我们的船一用，明晨起程，就请容妈妈告诉诸位姐妹，在李公子没有离开前，就不要再踏足这三楼之地，明天将男人们都打发了吧，说不定我们要北上一段时日。"

这艘画舫共分为三层，高大坚固，本是逸远楼在扬城河间揽客的招牌，内里的装饰仿照逸远楼的奢华，扑面而来的即是一股女子的胭粉之气。只是若是随李云龙北上，这必然会失去那种日进斗金的机会，这个时间，借武林大会之时，许多世家富豪，均至紫金帝国，这扬城烟花之地，自然是至妙的去处。

李云龙听了南宫嫣然的话脸色一变，江湖上的歌仙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他为什么要在这烟花之地？难道她有什么目的不成？

那老鸨听了南宫嫣然的话顿时色变，眉毛一竖，正欲开口制止，朱无云却是一声娇哼，一道惊雷响起，将厅间的那张圆桌震的粉碎。"我家夫君的命令，你不用拒绝，只管照办就是。否则那张桌子就是你的下场。"朱无云的脸容上登起一抹煞气。在她的眼里虽然对李云龙所做的事情不清楚具体的原由，但是她要做的是绝对的服从。

"哟，武林人士就了不起了？不就是杀几个人吗，我这个人只认钱，大不了把我的命拿去好了，让我跟着你们离开这里，我可不干，

你看着办吧，我就不信你真能把我杀了。”老鸨耍赖般嚷了起来，一副泼妇的模样，这种地方，自然需要这样的人。

“就算不是在江湖混乱的年代，杀几个人也属正常，刚才容妈妈可能没看到扬城城的下场，如果容妈妈还不想改变心意，那么我不介意外面河中再多一具喂鱼的食物。”李云龙的眼神看向老鸨，一股无法传言的感触泛入了她的心底，内里带着无比惨烈的杀气，甚至一股血腥味充斥在她的体内，她再也受不住，惊慌起来。

“公子不要杀我，我随公子离开就是。”老鸨大喊起来，惊惧着，一屁股坐到地上，那条修长的大腿，露了一截出来。

李云龙洒然而笑，将刚才扬城太守上交的三十万两银票中，取出十万两，递到老鸨的手中，安慰道：“容妈妈，我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这十万两银票，就当是给你的补偿吧，不过请容妈妈千知你的各位女儿注意一下，一切照旧，虽然没有男人，也要像平常一样生活下去。”

容妈妈的心神这才微微回复一些，伸手接过银票，畏惧的看着李云龙，这个男人时而杀气腾然，时而又这般阔绰，令人更加的骇然，但既然有钱可拿，她的脸上马上浮起老练世故的表情道：“多谢公子了，我一定会好好招待公子，不知公子想去何处，我们明早就起程，要先补充一下食物之类的东西。”

“不用，现在还没有决定，容妈妈你先下去吧！我和李公子还有些话要说。”南宫嫣然看了看李云龙，对容妈妈道。

李云龙一楞，刚才听到南宫嫣然说要北上还不清楚南宫嫣然说的话的意思，但是现在听南宫嫣然这么一说李云龙觉得接下来李云龙一定会说出他的目的，而且和自己有关。

容妈妈露出原来如此的眼神，看了看南宫嫣然，又看了看李云龙，笑道：“我知道，我不打捞你们了，慢慢的玩，玩的开心一点。”说出就扭着身子向外走去。旋即令人将那张被朱无云震成碎片的桌子收拾干净，又换上一张桌子。

南宫嫣然一听容妈妈的话就知道容妈妈误会他的意思的，于是她的脸色红红的，不过马上平静下来了，对李云龙说道：“李公子请坐。”

李云龙一点也不客气的坐在南宫嫣然的旁边问道：“不知道南宫小姐要和我说什么事情？不会是要和我那样吧！可是我们才刚认识，怎么可以马上要这么做呢？我想南宫嫣然小姐也不会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对我有好感，所以要奉献自己吧！”

南宫嫣然脸色一红，白了李云龙一眼道：“公子再这样说，我，我。”

“我什么？是不是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很高兴的，虽然我有很多女人，但是再多一个江湖上有名的歌仙南宫嫣然小姐还是非常乐意的，当然你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能不能吃的消，我保证每天都能够让你快快乐乐的。”不知道为什么李云龙看见南宫嫣然就喜欢胡说八道了。

“……”南宫嫣然从来没有见过象李云龙这样和她说话的人，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哈哈，你不说我就当你默认了，想不到我李云今天的运气这么好，一到扬城就有这么一个绝色的美女投怀送抱，哈哈，为了能够得到南宫嫣然小姐这样的绝色美女我们来干一杯。”李云龙拿起桌子上的酒大笑道。(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李公子要想我做你的女子没问题，不过要先为我办一件事情，到时候不需要李公子的要求我南宫嫣然也会自存枕席。”南宫嫣然突然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李云龙说道。

容妈妈离开大厅，刚完成了李云龙吩咐的事情正想回去休息，但是一个声音叫住了她。

“容若蓝，没想到你还是这般的善于伪装，你我近五年没见了，上次我来逸远楼时，你还没有这么犀利，现在却已是工于长谋了，这是姹女教的喜事。”一具治妖的躯体在此时却突然出现在容妈妈的身后，并顺手摘下那层蒙面的黑色细纱，露出了她那绝色容颜。

容妈妈的身体一颤，本已是转过去的身体，再回过头来，侧面看向这个突然出现在身红的女子。待看清她的容颜时，更是惊慌不堪，弯腰行礼道：“未知教主来此，姹女教护法左使拜见上官教主。”

这个女子赫然就是上官如颜，姹女教教主的师妹，姹女教的背叛者。

“容护法，五年不见，想不到你越来越厉害了，既然把江湖上有名的歌仙都收入你的手下，看来你是我们姹女教百年来功劳最厉害的人了。”上官如颜娇哼道，这个容若蓝是当年跟着她上官如颜反出姹女教的一个得力手下，也因此而被姹女教抛弃。

“歌仙南宫嫣然怎么是我能够请的动的，她在我这里是她自愿的，而且我听说她在这里是为了能够报仇。”容若蓝笑道。

“报仇？难道是为了在腊月山庄她父亲死在李龙手下的事情不成？”上官如颜问道。“大概是这样，这个李龙也真厉害，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个山庄给消灭了。”容若蓝道。

“是吗？也许这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不一定，好了，不说了，我今天到这里还有要紧的事情。”上官如颜道。她不是不对这个腊月山庄感兴趣，而事为了她的计划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

“不知道教主此来有何要事？属下能不能帮忙？”容若蓝向上官如颜问道，因为她知道这个上官如颜几年来一直没有来找过他，但是今天却突然来找她一定有什么要事。

“我此来是要杀一个人，希望容护法能够帮我。”上官如颜冷冷的看着容若蓝道。“啊！难道这个人的武功比教主还要厉害不成？他是谁？”容若蓝问道，显然她被上官如颜的话所惊。

“他叫李云。”上官如颜回答道，她的语气很平常，因为杀一个人对她来说是最平常不过了，不管他是皇帝将军，还是平民百姓。

“李云？里面的那个李云？杀天魔宫的那个李云？”容若蓝惊讶道。“对，就是他，现在他在你这里，所以我要你帮忙。”上官如颜道。

“教主来了很久了是不是？”容若蓝问道。“不错，在李云还没有到船上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和你续续旧，明天再南下找他，想不到他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这样正好，在你的底盘上解决他更加容易了。”上官如颜冷冷的说道。

“可是他的武功这么高，会不会已经发现教主了？”容若蓝问道。“不会，现在南宫嫣然在他旁边，他的警戒性怎么会那么高，嘿嘿，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高出山的毛头小子，这样的事情如果在一

个老江湖手里是没有用的，但是在他的手里，嘿嘿，他将来连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上官如颜冷笑道。

这次上官如颜说对了，李云龙以为刚才他自己所用出来的实力已经让这里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危险，所以也没有起什么防范之心，更加不会想到在刚才对他像一只哈巴狗一样的容若蓝现在在和人商量怎么杀死他。也因为这样才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失败。

容若蓝点点头，他知道刚才李云龙已经没有对他有多大的防范之心，所以这个计划比较容易。

第一百九十九章 条件

“不过什么事情？”在大厅里李云龙问南宫嫣然道，同时心想这个南宫嫣然说的事情是什么，难道是……？

“帮我杀一个人，我就是你的。”南宫嫣然的眼睛里充满着仇恨，同时带着坚硬无比的眼神对李云龙说道。

李云龙心头一震，问道：“杀人？杀谁？”“李龙。”南宫嫣然咬牙切齿的说出了李云龙所猜测的两个字。“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吗？”掩饰着心里的震惊，李云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李公子不会是连李龙的事情都不知道吗？难道……”南宫嫣然有些疑惑的看着李云龙问道。“难道什么？”李云龙问道。“难道李公子和这个李龙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李公子你就是李龙？”南宫嫣然看着李云龙慢悠悠的说道。

李云龙听见南宫嫣然的话心里一惊，但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也看着南宫嫣然心道：“你说呢？你说我就李龙，还是不是李龙？”“看来李公子不是李龙。”南宫嫣然突然幽幽的说道。

李云龙一楞，问道：“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在李龙的身边有琴仙李清梦？”南宫嫣然道。“就是因为这个？也许李清梦现在有事不在我旁边也不一定，你这样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李云龙笑道，同时他也知道刚才南宫嫣然说李清梦的事情只是在试探他而已。

“还有一个就是李龙他以白道为敌，而你却以天魔宫这个黑道为敌，所以你和他不是同一个人。”南宫嫣然接着说道。

“就凭这个？在我眼里这个所谓的白道也不是什么好人。天魔宫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坏人，所以你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份量，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李云龙明显一楞，他想不到这个南宫嫣然和平常人一样，这个白道和黑道分的这么清楚。

“难道不是吗？能够攻击白道的人他是一个好人吗？他还会去攻击黑道上的同伴吗？相反，一个白道人士怎么会去攻击黑道上的人呢？”南宫嫣然有些天真的对李云龙说道。

李云龙无语，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南宫嫣然。朱无云道：“妹妹难道认为这白道人士没有坏人吗？”“这我也没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基

本上不会是坏人的，我行走江湖这么久他们出来都没有对我无礼过。”南宫嫣然道。

那是他们想在在你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已，李云龙暗道，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看了看天色道：“南宫姑娘，你的事情我答应你，现在天色已晚，我借你的床一睡。”说完不等南宫嫣然有所反映就拉着朱无云向里走，朱无云有些歉意的看了看南宫嫣然，然后跟着李云龙向里走去。

南宫嫣然狠狠的看了看李云龙，想说什么，但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等她想好了要说什么的时候李云龙和朱无云已经到了她的房间内了。

三更时分，六人的身影先后从走道里掠过，轻身功夫也算是高手，六人分成三组，一组进入李云龙左侧的房间，一组进入李云龙右侧的房间，还有两人在外面的走道两侧游荡。

南宫嫣然的房间内南宫嫣然的呼吸渐渐淡隐，每次的呼吸间隔很长，就好似动物进入冬眠般的感觉，在外面的人听来，几不可闻。实则是他在控制着真气的走向，练习他的内功。这是他的习惯，因为他的功夫基本上可以在他做如何事情的时候进行练习，所以今天也一样，只不过外面的六人的达到已经惊醒了李云龙，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动作，他不知道这龙人是谁派来的，所以他不想打草惊蛇。而外面的人在没有确定下来他的身份之前，决不会轻举妄动，怕会打草惊蛇，致让真正的李云龙逃去。就让他们做一回看门狗吧，李云龙的心中掠过一抹好笑的情绪，安心躺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朱无云的脚步声从走道中传来，那是一阵极轻的踩地音，显示出她的轻身功夫已入化境，足以排位天下天榜之列了，朱无云轻轻推开门，蹑手蹑脚的进来，怕是惊扰李云龙的休息。

感触到她的小心，李云龙感觉到一抹温情渐渐弥漫开来，舒散至身体的每个角落，缓缓睁开了双目。一张绝色清秀的脸庞离他的脸容仅有两指之隔，双目中展出的情意能够融化铁器，一抹处子的清香荡入李云龙的鼻孔，让他深呼吸一下。

看着李云龙目中的光华流转，七彩变幻，朱无云的脸上登上一片羞意，娇怯道：“夫君，你醒了，我给你去热茶。”说完扭着身子转去，点燃房间里的炉子，少顷之后，一股浓烈的茶香充斥在房间内。

“你怎么不睡觉？我睡了多久了？”李云龙记得在他把朱无云带进南宫嫣然的夫君里的时候也不管这床是南宫嫣然的，就拉着朱无云大战了半个时辰，然后就沉沉的睡去。

“才半个时辰，我吗，不睡觉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每天夫君要我一次就可以了，否则五年以后我身上的欲火还没有发泄出来就麻烦了。”朱无云笑道。

“是吗？放心，你这么多姐妹我都不怕。况且不是还有五年时间呢。”李云龙笑道。

“也是，对了，夫君，外面走道两侧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一直在注意着我们的房间，是谁啊？是不是天魔宫的人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朱无云说至最后，移步李云龙的身侧，探低身子，倾在他的耳侧，声音细不可闻。

李云龙微微一笑，右臂前探，搂紧朱无云的细腰，大嘴在她的耳侧轻语道：“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们不是什么天魔宫的人，如果是天魔宫的人的话也不会派这些武功低微的人过来，要派也要派那些武功高强的人过来，否则的话派来的人也是送死，我想他们是看见了我进了这船，而他们不能进来而忌妒了，所以才派这些人来，毕竟南宫嫣然在江湖上有些歌仙之名。”如此亲密的动作，虽然已经和李云龙和过更加亲密的动作了，但还是让朱无云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脸上的表情也是相当怪异，但在李云龙开口说话时，渐渐放松下来，脸色变得滚烫起来，娇首埋在李云龙的颈侧。李云龙的嘴唇正好吻在她的耳垂上，让她一声嘤咛，钻进了李云龙的怀中，这真是一个容易动情的女子。(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李云龙猜对了，这些人是这烟花之地的那些公子哥因为李云龙上了这船而他们不能上来，所以因此起了嫉妒之心，而派人上来解决李云龙的。

隔壁两间房内的呼吸声陡然加速，被这种亲蜜的场景所震动，看来守心的功夫还是差上许多。李云龙哑然失笑，眼中掠过一抹戏谑，大嘴在朱无云雪白的脖子上亲吻开来，细滑的皮肤传言出无尽的美感。

朱无云双手紧握，身体颤动起来，这一刻，她的心里升起无比的期待。虽然身心早已失守，但至这种场合，还是让她不知所措，只是

觉得身体传来一种道不尽的感触，似麻似酥，肌肤较之任何时候都要敏锐，喉咙里不由自主的发出缠绵荡魂的呻吟声。

一股焦糊的味道传来，朱无云猛然从李云龙的怀中坐起来，娇声道："唉呀，夫君，茶水快糊了。"说完后从床上飞身而下，迅速将炉中的火熄灭。挺起的隆臀后部下方，一滩湿痕显现出来，那是朱无云春心荡漾的证明，看来这丫头又是春心狂动了。隔壁的两组人掠过失望的情绪，落在李云龙的心湖至境，让他泛起了怪异的微笑。

一碗清香的茶水端至眼前，李云龙轻轻的闻了闻，有些委屈笑道："云儿，能不能不要喝啊，这股焦糊味都出来了。"那副委屈的样子让人心生不忍，尤其能激发出女人的母性，让她们心生爱怜。

朱无云什么都好，但是就是做东西吃就不行了，刚才在李云龙李云龙睡觉前说过醒来以后要喝一点茶，但是想不到朱无云她做的茶虽然香，但是却焦了。只是李云龙也不想想刚才要不是他也不会这样。

"不行，夫君，要不是你也不会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必须把它喝下去，来，乖，喝了它，这个是我第一次做的，你不喝也不行，大不了，以后云儿什么都听相公的，好不好啊？"朱无云不为所动，伸手捏住李云龙的鼻子，将茶给灌了下去。和李云龙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以后朱无云也没有刚开始那样小心谨慎了，有时候也会和李云龙开玩笑，就像现在一样。

李云龙的眉头紧缩在一起，那抹苦意在胸腹间徘徊，让人心生呕吐之感。他万万没有想到朱无云做的茶不仅是焦的，而且特别的苦。朱无云看见李云龙的样子则亲着他的眼睛，好似在疼惜着自己的孩子，柔情百转。动作是这般自然的亲腻举动。

船上的一个房间内，上官如颜正在对容若蓝发脾气，只听上官如颜道："李云龙现在住的那个房间旁边的人是什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这样我们的计划怎么实行？"

"教主，在这里其实我们姹女教的人只有我一人，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防备他们，所以，所以……"容若蓝解释道。

"我不要听你的解释，现在你想办法去解决他们，要是坏了我的大事，嘿嘿。"上官如颜冷冷的对容若蓝说道。

“是，教主放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保证不破坏教主的计划。”容若蓝低着头对上官如颜道，只是她眼里寒光闪烁，不知道在想什么。上官如颜没有多惑，只是冷冷的纷纷道：“那还不去办。”

“是，教主。”

第二百章 中毒

片刻之后，李云龙房门前的走道中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女子的娇笑声隐隐传来，一抹浓烈的香味穿过门缝钻进来，扑进李云龙的鼻孔中，外面应是来了一群船上女子。正多李云龙在猜测这些女子在干什么的时候，隔壁两间房门被打开了，各有四名女子闪身进入房内。

隔壁的那些人一时之间震愕在这种胭脂粉味之间，不知所措的看着四位艳烈的女人，浓妆艳抹，勾人心魄。娇语打闹，烟花女子很快便让四位窥测之人头晕眼花，沉醉在这种风情之中，跟着荡笑起为。

少顷，隔壁传来了呻吟声，男子仿若被压抑了很久的欲火一朝点燃，野兽般的吼叫显示出他们正在冲刺着，驰骋在女人的躯体上，女人的喘息声也形成一曲美妙的乐音。虽然李云龙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觉得应该是在船上的护卫发现了他们，才这样做的，于是李云龙他好整以暇的坐在椅子上，轻饮自己热的一杯清茶，然后才悠然打开房门。拉着朱无云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在走道两侧的那两个人，也被另四位女子带走，空余下一抹艳香。整了整衣冠，施然出门而去，堂而皇之，大摇大摆的走向南宫嫣然现在住的房间。

在李云龙离去近半个时辰后，春情勃发的声音渐行渐远，一切趋于平静，两侧房内的那些人这才想起要做的本份事情，认真窥测着李云龙的房内影像。被子还在高高耸起着，显示着内里还有一人在躺着，四人的脸色终于恢复正常，接着又在女人的身上留恋忘返，荡笑声不绝于耳，楼下可闻。

而此时李云龙和朱无云已经在了南宫嫣然现在住的房间内，同时天色已亮，南宫嫣然也已早早的起身。

“嫣然小姐，不知道昨天晚上睡的可好？”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因为刚刚起来而神情有些懒散的南宫嫣然，同时叫的也十分的亲密。

南宫嫣然眉头微微一皱，也许是李云龙这个称呼的关系让她觉得有些不适应，但还是笑着回答道：“嫣然昨天睡的自然十分的好，只是不知道李公子昨天睡的怎样？”

“哈哈，在嫣然小姐的床上自然的睡的十分的舒服，况且在我的身边又有美人相伴，其有不好之理？”李云龙哈哈大笑道，有着说不出的豪情。

南宫嫣然脸色绯红，她突然发觉刚才的话不应该说，同时也有点埋怨李云龙，觉得他不应该在一位美丽的女士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有些不悦的看了李云龙一眼，然后道：“李公子，请你自重。”

李云龙笑道：“自重？我怎么不自重了？难道我昨天晚上不是在嫣然小姐的床上睡觉？难道昨天我身边没有女人相伴？我说的是事实，不知道嫣然为何生气？请嫣然小姐说出一个理由来，否则虽然你是什么歌仙，但是我心里不服。”

“你！”南宫嫣然有些愤怒，从小到大他几时听过这样的话？沉默了一会儿她话峰一转道：“公子想这样说也没关系，不过公子对我昨天的条件还答应吗？如果公子能够完成昨天我说的条件的话我就是公子的了，所以以后公子怎么说也没关系。”

看来南宫嫣然真的以为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姐被自己杀死了，否则的话也不会为了杀自己而牺牲他自己，同时李云龙也暗自庆幸，如果不是昨天心血来潮到扬城的话，那么南宫嫣然就不会找上他，也不会让他杀他自己，而且还有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误会。

“我可以答应嫣然小姐，不过现在听说那个李龙在开封，我想嫣然小姐是不是跟我要求去开封呢？”李云龙笑道，因为只要到了开封，那么南宫嫣然对他的误会也就没有了。

“可以，不过在你完成我的条件之前不能碰我。”南宫嫣然想了想道。“这个嫣然小姐请放心，我李云虽然好色，但是不是急色。”李云龙笑道。

旁边的朱无云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暗自好笑，什么不急色？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不急色的话，那么别的男人就不好色了。

这时门声响起，容若蓝拿着几份糕点进来，她看了看众人笑道：“我就知道你们都在这里，这不，我马上拿了些糕点过来，你们慢慢吃，吃好了好办事。”容若蓝说话的时候看了看李云龙一眼，话里面也另有玄机。

“你下去吧！这里面没有你的事了。”李云龙拿了一块糕点咬了一口，对容若蓝道。容若蓝看见李云龙吃了糕点，眼角里露出了笑意，扭着身子边走边说道：“放心吧！我怎么会打捞你们呢？”

容若蓝出去以后李云龙道：“好了，现在是吃早餐时间，这个糕点不错，云儿你来试试，尝一下吧。”李云龙一定没有怀疑这糕点里面有问题，他说完以后就大吃特吃起来。

吃了一会儿以后李云龙又对朱无云道：“云儿，这个糕点真的不错，想不到在这里既然有这么好的糕点，和冰月做的差不多，你一定要试试啊？”李云龙指着一碟制作精致的糕点。转眼间看见那个歌仙南宫嫣然正在双眼发横，看着桌上，意思是“有我的份吗？”李云龙这时指着一碟对众人来说很平常的糕点对她道：“嫣然小姐，我想你平时吃惯美味的，可能对这些会不肖一顾，所以这点东西我就特地留给你吃的，你也要赏脸哦。”(手机阅读sdχsψ。com）

其实这留里南宫嫣然的是容若蓝拿来的最不好的糕点，不过能够在这里用来招待客人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里李云龙所说的差只是和其他的相比较而言的。

南宫嫣然道：“为什么我和她比较，我的这么差，她的这么好？”说完指了指朱无云。“因为她是我的女人，而你不是，如果你是我的女人的话我一定会把最好的留给你。”李云龙想了不想解释道。

朱无云这时道：“南宫妹妹，我吃不了这么多，这点给你吃吧！”说完就拿了前面的那些糕点放在南宫嫣然面前。

这时南宫嫣然到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她对朱无云道：“姐姐，我，我是开玩笑的，其实我根本吃不了多少。”是啊！自从南宫嫣然知道他父亲死了以后哪还有什么心情吃东西，平时在众人面前谈笑如常，但是又有谁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黯然伤神。

李云龙怎会知道南宫嫣然现在的想法呢？他笑道：“云儿你也老大不小，不要和这个小丫头一般见识。”

正吃得正津津有味的南宫嫣然听到李云龙的话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舒服，皱起眉来，恶狠狠的看了李云龙一眼，佯怒道：“你说什么丫头啊，再说，再说我就？”

李云龙看见了南宫嫣然的发过来的眼神，马上打了一个冷颤，连忙道：“你就怎么样？我说嫣然大小姐，我可没有得罪你啊，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好不好，我想如果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会想入非非的了。”说完装作怕怕的样子。

南宫嫣然见李云龙怕自己怕成这个样子，真是有色心没色胆，一副无他好气地道：“我就是要你想入非非怎样？”说完就后悔了，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时朱无云突然皱了皱眉头，李云龙还想对南宫嫣然开玩笑，但是他看见朱无云皱眉头的样子问道：“云儿，怎么了？”

朱无云闭上眼睛没有回答李云龙的话，她先自己默运功一会儿，然后睁看眼睛看着李云龙道：“夫君，可能我们已经中毒了。”“哦，啊！什么？你说我们中毒了？”李云龙一时没有反映过来，一直到过了一会儿才反映过来。

“是的，在这糕点里有毒，我现在发现我的内力正在慢慢的流失。”朱无云向李云龙解释道。听了朱无云的话李云龙马上运功检查一下，发现果然就象朱无云说的那样内力在慢慢的流失。

李云龙向南宫嫣然看去，他想是不是南宫嫣然发现他就是李龙了，所以才故意安排的，但是没有等他说话南宫嫣然就道：“我不知道。”“夫君，这和嫣然妹妹没有关系，刚才老鸨拿糕点来的时候嫣然妹妹的表情显然也不知道老鸨要拿糕点来的，所以下毒的人可能和老鸨有关系。”

想不到啊！想不到昨天这么顺从的老鸨既然对自己下毒，李云龙只是后悔不已，早知道就……“现在怎么办？”李云龙现在真有点紧张，如果现在来你个高手的话他一定会死在这里。

“我们先离开这里，去找大姐他们，这样我们就安全了。”朱无云回答道。说完就拉着李云龙站起来。但是就在这时房间内进来了许多黑衣人，他们拿着大刀向三人杀来。

李云龙一个错身避开两名欺身而至的黑衣人，右手一击就将其中一名打飞出去。黑衣人中的其中一个人一个跃身接住被李云龙打飞出去的那名黑衣人，在半空中翻了个圈之后落到地上，看着李云龙再把另一名也给打飞出去，他扔下了手中的黑衣人后又扑向另一名。

这时黑衣人中一个领头的从黑衣人中跳了出来，站在了众人前面，朝着众人微微点了下头，声音却是冰冷的说道：“李云，现在你身中剧毒，不如束手就擒。”

“少说废话，看招。”李云龙冷哼一声，脚下一挪，螺旋九影立即施展起来，身形竟是诡异的朝着那个领头的黑衣人攻了过去。

却见这个领头的黑衣人原地不动，左手成爪的托于右手臂下，而右手也同样伸出五爪，等到李云龙突然双指连点时，觉然才快步的攻向了李云龙。身形竟是凌空冲射而出，双手均成虎爪的朝着李云龙舞去，同时也避开了李云龙的一指。

第二百零一章 诸葛英

“龙爪手？”朱无云的声音惊道，“夫君，快避开，不然你铁定内伤。龙爪手是不能和他硬拼力道的。”

李云龙稍稍一惊，然后运起螺旋九影，朝着旁边一动，待到停下来时，却已经站在了黑衣人的数十步外的地方。李云龙眉头挑了一下，双手轻轻的抖了抖，然后笑道：“既然你给我们露了这么一手武功，我也要露一下武功给你看才行啊。”

只见李云龙拔出龙泉宝剑，嘴里同时喝道：“看我天外飞仙。”紧接着却见空气突然一荡，然后就是数道劲气逼射而出。众人只看到数道剑气所带出的劲气如同涟漪一般，在空气中带出一长串的波纹，但是速度却是朝着那个领头的黑衣人迅猛的射了过去。

那个领头的黑衣人心下一惊，朝着旁边一挪，数道剑的劲气只是在其脸上留下一道血痕，然后就射向了远方。待到他刚站稳脚步，却感觉一道劲气突然迎面而来，觉然想也不想就一个打滚的从地上避开，却见劲气无声无息的射入屋顶，除了在木片上留下一个指间大小的洞之外，周围更是连一点裂缝都没有。

这时李云龙郎声道：“不知道前辈和我们有什么仇吗？值得你们兴师动众的来对付我们啊？而且还以多胜少，又下剧毒，实在是有失武林规矩，也不怕他人耻笑，也难为你们是江湖好汉！”这小子，一下子就这样说，而且一点面子也不给对方留。其实他也是为自己创造气势，在心理上给对方一个重击，这也是所谓的攻心术。同时他也收起龙泉宝剑，龙泉宝剑虽然威力巨大，但是在这本来就不太大的房间内很难发挥它的优势。所以现在单打独斗他觉得还是不用为好.本来刚才黑衣人的背后偷袭，已经使李云龙心头火起，在加上他知道这里敌人众多，自己又身中剧毒必须想办法脱身，需要时间，所以将一篇问话，变成了义正严词的责难！黑衣人诸葛英那在江湖上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什么时候挨过这种批呀！今天要不是上官如颜的一个命令怎么会在这里，现在被李云龙责问的已是老羞成怒。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那诸葛英练的离火真气，本来就性子火暴，气的须眉乱颤，微哼

一声，对李云龙道：“好小子，你爷爷怎么做事要你管啊既然你不服气，就把你的手段露出来！”

“既然前辈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看了一眼旁边的黑衣人道：“你们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上啊。”这嚣张跋扈的样子可把诸葛英给气的哇哇直叫，“你小子是找死，也怨不的我，”说完挥掌就打了过来。刚才的一席话可把旁边的南宫嫣然吓坏了，暗道：这李云龙想是脑子进水了，这个领头的黑衣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高手，现在李云龙身上有毒，怎么会是他的对受？于是不尽脸上为他露出了担忧之色，可朱无云脸上却露出了嘉许的笑意，这也是李云龙的聪明之处，他明知道这当世的大高手，对着这么多人绝不会不顾及自己的颜面去联手对付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后生小辈的，才敢那样骄横。

这时李云龙对朱无云传声，要朱无云想办法突围去找她的姐妹。朱无云虽然有点担心李云龙，但是她知道这是她们唯一的办法。

船上的另外一间房间内容若蓝不解的看着上官如颜，问道：“教主，你为什么现在不知道动手？”“呵呵，如果不是昨天晚上正好在这里看见诸葛英他们我一定会自己动手的，不过现在吗，嘿嘿，有人带劳不是更好，着说现在他们的药性时间还没有到，他们就发觉自己中毒了，如果我自己动手的话说不定还有些麻烦，现在就是他们死光了也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更好。”上官如颜笑道。

南宫嫣然的房间内，李云龙见那诸葛英含愤出手也不敢大意，他也是想摸摸对方功力的深浅，不闪不避挥掌运起了七层的圣天真气以推窗望月之式就迎了上去。那诸葛英怎么也没想到，这对面的小伙子竟然胆子这么大，一上来就和自己硬对硬的拼开了功力。不觉得心里一喜，暗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本来他就对自己的功力极是自负，再加上他现在还一直怀疑，虽然你李云有些名气，但是就凭你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从娘胎里练功，到现在还能有多大的成就。

一见李云龙迎了过来，暗自将功力运至八层。大喝一声，双掌齐出，夹一股炙热狂飙和“嘶嘶”怪响，就罩向了李云龙，要知这离火真气可是诸葛家族的不传之秘。神功出自“离火真经”，这乃是当年诸葛先祖遗留的一部武学密典，其修炼过程完全和其它练功方式相反。

功成之后掌风既带至热，击中人畜，均将昏迷，全身发红，身体火暴欲裂，实乃狠毒无比的技艺，若神功练至大成，亦可产生热焰围身忧如道家护身罡气，若以兵器袭击环身热焰罡气，也会由兵器传导而来。万辛此功因其修炼困难，不易成功，以至诸葛英现在也只是练到了七层火候！

李云龙现在也感觉出对方离火真气的厉害，圣天真气也发挥了它不可思意的功效，周身罩起了一团茫茫的金气将李云龙的身体紧紧的裹在其中，同时势道不减硬接了那凶猛的一掌。

“轰~~~~”的一声爆响空气为之一滞，似是有爆炸燃烧，空气中还飘着一股烈焰燃物的刺鼻味道，周遭躲不及的黑衣人被气劲的余波扫的是哭爹喊娘的，真气所到之处，浑身水泡。

李云龙也被强烈离火真气震的手腕发麻站在原地晃了一晃，功行一周确定自己没有受伤，脸上露出了笑意，再看诸葛英被李云龙的圣天真气差一点将自己的全身功力震散，双脸红如番茄，后脚跟一挪，想后推了一步，这也证明了两个人的优胜略败。

诸葛英运功压住了起伏不定的真气，苦笑了一下，心道：自己的八层功力居然让人家随意一掌逼推了一步，这是自己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残败。他那知道并不是他的功力和李云龙相差的太多，而是李云龙的圣天真气由于融合了霸气决本来走的就是刚猛的路子，练就的体内三未真火，也就是他离火真气的客星！

这一接手诸葛英证实了江湖传言所言不需，明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可现在骑虎难下。继续打吧，自己的一世英明就要赴诸流水，也惹来人家笑话。不打吧！主上给他们的是死命令，回去没法交差，也许还招来杀身之祸，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在人家的手里！诸葛英一咬牙，看了看后面的黑衣她，向他们使了个眼色，都是老江湖那有看不出诸葛英是什么意思的道理啊。”

诸葛英的手下知道现在也顾及不了自己的身份了，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将主上交代的任务完成，才能换来他们家人的安全！再说也不宜久战，趁着对方的援兵未到之前，尽快的拿下李云龙。

“李少侠刚才的豪情壮语我诸葛英也领教了一番！既然你想一试我们的小把戏，我也不能叫小兄弟你失望啊！不知小兄弟有没有胆接我们这些人的五十招啊？如果你能接的住我们联手的五十招，今日之事

就全打给小兄弟有个面子，我们拍屁股走人，要是你接不下，就请你跟我们走，你说怎么样啊？“到底是老讦巨猾，诸葛英说的两句话就套住了李云龙的话，还卖了李云龙一个人情。

虽然话说好听，可也免不了被众人的唾弃，首先南宫嫣然就沉不住气了，骂道：“也难为你们也是成名几十年的一代枭雄了，这话也说的出来！连我都觉得脸红。”南宫嫣然一阵痛责，使得诸葛英从脖子红到了耳根，可假意没有听到，也不答话。回头又对李云龙道：“李少侠有胆你就接，没胆你就趁早跟我们走人，日后留有想见的情分。”

李云龙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江湖老前辈竟然这么不顾及自己的身份能说出这样的话。可现在也没办法了，谁让自己刚才发此大话。不过如果这样朱无云的瞳人就更加容易了，反正自己现在还能够坚持一点时间，就痛痛快快大杀一次。

“嘿嘿~~~~一”李云龙笑道：“既然前辈这么看的起我，那我今日就斗胆领教一下你们的高招了。”语毕，怒目一张射出两道刺人的寒芒，一扫眼前的黑衣人，伸手从背后“镗锒”一声再次抽出了龙泉剑对那些黑衣人道：“动手吧！”谁知那诸葛英两眼一瞟朱无云和南宫嫣然两人而不说话又看向了李云龙。

不用问，李云龙也知道了他的意思，他是怕朱无云等人为自己援手。“哈哈哈哈~~~~”一阵震策船舱的长笑，“你们也太小人之心了，今日要有人替我援手，我就自刎于你们面前！”李云龙也是怒极！不待他们答话，纵身一约飞起三丈多高，洒出满天剑花就攻向了众人！

朱无云和南宫嫣然对李云龙不畏强敌的精神极是赞许，可同时也担心他是否能接的住这当世一个天榜高手和众人的联手，南宫嫣然瞪大了双目观察着战局，在心里也为李云龙捏了一把汗！不过值的庆辛的是诸葛英规定了五十招的限制。

而朱无云则在暗自观察周围，因为她知道在这些人后面也许还有更强大的敌人，所以她要去把她的姐妹们马上找来，否则的话李云龙刚才的努力白废了。朱无云发现这房间的后面有一扇窗户，她大喜，乘众人在大战，南宫嫣然这个歌仙也在注意战场的时候身体慢慢的向后移动。

第二百零二章 大战诸葛英

诸葛英那些人都是老江湖了，一见李云龙以苍鹰搏兔之势俯冲了下来，也不想掳其锋芒，都运起了身法躲了开，迅速的又收紧了战圈，将李云龙紧紧的圈在其中，以牵制他凌厉的攻势。

但是李云龙也是聪明人，怎么看不出他们的心思啊，攻势依然不减，以龙泉剑法就和那些黑衣人战在了一处，可他左手始终蓄以圣天真气，以备不时之需。

诸葛英见李云龙剑夹劲风，幻化出漫天的剑影，摸不清底细也不敢硬接其锋，随即闪身出掌，上拍剑身，中袭李云龙的“笑腰”诸穴，也只是一味的游斗。这游斗其中可是有名堂的，看似游斗，其实这个老贼早以将他赖以成名的离火真气步满全身，在周围编织了一道气网，以牵制李云龙凌厉的剑势。

李云龙这时也感觉到自己出剑的困难，好象有着万钧之力压制着自己的胳膊，他深吸了一口气，将八层的圣气真气贯注在天龙剑上，才减轻了那份力道。不过由于他身上的中毒的关系，他的内力流失的非常之快，现在的八层圣天真气只是平常的七层水平。

同时他毕竟面队的人中有一个是当世的天榜高手，三十招刚一过，就觉得发至诸葛英身上的一道热列般的真气更是强烈，这时的黑衣人群除了诸葛英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在和李云龙打斗外其他的早以受不了这退至了七八丈开外，才免强脱离了这霸道的气流，场外能抵受住这不同的三股罡气的也就剩南宫嫣然了，在离战圈的三丈左右，手中也蓄满了真气，以防南宫嫣然不支！

而在和诸葛英联手斗李云龙的这个年轻人名字叫诸葛均，诸葛英的小孙子，诸葛家的武学奇才。以二十五岁之龄达到地榜二界水平。

在江湖上南宫嫣然是以歌仙而闻名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她的武功有多厉害，不过现在她也和李云龙他们一样中了毒，既然还能够发出强大的真气，至少说明她的武功已经达到先天之境，也就是一流高手水平。

同时南宫嫣然她也知道诸葛英是只达目地，不择手段之人，虽然李云龙把话说死了，可是人家毕竟是在自己这里中毒的，就算自己在

这里助助威也好啊！这时看着场中的众人，尤其那诸葛英以将他成名的绝技都用了出来，皱着一双美丽的双眉，暗暗为李云龙担心！好在李云龙现在以支持了三十多招了，看目前的情况再支持二十招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在南宫嫣然的口中在为他们数着招，还不时的提醒诸葛英他们，其实她也是想刺激这个老头，以乱他们的心志，可她万万想不到，适得其反，反而更激起了诸葛英的怒气，本来他们这么多人打一个就够丢人的了，现在都三十多招都过去了，才刚刚占了一点上风，你说他们能不气吗！！

诸葛英和他的小孙子诸葛均对望了一眼，都将自己的功力提到了八层，随着功力的提升，诸葛英他们的攻势也慢慢放缓了下来，场中这是也发出了刺耳的“嘶~``嘶~~~~~”的声响，那恐怖的声音就象要将空气撕裂一样，功力低的现在早以将耳朵捂住了，那刺耳的声音就象要将他们的脑袋敲裂！”

看似两人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其实这也是最危险的，这两个诸葛家族的成员，也拿出了自己的所长，想把李云龙逼死在自己两人功力的压挤下。因为刚才的一阵急攻李云龙的鬓角以微微的呈现出了汗滴，这时一见诸葛英和诸葛均拼出了老命运出了绝招，知道自己是决难抗衡的，也改变了战术，运起了螺旋九影学着诸葛英和诸葛均实施开了游斗。

那螺旋九影在这个世界上可是绝世武学，也有着他不可思意的秒用，在诸葛英和诸葛均那么强烈的罡气气流下，就想老鹰在空中滑翔一样，躲避着罡气的主劲，而那些余波还没都身前就被自己的护身真气化解的无影无踪了！也是到了今日在两大高手的围攻下，李云龙才真正的了解了飘渺身法的秒用。

圈外的南宫嫣然一见李云龙改变了战术，用起了游斗，还使用出了这么神奇的步法，先是欢喜后惊讶！他实在是想不透这眼前的人是怎么练就了这一身好功夫，她知道就是他的爷爷，南宫家唯一的一个天榜高手在诸葛英和诸葛均这么凌厉的攻击下也不一定能撑过五十招。而他毫不费力的竟然打到了四十多招！不过一见李云龙转危为安，更是高兴，知道李云龙要撑过五十招绝对没问题，这样以后给她报仇也更有把握了。

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转眼间三人就斗了四十七招。(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一听四十七招了，诸葛英和诸葛均两人的那个窝气啊！！从来就没有人能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手底下走过这么多招，更何况是两人联手。于是他们心中都心生一计，一收招两人同时跳出了战圈。

围观的南宫嫣然一见他们放弃了打斗还以为他们是知难而退了，于是就想要跑到李云龙的身边，谁知那诸葛英伸手推出一掌挡住了跑来的南宫嫣然，转过头对李云龙道："少侠的武功实在是令老朽两人大开了眼界，刚才少侠的一味躲闪也显不出你的真功夫，实在是令老朽觉得打的很是不过瘾，现在离我们规定的招数就剩下三招了，不知少侠有没有胆和我们硬碰硬的打完这三招，也好让我们输的心服口服啊！要是少侠没这胆量，还是那句话，我看你最好是跟我们走。"

这老鬼可真是老讦巨猾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时南宫嫣然才了解他们停下来不打的原因，南宫嫣然几乎就要骂出口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不要脸之人，而且还是出自江湖上的一位鼎鼎大名的离火神君诸葛英。就连诸葛英的手下听见诸葛英的话都觉得脸上无光，暗自低下了头，恨不得自己出门没带耳朵！

这时南宫嫣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走了上来对诸葛英和诸葛均道："你离火神君诸葛英也是成名几十年的武林前辈居然在一个晚辈的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我虽然是一介女流，但也都为你们脸红！"

离火神君诸葛英想不到自己的身份既然被南宫嫣然认出来了，现在被南宫嫣然的一番义正严词说的是哑口无言。两眼都瞟想了一边，假意什么也没有听倒。看着诸葛英的表情南宫嫣然摇了摇头，转头对李云龙道："李公子，你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还有不要和他们打了。"其实南宫嫣然知道以李云龙的功力是不可能硬碰硬的和离火神君诸葛英他们抗衡的，况且他现在身中剧毒，功力大不如前。

"没事，他们要杀的是我，嫣然小姐最好不要插手。"李云龙看见朱无云已经不在这里了，就知道朱无云已经去找她的那些姐妹了，所以他估计自己的援军用不了多久也快到了，他知道要做的只是拖延时间，不过再三招以后根本这个所谓的离火神君的后面的人也应该出现了，他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朱无云她们的达到。

“可是，现在你的功力越来越低了，你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况且他们这么多人大方你一个，这也太不公平了。”南宫嫣然道。“公平？呵呵，这江湖上的事情难道有公平二字？其实如果我是他们的话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放心吧！我没事，况且就是我有事又难道怎么办？我说嫣然大小姐，你难道刚才没有听清楚他们是来杀我们的？嘿嘿，如果不不和他们打难道让他们来杀我？”李云龙冷笑道。

这时诸葛英和诸葛均两人一使眼色趁着李云龙没有防备之际，都攻向了李云龙，他们也是怕南宫嫣然插手嘴里还道：“李少侠，不要高兴的太早，现在也是我们完成刚才未完的五十招了。”他这一说南宫嫣然自然不能插手了，都暗自恨的牙痒痒，恨不得生吞了这个老不要脸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对南宫嫣然下手，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南宫家族在江湖上虽然不在八大江湖世家之中，但是也是一个大家族，虽然现在南宫世家的家主、南宫嫣然的父亲已死（江湖传言），但是南宫世家的实力没有减弱，现在南宫家由南宫嫣然的叔叔掌握着，他为人心狠手辣，所以他们不敢对付南宫嫣然，因为他们诸葛世家虽然强大，但是只要在朝廷上的，江湖上只有诸葛英这个旁支。不过诸葛英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南宫嫣然的叔叔、现在的南宫世家的家主知道的话一定会支持他们把南宫嫣然杀了，这样他才好真正的掌握南宫世家。

李云龙还没反映过来，就听见诸葛英的话，那两股不同的罡气也随之而来，也是李云龙经过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拼斗，也积累些经验，运起螺旋九影一溜烟的向后躲了出去。现在他实在是恨透了这两个人，这那是武林前辈的风范啊，简直就和地皮流氓一样。当即他“哈哈~~~”一笑道：“既然你们这么看的起我，我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说完李云龙他腾身跃起，右手剑演龙泉剑法刺向诸葛均，左手劈出猛烈的掌风打向了诸葛英。凭着刚才打斗的经验，他还是想给这两个老不要脸的东西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施出了自己的绝技。

看着这么凌厉的一击本来诸葛英和诸葛均是想暂避锋芒的，可是他们不想和刚才一样，拖了那么长时间，再说，说好了的，也就是完成刚才未完的那三招，要是他们这一躲就连和躺报硬碰硬的机会也没有了。

第二百零三章 两败俱伤

诸葛均一见剑尖以快刺了过来，食指一伸运出了他的绝技，离火神指就弹向了剑尖，他是想以此来分散一点李云龙的功力好让那边的诸葛英和李云龙来个硬碰硬，这两个老混蛋为了李云龙也是做足了工夫。

诸葛英一见李云龙和诸葛均已经接实，心里一阵暗喜将全身的功力都提聚到了双掌上迎向了李云龙的圣天真气。空气为之一紧，“波”的一响震彻耳鼓，场中一片木硝飞扬，不时的传来一些惊叫声！

李云龙和诸葛英两人的掌劲接实后，李云龙也被震落地上向后退了三个大步，胸内一阵血气翻滚，一运气压制了这股翻涌的血气，调息了起来。再看那诸葛英和诸葛均也没好到那去，就数诸葛均轻了被李云龙削去了英雄巾（英雄巾既是男人的头巾，就象中国古代的人一样），现在就象个厉鬼似的站在那，现的狼狈不堪，而那诸葛英可就不乐观了被圣天真气差点就震散了全身的离火真气，向后退了四五步一低头“哇~~~~~~~”的一声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意想不到的结局另场外人实在是震惊！那诸葛均被削去了英雄巾想是也打出了真火怒瞪着李云龙，举起了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放在心口，提运自身的不传之秘准备做最后的一击！这时李云龙也恢复了功力横目看着诸葛均，知道他这一击非同小可，更是不敢大意，将自己的功力也发挥到了极限凝神待击。

猛然就见诸葛均横空将那虚劲以久的一掌朝着李云龙打了过来，空气中不带一丝煽响，就在李云龙双掌推前要硬接诸葛均一掌时，这时就见调息在那的诸葛英猛然睁开了双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也朝着李云龙发出了凶猛的一击。众人都被眼前精彩的打斗所吸引，也没人去注意这受伤之人，谁还想到，他会卑鄙到偷袭的地步！

刚要和诸葛均的掌路接触，就听见南宫嫣然的惊叫，而只时李云龙也感觉到了诸葛英凌厉的偷袭，想要躲闪也是来不急了。赶忙运起护身罡气，分出一掌迎向了诸葛英。“吱~~~轰~~~”两声巨响，这是不同的两种功力发出的不同声响。

南宫嫣然就见李云龙猛的被对方的掌力弹了起来，跌向了她这里，也顾不得再去看对方怎么样了，猛然飞身而起，接住了李云龙掉落的身体。其实他们没看那诸葛英被李云龙一掌震的内腑移位早已经昏死了过去，要是不及早救治恐怕只有见阎王的份了！而那诸葛均也没讨到多少好处，被李云龙霸道的圣天真气震的鲜血狂喷！

那些围观呐喊的黑衣人一见自己主人和少主联手都没打过这小伙子，被人家打的一个翻白眼，一个就象瀵泉似的吐血。那还敢看李云龙怎么样了，抬起了诸葛英和诸葛均象兔子一样的跑出了房间。

上官如颜和容若蓝听着南宫嫣然房间里传出来的打斗声上官如颜露出了笑意，而容若蓝却问道："教主，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李云？李云他的武功这么高强，如果能够收为己用起不是更好？"

上官如颜冷冷的看了看容若蓝一眼，冷冷的说道："难道我要做什么事情还要和你解释什么原因不成？""属下不敢。"容若蓝连忙低头道。

"诸葛英和诸葛均两人对付李云和他身边的那个女的应该没问题，嘿嘿，真想去看看他们的那些精彩的打斗。"上官如颜冷笑道。只是上官如颜不知道的是现在里面只有李云龙一个人在大战诸葛英和诸葛均，而朱无云早就去找援军去了，否则的话这次上官如颜一定可以杀死李云龙的，那么整个历史就会改变。所谓一步走错，满盘尽输，上官如颜一步失算次了她以后死亡的导火线。

听见李云龙和诸葛英、诸葛均因为打斗而发出的最后的巨响，上官如颜笑道："走，去看看，现在应该轮到我们上场了。"说完向南宫嫣然他们所在的房间走去。"是。"容若蓝应声跟在上官如颜身后。

当南宫嫣然抱住李云龙的身体时，就发现李云龙以是出起多，进气少了，不觉得的一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不过他马上镇静下来了，因为这关系着李云龙的生死，南宫嫣然暂时压住心里的悲伤，走到她昨天睡觉的床上，展开了床铺，然后回身抱着伤重的李云龙走了进来，轻轻的将李云龙的身体放了下来。将手搭在了李云龙的脉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南宫嫣然的表情从凝重变成了悲伤，两滴晶莹的泪珠就掉了下来。(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李公子，你到底怎么样了？您说啊！"南宫嫣然几尽哭泣的声音问着李云龙，激动猛烈的摇着李云龙的胳膊。后来她就直接扑到了李

云龙的身上。“李公子，你快醒来啊，你怎么不说话呀！”举起粉拳就朝李云龙的胸口敲打了起来。也许南宫嫣然也是太过于悲伤了，那哭声让人听了都为之心碎！

按道理虽然南宫嫣然和李云龙刚才有说有笑，但是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看见李云龙出气多，进气少的时候心口疼痛难忍。

“咳~~~~咳~`~`哎~~~~”一声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你怎么打我呀？”惊醒了沉寂在悲伤里的南宫嫣然。这不是发自别人之口，这正是发自李云龙的嘴里。

南宫嫣然的目光都移向了李云龙身上，就见李云龙正疑惑的看着她。“你这是怎么了？你哭什么啊？”南宫嫣然一见这发话止人就是自己身下的李云龙，一时喜及而泣，“你个死人，”说着就朝李云龙的胸口又要打下去，突然想起什么来了，就停在了那里。

因为南宫嫣然也知道自己对李云龙的死而复生表露的有点过于激动了，脸上一红看了一眼李云龙。想起了她刚才摸李云龙的脉向，明明已经毫无生机了。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可现在看李云龙的气色根本就不象是中的致命伤啊？最多也就经脉有些不继。再就是内腑受了点波动？也就有个十天半月的就能恢复的。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南宫嫣然她那知道就凭诸葛英和诸葛均两人的武功根本就不可能致李云龙于死地的。只不过由于他身中剧毒，刚才又硬接了两人联手一击，而内腑受了些伤，而他体内的另一股真气自动的就将他全身的经脉而封住了，心脏也不跳动了而在体内自行疗伤，这就是阴阳双修术的神奇之处。所以南宫嫣然才误以为李云龙已经断气了。看着迷一样的李云龙，南宫嫣然傻笑了一下道：“李公子，现在离火真君他们已经离开，暂时这里应该没有危险，就就放心好好的在这里休息吧。”说完站起身来对李云龙道：“我以前的屋里也有一些疗伤之药，我现在给你去拿来。”说完就向外面走去。

“不用了，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还用什么药。”南宫嫣然刚没走几步路门口就传来一个声音，接着一阵荡笑声从前方的门口传来，夹杂着混厚的内力，悠远绵长。笑声有如仙乐般美妙，偏偏带着艳冶的风情，让人一听之下，腹下便升起腾腾烈火。南宫嫣然虽然达到先天之

境，但是听见这个声音就有点眼波荡漾，心胸起伏了。不过南宫嫣然的意志力十分的高强，她马上就冷静下了。

李云龙虽然躺在床上，但是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真正的敌人来了，他眉毛上扬，用最后的内力狂喝一声："止！"气势凌厉，带着磅然正气将荡笑声驱散。门口传来一声轻哼，一道红色的身影有如彩虹飞舞，轻盈地身子在风的传送中显身于房间内。

万千风情集于一脸，身体也散发着冶艳和清纯两种绝然不同的气息。这个女人让人泛不起丝毫杀意，在漫不经心的一瞥中，眼神饱含着太多的内蕴。"天魔之舞！"李云龙凝重的盯着红衣艳妇。

"没想到还是挺有见识的，看来我上官如颜也找到对手了。这位小相公长得真是英伟无匹，不如做了姐姐的入幕之宾吧，姐姐这雪白的身子会让你沉醉入迷的。"上官如颜一声浪笑，吃吃的看着床上的李云龙。

"荡妇！"南宫嫣然见她勾引李云龙，没好气地叫了声。

"我看不如你作我的女奴算了，看在你还有几分姿色的份上，这第一女奴就非你莫属了。以后好好伺候主人我，我也决不会亏待你的，而且成了李云的女人，相信天下没有几个人敢不给你面子的。"李云龙眼神冰冷，丝毫没有被迷惑，只是那里面隐藏着一丝邪气。

"你就是李云！看来薄伦伯那老鬼果然没说错，你真是个狂妄的家伙。你的命，我收下了。"上官如颜手上的一条红色飘带一抖，软绵绵地指向李云龙，配着她勾人心魄的身段、眼神，让人觉得死在她的手下也是一种艳遇。"艳媚红香巾？"李云龙惊讶道。

上官如颜手里的艳媚红香巾，乃是用天下至淫之物七色双头蛇的蛇皮制成，并在蛇血中泡上三十天，再辅以二十五种天下至强的淫药始能制成。因蛇皮天生红艳，所以红香巾呈献出艳丽无匹的红色。寻常人闻到那股淡香后便会四肢无力，急欲与人交合，最终脱阳而亡。而它的韧性也是寻常刀剑所不能斩断的，除非如龙泉剑之类的神兵利器。

南宫嫣然见识多广，自然能够知道上官如颜手中武器的来历，姹女教，南宫嫣然心中出现了这三个字，这姹女教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她和李云龙是什么关系？不过听她的话好象是来杀李云龙。

第二百零四章 援军达到

南宫嫣然想到这里向上官如颜望去，这时发现老鸨容若蓝也在上官如颜的身后，南宫嫣然惊问道：“容妈妈，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在看见老鸨容若蓝出现在上官如颜的身后的时候南宫嫣然已经大致猜测到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对于这几天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老鸨容若蓝的出现她还是有点不相信，她不知道老鸨容若蓝为什么要这样，和上官如颜是什么关系？

“我说嫣然啊！教主要杀李云，你还是不要插手为好，虽然你是南宫嫣然，但是教主想杀你还是很容易的。”老鸨容若蓝冷冷的看了看南宫嫣然，一点没有平时和她说话的语气。

“教主？”南宫嫣然知道能舞动艳媚红香巾的人必是身怀姹女教的天魔真气，再辅以绝世的容颜，所以有如狐女转世，荡人心神。闻其声，观其色便会不战自溃。难道这个上官如颜是姹女教的教主不成？

上官如颜没有再看南宫嫣然，她秀目注视李云龙，轻扭几下腰身，让高耸的胸部荡成乳波，身体却不停前进，和李云龙拉近距离。接着伸手吹了口仙气道：“李郎果然厉害，人家的绝世神兵不仅一眼就认出来了，还能硬接一招。不知李郎下面的神龙是不是也是同样厉害呀，都想煞奴家了。”

“是吗？不过现在我对你可没有什么兴趣可言，我要的女人也只有象南宫嫣然这样的懦弱有兴趣，对你我可不敢有任何的兴趣。”李云龙忍着伤痛，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冷冷的对上官如颜说道。

“是吗？”上官如颜用她那水汪汪的眼睛看了南宫嫣然一眼，笑道：“人家小姑娘在，怎么可以和我相比呢？我看呢就是你对她有意思，她也不见得理你。”

李云龙转头向南宫嫣然看去，发现南宫嫣然正在对他怒目而视。原来南宫嫣然听见李云龙既然把她和上官如颜比较心中大怒，冷冷的看着李云龙。同时心里想到刚才自己这样担心他，他既然这样对待自己。

李云龙虽然有心向南宫嫣然解释什么，但是知道现在这个不是时候，况且他和南宫嫣然现在的关系就是一般朋友也不是，没有必要和

她解释什么，于是回过头来对上官如颜道：“那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廉耻，对于你这样只知道勾引男人的女人，我想没有一个正在的男人会对你有兴趣的，虽然你现在看上去不过三四十岁，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你真正的年龄，说不定你现在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妖婆了，你说我会对那种老妖婆感兴趣吗？小姑娘虽然羞涩，在某些方面也比较逊色，但是比起你这个老妖婆来有一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年轻，虽然有些东西她们不会，但是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完全马上做的更好，而你吗？嘿嘿，用不了几年你的武功没有增高的话还能够保持这样年轻的容貌吗？所以你说我会对你感兴趣吗？”

“你，你。”上官如颜被李云龙气的说不出话来了。“你，你，你，你什么你，不是我说你，年纪大了不是你的错，但是年纪大了来勾引象我这样纯洁的男人就是你的错。我看你身体这么丰满，相信你一定有过不少男人吧！如果今天我要了你说不一定那天你再找个男人给我戴个绿帽子我不是亏了。所以呢！如果你做我的女奴我到还可以考虑考虑，否则的话另外的，嘿嘿，我办不到。”李云龙接着说道。现在他身受重伤，内功全失，所以只有这样来拖延时间等朱无云她们的达到。

“是吗？想要我做你的女奴也可以，可是你现在不仅身中剧毒，而且重伤垂危，就是要我做你的女奴，你也没福享受，而且你现在身上的伤一定很痛苦吧！要不要我送你一程？”上官如颜冷笑道。

“不劳你费心，我的伤什么样子我自己知道，不过我想我身上的毒应该是你下的吧？”李云龙问道。“呵呵，我的李郎真聪明，你现在中的是化功散，就是你百毒不侵也不能抵抗这化功散。如果没有我们姹女教的解药，你的这一辈子就别想恢复武功。”上官如颜笑眯眯的说道。

“是吗？”李云龙故作平静的掩盖心中的震惊，因为对于姹女教的事情他知道的不多，不过如果真的象上官如颜说的那样的话就遭了，如果是普通的毒的不用担心，但是这化功散其实不是什么毒，虽然自己百毒不侵，但是对这个化功散不起作用，现在天下风云汇集，如果没有好的武功保护自己的话，那么就很难在这乱世立足。当然如果身边有众多高手保护就另当别论了。

“教主，这里少了一个人。”正当上官如颜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在上官如颜后面的老鸨容若蓝突然在上官如颜耳边说道。一听老鸨容若蓝的话上官如颜才发现李云龙的身边少了一个女子，她的脸色一变，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李云，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在哪里？”

这时南宫嫣然也发觉了朱无云不在这里，用疑惑的目光看向李云龙。“呵呵，什么女人，我的身边不就是嫣然小姐这个少女而已，那还有什么女人？”李云龙笑道。本来他还想故意拖延一点时间来带朱无云她们的到来，但是现在既然被这个老鸨给看出来了。

南宫嫣然听了李云龙的话一楞，随即明白李云龙的话的意思了，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云龙他怎么知道上官如颜她们要来？还有难道朱无云她是去找帮手了？难道在扬城还有他李云的人不成？如果不是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小子，快说，那个女人到哪里去了，说出来的话我也许会考虑一下留你一命。”上官如颜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

“是吗？你会放过我？哈哈，十几年来我听到过不少笑话，但是出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笑的笑话。”李云龙哈哈大笑道。

这时一个身影从窗户里进来，她有着一张玉脸国色天香，峨眉淡扫，明眸浩齿，肌肤雪白，吹弹可破，身材修长丰满，恰到好处，高耸的山峰，臀部浑圆，雪白如玉，配合的相得溢漳。勾勒出其完美的玲珑曲线，玉腿纤长细腻，跟上身搭配得极其完美，这使得她的身材曼妙至极。

在她进来以后又进来两女，一位身着黑衣裙，仙姿曼妙美丽女子。她脸蒙黑纱，令人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并没有人会怀疑她是一个丑女人，反而增添了一份神秘的美感。她双眸迷离如雾，顾盼之间，魅力无双，令人看了不禁心短气促。一席黑裙长长垂于地上，轻风吹来，飘飘欲仙，于月色之下恍若天上的仙子。另外一位头结凌云之髻，横了一支金光闪闪的凤钗，一头黑发如瀑布垂于背后，尽显雍容，绝色的面容轻敷脂粉，艳光四射，修长的雪颈之下，身着浅蓝色的华服，阿娜多资，仪态万千，浑身洋溢着一股高贵之气。

房间里的人想不到突然进来三个女人，一时间无任是上官如颜还是南宫嫣然都分不清她们是谁，是敌是友。但是李云龙却知道这三人应该是朱无云的姐妹朱无月、朱无媚、朱无蝶三人，至于为什么现在

朱无云还没到，那是因为朱无云和他一样身中剧毒，所以她现在的武功不如朱无月她们三人，所以不可能同时达到这里。

“你们是谁？”上官如颜冷冷的看着朱无月、朱无媚、朱无蝶三人问道。没有等朱无月她们回答李云龙就向她们道：“你们是云儿的姐妹吧！现在去把她们拿下。”说完就指着上官如颜和容若蓝。

“呦，原来她们是你的援军，那就试试吧！”上官如颜边说边将艳媚红香巾舞动起来，形成层层圆圈，一***向李云龙涌去。因为她知道刚才进来的三个女人武功都不在她之下，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李云龙杀了，否则的话这次计划不但不能实现，而且自己可能会留在这里。

朱无月听见李云龙的话就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了，虽然这和她妹妹朱无云说的不一样，但是以她的武功自然能够清楚现在李云龙不但身受重伤，而且内力全无，看见上官如颜攻向李云龙马上欺身向前，同时口中鼓出一口真气，有如狂风般席卷层层红影。香气被倒卷而回，而红巾却更加密集，气势不减，越逼越紧。朱无月心里升出一股激动，这是她除了她的姐妹以后第一次遇到这么厉害的敌人，恐怕已达至天榜的最高境界了。但这反而激起了朱无月的好胜之心。

朱无月左手握手成拳，右手五指拨动，射出一股强烈的真气流隔空袭向上官如颜。同时，朱无月的身体被红色真气包围，火属真气伺机而动，燎尽天下的所有阻隔般地惊天炎气将四周的木料都考焦了。

上官如颜正处在真气的中心点，天魔真气飞速运转，让灼热的皮肤感到一丝地清凉。心里却愈发慎重，眼前的女人远非她想得那般简单，弄不好真要败于她的手下，况且旁边还有这样两个人整装待发，弄不好今天真的要留在这里，但是如果今天没命回去的话自己以前的努力不是白废了吗？想到这里她也中一慌，心境出现了裂痕。

朱无月心湖至境感觉到身前女人的心灵处出现一丝的裂缝，气势上弱了三分。在气机的牵引下，陡然前行。右手闪电般的出击，左手拳势蓄势待发，身体四周的炎气被抽离干净，全部吸于朱无月体内。只待那惊天一击，一朝涌出。

上官如颜知道在这里说不定等一下连逃命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在击退了朱无月的一次攻击以后在向外飞身而去，朱无月冷哼一声，随着上官如颜的身影追了上去。

现在在房间里只有李云龙、南宫嫣然、朱无媚、朱无蝶、容若蓝五人了，李云龙四人纷纷看向容若蓝，眼睛里面充满着仇恨，毕竟如果不是她容若蓝，他李云龙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第二百零五章 暗魔四雄

李云龙冷冷的看着容若蓝道："容妈妈？你说现在我们的帐应该怎么算？""怎么算？嘿嘿，现在怎么算还不一定呢？南宫嫣然小姐，你有几个朋友来了，你要不要见他们？"容若蓝冷笑一声对南宫嫣然道。

乍听下的李云龙还真的以为南宫嫣然来了知交好友，转头对南宫嫣然道："嫣然小姐，既然你来了故交，为了不失礼我们还是让他们进来见一下为好。容妈妈，你就让他们进来，我到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还没等容若蓝回话，就听见南宫嫣然她笑道："什么朋友，我南宫嫣然可不记得我有几个朋友知道我在这种地方，容妈妈，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马上就知道了。"容若蓝冷笑道，一点也没有因为朱无月她们三人的达到和上官如颜的离开而慌张。

这时外面传来的脚步声音，似乎就要房间里了，而且他们显然听见了南宫嫣然毫不留情面的话，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对方的怒气，反而对方呵呵一笑道："南宫小姐就算我们知交甚浅，可是我们怎么也算是客人吧，南宫小姐这样做未免有失待客之道吧！"那知对方的话并没有得到南宫嫣然的好言就听南宫嫣然"嘿嘿"一笑又道："实在是对不起各位了，嫣然这庙小容不下你们这几尊大菩萨，几位要是没有他事就请回转。"显然南宫嫣然已经知道的他们是谁了。

南宫嫣然的咄咄逼人着实也给了对方太大的难堪，就听对方一人声气愤难当道："南宫嫣然，你也太狂了吧，我们今日来这里看你也是看的起你，不要不识抬举。"当这人一出声，李云龙猛然就是一惊，因为这声音表示了他内力雄厚，想不到在这船内既然如此藏龙卧虎，都怪自己疏忽大意，觉得自己武功高强没什么可怕的。

"哈哈，不是嫣然不识抬举，只是你们抬错了人，我南宫嫣然可不吃你们这一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放完就走。"南宫嫣然的话虽然粗鲁，但是却别有一股韵味。"呵呵，好！嫣然小姐快人快语那我们也不咽着了也就直说了，吴某这次前来拜访小姐其实是奉了我们门主之命。前来游说嫣然加盟我门，共襄雄霸武林之盛事。

“呵呵，早就听说暗魔四雄做了暗魔门的走狗，原本嫣然还有些不敢相信，以你们桀骜不训的个性怎么会甘愿做他人的利器，感情这事还是真的！”听了病雄的话南宫嫣然脸含不屑的道。

原来在外面的是暗魔门的暗魔四雄，难道南宫嫣然她一起见过他们？为什么和他们如此熟悉？他们和容若蓝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容若蓝和暗魔门是什么关系？

暗魔四雄中的色雄一听南宫嫣然一点面子也不给，一点不带拐弯莫脚的骂他们是走狗，早就耐不住心头的火气了，一声怒喝道：“小溅人，我兄弟几人看你也是成名多年的人，对你说话是必恭必敬，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否则我色雄就让你知道我们兄弟的厉害，虽然你是什么江湖上的歌仙，但是在我色雄的眼里你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要男人骑的女人。”

在色雄旁边的病雄一见色雄发出了火暴脾气一声喝止道：“老三！怎么可以和嫣然小姐这样说话，我们今天是以礼来拜见，嫣然小姐是一代绝色佳人，自有他独特的个性，休要多嘴！否则到时候嫣然小姐成了我们的门主夫人，到时候叫你倒霉的时候没人帮的了你。”

这色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可是这大哥的话他可是从来都是当圣旨，一见大哥脸色一变，慌忙止住了要说下去的话，一低头退到了病雄的身后，不再言语。喝止住了色雄就见病雄走进房间对着南宫嫣然微微一笑道：“嫣然小姐不要和他一般见识，都几十岁的人了一点也不见长进！”带色雄向南宫嫣然陪完礼就听病雄又道：“刚才吴某说的话不知嫣然小姐是什么意思？”

“哼！吴兄这话还象是人说的话，”说到这里就听南宫嫣然略一思俯又道：“本小姐虽然要报仇，但是不愿意插手江湖纷争，所以对于这加盟暗魔教之事我看是要叫吴兄失望了！”

报仇？难道南宫嫣然所说的报仇是要杀自己的事情？李云龙暗想道，还有南宫嫣然他怎么和暗魔门联系在一起了，或者说南宫嫣然怎么找上了暗魔门？暗魔门也是四大黑道门派之一，按照昨天南宫嫣然说的话她对黑道没有好感，那么她怎么会和暗魔门联系在一起？难道昨天南宫嫣然说的话是假的？可是如果是假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说给自己听？难道是因为自己和天魔宫作对，所以她才这样说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她又对暗魔门的邀请没有答应呢？哦，对了刚才的那个病

雄说的话是如果南宫嫣然做了门主夫人，难道这暗魔门的门主的条件也是要南宫嫣然做他的女人?

南宫嫣然婉转的话，并没让病雄死新就听吴病呵呵一笑道："嫣然小姐，这江湖纷争几时能休，即入江湖就难以回头，不要说是你我了，就是自古圣贤也脱不出世俗，现在好不容易有我们门主这样的绝世枭雄愿意出来竖起大旗，想将纷乱了几十上百年的江湖一统起来，难道你我就不能为他出一些绵薄之力吗？"

病雄这冠冕堂皇的话说的南宫嫣然一时也是语塞，不知该如何应对！不过她是久闻暗魔门门主阴魔王的恶名，她怎么可能去助纣为孽呢？南宫嫣然可是个直性人想到那就说到那，对着病雄呵呵一笑道："吴兄这话可是说的有点过了吧，阴魔王确实是可以称之为一代枭雄，可他并不是你嘴里所说的救世主，就以他的残暴假如天下武林尽落他手，那武林可就再无宁日了！你也不要为他脸上贴金了，此事我以决定，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两句话顶死了病雄，也激起了病雄的怒气，就听病雄嘿嘿一声冷笑道："嫣然小姐套我三弟的一句话，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临行前主上已经交代我兄弟顺者昌，逆者亡，我看嫣然还是好生斟酌一下的好。"

本来转身欲回走的南宫嫣然一听病雄这暗含威胁的话也是无名火起，猛然一转身对两雄怒道："难道你们今天还要用强吗？本小姐我也不是吓大的，就凭你们两人我南宫嫣然还没放在眼里！"这两雄一听南宫嫣然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话，两人身形一纵一左一右的将南宫嫣然围在其中，色雄早已经看着南宫嫣然有点不顺眼了，一经围上就毫不客气的发起了一轮猛攻。

本来暗魔四雄也都是成名几十年的人了，而且名气也不在暗魔门五大护法之下，本不应该以多胜少的，可是两雄在临行前住上曾今交代过，只要是不从者想尽一切办法除去，不能给正道人氏留下一点生力军。而南宫嫣然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如果南宫嫣然能够加入他们的话，那么他们暗魔门的势力就更加强大了，因为虽然现在南宫家族有南宫嫣然的叔叔控制着，但是在南宫家族里还有一股不小的势力支持着南宫嫣然，而这股势力就是阴魔王所看重的。同时这股势力也是南宫嫣然的叔叔不敢动南宫嫣然的原因。现在病雄也是一心想完成主

上的任务，也不顾及身份了，一挥掌也加进了战圈，想以最快的速度将南宫嫣然毙于掌下。

这暗魔四雄中的两雄不要脸的联手一击还真的出乎南宫嫣然的意料，看着快如闪电的两式一攻上盘，一攻下盘，南宫嫣然慌及之下也顾不行身份一式最有效的懒驴打滚运出，堪堪避开了这两雄的夹击。

武林中人被逼用出这样的招式实在是有够丢人的，更何况是鼎鼎大名的歌仙南宫嫣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的南宫嫣然此时怒发冲冠一声大骂道："卑鄙贼子，成了神也是尿泥捏的，难怪江湖上人要称你们为狗熊了。今日既然欺负到了我本小姐的头上，我也定不叫你们失望，你们就接招吧。"话声一落就见南宫嫣然身形向空一跃，趁势将腰间的软剑解下以南宫剑法的第一式'向天借剑'使出幻化出四道剑影凌空下击两雄的天灵盖。

看着南宫嫣然这奋力一击两雄同时一惊，想不到南宫嫣然的武功这么厉害，他们身形不动，刀、剑齐出式演'横断蓝桥'将南宫嫣然的'向天借剑'封住，被封在空中的南宫嫣然见式以老，借着兵器反弹之力身形冲霄直上两丈余高，凌空'细腰翻云'，化作'平沙落燕'头上脚下两臂平伸，斜飞两雄头顶再化为'落絮回风'横绕一转，然后缩腿抬身飘落两雄五丈之外。

这种'凌云三折'的绝妙身法，实是武林罕见，就是在六七丈高的上空，回环转折上下自如，实属不简单之事，必须有绝顶的内功，配以'御气飞行'的轻功才能表现自如。就这一式就将两雄震惊在那里，楞着神看着南宫嫣然。不要说两雄了就是在南宫嫣然身后的李云龙、朱无媚、朱无蝶三人也是震惊不已。尤其是李云龙看着南宫嫣然的这一式轻功身法，不禁暗道："这不可能啊，以自己对南宫嫣然的了解，这南宫嫣然不可能有这样高的轻功，就以刚才南宫嫣然这轻功身法简直就能和自己的螺旋九影身法所媲美。还有南宫嫣然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武功了，如果有自己这样的武功的话那么她怎么不找自己报仇，而要别人帮忙？况且现在由于中毒的关系她现在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那么如果南宫嫣然用她的全部的实力的话那么她的武功应该达到什么境界？"

第二百零六章 重创两雄

他们那里知道南宫嫣然的武功其实并不高强，她在她行走江湖的时候一个神秘人教她的，也就是这‘凌云三折’身法。不过当她落地之时她知道自己没有一战之力了，毕竟在刚才的战斗中南宫嫣然她已经用尽了她的所以内力。现在她上午的是李云龙的援军帮助她，只是她不知道老鸨容若蓝怎么会带暗魔门的人到这里来，刚才上官如颜在的时候不是表示她容若蓝是姹女教的人吗？怎么现在又和暗魔门有关系呢？难道刚才的姹女教教主上官如颜也是在她的利用之内？难道她今天的目的不是李云，还有自己？

就在南宫嫣然疑惑的同时两雄已发起了攻击，就见病雄将手中刀一横一式旋风刀法施出劈向南宫嫣然的前额，而色雄则使出七禽剑法也以凌空之式刺向了南宫嫣然的天灵盖。

这时李云龙对朱无媚和朱无蝶使了眼色，他知道南宫嫣然是不可能不中毒的，所以还是让朱无媚他们接下她为好。朱无媚和朱无蝶一看到李云龙的眼色以后，朱无蝶上前拉着南宫嫣然后退，而朱无蝶迎向两雄。

看着攻来的两雄，只听得朱无媚冷喝一声左掌前挥左拨，右手用她的凤血剑以十层的功力双点两雄的刀剑，奋力逼开两件兵器，接着跃起两丈多高，反手一挥凤血剑俯身下击。用她凤血剑法中的‘龙腾雨至’一式剑化一片星芒，疾向病雄当头罩下，随即化作‘云拥回龙’剑芒反卷使剑的色雄。疾攻之势，确是名家身手，两雄在这一式下被逼反身回保！

两雄真是未想到以自己两人联手之力，却在朱无媚手下走着下风，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故两人同时一声闷哼运出十层的内力，各展所长要朱无媚好看！转眼间，朱无媚又与两雄周旋了五.六招，双放都是快动作，抢先机兔起鹘落，眼花缭乱。

久攻无效的色雄一声大叫道：“大哥此人实是留她不得！你还是快将主上所授的‘六魔天下刀法’使出的好。”其实不用色雄提醒此时病雄也感不耐哈哈一声大笑道：“娘们你既然插手我们的事情休怪吴某手下

无情了！”话出刀起，猛得就见病雄刀势一变手腕一抖，刀演‘六魔横扫’幻化出满天的刀影扫向了朱无媚的下盘。

看着强弓之弩的病雄猛然使出了这么凌厉的一式，朱无媚慌乱中用轻功‘轻风细柳’翻身跃起两丈多高堪堪避过了这一刀。见势落空的病雄嘿嘿一声冷笑，刀势不收手腕一翻，刀尖连住三颤，以六魔天下刀法的第而式‘一魔回魂’猛追空中的朱无媚。

身在空中还没来的及缓气的朱无媚见病雄的刀势跟踪而来，心内更是一惊！忙将‘轻风细柳的最后一招在空中运起，宝剑一旋身体以不可思意的角度再次上升了近一丈的高度，身子一挫绕过病雄的刀势跃出三丈多落了下来。

病雄这一势‘一魔回魂’又告无功！心里那个憋气。不过也激起了病雄的杀机，看着避开自己两式的朱无媚病雄“嘿嘿”一声冷笑脸上步满了杀气对朱无媚道；“你这娘们好身手，说实在话吴某兄弟两要不是得蒙主上传授这绝世刀法，今日还真奈何不了你这娘们了。”

“小娘们，注意了，如果你能再接我第三招‘三魔生根’我兄弟拍拍屁股走人，从此暗魔门再不找南宫嫣然小姐麻烦。”此时就见病雄身上无风自动，就见周围的桌椅满天乱飞，满天的刀影就象落叶一样飞洒了下来，手中刀幻化出半丈多长的刀芒将书无名的身形笼罩在其中。

本想说些找场面话的朱无媚，此时一见病雄所发出的这一招，眉头一皱知道此时以到了避无可避的状况，慌忙提起毕生的功力准备硬接这‘三魔生根’就在这危机的时候猛听的一人声道：“姐姐请歇歇，这一刀还是由妹妹来试试！”

话音刚落就见朱无媚的身体就想是被人推了一把似的，以最不可思意的角度斜身向后穿出了刀幕。而那病雄猛见朱无媚像鬼附体一样的不作势脱出了自己‘三魔生根’的威力范围内，不禁心内大惊。

不过他惊奇的是这发话之人，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能从这密不透风的六魔天下的刀势中毫不费力的将人给移出，在他的记忆中江湖上能有此能力的也没有几个，心想一定是来了什么高人，忙收回施出的半招‘三魔生根’退出三丈多运和色雄汇合在一起，以防来人趁机逐个击破！(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那知病雄定眼一看这里只有李云龙、南宫嫣然、朱无蝶三人没有其他人，更是惊诧！只见朱无蝶一声娇喝道：“大胆匪人，本小姐今天

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话一说完也不给色雄他们出声的机会，从背后抽出自己的凤鸣剑就向色雄刺来。不一会儿就被朱无蝶攻得手忙脚乱了！而病魔脸上一脸的惊诧与不相信的神情？可是事实胜于雄辩。

其实在朱无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四人之中要数朱无蝶的武功最厉害，凤鸣剑法更是威力不凡。所以刚才她一见她三姐可能接不了两雄的那一招‘三魔生根’所以才才手帮忙。

现在已经在李云龙旁边的南宫嫣然关心的大声对朱无蝶提醒道：“这位姐姐，小心啊，他可是四雄的老大病雄吴病。”“哈哈，这位妹妹放心了，就他这点小把戏，姐姐还没把他放在眼里。”话一说完手上一松对着病雄嘿嘿一声冷笑道：“小鬼，既然敢打我姐姐，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看看，有多大的本事尽管使出来，可不要说我不提醒你，最好是将你刚才的六魔天下刀使出来，你也就这点能耐还有点看头。”

被朱无蝶轻藐的话激得恶气难当的病雄，一声大叫道：“小娘们你也太狂了，别以为刚才你救了个人我就怕了你，我可没把你放在心上，你接招吧！”话一出手上不松劲，招式一变又将六魔天下刀使了出来。病雄的话虽那样说，没把朱无蝶放在心里，但是从刚才朱无蝶救人的功夫来看朱无蝶她的身手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他们没和朱无蝶正面交关于手，可是从刚才的事情来看，就知道朱无蝶有着过人之处。”

这六魔天下的刀法朱无蝶刚才在旁观是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此时一见病雄又施出了‘一魔横扫’身体学着朱无媚运起了缥缈身法向天窜起了三丈高下，斜里飘身避了过去。这一绝妙身法不止震惊了病雄，更震惊了旁边观战的南宫嫣然，南宫嫣然她么也想不到到这里来的人一个个的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就以朱无蝶这轻描淡写毫不费力的就躲闪开这凌厉的一击，而且朱无蝶所施出的绝妙身法，自己就是望尘莫及！就是自己最拿手的轻功在人家眼里什么都不是。想到这里南宫嫣然的神色有些黯然，她知道自己想报杀父仇自己是不可能实现了，难道真在要*自己的身体来给别人要他帮助自己报杀父之仇吗？

朱无蝶轻易逼开这一刀后对病雄讪笑道：“吴小鬼，要用全力哦，要不就没有机会将你的下两式使出来了。”病雄一听朱无蝶讪笑的话，

再听她叫自己小鬼心里那个愤怒简直到了难以掩盖的地步，一声大叫道：“小娘们气煞老夫了！”

这病雄可是存了和朱无蝶拼命的心里，话一说完将自己的内力提到了及至，疯狂的将六魔天下的刀法展了开，不过这次的攻击的威力可和刚才简直就是判若悬拟，因为这六魔天下刀法最厉害之处就是一气呵成，也就是六招并为一式使出，本来以病雄现在的功力是不可能将六魔天下的刀法的及至发挥出来的，就是强制使了出来，也有可能内力回射伤到自己，可是刚才朱无蝶的话确实给了病雄太多的难堪，病雄现在也顾不上全力施出这一招的后果了，声到人到，就见此时场中一股旋风似的气流刮起，渐渐的形成了一道不可抗拒的刀罡向着朱无蝶兜头就劈落了下来。

李云龙看见了一声大喝道：“儿蝶小心了，不要硬接。”那色雄此时一见大哥施力运出了六魔天下刀不禁一惊，他也知道这六魔天下的刀法要是没有一定的内力是不能全力施为的，为了不让大哥刀受到太大的外力接触而回射伤了自己，身形一纵而起，向着朱无蝶的后心就刺了过去。

朱无媚一见病雄的驾势知道他用的是最厉害的一招，又见色雄也攻向朱无蝶，不由替朱无蝶担心起来，但是现在想要补救拦下色雄已经来不急了，只有在那里干跺脚的份了！

本来李云龙和南宫嫣然也是一直关注着场中的战况的，可是因刚才病雄发出的那一刀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一是被震惊的呆住了，二是房间里的东西都被卷了起来，他又面对着病雄被东西阻挡了视线，而没能发现色雄这卑鄙的一招。三是自己没有内力根本不能对朱无蝶有所帮助，所以此时看清也已是棋差一招来不及了！

现在李云龙对朱无蝶担心不已，因为朱无月她们每个人武功高强，对李云龙来说可以说是他的四大主力，现在朱无云和他已经内力全无，而朱无月不知道能不能从上官如颜手里拿到解药也不知道，如果现在朱无蝶再出什么事情的话，以后在他身边的高手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他的敌人却越来越强大，他真的不知道如果现在朱无蝶再有什么事情的话下次还能不能活命。不过他现在知道他担心也没有用了，只是希望朱无蝶她能够接住这两个人的进攻，同时心中发誓以后一点要消灭姹女教和暗魔门，让他们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

第二百零七章 水月无痕

眼看着两雄的招式同时攻到了朱无蝶的近前，就见朱无蝶不慌不忙，身体象陀螺般的在原地旋转了起来，而且是越转越快，到后来快的简直就看不到朱无蝶的人形了，而这旋转越快，朱无蝶身前的罡气了跟着暴射的越远，等到两雄的招式到了朱无蝶身前的时候，朱无蝶的护身罡气已经激射出体外一米有余，就在这时就听罡气内的朱无蝶美目光芒暴射令人胆寒，一声历喝，右掌震天神掌运出迎向了病雄凌厉的刀势，左手凤鸣剑同时向外一展迎向了色雄同时到来的一剑。

这合力一击，威力大的惊天地，泣鬼神，山崩地裂，场中轰的一声大响，山崩地裂，大船震荡骇人心胆。就在这一声暴响的同时就见场中猛的飞出一条人影，而这人影一落下的同时一股血箭喷出，大叫一声："三弟，撤。"话一说完身形不停的向外飞奔而去，那偷袭朱无蝶的色雄也没讨去好，手中的长剑被朱无蝶一指打落到了地上，而色雄则用左手捂着右手的腕脉，看那情形受伤也是不清，听到病雄的话，此时那还敢耽搁跟了他几十年的长剑也顾不上捡回，一纵身跟着病雄的身后象兔子一样就跑向了外面。

这时在场外的朱无媚也顾不上追两雄，她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朱无蝶是否受伤。一纵身就落在朱无蝶的身边道："妹妹你没事吧？"本来朱无蝶刚才在奋力一击两雄后内力也被六魔天下刀旋起的罡气震的有些浮动，现在刚要起步追向两雄却被朱无媚给绊了一下，不过朱无蝶知道两雄此时都是身负重伤走不远回头对朱无媚道："姐姐我没事，今天千万不能让这两人跑了，要是让他们这样离去，将来我们就没了清净了。"话一说完身子一跃就要追去。

正当朱无蝶在身子刚纵起来是，就见一道人影也飘了过来，正迎向了朱无蝶，还口中道："没有我同意怎么可以去追他们呢？"说的话人赫然是老鸨容若蓝。

"你是什么意思？你现在你还想出什么招？"朱无蝶冷冷的看着老鸨容若蓝道。不过被老鸨容若蓝拦下，这时两雄的身形就已经在百丈之外的陆地上了。看着逝去的两雄朱无蝶谓然一叹对容若蓝冷冷

道：“把解药拿出来。”“解药？什么解药？”容若蓝装作听不懂朱无蝶的话问道。

“哼，少给我耍花样，要是不老实将解药交出来别怪我心狠手辣。”朱无媚冷冷的看着容若蓝道。“呵呵，你以为打败了这暗魔门的两雄就可以让我交出解药，嘻嘻，你想的到容易，现在再打败一个人着说。”容若蓝冷冷的说道。

“难道那个人是你？”朱无云从窗户里进来说道，现在朱无云身上满身是汗，显然由于朱无月她们离这里很远，而朱无云又身中巨毒，所以才到现在达到这里。

“当然是不我，刚才的这两个人其实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她只是来找南宫嫣然的，不过我对他们说南宫嫣然已经是李云的人了，如果要把南宫嫣然带着就必须尽快带着，所以才有刚才的事情，只是想不到他们如此没用，既然连你们都打不过。”容若蓝冷冷道。

“那么还有谁？你不是姹女教的人吗？怎么会和暗魔门有关系？”南宫嫣然冷冷的问道，现在南宫嫣然也没有叫容若蓝容妈妈了，只是她想不到容若蓝既然也要陷害自己。

“姹女教？哈哈，以前我是姹女教的人，但是现在吗？呵呵，姹女教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废话少说，你们先打败一个再说。”容若蓝哈哈大笑道。

这时门口出现了一道身影，背负着一把长刀，没有刀鞘，就那样裸露在外，刀身在从窗户里射进来的阳光中闪着冷芒。那人的穿着极是怪异，和紫金帝国之人绝不相像，但身体上散出的气势，却是威武如山，单是一个背影，就让人产生出看不着底的深远。就好像亘古以来，他就站立在此地般，没有一丝的毫动。

李云龙把自己知道的天下用刀的高手一一闪过自己的脑海，但拥有这种气势的竟无一人。南宫嫣然看见那把奇形异状的长刀，知道这个人必是玉龙帝国身列七大高手的水月无痕了，没想到他竟然亲临紫金帝国，还亲自出手对付李云，看来李云已然名动天下了。

“水月无痕！”南宫嫣然的瞳孔收缩。朱无蝶听了南宫嫣然的话身上的气势惊天散出，战意狂野，以阴阳神教的情报自然知道这水月无痕是什么人，天生好武的她自然对这样的高手产生浓厚的兴趣。

玉龙帝国的先祖本来是东海一个岛屿的岛主，后来漠河帝国一夜之间所以有实力的人和它的皇都全部消失，他就带着岛民在苍茫大陆南方登陆，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终于建立玉龙帝国。而水月无痕他的先祖就是当年跟着玉龙大帝的十大高手之一，现在水月无痕可以说是直追他的先祖，武功在玉龙帝国鲜有对手。

门口那人不见身动，身体却缓缓转正，就如同被风掀过一页纸般轻松。脸形狭长，一双眼睛细长至极，内里的精光暴闪，露出野性之芒。皮肤是一种古铜色，配着他修长的体形，矮于李云龙数寸的高度，男性的魅力陡增。只是，他看向南宫嫣然时，眼神中竟有着一丝淫意之气，让南宫嫣然的心里泛起一抹怒意。

“李云！你竟能逃过天魔宫的追踪，确是不可小视。若非为了我水月世家的大业，我也不会亲自出手的。但是薄伦伯的请求，我还是要放在心上啊，这关系到水月世家的兴衰大事。现在我先把你的女人先杀了，再杀你。”水月无痕的眼睛闪过残忍的血腥之气，身后的那柄长刀闪至左手，只踏出一步，却好似到了朱无蝶的身前，又好似远离千里之外，这种感觉玄之又玄。

朱无蝶陡然闭上双目，拔才凤鸣剑，纯以精神感应力斩向虚空处，没有受到水月无痕幻术的神惑，全身的真气狂滔涌出。

水月无痕的脸上升起一抹讶然之色，被朱无蝶能够拥有这等实力而惊颤，他虽然刚才看见朱无蝶和暗魔门的两雄之战，但是他也只是看了一眼就不看了，所以他没有看见暗魔门的两雄发出的最后一招，否则的话他也不用有这样的表情了。

水月无痕的脸上愈发凝重，按照他的行进路线，势必会在朱无蝶的剑落下时的至强点相触。闭上双目的朱无蝶，精神感应力愈发惊人，竟能感知到他的动作。水月无痕的长刀回收，扛在肩头，身体竟然违反重力般，在空中停顿一下，虽然只是短短的瞬间，但朱无蝶的剑攻势已然落空。

朱无蝶心知不妙，身体开始后退，心中却升腾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壮之气，所有的潜力均被调发出来。水月无痕一声长啸，肩头上的玉龙武士刀在阳光下闪着烈芒，划过天际，直取朱无蝶的头顶，无论是角度和技巧，堪称完美，兼之他还在空中飘浮，带出自身的下落体重，力量更加迅猛，却连一丝的破空之音也没有。

宝剑终是举了起来，在最后关头撞在了水月无痕的长刀中段，已是来不及收至剑身的至弱点刀尖处。头顶的束发随之裂断，一头黑发散落开来，接着额顶显出一抹血丝，朱无蝶在水月无痕的攻势中，后退了数十步，方才站稳脚跟。因为内力的相撞，她的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沾湿那件衣袍，形成斑驳的腥点。

水月无痕的身影也是一顿，刀体先是被一抹寒霜包裹，接着他的身体一震，内力涌出，那股异烈的寒气才被消去。他仰头看了看天空中的烈日，长叹一声，鬼吟道："李云，你以为你的女人就这样能够拦下我杀你吗？哼，你的女人武功不错，可惜啊！可惜，我会让你的女人全部成为我的女奴。现在只要能够杀了你的女人，或者拿住你的女人，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虽然知道水月无痕这是在说李云龙来减弱朱无蝶的气势，但朱无蝶的身躯仍然颤了一下，心头掠过一丝担忧。落在水月无痕的眼中，他的那抹冷笑还浮在脸上，武士刀却再一次挥出，取向朱无蝶的心脏部位，刀气外放，狂烈九天。身处当中位置的朱无蝶却另有一番感受，身列玉龙帝国七大高手的水月无痕却有不输于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修为，这种极阴的真气寒之又寒，虽然是在这个温暖的房间内，但仍让他的皮肤泛起一丝冻裂的感触。

长啸中，朱无蝶手中的剑竟然发出凤鸣之音，好像和主人之间有种神秘的默契，在守护着主人的尊严。水月无痕一愣，气势陡然减弱三分，当事人朱无蝶也是一愣，她的心中刚才涌起一股赴死的决心，没想到竟然引来凤鸣剑的共鸣，而且自这件太古神兵传来一股浩沛之气，转瞬游走在朱无蝶的全身，使他的内伤在眨眼间恢复，还胜过最强盛的时刻，身体中充斥着无尽的力量，心中也涌现出一股睥睨天下的气魄，有种能够将任何人斩在剑下的自信。

趁着水月无痕的失神之际，朱无蝶手中的凤鸣剑变得赤热难挡，剑气纵横开阖，配着鸣的步伐，将水月无痕围在其中，布下层层阻隔。

如同山岳般的真气滚向水月无痕，凤鸣声跌宕起伏，带着这件神兵的怒火，有种扫尽一切的决绝。水月无痕的长刀在身体周侧画圆，妙用太极之道，柔和汪洋的真气油然而生，与赤热真气相较。

第二百零八章 凌迟

无一丝的响声传来，只是在二人之间荡起漫天的风势，朱无蝶散落的头发随之飘扬。接着她在风中转身，又喷出一口鲜血，身形开始暴闪，向船外退去，速度极是骇人。

水月无痕的身影缓缓现出来，嘴角竟然逸出一丝的鲜血，一抹笑意浮现在他的脸上。这一刻，他的脸上竟然十分的安静，双目中也有着一丝的落莫，喃喃道："这天下变得好快啊，何时出了此等高手，真是痛快。"长啸中，他也不管李云龙他们，身影幻化为一缕轻烟，如同透明般在空中闪过，没有一丝的声响，也向着朱无蝶的方向追去。他的心中同时涌起一股誓要将朱无蝶斩于刀下的决心，如此高手，再让她成长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他和薄伦伯的大业。而朱无蝶的身影在此时已然出现在陆地之上，因为她要把水月无痕引开。刚才刀剑一击，能够轻伤水月无痕，实则是仅此一次而已。当时来自凤鸣剑的强沛真气，在那一击之后，消失殆尽，而且当时还是水月无痕分心失神，功力大打折扣之时，这种机会以后绝难逢到。

"现在怎么样？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相信没有人能够帮你了，无媚，给我把她拿下。"看见朱无蝶为了他的安全忍着重伤吸引水月无痕离开，李云龙心里非常愤怒，看着容若蓝冷冷的吩咐道。

其实不用李云龙吩咐朱无媚也不会放过容若蓝，毕竟落到现在这个局面都是容若蓝一手造成的。朱无媚一听立即飞身而起，扑向容若蓝，容若蓝冷哼一声，迎向朱无媚，同时手着不知何时多了一把软剑，剑光闪闪，在这清凉的早晨让人觉得寒冷无比。

朱无媚也冷哼一声，手中的凤血剑千变万化，形成一道剑网笼罩着容若蓝的四周，容若蓝虽然有心抵挡，但是多年来她由于都从事秘密工作，武功已是大不如前，在一声闷哼声中被朱无媚的凤血剑刺穿了肩膀。

"说，解药在哪里？"朱无媚看着容若蓝冷冷的问道。"没有。"容若蓝嘴角露出了一个讽刺的笑意，冷冷的回答道。

李云龙在朱无云和南宫嫣然的搀扶下来到了容若蓝的前面，对容若蓝冷声问道："说吧！把你的妹妹都给我说出来，说出来的话我会考

虑减少你的痛苦，否则等一下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哈哈，有本事就杀了我，要我说出我的秘密？嘿嘿，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容若蓝恶狠狠的看着李云龙冷冷的回答道。李云龙冷哼一声，转头对朱无媚吩咐道：“无媚，封住她的穴道，废了她的武功，不要日她自杀。”

“是。”虽然不知道李云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朱无媚还是按照李云龙的吩咐点了容若蓝的几处穴道。“有什么招式就使出来，有容若蓝要是说一个不字我就不是容若蓝。”容若蓝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叫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嫣然小姐，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你可以看的，麻烦你先出去一下。”李云龙转头对南宫嫣然道。“不要，你想做什么你做吧！我在这里没事。”南宫嫣然虽然不知道李云龙为什么要她出去，但是她也知道接下来李云龙要审问容若蓝，对于容若蓝南宫嫣然她也非常的厌误，不但她对自己的这些人毒，而且还勾结玉龙帝国和暗魔门的人，她也想知道这里面的秘密，所以南宫嫣然摇摇头道。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无媚，去找几个小针来。”李云龙对朱无媚吩咐道。“不要，我这里有，等一下，我去拿给你。”朱无媚还没有回答南宫嫣然就接过李云龙的话回答道。

一会儿以后南宫嫣然就内了几根针给了李云龙道：“这是你要的针，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所谓十指连心，无媚，等一下你就拿着它，一根一根的，慢慢的扎进容若蓝的指甲内。”李云龙冷冷的看着容若蓝对朱无媚说道。朱无媚虽然已经活了很久了，但是对于李云龙的这种方法还是一无所知，她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就按照他的吩咐把针扎进容若蓝的指甲里。其实不但是朱无媚她们多年不走江湖的人，就是南宫嫣然她也没有听过，在这大陆上刑法虽然有，但是没有中国古代的那么厉害。

“啊！”一声震撼人心的惨叫从容若蓝口中叫出声来，十指连心一点也不假，那种穿心之痛就是武功达到化境的人也不一点能够忍受的，何况现在容若蓝身受重伤，武功被废的一介女流。

南宫嫣然和朱无云，还有正在对容若蓝扎第二根针的朱无媚听到容若蓝发出这种惨叫觉得浑身发冷，不寒而栗，浑身发抖。“无媚，不

要停下来，把她的十指一个一个的按照你刚才做的都把针扎进去。”李云龙冷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吩咐道。

“你这个魔鬼，你杀了我吧！不要再折磨我了。”容若蓝凄凉的大叫道。“晚了，我现在有一百零八种方法折磨你，现在的这一种只是最普通的一种而已，只要你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那么我们就慢慢的玩吧！”李云龙面无表情的回答道。

容若蓝的惨叫在这个清凉的早晨传的很远，在这大船上如果不是刚才的战斗上面的人都跑光了，现在他们听到容若蓝的惨叫一定会以为这里鬼来了。

终于把容若蓝的十指上的每一根都扎了一根针，朱无媚已经满头大汗，不是因为天气头热，而是因为容若蓝的惨叫。

“云儿，去拿一把匕首来。”李云龙看着在地上惨叫不已的容若蓝对朱无云道。“是。”朱无云在回答李云龙的话的时候语气中有些敬畏，也有些陌生。

李云龙拿着朱无云给他的匕首，冷冷的看着容若蓝道：“本来有还有很多方法折磨你，但是我没有时间，不能一一在你的身上尝试，所以我就用这一道刑罚——凌迟，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它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它分为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刀四切两腿。当然开始时，我会巧妙地一刀剜去你的喉结，以免你喊叫。然后迅速地出血包扎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象你这样的人就必须要施九千九百九十九刀，刀刀须见血掉肉。”

“魔鬼，魔鬼。”容若蓝的嘴里不停的颤抖道。“怎么样？容若蓝，要不要我在你身上试，看看你的身上是不是能够用上九千九百九十九刀。”李云龙面无表情的说道。李云龙说到这里南宫嫣然已经昏迷过去了，而朱无云和朱无媚也好不了多少，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显然被李云龙的刑法所惊。

“你这个魔鬼，我说，我说。”容若蓝终于忍受不了李云龙的折磨，断断续续的说出了她的秘密。原来容若蓝她和上官如颜一样是姹女教的人，后面上官如颜为了和她师姐莫玉真争夺姹女教教主之位而被迫离开姹女教，同时遭到姹女教的追杀。当时为了能够安全的离开容若蓝和上官红颜分兵两路躲避姹女教的追杀，在一次追杀的过程中容若蓝被她现在的师傅，玉龙帝国玉龙秘谍的副统领所救而加入玉龙秘谍。为玉龙帝国服务，而容若蓝的的任务就是进入紫金帝国，获得紫金帝国的相关情报。

昨天上官如颜找上门来，目的是送李云，要她的帮助，于是她在李云龙他们的糕点里下了姹女教的独门秘药，中者不但身中剧毒，而且武功全失。不过在给李云龙他们下了药以后就碰见了暗魔门四雄中的两雄，他们是来找南宫嫣然的，于是容若蓝用计将他们留下对付上官如颜的，但是后来她没有想到上官如颜既然逃跑，于是她就用他们李云龙他们。后来在暗魔四雄中的两雄将来失败的时候她收到了水月无痕的传音，因为水月无痕是去兰州参加那个武林大会的，目的就是挑动紫金帝国和各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为它玉龙帝国进攻紫金帝国做准备。于是容若蓝为了能够杀死李云龙就用她玉龙秘谍的权利让水月无痕杀死李云龙。

另外李云龙他们所中的化功散解药是有，不过她们身上只有两颗，在上官如颜身上，吃了它们以后就可以解去身上的毒和恢复武功，但是如果只吃一半的话只有解去身上的毒，而不能恢复武功。不过身上的功力并没有完全的消失，而是隐藏在身体的经脉之中，但是没有姹女教的解药武功只有从新练起，而且他的速度比平常要慢两倍，除非得到姹女教的解药。

听了她的话李云龙就发心了，他本身是百毒不侵，所以现在他只是失去了内力而已，所以如果朱无月能够拿到上官如颜的身上的两颗解药的话那么南宫嫣然和朱无云身上的毒就可以解了。

第二百零九章 武功全失

“杀了她。”李云龙看着痛苦不已的容若蓝对朱无媚吩咐道。“是。”朱无媚一挥手就把还在惨叫不已的容若蓝送进了地狱。容若蓝死后朱无云和朱无媚的脸色才好看一点，不过看李云龙的目光还是充满着畏忌。

这时朱无月带着朱无蝶来到了船上，看着众人问道：“你们怎么了，怎么一个个脸色个白？”“没什么，无月，你们怎么在一起？”李云龙问道。

“我和那个上官如颜打了一场以后拿了她的解药回来，正好看见无蝶和那个水月无痕的战斗，所以就帮助无蝶脱离水月无痕，所以我们才在一起。”朱无月解释道。

“要不是先前和那几个暗魔门的人大战了一场，那个水月无痕也别想打败我，哼。”朱无蝶皱了皱眉头道。李云龙想不到朱无蝶的年纪这么大了脾气还象一个小女孩一样，看来以后和她在一起有趣多了。

“教主，这是从上官如颜身上弄来的解药，你先吃了吧！”朱无月拿出两颗药丸给李云龙。李云龙接过药丸给朱无云道：“云儿，这颗你吃吧！”朱无云接过李云龙给她的药丸一口吞了下去。

李云龙拿着另外的一颗药丸，喂给了已经昏迷的南宫嫣然。等到南宫嫣然把药丸吞了下去以后朱无月她们才反映过来，朱无月道：“教主，你把解药给她吃了你自己怎么办啊！”朱无月的神色很着急，虽然她不知道李云龙他们所中的毒是什么样的，但是根本李云龙他们失去武功的情况来看这毒一定不是普通的毒（朱无月不知道李云龙百毒不侵）。

而朱无云和朱无媚听了容若蓝的话以后就知道李云龙他们所中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对李云龙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不理解，特别是朱无云，因为她刚才吃了一颗解药，现在李云龙又把另外一颗过了南宫嫣然，虽然她知道李云龙百毒不侵，现在只是失去武功而，但是对于一个江湖人士来说失去了武功以后比杀死他更加痛苦。

“没事，我不是百毒不侵吗？现在我不吃解药只是失去了武功而已，武功不是可以重新开始练起吗？虽然我现在失去了武功，但是并

不是真正的失去，它只是隐藏在我的经脉里而已，只要我努力还有什么不能办到的。”李云龙笑道。

对于失去武功李云龙并没有多大的在意，他从无到有只是不到一个月时间而已，所以他没有苍茫大陆上的那些人一样看的很重，况且他身边的非凤八卫个个达到地榜境界，阴阳教的朱无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四人更是已经达到天榜境界了所以他现在自己的安全不太担心。

“可是。”朱无云还想再说什么，但是李云龙打断她的话道：“不用再说了，你也知道我们阴阳神教练的至尊阳决如果破坏至尊阴决一起练的话比一般的武功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如果有至尊阴决的人武功达到天榜以上的话那么我的练功速度将会更快，所以你们不需要为我担心，还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姹女教的话我的武功不是可以恢复了吗？这次武林大会我就不相信她们姹女教会忍受的住寂寞不出来，如果她们出来的话能够平我们还不能拿到解药来恢复我的武功吗？再说如果我现在吃半颗的话你和南宫嫣然一定有一个人会失去武功，而且他们明显是来杀我的如果人南宫嫣然失去武功的话我怎么也过意不去，如果让你失去武功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将会老化，我怎么可能答应呢？好了就这样了。”

说完这些话以后李云龙就觉得自己头昏目胀，手脚发软，向后倒去。“夫君。”朱无云叫了一时连忙上前接着李云龙，其他的朱无月三女也围了上来。众女帮李云龙检查一下发现李云龙只是由于本来身体受了重伤，刚才又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昏迷了不由松了口气。

朱无云向朱无月道：“姐姐，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找家客栈住下吧！”朱无月点点头道：“好的，这里经过刚才的几次打斗早就不成样子了，用不了多久这船也快沉没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说完朱无月就带上南宫嫣然，六人离开了这已经破烂不堪的大船。

这次李云龙昏迷的时间不长，在午时不到被饥饿侵袭的李云龙无力的张开了眼睛，看着坐在自己床头面含焦虑的朱无云李云龙不好意思的一笑道：“对不起云儿，又让你担心了！”看见清醒的李云龙朱无云欣喜道：“夫君说的那里话，姐姐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再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江湖经验而连累你中毒也不会这样的。我身为你的妻子既然没有保护好你，我。”说到这朱无云也觉察出了自己的话中病语羞涩的

笑了一下道："好了，不和你说了，我知道你醒来一定会觉得腹中饥饿的，所以我为你熬了些粥，快趁热吃吧。"

李云龙确实也是饿了，不消一盏茶的时间就吃下了两大碗，还想再吃却被朱无云阻止道："夫君，这次你的伤势很重，现在刚刚好些还是少吃一些为好。"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这两大碗稀饭一下肚，李云龙精神也好了许多。挣扎着就要坐起。"夫君你要做什么？"看着朱无云紧张的神情李云龙呵呵一笑道："云儿，放心了！我不想尽躺在床上了，我得先运功将自己的气血搂一下，要是耽搁的久了我怕伤了元气！虽然也许我的武功真的没了，但是也要早早的重新练起啊！""哦！呵呵，你还想的真周到，既然你这样说那我来帮帮你。"

其实朱无云早就在李云龙没有醒来是查了他的经脉，发觉李云龙经脉中空空如野，真的和没有武功的人一样，至于李云龙丹田之气，应李云龙人未醒，气血不行所以没能查出，不过就以第一项经脉无力就足以证明李云龙这此受的伤特别的严重，真的是失去了所有的内力，也就是没有了武功和寻常人没了两样！

"不用，云儿你只要扶我坐起来就可以了。"李云龙笑道。在朱无云的帮助下李云龙盘膝而坐，按照圣天真气的心法气归穴，想要提起真气，可是当他一提真气是，心中一阵震惊，如果和容若蓝说的一样原来汹涌如波涛的内力竟然荡然无存，经脉中空空如野，就象是被冰封住了一样，而且一提内力身体就象是虚脱了一样，摇摇欲坠。虽然李云龙在面对朱无云几女的时候不太在意，但是现在他不死心的反复的运功，可一次比一次糟糕的结果使得他证实了自己已经失去了武功，从一个风云江湖的大侠客一坠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李云龙无奈的睁开眼睛回到了现实，对朱无云苦笑道："真的和容若蓝说的那样，我的武功看来要重新练起了。""夫君，不要这样说不到那天我们能够找到姹女教，向她们要了解药就没事了，姐姐已经派出教中的所以人去找姹女教的所在了。"朱无云安慰道，因为在朱无云的眼里知道这个大陆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武功意味着什么，虽然李云龙现在表现的很平静，但是他深怕李云龙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不用，你叫月儿把这条命令收回。"李云龙对朱无云道。"为什么？"朱无云不解的问道。"你们这样做的话有心人一定会知道这事有蹊蹊，如果他们深入调查的话一定会知道我失去武功的消息，这样的

话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不用去刻意找姹女教，我相信在武林大会上姹女教一定会出现的，所以我们不用刻意去找她们。”李云龙解释道。

这时朱无月、朱无媚、朱无蝶、南宫嫣然四人进来了，看着李云龙沉默不已，她们不知道怎样安慰李云龙。

“无蝶，你的伤怎么样了？要不要紧？”看见朱无月四人进来以后也不说话李云龙就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于是对朱无蝶问道。“教主，我没事。”朱无蝶双眼含泪的回答道，她想不到这个时候李云龙看见她们既然先她的伤怎么样，虽然和水月无痕的战斗她伤了重伤，但是对于李云龙失去武功来说算不了什么。

“呵呵，没事就好，大家不要这样，我不是只是失去了武功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以后不是有你们来保护我吗？所以我有武功和没有武功没有多大的区别。”李云龙笑道。

“李公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我。”南宫嫣然看着李云龙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是她知道李云龙他完全可以把解药给自己吃了，但是他没有，他既然让解药给自己吃了，不惜让自己失去武功。

“呵呵，不用谢我，没事的，不过嫣然小姐我有一个条件。”李云龙笑道。“什，什么条件？”南宫嫣然心中一惊，表面上若无其事的问道。因为南宫嫣然她猜想可能李云龙要提出要她做他女人之类的话，但是现在她不知道应该怎样拒绝，毕竟现在李云龙是为了她而去武功的。

“不用把我失去武功的事情说出去。”李云龙笑道，刚才南宫嫣然的表情他看在眼里，现在自从失去武功以后对于追求到现在还不属于自己的女人（阴阳神教的女人已经被算进他的女人之中了）的心思没有以前的那样强烈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去武功的关系。如果是以前的他一定会让南宫嫣然做他的女人。

“哦，好的，就这个？”南宫嫣然疑惑的问道。南宫嫣然她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李云龙所说的条件既然是这个，自从和李云龙认识以后李云龙和她说话都是花花的一点也没有正经过，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既然只是这个，听到李云龙的条件南宫嫣然她心里的滋味不好受，是高兴？是失落？还是什么，她分不清。

第二百一十章 身份

“是啊！嫣然小姐以为是什么条件？”李云龙似笑非笑的看着南宫嫣然道。他当然知道南宫嫣然现在心中所想，所以现在对于不是他的女人兴趣不大，但是对于开玩笑他还是非常喜欢的。

“没，没什么。”南宫嫣然摇摇头道。“嫣然小姐，昨天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跟我去开封，不过你的报酬就免了吧！”李云龙对南宫嫣然说道。

“昨天答应我的事情？你是说……？”南宫嫣然听了李云龙的话就知道李云龙说的是什么事情，不过听到李云龙说报酬就免了，心里在想难道我这么不入你的法眼？

“不错，虽然现在我不会武功，但是我的身边都是一个个高手，你的事情我想我应该能够做好的。”李云龙道。“好的，如果你帮我报仇了，我为你做牛做马都愿意。”南宫嫣然点点头道，朱无月她们的武功南宫嫣然看在眼里，而李云龙对她又是她救命之人，她没有不答应的理由。只是南宫嫣然也不想想如果不是李云龙他也不会中毒，毕竟那些人是来对付李云龙的，而不是对付南宫嫣然的。

“那就这样决定了，嫣然小姐你先去休息吧！”李云龙见南宫嫣然已经答应就对她说道。“好的。”南宫嫣然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李云龙不想让她知道，于是起身告辞。

南宫嫣然出去以后李云龙对朱无月道：“无月，你和我说说阴阳神教现在的今天情况。”“是，教主。”朱无月点点头道：“阴阳神教除了无云妹妹的朱雀部分四十九人以外，我和无媚、无蝶她们手下主要各有两公主组成。我们本人和公主各自掌握着两个大队的人马，总共两百人，各个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这样一来除了朱雀部众，神教还有一千二百人了？”李云龙问道。看见朱无月点点头李云龙接着道：“不到两千人虽然不那么大门派眼里不算什么，但是我想神教几百年来不问世事一定有不少高手吧？”

“是的，神教的人一般都有二三十年功力，在江湖上也有一流高手水平。”朱无蝶回答道。朱无云接过话来道：“现在江湖中人利用这次武林大会的事情兴风作浪，夫君，我们神教应该怎么办？”

“是啊！教主，虽然我出来的时间不长，但是根据我们收到的情报知道这次武林大会只是天下大乱的导火线而已，我们神教比起江湖上的那些大门派来只能算一个小门派，现在天下的的那些江湖门派都知道将来就要天下大乱了，现在都在寻找可以依*的诸侯去效忠，一来可以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有一份依*，二来将来那个诸侯乘天下大乱之机打下一片领土，他们也可以水涨船高，成为数一数二的大门派，所以现在我们神教应该怎么办？”

“无月，你也不用叫我教主了，你练了至尊阴决注定是我的女人，所以你还是叫我夫君好了，无媚和无蝶也一样。”李云龙对朱无月三女道。一听李云龙的话朱无月三女都脸色红的低下了头，不过马上她们就抬起头来平静的可着李云龙。

“无月，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是神教教主的？”李云龙接问道。“几百年来我们神教虽然隐世不出，但是在大陆上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他们负责找神教教主，而教主的象征是龙泉剑，上次夫君你在洛阳城外遇到的强盗正好的我们的一个情报人员的朋友，当时他和教主大战以后说给我们的情报人员听，而我们的情报人员在洛阳的时候看见了夫君又一次用龙泉剑，所以才把相信传回教内。”

“夫君的龙泉剑和月姐的凤雷剑，我的凤舞剑，无媚的凤血剑，无蝶的凤鸣剑，还是圣女的千段锁魂丝是神教的六大神兵，非常好认，我们教中有东西可以感映到他的存在，所以才能够这么快的找到夫君。”朱无云接过朱无月的话道。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能够找到我。李云龙心想。不过阴阳神教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李云龙还是觉得阴阳神教的能力非常强大，毕竟在这么大的苍茫大陆要找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们一找找了几百年。

(手机阅读ＳdXsw.com)

“夫君，其实神教的一千多人只是神教的核心人员，自小在神教长大，所以对神教非常忠心，不过另外在神教的外围人员我们神教也有几万人，他们知道的事情不多，忠心也是问题，所以不能把他们算在神教人员里面。”朱无媚道。

“现在夫君如果能够以我们神教的实力去投*一方的话一定会受到他们的重用的，毕竟能够有这么多高手，虽然不能和那些大门派相

比，但是也是一股不错的实力，我们神教的人员完全是马上抵挡五万军队的实力的。”朱无月道。(手机阅读ＳdXsw.com)

“我不打算去投*如何一方势力，做别人的手下还是自己做老板比较好。”李云龙对着朱无月众人笑道。现在的朱无月他们还不知道李云龙是秦王世子的身份，否则的话也不会叫李云龙去投*一方诸侯了。

“可是夫君我们神教虽然实力不弱，但是要去争霸天下还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要争霸天下就必须要几百上千年积累的实力才能够在天下诸侯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们神教几百年来都处于隐世状态，所以如果我们要去争霸天下的话比较和那些大家族能够比的，再说我们神教只是一个江湖门派，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江湖门派能够争霸天下的，争霸天下的一般都是那些大家族大世家的人。”朱无月对李云龙解释道。

“夫君，虽然我们不能去争霸天下，但是如果我们投*一个有前途的诸侯的话将来我们的发展也会不错的，所以夫君我以为去投*一个诸侯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神教有这么雄厚的实力没有哪个诸侯会拒绝的。”朱无云害怕朱无月的话让李云龙不舒服，出言安慰道。

“无月，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李云龙知道朱无月和朱无云的话的意思，如果不是他父亲是现在紫金帝国的秦王，手里拥有几十万大军的话那么按照朱无月的话里的要是去投*一个诸侯的话也不错，但是现在关键是他的身份是秦王世子，如果去投*其他诸侯的话先不说他的父亲会不会答应，就是其他的诸侯也不会接受他的投*的，与其这样都不如自己争霸天下，在这个冷兵器时代争霸天下是他前世的最大梦想，现在机会来了他怎么能够放弃呢？空气现在他的父亲就他一个儿子，就是以后再多几个弟弟，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能够和他去争夺这个皇位的宝座吗？

另外现在他的身边的女子哪一个不是有沉渔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貌，如果他没有强大的实力是不能够保护她们的。就想中国历史的唐太宗无了能够得到他的大嫂不惜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虽然历史已经被他掩盖，但是在野史中还是能够找到这原因的。现在这个大陆上的人也不会比唐太宗好到哪里去，所以如果去投*一方诸侯的话你拼死拼活的为他干活，他却打你妻子的注意，到头来江山美女都是

他的，但是自己却落到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李云龙不愿意见到的。毕竟今来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身份？夫君难道还有其他的身份不成？”朱无云听了李云龙的话一楞，想了想问道。“不错，我还有一个身份。”李云龙点点头道。

“难道夫君说的是李龙的身份？”朱无云猜测道。李云龙听了朱无云的话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朱无云既然知道他李龙的身份，这个朱无云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他是*阴阳神教的情报里转折点的话，那么天魔宫，暗魔门他们不是都知道了他的身份了？那么在开封的众人不是有危险了。如果不是那么朱无云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朱无云有没有把这个身份告诉南宫嫣然？不过按照刚才南宫嫣然的表现来看他应该不知道李龙这个身份，但是为了放心李云龙还是向朱无云问道：“云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圣女告诉我的，夫君，你还真厉害，既然叫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琴仙做你的丫鬟。”说完朱无云呵呵达到笑了起来。听了朱无云的话李云龙放心了，是蓝冰月告诉她的那么天魔宫他们应该不知道李云就是李龙了。不过以后到了开封以后怎么办？如果让江湖中人知道李云就是李龙以后那么自己不是要同时面对黑白两道人的发难了，毕竟现在在武林大概召开之前把腊月山庄的真相说出去，因为道那个司徒鞑在江湖上发布这个随时都可以被自己揭穿的传言有什么目的，如果司徒远走出来揭穿这个江湖传言，司徒鞑要怎么应对。这个李云龙他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不过夫君你放心，你的这个身份我没有告诉你的嫣然小姐，但是以后夫君你的嫣然小姐知道了你是她的杀父仇人的话你想追上你的嫣然小姐可以说的难上加难了。”没有等李云龙说话朱无云接着道。

“我是嫣然的杀父仇人？你听谁说的？谁说我是嫣然的杀父仇人？”李云龙知道朱无云他们还不知道腊月山庄的事情真相，于是笑眯眯的向朱无云问道。“难道不是吗？”朱无云反问道。朱无月、朱无媚、朱无蝶也好奇的看着李云龙，腊月山庄的事情她们刚到江湖上不久就听江湖上的人传的神乎其神，现在听见李云龙否认都露出了好奇之色。

第二百一十一章 相互制约

当然不是，嫣然小姐的父亲现在正在开封好好的活着，我怎么可能杀死他呢？”李云龙笑着解释道。接着李云龙就把腊月山庄的事情向朱无月四女说了一篇。

朱无蝶听了李云龙把腊月山庄的事情说完以后就举前她的小拳头恶狠狠的说道：“这个司徒鞑真是太坏了，既然要杀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如果让我看见他我一定要把他狠狠的打一顿。”

“哦，为什么是狠狠的打一顿而不是杀了他呢？”李云龙好奇的问道。“因为，因为我没杀过人。”朱无蝶像个小女孩一样有点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小声的说道。

“哈哈。”李云龙哈哈大笑，想不到朱无蝶年纪这么大了既然没有杀过人，不过也是，朱无蝶她们没有象平常的江湖人士一样行走江湖，只是在教内练武，根本没有机会杀人。

“不要笑，不要笑，再笑我，我不理你了。”朱无蝶看见李云龙哈哈大笑不依道。“好了，我不笑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嫣然的事情我不担心，现在我带她去开封主要是为了让他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否则的话她说不定会被别人利用，那样的话就麻烦了。不过我说的身份不是李龙的这个身份。”李云龙笑了一会儿以后道。

“另外的身份？夫君，你说你还有另外的身份？”朱无媚好奇的问道。“对，我还有另外的身份，李云、李龙都不是我正在的名字，我真正的名字其实叫李云龙。”李云龙点点头道。

“李云龙？在江湖上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朱无月想了想回答道。“不错，李云龙这个名字在江湖上的人没有一个听说过，不过无月按照神教的情报网除了江湖上的另外的那些大家族、大世家里面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李云龙给朱无月一点提示道。

“大家族、大世家？姓李的大家族、大世家？我想想，哦，对了夫君难道你是紫金帝国秦王府的人？你是秦王府的旁支？”朱无月想了想道。“哦，为什么说我是秦王府的旁支呢？”李云龙问道。

“现在秦王府的秦王只有一个儿子，而且他从小不能学武，文化功夫又差，而夫君又姓李，在大陆上大家族、大世家里面只有秦王府的

旁支了。”朱无月解释道。

看来以前的李云龙在也不是很有名，既然在江湖上他的名字也没有人听说过，不过也是，没有人会对他这个废物感兴趣的。李云龙笑道：“其实我就是无月你口中的那个从小不能学武，文化功夫又差的人。”

“啊！不是吧！”朱无月四女惊讶的张大了嘴巴看着李云龙。“怎么不是，我的父亲就是紫金帝国当今秦王李襄樊，而我现在是他的独子李云龙。”看着朱无月四女惊讶的样子李云龙非常满意。

“真的？”朱无媚问道。“不错，是真的，蓝冰月的身份你们应该知道吧？蓝冰月的父亲蓝雄是紫金帝国东方军团的军团长，也是我李云龙的未婚妻。”李云龙道，“所以我说我不能去投*任何一个地方诸侯，我要去争霸天下，凭我们李家上千年的实力和数十万军队，还是秦州六郡是我争霸天下的本钱。”

“如果真的像夫君说的这样，夫君确实有实力争霸天下。”朱无月点点头道。“无月，如果我想取消阴阳神教你看行不行？”李云龙问道。“取消神教？夫君，这是为什么呀？”朱无月不解的问道。

“其实也不能算是取消神教，我只是想对神教进行改编，无月，你也知道我将来志在天下，所以将来一定有很多江湖门派来投*我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江湖的危害？虽然江湖中人没有努力消灭一个帝国，但是他们足够让一个崩溃，我如果要争霸天下就必须要让这个隐患除去，所以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由国家掌控的门派，然后对其他的门派进行打压和合并，做到真正的一统江湖，现在神教的实力不弱，我我对它进行改编重组，来完成我的计划。”李云龙解释道。

“那夫君要怎样做？”朱无月问道。阴阳神教和别的门派不一样，它是以教主、圣女，四神女为主的，现在圣女蓝冰月是李云龙的未婚妻，而四神女朱无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又因为武功的关系注定是李云龙的女人，现在李云龙志在天下，他们做女人的人没有反对的理由，如果将来李云龙做了皇帝，那么他们就是皇后、皇妃，所以对于阴阳神教的权力没有那样的渴望。

“现在云儿的朱雀部众我也让她们加人我的飞凤卫，另外无月你们的三方人马我想以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名字叫神龙联盟的帮会，去秦州发展，神龙联盟由无月你做盟主。无媚和无蝶暂时就跟在我身边保护

我。以后神龙联盟的目标主要是白道上的人。”李云龙道。接下来的时间内李云龙和朱无月四人商量了神龙联盟的具体职位和相关人员的分配问题。

最后神龙联盟联盟分为六堂、三会、一眼。六堂为神龙联盟的六大主力，分别为神龙堂，玄武堂，白虎堂，青龙堂，朱雀堂，凤凰堂，三会为神龙会，天地会，日月会，一眼为黑鹰。六堂之中以神龙堂权利最大，一般由神龙联盟盟主担任，主要保护神龙联盟的主要人员。三会也以神龙会权利最大，它可以处决盟内人员。黑鹰是神龙联盟的情报机构，负责神龙联盟的情报。天地会是负责坚督神龙联盟的人员，日月会是负责神龙联盟人员的挡案，和他们的生平资料，没有问题的才能够加人神龙联盟。

另外每个神龙联盟人员都有一个龙形玉佩来区别身份和地位，它们分别以黑，紫，黄，红，白五种颜色来区分，一般的联盟人员都是以白龙为主，堂主和会主，鹰主为黄龙为主，现在的朱无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蓝冰月都以紫龙为标志，只有李云龙才有黑龙令，代表着神龙联盟的最大权利的象征，可以调动神龙联盟的一切力量，拥有着神龙联盟的生杀大权。

“好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无月你就带着原来的神教六公主去秦州，无云、无媚、无蝶三人跟我去开封。”李云龙的这一句话表示了这个一统江湖上千年的机构由此而诞生。

“恩。”今天才刚见面，明天就要离开了朱无月心中有些舍不得。看了看天色，李云龙对众人道：“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去叫一下嫣然，你们去吃饭吧！等一下无月你帮我带点上来就可以了。晚上无月就帮我练功。”“恩。”李云龙的一句话让朱无月满脸羞红，朱无云三人都笑嘻嘻的看着朱无月。

其实李云龙叫朱无月晚上留下来是有目的的，虽然现在神龙联盟没有建立，但是如果以后这个联盟真正的建立的话那么这个联盟就非常的强大他很难保证朱无月会变别人利用，或者脱离他的控制，所以今天他要在朱无月的脑海中施展摄魂大法，因为刚才在运功的时候李云龙发现他的内力虽然失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力却没有减弱，如果在朱无月没有防备的时候在她的脑海里加人一道精神力的话没有问题，以前李云龙以为这个摄魂大法和武功的高低，也就是内力的强大有

关，但是现在他发现这内力的强大与否没有多大的关系，摄魂大法它是以一个人的精神力有关，不过内力高了精神力自然高了，但是内力没了，精神力不一定也没了。所以现在李云龙施展摄魂大法没问题，不过要朱无月不反抗。不过只要等一下先和朱无月双修疗伤以后在她没有防备的时候用应该没问题。不过不知道这个双修能不能有用?

另外李云龙建立神龙联盟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以后可以和赢鲲鹏的两河联盟相互制约，否则的话任何一个组织独霸的话他都不会放心的。对于赢鲲鹏的两河联盟他也想好了怎样改编了，毕竟现在的两河联盟组织非常松散，这对于他以后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在神龙联盟和现在的两河联盟里面还要把自己的心腹人员给秘密加人进去，但是现在自己身边没有多少人可用，看来只有放到以后再说了。

晚饭过后，李云龙又去打坐，静下心来的想凝聚一点体内的真气。而朱无月则天刚黑下就跑进房间沐浴梳洗。朱无月梳洗完毕，在卧室换了一套短裙装束出来，因为是纯棉的衣料，所以更显得乳丰臀肥腿美，让人恨不得上去掐出水来。衣裙一身雪白，更显得肤白娇嫩，秀丽可爱。

在朱无月进如李云龙的房间时，正好李云龙失望的下了床在想着自己身上的阴阳双修和看着至尊阳决和至尊阴决的双修秘籍，想知道从这里能不能找到能恢复自己功力的功法，不知道现在自己没有内力和朱无月练这个有没有用？如果没用的话今天等一下朱无月的这个天榜高手的处子精元就白卑鄙的浪费了。一进屋的朱无月就极尽***甜甜喊叫了一声夫君。看到朱无月进来，李云龙就把他的想法给放在一边了，然后把秘籍放在身后。

朱无月穿这么少，这么晚来地目的就是想实施那套疗功之法，自然要挑逗了。见李云龙在藏什么东西，一倔小嘴道："夫君，你在看什么呢？说出来我也看看？"说着就跑了过来，面对面一伸小手就按住李云龙身上。因为两个人的距离挨太近，所以当朱无月低下身子的时候，那一双差不多C的***就显得格外的诱人。她俯下身来，透过衣领口，可以看到那一道雪白动人的***，简直就是惊心动魄。

第二百一十二章 离别欢聚

看着朱无月的春光外泄，对于李云龙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真的很累人。当李云龙一楞神的时间，朱无月已经将李云龙身后的秘籍夺了过来，可当朱无月看请秘籍上的几个字时，脸上的震惊难以言诉，不过为了不使李云龙看出，朱无月一截李云龙的脑门娇羞着一张脸道："夫君，你真坏！这书你也看。"说着往李云龙身上一丢。

"怎么？难道这个你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你的至尊阴决是怎么练的？"李云龙笑道。"我，我，不和你说了。"朱无月娇羞道。过了一会儿看着满头大汗的李云龙，朱无月心里一疼道："夫君刚才练功累了吧，先休息一下，我给你倒一杯茶水去。"

朱无月其实也是香汗淋漓了，她是什么人怎么能不知道阴阳双修术是一本什么书，就刚才翻了两眼就已经被里面的图画所迷惑，她练至尊阴决已经几十年了，现在到了如果没有至尊阳决的破坏五年以后就要欲火焚身而亡的地步了，特别是几年来她一练功就胡思乱想，所以现在她一边擦拭着额头的微汗，一边的微笑道。

为了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李云龙一点头道："好吧谢谢月儿了！"说到这里看着朱无月转身的香艳和一抖一颤的胸部，李云龙猛的甩了自己脑袋轰的一下，有一股冲上去的冲动。但是还是忍住了。

背对着李云龙的朱无月一见这楞小子不解风情，拿着一杯茶水一转身假意的一个侧翻，失手掉落在地上。随即繁忙蹲下身子要拾起茶碗。这本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个动作，因为她是低下头，正巧宽大的衣领口露空，露出了那一道深深的***，整个巅巅的***已经呈现在李云龙的眼里。

捡起之后，正好抬头不经意的迎上李云龙注视的目光。"啊！？"惊讶的叫了一声。李云龙当即满脸通红，羞涩的低了一下头，抱歉道："月儿，你太美了……"朱无月闻言，一阵羞涩，或许是习惯的性格使然，或者是为了吊李云龙的胃口，她作出生气的表情瞪他。这一白眼，貌似含情又似责怪，看得李云龙心中蓬蓬乱动，慌忙又道："咳～～～！月儿不过说真的……真的很好看……真的太美

了！”如果这话李云龙要是和别的女子说出那可就是属于流氓的角色了！这话也会引来美女的暴怒！可这话是说给朱无月听其意义就有不同了，毕竟朱无月要得就是这效果。不过为了女人的矜持朱无月先是一阵娇羞，心里一甜，感觉好气又好笑，“噗嗤！”一声，笑骂说：“夫君。你下次再这样……这样说，我可真的生气了。”说真的朱无月的一番话不止没有喝止了李云龙，反而变相的挑逗起了李云龙的欲望。猛得李云龙觉得一股征服欲望燃烧在他心里，加上今天的朱无月是他叫来的，目的自然让朱无月做他的女人，只是他没有想到朱无月这样来挑逗他，李云龙双眼赤红，身体某个部位不听指挥的就整个暴起。

朱无月正巧低垂着头，低低的目光扫来，正好发现了他身体的反应，心里暗暗一笑她假装不知，其实这个时候她也是春情勃发，整个脸颊就像燃烧的红霞，美不胜收。为了尽快的展开战局朱无月道：“夫君你累吗，累的话我就为你推拿你下。”“哈哈，当然累啊，尤其肩膀好酸啊！”李云龙一边说著，一边轻捶自己的肩头。这么些年来朱无月还是第一次在男人的面前这样温柔，感觉是又别扭，又新奇！为了这份新奇朱无月呵呵一笑道：“来，夫君，我来帮你捶捶好了。”李云龙微笑的道：“你懂吗？”朱无月呵呵一笑的道：“夫君，我可是会武功的，所以对于人体的各处大穴是很了解了。放心好了……”说着，双手已握好空拳，轻轻的在李云龙双肩上捶动。李云龙不想拒绝，也不会拒绝，因为他着实对这个美女有着很大的兴趣，再说等一下他们是夫妻了，自己享受这样的服务也是应该的，于是乐得阖上双眼，朱无月捶了一会儿，又改成拿捏的方式。朱无月捏著捏著，发现李云龙逐渐呼吸平缓，似乎正沉沉的睡去。这个时候她手上接触的是男子汉的的肌肤，不觉得朱无月心如小兔，打开了尘封以久的心。看着李云龙不解人意的欲要呼呼大睡。

朱无月狠劲的在他臂膀上拧了一把。这突忽其来的疼痛使得李云龙啊的一声翻过了身子，同时身子一侧翻把正在拿捏的朱无月撞得倒在了床上。被朱无月一把拧醒的李云龙，心内欲火又一次的喷发，特别是朱无月摔倒在床上的时候，正好是平躺着，那一双美腿翘挺，让男人看了都欲火炽热。是情不自禁，也是欲望的驱使，李云龙偷偷的将颤抖的手掌到了朱无月的香肩上，轻轻往下游动。朱无月凤目紧闭仍然一动不动。

这一默许李云龙更大著胆子，重点全部转移到***和大腿，不客气的抚摩起来。也许是李云龙心急了一点使朱无月不好意思的缘故，就见朱无月翻身俯卧过来，下身却突然将左腿弓起，让自己趴得更舒适一点。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李云龙一跳，见她又不动了，才放心继续他的抚摩。朱无月的改变姿式，可乐了李云龙，他因此又可以一俯头便看见她的裹裤。李云龙偷偷的撩起她的裙摆，整个臀部就都显露出来了。那小巧浑圆的线条，美丽的风景线使李云龙迷失了自己！爱不释手的来回抚摸。摸著摸著，手指不安的从朱无月***和玉腿之间去轻触过去……“啊！”朱无月一阵酸麻，突然翻身，伸手轻拍着李云龙的手，面红耳赤，娇笑着道：“夫君，你在做什么？”“嗯！”朱无月的话令感觉难堪极了，李云龙不吱声，看了朱无月一眼，只见她也是怔怔的看着自己。似乎是等待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李云龙尴尬过后，深呼吸，看着朱无月的神情就一手把她抱住！“嗯～！！”朱无月嘴里顿时发出诱人的呻吟。她浑身娇软，媚眼如丝，娇声道：“夫君……你……欺负我……！”李云龙听到她的话，心里明白了十分，今天晚上不会很寂寞了，尴尬过后，心里轻松的嘻嘻道：“月儿，我太喜欢你了！刚才的抚摩，你舒服吗？”“哼！还问！才不告诉你……”朱无月那明艳动人的表情，夹带着一股温柔的娇态，发起嗲来，更是娇妮动人，惹得李云龙欲火更炙！朱无月的话实在是太煽情了，这那里是在怪李云龙，这简直就是诱惑李云龙犯罪吗！不过这也使李云龙证明了朱无月是爱着自己的，马上李云龙也卸下了伪装，呵呵一笑道“月儿，这可怪不得你夫君我，这只能怪上天将你生得太动人了！”

听着李云龙的话，朱无月心里一喜故意偏过头道：“哼！坏蛋夫君，那有这样说话的！”一听朱无月的话李云龙更乐了，在她耳边轻声说：“月儿！不这样说话应该怎么说话？那要不我以后叫你我亲亲的宝贝好了。”“啊？呸！”朱无月羞得满脸通红，啐道：“你……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我？”李云龙把她抱得更紧道：“那我应该怎样称呼你呢？算了，我还是叫你月儿好了，不过你不喜欢我”“我……喜欢，我愿意。”朱无月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羞涩得将整个螓首埋到了李云龙的胸膛。

看着朱无月天仙般的娇羞李云龙一阵心动，将朱无月的下巴轻轻抬起，只见她宜喜宜嗔的俏脸映入眼帘，脸颈都已经红透了。朱无月垂着眼睑，长长的睫毛把她的脸衬得就象画在画布上的美人。她渴望李云龙的疼爱和呵护，这一刻，其实是她盼望已久的……“月儿，”李云龙把嘴贴近她的脸，温柔的道：“你真美……”俯身伏在她身上，隔着薄薄的衣服，感觉着她玲珑浮凸的身材。朱无月很紧张，这紧张是为什么而来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慢慢地朱无月紧闭着嘴。李云龙轻吻上她的红唇，唇上一阵发抖。李云龙轻轻撬开两片薄唇，轻咬着她的软唇。

朱无月她在慢慢的融化，牙关一松，让李云龙的舌头游了进去。顿时一阵翻江倒海，李云龙卷起她的香舌，口水巴巴的流进她的口腔。朱无月她喉咙咽吞着，激动起来，开始反咬着李云龙的唇，吸索着李云龙的涎液。嘴里还梦呓般道：“夫君，今生我是你的！来世我也是你的！爱我！”这一番梦呓般的呼叫更给李云龙莫大的鼓励。李云龙大肆卷掠着她的双唇，双手在她的脸上摸索着，然后嘴向四周吻过去，从琼鼻，眼圈，耳垂，到琼脂一般的脸蛋，把这所有的温柔甜美，都吸下肚去。良久的热吻之后，李云龙却把她重新放到了床上。

李云龙跪下，把脸伏到她的胸前，一股女人的幽香渗进李云龙的心扉。她柔软地溜走着的玉兔，和扑扑乱颤的心房，把一个女子的渴求和欲望暴露无遗。李云龙冷不防轻含住她的玉兔，朱无月惊叫一声，再也把持不住，抱着李云龙一翻，两个人顿时滚倒在床上……尽管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但是都清楚的明白彼此再做什么！李云龙掀开她的衣服，咬住她雪白的玉兔。朱无月也配合着撕掉李云龙的衣服，五指疯狂地抓着李云龙的肌肉。李云龙几乎屏住呼吸，把朱无月吻了个遍，玉项，***。良久才长吐一口气，换用手来把玩。却把嘴吻到她的脸上。朱无月用手推，用脚蹭，把李云龙身上的衣衫拽了下去……。

第二百一十三章 离别

李云龙因为有伤在身本想温柔的来和心中的女人行巫山之礼，不敢大力。可是朱无月却迫不及待地抱着李云龙，使劲摇。看着朱无月的热情劲李云龙把心一横，也就不再磨蹭！良久……

朱无月嘴里开始哼出奇怪的声音。随着李云龙的动作，她的声音时高时低，时断时续，竟象一首催情曲，让李云龙忘却一切，心弦随之颤动。终于“啊～～！”朱无月长吐一口气，在一阵阵的生疼之后，她红着脸告诉李云龙道：“夫君，我爱你，我希望你对我就像我爱你那样，不要始乱终弃啊。我愿陪你一生！”

经历了几十年的过往，朱无月的心里，只想有一次拥有甜蜜的爱恋，只想找一个可以陪伴自己余生幸福的伴侣。现在她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以往的种种，全身心的享受着和比自己小六七十岁心爱男人的爱抚。

李云龙吻着她道：“月儿别担心，我决不负你。”**一起按住她便疯狂的折腾起来。朱无月把双手紧紧拢着李云龙的脖子，几乎把李云龙憋死。李云龙当然不可能示弱，他发力的搂着朱无月，几乎要把她挤出水来！李云龙觉得只有这样的搂抱才有征服身下女人的感觉。在李云龙的挤压下，朱无月还真的被挤出了水，全身香汗淋漓，真是水做的女人……！

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李云龙也完全忘了使什么手段，只是尽情地享用着她鲜美的肉体。李云龙的心里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她是一个需要爱和呵护的女人，而李云龙愿意成为那个呵护她一身的男人……！

“夫君，你怎么拉？怎么？”朱无月看着李云龙问道。看着多情的朱无月李云龙在她额头上轻吻着道：“月儿，我和别的男人不同，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承受的！”一听李云龙的话朱无月拖着疲惫的身体疑惑的问道：“夫君，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为什么和被人不同，要是这样这不是苦了你了吗？”确实李云龙某个方面是属于超能力，特别是练了至尊阳决以后，朱无月哪知道，所以非常不解看着朱无月那不解的神情，李云龙也不再瞒她就将他的猜测说了出来，以及他在这方面

的超人能力。不过李云龙不知道这个至尊阳决是专门为了妻妾成群的人设计的，当然这个至尊阳决十分的霸道。另外李云龙练的霸气决也十分的霸道，所以他才会在这方面这么厉害。

李云龙的话一出朱无月确实是震惊了！她想不到这个至尊阳决会这么厉害，难怪她们四姐妹会被同时练习至尊阴决，原来是为了消磨至尊阳决的霸气。不过朱无月还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要献身，知道时间不多，慌忙对李云龙道："夫君，你起来。快起来！你再试一下能不能提起内力来？"在这个时候朱无月提起这扫兴的事情确实是令李云龙一证！不过他马上就知道朱无月的意思，于是李云龙慌忙坐起了身子也顾不上身无寸缕运功提气。果然在自己的经脉里有了一丝真气，李云龙大喜，也不去管旁边的朱无月，运气行功。

一会儿以后李云龙睁开眼睛，对朱无月道："月儿，我现在身体里有真气了，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不象以前那样空空如也了。""真的？那真的太好了。"朱无月高兴道。"是的，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也值得高兴。"李云龙点点头道，现在他体内的真气虽然只有三流高手水平，但是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虽然李云龙没有明说到底有多少内力，但是看李云龙的神情朱无月也知道李云龙体内的内力只有一点点，但是为了能够不打击李云龙朱无月道："夫君，虽然少了一点，但是相信很快会多起来的，我们着试试？"

"好的。"说完李云龙就向朱无月扑了上起，刚才他还没有用摄魂大法就是朱无月不说他也要和她继续双修。潮起潮落，花开花谢，接下来李云龙和朱无月战了几个回合，在最后的一次时朱无月才神情疏散，李云龙才得已使用摄魂大法。

**过后，李云龙就觉得精神奕奕，他的内伤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说实在的以他现在身受重伤的身体战朱无月也实在不易。不过这一晚大部分是朱无月的主动才能够战到现在，翻身下来搂住朱无月。李云龙怎么也睡不着，在想着心事，以后应该怎么办？虽然自己有意争霸天下，但是现在的千头万绪不知从何下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手里有一支军队。李云龙心里暗自下了决心，等武林大会以后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朱无月睡得好香，大概她真的是被李云龙给折腾乏了。朱无月身子骨结实，又有武功底子，经得住李云龙的折腾。疾风暴雨，急攻猛打。朱无月也默默地忍受着，她觉得李云龙就是她今生的最爱。(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朱无月睡得甜甜的，脸上挂着满足笑容，对于女人来讲，她们所需要的都已经得到了满足。一头秀发都散在李云龙的肩上，轻轻柔柔的，笑容把她的脸烘托得更加娇艳。李云龙情不自禁的摸向朱无月。

李云龙本不想打扰朱无月的好梦，看着她疲惫的样子真想让她好好地睡上一会儿，可是想到明天自己就要离开她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李云龙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毕竟李云龙是个多情种子，更是惜花之人。

朱无月被李云龙给弄醒了，忙将李云龙推开，拉过被单重新将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看着朱无月的娇柔妩媚，李云龙哪里肯罢休，生生地掀开被单又钻了进去。朱无月的手上稍稍加了点力，把李云龙往外推了推，羞涩地道："干嘛啊！夫君你要注意身体呀，明天吧！好吗？"

"嘿嘿，明天我们要分开了，我们再来一次。"听李云龙说完，朱无月也不再推我，朱无月将我抱在怀里，用被单将我也严严地裹在里边。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抚摸着李云龙的胸膛。李云龙看到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黯然的忧"是啊！我知道世上最难过的末过于和心上人离别了。"李云龙笑着看着她，开玩笑的问道；"是不是舍不得我呀？"朱无月她的脸上出现了红云，"我想……"她没有说下去。但李云龙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便笑着问："是不是要我再来一次?

朱无月她没有回答李云龙，只将眼睛默默地闭上。李云龙突然觉得，在自己临行之前，应该给她们留下点最美好的回忆。李云龙的双手顺着她的小腹慢慢地下移着，"嘤嘤"之声不断。也许在她认为这并不是对她的粗暴，而是对爱的释放。

房里一时春光明媚，又是一阵云雨过后，李云龙抱朱无月的进入了梦乡。

初秋的清晨，在苍茫大陆上还是春光明媚，一缕阳光照进了屋里。朱无月揉了揉眼睛，一看天已大亮慌忙推醒了李云龙，"快起来

拉！”由于昨天有伤在身所以昨晚的一夜大战实在是太累了，李云龙张嘴打了个哈欠道：“怎么这么早就叫醒我呀？”

朱无月看着睡眼悻悻的李云龙道：“大懒猪还早呀，太阳已经照到屁股上了，快起来，姐妹们一会见不到我们又该笑话我们了。”李云龙一听腾的一下就坐起了身子，今天还要赶路，现在他不能再耽搁了，否则的话今天又动不了身了，在这里多留一下就多一份危险，最重要的现在他的武功只有三流水平。

穿起了衣服，朱无月伺候他洗涮完毕，李云龙享受过朱无月的服侍以后，在朱无月的俏脸上亲了一口。朱无月看他又不老实了，凤眼白了俏郎君一眼说：“你先出去吧！再不去又该让人笑了。”李云龙腻在朱无月身上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道：“那好吧，我先去了你也快的呀？”

客栈大厅里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南宫嫣然四人正在那里有说有笑的坐着。李云龙笑着走过去道：“你们在说什么呢？说给我听听，让我也开心开心。”“夫君，你起来了？现在你的功力恢复的怎么样了？”朱无云帮李云龙倒了一杯茶问道。

“呵呵，内力是有了，不是只有三流水平。”李云龙不在意的笑笑说道。“夫君，放心，只要有恢复的可能夫君的内力总有一天能够恢复的。”朱无云安慰道。“希望如此。”其实李云龙也知道除非找到解药，否则的话他想要把自己的武功恢复原来水平起码要有几十年时间，到时间他的相貌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而他的夫人们由于武功现在达到先天之境了，相貌在几十年以后没有多大的变化，到时候和她们在一起就一点也不相配了。所以他希望这个姹女教找到解药。

“对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等一下我们出发去开封。”李云龙向四女问道。“其实没什么可以准备的，等一下吃了点东西以后就可以出发了。”朱无媚道。

在吃好早饭以后李云龙五人在朱无月的目送下，离开了扬城。一路穿州过府马不停蹄的奔向开封。这日刚一进入开封境内，已是黄昏时分，进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村落里，虽然是偏远小村，可风光秀丽。村前小溪如带，沿村流过，水声潺潺，入耳轻柔。村后更是水碧山青，夹杂绿柳成阴，日光映水翻鳞，倍增幽趣。残阳夕照，村舍已升起了袅袅炊烟，苍穹间归鸟阵阵。好一副人间美景。

第二百一十四章 小村异兽

五人不觉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杰作下。南宫嫣然和朱无蝶忍不住跳下了马背，把李云龙拉下马，对李云龙说："我们停下来歇歇好吗？"其实李云龙也被这的美景所迷，再加上连日来马不停蹄的赶路没有多高的武功的他确实也有点累了。翻身下了马，五人拉着马走到了小溪边。

南宫嫣然、朱无云四女拂了拂清澈的水面，捧起溪水喝了几口，李云龙把马牵到了溪边蹲下身来，李云龙可不想四女那样一阵狂饮。喝完水李云龙抬起头来再看南宫嫣然四女时，就让李云龙看的傻了眼，只见四女用那芊芊玉手捧起那溪水，轻轻的拍大在脸上，微弱的阳光下半面脸狭鲜嫩盈盈，艳丽，妩媚都无法形容她们，简直就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南宫嫣然四女看着李云龙像呆子直着眼看着她们，不由的脸泛羞晕，娇波欲流。嘴里轻淬了一声，"怎么这样看着人家呀？我们的脸上也没有花。"谁知那傻李云龙直愣愣说了一句，"比花好看。"这下把四女说的更加不好意思了，就见朱无蝶一叉小蛮腰对李云龙骂道；"你个臭坏蛋，死坏蛋好看不好看关你什么事。"而南宫嫣然更是羞涩的不知如何是好。毕竟她不像朱无云三女一样是李云龙的女人，可以和李云龙打闹玩耍。

"怎么不关我的事情？你们可是我的夫人，你们好不好看怎么不关我的事情呢？"李云龙笑道。李云龙的话已让南宫嫣然把头低的不能再低了。朱无蝶暧昧的看着李云龙道："夫君，我们这些人真的都是你夫人吗？"说完朱无蝶她看看了红着脸，低着头的南宫嫣然一眼。

"啊！这个，这个……"刚才一时间李云龙忘记了南宫嫣然在这里，现在他对于南宫嫣然的兴趣自从失去武功以后没有以前的那样大了，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假装听不出朱无蝶的话的意思回答是，但是现在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如果否认朱无蝶的话的话一定会让南宫嫣然胡思乱想，而且这样说等于把话说死了，万一哪天自己心血来潮想要南宫嫣然起不是没有可能了？虽然现在他对于不是自己女人的女子兴趣不大，但是兴趣不大不代表没有兴趣，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内他的主要精力要放在争霸天下之上，所以对于追年女孩子最多是点缀，不可能象以前那样疯狂了，一来他没有这个时间，二来现在他的女人已经很多了，如果再想收的话一定要有她的特长或者对他大业有帮助的女子，不是什么花瓶。如果承认的话不是他的心意，想了一会儿以后道："你这个小妖精，我说不过你。"

接下来一阵逗笑把几日的劳顿也抛掷脑后了，四女一看现在以是傍晚时分了。再加上这的景色宜人，实在是不愿意就此离去。朱无云和朱无蝶朱无蝶走过来一人搀着一个胳膊对李云龙道："夫君我们已经赶了好几天的路了，今天不如在这里休息一晚你说可好。"李云龙一见天色也不早了，知道再往前赶就有要露宿山林了，四女这几天和自己风餐露宿的吃了不少的苦，也该让她们好好休息休息了，于是对两女道："好吧，我们进村了看看可不可以借宿一晚。"

叫上朱无媚和南宫嫣然，朱无媚应了一声，牵着马和南宫嫣然远远的跟在后面，有说有笑。"呜哩~~~~~~呜哩~~~~~"远远的传来了牧笛声，是牧牛人赶着一群牛儿回来了。村中间有一片亩大的麦场，中央一株四人和抱的大槐树，这里也是村里人唯一休闲的场所，一到傍晚的时候，村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大人们做在树下谈天说地，小孩们都聚在打麦场上捉迷藏，踢石子，顽童的笑声荡漾在四空，充满了乡村的气息。

这时那些人也看到了李云龙五人，眼里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不知道是为李云龙和四女的绝世容颜而震惊，还是这村子许久没来过生人看到了他们而惊讶。李云龙快步走了过去，对年长的一个老头道："这位大叔，我们是外地来的，在这错过了宿头，不知村里谁家可有闲房可以让我们借宿一晚呀？"

老头呵呵一笑道："你算是问对人了，正好我的儿子出了远门，家里还有两间房闲着，只是有的破，不知你们住的了吗？"李云龙和四女一听心里一阵高兴，心道；屋子再破也比在深山老林里露宿要好多了，李云龙对老者道："出门在外之人，只求有个落脚之地，那会住不惯呀？只是不知大叔方便吗？"

老头呵呵一笑道："我一个孤老头子有什么不方便的呀？"这老头也是好客，起身对村里的人道："时间不早了你们也快回去休息

吧！”那些人一听老者让他们回家，带着自家的孩子忽忽一阵都散了去，偌大的一片麦场有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这时老头才转身招呼着李云龙五人回到了他的家，一进院门就见并排着四间破旧的茅草屋，老者将李云龙五人带进了正面那个屋子里，对李云龙他们道；“外乡人还没有吃饭吧？”李云龙呵呵一笑，对老头道：“赶了一天的路还米粒未进呢。”朱无云四女看着李云龙那不客气的样子，心里直想笑暗道，有时候脸皮厚了也是好事，最起码不挨饿。

那老头见李云龙那直爽的样子也呵呵一笑道：“那你们稍等一回正好我今天在地里挖了些地瓜，也可暂时充充饥。”说着走了出去不一会就端上了一盆子热腾腾的地瓜。李云龙把老人家让到了上首，谈话也不客气伸手拿起了一个热腾腾的地瓜就吃了起来。

老头礼貌的问起了李云龙：“年轻人你们这是要去那呀？”“我们是要去开封去投奔亲戚。”李云龙回答道。其实他也不想说假话，但是如果说真话江湖的事这个老头又不清楚，也只能这样回答了。

“对了，大叔你们村了的人怎么这么早就休息呀？现在才太阳刚落。”李云龙岔开了话题，谁知他这一问。老头长叹了一声对李云龙道：“你们是外乡人有所不知呀？原来我们村子是家家和睦，夜不闭户，可自从前年不知那来了一帮了人在前面四十里处的山上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落草为寇，不时的下来骚扰老百姓，不过也没做什么坏事，可就那样也闹的人心惶惶。”

“不过去年不知山里从那跑来了一只怪兽，长的不象狮子不象狗的，可是凶残无比，上山打猎的汗子们被它吃了不知有多少，后来村里组织了一对人，上山去围剿那只怪兽，那次我也参与了围剿。谁知~~~~~哎~~~~~~~！”李云龙五人听老者讲怪兽听的以入迷，李云龙也放下了手里的地瓜。被老头哎~~~的一声叹！心跟着就忽悠了起来，李云龙五人心道；“这老头怎么这样呀？说话还大喘气。”可想归想，要是说出来就有的不礼貌了。”

老头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那日我们十几人上的山去，寻了整整一天不见那怪兽出现，以渐感不耐。正当我们要下山之时，哇~~~~~哇~从树林里响起了两声怪叫。村民们对这怪叫的声响其实也不陌生了。上山时都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可那怪兽一出现胆小的吓破

了胆。呼的一声就四散跑了开来，就剩下我和五六个胆子大的小伙子留了下来。这时就见从树林里象风一样的跑出来一只比牛还大的怪兽。见我们手里拿着斧钺钩叉好象知道是来捕杀它的，大嘴一张，一跃就是三四丈远，冲向了我们。我们的弓箭射到它的身上就好象是在给它挠痒。一看连弓箭都对付不了它。我们那还是它的对手呀？不一会就被它咬伤了两个人，众人一见那怪兽实在是太凶残了，也太厉害了，再不走一个也活不了。我拿起了预先准备好的大网和那个受伤最重的小伙子将它套了住，那小伙子把那头在树上绕了好几个圈，脚下死死的踩住树干，以便让我们逃跑。那时候为了活命谁还管的了他的死活呀？”

“当我们跑出了二三十丈回头看见那怪兽挣脱了大网，回头咬向那个小伙子的脑袋，就这样好好的一个小伙子为了救我们就把命给丢了。”说到此时就见老者泪流满面道，“要是当时我抓住那大网就好了，我岁数大了死了也不可惜。”看着老人伤心欲绝的样子，四女也陪着他哭成了泪人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一点也不假，别看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南宫嫣然四女一个个武功不错，但是现在和一般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知道怪兽的凶残，自那以后谁也不敢上山，可是你不找它，它找你呀？那只怪兽在山里找不到吃的，晚上就跑到村子里来，吃牛逮羊的，闹的全村人都没办法。也只有躲着它，每天太阳还没下山时就家家紧闭门户，那还敢出门呀？”老头接着说道。

现在李云龙五人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里村里人太阳还没下山就家家闭户了，听老人将完，李云龙不觉得动了侠义心肠对老者道：“不知它今夜会不会来呀？”老头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李云龙问道：“小伙子你怎么这样问呀？”李云龙知道老头的疑惑对老头道：“大叔我是想尽些绵薄之力，为你们锄了那怪兽。”这时李云龙已经浑然忘记了他现在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他已经没有那高强的武功了，不过只有有朱无云她们几个在，不是那些上古异兽应该没问题。

第二百一十五章 无意之举

老头一听眼前的的小伙子放下大话，要为他们锄了那怪兽，心道；我们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打不过那怪兽，这么一个文弱的公子那是怪兽的对手呀？我不要害了人家性命。于是对李云龙道：“小伙子你是过路人不知道怪兽的厉害，明天你就和你的朋友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好。”李云龙也知道老者是为他好，怕自己打不过怪兽丢了性命，想到这里他轻轻一笑，记得自己确实打不过这个怪兽，现在自己没有武功，除非要众女动手，但是如果真的是怪兽的话众女说不定会害怕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毕竟女人的胆子比男人要小很多。

就在这时朱无云隐约听到村口一阵异响，好象是动物的脚步声，以朱无云现在的功力，只要她用起功力二三十丈就是有落叶声也瞒不过她，更何况是那么一个庞然大物了。于是朱无云对屋里人轻声一嘘道：“怪兽来了。”朱无云这一说可把老头吓了一跳道；“在那？我怎么没听到呀？”

“就在村口的麦场上。”朱无云这一说老头更是不相信了暗道，自己家离那麦场少说也有百十来米她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听到呀？于是老头对朱无云呵呵一笑道：“小姑娘你就不要和我开玩笑了。”还没等他说完，朱无云就回身对李云龙道；“夫君，怪兽来了，我去看看。”

李云龙知道以朱无云的武功她一定听到了什么动静，否则的话她也不会这样说的，于是李云龙点点头道：“好的，你小心一点，无蝶，你也和无云一起去。”李云龙话音没落就见朱无云和朱无蝶推开了窗户纵身一跃象箭一样的射向了村口，二三十丈的距离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

这把老头吓了一跳，还没反映就不见了朱无云和朱无蝶，这那是人呀？这不是神仙吗？心里还在犯疑他们是什么人呀？转过头来又看向了李云龙三人。朱无媚和南宫嫣然两女一见朱无云和朱无蝶去对付怪兽，刚才听老头把那怪兽说的那么悬乎。不放心朱无云和朱无蝶的安全对李云龙道：“我们也出去看看，也许还能帮的上忙呢？”李云龙其实也想出去看看，只是他现在的武功还没有恢复，但是现在听两女

要出去，正中了他的心意。心道：去看看也不错，虽然自己的武功还没有恢复，但是想逃跑的话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于是李云龙呵呵一笑；带着朱无媚和南宫嫣然两女走出了大门也向麦场奔了去，老头一看五个年轻人都去了，其中还有四个女的，自己一大把年纪了死了也不冤了，紧跟着三人也走向了麦场。

却说朱无云和朱无蝶纵身落在了离怪兽一丈多远的地方，怪兽也好象感觉到有人到了自己的身边，一甩屁股转了过来，嘴里还正吊着一只血淋淋的小牛犊，用敌视的目光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朱无云和朱无蝶这时也仔细观察着这个怪兽，想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见它长着狮头虎尾，偌大的一个身子就象牛一样雄壮，怎么看也不象个东西。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时朱无云就觉身后好象有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李云龙和朱无媚、南宫嫣然走了过来，看着他们皱了皱眉道："夫君你们怎么出来了，不是叫你们在家里吗？"李云龙大嘴一咧呵呵一笑道："没事，我只是想看看是什么怪兽，有你们在身边应该没有什么危险。"说完耸了耸双肩做出了一副不在意的表情。看着李云龙一副不在意的表情朱无云摇头苦笑。

忽然朱无云觉的身后一阵腥风袭来，只顾着和身后的李云龙说话了，把面前那怪兽给忘了，李云龙也见了那怪兽趁机袭向了朱无云，立即对朱无云道："无云小心。"朱无云用起功力回身正要劈向怪兽的时候，就见一个人影闪到了自己身前挡住了怪兽的攻击，不用看那一定是朱无蝶，赶紧手回了功力。

只见朱无蝶劈掌就打到了怪兽的脑袋上，可朱无蝶的手背也被那怪兽的抓子挠了一下。众人慌不迭的看向了朱无蝶，就见朱无蝶的手背的衣服已化做了片片碎布，可手背在那利爪狂袭下也只留下淡淡的几道紫痕，知道朱无蝶刚才已经防备了，众人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可是那怪兽可就不那么乐观了，朱无蝶一掌把它打的晕头转向的。可这一掌也打起了那怪兽的凶性，张开血盆大口就咬向朱无蝶，一见怪兽咬向自己，朱无蝶两只小手抓住了那狮头，一人一兽就在那较起了劲。朱无蝶的功力在这几人中是最高的，她已经达到天榜三界水平，只见她一把一把的把那怪兽头上的毛都给抓了下来，把个怪兽疼的嗷嗷直叫，可想跑有跑不了。

这时那老者也来到了场内，看着朱无蝶这个女孩子的神力也不禁啄舌，心道；这还是人吗？人那有这么大的力气呀？而且还是一个女孩子，既然能与那怪兽较劲。看着一人一兽在那较劲，李云龙笑了笑一摇头，真是朽木不可雕也，朱无蝶年纪这么大了既然还和小女孩子一样爱玩耍。于是对朱无蝶道："无蝶，不要玩了，现在就杀了它。"

朱无蝶被李云龙一说就呵呵一笑，知道现在被李云龙看穿了她的意思，于是马上就见朱无蝶她一卸力一闪身就跳到了怪兽的背上，举起她的拳头。运起十层功力照着怪兽的脑袋就是一阵狂锤乱打。那怪兽那能经的住李云龙的一阵狂打，没一会就瘫软在地上不动了。其实那怪兽皮槽肉厚根本你不惧那外力的打击，死就死在了朱无蝶的内家真力上，震裂了头骨而死。(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李云龙一见朱无蝶还在那疯狂的打着那一动不动的怪兽，喝声制止住了朱无蝶，众人走上前去确实了那怪兽已死了。那老头一看怪兽被朱无蝶打死了，那高兴劲就不要提了。回家拿了一个破锣子满大街的敲着，嘴里还道："大家出来了，快来看呀？怪兽被今天过路的年轻人给打死了。"其实村里的人刚才也听到了外面的响动，可知道怪兽的厉害，谁也不敢出来。现在一听说怪兽被人给打死了。一阵风的都跑了出来，看着躺在麦场上已死了的怪兽大家一阵欢呼雀跃。现在村里的人简直就把李云龙五人当神一样的看戴，大家杀猪宰羊来款待他们，好不热闹。

特别是朱无蝶一个女人既然打败了他们村里的人都为之恐惧的怪兽，加上朱无蝶的绝色容貌在他们的心中就像仙女一样，到处是对朱无蝶的歌功颂德。终于的在推迟了村里的人的庆祝以后李云龙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小屋。

"无蝶，你手上的伤不要紧吧！"回到屋内李云龙向朱无蝶问道。"没事，它应该不会有伤疤的。"朱无蝶有些迟疑道。如果是以前朱无蝶不会有这样的神情，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她是李云龙的夫人，如果在身上留下什么伤疤的话她生怕李云龙会不喜欢，所以说话的时候有些迟疑。

"这个不一定哦，说不定真的会留下什么伤疤也说不准。"李云龙当然知道朱无蝶现在说话有些迟疑的原因，于是半开玩笑的说道。"真的？那怎么办？"朱无蝶着急的问道。

“妹妹啊！夫君她是跟你开玩笑的，不要相信他，你手背上只是几道紫痕而已，是不会有什么伤疤的。”朱无云向朱无蝶笑道。一听朱无云的话朱无蝶才知道李云龙在耍她，不依的对李云龙说道：“不来了，夫君既然骗我。”

“我可没有骗你，我只是骗小狗而已。”李云龙笑道。“好啊！夫君既然说我是小狗，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朱无蝶就向李云龙扑来。“啊！救命啊！母老虎来了。”李云龙一边夸张的大叫，一边向旁边的南宫嫣然身后躲避。

但是朱无蝶没有就此罢手，她向南宫嫣然这里追来，而南宫嫣然的后面的墙壁了，李云龙已经没处躲避了，于是他就急中生智的抱着南宫嫣然，把她挡在前面。而这时朱无蝶已经扑来过来，正好和南宫嫣然抱了个满怀。

“啊！”的一声叫声响彻夜空。李云龙在抱着南宫嫣然的时候双手正好抓住她的双峰，由于南宫嫣然的双峰十分的柔软，他又情不自禁的捏了两把。南宫嫣然的叫声把众人弄到了尴尬之境，李云龙脸色通红，刚才的这个无意之举现在一定会被众女误会为他有意这样的，但是他知道现在解释也没用。

“夫君啊！怎么样？”朱无媚笑眯眯的问道。“什么怎么样？”李云龙不解的看向朱无媚。“感觉怎么样？”朱无媚笑道。“无媚姐，你坏，我去睡觉了。”南宫嫣然脸红的说了句就想另外一间房间跑去。“嘻嘻。”看着南宫嫣然的样子朱无云三女立即笑了起来，李云龙也同时松了一口气，知道南宫嫣然没有怪他，看着众女还要说什么，李云龙连忙道：“好了，天色不早了，我们今天就好好的休息吧！无云，你去嫣然小姐那里。”说完也不等众女说话，倒在床上睡觉了起来。连日来的赶路再加上一夜的折腾五人都已经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在这秀丽的村庄清晨的阳光明媚，阳光透过窗纸照进了那几间茅草屋里。李云龙揉了揉惺忪睡眼，一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下了床出了小屋，见老者正在那忙里忙外的在给他们做着早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对老者道：“大叔怎么起的这么早呀？”

第二百一十六章 马贼

老头呵呵一笑道；“不早了街坊们刚才都来过了，还为你们送来了好多早餐，见你们还没醒知道昨天和那怪兽搏斗了一晚也是太累了，不好意思吵醒你们就交代老夫等你们醒了叫我给你们热热。”

听老头的话李云龙心里一阵感激，这里的乡亲们也太热情了。才做了这么点事就这样，民心可用啊！以后争霸天下的时候为百姓多做一点事情他们一点会支持自己的，李云龙暗想道。

这时旁边的两屋的房间门“吱呀~~~~”一声，朱无云四女也走了出来，看样子好象是被他们的谈话吵醒了。南宫嫣然看见李云龙脸色红红的，看样子还没有忘记昨天的事情。

老头一见他们都起来了，把洗脸水端到了院子里，五人匆匆的擦了一下，回到了屋里。就见老者早已弄好了早点，坐在那正等着他们呢。见他们走了进来道：“来，快坐下吃些早点，这山野小村也没什么东西好招待的，你们就将就的吃的好了。”

见老头这么客气，李云龙五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李云龙道：“这也很不错了总比我们在路上啃干馒头的好。”众人轻轻一笑坐了下来，不客气的吃了起来。这时老头道：“老夫记的公子昨天说是要到开封是吗？”

李云龙放下了碗筷道：“是呀，我们到开封投奔亲戚。”老头一叹道：“其实我们这离开封也不远。”说着他指着窗外的大山道：“翻过那几坐大山，没两日的路程就到了，可自从山上住了土匪，也不能从那过了，只有绕道而行了，那样可就要多走百里路呀？”

李云龙他们是从扬城前往开封的，所以和上次开封到洛阳的路不是同一条，而且为了能够安全达到开封，李云龙他特意选择了这一条比较偏僻的小路。昨天他也听老者道及了山上有土匪的事，现在听他又这么说就忍不只问道：“大叔知道那土匪是那的人吗？山上有多少人吗？”

老头一缕额下的花白胡须道；“具体是那的人不知道，不过也不能说土匪，叫他们马贼也可以，另外老夫还知道他们有三个寨主，总寨

叫白云寨。这两年生势日益壮大有一两千人马，大寨主叫什么飞云将军，低下的两个寨主是他的徒弟，具体叫什么也没人知道。”

“平时下的山来也不怎么骚扰老百姓，就是经常出入开封去打劫一些为富不仁的富商恶霸，虽说是这马贼我们这的老百姓也不以他们为患。可终归马贼是土匪，老百姓有事也要绕过那山，不去招惹他们。”

听老头讲完，李云龙暗道：听他怎么一讲，那帮马贼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人，要是落在自己手里，也不可下手太重的好。不过他们到开封去打劫，自己在开封这么久怎么没听说过？其实这也不能怪李云龙没听说过，开封这么大，又是辽王的地盘，如果有马贼在开封打劫他们一定会封锁消息，毕竟在开封这样的大都市出现这样的事情开封府脸面何存。就是辽王本人也不知道。另外这些马贼从来没有达到过开封城下，只是在开封的范围内活动而已。

不过现在李云龙在想，如果这些马贼真的像老头说的一样的话去收服他们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五人吃过早饭，起身和村里的人告别，一听他们要从那山过，也都为他们担忧。可一想人家昨晚能杀了那怪兽想是艺高人胆大，不过那也默默的为这几个年轻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那山。

李云龙五人在乡亲们的送别下离开了那个小山村，牵着马走向了大山。可走过了两座山头也不见那些马贼的出现。这时他们也走进了一个平原地带，众人还在思索着着那马贼时，猛然听得前面山上一声锣响，接着就是一阵呐喊声，然后就是轰雷般的蹄响声。只见数十匹健马从山上的树林中全速冲下。每匹马上都坐着一个悍勇狠辣的彪形大汉。这些彪形大汉手上都拿着各式各样的兵器，口中还不断发出尖锐的呼啸声，令人闻而心寒，只是为首的是一个小白脸长的还眉青目秀的，一点也不象是马贼。一看李云龙五人衣者鲜亮，一看就是富家子弟，就对李云龙五人道：“你们是什么人？”

李云龙心想大概这些都是老头所说的马贼，心里想着怎么样收服他们，于是回道：“我们是要去开封去投奔亲戚，路经此地不知好汉能否行个方便呀？”这时从那小伙子的身后走出来一个尖嘴喉腮的娄娄，在英俊小伙子的耳边嘀咕了一阵，就见那小伙子脸上不时的露出喜色。

那小伙子也是被朱无云她们的绝世容颜吸引，那些手下人更是直愣着双眼看着四女嘴里还流着那恶心的唾淹。于是对李云龙五人道：“既然被我们拦住就没那么便宜，把你们身上的贵重之物留下来，再将那四个小妞留下来给我们大寨主做个压寨夫人，至于你，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也不象是做过什么坏事的人，也不为难你赶快离开这里。”

他要是不说四女还好，一说四女把个李云龙气的不行，心道：他妈的，听大叔说还是好土匪，这简直就是真土匪呀！还想和我李云龙抢老婆，简直是不想活了，怒目一瞪正要说话。别说他生气了就是在旁边的朱无云四女也听不下去了，见李云龙真生气了。朱无蝶就马上纵身跳了出来对那小伙子道：“你是什么人，既然叫我们来服侍你？你还别不识好歹，有本事过了你姑奶奶我这关。”

一听朱无蝶的话，李云龙和三女一乐，心道这个好动的朱无蝶终于按捺不住寂寞了，但是李云龙也不做做阻止，也该叫朱无蝶历练历练了。他也乐的清闲拉着三女向后退了退。那些马贼一听前面的那美女竟然敢骂他们的三当家的，虽然他是难得一见的美女，但还是挥起手中的兵器就一窝蜂的向朱无蝶砍了过来。第一次和马贼过招毕竟有点胆怯，见这么多人骑着马同时冲了过来也不知该打谁。用起了用起轻功朱无蝶马上就跑到了那些人的身后，躲过了十几骑的围攻。”

看着那些人差的砍到自己人的身上，不禁心里一喜，朱无蝶知道了怎么对付他们的办法了，于是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那些人一看那绝色美女不知用什么步法楞是跑道了他们的身后，于是转马又砍向了朱无蝶。

一看这些人有围了过来，朱无蝶心里也有了数，用着轻功，手里运起了掌法，那些乌合之众那是朱无蝶的对手呀？就见劈啪劈啪，一阵掌声响起，就见那十几个大汉从不同的方向都跌了出去，躺在地下爹妈乱喊，战马在旁边乱跑着，寻找着他们的主人。

旁边的那群马贼一见自己的兄弟都躺了下去，呼啦一声都围向了李云龙五人摩拳擦掌就要向五人动手。朱无云一见围上了这么多人也怕朱无蝶吃亏，快步走上前去，挡在了南宫嫣然的身前，这时候朱无云忘记了这里朱无蝶的武功才是最好的。

那为首的英俊小伙子一见自己的手下在一个照面下就被那绝色美女打的爬倒在那起不来了。心里也是一惊。一声吆喝喝止了冲上前去

的兄弟们，然后走上前去，对李云龙五人伸手一辑道：“五位是那条道上的兄弟？”

朱无蝶也没在江湖上走动过对她的黑话根本就听不懂。听见那小伙子的话就道：“谁和你是兄弟呀？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家夫君称兄道弟。”见眼前的四人一点面子也不给自己留，小伙子也怒了起来抽出了手中的宝剑对朱无蝶道：“我来领教一下女侠的绝艺。”他还以为四人中数这绝色美女的武功高，把她制住了那三人还不是手到擒来呀？

如果不是刚才朱无蝶显示的武功，他还以为李云龙五人的白白净净的不象个练武之人，不过这次他猜对了，但是他不知道朱无蝶的武功到底有多厉害，也不知道其他的像朱无云、朱无媚她们的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他能够比的。只见他纵身一跃从马上下来，然后就向朱无蝶攻了过来。李云龙他们也根本不担心朱无蝶会有事，毕竟朱无蝶的武功大家都知道这些马贼没有经过骑兵训练，他们就算一起上也不是朱无蝶的对手。

不过那小伙子的武功确实不弱，手中一把宝剑使的剑光绫绫，虎虎生风。朱无蝶一见正主上来了，虽然在她眼里这个小伙子的武功不怎么样，但是也不敢掉以轻心。使开了自己的武功两人就斗在了一起，不觉两人就打了四五十招。

那小伙子是越打越心惊，渐渐的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暗道；这是谁呀？一失神就被朱无蝶一掌打在了肩膀上。这也是朱无蝶有意和他玩耍，要不早就把他打倒了。”朱无云一见朱无蝶潦倒了那小伙子，走上前去隔空一指就点了他的麻穴。

那三当家虽然不能动可心里有数，见朱无云无意中露出了绝世神功，知道今天走了眼，心道：这些是什么人啊？武功怎么这么厉害，而且还都是女的，那么那个男的起不是更加厉害了？

那些娄娄见三寨主被人家给捉住了，正要往上冲。李云龙一见这么多人冲了过来，把一只手按在了那小伙子的脑袋上。对那些娄娄道：“不要动，再动我就要了他的命，带我去见你们的寨主。”其实他并不是怕他们，只是一打起来下手重了，免不了要伤了那些人。况且那个老头的话现在和他们的行为不对称，那么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玄机，他想弄明白。

第二百一十七章 比武

那些娄娄见三寨主在对方的手里也没办法，回转身就带着李云龙五人走上了山，回到了白云寨。被那些娄娄带着上了山转了好几个弯。朱无媚走了上来在李云龙的耳边轻轻说道：“夫君，我们是不是叫这些人骗了呀？怎么还不到呢？”南宫嫣然在旁边也附和道：“那我们可要注意点，这里不像马贼应该住的地方，这里骑兵不可能展开攻击。”

其实李云龙心里也在犯疑，就是南宫嫣然说的一样这里骑兵根本不能展开，但是这些土匪既然是马贼，那么他们怎么可能选择这里的地方呢？绕过山梁正要开口问；就见一座山寨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四五丈宽的朱漆大门，门前一对两人合抱的大石狮子，门头一副横匾写着三个斗大的字“白云寨”，装点的山寨显的气势雄伟。”

这时就见山寨大门“吱呀”一声从里面冲出了一对人马。“为首的是一个约四十多岁的黑脸大汉，太阳血高高鼓起，一看就是个内家高手，手里还拿了一把黑悠悠的长枪。身下一匹汗血宝马。

在众人的拥护的向李云龙五人走了过来。一见来人李云龙心里就有了个想法，想此人大概就是那大寨主飞云将军了。众女这时轻轻的向李云龙*了*，朱无蝶对李云龙道：“夫君这人怎么这么黑呀？比阎王还黑。”说完呵呵一阵娇笑。

李云龙回头看了看朱无蝶无奈的笑了笑，心道：这个丫头怎么可以这样比喻呀？实在是拿她没办法。这时那黑脸的飞云将军也走了过来，就在朱无蝶把那小伙子给活擒时早就有好事的娄娄跑回了山寨里向大寨主通了风，说是山下来了五个年轻人，一男四女，武功极是厉害，打伤了三寨主一路冲上了山，说是要挑了咱们山寨。

那个飞云将军一听有人要挑自己的山寨那能不气呀？一拍桌子带着自己的大徒弟，挑了百十来个得力之人开了山寨迎了出来。看着李云龙手里提着自己的徒弟{三寨主}心里一阵不高兴，脸上也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对李云龙五人伸手一辑道：“在下是这白云寨的寨主曹风，承蒙江湖上的朋友抬爱人送绰号飞云将军。五位少侠，不知道小徒那

里得罪了五位，使的五位少侠下这么重的手呀？”这一寨之主就是不一样，说出话来就是铮铮有风。

李云龙一见来人还算有礼，也还了一礼道：“在下早就听说了寨主的威名，路经贵宝地在也无意冒犯黑风寨的虎威。只是你们的三寨主实在是欺人太甚，才不得已出手。”

那飞云将军也不是那不讲理之人，一听眼前的小伙子和自己手下说的出入太大，心里一阵疑惑对李云龙道：“不知小徒那里欺负了几位少侠，要是小徒不对我一定给几位一个交代，如若是几位存心来惹事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

说着回身对后面的手下道：“去把那小六子叫了和少侠来对制一下。”不一回就见那叫小六子的被叫了过来。飞云将军把那人叫到了跟前对他道：“你不是说这几位少侠是来闹事的吗？”

那人看了一眼李云龙五人站在那“我~~~我~~”的说不出话来。那大寨主一看那小六子就知道自己的人说了瞎话，怒目一瞪对他道：“你先下去，一会再和你算帐。”然后回头对李云龙五人道：“少侠能否将经过同我讲一下吗？”李云龙一看那个飞云将军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在做戏，是他的手下隐瞒了事实。就如实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那飞云将军听李云龙道完经过，那一张黑脸憋的象黑炭一样。忍下气对李云龙几人一辑道：“在下为手下的无礼之处在这里向几位道个歉。”李云龙一见那大寨主一点架子也没有，竟为了自己手下犯的错委屈身份对着那么多人，弯腰向自己道歉。赶忙还了一礼呵呵一笑道：“大寨主不必这样，事情既然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说完解开了小伙子的穴道交给了飞云将军。飞云将军就转身吩咐手下人带回寨里养伤去了。

那飞云将军一看李云龙说的那话。就知道对面的年轻小伙子是个爽快人，忍不住想和李云龙亲近亲近。于是笑道：“哈哈……难得少侠如此豪爽，少侠既然来了这。可否给我个薄面让我来敬一下地主之谊呀？”

(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李云龙也是喜欢这豪爽的大汉，心里也早有结实此人之意。回身对四女道：“你们意下如何呀？”“呵呵……”朱无媚一镇娇笑道：“既然寨主成心相邀，夫君怎么好拨了人家的美意呀？”其实朱无媚是个非常

细心的人，她早就看出对面的黑大汉是个实在人。是个可以结交的武林豪杰。将来一定会对夫君的大业有所帮助，所以才忍不住插了一句。

那飞云将军哈哈一笑道："快请里面走吧！"说完就带着五人进了山寨，到了聚义厅分宾主落坐，手下倒上了茶水。然后飞云将军对李云龙等人道："打了一场冤枉架还不知道少侠是那个门派的，姓甚名谁呀？"

李云龙一笑回道："在下叫李云，无门无派。"然后指着朱无云三女道："她们两个都是我的夫人。"接着指着南宫嫣然道："这位是天下有名的歌仙南宫嫣然小姐。"

那个飞云将军一听李云龙说道无门无派哦的一声又问道："那李少侠师承何人呀？"虽然他没有把李云这个名字和名震江湖的能够李云联系到一起，不过对于南宫嫣然他到还是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毕竟南宫嫣然的这个名字不仅仅是江湖上有名的，在各个帝国的贵族之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不过飞云将军现在问的问题可问住了李云龙，总不能说自己师傅已经仙逝了几百多年了吧！或者说那个人根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吧！那人还不以为他是胡说呀？也真是没法回答。想了想道："在下没有师傅。"

一听李云龙这样回答，飞云将军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不过马上又变了过来，暗道；也许人家有难言之隐吧？自己又何必强人之难呀？于是哈哈一笑带过了尴尬的场面，两人又聊起了江湖事。也是投缘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其实李云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不知为什么和这个飞云将军聊的这么投缘。一会两人就将寨主改成了大哥，少侠也成了兄弟。把众女也看的有点纳闷。最后又聊了回来说到了刚才朱无蝶和那三寨主的打斗。

只听飞云将军道："兄弟听说你的夫人功夫厉害之极，我的小徒弟在她手里没走过五十招就败下阵来。"没能亲眼目睹他还真有的不相信，"不如这样趁着今天高兴让我的大徒弟和你夫人比划两下，让大哥开开眼界好吗？"说完向身后的小伙子使了一个眼色。

那小伙子早就看朱无蝶不顺眼了，虽然朱无蝶是一介女流，但是刚才在山寨里听说师弟叫人家打伤了，自小就和师弟一起长大，感情

处的极是不错。一股怒气冲天就要和那人拼命，可出了山寨见师傅和对方和好了，没能为师弟出气，心里一阵憋火。

现在见师傅叫他和她比划那还能不高兴呀？纵身一跳就站到了大厅的中央，李云龙见飞云将军那认真的样子。知道他对自己徒弟的惨败心里有个疙瘩，心道：自己也成全了他让他心服口服才好，这样对自己的计划有利。于是摇头笑了笑对朱无蝶道："无蝶你就下去和二寨主去切磋切磋，切记要点道为止。"

朱无蝶见李云龙发了话也走到了大厅中央。那二寨主也不带多说，一领剑决就刺向了朱无蝶，这一抢攻把个攻了个措手不及朱无蝶。不过到底朱无蝶武功高强，她赶忙用起缥缈身法横里一躺躲了过去，那二寨主是招招抢攻，疾发十余剑，朱无蝶也不还击闪展腾挪，把个缥缈身法使的是精妙无比。

这时上首的飞云将军看着场下的朱无蝶紧锁眉头一句话也不说，好象在思索着什么事。而朱无蝶凭着脚下的精妙步法，虽然没有反击但是渐渐的抢回了先机。过了一会儿以后就用起了凤鸣掌法开始反击，就见掌风霍霍。那二寨主在朱无蝶的绝世掌法下，剑招已被逼的使不出来，眼看就要败下阵来。

飞云将军一醒神，看着自己的徒弟以走入了劣势，一声轻喝住手。打斗中的两人一听有人叫住手，一收招两人同时跳出了圈。

听着飞云将军的一声轻喝，李云龙和三女转头看向了飞云将军。就见他神色激动，眼中含泪的向朱无蝶走了过去。李云龙见他那样心里一阵紧张，也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暗道；是不是这飞云将军见自己的徒弟要败了，气愤不已要找无蝶的晦气呀？于是示意朱无云和朱无媚以备不时之须。这时南宫嫣然拉了拉李云龙的衣袖道："李公子你看那寨主是怎么了，怎么表情这么吓人呀？"旁边的朱无媚接口道："我看那司徒寨主不象是有什么恶意。"

李云龙想想也是，这里他们的人虽多，但是凭着自己这些人突围而出应该没问题的，而且那个飞云将军如果要对自己不利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于是他对着那飞云将军叫了一声""大寨主。"

被李云龙的一声吆喝就见那飞云将军啊的一声，回过了神。知道自己失态了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对二寨主道："我们不要再丢人了。人

家身怀绝艺，你那是他的对手呀？”听师傅这样说那小伙子同时也知道自己打不过她，所以极不情愿的退了下去。

第二百一十八章 曹风

飞云将军让朱无蝶坐了下来，呵呵一笑道：“刚才有点失态请勿见怪呀？”说到这里他知道坐上之人心里都有疑惑，对大家道；“我有一个故事不知大家是否愿意听呀？”一听那飞云将军曹风在这个时候要讲故事，也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反正闲这也是闲着，也不好拨了人家的面子。

曹风道：“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有一个黑面少年一出道，就以一手雷音枪法行侠江湖，闯出了不小的名气，人送绰号黑面神。那一年在青州的路上见一个花花公子正遇侮辱一个长的花容月貌的少女。为报不平一怒之下错手杀了那人，谁知闯下了大祸。后来才得知那花花公子是四川唐门唐老太太的亲孙子。老太太极是护短，听说孙子被杀。一怒之下派出门中弟子一路追杀着黑面神，那黑面神也是走背运。被十多个唐门弟子围攻，一阵突围也斩杀了几个唐门中人，毕竟是寡不敌众，身上已是伤痕累累也看就要不支。这时从旁边的树林里忽然走出了一个绝色仙女，对他说道：小子还不快走，再不走他们就来了。这时黑面神才知道他是专程来救他的，趁着那些人被他打的七昏八素的时候，使出仅有的内力用起了轻功逃了出去。当黑面神刚走了出去远远的就听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对那救他之人道，小丫头敢坏我之事，今天我决不饶你！那时黑面神真怕救他那人会出事，有心再回去，可后来一想自己以是强弓之弩，回去只能给拖累他。于是一咬牙逃到了一个村子里。被一家好心人收留，在那养好了伤势。回转中原隐姓埋名在这山上苦练武功，又收了两个徒弟，想练好武功找那唐门一血前耻。没想到后来发展的人多了，就成了今日的白云寨，可事隔多年。后来一想自己杀了人家的亲孙子，自己受的一点伤，也没必要那么计较也就放弃了报仇之念。”

这时李云龙已经知道他嘴里说的黑面神就是他自己。而救他的人他两个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就是朱无蝶，原来刚才他让出了朱无蝶来，难怪他的神情如此激动。只是朱无蝶自小在神教长大，她怎么会救曹风呢?

这时就听曹风对李云龙道："兄弟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看见令夫人的武功会那么失态了吧？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和她是什么关系了吧？她老人家现在可安好？"原来他以为朱无蝶只是和救他的哪个有关系，并不是让出朱无蝶来了，也是，几十年过去，朱无蝶现在一点也没变，也难怪曹风会这样认为。李云龙对曹风笑了笑道："她啊！好的很。"

曹风哦了一声，转首看这朱无蝶对李云龙道："那令夫人和他是什么关系呀？"李云龙笑道："你自己问她。"朱无蝶有些腼腆的看了李云龙一眼，然后传声对曹风说了些什么，只见曹风听了朱无蝶的话以后震惊的站了起来，用手颤抖的指着朱无蝶道："你，你是……"朱无蝶点点头道："二十年不见了，怎么让不出来了？"

曹风惊讶过后也恢复了平静，他知道对于像朱无蝶这样的人来说岁月的流逝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变化。这时李云龙哈哈一笑道："现在大家不是外人了，哈哈，不要那么介意了。"曹风刚想对朱无蝶行礼，朱无蝶就传音给他道："你知道就好，不要说出来。"曹风点点头。

"对了大哥，这里山上地势不平坦，不利于骑兵的战斗，那为什么你们这里都是一些骑兵呢？"为了不让马贼这连个字对曹风的尴尬，于是就用骑兵来代替。"本来我们山上是没马的，但是有一次我们碰上了一个马商，所以才开始有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就越来越多，到现在人人都有一匹马了，而且前面是不适合骑兵的展开，但是在山的后面有一个天然的草场，现在成了我们的训练之地，我们两千多人在那里训练没有然后问题。同时我们的生意只要在几十里外，所以有了这马匹就更加方便了。"曹风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看来他们不是真正的马贼，不如这两千匹马可是大物资，现在各个帝国除了蒙古和大清，另外的三大帝国的骑兵比较少，北马南舟，在这个大陆也一样，两千骑兵如果应用得当就马上和上万步兵比较，虽然现在曹风他们不是真正的马贼，但是一来曹风是一个老实人，二来是因为这两千匹战马，所以这次一定要把他们收到手下。

"兄弟这样问有什么事吗？"曹风问道。"呵呵，我只是对骑兵比较感兴趣。"李云龙笑了笑道。"哦，是吗？我也一样，小时候我除了能

够在江湖上行走以外就是希望能够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战场。所以有了那些马以后我就自称飞云将军，在我眼里能够作为这世界霸主的唯有骑兵，可惜现在……，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上战场。”曹风道。

“会的，相信大哥也已经可以猜测到了，不久的将来天下就会大乱，到时候就是大哥上战场的时候了。”李云龙笑道。(手机阅读sdχsψ。com）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娄娄，只见那人进来对着上首的曹风道：“大寨主酒席已经全备好了，就等着您和客人们了。”曹风一挥手道：“知道了你下去吧。”曹风对众人道：“我想大家也饿了吧，饭菜已经准备好了。都随我到客厅里去用饭吧。”

李云龙五人随着曹风走进了客厅，由曹风和他的大徒弟{二寨主}做陪。席间就见曹风端起酒杯向李云龙道：“李兄弟大哥来敬你一杯。”其实他敬李云龙这杯酒是另有用意，在聚义厅没问出李云龙的师承心里一直不甘，借着这杯酒想试试李云龙的功力。于是他运起了功力把酒杯推向了李云龙。李云龙也是内家高手岂有看不出之理呀？暗道；这曹风也是太好胜了。如果不是他的功力没有恢复一定会用起了神功也轻轻的将酒杯送了上去。可是现在……正当李云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朱无云一把拿走了李云龙前面的酒杯拿走道：“夫君，你的伤还没好，不能喝酒。”

曹风惊讶的看着李云龙道：“兄弟你受伤了？”李云龙苦笑的点点头道：“是啊！不久前和那些人大战，伤到现在还没好。”同时心中暗赞朱无云的机智，如果不是他这样自己今天要出丑了。

“寨主，我等我夫君喝一杯。”朱无云拿起酒杯用起了神功也轻轻的将酒杯送了上去，在空中就粘在了一起，刚开始众人还以为两人真的在互敬对方，可一会就见曹风脸上青筋爆突一副惊讶的表情。朱无云一收手笑对曹风道：“寨主好精纯的内功呀？”

曹风一听朱无云这样说老脸一红，刚才和朱无云比较内力时就觉得自己送去的功力好象击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可想收手也不由自己，朱无云的手上有一股吸力使的他欲罢不能。他那知道要不是朱无云见好就收松开了酒杯，他现在早就力歇而亡了。没想到李云身边的女人武功一个个这么厉害，想来李云也差不到哪里去。

曹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呵呵一笑，嘴里还大口的喘着粗气，对李云龙道："这次不算今天你一定要在大哥面前露一手，要不我今晚可要失眠了。""寨主，刚才我姐姐和我妹妹都表现过了，现在由我来表现吧！"说着就见朱无媚脸露微笑右手虚空一招手，就见放在曹风面前的酒壶呼的一声就飞到了朱无媚的手中。这一下凌空取物可把身前的人吓了一跳，这还不算什么！就见朱无媚将真气徐徐的灌注在酒壶里，就见从那酒壶了喷出了一股酒箭一出酒壶又分为五道酒箭向不同方向的五个酒杯射去。

曹风就见自己的酒杯不一会就被那股酒箭给注满了，而酒杯旁边连一滴酒也没洒，心里那股震惊劲那是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哎了一声暗道：这才叫武功以前自己是坐井观天了。就朱无媚露这一手没有一甲子功力是办不到的！

"可以告诉我你练的是什么武功吗？"曹风忽然道。见曹风问道；知道他并无它意只是好奇心驱使的。朱无媚也不想瞒他道："我练的是至尊阴决，是家传的（现在已经没有阴阳神教了，而教只的女人都是李云龙的夫人了，所以现在说这个的家传也没有多大关系，除了李云龙的一家其他人都不会。）只是我的资质不好，可也算有小成了。"说完不好意思的呵呵一笑。

"原来如此，好了，不多说了，现在喝酒，吃菜。"曹风哈哈一笑道。席间大哥，兄弟的你来无去的一顿饭不觉吃到了夜晚时分，曹风喝的被人扶了回去。就剩下李云龙一个清醒的，因为他没有喝酒，见众人走了就带着四女回了房间。

李云龙安排南宫嫣然去休息，让朱无云保护着她以后就带着朱无媚二女回到了房里，坐到了床上李云龙不由分说，就将朱无媚和朱无蝶抱在了怀里。就听朱无蝶一打李云龙的手道："老没正经毛手毛脚的，这还在人家的山寨里，你也不怕他们笑话呀？"

朱无媚也来插嘴道："就你没羞。"说完嘻嘻一笑。听两女这样一说假意板起了脸道："好啊，你们两个和起伙的来欺负我。看我这些收拾你们。"说完扑哧一笑翻身就把朱无媚压在了身下，腾出手一把就把朱无蝶也拉了过来，在两女的香臀上轻轻的抽打了起来，嘴里还道："叫你们两个小妮子欺负夫君！"

被李云龙压在了身下起不来，两女树起了白旗。脱去了身上的衣衫露出了两具洁白的侗体。几日来一直为了赶路，李云龙早已难耐，面对两个如此绝色佳人焉能把持的住呀?

第二百一十九章 骑兵训练（一）

看着白花花的两女李云龙象饿狼一样的就扑了上去。看着李云龙那猴急相。朱无蝶假意“哎”了一声，一转凤首大有以身饲虎之烈。看朱无蝶那娇样。看的李云龙心里直痒痒，用起了阴阳双修术在朱无蝶身上恣意妄为。一会朱无蝶就被他整的告起了饶。李云龙一看朱无蝶确实也受不了了，就翻身又上了朱无媚的身上，一阵闺房嬉笑密乐，消除了一天的疲乏。疯狂过后李云龙的身体内的真气又大了些，知道是自己和朱无媚朱无蝶合练的缘故。可这股真气就是和自己原来的真气有些格格不入，真是伤脑筋。算了，既然想不通他也不再去想了怀抱着两女同见了周公。

第二天三人一醒来穿着好了衣服，就见有人给端来了洗涮水，三人洗闭。那人又给他们端来了早点。李云龙暗道；那飞云将军曹风也真有意思，别看长的黑黑大大的可也是细心之人，想的还挺周到的。李云龙转头对那送饭之人道：“你们寨主起来没有呀？”“回公子的话，大寨主早就起来了，现在还在大厅里等着各位呢！”李云龙和两女一听曹风早就起来了，还在等着他们，草草吃了几口就赶到了大厅里。一到大厅就见曹风坐在上首两个徒弟分左右站在他的身后。左手的末坐坐着朱无云和南宫嫣然，见李云龙进来对李云龙道：“夫君起来了？”李云龙冲朱无云点点头。曹风一见李云龙进来哈哈一笑道：“兄弟昨晚睡的可好呀？”朱无媚和朱无蝶两女一见连朱无云和南宫嫣然也早早就起来了，自己和李云龙是最后一个过来的，现在那曹风有这样问，总觉得话中有话，不由的脸上一红。李云龙不在意的道：“谢谢大哥的盛情款待，今日来迟还请大个见晾。”曹风哈哈一笑道：“自家人何必那么见外呀？”说着招呼李云龙和两女落坐对指着他的两个徒弟对李云龙道：“昨日他两连连落败，我也没好意思向你们介绍。现在既然成了自家人总得认识一下呀？”曹风指着二寨主对众人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叫聂风，那个叫聂雨。他们自小就被我收留，是我给他们取的名字。”想不到这么个大老粗还能起出这么文雅的名字来，李云龙暗想道。曹风回头对两个徒弟道：“还不赶快去拜见你们的两个师叔和两个师姑呀？”看了看四人两人极不情愿的走了过去，对四人一一行礼，心道：师傅不知怎么了黑他们找了四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师叔。

其实曹风这么说也没错，当年朱无蝶救了曹风，而李云龙又是朱无蝶的夫君，所以聂风和聂雨这样叫他们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李云龙对朱无云示意一下，朱无云对昨天被朱无蝶伤了的聂雨道："你过来。"那聂雨一听这刚认的小师姑叫他又不敢违背慌不迭的走了过去。朱无云抓住聂雨的双手，那内力送进了他的体内，为他打通昨天受伤的经脉，这时众人才明白了朱无云忽然叫聂雨的意图，这时聂雨就觉得被这小师姑内力过后的经脉一阵舒爽痛楚全消，心里对着小师姑的功力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曹风哈哈一笑对两个徒弟道："还不赶快谢谢小师姑呀？"说着对李云龙又道："今日你认了两个师侄可不能白认吧？"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李云龙脸一红对曹风道："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他们，大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那曹风哈哈一笑对两个徒弟道："日后你们要是行走江湖可千万不要说是我的徒弟，把你们的小师叔抬出来就行了，丢了人也算是他的和我没关系。"说完看着李云龙坏坏的一笑，他是吃定了眼前这个小兄弟了。李云龙和众女也听出了曹风的意思，李云龙暗道"真是个老狐狸，有什么事不能明说，还绕着弯了的引我上套。不过，嘿嘿，这次我可叫你陪了夫人又折兵自己的那点武功那可不能教，就剩下前世小说说看的一些招式了，看来只有教他们那些了，于是咬牙对两人道："今日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我就教你们几式掌法吧？不过我先事先说明，学成此掌法不可为恶江湖，要是让我知道你们作恶，可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两人暗怪道：不就几式掌法吗？何必说的那么玄乎。

李云龙道："此掌法是一位前辈赖以成名的决技。"上首的曹风一听李云龙要将一名前辈的绝技叫给自己的两个徒儿，虽然不知道是那个前辈，但还是双手一摇对李云龙道："兄弟这可使不得，我刚才也是随便说说，你随意教他们点什么就行了。"李云龙一看曹风的样子，也学着他的样子道："丢人丢我的，和你有没关系。"转头又对两人道："我在这就能呆两天，这两天的时间能学多好就看你们了。"练武场上这时场上已站满了山寨的人。他们听说昨天大寨主认的小兄弟今天要教两个小寨主武功。都好奇的跑了过来。李云龙场中对两人道："你们仔细看着。"他也是显摆自己，虽然现在的他内力没有一流高手水平，所以就用起来十层的圣天真气，嘴里道："天山六阳掌第一式阳歌天钧。"李云龙纵身一跃，围观的人就觉得漫天的掌影都好象在打向他们慌不迭的向后又退了去。其实李云龙的真正用意也是怕他们

受了无妄之灾故意避他们后退的。当他使出第二招阳春白雪时众人才知道这套掌法的真正厉害之处，就见五丈之内平地起风，也看不见了李云龙的身影。

当李云龙演习完三式掌法，围观的人才发现整个练武场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地下尺于深的大坑不计其数，都是被李云龙的掌劲所打起的。心道；这那是武功呀？也实在是太厉害了！这还是李云龙现在内力不足的缘故。

这时大寨主曹风喝退了围观的众人，对李云龙道："辛亏昨日没和你过招，要不我这脸可就丢大拉。"现在聂风兄弟两是对这新认的小师叔的武功佩服的五体投地，走了过来对李云龙屈身一跪，道："谢谢小师叔成全之得。"李云龙将三式掌法的口诀传给了两人，叫他们练习这三式掌法。然后和曹风回到大厅。

"大哥，我想去看看你的骑兵练习，不知道可不可以？"回到大厅李云龙对曹风说道。"可以，怎么不可以，你是我兄弟吗。跟我来。"说完曹风就带着李云龙向后山走去。

在曹风的带领下李云龙在山后观看了曹风的骑兵训练，对于骑兵的训练在书上李云龙看到过不少。中国历史上的吴起认为，军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其意为，军人往住因为没有本事而牺牲，军事技艺不熟练而失败。所以用兵之法。首先是训练。"士不先教，不可用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等理论是实战中的总结，一直为兵家守。(手机阅读ＳdXsw.com)

骑兵的训练主要分几方面，一、骑兵的综合性训练及骑射技术：骑兵训练的内容很广泛，这里仅就技艺的训练论之，技艺训练是骑兵训练中的重要内容。骑兵也需要像步兵那样通过某些项日进行综合性圳练即基础训练。如角抵，亦称角力，相当于摔跤，手搏，亦称拳击，犹如散打，负重走跑跳；使用器械的套路等。这些训练项目均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是包括骑兵在内的军人之经常性活动，骑兵战士通过这些训练能够增强体力、耐力、灵敏程度和使用武器的技能。这是起码的要求。二、各兵种的训练方式方法有许多不同。骑兵训练与步兵、车兵训练相比，呈现明显的特点，骑兵和车兵对马匹都要进行许多项目的训练。表面看似乎相同，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按照马的功能，战车使用的马，属于挽用类型，圳练它的驾车能力，致使它的挽

用技能尽量发挥。对于骑兵。不是任何马部可以骑到战场上，该兵种所使用的系乘用型的马，其四肢、体型与挽用型马育明显的差别。乘用马通过训练，使其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发挥乘用潜力。从整体言，训练战车的马，比较简单容易；训练骑兵的马，就比较复杂困难了。

要用马，必须先驯马。虽然马通人性，但毕竟是兽类。要想使它更好地接受骑士的意图，使马的力量成为有效益的消耗，应当以人为主，尽量沟通人马之间的关系，致使人马—体化。对此，并非轻而易举，颇需要对战马进行细致、耐心的调教，使其建立“后效行为”。正常情况下，驯马者对战马必须保持亲近、和平的关系。即使烈性马，也要爱抚，为其解痒，提供洁净饮水，加草添料，并时常洗刷，从而解除其恐惧心理，增加人马间情感。驯化过程带有很大的感化因素。驯练战马的高难度动作，离不开马具，持别是衔、镳、辔（络头）三者互相联系，组成一个灵敏的传导体系。下面以训练战马卧倒为例进一步说明之。牵动一侧缓绳，传导给马镳、马衔、对马的齿龈、口角产生难以忍受约压迫感，强制战马卧倒，卧倒后，立即缓和缰绳，解除镳衔对口角、齿龈的压迫，同时对马给于表扬或酬赏，包括食物酬赏。假如战马本想就范，可适当惩处。于是牵动一侧缰绳—一马头偏斜一—压迫齿龈口角—一卧倒一一缓和—侧缰绳—一解除对齿龈口角的压迫——表扬或酬赏。整个过程依次相连，反复进行。于是在马的中枢神经建立起巩固的信息贮存即记忆。

第二百二十章 骑兵训练（二）

马的信息贮存，虽不如人那样容易，但比其它家畜方便得多。如此耐心调教，久而久之，骑士一旦牵动一侧缰绳，马就立刻卧倒。左转、右拐、前进、后退、加速、减慢等，通过马具或战士的特殊动作，甚至语言等来实现，但比训练卧倒容易得多。战马，正加兵家所言："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弛逐，闭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而这种情感，是在长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特别需要骑士爱马尽心，待马善良，投入更多的工作和耐心。除对战士综台性即基础训练和对战马调教外。还得对战士进行上下马和稳固地骑在马背上等项目的训练。好的骑士，上马不踩镫，一跃而骑上；下马不踏磴，—跃而下；由甲马换乘乙马，勿需先下甲马再上乙马，只要跳跃—下就可完成换乘。尽人皆知，战士在马上、远不如在地上稳重。马一旦走动或狂奔，特别是在"越天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之际，仍能稳坐在马上，才算得上好骑士。为此，在马上颇需要掌握平衡的锻炼，否则就有落马的危险。同时农业民族某些不经严格训练的骑兵，临战前因紧张、害伯而落马者，有之；战马急速前进中由于平衡不当而落马者，亦非罕见，战斗中仅几个回台，因抵挡不住猛烈打击而落马者，多之。种种现象均说明其骑术之不精。

骑兵不仅需要稳固地骑在狂奔于坎坷之途的马上，而且在马身上还得活动自如，练就—套复杂的动作，如向前后左右开弓射箭；挥动武器，稳准狠地打击对方；对于敌方迅猛的劈砍刺，能够稳妥地躲闪避或档拨架，这是骑兵的必要技能。仅就这点言，比步兵操弓、搏击之难度大得多。因为步兵是站在地上，或半跪，或双脚张开，描准开弓，基础稳定，易于使出全身力量，放射程较远，准确程度较高。然而骑兵是坐在马上瞄准开弓，战马在走动或狂奔，基础处于运动中，同时，被瞄准的目标也可能是运动状态。这是在互动情况下的操作，难度有二：其—，—定程度上限制了全身力量，特别是双臂力量的发挥，其二，中的之准确程度降低，故练就百发百中和准确有力地打击对方之骑射技术，绝非一日之功，当是在严格教导之下，经过长期而又艰苦操练之结果。

另外李云龙还知道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训练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北方诸民族的生产方式大体是游牧，至少是以游牧为主体，兼及狩猎。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骑兵训练的特点。其中，有两点值得论及。一，寓骑兵训练于游牧活动中在北方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纯游牧民族中，马比一切都重要。它是主要的财富，具有商品的屈性。在生产、生活、交游等活动中，须臾也离不开马。为了生存和发展，常常用要冒着酷热、严寒、暴风雪和弥漫的风沙，翻山越岭，横渡大漠，追逐水草，长途跋涉。如果没有马，则草原经济无法维持。蒙古人中流行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谚语："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少年的时候离开父母，在中途的时候离开马。"同时，马还是特殊的战争武器。故北方很多民族中，家家都有马，户户都养马，无不积极发展养马业。有鉴于此，他们对马的一切，包括习性、功能、调教等都非常熟悉，犹如农业民族熟习土地、农作物一样。(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现在在苍茫大陆的蒙古是典型的马背上民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孩子骑羊事，虽为让人怀疑，但蒙古人自幼骑马射猎却是事实。而且蒙古的孩子、妇女都能骑马射箭，这种技能对青壮年男性，更不在话下。蒙古人"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悍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右射。"现在的蒙古帝国的人"马背上民族"，不分男女，自幼就练成一套马上的活动本领。不鞍而骑并不稀罕。甚至能在马身上连续活动两昼夜，趁马吃草的机会，坐睡在马背上。将各个帝国农业民族驯育战马，并集中起来进行骑兵训练等复杂工作，分散在游牧活动中，"化整为零"。非常明显，他们的骑射等搏击本领，其深度、广度，均是农业民族望尘莫及的。所以游牧生活可看作骑兵生活之实战和难得的军事训练。

二，狩猎活动与骑兵训练的一致性：游牧民族普遍爱好狩猎活动。故游牧和狩猎两种生产方式各有独立活动的同时，又常常结合在一起。这是北方诸族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此爱好乃至结合，系由许多原因共同促成的。其中，狩猎可作为军事训练是个重要原因。尽人皆知、无论捕捉飞禽，还是猎取野兽，一般都需要武器。弓箭、刀、矛、叉等是常备的。使用这些武器时，需要准确、敏捷。跟

踪追击野兽时，还得跃马于山涧，驰骋于草原。一旦遇到突围的猛兽，其求生反抗给猎人带来的危险就更大了。成语“困兽犹斗”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个意思。现在的蒙古帝国，也有着大型狩猎活动常在方圆千里之内进行。用一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一个猎团，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极刑。如果有士兵没有按照路线行走，或前或后走错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在李云龙的记忆中三年前的冬天，该帝国中书令耶律楚材跟随窝铁木真狩猎于狼山，并用诗歌做了精彩描述！“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里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从诗中看到，在大汗指挥下、成千上万蒙古骑兵布阵、行进、近踪、驰射等情景。在其过程中，颇需要统一号令，集中指挥。协调进击。从战斗程序和激烈程度言，与实战相似，至少作为骑兵军事演习绰绰有余。脑不常用不灵，剑不常磨不利，兵不常练不精。军队训练必须经常化。“练习不素（不经常之意），则技勇之艺疏。”进取精神常生长在紧张艰苦的环境里。守旧娇气则来自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军队一走下战场则须臾不可脱离训练场。否则就会像铁生锈一样，使锐气逐渐自我减消，甚至变得不可收拾。”“离开训练场，军人气质就培养不出来”。从寓骑兵训练于游牧活动中、狩猎活动与骑兵训练的一致性两个方面，不难看到如下事实。某种意义上百，游牧生产，包括游牧人常喜欢、世代不能离异的狩猎活动，是培养训练骑兵的“大学校”。而且他们世代生活在这所特殊的“大学校”里，终生学习军事技术，不断增长军事才干和使用武器的技能，还有永不间断地锻炼军人气质。故游牧人具有较多的军人气质。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政治与军事密切结合，军队与民众的距离不大，民转军非常容易。可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从而大大减少对新组建军队的专门训练之过程，既节省时间，又节约军事开支。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楚国养由基，“百步穿畅”，“进七层甲叶”。西汉李广，跃马射强，“穿石没羽”。十六国前赵刘曜，“铁厚一寸，射而洞之”。隋朝长孙晟，举手辄射，“一箭双雕”。唐朝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九部皆席卷”。南宋刘锜，神臂硬弓，“箭塞水注”。蒙古汗国哲别，飞马利箭，见者胆寒……。这些人骑射技艺达到如此高度之原因，虽有一定

的身体素质，但长期而又认真、严格地训练毕竟是主要的。他们练骑术，练臂膊，练视力……。天天练。甚至夜间练习射香火，于是也就成就了他们高水平的骑射技术。科学训练，对骑兵尤其重要。

现在李云龙看了曹风的训练方法，想到这哪是骑兵训练，分明是骑着马的步兵。于是李云龙看的直摇头。曹风看见李云龙摇头问道："兄弟，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一百，我只有有一百骑兵就可以把这里的所以人全部消灭。"李云龙举起一个手指对曹风道。曹风吓了一跳，脸上有些不悦的道："兄弟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这里的人不是很理想，但是嫌你说的那样夸张是不可能的。"

"那大哥你这里的是什么编制的？"李云龙问道。"编制？什么编制？我们平常就是一起冲了上去，那些人是逃跑了。"曹风道。

李云龙真被曹风打败了，还说要做将军，连一点军事知识的没有，难怪不能训练出好的骑兵了，这么多马在这里这些年来是一种浪费。李云龙知道在紫金帝国的四大军团八十万大军中只有十几万骑兵，而大多数布置在北方和蒙古帝国、大清帝国的边界，在南方的骑兵非常之少，而他的父亲秦王手中的二十万大军中骑兵也才只有两万，这还是以秦王府几百年的实力组建的，现在曹风空有两千多匹马，却不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骑兵。

"大哥，你想不想做将军。"李云龙严肃的向曹风问道。看着李云龙严肃的神情曹风点点头道："做一个将军是我小时候的两大梦想之一，现在我在江湖上已经有几十年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做过将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做一个将军。"

第二百二十一章 收服曹风

“大哥，有没有安静的地方，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李云龙看着曹风认真的说道。看见李云龙的样子曹风知道李云龙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于是点点头对李云龙道：“兄弟跟我来。”

秘室“兄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里重要我们两个人。”来到秘室以后曹风对李云龙问道。“大哥应该知道一个月以后的武林大会吧！”李云龙问道。见曹风点点头李云龙接着说道：“其实这个武林大会是一场阴谋。”接着李云龙就把他的猜测和想法说给曹风听，然后再对曹风道：“所以过不了多久天下将会大乱，而大哥想做将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曹风问道：“兄弟你说的是真的？”“恩，我没有必要骗大哥你，毕竟现在离武林大会的展开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我骗大哥有什么好处。”李云龙点点头道。

“兄弟和我说的话好象没有这么简单吧？”曹风看了看李云龙道。“是的大哥，因为我也有意于天下，所以我需要大哥。”李云龙一点也没有在意曹风的话，毫不隐瞒的说出了心中的想法。“难道兄弟不怕我不利于你吗？”曹风道。

“不会的，因为你的曹风，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我知道你是一条真正的汉子，所以我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再说现在你是我的大哥不是吗？”李云龙笑道。“兄弟你有意于天下，那么想来兄弟的身份不会那样简单吧？”曹风问道。

“恩，大哥你说对了，我的名字其实叫李云龙，我的父亲就是当今紫金帝国的秦王，所以我有足够的实力争霸天下。”李云龙对曹风也没有隐瞒身份，虽然曹风是一个老实的汉子，但是如果今天他不加入自己的手下的话，那么我也不打算让曹风活着说这件事情说出去。争霸天下不能心软，否则的话吃亏的只是自己。

“原来如此，小王爷今天前来山寨的目的不是那样简单吧？”曹风问道，不过把兄弟改成了小王爷，让人听上去陌生多了。李云龙仿佛没有在意曹风的称呼，笑了笑道：“不错，大丈夫应该提三尺利剑纵横

天下，成万世之霸业，现在我身后有雄厚的实力，如果现在不乘乱而起，将来怎么对得起自己。”

曹风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后对李云龙行礼道：“如此我这里几千号人就交给主公了。”李云龙一楞，想不到曹风这么快就答应了，他还以为要说服他要很多口舌呢，想不到他既然这么快就答应了。

其实曹风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一来是因为他和李云龙很投缘。二来是李云龙的强大实力和朱无蝶的关系，毕竟朱无蝶救过他的命，如果不是朱无蝶，那么就没有现在的他，而朱无蝶又是李云龙的夫人。三来就是李云龙的身份，因为李云龙的身份让曹风知道李云龙所做的并不是不可能的。四来就是他也是一个不甘心寂寞的人，现在他已经四十多岁了，现在如果放弃这个机会的话，那么将来还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现在这个机会他不想放弃。

“大哥快快请起，你我是兄弟，不要这样多礼。”李云龙有些虚伪的扶起曹风道。其实曹风是第一个叫他主公的人，他觉得这样听别人叫他非常的满足，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为了能够给曹风亲切的感觉又不得不虚伪的扶起他。

“主公，礼不可废。”曹风也是一个固执的人，坚持向李云龙行了一个大礼以后才起来。既然曹风这么说李云龙也不废话，他对曹风说道：“大哥，我想把山寨里的人全部训练次骑兵，现在我们来商量一下这骑兵的编制。”

其实军队编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关系到力量的结构、调配、使用等。如编制得法，则力量安排行序，调配、使用方便、合理，其整体功能可大大提高。否则力量可能或积压、或短缺、或内耗，致使整体功能大为减弱。编制，取决于功能的发挥，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如果编制不当，致使功能不显，则这种编制就应改革。(手机阅读＄dxsｗ．com）

骑兵是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兵种。在地球上它在战场上活跃3000余年，并谱写出光辉的历史篇章。这个兵种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之过程.构成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轨迹，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所以李云龙想以这个为参考。

在历史上的军队的编制，主要是指它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分队编号和人员定额等。兵种不同，编制也不同；就是同一兵种，在不

同时期，不同国度乃至不同作战地域，其编制也可能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在一般情况下的编制，常常具有某些稳定性。当然，骑兵的编制也是这样。该兵种的编制.据史料显示，在中国历史上可分为中原农业民族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区两种情况。中原农业民族骑兵编制不统一，在战国末年的兵书《六韬》载："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长、吏、率、将四级分别领导5、10、100、200名骑兵。这是较早的骑兵编制。

西汉政权建立前后组建骑兵。灌婴、傅宽、靳歙等骑兵领导人的《传》里记有左右校尉、候骑、骑将、千人将、骑长等名词，可能是骑兵的官职。虽然难以判定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及其所辖骑兵数量（千人将除外）.但多少能为我们考虑当时骑兵编制提供某些线索。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伐高丽时，其骑兵编制如下：每百人为一队，设百人长1人。10队为1团，设偏将1人，领导1000名骑兵。4团隶属于1军，置大将、亚将各1人，领导4000名骑兵和8000名步兵。队、团、军三级.分别领导100、1000、4000名骑兵；但军级是步兵与骑兵混合编制。

唐朝前期，在北衙禁军不断发展约过程中，使用"百骑"、"千骑"、"万骆"3个专用名词，似可看作3个官职，可从其词义反映北衙各级骑兵约人员定额。北宋禁军的骑兵在日常操练中.有时以25人为1队.每队另设押队和旗头2人。共27人。应作为是时禁军骑兵编制系列中的一级。

戚继光为了抗击倭寇.于隆庆二年（1568年）创办骑6兵营。按规定.每队12人.每旗3队，每局3旗，每司4局，每部2司.每营3部.共2700人。按照队、旗、局、司、部、营六级编制而成。这是配备有原始火器的骑兵编制。

明朝中晚期，在冷兵器与原始火器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孙承宗等创办车、骑、步3个兵种分队联合成营的制度。其中的骑兵分队，每伍为5人，内立一"管伍"领之，二伍为什.外立一"管什"领之；二什为队.外立一"管队"统之。另外、还配有"传督"、"背招"各1人。"管队"领导25名骑兵。这是骑兵分队的完整编制。其上，还有三级：2队为1乘.乘下所属50名骑兵。4乘为1衡，衡下所辖200名骑兵。2衡为1冲，冲下所隶400名骑兵。据此、骑兵分队为伍、什、队三级.分别管理包括自己

在内的5、11、25名骑兵。其上，还有乘、衡、冲三级，依次统领50、200、400名骑兵。400名骑兵共六级领导，可独当“一面”。

所以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可能在某一朝代.某一时期有稳定的情况、但对骑兵历史长河而言，没有像步兵、车兵之编制那样基本化一的趋势，“十进位制“虽有所用.但不连贯.又没能坚持。明显地呈现出级别无定制、人员无常规的情况，形成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军队编制，主要是根据该战斗群体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多数情况下从事阵地战、守城战、内线作战.虽也有些运动战.但不够普遍，并且常与车兵.特别是步兵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同时，又较早地使闻火器。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就勿需统一编制.更不必锐意坚持适合运动战的“十进位制”。从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实际需要而定骑兵的编制，成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

骑兵编制中.战士有军籍，战马需注册，人马均立档案。后勤部门向战士发粮饷、武器、盔甲等；向战马发草料和马盔甲等。战士伤病，需要医生；战马伤病.需要兽医。战士到年龄，解甲归田（各民族、各时代战士退休午龄不一）；战马到年龄，退出沙场（战马一般18—20岁退役）。战士立功受奖，有时也要奖励战马。这一切，按规定均记录在案，特别是中原骑兵的上述制度更严格些。

不过“十进位制”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中长久不衰，中国北方游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透过散乱的史料、似乎看到某些条理。匈奴民族中.全民军事化.全军骑兵化。在其军事编制中，“大者万余骑”.由万长统领，依次为千骑、百骑、什骑，分别由“千长、百长、什长”领之。东汉末年.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的军队均为骑兵，由“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顿’。与乌桓同在东胡联盟中的鲜卑，“语言、习俗与乌桓同”。记载鲜卑的史书中.又多次见“万骑”、“千骑”字样。大体可以判定，鲜卑与乌桓——样，也承袭了匈奴骑兵的十进位制。

第二百二十二章 骑兵编制

柔然是个典型骑兵化的民族。其社仑可汗于402年建立政权前夕，“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置幢.幢置帅一人”。这是柔然族骑兵编制中最基本的两级，虽然机构的称渭不同，但十进位制还是相同的。而突厥骑兵的编制是否“十进位制”，无正面记载，但有几个现象值得深思。基数词“十”在该民族中历史悠久，且使用率较高。传说中，一个“十岁”小儿被月足，弃之。后被母狼救养，又与母狼合.“遂生十男”。蕃衍成突厥人。这个古老的小故事中，两次使用“十”。又西突厥分为“十姓”，以“十箭部落”或“十设”称之。凑足“十’。，并非偶然。突厥汗国开国者系“土门可汗”。土门（MUHMU），可译成汉语中的“万夫长”。基此，突厥骑兵的编制.很可能也延续“十进位制”。回鹘亦是全军骑兵化的民族。骑兵编制长期以来不清楚。然而用突厥文书写的《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却多次使用“千夫长”一词；在北面第6行写道，磨延啜系“先行队的千夫长”；东面第11行写道，磨延啜“送一千夫长至炽俟”，南面第2行写道，“炽俟人被我的千夫长驱逐而来”。由此可知.回鹘骑兵中有“千夫长”一级的官员.领导1000名骑兵。这是十进位制编制中最关键的一环。女真兴起时，不同级别的酋长以猛安、谋克称之。“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金朝建立以后，“十人长”一词常常出现于史籍。宗室阿里刺、宗室奕、忽土、勃术鲁定方等人都担任过此职。女真一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兴起时.骑兵占相当的比重。“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几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既然“十人设长一”，那么其长“牛录额真”，当与汉语中十夫长的含意同之，至少当时如此。女真和女真一满的十进位制.随着步兵比重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种编制，最典型的莫过于早期蒙古。军事家成吉恩汗按照这个惯例，以千人为基础，下起十人、百人，上承万人.待骑兵队伍编制起来。分别由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统领（13）。然而随着成吉思汗事业的发展，千夫长统领的骑兵可能多于或少于1000名.万夫长统领的骑兵也可能多于或少于10000名，但十进位制形式一直不变。同时.这种军事编制与地方行政组织合为一体.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各

级组织领导依旧。前者.为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后者，系领主与属民的关系。

军政如此合一，进一步加强十进位制的隶属性。通过上述考索不难看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除少数外.其骑兵编制多采用“十进位制”。尽管某些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制度不够完整、系统.但其基本稍神还是流传下来。所以这是一种古老的骑兵组织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长期以来.中原农业民族区的步兵编制是围绕“伍法”而不断改进.故有“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的说法。车兵编制，春秋时期已定制、车上甲士3人，还有72名步卒跟随以配合作战。然而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既没有接受中原农业民族步兵编制的影响，又毅然跳出车兵编制的窜臼。前者.纵然对中原步兵适合，但对游牧民族骑兵却不方便。后者，战车和步卒很难有机结合，常常脱节，显得臃肿、累赘，从而削弱整体的机动灵活性。应当承认.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体系.在军事编制方面是一次重要的发展乃至革新。

至于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对“十进位制”的编制感到极大兴趣，并长用而不衰呢？至今未见具体而理想的解释。不过兵法言：“兵重（指编制过大）者滞而不神，兵轻者便而多利，”在十人队里，十夫长对其他9人及其战马了如指掌.管理起来从容自如，至少不太复杂。这是一支易于领导的整体力量。经过严格训练的、由10名骑兵织成的队伍，足以成为一个小型的战斗集体。具有一定的进攻、防守、巡逻的能力，很多情况下可以独立行动。对敌容易产生某种牵制、威胁的作用。若超过10人，则人多马亦多，行动不便.不宜协调.准以互相呼应。如少于10人，不仅独立战斗能力不强.而且对敌人威胁也不大，甚至容易被敌方吃掉。在进攻或防御的半径上，古人的经验使他们值得，以十名骑兵组成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比较合适。

10名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中，百夫长与其余9名十夫长.除军事关系及前文所言的行政关系外.还有一层乡里关系，从而为进一步密切、协调提供条件。千夫长、万夫长的产生及其关系也是如此。百夫长领导百名骑兵对规模不大的运动战较为适合。在袭击、闪击、迂回、包抄、穿插、分割、追击、夜战、风战等各种形式的运动战中.既可以陆续接应，又具有较强的战斗能力。同时.

还不笨重冗杂.显得格外的灵活机动。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千夫长领导的千人队，更大规模的战斗中，万夫长领导的万人队，大体均能产生这种机制。

所以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按“十进位制”编制，分层领导，上下统属，从而构成攻守自如、互相配合的若干层次之战斗单位。故而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与中原、中亚、欧洲人的战斗中，经常占据主动、乃至获得胜利.与十进位制的军事编制，直接相关。(手机阅读ＳdXsw.com）

不过骑兵编制要有严格的严密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否则的话话难以发挥他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社仑可汗、李光弼、耶律阿保机、李元昊、完颜阿骨打等，都能本着“赏以树信，罚以建威”的原则治军。将领的威与信具备，则军队必整肃坚韧。社仑可汗立军纪，战场上，“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蒙古汗国规定：“当他们进行战争时，如果在十个人中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数名逃走，整个十夫集团都要被处死，……如果一个人、两个人或数人都勇敢地走向战斗，而十夫集团中的其他人则没有尾追而上，后者同样也都要被处死：如果十夫集团中的一人或数人被俘，其战友不去解救、他们也要被处死。”以严格的军纪保证了有序的战阵、完整的编制。这种措施可直接导向胜利。

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热衷于“十进位制”，当是其最佳选择，井独具风格。中原农业民族骑兵编制不定制，不能视为落后。孙武、李靖、戚继光等都是中原农业民族中有名望的建军、练兵、指挥战斗的专家，他们均没有执意追求“十进位制”的骑兵编制.可见这种编制对他们并非适用。

现在李云龙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在历史上骑兵编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但是要建立一支集有骑兵的超强机动性、灵活性、廉价性以及车兵远程性、威力性于一身的新型骑兵，这个骑兵的编制非常重要。

经过和曹风的的商量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游牧民族的“十进位制”现在白云山寨总共有两千三百多人，战马两千四百匹，李云龙就建立了一支两千人的骑兵，以十人为一队，设队长一名，十队为一连，设连

长一名，十连为一营，设营长一名，十营为一团，设团长一名，现在李云龙自任团长，虽然现在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另外还有军官衔级的设置非常重要，李云龙把它设置为四等十一级：即帅、将、校、尉四等。将官三级：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四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三级：上尉、中尉、少尉。其中队长为少尉、中尉，连长为上尉、少校，营长为中校、上校，团长为大校、少将，以后还有师长为中将、上将，集团军为元帅。

普通士兵分为八级：列兵、上等兵、一级士官、二级士官、三级士官、四级士官、五级士官、六级士官。入军一年为列兵，两年为上等兵，如无重大失误以后每两年升一级，一直到六级士官。

至于军衔的标准现在匆忙之间不能确定，要等以后回到秦州着决定，李云龙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以后看见曹风目瞪口呆的样子笑道："大哥，你觉得这样如何，还可以吧？""什么还可以，简直是完美，这样一来将士为了得到更高的军衔，一定会体现出更高的战斗力，兄弟，你是怎么想到的？"曹风震惊的看着李云龙道。

"嘿嘿。"李云龙只是嘿嘿一笑没有回答。"兄弟，我看你是早准备争霸天下了，否则的话也不会连这个都想好了，因为这个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来的。"曹风看了看李云龙想了想道。

接下来的几天里李云龙就留在白云山寨，否则和曹风一起训练骑兵，在白云山寨后面的训练场有几十亩大，非常适合骑兵的训练，况且现在李云龙的身上有几万两银票，所以以后他们都不用去担心生活问题了。不过这个训练李云龙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他们完成最残酷的高强度训练，从体能、法令、纪律等基础训练，到走、打、吃、住、藏的一整套行军作战的技能全部要掌握，而给他们的时间顶多是到来年春季，可以预期非战斗减员必然相当可观。

第二百二十三章 离开山寨

虽然各种粮秣物资，李云龙已经尽量从各处秘密筹措调拨，马匹、营帐、衣甲、兵器、药物等一应俱全，绝对保障供应。但是仍然可预见有相当多的士卒，会在未来几个月艰苦残酷的训练中失去生命，充足的物资供应仅仅是减少可能的训练死亡人数而已。李云龙之所以在正式训练之前，单独对现在的骑兵团，加以特殊训练，正是让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严酷训练中有充沛的体能和强韧的耐受力迎接残酷之极的极限挑战。

这些人，李云龙可不想在非战斗状态下损失其中任何一个，那后果至少是目前的李云龙所无法承受的，如果出现非战斗减员尤其是死亡的情况，他将很不好向曹风交待，这一点李云龙非常之清楚！

而在短时间内秘密购买足够两千兵马使用的大批粮秣物资，李云龙也是狠心下了大力气，这不但极大的考验了原阴阳神教的潜藏实力和他的谋划、调度、指挥、执行等各方面能力，如果没有原阴阳神教，现在的神龙联盟投入大量人、财、物支持，李云龙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在他自己不亲自坐镇调度指挥的情况下，迅速圆满的完成粮秣物资的筹措和调度，尤其是弓矢兵器，单*购买是根本无法满足两千人的装备量的。

为了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李云龙把一套简单的吐纳之法，这样虽然训练非常艰苦，但是有了这套吐纳之法以后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恢复体力。

同时李云龙也发现朱无媚在处理内政、调度物资方面具有过人之能。想想也难怪，几十年来阴阳神教的物质都是由她负责的，几十年的经验她就是想让能力差点都不成。为着把所有的士兵都训练成精兵劲卒，李云龙亲自训练了一大批亲信军官，然后一起打散，和所以将士混编在一起，作为教官和各军团的临时核心，承担起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整训任务。

在李云龙离开白云山寨前最后特别提醒和告诫所有的将士，第一、要有吃苦的精神，不要在困难面前被击倒，第二、就是山寨的所

有人员一起训练，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让他离开骑兵团，就是曹风也一样。

这日一早在白云山寨已经停留不下十日的李云龙终于带着朱无云四女向曹风去辞行，曹风知道这个主公李云龙有事在身，也不便久留，带着两个徒弟将五人送下山去，千叮咛万嘱咐。这两天聂风兄弟两和李云龙也处出了感情，含着泪对李云龙道："小师叔等我们练好了那三式掌法，就去找你们好吗？"

李云龙笑了笑道："那掌法要记住要勤加练习，另外以后要好好的帮助你师傅练兵，将来做一个大将军，这样也不枉我对你们的传艺之恩？"说完五人转身上马扬长而去。这次山寨之行李云龙觉得收获很大，不仅仅是遇见了曹风这样的人，高是有曹风的两千多手下，同时建立了第一支属于他的军队。李云龙相信通过他的方法训练一年以后一定会成无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的。

和曹风告辞以后李云龙等人在山里走了一天，不觉以是黄昏，看着天色渐晚，也不见出了大山。也不见一个村落，众人心里不觉暗暗着急。心道：要是再找不到落脚地，就又要路宿荒山了。李云龙看了看后面的朱无云四女一眼道："大家快的走看能不能找到个破庙什么的，也好落个脚。"听李云龙这样一说身后的四人挥起马鞭急催着身下之马，四匹马就象风一样急弛在大山里。

不如有句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一会又下起了小雨，也难怪在这个季节在苍茫大陆上也正是下雨的季节。这时路也被雨水打湿了，马也跑不动了。李云龙忍不住骂道："他妈的，这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这个时候下，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五人翻身下了马，李云龙看着身后的四女，就见他们全身都被小雨打湿了，外衣紧裹着那娇美的身躯，双胸高耸，小腹凹陷，双臀微微翘起，那玲珑的曲线尽现了出来，忍不住还多看了两眼。四女中要数南宫嫣然的身材最好看，毕竟比起南宫嫣然来其他的三女的身体李云龙是非常的熟悉的，于是在南宫嫣然的身上多看了几眼，不过南宫嫣然也注意到了李云龙的眼光，她的悄脸红后的，心里有些喜悦，也有些羞涩。

这时朱无云道："夫君，前面有片小树林，你们先去那里躲躲，我到前面去探探路。也许附近还有什么小村子也不一定。"李云龙一想也

是，于是对朱无云道：“那你小心一点，快快回来。”朱无云应了一声，用起轻功一溜烟的跑向了前方。

见朱无云走了，李云龙撑起了雨伞牵着马匹，带着其他的三女走进了小树林里，这伞还是临走曹风特意给他们带的，就怕他们遇上这样的天气，忍不住对这个曹风的细心脸上露出了感激的表情。

李云龙看见三女的小嘴冻的紫红紫红心里一阵怜惜，于是对她们说道：“你们用功把衣服烘干不就行了。”三女一听，觉得李云龙的提议不错，于是连忙运功，不一会三人身上就冒起了热气，烘干了身上的雨水。

见三女身子也不在发抖，李云龙又从包袱里取出了几件换洗的外衣给三女披在了身上。三女感于他的温柔，不由的那娇躯*向了李云龙，就是南宫嫣然也一样。这时那小雨好象也欲停了下来，没有刚才的大了。朱无媚抬起头来对李云龙道：“夫君，云姐走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也不见他回来呀？”

正还提这他呢！就见远处一条人影飞也似的跑了过来，以朱无蝶的目力早以看清，确实是朱无云无疑。一眨眼的工夫朱无云就到了跟前，有些气喘吁吁道：“夫君我翻山越领得跑出了十几里，可就连一个村庄的影子也没看见。不过在回来的路上见前面的山上有一个足可以让十来个人容身的山洞，我们不防去那里休息休息你看可好。”

李云龙一听朱无云没发现村庄有点泄气，心道：不过也好，辛亏他找到了一个山洞，总比露宿荒山的好。四人牵着马一路跟着朱无云到了那个山洞。这也是李云龙到这个世界第二次在山洞过夜了。看着这个山洞李云龙感慨万分，不知道现在宫飞燕、钱芙蓉、司空兰香这些人怎么样了，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不过相信也快了，这里离开封不到一天的路程了。

一进山洞李云龙几人顿时感觉到了温暖，细心的朱无云道：“夫君这里好象有人住过。你看那些杂草好象是有人故意铺好了为了睡觉用的。”其实李云龙一进来就发现了，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在这荒郊野外的，难免有人和自己一样错过了宿头，临时在这里落脚了。

“夫君，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我出去给你们拾些柴火来，顺便在打些野味，回来我给你们烧烤。”朱无云道。李云龙回道：“那你快去快回。小心了。”李云龙知道这事情本来不需要她做的，应该由他自己来

做的，但是现在这里他最弱所以才让朱无云这样说出来。朱无云应了一声走出了山洞。

朱无蝶呵呵一阵娇笑对李云龙道：“夫君，还是云姐聪明，想的比我们周到，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云姐一样呢？”“你和云儿一样？呵呵，你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既然想和云儿一样？嘿嘿，如果那样的话叫就不叫朱无蝶而叫朱无云了。”李云龙看着可爱的小精灵丫头朱无蝶笑道。朱无蝶这个丫头武功虽高，但是她的表现象一个小丫头，所以李云龙非常喜欢她。

“就是，小丫头就知道调皮，我还没有问你那个曹风你是怎么救他的，记得那时我们是不能下山的。”朱无媚问道。听见朱无媚的话我也非常好奇，按道理朱无蝶和曹风是不可能相遇的，更不可能救他。

“三姐，我，我。”朱无蝶红着脸低着头喃喃的说不出话了。朱无蝶她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年前的那次偷偷的下山这次既然被他的姐姐们知道了，按照神教的规定这是要受到很大的惩罚的，就是她朱无蝶是神教的三神女之一也一样。都怪那个曹风，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以后要他好看，朱无蝶心中恶狠狠想道。远在白云山寨的曹风打了个冷颤。

“好了，现在就放过你，明天到了开封看我怎么收拾你。否则你就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朱无媚看了朱无蝶一眼道。朱无媚在阴阳神教对人可是出了名的严格，任何犯了错误的人都不能让他好过，朱无蝶听见朱无媚的话以后就吓的抓住李云龙的手向李云龙旁边*了*。

但是李云龙跟着起哄道：“是呀，应该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了，我也深有同感。”一见李云龙和朱无媚站在了一线来攻击自己，朱无蝶可不依了，在李云龙身边捏起粉拳使劲的敲打李云龙的胸膛：“叫你欺负我。”

李云龙一抱朱无蝶的小蛮腰，假意求饶道：“我不敢了，好了好了，这次就算了，以后如果再这样的话我就打你屁屁。”朱无蝶听见李云龙的话以后满脸羞红，不过很快她的苗头有指向了朱无媚：“无媚姐你竟敢和他一起欺负我，看下次夫君欺负你的时候我还会帮你不？”

第二百二十四章 阵法

听见朱无蝶的话李云龙和朱无媚两人还一阵纳闷呢？李云龙心想这小妮子竟胡说我什么时候欺负朱无媚了？朱无媚也是尽往枪口上撞。对朱无蝶道：“没有呀？夫君什么时候欺负我了？”朱无蝶一接口道：“还没有呢？在白云寨的时候你被夫君压在身下欺负，是不是和我说让我救救你呀？”

“哈哈哈哈~~~~~李云龙一听大笑他还以为那小丫头在说什么欺负呀？原来是这事呀？朱无媚听见朱无蝶一说的从脸上一直红的耳根，轻淬了一声也不说话了。她知道自己说不过那嘴快的朱无蝶，再说下去也只有自己吃亏，闭住了小嘴保持了沉默。

李云龙看着口没遮拦的朱无蝶道：“那你就没求过饶吗？“他这一说不要紧，两女同时一声轻淬，骂了声不要脸，就向他打了过来……一阵温柔的嬉笑赶走了雨后的凉意。只不过现在他们忘记了这里不只是他们三个人，旁边还有一个歌仙南宫嫣然，一开始南宫嫣然不知道李云龙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她知道朱无媚她们的年纪很多，这个他到没有多大的奇怪，因为在苍茫大陆上武功达到先天之境以后相貌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李云龙的年纪这么小还和她们在一起，虽然在苍茫大陆上就是两个人的年纪相差百岁，甚至更久都可以在一起，但是她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并没有真正的见过。后来李云龙他们说的那些羞人的事情虽然没有真正经历过，但是南宫嫣然她还是能够猜测到李云龙他们话里的意思，南宫嫣然在想李云龙他们说的话是有意说给她听的还是……？只是南宫嫣然不想听李云龙他们的话，但是李云龙他们的声音却不受控制的传入到她的耳朵里。让她脸色绯红、浑身发软，如果不是*着石壁上她一定会倒在地上，只是南宫嫣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很变的这样敏感，这只是李云龙他们说了几句暧昧话而已，如果是李云龙真正的抚摩的话……？想到这里南宫嫣然体内涌出一股热流。南宫嫣然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见了李云龙春心荡漾？不是，在南宫嫣然身上有一个秘密，就是南宫嫣然她自己也不知道，也是因为这个秘密以后救了南宫嫣然的一命，也为李云龙统一苍茫大陆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这时朱无云抱着一大捆柴火走了进来，后面的柴火棍上还挂了两只有肥又大的野兔和一只山鸡，已经洗好了。对李云龙道：“夫君，今天收获还不少。”李云龙看着忙里忙外的朱无云道：“云儿，辛苦你了。”朱无云笑了一下道：“夫君你说的那里话？”说完低下头砍了两根又粗有长的木棍，把那几只山鸡野兔穿了起来架在了刚点燃的火堆上。这些也是朱无云的强项，这是朱无云必须具备的野外生存技巧。江湖不比其他，朱无云身为李云龙的护卫这些在她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了。

一会儿之后山洞里就弥漫着一股诱人的肉香气，大概是饿了吧？朱无蝶看着烤的香喷喷的野兔肉差点就流出了口水，对朱无云道：“云姐，好了没。”见朱无云没理她。凤眼圆睁道：“云姐你会不会烤呀？都快半个时辰了还没烤好？”朱无云拿朱无蝶这个小丫头没办法，赶快就送上了一只兔腿，对朱无蝶道：“小妹，你先吃着我再给你烤。”看着朱无蝶对朱无云那娇横霸道的样子，朱无媚一笑打趣道：“无蝶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了，连对云姐也敢这样说话，这么多年一点也没变，以我看这云姐一定上辈子踩了无蝶的尾巴。”

李云龙一歪头道：“竟瞎说凤妹那么漂亮怎么会有尾巴呀？”朱无媚呵呵一笑道：“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就没听说过小凤凰踩了狐狸精的尾巴的故事吗？”朱无媚这小妮子也是够坏，原来在这等着李云龙呢！不觉得的就让李云龙上了一当，和她和着骂了无蝶一句，一听朱无媚说完李云龙就知道要糟。

果然，朱无蝶一听李云龙和朱无媚两个又和着欺负她，更可气的是说自己是狐狸精。那还了得，立刻站起身来就向李云龙打了过来，李云龙一见这阵势一溜烟的跑出了洞外，就剩下几女在那打骂嬉笑。打也打累了，骂也骂累了，朱无云的香肉也烤好了。五人坐在那饱饱的吃了一顿，见天色不早了明天还要赶路，李云龙独自走到挨洞口那的草堆上睡觉去了，朱无云几女依偎的紧紧的也熟睡了过去。

第二天李云龙等人就早早的起了就上路了，没走多久就见一片茂密的竹林。绿玉匆匆，红白的野花点缀在翠绿的竹林中，枝尖儿上落着一些翠鸟清脆的啼叫着。昨夜一场小雨，地面上泛出与股泥土的清新气。朱无蝶这个小精灵一见这绝佳的景色脸露陶醉之色，对李云龙

道："夫君，我们快进去看看。这的风景好美呀！！"南宫嫣然也附和道："你们快看那小鸟多可爱呀！我一定要去看看。"

看着天真烂漫的两女，李云龙也被她们带起了少年心性，五人下马走进了竹林。就听空际传来一声，"有人来了……有人来了……"的怪话。可听起来又不象是人声，五人疑惑的抬起头看向了空中，就见一只全身翠绿，麻雀大小的小鸟扑腾着翅膀盘旋在他们的头顶。

朱无蝶见这么可爱的一只小鸟，顿时不由的喜极忘性的大声对李云龙道："夫君快看呀！那鸟多可爱呀？你快帮我抓住它，我要它。"李云龙当然也看见了，一听凤儿叫自己去抓住它，心里一阵犯难。暗道：这只绿鸟会出人言，好象是谁人饲养的怎好去抓呀？可又怕朱无蝶生气。知道自己拗不过它，转念一想管他呢，先抓住让朱无蝶把玩一会再放走了也好。只是自己的武功能行吗？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外人，试试一下自己的武功也不错。于是纵身一跳跃起了四五六丈高就向那只翠鸟抓去。那只鸟儿好象能听懂他们的对话，一见李云龙有所动作。叫了一声"有人要抓凤儿"象箭一样的就飞向了竹林深处，使的李云龙扑了一空。朱无蝶一见那鸟儿又说了一句，更是喜爱非常对李云龙道："夫君，它好可爱啊！我要它，我们快点追。"于是李云龙五人用起轻功一溜烟的就向鸟儿飞的方向追了下去。

那鸟儿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飞的奇快。以朱无蝶的轻功也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休想在接近一点点。眼看就要去了竹林了还是没有抓住，不禁心中有气，朱无蝶暗道；我就不相信就抓不住你个扁毛畜生，使出全身的功力脚踩缥缈身法，象闪电一样就射向那只翠鸟。谁知速度越快距离拉的越远，眨眼之间就不见了那之翠鸟的影子。

朱无蝶心里不禁一阵纳闷，真是见鬼了，怎么好好的就不见了？停下身来等着身后的李云龙四人，没一会的工夫就见李云龙带着三人气喘吁吁的飞奔了过来，大老远的就听南宫嫣然问道："无蝶姐姐，抓到了没。"朱无蝶摇了摇头对她道："那也不知是一只什么鸟，鬼的很，被它跑了。"一听没抓住，南宫嫣然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李云龙看见南宫嫣然那失望的表情，笑了笑道："嫣然小姐不就是一只鸟吗？那天我给你抓个十只八只的让你玩个够。"一听李云龙安慰着自己，反正都已经跑了，南宫嫣然还能说什么呀？

南宫嫣然嘻嘻一笑道：“这可是你说的呀？不许耍赖呀？”看着南宫嫣然那天真的表情，李云龙摇摇头暗道：这个南宫嫣然怎么这个时候和朱无蝶一样像一个小女孩呀？不过在表面上他还是道：“一定不骗你！”

众人因为刚才追那翠鸟，所以没有想到他们的马匹，现在一回头想起了他们的马匹，李云龙对朱无云问道：“我们的马呢？是不是没牵来呀？”朱无云一摸脑袋不好意思的道：“我也只顾着追鸟了，把马放在了那了？”说完有点不好意思的笑笑，因为朱无云最后一个追来，所以现在李云龙才问他马的下落。“哦，这样啊！”“你们在这等着我马上就给牵回来。”朱无云说完纵身一跃就向来处奔了去。(手机阅读sｄx＄w.com)

当朱无云走了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就见从他走的那条路上又奔来了一个人，用足目力仔细一看，那不是朱无云吗？暗道怎么又回来了不见他手里牵着马？“怎么拉？马是不是丢了？”李云龙问道，这个非常有可能，现在天下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马匹这种战争资源非常重要，所以现在的江湖人士很难弄到马匹，虽然这条路比较偏僻，但是如果路过什么江湖中人的话这马匹一定会被他们拿走的。

朱无云尴尬的一笑道：“夫君我也不知道，我好象是迷路了，来来回回就往这边绕。呵呵~~~我看我是越活越回去了，连路也找不到了。”李云龙觉得这事有点蹊跷，说江湖事朱无云不如他，但是朱无云毕竟有上百岁的年龄了，今天怎么会找不到路了呢？想到增长率他就回首对众女道：“不如我们一起找找，这样也不会走散。”说归说，众女也开始觉得事有点不对了，跟着李云龙的身后走了去。

跟着李云龙走了半个时辰也是找不到路，心道；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这么五个大活人，其中还有三个天榜高手还真是迷路了。李云龙对朱无云四女道：“这事有得邪门，马匹我们也不要了，再往前面走就出了竹林了，我们快走吧！”李云龙五人朝着竹林边就走了过去。明明没有十几丈路，可走了一个时辰也走不出去。这时朱无媚一皱眉道：“夫君我们好象是陷在了一个阵势中。”

第二百二十五章 柳清如

李云龙听了朱无媚的话心想也是，可是他对于阵法没有多大的研究，虽然上次在风月赌场的时候也知道那个风月赌上里也有一个阵法，但是那个和这个不一样，那个阵法是给风月赌场的风水阵，而这个又不是那个阵势，就是是李云龙也不知道如何破解，想到这里李云龙心里一气，用起内功就劈向了竹林，心里暗道：我就不信小小的竹林就能控住我！他不劈还好，谁知他这一劈正好启动了阵势。

五人站在阵中央就见眼前一阵凶猛的洪水就向着他们冲了过来，把五人吓的就朝一边纵了过去。谁知眼前的洪水不见来，跟着而来的是熊熊烈火烧了过来。一阵惊恐又向左边闪了去，眼前又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朱无媚一声大叫："大家站在那不要动。"

李云龙这时想起了刚才朱无媚讲的话，好象她对阵势有点了解。三人站定了身子。李云龙对朱无媚道："无媚，你是不是懂的一些阵法呀？"朱无媚微微一笑道："我也是在山上无聊的时候，没事看过些这类的书籍。可是我也是只懂一些理论，刚才你一发掌启动了阵势。看着刚才的幻觉我好象在那本书上见过，叫什么五行八卦阵，至于怎么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记的那书里的内容，我给你们念出来，大家想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破阵之法。"

李云龙一点头，心道，试试看再说，于是对朱无媚道："那你快念。"朱无媚一缕脑里纷乱的思绪将五行八卦阵法的纲要念了出来："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有生成、相生、相克的顺序。生成的木、火、土、金、水；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顺序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相生相克。阴阳和五行学说相结合。八卦之说古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就是天和地，白色的为阳，黑色的为阴，阴阳相互环抱，阴阳交合，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叶之正面为阳，叶之背面为阴；太阳为阳，而月亮又称作太阴。阴和阳是互相转化、生生不息的，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其中八个卦象分含八种卦意'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

为羊’，分别是八个图腾的意思。另外八卦阵正名为九宫八卦阵，九为数之极，取六爻三三衍生之数，易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有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而变六十四爻，从此周而复始变化无穷。”

李云龙一听这些头都大了，自己那懂这些呀？看着朱无媚心想也许她心里已经有了破阵之法呢？对朱无媚道：“既然你看过多多少少也应该研究过吧？至于怎么走就由你定吧？”见自己夫君这么信任自己，朱无媚也不再推迟轻轻一笑道：“这个阵法应该根据时辰而走，现在正是午时时分，我想应该从着太阳的方向走，不知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这时朱无蝶插嘴道：“三姐，你可要想好呀？千万不要弄错呀？”

朱无媚微微一笑道：“我也是看过这样的书籍，至于怎么运用我也是凭想象。”李云龙转头对朱无蝶道：“现在我们这里也没有懂得阵法的人，现在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转头对朱无媚道：“无媚你头前只管带路，错了我们也不会怪你的。”

朱无媚看了一眼四人对他们道：“那你们就听我的，大家手拉着手，一会不管看见什么都不要理，只管跟着我走。无蝶胆小就闭上眼睛不要看就好了。“说完起身带着四人对着太阳的方向走了去。

这时众人就见那熊熊的烈火猛的就扑了过来，可一到身前火苗就象着地下走了去，一点也不沾身。朱无媚心里一喜，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眼前的方向就是出阵口，这里的火势都是幻觉。走了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就觉眼前一亮，到了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

李云龙五人心里一松。知道已经出了那可恶的阵势。朱无蝶忍不住抱住了朱无媚高兴的道：“三姐，你还真有一套。我怎么就不会呢？”“呵呵，你啊，这些年来在山上做了些什么？”朱无媚笑道。李云龙心里也是高兴，不过心里暗暗下了决心，将来一定要学学这五行八卦等阵法。要不以后不说行走江湖要是再碰上这样的事，就是自己的武功再高，也是于是无补，只能望而兴叹，而且如果在打仗的时候弄出一个阵法来，那么这不就可以比得上千军万马了，不过这么说来中国古代的阵法也有这样的威力了，中可惜自己不会，否则的话自己就可以……

不过看着眼前的景色众人不觉一楞，就见谷中景色宜人，便地都是奇异野花清香扑鼻。中间还有几株参天大树红花绿树交相掩映锦簇

灿烂，走在草地上就觉脚下芳草软绵，对面两间木屋依山而建。(手机阅读sｄｘ$ｗ.com)

这时从谷中传来一阵优雅的琴声，那音律之美把四人听的如罪如痴。李云龙等人还不觉得怎样。可南宫嫣然眼里都露出了困乏之意。忽然音律一变，变的极是难听如泣如诉悲壮之极，声音高亢。

李云龙就觉心里一整烦躁，不由的看向了朱无云四女，朱无云三女自己脸色发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看见南宫嫣然跟着那音乐的曲调，在那已疯狂的手舞足蹈的跳了起来。李云龙心中一颤暗道；这是魔音，要是再不阻止一会南宫嫣然就会力歇而亡的。于是用起了丹田之气，憋足了一股劲。“止……”的一声，天空就象打了一个闪雷一样。琴声被那一声巨响划空劈断，好象那抚琴之人停止了弹奏。再看南宫嫣然，身体一阵虚脱，一屁股就做在了地上。嘴里不停的喘着粗气。李云龙心里暗道；好一首令人心醉的夺命琴音呀！

看着虚脱的南宫嫣然，李云龙问道：“嫣然小姐，你没事吧？”看着李云龙关切的表情南宫嫣然心里一热。心想到他关心我，于是对他道：“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累。”朱无云走了过去抓住南宫嫣然的手将她扶起。而朱无媚和朱无蝶的脸色也恢复了平静。

“夫君，你说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呀？怎么这么毒辣呀？所设置的机关都是置人于死地的。”朱无蝶看着李云龙道。“我那知道呀？”笑了笑道，“我又没来过。”朱无媚插嘴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人，要不怎么处处为难我们呀？”

“这不一定，这里的人又不一定知道我们到这里，说不定他是一个隐世高人。”朱无云道。“云姐说的有道理，这些隐世高人一般不喜欢有人打捞，所以才设计这样的阵法阻止外人进入。”南宫嫣然也道。

“可是如果这样，哪他也不是好人，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就死人的。”朱无蝶道。“你们不是好人。”这时天空又传出了那只怪鸟的声音。看着那只翠鸟，就听朱无蝶气骂道：“都是你这只臭鸟带我们来这鬼地方。”

“翠儿还不把客人带进屋里呀？”就听远远的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就向是出谷的黄鹂极是好听。听见主人的召唤，那只鸟对李云龙等人道：“跟我来。”就向那两间木屋飞了去。见这谷中的主人请他们

进去，李云龙心中暗道：管他呢，即来之.则安之，想到这样就带着朱无云四女跟着那只叫翠儿的鸟儿走进了木屋。

这里处处透着惊奇，进的木屋李云龙五人又被眼前的事物惊讶的合不住嘴。就见一个迷一样的女人背对着他们坐在锦帐里，双目遥望着天际，如黑瀑般的秀发自然的洒落在纤柔的双肩上。玉笋般的芊芊十指轻轻搭在琴弦之上，水袖下露出一小截白皙的手腕。脖颈细腻雪白。

见李云龙五人进了屋子缓缓的转过了身子，对李云龙五人道："不要客气，随便坐。"见她转过头来李云龙五人不禁仔细的打量眼前的女人，秀丽中透着绝艳，眼似秋水无尘，长长的睫毛下，双眸清澈不带一丝烟火之气，就象画里之人。虽然年近三旬，可看上去还象是二十多岁的丽人。

"在下李云，我们五人本无意打扰前辈的清修。可看见那只鸟儿一时少年心性，一路追了下来，不甚落入阵中闯入了前辈的清修之地，还望见晾。"李云龙向她行礼道。

看着进了的几个年轻人，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其实她还以为能破了她的五行八卦阵，又击破了她的夺命琴音的人，一定是什么武林名宿。谁成想是这么几个，名不见.经不传的后生小辈。自己可是有名的阵法大师，虽然那个五行八卦阵不是什么大阵，但是要想破它是十分的不容易的，她不由对眼前的人好奇起来。

"不知道前辈如何称呼？"李云龙问道，李云龙心里知道能够布置五行八卦阵的一定不是眼光泛泛之辈，如果她真的能够精通这阵法的话那么自己一定要把她收入手下，这样对自己的大业有很大的好处。

听见李云龙的话她看了看李云龙五人道："我叫柳清如。"一听那徐娘半老的女人道出叫柳清如这个名字。李云龙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朱无云和南宫嫣然四女都惊讶的看着她，朱无蝶叫道："你是阵法大师柳清如前辈？"

第二百二十六章 出山

看见李云龙不解的样子朱无云解释道："这柳清如前辈是一百年前威震武林的阵法大师，她的机关算术绝无仅有，和李梦清的师傅明月为当时的武林绝色才女，百年前隐世江湖，想不到她既然在这里。"

这么说有已经有一百多岁了？想不到她保养的这么好。李云龙恭身一辑道："晚辈李云龙及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南宫嫣然给柳清如前辈请安。"一见来人向她恭身一辑对五人微笑道："少侠不必多礼，快快请坐。"五人落坐，柳清如微微一笑道："不知五位少侠是出于何门何派呀？是谁人能教出这么优秀的徒弟呀？"见柳清如提问李云龙站起来毕恭毕敬一指朱无云三女对柳清如道："他们三个是阴阳神教的三神女，不知道前辈有没有听过？是无媚她破了前辈的阵法，她以前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双。"然后李云龙转头看着南宫嫣然道："这是南宫世家的南宫嫣然，江湖上有名的歌仙。至于晚辈无门无派，儿时无意掉进了一个山谷得了前辈仙人的武功秘籍，所以今日对武功才小有成就。"李云龙现在对柳清如恭敬是有求于她，因为李云龙看中了柳清如的阵法，柳清如能够被称为阵法大师，那么她对阵法一定有很大的研究，所以现在李云龙对他有必得之心。

听完李云龙的介绍柳清如呵呵一笑道："难怪你们能破了我的五行八卦阵，原来有高手在这呀？"说着看着朱无云三女道："想不到你是神教的人，这么多年不见你们都忘记我了吗？多年你们四个还是一个小丫头，这么多年过去了，想不到你们这么大了，你们怎么出山了，按照规定你们是不可以出山的。"

李云龙听了柳清如的话一愣，感情柳清如还真的知道神教的事情，还和朱无云她们认识？朱无云她们不是说这神教不是在隐世吗？朱无云一听柳清如的话就立刻回想起来，突然朱无云啊的一声道："难道我们山上的阵法是前辈你设计的？"柳清如点点头道："是的，当时我记得你们四个才不到十岁，刚才在你们说名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你们。"

"呵呵，我也想不到是前辈，只是听过前辈的大名而已。"朱无云笑了笑道，"至于我们为什么出山了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夫君，也是我们

几百年来要找的教主。”“原来如此，对了这里只是你们三个，你们的大姐呢？”柳清如问道。

“大姐现在另外有事要做，所以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朱无云回答道。柳清如看向李云龙道：“原来如此，不过你现在的武功好象不强。”“前辈，是这样的我的武功在不久前已经失去了，刚开始练的。”李云龙接着把事情的经过说给了柳清如听。

“原来如此。”柳清如点点头对朱无云四女道：“你们先出去一下，我和这位少侠有话要谈。”朱无云众女相互看了看，虽然不知道柳清如留下李云龙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依言告辞而出。

“不知道前辈留我下来有什么事情？”看见众人出去以后李云龙向柳清如问道。“你也不要叫我前辈了，我想李云这个名字应该不是你的真正的名字吧！”柳清如笑眯眯的看着李云龙道。

“前辈何出此言？”李云龙听见柳清如的话心中大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和柳清如才刚见面他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假的。“呵呵，放心，我没有恶意的，刚才你在介绍朱无云她们的时候那个南宫嫣然对你介绍的话必须出十分惊讶的表情，我想南宫嫣然她也不知道朱无云她们的身份吧！那么阴阳神教在世人眼里不是那些黑道门派，你为什么不介绍给她听呢？你一定有很多事情隐瞒她吧！而且刚才你自己在介绍的时候朱无蝶的眼神让我知道了你的名字可能是假的。现在我听了你的话就知道我猜对了。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吧！”柳清如笑道。

“要我告诉你的我的名字也可以，不过我要前辈你答应我的一个条件。”李云龙突然有一个绝妙的注意出现在脑海里。“呵呵，你啊！既然和我进条件，好吧！我答应你，只要我能够做到的就可以。”柳清如笑道，同时对于李云龙所说的条件很感兴趣。

“真的？”李云龙有些不敢确定的问道。“恩。”柳清如笑眯眯的点点头，柳清如她现在不知道因为李云龙所说的那个条件进改变她的一生。“我的条件是要前辈跟我出山，永远跟我在一起。”李云龙说出了他的条件，如果是以前的李云龙是不会说出这个条件的，虽然柳清如的年纪大了点，但是柳清如的美丽依旧，以前好色的他说不定会说出要求柳清如做他女人的事情了，但是现在他不会说出来了，如果以后真的喜欢上柳清如的话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柳清如自己投怀送抱。而不是主动追求，因为这样的感觉被追求女孩子要爽快多了。所以后面的

那一句永远在一起可能会引起柳清如的误会，但是李云龙心想以柳清如的这个年纪应该不会想到那个方面去。(手机阅读$dxsw．com)

柳清如一楞，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李云龙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问道：“为什么？”“因为你是阵法大师，有你在身边以后就是我不学什么阵法也不用怕什么阵法了，而且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武功非常之低，我想前辈保护我，因为我知道前辈虽然是阵法大师，但是前辈的武功应该不低吧！”李云龙解释道。

“真的要这样？”柳清如有些不死心的问道。“当然，我想前辈应该不会违反我们之间的约定吧！而我的这个要求我想前辈不会做不到吧！”李云龙有些无赖的说道。“你，你好吧！现在你应该告诉我你的身份了吧！”柳清如实在是拿李云龙没办法只好答应李云龙的要求。

李云龙心中大喜，有了柳清如以后如果把她的阵法用在军事上那么以后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我的名字叫李云龙，紫金帝国秦王世子。”“如此不简单，我想你要我跟你走也没有那么简单吧！”“嘿嘿。”李云龙笑了笑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李云龙才道：“前辈，现在很晚了，明天我们还要赶路，你早点休息吧！”说完嘿嘿一笑走出了房间。柳清如看着李云龙的背影喃喃道：“百年了，也该出去走走了，不知道天下怎么样了，那些老朋友还在不在，他现在还好吗？”

第二天李云龙就早早的起来了，带着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南宫嫣然、柳清如五女向开封进发，至于柳清如跟着他们的事情柳清如只是告诉众女她也要到江湖上去走走，所以就一起走了。众女对于柳清如的要求自然不会拒绝，但是她们完全不知道柳清如是因为李云龙的关系而出山的。

到了开封以后归心似箭的李云龙为了早点见阔别以久的冷如凤众女，三步并着两步的紧赶回了自己的别院，对着里面的人道：“如凤，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啊？快开门了。”冷如凤这样说其实有是给外人听的。毕竟现在他离开开封这么久不知道这开封的情况怎么样。里面的人那还能听不出他的意思，都暗自一笑，同时也都佩服依依的机智谨慎。

这冷如凤一进屋，冷如凤、李梦清、宫飞燕、司徒琴韵、南宫佳惠、司空兰香就激动的走上前去，后面跟着蓝冰月、秦梦瑶众女。李

云龙也顾不上旁边的众人取笑了，一把将冷如凤和李梦清、宫飞燕搂在了怀里道："宝贝，这么多天来有没有想我啊！我可是天天在想你们。"

看着满脸是泪的冷如凤三女，李云龙心里一疼，伸手擦拭着她们的泪水。"夫君，以后我们不要分开了，我们在一起好不好？""恩，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李云龙道，但是他知道这样的话只是一些安慰，毕竟天下大乱以后他是要上战场的，不可能和冷如凤他们在一起。

一番的诉说衷肠，这李云龙他们也想起了身边的人。就见冷如凤三女不好意思的头一低对着李云龙道："夫君，你也去看看其他姐妹，他们也非常想你。"这时旁边的南宫嫣然看见了南宫佳惠，震惊的道："姐姐，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已经……"南宫嫣然本来想说你不是已经死了，但是现在看见南宫佳惠活生生的站在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南宫佳惠刚才只注意着李云龙，并没有看见自己的妹妹南宫嫣然，现在听见南宫嫣然的这一叫才知道南宫嫣然也和李云龙一起回来了。南宫佳惠问道："妹妹，你怎么和他在一起？难道……"其实也不能怪南宫佳惠这么想，李云龙的黑色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自己也亲有体会，她只是想不到李云龙这出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既然把他的妹妹带回来了，南宫佳惠想到了李云龙一定和自己的妹妹发生了什么，难道以后自己和妹妹要共侍一夫?

"我，我是要他帮我报仇的。"南宫嫣然道。"报仇？妹妹，你都知道了？"南宫佳惠以为南宫嫣然说的报仇是她丈夫的事情，但是南宫佳惠不知道的是南宫嫣然的意思是她父亲的事情，不过现在对于自己丈夫的死南宫佳惠已经没有以前的那样悲愤了，这一个月来她满脑子想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李云龙这个色鬼。她知道自己真的已经喜欢上李云龙了，而不是那种利用的他的想法了。这让她有点不安，但是秦梦瑶的回来让她放下了心中的担心。

第二百二十七章 误会

“姐姐放心，我一定把李龙给杀了。”南宫嫣然道。听见南宫嫣然的话南宫佳惠一阵震惊，现在南宫嫣然明明和李龙在一起为什么要杀李龙呢？难道李龙对她做了什么？旁边的蓝冰月、冷如凤、李梦清等人也不解的看着南宫嫣然，不知道南宫嫣然她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姐姐，你什么要杀李龙呢？”司空兰香向南宫嫣然问道。“因为他杀了我父亲。”南宫嫣然眼睛里充满仇恨的说道。听了南宫嫣然的话司空兰香就不解了，她现在知道眼前这个女子是南宫佳惠的妹妹，也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歌仙南宫嫣然，只是南宫佳惠、也是她南宫嫣然的父亲南宫望明明就在这里，那她为什么说李龙杀了她父亲呢？难道她不是南宫望的女儿？

这个时候李云龙知道自己要出场了，现在也是解开南宫嫣然的误会的时候了，于是李云龙走上前去向南宫佳惠问道：“伯父现在他在哪里？”李云龙知道如果直接对南宫嫣然说南宫嫣然不一定相信，但是如果对南宫佳惠的问话来解开南宫嫣然的疑惑就不一样了。

“父亲正在和公公他们聊天。”南宫佳惠不知道现在李云龙为什么会突然问起他父亲的情况来，但是她知道李云龙这样问一定有他的理由的，于是回答道，不过在她说到公公的时候显然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她现在有点喜欢李云龙，而且她的丈夫死了按照大陆的风俗是马上改嫁，但是面对李云龙说她夫家的人她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而南宫嫣然听到南宫佳惠的这句话就以为真的是她父亲和她姐姐的公公被李龙杀死了，眼睛里的仇恨更加大了。司徒琴韵不解的看着南宫嫣然，南宫嫣然和她见过几次面，但是那个时候南宫嫣然非常的天真可爱，几时见到过有这样的一面。

“那伯父他们在哪里？我有事要和他们说。”李云龙道。“在隔壁院子里，你现在要去？”南宫佳惠问道。“姐姐，你，你说父亲他在隔壁院子里？”南宫嫣然震惊的看着南宫佳惠道。“是啊！怎么了？你不知道父亲在这里？他没有告诉你？”南宫佳惠说完指了指李云龙。

“嫣然小姐，其实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李龙，但是我没有杀你的父亲，现在你的父亲还好好的活着，不相信的话你现在就马上去见

他。”李云龙这时才转头对南宫嫣然说出事情的真相。

李云龙说出这话以后蓝冰月、南宫佳惠、司空兰香等人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情，原来这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在。“你，你是李龙？姐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南宫嫣然震惊的看着李云龙，显然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是真的，嫣然，你怎么能够说是他杀了父亲呢？要不是他父亲和我早就死了。”南宫佳惠道，“妹妹你是不是听江湖上的人说的啊！”显然这时也想到了那些江湖传言，否则的话自己的妹妹也不会这样。

“不是的，是叔叔他对我说是李龙杀死了父亲和姐姐的，所以我才要找李龙报仇的。”南宫嫣然摇摇头道。现在知道自己的父亲没有死以后南宫嫣然的心情好了许多，但是同时也有许多不解的问题，自己的叔叔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说？如果现在不是自己的姐姐说的话的话自己还真的以无自己的父亲被李龙杀死了。

“佳惠，你先带你妹妹去见你父亲吧！我想伯父他也非常想见你妹妹了。”这时李云龙对南宫佳惠道。“恩，妹妹，我们去见父亲。”南宫佳惠点点头对南宫嫣然说道。南宫嫣然也想快点见自己的父亲于是歉意的看了众人一眼就跟着南宫佳惠走了。

李云龙走到司徒琴韵的前面问道：“琴韵小姐，这一个月来有没有想我？”对于司徒琴韵李云龙心里把她和南宫佳惠一样早就当成自己的女人了，所以对于她李云龙不会像对于南宫嫣然她一样，不过不知道司徒远知道这个腊月山庄现在剩下的三个女人都成了我的夫人以后他会怎样？

“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司徒琴韵白了李云龙一眼，对于李云龙这次出去带了这么多女人回来司徒琴韵他非常见意，现在听见李云龙这样关心的问她虽然心里充满着喜悦，但是一点也没有给李云龙好脸色看。

“呵呵。”李云龙笑笑没有说话，他走到司空兰香的前面问道：“小丫头，你呢？你有没有想我？”对于司空兰香李云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在众女之中司空兰香的年纪最小，所以在相处的几天里她常常调皮捣蛋，不过李云龙知道司空兰香已经喜欢上他了，但是虽然如此，李云龙自己对她也有好感，但是司空兰香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对于她李云龙现在只有一种哥哥对妹妹的爱护，没有达到男女之情的程

度，当然如果以后有什么改变的话也有可能成为李云龙后宫的一份子。

司空兰香还是和以前一样，听见李云龙问她恶狠狠的看了他一眼道：“你不在我当然好啊！”不过现在在司空兰香的心里还是甜甜的，对于李云龙的感情司空兰香他非常的复杂，毕竟她也是一个有未婚夫的人，不可能像别人一样爱上自己想爱的人。李云龙一点也没有在意司空兰香的眼神，转头对众人道：“我们先进去再说。”众人一看也是，现在正在门口说话很不方便。(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到了屋里以后李云龙就向众人介绍了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和柳清如四人，很快众女就亲如姐妹了聊了起来。李云龙看着众女不理他就出去找他的母亲去了，在刚才蓝冰月就对她说他母亲的隔壁的另外一间小院内，当然不是南宫佳惠他父亲他们住的那里。

李云龙的母亲云月柔还是想一起那样漂亮，她静静地住在那里看见李云龙进来笑道：“你回来了？”其实云月柔和众女一样早知道今天李云龙的到来了，但是她没有去迎接李云龙，而把这个机会留给众女，她知道李云龙的这些女人这几天非常的想念他。

“是的，母亲。”李云龙走进去坐在云月柔前面回答道：“母亲，这几天在开封没事吧？”说实话李云龙虽然现在看见自然没事，但是他还是很担心，因为他的敌人是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否则的话他们的机会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今天他的到来那么他的两个身份李云李龙是同一个人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猜的到的。

“基本上没事，有我在这里你还不放心吗？不过……”“不过什么？”李云龙问道。“不过刘熙蓉她们两人失踪了。”云月柔看了李云龙一眼说出了让李云龙震惊的话。

“什么？怎么会这样？难道周老没有把他们救出来吗？”李云龙震惊的问道。“是救出来了，可是后来她们偷偷的离开了。这是刘熙蓉给你的信。”云月柔说完拿出一封信给了李云龙。李云龙接过信默默的看了起来，在看信的时候李云龙脸色数变，当看完以后李云龙自言自语道：“我的女人永远是我的，无任到那里我都会找到你的。”

“你还不放弃？”云月柔问道。“母亲，你看我是一个会放弃的人吗？你希望我放弃吗？”李云龙反问道。“我知道你会这样说的，算了

这事我以不管你了。对了，你这次出去的事情给我说一下。”云月柔道。

“好的。”接着李云龙把这几天的事情和云月柔说了一篇，当然两河联盟和神龙联盟、还有白云山寨的骑兵没有和云月柔说，因为这三件事情是他的秘密力量，现在他还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怕这个人是他的母亲。

“这么说你的武功现在已经失去了？”云月柔皱了皱眉头道。“恩，我的武功增长的太快，让我产生了一切事情都可以用武力解决的情绪，所以才让我做事不动脑子，不过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坏事，就当给我个教训。”李云龙笑道。

云月柔恶狠狠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你到是看的开，不过现在你这么多女人你怎么保护她们？”“没是，现在我身边有这么多高手在我的安全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的武功又不是不可以恢复。”李云龙不在意的道。

“对了，父王他现在的哪里？”李云龙问道。“前几天那个辽王到了开封，邀请你父王去兰州了，已经走了两天了。有事？”云月柔问道。

“恩，母亲，过几天你带着李梦清、冷如凤、南宫佳惠、司徒琴韵、南宫望、司徒远他们回秦州吧！”李云龙点点头道。“他们跟我走了，那么腊月山庄的事情？”云月柔问道。

“这次武林大会本来就是一个阴谋，腊月山庄的事情到时候解释不清楚，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做解释，所以我才让司徒琴韵他们去秦州，在那里他们才安全。到时我把现在的飞凤卫的一半交给母亲你，这样配合母亲你的手下应该可以安全达到秦州。不过到了秦州以后我希望母亲能够道理收购粮食。毕竟天下就要大乱了，我们也应该早做准备。”李云龙道。

“是啊！如果事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最迟明年天下一定会大乱，到时不知有多少人失去家园。”云月柔感慨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生存，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上进的话一定会淘汰，所以我们应该早做准备。”李云龙道。

“只是腊月山庄的事情加上天魔宫的事情会让黑白两道都针对你，这样我们秦王府的处境不是更加艰难了吗？”云月柔道。

第二百二十八章 意见

没事，真正有眼光的人是不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付我们的，如果要对付我们的那些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再说事情我们没有做过又有什么可怕的？”李云龙道。

“说的也是，”云月柔点点头，“不过这次去兰州一定要小心。”“知道，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夜阑灯影斜南，璁闭也。迟迟更漏，初长发髻懒卸衫儿，懒忻昏黄，怕看天边月。泪流衿上血，众穿罗衣流香汗，只嫌火冷中肠热。在李云龙的房内，此时上演着一出绝世的春宫戏。

就在当天的晚上，李云龙的八位娇妻，冷如凤、李梦清、宫飞燕、蓝冰月、秦梦瑶、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此时个个薄薄的丝衣，虽然时值秋季，可是她们仗着房内的温泉却是穿着别有一番春意……

下午在和云月柔谈完话以后就去了南宫望那里，在那里南宫嫣然她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对于李云龙没有大大的反感，不过也许是因为在路上李云龙没有告诉她事实，让她对李云龙没有以前的那样亲近了。

和南宫望他们在房间里说了他的想法以后南宫望和司徒远竭力反对李云龙那样做，让李云龙花了不少功夫才说服他们。吃好晚饭以后李云龙就逼不及待的回到他的大房里，当他走到内堂时，一走过窗帘，就感到外面寒意在这里顿时消失了，水雾弥漫，香气袭人……

李云龙此时双眼暴突，喉咙不停的呱呱的响，下身某个东西已经有些亢奋。因为在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大浴池，诸女都若沉若浮的躺在池水上，身上丝衣，都湿了，紧贴在成熟动感的肉体上，若隐若现，凹凸有致，眼含秋水，转盼流波，朱唇含贝，嫣然作羞，其为神而迷；白玉为体，凝脂为肉，兰麝为气，花月为容，其为色而迷。

此时的冷如凤三女都没有出声，而都在享受温泉带来温暖，热气水雾弥漫，所以李云龙此时走了进来，门女都还在沉忘于别样的情境里……

李云龙心里暗叫：在房里什么时候建个温泉，在这里自己住不了几天，不是浪费给别人了吗？不过，如果以后自己把这个房间买下来也不错。想完，李云龙快速除下身上衣服。

李云龙这时静静的来到池边，悄悄下了水，一到水里，从小就没有离开水的他这时将头潜下水里，几下子就潜到了李梦清的身下，伸出手在她的丰臀上轻轻的一扫……

李梦清正在沉浸幸福的美境中，被人一在自己的敏感部位一触，身体一阵涟漪，轻声对身边的宫飞燕道："飞燕妹妹，想不到你这么俏皮。"宫飞燕却不明李梦清为何会爆出这句话，"清姐，你说什么啊？"

李梦清随即转口道："呵，可能不是你，那就是凤姐了！"在李梦清另一边的冷如凤更是不明，"清妹，你说什么啊？"李梦清："不是你们吗？"宫飞燕和冷如凤不约而同的道："什么是不是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梦清这时明白了，伸出玉手向水里一探，一把将水的"怪物"给扯了起来……"哗"一声，本来还算平静的池水这时突然冒出一个人头来，众女都不禁一声惊呼，接着就是一阵嗔骂。李云龙哈哈大笑，道："各位夫人，为夫给你们准备的礼物还不错吧？"

众女都是在池里泡了有一阵的了，这时众人身上肌肤都是白里透红，脸蛋更是红通通的透着一丝成熟的妩媚……李云龙无限深情的道："各位夫人，为夫来了。"说完有如大鹏展翅一样扑向冷如凤，冷如凤则娇笑着躲闪着李云龙。

李云龙在冷如凤身上占不到好处，就顺手将李梦清揽进怀里，嘴唇对着李梦清的小嘴就是付上去，良久过后，可怜的李梦清被的吻得身体就有点颤抖了，楚楚可怜的看着李云龙……在池中其它几女这时都远离李云龙，都很害怕被李云龙的狼吻所累及，她们几女都明白李云龙接下来要干什么，于是悄悄上了池……

李云龙炽热的眼神看着怀里完美的***，喉里发出"呱呱呱"的声响："清儿，让为夫给你按一下身体吧，包你今天的疲累全都不见。"说完伸紧紧圈住了她抖颤的娇躯，胸肌紧贴着她光滑的背。双手揽着平坦的小腹，隔着一层纱，轻轻抚摩着，嘴吧轻轻咬着李梦清的香肩玉颈，轻呼着："清儿，我的宝贝！"

“嗯……啊……夫君……嗯……”李梦清情不自禁呢喃着，头缓缓后仰，露出白嫩的粉颈，***开始渐渐起伏。李云龙依然亲吻着怀中的玉人，沿着玉颈，到脸，到耳珠，双手轻轻往上移，荡漾着水波，指尖碰到了柔软的东西，怀中的娇妻再次轻颤，李云龙温柔的用嘴摩擦的她，双手轻拨，解开了她的丝衣，滑了进去。

“夫君……啊……嗯……不要……”怀中玉人扭动着，香背摩擦着李云龙的胸肌，腹肌，火欲来欲旺。好滑，在温泉中更是滑腻，李云龙渐渐加重了力道，手也移到了李梦清的***，在她的呻吟中李云龙却捂住了她的柔软。

“嗯……嗯……不要……”李梦清如梦呢般吟着，“夫君……坏……”李云龙已经奋亢，隔着一层纱，顶着怀中人儿的丰臀，水波起伏，荡漾着俩人，而李梦清则浑身无力般的倒在李云龙健壮的怀里。

李云龙轻轻揉抚着，慢慢褪下李梦清的纱衣，将她转过来，面对着自己，那一刻连李云龙也惊呆了。他的宝贝清儿乌发坠肩，眉儿弯弯，眼和水灵，面泛红光；俏丽脸蛋，似吹弹即破；樱唇频动，鼻儿玲拢；一双秀手，十指纤纤，犹如精雕的美玉，一对玉臂，丰盈而不见肉，娇美而若无骨，***半露出水面，坚挺秀美。(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李云龙搂住李梦清，闻着她的凝香，倾听着她心中情如兔儿般的直跳。李云龙的嘴巴亲吻着垂在怀里的李梦清，扣开玉齿，深深的吻住了她……虽然其它众女都离水池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能清楚的听到李云龙和李梦清的“呼喊”。

李云龙突然仰首，大吼一声，再艰难梗塞地发声道：“清儿，为夫要你。”声音中充满着欲望。李梦清此时情欲已经被李云龙完全挑起，听了，更是往爱人怀里钻，只是四肢紧紧缠住李云龙。

李云龙深吸一口气，在李梦清的呢喃声中，轻轻进入她的体内，直至最深处。李梦清在李云龙的无限挑逗下，渐渐抛开了少女的矜持，声音越来越大，两人都在深深感受着男女之间最原始的情欲……

终于，李梦清脱了力似的倒在李云龙的怀里，红潮未退，浑身散架，娇柔无力……李云龙还是没有退出李梦清的身体，但他还是知道到怀中玉人得到前未有的满足，轻声道：“清儿，你还好吧？”

“嗯，太好了，夫君，你真是太好了。”满足之后的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琴仙却是语无论次。李云龙的亢奋又动了一下，李梦清轻声道：“夫君，我不行了，你去找凤姐她们吧？”李云龙轻笑几声，将李梦清从水里抱起，上了池，来到大床边上，发现诸位娇妻都是满脸情欲的看着自己……

李云龙擦干李梦清的身体，将她抱进暖被里，然后转过身爬向冷如凤……再向蓝冰月……凭着李云龙的至尊阳决，这晚虽然是初秋之夜，可在李云龙的大房里却时常传来阵阵的暖味的声音……

青州，小村。

这是在大海边的一个不知名小村里，小村里只有十几家以打鱼为生的渔夫。

秋日的早晨，渔夫们都已经从海边打渔回来了。在这个村的东头边，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庭院，平时这所庭院是村里渔夫租给在海边游玩的文人骚客过夜的，现在最初季节，也就少了很多来海边寻游玩的文人骚客。

十天前，这座庭院却迎来了入秋以来的第一次的住客，这次住客有两人，一个年近古稀，头发花白，来时身受重伤；另一个很独特，年纪约三十有余，可是头发也是和那个古稀老者一样花白没有一根异样的色彩。

这两人正是青衣居士王重阳和箫剑书生诸葛通。王重阳，如意山庄庄主，汉王刘邦的江湖代理人。几天前，诸葛通带着身受重伤的王重阳在这个海边的一个不知名小村里落脚养伤。秋日初升的旭日并没有给大地带来多少的温暖，也没有多少寒冷，在这个四合庭院里，王重阳现在正坐在院子里一张石椅上，在他的桌前放着正在烧开的开水，茶具在他面前程现着，看样子他是要喝上一口早上的热茶了。

十天来，由于诸葛通的悉心照顾加上自己浑厚的内功，身体上内外伤已经好得七八成了，基本上的生活调理已经可以自己动手了。王重阳身手闲熟的倒水、洗茶叶、再倒水，然后在茶壶里小温一会，再倒进自己的杯子里，喝上一口……

这时小院的门子打了开来，诸葛通迈步走进来，来到王重阳身前，道：“老庄主，这么早就起来喝茶啊？”王重阳看着这个十几年前在江湖上风流潇洒箫剑书生，答非所问道：“你去哪回来了？”

“哦，我到附近的小镇打听了一下消息。”王重阳“哦”了一声，指着旁边的椅子道：“坐吧。”诸葛通依话坐下，闻了一下茶香，笑道：“老庄主，这可是西湖龙井，你从哪得来的啊？”说完动手倒了一杯茶，顺手也帮王重阳倒了一杯。

第二百二十九章 练功

王重阳道："昨天我托人去买的。"诸葛通道："老庄主，你的伤……？"王重阳道："已经好多了，这些天倒是麻烦你不少啊？"诸葛通道："哪里，反正我也没事。""你今天还打听到什么消息？"王重阳问道。

诸葛通理了一思路，然后道："刺杀汉王的人可能是秦王府的，不过我听说现在秦王和辽王在一起，所以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正，另外昨天我已经叫人通知你们山庄，说你在这里养伤了，今天可能就有人来接你回去了。"

"没有不可能的，天下大乱在即，天下之间只有汉王才是世之明主，汉王世子更是雄才大略，我绝对不允许有人伤害汉王，如果让我知道是谁我王重阳一定灭他九族。"诸葛通又道："既然老庄主的伤已经没有什么大碍，那，我也要告辞了！"

王重阳听完诸葛通的话，看了他良久，才道："你小子到底想怎样？"诸葛通有点不明王重阳为何突然问出一句这样的话，于是道："老庄主，什么意思？""哼，少给老夫来这套，听你师兄说，你平时是在神农架一带隐居，这次跑来青州不会就是为了救老夫一条老命吧？"

诸葛通道："我这次来青州是接师兄的飞鸽传书，说天魔宫要在青州兴风作浪，师兄要我到青州走一趟，我也不知道会遇上你们山庄的事。"王重阳瞪着诸葛通道："你是听了萧老怪才来的，按你的意思，要是他不给你传信，你是不会出现在青州的了？"

"可以这样说吧！"诸葛通点点头道。王重阳问道："你不是为清清来的？"诸葛通听着一愣，脸上表情一抽，抬头看向天空，淡淡道："我和清妹今生无缘，我也不能强求。"

王重阳怒道："清清从小在我身边长大，她本好好的一个人，却为了你变成今天的样子，你小子居然还这么说……，什么有缘无缘，你们都十几年了，难道就能好好的谈谈吗？"诸葛通对王重阳怒意一点也不吃惊，反而悽悽一笑，道："但愿清妹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王重阳叹了一声道："诸葛小子，看在清清以及你救过老夫一命的份上，老夫以后不会为难你，但是，你要想清楚了，老夫好相处，老夫的徒孙辈可不是这么打发掉的。"诸葛通心里想道："你好相处，不见得吧？"他当然不敢将此话说出口，于是道："老庄主是说少庄主吧？我曾听师兄提起过少庄主，这次来青州，我也有所听闻，不过庄主你在汉王府做事，我的事情你还是不要管为好。"

王重阳接着道："我的事情应该怎么做我自己知道，哼，这次天下大乱正是汉王一统天下的时机，我当用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汉王一统天下，不过你的事情你好自为知吧。"诸葛通淡淡道："唉……，王庄主，在下告辞了！"说完就要起身。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祖师爷，你在吗？"正是排岚的声音。门被打开，走了一群人进来，走在前面的正是排岚，她身后跟着几个王重阳弟子，排岚这时看见了王重阳，喜道："祖师爷，你果然在这里啊？"说完她对着门外大声道："少庄主，文师兄，畅师兄，你们快到这里来，祖师爷在这里呢！"

诸葛通看着眼前的这个少女，打扮和十几年前王清清一样，合身青纱，在冬日的天气下更像一个天上仙女，心中一片迷惘，愣在一旁。排岚话音刚落下，从庭院的四围的不算矮的围墙上跃下十几人，正是王重阳的孙子王如风、他儿子的弟子陆文强、扬畅以及一些山庄的弟子。

王如风等人快步走到王重阳跟前，口里喜道："爷爷，你没事吧？"陆文强叫道："老庄主，文强终于又见到你了！"扬畅和排岚则是冲到王重阳跟前，长跪倒地，扬畅和排岚道："弟子无能，当日不能陪在祖师爷身边，累得祖师爷身受重伤！"

那些山庄弟子大都是从平原赶回来到，这时见到山庄的老祖宗，都单膝倒地行礼道："弟子等见过老庄主！老庄主万福金安！"王重阳顾不得说话，慌忙将扬畅和排岚两人拉起来，口里才道："这怎能怪你们两呢？当日是老夫叫你们突围的。"然后对一众弟子道："大家都不用多礼，起来吧！"

王如风对扬畅和排岚道："畅师兄、岚师妹，你们不要自责了。"陆文强却道："这是老庄主叫你们突围，你们要是不突围倒是违

返我们山庄的规则呢？”王重阳笑道对王如风和陆文强道：“听说你们两个将那些人都赶跑了，对吗？”

陆文强这下可风光了，“可不是，那些自以为是贼子，一听到我和少爷回到青州，嘿……不到几回合交锋就落荒而逃了……”王如风看见王重阳身边的诸葛通，于是对陆文强道：“文强就少吹几句吧！爷爷，这位是？”当然是问诸葛通了。

由于如意山庄的人一进来将注意力集中王重阳身上，虽然也看见了诸葛通在一旁，但还来不及打听。王重阳笑道：“这位是十几年前在江湖上有‘箫剑书生’之称的诸葛大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

如意山庄的弟子们一听见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箫剑书生诸葛通，于是都向他行礼道：“见过诸葛大侠！”诸葛通也还礼道：“诸位无须多礼！”王如风上前一步对诸葛通道：“谢谢诸葛大侠对下在爷爷的救援，此恩如风今生不忘。”

“王少庄主，无须多礼，少庄主果然如我师兄所说，是人中之龙。”陆文强笑着道：“原来是诸葛大哥啊？我萧大哥近来还好吧？”“有劳文强兄弟关心，师兄近排还好吧，在下也有半年没有见过师兄了。”诸葛通对陆文强豪爽也是相投。

排岚则仔细打量着诸葛通，心里不禁一片惘然，心想：此人就是师父日思夜想的那个混球啊？扬畅向诸葛通一躬道：“他日要有用得着在下地方，大侠只要开声，扬畅必尽已所能为大侠分忧，以报大侠救我们祖师爷的大恩！”

诸葛通忙还礼道：“扬少侠无须如此，在下和王老庄主也算是旧相识，彼此相助也是应该的。”扬畅道：“无论如何，我们山庄欠大侠一份情。”王重阳看着自己徒孙们在一旁表演，这时说道：“好了，各位，现在我和诸葛前辈有事要说，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是。”山庄弟子连忙应声道。

“有事情事情？”等众人讲去以后诸葛通问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也应该出发去兰州了，这次你跟不跟我一起去？”王重阳问道。“你现在身受这么重的伤还要去参加那个武林大会？”诸葛通问道。

“我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在江湖上代表着汉王，如果我不去参加这个武林大会不仅仅是我没面子，而且连汉王也会没面子的。所以我不

得不去。”王重阳道。“可是你的伤？”诸葛通问道。

“没事，这次我必须去，这点小伤不要紧的。”王重阳点。“你啊！还是像以前一样固执，不过这次我不能帮助你了，这次武林大会我是不会参加的，另外我还有事情用做。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诸葛通道。

“其实我也知道，但是有些事是不做不行的。算了，不跟你说了，过两天我以应该出发了。”王重阳知道自己不能说服诸葛通，否则的话有诸葛家族的加入汉王将变的更加强大。

开封，第二天，李云龙醒来以后就带着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来到了练功房。到了练功房，李云龙对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三女道：“无云、无媚、无蝶，你们从今天起也要和我们在这里练武。”顿了顿道：“你们先按照原来的方法，将内力在体内运行一周。”

三人依言盘膝坐下，把三人的内功心法在体内运行一周。李云龙也一样，按照自己的方法迅速在体内游走一圈。片刻，李云龙睁开眼，只觉全身束舒服之极，体内之气更是翻腾着，李云龙见三人都已经将内功运行一周，从身上拿出四粒闪着紫色光芒的小东西，正是千年紫莲果实。他特意要云月柔找来的，这样看几对他的武功有没有帮助。(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蓝冰月则只满脸惊奇的看着李云龙手中的紫莲。朱无云道：“夫君，这是什么？”李云龙道：“这是千年紫莲，服了它可以增加至少五十年的功力。”朱无媚惊喜地道：“真的吗？夫君，那你不就是可以恢复功力了？”

蓝冰月道：“不错，夫君，你快把它吃了，按照内功心法，融化吸收千年紫莲的能量。”“是啊！”昨天李云龙也只是和云月柔说说自己没了武功，想不到云月柔却用一晚上时间弄了这个好东西来，李云龙知道这个好东西非常难得，云月柔既然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手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不过这个组织上对练过武的人才有用，所以在十几年里李云龙才没有武功。李云龙拿着手中的紫莲，放进嘴里，按照自己的方法，吸收千年紫莲的精华。

蓝冰月四女见李云龙进入入定，也盘膝坐下进入入定。因为李云龙吃的东西在空气中散发的气体也有利于她们的武功增长。蓝冰月她

们也希望自己的武功更高，因为她们明白李云龙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他注定了他不是一个平凡之人。所以蓝冰月她们也希望自己武功变的更高，可以对李云龙有所帮助。

第二百三十章 恢复武功

当李云龙吞下紫莲后，就觉得一股香甜之味进入口中，同时还带着一股奇异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进入李云龙体内后，迅速流向丹田处，撞击李云龙丹田的彩色气团。刚开始李云龙并不在意，任这股奇异的力量撞击彩色的气团。突然彩色气团居然被这股奇异力量撞碎，化作千万个细小的气团，而这股奇异的能量不断吞食着细小的气团。

李云龙大惊，连忙聚精会神地运起自己的圣天真气，从新凝聚已经散开的小气团。经过李云龙的不断努力，这些小气团慢慢聚在一起，同时将那股正在吞食着彩色气团的奇异气团困住，慢慢将其融化，变成自己体内七个气团。

当李云龙醒来时见蓝冰月四女都还在入定，而且朱无云、朱无媚二人的身体都散发着淡淡的光芒。蓝冰月、朱无蝶则是身上有比二女强大的多的光芒发出。蓝冰月脸上表情严肃，仿如天女下凡，端庄美丽之极。

李云龙楞楞地看着蓝冰月美丽的容颜，不由看的痴了，心道：得妻如此，我还有什么所求得呢？正在李云龙想着之时，蓝冰月已经醒来。蓝冰月醒来看到的是李云龙用楞楞的眼神正在盯着自己，就调皮的用手在李云龙眼前晃动。

李云龙被惊醒，见是蓝冰月，忙道："冰月，你什么时候醒的？"蓝冰月道："刚醒，就看见你楞楞的盯着人家看，难道你还没有看够吗？"李云龙道："冰月，你这么美丽，我当然看不够了，就是这一辈子天天对着你，我夜看不够。"

蓝冰月见李云龙对自己说如此深情的话，心里非常高兴，道："夫君，你真的愿意天天看着我，天天面对我吗？"李云龙道："当然了，冰月，你就像一个仙女一样，让我永远看不够，让我无时无刻为你着迷。"

蓝冰月高兴地道："真的？"突然眼神一暗，道："也许我人老珠黄的时候，你就不会喜欢我了。"李云龙道："怎么会呢？冰月。"蓝冰月道："谁说不会，等你遇到比我更美丽的女人，你就会把我给忘了的。"

李云龙道："冰月，不会的，不管你以后变的如何，我遇到怎样美丽的女人，我都不会忘记冰月你的。如凤没有你这样漂亮，你看我有了你以后有没有忘记她啊！还有晨月号称江湖第一绝色才女，我现在看到他以后有没有忘记他啊？我李云龙在此发誓，如果我李云龙在将莹姐忘了，就让我天打雷劈……"

蓝冰月连忙捂住了李云龙的嘴巴，深情地道："夫君，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需要你发誓，我只要你心里永远有我就行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一直爱着你的。"两人相依偎，温存了片刻，蓝冰月道："无赖，我们出去吧，不要在这里打扰无云、无媚、无蝶她们练武。"

李云龙点点头，随着蓝冰月来到练功房外。蓝冰月道："夫君，现在你的身体觉得怎么样？"李云龙道："我觉得现在我的内功和以前不同了，在我的丹田里有七个不同颜色的气团，它们分别是红、黄、绿、蓝、紫、黑、白七种。"

"怎么会这样？我以前没有听过？"蓝冰月道。"没事，也许这不是什么坏事情。"李云龙安慰道。"你现在夫君你的内力达到什么程度了？"蓝冰月问道。"应该达到地榜了吧！虽然比以前差多了，但是这样也不错了。"李云龙笑道。

按道理吃了紫莲应该增加五十年功力，但是现在李云龙只是达到了地榜境界，那么有很多能量李云龙根本没有吸收，虽然李云龙现在不怎么在意，要知道这紫莲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李云龙不知道云月柔为什么会有这紫莲，但是他知道这样的东西不是用钱可以得到的。

正说着，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已经从练功房出来了。朱无蝶一脸高兴地道："夫君，这紫莲果然是绝世灵药，虽然我只是吸收了它释放出来的能量，我感觉自己的内力突然增加了很多，而且全身非常舒服。"朱无云、朱无媚也在旁边点头。

李云龙道："是吗？那你们以后就要多加努力的练功，从明天开始，你们就陪我练武。"听了朱无蝶的话李云龙才知道自己有多浪费。"是，夫君。"朱无云三女应道。突然朱无媚发现李云龙正一脸色迷迷的盯着自己和朱无云看，连忙望向自己，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全部汗湿，紧贴在身上，胸前彩色肚兜和下身小裤清晰可见，连忙用双手挡住自己的胸部，朱无云也一样。

原来，由于二女武功较低，在吸收千年紫莲时，全身衣服被汗水湿透，胸前的肚兜和下身的小裤清晰可见，而且朱无云胸前的一对玉乳太大，已经快暴出那显得太小的肚兜。看着这令人喷血的香艳一幕，怎能不让李云龙色迷迷地盯着二女看呢？蓝冰月好笑地看着三人，道："好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见四人点头，蓝冰月道："累了一天，全身都是臭汗味，我们回去洗澡吧！"李云龙高兴地道："好啊！无云、无媚、无蝶、冰月，我们一起回去洗澡，来个鸳鸯浴怎么样？"还没待几人反映过来，李云龙已经用上自己的轻功，搂着四女，瞬间飞到了练功房之外。同时李云龙心里还在想着五人一起洗澡的香艳场面。

蓝冰月四女听到李云龙的话，心里大羞，同时，五人在一起洗澡的情景也出现在四女的脑海。因为三女都是初尝男女之事，心中已经被男女之事带来的快感和幸福感觉占据，心里有些害羞，更多的是期待和高兴。四女只觉身子一轻，就被李云龙抱起，瞬间飞出了这个院落，而三女还在惊讶李云龙的武功。因为李云龙的轻功他们没有见过。

五人的鸳鸯浴当然没有洗成，但却被李云龙占了不少的便宜，之后李云龙去找到了云月柔，他要弄清楚这紫莲的来历。一到云月柔的房间就看见云月柔正在等什么人似的。李云龙好奇的问道："母亲，你在等我吗？"

"是啊！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云月柔点点头道："怎么样？那千年紫莲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吃了以后我现在的武功达到地榜了，母亲，这千年紫莲是怎么来的，按道理母亲你是不可能这么快弄到这样好的东西的。"李云龙问道。

"你以为是平常的东西啊！现在要我去找就是给我一年也找不到第二棵了，本来这次带你出门是去看你外公的，而这个千年紫莲也是给你外公准备的，不过由于你失去了内力，我才不得已内出来给你，不过以后你外公问起来你自己解决。"云月柔说出了千年紫莲的来历。

原来是这样，只是给自己的外公用的着这么好的东西吗？在李云龙的印象里他的这个外公对他可没有什么好，就是对他的母亲也一样，也许是为了他的势力而讨好他吧！李云龙想道。

第二天李云龙就带着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司空兰香、柳清如、冷如凤、宫飞燕、晨月、蓝雅和蓝丽以及二十个飞凤卫前往兰州，其他的如南宫嫣然、南宫佳惠、司徒琴韵、秦梦瑶等人跟着云月柔回秦州，由三十六个飞凤卫保护。

李云龙带着众人在云月柔等人的目送下离开了开封，中午时分众人走在官道上，这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想走，可以，把李龙的命留下。”一个冷森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随着声音的传来，数道人影迅速飞来。只见来人有数十人，都是一身奇怪的打扮。

李云龙、朱无云和柳清如见之，脸色巨变。李云龙道：“原来是腊月山庄的朋友，不知各位今天怎么有兴趣来此。”来人中一个身材不高，满脸胡须六十岁左右之人道：“你说呢？你血洗腊月山庄，只要是江湖中人就可以为腊月山庄主持公道，今天你的命必须留下。”还没等李云龙回答，这人又对众人道：“快点将那李龙交出来，不然休怪我们不客气。”

李云龙道：“老鬼，没有想到你的年纪这么大了你还是那么不长进，竟然想以多欺少，想要我的命，凭你还不够资格。”此人名为韩欲，乃苏月楼八大护法之一，江湖人称‘邪剑’。因其一身武功非常高强，特别是其一身剑法非常诡异，能够攻击别人异想不到的地方，非常邪异，其剑又名为挟剑，更是邪异无比，能够不成程度的弯曲，在关键时刻给对方致命的攻击，所以其人也被江湖人称为‘邪剑’。

“是吗？再加上我们呢？”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韩欲面前又出现了二人。见此二人，韩欲惊呼道：“魔天、魔地？”不错，此二人正是魔天、魔地二人，这只是二人的称呼，至于其真实姓名早已被人们淡忘。此二人乃是江湖上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王，一提到这二人，江湖中人闻之色变，其二人的年龄已经近五旬，其武功之高，更不用说。最可怕的不是二人的武功，而是二人的鬼影身法。名为鬼影身法，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就如鬼影一样，让人无法捉摸，给人一种恐惧感。

晨月道：“原来是你们，没有想到你们还没有死，真是让人感觉遗憾。”晨月被称为才女对于江湖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魔天、魔地也听他父亲说起过，只是没有想到在这里碰见他们。

第二百三十一章 追杀（一）

魔地道："小丫头，你是谁，为什么说我死了？我们怎么会死呢？"魔天接口道："废话少说，赶快把李龙交出来。"李云龙道："你们想要我的命，就要问问我这个主人愿不愿意给你，我的朋友并不能做主。不过，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惹我为妙，因为我怕你们会后悔。"

魔天道："后悔？我们兄弟做事还从来没有后悔过，快点把李龙交出来。"蓝冰月道："先不要说大话，你们可知道李龙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人吗？"魔天不由自主地道："什么人？"蓝冰月道："李龙是秦王世子李云龙。"

魔天惊道："什么？他是秦王世子？"一想到秦王府的强大，不由来脸色巨变。其他的众人也是脸色巨变，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李云龙。秦王作为紫金帝国四大王之一，几百年来处处维护着紫金帝国，在紫金帝国人的心中比其他三王的地位更加稳固，而且秦王府的精锐也不是他们能够比的。

韩欲、魔天、魔地三人对望一眼，魔天狠狠地道："不管李龙是什么人，我们就要他的命，至于你们，杀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是我们所为，当然秦王府的那些怪物也不会知道是我们所为。"

他们在来以前就接到腊月山庄和辽王的命令一定要杀死李龙，现在虽然惊讶于李云龙的身份，但是对于他们这些杀人魔王来说虽然有些惧怕秦王府的实力，但是他们知道在他们后面有着不弱于秦王的辽王在，况且江湖传言秦王世子不会什么武功，根本不头可能是李龙。

李云龙听见他们要把自己这里的人杀光，当然不愿意，怒道："老怪物，你找死。"蓝冰月也道："姑奶奶是流月宫的大弟子蓝冰月，今天就让你知道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魔天闻言，不由望了蓝冰月，嘿嘿淫笑道："小女娃，果然不愧是柳如烟那臭婆娘的徒弟，连性格都是与那婆娘相似，而且美丽更胜你师父，赶快把李龙交出来，不然的话``````。"后面的话不说，众人也知道，因为魔天此时的双眼正盯着蓝冰月丰满的双乳。

蓝冰月闻言，便要抽剑杀了魔天，却被旁边的李云龙阻止。李云龙道："冰月啊！不要生气，何必与这种要进棺材之人一般见识。"说

完转头对魔天道："老不死的，你也不看看你多大年纪了，还来打我冰月的注意，我看你还是一头撞墙死了算了。"

现在以李云龙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和他们的实力差不多，但是他并不认为他们能够把自己这些人怎么样？不是他有战胜他们的方法，而是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些人真的打不过他们的话云月柔暗中派来保护他的高手就会出手，再说他自己这边天榜高手就有四个，而飞凤卫更是精通合击之术魔天他们要想送他们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行。

听到李云龙的话，蓝冰月不由停止拔出握在手中的剑，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厉害，但是蓝冰月她也知道他们这些人这里讨到好处是不怎么容易的。而听到李云龙话的魔天则是大怒，道："小子，说什么呢？既然敢这样说老子，你就是那个李龙？"

李云龙道："老怪物，我是不是李龙，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见众人附耳倾听，李云龙道："别人都叫我李龙，无门无派之人。"

魔天道："小子，你的武功不错，既然能够血洗腊月山庄。""血洗腊月山庄？你们是腊月山庄的人？""小子，我们是苏月楼的人，你知道吗？""苏月楼？呵呵，不知道你们的楼主严风的伤好了没有？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我这个老朋友？"李云龙笑道。

"你认识我们楼主？"韩欲问道。"当然，我可是和你们楼主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朋友了。但是你们这样做我不得不血洗苏月楼了。"李云龙笑道。韩欲闻言大怒，道："小子，你……"

还没等韩欲说完，李云龙便衔口道："我，我什么，我知不过比你年轻英俊了点，你也不必气成这样吧！"韩欲大怒道："小子，你找死。"说着就要扑上去杀了李云龙。这时，韩欲身后一个非常年轻英俊之人，但脸上却有着妖异的表情之人道："师父，何必和这种无赖之人生气呢？杀鸡焉用牛刀，这小子就交给我吧！"他也不想想他们的主人叫他们来杀李云龙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人。

韩欲看了看说话之人，道："严泽，小心点。"这人乃是韩欲亲传弟子，名为严泽，一身武功深的韩欲的真传，就是韩欲的邪剑剑法，严泽也已经有了八分火候。严泽道："师父，放心吧！"

李云龙见对方出来一个年轻英俊之人，却一脸妖异之色，便道："你比你师父不知道英俊了多少倍，不过你这张脸太妖异了，让我

看着很不爽，所以你要小心了，我要把你这张脸打成猪头。”严泽刚开始听到李云龙的话还是满脸笑意，到最后变的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严泽大怒，道：“小子，你找死。”说完一掌拍向李云龙。李云龙闪身躲开，道：“小心你的脸。”说着人影一闪，消失在严泽的面前。只听啪的一声响，严泽脸上已经被李云龙煽了一个耳光。

严泽只觉的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痛，大惊地看着李云龙，没有想到对方轻功如此高强，只感觉眼前人影一闪，自己就被对方扇了一个耳光。就在严泽大惊之时，李云龙的声音又响起，“小心了，刚才打的是你右脸，该临到你的左脸了。”随着话声一落，人已经闪电飞向严泽。

当听到李云龙说小心时，严泽就凝聚了全身的功力，紧盯着李云龙，注意着李云龙的一举一动。又见李云龙扑向自己，连忙使出自己的全力闪躲，然而李云龙就如影子一样，紧紧地附着严泽。任严泽怎么闪躲，都不能甩掉李云龙的身影。

只听趴的又一声响亮的耳光，严泽满脸惊骇地看着李云龙，没有想到自己得到师父的全部真传，在江湖中已经是高手了，竟然使出全力还是躲不过李云龙的攻击。扇耳光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还不如直接杀了他。

李云龙打完严泽的耳光又回到了原处，冷如凤、司空兰香她们都不知道武功已经废过了，所以没有什么惊讶，只是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她们四人才知道李云龙废过了，虽然用了紫莲，但是也只是达到地榜水平，现在既然把那个也快达到地榜更手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她们知道一定是李云龙的轻功的原因。

韩欲一脸吃惊地看着李云龙，他虽然知道他这次任务是杀李云龙，但是他却没有把李云龙放在眼里过，如果不是严风要他带这么多人来的话他根本不会带这么多人来，因为腊月山庄的事情发生时李云龙的武功只是地榜境界，心道：这小子武功这么厉害？看其使用的身法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今天尚是首次见到。韩欲心里也不知把多少江湖中的高手在脑海里搜索一边，还是没有找到与李云龙使用相似身法的人。

韩欲本以为李云龙定是某个江湖奇人的弟子，可想尽近二百年的各大高手，还是猜不出李云龙的身份，令韩欲更吃惊的是自己亲传弟子与李云龙年龄相仿，竟然在李云龙手中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别人或

许不知道严泽的武功高低，但他却是非常清楚。严泽乃是一个练武奇才，短短数十年就把韩欲的全部武功学会，就连韩欲赖以成名的邪剑剑法，也被他学了个七八成，就是韩欲自己也不可能轻易打到严泽的耳光，面对严泽在李云龙手中竟然躲闪不掉，怎能不让韩欲吃惊。难道这个李云龙真的是秦王府的世子？是秦王府的高手教出来的？可是江湖上不是说秦王世子不能学武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旁边的魔天、魔地二人更是吃惊，本以为自己的鬼影身法已经是江湖中最快、最诡异的、最厉害的身法，没有想到李云龙的身法更厉害、更诡异更快。两人只看到一团影子攻向严泽，根本看不清楚其是怎样攻击的。以魔天、魔地二人的武功都看不清李云龙的身法，可见李云龙之厉害。

魔天和魔地二人对望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惊骇。同时，二人心中都在想着李云龙所使用的是何种武功，其师父到底是谁，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结果，只好无奈的放弃，仔细打量着李云龙。

严泽被李云龙扇了两个耳光，心中的那个气啊就不用说了。又见李云龙冷笑地看着自己，简直是火冒三丈。只见严泽眼中好像要冒出火光，狠狠地道："小子，有本事你就不要使用你那诡异的身法，我们在兵器上一决高下。"

李云龙道："我本来就是无本事之人，更何况我从来不用武器，所以我只有使用我最拿手的轻功了，不然的话，不被你杀死才怪，而且我也不至于笨到这种程度。"旁边的蓝冰月、朱无云等都被李云龙话逗笑了，都是微笑地看着李云龙。而晨月、蓝雅和蓝丽早就领教过李云龙的伶牙俐齿，都在暗笑严泽这是自讨苦吃。

严泽闻言大怒，冷冷地道："我要用你的鲜血来洗刷你给我的耻辱。"说着，抽出自己的宝剑，全身发出强大的劲气，怒视着李云龙。其他人都是大惊，没有想到严泽能发出如此强大的功力，就连最了解其武功的韩欲也是大惊，没有想到自己的徒弟武功在瞬间突然间大增。

第二百三十二章 追杀（二）

原来严泽被李云龙激怒，恨不的立刻将李云龙碎死万断，不知觉地强催自己体内的功力，使其到了体内经脉承受的极限。而严泽却不自知，被怒气冲昏了头脑的他仍旧强行摧动体内的真气，却在无意中冲破了任、督二脉，打破了练武之人的瓶颈，达到一个练武之人梦寐以求之境界，成为了先天高手、地榜二界。

李云龙看着严泽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势，一改刚才的轻松，立刻凝神而对，同时，运起全身功力，发出比之更大的气势。只见李云龙的身体被一团七彩之色的气团包围着，凝神而望着严泽的一举一动。从李云龙身上发出一股强烈的霸气，冲刺着整个空间。

旁边众人大惊，看着李云龙身上发出的强大气势。众人本以为李云龙只是身法诡异，轻功高强，却没有想到李云龙的内力竟然也是如此高强。确实，在魔天他们眼里像李云龙这样的年龄，能够拥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在江湖中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有着别人无法想像的奇遇，不然就是练一辈子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至于关于李云龙血洗腊月山庄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只是他们主人要杀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他们本来就知道这腊月山庄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也许真像那个蓝冰月说的李云龙的身份是秦王世子才让他们来杀他的。

严泽能在愤怒中冲破任督二脉，达到绝顶高手之列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而李云龙展现出来的武功又乞是奇遇所能形容的，怎能不叫众人大惊。当然这众人不包括李云龙身边的人。李云龙冷冷地对严泽道：“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你，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在愤怒之下，突破练武之人的瓶颈，达到先天高手之列。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与我动手，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最后一句话，李云龙是用内力发出，震的旁边众人中几个武功稍低的浑身一颤，张口吐出一口鲜血，就像魔天、魔地和韩欲这样的高手，也被强大的内力震的受了轻伤，都是大惊地看着李云龙。

李云龙刚才用的是佛门狮子吼，佛门狮子吼，乃是少林寺秘传稀释奇功之一，此功为人体丹田内气外发，发声吐气之功法，功成之后遇敌交手，发功呼啸，则犹如讯雷疾泻传出数里之外，令敌肝胆剧

烈，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往往一声长啸即使对手不战而败，此功法源于&1T;&1T;狮子经>>，原喻本师释迦佛文说法如狮吼.有震慑人心的不可思议之威力.后经少林寺祖师们的研练，遂成一门克敌只绝技.秘传至今，今世俗很少有人窥其三味.常有武术爱好者寻问此功法，于是我在恩师的恩准和指导下，将此奇奇功整理面世。李云龙以前看小说这些当然知道，所以在几次大战以后他在一个人的时候回想着以前看过的武侠小说的武功，这到让他学到了不少。

而李云龙身后的蓝冰月几人则无恙，只是被李云龙用内力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蓝冰月几人大惊地看着李云龙，没有想到李云龙现在的水平能够发出这样的威力，又见韩欲三人身体具震和其身后的吐血弟子就明白是李云龙强横的内力所造成的。但是令几人吃惊的不是李云龙用内力伤人，只要武功达到一定的程度，都可以轻易做到，而像李云龙这样以音伤到指定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罕见。就是天榜级别的人也不是轻易做到的，更别说李云龙只是一个刚刚达到地榜的人，在众人的眼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严泽大震，如果不是其刚冲破任督二脉，突破练武之人的瓶颈，他自己也会被李云龙所展现的强大内力所伤。严泽一改刚才的愤怒形象，变成一个文雅英俊之人，这也许是其武功达到先天之境的原因吧，心也随着武功的增加而不在容易动怒。

严泽冷冷地道：“是吗？我就不相信，我这个先天高手竟然会不是你这个不是先天高手之敌。”原来严泽并没有从李云龙身上感觉到先天真气的流动，所以才会这样说。李云龙现在的武功已经不是先天高手所能衡量的，其身体内的七团气团本身就是天地中的灵气，天地中的精华，在千百年来是绝无仅有的。而黄金液和紫莲被李云龙吸收后已经彻底改变了李云龙的体质，在他的身上已经没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其武功已经不是在场众人所能知道的境界。

李云龙道：“不信你就试试，不过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和我动手，因为我会忍不住要杀了你。一旦动手，在我眼里就只有死人。”说到死人，李云龙的眼中发出耀眼的火焰，好像要把眼前的一切事物燃烧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天没有安宁过，到处是战斗，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人命在他眼里像蚂蚁一样。此时的李云龙全身发出强大的气势，就如一尊煞神一样，令人敬畏。(手机阅读＄dxsｗ．com）

严泽看着李云龙身上的气势比、自己身上更强，也部不由大吃一惊，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但是严泽心里虽惊，不过想到自己刚才说的话，也不得不动手，道："好，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吧！"说着飞身扑向李云龙，手中宝剑发出妖异的剑气，射向李云龙。

李云龙闪身躲开，同时一掌拍向严泽，从李云龙手中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卷向严泽。严泽知道李云龙的内力强横，如果被其打中不粉身碎骨才怪，于是急忙闪躲。就在严泽闪躲的同时，李云龙的掌风已经到了严泽所在的地方，一声巨响，严泽身后的树轰然倒塌，严泽看着被李云龙击中的地方，大吃一惊，暗自庆幸闪躲的快，不然非死于其掌下。

站在旁边的观战之人已经被两人发出的强大力量逼退了好几丈，又见李云龙毁天灭地的一掌，更是心惊，都没有想到李云龙这个不是先天高手之人居然可以发出如此强横的、毁天灭地的一掌。

严泽看着李云龙，眼中闪出狠毒之色，全力挥出一剑斩向李云龙。这一剑凝聚了严泽的全部功力，足可以毁灭眼前一切事物的一剑。李云龙也不由的佩服对方的功力，连忙运起全力，一掌劈向严泽劈来的剑气。

两股尽气相交，只听一声巨响，两人的身影都被对方强大的的力量震的倒飞出去。旁边的众人又被逼退很远，四周之树都被两人强大的力量摧毁。众人吃惊地看着二人的打斗，心中暗道：这就是先天高手地榜之境的功力吗？也太恐怖了。心里有羡慕也有嫉妒。

严泽与李云龙的功力相交的瞬间，身体大震，体内气血翻腾，一阵难受，而李云龙也被对方剑上传来的怪异力量吓了一跳。当严泽发出的劲气相交时，从其剑上传来一股诡异的力量，迅速进入李云龙体内，吞噬着李云龙的内力，侵蚀着李云龙的全身各大经脉，令李云龙大吃一惊，连忙运起圣天真气，将体内那诡异的能量逼出体外。这股诡异的能量乃是从严泽手中的那把剑上发出的。说起这剑，也是江湖上消失近百年的怪剑，名为饮血剑。

饮血剑名为饮血剑，乃是专门饮食对方之血，吞食对方功力，侵蚀对方经脉的怪剑，破坏着对方的身体，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据说这把剑的铸造者乃是一个邪道之人，为了铸造成此剑，共杀了九百九

十九人，饮了九百九十九人的鲜血，才铸造成此剑。铸成此剑之后，这人便用此剑在江湖中兴风作浪，杀了江湖上的众多高手，成为江湖上一时令人震惊惧怕的魔头。后来终于惹怒了黑白两道，黑白两道联手围之，这才将其诛杀，但这把饮血剑却不知所终，没有想到消失三百年的饮血剑又出现江湖。而严泽也是在一个古洞中所得，但并不知道这把剑就是令人震惊的饮血剑。

李云龙已经从严泽手中的剑上感觉到了诡异的气息，冷冷地道："没有想到你手中之剑竟然如此诡异，竟然能够吞食他人内力，侵蚀他人经脉，看来我今天必须毁了此剑，不然这把诡异的剑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说着手一挥，一道青光飞向李云龙之手，正是李云龙放在朱无媚身上的龙泉剑。因为李云龙觉得自己带着剑有些麻烦，所以才教给朱无媚保管。

韩欲等人惊呼道："凌空摄物！"李云龙今天给他们的震惊太多了，又是诡异的身法，又是强大的可以和先天高手相抗的内力，又是现在的凌空摄物。凌空摄物对于一个高手而言，是可以轻易做到的，难得是在数十丈外的地方，这样的距离就不是一般高手可以做到的。

严泽见李云龙竟然能从十多外凌空摄取朱无媚手中的宝剑，也是大吃一惊，自认自己就不能够办到，就是做到也不会如此轻松。听到李云龙的话，严泽冷冷地道："就凭你还想毁了我手中的宝剑，简直妄想，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就让我们一决高下吧！"

李云龙见之，连忙飞身而起，手握龙泉剑，一剑劈向严泽，同时闪身躲开严泽攻来的强大劲气。只见李云龙劈出的一剑，犹如闪电一样迅速，劈向严泽所在的地方，吓的严泽连忙闪躲。

只听数声巨响，严泽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约数丈，宽约数尺的裂痕，而李云龙身后之物瞬间倒塌。旁边众人都是用惊骇的眼神看着两人打斗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又乞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李云龙两人在巨响的同时，身影已经在半空中相遇，瞬间纠缠在一起，你一剑我一剑，剑招越来越快，身影也越来越快，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团影子，分不清谁是谁。突然一阵剑剑相碰之声响起，两人的身影也迅速的分开。

第二百三十三章 追杀（三）

众人仔细看去，发现李云龙的脸上出现了汗水，而严泽的衣服则出现了数道剑口，只不过没有伤到肌肤。李云龙两人就这样在那里静静地对视着，静静地。一时间天地之间是如此的静，静的可怕，就连旁边的众人也是紧张的注视着二人，大气也不敢出，这就是高手之间的比斗。

此时的二人已将体内的全部内力凝聚，已经达到练武之人的巅峰，一旦触动，就一发不可收拾，任何人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对方如暴风骤雨的攻击。旁边的众人当然知道两个人此时的凶险，如果有第三者出现，这个第三者必定成为其他两人攻击的对象，所以众人只是静静地看这二人，不敢发出任何响声。

突然，严泽动了，速度像闪电一样，一剑刺行李云龙，就在严泽动的同时，李云龙也动了，速度更快。两人的剑就在快要相交时，却都突然挥向一旁，一沾既走，随着时间的慢慢过去，两人的招式越来越慢，再没有刚才那强劲的真气发出。

两人就这样你一剑我一剑的相互攻击，不在是刚才的硬拼了。这已经不是内力的比拼，而是招式的比拼。严泽的招式辣而毒，招招都想致李云龙与死地，而李云龙的招式则是大开大合，令旁边众人大开眼界。突然严泽的饮血剑脱手投掷向李云龙，速度飞快，瞬间到了李云龙的胸前。

李云龙也没有想到对方灰把剑脱手投掷向自己，大吃一惊，急忙闪躲，同时大喝一声，一剑砍向飞来的饮血剑。见严泽掷剑攻击李云龙，蓝冰月、朱无云几人差点惊呼出声。就连晨月、司空兰香、柳清如也是一脸急色地看着李云龙，连她们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会见到李云龙出现危险，表现如此紧张。

而苏月楼的众人则是满脸冷笑的神色看着李云龙怎样应付严泽这一招，同时心里也在暗赞严泽的灵机应变。众人只听一声劈里啪啦的响声，李云龙手中的龙泉剑与严泽投掷来的饮血剑相交，摩擦出一阵耀眼的火花，饮血剑也被李云龙的打飞。

严泽飞身接住饮血剑，只见上面出现了数道裂口。而龙泉剑则是完好如初，但是从饮血剑上传来的强大怪异的力量震的李云龙手臂发麻。看这自己手中的宝剑被砍出数道裂口，严泽心痛地抚摸着这把跟随自己数年的宝剑。饮血剑虽是绝世的宝剑，又怎么会是神器之一的龙泉剑的对手呢?

严泽把目光从饮血剑上移到李云龙身上，冷冷地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说完挥剑斩向李云龙。这一剑发出的威力比刚才任何一剑都要强横，只见一道长约几丈的剑气卷向李云龙。

面对如此强大的剑气，功力没有恢复的李云龙也是大惊，连忙运起全身的功力迎击。只见李云龙整个人笼罩在一个强大的七色气团中，正是李云龙身体内的七个气团所发出的。随着李云龙的身体外气团不断扩大，李云龙的身体也慢慢浮上了天空，其右手把龙泉剑举过头顶，犹如一尊天神一样，给人一种想要膜拜的冲动。

蓝冰月几人都是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李云龙，而魔天、魔地他们中的那些人则是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李云龙，在他们的眼中，李云龙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一尊天神，脂油天神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其实如果他们看过天榜高手之间的战斗就不会这么想了，但是天榜高手之间的战斗他们怎么会见过呢?

就在严泽劈出的强大剑气快到李云龙面前时，李云龙突然动了，就那么轻轻一挥手中增加剑，一股强大的可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迎向了严泽发出的剑气。只听一声巨响，李云龙的身影晃了晃，而严泽的身影则如流星一样，被李云龙强大了的力量震的飞了出去，张口吐出几大口鲜血，手中的饮血剑也慢慢化成粉末，消失在空中。这个不知道饮了多少人鲜血的一代魔剑，终于彻彻底底的从人间消失了。

李云龙看了看手中的龙泉剑，发现龙泉剑上竟然也出现了细小的裂痕，也不由暗赞饮血剑的威力，竟然连龙泉剑这样的神器虽然消灭了它，但自己也受创了。转头李云龙冷冷地看着被自己打飞，已经落在韩欲众人身边的严泽，道："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强，而且你们的武功还是那么的诡异，今天不杀了你们，他日你们必祸及天下苍生。"顿了顿道："所以我今天必须杀了你们，以杜绝后患。"说着一剑挥向魔天众人。

当听到李云龙说自己几人身上有邪气时，韩欲，魔天、魔地三人就知道李云龙将要下杀手，于是连忙暗晕功力，准备抵抗。见李云龙挥剑劈来，韩欲，魔天、魔地三人连忙飞身阻挡，同时对身后的弟子大喝道："快走。"

当三人的兵器与李云龙发出的剑气相交时，三人只觉得一股强大的无可比拟的力量随着自己的兵器进入自己的身体，攻击着自己体内的经脉。三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飞出去，口中一甜，吐血如泉。同时，三人也借此，飞身逃走。而另外的那些人，在听到三人的大喝后，立即带着已经受重伤的严泽向远处飞去，就在打斗的瞬间，这些人已经逃离了数百丈。看着韩欲、魔天、魔地三人逃走的方向，李云龙大喝道："哪里走？"同时发出一道剑气，直追几人。

李云龙正待飞身去追，却被蓝冰月叫住。蓝冰月道："夫君，不要追了。"此时蓝冰月从震惊中惊醒，见李云龙去追，连忙阻止了李云龙。李云龙奇怪地道："怎么不追了，这些人练的都是非常邪异的武功，今日不杀他们，他日必成祸害，威胁天下苍生。"

蓝冰月道："他们也只是一些小角色，并不值得我们担心，我想他们后面还有杀招，否则的话也不会和我们打也不打就撤退了。不过以后的日子前面就不好过了，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一定会派人来再杀我们的。"

"是啊！看我，一打驾就糊涂了，他们刚才有几个地榜高手，没有可能武功刚才的战斗而撤退，看来，以后我还是少用武功为好。"李云龙道。朱无云道："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只是夫君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公布天下了，如果再这样的话就会有危险，只要以后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希望夫君还是少要为好。"

"那现在怎么办？"李云龙问道。"没事，我们还是按照计划前往兰州。"蓝冰月道。于是众人放下心中的担心继续赶路，一个时辰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众人看看天色已晚于是就决定休息一晚再走。

"夫君啊！现在休息还早，我出去一下。"蓝冰月在客栈里对李云龙说道。"出去？有事吗？"李云龙不解的问道。"没事，我只是有久没有出去玩了，现在天色很早所以我想出去走走。"蓝冰月道。"那我叫无云和无媚两人跟你一起去怎么样？"李云龙提议道。"不用，我一个

人就可以了。”蓝冰月摇摇头道。“那好，你小心一点。”李云龙也不说什么，他知道蓝冰月的武功，她一个人出去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蓝冰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也许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她觉得有点不可思意，现在她脑海里不断出现李云龙那不算非常英俊却菱角分明，脸上不时露出邪异的笑脸。想着李云龙对自己的轻薄和那些无赖行径，蓝冰月不由脸上浮出点点笑意，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对这样一个男子。现在她发现自己离不开他了，而且这个男人还是她的未婚夫。

就在蓝冰月心中想着李云龙脸上出现轻微的羞红笑意的时候，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流月宫的弟子竟然也会脸红害羞，是不是在思春啊？”蓝冰月大惊，从发呆中醒悟过来忙望向发声出处。

原来此时蓝冰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小镇，随着官道走到了一片荒林旁。说话之人正是中午的苏月楼高手邪剑韩欲，旁边是昨天的那些苏月楼的一些弟子。其中还有两个没有出现过的老者，看其打扮和气势，应该是苏月楼的重要人物。

见众人想狼看猎物一样的看着自己，蓝冰月大惊，暗怪自己不小心，居然会往狼窝中走，同时心中不由想起了李云龙。这些人正是中午被李云龙打伤的韩欲等人。原来中午韩欲、魔天和魔地几人被李云龙的剑气所伤，便慌忙逃走，逃到了这片荒林，在这里疗伤。韩欲三人受的伤并不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已经好的差不多。而严泽则是受伤非常重，全身筋脉几乎被李云龙尽毁，想要恢复武功，就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此时的严泽正被两个苏月楼的弟子的搀扶下，慢慢站起身，狠狠地盯着蓝冰月，恨不得将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到蓝冰月身上。这两个陌生老者乃是苏月楼又派来的两位高手。其中一个骨瘦如柴，脸上有道很长的伤口之人名为噢克，乃苏月楼的高手，江湖人称‘鬼手’一双手使出来变化多端，就如鬼影一样，快的惊人，令人无法捉摸，所以被江湖人称为‘鬼手’。另一个身体矮胖，一脸笑意之人名为康德，乃苏月楼八大护法之一，江湖人称‘邪掌’，一双掌非常的厉害、邪异，本是攻向别人胸前的双掌，可以瞬间转变攻击角度，出现在别人意向不到的地方，让别人防不胜防，所以被江湖人称为‘邪掌’。不但如此，康德的掌还有各种毒，能够同时发出见血封喉的剧毒，令圣女也

可变成淫荡之女的媚药，还有令神仙也难挡的迷药。二人都是江湖中闻之色变的角色，此次都是受其苏月楼楼主严风之命。前来协助韩欲等人夺取李云龙命的。

但是现在他们遇见了蓝冰月，而且还是一个人，虽然在力战之下蓝冰月受了重伤.不过李云龙的及时感到救了他.※※※蓝冰月看见李云龙的笑容，就知道自己的话被他钻了空子，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反映过来，就被李云龙香了一口。蓝冰月身体一震，从迷醉的感觉中醒了过来，生气地道："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在理你。"说着便欲离开李云龙的怀抱。其实李云龙不知道蓝冰月这样说只是说给旁边的冷如凤和朱无蝶听的，她蓝冰月将来是李云龙的正妻，所以她要在其他的姐妹面前建立威信，否则的话蓝冰月知道将来她知道还难管理李云龙的后宫。

见蓝冰月是真的生气，李云龙连忙将蓝冰月抱的更紧，道："冰月，你不要生气，现在我不占你的便宜就是。"

然后又小声的说道："真是的，我可是你的夫君啊！床都上了，这样一下又有什么关系？"

蓝冰月闻言不在挣扎，并不是其不想离开李云龙的怀里，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全身没有丝毫的力气。再说李云龙说的也很有道理，自己是他的女人，被自己的夫君抱着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自己这么多精密，自己被他单独抱的时间可少了许多。

李云龙将蓝冰月的身体在自己怀中移动了一下，让其*向自己的胸膛。对于李云龙这个动作，蓝冰月并没有阻止，而是舒适地枕在李云龙胸膛上，感觉着李云龙身上的特殊男子气息，不由自主的用自己的俏脸轻轻摩擦着李云龙的胸膛，双手紧紧地抱着李云龙的腰。

李云龙看着蓝冰月因害羞而通红的容颜，用手轻轻地拍了拍蓝冰月的香肩，道："冰月，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走了。"说着转头也对冷如凤和朱无蝶两女道："我们走。"冷如凤和朱无蝶两女点点头。

见两女点点头，李云龙使出轻功迅速向镇内飞去，眨眼消失在官道上，冷如凤和朱无蝶对望一眼跟着李云龙而去，只留下那些人的尸体在密林里。当李云龙抱着蓝冰月进城后，天已经渐渐黑了，街道上还是人来人往，李云龙带着蓝冰月三女回到了客栈，一路上果然没有再对蓝冰月动手动脚。

一到客栈朱无云带着众女就迎了上来，看见李云龙抱着蓝冰月连忙问道：“冰月妹妹怎么了？”“没事，冰月只是受了点伤，浑身无力而已。”李云龙对众人道。“夫君，到底是什么人打伤了冰月妹妹？”朱无媚问道。

“还能是谁，还不是中午我们碰见的那几个。”李云龙说到他们眼睛里充满着仇恨，因为他们差点让他失去了一个美丽的老婆，自己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他。“好了，现在冰月要休息，我先带她去休息，云儿，这里的防卫一定要做好。”

蓝冰月房间不太大，但房内的设施却还可以，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应有的东西。李云龙进去以后还不忘把门关上。此时的蓝冰月已经恢复了一些力气，见李云龙还抱着自己不放下，便道：“夫君，你先把我放下来。”

“没事，我喜欢这样抱着我的夫人。”李云龙向道。

“不行，我现在要下来。”蓝冰月的语气非常坚决。

李云龙闻言依依不舍地将蓝冰月放下，谁知，就在蓝冰月脚刚落地时，身体突然晃了晃，吓的李云龙连忙又将蓝冰月抱在怀里，生怕蓝冰月摔倒。刚才因为蓝冰月虽然恢复了一些体力，但由于被李云龙常时间抱着，身体已经麻木，所以才会刚落地，身体就一阵摇晃。

对于李云龙的关心，蓝冰月也是非常的感动，心里也甜甜的，楞楞地看了看李云龙片刻，道：“夫君，你先把我放在床上吧！”李云龙闻言将蓝冰月抱到床边，轻轻地将蓝冰月放在床上，温柔地为她盖上被子，李云龙想到刚才蓝冰月由于要出去所以没有吃过东西于是道：“冰月，你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东西？”蓝冰月点点头，想想自己自从早上吃过饭，到现在都滴水未进，又怎能会不饿呢？

第二百三十四章

对于李云龙的关心，蓝冰月也是非常的感动，心里也甜甜的，楞楞地看了看李云龙片刻，道：“夫君，你先把我放在床上吧！”李云龙闻言将蓝冰月抱到床边，轻轻地将蓝冰月放在床上，温柔地为她盖上被子，李云龙想到刚才蓝冰月由于要出去所以没有吃过东西于是道：“冰月，你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东西？”蓝冰月点点头，想想自己自从早上吃过饭，到现在都滴水未进，又怎能会不饿呢?

李云龙让店小二随便上了点东西吃，本来李云龙要亲自喂蓝冰月，但此时的蓝冰月已经恢复了大半力气，说什么也不愿意让李云龙喂自己，无奈，李云龙只好放弃。吃过东西，二人就休息了，也许是白天的打斗使二人都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一会两人都睡着了。

由于蓝冰月受伤的关系，所以晚上李云龙没有动她，李云龙只是到我们吩咐一下众女就和蓝冰月和衣休息了。后来李云龙觉得自己睡不着就起来坐在离蓝冰月很远的椅子上运功打坐。今天的两次战斗让李云龙受意非浅，特别的他们的武功和李云龙差不多，而李云龙拥有神器，加上他的身法，才会打败他们，另外在打斗的时候让李云龙的的武功有所突破，所以现在李云龙睡不着觉，所以才打坐巩固自己的内力。

※※※夜色降临在终南剑宫的围墙外几十条黑影迅速的*近，几个剑宫巡夜的弟子还没来得及报警就被轻易的放倒在地，这些人飞速的越过围墙向剑宫的各个房舍散开，接着弓弦急响，一簇簇带着火光的箭矢射在了各个房舍的屋顶、门窗之上，转眼火势蔓延，房舍内的人从睡梦中醒来，仓皇奔逃，可是更加无情的箭雨扑面而至，有几个武功稍差的人，立刻变成了刺蝟。

凄惨的叫声此起彼伏，剑宫的弟子好容易才从一阵箭雨之后明白过来拿起长剑，向发射箭矢的黑衣人冲杀过去，但另外一阵更加密集的箭雨又来临了，他们拨打着箭矢，边喊有人袭击，乱糟糟的想冲过来，可惜没有几个人能躲过这么密集的箭矢，终归中箭倒地而亡。

宫主魏剑南刚刚入睡，就被门外的惨叫惊醒，再看自己的卧室已经是烈火熊熊，连忙取剑，穿破屋顶而出，身子还没落下，立刻就有

几支劲箭射来，魏剑南挥剑磕开箭矢，打量剑宫左右，无不陷入火海，门下弟子负偶顽抗，但死伤过半，顿时仰天怒吼，认准放箭的几个黑衣人冲了过去。

魏剑南挥剑斩杀了一个黑衣人后大吼："剑宫弟子听着，迅速冲出剑宫，不要一味死拼！"说完挥剑又斩杀了一个放箭的黑衣人，可当他运剑如风准备再斩一人的时候，一个光头僧人挥动戒刀挡住了自己的剑，那僧人一击重若万均，显然功力深厚，魏剑南展开"诛仙剑"绝学与之斗在一起。

交手十余招，那僧人忽然招式一变，使出一套大开大阖的刀法来，魏剑南一眼就认出着正是密宗的"火焰刀"，心里不由明白了：终于正式动手了，今次看来自己凶多吉少，难道终南一派真的要毁在自己手里?

魏剑南冷哼，突的剑走轻灵，展开密如织网的招式，边打边退，可是突的僧人大喝一声"破"，刀势如奔雷，偏又毫无风声刀啸，只觉得灼热的气浪扑面而至，魏剑南剑势一搓，咬牙运起"三清罡力"迎了上去，可是刀剑一触，那明明是灼热的气劲忽然变成了寒冰一样的如丝劲气侵入自己的经脉."啊，魔宫。"魏剑南喊出僧人奇异武功的来历之时，身躯也飞速退后，但还是晚了一步，寒冰劲气已经抵达内腑，迅速的破坏着自己的内脏。"哇"一口血水喷出，但立刻结为红冰。魏剑南强提真气，一拔身躯向剑宫之外飞掠而去。

那僧人也不追踪，原来他也被魏剑南的罡力震伤内腑，急忙调息。但却号令手下大喊："一个不要放过，杀无赦！"

魏剑南刚落身剑宫的墙外，突然感到自己的背后有一股冰寒的剑气锁住了周身的要穴，连动都无法动一下，魏剑南长叹一声，问："阁下剑气特异，不似魔宫一脉，怎么会同魔宫沆瀣一气，毁我终南？"

背后一个娇柔的声音答道："魏宫主，我又没说是和魔宫一道来的，只不过目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要你见不了明天的太阳。"魏剑南知道难以逃脱，但宁做垂死挣扎也不会当待宰羔羊，手里长剑后翻，电射而出，身子却飞窜向前。但是他身在空中还未落地，只觉胸口一痛，低头看见一截剑尖透胸而出。

"啊，好一个'剑出无回'，想不到是……洗剑斋的传……人！"魏剑南临死方知，死于洗剑斋的"无回剑"下。

剑宫内的杀戮已经停止，只剩下烈火荜拨作响。黑衣人挟起同伴的尸体，迅速的撤离.但是刚退出剑宫的墙体之外，周围的树林里就亮起了火把，迅速的从林内闪出大批张弓搭箭，刀剑出鞘的金甲武士，当首一人是个儒衫中年，身后列着三名剽悍的黑衫大汉.方才围攻终南剑宫的黑衣人，见了当先一人，心里大惊，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道门传人、刑部侍郎王度会此时出现.原来那带头行凶的僧人走上前几步，打了个暗号："月黑杀人夜"。抬头等待王度的反应。

王度嘿嘿一笑："好个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给我把这些凶徒拿下，有顽抗者，杀！"僧人神色大变，叫嚣："你们是王……"可惜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自己身后的一名神秘黑衣人一刀砍去了脑袋。接着原来围攻剑宫的黑衣人突然分成了两伙，一伙对另一伙毫无准备的同伴展开了无情的屠戮。

有些人见势头不对，急忙向后逃，可是金甲武士的弓箭无情的钉上了他们的后背。直到所有顽抗的黑衣人被杀死为止。刚才杀了光头僧人的黑衣人一把扯去面罩，这人正是"青眼兽"崔仲。王度举手让金甲武士让出道路，青眼兽崔仲一抱拳，领着残余的黑衣人而去。

王度下令收拾凶杀现场，没死的再给一刀。现场收拾的差不多了，王度下了马，亲自检查了一个死者，拉开头套，发现果然是个僧人，满意的点点头.王度又派人拿着长剑在死的黑衣人左胸斜斜的刺上一剑，这才离开而去。在王度走开不久，林里走出一个黑衣女郎，手里提着个包裹，包裹为鲜血所湿，滴滴答答渗着血水。她留心的观察了一会才急掠而去。

第二天，天大亮。床上的蓝冰月轻轻地睁开眼，还没有看清楚什么，就觉得身上有一个沉重无比的东西压着，好像是人，特别是从自己那丰满双乳上传来的阵阵麻痒感觉，令蓝冰月非常难受。蓝冰月忍不住推了推身上的李云龙，谁知全身发软，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本是打算将压在自己身上的李云龙推开，可是力气不足，好像是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李云龙一样。

而李云龙被蓝冰月的动作惊动，翻了一个身，将原本压在身下的蓝冰月放在了自己上面，变成了蓝冰月压着李云龙，而李云龙噙着蓝冰月***的嘴并没有松开，就好像小孩子吃奶一样，不停地吸允着蓝冰月发紫的***。

被李云龙吸允着的***传来阵阵的酥软酸麻感觉，令蓝冰月忍不住呻吟出声。蓝冰月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惊醒了沉睡中的李云龙。

李云龙睁开眼，发现蓝冰月不知道何时竟然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嘴里吸允着蓝冰月***，眼里看到的是蓝冰月那洁白的肌肤和丰满的双乳，不由自主爱怜地抱紧蓝冰月的纤纤细腰。

蓝冰月看清楚李云龙的面容，不由想起自己昨夜与李云龙的疯狂，脸色发红。现在见李云龙醒来，连忙道："夫君，快放开我，天已经亮了，该起床了，等一下我们还要赶路呢！"李云龙闻言依依不舍地松开环抱着蓝冰月的双手，将双手移向了蓝冰月的俏臀。口中轻咬了一下蓝冰月的***，惹的蓝冰月一声娇哼，正待喝怒李云龙。

突然，李云龙移向蓝冰月俏臀的手狠狠地拍了蓝冰月两下，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从臀部传到蓝冰月的心里。令蓝冰月身体一颤，眼中出现迷茫之色，不知是痛苦还是快乐。一会儿以后蓝冰月回过神，生气地道："夫君，你……"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自己早已经成了他的女人，还有什么他不能做的呢?

见蓝冰月生气，李云龙连忙道："冰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痛你的。"蓝冰月闻言不再与他计较，道："不早了，快起床，姐妹们还在等着呢！""好吧！那我们起来。"李云龙道。但是李云龙却没有真正的起来，而是伸手将正欲起身穿衣的蓝冰月抱在怀里，双手扶向了蓝冰月丰满的双乳，道："等一下起来，也不着急这一时。"就如一个小孩子一样缠着蓝冰月。

蓝冰月的双乳突然被偷袭，忍不住痛快的呻吟了一声，道："不行，快起来。"连忙拿开李云龙放在自己丰满双乳上的手。但是看见李云龙还在抱着自己，吃自己的豆腐，蓝冰月道："夫君，不要闹了，赶快起床。"

李云龙抱着蓝冰月道："我知道，我马上起来，不过……"见李云龙又在耍赖，知道自己在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行的，而且李云龙要说的要求不说也知道是什么，蓝冰月只得道："好了，我答应你要想说的要求，赶快起床。"说着将李云龙放在自己丰满双乳上的双手拿开，伸手便趋于去拿旁边的红色肚兜戴在身上，却不料被李云龙伸手夺去。

第二百三十五章

李云龙道："冰月，我帮你穿吧！"说着把红色肚兜拿到自己面前，用鼻子嗅了嗅，道："好香，冰月不但身上香味迷人，就连这肚兜上的香味也是那么的迷人。"蓝冰月闻言脸上羞红，生气地道："夫君，快点把衣服还给我，不然我就，我就以后不让、你晚上来找我了。"李云龙见蓝冰月生气，连忙道："冰月，不要生气，我这就帮你穿上。"说着把红色肚兜往蓝冰月那丰满的双乳上戴，还不忘趁机占蓝冰月的便宜，惹的蓝冰月一阵白眼。

过了半天，蓝冰月只感觉到李云龙将肚兜戴在自己丰满的双乳上就没有了动静，不由道："夫君，好了没有？"李云龙闻言挠了挠头，道："冰月，你这怎么穿啊？"李云龙虽然经常与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等几女在一起疯狂，但却不知道怎样穿肚兜，现在他才觉得自己做男人有些失败。

蓝冰月转头看去，只见李云龙正拿着肚兜的纽扣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由扑哧一笑，道："笨手笨脚的，还要帮人家穿衣服，拿来。"说着从李云龙手里接过肚兜，自己穿上。过了片刻，蓝冰月道："好了夫君，不要在闹了。"说着匆忙穿好衣服，又为李云龙更衣，就宛如一个温柔的妻子帮丈夫更衣一样，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认真。

感受到蓝冰月的温柔，李云龙心中一阵温暖，这样好的妻子如果不是在这个异大陆自己永远也碰不上，难怪那些人都喜欢到异大陆。两人穿好衣服，出了房门，吃了一些东西，就和朱无云众女上路了。

※※※蜀山乃是隔绝蜀地及中原的一片险峻山峦，滚滚长江便从其间穿行而过，并在万山丛中形成了三个奇险无比的大水峡，也就是"三峡"。而三峡顶端的两岸，则有名传千古的"蜀山十二峰"。

"蜀山十二峰"皆是极为高耸壮观奇特，峰巅云雾缥缈围绕，甚难攀登的陡峭巨峰，其名分别称为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聚鹤、净云、上升、起云、飞凤、登龙、圣泉等十二峰。

在十二峰中最有名的一峰，乃是峡顶北方的"朝云峰"，也是十二峰中形态最美之峰，峰腰秀丽娟俏，恍如婀娜多姿的美女，而且因为

昔年襄王会神女就在此峰，因此又名“神女峰”。

世人皆不知晓，在“蜀山十二峰”之外，另有一在空中漂浮着的第十三座山峰，名唤“飘渺峰”。相传，此峰乃是当年神女居住的所在，由于常年云雾缭绕，并且高悬半空，“飘渺峰”始终不为外人所知。

而这“飘渺峰”上，则是“蜀山剑派”历代掌门埋骨之所在，但凡掌门即将仙去，在将门中诸事安排妥当之后，便会自行飞上“飘渺峰”，等待生命的终结，故此峰更被视为门中禁地。

“飘渺峰”名曰为峰，其实只是一块巨大的飞石，云海飘渺间，便如同一座活动的岛屿。岛上四季常青，绿草如茵，到处可见奇花异草，参天古木上结满浓郁芳香的果实，潺潺溪流环绕林间，果真是人间仙境一般。

一个八、九岁模样的垂髫孩童此时正*着一棵巨树微微喘息，刚才和两只小白猿追逐嬉戏，费去他不少的气力，眼见小白猿便在不远处向他招手，却觉得心脏狂跳不止，一时竟无力站起，只好朝小白猿尴尬一笑，摆了摆小手，然后躺倒在草地上休息。

忽然，只听得树叶“哗哗”作响，一只巨大的母猿从空中跃了下来，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瞄了下小白猿，眼光中竟然带有埋怨之色。两只小白猿抓了抓脑门，“吱吱”叫了几声，逃也似的爬到树上，躲在树叶间偷视着下方的动静。

“小威，你不要怪它们，”小孩子虚弱的声音响起，对母猿说道：“是我叫它们陪我玩的，咳……咳……”

他刚解释了两句，苍白的小脸上立时浮现出异样的陀红，母猿见状，连忙把手里的仙桃递了过去，那孩子也不客气，抓过桃子一口咬了下去，说也奇怪，当香郁的汁液落下肚去，急促的喘息逐渐平稳下来，脸上那病态的艳红随即褪去，恢复成原本苍白的模样。

“谢谢你，小威！”小孩子感激的说道。母猿猛的立了起来，前肢在胸前擂了几下，“吼吼”数声，其意甚欢，跟着，它一跃上树，一手抓住一只小白猿，连续几个腾跃，消失不见。

“哎……”小孩子忽然叹了口气，脸上露出和他年龄极不相符的惆怅表情，自言自语的说道：“娘亲和姐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这病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随便活动一下就喘不过气来，唉……”

这孩子正是蜀山大弟子唐月芙的儿子——李炎，当初，唐月芙怀着李炎力斗仙魔燕南天，曾被他在肚子上打了一掌，起初以为没什么大碍，但随着李炎逐渐长大，唐月芙这才发现那一掌的影响。

虽然李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缺陷，而且承继父母的遗传，他从小就生得极其俊俏，尤其是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更是惹人爱怜，但是，李炎的身体却始终十分虚弱，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薄薄的嘴唇只略带血色，稍微累一点儿的活动都让他心跳加速，甚至晕厥当场。

即便唐月芙神功通玄，却也无法根治儿子的痼疾，也正是因为如此，李炎一直无法修习“蜀山剑派”的玄功，只是天天和白猿、仙鹤玩耍。为了让母亲和姐姐安心，小李炎也始终装出一副无忧无虑的天真模样，只有在无人的时候，才会露出适才那种烦恼的愁容。

就在此时，两声嘹亮的鹤鸣传入小李炎的耳鼓，他精神陡地一震，连忙爬起身来，飞快奔将过去。转过山脚，只见两个白衣丽人正站在三间茅草屋前四下张望，正是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得胜归来。

“娘亲！姐姐！”李炎大声叫着，冲到两人面前，一把抱住母亲修长的玉腿，再也不愿松开。“炎儿，不是叫你不要跑那么快吗？看你累的……”唐月芙爱惜的抚摩着他的头发，轻声责备着。

“娘亲，你可想死炎儿了……”李婉蓉走过去，刮了下弟弟的脸蛋儿，笑嬉嬉的说道：“羞羞羞，炎弟也不小了，还在娘亲面前撒娇呢……咯咯……”李炎这才红着脸不好意思的松开双手，抬头望着母亲，问道：“坏人除去了吗？娘亲和姐姐不会再撇下炎儿不管了吧……”

唐月芙微微一笑，说道：“不会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李炎转过头去，又用眼神询问一旁的姐姐，见她同样也是满面春风的点了点头，小脸上顿时绽放出鲜花一般的笑容。

唐月芙的房间里，李婉蓉对唐月芙道：“娘亲，现在天下情况有变，我们住在这里也不安全，我们应该怎么办？”唐月芙幽幽的看着前方道：“也不知道你父亲在那里，不过当年他还给了我一件东西，我们还是去找你爷爷吧！”

“爷爷？”“是，你父亲只是你爷爷的私生子，现在我们去找他不知道……”唐月芙没有说完，但是李婉蓉却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李婉蓉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担忧，如果，如果……

※※※“娘，傅哥哥他又不好好地练武了，在那里做什么诗了。”一个穿着紫衣的少女半躺在一位年轻美妇的怀里，把脸紧贴着美妇的腰部，撒娇道。

那美妇高挺的罄鼻，小巧的两片红唇，两道淡淡的娥眉衬托着她那温柔似水的眼神，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罗衫，肩披一层半透明的轻纱，正坐在红木椅上。只见她爱怜地拍了拍那少女的头，轻卷淡眉，柔声道：“怎么了？易荣他又惹你生气了？你也不小了，不要老是缠着人家。你要是真喜欢他，我就和你爹做主，把你许配给他，怎样？玲儿，你也是到了嫁人的时候了。”

那被唤作玲儿的少女急忙抬起头来，坐到了美妇的腿上，一张白皙的小脸涨了个通红，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直瞪得圆圆的，模样看上去倒和那美妇有七、八分相似，她淡唇微微一翘，道：“谁要嫁给他了。”

接着，她又把头埋在了美妇挺满的双胸上磨蹭，娇道：“娘……，我还小呢，还想多呆在你和爹爹身边，孝顺你们呢。这事以后再说嘛。”美妇轻抬左袖，放在小嘴边，小声地笑了两声，道：“那过几年呢？这事是不是就可以说了呢？”

“娘，你笑话人家，你笑话人家，女儿不依，不依嘛。”玲儿羞道。美妇站起身来，对着身旁的小女孩道：“我们去看看你的傅哥哥吧。”

推开房门，即可见到一道淡淡的山雾缠绕着整间宅院，宅院座落在一个小小的山坡上，宅院中共有九间房，位处中间的房子门前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通向宅院大门，小径两旁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一阵微风吹来，满园皆香，连绵起伏的山峰卧在左侧房间旁不远处，而房间后面则是一片稍有倾斜的草地，最右侧的一间房间紧*着一条蜿蜒的小溪，仔细聆听，溪水叮咚叮咚潺流不觉，整个宅院的四周除了东面外，皆被茂密的森林所围绕着，而宅院大门前一条不算宽敞的山路似乎是通往山下的。如此倚山傍水的仙境怎么会没有响亮的名声呢？此处名曰——风云阁，乃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山水诗派的居地。

山水诗派的创门祖师据说是诗人孟浩然的后人，虽说山水诗派一直人丁稀少，可是每代总会冒出一两个出色的弟子站在了整个江湖的顶端。而当年太祖起兵反漠、成祖靖难之役中，山水诗派的第四代弟

子——孟昭岩为二帝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一举奠定山水诗派在江湖上如日中天的地位。

第二百三十六章

那美妇人正是山水诗派掌门水云龙孟峥的妻子，江湖上人称温柔似水，浮云一剑的曾周婉柔，而在她身边的紫衣少女则是她唯一的爱女，孟玲。只见曾周婉柔左手轻牵起玲儿，小步向屋后的草地行去。

但听一道清脆响亮的声音响起：江湖迢迢路，风雨千万重。壮士几何忧，一笑解千愁。一道蓝色的身影应声而动，随风起舞，“嗖，嗖，嗖。”只见剑影闪过，草地上已经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足印。

“傅哥哥，你练的好好呀，这是什么剑法？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玲儿转过神来，对着她娘道：“娘……，你好偏心哦，只教傅哥哥，却不肯教我。我看呀，娘更喜欢傅哥哥。”

周婉柔泛起一阵红晕，别过头去，连忙啐道：“小丫头，你胡说些什么呀，看我下次不撕烂你的嘴。”接着，她仍不住又偷偷瞄了一下蓝衣人，脸上的红晕更甚。

那蓝衣人站稳身子，只见他剑眉星目，身直高挺，长发髻在头上，露出一双大耳，一张尚未成熟的脸上带着几分书卷气，几滴晶莹的汗珠挂着其上，好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玲儿跑上前去，从怀里掏出一块沾满香气的小手帕，小心的擦着那蓝衣人脸上的汗珠，心痛地道：“傅哥哥，练功也不用这么辛苦嘛，你的武功已经很高了呀。”

周婉柔好不容易稳定了自己的情绪，道：“易荣，你的剑术的确已经很高了，所欠缺的也只是内劲稍显不足，不过切不可骄傲自满，要知道，学无止境，你现在的成就在真正的高手眼里也只是刚刚起步罢了。”

傅易荣听完后连忙道：“是，师娘，徒儿紧记。”接着，周婉柔又对玲儿解释道：“傻丫头，你傅哥哥的剑法是根据他自己所做的诗自创的。”玲儿惊道：“什么？自创剑法？”“对，当年，我们的祖师爷弃笔从戎的时候，据说就是从一首诗中领悟到了剑道，创出了清风剑法。”

玲儿走到周婉柔身边，道：“可是傅哥哥才多大呀？他怎么也能自创剑法？”周婉柔耐性解释道：“当年祖师爷创出清风剑法的时候也大不了易荣几岁，你傅哥哥从小学剑，兼又天资聪敏，当然能自创剑法咯。”

玲儿一脸崇敬地望着傅易荣，道：“傅哥哥，你好厉害哦。”傅易荣微微一笑，复又练起剑来。“玲儿，我们不要打扰你傅哥哥练剑了，我们走吧。易荣，你等会儿练完剑后，到我房间来一趟。”周婉柔临走时叮嘱道。

傍晚时分。，“咚，咚，咚。”“进来吧。”J傅易荣轻推开师娘房间的大门，一股妇人迷人的香气迎面扑鼻而来，傅易荣不由一阵心慌意乱。傅易荣定了定神，道：“不知师娘找我有何事？”

周婉柔道：“易荣，同辈弟子中，以你的天份最高，山水诗派的兴亡就指望你了。再说，我们孟傅两家又是世交，我……我也很期待你能功成名就呀。”周婉柔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贝齿暗咬双唇，娇艳的俏脸上布满了一层细汗，欲言又止。

屋内一片寂静，渐渐地，傅易荣脸上似乎也有了尴尬之色。房间里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诡异了起来，房内只听到周婉柔怦怦的心跳声和傅易荣越来越粗的喘气声。终于，周婉柔银牙一咬，下定决心，道：“易荣，你现在还……还年轻，有些想法也不成熟，可是再怎么说，我……我也是你师娘，而且还是玲儿的……的娘，玲儿以后和你……，你……你要好自为之……不……不要去……去想些……旁门左道。”

周婉柔的声音逐渐轻了下了，说到后来，已是声若蚊蝇，几不可闻。周婉柔低头整了整思绪，声音复又响亮了起来：“易荣，你最近早上晨练一直不去，这样影响很不好，再怎么说，你也是派里的三师哥，你带头偷懒，下面的师弟，师妹们又怎会努力呢？”

“易荣知错了，易荣明天一定去。”傅易荣连忙道。周婉柔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她摆摆手，道：“好了，你走吧，回去好好想想我今天和你说的话。”傅易荣向周婉柔请了个安，退了出去。

“今天师娘好奇怪呀，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事了？”易荣走在花园小径中，脑中一头雾水，口里喃喃道。不好！！！！易荣勐然想起一件事来，暗叫道，拔腿往自己的房间里跑去。只听到一声急促的开门声，接着是杂乱的翻箱倒柜的声音。半响后，傅易荣屋内恢复了平静，但见易荣正哭笑不得地瘫坐在书柜前，满脸通红，心中暗暗叫苦。

原来书柜里面收藏着易荣闲来无事所作的一些诗词，其中有不少吐露出对玲儿师妹，周婉柔师娘和其她两位同门师姐妹的倾慕之情。书柜角落里还藏有一幅易荣作的一幅四美图，画上四美正在欣赏一处江南园景，姿态各异，神情娇媚，依然便是易荣所爱慕的四位女子。四美图的左上首更有几个小字：得此四美相伴游，人生又有几何求?

易荣心中暗道："这次真的惨了，这些东西明显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八成是给师娘给发现了，这可如何是好？怪不得今天师娘表现如此奇怪，这事要是传了出去，我这三师兄是怎么也不能再在风云阁呆下去了。"

"少爷，少爷。你在吗？你的门没有关哪。"正在这时，一道清脆动人的声音从房外传来。易荣闻声慌忙低头收拾起字画来，一时不由得有些手忙脚乱。"别进来，我还没准备好呢，你别进来。"傅易荣慌道。(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少爷，有什么事要帮忙吗？我进来了。"少女的声音伴随着渐进的脚步声传入易荣的耳朵里。傅易荣忙抬头望去，一个十八、九岁的绿衣少女出现在了面前，只见她在头发上盘起两个旋儿，一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红唇微微向上翘起，似乎在强忍着笑意。

"少爷，你不要藏起来了，我和师娘那天都看到你里面藏的宝贝了。"那绿色少女抿嘴笑道。傅易荣俊脸一红，道："怎么可能呢？师娘不会偷看我的东西的呀，心儿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叫心儿的少女道："还不是少爷自己不好，谁让少爷不把自己东西放放好呢。那天呀，少爷的那些宝贝从书柜里翻落下来，正巧被我和师娘看见，我们就想顺手帮你理好，……没想到……。"

心儿说到这里，脸上不由得一红，续道："少爷好坏呀，尽写些有的没的，还……还画了个什么四美图，把……把我也给画进去了。你不知道师娘当时有多生气，她还一个劲地骂你是个小色狼，小淫贼呢。"

饶是傅易荣脸皮甚厚，这时也不免有些受不了，他低声道："好师姐，好姐姐，好心儿，你就不要再说了。""扑哧"心儿看到易荣讨饶的样子，一个忍不住笑出了声来。而那易荣听到笑声，更是尴尬的只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心儿似乎也不愿易荣继续难看下去，忙道：“少爷，我走了。”她刚走出大门没几步，却又跑了回来，站在易荣的大门口，道：“少爷，你也不要担心，我看师娘也没真的生气，她喜欢你的紧呢。”

易荣听到此话，忍不住问道：“那你呢？你生气吗？”心儿听得此言，俏脸微晕，小声道：“我也没生气，我自然……自然一辈子伺候少爷，”然后，她似乎想起什么来，脸色一黯，“只是少爷大仇未报，怎能只顾着儿女私情呢？”说完，她急忙转身，跑了出去。

这天晚上，傅易荣躺在床上，左思右想，辗转难眠，直到三更才睡了下来。正在迷迷煳煳间，傅易荣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揉搓着他的身体，他半眯着睁开双眼，却看到了平时端庄典雅的师娘，娇娆的卷在易荣的床前，露出了她那雪白圆润的臀部，用从没有过的妖艳眼神看着易荣，媚笑道：“怎么样？小宝贝。”

傅易荣马上清醒了过来，连忙道：“师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周婉柔轻笑道：“小色狼，你不是很喜欢我吗？今天不要叫我师娘了，叫我柔姐好了，我和玲儿都很喜欢你呀，不如，我们一起嫁给你吧。”

傅易荣道：“我是很喜欢你们，只是母女怎么能共仕一夫呢？再说，师傅该怎么办？啊……，师娘，不要这样。”周婉柔加快了手上的摩擦速度，同时双目露出痴迷的神色，有些畏惧，害怕的目光中夹杂着几私害羞，那是被征服者露出的必然表情。

只见易荣一脸陶醉其中的表情，周婉柔慢慢放下了不安的心情：原来他也喜欢我这样做呀。易荣那有受过如此刺激，而且眼前这温柔的尤物还是心中高贵纯洁的女神，忽然，一阵酥麻感从腰部传来，易荣喷出了积存了16年的男子童精，然后，他又疲倦地昏昏睡了下去。

第二天清早，太阳还只是半挂在天上，发散着淡淡的红晕之光，可却已把它旁边的白云染成了金色。

“咚、咚，少爷该起床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身着淡蓝色丝绸裙的心儿打开门，走进了易荣房间。只见那易荣正侧躺在床上，唿唿大睡着，脸上挂着一丝微微的笑意，似乎仍在做着美梦，连心儿进入了自己的屋子都毫无知觉。

“呀～～少爷，你怎么还在睡呀，都已经这么晚了。”心儿快步走到易荣床前，连忙摇醒他，续道：“少爷不是向师娘保证过今天一定会

去晨练的吗，现在时间都快过了，少爷要是再不起来，师娘可又要生气了。”

易荣此时本是迷迷煳煳，头晕眼迷之时，耳闻“师娘”两字之后，却是霎时间清醒了过来，连忙掀开被子，爬了起来。

“啊，这是怎么回事。”站在床边，易荣只觉得胯间一阵冰凉湿润，忍不住叫了起来。心儿低头闻声望去，只见到易荣白色的睡裤上有一片湿印，睡裤正紧紧地粘住了易荣的大腿根部，而后，更一股男性特有的奇怪腥味传入了心儿的鼻中，少女初闻此味，不由得一阵头晕目眩。

第二百三十七章

易荣则尴尬的站在那里，偷读过禁书，略通医术的他自然知道这是什么。他偷瞄了心儿两眼，却看到她低着头，直盯着那滩粘物，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知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她肯定发现了。”易荣想到此处，更是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心儿回过神来，虽然不知此乃何物，却也隐隐知道瞧见此物定是不妥。她抬起头来，瞧见易荣正偷瞄着她，心中一惊：莫非此前魂不守舍的丑态全部被少爷看见了？想到这里，心中泛一片波澜，连忙大声说话已掩饰自己前面的失态：“少爷，这流的是什么脏东西呀，还是……还是赶快换了，我们快点走吧，都快要赶不上晨练了。”说完，心儿强忍着心中的羞意，连忙跑了出去。

半响之后，心儿和易荣正各自施展着轻功，急速向后院草地驶去。忽然间，心儿感到一只微湿的大手向前抓住自己那小巧的左手，耳边听到了轻微的声音：“好姐姐，今天的事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好吗？”

心儿不能像易荣那样一边说着话，一边又可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不变，只能轻点一下翘首，旦觉身后人明显松了一口气，脚步似乎轻快了许多，渐渐的赶了上来，和自己并排而行。心儿这时才觉得易荣仍然拉着自己的小手，心中微荡，少女的矜持使得心儿想要抽出手来，甩开易荣，却终是不忍，只得任由易荣拉着，向草地奔去。

两人到了后园草地，门中各弟子早已到齐，而周婉柔则正在耐着性子指导着弟子们的武功缺失。玲儿眼尖，最先看到了傅易荣和心儿，甜甜地道：“傅哥哥，心儿姐姐，你们怎么才来……”

忽然间，玲儿瞧见两人原来是两手相牵而来，马上声音一涩，瞳孔一缩，噘嘴道：“娘，你看都什么时辰了，易荣师兄怎么才来呀，娘，你要罚他呀。”（周婉柔看到两人联手走来，胸中忽有一股怨气流动，板着脸道：“傅易荣，李心儿，你们知不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晨练乃是山水诗派的必修课之一，怎能晚到呢？你们知不知道全派上下为了等你们俩，已经浪费了你们很长时间了？尤其是易荣，前几天连续不来晨练，已是不对，今天难得来一次，却又来的这么晚。

易荣，莫不要仗着师傅和我宠着你，就可以胡作非为。玲儿说的对，我是要好好的惩罚惩罚你们二人了。”

易荣和心儿听到此言，都吓得低下头去，心儿更是吓得连忙抽回还在易荣手中的左手，两手并拢放在身前，不断揉搓着。周婉柔看到两人分开了小手，心中稍感轻松，却不由暗惊：我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会如此失态呀？以前易荣就是不来晨练，我也不会怎么生气的，他本就不需再参加什么晨练了。

而那心儿定是为了叫醒易荣而迟到的，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我也从来没有生气呀。难道，难道我是因为他们两人手牵着手来而发火的？周婉柔想到此处，俏脸一红，更是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那易荣鼓起一番勇气，抬起头来，直视师娘，准备一人承担责任，谁不想，却正好看到了师娘的小女儿羞态，立时想起了昨晚那旖旎的美梦，心中一荡，撇过了通红的脑袋，不敢和师娘对视。

易荣道：“心儿师姐是为了叫我起床而晚到的，错在我一人身上，徒儿愿意一人承担。”心儿连忙道：“师娘，徒儿也没能早点到师弟房里去叫他，徒儿也有错，望师娘不要全怪师弟一人。”

周婉柔听的二人都愿为对方承担罪责，本已稍平的怒火又重新燃起，这时，耳边又听到玲儿鼻中“哼”的一声闷哼声，心中更是烦躁不堪，不由的声音有些响亮：“心儿，易荣，你们各自回房抄五十遍派规，中午时分交到我的房里来，易荣，你抄完后到云水湖畔去思过三天，你也太不像话了。”

弟子们皆是首次看到师娘发火，更是首次看到平时温柔婉约的师娘责罚门下弟子，都吓的大气都不敢喘一口，那些原本想为易荣、心儿说几句好话的弟子也都适时地闭上了嘴巴。周婉柔看到派中众弟子都用惊异、害怕的目光看着自己，心中越发焦躁不安。

她已没有心思再呆下去了，直想早点回房，好好清醒清醒。于是，她环顾四周，宣布道：“好了，时间不早了，今天大家就练到这里，都回去吧。”易荣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慢慢走回了房间。玲儿见到易荣这副失魂弱魄的模样，不由暗责自己搬弄是非，火上浇油。她张口欲言，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叹了一口气，也心情复杂的回房去了。

周婉柔疾步回到房里，关上大门，坐到檀木椅子上，左手抬起，微托香腮，慢慢地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周婉柔心道：“我对易荣究竟是什么心态呢？难道我真的喜欢他？不对呀，不行，绝对不可以，易荣是我的晚辈，我又是有夫之妇，怎能这样想呢？那要至夫君于何处呀？再说，玲儿那么喜欢易荣，难不成真要向易荣画中那样，母女共仕一夫？”

周婉柔想到这里，脸上红晕显现，啐了一口，暗骂自己胡思乱想，不知羞耻，又不禁暗自伤神，微责孟峥不懂得体恤妻子，整天只想着寻找那派中的传家宝。过了一会儿，周婉柔从自责中回过神来，看到几缕阳光投射入了屋子，抬起头来，外面已是太阳高照。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周婉柔心道。忽然间，她神色变得极其温柔，似乎是想起了什么：那天好像也是个阳光灿然的日子。那时，易荣还只是一位青涩少年，就是在那之后，自己的心境就发生了变化，好像对易荣有了特殊的感觉，再拿不出长辈的样子来……

＊＊＊＊＊＊＊＊＊＊＊＊＊MH6M{“师娘也真是的，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错更不在姐姐身上，她怎么连你也罚了？”心儿房里正站着一位明亮的少女，红色的绸衫，玄色的衬裙，少女全身被一片火红所包围，举手投足之间更是显示了青春的活力。

心儿停下手中的毛笔，说道：“倩儿，别这么说，这次我们的确做错了，我到是没什么，只是少爷他却……”那少女不耐烦地打断心儿的话，道：“姐姐你呀，心里只有你的少爷，处处维护他，这次明明就是他惹得祸。”(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心儿轻声道：“倩儿，你不了解情况……”说道这里，心儿脸上浮起两朵红云，岔开话题，道：“妹妹也不是一样，其实你也很喜欢少爷的。”倩儿忙道：“呸，谁和你一样了，那个厚颜无耻的无赖。”

倩儿说到这里，不由的笑了起来，道：“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要拌嘴，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接着，倩儿环顾了一下四周，神秘地道：“我看呀，师娘倒是喜欢上了易荣。”心儿一双眼睛刹时瞪得老大，吓的倩儿不敢再说下去了，心儿小脸一板，神情严肃道：“倩师妹，你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如此世俗呢？”

倩儿低下头来，玉指紧拉着衣角，然后，她抬起了螓首，一丝无奈在眼中闪过，她对心儿说道：“姐姐，你不知道，派里传言：师傅和

师娘的感情其实并不好。”心儿道：“你少听那些人乱嚼嘴根，师傅和师娘相致如宾，十年都没见到他们吵过一回架，感情怎么会不好呢？”

倩儿道：“这才是问题呢，那有夫妻从来不吵架的？夫妻间怎么又能相致如宾呢？你也发现了吧，师傅看师娘的眼神不对，似乎没把她当女人看。”倩儿看见心儿沉默不语，继续道：“也许是师娘太优秀了吧，师娘各个方面都超过师傅好多呢。”

倩儿稍稍一顿，话语中已充满了自信，道：“而且，师傅很怕见到师娘似的，一直在躲着师娘，要不，我们怎么一直都看不到他呢？”心儿垂首沉思了一会，紧接着，她抬起手来，理了一下秀发，道：“你说的有几分道理，可我们做晚辈的怎能胡乱猜测呢。好啦，你不要去想了，我相信，师娘和少爷就算真的彼此相爱，也决计不会做出什么有违伦常的事的。”

倩儿眉间闪过一丝黯色：“是呀，人生总是有许多无奈的，就算两人心里真的彼此相爱，也很有可能不能在一起的。”

＊＊＊＊＊＊＊＊＊＊＊＊＊云水湖，湖水碧绿清澈，随风荡漾，湖内芦苇草，小沙洲星罗密布，点缀着略显单调的湖面。夕阳照射下，放眼望去，云水湖内水连天，天连水，四处金光灿烂，让人想起：‘此湖只在天上有’这句话来，云水湖的名字大概也是由此而来吧。

“好美。”湖畔一小木屋前正站在一位英姿飒爽的少年，他正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色中，情不自禁地叹道易荣望着落日下这天水一线间的奇景，心情也好了不少，转身向小屋行去。易荣走到门前，伸手轻推屋门，“吱”的一声，房门打开了。抬起脚刚入房内，易荣就不由浑身一震，眼前一条棉被横挂在正中，房间因此被隔成了两半，屋内陈设简陋，却是清洁异常。

“定是有人常来打扫这屋子的。这明明和那时一模一样，她没有忘记，她没有忘记。”易荣掩不住心中的狂喜，大声吼了起来，他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的云水湖畔。

＊＊＊＊＊＊＊＊＊＊＊＊＊那时候，易荣只有14岁，武功却已大成，派中年轻一辈中，更是无人能出其右。

“易荣，你知道为何师娘会和你来这里吗？”那时的周婉柔和现在一样，温柔和成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易荣不知。”易荣道。

第二百三十八章

“易荣，你的武功已迈入了先天之境，再过几年，江湖上也罕有敌手了，小小年纪就这样，的确很不容易。”周婉柔夸道，但是紧接着，她话锋一转，道：“可是，你也应该知道，江湖上高人辈出，一山还比一山高，年少时武功就有很高的成就，难免会有骄傲自满之心，易荣，你要是有了这种心态，那武功就会止步不前，再也进精不了了。”

“易荣知道。”"周婉柔说道：“易荣，那我们就来比试一场，看看你的武功究竟到了什么境地吧。”易荣大喜，要知道，江湖上浮云一剑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能和这样的高手过招，对于实战经验匮乏的易荣来说，是最幸运不过的事了。

水云湖畔霎时间响起了钢剑相交声。

“易荣，你要是再相让，这场比试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是，师娘，徒儿这次一定倾尽全力。”

“叮叮咚咚。”两人你来我往，转眼间，相斗已是百招以上，易荣从头到尾只用了一套柔水剑法，这套已防守着称的剑法，在易荣手里更是使得密不透风，一点破绽也没有。周婉柔一连换了好几套剑法，却始终突不破易荣的防守，自己却是香汗淋淋，气喘吁吁。

周婉柔越斗越是心惊，暗道：“想不到他的武功已精湛至斯。”她转念又想：“今日若不胜他，那之前说的一番话又有何用。”只见她双唇微张，贝齿紧咬，终于使出了自己最拿手的浮云剑法。

易荣的神色也顿时凝重起来，两人也渐渐忘了这只是一场师徒间的比试，各自倾尽了全力。只见周婉柔一招蓝天白云，霎那间，四周剑影刹起，把那易荣包围了起来，易荣不由的一阵手忙脚乱，连忙高接地挡，左闪右避，好不容易堪堪躲过了这招，却只看到周婉柔一剑已刺至胸前。

“浮云一剑，真是名不虚传呀。”易荣脑中闪过这几个字，却已无法避过，只是本能的侧过身子，伸起左腿踢向周婉柔。那周婉柔见到易荣已是穷途没路，必输无疑，自然也就急忙收住身子，长剑停在了易荣的胸口。

这时，周婉柔耳中听到“唿唿”之声，原来趁周婉柔停住身子的时候，易荣的左脚已是急急挥上，一脚踢在了周婉柔的腰部，总算易荣顾及着自己的师娘，这一脚没有用上什么暗劲，所以周婉柔倒也并没有受什么大的内伤。

随着“啊”的一声尖叫，周婉柔的身子高高飞了起来，“扑通”一声掉到了云水湖里。那易荣看到这惊人的一幕，早已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时间，心中一片混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救命呀……易荣……救命。”周婉柔被湖水呛了好几口，头已经有些发晕，两只手拼命的拍打着水面，却怎么也无济于事。易荣听到救命声，恍然想起师娘不会游水，大叫一声：“师娘。”马上脱掉衣服，跳下水去。

易荣尤如勐虎下山一般，全力冲刺着，一眨眼间，已游近了师娘的身后，他伸出左手，从左侧面紧紧圈住师娘胸部下侧，把师娘紧紧抱住，张口说道：“师娘别慌，现在什么都不要动，一切交给弟子就可以了。”

那周婉柔终究也曾在刀光剑影中讨过生活，这时也渐渐镇定下来，心神稍定之下，却发现自己的***给易荣紧紧地压着，身体攀附在几尽赤裸的易荣身上，姿势极为不雅。她本欲让易荣改圈他的腰部，却始终觉得难以启齿，想着想着，不仅大羞，最终什么也没说，就这么让易荣拖上了岸。

湖畔的小木屋内，火光渐闪，屋中横吊起一条棉被，小屋被分成了东西两部分。那易荣嗅着妇人特有的浓郁体香，想着棉被对面师娘那玲珑赤裸的身材，心神早已飞到云里雾里去了。周婉柔则赤裸着身子，呆涩的坐在那里，对面阵阵少男的体味钻鼻而来，弄得她更是心慌意乱。

小屋内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两人都似乎紧闭着嘴巴，不愿开口说话。房间里一股情欲暗暗滋生，气氛很是尴尬。周婉柔忽然开口说道：“易荣，你……这……这也不是你的错，你我实战经验都太少了，今天之事，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你对谁也不要说出去，你……你就把它给忘了吧，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周婉柔说到最后，已是声若细蚊，几不可闻。易荣从没听过周婉柔柔弱的声音，第一次听来，不由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只是无意识

的回答了句：“嗯。”，又回味起了周婉柔那娇柔声来。

＊＊＊＊＊＊＊＊＊＊＊＊＊“傅哥哥，傅哥哥。”一声声娇嫩的叫声把易荣从回想中拉了回来，易荣举目望去，玲儿正快步朝小屋赶来。易荣讶道：“玲儿，你怎么来了，这里没有师傅和师娘允许，别人是不能随便来的，难道是师娘叫你来的吗？”

玲儿小声说道：“傅哥哥，都是我不好，我今天看到你和心儿姐姐一起牵手而来，一时控制不了自己，说了傅哥哥的坏话，害的傅哥哥受罚，傅哥哥，我回去后心里越想越难过，就忍不住跑来了，傅哥哥，对……对不起。”

玲儿说到后来，竟是泫然欲泣。那易荣抓了抓脑袋，挠挠耳朵，心道：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了我的坏话。他看到此时玲儿已是泪流满面，不紧心痛道：“好了，玲儿，傅哥哥没怪你呀。玲儿，你就是因为这事跑来的？”

玲儿听了易荣的话，仿佛变魔术一般，恢复了活力，雨带梨花地笑道：“太好了，傅哥哥，太好了，是呀，我好怕傅哥哥因此生我的气呢。”傅易荣看到玲儿又哭又笑，心中霎时充满说不尽的柔情，胸中更有一股骄傲在窜动：这么点小事，她竟然为我急成了这样。

他不自禁张开双臂，把那玲儿紧紧地搂入怀中。玲儿依偎在易荣胸前，道：“傅哥哥，我还是第一次被你抱着呢，我好开心哦。”易荣感受到自己腹前那两粒青涩的果实微微地凸起，鼻中闻着少女秀发的清香，心中一荡，身子立时有了反映。

“咦？这是什么呀？”玲儿奇道。她微微开挣脱易荣的双手，向下望去。只见那蓝色儒衫之下有一块奇怪的凸起物，少女的好奇心渐起，她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那凸起之物，对着易荣问道：“傅哥哥，这是什么呀？这是你的东西吗？”

那易荣顿时哭笑不得，满脸通红，暗骂少女无知，奈何那重要的东西落在别人之手，不得不答：“这是傅哥哥最重要的宝贝，你快点松手，不然傅哥哥要生气了。”玲儿吐了吐舌头，倔道：“不，我偏不放。傅哥哥好凶哦，好小气哦，让我看看也不行吗？傅哥哥真吝啬，把宝贝藏在了这么羞人的地方。”说完之后，玲儿睁大了眼睛，直愣愣的盯着易荣的胯裆瞧着，好像看到了什么新奇之物似的，她小手轻摸起来，却看到了那凸起之物比以前更大了。

玲儿自以为发现了什么秘密，兴奋地叫道：“傅哥哥，这真是一个宝贝，它会变大诶。”易荣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脑中恶念早生，此时更是冲破了道德的枷锁，占据了整个心灵。易荣正是年少，难免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他心中早已认定玲儿是他的妻子，已可自我安慰，不违反自己的道德准则，此时邪念上身，不由暗暗下了决定。

“玲儿，你要看，我就给你看，不过，你先闭上眼睛，好不好呀。”易荣见到少女脸上似有不愿之色，连忙继续道：“好玲儿，乖玲儿，哥哥是准备给你个惊喜呀，难道你不愿看宝贝了吗？”

玲儿听了后，放开了轻抚的小手，闭上了眼睛，把身子转了过去，她道：“傅哥哥，快点哦。”易荣邪邪一笑，解下自己的裤腰带，他声音微颤着对玲儿道：“好了，玲儿，可以睁开眼睛了。”

玲儿回转身来，看到易荣赤裸着***，连忙双手掩着脸，跺脚道：“傅哥哥好下流哦，怎么给我看这么恶心的东西。”那易荣好生哄骗道：“玲儿，你要看的东西就在这里呀，怎么你现在又不想看了吗？这就是你说的宝贝呀。”

玲儿五指微张，偷眼看了那玉茎一眼，身子一颤，又连忙闭上，娇羞可爱的很呢。易荣看到玲儿的媚态，哪里还忍得住。他抓起玲儿的玉手，放在了自己的上面，他道：“玲儿，继续搓吧，你前面搓的我很舒服呢，你想不想让傅哥哥舒服呀？你想不想让傅哥哥高兴呀？”

玲儿听了易荣的话，犹豫了一会，终于那纤纤玉指上下搓动了起来。而易荣不由感受到异乎寻常的阵阵快感。他忍不住夸道：“玲儿，你真好。”X玲儿听了这话，手中更是卖力，手也由缓至急的揉搓了起来。

易荣看到玲儿认真的表情，心里闪过几丝愧色，但是又马上被一阵快感所淹没了。许久之后，易荣终于受不了了，连***也没有过的他自然没什么经验，忘了告诉玲儿要急忙避开。

那玲儿从未看那微嫌腥臭的液体迸出，不由呆了一下，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仍有些液体喷满了自己的小脸和秀发。易荣暗叫一声“不好”，和玲儿四眼相瞪着，玲儿闻到一股腥臭味，立时回过了神来，她小嘴一张，就欲大声哭泣，易荣知道这时决不能让玲儿哭出来，要不然就会没完没了了，他也顾不得恶心，连忙捂住了玲儿的小嘴。哄她道：“玲儿乖，哥哥疼你，哥哥好喜欢你哦。”

第二百三十九章

然后，易荣连忙拉着玲儿到云水湖边去洗净了面孔和秀发。洗完之后，玲儿已是一脸平静，就在易荣以为大事已定，松了一口气时，玲儿忽然张口说道："我要告诉娘去！"这句话，把那易荣唬了个魂飞魄散。

易荣连忙道："玲儿，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没必要告诉别人吧，两个亲近的人之间都会有许多小秘密的。"玲儿噘嘴道："让我不说，那也行，不过你得发个誓来。"易荣苦着个脸道："好吧，好吧，你要我发什么誓来着？"

玲儿小声道："我要你说，让你以后娶我为妻。"易荣心想：发生了这件事，就是你不说，我以后也一定会娶你的。当下，心里再无犹豫，大声道："黄天在上，弟子傅易荣再此立誓，弟子此生一定会娶孟玲师妹为妻，若是有违此誓，定叫……"

玲儿上前捂住了易荣的嘴巴，羞道："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了，我相信傅哥哥不会违背诺言的。"说完，她就把头*在易荣肩上，轻声道："以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语气中充满了欢欣。

两人就这样互相依偎着，过了一段无声胜有声的时光，玲儿忽然笑道："傅哥哥，刚才那个是夫妻间才有行为吧，其实，我早知道了，不过，谁让我今天对不起傅哥哥呢？我是特地以此赔罪的。"

其实还有个理由玲儿没有说，心儿让她感到了压力，让她觉得易荣似乎不会只属于她一人，所以，她要早点得到易荣的承诺。傅易荣听了这话，恍然大悟，不由一阵苦笑：想不到今天被个小女孩耍了个团团转。想到玲儿似乎是特地挖了个坑，让傻傻的自己往里面跳，不禁又是恨的咬牙切齿，心中暗道：这玲儿外表纯洁，可她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小魔女，娶她为妻，以后有的受的了。

第二天，易荣起了个大早，只见他头戴一顶笠帽，手持一杆竹竿，正盘坐在水云湖边悠闲的垂钓。易荣在岸边端坐了好一会儿，忽然伸了个懒腰，轻声自语道："古有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今有易荣钓鱼，只为早餐。同是钓鱼，心境却有天壤之别，姜太公有如星光皓

月，又岂是我们这些山野草民所能及的。不过，在下虽然只是区区一介布衣，却也不是什么世俗无知之人。

易荣说着说着，不禁暗道：“这几天，我真是太荒唐了点儿，我到底在想些什么？难道师娘和玲儿真能同嫁于我？”易荣想到这里，脑中不由浮起师娘，玲儿两母女并排在床上摇首翘臀的***媚态。

不过只一瞬间，易荣脑中两母女的姣颜，就忽然幻变成了一中年男子刚毅英挺的肃脸来。易荣顿时跳了起来，额头直冒冷汗。“啪，啪”，两下清脆的耳光声响起，易荣狠道：“且不说母女共仕一夫，有违伦理，单凭师傅对我有养育之恩，我怎又能对他的妻子心起歹念呢？我真是禽兽不如呀。”

“师兄，不好了，风云阁出事了，你快和我回去吧。”一阵清脆的少女声忽然从易荣身后传来，把那易荣又吓了一跳，他连忙转身望去，身后的灌木丛中奔出一位美艳少女，只见她神色慌里慌张，绛衣上沾满了灰尘，额头上隐有细汗，显然来的极为匆忙。

那少女转眼间来到易荣旁，二话不说，拉起易荣的手，展开‘云雾迷步’身法，拖着易荣飞快地向风云阁奔去。

“倩师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易荣一脸茫然，道，“风云阁出了什么事？”倩儿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心儿姐姐知道的比较多，是她叫我来的，你快和我回风云阁去，到时你就知道了。”

两人各施轻功行了好一会，倩儿忽道：“你前面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谁让你说的这么响。”易荣顿时身形一涩，连忙转头直视，看到倩儿正睁大了一双明亮的眸子，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傅易荣心里一阵慌乱，脚下又慢了几步，急道：“那你听到了些什么？”

倩儿笑了起来，却并不作答。过了好一会儿，倩儿才道：“师兄也不用把自己说的如此不堪吧。”易荣顿时只觉一阵头晕目眩，脚下步伐一阵错乱：她听到了，她听到了，这下该怎么办？我和倩师妹一向不合，这次让她知道了我偷恋师娘的事，可真是死定了。

倩儿饶有兴趣地看着易荣手足无措地样子，脸上闪过一丝捉挟地笑意，道：“师兄，让我不说出去也可以，不过……不过师兄得记得你欠我个大人情。”易荣心中一片冰凉：“这么大的把柄落在这魔女手上，以后焉有翻身之日。唉……我现在就好像是砧板上的俎肉，任人

宰割，真是一点没办法也没有呀。”>当下道：“也罢，那我就在此多谢倩儿师妹了，我会永远记得师妹的恩情的。”

不一会儿，易荣，倩儿两人已到了风云阁宅门前，但见宅中大院内弟子们个个垂头叹气，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不由微觉奇怪，易荣走进大宅中，拉住平时较要好的七师弟，道：“浩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七师弟浩卿道：“唉……师傅，师傅他，唉……。”浩卿连连叹气，怎么也说不下去了。易荣一听，心神俱震，抓住浩卿的双肩，死命地摇着，大声道：“师傅怎么了，他怎么了，难道在外面出了什么意……”说到此处，易荣怎么也不敢再说下去了。

院内其余弟子耳闻易荣口口声声询问掌门的情况，脸上纷纷露出尴尬、鄙视之色，更有人大声道：“他还算什么掌门，我再也不认这种师傅了，他把山水诗派的脸都丢尽了。”易荣听到这句话，顿时怒火中烧，大吼道：“你说什么，你尽敢侮辱师傅！你大逆不道，你……你……。”说到最后已是气的说出不什么话来了。

只见易荣右手移至剑柄处，身子微微前探，已准备上前和那人拼命。大院内的气氛紧张异常，一场同门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心儿急急忙忙地从大厅中跑出来，道：“少爷，你怎么还在这里呀，师娘在等你呢，快随我进来吧。倩儿妹妹，你也一起来。”

说完，不顾易荣的反对，拉起他略嫌粗糙的大手，朝着大厅内走去。“好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易荣边走，边问道，语气极是急切。他到现在还是八丈摸不着头脑，摸不清究竟是什么事让全派上下忽然间士气全无，变了个样子。

心儿惊讶异常，道：“少爷，你怎么还不知道呀。”接着，她咬牙道：“师傅他……，师傅他老人家已经……已经辞了掌门之职，退出了本派，还把师娘给……给休了。”

“啊？？？？”易荣顿时呆若木鸡，停下脚步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嘴里不时发出让人难以理解的奇怪声音，任凭心儿、倩儿怎么叫唤也没用。“姐姐，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呢，师兄这么爱戴师傅，会不会，会不会被吓傻了？”倩儿小声问道。

心儿忙斥骂道：“别胡说八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来添乱。”话音刚落，忽然听到“阿”的一声大吼，却是易荣好像疯了般，拔

腿朝着碗柔的住所奔去，他的神色极为复杂：不信、沮丧、失望甚至，甚至还有一点点兴奋。

易荣推开周婉柔的房门，一眼就看到周婉柔正端坐在红木床上，神色有些萎靡，眼睛略有红肿，显然已经哭过了。易荣微微环顾了下四周，红木床内侧，依稀躺着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似乎正是小师妹孟玲，而门旁不远处，正站着一个白衣飘飘，头戴玉簪的英俊男子——大师兄徐剑清。

易荣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好，只是尴尬地呆站在那里。周婉柔看到易荣归来，显然松了一口气，心情不再那么沉重，可眼睛却更显红肿，本已平静的脸上又写满了委屈，她深深吸了一口气，道："易荣，你回来了，回来就好，这里有一份你师傅写的家书，你……你自己拿去看吧。(手机阅读Ｓdxsｗ．com）"

"字谕门中各弟子：余幸得掌门之职，而来十有三年矣，奈何智计浅薄，才疏学浅，今已身心俱疲，方寸乱矣，故请辞别。字谕妻周婉柔：吾与汝，结发同枕十六年载，似比翼之相好，然，无子而应出，古今皆有之，吾作此书时，犹念昔日之恩情，心郁结而泪泣咽。十月十一书。"R易荣读完此书，顺手递给了已赶进屋来的心儿和倩儿。然后，他勐然抬起头来，目光直视周婉柔，眼中充满了关心。周婉柔和易荣对视了一会，终究抵不过他那赤裸裸的爱恋眼神，撇过头去，两颊泛起朵朵红云。

一时间，屋内一片寂静，众人似乎找不到什么话题，也不知怎样开口，本已沉闷的气氛更显压抑了。过了一小会，周婉柔轻扭那白皙的脖子，面向众人，俏脸依旧，却看不出丝毫的表情，她肃道："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事了吧，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同样的，掌门之位也不可空缺。你师傅既然已弃我们而去，不再担任掌门之职。我们山水诗派也应该重新立个掌门了，山水诗派切不可再被江湖人所耻笑了，我以派中唯一的第八代弟子宣布：傅易荣……。"

"慢着，"站在一旁的徐剑清连忙插嘴道："师娘，徒儿认为此事似乎不大对劲。""哦？"碗柔一惊，急视剑清，却见到他把头低的老低，看不出他面上的神情。碗柔道："剑清有何见解。"

徐剑清抬起头来，却是一脸的平静，他缓缓道："此事应当从长计议。这封家书虽是师傅的笔迹，却写的如此简洁不明，不清不楚。况

且我们也不知道师傅现在身在何处，到底有何要事在身，必须常年不回。我看，师傅极有可能是在被人挟持的情况下，被迫写的这封家书。”

第二百四十章

剑清顿了一顿，环顾众人，看到他们个个都神态各异，若有所思，心中暗暗一笑，他续道：“如此一来，本派必在江湖上名声扫地，山水诗派也就不攻自破矣。师傅武功虽高，可是，江湖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师傅孤身在外，也不是没有失手被擒的可能。我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如何尽快找到师傅，问明情由，落是师傅确实有意辞去掌门之职，到那时候，再做打算也不迟呀。”

玲儿这时已是醒了过来，她坐在床沿边，一张小脸上泪痕犹在，她哑声道：“清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徐剑清温柔地看着玲儿，道：“是呀，哥哥可从来没有骗过你哦。”玲儿好像一下子又恢复了活力，她兴奋道：“我说嘛，爹爹怎么会不要我们呢？还是清哥哥最聪明了。”

转眼，她又垂下了头：“不过，爹爹若是被坏人抓住了的话，一定会很惨的。”她把头*在周婉柔怀里，道：“娘，爹爹到底去干什么了，娘，你一定知道的，娘，你一定知道的，快告诉我们吧。”

周婉柔爱怜地看着玲儿，举起了右手，轻拂两下玲儿的小脸，接着，她抬起头来，眼见众人皆是面露好奇之色，不由又看了剑清一眼。周婉柔垂头想了一会，叹了口气，道：“其实，你们师傅这些年来在外奔波，是为了寻找派中的秘宝——风云阁。”

“什么，娘？风云阁不是咱们这桩大宅的名字吗？那是什么秘宝啦？”玲儿把那小脑袋从周婉柔怀里钻出，眼睛睁的圆大，皱着眉头，疑惑道。周婉柔瞪了玲儿一眼，语气稍重道：“小丫头不要插嘴，听我把话说完。”

接着，她又忍不住对着玲儿解释道：“这大宅的名字其实就是取字于那秘宝的。”周婉柔解释完，举目环顾众人，道：“风云阁，那是你们的祖师爷孟昭岩，留下的。时至今日，江湖上所知者已是寥寥，知道的人也没有几个能说的清那到底是什么，是兵器，防具，轻功，剑法，还是内功心法，也或者是一张地图呢？”

周婉柔说到这里，看到玲儿的小嘴蹶的老高，叹了口气，把她重新搂入怀中，柔道：“玲儿，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呢。”周婉柔无奈

地朝着众人一笑，续道“其实，我们这些山水诗派的弟子知道的也是不多。”

周婉柔忽然顿了顿，细细的观察着众人脸上的表情，缓缓叙说：“《风云阁》其实是一张地图，是一张走出苍茫大陆的地图，同时还记录着苍茫大陆几千年前的历史，和大陆高手失踪的原因，当然我们手里的地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要真正的知道里面的秘密就必须找齐六张地图，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苍茫大陆。”

周婉柔继续道：“你们孟师祖害怕这套夺天地之造化的神奇地图落入不良之人手中，特地将此地图藏入一处鲜为人知的地方，以待他日有缘人能够获此机缘，发现其中的秘密。”周婉柔正说到精彩处，却突然停了下来，她深深地望了眼前的易荣一眼，道：“其实，这事还关系到傅家的灭门。”

易荣一听此言，立时绷紧了双手，看了看一旁的心儿，却见到她也是紧绷了个身子，不停地颤抖着。易荣连忙伸出了微湿的大手，一把拉住了心儿，却发现入手之物极为湿滑，原来那心儿很是不堪，满手的香汗，使得本已异常细腻娇柔的玉手更加嫩滑了。

周婉柔瞳孔略微一缩，又马上恢复了正常，她继续道：“当年孟师祖曾经绘制了一张有关《风云阁》的地图，托付易荣的祖先保管。十二年前，这件事好像被江湖上的一个神秘组织知晓了，他们为了抢夺《风云阁》，终于……终于……，哎，易荣，心儿，怪只怪当时我们去的晚了，只救下了你们两人，真是悔之末及呀。”

周婉柔停了下来，偷看了眼易荣的脸色，身子轻轻一颤，话锋一转，道：“我当初也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本来十分的机密，只能由本派掌门和傅家家主两人知晓，照理说应该不会泄露半点风声才是。我也是在傅家灭门后，才从你们师……师傅口中听说的。”

周婉柔谈到孟峥时，仍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她似乎还没有从那份休书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屋内忽然又静了下来，不过只一会儿，傅易荣便忍不住问道：“师娘，你知不知道那神秘组织到底是江湖上的什么门派？”

周婉柔答道：“这我也不知，两年前，有传言称：太湖附近似乎出现了张秘笈藏图，江湖中人纷纷趋之若鹜。易荣，心儿，你们也知

道，那傅家旧宅就在苏州府，所以你师傅推测那极有可能就是《风云阁》的藏图。”

周婉柔忽地又伤神道：“哎……想不到他这一去就是两年，想不到他竟然……哎～～”易荣看到这一幕，心头一紧，忙安慰道：“师娘，你不要太伤心了，现在一切都悬而未决，我相信师傅他决不会弃我们山水诗派于不顾的。”

周婉柔紧了紧圈住玲儿的玉臂，接口道：“师娘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谢谢你啦。”徐剑清插口道：“师娘，现在耽误之急是把给师傅找出来。师娘现在已经是水云派的代掌门了，派中许多事物都要*师娘亲自处理，师娘自然分身不得。不如，不如就让弟子代师娘前去吧。”

周婉柔微瞄剑清一眼，寻思道：剑清从没主动请缨过，今次怎的如此积极。忽然间，周婉柔灵思一闪，心中暗惊：莫非他是为那《风云阁》才……。周婉柔越想越是心惊，直吓的背冒冷汗，她连忙道：“谢谢你的好心了，不过，我终究是你师傅的妻子，怎么说也应该由我去吧，你们都留下来，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派中的大小事物就要*你们了。”

易荣忽地挺身道：“师娘一个人行走江湖，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呢，再说，此事事关我和心儿的杀父之仇。”易荣说到这里，顿了顿，看了一眼心儿，语气变的异常执着，道：“就让我和心儿陪您一起去吧，风云阁有大师兄看着，不会出什么事的。”

周婉柔刷地站起身来，骂道：“胡闹，剑清一个人怎么……怎么够呢？！你、你……。”忽地，她看到了易荣锐利的目光，坚毅的神色，心中不由一颤，话也说不下去了。两人互相注视好一会儿，终于，周婉柔软道：“也罢，你就和我一起去吧。”

“娘，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嘛，娘。”“师娘，心儿也想去。”两人几乎同时开口，只是玲儿的话里透露着几分娇气，心儿的话中却藏着几分哀求。

“我意已决，大家不必多言，”周婉柔的声音不大，却异常的坚定：“都回去吧。”周婉柔不去理会玲儿的胡搅蛮缠，对着已跨出大门的心儿道：“心儿，你留下来，我还有话要说。”她转头对玲儿柔声道：“玲儿，你也出去吧，我有重要的事要和心儿说。”

“哼～～”玲儿重重的一声鼻音，转身跑了出去。待得玲儿跑的没了踪影，周婉柔才勉强笑了笑，道：“发生了这种事，她……哎……她还是长不大呀。”心儿安慰道：“玲儿妹妹还小呢，等年纪大一点自然就知道了。”

周婉柔道：“希望如此吧。”说完，周婉柔忽地闭口不语，过了好一会，才道：“心儿，这次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太湖，一定很不高兴吧，或许……或许你心里还会记恨师娘吧。”心儿忙拘身道：“心儿不敢。”周婉柔招招手，示意心儿坐到她的身旁，柔声道：“心儿，你母亲虽然只是个傅府的丫环，却也和我有几分姐妹交情，我又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怎么也该算是你的半个亲人吧。心儿你性格内敛，不太会表露自己的看法。可在我面前，却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吧。”

心儿想了会，忍不住道：“师娘，我、我很想去，我爹娘他们都……都……我想、我想亲自去查查那些凶手，而且，少爷……少爷他也从没离开过我呀。”心儿说到后来，声音有些哽咽，眼圈也红了起来。周婉柔把心儿搂在怀中，伸出了纤纤细指，顺着心儿的泪痕刮去，叹道：“心儿，这也没办法呀，这次决定实在是无奈之举，不是师娘不让你去，只是……”

周婉柔停下话头，转头瞅了瞅窗外，又神秘地看了心儿一眼，低声道：“心儿，你要好好地注意一个人。我和易荣不在的时候，你要盯紧他了。”心儿心中隐隐觉的此事关系重大，不由抬头问道：“师娘，是谁呀？”(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周婉柔压低了嗓子道：“徐剑清。”心儿“啊”地叫了一声，接着连忙捂住了小嘴，吃惊地看着周婉柔，小声道：“大师兄？怎么会是他？”“剑清这孩子资质极佳，人又聪明，你们这辈中只有易荣略胜他一筹。”

周婉柔说起易荣，脸上不禁露出了又爱又怜的表情，“你家少爷，他可没剑清这么成熟。”周婉柔又压低了几分声响，道：“你师傅认为剑清此人野心极大，曾经提醒过我要好生提防他。”

“唉……”周婉柔叹了口气，接着道：“我本是不太信的，我以前认为由他来接这个掌门之职是最适合的了。可是……哎……我怕，我怕山水诗派会毁在他的手上呀。”周婉柔深深吸了口气，继续道：“这

次，我特地把风云阁的秘密当众说了，其实就是要试探试探他的反应。哎……他……他真太令我失望了。”

心儿脸上的表情从惊讶，不信到鄙视，一时间转了好几转。周婉柔静静地看着心儿，等她的脸色平复之后，才嘱咐道：“我们离开后，你可一定要看紧他了，别让他在风云阁搞出些事来。”周婉柔顿了顿，语气一下子变的前所未有的凝重：“山水诗派，就暂时交到你手上了。”

第二百四十一章

易荣回到房里，心中忍不住的激动，禁不了在屋中上窜下跳。他时而兴奋，时而悲伤，时而高兴。一时之间，房间里不停地传来杂乱的响声。忽然间，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着门，一个娇脆的声音道：“傅哥哥，快开门，我是玲儿。”

傅易荣连忙停下活动着的四肢，走到大门前，打开了门闩。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紫衣少女，她一见到傅易荣，连忙伸手圈住了易荣的腰部，把个小脸埋在了易荣怀里，撒娇道：“娘最坏了，什么事也不让我知道，什么事也不让我做，气死我了。”

易荣心中一慌，忙把玲儿抱入房中，顺手关上了大门，微责道：“玲儿，你怎么这么胆子这么大，要是被师娘看到了我们这个样子，就完了。”玲儿道：“怕什么，我已经是你妻子了呀，我娘最坏了，我才不理她呢。”

易荣道：“你要懂事一点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娘现在正需要你的关心呀，你怎么还这么胡闹。”玲儿听了这话，不由银牙暗咬，她伸出二指，重重地扭了扭易荣腰部，跺脚道：“讨厌，傅哥哥，怎么、怎么连你也说我呀，我不是不关心娘，可是、可是……我也想爹爹呀，我也想要早点见到他呀，可娘却……。我恨死你们了。”

傅易荣忍着腰部传来的一阵剧痛，皱眉裂齿道：“玲儿，你可真是这么刁蛮呀。”待的疼痛稍稍减弱些，易荣又好生解释道：“你娘也是为了你好呀，你才刚满14岁，年纪太小了，怎能行走江湖呢，那可是个是非之地呀。等你长大了点后，师娘自然会带你出去的。”

玲儿趴在易荣的怀里安静了好一会，才道：“傅哥哥，你前面在干什么呀？屋里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呀？。”易荣俊脸一红，一时答不上来，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忽地灵机一动，道：“这个……其实我在房间内练武来着。”

玲儿疑道：“哪有在房里练武的呀？”她晃了晃小脑袋，道：“算了，反正傅哥哥平常就奇怪的很呢。”易荣顿时哑口无言，苦笑不已，寻思道：“这小丫头又来戏我。”当下也不言语，只是享受着胸膛前柔

软，温暖的感觉。两人都是初尝情果，自然不懂得如何调情，只是觉得这样互相拥抱着，已是幸福至极。

不知过了多久，玲儿突然想起了一事来，伤神道：“傅哥哥，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我什么也不会，就让我再来伺候你一趟吧。”说完，小手下探，就欲抓住易荣那胯下之物。易荣心中暗想：开玩笑，这里可不比云水湖，要是被发现了，那还了得，这次可不能再胡来了。

易荣想到做到，急忙伸手捉住玲儿那细蛇般的小臂，说道：“玲儿……别胡闹了，明天我还要赶路呢，这事、这事还是等你我成亲之后再做吧。”玲儿听到易荣口出“成亲”二字，不由喜上眉梢，她踮起小脚，凑上清香湿润的薄唇，轻轻地亲了口易荣。然后，马上绷着个小脸，肃道：“傅哥哥，别忘了我已是你的妻子了，江湖上的那些女孩，你一眼也不许瞧，要不然……。”

她忽地停下话来，伸手又扭了易荣一下，然后续道：“要不然回来看我怎么罚你。”玲儿说完这话，脸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她把身子一转，飞快地跑了出去。易荣被她那忽刁蛮，忽温柔的样子，搞的七荤八素，嘴唇传来一阵阵凉凉，柔柔的感觉，真是少女鲜嫩红唇的余韵，不由呆在当场，不知所想，大脑一片空白。

就这样混混沌沌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咚咚咚”的一阵敲门声，才把易荣从迷茫中拉了回来。元神志一清，光线又重新汇聚在他的瞳孔之中。一个火红的身影印入了易荣的眼帘，只见她抬着左手手肘，半倚在门前，身子骨软软地有如无物，似乎是把全身的重量都*在了门柱上了，她的衣服有些宽松，左手袖半滑至肘部，露出了一段莲藕般的玉臂来。原来竟是倩儿。

易荣暗暗吃了一惊，寻思道：“倩儿怎么了？是不是转了性了？平时那个活泼快乐，无忧无虑的倩儿到哪里去了？”易荣强忍着上前询问的冲动，站起身来，道：“倩师妹，你怎么还站在门口呀？快进来吧。”倩儿慢慢走了进来，站在了易荣旁，双手交叉，背放在身后，张开小口，却又欲言又止。她的神情变换莫测，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易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忍不住道：“师妹，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我们……。”

易荣顿了顿，似乎想了想应该说些什么话。然后，他接着道：“我们虽然一直在拌着嘴，但总还是朋友吧。”倩儿听完这话，仿佛忽然间恢复了活力，她不住点头道：“对呀，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呀。”

倩儿笑了笑，似乎还是有些勉强，可是，俏皮的性子却已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她道：“师兄，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易荣心里顿时“噔”了一声，他苦着脸道：“就知道和你在一起肯定没有什么好事，说吧，倩师妹，这次你又要我做什么事了呢？”，“师兄别把我想得这么坏么。”倩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神色已是自如。然后，倩儿半真半假地玩笑道：“不过，如果他日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师兄的之处，还要请师兄多多包涵哦。”C&1T;＊＊＊＊＊＊＊＊＊＊＊＊＊"[W}0太阳西下，晚霞满天。(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易荣趴在窗前，抬头遥望天空，口中喃喃道：“明日再看到这夕阳时，不知已是身在何处了。”一时间，易荣感慨颇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忽然，易荣只觉得眼前一暗，视线似乎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紧接着，一道柔美的声音传来：“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当然知道。”易荣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心中却刹时闪过千般情愫，“好几年了，好几年都没有这样子了。”易荣抬起手来，拉着遮着眼睛的双手，轻轻的把手盖在了柔嫩的手背上，心中似有千言万语，却最终化为了最平淡的一句话：“心儿，你怎么来了？”

“少爷，我……少爷，出门替换的衣服，让我来替你收拾吧。”心儿道。心儿说完，走到衣橱前，拿出几件易荣喜欢的儒装，放在床边，默默地折叠了起来。衣服，一件一件的整理着，内心，却是一点一点的沉重着，眼泪仍不住扑簌扑簌的掉了下来。

终于，衣服整理完了，心儿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嘤咛一声，坐倒在了床头。易荣连忙跑到床前，伸出手袖把泪水轻轻擦干，眼眶不由有些发热，他别过头去，轻声念道：“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心儿听了这话，再也把持不住了，把头紧紧地*在易荣的怀里，大声哭道：“少爷，我好怕，江湖怎么危险，少爷……少爷……。”易荣也不说话，只是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地圈住心儿的腰肢，心中有一丝激动，有一丝对未来的彷徨，更多的却是离别的酸苦。

心儿哭了一会，发觉易荣衣上已是湿了一大块，粘粘的，有几分恶心。心儿俏脸一红，不好意思了起来，正准备坐起身来，却又依恋易荣怀里温暖的感觉，不由的把个小脸埋的更深了。

幸福的时间总是过的这么快，转眼间，天空中已是布满了繁星。心儿横躺在易荣怀里，把头*在易荣的大腿上，道："少爷，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我也……。"语气及是坚决。"别说了，别说了。"

易荣看着那雨带梨花的娇脸，樱红的小嘴，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冲动，他低下头去，鼻中忽地传来一阵清香。易荣，心儿四目相对，唿吸都急促了起来，心儿的小脸涨的通红，不禁羞的合上了眼帘，可是却把个小嘴微微撅起，一副任君品尝的样子。

终于，易荣那略微干裂的双唇碰到了一个柔软，湿润的物体，犹如干燥的大地迎来了一场及时的春雨，两人有如电击一般，都是全身一颤，僵直了个身子，大气都不敢大喘一声。等了许久，易荣伸出了舌头，在心儿嘴边细细的舔着。

在心儿心神俱乱，一片迷醉的时候，易荣毫不费力地顶开心儿的双唇，仔细地舔着两排洁白的牙齿，然后，他撬开心儿最后的一道防线，舌头伸进了一处温湿的空间，和另一段柔软至极的嫩肉绞缠着，带领着它四处转动，同时，吸吮着心儿的香津，品尝着少女口中的美味。

心儿此时心神已不知飞到了何处，意识里只留下了美妙之极的感觉。易荣再也忍不住了，伸手解开了心儿胸前的丝衣，露出了绣满绿边的白色肚兜，肚兜之上，绣有一朵淡雅的青莲，一时间少女的香气充满了房间。

"不要。"心儿一下子从迷茫中清醒了过来，立时挡住胸前的安禄山之爪，小声羞道："心儿此身已属郎君，心儿生是傅家的人，死是傅家的鬼，但是，但是少爷明天还要赶路呢，今天怎能，怎能吃力呢。"

易荣爱怜地看着心儿，道："我知道了，是我不好啦。"说完他站起身来，把自己的棉被盖在心儿身上，自己也一骨碌钻进床里，道："心儿姐姐，今天你就和我一起睡吧。"说完也不顾心儿的反对，身子一侧，右手一伸，大腿一卷，把那心儿半搂在了床上，然后，闭上双眼，闻着少女的体香，心中暗乐，迅速地睡着了。

心中的依恋近在眼前，心儿怎么也无法入睡，欢喜，担忧，伤愁各种心绪涌上心头。心儿终是大哭过一场，身子已是较为疲倦了，不久，也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两人就这样相搂着和衣睡了一晚。

第二百四十二章 风云（一）

第二天清早，易荣房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声音：“少爷，快让我回房去吧，要是被别人发现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易荣调笑道：“还叫我少爷呢，该叫我相公了吧。”

不一会儿，山水诗派众弟子全都汇集在了风云阁大宅前。他们已全无昨日的颓废样子，纷纷地议论着。“谁这么大胆，敢威胁师傅。”“我看，是那些无耻之徒围攻师傅，要不然，以师傅的武功怎么会失手被擒了呢。”“不对，肯定是有人用下三烂的迷药把师傅给先弄晕了，师傅可是天下无敌的，几个无耻小辈，怎么会擒的住师傅呢？”“对，对，还是师兄见识广呀。”

喧闹声忽然静了下来，原来是周婉柔缓步走了过来，她今天穿了一件紧身包裹的侠女服，浑圆的双臂，丰腴的腰肢，硕长的圆腿，玉臀微翘，体态甚是丰匀，浑身散发着妇人的成熟气息。周婉柔道：“易荣，我们走吧。”

“恭送代掌门，三师兄。”众弟子齐声道。两人行至半山腰，傅易荣看着山下的繁华，胸中忽地豪气万丈，他舒展了双臂，大声叫道：“江湖，我傅易荣来了。”

易荣，周婉柔行不数日，来到了一座人烟稠密的大镇。此时正值正午，镇上人群来来往往，街头车水马龙，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走在大街上，周婉柔忽地一阵肚饿，抬头观望，已是烈日当空，似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于是，她领着易荣到一家小酒楼用饭。唤了小二，点了酒菜，两人举步走入内堂，盼眼环顾，酒楼生意似乎不错，食客众多，两人找了张*墙的偏僻饭桌，对面而坐。两人四目相望，都欲开口言语，却又找不出什么话题，只能各自缄默不言，气氛一时沉闷了起来。

好在只过了不一会儿，酒菜就已上齐，两人连忙端起碗筷，埋头用饭，以掩饰心中的尴尬。酒楼虽小，菜色倒也清淡典雅，尝在口中也别有一番风味，两人不由连声赞叹。正吃饭间，易荣心中忽地挂念起了风云阁众人，一时不禁无心用饭，端着碗举箸不动，暗中寻思：

不知浩卿师弟有没有听我的嘱咐，好生看着心儿和玲儿，尤其是玲儿，这小丫头可调皮的紧呢。

易荣想到这里，脸上微微一笑，续又自我安慰道：我也大可不必太担心了，浩卿他答应过我的，他是我的好兄弟，人又重守承诺，自然不会食言，我又何必庸人自扰呢。易荣微觉心安，埋头又扒了两口饭菜。

刚把饭菜咀嚼下腹，易荣突然听到一段优美凄婉的小曲，嗓音清脆，歌声袅袅。易荣心中一惊，连忙抬头急视，心道：这小酒楼内竟会有如此美妙动听的歌声。只见*门的桌子边坐着个美貌的少女，她头上扎着个马尾辫，小巧的脸蛋，炯大的眼睛，粗布麻衣，身材颇为瘦弱，神情甚是楚楚。

她环抱着个木制琵琶，纤细的柔荑轻搭在其上，悠傅的曲调从她手中传出，婉约的歌声从她喉中唱出。易荣暗暗责备自己大意，连如此美貌的少女进入内堂，都没注意到，同时，心中也不由起了怜香惜玉之心：不知是哪家的好姑娘，却沦落到在此作贱卖唱。

一时间，酒楼内的食客皆被曲声吸引，各自鸦雀无声，更有甚者，索性停箸不食，竖起双耳，仔细聆听着这优美的歌曲。等到一曲终落，掌声立时四起，叫好声更是不断。邻旁的食客议论纷纷，易荣却也从中得知了这美貌少女的许多事来。

原来这少女也是江湖中人，会得几招防身功夫。每到此时，少女皆会到此卖唱，酒楼中的许多食客，似乎都是专门为了听她的小曲而来的。她的到来，使得酒楼的生意红火了不少，酒楼的掌柜也就没有过多为难她在此卖唱。

应着众多食客的要求，那少女复又抄起琴来。一时间，天籁之声重新回荡在楼宇之中，众人如痴如醉，易荣把持不住，情不自禁地从怀里掏出一只玉笛，轻放在唇边。琴笛相合，曲调更为婉转曲折，使得几个食客忍不住的手舞足蹈了起来。

曲声终了，却也没什么人喝彩，人人一副痴呆了的表情。那少女直视易荣，看到易荣星目剑眉，相貌清秀，没来由的脸一红，低下了稽首，霎时间，易荣心中忍不住的喜不自禁，脸露微笑，却忽然感到一股幽怨的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不由暗中一惊，暗骂自己煳涂，当着周婉柔的面，贪花好色，惹得师娘伤心。

易荣，周婉柔两人心中各有感触，都不禁垂下了头颅。此时，四周已是掌声如雷，两人间的感觉却是极为微妙。其实两人也都清楚对方心中所想，但是这实在是触犯了人伦禁忌，于世俗所不容。

所以两人也只能各自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不去多想，以免一时控制不住，犯下大错。太多的顾忌，使得两人处在了一种极为奥妙的关系中，彼此常常尴尬不已。正在这时，内堂的门帘被揭了开来，一个身穿锦衣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相貌倒也不错，只是眉宇间有些猥琐，一道响亮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中气倒也十足，只是，其中好像稍带了些猥亵的味道："这么好听的曲子，是你唱的吧。"

说完，他紧盯着那卖唱少女看了一会，目光略带淫邪，他点点头，道："长得还真不赖呀。"那锦衣男子从怀里拿出一个银元宝来，放在卖唱少女身前，道："不如，你为我再唱一首小曲吧。"

旁人一阵惊唿，都道："这是哪家的公子呀，出手竟然这么大方。"酒楼内的食客们，自然乐得再听一次这优美的小曲，他们纷纷应声附和，要求那卖唱少女再唱一首。那少女微欠了个身子，伸手把那元宝推还到锦衣男子身前，道："多谢这位公子的好意，小女子这几个小曲值不了这么多钱。公子如果想听，那我就为您再唱一首吧。"说完，她双手放在琵琶上，一时，酒楼内再无半点声息。

曲声仍是美妙动听，意境确有很大的不同，曲中再无半点凄婉之意，却犹如那冬天的寒梅迎风傲立。待的曲声终了，那锦衣男子心中忽地有些后悔唐突佳人了，他道："看来你也是个好人家的女儿，和我回太极门吧，我会好好待你的。"

语气中有几分真诚。时下，女子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所以，若是有女子在外作贱卖唱，那是要被普通人所瞧不起的，这名女子以后也很难嫁个好人家。这锦衣男子虽然看上去有些猥琐，但他似乎出身大户人家。而且，他对眼前的卖唱女子，似乎也有着几分真心诚意，那也十分难得了。

旁人不由感叹这卖唱女子十分幸运。那少女低着个头，小声拒绝道："小女子家中尚有老父需要赡养，不便远离此地，谢谢这位公子的好意了。"声音柔弱，煞是好听，忍不住地让人起怜。

那锦衣男子神情颇是不屑，他傲道："那也没什么，你老父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太极门呀，难道，我家还养不起一个老头子吗？"卖唱少女

抬起头，斜眼瞅了锦衣男子一眼，索性明道："小女子年纪还小，还没考虑过下嫁何人，公子费心了。"说到最后，语气已然转冷。

锦衣男子原有着一番好意，却被那卖唱女子轻易拒绝，顿时觉得脸上无光，他从没受过什么挫折，此时，不免有些恼羞成怒，他忍着气道："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是你的幸事。从此，你也不必再流落江湖，受这颠簸之苦了，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那卖唱女子却也不答话，只是别过头去，似乎不愿意再和锦衣男子言语了。锦衣男子顿时怒火中烧，他不再说话，却伸出个大手，就欲强抢那少女。先前，那锦衣男子所言，似乎还有几分道理，但是现在，却难免有着强抢少女之嫌。

众人都是大讶：没想到这锦衣男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那卖唱少女鄙夷地看了锦衣男子一眼，轻拂纤纤左手，在那锦衣男子的右臂上弹了几下。"啊"的一声轻唿，锦衣男子左手托着冗自发麻的右臂，又惊又怒地看着那卖唱女子。

锦衣男子讶然道："原来你竟然会武。"接着，他哈哈大笑起来，道："那真是太好了，我要定你了。"旁边的食客们早已看不下去了，不住地叫骂，只是害怕那男子高大魁梧，一直不敢上前。

如今那锦衣男子受了创伤，顿时，就有几个年轻的食客按耐不住，冲上前去，冀望能够在那少女的面前留下个好印象。"啊"，"啊"的几声惨叫，几个食客被那锦衣男子顺手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酒楼里面顿时乱了套，众人纷纷夺门欲逃。锦衣男子仰天长笑，道："区区几个庸民，又能耐我如何。"接着，他正对着那卖唱少女，说道："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武功，让你知道我太极门的利害。"

"慢着，少侠请先听我一言。"酒楼里喧杂不堪，说话人的声音虽然不大，旁人倒也听的清清楚楚。锦衣男子心中一凛，心道：这人是谁？内力似乎不错呀。他转过头来，看到居中的桌子旁坐着一位身着武装的魁梧男子，声音似乎就是他口中发出的。那魁梧男子长得算不上英俊，却别一番男人的气质。国字脸，高额头，眼睛炯炯有神，鼻子方方正正，一根藤带缠绕在额前，束着飘逸的长发，不由给人一种

潇洒又不失稳重的感觉。经过短暂的混乱，酒楼里的胆小食客似乎都已经跑光了，剩下的都是些胆子较大的好事之人。

众人皆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魁梧男子，酒楼一下子静了下来。魁梧男子道："静光寺太极门共执武林牛首多年，江湖中人，谁不敬仰？太极门的开派祖师张三丰，张真人更是神话般的人物，试问普天之下，谁人不知张三丰这三个字？"

魁梧男子慢慢站了起来，问道："少侠似乎是太极门弟子吧。"锦衣男子听了魁梧男子的话，心中极是受用，面露微笑，道："不错，在下太极门沈晗。"接着，他语气转傲，道："不过，那些静光寺秃驴岂可和我太极相提并论？没有我们祖师爷，哪来的这紫金皇朝。他静光寺，为我帝国，又出过几分力呢？"

、魁梧男子附合他道："少侠所言似乎也有几分道理。"那魁梧男子话锋一转道："太极门作为江湖上各派的表率，门规极是森严的，门中弟子的行为自然不会像我们这些江湖莽汉一样粗俗的了。"(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魁梧男子继续道："这位姑娘不愿和你回太极门，那是她有没这个福气，也没有这个眼光。一个乡下小丫头，见过什么世面？我看，少侠，你就放她离去吧。乡下小丫头，有她自己的粗俗活法，可不是您这样的大人物所想得通的。"

这魁梧男子的几句话合情合理，既点明了太极派门规森严，给那沈晗施加无形的压力，以便解除卖唱少女的危机，又给了沈晗一个台阶下，避免了他的尴尬境地，而且，还顺带便给足了太极派的面子。

旁人不由暗赞此人能说会道，江湖经验极是丰富。沈晗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张口辩解道："我沈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不忍心继续看着这姑娘受苦。我已经决定了，要娶这位姑娘做我的小妾，给她一个名分。嫁给我之后，她也不必在此抛头露面，作贱卖唱。想来，自己也没有做错什么。"

第二百四十三章 风云（二）

“啊”的一声尖叫，伴随着琵琶摔在地上而引起的混乱杂音。那卖唱少女右手捂着柳腰，左手撑着墙壁，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神情满是绝望。围观众人都纷纷露出愤怒、羞愧的神色，可碍于太极的名头，却也没人敢上前，助那少女一臂之力。

卖唱少女抬起头来，幽怨的瞥了易荣一眼，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却终是没有留下来。易荣仿佛被那卖唱少女看透了灵魂，刹那间心神俱震，热血回荡在胸膛。他甩开周婉柔的手，大踏步地走上前去，道：“今天，在下看到了件怪事。”

沈晗看了一眼易荣，怒道：“阁下看来也是江湖中人吧，是来捣乱的吗？”}易荣哈哈笑道：“在下只是来说个有趣的故事罢了，阁下又何必这么紧张呢。”易荣顿了顿，道：“在下看到了一个畜牲，竟然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

旁人奇道：“怎么会有此等怪事？”易荣笑着解释道：“这畜牲毫不要脸，身为名门弟子，仗势欺人，那也就罢了。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硬把强抢少女说成是做善事，你们说，人哪有这么不要脸的？”

众人早就不满沈晗所为，不由附和道：“没有。”易荣又问道：“那他是不是畜牲呢？”众人哄笑道：“是。”沈晗初时没把心思放在易荣身上，听了易荣的话一时不明所理，愣了一愣，待的明白过来，肺都快气炸了，他“哇呀”一声怪叫，举剑冲向易荣。

易荣大笑道：“不错，不错，叫的不错，畜牲都是这么叫的。”他不慌不忙的顺势向右一闪，足下运起云雾迷步，一个加速，和沈晗错身而过，左手顺势一拳重重地击在沈晗小腹。沈晗身体被打飞了起来，扑通一声重重摔在地上，昏了过去。沈晗原本不会如此不济，他只是没想到易荣武功高超，又给易荣搅了个心浮气躁，才会一时大意，吃了暗亏。

众人皆尽骇然，先前那个沈晗，看起来武功并不太弱，没想到，仅仅才交手了一招就受了伤，昏了过去。众人心中皆道：“这年轻少年原来竟是个高手。”周婉柔看到沈晗晕了过去，连忙跑到沈晗身旁，拉起他半坐在地上。

她狠狠的瞪了易荣一眼，道：“快给我护法。”然后，周婉柔也顾不得众多的围观者，伸出右手抵住沈晗的后背，内力一催，输进了他的体内。半响之后，沈晗悠悠醒转，他迷迷煳煳道：“我这是在哪里呀？”

忽然一个持剑少年出现在了眼前，沈晗神志刹的一清，他跳将起来，怒道：“好你个混蛋。这次，看我怎么教训你。”“少侠，我看大家还是各自罢手吧，武林中以和为贵呀。”身后传来一道柔美的女声，沈晗急忙转身望去，眼前骤然站立着个英姿飒爽的黄衫**。

“这，这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吗？”沈晗心中大讶。“师娘，你把他弄醒作甚？此人毫不要脸，作恶多端，目中无人，是该受点惩罚的。”易荣这句话憋了好久了，看到周婉柔行功完毕，忍不住不满道。

“胡闹，你给我闭嘴。”周婉柔骂了句易荣。然后，她面向沈晗道：“少侠，我这弟子，年纪还小，不太懂事，希望少侠能够原谅他。门下弟子犯错，我这个做师娘的也有责任，我在这里向你陪不是了。”

沈晗盯着周婉柔，心道：这仙女般的人物，我怎么也要给她几分薄面，给她留个好印象。他接着又垂头寻思道：俗话说，双拳难敌四脚。他们师徒两人的武功看来似都不弱。何况，眼前这女子如此美貌，我又怎舍得对她下重手呢。再相斗下去，我也必定吃亏。罢了，罢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凭我们太极门，也不怕今后找不出他们几个。我也不必在此和他们继续纠缠不清了。

沈晗欠了欠身，道：“也罢，今日算我倒霉。瞧在这位女侠的面子上，咱们就此罢手吧。”说罢，他迅速地离开了酒楼。一场好戏，突然间的烟消云散，众人都感无趣，各自离开了。酒楼内霎时间静了下来，内堂里只剩了下易荣，周婉柔等四五人。

原本默立在一旁的魁梧男子，忽地跑到了柜台旁，一把拉起仍旧哆哆嗦嗦躲在柜台下的掌柜。魁梧男子扔给了他一堆碎银，道：“我们是江湖人，就算你把今天之事报了官，官府也不会来管，这些钱，就当是赔给你的损失吧。”

掌柜颤道：“大侠……小人怎敢报官呢，大侠多心了。”魁梧男子对着掌柜道：“好，掌柜的，再来一斤白酒，几道可口小菜，我们还没用完饭呢。”1魁梧男子转过身来，道：“如果不嫌弃，我请各位继续用饭。”

周婉柔，易荣抵不住那魁梧男子的盛情邀请，只得留在小酒楼内继续用饭。三人找了张干净的桌子，围桌而坐。易荣刚一坐定，就瞥眼瞧见了依旧站在墙角边的卖唱少女。易荣大讶，道："你是怎么了，过来一起用饭呀。"

那卖唱少女闻言走到易荣旁，她微曲双膝，行了个万福，道："多谢公子挺身相救，公子大恩，小女子永记于心。""不，不用了。"易荣顿时慌了手脚，他连忙站起身来，伸手扶起那卖唱少女，结结巴巴地道，"其实，其实我也没……没做什么，你，你不必如此。"

一旁的周婉柔看到易荣手忙脚乱的样子，自然不忍继续袖手旁观，她扯开话题道："这位姑娘，此地你是绝对不能再呆下去了，还是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吧。我看那沈晗对你远没有死心。"

卖唱女子微微一福，语气坚决道："多谢这位夫人的好意了，可此事皆因小女子一人而起，在这紧要关头，小女子怎能将恩人一人抛下不顾呢。小女子已决定了，小女子要与公子共进退。"

易荣听了这话，心中一动，他斜眼偷瞧周婉柔的脸色，看她答应与否。周婉柔微笑道："看来易荣并没救错你呀。"紧接着，周婉柔语气突然转沉，劝道："既然易荣出了头，这件事就由我们两师徒担下了。你一个柔弱女子，想必也没什么江湖背景，家中更有老父要瞻养，实在不必和我们一起舞刀弄剑，和那太极为敌。"

卖唱少女此时已然看出易荣唯眼前的美妇马首是瞻，她走到周婉柔身边，朝着周婉柔盈盈一拜，道："这位夫人，小女子不怕和太极门作对。实不相瞒，小女子家住南京府，于此地相隔千山万水。小女子原本暂居在镇上一熟人家中，如今若是离开了此镇，那小女子、小女子就再无他处可去了，求夫人收留小女子吧。"

周婉柔赶紧站了起来，她双手扶起卖唱女子，道："不敢当呀。你快起来吧。这一拜我实是受之有愧。""师娘，我看你就让她留在我们身边吧。"易荣在一旁忍不住插了一句。周婉柔看易荣一眼，低头微一沉吟，道："我也确实想的不太周到。好吧，你就暂时跟着我们吧。等到此事了结了，我们会把你送回应天府的。"

众人又商议了少久，觉得太极弟子遍布天下，实在是没有必要隐藏踪迹，于是决定今夜暂居在酒楼之中。小酒楼的效率很是不错，四

人入席坐定不一会儿，酒菜就已上齐。魁梧男子举起酒杯，朝着桌上的另三人朗声道：“在下九龙山寨史刚，今日有幸见到诸位，实是人生一大幸事。”

史刚仰天喝下一杯白酒，道：“两位大概是山水诗派的吧。”易荣道：“看来史寨主的眼光真是不差，这位是我们山水诗派的代掌门曾周婉柔，曾……”“易荣，你少在那里嚼嘴根子。”周婉柔打断道。

易荣闭上嘴巴，转头面向卖唱女子，他吐了吐舌头，指了指周婉柔，一副小生怕怕的表情，惹的那卖唱女子轻笑不已。史刚刷的站了起来，讶道：“原来您就是江湖上一奇女子——人称‘浮云一剑’的曾女侠。”

紧接着，史刚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他道：“那这事恐怕就有些麻烦了，这沈晗看来是太极门的重要弟子，派中肯定有大人物替他撑腰，曾女侠的身份特殊，和沈晗结下了梁子，这可……可不是单单的私人恩怨呀。”(手机阅读Ｓdxsｗ．com）

周婉柔眉头紧锁，她瞅了瞅易荣，没好气地道：“都是这不肖徒惹的祸，真是该打。”易荣见状，忙转移话题道：“太极不是名门正派吗？怎么会出了这么个不肖徒呀。”J史刚叹了口气，道：“太极变质了。太极掌门紫云道长年岁已高，这几年更是一心修道，俗家事物皆交给了座下大弟子肖元庆处理，可是他…唉…他……。这肖道长在太极翻云覆雨，一手遮天，把个太极搞了个乌烟瘴气，哎……，我估计沈晗就是他的弟子。”

然后，史刚转头看着易荣，满脸的敬佩之色道：“小兄弟，我很佩服你呀。你才是真正的武者。”史刚长叹一口气，声音中充满着无奈：“我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了。”是呀，江湖，江湖磨去了多少血性汉子的肝胆之心呀。

＊＊＊＊＊＊＊＊＊＊＊＊“易荣，山水诗派的祖训是什么，你给我背出来？”酒楼客房内，传出一阵语气严厉的话语来。易荣站在房门旁，朗声背道：“派中祖训，其曰有三。一曰：行走江湖，切莫强出头。二曰：行走江湖，切记少惹事端。三曰：行走江湖，切不可轻易伤人。”

周婉柔坐在一张长板椅上，身端体正，神情严肃，一副长者的风范。她板着脸，正容道：“那你今天到底犯了几条？”“我全犯了。”易

荣笑道。“少给我嬉皮笑脸的。”周婉柔语气极其严厉，她骂道：“你犯了祖训，就应该受罚。”

第二百四十四章　　风云（三）

易荣站在一旁，把头低了个老低。他见到周婉柔如此声严厉色，甚至把祖训也牵扯了进来，自然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是脸上难免带点委屈之色。周婉柔口气略微转缓，道："我也知道你心里定是不甚服气。此事那沈晗确是做的过分，可你出手也太不知轻重了，那沈晗怎么说也是太极门弟子。要是我们山水诗派和太极门因此结下了恩怨，那可如何是好？今后，我们决不可再和太极门结怨了，如果再碰到什么事情，能忍就忍吧。易荣，你性格冲动，喜欢意气用事。这可要好好的改一改了。"

周婉柔说到这脸色稍霁，她道："现在出门在外，难免有所不便。回去以后，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定要受罚。"周婉柔说完后，轻舒了一口气，颜色转和，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好像突然间消失了。

她饶有兴趣地打量易荣那一副既是毕恭毕敬，又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心中不禁暗暗好笑。突然间，镶在易荣腰间的玉笛映入了周婉柔眼帘，脑海中不由闪过一名年轻女子来。周婉柔顿时觉得一阵子的不舒服，忍不住问易荣，道："你怎会让那卖唱姑娘跟着我们的呀？你是怎么想的？"

周婉柔问完后，微微的红晕悄然爬上了脸庞，心中突地一阵后悔：我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的呢。易荣说道："那位姐姐有情有义，知恩必报。如今我们身处险境，随时可能受到沈晗的报复，她又怎会弃我们而去呢。我觉得，就算我们不让她跟着，她也必会偷偷摸摸地尾随在我们身后的。与其如此，还不如答应她的要求，把她留下来。这样也安全些。"

听完这话，周婉柔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开来，身子骨似乎一下子又轻松了不少，一阵倦意也同时席卷过来，周婉柔伸了伸懒腰，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有点累了。"易荣呆呆地看着周婉柔那慵懒的面容，丰满的胸脯，和那紧缩的柳腰，心中不由暗叹妇人的魅力惊人，全身上下更是有种无名的欲火，在熊熊燃烧。他看到周婉柔满脸的柔和，知道此时周婉柔已无半分责备之意，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

他神秘的笑了笑，走到周婉柔身旁，径直把头缓缓地向周婉柔脸旁*去。周婉柔吃了一惊，不知易荣意欲何为，她的唿吸霎时间急促起来，饱满的胸脯不断的起伏，心如小鹿乱跳，扑通扑通之声，清晰可觉。

她脸上写满了惊讶和慌张，心中却是隐隐期盼了些什么。易荣把嘴巴凑到了周婉柔耳边，向着那迷人的小孔内吹了口气，惹得那周婉柔满身的瘙痒，然后，易荣小声说道："我觉得师娘还是害羞的样子比较迷人，前面那副模样，可吓死我了。"

说完，易荣脚底抹油，飞一样的逃走了。周婉柔心中顿时羞怒万分，却又隐约有股失望之意，她涨红了脸，大声骂了句："你，混蛋。"素不知，如此话语，好像是和情人撒娇一样。半响，周婉柔才冷静了下来。她暗骂自己毫无用处：平时蛮是镇定，成熟，凡事三思而后行。

可一碰到和易荣有关的事来，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往往会不知所措，无端的害羞，更会不时流露出小女儿家的神态来。易荣跑到门外，听到了周婉柔骂人的语气，心中不禁一乐。他顿时满面春风，把那回去受罚之事，抛在了脑后。

"公子好。"忽然间，身后传来了一阵细蚊声。易荣转过头来，立时呆住了，身前竟然站了个如此翩翩佳人。黑发如漆，白衣如雪，配上那略带些青涩的婀娜身材，黑与白的交错原来可以如此的完美。

良久，易荣才惊醒过来。他自知失了态，顿时尴尬万分，他连忙开口说话，道："我可不是什么公子，我姓傅，叫我易荣就行了。你叫什么名字呀？"易荣久居风云阁，于那世俗礼节一窍不通。

此时正值明朝中期，社会风气甚是保守，哪有随随便便，就问良家女子闺名的。如果对方是个没出嫁的姑娘，那更是等于求婚无异。卖唱女子本已被那易荣盯的垂下了头，听的易荣言语，更把个稽首埋到了怀里。她心中不怒反喜，轻声羞道："我，我……小女子闺名陈玉盈。"

话一出口，自是表露心迹无疑，玉盈此时只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易荣自然不知个中奥妙，此时仍是莫知莫觉，看到那玉盈良久也不肯把那稽首抬起，心中还不由暗自好笑：这小妮子怎的如此害羞。

＊＊＊＊＊＊＊＊＊＊＊＊＊ST，&H+O1G周婉柔房中，雾气浓浓。屋内正中央放着一个大木盆，澡盆里，赫然隐现着一具丰满雪白的玉体。“哎……”的一声低叹，那美貌妇人伸手捏了捏自己的左乳，五指印深陷其中，却又突然恢复成钟乳石之状傲然屹立，她神情甚是幽怨，落寂道：“这么好的一幅身材，他怎么一点也不珍惜呀。”(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原来这周婉柔年纪虽然已过三十，可她身怀高深的道家内功，玉乳仍旧保持着二十岁青春少女的弹性和光滑，并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衰老，反而平添一种妇人特有的酥软。周婉柔俯身拿过一旁梳妆台上的铜镜，所到之处，水波微荡，她重新*在澡盆边，仔细地打量起自己的面貌来。

悠叹之声复又响起，她伸手轻轻抚摸起自己的面容，忽地，几滴水滴不小心钻入了周婉柔左耳孔。周婉柔刹的一阵颤抖，之前那阵浑身酥痒的感觉又袭身而来。她脸颊上满是红晕，全身燥热，情欲顿生。

周婉柔水汪汪的看着铜镜，眼睛早已迷离，忽然间，铜镜中好像出现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侠士，那正是妇人夜半梦中的良人。“嗯。”妇人忍不住呻吟一声，混身上下一下子变得异常的敏感酥滑，虽然在澡盆中，香汗却仍是不住的朝皮肤外涌出，妇人的肉香充满了房间，其中更加杂着一种雌性发情的气息。饱满的胸脯上，两粒紫色的葡萄，早已挺立，周婉柔忍不住自己的欲望，左手轻轻地捏了捏那坚挺突起之物。

“啊。”长久禁欲的成熟身体，哪经得起如此的抚摸，她浑身的一阵激颤，***潺潺分泌着浓密粘滑的液体。周婉柔满脸的绯红，大口的喘着粗气，脸上再无半点平日正气凌人的样子。她脑海中画面不断：自己与丈夫的恩爱，女儿和易荣的亲热，一时间也分不清是真实还是虚幻。

那尚且举在半空中的右手，就此停止不前。她犹豫了一番，但终于忍受不了欲望的煎熬，她半闭着眼，口中软软的了声“易荣”，就伸手向自己的神秘之源探去。镜子“扑通”一声沉入了水底，江湖上的奇女子不可自拔的陷入了败德的快感中。

周婉柔伸头向下望去，大腿不知不觉已经打开，玉手轻轻，霎时间，身体内部的滚烫液体潮水般涌入了温热的澡水中。周婉柔忽然觉得世界是这么的美好。热水刺激之下，周婉柔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忍不住自己更进一步。

“啊……”的一声长叫，周婉柔全身激灵一颤，***将近。周婉柔再也不顾羞耻，把自己的丈夫，女儿抛在脑后，一心只想着那个良人，左手也重重的揉搓着自己的娇乳，她抬起头来，张开了樱桃小口，不住的呻吟，白花花的屁股不住的扭动。随着一声高亢的尖叫声，周婉柔达到了两年来的第一次***。

＊＊＊＊＊＊＊＊＊＊＊＊＊繁星满天，圆月高挂。酒楼后院内似乎潜伏着一种危险的气息。“谁，谁在那里？”一阵雄壮的声音响起。“阁下是九龙山寨史刚吧，不愧是老江湖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道，“难道你想与我们太极门为敌？”史刚顿时沉默不语。

正说话间，易荣，周婉柔，玉盈三人应声而来。“肖元庆？”周婉柔惊唿一声。肖元庆道：“不错，曾女侠，华山一别，竟有十年未见了。”“我还当你们逃了呢。”肖元庆身后站着三个锦衣男子，说话之人正是沈晗无疑。

周婉柔道：“太极势大，我们怎么能逃出你们的追踪呢。”沈晗笑道：“哼，没想到你们还挺知趣的。”周婉柔道：“不知肖道长意欲何为，此事实是沈晗之错。”肖元庆打断道：“山水诗派之人，下手竟这么狠毒，一点也不把太极门放在眼里，就是你这小娃儿做的吧。”

肖元庆说完，紧盯着易荣，双眼霎时放出精光。易荣顿时如遭重击，全身沉重万分，气机似乎已经被肖元庆控制住了，一举一动皆在肖元庆的掌握之中。易荣心道：这就是真正的高手吗？

“十分简单，把这娃儿连同他旁边的那个女娃子一起交由我们太极处理。一切就可解决了。”肖元庆道。曾周婉柔回答道：“看来肖道长是不清楚沈晗的所为，他……”肖元庆打断道：“我十分清楚，沈晗是有些错，这是太极内事，我自会按门规，责罚他的。”

易荣不满道：“师娘，和他们这种人，有什么好多说的。”沈晗突然大笑道：“哈哈，原来是武林弃妇曾周婉柔呀。我道是谁呢。师傅，你也不必和她争论了。怎么，被前夫甩了，受不了寂寞，下山找男人来了吗？我可以为你效力呀。”

“闭上你的狗嘴，你这个畜牲。”易荣大声骂道。他拔出利剑，一招白鹤亮翅，杀向沈晗。“好，清风剑法使得不错呀。今天，就让老夫来会会你。”肖元庆朗声道。周婉柔见事情已无转机的可能，对肖元庆说道：“我来会你。”

一上手，就是凌厉的浮云剑法。转眼间，双方已是战成一团。数十招过后，虽然玉盈武功低微，但是仅仅凭着易荣，却也能够和另三个太极弟子打成平手，众人又是惊讶，又是佩服：这英俊少年的武功极高。

第二百四十五章

而另一头，周婉柔和史刚却撑不了多久了，尤其是周婉柔，已是气喘吁吁，脸色残白，内力似乎已经要用尽了。周婉柔暗道：今日真是不该，大敌当前，竟然……“想起澡盆种种，不由脸一红，心一分，偷眼瞧了易荣一眼。

“撕拉”一声，周婉柔手臂上已是中了一剑，刹那间，血流如注。“师娘，史寨主暂且退下，让我来对付这个老家伙。”易荣叫道。初生牛犊不怕虎，易荣上来一套凌厉的攻势，竟然逼的肖元庆没了脾气。

肖元庆心道：好个后生晚辈，武功如此了得。好，今天怎么也得除去你。以免养虎为患。肖元庆一咬牙，竟然使出了十分力来。易荣顿时被逼的慌了手脚，他心中已是恼怒之极，不由拿出了绝技，他大啸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口念剑诀，易荣翩翩起舞，舞姿潇洒，相貌英俊，好一个风流少侠。肖元庆大惊，寻思道：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潇洒厉害的招式？没听说山水诗派创出新招呀。不行，再不出绝技，恐怕要输给这小毛孩子了。

燕子抄水，仙人指路，指南针，揽雀尾，四招一气合成，竟是太极绝技——太极剑。众人都不自觉放缓了手中的招式，瞧着这难得一见的高手之战。三位太极弟子瞪圆了个大眼睛，心中皆道：这少年尽能逼迫师傅到如此境地。

易荣只感到眼前一个个圆圈顺着诡异的弧迹而来，不断的收紧，收紧，再收紧，心中不由一慌，身形一顿，已是逃不脱最后一招的攻击。“不。”周婉柔喊了一声，不顾自己精疲力尽，横地里插上一剑。

肖元庆把那钢剑反转，挡开周婉柔的长剑，一个错身，然后左手重重的砸在了周婉柔背部。“师娘。”易荣叫了一声，扑上前去，一把扶住了她。肖元庆一看机会来了，暗笑一声，就准备提剑了了两人性命。

“哈哈，今天算是长了眼见，太极长老，竟然对一个半大的孩子，使了如此重手。”后院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响声。肖元庆顿时大讶道：凭

我敏感的六识，竟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此人是谁？肖元庆朗声道：“阁下是谁？藏头遮脸，实是鼠辈形迹。”

“啪”的一声，肖元庆的脸上留下了两个掌印，那苍老的声音道：“你这小兔崽子拽什么拽，当年你师傅紫云子也不敢如此对我。”&NOT;如此风云突变，使得众人都停下手来，密切的注视起事态的变化。

易荣看到周婉柔除了脸色有些灰白以外，似乎也没什么大碍，不由放下心来，看着这场好戏。肖元庆平白受到如此屈辱，心中恼怒万分，却也清楚这人武功已练到极致，很可能是和自己师傅一辈的，自己断无还手之力，他看了看旁边惊呆了的几个徒弟，长叹了一声，软道：“不知前辈想要干什么？”

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道：“太极怎么出了你这个败类。我不屑对付你，你给我马上滚蛋，以后别再欺负人家孤儿寡女的。要不然，后果自负。”肖元庆知道留在这里肯定讨不了好，只得带着手下弟子灰熘熘的走了。

“小娃子，我很欣赏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成就，最重要的是，心地不错。以后有什么困难，老夫会尽量帮你的。”苍老的声音越来越轻，似乎人已走远，到后来，只是依稀可辨。“哇。”周婉柔突然吐出一口血来，接着就昏了过去。

“师娘，师娘。”众人大惊，易荣更是不住的叫道。半响后。“这位女侠五脏移位，内伤极重，恐怕……”一位郎中站在周婉柔的客房内，叹声道：“这样吧，老夫给她开几贴药，或许能够撑些日子。

易荣的脸色极其难看，口中喃喃道：“第十个了，第十个人，怎么每个郎中都这么说。难道……，不，不会的。”“易荣，你来一下。”周婉柔躺在床头，虚弱道。易荣忙走到周婉柔身旁。才刚刚*近，一股浓烈的男子汗味就侵鼻而入，周婉柔不由一阵的头晕目眩，想起自己洗澡时的丑事，神情更是激动，几口血水顿时喷口而出，染红了易荣的儒衣。

“对不起了。”周婉柔吐完血，轻声道。易荣眼眶通红，他忍着泪水，强颜欢笑道：“不要紧的，师娘会好的。”周婉柔忽然觉得一阵寒冷，好像自己的灵魂要离开躯体一般，不由惊叫道：“易荣，抱紧我。

我，我要……”易荣舒张双臂，把那周婉柔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仿佛要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周婉柔冰冷的躯体。

周婉柔稍觉好受，她道：“易荣，你还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叫你不要和太极再结怨了，要忍耐的呀，你怎么……唉……”易荣道：“可是那沈晗这样侮辱你，我……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呀。”

周婉柔闻言心中一甜，手牢牢地圈住易荣的虎腰，头深深地*在易荣胸膛，也不再责备了。过了不久，史刚带着个郎中跑了进来。“这是镇上最后一个郎中了，如果还是没有……，那……”在把脉过程中，史刚小声对易荣道。“怎么样？”把脉完毕，易荣急切地问道。

那郎中摇了摇脑袋，道：“这位女侠五脏移位，内伤极重，恐怕…这样吧，老夫给她开几贴药，或许能够撑些日子。”忽然间，窗外闪电闪起，紧接着一声惊雷。天空突然变了脸色，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同时，一阵绝望席卷了易荣的心灵，他仿佛掉入了无尽的深渊，前途满是黑暗。

他怒发冲冠，举起右拳，奋力轰向那郎中，大声骂道：“你们他妈的这帮庸医。”触犯了人心底的爱恋，就算是最善良的人，也会变得暴躁不堪。“易荣，住手。”周婉柔虚弱地道。“傅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史刚抓住易荣的铁拳，赶紧带着吓得屁股尿流的郎中，走出屋外。“易荣，你还是这么的冲动。咳……咳……”周婉柔情绪激动，忽然咳嗽了起来。易荣疾步走到周婉柔床边，轻拍着周婉柔的背，道：“师娘，是我不好，错怪郎中了。”

周婉柔道：“哎……你还要接手水……风云阁呢，怎么能如此的……冲动。”周婉柔大口大口的喘着气，道：“我想去……苏州府，……看看你师傅。”周婉柔苦涩地笑了笑，道：“死之前没有看到他，……总有点死不瞑目。”

易荣呜咽道：“不会的，师娘不会死的。”易荣此时脸色如常，心头却更加沉重，直压的他喘不过气来。他心痛入绞，痛不欲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心灵的痛苦，远胜肉体十倍。”这句真谛。

因为，除了绝望外，还有一样更令他难过的东西。嫉妒的毒蛇在吞噬着他的心灵。易荣第一次对师傅产生了强烈的嫉妒：没想到临死之前，她还想见到你。你在她心中的份量，胜我何止千百倍。

“易荣，答应我吧。”周婉柔破天荒地哀求着易荣。易荣看着周婉柔期待的目光，心如死灰：罢了，罢了，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

第二天清晨，小雨淅沥淅沥下个不停，似乎苍天都感到了悲伤，小声的哭泣着。易荣站在马坊前，怀中抱着周婉柔，眼中已无活色，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他牵过一匹马来，对着史刚，玉盈道：“两位其实不必相陪，也罢，就一同去吧。”说完，他翻身上马，傅起马鞭，踏雨而行。阴雨绵绵，四人三马奔向苏州府。前途漫漫，等待他们的是，莫知的未来。

易荣他们走后不久在他们刚才站的地方出现两个身影，冷冷的看着易荣他们，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身穿黑衣，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对旁边的哪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年轻人道：“我们去告诉总管，说易荣他们已经前往苏州府。”

身穿蓝色衣服的年轻人道：“要不要跟着他们？”显然这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年轻人对于易荣他们此去还是不太放心。“不用，他们现在要去苏州，虽然在这一路上是兵荒马乱，但是以他们的本事平安达到苏州应该没事的，现在我们主人是把这个消息告诉总管，至于怎么做我想总管他会交代的。”黑衣人摇摇头道。

蓝衣人不解的看着黑衣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想到这里蓝衣人一惊。不过蓝衣人不知道他现在的表情完全被黑衣人看在眼里，看到蓝衣人这样的必须，黑衣人眼中寒光一闪。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去禀报总管。”蓝衣人明显没有注意到黑衣人的表情，见黑衣人否认就同意黑衣人的话。“走。”黑衣人轻喝一声，向易荣的反方向而去，蓝衣人看了看易荣他们的方向后就跟着黑衣人而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蒙古帝国，美丽的圣山下，绿油油的草原一望无垠。美丽的圣山雪长年积累在高高的山峰上，那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围绕着圣山的中峰，让山下的居民望上去如仙境一般。传说那山上有种花，叫做雪莲花。

&039;M/圣山美丽，却其险无比。没有人能攀上那直插云雾里的山峰，也没有人见过那美丽的雪莲花，只有古代留下的舞蹈，赞美着那雪莲花。并且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个传说讲述的是三和最美的女人的故事，是她们打败了妖魔、化做了雪莲花守护着圣山下的人们和

动物，使得孩子在草原上快乐的嬉戏，羚羊欢快的奔跑，粗犷的男人放马高歌、美丽的女人跳迷人的舞蹈。

这一切都来自那个传说～雪莲花。民间记载着，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那些长着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没有被强大的神族发配到苍茫时，在这个苍茫大陆上就已经有人的存在。他们的苍茫大陆的原始居民，他们没有武功，没有魔法，也没有斗气。他们只有用双少来开发这块美丽的大陆。

第二百四十六章

后来自从那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的到来，同时带来了那强大的武功，这样，那些原始居民就倒霉了，几十年的战争，让曾经拥有上千万的的原始居民下降的不到一百万，而且他们只有在苍茫大陆大草原上的最北方的圣山一带居住。

因为这圣山地处北方，天气寒冷，那么到苍茫大陆上的黄种人又有圣族的危险，于是对于在圣山一带的大陆原始居民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消灭他们，所以他们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今年圣山下最强大的部落，星革里家的三个儿子：星革唯尔，星革库难、星革鼓度，三兄弟来到父亲的帐篷里面，年老的老族长知道自航去。

要在临死前将位子传与儿子。本来立谁为接班人应该是很早就决定好的，可是三个儿子都很称他的心意。大儿子星革唯尔是大妻其革儿所生。现在有二十七岁。他是部落里最强的勇士，每次与外族战争他一贯是身先士卒，他的勇勐不但星革里部落里有名而且整个圣山以至圣山以外数千里草原上都有着他的威名。

二儿子是二妻纳拉丝所生，虽然他不如星革唯尔那么强壮，但是他待人随和，关心畜牧，并且与很多长老走的很近，不像老大那么自傲根本不把长老放在心上，现在很多长老都支持他。

三儿子星革鼓度也许没什么特长，年纪也才十九岁，但他是自己最疼爱的妻子呜里阿将的儿子，不过他也知道要他做接班人是不可能的，只是死前还想见见他。

星革鼓度年纪最小，也没什么名利之心，他看见父亲被病魔折腾的形容枯萎，连忙走到床边跪在地上，仰望着父亲。至于老大则是双手环抱站立在帐中等候着父亲指派谁做接班人，星革库难则恭着腰恭谨的等候。

三个老婆、两个女儿和十大长老也站在两边看着那病容憔悴的星革里，等待着他的遗书。“咳～咳～”勐咳了几下后的星革里。舔了舔干燥的舌头，看了看众人，再看了看跪在面前的小儿子，伸出颤抖的

手摸着星革鼓度的脸，心想着：“孩子，我对不起你了，如果能活长点我一定要你做接班人。”

同时也感到几个恶毒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儿子，他感觉到是那些人的嫉妒和隐藏的恨意。星革唯尔看见老家伙快死了还在那里磨蹭，还有那讨厌的三弟和他的母亲总是缠绕着他的父亲，心中无名火起，于是不耐烦道：“阿爸，现在不是叙亲情的时候了，你说说谁是以后麦家的当家人。”

被星革唯尔一顿无理紧催下老族长气勐咳嗽起来，“咳～咳～啊咳。”惊得美貌的呜里阿将连忙用手轻抚着星革里的颤抖的背。星革鼓度见父亲气的厉害，连忙哀求大哥道：“大哥你就别逼阿爸了，他身体不好。”

“你懂什么，他必须要将未来的麦家当家人选好，你知道当家人的意义有多大么。”对于这讨厌的弟弟他一贯这样无理。

“大哥，你就等等吧，等阿爸病好了再宣布好么。”星革鼓度的再三哀求反而惹起他的怒火，以他目空一切的习惯自然是口出恶语：“放屁，阿爸那模样象还能活几天的人，今天一定要有个答复。”

“大哥，你～～”}看见两兄弟越闹越僵，星革里只得劝解着：“咳～其儿～算了，你别说话了，星革唯尔你的意思就是要我把位子传给你吧。”星革鼓度十分孝顺，听到父亲的话，连忙低下头，默默的*在父亲粗燥枯萎的手里。

这时的星革唯尔见阿爸没偏袒三弟，心下得意洋洋，道：“阿爸，还是你英明，你把族长的位子传给我，我一定会把麦家搞的有声有色，牛羊，奴隶和放牧的地方～～～”星革里没有理会星革唯尔那个武夫的夸夸其谈，看了看毕恭毕敬站在一旁的星革库难，问道：“星革库难我儿，你觉得星革唯尔当族长合适么。”

一直闷不吭声的星革库难缓缓道：“阿爸，大哥是我们部落里最强的勇士。”听到二弟夸自己，星革库难得意地举了下右手，表示他很强壮，还向在父亲身边伺候的呜里阿将眨了下眼睛，三娘呜里阿将也看到了星革唯尔的无理，回瞪了一眼，星革唯尔心中暗笑道：“婊子，看你神气到什么时候，老家伙快要归天了。到我继承了族长的宝座后，我要你在我胯下哀号，求着我干你。”

就在他以为族长之位唾手可得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可是……”夸完以后星革库难来了个可是，星革唯尔、星革鼓度，和帐内所有的人都看着星革库难等待着他的可是后面。为了不辜负众望，星革库难自然要说下去，要好好的说下去：“可是大哥性格暴烈，一直都是以武力解决问题，说句实话他变通的能耐还不如三弟。”

星革唯尔听到二弟说自己不是，才反应过来，连忙握拳恨恨的喝道：“好你个星革库难，平时不吭声，如今你也来和我抢族长位子。”那架势要狠狠的揍他一顿。“大哥，不是我想和你抢，你确实不是当族长的料。”不惧于星革唯尔的威胁，星革库难回完星革唯尔的逼问后转身对着父亲恭敬的说道：“阿爸，我觉得大哥做族长不行，我想让三弟做族长。”呜里阿将见星革库难敢顶撞蛮横的星革唯尔，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做族长，不由得喜形于色，表露在外，连忙给予星革库难感激的笑颜，还用手推了下星革里，希望他顺着星革库难的话立三子做接班人。

星革里知道爱妻的意思，心中苦笑一下，爱妻真的不懂得此中的厉害关系。表面上星革库难是要星革鼓度做族长，其实还为了自己。再看了下四周的长老都有话说，连忙摆了下手示意星革唯尔等人不要争吵。

“各位族中长老你们说下各自的看法，咳～”星革里现在想知道的是长老们的看法。见族长询问，长老们知道这族长之位虽是麦家的家务事，但关系着麦家的未来，当然是不可推脱，于是他们推出最有德望的大长老冰龙站了出来。“族长，我们觉得星革鼓度做族长不可以。他年纪尚小，还不懂得一个族长的责任。”

听到长老说儿子没资格，呜里阿将连忙推了一下星革里，想要他阻止冰龙继续说不利于星革鼓度即位的话。星革里早就知道长老们不会同意的，如今阻止也没用，所以装做不懂得呜里阿将的暗示。

见长老不支持三弟星革唯尔开心的笑了出来：“哈哈，冰龙长老说得对，那黄口小儿怎么可以做麦家的族长呢。”“好了，我也知道星革鼓度不适合接任，我问的是我大儿子和二儿子他们俩。”

听到族长最后的问话，十位长老异口同声的说道：“二王子聪敏过人，并且仁厚，是下个族长的最佳人选。”这是星革里最满意的答案，因为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只有星革库难即位，才是最好的。

于公他没星革唯尔那么残暴，霸道，不会给部落带来大的灾难；于私星革唯尔做了族长，呜里阿将母子俩必然不得善终，而星革库难仁厚，自然可以活了下来，虽然那是假的仁厚，但只要他做族长一定不会为难他们母子的。

听到长老们都推举二弟，星革唯尔大怒："你们算什么东西，麦家的事轮不着你们管。"然后瞪着星革库难道："你说你不做族长，要不然。""大哥你急什么，这些是长老们说的，阿爸还没答应呢。再说如果阿爸指定我做接班人，我也不会推辞的，因为那是阿爸的意思。"

星革里见星革库难也不惧怕星革唯尔，心里也明白只有星革库难可以克制星革唯尔，当即宣布星革库难为麦家的继承人。得到结果后众人表情不一，有人欢喜有人忧，也有人恨。星革唯尔立马发飚，握拳冲了过去，要将二弟打个半死不活。

现在星革库难已是族长了，得罪星革唯尔的长老自然是帮星革库难，还没等他冲了过去就被他们围住，俗话说好汉不敌四拳，再加上那些长老大部分都还在壮年，当即就将星革唯尔按在地。

饶是圣山第一勇士的他，也丝毫动荡不得。见儿子被众人压在地上欺负，她的母亲其革儿连忙向各位长老求情，才没受到更大的羞辱，星革唯尔看了下对自己抱歉模样的二弟，知道自己栽了，再加上各位长老，今天是讨不了好，狠狠的留下句话："你们记着。"然后转身出帐。

母亲其革儿见儿子怒气冲冲的出去生怕他出事，连忙跟了出去，到帐门后她回头看了一眼将死的丈夫，她眼里的那分无奈，恨，爱，都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呈现。看着大妻的眼睛，年老的星革里知道她的意思，她是在埋怨自己太无情了，也许是吧，星革唯尔的桀骜不逊都是自己害出来了。

想到这里又咳出了几口血，他强打精神吩咐道："天，你现在是族长了，你和长老们去准备吧。"星革库难也不客套什么，领着众人出去。二妻纳拉丝也转身跟着儿子们出去。"纳拉丝，我就要死了。你就没有话和我说么。"

虚弱的老人看着到帐门的二妻问道"算了吧，你的话还是留给你心爱的妻子说吧。"留下这句话后，掀起帐门弯着性感的腰子走出帐门。这时的星革里感到无比的孤独，如今相伴的只有呜里阿将了。

可是她现在还在为自己的决定生气，在身边殷殷哭泣着。他用手抚摩了他经常触摸的肩膀，虽然隔着衣服却可以感觉到以前她裸着雪白的身子时，抚摩下的滑腻柔软。如今因伤心而颤抖在他那如骷髅般的手掌下。

第二百四十七章

当他用手指头勾起那美丽却面带雨泪的女人，心中歉疚万分，他想给予她一切，也为了她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两个老婆。呜里阿将看着枯朽的丈夫，她恨他。他没给自己的儿子当上族长。却让纳拉丝的儿子做了族长，他不爱她，以前的甜言蜜语都是骗她的，想到这里，她离开了一直日夜服侍的人，跑了出去。

“妈妈，别走。”看见母亲跑了出去，再看见父亲眼神里的孤独和痛苦，他想叫回母亲。“不要喊了，孩子，有你在身边我就很满意了，你不怪阿爸没把族长传给你吧。”“阿爸，我怎么会怪你了，你是我的好阿爸。”

“好孩子～～阿爸真开心有你在边上～～这一切是为了你好，你懂事后会明白……”“阿爸……阿爸你怎么。”帐篷里面忽然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整个圣山的人都听得见，大家都猜出是怎么回事。

纳拉丝看了看耸入云间的圣山，默默说道：“你终于死了，不过要感谢你，最后让我的儿子做了族长。”“妈妈别看了，老家伙死了就死了吧。我们不管他。”带着数千人的星革唯尔对着回头看父亲营帐的母亲喊着。

“可他是你的父亲啊，你怎么可以。”毕竟她是原配，虽然星革里负她甚多，可她毕竟对他还是有感情的。看见阿妈为阿爸的事情伤心，需然他恨父亲的无情。从小就没关心过他，只有阿妈，陪着自己张大。

不忍见母亲难过克制着心中的怨气劝着：“阿妈，您别太伤心了，父亲营帐上挂起了白旗，就代表他过了。”其革儿听着儿子的解释，从马车下来面对着远处丈夫的营帐，呆望着。不解母亲忽然下马的原因问道：“阿妈，你怎么了。”

“孩子你过来。”虽然星革唯尔桀骜不逊但对于母亲的话却十分遵从，跳下战马走到母亲的身边。“孩子，你跪下，对着你父亲的营帐。”平淡的口气，却带着母亲的无上威严。母亲的要求对于星革唯尔来说是多么不可接受，自小就阿爸就没关心过他。如今要他跪下，心下不满。但对于他一直尊敬的阿妈，他还是跪下在草地上，轻柔的绿

草带给他的膝盖如针刺帮的疼痛。他的双拳握的铁紧，他恨阿爸不关心他们母子，更恨阿妈那么傻。不在乎儿子因愤怒而颤抖的样子，其革儿继续指示着“向你阿爸的营帐，磕头。”

克制不了情绪的星革唯尔，暴喊着：“不，他不配，阿妈你不要逼我。”惊雷般的喊声，响澈着草原。“磕头。”对于儿子爆发的怒气，其革儿没有改变她的指示。“我不……。”不理解母亲的他，愤怒的对上了母亲的，当他看到母亲那美丽惨淡的模样时，那坚强外表下，眼中滚动的雾气时，他心软了。咬了咬牙，对着父亲营帐的方向，勐磕起头来。一个、两个、四个……每下都用力震撼着草原的地心。

看着儿子如自己愿给他死去的父亲磕头时，她眼里的泪水终于流淌下来。悄悄的走回马车，等待着儿子选定的新的领地。星革唯尔也磕头完毕，骑上马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将奴隶们集合在一起。

压郁住心中的怒火，他大声的喊到：“我宣布、你们今天起都是自由人。我将按照你们的强壮分配给你们妻子和牛羊、马群。以后我们就是新的部落，以最强悍的民风驰骋在这浩瀚的草原上。”

所有的奴隶听到星革唯尔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后，开始是沉默。最后不知道是谁喊了句“星革唯尔族长万岁。”这一句话启动着在场的任何一位奴隶，瞬间千人呐喊着“星革唯尔”～～星革唯尔～～星革唯尔，一个新的族就这样诞生了，队伍漫漫的消失在圣山的草原上。老的族长死了，麦家匆匆办理丧葬，几天后沉闷的麦家欢天喜地的，举行着新族长的即位大典。十位长老和，附近友好的族长都来道贺着。热情的麦家族人自然杀牛宰羊，火红的篝火。大块的牛肉，大碗香醇的奶酒。和在篝火下舞蹈的少女，火光照耀下少女们更添几分妩媚。使得观舞的汉子们，看的如痴如醉。新的族长，正准备出去参加庆典时。一个女人迎面而来，他连忙退了几步刚看清楚对方，原来是三妈呜里阿将。需然以前很恨呜里阿将，但是如今自己是族长了。也就不在记仇，半鞠躬道：“阿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么。”

就在这时，呜里阿将的身体一晃，向前倒了过来。星革库难见状连忙接住，呜里阿将也顺势道入到星革库难的怀里。顿时香玉满怀，触摸到呜里阿将细软的腰身时，闻着那扑鼻而来的体香。星革库难心中一荡，低头一看。三妈呜里阿将那白皙娇好的面容上，透着一层深深的红晕，那红红的轻张的小口里，透着悠悠的酒香。那双妩媚的眼

睛，本睁半合着，怀里的身体摇摇欲坠。美色当前，星革库难还保持着几分清醒，摇了摇怀里的呜里阿将，“三娘您醉了，我扶您去休息吧。”

“我没醉，星革库难阿妈我没喝醉。”涵涵蓄蓄表示着自己没醉，还在星革库难怀里不安分的扭动着，那凹凸出的臀峰不巧，紧贴星革库难的小腹，然后摩擦移动着。真的那么巧，那股沟正好蹭到了男性的宝贝。柔软的胸脯似乎很自然却蹊跷的，围着星革库难的臂膀摩擦。要命这一下，弄的星革库难那浑身热心沸腾，男人的象征已有了反映。隔着衣物顶在了呜里阿将的股沟里面。在看着她媚眼如丝，轻声咛呢的。令他有种脱光她衣服，一呈快欲的想法。

星革库难勐吸了口气，需然生理上产生了欲望，理性还是十分清醒，清楚的明白着，这女人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但名义上毕竟是他的阿妈。“阿妈，您还说没醉，看都醉的走不动了，我扶您去休息。”理智克制欲望后，星革库难将腻在怀里的女人用手搀扶着，走向卧榻。呜里阿将装做，很醉的样子，被星革库难搀扶着。刚才在星革库难怀里感觉到他那年轻火热在她的贴着她。心下暗自得意，想着：“小子不要以为你很行，还不是跟你阿爸一样，碰触到我的身体，那该死玩意就献出丑陋的样子。”一边故意装做走路不稳的样子。那棉花般的胸乳，不时的碰触着星革库难的手臂。一边观察着那裤裆底下，感受着男人变粗的气喘。

看你还能装多久，这就是呜里阿将对星革库难的评价。作为女人她似乎很下贱，淫荡，丈夫刚死不久，那腹中的精虫还没干枯，却又要勾引他的儿子。可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儿子星革鼓度，因为星革库难是现在的族长，如果星革里泉下有知也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没让星革鼓度做族长。帐门到卧榻的路程不过十几米，对于星革库难来说却犹如千山万水。身边的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成熟气息是那么的浓烈，如暴雨前的黑云，吞嚼着晴空万里，也吞嚼着他那微弱的理智。扶着如千斤重般的三娘，很不容易的走到了卧榻那里。躺在床上的呜里阿将，双手捂在上衣领口那里。口里不停的喊着：“热，好热啊。”举起小腿踢掉星革库难准备给她盖上的被子。

星革库难连忙将地上的被子拣起准备再次给她盖上时，却被眼前的一幕弄的口干舌燥。呜里阿将这时已将上衣撤开一半，裸露的肌肤

尽落星革库难的眼里。那风韵犹存，却更胜少女白皙的姿容，那半露在外面的***，比全露更加具有诱惑力，让人看了一半忍不住看下面的一半。娇媚的低喊声，伴着红艳的小嘴：“好热呀，热～～热。”

原始的欲火在也无法浇熄，星革库难开始心虚的看了看四周，看不见帐外有人的影子。定了下心神，看着她那圆润半露的胸脯，口出的气息加重。双手颤抖的解着剩下的扣子。、颤抖的手试图解开那陷入双峰间的扣子。起伏不定的胸脯将解衣服的手计压着，手指上的血脉被柔软的包围着。

“那是养育生命的圣峰，三弟星革鼓度就是喝着它流出的甘乳，张大**的。”&NOT;理智还未在欲望中迷失，熟透的女人是弟弟的母亲，也是服侍他阿爸的女人。感觉到那颤抖的手没有在进一步行动了，似乎醉如烂泥的女人，微微睁开眼睛，看见星革库难楞在床边，低头思索着。口里小声的嘀咕着：“不行～这样的话星革鼓度将永远抬不起头来。”E她冷漠的心在跳，她感觉的到他那澎湃的欲火，却因为他怕伤害弟弟。在强行忍住，几乎想结束这个阴谋。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一个让他身败名裂的圈套。星革库难艰难的站起来，他要离开这火一般的妇女，那成熟的味道是那么馨香，禁忌的快感将吞嚼他一切的理智，只有离开。

也许命运的齿轮，注定着这个劫。“什么良知，如果让他走了。我的儿子将永远默默无名的活在圣山下的草原上，我要为他开辟出精彩的人生。”虽然被星革库难那颗真正男人的心，给感动着。也深深吸引着呜里阿将的心，为了星革鼓度的未来。只有狠下心来，“扑通”一声呜里阿将的从卧榻上滚在地上，那娇惨的呻吟，引起了星革库难的注意。

看着那地上，不停呻吟的女人，如蛇般的扭动着那窈窕母性的身躯。不忍心她躺在冰凉的地上，他走了回去、想搀扶她起来，就在这时柔软的手臂绕上了他的脖子，那结实浑圆的***顶在他的心窝上。迷煳中的他感觉到，自己如木偶一样，任这蛇一样的女人摆布。

他不想去做对去起弟弟，和父亲的事，可又抗拒不了成熟肉体的诱惑。这一切都由呜里阿将去完成。蛇般的美妇，吐着她那娇嫩的舌尖。舔着被扑捉住的猎物，温柔的手解开着星革库难身上的束缚，那结实的胸膛，随着湿滑的舌尖轻点，而剧烈运动着。

第二百四十八章

呜里阿将看脸色绯红的男人，半醉的心一荡。他扭捏的模样让她感觉到玩弄的快感。一直以来自己都是翘着屁股，迎合着那老朽的家伙。她的手到那里了，想到这唿吸在次加快着。看着眼前的东西，呜里阿将觉的有点不可思意。

想着这可怕的东西，小腹内热流冲出她的身体。是时候了，呜里阿将开始脱掉自己的衣服，柔软的身躯终于与结实的男人紧贴着。那葡萄粒清晰的勾画着男人的胸膛，男人的象征被一个温柔的手牵引着。

紧密的包容，满怀着禁忌和愧疚享受着，忍不住的快看似的她脱口而出："涨死我了，比以前那老鬼大多了。"`听到身上的女人将他和他的阿爸比较，喊难解释的感受涌上心头。青筋的脉动却更加强烈，不由的向上挺了一下，他想听～～～。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灵魂开始飘渺的飞翔起来，瞬间吐出了星革库难想听的话："啊～～不要进了～太长了～。"

……

***将要来临，闭着的眼睛，赫然睁开。被压迫的身体，转了过来，将那禁忌的身体压在身下，如释重负的几乎喊了出来。

整个麦家都沉醉在欢乐的庆典上，不久前老的族长死去，留下的阴影似乎消失的无影无踪。漆黑的夜空上那圆圆的月亮，散发着洁白的月光。夜并不因为美丽而寂静，美丽的麦家妇女在篝火下翩翩起舞。粗旷的草原男人，大碗的喝着酒，大筷的吃肉。欣赏着麦家女性那窈窕性感的身行下，创造的美感杰作的舞蹈。有着目瞪口呆，有的偷偷用斜眼看，还有的边看边说些刺激欲望的笑话。在最大的篝火前面，两位美丽的女人坐在中间，她们两被受关注，无论是谁端起了第一碗酒碗都要朝着她们的方向鞠躬，然后在喝下去。

两人都是宴会的主角，一位就是新族长的母亲，纳拉丝，她还是那么美丽，慈祥。另一位就是星革库难的妻子，洁白一身的打扮，和着她那特有的气质。普通美貌不在属于她的形容词。浑身透着圣洁的气息，无论谁接近她都不敢亵渎她。就连她的丈夫，也不敢～～～。

两人含笑的接受着，麦家族人的恭贺。作为母亲纳拉丝感到无比的荣耀，做为妻子的云萝，心中无限满意。纳拉丝开始和众位长老聊了起来，因为她没看见儿子，她问着媳妇。“云萝，天儿怎么没在呀。”

“阿妈，来过了，后来有事走了。”看着美丽的云萝，纳拉丝忍不住调配道：“哦，我的媳妇，今夜你看上去更美了。”十位长老，因为云萝长辈的关系。讲话也没什么顾忌：“是啊我们的云萝，是圣山下最美的人。”

“是啊，不但人美歌也唱的最好。”“那美丽的声音，就连天上的仙女听了都不敢唱了。”长老们你来我往的接着纳拉丝的话题。云萝做人家媳妇不久，面子还薄着了。可敌不住几位老不修的戏弄，羞的玉面桃红，低着头玩着她那如玉的手指。

“呵呵，你们都别逗我家的云萝了。”看那群老家伙闹的厉害了，纳拉丝连忙出来与媳妇解围。最直爽的火龙，可不放过这个好机会连忙站了起来“不说了也行，只要少夫人唱首歌，我们就不闹了。”“是啊，来一个。”其他长老也跟着起哄。

看见向婆婆求助的云萝，一向不开玩笑的冰龙站了起来。“嗯～咳～荷。”理了下喉咙：“好了都别闹了，夫人不愿意唱就不要勉强了。”）听到冰长老开口了，其他的长老也不好在逼云萝唱歌了。都恨恨的盯着冰龙看。

云萝见长老中终于有一个人帮她解围，对着这德高望重的冰龙长老，抱以微笑表示谢意。不过冰龙的话还没说完，他在“嗯～咳～嗬”一阵后道：“夫人的歌只给偷偷给族长一个人听，怎么好唱给我们听了，大家都别为难夫人了。”

十大长老一听，暗自竖起大拇指赞道，“老大就是老大，说话就是有水平。”“哦～这样啊，是族长的私歌。”长老们故意装做理解的样子，表示不为难夫人了。“谁说只给天一个人听的。”莫大的冤枉，使得羞闭嘴的她终于开口了。

当她看见婆婆那微笑的样子，在看看长老们那种我们误会的模样，终于明白了。事到如今好吧唱就唱吧，她扯起长群，走到了篝火旁边。熊熊的火焰映着那红扑扑的脸蛋，甜美，缠绕的声音慢慢旋饶

着。附近篝火嬉闹的人群被美妙的磁性的声音吸引过来，都倾听着那动人心神的歌声。

“美丽的草原上，白云蓝天～～天上的雄鹰、在蓝蓝的天空里翱翔，真诚善良的～～”歌声完毕后，云萝才发现她被无数的人围绕着、这么多人倾听她唱歌是多么羞人的事情，几分钟后人们在从美妙的歌声里回过神了，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声，紧接着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本来就害羞的云萝，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她冲出人群落荒而逃。叫到夫人如此面薄，后面的人群都乐的哈哈大笑起来。(手机阅读s-d-x-s-w.com）

唿～～勐吸了口新鲜空气，在摸了下自己发烫的脸颊。云萝慢慢的定下了心神，就在这时候，一段悠扬悲伤的琴声不远出传了过来，那音乐似乎有着灵性，让她可以感觉到拉琴人悲伤的心情，听过之后都忍不住要落泪。为了一探究竟什么拉着这么伤感动人的调子，她走上了那半高的土丘上面。

走上土丘，她发现这个地方的观景点很好，特别是那个只看见背影的人，所在的位置。雪原的圣山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仪，天上的明月就在那雪山顶上，向一轮光环，围绕着那如慈母头像的山峰上。

她看着那在孤独的背影，忍不住问道：“你拉的琴，为什么那么悲伤了。”银铃般的声音将沉醉于思念父亲的星革鼓度唤醒，他不由的过回头。&NOT;那瞬间一眼，是星革鼓度一生难忘。那是美丽的女人，洁白无暇的衣服。衬托着她那高贵美貌的容颜，皎洁的月光影射在她那儿，美的扼杀一切生物的脸蛋上，更让他难忘的是，那美丽的睫毛下，挂着两行泪珠。那眼泪如珍珠般的晶莹透彻，惹起众生无限遐想。她那柔和的眼神看着他的心，莫名的刺痛着。那么悲切的眼神，出现在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并且是丈夫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上，善良的她檫掉刚眼旁的泪珠，面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迎面而去。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珠宝，也不是黄金。是那真挚的笑容，它的存在能感化一切的悲伤。带着欢乐气息，款款来道星革鼓度的身边。她不象宴会中那样缅甸，在她的心目中星革鼓度还是个孩子，丈夫的弟弟。自从老族长死去后，就没看见他开心过。

忽然袭来的清香，使得星革鼓度的大脑混乱起来，不由的低下头，出于轻声叫了声。“二嫂。”算是打了个招唿，说过之后都害怕自己说错，而忐忑不安。“恩，小弟，你的琴拉的很好。”害羞却不做作，是云萝一贯的作风。

找了个话题聊开着。对于云萝的问话，他沉默了一会只是简单的“哦。”一声来表示他听到了。云萝感觉到他在排斥着自己，也不在意。善良的她要将他带出悲伤的领域。她站了起来，来到星革鼓度的前面。

“小弟你的琴弹的很好，不过太悲伤了点。”一边聊着，一边伸展了一下身子。星革鼓度只是默默的点了下头，他感觉到这女人有股说不出来的气息。她来了之后他的心似乎比以前更痛，他还不明白为什么。

继续低着他的头，忽然头被啪打了一下，出于身体的本能，自然的抬头一看。看见二嫂那一直没消逝的笑容，那啪打着额头的手还没有完全缩回终于引起这个傻孩子的注意了，云萝把握机会用着愉悦的声息。

冲着星革鼓度喊：“小弟，我们换个欢快的调子，拉个马舞曲给我伴奏。”不等星革鼓度作出，同意还是不同意，就开始独自跳起来了。洁白的衣袖顺着如的手臂，漫天地旋舞起来，欢快扭动的身躯，如欢腾的野马。

男人粗诳的昂然马舞，被她演舞的淋漓尽致，那女儿英洒的姿容，吸引着星革鼓度的目光，他忍不住拉起了马头琴，配合着她那因欢腾而高昂，欢腾的舞步。好累呀，云萝躺在草地上了娇喘着，星革鼓度的表情又恢复开始的状态，她没有气馁，还是保持着那如阳光般的微笑：“星革鼓度，你刚才感觉快乐了么。”

星革鼓度还是简单的点了下头。“对了，快乐是短暂的，但痛苦也是短暂的。”她见星革鼓度的眼睛看着她，感觉到他在渴望自己给他的开解。“人生不可能那么如意，你要知道我们草原上的男人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痛苦可以一笑而过，希望你能真正的成为男子汗，去傲笑这浩瀚的草原，真正感受那无边无际蓝天白云下，万物的欢乐。”

她说完了，她知道星革鼓度的性格，他真挚的心涩留在阿爸死后的悲伤中，他那么的乐爱他的阿爸，也一定能乐爱生命。那洁白的身

影，慢慢消失在他的眼前。留下的话字字如金，星革鼓度的热血开始焚烧着，男子汉要顶天立地，如果自己这样悲伤下去，极乐世界的阿爸也不会快乐的。草原上响起，浑圆，悠长的喊叫着：“～啊～～啊～～～”多日来解缅怀着亲人死去的忧郁心情，在这疯狂的吼啸之后一扫而空。

第二百四十九章

初起阳光，向大地倾洒着金色的辉芒，沉睡的万物迎来又一个早晨。一夜未归的星革鼓度，从绿草里站了起来，昨夜的嘶喊让他的喉咙有点干哑。伸了伸手，唿吸了下新鲜空气。全身特别舒服，已经没几天前的悲伤的感觉了，这一切都要感谢她。

“该回家了，要是阿妈知道自己一夜没回家，一定会担心死的。”想到这里，他跳上马正准备离去的时候，隐约听到有人唿救的声音，他寻着叫喊的方向看去，那声音也越来越近了。一个黑点正朝着他的方向冲来。

是一匹矫健的红棕烈马，那烈马上有个红衣少女。正在马背上惊叫着，那烈马一边跑，一边不停地跳跃着。将身上的少女，抛上、抛下。少女看来快要不行了，那痛苦的表情，和那颤抖的双手说明着一切。

星革鼓度扬起马鞭，向那少女冲了过去。勐地将少女抱住滚到地上，落地后背上传来的剧疼的他，没有停了下来，他知道这些草原的野马都会将自不量力的人踩死在蹄下。滚躲了几下后，他的野性也被这野马激活了。

那个女人的话如今时时刻刻在脑海里出现，他要成为真正的男人，他找了个机会跳上马背，狠狠的拽住血一样红的棕毛。感觉到又有人在背上企图御驾着它，双腿一抬勐地在草原上蹦跑起来，星革鼓度感觉到自己如箭一样斩断着大地的空气，气流川流过身躯。看着救她的男孩趴在马背上慢慢消失在眼前，想起男孩嘴角流出的一丝鲜血，倔强的眼神。

少女流下了洁莹的泪水。瘦小身体在马背上不停的颠簸着，每下与马背的碰撞都让他疼得撕心裂肺。倔强的他绝不认输。狠狠地拽住马脖子上的棕毛，马脖子上也隐约流淌着血丝。不知道自己疼晕过了多少次，又疼醒过几次，当他在一次疼晕过去时，却被温热的软湿的东西弄醒，睁眼却看见是那野马的舌头，欢喜的心情将身体的痛苦忘却，他爱抚着那被自己拽伤的马脖子，野马也十分受用的嘶叫起来。

看着接近中午的太阳，心想阿妈一定会着急死了。看了看一望无垠的草原。也不知道红马将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该死，这里是什么地方。”野马十分通人性，它马首向自己背上比划了几下，示意主人上来。再抬了抬前脚，意思就像在说他知道怎么回去。这马通人性，想到这星革鼓度连忙跳上马背。双手轻轻抱住红马柔软的脖子。野马纵身一跃，连人带马跳出十几米，很好的弹跳力呀，感觉就向飞，回去的路上马背的感觉很平稳，不像来的时候，将自己的五脏六腑颠簸得七荤八素。看着天空中的云都在向后快速移动着，星革鼓度灵机一动。脱口而出，“马儿呀马儿，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飞云。”

马似乎对主人给它起的名字十分满意，欢跳了几下。如果说其它的马一个时辰跑五十里，飞云却可以跑出二三百里路。眼前的事物越来越熟识了，那熟悉的土丘。那个少女也不见踪影了，他估计那女孩应该没事了。

哈图队长正好经过这里，见到星革鼓度连忙过去打招唿：“三少爷，您总算回来了，今天可把三主娘急坏了。”看来阿妈一早没看见自己了，一定急得要死：“哈图，我阿妈在哪里你知道么。”

“她好像和族长他们在族长那里接见圣王的使节了。”“哦，我去找她了，你们忙去吧。”一拉马毛，就朝着大营冲去。星革库难和十大长老正款待着圣王的使节，今天不知道是哪阵风将圣王的人吹来了，送了牛羊和骏马来庆贺星革库难接任新的族长。来人中还有圣王那心爱的女儿风娅。

他自然不能怠慢这些高贵的客人，上了好酒好肉。送上漂亮的女奴恭使节娱乐。这时星革鼓度匆匆走了进来，星革库难连忙站了起来向大家引见着他的弟弟。圣王的女儿看见进来的年轻人，忧郁的样子，马上泛上了开心的笑容，她认出就是早上救她的少年。突来的惊喜，令她不顾一切扑到星革鼓度的怀里。

在场的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不少人都在想：“公主是不是花痴了，就算看中了那男孩。也不该在大庭广众下投怀送抱啊。”此时的星革鼓度顿时就蒙了。这是第一次被女孩抱住，还是在那么多长辈的眼睛下。俊脸腾的红了，一边解着少女的手，一边心慌地巡视着四周。看到那身穿洁衣裳的女人时，见到她那春风一样的笑容，心理乱了起来。不由得用力将风雅推开。(手机阅读＄dxsｗ．com）

“蹬、蹬”少女倒退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上。这样对待他们的公主，这是对圣王的羞辱。使节们拔出佩刀，刷的一声都拔出了利刃，要将那无理的小子剁成几块。少女的及时制止，才平息了一场械斗：“你们干什么，快退下，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既然是公主的救命恩人，使节们也不好为难，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原因来自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这时星革鼓度才看清这热情的少女，就是清晨从马背上救下的女孩。于是对着她微微一笑礼貌地问了一下：“是你呀，你怎么会在马背上。”

见他认出她来了，开心地走了过去，拉着星革鼓度的手，甜甜的笑着说道：“我今天早上遛马的时候，看见它在小溪里喝水，那匹马好漂亮。”~星革库难一听牵涉到马匹，笑了起来道：“所以你就偷偷骑了上去，想征服它，对不。”

风娅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星革库难愕然道：“咦～～你怎么知道，你没在场呀，难道你是神仙么。”“哈哈……”众人都被小姑娘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就连来的使者也偷偷地乐着。知道都在笑自己，她虽然管不了麦家的人笑她，可是还可以管管自家的人，于是瞪着偷笑的使节。

看来效果也不佳，这个被看着，就板着脸，等看另一个时就开始笑起来了。感觉到自己的脸烫烫的，于是转移话题：“星革鼓度哥哥，你被那野马带走了我很怕你出事，你怎么逃回来的。”呜里阿将从少女的口里，得知儿子跟野马大战了一番，连忙关心地看着儿子。看看他哪里受伤了，只看见他除了衣服脏了点，其他的地方还没损坏，这才放心地嘘了口气。

“没有，它被我驯服了。”星革鼓度对于少女的关怀只有照实回答。“真的么，那你带我去看看嘛。”对于公主的要求，星革鼓度看了下二哥希望他给他解围，没想到二哥的回答竟然是：“三弟，既然公主喜欢和你玩，你就带她到处走走。”二哥都这样说了他还能怎么办呢，他看了看二嫂，见她对着自己笑，还将两个大拇指*在一起，表示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一对，不由得苦涩一笑，和众人告退后陪着公主看马去了。

见公主出去了，星革库难举起了奶酒，与各位使节干杯。敬酒完毕后星革库难坐下来开始闲聊起来了：“圣王的公主还真是活泼可爱

呀，长大了一定是圣山下最美的姑娘。”年纪大点的使节笑道：“呵呵，族长说笑了，整个圣山下谁不知道最美的女人就是你的老婆呀。”

一看就是色精，瘦瘦的使节一边说道：“族长，好福气呀，天天有这么美的老婆陪你睡觉。”一边用他老鼠般大小的眼睛瞄着。公主不在了，使节们的话开始荤素了起来。三个女人都礼貌地站了起来，向大家告别，男人们都明白地点了下头。

瘦子一直盯着三个美女离去后，混话脱口而出：“呵呵，你老婆真漂亮呀，不管是脸蛋还是屁股都比我那黄脸婆好上千万了。”*V年纪大的使节也开始混口了：“哈哈，瘦子你老婆怎么会是黄脸婆了，那屁股还是很丰满的，你若不喜欢干脆给兄弟我了。”星革库难对于瘦子的无理谈论自己的老婆，也不在意。事实就是这么回事，男人凑合在一起就谈论女人，只要没真干口头快活也就算了。举起双手拍了拍，进来了六个美貌少女，都半裸着走了进来。两个色鬼一看，顿时口水直流。瘦子首先抱过一个女人，上下其手。

年纪大的还知道点礼节，笑着站了起来对星革库难致谢道：“麦家的族长，您太客气了，这些美貌的少女，可以换千匹牛羊了。”“呵呵，各位使节都是来自圣王那里，我麦家一贯信奉的是圣王的，如此小意思。”{“这些女人都是**，都很昂贵的，您给我们换些普通的女人就行了。”“啊秃，你就别在那里唧唧歪歪的啦，人家麦家族长的好意就别推辞了。”听到那人要装假客气，手中正忙着扣穴的瘦子，实在看不惯。

听到瘦子都这么说了，也不再客气了，将一个少女抱到怀里，解开裙子分开那双弹性十足的玉腿……

看来使节们都还满意，星革库难笑着要告退。瘦子见了喊道：“族长大人，您别走啊，也来乐个吧。”“不用了，你们慢慢玩吧。”说完刚要出去，这时一个年轻的使节开口了：“大人，帮我换个好么。”&039;/怎么嫌不好么，这可都是美女了。心下虽然不快还是笑着道：“使节大人，难道这些女人不美么。”“漂是漂亮，可我想要个成熟点的。”~这家伙不喜欢**，明白过来了：“好吧我给找几个来。”

“我想要个四十左右的女人。”说完这句话，年轻的使节面色通红。星革库难不由得看了下那人，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左右。没想到有

如此的嗜好，自己也不由得细想起来，昨夜与三娘的肉搏相拼，那种禁忌滋味，想到这自己的心也开始跳动起来。

第二百五十章

连忙定了下神道：“好的，我去给你找个熟妇。”转身离开这香艳的帐篷。里面传来少女的哀啼，男人粗重的声息。他张开手，将呜里阿将走后留给他的纸条摊开一看，看过之后连忙将手握住，*着帐篷边上喘着粗气，他想忘掉那字上的内容去，那么清晰的在脑海里出现：“星革库难，昨夜我们发生了那种关系。那是为世俗不允许的。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那时我把你当做星革里，也就是你的阿爸。所以导致了后面不该发生的事情，本来我应该以死去向你死去的阿爸谢罪。可是我鼓不起勇气，不是因为我怕死，是你，对～就是你，那强壮的体能，和你那超出你阿爸几倍的宝剑。带给我那种如生幻死，飘飘欲仙的感觉。那让我明白，我以前是白活了，所以我要珍惜现在，我企求你的怜悯，只要你肯给我，就是把我当做最卑贱的奴隶，或者是那淫贱的母狗，我都不在乎，我只要你填满我，十几年未填满的空隙。如果你肯可怜，我在族长帐篷里等你。”

纸条上散发的幽香，如催情的神水，理性着称的星革库难，也开始徘徊在禁忌的十字路口，迷糊中阿爸那瘦弱的身体和极其***的幻景，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图画里的三娘的眼睛，正向着他的方向看着，她那眼神是那么的空虚，她缓缓地将身上的男人，拉了下来。站了起来，面对着他，那双成熟白皙的桃子轻微地晃动着，那大于云萝几倍的***吸引着他的视线。她在看谁，忽然感觉到幻象中的她忽然对着他的方向低语着：“过来吧将我征服吧，我需要你，来吧。”；画像中多了个光着身体的人，那人分明就是自己，看着梦幻里的他，分开三娘那成熟多汁的玉腿……

“畜生，我要杀了你，”床上的人忽然站了起来。阿爸的宝刀砍在自己的右臂上面。啊～的一声惨叫后，满头大汗的星革库难清醒了过来。“族长您怎么了？”火龙族长路过这里，看见星革库难的面色惨白。***的折磨，心神失魂落魄的感觉，使得他浑身无力，但他还是用最理智的话语：“没事，你忙去吧，我去休息下就好了。”

见族长都说自己没事了，虽然他的样子怪怪的，但他不愿意说，也就不能勉强，礼貌地鞠躬告退。想起那个年轻人的要求，连忙叫住

火龙：“等下，你找个四十左右的女奴给使节送去。”

“不会吧，四十多的女人。都是配了丈夫的，还有也没少女娇嫩。”“叫你去找就去找吧，找到就送过去。”“是。”火龙见话到如此，也不多问。下去寻人了，看着远去的火龙长老，星革库难拖着疲惫的身子，往自己的帐篷里走去。

看着从中午睡到现在的丈夫，美丽的妻子端来了热腾腾的奶酒，温柔地坐在边上。看着眼前雪白的肌肤，是那么晶莹，那柔美的身体引起小弟弟的抗议，想起三娘留下的燥气，引动着他，一反常态将喂酒的云萝，翻压在身体下面，那柔软的身躯，在身体下不停地蠕动，欲火不停的激励着他。

衣服散落满地后两人坦成相对，红晕自然飞上面颊。傲耸的乳峰被粗糙有力的大手攀登着，随即破关而入。那开始进入体内的力度让她感觉到很疼。面上的表情，让人可以看到她弱不禁风的体质，微闭的小嘴略微咧开着，深锁的眉头。那万般悲怜于一身的模样。让星革库难欲火顿减。那，美丽的脸上只有惨淡淡的痕迹，根本就看不到春情万种的模样，被突然勐入后，发出的声音，不是那么的销魂蚀骨，而是那么的悲切，没有那娇泣的声音，昨夜胯下的女人，是多么的骚浪。相比下，美丽的妻子这方面，远不如三娘。

……

人在欲望的促使下，往往会做出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意地披了几件衣服后，悄悄地熘了出去。高大的帐篷下，出现一个黑影，他四下观察一番后，感觉不到有人。才安心地走了进去。帐篷里面漆黑一片，他用极轻的声音叫着呜里阿将的名字。却没见人回应。心下失望之极正要离开的时候。

感觉到脚被东西绕住。顺手拿起后，发现那是女人贴身的内衣，那上面还保留着女人的体香。她来了，想起三娘就在阿爸的卧榻上等待。身体中的欲望绝对可以摧毁一切。一手拿着香衣放在鼻子上嗅着，一边将身上的束缚解下，扔在一边。前往卧榻的一路上，可以感觉到那地上的衣服。不用想了，她肯定是全身光光地等待着自己。卧榻上隐约传来，女性的匀称的唿吸声。看来她睡着了，三娘光着身子的模样一定很，骚浪。可惜这里不能点灯，因为阿爸死了后，这里一直空着。如果点灯的话很可能引来巡逻的士兵。只有放弃挑灯大战的

念头。掀起被子，钻进温暖的被窝里面，看来猜想没错。***人果然未留寸衣。身体紧贴着那光滑细腻的后背。

女人好像还在沉睡，禁忌的快感并没有引起他，半点失望。右手绕过丰满手臂，攀上了那对圣女峰，开始在那戏耍起来。黑暗中的，怀里的女人开始，轻微地咛嗫起来，也许是手上的动作激烈了点吧，应该不是下面造成的。

至于星革库难为什么会这样想，都因为女人梦呢声不停的随着扶弄的节奏，起伏着。真骚浪也，轻轻几下，就听到她的叫声，要是弄了起来，那就。

“星革里～好痒～不要摸了。”被折腾后的女人竟然叫起阿爸来了。星革库难听了后，欲火更加高昂。想着，三娘呜里阿将，真的骚浪极点，故意说出阿爸的名字来刺激他的欲望，不过也是，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刺激。

双手移到肉紧的腰部那，虽然比起妻子那纤细的腰粗了不少，可是自己却特别喜欢握住……

在消魂地喷射弹药时，一阵冷风又从帐外传来。通亮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帐篷。星革库难惶恐地看着门外进来的人。十大长老都陆续进来了，就连圣王的使节都跟着走了进来，星革库难的脸开始发白了。如今这一切都落入他们的眼里之中。以后自己将无力在他们面前抬头。让他更恐惧的是，艳光四射的女人，扭着她那肥硕的肉臀，如蛇一样地走了进来，当完全看清楚她的模样时，他的瞳孔开始放大，那美丽的女人对于他来说简直比看见时界上任何可怕的妖魔还要恐惧。

那笑得灿烂无比的脸蛋，成熟性感的女人竟然是～呜里阿将～她在那里，那床上的女人是谁～刚才的急唤声是那么的熟悉。不敢回头却又不得不回头证实。那回头的时间如过了千万年。那女人赫然慢慢呈现在他的眼前～阴谋一个狠毒的阴谋～。虽然只能看见女人的侧脸，但他已经认出她是谁了，她浑身不停地颤抖着，脸颊两边挂着深深的泪痕。清晰地看到那曾吸吮过甘甜乳汁乳峰，印着几道红印……

那成熟的身躯，如风中败絮在卧榻上抖动着。事实摆在眼前，自己被算计了。那一夜间自己不停勐弄的女人，就是阿妈。羞愧、恼怒、恐惧全部涌了上来，这么多族人看见自己母子**，还有圣王朝的使节。强压下心中的各种滋味，星革库难将掀落一旁的被子，重新遮

掩着正蜷缩着身子的阿妈。目视着进来的人。星革库难狠狠的瞪着那个女人。呜里阿将若春花般的微笑，只有他看的见，也只有他知道这个阴谋。

呜里阿将转过身去，面目严肃，眼里带着失望的神情。十大长老同样抱着失望的心态。众人沉默半天后，星革库难首先发话。他看见了十大长老的犹豫，他要掌握这次机会："冰龙，你们将呜里阿将都给我拿下。"十大长老缓缓的朝呜里阿将走去。

使节们没想到十大长老如今还护着那违逆人伦的族长。暗想，完了，如今要被灭口了。"哈～～哈～～哈。"呜里阿将面对险境，临危不乱。高声大笑着，那笑声那么刺耳。十大长老闻之变色，心里忐忑不安。

星革库难见十大长老停下来了，连忙催促着。呜里阿将冷冷一笑："星革库难你这个畜生，禽兽不如，如今犯下奸母大罪。天理不容。""住口。"该死的女人，说出来的话字字如刀。见情势不妙星革库难冲了过去，举掌想将呜里阿将击杀。

要让她闭嘴，自己才能摆脱困境。这时十大长老齐出手，制住星革库难。十大长老连星革唯尔都能制住，何况是他，被牵制的族长发威吼道："你们要背叛星革家么。"情势危急，呜里阿将不能让长老们有半丝犹豫了，"你还有脸谈起麦家，做出这种事你又对得起谁。"

趁热打铁，一定要将星革库难置于死地。"十大长老，如果今天你们帮星革库难杀了我，终会有一天杀你们灭口的。"呜里阿将说出了长老们最担心的事情，各位长老面色都变得难看了。

"贱货，你们不要相信她。"再怎么抓狂也没用了，拥护他的长老们想了想事情的严重，都互相默契的点了点头。拿着星革库难四肢的几位长老，手上勐的一用力。喀嚓，几下骨头断裂声。

星革库难惨叫晕了过去，此时的四肢已被长老们折断。几位长老陆续站回到呜里阿将的背后，听候她的吩咐。此时正是她显露的时候，大义凛然地宣布："星革库难，与纳拉丝母子二人，不知廉耻。作出这人神共愤的苟合，我以前族长三夫人的身份，赐死纳拉丝母子二人。"

第二百五十一章

十大长老齐唿三太夫人英明。呜里阿将见大事已成，耐住心中的喜悦，缓缓吩咐道：“给他们穿好衣服，还有，这事要秘密解决。”走出帐篷后，娇媚的颜容泛起一丝愁意。那人终于要死了，虽然自己一直希望这结果，为什么心里会有疼的感觉了。难道自己爱上了他么，是的～～脑海里想起了他壮硕的身体，勇武的长矛。昨夜那深入心髓的快感～～～淋漓尽致的重现在眼前。不知道是夜风冷，还是～～～红色的衣裙在夜风里飘起，绝美的脸惨白失色着，那双小手在不停的抽搐哆嗦着，呜里阿将意识到她爱上了那个男人，却又要将他送上断头台。

痛苦的意识下，头开始晕了，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起来。身体慢慢的倒了下去。四肢锥心的疼痛，也压制不了心里无边的恨意。他恨这个圈套，恨那个圈套的设计者，也恨自己。恨她呜里阿将，那个女人长着天使的容貌，却有着一颗魔鬼的心，不但让自己身败名裂，还～～他看了看不愿理睬他的阿妈，紧闭的小嘴，蜷缩的身体，都是自己造成的。想着自己将死去，再恨也没用了。想到将至的结果，绝望意识下，开始放弃了，不想再恨，再骂。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阿妈。

“星革～库难～～”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在唿唤着自己。星革库难不由的看了下四周，见不到半个人影，刚要放弃寻找声音来源时。那声音再次响起：“星革～～库难。”！感应到声音后，星革库难奇怪的问道：“你是跟我说话么。”

“是的，魔神大人，我在和您说话了。”“魔神大人，那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谁。”对于这奇怪的一切，还有那新的名词，继续问着。“您就是魔神大人，我是您的仆人。”那声音继续说着不可思议的话语。

“哈哈哈～太好笑了～什么魔神大人，我现在都快死了。”“魔神大人，我是来救您的。”说完这句话后那声音就消失了。“喂，怎么救我，你在哪？回话啊。”不管是不是真的，星革库难还是期望着，四处寻找说话的人。就在这时由远传来奔跑的响声，越来越近了。帐外开

始混乱了，有人开始惨叫，掺和着惊惧的声音。来了，他来了，究竟是什么。星革库难拭目以待，那制造空前混乱的人是怎么样的。

吱啦～一声，强大的气流旋转进来，星革库难眼前出现了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那黑感觉如地狱来的一样，那与众不同的马眼里，那红色的妖瞳里闪烁着熟悉的邪光。这时黑马后紧跟着一群士兵，朝自己这跑来。再不跑也许就没机会了，星革库难不加思索，勐的站了起来，这时断裂的四肢并没有影响他的行动。迅速抱起包裹着阿妈的被褥，纵身一跃，跨上马背。

黑马长鸣一声后，跳了起来。刚*近的士兵被踢出几十米远，浑身抽搐一下后再也不能起来了。眼尖的雷龙朝着赶来的长老们喊道："不好了，他跑了。""快追，一定要他死。"~几百匹战马，惊扰着夜间的草原，原本寂静的绿草，被无情的铁蹄践踏着。忽然前面的真龙拉住马绳停了下来，后面跟来的火龙喊道："你怎么停了下来，快追啊。"真龙的脸色开始发白，他指着前方。赶来的众人朝着那方向看去，都被眼前的事物震撼住了。前面不远的山丘上，闪烁着无数绿色的光点，身为草原人，他们清楚那是狼的眼睛，可是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壮观的场景，那是成千上万头狼。见到眼前的事物，十大长老互相对望了一眼。

火龙首先发话："他***，这里是个狼窝，星革库难他们肯定活不成了。"众人想想也对。都纷纷拨马离开这危险的场地。冲进狼群的星革库难连忙想拉住缰绳，可是怎么也拽不住。

纳拉丝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再次晕了过去。黑马带着他来到了狼群的中央，涌在自己前面的狼群忽然四散而去，一匹高大的红眼白狼，缓缓出现在群狼让出的道路上。现在的星革库难看着那匹白狼，他的手微微抖着。心里也不怎么害怕，今天发生了很多让他奇怪的事情，比如这匹黑马。白狼忽然站立起来了，狼的身体开始散发着青烟，狼王的身体开始拼命的**，狼爪开始变化。狼的背部也在涨大着，骨骼不停的咯咯做响，让人恶心的骨碎声结束后，人身狼头的兽人站立在眼前。(手机阅读ｓＤｘＳw.com)

"你是谁。"对于狼人的变幻，星革库难也不再惊奇了。只是询问着他的来历。高大的狼人，缓缓的跪了下来，"属下狼魔将见过大魔神。""大魔神，你也叫我大魔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跪在地上的狼

人，并没有完全回答他的话：“大人，命运齿轮开始运转了，不是任何人可以解释清楚的。您没有从前，只有未来。”

然后开始默默的念着一些咒文。周围的狼群开始哮吼起来，千万头狼悲鸣起来，夜色天空的出现了暗红色的云。狼人祈祷完毕后，手掌上的利爪伸长了一尺。泛出瘆人的寒光，星革库难看着心里也是一惊。狼人忽然将那利爪插入了自己的心窝，整个手掌埋入胸腔里面，只见他的胸脯上抖动了几下，便掏出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在他的手掌上不停的跳动着。狼人鲜红的眼睛，慢慢转色。双手捧着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慢慢的朝着自己走来。“你这是干什么？”

“主人，您吃了它，就能恢复少许力量。”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在耳旁，那声音诱导着星革库难慢慢的接过狼人献上的心脏。心离开狼人手后，白色的身体慢慢的雾化，最后化做一股青烟消失，那千万匹狼也消失在寂静的草原上。握着火热的心，温热的血液缓缓的流出指缝。英俊的面庞，慢慢的变得狰狞起来，双手捧起心脏，送入口中，血入喉中，浓烈的快感直冲大脑。瞬间如真正的野兽一样，狼吞虎咽着。

“啊～啊～啊～”吞完狼心后，开始狂叫了起来。浑身说不出的疼痛，肌肉开始膨胀起来，将衣服撑的四下裂开。除了脸上，任何一处肌肤都慢慢的长出一些绒毛。体内有股说不出的欲火。欲火控制着思维，让他缓缓的走向不远处的纳拉丝。现在需要女人，只有女人的肉洞，能化解他焚心的欲火。这里唯一的女人只有那蜷缩在被子里的女人。灼热的气息透过燃烧的喉咙，喷洒在纳拉丝的胸膛上。变形的双手将袒露在眼前的***上下把玩着，喉咙不停的干咽着，“哦～”一边感受那物体的轮廓。闭上眼睛感受几下儿时的温馨后，张开血盆大口咬起那微微抖动的***，上下轻嗑着。

昏迷中的纳拉丝的思绪，虚无缥缈的不知道飞向哪儿去了。依稀中面前出现了个花一样的美人，以前趾高气昂的她如今卑躬屈膝的向自己表达忠诚，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本来不喜欢奚落人的自己，在她面前有股羞辱她的欲望，在她尴尬的表情下喝下了一杯杯快乐的酒，接着自己就昏迷过去了。酒就跟火一样的燃烧着自己，下身开始被什么东西弄了进来，很疼的感觉。已生过孩子的她敏感的感到那是男人的事物，在侵犯自己。当她惊觉想喊叫的时候，那狠狠顶入自己

小腹的人喊着呜里阿将的名字，并且唤她三娘。嗯，胸膛很滑腻了，有什么黏黏的东西滑过***，流向身体各处。不舒服的感觉令她睁开眼睛，一眼就看见浑身是毛的人，张着满嘴口水的嘴巴，撕咬着她那引以为傲的高峰。

“放开我，怪物。”看着那毛茸茸的家伙，心里就发憷。不由得惊叫起来。星革库难的身子被柔弱的小手推了几下，虽然纹丝不动，也由此得知女人醒过来了。血红的眼睛，慢慢的看着幽幽醒转的女人，她那双眼睛尽量的放大着，眼里都是恐惧。那可怜的模样，令他的眼睛开始褪了下色。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凄楚的女人。惨白的小嘴不停的喊着“怪物～”。

怪物，星革库难脑海里电光一闪，阿妈喊自己怪物。难道～想到这里，不由的向自己的身体看了过去，自己那结实的手臂上已经长出一寸长的绒毛。不～星革库难想到自己变了模样，连忙向不远的湖跑去，当他在碧绿的湖水里看到自己模样的时候，大喊了出来。双手不停的捶打着胸膛，勐力的捶打下，口里慢慢渗出鲜血。他怎么了，当看到怪人悲痛欲绝的模样，跟普通人没两样，心下的惊怕才慢慢平息下来，脑海里重新打理着记忆，那不堪回想的脔合。最后忆起星革库难带着她一起逃避着长老们的追杀，直到狼群将她吓晕后～～“对了，星革库难呢，怎么没看见星革库难呢。”星革库难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怪他的。那残暴的冲击下，伟大的母性让她忍受着肉体和心灵的煎熬。那一下下强烈的撞击，她紧闭着牙关就是怕他背负着耻辱与痛苦。现在的她怎么也想不到那怪人就是她的儿子。情急之下不顾羞耻，冲向湖边的怪人。她要从他口里得知星革库难的安全。她忘记了身上没有半丝遮掩。不能接受自己的改变，星革库难怒吼着，就连那幽灵的声音也不敢出现在他的耳边，他要撕碎那个骗子，如今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怪样子，还不如死的好。温暖的感觉来自强壮的右手，那温软的手拖着他的臂腕。只要自己轻轻的一挥，那手的主人就可以飞到水的那边，可自己却怎么也提不起那粉碎她的力气，任由她轻轻的拽着。

第二百五十二章

但是这个手的主人，却对她哀切的询问着：“你还看见一个人么？”那个人指的就是自己，星革库难深深的明白。阿妈还是那样的关怀着自己，他想喊：“阿妈，我就是你的儿子星革库难。”然后*着她温暖的怀里享受温馨的欢乐。

可是自己昨天做出的事，让他感受到怎么也不可以面对着她，也许这就是个好机会。“他被狼群吃了。”无情的话就如利剑一样插在纳拉丝的胸口上，闻到恶讯后饱受摧残的母亲再次晕了过去。变形后的星革库难，轻轻的揉着阿妈嘴唇上的部位，那个地方很容易让昏迷的女人醒转过来。那失去神色的眼睛缓缓睁开，她慢慢的站了起来。他看着雪白的躯体慢慢的晃动着，那内心里蛰伏的魔欲浑然烧起，刚恢复的眼神，再度血红起来。

“不～”星革库难吼着反转自己的掉着口水的头颅，将视线从那成熟的裸身上抽离。他不要再犯错。就在进退两难的时候，脑后闻得“扑通”一声物体落水的声音，他强烈意识到阿妈跳水自杀了。

“不～不能让阿妈死。”心急之下转身跳入水中，这狼心除了把他的样貌变得狰狞点外，其他的功能到是增加了不少，入水后能看清楚水中的一切。很快就让他发现，一具雪白的躯体正缓缓的堕向深水处，他滑动几下后就抱着那冰冷的躯体脱水而出。惨白的小嘴吐出几口清水后，缓缓的醒了过来。看见自己还没有到传说中的地方，挣扎几下后，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出来。

“５５５～让我死～～５５５～～我害死了星革库难，要不是为了我～是我害死了他。”把一切罪过都背负在自己身上，狠狠的感动着兽化的星革库难，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不是圣王，也不是班禅，是母爱，此时他深深体会到母爱的伟大与无私。他抱起全身被寒水冻彻的躯体，缓缓的抱到那散开着的被褥里面。“果你死了，你儿子的仇谁来报。””

“是啊，自己可以轻松的去死，可是这段耻辱谁来替自己洗刷，这个仇谁来报呢。”怪人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这当头棒喝之后，纳拉丝的

死意已经消除，她要活下去，去复仇、去洗刷儿子的清白。有了生存欲望后，不再抗拒那带来阵阵暖流的躯体，去全身的贴紧着。

“嗯～”阿妈坚定的复仇眼神，感动着星革库难。几乎就要脱口出，说出自己的身份。他不要她背负自己逃避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天上的月亮慢慢的变圆了，倾洒着大地的银辉是那么洁白。

月圆之夜，兽性回归。搂着阿妈身体的星革库难在那月辉下开始嚎叫，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又开始失去控制了，胯下再次勃起代表着一切。这样亲密的接触下，纳拉丝很容易就感觉带男性的武器，兵临城下。

“可恶的野人，要乘人之危。”念到此处也知道自己今日不能幸免，不由得紧闭着双目，等待着异物入侵。心里悲怒的喊着：“来吧，我不会怕你的，只要替我儿子洗刷清白，我愿意忍受一切。”心里虽有了准备，但还是惊怕万分。可是等待了半天也不见野人来攻城略地，只是紧紧摩擦着自己的小腹，还不时听到野人痛苦的呻吟。怎么回事，她缓缓睁开双眼，当她看见那野人那刀削的脸上那两行泪水，还有那嘴角里渗出的鲜血，她明白了野人在克制自己的欲望。他不是故意要侵犯自己的，是他体内的淫素在激发着他。相对那些一天到晚说着伪善话，却暗地里做着龌龊事情的正常人，他是那么的高尚。纳拉丝慢慢的伸手握住，抓狂中的星革库难，同时也因被握住，而停息了疼吟，感觉体内的欲火被那慈祥的手疏导着。解脱的快感让他“喔/喔～”的昂头急喘起来。看着怪物愉悦起来，纳拉丝按耐住心中的羞涩轻轻的套弄几下。面比海棠娇正是此时的写照。

“嗯～嗯～”星革库难几声痛快的呻吟后，粗犷的双手也攀上了圣母峰。决定要用身体收服这个怪人，纳拉丝缓缓借着他痛快的时候问着他的底细，“你是谁，为什么全身的长毛。”在那柔情下，理智渐渐的剥离意识，唯一感觉到的是自己不能再次进入她的体内，可是月亮越来越圆，她的身体也不断的引诱着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只记得从小跟着猎人爷爷，小时候喝狼奶长大的，所以一身的毛。”编出这谎话后，星革库难心中巨石放下。既然阿妈不认识自己了，以后也就不要以他儿子的身份面对她了，现在自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因为那些都是普通男人对女人的需要。没有

了顾忌，星革库难搂起纳拉丝丰满火热的腰肢，浑身的长毛不停的刷着那娇嫩的肉体。

“哦～～好痒呀。”身体没有**那么敏感的纳拉丝，也被这些绒毛刺激的浑身瘙痒。不停的扭动着身躯，并且报以勾魂娇喘。被手套弄的感觉已经不再满足了。

……

圆月慢慢的消失在夜空里，寂静的草原上空只留下无数的繁星。星革库难嗜心的欲火也慢慢的随月而逝，身体也恢复成一般状态。此时的星革库难对着上天怒吼着，狂怒的吼叫震撼着宽广的高原。高喊到声音快要嘶哑时，一双雪白的手臂从腰后环绕到胸膛。傲人的***给背心带来无言安抚。那双熟息的双手在自己兽化后的胸肌上游荡，女人的温柔化解了一切的悲怨。

在阿妈的拥抱下星革库难缓和了心绪。停止了狼吼声，所做的就是抓住阿妈游荡的双手。双手被抓后，纳拉丝并没有停下动作，将身体*着星革库难的后方，妇女特有的成熟小腹紧紧的贴着星革库难的屁股，不停的扭东摩擦着男人结实的肌肉。

“我的宝贝，你很强壮，我被你弄的死去了几回了。”如果她是云萝说的话，星革库难会十分高兴听到这句话，可是她出自阿妈的嘴里。心却如刀割一样，自小缺少父爱的他，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在自己心里她是那么纯洁美丽，最好的赞美母亲的语句都不能充分表达她的伟大，如今如此淫荡的话语却出自她的嘴里。怎么能叫他不失望和心碎。先前的夜奸的罪孽都可以归到自己，但是阿妈明明早知道自己是她的儿子，并且她能说话为什么不说了。想到着反感的情绪如海啸一样起伏在心头。愤怒失去克制的后将女人的双手撤开，并且往后一甩。纳拉丝怎么能与他的力气相比了，也没想到这曾经在自己身体上驰骋贯穿的男人，会如此无情。当甩到了草地上，离开那强壮的身体，纳拉丝这时才发现寒夜的冷风如此刺骨。

“哈哈哈～～”纳拉丝并没有在意自己被冻的哆嗦的身体，只是不停发出凄凉的笑声。一波一波的笑声刺激着星革库难的神经，他为之开始暴躁了握着拳头，冲着披头散发的阿妈吼着：“有什么好笑的？你笑什么？”

裸在草地上的女人，无视他的暴躁的形态，继续猖獗的笑着，在笑自己无耻么？是啊！要不是自己鬼谜心窍的贪上呜里阿将那妖妇的身体，自己也不会沦落如此。想起自己可笑的结局星革库难双手捧住脑袋吼着："别笑了，别笑拉。"

纳拉丝停下了她那可怕尖笑声道："刚才我们所做的一切你可以不在乎。不过刚才我那样做应该是救了你的命，我唯一希望你能帮我的儿子报仇。"阿妈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报仇，营帐里以报复呜里阿将的心态的时候，自己曾经摸到了她的泪水，开始以为是呜里阿将的泪水，那时让自己心超前的满足。以为是自己龙精虎勐下的战利品，没想到是阿妈屈辱的泪水。

"阿妈～～"星革库难心里唿喊着阿妈的名字，妈妈永远是那么的伟大，感动下他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却发现阿妈的那白皙的身体不停的颤抖，这时他才想起夜风寒冷。暗骂自己该死，连忙拿起被子走过去，批上阿妈那冰冷的身躯。纳拉丝并不领情将裹在身上的被子掀掉，"不用了，只要你答应替我杀了呜里阿将母子，我死也值得了。"阿妈的身体那么凉，加上自己的眼睛已经是夜如白昼了。阿妈的嘴唇已经冻的非常可怕了。星革库难忙将被子在次裹上纳拉丝，却遭到她的又一次拒绝。最后星革库难只好用点强制手段，裹住她的身体后，就不在松手。

"没用的，我如今也没打算活下去了，只要你能替我报仇。"看见妈妈的那决绝的眼神，星革库难装出邪恶的狞笑道"你省省吧，我不替你报仇。"被子紧裹下的女人听到星革库难拒绝自己的要求，顿时堕入比寒夜还冷的冰窟当中去。自己不顾廉耻的牺牲，那种忍着被撕碎的疼痛**过程，换来的竟然是这些。事到如今纳拉丝也克制不住骂着星革库难的忘恩负义，小人！星革库难要的就是这些只有让她的暂时绝望，她才能苟且活了下去。他要的不是个伟大的母亲，要的是一个活着健康的母亲。在星革库难的钳制下纳拉丝也只能漫骂诅咒着对方，她彻底绝望了。以为这个将自己从狼群里救出的野人能替自己报仇，现在却成了水中幻影。欲死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星革库难从神色上感觉到母亲的想法。

"你要是死了，谁替星革库难报仇了。""我不会替你报仇，你死了我就把你掩埋在这高原上。你儿子的仇同时也被你带走。""只要活着

你就有机会，如果想你儿子死后冤魂永远孤独下去的话你就死去吧。”

第二百五十三章 达到兰州（一）

是啊，野人说的话没错。高原上有个传说，就是冤仇不得报的人灵魂会永远在地狱里面。自己不能让星革库难的灵魂在那里排回。想到这里纳拉丝立定了要活下去的勇气，无论做什么都要让儿子的灵魂得以安宁。看见纳拉丝不在抗拒了，老实的呆在被子里面。努力的吸收暖气，希望自己的能量快点找回来，但是被冻伤了身体去如冰一样的。

“冷～～我好冷。”星革库难掀起被子的一角钻了进去，抱住冷如冰块的裸体。纳拉丝也象找到救命草一样的抱紧着野人，野人的身体是那么的灼热，所*着他的每寸肌肤都被他身体的热量注入体内。身上的每寸肌肤都与自己接触着，顺利逼出了她体内的寒气。没有寒气的逼迫，纳拉丝慢慢的沉静的梦乡之中。

看着阿妈安宁的睡姿，星革库难心下也放宽了不少，好调整下阿妈不适的睡姿。这样的性器接触，没有半点淫亵的意思。神也会累的，凉爽的凉水将睡梦中的星革库难泼醒，睁开眼睛看见，阿妈将几块破布掩盖重要部位，那样子很是怪异，不过却有着吸引人的特别之处，那破布外露出的白皙肉体，看过去比全身光熘熘还还好看对于星革库难那紧盯的样子，纳拉丝知道野人在看自己。脸不由的一红，说来也真怪四十多的女人会脸红，这时的星革库难看着梳洗干净的阿妈脸红的样子，也明白自己的眼神过于粗鲁。

“呵呵～夫人早啊。”“不早了，太阳都老高了。听到阿妈的这句话，在注意到天空里挂起白色的太阳，心又明白了一样，自己的眼睛可能不能分出白天和黑夜了。以后只有以天上的圆球来分辨时间了。

“哦～～是啊～。”这时纳拉丝伸出手拉着星革库难说着“野人你跟我来。”星革库难跟着纳拉丝来到了湖边，阿妈的手捧起湖水浇着自己的面盘。那双小时侯经常帮自己梳洗的情景在次泛上眼前。她拿起了小刀开始在自己的脸上刮着，那双盯着刮刀的眼睛依然是那么的美丽。那眼里充满着爱，比那裸露出的雪白肌肤，更具有吸引，那驳起的大吊证明了一切。纳拉丝的眼神瞄过野人胯下，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依然继续着她手里的工作，还是那么的仔细，星革库难感觉到自

己理智的背叛，母亲的肉体没能引发自己的情欲，却要为她所做的普通母爱的事情而勃发。想到这里他的手掌抓上了破布包裹的***，不时的把玩着。开始纳拉丝还能受的了，后面也不得不抗议一下：“不要乱动嘛，刀子很锋利的，要玩等会。”

星革库难也乖乖的停下了动作，耐心等待着她作完。阿妈停手了，看来可以上了。反正她现在不知道自己就是星革库难，一直以为是野人了。倾身过去将阿妈压在身下，双手开始攀上***。这时的纳拉丝忽然冒出了一句话：“星革库难～～”？听到唿唤自己的名字，高昂的欲望顿时软了下来。也发现纳拉丝盯着自己的脸失神的看着自己。太象了简直就是星革库难的翻版，那模样和神情，特别是刚才玩弄自己***的样子，活脱脱就是星革库难小时侯的样子么。对于星革库难戛然停下的动作，纳拉丝没有怀疑什么只是感叹道：“野人你的样子真象我的儿子。”然后主动将双手攀上星革库难的肩膀，并且在大腿分开。等待着野人来添满她。

看来阿妈没认出自己，为了确定一下故意问着：“真的么，我很象么。”“嗯～很象，要不是你高他一个头的话，那就……”现在星革库难可以确认妈妈没认出自己时刚松口气，准备在次行动的时候。他直觉的感觉到危险的来临，来自那个方向。看着不远处出现的十几位白色人影时，星革库难感觉到危险来自他们。

星革库难抱起阿妈连忙跑向黑风，可是动作慢了点十几的白衣人的速度超快。瞬间就移到了星革库难身边。将两人围住，他们的全身都包裹在白布里面，只露出一双眼睛。纳拉丝也感觉到来者不善，忙问着理由：“你们为什么拦着我们。”

“我们是来除魔的，杀了它我们就会离开。”为首的白衣人回答着纳拉丝的问话。“你们误会了，他只是个野人，怎么会是魔了。”&039;“少跟他们废话了，跟魔一起肯定染了魔气。咱们一并杀了。”一位白衣人脾气比较急噪，说完这句话后就挥刀扑了过去。

星革库难虽然力大无穷，却没有白衣人的迅捷。很快就浑身染血了，眼看就要命丧此地时，的黑风如电般的穿了过来。为了躲过黑风的马蹄，竟然大意的*近星革库难身边，与此同时星革库难一拳击中了他的喉咙。

“啊～～”惨叫一声，脖骨断裂而亡，此时正好是逃跑的机会，星革库难跳上马背拉上阿妈枞马逸去。那十几个白衣人何等高强，跳上白马立即追了过来。逃匿了一天一夜，也摆脱不了白衣人的追踪。

此时星革库难隐约听到黑风说着：“主人不行了，要将那女人丢下。要不跑不了拉。”“不行，不能丢下阿妈。”星革库难坚决的回绝黑风“这样都会活不了的。”对于黑风要自己丢弃母亲的想法，虽然很是排斥。但是它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决定自己下马。

“黑风你带阿妈先走，我下去引开他们。”“主人不行，您……不可以冒险……”既然决定可星革库难就要做到感应中吼道：“我命令你带走我的阿妈，一定要安全的带走。”“可是。”“可是什么，既然上天安排我是大魔神就不会让我这么容易的死去。”说完就跳了下去，傲然迎接着白衣人。

留在马背上的纳拉丝回头喊着：“野人、野人，你一定要回来。”声音随着变下身影也跟着慢慢消失了。十几个人白衣人包围了星革库难，都拿出了武器，他们决定快速杀了他。“我知道逃不了，看你们的样子不象烂杀无辜的人，不过你们为什么要杀，素未蒙面的我了。”星革库难见阿妈已经逃远了，自己也不在担心自己的死活，到是想知道着那些人为什么要杀自己。

看来对方也不想他死的不明白，其中为老大的那人平和的说道：“朋友这不能怪你，因为你是被天魔选中的人，我们要在你未成气候的时候杀了你。”听了直够星革库难还能说什么了，只有对着苍天狂笑，“天魔选中的人，哈哈哈～～好笑啊，这就是大魔神。可笑啊～～～～！！！！”3“对不起了朋友，这都怪命运。”说完后那人向其他人示意，十几把寒光闪闪的腰刀同时象星革库难砍去。星革库难也不还手，闭着眼睛等着别人除魔。就在这时凭空在他的身边刮起了龙卷风，强壮的身体被风的旋涡轻而易举的抛起。内部的旋流四处穿梭着他的身体。剧烈的拉扯下饶是吃了魔狼心的汉子也不堪的昏迷过去。好疼啊，星革库难随着四肢的疼楚慢慢的苏醒过来。

“啊～～”看见眼前的情景，星革库难忍不住轻唿了起来，这里场景就如修罗地狱一般。到处都是残缺不齐的尸体，站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染红了。有洗血还没完全凝固住，看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撕杀。哗啦哗啦的步伐声后，眼前不知道哪里冒出的几百穿着怪甲的士兵。

将自己围了起来，星革库难忙拣起地上的一把象腰刀的武器自卫着。那些人也注视着他，他们的眼里没有杀气。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崇拜与尊敬，他们其中有一人喊了起来，“刘秀还活着……刘将军在这……”这声音一传百百传十的传开了。浩瀚的声音传边了整个山冈，以至大地都在颤抖。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他感觉到自己象他们崇拜的某位英雄。

从此这个由游牧民族组成的蒙古帝国，由于原始大陆居民的魔神的苏醒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后来也因为这场灾难才使的李云龙有计划统一紫金帝国。

※※※几天以后李云龙等人终于达到了兰州，在这一路上李云龙认识了不少人，而且像林云、冷顶天、冷文远等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兰州现在是江湖人士聚居的地方，客栈等都住满了人，一些江湖人士来晚了根本没地方住。“李兄，不知道我们应该住在那里，现在这里的客栈应该已经住满了。”林衣看了看人来人往的人群道。

“放心，我父亲早就来了，走，现在我们去找他。”李云龙笑道。他知道李襄樊在兰州城外凌云山上有一处山庄，而且是几年前买下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年的武林大会。

“哦。”林衣没想到李云龙这样回答，不由露出了好奇之色，显然是对李云龙的身世感兴趣。“哈哈，等一下不就知道了，现在我们走。”说着李云龙看了兰州城一眼转车向城外走去。

兰州城南五里，这里有一座山庄，兰州人不知道这里住的是什么人，不过十几天前这里来了一群人住进了山庄，而且山庄开始戒严，然后人不得*近山庄一里之内。

山庄一里外，李云龙停下了马车，然后做了一个动作，一会儿以后朱无云等人都骑马来到了李云龙身边，李云龙对马车里的众人道：“这里马车难行，大家下车骑马而行吧！”也是，从这里到山庄门口路虽大，但是不利于马车，所以李云龙才会停下来。

于是蓝冰月、宫飞燕、晨月、蓝雅、蓝丽、林云、冷顶天、冷文远等人纷纷下了马车。上了朱无云带来的多余的马，在李云龙的带领下骑马向山庄进发。

来到离山庄半里处突然从旁边出现一大批人来把李云龙这些人给围住了，其中的一个人冷冷的看着李云龙他们道：“这里是私人领地，

任何人不得进人，请你们马上离开，否则……”说完冷冷的看着李云龙。

李云龙心里又喜又怒，喜的是这里警备深严，怒的是他们身为秦王府的人既然连他这个少主也不认识了。不过围在李云龙他们的人都是一些高手，其中有五个还是地榜高手。

第二百五十四章 达到兰州（二）

凌云山庄大厅，李襄樊正在和他的岳父云龙峰说话，突然听到山庄外面传来警报声，云龙峰眉头一皱，李襄樊大声道："来人。"

"王爷。"两个人影瞬间出现在李襄樊面前。李襄樊道："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道："王爷，山下有几十个人正在上山来。"李襄樊一听愤怒道："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让人上山来。"在云龙峰面前发生这里的事情李襄樊觉得很没面子。

"姐夫，不过是一些小辈，姐夫不用紧张。"在云龙峰旁边的一个中年人对李襄樊道，在他的语气中充满的讽刺，他就是云月柔的弟弟，李云龙的大舅舅云天峰。李襄樊听了他的话以后眼里闪过愤怒之色，不过马上消失不见，李襄樊向他前面的两人道："你解决他们，以后这样的事情如果再发生，哼。"

"是。"两人应了一声后就要离开，不过刚坐下的李襄樊突然站了起来道："慢。"大厅里的人都不解的看向李襄樊。"那些上来的人是些什么人？有多少女的？"李襄樊问道。

"怎么了姐夫，难道你要那些女人吗？"李云龙的大舅舅云天峰阴阳怪气的说道。"王爷，外面的三十几个人中虽然他们是满足打扮，但是他们都易过容，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女人。"那个刚才说话的人回答道。

"*，三十多个人中大部分是女人，姑父，你的女人也太多了吧！"云天峰旁边的云顺冻道。云顺冻是云天峰的长子，云龙峰的长孙子。李襄樊听了云顺冻的话怒视于他，云顺冻吓了一跳，再过不敢说什么了。

"襄樊，让他们进来，看看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云龙峰这时说道。李襄樊当然知道现在云龙峰说的话是让他出丑，但是他现在基本上已经知道是谁来了，所以暗道：好小子，来这里都弄出这样大的动静来，还让我为你背黑锅，以后有你好看。在山庄外的李云龙打了个冷颤，心道：那个美女在想我了？

李襄樊道："岳父大人说的是，去，让他们进来。""是。"两个下人应了一声就下去了。云天峰和云顺冻两父子现在在想着等一下怎么

让李襄樊出丑。云龙峰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山庄外李云龙众人看着包围他们的人冷笑不已，虽然包围他们的人武功不错，但是要对付李云龙他们是不可能的，李云龙这里天榜高手就有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冷顶天五个，地榜高手有李云龙、柳清如、宫飞燕、凤一、凤二、凤七、凤八（注：另外的凤三、凤四、凤五、凤六跟着云月柔他们。）、林衣、白云四雄十二个，一流高手，也就是人榜水平有飞凤卫十六个。所以说如果打起来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他们。

但是现在关键是李云龙不能出手，这里这些人虽然对于他们来说不强，不过他们是几天以后武林大会时的关键力量，现在不能让他们受伤，否则的话秦王府的实力就会大幅度下降。

“这样吧！我们分别派出三个人比试，如果我们赢了的话让我们进去，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们就下山，怎么样？”李云龙对那个说话的人道。但是那个说话的人有些迟疑，他们是秦王府的人，现在他们的任务是守在这里不让任何人上山，不过现在对面的人的实力明显比他们强，按照他们的任务是宁死也不让他们上山，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自己这些人一定打不过他们，现在对面的人提出了比试，他知道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些人输了也不会有任何比较大的伤亡，但是这样的话有有背于他们的任务。想了一会儿以后那个人道：“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任务是不让任何人上山，除非我们死。”

李云龙点点头，他知道这样的人才是最忠心的，如果他答应的话李云龙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秦王府的人不能象江湖人一样。

这时山庄里出来一个人，在那个人的耳边说了些什么，那个人惊讶的看了看李云龙道：“王爷请你们进去，你们跟我来。”说完挥了挥手，包围李云龙他们的人马上让出一条路来。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请带路。”而李云龙旁边的冷顶天，林衣、林云等人非常不解，这里怎么有王爷了？李云龙到底是什么身份？

不一会儿李云龙就带着众人来到了大厅门口，听见了里面的人的说话声，李云龙想到现在这个时候连忙有什么人啊！不过想归想，李云龙还是带着众人走了进去。

里面的李襄樊一天果然是李云龙，心中大喜，连忙迎上去道：“龙儿怎么到现在才来啊！”李云龙进来一看，就看见除了李襄樊以外还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人、一个少年，按照记忆他知道这三人是什么人，但是由于在记忆中这些人和他的关系不太好，所以李云龙也懒的理他们。

现在听见李襄樊的话就道：“早来行吗？我现在才来连家门差点进不了，如果早点来说不定会被打出去。”李襄樊尴尬的笑了笑道：“龙儿，来，快来见过你外公。”

接下来李云龙就和云龙峰、云天峰他们相见，这个时候云龙峰和云天峰表现出来的震惊让李云龙感到非常满意，然后李云龙又介绍了蓝冰月等人，不过让李云龙不舒服的是云顺冻这小子既然色眯眯的看着蓝冰月他们。(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第二天清晨，凌云山上薄雾笼罩，晨风习习，朝阳的光辉穿透那雾之后，便像患了阳痿一般懒洋洋地照射着风景如画的凌云山庄。

李家大少李云龙，现在正在山庄后院练剑。不过现在李云龙所练的剑招却不属于任何一派的招式，甚至连他仗以成名的“龙泉剑法”都没使出来。他脚下也不知踏着什么步法，看上去东倒西歪，落足点全无规律，而手中剑也是东劈一下，西刺一下，完全是凭兴之所致。

同时李云龙并未运起内力，所以现在他胡乱出剑之下，看上去倒像极了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拿着把剑在砍柴杀猪一样。没有剑光，没有剑气，甚至连一点剑锋破空声都没发出。

此时李襄樊正提着个鸟笼，迈着方步，一派悠然自得地走到了后院。当他看到李云龙练剑的表现之后，不由皱了皱眉头，喝道：“龙儿，你在做什么？有你这般练剑的吗？”李云龙闻言一怔，歪歪斜斜刺出的一剑马上收了回来，还剑归鞘之后走到李襄樊身前，对他躬身行礼道：“孩儿拜见父王，父亲今日看起来兴致好得很啊！”

李襄樊冷哼一声：“兴致再好也被你这不成器的东西给破坏了！龙儿，现在你也是江湖成名的高手了，若是刚才使的那路剑法……嗯，如果那也算是剑法的话，被旁人瞧了去，恐怕你的名声便要丧尽了。”

李云龙不以为然地一笑：“敢问父王，何谓剑法？”李襄樊微微一怔，“你为何有此一问？难道你想另僻蹊径，再创一派剑法？”李云龙摇头，“孩儿只是想请教父王，何谓真正的剑法？”

李襄樊想了想，道："剑法便是……"说到这里，李襄樊忽然发现自己说不下去了。剑法，用剑之方法。世上流传不下千派剑法，每一派剑法都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去芜存菁，完善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最恰当的用剑方法。可是哪一派的剑法能够称为"真正的剑法"？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天下练武的，大多自命不凡，在遇上对手之前，总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而每个用剑的门派都认为自己在用剑的方法上独步天下，谁也不服谁，就算是天下第一剑客，恐怕也不能说自己的剑法就是真正的剑法。

李云龙见李襄樊语塞，笑道："父王，其实孩儿对这真正的剑法也不甚了了，但是，剑者，凶器也，再好的剑，也只不过是杀人的凶器而已。而剑法，也不过是杀人的技巧，而这技巧一途，又岂止一种？但是万般技巧，为的也只是杀人这一个目的。既然一招便能杀人，那还要那万般剑招作甚？"

李襄樊天纵奇才，稍一思索便明白了过来，失声道："这话你怎么知道？是你说的？"李云龙点点头，道："是的，父王，剑，是用来杀人的，只要能够杀人就是好剑，而杀人的剑法就是好剑法，所以真正的剑法应该是一招就能杀人。"

"一招便能杀人？一招便能杀人？"李襄樊喃喃自语了一阵，眼中突然精光暴射，大声道："不成！一招杀人者，必先在绝对力量上超出其对手一大截。倘若是一个全无内力之人，和一个有着百年内力的高手对打，那百年高手一记劈空掌，便可隔着几丈震死那全无内力之人，就算让他学了致命的一招，又有何用？"

李云龙道："孩儿也曾想过这个问题，后来孩儿这些时日仔细思索，在凑巧目睹了一件事后，孩儿猛地悟通了这个道理。有很多时候，绝对力量并不一定能够左右战局。"说着，李云龙拔出龙泉剑，又从袖子里掏出一张薄纸。

"父王认为，这剑与纸哪个更锋利？"李云龙问道。李襄樊失笑道："龙儿，这还用问吗？天下神器之一的龙泉剑无论如何都比这张纸锋利的。"李云龙又问："那父亲能不能用这张纸切断一根树？"

李襄樊傲然道："为父内力到处，摘叶飞花也可伤人性命。这张薄纸在为父手中，也可变得比铁片更锋利。"也对，李襄樊虽然贵为秦王，但是他自己的武功至少也有地榜三界的实力。

第二百五十五章 风云前夕（一）

李云龙笑道："那是因为父王内力深厚。可是天下并不是人人如父王一般，一身内力足有地榜实力。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拿着龙泉剑，要砍倒一颗树，仅凭蛮力便可办到。可是若要一个普通人，将这张薄纸砍入树中，那么能做到的恐怕万中无一。"李襄樊道："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百万人中，也没一人能够做到。"

李云龙摇头道："父王错了。只要方法掌握得当，人人都能办到。"李襄樊大奇："此话当真？"李云龙并不作答，走到后院一棵小树前，道："父王请看。"说着，捏住那纸片的一角，手腕轻轻一抖，将那纸片朝小树切出。悄无声息地，纸片切上小树之后，竟然铁片切豆腐一般没入大半。

"父王可看清了吗？"李云龙笑问。李襄樊大为震惊，他刚才看得一清二楚，李云龙并没有使用丁点内力，完全是凭腕力将纸片切进去的。李襄樊大步走到树前，仔细地看了看那张已经嵌入树身大半的纸片，伸手捏住那纸片留在树外的一截，轻轻一拉，哧地一声，纸片应声而碎。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白纸。"李云龙笑道："孩儿也并未使用内力，但仍能做到这般地步。虽然孩儿的腕力远胜常人，但是腕力人人可以锻炼，而内力却全然不同，并不是人人都能练成的。纸弱亦能杀人，剑强也会折断，关键就在于那'一招'的出招方法。"

"这……这又是为何？"不知不觉间，李襄樊说话竟有些结巴起来。李云龙道："纸片切击树干时的速度、角度等因素结合起来，找到树干上最脆弱的一点，纸片也可变得跟钢刀一样锋利。"

李襄樊凝神细想，眼中渐渐放出夺目光华，一条从未想象过的武学大道在他眼前渐渐敞开门径。"任何人都有弱点，任何武功都有破绽，只要有招式，就有破绽！"李云龙朗朗道："只要找到那个破绽，以最正确的方法加以攻击，普通人也可以击败绝世高手！而那能击中破绽的一招，便是致命一招！"

李云龙举一反三，引用前世武侠小说中的论点之后，竟然自行悟通。一代武学，就此开始初绽光芒！李襄樊全身一震，随即仰天长

笑，声震云霄，缠绕在山庄上空的薄雾竟被他的笑声尽数驱散！

“我秦王府，现在才算真正天下无敌了！”李襄樊长啸一声，随手一掌劈出。轻飘飘地，看似毫无内力的一掌，劈在那小树之上，小树纹丝不动。李襄樊看也不看，转身就走，边走边道：“龙儿，今日午后，你便来我书房，我有要事要说，哈哈。”李云龙满脸恭敬之色，应了声是后，垂手而立，老老实实地望着李襄樊的背影，目送李襄樊离去。他知道李襄樊同时想到了天下之事，今天李云龙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够让李襄樊放松心情，让他在以后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无所畏惧。

待李襄樊背影消失之后，李云龙走到那小树前，轻轻一抚树干，整颗树竟像沙子堆成的一般瞬间解体，毫无突兀之感地化成满天的木丝。每一根最微小的木丝都顺着本身的纹理，从树身中完美地分离开来，在空中起舞。

风乍起，那漫天的木丝随风消散地干干净净。李云龙望着飞散的，或雪白或灰黑或墨绿的木丝，喃喃自语：“只手遮天……哈哈，这天下只有我李家才能真正做到只手遮天了！”

同时在隔壁院子里的云龙峰听到李襄樊的笑声自言自语道：“这天难道真的要变了？我们云家到底应该如何？”而这时的云顺冻正在寻找着蓝冰月他们，自从昨天看见蓝冰月她们以后云顺冻就深深的沉迷于蓝冰月她们的绝色美貌之中。

中午，书房。

李云龙和李襄樊做在一起，李云龙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向李襄樊说了一篇，当然象他的骑兵等没有说出来。李襄樊听了李云龙的话他们道：“龙儿，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说完大有深意的看了李云龙一眼。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李家也应该再进一步了。”李云龙知道现在的李襄樊已经有了他的计划，同时他也看穿了李襄樊的心思所以微笑道。“但是我们的实力不大啊！”李襄樊道。

李云龙笑道：“这天下就象早上我们练的武功一样，它都有着弱点，一个没有内力的人可以杀人，那么一个没有强大实力的诸侯同样可以称霸天下。”“不过这次武林大会应该怎么样？”李襄樊问道。

“参加，也不参加。”李云龙笑眯眯的说道。“参加？不参加？”李襄樊不解的看着李云龙，不知道李云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参加是指我们参加这个武林大会，不参加是指我们虽然参加这个武林大会，但是不去争名夺利，同时做好战争准备，最迟一年整个大陆就会陷入混战当中，所以我们要加紧时间收购粮食和战马等战略物资，我们秦州地处南方，战马本来就少，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战马根本不能北上，所以战马和粮草同样重要。”

“这点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派人去做了。”李襄樊点点头道。“另外父亲最好调一支军队在兰州附近，否则的话我们能不能离开这里也不一定。”李云龙突然想起了那些精锐的蒙古人对李襄樊道。

“真的有这么严重？”李襄樊看着李云龙道。“恩。”李云龙点点头道：“现在天魔宫既然想造反，那么他们一定在这么多年来积累了不少力量，否则的话他们也不敢在这里时候对天下江湖人动手，毕竟江湖人的实力不是想象的那么软弱的，所以我们要防止万一。”

“那么我们是不是乘机联合江湖中人除去天魔宫呢？”李襄樊道。“不，我们不能除去天魔宫。”李云龙摇摇头道。“为什么？”李襄樊问道。李云龙笑了笑，没有说话。(手机阅读$dxsw．com)

日风楼，兰州的休闲代表地，位于兰州最繁华的金屋街，金屋街是书院，茶艺院，万花楼等形形色色的怡情养性，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的耸立了起来，其中又以日风楼独占熬头。因为日风楼的老板有魄力，有眼光，当然了也有别人不极的智慧。日风楼一开张，他就一改往日妓院的经营方式，取消了剥削制和怨女载道的卖身制。他采用了最新潮的经营策略，奖金制度。再就是，和同行不同的是他们从来不贩卖人口，日风楼的姑娘们和小二等相关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熟人推荐，再就是高薪挖来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员。对于姑娘们是，一分努力，一分收获，谁接的客越多，赏红越多，不但姑娘和老鸨赚的多，就连负责后勤端茶到水，打杂的人也跟着沾光分红。利之所趋，所有的工作人员当然要卯足了劲努力工作了！

就这样的经营方式怎么能不红呢！上门的大爷当然多了，在姑娘门的尽心陪称下，于是一块块的赏银就想银白色的雪片一样飞进了老板和姑娘们的口袋。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一种良性循环。因此，日风楼虽然是“花国后进”，却在级短的时间内声名暴涨顶峰，各国各

地的文人骚客，官商巨富，江湖豪侠可说是无人不知这“日风楼”三个字了！

日风楼是名伏其实的日风楼！日风楼也是英雄冢！也不知道有多少江湖豪客，埋首温柔乡，为筹措消魂金而杀人放火！世人明知道不可以常常去报到，可是猪哥性一发作，任是那刀山剑海，水火同源亦阻挡不住，这就难怪日风楼天天大爆满了！

另外这个日风楼还有着一个很大的秘密，你就是这日风楼属于明月楼中的日楼，自从日月两楼相互攻击以后这日风楼就成了日楼的最重要的收入之一。

今年这兰州又是武林大会的召开之地，日风楼自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爆满，有时候还是人满为坏。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日风楼传出了萧笛琴韵之声，姑娘的咯咯消魂挑逗的笑声和猪哥大爷们的得意笑声，交织响起。站在日风楼对面酒楼上排行等候的寻春者，听的一颗心儿好似热鼎上的蚂蚁，那种心痒难耐的感觉实在难以描述！

这时从花心阁里穿来一阵少女“啊~~~”的尖叫声音道：“这位大爷，求求你饶了小红吧！”花心阁的窗口正对着对面的酒楼，这一声尖叫立时引起了那些排对等候的猪哥们的兴趣，撑开了自己的双耳凝神倾听着下文。就听里面传出了粗重的男人声音道：“他妈的！怕疼？干嘛做婊子，老子看你那骚样就是想干你。”

“大爷，你的力气那么大，不要说小红了，就是谁也受不了呀！”“受不了！妈的！大爷是花银子俩享乐的，不是听你这娘们来诉苦的。”房里立时又响起了那密如战鼓的劈啪声和少女不住的求救声，“哎吆！大爷你就饶了我吧，最多我不收你的银子！”“嘿嘿”的阴冷笑声中，战鼓敲的更急了！

在酒楼上的那些猪哥们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位大爷，能够大开杀戒痛宰一翻，也好为家争光，显示一下自己男性的尊严！这时那位老鸨闻声而来，一听那莲娜凄厉的惨叫声音，狠不得跑进去阻止这位极品中的男人！可是妓院里有规定，顾客是上帝，她怎么敢开这个先例去触那霉头啊！

正在她忧郁不觉，左右为难只时，从搂下走上来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神清气朗，唇红齿白，俊美绝伦的人物，只是眉宇之间却有一股淡

青之气，给人一种森冷的感觉，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人不是寻常之人，一定是练了什么阴柔的内家真力！

第二百五十六章 风云前夕（二）

老鸨一见此人上来，如获救星似的三步并两步的走了上去对那年轻人道：“少掌柜的你可来了，你快去看看吧！小红快要受不了了，再这样先去可是要出人命的呀！”

“哦”就见那年轻人双眉一皱道：“怎么回事，是有人来挑场子吗？”“不是拉！是今天不知从那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一进门就指名道姓的叫小红来陪他，谁知这人也真是厉害，就连我们场子了的红牌小红姑娘也是罩不住！老身刚才从门缝里偷偷的瞧了一下，那位大爷分明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一听这话那年轻人脸上露出了狐疑之色，暗道：那月儿可是姑母的嫡传弟子，还练的吸阴秘籍没理由会招架不住一个武林豪客的？这里面的人会是谁呢？现在自己日楼和天魔宫合作已经赶过月楼了，难道这个人是月楼派来的？但是也不可能啊！现在根据情报月楼还没有找到合作的人啊！

想归想可他也不能对这老鸨露出什么，假意的呵呵一笑道：“我们开妓院的难保要碰上这样的客人，你快去多找两个好一点的姑娘去把小红替下来。对那客人可不要失礼啊！就说是我们日风楼请客，今日的枕金一切全免。”一听这话那老鸨如获大赦的就跑下楼。

不久，老鸨就带来了一个身穿紫色衫裙，体态娥娜的少女。就见那年轻掌柜对那紫衣少女一使眼色低声道：“小月你要是摆平了此事我就对主母给你求饶，对你以前犯的错，既往不咎，这也是你最后的一此机会，要是你把握不好，你这辈子就要带着那隐疾慢慢的过日子了。”说完，呵呵一笑昂头走下了楼。

一听年轻人说要给他在主母跟前求情，知道他是主母的侄孙子，说出话里一定就能办到。脸上一喜，感激的弯起柳腰道谢不以，谁能知道她的身上已经埋藏了好几个月钻心刺骨的疼啊！这也是她自己自作孽，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公子的一句戏言，而违背了师傅的话，半年没有见客以至于激怒了师傅点了她的阴脉，每逢初一十五就是她大难之时。

一见那年轻人下了楼，刚才交给她的任务也不敢怠慢，此时临危受命，从怀里掏出一只刻有龙凤的玉佩回首交到了那老鸨的手里

道："这次多谢妈妈的提携之恩。"那老鸨一见那玉佩眉开眼笑道："小月姑娘说的那里话呀？要不是你的一时任性那至于如此呀？既然少掌柜的都要原谅你了，那你就快去吧，我看小后就要支持不住了，今日办好了此事，他日还不又是掌柜眼里的红人！到那事紫姑娘可不要忘了老身啊！"说完扭着那肥臀下了楼。

一见他们都以离去，小月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表情，暗自一咬樱唇，心里暗道自己命苦怨不得别人，现在也想不得那么多了，只有办好这件事，将体内的阴脉叫师傅解开！小月将身体轻轻的移至门口，凑近门缝想里看去，只见小红趴跪在枕上，一双玉臂撑在床面，那头乌黑的秀发已形散乱，娇艳以被疼痛的扭曲了起来，涕泪交流，还在那不停的求饶。不是怕被师傅惩罚她早就将那人打落身下了！她也知道师傅的厉害，那月儿姐姐就是个例子！

而一名四十左右的魁梧大汉双手搂着小红的芊芊细腰，嘴角含着得意的笑容正在不停的挺动着。心里还在乐着，他妈的这样的任务就是干到死也愿意。一滴滴的鲜血滴落在床上，看来小红受伤实在是不轻！门外的小月暗自一哼，咐道："这人是谁呀？怎么这么狠！这不是要人命吗？难怪小红妹妹顶不住呢！"

整了整衣衫，主意一决，脸上挤满了妩媚的笑容，在房门上轻敲了几下，轻启樱唇道："大爷我可以进来吗？"说完，也没等他回话，推门走了进去。向床上那大汉柔柔的叫了一声："大爷。"抛了一个迷死人的眉眼，双肩轻轻一抖，就见那附身的紫衣缓缓的就离开了他的身体，露出她那魔鬼般的身资。

这大汉可是有备而来的，他也是奉命而来要摸清日风楼幕后的老板到底是谁，早已经对这日风楼的人员摸了个底熟，知道这进来的可不是易于之辈，她可是半年前这里红透半边天的小月小姐。哈哈一笑，立即推开了小红。

小红一见他放开了自己如获特赦般的披起衫裙，捂着疼痛的下身跄锒的走想门口。当行至门口时对小月轻轻道："月姐要小心啊！这人好象是有备而来。"对小红的好意提醒小月缓缓的一点玉首，眼中露出一丝感激之色，也没答话。回首对那大汉道："大爷你看小妹还行吗？"

那大汉早就被紫儿的风姿所迷惑，看着小月那如火的身材，眼中露出了野兽般的目光，嘴里还道：“好……好……美！”小月见惯了男人这占有欲的目光，轻轻一启贝齿道：“这位大爷你贵姓呀？”“我姓孙”“哦！原来是孙大爷呀？”

那大汉早以迷醉在她的风情万种下了，一见那小红已离去，还带上了房门，也没答话，拿起了衣衫，取出了十两重的金元宝，对小月信手抛了过去道：“你刚才也看见了我的厉害，你自信能接得下这赏红吗？”

小月早就讨厌了这紫醉金迷的日子，那金子在她的眼力简直就如粪土一样，可他也不能表露出来。她对付男人还是有一套的，毕竟她在这里打滚不是一两日的时间了！只见她咯咯一笑，“大爷您们这些英雄好汉，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我要是没有点把握也不敢走进这屋子里来，您说不是吗？”随即向那男人洒向了一个满天星星的眉眼。

“看来今天孙某可是遇上对手了！”“吆！看您说的，我一个风月场所的小女子，怎么配和大爷做对手啊！小女子只求让大爷能够舒服，愉快而已！”说着两臂挽着褪下的紫杉，恻躺在床上，露出了幽处，一双玉腿上下一叠摆出了撩人的姿态。被小月的一阵软香玉语的忽悠下，那大爷也认不得东南西北了，以一双色咪咪的眼睛直盯着小月的***看，好象能看出水似的。一双大手也开始不老实了，以摸向了小月羊脂般的肌肤。

这时就听门外的走廊了传出了一声沉重的咳嗽声，那些嫖客那在意这不起眼的小事啊。可惟独就对那大汉起了相对的作用！猛的一惊，两眼露出了惊惧之色，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收回了那双大手，对着床上赤裸的小月，嘿嘿干笑了一声道：“小月姑娘对不住了，在下忘了还有要事在身，以不刻久留。”说着翻身下榻，穿起了衣服，就要离开。小月轻轻拉住那人的衣袖道：“大爷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你让我和妈妈怎么交代呀？如果怪罪了下来小月可担待不起啊！”

那孙大汉一回头道：“姑娘你不要为难，你就和妈妈说你已经办好了你的事不就行了。”这家伙临走了还不忘怜香惜玉为紫儿安排好后事。“大爷，那你的银子我再退给你好了！”“不用，不用这就全当我赏

给你的好了，等我办完了我的事，我还会来找你的小宝贝。”说着手还在小月的小脸上轻轻的拧了一下，转身走出了房门。

其实小月巴不得这人赶快离开，她早就厌倦了这种生活，刚才的那出戏也只不过是为了解除身上的禁制而以，一见他走了出去，双臂向上一抬，就将那紫衫有穿回来身上。一阵香风过后，就见小红走了进来，看着小月，好奇的问道：“月姐你是怎么轻易的将那家伙打发走的？”小月微微一笑道：“也没什么了，只是我的运气比你好罢了。你怎么样？”说着就看向了小红的下身？不用想小红就知道她问的是什么！苦笑了一下恨恨道：“刚才被那他妈的搞的那话儿撕裂好长一道口子！我刚搽了药，至今还疼痛难耐！”

两人还在探讨着这个神秘的大汉，不经意的眼神看想了窗外，就见刚才那大汉和一个年纪相当的人交头接耳了一番，就走到了对面的巷子里不见了，很是神秘！两女都为这神秘的大汉感到疑惑。

就听小红道：“月姐我总觉得有点不对，要么我们去后院先向少主禀报一下你看可好呀？”刚才听那少主要为自己求情解去那身上的禁制，小月她也不想途中节外生枝，也附和道：“那好吧！”两人走下了楼，到后院找少主去禀报此事。

日风楼，后院厢房里的秘室前，站着一个约二十岁左右面红齿白的年轻人，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态，正站在那等待着刚进里面去禀报的可儿姑娘。这时就听里面的那扇门，吱呀一声走出了一位十七八岁极是标志的姑娘。

年轻人一见她走了出来，快步迎了上去道：“可儿妹妹，姑母可是要召见我吗？”那可儿一见年轻人那紧张的样子，也是想逗逗他，腮帮一鼓，也不回答。那个叫可儿的小姑娘这样可把年轻人急的抓儿挠腮的也不知该怎么问她。最后又用出了他对女人的杀手剪，轻轻一搂那小妮子柔弱无骨的小蛮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道：“好妹妹你快告诉我拉，我有急事要向姑母禀报，要是耽误了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不是愿意看着我让难母骂吧！”

年轻人说了一大堆好话，见那可儿还是不理他，也是急了，忍不住大声道：“快说呀？”可儿一见平日里对自己千依百顺的少主向自己大喊了起来，不觉一楞，眼圈一红，眼角刷刷的就掉下了眼泪，委屈

的哭了起来。在她和少主相处以来，这可是他对自己第一次这样大喊大叫的，小妮子那受过这呀！能不哭吗！

第二百五十七章 风云前夕（三）

那年轻人一见可儿哭了，也觉得刚才自己的语气重了一点，搂着了儿小蛮腰的右手轻轻一紧，在可儿的耳边道：“可儿妹妹都是我不对，不该对你大吼大叫地，你可不要生气，我可是真的有要事见姑母。”

不解释还好一解释那可儿哭的更是厉害挣扎着就要离开他的怀抱，嘴里还对那年轻人呜咽着道：“你放开我，你是主子，我只不过是一个丫鬟，挨你骂也是很正常的事，你也不必对我低声下气的解释什么。”那少主一见可儿是真的生气了，慌忙又道：“可儿你和我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吗？非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吗？”

这可儿也是在这日风楼里唯一一个没有接过客的姑娘，也是他姑母最小的一个徒弟。自从他两年前在一个恶霸手里救了可儿，就被这个纯真无邪，漂亮的小姑娘而吸引。这可儿也是机灵后来又得到姑母的青睐，收做了弟子带到了日风楼，正当她和那些师姐妹一样被姑母逼着要去接客练那采补吸人内力之术时，这所谓的少主可是沉不住气了他怎么能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去和别的男人去睡觉啊！亲自跑到了姑母的面前哭着喊着的将这个小姑娘保了下来，给自己做了一个贴身丫鬟，现在可儿在她的师姐妹中也是武功最差的一个。自从侍候了少主，少主确实也是爱护她，两人不觉得就日久生情，在外界的眼里还是主仆，可私下里却是如胶似漆。

这次可儿也是怪这心里的人，为了出去做事一走就是两个多月袅无音训，自己为他牵肠挂肚的担心了那么多天，这刚一进门也顾不上自己，惶惶张张的就直奔密室要见他姑母，心想他刚进门大概有事也没计较他不理自己，也进去禀报了他姑母，谁知这小子一心想见他姑母，却忽略了这小妮子，刚才见了可儿也没什么表示，你说人家小姑娘能不生气吗！

想到这里可儿更是生气，一甩手道：“你不要理我，我的死活不用你管！”“可儿，你也知道我在这个世上就姑母一个亲人，我这两个月来出去做事情，一回来就听月儿说姑母受了伤，你说我能不急吗！”

可儿一见心上人确实是急了，说的也是实话，心了的怨气也消了一多半，小嘴一嘟，俏脸一扭道：“谁知道你出去是为了那家的小姐，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人！”“天地良心，我……”那少主举起了自己的左手就要发誓。就被可儿的芊芊玉手轻轻的按在了他的双唇上，蛮腰一扭白了少主一眼道：“谁让你发誓来着。”

“可儿那你是相信我拉？”嘴里说着两只手还不老实，放在了可儿怒放的双乳上，轻轻的柔捏了起来。可儿一见少主要么不理自己，这一理还真来劲了，毫不避讳的摸起了自己的双峰，俏脸不觉得一红，见四下无人才松了一口气，推开了少主的双手跳到了一边道：“你干什么也不怕人看到，你想我死啊？”见可儿跑了开，那少主一副猪哥的样子，呵呵一笑翘起了厚厚的嘴唇就又凑向了可儿俏脸。

这个可儿也是精明这人，这时也想起了少主此来的目的，一推少主道：“不要闹了，你也不怕姑母听见，姑母还在里面等你呢，一会要是姑母怪罪下来，我可不替你担着啊！”这少主是天不怕地不怕，就唯一怕这个姑母，一听可儿提起了姑母，也不敢再闹了，两人在这里呕气时间也不短了，要是让姑母等久了发了脾气，那也不是闹着玩的。看了一眼可儿，他的脸上又露出了色咪咪之像道：“那好吧，我就先进去见了姑母，你个小妮子刚才可把我整惨了，看我一会出来不收拾你。”

可儿一见他那色相笑道：“快进去吧，要不一会被收拾的就是你了。”说完嬉嬉一笑就跑了出去。一见可儿走了出去，他也不敢怠慢，一收脸上嬉笑之态，走到了门前推门走了进去，进了一个暗道中，约莫走了半盏茶的时间，就见一道尺于厚的石门横在了眼前。知道姑母就在里面，整理了一下衣衫对着石门就要说话。

这时就听里面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女子声音，就象是出谷的黄鹂一样，那象是他们嘴里所说的姑母的声音啊，“门外可是阔儿吗？”话音还没落就听石门“嘎吱”一声缓缓的打开了那个叫阔儿的少主听见里面姑母的召唤，也不敢耽搁，慌忙走进了那道石门。

一进石门就见满室生辉，大红的锦布把屋子点缀的就想一个火炉一样，象牙雕刻的床上端坐着一个年约二十对岁风姿卓越，极尽***的美丽**。此时她正裸露着上半身，乌黑的头发披落在双肩，一双秒目杏眼含春。

一见那个叫阔儿的少主走了进来，轻轻的拿起了身边薄如蝉翼的绿色披风，披到了那光华如玉的身体上。双唇一启脸露疼惜对阔儿道：“阔儿你来了，这几天你去了那里，事情办的怎么样了？”抬头一见阔儿尽盯着自己的上身看，也没顾的上回她的话。心里不禁暗自一笑，这也难怪，自己就凭着这副如火的身体，不知迷倒了天下多少的英雄豪杰，更何况他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了，也怪自己大意刚才正在练功，而未极穿好衣服，被这小子看见了。

少主阔儿名字叫阴天阔，日月楼少主。阴天阔看着眼前美如天仙的姑母禁不住心跳加速，也忘记了眼前的女人还是比自己大了好几辈的姑母，禁不住眼露**的神色就走了上去，伸手就要抚摩那如玉的肌肤，那姑母一见阴天阔这表情，就知道他中了自己的天魔眼，心里不禁暗气。运起丹田气大声一喝，“阔儿我侄还不醒来吗？”

那姑母的声音震醒了迷醉的阴天阔，阴天阔哦的一声醒了过来，一见自己的那丑相，就知道刚才无意中被姑母的天魔眼所迷惑，脸色一变，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可他知道一定亵渎了自己一向极为崇拜的姑母，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低下头嘴里懦懦道：“姑、姑母恕罪！”

阴天阔的姑母脸上怒气未消道：“阔儿你也太叫我失望了，就你这点定力就让我姑母放心你将来独自在江湖上行走啊！以后你还怎么接掌我这日楼！不要忘记了现在还要月楼在那里虎视眈眈，记住，日楼只是明月楼的一部分，明月楼还有月楼在。”

阴天阔一见他的姑母今日是真的生气了，在他眼里姑母一想对自己是和蔼可亲的。可此事确实不怪姑母生气，自己跟随她练了七八年的武功，不敢说是什么天下无敌，最起码在江湖上也可以说是罕遇敌手了，竟然连她老人家的天魔眼也对抗不了！有负姑母多年来对自己的期望，心里不禁一阵难受，眼眶里的泪水忍不住就要掉了下来。

那姑母一见自己疼爱有加，忧如己出的侄孙子那负疚自责的神情。心里也是一阵不忍，放下了严厉的目光，缓声道：“好了，好了，都怪姑母话说的太严厉了一点，你毕竟还是个毛头小子，没见过什么世面，也该叫你去江湖上多历练历练了！”

见那姑母放缓了语气，阴天阔心里一松，又恢复了以往娇纵之态道：“谢谢姑母不怪之恩，您老人家这些时日去那了？可想死阔儿

了。”说完就跪在了姑母的身边。

阴天阔的这个姑母名字叫阴小烟，是明月楼的副楼主，但是她和明月楼楼主的关念不同，明月楼的现任楼主坚持明月楼几百年来的规矩，而她主张的是出世，在天下群雄之间选择一个人作代表，然后把明月楼发扬光大。

“姑母你是几时回来的？”阴天阔向阴小烟问道。“今日早上刚回来。”阴小烟回答道，阴小烟记得自己早上刚回来的说话交代了徒弟月儿一声，就带着自己途中所擒获的一个壮丁进了密室准备吸取那人的精元而恢复伤势。那知这时她的小徒弟了儿禀报说是自己的侄子回来了，要见自己，她也顾不上疗治伤势。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阴天阔进来，以为他是有什么事拌住了，暂时不能前来。就拍开了那壮丁的穴道，谁知那壮丁一见这如花似玉的女人，象会仙法似的把自己摆弄来摆弄去的，以为她是成了精的狐狸精早以吓的缩成了一团，那还能叫她迷惑啊！死活不从，最后把阴小烟气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运起了天魔眼凭借自己绝世容颜将那小子给迷惑，两人在塌上正要翻云覆雨，赶的不凑巧阴天阔进来搅了好事。

阴小烟一听自己的侄子来了，因为他是自己的小辈，自己又特别疼爱他，要是让他看见这场面总是不好。慌忙点了那壮丁的穴道塞到了床下，还没来的及穿上衣服阴天阔就走了进来，这时那天魔眼还没有收功，以至阴天阔进来才出了那么大的丑！

“那姑母，现在那些事情怎么样了？”阴天阔问道。阴小烟自然知道阴天阔说的是什么事情，阴小烟笑道：“我已经和薄宫主说好了，在几天以后的武林大会上挑得各门各派的江湖人士的矛盾。”

“不是要在武林大会上除去这些江湖人吗？怎么现在？”阴天阔不解的问道。“不，今年的武林大会参加的人比以往要多，而且各个帝国的主要势力都派人参加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把他们全部除去，所以只有改变计划，不去除去这些参加大会的江湖人，而是挑动他们之间的斗争，然后我们从中取利。”阴小烟道。

第二百五十八章 风云前夕（四）

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做？”阴天阔问道。“我们只要为天魔宫提供情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主要要保存实力，否则的话以后天下大乱之时，我们对于天魔宫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所以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不能过份的暴露实力，我知道天魔宫他们本身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这部分力量我动用了日楼的力量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在和天魔宫合作的时候要小心。”阴小烟道。

“知道了，对了姑母，这些日子你去哪里了？”阴天阔向阴小烟问道。阴小烟听见阴天阔问自己这些时去了那里，就慈祥的看了看阴天阔微微一笑道：“我的去向你就不要问了，你就告诉我你现在的武功练的怎么样了？”“还可以。”

“你要用心，这次武林大会我得到消息月楼的紫凝和黎媚娘也来到了兰州，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把紫凝收了，要是你真的能够收服紫凝的话月楼也兴不起什么大风浪了，我们一统明月楼的日子也不远了。”阴小烟道。

“是，对了姑母刚才见了您老人家忘了和你禀报了，刚才在楼上小红碰到了个很难缠的家伙，也不知道是那什么人，听小红说此人的武功很是不俗。我后来派了两个人去跟踪他想摸摸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敌是友，可是放出去的两个人是一去不赴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刚才我又派出一批人到四处去找，还没等他们回来，后来听小红说主母回来了，在密室里，我知道此人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敢耽搁就来向您老人家来禀报。”阴天阔道。

听阴天阔这一说阴小烟也露出里惊讶的神情对阴天阔道：“你没听小红仔细的描述一下那人的特征吗？”“有啊！小红说这人大约四十几岁，浓眉大眼，还不惧颠倒众生把个小红搞的都招架不住了，后来我一看没有了办法，在咱们的地盘又不好动武，我就派小月师姐去应急了。不过我还答应了小月要是办好了此事就让姑母解去她身上的禁制。”阴天阔道。

阴小烟听到这里脸上微微一笑道：“这丫头也受了不少的苦了，也是时候给她解去禁制的时候了。你这事办的不错，很有见地，看来我

把日风楼交给你也是没看错人。”阴天阔见阴小烟只是说小月的事绝口不提那中年人，心里好象成竹在胸一样，脸上一阵疑惑问道：“姑母你怎么不提那大汉啊，难道你知道他是谁？”

一见阴天阔那表情阴小烟呵呵一笑道：“让你多了解一下江湖上的高手，你总是不听，现在傻眼了吧！其实只要你再多一些江湖阅历就不难猜出此人是谁，江湖上能抵抗住我们颠倒众生的武功的人也是有数的几个人，先不说排名的那几个绝世高手，再有就是大清帝国的国师孙国东，他练的武功和我们的极是相似，走的也是阴柔的路子，再加上他常年纵横在欢乐场中，早以是此中老手，怎么会给你机会施展颠倒众生啊！刚才一听你说他的体形面貌我就已经断定是他了。”

“不过很棘手的就是他是大清帝国国师，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大清帝国的人派来查我们底子的，这就证明大清帝国已经在注意我们了，现在还不是正面和他们交手的时候，今后我们的行动尽量收敛一点，更加保密！”

听见阴小烟的一番分析阴天阔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阴天阔起身一辑对阴小烟道：“谢谢姑母的教诲，既然姑母现在也知道了这人的身份，以阔儿看我们也没必要再去追查他们拉，要不我把派出去的那些人叫回来你看可好？省的叫对方察觉我们的动静太大而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听完阴天阔的话，阴小烟那如花的面貌笑的更是灿烂，嘴里恩了一声道：“孺子可教，好了就这样吧，你下去把他们叫回来，记住这两天办事一定要低调不要太张扬！”听完阴小烟的吩咐阴天阔急步退出了密室走了出去。

阴小烟交代完了阴天阔，运起了武功确定了侄儿阴天阔已经走远，一伸手从床下拉出一个二十多岁，面貌较好的年轻壮汉放到了自己的床上，露出神鬼难挡的一笑道：“小子今天你可是福缘不浅啊！能得到你姑***垂青。”不过她想起了刚才此人的极不配合，柳眉轻请一皱暗道：“刚才我以这副面貌以惊吓了他！要是他醒来还是不配合，自己要是强来那就达不到最好的疗伤效果了！不如……”

阴小烟脸上一笑，双手一合什也不见作势运功，也没见她描眉涂脸，缓缓的又一张崭新的面孔呈现在她的脸上！美眸似一汪晶莹泉水，鹅蛋形的柔美俏脸，配上鲜红柔嫩的樱桃小嘴，尖挺娇俏的瑶

鼻，秀美娇翘的下巴，显得泼辣而妩媚，一股成熟野性的美。这时又是赤裸着身子坐在床上，那坚挺的双峰配上那令人一见喷血的魔鬼般身材，就是神仙见了也会流鼻血的！

阴小烟拂袖一挥就解开了此人的穴道，自己却迅速的躺在了床上假寝。当那壮汉慢慢的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躺在了香喷喷的女人香闺，身侧还躺着一个赤裸***的女人，散发着诱人的芳香，这具令男人发疯发狂的裸体仙女。他不知道天上到底有没有仙女，仙女有没有棵体的？美丽年轻的面庞，虽然紧闭着双目，嘴角一勾还有意无意的展露着动人的媚笑。那壮汉活这么大那见过这动人的场面啊！伸出颤抖的双手摸向了那美丽的侗体。

可他毕竟刚刚还受了惊吓，脑里还有一丝理智未泯，脑里飞快的闪出了未昏迷时的一幕。缩回了伸出的双手，她是那人吗？可仔细观察也不是啊，这可是两个不同的面貌！被他的一伸一缩阴小烟躺在那早以不耐，不知把他的主宗十八代骂了多少遍了！可这事也是急不来的！于是阴小烟假意的翻了一下身，那饱满诱人的***有意无意的正好和你壮汉的胸口挨了个正着。(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那壮汉被那柔软的双峰一挤，身心就想是飞在了云雾里，身体的某个部位急速的就膨胀了起来，眼也红了，呼吸不匀。这个大汉因为家里穷，都以年过二十了，还是个王老五，刚才确实是被阴小烟吓坏了，才掩藏了自己原始的那份冲动。现在被阴小烟的有一幅面孔所迷惑，早以放下了戒心，此时被面前裸体女人的丰姿搞的七荤八素的，也顾不上思考这份艳福是怎么来的，猛的翻身把阴小烟压在了身下。

阴小烟一见那大汉以迷失在自己迷人的娇躯上，以忘乎所以了，知道已是时候。配合着大汉，一双柔软温暖的玉手，不住摩挲着他的脸颊、五官、胸膛、腹部……

那大汉得到了身下阴小烟的认可更是放肆，把这诱人的娇躯上上下下摸了个遍，现在他才体验到一个男人正真的意义！这时那大汉不只是摸摸而已了！轻轻的用双手支撑起了身子，用双腿分开了阴小烟的下身，试图尝试那人生的一大乐趣。可怎么他也是第一次，也没有经验，象只没有的苍蝇到处瞎撞！把身下的阴小烟气的忍不住张嘴就要骂了，可想了想还是忍了住，她也是怕惊醒了迷醉的大汉，坏了自己的事！

这时那大汉早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脑门上的青筋凸现，嘴里发出野兽一样的低吼，好不容易引入了海港，直达了彼岸，也被个大汉累了个够呛！双手一软就伏在了阴小烟的身上。

一见水到娶成阴小烟那还给他休息的空，缓缓的蠕动开了下身。没一回屋里那动人的旋律就弥漫了开来，可恐怖的事也随之发生，随着时间的流失，那大汉就想经历了几十年一样，脸上也开始失去了光泽，头发缕缕变白，随着身体的运动，喘息之声更是急促，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从阴小烟那棉滑的身体翻落了下来，就想死狗一样睁着无神的两眼躺在那！

可是再看阴小烟，就象吃了人参果一样，脸色更现红润，散发出一晕一晕的迷人光芒。也没管身边的大汉翻身坐起，双掌合十运起玄阴神功吸收着外界来送来的精元。本来以阴小烟现在的功力以不需要再出卖自己的色相，可再怎么她现在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体，需要欲望，不过这此和以往有所不同的就是她还没要了那小子的命，还算有点良知。

当阴小烟功行三十六周天，感觉浑身内力聚集，知道自己伤势以好了十之八九，睁开双目看着身边的男子，也露出了不忍之色。而那大汉则眨吧着无力的双眼看着眼前天仙似的阴小烟，眼中掺杂着悲哀的神色，估计他现在也后悔偷吃了这消魂而又致命的晚餐！”

细雨蒙蒙，轻风阵阵。兰州城在细雨和风中显得分外温柔。蓝冰月撑着伞，替李云龙遮挡着风雨，那被风吹偏的雨水却打到了她的身上，将她薄薄的秋裙沾湿了一半。

微湿的秋裙令蓝冰月玲珑的身段微微凸显出来，有很多时候，彻底的暴露，反比不上朦胧的意态有吸引力。但是李云龙这个标准的登徒子在这个时候，眼睛却根本就没往蓝冰月身上瞟上一眼。

李云龙所有的注意力都被从酒楼大门中出来的两个人吸引住了。他神情凝重，呼吸急促，额头上甚至冒出了丝丝冷汗。有的人，说好事不灵，说坏事却无比灵验，这样的人多被称为乌鸦嘴。

第二百五十九章 风云前夕（五）

而李云龙，自从今天早上说出了那句有不祥预感的话之后，就看到了那两个从酒楼中大步走出来的人，然后就露出了现在这般神情。所以李云龙现在也暂时沦为乌鸦嘴一族。蓝冰月感觉到了李云龙凝重、紧张的样子，她好奇地看着那两个从酒楼中出来，看上去并不是很凶神恶煞的人，琢磨着为什么自己的未婚夫李云龙见了他们会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那两个人，穿着样式相同的火红劲装，梳着一样的发型，甚至身高都是相差仿佛，嘴里也都叼着一根细细的牙签。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两个人的性别。左边的，是一个有着一部络腮胡子，面貌看上去很憨厚，但是眼中却不时闪过几抹精光，身上肌肉发达得撑满了整件外衣，仿佛要将衣服给撑爆一般的强壮男子。

右边的，则是一个个子异常高挑，几乎与李云龙一般高的女孩子。那女孩子乍看时几乎会让人把她认成男人，因为她的打扮、发型、叼着牙签抱着膀子歪着脖子的动作，几站与大街上那些小混混们一模一样。长相也很有阳刚之气，眉是剑眉，鼻梁高挺，面部线条有如刀削，充满了雕塑感。甚至连她的肩部，也比一般女孩子要宽得多。但是细看之下，蓝冰月却发现那女孩子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她的眼睛很媚，如果硬要蓝冰月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眼睛的话，黎小叶想来想去，也只能用“很女人”来形容她。一个全身上下都充满了男子气慨的女孩子，偏偏有着一双很女人的眼睛，所以这女孩子在蓝冰月看了又看之后，已经由一个街头小痞子变成了一位很漂亮很漂亮的美女。

此时，这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女嘴里叼着牙签，用一种很戏谑的眼神看着李云龙，与那肌肉强壮的络腮胡子大汉一步一步向着李云龙走来。而李云龙的冷汗已经从额头流进了眼睛里，但是李云龙的眼睛却连眨都没眨一下，也没有伸手去擦。站在李云龙身后的乔国伟和离中叔（白云四雄的老大、老二）感觉到了李云龙的紧张，他们很明显地发现，李云龙现在的气息已经乱得一塌糊涂。

“难道是看到美女发情了？”乔国伟心中暗想，但随即感觉不对李云龙好歹也上过那么多天仙级甚至祸水级的美女，对美女的免疫力已经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了，甚至连天下第一绝色美才女不能让他这样，试问天下还有哪个美女能让李云龙乱成这个样子?

“难道这两个是主人以前的仇人？”离中叔如是想。但是他也马上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李云龙仇家是很多，但是值得李云龙如此重视的却几乎没有。更何况，有乔国伟和他老离护在李云龙旁边，离中叔想不到还有什么人能让三少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而且，在乔国伟和离中叔的眼中，那穿着一套火红色劲装的一男一女，虽然身负极其高深的武功，但是比起李云龙都还要稍逊不只一筹，更何况是他们这两个和蓝冰月在？所以，乔国伟和离中叔迷茫了，他们不明白，这一男一女究竟有何魔力，能让李云龙痴呆郑重至此！

仿佛街头小痞子找麻烦收保护费一般，那一男一女晃着膀子走到了李云龙面前。两个人都笑望着李云龙，眼神中更多的是戏谑。

那很阳刚又很女人的女孩突然冲着三少扬了扬下巴，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哼！”李云龙的表情马上变了，变得无比谦卑，无比谨慎。他干咳了两声，脸上浮出最真诚最灿烂的笑容，弯下腰，双手抱拳，一揖到地，恭声道：“小弟拜见表哥表姐，多年不见，表哥表姐风采依旧……啊错了，是风采更胜往昔。表哥你是一表人才，相貌堂堂，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表姐你则是芙蓉玉貌，娇艳如花，想不到时间的魔力竟然这么大，能让表哥和表姐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不是二位走到小弟面前，小弟一定认不出来，这一对旷古绝今的俊男美女，竟会是小弟的表哥表姐！小弟能有二位这样的兄姐，真是深感荣幸，自豪地不可自拔……”

听了李云龙这一番鬼话，乔国伟等人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李云龙娘舅云铁的儿子云戬和女儿云轩彩！只是为何李云龙见到表兄表姐之后，会是这样一副鬼样子呢?

(手机阅读$dxsw．com）

云戬很是憨厚地笑了起来，蒲扇般的大手在李云龙肩膀上一边拍一边说：“小龙，很不错嘛！表哥我呢，自然是风采更胜从前了，要说表哥我认了天下第二帅，这天下第一帅的，就没人敢认了。这一点，倒是不用你说明了！表哥我呢，这心胸也是很宽广的。我的记性嘛，

也不是大好的，许多事情现在都不记得了，所以你在表哥我面前，倒是不用这么拘礼的！大家都是好兄弟嘛，是不是？多年没见当然是要好好叙叙旧的！嗯，身子骨长得很结实嘛，拍了这么多下都还没倒下，这身体还是很不错的嘛！”云戬地说话期间，在三少肩膀上也不知拍了多少掌，每拍一掌都会发出一声重重的闷响，便如闷雷一般。

那看似亲热的动作，在蓝冰月、乔国伟、离中叔眼中却是看得心惊肉跳。云戬拍的时候，那可真是运上了内力的！普通人被他拍两掌应该就差不多了账了，而李云龙被拍了这么多下，也只不过是……只不过是脸色惨白，被云戬拍的那一边肩膀向下歪去，脚下的青石板踏得粉碎，一只脚陷进地里，没至脚踝而已了。

蓝冰月等三人面面相觑，心道这对表兄弟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恨？竟能让身为表兄的如此对待表弟？对云戬其人，三人的认识又多了一分。这是一个表面上憨厚，让人容易被他的外表所欺骗的可怕男人。事实上，这个人的阴险狡诈绝对不会在李云龙之下！这一点，从他一边亲热地跟李云龙表达兄弟之间那种深厚的感情，一边海扁李云龙就看得出来了！

好容易云戬跟李云龙亲热完了，云轩彩又笑眯眯地凑了上来，只见她的小嘴凑到了李云龙耳边，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情人之间的窃窃私语，可是谁又知道，云轩彩说的是什么呢？

李云龙在他的记忆里对这两个人影响可是非常的深刻的，虽然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李云龙了，但是现在他对于这两人还是非常的惧怕的，也许这是以前的李云龙留给他的东西。

“好了，好了，表哥、表姐，我们还是走吧！外公他们在山庄等我们呢。”李云龙无奈道。“好啊！她是谁？”云轩彩看向蓝冰月问道。“她吗？她叫蓝冰月，我的未婚妻。”李云龙知道自己不介绍不行，于是和云轩彩说了实话。

“是吗？”云轩彩看了看蓝冰月又看了看云轩彩问道。看见云轩彩这样李云龙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还是点点头。看见李云龙点头以后云轩彩走到蓝冰月身边向她说了些什么，蓝冰月听了她的话以后微微一笑，看了看李云龙也在云轩彩的耳边说了些话。

“好了，走了。”云轩彩看了看李云龙就和蓝冰月向兰州城外的山庄走去。云戬也嘿嘿一笑跟着云轩彩和蓝冰月向外走去，现在的李云

龙非常后悔，早知道这样就不答应他父亲到这兰州城内接云戬和云轩彩两个了。不过现在后悔也没用。于是在兰州城到山庄的一路上被云轩彩和云戬两人层出不穷的手段弄的无语了。

到了山庄以后李云龙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云戬和云轩彩两人，不过云轩彩他们到了山庄以后蓝冰月等人就被他们拉走了，李云龙只有一个人无聊的在山庄周围看风景。一直到李云龙自己觉得无聊时他才穿着一身湿透的衣服，头发胡乱地披散在脑后，慢悠悠地向着自己住的阁楼走去。天空仍在落着雨，天色也早已黑了。

山庄的几栋阁楼窗口透射出点点灯光，将被黑暗笼罩的院子点缀出淡淡的光明，李云龙就在这光影交错的院子里慢腾腾地走着，好像毫不担心会被雨水淋至感冒。“喂，你干嘛在雨里走这么慢，不怕风寒吗？”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传了过来，李云龙抬起头，循声望去，只见在一座两层的阁楼顶上，俏生生的**肩扛着一把雨伞，坐在那屋脊之上，面前摆着一盏罩着琉璃罩的油灯，也不知在干些什么。

李云龙微微一笑，腾空跃起，大鹏一般跃上阁楼顶，落在被雨水浇得无比滑溜的琉璃瓦面上。“是冰月啊，你的举动很奇怪哦，干嘛没事爬这么高？莫非你是属猴的？”李云龙走到**身旁，挨着她坐下。

蓝冰月屁股下面可是垫了一个厚厚的坐垫的，而李云龙却什么都没垫，就那样随意地坐了下去，好像没感到半分不适。“你呢，为什么要不打伞在雨里走？”蓝冰月歪着头问道。“为什么要打伞？反正我身上已经湿透了，再给雨淋一淋，也不过就是更湿一点而已，反倒可以把身上洗得更干净一点。”李云龙笑着，看着蓝冰月道：“四下里一片漆黑的，又下着大雨，什么都看不到，你坐得这么高有什么用？”

“不会呀！”蓝冰月甜甜地笑着，腮角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喜欢下雨，尤其是雨夜，再没有什么时候能比雨夜更安宁了。”李云龙哂然一笑，道：“你还真特别，我第一次看见你这样，不过天地间到处都是落雨的声音，哪来安静可言？”

第二百六十章 风起云涌（一）

蓝冰月纠正道："不是安静，是安宁。安宁跟安静是完全不同的。你听，下雨的时候，天地间何曾有异样响动存在？白天无比喧嚣的城市，在这夜里却无比宁静。白天为生计忙碌，或忙着算计，或正在被人算计的众生，即使再卑微，再辛苦，在这个时候，不也都静静地躺在被窝里，享受着难得的温暖？或是温上一壶酒，静坐窗前，就着雨声，看着灯花的炸裂，静静地饮酒，品味这难得的宁静。你看，城里的点点灯火，在这雨夜中如此朦胧，穿透雨幕的灯火像梦一样虚幻，却也像梦一样美妙。雨滴落在瓦片上，会碎成无数不同形态的细小水珠，你能分辨出每一粒小水珠在每个时间内的形态变化吗？你能看出那些微小的存在里蕴含着的不同世界吗？"

李云龙哂笑道："小丫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我看你不要当侠女了，去当诗人吧，你有这个潜质！还有雨夜哪里宁静了？也许在这夜里，正有杀人放火的强盗趁着雨夜的掩护闯进别人家中灭人满门，雨声反而掩盖了受害者的呼救和惨叫；也许阴谋家们正躲在密室中，商量着惊天大阴谋，雨声和夜色让他们少了许多被人揭破的可能；也许那躲在被窝里的人正忙着和他老婆亲热，雨夜让他们得以更放肆地呻吟；也许那温酒听雨的人心里想的是明天怎样干掉他的仇家，雨夜更加速了他仇恨的滋长。这个世界不会安宁的，只要有人，就会有纷争，只要有纷争，人心就不会宁静。丫头，你的想法太天真了，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你累了。"

蓝冰月白了李云龙一眼，道："不是的，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像你这种人，哪里会懂得什么叫安宁了？"李云龙苦笑："我这种人怎么了？你说错了吧？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懂得安宁了？"

蓝冰月道："也许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头多的事情吧！放心吧！以后我不会那样的。"李云龙默然，半晌才道："其实你也不要过分的担心，人活着就是要快快乐乐的，如果象你这样的话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蓝冰月道："放心吧！今天我只是有点感慨而已。"李云龙呵呵一笑，站起身来，在屋顶上连翻好几个跟头，然后冲天而起，直跃起二

十余丈，在空中一掌击出。方圆二十丈内的雨水全都高速旋转着，向着李云龙一掌击出的方向飘去，像是受到大力的吸引一般，向着空中的某一点汇聚，飞速地凝聚成一个足有水缸般大小，高速旋转的水球。那水球刚一成形，便向着李云龙飞去，李云龙凭一口真气悬停在半空中，四肢大张，迎着向他高速飞来的水球。

李云龙哈哈大笑道："众人皆醉我独醒不如不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不如不清！我要让这世界为我而疯狂，哈哈……"李云龙的声音如同震破天际的雷霆，滚滚地传了开去。"啪！"一声清微的炸响，那水球突然爆开，但并未变成漫天的水滴落下，反倒是像花朵绽放一般，自中央开始，向外滚出层层叠叠的浪花。浪花一涌出水球，便化成一片片巨大的花瓣，无数花瓣涌了出来，在风中微微颤抖着，一朵巨大的，透明的鲜花在夜空中怒放，倒映着琉璃灯淡淡的光芒，折射出令人心醉的粉红异彩。

蓝冰月站了起来，肩头的雨伞不知何时已经掉在她脚边，她却茫然不知。雨水温柔地舔湿了她的衣，她的发，沾湿了她那长长的睫毛。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的眼中，已只有那朵前所未见，瑰丽晶莹的梦幻花朵。存在只是一瞬，那巨花完全绽放以后，在空中旋转了几周，花瓣便一片接一片地凋零，最终散成了漫天细小的水雾，向着四面扬扬洒下。

蓝冰月伸出手，接住那些仿佛还带着李云龙体温的水珠，喃喃自语："世人皆醉我独醒不如不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不如不清……夫君，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真的越来越不了解你了。"过了一会儿以后蓝冰月又喃喃道："不过作为你的妻子我一定要了解你的一切。"再次抬头望向夜空，却只见到漫天洒落的雨水，哪还有李云龙的踪影？

"啪！"云龙峰捏碎了手中的青铜酒爵，他的手已在微微颤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果然是大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江湖中，若再多几个象他这样的奇才，老一辈的人物，一个个都不用混了！李襄樊啊！李襄樊，看来我们云见要重新估计你了。"

雨夜，一行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黑衣人急匆匆地踏破街道上的积水，走进了淀粉街。(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砰砰砰！"曹家豪宅的大门被这群黑衣人为首的一个砸得震天响，砸了一阵之后，大门后传出一个打雷般的吼声："谁他妈吃了熊心

豹子胆，跑到曹家来讨野火了？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妈的，让爷爷来给你松松骨！”

大门打开，曹洪黑着脸，带着七个护院高手走出大门，捏着拳头刚准备出手，忽见那站在大门前雨檐下，被斗笠遮住了大半边脸的黑衣人微微抬了一下头。曹洪的神情马上变了，他猛地低下头，抱拳一揖，道：“庄主，怎么是您……”

被唤作庄主的黑衣人一言不发，大步走进门中，身后跟着一群黑衣人鱼贯而入。曹洪等所有的黑衣人都进去之后，才带着那七个护院高手走进门内，反手关上了大门。庄主大步朝着里面的阁楼方向走去，曹洪慌忙上前两步，赶到那黑衣人身后，恭声道：“庄主，小姐已经休息了，现在这么晚了，您看……”

庄主猛地停住脚步，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曹洪一眼，两道冷电似的目光投进曹洪眼中，曹洪顿时如遭雷击，忙低下头，额上冷汗淋淋。庄主冷哼一声，继续朝那阁楼走去。到了楼下，他推开大门径直走了进去，而他带来的黑衣人们则分列大门左右，摆出戒备的样子虎视眈眈地看着曹洪等人。

曹晓妍此时只穿着贴身内衣睡在床上，她并未睡着，自三少走了之后她便一直睁着眼睛，瞪着头顶的绣花大帐。就在这时，房门砰地一声打开了。那门完全是被暴力打开的，两扇门户碎成了八块，落了满地，一个身材极其雄壮的黑衣人踏着破碎的门板大步走了进来！

“是谁！”曹晓妍一声惊叫，自床上坐了起来，左手拉着薄被护住胸脯以下，右手抓起搁在床头的长鞭，怒视着闯进来的黑衣人，“什么人如此大胆，敢闯进我曹晓妍的闺房？”那黑衣人冷哼一声，伸手摘下斗笠，随手扔到一旁。

曹晓妍一见到那张古铜色，颔下有着三缕长相，五官端正威武，貌似公平正义的脸，神情立即变了。她的嘴唇动了动，轻轻唤了声：“爹……”这人正是天王山庄庄主，曹家现任家主曹操。此刻曹操满脸阴沉，眼含怒火，重重地哼了一声，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道：“他在哪里？”

阁楼下，曹洪心乱如麻，暗道：“曹操为了那大事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现在曹晓妍无了反抗他父亲既然随便找了一个男子，难怪曹操会如此生气。”曹洪一咬牙一跺脚，刚刚下定决心，便听阁楼里传来一

声暴雷似的怒吼，接着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再接下来，便是曹晓妍嘤嘤的哭泣声。

曹洪听到曹晓妍的哭声，心中反倒是一松，曹操打女儿耳光，总好过一斧头劈了她。这一来，也证明那人已经走了。但是曹洪想到庄主的为人和脾气，顿时深感不妙。趁着曹操还未下楼，曹洪忽然转身就走，大步朝着大门处走去。

那些守在门口的黑衣人看着曹洪的背影，一言不发，也不阻拦，而跟着曹洪的七个护院高手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曹洪就这样，在众人的眼皮底下走出了曹家大院，没有人知道曹洪去了哪里，也许……

夜，是那样的静，曹操教训完他的女儿以后就来到了密室，在密室里有一个黑衣人正在等着他。“曹庄主，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黑衣人见曹操进来就问道。“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不过作为条件你们也必须答应我的要求。”黑衣人沉默了一会儿道：“可以。”

山庄，早上李云龙从睡梦中醒来看着旁边的宫飞燕笑了笑，亲了她一下，然后慢慢的起身。走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想着这几他要干什么。这时一个山庄的下人来到李云龙的旁边道：“少爷，这里有你的信。”

“哦。”李云龙一楞，接过下让手中的信对他说道：“你先下去吧！”“是。”下人应了一声的离开了。李云龙打开信一看，他的脸色又喜又忧。想了一会儿以后李云龙决定带着蓝冰月去兰州城。

到了兰州城以后李云龙带着蓝冰月两人开始在兰州城内溜达，也不去管信上说的事情。由于不习惯带剑在身的李云龙，非常干脆的把龙泉剑藏在腰带里，还好以李云龙现在的武功做到这点还行的。于是骑着马匹在兰州城到处乱逛，只是可怜的蓝冰月只能骑着那匹没有任何杂色的白马跟在李云龙后面受罪。

“冰月，你肚子饿不饿？我们去前面的太白楼吃点东西吧？”李云龙望了一眼前面的太白楼道。望了一眼露出无奈笑容的李云龙，蓝冰月开口问道：“你有心事吗？夫君？”

“呵呵，没有。”李云龙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说道，“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今天没吃好东西了，现在闻都这香味真是让我食指大动啊。”说罢，轻拍了一下马的臀部，朝着前方太白楼跑了过去。

第二百六十一章 风起云涌（二）

“小二，把马带去后面马厩养着，记得用优良马草啊。”李云龙翻身下马，然后把马匹的缰绳递给店小二，身后的蓝冰月也跟了过来，同样把缰绳递给那名店小二，然后随着李云龙进了太白楼。

“两位客倌，实在不好意思，楼上被暗魔门的分舵主包了，在处理事情了，你们可不可以将就一下，在一楼用餐呢？”看着李云龙和蓝冰月打算踏步从楼梯前往二楼，一名掌柜赶紧从收银台处跑了过来，横手拦住了李云龙。

李云龙皱了皱眉头，冷声说道：“楼上的人是暗魔门的？哼，我倒要看看暗魔门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说罢伸手推开掌柜，就要前往二楼。却见那名掌柜突然抓住李云龙的衣袖，一脸沮丧的说道：“大哥，您……您就在一楼用餐吧，我大不了给您设个*窗的雅座，用屏风遮挡啊。您就别为难我了，好不好？我要在这里开店不容易啊……”

李云龙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这名伸手抓住自己衣袖的掌柜，然后道，“按照你的口吻说来，这暗魔门在这里是横行惯了？要知道现在的兰州有这么当江湖人士，你这样得罪的起他们吗？”

“你不知道，在这兰州城里谁敢得罪暗魔门，他们都是一群土匪。”掌柜面露难色，然后低声说道，“他们不仅每天都包了我的二楼，要一堆吃的喝的，但是却不给我钱，而且还要我每天交十两黄金，我哪有这么多钱啊。但是如果我不给的话，他们就要砸了我的店，现在虽然在兰州有这么多江湖人士，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得罪他们，听说他们现在已经和天魔宫联合了。”

就在这掌柜的抱怨之时，却见一人哎呀呀的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然后摔倒在李云龙面前。吃了一惊的李云龙伸手把他扶了起来，而这时楼梯上冲下来了十来名身穿黑衣的男子，一把推开李云龙后就朝着那人狠狠的踢了一脚。只见那人惨叫一声的倒飞出去，而这几名黑衣人还不打算放过他，又跑了过去把他围起来，继续拳打脚踢。

看着眼前的情况，李云龙怒吼一声：“都给我住手！谁敢再碰他一下，老子断他全身四肢！不信的话，你们就试试！”听到李云龙的怒喝声之后，对方几名黑衣人却突然大笑起来，其中一人更是十分嚣张的

说道：“你以为你是谁啊？别忘了这里是兰州！就算静光寺、静心奄、太极门、天山派、流月宫这些大门派也不敢对我们暗魔门怎么样。”顿了顿后，又笑道：“如果你现在给我们跪下磕个响头，我或许可以假装刚才什么都没听到。”

听着对方的话语，李云龙冷冷的笑了一下：“要我给你们磕头？你们配吗？”说罢，脚下轻轻一点，却是使出了螺旋九影，朝着前方数人飞快的掠了过去。同时双手运起内力，临到两名黑衣人身边时，同时双掌朝左右击出。

只听轰的一声闷响，两名被李云龙打中的黑衣人同时喷出一口鲜血的倒飞而出，摔烂了两张桌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剩下的三名黑衣人看着李云龙的出手，就已经知道眼前的人绝对是高手，再望了一眼两名死去的同伴，胸腔已经全部塌陷下去，死状极其恐怖。

“难道你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一名黑衣男子颤抖的用手指着李云龙，说道，“难道你是……李云！？魔鬼李云？”“哼，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李云龙面无表情的望着眼前的三人，同时双掌翻飞，每一掌都是加入了十成内力的圣天真气。本身的这招掌法就已经非常猛烈了，再加李云龙的十成的圣天真气所提供的内力和它的变态攻击力，除了成名已久的天榜高手外，根本就没人敢接李云龙一掌。更何况是眼前的这三名普通帮众！几乎是眨眼间，三人已经尽数被杀，每个人都是胸腔塌陷，死状恐怖。

一连秒杀了五人之后，李云龙扶起被打的那个人，然后拿出金创药给他，接着才转过头对着那名掌柜喝道：“楼上还有暗魔门的人没？”看着李云龙如此暴戾的气息，掌管摇了摇头说道：“没……没有了，今天只有他们五个人来……他们的分舵主还没来，不过也快了……”正说着，却听门外响起热闹的嬉笑声，掌柜突然打了一个寒战，然后眼神不自然的瞄向了门口。

李云龙冷哼一声，然后对着蓝冰月说道：“冰月，走！今天我们大开杀戒去！”只见蓝冰月微微一笑，然后转手将霍红剑拔出剑鞘，银色的亮光随着剑刃的轻划而照耀出来，一抹亮光瞬间暴发而出。如同暴风雨般的密集剑影，突然全部锁定了太白楼的门口，只听数声惨叫突然响起之后，就是一声冷静的断喝声：“大家退出去！有高手埋伏，这里太狭窄了，没办法战斗，退出去！”

听着对方的指挥如此冷静，李云龙大喝一声：“暗魔门，你李云爷爷来找你们的麻烦了！凡是暗魔门帮众，杀无赦！如果不想替暗魔门卖命的，现在退出就可以逃过一劫！太白楼内不是暗魔门的人，马上离开，否则后果自负！”随着李云龙的怒喝声响起，外面暗魔门的一干帮众突然“哗”的一声响了起来。

但是现在的李云龙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得罪能够和静光寺、静心奄、太极门、天山派、流月宫这些大门派相比的暗魔门呢？这是有原因的，今天早上的那封信是主要原因。而在来兰州城前蓝冰月也知道了信中的内容，所以刚才才不会反对李云龙的所作所为。

只见李云龙怒喝一声之后，随同蓝冰月两人冲出太白楼，背对背的站着，冷眼看着眼前的敌人。双方沉默一会之后，李云龙冷笑一声：“不想死的，现在退出暗魔门。……我给你们十息的时间。”

“不用你给！要我们退出暗魔门，那是不可能的！”一名手持鬼头刀的男子挥刀沉声喊道，“兄弟们！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和他们拼了！就算是再厉害的高手，也挡不住人多！立即让我们兄弟都过来支援！”

李云龙冷冷的望了一眼周围的帮众，然后沉声说道：“既然给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就不能怨人了！全都去死吧！”身形纵然一提，却是使出了飞龙在天。只见在半空之中，宛如飞龙一般，一个身形轻旋，就落在了暗魔门帮众的人群里。刚一落，立即双手齐出，为了保守战略，李云龙不敢使出十成内力，毕竟那样会让李云龙的战斗持久性变得更短，所以飞龙在天瞬间重创两人。而同时，脚下也运起螺旋九影，在人群里来回穿梭着。另一边，蓝冰月也同时朝着暗魔门帮众进攻过去，一手流月剑法立即震惊众人。

眼看蓝冰月的流月剑法开始没办法震住越来越多的人群，当即手中一变，银光白影瞬间暴闪而出，却是改用聆风听雨剑法。暴出的剑芒瞬间震慑众人，不仅因为这剑芒威力巨大，还因为这剑芒的覆盖面积实在过大，几乎每笼罩一片人群就有数人死去，多人重伤。

而另一边，李云龙出手也变得狠辣起来，由原本的五成内力增变到八成内力，余留两成内力应对其他不测。每一掌攻出，所带出的掌风均可以伤到周围地人，虽说掌风伤人的杀伤性不高，但是李云龙几乎是一掌连着一掌，这就直接变成了掌风的余震杀伤性持续不断。

却见一名光着头的男子突然冲了出来，站在李云龙面前怒喝道：“李云，你这贱人，老子今天废了你！看拳！”只见光头男子右手握拳，左手猛势朝左挥去，右拳借势朝前挥去。只见一团炽眼的白光在光头男子的右手上暴出，那是一种柔和且威严的奇妙感觉。只是对于李云龙来说，这一拳所蕴涵的力道却让他不敢小觑。右手聚起十成力道的掌法立即抢手而出，与光头男子的右拳同时相撞。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一股气劲从两人拳掌相接的地方暴出，以两人为中心的向着四周扩散出去，如同涟漪水纹一般迅速扩出，将周围数名暗魔门帮众震退数步。却听李云龙突然“咦”了一声，然后左脚踏出，右手掌顺势朝前一推，只见对方突然喷出一口鲜血的后退数步，李云龙立即抢身上前，将右掌改握为拳，然后贴身猛然击出，只对对方那名光头男子立即倒飞而出，摔到在地的滚了几圈，却是依旧未死。

虽然惊讶于那名光头男子此刻居然还站得起来，不过李云龙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知道现在的暗魔门真正的高手没有出现。“李云！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我只是输在你的内功上，如果我拥有好的内功，此刻就是你败在我的光明拳之下了。”光头男子捂着胸口，沉声说道，“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暗魔门是多么厉害的。”

“厉害什么？全都是垃圾！”李云龙不屑的说道，“输了就给自己找借口，象这样的人有什么用，白痴！”说罢就欺身近前，却是改掌为拳，瞬间挥出“飞龙出水”这招刚学会的拳法。

只听一声碎裂的震断声响起，光头男子口喷鲜血的再次倒飞而出，撞在墙壁上，却不是被反弹落地，而是整个人都陷入了墙壁内。而光头男子在陷入墙壁后，头就耷拉着，嘴里的鲜血一点一滴的落在了地上，看样子没有大大的命了。

第二百六十二章 风起云涌（三）

这招一出，李云龙旁边的数名暗魔门的人立即惊恐的后退数步，一脸难以置信的望着李云龙，其中一人更是说道：“这家伙还是人吗？居然这么变态。”李云龙显然也没料到飞龙出水的威力这么强大，居然可以将一个人打得如此悲惨。不过更多的，却是有一种成为高手的飘飘然，奇妙的兴奋感在李云龙的内心里升起，那是一种很是玄妙和奇异的心情，似紧张又似兴奋。

就在这时，街口突然冲出一群黑衣人，服饰和之前李云龙遇到的那些暗魔门帮众一模一样。而对方那名领头的人，在看到李云龙旁边站着数人却不敢围攻时，当下愤怒的怒吼一声之后，施展轻功的朝着李云龙这边飞快奔掠过来。

李云龙望了一眼蓝冰月，此刻蓝冰月还没什么危险，那些普通帮众还没办法完全伤到蓝冰月，只是让蓝冰月没办法腾出身来支援自己而已。李云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内力，却惊讶的发现现在自己的内力少的不多。

眨眼间，那名怒喝的男子就已经来到了李云龙的面前。只见对方剑眉星目，寒着一张脸，虽不是俊美类型，却带着一种冷漠的高贵气质，给人一种“败家子”的感觉。对方看了一眼思空岚，然后冷笑一声：“我是鬼才寒心，暗魔门五大护法之一，现在让我领教一下江湖传闻大魔头的厉害吧。”

李云龙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同样冷笑一声：“也好，我也想看看你们暗魔门都是些什么货色！”说罢，不等对方反应，立即抢身进攻，圣天真气做为目前李云龙所掌握的最高层次武功，自然是首当其冲。只见鬼才寒心双手抬起，却是摆了一个李云龙看不懂的起手势，虽然内心微微感觉到不好的念头，但是李云龙却还是欺身近上……

李云龙轻身一动，就已经近到了鬼才寒心的身边，扬手就是一招十成功力的圣天真气，朝着鬼才寒心的胸前狠狠的拍了过去。只见鬼才寒心只是稍稍抬了一下左肘，左手已经拿住了李云龙的手腕，而右手也是朝着李云龙的胸口拍了过去，掌风如猛却又是诡异非常，角度十分刁钻。

李云龙微微惊讶了一下，对于鬼才寒心可以破了自己这一掌感到惊讶，不过李云龙却也十分自信，自己运起十成内力的圣天真气至今没人能破，就算攻击被阻断了，但是那涌出的内力也绝对伤到了鬼才寒心。

只是令李云龙稍微震惊的，却是这个时候居然还可以出掌攻向自己。李云龙微微皱眉，右手用力打算震开鬼才寒心的左手，却没想到居然震不开去，稍一迟疑之间，就已经被鬼才寒心的右掌击中，而鬼才寒心也同时抓紧李云龙的右手，没有让李云龙倒飞出去，而硬是承受了这一掌的全部威力。

本来一个人受到攻击之后，如果倒飞而出，就可以消减身上受到的攻击威力，但是此刻李云龙的右手却被鬼才寒心抓住了，所以攻击威力根本没办法散发出去，硬生生的承接了所有的攻击威力。

只是被这一掌击中之后，李云龙却是惊讶的瞪大了双眼，楞楞的望着眼前的鬼才寒心，沉声道："你是什么武功？"李云龙此刻没有任何的表情，寒着一张脸，冷冷的望着眼前的鬼才寒心，冷冷的说道："可惜你的武功能提供的威力实在太低了，现在还伤不了我！"

却见鬼才寒心微微一笑，不再多言，左手一松的同时右手再次挥掌攻了上去，这次的目标却是直取李云龙的面门。而李云龙虽然刚才受到了鬼才寒心的一掌之击，但是仗着自己圣天真气的特殊性，此刻倒还没落得个内伤，只是行动上稍微缓了缓。

待到鬼才寒心一掌将至时，李云龙才运起螺旋九影的挪到了鬼才寒心的身后，出手就是一招十成威力的飞龙出水！只见一掌击空的鬼才寒心立即脚下错步站开，同时左手档开李云龙的右手，而自己的右手却也同时改掌为拳的朝着李云龙轰了出去。

李云龙看了一眼鬼才寒心的拳招，心下大惊，立即撤手后退，螺旋九影带着李云龙整个人朝着后方退去，瞬间就和鬼才寒心保持了数米的距离。看着眼前一脸轻蔑笑意的鬼才寒心，李云龙满脸的震惊："怎么可能！"

"呵呵，天底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鬼才寒心冷笑一声，再一次踏步运起轻功朝着李云龙掠了过去，双手漫出一片掌影，朝着李云龙弥漫而去！李云龙皱了皱眉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看着眼前的掌影，却不是他所知道的。

看着眼前的掌影漫天，李云龙当下身形纵然一提，跃到了屋顶之上，待到掌影所过之后，李云龙立即抢身落下，却是用出了他所知道的而且很少用到的腿法武功。只见李云龙连续踢出的两腿均被鬼才寒心双手一盘，稳稳接住，紧接着却是鬼才寒心轻蔑轻蔑的笑了一下，然后左腿踢出，却和李云龙刚才所用的竟然所属同一招！而李云龙由于身形尚在半空之中，无处借力，被这一招踢了个正着，当下立即飞了出去。

李云龙狼狈的从地上爬了起来，擦拭了一下嘴边的鲜血，眼神有些飘忽。内心不断的喊着："冷静，这个时候绝对要冷静！"但是双手却不自然的轻轻抖动着，那是一种棋逢敌手的强烈兴奋感。

"你还有什么招未使出来吗？"鬼才寒心冷笑一声，"你的功夫和我比，实在是差远了。"顿了顿，又继续笑道："不过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只有这么点实力，就敢出来叫嚣，还真当我们暗魔门无人吗？"

"冰月！别再和他们纠缠了！"这时李云龙运起内力大喝一声，由于暗魔门的人越来越多，战线的拖长，李云龙和鬼才寒心两人越大越远，已经没有站在蓝冰月的身边，"对方有几名高手！冰月你小心一些！"

(手机阅读＄dxsｗ．com)

却在这时，城门处突然冲进一红两白三匹马匹，为首者的红马，马上的人突然扬起右手，舞出一片璀璨而绚丽的光芒。

孔雀翎！

看着这片瞬间弥漫而出绚丽光彩，众人瞬间大惊！不少暗魔门的人立即退了开去，只是这道由死亡和美丽相互缔结而成的璀璨光芒，却不是那么容易回避的。只见四周突然暴出一片七彩光芒，绚丽非常，让人如痴如醉。但是下一个瞬间，却是数声惨叫在光芒之中响起！每一声惨叫都会带走一名暗魔门的帮众，这些原本打算阻拦他们的暗魔门帮众，在数声惨叫响起之后，立即退得远远的，深怕下一个死亡的却是自己。

"这就是最美丽的凶器！"鬼才寒心冷笑一声，然后转身攻向了李云龙，打算瞬间将李云龙杀死，好振奋自己这边的士气，"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李云！"双手翻腾间，却又是一片掌影弥漫而出！

“没那么容易。”李云龙飞身而起，身形尚在半空之中，却是扬手打出千手如来掌！而鬼才寒心原本攻向李云龙的掌影瞬间中途而停，双手轻轻一盘，却是架住了李云龙那漫天的掌影，看着李云龙那惊讶的神色，鬼才寒心双手再次震出，却是李云龙的千手如来掌！

“斗转星移！”李云龙想不到暗魔门的人中既然和慕容家的斗转星移。却在这时，闪避不及的李云龙被鬼才寒心那漫天而出的掌影击中，倒飞而出！李云龙脚尖轻轻一点，稳稳落地，紧盯着鬼才寒心。

却在这时，一道人影从两栋房屋中间窜了出来，手中的兵器夹带着呼啸的风声朝着鬼才寒心落了下来。鬼才寒心知道兵器的厉害，不敢硬接，而是急停前进的步伐，朝着身后迅速退了开去，避开了这一下斩击。

只见那柄兵器的前端落在屋顶之上，瞬间将屋顶砸碎，四散飞开的瓦片弹到了周围。在阳光的照耀下，那柄兵器仿佛散发着金色的光泽，不仅是李云龙，就连鬼才寒心也是一脸惊讶的望着那件兵器。

落在屋顶上的刀身要比一般砍刀的刀身稍长，且刀身更略为狭窄一些，更像是斩刃多过于砍刀，而刀身更是雕刻了一条盘着身子的卧龙；而被来人握紧在手中的握柄却也是雕刻着数道精致的边纹，而握柄的末端更是有着一个钩戟，似蝎子的尾针以小幅度的弯曲着。

似刀非刀、似枪非枪、似戟非戟！——李云龙和鬼才寒心两人瞬间想起论坛上对这件兵器的整体评价！“八面玲珑刀”五字瞬间从两人的脑海里跳了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震撼感。

只见来人扯去身上的黑色衣篷，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在看到来人就是自己所猜测的那人后，剃须刀和鬼才寒心两人的内心再一次被震撼住了！眼前这人就是连易若，江湖人的地榜第一高手。

只见连易若面色微寒，望了一眼李云龙后，露出一个淡漠的笑容：“这个人我来解决”李云龙一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只是李云龙不知道的是由于刚才他挑起的斗争已经成了黑白两道的大混战了。

不过李云龙还是点了点头，然后跑了开去。而连易若看到李云龙离开后，轻声说道：“别浪费时间了，开始吧。”然后不等鬼才寒心开口，就朝着鬼才寒心攻了过去，扬手就是一刀劈砍！

只见鬼才寒心双手一盘，却是打算架住连易若的八面玲珑刀。却见连易若突然冷笑一声，双手轻轻一动，却是盘龙刀身瞬间被提了起来，然后双手变换位置，却是改成了血泉戟在前，盘龙刀在后的局面。

第二百六十三章 风起云涌（四）

不等鬼才寒心做出任何反应，血泉戟却已是刺入了鬼才寒心的心脏处！尔后连易若甩手一抽，将血泉戟抽离鬼才寒心的身体，带出一道喷溅而出的血柱，右手转动着八面玲珑刀，改为盘龙刀在前的局面，然后挥手横砍，就将鬼才寒心的头颅斩落！

一招！仅仅一招就将鬼才寒心斩杀！看着滚落到街道上的头颅，双眼已经透露着难以置信，连易若冷笑一声："任你斗转星移可以模仿全天下的所有武功，也没办法模仿我的八面玲珑刀法！别忘了斗转星移要模仿武功，前提是手上必须要拥有和对方一模一样的兵器！"抬脚将鬼才寒心的尸体也踢到街上，连易若望了一眼前方太白楼的位置，运起内力大声喝道："今天的事情麻烦了。"

却说李云龙来到蓝冰月的旁边，解决了蓝冰月身边的几个让以后拉着蓝冰月向旁边闪去，蓝冰月问道："怎么了？"李云龙看了看大战中的人群笑道："现在已经没我们的事情了，天也黑了，我们也应该去见他们了。"

"可是，这里……"蓝冰月看了看这里还在大战的人群有些不忍道。"没关系，我只不过把天魔宫要做的事情提前做了而已，再说对我们来说这个兰州是越乱越好。"李云龙一点也不介意道。

"好吧！"蓝冰月点点头跟着李云龙向另外一条街上走去。由于太白楼上的大战在这条大街上的人现在非常少。李云龙和蓝冰月来到一座院子里，进去以后蓝冰月发现有四个黄裙美女在那里。当李云龙等人进来以后又有十二个妖媚女子出来，然后脱下鞋子，赤着玉足踏上了红地毯，将那四个黄裙美女围在中间，自顾自地跳起舞来。舞姿无比妖冶，动作净是摸拟男女交合时的种种情态，甚至还不时发出阵阵销魂呻吟，有着说不出的猥亵***。

李云龙和蓝冰月顿时全傻眼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来错了地方。大红地毯上的妖媚女子们，舞姿越来越***过火。那四个黄裙女子甚至在起舞时一点点地褪尽衣裙，露出四具白花花的裸体，在十二个宫装美女的环绕下，白蛇一般地互相缠绕着。

红唇在彼此的身上亲吻摩擦，纤美灵巧的手指在彼此的彼感部位揉搓进出，女性身体最神秘诱人的部位在暗红的灯光下，若隐若现地对着李云龙和蓝冰月。红唇若火，欲语还休，令人魂销神散的呻吟忽轻忽重，春水荡漾的眼睛里，或热情奔放，或纯情羞涩，或欲语还休，或勾魂摄魄。

清冷的小院里，宽厚柔软的红地毯，十二个穿得整整齐齐的，体态却极尽妩媚淫猥的宫装美女，四个一丝不挂，身段柔美到了极点的妖冶女子，构成了一副诡异之至，又淫糜之极的图画。

蓝冰月满脸通红地别过脸去，不去看那些淫荡到了极点的女子，蓝冰月不满地叫道："哎呀，这些女子都是些什么人？怎地这般无耻？这么多大男人看着，她们怎地还好意思跳这种舞？"

"冰月，你知道她们做的是什么吗？"李云龙问道。

"这是迷心魅舞，"过了一会儿蓝冰月平静下来嘿嘿笑了起来："想多活几年的话就最好别看。如果你想精尽人亡，那就继续看下去吧，看得久了，你就可以去和其中一位美女好好缠绵一番了。要是你金枪不倒，一位美女吸不干你，你很有可能同时享受两位美女哦！"说完还白了李云龙一眼。

"我是不是金枪不倒你不知道吗？"李云龙微笑的看着蓝冰月道。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满脸通红，沉默不语。(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这时那十二个宫装美女突然围成一个圆，然后向外散开，侧躺到地上。而那四个裸女则分别面向四方，双膝跪地，臀部坐到脚跟上，身子向前弓下，两臂平伸贴在地毯上，摆出叩拜的姿势。一阵破空声从那些女子出现的方向悠悠传来，四名全身笼罩在黑袍中，脸上分别戴着青、红、蓝、紫四色面具的黑衣人破空飞来，轻飘飘地落到那十二名宫装美女中四个的身上，每个人的双脚都踏在一名宫装美女的臀线上。

接着，又是一声衣袂破空声传来，一名全身艳红，脸罩红色丝巾的女子乘风而来，轻飘飘如一片柳絮般落到那四名裸女的身上，姿态优雅从容地坐到其中一名裸女的背上，一双赤着的玉足则分踏在两女裸女的脸上。在看到那个艳红的女子出场后，李云龙的神情都变得古怪起来。因为这艳红的女子，正是在洛阳风月赌场的黎媚娘。虽然看

不清她的容貌，可是她那一身艳红，加上那烟行媚止的媚态，已使李云龙肯定了她的身份！

“李公子，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再次见面了。”黎媚娘手里拈着一枝水晶雕成的花朵，藏在面纱下的檀口中吐出像风烟一样虚无飘渺的声音，“洛阳一别，公子去得匆匆，让我尚未好好领略李公子的风采，心中不无遗憾。这短短数天，奴家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李公子的英姿，可真是想煞奴家了……奴家听说李公子在此地现身，这便匆匆赶来，急着要见李公子一面。因为在洛阳的时候听了李公子的话，觉得只有真正的豪男儿方能说得出的话儿，奴家这心，呵呵，真是被李公子你打动了呢！”黎媚娘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朝李云龙抛着媚眼，身子就如风中扬柳一般摆个不停，说一个字就要稍微换一下姿势，说到最后一句，更用小手轻轻拍拍了那高耸的胸膛。

黎媚娘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极尽诱惑的魅力，就算她现在没有使出魅术、媚功，但是李云龙被她弄得心旌乱晃，而蓝冰月这个女孩，也有些暗自心动。不过由于蓝冰月练了至尊阴决的原因很快就恢复过来了，看了看黎媚娘不由撇了撇嘴，骂道：“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净喜欢这些骚到了骨子里的小丫头！哼。”说到这里就捏了李云龙一把。

黎媚娘没有使出魅术，李云龙自然也没用出至尊阳决抗衡，“体态妖娆，媚骨天成，举手投足间便有荡人心魄的魅力，此女果真是倾城倾国，祸水一级的人物。大概前世的历史中，那素有妖魅之称的褒姒、妲己也不过如此了！”李云龙心中暗赞：“我李云龙遇上的美女也不少，可是能够称得上祸水一级的，现在一个还没有。现在的所以女人与此女相比，多了几分青涩，少了几分成熟，暂时还没办法跟黎媚娘比较啊！嘿嘿……黎媚娘，不知道你是那一方人士，我李云龙可是很希望，让你在我的床上躺平呢！”

李云龙现下还不知道那黎媚娘有一项任务便是勾引他，让她上他们的贼船，如果黎媚娘知道的话，一定会脱得精光在床上摆成大字，大声呼叫：“啊，宝贝，勾引我吧，上我吧……”理了理衣裳，李云龙对着九黎媚娘一揖到地，温柔地微笑着，说道：“老板娘大驾光临，小生有失远迎，恕罪恕罪！不知道老板娘叫我此来，是为何？”

李云龙自然知道黎媚娘这次约他到这里，而且带这么多人来，肯定不是为了来勾引他的，很有可能此来的目的是杀人或是救人。至于

杀什么人，救什么人就不在李云龙的计划在内了。“哦呵呵呵……”黎媚娘发出一阵飘渺的轻笑，无论是笑还是说话，她的声音都是飘渺如烟，令人不可捉摸，要想让住她的声音，那也是无从说起了。

“李公子真是爱说笑，奴家如此看重李公子，李公子又是唯一一个能不受奴家诱惑的男人，奴家怎舍得害李公子呢？便是伤李公子一根毫毛，奴家都舍不得呢！”黎媚娘眼波流转，妖媚到了极点的眼神中竟略带点欣赏之色：“奴家有个问题想请教李公子，还望李公子为奴家解惑，奴家自然感激不尽。”

李云龙笑道：“为美女效力是我的荣幸，老板娘有什么问题只管问来，李云龙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黎媚娘笑道：“奴家想问的是，你天在洛阳的时候李公子何以能够自梦境中脱出，以什么破我魅术？外界传言，李公子贪花好色，胸无大志，毫无气节，唯一的爱好就是玩弄美貌女子。不知道李公子以能抵挡住奴家的诱惑，不在奴家的魔媚荡魂之中沉沦？难道李公子……是嫌梦境中的奴家不够好？还是李公子以往的性情，都是装出来迷惑外人的？”

李云龙笑呵呵地道：“老板娘过奖了。我李云龙诚然是个贪花好色的登徒浪子，在对付女人的手段上面，确没有那么多见不得光的手段。至于不受你的魔媚荡魂的迷惑，原因其实很简单。小弟虽然好色，对自己的容貌气质、身家武功都很有自信，可是也不信会有哪个姿色好到足够选进宫，受帝皇专宠的女子，会在第一次见到小弟时就主动脱得精光投怀送抱。当然，青楼女子或许会这样，可是有那种颜色的女子，如果不是实在际遇太惨，又有哪个会甘心在青楼中卖笑？老板娘这气质，与青楼女子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老板娘天生妩媚，有倾国之姿容，又有乱世之媚态，但是再好的青楼女子，穷极一生也学不到老板娘这媚态的半点皮毛。更何况，小弟这人向来自命大男人，一个大男人，在合欢一事之上，又怎能让小女子采取主动呢？所以呢，小弟在陷入老板娘迷梦后的最后关头清醒了过来。”

黎媚娘听完了李云龙的这番话，娇声道：“原来如此，奴家在此多谢李公子为奴家解惑。说起来，李公子倒真是人中龙凤，连奴家的魔媚荡魂都要退避三舍，看来奴家以后……”低头轻笑一声，媚眼如丝地望着李云龙，道：“奴家以后要得李公子欢心，须得学那正经人家的女孩儿，凭自身本事去争取了。”

第二百六十四章 风起云涌（五）

李云龙哑然失笑：“老板娘莫开玩笑，老板娘未现真颜，便已有倾国媚态，若是露出庐山真面目，天下又有哪个男子能抵挡住老板娘的魅力？天下英雄，尽可被老板娘收伏于石榴裙下，即使老板娘想母仪天下，恐怕也是易如反掌。只要老板娘肯进宫去服伺我紫金帝国圣上，必能令圣上集三千宠爱于老板娘一身！那皇后一位，还不是非老板娘莫属吗？小弟我虽然对老板娘心向往之，可是却怕无福消受，也无力消受。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是老板娘真跟了小弟，恐怕天下男儿，都要来杀小弟出气吧！”

李云龙说出这番话时，心里想到的是那亡国妖姬褒姒、妲己，甚至于一代女皇武则天。李云龙不无恶毒地想：你这女人，若是真进了宫，紫金帝国当真必亡于你手下！若你手腕再强一点，有治国之才的话，嘿嘿，说不定你也真能当那女皇！不过嘛，我李云龙可是不乐意的，若是你当了女皇，下令天下女尊男卑，女人可有几十个老公，男人终其一生只能侍奉一个女人，那我李云龙岂不是不要混了？况且对于天下自己还想争它一争。

笑容一改，李云龙的脸上又挂上那招牌式的，淫贱下流贼兮兮的笑：“不过嘛，老板娘若想与李云龙春风一度，小弟倒是可以舍命相陪，就怕老板娘口不对心，嘴里说的是想得小弟欢心，心里却是想要小弟这条小命。”

黎媚娘笑道：“三李公子好利口舌！”又低下头幽幽叹出一口气，这一声有着说不出的幽怨婉转，即使以李云龙这铁石心肠听了，也不由心中一荡。“其实奴此生唯愿能找一个能真心爱奴家，而不是贪恋奴美色的男人，让奴依*，渡此一生而已。容颜易老，芳华易逝，当奴人老珠黄，还有谁会记得奴年青时这颜色？”

李云龙嘿嘿一笑，黎媚娘言谈间净是明里的勾引，暗里的暗示，可是李云龙自然不信天下会有这等好事。

“老板娘在这凄凉雨夜，如此劳师动众来到此地，恐怕不是为了跟小弟讨论这些问题的吧？老板娘还是尽快道明来意，要是老板娘想跟小弟共渡良宵，那咱赶紧去客栈开房间去！要是老板娘的确是长夜漫

漫无心睡眠，才约小弟到此，那咱也就此别过，各自回家洗了钻被窝睡去。要是老板娘……”李云龙看了看天色不知何时已经下起小雨来了，于是对黎媚娘说道：“要是老板娘要我来这样没有任何事情的话，哼哼，那小弟说不得要向老板娘讨教几招了！”

黎媚娘闻言缓缓站起身来，立足于脚下裸女光滑的脊背之上。她幽怨地叹了口气，用无比哀怨的眼神看了李云龙一眼，幽幽道：“李公子何必这么咄咄逼人？难得奴家肯吐露心事，李公子却净说这些煞风景的话儿……”

蓝冰月闻言骂道：“好不要脸的贱女人！我们家夫君岂会上你的当？还不快滚，该干嘛干嘛去！再在这里死不要脸地勾男人，当心姑奶奶我一指头点死你！”黎媚娘瞟了蓝冰月一眼，笑道：“这位妹妹好没道理，我自勾我的男人，又碍着你什么事了？莫非妹妹也对李公子……嗯……哦，对了，你叫他夫君，原来你也是他的女人。”

蓝冰月俏脸一红，横眉竖眼地道：“我就是他的女人，我有责任照顾他！要是夫君给你这妖女勾了去，我蓝冰月怎么会看着不管？”黎媚娘发出一声清脆的轻笑，“原来这位妹妹是流月宫的长徒蓝冰月。如此说来，奴家今晚的运气，还真是好到了极点呢！本来呢，奴家想知道在李公子身边有什么人，想不到冰月妹妹今晚也来了，这正好一举两得，奴家就可以跟妹妹好好亲近亲近呢！不知道你是跟我走呢，还是……？”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李云龙看着黎媚娘问道。“李公子不知道听说过没有明月楼？”黎媚娘轻笑道。“明月楼？你们就是龙凤榜的负责的明月楼？”李云龙惊道。“不错，今天要公子来是想公子跟我去见一个人。”黎媚娘看着李云龙道：“不知道李公子是跟着我走呢，还是要我动手，虽然在洛阳的时候我不是公子的对手，但是现在吗，嘿嘿。”

李云龙冷笑一声，道：“丫头，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们这几个人，也想让我跟你走，我接了你的信到这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黎媚娘道：“呵呵，奴家不是你们的对手，即使加上四娇奴、十二媚钗也是不行的，可是本楼风火雷电四大护法同时出手，你们又能如何？”

“风火雷电四护法？什么东西？”李云龙看了那四个在黎媚娘之前出场，身裹黑袍，戴着面具的黑衣人一眼，道：“你们就是风火雷

电？”这四个黑衣人自到场起就一直未曾出声，纹丝不动地各站在一名宫装女子身上，在听李云龙这一问之后，四个黑衣人从左起一个接一个地说道：“风刀古空。”“天火赵离。”“‘九雷武海。”“惊电陆远。”四人报上名号之后立即一言不发，作惜字如金状，扮高深莫测感。

李云龙撇了撇嘴，道：“你们很厉害吗？”黎媚娘道：“能够担任本楼自楼主以下地位最高的护法一职的，功力绝不会弱到哪里去。若是单打独斗，我想李公子有把握将他们四人一一击杀，即使他们四个用车轮战法李公子也不惧。但是他们若一起出手的话……如果李公子没有耗尽功力，和蓝姑娘联手的话，在风火雷电合攻之下可保不死，但必败无疑。”

“现在我们必败无疑是吗？”李云龙嘲讽似地一笑，“哪有那么多如果？我不愿意做的事情谁也不能勉强，我能够把信送到山庄，那么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你认为我可以和冰月俩个人来吗？”

黎媚娘的声音再次响起：“李公子，我自然知道你的身份，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在兰州城内挑起黑白两道的斗争，现在你的那些刚手想来这里是不容易的。”李云龙嘿嘿一笑，道：“狗屁！我想要做的事情你会那么容易知道？嘿嘿，明月楼，很好很好，想不到象明月楼这样的组织也要出世了，不过我想你们明月楼已经不是以前的明月楼了吧？”

黎媚娘咯咯娇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李公子，你果然聪明，不错，明月楼已经不是以前的明月楼了，所以才会和李公子合作，不过李公子难道不需要象明月楼这样的势力吗？”李云龙道：“唔，说得好，深得我意！我确实需要象明月楼这样的情报组织，不过如果向你们这样强来的话，可就不一定了。”

这时风火雷电四大护法从各自脚踏着的媚钗身上飘下，落到那大红地毯上，一步步朝李云龙逼近。黎媚娘也飞身跃至与四大护法并肩，朝着李云龙走来。四娇奴也不穿衣服，就那样赤身裸体地跟在黎媚娘身后。十二媚钗每人握着两把弯曲如蛇，银光闪闪，长仅两尺的短剑，走在四娇奴之后。

黎媚娘看着李云龙，款步间娇笑道：“李公子，不必担心，奴家只陪你玩玩，不会伤到你的。你可千万不要小看奴家哦！上次奴家之所以要逃，那是因为你破了奴家的魔媚荡魂，令奴家受了内伤。可是现

在，奴家的内伤全好了，反倒是你受了点内伤，奴家现在可是可以跟你一战的哦！如果我赢了的话李公子跟我去见我们的少楼主。”

李云龙笑了笑，道：“那敢情好，少爷我也很想领教领教媚娘的手段！”回头对身后蓝冰月说道：“你在这里等着。”蓝冰月点点头，她知道现在的黎媚娘是想看看李云龙的武功到底如何，不是真正的对于李云龙，毕竟他们找上门来是为了和李云龙合作。

“你们是一起来，还是一个一个来？”李云龙看了看黎媚娘他们问道。“我先来。”惊电陆远这时出声道。“你们不一起来？”李云龙道。“以后有都是机会。”惊电陆远冷冷的说道。

李云龙背负双手，慢慢地朝着惊电陆远走去，在他们之间李云龙选择了惊电陆远。陆远提着斜月剑，迎着李云龙走去。陆远每走一步，身上的气势便增加一分，内力便提高一层。渐渐地，他身上的黑袍像充气一般鼓胀起来，头上的风帽也给充斥在他身周的劲风给掀了开去，露出一头散乱的黑发。黑发无风自动，渐渐地根根倒竖而起，在他头上疯狂地舞动，仿佛一群黑色的魔鬼。

“啪！”一声轻响，惊电陆远脚下的青石板给他踏得龟裂，当他的脚再次抬起后，石板上印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这之后，惊电陆远每走一步，脚印便越来越深，那石板碎得也越来越无声无息。到后来，他一脚踏下去，根本没有任何声息，石板也没有任何碎裂的样子，一条裂痕都不曾出现，却仍刻出深深的脚印。

反观李云龙，李云龙走时好像根本就没有提气，除了一头长发不住地飘动之外，他身上的气势也没有增加半分，就好像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在随意散步一般。但是李云龙的神态却无比悠闲，倒是气势惊人的陆远，神情渐渐变得凝重。

惊电陆远已经完全将他的气散发了出去，若是一个普通人正面面对惊电陆远的话，此刻只怕早就给这霸道的气息给逼得喷血而死。而李云龙看上去根本就没有运气，却仍能如此镇定地一步步走向陆远，丝毫不受陆远的气息影响，足见李云龙的实力远超陆远！

第二百六十五章 风起云涌（六）

此时陆远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他只觉得眼前的李云龙，就像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大洋，无论他往大洋里面投进多少石子，都无法令大洋掀起波浪。但是如果当大洋自行掀起惊涛骇浪的话，直面大洋波浪冲击的他，势必会粉身碎骨！但是陆远已经没了退路，他的气机已经将李云龙完全锁定。而李云龙看似没有运气，但陆远也知道，李云龙实际上也已经将他完全锁定。只要他露出任何害怕犹豫的神情，势必会招来李云龙的雷霆一击！

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只有三丈！不能再接近了！陆远的气势已经凝聚到顶点，到了渲泻的时候！陆远出手了，他右腿发力一蹬，轰然巨响声中，脚蹬地的那一点爆出一个直径五尺，深有两尺的大坑，足见他这一蹬，用出了多大的力道！也只有这么大的力道，才能在瞬间产生最大的加速度，令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到顶点！

“哧——”斜月剑发出一声尖锐的破空声，化作一道笔直的闪电，直奔李云龙而去。那速度已经快到无法形容无法解释，三丈的距离在这样快的速度之下，就像一张薄纸的厚度一般，根本不能被称为距离！

就在陆远脚蹬地的那一刹，李云龙也动了。没有经过任何蓄气的李云龙，在动的那一刹，全身的气就完全迸发出来。他的身上竟然绽放出只有神兵利器才有的金黄光芒，整个人在瞬间就变得有如一轮烈日一般！他向前弹飞出去，右手食中二指并拢戟指，手肘回收刺出，两指刺破空气发出一声不属于人间任何武器破空时的异响，他的整个人好像变成了一把剑。

不是好像，而是在观战的所有人看来，他就是变成了一把巨剑！巨剑以他的指尖为剑尖，手臂和躯干为剑身，两腿为剑柄，破空飞射陆远！如此华丽的一剑，天上地下已经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一剑！

“铛——”剑光交击，发出一声清越悠长的巨响。这记巨响在所有观战的人听来，仿佛是直接在他们脑中敲响，他们的心脏也都随着这一响重重地跳动了一下，血液几乎沸腾，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通红。

天地也在这一响发出的时候微微颤抖了一下，所有的身体都随着天地的颤抖抖了一抖。十二媚钗滚了一地，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

剑的光芒一闪即逝，斜月剑的剑光与李云龙的人剑的剑光擦肩而过，李云龙也与陆远擦肩而过。两人迅速地交换了一下方位，李云龙站在陆远发力蹬地那一点上，脚踏着那个被陆远蹬出的深坑，而陆远则站在李云龙刚开始发动时的那一点上。两个人背对背站着，李云龙背负着双手，姿态悠然，那无风自动的长风已然静了下来。陆远也是稳稳地站着，单手持剑，剑尖斜指地面。

“你败了！”李云龙冷冷的看着惊电陆远道。“如果厉害。”惊电陆远喃喃一句就昏倒在地。“我的媚娘，见到了我这一剑，你还要打下去吗？”李云龙转身面向黎媚娘，冷冷地问道。

黎媚娘道：“我说过李公子大方他们中的一个都可以打败他们，不过他们一起战的话……”“还要战吗？”李云龙问道。“呵呵，如果李公子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话就不需要了。”

“呵呵，你让我见的人不是已经出来了吗？”李云龙看了看里面道，只见里面一个少女侧身站立，穿着一身黑色紧衣，外批薄纱，身材修长，凹凸有致，虽然没有黎媚娘的一对双乳巨大，但却更加饱满圆挺，配上那藕臂葱腰，无不玲珑精致，只是亭亭站在那里，便像是摇漾千般风情。

“李公子果然厉害。奴家想见一下李公子这么麻烦。”那少女幽幽的说道。“你很美吗？”李云龙问道：“相信你让我来自然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如果你是一个美女，那么我愿意去见你，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美女，我怎么可能去见你呢？”

“那公子现在看见我，我是不是美女？”紫凝面露笑容，迷人的小嘴微张的说道。“不知道。”李云龙摇摇头道。

“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我不美吗？”紫凝露出了她的绝色看着李云龙问道。“美，只不过是外在美。”“外在美？”“对，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武功的高强可以保留自己的美貌，但是总有一天自己的美貌会渐渐的远去，所以我对于女人还看她的内在美，因为内在美才是永恒的。”李云龙道。

(手机阅读s-d-x-s-w.com）

“原来如此，不过现在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李公子对于我们的合作怎么看？”(手机阅读s-d-x-s-w.com)

李云龙想了想，道：“你要肯把你黎媚娘送给少爷我，少爷我倒是很高兴的。只是，本少爷向来不喜欢受人控制。要不这么着，你黎媚娘陪我一个晚上，我出十万两银子。怎么，不够？二十万两如何？嫌少，那一口价，三十万两！三十万两已经很多了，不要太贪心嘛！你还要加？太离谱了吧？好，一百万两，不过这是给你黎媚娘赎身的价码。少爷我出了这个价钱，黎媚娘你以后可就完全归少爷我啦！怎么样，银货两讫，概不欺诈，无比公平哦！至于明月楼的事情，以后我不想管。”

黎媚娘脆生生地笑了起来，娇声道：“李公子好没道理，奴又不是楼子里的姑娘，什么赎身不赎身的？若是奴家喜欢的人，奴家一分钱不要，也愿献上这身子。若是奴不喜欢的，就算是成堆的金山摆在奴面前，奴家也是不会拿正眼瞧的。”

“那就没办法了！”李云龙遗憾地摇了摇头道：“虽然你们明月楼的情报力量很强大，但是我们秦王府的情报也不弱，如果你们没有足够的实力的话我是不会答应的。”“你公子要如何来证明我们的实力呢？”紫凝问道。其实紫凝也没有办法，随着武林大会越来越近她要找到人没有找到，后来她发现了李云龙，而且发现李云龙的身份非常特殊，于是就选择了李云龙。但是想不到现在李云龙既然会拒绝他们的合作要求。

“你说呢？”李云龙反问道。“我可以告诉李公子你小在最想知道的两件事情，不知道现在李公子要知道那两件事情？”紫凝道。“我要药王谷的柳清儿小姐的消息。”李云龙想到了见过一次面的柳清儿问道。

“呵呵，李公子果然好色，那我告诉你柳清儿小姐现在就在兰州，而且还在找公子你，不知道公子和柳清儿小姐有什么仇恨？”紫凝笑道。李云龙苦笑，看来柳清儿没有忘记那天的事情，以后有麻烦了。

“另外我要知道你的床上功夫怎么样，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李云龙突然色眯眯的看着紫凝问道。“你，下流。”紫凝愤怒的看着李云龙道。“怎么，凭你这个明月楼的情报实力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这样怎么能够和我合作呢？”李云龙笑道。

“你？”紫凝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道：“这个以后等你亲自尝试一下不是最好？”“那好，现在我们就去开房间。”李云龙兴奋的看着紫凝道。这时李云龙旁边的蓝冰月看不下去了，蓝冰月在李云龙的软肉上狠狠的捏了一把。

李云龙自然知道蓝冰月为什么会如此生气，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和蓝冰月解释什么，其实他知道对于明月楼所提供的合作计划他非常心动，只是现在的他想得到最大的利用而已，最好是把这个明月楼控制在手中。

“呵呵，想不到李公子这么着急，不过你旁边的这位姐姐好象不同意。”紫凝看了看蓝冰月微笑道。“怎么会呢？他一定会同意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她。”李云龙对紫凝道。“是啊！我同意，不知道妹妹你是不是立刻和我夫君去开房间呢？”蓝冰月这时也对紫凝道。蓝冰月自然知道这个明月楼的实力，他也知道李云龙的野心，所以现在她选择了帮助李云龙。

紫凝想不到蓝冰月既然也这样说，她一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黎媚娘道：“现在天还在下雨，不如我们进去说怎么样？”黎媚娘的话把紫凝的尴尬打破了，听了黎媚娘的话紫凝连忙道：“对，李公子，我们进去说。”

李云龙也知道这个话题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明月楼再上了别人，那么就是他的损失，最重要的是现在他不知道这个明月楼为什么要找上他，于是听了黎媚娘和紫凝的话以后就带着蓝冰月向里走去。

到了里面坐下后李云龙对紫凝问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姑娘你的名字呢？不知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芳名？”紫凝微笑道：“李公子可以叫我紫凝。”紫凝一定也没有刚才的尴尬，看来她的定力不凡。

“紫凝姑娘，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合作的话，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你们明月楼的真象，否则的话想要合作那是不可能的。”李云龙严肃的对紫凝问道。紫凝和黎媚娘对望一眼，紫凝道：“是这样的，我们明月楼分为日楼和月楼，在两百年前……”紫凝把明月楼的情况向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说了一篇。

李云龙听完紫凝的话以后道：“这么说来你们想借助我来帮助你们统一明月楼？”“不错，是这样的。”紫凝点点头道。“那你知道现在日

楼和说在合作？”李云龙问道。“天魔宫。他们在和天魔宫在合作。”紫凝道。

“那现在的天魔宫想做什么你们应该清楚吧！”李云龙问道。紫凝和黎媚娘点点头道：“我们知道。”

第二百六十六章 合作

“这样说来除非能够打败天魔宫，否则的话现在有天魔宫保护的日楼永远不会被你们所灭，对吗？”李云龙问道。

“是这样的。”黎媚娘肯定道：“如果李公子能够和我们合作，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李公子提供公子所需要的任何情报。”“就这样简单？”

“难道李公子还有其他要求？”紫凝问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我要对付天魔宫有多难，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情报就可以让我和天魔宫作对吗？”李云龙道。

“公子有什么要求说出来。”紫凝看着李云龙道。“呵呵，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我这个人武功不高，所以我需要一些高手保护，所以……”说到这里李云龙看着紫凝，其意不言而寓。

“那我派四娇奴、十二媚钗来保护公子怎么样？”紫凝道。“呵呵，如果紫凝小姐自己来保护我那就更好了。”李云龙笑道。“紫凝还有事，如果等紫凝的事情办完了，紫凝就答应公子的要求怎么样？”紫凝道。

“也好，不过我希望在情报方面都是一些有用的情报。”李云龙站起来对紫凝和黎媚娘道：“现在最好的兰州城里各个江湖势力的情况每天我都要一份。”“公子放心，明月楼答应的事情一定能够办到的。”黎媚娘道。

“如此在下告辞了。”李云龙对紫凝和黎媚娘笑了笑就拉着蓝冰月带着四娇奴、十二媚钗向外走去。李云龙走后紫凝对黎媚娘道：“不知道我们选择他到底是对还是错？”“对与错都不重要，现在四娇奴、十二媚钗都在他那里，相信不会有对我们不利的情况出现。”黎媚娘道。“也许吧！”

“离兰州城还有多远？”

“回老爷，照现在这速度，四日后就可以赶到兰州城外了。”

“唔，武林大会还有五日才会召开，不必加速了。少爷呢？怎么没看到他？”

“回老爷，少爷已经先行一步了，少爷他骑马走的，比我们的马车却是快了许多。”

“嗯，他是个急性子，由得他去了。今晚就在这小镇上歇息一宿吧！赶了这些天路，人困马乏的，倒也不急在这一时。”

“是，老爷，现在我们这么点人去兰州是不是太少了？”

“不少，不少，今年的武林大会有好戏看，我们没有必要参加。”

“这样啊！”

山庄“飞燕啊，这朝廷里边儿的贡酒，还真不错，你要不要来点？”李云龙坐在宫飞燕的房间里，双手交叠摆在桌子上，下巴耽在手背上，盯着桌上一坛大红标签上写着“御用”二字的酒瞧个不停。酒坛很漂亮，是用青瓷做成的，做工非常精细。青碧色的酒坛里盛着碧如翡翠的酒液，一股幽远而深沉的酒香萦绕在房间里。

宫飞燕此时正坐在一张长几前调试着她的瑶琴，听李云龙这一问，她笑吟吟地道：“是吗？你也知道，我不喝酒的。这酒呀，还是你自己喝好了。”李云龙又望向酒坛旁那个黄金铸就，上面雕着精致花纹，镶着许多颗红蓝宝石的酒樽，“飞燕啊，这酒樽可是很值钱呢！不知道把它买了会有多少？”

宫飞燕笑道：“夫君，这酒樽是跟酒摆在一起的，共有一对，你怎么可以买了呢？”“呵呵，也许我不是懂得怎么样喝酒吧！”李云龙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倒了杯碧色的贡酒，一点一点地喝了下去。

“果然好酒！”李云龙咂了咂嘴，摇头晃脑地道：“味醇而甘，不辣不涩，清香绵绵，沁人肺腑，回味无穷。娘的，难怪人人想当皇帝，敢情这皇帝喝的酒都跟普通的不一样，其它的享受么，自然更是高人一等了。”

“叮咚……”宫飞燕已调好了琴弦，拨了一个流水调，朝着李云龙笑道：“夫君，给飞燕谱支曲子吧！”李云龙摇头道：“我哪里会谱曲了？”宫飞燕道：“不是要你把曲子写出来，你只需要唱支好听的歌，飞燕就可以把曲子弹出来了。嗯，就像你上次唱的那首，叫什么来着？对了，为我所爱。”

“为我所爱……”李云龙沉吟半晌，一口饮尽杯中残酒，起身走到窗前，遥望着不知道多远的地方，道：“好，飞燕，既然你想听夫君的

歌，夫君便即兴‘创作’一首送给你。仔细听好了！”

宝剑无峰，山无陵侠义负云，心无痕……(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琴声随着歌声响起，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宫飞燕的琴声竟然几乎与李云龙的歌声同一节奏。丝毫没有在听到歌声之后，再根据歌曲的调子来奏出琴曲，导致歌声比琴声快个一拍半拍的情形出现。

宫飞燕多才多艺，于琴之一道更是有多年苦功，但仅有技巧就想达到这种效果，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其中，还必须有着一种心神上的联系，要有着一种知心的感觉。宫飞燕自己也觉得奇怪，她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好像李云龙的歌声刚一响起，她便知道了李云龙接下来将要怎么唱似的，十指不由自主就将那曲子调了出来。

“难道……这便是夫君曾说过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难道，我已对夫君知心到了这般境界？可是在夫君心中，我究竟是何地位？可是……可是他的心，究竟能分成几份？难道一个人的心，当真能分成多份？一个人的爱，当真能均分给多人？”

这时有一个下人来到了宫飞燕的房间，对李云龙道：“小王爷，王爷有请。”“知道了。”李云龙应了一声，看了看宫飞燕就跟着下人去李襄樊那里了，因为李云龙知道这个时候李襄樊找他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离兰州城五十里处，一群人正在向兰州出发。

“公主，再往前走就是坎井山了，一过此山就是兰州了。”在这些人当中还数护卫霍落对这里熟悉，前几年为了学艺四处的奔波，几乎是把紫金帝国都走遍了！“这山好美啊！”人群中的三个女人也都勒马停住欣赏着坎井山的景色。

“我说三位公主小姐你们先别顾着欣赏景色，先想想办法看这样能顺利的通过这玉林山才是正道理。”护卫霍落皱着眉头打击着三女的游兴！嘴快的凤家大小姐凤舞一听霍落又给人泼冷水，气就不打一处来，凤目一瞪道：“霍护卫，你也太奇怪了吧，这山还要怎么过，一步一步的走着过就得了，难不成它还是火焰山，要飞着过吗？”这些人是紫金帝国公主柳琴，凤家大小姐凤舞，文见大小姐文依芬三人，凤家是紫金帝国的大家族，现在凤家主要经营兵器销售，文家，是紫金帝国的文人代表，紫金帝国有着很高的地位。

“你们看那些人这是要做什么，怎么赶路赶的这么急啊？”这时文依芬也是不想让她们继续在争吵下去，赶忙的就支开两人的话题。二女和霍落都顺着文依芬所指的方向看去，可不是吗？就见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都身背着若大的包袱象是逃命一般的都向他们这个方向跑了过来。

为了搞清心里的疑团，霍落顺手就拦住了一位带着妻子身背小孩的男子问道：“这位大哥，你们这都是做什么去？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吗？”“走开！快走开！不要拦住我们的去路，要是一会让他们追上来，想走也走不了了。”说着一推霍落的身子，就继续的向他们来时的路奔了去！

这下惹得柳琴他们更是好奇了起来，这次学精了的霍落拦住了一位古稀老者。“老人家，你们这都是要去那啊？为什么赶的这么急？”这老者本来就已经奔行的力气不继了，大口的喘着粗气，一见几个年轻人拦住了自己，所辛一屁股坐了下来以惊异的眼神看了看拦住自己的霍落等人道：“年轻人你们快跑吧，那坎井山上的恶人现在正在到处的抓壮丁，我老汉可是跑不动了！”一听恶人柳琴等人也来了兴致，凤舞假意害怕的道：“老人家他们抓壮丁做什么？难不成要打仗吗？”

经过一会的歇息老人也缓了过来，一听这话，老人又道：“那倒不是，我听说这恶人是要建什么队，也不知道他们吃错了什么药！好了不和你们多说了，再不走我老头子也被抓去了。”说着给凤舞他们丢下一句话道：“年轻人你们也快走吧，带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要是让他们给抓住了，还不得给人家做了压寨夫人！”

“哼！”一听老者这话柳琴和文依芬她们就生气了！“那他们是在找死！”不过这话老头可听不到了，就在柳琴一“哼”之时，那老头早就跑出十来丈了！不过柳琴他们还真的挺佩服这老头的，就这岁数那腿功一点也不比年轻小伙子差，难怪他怕被抓了壮丁！

这恶人都是些什么人？怎么会使老百姓这么惧怕他们！柳琴刚要再拦一人问清情况的。这时霍落却道：“公主不要拦了，这恶人我知道，一会我告诉你们，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我们还是先躲一下。”

柳琴公主一听霍麻说要躲气就上来了，对着霍落就道：“谁说要躲？要躲你躲，我们可不怕他什么恶人的，我们还准备游侠江湖呢，就这点胆子，还是回家娶老婆看孩子去吧。凤姐姐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霍落现在就是属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看了一眼文依芬跟着解释道：“我其实说的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就算现在追来的人也不见的就是恶人他们本人，要是我们现在和他的手下发生了正面冲突，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以我的意思我们先躲一下，一会跟踪着这些人，看看这恶人到底要这么多壮丁做什么！”

第二百六十七章 柳琴公主（一）

霍落是紫金帝国的大内侍卫，这次由于武林大会在兰州召开就保护着柳琴公主等三人去兰州观看武林大会。

“我觉得霍侍卫也是这意思，毕竟他也是江湖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那象我们一点不懂江湖事情，我们还是听他的吧！”文依芬对于霍落刚才看她一眼自然知道霍落的意思，文依芬知道在来兰州的一路上这个霍落对她有意思，但是……二女一见文依芬帮着霍落说话就知道只有按照霍落做的事情做了。

“嘘~~~~，你们看，那是不是追踪的人跟了上来，可不能让他们追住那些百姓，要不可有他们受的了！”这时柳琴对众人说道。霍落看着飞奔在大道上的十几骑快马，“嘿嘿”一笑道：“这个公主放心，他们追不上去的。”说着从旁边树上摘下了十数枚叶子，朝着那些人的坐骑就射了出去。

刹时！那些马上之人就乱成了一团，有的被摔下了马，有的马匹则双腿跪地挣扎着起不来。“是谁？”这时三女看着首当其冲的那个带队首领摔的鼻青脸肿的站起来四处张望着，想找到暗下黑手的人。忍不住捂着小嘴笑个不停，把刚才和霍落闹的小别扭已经抛之了脑后。

可当那首领向四周巡视了一番，连个鬼影也没见着时，忍不住头皮就发麻了起来，还以为是自己坏事做多，老天在找他们的麻烦，也不赶再往前追了，獐头鼠目的又看了看四周寂静的山谷，回头对那些手下道：“算这些人跑的快！我们已经追出了二十多里了也没见着人影，你们知道回去该怎么说了吧？”

“那些个手下那还不知道他的意思，慌忙陪笑道：“当巡查这个还用你吩咐，弟兄们知道该怎么办事的！”说着都扶起了自己的坐骑，一看那匹马都没有一丝伤痕，更觉得此事蹊跷，那还敢逗留，一溜烟的都跑了回去。

“哈哈哈哈……！”柳琴三女一见那些个人被霍落这一手吓的连滚带跌的都跑了，放下捂在小嘴上的手都笑作了一团！“都不要笑了我们快跟上，看他们去那！”霍落这时道。对于这些人霍落没有大大的担

心，在他们的侍卫中都是一些高手，天榜高手也有一个在暗中保护着，所以身为统领的他没有对这些所谓的恶人有多大的担心。

三女也知道自己笑的有点夸张了，一撇嘴，白了霍落一眼都跟着在霍落他们的后面追了过去。没一会的路程霍落等人跟着这些人进入了山下的一个小镇。一进小镇就见道路的两旁店铺林立，可是却显不出繁华的景象，路人都满脸的无奈的穿行而过，店主哎声叹气的守在铺面门口，都处张望着，估计是在寻找着衣食父母的仙踪！此时一见风采照人的霍落数十人进镇而来，都一窝蜂的跑了上来，各自介绍着自己店里的特色名肴，这那象是在做客栈酒楼的生意，简直就是红楼妓院的招客方式！霍落一行人差点就让这些人分开拉进个不同的客栈，就在这一瞬间的工夫那一行人就在镇子的另一端失去了踪迹！

看着这些好客的掌柜，霍落等人是生气也不是，不生气也不不是！最后还是三女喝退了这群人，自己选择了一家门面比较大的客栈走了进去！一进客栈就见一跑堂的走了过来道："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辛苦了，你们需要点什么自己点。"说着拿上了一方食谱。霍落看着食客凋零的饭厅对着伙计道："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不见你们的掌柜，就这服务还能迎接来客人？"

一听霍落埋怨道。那伙计苦笑了一下，眼神一瞟正在进门的一人苦笑道："你可不要冤枉我们的掌柜的，他可是早就出去迎接你们了，只是他这人比较缅腆，不善于和人沟通，刚才对几位一进镇他就出去了，只是没能和你们搭上话！"

其实霍落等人对这人也不陌生，也就是这人刚才给他们的影响比较深，在众多的拉拉队中就这个掌柜站在那神态焦急的插不上嘴，说也巧他们还偏偏的就进了他的客栈。也因为霍落也多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小镇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才没事找事的挑了点小毛病，现在一见这掌柜的走了进来。霍落哈哈一笑道："是我们不对，刚才见别的客栈老板都去拉客，可你们的掌柜连个面都不露，还以为你们这客栈是店大欺客的主，所以才出言冒犯，还望掌柜的见晾！"说着一辑手将那掌柜的请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呵呵，承蒙几位少侠看的起，那老朽就打扰了。""老丈说的那里话，应该说是我们请教你的，怎么会是你打扰我们。"这时霍落向掌柜

的问道：“老丈贵姓？”霍落知道柳琴等人虽然是众人的主人，但是他们没有走过江湖，所以对于这种事情还是他来比较好。

“少侠见笑了那里谈的上贵姓，老朽免贵姓黄，字天鹏。”这时霍落接着掌柜的话惊讶道：“哦？老丈这个姓可不多见。在下对刚才的事情向老丈陪礼了。”说着霍落站起了对老者施了一礼。(手机阅读s-d-x-s-w.com)

“少侠，你们这是要折杀老朽！快快坐下。”本来这黄姓老者站起来欲走的，可是一见霍落等人居然给自己来了这么一下，也不好意思提出离去。一笑又道：“少侠你们这一行是要去那？怎么会从我们这个小镇路过？”

因为霍落这次要保护柳琴三女，但是柳琴她们的身份又不能够说出去，现在一听他这么一问霍落慌忙接口道：“哦，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想去青州游历的，可是路上碰到了一群穷兄极恶之辈在追逐着一群老百姓，为这躲避这帮人，我们只好躲进了这个镇上！”

正说到这里，就见从外面走进一男一女两人，男的长的国字脸浓眉大眼的，看上去还有些气势，女的长的那叫一个俊，窈窕的身子，弯弯的眉，火辣的眼睛，樱桃嘴。就见那国字脸的男子对黄天鹏道：“掌柜的，快将好酒好菜端上来，顺便开见上房，我和你恶奶奶吃完了到房间还有正事要办。”说着对那女子嘿嘿一阵淫笑道：“宝贝来这里就不怕老四来打搅了！”

“咦？”这两人也发现了霍落等人的存在。还都被柳琴等人的风采与绝代容颜所震惊！于是这两人又道：“他们是什么人，怎么镇上来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也不上山去禀报一声？我看你老小子是活的不耐烦了！”这时那女的也注意到了霍落，忍不住被霍落的风采所倾倒，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霍落抛洒起了眉眼。

刚才两人肮脏的话语霍落等人还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想起来就想吐。这时那女的对着那男的道：“哥，这里太碍眼了，我看我们还是把酒菜端到房间里的好。”“恩，还是妹妹想的周到，就依你。”一转头对掌柜道：“听见恶奶奶说的话了吗？不用我重复了吧？”说着一揽那女子的小腰上了二楼的客房里。

一见这两人上了二楼柳琴对黄天鹏道：“老丈这两人是谁，怎么这么没规矩啊，这大厅广众下就露出那淫贱的摸样。”“嘘！”这时就见黄

天鹏悄声道："几位少侠说话小声点，这可是这里有名的恶人里的人物，那男的叫是排行老二，那女的排老三。这些人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几位吃完了赶快回你们的房间，尽量的不要招惹他们！"

"哼！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一对狗男女。"这时柳琴还对刚才那女子的眼神心有不快，忍不住骂出了声！"是谁在骂老子。"这时就听二楼的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了刚才那男子，可一看三女的美丽面孔腾的语气就软了下来，"估计你们几个女流之辈也没这个胆子，小子是不是你？"说着从二楼飞身而下就朝着霍落走了过来。因为在霍落这一桌只有霍落一个人的，另外的护卫分散在旁边，所以他以为霍落他们只有四个人。

"哥！你又在做什么？丢下我不理，是不是让那三个小狐狸精给迷住了。"说着一纵身也从二楼身身下来。对着那男的道："你要是看对了她们，那我就走了。"说着腿就要从店门外走去。

"妹妹有你我还会想别人吗？好了！不要让这些人搅了我们的兴致！"说着对掌柜的又发起了脾气，"叫你送的酒菜怎么还没到。是不是你的小店不想开了，居然敢怠慢你家老子。""不敢，不敢，我马上就上来。"那掌柜听了那男人的话以后马上道。

小镇五十里外李云龙等着蓝冰月等数人正在向小镇进发。在早上的时候李云龙被他父亲叫去就是为了接近柳琴这个紫金帝国的公主，这样以便于以后和朝廷皇族柳家拉上关系，按照李襄樊的意思最好是把这个柳琴公主给吃了，因为这个柳琴公主是现在皇帝最喜欢的女儿，否则的话现在皇帝也不会让他来兰州观看武林大会的。

对于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好处李云龙自然十分的愿意，不过他知道现在他要去的地方是离兰州几十里外，所以他对蓝冰月她们说了这次的目的。以蓝冰月的聪明自然明白这里面的目的，但是她只是说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和李云龙一起去。

李云龙不好拒绝就答应了蓝冰月，毕竟蓝冰月是他的未婚夫，以后也是他的后宫之主。同时李云龙知道象柳琴这样的主身边一定有很多皇家高手保护着，所以他没有急着向他们的方向进发。

第二天，柳琴等人继续向兰州出发，晚上他们终于达到一个繁华的小镇，此刻李云龙等人离柳琴他们不到十里。

第二百六十八章 柳琴公主（二）

小镇，刚过三更时分，镇里的街面上，人烟稠密，市场繁华。街道皆以青石平铺，人声鼎沸。牌坊前的花市旁边，一簇簇艳丽的山茶花芳香四逸，娇美夺人。由此就可以想到镇里人勤劳的美德。

卖花的贩子当中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俊美的少年，长的眉清目秀，微微一笑脸颊上露出两个深深的小酒窝，略带一点胭脂气。穿着白色的对襟衣，外边套着一个黑领褂，拦腰束根带子，两眼朝着着人群滴溜烂转，那象是在卖花。倒象是在寻找什么，嘴里还讥喳乱推销着自己身前的花卉，特别的引人瞩目？

少年周遭的花盆并不多，却围满了好多客人，讨价还价。其中有一个富家公子支着下巴，神态慵懒。旁边两个喋喋不休的仆从，缠着卖花少年问个不停。旁边的顾客插不上嘴，不由的露出嫌恶的神色。

当这个卖花少年的眼光扫向了刚进城门的柳琴、凤舞、文依芬等人时，脸上猛的露出了一丝狡伎的笑意。一推正在观花的人群道："大家让一下，本人今天暂时不卖了。"这时却从远处传来一声："小子又是你在捣乱，今天又拿我的花蒲骗了那家的公子，快快将钱还给人家。"老人说着加快了脚步追向了这个少年。一见这卖花老头的出现，那少年也是急了，跌跌撞撞的就朝迎面而来的霍落撞了个满怀。

"小兄弟你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老者为什么要追你？"霍落将那少年扶了起来，柳琴问道。柳琴作为公主的他自然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看见这样的情景立刻问道。"小姐，不要理他，你没听刚才追他那老者说吗？他好象是骗了什么人的钱。"这时柳琴的其他的两个护卫同时走了上来，其中一个说道。

那少年看着不友善的两个护卫，扫了一眼就要追上来的老者，朝着柳琴一声轻笑道："这么知书答理的小姐怎么带了几位这样的护卫出门，以后可得多多管教哦！不过我还是要谢谢这位小姐的好意，他日我一定会补报的。"话还没说完就朝着熙壤的人群钻了进去，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那几个护卫一听少年的话忍不住心里火起，高傲的他们几时受到这样的话语，就要追出去时却被柳琴拦了住。"公主，你拦住我们做什

么？这可恶的小子，逮住他一顶要将他的嘴撕烂了，看他以后还胡说不！”看着怒气不平的护卫文依芬微微一笑道：“一个小孩子乱语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呢！不要忘记了你们是有身份的人。”

“好了，不要忘记了你们现在的任务，何必为一件小事大动干戈呢？”这时霍落说道。一听霍落这话，那两个护卫刚想说什么，却被追踪而来的老者气喘吁吁的打断。就见那老者看着霍落等人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态埋怨道：“几位公子和姑娘你们怎么把他给放了！”

“呵呵，老丈他又没范什么错，我们也不能擅自抓人啊，再说看那小伙子也不象是个坏人！”话一至此柳琴又对老者疑惑的问道：“在下刚才见他代老丈卖花，也没见他做什么？难道老丈损失了什么吗？”

老者一听柳琴的语气居然埋怨起了自己，“嘿嘿！那倒不曾！他再怎么偷，也偷不到老朽这个穷鬼身上。”说这以异样的眼睛看了一眼霍落“哎！”了一声道：“就是不知道有些人被偷了没！”话有说完也没搭理霍落等人，转身回到了自己的花蒲。

霍落一听老者暗含玄机的话，猛的一惊，慌忙将手摸向了自己的怀里，这一摸之下可真是傻了眼了，望着少年逃去的方向，一只手也抽不出来了！“霍落！霍落！你这是怎么拉？”三女一见霍落那神情就知道出了事，问道。

“恩！”回过神来的霍落自嘲道：“哎！今天可是碰到了高人了！居然有人能从我霍落的身上神不知鬼不觉的摸走东西！厉害！佩服！”“哈哈哈哈。”一听霍落被偷，其他人就象是吃了喜鹊蛋似的，笑成了一团，满大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这几个发神经的人！搞的霍落尴尬的也不知该说什么了，这时见这么多的人都注目着他们，对着三女赶忙道：“我说，先不要笑了，也不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

被霍落的一喝止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人群都以惊讶的目光看着她们，赶忙一捂嘴走出了人群。也难怪这些人惊讶了，以柳琴三人的容貌，就是任何一人走在人群里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更何况三女同时的出现在大街上，而且还是极为夸张的暴笑了起来！

众人极为狼狈的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就见凤舞一倔嘴对霍落埋怨道：“都是你使什么善心，被人家偷了！现在好了连我们姐妹也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丢丑。”说到这里想起霍落那尴尬相三人禁不住又是捧腹大笑了起来！最后还是乖巧的文依芬先止住了小声对霍落问道：“对

了，霍统领忘了问你都丢了什么东西了，不会把先天造化丹和金翅蛇的双翼也丢了吧？”先天造化丹和金翅蛇宫中极品，这次被柳琴带了出来，现在放在霍落那里。

霍落看了看三女询问的眼神尴尬的笑了笑道：“那倒没有，这两件东西都是武林至宝我都贴身收着，刚才我暗自检查了一下除了钱袋以外，那些东西都在。”“哦！”一听那两样东西都在，三女和霍麻忍不住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那知这时柳琴就象是被人踩了尾巴似的道：“你是说你饿钱袋丢了？那我们今后的吃住行要怎么办？”这严峻的问题自柳琴嘴里一出，凤舞和文依芬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慌忙也跟着道：“是啊？”

“呵呵，公主，小姐，你们可不要和我开玩笑，你们几个身上能没银子？”说着一指凤舞和文依芬，一见两女以失望的表情想自己摇头。霍落又对柳琴公主开玩笑道：“公主一定有，一个大公主出巡，是不可能不给你带足银子的。”谁知柳琴的话更是让他失望。“是！临出来的时候父王给了我不少的金银珠宝，说是以防路上有什么需要，可我见那银袋揣在身上分量极是不轻，搞的衣服都下坠了，再说一路上有你，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花银子，所以我所辛就把它丢在了家里，没带！”(手机阅读ＳdXsw.com）

一听柳琴公主的话霍落的脑子就充血了，差点没晕过去！最后的一线希望就落在了其他护卫的身上！“各位兄弟你不会也怕衣服下坠吧？”“呵呵！银子我倒是有，只是只是！”其中一个护卫说道。

三女一见他那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脸色一变就要开骂。可话到嘴边却硬生生的咽了回去，现在的财神爷是他，要是惹怒了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她们可不想自己轮落街头，喝西北风！慌忙都换了一幅头脸道：“这位兄弟，你有银子就快拿出来，我们也好先应应急，暂渡这难关！”

谁知这小子在三女的笑头脸下，头一蒙就道出了实话！“公主，小姐，统领，你们也知道我一向是个穷人，也没多少银子。”“恩！我们知道，不过你放心，将来我们一定还你。”三女还以为他是个守财奴心疼自己的银子，慌忙承诺道。霍落也附和道：“是啊！”说着一指柳琴，“公主都承诺了你还不放心。”

“嘿嘿！银子还不还的倒不是问题，只是有点少。”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不足五两的碎银，交给霍落道：“我就这些，霍统领你拿出吧。”众人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好意思说出口！感情这小子简直就是个穷鬼！看着不到五两的碎银，三女知道畅游兰州的希望是泡汤了！有气没力的对霍落道：“霍统领，我们饿了。”

为了减少开支，这天晚上他们这一群人就没有住什么客栈，还好在他们周围分散的护卫中有人有些银子，不至于今天晚上没有饭吃。就在这时李云龙和蓝冰月等人也达到了小镇，见天色以晚，所以李云龙就和蓝冰月他们找了一家客栈休息去了，想等到明天再找柳琴他们。

客栈房间里李云龙看了看外面的天色，黑乎乎的一片，嘴角突然露出一丝的笑意，向着边上的房间看了一眼，意义深刻。“吱呀”一声，如水的月色和如火的烛光，在房门打开的瞬间剧烈相撞。一个绝色**俏生生的立在了门前，明眸皓齿，笑靥如花，一身鲜艳的红衣下，一具曲线美妙的玉体凹凸起伏，热力四射，一身宛若白玉似的细腻肌肤并不因为烛光的晕黄而改变色泽，腰身纤细，胸前却有着一对高耸傲人的双峰，随着呼吸的节奏颤巍巍地抖动着。红嫩的小脸，粉腻的肌肤，在冷冽的月色下，竟显得格外的娇艳欲滴，散发着一种别样的诱惑力，美目清澈如水，眼波流转间顾盼生辉，让人一望之下，不由怦然心动，而羞涩闪躲的目光，更是湿润得几乎要滴下水来。这绝色女子不是太蓝冰月又是何人！

李云龙看到蓝冰月微微一笑道：“冰月，天色不早了，我们一起沐浴吧！”蓝冰月听了红着脸点点头和李云龙前去沐浴！摇曳的烛火轻轻荡漾，房间之中仿佛飘满了一层随风飞舞的红色薄纱。蓝冰月绝色的姿容在薄纱之下忽明忽暗，如真似幻，流光四溢的肌肤，艳丽得难以描摹。

瞟了蓝冰月一眼，李云龙抬手推起了浴桶的一角，齐腰高的浴桶之上，轻雾弥漫，汤水正温。烛火之下，无数细小的红鳞在水面上不安分地轻轻跳跃。

第二百六十九章 柳琴公主（三）

试过水温以后李云龙不再有什么顾忌，迅速动手褪去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肌肉匀称的上身，水花四溅中，消失在了浴桶之中。烛火之下，一粒粒晶莹的珍珠在空中欢快的呼叫、飞舞，然后下坠着砸到坚硬的地板上，开出一朵朵透明的粉色小花。

蓝冰月乖巧的奔到木桶旁边，拿起了搭在浴桶边上的毛巾，用水打湿，然后小心翼翼地抹到李云龙的头上。乳白色的皂乳一触到湿润的头发，立时窜起无数大小不等的泡沫，形状相似却又形态各异，烛光映照之下，迷幻出一层层凌乱缤纷的奇异光彩。

感觉着两只柔软滑嫩的小手在自己头皮上轻轻的抚摩，一阵舒服之极的奇异触感让李云龙怡然沉迷，那种销魂蚀骨的快感，瞬间流上心头，李云龙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在烛光摇曳，明灭不定之中，蓝冰月清丽而又成熟的面容清纯之极，又妩媚之极。

李云龙欲火大炽，“哗”的一声，从桶中直立起来，抱住了蓝冰月的纤腰，掌上用力，一把将她抱进了浴桶。两人没有了阻隔，四肢互相缠绕，身子亦紧紧贴在了一处。蓝冰月的双臂挂在他的颈上，双腿盘在他的腰间，气喘咻咻，心中狂跳，薄衫被打得透湿，胸前两座尖尖的乳峰挺翘而立，剧烈起伏。

两人肌肤相贴，舌口相交，鼻息相闻，一番长吻，直到蓝冰月被吻得筋酥骨软，身子仿佛化作一滩柔水，软软地直往下滑，李云龙这才松开了她的樱唇。敏感的舌尖扫过眼皮、鼻翼、脸颊，最后张嘴含住了一只晶莹如玉的耳垂。蓝冰月猛地颤栗了一下，把螓首*在了李云龙的肩头上，身子软若无骨，紧紧贴在他的身上。

李云龙的双掌原本托在浑圆柔软的丰臀之下，此时分出一只手掌，从腰下悄然滑入，隔着一层衣服，握住了一只微微颤动的淑乳；蓝冰月低低呻吟了一声，这轻轻一握，让她如受重重一击，急促的呼吸都为之一窒，眼波也变的越发迷离起来。

芬芳的喘息在耳边回响，撩人心魄；李云龙手上微微加力，感受着掌中娇柔的柔韧弹性。他吐出了嘴里温润如玉的耳垂，湿滑的唇舌

在娇嫩的颈项上来回地滑动，然后凑在她的耳边，低低道：“宝贝，我要你。”

蓝冰月羞得是红霞满面，一颗芳心怦怦乱跳，柔软的身子不自主地轻轻颤抖。李云龙拦腰抱起了佳人，一步跨出浴桶，水迹淋漓中，走向床塌。

柔和的烛光从帐外流泻而入，像一层粉色的薄纱披到蓝冰月身上，更显得她一身肌肤的白腻光洁；星眸微张，绯红的双颊如火燃一般，双手掩面，圆润的娇柔小巧饱满，与她纤弱的身子正好相称，在烛光下散发着晶莹诱人的光泽。

伴随着蓝冰月一阵阵呻吟，和李云龙的激烈喘息声，房间里春色无边。**过后李云龙怀抱着春色未退的蓝冰月问道：“宝贝，舒服吗？”“恩。”激烈的战斗现在使蓝冰月浑身无力，只是轻轻的应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李云龙便和蓝冰月起来了，起来以后的李云龙根据明月楼给他的情报马上知道了昨天柳琴等人发生的事情，最后明月楼的负责人还对李云龙说道：“那柳琴公主三人可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小王爷可要加油啊！”

由于昨天没了钱，所以一个晚上柳琴等人今天一大早就出发了，所以等李云龙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小镇，但是李云龙等人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们有马，所以能够很快的赶上他们。

在路上李云龙向蓝冰月问道：“冰月，你对这个柳琴公主她们熟悉吗？”“不熟悉，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从小我就在流月宫练武，只是中间回家的时候见过几次面而已，不知道现在见了她们还能不能让出我来。”蓝冰月道。

“呵呵，是吗？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不说了。”李云龙突然想到了马上就闭上了嘴巴。“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蓝冰月问道。“你说呢？你说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条事情？”李云龙反问道。

“这是你的事情，我怎么知道？”蓝冰月幽幽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这，个，这个。”李云龙自然明白蓝冰月眼神的意思，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好了，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可以了。”蓝冰月看了一眼说不出话来的李云龙温柔的道。

一个时辰以后，李云龙等人终于看见了前面的柳琴等人，只是到了这时李云龙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总不能上去问道你是不是柳琴，我是来要得到你的。就这样李云龙不知道怎么样和他们见面，就慢悠悠的跟在他们后面跟了一天。

这天柳琴他们终于弄到了一些银子，晚上住进了一家客栈，而李云龙等人也住在他们的客栈旁边。

在客栈里的李云龙在想明天怎么样接近他们，这时，就听屋顶一声轻微的风响，一般人根本就听不到，可瞒不过李云龙的耳朵，突用右手食指压住唇边对旁边的蓝冰月道："冰月，房上有人！我们追！"蓝冰月给他突忽其来的转变惊的一呆，耳边就听一声"追。"李云龙就已经穿窗而出。也不由的她再思考，跟着就翻身上了房顶，顺着李云龙的身影就追了下去.....！"

残月似钩，清辉冷淡，本来以李云龙的轻功在已经跑的无影无踪了！可为了等身后的蓝冰月，只能放缓脚步，可这也够蓝冰月受的，好不容易跑了个齐头并进，也累的上起不接下气，呼呼的直喘！看来蓝冰月的轻功虽高，但是和自己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以后有时间就把自己的轻功教给冰月才行，李云龙心中想道。

李云龙两人追出城东不远处，便是一片宽阔的空地此时也不见一丝人影，只有微风，残月布满了这片偌大的空地。四周都是黑呀呀的树林，在这凄凉的夜色下，显的更加的阴森，恐怖！失去了对方的踪影，李云龙也是一怔，想不到这些人的脚力也是够快的！，默运玄功，凝神静气侦察周围的情形，猛的难面树林里这时响起了细碎的谈话声，引起了李云龙的的注意。

也许是今天晚上喝了点酒的缘故，蓝冰月有点不安了，看李云龙凝神无语，更使的她对这寂静的夜感到有些寒意。身体不由自主的*向了李云龙，轻轻的挽住了他的左臂，对李云龙低声道："夫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傻傻的跟着李云龙一路追了下来！

李云龙运动收索着周围的动静，也无暇回答她的话，看着蓝冰月不安的神情，心生怜惜的用左手绕过了蓝冰月的后背，搂住了她的纤腰，紧了紧，算是给她一些安慰。这动作极其自然，这样的越轨的行为在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失态和害羞。也因此无形中两人的关系又走进

了一步。被李云龙这一搂，蓝冰月满心的恐惧与不安都飞到了九霄云外了，感到一阵的安全舒适。但还是搞不清楚李云龙真正的用意，微仰着头，凝视着眼前的李云龙。

原来李云龙正在听树林里面的现场真人秀！树林里这时正有着一对野鸳鸯在行那云雨之事！只听那男的打趣道："宝贝，怎么样，今天还算满意吗？"女的道："耶律少爷你还不是为了落霞山庄的那娇滴滴的钱家小姐吗？要不你会对我这么好，才怪呢！""哈哈....美人，异宝，那有人不喜欢的？我让你打听的事你打听的怎么样了？"

"呵呵！"一声浪笑道："少主吩咐的事，奴家那有不尽心之理，我早已经将那藏宝之地，画了一副图，不过就看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了，我才能决定给不给你！不过还有一事。听说那老家伙为了那宝物，请了不少的武林高手来护卫，你可要小心呀！听说四面八方的夺宝人也涌来不少！""那些欺世盗名之流怎堪我少主一击！"

一番自鸣得意之笑，下身也没闲着，挺动的更是急促，那浪女在这一轮的猛功下也显地有点招架不住了，一阵的淫声浪语，从嘴里发出。一盏茶的时间过后，那少主满意的交了货，那浪女也露出了满足之色道："为了那小妞，你还真卖力啊！"语气中也明显的带出了一股酸酸的味道！"那幅图就在我的衣兜了，你自己去拿吧。"还没等她说完，那张图早已经到了那小子的手里，动作还真快！

"嘿嘿"一笑，道："妹子那我就先走了，记得有什么事通知我啊！"男子麻利的穿起了衣服，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阵风的就跑了！就留下那浪女，看着他那急匆匆的样子，自嘲的一笑，暗道："我这真是自作孽！"

其实她也知道那少主是不可能喜欢她一个丫鬟的，只不过是在利用她而已，可是自己傻到为了他给自己承诺的万分之一的希望而出卖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姐！那少主是谁？他可是这一带横行无忌耶律德光的亲生儿子耶律楚才，仗着辽王府的淫威，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所被他看上的女人，他是想方设法的弄到他的床上，只要是他看上的奇珍异宝，就是杀人放火也要得到。这不又看上了落霞山庄的藏宝图和落霞山庄大小姐钱芙蓉了，所以才不择手段的勾引了落霞山庄的钱芙蓉小姐现在的贴身丫鬟，以做他的内应。看着少主远去的背影，站起了身，向杨家堡的方向走去。

第二百七十章 柳琴公主（四）

本来李云龙就是过来人对刚才那事也是不陌生，对方的娇语之声也吸引住了他，生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浑然忘了身边还有一个绝色美女了！这时见那对野鸳鸯离去还有些不舍！而且他们的话中说到了落霞山庄、钱芙蓉等都和他有关系，刘熙蓉和钱芙蓉两人现在李云龙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知道了她们的消息想多听一会儿想不到他们既然这样快都走了。

“咚...咚....”城楼鼓响二更，猛然想起了身边的蓝冰月随即回头转身，欲对蓝冰月说话。那成想这时蓝冰月正仰视看着这个失神的李云龙，一不小心就成了脸对脸，嘴对嘴的尴尬情形，两人陡然全身一震，眼神中都有着相吸的迷醉神态！

一阵软香的温存过后蓝冰月掀起那长长的睫眉，用迷雾般的眼神瞟了一眼李云龙。嘟着樱唇道：“夫君，你坏，你欺负我....！”这中天真的娇羞姿态，李云龙还是第一次领略，忍不住将她搂的更紧了一些。

对于李云龙的爱抚感觉也是很受用，心道：“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自从下山以来，也遇到了不少的世家子弟，其中也不泛英俊少年，自己都视若无睹，而在李云龙跟前，老是想依赖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迷恋他的那一点？万千情意尽在不言中，小鸟依人的*在他的怀里，象只柔顺的小猫。无言的抚慰！无限的爱意！给这漆黑的夜里点燃了一盏爱的灯火！也许这是自己的命吧！”

一声夜鹰的啼唤，惊醒了沉醉爱河的两人。李云龙低声道：“冰月，我们回去吧！我刚才听到了一个秘密，明天还有一场热闹可瞧呢！”说完就拉着蓝冰月不消一会就回到了客栈。进了李云龙的房间。

蓝冰月刚才听他说听到了一个秘密，她是个直心人，吵着要李云龙讲出来。本来李云龙见以接进三更了，想明天再和他说的，可拗不过这倔强的丫头。就将树林中听到的如实的和她说了一遍，不过可是隐藏了前面的一部分，那可不是蓝冰月能接受了的经典！

经过这一夜的闹腾，两人全无睡意，一听说明天有热闹看，就有点兴奋，“夫君，今天你用的什么身法，我怎么还没看清楚，就不见了

你的影子！”蓝冰月这丫头也是有她用意，不过反正闲来无事，送佛送到西，就将自己的轻功的要意，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不是她不教，学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教完了身法口诀，见蓝冰月一点不见累，学意正浓，又和她讨论了“阴阳双修术”内功心法，阴化阳，阳收阴，吸天第之灵气，为我用，阴阳互补，.....。这也不是李云龙使坏，因为他知道这阴阳双修术并不是只适用于床地之间。其内功心法也是一种不错的练功法门，尤其适用于女子练习，会弥补先天的不足。

第二天一早两人怕误了热闹，早早的就结了帐。出了城门向东急奔。“夫君，这杨家堡在那啊？也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赶上这场热闹？还有不知道刘姐姐他们出现不出现？另外柳琴公主的事情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问的李云龙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能笑道：“管他呢？我们去了就知道了。听昨天那人的谈话，这杨堡主也请也不少的武林高手，我估计也不是一两个人在夺此藏宝图。可能会惊动不少的正邪人氏，到时我们暂时隔岸观火，必要的时候我们再……

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一阵风过后，两骑就擦身而过。“兄弟快点，要不看那杨老鬼携宝偷溜了。”“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庙啊，急什么啊！你不看我们后面那小妞吗？长的多水灵呀！”话还没说完呢，就见后面那人一紧缰绳，“嘘...，”的一声就停了下来。

本来刚才听见他们对自己的轻薄话语就已经努起三丈了！这时又见他们停下马来，意存轻薄，蓝冰月这个小妮子那还能忍手的住，凤眼圆睁，对李云龙道：“夫君，你看这两个贼人……”

李云龙知道她的脾气，微微一笑道：“冰月先不要着恼，我们还正愁找不到杨家堡呢，有了他们带路倒省了不少事！”这时李云龙和蓝冰月的坐骑也走到了对方的跟前。一看栏路的两人，都是头戴英雄巾，一身蓝衣紧身打扮，一看就是武林中人。左边那人，生的颇为俊秀，身材还算魁梧，二十几岁的样子，眼神中略带邪气，面露淫笑的正打量着蓝冰月。”右边和这人孑然不同，长的粗眉.牛眼，连鬓胡须，满脸横肉，年纪也不大，一看就是个凶残之人。

这时那左边的小伙子两严密直钩钩的盯着蓝冰月道：“那小妞，是和情郎私奔吗？跟着他有什么好啊？不如跟着哥哥，有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说着还走了上前，毛手毛脚的就摸向了蓝冰月娇嫩的脸蛋。

对于他的轻薄蓝冰月那还能忍受的住，抽出宝剑飞身就刺向那人。看着蓝冰月那发怒的样子，那家伙更是来劲。横身一移，就躲开了蓝冰月的攻势。“嘿嘿，想不到还是个扎手货，这样的娘们在床上一定很够劲。”一时间蓝冰月就被气晕了头脑！”

李云龙一见这人嘴里一点也不留德，实在是太可恶了。也不愿意让蓝冰月和他多扯，免得又遭口舌直辱。飞身下马接口道：“冰月你先退下，这种人实在是有辱你的双手，还是我来教训一下这两只猪狗，给你出口气。”

“两位何人？竟敢光天化日拦路调戏姑娘，也不睁开眼看看你小爷在此，真是寿星公上吊活的不耐烦了！”一听李云龙骂他，那人那还能忍受的住，恶声道：“什么林子飞出一只你这样的鸟来，竟敢教训你爷爷！”“小子，我今天就成全了你。”本来李云龙没准备要他们好看，这时实在是怒急了，左手暗用圣天真气，衣袖一挥，其中还暗含了指法，就打向了那人。那人一见李云龙轻轻一挥就能发出怎么大的威力，知道今天遇到了硬点子，慌忙就向后躲了去，这也是李云龙还没弄清这是些什么人才手下留了情，用衣袖挥打，才使的他能轻易的躲开这一袖。

衣袖是躲了过去，可也没逃过那一指，就听“扑通”一声就从马上栽了下去，这一下可摔的不轻，英雄巾也掉了，头发也散开了，嘴里还冒着血，估计那两颗漂亮的门牙也光荣的下岗了！那凶狠的大汉一见自己的师弟无端的掉下了马，摔成了那样！他也不是苯人，知道今日倒霉，没开眼，惹到了太岁的头上！打了这半天还不知道对方是谁，寻思着拿师们拉点关系，故意抬高了嗓门对李云龙和蓝冰月道：“小子，你们是什么人，快快报出名来，我们岭南双杰可不和无名之人交手。”

李云龙回头对蓝冰月道：“冰月昨天我教你的步法你今天正好让他给你练练步。”对于昨天李云龙教的步法虽说是都背熟了，可毕竟没有实践经验，这时听李云龙叫自己去和那大汉练练步，知道李云龙的意思，而且凭自己的武功自己绝对吃不了亏的，满心欢喜的朝李云龙飞了个眉眼。

那大汉知道李云龙是个硬点子，以自己的功夫实在是没有把握取胜，现在听说让那小妞来对付自己，忍不住新中一阵暗喜，心道：“再

怎么说自己闯荡江湖五六年了，还对付不了一个小丫头！”这大汉不知道现在如果论武功内力的话蓝冰月比李云龙强大多了，他连李云龙都不是对手，怎么会是蓝冰月的对呢？在他只是蓝冰月的练功工具而已。

这大汉也是为抢先机，从背后解下了他的独门兵器，一只黑幽幽的狼牙棒，朝着蓝冰月的头顶以一式力劈华山打了过来。本来以蓝冰月的真实武功大大的强过这黑大汗，只是刚才被那小子气晕了头，才没显出她的武功！现在有李云龙教的绝世步法更是有持无恐，面对那只黑幽幽的狼牙棒，根本就没把它放在心上。

那大汉见自己的狼牙棒离那小姑娘的头顶也不及了一尺，也不见她有所行动，心里一惊，忍不住放缓了速度。也是他这一念之仁，今日才不至于葬生此地，李云龙一见大汉的打法，就知道这人的良知还未泯灭，微微一笑。

就见那狼牙棒只差二三寸到蓝冰月的头顶时，那大汉就决眼前一闪，就不见了对方的身影，知道自己是小瞧了人家小姑娘！慌忙前足用力止步转身，狼牙棒反后就朝蓝冰月栏腰又打了过来。

刚才的轻松一闪，就躲过了那么凌厉的一击，对这身法更增加了信心，一点也不觉得慌张了，身形用起那绝妙无比的身法游走其间。不一会两人就斗了将近百十来招了，蓝冰月是越打越精神，反观那大汉，被累的满头的大汗，本来他用的就是重兵器，适合和人使蛮力硬拼。

都怪他运气不好今天碰到了蓝冰月，滑不流鳅的根本就施展不开他的硬功。看着满头大汗的那人，李云龙知道也是时候了对蓝冰月道：“冰月，快点吧，我们要赶路了！”

蓝冰月正打的起劲一听李云龙催她，想起了此行的目的，不禁暗怪自己糊涂，身形一晃就到了大汉的身侧，同时右手一伸就点了他的麻穴。本来以那人的武功蓝冰月也是不容易那么轻松的就得手的，可经过刚才的大战，那大汗几乎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这时早以是虚脱的状态了，那还能不束手就擒！

第二百七十一章 杨玉怀（一）

那大汉一见自己被擒，眼里也露出了惊惧的神情看这眼前的一男一女。“你不要怕！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既然被你们所擒我也认栽了！有什么就直管问。”“你们可是要去杨家堡吗？”也不绕弯李云龙直接就切入了主题。

“恩，我和师弟正是要去杨家堡的，而且还不止我们，好象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武林高手，为了落霞山庄的藏宝图。”

落霞山庄，传说有漠河帝国的藏宝图，里面不仅仅有无数奇珍异宝，而且还有江湖上有名的血玉。血玉，玉身通红，其状如火，入手微温，在普通人的手里也就是一块观赏温玉，可在练武人那可就是价值连城了，传说它是上古时期他就存在着，它能增进人的内力，对练武人有事半功倍之效！另外此玉本来就是火种自然就有避火之效。千年前是漠河皇家所以，但是随着漠河帝国的覆灭它没有出现在江湖之上。已经将近千年不现江湖，不知为什么近日流传落霞山庄的人在那里出现，并且连这神玉在杨家堡出现，所以才引来了江湖上各方人氏来争夺此宝和落霞山庄的藏宝图。

原来，这杨家堡的主人和落霞山庄的庄主是一个有友，同时也是一位武林健者，成名江湖也二十余载，练的一手好枪法，在此地开了一家威武镖局，也不知道得罪什么人，在他外出押镖时被人给家里放了一把火，老伴和自己儿子十余口都葬生在那火海中，就留下了自己的孙女杨玉怀辛免于难。那也是因为老头极是疼爱这个孙女，将自己的传家之宝血玉做成了项链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才免了那场灾难！这一次的打击实在太大，为了自家的这点骨血，老头金盆洗手在家里颐养天年，专心抚养自己的孙女。后来钱芙蓉和刘熙蓉到了杨家堡，杨家堡的主人自然知道落霞山庄的事情，但是和落霞山庄的关系不错，而且和他孙女杨玉怀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就把他们留在了杨家堡。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她们在杨家堡的消息走了出去。才发生今天的事情。

原来杨家堡地处群山之中，附近的居民又大多姓杨，而且都是沾亲带故的。因地处山区，本来就耕地不足，多数都以打猎为生，这里

的人几乎都会两下子，所以在这一带也不受外界的欺负。也是凑巧，三月前老友岭南一叟前来拜访，两人多年故交，相见甚欢，酒席间谈起了武林旧事，最后又谈到了自家的那场劫难！

说起那场劫难，岭南一叟想起了劫后余生的杨小姐，好奇的问怎么在那场大火中，惟独她逃过一劫？老头也没瞒着就将自家的血玉和落霞山庄的钱芙蓉和刘熙蓉道了出来，两人就后言谈，本是很平常之事，可谁知被岭南一叟随身的小童听了去。这小童也是没心眼，被两个师兄一套就说出了真话。那两个宝贝那能守的住话呀！没出几日就在狐朋狗友前吹嘘，说是谁家有个宝贝，还拉了一群人准备夺宝，没几日的工夫这消息就传遍了江湖！正好李云龙在树林里听到了那对狗男女的谈话，决定来凑这个热闹，刚上路就碰到了这两个活宝。

既然也问出了自己想知道的，李云龙拉着蓝冰月跳上马背。深手一指解开了两人被制的穴道。对二人道："在下李云龙，今日看在你们还没大恶的份上，饶你们一次，以后若再胡作非为，绝不轻饶！你们若是不服气，以后竟管来找我。"话落便和蓝冰月催马飞驰而去。

一听对方报出了名号，两人就觉得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冒到了脖颈。这几日李云龙的大号正风靡和整个江湖，只身独斗天魔宫，血洗腊月山庄等！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啊！看着一双俊影消失早树林里，彼此对望了一眼，还是那大汉口直道："兄弟我看我们还是回吧！这里有他那还有我们的便宜啊！"那俊俏的小伙也不傻，知道自己两人去了弄不好得把命搭进去，还是见好就收得了。苦笑了一下道："不走行吗？我还想留着命去好好享受呢！"

杨家堡，这时杨老头好象也感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回屋收拾起了自己的应用之物，并知会了一声孙女、钱芙蓉和刘熙蓉，就她们做好出走的准备。还没等他们收拾好人家就已经找上了门，就听外面一声，"杨老英雄在家吗？在下辽王世子耶律楚才前来拜访！"

杨堡主知道已是躲不掉了，只得拉着孙女等人走出大门。"哈哈哈，"诸位前来寒舍，不知道有什么见教吗？"门口现在早就站了近十几个人，说实了那就叫包围。为首那人也就二十几岁，长的白白净净的还算的上一个美公子，只是眉宇间呈现一丝阴狸之气，一看就不是善类，其实这就是李云龙昨夜在城外听到的狗男！身后跟着一个年约五十多岁，方脸粗眉，海口，太阳穴高高隆起，一看就是内家高手。

旁边则还站了一位矮叟老人，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可看那小子象是对他特别恭敬有加！

就见那少年双手一辑道："传闻老英雄手里有一方血玉，晚辈今日特备黄金万两及明珠十颗，欲向老前辈交换，望前辈给个面子，晚辈不盛感激！""呵呵，世子实在是太看的起老夫了，只是各位来迟了一步，那血玉老朽早以丢弃，也只好让各位失望而回了！"这老头摆明了是不买他们的帐！

"那我听说这里有落霞山庄的人，本世子和她们的关系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让她们来见见我？"耶律楚才道。"呵呵，不知道世子找的是谁？老夫这里没有落霞山庄的人。"老头摇摇头道。

这时旁边的那人走了上来对杨老英雄怒道："老头给你脸别不要，这是我家小王爷给你面子，才和你说好话，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一番话把个杨老头气的须发暴长。"好！好！好！老朽闯荡江湖几十载，难得碰到有人登门强索，我也不会叫各位失望的，有什么本事尽管来！"这时他还不忘自己的宝贝孙女和落霞山庄的钱芙蓉、刘熙蓉等人，于是对杨玉怀道："玉儿你们先暂退。"扬玉怀知道自己也是爷爷的累赘，于是就和钱芙蓉、刘熙蓉两人慌不迭的退到了大门口，凝神看着爷爷对敌。

这五旬老者也是成名多年之人，他知道杨老堡主非一般之人，一上来就以自己成名的排云掌法，而且招招强攻，易于强的先机。那杨老英雄也不是弱手，一手青云掌法也有着几十年的火候。双方一柔一刚，你来我往，直至百招以后两人也打出了真火。

只见两个人影一碰既分，场中"轰"的一声，两人的掌风扫的尘土四溅。就见杨老英雄须发飘落，汗水也湿透了背心，这一掌也够他受的，直震的双臂发麻，内息不调！而那五旬老者则更是严重，被这一掌打的飞出了将近两丈多远，被同伴抬了回去，估计不死也得半残！那耶律楚才一见这阵势怕杨老英雄乘机逃走，一挥手，那些手下"哗啦"一声涌上前来，将杨老英雄层层围住。

这时场中却失去了那矮个老头，也不知道跑到了那去？这时忽听站在门口的杨玉怀一声尖叫，惊动了在场的诸人！就见一个身穿灰衣，手拿拂尘，扫眉小眼，高额鹰鼻的老道正抓着杨玉怀的脉门！旁边的钱芙蓉和刘熙蓉已经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

这时远处也不时的赶来了很多的夺宝之人，僧、儒、道、匪、官全都来齐！看着被困的杨老英雄和门口被制的杨家小姐等人都纷纷赶到了大门前。一看这阵势杨老英雄就知道自己今天是难以辛免了，看着被制的孙女和钱芙蓉、刘熙蓉两人不禁老泪纵横。这时就听那老道对杨老英雄道："杨老头，快将血玉交给道爷，否则你的老命今日难保，就是你这如花似玉的孙女和这两个女子今日也难逃一死！"

场外的群雄一听这老道竟然不顾他们的感受，竟然想独吞血玉，那有那么容易呀？为了抢得血玉和落霞山庄藏宝图的蜂拥上来都混战了起来。这时远处又跑来了一群人，这些人的到来令杨老英雄不禁喜上眉梢，大老远就喊道："白兄，秦师弟，黄长老快去救玉儿他们！"

这来的几人之中为首的那个正是丐帮的长老，白军，丐帮在苍茫大陆势力比不上黑白两道的九大门派，但是在江湖中也相当有地位。一个是他的师弟秦英，另一个就是这事的罪魁祸首岭南一叟风纪，他是为了自己的失误，走漏了风声才给老友弄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感到内疚不安，所以才联络了杨老英雄的知交好友赶来助阵！

白军也带了丐帮不少的好手，这一加进站圈，也扳回了不少的劣势，可是毕竟还是人数相差太悬殊，估计也支持不了多久！那秦英一听自己侄孙女等人让人家制住，想也没想对方是什么人，横掌就向那老道打了过去。

这秦英平时就对这个侄孙女极是爱护，那能不拼老命！这老道一见情势有所转便，伸手招来了四五个手下，将杨玉怀、钱芙蓉和刘熙蓉交到了那几个人的手里。因为他知道钱芙蓉和刘熙蓉比杨玉怀根据重要，观察自己先抓杨玉怀就是危险扬老英雄。而且虽然在杨玉怀旁边的钱芙蓉和刘熙蓉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和杨玉怀在要求的一定和杨玉怀和着亲密的关系。再说现在钱芙蓉她们一个个看上去像千金大小姐，他知道这俩人一定也是非常有身份的人，而且和杨玉怀关系很不错。

第二百七十二章 杨玉怀（二

而这老道是什么人？说起他来那可了不得，他成名在五十年前，实力早就达到天榜水平。在这老道成名是秦英还穿着开裆裤呢！怎会是他的对手，还没走过二十招就已经险象环生了，可这时以是欲罢不能！再观那边的杨老英雄被一群人围攻的更是没有招架之力了，一支银枪已经不现了往日的风采！也就是丐帮的白军和岭南一叟还能支持个不败之局！

这时不见了很久的那矮老头忽然从门里飞身出来，将怪道的那几个手下制住，抢过了杨玉怀、钱芙蓉和刘熙蓉三人又非身回到了辽王世子耶律楚才的身边。众人眼中就觉黑影一闪，那杨玉怀三女就到了这矮老鬼的手上。对这老头的闪电速度，人们不禁出了惊讶的表情！

“天老，怎么样，找着了吗？”耶律楚才问道。就见那矮老头一要首满脸愤怒道：“没用的东西，这点事也办不好，密洞是有，可那来的血玉？害我白跑了一趟！”一见老头发怒了，那耶律楚才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这老头的出现大大的出乎了怪道的意料，纵身一跃跳出了战圈，对着那矮老者就叫了起来。“你个矮冬瓜竟感坏我的好事，快把那几个妞交给我，小心我和你没完没了！”这老头的出现也解了秦英的一危，本来以是强弓之弩了，估计再有个三五招自己不死也得重伤在这个怪道手上。

一见那怪道现在的矛头又指向了刚出现的那个矮老头身上，也赶紧跳出圈外深吸了几口气，暗道：“缴辛！”这老头的出现不尽他们停了手，就连那些武林高手也跟着停下了手，搞不清这耶律楚才和那矮老头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哈哈……，老道想不道我们会在这里相遇，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没想到还活的挺结实的吗！你不在你的臭茅山蹲坑跑出来现什么眼啊！”这矮老者一提茅山两字，群雄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怪老道的来历，忍不住惊叫了起来！矛山在江湖上可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从哪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达到天榜水平的刚手，现在在江湖人已经十年没有矛山弟子出现了，但是矛山的威严还在江湖人心中。于是刚才还

在包围的圈子，“哗啦”一声，一下子就闪了开，这可是瘟神谁不想躲的远一点。尤其是秦英，露出了一脸的惊恐，暗道：“辛亏是那矮老头这一出现救了自己一条老命！”

“你个老矮子还说我，你不也是挨不住寂寞跑下了天山吗？”这矮老头在当时的名气，也是不弱于那茅山怪道，江湖人送外号地冬瓜，就因为他的个子实在太矮，所以好事之人才送了他这个雅号！这天山和江湖上的天山派不一样，天山自古以来的武林人的圣地，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门派多而杂，但是出现江湖上的人都比较有名气。而这两老头都几乎是百岁之人了，世人几乎早已经忘记了这两个老头的存在了，以为都已经入土了了，没想到今日都出现在了杨家堡，而且火气还是不减当年！

群雄再一次的响起了惊惧声，这两人的名头实在是太响，都是成名在五十年前的前辈高人，有的人一听这两人的名号，干脆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里，有了这两个老鬼，那血玉和藏宝图根本就和他们呢没一点关系了，除非他是不想要命了！

场中一下子就走了将近半数的人。就剩下了辽王府的众人和茅山一怪带来的那几个人，再加上杨老英雄和他的那些帮手另外还有柳琴公主一行，柳琴公主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今天早上他们起来以后看见众人向杨家堡而去，于是好奇心重的柳琴公主一定要跟来，现在看见杨玉怀、钱芙蓉和刘熙蓉三个女子被抓柳琴公主她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说是要救她们。另外还有就是几个不死心的，并不是他们不怕此二人，而是实在不甘心，都在想即使自己得不到，也能做壁上观看看最终谁是胜利者！万一他们都战死了自己还能捡和现成的便宜！

而那两个老鬼的对峙，正好给了杨老英雄一伙一个机会都聚在了一起。这样就能多维持一会，就是有什么意外，暂时也可以利于不败之地！混战现在变成了两个老头的较劲了！这时就见那茅山怪道怒气未平道：“你管我为什么跑出来啊，你还不是一样不在你的天山养你的小老婆也跑了出来吗？废话少说，你是交不交那几个小丫头？”

“前朝奇宝见者有份，谁有本事谁就得，你扯个大嗓门吓唬睡啊，这小丫头今天我是要定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天山老鬼道。那杨老

英雄一见两人居然拿自己的孙女等人来作文章，气就不打一处来，脑门一热就要上前拼命，被身边的丐帮长老白军一把拉了住。

“杨兄，你这是要做什么？在这两个老怪面前我们上去了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吗？现在既然那两老不死的较起了劲，我们何不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呀！”

那茅山怪道一见那矮子态度强硬，知道今天是说不通了，也只有用武力来证明谁是强者了。大叫一声飞身就扑向了矮冬瓜，这两人一接上手可有的看了，俗话说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你看人家这功夫，再看刚才那些人的打斗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一眨眼的工夫两人就已经过了好几招，场上已是飞杀扬尘，声势惊人！起初两人都知道今天碰到了高手，都小心奕奕的不敢接实，百十来招一过，两人也打起了真火，都运足了功力开始比拼开内力和耐力，渐渐的双方的身形也变慢了，其实也是数现在的比拼最是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给对方有机可乘。

这时就见那矮冬瓜瞧准对方一眨眼的那瞬间，乘机以追魂手急点怪道的将台、玄机、肩井三穴。怪道人一时大意，被逼急演偷天换日向后退出了一丈多远，才堪堪躲了过去。一时的疏忽差点将自己的一世英明留在了这！怪道怒目圆睁，猛运十层功力双手前推，掌夹两股狂飙席卷那矮冬瓜。

这猛的一出手，那矮冬瓜也是一楞，知道已经躲不开了，逼得也运出了十层的功力硬接了上去。“轰”然一声巨响，那掌风吹的观战之人四处躲避，而场中暂时被地上击起的尘土遮掩的一丝也看不清！(手机阅读sdχsψ。com）

刚才的惊世的一击，他们两人都被对方的内家真力震的体内翻滚不已，强自咽下了翻涌上来的一股血，彼此以敌视的目光互望了一眼，都闭目调息了起来！两人的手下弟子都纷涌了上来，各自站在了主子的身旁，已防有人乘机偷袭。

这时那些武林人氏一见这两个老怪物好象都受了伤，在藏宝图的诱惑下，以为有机可趁都纷涌上来攻向了杨老英雄他们，都运出了各自的绝迹，想趁着两个老怪物没醒之前速战速决。

丐帮长老白军等人就知道这些人不甘寂寞，都拭机而动，所以早就注意着他们了，这时看见他们向他们攻来就立刻带人迎了上去。而

秦英也和各路英雄展开了激烈的打斗，这些人虽说没有两个老怪的武功，可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他们人多势众，而且都是生力军，可杨老英雄他们已经激战了许久，都现出了疲乏之态，在那这些人的疯狂攻击下，都呈现出了吃力的神情。这也是这些人都各怀鬼胎，都怕让别人坐收了鱼翁之利，而未尽全力！

忽闻大喝一声，那围着杨老英雄的三人都自不同的方向倒了下去，都被杨老英雄的奋力一击而重伤倒地，他自己也在空门大开之时，而背心被一人硬生生的击了一掌，随着那猛烈的一掌喷出一口血箭颓然倒地！而看见场中的情势的白军和岭南一叟等人不但欲救无望，反而分散了心神，均被逼落了下风，形势极为的不利！

这时，猛烈的骄阳已经转弱，现在已是残阳无力的申未时分，堡中的居民虽是有心出来为杨老英雄出点力，可是看着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林人氏，都是有心无力，只能暗暗的为这家人祈福！

柳琴公主也看见了他的不利，有心人自己的护卫去救他们，但是这些护卫怎么会离开他们要保护的柳琴公主而去救不相干的人呢？柳琴公主她们三人心好，看见这些护卫这样都快要着急的哭出来了。

这时，猛地一声长啸，宛如鹤唳云霄，群山响应，回音刚落，就见两匹快马象电弛一样非奔了过来。跟着一声震破耳鼓的“住手”，场中就飞落了一对俊美的少年男女。男的丰神俊秀，青衣蓝带，背上斜背一炳宝剑。女的一身水绿稠劲装，长发披肩，眉似弯月，眼如秋水，配着一张樱桃小嘴，极尽妩媚。他们并立当场，简直就是金童玉女谛降人世！

场中众人都被这一啸、一喝的声势震慑，都停了下来，凝视着这一男一女，而这两人就是急赶来凑热闹的李云龙和蓝冰月了，一路的急奔，谁知还是赶的迟了一点，可也正是时候。刚才正好看见杨老英雄被打倒在地，也不知道那方是好，那方是坏，一见形势危机，开口震住了双方。环视了场中一周，目光停在调息的两老怪身上，轻轻的皱了一下眉，以他的经验以看出这两老怪可是不好惹的人物！

看了看这两人老怪物以后李云龙他看向柳琴公主等人，李云龙心想道：想不到他们也在这里，这下好了，只要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一定会给柳琴公主留下好印象，等时候李襄樊教好自己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第二百七十三章 杨玉怀（三）

再看见钱芙蓉和刘熙蓉两人李云龙又想道：想不到她们真在这里，这次一定不会让她们跑了。

想到这里李云龙沉声道："那位是杨老前辈，在下李云龙路过贵堡，前来拜候！"众人听了除了柳琴公主他们以外，其他的人也都变了脸色，李云龙这个人在江湖上有人说他是大魔头，又有人说他是正义的侠士，但是同时对于他敢和天魔宫这样的黑道大派作对又非常的敬佩，也对他血洗腊月山庄非常厌恶。

而钱芙蓉和刘熙蓉两人见到李云龙的到来想法更是复杂，钱芙蓉和刘熙蓉她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李云龙。当时她们走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再见李云龙，同时对于报仇的希望觉得非常渺茫，所以她们才会来这杨家堡。但是想不到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情，命运又让她们和李云龙再次相见，钱芙蓉和刘熙蓉她们不知道以后她们应该怎么办?

人的名，树的影，这李云龙现在的名声比起场中这两怪是只高不低，一见李云龙走了上来纷纷让开了道。李云龙一笑，一看地上的杨老英雄双目紧闭，看似伤势不轻，李云龙也没打算寒暄，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粒丹药放到老人的嘴里，疾拍杨老英雄的周身大穴。白军多人不知道李云龙要干什么，不过他们知道凭他们的实力想对于李云龙是不容易的，而且现在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看着，不过看样子他们也知道李云龙是在为老友在疗治伤势，这时一见李云龙扶起他的身子在他的背心穴运掌一拍，就见杨老英雄大嘴有张，"哇"的一声，就吐出一口鲜血，里面还夹杂着血块。

扬老英雄恩的一声睁开了双眼，看着眼前的英俊小伙，不禁一怔，众人一见杨老英雄以醒，都围了过来，白军一见老友的表情就知道他在疑惑着眼前的李云龙。虽然对于李云龙血洗腊月山庄的事情有些不满，但是现在李云龙做的事情让他们没有当说什么，看见扬老英雄疑惑的样子白军"呵呵"一笑道："老头你的命可真好啊！我来给你们介绍，他就是李云龙，也就是和天魔宫作对的哪个李云。"一听白军的介绍，老头刚开始是惊异，后来眼神中又转成了感激，张嘴就要道

谢，还是李云龙拦住了他道：“杨前辈我刚才刚刚为你打通穴道，还不易多说话，你还是闭目调息一下的好！这里的事有我，您就放心吧！”

扬老英雄纵横江湖几十年，那能看不住他的意思啊，知道这少年是个施恩不望报的人，眼神中感激夹着赞许的看了一眼李云龙，闭目调息了起来。李云龙站起身冷目横扫了一圈这些围攻的武林高手，本来他来是想凑热闹的，可一见这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夺宝！竟然还将人打成这样重的伤，其中还有自己的女人在里面，这事自己焉能不管，况且有着刘熙蓉的那层关系更是不能袖手！

双拳一抱，李云龙道：“在下李云龙，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是为了什么事情，但是今日之事不知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大家散去怎么样？”在场的诸人现在几乎是没有没听说过他的大名的，今日也是他们背！先是有两怪，好不容易趁两老怪受伤，正要得手，这又出来个风头正健的李云龙包揽了此事！凭人家的武功那还有他们愿不愿意的事啊！知道这是李云龙给群雄一个台阶下，那还有不识趣的都道：“既然李少侠插手此事，就给少侠一个面子，我们也不说什么了，这也就表态他们退出了这场争夺！”

李云龙一见群雄都表了态，也给足了自己面子，笑道：“谢谢大家这么看的起李云龙。”说着恭身施了一礼。白军一帮人看着李云龙不卑不亢的把事情婉转的就解决了，都对这个身怀绝技的少年露出了钦佩！蓝冰月一见自己的心上人，上来连一招一式都没动就震慑了这么多的武林高手，娇艳笑的更是灿烂。这时有人道：“李少侠是不是自己也想得到它啊！”“就是，就是，不过那两个老人可不容易对付。”众人也跟着说道。

本来李云龙的出现给扬老英雄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而且也确实是达到了效果，震住了场中的群雄！而这人的一提醒众人也想起了那两个讨厌的老家伙，刚才的一高兴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李云龙也知道这些人还有点不死心，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介入，打碎了夺宝的念头，可也想看看血玉和落霞山庄藏宝图最后会让谁得到。这说话之人可真是居心叵测，以这借口来鼓惑群雄！(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李云龙刚才也看出了那两老怪老头不是易于之辈，可自从出江湖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十几场打斗，对自己的武功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信

心。虽然这两个老头正在的实力比自己要强大，但是李云龙知道有时候功力也不代表一切，可话是这么说，但是对方手里现在正抓着杨玉怀、钱芙蓉、刘熙蓉，投鼠惧器。特别是其中刘熙蓉还是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

正当李云龙要上前去搭救杨家小姐等三女之时，谁知那两老头这时却一睁眼醒了，知道自己错过了好时机！应该一上来时就先救回那三女的，这时那两老怪一醒可就要多费一番手脚了！两老怪一睁眼就把目光都投向了李云龙，脸上同时都露出了惊诧之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近来江湖传言的李云龙竟然是这么一个年轻标志的小伙子！而且看他双目清澈，神光内敛，武功分明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之境！

李云龙这时也正盯着他们看，其实他们刚才调息的时候就知道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虽然都在调息中，可对着这么多的群雄，也不敢大意，都随时的留意着场中的动静。“小子你叫李云龙？”第一个先开口的茅山怪道，这时正拿他那双小眼睛打量着李云龙道：“你小子是不是也想来分一杯羹啊？”

“哈哈……，前辈想错了，在下只是路经此地，来凑凑热闹不想却遇到了长辈，所以这事在下是不能不管。”说着双拳一抱又道：“同时也希望前辈卖在下一个面子，他日晚辈会对你前辈有一份心意的。”

那怪道行事怪僻，一向独来独往，从来就没有个知交好友。今日不知道为什么看李云龙那不卑不亢，面对强敌极度的从容不拘心里竟然对李云龙生出了极大的好感！但是虽说茅山怪道对李云龙心生爱材之心，可毕竟那血玉和落霞山庄藏宝图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了，他没有放弃过，。况且他不知道的是李云龙和他主人有着同样重要的身份，虽然他对李云龙起了爱才之心，但是如果没有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来说以后也不一定会在战场上见的。

另外他也摸不清李云龙的真正实力，旁边又有那矮鬼在虎视眈眈，万一自己败在了这小子手上，这一世的英明也就赴诸流水了！还让那矮鬼得了便宜！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于是哈哈一阵清笑道：“小兄弟，”你这么看的起我老道人，我怎么能不卖你个面子呢！可自古宝物有德者居之，今日就是我不动手，也难保.....！说着眼光却飘向了矮冬瓜。

这老道也是精！这明摆着就是在挑唆矮冬瓜和李云龙一战，他知道以那矮子的脾气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先让他两打起来，自己也好看看这小伙子的真正武功，而决定对血玉和落霞山庄藏宝图的染指。

明白人怎么能看不出他的鬼心事，既没说出他的立场是什么，就说了个有德者居之！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矮冬瓜。微微一笑，李云龙也假意没听懂他的弦外之音，向茅山怪道施了一礼道："多谢前辈，高抬贵手之德！"一转身又冲向了矮冬瓜和耶律楚才、还有他们的手下，自从昨夜李云龙偷听了那耶律楚才的谈话，对于他们为达目的，竟然勾引人家的丫鬟的人实在是没有好感，所以语气也加重带出了教训的口吻！

"在下李云龙，今日适逢其会，而见诸位群起攻之，强夺他人宝物，在下以为极是不妥，你们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古人道：君子不夺人所爱。那血玉什么的也是只有一个，大家又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纵然有人夺得了血玉，也将引起彼此的抢夺！那时受伤的也就不止现在的几人了！何况又挟持了杨老英雄的孙女等人，实在是有违江湖道义！故在下想诸位进一忠言，就此罢手，也可避免了这场腥风血雨！"李云龙也很聪明，他只说血玉，没有说落霞山庄藏宝图，因为他知道血玉只是一件东西，而落霞山庄藏宝图中隐藏发巨大的秘密，现在有了野心的他一定要得到这落霞山庄的藏宝图，想知道他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那矮老头本来就是偏激之人，那能听得进李云龙的一番忠言！嘿嘿一声冷笑道："臭小子你是活腻了，你小子来这里破坏我们的好事，我没有说你，你倒教训起老子来了。我今天先暂不与你计较，你快让那杨老儿将那血玉和落霞山庄的藏宝图交出，要不就让他为他的宝贝孙女和这两个小娘们收尸吧！"这老家伙也是够狠，拿着杨家小姐和钱芙蓉、刘熙蓉要做要挟。

可是这话可真是激怒了李云龙！知道今天自己不发狠，这一关是过不去了。"哈哈。"一阵发自心底的怒笑李云龙道："前辈既然如此执迷不悟，那晚辈就只有包揽此事了！今日前辈要是胜得了我，李云龙就听凭你的处置，不过你最好是先放开了杨家小姐她们几个，也保持一下你武林长者的风范！"李云龙这话可也够毒的，骂人也不带个脏字！

第二百七十四章 杨玉怀（四）

“对，江湖老前辈既然这样危险别人，真不知道还有没有脸。”柳琴公主这时听了李云龙的话也站了出来对矮冬瓜道。这矮老头自出江湖那受过这鸟气，对着天下这么多的武林人氏，被李云龙和柳琴公主一阵数落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不过小在他针对的是李云龙，在见矮冬瓜他嗷嗷一阵乱叫：“小子，行！有你的，今天我就先放了这几个丫头，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竟然这么目中无人。”转头对那耶律楚才道：“楚才就将那几个小妞先放了。”

那耶律楚才一听要放了这到嘴的天鹅肉！“师傅…这…这…”“叫你放，你就放，哪来那么多废话！”原来这个矮冬瓜是耶律楚才的师傅，所以耶律楚才以世子之身对他这么害怕。现在这小子一见他师傅是真的生气了，那敢不放！极不情愿的叫手下放开了杨玉怀、钱芙蓉、刘熙蓉三人。

脱困的杨小姐三人心内一阵欢喜，只见杨玉怀象乳燕一样的就朝她爷爷这边跑来，这劫后余生，主孙两是热泪长莹！都拿着感激的目光看着李云龙，同时也为李云龙的大包大揽暗自着急，不要说他两了，就是白军等人也正着急呢，毕竟李云龙现在面对的是成名五十年前的人物！要是他们群起攻之，也许倒不至于落败，可现在李云龙已经把话说死了！武林中讲究的就是一诺千金，这要如何帮忙啊！

而刘熙蓉和钱芙蓉俩人来到扬老英雄旁边，眼睛却看着李云龙，在她们的眼睛里充满着担心，由于她们离开李云龙的时间比较早，所以不知道李云龙的武功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倒是那蓝冰月显的很从容，虽然对于这个矮冬瓜她也早就听闻，但是她知道现在李云龙的武功已经不能按照江湖的标准来看了，所以对于李云龙她非常有信心。同时还在安慰着众人。轻声对白军等人道：“前辈请放心！夫君必有制胜的把握，才敢口出狂言，我们只要防止两边的贼人偷袭就行了。”看着蓝冰月自信的神态，众人也只有提足了体内的真气以防不策。而刘熙蓉听见蓝冰月叫李云龙夫君脸色一变，她想不到这个流月宫的大弟子现在真的和李云龙好上了。这也是因为刘熙蓉不知道李云龙和蓝冰

月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毕竟在李云龙和蓝冰月公布关系的时候刘熙蓉她们已经后被抓了。

看着矮鬼那表情，旁边的老怪笑的肠子直抽抽，暗地里为李云龙也竖起了大拇指，对李云龙更是赞赏有加。毕竟天下敢对他们几个老怪物这样说话的人几乎是没有了！他还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矮子激的将那几个姑娘毫无条件的给放了，这份智慧！

而就在他们谈话之间，场中的矮冬瓜和李云龙已经斗的龙腾虎跃，莺飞蝶舞。刚开始似乎是李云龙走入劣势，被矮冬瓜凌厉的掌风罩在内无法还手。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恰恰相反，是那矮冬瓜被李云龙那绝妙的身法带着跑，李云龙的神形飘到那，矮冬瓜的掌力就走到那，总是慢了半个拍子！虽然竭力将自己的生平绝技天杀十二式用到了极限也是无法碰到李云龙的衣角，就更不要说是李云龙本人了！

旁边的柳琴公主看的眉飞色舞，恨不得在场中的李云龙是她自己，如果不是她的旁边的俩女把她拉住说不定她已经到场中了。

场中只见李云龙衣杉飘飘，神态自如，如游龙戏水般展示着螺旋九影身法绝妙。偶尔也将李云龙他自己创造的一些掌法夹杂其中，东一掌西一拳的，逼的那矮冬瓜怪叫频频。可就是拿李云龙没办法！周围的群雄也被李云龙这绝世身法所吸引，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全都屏神静气，观看着这场龙争虎斗。

看着和自己齐名的矮冬瓜在这少年的手里连一丝还手的余地都没有，那怪老道脸上渐渐的现出了沉重的神情，和群雄一样也惊异着李云龙的功力和身手，可怎么也看不出李云龙所用的步法是出自那门那派，那位高人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老道也由惊讶的表情转变成了赞叹与钦佩，暗自庆辛自己的决策，辛亏没与他为敌，假如要是自己上去，估计现在和矮冬瓜也是一个样，那人可就丢大了！

只是这个老道不知道的是李云龙已经想好了如果自己把那个矮冬瓜打败以后他还上场话，那么就由蓝冰月来收拾他。因为他刚才只是注意到了李云龙，没有注意到蓝冰月，所以他不知道蓝冰月的厉害，另外由于柳琴公主在这里，那么李云龙知道自己派出去跟着柳琴公主的飞凤卫也在附近，所以他才有恃无恐。

但是这其中最受益的就是蓝冰月了，昨晚虽然李云龙以将这缥缈步法的诀窍都传授了她，可那也只是一知半解。今日见李云龙将这步

法展示的淋漓尽致，那还能不专心的观看啊！也证实了这套步法的神奇，就连这江湖中神一样的矮冬瓜都一愁莫展，只有挨打的份！蓝冰月觉得跟着李云龙的时间越长，发现李云龙身上的秘密也越多。

不觉百招以过，矮冬瓜也沉不住气了，自己这一轮疯狂的猛攻居然连对方的一根发丝都没碰到，你说能不憋气吗？在羞怒之下，将他随身兵器解了下来，那是一个三尺余高的铜人，就向一个童子似的，可就是那铜人只有一条腿，也就是为了方便捉拿。这可是矮冬瓜的独门兵器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这铜人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它的手眼，脚指都能发出不同的暗器，三丈之内任你是大罗神仙也逃不出去，极是歹毒！而他也是将近三十年而未动这兵器了，今日却为李云龙而破例！

而这兵器一出果然非同凡响，招势怪异，威力惊人，那铜人一劈，一扫之间还发出“呜、呜”的怪响，扰人心神，那铜人带出的猛烈罡风，逼的李云龙也不能在近身相博，在矮冬瓜的狂攻下也是险象环生。

由于一时的疏忽失去了先机，知道自己徒手已经无法取胜，伸手也将自己的龙泉宝剑抽了出来。众人眼前就觉得光华一闪，就见李云龙站立在场中，手捧着一支上古神兵，宛如天神一样。

双方都将自己的成名兵器撤出，又打在了一起，这时场中黄白飞舞，宛如天际的两条神龙缠绕在一起，渐渐的那黄光失去了光彩，暗淡了下来。一看这情形都知道是李云龙占了上风。白军、钱芙蓉、刘熙蓉等人，不禁放松了脸上绷弛的肌肉，露出了欣慰之色。那些观战的群雄更是惊异，想不到连矮冬瓜也不是刘熙蓉的敌手，看来这盛名之下真是无弱者啊！这刘熙蓉也真不是盖的！

而这时杨玉怀已经恢复了过来，由于小孩子心性，一见李云龙占了上风，就觉得非常得意，忍不住对那场中娇呼道：“李大哥，这老鬼可气，你打他耳光！不要给他留面子！”刚才由于刚才她被抓，心情非常不好，现在一见这个矮冬瓜被李云龙打的这么难堪，所以就鼓动李云龙给矮冬瓜难堪！

同时刘熙蓉眼里露出了兴奋之色，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的李云龙既然这么厉害，在她兴奋的同时也忘记了她刚才那复杂的心情。另外钱芙蓉也露出了不可至信的神色，在她的眼里李云龙只是一个好色

的小子，没有多大本事，所以她才让刘熙蓉离开他，但是今天李云龙的表现让她大吃一惊。

而杨玉怀这美人的娇呼，笑闹，引的群胸都哄堂大笑了起来。却也羞煞了这武林前辈矮冬瓜，以他的功力和叱诧江湖数十载的盛名，被戏弄于李云龙和一个小姑娘的手里，还惹的群胸讪笑如此！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同时在盛怒之下，老家伙恨不得咬她两口才解恨！可是毕竟眼前小伙子的武功太高，自己也莫可奈何！这时也起了玉石俱焚的恶念！运足了全身的功力灌注在那个兵器上，奋力朝李云龙的头部就打了过来，同时，也将那早已经不用的暗器机括打了开。那狂劲的罡风夹杂着满天的黄针都一起袭向了李云龙！群雄的惊呼声！几乎掩盖了整个杨家堡！那白军等人也欲势救人，都飞身纵上前来。可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再说凭他们的武功上来也是白搭，根本就档不住那漫天的暗器！杨玉怀的尖叫声！也为刚才激怒矮地仙的话语而后悔！

一见耀眼漫天的金针和猛列的罡风，李云龙心里也是一阵慌乱。可他毕竟是李云龙啊！一声呼啸发自口中，掩盖了场中所有人的惊叫！李云龙他决定挺而走陷，运起了螺旋九影的精妙，贴着地面就飞身挤到了矮冬瓜的身后，没了目标那些牛毛金针也失去了作用，纷纷掉了下来。

这一脱险，李云龙也是恨透了这老头，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成名五十多年的老前辈竟然卑鄙到对自己发射那么歹毒的暗器！而失去了李云龙的踪影的矮冬瓜就知道要糟！只见矮冬瓜挥起铜人猛的一回身又打向了矮冬瓜，左掌天杀十二式的精妙杀招也奔向李云龙！

李云龙也不是傻子，知道他就有这一招，龙泉宝剑招演飞龙在天扫向铜人，早就续劲以待的圣天真气也迎向了矮冬瓜劈出的掌劲！一声震耳余聋的“喀嚓”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就见横里一道黄光飞了出去，还没等群雄反映过来，两道人影就分了开。不过是有区别的，李云龙是跳落了下来。

第二百七十五章 杨玉怀（五）

而那矮冬瓜可就不一样了，是只飞了出去两丈多远才落了下来，满口的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发咎也掉了下来，本来就长的不怎么样，现在看来简直就和那吊死鬼没什么两样！

同时在场中的群雄怎么也想不到这矮冬瓜会败的怎么惨！就见他手里拿着那炳被龙泉宝剑削去一支臂膀的铜人，内腑也是受了极重的内伤，这是矮冬瓜他五十年来的第一次残败，让这老头身心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睁着一双灰白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李云龙看，那样子似要把眼前的李云龙生吞活剥！同时更是震惊李云龙的身法，能在密不透风的金针下穿越自如！

《螺旋九影》为武林上乘轻功，集身法、步法、罡气于一体。可平地拔起数丈，亦可平空飞行万里，身体周围有一层自然罡气，可攻击外敌。练之上乘可幻化出九个身影，于佛门无上神功“莲台九现”有相同的功效。虽然现在李云龙没有练到最高层次，但是他发挥出来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李云龙避过那雷霆一击，同时也将矮冬瓜震落两丈多远，擦拭了一下刚才惊了一脸的冷汗。他也没有想到矮冬瓜既然会这样狠毒。这时，蓝冰月和众人也走上前来，一看他确实没有受伤都松了一口气。蓝冰月早在心里不知道把个矮冬瓜骂了多少遍，这个老头既然这样的阴险！“夫君，你没事吧？”同时蓝冰月向李云龙问道。

而现在跟着蓝冰月旁边的刘熙蓉想说什么，但是怎么也说不出口，刘熙蓉她知道她的出走一定会让李云龙非常伤心，现在看见李云龙以后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而钱芙蓉和刘熙蓉的心情不一样，她和李云龙的关系没有刘熙蓉和李云龙的关系那样的密切，不过刚才因为李云龙救了她们非常感激，同时也在怀疑李云龙现在出现在这里是不是为了血玉和落霞山庄的藏宝图。

看着关心自己的众人李云龙微微一笑道：“害大家担心了，我没事！”说着更是给了蓝冰月一个甜甜的微笑，他知道刚才的惊险，蓝冰月也不知道为自己担了多少心！所以特意的来回报她一个暖味的微笑。

但是李云龙的这个微笑让刘熙蓉心里一酸，本来这个微笑应该给她的，现在……，刘熙蓉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李云龙的这个微笑在钱芙蓉眼里却是色狼的表现，心里刚刚对李云龙有些好感马上就没了。

这时，柳琴公主一行来也走了过来，柳琴公主对李云龙道："你好厉害，想不到你的武功这么好，你是怎么练的？"对于柳琴公主过来主动说话让李云龙非常欢喜，因为这样以后柳琴公主她不会怀疑自己是故意来找她的，于是微笑的对柳琴公主道："没什么，只要用心一点就可以，以后你也会达到我这样的水平的。"

"真的吗？"柳琴公主有些兴奋道，也许别人这样说柳琴公主她有些不相信，但是刚才柳琴公主她亲自见过李云龙的武功，所以现在对于李云龙说的她非常的相信。"当然是真的，我也是练出来的，总不会我和别人不一样，一出生就有武功的吧！相信这种人小姐应该还没有看见过吧！"

柳琴公主听了李云龙的话想了想心道：是啊！他也是从无到有练出来的，自己以后也可能达到他这样的水平。想到这里柳琴公主非常的兴奋，对李云龙道："谢谢你。""呵呵，没事。"

李云龙知道此事还不算完，还有茅山怪道和群雄在虎势眈眈，自己不能有丝毫的代卸。走出了围着自己的白军等人，气定神闲的站在扶着矮冬瓜的辽王府众人面前，微笑道："李云龙今日得罪前辈，实在是不得以。我希望今日之事就此罢手，如有不服，江湖道上李云龙我随时候教，同时我也希望诸位明白，已所不欲，勿失于人的道理，至于今后为善为恶都在你们方寸之间，以后相逢是敌是友也全凭你们自己思量了！"说完一挥手道："你们请吧！"

这时耶律楚才走出来阴深深的道："小子，你既然敢这样对我们，知道我是谁吗？"李云龙自然不知道耶律楚才是谁，于是故意问道："哦，那你是谁啊？""哼，少爷我是辽王府的世子耶律楚才。"

"啊！"群雄惊呼，辽王，紫金帝国四大异姓王之一，手上有着二十万大军。众人听见他的话都议论纷纷。"吵什么吵，你们这些贱民，想造反吗？"辽王世子耶律楚才趾高气扬的站在那里，猛一看还有真有点傲视群伦的感觉，得意洋洋的俯视着众人，满脸鄙视的道："怎么？不服啊？你们这些贱民都听好了，这血玉和落霞山庄的藏宝图本世子

是要定了，哼！想跟本世子争，你们就死了哪条心吧。”(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什么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什么叫做天怒人怨，这个应该就是。现在不要说别人了，就连边上的矮冬瓜也都有了种想要一脚踢死他的冲动。

“喂，这傻小子是谁呀？”“就是呀，他以为他是谁？当今紫金帝国皇上？还是武林至尊？”那些江湖中人被耶律楚才的话说的气的不行了。这些家伙可不怕什么官府皇帝，他们向来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

李云龙心中好笑，但是在表面上还是严肃的向耶律楚才问道：“不知道世子大人要血玉和落霞山庄的藏宝图干什么？”“哼，过不了多久是我父王的生日，我打算用他来作我父王的生日礼物。”耶律楚才冷哼一声道。

“世子大人，您的一片孝心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可是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得照着规矩来不是？你要的但是可是有主人的，现在你这样强来怎么可以呢？”李云龙没有把耶律楚才的冷哼放在眼里。

“哼，规矩？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在本世子面前讲规矩？”耶律楚才现在好像忘记了刚才李云龙打败矮冬瓜的事情，现在听见李云龙的话冷哼一声道。按说如果这位辽王世子耶律楚才要是还知道一点好歹的话，就这个坡下台，面子上也应该算是可以的了。不过可惜的是，这位世子大人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好歹。

李云龙闻言大怒，哈哈笑道：“没错，和阁这种东西下比起来他自然不是东西，只是本公子看了半天还没弄明白，阁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作为堂堂的显王世子，耶律楚才几曾受过如此戏弄，看着李云龙的两眼睛好像是要被点着了一样，恶狠狠的盯着李云龙，如果现在可以变成一只狼的话，李云龙绝对不会怀疑他会像恶狼一样扑下来，生撕了自己的。

可惜的是耶律楚才不是只狼，更没有狼的本事，所以他只能先把火发给他带来的那些侍卫：“都还愣着干吗，你们都是死人啊，来人，来人，还不给我把这个出言不逊的小杂种拖出去打死！”那些侍卫听了

耶律楚才的话心中的骂耶律楚才，刚才矮冬瓜被打败的样子他们可看的十分清楚，现在怎么敢上去呢?

“慢着，哈哈，世子大人好大的威风啊。”李云龙笑眯眯的看着耶律楚才，不无恶意的挑衅道：“就是当今陛下要杀个人，也都是要责成有司按王法办理，可是到了世子大人这里，竟然只是一句话就结了，啧啧！”

耶律楚才明显的是已经给气糊涂了，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李云龙的圈套，歇斯底里的狂笑道：“王法？哈哈！在这里本世子的话就是王法，本世子要你死，你就得死，别说是王法了，就是阎王爷来了也管不了。”

“啧啧、啧啧！世子大人真是厉害啊！”见鱼儿已经上钩了，李云龙也就一点都不急了，慢腾腾的看了看周围的人以后，突然朝柳琴公主问道：“这位小姐，我有件事情不明白，想请教下您，这里还是不是我紫金帝国的天下？”

“这个，当然是，唉！”柳琴公主瞥了眼世子，无可奈何的点头道。像柳琴公主这样聪明的人当然不是辽王世子耶律楚才那种白痴可比的，从李云龙开始激怒耶律楚才那傻瓜开始，他就已经预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了，心里急的要死，可是她又偏偏无法阻止，真是憋气啊！同时对于李云龙问他的问题让他对李云龙的身份有些怀疑，不过柳琴公主的经验不足所以当她看到李云龙把同样的问题问过第二个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怀疑给打消了。不过在柳琴公主旁边的文依芬可没有柳琴公主想的那样简单，她在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深深的看了李云龙一眼，但是没有说什么。

“是就好。”李云龙才不管那柳琴公主怎么憋气呢，问了第二个人得到同样的答案后，又笑嘻嘻的冲辽王世子耶律楚才道：“世子大人听到了没有，这里也是我紫金帝国的地方，可是据我所知，在我们紫金帝国就只当今圣上的话才可以被称做是王法，什么时候，您辽王世子耶律楚才的话也具有这等威力了？难不成，我们紫金帝国还有两个皇帝不成？或者说你的父亲辽王现在也是紫金帝国皇帝了，所以你这个太子说的话就是王法了？但是也不对，或者说你的父亲做了皇帝，你这个儿子要杀了他你自己做皇帝？”

李云龙话一说完，辽王世子耶律楚才脸刷的一下就白了，而且是惨白的那种白。跟着就是一身的冷汗，外加后脊梁一阵阵的发麻。这可是某逆的大罪啊，这要是给传到当今皇上的耳朵里，别说是他了，连他爹也都得跟着一起玩完。

第二百七十六章 耶律楚才

紫金帝国虽然有着四大异姓王，但是到现在为止千年以来没有那个异姓王反过，在这里有着很大的原因在。四大异姓王虽然每个都有着二十万军队，但是他们四个都不是一条心的，所以如果其中一个要反，其他的三个巴不得他这样，因为当年紫金帝国创始人曾经和他们立下盟约，谁反，他的封地等就被其他人瓜分。同时紫金帝国本身有着百万精锐在，让他们有所顾虑。而紫金帝国皇家的秘密力量非常的恐怖，每个官员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所以他们不敢有任何异心。现在虽然三大王想联合起来造反，但是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几乎准备了上百年时间，到现在他们在行动上还是不敢有什么动作。

“你？你胡说！”耶律楚才叫嚣道，就像条气急败坏了的疯狗，之前飞扬跋扈的样子却是早已经消失无踪。耶律楚才虽然现在多多少少知道他家的一点事情，但是他不是辽王的唯一儿子，其他的几个兄弟在旁边虎视眈眈，现在如果把李云龙说的这件事情传到他父亲耳朵里，耶律楚才简直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胡说？哈哈，真是笑话。”李云龙哈哈大笑道：“这里这么多人在，我们俩究竟是谁在胡说，我想不难查证吧？”“你、你……”耶律楚才已经给吓傻脸色煞白，心虚的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了。

干咳了两声，柳琴公主硬着头皮出来说道：“咳、咳！我说这位公子爷就不要再计较吧，小孩子家的几句玩笑话，搏大家哈哈一笑，笑过也就算了，做不得真的。再说了，当今圣上可是有为的明君，什么话是真，什么话是假，他老人家还能分辨的出。如果有谁非要挑拨皇家骨肉亲离，那么，哼哼！当今圣上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柳琴公主不想出来说话，但是没有办法，虽然对于耶律楚才的行为柳琴公主她非常气愤，但是对于三大异姓王的事情她还是知道一点，但是这是朝廷的事情，柳琴公主她不想蛾江湖中人知道，这样紫金帝国皇见脸面何存。

李云龙听着柳琴公主外强中干的威胁，气的直乐，心道老子要是想你们的命还用得着废这功夫？不过他还挺佩服这个柳琴公主的反应能力的，竟然能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就编出了这么大一堆说辞，而

且这些说辞听起来还真就不全是胡说，单这份本事就绝对不能小视。看来皇家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家一点也没错。

而李云龙这边琢磨着是不是该放这蠢蛋世子一码时，那边的世子耶律楚才在听了柳琴公主这翻话后，虽然不知道柳琴公主的真正身份，但是却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突然又神气了起来。

“没错、没错，这小贼竟然妄图挑拨我皇亲关系，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来啊，还不给本世子拿下！”“是！”王府侍卫这次可不敢再耽误了，虽然对于李云龙他们知道自己上去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也知道要是再被眼前这小子抓住什么把柄，那世子一怒自己这帮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啊。反正都是死，道不如上前一斗。

这帮家伙说好听点是侍卫，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群无赖地痞。出门都是横着走，没事还要找点事出来的主儿，现在主子都发话了那还会客气，嗷的一声，为了讨主子欢心，各人在纵跃时都使出了全身本事，一时间什么飞鸟入林，什么平沙落燕，动作之花哨，直犹如杂耍一般，立刻就引来了一片叫好之声。不过可惜的是，这帮恶人这次遇上的是李云龙，一个打败他们高手的李云龙。

在叫好声中，那些侍卫大人们还没等到两脚着地，就又再次飞翔了起来。其美妙的身姿甚至比他们刚刚下来时还要花哨一百倍。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则是朝上飘。“砰、砰、咣……”前后转换的实在是太快了，大家甚至都没来得及收口，六个侍卫就在众人的一片叫好声中，死狗一样被扔回去。

“好！漂亮！”短暂的一个停顿过后，人群中立刻就又爆发出了一阵比之前响亮的多的叫好声。虽然比起刚才李云龙和矮冬瓜的知道差了好多，但是众人也是一阵叫好。李云龙得意洋洋的朝四周行了个罗圈礼，笑眯眯的道：“原以为王府侍卫都应该都有两子呢，所以出手重了点。可谁知道，唉！抱歉了世子大人，下次一定注意。如果有几个像矮冬瓜这样的人的话就好了。”

“哈哈，哈哈……”李云龙的调侃，以及众人的轰笑，让辽王世子耶律楚才的一张小白脸直接变成了鲜艳的酱紫色，两只眼睛恶狠狠死盯着李云龙，显然是已经失去理智了，疯了似的大叫道：“反了、反了，来人，来……”(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来人？来什么人，不要忘记了连你的师傅都败在我手里，你还有什么人可来？”李云龙冷笑道。李云龙的一翻话把那些人说的面红耳赤，连矮冬瓜都败在了他的手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都默不作声。“哼！”矮冬瓜这时一声冷哼道：“老夫今日败在你的手中，是老夫学艺不精，不过小子你也别得意，此事也不算完，今后江湖战场上见，我们永远是你一个最大的朋友！”说着狠狠的瞪了李云龙一眼对那耶律楚才道：“楚才，我们走！”

这时被矮冬瓜的话一说耶律楚才有些清醒过来了，一看今日连师傅也败了！自己的宝贝和美女的梦都成了泡影！临走还不忘杨玉怀等人，狠狠的瞟了美人一眼，率众离开了杨家堡。

对于矮冬瓜临走留下的狠话，李云龙也是报已微微一笑，说实在的他根本就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也不是李云龙自大，是对这些小人，李云龙从来就是这态度，就是他的武功再高，李云龙也不把他列入自己的对手之列，反之一句话，看不起！虽然耶律楚才他们后面是辽王府，但是同样李云龙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围场的群雄一看连这老头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他们还算个屁啊！跟着一阵骚动，什么崂山双杰和什么太湖三义也相继离开，不一会走的就剩下了茅山怪道和他的手下几个。而杨家堡的人一见群雄都已退去，都忍不住跳了起来，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李云龙而欢呼了起来。

当他们发现还有一个厉害的茅山怪道没走时都停止了欢呼。而李云龙这时也是露出了诧异的神色看着老道，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见那老道脸露微笑的看着自己，又不象是和自己为难。慌忙走了上来道：“老前辈可是晚辈有什么见教吗？”

“呵呵，小友言重了，难得小友有如此身手而不骄横，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老夫不走别无它意，一是为和小友交个朋友，如果他日露经茅山时，一定要上去盘旋几日，老夫也好尽一下地主之宜。”

李云龙本来就对这老道没有反感，一听老道夸奖自己，还有心要和自己结交，那能不乐意。于是道：“前辈的威望晚辈实难相比，那配的上前辈金言夸奖，既然前辈这么看的起李云龙，他日闲暇时晚辈一定去茅山拜候。”

白军和众人一见这老道也没恶意，只是被李云龙的英雄气概所择服，成心结交，都走了上前。这时那杨老英雄推开人群走了上前，哈哈一笑道："大家同是武林中人，不是敌就为友，前辈也难得在武林一现，今日也是我们的服气能得见您老！我看有什么事还是先到庄子里再说吧，这个场合也不适应聊天。"

本来茅山怪道还有下文要说的被他们一打乱也不好意思再说了。再说了他心里的事也不适应在这里和人家说，既然受到了主人的邀请，也只有到了庄子里再伺机提及吧！于是呵呵一笑，道："那老夫就打扰了。"

这时杨老英雄也吩咐家丁将战场打扫干净。自己则陪着李云龙和茅山怪道以及自己的这些老友并柳琴公主等人走进了大厅，相互寒暄了几句。同时为了感谢前来助阵的老友，以及李云龙等人，那杨老英雄也吩咐厨下备置了精美的酒菜。

席间，大家对李云龙的武功推崇备至，李云龙除了自谦以外，还能说什么。而那老道也是一个劲的夸赞，说他是六十年以来除了他师傅他最佩服的一个，不止是他的武功，最难得的是李云龙的胸襟和正义感。

而他的这一番赞美李云龙是如坐针毡，忽然想起来老道刚才的未完之言。为了岔来话题，李云龙多老道道："前辈你刚才在外面的言语只说了其一，好象还有未完之言？"

这时老道一叹！看向了杨老英雄道："其实我说的其二是想和杨老英雄打个商量？"那杨堡主一听这话慌忙就站了起来道："前辈你有/什么话直管说，还有什么商量的啊？"老道也没答话，从怀里掏出了皱吧吧的一本黄皮书道："这是我的毕生绝学。"拿出来以后他反向众人问道："不知在武林中人的眼里，我的这本真经是不是还有一些分量？"

但是他这举动把一桌子的人都搞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白军接口道："老前辈的秘籍在武林中确实算的上是旷世绝学，可是，这……"白军说着一摸脑袋楞楞的一笑又道："可是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这也是在坐所有人想知道的事，眼神同时都看向了茅山怪道，想让他解答众人心里的疑团！

第二百七十七章 神丹（一）

那老道苦笑道：“要我说出我的意图，大家还得耐着性子听老道将一个故事啊！”本来酒席间也没个话题，气氛很是沉闷，现在听老道要讲故事，大家也都含笑辑首表示乐意。全当是下酒菜了！老道一见大家都含着笑意等着自己说出那故事，尤其是杨玉怀和柳琴公主本来就是好事之人，那能耐住这沉闷啊。“老前辈你快讲啊，”老道双目远望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清了清喉咙道出了一段往事！

“事情是在七八十年以前发生的，当时老道我还是一个半大后生，出身贫寒，也不甘人下的他，为了出人投地，毅然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而走入了学艺途中。后来几经周折才拜进了当时名声正胜的茅山派，艺成下山后在江湖上也博的了响亮的名头，可是因为当时的魔头李时风的出现，搅乱了平静的江湖，被逼之下又重回茅山派，执掌了茅山派做了掌门。几年以后由于因年纪渐大，让出了掌门之职，由他的大徒弟接掌，自己闲云野鹤之身，也渐渐的想起了故乡，决定回家乡探望。”

“但是由于他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家乡早已经面目全非，都以是生面孔，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老者才问出了自己本家还有一个侄子健在人世！当时也就八九岁，长的清秀可人，骨骼奇异，老道一见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想将自己的平生绝艺传授于他，于是和自己的侄子提出此事，一听叔叔要带走孩子。虽然有些不舍，可是一想这孩子在他们的手里，还不是和自己一样是个庄稼汉，将来也是没出息，跟着叔叔将来还不一定能出人头地，做一番事业，光宗耀主，也就忍痛答应了此事。而老道将那孩子带回茅山一心想让其成才，将自己的毕生绝艺尽数教给了他，这小子也是聪明，没几年的工夫就将老道的绝艺学去了十之八九。就在前年老道应去会一为老友将那孩子自己留在谷中。毕竟是个半大孩子，爱玩是天性，私自进了茅山禁地，矛山谷，一进谷这小子就被眼前的美景所迷，无意中闯进了一个洞穴，差点要了他的小命！那洞其实叫麒麟洞，传说里面一直就贽伏着一只麒麟而应此得名，里面还不时的冒出麒麟喷出的火焰。于是还没等他进入洞的深处，就被一股不知道从那冒出来的火焰所伤，昏迷倒地！”

“当老道探友回来，到处找不到他，心急如焚，最后才想到了矛山谷，冒着生命危险才将他救了回来，可这小子自从被救了回来，双颊滚烫，一直就昏迷不醒，查其身体也没有外伤，细细把脉就觉得他的体内有一道火热之气穿行内腑之间，对着昏迷不醒的侄孙子及爱徒老道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同时也是赶的巧正好他的老友前去拜访老道，此人也是极善医道，终于找出了他的病因。说是他是受了地下的三味真火所灼伤，而这三味真火极是歹毒，受伤之人身体毫发无损，就是缠集在内腑之间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老道我一听他所说，顿时傻了眼了！心想这小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自己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啊！再说他真是疼爱这小子，忍不住老泪纵横。”说到这那老道一声轻叹两眼又禁不住蓄满了泪水！

看着老道那伤心的样子在坐的都觉不忍，可为了听后事，也没人打断。而像柳琴公主这样的皇族中人几时听过这样的事情，听着听着的入迷了。如果不是看见老道悲伤的表情说不定她会让老道像讲故事一样快点说了。

“老道的老友一见老道那悲痛的样子，忍痛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天山雪莲给这小子服了下去。可那也是暂时的缓解了那小子的火毒攻心，老道的老友临走时交代老道，让他务必在三年之内找到三物才可以救治他。”老道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这不是吊人胃口吗？众人看见老道说到这里不说了心里想道。

其实他们不知道老道其实是有难言之隐而不便说！就听那嘴快的柳琴公主问道：“到底是什么能救了你那徒弟啊？”老道想也没想就奔出了两字“血玉”，接着又道：“也就在这时江湖上传言血玉出现在了杨家堡，所以老道才不远千里的来这里碰碰运气的，不想却赶上了群雄夺宝，也就出现了刚才的一场闹剧！同时由于来到这里才发现夺宝的困难，所以才夹持了杨家小姐。”说到这里老脸一红。

“适才被李少侠的一番义正言辞老夫是无所盾形，难堪之极！可为了小徒老夫今日也豁出去了，舍出这张老脸和杨老英雄打个商量，那就是用我的毕生绝学来换血玉的半年使用时间，不知杨老英雄答应否？”这老头要不就不说，这一说众人连个插嘴的余地也没有。

现在众人终于知道这老头是什么意思了。其实人家开出的条件也是相当的优厚，拿那绝世秘籍也就换”血玉“半年使用时间这买卖也是

合的来的！于是大家的目光不禁都看向了杨老英雄，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答?

谁知那杨老英雄露出了一脸的为难神情看了一眼孙女，他实在是没想到这茅山老道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满桌子的人一看杨老英雄那表情就知道他不愿意去交换，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都默不做声了！

茅山老道一见杨堡主那表情，脸上也现出了不高兴，自己开出的条件也是够优厚的了，谁知这老小子还是不买自己的面子，要不是碍于李云龙和在坐之人，以老家伙的脾气早就掀桌子走人了！脸上不自然的一笑道："既然杨堡主这么为难那老道也不强人所难了！"

"前辈，你先不要动怒，其实也不是老夫小气，要是放在平时，不要说拿你的秘籍交换了，就是没有这秘籍就凭您老人家的金口一开，我也会毫不忧郁的借给你！可是现在……"这时那白军也不管了老友这"吱吱呜呜"的样子，毕竟那茅山老道也是给足了场中人的面子，老友这样与情与理也说不过去啊！催促道："你道是说啊？"还有什么不可说的吗？"被白军也一催这老头也急了，怕大家误会自己不近情理！

扬老英雄叹了一声道："其实是这样的，自从十几年前那场大火，现在也就剩我们主孙两个了，可那此湘玉能逃的不死也是拜那血玉之福，可毕竟那场火势太大，湘玉虽说逃的了一死，可血玉也是至阳之物，将她的身体大面积的灼伤，这几年也是全凭那血玉慢慢的吸收那火毒，而恢复那原来的肌肤。眼看再有个一两年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也是老夫多嘴和老友酒后失言，将这血玉的消息走漏了出去！这也是我为什么拼死不让外人所夺那血玉的原因！"

岭南一叟听到这里脸上也露出了沉痛之色，毕竟老友这一难也是出于自己的无心之失。满脸歉意的站了起来对杨堡主深深一辑道："杨兄今日之事我……"杨堡主也知道他的下话是什么，一摇双手道："这事和老友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也不要太过于自责，你为老夫千里条条的奔走，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你再要这样说，可要羞煞老友了！"

这时，那老道的神色也缓和了过来，知道人家是真的有原因，不是成心为难自己。刚才让自己逼的楞是把自己孙女的暗疾说了出来，这毕竟是关系到人家一个小姑娘的清白啊！也站了起来对杨老头一辑道："都是老道不好，让你为难了。这也是怨那小子命不好！"

这时，李云龙看着这伤感的几个老头，心里也不是滋味，这血玉就只有一块，救了她就救不了他！忽然他想到刚才老道的未完之话张口道："前辈你不是说还有两物救了你那徒弟吗？不知是何物.....？"

一听李云龙这话，老道一摇头道："说了也是白说，此药在江湖上几乎已经有几百年而不现！"这时那嘴快的柳琴公主又接口道："那您老也说说啊，我们也好为您留意一下啊，不一定还有奇迹出现呢！"

这时在坐的也都符合道："是啊！"老道也知道她是热心人，不好拨了大家的好心报以微微一笑道："其实一物那就是火龟内丹，因为它也是至阳之物，服下也是以毒攻毒，就是治好了残余火/毒也将留在体内，致使终生残疾，下不得床来！其二，也是和火龙内丹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拿火龙内丹再配以三百六十五种稀世其药练制而成的神丹，这药不尽能痊愈了我徒的顽疾，而且还可以把体内的三味真火收为己用，将来也可以另创一门绝学了。"说到这里禁不住眉飞色舞，就想是已经得到了神丹似的！可一说完就软了，往椅子上一坐，也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也是痴心妄想！"

大家一听老道提出的两物都傻了眼了，不要说是那神丹了，就说那火龙内丹也是不可能啊！那火龙一般出末在极热地，可那火龙没有五百年是结不了内丹的！所以也都跟着老道没有办法了，坐在那不说话了。

只有李云龙微微一笑对老道道："前辈放心了，你那宝贝徒弟有救了！"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了装着那神丹的瓷瓶，打开瓶塞。茅山老道和众人听说他能救得了老道的徒弟，也都疑惑的看着他。

这时一见李云龙打离开那瓶塞，就觉得一股如醉般异香弥漫在整个大厅，闻之令人心神一爽。这些东西是上次在柳清儿那里随便拿来的，虽然在上面写着神丹二字，李云龙虽然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但是不知道他应该有什么用。

第二百七十八章 神丹（二）

现在听了老道的话才知道他的用处，于是就拿了出来，至于柳清儿那里他觉得还是以后再说！李云龙他相信现在柳清儿柳清儿之所以找他也有这个原因在。

李云龙一伸手就送到了老道的面前道："前辈你要几粒就够了？""啊！"老道如梦初醒般道："这…这是…，神丹？"看了看李云龙的表情也不象是在开玩笑，忙道："少侠就一粒就行。"

在场的众人包括蓝冰月谁也没想到李云龙居然会有这天下奇药，见他拿了出来都惊异不止。这时李云龙小心奕奕的倒出一粒交入了老道的手里。老道看着这粒药丸热泪盈眶，要知道就这么一粒药丸对他是多么的重要，要是自己救不活他徒弟，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自己这一脉也就断了根，而且还会落了不义的罪名！连忙伸手接过了药丸，装进了怀里的药葫芦里。

见瞬间愁云以去大家都开心的笑了，同时都为老道感到高兴，更是佩服李云龙的侠义精神！对于以前在心中的介意一点都没有了。"李少侠，今日你赠药之德，老朽衷心感激，籍此聊表心意，这秘籍你收下。"说着就将那秘籍送到了李云龙的跟前道："虽然你武功强于老夫，可艺多不压身，这效天秘籍也能让你对武学有更深的了解。"

李云龙一听这话虽然心中欢喜，但还是连忙答道："晚辈也是适巧有这神丹，不足长者言谢，前辈这厚意，晚辈心领了！这秘籍您还是收回去的好！""你是看不起老夫吗？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我老道有言再先，不管是血玉，仰或是神丹我都以这所交换，这里有这么多的人作证，你还是痛痛快快的收下，要不老夫宁愿不要你这神丹！"

在场的人都摇头苦笑，暗道：两人为这事也能闹起别扭，这两样，不管是那一样都让武林人氏为之疯狂，而这两人....！不过他们知道李云龙的真正想法就不会这样说了。

杨堡主一看两人总这样也不是办法，赶忙站起身来打圆场道："前辈和少侠也不要再推迟了，今日这么好的气氛还是多吃点菜，我们不醉不归！"这老头的一出头倒让李云龙想起了一个替自己解围的好方法。"前辈既然不原受晚辈的这点恩惠，那也好办，只要您为我做点

事，这事不就名正言顺了吗？”一听李云龙让他办事，老头也来劲了，道：“你说吧！不管你提出什么条件老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能为李云龙做点什么，最起码他心里舒服，他也知道凭李云龙的人品一定不会让他做那伤天害理的事，随意想也没想的就答应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您也知道自从今日起，江湖上已经没有人不知道这血玉在杨堡主的手里，今后的杨家堡也就是多事之秋了，而他为了湘玉小姐是一定不会交给别人的。所以完备希望前辈能将杨堡主及杨家小姐她们带回茅山，毕竟前辈在武林中威望极高，一般人是不敢轻捞虎须，不是吗？”李云龙这一决定更是迎地了众人的赞赏，都忍不住为他喝彩。老道一听李云龙说出的条件，哈哈一笑，伸出了大拇指，道：“老夫在江湖上久已不服人，今日对小友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你放心，你交代的事，就是老夫性命！我也绝不会让他主孙两出一点问题。”

其实老道也不知道李云龙的真正用意，李云龙知道现在刘熙蓉一定不会跟他离开的，加上她身上有宝物在在江湖上一定不会很安全的，但是如果让她们跟着杨玉怀他们有矛山派保护李云龙就放心多了。

再说，要是刘熙蓉现在真的要跟他走李云龙也不会答应的，现在是在关键的时刻，如果让各个势力知道刘熙蓉和钱芙蓉两人在李云龙那里那么秦王府就成了众矢之的了，这是李云龙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才要老道保护杨玉怀他们，而刘熙蓉和钱芙蓉是杨玉怀的朋友自然要跟他们去矛山派了。

这要是放在平时，李云龙这话也许会伤到杨老头，毕竟自己也是一武林人，头可断，血可流，让自己庇护在别人的羽翼下，还不如要了他的老命！可是今日不同了，他也知道李云龙是一番好心，让他们主孙两多过这一劫。老头本来就剩下这一根血脉了，为了自己的孙女，别说是这了，就是现在要他的老命，他都随时会交出去的！所以对于李云龙对他们主孙的恩德，老头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只见他一起身将杨玉怀也拉了起来道：“玉儿，你为爷爷对李少侠尽一份心，为他今日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武林人世和他为我们主孙两个所做的事而深深的鞠一恭吧！”

其实不用他说，杨玉怀早已经为李云龙对自己家的恩德铭记于心，只是碍于自己是一个女子，不好意思叩谢。一听爷爷叫自己替他拜谢，对着李云龙就拜了下去，小嘴还道：“玉怀代爷爷谢谢少侠对我杨家的再生之得，小女子……！”

李云龙见了这阵势撮着双手，也不知道该不该扶，扶吧！人家是一个女子，免不了要接触到一些部位，不扶吧！自己也受不起这么大的礼啊！而且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搞的实在没办法了，暗运真气托住了姑娘的身体，不使她的身子下拜。任那杨玉怀使足了吃奶的劲也是拜不得分毫！直那个姑娘憋的小脸通红，看向了爷爷！(手机阅读ＳdXsw.com)

“呵呵，玉儿快起来！”这时那白军出来解了这尴尬的场面。“你这杨老头怎么老来这套啊！你俗不俗啊！大家同为武林中人，也能看出李少侠是那施恩不望报的人，你这样做不是为难两个年轻人吗？”说着走了过去将湘玉扶了起来。

白军的一解围让李云龙也松了一口气对杨堡主道：“你这不是要折煞晚辈吗？”这时那久不说话的茅山老道插嘴道：“既然李少侠是个不拘下节之人，过多的话也显的我们也小儿女之态了。不知少侠此行是要去何处啊？”

李云龙也知道这老头也是为了打破这沉闷之局故意叉开话题，于是道：“再有两天武林大会就要召开了，我当然去参加这个武林大会了。”“不错，这次武林大会应该比往年要热闹多了，不知道今年比不能选出盟再来。”老道道。

“那前辈你参加吗？”李云龙问道。“不了，我不参加，明天我就回矛山，少侠最好也不要去参加，这次大会危机四伏啊！”老道。“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想参加也不行啊！”李云龙摇摇头道，“想必各位知道我在江湖上的名声不太好吧！”

李云龙的话让众人一阵沉默，现在他们才想起来李云龙在江湖上的名声不好。柳琴公主问道：“你是名声怎么不好？”“因为我是一个恶魔。”李云龙苦笑道。

“恶魔？为什么你是恶魔呢？”柳琴公主问道，在柳琴公主的旁边的凤舞和文依芬也露出了好奇之色，她们想不到既然会有人说自己是

恶魔的。老道这时道："少侠，有时候江湖上的事情不可信，我相信少侠的人品。"

老道自然知道李云龙想说的是什么，他和李云龙接触的时间虽短，但是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李云龙是江湖上传言的那样。"就是，就是。"其他知道李云龙的身份的人自然表示同意。李云龙对于他们的话觉得非常高兴，于是道："好了，先不说了，现在我们吃东西吧！"

众人归坐，茅山老道也达到了此行的目的，杨老英雄的事在李云龙的帮助下也安排好了，都放开了酒量尽兴的喝了起来，直喝到几尽二更时分，大家都有了七八分醉意，众人才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入秋的晨曦也是微微有些凉意。在通往杨树坪的官道上，正有数十骑并鞍齐飞。转瞬间，便穿进了竹林，马上的最前面是一对青影，显得异常的高兴亲密，爽朗的笑声回荡在若大的竹林，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不用问这就是李云龙和蓝冰月了，在李云龙和蓝冰月后面则是柳琴公主、文依芬、凤舞一行人。

昨天后半夜李云龙到了刘熙蓉的房间里，由于在晚上喝了点酒的关系刘熙蓉当时已经安静的坠入梦乡，同时也是因为她今天实在是太累了，到了房间里又想了很多的事情，不知不觉的坐在椅子上就已经睡着了。李云龙一见就小心翼翼的把刘熙蓉放在床榻之上，审视着她脸上梨花带雨的可爱睡姿，高耸的***随着呼吸有节奏的一起一伏，似乎在梦中仍然在担心着什么，红艳艳的小嘴不时溢出轻轻的梦呓。

刘熙蓉是个坚强的女子，可是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超过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她坚强的外壳终于剥落，露出小女儿柔弱的一面。本来刘熙蓉她以为以后和李云龙是不会见面了，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既然又见面了，于是对于李云龙的心刘熙蓉发觉自己又热了起来，可是在饭桌上李云龙并没有和她说话，这让刘熙蓉又有些患得患失，所以在回到房间以后刘熙蓉想到自己的委屈就哭了起来。

现在李云龙看见刘熙蓉的样子心痛的不得了，以前对于刘熙蓉的离开他多少有些建议，要找回刘熙蓉也是因为刘熙蓉应该做过他的女人，不想让她做别人的女人而已，现在在这一刻，刘熙蓉已是李云龙认定的女人。

同时越想身体越觉得火热，欲潮一***冲击着李云龙脆弱的神经，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身体冲动了。李云龙知道这样做可能刘熙蓉

是不会原谅自己的，但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第二百七十九章 缠绵

同时李云龙心底深处有个声音不断在耳边诱惑：反正从那天起刘熙蓉就是自己的女人了，没有任何人能够抢走她，现在这样做也没有多大关系。于是李云龙慢慢伸出双手，褪下了刘熙蓉身上的罗裙，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嫩绿色的肚兜。

不过那抹嫩绿并没能浇灭李云龙心中的欲望，他低头吻了下去，舌头蛮横的拗开刘熙蓉的牙关，攻城拔寨。不堪挑弄的刘熙蓉浑身泛去一层娇艳的粉红，尤其是一张俏美秀丽的脸庞，媚的让人心摇神荡。

刘熙蓉身上的味道很香，不同于青涩少女沁人心脾的淡淡幽香，她的身体散发着成熟女人特有的芳香。这时李云龙已经完全亢奋，他伸手解开了刘熙蓉的肚兜，一对玉兔蹦跳而出，李云龙俯下身尽情的允吸起来。陷入昏睡中的刘熙蓉身体出现了强烈的反应，她四肢无意识的挣扎，嘴里发出诱人的春吟。

此刻李云龙疯狂的蹂躏着嘴里的猎物，不时观察着刘熙蓉的表情，当看见她满脸春意的时候，不由咧嘴一笑。粗暴的手法使得刘熙蓉发出难耐的呻吟，身体随着欲望起伏，浑圆修长的玉腿不住夹紧撕磨……

欲火暴涨，李云龙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疯狂的将刘熙蓉的亵裤扯落，将她变成彻底的赤裸羔羊。洁白的床榻之上，一具粉雕玉琢的雪白***赤裸裸的呈现在眼前，那娇柔滑嫩的玉骨冰肌，双峰巍颤颤高耸挺拔，腰身盈盈如柳，光洁平滑的雪白小腹，曲线浑圆的光滑玉腿，纤细玉嫩的小腿，无一不美，无一不是终天地之灵秀。

“啊……”刘熙蓉口中不禁溢出轻侬软语，却被李云龙抬头吻住了，咿咿的呻吟娇喘全被堵在喉间，不知被逗弄了多久，李云龙终于松开刘熙蓉香甜的小嘴，让她叫出声来。伸舌轻添了一下唇上颊齿留香的甘甜香津，李云龙体内的欲望被燃烧到极点，他分开刘熙蓉浑圆修长的大腿，宝剑归鞘……

在月色朦胧之中两人杀的难解难分，最后全身舒爽的李云龙抱着刘熙蓉疲极而眠。第二天清晨，天空蓝得异乎寻常，纤柔整洁的白云冉冉，随风飘飞。

醉时温馨香艳，醒来春梦无痕。

刘熙蓉昏昏沉沉的脑袋感觉身体微微有些冷，她的身体本能的向着身旁比较温暖的地方*近。突然刘熙蓉猛的睁开眼睛，身体坐了起来，丝绸锦绒棉被顺着她优美的身体曲线无声滑落，疑惑着低头一瞧，身体一丝不挂，未着寸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熙蓉六神无主的四下张望。

谁想她竟然发现李云龙居然睡在自己的旁边，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们昨天……想到这里，刘熙蓉的俏脸顿时如同三月艳丽的桃花，脑袋嗡嗡作响，心中羞恼、欢喜、愤怒、委屈，眼中交织着各种复杂的情绪，久久无语。

早已经醒过来的李云龙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睡姿，他知道和刘熙蓉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李云龙并没有简单有些什么。而刘熙蓉的心情现在是说不出的复杂，高兴吗？也许是，但是现在的刘熙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刘熙蓉知道如果李云龙真的要自己，那么她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昨天李云龙既然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要知道，这算什么？

刘熙蓉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看你屋里灯还没有灭，上楼一看发现你晕倒在地上，于是我就把你扶***。原本我打算等你睡着了以后就离开，可是你却一直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后来你还不断的叫着我的名字，哭闹着要我陪你睡。"李云龙边说边偷看刘熙蓉，只见她背对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微微发颤就继续道："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睡到你旁边，可是你又突然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偎入我怀中，不断的亲我，摸我……最后你还硬把我的衣服也扒光……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有句话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淫"，李云龙说谎向来是脸不红，心不跳，如果刘熙蓉能够一直看着他，也许还能发现一些破绽，可是她现在却是背对李云龙，这样根本不可能发现错漏的地方。

这种羞人的事情不可能一提再提，如果刘熙蓉此时不能是识破李云龙的鬼伎俩，那么这件事情也就被他蒙混过关了。等李云龙把话说完，刘熙蓉的脸色一变，浑浑噩噩的刘熙蓉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一点印象都没有。半晌后刘熙蓉才声音轻轻发颤道："你……你说的都是真的……"

演戏演全套，李云龙竖起三根手指对天立誓："黄天在上，厚土在下。若我张霈有一句不实之处，愿我死后永不入轮回。"古代人相信人死后必须入土为安，灵魂才能回归地府，然后才是再次转世新生，在这个苍茫大陆也一样所以李云龙所立的誓言算是相当重的了，哪知道他是一个无彻彻底底的神论者，不过如果真有哪个神跳出来让李云龙见识一下，他说不定会成为他的信徒。不，也许李云龙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成神。

听李云龙语气真诚，心中纷乱的刘熙蓉也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她心中难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李云龙一见道："熙蓉，反正你早就是我的女人了，我们这样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不是吗？"

"可是，可是，我，我……"刘熙蓉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李云龙的话。"没有什么可是了。"李云龙走上前去把刘熙蓉抱在怀里霸道的说道："你是我的女人，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无任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的女人。"

"你不怪我？"刘熙蓉抬起他的那个泪流满面的俏脸问道。李云龙当然知道刘熙蓉所说的是什么事情，于是温柔的说道："我说过我怪你吗？""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刘熙蓉问道。

"我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吗？有些话我觉得我还是单独和你说为好，不是吗？"李云龙道。刘熙蓉听了李云龙的话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道："对不起。""傻瓜，你是我的女人，所以不需要说什么对不起，知道吗？"

"恩，可以说说这一个月来你发生的事情吗？"刘熙蓉道。"好的。"于是李云龙就从刘熙蓉离开以后发生的所以事情刚说的和刘熙蓉说了一篇，最后道："熙蓉，现在我要去参加武林大会，那里将有着很大的危险，所以今天你和杨玉怀他们一起去矛山，有矛山派的保护我想最近你应该比较安全的，在武林大会结束以后我会亲自去接你的，好吗？"

“这？”刘熙蓉虽然听到李云龙真正的身份非常惊讶，但是现在听到李云龙说要她去矛山，这让她有些奇怪，因为刘熙蓉她知道她和钱芙蓉两人所掌握的东西在大陆上任何一个人都感兴趣，但是李云龙现在却只字不提问，于是刘熙蓉有些不可至信。

李云龙也知道现在刘熙蓉想的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作解释，因为有些事情你越解释他将应该越来越糟糕。最后刘熙蓉还是答应李云龙跟着杨玉怀他们去矛山。当然对于钱芙蓉李云龙要求刘熙蓉对他保密。

这时就在李云龙想着昨天和今天一大早发生的事情之时旁边的蓝冰月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夫君，你听，前面好象有哭泣的声音。”李云龙一听，是啊，这是躺闹也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人在哭泣，而且还不是一两人的声音。

“冰月，我看你是大惊小怪了，我看大概是那家在发丧吧，要不怎么会这么大清在的就有那么多人在哭呢？”蓝冰月一想也对，也就没在言语。这时后面的柳琴公主也上来问同样的问题，李云龙就把观察的话重复了一篇。

可当马匹行至竹林间时，一股猛烈的烟火之气，夹杂着焦臭之气扑鼻而来，闻之欲呕！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里一定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悲剧！“各位，我们快点，前面好象有什么事？”李云龙一马当先就冲向了那出事的地点。

马上就看见了眼前这凄凉的场面，偌大的一处庄院化成了一堆灰烬！废墟中还不时的冒出阵阵的青烟，想是这火也是刚灭不久(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大叔，这里是怎么了？怎么会着火啊？”李云龙对着一个哭的死去活来的老者道。“老朽也是不太明了啊！”老人道。“那您和这家是什么关系啊？看您这样子好象也不是一般的关系啊？”李云龙问道。

“小伙子，你有所不知！这家人姓曾也是地方上的首富，为人极是豪爽仗义，老汉也是受过他的恩惠啊！那年我和小女流落到了这个镇上，眼看就要饿死街头，辛得碰到了曾员外，看的小女长的还算清秀，就将她带入府中做了一个丫鬟，我们才不至于饿死街头！前日我的一个远方表亲前来说是要为小女保一大媒，这不老汉今早，早早的

就来唤我女儿回家相亲，可谁知一到这里，就…就…看到了这一幅场景，也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女儿呀！”老人哭道。

李云龙拉着蓝冰月的手走进了火场，在他们后面的柳琴公主等三女不忍看，所以没有走进去。走进去以后李云龙仔细的看了看那些还未烧尽的骨骸，显然都是为利器所伤而致死的，不禁为这残忍的手段而激愤！

“老丈你可知这是谁人干的这灭绝人性的事吗？”李云龙问那个老者道。“年轻人，你是路过此地的就不要问了。”

第二百八十章 流云宫

这时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大婶走了上了，道："小心灾祸上身啊！"李云龙一听这话就知道这大婶知道内情，怕他得罪了那些人，而不愿意叫自己惹上杀身之祸！可李云龙就这一个缺点，不管遇到什么事也要搞个清楚，明白！再说这帮人的手段实在是令人发指，碰到这样的那有不仗义伸手的！

"夫君，这群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为这些死去的人找个公道。"这时蓝冰月也被场中的惨剧气的义愤填胸的大发撅词！而那大婶一听蓝冰月的话语知道他们也不是一般的人。

"你们是官府的人？"这大婶一听他两的话错以为他们是官府的人了！本来李云龙也是想问清此中的蹊跷，可也不知道自己从那开口，正好这大婶把话送到了他的嘴里。所辛就将错就错的道："是的，我们真是官府派来查请此事的始末，您要是知道一些线索，还请您如实汇报。"其实说自己是官府中人也应该没有错，李云龙的秦王世子，而蓝冰月是紫金帝国东方军团的长女，他们的身份可大有来历。再说现在在外面没有进里的还有一个紫金帝国的公主在那里呢。

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这些人一阵激动，围观的人都走了上来。"青天大老爷啊！我们总算盼到了一个为民说话的人了！"人群一阵骚乱，有的甚至都哭了出来！李云龙两人被这些人哭得心都乱了，知道这些人都是极大的受害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你们光哭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还是那大婶止住了悲声道："官爷你有所不知。自从三年前对面山上成立了一个什么宫的，一直就骚扰我们老百姓，尤其是那个少主，此人简直就是色中恶鬼，我们这一带稍有姿色的年轻少女几乎都受过他的凌辱！而脸面薄的都想不来寻了短见，有的拉家带口的，也只能打了牙往肚里咽，假意顺从于他。这些人实在是丧心病狂，禽兽不如！昨天夜里，还不到子时时分，我应家里独子从镇上卖柴回来的晚了些，吃过晚饭正要休息时，就听这曾家庄里不时的有惨叫声传出来。我们娘两也是胆子小，也没敢近前看，就躲在我那破院子里的柴房里偷偷的看着这里的动静，也就是二更时吧，就见从庄子里走出了

十几个彪雄大汉，手里还都抬着木箱。身后还跟着两个人，借着那火把的光亮看清了此人，一个是那什么宫的少主，另一个是他的狗腿子，这两个人就是死了我也能认的他的骨头！他们一出庄还满脸淫亵的对着庄子里道：呵呵，”天真是不虚此行，那娇娇也真是够味，比村子里的那些浪蹄子不知好上多少倍！可惜就是不识抬举！快吩咐弟兄们，把战场打理干净省的麻烦。不一会熊熊的大火就在这庄子蔓延了开！而我一个老妇人就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出去阻止啊！眼看着大伙燃烧着整个山庄！”说到这就痛哭了起来，这一带领顿时又哭成了一片，可想而知这些村名平时受了那个什么宫的多大的欺辱！

李云龙听到这里那还能听的下去啊！不过对于什么宫李云龙没有想的到底是什么组织，难道是天魔宫，但是在这个要急的关头他们不应该这样啊！但是李云龙还是对蓝冰月道：“冰月，上马，我们去会会这个什么宫的！”

带着满腔的恨意李云龙也不向后面的柳琴公主解释什么，只是促使着两人将那马儿催促的向箭一样的奔想了山上的什么宫的地方，大约也就半个时辰左右，就见一座雄伟的城堡呈现在眼前，李云龙也知道到了地头，和蓝冰月翻身下马，飞身就进入了堡中。“什么人，竟敢擅自进流云宫分坛？”这时冲出了十几个人将李云龙和蓝冰月就围了起来，也不问情由的拿起兵器就招呼了起来。

而李云龙和蓝冰月本来就在火头上，一见这群人简直就是土匪。两人都暗暗的下了决心，今日对这些人手下绝不留情，痛下杀手！也活该这些人倒霉！那能禁的住这两人的一呼啦，一个照面就躺下了七八个，各个都连哼也没哼的就投胎去了！

这时那些人也被这残忍的手段震惊了，也忘了攻击，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道：“天啊！他是李云龙！弟兄门快跑啊！”一听李云龙三字那些人只恨爹妈生了两条腿，四处逃窜开来。蓝冰月也杀红了眼，那还能让他们跑了啊！拎起宝剑就又杀向了人群。这蓝冰月自从和李云龙双修以后给她打通了周身大穴，武功是突飞猛进，对付这几个人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眨眼的工夫剩下的那几个蟊贼也都让她送回了姥姥家！

就剩下刚才发话的那人正向着山门跑了去，蓝冰月今天是成心的想在自己的心上人面前表现一下，一纵身运起了李云龙所教的身法，

快如闪电的就到了那人的背后，一剑就刺想了那人的背心。

“冰月，且满动手。”话音刚落蓝冰月就觉得自己的宝剑好象被人拖住了似的，怎么也刺不下去。一看是李云龙横身在自己和那人的中间，用护身身气将自己挡住了宝剑。“夫君，你这是做什么嘛？”蓝冰月一嘟小嘴生气的将宝剑插回了剑鞘。

“呵呵，你急什么啊，这人又跑不了！”蓝冰月一看原来那人早就被李云龙隔空点穴制在了原地，问道：“这种贼子你还留他做啥？”“冰月，怎么看这山寨也有些邪呼，我们都打斗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也不见再有人出来呀？”李云龙道。蓝冰月这时也觉察出了不对道：“是不是他们都惧怕于你，不敢出来啊！”李云龙一摇头道：“我看不是，还是问问这小子吧！”说着手一挥就解开了那人被制的穴道。

“李大侠饶命啊！我可没得罪您，得罪您的是我们的宫主！您就饶了小人一命吧！”这小子穴道一解冲着李云龙和蓝冰月就跪了下去，大声求饶。“我问你，你们这里达到是一个什么宫？”李云龙问道。

那人战战兢兢的看了一眼李云龙和蓝冰月道：“李大侠你有所不知，我们这里是流云宫，对外做事也称流月宫，是为了让流月宫成为江湖的罪人，其实我们是天魔宫的一个势力而已。”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这时也知道这偌大的山寨怎么就空荡荡的了，感情正主都已经不在了，留下了这一座空寨！同时也震惊于这天魔宫的势力，这么一个流云宫竟然也是他们的一个分坛！而且这和蓝冰月的流月宫也有着关系，李云龙和蓝冰月蓝冰月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再问你一事，昨天晚上那增家惨案是不是你叫少主所为？”但是李云龙知道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于是对他又问道。一听李云龙问起了这见事，那人脸上更是惊恐，也不知道李云龙是从何而知此事的？于是只有道：“那是我家少主所为，和小人实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李云龙一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他也参与了此事。一想到曾家的惨案就狠由心起，想想没想一掌就按在了那人的天灵大穴上。也活该他作了替死鬼！看着这偌大的一个山寨，李云龙也是怕留着后患，一思虑和蓝冰月也学着流云宫的样子，一把火将它付之一炬。

这时柳琴公主等人也上来了，一看李云龙的所作所为问道：“怎么回事情？”蓝冰月在柳琴公主旁边解释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柳琴公

主恶狠狠的说道：“对于他们应该这样。”说着就加人了放火的队伍之中。(手机阅读＄dxsｗ．com）

放好火以后众人下的山来，继续赶往了兰州，虽说此行没有逮到正主，可也是心里一阵畅快，为地方除了这一大害，将那万恶的流云宫化做了飞灰！这一路马不停蹄的急赶，没半日就到了兰州府，李云龙仔细一算时间，离武林大会还有一天的时间。

到了兰州府一看现在的天色以暗，现在也不急于回山庄了，回头对蓝冰月、柳琴公主等人道：“各位，现在我看我们今日就在这里先住下来？你们看可好啊。武林大会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明天还可以玩他一天。”柳琴公主一听李云龙说要在这兰州府打尖，那能不高兴啊！自从在那杨家堡休息了一日，这一路上只来，也没好好休息过，现在以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了！另外由于跟着李云龙所以可这一路上也不敢抱怨，她可怕引起李云龙不高兴，所以一路上都依着李云龙。心里还暗怪李云龙有美相伴，而不解风情！现在到了目的地一听说要留宿了，那能不高兴啊！

柳琴公主呵呵一声轻笑道：“李大哥就依你了，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我们也该找个好一点的客栈，洗个藻了！”说到这小脸“刷”的一下就红透了半边天，这两日的相处柳琴公主和李云龙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一溜嘴，将这话也说了出来！

而李云龙也是很坏，还假意的没听到，问道：“柳琴姑娘，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坏，我不理你了。”柳琴公主一催马向着城门急驰而去。看着柳琴公主那娇羞的样子，也是人生一大乐趣李云龙哈哈一笑。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这时蓝冰月来到李云龙的身边温柔的问道。“啊！呵呵，什么，你说什么？”李云龙一听蓝冰月温柔的语气知道要糟糕了，连忙和她打哈哈。“不理你了。”蓝冰月知道李云龙是故意和他打哈哈，所以说了句以后就打马向前而行。

第二百八十一章 嫁祸

“冰月，等等我。”一看蓝冰月的马就要离开了自己的视线，李云龙连忙催马也追了上去。进了城，就看到一家规模不小的客栈，众人这一路的急赶，肚中早以提出了抗议。“客官，您请下马。”这时从里面跑出了一个小二，拉住了众人的马匹。

“小二，好生看好我们的坐骑，要喂上好的草料。”说着李云龙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碎银，抛到了小二的手里。“好勒，公子你们先请进，这里的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小二连忙道。

这客栈可是真不小啊！一进门掌柜的就看见了这么多人，看李云龙、蓝冰月、柳琴公主三女的这身打扮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赶忙就走了上来道：“这位公子你们快请坐，需要点什么尽管说，本店不敢说在这兰州府地界上数一数二的客栈，可这天上跑的，水里游的，是应有尽有。”

李云龙也知道这些生意人惟利是图，掏出一锭足有十两重的一个元宝放在捉子上对那掌柜道：“那就烦劳掌柜的了，就将你们店的招牌菜弄上几个，再给我们安排几个小院或者几间上房就好了，余下的就不要找了，就当是小费了。”这掌柜的自从开店那见过这么大方的客人啊！就凭着这么大一锭银子，就是在他店里住上个十天半月也是足足有余了！于是嘿嘿一笑，道：“谢公子赏，您梢等，我马上给您安排好。”

吃完了饭，李云龙和柳琴公主等人就分开了，而小二将他们带到了后院的一间上房里，房间整整齐齐，一股清香之气还扑鼻而来，一看就知道这掌柜的做足了工夫放了上好的熏香。李云龙知道现在也正是风云集会的时候，两人住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也能避免一些小人的暗算。而且还可以***做的事情。

这时李云龙对蓝冰月道：“冰月，今日的夜色不错，我去外面呆会，有什么事你叫我。”蓝冰月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没有多问，只是道：“那你不要走远啊！”其实不用蓝冰月说李云龙也不会走远的，他也怕有什么宵小之辈趁人之危，让蓝冰月春光外泄了，那自己的损失

就大拉。于是呵呵一笑道：“放心了，我就在外面。”现在李云龙心里想的是什么蓝冰月一定不知道。

出了房们蓝冰月看着满天的星斗，回望着隔壁屋里柳琴公主的倩影，不觉得想起了他的女人们来了，离别也有一段日子了，另外在这里等的赵素雅怎么样了，这么久不见心里也很想她。

这时李云龙感觉到有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的搭在了他的肩头上，一团柔软香馨的侗体，挨向了他的后背，耳畔也响起了一串温柔细语。“夫君，你在想什么啊？怎么这么出神啊？可以告诉我吗？”蓝冰月这简直就是诱人犯罪的前兆！李云龙那能不知道这些啊，再说了他向来就对自己的定力一点信心也没有！赶忙转身笑道：“没有什么了！不过是一些旧事而以。”

蓝冰月看了李云龙一眼，慢慢低垂粉颈，幽幽道：“夫君，你是不是开始很讨厌我？对于我，难道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吗？如果你真的讨厌我了，那么，那么……”这一来李云龙可是慌了，急的抓住了蓝冰月的一双手道：“冰月，你可不要胡思乱想，我可不是那意思，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蓝冰月给李云龙那惶恐的怪样子逗的“噗嗤”一笑，抬起俏脸凝视着风度翩翩的李云龙。那娇柔无限，绝世的容颜，又使的李云龙忘点了刚才的所有烦恼，不禁双手一拉，低下头下去，只听蓝冰月“嘤咛”一声，就软化在了李云龙宽阔的胸膛上！

良久，李云龙低声道：“今夜星月为证，此心可表，今生我绝对不会辜负了夫人宝贝的心！”李云龙的又一番真心表白，蓝冰月早就晕了头！*的更紧了！一见蓝冰月含笑娇羞不语，李云龙恻转身躯搂住了蓝冰月的纤腰，两人相携进入了房间。

两人双双进得屋里。蓝冰月柔情似水的看着李云龙道：“夫君，我知道你是最好的，现在我们说说后天应该怎么样吧！”“还能够怎么样，现在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一点都不了解，根本没有办法想出什么对策，所以我们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而且最重要的我们是保护好自己，至于其他人我们就是想管也管不了。”李云龙道。

“可是……”“冰月，我知道你是在担心你的师门流月宫的事情是吗？”李云龙看着蓝冰月道。自从昨天知道流云宫冒充流月宫的事情以后蓝冰月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李云龙却知道她在想什么。

“恩。”蓝冰月点点头，对于李云龙她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只是对于流月宫的声誉有着很大的影响，让她担心不已。“其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担心也没有用，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样把影响降到最低，好了，现在不说了，我们早点休息。”说着李云龙嘿嘿一笑然后向蓝冰月扑去，一时间房间里春色无边。

约莫二更时分，李云龙迷迷糊糊的就觉得屋顶上“嗖”的一声，窗外就觉人影一闪就进了旁边的那间上房了，李云龙也知道这是夜行人，不知道要做什么，本不欲多管闲事的，可是内心中有一种感觉驱使他要一探明白，翻身下了床也没惊动沉睡的蓝冰月，一按窗边“噌”的跳出了窗外上了房顶。揭开了一片瓦片向下看去，在幽暗的烛光下，就见一个身形魁梧约五十许的一个老者，只是脸上略显发白，好象是营养不良似的，他对面正站着一位身形娇小，蒙着面的黑衣人。

那老者一见这黑衣人的进来，脸上露出一种无名的兴奋，道：“宝贝怎么才来呀？老衲日思夜盼的都等了你好几天了！”李云龙一听这老者以老衲自称，就觉得此事不对，而且他还呼唤对方宝贝，更是让李云龙摸不着头脑。

这时就见那黑衣人取下脸上的面巾和包裹着的头巾，甩了甩飘逸的秀发对那老者道：“吆！大师，你一个出家人怎么也这么猴急啊！”这时李云龙也看清了那蒙面人的庐山真貌，眼中闪过惊艳之色。看着眼前女子惊世骇俗的美貌，那姑娘的一副脸蛋，妩媚中透着绝艳，眉如春山含翠，瑶鼻，樱唇无一不是绝配，只是眼神中略带了一些轻浮，嘴脚一钩笑容之中更显示出了几分淫荡。这样的女子，难怪那老者发出迫不及待的神情了。

“哈哈，面对如此美女老衲怎能不猴急啊！”说着走上前去，就搂住了那女子的小腰，一双大嘴唇就要凑上前去亲吻这小妮子。“等等，猴急什么啊？我可是有任务在身！一会还能少的了你的好处！宫主交代的事你办好了吗？”“嘿嘿，放心了，事情已经办妥了。”老者话还没说完呢，就又不老实了，双手摸索着就要褪下女子的衣物。

一听那他说事情已经办妥，那女子也就不再挣扎，本来她就是奉了宫主的命令来侍奉这厌恶的老秃驴的。此时就见那女子狠狠地瞪了

那老者一眼，打开了她的双手道：“慢点，撕坏了我的衣服，一会还怎么走啊，我自己来。”

老者一听说她要自己脱，也乐得欣赏一番美人脱衣，也就放下了毛躁的双手，两只色眼死盯着那女子惹火的身材。女子也没理会他的猪哥相，麻利地解开腰带，脱下外边的黑纱衣裙，又褪下白色的长衣长裤。现在，她的身上只剩下一件紫色的肚兜和一条紫色的底裤，粉臂玉腿皆暴露无遗。而且清晰可见，因为一个陌生的女人***，总会对男人产生极大的兴趣。

一看这阵势李云龙本欲离开，可是这两人一直就没有谈出他们的正题，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什么惊天大阴谋！反正也是看了，那就多看一会儿，于是静心平气，眯着眼睛静静地在屋顶偷窥。这时那女子正好侧身对着李云龙，一头秀发散落，玉肩暴露，撩得李云龙也快控制不住自己了，心里一阵的心痒难耐。

李云龙这么好的定力都是忍受不住了，更何况是那老者呢！一见姑娘脱的几乎是一丝不挂了，一个饿虎扑羊式就把那姑娘压在了身下，嘴里还道：“宝贝你实在是太迷人了，老衲几乎为你疯狂了。”说着大手从头上一摸。

李云龙就觉一团黑呼呼的东西扔到了床下。这此的震惊也不亚于刚见此女子时！原来这老头将自己的一头假发扔到了床下！他是和尚？怎么还这样，难怪他自称老衲。

只见那女子站了起来，修长的腿，诱人的臀部，却是背着身对着我，两片***超圆，象两个长在一起的大白梨，看着就是那么诱人不时的在那和尚的身体上摩擦。肚兜也飞了，遮掩着三角带的唯一一点也随着**抛向了床下，一阵淫声笑语两人走起了那极乐之事。

正在李云龙看的如神时，就觉得有一双小手大在了自己的肩上，吐气如兰道：“李大哥你在看什么啊？”这时李云龙也知道自己的身后是谁了，心中不禁暗道：“要糟！”回身对那满眼疑惑的柳琴公主一竖食指“嘘，”同时身子转了过来将那洞口掩了。

李云龙问道：“柳琴小姐，你怎么来了？”“我在房间里睡不着觉，所以就走出来，到外面一看屋顶就见一个人影蹲伏在这里，从背影看象极了你，所以就跟了过来。也不知道你看什么看的这么入神，连我

到了身边也不知道。”柳琴公主说着一推李云龙的身躯，就要看向下面。

第二百八十二章 情不自禁

李云龙被柳琴公主说的不禁满脸羞红，暗自责怪自己的大意，还好这是柳琴公主，这要是碰上敌人，那还了得！但是这一楞神的时间没防住被柳琴公主推了开，再想要遮掩以是来不急了，这下子更是着急了。可也没办法，只能蹲在那看着柳琴公主的表情变化！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

柳琴公主一见推开了李云龙，好奇心也驱使着她探头看向了下面，满屋的春色直把这不经人事的姑娘看的粉脸生霞，是进退两难！

看着屋里的一男一女将身体重叠在一起，还一个劲的狂轰猛炸，嘴里还发出那令人心跳加速的莺莺燕语。柳琴公主不禁也是面红耳赤，对于这尴尬的场面柳琴公主也不知道这样去面对，只有把气撒到李云龙的身上了，转身狠狠的白了李云龙一眼，这也是怕惊动了屋里的两人，要不现在早就上去和李云龙撒泼了！

柳琴公主也知道这事可不意自己看，转身就要下去。而刚才被柳琴公主狠狠的白了一眼的李云龙，本来就心虚，现在也管不了这两人是做什么的了，一心也是想下去和柳琴公主去解释一下，起身也跟在柳琴公主的身后就要下去。

就在这时屋里的两人也发生了变化，就见那叫女子猛的就刹住了车，推住了那正在疯狂的和尚道："你慢点我有话说。"这不是大煞风景吗？在这个时候那老和尚那还能停下来啊！对那女子道："好妹子，有什么话一会再说！"

但是那女子可不理会他这些一翻身就将他推了下来道："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这可是宫主安顿的事，你爱听不听？"那和尚一听宫主就没了气，坐了起来道："那你先说吧！"

而外面的李云龙和柳琴公主一听这两人要说正事了，李云龙猛的也停下来，竖起了耳朵听着屋里两人得谈话。李云龙这一不走，自然柳琴公主也走不了了，虽然她不想看见屋里那两人的丑恶嘴脸，可是自从自己提出要回屋，李云龙一直就抓着她的双手没有放开，想在想走也不由她了！也只能偏着玉首，尽量的不去正视那一双男女，随着李云龙倾听里面两人的谈话了。

“我问你，宫主交代的让你给慧悟老秃驴下的软骨散，你下了几剂了？”那女的说道。

“宝贝，你停下来就是为这事啊？那你早说啊！我们可以一边办事，一边说啊！”这时老秃驴倒埋怨起了那女子了。

“呵呵，你先回答，还有别的事呢？”“上月你叫给我的十剂药，现在已经下了九剂了，估计在后天以前能都给那老秃驴喝了。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那女的一听他的回答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嘴里道：“还算你识趣，不过宫主还有一事交代，那就是后天过后一定要将那“易筋经”给弄出来，要不等老家伙出了关这事就不好办了！”

一听这话那老秃驴就没了气了，露出了一脸的苦像道：“宝贝，宫主他老人家怎么这么急啊，你们也知道这“易筋经”一直就是由达摩堂的五老看守着，根本就不容易搞到手！我也只能是等带时机，再行动手。”

一听这话那女子就走下床就要穿衣，嘴里还道：“废物，宫主还一直最欣赏的就是你，才把我交给了你。连这点事也办不好！我看宫主也是看错了你！还准备将来统一了天下让你做静光寺的掌门。”

这老和尚一见那女子穿衣要下地就急了，连忙道：“好了，好了，我尽量早一点把那“易筋经”弄了出来，你又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啊！我这也不是没有多大的把握吗！再说了，我也不明白这宫主是什么意思？明明是想我接任那静光寺掌门的，为什么这次不给慧悟老秃驴服那穿肠散，而是给他吃那软骨散啊？直接要了慧悟的命，我们里应外和的就将静光寺收入麾下了。”

谁知那女子一脸怒容道：“就你没脑子，你也不想想，这若大的一个天下就手了你们一个静光寺顶个屁啊！再说了静光寺也不是没人了，还不是有一个老家伙没死吗？只要他出来一说话，你这辈子也别想做什么掌门。现在也只有给那觉尘老秃驴服了那软骨散，等到后天武林大会一过，我们里应外和的将他弄出来，迫使他交出掌门令符，再移花接木，那以后的静光寺就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了吗？就是那个静光寺的老和尚出关了，岂能耐何啊，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了。”

那女子的这一解释，那秃驴虽说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可思来想去，觉得她说的也对，自己也只有耐心的等待了！于是问道：“宝贝，

那你没听宫主说，他什么时候要发动全面的攻势，而一统天下啊？”“这我那知道啊！他老人家的心思岂是你我能猜的透的！”

“宝贝，我想知道是不是别的门派是不是和我们静光寺一样都安插了自己人啊？”一听这老秃驴问到了正题上，这正也是李云龙想知道的事情，自从刚才听见了两人的谈话，一直就震惊这个什么宫主简直就是太阴险了，居然在天下第一派的静光寺安插了这么一个人，而且看这人的说话语气，在静光寺的地位也一定不低，只是自己不知道他的法号而以，要是能知道他是谁就好了，不过李云龙也知道就是自己知道了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揭穿这惊天的大阴谋。

那女子一听这老秃驴居然问起了这事，怒声道：“你是不想活了，这事也是你问的？这是宫主的最高机密，就是我们几个比较亲近的姐妹也从来不透露口风的。只是让我们一人负责一个，互相不许透露口风，如有违着，杀无赦！今日这话要是让宫主听到了，你就去见佛主去吧！”

一见那女子那么紧张，他那还敢多说半个字啊！老和尚马上道：“谢谢宝贝的提醒。”同时为了转变话题道：“宝贝，那就有劳你回去和宫主为老衲多美言几句了，至于那“易筋经”你让宫主放心，我尽量把它搞到手。”“这就对了，把你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行了，将来少不了你的好处。不该你管的尽量少知道，要知道名则保身的道理。”

这时那和尚一见那女子也交代完了事情，又露出了那张猪哥相凑到了那女子的跟前道：“宝贝，这事也交代完了，我们刚才的事……”那女子是什么人啊，怎么会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啊！嘴里骂道：“你个死秃驴，都已经出家了，还是六根不净，一天到晚的想着那事。”可说归说，将刚才穿起的衣服有脱了下来。她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熟知男人共同的弱点，也知道在什么时候利用自己的美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刚才的紧急刹车，把个秃驴早就搞的心痒难耐，神魂颠倒了，这个时候要是不给他点甜头，这老秃驴是会造反的。

这刚刚消失的莺莺燕语声这时在这屋里有弥漫了开。屋顶上的李云龙和柳琴公主这时也听到了他们想知道的事。屋顶的李云龙听完了两人的谈话，本欲取了这两个狗难女的性命的，可是前思后想总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万一打才惊蛇，那样也会给静光寺留下无穷的后

患，自己不如以静制动，看静光寺是什么主张！同时也用这次机会削弱江湖势力。

既然决定了现在不拆穿这事，知道也不易再看下去了，再看就容易出事了！李云龙拉着柳琴公主的小手运起身法，就如一片浮毛一样落在了柳琴公主的屋门前。一下了屋顶柳琴公主就甩开了李云龙的双手独自走进了屋。李云龙还以为她为了刚才的事生气了，赶忙就跟了进去道："柳琴小姐，对刚才的事我…我…"

柳琴公主一见李云龙那自责的表情新里一阵慌乱，她怕李云龙为了这事，将来在自己和他之间留下阴影。赶忙道："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又没有怪你，"其实她也知道李云龙在追踪黑衣人无意撞上了那尴尬的场景，怪不得他，因为在他出来的时候她也看见了，可是她毕竟是一个少女对着李云龙看着别人做着那风月之事，心里到底不是个味！到现在小姑娘的心里还象是揣了两只小兔子似的扑扑的跳个不停！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和这样。

只是她不知道现在哪个少女不怀春，李云龙人长的好看，武功高强，人品又好，所以这两天来柳琴公主的这个少女心中满是李云龙的影子。

一听柳琴公主不怪自己刚才的无心之失，李云龙马上道："柳琴小姐你真好。"刚才李云龙看着那屋里两人的真枪实弹的表演，早就已经不可自制了，现在看见柳琴公主那一张清秀玲珑的鹅蛋形脸，柳眉俏式远山含黛，水灵灵的大眼睛如寒潭碧波，小巧挺秀的鼻梁，粉妆玉琢，樱桃红唇微抿含笑，双颊梨涡隐约隐现，真是艳若天人，国色天香。身着一间天蓝色宫纱长裙，鹅黄色的内衣隐约隐现，体态修长，三点若隐若现，上面两点高高耸起，下面一点如同小馒头坟起，美！美极了！

于是大胆的上前一搂柳琴公主的小腰，就吻上了她的嘴唇，双手也没规律的上下游走了起来。他是过来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可柳琴公主还是个一知半解的少女，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只是觉得和李云龙这样，也是自己心里上的急需要，所以也配合着他丁香暗渡。"李大哥……不要…….不……！"

第二百八十三章 喜从天降

一听柳琴公主拒绝了自己的爱抚，李云龙心里一阵的不快。可是他也没表现在脸上，毕竟人家还是一个大闺女，又是公主中身，和自己认识也没有几天，而且又和自己没名没份的！于是李云龙对柳琴公主道："柳琴小姐，实在是对不起，我……我……！"其实柳琴公主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没有怪他的意思，只是出于少女的矜持，在男性的侵略下，毕竟也要多少来点含羞似涩。可这时一见李云龙那惶恐的样子，就知道自己刚才的反映有点太强烈了，伤了人家的自尊心了！

对于这事她可不象李云龙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李云龙的话，更不知道怎么给他一个下台阶的理由！这时也怕李云龙说出难为情的话，赶忙就打断了他的话语道："李大哥，你不要解释了！"说着脸红的就想是一块大红布。"我其实……，其实不是怕把自己交给你，只是我心里一直好没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呢！而且，而且我们认识也没有两天啊！"

李云龙是一个登徒子，刚才无意的动作也是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现在一见柳琴公主反过来宽慰自己了。总要拿出一点男子的宽广的心胸啊，于是笑道："小姐时间也不早了，还是早些休息，明天我们也好游玩。"

柳琴公主回到自己的套间里，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的今天自己不该拒绝李大哥，他这么的好看，武功又这么厉害，做他的女人应该不错，这是自己的这几天的想法，那么现在既然自己今生已经认定了他，早晚也是他的了，又何必在乎那么多啊！今日拒绝了李大哥，将来会对自己和李大哥心里造成一种无形的隔阂，那后果可是不言可喻了。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暗自一咬银牙，翻身又坐了起来。

其实李云龙现在和她也是一样，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直就想着刚才房里的那一对男女交合的情景。这并不是李云龙无耻，而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需要！自从经历了第一次的男欢女爱，早已经被那神仙般的妙感深深迷惑。

于是李云龙站在柳琴公主的门口没有离开，只是想着心事，这时感觉身边好象有人*近，这也是他自学成神功的一种自然警觉，猛的转身点指就袭向来人。猛听的一声轻呼道：“李大哥是我！”一听这声他再熟悉不过了，除了柳琴公主还能有谁啊！经不住心里暗自责怪这姑娘大晚上的不睡觉，却跑出来吓唬自己，这要不是自己神功早成，这一失手还不得那她打个半残废！

可当他目光一接触到柳琴公主，一下子就惊呆了，脑子里连一丝的懊恼也飞到了九霄云外了！此时的柳琴公主穿着菊红色的睡衣，在暗暗月光下，整个就是一位广寒宫下凡的仙女，漂亮得简直让人难以自信！柳琴公主一见李云龙那猪哥样子不由得的嗔道：“干什么看着我发呆，难道我不好看吗？”

“不是，不是。现在的你实在是太漂亮，就连下凡的仙女都比不过你。”李云龙连忙道。“色狼，我看你比今天那臭和尚还…还…”下面的话柳琴公主也实在说不下去了，回以了李云龙狠狠的一个白眼。

这一眼白的，让李云龙骨头都稣了！慌忙的说道：“开玩笑，如果现在的柳琴小姐不漂亮，那么全天下的女人没有哪个敢再说自己漂亮了！”“咯咯！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柳琴公主被他这一夸，简直就连自己也不认识了。还在李云龙的身前转了转，然后轻轻妩媚一笑道：“李大哥，你喜欢我吗？”

我的天，我不活了！现在李云龙的魂早就被柳琴公主勾了去！走上前去，轻轻的揽住眼前的可爱人儿，动情的说道：“琴儿，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今晚的你，可以和嫦娥相媲美。”

(手机阅读sｄｘ＄w.com）

“恩，谢谢你，李大哥。”扶在怀里的柳琴公主，抬起她那美若天仙的脸，深情的看着李云龙。“琴儿，你怎么哭了？”正当李云龙低下头，准备去吻柳琴公主那性感的双唇时，却发现柳琴公主早已是满脸泪痕。

“李大哥，没什么了我之是太高兴我今生能遇上你！可我又怕一不小心失去了你！”柳琴公主道。“不会的！你一定要相信我觉不会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我虽然风流而我不下流，只要是我李云龙的女人，我会一视同仁，不分薄彼！放心，我女人虽多，但是对于每一个我都不会放弃的。”“恩，如果，以后，以后，你要是不要我，我，我就，

我就。”柳琴公主说完，用她那粉拳在胸前猛捶了起来，那意思不言而喻了。

柳琴公主的这一番娇羞神态，李云龙忍不住就向柳琴公主那性感的小嘴吻去，他实在是难以抵挡这风情万种的诱惑了。眼看到就要够着了，可是柳琴公主却伸出玉手挡住了李云龙寻茎的道路。“李大哥，等一会好吗？我还有事要和你说。”

感觉到李云龙的嘴不在向前了，柳琴公主也放下了玉手道：“李大哥，这次武林大会以后，你能不能还把我带在你身边啊？”这个傻女孩，明知道李云龙是不会丢弃她而独自离开的，她却还是要问。可能这就是女人感性的缘故吧！不过柳琴公主也只是想要李云龙一个确切的答复，而叫自己心安！“恩，琴儿只要你不怕跟着我危险，山南海北我一定不让你独自去经历！”李云龙连忙道。

柳琴公主一听这话感动的小脸俏红，幸福的将玉首埋在了李云龙宽阔的胸膛里，还一个劲的蹭来蹭去。李云龙缓缓的低下头，向柳琴公主少女的圣地吻去。而此时扶在怀里的柳琴公主也抛去了所有少女的矜持，没有阻拦李云龙的行动。

就在刚触碰到她性感小嘴的时候，柳琴公主缓缓的闭上了眼睛，她也在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刻。两人拥抱着，互吻着，情欲也在提升着。终于无法满足于嘴唇的互碰，李云龙伸出了舌头，准备顶开柳琴公主那紧闭的牙齿。李云龙这此也学精了，不敢过于的太过继进，怕吓着这还没经历风雨的待放花蕾。而柳琴公主也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就宣告失守而任由李云龙爱意狂放。

门一打开，李云龙也开始肆无忌惮的吸食着娇香的花蜜。为了让柳琴公主的第一次不留下阴影，更好的达到神仙之境，李云龙是做足了工夫。一边狂吻着，一边的去挑逗着那萎缩在一旁的香舌。开始柳琴公主还一知半解的无动于衷，可是在李云龙这位师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她终于忍不住开始生疏的回应着，配合着....！

李云龙一见柳琴公主已经动情，自己更是已经到了不可自制的地步，横抱起她向柳琴公主房间里的那淡蓝色的床走去。轻轻的放下柳琴公主，让她平躺在床上。而他自己，也开始除去身上多于的累赘，刚刚闭着眼睛的柳琴公主，此时却羞怯怯的躺在床上看着李云龙。一见这阵势，羞不可耐的就拉过了一张被子盖在了自己的头上。”

“琴儿。”一声轻唤李云龙也钻了进去。轻搂着柳琴公主，“琴儿，今晚让我好好疼你好吗？”说着轻咬着柳琴公主的耳坠柔声说道。”恩。”柳琴公主用着比蚊子飞行时所产生的音贝，还要小的声音回答道。要不是李云龙听力好，都不知道她说了话的！既然她都同意了，那还等什么。翻身压住柳琴公主，看着宽大的睡袍，轻轻的为她除去了两人中间的隔膜，露出了雪白的肌肤，全身上下嫩白如雪，双乳浑圆，玲珑曲线蛾娜姿。

见李云龙那火辣辣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身子看，柳琴公主脸一红就对李云龙道：“李大哥，小妹今日就把我的全部交给你了，你可要怜惜柳琴啊！”这时候柳琴公主说什么李云龙也不会反对，温柔道：“宝贝你放心了，你是我的最爱！”

李云龙轻轻的抚摩着柳琴公主的身体，把头俯在柳琴公主雪白的颈项中嗅着从柳琴公主身上发出的少女异香，心儿如醉，不由的在她柔嫩光滑的颈上细吻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要以一个少女之身来承受自己那要命……！必须两人多做些准备工作的好。

对这事李云龙也算是高手了，不一会柳琴公主的身体就开始扭曲了。李云龙顺势把手放在了她的幽处。柳琴公主感觉到李云龙的右手正逐渐用力，心里想强行忍住，可那惊颤的美妙快感，却深深的刺激着她。让她忍不住开口道：“李大哥，你坏死了，你放过我吧！我…我…受不了了！琴儿愿意一切都给了大哥。你不要再逗琴儿了。”柳琴公主娇媚的声音里，有着少女的诱惑。

看着柳琴公主那妩媚娇艳的粉红小脸，李云龙眼中闪过一丝柔情，手指仍然轻轻的捏弄着她敏感的玉珠，感受着她那轻颤的娇躯，心里十分贪恋这种感觉。含笑的看着娇羞美艳的柳琴公主，双手静静的**着那弹性十足的玉乳，眼中闪过一丝带有疼爱的微笑。

微弱的烛光下，李云龙眼光不停的上下巡视着，在那里寻幽探秘。眼中隐含一道贪楚的目光，看着柳琴公主那欲语还羞的娇柔模样，李云龙只觉得热血冲顶，忍不住抱起了柳琴公主。看着那高耸美丽，雪白浑圆的玉乳。李云龙眼中一阵欲火大盛，口中惊叹道：“琴儿真美！太美了！”说完一低头，将那娇嫩红樱桃含在口中，心里兴奋极了。

第二百八十四章 吃了公主

柳琴公主身体一颤，嘴里发出娇媚的呻吟声，双手轻轻的抚摸着李云龙的头。那模样既像是要推开他，又象在用力的抱紧他的头。柳琴公主扭动着身体，眼中闪动着诱人的情欲之色，而李云龙此时却完全陷入了情欲之中，品尝着那娇艳的花朵。

此时李云龙一见柳琴公主已经是温情迷乱，知道她以是情动深处了。轻轻的一挺身就冲破了最后一到防线，柳琴公主忍不住一声轻叫，感觉***有一种被撕裂的疼痛，她那知道这也是李云龙知道她是黄花少女，才忍着煎熬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战前工作！她才得以忍受李云龙那巨人般的东西。他也知道李云龙刚才在屋顶被那对狗男女钩起了男性的本能。为了不使李云龙扫兴，自己则做一个尽职的女人！咬住银牙不一会的时间也就适应了，渐渐的酥爽代替了疼痛，以渐入佳境，任其翻云覆雨，款款相迎。

还没一会柳琴公主就已经招架不住了对李云龙道："李大哥，休息一下好吗？"李云龙早已经做好了半路下马的心理准备了。爱怜的抚摩了一下柳琴公主的玉首道："琴儿，辛苦你了！"李云龙知道以她是不可能让自己尽兴的，翻身下来轻搂着柳琴公主体贴的温存了一番。一则这两天连日的赶路，加上今晚的狂风暴雨，同时进入了梦乡。

东方渐渐发白，柳琴公主慢悠悠的醒过，突然觉得旁边有一个人在，就啊的一声叫了起来，突然又想到了什么脸色发红，眼光中充满着柔情。而李云龙则被柳琴公主的叫声给叫醒了，他慢慢的睁开已经，看见柳琴公主正在满眼柔情的看着他笑道："琴儿，怎么这么早就醒了，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

柳琴公主却只是对李云龙笑了笑，没有说什么，突然柳琴公主她想起什么来了，啊的一声坐了起来，由于柳琴公主刚才的动作很快，所以她胸前的小白兔一上一下的跳动着，让李云龙看的非常入迷。

不过李云龙还是向她问道："怎么了？""我们这样了，万一，万一他们知道了怎么办？"柳琴公主道。"这有什么，我们这样你情我愿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知道了又能够怎么样。"李云龙无所谓的说道。

“不是啦，我，我……”突然柳琴公主想到李云龙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身份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虽然现在柳琴公主胸前的风景非常美丽，但是看见柳琴公主没有说话李云龙还是问道。

“没，没什么。”最后柳琴公主还是决定不告诉李云龙她的身份，在柳琴公主的心里以为李云龙只是一个江湖人士，如果知道她的身份的话柳琴公主有些担心李云龙以后会不会象现在一样对她好了，比较江湖中人和官场中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之间也有着很大的矛盾。

只是柳琴公主不知道的是李云龙不仅仅知道她的这个公主身份，而且还是有目的的接近她。因为柳琴公主她是现在的紫金帝国皇帝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如果谁得到她那么就会得到皇帝的支持，也是因为这样李云龙的父亲李襄樊在得到柳琴公主要到兰州的事情后就叫李云龙去接近她，乘机得到柳琴公主的芳心。

而且在这两天里柳琴公主已经知道蓝冰月的身份了，那么她也不想想，能够成为蓝冰月的男人的人会是一个普通人吗？虽然她和李云龙的结合是有一定的问在因素存在，但是如果不是李云龙用了些强迫的手段会这样吗？

黑松堡的一个密室里，这时坐了十一个人，中间的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者，花白的头发足可显出他在这世上生活了多长时间，苍老的脸上有一股毅然的神色，但是现在神情确实有点难形容，因为他就是黑松堡的真正主人在苍茫武林享有刀剑双君之称的松中谷。

坐在这个老人下边的是一个中年人，只有四十余岁，面目也算清秀，很似已经是神话的多情公子蓝枫，因为他就是蓝枫的叔亲松风剑客松小风。其它九人大都是一些上年纪的老者，但有一点就是他们虽然年龄都在六旬左右，但是从他们浩然的神色可以断定这些人修为一定不弱。

只听在苍茫武林享有刀剑双君之称的松中谷道：“各位，明天就是武林大会在我们黑松堡召开的时候，不知道各位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各位记住明天可不能失了我们的脸面，否则主上怪罪下来不是我们能够担当得起的。”

“堡主放心，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只是不知道主上的秘密部队能不能打败那些武功高强的江湖人士？如果不行的话，那么我们的一

切计划就不能进行了，毕竟今年的武林大会参加的人数比以往要多不知道有多少，如果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松风剑客松小风道。

“放心，既然主上说他们能够消灭那些江湖人士，就一定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你刚才说的今年的江湖人士来参加这个武林大会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如果不能全部消灭的话我们就执行第二份计划，挑起他们的斗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少一些麻烦。”苍茫武林享有刀剑双君之称的松中谷。

“这样最好，只是不知道主上还有另外的吩咐没有？”松风剑客松小风问道。松风剑客松小风虽然武功没有达到天榜实力，但是他深得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的喜爱，所以现在在黑松堡他拥有着除了在苍茫武林享有刀剑双君之称的松中谷外最大的权力，最近他由于要安排武林大会的事情所以在和天魔宫宫主薄近尘的联系一直由松中谷担任的，所以他才会这样问。

“有，一，主上要我们消灭李云，哦，也就是现在紫金帝国的秦府的李云龙。如果不能在大会上把他除去，那么至少也要在大会上挑动他和那些江湖人士的矛盾。二、现在皇帝的女儿柳琴公主现在也来到了兰州，所以我们最很能够在大会上或者大会以后拿下她。”松中谷道。

“秦王府的李云龙不是不能学武吗？现在他怎么这么厉害？”松小风疑惑道。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明明不能学武的人既然武功这么厉害，而且又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手机阅读＄dxsｗ．com）

“这就是这个秦王李襄樊的厉害之处，这样做以前大家都知道他秦王世子是一个不会练武的废物，那么天下人对他的警惕就小了很多，他也可以在暗中秘密发展势力了，现在这个李云龙出来相信这个秦王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一点阶段了。”松中谷道，“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你就是这个李云龙不是真正的李云龙。”

“为什么说这个李云龙不是真正的李云龙呢？”松小风不解的问道。他不知道松中谷的意思，什么叫这个李云龙不是真正的李云龙，难道个李云龙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那么最近发生的事情一定是那个秦王故意安排的，如果这样的话也太可怕了吧！

松中谷看了松小风一眼道：“这也没有什么，如果李襄樊的儿子不会习武的话那么他就找一个比较象他儿子的人来代替他，在江湖上做几件大事，那么这个秦王李襄樊多年来被别人嘲笑的事情就可以翻身了，同时也展现了秦王府的实力。”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现在天剑山庄的大小姐晨月和那个李云龙在一起，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天剑山庄的帮助的话我们想对付他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而且现在在江湖上李云龙的名声很坏，如果李襄樊出来说这个李云龙不是他的儿子的话我们借机打击秦王府的计划就要落空了。”松小风道。

“这可由不得李襄樊，就算这个李云龙不是他的儿子，那么我们就逼他成为李襄樊的儿子，到时候假的变真的，真的变假的，看李襄樊到时怎么收场。”松小风旁边的一个老者说道，在他说话的时候眼中精光直冒，显然是一个内家高手。

“周老说的不错，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李云龙的真假现在和我们的关系不大，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应该把主上交代的事情做好，到时候我们大军一起，天下谁人敢挡。”松中谷笑眯眯的看着那个周老道。

兰州城外有一处庄子，庄子周围小河环绕，岸边满是绿柳，对岸高墙耸立，墙内楼台屋宇鳞次栉比，一眼望不到头，怕没有七、八十栋之多，当真宅第壮丽，高耸云汉。这庄院依山傍水，地理极佳，又兼结构细致，内中楼台高峻，庭院清幽，实在是非家资巨富又素养极高之人不能构建。

庄子里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赫然在座，其下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和他的妻子巴山剑派高手额尔德木图&8226;顾芸、蒙根其其格、乌兰图娅、翁吉剌惕氏德薛禅等人。看着众人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道：“各位，明天就是苍茫武林的武林大会召开之时，不知道各位准备的怎么样了？”

“太子殿下，我们来到这兰州已经有好几天了，这里的情况基本上已经了解到了，现在属下发现今年来参加武林大会的人比以往要多的多，所以我们的计划要想成功可能比较不容易，毕竟我们现在等的人比较少，只有太子殿下的亲卫苍鹰军团，而且总数只有三千，现在又没有那么多的战马，他们的战斗力有所下降，另外最重要的是现在太子殿下亲卫苍鹰军团不能让紫金牛帝国的朝廷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太

子殿下的亲卫苍鹰军团三千人在没有他们的同意的时候进入紫金帝国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

第二百八十五章　　大会前夕（一）

“虽然我们大蒙古帝国拥有六十万铁骑，但是他们紫金帝国也有百万军队，如果我们打起来的话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输，但是这只有白白的便宜了其他的三大帝国。”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道。

“这个本宫自然知道，不过这次武林大会对于我们大蒙古帝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能够挑动其他四大帝国的战争的话，那么我们大蒙古帝国统一苍茫大陆的时间将不远了，所以这次我们只有成功，没有失败。”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精光闪烁的道。

“是，殿下。”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巴山剑派高手额尔德木图&8226;顾芸、蒙根其其格、乌兰图娅、翁吉剌惕氏德薛禅同时应声道。

“太子殿下，现在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现在在兰州，不知道太子殿下怎么对付他？”乌兰图娅对忽必烈道。在众人之中也只有乌兰图娅最清楚这个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和晃豁塔歹氏察剌合之间的矛盾，如果不是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的父亲晃豁塔歹氏察文台手里掌握着蒙古的十万铁骑的话忽必烈早就对他下手了，但是现在晃豁塔歹氏察剌合在紫金帝国，身边只有数百精锐，如果在这个时候除去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的话将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乌兰图娅现在才向忽必烈问起。

忽必烈听到乌兰图娅说道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眼中寒光一闪，平静的说道：“这个晃豁塔歹氏察剌合暂时我们先不起管他，我到紫金帝国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的父亲晃豁塔歹氏察文台他是知道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杀了他的话晃豁塔歹氏察文台一定会怀疑到我的头上的，他手中的十万铁骑是我们蒙古的精锐，我不想让他们消耗在我们的内战上。”

“另外，太子殿下，我们虽然有太子殿下的亲卫苍鹰军团在，但是我最近发现这个武林大会的召开之地黑松堡有许多神秘人出没，我觉得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人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目的，太子殿下，我们是否在他们动手以后再动手？”这时蒙根其其格向忽必烈说道。

“哦，有这样的事情？”忽必烈虽然到了兰州已经有好几天了，但是一来他忙着自己的计划，二来这里毕竟是紫金帝国，他们蒙古人要想得到情报不象在蒙古那样的容易，所以现在对于蒙根其其格说的事情他还真不知道。

“是的，太子殿下，现在黑松堡的神秘人已经达到几千人，看上去他们不会武功，但是我看见我们能够使用一种特别的能量。”蒙根其其格点点头有些严肃的说道。

“一种特别的能量？什么能量？很厉害吗？”忽必烈听了蒙根其其格的话以后对于蒙根其其格说的那种特别的能量来了兴趣，于是向蒙根其其格问道。

“是的，是一种特别的能量，但是具体的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上次我无意中发现这些如的嘴巴里说了些什么他们的手里就冒出火来了。”蒙根其其格道。其他蒙根其其格不知道他现在说的这事情其实是魔法大陆的火系魔法，不过别说是蒙根其其格，就是苍茫大陆上的任何一个人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

“手里会冒火？有这种事情？不会是他们武功练到了最高境界发出的三味真火吧？”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问道，对于这种在苍茫大陆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说什么也不敢相信。

“不会，我发现那个人根本不会什么武功，所以一定不是什么三味真火，再说在苍茫大陆上会三味战火的人又有几个，但是他们这些人有好几千。”蒙根其其格摇摇头道。

“好了，既然不知道大幅度是什么回事情你就不要去想了，反正到时候我们不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还是做好你们自己的事情吧！”忽必烈道。“是，太子殿下。”众人应声道。

一将客栈之中住着天魔宫的少宫主薄近尘等人，今天他们也在说些什么。只见这时天魔宫少宫主薄近尘和他的二师妹以及大师兄他们道：“我说依护法，最近你可风光了，连宫主他都百般的赞赏，今后了需要依大护法的多多提携啊！”这家伙身为天魔宫的少宫主说出这话，明摆着就是嫌这个依护法的风头盖过了他，在找茬！

这时那一直在暗恋着薄近尘的三师妹也帮腔道：“是啊！这大师姐可真是厉害！连宫主都头疼的人物都载在了你的手里，也不知道师姐

是用的什么计策？不会是施展了美人计吧。”说完“咯咯”的浪笑了起来。

在这些师兄妹几个人里就数这两人淫亵了，说话一点余地都不给人留，按说那小师妹给她几个胆子，也不能越上去评价自己师姐的不是！可是这三师妹却仗着和少宫主有一腿，平时根本就不把师兄师姐们放在眼里。今天眼睁睁的看着依文心被薄伦伯骂的体无完肤，心里那个恨，免不了要帮着薄近尘去挖苦依文心了！

依文心，天魔宫护法，是薄伦伯有数的几个弟子之一。这几天由于依文心没有完成薄伦伯交代她的事情而被薄伦伯骂了一顿，于是其他人就挖苦她来。

被师妹的一顿调侃依文心早就已经怒行于色，正要开口说话。这时那辛弃疾看不下眼去了站出来为依文心来说话道：“师妹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办不成事也只能怨自己本事不济。你怎么能这样诽谤你的师姐呢？再说了今天不是依师妹为我求情，宫主能那么轻易的就饶恕我们的办事不利之罪吗？”

“吆！师兄急什么呀？我这也不是和师姐开个玩笑吗？再说了我这也是说的事实，就以那个人的武功来说，这里的那个人是他的对手啊。我只不过是想和师姐探讨一下她的手段。要是她使用的确实是美人计，那小妹下次要是见着了他，也可以效仿吗。”

这话实在是把依文心气坏了！看着自己恬不知耻的师妹，嘿嘿一笑道：“师妹，师姐可没你那漂亮的本钱，再加上你那***入骨的狐媚之相。”说着看了一眼薄近尘又道：“就连我们这堂堂天魔宫的少宫主都做了裙下的不二之臣！要是你下回能见着那他，以师姐的意思尽可以使出你的强项，把他也收在你的石榴裙下，到时你的风头之健我相信这天魔宫肯定是无人可以比拟！”

依文心的这一番回敬，简直就把这两个淫男乱女挖苦到了极点！那薄近尘一听依依骂师妹竟然连自己也捎了进去，而且把自己还说成了穿破鞋之人。以依文心的身份这不是以下范上吗，这气他那还能忍住啊！可苦于自己的父亲薄伦伯对她的看重，自己又不能私下的对她使用宫规！怒声道：“依护法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要知道你这以下范上的罪名也是不小哦！”

“呵呵，这个我倒是想到了，只是现在少宫主还没有惩治我的权利，等你那天做了宫主，师妹我就等着你的惩罚了！”依文心一点也不担心的说道。“你……你…！”依文心的这话简直就是尖钻刻薄，一顿抢白，把个薄近尘和他师妹站在那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小师妹我们走，今日之恨，我薄近尘它日一定为你找回来。”薄近尘说着一挽师妹的胳膊就走向了自己的后院。这时那辛弃疾和另外一个天魔宫弟子穆少雪脸露担忧走过来对依文心道：“师妹你何苦和他们作对！毕竟他现在还是少宫主的身份。他那记仇的个性你还不知道吗？将来一定会想方设法得到处到给你使拌子的！”

其实依文心那能不知道薄近尘是什么人啊！只是今天不知为什么，自己多年压抑在心里的仇隙，怨恨一股脑的都倾泻了出来！“恩！谢谢师兄，师妹的关心，今后我会小心的！我今天的心情不好，我先回去了。”说完也没理辛弃疾的感受，一转身向着自己的别院走了去。

穆少雪一见依文心的神情，就知道她心里的那份气还没有消逝！对辛弃疾道：“大师兄，以师姐的脾气，这心是你我操不来的。你还是放下心里的包袱吧！要不将来受伤害的还是你！”说着步出了小院的大门，独留下了痴情的辛弃疾，看着依文心离去的背影一阵发呆！

少宫主薄近尘在依文心的顶撞下带着三师妹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恨声直骂道：“李云龙，那日让我丢尽了脸面！这依文心今日让我如此的难堪。还有那个小贱人对我的不屑一顾。我发誓一定让他们后悔！”

这又和李云龙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依文心就是在洛阳客栈里哪个弹奏的绝代风华的女子，而薄近尘说的小贱人就是晨月。

“哼！想不到你居然还想着那个小荡妇！”这时那三师妹在他身后道：“那晨月有什么好啊！难道我就比不了她吗？”薄近尘这小子一下子恨的，居然在三师妹的面前把天下第一绝色才女晨月又给揪了出来！你说那三师妹能不生气吗？薄近尘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慌忙回身将妖艳的师妹一把搂在了怀里道：“师妹不要多想了，你是你，她是她吗？我不会因为一颗到不了手的珍珠，而遗弃了你这颗酸葡萄的！”薄近尘这小子不知道是成心的气这师妹，还是今天被依文心给起糊涂了！这无意的一句更是让这师妹难堪！

“薄近尘你个王八蛋，你自己玩自己吧！”说着挣脱了依律的双臂，就听“啪”的一声脆响，回手就给了薄近尘一巴掌。被打的薄近尘一下子就楞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平时对自己千依百顺的师妹会发怎么大的雌威！一捂青红两道的左脸怒道：“师妹你为什么打我？”

第二百八十六章　　大会前夕（二）

“为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对你受够了！我将我的真心交给你，你却不屑一顾。整天的想着晨月那小贱人，现在还拿我和她比较！”

薄近尘也知道自己的一句酸葡萄惹怒了她，可是从小娇惯的他那让人打过啊！脸色倏变怒声道：“你太放肆了，我做什么事，想什么人关你鸟事？看不管你可以滚！”也许这三师妹就是属于那种天生范贱的人！一见薄近尘是真的火了，以失去了往日对女子的温文而雅，一出口就让她滚，回身猛的一下又将薄近尘抱住。看着怒容满面的薄近尘道：“师兄你怎么这么绝情！难道师妹我对你不好吗？”

“好，怎么好的了啊？以老子少宫主的身份，今天受了这么大的气，你不但不安慰老子，竟然挑起了字眼。”说着一把就将她的身子推了开道：“滚！”独自躺到了床上！但是薄近尘这下可把三师妹给吓坏了，知道薄近尘可是自己在天魔宫里的*山，要是他不要了自己，将来不是谁都能骑到自己的头上拉屎，那还了得！慌忙跟着走到了床前死皮赖脸的伏在了薄近尘的胸膛上道：“师兄不要生气了，都是小妹的错，没顾忌你今日的感受，有什么火你就冲我发吧！”

“嘿嘿，这可是你说的，将来可不要后悔啊。你也知道以我少宫主的身份不可能就在你一颗树上吊死的，少不得要三妻四妾的，你要是能接受就留在这里，我会给你个名分，要是接受不不了，对不起！门就在那里自己走！”薄近尘冷笑道。

三师妹知道他说的也是实话，能这样和自己说话已经是给了自己十足的面子了！于是腻声道：“恩！我知道，今后你的事我不管就好了，不过你可不能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哦！”

“恩，这还差不多！再说了，你对自己也太没有自信了，就凭你的本事我还舍不得不管你呢？”说着薄近尘一翻身就将她压在了身下，嘴也跟着压了上去。“呜呜……，师…师兄，大白天的这样让人看见了不好！”

“呵呵，本少宫主的事谁敢管。师妹可不要耍赖，刚才不是说让我有火冲你发吗？现在不正是时候吗？刚才的憋火，不在师妹身上发

泄，你让我去那发泄啊！”说着一脸淫笑又道：“你要是放心那我就到外面去发泄罗！”说着假意的就要下床。

这时的小师妹那还能放他走，连忙道：“讨厌了！要就给你嘛，放你出去，不一定那家的姑娘要遭殃了。”“哈哈，感情师妹还是一幅菩萨心肠！那你就布施雨露拉！”这两人的淫声垢语简直就是不勘入耳！没一会屋里就传出了最原始的乐章。

而这天李云龙起来以后由于柳琴要他不要把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说出去，所以凤舞等人并不知道昨天晚上柳琴已经成了李云龙女人的事情，不过柳琴她不知道蓝冰月已经从她的神态中看出点什么来了。但是蓝冰月也没有说出来，这天只是和众人在兰州游玩了一天。

深夜，接近头更时分，李云龙说服了蓝冰月众女和霍落等人，独自奔向白天他叫飞凤卫跟踪老和尚所去的那所废弃的宅院。为了争取时间没一回李云龙就来到了那座很大的废宅前，这座废宅断壁残垣，里头的野草足有半人高，不但凄凉，在这深夜里更骇人。从毁坏的大门，以及塌墙的缺口往里看，院落一重重，亭、台、楼、阁都还在，依旧飞檐，依旧狼牙，偶而还可以听见一两声风铃声。只是，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生气！门口有一对石狮子，栩栩如生。而石狮子身上也够肮脏的，原本白色的石头都快变成黑的了。

里面楼阁现在已是青苔碧瓦堆，但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些青苔碧瓦堆里看出主人昔日的富有，昔日的豪华。有道是：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白草，悉属旧时争胜之场，盛哀何常，强弱安在！想想，实在是令人感叹！

李云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寻思着该从那进入，对这废宅他也不是太熟悉，而且这里还不是一般弃废不要的宅第，而是一座凶宅。即使是大白天也没人敢轻易进凶宅，何况是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这个李云龙早在晚上就已经派人打听过了。这府邸原是兰州一介富商所私有，后来出了一起离奇命案，可自命案发生后这宅院经常就会有人不明不白的死去，死态还极为的恐怖！后来那富商为避凶就将此宅院废弃了，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今日这个局面。

李云龙看着黑灯瞎火的凶宅，飞身进了废宅，小心奕奕的地往里走，一面走，他一面暗凝内功，用他那敏锐的耳目四干搜索。就在这

时李云龙猛的就见一道人影自自己的面前噌的就跃向了对面的厅堂，以极快的速度又窜到了房梁上面。

这人的出现还真把李云龙吓了一跳，就这人的轻功，几乎都不在自己的身法之下！在不明敌我的状态下，李云龙略一思赋，展开了身法以十层的功力也飘进了大堂，在横梁的结合处隐藏了身子。

在这里刚才在外面看里面时简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黑漆一片，可现在上了横梁换了一个角度，却清晰的看到内室里灯火通明，猜拳笑唱，夹带女人的娇呼俏骂尖脆无比。简直就和富商豪门召妓夜宴别无两样，和外面的阴气沉沉判若两个世界！

为首的一身红色僧侣装素，紫铜的肤色，两眼一开一合之间神光外泄。下面分坐着四个异族服装的大汉，太阳穴隆隆鼓起，一看就知道都是身怀绝世神功。而在末座坐陪的李云龙倒是不陌生，正是那老和尚。

下面只见这六人的怀中各自搂着一位笑意含春的美丽女子，一边猜拳行令一边嬉笑，由于这六人的毛手毛脚，逗的怀中的女子不停的“咯咯”浪笑不已。在观察下方的同时，李云龙也没忘记比他先到的那位老和尚。就见那人听着下面的淫言秽语，看着那丑露不堪的无耻举动，忍不住“暗”淬一声，把头别过了他处！不过他这一转首，却真真切切的看清了这人的面貌，心里一鄂暗自想笑，这个小子自己那里见过，到底是谁呢?

这时内室的一声大笑把李云龙和那少年的目光拉了回来，就见和尚装素的那人道：“慧能，这妞就是比大清的婆娘懂的风情，本法师今天才算是开了眼界！”这时陪坐的老和尚慧能一脸奴才相奉承道：“法师今天这些妞都是为你们准备的，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恩，难为你想的这么周到，他日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你慧能也是头号功臣。对了，姑娘们，难得法师今天高兴，也展示一下你们的风情，来段热舞吧。”

一听法师的要求，那为首的女子对着法师一抛眉眼。第一个就站起了身形飘落场中，开始一件件的抖落下身上的衣服，这时另外的几个女子也都跟着走下场中，一眨眼的工夫就见六位美貌女子已经脱的只剩下可以遮羞的肚兜，也许是酒喝多了吧！这几位女子不知羞耻极

尽所能的都扭腰展臀的跳起了艳舞，随着身体的摆动那半裸的诱人身资更加的养眼，令人想入菲菲。

老和尚慧能一见几女已经下得场中，起身走到了红衣法师的身边，将他见昨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这算什么？这不是白说吗？连个具体的日子也没有，那什么时候动手啊？”

老和尚一见法师急了慌忙解释道：“法师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天魔宫的今天行动我一点也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不一定能够成功，而且明天就是那个武林大会召开之时，现在我们就是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哼！还都不是你们搞的鬼，要什么秘籍，早听我的话将那和尚杀了，那有这么多事！你们不知道大清的军队已经驻守在边关百里之外了吗？你知道军队一天的消耗有多大吗？简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于！”

老和尚跑过来被法师碰了一鼻子灰，知道这事也怪自己这方的贪心才造成的，赶忙陪笑道：“法师莫要生气，其实这次大会也正好是我们一网打尽的最好时机，现在紫金帝国越乱对于我们来说是越有利。”

“恩！这层我们当时倒是没想到！好了！事以至此多说无益，快将他们的计划说出来，我也好派人通知边关的军队以配合我们的行动。”这时就见来和尚慧能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封交到了法师的手里道：“这事我刚才从主人联络地取来的，为了给法师和四位护法们解闷找妞还没顾的上看呢。”“哦？说来说去，那小子不是给的你口喻。这小子真是贼的可以，有前途！”

不要说是这法师了，就是在梁上的李云龙也是一惊！暗自庆辛自己今天晚上来察看，要不这阴谋可就被他们实现了！李云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老和尚是三面派的人物，既然同时无大清帝国和天魔宫服务。

“哈哈哈……！好！这计划行！”法师看了以后大笑道。“法师，主人信上怎么说的，您看了这么高兴？”

“这小子！他让我们通知驻守的军队在一个月以后的今天四十万大军同时进攻紫金帝国，到时候武林上以后，紫金帝国一定会发生内乱，到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内下边关数州。”接着一叹道：“这小子实在是鬼才！”

第二百八十七章　　大会前夕（三）

“好了！既然事定，我们还是及时行乐吧！”这时那四大高手早已经被半裸女的艳舞挑逗的双眼赤红，鼻息粗重一听法师放话，将象饿狼似的一人搂起了一个女子就大斯抚摩了起来，一阵的哼哼哈哈之声传出了外室厅堂，那少年这时实在看不下去了，转身就要穿身而出，却忽略了衣杉被房梁所拌发出了轻微的摩擦声音，也就是这细微之响却惊动了内室里的法师。

“谁？是谁？”同时几道银白闪光之物也袭向了厅外的少年。李云龙一见几道暗器飞出就知道要糟，想要帮忙已来不及！再看那少年一见暗器奔来，在空中的身子也无法闪躲了，从怀里也掏出一物挡住了飞来的暗器，身子速度不减的消失在夜空里。

其实少年的动作也是一瞬间完成，这时内室的几人都已经飞身跑出外厅，看着寂静如斯的外厅，老和尚疑惑的捡起少年抛出之物。回头对法师道：“法师您是不是听错了，这不就是一只小夜莺，”说着将地上捡起的夜莺交到了法师的手里。

“哦？”这时那法师自嘲道：“也许是我太过于敏感了，错把夜莺发出的声音，当成了夜行人了，好了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说着带头回到了内室，重温**去了！原来那少年刚才见这几人都不是易于之辈早就留了后手，从房梁上抓了一只夜莺以备被人发现。来个金蝉脱壳！

李云龙见内室里除了淫声秽语也没点有价值的消息了，有了少年的前车之鉴，撩起衣服飞身出了废宅。找准了客栈的方向刚要起步，就听自己身旁的大树上一声轻“哼”，接着就掉下来一个黑影。

这突忽其来的事搞的李云龙也是一怔，很自然地伸手就接。还好，他接住了，软绵绵的，香喷喷的，简直就是温香软玉。就见怀里的人，一身男装打扮，头上的丝巾早在摔下大树时就已经掉了下来，一头黑瀑的秀发披着双肩上，一双柳眉紧皱，樱桃的小嘴里还在发出疼痛的娇哼声！

其实，他怀里抱的并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在里面的少年。李云龙心头一震，忙把怀里的人儿放落在地。哪知那少年的脚刚刚沾地，立即皱眉娇呼了一声“哎哟”，眼看娇躯摇晃不定，当场就要倒下了。李

云龙那能不管慌忙伸手去扶，他抓住了易钗少年的粉臂，恰巧这时侯那少女向前栽，一个娇躯又倒进了他怀里。软玉温香本就是诱人的，李云龙心中怦然，那股淡淡的幽香更是醉人，李云龙心头又震，挪身就要后退。

但是这时听见那几尽昏迷的少女嘴里发出梦呓般的求救道："快救我，我中了毒针。"话刚说到一半就已人事不醒！李云龙一见这少女的状况，他就知道耽误不的了，也顾不上避那男女之嫌，一抄少女的双腿，横抱在胸前，如飞的奔向了前面的一座破庙里，见四处无人轻轻的少女放下，从怀里掏出解毒丹，撬开少女紧闭的牙关喂了下去。

没一盏茶的时间，就见少女凤目轻启对着李云龙微微一笑艰难道："多谢少侠救命之恩！"李云龙一见这少女醒来，忙道："姑娘觉得身体还好？""恩！谢谢关心！我，我……"在说这话之时李云龙就见此女柳眉一周轻"哼"了一声脸色急剧的**了起来，李云龙急的双手直搓对着少女道："姑娘你这是怎么拉？不知在下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身上的毒已…已…解，可是身上的…毒针未除，现在…在…正向着心口游动。"说话间就见少女的嘴角已经开始往外溢血！一见危机已经刻不容缓李云龙慌忙道："姑娘被暗器射中了那里，要我怎么帮忙，快说啊！"

虽然那姑娘已经濒临生死的边缘，可是一提那受伤之处，苍白的俏脸上也飞起了两夺艳丽的红云，及尽艰难的将玉手指向了自己的大腿内侧，头一歪又昏厥了过去。

少女所指之处可是为难了李云龙，要知道一个少女最重的就是名节，现在她指的地方简直就是少女们的禁区！可一看到少女嘴角不段的溢着鲜血就知道时间已经拖不得了，心里暗想：人家一个姑娘尚且懂得从权，于是伸手指给了自己羞人的伤处，他堂堂七尺须眉昂藏躯，焉可如此小家子气！而且又怎么能够不管他呢？最多以后收了她。

时间不容他多想，伸手撕开了少女的裤腿，看着那雪白诱人的大腿根侧，一点红红的针眼现在已经及为的醒目。为了救人李云龙也没心思欣赏那亮丽的风景线，右手颤颤抖抖的按住针孔，左手则解开了少女的上衣将手插进那红红的肚痘里，摸索着滚烫的圣女峰将左手放在高耸的左心房上，深吸一口气，收敛心神，屏除杂念，左手运起圣

天真气缓缓的将真气注入少女的心脉，以防银针窜入心房，到那时就是大罗神仙在世也只能兴叹了！最重要的是配合下面的右手顺经脉推逼银针。

而同时右手则将圣天真气的吸字决运出，顺着上升的经脉引导着上面的真气将银针缓缓的顺原路驱逐体外。这逼吸银针的方法看似简单，可其实没有一甲子的功力更本就办不到。这也辛亏是李云龙，要是换做了他人，也就只能等死了。除非有两个人同时施功，一个防止银针上窜，一个却只能嘴俯伤口，以嘴里的一口真气吸出银针，不过却是极损内家真力。

这段艰辛的疗伤旅程李云龙可是受了极大的心理挑战，刚开始时还算顺利，将那银针已吸至了丹田之处，可是那少女在李云龙内力的催逼下，一种异样的感觉却袭向了她的全身，滚烫的娇躯不时的扭动着，双颊一抹潮红，嘴里也发出了急催的喘息声。倒不是这少女淫贱，在这时候还能想起这事！怪只怪她受伤的地方不对，而且李云龙体内又有一部分阴阳双修术的内力，对一个少女有着催情的效果！

可她这不经意的情迷，却是令李云龙几乎难以自制！逼使的他实在没了办法，已顾不上催动内家真元的危险，将圣天真气运至了十二层，眼观鼻，鼻观心，澄心静气，万念归一大喝一声出！就见从少女的大腿内侧一道血箭夹杂着一道亮晶晶寒芒就射向了屋顶的房梁，而李云龙此时的右手几乎成了血玉之色，以极快的速度又按向了伤口，随着一阵缓缓的揉捏，就见少女的腿侧一阵青气冒出，而此时李云龙整个人都笼罩在内力并射下七彩斑斓的罡气里，面相庄严，忧如天神下凡！

经过盏茶时间的推拿那少女大腿内侧的针孔奇迹般的收缩回去，恢复了原来的光滑细腻。李云龙知道这少女已无大碍，虚脱似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运起心法缓缓的调息了起来。而被内力冲击下的少女缓缓的睁开了凤目，第一视线印入眼帘的就是坐在对面的调息的李云龙，当她发现了自己的胸衣敞露，一双娇峰骄露，大腿内侧的衣杉褴褛，隐隐的都能看见羞人的花苞。那份恼怒，几乎达到无可形容的地步！坐起身来对着李云龙就是一唾道：“那里来的流氓，竟敢侮辱你家姑奶奶，找死！”话一出口两指一并就点向了李云龙的身体的大穴。

这少女也真是狠！出手就是死穴一点余地都不给李云龙留，眼看那要命的一指就要点了过来。也令人意想不到的李云龙的身体在调息之中还有能力闪避。就这样一个盘腿调息的人就和衣删不整形似青楼泼妇的女人展开了游斗。这下可苦了李云龙刚才的内力耗损过度，连个休息空也没有就碰上了这个不讲理的恶婆娘！最后逼的李云龙实在没办法了，将自己的护身罡气罩在体外，继续调息了起来。

可是这让让这姑娘受足了苦头！别看这姑娘轻功卓越，也是说到内家真力却是不赶恭维。卯足了吃奶的劲也都攻不破李云龙的护身罡气，反而被罡气的反震之力震的眼冒金星，差点没分出东南西北来。少女一阵的心情发泄，慢慢的也冷静了下来，对刚才所发生的事回忆了个差不多，一想自己在昏迷之前，也暗示了眼前这个人为自己疗伤，那能怪的人家失礼。

同时想到还好自己是遇到了君子，要是遇上什么歹人，还不是被……！想到这里少女俏脸一红，赶忙将身上的衣服整理好，等待着李云龙的苏醒。没有了外力的攻击，以李云龙的功力不消半个时辰就以恢复了功力，睁来双眼看了一眼眼含薄怒的小姑娘，李云龙一辑手道："这位姑娘刚才事情紧急，为救姑娘也有权宜，要是姑娘还有不愤，李云龙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刚开始李云龙以为这姑娘已经想开，才不再殴打自己，那知道自己这一说话，换来的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只听你少女道："你赔礼管个屁用啊！我这清白女儿身都被你看见，抚摩了，你让我将来怎么见人啊！你个死流氓。"说到激动处站起了身子，就要和李云龙再次的拼命！

不过对付这种蛮不讲理的女人李云龙现在多多少少也有了点经验，一见这姑娘一点面子也不给自己留，还骂自己流氓，火气也腾的就冒了上来对着那姑娘大吼道："你骂谁流氓啊？我救了你还不说好，居然落了一身骚！"

"谁让你救了？我才不稀罕你救呢，我死了我愿意，被你这一摸我是生不如死！哼！"少女听了李云龙的话大骂道。而现在的李云龙几乎是被这个少女气的脑充血了！那还能看出平时的温温而雅！怒目一瞪回道："你不用我救为什么要告诉我伤在了那里？你这不是得了便宜有卖乖吗！你知不知道就为救你，我差点真气逆流，走火入魔啊！"说到

这里李云龙自己也忍不住脸上也是一红。其实他所说的真气逆流和走火入魔和那姑娘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只能怪他定力不够，谗涎美色！

第二百八十八章　大会前夕（四）

那姑娘被李云龙的一诈唬，也是一楞，知道对方不是在危言耸听，缓缓的一低玉首道：“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也应该照顾一下女性啊，再怎么说我也是受害人，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吗！”

少女这话一出口李云龙的脸几乎都没了放处，嘿嘿一笑尴尬道：“姑娘我们不要谈这不愉快的事情了，在下有一个疑问想问你，不知姑娘见意吗”对于李云龙态度的转变那少女语气一低道：“少侠今天救了我，是我的救命恩人想问什么，只管问，我知道的一定回答你。”

“姑娘叫什么名字，看姑娘很是面善我们是不是在那里见过啊？”也不知道这李云龙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这一见面就问起了人家姑娘的芳名，还攀起了交情楞说是见过人家。

那少女道：“我叫东方婉，我和少侠出来没有见过，少侠怎么说我们在哪里见过呢？”

李云龙听了东方婉的话呵呵一笑道：“我说怎么刚才看你那么眼熟呢，原来你叫东方婉，那么你是不是有一个哥哥叫东方狼的？”

“是啊！你怎么知道？难道你见过我哥哥不成？”东方婉看着李云龙道。李云龙点点头，现在他看见东方婉就想起了她哥哥东方狼交代他的事情，于是对东方婉道：“不错，我认识你哥哥，而且他还有一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明天我派人去拿了，对了，刚才你怎么到那里的？”

“谢谢你，我刚才是因为跟踪那个老和尚的，怎么，你呢？你为什么也到那里？”东方婉听到她哥哥的消息非常高兴，现在见李云龙问她连忙回答道。“我吗？也一样。”说着李云龙就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包括柳琴的事情也说了出来。

“这么说那个女的非常漂亮了，是不是？”东方婉问道。“是啊！不过东方姑娘你也非常的漂亮，呵呵，今天一见我就不会忘记了。”李云龙点点头笑道。一见李云龙这么一说东方婉的脸上一下就绽开了笑容，就那匆匆的一面想不到这英俊的少年这样说自己，这足以证明自己在他的心里还是有一些位置的，说话也来劲了。

“李少侠这么说就是我也非常漂亮啊！”东方婉看着李云龙目光闪烁着道道精光道。“那当然，凭东方小姐这样的美貌，天下人谁敢说东

方小姐不漂亮。”李云龙点点头道。

“那和李少侠的几位夫人比起来谁漂亮？”突然东方婉向李云龙问道。“哦，这么一说东方小姐对李某非常了解了，那么东方小姐你是不是对李某有意思，我听说当一个女人了解一个男人之时就是这个女人爱上那个男人之时，不知道东方小姐是不是在暗中喜欢上我了。”李云龙笑道。

东方婉脸色一红，道：“谁喜欢你啊，我才没有喜欢你，少臭美了。”“是吗？那就有点遗憾了，对了，你知道刚才的哪个法师是一个什么人，或者说他在大清帝国有着什么样的地位？”李云龙向东方婉问道。

“他应该是大清帝国的国师，你问这么多干什么，难道你要……”东方婉疑惑的看着李云龙道。“呵呵，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李云龙道。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说着东方婉身影一闪消灭在茫茫夜色之中。“东方小姐，明天不要忘记来找我，你哥哥的东西我还要给你。”李云龙看着东方婉的背影道。“知道了，明天我会来找你的。”夜色之中传来东方婉的声音。

李云龙有些无奈的摇摇头，看了看天色发现已经很晚了于是决定回客栈。

黑松堡，位于兰州城外十五里的黑松山上。黑松山山青如画，山中奇树异花遍地，又有无数幽深洞穴，珍禽异兽，是风景最好的一座山岭。黑松山亦是避暑游览的胜地，所以黑松堡自在黑松山上建了庄子之后，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黑松很是陪养了一批导游，负责做游客们的向导。

而黑松堡占地极广，大小房间近千，因此在住宿和餐饮方面，也是一直都在做着大生意，每年的旅游盛季，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黑松山整体的地势并不险峻，但是唯一一处险崖却是刀削斧凿一般，几乎与地面呈垂直状态。险崖高不知几许，崖下幽谷深不见底，自古以来，还从未有人能下到崖下去探查地势。

而那险崖，就在黑松堡背后。背*着险崖的黑松堡，相当于绝了后顾之忧。在险崖那一面，自是不必安排人手守卫的。而通往黑松堡的正道却只有一条，小路虽有两三条，但极为难走，有几处要隘，只需

派几个高手守住，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奇效。所以，黑松堡被誉为武林第一易守难攻之地。

但是今天，即武林大会召开的这一天，那两三条被黑松堡的护庄高手守卫着的小道，却到处都布满了大量的人行走过的痕迹。那些高手守卫们，则躺在了路旁的杂草中，脖子上裂开长长的口子，非常安祥地沉睡过去了。(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三千魔法师应该足够那些江湖人受的了。”一个眼色阴沉的老者对旁边的另外一位老者道。“也不一定，这个苍茫大陆上的武学比我们魔法大陆上的斗气厉害的多了，现在*这些才最多达到中级魔法师水平的人是根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的。”另外一个老者道。

“哼，那又怎样，凭我们两个达到法神和剑神的老家伙还怕对付不了他们吗？”先前的一个老者冷哼一声道。“法神，你现在还有法神水平吗？一千年前的你场战斗如果不是我们的宝贝的话我们能够活下来吗？现在我们两个也只有你又只有达到大魔导师水平，而我只是达到剑圣水平，如果你达到法神水平，我达到剑圣水平的话我们早就回到魔法大陆了，还用的找在这个苍茫大陆吗？”后面说话的那个老者道。

“是啊！一千年来去了，不知道现在魔法大陆上的人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年我们这么多人来到这个苍茫大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而且我们的命也不长了，现在我想的是怎么样为自己找一个好的传人，这样的话他就马上回到魔法大陆对付魔族和神族。”那个法神的老者道。

“一定会的，可惜薄伦伯的三个儿子薄近尘、薄飞龙、薄飞虎三人都不可能继承我们的东西，否则的话现在的这些魔法师也不会有这样的水平。还是多年我们的那些人的后裔现在他们的体质也不合适做我们的徒弟。”那个剑神道。

“希望这次武林大会我们能够早到一个可以做我们徒弟的人，了却我们多年的心愿。”那个法神道。“是啊！不过这个薄家怎么办？”那个剑神问道。“哼，如果当年他们的祖先不是救了我们一命，我也不会为他们训练了这三千魔法师，现在我们要走他们能够怎么样？”那个法神一点也不把薄伦伯的天魔宫放在眼里，“再说他们这些人又完成不了我们的心愿，我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又有什么用。”

“好了，不说了，现在我们还是上山吧！今天是应该热闹的日子，呵呵。”那个剑神道。“是啊！走，我们去看热闹去，哈哈。”那个法神也笑道。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是苍茫大陆上五年一度的苍茫武林的武林大会召开的日子，苍茫大陆人人崇尚武学，所以这样的大会对于苍茫大陆的人来说是十分的关注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武林大会已经成为了某些人争夺权利的工具。

今天江湖上的各大门派除了这四个隐秘门派外，白道的静光寺、静心奄、太极门、天山派、流月宫以及黑道的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和暗魔门都派人来参加了。另外端木、司空、令狐、独孤、赵、孙、吴、柳这八大世家也都派了他们的代表。除此以外的其他各个门派也都到达兰州参加这个武林大会。

其中以静光寺的慧悟大师这个江湖上公认的天榜第一高手也露面了，传闻其易筋经已经练到了最高的程度，太极门的紫云真人这个天榜第五的高手，天魔宫宫主薄伦伯这个天榜第三的高手，邪冥殿殿主冥九幽这个天榜第七的高手等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持人。

另外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秦王李襄樊，唐王赢天，紫金帝国公主柳琴，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的哥哥），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大明帝国的东方艳阳、忆小婉、岳非鸣，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都成了大会的重要参加人士。

今天正是武林大会召开之际。到得巳时左右，李云龙便同蓝冰月、柳琴、凤舞等人往黑松堡赶去，不过李云龙还是留下几个飞凤卫在城中，同时也秘密交代了她们一些事情。

兰州城本是天底下最为繁华热闹的城市之一，如今又适逢武林大会召开，一路上都是执刀佩剑的武林中人，比起往昔来，更显热闹。由于人多，李云龙等人好不容易才雇到一辆马车，车钱却又比平时贵出了一倍多。好在李云龙等人都是有钱之人，也不将这些小钱看在眼里。

微微撩开窗边之帏，李云龙道：“好奇怪，这么多武林人士到了这里，怎么没见官府有什么动静？”李云龙知道江湖上士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在这里召开武林大会的话一定要有官府出面才能稳定局势。

“许是黑松堡已经打点过了吧！”蓝冰月对人性的认识远在李云龙之上，这一猜恐怕十有八九是正确的。

第二百八十九章 大会召开（一）

“不知道这个武林大会有多少人，上次那些贼人也要参加吗？”柳琴道。“当然啦，只要是江湖中人一定会参加的。”李云龙笑道。

“可是那些人好讨厌哦，我不想见他们。”柳琴道。“琴儿，你不理他们就是了，就当他们是全不认识的人！反正你已经是我李家的人了，管他们怎么看你！”有凤舞她们在一旁，李云龙只是伸手握住了柳琴的纤手。

“谁是你李家的人啊？”柳琴轻叱薄怒，脸上的神情却是说不出的心动欣喜。由于昨天李云龙回来以后到了柳琴的房间里，所以今天早上起来众人都知道了柳琴和李云龙的关系。因为柳琴是一个公主，所以众人也不敢说什么，再加上李云龙及时的公布了身份，众人对于李云龙更是没话可说。

“妹妹，你又强自嘴硬了，小心大哥回去后又要‘欺负’你了！”蓝冰月也在一旁打趣着她。“姐姐！”柳琴大羞，与蓝冰月搂住了一团。李云龙微微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蓝冰月和柳琴的和平相处是他的最大的愿望。

“到了！”李云龙止住两女的嬉闹，当先走下了马车，在他身后的是大内高手。却见前些日子还空空荡荡的黑松堡门口，此时已是聚满了武林中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有数百之众。

显然霍落在武林中的人缘极广，他才一下马车，就有很多人上前打招呼。

“霍大侠，您也是为了武林大会而来的吧！”

“霍大侠，自三年前您老人家救下晚辈之后，晚辈日日都盼着能再见您一面！只是你这三年来到哪里去了？”

“霍兄，可还记得小弟……”

看着霍落不急不徐与众人逐一招呼，李云龙不禁暗怕，想道：原来成了名也这么麻烦啊，这样每到一个地方，光是打招呼岂不是就要将人累死！

待得柳琴、蓝冰月、凤舞等人并排走下马车，立时便成了所有人的视线所在。喧哗的吵闹声在短短的一瞬消失得干干净净，无论男女，都为蓝冰月惊世绝俗的美丽所吸引。柳琴公主虽也是绝世佳人，但站在蓝冰月一块，却硬是被她比了下去。

“是蓝仙子！”“蓝仙子！”“这个女子便是流月皇柳如烟的爱徒吗？”一阵静默之后，却是声动震天的吵闹声。

“姐姐，你真是像仙子一般。你看，所有的人都在看你啊！”柳琴公主凑嘴到蓝冰月的耳边说到。

“我才不希罕呢，我只要夫君一个人看我就行了！”蓝冰月在有外人的时候，脸上总是一片冰冷，但嘴里说出来的话却是与她的外表截然不同。

李云龙正挡在她前头，闻言回过头来，对着她温柔一笑。他如此举动一做，顿时有好些人注意到他，其中也不乏当日看见他之人，当下喊道：“他就是那个李云，他就是那个李云！不，应该是李龙，也不对，是李云龙，妈妈的，他怎么这么多名字啊，他怎么和蓝仙子在一起，啊！不管了，快抓住他。”

很多人以前只是听闻过“无双玉女”蓝冰月容貌绝美、天下无对，眼下一见，果然见面远胜闻名，都是蠢蠢欲动。想到某家长得如此英俊，今天想借机与张仙子结识，说不定佳人就会看上自己，从此鲤鱼跃龙门，立时身价百倍。

一时之间，群情振奋，齐齐向蓝冰月涌去，势道之大，以霍落这等大高手，兀自被挤到了一边！

李云龙知道这般人脑子中只剩下一赌蓝冰月的风采，但是现在和自己在要求一定是以为自己强迫蓝冰月，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听得，当下身形一纵，已是凭空跃起，一个筋斗翻出三四丈。他虽然知道柳琴有蓝冰月护着，但仍怕人多拥挤，会不小心伤着了她。他身形落下，也不管底下的人群，脚尖在身下人的头顶一点，复又跃到空中。

有身份武功好的江湖人士早已经被请到了堡中，现在在门外的，都只是些三流人物，怎抓得住李云龙。那被踩之人还未反应过来，抬头仰望之际，正被李云龙一脚踩到了脑门之上。他哇地一声大叫，骂道：“妈的个辣块妈妈，臭小子竟敢踩你爷爷！你可知道俺是谁？你爷爷可是‘名震关中、脚踩两江、拳打三山……”这位好汉的外号还未报

完，早被拥挤过来的人群推到了一边，也不知被多少人踩到了脚跟，直痛得他在一边抱脚直跳，嘴里雪雪呼痛，心中更是将李云龙骂个半死。

李云龙身形几个起落，已是落到了十来丈外的一棵极为高大的柳树之上。他轻功极高，脚下踩着极为纤细的柳枝，柳枝随风轻舞，他也跟着上下起伏不定。场中虽有数百上千号人，但轻功高明之人却是半个也没有。有几个眼力高明的看到李云龙能凭一根细柳便稳住了身形，心知此人武功奇高，自己绝非他的对手，已是退到了一边。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树下骂阵起来，好些急躁之人已是攀树而上。

李云龙对着蓝冰月、柳琴两女轻轻一笑，突然脸色一沉，无边的气势从他身上疯涌而出，铺天盖地地向众人涌去。魔神般的气势顿时笼罩全场，每个人都从心灵的最深处感受到了一股毁天灭地的王霸之气，无可抵御的无力感由心而生。

骄阳挂在这个男人的身后，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所有色彩，天地之间，就仿佛只剩下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傲然独立。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棵小草，只有臣服在他脚下的资格！

当日以“青衣楼”的三滴血之一，“血影血杀”杜铁的武功，在李云龙如此神威面前，兀自轻颤不止，便何况眼前这些武功低微之徒，所有的人都趴伏在地，犹如向高高在上的李云龙行礼一般。蓝冰月和柳琴搂作一团，眼中满是神醉心迷之色，心中俱想：这就是自己的好夫君！

黑松堡的武林人士并不是今天才来这里的，昨天首先到达的是武当的隐世名宿紫云真人，率领着掌门师侄玉虚道长和青字辈的十多个弟子。接着是静光寺的慧悟和觉莱掌门以及四师兄弟。这武林的泰山北斗两大派都被安置在了黑松堡飞龙院。今日一早天山派的二老史百传等人。流月宫的柳如烟，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暗魔门、青城派，黄山派，丐帮也都陆续的来到，就这样这江湖上最大的九大门派都已经到齐也都分别被安置在了黑松堡的飞凤、麒麟两院里。

接下来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秦王李襄樊，唐王赢天，紫金帝国公主柳琴，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爱新觉罗&8226;舒尔哈齐的哥哥），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

大明帝国的东方艳阳、忆小婉、岳非鸣，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先后到达。

可是迟迟不见静心奄的人和李云龙诸女出现，午时时分九大门派和八大家族齐聚一堂，静光寺的慧悟首先发言询问这个武功大会什么说话开始。

而秦王李襄樊则向朱无媚问李云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到。朱无媚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因为李云龙离开以后就没有把消息传到山庄了，关于李云龙的确切消息和行踪。说实在的李云龙等人还真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朱无媚故无可奈何下道："王爷不用过份担心，夫君他虽然没有传来消息，我们至于他的行踪我着实不甚清楚，不过以他以往的为人做事，如无特殊的变故，绝不会有所延误！"

李襄樊也知道这个朱无媚对于李云龙比他这个父亲要知道的多对于李云龙可以说朱无媚知之甚深，故对朱无媚的话深信无疑。不过李云龙的不出现着实让人担忧，就见李云龙的外公云龙峰一偻洁白的胡须道："朱姑娘，以老夫的意思，最好还是请你多辛苦一番，查探一下李云龙的行踪，看看他现在是否已经到了黑松堡。"

云龙峰的提议，果然获得了众人的赞同，促请朱无媚速即发令，查探李云龙的行踪。朱无媚也知道这个时候在这里李云龙一定要出现的，所以朱无媚就派飞凤卫出去最快的时间打探到李云龙等人的确切消息。

就在飞凤卫得令刚欲转身辞去，门外猛然响起一声道号道："如此小人行经，竟然偷偷第在此查探九大门派的行动，也不怕失了你的威名。"接着又道："来人你们还不卡将这见不得人的东西给东西请出去。"

厅内九个派的掌门人和八大家族的人，闻声就知道有前辈高人到来，一齐飞身出迎。只见门前站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而老者的身后正有一少年正和一手端托盘的侍童搏斗，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则站在一旁观战。

静光寺的慧悟认识这是江湖上四大神秘门派之一的道仙机轮伯。这道仙机轮伯的武林身份比起在坐之人是只高不低。就连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和紫云真人以及薄伦伯、冥九幽一见道仙机轮伯到来都慌忙的

走了出来相迎道："不知道仙到来，有失远迎，还望道仙担待各派失礼之过啊！"

这道仙机轮伯虽说在武林辈分很高，可她和静光寺的慧悟师和紫云真人，薄伦伯、冥九幽比起来那还是差了半辈，此时一见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和紫云真人等人出来相迎慌忙一合掌口喧道号道："四位前辈，你们这样说可是折杀晚辈了！"

几人刚寒暄到这就听一声雷公一样的声调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道："哎吆！两位兄弟快来啊！这里还有人在打架，挺热闹的！"话声刚一落就见一个雷公一样的少年带了两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跑进了院子里。

第二百九十章 大会召开（二）

冥九幽见少年进来头就大了，冥九幽虽说是邪冥殿殿主，但是这三个小子来头也不小，冥九幽怕这三个楞小子在这么多的武林前辈的面前失礼，慌忙喝止道："三个小子，快过来不要胡闹！"

但是这个邪冥殿殿主冥九幽的话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只见那个带头的少年道："伯父，那小东西长的贼眉鼠眼的看就不象个好东西，待小子帮着那小哥将那小子拿下，再给您磕头。"话一说完就见少年身形一挪一纵晃动了两个动作就横插在正在打斗中的两人之间，挥动起了斗大的拳头化拳为掌运起神功幻化出漫天的掌影，一声大喝道："小小年纪不学好，今天单爷爷就教教你怎么做人。"话到掌到。

这时在场被这楞小子搞的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的众人，猛听的扑、扑、两声响起，接着就见那侍童的身子就象端了线的风筝一样飞出三丈多远撞到了墙壁上，头一歪连句话也没留下就见了阎王！而这时那少年却是吱牙咧嘴的摸着自己的左臂站在那里以疑惑的眼神看着赢风道："小哥，看你长的这么清秀，这么这么大的劲啊！"说到这里还埋怨道："再说了我刚才是帮着你打那小子，你为什么反过来打偶啊？"

这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为眼前的少年给震惊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看似一点都不起眼的一个少年居然在一招之下将那武功以接近二流人物的小童给毙于了掌下，可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小子居然被赢风给结结实实的打了一掌却像是没事人一样！当然这里知道少年底细的也就是邪冥殿殿主冥九幽了，此时就听邪冥殿殿主冥九幽一声呵斥道："小单怎么如此孟浪，还不快过来见见这些武林前辈们。"

当邪冥殿殿主冥九幽说出了少年小单是天心阁的人时，众人不禁一阵嘘谈，对天心阁更是有了一番认识，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就连那青城的辛掌门和黄山的葛掌门也不敢说能一掌将刚才那侍童毙于掌下，更别或是一掌将人打出三丈多远！天心阁果然神秘，只是今天天心阁的人的出现也代表着什么呢?

连那一向自负的道仙机轮伯看了少年小单的武功也是赞许不以，对着还在那发楞的赢风道："风儿，站在那里发什么楞呢，还不快过来谢谢单少侠的援手之德！"赢风此时也回过了神，知道眼前这小子是天

心阁的人，不禁呵呵一笑道：“原来少侠是天心阁的人，难怪有这么高的武功了！”此时赢燕一听说这武功奇高的小子是天心阁的人也走上前以异样的眼神看着少年道：“少侠好高的武功啊！改日可要讨教一番了。”

对赢燕这赤裸裸的挑战少年倒是没放在心上，不过令少年感兴趣的是这个少女和这个老道在一起。这时就见不善言语的少年嘿嘿一笑道：“这位小姐姐，你是什么人，你的武功厉害吗？如果厉害的话我就和小姐姐比比，如果不厉害的话我就不和小姐姐比了。”

被少年左一句小姐姐右一句小姐姐叫的赢燕俏脸一真嫣红，凤目一翻对着少年轻淬一声道：“谁是你姐姐。”此话一出小姑娘难为情的一低头跑到了师傅的身后。被赢燕一句话顶的少年那脸更为红了起来，一时难以下台，站在那不知该说什么！

这时身为哥哥的赢风也觉得妹妹有点过分了，毕竟少年是天心阁的人，怕把关系搞僵了以后难以见面，慌忙上前对少年道：“少侠，我妹妹不懂事，请少侠不要见意，我……”赢风的话刚说到这里猛听的一声大笑打断了他的话，道：“赢兄好久不见，不知道现在可好？”

在场的众人一见李云龙的到来，那还在意少年小单的事，众人都知道这个李云龙就是现在在江湖上最出风头的一个人。这时那朱无媚等女一见李云龙已经到场，慌忙上前行礼，当然了以李云龙和她们的名份这礼也是费不得的，跟着朱无媚等女的身红的飞凤卫也向李云龙辑身施以一礼。而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太极门的紫云真人、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邪冥殿殿主冥九幽、暗魔门的阴魔王、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唐王赢天，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也是头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李云龙，不禁迷瞪起了双眼，仔细的打探这哧诧风云的小伙子。众人一阵寒暄后，又都走进了大厅。

这时那李云龙可就看的不对劲了，他知道跟他来兰州的女人分别是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司空兰香、柳清如、冷如凤、宫飞燕、晨月、蓝雅和蓝丽几女，但是现在这里的柳清如、冷如凤、宫飞燕、晨月、蓝雅和蓝丽几女都不在，李云龙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把眼睛看向了朱无云。可看着朱无云一个劲的和他使眼色，就暂时忍了住！

李云龙的到来以后，九大门派正当大家准备商讨下一步的对策时，一声洪亮的声音又传来道："听说李少侠已经到了是否是真的啊？"说话间就见身穿衣袍的怪侠莫光带着冷风焦急的走了进来，当怪侠莫光看清了坐正在上首的人确信是李云龙无疑时，忍不住老泪差一点就掉了下来。

李云龙这时一见怪侠莫光径直就走了过来，李云龙慌忙站起身道："呵呵，是莫前辈啊，我这几天还一直在念叨着上次多亏了你老人家的护持呢。上次要不是多亏了您，要不晚辈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和您相见了！"这怪侠莫光的大名在坐的人几乎是没有没听说过的，一见李云龙见完了礼，九大门派的掌门人和八大世家的家主慌忙也都起身见礼。这时那一直未出言的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和太极门的紫云真人、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邪冥殿殿主冥九幽等人也都站起身，就听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口喧佛号道："莫道友，今日能为各大门派助阵，老衲等人着实感激不尽啊！"

静光寺的慧悟大师话刚说到这里，就听一口笸箩嗓子的声音又起自大门外道："有什么感激的，这武林的大事，就得武林人解决，大师您这也太客气了！"话音一落就见一身悬酒葫芦独臂老头带着五人走了进来。

怪侠莫光听了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话本欲客气几句的，可一听来人打断了自己的话，不禁哈哈一笑道："是啊，这小酒鬼说的是，武林本一家，源于一脉，大师客气了。"看着走进来的来酒鬼，众人皆是有乐，原来这老小子大概是昨天的酒还没醒，这一进门就差点撞到了柱子上，要不是他身后的那几人眼疾手快，非摔个狗吃屎不可！

也许这喝醉酒的人最是爱较真，刚才怪侠莫光的一句小酒鬼可惹的这酒仙有点不乐意了，还没站稳的身子扯着笸箩嗓子声辩道："老莫大叔，您这话可是不对了，我酒仙伯松鼠怎么也是六十岁的人了，您多少也得给点面子不是，还小酒鬼呢，您见过这么年轻的小酒鬼吗！"也许是一路上没人理他的缘故吧，这酒话一出，就没完没了了，也不管在坐多少人，都是些什么身份，接着有道："我就知道你老莫大叔小肚鸡肠，不就二十年前偷过你一坛子猴儿酒吗？您也不至于记到今天处处针对我吧！"

这老酒鬼不提那猴儿酒还没事，一提这猴二酒怪侠莫光可就生气了，也顾及不到自己前辈的身份了，一翻白眼恨声道：“怎么拉说你个小酒鬼你还不乐意了！你知道老道那坛子猴儿酒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它多珍贵吗？你倒是说的轻松！那是我老莫费了一年的时间驻守在猴山，趁猴王十年一度的选拔大赛，群猴不注意而冒着老命而换回来的，那是我的命根子，说到此老道还一脸的痛惜表情！”

这两个为老不尊之人一通对话，在场年轻的都忍不住哄堂大笑了起来，就连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和紫云真人那样身份的人也都是一脸的苦笑，难以启齿插嘴！最后还是由跟在老酒鬼身后五人的举动打破了这场闹剧。此时就见五人同时上前对着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和紫云真人还有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邪冥殿殿主薄伦伯、道仙机轮伯以及八大世家家主行礼道：“五篱笆姗姗来迟望大师等人见晾。”话一说完五人同时向脸上一擦，瞬间由五位不起眼的随从变为了三个年纪五旬和两位年纪看似不到四十的风韵徐娘。

这五人的一亮相，众人都觉得十分的惊讶，不知道这五篱笆到底是什么人，要知道在这个江湖上知道这五篱笆的人很少，而且这个五篱笆这个名字非常奇怪，只听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向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问道：“哈丹巴特尔，你知道这五人是什么人吗？”

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看了看五篱笆摇摇头道：“不知道，这五篱笆在江湖上我没有听过，难道是隐世之人？”雄狮堂主哈丹巴特尔&8226;乌日更达赖知道如果这所谓的五篱笆是隐世之人的话就没有多大的惊讶了，毕竟现在的这五篱笆是和酒仙伯松鼠一起来的，在这里也许还有人认识他们。

这时只听静光寺的慧悟大师道：“原来是你们五个，哈哈，想不到你们今天也来了，哈哈，二十年不见，各位都还好吧？”“大师说笑了，如果不是二十年前大师救了我五兄弟一命，我五兄弟也不会有今天。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武林大会就是为了能够再见大师一面。”五篱笆大笑道。

第二百九十一章 大会召开（三）

“几位客气了，这次武林大会空前热闹，几位此来一定不惜此行。”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也笑道。对于这五篱笆慧悟有着很大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二十年前他也不会救他们。

而这时又进来了四人，两男两女，当先眼光中年男子虎背熊腰，孔武有力，沉稳的步伐，浴血的苍凉，以及眼中那电芒般的果敢。他旁边是一位极其美丽的**，这**瓜子脸，眉目如画，体态轻盈，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罗纱长裙，曲线玲珑的丰盈***极为动人。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好似会说话一般，盼顾见具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一头乌黑的秀发用白色的玉环绾住，垂下及腰的长发随着她美妙的步伐微微摇摆，十分诱人。她仪态万千的举起一支肤色晶莹白里透红的玉手轻轻一拢耳边秀发，大红宝石镶嵌的耳坠顿时光华四射。这两人不是别人，正是叶华秋和他的夫人梅怡君。

在**旁边是一位十七八岁的美貌女子，美人儿穿着鹅黄云裳，赛霜胜雪的绝美容颜没一丝可挑剔的瑕疵，雪白的娇颜透出淡淡红晕，清秀可人，琼鼻丹唇似都经过精心雕刻，显得那样完美。碧玉钗簪着的如云秀发散落香肩两侧，柳丝般的秀发随风飘散。碧玉钗上那颗漆黑的珍珠映衬着乌黑秀发熠熠生辉，鹅黄的云裳凸出的玲珑曲线更显万种风情，让人忍不住想要解开腰间的裙带，一探蕴藏在那底下的无穷奥秘。如此美人儿只应天上有，人间那能几回得。她就是叶华秋的女儿叶小翠。

在少女身边的那个少年，他身材俊伟，剑眉星目，鼻如刀削，头上绑着一束长发，嘴角微撅，似笑非笑，几屡青丝在微风中随意的摆动，他姿貌逸绝，看久了令人窒息。他就是叶华秋的弟子任海洋。

叶华秋作为紫金帝国江南武林皇帝在武林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他们见了叶华秋的到来连忙上前迎接。

而就在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他们迎接叶华秋的时候外面的旁门又进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少女穿着一件翠绿的连衣罗裙，晶莹如玉的肌肤白里透红，那一抹健康的红色给她白皙的肌肤增添了无限魅力，微微隆起的***蕴藏着无限美景，从那完美的弧线可略窥一斑。身姿娉

婷，骨肉匀称，姿态优雅，象一朵珍贵的鲜花，娇艳中充满着撩人的春色，她的袖子很宽，下摆长长的拖在地上，香肩披着一条白色的披风，掩盖住身后那令人无限遐想的丰姿。她的发髻精巧有特色，在发角有用丝线穿成的珠花，垂在两侧，薄遮双鬓，显得俏丽多姿，弯曲的梳子装饰在头发前端，左右各三只簪，弧度完美的耳垂上挂着一对月牙儿耳坠，气朗神清，有种冰清玉洁，雅丽高贵的动人气质。

与她站在一起，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而又相得益彰。他似一朵怒放的牡丹，艳盖群芳，麝香四射，而又一尘不染，明净无暇。她就是一盆吐露的水仙，高清雅致，淡丽若烟，那文静中蕴藏着的风姿让人生出一种只可远观的感叹。这两个就是荆州龙家的两个大小姐龙天香和龙灵儿在她们旁边的一个少女，她乌黑闪亮的秀发织成两条飘曳多姿，轻盈好看的小辫子直垂而下，把皙白胜雪的肤色衬托得玉骨冰肌，动人至极。秋波流转的翦水双瞳，像悬挂在深黑夜空中闪亮的明星，充满着俏皮活泼的不驯野性。沉鱼落雁的如花娇靥犹带三分稚气，颊边两具若隐若现的粉红小酒涡，在耳畔吊着的两串价值不斐的翠玉耳坠和雪白颈项间围绕的珍珠项串的交相辉映下，洋溢着灼人的青春，愈发突显出她的娇美可爱。当发觉李云龙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时，俏脸微红，低垂皓首，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是环秀山庄的大小姐，张丽萍。而在龙天香和龙灵儿，还有张丽萍旁边的是两个老者，一个中年人和三个少年。

龙天香、龙灵儿、张丽萍三人看见这么多人在这里好奇的打量着在场的众人，不过这里的人哪个不是有身份有地万的人，只是看了张丽萍她们一眼以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

李云龙也同样只是看了她们一眼以后就没有多看，毕竟李云龙可是见惯了美女，虽然他们不错，但是对于李云龙来说已经没有动大的吸引力了，他现在的身边那个不是绝色女子？如果是李云龙刚行走江湖的话这些人到还对他有吸引力。

这时蓝冰月拉着李云龙向一边走去，李云龙疑惑的问道：“冰月，你拉我去哪里？”“去见我师傅，我师傅在那里。”蓝冰月道。李云龙顺着蓝冰月的目光看去发现司空兰香正在一个美妇身边，这位美妇雍荣华贵，风目含威，举止沉静，流露出高贵的绝世风华，一张优雅精致的脸庞十分诱人，嫩滑的肌肤白里透红，略微高挺的鼻梁显示出她是

位刚强、有主见的女人。她宫髻高耸，白色的宫装拖地，将美妙的身姿展现无余，胸前如兀峰耸立，小腰盈盈，不堪一握，薄薄的轻纱下的白净肌肤，就像晶莹洁白的羊脂白玉凝聚而成。虽看不分明，但透过衣裳贴身的形状，不难想象出那杨柳枝条一样的柔软胳膊，修长匀称的玉腿，会是多么迷人。然而娇颜上的那一丝淡淡的笑意，却驱走了她的清冷，如一朵娇娜柔美的出水芙蓉。那清冷中流露出来的一丝暖意，形成一种无与伦比的奇特魅力。李云龙心想也许这个美妇就是蓝冰月的师傅柳如烟了，果然美丽不凡。

在她的身边另外还有两个少女，其中一个少女生得简直太美了。他就那末亭亭玉立平视着，像月下仙子一般，那微呈椭圆形的脸蛋，带着两片红晕，细长的一双娥眉，有若元山，其下是碧海似的一双剪水双瞳。总之，这姑娘美极了。那眉儿，双瞳，樱唇，琼鼻无一不美，那俏丽得一双唇角更是风情的源头，自稍微微一动，双颊上便弥漫出万众风情。

另外一个少女小小的瓜子脸上，大眼睛明亮地闪烁，弯弯的眉毛，温顺而秀气。高挺的鼻梁，像是外国人一般，温润的樱唇，就算没有涂唇膏，依然嫣红晶莹。精致的五官，分开来看已经十分美丽了，组合在美纱脸上更是构成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孔。浑身散发着少女的青涩，少了成熟女性才能散发的风韵，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千金小姐，从小接受良好的教养，加上少女时期受到音乐与舞蹈的薰陶，高贵的气质中蕴含着知性美。但是，讽刺地，跟优雅的气质相反，少女拥有极性感妖魅的肉体。也许是经过长期锻练纤腰不堪一握，好像随时会折断一般，从腰部延伸，上下却是夸张的丰满。雪白的***浑圆而饱满，她身材娇小，比例却十分完美，修长的双腿使她显得更加高眺，虽然少女常认为练武导致她的美腿上有结实的肌肉，有点粗壮。

人都说流月宫多美女，现在看来一点也没错，现在柳如烟和他旁边的两个少女如果在江湖上可以说是一等一的美女，再加上蓝冰月和司空兰香五个美女在这里独数一支。

“冰月见过师傅。”蓝冰月来到柳如烟旁边行礼道。柳如烟看了看蓝冰月笑道：“冰月，你来了，起来吧！这两个月来过的还好？”“师傅，弟子过的很好。”蓝冰月说着看了李云龙一眼。

“这位是……？”柳如烟看见蓝冰月看向李云龙于是就向蓝冰月问道。没等蓝冰月说话李云龙就向前行礼道：“弟子李云龙见过师傅。”“喂，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叫我师傅叫师傅？你又不是我师傅的徒弟。”柳如烟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非常惊讶，但是她还没有说话就听见在她旁边的那个少女不满的说道。

“我的蓝冰月的未婚夫，那么师傅是蓝冰月的师傅，也是就我的师傅了。”李云龙一点也不在意那个少女的话，对她说道。你少女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就向蓝冰月问道：“大师姐，他，他真的姐夫吗？”

蓝冰月红着脸点点头道：“恩，他是我夫君？”说完就对她师傅柳如烟道：“师傅，他就是我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夫李云龙。”柳如烟听了蓝冰月的话点点头道：“你是冰月的未婚夫，但是我只是冰月的师傅，所以你不用叫我师傅。”

“哦，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要不我叫你姐姐怎么样？”听见柳如烟说不用叫她师傅不知道怎么着李云龙心里有点欢喜，想了一会儿以后就对柳如烟说道。“叫我姐姐？你知道我有多大吗？还有，我可是冰月的师傅，你怎么可以叫我姐姐呢？”柳如烟道。

“姐姐，如果不说你是冰月的师傅的话，那么你和冰月两人一起到外面行走众人一定会认为你只是冰月的姐姐，不会认为你是冰月的师傅的。因为姐姐你的美一点也不比冰月差。”李云龙笑道。

“想不到你这样会说话，怪不得冰月会叫你夫君，看来你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最后一波了？”以柳如烟的眼力自然知道蓝冰月已非少女之身，不过她也发现蓝冰月对于李云龙非常满意。虽然在她刚出江湖的时候听到过李云龙的不少恶评，但是柳如烟却知道蓝冰月一定不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的，除非在这里面有着另外的原因。

听了柳如烟的话蓝冰月红着脸低下了头，李云龙却笑道：“姐姐你也知道冰月的脾气，如果我没有一定的实力的话冰月也不会喜欢上我的，况且现在我和冰月是真心相爱，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二百九十二章 大会召开（四）

突然柳如烟脸色一沉道：“李云龙，你有很多女人吧？”“是的。”虽然不知道柳如烟为什么突然变了脸色，但是李云龙还是如实的回答道。“哼，你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你凭什么说你爱冰月？”

“姐姐，你说当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时，你说他们的爱有多大？”李云龙一点也不介意柳如烟的语气，平静的对柳如烟问道。“这个……”对于这样的问题柳如烟不知道怎样回答。

“姐姐，当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爱是无穷的，那么当一个人爱上两个人的时候他们的爱也是无穷的，我李云龙虽然有很多女人，但是我爱她们每一个人，对于她们每一个人的爱都一样，都是无穷的，因为爱本来就是无穷的，那么他爱多少人也一样。”李云龙道。

“乱讲，这只是你好色的借口而已。”柳如烟白了李云龙一眼道。“的确，我李云龙非常好色，但是我对于我的女人是非常爱护的，不会让他们受到一点点伤害我。如果谁要是伤害我的女人我会第一个找他拼命。”李云龙道。

“你如果你的两个女人同时落到了河里，而且都不会游泳，你会救哪一个？”柳如烟问道。“如果我只要这两个女人的话我都不会救的。”李云龙道。“哼，无情无义。”柳如烟旁边的另外一个少女冷哼一声道。

“无情无义？如果我救了其中的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没有活命的机会，这样的话我就会很伤心，那么我的伤心那个被我救去的女人也会很伤心，与其这样都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死好了，这样的话我们下辈子还会在一起。”李云龙看了那少女一眼道。

“都说你会说话，现在看来一点也没错。”柳如烟说完，向李云龙嫣然的一笑。这一笑仿佛是百花盛开，百媚争鸣却又超然物外，比对起神态奇异诡艳、邪柔腻美，仿似隐身在轻云后若隐若现的明月般的婠婠，她就像破开空谷幽林洒射大地的一抹阳光，灿烂轻盈。

“好美。”看见柳如烟的笑脸李云龙脱口而出。

而李云龙正在和众女说话，没注意到原来繁闹的厅中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听冥九幽道：“哈哈哈，告位，老夫将红衣大师与静心奄的任姑娘请来了！”

这时一个柔和动听的女子声音道：“任雨情见过各位前辈！”李云龙抬头看去，只见冥九幽身边站着一个五旬左右的老和尚，身材颇是瘦矮，一副宝相庄严之气，双眼之中，隐隐有光华流动的样子，显然内力修为已是到了绝顶之境，生平所遇之人，恐怕只有冥九幽这些人能够差相比拟！

他将目光偏到身旁那个素布麻衣的女子身上，双眼之中顿时射出不可思议的目光。“静心奄的传人是谁也假冒不了的，她只要站在你的面前，你就有一种感觉：她就是静心奄的传人！”李云龙这时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得正确。

眼前的这个女子，年不过二十一二，长发、衣衫飘飘，仿佛刚刚乘风而来，又似随时要乘风而去，姿态神韵充满着一种出尘世外，孤高不群的玄妙美感。欺霜胜雪的皓白脸上，唇如凝丹，鼻似琼瑶，长眉入鬓，乌黑明亮的眼眸里，透出清澈无比，仿佛洞悉世情的目光，其美已到了极处，其冷已到了极处。

但全身都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一双眼眸深邃无比，仿佛一下子就能将人看穿。李云龙只道晨月是天下第一美人，但看到此女的时候，才知道老天爷的双手才是世上最灵巧的工具，它完完全全可以再造出一个与晨月、蓝冰月在容貌上不相上下，但内蕴却又截然不同的女子！晨月美的纯甜，此女却胜在清淡。

她的脸庞之上虽然挂着淡淡的笑容，但李云龙心中却有一种感觉，这个女子根本就没有半丝笑意，甚至这个女子从来就没有笑过！蓝冰月虽然总爱冷着张脸，但在众人背后，与他单独相处的时候，却会绽放出最美丽的笑容，柔媚得仿佛一汪春水。但这个女子淡淡平和的背后，却是万年不化的寒冰，永远也不会融化！

她一身粗布麻衣，长长的头发只有一把木髻挽着，全身上下竟是没有丝毫点缀之物，但在每一个人眼中，她本身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存在，任何珠宝饰物带在她身上的话，只会平白污辱了她的皎洁！若不是她背后负了把古色古香的长剑，任谁也难以将这清丽淡雅的女子与

江湖血腥扯到一块。这便是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吗？(手机阅读sｄｘ＄ｗ.com)

朱无媚喃喃道："妹妹，天底下竟然真得还有一个长得与你不相上下的人儿！"两女本身就是绝美之人，又身为女子，虽是为任雨情的绝美所震惊，但却只是短短的一瞬。转头向李云龙看去，只见这小子竟然目光滞涩，大口微张，若再不合拢的话，只怕要流出口水来了！

两女都是心中气急，论容貌，两人都是与任雨情在同一级数的，可这小子明明坐拥两美，竟还贼心不死，还欲图染指她人，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现在李云龙想里想的是这个任雨情不愧是江湖天仙榜第二绝色美人，论相貌和晨月蓝冰月一点也不差，而且身后还有着静心奄。简直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不过李云龙也知道这个静心奄的任雨情和大唐双龙传里的师菲暄一样。对于这样的女人除非让他喜欢你到喜欢的死去活来，否则的话他是不会乖乖的跟你走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静心奄和师菲暄的师门一样。

现在李云龙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最好不要去和她发生什么事情为好，否则的话以后吃亏的自己。不过李云龙不知道的是虽然他是这样想，同时以后也这样做了，但是任雨情并没有放过他，并且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一直到他统一了苍茫大陆以后才真正的收服任雨情。

这时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道："任小姐今天为何来迟？""雨情另有要事，故而晚来，希望宫主不要介意。"任雨情平静的说道。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道："哦，那不知道任小姐所说的是何事，说出来我们大家也听听。"

"是关于江湖上现在非常有名的李云龙李公子的事情。"任雨情道。听了任雨情的话不仅李云龙，旁边的众人也是一楞。不马上他们就明白任雨情话中的意思了，毕竟这不到两个月来发生的事情众人早有耳闻。李云龙的身份也非常尴尬，他是秦王之一，所以现在的一般的江湖人士不敢在众人面前谁什么。

"那不知道任小姐是为了李云龙李公子的什么事情？"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笑眯眯的看着任雨情道。本来他也想借此机会找李云龙的麻

烦，但是他没有想到没有等他说出来，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既然先说出来了，这样他这个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那还不大喜。

“李云龙李公子最近在江湖上做的事情雨情非常感兴趣。所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任雨情只是平静的看了一眼天魔宫宫主薄伦伯一眼，然后看着李云龙说道。

但是当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没有说完的时候李云龙就站出来打断任雨情的话道：“不知道任雨情任小姐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呢？难道任小姐你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李云龙现在可不想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说下去。因为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可不比天魔宫宫主薄伦伯，要知道静心奄的影响力比天魔宫大的多，任雨情现在说一句话比天魔宫宫主薄伦伯说十句话还管用。而且李云龙也知道现在这个任雨情要说的是什么，有他怎么能够让任雨情说下去呢？

“大胆。”“既然敢这样说任仙子。”……

听了李云龙的话任雨情还没有说什么其他人就吩咐的叫起来了。任雨情皱了皱眉头道：“不知道李公子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李公子的意思，雨情只是根据李公子做的事情来说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不是有句话叫做当一个女人去了解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女人离爱上这个男人的时候也不远了，现在任小姐想了解我的事情也就是了解我的人，那是不是以后也会爱上我呢？虽然我李云龙喜欢美女，现在对于任小姐这样的美女我可不感什么兴趣。”李云龙眯着眼睛道。

李云龙的话引的众人大怒，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怎么是可以被李云龙这样说话，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一叹道：“李公子，你这说话是什么意思？不可对任小姐如此说话。”“难道我说错了吗？大师你是出家人，难道你也懂得这些道理？”李云龙看了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一眼道。

“阿弥陀佛，老衲只是就事论事。”静光寺的慧悟大师道。“我想大师一定知道这个静心奄的门规吧！如果这些江湖事每件都要他们来管，那么这天下事她们能够管的过来吗？”李云龙看了任雨情一眼道：“这静心奄管的事情也太多了，现在既然管到我头上来了。”

“你？李公子，请自重。”任雨情道。“自重？我怎么不自重了，任小姐，你是什么身份，既然也敢管我的事情，哼，我告诉你，你做别

的事情不管，但是你如果要管我的事情，那么就没有容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不喜欢有人对我指手划脚，特别是女人，女人应该在家服侍丈夫，而不应该来管这些事情？”李云龙毫不留情的对任雨情道。

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大讶，想不到这个李云龙既然不把任雨情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放在眼里，不过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心里只有欢喜，于是他道：“李公子的话说错了，如果现在李公子向任小姐陪礼的话，李公子所再的那些事情也许天下江湖人士就会放你一马。”

第二百九十三章 大会阴谋（一）

“宫主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做的是那些事情，难道是我杀了你们天魔宫几个人的事情？不过我听说你们天魔宫是黑道人士，人人得已杀之，怎么现在宫主你还在这里？难道这里的这些人和你同流合污了？任小姐，你说是吗？”李云龙道。

“李公子说的不错，天魔宫是江湖上的黑道，现在怎么在这里？难道这里是黑道大会？”李云龙话音刚落就听见蒙古大王子忽必烈站起来说道。李云龙看了忽必烈一意，显然知道这个忽必烈现在说这些话的意思，不过同时李云龙也知道对于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越乱越好，只有自己掌握主动，那么才可能在这个大会上保留自己的性命。

“太子殿下这话就不对了。”晃豁塔歹氏察剌合看见忽必烈说话以后也站起来说道：“我觉得现在是李云龙李公子无礼，要知道刚才任小姐并没有说什么事情，而他既然敢这样伤害任小姐，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不知道这位公子叫什么名字？”李云龙看着晃豁塔歹氏察剌合道。“在下蒙古大将军晃豁塔歹氏察文台之子晃豁塔歹氏察剌合。”晃豁塔歹氏察剌合有些得意的说道。关系苍茫大陆各个国家的情报李襄樊和李云龙说过一些，所以对于这个晃豁塔歹氏察剌合他是知道的，于是就对晃豁塔歹氏察剌合道：“原来是蒙古帝国大将军晃豁塔歹氏察文台之子晃豁塔歹氏察剌合，听说你父亲晃豁塔歹氏察文台拥兵自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们蒙古帝国应该改朝换代了，到现在你父亲晃豁塔歹氏察文台坐上了蒙古帝国皇帝，你晃豁塔歹氏察剌合可是皇太子了，我在这里先恭喜你了。”

李云龙的话让忽必烈脸色铁青，而晃豁塔歹氏察剌合面有得色，不过多他看见忽必烈铁青着脸的时候才知道不妥。不过他的这一刻的表情已经深刻的印入了忽必烈的脑海之中，这让蒙古的内乱提前爆发了数年。

辽王耶律德光这时道：“李公子现在不要转移话题，现在我们说的是你的事情，不是说蒙古帝国的事情，而且这蒙古帝国的事情又不是江湖上的事情，所以还请李公子不要转移话题。”

“你是什么人？”李云龙看着辽王耶律德光问道。李云龙和这个辽王耶律德光没有见过，所以他是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还能是谁，当然是紫金帝国的辽王啦。”李云龙的父亲李襄樊看见辽王耶律德光说了话之时就站了起来，现在听见李云龙的提问马上接口道。

“哦，你就是那个反王耶律德光，你做皇帝了吗？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称呼你陛下了？”听了李襄樊的话李云龙装作恍然大悟的叫道。“大胆。”辽王耶律德光听了李云龙的后脸色铁青。他知道现在在这样的地方如果让人相信李云龙的话的话那么他的名誉将会下降，对他的大业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难道不是吗？那你认识一个叫耶律楚才的人吗？”李云龙问道。“当然认识，耶律楚才正是本王之子，怎么李公子认识他？”辽王耶律德光问道，对于李云龙认识他儿子耶律楚才让他感到有些惊讶。

“当然认识了，耶律楚才太子殿下在下怎么不认识呢？”李云龙笑道。“李公子，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辽王耶律德光两眼寒光直冒。“我可没有乱说，因为耶律楚才他说他父亲是紫金帝国皇帝，所以吗，他是一个太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李云龙一点也不在意辽王耶律德光的寒光，仍然微笑道。

“李云龙，你再这样说小心今天把命留在这里。”辽王耶律德光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耶律德光，你想杀我儿子可没有那么容易。”虽然不知道现在李云龙为什么这样对辽王耶律德光说话，但是作为李云龙的父亲李襄樊还是帮助李云龙说话。

“呵呵，父王，你也不用这样着急，我说的这话又不是没有证据？”李云龙笑着阻止李襄樊的话道。“那好，你就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哼，哼。”辽王耶律德光依然冷冷的看着李云龙。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李云龙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次了。

“呵呵，当时耶律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场，而且紫金帝国公主柳琴，大内高手统领霍落，以及几十个大内高手都听见了，如果你这个反王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他们，而且我想过不了几天皇帝陛下他也会知道的，毕竟那个柳琴公主可是皇帝陛下的宝贝。”李云龙笑着看着辽王耶律德光道。

辽王耶律德光听了李云龙的话气的无话可说，毕竟在李云龙的话中有柳琴公主和大内高手在，如果李云龙说的是真的话，那么用不了

多久他这个辽王就会有难了。只是他不知道李云龙的话有很大水份在，不过现在那个柳琴公主已经是李云龙的女人了，她自然会帮助李云龙说话。(手机阅读ＳdXsw.com）

李云龙对他父亲李襄樊说道：“父王，你知道那个耶律楚才还说了些什么吗？”李襄樊看见李云龙对他说话自然知道李云龙现在还不肯放过辽王耶律德光，于是很配合的说道：“还说过什么？”

“他说在他父亲当上皇帝以后第一个要杀的是父王你，父王你知道为什么吗？”李云龙看了看周围的众人笑着对李襄樊道。“哦，为什么？”李襄樊显然非常配合。“因为现在紫金帝国的四大王中除了父王，其他的两个都在辽王耶律德光的控制之中，只要辽王耶律德光的一句话，其他的二王的命活不过第二天。”李云龙道。

听了李云龙的话辽王耶律德光连忙否认，但是他已经被李云龙气的不行了，所以现在的他神色有点慌张。而汉王刘邦和唐王赢天脸色铁青，如果这话仅仅是李云龙说出来的话也许他们会不信，但是这加上一个柳琴公主和辽王耶律德光慌张的神色让他们有点相信了。

李云龙看着众人的表情心中暗笑，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一定会把话说到他的身上的，但是李云龙他知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所以才说出刚才的话来转移众人的注意力。同时也挑动辽王耶律德光、汉王刘邦、唐王赢天三人的关系，为他以后打败他们做准备。因为他知道辽王耶律德光、汉王刘邦、唐王赢天三人根本不可能是一条心的，而自己用耶律楚才之口再加上柳琴公主等人就容不得他们不相信。

这时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突然阴阳怪气的说道：“这次本王子来紫金帝国是要拜见紫金帝国的皇帝，现在看来我应该拜见谁呢？”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让汉王刘邦、唐王赢天、以及那些支持紫金帝国皇家的人怒视辽王耶律德光。

不过这么多人这样不等于所以人这样，这不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这时说道：“李公子，不知道你这一个多月来在江湖上的所作所为又任何解释呢？”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的话立即把众人的眼光转向了李云龙。

李云龙心中暗骂，想不到这个所谓发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还是不肯放过他。同时也惊讶同静心奄，或者说是任雨情的影响力，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想不到还是被任雨情的一句话转移了话题。

不过别的李云龙或许不会，但是对于转移话题李云龙还是非常在行的，只听李云龙道："先不说我的事情，任雨情任小姐，不知道你对你做的事情也有怎么样的解释呢？"说着李云龙目光一直看着任雨情。

但是任雨情就是任雨情，在任何时候他都表现的非常平静，不愧是静心奄当世传人，现在任雨情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道："李公子，我的事情等一下如果有自然会说的，现在我还是想听听李公子对于腊月山庄的事情怎么说？难道李公子你在掩饰什么，或者说是在逃避什么？"

李云龙知道今天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有些无奈道："任小姐，如果以你们静心奄的实力消灭腊月山庄，你有多大的把握？""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静心奄是不会这样做的。"任雨情道。

"我说任小姐，我说的是如果，又不是真的，你想想看，那个腊月山庄在江湖上存在千年之久，如果他这么容易被我消灭，那么他还叫腊月山庄吗？任小姐，这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李云龙道。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是你，就是你杀了我的家人，是你毁灭了我的家。"任雨情还没有说话，外面就传来了一个声音，接着一个魁梧的青年走了进来。李云龙一看，发现就是许久不见的司徒鞑。

"我说司徒鞑司徒鞑公子，你怎么来了？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知道现在司徒鞑的到来就知道现在他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他知道今天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决了，不过这个司徒鞑出现的还真的时候，想来是他们一早就安排好的，只是对于事情就那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说起让李云龙非常不解，难道任雨情和他们是一伙的？于是李云龙特意看了一眼辽王耶律德光，虽然现在辽王耶律德光的脸色还是不好看，但是李云龙还是发现这个辽王耶律德光的眼睛中有一丝得色。

"当然你找你报仇了，如果不是你杀了我的家人的话，我也不用象现在这样狼狈啦。"司徒鞑看着李云龙恶狠狠的说道。"司徒鞑，你说

我杀了你的家人，你有证据吗？我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你的家人？”李云龙问道。

第二百九十四章 大会阴谋（二）

“为什么，就是我夫人秦梦瑶、我妹妹司徒琴韵和我弟媳妇南宫佳惠长的漂亮，你想得到他们，但是他们不从，所以你才要杀他们，不是吗？”司徒鞑恶狠狠的说道。其实现在司徒鞑非常后悔，他的后悔不是对于他杀父的事情，而是他的夫人秦梦瑶这个大美人，现在他得到情报说秦梦瑶和李云龙在一起，那么他知道秦梦瑶保留**之身已经不可能了，所以现在他非常后悔，后悔为了练功也放过这个大美人。

“司徒鞑，你应该知道说后要有证据的。”李云龙脸色阴沉的说道。“我们可以证明。”司徒鞑还没有说话外面有来了三个人同时说道。李云龙一看，发现是枯木天、苏不凡、秦顶天三人。

看见枯木天、苏不凡、秦顶天三人李云龙知道这个司徒鞑是有备而来，只是不知道秦双城有没有把秦梦瑶来自己走的情况说给秦顶天听，不过现在显然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李云龙知道现在他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李龙，我应该叫你李龙呢还是李云龙？对于你做的事情你又如果解释？”司徒鞑这时笑眯眯的看着李云龙道。这个时候他有着说不出的得意。“解释？这个时候我解释有用吗？嘿嘿，我想司徒鞑你今天来是不会只是说几句这样简单吧！”李云龙阴沉着脸道。

“不错，今天我来是要杀你的。”司徒鞑杀机眼着一闪道。“杀我？你要杀我就这样容易吗？”李云龙也毫不示弱的说道。这时黑松堡的松中谷道：“今天天色已晚上，不如明天来个比试怎么样？”

辽王耶律德光也说道：“如果最好，明天就让他们做一个了决。”说着辽王耶律德光向司徒鞑使了个脸色。司徒鞑马上道：“我同意，不知道李公子同意否？”司徒鞑他知道辽王耶律德光现在给他使脸色一定有他的目的的，于是连忙同意松中谷的提议。

“没问题。”李云龙点点头道。李云龙知道如果用武力解决比说话要容易的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天魔宫和黑松堡的发难时间他还不清楚，所以现在李云龙要用时间来准备。

接下来的时候李云龙就带着蓝冰月众女和李襄樊他们离开了大厅，因为这样没有他们的事情了，当然同时离开的还有蓝冰月的师傅

柳如烟和她的两个徒弟，以及司空兰香。

下午时分在黑松堡的的又间小院里，松中谷和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等人商量着什么时候动手，只听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道：“明天的那个李云龙和那个司徒鞑的比武我看不要他们进行了，明天我们先派几个人上去，然后所以天魔宫的高手撤离黑松堡，这里的事情就交给那些魔法好了。”

“主上，那些魔法师真的很厉害吗？”黑松堡的松中谷向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问道。松中谷他不明白这些魔法师真的可以对付那些江湖中人吗？要知道这里的江湖中人这天榜高手就他好几个，他们这些人真的能够对付他们吗？

“是的，老先生可能没有见过所以不相信，但是那些魔法师真的很厉害，而且重要的是那些江湖人士不知道这些魔法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最后就是失败了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明天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去做，而我们去准备我们自己要做的大事。”天魔宫宫主薄伦伯道。

“如此，老夫就听主上的安排。”松中谷小了想还是同意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的话。既然天魔宫宫主薄伦伯这么有信心那他也没有必要担心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外面有两个人无意间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而同时各个门派也都在为明天的事情做商量。

兰州初秋的夜是寒风刺骨，约莫子时以过，就见两道人影自飞龙院而出向着天魔宫的行馆直奔而去。这时就听其中的一人还小声道：“空兄还是你想的周到，我们没必要傻到陪着那群老笨蛋做无谓的牺牲！”说到这里那人忧郁了一下又道：“也不知道天魔宫宫主薄伦伯是否接受我们俩的投*？”

听了这人的话前面那被称为空兄的人黠黠一笑道：“辛兄你就放心吧，那天魔宫宫主薄伦伯这时也在用人之际，我们俩的投*他得念阿弥陀佛了，再说了我们也带给他这么大的秘密，他应该更始欢喜不已的。”

一听这两人的对话，无疑就是白日里暗中交换眼色的青城空掌门和黄山的辛掌门。这两个老家伙白天听说天魔宫居然设下了苍鹰难逃的机关布置，早就心惊胆战了，暗地里商量着要举派投降天魔宫而求苟活，这夜里趁着无人之际要赶去给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去送信。

那知也怪这两人的命不好！话刚说到这里，猛见一人手提着裤腰带醒眼惺忪的挡住了两人的去路道：“喂？你们这么晚了不休息，这是要去那？”

被这人的出现两人惊的三魂丢了七魄，还以为他们的举动被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等人发现，专门安置了忍受在这里等他们进套。岂知当他们看清了来人，不禁都是心里一气，恶向胆边生。两人暗中一使眼色将来人围在了中间。

那青城掌门空老头冷笑一声道：“小子怨你命不好，好好的觉你不睡偏偏赶到了鬼门关。”话说到此也不等对方反应过来使出青城派绝艺‘七伤拳’正直就打向了对方的心口窝，想一招毙敌！

那黄山掌门一见空大正率先出手了，而且他也知道他们的行踪若是让人发现了不等明天天魔宫的人收拾他们，今晚就得死在这里！不宜久战！也提聚起了十层的内力将本派的飞叶掌法施出攻向了对方的背心大穴。

话刚出口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的拦路人，刚自系住了腰带猛觉得两道强烈的劲里风就袭向了自己的前胸后背。这一警觉就听那人一声大喝道：“好哇！居然欺负起你家爷爷了。”一听这单爷爷三字，不用想就知道这人是小单了。虽然小单狠话给撩了出去，可实因他一时毫无防备，对方两人离他也不到三尺的距离想要施展身法以是来不急，再加上刚系上腰带双手还没从腰间腾出，整个就成了挨打的阵势。

猛听的两声沉闷的击打声音传出，再看小单一声闷哼，嘴角两道鲜血就溢了出来，跟着身子一软就坐了下去。虽然小单在天心阁服食过银龙血，能抗击外力的打击，可这两大高手的致命一击也非小单可以承受的，况且空大正所用的七伤拳，也是专伤人内腑的至阴至邪之真气，他能在两大高手的全力一击下保持到没立即见了阎王也实数奇迹了！

看着一声没吭就被他们击倒的小单，那空大正嘿嘿一声冷笑对站立在小单身旁的黄山辛掌门道：“辛兄时间不多了，快将这小子解决掉，我们也好尽快的脱出四大院的范围。”

听了空大正的话，就见那黄山掌门也不多话，举起巨灵大掌朝着小单的天灵穴就按了上去，眼看着小单不明不白的就要呜呼唉哉了！这时夜空中一道幽灵似的身影一闪，紧接着一声悲愤的声音气急

道："好卑鄙的东西，今天碰到我李云龙的手中只怨你家祖坟没冒青烟，你们就受死吧！"

刚才还得意洋洋的两人一听李云龙之名，顿时一股无名的恐惧袭了上来，黄山掌门辛老头心中狂跳，伸出去的右掌猛然回缩纵身跳到了空大正的身旁。而那空大正更是心惊，显然被李云龙出现震惊不已！

此时落下的李云龙也趁机袭击，而是以绝快的速度瞬间就点了小单的周身三十六道大穴，然后伸手掏出一粒丹药放进了小单的嘴里，看着伤势严重受伤昏迷未醒的小单恨的几乎咬碎了银牙，现在也顾不上对方是什么身份了！一起身伸手一指两大掌门历声道："妄你们也是名门正派的一带掌门了，也不怕门下弟子引为不耻，这样龌龊的事情也能做的出来。"话说到这里李云龙缓和了一下自己的语气，仰天长嘘了一口气，道："来吧！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我李云龙都接着你们。"(手机阅读$dxsw．com)

本以被李云龙惊呆的两人，此事一见李云龙叫阵，就见那空大正眼珠一转对黄山掌门道："辛兄，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身体辛兄现在我们并肩子上。"那黄山掌门也算是聪明人，可是在这老谋深算的空大正面前了就耍不开了，听了空大正这话胆气也壮了起来，对着李云龙一声大喝道："好你个小子，以为这样就能打败你家辛爷爷吗，你这是在找死！"话说到这里抡起双掌就直奔李云龙前胸打来。

本以为空大正和他联手的，那知他的身形刚自上前而不见空大正助战，反而见空大正的身形猛的向后射去就知道自己上了空大正的当。可现在掌势已经发出，而离李云龙已经不及了四迟的距离想要抽掌能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只能一咬牙硬着头皮将功力又提升了两层左右，势道不变的猛击了过来。

对黄山掌门这凌厉的一击李云龙连正眼也没瞧，只是看着飞奔而去的空大正身影嘿嘿冷笑了两声，逐腰间一拧向左横移了一丈多远，到了黄山掌门的坐侧，右掌发出九层的圣天真气打向了他的腰际。而左掌则话掌为指，运出一指神功，并射出一到茫茫白色真气直射已经跑出三丈之外的空大正的环跳穴。

也活该那空大正倒霉，自以为凭着黄山掌门的武功就是再不济在李云龙的手里也能支持个三五招不败的，岂知他却打错了如意算盘。李云龙在他煽动黄山掌门攻击自己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他的用意，而留意了他的行动。

第二百九十五章 比武（一）

此时一见他要跑，那李云龙能让他如愿以偿吗！第一个针对的就是他，一指神功居然运出了十二层的内力，楞是发出了三丈远的距离击在了空大正的环跳穴，在他的腿上射出了一个小洞！被一指击中的空大正，发出一声惨叫“扑通”一声将纵起的身子摔落了下来，扶着受伤的腿嗷嗷嚎叫了起来。

而就在此时那边李云龙的掌势也和黄山掌门错不己及防转身的一掌接实。这两掌一相交，让人不解发出的响声居然是“哧哧”的声音而不是巨响。再看黄山掌门直被震退了三个大步而堪堪稳住了身形。而李云龙则面无表情的看向了嚎叫的空大正。

这两掌一相交，让人不解发出的响声居然是“哧哧”的声音而不是巨响。其实刚才李云龙在发掌时就将自己身体内的一道阴柔真气夹杂在了其中，他怕的就是自己这面的打斗之声太以激烈而被神刀教的人有所察觉，岂知李云龙的想法却被那没骨头的空大正给破坏。

这时的李云龙知道葛正这一声嚎叫必定会惊动敌我双方的人，为了尽快的将那黄山掌门撩倒，也不管什么江湖规矩了，趁着他元气未复并指点向了他的神机大穴。李云龙的一指那可是前世武侠小说里大理段氏的护国绝艺，岂是他一个真气浮躁，元气未复的人可以抗拒的，就见那黄山掌门哼也未哼的就被点倒在那里。

看着已经奔近的双方人群，李云龙伸手又点了真在那嚎叫的空大正的昏穴，轻轻抱起小单受伤的身子一跃上了身边不及五丈的大树上变了个声音对下煽风乱喊道：“快来人啊？天魔宫和黑松堡袭击辛掌门和葛掌门了！”

李云龙这一声喊叫还真是管用，各大门派的人一听有人受到了天魔宫的袭击，而且还是掌门一级的人物，顿时加快了身形都飞奔了过来。而那天魔宫和黑松堡的那些巡逻放哨的教众一听却向是被踩了尾巴似的，一个劲的往回跑，因为早在各大门派还没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收到了上面的不许和各大门派正面冲突的命令，这也是之所以今天小单打死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侍童而天魔和黑松堡宫一无反应！但是不是

他们不敢，而是他们在等待机会，就象明天司徒鞑和李云龙的比武一样，要消耗众人的实力。

可现在的这些人越往回跑，这里的各大门派的人就更深信是他们在挑衅，打伤了躺在地上的两大掌门。所有的人都纷纷义愤填胸，恨不得今晚就打到他们的老巢！可他们现在的每一个动作都关系着江湖问题，所以在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制止下，群兄也都暂忍一时之怒气，早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吩咐下抬着两个不知道为什么昏睡不醒的两大掌门进了他的房间。

远远的看着房间里就剩下了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紫云真人、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和柳如烟以及几个白道大派的德高望重的人，再就是正在为那两给败类查看伤势的药王所有帮不上忙的人都已经退出了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房间。早早隐身在屋顶房梁的李云龙抱着伤重的小单飞身跃了下来。

看着房梁上跳下一人，屋里除了用心症治两败类伤势的药王，剩下的人尽皆给楞住了！让他们震惊的是凭着当世五大高手居然没一个人发现屋里还藏有一人！不过当他们看清了跳下来人居然是李云龙更是惊讶！此时的李云龙那还能顾得上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他们的惊讶神情，礼貌性的笑了一下，阻止了张嘴欲问的紫云真人，腾开一支抱着小单的手，顺手就将床上的空大正给推到了床角里对着药王急急道："前辈先别症治那两个败类，您还是看看小单到底伤的怎么样了？"

对李云龙这样不分轻重的举动大家还都是头一次见到。别人不好意思说，可是药王，却对李云龙这举动有点不乐意道："李公子，你怎么这么不分轻重，这看病也要分个先后，再说了这空兄和辛兄都是一派掌门身份，你怎么可以那样说他们，还如此的无礼！"

李云龙可是领教过药王徒弟的那怪脾气，知道这个药王的脾气也差不多，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休想让这老头先给小单症治，如果是别人还好一点，但是李云龙知道这个小单是万般无奈下李云龙急道："前辈您还不知道吗，那两人太可恶，趁夜准备归附天魔宫而被小单无意撞见，而恼羞成怒将小单打成了重伤，要不是在下出手及时，小单早就冤死在他们的手里了！"(手机阅读Ｓdx Ｓw．com)

李云龙这急急的有解释众人也大体的理解了一点，但是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一定也不相信，冷声道："李公子还真会找借口，这样的话谁会相信？"李云龙冷冷的看了任雨情一眼，然后看向药王，没有说话。

柳如烟她还是相信李云龙的，于是对药王道："药兄先看一下小单吧！"对于小单这个天心阁的人药王也不敢得罪，于是闻言放下了空大正的脉门，慌忙将小单的脉门把住，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后就见药王脸色一惨，轻轻的放下小单的手脸色一变道："这畜生实在是可恶居然下这么重的手，这…这…的下话就没了！"

药王这一放下小单的脉门而不施以救治，李云龙就已经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此时一见他又露出愤怒而无奈的神情，就知道小单的伤势不怎么乐观！可到底严重到了那个程度，当然还需要药王讲明。

所以所以李云龙急声对药王道："前辈到底怎么样了，小单是否还有救，需要什么来救治你倒是说啊！"这时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等人也都发声询问道："药王，单少侠怎么样了？"对于同样知道小单的天心阁的人，所以他们也非常紧张，毕竟这天心阁不是什么普通的地方。

"唉！空大正这实在是太恨了，居然用七伤拳这等阴柔的内劲对付小单，小单现在全身的经脉尽断，五脏移位此时就是大罗神仙在世也无能为力了！除非有接续断脉的神药和内力在两甲子以上的人给他将五脏归位。"药王道。

一听这两个条件所有的人都楞住了，这不是要人命吗？这药物虽说不好招，可还有点奔头，可是那两甲子功力的人那里去找！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在这里属于是最高功力的充其量也最多一甲子半的功力！相信这世上除了那些上百岁的隐世之人就再也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了！而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听了药王的话脸色一变，他知道刚才自己说错了，但是她的脸上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也许这就是静心奄的人自以为是的性格的原因吧！

而李云龙想到这里头都大了，现在他对于小单的师门天心阁比较感兴趣，在没有找到天心阁前他不忍心看着小单就这样不值当的死在那两个败类的手中，他现在简直有一掌将这两败类毙在掌下的新，可是一想大局，还是忍了下来！

由于小单的身份是邪冥殿殿主冥九幽说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派人去叫了邪冥殿殿主冥九幽。邪冥殿殿主冥九幽看见小单的这个样子恨不得立即杀了他们两个，但是最后在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等人的欠说下才放过他们。

李云龙道：“还是先问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两个掌门要去投*天魔宫？”众人听了李云龙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对于昏睡不醒的两大掌门弄醒，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排问。

这两大掌门现在命在众人手里，于是不敢隐瞒什么，把他们听到的和众人说了一篇，众人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大惊，就是静光寺的慧悟大师，流月宫的柳如烟，邪冥殿殿主冥九幽也不例外。同时李云龙也发现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的眼中也闪烁着一丝紧张。

李云龙暗道，想不到你这个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也有紧张害怕的时候。看了里众人的脸色李云龙知道他们一定有话要说，于是起身告辞而出，而这时药王突然对李云龙说道：“李公子，我的徒弟他可是非常想你，有空的话你去看看的，或者我告诉她你在那里。”

药王的话让李云龙非常害怕，对于柳清儿的事情李云龙不知道以后见到他他应该怎么对待自己，也许当时自己不这样的话就好了，但是李云龙知道现在自己想这些都没有用了，事情一定要等到见了她以后才知道。

李云龙回到自己的院子以后眉头皱在一起，他知道明天的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否则的话那两大掌门的话应该怎么解释？魔法师？也许在苍茫大陆上的人不相信，但是他李云龙不得不相信，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魔法存在的话，那么是不是除了这个苍茫大陆以外还有别的大陆呢?

另外他也知道在他前世的小说中那些魔法师的近战能力非常弱，那么这里的魔法师是不是也一样呢？还是他们到底有多少魔法师呢？他们的实力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如果他们的级别高，而且又有很多人，那些现在在黑松堡的人不是多要死在这里吗?

“夫君，在想什么？有什么事情？”这时朱无云来到李云龙的身边问道。李云龙现在正心烦，看见朱无云问起连忙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篇。朱无云疼痛了李云龙的话以后想了想道：“夫君，这事情可能是真的。”

“哦，你相信有魔法师？”李云龙听了朱无云的话以后觉得有些意外。“什么是魔法师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们阴阳神教中有记载有一种人可以把人的尸体变成火焰骷髅，它的战斗能力非常强大，不过我们现在的飞凤卫也就是朱雀部众的武功可以克制它，但是不知道明天的魔法师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朱无云道。

第二百九十六章 比武（二）

“有这样的东西？”李云龙听了大惊，从小说里知道这些东西可能是亡灵魔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早作准备。于是接下来李云龙和朱无云秘密商量了很久，而商量以后朱无云就离开了黑松堡。

第二天比武大会是在一个种满参天大树的林中举行的，在每颗树旁边都会有依附的粉色花树藤点缀其中，林中一个看似规则的偌大山谷，宛如一个天然的足球场。而场地的后面则是一个偌大的湖泊，在山谷的斜壁上，零星的坐着早已经到场看热闹的武林人氏，按理说九大门派做为主办人应早早的到场的，岂知时过巳时了，在那里焦急等待的江湖诸人还不见九大门派来人，不禁都焦急了起来，在场管事的一见此，慌忙前去禀报。

松中谷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这时九大门派以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为首也都一齐坐到了各自的看台上，这时松中谷了解到上九大门派的当了，这九大门派这明摆着是在和他松中谷叫板，不让他这地主的气势凌驾之上，所以才故做姿态的。

既然自己已经出场那就没理由再退回去了，含着一脸的怒气硬着头皮走的走上了主台上。松中谷一上主台就哈哈一阵大笑道：“今日松某有辛请的武林各路英雄齐集一堂，实乃荣幸之至，为了增进武林的长期和谐，松某毛遂自荐做为领头人而组建了今日之盛况。”说着对身后手端着一银盘的侍从道：“快将今天的彩头拿来，为前辈以及各大掌门亮亮相。”

那侍从听了松中谷的吩咐慌忙走上台前将盖在银盘上的红布撩了起来。本来各大门派除了天魔宫以外对松中谷这惺惺作态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他这彩头大家也知道是个噱头，看不看都无所谓，岂知众人在这侍从一撩红布的同时忍不住都发起了一阵惊叹，暗自佩服松中谷的大方！

原来松中谷这次是真的下了血本，那银盘上的彩头居然是一方镶着无数颗小钻石的武林至尊金牌，而在银盘中则还同时放着一本皱巴巴的秘籍。就在大家都惊叹的同时，就见松中谷哈哈一笑道：“不管今

天是那一方胜了，将无限期的拥有这方号令武林的至尊令牌，而且松某也愿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公诸于世，以增武林号令者的荣耀。当然今天的比试大家都可以参加。”原来黑松堡和天魔宫打算利用这场比试来挑动众人的关系。

听松中谷说到了这里各大门派的人不禁眉头皱的更深了！这松中谷不是以这疯狂武林的秘籍做诱饵，使江湖众人和各大门派誓同水火吗！可毕竟这是松中谷不露痕迹的挑拨大家也没有理由指责，都沉没默不语了起来。看着各大门派和八大世家那消极与愤怒的样子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心里暗暗一乐。

这时松中谷又道：“为了使这次武林大会的公平起见，松某特意的还请来了武林中德高望重的武林四玄做为评判，希望大家能毫无估计的发挥所长。”

松中谷的话音刚自一落，就见从特约席的后方走出了三男一女四人，就见其中年纪最大，面相威仪而满脸红光的老者代表他身后的三人向九大门派和所有在场的武林人氏一抱拳道：“老朽明日杰，想诸位见礼了，明某不才被松堡主请为今天四大评判之一，甚敢容辛。”客套完了接着又介绍了一下身后的三人，然后道：“大家请放心，老朽和我的三位义兄妹今日来次一定秉着公证无私的态度为大家主持好这百年难逢的盛会。”

自然今天不单单是李云龙和司徒鞑之间的比试了，现在的彩头是武林的至尊令牌，所以这场比试也是选择武林盟主的时候了。看到这里李云龙想到一定是他们在不好了，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利用今天的比试来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老头说完这话偷偷的望了一眼天魔宫宫主薄伦伯，见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对自己所做无所异议接着又道：“下面有请天魔宫的五大长老带为打个先锋，在坐各位如有逐鹿武林至尊宝座的尽管上来讨教。”说着一转身又回到了特约席上。

而这时天魔宫那方猛然冲天窜起五位身着灰衣的老者，在空中盘旋了一周同时落到了擂台上。那姿势的优美和无意中显露出来精湛的轻功使得各大门派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都谦让着找一派探个水深水浅。

那知在各派忧郁不决的时候，就见在南面看台上腾的也窜起了五道人影，以绝快的速度落到了擂台上，就见一三十多岁之人对着天魔宫五大长老一抱拳道："我等兄弟为玉龙神教座下五大护法，为了今天不远万里而来，看着同为五行阵不觉技痒，心存讨教之心，还望五大长老手下留情。"话到此就见以这人为手的五人瞬间就以五角星之方位站定。然后一齐躬身道："五位老前辈请赐招了。"

五大长老看得不禁有些啼笑皆非，自己是天魔宫的五老，惯列五行阵势，看这五个人所组方位对五行生克，还是似懂非懂，居然也列起五行阵势来了，这不是班门弄斧？五大长老为首的那个矮小老者口中发出一声修长的尖笑，一挥手道："各就各位。"五行长老迅疾在他们首排列了一个五行阵势。只见那站在中间发令的矮老者朝着五人喝道："好说，好说！既然五位能上此台来足证明又着惊人的绝技，这鹿死谁手也未可定呢！"说到此一声大喝道："五位朋友小心了！不要损了你们玉龙神教的威名！"

刚才发话之人站在自己的阵势中央，看他脸露轻视，吆声大喝，心中不禁有气，也大声道："五位也该小心了！俗话说拳怕少壮，不要因为我等名不见，经不传，就觉得玉龙神教没人了！"

但是他们的这话一出天魔宫五大长老自然被激怒了，只听中间那个矮老者口中喝了声："动！"外面四个老头突然就地疾走，这一走，就像一阵旋风在地上旋转。而且绕场疾走的并不是只是外面的四个人，站在中间的那个，也不时的穿插其间，好像五个人经常在变换位子，但外人看去，就像是中间一个外面四个罢了。

看着天魔宫长老已经发动了阵势，刚才那位代表玉龙神教说话的那人口中同样叫了声："动！"外面四个人也脚下一紧，在当地绕着圈疾走的起来，不但四人绕场疾走，这一变化，和天魔宫五老的阵势完全一样。

对于天魔宫的五大长老来说，他们这是看人学样，并不稀奇，但五行变化，要走得这样纯熟，却也要经过相当时日的练习才行。草坪中间这两个圆圈在迅快的转动，看去倒也别致。天魔宫的长老转到第三圈，突听中间那人口中又喝了声，同时两个圆圈本来相距不过数尺，这时中间那人的话刚出口，第一个接近玉龙神教阵势的老者，右手突然凌空劈出。

天魔宫五老，个个都是三四十年的修为，功力深厚，这一掌纵然是随手劈出，一道掌风，势若狂风，威力之强，莫与伦比！最厉害的是这五个老头练的是五行真气，第一个劈出的是“木行真气”，第二个劈出的是“火行真气”，第三个是劈出的是“金行真气”，第四个劈出的是“水行真气”，第五个劈出的“土行真气”。五行真气各不相同，威力也就回然有异，火的刚猛，水的阴柔，风的活力，土的敦实稳重，金的神圣。五行之气排山倒海，气势如飞的向玉龙神教的五人飞去。(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他们本来就在绕圈疾行，一人劈出一掌，也循环不息的攻到。五个人转得快，劈得快，五道五行真气汇成了一道，这一道狂风般的掌风，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之势，何止万钧，就是一流高手，只怕连对方一掌也无法接得下来，更何况由五道掌风汇成的一道汹涌掌力？这分威势，直看得两边棚中各大门派家族的人，莫不耸然动容！都不禁为这玉龙神教的五人担忧了起来！特别的除了天魔宫以外的八大门派。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对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拖延时间！这天魔宫要是这么快的就将玉龙神教的来人击败的话，那他们再上场的话将面临着要露出马脚，而坏了整个计划！因为这关系到昨天晚上的后半夜发生的事情，在天魔宫、邪冥殿、阴阳教、暗魔门这四大黑道中除了天魔宫以外邪冥殿、阴阳教、暗魔门他们都不希望这个天魔宫在这里挑去事了。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天魔宫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再让他们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他们三大门派迟早要被天魔宫吞并。

相同的招式，相同的路数，这时玉龙神教的那个人一见五大长老运出了这样一招。心里一急照方抓药如天魔宫第一个长老那样，使足了全身的真气右手也是凌空劈出，阵势一出五人本就为一体，其余的四人一见他的起手式，也都纷纷用出本门的内功将五道真气汇为一体，迎着五大长老的掌势就劈了上。

要知道这影碰影接全凭着自身的内力修为，这时所有看台上的人一见这玉龙神教的人居然要和这天魔宫的五大长老硬碰硬不禁心里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那玉龙神教的五人虽然武功也是不弱，算得上是武林一流高手之列了，可是要和这成名几十年的五大长老抗衡还是有点杯水车薪。空气中猛然想起一声轰隆巨响，那

巨响的声音足能传出几里之外，而那用几十株一人合抱粗的大树建成的擂台也在这两道真气结实后摇晃不已。

第二百九十七章 魔法神威（一）

再看那玉龙神教的五人身形，在天魔宫五大长老的内劲反弹下向擂台直射而下。不用看就知道这第一场比试让天魔宫独领了***。

这一结果虽然早就在群雄的意料当中，可是看台上的静光寺的慧悟大师还是有点意外，他实在没想到这天魔宫在一上场就请出了五位如此高强的高手，就以这五大长老的武功阵法说实在的除了各大门派的几个隐世长老等人可以匹敌外，老和尚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上去对抗这五人！现在他可有点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等几位高手来黑松堡，现在后悔也以来不及了。

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刚想到这里时，擂台上那五大长老对着四方的江湖人士一抱拳道："鄙兄弟今日在这么多的武林前辈以及好手面前缴辛胜此一招，倒叫行家见笑了，实是汗颜，为了不搅各路英雄的兴致，本宫在宫主的吩咐安排下，下一场由本宫副宫主来向各路英雄请教。"话一说完五老头飞身纵落擂台下，而走向了天魔宫的临时住院里。

这时坐在公证席上的武林四玄也都站起宣布道："第一场为天魔宫获胜，下一场的擂主由天魔宫的兽魔李铁方来接替，各大门派或各路英雄由谁来挑战无有限制，自由发挥。"就在五大长老离去时，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也明白了天魔宫为什么要一上场就将压轴的一些高手列到前面，而且比完一场退一场，不住停留。原来天魔宫想籍此将高手都先撤出魔法的范围之内，留下一些小蒌蒌给他们做陪葬！

不过对于魔法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了解的不多，他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魔法有多厉害，毕竟在苍茫大陆上的现在的人没有见过，虽然在一千年前漠河帝国的时期他出现过，但是当时知道的人都没有把这样的事情说出去，随着他们的死亡，这个秘密也就消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而且存在虽然诸事都瞒不过这精明的老和尚，可是对方的宣布却是更令老和尚头疼了起来，他可知道那所谓的兽魔李铁方其实有多厉害，对于他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可是非常了解的，毕竟在十年前他们交过手，只是现在不知道这个兽魔李铁方的武功达到什么样的地部了。

作为天下公认的第一刚手的他自己知道自己所谓的第一高手没有多大的能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一高手自然的明面上的人物。因为他知道就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的天魔劲已经练到了第八层的魔极四方，其真实实力并不在排名第一的他之下。

而且他知道现在这个天魔宫的兽魔李铁方的实力已经达到天榜水平，在这里如果想打败他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不知道现在应该谁上？这时就听一人哈哈一笑道："能和天魔宫的兽魔李铁方一战也可谓是老道的荣耀。"话音一落就见一身穿道袍的古稀老者飞身上了擂台。一听这熟悉的笑声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猛的松了一口气。

第二场比试是由天魔宫的兽魔李铁方对代表正道人氏的道仙机轮伯，两人这一对立互相的礼貌的一辑首又都分战而立。两人都是武学的大行家，这刚一上台时，就都感觉出了对方身上所发出浓浓的肃杀之气，脸色就开始沉重起来，毕竟这场比试关系着各自所代表的武林荣誉，尤其是兽魔李铁方这个人，他对于荣誉是看的比什么都重的，要不也就不会不甘寂寞的在天魔宫了。所以对上这样的强敌，他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兽魔李铁方和道仙机轮伯他们俩对视了很久，谁也没有先动手，就怕给予对方可乘之机，他们越是这样，气氛就越是凝重，越是压抑，终于，兽魔李铁方忍受不住了，他动了……

如闪电一般的一击，台上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白光，以及其缓慢的速度向道仙机轮伯飞来，他的速度越来越慢，但是威力却越来越大，这也正是兽魔神功的厉害之处，蓄劲待发。道仙机轮伯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这招只能硬接，他神色变冷，举起双手，只见两掌只见出现一个暗黑色的圆球，是道仙机轮伯的成名绝技——仙之球！

那是一种将能量迅速融合的功夫，那个圆球越是小，代表它的威力就越是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道仙机轮伯的神功所凝聚的仙之球变得只有拇指那么大的时候，兽魔李铁方的兽魔神功的白光到了。

白与黑交接，不是发出巨烈的声响，而是瞬间对抗了起来，两道真气接触后多逼射出的真气周围的人都不由的运起功来。只见白不断的挤压着黑，而黑也毫不退让的反击着白，这中间的激烈连坐在上首

的武林四玄和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也都看得直竖起了眼睛暗道："好强！"

的确，武林四玄刚开始对天魔宫要统一武林称霸天下的想法都抱着痴人说梦的态度，在刚才的一场下来，四人都是一种看法，以为那时天魔宫的绝顶高手了，没想到这兽魔李铁方更是厉害，居然有如此的功力，而且所用武功他们连见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见了！

但是众人没想到，才短短的时间，场面已经改变了，兽魔李铁方和道仙机轮伯嘴角都流出了鲜血，又是内力的比拼吗？无论如何，兽魔李铁方是以兽魔神功的内功著称的，而兽魔神功却有改造人体能和经脉的功能。而道仙机轮伯可就不一样了，他的神功虽也是武林中的绝艺，可要和兽魔的身体改造功能比起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兽魔李铁方虽然在这一战中受了些内伤，但是比起道仙机轮伯来，这兽魔李铁方可就算是轻的不能再轻的伤了！这也是道仙机轮伯的失误之处，道仙机轮伯总以为自己近一个多甲子的功力，这比拼内力正是自己的所长。道仙机轮伯那知道这兽魔神功的特性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其实兽魔李铁方的兽魔神功不是苍茫大陆上的武功，同时也不是魔法大陆上的武功，毕竟在魔法大陆上只是魔法和斗气。兽魔李铁方的兽魔神功只是魔界的一套基本功而已，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苍茫大陆上出现，也被这个兽魔李铁方的先祖无意中得到。

现在当众人觉得奇怪时，兽魔李铁方打到此居然对着道仙机轮伯哈哈一笑道："老道的功力实在是高，此一战就算我们是平手好了。"说到此也不等公证人宣布就飞身下了擂台也顺着行院走去。

一见兽魔李铁方下台离去，道仙机轮伯是那个难受啊，他可知道自己是彻底的输了，因为就在刚才两人收力的同时，他明显的感觉到了兽魔李铁方还有反击的能力，至于对方为什么不追击这就是令他想不到了！

这两场虽在三招两式下就已经结束，可是在兽魔李铁方和道仙机轮伯那一阵对侍就耗费了不少的时间，此时已经是午时刚到，就见那武林四玄轻轻站起对着各大门派家族这边一辑首道："各位掌门家主，其他的八大门派和八大家族代表着天下武林，今日各派各家无有一人出手，不知所为何意？"那明日杰说到这里专门的将眼光扫了一下李云

龙这边的看台上，对一直没有发言的李云龙暗施一眼色，又道：”我等武林四玄今日主持这武林大会，就是为了观瞻各大门派和八大家族惜日之风采，既然八派无有一战之胆，这武林大会还有什么意思，我等四人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说着一绋袖四人同时离去。

静光寺的慧悟大师那能不知道四人是在借口离场呢，不过他知道这四个老东西武功厉害，为了一会歼敌突围顺利，随即哈哈一笑道：“这自古就正邪不两立，这比武本来就是多余的由头，既然四位要走，那我们也就不送了，天魔宫和各大门派的恩怨自会解决的。”

武林四玄本来是要找借口离开这是非地的，这时那还管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话是什么意思，都展开身形一阵风的向山下奔去。看着以经看不到背影的武林四玄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对太极门的紫云真人、邪冥殿殿主冥九幽、暗魔门的阴魔王、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唐王赢天，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道：“现在天魔宫的人要对付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知道现在和他们在一起的天魔宫宫主薄伦伯是一个假的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真的天魔宫宫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众人听了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的话都看向那个假的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发现那个假的天魔宫宫主薄伦伯已经气绝身亡，而黑松堡主堡松中谷也不见了踪影。

这时在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无数风刃、火球、闪电、冰块等等一起向着树林里的江湖人士砸下来。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等高手全部都催动自己的真气飞了起来，向着扑面而来火球和闪电劈出了自己最强的一剑。

他们的剑并和对手的魔法正面相撞，发出巨大的响声。这时法师又完成了自己的咒语，无数的火球、风刃、冰刀、闪电再次的席卷了整个天空，向着森林砸了下来。天空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是法神特罗德所发出的冰系禁咒“极度深寒”。漩涡整个的笼罩住了洛林的城头，寒冷的宛如从地狱当中吹出来的冷风从高空直扑下来，使得周围的气温在1秒钟之内就下降了16度。如果被它卷进去，那么根本来不及反应就会被冻成冰棍。

第二百九十八章 魔法神威（二）

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对太极门的紫云真人、邪冥殿殿主冥九幽、暗魔门的阴魔王、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唐王赢天，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说道：“现在敌人用我们不知道的方法攻击我们，现在不是和他们拼命的时候，我们先进黑松堡再说。”

太极门的紫云真人、邪冥殿殿主冥九幽、暗魔门的阴魔王、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唐王赢天，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本来是因为今天就看司徒鞑和李云龙的比武的，但是现在不但李云龙和司徒鞑不能比武，而受到了这样莫名其妙并且又十分恐怖的攻击现在听静光寺的慧悟大师这样一说连忙表示同意。

而在众人之间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暗自着急，因为他的精锐部队现在已经埋伏黑松堡周围，现在突然受到这莫名其妙的攻击，那么如果他的精锐部队没有准备的话一定和损失很大，但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攻击谁也没有看见过，难道是上天发怒？

巨大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地不停得颤抖著，空气中散发著焦灼的气味。熊熊大火已经吞没了大片的森林，满天的火光应承著漆黑的夜空，点点火星跟天上的星光连成了一片。爆碎的木片和崩飞的石块打得四周的树木枝条断落叶片飞散。

李云龙知道这个就是他小说看见的魔法，他也知道魔法师的近战能力非常弱小，所以现在他要去抓几个魔法师来弄清楚到底他们的魔法是怎么练成的，于是李云龙对蓝冰月、李襄樊等人道：“父王，冰月，我们的人一定要集中在一去，现在你们先进黑松堡，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蓝冰月一听李云龙的话急道“夫君，这么危险，你还是不要去了，和我们先进黑松堡吧！”李襄樊也道：“是啊！龙儿，现在他们这样的攻击我们根本没有见过，所以你还是不要冒险了。”

“不，每一种东西都有缺点，我相信他们也一样，现在我必须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另外还可以通知山庄的人来接应我们，所以经验我们的人必须集中在一起，不能分散知道吗？冰月，你也通知一下你师傅，要他和我们在一起。我先走了。”说完不待蓝冰月和李襄樊有所反映就向山下而去。

只见李云龙飞奔而下，空中的无数电芒，火星，冰柱，石块向他落下，但是李云龙的护体真气外放，同时用他无与伦比的轻功躲避着无数电芒，火星，冰柱，石块。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李云龙仰天三声长啸。尖锐的音波划破森林，犹如石子击入水中，在森林中荡起一圈圈涟漪。巨大的树冠犹如翻腾起伏的波涛久久不能平息，天空中乌云密布卷成一圈圈的漩涡。站在远处的众人同样感受到无比强大的迫力。有些武功低的简直无法在地上站稳。身*的巨木也发出阵阵地呻吟。那是森林战栗的声音。

长啸声中的李云龙飞身而起，在他身周暴烈的飓风将树木连根拔起，飓风骤然间燃烧起来。无情的飓风将身周的一切卷了进去，岩石，树木，泥土，河流。巨大的联系著天地的风柱，席卷著无数电芒，火星，冰柱，石块，在直径一里的范围碰撞著，范围内所有物体都被削平磨碎。

众人听著耳边尖锐的风声和树木劈啪撞击折断地声音，时而看到，粗大环抱的巨树被象一片树叶一样卷起来，然後飞快的被身後那巨大的飓风卷走。

但是天色由于各种各样的魔法攻击慢慢的陷入了黑暗，在森林之中想发现向山下走的李云龙是很困难的，所以李云龙很快到了山下。

突然在李云龙耳边传来一个声音，“飞翔之风呀！向世人展现高贵的您的暴怒吧！让世人恐惧，让世人惊怕。死亡风暴！”一个魔法师的吟唱着这一魔法，似乎无视眼前巨大的火翼。

黑色的狂风仿佛来自地狱的深渊，本来有些灼热的天气，一时间又变的阴冷无比，李云龙也只好倒霉的在一旁又哆嗦起来，现在饱受寒热之苦的他心里则是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学好取暖和降温的使用魔法，免的这么来回被活活的折腾死。真是受不了啊。

李云龙知道有人攻击他，于是用十层功力，大喝一声，形成一只灼热的火凤向那股阴冷之气攻去。阴冷的暴风终于与灼热的火凤碰到了一起巨大的属性差别迸发出一阵狂暴的冲击，周围数丈的物体瞬间化为齑粉，狂暴的能量中心，空间产生了一丝丝的扭曲，双方都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被振退数步，本来勉力而为的李云龙更是觉的胸口一阵气血翻腾，可惜即使想吐却吐不出来，压抑的感觉一时几乎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晃悠几下终究是站住了。对面的那个魔法师，却只是向后退了书步便稳住了脚步，实力的差距表露无疑。

特罗德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而且既然和现在是法圣的他相抗衡。特罗德心中大怒，于是口中不停的念道着。

黑暗，无尽的黑暗终于将特罗德给包裹给来了，黑色的旋风中已经见不到特罗德那沉稳的身姿，黑暗取代了一切，吞噬了一切，毁灭着一切，但黑暗之中总会有那些许的光明，即使微弱的一如一点晨星，但那总是光芒，是黑暗所惧怕的光芒。

一点微弱的光芒在黑暗中渐渐的成长着，起初如米粒的光芒现在已经清晰可见了，巨大的黑色风暴疯狂的舞动却始终撼不动那一点的星芒。那点星芒仿佛黑夜中大海上漂泊的孤舟，无论滔天的海浪如何汹涌它依然在波浪中稳健的穿梭着，它渐渐的成长直至海浪也为之屈服，江河为之滞流。

黑色的狂风终于不甘的停止了它愤怒的咆哮，而这咆哮声在此刻却又显的那么的可笑，混沌的光芒中如冯虚独立的特罗德依然在原地未曾移动过半分。但他脸上此刻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反而充满的是无边的落寞，让人们觉得这位饱经风霜的来人此刻是那么的孤独凄凉和无助，他擅长的是防御，并不代表他不会进攻，相反他有着非常出色的攻击魔法，但是他能使用吗?

向眼前那人挥出的每一刀，无疑也会砍在他失落的心际。所以他选择了防御，虽然被动的防御绝不会给他带来胜利，但却能让他的心免受自己无奈的创伤。他不会做出什么，也不想做出什么，只是那么的站在飘渺的风中，任自己的法袍随那狂风起舞。

李云龙知道现在他才遇见正在强大的对手，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进攻的话，那么也许今天他的命将会留在这里，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美女要追求，所以他不想死，也

不能死，在这一个他明白了，他知道今天如果能够活着出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去追求更多美丽的女子，他不想这一生有任何的遗憾。

所以在这次的战斗以后李云龙奉行多情而不滥情，江山美人并重，正义邪恶共存的方针驰骋苍茫大陆，魔法大陆，以及神魔两界。特罗德不知道由于他今天的行动让多少少女，**，贵妇入入李云龙的手中，又有多少男子伤心流泪，同时在李云龙统一苍茫大陆、魔法大陆，以及神魔两界又有多少人死亡。

只见李云龙拔出龙泉剑，飞身而起，在空中化成三个分身，同时在空中不同的地方劈出数十剑，出现了一条马面、虾目、鹿角、蛇身、鹰爪、遍体鱼鳞的动物，它就是龙，巨龙呼啸着向特罗德飞奔而去，和特罗德的黑色的狂风相遇。

“马面、虾目、鹿角、蛇身、鹰爪、遍体鱼鳞，这不是师傅所说的龙吗？难道师傅说的人是他吗？”在李云龙和特罗德不远处有一个少女看着他们的战斗，看见李云龙发出的招式以后自言自语道。(手机阅读sdχsψ。com）

巨大的爆炸响彻天地，那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的火光。熊熊燃烧的大火漫步在森林之中，而地面之上早已经插满了厚厚一层冰晶。那灼热的巨龙并没有化作难以熄灭的大火，仅仅只是将满地冰晶化作了蒙蒙雾气。

不过那惊人的爆炸威力，又在瞬息之间将雾气远远吹散。只看见一圈薄薄的淡雾，飞快地朝着四下飘散。当那惊天动地的爆炸所引起的火光，以及浓雾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天空之中除了那剑神和化作烟雾的特罗德之外，就只剩下李云龙的一个分身。

就连李云龙自己也没有想到，那金色的巨龙爆炸的威力竟然如此可怕，甚至能够将他的两个分身在瞬息之间全部毁灭。不过，这强烈的爆炸，同样令特罗德损失惨重。这一次，他几乎是正面撞上了那个金色巨龙，当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根本来不及逃离爆炸中心位置。在万般无奈之下，特罗德将所有能够用来防御的力量全都施展出来。他身边悬浮着的球形雷电，一下子用去了四个之多。

那些雷球每一个都拥有着特殊的力量，那层紧紧包裹在他身体周围的电网，是他所拥有最为坚固的护甲。不过单单依*这层电网，根本就不足以抵挡那令天地为之震撼的爆炸。雷球之中的一个能够变化成

为一面盾牌，它能够吸收强大的能量。不过真正令他得以全身而退的，则是那另外的两个用来逃命的魔法。

第二百九十九章 魔法神威（三）

第一颗挡在吸收之盾和电网前面的雷球，首先遭遇了那威力强大的爆炸。吸收了大量爆炸能量的那颗雷球，将那惊人的能量，化作了推动特罗德逃跑的力量。而第二颗雷球拥有着穿透的能力，它是特罗德用来逃跑的最后绝招。虽然毫发无伤，不过特罗德对于一下子用去了这么多力量，颇为懊悔。不过在那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又有谁还会保留力量呢？正当特罗德打算掉转头去找李云龙的晦气，突然间他看到远处有好几个身影朝着这里飞来。

对于这些身影，特罗德根本就不打算用出那些雷球。拿绝招来对付这些实力一般的家伙，在他看来根本就是浪费。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那神秘咒文的吟唱，无数惊雷闪电交错缠绕在他的手臂之上。

虽然特罗德拥有着法圣的实力，不过要完成这“闪电风暴”，他仍旧得像其他魔法师那样念颂咒语。毕竟这个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人，只要一声惊叫，便能够在瞬息之间发出这样高阶的魔法。那些朝着这里飞来的身影，显然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毕竟对于“闪电风暴”他们绝对陌生。

但是能够飘浮在空中完成这个魔法，绝对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人物。几乎想都没有想，所有的身影全都朝着森林飞去。用那布满雷电的能量的厚密云层，来阻挡住对手的闪电攻击，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之极，但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对策。

让无数雷电缠绕在身体周围，特罗德冷冷地看着那些逃入森林之中的人。他不想浪费自己的力量，反正远处还有一个人正朝着这里飞来。虽然用“闪电风暴”对付一个人有点浪费，不过特罗德原本就不在乎这些。

他双手一推，刺眼灼亮的闪电，交缠着朝着那个可怜的人奔涌而去。但是出乎预料之外的是，那个人并没有如同特罗德预料的那样，化作一团火球，从天空中掉落下来，反倒是那一大片“闪电风暴”无声无形的消失在天空之中。

此情此景，特罗德立刻知道，飞来的那个人真实的身分。而那些躲藏在云层之中的人们，纷纷拼命地朝着远处跑去，他们可不想卷入这两个的对决之中。刚才在战场之上，他们已经充分领教过他们的可怕。

这些拥有这起绝实力的家伙，和他们根本就不在同一层次，虽然他和那个人仅仅只差了一级，但是这一级的差别，却令他们之间有着天坏之别。众人陪到很远的地方，才停了下来。这些人就是没有向山上撤退，而是向山下跑的江湖人士。

特罗德法力不再像刚才那样平稳的释放出去，随着咒语的吟唱，特罗德感到自己储存的那点力量仿佛像见到大海的河流，疯狂的像外奔涌而去，本来身体散发的丝丝光芒一下子变的弱不可见，狂暴的火元素仿佛感受到了自己的召唤以他从没感受过的速度蜂拥的汇集着，一个巨大的火凤凰在慢慢的凝聚着，成长着，刚开始就想刚刚出生的雏鸟渐渐的张大，而随着体积的增长，巨大的双翼缓缓的舒展开来。火红的凤凰沐浴着熊熊的火焰，展开双翼想人们显示着他傲人的姿态。

特罗德动了，如黑夜般的恒定，漆黑的法杖掩盖住了他周围所有的光明，本来就开始西沉的太阳此刻更是显的那么的黯淡，仿佛这里的黑暗遮蔽了它的光辉，斩断了它的光芒。

“比黑暗还要漆黑者，比夜晚还要深沉者，在混沌的海里您伟大的存在，金色的黑暗之王啊，我在这里向您请愿，我在这里向您发誓，对于阻挡在我前方所有的愚蠢之物，集合你我之力，赐与他们平等的毁灭！！！！”席卷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向落震狂啸而去，特罗德明显不想再和李云龙纠缠下去，所以他联系发了两招。

特罗德先前的那个巨大的火凤凰已经显示出它强大的力量，滔天的火焰仿佛要燃尽眼前的一切，高傲的凤凰终于挥动他巨大的羽翼向前面的李云龙冲去。它身后的熊熊烈焰依然不断的吞吐着，在凤凰的飞舞中形成一道亮丽的残影，凤翔九天无疑将它的美丽展现的淋漓尽致。

李云龙此时却因为火凤发飚而感觉周围温度大增，由冷的像猴迅速变成热的像猪，忙着脱他的衣服自是不会有闲情来理会灰凤凰的美

丽，而特罗德也因为又发了一个黑暗魔法法力消耗过大而在原地抓紧时间恢复着法力，至少火凤凰它们还是能拖延一阵的。

同时整理好衣服的李云龙更是丝毫不觉得火凤那里好看，他只感到迫人的压力和气势，正忙着张罗内力应付眼前的情况更是没心情研究凤凰的大小、色泽或是美丽与否。所以一时间火凤美丽而高傲的姿态没有一个人留意欣赏，真是浪费，要知道在以后李云龙学魔法的时候可是专门研究了怎么将魔法变的更加的华丽，而他在学校各系魔法糅合到一起当烟花放更是让人的神经瞬间崩溃好几处，以致其郁闷闭关数月才神情憔悴的回到正常工作之中。

不管其余人的看法火凤凰依然是以它高傲的姿态向李云龙卷去，而那个家伙无论是喜欢也好讨厌也罢都必须做出反应，除非他们不想要自己的小命了，显然那个家伙还没无聊到这种程度。对于眼前翩翔的火凤凰他们一时还真是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毕竟特罗德的这一魔法有她独有的个性是，魔法的始创是他们家族的先列自然是不被外人知晓的，对于特性两位法师可就只能从它是火系的这一点着手了。但是魔导的实力却依然是不容置疑的，或许狼狈一点，有或许……

特罗德那强大无比的魔法让李云龙觉得恐惧，害怕，巨大的火凤凰就象死神的号召。李云龙把功力提高到了极点，人的同时化成九个身影，他的真气在他的前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团，迎向特罗德的火凤凰。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过，随着一道金红色的火光飞起，漫天的灰尘飞扬而起，仿佛乌云般飘浮在半空之中。在空中飞舞的除了灰尘和烟雾之外，还有小块的石子和泥土，这些东西嚼里啪啦地飞到很远的地方才掉落下来。当灰尘和烟雾渐渐消散，只见地上露出一个巨大的坑而在坑洞的四周到处是大块的碎石。

李云龙倒退数十步，口吐数口鲜血。显然在火凤凰飞来的时候他受了一点小伤，但是在后面的黑暗魔法过来的时候李云龙已经没有多大的抵抗力了，所以才会受这么重的伤。不过他知道在这里不能多呆，于是在特罗德的下一个魔法没有发出的时候向山下走去。现在不是他拼命的时候，他也不想死在这里。

夜悄悄的来临，特罗德他们这些魔法师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这黑色的夜晚，特罗德用了他特别的魔法，亡灵魔法骷髅召唤。

骷髅召唤魔法虽然强大，但是周围必须有尸体才行，但是现在的这个法神，也应该叫法圣特罗德那样有本事直接将百十里之内，深藏在地下已经残缺不全的骨骸聚拢起来。因此骷髅召唤是由特罗德完成。

法神特罗德不仅仅会七系魔法，而且对于亡灵魔法更有研究。所以现在无了对付那些江湖人士他不得已用了很久没有用过的亡灵魔法。

而这时法神特罗德的那些魔法师米所要做的事情极为简单，地狱火装置魔法师早就事先做好了，不过因为地狱火装置是一种需要精神力控制的东西，存在数量上的限止，因此只作了一百零八个。特罗德将这种装置做成念珠的样子，明明是用来杀人的凶器却要做成这种模样，如此恶劣的癖好令那些魔法师感到难以理解。

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极为好用，只要从珠串上摘下一颗念珠掷在地上，念珠立刻会化作一团人形的暗红色火焰，然后就只要小心得将这种来自地狱的火焰同骷髅战士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由于这种地狱火是能够通过精神力自由控制燃烧方向的魔炎，因此可以让那种火焰只用来杀伤敌人，而尽可能不要损毁骷髅战士本身，不过因为控制总有其极限，多少会有些火焰烧灼到其载体，更何况火焰骷髅魔空有强大无匹的攻击力，但是其防御力并不比平常骷髅兵高多少，因此用来转载地狱火的骷髅消耗得相当快，不过无论是自己消耗掉还是被敌人击碎后毁掉，在此之前，火焰骷髅魔肯定早已经制造了一大堆尸体了，而尸体则是更多骷髅士兵的来源，因此只要找一具骨骼强壮的尸体，重新召唤出一个骷髅战士，那么地狱火装置就又有了一具新的载体。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控制极限存在的话，这种火焰骷髅魔召唤绝对所向无敌，甚至连特罗德这样的死灵魔法大师都想不出对付这种火焰骷髅的办法。

不过单单这些火焰骷髅魔，声势还不够浩大，特罗德将那些召唤来的骷髅全部四散埋伏在黑松堡周围，为了增加骷髅的数量，他甚至将周围埋在地下的那些动物尸骸全都召唤了出来，在黑松堡这山上死在这里的人数量有限，但是动物却不计其数，虽然那些角鹿，羚羊，兔子，狐狸活的时候，哪怕是铺天盖地冲过来一群，也不会令那些魔

法师们有一丝害怕，但是面对一大群横冲直撞的骨骸，谁还想得起它们生前有多么弱小呢。

而这种弱小动物骨骸用起来特别方便，容易控制不说，奔跑速度又快，比起骷髅战士来更适合追赶那些会轻功逃跑的江湖人士。

一切准备就绪，随著法神特罗德一声招呼，无数骷髅发著咯咯的骨骼相碰撞的声音往那些江湖人士的比武之地缓慢推进。

第三百章 突围之战（一）

“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不能够快点吗？”法神特罗德旁边的一个魔法师问道。

“你见过上窜下跳的幽灵或者骷髅吗？没有吧，死灵也要有死灵的风度，既然，你要的是一个吓人的作战，那么就让我来指挥这一切，毕竟我才是真正的死灵法师。”法神特罗德阴沉著脸说道。

那个魔法师看著特罗德那张恐怖的面孔，对他所说的话增加了极大的信任感，确实，没有比一个死灵法师更懂得怎么吓人的了，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大师。好像为了表现他所说的话的正确性，突然间，寂静的山岭上响起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惊叫声，看来大群骷髅已经被那些江湖人士发现了。

这声惊叫声将那些江湖人士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从中心的房间里面，走出几个人来，他们分别是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太极门的紫云真人、邪冥殿殿主冥九幽、暗魔门的阴魔王、静心奄当世传人任雨情、紫金帝国的汉王刘邦，辽王耶律德光，唐王赢天，大清帝国的王子爱新觉罗&8226;舒尔达齐、大蒙古帝国的大王子忽必烈，玉龙帝国的司马望等人“怎么一回事？”静光寺的慧悟大师朝远处吆喝道。“大师……好多骷髅啊……我们被骷髅包围了……”那个发出惊叫的家伙，用颤抖的声音说道。“骷髅？这里怎么有骷髅？”静光寺的慧悟大师问道。

“不知道，现在，现在我们的四周到处都是骷髅，好多，好多。”那个人用颤抖的声音说道。邪冥殿殿主冥九幽对静光寺的慧悟大师道：“大师，也许这个又是敌人的新招，我们先去看看如何？”

“好，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下山突围，在这里的食物很少，不够我们这几千人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要做好战斗准备，暂时放下你们之间的仇恨。”静光寺的慧悟大师道。静光寺的慧悟大师知道在他们的这些人当中有着多大的仇恨，但是现在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命，否则的话大家都要留在这里了。

正在这个时候，天空中飘来一片反射出阵阵妖异的暗红色光芒的云雾，将那些样子恐怖狰狞的骷髅映照得更加可怕，放射著妖红光芒

的满是骷髅的空旷草原，这样一幅景象，简直是地狱被突然之间搬到了人间来一样。

这原本是特罗德为了增强恐怖气氛而特意释放出来的红芒光雾，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攻击力，只是用来照明的低级魔法。

但是，在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他们的眼里，没有比这种突然出现，妖异万状的鬼东西更像是什么即将发动之前的征兆了，而且渐渐扩散开来，范围越来越广的光云，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这是不是末日浩劫，要知道这样的情况比白天还要糟糕，他们不知道这个天魔宫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他们。

现在所以在场的江湖中人都有些感到浑身颤栗，就是静光寺的慧悟大师也一样。他尽管也是一个天榜高手，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少有哪个江湖人士不感到害怕的。看到这副景象，李云龙大叫一声；“大家要活命的话，往前闯啊。”

话音落下，数千江湖人士玩命得往前冲来，对于莫名死亡的恐怖，令他们忘却眼前众多骷髅的可怕，瞬息之间成群的骷髅就被冲开了一道缺口。

看到眼前的景象，剑神菜西科和特罗德全都疑惑不解，难道场面仍然不够恐怖？这些江湖人士居然仍旧如此无畏得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出包围圈。看来不得不启用杀手了，特罗德掏出怀里的念珠，将上面串著的地狱火装置全都摘了下来，然后一把撒向黑暗之中默默等候在那里的骷髅士兵，只见一道道暗红色的火焰从骷髅士兵的身体里面燃烧了起来，身披火焰，手中延伸出一把数米长，异常宽阔的血红火焰镰刀。

随著特罗德一声令下，那些火焰骷髅魔跳越著，飞奔著向血狐冲杀过去，这些火焰骷髅魔同普通骷髅士兵根本不同，身形诡异迅速犹如妖魅鬼怪一般。它们或是从手掌之中发射出一颗颗暗红色的火焰弹，被火焰弹射到的人立刻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把。或是用手中长长的镰刀一挥，所到之处无论是人还是战马，全都被斩成两段。这些火焰骷髅魔好像是地狱死神的化身，轻易得收割著属于它的灵魂。

人的惨叫声，马的嘶鸣声，熊熊燃烧著的人形火团，被斩断成两截一时还没有死亡，还在扭动著的人和战马，映衬著四周围到处都是的骷髅骨骸，在那些盗贼眼里，这绝对是一幅地狱般的景象。

而当他们发现，辛辛苦苦还牺牲了好几个同伴的性命消灭的骷髅魔，立刻会被另外一个新生的骷髅魔所取代，并且更为疯狂得攻击他们的时候，所有信心全都在一瞬之间消失不见了。

原本还有序得互相掩护冲杀著的江湖人士，再也顾不上相互配合了，他们自顾自得落荒而逃，如果不是因为四面全是数不清的骷髅，只有往同一个方向猛冲才有可能活命，只怕这些人早已经化作鸟兽散了。

正因为众江湖人士各自逃命，而火焰骷髅魔的数量又实在有限，因此还是让大多数的盗贼，拼死逃了出来，那些骷髅士兵实在追不上狂奔的战马，只有那些羚羊，兔子等动物尸骸，还跟在后面紧追不放。当然最令江湖人士恐惧害怕的就是那些死神般的火焰骷髅魔，这种妖魔般的杀人机器居然跑得比战马还快，而且发射出来的火球总是能够将一位同伴连人带马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这怎能不令那些江湖心胆俱裂。

而特罗德仍旧控制著他的骷髅战士一路追著江湖人士穷追猛打，他们俩还没有机会停下来好好核查一下，倒底战果如何，不过可以肯定，收获绝对不会太小，甚至连特罗德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火焰骷髅魔竟然如此厉害，要是早知如此，事先好好策划一番，就算是将江湖人士一网打尽，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到。

不过特罗德和莱西科同样也在担心，受惊吓过度的江湖人士会不会为了保命，真正的联合起来。想当年他们这么强大都没有征服这个苍茫大陆，现在他们只是利用那些江湖人士的恐惧才有这样的结果。

那耀眼而又巨大的火焰镰刀那喷射着灼热火焰的空洞的眼睛，无不让看到它们的人感到毛骨悚然。这些火焰骷髅魔原本静静得站在那里，江湖人士们同样呆呆得看着这些凭空出现的死神的使者。

突然之间，火焰骷髅魔飞舞起来，那巨大的火焰镰刀划出一道道圆弧，将任何阻挡住它们去路的东西拦腰切成两半。除了飞舞的镰刀之外，更令众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是，每当那些火焰骷髅烧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会轰然一声爆炸开来。飞窜的火焰将周围一圈化成一片火海。

甚至连那些高手们也对这些燃烧着灼热火焰的骷髅战士感到惊恐万分。因为这些火焰骷髅魔所发射的巨大火球，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

极为致命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保护他们的真气存在，这些火球早已经夺去了他们的性命。但是，那些漫天飞舞寻找机会发起攻击的江湖人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飞射而起的火球将他们中的几个化作了一团从天而降的巨大流星。这些发出凌厉惨叫声摔落在地上的人形火球，更为这恐怖的杀戮场增添了一丝猩红的色彩。那些江湖人士不再充满勇气，面对着这些无法杀死的死神使者，那些江湖人士选择了逃跑。

即便他们的前辈怎样叫喝，也不能够阻止他们的溃败。因为在他们看来，死在前辈们刀之下，灵魂还能够归于冥神所掌控的永恒安眠之地。但是死在那燃烧着的巨大镰刀之下，灵魂将无法得到超脱。

即便连那些英勇无畏的一流高手们，面对着这可怕的没有生命的怪物，他们同样倒抽了一口冷气。现在他们总算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对手在当初提到这些火焰骷髅魔时，只是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确实除了恐怖之外，众人根本就想像不出更加合适的形容词。这些火焰骷髅魔无疑便是恐怖的最好证明。至于那些武功比较差的江湖人士，大多数都面如土色。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亲手触摸过那些玲珑剔透的可爱小红珠。不少人甚至渴望着拥有一颗。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些小红珠真正的面目。大多数人早已经打消了占有的念头。在他们看来，那些小红珠是厄运的结晶，是死亡的凝聚物。

它们是冥神最喜欢的饰品，被魔鬼带在脖颈之上。沾染这些红色的珠子，死后灵魂将不被天堂所接受。人们看着火焰骷髅魔继续着那可怕的杀戮。那些高手们所布设的防卫在瞬息之间被彻底击穿。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响起了嘹亮的号角。但是这种号角声和平时完全两样。随着号角声响起，大地发出了阵阵颤抖。几十匹白色战马，从远处急驰而来。战马之上，骑乘着白袍的骑士。这些白袍骑士浑身包裹在一团白光之中，在他们的手中擎着长剑。长剑的顶端冒着淡淡的红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这些白袍骑士不同凡响。

“不好有麻烦了，是阴阳神教的人，他们是对付死灵魔法我们就麻烦了。”法神焦急得说道。法神知道现在的这个阴阳神教的武功的创始人，是和他们交手过的。他们的能力不比魔法大陆的光明法师差，否则的话在一千年前他们早就占领苍茫大陆了。

第三百零一章 突围之战（二）

正如长老所担心的那样，那些李云类的飞凤卫挥舞着长剑朝着火焰骷髅魔猛击而去。长剑脱离飞凤卫的掌握，划出一道弯曲的弧线，翻滚着朝着火焰骷髅魔砸去。当长剑击中火焰骷髅魔的时候，长剑之上立刻爆发出万点红光。

火焰骷髅魔轰然炸开化作团团飞炎。那些飞凤卫仍旧不敢有丝毫怠慢，她们纷纷跳下战马从地上抢回长剑，做好再一次战斗的准备。刚才李云龙反复告戒他们，这些火焰骷髅魔是很难消灭的。只要有尸体，他们就可以再生。只有控制住火焰骷髅魔的力量核心，才能够平安无事。

果然，从尸体堆里面又一个火焰骷髅魔缓缓得站了起来。飞凤卫们再一次奋勇向前。不过火焰骷髅魔显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强大。激烈的战斗再次展开，不过这一次飞凤卫便再也没有刚才那么顺利。如果不是有那些一流高手在旁边协助的话，他们很可能早就被这些火焰骷髅魔砍成两段。

刚才原本激烈厮杀着的那些普通的江湖人士现在反倒成为了旁观者。他们静静得看着这场与众不同的战斗。在他们的眼中，火焰骷髅魔仍旧那样恐怖，但是已经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东西了。

由于李云龙带着飞凤卫的突然杀出，让那么魔法师措手不及，在众人的联合之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特罗德他并没有这样放过众人，只见特罗德向他旁边的魔法师说了一下，那么魔法师就去了一个空地上准备着特罗德所说的魔法。

魔法师们对这个早已经驾轻就熟，四个车轮大小的铜质球体很快便完工。将铜质的球体，升到空中，让它们进入那电光交错的云层之中，魔法师吟唱起那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咒文。

随着咒语吟唱的声音，天空中响起了一连串惊雷，无数道刺眼的闪电，在隆隆声中，朝着那用铜条编织而成的球体击去，那四个球体渐渐发红发亮，底下的魔法师也丝毫没有空闲，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要弄来许多洁净的泥土当作制造宝石的材料，为了以防万一，还得再弄一些金色球体，做为对付敌人的武器。

幸好用来当作武器的金球，并不需要精确的控制，只需要让它们吸收大量闪电的能量。一个个圆球升到了空中，纷纷钻进那厚厚的云层，闪电霹雳更显得交错密布，隆隆的雷声早已经交织成一片。闪电的弧光照亮了大地，不过那最为灼眼的，无疑便是那些金色的圆球。

远远看去，仿佛十几颗星辰掉落在大地，又仿佛是那黑暗之中猛兽的眼睛。不过那云层交织得最为紧密的所在，却偏偏没有露出灼眼的金光，仿佛有一团密不透光的浓烟，将里面的东西紧紧包住。

那团浓烟还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但是那股臭气之中，却偏偏凝聚着土的活力。而在地面上，一座巨大的魔法阵，犹如一面筛子一般，将从天空中掉落下来的每一样东西部兜在里面。在魔法阵正中央的半空中，一枚拳头大小的纯金圆球，喷发出明亮的红光。那红光将整座魔法阵映照得通红透亮，任凭那可怕的风暴带来多么猛烈的狂风，任凭暴雨是如何倾盆直下，也丝毫无法掩盖那漫天的红光。看着眼前这一切，仿佛看到了那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战场。

巨大的爆炸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江湖人士伤亡惨重，但是为了活命他们拼命的向下冲。李云龙等着他的飞凤卫终于在战斗中和李襄樊众人会合到了一起，由于白天李云龙他已经受了很重的伤，又要到山庄会合飞凤卫和，安排山庄的人员撤退，现在他的脸色苍白。

蓝冰月看见李云龙的脸色这样苍白连忙问道：“夫君，你怎么样？要不要紧？”“没事，父王、冰月，我们还是先突然要紧。你们跟我来。”李云龙没有解释什么只是带着众人向东而去。

但是另外的那些江湖人士并没有向东而去，而是向西逃跑，毕竟东方是兰州城，他们认为那里一定有埋伏等着他们。

火红的太阳慢慢的升起来了，经过一夜战斗的江湖人士已经非常疲劳了，但是为了活命他们还是拼命的向前而去。前面有一个马场，他们来兰州的时候他们的马就放在那里，现在他们要想拿到这些马，然后才能快速的离开这里。(手机阅读s-d-x-s-w.com）

正当这些江湖人士们奋力奔逃着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远处几百辆大车，正排成长长的一溜，犹如张着一张大网一般往这里缓慢推进。对于这种阻挡方式，众人倒是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继续向前飞也似的逃窜着。

突然之间，从地底下窜出无数到暗红色的火光，每一道火光之中都包裹着五六颗血红灼亮，西瓜大小的火球。数百道火球狂乱得在半空中飞舞着。正当众人因为眼前的景象而震惊不已，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火球一瞬之间爆炸开来，那些还飞腾在半空中的火球爆炸之后立刻化作无数团火焰铺天盖地得笼罩下来，而那些掉落到地面上的火球则直接将大地炸开一个坑。巨大的轰鸣声，和那到处都是的火焰，一下子将众人再一次拉进了恐怖的地狱一般的景象之中。

而这一次，更加令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敌人是从什么方向出现，更不知道对手倒底有多少人。而那缓缓驶来的数百辆马车，更在众人心中蒙上了重重阴影。陷入火海之中，周围全是浓烟，众人一时之间并不清楚自己的损失倒底有多大，但是，长时间以来积累起来的恐惧已经爆发开来。

众人杂乱无章得向四面逃窜起来，很多人根本已经晕头转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往哪里逃。战场上一片混乱，马匹互相碰撞着，有些江湖人士甚至抽出手中的弯刀将挡在他面前的同伴一刀两断。

那些战马也因为突然而起的轰鸣声和四面八方的火光而受到了惊吓，很多马匹疯狂的跳跃着，翻腾着，将它们背上驮着的主人甩了出去。那些掉落下马的江湖人士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幸运的从火场之中逃脱出来，而大多数不是惨遭同伴战马的践踏，就是被活活烧死在熊熊大火之中。

而那些幸运得逃出火场的江湖人士则又要面对另一个令他们胆战心寒的恐怖场面。在空中，几十个同刚才一摸一样的火球拖着长长的浓烟，划出完美的圆弧弹道向这里射来。看到这种景象，众人当然知道那个地方有敌人，不能突破了。

现在的江湖人士已经组织不起来有效的进攻了，因此尽管他们都清楚这些魔法师对于他们突袭还是相当害怕的，但是没有一个江湖人士愿意上去送死，所有人选择的都是落荒而逃。

而这一切，等于为魔法师提供活靶子。接连不断的喷出暴怒狂炎的火球落在了众人的身边。每一枚火球至少将三四个江湖人士化为燃烧着的人形火炬。而这一切更给江湖人士心头增添了无数阴影。他们慌不择路得逃跑。

他们中大多数的人选择了最近的能够脱离危险的方向，很不幸的是他们碰到了从前面排列整齐，冲杀出来长抢士兵。这些长抢兵手中七米长的长枪即便在平时也是骑兵眼中的噩梦，更何况现在众人根本就没有斗志。如果能够绕开，他们肯定选择绕开。

可惜，对手并没有这样的打算。眼前一千多人的步兵长队分成六块横在前方数百米长的一条战线上。虽然阵形显得单薄了一点，好像根本无法抗击骑兵冲击。但是进行堵截倒是极为有效。

而众人显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突围，他们满脑子逃跑。正当他们为了怎么突围而发楞的时候，对方的第一波攻击已经开始了。对于骑兵来说，步兵梭标的攻击了绝不亚于弓箭手的伤害，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能够将手中的梭标投出一百多米远，梭标的冲击了足以穿透重型装甲。更何况，现在的这些江湖人士又不是正在的士兵，现在连最起码的防御装备都没有，甚至连地上飞溅起来的大块干硬的泥巴都能够对他们造成伤害。一千多枝致命的梭标，轻而易举得将数百名江湖人士连人带马钉在了地上。

看到地上那痛苦挣扎，但是一时之间无法死去，凄惨哀嚎着的同伴，惊恐不安的江湖人士情愿逃回那熊熊燃烧着的火场中去，也许从其他方向突围，是更好的办法。正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第二波攻击又来了。

面对满空飞舞的致命梭标，这些江湖人士一拉战马扭头就走。他们不顾一切得重新逃回火场之中。而那些不幸逃得比较慢的江湖人士，则被密如雨点般的梭标所刺穿，大地上再一次增添了数百亡魂。

那些从其他方向逃窜出来的江湖同样并不好过，他们首先要躲过随时会从天而降的爆炎攻击，同时还要突破对方在前面堵截的天魔宫骑士团。如果在平时，对于各个帝国的轻装甲骑士团，这些江湖人士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们自有一套对付的手段。但是现在，这些骑在战马上威风凛凛的骑士，无疑是这些江湖人士最头痛的人物。不过幸好对方数量不多。这些江湖人士分散四下奔逃。

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看到大地上到处狂奔的江湖人士皱了皱眉头，看来一个不剩得全部歼灭是不可能的了，能杀多少是多少吧。他转过头向身后的骑士，以及刚刚赶回来的那支由他儿子率领的骑士团命令道：“现在三人一组，尽可能不要离得太开，现在这种情况下再损失自

己人就没有意思了，记住，我们对付的目标是马匹，不是他们本身，马匹目标大，而且防护薄弱，得手容易，而没有马匹的江湖人士，很难逃出兰州这个地方，也很难逃脱我们的追击。”

第三百零二章 突围之战（三）

说完这些，天魔宫宫主薄伦伯抬高嗓音喝问道：“大家明白了吗？”“明白”数百骑士同声回答道，那激昂高亢的声音远远得传了开去。随着喊声落下，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率领着骑士们向那些江湖人士迎头冲了上去。

对于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的命令，骑士们执行得极为彻底，他们的目标全都锁定在那战马上。对付人也许不太容易，但是，没有什么防御的战马可就没有什么麻烦了。天魔宫宫主薄伦伯的这道命令，很快获得了他意想之中的效果。

那些江湖人士纷纷落马，没有当场摔昏的血狐，起来以后就马上落荒而逃，兰州城外上到处是受伤，痛苦嘶鸣着的战马。袭击战马原本是很令魔法大陆的骑士不耻的行为，那可谈不上堂堂正正的较量，幸好这里是苍茫大陆，不是魔法大陆，因此大家接受起来并不困难。

而在远处，那些魔法师们可就更起劲了，那些用铁链子串在一起的车辆，现在终于起到了它们的用处。它们令那些江湖人士无法顺利逾越，因此，不可避免得很多江湖人士聚拢在那里，而这些无疑是爆炎火球最好的目标。几乎每一次轰击都是成效丰硕。这令那些魔法师们兴奋不已。

大地上处处燃起了大火，烽烟蔓烧着大地。特罗德和莱西科漂浮在空中，默默看着这一切。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意思参与这一边倒的战役，现在胜负已定，他们加入进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想不到这些人的力量这么强大，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魔法，而且一定也没有准备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效果的。”莱西科看着下面的人道。“是啊！特别是昨天的那个人，现在我还受了不小的伤。”特罗德道。

“是啊！不知道昨天的那个人怎么样，他应该伤的很重。”莱西科点点头道。“不过如果他是我徒弟到好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个看见象他这样年轻就这么厉害的人。”特罗德道。

“呵呵，你这样一说我到要去试试他的本事了，呵呵，我现在去会会他。”说完莱西科就向东而去。“别杀他。”特罗德道。“我自有分

寸。”莱西科从远处传来。

这时李云龙已经带着众人和山庄的众人在兰州城东会合了，看看发现自己的这些人一个都没有少李云龙非常高兴，于是对众人道：“现在我们不是休息的时候，我们向南走，相信这个武林大会上这么多江湖人士追我们的人不多。”

“哼，你怎么知道追我们的人不多？”云顺冻冷哼一声道。云顺冻的话马上就让白云四雄怒目而对，大有大战一处即发之势。这样李云龙的外公云龙峰也看不下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云顺冻既然还这样针对李云龙，于是怒喝道：“闭嘴，不说话没有人当你的哑巴！”

听见云龙峰的话云顺冻脸色铁青，怒视李云龙，但是迫于云龙峰的威严没有说什么。而现在李云龙也没有心情和云顺冻胡搅蛮缠。他看了看周围的上，有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冷顶天、柳清如、宫飞燕、晨月、蓝雅、蓝丽、柳如烟、司空兰香、凤一、凤二、凤七、凤八（注：另外的凤三、凤四、凤五、凤六跟着云月柔他们）、解碧玉（柳如烟的徒弟）、官小依（柳如烟的徒弟）、柳琴公主众人、东方婉（昨天到李云龙那里拿了东西就没有离开，同时也参加了武林大会，所以现在李云龙在一起。）林衣、白云四雄，飞凤卫十六个。另外还是李襄樊和他的那些山庄护卫上百人，加上云龙峰、云天峰、云顺冻、云戬、云轩彩以及几十个护卫。

李云龙对众人道：“昨天我和他们交过手，发生他们并不是十分的强大，而他们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现在的江湖人士又有这么多，所以现在我们向南走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敌人。我们现在快走吧！”

就在众人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声音在众人的耳边响起，“怎么这么快就走了？这可不好。”说着一个老头从空中下来看着众人道。“你是谁？”李云龙冷冷的看着这个来意不善的老头问道。

“呵呵，小伙子不要这样生气，这样对你可不好。”老头笑眯眯的看着李云龙道。这个老头就是莱西科，而他自然也知道这里的人谁是李云龙。“你到底要怎么样？”李云龙用感觉去感觉周围的情况，发现没有别人，于是有些不解的看着老头莱西科道。

“没什么，小伙子，听说你很强大，所以我要和你战斗一场。”老头莱西科道。“就这样？”李云龙疑惑的看着老头问道。“对，就这样简

单，怎么样，如果你答应我就放他们离开，否则的话，我想现在有很多人对你们很感兴趣。”老头依然笑眯眯的看着李云龙道。

但是李云龙现在却不敢不答应，于是点头道：“可以，不过我想让他们先离开。”“随便。”老头不在意的道。“那父王你们先走，我先和他会会，如果三天以内我没有和你们会合，你们就直接回去。”

“不行，夫君，我要和你在一起。”李云龙的话音刚落蓝冰月就马上说道。听了蓝冰月的话李云龙想了想道：“那好，冰月你就留下，其他的人马上离开。”而云顺冻听了蓝冰月的话就嫉妒的看着李云龙，眼中闪烁着骇然的杀机。(手机阅读ＳdXsw.com)

李云龙等众人走后就对蓝冰月道：“你先站在旁边。”“恩。”现在蓝冰月听了李云龙的话就乖乖的站在了旁边。李云龙看着莱西科道：“来吧！”“好。放心我不会杀你的。”莱西科一声轻喝，两人在空中斗了数十招，李云龙就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时一层淡淡的红色光芒将莱西科手中的火热之源逐渐释放开来。

“剑气？”李云龙吃惊的看着莱西科，淡金色的剑气在莱西科的第二剑攻来之时划了一道长虹向他直奔而至，害的他一个匆忙的扑倒，啃了一嘴的泥土。而失去目标的剑气轻松的将李云龙后方的一颗小树截断，更奇怪的是小树竟然从切口处开始燃烧起来。

“顺便告诉你，我的剑气带有了火元素，所以附加了燃烧属性！”莱西科面无表情继续向李云龙直劈而去。不用魔法的李云龙此时根本就阻挡不了她的剑气，落败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此刻他倒是一点也不急。

一个翻滚再次避开莱西科的剑气，李云龙额头已经是冒了一丝冷汗，刚刚他爬倒的地方已经有了寸许的剑痕，如果这道剑气是落在自己身上他实在是不敢想，好在击出剑气消耗太大，以莱西科的能力也就只能折腾几个时辰。只是他想不明白莱西科竟真的对他下手，面对步步紧逼的莱西科，李云龙不得不开始全心集中起来。无意中这竟然是他有生一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战，以前除了那两战以外不是实力悬殊就是有意恶整，根本么有真正意思上的生死之斗。虽然不清楚为什么突然莱西科猛下杀招，但现在却已经不是他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几番抢攻之后莱西科已经是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一步步的将李云龙逼入绝境。知道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潜力有多大就必须让他知道什么

是死亡，有死亡的危险才能发挥出一个人的最大潜力，现在他不想要李云龙的命，但是他们之间的比武却不能留情，这是他做事情的原则。

莱西科此刻心境异常的平和，他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武者的角色，战斗中一颗冷静的心让她的判断变得更加的准确和迅速。李云龙的躲避已经是捉襟见肘，加上穿的刚好是不太灵活的魔法长袍，更是让他危机重重。

“糟糕！”李云龙心中大惊，自己的衣服竟然让树枝给绊住一角，莱西科却是瞅准时机前踏一步直指李云龙的右膀刺去，如果可以的话，她也只是想将李云龙重伤，一个严重的教训足以。

“铿锵”金属激烈的碰撞让两人的耳膜一震，手腕更是一阵发麻。莱西科的剑刺了大半却再前进不了半分，因为有另一柄剑隔在了她和李云龙中间。“剑名龙泉，我也不客气了。”此刻李云龙手中拿的正是他的宝贝龙泉剑，也是他此刻唯一能拿出手的武器。

李云龙顺眼看了下这柄剑，黑色的剑身配上淡金色的剑柄看起来很是大气。只是再仔细瞧一下他立刻气结，原来真是剑如其名，“龙泉”、龙之泉水，只是火热之源所镶嵌的应该以火属性的顶级魔法材料最好，怎么硬度还如此之高，要不是见过它对火系魔法的增幅效果，李云龙都要怀疑它不是魔杖了。

“不用客气，你是江湖人士，不用剑，用什么，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实力。”莱西科道。“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李云龙看着莱西科道。“很好！”莱西科无心多说，已经再次开始提升斗气，每剑挥出都带出一抹淡紫色的痕迹。

李云龙避开莱西科一道剑气，趁她新力未生之际狠狠的来了记重刺，身体略斜留了些许回撤的余地。他没有剑气，而且也不确定落痕的坚硬程度，要是多来几个对砍剑折了的话可就不划算了，还是刺起来保险。才不一会的功夫，李云龙握剑的手感觉是越来越顺畅感觉却是一丝兴奋。

莱西科已经开始使用他的剑技，一改先前强硬风格，变的轻盈飘逸起来和李云龙的正面碰撞机会逐渐减少，这也让担心剑会折断的李云龙大大的松了口气。以莱西科的性格使出来的剑法无论如何的轻盈都夹杂着一点强硬作风，在用剑气黏住李云龙的时候更是尤为明显。

李云龙的剑被她强硬的罩在两米方圆的范围之内，好在以她的水平倒也不能将李云龙压下太长的时间，以李云龙的狡猾，想将他糟糕的剑势控制起来却也是非常之难。

第三百零三章 受伤

李云龙小心应付着莱西科时轻时重的杂乱而又精确攻击，只怪自己技术太烂，要不然像莱西科这样的攻击他不会放在眼里。可惜的是人家的再怎么还是比自己高那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已经足够压得他够呛了，这样打着实在是让他憋屈至极，刚刚的一丝兴奋也快给打没了。

李云龙横劈竖砍、左扎右刺就差没抓狂想直接扑上去给莱西科来个毁容了，虽然对老头用这样的招数实在是相当不好，但为了小命的时候相信也没谁会对美女客气。可怜的李云龙和莱西科比斗现在根本就不懂得用什么剑法，完全是混混打架一样，本来按照李云龙自己的想法他的精密剑法用出来，但是面对莱西科这样的高手，再好的剑法也没有多大用处，只是被那个变态的神劫轰了一次，爹妈都快忘了，哪还记得以前的什么剑法啊。现在能舞起来勉强应付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或者说莱西科的剑技……

别人越打越快，可莱西科和李云龙却是越打越慢。莱西科的年纪大了，而且刚才的力气都用在刚开始的猛打上了，而李云龙则纯属是快不起来，毕竟他的身体受了很重的伤，速度方面倒是有默契的配合。只有旁边不时击飞的树枝、飞叶和李云龙不时的挂彩还能说明这不仅仅是切磋，输了也不会只是认个输那么简单的！

李云龙身体上的剑痕越来越多，双剑的激烈碰撞让他的手臂略感发麻，而他也可以肯定镶嵌火热之源的不仅仅是魔法属性一流的法器，更是万中无一的魔武全属性材料。就火热之源不论，相比价值也是绝对不菲。剑无其坚，武无其技，李云龙真的不知道自己时好时坏的魔法是不是真的能在关键的时刻扭转下乾坤，好像他的运气向来很不好。

李云龙悄悄的将莱西科的攻击引到上方，自己的抵挡也显的越来越弱，顺势在上方卖了个破绽。莱西科果然是抓住这个破绽挥剑而至，可是这时候早有准备的李云龙却是突然一个偏身猛的向莱西科的腿部刺去。李云龙的目的很明确，只要把莱西科的腿部打伤他能跑掉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的提高，而自己也就拼着臂肩再受次伤而已，如

此还是划的来的，他怎么会做亏本的生意。只是算盘打的响那也要有生意做才行。

莱西科被李云龙突来的动作吓了一跳，身子一侧迅速的回剑将李云龙的剑磕开。虽然躲开了受伤的厄运，但还是付出了他的裤子为代价，裤子的的一则被李云龙划开，立刻露出一片雪白，本来美好的形象也是更着坏了大半，有点向乞丐破发展的趋势。李云龙更是因为这个错误的抉择被划出一道浅浅的长痕，更是在划开莱西科裤子愣神的一瞬被莱西科一脚踢个正着来了个他久违的平沙落雁式。

“呸，你个疯老头，我们是敌人吗？没搞清你就来谋杀，有这么严重的吗？我和你又不是有不共戴天之仇，需要这么狠啊！”倒是顺着被踹飞的方向再乘机滚了几米开口骂了起来。“我劝你最好还是乘这个机会和我一斗，要么你就最好给我闭嘴。”莱西科微微有些怒岔，立刻上去狠狠的劈了两剑，让李云龙很快的闭嘴应战。

争斗在这次小插曲之后开始进入白炽化，莱西科的剑招丝毫不留余地，如果李云龙不能挡住的话不死也得重伤了。虽然剑气少了，但李云龙却觉得更加的压抑和紧张。握剑的手也开始渗出滴滴的汗水，在一次对碰中险些脱手，而他更是清楚的看到了龙泉剑剑刃上被火热之源砍出的斑斑缺口。想龙泉也算是上品的宝剑，在火热之源这里竟然还如此不济，让是换成普通的剑估计早就被折断了，即便如此，在李云龙看来手中的龙泉折断现在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与莱西科的步步紧逼相反，李云龙是被莱西科的攻势逼的步步后退。此时的他已经是气愤不已，不说现在被莱西科的剑势压着难受。光是莱西科毫不看起自己的态度就让他十分的恼火，莫名其妙的就要要自己的小命，在他眼里自己根本无关重要，可有可无而且仿佛这样死了还十分荣幸一样。其实本来到现在他们的战斗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莱西科还是第一次和人打的这么欢乐，所以现在的莱西科怎么可能放手呢？可怜李云龙成为他的对练工具还不自知。(手机阅读＄dxsｗ．com）

“如果自己没有受伤，或者只有一个人就好了，应能摆脱这个疯老头。”虽然李云龙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他现在却是这样想着。“天龙飞奔！”李云龙将目标订在百米之外，凝重迟缓的吐出了剑招的名字，并且在施放强大招式的同时，准备随着和蓝冰月逃跑。

只是命运此刻却和李云龙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在李云龙的内力恢复根本没有全面，现在这样强大的招式很难使出来，所以此刻他只能吃惊的看着眼前持剑同样一脸吃惊的莱西科。火热之源准确的插在李云龙的胸前，一剑穿胸！

“啊！”旁边的蓝冰月发疯一样的发出了一声叫声，飞快的向李云龙扑来。莱西科呆呆的看着李云龙，他没有想到事情既然会发展到这样的情况，让他一定准备都没有，看了看飞奔而来的蓝冰月向兰州而去。

现在的蓝冰月心里只有李云龙，哪还管莱西科，蓝冰月抱着李云龙，哭道：“夫君，你怎么样？你不要吓我。”李云龙看了蓝冰月一眼道：“夫人放心，我没事。”但是剧烈的疼痛让李云龙痛苦不堪。

“夫君，你不要紧吧！”蓝冰月看着李云龙痛苦不堪的样子问道。“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有事了，夫人啊！现在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进行治疗，否则的话以后我不能爱你了。”李云龙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道。

“哦，好，好的。”蓝冰月连忙抱起李云龙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这个时候蓝冰月也不知道应该向哪里走去，她就这样抱着李云龙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

在一处山中有一间宽敞的房屋。在屋旁，总有一片新绿衬着的瓜架。种着些丝瓜，或是些黄瓜，那些手掌型的叶子，绿得青翠，或浓或淡。长长的藤顺着竹架，蜿蜒地向上爬，一直到屋顶。现在的瓜架上虽然并没有那些青青的瓜，但也有着不同的风格。青绿的叶，弯曲的藤，给整个房子镶上了没有雕琢过的天然花边。这样的装饰可比城市中高楼门前的石狮子来得亲切、质朴多了。

在屋子后边的一片空地上，还有几种花，凤仙、月季、映山红、大丽菊、鸡冠花，各种各样，依着季节顺序，红如火，粉如霞，白如雪……朴素中拥有着非凡气质。在这些花的旁边，还有一丛竹。青嫩的叶，笔挺的竿，互相交错着，投下一片翠绿的浓荫。这时候，还有几株小小的笋，露出尖尖的脑袋，好像一使劲儿，就会齐刷刷地从地底下探出头来。

鸡，在农村人家中总要养几只的，在院子里，垒上一个鸡窝，养了几只鸡。从院子里走过，肯定会看见一只母鸡和小鸡们奔跑。雄鸡

高傲的挺着身子，俨然一位将军在阅兵，斗志昂扬；又如同一个尽职的大丈夫在保护着自己的家人，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离房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清澈的水面上有几只鸭子，在欢快地嬉戏。时不时地把头伸进水里觅食，或是与同伴们嬉闹“嘎嘎——嘎嘎——”的叫声在水上回荡，即使旁边有人在洗衣、洗菜，也阻挡不了它们的欢乐。有几只蜻蜓也爱凑热闹，在水面上飞行着。河旁的苇絮飘飘悠悠的，似乎把小河笼罩在了一起。阳光下的小河，显得格外清澈，一阵微风拂过，水面上泛起了层层涟漪，波光粼粼的。小河后就是大片大片的田地了。一行行排列的非常整齐。种着些青菜、油菜、豌豆、罗汉豆等。远处还有一亩亩水田，可以看见一些农民们正在种秧苗，一排排秧苗随着微风慢慢飘拂。

此时在那间小屋里现在聚集了一小堆人，虽然熙熙攘攘的却不很是很吵闹。而李云龙已经被放在了床上，旁边坐着一位老人，不过现在他的眉头皱的绝对能夹死苍蝇了。屋里的人小心的争论着，猜测的有，想着办法的。

“怎么样？这少年还有救没？看上去气息又弱了点了。”一个中年人有点焦急的询问。“不好办啊？现在胸口的剑插着必须给拔掉，但是我怕我这一拔他是否还能顶的住。说实话，伤势这么严重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要是平常也就……”

“知道了，那就是必须拔剑了现在。我们好好准备一下吧。再迟些或许真的不好办了，米娅，你去把热水和毛巾都给拿过来。对了，草药都捣随了没有？”“都好了，我这就端。”一个少女还是不放心的看看个床上一眼，小心的走了出去。

“哎！也只能这样了，你来帮我一下，我按住伤口，你来拔剑。”“嗯！”中年大汉轻轻的点了下头站到了老人的旁则双手握住了剑柄，不过立刻又甩开了双手。

“怎么了？”“这柄剑好烫啊！再端盆冷水过来。”

房中已经布满了水气，大汉仍然把冷毛巾不断的往剑柄上裹着，只是似乎一点也不能降低剑柄的热量。每次取下毛巾拧出的都是温度极高的热水，一盆冷水不觉中已经快变成一盆滚水了。

而现在李云龙体内现在也是和外面一样乱的一片糟，莱西科的长剑只偏离了李云龙的心脏两公分左右的距离，可惜要命的是这把剑不

在主人手中会自保性的聚集热量，如果是插在生肉里面不用烤，一会也会自然熟的。而原来在深潭里面分家的各色和金色能量团也为了保护李云龙而开始向他心脏出聚集，火热之源没入李云龙身体的部分被它俩包裹住之后隔绝了热量。但因为几股能量又凑到了一起，现在正拉拉扯扯的好不热闹。

第三百零四章 治疗

先是七色的能量团将没入李云龙身体中的剑身裹住，金色的能量团又立刻跑上去把七色的能量团给裹了起来。于是七色的能量团又非要分出一点出来势必要把金色的能量团给裹住，金色的又继续努力不让七色的过来。磕磕碰碰好像两兄弟打架一样扯的饿不亦乐乎，只是每次交换的时候李云龙就会被灼烧一下，而这时七色的才会停下来修复一下伤口，金色的去裹住火热之源。

可外边却根本不知道李云龙体内的奇妙内讧，只是奇怪这么烫的剑插进李云龙体内的部分怎么不将他灼伤。搞来搞去还是不能将火热之源的温度将下来，其实这有什么奇怪，要是被他们拿冷水把火热之源温度给降了下来的话那才叫奇怪了。众人经过一番商议还是最终决定先不管这温度，里三层外三层的拿布将剑柄给裹了起来。

“看来我们要快点，这布估计裹不了一会也要经受不住这把剑的温度的了。”

“嗯，我看也是。你小心点，不要把力用斜了，离心脏太近了，再伤着心脏神也救不了他了。可怜的孩子才这么大竟然要经受这样的苦难，也不知道这次他能不能逢凶化吉了，我们也只能尽力就是。”

“知道了，开始了，你也小心点。”剑在一寸寸的拔出，而众人的心此刻也是提到了嗓子眼上，虽然不需要多大的力气，但大汉的额头现在已经布满了汗水，深深的吸着气。旁边的蓝冰月一双星眸也是一眨不眨的注视着眼前火热之源，好在因为两股能量团的包裹剑上几乎没沾一滴鲜血，而落在别人眼中也自是成了惊叹这把“宝剑”的杀人不见血。

凝重，房间的气氛在这段时间的唯一表现，仿佛所有的空气一下子变沉让人觉得压抑。随着火热之源的逐渐拔出，众人的心情变的更加的紧张，每个人紧攥的手中都汗津津的，高度集中的精神让他们眼中现在只有那缓缓拔出的剑。大汉现在除了紧张之外还能感受到的手心传来的灼人温度，如果不是常年劳作而在手心结出了一层厚茧的缘故。此刻恐怕早已灼伤。尽管如此，大汉此刻的双手还是因为过高的温度而微微吃痛，不过现在明显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因为长剑已经

只剩下一小部分还没拔出成败在此一举，少年的生死也几乎在此刻决定。

噌！火热之源被拔出的一瞬却没有预想的鲜血，少年在此刻朦胧的有了点感觉，嘴角微翕一道水幕色的光华凭空而现，想重伤中的少年倾泻而去。紧接着以少年胸口为中心的点星蓝灰色光芒迅速扩大，与先前柔和的水幕相反澎湃而出，周围两丈以内的所有人和物全部被霸道的清离了出去，甚至连离床最近的那道墙也轰然倒塌。屋中的家具被推的堆到了一起，所有人都狼狈的踉踉跄跄而出，漫天的尘灰从小屋弥散出来。屋内屋外已经邋遢一片，而霸道的能量之内却是一片奇异的世界。

现在李云龙的身体内的两种能量可以说是他的魔法元素和真气力量，本来李云龙不应该有魔法元素的，但是由于火热之源是经过特殊的魔法加工而成的，所以现在李云龙的身体内有了这些魔法元素，但是这个火热之源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可是要几个法神在第一次神魔大战时做成了。在火热之源上有着不下于法圣的魔法力量，而且还是七系元素共存，但是经过几千年以后这个火热之源的魔法力量有所减弱，但是他还是达到魔导士的实力，所以现在李云龙的体内的七色气团的是到达到魔导士后的魔法师特有的，是把强大的魔力凝结在眉心后产生的，可以说是魔导士的凭证，而金色的能量体更是达到地榜实力以后才能凝炼的，是让真气发生质跃的保证。但是现在李云龙对于它们非常不了解，不用说控制了，所以现在这两股力量却全部被遣散出去，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李云龙受了不小的内伤，但要是让他们在李云龙体内斗起来的话，肯定是不会只伤这么一点点的了(手机阅读sｄx＄w.com）。

任何魔法元素都可以通过相应的精神来引导和控制，甚至连武士的斗气，苍茫大陆的斗气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武士拥有魔法师的精神力，那么他对精神力的控制绝对是无人能及的。而李云龙体内的两股力量就是被他恐怖的精神力轰出去的，而且是他没有受伤之前的恐怖精神力。

本来在火热之源拔出的一瞬间，两股力量直接碰撞进入白炽化争斗，伤口的剧烈疼痛让昏迷的李云龙稍稍清醒，他只能无力的释放了一个他因为火热之源之中的记忆而记起的那个八阶水神的祝福便因为

将本来不多的精神力消耗完而再度陷入昏迷了。只是这次精神力的抽空却引发了他意识世界的巨大变故。

本来火热之源因为时空之力封印起来的记忆和精神力迅速充斥了李云龙的整个意识空间，而当它发现在他不在时跑过来的不速之客就毫不客气的迅速剔除。虽然两股力量在别人来说已经是强大无比，但却是很不争气的连带反抗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乖乖的KO出局了。而这夹带着时空力量的精神力恢复，让本来因为精神力不足而无法联系到的空间也顺带在这一会与外界联系了起来。

只是这股强大力量的募然回归哪会那么容易，李云龙本来就凑合的身体加上重伤根本就难以承受，好在大部分是精神上的而且还是原先的基础上发展的，所以除了因为时空力量而产生的些许排斥都没有多大问题，但这没多大的问题也足以让李云龙痛苦的痉挛了，偏偏这个时候因为是精神力的影响他根本就昏迷不了，此刻如果昏迷过去那就是精神烙印的永远消失，就是给机会让你昏迷你也是绝对要挺住的。而李云龙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糟糕的状态。

所有的精神都退守回意识领域，滔天的巨变让意识的海洋犹如漫天的海啸，所有的意识、记性和精神纠葛到了一起，如果不是这些都是李云龙原就彼此相容，那么他现在的脑袋肯定能当超级禁咒爆炸一次。这次保住小命已经是万幸，但这样的疼痛都让此刻的李云龙怀疑自己活过是否是个绝大的错误。

火热之源之中不同的往昔的记忆开始逐渐复苏，这个火热之源可以说记忆的共同体，本来在第一次神魔之战中死亡的几个法神和天使，魔族的灵魂存在在火热之源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灵魂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他们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火热之源之中，但是由于李云龙的身体内也有七种能量，所以火热之源之中的记忆进入了李云龙的意识空间。以前数人的加以的点滴开始逐渐进入李云龙的脑海，但此刻绵绵不断的疼痛让他根本无暇理会这追求许久的欣喜。抱元归一、紧紧守住在大浪中飘摇的意识，极力的凝聚让他不至于分散。此刻的李云龙就像狂风暴雨之时飘荡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意识的高度集中此刻半点的分散都能让他整个意识涣散，精神的直接碰撞痛苦永远比肉体来的清晰来的猛烈。但在这种环境之下精神力的锻炼绝对无别法能出其左右，精神力几乎被高度凝

实，但估计疯子都不会这样锻炼。而这样的环境也是绝对不会有其他人能够碰到的，即使是走火入魔而产生的精神动荡也是比他“温柔”的多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暴动也开始慢慢趋于平稳。

无论多猛烈的狂风暴雨都有结束的时候，而在他刚结束之时却是与之前完全相反的平静和静谧。当一切归与平静，李云龙终于可以放下他几近瘫痪的神经，无暇查看自身的变化开始漫漫咀嚼那些人的记忆，之前一切的惊天疼痛无疑是值得的。甚至李云龙此刻觉得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了，因为这一切的付出终于让他知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也让他知道了那些魔法师的身份和苍茫大陆以外的精彩世界。

在这些加以之中有痛苦，有喜悦，有无奈，有悲伤，当然并非所以的记忆都是痛苦的，相反那些人中有些记忆却是添满了亲情，写满了幸福。飘荡的游子几时有过如此醉人的甜蜜，当记忆有的归宿，当心灵知道了港湾的方向，不再是无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让他有种是找到了归途的旅人。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家是他现在唯一的思念。

李云龙身体内的魔法力在刚刚精神力的驱逐下点滴不剩，正缓慢的恢复着，沉沉的大脑让李云龙有点晕虚的感觉，但精神力却是分外的充溢，应该是刚刚紧张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又因为巨大的悲伤而让大脑暂时的休克。

继续查看却让李云龙狂喜不已，因为他清楚的感知到了所有的魔法元素和自身正在流淌的魔力。之前他不知道什么是魔法，但是现在火热之源里的魔法之力让他达到了魔导士所有的魔法力，现在的他如果能够用所以的实力的话也许或许甚至能发动禁咒，但那却没有一丝感觉，只是想或者吟唱下就会出现相应的魔法，仿佛纨绔子弟揍人时吱一声旁边立刻涌现一帮人帮他打架一样，自己根本没半分感觉。他只知道魔法元素很听话，可是从来没能真正的感觉到任何一种魔法元素。这种奇异的事情只能让他干瞪眼。虽然这样拥有了几乎媲美魔导士的力量，但是却意味着火热之源永远不能再做出突破。也许世人对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拜服，但李云龙却认为这简直是最大的亏本买卖，他怎么可以一直都是这样的水平？绝对是亏到姥姥家了。

第三百零五章 精灵

但是马上李云龙就发现他身体内的魔法力有些不一样了，这些魔法力和他的真气在他的身体内慢慢的融合在一起，在他的身体之中马上进入了巨大的交战状态，魔法力和真气的融合就象水和火一样两种相生相克的事情想要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融合让李云龙现在没有感觉到一定好处，而且让他的身体成了它们的战场。

现在李云龙非常痛苦，脸色匆忙，浑身颤抖，突然李云龙的浑身上下金光一闪，一切归于平静。而这时李云龙的身体内的魔法力才和他的真气融合在了一起，也许这是和他的真气融合的原因，所以现在李云龙的感觉不一样了，虽然是站在起点，但他有了希望；虽然现在他魔法低的可怜，但他还不能学嘛。想到这里，现在的李云龙又在那里狂笑了起来，他可以真真正正的学魔法了。

“他真的是个神经病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既然还这样高兴。”这时一个声音出现在李云龙的脑海里。“谁？谁在说话？”李云龙大惊，连忙大声问道。“是我们。”在李云龙的前面出现了七个手指一样大小的人。

“你们是谁？这里是哪里？”李云龙看着他们问道。“我叫风。”“我叫水。”“我叫雷。”“我叫土。”“我叫火。”“我叫光。”“我叫暗。”“我们是七大元素精灵，这里是哪个空间我们也不知道。”

“咦？元素精灵？”李云龙终于注意到自己身旁几个巴掌大小的小精灵了。“咦？还没疯？”风也回过头来瞥着脑袋看着李云龙。“当然没有，你怎么在这里？还一下七个啊！啧啧，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元素精灵的耶！不对，好象那里看见过！”心情大好的李云龙也不和它们计较，直接切入正题。不过看起来对于那些别人的记忆还没完全习惯。

“不知道，我们就是莫名其妙的跑出来的，本来我们那里啊……”风一打开话匣子立刻就是连绵不绝从她出生以来将近几千年的事情大大小小慢慢的絮叨起来。

“怎么你呆的地方，我越听越觉得在哪见过的样子啊！让我想想，奇怪了！”李云龙也就是感悟空间的时候跑进去一趟，屁股还没呆热就给空间之力给弹了回来，当时还郁闷了半天来着。

“怎么像是我自己的领域的样子啊！”想明白了点，李云龙立刻开始查看自己的领域，但是只是随便的检查一下立刻被自己吓了一大跳，脸上的表情古怪至极。“怎么了？”风很奇怪的问道，只是他这几个字刚一出口就发现自己回到了原先的空间。

“这是哪里？怎么都回来了，奇怪没感觉！”“哇！好像真的回来了，刚才我不是在做梦吧。”“笨！有这么多人一起做梦的吗？”一个小巧的光立马扎的前者嗷嗷叫了起来。“只是刚刚那个人竟然真的能把我们送回来，就是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方法，要不然我们就能随便跑了。”水已经陷入对自由未来的伟大构思之中。

“这个好像？我也不太清楚！”貌似博学的土拖了半天音还是给了个让人郁闷的结论。“那还说个什么劲！我看啊，肯定是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厉害的空间法宝，要不然哪有那么容易。”“真的？那我们过去把他抢过来不就能随便出去完了。”构思中的风听大这句话，立刻就有了伟大发现。只是这还是元素精灵吗？抢劫？

“哇！风你今天发烧啦？竟然想到抢劫这么恶心的事情？”只要是正常的元素精灵天生都会对坏事情反感。“风只是很想出去玩吗？”“那刚刚又是谁哭着要回来的？”“刚刚只是怕回不来嘛，现在既能出去又能回来还怕什么？哼！”……

“你们几个小家伙在吵什么？”原来李云龙在发现原因之后立即将七个小精灵送了回来。自己则总结了上次进入的经验慢慢的进入入定状态然后也跑了进来。

几个小家伙对李云龙的出来明显都感到吃惊，都停止了争吵怪怪着看着眼前的人。这个人竟然能跑到他们的世界，要知道在这里可是一个人也没有的。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也就只见过其他很多元素精灵而已，连只别的动物也没有。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对你们几个竟然能懂人类的语言感到相当惊讶，虽然好像发音不是很准确，但我还没听说过元素精灵可以不用心灵沟通而直接对话的。”李云龙也上下左右的仔细打量这眼前的几个小家伙，他在查看到自己的空间变化之后就决心过来看个究竟，所以先把几个小精灵送了回来。

“当然啦，我们七个可是元素精灵中最聪明的了。”虽然好像是事实，但被他这么嚣张的说了出来，可信度就大大的打了个折扣。“是

吗？”李云龙明显不信。“哼！你不信可以问问其他的元素精灵，我们七个是最聪明的因为我们吃的书最多了。”小精灵一副你羡慕去吧的样子，只是这表情被缩小成迷你版的实在让李云龙有些哭笑不得。

“书！你们说书？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李云龙道。“这里难道不是魔法大陆？”光道。“魔法大陆？什么魔法大陆，我们这里是苍茫大陆，没有听过什么魔法大陆？”李云龙心中暗心，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是魔法大陆上的，只是不知道现在怎么在他的领域，也可以说是他的意识空间之中，难道和那些记忆一样？

“什么？这里不是魔法大陆？怎么可能？”暗惊讶道。“怎么不可能，这个是苍茫大陆，没有什么魔法，也没有什么精灵。”李云龙笑道。“什么？没有精灵？这怎么可能，我们精灵虽然不多，但是也非常强大的，怎么会没有呢？你是不是在骗我们，你这个大坏蛋。”风道。

“啊！你们这些混蛋，既然敢这样说我，看我怎么来收拾你们。”几个精灵赶紧避开李云龙的魔爪，飞快的闪着翅膀小前跑去。只是这里是李云龙的空间，他们怎么可能跑的出去？七个小家伙飞着飞着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李云龙捏到了手里，在这片奇妙的空间别的什么李云龙不知道，但改变物体的位置实在早就得心应手了，几个元素精灵哪里还能跑的掉。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你个大坏蛋！”七个精灵被捏在一起实在是不好受。“你们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不然别想跑，在这里你们跑到哪我都能逮你们回来。”李云龙伤刚刚好点现在根本没力气跑，但依旧不忘做恶人必备的要挟手段。好在这里他根本不用跑，要不就是几个小精灵不用飞的他也是追不上的。

“好，你问吧！你不是说反正我们跑哪你都能逮到吗？还不赶快放开我们。”李云龙依言将几个家伙放了开。“快跑啊！”七个小家伙在李云龙松手的瞬间分头飞速跑了开来，实在是有悖于其他元素精灵的诚实信用作风，不过他们的行为注定白费力气。

“唔唔！我们不跑了你放开就是啦。”七个小精灵在计划再次破产之后终于放弃逃跑计划。“不过你问完了也要让我们问你几个问题。”“没问题，你们随便问。不过你们先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跑到这片空间里来的？”

(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我们就是在这片同样空间里出生的，还有其他好多的伙伴都是在那里出生的呢，我们从那些书上知道外面还有不同的世界，但我们都没去玩过呢！后来因为到了这里，所以没有出去过。”小精灵的脸上有些黯然，明显对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回的旅行相当介怀。

“那你们在这里生活多长时间了？”李云龙很郁闷，不知道这些精灵是怎么来的。只是他不知道刚才的那个空间是火热之源的空间，由于李云龙刚才吸收了火热之源里的一些记忆，所以才和这些精灵见面。

“按照你们人类的时间来说，已经大概三千年了吧？”“三千年？”李云龙明显被这个答案吓了一跳，但眼前的元素精灵的确是有三千岁的模样。于是脑袋里立刻开始构思着可能在那神魔之战中这些精灵是不是同样存在？

“太恐怖了，你们这么老啊！”李云龙一缩脖子，不禁一阵冷汗。三千年，活了三千年，而且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李云龙想着想着自己都快要疯了。“三千年啊？这么久！”只是连李云龙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三千年这么久。

“对了，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李云龙问道。“在那神魔大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因为无聊就出来玩，无意之间碰到了一场时空风暴，所以就到了这里。不过和我们出生的地方差不多，”火精灵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第三百零六章 魔法大陆知识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李云龙知道这些精灵只是魔法大陆上的种族的一部分，在魔法大陆上还有人族、精灵族、矮人、兽人、龙族等种族，更有那传说中的种族神族和魔族。兽族又分为虎族、熊族、狼族、狮族、狐族、鹰族等多种种族。

精灵族分为元素精灵和森林精灵擅长魔法和弓箭，平均年龄10000岁；矮人族擅长制造的武器装备，擅用斧头，平均年龄2000岁；兽人族不会魔法，但却擅长各种武斗技，各族有专门的斗气和技能，不同兽族寿命长短不一，从几百岁到几千岁都有；龙族拥有强横的肉体，物理、魔法防御强大，中级以下魔法免疫，拥有强大的攻击技能，平均寿命50000岁左右。人族是个体实力最弱的种族，没有强很的身体，也不像精灵一样有魔法天赋，寿命也极短，平均年龄100岁，但人族是数量最多的种族，人族的发展潜力也最大，人族的职业划分最为详细；战斗的职业主要有法师、武士，盗贼三种，武士又分为剑士、骑士，都可以有自己的幻兽。

剑士：分为魔剑士和普通剑士之分，初期魔剑士要比普通剑士强大，但到了中高级职业普通剑士就会超越魔剑士，剑士得武器大都为简陋的双手大剑，极少数人才会会配带魔法剑，不是贵族豪富，就是绝代强者，一般人就是得到了也会被抢夺一空。剑士职业等级划分：见习剑士初级剑士中级剑士高级剑士大剑士剑师剑圣剑神。

魔法师：分为风、火、雷、水、土、光、暗七种系别魔法，还有少见的空间魔法、死灵魔法以及森林精灵特有的植物系魔法。魔法师职业等级划分：魔法学徒初级法师中级法师高级法师魔导师大魔导师法圣法神。

骑士：分为有教廷骑士和皇家骑士。骑士职业等级划分：实习骑士初级骑士中级骑士魔宠骑士白银骑士黄金骑士（地龙骑士）圣骑士（飞龙骑士）神圣龙骑士。

盗贼：一般修炼武技，也有一些辅助魔法，在攻击力方面远逊于剑士、骑士，但在速度方面却远远快于其他职业。盗贼职业等级划分：见习盗贼初级盗贼中级盗贼高级盗贼赏金猎人暗杀者刺客刺圣。

传说中个职业还有神级级别的存在，只不过万年以前神魔大战之后，神级职业就只有在传说中才存在了。

另外还有幻兽和魔兽，幻兽分为九级，一到九级幻兽，此外还有传说中的圣兽、神兽，每一级战斗力较同级人类职业要强得多，幻兽和人都有风、火、雷、水、土、光、暗七种属性，幻兽同人缔结契约后能够大幅度提高人类战斗力和生存能力。但幻兽极其稀有，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高级幻兽更是千金难的，可遇而不可求，幻兽获得可以通过同兽卵缔结血之契约或单独击败某些强大的幻兽，使幻兽臣服建立契约，成为主人幻兽。而魔兽就是野生的幻兽，但实力要比普通幻兽强大的多。幻兽可以通过喂食晶石提高实力，而魔兽对纯能量的魔晶非常敏感，常常能凭借对能量的敏感轻易找到魔晶，当然也可以以自己的能量来喂食。

魔晶石分为九级：一~九级，每级又分为上、中、下三阶。晶石可分为魔兽晶石和天然晶石，魔兽晶石可以从魔兽体内直接获得，三级以上的魔兽体内才有晶石（魔兽产生对应的晶石，例如六阶魔兽体内产生六阶及六阶以下晶石，如果是幼兽就不可能产生六阶晶石，只能产生较低阶晶石。），低于四阶的魔兽无法产生晶石，天然晶石还可以从魔晶矿中获得，而且一半含杂质较多，不易形成高阶晶石，所以魔晶矿里一般都是中级及以下的魔晶，魔晶矿大多数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允许个人开采，高级魔晶几乎都分布在极度危险地带，采集极其危险和困难，魔晶石售价十分昂贵，因为魔晶可以帮助战士和法师迅速提升修为，还可以镶嵌在武器装备上增幅武技魔法威力，镶嵌魔晶的装备比普通装备在各方面都要强很多，有时候甚至可以影响比试，甚至战斗的结果，高级晶石更是千金难求，甚至因一块晶石引起战争。

所以对于这些元素精灵有三千岁他还是非常相信的，不过同时他也知道这些元素精灵的性格像一个小孩一样，非常调皮，这让李云龙有些无可奈何。同时也让李云龙有些迷糊。

“不过我可以肯定这里不是你们的那个空间。”稍微清醒了一下的李云龙向他们说道。“知道，这里没有我们的同伴，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空间。”水精灵有些黯然道。

“你们这三千年来就在这里这样过的？”李云龙问道。“怎么过，就这样过呀！”精灵道。李云龙简直就要昏倒了，虽然这些精灵没有说她们是怎么过的，但是李云龙可以想到他们到底是怎么过的，想到这几千年在这个空间中无聊的样子李云龙简直快疯了。

“好了，现在应该我们问你了。”风精灵这时说道。“好的，你问吧！”李云龙点点头道。“这里不是魔法大陆？”刚才听了李云龙的话风精灵记在心里，所以现在才又问了一次。“是的，这里叫苍茫大陆，这里原来没有魔法，只有武功……”接着李云龙把苍茫大陆的历史和她们说了一篇。“难道这里就是罪恶之地？”光精灵说道。“罪恶之地？什么罪恶之地？”李云龙有些不解的问道。(手机阅读ＳdXsw.com)

“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听我曾祖父说过，据说有一些黑色头发的人来自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只是不知是何原因来到了这片大陆，当时他们的首领徐福带领了五千对金童玉女去为当时的一位伟大帝王寻找不死仙丹，因为那个帝王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永久统治他的强大帝国。结果他们在一次海上寻找丹药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了一场风暴，风暴将将所有的人都吸收到里面去了，等到风暴结束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就出现在这片大陆了，当时的这片大陆刚刚结束神魔之战，但是他们的到来以后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恶魔，因为他们一个个长着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和魔族很像，所以众人就连手对付他们，但是他们有着强大的力量，而大陆上的人因为神魔之战早就已经元气大伤，所以只是联合教廷和神族让他们去了罪恶之地，到现在应该有好几万年了，每一千年或者两千年时间教廷就会联合魔法大陆的高手对于罪恶之地的人进行屠杀，因为他们的力量大恐怖了，他们的每个人都可以修练这种力量，如果等他们强大的时候兵发魔法大陆，魔法大陆上的人就完了。”

“这怎么可能？我在不久前也碰到一个魔法大陆上的人，我一点都打不过他。”李云龙惊讶道。小光这个元素精灵看了李云龙一眼道：“你的实力也不是很强，而且我感觉到打败你的至少拥有剑圣水平，你这个只有达到大剑士水平，当然打不过他们了，而且你应该在和他战斗以前受过伤吧！”

“你怎么知道？”李云龙目瞪口呆的看着小光这个元素精灵问道。虽然李云龙不知道和他战斗的那些人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但是其他的

这个元素精灵既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让李云龙非常惊讶。

“嘻嘻，我就不告诉你，不过如果这里的罪恶之地的话……”说着那精灵看了李云龙一眼问道：“你难道就是些在罪恶之地的人吗？”因为现在的李云龙虽然在意识空间中，但是他还是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不错，我就是你们所说的罪恶之地的人，怎么样，害怕了吧！说不定我还真的把你们吃了。”说着李云龙装成恶狠狠的样子对她们道。

“我们才不怕。”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李云龙这样的样子她们七个一点都不感觉到害怕。“对了，你们是怎么区分的？”

“我是光，光明系元素精灵。这个是土，土系的元素精灵。她叫火、火系的元素精灵。她叫雷，是雷系的元素精灵，她叫风，是风系的元素精灵，她叫水，是水系的元素精灵，她叫暗，是暗系的元素精灵，在元素精灵当中就是暗精灵很少的，只是她的味道都不好闻。”光明系的元素精灵要是喜欢黑暗气息那才奇怪了。

当光开始介绍那么所属的系的时候，李云龙才真正将他们和元素精灵联系到了一起。而且也知道这些元素精灵各个系上百的元素精灵？李云龙开始想象他要是把这么多元素精灵集中到放出去会是什么景观？要是打架时有上千个元素精灵上来帮忙又会是什么景象？越想越吃惊，越想越得意，整个脑袋已经陷入到用精灵打架的幻想之中了，光后面的话也是再也听不到了。

“你以后要带我们出去玩啊！”光精灵对李云龙道。“好了，好了！知道了，等我过几天养好伤一定带你们出去好好玩。”李云龙看着飘飞的小家伙们满口应承下来，心理却在想，“我还怕你们不愿出来呢！”

“那好，但到时候这么多精灵你个别搞错了，我一定要第一个去玩。”小风非常准确的抓住机会。“不会错的，虽然也许以后别的精灵我可能分不清楚，但现在只有你们几个我一定能分清的啦。你们七个身上的魔力我感觉的到了，是不是因为你们几个吃的书最多？对了，你们把这书当食物吃吗？”听到说她们七个最强刚想得意一番的小精灵们在听到后半句后立刻把快要出口的话给咽了回去。

第三百零七章 醒来

“当然，这书特别好吃，所以在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把所以的书都带出来了。”元素精灵小雷道。李云龙听了冷汗直冒，所以的书都带出来了，那么在元素精灵森林里面不是没书了吗?

“我现在体力和魔力都很弱，小光你不是光明系的吗？给我加个治疗术。”李云龙很快就知道资源利用，不过小光还是很高兴的跑过去给他加了个治愈术。

“我先出去了，外面刚开始出现的结界估计也快消失了。你们就先在这里吧。有机会我就会带你们出去的。”感觉到身体恢复了一点，李云龙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虽然得到了一点治疗还被先前的力量将身体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造，但这么严重的伤势还是需要好好修养的。此刻的李云龙也已经没了耐心，好久没和周公的女儿下棋了。

李云龙回到原先的床上发现结界能量如他所料大概还小半个时辰消散完了，于是一个转身躺到床上下棋去了。不过此时他要是看看结界之外，估计也就不会有这么大好心情睡觉了。

但是李云龙这样外面已经乱成一团了，出来没有过这样的现象，人的武功有限，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是现在对于李云龙他们就近不了身，特别是蓝冰月他非常着急，几天前她抱着李云龙赶落，到最后她终于坚持不了了，于是在这个小村庄的旁边昏迷了，要不是这里的人好心救了她，也许现在她已经和李云龙做同命鸳鸯了，但是现在李云龙又发生了这样让他不理解的事情你说她怎么会不着急呢?

于是蓝冰月用她的功力疯狂的攻击那个结界，但是虽然蓝冰月拥有天榜实力，但是一来她在和李云龙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只有半条命了，二来李云龙的这个结界是根据火热之源里的魔法能量发出的，所以一时间蓝冰月也内她没办法。

半个时辰以后结界终于被蓝冰月打破了，巨大的力量冲击着里面的李云龙。疼痛而醒的李云龙首先看到以自己为中心的圆形空阔地带，整个范围内一丝杂物都没有边界处是清晰的印痕显示出当时力量的强劲和霸道，外围是破碎的家具和倒塌的墙壁，本来还剩下的另一大半的小屋也在蓝冰月的攻击之下化为尘埃。此刻的李云龙感觉自己

仿佛站在地震后的灾区，迷迷糊糊的他还不知道究竟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只记得他那个奇怪的空间啦，现在还后悔没在那里睡觉，要不然也不会摔的这么惨，不过想到了七个吵闹的精灵，李云龙立刻头皮一麻，脑袋清晰了不少，一步三晃的向蓝冰月这边走了过来。

现在的蓝冰月浑身上下非常狼狈，身上的衣服看上去已经几天没有洗了，脸上也充满着灰尘，只见蓝冰月边向李云龙走里边说道："夫君，你，你没事吧！""没事就好。"看见蓝冰月为了他这样狼狈的样子李云龙非常感动，"但了，我们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他抱着你走了几天就昏倒在路上了，后来是他们救了我。"蓝冰月道。"是啊！是我在小树的下面发现你们的。当时你伤的好严重，然后爸爸就把你背了回来。可是帮你把插在你胸口的那把剑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那奇怪的蓝灰色的东西给推了出来，再后来这几位叔叔就来了。"旁边的一个小女孩非常简洁明快的把事情的大概说完。女孩头扎两束短辫，身穿一件米黄色的长裙，后面背着一柄长剑，模样生的明眸皓齿，清丽秀美。她脸上还挂着一丝浅笑，仿佛带着三分顽皮，七分傲气。整个人看上去，活脱脱又是一个不输蓝冰月的两个妹妹的小美人。

"哦！是这样啊！"李云龙的眼前又浮现出莱西科当时错愕的表情，以及长剑贯胸那钻心的疼痛，仿佛所有的力气都在刹那间消散。当自己用最后的一丝力气捏碎卷轴时意识就陷入了模糊，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就不知道了。

"呵呵！我竟然没死！"李云龙竟然有些幸灾乐祸的想，仿佛受伤的是别人，而他一点也不疼似的。结合现在全新，准确的说是几个完整的记忆，李云龙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次没死还是赚大了的，最起码不用无那些魔法师而担心了，也知道了那些魔法师的能力，更加知道了一些魔法大陆上的事情，同时也知道了这个苍茫大陆和魔法大陆的来源，以及认识的七个元素精灵。隐约中这次受伤似乎让一切变得完美起来。但估计谁也不愿意那自己的小命来开这种玩笑吧！

"夫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蓝冰月现在已经来到了李云龙的身边，关心的问道。"我没事，到你你现在比我还要狼狈，你啊！也应该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李云龙用手轻抚蓝冰月的脸带，温柔的道。

蓝冰月只是幸福的笑了笑，依偎在李云龙的身旁。对于她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比李云龙更重要了，也许这也是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共同点吧！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当女人喜欢上男人的时候她们都会一心一意的对待那个男人，但是男人却永远不能满足身边只有一个女人。

“年轻人，你的命真好，受这么重的伤现在既然还能够坐起来。”这时那个中年大汉来到李云龙的旁边笑道。“大叔，谢谢你救了我们。”李云龙对于这个中年大汉非常感激，如果不是他自己真的没命了也不一定。

“呵呵，没事，年轻人，你的武功应该不错吧！而且你的敌人应该很强大，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有这么重的伤。”中年大汉道。“呵呵，一般，一般。”李云龙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大叔，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叫王利沃，我也大你不了几岁，你叫我王大哥就可以了，对了你呢？”王利沃道。“我叫李云龙，这是我的未婚妻蓝冰月。”李云龙介绍道。“李兄弟，你的武功应该已经达到地榜了吧！”王利沃这时突然说道。

“王大哥，你怎么知道？”李云龙惊讶的问道。蓝冰月也同样好奇的看着王利沃，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李云龙的武功的。“呵呵，实不相瞒，在下也懂一些武功，所以我才知道李兄弟的水平。”王利沃道。

懂一点武功就知道自己的武功水平，李云龙看着王利沃心里想道：看来这个王利沃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叔叔，诗娅也想学武功！”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诗娅突然拽着王利沃的袖子央求道。

诗娅鼓起勇气说完这句话后就满脸红彤彤的站在低头那里摆弄自己的裙角，对于普通人来说江湖人士已经是超然存在，他们有的只是敬畏和羡慕。诗娅自小因为生活在东胡城附近所以还是看到过不少的江湖人士，幼小的心灵早就种下了武功这颗奇妙的种子，在时间的滋润下不断的生长发芽。成为一名武者几乎是诗娅自小到大唯一的心愿，只是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家庭，这样的愿望显的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培养一名江湖人的费用根本不是他们负担的起的。而且没有基础也是根本不能进各个江湖门派接受教育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各个门派大部分都是上层人士，还有少部分是天分高凭借从书籍上对武学

的描述而自己领悟有所成就后进入的。只是诗娅家根本是连多余的一部武学书籍都不会买的起的，所以像诗娅的家庭根本就与武学绝缘。

诗娅此刻就像犯错等待家长惩罚的小孩，怯生生的站着，只是忽闪的眼神还带着一股炽热的期盼，仿佛王利沃一句话就是她的整个世界。眼光慌慌张张的躲避着王利沃的打量却有想偷偷看看王利沃的表情，过于的担心和激动让她整张小脸一片殷红仿佛熟透欲落的苹果，惹人喜爱，让人珍惜。

只是王利沃这边却犯了为难，他注意到诗娅确实很有武学的天分，如果自己猜测不错的话，在武学方面诗娅肯定能有一番造诣。按理自己连人家的房子都砸过了，就算不喜欢诗娅赔偿人家也是应该了，何况王利沃确实非常喜欢这个乖巧的小女孩，要是她没事情的时候给自己做做助手一定会很仔细。可惜的是现在的各个大门派的规矩大多了，凭他的身份进去依然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手机阅读 SdXsw.com）“诗娅，我也很想让你进那些门派的，只是以我在那里的地位和关系实在是很勉强。”王利沃只是一个小门派的一个负责人而已，虽然他现在的实力不错，但是要想带诗娅去那里他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更何况以诗娅的身份背景在学院一定是会被欺负的，他可不能保证自己能随时照顾他。在那些高傲的子弟面前，贫民似乎就是为他们准备的玩弄对象，王利沃不觉得这对眼前的小女孩来说是什么好事。

“叔叔，诗娅真的很想去学武功，你让诗娅做什么都可以的，诗娅真的很想学武功！”诗娅伤心的摆着王利沃的衣袖，明亮的双眼浸满了泪水，只是倔强的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极度伤心哀求的声音已经不再清脆，因为满腔的悲伤而显的嘶哑起来。可她依然拽着王利沃的衣袖，这个她最后的希望。

“叔叔！叔叔！你答应诗娅呀！诗娅一定听你的话，诗娅一定能学好武功的，诗娅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一名女侠，诗娅一定会好努力好努力的。”诗娅依旧不放弃而苦苦哀求着，略有沙哑的声音充满了童稚的真诚和那满怀的希翼，仿佛她要求的是整个世界，而这个要求太过奢侈，可她又那么的想得到。

第三百零八章 学武

诗娅的母亲看到女儿伤心的表情都转过头轻轻的擦着眼角的泪花，作为诗娅的母亲，她实在是很爱自己的女儿了，可惜她太贫穷了。自从诗娅的父亲去世以后懂事的诗娅从来不想她要求什么，本应该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龄诗娅就在母亲外处的在家里整理家务，有这样一个女儿让她贫困的生活也变的开心而充满欢乐。他们也更清楚自己女儿心中一直有个梦，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的女侠。诗娅很懂事，从来不在母亲面前提起，可是作为母亲的她又怎么会不知道女儿这个伴随她成长至今的心愿呢？可是她只是一介贫民，就是平常看到武功都少的可怜，更不会想成为一名武者。每个阶层都有其特有的不幸。每当想到这里他们才会一次次的啜泣，才会觉得作为一个贫民的悲哀，连自己女儿自小到大的唯一心愿都不能满足，甚至都不敢提起。她最大的痛不是自己身上的伤痛，而是子女眼中的泪痕，天底下最伟大的母爱，在此时也只能留下无助的泪水，任由它在风中飘零洒落。让这空旷的天地蓄满悲意，惹人落泪。

“诗娅，不是利沃叔叔不帮你，实在是很难帮你。况且，在这大陆最大的门派之中一个贫民子女一定会饱受那些名人子弟的欺负，我也不能时时刻刻帮你啊。我的门派的很多事情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啊！”王利沃也禁受不了诗娅的请求喉咙略有沙哑一字一句的和诗娅解释着，想起学院中曾经名人子弟（即他们的父母是一代大侠什么的）对贫民的欺辱，他实在不想眼前的女孩遇到那样的情景。

“诗娅你要是个男孩就好多了。”末了王利沃还是一声幽幽的叹息，仿佛是恨自己的无能，又仿佛是发泄那难以释怀的无奈。

“诗娅可以扮成男孩子的，诗娅不怕他们欺负，诗娅一定学好武功然后就再也不怕他们了，诗娅只要能学武功，诗娅什么苦都受的了的。求叔叔帮帮诗娅，只要诗娅能做到的都一定答应叔叔。要是不能学武功诗娅会难过一辈子的。”诗娅执著的小小手始终未曾放开过王利沃的衣襟，仍然是苦苦哀求着，通红的眼眶再也锁不住满眼的泪水，任由它流满了诗娅的整个脸颊，滴滴落地。

“哎！诗娅啊！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想象的，正因为你是好孩子叔叔才不能让你去啊。就算我帮你进入叔叔的那个门派，那高额费用你母亲又怎么支付的起？”王利沃仿佛一下子也老了许多，用手轻轻的抚摩着王娅的黑色的长发，眼眶也不争气的微微发红，声音也更加嘶哑。现在在苍茫大陆的各个门派的经费经常用教人武功而组成的，相当于学费。

“诗娅不去了！”诗娅回过头去看看远处哭泣的母亲，默默的松开了王利沃的衣襟，仿佛一下间放弃了她的整世界，整个人变的默然起来，缓缓的站回了母亲的身旁。小心的擦着脸上的泪痕，一副害怕母亲看到的样子。

“妈妈，诗娅听话，诗娅不去学武功了。”诗娅努力的克制着自己的悲伤，用尽量开心的语气向母亲说着，只是这样的声音却愈法让她的母亲悲伤起来。

诗娅的母亲终于忍受不住倒在地上放声的大哭起来，沁心的悲意让旁边的树木纷纷飘起了落叶，仿佛大地都感染了这悲凉的气氛一下子变的灰暗起来，世界只剩下她那无助的哭声和诗娅那沾满母亲和自己泪水的小袖。

“妈妈不哭，诗娅怎么会想去那里呢？学武功那么贵，诗娅再也不去了，诗娅就在妈妈身边呆着，那里也不去了。妈妈不哭，诗娅现在什么家务都会做了，诗娅不要妈妈再伤心了，诗娅自己也不哭了。”诗娅倔强的抹去自己眼中的泪水，一下子诗娅好像长大了很多，但她仿佛又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她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东西。

诗娅的母亲已经悲伤的不能自已，这时诗娅的母亲突然爬到王利沃的身旁强忍住悲伤拖着王利沃的长袍。

“先生求求你把诗娅带入那些能够学习武功的门派吧，我这辈子做牛做马都没关系，只求先生能让诗娅学习武功，让诗娅这辈子能完成她小小的心愿，我在这里给你跪下了。”说到这里竟不顾地上那破碎而尖锐的木屑直接跪在了王利沃的身侧。

“妈妈，诗娅再也不学魔法了，诗娅不学了，妈妈起来呀，妈妈起来呀！”刚刚忍住泪水的诗娅一时之间又是泪如雨下，双眼已经红肿的如胡萝卜一样不复先前的明亮，却浸满了悲伤和痛苦。然而无论她怎

么努力，她的母亲依然稳稳的跪在那里，仿佛化成了风中的一尊雕像。

李云龙和蓝冰月的双眼早已模糊一片，在他们眼中的世界已经一片模糊，但他们的思绪却变的异常清晰。想起自己小时候顽皮的苦恼，想起母亲抱着他那浅浅的笑容，想起自己不见时那焦急的呼喊。在自己的脑中，母亲不是什么伟大的武林高手也不是什么家族的天才，只是一名将自己的爱全部灌注给自己的母亲，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脑中也仿佛一瞬间蓄满了母爱充满了悲伤。

李云龙痴痴的站在风中，眼中已经没有了世界的影子，整个人都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前世今生那醉人的甜蜜，此刻都化做无奈的悲伤，充满了李云龙的心房。满腹的悲伤让李云龙似乎窒息起来，胸口的伤痛早已麻木，这些微的伤痛怎能比过那漫天的悲意。此刻的李云龙只是一个迷失的孩子，一个渴望回家的游子，然而他注定还要继续漂泊，继续流浪，继续奋斗，因为重要这样才能够给他的家人带来永远的快乐。

风凉凉的吹着，着注定是一个悲伤的午后。飘散的落叶悲伤的离开了树的怀抱，飘向远方，飘向消亡。“我能帮你们！”李云龙突然止住了悲伤，挂满泪痕的脸上满是坚定。

“嗯？”王利沃和众人别过头来疑惑的看着李云龙。“我说我可以帮诗娅学武，另外，我也可以保护他不受伤害！”李云龙再次坚定的将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王利沃实在看不透眼前的少年，看上去虽然武功已经达到地榜实力，但是自己还不能真正看透他的实力，而且他的气质高贵，自己知道他一定不是什么普通人，可如果能让诗娅学习武功，那绝对是他最乐意见到的。

“当然，在我家有一些会武功的，我想让他们教诗娅应该没有问题，额外现在诗娅救了我的命，这些小事我应该做的。”李云龙笑道。“你真的愿意？”王利沃问道。“当然，既然我同意了，那么我一定会让诗娅学到最好的武功的。”李云龙点点头道。(手机阅读SdXsw.com)

王利沃跑过去蹲下来一把将诗娅牵到怀中，慢慢的和她解释起来了。“那诗娅真的可以去学武功了？”诗娅还是不敢置信的再次问

道。“是的！诗娅可以去好好学武功了。”王利沃已经认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几次了。

“而且有他在，我想没人会欺负你的。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想他的身份不一般。”王利沃道。虽然王利沃现在不知道李云龙的身份，但是他相信李云龙是一个好人，所以现在他才会这样放心，只是他不知道李云龙根本不是一个好人。

“对，这样好啊！以后的事情我会安排的。”李云龙貌似有捡便宜的恶劣习惯。“好啊！好啊！谢谢哥哥！我能学武功了，诗娅今天好开心。”诗娅高兴的抱着李云龙在他的脸上轻轻的亲了一口，搞的李云龙满脸通红，好像被调戏的良家妇女，实在让王利沃又晕了一把，外加那么一点羡慕。

“诗娅，还有哦。在我家学习不要付学费的呢，不用担心你妈妈的呢。”李云龙道。“真的啊！那么真是太好了。”几经大起大落终的所愿的诗娅又淘气的撅起小嘴嘟囔起来，一时间又变的活泼起来。

“呵呵！诗娅开心吗？吖吖，以后你可要用心，否则的话是学不到武功的。”李云龙笑着对诗娅道。“哼！”诗娅不满的一瞥嘴，挂到了和他几乎差不多高的母亲身上，一副绝不松手的样子，刚才她实在是被吓坏了。

“哈哈，现在问题解决了，李兄弟，你就在这里养伤吧！我先走了。”王利沃这时说道。“叔叔再见。”诗娅对王利沃道。王利沃笑了笑，看了看李云龙就向外走去。

山间，小溪一个美丽的素装**哼着轻快的小曲，撩起粗布长裙蹲在溪边，水面顿时映出一张精致的脸庞。虽是粗麻布衣却掩盖不了她的天生丽质，肩如刀削，腰若绢束，好一个水灵的可人儿。

由于是蹲在溪边，那紧身的长裙绷着圆圆的丰臀，勾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煞是惊心动魄。她理了理额前的流海，轻轻的拍了下那张粉嫩红扑的俏脸，对着水面嫣然一笑，如同百花绽放一般。

她从篮筐里拿出衣服，浸泡在水里，开始漂洗起来。看她那欢快的模样，似乎在她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过悲伤，也许她就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精灵。拿出一件男式长衫，洗了又洗，还是洗不掉那几滴殷红，不由柳眉微蹙，喃喃自语道：“真脏。”继而婉尔一笑。

不一会，将衣服洗完之后，姗姗离去。**秦可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自小就姿色秀丽，容貌过人，长大后更是出落得婷婷玉立，有着江南姑娘的秀气和大气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可卿无疑是位非常优秀的女孩，然而好人却未必有好报，她从小父母双亡，与她青梅竹马的丈夫，结婚后不到几天就客死他乡，但是这所有的不幸却并未将她击倒，她脸上的微笑也并未因此而消失，她反而更全心全意地关怀着她周边的每一个人。她在拯救一个又一个人的同时，也赢得了每一个人的尊重。她的笑容和温柔如春风般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

第三百零九章 少妇秦可卿

“可卿姐姐，我们的衣服你又拿去洗了？”前面走来一位容貌艳丽，气度雍容，有着一张绝色倾城，融高贵与典雅于一体的玉脸，她体态妖饶，丰乳肥臀，风情万种，嘴唇丰厚，显得很是性感，走起路来丰满的臀部摇曳生波，让人禁不住要措上一把。

“呵呵，这没什么，冰月妹妹，你怎么来了？你的魔法学好了吗？”秦可卿看着过来的绝色美女笑道。不错，这个绝色美女就是蓝冰月，而那个素装**就是诗娅的妈妈秦可卿。

“别提了，那些魔法虽然学起来容易，但是要我一天到晚学这个我才吃不消呢。”蓝冰月摇摇头道：“到是诗娅她不但武功学的不错，这魔法也学的比我好。”说到这里蓝冰月有些羡慕起诗娅来了。

秦可卿笑了笑，对于女儿的成就她非常满意，由于李云龙的伤的原因到现在为止李云龙和蓝冰月在这里住了快一个月了，所以现在秦可卿已经和蓝冰月非常熟悉了，秦可卿虽然有了诗娅，但是现在他才二十几岁，所以对于蓝冰月他就向都自己妹妹一样。

“对了，可卿姐姐，你也学一些吧！现在学武功你已经过了年龄了，除非一些特殊的武功，但是这魔法不一样，你现在应该还可以学习。”蓝冰月对秦可卿道。这一个月来李云龙早就把关于魔法的事情和蓝冰月说了，并且让蓝冰月也学习魔法。

“呵呵，我学这些有什么用，还是不学为好。”秦可卿摇摇头笑道，李云龙也曾经要求秦可卿学习魔法，但是对于李云龙的好意秦可卿拒绝了。只是她不知道李云龙的好意另有深意。现在秦可卿不知道只是和蓝冰月向小屋走去。

太阳下，李云龙问诗娅道：“诗娅，你喜欢什么？”诗娅想了想道：“我喜欢在离家不远的一座石桥上看日落。每个黄昏，夕阳以一种沉静、美好的姿态下落，我沉溺在它的余晖里面，安静地呼吸。它象征着一种终结。无数个日落、无数个黄昏，我感到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以一种无声的方式。我开始变得惜时，因为时光是看不见的，而夕阳是看得见的。每天我坐在石桥上听到河水流动的声音，我想，那就是时光流走了。是日落让我懂得惜时。”

“我也喜欢草。它们顽强、蓬勃、生生不息。我看着它们神情坚定的在高大乔木的阴影下挣扎着向上的样子，我会想到那些在前辈制造的宏伟阴影里仍能创造出自己的事业的拼搏者。那是一种让人敬佩的勇敢与执着。当小草终于破土而出展现出它鲜嫩的绿色时，我发现了它们小小躯体里蕴藏着的不为人知的力量，那是像一座休眠火山一样沉默着却巨大无比的力量。是那些草告诉我：要勇敢，要坚强！”

“还有蚂蚁。一种以团结协作的精神而为人所知的微小生物。蚂蚁搬家，真是一个让人为之震撼的举动！它们用纤细的触角彼此沟通，用纤细的足挪动着庞然大物。我想起百威啤酒的广告，那群生动的蚂蚁，它们扛着啤酒瓶子，彼此合作，互相配合。团结从一个个细节中得到体现。这群生动的蚂蚁，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团结。”

自然，是最精彩的课堂，只要你拥有一个应有的谦虚求教的态度，你所学到的，将渗透你的心灵。现在李云龙觉得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诗娅的话李云龙知道他喜欢的是自然，也许对于这个纯洁的诗娅来说自然才是最美好的东西。

见李云龙许久没有说话诗娅问道：“大哥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不，没有什么不对的。”李云龙摇摇头道。难怪诗娅学习的魔法中喜欢学习光系和水系，喜欢也许和他的性格有关系吧！

这时李云龙看见蓝冰月个秦可卿从远处走来，看着蓝冰月和秦可卿这两个**李云龙露出了沉迷之色。经过那次和那些人的大战以后李云龙的性格彻底的变了，现在的他变的越来越好色了。

对于教诗娅学武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固然是因为诗娅的懂事打动了他，但是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因为诗娅的母亲秦可卿，当时李云龙看见秦可卿觉得非常惊艳，所以才考虑教诗娅武功，也借此机会接近秦可卿，当然这个原因就是蓝冰月也不知道。

在这一个多月来的相处之中李云龙和秦可卿的关系虽然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是秦可卿已经没有把他当外人了，李云龙知道只要给他时间秦可卿一定可以像蓝冰月一样成为他的女人之一的。(手机阅读＄dxsｗ．com）

“你们回来了，今天我的伤好了，所以打了一些野味回来，晚上我们可以好好的吃一顿了。”这时李云龙笑着迎上去道，现在对于秦可卿

李云龙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超过两人关系的事情来，他只是平静的看着蓝冰月和秦可卿说道。

晚上的饭菜确实很丰富，终于吃的都很开心，特别是诗娅，由于秦可卿是一个女子，家里特别的贫苦，从来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所以吃的特别的多。秦可卿也露出了幸福的笑意，看见诗娅这个样子她非常开心。

吃好饭以后由于在这山村没有什么事可干，所以众人在一起聊天，而李云龙由于受伤的原因，所以一个月来没有碰过女人，但是现在他的伤已经好了，又在美女中间，这让他兴奋不已，不知不觉地搂住了蓝冰月的腰。

蓝冰月挣扎了一下，没有挣开就放弃了，就这样一直聊天聊到了深夜，最后先是诗娅困了，于是大家提议去睡觉。李云龙马上就变的兴奋起来，搂着蓝冰月去了他们的房间。而秦可卿看着李云龙和蓝冰月的背影眼神有些否则。

蓝冰月进屋后借故挣开李云龙的怀抱，点燃油灯，端起放到小方桌上。走到床边，拿过枕头放好，又铺好了被子，掀起被子的一角。整理好这些后，才用她那美好的声音说："夫君！你先躺下吧！"说着要帮李云龙解衣服。

此时，昏黄的光亮使丈把方圆的小屋显得特别的温馨，李云龙望着眼前这位美娇娘，感慨万千。前世自己一个住一个小套间，设施齐备，但生活总不如意。而现在他是一个小王爷，蓝冰月天是一个千金大小姐，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真是难为她了。想到这里李云龙狠狠的打了自己一巴掌。

蓝冰月吃了一惊，急切的抚着李云龙的脸，"夫君！你怎么了？你……"蓝冰月温暖的柔夷帖着他的脸颊，李云龙幸福的快要晕了。看着满怀关切的眼神，李云龙抓住那小小的柔夷，动情的说："冰月！老婆！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蓝冰月眼眶湿润了，她开始渐渐感觉到李云龙现在特有的魅力，眼前的一张俊脸，似那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加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不禁眼饧骨软，春情泛滥。

猛然蓝冰月扑在李云龙怀里，脸颊贴在他的胸膛哽咽的说："夫君，你真好，你是我的好夫君！"李云龙温柔的抹去她脸上的泪

水，“冰月，你真好，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而且非常好色，但是你却这样对我，我……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会好好对你！”

“夫君……”蓝冰月还要再说，李云龙已经情不自禁的封住了她的樱桃小嘴。蓝冰月起初还有些羞涩，热吻之下，僵硬的身体渐渐放松，身子越来越软绵，呼吸却渐渐变得急促，紧咬的樱唇不时会溜泄出一丝似有若无的哼吟，忽然间螓首仰起，眼媚如丝，两瓣泛着水泽的诱人唇儿微微张启，朝着男儿娇娇轻颤，如召唤，似诱惑。同时整个人都陷入李云龙的双臂里。长蛇舞动，在无穷无尽的索要。

“唔……”蓝冰月忽然挣扎开，飞快的跳***，脱掉衣裙，兔子似的钻入被窝里，眼带羞涩的望着李云龙。那狂热的亲吻早就引起了李云龙的情欲，嗓子发干，咕咚地咽了一声口水，望望下面高鼓的地方，想到蓝冰月钻进被窝里的原因，不禁朝蓝冰月尴尬一笑。

蓝冰月红着脸，羞涩的用被角盖住了脸，只露着一头长发披散在枕头上。李云龙咽了咽口水，三两下除去身上的衣服，泥鳅一般钻进被窝里……

好刺眼啊！李云龙睁开眼睛，枯枝败叶堵住的窗户已经敞了开来，热烈刺眼的阳光照进小屋，刚好落在他头上。坐起身子，想起昨晚的疯狂，李云龙嘴角抹过心满意足的笑意，只是不知道昨天在隔壁的秦可卿感觉怎么样?

看看身边空荡荡的被窝，枕头上仿佛还留有余香，不禁埋头下去，深吸了口气。感觉鼻孔痒痒的，抬头一看却是一绺青丝！拣起来对着阳光，竟有半米多长！“夫君……”蓝冰月腰间系着围裙，走进屋里正想喊李云龙起身吃饭，却看到这么一幕，脸上顿时红的像苹果，美好的声音也不由自主的停了。

李云龙促狭的把青丝放在鼻间，一边嗅着边对蓝冰月挤眉弄眼，羞得蓝冰月立马跑过来，伸手抢了过去，待要转身逃走，却被李云龙一把揽抱住，两人双双倒在床上。蓝冰月娇羞的一阵挣扎，却使两人贴得更紧，丰腴的臀部不安的在李云龙身上扭动，使他充分享受着那种放荡感觉，怀里的身子渐渐发烫起来。

“夫君！吃饭了……”蓝冰月眼见逃不了李云龙的魔爪，颤声求饶起来。感受到李云龙下身的反应，脸上顿时飞满红霞，僵硬的身体渐渐发软。“吃饭？夫君想吃你！”环抱在她腰间的双手忽然上移，结结

实实的抓住了她那对饱满的玉兔，双峰高耸，坚挺而饱满，葡萄粒却很小，伸手捻了捻，蓝冰月整个身子猛的一颤，闭着眼，娇喘吁吁的说：“夫君……会被人瞧见的！可卿姐姐她们在外面啊！”

第三百一十章 动手

知道蓝冰月已经动情了，李云龙趁热打铁，右手连续不断的揉捏着怀中玉人的前胸，左手则只手在她身上继续来回游动，堪堪盈握的蜂腰、翘起的***，直到她的大腿上，来回的摩挲……

蓝冰月开始全身发烫，呼吸逐渐急促起来，紧闭双眼，微启的檀口低低的，充满快感的呻吟，整个人恍如面团一样，任由李云龙蹂躏。李云龙放肆的动用魔爪的同时，在凌乱的青丝间舔舐着白皙的粉颈，急切的寻找她樱桃般的红唇……

“唔……”炽热的双唇刚一接触，蓝冰月便已彻底放弃了抵抗，两条舌尖，缠绕，搅动，肆意的搜刮着对方的一切。双手已在不知不觉中卸掉了各自的隔阂，身体中传出的温度迫使李云龙扑在了蓝冰月的上面，两个犹如连在一起。李云龙开始不断地向上挺进，蓝冰月喘着粗气，动情的夹起李云龙的腰，两人的下身紧贴在一起……

“啊……”经受不住那强烈而勇猛的冲击，蓝冰月失声的叫出声来。李云龙喘着粗气，伏身堵住了蓝冰月张启的小嘴，同时也把她高亢的声音淹没。两条白嫩的身躯在阳光下不停的纠缠，激烈的蠕动着……

秦可卿昨天睡的非常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李云龙和蓝冰月的声音特别的大，而且还清晰的传入她的耳朵里，让她浑身发热，那些声音仿佛有魔力一样进人她的耳朵里，让她一夜没睡好，所以今天早上她起来的时候脸上有着两个黑眼圈。

在蓝冰月起来以后问他为什么的时候，秦可卿左顾言它，才让蓝冰月放弃了追问。最来蓝冰月去叫李云龙吃饭去了很久也不见蓝冰月他们出来，于是秦可卿就对诗娅说了一声，然后想去看看蓝冰月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来到李云龙的房间里的时候从里面传出了那快乐的呻吟声，秦可卿是一个过来人，自然知道现在里面发生了什么，顿时脸色通红，她想离开，但是她的脚却不听她的话，站在那里一动也没动。

里面的声音时高时低，满是让人想入非非，动人心魄的心**呻吟。生性洁雅端庄的绝世美妇秦可卿心想：“想不到平日里看来高贵雍

容的蓝冰月在床上会是那么***，是她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她此时欢愉之情，难道这事情真的有这样快乐吗？“想此她脑海中不由想到了李云龙和蓝冰月在里面的情形，蓝冰月那惊天动地的浪叫搅得她春心荡漾，空虚难耐。两条玉腿无力在站在原地。

**过后李云龙赤裸着身子跳了起来，在红晕未消的蓝冰月目瞪口呆之下穿好衣服。然后才转头向她裂嘴坏坏一笑，“老婆大人好好休息，你夫君出去先吃饭了！”说完跨出了小屋。

屋外，秦可卿还没有反映过来就见李云龙出来了，李云龙看见秦可卿满脸羞红，双眼含春就知道秦可卿在这里听了很久，于是嘿嘿一笑，走上前去在秦可卿没有反映过来的时候吻上了秦可卿的小嘴。

秦可卿没有想到李云龙会这样大胆，就在她一楞的一瞬间，李云龙的嘴乖虚而入，吻在了美妇人的玉唇上，抵死缠绵，双舌互战，津液互度。一会儿之后，秦可卿她逐渐迷失在李云龙进攻之中，纤纤右手环抱着李云龙，丰润的双峰更是往李云龙怀中*拢，肢体摩擦的乐趣拿两人情欲之火瞬间攀升至一极高之点。

突然前面传来诗娅的声音：“妈妈，你们怎么还不来呀！”原来诗娅在前面已经等不及了，所以就向这里找来。秦可卿一听诗娅的声音，立刻清醒过来了，她马上从李云龙的怀里挣扎出来，然后幽怨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向前走去。

李云龙看着秦可卿的身影笑了笑，刚才这样做秦可卿既然没有过多的反抗，看来秦可卿对他也不是没有感情的。“滋味如何？”突然从李云龙的后面传来了蓝冰月的声音。李云龙大惊，连忙转过头去，只见蓝冰月似笑非笑的看着李云龙。

“你看见了？”李云龙问道，虽然李云龙这样问，但是他不怕蓝冰月反对，现在的蓝冰月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他了，况且这又不是第一次。“是啊！在你出来的时候我就起来了，为了不打捞你的好事，所以没有出声，怎么样，一个月了，终于忍不住了吧！”蓝冰月道。

“一个月？什么一个月。”李云龙不解的问道。“你说呢？你在这里疗伤的目的和教诗娅的武功，难道就这样简单吗？刚才的事情难道不是你的目的吗？”蓝冰月轻轻的走到李云龙的身边笑道。

“呵呵，冰月，你都知道了？”到现在李云龙也不好意思对蓝冰月隐瞒什么了，他道：“冰月，我知道这样做会伤你的心，但是你也知道

我的性格本来就非常好色，再加上这次差点死在他们的那些人手里，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这次活着一定会随着自己的性格来，因为我不想在我的一生中抱有遗憾。”

“夫君，其实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这次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非常心痛，我知道在我的这一生中不能没有你，以后只要能够在你的身边无任你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在你的身边我就足够了。”蓝冰月动情的说道。(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冰月，你真好。”李云龙把蓝冰月搂抱在怀里，动情的说道。“好了，现在我们去吃饭吧！秦姐姐那里我会帮助你的。”蓝冰月笑了笑拉着李云龙向外走去。

到了外面秦可卿看到李云龙出来，她的脸色一下子红了起来，而李云龙则动情的看着秦可卿，那眼光仿佛让秦可卿感觉到自己在李云龙的面前没有穿衣服一样，那赤裸裸的欲望让秦可卿感觉到浑身发热。

“妈妈，我们是不是应该吃饭了？”诗娅这时对秦可卿说道。“恩，我现在就去拿饭。”秦可卿听了诗娅的话连忙向厨房走去。“我去帮忙。”在秦可卿走了以后李云龙就向蓝冰月和诗娅说了句就向厨房走去。蓝冰月自然知道李云龙为什么要到厨房去，笑了笑和诗娅说起话来。

厨房里，李云龙偷偷地看着秦可卿那苗条而俊俏的背影，颀长而白皙的脖子，纤巧而忙碌的双手。李云龙心中大喜，好一个端正的美妇人啊！李云龙先用一个结界把厨房隔离，不让声音传才去，然后不动声色地突然从背后抱住了秦可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抱，秦可卿吓得尖叫一声差点没把锅给打翻。李云龙乐得哈哈大笑，秦可卿一回头一看是李云龙，挣扎着道：“弟弟（在这一个月里李云龙已经让秦可卿叫他弟弟了，所以现在李云龙欺负他，秦可卿也没有忘记叫他弟弟，而不是别的。），要吓死姐姐啊，快放手，不要这样！”

李云龙抱着秦可卿没有放手，反而抱的更紧了，同时在秦可卿的耳边吹气道：“秦姐，你真美，我喜欢你。”“不可以的，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的。”秦可卿挣扎着从李云龙的怀里起来，非也似的向外跑去。

李云龙看着秦可卿笑了笑，他知道现在如果就让秦可卿接受他，那么他就不是他喜欢的秦可卿了。于是也根着秦可卿向外走去，好象

一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

为了能够得到秦可卿，李云龙并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继续在秦可卿这里住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秦可卿已经知道李云龙对她不怀好意了，所以处处的躲避着李云龙，而李云龙充分发挥他那不要脸的精神和蓝冰月的暗中帮助，终于在半个月以后和秦可卿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秦姐，你知道吗？在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你的美丽深深印入了我的心中，我怎么也不敢忘记当时你的美丽。”李云龙深情的看着秦可卿道。“原来当时你就这样对我了，我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为什么我要喜欢上你呢？”秦可卿偏头望着窗外，眼睛里好像升起了一层水雾。

“可是这样不是很好，秦姐，以后我不会让你再像以前那样苦了，我会让你变的快快乐乐的。”李云龙道。“可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我觉得这样对不起冰月妹妹，对不起诗娅她父亲，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秦可卿眼睛红红的说道。

李云龙伸手捂住了秦可卿的嘴，定定的望着她道：“秦姐，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温柔、最善良的女子，如果你都算坏女人的话，那天底下真就没有好女人了。秦姐放心，我李云龙是不会辜负了秦姐的深情厚爱……”

“噗哧”一声，秦可卿突然娇笑了起来，笑得李云龙一愣一愣的。看到李云龙呆傻的样子，秦可卿巧笑倩兮的伸出兰花指在李云龙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娇声道：“你的嘴倒是甜得很，要是把你刚才的话拿起骗小女孩，肯定一骗一个准，可惜秦姐我已经是老太婆了，可消受不起……”

“秦姐，你怎么会是老太婆？我看你一点也比那些年青的小媳妇差嘛。”李云龙忍不住脱口而出道，秦可卿的确保养的很好，肌肤依然如年青时候的那般白皙细嫩，身材一点也没走样，就我那天亲眼看到的情况而言，她胸前的双峰也没有下垂的迹象，的确不像是一个已经有一个九岁女儿的母亲。

“贫嘴，你从哪里看出我不比那些小媳妇差了？”秦可卿的脸颊上泛起了一层红晕，表情似羞似喜，声音柔柔的、软软的，好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向自己的情郎撒娇似的。李云龙还是第一次看到秦可

卿露出这样娇媚的表情，不禁有些目眩神迷，心中也荡起了一丝涟漪。

第三百一十一章 出发

“瞧你这傻样？”秦可卿看到李云龙呆呆的看着她，脸上的红晕更深了，娇媚无比的横了李云龙一眼，脸上洋溢着羞喜交加的神情。李云龙只觉得心底深处的某根心弦被触动了，秦可卿的娇媚让李云龙深深的着迷。

李云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伸手一揽就将秦可卿拦腰抱了过来。在李云龙的突然袭击之下，秦可卿先是浑身一震，然后就软软的倒在了李云龙的怀里，娇喘微微的小嘴正贴在李云龙的耳边，呼出的热气弄得李云龙的耳朵痒痒的。

噢，李云龙感觉身体快要爆炸了似的，不由自主的将怀中的***搂得更紧了。虽然隔着几层衣服，但是李云龙能清晰的感觉到秦可卿胸前的两座玉峰紧紧的贴在他的胸膛，那大小、那硬度都让李云龙充满了向往；秦可卿的一头秀发挡住了李云龙的脸，幽幽的发香沁人心鼻；怀里娇躯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耳边传来的娇喘也更加急促，李云龙的理智也正一步步流失着。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双手已顺着秦可卿身体的曲线下滑，来到了她那丰满的臀部，不能自已的抚摸起来。

“呼……呼……呼……”秦可卿的娇喘声变得更加急促，她的双手也紧紧的抱住了李云龙的后背，娇躯在李云龙的怀里蠕动着。秦可卿的脸很红，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放射出无比的柔情和蜜意，仿佛要把李云龙融化似的。

“秦姐，我……唔……”李云龙刚想开口说话，秦可卿红嘟嘟的小嘴就朝他的嘴印了过来，在四唇接触的那一刹那，李云龙只觉得脑中“嗡”的一下，最后的一丝清明也终于被无边的欲火所淹没，一切都像是命里注定似的，李云龙彻底的沉沦了。

“嘿……咻……”李云龙他们两人的呼吸都十分的急促，他们的嘴唇激烈的交缠在一起。而且他们都紧紧的搂着对方，好像要把对方的身体跟自己融为一体似的，想不到平时温柔娴静的秦可卿会突然变得这么狂野，让李云龙有种异样的感受。

香滑软腻的小舌有如一条灵活的蛇般伸进了李云龙的口腔，诱惑着李云龙的神经；李云龙也不甘示弱的伸出自己的舌头，和这灵活的

小蛇纠缠在一起，不眠不休。突然李云龙变得粗野起来，右手在秦可卿那丰满的臀部大力的揉捏着，而左手则从秦可卿的衣衫下面探了进去，隔着内衣将她的右乳抓在手中，用力的抓捏起来。噢，那软中带硬的触感实在是太美妙了，一阵阵快感直冲大脑。

李云龙有些急不可耐的伸手就欲去脱秦可卿的衣服，秦可卿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娇羞无比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媚眼如丝的小声道："到房间里……好吗？"李云龙微一愣神，然后点了点头，拦腰抱起了秦可卿柔软如绵的娇躯就向秦可卿的房间走去。秦可卿的双手抱着我的脖颈，小嘴吐气如兰，娇喘微微，整个娇躯也变得火热。

到了秦可卿的房间之后，李云龙将秦可卿往床上一抛，飞快的拉上窗帘，然后就朝床上的秦可卿扑去。秦可卿四肢张开，软软的躺在床上，媚眼含情的望着李云龙，任由李云龙在她的额头、脸上、脖颈上留下一串**的吻。可惜身上的衣服阻止了李云龙前进的步伐，秦可卿仿佛洞烛了李云龙的心思，红着脸朝李云龙羞涩的一笑，将上身微微抬起，同时将双臂举过了头顶。

李云龙的心砰砰跳得好快，仿佛要从胸膛跑出来似的，李云龙仿佛回到了第一次和冷如凤在一起时的时候，那时也是这么紧张。李云龙屏住了呼吸，有些笨手笨脚的将衣衫脱了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件白色的内衣，两座饱满的玉峰将内衣顶得高高的；李云龙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感觉有些口干舌燥，视线也停滞在秦可卿的胸前。李云龙完全迷失了，扑在了秦可卿的胸前，一房间秦可卿的房间里春色无边……

这日午后，骄阳似火。泰山脚下，正急奔来一匹快马，路边茶寮众人来不及细看，马已在店前停了下来。

"店家，喂马，再来一壶上好的龙井。"一声清脆的女声响起，声未停，一阵香风飘过，众人只觉眼前一亮，只见一约莫二十左右的女子走了进来，但见女子体态婀娜，白肤胜雪，相貌极美，原本喧闹的茶店立时静了下来。

店中伙计应了一声，立即端上茶水。众人的眼睛定定地盯着美貌少女，少女似乎见怪不怪，"啐"了一口，自顾自地呷起茶来，众人见她举止优雅，人又长得美，竟都神为之夺。(手机阅读$dxsw．com)

此时，一头戴斗笠的邋遢老头闪了进来，走到一偏僻角落，静静地坐下来，众人并没有留意多了一人。老头偶尔抬起头，瞥见女子，双眼淫光一现，紧盯着女子高耸的***，只觉呼吸急促，下腹火起。他侧了侧身，正准备有所动作，这时候，又走进来一个青年，那男的大概二十来岁，英气勃勃，相貌甚是英俊。

他看到美貌少女，立即欢呼起来："香妹，终于见到你了。"女子见到青年，也不胜欢喜，两人坐到一起，立即畅叙别后之情。原来这美貌女子名叫龙天香，龙家大小姐，年轻男子名叫张孤超，是龙天香的未婚夫。这次武林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使龙天香和众人失散，于是龙家和张家的人在这泰山附近找了她一个多月，今天张孤超终于找到了她。他们两人可以说是自小青梅竹马，虽然对于张孤超，龙天香不太喜欢，但是这一个多月来的危险让他非常害怕，所以两人多日未见，竟有着太多的话要说，浑忘了身边的危机。

两人正谈得起劲，忽听一阵马嘶在店前停下，这时一名年轻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浓眉大眼，虎臂熊腰，看来粗壮异常，瞅见龙天香，他只觉眼前一亮，精神一振，立即在旁边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龙天香曼妙窈窕的身材。

正当众人正陶醉在沈雪霜的美色中，此时，偏僻角落的老头站了起来，飘到张孤超和龙天香两人跟前，色迷迷地盯着龙天香高耸的***，全不把两人放在眼里，呵呵淫笑起来："没想到泰山脚下竟有如此美色，看来老夫又有艳福了。"

张孤超一听老头说得***，霍地站起，对着老头怒目而视："兀那老头，休得无礼，我们张家岂容你在此放肆！"老头双眼一抬，一脸不屑："张家？没有听过，而且就是八大家族的人，在我眼里，全是放屁！你也不看看你爷爷是谁来着，我天残几时怕过什么人。"

张孤超和龙天香一听老头竟是江湖中令人闻名丧胆，淫辱过无数侠女的淫魔天残，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坐在旁边的青年也腾地站了起来。店中其它人见势不妙，立即作鸟兽散。

"香妹快走，这里有我，你快回去搬取救兵！"张孤超自知不是天残对手，急催龙天香逃命。天残仰天哈哈大笑："在我手下从不曾溜过一个美女，今天你们只要能走出这门，我天残就算是白活了。"

张孤超和龙天香情知难以善了，迅即拔剑在手，向天残刺去。两人都知今天情势凶险，俱都招招拚命。龙天香虽然是一个千斤大小姐，但是却是衡山掌门慈云师太的得意高足，近年来已得师门真传，几可挤身江湖一流高手之列。而张孤超出身名门，也深得父亲张无病真传。两人拼起命来，竟有如万霆之势，立即将天残裹在剑影之中。

天残身影闪动，运掌成风，在剑影中穿梭，竟有如鬼魅。他运指一弹，张孤超和龙天香只觉双手一麻，双剑竟都脱手掉落地下。还没反应过来，天残已连点两人周身大穴，两人立时动弹不得。

天残站在龙天香跟前，捏了捏她煞白的俏脸，淫笑着："真美，好久都没有和这样的美女疯玩了，今晚老夫又有得消魂。"

张孤超在旁边看到心爱的女人被人亵玩，双眼如欲喷火，天残却瞅也不瞅他一眼，夹起龙天香，扬长而去。此时，留在店中的青年飞身而起，迅即顺着天残离去的身影，紧随而去。

天残身影如风，青年奋力急赶，却是相距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一个黑点，转过一个岔口，已不见两人踪影。青年摇头叹息，想到龙天香这样一个美貌女子落到天残手中，定难保全贞节，心中痛惜不已。

他兀自在官道上自怨自艾，这时前面一匹快马飞奔而来，在他跟前停下来。他抬头细看，却是一个美貌少女，约莫十七八岁，瓜子脸，柳叶眉，肤色白腻，长相甜美。少女瞅了瞅摇头叹息的青年："喂，这位小哥，可曾见过一个二十来岁，骑着绿耳骏马，手提碧玉箫，高高大大，英俊潇洒的男子从这里经过？"

青年苦笑着道："姑娘，你问的人无名无姓，又长相普通，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我又怎么知道你所指何人？"美貌少女"啐"了一口道："我的那哥哥岂是普通人物？他可是鼎鼎大名的飞剑天骄，看你的模样，难道不是江湖中人？"

青年一听到飞剑天骄，立时精神大振："姑娘，你说的飞剑天骄，是不是那位号称飞剑天骄，剑不出鞘，剑若出鞘，群魔顿消的飞剑孤一苦"美貌少女一听，忙不迭回答："是呀是呀，你是不是见到他了，快点告诉我他在哪里，我找得他好苦。"

青年摇了摇头说："姑娘，我确实没见到他，现在我有事情要做。"美貌少女见他一脸焦急，顿起好奇心理："什么事？你告诉我，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于是，青年便把不久前在茶寮发生的事说了出来，少女一听，柳眉倒竖，怒道：“天残淫贼，如此无法无天，有本姑娘在此，定将其千刀万剐！”

第三百一十二章 淫贼

她问明两人去向，立即策马狂奔，急追而去。青年也在后紧赶。青年的轻功甚是了得，竟可不疾不慢紧随在侧。两人边走边聊，此时，青年才知道少女名叫沈雪霜，而这个青年就是李云龙，李云龙在和秦可卿发生关系以后的第三天就带着蓝冰月、秦可卿、诗娅离开了小村，在路上的时候李云龙叫蓝冰月带着秦可卿和诗娅去秦州，而他自己要去接他的那两千铁骑，着和他们一起回秦州。

李云龙和沈雪霜行了一段路以后，沈雪霜突然看见了一个信号，于是就对李云龙道："我有事情要做，现在不能去杀他了，现在你自己去吧！"说着有些歉意的看了看李云龙。李云龙笑了笑道："没事，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你去忙吧！"

暮色渐渐降临。山中一间破庙里，龙天香缩在墙角边，娇躯轻抖，如待宰羔羊，早已没有往日的英气。天残酒足饭饱，瞪着色迷迷的双眼，瞄着龙天香的丰乳翘臀，腹下已是高高顶起大帐篷。

"哈哈哈，无色无香无味的鹫灵散，果然神效无比！"天残得意的笑道。"这……"一抹红晕在龙天香脸颊扩散开来，一股霸道无比的热流随着向下扩散。"这药散是我当初在南蛮求来的，只有一剂，一直舍不得用，今天遇上这么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又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女侠，可也值得了，今晚可痛快了，哈哈哈……"

现在龙天香一身劲装甚紧，勾勒出她玲珑凸翘的诱人***，天残只觉口干舌躁，越看越是按捺不住，猛地向龙天香扑了过去，紧紧地把她压在身下，双手便剥她衣裤。龙天香惊呼一声，双足猛蹬，拚命反抗，换来的却是天残更粗暴的撕扯。

弱小女子毕竟不是粗暴色魔的对手，更何况功力被制，此时的龙天香气力不过稍胜一般村妇，更遑论是天残的对手了。不过龙天香明亮的双眼中，参杂着一点点的朦胧，不过仍是炯炯有神的瞪着天残，在天残来露出雄壮的跨下之物同时，双眼曾透露出一丝惊慌的神色，但是又很快的镇定下来。

天残慢条斯理的解开龙天香的外衣，露出了内里纯白无暇的躯体，虽说重要部位，仍有白色的肚兜挡着，但是光露出的臂膀，少许

的胸肌，以及洁白的脖子，就已经几乎闪耀的他张不开眼。

“好一个沉鱼落雁的绝色！”天残心理赞叹着。

霸道的热流仍在体内流窜着，要不是龙天香内功修维深厚，此刻早已被那莫名的洪流吞噬，成为欲海翻腾的娇娃而不自知了。即便如此，以龙天香服食过雪莲，相当两甲子内功的深厚功力，竟还不能抑制这股洪流，连想顽抗都不能，只能紧守灵台方寸的一丝清明，可见药性霸道之处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可以支持！”这跟天残预估的有点出入，不过这反而激起他强烈的占有欲。“嘿嘿，不过这样也不错，让你在我的技巧下沉沦吧。”话一说完，天残马上抓住肚兜，用内力一撕，撕裂声起，不只肚兜，龙天香身上的衣物，在内力的撕扯下，化为片片的布条，在空中飘散着。天残伸出右手，握上了龙天香那洁白高耸的玉峰。

在身上衣物被撕去的同时，一股凉意让龙天香轻抖了一下，在她的玉峰被袭之时，从未被任何男人碰触过的她，也忍不住轻轻的颤抖。即便如此，她那双眼眸仍狠狠的盯着天残，如果说眼光可以杀死人，天残大概此刻已经身首异处了吧。不过龙天香还不到以眼光凝结真气的地步，所以天残仍肆无忌惮的蹂躏着龙天香的娇躯。

随着大手的抚弄柔搓之下，龙天香的某个部位不受控制的硬起，天残感觉到了变化，微微一笑，另外一只手跟着加入了战场。“呵呵～～不要再反抗了，在药性作用下，石女也会变成荡妇的，很快你就会丧失理智，求我要妳了。”天残得意的说道。

此刻的龙天香虽不发一语，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仍旧苦苦的支撑着自己的神志，一丝丝异样的快感不断冲击着脑海，打击着她的最后防线，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防线会彻底的崩溃，那个时候，龙天香也会成为欲望的奴隶。

天残见龙天香不为所动，也不再说话，尽情的享受这千百年难得一见的极品美女。双手尽情的肆虐摧残，那两座娇嫩的玉峰后，天残的目标开始转变向下……

“啊！”一声尖锐的男声响起。

“碰！”接着是物体的落地声。

房内的情况瞬间改观，龙天香仍然在床上扭动着，此刻的她，神志已失，只想要男人的慰藉。原本在她身上的天残，手捂着跨下，在地上翻滚着。床边，及时赶到的李云龙默然的站立着。不发一语的看着天残，彷佛看着一个将死之人。

原来，李云龙凭着香味追踪到附近，他知道天残极为狡诈，于是在半里之外，就放缓速度，悄然潜来。也因此到达的时间，略晚了一点，但也因此可以在天残完全没知觉的状态下潜藏至身后，发动突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w.com)

原本以他的个性，他是不屑这样做的，可是这次他赶到之时，天残已经伏在龙天香身上，万一天残拿她当挡箭牌，或是对她不利的话，李云龙没有百分之百救援的把握，所以才采用偷袭的招数。刚刚那招只带有圣天的真气，把四周空气，凝聚成真空状态的气刀斩出，直接断了天残的男根。

“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今天斩了你的命跟子，也算你作恶多端的下场。”李云龙缓缓的说着，“我不杀你，你自行离去吧。”天残之前在地下翻滚是掩人耳目的招数，本来以为李云龙会接近下重手，他好趁机反击，没想到李云龙竟然要放过他。

天残怨毒的看着李云龙：“今天你不杀我，我一样会报此仇，你可要想清楚了？”“哼！我等你。”李云龙说完头也不回的走向龙天香。天残一看到李云龙背对着他，又想到了柳雪柔，那柔软的躯体，又想到被李云龙砍断了命跟，从此后无法再行房，更不用说**……

“爆！”天残双眼一睁，像一颗肉球似的往李云龙冲去。同时身体在异常的暴涨之中。李云龙转身又是一掌劈下。被真空掌劲劈中的天残并没有停下，反而吸收了这个掌劲，全身又涨大了一倍。

“不好，是爆体术！”转身一看，叫了一声。李云龙体内圣天真气的气劲护体，身旁马上出现一层透明的真空护罩。李云龙转念一想，床上女子在这样一爆之下，也活不成了，咬一咬牙，李云龙撤去自己的护罩，改为将气劲场布于女子周围。

“轰”的一声，天残的身体，在空中爆裂开来，再加上刚刚所吸收的李云龙的气劲，整排民房瞬间被炸的粉碎。尘埃落定，现场满目疮痍，只剩下残砖破瓦。而李云龙与龙天香却突然消失无踪，只剩下听残爆裂后散落一地的血液和肉块。

轰隆隆！深夜中，半空中一道闪电突然劈下，跟着响亮的雷鸣声响起，打破了半夜的寂静。前一刻空中的明月，还在发送皎洁的月光，此刻已悄然的躲在了乌云之后，害羞的不肯露面。

荒山峻岭之中，一个山洞内，隐隐传来火光，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之中，显得如此的显眼。走近洞口，一个女子的声音隐隐传来，像是在哭泣的声音，又不完全是，其中又混有喘气的声音，然后又间歇的夹杂着哀叫声。

洞内，原来是一个女子半伏在一个男子的身上，女子的身上只有一件破旧的长袍，却无法遮掩住女子所散发出的光芒，而那破旧的长袍，此刻只是半披挂似的附在女子的身上，女子玲珑皎洁的身段一眼可见，随着上上下下的动作，身上的长袍正在缓缓的向下滑落。

火光的照耀下，女子原本就白皙无暇的肌肤，此时加上了一种妖艳的感觉，香汗淋漓的她，在火焰的照映之下，晶莹的露珠闪烁出迷人的光泽，并不时随着女人的动作，洒落几滴。

女子身下的男子，此刻动也不动，彷佛死去一般。而上方的女子却好似浑若不觉，美丽的脸庞上闪动着情欲的表情，随着不停的上下套弄，女子的表情有满足，有痛苦，也有渴望。这个女子就是龙天香，而身下的男人，就是李云龙。

为何李云龙会在地下昏迷不醒呢？因为李云龙在龙天香身边刚布下气劲场，爆炸的波动已经传来，还来不及重新凝聚自己身上的真气护体，李云龙便结结实实的承受了爆炸的余波。

在这之中，还包括之前自己发出而被吸收的圣天真气的内劲。双重攻击加上无真气护身，李云龙马上连喷了三口鲜血，为了避免横生枝节，李云龙脱下身上沾血的长袍，包裹住赤身露体的龙天香，施展轻功迅速离去。

出了镇外，李云龙选择了往荒山野岭的方向急奔而去。真气在体内运转了几圈，发觉行到胸口有种窒碍的现象，李云龙知道自己受的内伤不轻，怀中的玉人儿呼吸急促，虽然刚刚不及细看，只点了一个腰间的昏睡穴之后，就将她带了出来，不过那短暂的接触之中，就让李云龙察觉到了，怀中的女子有中毒的迹象。

这也是李云龙选择往荒郊而行的原因，因为此刻要尽快的寻觅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才可以专心的帮她驱毒，以及运功治疗自己的内

伤。眼前出现了一座荒山，李云龙不经思考，身体已笔直的射进树林之内，向山上加速奔去。体内运转的真气已经有点不继的现象，李云龙直觉不好，这伤势的恶化程度超过他的估计。

第三百一十三章 救人

龙天香的情况并不乐观，她的体内有一种非常霸道的药力，流窜于全身。细查之下，李云龙眉头更皱了。这是一种不知名的媚药，而且非常的霸道，李云龙从来没看过这种药，更不用说身上会有解药了。

为今之计，只能运功强力驱逐，可是自己的内伤也不轻，现在却是有心无力的状况。要知道，天下所有的媚药，一旦侵入体内，便会开始跟受害者的精气结合，进而入侵被害者的神智，所以如果要藉由外力，将其强力驱逐的话，势必会受到药性加上受害者内力的顽强抵抗。

而这个不知名的女子，其内力深厚的程度，竟然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真不知道她怎么练的。虽然自己的圣天真气非常神奇，跟一般内力不同，如果是在受伤之前，或许还能免强试试，但是现在受了重伤，很高的机率是自己受到反噬。

其实运功驱逐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还有一个手段就是与被害者交合。藉由阴阳交合，在女子泄身之际，其淫毒会随着阴精的宣泄导出，大部分都可以治愈，只有少部分特别强效的媚药，在事后需要辅以真气的排毒，但是那时体内的淫毒所剩不多，驱除起来并不是问题。

关于这点，李云龙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并不是这样一个趁人之危的人，所以这念头他连想都不想就排除了。目前的情况可以说非常的糟糕，淫毒的驱除事不容缓，否则便会开始侵蚀被害人的筋骨脉络，五脏六腑，严重者甚至于神智都会受到损伤，这是片刻都拖不得的。

或许是龙天香运气奇佳吧，遇到的人是李云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遇到了其它的正道中人，也会以驱除淫毒为名，借机侵犯她的。又或者稍为正直一点的人，会先治疗自己的内伤，然后才来帮她驱毒。

其实不是李云龙的性格改变了，只是这个龙天香太美丽了，他不想在他现在这个时候占有她，这样就失去了很多了乐趣，所以才没有

乘机占她便宜的意思。不过现在虽然李云龙这样想，但是要真正的做到确不容易。

先撇开第一种不说，那种就是所谓的正道小人了。放眼如今的武林，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这种人吧，打着名门正道的招牌，实际上有便宜还是会占的。第二种的话，虽然比第一种好多了，但是这样一来，龙天香势必事后会留下后遗症，有可能体质受到影响，而成为一个荡妇；亦有可能全身经脉受损，或者神智受损之后，直接变成一个白痴。

不过对于李云龙而言这并不困难，李云龙他只是皱了皱眉，思索了一下，便立刻开始了驱毒的动作。强行将伤势压下，让真气在体内运行一个周天之后，李云龙的双掌，贴上了龙天香的背心，将真气渡了过去。涔涔的汗水不断的自额头流下，真气才刚进入龙天香体内，李云龙便喷出一口鲜血，将龙天香的后背喷洒的一片鲜红。

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道撞击过来，本就微弱的真气立刻溃不成军，李云龙暗道一声不好，原来龙天香的内力之强，竟超过他的估计，这内力少说也有一百年以上的修为，不管他的圣天真气是多么的神奇，还是无法和其对抗的啊，不要说现在受伤，就算功力全盛之时，恐怕也没办法吧。

震骇之余，李云龙长啸了一声，运起体内所有残存的真气，往龙天香体内送去。最后一丝真气离体的同时，李云龙也全身五感俱断，生机绝决的向后倒了下去。

反观龙天香，体内强大的内力，立刻察觉了外力的侵袭，本能的将外来的真气包围起来，打算将其吞噬驱除。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李云龙的这股真气，竟然自己旋转起来。并且快速的冲开龙天香体内的包围网，直接达到了她的神元府的地方，护住了神元府。

原来李云龙发觉到事不可为，竟然不顾自己的性命，在最后关头送出全身的真气，目的就在保住龙天香的神智，不会受到淫毒侵袭。龙天香的真气受到了这个刺激，在全身迅速的运转开来，想要凝结力量，以夺回神元府，在此同时，也冲开了她被点的穴道。护住神元府的真气，此刻仍在旋转着，越转越快，每转一回，就会带出一点，已经滞留在内的淫毒。

只要时间够长，等龙天香回复清醒之后，就可以开始自己调动体内的真气，运功驱毒了。当然在这时间之内，会不会让她的体质、经脉受到淫毒的浸蚀，而有所影响，这已经超出李云龙的能力所能掌控的范围了。

龙天香这时睁开了双眼，原本澄澈明亮的眼眸，此时已被朦胧的欲望之眼所取代了，她发现了横躺在身后的李云龙。在体内的淫毒驱使之下，龙天香迅速的脱下了李云龙的裤子……

出于本能之下，没有任何前戏，龙天香便直接坐了上去。从两人的接合处，那破处的落红也缓缓的流出。浑然不知身下的人正在逐渐的丧失生机，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关卡，此时的龙天香，只是一个被欲望驱使的玩偶罢了。(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只见到龙天香那肌肤胜雪，凹凸玲珑的姣好身段，在火光的照映之下，上下震动着，高耸的双峰急速的上下起伏着，杨柳般的纤腰，剧烈的摇晃着，原本冰清玉洁的动人***，在火光的衬托之下显得清丽无比，却又带着淫靡放荡之感。

随着速度加快，可以发现到，龙天香的情欲已经即将到达了顶点，忽然，龙天香娇美的身躯，猛地向后一仰，挺起了高耸的胸膛，身体的肌肉紧绷，然后便是全然的放松与无力。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在龙天香泄身之时，原本护在神元府的真气，彷佛知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般，竟然自动的离开了龙天香的神元府，转而快速的向下移动，沿着两人交合之处，迅速的窜回李云龙的体内，并自顾自的运转了起来。

随着泄身后，淫毒的排出，龙天香的神智，也逐渐的恢复了过来。慢慢的，她意识到已发生的事情，缓缓的离开了李云龙的身上。随着神智与记忆的回复，她知道是身下的这个陌生的男性，救了自己。虽然之前受到淫药的控制，不过那段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她却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看来，这鹫灵散确实跟一般的淫药不同啊，通常的淫药施放后，女子不是失去神智，完全没有记忆，就是对发生的事情模模糊糊的，不会像现在这般的记忆鲜明。想到自己差点失身受辱，最后却还是把贞操给了这个不知名的男子，龙天香不禁悠悠的叹了一口气。仔细的

观察他，这个男子虽然说不上帅气，脸部的线条有菱有角，很是粗旷，但是却有另外一种男性的豪迈的风采。

此刻的他，应该是进入龟息的状态了吧？龙天香在心内想着，刚刚就探过他的气息，生机俱断，要不是后来以真气探询经脉，发现有真气运转，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忽然，李云龙有了动静，原本处于龟息假死状态的他，突然从最深沉状态中醒了过来。

下意识的运转体内的真气，李云龙不禁疑惑了。此刻身上的内伤早已痊愈，原本应该消失的真气，在体内顺畅的运转着，甚至比之前还要浑厚，查看之下，他的功力竟是上了一层。

满脑疑惑的李云龙，缓缓坐起，就看见坐在一丈之外，正在运功调息的柳雪柔。他忽然想起，自己昏迷之中，隐隐约约之间，竟然有好似男女交合的那种过程与感觉，然后接着一股清流传来，自己就失去了意识。难道……

再往下一看，自己竟然没穿裤子，而且自己的下身还残留着斑斑血迹。果然，事情真的如他所想，他还是沾污了这个女子的清白。可是这样不是他想要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自己刚才的努力不是白废了？不行，一定要问个清楚。快速的从地上弹起，穿好裤子，李云龙缓缓的走到了龙天香的身旁。

“姑……姑娘。”此刻的李云龙，没半点风范。这事说起来，还真是难以启齿。支支吾吾的，李云龙小声的喊到。但是李云龙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不是，他知道现在的这个姑娘，哦，也是龙天香，要想让她接受他，就必须这样做。

其实龙天香在李云龙醒来之际，就已经发觉到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实在太过尴尬，于是她便假装仍在调息。这时听见李云龙喊了自己，这才缓缓的睁开眼睛。“不知……这位少侠的内伤怎么样了？”龙天香低头轻声问道。

“我、我没事了，谢姑娘关心，姑娘，我们……”李云龙还是支支吾吾的。“没事就好，感谢少侠出手相救，否则，小女子我……我……”龙天香说到这也不知怎么说下去，是说救了自己的清白吗？可是自己已经把身子给了他，也不再是清白之身了。

“咚”的一声李云龙见状，肯定了事情的真相，为了得到龙天香这个美丽的女子，于是跪在了龙天香之前。“你……你这是在干什么！快

起来。”龙天香急急的说道。想出手扶起他，李云龙却是跪的结实，一时之前还拉不起来。

“在下沾污了姑娘的清白之躯，罪该万死，还请姑娘处置。”李云龙向龙天香道。其实现在李云龙的心里虽然有点遗憾，但是能够得到龙天香这样美丽的女子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为了不表现出来他只有这样做。

“唉，这也算妾身不幸了，您救了小女子的性命，小女子都还未拜谢呢，更何况，以当时的情形来说，这也不是你的错，只能说……只能说是我……是我自己命苦。”龙天香拉了几下，见拉不起李云龙，自己也跟着跪下，又想到发生的事情，一时悲从中来，眼中留下了泪水。

第三百一十四章　得逞

“如果姑娘您不下手，那在下自行了断便是。”李云龙突然果决的说道，同时举起右手，就要往自己天灵盖劈下。“不！不要！”龙天香见状连忙出手，一手「雪岭寻梅」点出，瞬间连点李云龙三个穴道。穴道被点的李云龙，右手高高的举在半空中，却再也动弹不得，以他的武功来说，即使内功逊于龙天香，也是不会这么轻松被制，不过此时两人距离太近，而龙天香出手也端的是快速迅捷。

“我的清白之身，已被奸人所窥，后来又将身子给了你，我……我知道自己是不洁之身，配不起你，更不会要你负责，本来就打算跟你道谢之后，就另觅他处，了结残生。你……你不要这样子，我从来没怪过你，要怪，只怪我自己不小心……”越说越伤心的龙天香，突然趴在李云龙的肩上，痛哭了起来。

李云龙的脑袋此时欢喜不已，她竟然有委身之意，这……这是李云龙从未想过会这样容易，仔细的看了看龙天香，以她的倾城之姿，如出水芙蓉的清纯气质，又好似盛开的雪莲般的圣洁气息，这种混合了两种极端的气质于一身的美女，竟然就这样会对自己垂青，委身于自己?

彷佛下定决心一般，李云龙突然道：“姑娘如不嫌弃在下的粗鄙，在下……在下会好好善待姑娘，绝不辜负姑娘。”听到李云龙说出的话，龙天香轧然停止了哭声，抬起头，不敢相信的看着李云龙，他竟然不介意自己身躯被天残看过、碰过、还差点被侵犯? 这是她从来没想过的结果，龙天香从醒来后，就对这个救了自己的男人，有着一定的好感，只是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躯已被他人看过、碰过了，早已不再清白，也就不敢有所妄想。

一股莫名的嫣红突然在龙天香脸部扩散开来，“小女子龙天香，不知少侠如何称呼? ”“啊！失礼失礼，在下李云龙。”对方报了姓名后，李云龙这才想起自己一直没有自报名号，这实在是很失礼的一件事情。

“啊? ！”龙天香的心内却是无比震惊，他就是李云龙? 李云龙在江湖上，可是新崛起少年英雄，一个多月来李云龙不知道干过多少事

迹，自己还在家的时候，就已经慕名已久。却没想到救了自己的竟然是他！

转念一想，那种自惭形秽的念头也跟着浮起，现在自己以这残花败柳之姿，哪还配得上他。“你……真的不在意？我……我不需要你可怜，我……”说话断断续续，心情激动之下，龙天香又哽咽了起来。

一把强壮有力的双手牢牢的抱紧了龙天香，那是李云龙的双手。“龙姑娘，在下是真心的。我们现在就回我家，向我父亲禀报，然后再向你爹爹提亲。”李云龙的圣天真气果然神效非凡，竟然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自己冲开了被点的穴道。

被强壮有力的双手环抱，李云龙身上强烈的男性气息传来，给了龙天香安全舒适的幸福感，红着脸，龙天香轻轻的点点头，又不好意思的把头埋在李云龙的胸膛之上。两人私订终身之后，便立即起身赶路。

天山后山，天山派禁地，擅闯者死。

天山派弟子洛石洪不分天南地北，四下乱走，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踏入后山禁地的范围之内，心思紊乱的他，胡乱的走到一处山壁之处。一片光滑的山壁挡在眼前，除此之外，已无去路。

突然去势受阻，洛石洪征征的看着山壁一会儿，正是心中烦闷，无处发泄之下，忽然发疯似的纵声大叫，功力瞬间运于双掌，彭湃的内力狂涌而出，往山壁打去，也不管双掌是否会被震伤，甚至震断都有可能。

轰然巨响，原本应该坚实无比的山壁，竟然应声倒塌，露出一个洞来，原来，这山壁内部，竟然是中空的，里面宽阔无比，别有洞天。饶是如此，洛石洪功力也着实惊人，这山壁少说也有呎余厚度，寻常人即使手持厚重利器，亦需要开凿半天的功夫，才有可能破开这呎余的坚石厚土，更不要说要打开一个容身而过的小洞了。

洛石洪呆立了半响，向内跨入，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极大的洞穴石室，不知为何，竟要将洞口封住。洛石洪定眼四下一看，只见石室四壁徒然，空无一物，角落有一石床，床上坐着一位老者，须发鬓白，须发及地，显然数年没有修剪过。那位石床上的老者，双目紧闭，似对洛石洪做出的这些惊天响地的举动，毫无所觉一般。

“天文收你为弟子？”洛石洪耳中突然传入声响，吓了一跳，四下一看，除自己与老者以外，空无一人，难道是这老者所发？转身望向这老者，他仍是坐于原位，没有动过，双眼仍是紧闭着。

“前辈...在问晚辈？”洛石洪小心翼翼的问道。“此处还有其它人吗？”耳中再次传来声响，可眼前的老者，明明双眼未张，双唇不动，显然不是他所发出，那到底是谁？“晚辈确实是门主的徒弟，请问前辈是？”洛石洪四下查看，仍是毫无所得，一边小心的回答到。

“你到我这，还不知道我是谁？”那声音再次传出，这次洛石洪心中稍定之后，惊讶之情已然大减。“圣……圣主？”猛然想起，自己离开茅屋之后，所往的方向...这么说来，自己竟然闯入后山禁地了(手机阅读s-d-x-s-w.com）。

“圣他娘的主，那是谁乱给老夫的称号？老夫黑松子。”声音又再次传入耳中，这次洛石洪听到，心中惶恐之情大盛。“启…启禀师祖，您的名号是师父取的。”洛石洪恭恭敬敬的，马上跪在地下说道。

“天文那小混蛋取的？这是什么鸟称号！”听到洛石洪的回答，眼前的老者突然睁开双眼，开口骂到。洛石洪平日最为尊师重道，更何况，自己自幼孤苦无依，要不是师父遇见自己，将自己带回天山，收之为徒，自己恐怕现在只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乞丐罢了。当下不敢开口应是，否则就是承认师父是小混蛋了。可是眼前又是师祖，师父的师父，又不能纠正他，以免出言不逊，于是只好默不作声。

“跪着干麻，我又没死。”黑松子的个性，和徒弟天文的沉稳不同，似乎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且出口成章，用语俨然粗俗的市井小民，一点也没有庄重老成的样子。黑松子话才说完，也不见他运功挥手，洛石洪只觉得一股无形而浑然的力道，突然的出现在天地之间，自己便被拖了起来。

“弟子打扰了师祖的闭关静修，还请师祖怪罪。”洛石洪口中说着，想要再次下跪，却是怎么都跪不下去。“得了得了，我正闷的发慌呢，要不是怕提早出去，被那小浑蛋笑我不守信诺，我早自己出去了，没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您提早出关，师父想必高兴都来不及了，哪会笑您呢？”洛石洪心中的师父天文，从自己被接回来的那天，处事无不稳重持成，并不

像黑松子说的那样。“表面当然不会说啦，私底下还不是跟那莫老鬼一起笑我。”黑松子不以为然的说道。

洛石洪知道辩白下去也没有用，当下住口不语。“恩，小子武功不错嘛，小小年纪，已经有这程度了。”黑松子突然盯着洛石洪看了半响，之后说道。“不敢，比起师父师祖，弟子差远了。”洛石洪赶忙说道。

“谁说的？我看你师父就算这些年再有进境，也跟你差不了多少而已。”赤松子再次反驳道。“师祖不要再调笑弟子了。”洛石洪低头说道，跪下不行，低着头总可以吧？“老夫在武学之道，从不言笑。”黑松子表情突转严肃，说道。

“是、是，弟子失言了。”洛石洪连忙说道。“疑？你是昨晚才功力大进的？”黑松子双眼一亮，突然问道。“是的。”洛石洪方才一举破壁，才疑惑自己怎么只一晚，功力再次突飞猛进，跳跃的幅度，还比之前误食蛇胆来的大。

“竟然专练阳劲，然后与纯阴之体阴阳交泰，这小子还真出我意料之外，敢用这险之又险的方式让你修练。哈哈哈，看来他总算开窍了。”黑松子听见洛石洪的回答之后，开心的大笑道。

洛石洪虽然听不懂，却是不敢询问，乖乖的低头立于一旁。“来来来，跟我打一架。”黑松子说道，跃跃欲试。“弟子不敢。”洛石洪应道。“不敢你的大头，叫你打就打！”黑松子说道。

“这…请师祖赐招。”洛石洪经过这短暂的相处，大约也知道这位师祖的脾气，只好答应。“赐什么招？你出掌打来，记住，要比刚刚打破石壁的劲力大。”黑松子说道，挺起胸膛。“这…弟子不敢冒犯师祖。”洛石洪再次说道，眼看黑松子没有还手的意思，竟要自己凭空打他一掌，说什么也不愿意。

“再不打就算你欺师灭祖，师组的话也不听？”黑松子见洛石洪这次非常坚持的样子，双眼咕噜噜的转了转，换了语气说道。“好吧，请师祖小心了。”洛石洪被黑松子这么一说，刚好是他的死穴，师父，师祖在他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小你娘的心，打！快打！”黑松子又骂了一句，看来出口成章是他的习惯。洛石洪双掌运劲，使出比方才还要大的劲道，对着黑松子胸膛打去，劲力一碰到黑松子，预期中的内劲反击并未出现，反而劲

力顺势打入黑松子体内，奇怪的是，这雄浑的劲力，竟然就这样进入体内之后，再也无声无息。

“嗯，果然是天山派的心经里的心法。”黑松子毫无所觉一般，实实在在的受了洛石洪刚猛无匹的掌劲之后说道。洛石洪此刻已对这个师祖佩服的无体投地，他知道自己师父功力再精深，也还不到这地步，师祖果然就是师祖。

第三百一十五章 会合

“你这心法的运用不大对。”黑松子接着说道。“什么？”洛石洪闻言，不觉奇怪，自己明明就是照师父所教之法，运功修练的阿。“浑沌未开，身体空明，力聚则穷，力散反生，顺乎自然，不着一物。”黑松子不回答洛石洪的话，反而出言指点，说出这似是口诀，又不太像的话。

“请师祖指点。”洛石洪思考了一会，仍是不明其理，问道。“指点不了，只能自悟。”黑松子摇摇头，说道。其实，洛石洪此刻，已到了一个武学的地步，百尺竿头之后，寸步难进，到这地步之后，武学之道，想要突破，只能*自身的顿悟。

“你现在内力充盈反复，循环不休，劲道刚猛不已，阴柔不足，运劲施力的方法错误了。”黑松子提点到，“至于我刚刚跟你说的那句话，或许你要等阴阳并济之后，才有可能体会的到吧。不过，那是另外一个境界，也可以说不算武学了。”

洛石洪本就不笨，黑松子一提点，立时如海中明灯，了解其中奥妙，至于那好似口诀，却又不是，那个什么不算武学的境界的话，则仍是不懂。

“对了，你师傅回来了没有？”黑松子问道。“没有，不过这次武林大会好象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洛石洪道。“出了什么事情？”黑松子问道。“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好象这次所以的江湖人士损失惨重。”

“看来天下要乱了，哈哈，好，我也应该下山了。”黑松子大笑一阵以后对洛石洪道：“你师傅如果回来以后就告诉他我下山去了。”说完不等洛石洪有所反映就向山下走去。

寂静的午后，宽阔的官道上罕无人迹。官道旁茂密的树林内，知了传来阵阵的秋蝉鸣声。远处突然传来阵阵轻响，随着声音的逐渐转大，渐渐的可以分辨出，这是马蹄踏地的声音，急促的“踢鞑”声响，显示出马匹奔驰的速度不凡。

一阵疾风吹过，刮的官道旁的树叶莎莎做响，紧跟着而起的尘烟被高高的举起，过了许久才缓缓落下，一直过了盏茶时分，所有的尘

埃才一一落定。寂静的官道彷佛未知未觉一般，再次陷入了寂静。此时，被惊扰而停止的知了，继续了它短暂生命的鸣叫。

在官道上疾驰的是两匹骏马，马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子坚毅的面容上，不见一滴汗水，全神贯注的在前方奔驰着。如果仔细的查看，可以发现他并未实坐在马鞍上，大概浮起了一吋的高度，双腿夹着马肚，时夹时放，带着一种自然的节奏，熟练的控制着跨下的骏马。

“咿～～”男子突然的肋紧了缰绳，口中发出了一声嘶喊，马匹只往前奔了两步，就奇迹似的完全的停了下来。在这种高速下突然的静止，理应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男子却神态轻松的作到了，彷佛一切自然不已般，男子跳下了马背，从后方的行囊拿出了水壶。

跟在男子身后的女子，此时也停了下来，这个女子也不简单，一路过来，总是不疾不徐的跟在男子的身后，距离没有丝毫的改变，男子扬起的尘埃，总是尚未落下，女子就驰行而过，因此虽然连续奔驰了三天三夜，洁白的衣服上却不惹一丝尘埃。

女子下马之后，男子随手将手上的水壶抛了过去。女子随手接过，打开壶盖便直接张口灌了起来。这举动好像豪放的粗汉，在她行来，却是优美无比。

女子的头上系了个发髻，显示出是个已嫁人的**，细看女子的脸庞，却又令人惊艳。明亮的双眼，高耸立体，又细致不已的五官，小巧的嘴唇，嘴边带着微笑，令这个干热的午后，带来了几许水气，好一个明眸皓齿的美人啊！

“龙哥，到了？”女子喝了几口水之后，将水壶丢还给男子，同时开口问道。“恩，我们再过一天到地方了。现在我们不要这样着急赶路了，到前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男子回道，同时，男子才打开水壶喝了几口水。原来，男子竟是先把水给女子，这外貌粗旷的大汉，心思竟是这么的细密，而且观察力惊人，光是停马，下马，取水壶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分析完地上杂乱无章的马蹄印子这个男子就是李云龙，女的就是龙天香，他们现在正在赶向白云寨。由于现在天魔宫在那次武林大会上除去了大部分江湖人士以后现在他们已经的整顿兵马准备造反，所以现在李云龙要以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白云寨，然后带着他们去秦州，因为李云龙知道秦州虽然是他父亲的封地，但是他的父

亲不能真正的统治秦州，在秦州还有不少外来势力存在。所以李云龙必须在天魔宫的人彻底造反之前打败他们。

白云寨还是老样子，只是比平常多了一些严肃和威严，这也是一个多月来练兵的原因，李云龙的到来受到了曹风的热烈欢迎。

“曹大哥，现在的骑兵训练的怎么样了？”李云龙一到白云山寨就向曹风问道。“主人，你的训练方法真有效，两个月啊！两个月时间既然训练出这样厉害的部队，如果以前我有些不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我不得不相信你的训练方法是最好的。”曹风道。

“这样最好，这次我来是要带你们去秦州的，相信这次武林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你也转折点了，所以这天下就要大乱，我们也应该准备起来了。”李云龙道。“这样最好，我都有点等不及了。”曹风高兴的说道。

和曹风说完话以后李云龙和龙天香赶了几天的路，实在困倦得狠了，来到山寨的客房里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中，李云龙仿佛在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殿里，自己躺在一张老大的牙床之上，左臂抱着自己的大夫人，右臂抱着亲亲小老婆龙天香，同样的娇艳美丽，绝世无双，好比牡丹比之玫瑰。四座绵软香甜的冰雪山峰，高耸如天山的博格达峰，紧紧依偎在自己的怀里，微微起伏，逗人遐思。在她们的旁边几百个姿色各异的美女双眼含情的望着他。

薄绢细纱，露出冰雪般的肌肤，比象牙床榻还要白皙三分。一个口含葡萄美酒，一个剥开广西南丹的新鲜荔枝，争着喂食自己。哈哈，想多年李隆基只有一个杨玉环，还要死要活的，自己却有两个，可不是比做皇帝还要风流快活许多?

背脊*在一人怀中，青纱衣袖中伸出两只柔若无骨的小手，十指修长光洁，好似两块西域和田的羊脂美玉，按在自己的肩胛之上，轻轻按摩，全身骨头顿时酥软下来，犹如登天成仙，正是亲亲好老婆晨月的手段。

床前一人独舞，身着翠色纱裙，无一装饰，黑发如云，披在肩头，腰上绸带结束，随着舞姿轻轻飘动，更显得舞者体态轻盈，似要乘风飞去。乐声悠扬，舞女娉婷的身材婀娜生姿，如一朵风中摇曳的青莲，在全羊毛的波斯地毯上傲然盛放。大腿修长而圆润，光洁的肌

肤如天山绝顶万年不化的玄冰，晶莹剔透，在裙子下时隐时现，惊鸿一瞥。

李云龙一时间看得心痒难搔，周身气血翻腾，旗杆高高挺立，张开双臂道：“美人儿，来，来，让方大爷抱一抱，我要好好亲亲你。”那美女舞姿不停，随着音乐慢慢行到床前，轻轻摆动身体，细腰圆臀，漾出一圈圈荡人心魄的柔波，猛然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吹弹得破的粉脸，姿容秀丽端庄，柳眉细长，杏眼明澈，樱唇红润，瓜子脸膛，居然是自己未来的丈母娘秦凌霜。

李云龙大吃一惊，张开双臂呆在那里，幽香扑鼻，美女近在眼前，不知道抱还是不抱，正犹豫间，脸上突然一痛，“啪”的一声脆响，被人抽了一个耳光，只听司空兰香的声音叫道：“小色狼忒也大胆，连丈母娘都想通吃，没有家教，到床底下去面壁思过。”(手机阅读sdχsψ。com）

他还待开口分辩几句，腰上已被重重地踹了一脚，身子腾空飞起，很快摔落下去。这床不过三尺高，身子凌空飞翔，耳边风声呼呼，却似没有尽头。李云龙遽然一惊，脑子一清，睁开眼来，发现只是一场梦。

向旁边摸去，发现龙天香已经不在床上了，李云龙向四周看去，却不见龙天香的踪影，于是说声道：“天香，你在那里？”李云龙知道龙天香第一次到白云山寨来是不会一个人走到外面去的。

“龙哥，有什么事情吗？”龙天香的声音从房间里的小门里传出来，“我现在在里面换衣服。”李云龙一听，就知道龙天香一定是刚起来，否则的话是不会在里面的，毕竟龙天香的衣服只是在一个小镇上买了才两件。

这时小门打开了，龙天香慢慢的走了出来，睡意刚退的秀脸略带红霞，微微凌乱的乌黑秀发随意披在肩膀上，她穿的是有点保守的东方款式仕女服，淡绿色的三角衣领露出一小片分外洁白诱人的肌肤，圆滑流畅的香肩上是绣花五彩流苏披肩，淡黄流苏随着行云流水般的走动小幅度摆动，原本就细的柳腰在凌空荡漾的流苏装饰下显得格外细小，让人担心一阵轻风吹过都可以把她吹折，高耸的双峰却变得分外巍峨饱满。红色小绳随意结在腰上，下身是件鹅黄色的长裙，每一

抬步，丝绸的柔顺特性都把她笔直修长、骨肉匀称的美腿轮廓勾勒出来，傲人曲线所遵循的自然规律，让她每走一步都有如仙女下凡。

第三百一十六章 解药

李云龙看着这个如梦似幻的美女呆住了，还有着睡意的龙天香更加显的美丽不凡，不知不觉的有两股热流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龙天香本来被李云龙看得玉脸生春娇羞不已，双手不知道往那里摆，一看到李云龙突然鼻子血如涌泉，不由得惊叫了一声，以为我的伤还没好。

“龙哥，你怎么了，不要吓天香啊！”龙天香一把抱住李云龙，那温馨的体香、紧压在李云龙胸脯的饱满***，让李云龙的脑袋“轰”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软绵绵的瘫在龙天香的怀里，龙天香半抱半拖的架着李云龙回到床上，李云龙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只知道把头*在龙天香的肩膀上嗅着那诱人的体香，双手搭在迷人的腰臀上。

李云龙的身体对于龙天香来说实在是太重了，龙天香想把李云龙扶到床上再去找大夫，结果却是两人一起重重的倒在床上，背上的疼痛让李云龙清醒过来，一再解释说李云龙是故意吓她的，惊恐万分的龙天香才安下心。

龙天香随即发觉他们交缠在一起的姿势十分暧昧，羞了个满面通红。看到龙天香的表情李云龙才发现，自己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龙天香翘挺的屁股上，还无意识的揉搓着，龙天香美若天仙的娇靥离李云龙的脸不足一尺，软绵绵的小腹压在李云龙的胯间！李云龙清晰的感觉到龙天香身体完美的曲线和惊人的弹性，身体上的某个部位有了反映，顶在她的小腹下！心里一阵迷糊，李云龙抬头吻上了龙天香柔软的红唇。

龙天香被李云龙的突然袭击吓到了，一动不动的任由李云龙吮吸她的樱唇，直到李云龙把舌头伸进她嘴里，撬她的牙关才清醒过来。“龙哥，你……”龙天香奋力挣出李云龙的怀抱起身，站在床边，皱着眉头的看着李云龙，秀脸泛红，呼吸凌乱。

“怎么了？”李云龙不解的问道。“龙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出去了。”龙天香说道。说完，龙天香若无其事的转过身走开。李云龙看着龙天香婀娜多姿的背影，双眼迷离。

“天香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对着镜子侧脸梳头的龙天香突然问道，美女梳头卸装，乃是世间一大美景，丰臀细腰，玉臂轻摆，香肩微动，秀发如丝如缎，镜中娇靥与本人相映成趣，秀目微睐，左顾右盼间春意荡漾，娇美秀丽的脸庞上平静祥和……

“龙哥？龙哥？”叫了几声都没见李云龙的回答，龙天香停下来，转身却发现李云龙呆呆的看着她。“啊，什么事？天香！”李云龙终于回神，还停留在龙天香身上的眼光发现龙天香疑虑的看着李云龙。

“你发什么呆啊！”龙天香问道。“没什么，你太好看了。”李云龙笑道，“走，我们吃饭去。”

吃好饭以后曹风突然找上了李云龙，“什么事情？”李云龙向曹风问道。“主上，这里有你的一封信。”曹风拿出一封信交给李云龙。“哦。”李云龙接过来一看，脸色一变。“主上，有什么事情吗？”曹风问道。

“恩，看来我在回秦州前还有做一件事情。”李云龙点点头道。第二天李云龙就告别了龙天香和曹风向南出发，当然不是去秦州，而是去安庆。

立秋刚过，半月里纷纷扬扬接连下了三场秋雨，安庆城内烦燥闷热的暑意一下子消退了不少。

迎山寺在安庆城东，过了龙狮桥和老峰乡，前面便是安庆人心目中的圣地—迎山。和黄山、华山等名山巨岳相比，迎工山充其量不过是几个小山包而已，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有了香火旺盛的迎工寺，此山便也在安庆人的心目中占去了一些位置。

白素蓉从马车上搀下杨雪莲，不知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什么俏皮话，引得杨雪莲咯咯直笑。然后道：“好…好，我们这就上山吧。”

后面的李云龙看着这两个女子心里想着如何下手，但是为了能够恢复武功，暂时他不敢有所作为，半个月前他接到姹女教的来信，说是要给她解药，要他来安定城，于是他就告别了龙天香，马不停蹄的来到这安定城。

一看这姹女教的两人杨雪莲和白素蓉都是绝色美女，李云龙有心打她们的注意，但是为了能够恢复武功不敢动什么心思。

山中气温比城中要低上一些，入秋自然也早些。抬头遥望山壁之上的蓝天，云薄了、轻了，一汪瓦蓝色的天空却像一块浸在水中的宝玉一般，晶莹欲滴，既清澈又深邃。擦身而过的野草也渐渐有了枯老之势，苍老的藤蔓攀附在陡直的山壁上，弯弯曲曲盘根错节的也不知有多少。层层的石级在古老的山谷中铺出一条古老的山道，像一条不知疲倦的大白蛇蜿蜒向前。一股沁骨的山风席地卷过，生出一丝萧瑟凄凉之意。

众人拾级而上，一路上听着三人轻松的谈谈笑笑，迎山寺依山而建，山门上刻着“迎山寺”三字，清新灵秀，似乎暗藏禅机。四人进了天王殿，迎面就是笑眯眯的弥勒佛像，杨雪莲取三支香点了，跪下长揖三拜，口中喃喃低语，不知说了些什么。

求佛在己，心诚则灵。对这一切众人自然是司空见惯，当下也取了三支香点上，跪在弥勒佛像前，心中默默祈祷。

出了天王殿，四人在知客僧的引导下，从天王殿左边穿过耳门，拾级而上，就望见了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前面是个大坪，左边是鼓楼，右边是钟楼。再爬十来级石阶又上一层，便是法堂殿了。一行人就这么见佛拜佛，遇殿烧香，一直拜到了毗卢阁。

毗卢阁的左首是接待室，知客僧便请他们进去喝茶休息。李云龙从袖中拿出一锭二十两的银子，让知客僧转交给本寺主持，另外又塞了一个小银角给他，知客僧这才欢欢喜喜地道过谢走了。

李云龙喝了会儿茶，觉得无趣，便找个由头溜了出来，现在是白天，又在人来人往的寺庙之中，这里李云龙是第一次来，想看看有什么不同。

迎山寺最有名的当数一棵有六百多年树龄的大苍松，李云龙李云龙一出接待室，便望见西首不远处一个郁郁苍苍的大树冠矗立当空，便举步往西边行去。眼睛望望虽然不远，但经屋墙的层层隔阻，他转了不少墙角拐了不少殿弯，这才走到了大树跟前。大苍松露在地上的树根盘根纠结，一看便知是经历过许多风雨的遗痕。那树干极粗，恐怕五人连环也抱不过来，而离地约五十尺的枝头上，松针却依旧碧绿油亮，密密麻麻地铺将开来，横竖足有五、六丈见方，将头顶的半边蓝天都遮去了。

正当李云龙心中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浑厚的佛号：“南无阿弥勒佛，施主仰望这百龄苍木许久时光，不知有了什么参悟？”

李云龙心口轻轻一颤，只觉一股莫名的惊惧涌上心头，匆忙转身过来，却见身后之人竟是一个白衣胜雪、眉目如画的年轻和尚。李云龙甚觉意外，这小小的迎工寺中，竟藏有如此俊俏儒雅的和尚。心中惊惧一去，便随口掐出一句佛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此松本非松，此树本非树，有悟亦无悟。大师刚才相询，却是和佛理相悖了。”

那和尚又宣出一句佛号，接口道：“施主乃是有佛缘之人，只是‘此松本非松，此树本非树，有悟亦无悟’一语，却非出自施主的本意，就算是，那也只是佛道参禅的第一步，只到了‘看山不是山’之境，要达‘看山还是山’的境界，施主以后还需要多加修炼啊。”

李云龙原本就是随口胡掐，不想这和尚当起真来，当下双手合十，微微一个躬身，道：“多谢大师指点，小子这里受教了。”

日近正午，李云龙心怕出来久了，让她们久等，辨明了方向抬足便欲回去。才迈出数步，却不料眼前一花，那和尚竟飘身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由微微着恼，轻声喝道：“大师，你还有什么想教导小子的吗？”那年轻和尚展颜一笑，道：“当头一记。”(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当头一记？”李云龙感到又好笑又好气，自己又不是什么为祸人间的妖孽鬼怪，这佛门的当头棒喝从何说起？莫不是眼前的这个和尚得了失心疯么？正想大声呵斥，突听“哧”的一声，那和尚已向他的胸前弹了一指。劲风袭体，方学渐大惊之下已然不及闪避，匆忙间举臂去挡。

那和尚的手指戳上他的臂膀却只感觉微微一麻，方学渐心中暗叫不妙，头顶上已是一阵巨痛传来，却是中了那和尚的一记重掌。李云龙的身子晃了几晃，还没等他吐出“你是谁？”三字，已一头栽倒在地，人事不醒了。

“这里是那里？”李云龙醒来，看了看四周道。“李公子，你醒了。”这时传来杨雪莲的声音。“杨姑娘，这是哪里？我怎么了？”李云龙问道。

“我只不过给李公子给了李公子想要的解药而已。”杨雪莲笑道。“是吗？”李云龙疑惑的看着杨雪莲，他对于杨雪莲的话不太相信。“不过……”杨雪莲看了看李云龙接着又说道。

“不过什么？”李云龙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不过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杀你，另外我还要告诉你现在你不能发挥出你的内力了。”杨雪莲道。

“什么？”李云龙大惊，一试自己的内力发现果然不能用了，不过他会一些魔法，于是就对杨雪莲用了一个重力术，对自己用了一个轻身术向外跑去。

第三百一十七章 奇遇

李云龙懵懵懂懂，不知道跑过了多少亭台楼舍，眼前突然一片开阔，却是已到了一处平台之上，四周数峰相连，层峦叠翠，远处一条宽阔的白色玉带横贯东西，气势如虹，却是长江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李云龙看着已经追上来的杨雪莲道。“呵呵，解药给你了，但是我又没说不这样对你啊！”杨雪莲道，“另外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不死的话，最好三天之内不动内力，否则的话，呵呵，你的内力将永远失去。”

“这是算你赢了，不过以后，嘿嘿。”李云龙冷笑一声，然后面上神色一肃，往后轻轻一跃，身子像飞鸟一样向山崖之下扑去。在杨雪莲的惊呼声中，李云龙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儿一般，落下几十丈高的山崖，身上，犹带着夕阳绚丽的余晖。

李云龙醒来之时已近午夜。一轮冷月悬空高挂，除了远处不时传来虫兽叫声，四周暗沉沉阴森森的极是可怕。身下是陈年腐草败叶烂成的软泥，月光透过藤枝斑斑驳驳地投到地上，更显得分外荒凉、寂静，恍若身处另外一个世界。

李云龙只觉浑身骨架像似散了架般，全身上下巨痛不已。他勉力翻转身子，抬眼一望，这才忆起自己是在一个断崖之下，崖上轻雾弥漫，离地约有二十三、四丈高，其间藤蔓横生，自己从这么高的山崖上跳下来而得保不死，多半也是依仗那些藤蔓之功。

对于昨天的事情李云龙也不知是该怒，该怨，该恨还是该庆幸？心头一时百味杂陈，想起白日里在弥勒佛像前的祈祷，李云龙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暗夜寂静，这笑声好生嘹亮突兀，吓得山谷中的宿鸟几下惊叫，扑腾腾从林中飞将出来。

李云龙只笑得数下，声音转低，却已化作呜呜的哭腔，泪水扑簌簌沿着面颊滚滚而下，被人陷害，跳下这个人迹罕至的山崖，也只有用尽情的嚎哭来发泄自己的自爱、自怜和自伤了。

李云龙强忍着身上剧痛，挣扎着爬起身来，只踉跄走了几步，足尖磕到什么物事，身子直挺挺掼到地上，地上软泥虽厚，这一跤却也摔得不轻，牵动身上的旧伤，再也没力气挣扎起身了。

微微潮湿的泥土中，不住散发阵阵荒草枯叶腐烂了的刺鼻霉味。李云龙全身痛得近乎麻木，一颗脑子却清醒异常，正胡思乱想着自己今后的行程，忽听得前方草丛中瑟瑟声响，衰草中红艳艳的一物晃动，却是一条尺许长的大蜈蚣，全身红光闪闪，头上凸起一个小瘤，与寻常蜈蚣却是大不相同。

李云龙暗暗叫苦，拼死想移开身子，全身筋骨仿佛已不是自身一般，丹田中竟凝不起一丝力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蜈蚣爬到自己的头上。李云龙只吓得全身汗毛一根根倒竖起来，心中不住哀呼："吾命休矣，吾命休矣……"

正在自怨自艾之际，忽听草丛中又是一阵瑟瑟声响，缓缓爬出一条小蛇，长仅半尺，通体金灿灿的，像包着一层金箔，一双蛇眼却呈赤红之色，淡淡月光之下说不出的怪异恐怖。那金色小蛇缓缓游来，所过之处"哧哧"轻响不绝，草木落叶一触及它的身子立变枯焦，就像被一根通红的碳条炙烤过一般。李云龙两眼瞪得大大的，他一生之中何曾见过如此奇景?

金色小蛇在离李云龙头部五尺远处停止了前进，蛇头仰起，两只火红的眼睛直盯着李云龙的头顶。李云龙看不见大蜈蚣的情景，只觉得头顶一阵发痒，自是那蜈蚣挪了几下身体。李云龙此时真是有苦难言，有痒不能搔，能动不敢动，就算呼吸也要放缓放细，惟恐惊扰了面前的两位大爷。

这样静静相持了半柱香时间，李云龙忽觉头顶一阵轻响，那蜈蚣已缓缓爬将下来，额头、眉毛、眼睛、鼻子。李云龙瞪大了眼睛，一眨也不敢眨，却看见那条金色小蛇"嘶嘶"地吐着火红的蛇信，也正游近身来。李云龙这一刻恐惧到了极点，鼻尖触到蜈蚣冰冷的身体，一个忍了许久的喷嚏再也无法阻止。

"啊乞！"李云龙嘴巴方才张开一半，魂魄仿佛已离开了自己的躯体，眼前突然金光一闪，知是那金色小蛇终于扑将了过来。忽觉舌头上一凉，却是那大蜈蚣慌不择路，已钻进他的嘴巴，李云龙吓得连舌头都不敢动弹半分，只觉得咽喉处一凉，那蜈蚣的大半个身子已在自己口内。

一只半寸长短的毒钩从鼻尖上滑落，李云龙的眼珠子都吓绿了，这钩子可不是玩的，只要被它轻轻地那么划一下，李云龙就算有十条

小命也都玩完。眼前金光一闪，只见那金色小蛇张嘴咬住了蜈蚣的毒钩，还没等李云龙庆幸一声，食道中一阵凉沁沁又火辣辣的麻痒传来，蜈蚣已拉着那条小蛇全部钻入了他肚中。

李云龙隐隐听得自己肚中发出唧咕、唧咕的声音，自是两个怪物在自己的肚中打架，不知是红色蜈蚣占了上风还是那金色小蛇占了上风？他只觉天下悲惨之事，无过于此，而滑稽之事，亦无过于此，只想放声大哭，又想纵声大笑，但肌肉僵硬，却又怎发得出半点声音？眼泪又是滚滚而下，掉落于地，这次是真的悲痛，自己万幸逃过坠崖一难，却最终还是不免一死。

顷刻之间，肚中便已是翻滚如沸，痛楚难当，也不知谁胜谁败。李云龙闭紧双眼，张大嘴巴，惟恐看见自己的肚皮上突然破开一孔，钻出一个蛇头或蜈蚣头来，那样的情形单只心中想想就已太过可怕，何况亲眼看见？他心中还在不住祈祷："金蛇老兄，你快快捉住蜈蚣，从张开的嘴里爬出来吧，在下这肚子里可没什么好玩的。"

过了片刻，肚中居然不再翻滚，疼痛却越发变得厉害。那"唧咕、唧咕"的响声也渐渐改作了"咕噜、咕噜"，倒像是平时吃多了西瓜、汤水时的声音。方学渐嘴巴张得久了，牙根处又酸又疼，却也不敢懈怠一下，心中想着那金色小蛇不知何时会突然爬出来，便兀自大张着嘴巴。

他躺在地上等了良久，最后连那"咕噜、咕噜"声也消失无踪，这才缓缓张开眼来，伸手到自己的小腹处摸了一圈，不见丝毫异样，李云龙这才隐隐想到，那两只怪物，多半是做了自己肚中的晚餐。想到晚餐，这才想起自己这一天连午饭都还没吃，只是刚有两只活奔乱跳的怪物入肚，此时便也不觉得很饿。

李云龙站起身，想找块干净的大石睡上半日，明日好有力气觅路出谷。才走出几步，忽觉腹中热腾腾一团热气，直如炭火一般，不禁叫了声："不好！"这团热气东冲西突，无处宣泄，李云龙张口想呕它出来，但说什么也呕它不出。当下深深吸了口气，用力向前喷出，只盼肚子里的毒气能随之而出，哪知一喷之下，这团热气竟化成一条热线，缓缓流入了他的任脉。

李云龙这才由惊转喜，腹中的那团热气不是毒气却是真气，当下盘坐于地，心中默念着晦觉禅师从小教会自己的运功法则，将那团热

气缓缓导入会阴穴，再经尾间、命门、夹脊和玉枕诸穴，最后流入膻中气海。

李云龙的功夫厉害，虽然昨天不小心着了别人的道，但是此时，一番运息吐纳，李云龙只觉四肢百骸间一股绵绵密密的热流上下窜动自如，热流所经之处，说不出的清凉舒服。几个周天运转下来，腹中的燥热大部分已化作本身真力汇入他的丹田气海，以后都将成为他身体中的一部分了。

一轮红日从峰峦升到头顶后，夜里凝聚起来的一些寒气才慢慢地融进暖和的阳光里。雾绕林梢，烟笼清溪，欢快的鸟啼随风盈耳，木叶清香和泥土潮息弥漫于四周，温柔的金辉照耀天宇万物，让酣睡方醒的李云龙感到心旷神怡。

“当、当”，头顶之上，嘹亮的钟声遥遥传来，在群山间不住来回飘荡，震耳欲聋，久久不散。李云龙心中默数，七声，该是寺里做早课的时候了。胸腔间的那股热气受了钟声的激发，不觉汹涌盈荡起来，蓬勃欲发，他忍不住仰起头来，化声长啸，夺口而出，如青龙出水，扶摇直上，穿雾撼云，声震数里。清啸声悠长绵厚，直响了半盏茶的工夫这才歇息下来。

“小兄弟，好深厚的内功啊。”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李云龙急忙回过头来，只见昨晚那条金蛇爬出来的草丛上站着一个满脸皱纹的佝偻老人，地上的烧焦痕迹宛然在目。

那老者细目鹰鼻，背驼如鼓，身材矮小，五指枯瘦细长，手里拿着一支黝黑的铁拐杖。他心中不由暗暗叫苦，看眼前这人的模样和架势，不用问一定是江湖上难惹的主儿。他微一躬身道：“老丈，您起得好早啊。”

“嗯，”老者鼻中哼出一声，拐杖在地上顿了一顿道：“小兄弟一大早就在这里，莫不是在山中迷路了么？”“哈哈，老丈莫非是化外仙人，能算准我昨晚迷路，在这里过夜。”面上笑着，心里却暗骂你个老不死的就算变成死虔婆、算半仙，也万万算不出本大爷昨天从上面跳下来，现在却仍能神定气闲地站在这里和你闲聊。不过李云龙也知道这个老者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他的武功比自己要高，而且自己现在又不能动武，否则的话自己的伤就会复发。

“小兄弟昨晚在这里过夜，不知道有没有看见一条金色的小蛇？”老者的脸上明显堆起了一层笑皱，笑起来的样子却明显比哭还难看。

第三百一十八章 奇遇（二）

“金色的小蛇？”李云龙心口怦怦乱跳，眼前之人果然是金蛇之主，当下勉强挤出一个笑容，道：“昨晚夜已经很深了，再加我视力不是太好，好像是有这么一条金光闪闪的小蛇，前面还跑着一条全身通红的大蜈蚣。”

“红蜈蚣？”老者显然来了兴趣。

“是啊，好大一只，”李云龙双手不住比画，“小金蛇在这里追上了红蜈蚣，窜到它的背上，蜈蚣吃痛，然后……它们在空中纠缠了一阵，最后我也没看得十分清楚，它们好像都钻到一个深不可测的洞里去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一个深不可测的洞，它们难道钻到山崖壁洞里去了。”老者喃喃自语，走近山崖仔细查看起来。

“老丈，你在这里慢慢看，我先去前面找些野果填填肚子。”李云龙见老者一副痴迷模样，心想此时不溜何时溜，这种脚底抹油的大好良机一定要把握啊，不等他回答，已蹑手蹑脚地退出十余步，然后转身就发足狂奔。

身后很快传来了那老者的呼喝之声：“哎，这位小兄弟，你跑什么，还不快给我站住！”接着“呼呼”风响，不知一件什么东西朝他扔了过来。李云龙不敢回头，听风辩声，等那物事离自己大约还有五尺远的时候，猛地蹲下身来。

“啪”的一声，一块巴掌大小的山石击中了他的屁股。李云龙“哎哟”一声，心中却在大呼侥幸，那人原本击的可是他的膝弯啊。臀部多肉，山石击在上面除了疼痛一阵之外，没有多少副作用。李云龙一个兔窜，不等那人发出第二块石头，身子已在五丈之外。为保小命，只怨母亲没给他生多几条腿，脚下用力奔跑，速度却是快得出奇。

往后偷眼打量，距自己三十丈外，那老者的身法如鬼魅一般，也不见他如何举步，只手中的拐杖轻轻一点，身子就平平而起，蓦然移动，每一下移动，都离自己近一丈五、六的样子。李云龙心中大骇，脚下如飞，奔跑更速，他只觉得耳边生风，两旁景物不停向身后退去，腹中一股暖气越来越热，越来越强，跑动起来居然毫不费力。

这样跑出约有一里多路，眼前景色豁然开阔，却是来到了小溪的尽头。这条小溪原来是处在山上，尽头是一处断崖，断崖高有几十丈，溪水向下流，形成瀑布，流落崖底的深潭。李云龙来到断崖前，俯瞰全景，只见底下深潭水色深绿，面积很大。

他转头向后望去，那老者已被他甩在五十丈外，但衣袖猎猎，身子在山石间不住跳动，仍朝自己不住逼近。李云龙心中急躁，丹田中的热气经过一番剧烈奔跑，在胸腹间上下流窜，灼热异常，甚至连全身的毛孔都似有无穷的热气蒸发出来一般。

李云龙探头朝崖下的深潭望了一眼，心中暗暗叫苦，九死一生的跳崖运动，今天一大早的，就要温习一遍？“臭小子，你跑得倒不慢，差点把老人家我都给甩了。”老者气喘咻咻地赶到。虽然这个老人也有天榜的实力，但是李云龙的武功也不差他许多。

“老丈，你不在那里找小金蛇，为何却跟着在下跑步做早锻炼？”李云龙的脸上一副不解兼好奇的神情。“臭小子，没工夫和你磨嘴皮子，快给我老实交代，我的那条金蛇王到底跑哪里去了？”老者几乎咆哮起来，拐杖在地上重重几顿，脚下的山岩上立时出现了好几个深深的圆孔。

李云龙心中虽然十分惊讶，脸上却依旧嬉皮笑脸：“老丈，大清早发这么大的火对您的身子不好，至于那条金蛇么，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呀。”“好小子，这么不老实，先吃我一杖再说。”话未说完，身子一纵，跃至方学渐身前五尺，手中的黑铁杖舞出漫天的杖影，将他的全身罩在其中。

李云龙心中叫苦不迭，不要说现在手无寸铁，就是手握神兵利器，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又如何躲得过这漫天的进攻招数，当下长叹一声，默喊一声“菩萨保佑”，身子向后一纵，耳边“呼呼”风响，整个身子再次凌空，然后笔直地从崖顶上坠了下去。

“啊！”虽然是第二次做这种超高速的直线下坠运动，但其间的惊心动魄仍是让他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叫，叫声惨绝人寰，凄厉无比，一时竟连瀑布的“轰轰”声都被掩盖而过。崖顶到潭面高达数十丈，下坠之势何其迅速，顷刻之间，只听“扑通”一声，湖面上溅起一团高高的水花，李云龙已坠进下面的深潭之中。(手机阅读sｄx＄w.com)

巨大的冲力让他胸闷欲死，身子迅速地朝潭底降落，幸好这潭底受瀑布经年累月的冲刷，潭水极深，下降了三丈多后，便缓冲掉了大部分的下坠之力。身子在潭底的岩石上弹了一下，他身子一展，便在水中向前滑出了好几尺远。被寒冷的潭水浸着，身体里的燥热减轻许多，李云龙烦闷稍减，反而觉得有些舒服。

在潭底潜滑一阵后，他的身子竟不自主地随着水流旋转起来，心中登时惊骇不已。原来，这潭底下有股暗流，把他的身子卷在其中，力量竟是大的出奇。方学渐拼命挣扎，但水中无处着力，浑身力气竟然用不上半分，顿时被水流旋得晕头转向，很快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急流之中，他感觉自己似乎被卷进了一个山壁内的岩洞，这岩洞好像也不是太长，只一会儿的工夫就被卷到了另一端。

出了岩洞后，暗流的力道逐渐减弱，到了后来，李云龙手脚划动，已能挣脱暗流的束缚，向水面游去。他在水底屏气已久，好不容易浮出水面，连忙不停地大口喘气。待他喘定呼吸，竟发现四周竟是乌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头顶上还不停有水滴落下水面，“叮咚”作响，感觉是在一个山崖下的岩洞内。

李云龙心中惊恐莫名，屏息凝神，逆着暗流的方向小心游动，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音，惟恐吵醒了水中的什么怪物似的。他摸黑游了一阵，手指触到一块岩石，他摸着岩石转过一个弯道，向前游了半盏茶的工夫，手指又触到一块岩石。

他心中略略有些惊奇，沿着山岩又转过一个长长的弯道，不由发出了一声欢呼，前方不远处竟出现了一些亮光。李云龙精神一振，用力向光源游去，谁知，越接近光亮处，顶上的石壁就越低，李云龙开始还能游在水面上，到了后来只能潜在水中游动。等到游到发光的所在，他隐约可以看清那原来又是一个洞口。

等到游出洞口，顿觉四周豁然开阔，他这才知道自己刚才真是身处一个岩洞之内，现在却是出洞了。他一下浮出水面，只觉眼前突然一亮，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只是看不太真切。他久处黑暗，眼睛突然遇到明亮的光线，一时之间不能适应强光的刺激。

李云龙闭上眼睛，等到适应眼前的光线之后才再次睁开。只见自己身处一个小湖之中，身后是一座巍峨的山崖，陡峭耸立，放眼望去竟是难以及顶。湖泊不大，最近的湖岸离他只七、八丈的远近，湖面

平静，碧绿的湖水被阳光一照闪动着耀眼的白光，湖岸两侧长满了青青的翠竹，风吹竹叶“沙沙”作响，竟是一副世外桃源的安逸景象。

此时已近中午，阳光明媚，清风徐过，兼之初秋天气，正是较暖热的时候，但那湖水却甚是阴冷，李云龙的体内即使有真气流窜，也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心中嘀咕，可能是因为一天没有进食，肚子饿得狠了，才热量不够，感觉特别冷吧。

他今天在水中已经泡了一个多时辰，只想快点上岸，找些东西来填充一下早饿得瘪瘪的肚子。正朝岸边游去，却突然觉得身边的湖水有些异样起来，李云龙立马警觉，他停止游动，仔细观察周围的水面。

只见本来平静的水面之上，此刻竟然无风起浪。湖水中央的水面先是浮出几个拳头大小的气泡，然后变成一串串的，浮上来破裂，浮上来破裂，深不可测的湖底下难道潜伏着一个巨大的怪物?

连串的气泡停止了，但湖面很快变成了一锅烧熟了的开水，沸腾翻滚起来，底下的湖水不断向上涌起，带动附近的湖水形成波浪。波浪一阵一阵地拍打着他的身体，就像一把尖利的锤子敲打在李云龙脆弱的心灵上。他两天里经过了如此多的危难，现在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神经变得极度脆弱，几乎再也经受不起惊吓了。

李云龙脸无人色，他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中的不安预感越来越强烈。他心中暗叫：“我两天跳崖两次，而且都死里逃生，也算江湖罕见了。难道我真的这么霉运，好不容易逃出生天，还要被不知名的湖中怪物当作午餐点心？”

这时，他身前的湖水越涌越急，湖面汹涌激荡，不断向上翻着骇人的白浪，到最后，“哗”地一声，从水中猛地钻出一个怪物来，一下子窜起半空之高。那怪物钻出水面的速度极快，只听四下水声大作，那只动物借着离水去势，带起漫天水珠，四下飞扬开来，在阳光照耀下，一时之间，湖面上竟浮起了一层绚丽的水雾。

李云龙大吃一惊，也没看清那怪物的长相，大叫一声，掉转脑袋拼命朝岸边游去。只听身后“扑通”一声，料定是那怪物从空中重新落水，李云龙心中更是害怕，动作慌乱不成章法，游动的速度反而慢了。

第三百一十九章 美人

李云龙心里越急，游起来的速度便越是缓慢，他胡乱拍打水面，耳中却听得身后“哗、哗”的水声清晰传来，不由心胆俱裂，突然脚倮一紧，双足已被那怪物抓住。李云龙顿时吓得魂魄四散，脑中瞬间变成空白一片，尖叫一声，身体下沉，“咕嘟咕嘟”喝下好几口湖水，胸中气息一乱，头脑一昏，吓晕过去。

昏迷中，李云龙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舔自己的嘴唇，软绵绵，湿润润的，又好像带着一些暖意。他感觉上觉得这东西的味道肯定不错，迷迷糊糊中伸出舌头去舐，谁知一舐之下，舌头竟碰到一个软软滑滑的细长物体，很像一条游动的小蛇。

李云龙吃了一惊，登时醒转过来，他睁眼一看，却看到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清澈澄亮的眼眸中带着三分妩媚一分羞涩，距离自己竟然不到两寸。凭着男性特有的直觉，李云龙可以断定这双眼睛是女子的眼睛，这女子在对自己做什么呢?

李云龙看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也看着他。突然，那双眼睛的两颗黑眼珠滴溜溜一转，便从他的眼前移开，李云龙一下呆住，那眼睛的主人竟然是一个千娇百媚的超级大美女。

他揉了揉眼睛，心中犹自不信，但眼前活色生香的一个大美女在那里对着自己俏笑嫣然，如何会假？那女子粉色的脸颊上露着两个小巧的酒窝，满头满脸都是晶莹的水珠，衬得她洁白的肤色犹如冰雕玉琢一般，实在是世间少有的美女。李云龙看得痴了，吐出来的第一句傻话是：“这里是天堂么？”

“这里是地狱，我就是看门的大妖怪。”那美人儿嬉嬉一笑，用调皮的眼神瞧定李云龙，吐了吐舌头，两只小手做势在头上装成牛角的模样。

李云龙心口怦怦乱跳，如此近距离地和一个陌生的漂亮女子贴在一起，那可是真的很快乐的啊！他看着那美人儿满脸的水珠不断滑过脸颊，还不时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神态娇憨，说不出的妩媚诱人，他说的第二句傻话是：“好诱人的大妖怪啊。”

美人儿又是嘻嘻一笑，灵活的眼珠子转了一转，一边握起两只小拳头开始捶打李云龙的胸膛，一边喊道：“你才是大妖怪，丑八怪，大妖怪，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妖怪。”她的声音沙哑中略带磁性，听起来竟然有无比的诱惑力。两只小拳头落在胸膛上面，力道却是轻轻的，就像是给李云龙按摩。

李云龙经那女子一捶，“啊”地一声喊叫出来，这才完全清醒了过来。但立刻发觉有什么地方极其不妥，勉强想撑起身子，才发现身体被人压着，那女子竟是跨坐在他的小腹之上，而肌肤相接之处明显感到柔软滑腻之极，似乎还带着体温的暖意，那女子的下身难道没有穿裤子么？

李云龙连忙向女子的上身望去，一望之下顿时血脉贲张，大脑缺氧，鼻子差点喷出血来。那美人儿的上身竟只披着一抹月白肚兜，此外便无其它衣物遮体，这原也不是太打紧，可惜那肚兜是透湿的，紧紧地粘在身上，胸前的两座乳峰，竟然显得更是高耸圆润，极其夸张。这样的打扮比什么都没穿还要致命，尤其是对李云龙这样看过，玩过许多美女的男人更是充满诱惑。

李云龙简直被眼前白花花的肌肤晃花了眼，脑子里一片模糊，又仿佛非常清醒，丹田中的那股热气早已蠢蠢欲动，只是这次没有朝胸腔里流动，而是全涌到下腹部那个男人最致命的地方去了。

李云龙心中暗暗叫苦，拼命忍耐不使发飚，但这是男人的天性，如何忍得？再加上那女子柔嫩的***正坐在那个地方，稍一刺激，登时像松开的弹簧般，跳将了起来。(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哎哟，什么东西？”遭到不知名物事的偷袭，美人儿惊叫一声，登时弹跳起来，身子一个凌空倒翻，稳稳地落在丈外的地上。这个倒翻动作优美绝伦，原本应该可以赢来一片掌声的，只因为她的下身不着一线一缕，动作的最后效果变成了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美人儿蹑手蹑足地走近几步，只见湖岸边的草地上，李云龙的身子直挺挺地躺着，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大腿间的那根暗器把裤子顶得高耸入云，两条鼻血也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李云龙一脸的难以置信，喃喃地说道：“好美啊！”

美人儿见李云龙一副痴呆模样，扑哧一笑，道：“大妖怪，你呆呆地，在想什么？”她这一笑娇媚百生，简直把李云龙的三魂六魄都勾了

去，不禁又是一阵热血上涌，一张俊脸涨得通红，胸口仿佛怀揣一头小鹿，怦怦直跳。

“大妖怪，你是在说我么？”“当然是说你了，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妖怪吗？”“我又没长角，怎么会是？”美人儿抿嘴一笑，指了指他下身鼓胀而起的那个帐篷，道：“那不是角吗？一般的大妖怪长两只角，你比较特殊，只长了一只，那就是独角大妖怪。”

李云龙登时面红过耳，双手急忙掩住那个要紧处，道：“这个不是牛角，是我的宝贝。”“你的宝贝？噢，我想起来了，这个一定是你的暗器，”美人儿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刚才我就被它戳了一下，又硬又烫，还蛮厉害的。”

李云龙哭笑不得，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白痴的女人？难道真是世道变了？还是人心不古？“是你救了我？”李云龙心中想着还是岔开敏感话题为好，否则这个光屁股美女不知道还会问出什么让他这个文明人尴尬的问题。同时也借用说话来转移文明人对野蛮美女的过分注意。

那美人儿点点头，噘起粉嘟嘟的樱桃小嘴，调皮地道：“你刚才呛水晕迷，我还帮你渡了好几口气呢？”“渡气？”李云龙这才想起自己刚醒来的时候，舌头舔到的那条软软滑滑的细长物体，难道…难道是眼前这个美女的舌头？他全身的血液再次加速流动，舌头不经意地舐了一下自己干裂的嘴唇，仿佛那女子的香舌还留在那里似的。

“大妖怪，我觉得你好好玩哦。”美女凑下头来，好奇地盯着李云龙，像顽皮的孩子盯着自己心爱的玩具。“好玩，这个？喔唷，你怎么又坐上来了？”他原本想严肃地教育几句，哪知话未出口，那女子一个闪身，又骑到了他的身上，不过却小心地避开了他下面的暗器。

“坐一下都不行吗，人家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救活了你，”美女笑语嫣嫣，小手一翻，已把李云龙的命根子抓在掌中，“嘿嘿，这样就不用怕你暗器伤人了。”李云龙哀号一声，心脏狂跳，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失去主宰，分成了上下两股，一部分流入脸部，让他面如重枣，一部分流入***，让顶起的帐篷更加巍峨挺拔。“快…放手，不然，我就要发飚了。”一字一顿，咬牙切齿，语重心长，李云龙的话语之中，三者兼而有之。

“发飚？什么叫发飚？是一种很厉害的暗器吗？”美人眨巴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地问。“姑奶奶，你就算救了我的小命，也用不着这样折磨我啊。”李云龙几乎已在涕泪横流了。

“我救了你，你以后一定会乖乖听我的话吗？我要你扮成大妖怪，陪我一起玩，你一定不会拒绝，对吗？”“是，是，我以后一定乖乖听你的话，我会陪你一起玩，姑奶奶，你抓得好紧，先放开我大妖怪的独角再说。”李云龙在呜咽，痛并快乐着的那种。

“你可不许骗我。”美人儿终于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四处流溢的春光，让李云龙饱受折磨的脆弱神经再次不堪重负，在这个绝世尤物的面前，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绝对不会骗你，喂，你叫什么名字？”李云龙问道。“淑芸，洪淑芸，好听吗？”“好听，我叫李云龙。”

“李云龙，不好听，还是大妖怪好听。”淑芸摇了摇头，又抿嘴一笑。“淑芸小姐，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李云龙坐起上身，望着美女的两条轮廓优美的修长的大腿，咽了口唾沫。

“哦，我为了救你，都忘了穿衣服了。”淑芸瞥见他不怀好意的目光，光洁的脸上竟然浮上一朵红云，立时跑到一边穿衣服去了。说是衣服，其实只是多了一件薄薄的半透明纱衣和一条翠绿色短裙子。

“好看吗？”淑芸活奔乱跳地跑到李云龙的面前，身子在碧绿的草地上轻轻旋转，尽情展示着身上的衣裙。但只要是长了眼睛的男人，都绝不会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那正随风飘舞，尽管和草地非常和谐地融为一体的那条裙子上。

李云龙抹了一把鼻子底下又在汩汩流淌的鲜血，终于吐出了今天一天之中最英明神武的一句话：“我饿了。”于是就带着李云龙去她家了。

她家的房子全是木质结构，室内的摆设非常简单，中间的客厅只摆着吃饭用的一桌二椅，*东的厨房里倒是炊具齐全，不时传出一些火爆油炸的动静，美女淑芸正在给他整治吃的。客厅西首的一个小门上挂着一层翠绿色的帘布，看来这房子的主人对绿**有独钟。

李云龙虽然不是偷窥狂，但是在这四面都被陡峭山崖包围的幽静山谷里，遇上一个如此单纯的少女，欲一探究竟的好奇心无疑是致命

的。刚进房门时，淑芸拍着他的脸蛋，让他“乖乖坐着”的吩咐早成了耳边风，他没有多加犹豫，就掀开了那块翠绿色的帘布。

第三百二十章 淑芸

卧室也非常简单，*墙的两边各摆放了一张凉榻，因为天气尚热，床榻之上都用竹杆支着一顶蚊帐。李云龙心中微微一奇，难道这房子里还住了另外一人，却为何至此仍未出现？他本来就是心思绵密之人，现在心中存了疑虑，不由暗暗提了一分警觉。

床后的墙角端正地摆了四只木箱，叠成两排，想来必是装着衣被面褥之类。房子里唯一比较考究是*窗放着的一张女子化妆用的桌台，桌上的一面大铜镜边缘有些锈驳，显然已有好些年头，但镜子正面依旧光灿锃亮，看来是主人经常擦拭的缘故。

李云龙在镜中仔细端详自己，剑眉星目，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头发非常凌乱之外，倒也能勉强算一个有几分俊朗之气的康健少年。他正陶醉在夸奖和自我夸奖的得意之时，身后突然传来“扑哧”一笑：“牛头照镜子，臭美么？”却是淑芸依在门上偷眼嬉笑。

李云龙面上一红，却倒打一耙道：“我看这镜子如此明亮，不知你每天要用多少时间擦拭？”淑芸轻呸一声，眼波微一流转，道：“这镜子是我娘亲最心爱的宝物，我自然要照顾得好些。”

“你娘亲也住这里么？”“这个自然，难道你娘亲不和你住在一起？”“怎么会呢？”李云龙摇了摇头道：“你娘亲住在这里，为什么我没有遇见？”“她出去好些日子了，她每隔一段时日都要出去好几天的。”神色间也有些黯然。

李云龙哈哈一笑，从椅上站立起来，道：“淑芸小姐，不要太伤感了。”淑芸轻舒秀眉，向他浅浅一笑，问道：“你为何叫我淑芸小姐？”“你不喜欢我叫你淑芸小姐吗？那我以后就叫你淑芸姐姐，或者淑芸姑奶奶。”

“淑芸姐姐，淑芸姑奶奶，难道我很老么？”“那淑芸小妹妹？”李云龙坏坏的目光又在美女发育极其良好的身上来回逡巡，那有着魔鬼般致命诱惑力的身材和“小妹妹”这个称号显然是搭不上一点边的。

淑芸几乎要跺脚了，察觉到他邪恶目光中的穿透杀伤力，白腻腻的两颊登时蒸出两抹晕红，如涂了一层胭脂一般，微微别转粉颈，不敢与他目光对视，轻声道：“我娘亲平时都唤我芸儿。”

“芸儿？好听。”李云龙仔细打量起眼前这幅秀色可餐的美人娇羞图，越看越觉得冲动，越看越想犯罪，暗中猛吞了几口口水，嘻嘻一笑。

饭桌上两只金黄色的荷包蛋安详地躺在一个白面青边的碟子里，一大碗绿白分明的青菜蘑菇汤还是热气腾腾，红烧冬笋兔肉光看鲜艳的酱红汤汁就足以让人垂涎三尺了。淑芸从一只小锅里盛了一碗碎米稀粥，端到李云龙的面前，她白嫩的小手比起越州产的白瓷玉碗，丝毫没有逊色半分。

“这些都是你刚才做出来的？我记得，我进这间房子好像还只有半盏茶的工夫。”李云龙接过粥碗，一脸的不敢相信。“嗯，是我刚才做的，”给自己也盛了一碗，淑芸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道：“好吃吗？”

“好吃，你这么好本事，我以后如果开饭店，请你去做首席大厨子。”方学渐开始狼吞虎咽。“什么叫首席大厨子？”“首席大厨子就是抄菜手艺最好的厨师。”“可是我只会做很少的几样菜。”

“不要紧，你有这方面的天分就行了，”李云龙捞起碗底最后一块笋干，塞进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无论在哪个领域，有天分的人就是天才。”淑芸瞪着桌上空空的两碟一碗，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么快就没了？我记得我才喝了两口粥啊。”“这个……，在吃的方面，我比较有天分。”

秋天天气，正午的骄阳依旧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头顶上的薄薄云层，用它巨大的火舌舔拭大地上的一切。李云龙沿着溪流的方向往下走，来时的入口因为那股强大的逆流，显然是不可能回去的了，淑芸的娘亲既然能随时出入，这里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能够直通外面。

“你真的要走吗？你刚才还答应要听我的话来着。”淑芸跟在他的身后，手上举着一片大叶子，用来遮挡刺目的阳光。一丈多宽的溪水很快到了尽头，前面是一座三十多丈高的悬崖，溪水消失在崖壁之下，和来时的那端一样，变成了一条地下暗河，难道另一条通道就在这里？

“芸儿，我很庆幸能在这里碰到你，可是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这个山窝窝里。”李云龙一脸的歉意。“外面有什么好？男人都是坏蛋，女人…女人更坏。”淑芸嘟起了小嘴。

李云龙诧异地回过头来："谁告诉你外面的人都是坏蛋？""我娘亲说的，外面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一个个负心薄幸，有了一个情人就想有两个，有了两个就想有三个，整天想着三妻四妾，却全没有给喜欢他的女人考虑一下。外面的女人就更坏，她们明里和你假装亲热，暗地里却只会勾引你的老公，这种女人真是又下贱又无耻。"淑芸的话语虽然恨恨，但是眼神却是迷茫的。

李云龙心中一禀，淑芸如此单纯，如何说得出这等咬牙切齿的愤世语言，定然是她娘亲年轻时受过什么深重的伤害，才会和女儿躲在这里避世生活。淑芸很可能还是那个伤害她的负心郎的骨肉。

"我也是从外面来的男人，我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苦笑一下，自嘲地道。"嘻，你不是东西，你是一头乖乖的大妖怪。"淑芸又调皮起来。"芸儿，这里还有第三条能出去的路么？"李云龙望了一下四周的山势，这个宽不过二十丈，长不过二百余丈的山谷竟然是一个天然峡谷，最低的山崖离地都有三十几丈高，如果现在他能够全力用功的话就能够出去，但是现在关键是他不能这样做。

"我不让你走，你出去之后，又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里。"淑芸低头玩弄自己的发辫，模样儿凄楚可怜。"不是还有你娘亲会回来陪你吗？""那不同的，娘亲老是让我学这学那，她从来都不会和我一起玩。"淑芸声音很低，雪白纤细的头颈在阳光下弯成一个优美动人的弧度。李云龙不由怦然心动，这个女孩子既然如此寂寞。

"好，我答应你，不过我只能留三天，三天之后，你也一定要将出谷的第三条路告诉我。"李云龙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其实还是挺软的，尤其是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面前。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被逼无奈啊。

"好，你可不能反悔，我们来打勾。"淑芸高兴地跳了起来，伸出一根如春葱般莹白的小指。"一言为定。"两指相交，他只觉心儿一颤，柔若无骨的良好触感让他想入非非，却没有注意淑芸的嘴角正泛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偷笑。

"来，先陪我一起游水。"拉着李云龙的手，美人儿朝那个翠竹环绕的碧水湖跑去，两条修长匀称的雪白玉腿在舞动时，在空中甩出一个个绝对能让正常男人屏气凝神的优美弧线。李云龙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他拉住淑芸的小手，道："别…别去，水里有妖怪。"

淑芸手腕一翻，挣脱他的拉扯，举足向前跑去，回头冲他嘻嘻一笑，道：“水里怎么会有妖怪，岸上倒有一只，一只会哞哞叫的牛头妖怪。”李云龙心中大急，连忙赶了上去，口中兀自大叫：“我不骗你，水里真的有妖怪啊。啊？”

“扑通”，平静的湖面上窜起几片晶莹的水花，惊起的波浪从落水处一圈圈地快速荡漾开来，波纹逐渐变大变浅，然后归于沉寂，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李云龙揉了揉眼睛，刚才还在自己面前活蹦乱跳的美女就这样完全消失在这个湖里了？

李云龙等在湖边，心中焦急万分，几次伸足试探着想下水，但一想到那怪物的可怕，自己的武功现在又不能用都忙不迭地缩了回来。等了足有半盏茶的工夫，他终于忍耐不住，鼓起剩余不多的勇气，使劲拍了两下胸脯，心中暗道：“一个大男人畏畏缩缩，像什么话，两次跳崖不死，这条命也算捡回来的，陪着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子葬身妖怪的肚腹，那也算上苍对自己的眷顾了。(手机阅读sdχsψ。com）”

当即跨下湖岸，慢慢朝前走去，口中不住低声呼唤：“芸儿，芸儿。”湖底的坡度较大，没走上几步，冰冷的湖水就已掩到了他的腹部。不知是心里惧怕还是湖水真的很冷，他一个激灵，浑身打了个哆嗦。还待向前移动，平静的湖面上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变化。

和上次一模一样，先是无风起浪，湖水中间涌上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气泡，然后变成一串串的，冒上来破裂，冒上来破裂。这一次，那冒起水泡的地方离他甚远，李云龙退后两步，心中嘀咕：“难道那妖怪又要出来了？”倒不似上次亲身经历那般惊慌。

湖水越涌越急，湖面上汹涌激荡，不断向上翻起骇人的白浪，蓦地，只听“哗”地一声，从水中猛地钻出一个怪物来，一下子窜起半空之高。那怪物钻出水面的速度极快，一时水声大作，却和着一个女子银铃般的清脆笑声，仿佛一篇美妙动听的乐曲在空中突然奏响。

那只动物借着离水去势，带起漫天水珠，四下飞扬开来，在阳光照耀下，一时之间湖面上竟浮起了一层绚丽的水雾。李云龙定睛望去，却哪里是什么妖怪，分明是一个女子白花花的身子升在空中，身材曼妙，凹凸有致，身上的水珠四下飞溅，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第三百二十一章 轻功

只听那女子在空中“咯咯”笑道：“大妖怪，我像一个妖怪吗？”“像，像，你不但是能迷死人的妖怪，还是能吓死人的妖怪。”恍然大悟的李云龙露出一脸无奈的苦笑。淑芸心中得意，在空中向他扮了个鬼脸，“扑通”一声，重新掉回湖中。

“芸儿，你好像能跳很高？”李云龙看着在湖水中嬉戏的淑芸，有些羡慕地问。碧绿的湖水掩盖了她的大部分身体，水面上只露出两条修长的玉臂，轻轻划动，就像一只高雅的天鹅在水中翩翩起舞。

“当然，人家会轻功啊，难道你不会？”淑芸游近过来，好奇地望着他。“当然不是，不过我的功夫不好。“李云龙摇摇头道。现在对于淑芸可不想和她说真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占她的便宜了。

“不要紧，你不好，我可以教你。”淑芸说道，这次说话的态度是难得的一本正经。“不…不用，我有自己的师父，他会教我的。”李云龙急忙出口拒绝。李云龙知道对于淑芸这样的女孩最好是欲擒故纵。

“师父？你的师父轻功很好吗？”淑芸一脸的好奇加不信。“当然，我的师傅是天下武功最好的。”以自然为师，为天地为师，这就是李云龙的话的意思。“是吗？不过，你看我的功夫是不是很厉害？”话未说完，身子竟平平地从湖水中浮了起来，直到脚踩湖面，然后朝湖岸一步步走来。微风滑过湖表，吹起层层细浪，淑芸脸露微笑，轻盈的身子在湖面上亭亭玉立，微挪莲步，飘飘欲飞，难道是南海的观世音菩萨下凡来了？

李云龙瞪大双眼，吃惊得几乎连下巴都掉了下来。淑芸婀娜着玲珑浮凸的娇躯走上岸来，一下扑进还在痴呆状态下的某人怀里，两人一同倒在岸边柔软的青草地上，当然，大妖怪再一次荣幸地成为美女的跨下坐骑。

淑芸伸指点了一下他的鼻子，笑道：“干嘛把嘴巴张得这么大，难道肚子又饿了？”“不是，你的功夫好厉害。”“是吗？那你想不想学？”淑芸双额晕红，眼睛湿润，望去竟是水汪汪的一片。

“不想学。”李云龙看着身上美女动人的媚态，心脏早在怦怦狂跳，但还是一口回绝了。“为什么你不想学？”淑芸秀眉微蹙。“因为那

是女人学的功夫。”口气斩钉截铁。“武功也分男女吗？”淑芸轻咬下唇，殷红的嘴唇更加鲜艳欲滴，细密的牙齿像一粒粒整齐排列的细小贝壳，在阳光照耀下发出珍珠般的美丽光泽。

“当然，就像衣服也分男女，你的衣服，我就不能穿，哎，哎，你干什么？快别这样……”李云龙像见了鬼一样，躺在地上连声惊呼。淑芸已动手解下身上那件唯一的、湿透的、还带着体温的、月白色的半透明肚兜，盖到了他的脸上……

朦胧的月色像水一样从窗口流泻进来，在暗沉沉的房间里凝结成一团暧昧的轻雾。李云龙躺在凉塌上，鼻子里闻着枕席上一股女子特有的淡淡香味，不由心跳如鼓。和一个女孩子睡在同一间房里，叫他如何不心潮澎湃？

想起日间美人儿在湖岸草地上的大胆举动，虽只一瞬，但那种如遭雷击的强烈刺激感还清晰在目。淑芸胸前的那两朵含苞欲放的饱满百合为何会如此圆润眩目，妖艳之极又圣洁之极，那种惊心动魄的美丽，真是凡尘俗世所有的么？

“你睡着了吗？”对面的蚊帐里传来淑芸梦呓般的声音。“睡着了。”“嘻嘻，睁眼说瞎话。”“我真的睡着了。”李云龙望着头顶上的蚊帐，那里正埋伏着一只寸把长的黑色大蚊子，山野之地，连蚊子的长相都格外凶悍些。

“我不信。”李云龙还待调侃几句，忽听对面“咚”的一声，心弦一紧，骇然之下，转头望去，却见一个婀娜的模糊人影正从对面的床上下来。接着“咚咚”数声，光着脚丫的淑芸已跑到了他的床榻跟前，从半透明的蚊帐里望出去，她高高的胸膛一起一伏，似乎可以轻易触摸到她那颗兴奋的少女芳心。

李云龙紧张得全身冒汗，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胸腔内却似掀起了惊涛怒浪，沸腾的血液在体内疾速流窜，竟撞得他的脑门和心脏隐隐生疼。

月色依旧，清风依旧，屋子里却突然变得好静。隔着中间薄薄的一层蚊帐，两人似乎都能听到对方剧烈的心跳，或许只能听到对方剧烈的心跳。男女间某种奇异的天然吸引力让他们都憧憬着想发生些什么，但又恐惧发生些什么。

蚊帐轻轻振动了几下，一只纤秀的手掌钻了进来，接着是一条手臂，李云龙感觉口干舌燥，很想伸手去拉，却又不敢。淑芸掂起脚尖，钻进蚊帐的半个身子斜*床前，调皮地伸出两个手指，轻轻捏住李云龙的鼻子，嘻嘻笑道："真的睡着了么？"声音却在轻轻发颤。

李云龙的全身仿佛都被一股芬芳的**之香包围渗透着，熏然欲醉。两人肌肤相触，他能明显感到少女的吹气如兰，对方手指的滑腻让他心悸不已。"你想闷死我啊？"李云龙伸掌捉住了鼻子上的小手，两手相握，两人都是轻轻一颤。

"我想*着你睡，行吗？"黑暗中，淑芸清澈如水的眼波有些迷离。李云龙手心冒汗，喉头有些发干，说出来的话语变得有些沙哑："白天，你不是好几次骑着我吗？"淑芸爬进蚊帐，柔软的身子轻轻贴上他的胸膛，低喃的声音娇腻粘稠："白天，和现在不同的。"感觉着对方身体的光滑柔软，感觉着她动人心魄的轻轻颤栗，那是从灵魂深处飘浮起来的渴望么？李云龙将掌中的小手牵到嘴边，轻轻一吻。

"嗯。"回应他的，是一声颤抖的呻吟。少女的眼波更加迷离，朦胧得就像窗外的月色。淑芸全身只挂着一件淡红兜肚，黑暗中依稀可辨曼妙玲珑的动人曲线，纤细柔软的腰身，丰满挺翘的臀部，修长匀称的大腿，还有高耸起伏的胸部，一切都是上苍的精心杰作。

"你不老实。"少女的手指在他的胸膛上划着圆圈。这句话的本质含义是不是你太老实了？"我哪里不老实？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老实头。""那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偷亲我一下？娘亲说过，男女之间可是授受不亲的啊。"

李云龙哭笑不得，他们之间不要说授受不亲，"赤诚相对"都好几次了。他苦笑着求饶道："都是我不好，谁叫我不是东西是大妖怪呢。被大妖怪亲一下，不打紧吧？""我不依，除非……"淑芸的大眼睛又在滴溜溜乱转。

"除非什么？""除非，你也让我亲一下。这样，我们才互相扯平。"这不明摆着送羊入虎口么？李云龙心中窃喜，面上却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只许亲一下啊。"淑芸看着他闭上眼睛，黑暗中李云龙面露微笑，稚气未脱的脸上神色古怪。她伸出舌头，在他的左眼皮上轻舔了一下，见他眼皮不自律地微微跳动，嘻的笑出声来。

李云龙张开眼来：“好了么？”“不许偷看，我还没开始呢。”淑芸用两只手掌蒙住他的眼睛。李云龙只觉得眼前一黑，还想开口说话，突然嘴唇一热，触到了两片温软湿润的东西，胸前更是被两团软肉紧紧抵住，他心头狂跳，只觉全身仿佛浸在一锅沸水之中，浑然不知所处为何。淑芸的舌头俏皮地钻进他的嘴里，左挑右逗，不停盘旋转圈，还不停逗弄着他的舌头。

李云龙双臂一揉，把怀中的玉人抱了个结实。手指到处，只觉淑芸的背肌柔嫩有如绸缎，光滑犹胜无骨，更有缕缕青丝拂过他的脖颈，四唇相接，脸颊相贴，处子香气直沁心脾。火热的舌头被他含在口中，只稍加吸吮，少女便觉全身的力气仿佛已随口中的津液，全被他吸干吸空。鼻中登时娇哼连连，双臂环抱，搂紧了他的脖子，软绵绵的身躯更是完全贴在了他的身上。(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李云龙恍如置身梦中，只觉软玉在抱，温香扑鼻，凭着本能，用力吸吮着伸入口内的丁香小舌，两只手掌则在她光洁如玉的背脊上轻轻抚摩。丹田处的热气又在体内燃烧了起来，整个人顿时热血汹涌，燥热无比，下腹处一股热力迅猛上窜，身体的某个部位开始蠢蠢欲动。

“哎哟，你下面的暗器又戳到我了。”淑芸惊叫一声，从他的口中抽回了舌头。“我说过了，那不是暗器，是我的宝贝。”李云龙喘出一口粗气，一脸的无辜。“你的宝贝，真的？让我看看，行不？”

“不行。”李云龙还待阻止，淑芸已从他的胸前滑了下去，接着只觉裤带一松，***立时感觉一阵清凉。淑芸扒下他的裤子，黑暗中也看不清什么模样，伸手一摸……

李云龙哪经过如此火爆的阵仗，***被她柔软的小手轻轻一握，顿时浑身一个哆嗦，全身血脉贲张欲裂，心中陡生一个狂热念头，直想狂喊出来发泄。淑芸只觉手中的东西突然之间又胀大了许多，心中奇怪，登时涌上一股一探究竟的欲望。在她手指全方位多角度的灵活按摩之下，李云龙只觉全身包裹在一团温柔无边的云朵里，如登极乐仙境，全身飘飘然的。从下身传来的一股股销魂蚀骨的快感，让他其余的意识逐渐变得疏远、模糊.潜伏在灵魂深处强烈的本能欲望，早将他最后的理性克制燃成灰烬，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

会露出他们最原始的本性——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李云龙的双眼已被炽烈的欲火烤成通红，雄性本能的驱使让他猛地坐了起来。

淑芸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双手下意识地松开了，惊奇又有点害怕的注视着眼前这个突然间变得有些陌生的男子。李云龙两眼血红，口喘粗气，手臂一伸，一把揉紧淑芸娇怯怯的身子，凑嘴上去，胡乱在她的小脸上亲吻起来。

第三百二十二章 敌现

淑芸惊叫一声，还待挣扎，但全身被他有力的双臂牢牢锁住，竟是半分不得动弹。在他唇舌的亲吻之下，淑芸只觉一阵阵浓烈的男子气息不住向自己扑鼻袭来，熏熏欲醉，一颗芳心怦怦乱跳，一时也意乱情迷起来。

两人唇舌相交，忘情的亲吻了良久，李云龙这才抱起淑芸软绵绵的身子，将她平放到枕席之上。淑芸高耸的胸部在丝质肚兜下剧烈起伏，在昏暗的夜色中，另有一番激荡心魄的诱人韵味。

“芸儿。”他的舌头轻轻滑过她细嫩颈项，双唇含住一只玲珑如玉的耳垂。“嗯。”淑芸双唇微启，吐出一声柔媚入骨的低哼，两只柔软的臂膀缠上他的脖子，令人心动的***紧紧贴上他的胸膛。

“我想看看你的胸。”清晰地感受着身下***的柔软丰腴，李云龙的双掌从婀娜的纤腰一直滑下去，轻柔地抚摸淑芸浑圆的滑溜丰臀。指尖上传来绵软滑腻的触感不停撞击着他心中火热的欲望。

“白天不是给你看过了吗？”淑芸的脸蛋红得如火烧一般，睁开雾蒙蒙的眼睛，羞涩地望着骑在自己身上的男子。“那不一样，而且，白天我没有看清楚。”李云龙抬起头，男子浓重的鼻息喷在淑芸胸前的两座高峰之上，薄薄的丝绸肚兜被他的鼻息喷得向内凹陷，现出乳峰优美的轮廓。

“嗯。”又是一声娇腻入骨的呻吟，美女偏转头颈，不敢正面迎视他的灼热目光，却连耳朵根子都羞得粉红一片。李云龙凑近肚兜下挺翘的山峰，深深吸了口气，一股甜腻的乳香钻进他的鼻腔，陶然欲醉。颤抖的手指在她光滑的后背上摸到了背带的结子，轻轻一拉，丝绸制成的粉色肚兜立时松垮下来。抬起淑芸秀发蓬松的榛首，把颈带从她细嫩的脖子上脱下。两座饱满的玉女峰在拉下肚兜的一瞬间，清晰地暴露在了他的目光之下。

淑芸的呼吸一时间竟急促起来，高耸的乳峰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羞涩又似活泼地波动着，在昏暗的夜色中似乎散发着某种奇异的眩目光辉。仿佛骄傲地挺立在百合花的中间，含苞待放。李云龙的心脏狂跳，粗重的喘息直接喷在白嫩细滑的肌肤上面。

淑芸双颊滚烫，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娇腻之极的呜咽，像是再也受不住这种刺激，紧并在一起的两条雪白的大腿，开始缓慢搓动。李云龙周身火热，血液在血管内的流速是平时的三倍。

正多李云龙正待进一步举动，屋外的房门突然发出“咚”的一声大响，像是有什么硬物撞到了上面。正深陷情海欲浪难以自拔的两人，俱是大吃一惊，一时手忙脚乱，黑暗之中，匆忙穿衣找裤，好生狼狈。

“吱呀”一声，房门打开，李云龙只觉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一个柔软的物事倒入自己的怀中，触手却是一片冰冷。他吃了一惊，借着月光仔细打量，却是一个姿容秀丽的年轻**，看上去约莫二十八、九年纪，一副标准的瓜子脸蛋，挺直小巧的琼玉秀鼻，花瓣形的美丽樱唇，倒是和荷儿有四、五分的相似。只是她全身的肌肉皮肤都似寒冰雕成，摸上去冰冷刺骨，浑没有荷儿的温嫩柔滑。

俊秀**全身轻颤，双目紧闭，脸白如纸，整个身子软软的倚在李云龙的怀中。月光之下，她的面孔和眉发之上竟隐隐凝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嘴唇青紫，嘴里呼出的热气都是彻骨寒冷，每一口气呼出，都会在口边凝结成一团青色冷雾。李云龙心中犯疑，眼前之人不似传说中的冰山美人，倒像受了什么很严重的伤一般?

“娘！”身后一声惊呼，却是淑芸跑了出来，身上衣衫穿戴整齐，只是轻纱里面的肚兜穿反了。“她是你娘亲？她的身上好冷。”只抱了片刻工夫，李云龙发觉嘴唇都冻得有些麻木，语声发颤，竟连说话都有些不由自主。

淑芸吃了一惊，挤出房门，把手背放到那**额头上，惊叫一声“好冷”，一触即离，像是被烙铁烫了一下。两人匆忙将**抬进卧室，放到榻上，淑芸从箱底翻出一床棉被，裹在娘亲身上。酷暑刚过，这几日天气仍比较炎热，夜里睡觉还须打蒲扇睡竹席，那**身上盖着一床厚厚的棉被，却冻得犹自瑟瑟发抖。

李云龙在桌上摸到火刀火石，双手却不自禁地轻轻颤抖，连打数次都没有把火引子点燃。他刚才和**肌肤相贴，接触较久，受她身上寒气的影响，竟冻得手指僵硬，连曲伸都变得不甚如意。

淑芸帮娘亲把被角掖紧，黑暗之中，听见背后一阵牙齿的格格声响，却是李云龙冷得牙关在不自主地互相打架。“很冷么？”淑芸听出

不对，急忙跑到他的身前，作势用手背去探他的额头。

“不……冷。”李云龙微一仰头，避开她的手背，声音有些发颤。淑芸从他手中取过火刀火石，点燃桌上的烛台。一灯如豆，摇曳的烛光把屋子照得昏黄一片，李云龙全身轻颤，苍白的脸上竟没有一丝血色。(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淑芸关切疼惜的目光落在男子痛苦的脸上，李云龙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用尽量正常的语声说道：“芸儿，我真的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赶快看看你娘亲怎么样了。”

淑芸一手拿着烛台，一手拉了李云龙，两人走到床边，只见棉被瑟瑟，那**的身子犹在不住发抖。露在被外的一张脸苍白得可怕，眉头微蹙，双眼紧闭，依然昏迷不醒。

李云龙暗中运气吐纳，过不多时，丹田中一股淳厚绵密的热气涌了上来，在周身经脉迅速地流转一遍，全身登时暖烘烘起来。那些侵入的寒气被他体内真气一冲，就像雪花遇了暖日头一般，纷纷化作无形蒸气，从全身的毛孔散了出去。

李云龙心中一喜，睁开眼来，却见淑芸身子微颤，泪水涟涟，正一脸担心地看着床上的娘亲。他把掌中玉手握得紧了些，低声问道：“怎么回事？”淑芸摇了摇头，晶莹的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滑过她白嫩光洁的面颊，挂在柔和尖细的下巴上，看起来更是楚楚动人。李云龙伸指替她抹去脸上的泪水，柔声道：“不要担心，先去烧些热水，好给你娘亲敷面。”

看着淑芸走出卧房，李云龙心中惴惴，不知自己刚才所想的法子能不能成。揭开棉被一角，露出右臂，他依着晦觉禅师所授的吐纳方法，把丹田热气在体内运行一周，护住自身的心脉，然后握住了**的手掌。

刺骨的冷气立时从她手上传来，掌中所握不似一只人手，倒像是一块万年玄冰。李云龙猛地一个哆嗦，当下凝心静息，暗运内力，将体内真气经掌心渡了过去。他第一次给人疗伤，毫无经验，只知道将真气拼命地输入那**的体内，完全不懂细水长流，让对方慢慢接受融合他的真气，更不懂如何查究她体内的受伤情况。

只半盏茶的工夫，李云龙已累得满头大汗，**体内冻僵的经脉倒也给他打通不少，棉被里不时钻出丝丝白雾，都是被他逼出来的寒

气。他突觉额头一热，抬头一看，却是淑芸已打来热水，正拿着一块毛巾给他擦汗，脸上虽然依旧愁云惨雾，但眉梢眼角掩不住有一丝喜色。

李云龙受了佳人无言的鼓励，心中热血沸腾，哪里还顾得上会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燃起丹田余热，汹涌真气源源不绝地输入**体内，棉被之中登时雾气腾腾，如身处蒸笼一般。

这时，俊秀**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淤血，慢慢睁开眼睛，却是醒了过来。她骤然看到眼前一个面容狰狞的“血人”，面色一白，“啊”的一声惊叫，竟又晕厥过去。

李云龙呆了一阵，伸手抹了一把满头满脸的血污，苦笑一下，心想这便宜女婿还不是太便宜就能当的。淑芸“扑哧”一笑，递上手中毛巾，向他使个眼色，要他出去洗净脸面。李云龙心中会意，接过毛巾，朝床上望了一眼，**脸色依旧苍白，但呼吸悠悠，明显正常了许多。

一轮明月当空高挂，漆黑的天幕上繁星点点，晚风拂面而过，带起的清爽感觉让他心怀大畅。短短两日，遭遇乍喜乍悲的人生起落，如坠迷梦，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李云龙眼望碧海般广袤无垠的宇宙苍穹，他快步走到碧水湖边，把毛巾在湖水中浸湿，正想擦去脸上血迹，突然瞥见湖中间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朝自己游近，一道道细长的波浪将湖中的月光剪成千万碎片，荡漾飘忽，明灭不定。

那东西来得好快，转眼即至眼前，李云龙正待凑近细看，突然“呼”的一声，爆起一团水花，水珠飞溅中，那东西竟然从水中人立起来，头颅高昂，口吐红信，竟然是一条手臂粗的大蛇。

李云龙大吃一惊，口中大叫一声“妈呀”，身子翻倒在地。那大蛇血红色的眼珠在月色之下闪耀着诡异的光彩，蛇信吞吐间嘶嘶声响，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朝李云龙跌倒之处扑了下来。李云龙只吓得心胆俱裂，忘了自己的武功匆忙间一个打滚，避过大蛇的扑击，又是一声大叫，连滚带爬地朝竹林中的小屋跑去。

“砰”，房门竟然上了闩，但在他舍命一撞之下，“喀嚓”一声，门闩登时断作两截。李云龙呆了一呆，很快惊醒过来，掀开卧室门帘，

冲了进去。“啊！”一个惊恐之极的女子尖叫从卧室传出，穿檐破瓦，气冲霄汉。

(1/1)

第三百二十三章 敌来

李云龙一头冲进卧室，正想开口叫嚷，蓦地听见一声女子的尖叫，立刻收住脚步，定眼望去，当即心脏狂跳，血压升高，呆立当场。他也不是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裸体，但浴盆中那个女子的身体还是让他脑中猛然一晕，目眩神弛之下竟定定站在了那里。

烛光昏暗，俊秀**那一身光洁玉润的肌肤成熟得像一颗新剥的南丹荔枝，水嫩诱人得仿佛轻轻一触之下，便会从里面流出香甜的果汁。肤光胜雪，尽管浴盆中热气腾腾，仍难掩她全身眩目的媚惑光彩，让人一见之下，再难移动半分目光。

女子端坐浴盆之中，一头乌亮长发披散在她浑圆纤巧的肩头，更平添了三分动人魅力。双臂牢牢护住胸部，她惊恐万状地盯着正呆看自己的李云龙，面上依旧苍白无比，只不知是因为旧伤未愈，还是遭受惊吓所致。

女子肩后突然探出一个脑袋，娇媚顽皮，正是淑芸。她冲李云龙做个“不害臊”的鬼脸，拿着毛巾的右手又在空中比了几下手势，示意他先出去一下。李云龙还想说话，但此刻场面尴尬，无奈之下只得退了出去。

客厅没有点灯，淡淡的月光从敞开的门洞里斜斜投射进来，在陈旧的地板上抹下一层让人捉摸不定的银辉。断裂的门闩还横在门口，李云龙走过去，弯腰去拾，刚俯下身子，耳中却突然听到了一阵极奇怪的声音，像小孩夜啼，像北风呜咽，又像猿猴哀号。那声音忽高忽低，忽远忽近，李云龙侧耳细听，隐隐约约之中，终于听清那是有人在吹奏笛子。

笛声哀伤婉约，似游子月圆思归，又似情人伤感离别，李云龙心中好奇，捡了门闩，走出房去。他掂起脚跟，向笛声传来处远远望去，却空山寂寂，不见一个人影。正纳闷间，忽听屋子周围的竹林中传出一阵“嘶嘶”声响，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听来让人毛骨悚然。

李云龙借着月色，定睛细看，不由吓得魂飞魄散，竹林中黑影憧憧，竟游出许多条蛇来。群蛇颜色缤纷，大小各异，密密麻麻，怕不

有上万条之多。笛声呜咽低泣，那万条蛇虫爬动时，竟暗合着笛声的节拍，成群结队朝木屋爬来，那让人寒毛直竖的“嘶嘶”声响，正是它们在不停地吞吐舌信。

李云龙拔腿就跑，“砰”一声把大门关上，断了门闩，只得移过饭桌顶上。又跑进厨房，烟囱是顾不上了，先把窗子关上再说。他刚从窗口探头出去，“乖乖”不得了，一眼望去，距窗子五尺之外，蛇群层层叠叠，像一***翻滚沸腾的黑色浪涛，汹涌地席卷而来。

李云龙迅速关好窗子，生死攸关，这次是再也顾不得什么尊幼之别、男女大防，掀开卧室门帘，径直闯了进去。没有听到预期的尖叫，他感觉有些意外，扫视全场，只见窗子紧闭，床塌、烛火和浴盆等景物依旧，奇怪的是，屋内竟然空无一人。

“人呢？”李云龙探头到塌下仔细张望，没有，竟然会没有！正当他急得快要发疯，急得想快要暴跳如雷的时候，头上“咔哒”一声，他抬眼望去，只见头顶的天花板上突然打开了一个二尺见宽的方孔，方孔之中，正慢慢垂下一根翠绿色的丝带。

李云龙心中大喜，知道两人躲在屋顶的夹层之中，正待攀缘上去，目光扫到地上的浴盆，心中一动，急忙跑过去，端起浴盆塞到床底，这才返身抓住丝带。方孔中探出淑芸娇丽的面孔，朝他眨了眨调皮的大眼睛。李云龙只觉脚下一轻，身子已被提到半空。淑芸双手交替使力，将他拉了上去。

李云龙还未站稳脚跟，卧室的木窗子上已响起了“咄、咄”的敲击之声，敲窗之声渐急，听来竟似在下骤雨一般，震得窗子上的几块木板上下弹动。翻板合上，夹层中登时漆黑一片，连外面群蛇敲窗的声音也小了许多。

夹层狭小，三人挤在一起，没剩多少空间可供转动。黑暗之中，李云龙鼻中闻到一阵阵浓郁的女子幽香，不禁意乱情迷起来，心中揣测是荷儿香些呢，还是那俊秀**香些。他挤在两人中间，左右手臂相贴之处都是光滑柔嫩的肌肤，虽不敢动手动脚，但隐约已有身处温柔乡的香艳感受。

左首之人娇喘细细，紧绷的身子不住轻颤，肌肤还略有寒意，想来是那**无疑。李云龙想起刚才在浴盆里看到她的样子，不由呼吸急

促，全身一阵燥热，下身的牛角蠢蠢欲动起来。(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右首的淑芸依偎过来，*在李云龙的身上，吐气如兰，细柔的发丝在他颈子里轻轻撩拨，让少年更是血脉贲张，情欲大炽。淑芸的嘴唇凑近他耳边，轻声道："娘亲说，她一个很厉害的对头找上门来了。"

"谁？"李云龙伸臂搂住少女圆润的纤腰。"我也不知道，"淑芸的身子在他手掌的抚摩下轻轻颤抖，"娘亲说，她身上的冰魄银针就是那人射的。"冰魄银针！李云龙温柔的手掌突然变得僵硬。天下最歹毒暗器榜排名第七的冰魄银针！怪不得那**体内的寒毒会如此厉害。"丈母娘"的敌人看来来头不小啊，这样的人物如果真的追杀下来，再加蛇群助阵，己方三人如何抵挡?

李云龙心中一寒，忆起下面卧室之中尚燃着一盏烛火，敌人很可能早就发觉了，这才发动万蛇大阵，将这间屋子团团围住，让屋中之人无处逃匿。看来，这夹层的藏身之地也只是权宜之计，细细查找之下，迟早会被发现。

淑芸觉出他身体的变化，朝他耳朵里吹了口气，嗔道："你在想什么？害怕吗？"李云龙苦笑一下，在她嫩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道："我不害怕，我只担心我们现在躲的这个地方不安全。"

淑芸的下巴在他的肩上不安地蠕动了几下，细密的牙齿突然咬上他的耳垂，道："有你在这里，我一点都不害怕，哪怕只能过上一刻半刻，也是很好的。"语声微微颤抖，恐惧之中竟似蕴涵着入骨的缠绵温柔之意。

李云龙心头猛地一颤，胸中热血涌动，这纯洁的少女只怕真的对自己情根深种了，如果是在平时，听到她如此表白，自己怕不当即欣喜若狂。但此时大敌当前，生死只在顷刻之间，这些情意绵绵的话语听在耳内，心情只有越发沉重。

在黑暗中静默半晌，李云龙突然伸出手掌，在淑芸丰盈的圆臀上重重掐了一把，同时在她耳边笑道："别担心，宝贝儿，你一定不会有事的。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和你说，就是，你的肚兜穿反了。"说话之时，已揭开夹层翻板，身子一纵，跃了下去。

门窗都在剧烈地颤抖，木质结构的房子如一叶海上扁舟，正随着一排排的惊涛怒浪，不住颠簸起伏，让人随时担心，它会在下一个巨

浪到来之时，被撕成无数的碎片。哀泣般的笛声已由委婉转成急促的凄厉，在群蛇暴雨般密集的撞击声中，忽隐忽现，依旧清晰可闻。躲在暗夜之中，那个用笛声指挥蛇群进攻的牧蛇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可怕人物?

李云龙走向放着烛盏的桌子，先前从心底涌上来的那股莫名豪情，此刻早化作满腔的恐惧。周身被数万条滑腻腻的，吐着“嘶嘶”长舌的丑恶蛇虫舔拭、缠绕和吞没，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李云龙心乱如麻，在桌台前的椅子上坐下，两腿却在不自禁地轻轻打颤。镜子反照，里面的少年头发蓬乱，面如土灰，哪里还有半分往昔自己打心底里偷偷得意的俊朗风采?

这时只听客厅里“砰”的一声巨响，顶住房门的饭桌倒飞而起，重重地摔到对面墙上。“嘶嘶”声中，无数蛇虫爬进屋来。李云龙大吃一惊，转眼望去，只见门帘轻轻抖动，几个蛇头已从帘布下方冒了出来。他的心弦一下子抽得死紧，不及多做思考，操起放在桌上的门闩，一跳而起，便朝那几个蛇头挥去。

蛇性最是敏锐，一觉风声不对，立时纷纷躲避，有的伏低，有的缩回，有的侧偏，一待劲风袭过，又会蓦地弹射回来。

李云龙门闩挥出，陡然间只觉手上一轻，三尺多长的一根门闩竟一分为二，杖尾横飞，“啪”地撞在墙上，只余了半根杖头留在手中。他不禁暗暗叫苦，原来匆忙之间，竟忘了手中的武器已被自己撞裂，刚才还连皮带筋，现在是彻底分了家。

蛇头蓦退蓦进，只一眨眼的工夫，房中已窜进数条蛇虫，皆是头颅高昂，红信吞吐，呼啸着向他猛扑过来。李云龙失了趁手武器，哪里还敢应战，提了半截门闩，踩着椅子，跃上了桌面。

翠绿色的卧室门帘如筛糠般不住抖动，红的、黑的、绿的、花的，美的、丑的、妖的、艳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各类蛇虫从门帘下汹涌而入，房中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越来越浓，让人闻之欲呕。

李云龙居高临下，像是在看一场万蛇大展览，“蛇模特”们依次从门口徐徐游入，挤进这间原本就不是很宽敞的卧室。房中“嘶嘶”的蛇信吞吐之声一时大作，听在耳内，让他的头皮一阵阵的发麻。

第三百二十四章 伪装

桌子*墙而立，离地约莫三尺，李云龙站在上面，围在桌前的一般小蛇对他显然已是无能为力，只有身长五尺以上的大蛇才能真正威胁到他。小小的卧室之中，很快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蛇虫，房内昏暗，一眼望去，仿佛一口搅动着的陈年污泥塘，上面漂浮着色彩斑斓、滑腻腻的一片污物，让人更恶心的是，这些污物还在不停地飘荡起伏、上下翻腾，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李云龙两眼却紧盯着正从蛇群前面挤出来的五、六条大蛇。这几条大蛇之中，最苗条的也和成年男子的手臂相仿，大的更是有汤碗口那般的粗细。李云龙看着几条大蛇从桌前慢慢的人立起来，血红色的长长舌信蓦吞蓦吐，几双冰冷的蛇眼一齐瞧定自己，寒光湛湛，似乎正在打量从身上哪块皮肉下口比较肥嫩一点。初秋天气，面无人色的李云龙贴墙而立，全身冷汗却是澄澄而下，心中恐惧之极，又绝望之极。

终于，进攻开始了。五条大蛇像受过严格的训练一般，分上中下三路，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嘴中尖尖的獠牙，分别朝他的头、腹、脚扑咬下来。李云龙避无可避，吼出一声凄厉之极的惨嚎，双目充血，也不管现在能不能运功了。把他的功力提高到十层，然后抡起手中门闩，朝那个正往自己头顶扑落下来的巨大蛇头用力挥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李云龙身体内的内力本来只有一点点，如果三天不用功的话他的内力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昨天他用了一点内力，今天再用应该不能有什么内力，但是现在他一用内力就发现他的内力非常充分，心中大喜，他知道自己的武功已经恢复到了天榜水平，以后就不用害怕什么了那条巨蛇的全身鳞甲鲜红欲滴，两只蛇眼亮得仿佛天上寒星，晶莹幽深，犹如两粒夜明珠，发出琥珀一般的光芒，正是传说中能炼化人形的赤练毒蛇。赤练蛇将头一偏，躲过门闩的挥击，巨口猛张，正待将李云龙的脑袋整个咬下，突然之间，像被施了什么定身法术一般，张嘴定在了那里。

长长的尖利毒牙离李云龙的脸颊肌肤已不到半寸距离，舌信吞吐间，一道晶亮的液体从蛇口中垂落下来，湿嗒嗒的滴落到他乱发丛生

的头顶上，然后沿着额头、鼻翼、唇角、下巴，一路滑溜下来。李云龙冷冷的看着它，准备要它的命。这一瞬间，时间停顿，呼吸停顿，连心跳似乎都停顿了。

然后，怪事发生了。屋子里的那些蛇虫，像是突然遇到了什么生平最害怕的物事，纷纷骚动起来，接着便开始掉头往屋外游去，一条跟着一条，次序井然。头顶上的赤练巨蛇也慢慢地收回了它的尖牙，在向屋外游去的时候似乎还瞟了方学渐一眼，可能是在惋惜已经到了嘴边的夜宵就这么泡汤了。

李云龙看着那块翠绿色的门帘，在蛇虫撤退时又在筛糠般不住抖动，这才彻底明白过来，他还活着！他没有被那些仁慈的蛇虫们瓜分美餐！他的美女都还在！

“嘶”的一声，卧室门口突然传来的撕帛之声，打断了李云龙的下一步动作。李云龙抬眼一望，惊奇地发现那块翠绿色的门帘布正迅速地张大嘴巴，里面一只轻巧纤秀的绣花小红鞋伸进来，踩在了上面，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大红牡丹盛开在一大片绿叶之中，显得格外鲜艳好看。李云龙不觉看得有些发痴，耳朵里却听到了一个如铃铛般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娘，这里有个傻小子，好像还活着。”

李云龙抬起头来，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正面带好奇地望着自己，明眸皓齿，眉似远黛，鼻若瑶池，挺胸翘臀，曲线圆润，玲珑浮凸，全身衣裙鲜红如火，好一个人见人爱的泼辣大美女。

一群人鱼贯而入，跟在泼辣美女身后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身穿一件对开襟的淡紫色宫装，步态从容，神情安详，杏眼桃腮，除了脸形略有些偏长之外，倒也是个有五、六分姿色的美貌妇人。

中年妇人的身后跟着四个装束一模一样的男子，有老有少，身上衣衫尽是耀眼的金色，看上去好像都是庄丁家人一类。四人之后，走进一个满脸皱纹的佝偻老人，手中拄着一支黝黑的铁拐杖，正是昨天那个逼迫李云龙跳崖的小金蛇的主人。

两人一个照面，都愣了一愣，然后，那个原本垂头丧气的老头脸上突然放出光来，挤到美貌妇人的跟前，手指李云龙，用激动的声音

喊叫起来：“是他，夫人，他知道金蛇王的下落！”(手机阅读$dxsw．com)

“哦，”美貌妇人扫视屋子的目光转到了李云龙的身上，启齿一笑，道：“小兄弟，你知道金蛇王的下落？”她笑起来的时候，先是把眼睛咪起来，然后才露齿展颜。俗话说“笑眼弯弯，钩人魂胆”，这弯弯的笑眼，倒给她平添了三分勾人的魅力。

李云龙也咪起眼睛朝她微笑一下，装出一副很陶醉的模样，道：“这位大姐姐，那条小金蛇的事情我已经全部告诉这位拿铁杖的老丈了。”既然功力已经恢复了，那么现在就不用害怕了，李云龙的本性也露出来了。

美貌妇人“扑哧”一笑：“你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学好，我岁数大的都可以做你娘了。”“真的吗？”李云龙眨巴眨巴眼睛，然后使劲摇着脑袋，一本正经地道：“我看大姐姐的岁数，最多比你身边的这个红衣姐姐大上四、五岁。”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虽然称赞之人是个近乎邋遢的少年，但赞语入耳，还是逗得美貌妇人手指掩鼻，“咯咯”轻笑起来。

站在一旁的红衣少女听他如此“调戏”自己的母亲，心中早就不耐，当下“呛啷”一声，拔出肩头的“凤语”宝剑，遥指李云龙的胸口，道：“臭小子，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其他人呢？快快交代！否则，本姑娘的宝剑可没长眼睛。”柳眉倒竖，秀目圆瞪，给她明珠般光洁滑润的俊俏脸蛋平添了三分威仪。

李云龙双手抱胸，装出一副很害怕的神情，怯生生地道：“我叫李飞，是一个无名小人，在这里游玩，结果迷了路。在山中歇了一宿，醒来之后就遇见了这位老丈。然后……然后这位老丈就拿着那根铁拐杖追打我，我避无可避，只好从一个有瀑布的山崖上跳了下去，落进一个很深的水潭，然后就被冲到前面那个湖里了。至于这间屋子，我来的时候就是空无一人，我见没有上锁，就暂时进来借用了一下，谁知……刚才来了好多蛇……”李云龙指指点点，把前后原委三言两语就道了出来，只是把最重要的全都瞒下了，就是他的名字也一样。

美貌妇人向铁杖老者横了一眼，见他点了点头，抬起脸来，又笑了笑，道：“小兄弟，你还真是命大，跳崖没死，刚才那么多蛇进来也没有把你咬死，看起来，你以后的后福肯定不浅啊。”

李云龙摸摸自己的脖子，呵呵笑道：“刚才正是好险，这个吃饭家伙差点就被那条赤练蛇咬下来了，真不知道那蛇群为什么突然像见了鬼似的，跑的一干二净？”美貌妇人笑颜如花，咪着的眼缝里却闪耀着一丝尖锐的寒光，紧盯他的脸，道：“小兄弟很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可以马上再演示一次给你看看。

李云龙被她眼中的冷光看得寒气直冒，连摆双手道：“不用，千万不要，这个危险性实在太高，不被咬死，吓也吓死了。”

铁杖老者突然走到美貌妇人的身侧，在她耳边低低地嘀咕了几句，美貌妇人脸上的笑容登时变得更加甜蜜暧昧，向李云龙瞟了一眼，轻轻地吐出两字：“是吗？”

李云龙心中好笑，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武功，根本不用怕他们，再说这里的两个女人对他的兴趣很大，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放过呢？再说看他们的样子应该很有身份的，这样征服起来就有不一样的快感。

正当李云龙心中所想，这个拿铁拐杖的老不死会在美貌妇人面前说自己什么坏话的时候，美貌妇人柔美的声音已经传入他的耳内：“小兄弟，据说，你武功很不错？”“不好，不好，我的武功差劲得很。”李云龙连连摆手。

“哦，”美貌妇人虽然还是满面笑容，但这个笑容已经明显结了冰，声音也是同样的寒冷，让人听在耳内，却冷到骨子深处，“你小小年纪，为什么会有二十年的内功修为，难道你是在娘肚子里开始练的武么？”

李云龙一下子愣在那里，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该死的老不死告的是这个状，也实在想不到自己情不自禁发出的一声长啸会给自己惹下这等麻烦。不过，话说回来，那条金蛇和那只蜈蚣真的能让自己增长二十年的内功修为吗？就算是对于他来说也算的了什么呢？女人啊！本来自己不打算怎么对付他，但是现在既然当着自己的面这样说自己，简直不可原理。

他还想开口说什么，那个美貌妇人的一声厉喝已经传入了他的耳朵：“王威，你跟这位小兄弟走两招！”一位长相英俊的高大男子走到了美貌妇人的跟前，微一躬身，道：“是，夫人！”回转身子，手指李云龙，道：“臭小子，快快从桌上下来，让金某领教领教你的神功。”神情甚是嚣张。

第三百二十五章 被抓?

李云龙一个打揖，陪着笑脸道：“王少侠气宇轩昂，年少有为，英俊潇洒，一看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我这个……三脚猫的功夫，还是不要在王少侠的面前显丑为好。”王威虽然被他说得心中喜滋滋的，但美貌妇人有令在先，这个武还是得比，最多等会过招的时候，自己下手轻些，让他少吃些苦头。他指着李云龙的鼻子道：“臭小子，你还不下来，难道要王某上去请么？”

李云龙当下脚步一缩双手乱摇，连声道：“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王威哪有兴趣和他迷糊，当即长臂一伸，手掌抓向他的双手。李云龙本来想反击，但是一想到她们是什么人自己不知道，而且他们又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和实力。

于是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当那个人攻来的时候自己的手掌已握住他的两只脚腕，那个接着往后用力一拉。李云龙假装骇然变色，喉咙间暴出一声绝望的尖叫，双腿已被金威凌空提起，接着“咚”的一声巨响，后脑“重重”地撞上桌面，正压在那面倒翻的铜镜上面。鲜红的血液汩汩而出，顷刻便把铜镜染得殷红一片，李云龙封了自己的睡穴，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李云龙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上爬动，口中“啊”的一声，惊得坐了起来。睁眼一看，面前一张皱巴巴的丑怪老脸，整个看上去仿佛是一颗硕大的风干山核桃，漆黑的表皮上布满了一道道皱缩、扭曲成各类奇异形状的裂痕。定睛一看，正是那个告发他藏了金蛇王的铁杖老者。

铁杖老者讪讪地从他身上缩回手掌，露出一张比哭更加恐怖的笑脸：“你醒啦。”声音干枯刺耳，比哭更加难听。

李云龙头痛欲裂，伸手一摸，虽然在撞击的时候自己有所准备，但是为了让人相信现在后脑勺上高高鼓起，却是垫了数层纱布，用一根细细的布带绑着，触手疼痛，却不知道自己的伤势到底如何。他心中恨恨，要不是自己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以后自己弄清楚真相以后有你们好看。

眼光却突然瞥见铁杖老者正缩回去的那两只乌漆麻黑的鸡爪，心中一惊，脱口道：“你刚才在我身上做了什么？”

铁杖老者目光湛湛，盯着李云龙的裆部，咧开干瘪的嘴巴，露出里面硕果仅存的三颗门牙，恐怖地笑了一下，道：“人不可貌相，小兄弟虽然年纪轻轻，想不到本钱却是相当的充足。”

李云龙心中一愕，问道：“什么本钱？”铁杖老者笑得更加恐怖，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像喷泉般往外翻腾：“小兄弟还年轻啊，男人的本钱就是那根讨女人开心的东西啊。小兄弟受了这么重的伤，可是下面的那根玩意还能一直保持如此硬挺，而且还要用裤带系住，真可算万中挑一的好货色了。想当年，我在花街柳巷间也微有薄名，号称‘金枪不倒蛇郎君’，但和小兄弟一比，我是自愧不如啊。”说着还不住摇头叹息，想来，定是忆起了往昔的风流韵事，感慨良多。

李云龙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本钱就是男人的宝贝。想想自己练的是双修功有这样大不奇怪。同时也没有回答他的话，摇晃着站起身来，举目四顾，只见自己身处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四面都是圆形的山壁，地上潮湿而阴暗，角落里长着一些苔藓和藻类，还有一朵朵从岩缝里钻出来的不知名的伞状菌核类生物。头顶有一个圆形的天窗，离地约莫有五丈之高，几缕醉红色的霞光斜斜地投射在山岩之上，像抹着一层触目惊心的血。

底宽口窄，细长形状，活脱脱一个酱油瓶子，难道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地牢？李云龙心中又急又惊，转头对倚岩而坐的蛇郎君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难道是一个地牢么？”蛇郎君一挑大拇指，赞道：“小兄弟真是聪明人物，一看便知这是地牢。”

李云龙心中一惊，那美貌妇人毕竟还是没有放过自己，只不知躲在夹层中的芸儿和她的娘亲，有没有被她发现？那可是两个美女啊！心中怪自己只顾着自己的计划没有想到她们。心思微微一转，开口问道：“这里是关人的地牢，老丈为何也在此处？难道怕我孤身寂寞，好来陪我说说话逗逗趣么？”

蛇郎君眼中一黯，突然又变得精光湛然，直盯着他的脸面，恨声道：“还不是你这个坏小子，不把金蛇王的下落明白道出，害得我被夫人责骂一通，罚来和你呆在一处，直到找回蛇王，才能重获自由。”

李云龙听了心中一震，心想那小金蛇进了自己的肚子后，再没出来，此刻恐怕早已变成粪便，不知排放到哪去了，不由低声问道："如果找不回蛇王，我们是不是真要在这里呆一辈子了？"

"当然是真的，"蛇郎君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灰眼，大声嚷道："凭夫人的性格，能让我们在这里呆一辈子已经算很不错了。小兄弟，你还是快快把金蛇王的下落说出来吧。"

李云龙心中苦笑，知道他们还不死心，这个所谓的蛇郎君只是来试探自己的，但是就算自己现在把金蛇王的下落说出来，又能怎么样呢？当下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蛇郎君眼角不住抽搐，灰白的眼珠突然变得一片赤红，死死地盯着他，眼中似乎立时便会流下血来。李云龙吓了一跳，慌忙连摇双手，道："老丈，你这是要做什么，我这个人胆子很小，可经不住吓啊！"

蛇郎君喉结上下滚动，嘴里不住发出低沉的吼声，手中已慢慢举起那杆铁拐杖。只一瞬之间，他便由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变成了一头择人而噬的野兽。李云龙知道他已经忍受不住要动手了，但是他还待分辩几句，这时顶壁之上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两人同时抬头，只见四尺宽的"天窗"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圆圆的物事。接着，一个粗哑的男子声音飘了下来："吃饭了。"原来已到了晚饭时间。

一只竹篮从洞口缓缓垂了下来，篮子用一根粗绳绑着，慢慢地放到地上。李云龙松了口气，凑眼一瞧，只见篮子里放着不少东西，除了两饭两菜一汤一个大水袋之外，居然还有一小瓶酒。看来，这个"蛇郎君"在这里的地位不低。

"吃饭啦。"李云龙把饭菜从篮里取出，摆到地上，冲一旁余怒未消的老者叫唤。蛇郎君鼻中轻哼一声，踱步过来，盘膝坐下。此时天色已晚，兼之又在地底，地牢之中已经非常幽暗，一丈之外的物事望过去影影绰绰，模糊难辨。

李云龙捧起水袋，喝了一口，正待开始吃饭，却见对面的蛇郎君伸手入怀，取了一个方形的小盒子出来。他不禁心中好奇，注目观察，只见盒子微微开启，一道极柔和的光芒从里面迸溅出来。光芒越来越盛，至完全打开的时候，盒子中间出现了一个皎洁的光球，色作乳白，光比月华，晶莹透亮，竟然是一颗世间罕见的夜明珠。

李云龙看的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羡慕的神情，口中喃喃道：“好美，好神奇。”蛇郎君心中得意，突然瞥见李云龙羡慕的神情，心中一动，道：“小兄弟，喜欢吗？“喜欢。”李云龙的眼珠一转不转地盯着夜明珠，他似乎能感觉得到，一圈圈的乳色波纹正从那个小小的球体不住向四周迸发、扩散、荡漾，像一颗颗石子投入水中。

“那我送给你，好吗？”蛇郎君的眼中闪耀着灼热的期盼。“好……，不好。”李云龙及时醒悟，来了个悬崖勒马，登时让蛇郎君满面的喜悦僵硬在了脸上。他咬咬牙齿，从怀中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册，一脸严肃地道：“小兄弟，我蛇郎君不是个小气的人，如果你有了我手上的这本《御女神功》，再加你本身的优厚条件，不出两年，你定然可以笑傲整个勾栏世界，夜御百女而不泄不疲，风风光光做风月场中的一代霸主，多么风流快活的一件事啊。我用它来交换金蛇王的下落，那可是大大便宜你了。”

李云龙还是摇了摇头，对于李云龙来说什么功夫要没有用，他是什么人？要想学功夫还要这样？只是他现在由于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才这样，如果知道了的话……

蛇郎君的眼角猛烈地抽搐了几下，带动肥大的泪囊上下起伏，他静了片刻，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手指抖颤着从怀中取出一支金色短笛，声音低沉而沙哑：“小兄弟，做人不可以太过分，这支短笛是我一生心血所系，我的外号也由此而来，它的威力在那个山谷之中，你想必已经深有体会，用不同的笛声来控制蛇虫的进退，江湖之中独我一家。我用它来和你交换，如何？”

第三百三十六章 蛇郎君

李云龙不禁怦然心动，用笛声来控制蛇虫的进退，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可是，如果自己说那条金蛇被自己吃了，不被眼前的这个疯狂老头撕成两半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不过只是对于不会武功的他而言，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武功，而且又有魔法相助，一点都不怕他，只是他还想看看所谓的蛇郎君还有什么宝贝，到时候一起拿来也不错。当下，压住心头冲动，淡淡地道："多谢老丈美意，可惜我这个人天生五音不全，这个笛子可能用不上。"

蛇郎君面上红一阵、青一阵，呼吸又渐渐粗重起来。李云龙心中惴惴，躲开他麦芒般的目光，从地上捧起饭碗，正待偷偷开扒，眼前黑影一闪，只觉手中突然一轻，那只饭碗已被蛇郎君夹手夺过，"噗"的一声，飞进身旁的那只篮子。接着"乒乓"数声，地上的菜碟汤碗全被扔了进去，碗碟相碰，撞得粉碎。李云龙手提竹筷，看得目瞪口呆。

洞口送饭之人听出里面的异响，探头一望，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吃完了。"蛇郎君语声低沉，两只毒蛇般凶狠的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盯在李云龙的脸上。竹篮被提了上去，上面很快传来送饭人低低的咒骂之声，想来是发现了篮中的碎碗烂碟，回去不好交差。

夜明珠依旧散发着柔和幽深的光芒，地牢中沉闷的空气却像一锅渐渐冷却下来的液体，开始变得粘稠，甚至凝固，气氛沉重，压抑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现在的李云龙耷拉着脑袋，像一个被推出午门，跪在行刑台上，正等着刽子手下刀的死刑犯。牢中静得仿佛能听到对方的心跳，李云龙突然站了起来，抛下手中的竹筷，口中不经意地冒出一句："我去方便一下。"转身朝一个墙角走去。

那是一个巨大的马桶状的木质容器，大半埋在地下。李云龙揭开盖子，一股陈年累月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腥骚恶臭扑鼻猛钻，差点把他当场熏晕过去。李云龙此刻胃中空空，欲吐无物，但肠胃里一阵阵猛烈的抽搐仍然让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叫惊心动魄的恶心。

现在他心里倒有些感激起那个老头来了，吃不成晚饭，至少用不着体会那种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出来的滋味。这种滋味，想想都

绝不好受。

这时那个蛇郎君突然站了起来，飞快的向李云龙攻来，李云龙心中一惊，知道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在当他快要攻到他的时候突然转身、出掌，一气呵成。蛇郎君双眼露出了震惊之色。

蛇郎君仰天大笑起来极度喜悦的嘶哑笑声中充满了尖利的悲伤，听来更加刺耳，就像两块光滑的鹅卵石在互相拼命厮磨，听来让人一阵阵的头皮发麻、牙床生酸。狂笑的喊叫之声嘎然而止。像被一下切断了咽喉的鸡鸭，蛇郎君剧烈起伏的身子突然停止了抖动，定定在站在那里，弯腰、驼背、昂首，一动不动。只剩下喘气般的刺耳笑声在空旷的地牢中不住盘旋游荡，久久才散。

“老丈，老丈？”李云龙轻声呼唤，没有回应。蛇郎君的身子僵硬的犹如一尊木偶，灰衣白发，仿佛千百年来就是一直摆放在那个位置。李云龙蹑足走到他的面前，映入眼帘的依旧是那张丑怪无比的老脸，但一对原本精光湛湛的眸子已变得灰暗一片，瞳孔扩张，没了生息。

李云龙嘿嘿一笑，然后从蛇郎君的身上把他的那些宝贝拿了来放在自己的身上，一放到自己的身上以后李云龙自言自语道：“看来以后要先学空间魔法了，这么多东西放在自己的身上真不方便。”

李云龙抱起蛇郎君的尸身，疾步奔向墙角，那里有一张草席席地铺着。人还未到，双手一送，尸身斜斜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十分对称的钝角抛物线，正好落到那张破草席上，而且还是令人满意的面壁而躺。反应迅速，动作优美，干净利索，大功告成！李云龙拍着身上的衣服，在心里向自己狠狠地竖了竖大拇指。掸去身上死人的晦气。

半夜，夜深人静之时李云龙正要用轻功出了这地牢，但是这时只见一个纤巧轻盈的身子正从洞口飘落下来，旋转飞舞的淡青色衣裙就像一朵飘逸不定的流云。真是人间处处有芳草啊，能把一件粗布青衣舞出如此出尘风姿，这个女子绝非庸脂俗粉。他心中暗暗猜测，果然，当那个女子提起地上的竹篮，袅袅婷婷地朝他走过来时，李云龙的呼吸似乎都为之一窒。浅笑嫣嫣，粉颊微露两个迷人梨涡，修眉端鼻，双目含羞，好一个秀美绝伦的绝色女子。

珠光柔和，如水如雾。晶莹的肌肤光洁胜雪，润美如玉，翘首静静而立，仿佛是另一粒散发着柔和光亮的夜明珠，眼波流动，连幽暗

阴森的地牢都不禁为之一亮。(手机阅读ＳdXsw.com)

李云龙望着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秀丽如春日远山之上，一场缤纷而下的花瓣雨般的少女，心中深深感叹老天爷造物之神奇，裁秀黛以画眉，点柔水以启唇，冰肌、玉肤、媚骨，集合天地间的所有灵气，才能化出一个如此的绝色。李云龙目光凝滞，一时之间，竟瞧得有些醉了。

“公子？”妃嫣娇怯怯的柔美嗓音之中，带着三分好奇，七分羞涩。“哦，”李云龙被她一唤，如梦初醒，脱口道：“你真好看。”

少女清丽的小脸之上登时飞来两朵红云，原本粉腻腻的脸颊上蒸出一抹鲜丽的胭脂，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她娇羞地低下头：“妃嫣有什么好看，我家小姐才真的好看。”声音轻柔，若有若无。

古人云：灯下观玉，月下看美。地牢之中，夜明珠晶莹幽深的光芒柔如月华，水一样地流上妃嫣秀丽无双的容颜，更衬得她美艳不可方物。李云龙心口怦怦乱跳，竟然有些难以自持起来，回想在山谷小屋初见泼辣美女的情形，一袭红衣热辣有劲，比之眼前妃嫣的温婉可人，姿色虽然不输，但似乎少了些女子该有的温柔淑静。

“公子，我们，该换药了。”妃嫣抬起头来，飞快地瞟了他一眼，半路之上碰到李云龙热辣的目光，旋又低下头去。李云龙答应一声，从妃嫣的脸上艰难地拉回目光，环顾牢室四周，想找一个适合换药的地方。

“公子，你躺在那里就行了。”妃嫣从袖中伸出一根纤秀的手指，细如春葱，莹白如玉，指向墙角处的另一张草席。虽然现在李云龙的伤早就没事了，但还是走到草席之前，突然转过身来，感激地道：“这就多劳姑娘了。”

妃嫣微微一愣，脸色一白后又是微微一红，柔声道：“公子客气了，这是奴婢应该做的。奴婢是下人，当不起‘姑娘’二字，公子以后还是叫我妃嫣吧。”“妃嫣，妃嫣。”李云龙趴到草席之上，口中反复玩味，突然笑起来，道：“妃代表着富贵的意思，你这个名字，倒也丝毫不俗，将来一定富贵不已。”

妃嫣将那粒夜明珠放在他的身前，抿嘴笑了一下，道：“公子解的好字，人活百年，昭华易逝，妃嫣不俗，但是谁又知道我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李云龙听她说得认真，歪过脖子，还想开个玩笑，突觉腰

上一沉，一股柔软滑腻之极的触感直刺他的脑门神经，身上仿佛被一道轻微的电流击中，激灵灵一个打颤，透心舒服。正是妃嫣跨坐在了他的腰上，丰盈圆润的臀部弹性十足。

两人身体相触，虽然隔着几层薄薄的衣衫，但对方的体温和肌肤的触感透衣而来，自是各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在心头。“公子，我要开始拆封上药了，会有些痛，你要忍着。”她的声音微微有些发颤，既像羞涩的告白，又像动情的激荡，传入耳内，让人不禁情思起伏，心弦摇曳。

“妃嫣，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李云龙微笑的问道。“她叫宁倾城，怎么，想让我当红娘，给你们搭搭线？”好不容易揭下伤口处的纱布，妃嫣圆润如玉的额头之上已是细汗泠泠。

“呵呵，不敢，你家小姐看上去好凶。”妃嫣提起手背，在额上触碰了几下，抹去汗水，轻笑道：“小姐看上去凶，其实，她比任何人都心软。她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性儿，只要对她多说几句软话，她肯定会对你很好的。”

“哦，”李云龙本想转头过来，却被妃嫣及时发觉，一把按住：“小姐是吃软不吃硬的性儿，不知道妃嫣是什么性儿？”妃嫣系好最后的布条，跳起身来，嘻嘻一笑，道：“不告诉你，自己猜。”

李云龙翻身坐起，望着妃嫣调皮的动人笑颜，竟依稀有三分龙天香娇憨的媚态，心口一颤，道：“妃嫣，谢谢你。”心情激荡之下，话语之中都带了三分缠绵的情意。妃嫣脸儿一红，低下头去，手指不住地揉捏自己的衣角，低声道：“我要走了。”

第三百三十七章 妃嫣

李云龙从地上拣起竹篮，递到她的手上，柔声道：“妃嫣，我想求你一件事。”妃嫣的粉脸更红，身子微微颤抖，声音轻得几不可闻：“什么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再加天气炎热，身上发馊，都快变成一条臭咸鱼了，我想……我想……”“我想”之后的话终于没有说出口，但是话语入耳，人人都听得出来他想说的是什么。

妃嫣瞟了他一眼，沉思片刻，道：“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主，等我禀告小姐才好。”李云龙长身一揖，道：“我性有洁癖，这件事情就拜托妃嫣姐姐了。”心中却想，不管如何，先离开地牢再说，本来她不来自己也会离开这里的，但是现在正好，不用麻烦自己了，至于以后的事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妃嫣慌忙还了一礼，急声道：“公子何必多礼，我回去之后一定为公子多加游说，小姐耳软，经不得好话厮磨，公子在这里多熬一日，成与不成，明日晚上便知分晓。”李云龙还想称谢，妃嫣已伸手握住粗索，几个旋转之下，身子袅袅上升，又化作了一片飘逸的青色流云，向洞口腾浮而去。

李云龙赶上两步，抬眼望去，只见妃嫣飞舞着的青色长裙之下，露出两条雪白、圆润的修长玉腿。天色昏暗，一眼望去，如一朵圣洁的雪莲花，在墨黑色的淤泥塘中傲然盛开，白得耀眼，也亮得耀眼。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牢房之中，李云龙翘首凝望，口中喃喃，不觉瞧得痴了。

送走妃嫣，李云龙一屁股坐倒在地，喜滋滋地掏出怀中的《御女神功》，仔细抚摩柔韧的封皮，不禁叹一口气，静下心来认真研习。移过夜明珠，揭开首页，上面写着一句偈语：人之初，性本恶；天失道，魔昌兴。他半懂不懂，只隐约觉得和“天下无道，唯我逍遥；神功出世，顿悟天道。”似有相似，又似不同。

翻到第二页，却是篇数百字的简介，上面自然尽是吹嘘这本书如何如何了得的文字。据说笔者穷尽下半生，查阅了《洞玄子》、《素女经》、《皇帝内经》和《玉房秘要》等无数典籍资料，且融合笔者

上半生无数次的床第交欢经验，苦心孤意，潜心打造，才写出了这本当世独一无二的御女实战经典。

李云龙信手翻了几页，只见书中到处是文字注释，而且每隔一页都配着一幅细致的男女欢爱图，招式千奇百怪，闻所未闻，词意形象，惹人遐思。李云龙虽然不是个雏儿，男女之事懂得极多，但是还是一见之下登时如获至宝，好似铁粉遇到磁石一般，如饥似渴，定定而视，再难移动眼球。待看到曲折***之处，更是猛拍大腿，直呼经典。

翻过三十几页，李云龙手指触处，突然觉得下面几页有些异样，显得格外厚些，心中好奇，不待看完本页，连翻两张，书册中突然滑出一张淡黄色的纸来。纸片对折，在空中一个转折，轻轻巧巧地躺到地上。

李云龙拣了起来，展开一看，双眼突然瞪大，放出极喜悦的光来，手指颤抖，喉头不住上下起伏，猛地滚翻在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发财了，我李云龙终于发财了……"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脸上眼泪鼻涕横流，滚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在哭还是在笑，迷迷糊糊中，似飘荡在云端深处，脑中莫名兴奋，仿佛睡熟过去，却又感觉非常清醒。

李云龙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他是秦王府的世子，现在到底有多少财宝才横让他这么高兴呢？原来现在李云龙拿在手里的是一张宝图，里面有上千万白银。接下来的一整天，地牢中的节目竟是出奇的丰富多彩。李云龙在里面练习各种各样的魔法。各种张牙舞爪的超夸张动作难以统计具体数字，据考证，频率之高、难度之大、姿势之奇，连好称天下第一好动的猴子都望尘莫及。

为什么要这样呢？一切是因为李云龙觉得这些魔法大陆的魔法坐着练习太无聊了，所以他才这样糊天乱地的练的。不过要是能够发挥魔法应有的功效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力最重要，不过这个对于李云龙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在他穿越空间来到这里的时候经过时空的改造现在李云龙的精神力非常强大。

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公公拄着拐杖，一步一瘸地从山那头下去，李云龙这才从极度的修练中稍稍恢复了过来。一天的修练他已经会用中级魔法了。

天上的月色很美，天上的星星很亮，妃嫣的眼睛却更美更亮，她就用这双又美又亮的眼睛瞪着刚从洞口爬出来的李云龙，瞪得他心里直发毛。妃嫣突然宛尔一笑，道：“公子，你确实应该洗澡了。”(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李云龙露出一脸的无辜，身子每动一下，衣衫上的灰尘就瑟瑟而下，仿佛在下着一场春雨。妃嫣也没有多问，只道了声“跟我来”，身子微微一福，在前带路。

天建山又叫三玉山因为玉京、玉虚、玉华三座主峰“如三块玉列坐其巅”而得名。全山数十座大小山峰，盘踞围绕，姿态万千，妙趣横生，飞龙山庄便是座落在最富传奇色彩的神女峰上。

据传，玉帝打算把三玉山变成内陆中海，把当地百姓变**鱼用于嬉乐，这个秘密被一个勇敢的山女听到，为了保百姓平安，她毅然泄露了天机。玉帝恼羞成怒，伸指一点，山女化身变石，成了守望峰顶的一条人鱼。

妃嫣指点着周围月色下的山水，两人沿着一条窄窄的山道蜿蜒而下。转过一片竹林，便看到了建在山腰之上的神龙山庄，高墙灰瓦，屋宇层层，暗夜寂静，一眼望去，像潜伏着无数的猛兽。

远处一、两声不知名的兽吼遥遥传来，更衬得此地气氛诡异，李云龙假装害怕，打个寒噤，赶紧几步，几乎要贴到妃嫣身上。绕着围墙走了许久，两人才从西侧一个虚掩的小角门闪了进去。借着星月朦胧的光照，两人沿着一条弯弯的鹅卵石小道默默前行。一路之上，花草的馨香扑鼻而来，连空气都是湿漉漉的一片清凉。

小径弯弯曲曲，每走十余步，便有一座假山挡道；每一座挡道的假山，又都将小径一分为二。假山越多，小径就越多，走到后来，李云龙已经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了。他愈看愈糊涂，愈想愈心惊，这些小径和假山，莫不是藏着什么玄机吧?

“公子，前面便是香雨楼，小姐和我的住处。”妃嫣回头嫣然一笑。李云龙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抬眼望去，只见十丈开外，透过假山树影，一座精致小楼宛然在目。房内红烛高烧，将佳人的倩影投到窗纸之上，清晰得直如画上去一般。

忧郁自恋的月亮王子，扇动他寂寞的羽翅，越过重重山峦，飞过层层林荫，在小楼之前，光滑如镜的松木台阶上，吻下了无数斑驳凌

乱的唇印。

妃嫣秀美的纤足踩着这些唇印，走上台阶，就着门上木格，轻轻敲了两下，唤道：“小姐，李公子来了。”烛火摇曳之中，窗上来回逡巡的婀娜倩影停了下来。“吱呀”一声，如水的月色和如火的烛光，在房门打开的瞬间剧烈相撞，迸溅出了血般的绚丽，直刺得李云龙一阵头旋心悸，睁不开眼。一个绝色少女俏生生立在门前，明眸皓齿，笑靥如花，一身鲜艳的红衣下，一具曲线美妙的玉体凹凸起伏，热力四射，正是飞龙山庄的大小姐宁倾城。

红扑扑的小脸，粉腻腻的嫩肤，在沉静冷冽的月色下，竟显得格外的娇艳欲滴，散发着一种别样的诱惑力。一双丹凤美目清澈如水，眼波流转间顾盼生辉，让人一望之下，不由怦然心动。

宁倾城脸带惊喜，跨前半步，看着李云龙，道：“你……你伤好了吗？”清脆悦耳的嗓音之中，竟微微有些发颤。一股怡人香风扑鼻而来，李云龙顿时脑中清爽，避开她火辣辣的目光，长身一揖，道：“小姐，你好。李飞之伤已无大碍了。”

“那好那好，看你这一身脏的，还是先进去洗洗吧，我让妃嫣来服侍你。”宁倾城和她母亲一样，笑之前都是先把眼睛眯起来。丹凤大眼眯起之后，弯成一轮新月形状，配上整齐秀美的长长睫毛，好看得简直无法形容。

李云龙虽然没有被迷得忘了自己的姓氏，但目光凝滞，看得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在接触较多的几十个女子之中除了他的女人以外，淑芸的目光最是纯真；妃嫣生就一副楚楚动人的杏眼，略带凄婉之意，温柔如水，让人不由心生疼惜；宁倾城热情似火，一双明亮的丹凤美目之中，仿佛永远有一股不知疲倦的电流朝外喷吐，让人不敢轻易逼视。

“我？”妃嫣吃惊地望着宁倾城。她现在笑起来的样子，好像一头得了什么便宜的小狐狸啊。“当然是你，这几天，你不是常常抱怨白天太长，总盼着早些天黑，好给某人换洗伤口。”宁倾城脸上的可恶表情更加显著，让妃嫣敏感的心灵绷得好紧，生出一股被她往火坑里推的不安预感。

“我哪有？这都是……”妃嫣还待张嘴辩解几句，却已被宁倾城一把推进房去。妃嫣心中惊慌，脚步踉跄着退了几步，身子还未站稳，

又被一个倒退过来的高大物事撞了一下。顿时立足不定，仰天倒下之前双手乱抓，抱住了那物事的腰身，“啊”的一声惊叫，跌翻在地。

耳中突然听见“吱呀”一声，趁倒地前的当儿，妃嫣奋力扭过头颅，朝房门方向望了一眼，只见两只红木门扇正在迅速合拢，门缝中间露出一张女子的娇丽面容，冲她鬼鬼一笑，又吐了吐粉嫩的舌头，正是小姐宁倾城。

第三百三十八章 宁倾城

背脊刚一触地，妃嫣又是一声尖叫，却是抱着的物事倒翻下来，正好压在她的身上。唇上一热，已被那个物事吻了个正着，嘴唇所触之处绵厚柔湿，还喷着一股让她心慌意乱的烫人鼻息，不消多说，正是本文处男主角在吃美女的豆腐。

两人躺在地上，身子纠缠，肌肤紧贴，四唇相接，鼻息互闻，竟是好一会儿才分将开来。妃嫣“嘤”的一声，缩回抱着男子腰身的双臂，身子轻轻颤抖，粉嫩的颈子扭转一旁，面红耳赤，羞不可抑。

李云龙全身热血翻腾，心口也是怦怦乱跳，舔舔嘴唇，余香犹在。他望着身下娇羞无限的绝色女子，烛火照耀之下，耳后的那一抹残红尤为醉人，一时间意乱情迷起来，凑嘴上去，轻轻印下一吻。

妃嫣一颗处子芳心活蹦乱颤，鼻中哼出一声低低的呻吟，面上更是红得如要滴出血来。缓缓转头过来，四目甫一相触，俱是身子一颤，像两块相反电极的磁石相遇，定定而视，再难割舍。

小楼之外，宁倾城静静地立在长窗之下，从一个破开的小孔中朝房内偷偷张望，看见屋中两人情意绵绵的亲热之状，脸色阵红阵白，握紧袖中小拳，也不知是喜、是怒、是嫉、还是怨……

摇曳的烛火轻轻荡漾，秀阁之中仿佛飘满了一层层随风飞舞的红色薄纱。妃嫣，唐妃嫣绝色的姿容在薄纱之下忽明忽暗，如真似幻。流光四溢的肌肤，艳丽得难以描摹。她静静地站在床塌之前，双眼紧闭，开始数数。

李云龙瞟了妃嫣一眼，迅速掏出怀里的几样宝贝，推起大浴桶的一角，把它们塞了进去。齐腰高的浴桶之上，轻雾弥漫，汤水正温。

烛火之下，无数细小的红鳞在水面上不安分地轻轻跳跃。李云龙探头望了一眼，清水微微荡漾之下，一张少年脸蛋倒映其中，脸色红润，但是发乱似巢，虽然依旧眉清目秀，但已不复旧日的英气勃勃了。

多日没有洗澡，此刻一见温汤，全身皮肉登时一阵奇痒。这种从骨子深处扶摇直上的奇痒，让李云龙再也顾不得佳人悄立一旁，有没

有眯眼偷看，动手扒去污秽不堪的上衣，露出了肌肉匀称结实的上身。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一个白色的肉体腾空跃起，消失在水桶之中。烛火之下，一粒粒血色珍珠在空中欢快的呼叫、飞舞，然后绝望的哀嚎、下坠，砸到坚硬的地板上，开出一朵朵透明的粉色小花。

李云龙整个身子都缩在浴桶里，只露出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看着已张开眼睛的唐妃嫣，突然道：“你偷看。”妃嫣的粉脸微微发红，她在数二十的时候忍不住张开了眼睛，正好看见他的身子消失在那只木桶里。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像一只剥了皮的大青蛙跳进池塘一样，姿势笨拙而难看，毫无优雅飘逸可言，可她就是忍不住好奇，睁眼想看一看。

正当她暗自后悔的时候，李云龙的臭嘴中，吐了一句让她惊心动魄的话语：“按照约定，你该受罚！”妃嫣心口怦怦乱跳，漂亮的脸蛋上忽尔转红，又忽尔转白，当真又羞又急，万一他要自己脱的光洁溜溜，和他同洗鸳鸯浴怎么办?

李云龙的两颗眼珠骨碌碌乱转，正想脱口叫出“快陪我来洗鸳鸯浴”的混帐语言，猛然瞥见妃嫣一副急得似要哭出来的凄婉模样，心中不忍，叹一口气道：“妃嫣，帮我洗洗头，擦擦背吧。”

妃嫣立时转悲为喜，脸上绽开一朵如雪莲花似的灿烂笑容，奔到木桶旁边，拿起搭在浴桶上的毛巾，用水打湿，然后小心翼翼地抹到他的头上。一条纤巧粉嫩的藕臂从淡青色的袖中悄然滑出，肤光白腻，胜似凝脂，李云龙望着她喜滋滋的甜美笑容，调侃道：“给我洗头、擦背，你很开心吗？”

妃嫣灿烂的笑容之中多了一分感激，得意地道：“当然，能服侍公子洗头、擦背，是妃嫣修了三辈子才得来的福分。”李云龙咂巴几下舌头，摇晃着脑袋道：“这话说的不错，可是听起来咋就不是那么个味儿呢？”(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妃嫣在手心里倒了一些皂乳，抹到李云龙的头上。白色的皂乳一触到湿润的头发，立时窜起无数大小泡沫，形状相似又形态各异，烛光映照之下，迷幻出一层层凌乱缤纷的奇异光彩。妃嫣笑的更欢，略带腼腆道：“是公子多心了。”

感觉着两只柔软滑嫩的小手在自己头皮上轻轻的抚摩，一阵舒服之极的奇异触感让李云龙怡然沉迷。忆起山谷之中，那慌乱香艳的一夜，从淑芸身上是那种销魂蚀骨的快感，就像久违的亲情一样，瞬间流上心头。李云龙全身的血液一下沸腾起来，心脏猛烈敲击着脆弱的胸腔，似乎随时都将破门而出。

烛光摇曳，明灭不定，痴痴望去，妃嫣清丽的面容似乎变成了淑芸娇憨的笑颜，一颦一笑，清纯之极，又妩媚之极。

恍惚之中，似乎回到了那个谷中小屋，强敌来攻，万蛇围困，在那个暗沉沉的夹层中，淑芸偎在自己身侧，尖尖的下巴*在肩上，不安地蠕动几下后，突然轻轻咬上自己柔软的耳垂，道："有你在这里，我一点都不害怕，哪怕只能过上一刻半刻，也是很好的。"语声微微颤抖，恐惧之中竟似蕴涵着入骨的缠绵温柔之意。

李云龙胸中豪气澎湃，心中爱怜之极，眼眶一热，滚出一滴晶莹的泪珠。他双臂一张，猛的抱紧面前的女子，火烫的嘴唇重重印上她鲜润的樱桃小口，心中大喊道："淑芸，我一定不会负你！"

妃嫣猛然被他一把抱住，心中一惊，两片香唇又被他牢牢吻住，更是慌乱，还待拼死挣扎，却是全身发软，欲挣乏力。李云龙嘴唇火烫，用力地吸吮着怀中美女的柔唇，火辣辣的亲吻几乎能融化天山上的万年玄冰。一股窒息般的晕旋瞬间击中妃嫣，脑中登时变得一片空白，全身力气似乎都被他通过那两片嘴唇吸吮去了。

李云龙紧紧抱着怀中玉人，感觉她的呼吸变得轻快，身子变得柔软，伸出舌尖钻入她微微开启的火热香唇，轻轻舔舐那两排如珍珠般光洁的贝齿。妃嫣僵硬的身子变得如棉花糖般绵软，舒展修长双臂，隔着水桶抱紧了他的脖子，男性肌肤火烫的感觉从掌心直刺她芳心深处，双目紧闭，如痴如醉，微微开启牙关，迎接一场暴风雨的真正降临……

耳边是妃嫣芬芳的喘息，撩人心魄，李云龙手上微微加力，感受着掌中***的良好弹性。他吐出嘴里温润如玉的耳垂，湿滑的唇舌在娇嫩的颈项上来回地滑=动，凑在她的耳边，低低道："妃嫣，我要你。"

妃嫣羞得是红霞满面，一颗处子芳心怦怦乱跳，柔软的身子不自主地轻轻颤抖。李云龙拦腰抱起妃嫣，一步跨出浴桶，水迹淋漓中，走向床塌。妃嫣羞涩闪躲的目光，顾盼之间湿润得几乎要滴下水来。

李云龙双眼血红，喷射着男性强烈的情欲渴望，他把妃嫣柔软如棉的身子平平地放到床上，然后压了上去。妃嫣娇啼一声，两人在床上开始翻滚，如一锅沸腾的开水一般。粉红色的围帐垂落下来，把一床旖旎春色关在里面。

这可把屋子外的宁倾城急得半死，脖子伸得老长老长，隐约看见床上的两人又垒叠在了一起，不知具体情况到底如何。蚊帐轻轻抖动，蓦起蓦合，上衣、裙子、肚兜，一件件抛了出来。

**过后李云龙看了一眼已经熟睡的妃嫣，就起身床，他要在这个晚上看看这个山庄是怎么回事。“怎么？你们好了？”李云龙刚到外面就听见宁倾城的声音传来。李云龙抬头起来，正对上一双凶恶无比又美丽无比的丹凤形的大眼睛，像头发怒的母狮，正是宁倾城在瞪视他，两眼血红，如要喷出火来。李云龙心中一惊一慌，不敢与她的目光对视，重又低下头去，耳边听到一声压抑着愤怒的低沉嗓音：“臭小子，你给我出来！”

月华如冰，宁倾城的脸色却比冰还要寒冷，望之让人心生畏惧。李云龙低垂着头，身上只匆忙穿了一件问衣，从台阶上下来，战战兢兢地走到宁倾城的身前，嗫嚅道：“大小姐，我那个是……”

“哼！”宁倾城鼻子重重一哼，登时把他的后半句话硬生生吓了回去。她目光似电，直逼面前这个看上去有些胆怯畏缩的男子，皱了皱眉头，道：“你是不是男人？”李云龙在肚中大骂，小娘皮躲在闺房之中，没见过男人，也用不着拿方大爷开刷啊。面上却是一脸的惶恐之色，垂头说道：“李飞现在，好像还能算一个男人。”

第三百三十九章 牧场

“是吗？”宁倾城弯起好看的嘴角，轻蔑地吐出这两个毫无意义的字眼，就像一条悠然自得的鱼儿，在水中吐出两个好玩的气泡。李云龙听入耳内，心窝子里没来由一个激灵，身子微微颤抖，竟觉得有些冷了。脑中盘算，正不知该如何回答，猛觉头顶一阵呼啸的寒风斜掠而过，眼中白光一闪，明晃晃的月色之下，一柄雪亮的物事直奔自己的***而来。

李云龙大吃一惊，那闪亮的物事来的好快，转瞬即至肚腹，却是径取自己最为要害之处。寒光侵体，皮肤上汗毛凛凛，长出了老大一块的鸡皮疙瘩。李云龙有心闪避，却如何来不及，只觉***蓦地一凉，心中大悲，大喊一声：“佛祖，救命！”扭头闭目，不敢目睹自己的悲惨命运。

好半天不见一丝动静，李云龙心中奇怪，双目微微睁开一条细缝，隐约看见一张秀丽绝伦的女子容颜，掩嘴偷笑，一脸得意，也在眯眼打量自己。李云龙怯意渐去，心中的一团怒火却是越烧越旺，眼睛慢慢睁大，狠狠地瞪着面前的美女，道：“大小姐，这可不是玩的，人吓人可是会吓死人的。”

宁倾城看着他生气的样子，突然弯下腰身，手捂嘴巴，脚跺地面，喉咙中咳咳作响，憋得满面通红，却是在使劲压抑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手中长剑一个拿捏不住，“呛啷”一声，落到地上。

李云龙被她弄得满头雾水，回转目光，上下打量自己，原来自己的身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些灰尘，让李云龙变的非常滑稽可笑。李云龙又羞又怒，怒的是自己依旧完好无损、安然无恙，羞的是自己堂堂一个七尺男儿，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眼前这个小丫头戏弄，这口气如何能够轻易咽下？于是愤愤道：“大小姐，你这也做太过分了！”

宁倾城见他如此的狼狈，心中好笑，对他的指责便不太在意，捡起地上的长剑，指向李云龙，道：“怎么了，现在你是什么身份，我这样说难道不行吗？”也对，现在的李云龙是他们抓来的，所以她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李云龙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也不多说什么，脑中一转，换个话题，小心翼翼地道："大小姐，我和妃嫣的事情……"宁倾城一听"妃嫣"二字，面上一肃，眼波流转，横了他一眼，冷冷道："妃嫣虽然是丫鬟身份，但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待，她既然决心跟你，我做姐姐的自然不好横加干涉。只是，如果让我知道你以后对她不好，那么，你下面的那个物事就再没有这次的幸运了。"

李云龙见她答应自己和妃嫣的婚事，心中大喜，忙不迭地连声应诺，猛然又忆起一事，喜悦的脸上登时又被愁云笼罩，哭丧道："大小姐，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非得请你帮忙不可。"

宁倾城见他说的慎重，忙问道："什么事情？"李云龙的脸上可怜之极，怯生生地道："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一个囚徒。"宁倾城冲他笑了笑，道："这个有什么难的，只要你把金蛇王的下落告诉蛇郎君，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李云龙的脸蛋皱缩起来，月光之下，一眼望去，像一颗苍白的苦瓜："可是…可是，蛇郎君已经死了，金蛇王…金蛇王，给我吃了。""什么？！"宁倾城漂亮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满当当的洋溢着难以置信的神情。李云龙心中怦怦乱跳，嗫嚅着重新说了一遍。

宁倾城的两颗眼珠一眨不眨，直直地瞪视李云龙，仿佛是在瞪视一头史前怪物。好半天之后，才缓过神来，冲他眯眼微笑，道："你还真能吃，那条金蛇的味道好吗？"李云龙的心中微愕，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她第一个问题竟然是问那条蛇的味道，难道这条事情对于她来说不是什么大事？自己的想法错了？忙摇摇头，道："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

宁倾城"哦"的一声，眼缝眯的更细，像一弯浅浅的上弦月，平淡的语声之中却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却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味道好不好？如果让娘亲知道你把金蛇王吃了，还杀死了蛇郎君，她肯定会把你扔进万蛇窟去喂蛇的。"

李云龙被她看得全身发冷，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冒上来，身子一个激灵，不自觉打了个冷颤。想到那万蛇窟中数百万条饥饿的蛇虫互相缠绕、撕咬、吞没的恐怖情形，于是颤声道："大小姐，你大慈大悲，是观世音菩萨转世，一定要救救我啊。"

宁倾城眼波一转，见他脸败如土的惊惧模样，心想再吓下去，这个小子多半就要当场晕厥，火候已到，见好就收。当下脸色一正，道：“救你倒也不难，只是你须依我三件事情。”“什么事情？”李云龙像一个溺水之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宁倾城的丹凤大眼又眯成一只鱼钩形状，月色朦胧，瞧去格外妩媚动人，勾魂夺魄。她就用这双惹人遐思、荡人心魂的美丽眼睛瞄着李云龙，直到瞄的他心底下一阵阵的发毛，这才轻轻启开牡丹花瓣似的柔嫩朱唇，吐出一串让李云龙目瞪口呆的话来：“第一，叫我三声‘亲爱的姑奶奶’，本小姐就给你搞定这件麻烦事儿。”

此时夜已深，天上群星依旧璀璨。(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薄冰般的月光撒在宁倾城的身上，夜色朦胧，那一身鲜艳的红衣犹如一团跳跃的火光。紧身的丝绸长裤把宁倾城两条匀称的大腿勾勒得异样修长圆润，优美的曲线一张一弛，轻轻挥动，远远望去不像在地上行走，倒似在云端舞蹈一般。

李云龙跟在宁倾城的身后，微微充血的两粒眼珠一动不动，死死的固定在某个特定位置。宁倾城丰满微翘的两片香臀，随着腰肢妖娆的轻轻摆动，在空中甩出一个个荡人心魄的弧状圆波。

李云龙被那些圆波荡得目眩神驰，全身血流不住加速，好一阵心浮气躁。月下看美人，当真越看越美，越看越难熬。李云龙猛吞两口唾沫，辽大小姐虽然脾气任性古怪了些，但身材之佳确实无可挑剔，绝对当得起尤物二字。

李云龙双目流油，鼻闻不知是花草香还是美人香的爽心味道，不知不觉便走出了那些错综复杂的假山和小径，回到西首小角门。“大小姐，我们现在去干什么？”李云龙问道。最后宁倾城只是说了一件事情，其他的两件还没说。但是李云龙对于他的第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同意了，分之的话现在的宁倾城就不是真的宁倾城，毕竟如果宁倾城的条件过分的话李云龙一定会反抗的。

“当然是去处理蛇郎君的尸体。”“处理蛇郎君的尸体，这样有用吗？”“当然有用，至少可以暂时骗过我娘亲，让她以为蛇郎君的失踪是带着你去找金蛇王了。”

“蛇郎君消失了，我怎么办？”李云龙问道。“你当然也消失了，要么找个地方躲起来，要么找张人皮面具装扮一下。”

“可是……”“可是什么？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宁倾城道。李云龙暗暗叫苦，心头烦躁，涌上一股上了贼船的受骗感觉。他瞪着夜色下穿着一身红衣的绝色女子，那左右扭动的绵软腰肢，和那条差点把自己吞下肚去的赤练蛇何其相似啊。

空山寂寂，薄雾萦绕，似仙境又似鬼蜮。两人各怀心事，一路无语，只一盏茶的工夫，就到了那个地牢洞口。故地重游，虽只短短两个多时辰，但是前后情形悬殊，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月色之下，地牢内伸手不见五指，极目望去，像一头史前怪兽张开着的血盆大口，深不可测。李云龙望着面前黑咕隆咚的洞口，心中惊惧，没来由生出一股彻骨寒意，身子一阵轻颤，竟接连打了好几个冷战。

宁倾城抓起绑在身旁树干上的一条粗绳，扔下洞去，李云龙试了试绳子的牢度，这才攀爬下去。腿、腹、胸，最后是两粒闪闪发亮的眼珠，逐渐没入地牢无尽的黑暗，一点点被吞没、湮灭。

宁倾城等在洞外，紧张地看着他消失在地牢之内，心口怦怦乱跳，这个洞口虽然建在峰岩之中，但露天而开，难保不会有毒蛇爬进洞中，占为巢穴。宁倾城睁大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底下的那方黑暗，直到地牢尽头亮起了一团柔和的光亮，这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下面李云龙自然做着他应该做的事情，毕竟他在完全不清楚这个山庄情况之下，他也不想出什么意外。

天幕漆黑，一个比天幕更黑的人影沿绳索垂荡下来，身子轻飘，蓦左蓦右，像一片风中柳叶，又像一个无足野鬼，瞬间便至他们的头顶。宁倾城原本气红的面色登时变得惨白无比，来的难道真是黑白无常中的黑无常，却不知他们此来，是来拘蛇郎君的魂魄不?

“你……是人，还是鬼？”夜明珠的光芒柔和而深邃，倾泻在“凤语”宝剑寒冰似的剑身上，迸溅出让人心悸神摇的冷芒。宁倾城擎着拔出来的宝剑，手指轻颤，剑尖斜翘，遥指一丈外的黑衣人。

宝剑之上，有着几颗黑色血珠，在剑身的底端凝固成一颗颗沉甸甸的黑色种子，然后悄然坠落，播种在坚硬贫瘠的山岩上，盛放出了一朵朵妖艳的黑色玫瑰，像亡灵屈辱的眼泪，更像魔鬼得意的微笑。

第三百四十章 牧场（二）

为什么现在宁倾城的宝剑有这样的情况呢？原来刚才宁倾城在上面等不急了，所以也下了地牢。并且她的宝剑不小心在蛇郎君的身体上刺了几下。

眼前黑衣人又高又瘦，两边的鬓角已略略花白，看上去四十多岁年纪，身上的衣衫黑如浓墨，一张削瘦的面孔苍白如纸，竟无丝毫血色。眉宇紧锁，凝结忧思，两只眼睛转动之际神光隐现，和传说中的僵尸、幽魂之类似有不同。

黑衣人冷竣的目光直视宁倾城，看得“电眼美人”心口怦怦乱跳，忙偏转脑袋，却是不敢和他对眼。黑衣人突然一抱拳，道：“这位姑娘可是飞龙山庄的大小姐，江湖人称‘火凤凰’的宁小姐？”

“不错，正是本姑娘，你是何人？如此深夜，为何会在飞龙山庄的后山禁地出现？”宁倾城胆气一壮，随手挽出一个漂亮的剑花，柳眉倒竖，凤目圆睁，轻叱一声。“真是宁小姐，”黑衣人喜形于色，笑道：“鄙人姓谭，江湖人称‘黑无常’的便是。”他脸上无肉，面容惨白，微笑的时候竟没有半丝暖意，那副样子和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绝对有一拼，如果深夜路遇，非把人吓的半死不可。

“原来是长沙谭门的大当家，小女子失敬了。”听对方报出家门，宁倾城心中暗暗吃惊，眼前这个黑衣怪人竟然是长沙谭门的现任大当家谭铁青。这谭门老大久居武陵山，轻易不出两湖一步，今夜突然在飞龙山庄的后山禁地出现，不知有什么企图？

长沙谭门武功以腿法和轻功见长，在武林中也小有名气，但比起另一项他们看家的绝密本领“赶尸”，却是逊色了许多。有谭门老大在此，不要说还在黄泉路上旅游的蛇郎君起死回生，就算千年古尸突然在你面前活蹦乱跳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宁倾城收起了长剑，眉目间却依旧疑云重重，谭铁青知道她对自己心存疑虑，咧开薄薄的嘴唇，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笑了一下，道：“宁姑娘，鄙人此次前来飞龙山庄，实有一事相求。我昨日下午投帖拜庄，据接待的总管相告，庄主和夫人都不在庄内。因为事出紧急，他们何时回来，姑娘可否告知一下么？”

宁倾城脑子飞转，飞龙山庄和谭门遥隔千里，没听娘亲提过两家有何恩冤，又见他以一门之主的身份对自己神态恭谨，言辞客气，不似说谎，心中的疑虑便消去了大半。当下展眉一笑，道："谭门主是武林前辈，自然不会怪小辈们刚才的失礼胡闹，娘亲前几日转道去了九华山，可能还要过上三、五天才能回来，至于爹爹，我也是好几年没有见过了。"

谭铁青"哦"了一声，失望之余还多了三分惊奇，庄主"玉面飞龙"宁啸天居然好几年都没有出现了，难道躲起来修炼什么神功不成？他毕竟是深通人情世故的老江湖，知道别人的家事，无论丑美，作为外人的自己不便轻易询问。

按捺住心头的好奇，他顿了顿，道："听说贵庄还有一位名唤'蛇郎君'的捕蛇高手，对各类蛇的蛇性蛇毒有极精湛的造诣，不知他现下可在庄上么？"宁倾城面露惊诧，望着谭铁青脸上一本正经的神情，长剑一伸，指定立在地上的蛇郎君的尸身，问道："谭门主不认识此人么？"如果不知道面前站的是大名鼎鼎的谭门老大，她一定会以为对方在故意戏弄自己。

谭铁青仔细看了几眼，摇了摇头，突然有所觉悟，颤声道："难道…他便是蛇郎君？"宁倾城沉吟片刻，道："谭门主这么急着找懂蛇之人，难道家中有人中了蛇毒么？"

谭铁青愁容带笑，道："姑娘好玲珑的心思，实不相瞒，七天前，犬子谭少桂在一次游历途中不慎被一怪蛇所伤，现在就躺在玉山县城的天清客栈中，全身浮肿，生命垂危，如果不赶快找人医治，恐怕……"

六天工夫，带着病人从湘西赶到赣东，这也算极限速度了。两地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道路曲折，多是穷山恶水，日夜兼程，也够辛苦的了。天建山方圆数百里，在玉山县和上饶县的交界之处，神女峰在天清山南，离玉山县城只四十多里，再加十五里的山路，快马来回所需两个多时辰。

宁倾城又沉思片刻，突然抬头道："谭门主，不知令郎被何种毒蛇所伤，蛇郎君虽死，神龙山庄却是不乏懂行之人的。""如此有劳姑娘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我们再说。"谭铁青道。宁倾城点点头表示同意。

只是李云龙知道谭铁青的到来将他要做的事情变的越来越复杂了，不过听宁倾城的话他的母亲现在不在山庄，这到是给了他很大的方便，但是这个美妇不在，让他抱得美人归的日子又要延迟了，毕竟宁倾城的母亲也是个美女。

沿着绳索，两人一先一后，爬出了地牢。这次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是宁倾城胆小了许多，让李云龙爬在她的前面。李云龙虽然身手灵活，但是为了能够表现出轻身功夫有限，四肢用力，连蹬带抓，拼命攀爬，屁股之上，仍然挨了不少美女的“一阳指”。

山风清冽，如雾的月光披撒下来，把夜色下巍峨静穆的群峰打扮得分外灵秀。两人都深深吸了口气，新鲜的气流从喉管直通肺叶，凉津津的，沉郁的心情登时舒畅开来。

宁倾城看了他一眼，转身朝另一个山头走去，道：“好，跟我来。”月色朦胧而暧昧，宁倾城丰腴的香臀照例摇曳出了一圈圈诱人的圆波，李云龙照例瞪大了眼球，猛吞口水。背在身后的尸体冰冷彻骨，让人心惊胆战，刺得他心里发毛，背起鸡皮，这前有天仙后有魔鬼的，也算人生一大遭遇吧。

“大小姐，那是什么？”李云龙猛然一个抬头，看见对面山谷中竟有一个巨大的物事冲天而起，心中好奇，张嘴问道。那物事径长四、五十丈，顶端微突，形似蛇头，中端稍细，又似蛇身。暗夜沉沉，一眼望去，仿佛一条巨大无比的蟒类从谷底飞身而出，昂头挺立，傲视天庭，气势逼人。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宁倾城望了一眼，“噢”了一声，道：“那山峰名唤‘神龙出世’，相传当年玉帝欲将三清山变成内陆中海，他先派了一个黑蟒将军到这里来移山造海。那黑蟒将军从东海借来了水，正欲从谷底升上来兴风作浪，却被女神灵芝用长藤兜地一勒，顿时行动不得。黑蟒挣扎了七七四十九天，直到全身皮肉都破裂了，才终于给他挣脱了长藤的束缚，但因失血过多，在挣脱的同时也断了气。这石峰便是那黑蟒将军死后所化。”

“这神女峰上的传说倒不少。”眼望那座突兀勃发，直冲云天的蛇形怪峰，李云龙心中暗赞上苍造物之神奇，不但能精雕细刻出龙红灵这样的绝色佳人，还能鬼斧神工出这等稀世奇景。他回过头来，问道：“大小姐，我们现在去哪里？”

“你这么多话干什么？跟我来就是了。”宁倾城看了一眼李云龙道。李云龙看了她一眼，不知道她到底要把他带到哪里去，于是问道：“大小姐，那么这样是干什么的？好象在江湖上很有地位？”

“你不知道？”宁倾城看了李云龙一意眼睛闪烁着的默明的精光道。“当然，如果我知道的话现在我怎么会来问你呢？”李云龙点点头道。“飞龙山庄你知道吧？”宁倾城问道。

“知道，刚才我听说了。”李云龙认真道。“你？”宁倾城被李云龙说的话一气，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我是刚才才听说的。”李云龙有些无故的说道。

“这里的飞龙山庄，在山下我们还有一个飞马牧场，它是我们山庄的主要产业，明年都有上万匹战马向各地势力销售。”宁倾城道。

其实宁家虽然不是武林世家，但家底殷实，是一股足以在武林中掀起惊涛骇浪的潜势力。无任是武林的争霸角逐，还是江山的称霸，除了种种计划策略，最终的决胜关键还是实力，谁势力大，谁就可以成就大业。宁家的财力或许比不上有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大家族，但也相差无己。可以预见，若是宁家在一个绝世枭雄手里，他将是一个可以称霸武林江山的一方势力。当代宁家家主宁天宝早已不知所踪，膝下只有一女，如果说谁当了宁家女婿，谁便可以到宁家那富可敌国的财富，还有飞龙牧场这个战马基地，可以建立几万铁骑。而现在天下风云会计，各大势力纷纷参加这个加入这个争霸天下的游戏，谁要是能够在这个游戏中打败其他的势力，其中还存在许多的变数，江湖之中卧虎藏龙，谁看出宁家这步最关键，可决定将来天下武林命运的棋的还有许多人。所以现在的飞龙牧场成了各个势力的焦点，边界除了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以外苍茫大陆也只有宁家有一个牧场。

李云龙一听宁倾城就知道这个飞龙牧场以及宁家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得到宁家的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几万匹战马和飞龙牧场的上万精骑。接下来李云龙又问了几个问题，了解了这个飞龙山庄、飞龙牧场，以及宁家的一些事情。

第三百四十一章 牧场（三）

夜已深，群星稀，天如墨。

高山比平原要寒凉许多，午夜一过，山道之上露水凝结，薄雾转重。两人一路急行，回到山庄小楼时，身上的衣衫都被打的有些湿了。

树阴掩映中，闺阁内依旧红烛高烧，唐妃嫣还在等着他们。李云龙心头一暖，急步抢上台阶，伸手便欲敲门。他的指尖还没碰到木格，房门就发出“吱呀”一声，豁然洞开。摇曳的烛光如一盆倾倒出来的血色水银，当头泼了李云龙一脸一身。房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女子清秀绝丽的面容，愁思未尽，喜颜初开，这种凄婉哀楚、动人心魄的美丽难描难摹，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刹那之间，唐妃嫣满腔的喜悦点燃了美眸之中，那最初的一束绚丽火花，却在李云龙的心中爆裂开来，伸展出相互纠结缠绕的万道柔情冰丝。隔着一道浅浅的樟木门槛，两人四目相对，痴痴凝望，默默无言。

单薄的空气在两人中间突然凝固，仿佛变成了一块灼热的透明导体，瞬息穿梭的情感电流，传递着彼此的关切、爱慕和思恋，何止千言万语？“小姐，你回来啦……”唐妃嫣喜悦羞涩的面容突然一变，怯怯地望向李云龙的肩头，一张粉嘟嘟的娇美面孔正从那里探将出来，一脸的揶揄，正是飞龙山庄的大小姐宁倾城。

没等李云龙转头过来，宁倾城已一下把他推进房去。摇着脑袋，抬脚跨过门槛，道：“现在的年轻人呐，真叫没良心，新人还没入洞房，媒人就已经抛过墙了。唉…”长长一叹，倒似一个七老八十的牵线媒婆，装了满心的委屈和怨气。

唐妃嫣低下头去，羞得满面飞红，不敢去看李云龙，扯住她的袖子，轻声道：“小姐，汤水已经准备好了，要不要我伺候……”宁倾城瞟了李云龙一眼，笑道：“也好，省得便宜了这小子。”

唐妃嫣低低答应了一声，扶着宁倾城往左首的楼梯走去，走到一半，回头看见李云龙仍傻傻地站在原地，伸手指了指木桶，又指了指床，让他洗浴之后自行***安睡。

唐妃嫣体型纤巧，肩窄细腰，姿态飘逸，如清月白莲；宁倾城体态玲珑，丰腴圆润，如骄阳玫瑰。望着两个大美人风摆杨柳似地迈莲步、登高楼，李云龙心中遐思潮涌，若能娶此二女为妻，左搂白莲，右抱玫瑰，才不枉自己到人世间走这一遭。

等两女消失在楼梯尽头的珠帘之后，李云龙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他走到床榻之前，掀开粉色的蚊帐，鼻中突然闻到一股清雅的女子香味，心中得意，在上面轻轻一吻，似在亲吻唐妃嫣的粉面。

汤水已经换过，清波荡漾，暗香浮动，李云龙脱光身子躺在里面，感觉着一股凉丝丝的滋味经全身每个毛孔钻入他的五脏六腑，很是舒服。楼上水声叮咚，不时传来女子轻微的调笑之声，李云龙，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些，却不可得。

他脸上发烧，心猿意马起来，根据白天的记忆，脑中拼命想象着宁倾城裸体时的动人体态，挺胸圆臀，玉肌冰肤，比之唐妃嫣，大小姐当更多三分成熟的风韵吧！宁倾城，就是为了你们宁家的飞龙牧场我也要得到你。

想到这里李云龙心不在焉，洗浴片刻，匆匆擦干身子，也不吹灭蜡烛，便爬到床上翻身趴下。这两日的遭遇不是大喜便是大惊，神经刺激过度，早已疲惫不堪，想着自己独龙戏双凤，享受齐天之福的美梦，嘴角流下一道亮晶晶的馋涎，脑子渐渐迷糊，睡了过去。

睡梦中，脑后突然一阵疼痛传来，李云龙心中一惊，睁开眼睛，扭头一看，却是唐妃嫣坐在自己臀上。唐妃嫣上身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肚兜，下身一条薄薄的丝绸亵裤，烛火摇曳，照在她冰玉般的肌肤之上，光洁晶莹得似透明了一般。

唐妃嫣蛾首低埋，红霞扑面，一双柔美之极的杏眼中波光润泽，娇羞无限。她见李云龙扭头过来，歉然一笑，道："弄痛你了？"李云龙轻哼一声，问道："妃嫣，现在什么时候了？""快天亮了吧，"唐妃嫣俏脸微红，声音轻柔得似在自言自语，"小姐让我和她一同睡，我想起你的伤口还没换洗，就溜下来了。"

李云龙心中感激，其实他知道他那个所谓的伤口早就没事了，于是伸手握住绵软无骨的柔荑，把手心凑到唇上亲了一下，笑道："也亏你记得。"唐妃嫣娇羞更著，闪亮的眸子中掠过一道又惊又喜的神彩，

任他握了好一会儿才缩回小手，轻轻揭下纱布，把药粉小心地撒在伤口之上，再用新的纱布重新包好。

李云龙见她不说话，道："妃嫣，小姐平时对你好吗？"唐妃嫣脸色转黯，轻声道："小姐是个好人，对我也像妹妹一样，但唐妃嫣毕竟是奴婢身份，有些事情却也不好强求的。"李云龙心中惊悸，想到宁倾城任性刁蛮的性子，这许多年过来，唐妃嫣的苦处可想而知。李云龙心中百感交集，对唐妃嫣更生怜爱之情。他反手过来，握住她圆润的细腰，疼惜地道："妃嫣，等庄主夫人一回来，我就把你赎出去，一生爱你护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

唐妃嫣眼圈一红，身子不自禁地轻轻颤抖，胸口起伏，突然伏在他的后背上，呜呜哭出声来。哭声断续、低沉，像压着一块千斤巨石，还是压着积累了十几年的辛酸和委屈？感受着美女***的滑腻柔软，李云龙心中受用，伸出手指，轻轻抹去她脸上的泪水，道："妃嫣，你再忍受几日，我现在还是待罪之身，赎身一事还要着落在大小姐身上。"

唐妃嫣喉头哽咽，尖尖的下巴抵在他肩头，轻声道："只要夫君对妃嫣真心，妃嫣就算为奴为婢也是开心的。"李云龙偏转头颈，在她秀气的鼻尖上轻轻一吻，道："真是傻丫头说傻话，难道夫君会骗你么？"

唐妃嫣停了哭泣，把羞红的蛾首转到男子耳侧，吹气如兰，道："夫君，妃嫣原本就是一个傻丫头嘛。"声音柔媚，湿润如江南六月梅雨天的空气。"妃嫣，你不但是傻丫头，还是小妖精，相公现在就好想要你。"李云龙手掌下移，滑到美女嫩滑圆润的玉臀之上，隔着一层薄薄的丝绸，指尖微微用力，十个手指陷进柔软的臀肉，弹性十足。

唐妃嫣**一声，轻摆纤腰，不知在逃避还是迎合他的抚弄。胸前两座尖挺的乳峰在男子背上跳跃蠕动，把李云龙逗得气血翻腾，心脉贲张。唐妃嫣的呼吸渐渐变得轻快，两只手掌攀住李云龙的肩头，檀口轻启，突然含住了他的耳垂。"夫君……"伴着温湿甜美的芬芳，一声深情的呼唤从美女的口中喷入男子的耳中。

李云龙心头猛地一颤，全身火烧般滚烫起来，胸中情潮汹涌，似要随时涨裂开来一般。人性的外衣之下，赤裸裸的兽类欲望如一块深

埋在地底的油田，被美女低低的两个字所击穿、所引燃、所点爆。野马挣脱缰绳，油田泄压井喷，干柴遇上了烈火，男人和女人现在需要的是海阔天空般的自由驰骋，需要的是无边无际的尽情燃烧。

他们回归天地间最原始、最豪放的感性冲动，让**像灼热的熔岩般欢呼着冲垮矜持的篱笆，肆虐开满了鲜花的美丽大原野。追逐快乐是上苍将人类分成男女的最初构想，害怕、畏缩和逃避才是真正不可饶恕的罪恶。

天方破晓，山巅初露曙光。晨雾未散，粉红的霞光已经睁开睡眼，从天际飘摇下来，给层峦叠嶂的崇山峻岭抹了一层柔和的胭脂。天清山中，神女峰下，一男一女，沿着一条蜿蜒山道，迤逦而下。

“大小姐，我们这是去牧场吗？”李云龙向旁边的宁倾城问道。早上一早李云龙就被宁倾城叫了起来，谁是去飞龙牧场。也对，现在宁倾城的发明都不在，这个山庄也应该由宁倾城这个大小姐来管理，从唐妃嫣那里了解到宁倾城这个大小姐虽然蛮横，但是对于管理牧场还是有一套的。

因为是凌晨动身，一行两人到达熊猫峰下的时候，时辰尚早，太阳湿润润的，已经升到树林上面。雾气刚散，晴朗淡蓝的高空万里无云，像薄冰一样地澄澈。车马停在神龙牧场，几个车夫由牧场的仆从去招呼，一个下人得了陪同他们步行上山。

李云龙眼见群峰错落，山势险峻，一条崎岖小道蜿蜒而上，仿佛没有尽头。神龙山庄建在一个大山坡上，高墙深院，屋舍林立，方圆几达两顷，门口立着两座高大的石雕，人面蛇身，正是上古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

众人行了一个时辰的山路，来到了山庄门前，梨木大门敞开着，庄丁识得那个下人，没有询问，请他们入内。才入前院，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妇人迎了出来，那个下人给李云龙介绍，说是山庄的总管，姓闵。

闵总管四十上下年纪，生得白白胖胖，深绿色的丝稠衣衫夸张地裹在身上，把他肥厚的腰部勒出一圈明显的凹槽，一张脸庞圆月也似，眼睛笑眯眯地，不住打量着李云龙。

到厅上来见山庄夫人。原来今天早上这个庄主夫人赵婉雁已经回来了。大厅很宽敞，上首两张高背太师椅，两旁各有六个座椅，长几

相隔，上铺大红锦绣。明媚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在地面黑黝黝的花岗岩上，更显得大厅中有一股肃穆威严之气。

李云龙还没跨进大门，就望见赵婉雁端坐在大厅正中的一张太师椅上，正襟危坐，满脸严肃，没有一丝笑容。李云龙事先已请人教了自己行止要害，一入厅门，便上前言好，深深作了一个揖。

第三百四十二章 牧场（四）

闵总管让两人在客位上坐下，吩咐丫鬟奉上香茶、糕点，也在下首坐了。袁紫衣微微地弯腰，算还了半礼，她见李云龙眉清目秀，面如冠玉，身段风流，衣冠济楚，已有三分喜欢，又见他举止有礼，温文而雅，心下更是满意。

“见过夫人，”李云龙对赵婉雁道。现在李云龙的身份不同，但是他还是说话不亢不卑。“恩，李公子，你先跟我来，我有事跟你说。”赵婉雁看了李云龙一眼笑眯眯的说道。李云龙心中一楞，不知道这个赵婉雁要干什么。

“母亲？”宁倾城这时向她的母亲赵婉雁问道。“倾城，这里没你的事情，我和这个李公子有事要说。”说着赵婉雁就等着李云龙向里走去。

天上月朗星稀，一片清光从头顶洒落下来，四下无人，院子里寂静得很。李云龙抓住栏杆跃到楼下，几乎落地无声。他穿过花圃，跳过一堵高墙，落脚处已是山庄内院。

山庄内院他已出入过多次，依稀记得宁倾城的小楼在西北角上。李云龙辨明方向，走上卵石小道，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放轻脚步，往前行去。院内假山、怪石丛立，小径错综复杂，转过七、八座假山，已分不清道路的方向。他心中慌乱，跳上道旁一块两丈高的怪石，朝四下了望，不由暗暗叫苦，原来院子里栽了许多参天大树，望过去都是黑压压的一片。秋风拂过，只见枝桠摇动，树影婆娑。

李云龙越看越怕，有心打道回府，往来路小跑过去，行了约一盏茶的工夫，居然连那面高墙都望不见，只在假山丛中转来转去。那一座座的假山好像蹲在暗处的猛禽怪兽，看上去让人心惊肉跳，四下里静悄悄的，不见半个人影，情状怪异之极。他心头发毛，走了这许多路，仿佛是在原地打转，总是走不出去。

李云龙抬头望望缺了一半的月亮，心想已过二更，月亮该是在西南方向，朝着月亮的方向多走一尺，便是距离外院近一尺。主意打定，也不管那些岔道，一路上踏花践草，翻山跃石，只对准西南方笔直而行。

行了片刻，他跳上一座假山，突然望见右边十丈开外有一些亮光，仿佛是一座小楼，中间只隔了两座假山和几棵高大的榕树和广玉兰。那些亮光影影绰绰，正是从一棵广玉兰的枝叶间透过来的。

李云龙大喜过望，只想欢呼出口，强自压抑，在假山上手舞足蹈一番，一跃下地，慢慢地挨上前去。那小楼和龙红灵住的十分相似，砖瓦结构，榉木门窗，室内扶梯，单间双层。

李云龙心口怦怦乱跳，大气也不敢透出一口，两只眼睛瞪得牛大，盯着灯火通明的二楼。黄澄澄的烛火映在白色的门缝纸上，像一只蒙了一层雾气的铜盆。内院重地，这栋小楼不是宁倾城的，定然是赵婉雁的。这么晚了，她在房中干些什么？会不会和女儿在一起商讨这次和他说的事情?

李云龙一想到可能和自己有关，登时心痒难搔。如果他没学会轻功，最多在楼下伸长脖子望望，如果他没干过梁上君子的勾当，最多回去以后抱个枕头胡思乱想一番，可是现在……他脚尖一点，身子腾空而起，想都没想就跳了上去。

李云龙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伸指沾了唾液，轻轻湿了窗纸，指上微微用力，窗上便破了一个小孔，却无半点声息。他凑眼望去，只见房中横设一张桐柏长书桌，桌上一个古铜炉，香烟馥馥，烧的是名贵檀香。右边*墙一张斑竹床榻，锦帐低垂，左边放了一把花藤小椅，椅上凌乱地堆了好些衣衫。墙角用一张绣屏围着，该是摆放浴桶的地方，上方雾气弥漫，水声轻响，房中飘荡着一股湿润而暧昧的芳香。

李云龙暗叫乖乖不得了，原来赵婉雁在洗澡啊，要不是有张围屏挡着，那可不是春光狂泄，光溜溜地赤诚相见，大大便宜他的了？

想起上次在山谷小屋，自己惊慌之下，也是正巧撞上淑芸的娘亲洗澡，那细腻的肌肤，那成熟的躯体，曲致玲珑，白嫩得似要滴水出来，现在想起，仍让人不禁一阵阵地脸热心跳。李云龙心想自己的事情还没做成，还是少惹事好，但是由于李云龙想知道这个赵婉雁到底要打什么注意决定还是留下来看看再说。今天上午赵婉雁早他去是向跟他说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但是如果李云龙没有他的身份和知道这个飞龙牧场的情况的话也许不会想很多，现在关键是现在的他知道这个牧场的实力，加上他的身份，立刻就知道了这个赵婉雁所说的话一

定是一场阴谋。这也是今天晚上他到这里来的原因。(手机阅读sdχsψ。com)

他知道赵婉雁要这样做一定是把他作为挡箭牌，因为现在一定有各方势力看着这个飞龙牧场中的战马的，虽然这个牧场有一万精锐，但是现在天下大乱在即，他们这点势力没有多大的用处的。

房间里赵婉雁那洁白的身体，如玉般光滑剔透，似乎经过了上天的精雕细琢，没有一点瑕疵。李云龙有些看呆了。这时李云龙听见赵婉雁自言自语道："这次把倾城嫁给那个小子应该可以应付那些大人物吧！否则的话自己的这个牧场说不定会被他们抢去。"

"只是，现在天下大乱将要来临，我们的牧场将应该怎么做呢？"赵婉雁又自言自语道。李云龙听到这样想道：果然如此，不过，嘿嘿，作为秦王世子和飞龙牧场的大小姐订婚，不知道这个赵婉雁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映。

第二天，不知道赵婉雁怎么说服了宁倾城，于是宁倾城和李云龙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所以从今天起李云龙就是宁倾城的未婚夫了。只是宁倾城一点也没有给李云龙好脸色看。不过唐妃嫣到是非常高兴，李云龙也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高兴。

不过李云龙也知道他已经不应该再呆在这里了，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而且又有了意外的收获，他也应该回去了，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等他去做，最重要的如果能够找到时空之门的话他想找机会去魔法大陆一回，从那里学习更高级的魔法知识，了解魔法大陆的情况，避免魔法大陆的教廷对于苍茫大陆每千年的屠杀。

于是李云龙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告别了赵婉雁等人，而赵婉雁也希望李云龙离开牧场，因为这样别人问起来到少了她的一些麻烦，所以想也没向就同意了李云龙的意见，于是李云龙在唐妃嫣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飞龙牧场。

花莫山的太阳虽是很大，连顶上那繁茂的枝叶，都似挡不住火热的阳光一般，日光掩映之中，一地软茸可爱的绿草皮上头，洒上了一点一点的白星，光亮亮的，在那凉快的暗影中，黑白相映之下，格外引人注目；但林荫之下的女子，却似根本感觉不到火热阳光的威力似的，仍是舒舒服服地躺倒在草地上头，望着枝叶外头那澄蓝清澈的天

空，间中微微地转了转身，又像在睡午觉，又像是边发着呆，边在享受这片午后热力中的树下凉意般，好生惬意。

若非这儿是山里头，虽说刚过午的太阳极大，烈火如焚，但风头更大，凉风习习吹起来的树下不仅不感觉到那如火烤般的炽热，反而颇有些舒爽快意，换了是山下的城镇当中，这太阳只怕威力更强，加上人多的地方风头就小，闷都能闷出一身汗来，在那儿别说享受，只怕光浑身上下挥之不的汗腻沾黏感觉，也就够令人难受的了。

舒舒服服地躺卧着，任凭间歇而起的山风时而大力、时而轻柔地拂过她的衣襟，吹的嫩黄色的衣裙时而轻飞飘起、时而乏力落下，那山风轻柔飘送之间，只将那女子身上的衣裙拂得轻舞不已，不时透出了玲珑修长的优美身段，加上那女子神情悠闲，年纪看似不过二十五六，肌白如玉、樱唇丰润之间，颇有些特出风韵，又似年少娇女，又似成熟妩媚，那出了神般舒服享受的神情，当真是再美也没有了。

原本还在闲闲地享受着山风温暖的吹拂，那女子娇躯突地微不可见地稍稍一动，眼儿虽是张也不张，嘴角边上却轻轻地吁出了一口气，浮起了一丝微微的笑意。那笑意极其温柔甜美，似是又好气又好笑一般，就好像是一个温柔秀气、成熟稳重的大姐姐，偏偏遇上了调皮捣蛋、爱玩爱闹的小妹子，拿她完全没有法子的神情。

“师父！师父！”随着少女娇甜的语声，如风过水面般，在这安静舒服到引人入睡的悠闲之中，拂起了一丝涟漪。

听到那少女半跳半跑地走到了近处，树下的女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才张开眼来，适意地伸了个懒腰，慢慢地倚树坐起，玉颈轻转之间，写意披垂的秀发左右飘了飘，掌缘轻轻地劈了劈颈后，一幅疲累未消，还没有休息够的样儿。而那个奔到了树下，乍看之下才刚十六七岁的少女，虽也是个清秀的美人胚子，但神态活泼泼的，与其说是女子，还多点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则是伸了伸舌头，一脸顽皮模样地坐倒在一旁，举手向颈上搧了搧，脸蛋儿热的红扑扑的。

“怎么了，雪儿？”树下那女子微微地笑了笑，伸手拍了拍那名唤雪儿少女的肩头，“才刚被你们吵的连顿饭都吃不好，为师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到此休息一下，怎么才安静一下，你们就又叫又吵的，一点女孩子样子都没有？”

第三百四十三章 百花宫

“哎，师父，你不知道啦！”促狭地笑了笑，顽皮地吐了吐舌，雪儿特地放低了声音，脸儿也凑近了师父耳边，活像要说什么重大秘密似的，“你知道…谁回来了吗？”

“难不成…是你二师姐？”那女子微微一笑，伸手搔了搔绛雪娇嫩的脸颊。虽说是师父，听来像是蛮老气的，但雪青仪自幼修习道门内功，功力不弱，驻颜有术，虽说年已三十过半，但光从外表看来，也不过二十六七，不像个师父，倒像是雪儿的大姐姐似的。

“才.不.是.呢！”似是有些儿怕痒，雪儿避了开来，整个人随即偎入了师父怀里，撒娇似地在雪青仪怀中磨着，淘气地笑了笑，“二师姐也不知道跑到了那儿去，到现在连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是师伯啦！徒儿没回来，她自己倒先回来了，还带了个师弟回来呢！蓝洁芸姐姐正在厅里招呼她们，教我来请师父过去，不然…不然雪儿可没那么大胆子，把师父给吵醒过来。”

“老是这个样，没大没小的，”脸儿微微一红，眼中浮起了温柔的神色，但那丝娇柔在雪青仪面上却是一现即隐，她似是猛地醒来一般，伸手拧了拧雪儿那稚气未消，嫩嫩甜甜的脸颊，满脸又好气又好笑，想要开骂却始终没法真生起气来的神情，偏是师姐妹两从来就拿这两个顽皮孩子没法，想气都气不起来，“就连对师伯也没半点敬意。还有，你们从来爱玩爱闹，从养你们开始，十几年来，为师这午觉从来没好好睡饱过，真不知你们是怎么搅的，就是有办法弄得为师睡不下去，非起来收拾残局不可。这样下去，等你们将来嫁了人，可怎么好喔？”

“雪儿才不嫁人呢！雪儿要永永远远陪着师父，一辈子都不离开师父，如果要嫁人嘛…就让蓝洁芸姐姐去嫁人好了。”“你啊…”雪青仪无可奈何地一笑，站起了身来，纤手轻轻地在衣裙上拍了几拍，拂去了沾上的草屑，像是在想着什么一般，“万事都讲一个缘字，只能论天意、半点不由人。缘份若是到了，你想不嫁也没办法；缘份若是不到，你想嫁也没得嫁。时候若是到了，可轮不到你这小鬼头说要嫁不嫁的。”

“是，师父。”“怎么了？”看到雪儿脸上浮起一抹诡异的笑，想别转脸儿去偷笑又是不敢，偏又忍不住的模样儿，雪青仪不由得奇怪，这两个小妮子平日就诡变百出，什么鬼玩意儿都有，但今儿怎么特别怪？“笑成这个样子，难不成是…是师姐…师姐带回来什么宝贝了吗？”

“不是什么宝贝，是师妹。”雪儿忍了半天的笑，终於还是笑了开来，“哎呀，受不了了！那个小师妹好好笑，年纪轻轻的，看起来也没比我和姐姐大多少，偏偏又装得一幅成熟样，说话慢条细理，动作慢慢吞吞，活像是小孩子扮老头一般…师父如果看到，也会笑的…”

“小心一点，别在人家面前这样笑，会得罪人的。”轻轻地拍了拍雪儿的脸，雪青仪的脸沉了下来，满脸严肃神色，颇有些师父的威严，慑的满脸顽皮样的雪儿也静了下来，像是做了什么错事般，只有挨训的份儿。

“就算亲如师妹，也不可以这样笑人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可不是每个人都像…像你两位师姐一样，生就的美丽漂亮，毫无缺点，做人一要立身端正，二要行事笃实，什么武功和品貌，都只是小事一椿，不足一观；更何况现在多了个师妹，你身为师姐的，更要为人表率，绝对不可以以貌取人。”

“现在在山里还好，要是以后下了山去历练，照你这样随意嘲笑别人的形貌，非出事不可，到时候看你出了岔子要怎么收拾？那时你身在江湖，形孤影只，可没有为师或蓝洁芸会帮你收拾这个烂摊子了。”

“是，雪儿知错了。”伸了伸舌头，雪儿扮了个鬼脸，“不过雪儿可没有当面笑他喔！一直到出了门后才笑的。”

“这样更不行啊！”手指在雪儿的头上轻轻地敲了敲，雪青仪叹了口气，摇头摇的更厉害了。师徒情份已有十来年，有谁比她更知这两个小女孩的？当时的情境她不用猜也想的到，比雪儿还大一岁，稍成熟一点的蓝洁芸必是看出了雪儿忍俊不住，才会支她出来寻自己回去，若非如此，光凭雪儿现下装出来的这种脸，不得罪人才是怪事，“装成这种脸，就算嘴上不笑，别人也知道你心下在笑，这种弄法更不成。”

“是…是…是，雪儿知错了，以后不只是脸上忍着不笑，心里也不笑，连脸上都不动一下…哎呀呀…那好难哪，师父…”好不容易走回到

大厅，听到她俩脚步声慢慢走近，一个少女忙迎了出来。仅仅比雪儿大了一岁，虽说容颜与雪儿极其肖似，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但那少女的神态形貌却要成熟得多了，由於这内蕴的气质衬托，和雪儿相较之下，蓝洁芸也娇美成熟得多，比较起来雪儿天真顽皮，稚气的还像个孩子，蓝洁芸则是温柔甜美，已是个完完全全的少女了。

不像雪儿一般挂着满脸顽皮的笑，蓝洁芸的神情要沉稳许多，像个小大人般，先依师门礼节向雪青仪见了礼，话才出口。

“听师伯说，目下还没有大师姐的下落，师伯已经交给二师姐去找了，二师姐大概半年后才有得回来。不过师伯这回收了个新师妹，正在里头等着师父。”“哦？还没找着啊？”雪青仪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雪青仪知道虽然是百花宫宫主，但是对于她的师姐非常在意，所以对于他师姐的弟子背叛了百花宫，让她的师姐非常伤心，她心里也不好受。

“师姐，现在江湖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雪青仪一到大厅就向他的师姐西门小月正在里面坐着要问道。虽然雪青仪没有行走江湖，但是对于江湖上的事情她还是知道一点的，所以现在雪青仪先问起了江湖上发生的事情。

西门小月看了她师妹一眼，然后把武林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篇。雪青仪听了西门小月的话以后脸色一变，但是没有什么惊讶，道：“师姐，这是真的？”西门小月点点头，然后奇怪的看着自己的这个师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师妹为什么这样。

“师姐，你不知道，事情就这样的，我们百花宫……”雪青仪向她的师姐西门小月说起了真正的百花宫之秘。西门小月听了她师妹雪青仪的话以后脸色大变，现在的她才知道今年的这个武林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是有这么大的秘密在。

“师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西门小月听了雪青仪的话以后向雪青仪问道。“找人。”雪青仪道。“找人？”西门小月不解的看着雪青仪疑惑道。

“对，找一个可以救我们苍茫大陆的人。”雪青仪道：“在千年前，天师张天黄已经算到今天了，所以特地留了一个锦囊妙计在宫中，等

一下我们去取来一看。”

白云寨，李云龙经过数天的赶路终于达到了白云寨，虽然出去的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对于李云龙来说这半个月来的收获非常之大。

龙天香，这个龙家大小姐对于李云龙也是用情至深，半个多月不见现在一见李云龙回来立刻飞扑到李云龙的怀里，想融合到李云龙的身体内，永不分离。

“宝贝，我没有想我？”李云龙抱着龙天香温柔的说道。“恩。”龙天香应了一声，也想起来现在旁边还有别人，羞的连忙把头埋在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哈哈一笑，对来迎接他的曹风道：“曹大哥，你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就出发。”“是。”

南安，秦王府李云龙和龙天香等人经过十天的赶路终于达到了南安，在这段时间难龙天香也知道了李云龙的身份，所以现在的他有些特别的紧张。

“宝贝，没什么好紧张的，我的父母又不能吃了你。”李云龙看着龙天香紧张的样子笑道。“不是的，我，我……”龙天香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他不知道这事情应该怎么和李云龙说起。

“怎么了？”见龙天香这样李云龙也觉得可能事情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于是对龙天香问道。“龙哥，我，我……”龙天香断断续续的把她有未婚夫的事情说了一篇。李云龙听了以后笑道：“天香放心，这事就交给我去办，你就乖乖的做我夫人吧！”“恩。”龙天香这时也应了一声。

进了府邸后蓝冰月、朱无云、朱无媚、朱无蝶、柳清如、宫飞燕、晨月、蓝雅、蓝丽、柳如烟、司空兰香、解碧玉（柳如烟的徒弟）、官小依（柳如烟的徒弟）、柳琴公主众人、东方婉、飞凤卫等几十个女子出来迎接李云龙他们。

龙天香一看这么多女子出来，而且几个的容貌在她之上，就知道这么人是李云龙的女人，重身子他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其实他那里知道真正和李云龙发生过关系的人连凤一她们才十几个而已。

众人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这时的曹风等人被安排的城外训练。在众女聊天的时候李云龙就去了他父亲的书房和他父亲李襄樊商

量了一下午。

夕阳西下，月上柳梢。夕阳最后的余晖染红了晚霞，给天空留下一道绚丽的色彩。微风拂过，波光粼粼，层层细浪由远而近，拍打在岸边发出哗哗的响声。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绵延天边与皎空相接，也许那就是攀上云霄的阶梯。

北方与湖面交接处一座亭台傲然挺立，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它依然还保留着当初的隽秀。李云龙提着一壶从蓝冰月那里抢来的竹叶青，欢喜异常，走进亭台一览眼前的景色竟如此美妙。

第三百四十四章 统一秦州武林（一）

打开瓶盖，顿时满室生香，那不同于一般酒的醇香，香气中带着一分清凉，似久旱的甘霖，沁人心脾，甜而不腻，香而不俗。一饮入口，顿时化作一股清泉，那灼热的水滴似燃烧着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慢慢回味，久而弥香。

“夫君。”蓝冰月愤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从她的语气可听出她的愤怒，可即使是生气，她那细腻的声音却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压力。“冰月，什么事？”李云龙转过身来，笑吟吟地看着即将发飙的她，习惯了她的温柔娴静，此时她那由于生气而胀得通红的脸颊，那幅装出来的恶狠狠的模样，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竟显得如此可爱。

“你太过分了！”她鼓鼓的腮梆憋了很久，最终还是只说出这几个字来。骂人，她会，骂李云龙，她又舍不得，她只有用那恶狠狠的眼神表明她的愤怒。

“冰月，你也太小气了吧，为了这么一壶酒，就追了我大半个府邸，我在你心中连一壶酒都不如吗？”望着蓝冰月那可爱的模样，李云龙总忍不住撩拔她那燃烧的火焰。

“你个大坏蛋，明明知道怎么回事，要是在平时，你就是拿十壶，我眉头都不皱一下，这可是这批的最后一壶，明明知道我是专门留给公公的，还跑来抢，明天公公回来找我要酒，我怎么向他交代，你个大坏蛋就知道欺负我。”蓝冰月越说越气，想着自己受到的委屈，泪水不由溢出了眼眶。

李云龙的父亲酒量不大，却嗜酒如命，一喝必醉，尤其对蓝冰月到来以后无他专门做的竹叶青情有独钟，每天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蓝冰月讨酒，不醉无归。

蓝冰月虽然是李云龙的未婚妻，但是对于这样能够讨自己公公欢心的事情她自然愿意去做。李云龙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事，酒也可以忍住一时半会，可就是忍不住想惹她生气，那幅楚楚可怜的模样令人爱煞。

但是李云龙一看她居然真的流泪了，心中一慌，暗骂自己混蛋。想到她对自己的好，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千古罪人，不由后悔万分，忙

把她眼泪擦干，自责道：“冰月你别哭啊，你骂我打我都好，求你就是别哭啊！”

对于蓝冰月李云龙是特别的喜欢，作为他的未婚妻虽然蓝冰月有说话也会发一些小脾气，但是她对李云龙可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对于李云龙找了这么多女人也没有多大的反映。

李云龙不说还好，一说之下，她更有滔滔江水，绵绵不觉的迹象，一下扑进李云龙怀里，小手捶着他的胸膛，泣道：“你个坏蛋，就知道欺负我，你坏死了。”

李云龙一手搂着她的纤腰，一手拍着她的后背，真不应该和她开这个玩笑，害她如此伤心，低语道：“别哭了好吗？我以后什么事都听你的还不行吗，乖，别哭了，再哭可就不漂亮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安静下来。恋恋不舍地把酒壶盖上，略一犹豫终还是递给她道：“你拿回去留给父亲吧。”蓝冰月小手一挥，把李云龙的手拍开，不满道：“哼，明明知道打开的酒隔了夜就会变味，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自己喝了吧，真是个馋猫。”说到最后不由掩嘴一笑。

李云龙无奈地耸了耸道：“那可就怪不得我了，只是你的酒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寻遍天下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可与你媲美的了。”“就你油嘴滑舌，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只是她那欣喜的模样完全出卖了她此时的心情。

李云龙提起酒壶往嘴里灌，任凭如何摇晃，却始终弄不出一滴酒来，仔细一看，酒壶中早已空空如也。不自觉的一笑，向屋内走去。

秦州，萧城，亭畔湖面漂泊着一叶孤舟。

一个中年大汉斜依舟弦，手中提着一壶酒，品着美酒，腰间玄着一柄剑，那柄名震天下的飞鸿剑。他的相貌很普通，如果他融入人海，也许只是转眼间，你就再也无法辨认出他来；却又很特别，只要看过他一眼，那道身影就永远难以磨灭。

他的脸很平静，就如眼下的湖面，任它雨打风吹却掀不起丝毫波澜，很难想象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动心。不见他有任何动作，蓦地从酒壶中射出一道酒泉，落入他微张的口中，滴水不溅，没

有人觉得他有任何炫耀的意思，信手拈来，那纯熟的动作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习惯一般。

这时一个身影飞射而来，轻轻的落在大汉旁边。那大汉轻轻一笑道：“林兄，来的好早。”

(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哈哈，海兄也不迟。”那人轻笑道：“海兄此来是不是有了什么办法？”“办法，没有，这秦州李家应该在这里统治了几百年了，现在他们要对付我们我们除非了投*他们还有什么办法？”

“可是海兄甘心吗？”“你说了？”海兄反问道。“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难道是……？”那个人笑着点点头。

十月九日，李云龙回到家以后的第十天，他带着蓝冰月准备对付秦州武林最大反对势力天花盟。他和蓝冰月两人这天一早就先向花江的德兴出发，蓝冰月女扮男装，在外面她叫李云龙大哥。而李云龙则打扮成一个丑男，这是他的众女的注意，无了就是不让李云龙再有女子喜欢他。

这天他们来到花江旁边的一个小城，好不容易找到了客栈，把包袱都放了下来，松了一口气的李云龙和蓝冰月两人下楼吃饭，没想到菜都还没送上来，问题已经先上门来了。

蓝冰月选的是一个*墙的位置，光从这选位的地方，就可看出蓝冰月的江湖路的确不是白走的，这位置虽是不大，也不显眼，再多一人就显得有些蹋促，但视野却好，无论是进来出去，这饭馆里头的任何异动，都逃不开两人眼去。李云龙虽然不这样认为，但是却不得不暗表同意，光从选座这一点来看，蓝冰月的江湖经验，就着实在自己之上，这次带蓝冰月出来做事是对的。

点好菜还没多久，只听得门外马蹄声响，一个黄衣女子走了进来，挡在她面前路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都让了路，原本吵嚷的饭馆里头登时静了下来。看这势派，就算没有人说，李云龙两人也猜得到，这女子多半就是刚才城门外头巧遇的那位白欣玉，大概是因为她在这儿出入惯了，旁人都认得她，习惯了她旁若无人的作风，所以不待吩咐，一见她要进来便让出了路，连谈话用餐的声音都放轻了，生怕吵着了她，惹火上身。

虽是不想惹事，但两人初见此等势派的女子，加上身为武林人，总不能像普通百姓一般怕事，光看两眼大概也不会怎么样，两人的眼光不由得飘了过去，但见客栈门口扰攘的人群分开了一条路，一位黄衣劲装的女子缓缓而入，手上马鞭轻挥，顾盼自若，好像女王出巡般的气派。

原本李云龙还以为，这般霸气迫人的女子，容貌多半平凡，才要摆出一幅逼人的霸道之气，好震慑他人，没想到一眼看去，他才知道自己错的一蹋糊涂。这白欣玉大约二十三四岁年纪，有一付天生美人胚的瓜子脸的轮廓，以及似经过精工雕琢出来的挺直鼻樑，如樱桃般小小的、弧线优美的樱唇，微薄中不失丰润，目光洒落当中，波光滢滢，显得灵动无比，当真是美的惊人。

加上现在李云龙才看清楚，白欣玉身上所穿，与其说是黄衣，还不如说是金衣，一身劲装金碧辉煌，恰到好处地贴着她曲线玲珑、线条优美的惹火身材，衬得这金衣凤凰更是英气逼人，举动之间一股璀璨的富贵气息迎面而来，让白欣玉不像寻常女子，而像一朵盛放的牡丹一般惹人心动，这白欣玉确是个出众的美人儿，只可惜纵马横行的作风着实太横了些。

也不知这样看了有多久，李云龙这才醒过神来，暗骂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又不是没有见过美女，现在却一见美女就闪了神，呆呆地再移不开目光，若这景象给蓝冰月看了去，回去以后在众人面前大搬是非，自己的脸面可要往那儿搁？不过仔细一看，原来他还算好的，饭馆里头的众人有大半都还没从那惊艳的震撼中回复过来，另一些看来是当地人的客人，则是低下头专心吃饭，连余光也不望白欣玉一眼，也不知是因为看惯了呢？还是因为怕看得太多，会惹出事来呢？

不过一看到桌子对面，蓝冰月心中就暗叫声糟，李云龙眼光虽没移回来，像是根本没注意到李云龙方才一瞬间的失神，但蓝冰月面上神色却不像在注意白欣玉的美貌，而是冷静地注视着饭馆里头的其他人。

“大哥…”蓝冰月对旁边的李云龙说道“干嘛？”

“你看右首桌上那个人。”

听到蓝冰月的话，李云龙忍不住转头望了过去，这才发觉，原来那位上坐的四人之中，为首的一个衣着雅致，是个青年书生模样，其

余三人虽是身材粗壮，神情却极冷静，连蓝冰月这般美女的出现，也没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开多少，炯炯有神的目光直望着众人，戒备之心毫无松懈，不过从位次看来，那三人虽也像武功不弱的武林人物，但多半只是那青年书生的随从而已。

仔细看那青年书生，已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容貌虽不能说不英俊，但比起李云龙这般英俊年少的侠士，可就差得多了；加上外貌虽算不错，但那眼光却露骨地打量着白欣玉玲珑浮凸的身段，完全不遮掩那种品头论足的目光，简直就好像只要一开口，口水就要破堤而出似的，可惜好一幅英雅清俊的脸孔，却被那贪花神色给整个弄坏了，就好像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般

第三百四十五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

不过更令李云龙心中震动的是，那四人的服色虽说全不一样，但衣襟开口处都绣着一朵水蓝色的云彩，分明就是天花盟云堂的标志。天花盟又叫天盟，秦州的一大江湖势力。若说这四人和天花盟毫无关系，打死李云龙都不信！

这次李云龙出来就是为了能够扫清在秦州的那些反对势力，所以对天花盟的种种情报，尤其是三风二云五大堂口，却没有轻易放过的道理。这祥云堂在天门五堂中虽排行第四，也没什么重要职司，表面上全没什么特别的，但获选入祥云堂中者的武功修为，却都相当不弱，均为一时之选，这祥云堂的实力，堪称五堂之首。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谁教这祥云堂的堂主，乃是天花盟盟主韩贵的大弟子杨逖，性好渔色故不受倚重，平常也没事好做，老是在外头拈花惹草，搞出来的麻烦也最多，韩贵爱徒心切，自不会容得祥云堂内的人马太过寒酸脆弱，以免让爱徒在外寻花问柳之际负伤。

虽是如此，不过再怎么说，身负消灭反对势力的任务，还得尽量隐秘其事，现在的确也不是自己去找天盟碴的时候；加上事情那有这么凑巧，李云龙深恨天盟，偏偏却会在路上偶遇天盟盟主的独生爱子杨逖，再怎么说他也不会有这等好运气，可以一下子就给韩贵一个难看。因此李云龙深吸了一口气，硬是把混乱的心绪平定了下来，转过头去再也不看那桌天盟中人一眼。

“是天盟中人没错，不过…不过我们还有其他任务，现在别去惹他们，知道吗？”“是。”蓝冰月应了一声，但心下真正想的事却没有出口。方才蓝冰月之所以指那些人给李云龙看，绝非因为天花盟和秦王府之间的恩怨，而是因为为首的那青年书生，看她的眼光实在太过露骨，简直就好像想一口把白欣玉给吞下肚去似的，完全没有一点正道中人的自觉和矜持。

白欣玉虽是地方一霸，但看来这一回却是孤身至此，听她对店小二的吩咐，显然是要一个人在这儿住上一晚，给别人听得清清楚楚，天才晓得那一看便知好色的青年书生，会不会效淫贼恶行，在半夜去袭击白欣玉呢？不过李云龙既决定不管这闲事，蓝冰月单独一人可就

独木难支，自忖也非那三个保镖的对手，看来也只有乖乖旁观的份儿了。

虽然知道单只有自己一人，多半是什么事也做不到，但用完餐后回到房里，思前想后的蓝冰月却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而另一边的李云龙没发出什么声音，但只要静下心来，专心听他的呼吸声，有经验的人就知道，现在的李云龙也是辗转难眠。

“夫君。”在两个人的时候蓝冰月还是叫李云类夫君。“干嘛？有事？”“我在想，白姑娘那边…我们是不是该去通知她，要她多加小心。只是这样而已，应该不算管闲事吧？”“不要闹了，那白欣玉也是走江湖的人，光看就知道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俗语说逢人但信三分话，没凭没据的，就这样去提醒她，你以为你是谁？到时候她若不信你，反给你难看，你怎么办？”

“那如果…如果我们只是等在外面，等那批天盟的人准备动手的时候，再来个人赃俱获，如何？我看那几个家伙的神情，好像是不会放过白姑娘的。听说天盟的财力是*水路航运支撑，而熊阳三凤正控着花江下游的航路，正制着天盟的要害，说不定…恐怕那些人就是为此而来的。”

“不错，你的提醒也有道理，现在是非常时期，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们也会怀疑我们有什么起途，我们应该怎么办？不过去提醒她一下也好，这样子白姑娘也不好怪我们。”李云龙移身下了床，快手快脚地穿起了衣服。

看着早换好衣服的李云龙根本懒得等到现在才笨手笨脚地换衣服的他，身影其快无比地穿窗而出，蓝冰月一边加快了速度，一边在心下暗笑，她也知道李云龙现在可强忍着不想生事，不过若是能够带给天盟一些关乎根本的麻烦，李云龙可就毫无袖手之理。如果天盟那些人当真动了手，被他们给阻止，一来这也是武林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义，二来这样卖个好给白欣玉，把她们拉到自己这一方，就算只用她们的财力，日后对李云龙的计划，总会有好处的。

隐伏在暗处，两双眼儿直直地监视着白欣玉的窗户外头，李云龙轻声地吁了一口气，不由得暗叹，自己来的可真是合时，他和蓝冰月几乎才只是在树丛中蔽好了身形，那书生的身影已经立到了白欣玉窗户外头，这回却是孤身一人，那三个保镖模样的人物都不在身边，连

看的心中起疑的李云龙专注监听四周的结果，也听不见其他人的呼吸声，若不是那三人的武功实在太过高明，一旦隐匿便不是李云龙可以发觉的，就是这好色的青年乃单独行动，落了单再没有他人的保护。

暗地里不透声息地深吸了口气，李云龙强忍着心中的鼓荡，感觉自己的心跳愈来愈快了。其实也难怪他修养不够，这可是他的计划的难得的开端，只要想到待会儿好好的干，若是成功，便能够踏出对天下统一的第一步，李云龙几乎就要忍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了。

大出两人意料之外，那书生非但没有隐藏形迹，反而立在屋瓦上头，做作似地举手作势，只见他袖口一扬，轻描淡写地伸手向白欣玉窗上一推，带起了一股掌风，震的窗纸一阵抖动，不住作响，不只不像个好色淫贼，反倒像是早和佳人有约，正振窗为号，提醒白欣玉他就要进去了。

若没看到他那口水都快要滴出来的色鬼脸孔，从背后看去，那书生长身玉立、潇洒轻柔的模样儿真是漂亮至极。话说窗纸紧黏在窗架上，最是紧绷之物，这一掌力道却控的精准异常，既没用力到震破窗纸，也没有轻到发不出声音，光只是这轻描淡写的一掌，其中控制之精、拿捏之准，着实已是江湖中第一流高手的境界，连一旁窥伺的李云龙明知是敌，都不由得起了佩服之心。

窗户上的声响尚未平息，一身金衣的白欣玉已破窗而出，双手倒持两柄短剑，刀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显见锋利至极，再仔细一看，竟连柄都是金色的，也不知是那儿名家所铸的宝器。

若不是看白欣玉发髻不整，几根发丝飘在外头，连身上的劲装都颇有些纷乱不整，脸上表情又是戒备至极，显是刚入睡便发觉有警，加上对方竟大剌剌地推掌震窗，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因此她才快手快脚地更衣临敌，那模样绝非和这书生事先有约，李云龙差点就要出言大骂了，若非蓝冰月大言凿凿，说的像是白欣玉就要被奸人所害，还拿对付天盟这大饵来钓他，两人也不用在这儿呆等，如果说白欣玉真和此人有约，隐伏暗中的两人又被发现，就算是道歉被原谅，被天盟中人原谅这事也够李云龙呕的；若被白欣玉误以为他们两人才是採花的登徒子，蓝冰月这个女的就算了，可自己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阁下是谁？为何深夜来扰？若没个可被彩兰接受的正当理由，欣玉可就要失礼了。”“别这么说嘛！”原本不说话时，神情虽是好色，却还有些清俊之貌，没想到一碰到美女，那书生的一张俊脸，可就变了形了，满脸谄媚的神色不说，还一幅油滑浪子的模样儿，完全没有原先那种潇洒漂亮的风范可言，令人见之便要作呕。若非李云龙心中既想教训这傢伙，又牢记着自己的计划，绝对不要轻易惹事，仍挣扎个不休，怕早就冲出去，和这天盟中人见个真章，好好教训他一顿了。“相逢即是有缘，何况姑娘貌若天仙，总不该这样拒人於千里之外嘛！”

冷冷地哼了一声，白欣玉眼中精光灿烂，手中的短剑在月光下光芒流转，显然双手正微微颤抖，多半也不是怕了，而是正运起功力，准备出手教训这满嘴胡缠的书生。李云龙心中叫好，他也看不惯这人，方才运功震窗，虽说功力不弱，该在一流高手之上，恐怕两个一流高手联手，也未必能在这人手下讨得了好去，不过对于李云龙他们没有多大的危险，对付他非常轻松，若加上个势震一方的白欣玉，情况可就更加不同了。(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彷彿完全没看到白欣玉手中的短剑，和这金衣美女脸上的怒气，那书生脚步轻移，在白欣玉面前晃动不已，却晃的毫无道理可言，既不像要出手，又不像在随风飘动，加上满脸无赖相，嘴上说的话儿更是愈来愈难听。

“今儿一见姑娘花容月貌，小生不由心动不已，故特地踏月而来，想和姑娘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儿，别无它求。还请姑娘示下高姓大名，以便称呼。”

“哎呀！小生差点儿就忽略了，原来姑娘并非无情，其实早已示下了名字，”一手轻拍额头，那书生仍是一幅浮滑的公子哥儿模样，脸上满是一幅讨人厌的谄媚笑意，“欣玉，唔，欣玉，嗯，真是个好名字，欣欣向荣，白玉微瑕，人美名字也美，大概出生的时候就这么漂亮了吧。”

看得出来白欣玉已经动气，目光含煞、樱唇紧抿，一幅随时都要动手的样儿，不过李云龙也猜得出来，为什么白欣玉到现在还不动手。一来此人衣襟上头，那幅水蓝色云彩非常明显，随着他不住晃动，那云彩更像在风中飘动了起来，明白无比地透露出此人的身份；

二来从那书生运力震窗，到白欣玉穿窗而出，声音可说弄得极大，客栈中却没人作声抗议，静悄悄地甚是奇怪，多半就是白天见到这青年书生时，他伴随的三个保镖都弄出来的鬼吧？只要想到这人是天盟中人，以及和他在一起的三人武功之高，就算白欣玉横行惯了，要动手前也得掂量掂量。

第三百四十六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

正想之间，那书生又开了口，这回的话可更露骨难听了，“欣玉孤身到此，又没有姐妹友人相陪，心中难免孤单，在下此次前来，就是为了主动请缨，好填补欣玉心中的空虚寂寞，所以才震窗请见。本来在下心想，若欣玉害羞不肯出来，在下就只好入屋相就了。不过在下才一震窗，欣玉就迫不及待地出门相见，显然在下福份不浅，人说绝世美女必然多情，果然并非虚言。”

这话说的实在太过份了，连李云龙这旁观者，都已忍不住想要出手，更别说是被那书生不住调戏的白欣玉，只见她浑身一震，气怒交迸之下，连脚步都重了少许，脚下一块屋瓦登时传出了裂声，双手颤抖之间，月下一片金光乱窜，当真是气势十足，令李云龙大开眼界，这白欣玉雄镇一方，果然有她的真实本领，也难怪会那般傲气迫人了。

偏偏就在眼前白欣玉要出手的当儿，蓝冰月已经抢先跃了出去，口中一声轻啸，手中长剑已向着那书生背心处连刺了三四剑，一边还在口中高喊着，“师父、大哥、二哥，别等了，快出手吧！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小子，这回可不能让他给溜了，别管江湖规矩，先宰了他再说。”

大概是因为全心全意都放在面前这美女身上吧？那书生竟完全没注意到暗地里窥伺的李云龙两人，给蓝冰月这先声夺人的一吓，一时间竟慌了个手忙脚乱；加上既已露了行藏，李云龙也不管什么不要管闲事了，比蓝冰月只慢了半拍，他的长剑也已递了出去，和蓝冰月上下交击之下，两柄剑迅捷无比地攻向那书生，剑招使出，配合的恰到好处。

被蓝冰月突然一吓，那书生许退了两步，袖中摺扇滑出，硬挡了他几招，幸亏蓝冰月功夫还没用部用出来，构不成什么威胁，那书生虽一时间挡得手忙脚乱，几个呼吸之间，却已经扳回了局面。

不过李云龙才一出手，那书生就知道不妙了，眼前这丑不拉几的小子功夫虽不行，但另外这年轻人手底下却着实不弱，才一动手就看得出来，同样的剑招，功力却更深厚，显然就是他口中的大哥；再加

上从这丑小子方才大喊出声的内容，多半他们还有人伏在一旁，准备随时动手加害自己。

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那青年书生有苦自己知，他这採花行为，已严重违犯了天盟门规，那几个护驾者讲原则的紧，对自己的採花行动，能来个相应不理，回去不向上头反应，已经是自己前生烧香拜佛了，根本别想要他们帮忙自己。即便是採花中出了岔子，但若不到要命的当头，这几个人恐怕也不会出手相救自己，到口的肥肉眼看是吃不到的了，还不如早些开溜的好。

“唉，好好的良辰美景，偏有不识风流者出来坏事，今儿就免了吧！不过没有关系，早晚我还是会嚐嚐欣玉你多情的滋味，你好生等待着吧！”

眼前一闪，那书生的身影已经远去，几个呼吸间人已到了远处，影子都只剩一点点了，逃得其快无比，光看那人凌虚飘行的身法，在轻功这一项已是第一流的高手，看的李云龙不由得心惊，还没使完的招式再也使不下去，手中的长剑凝在半空，似是被空气吸住一般，再也收不回来。

这人的实力之高明，看来可远在自己估计之上，蓝冰月虽说武功高强，但是为了不暴露身份所以现在她的实力也用了才一流高手水平还不算什么，但突如其来的先发制人，对他竟毫无威胁可言。若非他不明虚实，被蓝冰月的虚张声势给吓走了，以自己用一流高手的功夫，能在这人手下走上三十招已是侥倖，就算加上蓝冰月相助，也不过能多撑个四五十招吧?

一想到天盟随随便便出来个人，身手已是如此高明厉害，令人心惊胆跳，显见天盟实力的确强悍超群，绝非一般门派可比，李云龙不由得自忖，若他没有身后的高手在，要想除去这个天盟是非常麻烦的。

虽说心中的思绪如电般旋转不休，不过李云龙的反应可没有那么慢，现在可不是想这些有的没有的的时候，方才也不知蓝冰月这傢伙是那根筋不对，明明白欣玉就要忍不住下手了，偏还选在这个时候跃出动手，又没把对手给留下来。加上他献殷勤的对象，是一向纵横熊阳、眼高於顶的白欣玉，这样抢去了她的对手，若说要卖人情给她，这可是最糟槓的时机了。

慢慢转过身去，李云龙原本在心中盘算的请罪言语，竟定在喉中，再也出不来了，眼前的景象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在强敌退去之后，一向最傲气的白欣玉竟没有负气拂袖归房，也没有对两人大兴问罪之师，反倒是软软地颤抖了起来，脸上表情似有些扭曲，像正在强忍什么似的，原本清澈光亮的美眸，此刻已泛起了一片火红，雪白的肌肤上头，更似烧透了火似地，红润的像是可以掐出水来，此刻的白欣玉竟似已快站不住脚，一幅随风摆弄的杨柳模样儿。

虽说没亲眼看过这种样子，但李云龙的江湖路可也不是白走的，一看就知道，原来白欣玉不注意间，已经着了道儿，那青年书生果然不是好东西，竟对白欣玉下了极霸道的媚药，如今药力在体内爆发，弄得她体内欲火高燃，情思荡漾、难以遏抑，也难怪白欣玉要站不住脚了。

知道了白欣玉的状况，李云龙心中这才明白，方才那书生之所以不住以言语调戏白欣玉，绝非只是在口头上讨些便宜而已，一来是为了拖延时间，好等到白欣玉所中的媚毒爆发；二来也是用这些不堪入耳的话，让白欣玉心绪愤怒不定，这才忽略了那书生的邪法。而蓝冰月之所以抢着动手，就是因为她已经发觉了白欣玉的情况不对，猜到她已着了道儿，这才突然出手赶人。(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不过想到这儿，李云龙心中却不由得打了个突，从那书生在瓦面现身时起，自己可是专心无比地注意着他的举动，那书生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尽收於李云龙眼底，可这般专心注意之下，李云龙竟连那书生是什么时候下的药，是怎样动的手，都毫无头绪可言。莫非那书生已串通了这家客栈的店主，特地在白欣玉饮食中下的药，还是他那几个保镖在暗地里头下的手呢?

看白欣玉脸红耳赤，额上泛起了一片香汗，少女如兰似麝的幽香不住涌出，连樱唇都紧紧咬住，竟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那媚态当真令人心跳加速，李云龙看得不由得也不自在起来，感觉到体内似乎也涌出了一股热力，虽说是寒冬未过，又兼夜里冷风袭人，身上却是愈来愈热腾腾的。

看来，老天还是不薄待自己，艳福不浅，那书生留下来的烂摊子，自己这下子可有机会好好收拾。加上白欣玉并非寻常女子，她身为熊阳三凤之首，手中掌控着熊阳湖水运的命脉，若自己真能因为她

解媚毒而得此贤妻，将来有鄱阳三凤的财力和势力支持之下，对统一天下又增加了一定的实力。

蓝冰月伸手扶起了白欣玉，看她泛着忧心、不屑、轻视和自怜的眼光流过了一旁立着的李云龙身上，在转到蓝冰月脸上时，才显得放心了些，还娇羞地低下头去，光从神情便知，就算是要解除媚毒，白欣玉也宁可选择蓝冰月，而不是李云龙那丑汉，这下子蓝冰月心下可乐了，看来出门的时候要李云龙的打扮是对的，只是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女子，要解毒最后还是要便宜李云龙，不由白了李云龙，突然想到不能这么便宜了李云龙，心中突生一计。

没想到就在蓝冰月喜孜孜地扶着欲语还休、娇羞莫名的白欣玉，正要回白欣玉房中解毒的当儿，那李云龙竟一伸手，挡住了蓝冰月的去路。

“你…你这是干什么！”美女在怀，原本一肚子的兴高采烈，给李云龙这一阻，登时化成了怒火沖天，若不是双手半扶半搂着白欣玉火热的娇躯，蓝冰月差点就假装要拔剑动手了，“救人如救火，何况白姑娘可是中了毒，若不速予施救，误了时间可就来不及了，伤了身子你能负责吗？”

“为兄不敢阻止小弟救人，”看蓝冰月神情，李云龙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同时也觉得这样做非常有意思，于是放缓了语气，却连眉毛都没动一根，彷彿早知蓝冰月会有这套大道理说出来，“只是小弟入房之前，最好先运功虚拍，把窗户窗纸全都震飞震开之后，才能进入，否则余毒未清，若不留心，恐怕连小弟你都要身受毒害。本来为兄应为小弟服其劳，只是为兄练武不久，功夫还差得远，没法子虚拍破物，帮不了小弟你啦！”

听到李云龙这番话，蓝冰月虽然觉得李云龙是不是知道她想到了什么，不过心下却警醒了些，仔细一看方才白欣玉破窗而出的窗户边上，果然还有一丝殷红气息，微弱的烟气直直冒上，只是月光昏暗，加上那丝粉红色泽隐而不显，若非仔细留心，还真是看不出来。

看到此处，蓝冰月和白欣玉这才明白，原来那书生下在白欣玉身上的媚药，竟是如此动手的，既非串通店主在饮食中下药，更不是那几个保镳模样人物暗地里下的手，而是那书生在运功虚拍白欣玉窗户的当儿，在袖中已备下了媚药，随着掌力轻飘飘地推动，轻声拍响窗

户的当儿，那媚药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满佈窗纸上头，威势十足、破窗而出的白欣玉自然无法倖免中毒之厄。

第三百四十七章 统一秦州武林（四）

白欣玉威震熊阳一带，原也是个老江湖了，只是才刚入睡就被弄醒，满腹气怨交加，一心只想出来动手，没料到这外表大大方方、震窗唤人的青年书生，竟会使出这等下三滥的用毒手段，加上从室内明亮处又看不清外头昏暗处窗纸上的情形，一时间竟没注意到，才会着了道儿。

扶着白欣玉坐到了床上，虽是深夜，正当冷风袭袭之时，但蓝冰月却出了一身汗，连额上都湿了。一来她半扶半抱着的白欣玉浑身发烫，如此接近之下，那热力似乎都能感染到蓝冰月身上，二来她不敢伸手触窗，更不敢用剑去撩，只能运力於掌，隔空发劲，破去仍沾着媚毒的部份才敢入屋。三来他是一个女儿身，现在在没有实行她的计划的时候不能让白欣玉知道。蓝冰月虽然武功强大，内力根基也好，但隔空虚拍耗力不少，以他的程度本来还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在美人前面，总不能弱了威风，何况白欣玉专心於压制体内媚毒，也帮不了他。但这一轮拍掌下来，也已累的蓝冰月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白欣玉已在床沿坐稳了，李云龙也不打话，盘膝坐在白欣玉身前，双手食中二指戟指而立，虚贴在白欣玉腕侧，彷彿已入定运功起来。

“你…你又想干什么？”虽是运功过度，浑身疲累不堪，不过看到李云龙竟连话都不问一句，就坐到了白欣玉对面，蓝冰月心中暗叫上当，这个好色的夫君竟如此工於心计，利用他运功虚拍，将沾染媚毒的窗纸全部震开震飞，害得蓝冰月累的气喘如牛，想为白欣玉解除媚毒恐怕也力不从心了，他这才大大方方地排除自己，接收这受媚毒所苦的大美人儿，存心当真是恶毒已极。

“自然是为白姑娘解毒了。”李云龙声音放低，言语中彷彿有股令人安心的力量，沉稳无比，令听者的心情都不由得平静下来。不过若非李云龙方才一语道破那青年书生的下毒手段，内涵不浅，令白欣玉对他印象大幅改观，恐怕白欣玉看他模样丑怪，连他的话都不会耐心听上一句。

“请白姑娘安心静虑，好让在下施为。不过有一点在下要先声明，这套拔毒取毒的手法，虽能除去白姑娘体内毒素，但对白姑娘内力颇有影响，加上毒素也未必能彻底拔净，因此施术后三五日内不可剧烈动作，尤其千万不可与人动手，以待体内残余毒素自然排出，还请姑娘注意。”

“能…能这样解毒吗？”看白欣玉点了点头，闭目静意，显然已经信了李云龙的话，也不由得蓝冰月再出言反对了。反正看他这样，李云龙并非想以男女交合之法解毒，她不由轻松了一点，蓝冰月只觉气空力弱，竟连声音都似虚了不少。

“当然行…不然小弟想要怎么解毒？”李云龙心中暗笑道，他自然知道蓝冰月的话里的意思，只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不找些事情来开一些玩笑，两人的生活会变的无聊。

听出李云龙话中之意，暗损她想李云龙会见美起意、色迷心窍，一心只想着和白欣玉***，大享艳福，蓝冰月不由得气满胸膛，虽是用力太过，气虚力弱，以他现在的状况，就算和李云龙动手，恐怕也讨不了好去。

蓝冰月对于李云龙刚才的话不能出言反驳，难不成要他在白欣玉面前说，要用男女交合之法来为白欣玉解毒吗？恐怕话还没说完，自己在白欣玉心中，已被定性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淫徒，这哑巴亏蓝冰月可是吃定了，谁叫他现在是一个男子呢？

出了县城，两人默不作声地赶着路。本来李云龙还想该为白欣玉护法，否则那批人去而复返，白欣玉不好动手，情况可就糟了；不过白欣玉虽是单身在此，却也只有一晚，才到第二天，和她并称鄱阳三凤的韩冰虹和韩冰婵已来此会合。若非白欣玉等人感激他们相救，又恨天盟中人所下毒手，临行前和蓝冰月约定，将来会助他和天盟相抗，算是去了蓝冰月心口一部份的气，只怕到现在蓝冰月还是一肚子火，等体力回复后就想找李云龙算帐呢！

看的出来蓝冰月脾气不好，李云龙一路上也是小心翼翼，他知道蓝冰月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李云龙看蓝冰月生气的样子特别的美丽。

幸好两人心急赶路，加上心悬李云龙的计划，虽没到日夜奔波那般夸张，但除了白欣玉那件事之外，两人也说得上是毫无拖延，看这速度，多半再两三天就可以抵达德兴了。(手机阅读s-d-x-s-w.com）

突地，李云龙和蓝冰月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眼前的大道上出现了两个窈窕秀美的身影，偏生两女都是面色不善，彷彿是等在这儿，专门生事的。不过虽说这两女都一幅要生事打架的模样，但光天化日之下，突地出现了两个美女，李云龙也不忙喝问，先饱餐秀色再说。

看似较长的那位女子，秀发又长又直，光可鑤人，兼且没有挽髻，那飘着光芒的秀发披散在肩头，显得格外的飘逸动人；一张鹅蛋脸上肌肤莹白如玉，透着秀气无比的温润血色，秋山一般的秀眉下是一双深邃似可看透人心的灵目；鼻樑挺直，格外显得自信，但在那优美柔嫩的樱唇衬托之下，灭去了英武中暗含的煞气，反更显出几许娇柔，尤其锦上添花的是樱唇下方有着一粒美人痣，让那美女一股令人不敢逼视的冷艳中，增添了无限的妩媚，真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孔。

光只是脸蛋儿便显得如此完美，兼且虽是白衣如雪，衣带飘洒间看不分明，但就连不甚好色的李云龙，在模糊之间也可看出，此女身材也毫不逊色，加上眉目之中天生一股冷艳的气息，犹如冰雪凝成的美人一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就算是昨夜遇到的那色鬼书生，若碰到眼前这位美女，只怕也会被那冷然不可侵犯的神态，震慑的色心俱退，连半句轻薄话儿也不敢出口吧?

尤其那美女身材修长，虽说还没走到近处，看不真切，但李云龙几乎已可确定，这美女身材高挑修长，至少和自己等高，也就是说比身边的蓝冰月还要高上半寸左右，就算在县城里头拥挤的人群当中，也会是个鹤立鸡群的美女，冷艳当中更含着迫人英气，令人不敢直视。

在那美女身旁那较年轻的女子，美貌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如果说前面那美女是冷艳型的，那这女子便是妩媚型的了。虽说同样俏脸含煞，但一双眼儿却有藏也藏不住的柔媚，是双吸人心魄的勾魂眼儿，望向身旁那美女时，红嫩的樱唇浮起了一丝温婉动人的笑意。虽说兵器不同，但两女不只是同样的白衣如雪，连脸型都极相似，身材也差不多，一望便知必是同胞姐妹无疑。

上次遇上了白欣玉时，那含带着富贵气息的金光灿烂，已着实令人心动，让李云龙大开眼界；而白欣玉的两位妹子，韩冰虹和韩冰婵

也各有各的美，春华秋实、各擅胜场，娇美处绝不在白欣玉之下，甚至还稍胜一筹。

但今儿个遇上了这两位拦在道中的美女，可一下子就把刚分手的白欣玉姐妹的美给比了下去，若说白欣玉三女是人间绝色，眼前这对阻路的美女便是天仙下凡，当真有倾国倾城之貌，如果不是俏脸含煞、兵刃在手，一幅要寻事挑衅的神色，换了张平和的脸色，那可就完美至极了。

只是这两女虽也像是武林人物，但李云龙却十分确定，她们绝不是自己认识的人，这种令人一见忘俗的美女，看过之后是绝不可能忘记的。难不成是翦径的强人？这个念头才一出现在李云龙脑海当中，立刻就被他给驱除的乾乾净净，一来这么美艳的女子，气质出众，犹如天仙下凡一般，再怎么说也不可能会是翦径的盗贼；二来自己和蓝冰月虽仅两人，却也是武林中人的打扮，一般小贼再怎么大胆，遇到武林人也是退避三舍，身具武功的人可不是平常人随便惹得起的。

突地臂上一动，这才把李云龙弄醒过来，身边的蓝冰月神色如常，似乎已从初见的惊艳中回复过来，醒觉之后的李云龙这才发觉，两女毫不示弱地迎上了他灼灼打量的目光，而且目中煞气愈来愈重，显然对他这样毫不掩饰的眼光怒气更增。这下子可糟了，若照武林规矩，自己这样惊艳到呆了，对女孩子而言可是大不礼貌的失仪事儿。

“在下蓝明，这位是敝兄李飞。”蓝冰月双手抱拳，向挡路的二女施了一礼，向她们报出了假名，言语神态都不失名门弟子风范，“不知姑娘高姓大名，拦住我兄弟去路有何贵干？”

“在下司马明雪，”那年长女子回了一礼，神情依然冷若冰霜，“这是舍妹司马明玉。”看那女子神态冷冷的，连有什么事情都不说出来，一幅等你猜的模样儿，看的李云龙心中不由得出火，这般无礼之人，他还是首次见到。只是那女子实在太美，即使是这样冰山美人的样儿，拒人於千里之外，也令人不敢有所冒渎，在她面前连大声点都不敢，更遑论出言喝问，对她的无礼李云龙一时间还真不知该怎么回应才好，只能怔在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之间，李云龙开了口，打破了冻澈全场的沉默，“不知姑娘师承何处，和天盟中人有何关系？难不成是昨夜那人採花未遂，被我兄弟仗义打断，故此回头请姑娘出头讨面子么？”

第三百四十八章 统一秦州武林（五）

在众皆无语的沉默当中，蓝冰月这句话，当真是石破天惊，不只李云龙，连那两个女子的眼光，也像铁砂遇上了磁石一般，集中到了这她们原先不放在眼中的丑陋男子身上。

“她们是…是天盟的人？”蓝冰月陡然一惊，若非光看神态，就知这两位绝代美女武功都不弱，多半还在一流高手之上，光*自己两人不内出真本事来恐怕讨不了好去，仅只听到天盟这两个字，他就想拔剑动手了，只是两女衣上完全没有任何天盟的标志，更没说出来历，若非蓝冰月也知道李云龙向来观察入微，虽是少言却极少失误，怕才听到他的话，忍不住就要出言驳斥了，“你怎么知道？”

“两位姑娘的兵刃并不趁手，不像是姑娘所有，多半是临时借来的吧？”李云龙微微一笑，望向那两位美女的身侧，两女手上的兵器一为长剑，一为日月环，型制均颇为厚重，不像是女子所使用的兵器般轻灵。给李云龙这一点，蓝冰月才想起来，那日月环的模样颇为眼熟，乃是那青年书生身边保镖之一的兵器，因为日月环并不好学，极少人用，特别惹眼，故令他印象深刻。

两女互相对看了一眼，那年长女子眼中煞气微敛，虽仍是一幅冰冰冷冷的神态，但言语之中，对两人在感觉上有礼貌得多了，“家师执掌娥眉一派，道号飞松雪梅，天盟前辈乃家师道友，这次我姐妹随家师前往天盟拜谒，今晨於路上巧遇天盟祥云堂杨逖杨堂主，听说两位恃众欺人，这才前来…前来看看状况，看来是一场误会，方才明雪有所冒犯之处，还请两位见谅。”

“既只是一场误会，说开就好。”蓝冰月接过了话头，这回换他想赶快拔腿走人了，这两个女子虽是美艳，令人只想待在她们身边，不愿离开，但她们虽非天盟中人，和天盟的关系却并不浅，和李云龙是敌非友；加上飞松雪梅柳凝霜虽是女流，武功却十分高强，乃名登天榜中的几个女子之一，虽排名最末，但身手之高明，却绝对无人敢予小觑，想必此二女功夫也不弱，李云龙无论如何，也不想和这般高明的对手继续周旋下去。“在下和弟有事在身，先告辞了。”

“在下有一事相求，还望姑娘成全。”李云龙道。

“请说。”听到李云龙的话，司马明雪不由满脸讶色，冰霜凝成一般的脸儿都不由得一红，只是这丑人虽貌相难看，令人不愿多看，但语出惊人，见识高明处着实令人惊叹，令人不敢对他的话掉以轻心，否则以她性子，早掉头走人，去找杨逖算帐去了。

其实杨逖的好色之名，江湖道上算得上人尽皆知，原本两女听他说在县城之中见旁人暗算白欣玉，意欲採花，原本想护花出头，奈何寡不敌众、狼狈败走之时，虽是忍不住义愤填膺，借了兵刃就来寻衅，但在路上两女仔细一想，也知这不像杨逖一向的作风，猜得到多半是杨逖在搬弄是非、颠倒黑白，好让她们帮自己出头，只是限于长辈交情，实是不能不去。如今听了李云龙说话，知道了实情，虽说就算回去也不好向杨逖发作，但司马家姐妹现在可也没再撑下去的兴趣了。

“敝人的门派不过是个小门派，在江湖中算不上大字号，实是惹不起天盟这等大门大派…”

“明雪明白了，回头上覆师父之时，言语当中明雪自有分寸，还请两位放心。在下告退。”

“你当她们是一言九鼎的正道中人吗？光听你两句话，就不会把我们的身份泄露出来？”司马明雪姐妹的身影才刚离开视线，蓝冰月向李云龙说道。

“放心，这两个小丫头看样子刚出江湖，再说我又没有说出我的真正的身份，所以她们是没有可能把我们的身份说出去的。”

其实昨儿晚上，李云龙自己竟如此轻易地放过了杨逖，眼睁睁地让一个可以大大打击天门的机会溜走！若非寡不敌众，对方还有飞松雪梅柳凝霜这等高手助阵，自己又要实行自己的计划李云龙还真想赶上去，不管要花上多少代价，先宰了那杨逖再说。

“一切看老天吧！如果她们真向飞松雪梅柳凝霜柳前辈解释清楚，让柳前辈因此看清了天盟的真面目，从来悬崖勒马、弃恶从善，离开天盟那些恶贼，也算是一桩好处。”蓝冰月道。

“夫人高瞻远瞩，看的透澈。”“别说了，我们赶路吧！”

虽说难得听到李云龙送上来一顶高帽，不过蓝冰月可没有那么轻易受落。其实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才刚离开，李云龙他从那惊艳当中

警醒之后，便已经察觉到，幸好他专擅了一回，主动开口免了一场争斗，不但破去了杨逖的借刀杀人之计，同时隐住了两人身份，也在飞松雪梅柳凝霜与天盟的关系之中，落下了一道痕。事情既已说明白了，就算现在不生效，尔后在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姐妹的影响之下，柳凝霜以后多半也不会和天盟走得那么近了。

只是李云龙不知怎么的就是不爽，虽说他也承认蓝冰月所为是比自己高明，自己明明是男子，偏偏因为惊於二女艳色，脑筋连转都转不正常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到，一听到二女和天盟有关，惊艳和仇怒交相影响之下，蓝冰月那时只想要走得愈快愈好，根本就没想到要趁机离间飞松雪梅柳凝霜与天盟之间的关系。看来蓝冰月丑比自己这英俊人儿，可要冷静得多了。

这时李云龙却像想到什么似的，突然就停下了脚步，再也不走了，让在前头赶路的蓝冰月一惊之下，“又干什么了？”听蓝冰月语意不善，李云龙放柔了声音，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要惹火上身，“启禀夫人，为夫…为夫好像是落了东西在客栈里头…”

“又是什么贵重东西了？回头再找不成吗？”“虽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却是非常重要，所以…”“好啦！赶快回去找吧！我先赶到德兴去，你快点了，我们三天后在德兴县内的九福客栈见面，千万别忘了时间，要误了约期，回山后师父怪罪下来，我可救你不了。”

“是，夫人。”

才刚离开蓝冰月有点距离，李云龙便开始拔步飞奔，取的方向却不是回城里客栈，而是追在司马明雪姐妹的身后。

一边施展不怎么样的轻功，李云龙一边懊恼着，自己还是挂一漏万，思虑不够周详啊！杨逖不是常人，乃天盟盟主的爱徒，就算是撒了谎，也非得强撑到底，到时候变成了司马明雪和杨逖双方各说各话，偏又没什么凭证好拿出来，这道裂痕未必生的起来。如果他告诉司马明雪她们，让司马家姐妹到城里去，和白欣玉等人弄清了事实，到时候杨逖就算周身是口，也非得服罪不可。

除此之外，临行前司马明雪脸上突地一红，虽是浮起了一抹艳色，但感觉上却不太正常，李云龙原先倒没有注意，不过事后想想，司马明雪手中长剑柄上，和司马明玉手上日月环的把手，似乎也都有些润红色泽，和昨天在白欣玉窗上所见到的，几乎是一个模样。难不

成…难不成杨逖这傢伙色胆包天，见色起意之下，甚至不管师门交谊，连飞松雪梅柳凝霜的徒儿都敢暗算?

才起了这个想头，心中仔细分析之下，李云龙不由得暗骂，若当真是他下了药，可以想见杨逖是在表现殷勤之下，从部属手中接过兵器转交二女，趁机暗下媚毒，杨逖这招也真够绝了：若司马家姐妹当真击败了他们俩人，激战之下功力运转，媚毒只怕在回程中就会发作，他只要装着不放心她们两人，离众前往接应，遇上了正好大享艳福，还可将下毒之事推到他们两人身上。到时候司马家姐妹虽失了身，也只会怪到他们头上去，佔了最大便宜的杨逖，却是一点儿都没损失。

但若是司马家姐妹落败，甚或交战当中媚毒发作，他两人就算帮司马家姐妹解了毒，事后杨逖也可把事情全推到他们身上，更坐证了郑赵两人是淫徒的指控，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到时候杨逖只要故作大方，表明能包容两女失贞之事，飞松雪岭红梅柳凝霜岂有不令二女下嫁之理？虽说品尝不到司马家姐妹的处子滋味，但这般绝色美女若能收归房内，也算得上是杨逖的艳福无边了。

已走了片刻，连司马家姐妹的影子都没见到，李云龙心下愈发焦急。看来在知道自己上了当，差点成为借刀杀人的工具之后，司马家姐妹怒火填膺，竟使出轻功全力飞驰，想早点回去找杨逖算帐，若他所猜不错，杨逖当真在兵刃上头下了媚毒，二女已中毒而不自知，运功奔驰之下，毒性绝难压抑，只有更快爆发，若他不早些拦在杨逖之前，找到司马家二女，解去她们身中的媚毒，若给杨逖得了手，到时候这哑巴亏，他和蓝冰月可就非吞下不可了。

又奔了半刻，或许是由於心急吧？这附近明明在记忆中走过一次，是曾经过的地方，再怎么说也不该迷路的，也不知怎么转的，李云龙竟走到了个陌生的路上了，分成三岔的路边立着一棵大树，高耸入云，在这附近再没有这么高大的树木了，他不由得暗庆自己好运，忙不迭地爬上树去，登高望远，总比在下头没头苍蝇地苦找要好的多。

第三百四十九章 统一秦州武林（六）

才登上树巅，喘息未定，李云龙便看的清清楚楚：左边路上，一条人影正施施然而来，步履轻盈、手持摺扇，意相潇洒飘然，虽是看不清容貌，但那衣着可明显了，不是杨逖还会有谁?

偏偏就在右边那条岔道上头，两道女子身影正互相扶持，缓缓行来，步履似都有些蹒跚。虽说隔的远了，无论脸色表情都看不到，只能勉强看清楚衣着，应该就是司马明雪司马明玉姐妹没错，但分手未久，二女的绝代姿容还映在眼内，直是栩栩如生。只要一想到这两位绝色美女现正受媚毒侵袭之苦，春心荡然难当，偏又不知是如何着了道儿，一想见二女此时此刻媚毒激发的神态，必是艳媚无匹，就连李云龙这么能自制的人，都不由得暗吞一口口水，差点被绮念沖昏了脑子。

摇了摇头，把脑子里头的欲火给丢了出去，因这大动作差点滑下树去的李云龙抓紧了树干，抹了把冷汗，暗叫好险，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的绝色姿容，当真威力惊人，就连如此这般遥想而已，都已令人心荡神驰，差点连站都站不住了。

幸好现在双方距离还远，根本看不清对方正向这路口走来，李云龙还有时间思索，该如何救下司马家二女，也洗清自身嫌疑。若自己真想救出司马家二女，看来非得在双方碰面之前，把杨逖惊走不可，否则她们现在那诱人的神态，若给在另外一边的杨逖看到了，恐怕就算杀了杨逖的头，他也要意图染指，到时候就算是阎王驾到，这好色书生也宁可死於牡丹花下，作个风流鬼。

虽说脚走在路上，但此时的杨逖心头，可是充满了欢乐，步子轻飘飘的，差点儿就要飞了起来。昨儿自己还真不是普通的倒楣，好不容易遇上了白欣玉这般美女，都已经身中他使出来的媚毒了，为了暖火慢燉，好让媚毒药力彻底发挥，使白欣玉情欲激荡，再也无法自持，杨逖苦忍欲念，不住在白欣玉面前插科打浑，拖延时间，眼见媚毒都已经生效了，这美女已是囊中之物，偏偏却不知从那儿跑出来一堆人来管闲事，到口的肥肉就此飞走，多半是便宜了这插手者，自己

的多番努力，不只白作工，简直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当真气的杨逖差点没炸开来。

幸好自己运气还算不错，才一脱身，和自己人会合之后，没过多久就遇上了师傅的老朋友。飞松雪梅柳凝霜在当年武林大会时，便已是武林中一等一的美女。十年光阴虽已过去，但在她身上却像是连时间都会停滞一般，那美貌丝毫未减，仍是那么的惹人怜爱。杨逖到见到了才知道，为什么老一辈的人会说，柳凝霜之美，让和她对上的人，都忍不住要怜香惜玉，动手之间留手三分，否则柳凝霜的雪梅剑法虽高明，但以程度而言，只怕还差一点儿，才可立足于天榜。

虽说柳凝霜娇艳如昔，令杨逖忍不住食指大动，不过他至少也是一堂之主，绝非色令智昏之辈，此女终究是师傅的道友，也是本门的一大助力，绝不可得罪，杨逖虽受师傅宠溺，不过他也知道，在师傅的心中，天盟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他色胆再大上百倍，也不敢向柳凝霜下手，能不能到手还成问题，就算成功，但后果难料，到时候就算老爹身为盟主，恐怕也护不住自己。

不过柳凝霜虽动不得，但她的两个徒弟，竟也有不输师父的明艳，尤其是身为姐姐的司马明雪，除了明艳照人之外，还有一种冷若冰霜的冷艳气质，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在出众的美艳映衬之下，更令人怦然心动，白欣玉虽也算美女，和她比起来却逊色太多了。司马明雪的冰艳，让杨逖一见便不由得想到，如果能玷污她的冰清玉洁，把她那股冷艳的外表彻底破去，将她压在身下大逞所欲，那种美妙滋味和成就感，当真是说也不用说。

虽是心痒难搔，不过杨逖却是小心翼翼，这几个女子都不是可轻易惹上的，就连他视为目标的司马明雪，若下手时稍有疏失，给她发现了自己的色心，到时候他可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不过昨夜的事，恰好给了杨逖一个理由…想到这儿，杨逖不由得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杨逖的袖口中藏暗袋，内含几颗蜡丸，而在蜡丸中的，可都是效果十足的媚药，无论男女，没有人中了会承受得了，不向异姓投怀送抱的，且绝无药方可解其毒，若不是外包的蜡封隔绝内外，使药气不至外泄，恐怕连杨逖自己，都不敢这样带着药四处乱跑。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绝的是杨逖苦练的暗招，只要遇上了好机会，他只要长袖一拂，手腕间暗施的劲力，便可破开蜡封，让里头的药粉奔泄而出，再加掌心含劲一吐，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施出媚毒。杨逖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心力，才能把施劲的力道和时机，控制的恰到好处，不但不会害及自身，外表看来更是全无徵候，就算站在他身前，也看不清杨逖是如何使出来的。

这招可是他绝不外传的採花奇招，万试万灵，绝无失手，惟一失手的一次就是昨晚，天才晓得表面上讲的好好的，那旁观者为什么会发觉白欣玉中毒呢？杨逖事后无论如何回想，可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以杨逖的回想，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自己运气实在太差，事有凑巧，那批人根本不是看出他施用媚药，而是专门来找他的麻烦，误打误撞之下，才让白欣玉逃脱了他的手下。

不过这回可不一样了，这次杨逖的时间可是算的恰到好处，当他赶到现场的时候，正是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身上毒发的时刻，最好是那批人已被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打的逃之夭夭之后，二女才要毒发，到时候他佔了大便宜，事后还能把媚毒的责任转给那批人，那可真是太幸运也没有了。

正爽的步履飘飘的杨逖突地停住了脚步，怔在当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就该已被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打的抱头鼠窜的那批人中，最令人不敢多看一眼的丑傢伙，竟大大方方地站在路中，气定神闲，全没半分刚和别人交过手的模样，显然正等着自己呢！

这怎么可能呢？他师傅是天盟盟主，师门亲传的功夫杨逖自幼修习，虽他性子不算用功，但几十年修习下来，却是熟习而流，实力当真不弱；可是今晨初遇时试了一次，虽说双方都未尽全力，但司马家姐妹的功夫，恐怕还在自己之上，怎么可能连这个武功不好，看来像是新学乍练的傢伙都收拾不了？李云龙的功夫杨逖可是最清楚了，昨天两人交手虽才三四招，但李云龙他们出於伏袭，有心算无心之下，还撑不到三招便失了先手，要说武功实力，比起杨逖来可是千差万远呢！

“这回看你还跑那儿去？”李云龙嘴边浮起了一丝森冷的笑意，随即拉大了嗓门，大喊出声，“弟弟们、司马姑娘，这淫贼已找着了，我

们别管什么江湖规矩，先宰了这傢伙再说吧！”

才一听到李云龙开言，杨逖就拔腿飞奔。虽说他感觉不到其他人在旁，但这傢伙武功这么弱，还敢站在自己面前，必有所恃，何况还没见过，他也真不知道对方还有什么高手押阵，说不定当真高明到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呢？何况从李云龙的语气听来，司马家姐妹已经知道了真相，正打算和他们联手来对付自己，一来敌众我寡，二来杨逖也没有自信，能对付得了司马家姐妹联手，再加上几个来历不明的高手，看来非得先回到自己人身边才行，至於以后的事，就等以后再分说吧！

没退开两步，杨逖已想清了，这回的计画只有一个破绽，就是白欣玉。若不是听到三凤对他的指控，司马家姐妹怎会知道是他在挑拨离间、借刀杀人呢？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后悔，为什么不早想到，司马家姐妹可能和三凤她们碰头呢？这当真是绝大的失策，这下子恐怕连自己有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下媚毒之事，都要泄露出去，就算柳凝霜那边因他是故人之徒，不予追究，可绝招秘密若是外泄，以后自己若要再用这招採花，失败的机会可就大了。

李云龙冷冷的看着他离开，现在不是杀他的时候，他要是是把天盟彻底除去，所以才一而再的放过他。根本李云龙的可*情报，天盟和朝廷以及辽王有着密切的来往，秦王府要想在天下大乱前彻底的控制秦州就必须先除去天盟，所以对于李云龙来说时间是非常紧张的，所以现在才不愿意杀他们，引起天盟的注意。

但是想到他会不会是故作姿态，好观察自己的虚实？李云龙立刻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他向着杨逖遁去的方向望了望，随即转过头去，装出在和什么人说话的样儿，还特地向身后摆出了手势，不让隐伏者钻出来。“小弟们，抱歉，为兄一不小心，竟让他给逃了…”

单枪匹马在大路上演了半刻的独角戏，搞到后来，连李云龙自己都觉好笑，若给人看到他在大路上头自言自语，还装出一幅和隐在一旁的师兄弟谈话的模样，恐怕还以为这人失心疯了呢？

第三百五十章 统一秦州武林（七）

表面上虽是大演特演，生怕杨逖若隐在暗处观察，会给他看出破绽，但李云龙他虽是出於小心，不能就这样大剌剌地离开，以免给杨逖看出问题来，到时候以他一人之力，在不露功夫和身份时，如何保得住司马家两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儿？但昨夜一见，杨逖所用的媚药毒性相当猛烈，加上不晓得司马明雪姐妹中毒有多深，若二女毒根深种，而他却耗在这儿，不早往施救，只怕到时候连他的取毒拔毒密技也来不及拔毒，那可就惨了。

算了，不管了。心下的焦躁愈来愈是强烈，就好像蚂蚁般不住噬咬着他的心，又演了片刻，李云龙终於忍受不住，无论如何，现在都已经是极限，非得赶快去为司马家姐妹解毒不可了。

当李云龙好不容易找到司马家姐妹花的当儿，她们已经走不动路，正坐在道旁的树下，运功意图逼出体内的毒性。光只是看到而已，李云龙已忍不住心跳加速，差点儿无法自持：此刻的司马明玉坐在树下，盘膝静坐，神情中像是已到了严重关头，虽是天寒地冻的小冬之时，但她身上却似在发热一般，白衫已是半湿半乾，汗湿了几许痕迹，额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滑落下来，娇躯四周犹如昇起了一阵雾，加上白皙如玉的面颊，被药力逼的红通通的，犹似苦忍中的神色，在雾濛濛中益显柔媚。

而那冷艳型的姐姐司马明雪呢？她坐在司马明玉身前，却不像在运功驱毒，而似在为妹妹护法，右手紧扣长剑，用力到像是要把剑柄给握断似的，一身衣衫汗湿的程度，比之司马明玉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脸蛋儿已像个苹果般嫣红润泽，眼中满佈红丝，连裙间都已湿透，在日头下泛出了几线诱人的晶莹流丝，灾情竟似比妹妹还要严重，显见体内狂野的情欲爆发，再难*自己抑制。

司马明雪的功力明明比妹妹司马明玉要高得多，怎么看现在的状况，这冷艳美女竟似比妹妹还要不堪呢？李云龙微一寻思，已察觉其中之理：一来司马明雪爱妹心切，不顾体内毒性强烈，强撑着为司马明玉护法，以致体内媚毒在毫无阻挡之下，益发狂扬；二来为了帮司马明玉护法，司马明雪戒备森严，不像司马明玉将日月环丢在一旁，

仍紧握手中长剑，偏偏那媚药就是下在剑柄上头，她这样紧握不放，纤纤柔荑与媚毒间再无半点间隙，毒性岂有不猛攻体内、大肆发挥之理？

“你…你来干什么？”听司马明雪语气不善，神情狠狠的彷彿要择人而噬，再没原先初见时那种冰冷中的客气，不过李云龙倒是没生什么反感，若现在换了他身中奇毒，难以排泄，还要护着他人，加上又连怎么中毒的都不知道，疑惑与愤怒、警戒交互影响之下，要能保持着平静的语气神情，才是怪事。

不过听司马明雪的话声，竟似已在发抖，连手中长剑也不住颤着，原本的冰清冷艳气质，彷彿已被体内的热火彻底化去，要*着最后一丝清明，才能苦苦撑持，几乎再也忍不下去了，体内的毒性随时都要爆发，李云龙也知道现在不是生气或多想的当儿，非得赶紧为二女解毒不可。

只是他昨夜才为白欣玉拔过一次毒，虽说这拔毒取毒的术法，*的并不全是李云龙自身的功力，而是以他之力为导引，以中毒者的内力包裹毒质，但要拔去体内强烈的毒性，对功力深厚的李云龙而言，可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这拔毒取毒的术法，也是一种练功方式，但这练法却是偏於阴寒功夫一路，李云龙体内有圣天真气这种阴阳交合的武功，虽说适於练功，但对此法而言却是阻多於利，因此李云龙虽练了蛮久的，可在这一路功法上头，内力总是进步不了，更别说是连续施为了。

不过也没办法，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二女毒发身亡吧？何况媚毒之恶，大异於一般毒药，说不定中毒者在被毒力煎熬而亡之前，还要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李云龙也只听说过可能会被媚毒弄到脱阴而亡，却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就算中毒的不是司马家姐妹这般国色天香的落凡仙女，换了其他女子，光想到她们会被这样折磨至死，也是极令人难以忍受的，至少他就受不了。

“在下此来，是特来为二位姑娘解毒的…”话犹未完，只听耳边风声响起，李云龙眼前剑光如星般闪烁，司马明雪手中长剑竟已直攻而来！虽说这柄剑形制厚重，不是司马明雪常用的剑，但司马明雪功力不弱，即便是这么不顺手的剑，在她手中仍是威力十足，不知道李云龙武功还不愿意表现出来，自己有恃无恐，还是眼前剑光错落，甚至

看不出来她究竟要攻向那里，被这招的威势一吓，竟是整个身体都僵硬了，连怎么闪都不知道，只有怔在原地挨招的份儿。

身子虽吓僵了动不了，但李云龙的思绪，可没有因此而停止运转，反而动得更快了。他虽难免有些恼，这司马姑娘竟不识好人心，一见面就动手，还亏自己是来救她们的；加上从初见时的感觉来看，这司马明雪虽是性子有些冷傲、不太近人情，但总该是个说得上话、可以沟通的人，没想到一中毒，却变得毫不讲理，竟然话都不说清楚，直截了当的就下杀招，完全不留一点情面。

不过仔细一想，李云龙这才发觉，这回的事，原是自己的错。司马明雪不只身中奇毒，所中还是强烈的媚毒，下毒者所为并非是取她姐妹性命，而是要藉解毒时男女交合之便，玷辱她姐妹身上对女子而言最重要的贞节，比之武林当中动辄过招斗武，随时可能丧命的情况，还要严重可恶得多；偏偏二女才离开他们没有多久，就感觉到体内毒性爆发，媚毒之烈真是难以想像，这个时候他又出现在她们面前，说是要为她们解去媚毒，若要司马明雪不误会，那可真难如上青天了。

一思及此随即释然，只要能解去二女体内毒性，免得蒙上不白之冤，其他的一切都还可以等待日后再说。看李云龙不闪不避，气定神闲，竟站在当地硬挨她的绝招，司马明雪心中的火，可就更大了。

原本当她和妹妹轻功尽展，如流星赶月一般，向师父那儿急进的同时，司马明雪就已想到了李云龙先前想到的问题：若只是这样回去，毫无证据之下，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时候只是各说各话，就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了。最糟槓的状况之下，还有可能演变成师父为了保持和道友间的关系，转而严责她们，不准她们胡乱生事，虽说柳凝霜向来护短，可天盟实力在这里实在太过坚强，远非一般武林势力可比，到时候恐怕只有天才晓得，柳凝霜会不会站在她们这边呢?

不过司马明雪还没有想到办法解决的当儿，体内的毒性已经爆发，自己倒是还好，*内力硬压制毒性，勉强还掌得住，可妹妹内力和定力都不如自己，毒性一发便十分猛烈，一路走来已是歪歪倒倒，几乎快要承受不住体内药力的挞伐，到后来她也没有办法，只能选在树下先休息，好让明玉先逼出体内毒素再说。

只是逼着逼着，明玉体内的毒素，却是怎么都逼不出来；而自己一来要为她护法，二来体内的毒力也慢慢发作，情况当真是急如星火；更糟糕的是，司马明雪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中的毒，连到底是谁下的媚毒，也毫无线索。不论是那好色出名的杨逖，还是今日初见的李云龙两人，她对待时都十分小心，绝没有让人下毒的空间，偏偏自己仍是中了毒，司马明雪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小心翼翼地守在妹妹身边，不让任何人*近。

虽是这么说，但体内的毒性泛滥，已经快要到无法忍耐的地步了，司马明雪甚至已经发觉，身体里面一股接着一股的热火奔腾，犹似海啸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她理智的防线，自己虽是竭力忍耐、竭力抗拒，但那攻击接踵而来，毫不见停歇，反而愈来愈是强烈；加上她虽能勉力守着心头一点清明，可身体其他地方所受的影响，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忍受了，别说抗拒，她现在甚至是努力逼着自己不去感觉，否则一向冰清玉洁的她，都已经快被那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逼疯了。(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不只是热而已，还有一种奇异的空虚感，令司马明雪心中不由得起了一丝渴望，那渴望是如此强烈，却又那般的不可告人，整个人都像被火焚烫过一样，原本嫩滑柔软的肌肤，就好像被那股热力变得更敏感一般，光只是和衣衫的微细磨擦，都似化作虫蚁一般，在娇躯四处游走，再也不肯停歇。

那感觉又酥又麻、无所不至，司马明雪明知不能继续下去，再这样下去她必会崩溃，任由药力操控，到时候自己将会弄出什么声情动作，实是不敢想像；偏偏那感觉却又如此舒服甜蜜，让感觉到了的司马明雪再难自制，身体竟似本能地去寻求、去激发那种感觉。司马明雪登时惊觉，等到自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任由体内药力横行的同时，到那时自己把持不住，就真的没救了。

更糟糕的是，不只是她软嫩犹如花瓣一般的肌肤，变得如此敏感，连自己体内的要害之处，竟都像是有了自己的灵魂似的，一对***贲张骄挺，愈来愈硬、愈来愈热，甚至还有点儿疼痛之感，但若她娇躯颤抖之时，那种微疼，竟会随着和内衣的摩挲，变成一种极为舒服、极为美妙的感觉，而那感觉却像是火上加油一般，令司马明雪体内的感觉更无法自持。

第三百五十一章 统一秦州武林（八）

尤其羞人的是，她腿间那**的禁地，早已是一片湿滑软腻，一阵阵的酸酥感不住窜起，使她的下腹处昇起一股股的暖热感觉，烧得她浑身滚烫，愈来愈是乏力。一阵奇妙的颤抖过去，司马明雪娇羞地察觉，自己的股间已经湿透了，那一双修长有力的玉腿，再也夹不住，现在恐怕从外表都看得出来她的虚弱了。

转头一看，妹妹的情况像是好些了，灾情不像自己这般惨重，但要说到驱出体内毒物，怕也还要一段时间，司马明雪知道，目下她体内的媚毒已再难压抑，此刻自身已是浑身滚烫、丑态百出，体内欲火高烧的情况再也无法掩盖，若再这样下去，只怕明玉的毒还没驱出，自己已经先行崩溃，到时候二女都无法自制，只怕就算碰到路人也会主动投怀送抱献身，可要怎么办才好呢?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丑傢伙已出现在面前，竟还敢说要为自己姐妹解除媚毒！一听到这句话，司马明雪不由得火上心头，这人迟不来、早不来，偏选在自己姐妹毒性不去，一向冰清玉洁，绝不把男人放在眼里的自己，已是承受不住地现出了丑态，给他一览无遗的当儿，才大大方方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媚毒若非此人所下，时间都计算的恰到好处，那里会有这么刚好遇上的事呢?

心中既是难堪又是恨火高烧，又知道体内欲火已难止遏，接下来自己恐怕只有在委身於人或脱阴而亡之中选择的份儿了，司马明雪再也忍耐不住，一出手便是杀招，毫不留情。

这飞梅雪辉乃是师传雪梅剑法中的绝招之一，只要想到一片雪地之中满佈梅花，洁美至极，纯白到毫无瑕疵，一眼望去根本分不清是梅是雪的景象，就可知此招厉害之处。虽是虚招多於实招，但剑光错落之间，令人目不暇给，根本无法分辨虚实，无论对方怎么腾挪闪避，都逃不过飞梅雪辉的范围，加上此招一佔上风，接着便是后着连绵，不到分出胜负绝难止休。

这招飞梅雪辉虽非梅雪剑法中最强的杀招，但在司马明雪所练招式当中，却是她最好上手的一式，劲力虽是阴柔如绵，外表却有刚猛之威，加上现下含怒使出，毫不留手之下，更是剑威浩大，点点剑光

飞舞错落，犹如大风雪一般，已将李云龙整个人罩在其中，再也逃躲不开。

偏偏一招已递到李云龙身前三尺之处，这人竟似毫无所觉，连长剑都没出鞘，就只等着她使开招式，司马明雪心知不妙，这招的厉害之处，就在於虚实相生、难以分别，只要对方功力不是远胜於己，正面硬撼，以坚破虚的话，无论如何闪避退让，都逃不过这招的范围；偏偏李云龙不闪不躲，正面对上了她，这招的真正威力，就难完全发落在李云龙身上，就好像这人早知道飞梅雪辉此招的弱点，正面迎上时面对的都是虚招，实是虽险实安一般。

只是司马明雪这招含忿而出，使尽了全力，虽仍有虚实之分，却实在是没有任何变招的空隙了，若是冲势不断，等的虚势在李云龙面前消失之后，司马明雪非得撞进这淫贼的怀中不可。自己竟向这淫徒主动的投怀送抱！以她的性子，若变成这结果，还不如教她去死算了。

一声娇叱，司马明雪什么后果也不顾了，已荡到李云龙左臂外半尺的剑势一顿，硬是向李云龙臂上横扫而来，同时借力换气，身子向旁飞出。这一个临时变势，大异於司马明雪所走的内功路子，虽是免了向男子投怀送抱之辱，一使出来却立时眼冒金星，体内气血翻涌，司马明雪再也站立不住，*着长剑才不至於躺倒在地，不过若非手中所使的，是临时向杨逖的护驾者所借来的长剑，形制厚重，便於借势施力，换了她平日所使的长剑，只怕还退不开来哩！

虽是坐了下来，体内气息翻腾，内息混乱，再也无法施力，体内药力愈发奔腾，但司马明雪心中的怒气，顿时间却被狐疑所取代。她转过头来，只见李云龙痛的龇牙裂嘴，方才那一击点在他左臂上，虽说临时变招，力道不够强，但长剑厚重，使将起来威力也强大的多，虽只是剑脊击中，看来却是生生地将他的左臂给击断了。不过真令司马明雪狐疑的是，这人为什么不逃不退，反而硬捱了她一击？总不可能他之前下了媚毒，现在到了此处「验收成果」，反而天良发现吧？

“是…是在下没说清楚，还…还请姑娘见谅…”痛的连表情都扭曲了，李云龙差点站身不住。这一下的威力当真不弱，他方才之所以站立不动，一来司马明雪攻的迅雷不及掩耳，李云龙根本没来得及动；二来也是因为司马明雪纤纤弱质，李云龙想接她一招解释起来更加容

易一些，加上本还以为，挨她一下应没什么大不了，或可咬牙苦忍，没想到仅是剑脊一点，臂上已剧痛入骨，如果他不知道最后关头用内功保护的话他至少臂骨多半断折，根本就抬不起来了，“在下…在下从一位高僧那儿…获知取毒拔毒之术，无须…无须男女交合，便…便可拔除淫毒…”

“那…那就多谢了…请…请先帮明玉解毒…”看李云龙痛成这样，龇牙裂嘴，连话声都小多了，司马明雪心中颇感歉疚，只是向来对男子冷漠惯了，这道歉之言，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来。

“这…”看司马明雪的情况，远比司马明玉严重得多，李云龙真想叫她先顾自己，不过看司马明雪微咬樱唇，一幅绝不动摇的模样，也就放弃劝告了。只可惜方才硬挨一招，在她看来自己左臂骨看来是真的断了，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来，自己恐怕没办法同时救下两人，只好期待司马明雪能等这段时间，“司马姑娘请…请先放下长剑，坐地静虑，尽量不要多…多想。若平予所猜无误…这剑多半就是杨逖亲…亲手送交姑娘的吧？”

闻絃歌而知雅意，司马明雪连忙抛下手中长剑，“难不成…”“多半…多半就是如…如此了。”盘坐在司马明玉身前，李云龙闭目静心，右手食中二指戟点在司马明玉平摊向天的掌上，为司马明玉解毒。

看李云龙已开始行动，司马明雪也坐了下来，心头却是怎么也安不下来。其实当她从杨逖手中接过长剑的时候，已微觉不对，长剑不只厚重，剑柄上也不像平常剑柄的触感，感觉上好像热上不少，但一来那感觉相当微弱，二来长剑是杨逖硬借来的兵器，它的主人武功不弱，走的又是刚猛路子，剑柄上头难免带着男子阳刚的热气，因而那时的她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如今心有定见，仔细看了看明玉放在一旁的日月环上，把手处竟像有些诡异的嫣红色泽，连自己方才弃下的长剑剑柄上头也有，只是看来自己握的太紧，毒性已钻进了手里头，那色泽比起明玉日月环上的毒要弱上许多，司马明雪不由暗恨，她姐妹所中的媚毒，必是杨逖在将兵刃交她俩人时，偷偷下在上头的，这小子真不是人，竟敢玩这一套！迟早自己非找他算这笔帐不可。(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好不容易，二女体内的媚毒都已经「拔」了出来，三人形态都颇为委顿，瘫在树下好一阵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过司马明雪和司马明

玉这对美人儿既免了失身之厄，其他就都好说了，光只是内力上所受的损害，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只是李云龙受伤在先，又接连着为二女拔毒，拔除司马明雪体内毒素时已近强弩之末，尤其司马明雪中毒后一直未运功压制，后又运功动手，媚毒发作态势猛烈，李云龙为她解毒时差点就来不及动手，那种疲累比为司马明玉解毒时，可要辛苦得太多了。

“多…多谢公…多谢少侠了…”扶起了姐姐，司马明玉满怀歉意地向李云龙行了一礼，她内力虽也受损，但一来一觉毒性发作时便立刻运功压制，又有司马明雪压阵护法，心无旁骛，二来又没有像司马明雪后来提气动手，致使毒性随内力运转，荡及全身，身体所受的损耗在三人之中，可说是最轻微的。其实原本司马明玉是想呼李云龙为公子，一来亲切二来也好叫得多，但一见到李云龙那张尊容，和一般说到公子哥儿时所想像得到的形貌实在差距太多，只好临时改了口。

“没什么，这是李飞应该做的…同时也为免帮杨逖摘黑锅。”听得出来司马明玉话中欲言又止之意，不过这种事他已经经历了太多次，习惯得都烦了，也不会为此动气。他动了动手臂，左臂虽还有些痛楚，感觉上却已没有断折时那般厉害，反而跟平时差不了多少，他向着司马明玉微微一笑，“二姑娘的接骨之技当真厉害，李飞甚至完全没有感觉，这条左臂是什么时候接上去的。”

第三百五十二章 统一秦州武林（九）

“本门的药在武林中薄有名气，在接骨方面确有疗效，”听李云龙这样看她，司马明玉脸上微微一红，一如往常地钻到了姐姐身后。以往都是师父、师叔或姐姐对外说话，她自己可从没有这样和男子对话过呢！光只是方才在李云龙专心致志帮姐姐解毒之时，偷偷地为他续上左臂断骨，对司马明玉而言，已是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经验了，“只是少侠伤处初癒，虽说臂骨已经接上，应可无碍，但至少两三日内不能动手，之后慢慢运功练习，六七日后便可复原如初。”

“多谢二姑娘了。”轻轻叹了口气，缓缓睁开了眼睛，司马明雪只觉眼中颇有酸涩，自知是由於方才媚火攻心，眼内充血所致，没办法只好半睁半闭，一幅似睡未醒的样儿。“原本在下此来，是为了通知二位姑娘，若要寻杨逖借刀杀人的证据，只要回县城去向鄱阳三凤探询，即可真相大白，只是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

“多谢少侠示知，明雪要告辞了。”勉强站起了身来，*着妹妹才不至於再倒下去，司马明雪向李云龙一揖，随即转身而去。

怔在当地，看着司马家姐妹走远，李云龙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不过这回自己还是来对了，一来免了帮人摘黑锅，二来接连运功救人之下，自己半强迫地逼出体内潜力，好不容易才撑到解去司马明雪体内毒性，虽说疲惫欲死，不过感觉上，这样硬撑下来，自己的功力竟也像是增长了不少，也不知是体内的潜力已被激发出来，还是取毒拔毒之术的阴气，和半年来勤修苦练之下，体内真气更进一步地阴阳交融了呢？总之是进步了，这大概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至于司马明雪那种决绝神态，大概也只是回复了平日的冰清傲骨而已。而且李云龙另有一种想法，以司马明雪的性子，竟能忍得住不提剑杀他，已经是天公保佑了：从一开始见面，李云龙就感觉得出来，司马明雪的性格，是属於那种极有洁癖，绝不容别人发现自己身上瑕疵的那种人，偏偏今儿个中了媚毒，却为他所救，在被拔去毒性之前，连她自己都快忍耐不住了，裙上艳迹处处，对她而言当真是丑态百出，光只是这样耍点小性子，拂袖而去，对她而言其实是算不得什么的。

好不容易在时限内找到了德兴，进了城的李云龙不由得伸手拭了拭汗，虽说时间才是十一月初，可一来身处南方，二来德兴县城附近产铜丰盛，是採铜制钱的重地，铸铜熔炉举目可见，他才到县城附近，已感觉到这儿真是热，尤其一路上李云龙走的是山路，现下进了城，感觉上就好像一下子从冬天进到了夏天一般，连街上路人都是挥汗如雨，更遑论他这赶路人了。

走到了约定的客栈附近，李云龙总算喘了一口气，幸好德兴县令也不是个没脑子的人，虽说铸铜乃此处的重要产业，但也没重要到得搞的全城都像个热熔炉一般，这九福客栈*近集市，虽说人来人往，但感觉上冬天的凉风，仍是扑面而来，比之城门口那附近可要凉快得太多了。

慢慢晃进了客栈，李云龙举目一望，虽没看到蓝冰月的身影，但眼光却已忍不住被吸到了*内侧的一张桌上。不只是李云龙，连原该在客栈中饮食用餐的客人，多半也被那桌边的三位女子给吸住了目光，感觉上和外面比起来，里头竟似静了不少，连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都似低了。

最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位女子，虽是白巾蒙着脸面，颇引人注意，令人明知是武林人物，也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但她的行为举止却毫无特异之处，像是已经习惯了旁人的眼光，丝毫没有影响；虽看不到她的表情，不过在李云龙感觉起来，那模样儿却更像是她根本没注意到这回事，只是清雅闲淡地自饮自食，颇为享受饮食的美味，犹如独坐斗室品嚐新茶般，完全不像正身处喧嚣的闹市之中，加上一身白衣上头缀着粉红色和绿色的花纹，活像一朵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

在她身边的另外两位女子，虽也是姿色动人，但一来李云龙见识过蓝冰月、司马明雪姐妹那般的绝色，对美女算是稍微有些免疫了；二来在居中那女子犹如白莲降世一般的雅洁气质影响之下，那两位女子虽也颇具容姿，但气质不及，都给比了下去，乍看之下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左首那位女子劲装佩剑，眼光凝定，不住注意着客栈门口，像是在等人一般，那眸光中犹似含着什么特别的光采，令人不敢直视，一身绛红劲装服贴娇躯，衬得她更是夺人眼目，在女子的娇柔之中，再添三分英气；那绛红劲装质料鲜亮，簪饰皆是一时之选，加上绛衫女

子容色之中，有一股掩也掩不住的娇贵意态，显然必是出身高贵、备受家中长辈宠爱的女子无疑。

而右首的女子呢？她一身碧绿衫子，虽不似白衣女和绛衣女那般惹人注目，但也是一等一的美女了，举止之间意态自若，丝毫没有因为不如二女受人注目而行止慌乱的情形发生，此刻的她和绛衣女一般注意着门口。只是当李云龙进门之时，那绛衣女偏过了头去，显是想不到会看到这么丑的男子进来，而那碧衣女却歉然一笑，还向李云龙微微颔首示意，行止颇为斯文有礼。

光从绛衣女和碧衣女容貌肖似，便可猜得到她们必是姐妹无疑，加上当中白衣女子形相特异，李云龙知道这两个一定是他父亲要他找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其实他们是秦王府的江湖势力代表之一。

秦州，是秦王的领地，自然在这里秦王府的江湖势力非常强大。明的不算，暗的就是眼前的几个人为代表。但是现在的李云龙不是用他真正的身份来的，他现在的身份是李飞，秦王府的代表。

和李襄樊形容的水家长女水洁芸颇为近似，李云龙一望便知，这三位女子，多半就是和蓝冰月约好会面，准备一同对付天盟的水家三女了。只不知道比自己早走一步，该当早已经进城，比自己还早和水家三女会合的蓝冰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一边想着，一边缓缓走近三女的桌旁，李云龙举手一揖，身子微躬，正要出言招呼，没想到他都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偏过头去，不屑神情一闪而逝的绛衣女子，一脚竟已经踢了过来！

突然而发，事先全无半分出手的前兆，绛衣女这一脚来得好快，李云龙要是不他的武功好，就是连看都没看清她是怎么出脚的，绛色绣鞋已经攻到，取的是李云龙小腹气海之处，此处乃是练武之人功力存贮之处，最为冲要，无论对上何等对手，都不容敌方轻易伤害。绛衣女这一脚可轻可重：若她只是轻踢一脚，开个玩笑，那倒还好，最怕就是她使力太重，收不回来，光一脚下去便足可废人武功！

虽说李云龙的武功高强，而且在义助司马家姐妹之后，李云龙感觉自身功力颇有进步，无论内力或临敌时的五官感觉，均已不可同日而语，恐怕连蓝冰月见了，也要吃上一惊，但现在关键是不能在公共场所露出武功，以免被天盟中人发觉，加上那绛衣女可是自幼练的武功，十数年的功力，出手之快，加上李云龙全无预备，他才觉不对，

那一脚已经踢近小腹，劲气临体、气势逼人，如果不用真功夫无论要闪要退，都已经来不及了。

幸好这半年来，李云龙练武甚勤，又有阴阳之气之助，武功进境比常人可要快得多了，在紧急时又不露真正的武功的情况下反应比平日还要快上少许，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儿，他右手一翻，已使出了拦江式，勉勉强强赶在那一脚之前，牢牢封阻住了小腹，硬是接下了那绛衣女迅快的一击。

只是两人用的功力终有差距，李云龙虽勉强挡住了小腹要害，但力道却无法全盘化去，整个人登时退开了好几步，若非他下盘紮的极稳，虽退未倒，腿只要稍稍一软，只怕还要跌到地上去呢！

这一脚来得真快真重，李云龙怎么卸也卸不去，退势未稳，眼见再退上三步，就要打翻别人桌子的当儿，突地李云龙感觉到背后处一只纤细柔荑，轻轻扶住自己右肩，轻巧地化去了那一脚的力道，让李云龙的身体停了下来，他这才发觉，那白衣女不知何时，已到了自己身后。

其实仔细想想，李云龙知道，自己还得感谢这白衣女子。虽说隔着一张桌子，见不到那绛衣女出脚，但绛衣女一脚才出，白衣女已有所觉，虽说绛衣女出脚太快，她发觉时已来不及阻止，只能勉强一脚点向绛衣女腿侧，逼她卸去了三分力道，否则李云龙临时的阻挡，只怕根本挡不住这一击呢！不过白衣女的武功，显然比绛衣女要高，虽说被桌子阻隔了视线，但这一脚脚法细微巧妙，力道精准，简直比目睹还要来得准确，若非李云龙回想仔细，怕还看不出这一脚之难呢！

“不要胡闹了，诗洁。”确定了李云龙立身已稳之后，白衣女这才飘开了身子，表面上毫不特殊，但步履之间犹似水面莲花一般，飘飘然不带丝毫烟火气，功力当真是高深已极。虽是出语责备绛衣女，但白衣女的语气之中，却是一丝火气也无，光只是听她说话而已，便有如醍醐灌顶一般，一股清凉直抵胸臆，令人忍不住觉得舒服，生不起气来，“还不过来向李少侠赔礼。”

“你怎么知道他是…是谁？”“不错，他就是找我们的人。还有一开始就是你出手在先，还不快点过来向李少侠道个歉？”

第三百五十三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

“不敢，是李飞孟浪，才引致误会。”猝不及防地挨了一脚，谅李云龙修养再好，心中也不禁生火，但那白衣女的声音，却是无比温柔好听，让他的肝火都给熄了下去，这水洁芸还不只是武功厉害，连声音都如此温柔绵软，令人心平气和，“不知敝弟那儿去了？”

李云龙这问倒也不是随便问的。李襄樊虽去信给水洁芸，约定了会合时地，但在回信那时，可还没决定要让他一同来，信中自不会提到关於他的事情，若非水家三女已和蓝冰月照过面，水洁芸虽算半个水家家主，见闻广博，怕也不会知道他这无名小卒。

“怎么了？怎么了？大哥啊，是不是你又惹出事来了？还不快向三位姑娘行礼致歉？”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李云龙的问话水洁芸等人还没来得及答，蓝冰月的声音已从后边传了过来。

“李少侠倒没做错什么，是诗洁误会了。”听得出来蓝冰月的话中影含之意，把责任全推到了李云龙身上，存心讨好水家三女，水洁芸虽知这是蓝冰月尊重客人的表现，但这作风也未免太过偏外人了，加上从蓝冰月那掩饰不了的神情来看，摆明是趁机欺负李云龙，她虽是身兼两家之长，又久担水家重任，修养深湛，要她动气实是难上加难，但心中却也忍不住有点不悦。

看得出来水诗洁还气鼓鼓的，显然她虽知道自己突然出手，无礼在先，但被姐姐这样当众斥责，娇贵惯了的她颇想立时发作，李云龙连忙转移了话题，“误会什么的倒没有关系，能尽早找到人最好。如果小弟和水家三位姑娘们不介意，李飞想立时上道，实行我们的计划。”

“这样嘛…也好。”闻絃歌而知雅意，才听到李云龙的话，原本看他风尘仆仆，还想劝他先休息一会儿的水洁芸，也不由得暗讚此人相貌虽不引人喜欢，却颇为知情识趣，怪不得秦王放心让他来实行那个计划。讚赏地望了他一眼，随即出言附和。“也好，我们快点上道吧！计划早点进行也不错。”

虽然对李云龙又把话头抢了去，但蓝冰月可又是发作不得，一来李云龙所言确实有理，驳也驳不得；二来水洁芸一改以往不轻易出言的性子，竟拦在她前头同意，三来现在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毕竟他

们的这个计划非常重要，虽然蓝冰月没有和李云龙成亲，但是蓝冰月早把自己看成李家的人了，所以对于秦王府现在的计划他非常支持。有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披出去的水，但是现在蓝冰月没有嫁给李云龙就这样做了不知道他的父母知道了以后会怎么看她。

而对秦王府的计划着实心焦的水诗洁和水玉萍，才一听到这句话，心思立刻就转到了这上头去，二女都是一幅急如星火的表情，蓝冰月自知若出言反对，即使只是说要休息个半日，马上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水洁芸一向温和有礼，李云龙也少明显的唇枪舌剑，又是自己夫君，表面上不会在言语上令自己为难，可水诗洁就不一样了，她一向受水元清娇宠，加上少经世事，虽外表已长成一幅大人样，时时都和水洁芸争奇斗艳，但真和水洁芸相较之下，就和个年幼的小姑娘没有两样，若话不投机，这小姑娘恐怕当众就会让自己难看，她还是别随便逆拂龙鳞的好。

再加上震惊天下的江湖大乱结束未几，大乱之风还没盛行到秦州来，在外行走的众人对行侠江湖的男女倒还算一视同仁，没怎么另眼相看；但水家三女均属姿色上乘，若非身具武功，怕早有登徒子上来搭讪，此刻虽未大打，终究是动了手，李云龙虽没追究，但方才那兔起鹘落的过招，已撩起了旁人看热闹的心，此刻周边的鼓譟声已压不下去，如果再待在此处，天晓得这些过路汉子会搞什么好事出来？李云龙虽不怕事，但身负重任下，终不敢随意生事，还是早走早好罢！

在山里头已经走了两三天，走的蓝冰月都不由得糊涂了起来。在他看来，走过的地方都是树啊、草啊的，景色几乎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又没有路标，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只怕早就要迷路了，但在李云龙看来，却好像到处都找得到路一般，加上道路崎岖，蓝冰月体力虽是不错，但上头林荫遮日，脚下杂草丛生，又是毫无人迹，他边走边要小心认路，速度自然更比不上李云龙了。

一边生气，蓝冰月不由得边走边在想，李云龙这小子以前当公子的时候，难不成都是在树林里头行走的吗？怎么会走的这么轻松自然，完全不累的样子？不过更教蓝冰月生气的是，不只是李云龙，连水家三个看来像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在山路上头竟也走的比他要快得多。

水诗洁和水玉萍心悬计划，就算身子再累，也会勉强撑住，这点蓝冰月倒是可以理解，但水洁芸虽不像习於养尊处优，可她模样儿如此出尘绝世，也不该是习惯这般操劳之辈，但走在这连日光都只能疏疏落落地照进来的山中，她却像是走得非常习惯，走着走着还不时指点李云龙的方向，就好像她早就知道该怎么走似的，那熟悉模样，真教蓝冰月摸不着头脑。

不过就算心中有再多疑问，现在的蓝冰月也不敢问出口来，连一向好和水洁芸争的水诗洁，都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才一进山的第一天，两人就被水洁芸狠狠杀了个下马威，那时走着走着，初入山林的几人锐气方殷，尤其水诗洁不只不想休息，甚至还想要赶夜路，偏偏时间才刚进申时，水洁芸和李云龙竟就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说是要准备宿处。

蓝冰月原以为是他们太过小心，才会这么早就准备宿营的东西，偏偏水洁芸是众人首领，又不好一开始就闹内鬨，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听她指挥，没想到一入手才知道其中困难，寻柴生火、寻觅水源的琐事真的好多好麻烦，等到把一些篝火等的东西准备妥当，乾粮都料理好，可以用饭的当儿，顶上已是星光闪烁；加上赶了一天的路，原先精神好的时候还不觉得，一旦坐了下来，不只是水诗洁她们，连自以为体力很好的李云龙，都已是一幅软趴趴的模样了。

从那一天被水洁芸用事实狠狠地证明了，她确实早有准备，所有行动绝非空穴来风，均有所图之后，不只是慑於她那出淤泥而不染气质的蓝冰月，连一向不怎么服大姐的水诗洁，都不敢再和姐姐争出头。何况水洁芸并未因杀了他们的威风，而有任何得意之态，行为举止间仍是那么的温柔淡雅，毫无烟火之态，让蓝冰月就算心中有气，对她也不可能发的出来。

不过想到了这点，蓝冰月胸中的火却更烈了，他一入山就吃了个重重的下马威，搞到后来连话都不敢乱吭，偏偏李云龙好象却颇有山林生活的经验，同样的一件事，在他提来都总不如李云龙的说法来的能说服人，就连准备充份的水洁芸，对李云龙的意见都极为尊重、多所採纳，弄得他好没意思。不过从客栈初见开始，水诗洁和李云龙就好像不对盘般，一路上水诗洁总在挑着李云龙的问题，令蓝冰月不由

得在心中引为同道，幸好有人站在自己这边，这一路上总不至於太难挨。

不过这一回，再怎么样蓝冰月都非得发问不可了。“水姑娘…洁芸小姐…”“蓝少侠何事见教？”

“是关于此去的方向…”默然了半晌，蓝冰月还是问了出来，“冰月虽不知李随风老前辈在那里，总听说是在山崖上头，可我们这样走…我所见无差，我们接下来走的方向，却是直向山崖底部而行。是不是…是不是该改一下方向，先找到他们所在之处再说…”

“蓝少侠所言不差，我们的确是向崖底前进。”虽覆着一层面巾，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水洁芸仍是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尘样儿，一双美眸中的目光，仍是那般柔和，连从语气之间，也听不出来她对蓝冰月这段表面有礼，实则指责她走错路了的问话，心下到底是什么反应，蓝冰月甚至听不出来，这一段崎岖难行的山路，究竟有没有让这出尘莲花走到腿酸甚至喘气。

“那为什么…”“在来此之前，洁芸已先派人前来勘查过，确定了他们所在之处。”转回了头，继续前行，水洁芸的声气之间，仍是平淡如昔，就好像早知道他会有这个问题般，“同时也确定了所在的可能地点，乃是一处山腹之中，和外界仅有一个山洞相通，但受石门所阻，还确定不了里头的情形。我们此去，就是为了打开石门，试试看能不能在天盟找到之前找到他。”

“原…原来如此。”心下暗暗钦服，蓝冰月这回不由得她不佩服了。他原以为这水洁芸虽说能代掌秦州水家，不过是因缘际会，又兼身为长女而已；武功虽高，也不过是江湖传言，多半还夸大了；见面之后，这女子白巾覆面，一幅神神秘秘的模样，在蓝冰月心中的评价又降了少许，尔后因为水洁芸言语之中，竟颇有回护李云龙之意，蓝冰月嘴上虽不欲得罪，但心下却不怎么看重此女，反倒是水诗洁和李云龙处得不甚愉快，反令他心有戚戚焉，不觉引为同道。

第三百五十四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一）

但现在听水洁芸一席话下来，蓝冰月却不由得佩服到家：当他们为了这一行，在家时加紧练功，好让有实力随同实行计划，这水洁芸也没有浪费时间，在入山之前先已派人前往，实地勘查，把所在之地、坠崖之处都探得清清楚楚，他们过去不过是解决最后一道难关，若要找的人还在人间，此去救人当真称得上是水到渠成，一点儿力气都浪费不了。这女子之所以能号令雄峙一方的秦州水家，绝不只是因为身为水家长女而已，果有她的真实本事。

其实蓝冰月也是因为是李云龙的身份而失去的冷静的判断力，为什么呢？蓝冰月的聪明不下于水洁芸，虽然她不曾在山中过过，但是一些基本的常识她还是知道的，但是这一路走来水洁芸和李云龙特别的亲密，而她又是男子打扮，不能和李云龙走的太近，所以这无意让蓝冰月对于水洁芸有些嫉妒，从而失去了一些冷静。

突地，一个问题涌到了蓝冰月心中，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发问，李云龙不知何时已退到了他身边，扯了扯他的衣袖，示意他把问题压住，不要问出口来。心中颇有不满的蓝冰月转过头去，原想对李云龙发怒，却见李云龙嘴上浮起一丝又想气又想笑的神色，却掩不住眉宇之间的担忧。

“怎么了？为什么要我别问？”若非看李云龙神色有异，只怕蓝冰月连这一下都不等，直接就要出言质问水洁芸。“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洁芸小姐都已经知道人在那儿了，却不直接破门去找人，反而要我们众人在冬寒未尽之时，到此荒山野地来找人，徒增我们的担忧？”

“难道你不想问？”“别问的好，”李云龙微微一笑，“洁芸小姐苦心孤诣，可是为了两位水姑娘打算呢！”“怎么说？”听李云龙这句话，蓝冰月一时之间，当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无论怎么想，他都想不透，这样延迟找人，硬把他们都拉进山里，究竟和水诗洁、水玉萍她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也非常容易，为什么呢？水家要想在秦王府立足，光*他们为秦王府效力是不足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不比平常，他们现在依*的是秦王府，秦王府又用的找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够在秦州拥有

现在的位置，但是一但秦王府用不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无情的抛弃，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绑在秦王府的这条船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女人嫁入秦王府，现在恐怕她们看上你了，毕竟实行这个计划秦王府不会派一般人出来的，所以……""这…"瞄了前面正走着的水诗洁和水玉萍一眼，蓝冰月也压低了声音。虽说身为女子，但是对于李云龙的话他还是非常赞同的，毕竟一起她和李云龙也有这样的关系在，只是现在她真心的喜欢上了李云龙而已，只是现在她发现她们把她多成一个男子，又喜欢上她让她觉得有些怪怪的。

"就因为这样，所以洁芸小姐要趁此机会，帮两位水姑娘…嗯…这个，这个。"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用语，李云龙说话的时候，不只是他自己，连蓝冰月都差点要笑了出来。只是蓝冰月想到以后自己的麻烦多了起来就笑不出来了。

"夫人啊！看来你走桃红运了。"李云龙放低声音轻笑道。蓝冰月美目一瞪道："再说，再说我有你好看。""是吗？嘿嘿，不知道水家姐妹知道你是女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李云龙嘿嘿一笑道。

青龙隐於渊，化紫乘云去。石门上的这两句话让刚找到这里的众人不解，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但是也打不快石门，再加上天也快黑了，所以就停下来休息了。

夜已经蛮晚了，眼见十家三女都已经睡熟，蓝冰月却不知钻到那儿去了，想必他也正在苦思破门而入之法吧？李云龙心中暗叹一口气，他虽还猜不出门上青龙隐於渊，化紫乘云去的句中的秘奥，但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怎么也想去再踏勘踏勘，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线索。

何况方才在火堆旁边细细一想，对这两句话的意义，虽还是苦无头绪，但李云龙心中已隐隐觉得不对，这两句话的意义，虽也像是突破石门的提示，但感觉上与其说是要让他们破门而入，还不如说是对被困石门内部之人所说的提示。龙隐於渊代表的是沉潜待时，等到时机到来才腾昇上天；所谓青龙乘云，该当指飞龙在天之相，正象徵着飞黄腾达；这两句话的含义，感觉上还比较像要被困之人沉着等待，直到悟出化紫之法后，便能腾龙上天，大展鸿图之意。

不过虽心想如此，但在现在的状况之下，这想法李云龙可是怎么也不可能说出口的。那水洁芸倒还好，比较有可能会去思索其中意

涵，不致罪他；但水诗洁和水玉萍恐怕那里会顾得话中的意义恐怕和破门而入无关？再加上蓝冰月也极想救出大师兄，何况他对自己又毫无好感，若他鲁莽说出心中所想，蓝冰月心急之下，真不知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哩！

光看晚餐时众人的样子，就知道大家心中着急的程度了，自己是心有所念，所以吃不太下，用量不如平时的多，水诗洁、水玉萍和蓝冰月用的却比自己还少，但心思缠绕在那两句话上头，却怎么也显不出半分饿样；不过水洁芸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她的食量虽用的并不多，但却是和平常一般，再没半点异样。李云龙猜想，若非她并不想进去，因此乐的轻松，在旁观赏取乐；就是这水洁芸实是修养过人，并不因此挫折而混乱，仍然心静如水。

怎么也希望事实是后者，这水洁芸可是众人中最沉着的角色，事先的准备也最多，若水洁芸不想找人，光*其余四人之力，要破入石门几可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将手中的火把放到了一边，深吸了一口气，李云龙双掌贴住了石门，将耳朵贴到石门上头，仔细倾听。虽是将注意力全放在耳上，但这石门实在太厚，何况李云龙虽有雄厚的内力在身，功力一日千里，武功进境比蓝冰月他们都快得多，再怎么努力听，也听不出来石门后面的端倪。

听了半天听不出个所以然来，耸立的石门像在嘲笑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李云龙也不由得心下有气，真想一拳搥上去，但他白天才看到蓝冰月运掌推门时吃了小亏，连石粉都没落下多少，知道这石门之坚之厚，绝非他一人之力可以轻易撼动，一拳下去力道反震，伤的只会是自己，气怒中那一丝残存的理智阻住了他，拳头虽已搥到了石门前面数分，却再怎么也打不下去了。

勉强抑住了心中的怒气，李云龙回头拿起了火把，在火把的微光中仔细搜寻，将石门前面地上和壁边搜的一丝不漏，连灰粉都不知被他撢落了多少，但别说是片纸只字的线索了，就连一点儿山中该有的虫子，或石上应有的青苔都找不到，看来这石门果非天然之物，而是有人特意排设，上头颇有机关，辟虫驱苔，因此生体绝迹，连虫子在这上头都活不下去。

放下了火把，李云龙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真是拿这石门没办法了，就连蓝冰月和自己两人的一击，也无法撼它分毫，以自己之力，更没办法动这石门半分，偏偏他又非开此石门不可，难不成当真要等到解破了青龙隐於渊，化紫乘云去这两句诗不像诗、话不像话的谜团，才能进得去吗?

走到了门侧，左掌贴紧了石门，李云龙用力推去，但石门仍是纹风不动。其实这也难怪，若不是怎么都没法子弄开这石门，以李云龙平日的沉着，根本也不会像这样白费工夫，想试试看正面硬推既推不开，能不能从侧面来推推看，误打误撞还能给自己弄开来呢? (手机阅读ＳdXsw.com)

“别闹了，那有这么简单? 胡扯瞎搞的就给你弄开，那我们不都是白想的了? ”到蓝冰月的声音从转角处传来，李云龙当真吓了一跳，连力道都用不准了，差点岔了力伤到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蓝冰月竟会在这时候进洞来，而且语气不善，比平常还像是要找自己麻烦似的。

看到蓝冰月进来，原该退开施礼的，不过他人才刚要从石门前退开，李云龙突然眉间一动，看了看自己的手，像是方才岔了力气时发现了什么，却被蓝冰月给打断了，登时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手掌贴到了门上，就好像倚在门上再不想管事情了一般，连蓝冰月的问话都不理了。

看到李云龙竟在门前陷入了沉思，浑然忘我似地想着什么，指间不住轻叩着石门，连应有的礼貌都忘了，蓝冰月不由得愈看愈气，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也在此刻烟消云散。

虽说还陷在沉思之中，但听到蓝冰月拔剑时剑刃轻擦过鞘口的轻吟，李云龙马上清醒了过来，这才发现蓝冰月的神情不对，这长剑在手杀气十足，那表情不像来找碴子，也不像平常的模样，反倒像是就要完成什么大事一般，豁了出去不顾一切，再不会有任何退缩。

“夫人…你想干什么? ”现在没人，李云龙叫蓝冰月夫人也没有多大关系。“简单啊！”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嘶哑，显然心中充满了大功告成在即的紧张感，蓝冰月甚至感觉不到晚餐时吃太少的机饿感，整个人都像充的满满的，比平时在吃得太饱时还要精神奕奕，这感觉如此美妙，他几乎有个错觉，像是可以一击就把这石门劈开一般。“我

们不能化紫，必是因为饮血不够，若它能饮尽你全身鲜血，必能由青化紫，一举破开这道石门…”

第三百五十五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二）

“冰月，你在说什么啊？开什么玩笑？”李云龙惊讶道。“为什么，不呢？”蓝冰月严肃的说道。只是李云龙能够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一丝笑意。

这时突然蓝冰月眼中红丝如血，映得整个瞳仁都红红的，李云龙便知道，光只是以口头劝说，恐怕他还没恢复心智，自己已经成了蓝冰月的剑下之魂。心中还有大事未成，李云龙可还不想死，何况就算真用了自己的鲜血，也未必开得了这石门，李云龙表面上虽像被蓝冰月吓得怔在当场，再也动弹不得，心中却在百般计算，怎样才能逃出生天?

若以武功而论，自己的剑法比起蓝冰月，可还有着一大段距离，就算他现在意发若狂，出手时没有那么细腻，比平时较多破绽，以自己的功夫最多也只能多接上个几十招；若比起内力，他和蓝冰月的距离，只怕比剑法更远，比掌力只怕落败更速。仔细想想，自己所能做的，除了弄出声响，惊醒在外头的水洁芸等人，让她们进来干涉外，也没有别的活命方法了。

蓝冰月长剑才动，突地眼前一暗，整个洞内登时伸手不见五指，连忙收敛攻招，长剑回守自身。他虽意兴如狂，但却也很清楚，此事要让水洁芸等三女事先知情，一定要在李云龙受伤之前，惊动她们，毕竟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她今天刚想出来的计划。

因为白天李云龙告诉她的话虽然当时蓝冰月没有多大的在意，但是后来想想如果真的象李云龙说的那样可就不好了，所以他打算设计一个圈套，很成全李云龙和水家三女，这样李云龙就可以得到水就的全力帮助，对于他的大事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无了象一定所以蓝冰月就连李云龙也没有告诉，就因为这样，所以蓝冰月谨慎至极，一直等到三女都已睡熟，李云龙偷偷摸摸地进入山洞之后，确定了以后，这才偷入洞中；面对李云龙的时候，虽因大事将成，极度兴奋下差点压抑不住声音，仍是小心翼翼地守在洞口，堵死了退路，好象绝不让李云龙有半分可乘之机一样。

没想到蓝冰月事先千算万算，还是算不到李云龙的手段，他怎么也想不到，李云龙不但没有如他预想的拚命突围，好惊醒蓝家三女，也没有横剑死守，拚得一招是一招的打算，自己才出招，李云龙竟拚着左臂挨上一剑，先扑到火把旁灭了火，月光不及的山洞之中，登时昏天暗地。

这下可换自己糟了，蓝冰月心中暗骂，却怎么也不敢骂出声来，更不敢妄动，撑在那儿进退不得。目不见物，他虽武功内力在李云龙之上，却是无所施其技，想要动手嘛！根本不知李云龙躲到那儿去了，方才那一剑虽差点划到了李云龙左臂，但眼前突然暗沉，蓝冰月心惊之下，连忙收剑自守，感觉上虽划破了李云龙衣服，却不像真伤到他的样子，让蓝冰月也放心不少。

突然，蓝冰月福至心灵，猜到了李云龙真正的打算。李云龙之所以拚伤也要熄灭火把，就是为了造成这形势，逼自己不敢妄动，一直在这儿撑到天明，既知自己必会死守洞口，不会冲进来贸然动手，李云龙自乐得休息；等到天亮的时候，就算水家三女因昨天的疲累，较晚起身，但他所立之处是洞口进来的第一个转角，光线虽是微弱，却仍能勉强照到他身后，到时李云龙处於暗处，他处於明处，动手起来比现在可更是不利了，这小子当真奸狡，竟想得到这么刁恶的主意。

更重要的是，就算看出了李云龙的计划，他也不敢妄动一下，黑暗之中虽然双方都看不到对方所在，但蓝冰月一开始就先佔地利，封住了出口，此时更不可能退出这唯一的退路，李云龙虽看不到他的身影，但对这小子而言，自己的所在位置，却跟眼见一般的明白，李云龙之所以不趁机出手，是因为没有把握，宁可等到天亮，外头日光微微映出他的所在之后，再行下手。

更何况如果真的是这样也是蓝冰月所希望的，只是他现在只想水家三人早点醒来，这样他就不用麻烦了。

突然蓝冰月耳朵一动，才深吸了一口气，突然觉得身体被人抱住了，然后那充满熟悉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宝贝，你在玩什么呢？”原来身体李云龙吃了解药，不过他现在的内力不如蓝冰月，但是他的魔法已经练的不错了，刚才他先用了一个分身术，再用一个轻身术加上他的轻功，出其不意的抱住了蓝冰月。

到了这个时候蓝冰月知道他再对李云龙假装是没有用了，由于为了不被外面的水家三女听见，蓝冰月就传音把她的计划告诉了李云龙。对于这么好的事情李云龙当然不会拒绝，于是放开了蓝冰月回答到了他原来的地方。

回到他的原来地方以后就听到蓝冰月不顾暴露行迹，那深长的呼吸声，显示他正打算全力出手，李云龙不由一怔，就马上知道了蓝冰月为什么这样做了。说实在话，李云龙倒并不是那么想和蓝冰月动手，一来自己武功现在尚不及他，若打起来多半无倖；二来对李云龙而言，破开那道石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有比较武斗胜更重要的工作呢！

原本在灭了火把之后，李云龙便退到角落，勉力让自己的呼吸平静下来，呼吸之间轻柔绵缓，不但可以休息，也不让别人有办法察觉他的所在位置。这倒也不是为了后面和蓝冰月动手，而是因为在李云龙看来，蓝冰月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刚才他才问蓝冰月。不过现在知道了李云龙当然还要再演下去。

“你要干什么？”李云龙这时大声说道。

“你说呢？当然是要杀你了，嘿嘿！”

正当蓝冰月做好准备，打算冲入动手的当儿，突地在他身后，一声叹息声轻声响起，声音虽不大，却震的蓝冰月和里头的李云龙犹如雷殛一般，差点跳了起来，蓝冰月甚至不顾李云龙在里头虎视耽耽，忍不住回头看去，一道修长的身影立在洞口，只听得一声火摺燃起的轻响，水洁芸犹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精灵一般，悄没声息地立在蓝冰月后方，手中的光映亮着他。

“你…”没想到她会突然出现，当真被水洁芸吓了好大一跳，不过为了假装蓝冰月连声音都颤了，手中剑不住颤着，就象蓝冰月甚至忘记要平静手脚，不在佳人面前示弱，“你在这…多久了？”

“很久了…从一开始我就在这里…”声音虽一如以往的平淡，但不知怎么搞的，在里头的李云龙就是感觉不对，和以往如水中莲花般洁净不染比较起来，水洁芸现在的声音，就好像拚命地压制着什么一般，甚至还有一些压也压不住的哀伤之意，“你们的对话，我一句也没有漏掉…”

“什…什么…”蓝冰月怎么也不相信，相差竟有这么多，她竟没发觉水洁芸从一开始就蹑在他身后。那么她的计划不就知道了？同时李云龙也心中一紧，好象觉得要失去什么一样。

偏偏蓝冰月的理智却是清楚地知道，水洁芸所言是真，她的确可能是从头到尾都听到了，首先以两人的武功差距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她根本不需要谎言瞒人以争取优势；再说若非水洁芸从头听到尾，知道事情的始末，也不会选在这么刚巧的时刻出声警示，令蓝冰月不敢轻举妄动。

仔细想来，武功应该没有差上这么多，刚才多半是因为自己专注在里头的李云龙身上，才没发觉水洁芸的存在吧？就在蓝冰月放弃她的计划的时候李云龙的声音又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原来刚才李云龙在用魔法的时候由于用了分身术，加上这里非常黑暗，没有让水洁芸知道他和蓝冰月说的话，所以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水洁芸不知道。蓝冰月在听了李云龙的话以后就准备动手突围，蓝冰月知道水洁芸她既出声警示，想必是选择站在李云龙那边，这下子她的计划就成功了。

如果不是蓝冰月准备突围，再无心力顾及其他，或许他就会发现，现在的水洁芸神情有异，一双清澈澄明的美眸中，竟似微发着红，像是才刚暗自饮泣过一般，全没动手打算。

也不见水洁芸使力，那修长的身影竟飘飘而出，犹如风过水面拂起的涟漪般，显得那么柔和，毫无烟火气息，“两位都出来吧！事情我都知道了。”水洁芸没有想到这秦王府派出来的人既然这样。

缓缓走出洞来，但见月光已晦，显然将近天明，山里清晨太阳未起之时，最是昏暗，眼见水家二女熟睡如初，只水洁芸俏立树前，一语不发，也不知她正想着什么，注意力竟似完全没放在自己身上；而身后的李云龙呢？他似是松了一口气，既有水洁芸出言保护，那么蓝冰月的计划成功了，慢慢地走到了火边他原有的位置，放下了腰间长剑，准备休息。

看这模样，蓝冰月心中突地一动，反正事情已经做了，就要做得彻底，反正水家二女都在熟睡，洞中事了后水洁芸的注意力也没放在自己身上，李云龙也一幅打算争取时间休息的软趴趴样儿，好不容易让计划成功了，李云龙松了一口气，放下了长剑，伸了伸懒腰，感觉

到疲惫已经充满了全身，整个人都瘫了，熬夜熬到了这个时候，就算身具武功又值年轻力壮，他也的确是累了，真的好想好好睡上一觉，一切事情都等醒来再说。

第三百五十六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三）

用尽最后一丝戒备，向蓝冰月看了一眼，他正茫然地站在洞口，眼光一如往常地没有自己的存在，只在注意面前的水洁芸。虽说方才在洞中之时，蓝冰月的计划他是知道的，但是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问题。

同时李云龙暗自庆幸，幸好发现此事的，是水洁芸，她性子沉稳端重，久经历练，该不会随意泄露此事；若换了其他人像是水诗洁，恐怕动不动就会拿这件事来说笑，甚至还有可能随意泄露於外，到时候他们可真不知道，是该教训她，让她闭嘴，还是该乖乖地任她说才好呢?

不过在出洞之后，连李云龙也发现不对了，水洁芸那原本澄澈的眼神，此时竟变得有些茫然，彷彿在想着些什么似的，眼中竟似还佈着些红丝，该不会…该不会因为她已经知道了事情哭过吧? 李云龙才一想到此点，立刻就自己把此事驱出了脑海，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不过水洁芸身负统领水家的重任，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想必也有难以为外人道的辛苦吧?

原先李云龙当真没有想到，临睡前的虚应故事，只为了看了可以放心些的这一眼，竟会看到这种事情。原该已有自觉，正努力平复激动情绪的蓝冰月，眼光竟突然变得锐若鹰隼，直盯着水洁芸，彷彿当她是敌人一般，被那眼光震的背心一寒的李云龙还没来得及反应，甚至还没想到蓝冰月为什么有这敌视的眼光时，蓝冰月已经出手，声音才响，两枝袖箭已破空而至！

水洁芸武功虽在蓝冰月之上，兼且久经江湖，动手经验绝非蓝冰月他们二人可比，但现在却是心有旁骛、心神不属，加上已将蓝冰月和李云龙从洞中带了出来，蓝冰月虽有些沉默不语的情形，颇令人担心，但事情应该已经过去了，她也已放松下来，再无半分戒备；加上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蓝冰月已经偷偷移近了她，拉近了距离。说时迟那时快，才刚听到风声，两枝袖箭已经飞到了眼前，势挟劲风、威猛无比，蓝冰月显是用上了一半之力，就象务在几个照面就分出生死一样！

全没想到蓝冰月会突然发难，加上距离已经加近，猝不及防之下，就连水洁芸这么高明的武功，也来不及取兵刃格挡暗器，情急之下只能使个铁板桥势子，娇躯后仰以避。李云龙耳边只听得“笃！”的一声，水洁芸已经倒了下去，一枝袖箭钉到了她身后树上，箭尾还不住抖动着，显见势道凌厉已极。

这下子可糟了，李云龙心念才动，口中已高呼一声，连人带剑扑到了蓝冰月身边，长剑连环出招，取的都是蓝冰月要害之处。他倒不是以为自己这样做，就可以轻易打倒蓝冰月，因为他知道蓝冰月又在实行他的计划，他怎么可以不配合呢?

而是为了阻住蓝冰月的继续进击，生怕他再下杀手一样。李云龙方才的出手还可推说是蓝冰月心情激动之下，有些管不住自己，不由自主地动手；但若容蓝冰月再下杀手，伤了水洁芸，到时候就算李云龙再怎么绞尽脑汁，怕也找不出理由来搪塞了。

一来没想到李云龙的反应竟有这么快，自己袖箭才出手，他人已到了身边，二来也因为蓝冰月的注意力全放在水洁芸身上，蓝冰月一时间又觉体内空虚，三来是因为她攻击水洁芸也是为了她的计划，再加上李云龙的攻击让他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来，登时被李云龙的杀招逼得失了先势，手忙脚乱、连退数步。若不是李云龙武功和他都在演戏，出手的招式又注意分寸，否则的话蓝冰月对此再熟练也没用，怕光一时间的手忙脚乱，他已经伤在李云龙的剑下了。

不过原先的计算，至少达成了一半，蓝冰月一边争取时间，觑准了李云龙连环出招的空隙之处，吸了口气，精神一振下立时拔剑反击，没两招已取回了先手，一边在心下暗自庆幸。方才他左右两边同时出手，发出了两枝袖箭，直捣水洁芸面前，水洁芸虽以铁板桥的势子，勉强避开了一枝，让那袖箭打到了树上，但另一枝必然命中，水洁芸至今仍倒地不起，想必面门负伤，恐怕多半已经丧命，去掉了这个武功最高明的对手，其他人蓝冰月可就一点儿也不怕了。

不过李云龙的反应，可也不是普通的快，他虽来不及出言警告水洁芸，但却来得及阻住蓝冰月再施杀手，同时还不忘高呼一声，把水诗洁和水玉萍从睡梦中惊醒，蓝冰月心中暗恨，手上发招却是愈来愈快，务要在水家二女清醒之前，准备好她的计划，还要确定水洁芸的情况。

偏偏一见他出手反攻，李云龙立刻便改攻为守，攻守之间转换得如此自然，就好像早有此准备一般，守的无懈可击，加上蓝冰月出手一急，许多细腻之处就无法顾及，虽是已夺了先手，剑招威力也强，一时间却突破不了李云龙那精雕细琢、千錴百炼的守势。若是任李云龙这样死守下去，就算自己终能胜他，怕也要在三四十招之后，到时候水家二女早就醒了，自己口舌又不如李云龙便给，若任他说服了她们，三人联手下自己非败不可，蓝冰月愈想愈急，出手也愈快愈猛。

事先再怎么演练，也不可能这般刚巧，就在蓝冰月一时之间难以得手的同时，只听得身边一声轻响，蓝冰月不由得偏头看去，登时被眼前景象吓得冷汗直流，连手上的攻势都缓了下来：原本倒在地上的水洁芸身边，一枝袖箭正在草地上弹跳着，不住滚动。显是方才情急之下，水洁芸来不及阻挡袖箭，竟行险以贝齿咬住了迎面而来的箭。虽被震的保不住铁板桥的势子，当场倒地，恐怕还被震晕了片刻，但看她现在已把袖箭吐到了一旁地上，虽未起身，但多半已经清醒。不过水洁芸不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蓝冰月也不会真正的伤到她。

眼前突地一花，蓝冰月不知何时已经跃开，那身影如箭离弦，转眼之间已在远处。说实在话，两人功力虽是差距不大，但若非李云龙採取守势，绝无攻招，以他现时的功力，蓝冰月可也没法这般进退自如。

看蓝冰月几下起落，人已经去的远了，李云龙不由暗中一笑。水洁芸虽还没站起身来，但正坐在那儿，举袖掩面，多半是因为发现水洁芸已经清醒，才走的吧？不过现在放下心来的他当真只想好好的睡一觉，什么都等醒来再说。

想是这么想，但不知为什么，水洁芸竟是动也不动，坐在那儿再也不肯起来，伸袖掩面，也不知想着什么，那奇特的模样，看的他警觉心起，李云龙强提精神，仔细打量着四周，等看到树上时才发现，方才掠过水洁芸面上那枝袖箭，正将一团白巾钉在树上，想必水洁芸接连遇到同行者的阋墙之变，又突遭暗算，再加上蒙面巾失落，一时间失了方寸，这才坐在那儿不起来吧？

虽说他也听说过一些江湖传闻，有许多蒙面走江湖的女侠，之所以蒙面并非见不得人，而是为了遮掩天香国色，以免老遭登徒子打扰，若是机缘巧合，被人将蒙面巾给揭开了，还有可能倾心下嫁呢！

那种在江湖中的传说，就和路见不平，驱除採花贼时，巧遇被施媚药的美女，为了解除媚毒，而缔金玉良缘般的常有。不过一来水洁芸重任在身，还得支撑蓝家；二来李云龙也不认为，就算他看到了水洁芸的真面目，她会当真倾心於自己这丑人，看来自己还是别随便动心，三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蓝冰月的计划起不是没用了？

慢慢地走到了树边，李云龙小心翼翼地拔出了袖箭，这一下刺的真深！光只是拔箭而已，就要花他不少力气，还得小心别粗手粗脚的，弄破了白巾，疲累交加的李云龙差点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将那白巾完完整整地解了下来。

收起了袖箭，李云龙小心谨慎地走到了水洁芸身边，连声音也放轻了，生怕一个大声，就会激怒她，“洁芸小姐，这是小姐你的…你的蒙面巾，请收下…方才之事，还请小姐不要见怪…”(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洁芸倒是不放在心上，只是…”静了半晌，水洁芸的声音才轻柔地响起，一如以往的平静清柔，“蓝少侠这样一走，气怒交加之下，也不知会惹出什么事来，何况这回他被李少侠这么一阻，不知他会不会把气记在李少侠身上，这虽非洁芸该管之事，但洁芸仍是很担心…咦？”

仍伸袖掩面，只*听觉知道李云龙已到身边，正准备伸手接白巾的水洁芸，却接了个空，一回头才发现，李云龙为了不被误会偷看她的真面目，人虽是走向她，脸儿却是看着别处，也难怪他会走的这么慢，不敢看前面的路，每一步出去时，举起的脚都要小心翼翼地试着，不让自己跸着，想走快也是不可能的事啊！看李云龙这种好笑的样子，水洁芸一下子忍不住，不由得轻声笑了出来，而且是愈笑愈难止息，就好像想把方才猝遭暗算的气，一口气全都发泄出来似的。

也不知这样笑了多久，知道自己失礼，却是停不下来的水洁芸，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笑，勉强伸手接过了蒙面巾，掩住了玉容，“方才…方才李少侠是否…是否看到了洁芸的…的脸…”

“不…没有…一点都没看到…”好不容易等水洁芸接回了蒙面巾，李云龙提的天高的心才放了下来，她方才那样嗤笑，虽是极其失礼之事，但却让李云龙安下心来，听水洁芸笑的那般欢畅，他总算确定她

真的没把方才的事放在心上，这样不寻常的逼问自己，不过是找个下台阶罢了。

第三百五十七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四）

“没有就好…”水洁芸站起了身来，“现在该是等她们醒来，说清楚事情经过的时候了。”

“胡说八道！”完全出乎水洁芸和李云龙的预料之外，在听到他们避重就轻，只说蓝冰月伤神过度，险些误伤了他们两人，然后良心发作、逃离此处的说词之后，水诗洁的反应，竟是如此激烈，彷彿蓝冰月是被他们联手伤害，才拖命逃之夭夭的，“蓝少侠岂是这种人？”

“这是…”“不要说了！”李云龙的话才刚出口，已经被水诗洁一句话打断，她随即旋风般地站起身，忙不迭地冲了出去，绛色的衣裳在朝阳中显得如此亮眼，无比夺人心目，“我才不跟你们在一起穷搅和，我现在就去追蓝少侠回来，把事实真相给搞清楚，看你们到时候还有什么话说？”

看蓝诗洁飞也似地离开，彷彿再留一刻都不愿意的模样，水洁芸差点看呆了眼，甚至来不及出口留人，李云龙更是怔在当地，心中暗笑，冰月，这次你可有麻烦了，哈哈。他们两人事先商议说词之时，也曾想过水诗洁会不会突然发难，认为是两人串通的说法，搞的鸡飞狗跳，但怎么也没想到，理应为蓝冰月而忍一时之气，留在此地的水诗洁，竟会什么也不顾的飞奔而去，彷彿蓝冰月才是她的心上人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萍儿？”“是，姑姑…”听水洁芸问到自己，被水诗洁吓得瑟缩一旁的水玉萍，好不容易才出了口。她其实是蓝家旁系，按辈分来算比水洁芸和水诗洁还要小上一辈，虽是自幼一起长大，情如姐妹，但遇到事情的当儿，还是不敢缺了长幼之分，尤其当水洁芸和水诗洁冲突的时候，她更是两难，不知该站那一方，“小姑姑喜欢上蓝少侠似的。这只是玉萍的猜估，算不得真的…”

“原来如此。”看水洁芸低头思索，水玉萍虽还不太敢说话，但总也不想杵在这儿，什么事都不做，偏偏这次的事似乎颇大，一向决断快速的水洁芸，竟沉思许久了还没下决定，一旁的李云龙也像是陷入了沉思当中，一语不发，她不由得急了起来，“姑姑…是不是要先追小姑姑回来？”

“算了。”水洁芸叹了一口气，像是放弃了似的摇了摇头，“她若找不到蓝少侠，自己就会回来；若找着了蓝少侠，蓝少侠也不至于会不管她，我们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吧！”

“关于此事，”静了这么久，李云龙总算是开了口，“那石门的机关…昨晚在下勘察的时候，发觉了一点不对，或许不用理那两句诗，也有可能破得了石门…”

看李云龙双掌紧贴石门，却不是向里推，而是向外退，彷彿是想用吸劲，将门拉出来似的，偏偏这样子极不好用力，水洁芸和蓝玉萍虽也想帮忙，却是根本无从下手，只能任李云龙动作。

“昨天在下本想…本想试着从侧边推，后来惊了一下，虽说差点岔了气力，但也因此发觉了石门中的机关，向旁硬推时虽是动也不动，不小心力道用歪时，门却像是往外移了一点儿…”

“难道说…”水洁芸和水玉萍对望一眼，其实二女也是极聪明的人，一点就通，看来这石门不是向里推的，而是向外开的，只是门太重，若非知其中之理，使上吸劲全力以赴，这石门根本是动也不动，绝难误打误撞地发觉；加上门上那两句诗引人注目，想开门者若非迷失在那两句诗的提示当中，走入岔路，就是徒凭死力硬推，这样下去自如蚂蚁撼树，白费力气。

想到此处，水洁芸虽是修养过人，却也不由得暗自骂了自己几句，真没想到自己竟上了这么简单的声东击西的当，被门上刻字之人骗的团团转；若门上之字不是前人所开的玩笑，而是旁人设下的陷阱，要不是李云龙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当的?

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李云龙向后微退的当儿，石门上头沙尘抖落，终於发出了开门的声响，只喜的水玉萍眼中放光，彷彿这石门不是才开始动，而是已开洞天，她已经和里面的人见了面一般；而另一边的水洁芸呢？她连看也不看石门或是水玉萍一眼，只是小心翼翼地注意着用力用到脸红脖子粗的李云龙的情况，准备当李云龙力尽倒地的时候，随时出手扶住他。(手机阅读ＳdXsw.com）

好不容易，石门终於开了一条缝，才刚到能够声息互通的当儿，一个嘶哑的声音，已经传了出来，光听声音可知，虽是乏力，颇像是吃了一番苦头，却还是沉稳有力的声音，“是谁开门？”

才听到这个声音，水玉萍已像是吞了人蔘丹般，浑身充满了劲，乐得像是天上掉下了什么异宝一样，也不管李云龙还在用力吸出石门，这么做可能干扰到他使劲，忙不迭地冲到门缝旁，双手拱成了漏斗形状，向内大喊，“杜前辈、杜前辈，是我！我是水玉萍，我们救你来了！”

“救我…救我…哈哈哈哈！水家的人竟想救我，只怕是害我来吧！水元清也真有耐性，竟让我等了这么久。滚！快滚！给我滚得远远的！立刻走！我恨！我恨所有水家人！恨不得把你们煎皮拆骨！”

听那应属于李随风老前辈的声音，才知道门外是水家的人，竟像是灌水一般，立刻充满了怨恨之意，水玉萍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脸色由红转白，浑身的气力像是泄的一乾二净一般，水洁芸还来不及出言阻止或安慰於她，水玉萍已经转身冲了出去，比方才冲到门口的速度还快！

李云龙有些迷惑了，这个水玉萍和这个李随风老前辈有什么关联不成？难道……想到这里李云龙真的有种想笑的冲动。

而现在水玉萍和李随风老前辈真正情况的水洁芸知道现在就算阻止住水玉萍也没有用，伤心欲绝的她只想要一个人好好地哭一场，加上李云龙望了她一眼，目中满佈求恳之意，硬是把水洁芸给留了下来。何况照这样看来，事情没有她想象的那样简单，一定有什么隐情在里面。

水洁芸深深吸了一口气，柔软的声音轻柔绵延地传进了石门当中，“在下水洁芸，和秦王府的李飞，此来是为了将杜老…带出此处，实行秦王府的计划。”“胡说八道！”石门里头的声音仍是含恨无比，彷彿要择人而噬一般，再没有半点回旋的空间，“你以为我还会上你们的当？别白作梦了，要滚快滚，要杀就进来杀，别在那儿假惺惺！”

“难不成…难不成老前辈连…连秦王府的事情都不管了吗？”听里头李随风的声音如此恨怒，李云龙虽是用力用到脸红耳赤，连声音都像快发不出来，还是勉强出了声。若自己再安静下去，怕连水洁芸都被恨怒交加的他给气走，自己一人就算勉力可吸出石门，开出一个空隙，以他的轻功身法，也没法在石门重阖前冲进门里去，到时候岂非前功尽废？

“什么秦王府？你是秦王府的人？”听到秦王府的事情，就连怒火填膺的李随风，一时之间也给吸开了注意力，水洁芸不由得向李云龙微一颔首，赞他真能随机应变。

“当然，现在天下大乱，秦王府就象大海中的一片孤叶，如果没有前辈的帮助，它必定沉没于大海之中。”李云龙说道。他知道这个李随风老前辈是在秦州的一代奇人，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那么他统一秦州武林就容易的多了。

“真…真的吗？”一听到这消息，李随风的声音之中虽仍有怀疑，但却听得出来颇有喜意，他对于秦王府的人可以说是非常信任了，当年如果不是秦王府的人，那么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是…”“那就…自己想办法进来吧！”李随风的声音废然而叹，像是刚才听说的喜事中醒来，发现就算想帮忙，也无力协助他们一般。原本当听到李随风的话时，李云龙便猜的到，两年前那次坠崖，李随风多半受伤沉重，至今有恙在身，尚未平复，大概连走路都没办法走，否则以他的武功，就算遇上水洁芸，自保也不难，怎会说出要杀就进来杀这类的丧气话儿呢？不过他和水家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呢？

累的差点要眼冒金星，若非自己非进去不可，怕李云龙早已要放弃了，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缓缓后退，额上汗水一滴滴地落了下来，不只是手掌，连手臂上也已经冒出了青筋，眼见已使出了全力，偏偏那门实在太重，就算知道这启门之法，若换了旁人，毅力或狠劲稍缺了些，怕也开不了这石门。一旁看着的水洁芸当真是愈看愈担心，李云龙这种干法，大违修练内功的要点，耗力过甚，若石门再不快些打开，再硬撑半个时辰，李云龙的双手非废不可。

偏偏看李云龙那模样，似是就算废了双手，甚至连武功也废了，也绝不会放弃这开门的机会，她认识这人虽不算久，但水洁芸眼光过人，早看得出来李云龙性子外柔内刚，虽不算是刚愎自用，绝不容纳他人意见的人，但一旦已决定的事，可是绝不会放弃的，就算她再劝也没有用，现在的水洁芸只能屏息以待，若李云龙岔气退开，立时运功施救，至少要将被这固执人硬干之下，弄得乱七八糟的体内真气导回正轨，其他的事情也只有等待以后再说了。

咬着牙，拚着手臂难过不已，痛的好像血脉都要裂开来了，李云龙好不容易，才把石门慢慢吸开，他一边缓步后退，一边向一旁的水

洁芸说话，只是咬紧牙关不敢松开，那声音听来闷闷的，像是闷在口中一般，听来颇令人不习惯。“洁芸小姐…李飞有一事相求…”

第三百五十八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五）

“我答应，说吧！”知道此时此刻，已不是自己能推三阻四的时候了，若再有阻碍，拖过了时间，耗到李云龙脱了力，石门还没有开，他的牺牲便全盘白费了，水洁芸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等…等门开处能容人通…通过之时，请洁芸小姐立即进去，撑住石门…”“我知道，你自己小心。”虽然李云龙没有说完，但水洁芸已经猜出，李云龙接下来到底想说什么，他必是希望自己暂时撑住石门，好让他能尽快钻进去。虽说听李随风的话意，当日之战恐怕别有内情，多半水元清还有对不起李随风之处，仔细想来恐怕水洁芸是敌非友，但李云龙仍选择完全信任自己这条路，水洁芸微微颔首，她现在也只能这样回报於他，至于水元清和李随风之间的恩怨情仇，就都等到日后再说吧！现在可不是扯这些杂七杂八东西的时候。

虽说李云龙已尽量加快了动作，但石门实在太重，他功力又还不到那个程度，虽说成功地吸开了石门，但等到李云龙好不容易进入石门内的时候，也已是筋疲力尽，几乎是滚起来的。

仔细一望石门内的景象，水洁芸忍不住别过了头去，当真生出了不忍目睹之感。石门内是一块很大的空地，细细长长的，除了石门这边外，就只有另一个小木门，门后多半就是另一个出口，其余全都是石头山壁，满佈青苔，滑不溜手。不过眼前的情况实在太过骇人，两个人对坐在跟前不到十尺之处，与其说是对坐，不如说是瘫在那儿，两人的腿都毫不自然的软在地上，显是骨骼早已碎裂，就算扁鹊复生、华陀在世，怕也再无法令两人腿脚回复如初。

虽说此处是在石门之内，只有前后两个门是出口，但顶上却是一半露天，日光仍然透崖而入，虽然没有光天化日之下那般光明，比起洞中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情况却是好上太多，几乎就跟阴天的情况差不了多少。此处虽没有什么树木，但顶上数尺之处的山崖，却有树根的痕迹，几乎就要破土而出，为下面的两人遮住了顶，不至受风吹雨淋之害；加上再上头数尺之处，竟是枝叶盘绕，上头还生了不少果实，脚边果脹散落，显然两人就是*这些果子，才能撑到此时的。

两个对坐的人两个年老，一个年老的那人望向水洁芸的目光中怒火难抑，虽是鬚发密佈，显是好久没有好好整理一番，但不论是从轮廓或是脸面来看，仍可依稀发觉，原必是个半百老人，加上一身服色，显见此人就是李云龙拚命寻找的李随风了。

至于了一个那老者其实也非极老，看来大约五十多岁左右，鬚发不如李随风那般浓密，五官轮廓比起李随风可要清楚得多了。那人虽不算俊挺之辈，模样看来还颇为疲惫，不似李随风那般怒发如狂，但从五官形貌看来，虽不甚特出，却颇有沉稳镇定之态，虽是形容狼狈，却有一股令人不敢轻视取笑的神气，两人各出右掌相对，看得出来正在运功，显是因为身上受伤沉重，若不互相运功，彼此互补，恐怕还撑不到现在这个时候。

方才使力太过，一时间只知喘息，加上功力不如水洁芸，李云龙好一会儿才睁开了眼睛。才看清楚两人的形貌，暗道：这两中的一人真的是自己要找的人吗？他对自己统一秦州武林有什么帮助呢？父亲他和水家的人是不是都弄错了？难道自己千辛万苦找到他白废了？难道……。李云龙想了太多的难道，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没有什么用处。

“请问，你们谁是李随风老前辈？”李云龙压住心中的失望向两人行礼问道。“我就是，你是秦王府的人？”第一个老者说道，看样子他就是李随风老前辈。“是的，这是我的身份证明。”说着李云龙拿出一块令牌。

在确认了身份以后李云龙就和水洁芸向他们两人走去，现在李云龙也想通了，既然他的父亲就他来找李随风老前辈，那么不会不知道这个李随风老前辈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否则的话也不会叫李云龙谴责来了，只是不知道李随风老前辈旁边的那个老者到底是什么人。

看到水洁芸和李云龙走了回来，缓缓坐到两人身前，李随风虽仍哼了一声，别过了脸去，但却没再出恶言，多半是因为现下四人吴越同舟，若再生波澜，恐怕连这一丝求生的机会都没了。

“当日之事…还请前辈赐教…”虽隔着面巾，看不清楚，但光听水洁芸的声音，就连一心放在李随风老前辈身上的李云龙，都听得出来她紧咬牙关，显然接下来要面对的当日真相，对她颇是一个难以想像

的重负，“洁芸希望能够…能够听到全部，没有任何隐瞒，不论是否会伤到家父清誉…”

水洁芸不只是声音，连纤手都发着颤，李云龙虽说心全放在前面两人身上，恨不得马上将他们给救出去，实行计划，但一路上水洁芸对自己颇为照顾，对自己力持公平，完全不因为他的貌寝，而有丝毫轻视之意，李云龙着实颇承她的情，实受不得她太过於伤心痛楚。

虽因隔着面巾，看不清水洁芸的容貌，但在李云龙心中，水洁芸是如此慧质兰心，老天若有点良心，必会给她与温柔秀雅内涵相符的绝色之姿，方符其实－不过这也未必，外貌和内涵不一定配合无间。(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但光听方才那几句对话，李云龙倏地发现，这原本举止温雅，颇有出尘意态的女子，完全不愧水洁芸之名，现在虽力持表情行动如常，心底却是动荡不安，光看她的纤手微微发颤，便可见她心头的混乱，犹如从云端堕入了凡间，从仙子变成了凡人。虽是如此，但李云龙心中对她仍无丝毫敢予亵渎之意，更不敢冒起一丝怜爱之心，就连现在的情形，也要在心中思量挣扎上好一会儿，才敢伸手过去，手掌轻轻抚在水洁芸的纤纤柔荑上头，无言地给她一些鼓励。

虽知水洁芸现在心湖震荡不安，仙子下凡般的出众修养，彷彿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但李云龙心中不只起不了一丝轻视之意，还不由得涌起了佩服之心，光听她方才还敢向他们要求听到全部真相，不管有没有伤到水元清的名声，便知她鼓起了无比的勇气，明知事实不好入耳，仍准备好接受事实，不容任何疑惑或虚瞒，更没有一点儿杀人灭口的想法，真不愧是一代江湖女侠。

感谢地望了李云龙一眼，水洁芸微微点了点头，眼神中满含谢意，温柔无比，李云龙原本还在心中害怕，这一伸手过去轻握柔荑，会不会亵渎了她，直到感受到她感谢的目光，七上八下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原想将手缩回去，但不知怎么搞的，李云龙的手才一动，水洁芸的纤手微微一颤，竟不知道为什么翻了上来，轻柔地覆住了他的手，不让李云龙收回去，彷彿在希望李云龙继续握着她的手，好给她一点儿勇气，去接受将要说出的事实，真教李云龙受宠若惊。

“这要从当日说起了…”李随风老前辈旁边的老者叹了口气，神色间像是有些恨意，更多的却是悲哀，“老夫欧阳灭和水元清的帐，已计

较了快二十年，远在杜老弟搅和之前，这段恩怨就已经生根了…”

“难…难道说…”震惊地差点儿松开了水洁芸的手，李云龙面部的表情有些**。而水洁芸呢？她虽不知道李云龙为何如此震惊，但纤手上的震颤，却是愈发难抑了。“没错…”欧阳灭叹了口气，有意无意地望了水洁芸一眼，“当年如果不是你的父亲，那么现在的天下武林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当年的一战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如果不是你父亲最后……”

“这一点在当日之战时，老哥也曾出口逼问，水元清虽未在口头上承认，但也没有一丝否认之言，看他们的神情，应该是事实没错。”李随风冷冷一笑，彷彿光是看到水洁芸听到这话时，纤手颤抖更剧，连手上的血色都已退尽的模样，心中就浮起了一丝复仇的快感般。

“请…请前辈继续…”虽连声音中都在发着抖，但水洁芸仍是发了话。不过身旁的李云龙好像也是头一次听到此事，若非水洁芸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表面上虽没有半分求恳之意，但光是纤手的微颤，就好像在祈求他不要松手，继续给她支持，让他心一软，没有抽回手去，不过同时李云龙也对他们所说的二十年以后的事情非常好奇，在他的记忆是二十年前的紫金帝国也发生过一场动乱，同时在江湖上的人同样受到牵连，只是今天的什么事情他还是不清楚。

“当日崖上之战…”听水洁芸仍能力持镇定，准备听完事实，欧阳灭不由得对此女投过去一个赞赏的眼光，像她这样有勇气而且坚强的女子，便以欧阳灭的江湖生涯，也没见过太多，“老夫一开始就拚尽全力，趁杜老弟闻言失惊，联手之势溃散之际，一举搏杀了天魔子。但后来水元清眼见无倖，竟装着被我震伤的样儿，退出战局，趁李老弟为了护住他，让他有调息之机，致使拚尽全力，与我在崖边互较内力的当儿，在李老弟背后印了一掌，将我们两个一同推下崖来…”

“原…原来如此…”声音仍在发着颤，水洁芸虽还坐在李云龙身边，却是一幅快要坐不下去，偏还勉强自己，努力听完伤人的事实，“也怪不得李前辈…会对我水家如此怨恨，虽说於事无补，但洁芸仍要在此对…对李前辈致歉，至於…哎，算了，总之是我水家对不住两位…"

第三百五十九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六）

听到水洁芸这段断断续续、彷彿要花上好大气力，才能从口中说出来的话，就连一见到她便恨火满胸的李随风，虽仍是一肚子火，但心中也不由得对她有了新的评估，至少听到事实后，水洁芸没有诡语巧饰，更没有强言辩解，彻底地承认事实，这种心胸和勇气，确算得上一号人物。

不过在旁边的李云龙一听就迷惑了，这个李随风他们是秦王府的人，那么水家为什么还要对付他们呢？而且这样的事情他的父亲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还有和水家合作？

突然李云龙想到了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事情是他父亲，不，二十年前他父亲还是一个世子，不应该参加这样的事情，那么应该是他爷爷故意安排的，可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难道是为了平衡？

“欧阳前辈、李前辈，如…如果可以…请容洁芸先去开启木门，看看出路…出路的情形…”“这…也好…”“还是让李公子陪你去好了。”“不必了，我还有事要和李公子说，我想你也该听听，江湖上这些年来的种种情事，是不是？”望向李随风，欧阳灭微微摇了摇头。他久历江湖，算得上年老成精，怎会听不出来李随风的意思？在李随风以为，水洁芸外表看来，虽像是要以开启察看出路为名，实际上是要一个人静一静，好消化这理智虽知为实，情感上却还有些无法接受的事实；但也不能不防她发现了出路之后，为了水元清的名声，自己一人逃出，还毁了唯一的出口，好让真相永远留在里头，再难外泄。

不过对此欧阳灭倒是有另外的想法。首先两人身上伤重，实无力动手，加上李云龙的武功在他看来并不高明，是以比起水洁芸这等高手，可是天差地远了，若水洁芸真的想要杀人灭口，翻脸动手，或是毁去退路，令三人自生自灭的话，只凭李云龙一人，是绝对阻止不了她的。

何况两人伤重难癒，说句实在话，若不是李随风心中悬着秦王，还抱着惟一之望，处在这绝地之中，加上腿脚已废，再不可能*自己走出生天，两人怕早失去了那一丝求生的意志。现在李云龙总算是来了，他也已说清了当日之事，和这段仇怨的由来，对欧阳灭而言，心

中悬愿已了，就算现在死了也已经没有关系，更不必再多心去算计水洁芸。

也不知在木门之中待了多久，等到水洁芸终於走出门来的时候，外头的亮光已经消逝无踪，众人头顶上惟见点点星光，若非欧阳灭和李随风虽身负重伤，但这一年来*着互相运功吊命，加上*着树上果实维生，吃的清淡，纯以内力修为而论，反比落崖前更为精纯，水洁芸武功也不在二人之下，李云龙内力已有根柢，只要有星月的微光，便可视物，怕连彼此都看不到面孔呢！

虽是怀着心事，但水洁芸也看的出来，在外头的三人交谈甚欢，连久困崖底、伤重难癒，以致性情颇有几分乖戾的李随风，似也被江湖上的事，消去了些许戾气，见到她出来的时候，虽还没能立刻解除心中怒火，没有点头招呼，至少是没有恶言相向，也没有一见面就别过头去，看都不想看她一眼，显见言谈之中，李云龙颇下了点工夫，让李随风对她的印象改观了不少。

虽是感觉到自己像是完全融不进他们的言谈宴宴之中，心中彷彿有一股声音，要自己暂时避开，再回到木门后去，等到他们谈笑完了，再出来讲自己的事，以免打扰了他们，但水洁芸走向三人的步伐，感觉上虽有些步履维艰，却没有一丝犹豫，仍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三人身边。

虽隔着一层白巾，加上天色昏暗，看不清她的表情神色，但光看水洁芸走过来的步子，虽看似沉重，却仍有着一往直前的英气，显见在孤身一人的万分挣扎之后，她已经作下了决定。

在三人身旁坐下，水洁芸向欧阳灭和李随风敛衽为礼，微微发颤的声音，轻轻缓缓地从她的口中一字一字地吐出，“关于当日之事，确是我水家之非，洁芸想来想去，也想不到方法可以解除三位对我水家的恨意…”

“洁芸小姐是不是身怀水家的青龙刀异宝吗？有的话怎么不拿出来？”欧阳灭暗瞄了李云龙一眼，嘴角浮起了一丝浅笑，“有此异宝为质，对武林中人而言，天大的仇恨怕都可解销了。”

“青龙刀吗？”水洁芸笑了一声，笑声之中却含着满腔的萧索之意，将背上的包袱解了下来，那被层层锦绣包裹，珍藏久矣的青龙刀，此刻却被水洁芸不以为意地送到了欧阳灭身前，就好像这不是武

林中传言已久的神器，而只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送人、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似的，“此物虽是异宝，但再好的宝贝，也不值得让人伤成这样，更别说是用是补偿…前辈十多年来所受的苦楚。前辈若是想要，尽管拿去，这东西对洁芸而言，其实也没什么用了。”

听到水洁芸的这番话，不只是欧阳灭，连到现在对水洁芸都还没什么好脸色的李随风，都不由得脸色微变，心中涌起一丝钦服之意，能把人和物的价值区分的如此清楚，完全不因拥有异宝而有半丝骄人之气、得意忘形之情，这女子的修养的确惊人(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尤其欧阳灭心中更是惊讶，他方才提起青龙刀，倒不是因为当真以为这东西便可补偿他当年丧妻加上儿子体伤难癒，过得一天算一天之痛，而纯是用以测试，看看水洁芸的真正想法，究竟是如何，没想到水洁芸却在这番话中，明白无比地表示出来，她对一直以来蓝元清的所作所为，对欧阳灭父子的亏欠，确是内疚於心，绝不以为可以轻易用物质抹平两人心中伤痛，温柔犹如仙子般的风华沁人心田，与那令欧阳灭恨入骨髓的杜元清，的的确确难以想像竟是父女。

“那么…”欧阳灭连看也不看眼前的异宝，更没有半点意思要掀开锦绣来检查，就当青龙刀不存在似的，只是毫不在意地接了口，“水姑娘以为，要怎样才能弥补此事？”

“洁芸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闭上了眼睛，此刻的水洁芸连声音都似软弱了下来，再没以往的清雅出尘，当真令人想搂她入怀，好生怜惜一下，“洁芸只希望，能亲身承受两位对我蓝家的所有恨意，将来若…若能离开此处，请三位别再对我水家中人出手，家父也已伤重难癒，再难有害于三位。若蒙三位俯允，今后洁芸任由三位差遣，无论何种处遇，洁芸绝不推辞。”

“是吗？看来蓝姑娘的诚意倒是很够，老弟，你怎么说？”对水洁芸的胸襟，欧阳灭不由得不表示佩服。依现下的情况，自己和李随风只勉强能够续命，别说动手，连起身都难，而他又认为李云龙武功又远远不及，以水洁芸的武功，加上又有青龙刀之助，大可轻易将三人杀死于此；就算她不想手上染血，也可废了李云龙武功，让他和欧阳灭、李随风三人在此自生自灭，自己一人想办法逃出去，就算木门后

头没有出路，以她的轻功，要自崖壁攀上，逃出生天，也有成功机会。

但水洁芸不只对三人全无杀意，更没独自一人逃出此处，留他们在这绝地自生自灭的念头，连青龙刀此等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宝物，都不以为意地送出了手，即便在自己佔了绝对优势的状况之下，仍是真心想要解决这段恩怨，尽力平复三人心中对水元清的恨火，毫无恃艺压人之意，她虽是女流之辈，但胸襟之光明磊落处，比之鬚眉男子，只有更胜一筹。

“我嘛…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伤的最重的是老哥，你若可以，李随风又有什么好争的？”李随风淡淡一笑，从水洁芸进洞开始，便迷漫周身的戾气，彷彿随着这一笑，已是消失无踪，虽然面上鬚发杂乱，但这一笑却像让他恢复了以往的英俊少侠般，当真魔力十足。

瞄了瞄身旁李云龙的表情，水洁芸心中大讶，听李随风这种说法，在此事上头像是和欧阳灭等人已有默契，她原以为那是因为在自己躲入木门中的这段时间里头，三人或已商量出什么方法，来对付她可能的行动，但看李云龙的神态，对他们之间的默契，他竟是一无所知。

不过转念一想，水洁芸也为之释然。毕竟她是和李云龙一道来的，加上进洞之后李云龙又对她多所维护，欧阳灭和李随风就算真想对付她，计画也不可能在事前泄露给李云龙知道，加上李云龙虽是才智过人，但好不容易才找到他要找的人，去完成秦王府的计划，偏他们又伤重难行，表面上虽是言笑晏晏，避免他们触景生情，但心情难免激动难安，如果欧阳灭和李随风在这段时日之中，培养出什么外人看不出来的默契，以现在李云龙的情况，大概也看不出来吧！

“既然这样，那老夫就要先问水姑娘几句了，”欧阳灭脸上微微一笑，虽在散乱鬚发之中，笑意仍是那么清楚，那笑意中颇带着些狡黠，却不令人反感，就好像小儿得到玩具般的天真，还带着些顽皮气息，“不知水姑娘看这个秦王府的李公子如何？是不是当真喜欢上了他？不要隐瞒喔！”

被这话震的脸上一红的，却不是水洁芸，而是李云龙，他怎么也想不到，明明正在说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会一下子扯到自己身上来。偏偏欧阳灭话才说完，便向他使了个眼色，教他不可妄动，李云

龙虽臊的满脸通红，看也不敢看身旁的水洁芸一眼，一时间却是话也不敢插进去。

第三百六十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七）

“我…李少侠…这…这可是大问题…”给欧阳灭这听似平淡的话一震，水洁芸顿时间差点说不出话来，幸好旁边的李云龙比她更为窘迫，吸去了李随风二人眼光，算是帮她稍解了围，她不由得顿了顿，清了清喉咙，这才保得声音平和，“李少侠虽是…虽是貌不惊人，但人才傑出，若要…若要许以终身，洁芸倒没意见，只是…只是李少侠傲气的紧，恐怕不会容这样得来的妻子…”

听水洁芸竟说他傲气，李云龙差点没跳起来，他向来受不得误解，尤其是连水洁芸，竟也如此误解他的脾气性格，李云龙当真是不马上解释都不行，但看不只是水洁芸，连今日初见的李随风他们，竟也是一幅了然於胸的模样，显是此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不由得他不反躬自省，难不成自己向来以为自己作风平和，从来没有傲气逼人之意，这想头才真是大错特错吗?

同时他也听出了欧阳灭话中的意思，心中想道：“自己是秦王世子，自己的夫人现在既然由秦王府的下人来发话，这，这要是让他的父母知道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李少侠的傲气，倒不是不好的傲气。”看李云龙如此着窘，又想出言辩驳，又偏不敢打断他们的话，一幅憋不住的模样，水洁芸不由得心生怜惜之意，忙不迭地岔开了话题，出言为他解围，“也不是武林人中向来恃武傲人的恶习，更非倨傲对人，而是一种不食嗟来食的自尊自重之气。洁芸虽很…很欣赏他，但洁芸却很了解，若*这缘故得来一个妻子，而不是*自己来吸引人，在李少侠的心中，是绝对不会高兴的，此为洁芸的肺腑之言，还请…还请前辈谅察。”

“我想也是。”欧阳灭淡淡一笑，“不过，如果说没有这些纠缠，纯粹看水姑娘真心所想，你倒是愿不愿意嫁他？此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隔墙无耳，只有我们几人，还不一定能逃得出去，再怎么说话都漏不出去的，你倒是说呀！看你旁边的李少脸都红了，等的心焦了呢！”

“我…我那有…”虽然知道现在欧阳灭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在心里李云龙还是非常高兴的，他是一个色鬼，自然喜欢美女，不

人现在他家中也不会有这么多女人了，只是现在在欧阳灭这些前辈面前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只是欧阳灭和李随风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那么这个水洁芸他李云龙也不会放过她的，所以现在欧阳灭他所做的事情只是多此一举。

而听身旁的李云龙吱吱唔唔的，眼光直盯着盘坐的腿上，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水洁芸只觉脸上一阵热意传来，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也不答欧阳灭的话，纤手轻举，慢慢地将蒙面巾解了下来。

虽说星光朦胧，即便三人都有武学根柢，见物能力仍大打折扣，但乍见水洁芸的绝世姿容，三人不由得眼前一亮。但见她一双柳眉浅淡轻抹，一双美眸秋波微荡，朱唇犹如一点樱桃，肌肤犹胜雪凝玉雕，神清骨秀、清丽绝俗，那是不用说了，更兼美眸中一点淡淡的忧抑，不仅未令她的仙姿失色於万一，反更令人望而心湖波动，既想怜惜她的忧思，又怕妄动会亵渎了她。

李云龙本还以为，当日见到的司马明雪、司马明玉姐妹，在秦州已是第一的绝色美女了，但如今看到了水洁芸面巾下的真貌，比起司马家二女不仅各擅胜场，毫不逊色，兼且两人相处较久，这美女不只外貌娇美如仙子下凡，性情也是温婉平和，毫无半分烟火气息，和司马明雪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艳、司马明玉那春花盛放般的娇媚相较，毋宁水洁芸更加温柔，令人想要亲近却不敢亵渎。

甚至和他的未婚妻以及天下第一绝色美才女晨月也有一比之力，只是李云龙有些奇怪，像水洁芸这样美丽的女子怎么没有上天仙榜?

见三人的眼光都牢牢地盯在自己脸上，连那向来较有定力，不会被美女吸的魂儿都没了的李云龙，此刻也像是失神一般，一时间连句话儿都说不出来了，水洁芸微微一羞，垂下了头去，冰肌雪肤上登时浮起了两片诱人的晕红，嫩得彷彿可掐得出水一般，光看就令人魂为之销。

“对…对不住…在下失态了…”也不知被水洁芸的绝世姿容迷的茫了多久，李云龙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一声不好意思的轻咳，打破了崖内的沉默，“洁芸小姐当真如天仙下凡一般，在下原以为自己对美女还有点定力，没想到在洁芸小姐面前，竟是如此失态，还望洁芸小姐海涵…”

听到李云龙的话，欧阳灭和李随风才像是一场美梦中惊醒过来，淡雅中含着一丝令人心动的清艳气质，这美女的魅力当真惊人，连欧阳灭他这样的老江湖，和对水家人全无好意的李随风，一时之间竟也看得呆了。李云龙这才明白，为什么水洁芸平时要戴着白巾覆面，一来是免了登徒子侵扰，二来若她平日便以如此姿容现世，原就对她水蓝家心怀不平的水诗洁岂会受得了？水诗洁虽也有过人之姿，亦是难得的美女，但比之水洁芸的出尘绝色，相较之下仍是差了一大段呢！(手机阅读sｄｘ$ｗ.com）

轻轻叹了一口气，水洁芸柳眉微蹙，将那蒙面巾交给了李云龙，待李云龙接过之后，才继续说话，“自家父归门，卧病不起，洁芸原本立誓，一日身担水家重责，便一日不言婚娶之事，但若有人能取去洁芸面巾，看清洁芸容颜，无论何人，洁芸也要付以终身，同担水家一门重责…”

“这…这…”看着手中莹白无瑕的白巾，李云龙差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来，只能让水洁芸继续说下去。同时在李云龙的心里欢喜异常。“早上和…过招的时候，洁芸一个不慎，面巾失落，被袖箭钉到了树上去，蒙少侠送回，还特意移开目光，没趁机窥看洁芸，让洁芸下了台。那时候洁芸就想，或许这就是天意，让洁芸不但终於找到了自己欣赏的人，同时也有了付予终身的理由，再不用孤身行走江湖…”

“这个，这个我说两句可不可以？”李云龙在这时终于说话了。“恩。”水洁芸三人看向李云龙。“这个，这个，我已经有未婚妻了，所以这个，这个……”李云龙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啊！”欧阳灭、李随风、水洁芸他们三人没有想到李云龙说的话是这些，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特别是欧阳灭，这件事情是完全由他主持的，但是现在李云龙既然有未婚妻，这让他不知道如何下台。

“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男人吗！”李随风道。李随风也没有想到李云龙有未婚妻，只是看李云龙的样子，那么他的未婚妻也不会好看到哪里去，所以他不认为李云龙会拒绝。毕竟水洁芸是一个少见的美女。

“水小姐，你说呢？”欧阳灭没有对李云龙说话，而是对水洁芸说道。“没问题，我……只要李少侠不介意，我可以做小。”水洁芸现在

心中的苦，谁又知道呢？李云龙的相貌虽然不出色，但是他的人品不错，要她嫁给他，她也没有多大的在意，只是现在……

“既然如此，那小姐取下面巾，交给了李少侠，就表示水小姐已经下了决心，非李少侠不嫁啰！”声音中都像是含着笑意，欧阳灭顽皮地向李云龙眨了眨眼，硬是把他又拉入了话题，而李云龙一时间却不知该怎么表示才好，顿时窘了个手足无措，看得连水洁芸嘴角都浮起了一丝笑意来。

“是…前辈确是精明，洁芸的心都被前辈看了个清清楚楚。”水洁芸也知他接纳了自己，同时也算是结了两家恩怨，芳心中不由得沁了一丝甜意。本来以水洁芸的性子，虽是心有好感，可或许还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敢直承自己的确爱上了李云龙，但现在四人陷身於此，那木门后头又是另一个石室，毫无出路，因此欧阳灭方才所说的话漏不出去确非虚言，是以她也鼓起了勇气，再没有半分隐瞒。

“就这样了，李公子，你的意思呢？”“我怎么会不答应。”话才出口，李云龙的脸儿登时有些通红，连身旁娇羞垂首的水洁芸，也听得耳根红透。从见面开始，一直到入山寻人，李云龙向来对她彬彬有礼，严守身分，绝不多口；到今晨受他所助开始，水洁芸虽对他颇有好感，但看李云龙仍是一幅飘飘忽忽，守口守的严严密密的，不敢说出心头话的样子，她也不由得将心意藏在心底，不敢多言；若不是给欧阳灭一语提醒，自己已陷在这绝地当中，能否出去都看天意，其他都管不得了，现在若还漏了做什么，怕连以后心头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只怕一向身受礼法教诲的水洁芸，还没有勇气将这情爱之事说出来哩！

虽是如此，但水洁芸的心头还是怕怕的，她虽因修养精湛，不只武功高明，连外表都变得超凡脱俗，如冰雪莲花般洁净超脱，但心中还是个女孩儿家，总不免担心，若李云龙不喜欢自己怎么办？若他竟然拒绝，自己的脸当真是没处搁啊！直到现在，听到李云龙情急下脱口而出，大有情意的话，水洁芸心中的一块大石才落了地，虽仍羞不可抑，但望向他的眼神，却是满佈甜意。

虽然李云龙他有着未婚妻，但是水洁芸相信凭她的才貌，不会让李云龙对他失去兴趣，同时她也有信心让李云龙对她好。

第三百六十一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八）

已经在那儿坐了好几天了，但李云龙除了一开始时的有些悲伤之外，后面这几日来都是这样呆呆怔怔的，也不知心里在想着什么，对外界的刺激完全没有反应。几天前，欧阳灭和李随风告诉他们的计划，李云龙听了以后就知道他的父亲为什么要他来找他们了。只是他们的伤太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李云龙很伤心，不过欧阳灭和李随风的计划太厉害了，只要实行，李云龙就有把握在一个月内统一秦州武林。

知道他开始时已发泄过心下的难过，现在只是因为失去了一向的依*，心里头徬徨，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而已，目前可不是去吵他的时候，还是让他在那儿坐着，好好地思念他的故人吧！其他人怎么办都没用，得等李云龙自己想开，水洁芸放轻了脚步，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慢慢地将果子放到了李云龙身边。

正想要离开时，水洁芸的脚步却停了下来，李云龙虽是头也不回，手指却轻轻地牵住她的裙摆，一牵即放，轻的像一点力都没有，换了其他人甚至感觉不到，却止住了水洁芸离开的步子。

“洁芸小姐…”“还这么生疏呢！洁芸已是你的妻子了…”“这…”就算不看水洁芸的表情，李云龙也知道，若再和她这样客气下去，水洁芸不生气才是怪事，“对不住，是我忽略了…”

“不过…我还是想叫洁芸小姐，”连话都没来得及让水洁芸说，李云龙已接了下去，“不是因为在下有悔意，也不是在下有意生疏，而是洁芸小姐实在太过…太过温柔完美了，真的跟仙女下凡一般，在下只觉得若不这样叫你，好像是…好像是亵渎了洁芸小姐一般…对不起…可是…”

“这样就先算了，以后再改吧！”知道李云龙方经这样残酷的事实，心头正混乱震荡着，不是和他计较称呼的时候，水洁芸坐到了他身旁，将果子推给了他，“先吃点东西吧！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体力才行。晚一点我们再到木门后头去看看，那里头的情形，哎…洁芸不大会说，还是自己看吧！”

虽说心头混乱，但李云龙的警觉性，仍不比以往逊色多少，闻言不由得望向水洁芸，只见这出水莲花般的皎洁美女，此刻竟像是想到了什么羞人之事般，不只脸红耳赤，连声音都软了不少，浸了蜜般又软又黏，活像那木门后头的东西，令她这般清纯圣洁的仙心，也要无法自制。

打开了木门，水洁芸玉手一挥，一点光亮彷彿变魔术般在她手上绽出，里头登时亮了起来，转瞬间光芒已照亮了室内一角。根本没打算去注意水洁芸何时将火摺拿到手上的，何况这里头的东西，也的确太过炫目，令李云龙这等定力，一见之下也要瞠目结舌，真想不到会在这儿出现。

木门之后又是一个石室，室内虽是空无一物，但壁上图画之精彩，却是李云龙打从出生以来，从来不曾看见过的。大约有二十来种吧？尽是男女交欢的姿势，画者的工夫当真深厚，连李云龙这等不懂鐰赏之人，也看得出画中人的脸面栩栩如生，身上还绘出了汗滴，尤其男女双方享受无比的神情，更是活的像是要从图中跃出似的，那模样不像图画，简直就像是活人热呼呼地在观者面前交媾似的，水洁芸虽是见过了世面，但终是未尝人道的女孩子家，怎看得下这种东西呢？

还不只图画似幻似真而已，旁边还有文字註释，写的极尽露骨之能，好像能把图中人的想法都写出来似的，虽说李云龙和水洁芸都是武林人物，不像平凡人家那般拘谨，但乍看之下，也不禁脸红耳赤起来，尤其李云龙年轻男子，正当慕色之年，一望之下立受影响，几乎连身子都滚烫了，差点就怔在当场，连眼睛都移不开那动人的模样，甚至忘了此刻正有个美女在身边。

“这…这是…”“重要的在这边。过来呀！”拉着李云龙的衣袖，硬把他拉到了石室一边，水洁芸虽说已看过一回，没那么害羞，但若非她和李云龙已定终身，换了再亲近的旁人，可是打死她也不会陪同进来的。石室四壁都是令人望而动心的美妙春宫，还有文字相映，但这面壁上所绘的，却不是像其余几面上的图形，而是人体的经脉运行图，旁边的文字较多，一望可知是一套练功之法。

若不是水洁芸拉他，怕自己的心神还被壁上精彩无比的图画给吸着，差点就忍不住回首观望、饱览图形之美的冲动，李云龙一眼望

去，在那文字上头瞄了一遍，给吓得差点要叫出声来。

“这、这是…难道说…”“不是啦…”听李云龙的声音，知道他误会了的水洁芸羞的浑身发烫。其实这也难怪李云龙会误解，在这外无出路的小天地里，已订终身的两人原先还难免含羞，水洁芸竟带他进来，看到满石室壁上都是讲男女之道的春宫图画，现在带他来看的这片壁上，描写叙述的偏偏是男女交合之中的阴阳採补之法，多半以那些春宫图用作练功方式，要李云龙不误会，可也是难上加难呢！

自陷在此处，又鼓起勇气说明心中爱意，和李云龙订了终身之后，水洁芸可能是因为心有所属，脸儿愈来愈容易红，加上又被他误会这种事情，更是羞的水洁芸浑身滚热，羞答答地挨了好一会儿，才能正常地把话说出口来，“洁芸和飞弟名份已定，若飞弟要…要练这上头的功夫，想…想拿洁芸来试招，洁芸自是…自是不会反对…只是洁芸要你看的，是另一个东西…”(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看到向来温婉平和，活像个大姐姐的水洁芸，此刻竟羞的像个小女孩家一般，全无以往仙女下凡、如雪胜莲的出尘模样，又想到她已是自己的妻子，那娇滴滴的模样，令李云龙真是愈看愈爱，忍不住伸手紧紧地搂了她一下，也不管会不会冒渎到她了，现在的李云龙只想亲身感觉她的娇羞火热，这才取过火摺，注意力集中到壁上，四处仔细打量起来，看水洁芸所指的究为何物。

“原来如此。”仔细观察之后，李云龙这才发现，这块石壁的奇特之处。外头那木门似是奇木所制，虽说看来建在那儿该有段时间了，却没有丝毫腐朽之态，将崖底处的水气完全隔绝於外，石室之中颇为乾燥舒服，若非四周壁上全是一幅幅诱人无比的字画，以一般正派的武林人来说，实在住不下去，否则以这石室的环境，若能与外界交通，再开几个窗户之后，可很好住人的。

但这片石壁上头，却有一线并不明显的绿意，李云龙伸手轻轻刮了几下之后便发觉到，那竟是一丝青苔！李云龙本来还想不到，这丝青苔随处可见，算什么重要东西？为什么水洁芸不管壁上的诱人怪图，特意要自己过来看看，但他仔细一想，却不由得佩服水洁芸的观察入微：这石室之中无比乾燥，木门外头的水气全透不进来，整座石室里头的其他地方，连一点儿青苔或虫子都没有，只有这儿有青苔的

痕迹，显是惟一的透风之处，此处若没有出口，其他地方也不用找了。

不过这石壁上虽是字多画少，但若轻轻敲敲看，便可发觉其声音与其余石壁不同，显然石壁坚厚至极，恐怕比外头洞口处那道石门还要厚重，无论要吸要推，都难如登天。不过这个发现，反而使李云龙心中更喜，在这么厚的石壁上头，竟会生出其他地方都没有的青苔，显然壁上有缝，才能透过水气；再看这青苔线条，竟似能形成一道门的模样，正中央还有两块小小的青苔，整体看来活像是门上的锁把一般，如果说这块石壁和出口全无关联，李云龙可一点都不相信。

但另一边的石门已被封，其他地方也没出路，而这儿的出口石门更厚，绝非光用力量便可开启，其中必有机关，只怕外头那石门上的提示，该是用在这儿才是，仔细想想，也只有这儿的环境，才符合化紫乘云去那句话中的蓄势待发、破茧而出之意。虽说李云龙心下知道，要找出机关，成功离开此处，还有许多困难要解决，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这终究是一个希望，虽只是薄薄一线，细的像是随时可以断绝，但这一线生机，却已足令李云龙喜出望外。

回过了身去，激动之下的李云龙，原想和水洁芸一同庆祝一下，两人终於可以逃出生天，重回冉冉红尘，但在他身边的水洁芸，此刻却是美眸半闭、朱唇轻启，双手轻抱胸前，似是若有所思，白皙胜雪的肌肤上头浮起了娇媚的酡红色泽，根本是一幅完全没把出口放在心里的神态。

本想问水洁芸是怎么了，但转眼间李云龙已经想到，水洁芸神态这么奇怪的理由，原因就是自己给种下的，方才在那想歪了的美妙误会之下，水洁芸一反平常的矜持，竟出现了娇美无比的女儿羞态，令他情态激昂之下，忍不住伸手抱了她，水洁芸现在的模样虽看来不在生气，但自己一向敬她犹如下凡仙子一般，方才却那么突然地动手动脚，李云龙的心中不由得怕了起来。

当然李云龙所谓的怕不是说是平常的怕，而是因为现在水洁芸在他的心中和他的几个重要的女子有了一样的地位，他不忍心用对付平常女子的手段对付她，所以他怕看着水洁芸才怕，怕自己忍不住。

第三百六十二章 统一秦州武林（十九）

“洁芸小姐…洁芸小姐…”表面上有些怯生生地开了口，李云龙连声音都不敢放大，既想唤起水洁芸的注意，又怕大声了会惊扰到她，而水洁芸此刻若有所思的神情，偏偏又是那般浑然天成、毫无瑕疵，娇美的令人屏息，只想这么看下去，生怕只是一口大气呼出，便会毁掉这么娇美的景象。

“嗯…”连眼都不敢看他，偏又不敢转眼望向其他几面石壁，水洁芸颊上甜美的酡红光泽愈加诱人，美的似可以掐出水来，若非李云龙还怕方才的举动唐突佳人，还真想轻捏上一把呢！

“对…对不住…在下刚才…嗯…一时不慎…那举动是不是…是不是冒犯到你了？”“还…还说什么冒犯…”飘了李云龙一记媚眼，水洁芸娇羞地垂下头去，娇躯却已偎向李云龙身畔，少女馥郁清甜的香氛，登时拂入了李云龙口鼻当中，整个人都似飘起来般舒服，“洁芸是你的…的妻子…以后有的你轻薄、冒犯呢…何况里头还有这么多范本…”

给那媚眼一飘，李云龙几乎错觉自己已经登仙，整个人都像要飘起来似的。以往他虽也见了不少美女，有矜持的，调皮的，娇贵的，冷艳如霜的，妩媚清秀的，水洁芸则是美在温婉柔和，若纯论姿色，本来是各擅胜场，纵有高下之分，也只是伯仲之间，但在水洁芸这动人心弦的媚眼飘送之下，登时酥的李云龙什么人都忘了，那些女子美则美矣，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种媚死人的眼神来瞧他，顿时落在下风。

手上微微发颤，李云龙真是难以想像，自己竟也有这么胆怯畏怕的时候，但心中畏虽畏，被水洁芸这句话鼓起了无限勇气的他，手还是伸了出去，缓而缓之地移向水洁芸肩上，他移动的那么慢，就算不是水洁芸，换了不会武功的人，只要一有点意思，要闪过这一手可是轻易无比的。

任李云龙的手搂住了肩头，水洁芸面上娇色更甚，连呼吸都似热了少许，脸蛋儿也垂得更低，人却没有半点退开的意图，反而顺着李云龙的轻轻一触，整个人娇柔无比地挨到了他怀中。

“没有关系的…”声音又软又柔，加上水洁芸偎在李云龙怀中，少女的幽香甜美地呼在他胸口，似是连鼻子都不经过便直袭胸臆，令声音不由得有点闷闷的，听来反更添销魂之意，“洁芸是心甘情愿成为飞弟的妻子，绝没有半分勉强，更没有谁配得上谁的问题…洁芸现在只想…只想让飞弟你放开心胸，还有…还有帮飞弟适应体内突增的功力，一时间倒不急着出去。如果…如果予弟你想利用这儿的…的方法练功，用洁芸的身体来…来练功，洁芸也…也很欢迎…”

听着水洁芸这么温柔、这么甜美的声音轻语细诉，令李云龙心神皆酥，不由得将怀中的窈窕***搂得更紧。他也知道水洁芸为什么要这么表白，一来两人容貌差距太大，二来家门间又有复杂的事情存在，水洁芸以为李云龙虽没表明，但心中却着实在意，生怕自己配不上她，而水洁芸却是因为那两个前辈的话才委身下嫁的，这两个念头，对他的尊严都颇是一种伤害。水洁芸慧质兰心，趁这时候将她的心意表白的如此清楚，就算两人当真结合，水洁芸认为也会变成日后相处时的一个重大心结，绝非好事。

最重要的李云龙他有未婚妻，水洁芸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对于她来是是充满着危机。再加上李云龙是秦王府的人，如果能够和他结合，那么对于她们水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否则的话秦王不会谁也不派，而派李云龙这样的人。

感觉到心中那一点结子，似已在水洁芸的软语呢喃中逐渐化去，他的胆子不由得提了起来。只见李云龙低下了头去，同时伸手轻触水洁芸的嫩颊，将她娇羞的脸蛋儿抬了起来，正面对上自己的眼睛，他也放轻了声音，却不像方才那样的颤抖，而是带着几许挑逗之意，“连着讲了好几次试招，看到里头的图像，洁芸是不是真忍不住，想李飞拿你来练练这石壁上的功夫呢？”

听到李云龙这么挑逗的说话，水洁芸眼中更是媚光如水，一双秋水似的明眸水汪汪的，与平日的清澈明亮比起来，此刻的眼神更带着些令人心神荡漾的娇媚，却是半分也不敢离开李云龙的眼睛，生怕只是一点儿娇羞的推拒，也会把李云龙的心结再挑起来，“是…是的，洁芸想…想飞弟拿洁芸来…来试这石壁上的种种招式…洁芸真…真的想要你尽情使坏，把洁芸…把洁芸当成你的妻子，在这儿就彻底确定…

你想怎么练招就怎么练…只要是飞弟高兴，洁芸绝不推辞…”(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看水洁芸柔情偎依、神情娇柔妩媚，李云龙只觉心里头胀的满满的，快乐的都快炸了开来，忍不住向她那甜美柔软的朱唇吻去，只闻得水洁芸一声**，朱唇轻启、婉转相就，两人登时紧紧地贴到了一块儿，彷彿整个人整颗心都已经沉醉在那种火热的浓情蜜意当中，再也拆解不开。

光只是朱唇的感觉，便是如此轻软润滑，令人魂为之销，李云龙登时色胆包天，再也管不得什么了，舌头缓缓吐出，轻柔地扫在水洁芸朱唇上头。朱唇头一回落入男人口中，初吻的感觉如此甜蜜，水洁芸还真没想到，李云龙竟会来这一下突袭，但吻都吻了，还怕它什么呢？心中原还有些七上八下的李云龙，只听得水洁芸喉间轻嗯了一声，不但没退开去，反而伸出小香舌，甜甜地迎上他的舌头，还一点一点地，将他引导进她的檀口之中，任由李云龙贪婪地吮吸着香唾。

李云龙虽有色胆，但面对的却是令他心中又敬又爱、不敢轻冒的水洁芸，加上她又是头一回，两人的动作一开始还嫌稚嫩，但随着丁香暗渡，李云龙的胆子一分分地大起来，舌头的动作也愈来愈大，水洁芸只觉在李云龙愈来愈强悍、愈来愈深入的舌头之下，自己的身体正被他一寸一寸地弄热起来，彷彿气息都要被他席卷而去，偏偏他的手段温柔如蜜，这种自己正被步步侵犯的感觉，又是如此醉人，水洁芸喉中唔嗯连连，竟是一点挣扎也做不到，只有任凭施为的份儿。

也不知被李云龙这样吻了多久，等到李云龙松开了口，让水洁芸可以喘气的当儿，这美女已是娇喘嘘嘘、手足酥软，几乎要*着他出手扶住，才不至於滑下地去，一双眼儿更是媚眼如丝，微启似闭的眼中媚光流散，光是呼在李云龙脸上的气息都是如此火热，彷彿整个人都烧了起来。

“好洁芸，我们要在这儿试招，还是到外头去？被你这么媚的撩起火来，平予实在是忍不住了，再等不到洞房花烛…”

“没…没关系…就在这儿好了…”听李云龙竟这么大胆地说出口来，在今儿个就要佔有她的身心，水洁芸听的又羞又怕，既然放开心怀之后，这向来规行矩步的人，竟会如此色胆包天，连在这儿都想打她的主意，又怕若自己假作出言推拒，会让两人之间心结再起。不过

水洁芸心里也豁开了，反正能不能出去，都还在未定之天，自己又何必矜持推拒？否则以她向来的作风，即便名分已定，又怎会把他带进来，还在李云龙面前口云试招，主动挑起这夫君的色心？

感觉到自己才出口应允，李云龙那可恶又可爱的手，已经贴到了自己身上，既温柔又带着些粗野地轻托着她的玉峰，光只是隔衣而已，那手便像是带着足以燎原的火焰，烧的她浑身发烧，舒服的水洁芸差点要哼出声来，“可…可是，…哎…先…先听洁芸一句…好吗？唔…”

“什么事？”“把…把火摺子熄掉…”整个窈窕轻盈的***，都似失了力般地落入了李云龙怀中，水洁芸的**声如此诱人，就算不抱着她，光听着都惹人遐思，“洁芸…洁芸好怕…那些画…画的太逼真了，不把火熄掉的话，好像…好像有一堆人在旁看着…洁芸会…会受不了的…”

李云龙手一挥，手中的火摺一闪而灭，两人身边登时涌起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但在黑暗之中，水洁芸娇躯中满盈的热情，非但没有半分消减，反而愈形火热了，这也难怪，她即将面对的是自己爱郎的情欲入侵，马上就要佔有她的处子之躯，让她从少女变成**，加上李云龙的手段，又是如此热烈，绝对不是头一回抚爱女孩子，双手所到之处，无不令水洁芸娇躯滚烫、欲火奔腾，只舒服的水洁芸再无法抗拒，朱唇之中不住呻吟，双手更是情迷意乱地在他身上不住探索。

“好…好飞弟…你…你记熟了吗？你想用的图样…”这么醉人的感觉，如此甜美又如此令人害怕，水洁芸当真在畏惧，若自己全不抵抗地陷了进去，真不知后果会怎么样？何况这是她的第一次，有好多东西要提醒正搂着她的爱人，“还有…洁芸还…还是处子…经不得太过猛的…”

“当然记熟了…”其实这些对于李云龙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还是这样回答水洁芸。黑暗之中，李云龙连声音都像热了起来，石室之中虽是无光，目不见物，但随着他双手的摸索，水洁芸***之美，一寸寸地都将要烙在他的手上，再不会有所遗漏，“要如何採补，才能令洁芸舒服畅快…还有怎样採而有还，让我们阴阳双修，功力同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洁芸不用怕、不用急，要怎么让洁芸快乐销魂，可都是记的很清楚的。”

第三百六十三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

“讨…讨厌…”没想到才只是一句话，就引得李云龙那么多羞人的话跑出来，听的水洁芸差点想要逃掉，但现在的她娇躯发软，加上情欲既动，整个人都似已被那浪涛卷入，连这平时听都不敢听的秽语，此刻听起来竟都如此入耳，令她有想听下去的冲动，何况她现下至少确定，李云龙已完全摆脱了心结，现在的他只待成功佔有了水洁芸后，两人就是名副其实的夫妻，再不会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问题了。“洁芸…哎…想不听都…不成了…你可别只会说…洁芸等你做呢…”

一声甜美的闷哼之中，水洁芸只觉自己发热的***，已被压到了石壁上头，朱唇同时被李云龙的口舌给牢牢的封住，别说抗议了，就连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虽是睁目如盲，但水洁芸的***何等敏感？她感觉得非常清楚，将她压到了壁上，一面吻住她的朱唇，不住探索她的芳香甜蜜，李云龙空出的双手，一边在她耸挺的***上**不休，连衣裳都来不及脱，偏偏李云龙的用力却是恰到好处，虽隔着衣服，力道仍直透水洁芸胸臆，一股酥爽之意登时令她浑身酥软。

李云龙已经把手劲练到如此巧妙的地步，虽是隔着重重衣裳，那火热的欲望仍直捣心田，水洁芸只觉自己的娇躯热度不断昇高，裹在衣内的感觉竟是如此的燠热，真恨不得出口恳求李云龙赶快脱去自己的衣裳，偏偏李云龙似有先见之明，竟早封了她的口舌，令水洁芸只能咿唔连声，任凭他的手在胸上流连不去，双手也只能抱在他颈上，好鼓励他的深吻。

虽说室内毫无光线，即便以水洁芸的内力，仍是什么也看不到，但在李云龙的双手肆虐之下，她的***竟似生了眼一般，完全能感觉得到李云龙双手到处的火热，加上目不见物之下，感觉更是专心集中，那又酥又麻、还带些微微胀疼的感觉，真教初嚐此道的水洁芸吃不消，她一千一百个想李云龙马上脱衣侵犯，给她带来一波接一波不敢启齿的甜美冲击，偏偏李云龙却像是将心意全集中在她的胸前，肆无忌惮地玩弄她敏感的***，偏是连衣服都不脱，教水洁芸好生难受。

朱唇和***处承受了李云龙一次一次的怜爱，水洁芸只觉浑身发热，好像有火要从身体里冲出来似的，尤其现下还是初冬，又位在山里，她身上衣裳穿的可真不少，被李云龙这样在里头弄火，水洁芸身上更是热的受不了了；再加上在李云龙功力十足的抚爱之下，水洁芸只觉胸前传来一阵美妙又陌生的感觉，原已高挺的峰峦，在那热火的催动之下，更是愈发鼓胀，光只是在衣上微微的磨擦而已，那感觉已令水洁芸无法自拔，既想被他继续这样逗弄，又想他更进一步侵犯。

“舒服吗，洁芸小姐？”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李云龙松开了她的朱唇，连手也离开了水洁芸娇挺的峰峦，温柔地在她身上顺着那美妙的曲线探索，逐渐步上她的衣襟的时刻，水洁芸已是身如火焚、媚眼如丝，酥软地倒在石壁上，由于李云龙有暗中见物的本领，素他发现此刻水洁芸钗横鬓乱、俏脸娇红，眼中更是媚光四射，彷彿可以将男人吞下去一般，神情如此娇媚，当真使那绝色更添数分。

“还…还叫洁芸小姐呢…”纤手轻轻地贴在李云龙胸口，摸索了一会儿才找到他的衣襟，娇羞地为他宽衣，水洁芸语中虽带三分恼，媚意却更增，“明知洁芸是头一回，受不住，还…还这样欺负人…唉，洁芸不管了…好飞弟，让洁芸侍候你吧！别再吊洁芸的…的胃口了，好不好？”

“当然好了，我那里忍心吊…吊洁芸你的胃口呢？”李云龙笑了笑，能让这向来温婉自持的美女如此情火高烧，无论任何男人都会生出胜利和征服的快感，“洁芸放心，很快…很快你就不是第一次了。处子破身会有些痛，不过洁芸放心，我会让你很痛快的，要好好享受喔！”

听李云龙特意将痛快两字说的清楚，水洁芸只觉脑中一阵热，也不知那儿来的冲动，竟忍不住纤腰轻挺，将一对峰峦全送到李云龙的胸前，娇柔地向他挤压过去，在他胸前不住磨弄。知道水洁芸已被诱发了春情，芳心荡漾之下，再忍受不住慢条斯理的挑弄了，李云龙一面上下其手，爱怜地抚弄着水洁芸玲珑窈窕，毫无瑕疵的***，一面为她宽衣解带，让水洁芸再度沉醉在那既甜蜜又陌生的境界当中。

“还会疼吗？”连着她身下半湿半乾，在两人的情迷意乱中弄得淫痕斑斑的床，将水洁芸抱出了石室外头，此刻已是日上三竿，崖底虽不算光亮，比起石室中的伸手不见五指，可已是天壤之别了。

“不…不会了…”将脸蛋儿埋在李云龙胸口，水洁芸羞的连脸都不敢抬起来，虽说两人已有了夫妻之实，但这样赤身露体地被男人抱来抱去，在水洁芸而言还是破题儿头一遭；加上她心里清楚，李云龙这样抱她出来，一来是想帮她拭擦乾净昨夜留在身上的点点痕迹，免得继续待在那黑暗处，怕她女孩子家胆小害怕；二来这家伙见色心喜，颇想看清被他佔有的女孩破身后身上的点点滴滴。偏偏自己尽欢之后浑身无力，就好像连骨髓都被他吸走不少般，想抵抗都没法了。

如此肌肤相亲，虽说眼睛闭的紧紧的，什么也不想看到，但光从李云龙身上的温度，水洁芸就感觉得到，一***之后的他，竟像又振雄风似的，尤其是他的眼神，好像能射出火来一般，眼睁睁地盯在她酥软无力的玉腿上头，光只是那种感觉，都令水洁芸又羞又怕，生怕李云龙恃着年轻，体力本钱都够，竟想再次同她云雨。两人名份已定，对那销魂蚀骨的乐趣，水洁芸也是无任欢迎，但她终究才是第一次，肉体绝承受不住这番连环攻势，何况他又是那般厉害。

感觉到怀中水洁芸***的火热，原来真的欲火重昇，颇想再战一回的李云龙突像发觉她的羞意般猛地一醒，现在可不是再次求欢的好时机，怀中的美女可非楼子里的姑娘，送往迎来经验丰富，这初尝情欲滋味的武林侠女、下凡仙子，含羞娇怯之处，比得上闺阁中的小女孩儿，就算心底千肯万肯，但胆子再大也不敢主动求欢，何况他在这方面的实力，又远远超过武功一道呢！

轻轻咬了自己舌尖一下，让那痛楚抵住了再次寻欢的瘾头，李云龙的手爱怜地滑过水洁芸水滑凝脂般的娇躯，牵起了她身下已被沾染的水痕斑斑的白衣，轻柔地为她擦拭起来。

眼儿微瞄，李云龙这才发现，自己差点儿错过了难以想像的美景：水洁芸虽是偎在他怀中，纤腰玉腿却是再无法掩饰地暴露在他眼前，尤其夜来两人云雨方毕，满佈她泄出春泉痕迹的冰肌雪肤上头，缀着点点腥红，遍佈臀腿，娇艳之中还带点淫邪的意趣，那景象当真美的不可方物。

“怎…怎么了…”“太…太漂亮了…抱歉，一时看呆了眼…”好不容易等到李云龙为自己擦拭干净，换好了衣裳，水洁芸看着散在地上的白衣，上头已被昨夜两人云雨时滴落的汗水蜜液沾染的再没一处乾净，尤其象徵自己纯洁的点点落红，在白衣映衬之下，更是美艳无

伦，看得她脸儿一红，想要退开两步，没想到身子才只一动，下腹处便涌上一股撕裂的疼痛，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登时倒在身后的李云龙怀中，再也动弹不得了。

“先…先别妄动…”知道水洁芸的步履踉跄所为何来，李云龙心中又怜又爱、又是疼惜，忍不住俯下头去，在她的颊上印上了一吻，“才刚破身的几天，身体会有些不能适应，不太好走路，休息个两三天，等适应了就好。这几天洁芸…洁芸你就先别动，什么都交给我来办好了。”

“嗯…”知道倔强不得，水洁芸乖乖地任李云龙摆佈，坐了下来，“飞…飞弟…喔，不，是…是夫君…”“恩，叫我夫君，比较好听…也比较亲近…”听到后面那句，水洁芸羞的真想往李云龙胸口咬下去，偏偏正事还是重要的多，就先别管这好夫君对自己的调戏了。“你…没忘了吧…昨晚弄成那样，夫君一直都…都压抑着自己，洁芸感觉得到。这样下去，夫君要怎么练里头的採补功夫？洁芸可不想…不想误了你的…的练功…”(手机阅读sdχsψ。com）

“没有误上半点的。”声音中混着热气，轻轻地吹拂在她秀美的小耳中，李云龙只觉心神荡漾，虽算不上打情骂俏，但能和这样的美女如此亲暱，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份，“哪里的武功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还有一种武功是双修，对于我们两人的武功都会提高。”

“真的？”放松了心情，水洁芸朱唇含笑，飘了李云龙一记媚眼儿，“怪不得…怪不得洁芸今早起来，身体虽…虽有些不太适应，但却…却特别的神清气爽，好像…好像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似的，原还以为是因为…是因为放松了，原来是夫君在…在练功的后果…感觉真…真好…”

“那…要继续练吗？”“不…先不要…”又带气又带羞地在李云龙耳边轻轻一咬，水洁芸脸上浮起了两团红晕，眉梢眼角尽是诱人的媚红，真是春情荡漾，“洁芸是夫君的女人，一辈子都是你的了…可洁芸初…初尝雨露，受不了这么快就…就再来一次，何况夫君你又…又那么厉害。好夫君…等…等到晚上再弄吧…到时候洁芸会…会乖乖的…让夫君你想…想怎么练就怎么练，绝没有半分推辞…”

第三百六十四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一）

“那…好可惜喔！”“还说呢！”说到此处，水洁芸不由想到了一件事，“对了，好…好夫君，告诉洁芸好吗？在这方面这…这么厉害，又这么熟练…好像早做过很多次…你是不是…是不是有很多妻室了？”

“恩，洁芸，是不是很失望啊！”李云龙点点头道。“不过，洁芸说过洁芸不介意的，只要夫君心中有我就好。”水洁芸摇摇头道。“洁芸，你想知道夫君的真面貌吗？”李云龙道。

“真面貌？”水洁芸疑惑道。“对。”说着李云龙用手在脸上一摸，然后看向水洁芸。“这，这。”水洁芸看见李云龙突然变了一副面孔，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看水洁芸朱唇微颤，似想说话，李云龙轻伸右手，指头轻点在她唇上，“洁芸是不是很惊讶啊！其实我这样做也没有办法，洁芸，我说过我有未婚妻的是吗？其实她们是怕我在江湖上再找很多女人才让我这样打扮的。”

“很多女人？这么说…”“对，其实我现在也有很多女人，洁芸，你后悔吗？”李云龙问道。“不，我不后悔，只是，夫君，我……”水洁芸断断续续说不出话来。

虽然水洁芸这样断断续续说不出话来，但是李云龙却猜测到水洁芸要说什么，于是道：“其实，我的未婚妻洁芸你见过。”“我见过。”水洁芸疑惑道。

“记得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吗？”李云龙在水洁芸的脸上亲了一口道。“他？”“对，他是女扮男装，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李云龙道。

“可是他为什么那天……”“是这样的……”李云龙把那天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和水洁芸说了一篇，然后道：“洁芸，你是不是怪我？”“我……”水洁芸现在还能够说什么，现在她才想起来当日的战斗对方好象没有用全力，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我的真名叫李云龙。”李云龙接着道。“啊！李云龙？”如果说前面的话水洁芸有点惊讶的话，那么现在他彻底的震惊了，由于武林大会的事件，现在江湖上人谁不知道李云龙这三个人代表着什么。

“不过现在你不用去想这么多，我告诉你这些只是让你知道我的一切情况而已，你永远都是我的女人，现在我们就想办法出去，然后实行我们的计划。”李云龙道。水洁芸闭上了眼睛，任李云龙将她的头拉了下来，贴在他胸前，让她感受他的温暖，连眼都睁不开来，水洁芸伸了伸懒腰，腰间一股甜蜜的酸麻传上身来，酥的令她不想起身。这也难怪，她虽和李云龙早有夫妻之实，加上一来为了练功，二来李云龙体内阳气特重，又兼年轻，云雨交欢之后更有些不知收敛，竟夜夜对她求欢，连水洁芸月中不方便之时也不放过；偏偏嚐到甜头后的水洁芸，竟也似沉醉其中，积重难返，夜夜任凭李云龙恣意施为，反正崖下是只有两人的甜蜜世界，无论弄得再怎么淫荡放浪，也不会有人管的。

但昨夜的情况，和之前的夜夜承欢，感觉上却是大大不同了，虽是闭目偎在草床上头，动都懒得动上一下，水洁芸的嘴角却不由得浮起了一丝娇羞的笑意：她原本也是又期待又害怕，在当真输给李云龙后，任他为所欲为，在他的挞伐之下尽兴呻吟喘叫，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滋味。

没想到当真试过之后，那滋味当真美妙，虽说只要一想到自己昨晚叫出口来的话儿，水洁芸便觉得脸红耳赤，彷彿整个人又烧了起来，若非腰间酸疼难当，绝经不起再一次云雨，她可真想和李云龙再来一回呢！但那真是值得的，她昨晚在口中叫声的激励之下，也不知是着了什么魔，体内的快感都像是更高了一级般，一次一次地洗过水洁芸的身心，将她彻底洗礼，一轮接一轮，美的她再也矜持不住，到现在仍是腰肢酸疼、四肢无力便是证据。

想起昨夜的疯狂水洁芸娇羞地暗想，幸好自己放开矜持，效法自己以往绝看不起的青楼美妓，在床上尽情放浪喘叫，把一切的一切全部献上，才能得到如此美妙的经验，可是自己这下子可惨了，若不想做的像昨夜那般狂浪淫荡，便得不到这么美妙的体验；但若自己彻底抛却矜持，必会食髓知味，夜夜为之，她是还好，李云龙虽有奇功在身，这样弄下去可不知会不会伤身呢?

唉，算了算了！水洁芸摇了摇头，勉强睁开了眼睛。现在想这么多都没有用，反正她也抗拒不了李云龙的要求，还是先好好培养李云龙的武功，一边想办法离开此处再说，现在的水洁芸也只能勉强自己

去相信石壁上的记载，只要善加运用男女採补之道，非但不会有色欲伤身的问题，还能够功力大进；何况李云龙体内阳气极盛，云雨之间有女方的阴气为助，让他以採补之术得其元阴之气，使体内阴阳相济，说不定对他而言，毫不保留的夜夜床笫欢乐，还比较好呢！

慢慢地走出了木门，水洁芸缓缓走到李云龙的身边，坐了下来，自然而然地偎到了他身上，脸蛋儿轻枕着他的肩膀，披垂的秀发写意地散落在他的身上，引得李云龙差点打了个喷嚏。

“起来啦？”“嗯…”闭上了眼，很舒服似地挨着他，彷彿整个人都轻了些，“你起来的好早，害洁芸想找人说话都找不到…洁芸本来还以为可以赖在你身上，再多耗点时间才起床的…”

“抱歉…”一手轻柔地抚在水洁芸肩上，李云龙深深地吸了口气，似是想把她的幽香全收到口鼻中似的。原本他还想说些什么来抚慰有点起床气的水洁芸，但看她这样慵懒的模样，却使他有什么话都不想说出来，生怕弄乱了这女孩娇慵的平静。随着她的依偎，那沁人心脾的幽香传来，惹得李云龙的眼光忍不住流到了她身上，这一看之下可更不得了，李云龙登时看得呆了。

虽已经换好了衣裳，仍是一如往常的白衣胜雪，犹如莲花一般不染尘俗，但也不知是否昨夜弄得太过尽兴，让水洁芸的矜持全盘付绪东流了呢？今儿的水洁芸不只没有结起发髻，和以往一样弄得自己精洁乾净，连衣襟都没怎么整好，一歪在他身上，前襟便已微敞，在李云龙的角度看来，虽说还看不到峰峦起伏之美，不过若隐若现地见到内里的抹胸，但在这恬淡温柔的气氛之下，却已足够诱人，加上昨晚两人才尽情云雨，滋味比以往美上数倍，他差点想抱她回床上去呢！

“别…别那么急…”似乎连他的表情都不用看，光只是肌肤相亲的感觉，水洁芸便已察觉到李云龙的冲动。仍旧偎在他身上，纤手轻轻地环在他腰间，连声音都似掺了蜜般柔甜，显然昨晚水洁芸终於放开一切，把李云龙教她的淫语全盘出口之后，那种洗礼令她的矜持全盘崩解，以往无论李云龙弄得她怎样舒服，守着这最后一关的水洁芸总像是还有什么保留般，可没像现在这样娇慵无力地小鸟依人哩！“洁芸是你的…想怎样都行，只是…昨晚太疯了，洁芸有点…有点累…”

“对不起…是我不好…”其实这种事自己早该想到的，李云龙不禁暗恨自己，水洁芸就算武功高明、身手了得，体力和承受力都比那些

青楼女子要好，终究是头一回尝到这种滋味，要习惯也不是这么快的，饱餐佳人之后，自己竟还想再度春风，全不管水洁芸纵情之后身上的酸疼难受，自己真是有够过份的。“身上还…还会不会不舒服？”

“不会…有你这样抱着就不会…”挨了好一会儿，水洁芸美目微睁，却见李云龙一边轻柔地按摩着她腰间的酸疼处，让她慢慢舒服起来，表情却像是在想着什么，直是目不见人，竟连怀中的水洁芸已经睁开眼了都不晓得。

“怎么了？”“不…不是什么大事…”被水洁芸一声点醒，李云龙吓了一跳。现在他想的是怎么样出去，突然听见水洁芸的话，打断了思路当然吓了一跳。而现在水洁芸因为知道了李云龙的事情，虽然有些不适应，但是也让她安心不少。

因为自从水洁芸艺成出山以来，就一直帮水元清掌理水家偌大家业，对内司令对外折冲，所背负的压力着实不小，李云龙虽没试过掌理这么大一块家业，但这几个月以来为家中分忧，颇有类似经历，也知其中必是难处不少，绝不像外界所想的那般权柄在握、生杀予夺般威风，没想到水元清受伤年余而已，家人便已急急忙忙地将她排除出去，水洁芸嘴上不提，但李云龙可猜得到，若非已被排挤的再无容身之处，以水洁芸的性子，怎可能带着传家宝出走?

加上水元清的两个弟弟水元素和水元民，非但武功不及乃兄，连为人作风都相差甚远，有人曾对水家这三人下过断语，若水元清是只声威豪猛的恶虎，那这两个傢伙不过算是两只跟在恶虎背后讨食的狐狸罢了，若没法狐假虎威，凭这两人掌事，只怕迟早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虽说被排出水家，但水洁芸绝非薄情之人，只要想到这偌大家业迟早败在两人手上，要水洁芸不难过也难，这也就怪不得水洁芸虽是武林侠女，一旦纵放开来，竟会比青楼名妓还要狂浪！

不过仔细想想，李云龙原打算安慰水洁芸的话儿，却是怎么都出不了口，若非邵华中积忿的一掌，使得蓝元清至今都还康复不了，下不得床，这人虽不是善类，眼光却是有的，有他在背后支持着水洁芸，至少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积郁难解，还得*肉体之欢来解放心中的压力。

第三百六十五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二）

这几天来他们不只内力进步、体质强健、体力充沛，远超入崖之前，每个白天都在暗无天日的石室中毫不松懈的练武，两人的武功也已大有进境，尤其是李云龙，黑暗之中的修练不只令他耳目更加聪明，连一点风声也不放过，不知何时开始，他已无须利用耳目、期待风声来辨认水洁芸的出手了。

可能听来很玄，但现在的李云龙的确能够纯*感觉去辨认水洁芸的杀招所在，即便水洁芸闭住气息，无声无息地接近他身畔数尺之处，黑暗中的他也彷若目睹般感觉得到，现在就算水洁芸虚实互用、阴阳相生的出招，令杀手隐藏在惑人耳目的虚招当中，李云龙也已不会受骗上当。

还不只是感觉更加灵动，李云龙连功力的运用也更加准确了，招式互击之间，内力流转迅速，就算水洁芸连出数招，攻向不同的位置，也能一一挡下，力道更是拿捏的准确异常，才接触便知如何使力，和水洁芸的出力完全相当，既不致守势崩溃，也不会误伤佳人，令水洁芸不由得惊佩，表面上真的全看不出来，李云龙的天资还真是不弱！加上体内的阳决相助，短短几天进步不小。

一个人练武开始的时间，还有开始时是否有明师指教保护，看似只是个没什么问题的小事，其实对於此人是否能成高手，和将来的造诣，都有直接的影响。人的发育从十岁到十五岁这段时间，发展的最快，体内经脉要定型，也是在这个时候，若在未满十岁前便上手练武，体内经脉幼稚脆弱，极容易造成隐伤，一辈子难以复原；若是到十五岁后才开始练武，此时骨架已经固定，经脉所能承受的功力也已有了侷限，除非另有奇遇，得以异宝伐筋洗髓，重建经脉，否则要成高手，当真是难上加难，不是光*尔后的努力，就能弥补的。

当然，这也只是一般常态，李云龙体内有一种能量，是他穿越时空之时就带在身上的，她乃练武之人梦寐以求的异宝，所以现在李云龙和寻常人的经脉自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李云龙又身受各种各样的药物相助，武功进步的很快。

“不要担心，”看水洁芸的心思又被困到了这上头去，李云龙微微一笑，拥紧了她。日子虽已近初冬，正是冷的时候，不过两人功力深厚，原先入山时也是这个时候，虽说那时退路被断的快，只有水洁芸随身的包袱带进来，但总还能撑得过去。“说不定今天我们就出去了。”

“嗯…”听得出来李云龙只是在安慰她，水洁芸微微唔了一声，偎倒在他怀里。曾主掌水家的她最清楚，与其说天盟和水家互相排挤敌视，倒不如说水家老是在担心天盟随时侵犯，天盟一方虽在暗地里扩张势力，用的却是软手段，以吸纳派门、设立据点为主，虽是小战不断，却极少有大的战斗，从当年湘园山庄一役后，就很少听到他们破门灭派的传闻。

水家之所以担心天门的侵犯，有大半是因为天盟交游广阔、遍及天下。天盟位于秦州，花江航路可说是天盟赚钱的主要来源，就以控制花江航运的几个地方势力来说，和主控洞庭一带的潭州排帮、主掌花江下游的建康陆家，关系都好得很，在秦州的分堂也相当有实力，熊阳三凤虽也是一方势力，在熊阳湖一带声势浩大，向来不大买天盟的帐，却难免有被夹击之感，光这几个强邻都难应付，连想硬撼天盟都硬不起来；对於同样位在秦州的水家而言，自然也有相同的忧虑。

从知道天盟在秦州设下分堂开始，水家就一直小心翼翼，连水元清出外闯荡的时候，门里都还留着水洁芸主掌大局，丝毫不敢大意，就是为了怕被调虎离山，根本一空之下，重演当年湘园山庄灭门的惨剧。只是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好像在嘲笑水家的过度紧张似的，天盟虽年年数百战，将地方的势力全部吸的差不多了，但在花江一带，却是一点战斗都不肯引起来，处处保持和平，有次排帮和桐柏门起了冲突，还特意居中调停，完全是一幅和事佬的样儿。

也因此，水家虽颇为忌讳天盟，若有能击破天盟，重创其势力的机会，绝对不会放过，况且水家真正的后台是秦州的秦王府，如果没有秦王的同意的话，他们也不敢对天盟发动攻击。

挺起了身子，慢慢站了起来，水洁芸脸上微微一红，从身前的火堆之中捡起了一根柴火。“怎么了？”“没办法了…”纤手轻轻牵着李云龙的肩头，水洁芸垂下了脸儿，颊上浮起了两团诱人的晕红，神色却是无比坚决，“我们…我们进去看看吧！或许…或许里头除了…除了那

些採补的…的图像外，还有…还有可以助你大有长进，弥补缺陷不足的东西…总之先…先看看再说了…”

听水洁芸的话，李云龙不敢相信地吞了吞口水，那景象只看得水洁芸羞意更增，差点儿要落荒而逃。说实在的，李云龙怎么也不敢相信，会从水洁芸的口中听到，要在石室里头点灯观察。石室当中不只是处处淫图，每一幅说的都是关於採补之事，加上雕的栩栩如生，若点亮了火，感觉上就好像有许多人在里头看着自己似的，也难怪水洁芸从头一次举火进入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敢再在里头点火把看物了。就算在近几日前，水洁芸头一回在床笫欢爱间浪情呻吟、娇态百出，享受到其中欢乐，之后交合时开放得多，再没什么矜持，可也是再不敢看到石壁上头的图画了。

其实对李云龙来说，他经验虽丰，比起水洁芸要开放得多，但若在石室里头光亮的情形下，他也起不了床笫之兴，要在这么多双眼睛环视之下欢爱，就算年轻纵欲如他，可也受不了呢！也因此，李云龙除了偶尔点火把入室，注意一下石壁上的图形，用在水洁芸身上，以增床笫欢乐外，也很少注意看着石壁上头的东西，更别说是仔细观察石室当中的环境了，照这样看来，如果当年绘壁之人真留了什么异宝在里头，可以助长武功，或许他们还可以顺手捡到宝呢！

“还是…还是我进去就好了…”想要伸手取过火把，李云龙一边说着，他虽也颇想再看看水洁芸见识石壁图画时的娇媚羞态，但总不想令她着窘，她终究是令他最爱最怜的女子啊！“没…没关系的，我们一起进去…”羞得脸儿通红，但水洁芸仍握紧了火把。知道李云龙对自己的怜爱之情，她虽也芳心暗甜，但李云龙在武功一道上所知的基本知识远不如她，若当真只有他进去看，恐怕还可能会看漏了要点，入宝山而空手回，这事儿非得水洁芸自己进去不可。

点了两根火把走进了石室，两人分边检查，只是查了半天，也没能看出什么端倪来，石壁上的图形和文字叙述，虽都有寓内功修练於床笫欢愉之处，但也仅止於此了，李云龙以往几乎已将其中精髓发挥的淋漓尽致，对如何强固他的经脉，使日后修为更深，壁上所述真是毫无用处。

叹了一口气，缓缓后退了几步，李云龙本想出言唤水洁芸出去的，但声音才到了口边，却当场噎在喉中，一口气喘不过来的李云龙

咳了几声，登时把正仔细观察石壁的水洁芸给引了过来。

“怎么了？”“踢…踢到了东西…”拉着水洁芸蹲了下来，*着手中的火把，李云龙仔细看了看脚边，眼睛愈张愈大。他踢到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包裹，外覆锦绣，包的严严实实，显是珍重已极，光看外观便知其中必是异宝。只是这包裹的锦绣上头，不知怎地有点泛黄的斑点，斑痕之中似还有血迹，若非锦绣式样明白是流行之物，他还真以为这就是绘壁之人所留下的异宝呢！

“是这个啊！”水洁芸笑了笑，毫不在意地伸出了手，将锦绣包裹拿了起来。这段时间以来，她除了日里锻炼李云龙的武功、夜里渴求李云龙的甘露外，别的什么都不管了，连「青龙刀这般异宝，都随便丢在这儿，若非今天给李云龙发觉，只怕到两人平安脱困之时，都会不小心将青龙刀遗漏在这儿呢！

将裹着青龙刀的小包套回了肩上，水洁芸轻轻地推了推李云龙，“看来…这儿是没什么有帮助的东西了…好夫君，我们出去吧！给…给这些图像盯着，怪…怪吓人的…”(手机阅读ＳdXsw.com)

但也不知怎么搞的，李云龙呆在那儿，活像被抽掉了魂魄一般，连水洁芸推了他半天也不理。一来担心他，二来水洁芸实在受不了，这样光亮亮地看着石壁，上头的种种淫状，都像是在嘲笑她不够放浪，不能使李云龙尽欢似的，真想马上就逃出去，或是灭了火把，再不想看了呢！

“怎么了…夫君？”“唔…”像是从思绪中惊醒了过来，李云龙伸出了手，轻轻地按在水洁芸肩后的锦绣包裹上头，像是要感觉其中的东西似的，好久都不肯抽手，也不肯迈步向外。

“到底怎么了，夫君…我们快出去吧…”“洁芸…”伸手按住了水洁芸的香肩，不让她向外走去，李云龙的声音乾乾的，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在解决前再不肯随便迈步，“青龙刀…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怎么了吗？”

“一点…一点异感都没有…”李云龙吞了吞口水，“刚才我摸到时，一点冰都感觉不到了…刚刚不小心踢到的时候也一样，就好像只是踢到平常的东西似的，一点异感都没有了…怎么会…”

第三百六十六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三）

“咦？”原还没把心放在这上面，但给李云龙一提，水洁芸也不由得发觉其中有异。这也难怪她忽略了，水洁芸虽早知青龙刀有认主之能，但她本身就是宝器所认定的主人，当她接触青龙刀时，并不会有非其主触及时的异样感觉，也因此对她而言，虽是宝器，在她接触或使用上，其实和普通兵刃一般无二，直到现在李云龙说了出口，她才发觉不对，以青龙刀的神异，即便隔着锦绣层层包裹，也是异气四射，怎可能让李云龙像现在这样按着呢？

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它已经对李云龙认主了，所以才会这样。于是水洁芸就把这种情况和李云龙说了，李云龙一想，这绝对有可能，只是他已经有一把神兵了，为什么这个青龙刀还让他为主呢？突然，李云龙想到了什么，拉着水洁芸，拿着青龙刀向最里面走去……

偎入了李云龙怀中，水洁芸很享受似地闭上了眼，娇柔的哼声不住暖着他，“洁芸已是你的妻子，这下子给你人财两得，看来青龙刀也认你为主，否则就不会让你那么不小心地踢到它…现在青龙刀可也是属于夫君你的好东西了。”

“我只想好好看顾我的好洁芸小姐…无论白天晚上，内内外外都要…”听他这样调弄，又感觉到他的手好生不规矩，水洁芸面上羞意更增，只觉整个人都软了，他的手正熟悉地抚爱着自己身上的每一寸敏感肌肤，活像是要马上抱她***，大逞所欲似的。其实水洁芸倒不讨厌这样，只是一来火把未熄，感觉好像自己正被一堆石壁上的人看着似的；二来自那夜纵情之后，两人更是毫无顾忌的夜夜情欲交融，不肯漏了任何一次，虽*着阴阳双修之法，不至於纵欲伤身，但疲惫却是难免，白天得好好休息，若没日没夜的纵欲，身子不累垮才怪呢！

“先…先等出去再说吧…”水洁芸喘息着，整个人似已化成了一团火，理智给烘得愈来愈薄弱，“好夫君…别这么急…洁芸给你…给你人财两得…加上夜夜情爱不辍，洁芸的身心都是你的了…咱们先…先出去…你想怎么搞…要弄得洁芸怎么样都随你…好不好？嗯…好夫君…”

手上微微一颤，放过了脸红心跳的水洁芸，李云龙一手扶在她腰间，搀住她摇摇欲坠的娇躯，一手浑若无事地一挥，青龙刀化成一线青光，直捣石壁上头那青苔形成的锁把所在。

虽说这一挥一射，看似毫不使力，但光看这一下青龙刀的飞射，犹似一线青虹般，虽无赫赫声势，却是优美莫名，水洁芸心中不由暗赞，李云龙的进步真的好多，光只看这一下，便知他眼力和手力都运用的恰到好处，显然他不只是功力日深，连用暗器的功夫也大有长进了。

但就在青龙刀无声无息地嵌入了石壁的当儿，异变陡生！石室中的两人只闻耳边一阵隆隆声传来，整个石室都剧烈地摇动着，犹如地震山摇般，即便两人功力精深，下盘坚稳，也差点儿就站不住脚，跌倒在地。不过更麻烦的还不只此，在火把的微光之中，两人一惊抬头，只见顶上沙尘纷纷落下，加上石室的剧烈摇晃，石壁也是隆隆连响，当真是一幅就要倒塌的样儿。

就在石室将塌未塌的当儿，两人只觉眼前一亮，被青龙刀穿过的石壁，彷彿被推倒的骨牌一般，连晃都没晃便向外倒去，外头的光亮全洒了进来。显然这是一个早已安排好的机关，当青龙刀成功化紫，穿过石壁，打出一条通路的当儿，这石室的寿命也已到了尽头。

缓地走着，好不容易等到李云龙抬起头来，不由得泛起喜色，指着远方的山头，对着水洁芸像小孩子般地喊着，“就是那儿！就是那儿！洁芸你看，我们终于到了这里了。”“可不是吗？”嘴上微微一笑，水洁芸的注意力却不在远方山上，全放在身边的他身上。

当真是好不容易啊！水洁芸想着。从那日离开崖底之后，李云龙就没真的开心过，连在水洁芸前面也只是强颜欢笑，毕竟水洁芸知道李云龙身为世子要在这个乱世真正他的大事，如果和她困在那里的话什么也做不了。而水洁芸呢？一路上她费尽心力，却也没办法将他心底的难受解去，让李云龙笑开来，只能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地，将他心头的忧郁和难受一点点拂去，还他自由。

这体贴娇妻一路上的努力，李云龙都看在心里，他知道有些事情可以看穿却无法跳脱。毕竟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幸好当日水洁芸绕了一圈，虽没有发现任何路可以进去，却找着了众人原先留在洞外，未及带走的包袱。里头的衣裳受了几天的风吹雨打，虽已破落的

不成样子，有些还生了霉，但里头的随身银两可还好端端的，省吃俭用之下，还够给付水洁芸和李云龙下山打理身上衣裳，以及他们的路费，一路上至少不必餐风露宿，加上李云龙对她加意怜惜，这一路上至少不太难过。

不过到了今日，她总算看到李云龙的笑容，其中没有丝毫狡伪，全是游子即将归家的喜悦，看的水洁芸心中涨满了甜意，一路上为鼓舞李云龙所花的心力，彷彿都在这一笑中得到了代价。

“好高兴喔，洁芸？“看水洁芸满面欢容，李云龙不由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虽因着将要实行他的计划而乐在心头，同时水洁芸也代表着使家帮他完成计划，只是她用的着这样开心吗？

“当然…”娇笑地偎入了李云龙的怀中，全然不理现在是在大白天底下的道路上头，随时可能有人看到两人的亲密举动，彷彿她已是喜翻了心，再不愿有丝毫伪饰，“你终于…终于笑了出来，一点做作也无，这是…是这段日子以来，洁芸看到的头一回，怎容洁芸不喜上眉梢？”

“对…对不起，这一路上辛苦洁芸了，”李云龙笑了笑，他这才发现，自己彷彿连身子都轻了不少，一时间真的心中再没什么难过了，现在的他除了实行他的计划外，就只想紧紧搂住怀中的水洁芸，看着她毫不掩饰的欢喜，“夫君现在真的很开心，不是因为就要实行我们的计划了，是因为…因为有洁芸你陪着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真的。”

仰起了泛着光辉的俏脸，水洁芸正要答话，突地两人神色一整，几乎是同时听到，一阵兵刃交接的微响，随风传入了两人耳中，声音虽是不大，但听来却像是就在左近，不过里许之遥。

虽说是在大路上头，不过这儿并不算什么繁华地方，四周根本没什么行人，毋庸担心露艺惊人，以两人现下的功力，若尽展轻功，这里许之遥的距离，不过是几下起落罢了。

循声找到了兵刃响起之处，李云龙和水洁芸不明所以，为免打草惊蛇，先躲在树丛中看情况，再决定是否出手干预。不看还好，一看之下水洁芸差点要叫出声来，眼前的空地上头分成了两群，一边是两男一女，车轮般围着一个青年秀士打杀，那秀士大约三十来岁年纪，

剑眉星目、挺鼻朱唇，相貌英挺俊美非常，兼且手底极硬，虽是以一敌三的劣势，出手之间兀自攻多守少。

不过真教水洁芸差点儿惊呼出声的，是正围攻那秀士的三个人，原先三人车轮般打转，她还没看清楚面貌，但仔细一瞧，这三人竟正是许久不见的蓝冰月、水玉萍、水诗洁！

若换了个性急的人，怕早就出声招呼了，但水洁芸向来性缓，加上三比一，纵使水诗洁等人武功不及，一时之间也败不下去，因此她也不必急着出手，先定下心来，看看周遭情况再说。

仔细一看，水洁芸柳眉微皱，水诗洁等两人的出手大异从前，看得出来都是惊世绝学，多半是分别后奇遇不少，得高人传功，只是手上招式太过厉害，两人显是初学乍练，还体会不到其中精髓，还发挥不出招式的几成力道；加上显然不曾试过三人合力对敌，虽是以众敌寡，但出手间彼此杆格，反倒减弱了威力。而对于蓝冰月，自己以后的姐姐，水诗洁发现她的武功比自己想象的高，如果不是她，那么水诗洁和水玉萍找就败了。因为中间那青年秀士双剑抡飞急旋，出手奇快，招式精妙已极、熟习而流，虽是敌众我寡，却丝毫不落下风，反倒还渐渐主导战局，慢慢扳过了局势。

但在另外一边，局势却是大有不同，乃是六七个人围着三个老者。虽同样是以众凌寡，但情况和另外一边却全不一样，被围的三人一人使剑、一人使戟、另一人手中则是一柄利斧，兵刃挥动之间精光流幻，光看便知必是神兵利器；可围着他们的六人手中兵刃虽不算起眼，但脚下步伐轮转迅速，攻势此起彼落，显是排了个习练已久的阵形，互相弥补缺陷，攻势连绵不断，被困的三人虽有神兵利器在身，却始终难以突围而出，光只是这样守着，就已经耗尽全力了。

仔细看清楚被困三老者手中的兵器，水洁芸差点看呆了眼，若她没有看错，三位老者手中的兵器，便是定山戟、飞羽剑和薄山斧！难不成眼前阵中被困的缚手缚脚，只能勉採守势，毫无破阵之方的三位老者，就是地榜上排名第二三四的剑圣弘光、飞鸿梁虹琦和铁臂骆飞鹰吗?

若仔细观察，水洁芸倒还真信了，这三人必是地榜上出名相交莫逆的三大高手，就算不看手中神兵，光看他们的出手招式，尽皆极精极妙，和水玉萍等三人所用招式如出一格，只是精准玄妙，尽得招式

精髓，和水玉萍等人动手间的混乱缓慢，威力的差距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第三百六十七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四）

但围着他们的六人，出手之间个人武功虽和三人差了好大一截，但也是武林中少有的高手了，兼且默契十足，犹如常山蛇般首尾啣接、攻守互助，显然这阵法本身便是威力强大，加上六人习练颇久，尽得其中三昧，一时间竟困的三人无隙可乘。只是两方以个人而论，武功相差实在太大，若这六人的武功和三人相较下差距小上一些，现在三位前辈恐怕身上已经负伤了。

虽说是以六敌三，但对被困的三人而言，并非就变成一比二那般简单。一来三人之间像是没曾练过合击之术，为免自相残杀，被困在核心时招式挥洒不出，愈打愈短，反发挥不出威力，出招时与其说意欲伤敌，不如说是小心翼翼，将注意力放在避免伤到自己人身上；二来那六人进退裕如，阵法运转之顺已臻化境，攻守之际首尾相连，外观看来是以六对三，实际上被困的三人每人都是一个打六个，加上自己人缚手缚脚，就有十分功力也最多发挥到四五分，自是冲不出来。

更何况在战圈之外，还有一人低首敛目，在一旁绕着圈子，步伐或大或小、行速忽急忽缓，却是紧贴在战圈不离。水洁芸原先还看不出来，他到底在搞什么把戏，但她今日武功，已胜当初入山之时，眼力也大有增进，仔细看得片刻，已发现那人步伐间的精髓所在，他虽未出手，但每步踏下去，手中那未出鞘的长剑，都似微微变化了位置，像是随时可以踏入战圈，出手克敌。

不想还好，一仔细推敲，水洁芸不由得背心发汗，那人与这阵法多半颇有关系，从他每一步踏下，水洁芸便发现，这人所取的位置，都是最不干扰六人阵形的位置，从那儿踏入阵中，丝毫无伤於阵形的完整；加上若从他所取的空位入阵，恰好都是三人露出空门的地方，若不先变招守住，等他进阵时三人绝难免负伤。只要他摆出入阵动手的款儿，三人想不变招死守都难，自然更不可能有空隙破阵了，那种无形的压力，恐怕比围着他们不住打转出招的六人，还要大得多呢！看来就因为有他在，这阵形的威力才能发挥个十足十，怪不得那三位前辈困在阵中，一筹莫展。

照理来说，以寡敌众时最大的问题，一来是人少的一方，没有回气回力的空隙，而对方却可以随时轮替暂退，让友方接住对方的反攻，养精蓄锐后再行出手，迫得人少的一方至死方休。

更重要的一点是，双方对敌宛如棋盘奕子，最重要的是通晓全局，争取主动，但若双方众寡不均，人多的一方能够抽身休息，自然更能观测全局，做出最明智的处断，而人少的一方却只能面对眼前的难关步步自保，无暇抽身观察全局，只能步步接招，任对方攻势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这情况就好像棋盘对奕的双方，一边一次只能下一子，另一边却能一次连下数步。所谓高手之争、棋高一着，就算棋力真有差距，也不过一步之差而已，若真让对方能连下数步，除非双方的棋力真的相差太远，若两方差距不太大，任你是绝代国手，在这种劣势下怕也非败不可。

不过这一点优势，必须建立在人多的一方有合战的默契，从开打之初就能採取主动，逼的对方只能步步接招，毫无反攻之力，否则若让人少的一方争取到主动，还能观测全局，没有默契的众人也只会变成被对方个个击破的饵食罢了。现在蓝冰月一方的战况就是这样，三人各自为政，攻守之间全没有一点默契，毫无轮换啣接而言，反而互相妨碍出手，对方虽只一人，但他武功较高，又夺到主动，招招逼得三人非应不可，若非蓝冰月等人佔了人数之利，怕早已败下阵来了。

虽然以水洁芸的本心，实在不喜欢恃众凌寡，但一边是自己的姐姐妹妹，以三敌一却是节节败退，若不快救，蓝冰月看来还能多撑几招，但遮拦乏力的水诗洁和水玉萍怕就要受伤；二来被蓝冰月等人围攻的那人，衣襟开口处绣着朵白色的云彩，加上功夫又这么高明，水洁芸虽不认识，却也猜得到，这人多半是天盟中席云堂的重要人物，说不定就是堂主白宁枫亲临。以蓝冰月对天盟的态度，加上水家和天盟关系也不大好，以众敌寡之事虽不甚光明，却也是其情可悯。

“我们出手吧，夫君，夫君？”推了李云龙一把，看他完全没有反应，水洁芸转回头来，只见李云龙目瞪口呆，看的却不是蓝冰月这一方，眼睛直瞪着另一边战圈之外看似悠闲晃荡，实则镇着阵中三人退不出来的那人。

虽说那人只似亭庑闲步，全看不出武功深浅，但光只是在这情形之下，还能神情悠闲，喜怒不形於色，看似行动平凡，却把阵中三人的行动拿捏的恰到好处，绝不留一丝突破的空间，这人恐怕绝不弱於另一边的青年秀士。加上他和那六人衣襟之上绣的一朵黑云，模样像是正被风颳着走一般，显是天盟阴风堂中高手，水洁芸不由得猜想，这人恐怕就是阴风堂的堂主阴无敏了。

虽说阴无敏行事沉潜低调，在外头声名不显，但水家和天盟向来不睦，水洁芸对天盟之中的高手，虽不能说是如数家珍，却也是知其大概。天盟的三风二云五大堂主，再加上五堂主之师，也是天盟盟主韩贵、副盟主杨巨初，号称天门七大高手，武功上均有独到造诣。

其中白宁枫年纪虽最轻，但天资过人，算得上后来居上，武功在七大高手之中可排第三，仅次于盟主韩贵和副盟主杨巨初之后；而阴无敏呢？虽说其人武功较弱，以武而论在七人中最末，但在训练弟子部属方面，却有独到之处。若面前此人真是阴无敏，那困着地榜三大高手的，必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阴风六卫，虽说武功尚不及阴无敏，但朝夕相处，默契却是十足十，兼且排着阴无敏亲授千锤百炼的阵法，攻守兼资之下，也怪不得弘光等人一时之间难以脱出了。

“夫君？”又问了一声，连水洁芸也不由得心生疑惑。就算李云龙当真看出了面前数人的不平凡，但蓝冰月等人已趋败阵，若要出手救人非快不可，真不知他在等什么？

其实李云龙他知道是时候动手了，只是看到阴无敏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不过这时听见水洁芸的话就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否则的话蓝冰月她们就有危险了。

一声呼啸，两人同时出手，身形到处已穿入蓝冰月这边的战阵，正恰到好处地挡下了那青年秀士右手剑连环进招，向腿上轻伤倒地的水玉萍下手的三击；而被那青年左手剑迫在外围的蓝冰月和水诗洁，至此才算稍稍松了口气。

“二弟，是我。我和洁芸先挡着他，你们依序进招，千万别自乱阵脚。”看到李云龙和水洁芸双双从天而降，和那中年秀士展开激战，好不容易缓了手的蓝冰月先是微微一惊，待得听到来援者竟是许久不见的李云龙时，心中也十分的高兴，虽然分别不到几天，但是蓝冰月还

是很想李云龙的。深吸了一口气，手腕一振，彷彿要把方才只有挨打份儿的气全发出来似的，蓝冰月寻瑕抵隙，招招击向那秀士要害。

这一下可完全不同了，一来李云龙和水洁芸默契较佳，吃了亏的蓝冰月也发觉了问题所在，出手招式虽是杀气十足，彷若怒火中烧，下手之际却是小心谨慎，尽量不阻扰到李云龙等人的出手；再说剧斗之后，那秀士武功再高，以一敌三，虽佔着优势，但身体的疲累程度却是远在对方任何一人之上，何况对手又增了生力军，兼且眼光高明、默契十足，举手投足间招式虽不如蓝冰月等人巧妙，配合上却要好得太多，全没方才那般破绽处处，一时间逼的他只能採取守势。

看那秀士没两下便落在下风，另一边战圈外的那人一声冷哼，声震全场，将这边所有人的眼光全吸了过去，只见他长剑出鞘，脚下连走数步，转眼间已穿入阵中，手中长剑犹如化成了一条墨龙，剑身虽是黑黝黝的毫不起眼，但在他连环三剑之下，却攻的三人登时手忙脚乱。虽说他貌不惊人，在李云龙眼中，出手之间功力也于於这边的青年秀士，但出手却是巧妙已极，正契合着三人出手挡格的空隙，才出三招三人已是败象连连，纵有神兵利器在手，却是再战不下去了。

也不知他脚下的步子是怎么走的，明明阵形没什么空隙，但三招一过，他竟又踏出了阵外。

“在下阴无敏，忝任天盟阴风堂主，”将手中黑沉沉的长剑收入鞘中，彷彿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他身边的六人也同时停了手，只是聚精会神地监视着阵中三人；而另一边的战局呢？看到阴无敏才一出手，三击虽是未中，却已令阵中三人手忙脚乱，更难抵挡，一见便知若他真下杀手，阵中三人恐已难全身而退，也只好暂时停下手来，“这位是敝师弟，席云堂主白宁枫。”

微微顿了一下，阴无敏双拳一抱，向阵中三人一揖，眼光却随即转到了李云龙身上，“这一回晚辈并不想和各位分出生死，不如双方罢手如何？还请尚前辈示下。”

第三百六十八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五）

知道若再打下去，就算蓝冰月那边当真能解决掉白宁枫，大杀天盟气焰，但自己这边三人恐怕也要负上不轻的伤，权衡轻重之下，剑圣弘光与身边的梁虹琦及骆飞鹰交换了个眼色，见他们也微微点头，这一架恐怕是打不下去了。若真能伤得地榜中名列前茅的他们三人，天盟的声威只会更盛，就算用白宁枫的性命来换，对天盟也有利的多，阴无敏此时喊停手，说实在话也蛮算为自己这边设想的。“那么好…我们就此罢手吧！”

“这样最好了，”阴无敏淡淡一笑，挥了挥手，阴风六卫立刻便退到了他身边，却仍是专注地盯着弘光等人，防着他们趁机出手，毫无松懈之态；另一边的白宁枫抹了抹汗，虽难免不满之色，但却还是乖乖地走了过来，站到阴无敏身边，“日后若有机会，晚辈再向三位前辈请益。十年不见，家师也颇希望能和三位前辈相聚，若三位前辈光临天门，家师必扫榻以待。请！”

看阴无敏等人走远了，李云龙微带茫然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直到一只纤细的柔荑，轻轻地覆到了自己的手上，这才回过神来，和蓝冰月等人招呼。

“多谢几位相助。”这时剑圣弘光和梁虹琦及骆飞鹰来到他们面前对李云龙等人道。“不用，行走江湖拔刀相助是我江湖人应该做的事情。”李云龙不在意的说道，同时心中想，我只是帮助自己的女人，你们，嘿嘿，如果不是蓝冰月她们也在，我怎么会救你们呢?

天盟以花江航运为其重要经济来源，对花江一带的势力向来最为重视，十余年经营之下，除了熊阳三凤以外，洞庭一带的排帮和长江下游的建康陆家，均与天门相善，特别和天盟不合的熊阳三凤自是天盟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必拔而后快；与其相较之下，秦州水家非位于长江本流，天盟和水家的关系虽不算好，比起其与熊阳三凤的关系更差，但水家倒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本来熊阳三凤也非笨人，自知以己之力，绝对不足与天盟长期对抗，因此长久以来都在尽力寻找能与天盟抗衡的势力作为外援，是以若天盟轻举妄动，势必成为不少地方门派的众矢之的。

但阴无敏简简单单的一个手段，便将这危机排除在外。攻灭熊阳三凤之后，其原有的势力范围，除了花江本流一带分由排帮、天盟与陆家三分外，最精华、也最有利益的熊阳湖各个分流，全划给了与天盟向有夙怨的秦州水家。表面上天盟吃了点亏，但这下子天盟对付熊阳三凤的行动，从本门大举变成了和排帮、陆家与水家的联合行动，原与熊阳三凤相善的几个地方型的小门派实力都不强，想与这四派联合相对抗，实是癡人说梦，便连想要出手干预，怕都没了理由。

不但如此，阴无敏这一仗下来，一来和原本与天盟相善的陆家关系更佳，二来也能震慑有离心之势的排帮，让排帮中人不敢不亲附於天盟，最重要的就是原本和天盟关系不佳的秦州水家，在这么大的利益诱惑之下，便是不变成天盟的盟友，至少也不可能再与天盟为敌。去一劲敌增一友方，这利益恐怕比解决熊阳三凤，使花江本流变成全和天盟相善的势力掌握这点还要大哩！

因地利之便，对付熊阳三凤之役绝非普通武林争夺，而牵涉到这么错综複杂的关系，他却只一个分割地盘的小手段，便将全盘情势转而对天门有利，弘光细思之下，不由得不对阴无敏改变观点，至少此人绝非白宁枫所言，只是个消极保守，任事不作的自了汉而已。

表面上看来，阴无敏舍难取易，只对可以轻松取胜的熊阳三凤下手，置排帮和水家於不理，绝无赫赫之功，看似欺善怕恶，实则在出击之前，他便已筹备好了诸般后续措置，战胜之后天盟不但可保胜果，还能顺带解除排帮中人隐伏的不满之险，和将秦州水家化敌为友，这人的手段只能以高明二字形容，颇有兵法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之义。

偏偏李云龙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他要消灭天盟虽然是他的目的，但是他更想统一秦州的武林。但是他虽是文武双全，才智天资都非泛泛之辈，但在眼界一项，却是差得远了，别说天盟这些老奸巨猾之辈，恐怕连后进如他的几个夫人都比不上呢！偏偏这缺点现在想重新矫正却也来不及了，所以只能希望这回奇袭能够成功，先覆灭天盟这个强敌，至於这方面的小小瑕疵，就待以后再想办法吧！这回有自己主事，只要消息不外泄，该当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从目前的状况看来，阴无敏这一下大概当真是错有错着，阴错阳差间才重击到己方的士气，不然以他的才智之精明，他们天盟现在明

目张胆的攻击飞石帮，成功的转移了江湖人士的注意力，李云龙要不是雷秘告诉他，他也不会知道天盟的这件事情。(手机阅读SdXsw.com)

本来他还不把阴无敏对排帮的图谋放在心上，一来阴无敏行事持重，未必会因此就对他们大举动兵，二来据白宁枫所说，以前就天盟未来的发展上，韩贵初和阴无敏各持异见，韩贵初主张先全力攻破飞石帮，待花江一带全归本门之手，再论中原；阴无敏却主张只要和飞石帮等花江沿岸势力保持良好关系，最差也只要不致相犯即可，天盟的重心应该摆在西进汉中等地，然后再直接面对中原各派的势力。依此判断，阴无敏此次对熊阳三凤下手，应该只是恐吓飞石帮或谈和水家的性质居多。

不过阴无敏的心意着实难测，天盟内部关系更是诡谲，虽心下直以为这绝不可能，但李云龙却不由自主地想到，若阴无敏这次安抚排帮的行动只是表面，实则是韩贵初在背后操控，依东进论调行事，对飞石帮至今仍未动手，只是为了松懈他们之心，打算等她毫无戒备地回到飞石帮，与几位长老会合之后，再一口气解决飞石帮这强大的势力…想是这么想，偏偏李云龙自己也知道，光这么毫无证据地和飞石帮提起，恐怕只会打草惊蛇，何况罗心怜虽也是个聪明姑娘，终是年轻识浅，知道此事后神情上头绝隐瞒不住，若因此造成己方心理上的混乱，那才是因小失大哩！

无论怎么走都可能会造成大败的后果，李云龙一时间当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偏他太过年轻，有时候有些事情他没有过多的江湖经验，为了不让天盟注意，那么现在看来这回自己只有将事情压在心中，只能期待老天保礦，我们这方保密功夫够，千万让阴无敏别知道相关消息才好。

鄱阳湖岸的一处港口上头，几艘大船正装载着货物，准备航行，而当中一个形制特别巨大、装饰特别豪华，一见便知是船队旗舰的大型楼船甲板上头，杨逖和阴无敏正看着部属们忙进忙出地将此战所获大举装船。

两人来的时候是率祥云堂高手自山路昼伏夜行，为了隐藏形迹，不给熊阳三凤一点点警觉，当真用上不少心力，大获全胜之后，所带来的虽无一不是高手，却也疲惫难兴，回程自该走轻松点的水路，虽

是溯江而上，但吉州分堂这边的人久居江岸，熟识水性，这点小事也难不倒他们。

只是分堂的副堂主傅霖自神秘失踪之后，到现在还不见下落，人事上虽找得到人接位，但他和杨逖兴趣相投，向是一丘之貉，这回大胜却不能和他分享，杨逖心中自有一股难言的萧索之意。加上这回是依足了阴无敏的计画，奇兵突出、一举克敌，照阴无敏的谋画，众人不能在这待得太久，因此杨逖等人一天也不在此休息，等阴无敏交代了些和陆家、水家、飞石帮与排帮交涉的事项之后，便直接上船。这样也好，也省得杨逖在此难受，携美游江倒也是一大快事。

“老四，腿上没事吧？”“没事没事，”杨逖哈哈一笑，“都已经这么久了，加上还有蛾眉的续筋散相助，小逖的腿早好了，这不是？三师兄你看，这回走了这么远来到熊阳，小逖可没叫上半声疼的。”

偷偷瞅了瞅阴无敏的神情，杨逖暗吞一口气，想想这事还是得由自己出口，先撇清了前次的嫌隙，两人以后才好相处，“三师兄放心，上回的事是小逖的错，小逖领罚领的心甘情愿，绝不会因此见怪三师兄的。何况这次…”想到此处，又正看到正被押上船来的熊阳三凤，杨逖脸上的淫邪笑意再也隐藏不住，“这次小逖建功还是其次，熊阳三凤终於落在我手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逃到那儿去？小逖倒要谢谢三师兄给小逖这机会出口气，那里还会对往事纠缠不清呢？”

“你也不用话里藏话，”阴无敏笑笑，杨逖虽是好色，但却不是心胸狭窄的记恨之辈，这他倒是信得过。而那次也是杨逖搞的太过份了，谁不好下媚药？竟下在韩贵老友柳凝霜的两个爱徒身上，听到消息时只气的韩贵五官错位，但依然坚持要依门规处置，因此才有带杨逖上蛾眉请罪之事。那次杨乾在柳凝霜面前，把杨逖的两腿都打折了，弄得杨逖这年来足不出户，最爱玩的他硬被留在总堂静养，憋都快憋出气来了。“门规虽严令不能轻犯淫戒，但熊阳三凤是本门敌人，又不牵涉其他门派，既然已经生擒，对她们下手天公地道，门规也不会因此责罚你的，放心吧！”

第三百六十九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六）

“有三师兄的保证就好，”杨逖扮了个鬼脸，“如果再那样打折两条腿，小逖可受不了。”讲到这儿，阴无敏望了望已经被押上船来，五花大绑的熊阳三凤，此刻缆绳已解，两人只觉脚下微震，楼船已进入湖中，“韩冰虹和韩冰婵两个人归你，那白欣玉留给我如何？”

“什…什么！”听到阴无敏彷若随意提起的这句话，杨逖一时间目瞪口呆，活像听到了什么怪事一般，霎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倒不是他善财难舍，熊阳三凤虽都是美女，容姿各有千秋，但白欣玉倒也不比两位姐姐更美上一点，再说这仗用的虽都是他本堂人马，但用兵画策全由阴无敏负责，连事后对门主交代和与其他门派的关系，也都由阴无敏一手包揽，他只分一个美女过去，说实在话也是公道得很了。

但真正教杨逖难以相信的是，阴无敏向来不搞女人，至今连妻子都未娶，只收了个义女左冷芸，虽然年幼却甚是精灵古怪，武功还不行，头脑方面却已颇得阴无敏真传，杨逖虽也曾见色起意，但那次非但没有偷香窃玉成功，反被左冷芸整得哭笑不得，弄到后来他一见到左冷芸，便无法自制地先退避三舍再说。这样一个阴无敏竟也会向他要美女？杨逖当真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呆了。给不给？”“给…当然给。”杨逖好不容易才回复了一向的神情，“三师兄既要美女，小逖自是双手奉上，只是…只是小逖没有想到，三师兄竟也对美女有兴趣…”“不对美女有兴趣，难不成要对男人有兴趣？”阴无敏笑了笑，推了杨逖一把，“我只是因为不喜欢被女人束缚住，才不想娶妻而已，光一个芸儿就够我头痛的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阴无敏哈哈一笑，道：“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享受美女吧！熊阳三凤的美味可不是谁都可以品尝到的，哈哈。”只是阴无敏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没有机会享受美女了，因为李云龙的手下赢鲲鹏已经带人埋伏在前方了。

飞石帮，秦州的一个大帮派，虽然它比不上天盟，但是在秦州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和天盟不同，飞石帮向来保持着中立，如果

在平时，那么这个飞石帮会很安全，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天下大乱在即，想要在这个乱世中生存就必须投*一个势力。

但是飞石帮没有，所以也让飞石帮次为了天盟的攻击对象，不过李云龙知道这是一个消灭天盟的好时机，也是统一秦州武林的最好的机会，为此他就把所以能够调动的高手都调了出来。

飞石帮聚义堂。

罗心怜面色凝重，望着风尘仆仆的苏遮，眼神异常坚定，面色带着一丝决绝："心怜虽然愚顿，但绝不可能将飞石帮百年基业拱手让人。"

大厅之中，除了罗心怜，苏遮之外，还有"智多星"吴墉，以及号称飞石帮年轻一带第一高手之称的"无情刀"磨天。

大家都知道随着老帮主以及当时飞石帮第一高手苏遥的去世，飞石帮无论声望还是实力都跌落谷底。遥想当年，老帮主在世，左右护法护驾，何等气势非凡。

当今年轻一代羽翼未丰，苏遮独支大厦，如今却面临前所未有的绝境，就是昔年鼎盛时期，能否安然度过都是未知之数，而今情何以堪。

"即使抛头颅，洒热血，属下愿死保飞石帮，绝不让百年基业毁于一旦。"磨天深深明白眼前生机渺茫，但既然帮主已经决定，自己除了支持之外，别无选择。

那洒脱豪迈，一往直前，为了飞石帮一无所顾的气势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罗心怜也不由异彩连连，那铮铮铁骨显得如此高大伟岸。苏遮与吴墉相对一视，他们先前做的由明转暗的计划恐怕已付之东流，再说他们又何偿真正抛得下飞石帮这百年基业，只是他们想得更远，知道得越多，却顾忌得更多。

没有亲身经历过，没有人想象得到黑榜高手的可怕，而苏遮恰恰是有幸经历过的人，他微微一叹，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那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至少他们现在比自己幸福，他们还有破釜沉舟的勇气！而自己呢?

毫无疑问，放眼江湖，罗心怜和磨天都是年轻一代中有数的高手，是年轻一辈中最出色的佼佼者，但与黑榜高手相比，却是萤萤之

火，怎可与日月争辉！既大事已定，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鱼死网破，要想吞掉飞石帮，怎么也得让他们付出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代价！

“既然如此，大战在即，那就请吴老弟先把帮众家属全部撤离。”苏遮暗自盘算着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

隐湖，李云龙等人坐在舟上，斜依船舷。眼前是一片迷茫，层层大雾，三米之外，无可视物有如红烧的晚霞在此处只是一点淡淡的红晕。凛冽的河风刺人肌骨，不曾想这不是严酷的寒冬，此处竟有如此与众不同的景象。

蓝冰月一阵哆嗦，身子略微缩了缩，依然抵挡不住这肆虐的寒风，小脸红白相间。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令人大是怜惜，将她揽入怀中，紧紧抱住她的身体，蓝冰月突然遇袭，不由一慌，小手撑住李云龙的胸膛，使劲想将他推开，半响之后才放弃了挣扎。

“冰月，冷吗？”李云龙将长衫向前拉了拉，包裹住她的娇躯。蓝冰月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不由羞红了双颊，像是怕被人发现一般，小脸像天鹅般缩了回去，贴在李云龙胸前。“修剑一道，首重修心，心无所依，剑亦无眼。”弘光望着迷雾，眼神一片清明，自从遇到爱妻薰衣，他便从不曾迷失过自己，不论身在何处，他都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

“没有人的一生都是完美的，每一个人得到一些东西都必须放弃另外一些东西作代价，某些时候那代价却大得令人难以承受，然而当一切都成事实的时候，谁都无法选择，只是有些人开始堕落，有些人却因此而崛起。残缺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生或许也正是因为残缺才显得如此美丽。”弘光回忆起自己人生中最凄凉的时刻，声音显得低沉而沙哑。

“人的一生正如这迷雾，前方是什么谁也不会知道，昨天的一切悔之已晚，只有现在才是自己真正可以把握的。最伟大的舵手，不在于他有多高超的技艺，而是那颗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永不失方向的心。”

“永不失方向的心？”李云龙听闻此言，不由陷入了迷惘。自己的心是否还有方向？如果没有，那它到底在什么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坐标？

大江东去，浪淘尽。望着最后一抹晚霞，李云龙的心由混乱趋于平静。同时心中升起一声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视线的尽头，出现一道模糊的身影，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却始终显现不出她的脸庞，不过那已不再重要。世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带上的枷锁。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历的过程，结果是这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如果没有碰撞，何来那巍巍瀑布，滚滚波涛。好的结果无疑是锦上添花，即使是坏的结果那也不曾留下遗憾，临到老时，依然有年轻的回忆。

三艘五丈黑色巨船驶进雾隐湖。(手机阅读Ｓdxsｗ．com）

船上桅杆悬挂着一张绣着骷髅头的大旗，口吐长舌，狞狰无比，随着河风的舞动就似厉鬼般张牙舞爪。船身是用最上好的铁皮制成，在巨匠的鬼斧神工下，浑然天成，看不出一丝嵌合的痕迹，严谨的结构显得坚固异常。

数百黑衣紧身勇士整齐地站在船上，那坚毅的轮廓，沉寂的双眼，浑身散发出的杀伐气势表明他们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勇士。

山雨欲来风满楼。风中，泥中，似乎都可嗅出那血腥的味道。飞石帮上千弟子聚集在总坛堡内，严阵以待，虽久闻天盟凶名，年轻的他们却并未感到害怕，反而更有一种挑战极限的**。

堡外，昔日有若闹市的居民聚居区早已空空如也，帮众家属已全部撤离。苏遮站在南门之上，望着湖面越来越大的船影，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报”一个蓝衣劲装汉子，小跑上城楼。“说”苏遮面无表情，依然注视着那绿色的水面。

“属下找遍了岛上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姑娘的踪影。”那汉子喘着粗气，脸色疲惫，他们小队奉命寻找她，已经连续两天未曾休息，把整个岛掀了个翻，却仍然一无所获。苏遮微微一叹，事到如今，那干女儿也只得听天由命了，“全体注意，从现在起进入战斗警备状态，任何不听指挥者，擅离职守者杀无赦。”大手一挥，墙下一根枯木一分为二。

“总护法神功盖世，属下等誓死追随。”帮众全振臂高呼，响彻云霄。船*岸边，众黑衣勇士一跃而下，直前奔去。他们等这一天很久了，他们也需要一片天空，挥洒自己的血汗，而南疆实在太小。相对于城墙上众人的激昂，他们显得平静无比，只是那过分的平静反而更显异常。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也许是他们见过更多的鲜血，也许是他们经历过更惨淡的人生，勇士已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内涵，或者“死士”两字更为恰当。

死士，不知死为何物，死有何惧！死士，士为知己者死，死有何憾?

第三百七十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七）

施肥建提着他最顺手的百斤重锤，漠然的看着眼前的一切，血红的长衫，血红的长发，以及那颗血红的心，在他的眼中，这些人和蚂蚁没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施肥建确实至名归，死在他手中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作为天盟得力战将，他的勇猛确实无人能及，然而他的嗜杀却更令人心惊，他的凶名比起天盟之主韩贵更有过之，提起他的名字，连三岁小孩都不敢放肆。

今天，注定又是不平静的一天！

和风煦煦，波光磷磷。碧波轻摇着巨舰，就像母亲轻抚着孩子一般。韩贵负手站在甲板之上，他冥冥中有一种预感，自己定会不虚此行，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他才毅然北上。

韩贵四十多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最辉煌的年龄，一双鹰眼炯炯有神，深不见底，方正的国字脸刚毅异常，表明他经历过无数的风霜，那种成熟的沧桑又透出雄霸豪迈之气。他随便往哪里一站总有一股藐视天下的豪情，他的霸道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人深有体会。

虎背熊腰，挺得直昂，天下间似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压弯他的腰。对于前方的交锋，他丝毫不感到担心，倒不是他太过信任施肥建或者单天姿，而是他相信自己。除了他那杆横扫天下的“幽冥枪”，他和许多男人一样，生平最好的东西就只有那杯中之物。

酒，似乎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一样，越是不一般的男人越是对它情有独钟。酒，好像就是男人的象征。一壶好酒，就像是一个美人，酒需要品，而女人需要怜。但是韩贵不近女色，只好酒，他骗得了天下所有人，却骗不了他自己。

他虽然不近女色，但是他喜欢女人，只喜欢一个女人，否则那个女人也不会一直盘旋在他心间。但是他不会接受她，也不能接受她，为了武道的极致他可以抛开有可能成为阻绕的一切，那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信念。

于是，他将这一切都转化在酒中，他喝酒时，亦在品尝他心中最大的秘密。江水后浪推前浪，那重重叠叠的细浪融在一起，拍打着巨

舰，使其左右摇晃。今天的朝阳湖颇不平静，它似乎知道此地的龙争虎斗，一改昔日的娴静亦推波助澜起来。

朝阳湖上，李云龙众人正在和天盟的人打的不可开交。

秦州的一个豪门天花联盟无疑是当今秦州武林最雄厚的势力之一，也是秦州武林中最神秘的门派。李襄樊要想成大事就必须先解决这个天花联盟。天盟只有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但其风头之劲，早已超过了许多数百年的高门大阀。

天盟的历史就是韩贵传奇的一生。二十年前，年轻气盛的韩贵少年得志，约战七门八派三十六位高手，竟无一败绩！书剑门的一位长老技不如人，弃剑认输之后，突袭韩贵，韩贵一怒之下，一枪将其挑下山崖！

从此，书剑门颁布追杀令，全力追杀韩贵，同时另外几位输于韩贵的门派，自感颜上无光，更觉韩贵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成就，有朝一日他羽翼丰满，那时江湖又何来他们容身之地？于是在秦贵武林中又多了一个“剿韩联盟”誓将韩贵斩于剑下。

一个人实力超群，他很容易成为英雄，但若强得连所有人都感到害怕，并没有相应的势力给与他足够支持的时候，英雄和恶魔仅仅是一线之差！韩贵虽艺高胆大，奈何寡不敌众，在几大门派的追杀中曾无数次险些丧失性命，但也正是这种刀口舔血，非生即死的生活造就了他的野兽般的灵感，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磨练了他的意志，锤炼了他的技艺，杀人与被杀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这个世界原也就是那么简单，弱肉强食！谁也不曾想到，三年的追杀，非但没有杀死韩贵，反而成就了他的辉煌，亦见证了一代宗师的成长足迹。之后，韩贵南下秦州，创建天花联盟，短短一年便横扫秦州，成为秦州一个豪门！

当时秦王府对于这个天花联盟的动作视而不见，没过多久，以书剑门为首的几大门派灰飞烟灭，永久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杀人者，人恒杀之！这就是这个世界铁一样的定律。自此，天花联盟名震天下，韩贵高登黑榜。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罗心怜非常敬服韩贵，每个少女心中都总有一个英雄梦，而韩贵无疑是英雄中的英雄！或许也就只有韩贵能在那样的境遇中逆水行舟，虎口锊须而不为虎食。罗心怜深知，十年前韩

贵便有不费吹灰之力灭掉“剿韩联盟”的实力，十年之后的韩贵，飞石帮绝无力与之对抗。

但是她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可以出卖飞石帮以换取安宁，苟且偷生，倘若那样，飞石帮便如书剑门一样，永远成为历史，并打上一个无法洗刷的屈辱烙印，略有起色的飞石帮便会万劫不复，永无翻身之日。

她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却无法逾越她自己的门槛。她罗心怜，罗天的女儿，活，是站着活；死，也得站着死！这是她的原则。既然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一死，那她还有什么害怕的？如果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今天，飞石帮便不再会是昨日的飞石帮，可与天盟抗衡的飞石帮，天下没有谁不会对其另眼相看。才能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在天下之间立有一席之地。

如果今天便是飞石帮的忌日，那自己何妨将它的葬礼举办得更加隆重，有天盟前来送终的飞石帮，天下间也没有人会将其忘记！所以，一开始，她就义无反顾的作出了决定，看似她是在拿鸡蛋碰石头，自寻死路，可是谁会明白自己的用心？

罗心怜伸手松了松披风在颈部的系带，英姿飒爽。她一身黑色劲装，显现出玲珑凸浮的身段，外套红色披风，又完全藏住了她身后诱人的身姿，只是颈项露出一片欺霜赛雪的雪白，那瓜子般的脸庞，那挑剔的眼神可看出她很骄傲，很自负，鼻梁微曲，令人感觉她是一个很理性，意志坚定的女人。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她抬头看了眼那抹彩霞，那也许就是她人生中看到的最后一个夕阳，怎能不让她格外留恋！说到底，她终归还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更何况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若非大贤大愚，有几人能真正看破生死？

施肥建面无表情地看着楼上为首的几人，也就只有那个老头能让他有一丝心动。他向来不分辨是男人女人，老人小人，俊人丑人，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人，那就是活人和死人。“盟主有令，再给你们最后一刻钟，那太阳落山之时，若再不打开城门，列队迎接，天盟一旦入主，鸡犬不留。”施肥建挥舞着他的巨锤，威风凛凛。

当然施肥建更希望对面那群废物不要投降，否则自己千里迢迢，专门从盟里跑来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屁都还没放一个。在天盟里确无趣至极，习惯了打架斗狠的他，被人当菩萨一样供着，还有谁那

么无眼跑来找他打架，几个兄弟被自己缠得无奈，偶尔的切磋又哪里有真正杀人来的爽快，今天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他又怎能轻易放过！

今天的太阳似乎走得特别慢，这已是施肥建第十次抬头，可是那混球离山顶还是有一线之差，恨得他直骂娘。他身后数百天盟死士，一改先前的沉寂，一个个都像是择物而食的猛兽，浑身散发出危险的气息，那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可怕的杀戮。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

飞石帮四巨头站在房墙之上，同样在等待那即将到来的一刻，只是他们的心却一分分的往下沉。对方就是一支利箭，随时待发，始终以最好的状态擦拭利刃，谁都可以想象得到那雷霆一击会是怎样的力量。而己方却是很多人热汗连连，当空烈日就是一盆悬在头顶的火炉，蒸发着他们那一丝丝耐心。

这一刻，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那么的漫长。罗心怜对吴唯墉点了点头，吴唯墉快步而去。夕阳落下山顶的一刹，“轰”的一声巨响。“杀”施肥建大吼一声，一马当先，朝他们奔了过去。随后众人蜂拥而上，眼中露出嗜血的光芒。

随着那声巨响，罗心怜等人无一不脸色大变，他们绝没想到天盟手中竟有如此神物。火炮，最近才发明出来的新式武器，一旦发射成功，方圆数十米化为灰烬，威力巨大，乃战争特别是攻城利器，官方对火药控制极为严格，更别提这种战略意义异常重大的火炮，平常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首睹火炮之威，先是惊骇莫名，继而欣喜若狂，大叹道：“紫金帝国若有此神器五百门，边境无忧矣！”，挥毫笔墨，写下“神武”二字，于是此种火炮便命名为“神武将军”。军队也就只有四大军团及西京禁卫军有此数门。就是四大异性王都没有此物。

不知天盟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此神物！罗心怜原本打算，等对方*近，以城墙为阻，以投石机发射巨石，而后以黄油焚烧枯木，待敌方阵脚大乱，再以强弓射杀之。谁知计划远没变化快，她原本的计划不可谓不可行，但那威力奇大的一炮，打开了城门的防线，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得不让她阵前改变应战方略。

“列阵。”罗心怜大喝一声，被眼前景象惊呆的众人方回过神来。红，黄，蓝，绿四旗壮士手持长矛，迅速结成一道弧形防线，阻住入盟众人的攻击。施肥建早就盯上了苏遮，这些人中就以苏遮功力最高，也只有他方可与自己一敌。

第三百七十一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八）

施肥建挥舞着巨锤，所到之处，血肉横飞，尸体支离破碎，屠夫本色尽显无余。血花染红了巨锤，溅到脸上，与鲜红的衣服融为一色，而他却毫无所觉，仿佛就是从地狱中出来的一尊死神。

苏遮眼看一众弟子在自己面前横死，不由牙眦欲裂，从腰间拔出长剑，大喝一声，与施肥建站在一起。飞石帮众弟子功力随不如天盟众人，但在罗心怜的指挥下，进退得当，首尾呼应，一时间竟不见败相。

磨天却是如鱼得水，游斗在天盟之中，得心应手，他功力虽不若施肥建，但对付这些普通角色却是绰绰有余，剑下亡魂不下十人。天盟众人首功无效，亦收轻敌之心，在为首之人的指挥下布阵成一支巨矛。

矛头由最精锐的战士组成，一阵冲锋，实力的差距顿时显露出来。最锋利的矛遭遇最坚固的盾，结果会是怎样，无人得知。但若盾的坚固远远不如矛的锋利，那答案却是显而易见。

“蓝组，左边，扰乱尾部。”形势岌岌可危，而罗心怜却镇定自若，不见一丝惧色，她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那气定神闲的姿态，端是英姿飒爽，巾帼不让须眉。蓦地，一声娇笑响遍全场，声音虽小，每个人却听得清清楚楚。

“小妹妹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怎么也和这些鲁男子一般打打杀杀，还是来和姐姐做个伴吧。”那媚声细语，销魂蚀骨，每个人的心弦都不由被她扣在手上，那种销魂荡魄的感觉从心底酥到骨头。

手底一松，一道魅影向罗心怜急射而去，竟无人阻挡！本是实力悬殊的群体，而飞石帮却在罗心怜的指挥下进退自如，负隅顽抗，罗心怜若被擒，其余之人将如无头之虫，溃不成军，那人显然深明其中的道理。

罗心怜和磨天同有所觉。他们自幼便一起练功，对彼此的习惯知之甚深。罗心怜长剑向上一挑，与此同时磨天大刀一劈，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在将要击中那黑影的瞬间，避无可避之际，那黑影却突然消失不见。

磨天身子一轻，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前胸，身不由己的倒飞出去，重重的跌落在地，大口鲜血急涌而出。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感到挫败。飞石帮年轻一代第一高手的光环，让他曾以为除了黑白两榜那般超卓高手之外的任何人自己都有一拼之力，然而现在残酷的事实证明他错得是多么的离谱。

什么飞石帮年轻一代第一高手，他暗自一声苦笑，遇上真正的高手竟无一丝反抗之力，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坐井观天究竟是多么的可笑。胸骨断裂，那非人的疼痛让他几乎晕厥，钢牙一咬，集中全身的力气冲了上去。

他虽然知道，自己微弱的力量无疑是蚂蚁撼大树，但他那骨子里的倔劲容不下自己的懦弱。他，磨天，就是死，终身也与懦弱二字无缘。却骇然发现自己如碰到一股无形的气墙般，浑身动弹不得。那黑影抄手那人之际，同样惊骇莫名，那万无一失的手到擒来，竟然抓了个空。

原因李云龙带人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加人了战争，蓝冰月拦下的施肥建，水洁芸等人带着众高手杀向天盟众人。

“小姑娘什么不学好！偏偏来抢我的美人。”李云龙揽着单天姿柔软的纤腰，大手在她的披风之下不安分的活动，轻轻的捏着那没有一丝赘肉的蛮腰，与那黑影遥遥相对。由于那人速度过快，从事发到如今，众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道黑影，此刻她停顿下来，方露出其本来面目。

一袭半透明的黑色云纱长裙，其间的沟壑峰岭隐约可见大概的轮廓，那隐约的诱惑惹人无限遐思，那裂衣欲出的饱满***，那若隐若现的玲珑玉腿，煞是惊心动魄，如雾里花，水中月，叫人永远看不真切，想伸手触摸，却又怕如泡沫般破灭。

再往上一看，却让任何人的眼睛都无法再移动分毫。那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艳丽，尤其是那成熟至极的诱人风情，能轻而易举的勾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一身雪白的肌肤，好似从没经历过阳光的洗礼，丰满的娇躯在薄纱中透出惊人的曲线，足以让任何男人难以自持。她盈盈俏立，远山含黛，不施一丝粉黛的绝美脸庞，特别是那微挑的嘴角，带着一种致命的诱惑，配上隐藏在薄纱之下曼妙的玲珑，只要是

男人就会兴起一种把她纳入怀中，登榻寻欢，用无尽的**和撞击去蹂躏她的冲动。

她最动人之处不是她的媚视人烟，放荡形骸，而是那微挑的嘴角，那清理脱俗的绝世风华中透出的那份婉约含蓄的诱惑。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她那不可抵挡的魅力中的时候，一个不恰当的声音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响起。

“单天姿，你愣在那里做什么？该不是被那小白脸给迷住了吧？”施肥建一锤击退蓝冰月，向她催促道。虽然每次都会为他那不友好的口气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就是看不惯她那幅只要她一点头，所有男人都会乖乖的去舔她脚趾的神情。

世人皆知这天花联盟四大战将均是当事超卓高手，但除了对屠夫施肥建略知一二之外，对其余三人均是一无所知。甚至还曾有人怀疑，所谓天盟四大战将纯属子虚乌有，根本就是韩贵为壮大其声势而故弄玄虚。

当然，没有人敢质问韩贵，韩贵对此也是笑而置之。这也成为如今的一个迷，不过多数人还是相信前者，毕竟以韩贵的身手和身份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屑虚张声势。天盟之所以神秘，就在于别人对它的不了解，就在于韩贵有能力将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别人不知道，但施肥建却深知单天姿的可怕，也许在他们四人中，单天姿不是功力最高的，但倘若他们四人中只有一人能活下来，那个人一定是单天姿无疑！因为单天姿的可怕在于她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最强力的武器，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会知道，她身上究竟都藏了什么！

更何况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姿足以让任何正常男人销魂荡魄，而那时也正是那个人魂飞魄散之时。她那天生媚骨，视行妖冶，对所有的男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即使以韩贵之能，也不敢轻易挫其锋。

单天姿，可以算是一个绝代妖娆！单天姿冰冷的目光，令施肥建浑身一颤，不敢再看，手上发狠，似要把所有的怒气都转移给蓝冰月。而单天姿她冷冷的打量着眼前这个从她眼下救走那个女人的男人，他似乎没什么特别，但她却分明感受到他的不一样。她所遇到的人，无不将她视若毒蛇，就是她最爱的韩贵，对她也是敬而远之。

红颜祸水，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知道她是该恨自己本身的长相，还是该恨这世上所有男人都是意志薄弱的下半身动物。十年，她等了他足足十年！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珍贵的十年。韶华易老，岁月不再。十年了，他对她仍和当初一样，她知道他是爱她的，但他却不敢接受她。

她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因为她自身也正在经历着，他害怕他会沉浸在自己的温柔，迷失在自己的肉体，防碍他的修行，阻止他踏上通天之路。她深深明白，堪破天道，对踏入天人之境的人来说是多大的诱惑，许多人抛开七情六欲，就为不在天道旅程中走错方向。

眼前的男人，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没有那种有欲望而又胆怯的矛盾，他看着自己的眼光中虽充满着欣赏，但她透过他的眼睛看到的也只是欣赏。她不禁第一次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修行首重修心。进入他们这种境界的高手，心性的修为绝不会太过淡薄。虽然她同样很讨厌那些挥之不去的苍蝇，但她更无法容忍一个男人居然完全无视自己的美丽。

李云龙见过的绝代佳人不在少数，陪在他身边的蓝冰月等人更是艳若尘寰，她们中任何一个都堪称倾国倾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李云龙对美女的欣赏近乎于挑剔，能被他称之为美女的人应感到多么的骄傲。

美女！这样的一个本是赞誉的词，对于单天姿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她，已远远超越了美的极限。相对于蓝冰月的高贵，晨月的端庄，任雨情的冷傲，她是另一种与之都不同的美丽，但却同样都是那么诱人。

蓝冰月的美丽源自于她的高贵典雅，她那种超然物外的绝世风华让所有人都望而却步，那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气质让任何人都升不起一丝亵渎。单天姿，她的美丽来自于她勾魂摄魄的媚态，她无疑是所有男人床上最完美的恩宠，她那无穷的诱惑就像黑洞一般吞噬一切，而那份隐约含蓄的诱惑更容易彻底撩拔起男人的火焰。

如果说蓝冰月是让李云龙顶礼膜拜的女神，那么她就是李云龙只想把她压在身下尽享欢娱的神女。她们，就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此刻，李云龙忘了她是天盟高手，她在李云龙眼中变成了一个一丝不挂的美艳女神，那笼罩着她身体的薄纱，完全遮不住李云龙的目

光，那蒙蒙胧胧的姿态，更平添几分神秘，李云龙仿佛看到了她那浑圆高耸的白嫩***，幻想着自己正沉浸在她丰嫩股间，而她极尽能事的应承自己的恩宠，胯下之物不由傲然勃起，正抵着单天姿那微翘的圆臀。

“啊”那舒爽至极的美感让李云龙发出一声满足的长叹。朦胧中，单天姿她风情万种的发出一声销魂蚀骨的呻吟，那柔媚至极的姿态，让李云龙把持不住，那若有若无的声音让李云龙的血液彻底燃烧，双手按住怀中美人坚挺的小腹，在她红色披风下的股间研磨，虽隔着两层布料，但那前所未有的快感让李云龙迷失在欲望的海岸。

第三百七十二章 统一秦州武林（二十九）

单天姿淡淡一笑，眼神中带着一丝旁人无法看清的深意，那旖旎的幻境顿时烟消云散，看着怀中秀目红润的单天姿，李云龙不由冷汗淋漓。因为望着单天姿那微翘的小嘴，李云龙明白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着了她的道，幸亏她适可而止，要是她真的继续下去，李云龙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么说来，我还真得感激她，李云龙不由苦笑连连。

她是能让自己产生强烈欲望的女人，但自己绝不可能失控到险些将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地宣淫的地步，显然是她动了手脚。而其余之人却未受其影响，可见她刚才的诱惑仅仅是针对自己一人的，而没波及其余任何人。

单天姿已将她自己的魅力发挥到收发自如的境界，否则，以她那颠倒众生的魅力，若不经过她刻意的收敛，恐怕这些凡夫俗子早就争先恐后的冲了上去，刚才李云龙受到的压力非亲身经历，绝难想象。也许，所有人都低估了她的实力，包括自以为最了解她的韩贵。

须知李云龙已进天人之境，解开心结之后，更是突飞猛进，虽然刚才李云龙是在失神之际被她暗算得逞，但她那无意中表现出来的实力绝不会在韩贵之下。单天姿她身具“媚惑天下”的超卓实力，区区天盟四大战将，岂能道其万一。她隐藏之深，除了她自己，天下恐怕再难有第二个人知道。

单天姿那娇媚的声音让所有都难以自拔，幸好她有意收敛，否则这里恐怕早就因为她而成为森罗地域，“刚才姐姐给你的小礼物，弟弟还满意吗？”水汪汪的媚眼射出一道勾魂摄魄的艳光。

这个小男人竟敢小瞧自己，不给他一点厉害，我就不叫单天姿，她对自己刚才的杰作很是满意。一接触到她的眼神，李云龙心神再一次巨震，刚刚安分的某个部位又不由猛的一跳。李云龙没时间解释，面对眼前的绝代尤物，她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能让他万劫不复，让李云龙不得不全力对付。

“弟弟那么紧张干嘛？难道姐姐就那么可怕吗？”单天姿楚楚可怜的神情显得无比委曲，泪眼花花，一张幽怨的俏脸，仿佛让人觉得我

就是那个抛弃妻子的负心汉。自从单天姿的出现，双方的龙争虎斗嘎然而止，眼中除了她再无别物，她就成了所人的一切。众人似乎都忘记了她是敌人，只要谁对她不敬，便明知是死，也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

李云龙无视众人要将他分而食之的眼神，但是望着她那清幽寂寥的美态，虽明知那是装出来的，即使李云龙再恨她，也说不出半句狠话，“姐姐要是真拿我当弟弟，那就求您高抬贵手，放了我吧，要是一直这样，小弟可不敢担保不会心脏破裂猝死，那时姐姐可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李云龙百般无奈之下，只得委婉的回应了一句，让她早生花发，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让人特别窝囊。对她，李云龙真是没有任何办法，打？多半是打不赢，何况谁会动则和女人大打出手，更何况是她，谁又忍心下得了手。骂？和女人骂街是男人最无风度的表现，李云龙怎么也是个有风度的男人，更何况谁舍得骂她！

美人对白发的恐惧程度远比一般人大得多。早生花发，美人迟暮。恐怕是一个女人最害怕的事情。七窍玲珑的她怎会不知道李云龙话里的意思，只是她并不打算计较，在她看来，李云龙这种无力的反击就像是小孩的执拗，那种无法反抗大人的撒娇，“不知道弟弟有没有兴趣和姐姐打个赌？”

“哦？打赌？什么赌？”李云龙感兴趣的看着他道。

轻轻的抚了一下被风吹散的秀发，那风姿绰约的身姿，就像是一副完美的画卷，娇颜一展，“弟弟干嘛还是防贼一样防着姐姐，难道姐姐不美吗？”她那薄纱下的玉腿向内微微一收，臻首向后微仰，高耸的***向前一挺，那向上微翘的小嘴轻轻一抿，看那神情像是不堪鞭挞般，令人浮想联翩，欲念横生。

真是个颠倒众生的尤物，李云龙暗自一叹，就是因为你太美了，我才会像防贼一样！强压下丹田浮起的热流，大喊道：“停停停，你要打什么赌就快说出来，我答应还不行吗？”

单天姿嫣然一笑，像是打了一场胜仗般，“这才是我的好弟弟，早点乖乖的听话不就得了嘛！其实姐姐的赌约也很简单，说来占便宜的怎么都是我的好弟弟呢。”她玉手指了指头上的珠花，“只要你能把这

支珠花摘下来，姐姐就当你一年的侍女，若是你摘不下来那么……”她流波一转，似笑非笑。

“那什么？”李云龙不由大急，这么一个颠倒众生的绝代妖娆留在身边，而她又不分时间场合的随时诱惑自己，弄得自己整天都欲念绮生，那种能看而不能吃的郁闷，迟早得喷血而亡。与其那样，倒不如干干脆脆的选择输。然而，她接下来的话却彻底打消了我认输的念头。(手机阅读ＳdXsw.com)

“要是弟弟输了，那你就一年之内都陪在姐姐身边，乖乖的当我的好弟弟。”她那巧笑倩兮的神情，让人感觉她就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浑然忘了她背后恶魔般的光辉。李云龙一听，不由轰的一声，差点晕栽倒在地，天，这有区别吗？仔细一想，还真是有区别，要是我输了，那不就成了她的跟班？

不行，为了自己的自由和那些天下的美女，怎么也得奋力一搏。于是一声呻吟，无力的道：“我有反对的权利吗？”单天姿美丽的脸庞巧笑依然，笑吟吟的道：“你说呢？”李云龙却清楚的接收到那一丝威胁的信息，好像在说：你要是敢不接受，信不信我让你和罗心怜那小丫头，上演一场真正的活春宫。

李云龙不由眼睛一黑，知道自己无任如何不能避免了，只希望在这段时间内早点结束战斗，否则的话还不知道她会想出什么办法老对付自己。想不到自己从来不怕女人的人今天既然会怕起这个女人来了。

韩贵站在巨舰之上，居高临下。从他的面部表情丝毫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他仰望长空，那一抹落日的余晖在他眼中竟是如此的美丽。

与真正的高手一战。然而那曾是他的梦想，却想不到实现得如此突然。他的思绪不由飘得很远，很远。二十年前的武林有着今天无法比拟的辉煌，在今天看来，那依然是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传奇。

武林因为有了他们而更加精彩，武道因为有了他们而让人明白什么叫做武道的颠峰。他们永远是让人仰望的强者。一个个震古砾今的名字铭记着一段让人无法忘怀的岁月。了空，禅门宗开宗立派以来第三位虚身化物的圣僧，据传他早已将禅宗功法修习到极致，看破生死之间，超脱五行之外，是禅宗之集大成者。孔师道，一个让整个武林

颤抖的名字，一位暗魔门数百年来最杰出的天才，一位被一向自私自利的暗魔中人共尊为主的奇男子，一位处于武道之颠的先驱者。他们是黑白两道的骄傲。

二十年前，一夜之间，俨然天人的了空退隐，魔道巨匠孔师道失踪。没有人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依然是当今武林最大的秘密。孔师道失踪，暗魔门最终失去了一统黑道的希望，各个黑道有开始了争权夺利，这也正是某些人期待的结局，一个统一的黑道强大得令任何势力颤抖。二十年了，辉煌已成为过去。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那是一个神话的结束，却是另一段传奇的开始。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太极门的紫云真人、邪冥殿殿主冥九幽等，他们用他们的双手给武林撑起了一片天空，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给武林增添了另一笔不朽的传说，他们给当时迷惘的武林带来了希望。

他们被公认为是继一代圣僧了空大师，暗魔门绝代宗主孔师道之后最超卓的高手。他们也许还没有了空，孔师道那样破碎虚空的能力，但是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拥有人生中最大的资本。

朱无蝶，她有着天榜的实力，她在阴阳神教长达百年之久，有拥有着绝世的武功，今天有得到她的夫君的命令，杀天盟盟主韩贵，只要杀了韩贵，那么天盟群龙无首，李云龙统一秦州武林就容易的多了骆飞鹰，十年前的黑榜第一人。当时，他的一句话便可让武林掀起惊涛骇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十年前，自他爱妻去世后，江湖中便没有了他的影子。只是江湖中人没有想到现在的骆飞鹰在天盟。

韩贵喜欢挑战，挑战别人，也挑战自己。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太极门的紫云真人等也是当世强者，但他却不敢去挑战，也不会去挑战。同时还有柳如烟他们，他也不敢，因为她们的美丽令他不敢出手，他害怕他会给上苍在这世上最完美的造物留下一丝瑕疵。

这是他的自信，作为一个强者的自信。杨飞鸿原来成了他唯一的期待。然而整整十年，他却像消失了一般。在他几乎快放弃的时候，男装打败的朱无蝶却突然出现。一见之下，他知道朱无蝶是一个高手，虽然是一个女子，有些失望。但是他觉得这是老天给他最大的恩

赐，因为这个人不是他所认识的，现在他终于有一个可以和他一战的高手了。

朱无蝶和韩贵就这样平静的看着对方，象他们这样的高手不需要一开始就出手，他们比的的气势和耐力。

第三百七十三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

皎洁的月光照着平静的湖面，寂月苍苍，湖光幽幽，波澜不惊。

朱无蝶和韩贵已经站了几个时辰了，但是他们没有动，也没有多余的心思，这时候韩贵也没有去想前面的战斗，也许那里已经失败了，也许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他只想好好的一战。

朱无蝶陡地一笑，虽看不见她的娇颜，但透过勾魂摄魄的眸子，却不难想象那张俏脸是何等千娇百媚，“韩盟主可得当心了。”“妹妹，这下你该相信了吧，韩贵绝非你我所能应付，你就是不听！”同样魅惑人心的声音，同样山峦起伏的倩影，虽是责备，却无一丝惧色。与此同时，从湖水中跃出三道黑影，穿过纱窗，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扑向韩贵。那刁钻的角度，仿佛经过精心测量过一般，精妙无比，剑影转瞬而至。

“姐姐就知道笑话人家，看我等会不给你好看。”那女子美目含嗔，秋波流转，盼顾生倩。但是韩贵依旧没有动。

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动。也不能动。不身在其中，没有人能体会他的感受。那三只剑，虽只三只，却如铜墙铁壁，滴水不漏。那三只剑，看似只在一点，却能随意变幻到任何一处，使人不敢逾越一步。长剑在空中快速流转而带起的剑气，如凛凛寒风，刺人肌骨。

而他似未有所觉。他心中不由一赞，果真具是超绝一时的高手，难怪敢在自己眼下行凶。他慢慢的握住他的拳头。那是他最得意的武器。

韩贵双目一凝，左脚向前跨出半步。那美人儿却无心观战，美目一扫丈外的那人，眼中露出一丝莫名的笑意。似乎她们姐妹合力，还从不曾遇到过做不了的事情。就是静光寺的慧悟大师在此，她想也不会有意外。

她不屑于偷偷摸摸，而是堂而皇之的取走韩贵的项上人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朱无蝶的剑再次出手。那势在必得的一击，毫无花绣，运起十二成真气，闪电般的刺向韩贵，那一剑的速度，是她以前都未曾达到过的，白光飞速割开空气，空中响起尖锐的啸声。

在剑尖抵达韩贵咽喉的瞬间，她笑了。因为韩贵终于出手。那对名震天下的铁拳，在窄小的空间，与刀剑相撞。“砰砰砰”三声连响。

一场硬撼。韩贵当真强悍如斯，以赤手空拳硬碰如铁刀剑。三人虽面显异色，手下却无半点放松，如乳燕归巢，半空折身，剑亦回首。她们知道她们不需与他一决生死，而只是阻他一刻。

一刻，便已足够。剑若寒星，向韩贵咽喉直奔而来。韩贵虽然强大，但是此刻心中尽是阴冷和黑暗，身子仿佛涌起无数地底下传来的严寒气息，想要提剑相迎，却没有一丝力气，艰难的回头一看，而在韩贵旁边的人见韩贵居然被三人围在中央，心底不由升起前所未有的绝望。

一阵低啸有若龙吟，室内顿生漫天剑雨，韩贵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觉眼前满是刀光剑影，耳内贯满剑啸刀吟。突然韩贵笑了，他隐忍不发，就是为的就是这一剑。现在他终于看到。那一霎那的眩目，甚至让他都睁不开双眼。空中光华散去。

那美丽无比的朱无蝶退回原地，手中却没有韩贵的头颅。她，再一次无功而返，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那个男子，看他对自己淡淡的笑容，让她几以为刚才那让她眩目的一剑都是她的幻觉。

虽只一剑，却让她明白，她与他相差太远。那满室生香的一剑，让其他三位女子同样惊骇莫名。她们不明白这个韩贵既然如此厉害，也许在江湖上韩贵的实力是假的，现在也是他真正的实力。

这时他微微一笑，一拳出手，没有雷霆万钧的声音，没有迅若流星的快速。甚至在她们眼中，那是很慢，很慢，但却偏偏无力阻止，仿佛在那个空间她们的任何攻击都是多余的一般。硬硬生生的从空中撕裂出一丝缝隙，人也从三人剑影之中径直走了出来。

那傲然的身影似在告诉所有人，在那个空间，他才是王者。她们知道，她们失算了，她们不仅失算了另外一个人，更可怕的是低估了韩贵。而代价却是沉重的，也许今晚这就是她们的葬身之地。

这注定是她们第一次的不可能，该进则进，该退则退。二女一换眼色，略一点头，飞身向韩贵扑了过去。她们不想放弃，也不能放弃，为了心中男子的大业她们不得不这样做，即使今天把她们的命留在这里。

但是韩贵的手下现在已经不给朱无蝶等人联合的机会了，天盟众人一拥而上，把除了朱无蝶以外的三人围在了中间，让朱无蝶一个人面对韩贵的铁拳。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朱无蝶在这几个人当中武功是最高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今天这个击杀韩贵的计划就付诸东流了。

这时的韩贵没有任何的留手，不给朱无蝶任何停顿的机会，他的铁拳如风一般的向朱无蝶招呼而去。神挡杀神，魔挡杀魔，天下又有何惧？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韩贵那颗沉浸已久的雄心，不知不觉间竟在烈烈燃烧，熊熊巨火，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再也忍不住有种仰天长啸的冲动。

韩贵招式愈递愈快，身影犹如青龙入海，灵动已极，只余防守之力的朱无蝶躲闪之间渐渐避不开他的猛攻，身上的衣服已出现了好几条伤口，只是没伤到身体罢了。其实朱无蝶也知道要比招式灵活，自己恐怕差韩贵一截，是以出手之间拚命在寻找内力硬拚的机会，这才是朱无蝶的致胜之机；无奈韩贵也似知道此事，招式身法愈来愈快，竟是一点硬拚的机会都不给她，虽是佔了上风，却仍保持着小心谨慎，宁可收招重来也不硬接硬架。也幸好如此，朱无蝶才能撑到这个时候，若朱无蝶不是这般小心谨慎，错过了不少致胜的机会，怕朱无蝶早在他拳下重伤了。

眼见朱无蝶败势已成，韩贵一声欢啸，迳走偏门，一招霸者无敌向朱无蝶左臂。这一招若是得手，朱无蝶虽不致断臂重伤，也要他血溅五步，两边胜负立判，眼看着对于这时已是再无胜算，韩贵心花怒放，不由得喜上眉梢，差点得意得要当场大笑出来。

被韩贵前面的几拳逼的眼花缭乱，身不由己地退了两步，等到朱无蝶来得及反应时，韩贵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把长剑，长剑幻发数个剑花，距他左臂已不足半尺。眼看着要避也没法完全避开，便是竭尽所能，也只能让臂上伤口浅短些，朱无蝶把牙一咬，竟是不躲不闪，手中长剑运力硬磕，竟硬生生地破入韩贵的剑风之中，长剑毫不带花巧地直击韩贵胸前，一幅打算硬拚个生死的格局。

因为这时朱无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天盟盟主韩贵既然会用长剑，要知道韩贵他成名的是他的铁拳，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要紧的关头不用他的铁拳，而是用他的长剑呢？其实这江湖中人理解有误，韩贵的铁

拳虽然厉害，但是他更加厉害的是他的剑，只是知道他剑法厉害的人基本上不是他的自己人就是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眼看胜券在握，没想到朱无蝶竟来这么一手，摆明了是想牺牲左臂，与自己分个生死，韩贵不由得一惊，他武功虽是高明，日夜练习从不间断，又受明师授艺，武功已称得上是天榜三界高手，交手经验也非常丰富，这般狠命打法虽然也见过，但是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不会和别人这样打，现在一惊之下方寸大乱，竟顾不得继续深入伤他左臂，捏着剑诀的左手戟指点向朱无蝶剑脊。这一招他使来虽快，但是天盟还有一个旁观的人却看得不由皱眉，这招下去韩贵虽能暂解眼前之危，却已攻守易势，若朱无蝶趁此机会大举反攻，主客易势之下，只怕韩贵至少要有一段时间手忙脚乱，至少要十来招后才能重组攻势。

只是连旁观的骆飞鹰这般高手也没想到，朱无蝶眼见招式变化是拚不过韩贵了，他若非一时得意忘形，自己也未必找得到这硬拚的机会，再到后头朱无蝶可未必会再给自己扳回来的机会，良机稍纵即逝，他又怎可能放过？只听得场中一声哼，韩贵身影飞退数步，跌回了己方阵中。

方才那下交手快如兔起鹘落，除骆飞鹰外场中还真没几个人看得清楚，眼见韩贵变招相迎，朱无蝶竟乾脆弃下长剑，一指弹向韩贵左手。本来两人都是右优左劣，韩贵以左手对朱无蝶右手，已算吃亏，加上朱无蝶内力修为还在韩贵之上，这一下相击韩贵自佔不了优势，若非朱无蝶自己也是临时变招，蓄力未足，怕这一下交击韩贵还不只是被击的踉跄跌退而已。

眼见场中人影分开，就在双方都还来不及反应的当儿，朱无云一声娇叱，纤手在她的另外姐妹身上推了一把，流云双袖齐出，已在纤手中捏的生热的几支袖箭直袭向身形飞退、眼见再无还手之力的韩贵，同时她已滑到了朱无蝶身边，伸手搂住了她的腰，带着朱无蝶向后飞退，几下动作一气呵成，就好像是事先习练过好几遍的模样。等到反应过来的骆飞鹰一伸手，手中长戟将袭向韩贵的几支袖箭拂落在地的时候，朱无蝶姐妹的身影早已经消失无踪了。

“盟主，现在怎么办？”骆飞鹰来到韩贵的旁边问道。“追，一个不留。”韩贵眼中寒光一闪道：“我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跟我们天盟作对。”“是，盟主。”

第三百七十四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一）

离开的朱无蝶等人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计划既然还是失败了，同时也没有想到韩贵的身边既然还有那么多高手，而且还不是天盟中人，这让众人非常不解，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韩贵他一开始就知道众人的计划了?

飞奔而去的朱无蝶众人在十里外碰见了柳凝霜、司马明玉、司马明雪还有一个白衣美女，双方还以为是敌人，所以大大的出手。不过柳凝霜四人中只有柳凝霜和那个白衣美女才是天榜高手，另外的的两个司马明玉和司马明雪都不是天榜高手，就是地榜也没达到，所以没有多久柳凝霜、司马明雪等人就落了下风。

这时熊阳三凤的白欣玉和水洁芸来了，一看柳凝霜和朱无云等人打起来了，马上就想出受阻止她们，但是在场战斗的四人都是高手，虽然水洁芸和白欣玉也不弱，但是对于柳凝霜、朱无蝶等人来说还差的远。

没办法她们只有出声阻止，毕竟现在时间比较紧，天盟的人马上就要到这里了。至于白欣玉为什么会到这里是因为雷秘带着黑龙帮（原两河联盟）的高手，杀了阴无敏等人抢救出来的。同时也知道了天盟里现在还有几十个高手，至于他们来自哪里阴无敏等人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雷秘才让熊阳三凤去通知李云龙等人，而他自己就跟着赢鲲鹏继续对天盟总部进行攻击。而在李云龙得到消息以后就让水洁芸带着白欣玉去找朱无蝶她们。而水洁芸对于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她们认识，所以现在才出声阻止。

而柳凝霜、司马明玉、司马明雪还有那个白衣女子为什么在这里呢? 当时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回去以后把中毒的事情和蛾眉的掌门柳凝霜说了，虽然后来韩贵带着杨逖向柳凝霜道歉，并且打断了杨逖的双腿。

但是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并没有因此而原谅杨逖，同时也对天盟恨上了。柳凝霜他作为司马明雪和司马明玉的师傅，自小看着她们长

大，怎么会不知道她们的心思呢？只是作为蛾眉掌门的她没有表现出来。

这次的武林大会柳凝霜也去参加了，但是蛾眉在江湖上只是一个小门派，并没有多少人注意，所以柳凝霜她这个天榜高手没有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事情，但是对于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她还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将来这个天下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次杨逖做的事情引起了柳凝霜的注意。

今天柳凝霜她无意中发现了天盟的一个秘密，所以她们才受到天盟高手的追杀，但是柳凝霜却知道这些所谓的天盟高手并不是真正发天盟中人，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不认识柳凝霜。

在这么多高手的攻击下柳凝霜师徒三人虽然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渐渐的落了下风，不过幸好这成他的师妹崔采婷来找她，而且她的师妹崔采婷的武林也已经达到天榜高手水平，所以合众人之力杀出重围。

在路上她们正好遇见朱无蝶等人，柳凝霜众人以为朱无蝶等人是天盟请来的高手，毕竟朱无蝶等人没有说话就动起手来了。于是迫不得已的柳凝霜只有带着司马明雪、司马明玉、崔采婷三人应战。

现在听见水洁芸和白欣玉的话双方才知道大家误会了，朱无蝶认识水洁芸，所以他知道水洁芸现在说的是真的。而水洁芸和司马明雪、司马明玉相互认识，所以对她师傅师叔说了一下也停止了动手，况且再这样下去她能不能保命还不一定。

时间急迫，水洁芸和白欣玉连忙说了她要说的事情，这时柳凝霜、司马明玉、司马明雪、崔采婷才知道朱无蝶等人也是天盟的敌人，于是柳凝霜道：“各位，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我们蛾眉的据点，现在大家跟我来。”朱无云等人现在也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柳凝霜等人。不过在这一路上大家都熟悉起来了，而朱无蝶和柳凝霜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关系特别的好。

一头雾水地随着引路的柳凝霜迅速前进，白欣玉边走边注意着四周，只见众人愈走愈是偏僻，一语不发的柳凝霜愈走愈快，原本想发问的司马明玉连口都还没开，已被水洁芸飞去的眼光阻住了说话；而另外一边朱无蝶和司马明雪推着满载着乾粮清水的小车，也是一语不发，只是紧跟着前头的柳凝霜，甚至连问都没问要到那里去。朱无蝶

刚在韩贵手下吃了场败仗，心上颇受打击，一脸阴霾，一时无话可说倒是可以想见，连那天真可爱的司马明玉都瑟缩着不敢随便向他撩话，可水洁芸这些人却是二话不说地便随柳凝霜走，连问都不问一句，这就教白欣玉有些无法认可了。

尤其更教白欣玉无法想像的是，她才和朱无蝶等人一同入殿，便见柳凝霜和另一位白衣女子等在那儿，身旁还备着小车，车上满载乾粮清水，便众人一起使用，节省着用也可撑得一两月，光看柳凝霜的神情，就好像正准备着等朱无蝶一回来，立时便要远行般，对于现下的战况连句话也不说，甚至没问朱无蝶和韩贵一战的结果。虽说光看朱无蝶进来时一脸寒霜，完全看不出一丝振奋的模样，也可看出必是吃了亏，但她终究是为蛾眉派出战，身上还带着好几道伤口，身为掌门柳凝霜竟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一幅赶时间的样儿转身便走，这美女掌门也太忍人了吧?

见柳凝霜领着众人转入了一个山洞之中，走着走着竟是柳暗花明，一个转弯后众人原已习惯洞中阴暗的眼儿都不由得眯了起来，好久才恢复正常。一恢复正常的白欣玉立刻发现，随她而来的众人或是揉眼、或是眯目，除了朱无蝶和柳凝霜两人之外，竟似没一个人曾来过这儿。

柳凝霜也不打话，娉娉嫋嫋地走到了一方石壁之前，伸手咬破了指尖，将一缕血丝抹在石壁当中那嵌的严严实实的石碗上头，随即听得一阵轻响，那石壁竟轻缓地滑了开来，带起的声音是那般细小，若非白欣玉早感觉到其中必有机关，特别用心去听，怕还听不出石门开启的声音哩！

领着众人走入了石门，门中真可谓别有洞天，虽是久未开启的秘室，却是一点无气闷之感，四周洞壁上嵌着的夜明珠，正在洞中大放光明，映的此处纤毫毕现；这石室当中无甚摆设，只当中一块足可供两三人躺卧其上的大石较惹眼些，但光看除进来那一面外，其余三面壁上均有门扉，便可知其中必有隐情，此处也不知是蛾眉派在这里隐藏不为人知道秘道还是宝库什么的呢！

见众人都走了进来，本来领先在最前头的柳凝霜转回了头，缓步走到了洞门旁边，在一块隐蔽之处按了几按，只听得那若不可闻的机关声再起，原本已隐入洞壁的石门又缓缓滑出，慢慢地将来处的门户

封闭了起来。那石门滑出的动作极慢，远不如开启时隐入洞壁那般迅快，柳凝霜立在门口，直到那巨大的石门已滑过半，将外头的光线遮掉了大半，这才转回身子，面对着众人。

看到柳凝霜的行动，但白欣玉心中却不得不暗自有气。柳凝霜将他们带到此处，无非是要他们暂时隐藏於此，再不去管外头的战斗，连粮食清水都带了不少，一幅准备在这儿待上好长一段时间，一直等到风头过去，再无危险时才出来。无论如何你柳凝霜也是一派掌门，还是名列天榜的绝代高手，自己的门派遇上危险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不是如何禦敌，而是带着他们钻进密道逃生！虽说事不关己，但想到被柳凝霜丢在外头不管的门人弟子，真教白欣玉不怒也难。

眼儿一飘，旁边的司马家姐妹轻扶着朱无蝶，似是整颗心都光顾着照顾刚吃了败仗的他，而水洁芸则是神色複杂，白欣玉可以打赌她心中必也想到自己的想法，只是蓝洁芸为人较为厚道，没有将心中所想形之於色而已。不过自己可不像朱无蝶、司马家姐妹和水洁芸等人一般，曾受过柳凝霜的照顾，以她这般只顾自身，一遇危难便连门人弟子都丢在一边的作风，要白欣玉对她有好脸色，可说比登天还难！若非感觉到水洁芸飘过来目光中的求恳之色，白欣玉还真想当场爆发呢！(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大伙儿在这儿好好待着，那边壁上有经秘道下山的详细图解，此处门户仅掌门人晓得，等门户封闭之后，韩贵他们再大本领也不可能进得来。”她指了指那小车，“这些…原本是凝霜准备着那一天有了空，再进来闭关静心钻研师门武功之用，没想到现在却…刚好派上用场。等到风声小些，大伙儿再从秘道下山，就可以不引起天盟那些人的注意，平安离开此处。”

“可是…”

微微摇头，打断了水洁芸的说话，“时刻无多，先听凝霜说完吧！雪儿、玉儿，你们都要乖乖地跟着他，千万别淘气，尤其是你玉儿，别还像以前那般小孩子样儿；她们两个都还是孩子，雪儿向来内向，不大爱理人，玉儿则是稚气，完全不像**的样子，以后还得请洁芸你们多加照拂她们了。”

“至于雪姐姐嘛…对不住，凝霜原希望能让你安居此的，没想到现在却…”眼看柳凝霜的目光飘向那白衣女子，白欣玉这才注意到，那女

子神态之美，和柳凝霜竟可说是各擅胜场，自己一路上光顾着在心中怨怪柳凝霜，竟是一点儿也没注意到。那白衣女虽是一身粗布麻衣，衣着上头全没半分装饰，但光看她容貌神色，美若天仙、艳如桃李不说，神态之中自有一股令人不敢轻亵的高贵意态，犹似下凡仙女般圣洁无匹，“对不起，无云，他们…得要拜託你多加照顾了。”

第三百七十五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二）

突然之间，原本神气委顿，似是软的再也站不直的朱无蝶猛地弹起身子，扑向前去，这一下发难之快，令心中全没准备的白欣玉吓了好大一跳，旁边的司马家姐妹也惊呼出声。但他动作虽快，柳凝霜的动作却是更快，朱无蝶还没扑到她身前，柳凝霜纤腰一扭，整个人已从那将近关闭石门的微隙中滑了出去。在她说话的当儿，石门已将近合拢，连柳凝霜的绝世轻功，又是早有准备，觑准了时机，也差一点就难逃被石门夹伤之厄，现在才赶上前去的朱无蝶更不可能冲出洞外，只能看着那石门一分一寸地慢慢合拢，无论他怎么伸手去推，再怎么用力都无法撼动石门分毫。

“凝霜妹妹…”不只是朱无蝶，连水洁芸也扑了过去，只是石门虽尚未完全关闭，留下的空隙却是连手臂也再难伸出去了，只能看着柳凝霜那苦涩的笑意，在门缝中缓缓消失。她那轻柔的声音缓缓传了进来，却像是表明了石门的阻隔一般，声音愈来愈低、愈来愈轻，“凝霜是蛾眉派掌门，蛾眉派有难凝霜自当以身殉派。白女侠，你千里上山报讯，凝霜在此多谢你了。至於你…”柳凝霜的声音低了下去，再入众人耳中时，那声音已是极勉强才能从缝隙中钻入，“凝霜武功原就不如弘光，所以你便是练功不辍，也难敌受艺於他的韩贵，这…并不是你的错…听我一句话，…若这回蛾眉派当真难免灭派之厄，除非你武功突发猛进，已突破现在的的瓶颈，直到能够胜过雪姐姐，否则千万别起报仇之念，这件事…凝霜就请雪姐姐多多费心了…”

“凝霜妹妹，凝霜妹妹！回来啊，凝霜妹妹，不可以…你不能一个人去…”握拳猛搥着那石门，奈何石门实在太厚太重，朱无蝶内力虽修为深厚，在这大石门前却如蚍蜉撼树一般，任他如何努力也全然不为所动，只能任得石门无情地将他和柳凝霜分隔两地，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看不到她的形影，满石室中只听得朱无蝶边喊边出力搥门，声音中渐渐冒出了哭声，一直到水洁芸和司马家姐妹硬是将她从石门前拉开，按住了他血流不止的双手时，朱无蝶带哭的声音仍在石室当中回荡着。

“不是这样的…不应该会这样的…为什么…”见朱无蝶如此悲伤，犹似小儿般的哭闹不休，水洁芸虽也心下震撼，彷彿心中空了好大一块，一时间那难以言喻的悲伤，险些令水洁芸整个人都茫了。柳凝霜在她心目中的份量，绝不比朱无蝶少上多少，但她曾是威震一方的水家之主，遇事经历远胜朱无蝶许多，心中虽痛却深知现在绝非哭闹不休的时候，这秘门的开启方法虽是蛾眉派不传之秘，但也难保柳凝霜以外的人知道这秘门的确实位置，加上天盟收罗许多高手，其中难保没有善於开启机关秘门的奇人异士，如果由着朱无蝶继续在石门前呼天抢地，给人循声发觉了此处，那柳凝霜的牺牲岂非白费?

轻轻地按住了朱无蝶的手，水洁芸拚着全力，才能保着声音平静，不至于让心中的颤抖从声音中浮现出来，“门已经封死了，再怎么样也不能从里头打开，你先安静下来好吗，姐姐？”

“不，你骗我！一定可以…一定有路可以出去的…”狠狠地把水洁芸的手推开，气急攻心之下，完全不像以往对待蓝洁芸那样，朱无蝶发狂一般地想找出破门而出的办法，他内力深厚犹胜三女，疯狂之下力气更是奇大，司马家姐妹和水洁芸等人合力，也要拚了好大的力气，才能勉强将他架了开来，“放开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帮凝霜妹妹一把…”

“来不及了，”一身白衣的崔采婷在那块大石上坐了下来，低首垂目，娴静的宛如打坐入定一般，声音却显得平静无波，彷彿并不是在劝解一个气急攻心、十分情绪化的孩子，而是平常说话一般。也不知是否她的内功的影响，她原本意态便圣洁无瑕，这一端坐更有如仙子下凡般，圣洁清皎，令人不敢亵渎，“凝霜师姐已去得远了，何况…若是有你在旁，事态反而更不好收拾。”

“你…”崔采婷平静的话声，似有股平静的力量，勉强震住了洞中众人心中的激荡，令原本惶急不下於朱无蝶的司马家姐妹心中一惊，那在胸中挣扎不休的诸般情绪，暂时是遏止了下来；但朱无蝶给那平静无波的话一激，怒火非但没平息半分，反而怒焰更炽，气的差点要扑向石上端坐的崔采婷，水洁芸吓得赶忙抓住了她。虽说司马家姐妹听得一头雾水，但水洁芸的江湖经历比她们合起来都多，此刻强抑住心头的震颤，半复清明的神智立时便猜到了崔采婷话中之意。(手机阅读ＳdXsw.com）

这回她们的对手不是天盟黑道强徒，而是那些在其他地方以名门正派自居的一方豪侠，虽已兵戎相见，仍有讲理的空间。何况李云龙此次来对付天盟，能找出的理由也不外数端，因为谁能够保证这天盟没有外援，光李云龙就知道这个天盟早就投*了一方势力，为的就是对付他们李家。

本来韩贵的如意算盘，就是明的带派人攻击飞石帮，而暗的派阴无敏和杨逖攻击熊阳三凤，而他自己则带着其他的高手接应。只是韩贵他没有想到的是李云龙既然也和他的计划差不多，三个地方同时对他动手。另外柳凝霜她们的事情更在韩贵的预料之外，让他多了几个敌人。

对于朱无蝶等人的到来，他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被算计了，而且要是他的身边有几个高手在，那么他韩贵有可以有死无生。

在这种情况下，若朱无蝶和白欣玉如蒸发一般从中消失，柳凝霜自然就有和韩贵等人论辩的空间，韩贵等人格于武林规矩，想要胡来也有个限度；即便韩贵等人以武自恃，连听都不听柳凝霜的辩解，便竭力狂攻，硬是要让她们就此覆灭，也不过是和原有的状况一样而已，照这么看来，朱无蝶和白欣玉等人躲入秘室，对柳凝霜而言是福非祸，至少有转寰的空间。

但现在再怎么有理有据的论辩，都入不了朱无蝶的耳朵了。在他脑中现在只回荡着一个想法：若非自己练武不够努力，以致於技不如人，杀不了韩贵才让柳凝霜也不用拚命为自己等人安排退路，等到把他们都送入安全之所后，才回到同门身边抗敌。在她拚命对抗韩贵的时候，自己竟躲在安全的地方，等着风声过后才逃走，这样的自己怎么对得起她呢?

掺杂着愤怒、悲哀、拒绝接受和自我厌恶的叫声，冲破了崔采婷平静的语音，在洞中继续回荡着，声音当中的力道虽大，却显得如此无力，“不…不可能是这样的，她…根本不能单独去应付他们…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都应该留在她身边的，不是吗？就算…就算帮不了她挡住他们，至少也…至少也可以对付几个虾兵蟹将，解决得一个是一个，是不是？无云姐姐，你回答我啊！”

“她还在那儿吗？”

“嗯…”将手上的食盘放了下来，上头的食物饮水都还满满的，完全不像动过的样儿，朱无云叹了一口气，眼儿忍不住已转向了朱无蝶躲在其中的那个石室，此时的她真不知该怎么面对面前的崔采婷才是，“希望夫君及时赶到，否则的话我们真的要在这里住几天了，这个韩贵还真有能耐。”

见朱无云满面忧心，崔采婷微微一笑，“随他去吧！该难过的时候就不该强颜欢笑，要痛就要痛到极点，再狠狠的清醒过来，没尝过痛苦滋味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世间是怎么回事。李夫人你放心好了，只有*他自己的力量，从深深谷底爬将上来，他的武功才能更进一步，这是凝霜留给她的考验，她就是因为知道朱无蝶一定撑得下来，才会让她的武功再一次提高你现在该做的不是为朱无蝶小姐担心受怕，而是想个办法，看要怎么走出此地，凝霜留下来的食水，未必能撑得了多久，毕竟我们有九个人啊！”

虽知崔采婷所言切中窍要，但无论如何，朱无云总是没法放心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她的一颗心总悬在朱无蝶和柳凝霜身上，率领势孤力弱的抵抗天盟高手，不知道柳凝霜现在究竟如何了？再加上朱无蝶从被迫与柳凝霜分离开始，便一直身处於与以往大大不同的状态中，相较现在的情形，朱无云甚至还希望他像刚和柳凝霜分开时那般痛楚嚎叫呢！现在的他一个人躲在石室当中，动也不动、一语不发，简直像变成了个石雕像，那冷澈的空气，在他四周筑起了一道冷漠的墙，连向来娇痴天真的项明玉，到了朱无蝶身边也忍不住打着寒噤，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来。

只是朱无云不明白，朱无蝶这样的人怎么会和柳凝霜相处的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要好呢？几十年来也从来没有看来过柳凝霜这样过。

虽说师徒情深，但遇上了这种事，反而会比朱无蝶更快回复理智，司马明雪、司马明玉姐妹一开始虽也难受，食不下嚥，除了没有哀叫哭泣外，并不比朱无蝶好上多少，但马上，两人已慢慢开始回复正常，倒是朱无云一方面心系自己的妹妹，又放不掉对柳凝霜的思念，另一方面她又是朱无蝶的姐姐，论见识甚至远过朱无蝶，众人中除崔采婷、水洁芸外，就数她阅历最深，所有的责任一瞬间全落到了她的肩上，这般强烈的压力，让朱无云一时没法儿适应，真的颇有些手足无措，倒是给崔采婷看了笑话去。

第三百七十六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三）

另一边那向来直率的白欣玉，从进洞之后却是反常的沉默，神态甚至看来还有些哀伤和自责，默默地协助水洁芸和朱无云处理一些事情，倒还算是个好帮手。

见朱无云虽在口头上应和着自己，也当真强打精神，和司马家姐妹与白欣玉研究着洞中石壁上所绘的秘洞路径图，但言谈之间，眼神总情不自禁地滑向所在的石室当中，完全无法专心，司马明雪、司马明玉姐妹的情况也没比她好到那儿去，再加上白欣玉的沉默是金，这四个身负研究情况重任的人，往往研究研究就研究到了没有声音，直到也不知那个人不小心动了一动，弄出了点声响，才把其余人从恍神当中拉了回来，继续研究，崔采婷不由得暗叹，这样下去什么都做不了啊！

“李夫人，”看朱无云等人芳心都关注着石室内的朱无蝶，始终没法子专心研究图形，惟一没有那么关心朱无蝶的白欣玉又太过沉默，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总有一种居於听话跑腿地位的气氛，根本不怎么发言，崔采婷知道这样下去不行，这不叫研究，只是浪费时间。在朱无云也不知第几次走神之后，她才将她招了过来，“朱无蝶前辈（按照辈分崔采婷应该叫朱无蝶前辈了，只是朱无蝶不愿意而已）那边，让采婷去想办法…虽然强自振作一定要*自己，但崔采婷想…该可以推他一把。”

“这…”听崔采婷轻声在耳边说明她想採取的方法，朱无云微微一怔，她望了望崔采婷那平静如水的面孔，思索良久，一咬牙，“没错，看来…只有这办法…只是…只是委屈妹妹了…”

开门的机关有记忆功能，之前因为柳凝霜开了门，所以只要用柳凝霜的血，就可以再开，不用再来开苞游戏。

而外面的事情并没有朱无云她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因为李云龙在飞石帮的战斗结束以后就带着大队人马向朱无云他们的方向赶来，因为李云龙知道他的计划已经实行，那么如果今天不想办法彻底的消灭天盟的话，不但今天所做的事情白废了，而且让天盟这此脱逃的话，那么以后要想对付他就难上加难了。

在柳凝霜出来以后韩贵就知道了柳凝霜发现了他的秘密，所以正当柳凝霜要责问他的时候，韩贵向左右使了个眼色，几个拥有天榜实力的高手就突然向柳凝霜发起攻击。柳凝霜虽然也有着天榜实力，但是现在他要同时对付几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没有多久就被韩贵抓住了。

被抓的柳凝霜就这样平静的看着韩贵，无任韩贵怎么问柳凝霜都没有说话，韩贵突然想道，这个柳凝霜可是他的老朋友，她的脾气自己了解，她是不会这样容易说出那些人的下落的，于是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看见韩贵的这个笑容柳凝霜心中有点不安，正在柳凝霜心情紧绷之际，忽觉一只手在她臀上摸了摸。柳凝霜吓了一跳，慌忙回身，叫道："韩……韩贵，你干什么……"却见韩贵站在眼前，面带冷笑，说道："老朋友，我看你还是老实点好。"右手一探，已抓住柳凝霜左手腕，拉近身来。

眼见韩贵脸上神情不怀好意，柳凝霜不禁花容失色，正要惊呼出声，忽然想到："我这一叫，又有什么用，现在我只是自己一个人儿子，而且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在。"当即忍住不叫，但韩贵摸着自己的脸颊，手上却挣扎不脱，心中不能不害怕，颤声道："韩贵，你……你再这样，我要叫了！"韩贵笑道："那就叫吧！"手掌向下游动，掌心轻轻触碰着白嫩的粉颈。

柳凝霜又羞又急，登时猜到了韩贵的用心："他要利用我把向众人引出来么？"一想通这点，更是不敢出声，但是手腕被他铁钳般的五指握住，却如何能够离开？韩贵见她双唇紧闭，暗暗冷笑，心道："小丫头，你能撑到何时？"手掌下移，慢慢往她胸前而去。

柳凝霜见龙驭清便要摸到自己胸口，更是急得不知所措，连忙用右手去推他手臂，却如蜻蜓撼石柱一般，哪里动得分毫？却见韩贵脸上浮现冷笑，手臂一振，柳凝霜一时只觉气也透不过来，一道大力将她推了出去，摔在地上，正好跌坐在众人前。

柳凝霜忍痛不发叫声，只是低声呻吟几下，挣扎着想要站起，韩贵却已站在她面前，一手将她拉了起来，笑道："老朋友，屁股摔痛了没有？"柳凝霜不知如何是好，一张脸蛋涨得通红，低声道："韩贵，请……请你自重，不然……我……我要……！"

韩贵冷笑道：“嘿嘿，老朋友，谁叫你和我作对，现在既然事情发展到这样了，不如做我的女人，这样我们和可以和你蛾眉合作，这样岂不合情合理？”他这几句话说出来，柳凝霜听得又惊又急，此时她正在柜前，与机关只相隔着一层木板柜门，担心里面的人知道，这样她怎么有脸面对众人，不由得心下惶乱，一时倒没担心韩贵会对自己如何。

韩贵这几句话，刻意说得清清楚楚，便是要说给里面的人听的。然而里面固然不曾现身，柳凝霜也只是一派慌乱神色，既不吐实，也不惊叫，不由得微感不耐，心道：“倘若那几个人当真不在此间，我这样逼迫柳凝霜，要是传了出去，可不太妙，柳凝霜可是蛾眉的人，虽然实力蛾眉不是好大，但是和益州的关系不错，这样以后对主人的计划没有好处。不过这柳凝霜身为一代女侠，未必敢向外人说起，要是真说了出去，也是口说无凭，于我何碍？”想到此处，恶念陡生，沉声道：“给我转过身去！”

柳凝霜心慌意乱，一时没了主意，竟然恍恍惚惚地转过身子，面对着衣柜，望着门板缝隙，心中不住暗想：“希望里面的人不要那么容易找到机关出来！”

忽然一只手掌按在柳凝霜背上，将她上半身直压在柜门上。柳凝霜方觉惊愕，韩贵另一只手已在她屁股上来回抚摸，不时捏上一捏，一边笑道：“隔着裙子也这么柔软，看来你还是个尤物呢。与其让别人享受，简直浪费了，呵呵，哈哈！”

柳凝霜一听，只吓得不停簌簌发抖，极力挣扎，但她武功被封，一介纤纤弱质，在韩贵手下全然无力反抗，但觉韩贵单手在她臀上肆意而为，渐渐滑到了双股之间，手掌在其上缓缓厮磨，衣裙也慢慢陷入了股沟。

柳凝霜终于无法忍受，“嗯”地呻吟了一声，心中害怕之极，泪水夺眶而出，颤声求道：“拜托……不要这样……”韩贵置之不理，手指隔着衣裙往她身体上不断摸去，似要将布料塞入一般，不过多久，布上便已有些湿湿的，柳凝霜的声音也似乎带着哭音，勉强回过半个头，哀声说道：“不……不可以……”

韩贵见了她楚楚可怜、梨花带雨的无助神情，不禁淫威大振，心道：“这柳凝霜倒真是生得挺美，只不知向是否已经把开了苞，那可真

是可惜了。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瞧你到底叫是不叫？”一时之间，倒不觉得非引出朱无蝶等人不可，手指在她***快速挑逗。

柳凝霜双手撑在柜子门板上，被韩贵从身后随意侵犯，想着韩贵将要对她施加的暴行，越想越是害怕，忍不住低声啜泣，不知不觉中呜咽着道：“谁来……救我……救……我……”

韩贵冷笑道：“现在求救，不嫌太迟了吗？”说着忽然一拉她后领，将她身子按倒在地上，低声吼叫，跨坐在她腰间，恶狠狠地道：“柳凝霜，说于不说？”柳凝霜被他压坐住身体，此时她已无暇多想，眼见韩贵神色狰狞，随时便要将她蹂躏殆尽，心中恐惧莫名，颤声道：“不……不要……我……我……”

韩贵双目一瞪，面露狞笑，双手伸出，恣意挤压她的一对嫩乳，一边胡乱拉扯，将她胸前衣服弄得凌乱不堪，口中荷荷呼气，眼神便像是一头准备享用猎物的猛兽。柳凝霜抵抗无用，急得泪水盈盈。(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韩贵突然淫虐之心大起，正待肆意逞欲之际，蓦地里一声木头破裂之声响起，一股强烈劲风直冲韩贵后背，全无先兆，来得猛恶之极。韩贵猛然一惊，淫欲顿消，心中反而大喜：“好，可出来了！”一侧身，九通雷拳随心而发，心想她们已负重伤，这一掌便足以将她们震昏。不料眼前出现的，既非朱无云，亦非朱无蝶，而是李云龙，李云龙的九阴白骨爪向他疾抓而来，来势凶猛之极。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高手，武功高强如韩贵，也不禁骇然失色，掌力不及发出，已纵身直跃而起，闪过李云龙来势，一声大喝：“什么人！”九通雷掌掌力又已催聚掌心，直劈李云龙背脊。李云龙身势不停，手一俯一仰，正好将柳凝霜身体挑至半空，前爪一落地，陡然间又是一跃，速度竟又快上倍余，一闪之间，凝霜正好落在他的怀里，韩贵掌力却已落空，无形掌风将地板方砖震碎了一大片。

这一切来得太过意外，柳凝霜又是错愕，又是惊喜，只是现在自己身在一个男子的怀里让她羞涩不已，叫道：“你是谁，快放开我。”一瞥之间，只见房门已然碎裂，显然是被那男子撞开。

一个白影忽然自门外飞窜而入，紧跟着门外一阵吵闹之声，又是一串兵刃交击声，几十人跟着涌入，正是蓝冰月和神龙联盟的众高手。

第三百七十七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四）

只见神龙联盟的高手童万虎呼呼挥刀，几名侍卫都被他刀势逼开，不能近身。旁边一个精瘦汉子双爪飞舞，乃是神龙联盟的高手丁泽，另有一名胖子使动双锤，却是神龙联盟的郭得贵，神龙联盟的三大高手，一时俱到。

混乱之中，天盟高手陆道人挺剑而来，喝道："大胆狂徒，当日的教训还不够！"

童万虎怒道："他妈的牛鼻子，十九年来的旧帐，咱们可得算清楚！"一刀直劈陆道人面门，丁泽跟着攻上。陆道人手中长剑"嗡"地一晃，银光瞬息闪现，一招间已迫开二人。

韩贵见情势纷乱，暗暗生疑："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只听李云龙长啸一声，身体左右微转，面对众人藏身的衣柜时，便停了下来，稍稍一动，猛地纵跃过去。柳凝霜在李云龙怀里，没做准备，险些跌了下来，连忙抱着身子，以稳身形。

此时正有两名侍卫站在柜前，眼见李云龙扑来，吓得大惊失色，慌忙惊叫奔逃。韩贵眼见陆道人正在应付童万虎、丁泽二人，无暇分身，后来的柯延泰、邵飞也不敢招惹李云龙，心道："这人的武功虽然高强，但是他只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已，就是在娘胎里练武，也高不到哪里去，在我韩贵面前，焉有你胡来的余地？还有他们现在到这里里，难道和那些要杀自己的人可能是一伙的。"想到这里韩贵当下疾步上前，喝道："小子，休要放肆！"掌力一拍，往李云龙侧边击去。

李云龙猛然侧过头来，一声大吼，九阴白骨爪闪烁着寒光向韩贵刺去，韩贵若掌势不停，手掌便要送入李云龙的长剑之中。韩贵反应奇快，腾身翻掌，狠狠打向李云龙的前额，李云龙大怒，右手闪电般击出，砰然巨响。以韩贵功力之深厚，任何武林高手中了这一掌，都要骨头爆碎，当场毙命。李云龙中掌，却只是一挫头，脚下略显蹒跚，随即一声震天大吼，一爪扒向韩贵。

韩贵没料到李云龙的功力如此之强，倒颇出意料之外，却也不惧，手臂横扫，竟然将力道惊人的爪格开一旁。李云龙被向外震开，

随即一收，利爪顺势再抓韩贵手臂。韩贵抽身一退，李云龙一爪击在地上，又是几块方砖崩碎。

柳凝霜抱着李云龙的身体，几次差点摔了下来，紧紧抓住李云龙的衣服，如果不是李云龙的衣服质量非常好，早就把柳凝霜摔下去了，这时柳凝霜心道：这些让难道就是朱无云、朱无蝶她们的夫君?

正没主意处，忽见蓝冰月从人群中高高跃起，扑向韩贵。韩贵哼了一声，运功于臂，一掌猛劈过去，蓝冰月却陡然一个后翻，千段锁魂丝一卷，竟挂在韩贵手腕上，身体一起，往他手臂攻去。韩贵双目一瞪，一股凌厉内劲震发出来，蓝冰月的千段锁魂丝便卷不住手腕，移开数尺。但它动作敏捷之极，一到地上，随即弹起，飞扑韩贵。

韩贵他同时也催动真气，四周立即卷起火灼热力和气劲往廿多步外的蓝冰月直压而去。在对面的蓝冰月合上了眼，千段锁魂丝也藏了起来，现在的蓝冰月双手托着霍红剑平放胸前，身周亦卷起了如冰似雪的严寒气流，整个人就如一座大雪山般排开她的身体三呎范围的炽热气劲。

一时之间四周充斥厉害的气劲，就似是突然刮起的飓风没两样，就连旁边的众人亦感到漫空的劲度热力和凌厉战意。天盟的人见他们的盟主在气势上压倒了蓝冰月后不禁喝采叫好。但只有韩贵自己才知道，他的气劲伸延至蓝冰月的位置时即消失无踪。乍看是他占了优势，但他心知对方的防守严密无隙，使他的气势无法举升之余还要吃力支持。

至此他怎还不明白蓝冰月是打定主意不会与他的纯阳真气作硬拼了，故才由一开始就采取这副全稳守之势。但此事他亦早已经意料得到，而他也不会在意。配剑一挥，热气流如潮水汹涌形成巨浪，配合了他的剑技就如真剑般隔空疾劈向蓝冰月，要以强横凌厉的剑气作先手破开僵局。

蓝冰月手指轻弹，手上霍红剑发出当的一声后，也像是自然生出反应的自动向前以精妙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剑术一挑，就似不费力的把高热剑气硬生生挑成中开。剑气被挑成两份，在蓝冰月的身侧溜过后的两条圆木柱劈去。

庞大的房间猛地剧震，两条小儿身体般粗的巨型圆木柱被韩贵的剑气一击就硬被劈成粉碎。而在外的众人也被韩贵的深厚功力和蓝冰

月的精妙剑法所镇摄哗然。

在房间剧震晃动的刋那，韩贵发现蓝冰月轻松破去他的先手后仍没有出现任何破绽，只得把手中的剑鞘满贯真气向他一掷，人也随后的一剑刺出，希望能破得他的守势。早已盘算在心，蓝冰月在心里暗暗发笑。仍是合上眼的只凭意之一字就测出对方掷来那剑鞘的虚实。

霍红宝剑在手中回转一圈后已被贯满了至阴至柔的流月真气，蓝冰月张眼并作势猛地一步踏前。一声大喝，剑尖已经直击韩贵的剑鞘。剑与鞘一交触，剑鞘就似是豆腐被匝的立时轰成碎铁。

蓝冰月面上现出了一个大惊失色的样子，身体也似是稍为失去了平衡的微微跌堕。在不少众人包括了李云龙在内也为他担心时，韩贵已经一声长啸的震起配剑，在极速之下奇迹的再次加速，携无可抗御之势向防守已露缺口的蓝冰月杀去。

韩贵的剑上光芒绽发，人和剑依着一条完美的曲线往蓝冰月直攻而去。看似失去了平衡的蓝冰月，临危中把握于右手上的霍红剑在虚空中连刺三剑，三点剑气立即于空气之中形成，其位置更刚好全是韩贵进攻时配剑所必经的曲线之上。

“好剑法！”韩贵沉声叫好时，手上却是以硬碰硬的凭破竹之势直刺进蓝冰月的防守范围。手中配剑贯满匹练真气，在破去蓝冰月留下那首两道剑气后，仍只能对她造成无关痛痒的阻碍。可是当他要破去最后一道剑气时却骇然发现这点剑气和头两点完全不同，这点剑气极度阴寒犹如冰雹，把他手里的经脉雪得微微麻痹时剑势也不由一滞。

而原本应是失了平衡的蓝冰月却在韩贵剑势轻微受挫的一瞬间反扑过来，韩贵至此终于知道自己中计。

刚才韩贵本打算以没有真气的剑鞘引蓝冰月用错力度而露出破绽，岂知他早已看穿之时竟更将计就计反引他来进攻。其后那三点剑气当中的虚实就更是一条长远的鱼丝，远在他装作受伤时已经布了下来。

虽然韩贵从来没有对蓝冰月抱有任何的轻敌之意，可是在他的心底之中仍会自然地把他功力打了折扣的形象烙印下来，当以为蓝冰月的守势有隙可寻时，他也自然地选择了硬拼蓝冰月所留下的剑气，而放弃绕过剑气那种可能失去优势的策略。、直至韩贵破掉了蓝冰月两点剑气他仍是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跌落陷阱。可是当他在碰上最后的剑

气，满以为可以撕破对方的严密防守而掌握主动时，他才在碰壁后发现自己的失误，也在此时才发现蓝冰月的真正实力非但不逊于自己或刚才哪个人，其算计和沉稳更是远胜于他们。(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以短剑作武器的蓝冰月已经率先攻进韩贵的三尺范围之内，以手中的霍红剑在近距离下与他的长配剑硬拼起来。而最叫韩贵苦恼的是此时对方已经尽了先机，快疾的身法配合手中之剑那种阴柔劲力又像粘土一样绞缠着他的长剑不放，即使他有心要退开根本亦办不到。

在旁边的高明者全都变成你看我我看你。任谁也料不到战前被看低了两线的蓝冰月竟能反占优势，以短兵器之利逼得韩贵在近距离作苦战。从韩贵出现失着之时，蓝冰月已经把原本的策略全盘改变过来，他要以主导逼使韩贵用那挫败仇战的奇招来扳平，而不想只守不攻的呆等对手出招时才应变，如此一来他将立于不败之地。

战场之上连环作响，劲气交击，一寒一热的劲气更形成了一个大旋涡，把两位剑手同时包裹在内。含有强劲偏热偏阳与偏寒偏阴真气的两把兵器在交击中更产生了闪亮的电流，在大旋涡之内电射而出直击擂台四周，其势之震撼使得旁观中那些武功比较低的人也看得面色发白，心惊胆战。

韩贵因长剑的不利，加上剑术上的造诣本就略逊于蓝冰月，现在只是单*深不可测的功力苦苦支持。但他也清楚知道这种情况绝对不能维持太久，时间一拖长他真气的消耗也会比对手更快耗尽。

毕竟是天盟盟主，当机立断下，韩贵聚功于双脚并发力硬踏脚下的厚木板。厚近三，四寸的木板硬生生被韩贵所踏破，而他也借蓝冰月所攻来的力度把自己往下方的破洞口送去。蓝冰月眼中闪过一丝惊异和兴奋，但她的反应也是一等一的快，她凌空跃起变成头下脚上的样子，身躯也如鱼儿跳跃般死缠韩贵不放，由那个洞口从里面追到外面。

就在旁边的众人为这两人的斗智斗力而看得如痴如醉时，两人也在这个擂房间的木柱之间不断游斗。虽然对韩贵没有好感，但蓝冰月却仍是佩服此子的急才和天马行空的想法。在落入下风的当儿仍可以

保持冷静，发现在刚才的那里无遮无挡倒不如避到这里可以在木柱之间作闪躲更有机会摆脱他。

第三百七十八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五）

就在蓝冰月边攻边想对策之时，心里突然响起了警号，同时也发现韩贵面上竟然变得阴冷凝重。在这霎时之间凤红邪的精神也瞬即进入最颠峰状态，同时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狙击的话就将会被对手引到一个刚好没法触到任何柱子的空位。

艺高人胆大，蓝冰月不愿错过这个反陷敌人的良机。他从木柱之上借力后也偷偷收起半分力度，然后毫不犹豫就投身到韩贵所设下的陷阱位置。

就在蓝冰月身边再没有能借力的木柱时，韩贵却以单脚踏到身后一枝木柱上，他的整个人就凭借那一点的位置以粘劲粘着木柱，要以此丁点的便宜硬守凌空而没处着力的蓝冰月。

“给我滚回去！”借刚才那隐藏未发的力量，蓝冰月在空中奇迹地鲤跃龙门般挫身仰后，并倒挂脚踢韩贵的面门。韩贵暗暗吃惊，他清楚如果被蓝冰月这集中全身旋转之力的重踢击中肯定要尸骨无全。但在这危急的当儿他亦尽显一流高手的应变能力，险险地以剑柄尾勉强封住蓝冰月一击，但人也震得吐血往上抛飞，破开木板再次来到刚才战斗的地方。

瞥见已如影随形追来的蓝冰月，韩贵心知又再落入下风。但他心志坚刚，从这一瞬即逝的时间，在被抛上空中之时他宏喝一声就把纯阳真气的心法提升到最大极限，原本灼热如火的劲气忽然变得冰寒阴冷，更反借在半空下堕之势使他风雨欲来的杀招更见威凌。

两股寒劲流窜，整个现场瞬即彷如冰封之地般阴冷，包括了高强如李云龙、柳凝霜在内的四周所有人，也同被这股扑面而来的寒气冲击而感到冰寒刺骨。

刚刚挟强势从后狙击而至的蓝冰月，顿时感到对手真气的量和质竟似以倍计提升。眼看韩贵竟可以在此等劣势下再次反击，不由暗自庆幸自己仍处优势，否则今次真可能会阴沟翻船。当两把兵刃一上一下作正面交击时，猛烈至比真火还要炽热的可怕真气攻进蓝冰月体内，他也全力运起流月决化解这种惊人的火阳之劲。

得此机会，韩贵终能扳回平手。他不愿错过这辛苦得回来的时机，飘开并后退三步后改为两手握剑，一个旋步把剑在头顶划出一个大圆后，才以鬼神辟易的气势往蓝冰月当头疾劈。

此时蓝冰月体内那纯阴的流月决和至尊阴决已把纯阳心法那种足以直接焚人经脉的霸道真气化去。面对韩贵这最强一击，蓝冰月不惊反喜，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他所要知道的秘密。

最上乘的行功心法，如她的流月化莲或流月无极，可以把先天的真气吸纳进体内后再释放出来。而创自一代武术巨匠王重阳的纯阳心法则不单只是吸纳先天阳气这么简单，而是强行把四周的阳气全都抽进体内去。故此当这套功法运至最大的极限时，运功者会把原是释出真气的窍穴也改变为吸纳。虽然蓝冰月一时也想不通王重阳是如何办到，也不明白施功者为何可以不爆体而亡，但事实仍摆在眼前。

而这种情况也产生了四周由灼热于一瞬间化为寒冷的现象，她更可以想象韩贵真气的质与量可能是平时的倍计。当日的朱无蝶大概就是因为不能适应这既急且烈的温差，才会在反击时出现了不攻不守的尴尬点，也被韩贵那无可抗御的全力一击打败。

可是已经明白了真相的蓝冰月当然不同于朱无蝶，她把右手上的霍红剑由正手变成反手握着，运起最大极限的八成半流月功力于剑上，由下而上的与韩贵劈下的长剑迎去。出奇地没有任何声响，但却闪过了一丝耀眼的光华。那道强光把整个房间也给照得白白的一遍，也没有人可以看得清楚当中的情况。

二人全无花巧的硬拼，两把兵器所缠卷的有质而无形的真气交击，韩贵那种霸道无比的纯阳真气先破开蓝冰月的流月真气燃烧进他的手臂经脉，他的衫袖口立时因高热而烧成气灰，但他仍是硬生生接下了韩贵这含着毕生功力的一招。以柚木所建的擂台承受了这记力量的爆发后，多支坚固无比的木桩实时出现裂痕。

一击之后的狂猛反震力把两人冲得往后退开，而蓝冰月也旋转着身的铲地退却数丈。他心中暗呼厉害，王重阳的纯阳心法的确可怕，以她的流月化莲之阴柔仍不能尽化对手的火热劲度，至使右手的经脉亦略为受损。

只被震退两步的韩贵眼里闪动精芒，面上杀机毕现，可是额角却已冒出了汗珠。蓝冰月已知他的真气消耗极大，而且他根本仍未能好

好掌握那种近乎暴走的无俦真力，否则也不会笨得拿长剑去劈而应是以精奥的点击来发挥剑术的优势。心里暗暗概叹，如果今日他面对的对手是王重阳，而他自己亦是十成功力的话，将会是一场无比精采的旷世之战。

咬紧牙关，韩贵运起所有功力，要趁对手的右臂受伤之时再次往他劈杀而去。看到他的来势已不及刚才那一击之强凝，蓝冰月意识到大局已定。就像变法术一样，原本反手握着霍红剑的右手手指一动，霍红剑在破烂了的袖口飞入，蓝冰月以手臂和背肌作出精妙的运送，这柄短剑皇者立时在左手袖口飞出，变成了左手正手握剑。

蓝冰月眼中亦红光绽放，霍红剑尖发出黑中泛金的光彩以快若奔雷的速度直挑对方的右脸门。韩贵大惊失色，他发梦亦没法想到对方这种神乎奇技的剑术，而且在他举轻若重之时已经凭兵器之轻短与灵巧直刺而至。无奈下他只能把攻势改成守招，仓猝变招之时气势亦随之大减。

剑刃与气劲交击，发出震撼全场的巨响，寒气亦像是冷冷北风般怒扑往四周的众人。蓝冰月今次只后退了三步，但韩贵却因措手不及而被击至铲地后撤到擂台的边缘，当停下后不禁以剑支地的半跪着，看样子极为狼狈。眼看对手被击退，但蓝冰月左手垂下，竟似没有乘胜进攻之意。

“韩贵，韩盟主，现在我们还要打下去吗？”蓝冰月面上冷静，神色祥和，可是听到他这番话的韩贵却面色阴晴不定。在蓝冰月的眼中有着那种深藏而浓烈的杀意。望着威风八面的蓝冰月，李云龙不由越看越喜欢。

韩贵深吸一口气，挽力站起并把配剑摇指蓝冰月，仍旧发出炽热剑气时眼中亦射出坚定神色道：“大家胜负未分，姑娘此话似是言之尚早。”蓝冰月面上忽然由阴森替代了刚才的祥和，眼里亦透出盛极杀意，其实他一早已料到韩贵不会就此善罢。

既然都玩得这么大了，此战之后再也没有必要隐藏什么。而且对手难求，她也索性拿韩贵来开刀，试一试他从刚才的比斗中学到对阳性气功的新体会。

蓝冰月把把流月真气的四对卦象反复尝试后，终试出了当把特定的四对卦象开成为一静一动，一阴一阳后，先天阳性真气已经源源不

绝地贯体而入。和暖而强凝的热力流走满贯全身时，血莲亦把阴性真气引入体内并快速地回复真气。

当流月真气的四个动卦位作释出，而四个静卦位作吸纳后，输入与输出间不单为蓝冰月提供了新的真气，还造成了身周一个火烫燥热的龙卷风。就像是一个火焰龙卷般，虽只有不及十尺的直径，但既急且猛的风力却已把当中的蓝冰月紧紧包围其中，形成气势磅礴，霸道威凌的一个旋风护罩。长发缕缕地往天空竖立飘扬，蓝冰月眼中的光芒亦散发至最大极限，尤如两个红色的太阳收藏于旋风之中，配合火烫的热力就更是惊心动魄。这就是流月剑法的起手绝技‘大龙卷’。

龙卷风只是一个衍生品，此招真正的技术创自纯阳真气但又与之刚好相反。就是起动无极八卦，急速加快真气的出与入，使每一招式也可以维持在颠峰的十成功力，做到招招狂猛去尽时又可以把真气消耗的速度减达一半有多，好明显是为增加提升耐久作战的威力而创造。

流月真气可以大大节省真气消耗，流月化莲能够急速回复真气损失，加上蓝冰月本就功力深不见底，其持久作战力立时大幅提高。

当众人包括了李云龙在内全被眼前这一幕奇景吓得目定口呆，就连躲在李云龙怀里的柳凝霜也不禁走出来一看时，被这可怕龙卷的游离风力逼至房间边沿的韩贵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贵为天盟盟主，自已不停服用珍贵的灵丹宝药，加上他的手下时常不惜消耗真元地为他凝练真气，以及凭他坚如金钢的意志，从不松懈地艰辛修练最上乘的纯阳心法才能达至他现时远超常人的深厚功力修为。

但在他剧战过后真气消耗过半时，年纪比他还小很多的蓝冰月竟仍能发动如此不正常的强大势气，那种信心的打击实在比战败还要来得更强过数倍，甚至比死还更难接受。就在韩贵仍不能置信时蓝冰月已仰天狂嚎，火热的龙卷威力亦往外爆发，所有人皆被热浪冲击得呼吸不顺。庞大但已是伤痕处处的房间剧震了一下后，多枝木桩终于承受不了震力而粉碎。蓝冰月剩龙卷风之威直扑往强努之未的韩贵，其霸道和威势竟似比同是走刚阳路子的纯阳心法更为凶猛。

韩贵知此乃生死一线之间，抛开刚才的烦闷急运起所有功力，打算硬接蓝冰月此时的可怕攻击。但就在他运转真气时，体内的经脉竟

突然产生了剧痛，一丝阴寒诡异的气劲快疾地破开各穴位袭向他的心脉。

第三百七十九章 统一秦州武林（三十六）

面上表情写满了不可能，不甘心，韩贵这才了解到在刚才早已中了对方的毒手，蓝冰月刚刚说点到即止的那番话不过是要分他心神而已。可是此时蓝冰月猛招已发，四周的狂热气流已卷封他所有退避之路，想挽回败局已是没有可能之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三条身影已分两批飞了过来，直取蓝冰月的进攻路线。第一道黑影在蓝冰月发招时已运劲直扑向蓝冰月的，一点无比清澈的晶莹光芒在他手上的长剑锋处凝聚。此蒙面神秘人的速度奇高，截击点亦非常精准，从不带起任何气劲却仍保持如虹的气势和压力可以推知他的实力之高。

第二道紫色的影子在神秘人偷袭时已经紧随而上。当蓝冰月掌控大局后，李云龙已能全心全意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当有人发动气劲时，他亦随之运劲。本是在蓝冰月身后的他距离上是追不上对方的，但在她跃上台后却以轻轻一点那支被韩贵剑气破坏了的木上，然后借位发力的后发先至，刚好以她最卓越的轻功追及并反截击那名神秘人。

一声鸣亮的清响，李云龙和神秘高手两剑交击后同时借那反挫力飘扬上飞，并在半空之中化为一黑一紫两道人影剑来剑往的绞战一起，其速度之快，剑劲交拼的急劲亮响声竟不比刚才凤俞两人的激战逊色多少。

当蓝冰月已经进入攻击范围时，人未至但剑气已经直迫而来。在韩贵身后的向清亦已勉强赶到他的身旁，看来想要代他硬接蓝冰月的一击。韩贵面色又再一惊，一手抄起向清的后腰不顾战败的结果，运起真气就硬碰剑气，再借力破开蓝冰月的封锁飞出房间。

本已是伤入体，现在更因被蓝冰月的剑气反撞而受伤，韩贵口吐鲜血的就和向清跌出房间。强招经已发动的蓝冰月心中暗叹，运动精奥神妙的流月无极，在不可能下把强至颠峰的猛招强行改变为冲天而起，直接扑杀在空中与李云龙已经连拼数十剑的高手。

半空中交手的两人也大吃一惊，蓝冰月人尚未至，但从脚底攻来的龙卷风势已是灼得皮肤刺痛，呼吸困难。“夫君让路！！”受蓝冰月

的气势所牵制，神秘高手已没法把李云龙留住。李云龙轻松飘下来时，神秘高手却剑生变化，长剑光芒织出一张剑网以迎蓝冰月的霸绝一击。

蓝冰月面上掠过一丝讶异，但霍红剑仍一往无回地直刺进对方剑网之中。而对手的剑网倏地收窄，就像捕鱼的渔网般收束为一个以霍红剑为目标的无数点击，并以此玄异高深的剑术精确地封闭了蓝冰月那霸道一剑的来势。

在剑点完全地封锁了所有进攻路线时，霍红宝剑在蓝冰月的手中突然急速地回转了一圈，就像一尾灵活的鱼儿般以剑刃边沿硬抗从四方八面而来的点击。气劲猛地流窜，加上强震之音变成了空中的一个霹雳，震得下方的人心脏猛跳。

神秘人闷哼一声往后飘退，而蓝冰月竟然面带一个亲切的微笑，看上去就似是在恭送朋友的样子般，也不追击就慢慢飘回原地。而这时这里的战斗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天盟的众人除了那个神秘高手以外，就是韩贵身受重受，而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的好运，一个个横死当场。

李云龙到现在还是抱着柳凝霜，美女在怀李云龙怎么可能放下呢？柳凝霜身上穿的苏家名家的刺绣，剪裁得体，手工精细，美妙的身体与之相得溢漳，轻衫簿裹的身体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妩媚慵散的丰姿，成熟迷人的风情，这又是另一种美，这种美比蓝冰月端庄英姿毫不逊色。所以柳凝霜的美丽，实是令人望而心动，眉目如画、神清骨秀、肌若雪凝、态拟神仙不说，光那骨子里透出来的弱质纤纤，令人不由得生出一股加以怜惜冲动的气质，便足令任何心狠手辣之人都难以昇起辣手摧花之念。

“可以放下我了吗？”这时看见打斗已经结束，柳凝霜小声的对李云龙说道。“哦，好的。”李云龙知道现在他对柳凝霜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人，如果抱她久了就会让他讨厌。“小姐叫什么名字？”抱了这么久到现在李云龙才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柳凝霜。”虽然知道刚才李云龙忙于战斗，虽然自己是蛾眉掌门，但是对于李云林到现在才问她名字，柳凝霜不月有点气愤。听着柳凝霜那有点气愤的语气，李云龙大有深意的看了她一眼。(手机阅读ＳdXsw.com）

柳凝霜被李云龙这样一看，脸上羞红一片。李云龙在柳凝霜的后背拍了拍，然后嘿嘿一笑，放下她走到韩贵面前，冷冷的看着他。这时的韩贵早就由于身受重受，不能站起来了。看见李云龙走到他前面，韩贵也冷冷的看着李云龙。

“韩贵，韩大盟主，现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李云龙突然笑道。“哼。要杀就杀，我韩贵从来都不是怕死之人。”韩贵冷冷的回答道。

“是吗？我告诉你，你们天盟的总部现在应该已经被我的人攻破了，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你应该不应该投*不该投*的人。”李云龙笑道。“你到底是谁？”韩贵这时终于忍不住问道。“哈哈，你应该想的到的。在这个秦州谁才有本事来对付你们天盟。”李云龙哈哈一笑道。

“秦王府，你是秦王府的人？”韩贵大惊道。“哈哈，聪明，现在是你自己上路呢？还是我送你？”李云龙看着他道。“最后一个问题，你是谁？”韩贵问道。“李云龙。”“李云龙！哈哈，这天下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了。”说完韩贵运功自尽。

韩贵死后，秦州的武林最大的势力天花盟烟消云散，而李云龙的手下神龙联盟和黑龙帮立刻把天盟的产业吸收合并，而由于熊阳三凤和飞石帮在这次大战中损失残重，所以他们分别加入神龙联盟和黑龙帮，从此秦州武林一统。

秦王府，练功房本来李云龙还以为，柳凝霜虽是艳若桃李、绝色无俦，但看惯了之后，总也不会这样失态了吧？虽说他不认同俗语所言美女看三天就腻了，但总不会像初见时那般目瞪口呆。但或许是柳凝霜美的太过动人，每次看她的时候，李云龙总不由自主地脸红心跳，动手时他虽还掌得住，不会使不出实力来，但要说出手攻敌，却是不由得心有顾虑，每每令柳凝霜摇头叹息，偏她连蹙眉轻叹的模样都有股令人心颤神摇的美，教李云龙怎么也看不厌。

也不只是他为那艳色所慑，就连水洁芸自己是女儿身，见了柳凝霜都有些举止不安，活像是闺中少女见了情郎一般，远没有以往的行止自若。冷艳如霜的司马明雪还好，那顽皮的司马明玉见了此点，老爱就此取笑於她，偏生水洁芸一来爱宠这小妹妹，二来柳凝霜的美貌的确令她举止失常，每次被司马明玉提起此事，都不由得娇羞满面，到后来连李云龙都忍不住要开口调侃于她。

光只是见面就已如此，李云龙真难想像，当真与柳凝霜动手时的情态，平日拆招时她佔着上风，意态自若之时也还罢了，若换了与她武功相若，甚或是天榜最前面的十大高手这些犹胜於她之人动手，光想到只是着着进逼，迫得柳凝霜落在下风，露出有守无攻、娇喘嘘嘘的软弱情态，便不由得心生怜惜，真不晓得有谁还能下得了重手胜她？那我见犹怜的娇姿，足令任何人都因而收手。

像今儿个就是这样，也不知是李云龙武功进展超过她的预计，还是柳凝霜状况不佳，拆到百余招后，李云龙不只维持着有攻有守，挥洒之间自由自在，不只愈打愈顺，甚至还有点儿佔到上风，只是差距甚小，就连旁观者清的蓝冰月、水洁芸，也只见到李云龙出手顺遂，小胜以往而已。

与柳凝霜拆招拆了这百多日来，就只今天这一回打的最顺，招式愈递心中愈喜，李云龙一面见招拆招，一面绞尽脑汁，一心只想着该如何运用招式，才能出乎柳凝霜意料之外，慢慢争得主导权。其实他还不认为自己真能击败这名列天榜的高手，不是说李云龙的武功不如她，而是李云龙的战斗经验不能和她相比，当然，李云龙如果用上他的魔法的话也许难道打败她，或者李云龙利用他那绝世的轻功也有可能，只是少年心性难免好胜，李云龙虽是沉稳的性子，极少为了好胜好强而大用心机，但好不容易寻到胜机，自也不可能这般轻易放过。他没有用自己的擅长，而是用他的招式来和柳凝霜打。

见李云龙招式愈出愈快，不只内力运用得当，招招威力均不可小觑，连招式间的组合都别出心裁，间中配上几招他没有见过的武功和水家的锁元擒拿手法，巧妙地颇出柳凝霜意料之外，一时之间她竟似没能反应过来，被李云龙几下奇招突出，逼得连退了几步，虽算不上节节败退，但却也只能改採守势，稳住门户。一时间只见李云龙剑光大盛，连进数招，柳凝霜虽能左右逢源地接下李云龙的剑招，却是有守无攻，短时间内竟是只有接招防守的份儿，没有出手攻敌的机会了。

若当真全力动手，以柳凝霜临敌经验之丰，招式变化之奇，轻功身法之巧，李云龙纵是天资卓越，又有雄厚的内力相助，练武进境极快，但说到要赢过她，恐怕还得十余年的战斗经验才成.

第三百八十章 风起

可现在柳凝霜的剑势被李云龙逼住，一时间有守无攻，只能步步为营，先接住李云龙的攻势再说，让李云龙尽情出手下，情势可就大有不同，全心放在进攻上的李云龙再无后顾之忧，剑招愈是挥洒，内力愈是源源不绝，招式的威力愈来愈强，在内力方面柳凝霜并未赢他多少，加上攻守异势，只有挨打的份儿，给李云龙挥洒自如之下，一时间只能稳步自守，竟被逼得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佔到了上风，李云龙得意之下剑招愈使愈快、内力愈用愈宏，剑招挥洒之下劲气四射，连原本待在旁边的蓝冰月、司马家姐妹和水洁芸竟都有点儿吃不住那狂风颳扫，退开了几步。眼见柳凝霜已渐渐被迫得施展不开，李云龙心念方动，手中长剑已化做数十道白光，飞箭一般闪电刺出，直射柳凝霜周身十来处穴道，嗤嗤剑气竟似化成了狂扬的大风雪，将柳凝霜的娇躯裹在当中。

这招雪刃千锋乃是柳凝霜的雪梅剑法中的杀着，长剑挥洒之处连刺对方周身数十处，如狂风吹雪般将对手罩在剑网之中，逃也逃不开退也退不掉，只能步步挡格直到败北认输，以攻招而言威力为雪梅剑法诸招之最，但此招一来耗力极大，若非内力深厚之辈，绝难使出精髓，二来重攻轻守、霸气迫人，与雪梅剑法中雪飘梅绽、轻灵飘逸，适合女子使用的意境大不相同，是以柳凝霜与司马家姐妹对这招都不擅长，临敌动手时极少用上；李云龙虽不是豪气迫人的性子，但他内力深厚，这剑招又是雪梅剑法中少有适合男子使用的招式，是以他对这招特别熟练，也是理所当然。

雪刃千锋挥洒之下，场中剑气迫人，连强如柳凝霜遇上了这般威劲迫人的招式，一时间都无力反击，只能招招硬接李云龙的攻势，她内功与李云龙伯仲之间，但臂力却终不如男子，虽不至於被雪刃千锋的攻势破开防禦，但他的剑势威猛，力道一***地从剑上传来，连番挡格之下柳凝霜虽未受震伤，却不能不手臂酸麻，一个不小心长剑竟给荡开了少许，露出了破绽。

眼看着长剑就要破入柳凝霜剑式那稍纵即逝的破绽当中，虽不至於因此而逼的柳凝霜毫无反击之力，但这一剑下去，自己却也算佔了

上风，若无他事干扰，至少十来招内柳凝霜难平败势。没想到李云龙剑式将递未递之时，眼光竟不由得被柳凝霜的眼波给吸了过去，只见她柳眉轻蹙、雪肤泛红，呼吸虽还平顺，但纤细的小瑶鼻尖却透出了几滴香汗，显然招式递擅之间，并不能说对她全不构成威胁，正该进招的李云龙竟不由得心中一震，明知高手相争最重守心，绝不应在交手中动摇心志，但那怜惜之心却不由自主地从心中昇了起来，手上的剑招竟不由得为之一软。

虽说那一手软只是瞬息间事，但柳凝霜身居天榜中，岂是易与？一抓到机会立时反攻数招，迫开了李云龙的剑势，虽说李云龙及时回神，没让柳凝霜趁机大展攻势，迫得他落居败局，但柳凝霜却似松了口气般，纤手舞动中剑招连绵，有攻有守，一反方才被逼得无力反攻的意相，一时间攻守易势，李云龙虽算不上迭遇险招，招式对拆间却也微显手忙脚乱，不似方才的从容。

“算了，今儿就到此为止吧！”轻轻地吁了口气，柳凝霜手中长剑入鞘，伸手抹了抹汗，举手投足间一股惹人心动的娇弱意态油然而生，李云龙不由得怔在当处，眼光随着柳凝霜拭汗的纤手飘动，真想伸手去为她拭拭汗珠。所谓的绝色美女或许就是这样吧！就算举止如常，丝毫没有轻薄意态，仍能惹得男人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一颗心忍不住随着她的动作而跳跃着。

“师父好过份哦！”轻跑了几步，投到了柳凝霜的怀中，一边伸手帮师父拭汗，一边呶着可爱的小嘴儿，司马明玉一脸不忿的撒娇神色，只差没像个小孩子般在柳凝霜怀中轻搥撒闹，“难得龙哥哥佔了上风，师父就说要停手了，事情龙哥哥的武功也不弱，内力还比师傅高，如果龙哥哥再用他的那些魔法的话，师傅一定打不赢他的。”

“你呀！女大不中留，就是这样。”又好气又好笑，又带着些温柔慈爱的面貌，柳凝霜轻轻地拍了拍司马明玉的肩头，捏了捏她的脸蛋儿，“刚刚为师差点给你龙哥哥打得剑都落了地，你非但没给师父助威，现在到了此时还在埋怨师父不让你龙哥哥得胜，为师可真不好做啊！”

“是…是云龙无礼了，还请…还请前辈见谅。前辈没伤到吧？”“凝霜没事，你放心好了。”轻轻地推开了怀中娇缠着的司马明玉，柳凝霜神色一整，面向走过来的李云龙，“倒是你要小心些，这些日子以来，

无论招式内力你都大有进步，临敌经验虽是不丰，但以你天资之佳，倒也弥补得过来，慢慢累积也可成就。只是你的心志还要好生锻炼，若是一见到女孩子就下不了重手，将来你到武林中行走恐怕会步步惊险，知道吗？”

“是…”“师父就别怪他了，”见李云龙被柳凝霜训的无话可说，一幅被教师严训到抬不起头来的小童模样，而在柳凝霜怀中的司马明玉却一幅等着看好戏的样儿，司马明雪虽知李云龙不会因为被教训就下不了台，却忍不住要出言帮他，“那个时候他…他和明雪因误会动手，他下手间可是一点都不留情面，直到把明雪逮得紧紧的为止，弄得明雪逃都逃不开来。如果对手不是像师父这样无人可及的大美人，他可不会下不了重手的－天下又有几人能够对师父当真下重手呢？”

俗语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何况是这平日难得说话，冷得像山顶积雪的司马明雪的称赞之言？柳凝霜虽知她是为了给李云龙一个下台阶，却也不由得笑了笑，松开了整起的神色，“我也不是怪云龙心志不坚，只是武林中千奇百怪之事所在多有，美女也是俯拾即是，若你不能修到泰山崩於前而面不变、麋鹿兴於左而目不瞬的境界，行走江湖只怕要吃亏，这可不是小事…”(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见李云龙唯唯诺诺，一幅衷心领训的乖巧样儿，柳凝霜倒不想多扳起脸儿了，她伸手拂了拂李云龙面上的汗水，一股香风笼罩之下，舒适感扑面袭来，只酥的李云龙登时软了三分，原在柳凝霜怀中的司马明玉，在柳凝霜一拍肩头下，会意反扑入他怀中的时候，差点没把李云龙给扑倒。

“先别说这个了，”伸手将立在较远处的蓝冰月和水洁芸招了过来，柳凝霜伸手入怀，将一封大红帖子取了出来，“云龙、冰月，还有洁芸，这封帖子是给你三人的。长安一带秦园山庄重建，新任郑庄主三个月后要大开筵席，一方面庆祝山庄复立，二方面也完成终身大事，特邀你们三人前往观礼。”

在打败天盟以后李云龙就和柳凝霜、蓝冰月她们和司马明雪、司马明玉她们会合了以后就来到了秦王府，虽然柳凝霜她们的蛾眉现在不在秦州，但是李云龙知道，如果他要统一天下，那么迟早都会和她们接触，所以李云龙才把柳凝霜她们带到秦王府，同时了解他们那里的势力情况，以方便以后他的大军进入。

“时间在三月之后，正当初夏…哎，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看了看帖中内容，蓝冰月微一苦笑，秦州地处江南，也是水乡泽国之所，一般的东西南三面环山，春秋两季虽是鸟语花香，景色雅緻，为文人风雅所寄，但到了夏季，简直就变的和蒸笼没个两样，那燠热可真不好受哩！连蓝洁芸这本乡人都未必受得了，一入夏便想办法上黄山或庐山避暑，但是长安虽然不是江南之地，但是那里也是非常热，从小在那里长大，怎么会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呢？偏偏郑庄主就找了这个时候成婚，这场大礼只怕真会弄得热热闹闹的呢！

旁边的司马明玉嘟长了嘴儿，一幅想去又不敢说的样儿，在另一边的司马明雪虽是话也不说一句，眼光中却也带着些许落寞。虽说他们和这个长安的那个庄主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也不是太僵，却也没好到可以让她们受邀出席的地步，光从郑庄主的帖子竟没给蛾眉派的掌门这点就看得出来，他们等人心中仍难免有所芥蒂，这回看来她们非得暂时和李云龙分开来不可了。

感觉到身后的水洁芸轻轻推了一把，暗示着司马家姐妹的神情，李云龙微一皱眉，他通过这几天相处，自然知道蛾眉这个小门派和那些江湖上的大门派不能相比，所以柳凝霜才到处找盟友，现在这样的事情司马明玉她们的心情李云龙自然能够理解，好不容易才想出了话头，“嗯…秦园山庄那边，雪妹和玉妹确实不好出面…不过，我也想趁此机会，去长安见我的岳父岳母大人了，到那里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大事，不如雪妹和玉妹就和我们一起上路，到长安游玩一番如何？”

“好啊好啊！”才听完李云龙的话，司马明玉小手不住拍着，显得雀跃万分，“明玉也好想去长安噢！还有还有，上次你答应明玉，要带明玉去看长安枫红的…”“那好，我们这次就好好的去玩玩，我保证绝不黄牛，保证陪明玉看到过瘾为止。”

第三百八十一章 察罕帖木儿

“这样也好，”看司马明玉欢欣雀跃，连司马明雪的嘴角都泛起了一丝笑意，柳凝霜的神情也缓和了下来，她伸手取出了一封信，交给了李云龙，“虽与那个庄主向未谋面，但凝霜对他却也闻名久矣，凝霜本该亲往拜候，可惜…可惜这回凝霜不能陪她们过去，还请你帮个忙，为凝霜带封信函过去，让凝霜一致欣忱。”

“这是自然。”见李云龙收下了信，柳凝霜眼波微颺，秋水为神玉为面，只那眼波一盼，便将众人的目光全勾了过去。“明雪明玉，你们帮你们的冰月姐姐、洁芸姐姐整理一下东西。云龙，你跟凝霜过来一下，冰月小姐，先放他陪凝霜一下好吗？”

大清帝国，沐王府，今天在这里举行了一场比武大会，西门红邪一举赢得了比赛，和他的女人韩巧巧两人昂首阔步以优胜者之姿步离校场，可是仍未到达门口已经有一批人首先从人群当中溜出来截着西门韩两人的去路。

截路的共六人，为首者大概廿五至三十岁左右，他正是围剿赵梓橦不果，更被西门红邪打得重伤的英伟汉子，而在他身后的正是当日侥幸逃走成功的五位高手。但反常地为首者和从人似乎都没有流露出恶意。

“在下察罕帖木儿，恭喜西门公子一战功成。”凝望着察罕帖木儿的西门红邪也微微报以一笑算是回礼。“帖木儿与公子可谓不打不相识，原本在下仍在迷糊哪里钻了个如此可怕的高手出来，原来就是西门公子。哈，当日一战在下确是由衷佩服。”

在西门红邪身后的韩巧巧眼中暗紫精芒一闪而过，似是向察罕帖木儿说明想动手就即管放马过来的意思。反而察罕帖木儿仔细打量没有掩饰奇丽美貌的韩巧巧后，不由自主被她结合媚态与天真的特殊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注意力，也忍不住露出惊艳和赞叹的眼光，但同时亦为她的修为和武艺而再次暗自吃惊。

“请问这位是否白莲公主？帖木儿在此见过了。”“小婢只是主人身边的丫环，公子有礼。”看着这位名花有主的绝色美女，察罕帖木儿流

露出可惜的神情，可是西门红邪却暗赞他的胸襟，因为他已不像他身后的随从般，竟可以全然没有一点妒忌之色。

“察罕兄找在下何事？”察罕帖木儿微笑着亲切地派人为西门红邪开路前行，而他也在旁开始侃侃而谈：“在下想向公子要个人。”

西门红邪立时知道他的目标仍是为了赵梓橦，但面上却没有什么大的表情，只淡然微笑道：“敢问察罕兄身居何职？”“白身。”“白身？！”看到西门红邪和韩巧巧的吃惊表情，察罕帖木儿也忍俊不禁。

“在下的确是白身，只是因为一些特别的理由，才要来多管朝廷的闲事而已。”西门红邪和韩巧巧又再互相对望一眼，旋又望向了察罕帖木儿。如非他们找不出此人说谎的理由，他们必定不会相信。

“无论阁下是什么身份，什么理由，也请恕在下不能遵从。”意外地，察罕帖木儿没有任何的怒意或不高兴，反而会心微笑，笑得非常真诚和满意之余竟更带着一点的赞扬敬重，惹得西门红邪再次摸不着头脑时，也对此人的来历越来越感兴趣。

“既然西门兄如此说，在下也总算尽了力，也可以算有个交代了。”此时韩巧巧那双明亮眼眸仍是不能释怀而带着浓厚敌意，察罕帖木儿徐徐叹气解释：“西门兄和韩姑娘必是非常好奇，为何在下与敝部下像是对两位没有什么恶意吧。其实我们今次所做的事，只是照某位大人的指示而行动。既然对西门兄无可奈何，我们也只好收手。另一方面，对我们域外人来说，一向是强者为尊与及敬重勇士。上次以众敌寡亦斗不过西门兄，我们只能怪自己本事未到家，但实在没理由对西门兄杀败了我们手足而怨怪，这是我们这班域外粗人的习惯。”

听到察罕帖木儿这番不类中土人的豪气说话，西门红邪不由被勾起了当日和他在森林内战斗的情形，他抵挡自己的每一招每一式及所用的内功路子亦像是演曲做戏一样重新在脑海中展现。加上他自称自己为域外人而非女真人，以及指有某位大人指示时暗含了一种不屑和轻视，西门红邪开始找到线索推考此人的背景。

“凤兄请别怪在下多事，现在天下虽乱，但大清朝政府内仍有能人，更有你们看不通的实力。如果想明哲保身的话，站得远一点会比较好。”西门红邪知他暗示叫自己别卷进去白莲教的叛乱之中，在轻轻叹气时身旁的韩巧巧已是一面不屑地瞪了察罕帖木儿一眼。若不是有西门红邪在此，韩巧巧可能已鼓其如簧之舌和察罕帖木儿对着干了。

虽不知察罕帖木儿是什么人，但由他一直陪同步出天宝宫门口为止，包括了一班高官大员在内竟没有一人够胆上前说话，西门红邪心知他背后的*山定必是硬得不能再硬。

当他们上次交手的情形在脑海之中一丝不漏重复了三，四次之后，倏地想到了一点事情。他的武功很强，但就连识见高明如韩慧君的记忆与及西门啸天的口述亦没有提及，那他的武艺很大机会亦不属于中土任何派系。仍与渐渐衰落的女真清朝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外族宗师级高手怕没有几人，他的来历已经呼之欲出。

心中一动再动，当想到什么之时又发现有人已在他们身后追来。“帖木儿就送西门兄到此，希望他日我们是朋友而非敌人。”西门红邪忽然傲然一笑，非凡样貌之上满是坚定不移的自信和豪气，催运内功后眼中清澈无比地直望进察罕帖木儿的眼里去。在旁的察罕帖木儿一呆，突然泛起自己像是***的被西门红邪看通看透的恐怖感，脑中亦不由幻起一个人的轮廓。除了西门红邪外，就只有脑海这人曾给予他这份可怕的感觉。

一瞬间就似是和察罕帖木儿的精神接上，更似可以读到他的脑袋在想什么，就像那次在树林中感到了韩巧巧时那种没法解释的玄异感，也在心里‘看’到一个黑暗人影。虽只是一个黑影，但却神奇地显露出智能，毅力和出尘的特质。可是西门红邪又同时涌起一种不安和不舒服的感觉。

“若然做不了朋友，当个敌人也不错，谢过察罕兄的好意了。”察罕帖木儿茫然过后又是讶异，他虽然知道西门红邪厉害，但从没想到这名青年竟可以与那一个人比较。勉强压下心里的疑惑，向西门红邪道别一声就立即率人离开。

“主人，那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看着察罕帖木儿的远去，西门红邪仰天微笑，在青空的朗照底下是一副异常向往的神情。“那家伙我不清楚，只知他的师傅是宗喀巴。”“国师宗喀巴？！”

听到韩巧巧微微吃惊的语气，西门红邪突然皱起了眉头，面容严肃望向她道：“国师宗喀巴又如何，你何用如此大惊小怪。”所谓一物治一物，当一向狠辣多智的韩巧巧面对神情肃穆的西门红邪时，就总会变成了老鼠见猫的样子。垂下了螓首的韩巧巧微微摇头，但就连她

自己亦不知自己摇头是想表示什么。西门红邪始终不是真的冷木之人，看到这妮子被自己吓怕了也不忍心的轻抚她如美玉般的脸蛋。

“巧巧，以我看来你是一块尚待雕琢的璞玉，我深信你将来的成就不会比姥姥等人低。但你却有一个至命的弱点，你可知道吗？”韩巧巧抬起了头，凝望着西门红邪时不禁深思着他的说话。但天不做美，此时刚好有人在他们的背后追来。望了一望来人，西门红邪拍一拍韩巧巧的俏脸却没有续说刚才的话题，只是笑着迎向来人。

“红邪见过了缘大师。”“真是一代新人胜旧人，见到西门施主就让老衲想起令尊剑医西门啸天年轻时的凛凛英姿。不知不觉已经是廿年前的事情了。”

来人年约五十许，双目精芒内敛，消瘦的身体却有一种外柔内刚的感觉。他正是长白山的有数高手，了无神僧的同辈师弟了缘大师。可是因为他与了无同是为长白山打点俗事而长年在外，故此在长白山暂住三年的西门红邪今日也是头一次会见他。

两人对视一笑，了缘向身旁的两名男子点了点头后，两名随员就立时走去准备马车。而西门红邪也向韩巧巧耳内传声，她也应命的离开了。西门红邪和了缘两人安坐于马车中，了缘首先开声道：“不知西门施主知否刚才送你们离开的男子是谁？”

“嗯，是宗喀巴的弟子嘛。”了缘平静无波的面容微微现出一丝惊异，但迅即回神道：“原来施主早已经知道。此人名叫察罕帖木儿，祖上与宗喀巴颇有渊源，而他亦是宗喀巴的关门弟子，更是文韬武略的难得人材，曾在外修行五年，而五年当中就从没有被人打败的骄人纪录，也因此进身为三大勇士之一，据消息所知他今次是因陛下向宗喀巴亲自说项才会出山襄助。现在更得朝廷之助在辽音附近一带招兵买马，似乎是想要筹组一支反义军。”

西门红邪不由想到无怪乎他刚才的反应如此奇怪。就像他本人所说，女真人重视勇士，可是生性多疑的皇帝妥欢帖睦尔却偏偏要他带同大班高手追杀一个命途坎坷的女孩，如非因其师傅的面上看不过去，他大概也不屑于这种行为。

第三百八十二章 西门红邪

“此人武艺不俗，看来亦颇有胸襟气度，只不知他的立场如何。”了缘微笑点头，徐徐道：“无论立场如何，也是一个好的情况。”

望向马车的窗外，西门红邪的神思飞到了宗喀巴身上。清帝出面相邀下他才派徒弟出山就代表了他亦不甚看好清帝，但同时从此人不畏强权的个性看来，他本身就有清帝亦不敢开罪的实力。虽然不知他为何会如此叛逆元帝的圣诣，但没有了这位被称为继开国国师八思巴后最出色的禅学奇才出来阻头阻势，了缘当然认为这情况对推翻元朝有利，可是西门红邪却有点怅然若失。

“不知西门施主听过伽璘真这名字没有？”西门红邪作大幅度的点头，但眼里浓烈至沸点的杀气却一闪而过，恰恰在垂下的一刹避过了缘的视线。

“伽璘真是域外一个衰微的天魔门支派传人，精于损阴补阳的演揲儿法，生性淫邪残酷，为人更卑鄙无耻。他年轻时曾滚到大清来撒野，结果被我娘打得抱头鼠窜溜回关外，不知大师为何提起这个混帐？”

了缘听得有趣而发笑，其笑容倒像极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般，再望了西门红邪一眼才道：“今次反而要多谢他呢。正因为他凭借此法，加上右丞相撒敦和太慰哈麻等引荐，现在深得清帝的恩宠而在后宫大演天魔淫舞。清帝更有意诏封伽璘真为新任国师，希望以他取缔长年龟缩的宗喀巴为朝廷效力，你说宗喀巴怎能不气上心头？”

西门红邪微愣了半响，对于清帝打算弃宗喀巴而任用伽璘真，当中不合常理，虽说宗喀巴明显是不会受控于元帝，但他始终是女真人的精神支柱，其中应该有些事情是他们忽略了的。

“差点忘了，红邪谢过大师刚才的提点。”听到西门红邪的说话，了缘的眼神突然变得神光炯炯。“施主不用谢，其实即使老衲不出声，他亦不会真的伤害施主。只是老衲没想到尊夫人竟然可以与他打个平手。如果传了出去，恐怕会使大清武林大地震。”

了缘的说话听在西门红邪耳里，明显是在刺探他与韩巧巧之间的关系，了缘称韩巧巧为他的夫人，又以‘如果传了出去，恐怕会使中原

武林大地震’这句话更有暗喻他与白莲教太亲近会使得白道武林对他有所警惕之意。对此他实在是有点难以说明。

“红邪愚鲁，不知大师找红邪何事。”“只是想向施主传达一句话。除非发生特别事件，否则长白山皆绝对信任西门施主。”了缘微笑说出了他要说的话，西门红邪双眼则凝定在他的面上，当西门红邪从他身上感到诚恳的感觉时才笑了一笑点头。

“请代红邪多谢长白山两位主持大师。”西门红邪知道这句话得来不易。剔除他与两位主持的关系交情不谈，虽说黑白两道正值暧昧的关系，但韩巧巧的身份始终是白莲公主，而他也始终是韩明霞唯一的后人，少林对此亦肯定有点芥蒂。如非他在离开长白山前表明愿娶穆心玲为妻，刚才又与韩巧巧各自表露了强横实力，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恐怕也不容易。

况且，现在大清帝国实力已经不如以前，虽然现在在紫金帝国边关出兵数十万，准备一举拿下紫金帝国，但是现在在大清帝国的内部白莲教活动频繁，同时帝国内各个势力已经不把皇权放在眼来了。

特别是在这次武林大会以后，新的魔法的出现，让他们预见到天下就要大乱，所以现在在边关的数十万大军没有攻入紫金帝国，皇帝的号令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大将拥兵自重，就等天下大乱。

此时了缘拿出了一封书信并交给了西门红邪道：“这封是穆姑娘要求老衲转交施主的信件。”缓缓伸手接下了信件时心中微感灼热，其感觉就彷似是直接握着穆心玲的纤手一样，玄功更自然流转地感到了她隐约存在于何方。西门红邪眼中望往信件的专注和深情，了缘面上则是一个慈祥的笑容，同时也有点放下心事，如释重负的神情，只是西门红邪似是没有留意到。

“谢过大师。”“马车可以送施主和贵宝眷到要到的地方，老衲告退了。”了缘起身施礼时，西门红邪亦回过神来并感应到有两人已经接近马车的廿呎范围内，不用多想已知道是他的美丽侍婢和赵梓橦赶来会合。也向了缘回礼后，了缘身影忽动，已开了车门闪身出去。前脚踏出，后脚就步入，韩赵两女同时闪入马车内，放下了两个小背包后就乖乖地分左右坐在西门红邪的身边。

甫一坐下，韩巧巧已是挨近西门红邪并仰起了俏脸凝望着他。而赵梓橦却带点腼腆地垂首坐着不动，但也与他亲密地并肩而坐。“主

人，看来那个叫察罕的傻鸟也颇老实，观察了很久亦发现不到我们身后有追兵的迹象。”(手机阅读＄dxsｗ．com）

“你这叫聪明一世，愚笨一时。我们不用深究他有没有说谎的理由，但为了梓橦一人而迫反我和你外，更要开罪少林寺，丢去大道教的面，你认为划算吗？说回刚才的事吧，巧巧你认为刚才在擂台上与你交个平手的人会是谁？”

“这个……从那人出现时他的眼中闪过大喜过望的神色，以及他老练而精奥的剑术看来，我也怀疑是他，但后来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和太后所形容的有太大出入。”“不，的确是他。”韩巧巧大吃一惊时，赵梓橦却是一头雾水。“天呀！那个真的就是张志敬？！但怎么好象名不符实…咦……他…他莫非受了伤？”

西门红邪的嘴角现出一个满意的笑容，不理在旁的赵梓橦就香了韩巧巧的小唇一口后才道：“不是受伤，而是有病。是无法医治的心病。”即使被西门红邪讨了个便宜，但韩巧巧仍是呆苦木鸡的望着他。刚才自己和张志敬打了个不相伯仲，此事对她来说实在有够吃惊。

韩明霞名符其实是一代宗师，在韩巧巧心目中怕只有像西门红邪这种人物才能与她相比，其余遇过的七大宗师就是张保真，他虚无飘渺但却高明难测的精神攻击亦奥妙神奇。可是张志敬是仅次于雪无痕的第二人，成名几近一甲子的宗师，却只和自己这个十六岁小嫩娃打了个平手实在是一个大笑话。

在一旁的赵梓橦也发了呆，韩巧巧虽强，但说她能和张志敬打成平手实在是匪夷所思。但对西门红邪的说话，她们俩又发觉事情确有其合理性。他涉险张志敬才被逼得出手相救，故此他不可能是留手与韩巧巧缠斗。同时也细想到在此多事之秋但张志敬却多年没有步出江湖的传闻，以他的身份今次却只偷偷跑来，说来亦是不合常理。

忽然间她们明白了为何他急于在练成神功后立即挑战各高手，振兴道门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实质是要代替张志敬担起全真教的大旗，可惜他今次竟找上了西门红邪这个足能进入大宗师行列的人来。

韩巧巧偷偷望了西门红邪一眼，后者知道她的心事，但却以严厉的眼神看着她并摇了摇头。韩巧巧失望地把头枕在他肩膀上没有出声。

刚才西门红邪是阻止了韩巧巧把这个震撼的真相传回白莲教，因为长白山亦已知道了此事，可是为了白道的团结而只能装作不知道。而西门红邪亦不想因此事动摇白道根基，从而对反元的事情节外生枝。

“张志敬本非浪得虚名，他和我一样年轻成名，比我还要早几年出道，他绝对是难得的武学之材。只是当我和他交手时却发现他剑法确实老练无比，但功力上却打了折扣，可是最叫我感奇怪的是当他正面遇见我时气势立即崩溃。不要说反击的斗心，从他遮掩的面目上，他的眼里就更是复杂得我也不懂怎去形容。”

在旁的韩巧巧立时恍然大悟地叫道：“啊？！莫非他……”西门红邪尴尬地一笑，在旁的赵梓橦却听得眉头大皱，不明所以。“可能是因为我和姥姥的样貌太相似，所以当他看到我的容貌就勾起了对姥姥的回忆，也使他的心灵露出了那道合不上的伤痕。”西门红邪说毕不禁为张志敬而叹息，同时不自禁望了倚在身旁的韩巧巧一眼，也想起怀内穆心玲的信件。

“你们知道大清的七大宗师的事吗？”对于七大宗师，她们两人知道的亦只是片碎，故也不敢鲁莽响应西门红邪的问题。韩巧巧想了一回才先回答：“婢子是太后的两名弟子之一，但对她的了解实在不多，就连平时叫她一声老师她也会不高兴的，只容我们叫她做教主和太后，唯一只知道她成名之学是莲心篇和姹女心法。其它的几位就不敢断言了。”

赵梓橦随后亦作答道：“梓橦以前亦跟随张保真学艺，但却从不知他的深浅如何。只知他有一招叫‘鬼哭神嚎’的武技，可是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施展过。”

“嗯，你们知道的看来真的不多。先说姥姥吧，她除了巧巧所说的两种心法外，亦曾自创出一套叫天女幻剑的剑法，据娘所说是由姹女心法的惑人之术配合莲心篇的心法和出类拔粹的剑术结合而成。但她好象只曾使用过两次，以后不知为了什么理由就没有再用，就连我娘亦从未见过。

至于张保真出身的大道教则比较特别，它是云云众多道门中不习符**箓，**不求飞升的一派。只从《道德经》融合一点释门功法演化出现在的心法武功。他自创的「鬼哭神嚎」我们刚才已经领交过，是一种

无上精神秘技，理论上与姹女心法同是惑人心神之术。此招专针对人的听觉和嗅觉，从而打破对手的心神防御至于就此摧毁心智。

第三百八十三章 修练

福裕和圆觉两位禅师以静功而闻名，同时他们亦有其特别的长处。福裕精研上三路短拳法掌法，致力自创短打搏击之道，而圆觉则以袈裟伏魔功为专长。通天的贾升则除了通天篇外还喜欢学习塞外的邪门之技，但他已三十多年没有出现江湖，故此我也不清楚他现在武功如何。

最后是雪无痕，一般人只以为他剑术了得，但其实他真正最强的是御剑之术及自创轻功踏雪无痕。这两种武功是二合为一，一招分高下的强绝武技。其实除了这几人外还有白云宗的阳海，他以精妙剑法而驰名。国师兼黄教主教宗喀巴则是不世出的禅学奇才，其静功修为可能更出于福裕和圆觉之右，加上他一身奇学秘技，绝不会比七大宗师的任何一人差，而他亦是我最想挑战之人。另外还有数十年没有出现江湖的天念宗及圣极宗两门宗主。”

西门红邪望了一望听得入神和敬畏的韩赵二女，细想了一回才道：“巧巧你人极聪明，可就是有此地方稍为欠缺。我费了这么多唇舌不是要你们去敬畏他们，而是要你们明白他们的虚实，其实所谓的宗师高手不过也是一个由外人加上去的称号。就算他们真的高明又如何，说到底亦是凡人一个，若然失去信心未战先怯的话，不要说必然是惨败收场，恐怕连保住性命亦是办不到。”

被西门红邪所提点教导，韩巧巧和赵梓橦同时露出深思的神情。尤其是赵梓橦，她知道西门红邪是在提点自己，因为她的假想敌正是七大宗师的张保真。“就以张志敬为例，如非他有心病的话巧巧你刚才已经要吃个大亏，但是任何人皆有破绽，问题是你们要如何去做才可以让他们表露出来。无生畏无死怖是为大无畏，先不胜以待敌之可胜才是兵家之正道，也是真正宗师的必经之路。但还有一点是，巧巧、梓橦，任何时候你们都要紧记，世上仍有关心你们之人。”

当西门红邪说完后，他轻轻的把手绕过韩巧巧的背后把她搂紧并握起了她柔软的小手，她亦抬起了头带点激昂地注视他，醒觉，感激和狂喜从那双无比晶莹的明眸表露无遗。在旁的赵梓橦亦娇躯轻悸，从西门红邪的说话中想到了楚无双为她战斗时的心情，也记紧了刚才

西门红邪在说话时那种被珍惜的感觉，当日在客栈时他那温柔的面孔也在心湖中渐变清晰，她不自觉地带了一点茫然和心痛把头轻枕于他的肩上。一路上，在马车之中三人再也没有说话。默默享受这宁静安心的时光。

这时西门红邪突然对韩巧巧和赵梓橦道："巧巧、梓橦，我想去紫金帝国长安一趟。"韩巧巧道："红邪，你为什么要去紫金帝国啊！这里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啊！要知道现在朝廷想要对紫金帝国用兵，但是自从这次武林大会的时候发生那样的事情，现在朝廷的大将拥兵自重，我们白莲教现在也是大事在即，你怎么离开呢？"

西门红邪没有回答韩巧巧的话，而是问向远方，同时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个身影，一个美丽的身响。

在秦州某个隐密的丛林深处，阳光隐约从密集的叶片之间透射进来。在这个微暗的地方，正站着水蓝两位姿色非凡的美女互相对峙，而李云龙则双手负后，静观两女练武。

面若冷霜的水洁芸持剑遥指蓝冰月，阴寒的气劲由配剑梨花直涌于二十呎之外，其势犹如一道严寒中的奔流。而她点点繁星般的双眸已不复见任何情绪上的波动，有的只是凶猛战意和不住闪耀着莫名的精芒。

面对比自己高出一筹有多，而且杀气凌厉的敌手，蓝冰月竟没有显露出任何惧意。两手垂下的她，被水洁芸的劲气吹得衣衫秀发乱动作响，明显已是落入下风。可是从清丽孤高而又平静的面容看来，可知她仍保持在至灵至静的严密防守状态里，整体犹如一株屹立于寒风之中的松柏，并不因水洁芸的强凝气势生出影响之余，反更见她深藏的淡静和清雅。

水洁芸手中配剑突然发出尖锐的鸣响，瞳孔之中精芒爆发，人随剑走地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形曲线疾点蓝冰月.蓝冰月不退亦不进，她心中清楚自己的轻功身法根本没法与水洁芸相比，唯一的方法只能以流月无极心法来硬挡对方的攻势。

当水洁芸的梨花剑进入蓝冰月的五呎范围内时，突然剑生变化。长剑在极猛攻势之中竟可以向后微微退收半寸，而这半寸的后退更把一直锁紧蓝冰月的气劲也放缓了少许。战斗经验较嫩的蓝冰月被水洁

芸的气劲所牵动而不自觉地生出弃守为攻的倾向，同时身躯也微微一震。

趁对方的守势现出一丝缺口，梨花剑化成一团银光闪闪的剑花把对手团团围住，剑气更从蓝冰月刚才所露出的微细破绽潮涌而入。蓝冰月因对手的精奥剑术而暗吃一惊，但仍紧记李云龙所教导的无畏精神。排开所有被对手所施的压力，心神回复最清明的状态，即使是会立即战死亦绝不容许再出现任何波动。

运起至刚的流月真气于双手，手指连番点出并险险封住水洁芸铺天盖地的剑势。水洁芸本就以轻功见长，此时得以展开剑势也尽情展开身法，在蓝冰月的身周立即出现无数漫空飘飞的紫色残影，点点灿烂的剑芒更不断向蓝冰月施压。(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心中清楚自己仍及不上水洁芸，蓝冰月放弃任何反攻之念而只紧守那三寸之地。身体如陀螺旋转，蓝冰月就像是千手观音下凡般双手变化无方，在水洁芸的剑芒剑气狂攻下纯以两手硬是挡住。

出乎水洁芸的意料之外，在交手近三十回合后蓝冰月竟仍能撑住她的猛烈进攻，而且她所用的不是挡就是卸的招式，使得在真气方面更没有太大的衰退迹象。面对全天候防守，久攻不下的水洁芸改变策略。原本光芒华丽的剑芒突然全数尽敛，本来就处于上风的她，轻松地收剑于右臂之后并往后退开三步，以左掌大巧若拙的一掌往敌方轰去。

在旁的李云龙已知水洁芸的心意，但他仍是默默观看，心中也暗自盘算。首当其冲的蓝冰月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她明白水洁芸是要以优势的内功修为迫她作出硬拼，同时也知道对方这没有变化但气势却已经封去她闪避去路的一掌只有迎击才是唯一应付之法。

把毕生功力全聚于掌中，蓝冰月以李云龙所教授的三种少林绝技之一的般若神掌，与来势汹汹的水洁芸硬拼一记。一寒一热的气劲如暴风般爆发开去，地面廿呎内的树叶亦全被震碎。水洁芸微吐一口血后身形也优美的向后飘开，而蓝冰月则狼狈往后退了八步之多。

毫无花假，以硬碰硬的互对一掌，两人无可避免的也受到了震伤。可是韩巧巧内力修为较高，所受的伤也比较轻得多。功力较为逊色，掌法亦未练得精熟，但现在仍把水洁芸击得吐出一小口鲜血，蓝冰月已经对自己的进境感到异常满意，同时信心也大增。深吸一口

气，随便就以手背抹去嘴角的血污。蓝冰月缓缓回气及平复被震得凌乱的内气气息，可是眼中的战意却更转趋旺盛。

只是在旁的李云龙却非常不满，她们两女所学的内功心法他皆有所知，理论上只是一阴一阳但却同源的功法。而即使蓝冰月的功力不及水洁芸，可是以流月无极那强横匹练的气功，加上刚正精妙的般若掌法仍不能扳到平手，在他眼里其实已算是失败。

站稳以后的水洁芸眼中先是闪过一丝讶异，但随即伸出那丁香小舌在唇边舔去血迹。不知是否因血腥的影响，面上的天真俏丽突然由一种狂气和嗜杀所代替，她的杀意更不住攀升，更直把李蓝两人同时卷入其杀气的浓罩之内。而观战的李云龙看得眉头大皱，这两个女人无论怎么看去都是两头母老虎。

水洁芸仰天一声长啸，竟发动出近九成的水柔真气，并以内力一吐，把受伤而积于体内的血液吐出，还化为了一朵瑰丽的血莲花直冲蓝冰月，而梨花剑则化为了一道似能贯穿宇宙的精光，追在血莲花之后直扑向对手。

蓝冰月心知对方几乎全无留手，此也是生死一线之间。就在这立分生死时她竟出奇地平静，思维也开始细心分析。李云龙站于数十呎外，如果她接不下水洁芸此招的话他能否救到自己实在是未知之数，故此一切就只有*她自己。

在淡静秀美的面上无喜亦无忧，她同样一声娇呼的全提所有功力运起她最强的流月真气。在李云龙期待已久下，蓝冰月的眼中瞳孔里竟然闪动起赤红色的光华，一个灼热急劲的龙卷风也绕着她的香躯刮起。

无视于蓝冰月祭起的大龙卷，同是眼中精芒打闪的水洁芸以真气透过梨花剑隔空摇控面前的水莲花，水莲花自动变化成剑峰的形状，而且还融合她的剑气，以万毒血剑剑气的惊人之势狂袭蓝冰月。

幻出无数手印，蓝冰月首次能够随心所欲地以双手食指点出了另一绝学无相劫指，更挟包围全身的火热龙卷之威，就似是怒龙吞珠般往水洁芸和其血剑气作出了第一次反击。远观的李云龙也终于出手，他身影快如鬼魅而后发先至的赶到两人快要交手的位置。他闯进的时间太过快疾也太过精妙，刚好是蓝水二女的剑和指也于点上的一刻，

真力处于将要爆发与尚未爆发的刹那之间，即使他的介入而触发起二人的气机，但她们已尽失应变的时间而不会反击他。

第三百八十四章 沐浴

李云龙发动圣天真气，在虚空之中以双手长袖由下而上的一拨，龙卷风和毒血雾同时被他的无俦内劲卸向天上，巨力更把她们所发的猛招真气全皆往上方卸去抵消。水洁芸还好，她经验反应奇佳的放开了手中配剑，而梨花剑立即打着车轮急转地飞上半空，人也失了平衡的往后跌去。

蓝冰月则惨被带得在空中连打了十数个后空翻才再狼狈的跌坐在地上。李云龙哑然失笑的望着两个坐倒地上的美丽佳人，伸出一手看也不看的在空中一抓，刚好把从天掉下来的梨花剑剑柄抓住。

“看来你们都很搏命。”坐在地上的两女也战意全消，亦不好意思地发笑，而她们看来心情也颇佳。尤其是蓝冰月，从刚才生死一线之际，她终能领悟并运起练了一个多月仍无法运起的流月无极起手招式大龙卷，为此她当然是高兴不已。

此时水洁芸忽然在地上乱踢了数脚引来李云龙的注意，然后她向着李云龙伸开了双手道：“夫君，抱抱！”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望着水洁芸，刚才那头母老虎，女杀神现在竟像个未戒奶的小女娃的样子，还更不理会在旁的蓝冰月要自己去抱她。虽然李云龙不是会循规蹈矩的人，但也不至于如此豪放，他不由先望了在旁掩嘴偷笑的蓝冰月.“夫君请照顾你的小宝宝吧，冰月自己可以行得。”蓝冰月说完后就慢慢站起来，也轻力的拍去身上的灰尘。听到蓝冰月的说话，水洁芸又再次用力踏了两下地面叫着要抱。李云龙只好苦笑摇头的走到她面前，交还她配剑并把她抱起。

“洁芸，你今年到底是十六岁还是六岁？怎么还一个小孩子的模样叫抱？”“六岁？六岁有我这么大吗？”水洁芸一边说话，竟一边在李云龙的怀抱里解开上身便衣的衣襟，露出了那双圆润雪白的坚挺***。从叶丫之中透进密林的阳光影映下，水洁芸那洁白的胸口就更是白得眩目，那一双娇嫩欲滴的嫣红峰尖也显得尤其抢眼。

原是行近的蓝冰月吓得停下脚步面红耳赤，垂下了头不敢开声。而李云龙也不见得好几多，呆然的望着抱在手中的美少女，张开了口却不懂说话，眼睛更不由落在那粉诱人的地方之上。

难得见到这个男人的尴尬表情，水洁芸竟不整理衣襟就欣赏着李云龙的呆瓜相。对她来说，她根本不会介意被同性的蓝冰月看到，而李云龙亦被她骄傲的地方吸引住就更使她感到高兴。

李云龙很快已回过神来，并以稍微责怪的眼神望了水洁芸一眼，她才笑着拉好衣襟并把螓首枕于他的肩臂之上。李云龙向蓝冰月作出一个赔笑后，她也苦笑的跟在他们身后步回农舍去。

自从那天比武以后，李云龙就在这个秦州城外数里的一个小农舍暂住。现在由于秦州武林已经一统，在秦州可以说是秦州府一家独大，由于大乱在即，这个时候李云龙的父亲李襄樊在新建十万军队，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乱。

同时李云龙也把他的骑兵部队扩充到了一万，在安排好训练以后李云龙就交给曹风等人，而他自己者在这个小地方练武，他的女人每天都有两个来陪他，今天轮到蓝冰月和水洁芸这个农舍并不大但却胜在偏僻，位于一座小山的山腰之间，等闲也不会有人来到此处，最合符李云龙等人静修的要求。在农舍的背后，更有一个天然的温泉，这倒算有李云龙的心了。

于此初冬之时，泡在这些温热的泉水之中，李云龙坐在水下叠起的石块，享受他那娇美的贴身侍婢为他作出的洗擦服务。“真是危险，只差少许你就可以杀到她了。”“才不会，照洁芸看即使时间未到夫君亦会出手阻止吧。”“当然会，我可不想女人有事，尤其是对我自己的女人。”

同是裸身浸在温泉之中，把一头秀发全都束起，被热水所蒸而两颊绯红的水洁芸，手上仍继续为李云龙擦背，但嘴角却已是扬起一个笑意。李云龙把她的玉手往前一拉让她身体俯前，一双肉丸也立时压在他的背肌之上。

“巧巧，如果我当时不出手，你是否真的会杀到了她？”“嘿嘿嘿……主人你不是已经明言，在半炷香的时间内可以任由水洁芸处置姐姐吗？”李云龙笑而不语，其实连他亦看不出水洁芸有没有撒谎。如非到了指定的时间，她可能真收不了手也说不定。他不由得暗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实在没错。

想到此处，李云龙不由在心里把水洁芸和蓝冰月比较了一下。就是蓝冰月她的温柔体贴和豁达大道的性格就已经叫李云龙为她而倾

倒。看到李云龙默然不语，水洁芸以为他在生气，小心地在他的耳边细语道：“话说回来，夫君到底教了什么给姐姐他什么呢？她真气之霸道刚猛洁芸亦从未见过，实在是想不透。”

水洁芸至此才想到，李云龙让她和蓝冰月比武的机会，且由最初的数招间慢慢增加至现在的半炷香时间，其实是要借助她那种杀意来刺激蓝冰月的潜力并快速学习她的武功，但她却真个笨得中了他的巧计而白花气力。

想到此处，水洁芸已经气得鼓起了小腮子，哼的一声就把头也侧了开去。李云龙把她给抱到自己的大腿之上，还开始含起她身上的诱人的东西。娇喘一声，水洁芸始终不敢违抗她的夫君，微微白他一眼后仍是合作的任由他在自己身上使坏。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凝脂一词果是妙绝。只不晓得是杨贵妃生得美一点，还是我的洁芸生得美一点。”李云龙一边叹息，一边细心地轻搓水洁芸那润滑但坚挺的雄峰，也一边欣赏它们的美型雪白。

此时他不由得暗叹她确是人间极品。如果水洁芸不是武术高手的话，她那娇小而丰满欲滴的身材必然会是过份夸张而至乎臃肿。可是武艺上的深厚修为把她的娇躯曲线自然地矫正过来，在他面前的一双豪乳虽是丰硕，却因坚挺扎实和钟型的美态而没有过尤不及的感觉。力量雄猛的小柳腰虽非细腻至双手可握，但也因平均的体型而显出它的自然美，正是多一分变腻，少一分则寡。她的一双腿如果与晨月或蓝冰月等身型较高挑的女性相比实在太短，可是长在她娇小玲珑的身上时，于比例上却又变成了窈窕长脚，与全身结合浑然无间。如果剔除她无垢仙女般的容貌与及高深的媚功，单是她这具肉体已是世上难寻。

“嘿嘿嘿嘿……夫君当人家是肥婆吗？”李云龙笑着让她分开双脚，水洁芸也明白他的企图。双臂缠上了他的脖子，小唇贴在他的嘴上，两人在温暖的泉水之中开始了缠绵。他温柔地把她抱起并小心的放下，李云龙也慢慢地进入她那早已热烫的身体里。水洁芸轻声喘息，合成丝般的眼缝望了一望李云龙后就仰起了螓首开始摆动腰肢。

微微一笑，李云龙索性坐着不动的任由水洁芸来活动，自己则静静享受这泉水和她体内的温暖感。

“小淫娃，没我的准许可不能停下来。”水洁芸似是羞涩，又似是高兴的瞄向他，却没有回答他的说话，只勉强皱起了小鼻子作个鬼脸后，继续的摆动香躯保持着动作。李云龙突然把圣天真气从结合处泉涌流进水洁芸的体内。被激荡的真气贯注进体内，水洁芸娇喘微颤后也驾轻就熟的运起至尊阴决心法，吸纳李云龙那股精纯雄浑的阳性真气于香躯之内融和，才再回流入他的身体之内。

周而复始，两人同源的心法真气和姹女心法，于两具身体之内从交合中不住来往和凝练。其实就连水洁芸亦不晓得，由于有李云龙这位大师级人物的指导，她才可以练至一边活动一边修练真气的境界。换了是较低一级的人物，要像他们般合体双修的话大都是动也不能动的，以免使真气的交流有所出错，但如此一来却失去很多乐趣。

四周的泉水突然开始旋动，其热力竟亦逐渐再为升温。水洁芸奇怪地看着李云龙，但他仍是闭眼享受着她，就似是没有什么知觉一样。体内真气充盈的水洁芸心中忽然响起警觉，三股熟识的气息正在逐渐接近这个温泉。正想要起身时，李云龙竟双手抱紧她的蛮腰不让她抽离。

一幕奇景突然发生。原是散乱四方的水蒸气竟似生出生命，慢慢从弥漫的空气当中凝聚于他俩的身周咫尺之外，就像是一抹以水蒸气所卷做而成的帘幕般，水洁芸知道这是李云林的变奏招式。

“请问奴家可以进来吗？”从小农舍的方向传来娇滴滴的声音，而当水洁芸听到这把声时，就是以她的豪放亦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她认得来人正是她唯一的妹妹，水诗洁。“姑娘请便。”李云龙笑着说话时终于张开双眼了。可是他并不是想要隔着雾帘看外面的来人，而是闲情地欣赏怀里和自己交合之中，现在则尴尬困窘的可爱的水洁芸。

一道优美的身影倏然出现于泉边。来人是位与水洁芸年纪相若的美女，一身黑色衬微蓝的衣衫，同是腰后挂着配剑。其姿色竟似不比水洁芸或蓝冰月相差多少，可是她的眼眶中却不似水洁芸般带着天真，而是流露沉稳和成熟的光芒。

“诗洁参见李公子，见过姐姐。”水诗洁欠身行礼后，缓缓的望向这个温泉之中的异景。这个温泉之中的雾气缠卷在中央不散，在那似是薄薄的雾后隐约现出一双男女抱缠交欢的影像。

第三百八十五章 斗法

她心下暗凛，但却不是因为李云龙这份功力，而是因为他的才情。她早已在知道蓝冰月是一个女子以后就对李云龙特别的注意，特别当他知道李云龙的真正身份以后就更加关注，因为其武功内力被江湖中人评为深不可测。虽然现在水家早已是秦王府的手下，但是水诗洁还想对李云龙进行考察一次，因为她的父亲有意让她和李云龙在一起。

在她眼下所见，要做出这种雾帘虽是不易，而它的作用则仅是遮挡她的视线而已。如果她运起真气，聚功于目的话定能看穿这片薄雾。可是她却想也不敢想，因为她知道若是看穿雾帘的话，李云龙将能以更强的色相对她施以攻击。至此，她知道李云龙是有心想要试一试自己的实力。

在雾后的两人又是另一番光景。正如水诗洁所猜测李云龙的确是想挑战她。可能是因为水洁芸的关系，他对于水家的美女非常好奇，所以李云龙的眼光变得威严起来，但他双手却温柔的握起水洁芸一对葇荑。继续把真气传输进她的体内，也持续使用她的至尊阴决来支持平衡体内阴阳相济的真气。

而水洁芸毕竟就是水洁芸，她冰雪聪明亦胆量极大，她知道李云龙想秤一秤这妹妹的斤两，而作为女人的她也必须服从。只是她从没想过会让人观摩自己与男人的房事，而且还是一个相熟之人，尴尬总会有一点，可是排除那羞人的情况又确实感到挺好玩和刺激。

“谁准你这小淫娃停下来，给我继续干！”“啊…啊……洁芸……遵命……”水洁芸带着快乐和娇喘说话时，水诗洁已经晓得在那雾气中的两人同时向她发动攻击的诱惑。在这雾帘之中是他们两人抵死交缠的撩人暗影，那种若隐若现的影像比真实看到更加倍了那份神秘的吸引力。而水洁芸故意的呻吟更是暗施功力而为，在这个天清朗日下的露天温泉那种白昼宣淫的意味，即使以水诗洁的行事作风亦感到有点吃不消。

但最厉害的，其实是李云龙针对她心理所营造的奇特环境和气氛。因为那道薄雾是她有能力可以轻易看穿的，可偏偏她又不敢乱

来，那种蠢蠢欲看却又怕会中李云龙之计的偷窥欲望和冲破禁制的诱惑实在非同寻常。真个是看又不是，不看又难忍受。

“不知水姑娘找李某何事？”李云龙笑道。水诗洁深吸口气，立即振起精神意志抵抗两人的攻击。

“诗洁奉父亲之命，前来与公子洽谈水家的事宜。”在水洁芸做了李云龙的女人以后水的家的事情现在由他来负责。而现在李水两人同时发动功力，加上凭他们所施的心计与及功力而营造的诱惑力，使得整个温泉四周原已是热气腾腾的温度竟奇迹地再为升温。搅动泉水的反光与旋转雾气的异象更把他们狂热的行为神圣化，就像是让水诗洁亲眼目睹天上神祇从帘后合欢的奇景。

本身亦是个中高手的水诗洁，默默地运气以平定自己的心神，除了功力一环外，双方更是于精神与才智之上作出比拼。配合李云龙所细心营造的特殊环境，水洁芸含劲发出浪声淫叫。

在泉边的水诗洁感到水洁芸的呻吟就似安魂曲一样迷惑吸引住她的灵魂，她知道自己的这个姐姐是全神灌注地以精神死锁她，而她却要分神与李云龙保持对话，故此时她脑里已开始产生了一丝绮念，身体之内的血液竟自发地加速流动。对于一位武术高手来说，自己的体内情况竟被人以外在因素而影响，她知道自己已经在李水两人的联手下落入下风。

李云龙任由水洁芸摆动着娇躯，但他只是沉静地思索自己的下一步。他本身并不希望涉及战争之中，可是既然答应了怀中玉人为她背起重担，那他就没法子不去面对。只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想直接插手或露面，在未清楚她的真正意向前他实在不方便太露锋芒，以免与水家起正面冲突。

看到李云龙面上犹豫不决，心思机敏的水洁芸已了解他的心事，向他报以一个带着歉意的苦笑，同时双脚也更为夹紧他的雄躯，堪称绝色的俏脸凑近他面前，柔情地吻向这位恩深义重的夫君。

在雾外的水诗洁并不知道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但却感到由他们所传来的压力似是出现微弱得几乎像是没有的波动。她把握这瞬间的机会发动真气，精气神合而为一，原是动荡发热的身体终于回复正常，并且眼中更闪过信心的光辉。

李水二人互望一眼，从三人锁紧的精神中，他们发现泉边那妮子竟然把握了他们那一瞬即逝的分神而扳回主动，她的心灵更变得如磐石般坚定而没法攻破，不由对她洞察力和掌握力之强感到一丝惊讶。(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不知父亲有何赐示？”“父亲要诗洁前来主要是请姐姐回去数日。”“哈哈哈…小事一件，云龙就把洁芸借她用好了，到用完了才还就可以。”水诗洁一双毕直的剑眉轻轻皱起。李云龙这简单的一句，落在她的耳里却不简单。

从李云龙所表现出来那种对水洁芸绝对的支配和拥有，充份地暗示出他男性强雄的一面，同时做到一边响应她时也一边媚惑着她。“如此的话，诗洁不敢打扰两位，四日后诗洁才来接师姐回去。”发现李水两人联手的可怕，水诗洁知道没有胜出的可能。她做事沉稳，亦没有水洁芸的好胜。比起出丑人前，能全身而退就是最为明智的策略。

“水姑娘的伤颇重。”水诗洁娇躯微震，李云龙的才智玄功高明至远远超越她原先的估计。她本己是极力隐藏，就连与她长期一起行动，现在正于农舍外守候的两位部下亦没法发现到，但这男人却办到了，她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中计。

她一直以为李云龙是以说话分她心神，而水洁芸则以媚功作主力攻击。可是事实上却刚好相反，水洁芸的影响力才是分她心神，使她在说话之时暗透出了受伤的痕迹让李云龙发现，同时芳心中也暗叫不妙。

就在她心神微凛之际，水洁芸的呻吟声倏然而止，但从雾帘后却闪出了两道无比温和瑰丽，不偏红亦不偏蓝的纯紫色精芒。水诗洁的娇躯再次一震，平静的俏脸亦终于变色，她没想到连水洁芸亦变得如斯可怕！

刚才水洁芸的呻吟带来的诱惑虽然很具效果，但也是水诗洁所熟悉的水洁芸一贯的修为层次，直至她分神而水洁芸乘机偷袭时才显露出其现时的真正实力。不用依*色相和声音，但当那两道精芒刺进了水诗洁的眼里，她的芳心就猛地一热，脑海中急速幻起李水两人交合时的影像，只要她把持不住而运功看穿雾帘，那李水两人合力所施的媚相将可以直接地攻破她的道心，就是要她在此处立时出洋相亦不是难事。

水诗洁既吃惊他俩之间的默契，更吃惊水洁芸的进步速度，只是不见一个月她已是换了个人般，其功力更已由地境渐步入天境。与水洁芸身心结合的李云龙则又发现到一点事情，就是水洁芸与水诗洁这一对年龄相若的姐姐妹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发现了水诗洁原来有伤在身，又深知水洁芸个性的李云龙已没有再试水诗洁的想法，他知道如果再不出手阻止的话，真不知道这丫头会对她的师妹如何。正当水诗洁的心神受制，水洁芸想得寸进尺时，李云龙终发动真气并把泉水全都往上卷起，而刚才的雾帘也立即变成了一道由下而上的大瀑布一般的真水帘，那无比吸引的男女交欢残像也立时闭幕。

与李云龙仍在合体施功的水洁芸，她此时的六识精神正与李云龙连结一起进入最颠峰境界。他们交合着的连体突然一震，同时感到一股似有若虚的气息，趁他们三人交手时潜进了农舍范围之内。

水洁芸娇呼一声，这是她首次泛起这种神积般的感应。那股极力隐藏的气息在水洁芸脑海里化成了一团很光亮的圆球。水洁芸虽然聪明，但也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可是李云龙却已经知道来者是白道中人，至少是修练玄门正宗的超级高手，而且因为无法看出来人的原相，他更晓得其武功已臻圆通之境。

比李水俩稍缓半步，因水洁芸放开了精神枷锁的水诗洁亦电闪的回复了清灵。她终究是一个高手，也立即察觉有人接近此处。虽然她不像李水般能直接看通这神秘人的身份实力，可是长年的特训，使她在此刻发挥其独特高明的运筹精算。由于农舍之内应该还有蓝冰月和她的两名部下，此人可以避过他们的发现就已经绝不简单。

有此发现的同一时间就判断出敌我形势，像是不用思考似的人已闪到李水两人放下衣服的栏架把衣服用劲送入水龙卷之内。她清楚自己有伤在身，即使勉强动手，不论结果如何也只会加重伤势。放着李水两个超级高手在场，只要能给他俩联手的机会就已经不用担心来人的偷袭。

异变突生。当李云龙三人发现来人时，来人亦同样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原是近于零的气息亦于此刻突变成惊人的压力，一股无形却有质的力量从农舍之内狂压而来，就连泉水亦趋动得颠簸荡漾。

人影一花，泉边突然多出一个人来。此时水诗洁终看清来人原来是一名很年轻的汉子。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而且还略嫌矮小消瘦，身上穿的亦只是普通粗麻衣衫。其面上的容貌亦非常平庸，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只会以为此人是普通的农民或难民。他唯一特别的是他那对眼睛，一双瞳孔充斥了旺盛的灵气，其明亮就似是两颗黑色的珍珠。

第三百八十六章 天剑传人

当来人站于池边时他淡然地望了一眼水诗洁，却竟然没有为她的美丽容颜而分神，就是面对圜伺四周的高手亦似是浑无所觉，他那双眼睛只是用神打量泉水倒卷之中的两人。紧随于他身后的是两点精光熠熠的刀光剑芒。

瘦汉子没有回头，当两道刀气剑气攻至时他只轻松地旋转身体，劲贯麻衣硬卸开这两名剑手的攻击。

不愧是水家特训十年的精英团，一击失手后，这一男一女已经很机灵地把兵器在手中急转一圈，消去那道传来的巨大卸劲，因而没有被此人带动身体露出破绽，反而身形稳健的并肩退开以防此人的反击。随后飘到水诗洁处重组阵势，尽显他们之间高度单体战力训练和合群性。

两人退开后，另一阵火热的沉重压力由农舍之中隐隐透出，其力量之强竟似不比刚才那阵压力逊色多少。汉子的眉头一挑，似是流露出凝重神色，可仍是没有回头的盯紧温泉的方向。

“冰月姐姐停手！”已经穿回衣衫并破开水帘而出的水洁芸，从李云龙处得到借力就越过来人头顶，截上正要硬拼的赵梓橦。当发现有人潜入时，从舍内已经凝聚好功力，随时可以作出拼命一击的蓝冰月听到水洁芸的说话，她慢慢回收真气并掠出舍外。当她与水洁芸站在一处时也顺手为水洁芸披上一件斗蓬，以遮掩因为衣物湿了水而尽显诱惑身段的婀娜娇躯，同时也向其报以一个歉意的苦笑表示因疏忽而抱歉。

汉子面上枯瘦的脸容忽然泛起一片笑意，随即突然暴喝一声，劲气亦猛然爆发，整个身躯以惊人的速度横越廿尺之距电射进水龙卷之内的李云龙处。

在泉边的水洁芸领着蓝冰月站到水诗洁身旁，但这一男四女全都用神静观在泉水之上那道壮观的水龙卷。水龙卷被一股巨力爆开，在众人难以察看的高速下两道黑影于泉面上不断发出磅礴的气劲爆响之声。

水洁芸与水诗洁对望一眼，同时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她们同为当今水家中最出类拔粹的两名新一代高手，可是面前这两个同是年轻的男子却竟有着比她们为高的实力，此事怎不教她们吃惊。

当中就以水洁芸更是感到震撼，因她最为明白李云龙的级数。如果要找个与他相抗的对手就只能在中原武林那十只手指数得出来的大宗师行列里方可找到。两人同时一声长啸后也击出一拳和一掌，狂猛的劲气爆发。被强凝气劲逼开的雾水就如疾箭般漫空横飞，更害得其余五人要各自运劲抵挡。

在交拼过后二人也被震得往后飞退，飘回温泉的边沿。李云龙与这名汉子隔着宽有四十多尺的温泉对峙，两位高手的气势也互不相让，犹如狂风的气劲迫得泉水的水蒸气往横扩开，然而他们的身体却奇迹地没有被水气所沾。

一身灰白素衣的李云龙盯住面前的枯瘦汉子，从刚才交手之时他感到对方的武功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同时心湖里又奇怪地流过了晨月的影像。他知道并非自己的心灵出现破绽，而应该是此人与晨月有点关系，难道他是天剑山庄的人。

长发披肩的李云龙迎向对手微微而笑，从他身上非但没有任何的紧张表现，反而在那素衣衬托下尤其丰神俊朗和轻松洒脱，包括了水洁芸在内的几个女孩子也不由被他出世之容所吸引住。

而瘦汉面上亦泛起满足和亲切的笑容，他没有任何杀气，但仍散发强得使观战几人感到心胸不顺的战意气势。

“绝顶高手大平卖，一代宗师站满街……唉。”在泉边的水洁芸不禁有感而发的自言自语，在她身边的几人也不由得被她逗笑。就是平静如恒的蓝冰月亦都莞尔，更大大的冲淡了那份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唯有对峙中的两人才没有被她所感染。

“好俊的身手，就让李某人领较天剑山庄的绝学吧。”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人不禁心神一震。难怪对方如此高明，原来是可以与九大门派齐名，跟当今白道除了九大门派的最高一派的天剑山庄。但同时又奇怪一向置身方外，不理俗事的天剑山庄为何会钻了出江湖来，还搞到在李水两人洗澡时冲进来与李云龙交手。

在另一边的天剑山庄的传人眼中闪过微微的讶异，完美的气势也终于因分神而现出一丝可乘之隙。凭气机的感应，李云龙突然发难。

纯以真气发出宏亮的一声清喝，其震动就连站得老远的水洁芸等人也被震得心口微痛，泉水表面也开出一道因震波而来的沟道，当沟道击至泉边岩石时被含劲的泉水溅起浪花泼往那名瘦汉子。水花撞上瘦汉子的护身真气立时溃散，他的身体则只是轻微震动，可他的脚下却爆出多道裂痕，足证他不能无视李云龙的劲力而需要把受到的震劲卸到地面去。(手机阅读Ｓdxsｗ．com）

掌握了先机，李云龙凌空横越泉面，以快疾身法直向阵脚微乱的对手猛攻过去。瘦汉知道李云龙所用的是狮吼奇功，本已是暗凛他武技之强横，但现在就更是暗自啧啧称奇。

每一套内家功法都有其独特的一套行功方式，自然也与该家的功技相补相生，就比如横练的铁布衫内功心法擅于守防却不利于练习轻功等。而这种差异，在以霸道凶猛为基础，被称为魔门的内功心法对比起王道温和的沙门与道门内功则更为明显。

但现在李云龙竟可以打破这个千古不变的武术定律，凭魔门（至尊阳决）的心法使出佛门的秘技，试问怎不叫人吃惊。惊异归惊异，但枯瘦汉子一点亦没有慌乱。“好准的眼力，不才正是新任天剑山庄的庄主。”

他的话说又使得所有人再次一震。这个横看竖看也像是农夫多过高手的家伙，竟然是天剑山庄的庄主？！就在众人目定口呆时，这位新一代宗主已趁此机会掠出泉边，扑向李云龙作迎头碰击。

在泉边观战者就只有三女略有所感，而水诗洁的两名部下却是不明所以，即使李云龙因其说话而有机可乘，但亦没有理由放弃以逸待劳的优势，反而学李云龙那样从温泉水面作反击。

置身局中的李云龙心中的惊讶更是远超其余几人。他忽然明白到对方在第一轮交手时，其实是故意透露了点点可以让他猜到身份的武技好以此来引他作出主攻。此人亦应该在当时就想好了以刚才那句话来作反击的凭借，而他那微微错愕的表情和露出的气势缺口其实全都是精心的计策。

而他之所以放弃主守而冒险反攻是完全没有实质理由的，唯一可以理解的是，他纯粹凭感应预料到一丝危机，发现李云龙保留了他不知道的一手，与其呆等自己那不明的下一着，不如反攻而不让对方有出手的机会更为化算。

这就是天剑吗？难道他的天剑已到了剑非剑的境界了？

好强！在李云龙的心里只想到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眼前这位天剑山庄被对手的高明激起了雄心，李云龙大笑一声道："好有趣！看掌！！"李云龙终于显露出他大圆满状态时的可怕实力，在赛过奔雷的高速推进之下竟然毫无先兆的停顿下来。

当他变成凝定时根本就完全不存在半点的震动，就似是早已在这泉水表面生了根一样屹立着。本来全速向前是没可能如此话停就停的，一般高手要像李云龙般勉强停下的话不立即吐血受伤才怪，可是他却似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而且他的浑然天成就像是这种才合理的。

而在局中的天剑传人和轻功高手水洁芸更是心神大凛，在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李云龙并不是停止了冲前的动作，他们知道这是全然违反轻功的一切理论。李云龙其实是把一种由极动的境界于一点的瞬间进入为极静的微妙禅境，就似是得道高僧圆寂的活生生版本，也只有如此才能做出这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迹般的身法，而丝毫没有露出因改变速度所出现的破绽缺口。

攻守之势逆转，但更使人吃惊的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左手轻轻一掌劈出，李云龙的掌势倏地把全个温泉水面的空气结结实实地死锁凝固，就连泉边的雾气也奇异地立时凝定。而落入这气势之中的天念宗宗主更因空气的固定而无法再听到一点的声音，其身体就更似被挤进泥土之中感到异常束缚。

在他眼中李云龙的手掌变得异常巨大，所劈出的轨迹亦清楚分明，然而这一掌所产生的玄妙引力却把他吸过去。他通过天剑感应到自已根本是没法可以躲开这大巧若拙的一击，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于对方此刻处于颠峰的气势下拼力反扑。

一直观战的蓝冰月心中涌起异样，她此时才了解李云龙刚才那句看掌并非叫对手小心，而是叫她看清这一掌。因为他所用的就是她今晨对水洁芸时所使用的般若神掌。般若；其意谓脱离妄想，回归清净。

如今李云龙所击出的这一掌明显已尽得其精粹，比起蓝冰月所打出的实在是天和地的距离。而心水清的水洁芸则暗暗告诫自己，以后不要再笨得与蓝冰月对掌了。面对李云龙那堪称完美的一掌，天剑传

人的一双手掌在虚空之中交缠翻飞，于这个沉实的气机之内以完全无法捕捉掌握但又无比灵动的路线迎击李云龙的猛招。

一只蝴蝶。在场中包括了李云龙在内，所有人眼中所见到这位宗主的双手根本就是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就似是没有受到李云龙那彷如千斤的压力所阻碍，灵动而优美，愉快而自然。它就这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尽情地飞舞，到最后也欣然地飞到花朵之上采蜜般，轻轻地拍在李云龙那仿如万山的手掌之上。

第三百八十七章 文大勇

没有任何言语可以用来形容这两位新一代绝顶高手的比试场面，李云龙的大巧若拙，天剑的天马行空，两种最为极端但却同样浑然天成的武术精华同一时间都表演出来。在两人重招互击前的一刹那间，他们面上同时出现了一个笑容，一个惺惺相惜的笑容。

紧接而来的是猛烈气劲的爆发，两人脚下的温泉水立时向四方八面猛烈飞溅。在这个严寒的时节，受到这一阵温泉热水的影响立即激起一抹雾气，把整个农舍重重深锁起来。水洁芸等人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定眼看着烟雾弥漫的温泉方向。

两个人影慢慢由浓雾之中缓步出来。当众人看清他们脸容时，才发现两人都是面色微白但却笑容可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应该受了一点震伤，但也从刚才惊人的比试之中受益不浅。其实不单止是李云龙两人，就是在场观战者亦因这两位宗师级的高手大战而有所得益。

没有理会众人的存在，水洁芸和蓝冰月一先一后的扑到李云龙身边，只是水洁芸是立时抱住了李云龙，而蓝冰月则是站在他和那位天剑之间，似是有意守卫着他。抱住水洁芸这位天姿国色，享受她那丰满香躯的柔软肉感好一会，李云龙才转头向天剑山庄的庄主微笑并虚心的道：“真不愧为天剑传人，天剑之精奇果然名不虚传，李某领教了。”

已经完全收敛的天剑传人也笑着向李云龙回话：“李兄才真是厉害，嗯，在下姓文，字大勇，李兄不要再叫什么什么宗主的，请叫在下大勇吧。”“哈哈，好！那么大勇兄也叫我做云龙就可以了。”

李云龙与文大勇相视片刻，然后才朗然大笑起来。看到这个文大勇似是没有任何敌意，蓝冰月和水诗洁以及她的两名部下才暗暗的松了一口气。这个家伙的武功实在太可怕了。但也在此时，在李云龙怀抱之中的水洁芸突然转头，并且面色不善向文大勇暴出了一句话：“输了还笑，你知不知道丑字怎么写。”

听到水洁芸的说话后文大勇立时身躯微震，面上更现出惊异的表情。除李云龙外的其余几人也眉头轻皱，尤其是蓝冰月更露出深思的神情，似是无论如何也要想通到底文大勇输在哪里。

在众人苦思细想时，李云龙在水洁芸那圆挺的臀部用力的打了一下道：“洁芸，不要无礼！”“哼，哪叫这家伙打伤我的夫君。”李云龙凝视着水洁芸的俏脸，看着她完全无视文大勇是一代庄主的身份向他作鬼脸的样子，他也突然忍不住的笑了出来，反而在一旁的文大勇仍是惊魂未定的仔细打量着水洁芸。

其实他自己很清楚，在当才的交手之中，他和李云龙的最后一招无论在功力或招数上也是平分秋色，绝对是打成平手的。问题只是李云龙的招式是拙招也是守招，后着藏而未发。然而他所用的却是攻坚的巧招，一招不能克敌就将无以为继，如果李云龙真的是有心要杀伤他的话，他现在就肯定不是这么一丁点的轻伤。

本来他以为这事只有他和李云龙会心里有数，但他实在万万想不到在旁观战的水洁芸竟亦可以高明至看得破其中的玄奥，故此也不由得他不对这年轻的美女刮目相看。“小宝贝，一个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一个是你的亲妹妹，你就放乖一点吧。”

今次轮到水洁芸和水诗洁全身一震。如同李云龙所言，水洁芸有一半的理由是要气一气这个使自己情郎受伤的男子，但同时亦是不安好心的想向水诗洁施暗箭。水洁芸很清楚水诗洁的个性，她虽然不是好胜之人，但却肯定会在暗里苦思刚才一战的胜负关键，更有可能因为苦思而不果致使她的伤势恶化。只是水洁芸也想不到又再被李云龙看穿自己的诡计，看来这个美男子确实就是她的命中克星。

文大勇似是没有被水洁芸的美丽容颜而倾倒，但却因她的才智所动容。好半响才唉气道：“大勇曾听闻云龙兄和水家的大小姐走在一起。水家大小姐武艺才貌兼备，和李兄确是非常匹配。”

水洁芸闻言向水诗洁露出一个得意的神情，然后才把脸贴在李云龙的胸前磨蹭。李云龙也向文大勇和水诗洁露出一个赔笑，而水诗洁始终与李水两人是自己人，也微笑点头表示不会介意。李云龙看了在场众人后才道：“大家都累了，如不嫌弃请到舍内休息吧。”

这个农舍虽则简陋，但地方倒是够宽敞。当李云龙引着众人来到客厅时，蓝冰月和水洁芸也乖乖地静立在李云龙的背后。文大勇眉头轻轻一皱像在思索些什么，但不久也坐于李云龙下首，可是水诗洁却和她的两员部下你眼望我眼的不敢坐下来。

看在眼里的李云龙暗怪自己大意，水洁芸的身份是水家大小姐，也是水诗洁的姐姐，她静立在自己背后的话，水诗洁和她的下属又怎会坐下来。“冰月、洁芸，你们也坐下吧。”“是，夫君。”

在水洁芸坐下后，水诗洁三人才敢坐下来。“请恕云龙多事，不知大勇兄到此所为何事呢？”文大勇尴尬一笑，才淡然道：“其实……只是一时碰巧才会来找云龙兄的。大勇以往曾经见过一人，此人的纯阳真气可是货真价实苦练回来的武功，其修为之高恐怕在江湖新一辈之中也是顶班人物。虽然在那时我不知道云龙兄的深浅，但向云龙兄挑战仍然觉得胜算不低。可是当在下听到他大败于云龙兄手上时，对云龙兄就不由好奇心大起。今次到秦州本来只想看一看在下的师妹，但却意外地发现了水姑娘几人。对手难求，所以才会跟在她们身后摸了进来与云龙兄玩上两手。刚才多有得罪，还请云龙兄见谅。”

听到文大勇说的玩上两手，众人先是一阵静默，然后全都不禁莞尔。“大勇兄客气了。嗯，水二姑娘，你又因何事而受伤呢？”水诗洁望了一眼文大勇后，李云龙便轻轻点头表示他相信文大勇的为人。

“是因为要行刺一个人。”说到这里水诗洁轻声叹息，并且向身旁那位背挂大刀的男部下点头示意叫他代说下去。“在下汤和，这位是卓琦，同是二小姐的副手。今次我们一行五人潜至加兴，本想刺杀陆门中人，可是下手时却突然钻出了几员非常厉害的强手护驾，结果我们的任务失败了，还更牺牲了我们两位弟妹。”

李云龙认真的打量这名叫汤和的少年，他和自己的年龄相差不远，气度亦相当不俗，而且从当才在泉边与文大勇交手时亦没有出洋相，可以知道这年轻人的武功已算相当扎实。如果真如水洁芸所说，水家还有两，三百个这种级数的好手死士，那她的班底实力之雄厚强大，就是狂悍傲物的李云龙亦感觉到有点可怕。

同时李云龙和文大勇又留意到当汤和提及有两名弟妹牺牲时，水诗洁和坐在另一旁的卓琦，以及坐于李云龙身边的水洁芸亦露出了黯然的神色。对此，文大勇似是略有所思。“汤兄，请问可否形容一下那些高手的外形特征是怎样的？”

汤和把那些护驾的高手形容出来时，李云龙三人立时同声叫了出来。水诗洁闻言也不禁一拍椅子道：“原来是他！难怪会这么厉

害。”水洁芸，汤和与及卓琦同时闪过一丝杀意。但使李云龙感到奇怪的是，红邪蓝冰月竟然没有动怒，照理她应该会有所反应才对。

而文大勇的面容立时严肃起来。“请几位节哀顺变。水二姑娘，请问岳父要你带洁芸回去所为何事？”被李云龙一问，水诗洁立时不自然起来。因为带水洁芸回去是关系到和秦王府以后的发展关系问题，虽说李云龙是秦王府的世子，但对水家忠心更胜一切的她也不太愿意泄露个中秘密，更何况现在还有比较陌生的文大勇和蓝冰月在场。可是水洁芸已经是李云龙的妻子了，此事水家仍至全武林都已经知道了。水诗洁总不可能硬要带水洁芸回去而不给李云龙一个合理解释吧。

水诗洁不由再次望了李云龙一眼，跟着又望了文大勇一眼。“水二姑娘请放心吧，李某以人格担保今日所说及的事情没有人会说出去，所以请姑娘把事情直说无妨。”水诗洁的美丽凤目神光熠熠并凝定在李云龙面上好一阵子，然后再叹口气幽幽地道：“请公子直接叫奴家为诗洁就可以了。其实今次请姐姐回去是为了要对付花江下流的陆家。根据可*的消息，辽王已经在十日前发出号令要集合三万步兵团，准备南下前来杨州。另一方面更由汉王派出两员大将率领八千精锐阿速骑兵团，企图冒冬进军与步兵会师夹击建康城。我们已经做好了情报网和高手的预备，准备在这个时候对付建康的陆家，把他拉入我们。现时大战在即，太后才会要求姐姐暂时回去，至战后就会让姐姐返回公子身边。”

李云龙点头表示明白，同时亦知道水诗洁其实隐藏了水家一方的实质作战策略，但他也理解她的难处，而且就算她不说出来，以李云龙的才智要估出一个大概亦不是一件难事。李云龙知道至少明年天下就会大乱，只是他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忍不住了。

辽汉两王今次派两路军旅前来夹击，要实行水家的计划自然需要更多可带兵的将才以供使用，而水洁芸和水诗洁两姐妹同是水家人自然要和他们周旋，而长年累月精心培育出来的人才。除武功和智慧外，兵法决策和领军能力更是她俩必修的课程，虽然稍为欠缺沙场的实战经验，但于此关键时刻她们仍然是比较可*的首选。

第三百八十八章 辽汉出兵

可是现在水诗洁有伤在身，不得已下韩明霞才会把送了给他的女人也都招回去应急。只是有一点他却不太明白。“奇怪，为何他们会这么快就作出进军的行动？诗洁姑娘，难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水诗洁听得有趣也不禁掩嘴而笑，其花枝招展的笑容就似是突如其来的天上彩虹般，全场众人也不由自主的要多看这位出色的美女好几眼。

“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辽王和汉王借口杨州有反贼，所以才出兵。”李云龙点点头，他知道辽汉两王这样做只是在真正的起事前打下一个后方。不过对于水家要对付陆家的事情李云龙转折点这和他的父亲有着很大的关系，否则的话以现在水家的实力根本不能和陆家相比，而如果能够控制陆家，那么整个花江就在秦王府的掌握之中了。最重要的又在杨州埋下了一个暗棋，无以后占领杨州作准备。

李云龙徐徐合上两眼也心念电转，但面上却一直保持着冷冷的沉默。他知道李襄樊乃高瞻远瞩之辈，每一着亦定必有其长远因素。秦王府当前急务要解决的问题是准备明年开始的战争，但李襄樊却因何派出水诗洁这只重要的棋子去冒险进行刺杀那个陆家中人呢？如果水诗洁不幸遭擒或身死，那李襄樊岂不是大失预算？

以他看来，韩明霞非是真的想要杀那个什么陆家的人，其目标应该是受嫌最大的人，也就是不爱与陆家结交关系，又与陆家不和的辽王府的人。他此计除了使到辽王犯上嫌疑外，更迫得他无法向辽王臣服，让陆家反对辽王南下。所以今次看似是行刺失败，但其实却已达到了她计算之中的要求。

其后，李襄樊知水诗洁和水洁芸有心病，而且她还受了内伤，但仍然把她派到这里来带水洁芸回去，事实上是想引李云龙的武功医术出手治疗她。至于自己会什么医术，嘿嘿，要知道李云龙和药王谷的关系不一般。既然是想要李云龙医治水诗洁，那么水洁芸的作用就不是领军这么简单了，而她要水诗洁所传的那句没头没脑的说话就变成了谜团的线索，她似乎是在向自己作出某种暗示。

不能让陆以稳健著称的理朗带兵，就即是李襄樊会使用诡诈的手法来诱使辽军跌入圈套。而水洁芸和水诗洁应该就是其诡计的香饵，城西的三百多里密林就是陷阱的关键。一个大概的战术雏型在李云龙的脑中隐约浮起，他已经大约捉摸到谜团的答案了。

但另一方面，李云龙对李襄樊那种胆大和细密的连环计也实在暗暗吃惊和佩服。如果李云龙看不破水诗洁有伤在身，如果水诗洁如实把全盘战略告欣他，那么李襄樊的玩意也玩不成了。

这次是功力大成之后的李云龙，首次因一个人而泛起心寒的感觉。同时也想到秦王有今天的兴盛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

“请汤兄和卓姑娘先回去通知岳父，云龙到时定必到场观摩学习。也请她老人家原谅云龙擅自作主留诗洁在此处料理伤势，四日后洁芸会和诗洁以及这位蓝姑娘一起回去协助她。”

水诗洁小嘴轻震，欲言又止，但乌黑的瞳孔转了两转后已经发现水洁芸以无比锐利的眼光盯着自己，示意她不要多说话，而李云龙也向她微笑以示知道她在想什么。反而是汤卓两人对望一眼，不知应该等他们的头领说话，还是……

“我夫君叫你们回去传话，你们就回去传话，你们还呆在这里干什么！”在李云龙的面前，今次可是水洁芸第一次以水家大小姐的身份向水家的部众发威。汤卓二人都很清楚这位美丽小公主的脾气手段绝不好惹的，更兼看到二小姐也没有开声反对后，两人只好唯唯诺诺地行礼告退，半行带跑的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农舍。

“你那个妹妹怎样了？”半夜的时分，李云龙安躺于农舍屋顶的禾秆之上，嘴角咬着一根稻草，双手垫在后脑仰望天上层层叠叠的云海。由农舍之下轻身上来的水洁芸放缓身法，徐徐坐在他的身旁。

“服了药后已经开始自行运气疗伤了。”“嗯。”刚才花了两个多时辰为水诗洁施针打通了气脉，并以圣天真气引出积于体内的瘀血。他已经确定她的内伤应该可以赶及在四至五天之内痊癒.但医者父母心，李云龙在这方面的确是做得很充足，在一边施针的同时也一边吩咐了蓝冰月预备山草药，而刚刚就让水洁芸按时送药给她。

仰望今晚的天空，漆黑的夜空虽然有不少的雨云，但这时节已经开始刮起了寒冷的北风，故仍可以在厚云被风吹动而偶尔在中间看到金黄色的明月。

当月亮从云层之中露出了其真貌时，李云龙也凝望安坐在身旁的水洁芸。在这个黑夜里，金黄色的月亮光辉照射在她轮廓分明的绝色脸容时，其美轮美奂的面庞五官受到光与影的彰显后，更深切表现出她那份活色生香的美丽和气质.李云龙越看越觉爱怜，轻轻坐起身，把身旁这位美丽可爱的水洁芸水大小姐小心地搂过来。“洁芸，要你堂堂一个水家公主来做这种事情实在太过委屈你。”水洁芸反手搂着李云龙的腰身，面上是一个调皮的笑容，主动吻了他一口才道：“夫君你知道吗，洁芸能够在主人的身边侍奉夫君，可说从来都没有感到委屈过，因为夫君待洁芸实在好得粉身亦难以相报。何况现在照顾的又是自己的妹妹。”从来没有见过水洁芸这么老实，李云龙微感突然时亦察觉到她眼中的忧虑。

“洁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可以让夫君知道吗？”在李云龙怀里放软了娇躯的水洁芸妙目闪过一丝异彩，面容旋即严肃起来道：“洁芸早知瞒不过主人，洁芸其实是担心父亲的问题.现在的水洁芸已经是夫君的女人了，此事现在水家内外全皆知道的事情。换句话说洁芸已经不用再听命于水家，只需服从夫君你一人而已。如果要洁芸回去是夫君的意思，那么洁芸是铁定要回去的，怕只怕水家以后要与各个江湖势力将作长年的战斗，在人手短缺下父亲他不一定会把洁芸放回来见夫君。”

知道了水洁芸其实是担心他父亲不会在事后放人，李云龙微微愕然她竟然会如此不信任她的父亲。对此事李云龙根本从没有想过会发生，原因是他知道水洁芸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但却不是一个冷血而不顾情义的人。再说现在水家可以说是在为他秦王府做事，水洁芸的父亲没有这样必要来得罪他的主子，而且他的女儿能和他李云龙发生这样的关系，是一个做手下的希望看到的事情，除非……

“洁芸，你放心，现在你们水家也在为秦王府做事，你的父亲是不会反对你跟着我的，再说你和我一起这么久他以没有说什么，如果他要反对的话他早就说了，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一无四处的人，凭着我家的势力，你父亲他……咦？？！！”话未说完李云龙的雄躯突然剧震，面色更是由白变青的惊骇欲绝。

原本正沉醉在李云龙怀抱之中的水洁芸也大吃一惊，她估计李云龙应该是忽然发现了一点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情可以叫这位新一代强者如此震惊.坐在禾杆上搂抱着美女的李云龙就像变了石头一样，久久无法回复过来，在一旁的水洁芸也开始担心得要命。她不敢造次，娇声的轻唤了他一声，李云龙的眼里仍不住变化了几次才慢慢回过神来。(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夫君？！不要吓洁芸。”缓缓转头望向仰视自己的水洁芸，她那双眸子在月色底下金光熠熠，异彩涟涟.李云龙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深深地吻上了她温暖红润的桃唇上，舌头更直取她芳泽中香软的小舌。

“嘤……”对于李云龙突然其来的索吻，水洁芸当然不会抗拒。吻了良久，李云龙才向她问道：“洁芸，你喜欢跟在夫君身边吗？想清楚，我要知道你心里的真说话。”水洁芸轻皱蛾眉，此时李云龙的语气感觉就和当晚豁出一切和她在一起时一模一样。她非常担心，但却仍肯定地点头。

“喜欢！无论夫君到哪里，洁芸亦乐意跟到哪里，是真的，夫君。”“那么现在就跟夫君立即启程到从安好吗？”对于这个要求，水洁芸一时瞪大了双眼，张开了口无言以对。看到她这个表情，李云龙在心里暗感不是味儿，但亦明白她的为难处。“洁芸，对不起，夫君的要求太过份了。”

李云龙知道要她在此生死关头放弃水家跟自己到塞外，也实在是太过于无理，水家毕竟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那里有她的至亲，可是他实在很想离开这里。从刚才的交谈之中，李云龙非常突然地捕捉到水洁芸父亲的动向策略。打由一开始，他已经不明白为何水洁芸的父亲会如此厉害，知道他他虽然是秦王世子还敢对他如此。

综合所有疑点以后，一幕一幕原是不解的隐情现也一幕一幕地揭晓。现在他终于都醒悟到水洁芸的父亲这样做的目的了。

权力的争夺从古到今没有停止过，水洁芸的父亲知道他现在已经上了秦王府的船，那么就必须和秦王府同舟共济，但是他的野心却没有停止，要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他必须要在秦王府着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而最好是是把他李云龙控制住。

第三百八十九章 深谋

因此水洁芸的父亲才不反对水洁芸和他在一起，不独是水洁芸，就是正在屋内养伤的水家下任家主水诗洁，其实亦是与他李云龙在将来会有秘密的政治婚姻关系。在水家这个别出心裁的大计划里，核心人物就是李云龙这名秦王世子和水几几女结为铁三角的姻亲，那么不独是武林的黑白二道，就是全天下亦可以达至一家同体的奇景。

本来以水元清等人的才智能力，加上黑白二道结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要实现这个宏伟计划亦非难事。而水洁芸等人又在从小的时候就接受调教，非常懂得服侍男人。只是这个计划却出现了一个致命变数，就是李云龙，现在的李云龙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李云龙了，使到这个无械可击的三角计划出现了一个缺口，也使到水家的计划出现了停留。加上水诗洁的父亲很清楚水洁芸的妒心和好胜心都比其余两女较重，为了让她不防碍这个计划，同时亦保留她的可用价值到最后，所以才特意贬低了她的身份，好让将来给李云龙，水洁芸等人作差遣使用。

李云龙的一双虎目情感丰富地变化了数次，每一次亦皆代表了不同但浓烈的心情。在自己还未出世时就已经被一大票的老狐狸算计好了，对于此事他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但话分两头，虽然他们的计划对他并没有什么害处，反而把这几个罕有美女送他更是明益他的，可是李云龙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同时对于一向喜爱我行我素不受管束的他来说，最为不喜欢的就是这样被人摆布，被人如此牵着鼻子来走。

尤其是水洁芸这个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少女实在太可怜，她从小到大都是一只被人利用的棋子，就是直到现在此刻仍然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李云龙可以为她做的最多亦只不过是对她好一点，让她生活得开心一点而已。

至于水诗洁，恐怕她应该早知此事，否则也不会专诚写了那一封信给自己。以李云龙对她的认识，她确实是会为大局而牺牲小我的那种人，而且她一直对他隐瞒所知道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也不肯定她在那三年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而留在自己身边。对此，李云龙就连想亦不敢再多想。

就算对水洁芸亦一样是极不公平。水元清到底把人当成了什么，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还是赌桌之上的筹码？原来佛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这个思意吗？李云龙忽然泛起悲从中来的感觉。就算武功天下无敌又有何用？

“我愿意。”“什么？”水洁芸垂首不敢仰视他，只是蚊蚋般回答，反而他一时不会意，过了片刻才惊觉她原来表示愿意放弃水家的一切，立即跟自己到长安。“洁芸？”“我…我…说…我愿意跟在夫君…身边…不论何时何地…”

李云龙吃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他实在发梦亦没有想过这个妮子真会答应，虽然不知她是不是真心，但对他而言已经是很满足和温暖。他终于忍不住把她抱过来用力搂紧.“洁芸，放心吧，夫君岂会要你为难.你放心回水家，夫君答应你，将来如果有人难为你，哪怕是千军万马李云龙亦会大开杀戒来保护你。”

李云龙侧了头细赏水洁芸的姿容，面上亦淡淡一笑，但对她来说这个笑容似却比什么都来得珍贵.她眼中采芒涟涟，突然用尽气力紧抱着李云龙的身躯.水洁芸双目紧闭，咬着下唇，用力的把头埋在李云龙的胸膛，对他的着紧已经毫无保留地写满于她的反应表情之上。此时在屋内养伤的水诗洁娇躯轻颤，芳心亦大凛。

她一直诈作行功，同时也小心盗听着二人的对话。对于水洁芸的说话她全都听到，可是李云龙的说话却全都听不到，除了最后要保护水洁芸那一句她却又听得清清楚楚。她知道李云龙不单有心向她示威，更是警告她不要妄想打他女人的主意。水诗洁在心里暗暗叹气，李云龙实在太可怕，她知道现今与秦王府拉紧的形势下水家是绝对惹不起这一个男人的。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她唯有开始运功疗伤。

“宝贝，回去休息吧。”轻抱她娇小玲珑的香躯，李云龙就这样抱着这位小美人回房间内休息。

在两人的房间内，水洁芸一丝不挂地伏于李云龙的两腿之间，小心地为他服务着。以她多年来受的教导，她的指，唇，舌的动作已经做到精细地配合无间.单以巧妙的口技和指技就已经能为男性带来最高的享受，还加上她不时地以媚眼往他望去，如花似玉的美貌染上了红晕后，在男性那东东的衬托下尤其显得淫靡。

“洁芸你不愧为水家细心训练出来的女人，单是口技恐怕就连窑子里的花姑娘亦望尘莫及。”听到李云龙拿自己和出卖身体的妓女相比，她也开玩笑的在他的要害上轻轻咬了一口。“喂！想谋杀夫君吗？”“嘿嘿嘿……谁叫夫君拿人家跟妓女相比，你的洁芸好说也是个水家大小姐呀！”

“洁芸，在夫君的身边你就不是大小姐而是女人，只要用心服侍我就行了，什么烦恼也轮不到你，明白吗？”水洁芸愕然半响，看着李云龙认真的面容表情时，眼里泛起了感动的神采，道：“夫君……是的，洁芸明白。”

李云龙突然一反刚刚的认真，捏了一下她的面珠后略为奸笑道：“同时你也是夫君的小妓女，明白吗？”水洁芸的表情立时数变，愕然，佯怒，不依，最后是格格地发笑。“嘿嘿嘿嘿……小妓女又好，小母狗又好，夫君说洁芸是什么，洁芸就是什么好了。”

李云龙不怀好意地望了她一眼，也笑着道：“嘿嘿…你知道就好，洁芸你现就说句自己是烂贱的妓女来给我听听吧。”以水洁芸的大胆，在听到李云龙的命令后亦羞得面红耳赤，迷人而幽怨地瞄了一看这位坏夫君后，才羞涩地道：“嗯……洁芸是烂贱的妓女……喜欢被人骑…被人压的贱货……夫君满意了吗……”

李云龙轻抚了水洁芸的头顶以示奖励，她也乖巧地再次张嘴服务着他。“唉…讲真…如果花姑娘有巧巧你这种质数，恐怕会是天下第一名妓了。”刚才是害羞，但听到李云龙的称誉后水洁芸却笑得花枝招展的，其可爱的美貌神态更惹得他忍不住伸手细抚她的脸庞。

“嘿嘿嘿……嘿嘿…这位嫖客大爷，不知还要奴家怎样侍奉你呢？”对于这个调皮活泼，性格豪放又精研侍奉男人之道的美丽俏婢，试问李云龙怎么可以忍得着不笑出来。“哈哈哈哈……好个小妓女。好吧，本大爷今日还未洗脚，你现在就给大爷洗洗脚吧。”

“洗……哦？？”心思机敏的水洁芸只想了一回就知道李云龙的意思，但今次真是连颈项都染红了。红润的脸蛋在羞涩苦笑下尤如两个太阳般，面上的酒涡亦完全地突显了她年轻少艾的气质，配合着赤裸裸的雪白女体和美肌，即使是李云龙的定力还是禁不住心动。

“夫君你好坏，坏透了！！！”“嘿嘿嘿……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是烂贱的妓女吗？怎么了，要你服侍本大爷很难为你吗？还是你想抗

命？”“唔……婢子不敢。”李云龙坐直了上身，而水洁芸则爬到了他的脚前，红着脸儿望了他一眼，用纤指轻扣了发鬓到耳背之后，垂下了螓首吻向了他的脚趾。

“洁芸，今天夫君要你洗脚，不是要你吻脚。”水洁芸那樱桃的小嘴内发出了直能引死男人的沉吟，羞耻但眼里却充斥着强烈而浓厚的欲欲之火，一泡晶莹的水气把那黑白分明的瞳孔衬托得更为神秘和诱惑。

微张那小樱唇，男人粗糙的脚趾就被纳入了这位绝色公主的芳泽之内。韩巧巧努力的使出了舌技，丁香小舌头尤如她的配剑般缠绕着李云龙的脚趾来回清洗着。看着水洁芸真的全心全意地舔着自己的脚趾，李云龙只是悠然地欣赏和感受她那非一般的容颜姿色和气质魅力。或者是出于男人的天性，对于刚才因水家而来的苦恼也似是减退了不少。

“洁芸，今晚让夫君来服待你一次吧。”“夫君？”轻轻按低发着呆的水洁芸，李云龙开始履行男性的天职。以不逊于她的舌技和指技尽情地挑逗她身上的敏感点，仍未从刚才的震撼回复清醒的水洁芸，身体和精神同皆被这位「技艺超凡」的主人送入了一个异常快乐的奇异世界之内。“噢…啊……夫君……嗯……夫君……噢…”

听到水洁芸不断梦呓叫唤自己，李云龙知道她的身心已经投入了***的欢愉之中，也清楚感觉到自己在她的心目中那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把这具柔若无骨的火烫女体一拥入怀，从胸部传来的是她丰满肉丸的压力和情欲高烧而凸起的两点硬肉。

水洁芸的手脚紧紧地抱缠住他的雄躯，而且她的体内更发动内力以阴力锁扣着李云龙，就似是鱼儿的小嘴般不断地侍奉着，也让李云龙尽享这位新一代媚术高手为他带来的温柔。吻了良久，李云龙仰首离开了少许。他一边享受由水洁芸下身传来的快感，也轻抚她的发根细赏她赏心悦目的美貌。

本来童真稚气的无垢容颜，现在因情动而变得成熟妩媚，两种矛盾的气质撞在一起后，却竟没有突兀的感觉.在李云龙眼中，或者在任何男人的眼中，水洁芸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绝色美女。尤其是在床第之上的她，魅力更是以倍数地激增。

第三百九十章 疑云

就似是读到李云龙眼中的意思，水洁芸突然露出了喜不自胜但也矜持含羞的可爱表情，红着脸的微微侧了头避开这个占有着自己的男人的眼光。可是在她的芳心之内，仍因为他而感到美妙甜蜜得无法形容的感受。李云龙开始以缓慢的动作，水洁芸也快乐地迎合着。

其实并非是水洁芸天性淫荡，但由于每一次和李云龙的交合总会让她直接感受到打开心窗，与这最爱男子作全面交流的快乐，所以她才会非常向往于此事上。相同的理由，李云龙亦是因此而每晚和水洁芸进行房事的。沉迷于女色欲望只会让自己的武功退步，因为纵欲会使得精神松懈，也使到静功被动摇。但李云龙的情况却又不同，他只是陶醉于与心爱的女子那升华的精神交往，加上他本就是精于采阴补阳、阴阳双修，所以才能不受到影响。

“我的洁芸，和夫君一起快乐吗？”浸淫于幸福之中的少女，听到这无日忘之的少年的说话，她就只懂得高兴地不住点头。李云龙终于感到了心安理得，虽然他们的结合是基于政治之上，但只要水洁芸感得幸福就已经足够了。至于水洁芸的父亲和水家的事，就任由它自由发展，随遇而安吧。

风悽月冷的一个夜晚，位于紫金帝国的边关地处偏远的一条小村落。

一个看去大概三至四十岁之间的胡须壮汉，左手抱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童，脚边插着一柄刚夺来的朴刀，被为数超过六，七十名骑着马匹的贼子重重包围着。然而，奇怪的地方是；他望着女童的眼神非常温柔而慈祥，在这一片充斥杀伐气味的屠场里变成了一种离奇而温暖的神迹。他细心地整理那件他除下并围在她身上的粗麻披风，而异常和暖的手指轻轻抚摸她的小脸蛋。对此，女童似是浑无所觉，露出痴呆的眼神，只任由他把自己抱紧，一点孩子应有的机灵反应也没有。

围着俩人的马贼们，看着男子温柔地照顾那女童，但出奇的他们竟没有出手攻击，而且眼里的更是因恐惧，因绝望而来的无助眼光。

在今夜的子时，他们以锦布包裹马蹄，轻装简备的偷袭这一条贫瘠的小村庄。村庄虽有人作巡逻，但面对二百多人的马贼团，村民那五，六十来人的抵抗不用片刻已经如汤泡雪的被击散。

对于这种穷乡僻壤，马贼的目标就只有两样，粮食和女人。一边抢夺粮食，一边***女人，同时也一边四处杀人以让他们发泄那一贯的紧张情绪.逗留了没多久，他们也打算要离开.可是此时突然有人从一个小仓库中发现了一个匿藏在内的女童。众贼把挣扎的女童强拉到空地上。在月光之下，他们发现这女童年纪虽小，但样子却机灵可爱得很。有几个仍未完全发泄兽欲的已经跑了过来要享受这小甜品。而当她给拉出来时，一名赤裸，明显被强暴过的妇人发疯般从贼人的马背上猛烈地挣开了束缚一拐一拐地跑了上来。

走失了人的马贼大怒，驱马上前并把手中的长刀往她的背后一送，她那充满了无数受辱后瘀伤的裸背立即血花四溅，多出一条尺长的大血痕。可是她仍不放弃的拼命向前跌跌撞撞地往那女童步去。

白光一闪，长刀从背后而入，再由腹部而出。妇人眼中泪花滚动，然后逐渐失去了任何色彩，原已软弱的身躯也如轻缕般倒在地上。气断了，但那瞳孔仍是望往那女童，人死了，但那不能瞑目的眼睛却依然流露出对女童的关心，以及那无止尽的悲痛，最后就是一滴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

看到在面前倒下的妇人，女孩双目一呆，连抵抗的意识也完全地失去了，一时陷入了自我封闭的意识，只任由那些禽兽扯破她身上的衣服，弄痛她幼嫩的身躯.无法逃避的命运似快要降临，可是天意永远是难测的。

当众人要对女童侵犯之际，一道雷电毫无先兆的劈了下来。那是一道无声的啡灰色雷电！没有人因此而发出一声半声的叫声，原本围着女童的七个贼子竟全然停顿了动作，就像是木头人偶一样动也不动，而一个修长的人影却多了出来。站在七个马贼中间，左手抱起了女童，眼光却望向那个倒地再不能起的**的尸身轻轻地叹息。

其他马贼此时才发现多出了一个不速之客。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七个同伴会呆呆的定着不动，但也知道总不会是好事。他们发声喊以向其他人示警，同时一夹马腹，举起沾满鲜血的朴刀，马啸连连，杀气滚滚的往那汉子扑杀去。(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汉子把女童的头轻轻一按，让她枕在他那宽广的肩膀上，才以快速的身法闪进了一所民房之内。六，七名马贼冲到民房门外，跳下了马，朴刀闪动挥舞就直闯进去。当十多名马贼快速地赶来，正要把小屋包围时，一条人影从窗口穿窗而出，往其他的房舍掠去。误以为敌人是逃出了同伴们的重围，大伙人一起再追在那汉子的身后。只是他们一心追杀那汉子，却全没人发现在黑漆的民房内竟没有了原先闯进去的几个同伴的声色。

为数二百多人的马贼群，虽然被村民的反抗杀伤了十来人，但仍无损他们力量，而且在顺利屠村，饱逞兽欲后就更是气焰逼人。面对只有一个的敌人，而且还抱着一个女童，他们哪会放在心上。在村子里，这就看似是瓮中捉鳖的追逐围捕，可是他的速度和走位却无比快疾刁钻和灵活，让他们每每也只能欠上少许就能围上时却又扑了个空之余，也总会只因那点点失误而折损四，五个同伴。

马贼们真的是气得发疯了。虽然他们没有带备弓箭，但又怎会估计得到面对一个敌人，出动了全部的二百人手竟然在这个小村中仍是没法把他围捕得到，一怒之下，他们也把捉回来的那几个已经半死的女子都杀了，一为泄忿，二为分敌之心，三为了提高机动力。

但有一点很奇怪，以此人的身法之快，为何总不溜出村子之外呢？由村的西边逃到东边，再由东边逃回西边。一来一回之后，马贼群却突然发现他们的追捕网越来越多空档，而一些闯入屋，在窄巷拦截或在隐密地方设伏的同伴竟然像是蒸发了一样。也到此时他们方知道根本就是被人牵着鼻子来走，但等到他们发现之时已经太迟，因为那神秘汉子已经用这个游斗的策略悄悄地收拾了他们一半的同伴。

当他抱着女童回到原先的仓库前，他一反先前那边躲边逃的行动，改为大模斯样地缓步走向那应是女童母亲的尸身之前，把顺手拿到的一块大布轻轻盖于其上。此时，余下那百多人马的愚蠢马贼又再一次中计，当他们一涌而上，满以为终于成功把男子团团围起来时，却发现他看来似已不再放他们于眼内了，冰寒阴冷的杀气由他的身上直迫而来，反过来把围着他的马贼们笼罩其中。

众人打了个眼色，十多人一起前冲，刀枪同时往他身上前后左右各处招呼去。这汉子的身影猛地闪动，以比刚才还快出一线的高速升

起转身，空出的右手一扬，在空中转动了一圈，所有刀枪同一时间就像重击在一个巨轮上，被无形的巨力所牵动而打横脱手飞出。

马贼们的冲刺力加上一道怪力，十多件武器如疾箭奔雷般激射往包围的贼群，当中只有一件是例外。在那十多人被带得东歪西斜时，还来不及在马背上坐稳时，一柄从他们当中所夺过来的朴刀白光闪过，十多个头颅已在空中打着转的飞上了半空之中。

一声似是为无辜村民申诉的长啸，仍在半空中转动的身体行云流水地足尖连点无头尸身，贯满他真力的十多具尸体把已是乱得一团的贼群再来多一次突击，被撞中者无不立即震毙。

“啊！！……”身影飘然落下，受惊的十多匹空马四处跑，而那些搬了家的头颅此时才跌回地面上乱滚.他的眼神冰冷而深寒地瞧着已生怯意的贼人，一眼就像看穿人群的往刚才发出惊呼，躲在大伙背后的一个人望去。

一招之威，已震摄全场。

漫空杀气笼罩全场，在寒冷的夜里口喷白烟的马匹因感到那危机感而现出了不受控的反应，马脚不断乱踏着。围着这汉子的六，七十人不敢出半点声音，但也没有人敢首先开溜。他们此时才明白自己的愚蠢，此人刚才摆明是反客为主，引他们围着自己，好来一个聚而灭之，偏他们又真的如此合作，乖乖的围了上来，变成了现在想走又走了不了窘局。

男子的冷面突然变得温柔，小心地为女童整理了刚披上身的粗麻披风，也想安慰一下她，只是她却麻木的毫无反应。让那女童安枕于他的肩上，男子的温柔慈爱又变回冷酷无情。杀气越加浓厚，那肃杀之气足以把包围他的众多贼人们压得气也不敢多呼几口。他的气势有如山岳般凝重，在众人眼中更似一个无比高大的巨汉站于眼前。而最诡异的，是一丝丝在月色下仅能察见的黑色之气从他的身上慢慢升起，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超级高手才会有的表现，也代表了他们多行不义的报应怕已经来到眼前。

“给我滚出来。”语气淡然的五个字，却把围着他的马贼们深深地震动着，他含劲发声，其声之宏亮雄猛震得所有马贼同时耳朵一阵鸣痛，充分证明刚才的游击战并没有消耗他多大的真气，现在他仍处于一流的状态里。

第三百九十一章 杀场

要知马贼们的特性，在不同的区域不同人掌管下无有相同。他们二百来人只算小贼团，当中有绝大部份人没有正式拜师学武的，就连群战的练习也不多。平时除了截路，偷袭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外，遇到军旅也会急急的逃了去。他们过的是打打逃逃的生活方式。只是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夜里会碰上了这么一个死神。

原本躲在人群后，暗暗发施号令的马贼首领心中暗自叫苦连天。他是识货之人，眼看此男子现在才真的表露出他极度可怕的真正实力，他所散发的气势，又或一个人只身挑战二百多人，无论是那份才智，胆量还是武功，全皆显示出他应该是可以制霸一方的豪雄，至少也是屈指可数的绝顶人物。而且他刚才所用的，似十足少轮山的不传神技‘以法动天’，偏他的黑气又可以肯定他练的是魔宫功法没错。但魔宫功法怎样去推动这样武术呢？真是说出去怕也没有人会相信。如此特别的一号人物，但他想爆了头都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但他心中明白，六，七十个只略懂武艺的乌合之众，面对一个已臻宗师级的魔宫绝顶高手，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即使众人四散逃走，但被他所盯着的自己，却肯定会死得难看。横死竖也死，他摸一摸怀内，硬着头皮从分开的人道里策马而去。

“不知感阁下高姓大名？”“你凭什么知道？”冷冷的回话，完全把他们仅凭藉的人多声势压了下去。那名恶惯了的首领也面色剧变，可是却不敢的发作。“不知我们在哪里开罪了阁下，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赔偿道歉。”哑忍了刚才的恶气，马贼首领以几乎是他生平最有礼貌的方式，向面前的汉子发言。

“那这些村民又开罪了你们什么，要用人命来赔偿道歉？”今次所有的马贼都面色剧变了，任谁都可以听出他有意要杀尽他们为村民报仇的语气。但反而是他们的首领回复了冷静，他想到如果对方要尽杀他们，也不用叫他出来说话，难不成他有心要气一气他们那样无聊吗？即使他自负武艺也不至如此吧。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摸得通此人的真正想法。

“每条人命都有价值吧。”听到这汉子的话，全场所有人都生出希望。他们的首领也奇快地从怀内掏了一支卷轴出来。“这是敝寨收藏多年的卷轴，除了一个已经上千年的秘密位，还有巨大的财富，虽然不敢说多，但三几百万两必是有的，如果阁下可以发魔宫毒誓的话...”

“不用了，我从不发誓的。把卷轴交来吧，我答应不会再追杀你便是，信不信由你，我从不会在小孩面前说谎。”他的理由真是无稽可笑，但却没有人敢质疑他的说话是假。除了他的话里有很强的威严外，更重要是他为了一个应是不认识的女童而挑战他们，而战斗当中更不惧凶险，只一直抱着和保护她，这已是一个比铁还更硬的证明。

首领凝望了他一阵子，还真的把卷轴抛向了男子。“如果卷轴是假，你应该想个办法让自己早一点死。”

“我知道。”首领苦笑回答，此人虽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否真的出身天魔宫，但也定然脱不了关系.以他的才智武技和狠辣，再加上魔宫的人面之广，哪怕他跑到天脚底，最后也铁定逃不出他的掌心。

“你叫什么名字？”首领为之愕然，他不是说过不追杀自己吗？那问他的名字干啥。但现在实不敢开罪于他，怕给了他一个口实，真的让他宰掉就不值了。

“李行天。”

男子看了看四周其他人的反应，确定他没有说谎，嘴角现出一个满意的奸笑。只是所有人都全心留意他的举动，并没有人注意到在他怀抱中的小女孩，那双原已失去了所有光辉的眼眸突然回复了一丝生气。

“听清楚他的名字吗？他是天山派的叛徒呢。”男子用非常温婉，彷彿是对亲生女儿般亲切的语气说话，而女童竟令人意外地有反应的微微点头.而那叫李行天的贼首立时面色大变，变得要几难看就有几难看。

“你.....”

“给我滚！！！！”放尽功力的一喝，彷如一个近距离的霹雳巨响，配合杀气的爆发如有实质的形同大海巨浪往四方八面直冲而去，离他最近的四，五头马匹立时口鼻皆血花直喷，颓然倒毙，好些马贼也被他一喝之威震得吐血跌下马去，给自己人硬是策马踏毙。此时不

走，更待何时，一群死过翻生的贼人立即抱头鼠窜，连回头一望的勇气也欠奉。

人去村空，只剩下四周的狼藉和冷冷的夜风。他仍是轻而温柔地扫着女孩的头发。他心里清楚，如果他真的杀尽那群马贼，这女孩将再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虽然明知不对，但因仇恨活下去，总比活不下去好一点。

这个夜晚，真的很漫长，还很冷。

一个时辰以后，六个人影溜入了村内。六条身影，三男三女，各人也手持着随身武器，衣饰整洁而漂亮。“哗！！！！”一声娇呼惊叫，打破了原本沉默的气氛。“嗯……哇……”随着另一声的叫喊，看来已有人因眼前的地狱之景而呕吐大作。

“陆兄，请把宋姑娘她们三人带到一旁找地方休息。铁通，你和我一起在这里四处看看。”当中一名高大粗豪的少年，看来是头领的人物，看到三个女孩子那快要死的可怜表情，不禁摇头苦笑，同时心里更暗骂魔宫怎的派了这几个小嫩娃来，不单帮不到手，还阻手阻脚的，除了她们可以用来欣赏观看之外，就真是一无是处。

那个姓陆的潇洒美少年也作了个苦笑把一起来的三个女孩扶到一旁休息。两个男子在村中看了一回，似是担心他们的同伴而很快就回去了。“张兄，情况怎样？”守护着那三个女孩的陶姓男子，看到他们察看完后就忍不住急急的问道。

“嗯……好奇怪，那些看来是村民的尸体大部份有多个伤口，而且是被人强行用兵器所造成的。但那些看似马贼的尸体大部份则只有一个伤口，而更肯定是被高手以劲力所杀。可是他们的死法……我都不知应该怎说出来……”虽然比那三个女性大胆得多，但察看完后的俩人面色也是白得如同白纸。他叹口气后，把眼光看了看身旁的铁通。

“让我来说吧，他们的死法各异，有人被中分，有人被打爆头，有人内脏全碎，也有人初步是看不到死因的。而奇怪的是从地上所留下的印痕可以知道马贼们看来并没有被杀尽，似有不少是被放走，所以杀他们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我们也没法知晓，就连动机也无法明白，只能说他们绝对是一批高手，因为除了村民和马贼外，再没有其他可疑人的尸体，而且还有一点，他们和屠村应该没有关系。”

为了把惊吓减到最少，两位男仕也不愿在三位女子面前多提那些村民的尸身被戏弄和村女被人奸杀至死的情况。“会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所做的？”休息了一会，三名漂亮女孩中的其之一向其他人发问。

“嗯……不能肯定，但可能性不高，试问一个人真的可以有能力办到吗？一击毙命的马贼为数可是在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之间，即使我们的掌教亲自出手，怕也未必可以做到，况且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以我看应该不是他的所为。”

听罢陆姓男子的分析，发问的可爱少女不禁露出了失望之色。“还有其他吗？”“有，以马贼们的尸身血痕看，他们死了只有一个时辰，杀他们的高手们应该离开不远。”陆姓男子冷静地分析，却全没发现他的同伴面色已经非常难看，尤其是女孩们已面色发青。“志华大哥，我们是否应该先折返还是……”另一个女孩已忍不住发问，而陆志华些时才发现了问题.“还是先折返吧，反正也不应该是他所做，我们没必要冒这个险.”大家一听，也全然真的放心下来。说真的，他们各人对自己的武艺虽抱有自信，但如果对方能把百多名马贼消灭而无损一人，给自己六人撞上的话真是凶多吉少。探察完毕，六人小心谨慎但手脚极为之快地逃离这个使人一生也不愿再返的可怕地。

再一个时辰以后，一道婀娜优美的黑色身影鬼魅般飘进了小村的入口处，在那两条粗粗的圆木所构成的入口中倏然停顿下来，然后轻轻地举步，缓缓踏入了这条小村落之内。

村落平静得非常，就真是平静得非常。没有人声，也没有牲口的叫声，就连一般边关地段猎户们所饲养的猎犬也竟然没有作夜半的吠叫，那种静是不合常理的静，彷彿这是一条废村那样。

黑色身影缓步至村中，在夜月的暗照下，可以看出了她的本相。一位年龄大概只有双八的少女，高挑的身型穿上了紫黑双色的一套衣衫长裙，腰后以红绳挂了一把长剑。她的长相极为美丽，同时更发散一种很奇怪的气质，是一种矛盾的气质。雪白的肌肤和俏丽的样子，任谁一看也知她是何其青春而幼嫩，偏偏她那淡淡的眼神和冷然自若的表情却又反映了远超她年龄的气度和沉稳。那双黑白分明，亮丽如天上星光的招子里，竟然结合有童真和妖媚两种不协调的气质，原本是没可能的，但这偏又是事实。

第三百九十二章 残酷的事实

少女面上没半点表情，一直维持那冰冷的模样，即使她入村后所见到的影象也没能使她生出一丝动摇。村子里一片狼藉，土地，平房，生畜栏等全皆染上鲜血，地上也到处都是死相可怕的尸体。有人有兽，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各式各样，千奇百怪恶心的死相也出现，唯一相同的是全都充满了骇人气息和散发一点点的尸臭味道。伴随着尸体的，是散落于四处的残骸断肢和零碎内脏。

一些可怜的村民被残酷虐杀以后还给钉着挂在房舍的壁上，死了还要给人把遗体当成玩具般玩弄。一些可怜的村女，她们仍是如花年华的娇体已没有半点生气，赤裸裸地倒于血泊内，在寒冷的天气下就发硬得如一条条硬木无异。而有些男尸的死法却似比村民来得更惨烈。使人奇怪的是，除了人类外，竟然还有为数过百的马匹尸体倒于地上。

全村皆弥漫浓烈的血腥味，那种中人欲呕的死忙气息，即便是大胆之辈亦要丧胆心寒。尤其在这么一个冰寒的夜里，更增添毛骨悚然的感觉，那情况就如变成了一个昏黑而生人勿近的阿鼻地狱一样。

可是少女似对血腥和死尸没有半点的惊怕，在她的眼里就连怜悯亦找不到。徐徐地行近一具身穿便衣轻甲的男性尸身处，她轻身蹲下，小心细察这具尸身上的致死之处。这是一具没有了头部的尸身，身上除了脖子上那个大开的血洞之外，似是全没半点其他伤痕。少女的眼光凝定血洞处的痕迹，她知道那是被人以硬手法狠狠地轰爆头颅所造成的可怕结果。此等劲力之强猛，施功者的功力之高定然达到超级高手之境，可是少女那如樱桃的淡红小嘴却挂出了一个无比傲气的嘲笑。

伸出了那霜雪般美白的菁葱玉指，竟然不把那死尸的污秽和骇人放在眼内，轻轻在血洞之处点上并慢慢地转了一圈。她把沾上了血污的玉指放到那高挺的小鼻前轻嗅一嗅后，眼光之中突然爆出了略为疯狂和嗜血的神色，但电光火石之间却又回复本来冷冷的模样。

盈盈的站起了娇躯，在这片可怕的地方就像是在家宅中花园里散步的样子般在四处闲看了一回，接着在一个货仓之外停了下来。她那

气质异常的奇丽美貌上现出了一个如泣如怨的奇怪但无比动人的表情后，身影疾闪，向南方闪出村去。

在秦州城内一所不起眼的大庄园里，汤和及卓琦二人同皆下跪于一块粉红色的轻纱罗帐之外。纱帐两旁侍立了两名年华不过双八，青春貌美的丫环，从轻纱之内更隐约见到一位女子的倩影。

这个身影很是朦胧，但在看不清的情况下却又使人隐约窥见其婀娜多姿的身形曲线，加上了轻纱之上那淡淡的粉红，更倍感那份挑逗和诱惑。

“属下汤和（卓琦），参见夫人。”“辛苦你们了，起来吧。”汤卓两人所面对的，正是当今水家家主的夫人，水洁芸的二母（水元清的小老婆）金月姬，听到金月姬叫他们站起来，可是他们却互望一眼不敢起身。

“唉……先起来才说。”甜美的嗓子但却是沉重的叹息，两人只感到当中表达的一份婉惜。对于今次行动失败，还没能保护好同伴们，他们本来是作好了准备，亦甘心受到处罚。但金月姬却似是没有打算要处分他们办事不力之罪，反而无尽地婉惜着。

两人不敢再违拗金月姬的意思双双站起身来，只是汤和首先垂首道歉领罪。“属下罪该万死，行动失败还陪上了两位弟妹，属下愿任夫人……”汤和的说话还没有讲完，他却突然感到面上一阵火烫，但心里却冒起冰冷，要说的话亦再没法说下去。

从轻纱之内闪过一刹那微微的精光，凭多年来的修行和在江湖上的历练，他知道这是被一流高手的眼光盯上所至。以金月姬的修为，只是眼光徐徐扫过他的面就已经使他感到一种似被烈火灼过的感觉，他不由把金月姬和荒山农舍之内那两头怪物相比较起来。

“我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还要再失去多两个吗？”金月姬说的摆明是首领安抚下属的话，可是由她的口内说出来的，那清雅甜美而又肯定真诚的声音语气，使人根本无法去质疑她说话的可信性。汤卓两人感受则更深。

他们这班由金月姬一手选拔出来培训的年轻高手，全部都是出身低下阶层出生亦受过朝廷苛政压迫的。就以卓琦为例，在她年幼时就因为征收重税而弄至家穷四壁。当年朝廷地方军队在巡经她的村庄时

更掳掠妇女，连只有几岁大的她亦不放过，如非恰巧金月姬在那处路过，她现在怕已被带到不知哪个高官的家中当奴婢了。

所以这班全受过金月姬大恩，亦经由她作思想洗礼的青年团，对她的忠诚比那些盲目效忠于而可能还更疯狂也说不定。在他们的心目中，金月姬就是降生凡间的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和智能力量的代表。

听到金月姬因失去了两名部下而痛心疾首，更感到尊贵的她竟如此重视自己，汤卓二人心中涌起无法遏止的冲动，身躯微微发抖就想再次下跪。可是当他们想要跪低时，却感到一股庄严的压力由轻纱之内迫发出来，更把他们压得身体亦没法行动。

纱帐没有任何的异动，但他们却清楚感觉到那有如万斤重担的沉重压力，这表示金月姬并不是依*武功气劲把他们压制，而是纯以精神的修为把他两人同时死锁，两者的分别当然是后者潇洒好看，但难度亦更高得多。

“见到他了吗？”“是，见到小王爷了。”“形容一下吧。”“是。对小王爷的深浅，属下们没能看得通透。只是他的武功似比传闻中还更厉害，他的武功应该更在两位小姐之上，就连天剑亦不是他的对手。”

“天剑？他居然打败了天剑？”金月姬的反应非常突然，汤卓二人心中一急，知道自己在心神不定下讲漏了说话，吃惊地急着回答道：“属下胡涂，小王爷是和新任的天剑传人文大勇交手，乍看是平分秋色，但小姐却说是小王爷胜出。看他们的面色小姐似乎没有说谎，但属下们却看不出其中奥妙。”

汤和开始把李文在温泉那场剧战的每一个细节，无有遗漏地向金月姬一一复述出来。金月姬没有开声，只是淡然地聆听着。当汤和完全叙述后，帐后却仍是沉默不语。汤卓二人不敢打扰金月姬的思绪，同皆安静地等待着。

“诗洁是否留在农舍疗伤？”“夫人英明，二小姐确是在农舍接受小王爷的治疗。”“小王爷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

“小王爷明言，与陆家交战时定必到密林处观摩。”“好，辛苦你们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属下告退。”汤卓二人明白金月姬是要单独细想一些事情，他们也识趣地立即告退。

在秦州城外的荒山农舍内，李云龙正悠然地让水洁芸为他梳理长发。他一身素服，端坐于桌子之前喝着清茶。而水洁芸则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站于他身后温柔谨慎地为其服务。

“夫君……你真的不担心洁芸吗？三日后洁芸就要打仗去了。”虽说李云龙对水元清的谋略才智与及对水洁芸的武技轻功都有十足的信心，可是战争是数以万计的人混战，让自己心爱的女孩征战沙场始终也会有点不放心的。然而他又不想影响水洁芸的心情，所以一直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嘴边而已。

“放心吧，如果真有危险夫君一定会来救你的，别忘了你已经是我的财产，我又怎舍得让你出事。”水洁芸脸蛋红红的在李云龙宽阔的肩膀上捏了一下，可是嘴角却是一个微仅可察的偷笑。

“洁芸，如果可以的话夫君想你看顾一下你妹妹。”“嘿嘿嘿嘿……”水洁芸只笑而不语，但她那暧昧而又略带奸狡的娇笑已经比说话更为明显露骨。“嘿嘿……好了洁芸，笑够了。夫君是认真想要你照顾一下她的。”

“夫君有命，洁芸焉敢不从…嘿嘿…看来洁芸要多个姐妹了…嘿嘿嘿…”“很好笑吗？去应门吧。”运功于耳，水洁芸咦了一声的发现有人正从六十多步以外向这房间走过来。自从昨晚半夜以后，那个文大勇就不知缩到了哪里去，而农舍里就只剩下蓝冰月和水诗洁二人。当中又以后者的轻功修为较弱，故此在水洁芸发现有人步近时也很轻易就分辨出来人是谁了。

“洁芸遵命。”正要穿回衣服去应门的水洁芸突然被李云龙在她圆大弹手的香臀上大力打了一下，她娇呼一声后茫然地望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而遭此毒手。“丫头，夫君有说过让你穿衣服吗？”

原已是圆圆可爱的大眼睛现在变得更圆更大，水洁芸吃的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以她的素行也感到丢脸至极。她始终是水家大小姐，武功才智在江湖新一辈中屈指可数的人物，但要她光溜溜的去开门给人家看自己宝贵的肉体，她实在是很难接受的。

“洁芸，信我。”简单的一句说话，水洁芸再望了一眼李云龙，只见他眼中坚定而又充满了智能之光。讲真，如果是开玩笑的话实在是过了一点份，但她也很清楚李云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不会是个

轻重不分的笨蛋，做事从来都有一定的道理，水洁芸对他其实比对自己还更有信心。

第三百九十三章 心结

她微吸一口气镇定心神，在来人尚未及敲门时已经鼓起勇气，一股清风的飘到了门口处把门打开来。站在木门之后，凭远超于常人的听觉追踪蓝冰月的脚步位置，水洁芸的小心肝儿却是十五个吊水桶般，七上八落的。

其实以水洁芸的底子，就算真的赤裸裸地跑出屋外，寒冬的天气也侵不进她强悍的护体真气。但当想到要让蓝冰月任意饱览自己婀娜娉婷的迷人女体，她却是由心内感到胆怯和冷感，连光滑闪亮的雪肌之上亦起了鸡皮疙瘩。

门还未被敲响，水洁芸已经知道外人来到了门前，而他不知道是是外面的不是蓝冰月，而是月碧玉，月碧玉就是那个野风喜欢的那个女子，自从李云龙救了他以后就跟在李云龙的旁边，现在月碧玉的灵觉也同样通知她门后已经有人在等了。木门打开的一刻，当月碧玉见到身无寸缕的水洁芸时立即瞠目结舌，几乎想掉头拔腿就走。水洁芸见到月碧玉呆盯在自己的身上时也同样想找个地洞钻了进去。

“碧玉，进来吧。”从水洁芸的背后已经传来了李云龙的叫声，月碧玉却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她本是很想顺从李云龙的说话，但她实在很介意面前这个裸女的存在，虽然水洁芸不论面庞身体也同样美绝好看，同时也是她的姐妹。

水洁芸向月碧玉轻轻颔首示意，她才提心吊胆地步入房间之内。来到李云龙的面前，水洁芸自然就回到李云龙的身后侍立，但由于***的关系她的表情明显生硬。月碧玉则望了一眼桌前的椅子，但那如柳叶般的剑眉微微皱起，最后却学着水洁芸般站在李云龙的面前没有坐下来。

蓝水两人同皆为挑通了眼眉的人，看在眼里时也都笑在心里，水洁芸暗想她的男人是决定了要收月碧玉为自己的女人或侍婢了，而李云龙果然没有叫她坐下就开声道：“碧玉，我叫你练习的你都已经练了吗？”

“是…的…已经…练了。”脸蛋已经如着火般染红发热，月碧玉的艳丽俏脸一直垂低望着地面没有抬起来，就是连说话亦显得有点不

顺。“碧玉，你知道为什么我想你跟洁芸去参与这一役？”

“我…对不起…公子…碧玉愚鲁……”“碧玉，你太幼嫩，也太天真。”李云龙突然侧头向旁边活色生香的水洁芸打个眼色，水洁芸眼中精光一闪后化作了一团肉色的影子弯过李云龙，玉指往垂首的月碧玉肩上疾点而去。

月碧玉的本能反应也是极快，在她的思绪仍未回复前，身体却已首先作出了反射性的行动。没有经过思考，她的手指由下而上的往上急封，在时间上竟能后发先至地刚好赶及截上水洁芸的攻击，也不至于被迫落下风，单这一招就尽显她在这个多月里艰苦修练的成果。

然而水洁芸本就比月碧玉高上一筹，再加上掌握了一点先手的优势，在进攻之中身形突然旋转，堪称完美无暇的女体在半空之中足不触地的转了一圈，配合她乌黑发亮的一头长发如扇子舞动般实在无比好看。但这个秀丽夺目的美景月碧玉却是没无福消受了。

凭借这个转动的力量，水洁芸在速度和角度立时改变，而这个改变恰好避过了月碧玉那神来一笔的封截，当她再次面向月碧玉时，她那青葱玉指就如剑一样灵活地避开月碧玉的封锁后毕直的点往其肩上要穴之上。

月碧玉似是掌握到了什么，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她唯一的策略就只剩下往后退。可是她亦很清楚水洁芸的武功有多可怕，知道一旦后退就必败无疑，只是不退的话，以现时的情况她怕连三招亦难以抵挡得住。

果然在她后退了一步时，水洁芸的气势已经如火如荼地全面压着了她，除了能使用戟指点刺外，水洁芸还可以从容以起脚偷袭来配合攻势。月碧玉施尽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也没法摆脱水洁芸的苦缠，在阵脚没法站稳下她知道用不上五招自己将被会打得一败涂地。

“够了。”与李云龙的说话完全没有时间的误差，当他出声的同时水洁芸也立时收招急退，并回到了他的身后侍立着，乍看就彷佛从没有出过手的样子，唯一可以察觉到的就只是她那对比一般妇女为大的雪白***还有微微的晃荡，场面既是香艳又是煽情。

站在李云龙的背后，水洁芸心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她现在全身赤裸地站立在两个衣着齐整的人面前，而且没有李云龙的命令她就只可以继续站着暴露自己的身躯。她以往是神教的公主，身份之高就不

用说，就是有胆惹她的人也绝无仅有，可是现在却如一个奴隶般任人欣赏自己美妙***的每一寸地方，那种感觉实在很特别。(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她虽然感到了不轻的羞耻，同时也感到了很强的刺激，可是当中还有一种异样。就像刚才完全依照李云龙的命令去进攻和撤退般，她感到了自己已经真的完全地属于他的了，不只是他的侍婢和床伴，同时也是他的工具和武器，只要是他喜欢的就可以任意地使用自己。对此她好象没有感到不快，反而似乎有一点点的喜悦，芳心之中不由暗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变态呢?

被水洁芸一轮急攻的月碧玉也慢慢地回气，她没有怪李云龙或水洁芸的偷袭，因为李云龙一向都教她必须要全天候的长时间处于戒备状态。

“碧玉，若然洁芸刚才有心要你的命，现在此刻怕且你已经是一具香尸。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就可以分你的神，让你轻易跌落了死局。如果换了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男人，那你是否应该拔腿就跑？”

“真对不起，公子，碧玉明白了。”虽然这种教育方法实在别开生面，但对于李云龙所说的话她也清楚当中的大道理。她将来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可能是出名以精神攻击为专长的一代宗师，如果以她刚才的表现来看恐怕死一百次也还未够。

“别小看一只细小的麻雀，它们在飞行，觅食和休息时都会保持在高度的戒备状态里，只要四周稍有异样就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逃之夭夭。然而即使是一直处于戒备，但它们的行为却仍是无拘无束的写意。这其实就是心的因素。如何才能够体会到这种心境，只有修武者自己才能身体力行，外人是帮不到忙的。”

“碧玉明白，谢公子教诲。”看到月碧玉一脸惭愧，李云龙知道她已经真的明白了。李云龙把眼尾突然轻轻地扫过身旁的水洁芸。她慧黠兰心，已经知道李云龙并不是单单在训导月碧玉，也同时是在训导着她。

其实她自己心中很清楚，以她的实力在刚才那种偷袭的情况下，用了这么多招也擒不下月碧玉的真正理由，其实是怕在李云龙的眼前显露出不雅的姿态，所以才会局限了她的动作。她随即明白了李云龙要她学的是什么，感到害羞并没有不妥，反正他也曾说过女孩在害羞

时是特别可爱的，问题是在动手分生死时她却没有消除一切杂念，把精神完全融入至灵至静的状态。换了不是与自己人练习而是与真的敌人动手或在沙场之上交锋，如果她不能屏除杂念保持冷静去细心分折身边的一切事物，她也很可能因此而丧命。

她忽然记起小时候师傅以前的教导，‘乎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当中就只有生死，没有胜败，更没有所谓道德不道德，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事情就是要保住性命。或者师傅并没有说错，但她其实更喜欢李云龙的一套，必须为自己所重视的人而生存下去。水洁芸乌黑的瞳孔深情地注视着李云龙，她终于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

换了是以前那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己，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时的自己其实是属于一种病态。正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所以她才会学懂珍惜自己，也学懂喜欢自己。这个平时喜爱戏弄自己的男人，其实他对自己真的很在意，只是他总会把这个心事收在心里，最多亦不过是含蓄地显示出一点点。他也一直担当着父亲，情人，主人甚至乎是医师的角色。月碧玉和水洁芸也都切切实实地上了很宝贵的一课。

“明白就好了。碧玉，你先到后山等等我，我随后就会来。”“是的，公子。”在月碧玉离去后，李云龙拿起手中的香茗呷了一口时，水洁芸却突然从后把他的头抱入了她的怀内，让他能安枕于她那雄伟的胸襟豪乳之上。

“咦？！喂？！洁芸？！”就算是李云龙，也会被水洁芸这个突如其来的热情举动吓得有点手足无措。“夫君，洁芸欢喜你，好欢喜你。”李云龙呆了片刻才哑然失笑。

从后山的密森处传来了很特别但又很悦耳的声音。李云龙微感好奇时已经发动身法，为了降低声音他踏足短丛的枝干之上，以卓绝的轻身功夫轻松地向目标飘身而去。

心中暗忖，难怪这些声音如此特别，当李云龙看到月碧玉时竟发现她正屈膝坐在一颗大榕树下夹着两块黄叶吹奏音乐。那种叶笛的声音不同于一般乐器，其简单清澈的音质自然和谐而又悦耳动听，加上那不知名的旋律就更为美妙。

李云龙不想打扰她的吹奏，所以他的动作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当来到她身后的数十尺时更运起真气封闭了全身的毛孔，就连精神也慢

慢融合于自然世界之中，整个人的感觉迅即消失于无形。

第三百九十四章 离开

月碧玉所吹奏的音律嘹亮而清雅，但从其声音之中李云龙却听出一丝凄凉的感觉。他双手度后，静静地用心聆听着这段音乐中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也感受着她的心情。

乐音是人心的一种反映，也是情感的一种表达。李云龙合上眼玩味着这悦耳动听的美妙音乐。虽然当中略带一丝愁思，但这份淡淡的愁绪却也换来一种动人的凄美，尤其是在这冬天的荒凉野外，感觉就更为实在，更为具体。

没想到月碧玉这妮子原来可以吹得一手好曲，同时也感到她是个真正拥有内涵的淑女，从她吹出来的美妙音律其实就是她埋于心底的一切心事。也只能怪李云龙的玄功太高，月碧玉的心事就似晚上弱微的海风般，藉其笛声虽乏力却清晰地传送到他的心灵世界当中引发连串的共鸣。

毫无先兆下，绕梁的乐韵突然停止。李云龙正听得入神时不禁奇怪月碧玉因何而停下，她却已经回首凝望着他。李云龙心中暗凛，这妮子的功力和自己差天同地，她到底是怎样发现了他的，是否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不自知呢?

发现李云龙原来一直在背后偷听自己吹奏叶笛，她明显有点不好意思，但这种不好意思却只是属于女孩儿家的矜持。

“公子。”月碧玉缓缓站起身来，在这片荒野之中，在那棵榕树底下，于这个微细雨花里就像是雪中的梅花般奇丽无比。刚才那些曼妙的乐声犹在耳里回转着，配合眼前这不差于水洁芸的大美人，就是李云龙这淡薄之人亦感到了惊艳的感觉。

当李云龙凝视她那双似是平静的眼眸时，一个异像突然在脑海中产生。那是一团如蜡烛般温和的火焰，而这个火焰却慢慢地变化堆砌出一个人脸模样，是月碧玉那如花俏脸的笑容，一个李云龙从来没有在她面上见过的笑容，非常亲切，真诚和灿烂，更充份表现出这妮子对自己那份深藏含蓄的关怀。李云龙终于发现了月碧玉这妮子原来是个外表冷漠内里含蓄温柔的好女孩。

举步行近，李云龙不自觉的来到月碧玉身前不足一呎的近距离。发现他在自己咫尺之间，伸手可及的地方，月碧玉脸上闪过绯红，对男女之事没有经验的她明显是不知所措，虽然他和野风有过一代生死之爱。但是自从那次李云龙救了他以后她好象忘记。

“很好听，这曲子叫什么名字？”月碧玉没有回答他的说话，可是眼眶之中却流过了无法掩饰的悲戚，他知道应该与野风有关。

“抱歉，我并非有心的。”一直不敢直视李云龙的妙目突然勇敢地望进他的眼眸里，而她面上更是微微一笑，但今次轮到李云龙在苦笑。

一直以来，他把武功传给月碧玉完全是出于一份对野风的歉意。只是他和月碧玉现在的关系又是什么？自己喜欢她吗?

“公子？！”望着微微发呆的李云龙，月碧玉温柔细语地叫唤了他。他在近距离细看着月碧玉如花似玉的容颜，而她也反常地没有把脸移开，但红晕却直染至粉颈，眼中一泡的水光荡漾不止，小嘴唇更因羞涩而微颤震抖，她的美态确是相当撩人。

“真可惜，李某是个粗人，并不懂得这些动听的乐曲。”月碧玉含笑不语，默默转身步向那棵榕树之前，以无比滑嫩的青葱玉指温柔细抚粗糙的树身，高瘦的背景映在李云龙眼里更是说不尽的典雅优美。

“懂不懂得曲子又有何重要？对吹奏者来说只要有喜欢……喜欢聆听的听众就已经足够了。”以李云龙的才智又怎会听不懂月碧玉的暗示，而他亦洒脱地一笑道：“曲好人更好，碧玉，可否为我再奏一曲？”

月碧玉倏地转身，明亮的双眸乍现一丝惊喜，轻轻颔首后再次把两片黄叶放到那粉色的小唇之中。刚才中断的妙韵再次响起，然而那份愁思却变化为含蓄的喜悦，李云龙高兴地发现那份感觉已经截然不同了。

时光匆匆，过了四日平平淡淡的正常日子后，于第四天的清早时分在这个本来平静的荒野，却传来马蹄踩踏地面的震动声。来人是一支上百人部队，专诚前来这所偏僻的农舍接送水洁芸、水诗洁、月碧玉三女。

只为接送三人却已出动上百人的骑兵，虽然是清一色的女兵，但已足够显示对她们的重视，也是向李云龙暗自作出的一个保证。换上了她们所送来的衣服后，水洁芸牵起了李云龙的手拉着他到农舍后的温泉说话。

“洁芸，你很美呢。”身穿纯白的战袍软甲，以粉红的绵绳所收束配衬。头上扎着的是赤红的一块头巾，加上那腥红斗篷随着北风而飘舞不断，配合本来就娇美的花容月貌，使得那份凛凛而迫人的巾帼英气里又暗自流露出迷人的丽质秀气。

被李云龙所称赞，水洁芸没有像平时般雀跃。她只是有如一个要搬家迁徙的小女童般，眼仔和小鼻子红红地望着自己的青梅竹马无异。

李云龙看得有点儿心痛，还未及说话时水洁芸已经扑了上来搂抱着他。那些什么高手威势，大将之风全不复见，面对即将分离的爱郎，水洁芸完完全全变回了一个天真漫烂的普通女孩子。

“洁芸，这场仗是速战速决的战役，你很快就会回来的，喂喂，别哭……别哭……”“夫君……洁芸……不舍得你……呜……夫君……呜……呜……”

“别哭好吗…洁芸最乖的嘛…乖…别哭。”一生人中只曾面对过一次女孩子伤心哭泣的李云龙，也同样失去了一代武术巨人的风范，手足无措的拱着这个在他心里已经占了很重要地位的女孩。与他的才智武功相反，此刻慌了手脚的他也只能拙劣地抱着这位小美人左一句乖，右一句别哭的温柔细语。

他们同样感觉到水诗洁和月碧玉已经来到了温泉旁边，只是他们也不担心两女会走近来打扰。

“夫君…给洁芸一个祝福好吗？”并非每个女人在哭泣时也同样美丽，或者当中连一成也不到，然而仍保持有一点未泯童心的水洁芸却是属于这少撮的珍品。凝望着泪眼盈眶地仰首的水洁芸，李云龙首次发现原来她在哭过以后是别有一番美态的。与平时的调皮又或狠辣相比，现在的她份外柔弱而惹人爱怜。

把水诗洁和月碧玉的旁观抛诸脑后，李云龙情不自禁地吻上了水洁芸那点点的珠唇之上。此时在远处躲着，也有点尴尬的两女心情各异。水诗洁其实真的没有想与凤云龙为敌，相反地，她实在很憧憬李

云龙和水洁芸这种根本是无法求到的人才加入他们水家一方，让水家在秦王府的势力得到巩固，只是她也清楚李云龙是不会轻易偏向她们水家一方。而水洁芸虽然对水家仍是念念不忘，但她亦暗示了只会忠心于李云龙，一心向着她这位心爱的夫君。

金月姬和水洁芸的父亲的心中想法从来没有人可以猜得透，但水诗洁仍然深信她不会愚蠢得强留水洁芸而与自己的主人反目。其实最叫她头痛的并不是金月姬，反而是水洁芸的不兄水林儿。

而在旁的月碧玉则没有她那么多想法，只是面红耳赤，但仍是隔远望着水蒸气弥漫的温泉里这对郎才女貌的璧人。

“碧玉。”突然传来了李云龙的叫唤，月碧玉微微愕然半晌，最后也慢慢步向他们的方向。当她来到凤韩二人的身边时，李云龙仍是轻搭着水洁芸的香肩之上，月碧玉只有带着含羞地俏立于他们的身旁。

与水洁芸一式一样的将领级军服，但二人气质却全然不同。月碧玉没有水洁芸那种凌人盛气，但却秀外慧中，一派军师儒将的引人风采。“洁芸，小心照顾一下自己的姐妹。”

水洁芸眼珠一滚，半红的妙目在月碧玉的身上巡视了一回，累得月碧玉亦垂下了头不能抬起来。“洁芸遵命。”李云龙小心地轻抚了一下月碧玉发烫的脸蛋才柔声的道：“洁芸，碧玉，你两个也要小心一点。”(手机阅读＄dxsｗ．com）

“是的，公子。”“是的，夫君。”基于出征战场时的离愁别绪，虽然李云龙与月碧玉尚是第一次有这种具备男女情事的接触，然而在此时的气氛下却又没有唐突佳人的感觉。

在李云龙这种恰到好处的轻抚下，月碧玉的俏脸越来越红，但仍是望着他那双彷如磁石的眼睛。在这个时刻，他清楚地表明和告白了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发生了的感情。

“诗洁，你自己也要小心。”“多谢李公子关心。”从农舍之内听到李云龙的说话，水诗洁也大方地来到三人的身前。然而，她却有一种隔膜感，这三个人似乎是组成了属于他们之间的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

“诗洁，请代云龙向岳父说句话，她要云龙做的事云龙定会完成，但也叫她帮忙看顾看顾她的女儿。嘿嘿……别让洁芸这丫头有机会红

杏出墙才好。”“夫君是蠢才！”就在李云龙大笑，水诗洁愕然，月碧玉羞赧时，水洁芸终于破涕为笑，更感大窘地娇嗔锤打着他。

其实水洁芸和月碧玉都同时芳心暗喜，李云龙这语带相关的话明是表示了水洁芸的身份，暗则是向和月碧玉和水诗洁发出暗示，他已视月碧玉为自己的女人。

“嘻嘻……请公子放心，诗洁定当如实通知父亲的…嘻嘻……”难得见到水洁芸这位姐姐会被人整治得这个惨况，就连水诗洁也不禁莞尔。与此同时，她心下暗凛并由衷佩服李云龙的才智。看似是一句简单的玩笑，但当中所包含的谋略和智计却是极为深远。

第三百九十五章 龙眠山

一个子虚乌有的名份，却能先打破他和水元清以及水林儿之间的隔阂，以血缘亲属关系建立起一个人事连结，防止了那些想要拉拢水洁芸和月碧玉之人的私心，就是将来如出现问题，他也可以藉此作为接回她们二人的理由。

而且此举更可以反映出李云龙仍视他们为一家人，至少表面上是一团和气的模样，暗暗教水元清和水林儿两班人，在没有特别的理由下没法可以轻举妄动，否则会立时树立另外两方为敌人。

“时间不早了，姐姐，碧玉姑娘，我们要走了。”李云龙突然以快疾的速度向水月两女的脸上各印上一口，两女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让他占了便宜后才各自不好意思地瞪他一眼。

送了各人出农舍，遥望她们骑着战马，绝尘而去的背影，李云龙心中始终有点不舍。就在他轻轻地叹息时，一把声音从身后传来。“让她们这样子去打仗真的无问题吗？虽然对付是陆家这个武林世家，但是现在辽汉两王的大军已经南下了。”

就算不用听声音，李云龙也知道来人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剑山庄新庄主。李云龙看了他一眼道：“担心吗？我说过我不担心吗？再说我难道不会派人去保护它们？你呢？你来我这里难道是真的要见你的师妹吗？你的目的难道就这样简单？”

“是啊！难道我还有另外的事情？”文大勇道。“是吗？要不要现在我就带你去找你师妹？”“不用，我自己会去见他的。”“嘿嘿，虽然你是天剑传人，但是秦王府不是你说进就可以进的。”李云龙冷笑道。

“是吗？”文大勇笑了笑没在意，而李云龙也没多说，他知道就是他自己要想在秦王府内不被发现也不可能。

※※※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从地势上看，龙眠山仿佛一望无际的原野之上横卧着的一条巨龙，把大半个桐城环抱其中，沉淀数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是古老桐子国的脊梁和主心骨。

入冬后的正午阳光不再如夏日般刺眼，暖阳穿透天空中棉絮般的卷云，将笼罩在大地上的薄凉空气微微蒸暖，山风吹来，清凉宜人，觉不出丝毫闷热。青翠茂密的松林间总有红得发紫的枫叶点缀，望出

去满目葱茏，高高低低的青绿色松树在风中傲然挺立，一动不动。叶片间筛下的点点金光，伴随着缕缕清风浅浅摇曳，是一片秋色中闪亮的点缀。

昭明寺始建于漠河帝国，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建在龙眠山的山腰，全盛时期，有六楼、十二阁、三十二殿堂，僧徒达八百余众。从山顶上看，山下云林漠漠，整座寺宇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显得古朴壮观，气象恢弘。

李云龙昂头阔步，带着大小夫人蓝冰月、李梦清迈进寺门，眼前壁瓦丹柱依旧，画梁飞檐依旧，斗拱层叠依旧，却比他记忆里一年前好像破旧了许多，角落处墙体剥落，十几尊佛像金身暗淡，院中杂草丛生，一派寥落荒芜的景致，不由暗暗摇头。

这是李云龙奉其父之命来这里是为了能够见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爷爷同辈，在秦王府有着超然的地位，但却不住在秦王府。

知客老僧虽察觉他面貌熟悉，身架相似，怎想得到这个衣着阔绰，出手大方，还带着两个如花美眷的阔少，就是以前没用的废物，秦王世子李云龙。李云龙目不斜视，一脸严肃地在佛像前磕了几个头，站起来取出两只五十两的元宝交到知客和尚的手中，问道："晦觉禅师可在寺中？"

知客和尚大惊失色，两只手掌各握了一只大元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紫金帝国现任皇帝登基之后，举国上下崇尚道教，鄙弃释道，和尚庙、尼姑庵烟火寂寥，门可罗雀，昭明寺千年古刹，在本地还有一些影响，有好心施舍的也从没有超过二十两的。

他不料这个小施主乐善好施，天下少有，一出手就是一百两纹银，当真喜从天降，定了定神，急忙连声称谢，大赞他仁厚虔诚，定蒙菩萨保佑，日后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出将入相，名垂青史，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福泽无穷。

他恭维了半天，口干舌燥，这才想起李云龙的问话，咽了口唾沫，道："方丈大师在后院厢房坐禅，要不要小僧进去禀告一声。"李云龙满脸微笑，看着他飞快开合的嘴巴，心想鸨母骗嫖客的钱财那是要用妓女白花花的身子作为诱饵，做和尚的空口白话就能让客人把口袋里的银子大把大把地拿出来，而且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天底下言辞伶俐、油嘴滑舌的莫过于这些和尚了。

他知道了老和尚的下落，不欲和这多嘴和尚纠缠，又塞了二两银子给他，道：“我自己过去就行了，请厨房的师父们给准备几碗素菜，我想和晦觉禅师一起进餐。”知客老僧连声答应，欢天喜地的去了。李云龙在记忆中来过这里几次，熟门熟路，经过药师殿、天王殿，巍巍殿宇，森森古木，过了刻石碑林，沿着一条游廊来到后院方丈室。

李云龙打手势让大小夫人轻声，蹑足走到房门前，正要开口求见，忽听得隔门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是小王爷吗？”正是抚养他长大的晦觉禅师。李云龙心头一热，喉头微微哽咽，恭恭敬敬的道：“是的，李云龙来看你了。”呀的一声，推开板门，抢步而进，随即跪下叩头。

蓝冰月和李梦清跟着进去，见屋中空落落的，一床一几二椅，陈设十分简单，蒲团上坐着一个高大瘦削的老僧，须发皆白，想来便是昭明寺的主持晦觉禅师了，急忙跟着李云龙跪倒在地。

晦觉禅师脸露微笑，喜滋滋地看着他，道：“起来吧，这两位姑娘是你的同伴？”李云龙微感窘迫，扭过头看了大小夫人一眼，道：“师父，这两位…姑娘是弟子的妻、妾。”蓝冰月和李梦清的脸蛋羞红，站起身来，和他一人一个蒲团，在地上坐了。

晦觉禅师微微地一怔，随即呵呵笑了起来，道：“老王爷两个月前有封信来，说你突然失踪，是不是吃不下苦，跑回这里来了？我等了十天，不见你回来，便回信让他好好寻找一番，不想你偷偷娶夫人去了，难怪翻遍整个安庆城都找不到。”

李云龙不想当着夫人的面提起自己的丑事，便尽量敷衍着过去。时至正午，不多时厨房开饭，晦觉禅师请他们去隔壁用膳，掌厨的和尚奉上素菜白饭。

厨房得了李云龙的事前招呼，除平时食用的青菜萝卜豆腐，另外还加了“佛手鱼卷”、“奶汤素烩”和“红烧卷鸡”三道素菜，汤汁红润油亮，口味鲜香滑嫩，比起平时吃惯的大鱼大肉，别有一番味道。

吃的正欢，李云龙突然想到一事，抬头问道：“老师父，才一年多没见，寺里面的这些屋宇墙舍怎么感觉一下子破败了许多，以前富丽堂皇的，好像是皇宫一样。”晦觉禅师看了他一眼，用餐布抹掉嘴角的汤水，道：“你见过皇宫？”见李云龙摇头，晦觉禅师笑了，道：“昭明寺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龙儿，是你的眼光变了。”

“我的眼光变了？”李云龙仿佛有所感悟，又似乎仍是一头雾水，“我一直没有变啊。”晦觉禅师笑的更加慈祥，和蔼地看着他，道：“龙儿啊，你变多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身上穿的这件长袍是用上好的湖州丝绸做的，式样也是时下最流行的，花了不少银子吧？”

李云龙恍然大悟，原来什么都没有变，昭明寺还是以前的昭明寺，“紫来茶馆”还是以前的“紫来茶馆”，仿膳糕点还是以前的仿膳糕点，唯一改变的是自己。锦衣玉食，高楼大厦，娇妻美妾，富足豪华的生活起居让自己彻底变了。

用完午膳，李云龙想陪老师父单独聊一会天，便找个由头支开了大小夫人。两人回到禅房，李云龙关上房门，便“扑通”跪了下来，泣声道：“老师父，弟子大难临头，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

晦觉禅师吃了一惊，急忙伸手去扶，口中说道：“龙儿，你先把这几个月的经历跟我讲一遍，为师能帮你的一定……”双臂用力，却像扶在一座山上，李云龙的身子一动不动，心想：好小子，一身内功只怕已有五十年的功力，不知道从哪里拣来的?

他运起勤习苦练的“罗汉伏魔神功”，这才把跪在地上的李云龙架了起来，笑道：“龙儿，你这身内功可强的很啊。”

李云龙会心地笑笑，扶着他在蒲团上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苦着面孔道：“来师父，事情就要从这身内功说起……”他把这两个多月以来的遭遇挑重要的讲了一遍，该回避的回避，该修改的修改，该加工的加工。他知道眼前这个老师傅的身份不一般，连他现在的爷爷都要礼让三分。

晦觉禅师越听，脸色越是凝重，最后抬起头来，望着屋顶上灰色的瓦片，雪白的眉毛微微抖动，口中喃喃道：“天下，江湖，天下，江湖……”突然低头道：“本来想你平平淡淡过一生，可是……唉，天意啊天意。”

李云龙伏地长跪，哭泣道：“弟子愚昧，一直不懂老师父的苦心，心存怨恨，在外面惹是生非，让来师父担心忧虑，罪过不小。”

第三百九十六章 洗髓经

晦觉禅师走过来，扶他站起，怜惜地抚着他的头，说道："傻孩子，师父这把年纪，还有几天好活？只要你能平安无事，比什么都重要。此去长安，路途多险，再加长安风云变幻，一定要小心应付，能忍则忍，少惹是非至关重要，你的内功已有相当火候，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用，现在老师父送给你一样物事，你过来。"

李云龙心中欣喜若狂，暗想：师父是当今静光寺方丈晦明的师兄，"晦"字辈高僧硕果仅存的五人之一，拿出来的东西自然非同小可，"学而时习之"，一脚将半尺厚的花岗岩寸寸踏碎，一拳把一头大牯牛打成肉酱，痛快绝伦，酣畅淋漓。面上却装出一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恬淡神情，轻声问道："老师父，是什么东西啊？"

晦觉禅师走到床前，把元宝形的木枕搬出来，放到茶几上，提起右掌轻轻拍下，坚实如铁的檀木枕头"格勒勒"一阵响，慢慢碎裂开来，好像被数千斤的重物猛地砸了一下。

李云龙暗叫"乖乖不得了"，咋舌不下，赞道："老师父神功盖世，这一掌之力只怕不下千斤，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般若金刚掌'？"

晦觉禅师微笑着摇头道："这是静光派七十二项绝技之一的'须弥山掌'，出则无声，及如山至，劲守丹田，全用内力催动，和外门绝学'般若金刚掌'是完全不同的。"手上不停，又拉又扳，把碎裂的木片剔除，露出一只两寸多高的扁平铁盒，看模样已十分陈旧。

李云龙心口怦怦乱跳，这盒子藏得如此隐蔽，盒子里的东西珍贵可想而知，睁大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他将锁纽拉下，伸手慢慢打开盒子，映入眼帘的是两本发黄的书册，书页上蚯蚓似地写了三个奇怪的文字，他从小接触过佛经，知道是梵文。

晦觉禅师拿起书册上的一块米黄色玉佩，交到他的手里，笑道："龙儿，这块玉佩曾是一个江湖奇人的护身符，师父送你当成亲礼物，好好贴身保藏，说不定能助你逢凶化吉。"说着，伸手把盒子重新盖上。

吐鲁番出产的和田玉可以分为五类：白玉、青玉、碧玉、黑玉和黄玉，其中白玉即羊脂玉产量极少，最为珍贵，黄玉最常见，也最便

宜，同样一块玉，价格往往相差百倍。李云龙见这玉佩雕成梨子形状，上面刻着一个淡淡的“莹”字，若有若无，如果观察不够仔细，还真看不出来。这块玉佩虽然质地细腻，光泽柔和，但是小巧精致，菲薄如纸，花一百两银子足可以买上四、五个，一点都不希奇。

他暗骂师父小气，转眼瞥见晦觉禅师正要把铁盒收起来，急忙伸手拦住，恳求道：“师父，这盒子里的两本书看上去好有内涵，能不能拿出来给弟子瞻仰一番？”晦觉禅师“哦”了一声，道：“当年，达志摩祖师在嵩山静光面壁修炼，九年功毕坐化，少林僧众在他面壁处得到一个铁函，里面有经书两本，一为《易筋经》，另一为《洗髓经》，便是这盒子所藏的两本书册，可惜书中全是天竺文字，你看得懂吗？”

李云龙“哇”地欢呼出来，道：“原来这两本就是静光寺重宝《易筋经》和《洗髓经》，果然十分地有内涵，师父，能不能借个一年半载，待弟子找来天竺番人，把它们翻译完毕，再来完璧归赵？”

晦觉禅师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头，笑骂道：“才一年没见，你是越来越滑头了，静=静光寺僧中不乏懂梵文之人，这两本书册数百年前就已翻译过来，不劳你费心了。《洗髓经》中记载的是一种精湛的先天内功，学会之后，可以使人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等得到充分调理，洗清体内一切污秽，从此脱胎换骨，丹田真气在身体内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伸手投足，会有一道无形的力量迸射出来，克敌制胜，正是你需要的。”

李云龙见他的意思是要将《洗髓经》传给自己，学会之后，内力收发由心，一拳击出，裂石穿墙，威力无穷，从此登上一流打架高手的行列，再也不怕别人欺负自己，心中乐滋滋的，装出一副虚心请教的模样，道：“师父，《洗髓经》如此玄妙，那本《易筋经》呢？”(手机阅读＄dxsｗ．com）

“《易筋经》是达志摩祖师为了增强佛门弟子的身体素质，改善筋骨而编写的一些锻炼法门，平常人练习可以强身健体，通内养外，调治百病。书中除了十二段锦的健身体操，便是排打、药浴和运气等一些耗费财力和时间很多的方法，皮囊小术，不提也罢。渐儿，从现在开始，我将分章节讲解《洗髓经》的精义，你要专心听，三天内不准跨出这道门槛，做得到吗？”

李云龙跪下磕头，称谢不已，出去找到蓝冰月和李梦清，把事情原由说了一遍，又给了知客和尚二十两银子，让他在后院腾一间屋子出来，供她们晚间居住。大小夫人跟着他惯了，说要分开三天，哪里肯依，李云龙好说歹说，每人给了一样精致的玉石首饰，这才勉强答应。

回房闭关修炼，晦觉禅师待他坐定，便开始详细讲解。《洗髓经》集合了佛家内功之大成，深奥而神奇，要领悟掌握绝非一年半载可成，幸好李云龙内力根基深厚，任、督二条脉络又通，真气流转没什么障碍，只是不懂如何正确运用，好像一个三岁小孩，口袋里有几十万银子，却不知道怎么花用。

任何内功，蓄气是第一关，通道是第二关，运用是第三关，丝毫勉强不来。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的口袋里只有一百两银子，却想买五百两的货物，唯一的办法就是再积蓄银子。武学中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取巧法门，武当山上的道士用得最多。这法门乍一听上去非常厉害，实际操作的难度却相当大，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在对方“旧力已尽，新力未生”时使用，其实还是“四两拨无两”。

运用“四两拨千斤”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准，差了那么一点点，一个拨不动，千斤之力压下来，唯一的下场就是头破血流，一命呜呼，可不是玩的。而通道就是流通渠道，如果你用十年时间积蓄下五百两银子，却在钱庄里打了五年的存折，不能随时拿出来花用，这五百两银子还是没有多少用。钱财这样，真气也一样，经络的通畅是真气运行的保证。

李云龙无疑在“蓄气”和“通道”两个关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基早已培好，好比都江堰灌溉工程全面竣工，万顷大湖积蓄了汪洋巨浸，水到，渠也成，剩下的一关就是怎样“开闸放水”了。

内力是一种增长缓慢、恢复也缓慢的神奇物品，用总量有限的真气造成最大的破坏力，这是每个练家子梦寐以求的理想。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某些伪善的小说家硬是把主人公标榜得崇高无私。

李云龙依照晦觉禅师的讲解，用心记忆，认真理解，将体内真气按照《洗髓经》记载的特定线路运行，一切窒滞之处无不豁然而解。他练完“足少阴肾经”练“足少阳胆经”，练完“足太阴脾经”练“足太阳脾

经”，足部六个经脉全都练成，少阳少阴融会调和，内力便可以顺畅地到达双腿，收发由心，一步迈出，地上的砖石便断了一块。

他全心全意的沉浸其中，练完一处经脉，武功就上升一层，于外界事物，全然的不闻不见，从天明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又从黄昏到次日天明。待得晦觉禅师将全书讲解完毕，他也将所有的经脉修炼完成，已是第三日傍晚。

李云龙长长地舒了口气，只觉神清气爽，内力运转，无不如意，举手投足之间，都似有一股澎湃欲裂的力量要从体内宣泄出来。他拜别晦觉禅师，信步走到大小夫人住的禅房，隔着老远就听见房中传出的李梦清声音，咯咯唧唧，竟然连听力都长进了许多。

他刻意放轻脚步，猛地推开房间，瞥见一个嫩黄衫子的苗条身影站在窗前，凌空飞扑过去，口中哈哈大笑，道：“亲亲小夫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如隔九秋，九秋过去，让相公来摸摸你的小乳鸽长大些没有？”

在女子的惊呼声中，两只手掌从女子的腋下穿过，已不偏不倚抓住了两团柔软饱满的物事，耳中只听李清梦的声音说道：“夫君，你……你抓错人了。”李云龙惊恐地张大嘴巴，扭头望去，只见蓝冰月好端端地盘腿坐在床上，那么……那么怀中的这个女子又是谁来?

黄衣女子陡然间要害被抓，呼吸停顿，差点晕厥过去，蓦地回过头来，冰凉的额头擦过陌生男子软中带硬的鼻尖，一张清丽的面孔完全扭曲，瞳孔收缩，眼中的恐惧和慌乱好像劲风中的两朵火苗，想躲，却又无处躲。

李云龙“哎呀”一声，身子一抖，像被毒蛇咬了一口，猛地抽回两只翻云覆雨的大魔掌，表情异常尴尬，抬起头来，不敢面对她内涵丰富的漆黑眸子，却清楚地感觉到里面有一粒亮晶晶的光泽在慢慢聚集、抖动，宛如月色下海面涌动的潮汐。

窗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魏碑体书法，古朴的隶书，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佛曰：风不动，旗帜不动，是你的心在动。李云龙暗吁一口气，佛曰：手不动，***不动，是大家的心在动，如果按照佛家理论，刚才的事情是不是只是一场幻觉?

第三百九十七章　云霞

他心中一宽，正要以此为据，用佛祖“割肉喂鹰”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好生开导她几句，脑门上早已挨了一个响亮的头槌，李梦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占了便宜，还不快快向云霞姐姐道歉？”

李云龙摸摸头皮，一脸冤枉和无辜，向黄衣女子躬身行了一礼，道：“云霞姐姐，你长的这么端庄秀丽，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投胎转生，对人宽厚慈悲为怀，小子刚才一时技痒，误抓……误抓你的那个地方，多有冒犯，还请大度原谅。”

云霞的脸蛋一阵红一阵白，见他道歉的样子一本正经，还算诚恳，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满心的委屈无处宣泄，扑进李梦清的怀里呜呜哭了起来。李云龙天不怕地不怕，最害怕女人哭鼻子，登时慌了手脚，有心劝慰几句，却不知道如何开口，转头瞥见蓝冰月一脸狡黠地望着自己，心中一动，严肃地道：“冰月，相公有些事情要问你，出来一下。”

蓝冰月应了一声，下床穿上黛绿色绣花小棉鞋，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走出房去。才出房门，腰上一紧，已被两条铁一样的手臂拥住，半分动弹不得，两片红唇开启一线，就被一张火烫的大嘴含住，心跳一下加速，脑中刹时变得一片混沌。

暮色像只体积庞大的乌龟，从山麓那边慢慢爬过来，沉重而不知疲倦，地上两个人影重叠在一起，随着天色一点点变得灰暗、模糊，秋风吹过萧瑟的院落，墙头的野草如醉汉一般前后摇摆。

两人*在禅房墙上，唇舌相吸，如两只饥渴的吸血鬼，贪婪而迷恋，直到一个送斋饭来的大和尚走路不小心，一头撞上廊柱，“乒乓啪啦”，碗碟筷子摔了一地，额头更是肿起个鸡蛋般的大包，连声叫痛，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来，相视一笑，携手回房。

房中灯光轻漾，见两人进屋，李梦清的目光露出调皮的笑意，道：“出去这么久，你们跑到哪个地方偷食去了？可有什么好吃的带给我们？”李云龙见那黄衣女子坐在桌前，一张匀称的鹅蛋脸，琼鼻小口，皮肤白皙，也算一个七、八分姿色的小家碧玉，只是垂着脑袋，

看不清脸上是什么表情。他嘻嘻一笑，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连老鼠都饿得皮包骨头，不如我们下山去吃？"

李梦清和蓝冰月这几天青菜豆腐，早就吃得厌了，当即拍手欢呼，云霞也没有什么异议。几人收拾一番，李云龙回到方丈室去拜别晦觉禅师，临走前把三张一千两的银票交给他，当作昭明寺的修葺费用。

四人一路谈笑，相携下山，凉风拂面，自有一番别样的畅快。说起云霞的事情，李梦清和蓝冰月相视而笑，原来昨天下午，两人闲来无聊，到寺外游玩，却在一个山坡上望见下面有一座老大的庄院，绿水环绕，曲径通幽，亭台楼阁和奇峰怪石不计其数，心中不免好奇，找路下去想看个究竟。

山路回环曲折，两人不熟悉附近的路径，越走越远，没找到那个庄院，却在山中迷了路，好半天转不出来。日薄西山，两人走过一排松树林，隐约听见前方一个女子的哭叫声，撕心裂肺，好生凄凉。

两人赶快几步，转过一片山坡，看见一个岩洞之前，两个家丁模样的汉子正在拉扯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披头散发，口中又哭又叫，身上的衣服被扯破了好几个口子，却死死抱着洞前的一株枣子树，硬是不肯松手。

一个家丁心下不耐，提起大脚，用力地踹女子的后背，女子嘴角流血，哭得越发凄惨。李梦清心思单纯，如何看得下这样的不平事，奔上前去，几下飞脚把两个壮汉打得晕头转向，满地找牙，救了女子出来，这女子便是云霞。

双美救人的真实故事在那两个家丁的嘴里流出，在地方上一传十、十传百，越说越神奇，久而久之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传说。"两个仙姑在赶赴西王母蟠桃会的途中，看见龙眠山上，两个力大无比的壮汉正在欺负一个弱女子，便飞身下来搭救。那个女子因为沾染了仙气，后来嫁给了一个公子，锦衣玉食，一生富贵，荣耀无比。你不信？爬到龙眠山上去看一看，那个破岩洞现在叫"双姑洞"，那棵枣树现在叫"枣仙树"，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仙女，天底下哪来那么漂亮的小妞，而且一来就是两个？"李云龙此时可不知道自己的大小夫人将成为万口传诵的仙女，大摇其头道："险、险、险，擅做主张乱跑乱跳，这么大座山，不迷路才怪，万一被毒蛇猛兽伤

到，深山野岭的，到哪里去医治？老实交代，这次是谁拿的主意？李氏家法伺候，老规矩，五百皮鞭。”

“怎么又是你？亲亲小夫人，你还跟人打架，万一对方是两个超级高手，你这样贸然冲上去，不就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么，不要噘嘴巴，再加五百皮鞭。”

一直跟在三人身后的云霞沉不住气了，抬头说道：“你这人好没人情，动不动就要用皮鞭打人，这一千鞭子打下来哪里还有命在？李梦清姐姐是为了救我才冲上来动手的，又不是她找上门去和人打架。”

李云龙扭头过去，见她一脸倔强地盯着自己，漆黑如墨的眸子中全是忿忿之色，两排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年纪不小，却不失少女可爱的娇憨，笑道：“这是家法，硬规定，改不了的，我这一千鞭子抽下来，倒真的会让你的李梦清姐姐欲仙欲死，痛苦无比，她是你的救命恩人，难道你没想过替她挨上几鞭？”

大小夫人听他当着陌生人的面说出如此风言风语，脸颊飞红，羞不可抑，云霞好不容易明白过来抽鞭子是怎么回事，一张面孔更是红得像火烧云一般，轻啐一口，低头不再理他。李云龙心中洋洋得意，百般挑逗她说话，云霞就是不做声，连头都不再抬起来，直到问起她的出生来历，云霞才看了他一眼，目光之中隐隐泛出水光，凄楚之极，静了片刻，开口说道：“我从小就没见过爹爹，跟着娘亲相依为命，两年前娘亲生病去世，家中没钱安葬，只得把自己卖给龙眠山庄做奴仆，一直是服侍老***起居，今年李老爷做八十八岁大寿，说是要双喜临门，好事成双，想娶我做他的第十三房小妾，我……”

李云龙被地上的一块尖石绊了一下，差点摔上一跤，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在大小夫人的搀扶下方才立定身形，回头问道：“这个…这个李老爷多少岁数？”“八十八。”云霞抬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李云龙怔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道：“八十八岁的老乌龟，下面的鞭子居然还能跳起来打人，也算超级稀有动物一个，他娘的，要发骚，也用不着找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啊，纯粹是浪费资源嘛，这老乌龟还有一点人性么？当真人神共愤，天理不容，大小夫人，你们猜猜，这老乌龟还能不能活到八十九岁？”

龙眠山古称龙舒山，山势蜿蜒起伏，岩壑幽邃，林木葱茏，遥遥望去状若一条蜷曲安卧的青龙。漠河帝国时期画坛泰斗李公麟因爱龙眠山景色佳丽，携两个兄弟李元中、李亮功同时归隐于此，世称“龙眠三李”。

李公麟在山上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龙眠山庄，号龙眠居士，晚年自绘《龙眠山庄图》，苏文轼为之跋，视为国宝。苏辙则作《龙眠二十咏》，一一品题山中二十处胜景，龙眠山从此鹊声四起，遐迩闻名。

李公麟在桐城置下偌大的产业，良田数百顷，豪宅数十栋，店面商铺不计其数，连城中最高档次的“龙眠酒楼”都是李家的私产。他替自己的后代安排好了一切，用不着他们为了生计而到处奔波，只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地享受逍遥人生。

一帆风顺的生活，可以让人少吃许多苦头，却也少了许多生命挣扎轨迹中应有的精彩和刺激，难怪那只八十八岁的老乌龟，死到临头还要弄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寻一下开心。

四人这几天都没吃好，下山后要回寄存的马车，直奔“龙眠酒楼”，点了十七、八个菜肴，痛快地大吃大喝。席间，李云龙提出要帮云霞赎身，一来消除她的一抓之恨，二来这几天花钱如流水，囊空心痛，如果在偷卖身契的时候，来个顺手牵羊，反手牵牛，嘿嘿……

众人商量一番，觉得明的肯定不行，只能用暗的。对于这一类偷偷摸摸的暗黑行动，李云龙跟着蓝大小姐出生入死过好几回，技巧熟练，自然成了的统帅兼马夫，酒足饭饱，载着三个美女回到龙眠山下。

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好马车，四人结束一番，云霞在前引路，沿着一条狭小的山道爬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前面是一个人工改造过的树林，方圆数顷，遍植红豆杉、阔叶油桃、丁香和白蜡树等十几类树种，穿过暗影重重的树林，前面便是古老的“龙眠山庄”。

三更天时，星淡月弯，高高的院墙上老藤盘虬，爬满了各类苔藓植物，说不出是凄清还是肃穆。夜风丝溜溜地吹过，四周除了飒飒的落叶和间或响起的秋虫低鸣，听不到一丝人迹活动的声响，如此良辰美景，虽非月黑风高暴雨夜，也是杀人越货偷盗时

第三百九十八章　　夜探

偷东西自然要一个人望风，四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么刺激好玩的事情，哪个甘心为人之后？云霞不懂武功，带着妨碍行动，首先被排除在外。因为她不懂武功，所以要派一个人保护她的安全，最佳人选自然是李梦清。

李云龙装作没看见李梦清那厥得半天高的小嘴，解下腰间的龙泉宝剑递给她，道："冰月，云霞姐姐，请把你们的肚兜解下来。"两个美女瞪大眼睛，像看一头恐龙似地看着他，问道："干吗要解肚兜？"

"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自然要蒙面，万一被人发现，报告官府，仔细追查起来，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倒霉事情，这叫防范于未然。你们肚兜透气性好，还有现成的绳子可以固定，那是天底下最实用的蒙面布，独一无二。"

"干嘛不能把你这件长袍的前后下摆剪下来，做十块蒙面布也足够了。"云霞的一双黑眼珠直瞪瞪向他望着，眼神幽幽的，像猫眼石一般微微放光，显然不肯轻易就范。

"大姐，这件长袍是我花了整整八十两银子，请秦州的第一裁缝师傅'巧手刘三姐'赶做的，再说长袍剪去下摆，成了一件宽袖马甲，不伦不类的，成何体统？如果传了出去，我以后怎么见人？你们的肚兜只是借来用一下，少穿这一小会又不会冻死，你看，你的李梦清姐姐多爽利，一点不含糊，蓝冰月，这个你用。"

蓝冰月一脸嬉笑，却把李梦清奶白色绣粉红牡丹的肚兜丢还给他，拉着云霞的手臂躲到一个灌木丛后去更衣。李云龙脖子伸得三尺长，恨不得钻到那片树丛后去瞧个究竟，少不了又挨一下小夫人的头槌，眼睛瞪圆，道："喜新厌旧的坏蛋，我的肚兜难道不好？"

李云龙急忙拿起肚兜，凑到鼻子面前深深吸了口气，叹道："好香，好甜，亲亲梦清，才三天不闻，你那个地方越发有女人味了，夫君好喜欢。"月光洒在李梦清润丽的脸上，些微的红晕更增她的艳色，明眸之中跃动着微薄的火焰，笑道："你不是说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么，三日便是九秋，这么长时间，多少有些变化的。"

李云龙怦然心动，一把抱住她的柔软腰身，张嘴咬住一只饱满高挺的雪峰，湿滑的舌尖拖着一丝发亮的唾液，从小巧敏感的山巅盘旋而过，惹得她的娇躯一阵颤栗，像一片风中抖动的杏叶。

“哎哟”，树丛后转出来的云霞看见如此缠绵的景致，忍不住轻呼一声，心儿咚咚跳，面上红霞飞。两人急忙分开来，李梦清羞赧地低下头，李云龙不好意思地笑笑，看见蓝冰月的脸上已挂着一只明黄色绣杜鹃的肚兜，两只眼睛骨碌碌地乱转，模样儿真是说不出的俏丽动人，强忍住笑，也把李梦清的肚兜围在自己的脸上，奶香扑鼻，抱一抱拳，拉着蓝冰月的手掌，轻轻跃上山庄厚实的高墙。

蓝冰月武功高强，站在两丈高的院墙上也不觉如何害怕，庄中灯火寥落，楼宇层叠，瓦舍林立，黑暗之中也数不清这许多。墙角密密种着几十杆湘竹，前面是一圃叫不出名字的花，开得很艳，香气却很淡。两人如飞鸟一般跃下，伏下身子，悄声穿过花圃，以墙角、树干为掩蔽，躲躲闪闪地快步而行，翻过一道围墙，见前面一排二层楼房，楼上一个房间的窗中透出灯光。

两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当下展开轻功，奔到那栋楼宇前面，飞上二楼，只听“噼啪噼啪”算盘响，原来是账房先生在算账。两人弄湿手指，在窗纸上轻轻戳一个洞，往里张望，只见一个五十上下的瘦削男子坐在桌前，一手拨弄算盘，一手翻动账簿，全副心思正在算账。

桌上一支已点了大半的红蜡烛，烛油淋淋漓漓地淌下来，注满了古铜高柄烛台的碟子。房中右边是一张单人小床，青色的蚊帐略微退色，左边*墙处是一排排的桦木柜子，多数上了铜锁。

李云龙心想算你倒霉，向蓝冰月比个手势，走到门前，一脚踢去。“格勒”一声，门栓断裂，身子像豹子似地窜进去，不等那人反应过来，已一拳击在他的太阳穴上。账房先生身子摇晃几下，口吐白沫，“砰”地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李云龙见他这副样子，不禁吓了一跳，刚才的一拳他没有使用内力，不至于当场毙命吧，急忙蹲下身去，探查鼻子，幸好还有微弱的呼吸。从他的腰带上解下一大串钥匙，两人翻箱倒柜一番，十几只柜子里全是一叠叠的账簿，有些封页陈旧、纸张发黄，翻开一看，里面居然还有漠河帝国的年号，可谓历史悠久，数百年前的稀有古董。

拉开桌子上的两个抽屉，里面倒有三、四百两的碎银子，大的不过十两，小的不到二钱，大概是“龙眠山庄”当天的收入。李云龙大所失望，满心期望这里有一大叠、一大叠的银票，这区区四百两银子，差距实在太过悬殊，伤心。

捏人中，浇凉水，弄醒那个账房先生，李云龙伸出手臂，掐住他的脖子，恶狠狠地道：“我是天目山上百花寨的三当家，银子呢？”账房先生醒过来，睁眼看见两个凶神恶煞的蒙面人，蒙面的布条别出心裁，一白一黄，上面都绣了一朵逼真的花卉，吓得全身发抖，张嘴呼喊，奈何喉咙被掐，哑口无言，好半天才明白过来，面孔涨红，手指点着右边的方向。

李云龙稍稍放松手指，账房先生说道：“银子……银子在老爷那里。”“老爷住在哪里？”“在后院，只是不知道在哪个***房里。”“那些房契、田契、卖身契呢？”“在老奶奶那里，后院最左边的那栋三层楼。”

“好，辛苦你了。”李云龙甜蜜一笑，一拳砸在他的头上，又晕厥过去。这人还算听话，抽屉中的碎银子就没有动他一毫，省得他倾家荡产地赔偿。两人吹灭蜡烛，出房下楼，朝后院的方向跑去。(手机阅读$dxsw．com）

过了几重厅堂、偏院，翻过一堵围墙，来到一个占地极广的院子，山石、清溪、柳荫、曲廊、亭台楼阁点缀其中，想来便是山庄后院了。

沿着左边的鹅卵石小道快步小跑，两人一个心思，找到那只老乌龟元配夫人的住处，先把云霞的卖身契给弄出来。行过七、八个假山，两座连着短廊的四角亭，前面一排稀疏的紫杉树，后面屹立着一栋三层高楼。

两人不敢肯定这高楼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一栋，但方位在左，只得上去看一看了。携手上楼，两个起跃，直上三楼，房中没有灯火，不知道住的是谁，李云龙伸手去轻轻推门，只听“吱呀”一声，房门应手而开，居然是虚掩的。

月色凄迷，把他的淡淡身影投入门内，屋中一片漆黑，李云龙一颗心怦怦乱跳，背脊发冷，心中掠过一丝不详的预兆，左脚慢慢伸进去，右手扶着门框，慢慢推开，鼻中突然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气。

李云龙浑身一个激灵，伸出去的左脚立时缩了回来，真气运行双臂，双腿打开，摆下一个“起手单鞭”的防御招式，随时应对从屋子里扑出来的偷袭。浓郁的血腥气从半人宽的门缝里飘出来，粘稠得好像一锅刺鼻的米粥，暗沉沉的房中鬼气森森，阵阵冷风从背后吹来，门扇格格作响，深夜听来，让人毛骨悚然。

李云龙浑身的寒毛根根直竖，硬着头皮等在那里，绷紧的身子如一支拉满弓弦的利箭。四下里万籁无声，连自己的心跳也几乎听得见，薄冰似的月光照上他苍白的额头，黄豆大的冷汗不住滚落，丝绸肚兜湿乎乎的，贴在脸上，说不出是香艳还是受罪?

嗒的一声轻响，眼前火光一闪，蓝冰月取出了怀中的火折子，点火引燃。她盯着血盆大口一般的漆黑门洞，惊惧的目光在火焰下轻轻抖动，李云龙转头看了她一眼，低声道：“里面危险，你守在门口不要进去。”

左掌接过火折子，右手取下腰间的青龙刀，猛地一脚踢开虚掩的房门，身子如灵猫般扑出，一招“行云布雨”，青龙刀纵横迂回，宛转如意，把身前的偷袭方位护卫得密不透风。

房门一开一合，“吱呀”摇曳，借着火折子微弱的亮光，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凌乱一片，翻箱倒柜，蚊帐被生生扯下半幅，床前的地上湿了好大一片，灰扑扑的，不知道是不是血迹。

李云龙轻舒口气，点燃桌上的蜡烛，房中登时大亮。他收起火折子，走到床边，地上一大圈血迹殷红，触目惊心，还在活物般缓缓蠕动，一点点往外扩张。一张丝帛被褥破了十几个大孔，翻出的棉絮都是杜鹃花一般的红。

床上并头睡了一对男女，男的白发苍苍，老树皮似的皱纹布满整张面孔，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女子乌发蚕眉，两粒眼珠子突兀而出，看得出生前是颇有些姿色的年轻妇人。两人的面孔因为失血过多而呈现蜡黄颜色，看上去异常地恐怖狰狞。

老牛吃嫩草，这个老头多半就是姓李的那只老乌龟，想不到这么快就得了报应，也算老天有眼。这个妇人年纪不大，显然只是老乌龟的姨太太，这栋楼房自然也不会是元配夫人的住处。

李云龙粗略地扫了几眼屋子四周，连两人临睡前脱下来的衣裤都被撕成一块块的，落了满地，屋中最值钱的东西想来已被先期到达

的“同志”席卷一空。他吹灭蜡烛，轻步出房，把屋中的情形向蓝冰月简略说了。睁着一双星辰般美丽的大眼睛，蓝冰月一脸的惊疑不定，最后拉住他的胳膊，轻轻吁了口气，好像提在嗓子眼的一颗心终于回落到了胸腔。

第三百九十九章 再见赢风

两人飞身下楼，拐过一座小山似的太湖石，鹅卵石小径的尽头是一条架在荷花池上的雨廊，亭台轩榭，朱梁碧瓦，九曲十八弯，极尽江南园林的秀雅风姿。

冬风像一个在黑暗中盲目飘荡的梦游者，哗哗地吹过湖面上的枯残荷叶，很快迷失在辽阔的远处。晶莹的星辰在灰色的天宇上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就像一双双情人朦胧而灼烈的眼睛，空气甜蜜得像布满了花粉。

李云龙突然立定脚步，回身拉住蓝冰月的手掌，深深地注视她，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冰月，夫君明天就要北上，相隔万里，这一次分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现在好想亲亲你，把你抱着走过这条雨廊，也算是我的一种补偿。"

蓝冰月身子一震，仰起脸来，月色的清辉溶入她痴痴的目光，润泽的水光在里面轻轻波动，突然踮起脚尖，隔着两只肚兜，在他的唇上点水似地吻了一下，柔声道："夫君，你还是背我吧，冰月喜欢相公背，背一生一世，背来生来世，生生世世背下去。"

霎时间，一股热流在李云龙的胸腔中滚过，滚烫膨胀，撑得他的喉头有些哽咽，急忙点头道："好，夫君就背冰月一生一世，背冰月来生来世，生生世世背下去。"蹲下身子让她爬到自己背上，两只手掌稳稳地托住蓝冰月圆润的大腿，起身走上荷塘雨廊。

脚下的槐木板毕竟年代久远，踩上去咯吱作响。蓝冰月双臂抱着他的脖子，脑袋*在他的肩上，感觉着他坚实的肌肉，闻到男子身上浓烈的温热气息，一颗女子芳心飘飘然，沉醉一时。

正当两人沉浸在这短暂的缠绵一刻时，前面脚步声响，两个臃肿的黑影从雨廊的另一头飞速地奔了过来。李云龙清醒过来，急忙放下背上的蓝冰月，只这一会工夫，那两个黑影就到了近前，每人背上两个大包袱，怪不得看上去臃肿不堪。

黑衣黑巾的两人想不到在这雨廊上碰到两个蒙面的"同志"，飞掠的身子在三丈外停了下来，对视一眼，解下背上的包袱，一言不发，拔出腰间的长刀就砍了过来。

刀光霍霍，疾如闪电，两人的身法迅捷如奔马，瞬间逼近他的五尺之内。劲风扑面，李云龙长发乱舞，只感觉连周围的空气都被那锋利的刀刃割成了凝固的块状，压的他呼吸困难。

“起凤腾蛟”、“翻江倒海”，他大喝一声，接连退出三步，手中青龙刀毒蛇一般窜起，宛转狂舞，瞬间使出两记厉害招数，把两个黑衣人逼出一丈之外。蓝冰月原来站在身后，被他后背一撞，惊叫一声，飞出两丈远，啪嗒落地。

李云龙无暇他顾，手中青龙刀电闪而出，使一招熟练无比的“风卷残云”，刚想让他一刀毙命，眼前蓦地一花，一柄呼啸的钢刀破空而来，雪亮的刀光挡住了西沉的月亮。

他的身子猛地窜出，头上的青巾徐徐飘落一块，瞬间被凌厉的刀锋绞成十几块，蝴蝶般在空中飞舞。李云龙低头躲过致命的一刀，左拳甫出，结结实实地印上那人的小腹。

“噢”的一声惨叫，黑衣人如遭电击，嘴里一大口鲜血喷出来，身子飞回，“噗”地被后面同伴的长刀刺了个对穿，身子好像破了孔的水袋，血流“嘶嘶”飞溅。

李云龙右手一抖，青龙刀急速返回，剩下的黑衣人半身麻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伴死在自己的长刀之下，惊骇莫名，手腕被鞭子一带，长刀脱手，身不由己地跌撞过来，咬牙切齿地左手握拳，朝李云龙的口鼻击来。

李云龙哈哈大笑，反身一个勾踢，脚后跟准确地命中了那人的下颌，“格勒勒”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黑衣人的身子呼地飞起来，咚的一声，穿透雨廊的屋檐，瓦片翻开一大片，脑袋伸出在外，脖子下的身子凌空悬挂，双臂软绵绵地垂下，忽悠悠地飘来荡去。

李云龙有生以来这一仗打得最为漂亮，干净利索地解决两个用刀高手，心情激动之下，在原地手舞足蹈一番，正扭着屁股，猛地想起蓝冰月的身子被自己撞飞，不知道受伤没有，收回缠在那人手腕上的青龙刀，急忙跑过去扶起她的身子。

蓝冰月哎哟连声，身子软绵绵的，揉着又痛又酥的胸部，无力地道：“夫君，以后你要后退，最好事前打声招呼，我的小乳鸽可禁不住你几下撞。”

李云龙刚学会《洗髓经》神功，一时信心爆满，头脑发热之下得意忘形，忘记了平日时刻注意的收敛和风度，被蓝冰月娇媚的声音一唤，登时冷静下来，担心刚才的大叫大嚷会惊醒山庄里的人众，急忙背起蓝冰月，上前走到那两个黑衣汉子身前，伸手去他们的衣袋中一番摸索，掏出两叠银票、十多两银子、两块玉牌和一张画着图形的地图。

他不及细看，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入自己怀中，提起角落里的那四个藏着贼赃的包袱，脚步轻点，飞也似地往来路狂跑。出了雨廊，才转过太湖石，只见那三层高楼的房间里已亮起了灯火，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发疯似地跑出来，身子猛地撞在阳台护栏上，摇摇欲坠，扯开喉咙喊道："不好啦，杀人啦，老爷和九奶奶被人杀死了，快来人啊……"

天色阴沉得犹如丧服，秋风起处，满院落叶萧萧而下，女子的尖叫声凄厉而惊惶，远远传出，在寂静的深夜显得越发嘹亮和刺耳。李云龙暗叫不妙，知道经她一叫，山庄里很快就有大批壮丁家奴赶过来，腿上加快速度，在假山花木丛中没命地飞奔。

飞上后院围墙的时候，前后院子里都已经有不少灯光亮起，人声、敲梆子的声音隐约传来。李云龙心急如焚，额头上不住冒出汗来，跳下围墙，落脚无声，身子尽量伏低，像一头敏捷的非洲黑豹，借着偏僻漆黑的墙角、树影向前逃窜。

一路上七高八低，也不知踩坏了多少树苗、花卉，踏坏了多少花盆、篱笆，好不容易挨到跳进来的地方，心中一下大定，伸手拍拍蓝冰月的圆臀，笑道："宝贝夫人，总算安全了。"身子一纵，一个"飞鹤冲天"式，高高地腾空而起，他的脚尖还没踩上墙头，忽听下面"着"的一声叱喝，三枚梭子镖在月色下光芒闪烁，化成三道蓝色闪电，分上中下三路，朝他的背后疾速飞来。

这人等到这时才跳出来突发暗器，也够阴险狡诈的，李云龙想不到在这里碰上暗器高手，差点乱了方寸。他身在半空，周身没有半点借力之处，无法侧身逃避，再加蓝冰月伏在背上，形势可谓千钧一发，万分凶险。

李云龙急中生智，右臂猛地一甩，把两个包袱挡在身后，一个扭头，叮的一声，牙齿一阵剧烈酸痛，生生咬住了那枚电芒一般的梭子

镖。李云龙稳稳地跃上墙头，双脚站稳，“呸”地吐出口中的钢镖，笑道：“下面的龟孙子听了，老子乃天目山上百花寨的三当家，今天暂时饶你一次，过些日子卷土重来，定取你的狗命。”笑声嘶哑，颇是勉强，心中后怕不已。

眼前蓝芒闪动，又是三镖飞来，他急忙纵身落地，招呼等在原地的李梦清和云霞，沿着来路，飞也似地跑了。远远听见山庄各处人声鼎沸，铜锣、面盆敲得震天响，事情闹大，再不跑就危险了。四人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全速飞奔下山。

李梦清轻功卓绝，跑起来还不觉吃力，云霞小脚伶仃，走快些都不行，何况快速跑步？“哎哟”一声，跌翻在地。李梦清摇了摇头，回去扶她起来，抬头望时，李云龙已跑出几十丈远，只得搀扶着她勉强小跑。云霞脚脖子生疼，脸上汗水涔涔，在李梦清又拖又拉之下，勉强跟上，下身的直筒长裤却被路旁的荆棘割破了好几道口子，露出好几块雪白的大腿肌肤。

李云龙双臂提着四个大包袱，背负蓝冰月，一路急奔，绕过山脚一片灌木林，看见马车还停在原地，登时松了口气，吹声口哨，轻松地小跑过去，撩开车帘，正要把四只包袱扔到车上，漆黑的车厢中突然闪电般伸出两把钢刀，一左一右，架在他的脖子上。

四周的树干后“哧哧哧”窜出十几条黑影，刀光霍霍，指住两人身上要害，一个中年汉子哈哈大笑道：“想不到纵横江湖十几年的‘豺狼当盗’，今天会落在我的手里，你们这几天真够猖獗，短短三天时间，连盗安庆府周县七家巨户，杀人数十，连老子的师父你们都不放过，可也知道有今天么？”提起脚来，踢中蓝冰月的屁股。蓝冰月哎哟一声，痛得眼泪汪汪。

李云龙不料事情结束，大功告成的时候还会生出这样的变故，钢刀架在脖子上，半分动弹不得，一时无法可想，只是听那中年男子的声音有些熟悉，待得小昭哀号一声，心中发急，猛地想起一个人来，叫道：“赢兄，是我。”

来人正是追风剑客赢风。赢风一见是李云龙惊讶的问道：“李兄，怎么是你？”“说来话长。现在我们先离开这里吧！”李云龙看了看旁边的三女道。

※※※“赢兄，你应该是唐王府的世子吧！”在一处酒楼里，李云龙看着赢风笑道。“你看出来了？”赢风不介意的笑笑道：“我还以为你要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呢？”

“再不看出来的话我真的就成了傻子了，赢姓的人本来就不多，再说上次武林大会上你和唐王表现出来的神色我就开始怀疑了

第四百章 比试（一）

“呵呵，你也不差，秦王世子，十几年来你可是隐瞒了天下人啊！”赢风笑道。“彼此彼此。”李云龙也没有多说，他知道在这里碰见赢风，就知道他肯定无了扬州的事情而来的。

“不问问我这次都这里来干什么？”赢风笑道。“有必要吗？不过将来有你这样的对手我也不寂寞，现在我们只谈私事，不谈公事”李云龙摇摇头道。

“对，喝酒，喝酒。”赢风点点头，明白李云龙话中的意思。

※※※秦王府“龙儿，天下大乱在即，这次你只要打败府中的五大高手，拿到小院里的东西，和剿灭太行山山贼我就让你去长安。”李襄樊看着李云龙严肃的道。

“没问题。”李云龙自信满满的道。他虽然知道这次可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他可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况且这成去长安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开始吧！”

※※※李云龙他此刻心灵平静下来，灵台一片清明，晋入武道高人无忧无喜、如止水般的精神状态。

李云龙来到一片竹林前停了下来，因为他感到有真气在上空运转。这对真气那灵妙的感应是李云龙独有的能力，连父亲也没有这种未至先起的感应能力。这是一股充满了合于自然的真气，又是一股刚柔并济的气劲。

然后看到漫天的棒影雨点般洒下，封锁了他所有前路退路。他闪电间拔出了凝玄剑，健腕连翻，见招拆招的挡下了十多棒，只听得一阵阵剑棒交击的「叮叮当当」声。对方在手劲和速度上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间，招数走的全是稳打稳扎的路数。

最后使棒者轻身一纵，落在李云龙身前一丈许处，正是朱晓阳。只见他将那乌金棒一抖，微笑道：“少爷只要将此棒从我手上打下，便可以过关了。”

李云龙心忖他的玄功之中最是悠长，最能持久，且具恢复能力。而他的时间则只有一个时辰。

快，这将是他要速胜的关键所在。李云龙将龙泉剑斜指地面，微笑道：“云龙明白。”提剑疾走向前，横身斩向对方。朱晓阳棒头一挫，打在剑尖上，龙泉剑受压一曲，然后真气直贯，将乌金棒弹了开去，竟是一股水寒真气。

李云龙右手一收时，乌金棒的一端已然直冲面门。下意识地一个侧身闪过，棒身立即收止去势，横扫而来，取的仍是他面门，尽见朱晓阳收发自如的劲力。

李云龙的身体晋入一种奇异的状态，左半身好象是火，右半身好象是水，在同一时间运起两种迥异的真气。

只见他右手运剑一挡，以水气阴柔之性卸去对方劲力，左手则运起剑鞘，真气在一瞬间灌满鞘身，在同一时间击向朱晓阳。朱晓阳面对他那发前人之未发的奇招，仍夷然不惧，乌金棒一收，挡住了剑鞘，却感到一道刚猛无比的火热真气，如虎入羊群般，冲散了自己的气劲，双手猛震，胸口血气翻涌，退了一步。

李云龙一个箭步迫向对方，右手凝玄剑由上而下猛劈，剑鞘则挑向乌金棒。朱晓阳知道自己已然落败了，乌金棒撤手而出，任它被李云龙挑上半空，蓦地飞退半丈，避开凝玄剑的全力一击，叹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李云龙收回真气，又重行挂好龙泉剑，刚好接着飞下的乌金棒，恭恭敬敬的交回给朱晓阳，道了一声：“朱兄，承让了！”闪身去了。朱晓阳摇头苦笑，将乌金棒随意挥舞了几下，朝别院走去。

三十二岁的朱晓阳在王府中十大高手中排行第三，连李云龙也想不到自己可以在二十招之内夺其兵刃。出奇制胜固是速胜主因，但更重要是能驾驭多重真气，同时发挥它们的特性和长处，在之后的交手中，这异禀将成他顺利通过考验的关键。

李云龙穿过竹林，前面尽是茵绿的青草地，四周传来阵阵鸟语花香。

接下来的会是谁呢?

此时，一座房舍出现在眼前。此练功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只不知里面是否布满了机关？李云龙将感官提升至最灵敏的境界，双手轻按在门上，缓缓的打开木门。

一踏进门，只听得一阵金属破空的尖锐声音。一把月形的银色弯刀迎面飞来，抹向他腰际。李云龙连望那刀一眼的时间也欠奉，就地矮身一滚，弯刀“嗖”的一声划过他的头顶。这是风门门主林广遥的独门兵刃银弧月影，共有两把，刃身细薄成一弯月形，可作抛掷杀伤对手，又可作埋身搏击的兵刃。

由于其质料轻薄，加上林广遥已练就风经最高境界的御风诀，故能巧妙地隔空操纵弯刀，如臂指使。(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李云龙才刚站起，那银孤月影竟回转而来，再度向他激旋而至。右手以神速拔剑离鞘，气随意生，蕴蓄着一股猛厉的烈火真气重重劈在弯刀的刃锋处。

李云龙受银孤月影那强烈的回旋真劲一冲，震退了一步。被荡飞的弯刀则被站在房中右方的林广遥轻松的接住了。

林广遥今年三十八岁，长相清奇冷峻，五官轮廓分明，加上他雄伟的身形，总予人木无表情的感觉。在江湖中认识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个天性冷酷的人。

这在王府座下十大高手中为首的他罕有的露出笑容，淡淡的道：“你要找的东西就在这里。”说着指了指放在堂上最深处的一张桌子上，一个方形的木盒，正是藏了合灵归元经的香木匣子。

林广遥续道：“我不会和你正面交锋，只要你能在我的银孤月影的合击下夺得此经并离开此房，便算过了我这关。”

李云龙点了点头，心中则在盘算如何应付集飘忽和刚烈于一身的狂风真气，若斗刚猛，风不及火；若论速度，风不及雷，但自己的火和雷均未达至境，该如何应付眼前这风门第一人的攻势呢?

无论他如何前进，如何快速，只要林广遥的飞刀一至，他就会被缠得寸步难进，更不用说要夺取经藉。

应付的手法仍是一样，就是利用各种心法各自的特长，今次又该如何利用它们呢？猛一踏地，飞跃而起，直取放着匣子的木桌。

林广遥双眉一扬，知道他是要凭他庄中无人能及的身法过关，银孤月影脱手飞出，一左一右回旋着飞向正在半空中的李云龙。

李云龙忽地散去轻身的真气，从半空急速堕下，着地时用力一撑，向前闪移几尺，离桌子还有一丈的距离。两把飞来的弯刀恰恰在

他头上擦过。

李云龙又走前几步，背后破风声再度响起。李云龙想不到今次飞刀回来的速度这么快，心中暗暗叫苦，唯有再次使起剑鞘同用的手法，体内真气蓄聚，一剑一鞘同时击飞两把弯刀。

虽不能克风，但能在力量上压倒它。不过两把弯刀真劲的反震力亦使他一阵气血翻涌，差些许便受了内伤。但他此刻已无选择，趁机一跃来到桌边，将木匣子收入怀中。

林广遥刚才错误计算了他的步履轨迹，让他避开了最刚猛的第一击，哼了一声，双手真气疾吐，像线般牵引着在空中回旋着的弯刀，同时再度回飞向刚刚收好经藉的李云龙。

李云龙怀中多了件沉重的木盒，多少影响了他的行动。此刻他体内玄木真气运转至极尽，触觉神经和反应都升最高水平，然后使起他独创的迅雷身法，鬼魅般左闪右避，一一躲开了银孤月影的攻势。

二气本来是相克的，但李云龙在危急下却成功的利用二气的特性，突破了林广遥以之扬名江湖的孤月双刃的攻势。

李云龙最后一个俯冲，落在大门侧，道了一声："林兄，承让了！"往外疾驰而去。林广遥收回两刃，望着他瞬去的背影，心中一阵感触，这少主是否真能突破吗？他将练功房的大门关上，缓缓朝着别院的方向走去。

李云龙来到一片密林处坐了下来，默运玄功，将真气重新凝聚归结。他适才看了那文轴一次，文轴上那个印记利用了特殊矿物造成的颜料，此印会随时间转色，刚才他看到的是蓝色，即是说，他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调息一番之后，他站了起来，走向那条通往别院的山路。通往别院共有三条路，他行的和刚才林广遥、朱晓阳的不同，是最难走的路径。

李云龙拔剑挑开了不次第几团荆棘后，忽地身后一个极快的身影俯冲而至，长剑以高速直刺而来。

王府中只有雷门傅凌峰同是使用长剑的，而其神速亦已清楚显示了其武功的精萃——速度。不过李云龙的速度在庄中亦已属一等一的高手，健腕疾翻，两剑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交错了十多下。

傅凌峰见在占有先手，且是一轮他最擅长的急攻下，李云龙仍不落下风，心中暗赞，往后退后站定，江湖上声名显赫的惊雷剑遥指李云龙。

李云龙则是暗抹一把汗，他刚才反复利用了真气那让身体反应强化、敏锐化的特殊能力，加上他自创的剑法，才和傅凌峰斗个平分秋色。傅凌峰那副天生的粗豪的相貌使人容易生出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的错觉，事实则刚刚相反，他不但文武全才，且是睿智的人物，不下于王府的第一智囊宋以志。

他适才伏在林中时，早已计算了时间，利用李云龙心神最松懈的一刻施袭；又知李云龙身具灵妙的感应，故先将真气内俭，待时机成熟的一刻才全力发挥出来。

只是李云龙的反应速度仍是远高于他的预期，这只有十八岁的小子确是一代奇才。微微一笑道：“只要再挡下我一招，便可过关了。”李云龙正凝神感应他体内真气的流动，闻言讶道：“一招？”

第四百零一章 比试（二）

傅凌峰点了点头道：“正是，此招名惊雷迅，是我剑法中的最高剑诀，也是我武技中最精髓的招式。”

李云龙曾听过此招，傅凌峰就曾以之击杀多名武林中的一线高手，亦因此被列入江湖四大刺客之一。想不到自己今天也要面对这惊雷迅，不知该感到荣耀还是恐惧。

不过他很快排除了一切杂念，双目射出精芒罩视对方，凝玄剑蓄势待发，微微一笑道：“傅兄，我准备好了。”

傅凌峰身体微俯向前，剑尖却慢慢升起，直指李云龙。李云龙在他发动前的一瞬，感到他体内的雷性真气，在一刹那间，提升前巅峰状态，然后他的身影在眼前消失不见。

在那这一刻，他纯凭身体合于自然的真气驱动下，运剑封架。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打败他！这念头略过李云龙的脑海。

然后是非常尖锐的“当！”一声，两剑交碰了一下。

两个人影乍合又分。

李云龙受到一股无比强烈的气劲入侵，吐出了一口鲜血。傅凌峰出现在他身后，惊雷剑回到鞘中，他则在急速的呼吸着，体内的真气仍在以高速的运行着，一步一步的缓慢下来。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过关了。”言罢朝山下行去。

曾挡下他此招的人只有二人，现在便再多了一个李云龙。

李云龙坐了下来，迅速的运功疗伤。

行功完毕后，他站起再度沿山路而上，竹林分布左右，前方渐见烟雾弥漫，而他更清楚这是人为的雾气。

在这一刻，未见其人，他已知来者会是谁。头痛的只是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来得真快喔！“一把娇甜的女声从四方八面传来，说话者正是王府女高手卓梓灵。烟雾渐趋浓密，李云龙只觉睁目如盲，忽心念一动，感应一股水寒真气从左后方的上空奔袭而来。

“铮“的一声，龙泉剑离鞘而出，运功腾跃而起，纯凭感应迎向这隐形的对手。剑尖在瞬间蓄积了一股真气，形成一道无形的尖厉力墙，全力刺向卓梓灵。

他的速度已在卓梓灵的估计之中，先避开他锋锐的气，右手不慌不忙的以短刃从侧面架开龙泉剑，另一刃则向他疾刺。

李云龙一个旋身，躲开她的短刃，重新落到地上。卓梓灵再度消失在浓雾之中。

一片静默后，李云龙发觉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刚才分神留意这她的行踪，忽略了要认准方向。然后又传来卓梓灵宛妙的声音道：“你要自己觅路上山喔！”

李云龙听得一呆，如何能在这种方向不辨的环境中觅路呢？灵机一动，两脚连环踏在两边的竹子上，向上跳跃。果然浓雾随着他越升越高而变得稀薄，当他升至可达到的最高点时，隐约可见山顶在西北的方向。

李云龙落回地上，一边朝西北移去，一边感应对方的位置，忽地后移，腰部猛地一扭，从上而下的疾斩。

“当！”的一声，卓梓灵一双玉臂一阵麻痹，一面藉势闪移向后，一面运劲抵御那迅速入侵的气劲。李云龙乘势追击，疾走向前，如影随形的连环攻向对方。全是明刀明枪的硬碰招式。

卓梓灵被迫放弃一手阴柔的打法，双刃勉力抵御那力道沉厚的剑招。李云龙为求速战速决，招招都是风火交融的强势招式，迫对方硬拚。为的是不容她发挥飘逸轻灵的特长。卓梓灵忽收起兵刃，娇笑道：“不打了啦，算你过关吧！”猛地后退，又消失在视线之中。

李云龙暗松了一口气，坐下运起功来，重新积聚损失了的真气。如此猛烈的攻势极为损耗真元，因此他用了较长时间休息。剩下来的，就是宋以志了。

离开了烟雾弥漫的竹林，越来越接近山顶的别院。宋以志的长笑声，遥遥从前方传来，李云龙一阵急步，来到他跟前一丈许站定。他背后多了支长枪，不问可知是他那枝在武林赫赫有名的破军枪。

宋以志笑道：“你要过我这关，就要先破我枪法。”李云龙知他乃是兼修阴阳双功的高手，比之朱晓阳和卓梓灵自是难应付多了。

原因在他无法取得真气上的优势。阴能克阳，阳能衬阴，即是说无论李云龙是无法凭真气相克的优势将宋以志击倒。(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当下拔剑离鞘，剑尖一抖，肃容道：“宋兄，请指教！”宋以志喝了一声：“好！”纯钢铸成的破军枪，直挺而出，疾刺李云龙的上身。

李云龙用的是以柔制刚，以水寒真气化解对方刚猛的烈火气劲。身子一让，运剑从侧面卸开破军枪。一招一式，全是李云龙透过种种别出心裁的修练方法自悟而来。

宋以志将长枪一收，运劲使它激旋起来，在李云龙身前幻出无数枪影，以障其目，教他无法猜度他出手的方向然后依势出击。宋以志忽马步一沉，破军枪猛地一抖，横扫而来。

枪剑交击，「当」「当」「当」连声响起，缺乏应付长枪经验的李云龙虎口猛震，被他迫退了几步。

以己之长，制敌之短。长枪这类重兵器让宋以志能尽展玄火气刚猛的长处，突显了长剑的弱点。李云龙知道再让对方尽展枪势，自己不但损耗加剧，且更难平反劣势。当下使起刚才应付傅凌峰的手段，使出一手速度极高的剑法，务要以速度压倒对方的破军枪。

宋以志洒然一笑，本来刚猛无比的重手法忽地一转，枪杆收回身后，纯以枪头招架李云龙闪电般迅捷的剑势。

李云龙发觉对方暗施巧劲，自己每一剑所受的反震力渐渐变强，消耗的真气也大增。猛地劈出一剑后，向后疾退一丈。

宋以志嘴角逸出一丝笑容，道：“少爷要动鞘子了吗？”李云龙右手握剑，左手握鞘，笑道：“正有此意。”宋以志长枪一挺，使了个突刺，直取李云龙胸口。

李云龙身子一侧，运起烈火气劲用剑鞘挑开枪头，一个箭步闪移前数尺，龙泉剑刺向宋以志。宋以志将枪尾一摆，架开龙泉剑。

就在此时，异变突起。李云龙将体内真气在瞬间蓄聚于左手，以神速将剑鞘向宋以志掷飞而去。对于李云龙此奇着，宋以志将劲力集中在枪尖，然后将剑鞘击下。李云龙猛地跃起，双手同时握上剑柄，烈火气劲配合盘旋着的狂风气劲，凌空劈向宋以志。

宋以志被剑鞘的劲力冲得双手一阵酸麻，别无选择下，将破军枪往上方全力一送，竟是整支长枪激射向半空中的李云龙。

“当！！”的一声巨响，破军枪被震得荡了开去，李云龙亦被震开。宋以志哈哈一笑，一跃而起，重行将破军枪握在手中，道：“少爷，你过关了。”李云龙落回地面，急速的喘息着，叹道：“宋兄，承让了。”

宋以志移了过来，单手握枪，拍了拍他肩笑道：“确是后生可畏……跟我来吧！”李云龙一边暗自调息，一边随着他朝别院走去。

※※※吓得双腿发软，跌坐在地上，一身青衣的小书僮牙齿打着颤，连逃开的力气也没有了。眼看着一直以来尽力服侍着的公子爷，竟被一刀横劈成了两段，血泊之中的下半身僵死在那儿，只剩下伏地的上半身以双臂努力地爬着，拚命地想要爬出山贼的眼前，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所做过最累的事就是在护院的陪衬下练武，打着好玩而已，连汗也没曾流过，在这血腥的情况下，怎么跑得远呢？很快的他就动也不动了，只留下那看来还颇顺眼的书僮软瘫着。

“不坏嘛！”手中的大刀插在地上，那看来为首的山贼嘻笑着，身材高壮的他连手也比常人大得多，大手轻轻一扯，包袱就给扯破成了两半，掉出了金光耀眼的珠宝，在日光照耀下光亮环生，格外诱人心魄。

“这一票可赚了真不少。喂！大家都来看看，光这串珠子…嗯，难得难得，都一样大小，只怕光这个就可卖个三五百两银子喔！好肥的傢伙，喂，小子，乖乖待在那儿不要跑，很快你就可以去陪你家公子了。”

“不…不要…”吓呆了的小书僮连站也站不起来，光只是山贼的眼神彷彿可以将他钉死在地上，那些护院们闲着无聊时也教过他几手，但看着这些人凶神恶煞的样子，就算有几分武功也早吓飞了。

“别玩了。”一个冷冷的声音响了起来，那身材高壮的山贼好像听到了雷鸣似的，整个人登时直挺挺的站稳，其他人也像是回过了神来，连手上的珠宝落到地上也不管，另一边的山道上头，一个山羊鬍的老人慢慢走近，那书僮原想告诉他这儿有山贼，叫他走远些，奈何声音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可别留下活口，走上了这路子，可是随时有性命之忧的，像你们这样不当回事，怎么可能活得久？”连句是都不说，那高壮的山贼举高了大刀，逼向小书僮，刀上的血不断地滴了下来，小书僮吓得两眼发直，连动也不敢动一下，眼看着就要被一刀两段了。

看那小书僮吓得瘫在那儿，完全没有挣扎或者逃走的动作，那山羊鬍老头向着他，眼神微微一撇，只当这小子已经吓破胆子，死了七八成了，别过脸去检视着战利品，似乎对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

突然间，那山贼手上的刀落了下来，砸在石上横跌开去，迸起的金星之中，小书僮只觉眼前突地一阵腥风血雨，山贼们好像被雷劈过一般，在一阵剑风飘飞过后都倒了下去，只剩下那山羊鬍的老头子恶狠狠的看着来人，按着左手上臂的右手指间，汩汩的鲜血正向外流着，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挨的剑。

第四百零二章 青凤晨月

“你…你是什么人？”“本姑娘青凤。”手中沾血的长剑映日生光，闪得那女子的脸上一片亮，英气逼人而威风凛凛，若她方才不是一声不吭，突然出手，而是逐一对战那批山贼，大概也不可能输吧！

拣回一命的小书僮摒住呼吸，一口气也不敢出，倒在地上，脸都半埋在沙土之中，装成一幅半死不活的样子，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带着剑的女子，但他可不敢好奇，只想等着两人打完，离开现场之后，再趁夜偷偷的爬出去。

“算你们运气不好，小小的一批山贼，原也不配由本姑娘动手，只是可惜…姑娘我已经碰上了。”

那山羊鬍老头听到青凤之名，自知已无倖理，她不只人美，剑法更是出神入化，武功之高、出手之狠早已扬名武林，黑道份子闻之色变，他虽然武功也是不弱，却绝不是她的对手，偏偏在干事时遇上了她，真的只能怨老天爷不保佑了。

陡地，那老人脚一踢，一股尘土飞向了晨月眼前。其实，那老人也知道，这招绝不可能伤得到她，只是想趁她分心之际，抓了那个软缩地上、已经吓破胆子，离死不远的小鬼做人质，先逃得一命再说吧！

没想到青凤虽是年轻，武林经验的确不足，却也不是这种小手段可是撂倒的，她身形微动，当那老头发现时，晨月已闪在那小书僮身后，只待俯身而冲的老头子一到，一剑就向着他背心刺下去。

那老头子这可是奋力一搏之下的全力施为，加上晨月的行动又快，待得他看到时，剑尖距他胸口已不过三尺之遥，剑尖虽还未至，但剑风所及，胸前已痛的像是被刺穿，要逃开已经来不及了。

眼见已经无倖，那老头恶向胆边生，对飞来的长剑竟连避也不避了，手挥处漫天蓝雾飞出，瞬时就将青凤给罩在其中。

说时迟，那时快，青凤眼看已来不及闪开了，她情急生智，脚下一挑，已将那小书僮挑了起来，让那蓝雾整个打在他身上，同时皓腕一振，长剑化做一条长虹疾飞而出，将那老头穿喉而过，钉到了远远的树干上。

※※※太行山连绵八百里，险山峻岭迭出不穷，其中又以天都峰为最，不论是险，峻，奇都以其为甚。那以凶残而闻名天下的黑风寨也就藏匿其中。

是夜，月黑风高。

天都峰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在李云龙这个向导的指引下，李云龙的手下已经封堵住了等下贼众可能逃跑的路线。

“主上，你真的确定他们都在这里？”营长纳兰若容略有点不安地问道。李云龙想他可能是太紧张了，毕竟这么大的行动他还是第一次。

“不错，这个太行山的山贼要属这里的最厉害，如果我们能够消灭他们，那么总共太行山将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以今天的行动必须成功不许失败。再说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

“对，主上说的对，我相信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毕竟黑风寨的高手不多，真正有威胁的也就李逵，而现在他，嘿嘿，或许连个娘们都不如，只要潜伏在里的兄弟依计放火，到时火光一起，我们就杀进去。直接去取那厮的狗命，众弟兄们随我们进去剿灭匪众，另外的人就把住各通道，务必做到斩草除根，不放过一个。”

话语间，黑风寨内已依稀可见冒出数处火光，此时正是深冬时分，天气干燥，再经那夜风助势，片刻间已成熊熊大火，寨内顿时金鸣大作。

“失火啦，快救火啊！”看着寨内那忙乱的众人，李云龙眼中闪过一丝凶狠，狠狠地摇摇头，“我们走吧！”

“杀！！！”随着数百弟兄的一声暗喝，众人就象一把利刃直插黑风寨。早已慌乱的贼众哪里想得到此时竟然会冒出一群如狼似虎的黑衣人，见人就杀，本已散乱的众人此刻更想的是如何保命，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一切尽在李云龙的预料之中，黑风寨本就是图有凶残之名，它的来源与支柱就是眼前的李逵，没了他，黑风寨只不过是普通的匪寨。

“你等何人，竟敢来我黑风寨捣乱！”老巢被捣，虽然重伤未愈也不得不强撑场面。李云龙望着眼前这穷途末路的他，虽然是重伤未愈

却依然风采不减，不愧是黑榜第十的高手，可惜啊！！

“老贼，你为恶江湖多年，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取你狗命，纳命来！”正说着，性急的赵伟就冲了上去，李明和纳兰若容见状也扑了上去……

片刻之后山寨的贼众就被清除干净，毕竟李云龙所带来的人不是那些乌合之众所能比的。现在他们正在外面打扫战场，突然一个人从山下行来，在李云龙的耳边道了一句，李云龙的脸色一变，吩咐一下众属下，然后向山下飞扑而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w.com)

※※※“晨小姐，晨大美人，现在看谁还来救你。”一个大汉看着绝色才女晨月大笑道。晨月现在他很后悔，早知道这样就不一个人回家了，但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那仙女散可是我穷尽一生心血所研制出来的，一旦沾上，不管你是三贞九烈的烈女也好，甚至是小孩子也罢，立刻都会欲火焚身，缠绵情欲至死方休。哈…哈哈！”

“是吗？”冷冷的声音传入大汉的耳朵，接着大汉只觉得眼前黑影一闪，地上的晨月已经不见了踪响。

“啪、啪、啪。”在晨月的***上打了三下后道：“以后看你还敢不敢一个人出门，现在天下这么乱，你一个不会武功的软弱女子既然想一个人出门，要不是我来的及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晨月眼泪汪汪的看着李云龙，但是没有反驳，她知道这次是自己不对，在听到他师兄说她父亲出关以后就没有和别人说起，想单独一个人回山庄。

“你是谁？”大汉冷冷的看着李云龙道。“你不需要知道，你中需要知道你不应该打她的注意。”说着不等大汉说话李云龙飞身而起，一剑刺入他的咽喉。

当走入那小小的山村时，晨月已被体内的药力煎熬的玉体酥软，若不是李云龙紧紧抱着她的腿，而她又抱的他那么紧，怕才在半路上，晨月就要滑下来了。

“再…再扶我一把吧…走到那间…那间屋里去…”晨月喘息的很辛苦，这药力实在太强烈了，加上从未和男子触碰过的***现在又被李云龙紧紧地背着，初次接触的男性体味也强烈的让晨月心旌荡漾。

幸好晨月中毒不算太深，李云龙又是老老实实的的。但是已耐不住娇喘嘘嘘的晨月很清楚，只要李云龙有那么一点儿想头、那么一点儿胆量，在半路上就对她上下其手地挑逗的话，晨月一定会在路上就恳求着他的侵犯，一定会的，即使到现在，晨月也不曾丢下想被他***的心情，只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光天化日下需求男人的淫妇就好了。

晨月颊上一阵甜美的晕红，美的让李云龙差点止住了呼吸，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尤其是她方才圣洁的像仙子一般，现在却又是这么虚弱。晨月软在他肩上，任他半扶半抱地走进了房间里去。

走进了还算可以的房间，晨月转过身去，慢慢地褪去了衣物，将白净的衣裳铺到床上去，再转回头来的她不禁退了几步。

“好美！”和他裸裎相见的晨月真的好美好美，她白嫩的脸蛋儿一片晕红，娇美无比，樱桃般的小嘴半开半阖，又好像想说话又好像在要求着什么，胸前那双白玉球儿又高又挺，上面两点樱桃随着她的呼吸轻微地抖动着，雪白的玉腿轻轻夹着，股间那柔润的乌黑，像是有点湿气在上头似的。

“你…”口乾舌燥的晨月感到自己体内愈来愈热了，就好像有一把火正灼烧着自己周身一般，尤其是练武者要害的丹田处，彷彿已被火焰给融化了，连想强加压抑都没有办法。娇羞地走到他的身边，晨月双手搂上了他的背，将自己整个火烫的身子贴了上去……

※※※天啊！怎么会这样的？一夜的疯狂欢爱之后，被暖暖的日光映上身来，赤裸着的晨月好不容易才张开了眼睛，往旁边一瞧，身边的小书僮已不知到那儿去了，只留得枕畔的体温还暖洋洋地熨着她。

一边想着昨夜的种种，晨月嘴边涌起了娇媚的笑意，昨夜的他是那么温柔。才微微一动就疼的难以忍耐，身子好像快要裂开一样，一想到这是自己昨夜疯狂淫荡所致的后果，晨月忍不住又羞红了宜嗔宜喜的俏脸。

微微环视了四周，自己身上的薄被虽然轻暖，薄的像是不存在那样，晨月却是一点儿揭开的勇气也没有。原本床上并没有被子，看来是那李云龙事后找来，为自己盖上的，他真的好善良好体贴，偏偏又那么能征服女性的身心，一想到日后的夜里，每次都要承受那快乐，晨月想得心里又甜滋滋起来。

娇媚地叹了口气，晨月真没想到，自己竟会发出这么娇甜的声音出来，只是比起昨夜初尝的，身为女人的感觉，这种初次体验又算得什么呢？鼓起了勇气，揭开了被子，晕红登时烧的晨月整张天仙一般的脸蛋儿全烫了，雪白的云臀玉股间尽是落红不用说了，垫在身下的洁净衣裳竟也沾满了昨夜的战绩，那面积之广、沾染之深，几乎整件衣裳都沾遍了，她昨夜到底浪成什么样子啊？

听到启门进来的声音，晨月反射地将被子裹上，只露出雪凝一般的细白香肩，李云龙抱着个大桶子，桶中热气蒸腾。

第四百零三章 故人？？

“月儿…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柴火，烧了一桶热水，你昨天流了那么多汗，尤其后来更是全身都汗湿了，该好好洗个澡吧！山里头好…好容易变冷，要是…要是你受凉了，那可不好。”看着李云龙抓着不知道从那儿找来的木架子，七手八脚地装起了个简单的屏风，晨月心中一阵甜意流过，她伸出了雪白无暇的纤手，向拭着汗的李云龙招了招。

“我…哎…我…我有点走…走不过去…腿还软着…你…唔…麻烦…麻烦你过来…扶我一下，好不好？”李云龙隔着薄被扶着她，不去看晨月遮不住的白嫩玉腿上，一丝稠液殷红正慢慢地下滑，他心跳的好快，才将晨月扶入屏风之后，就忙不迭地跑了出来，将一件粉红色的衣物递入屏风后面。

“月儿…你…你的衣服，我从你的包裹里面找到的。”“哦。”看着男人的手抓着自己的抹胸，晨月也脸红了，看来破身之后自己真的变了，竟然这么容易脸红呢！慢慢地搓洗着身子，将昨夜的战绩给洗去。

“夫君…”晨月这才发现糟槙，她的包裹内只有换洗的抹胸，外衣可是一件也没有了，偏偏自己的外衣昨夜又用掉，承受着自己贞洁的证明，这下可怎么办才好？“晨月…晨月没衣裳了…”

“我去找过，这边没几件女衣裳，而且都太…太俗艳了…”李云龙递了进来一件衣裳，晨月一看就皱眉了，这种衣裳不是为了蔽体用的，又贴身又短，穿上反而使女体曲线毕露，更容易引起男人的想入非非，想来是这儿的山贼为了凌辱女子而备的，就算山里头没其他人在，她岂能穿着这种暴露衣裳？

“先穿我的衣裳，好不好？啊！对了，我还带了几件衣裙去给冰月，月儿试试大小，或许可以暂用。”

美人浴罢香氛旖旎，何况晨月又是美女中的美女，褪去了外表的冰冷，她娇娇地倚在小书僮的身上，坐到桌边去，李云龙早已备好了餐点。

坐到了晨月身边，晨月几乎整个人都软到了他身上，撒娇撒嗲地让他喂着，虽然有点儿做作，却也代表了晨月千依百顺的女儿家心

意。

就这样两人在山上过了几天，而由于双修的原因，李云龙也教了晨月武功，毕竟练武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延长一个人的寿命。

这日两人拿着火把来到旁边的那个房间内，突然间，一个黑影从两人眼前跳了出去，两人同时叫了出来，是只黑黑的老鼠，出其不意的跳出来，让两人都吓了一大跳，小书僮退了两步，脚下一绊，前几天翻乱的书刚好卡到了脚，手上的火把给滑了出去。

晨月本想一个倒飞，漂漂亮亮的将火把接住，可是两人交合双修之后，晨月的内力比自己所想到的进步还多得多，一弹出去之后，整个人竟像是断线的风筝般向上飞去，看得李云龙眼都呆了。

虽是出乎意料，幸好晨月应变极快，在毫无借力的空中一个倒翻，脚尖在天花板上点了一点，化去了狂飞的力道，免去了自身撞伤之厄，但原想轻松地一把捞住的火把，却是再也救不回来了。

只听得「喀！」的一声轻响，在晨月足尖轻点的同时，火把也落到地上，在空中的晨月看来，竟像是将地面击陷了一块，但屋里没什么光，却是看不清楚，幸好火把落地即灭，要是烧了起来，那才麻烦哪！

身形一飘一旋，毫无涩滞、轻轻巧巧地落到李云龙身边，晨月柳眉轻皱，方才她脚点处的感觉很奇怪，竟有种微微下陷的空虚感觉，加上方才火把落地时的怪样，难不成这儿还有什么机关吗?

“月儿……”李云龙捏住了晨月的纤手，退开了两步，看着眼前地板的异变，微微的机括之声嘎嘎地响起，一个仅容一人通行的地穴，在两人眼前敞了开来，向下的阶梯长的好像没有尽头一般。

“既来之则安之，好夫君，你要不要……嗯，要不要晨月陪你下去看看？”“当然。”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於到了尽头，晨月跨了一步，走到门前，将李云龙遮在身后，很轻很慢地敲了敲门，确定了铁门的重量之后，才大着胆子推门进去。门内别有洞天，四壁上的夜明珠闪闪生光，亮的像是完全没有瑕隙一般，中间的平台上头，一个白发的女子坐在那儿，四肢都被铁炼缚在壁上。

虽然衣裳破烂，又有外人闯入，而且还有男子，但那白发女子竟似完全没有感觉到两人的进入，仍是闭目打坐。晨月心中一阵乱跳，忍不住伸手遮住了李云龙的眼睛，那女子发色已是全白，身上也是衣不蔽体，肌肤也因久不见阳光而显得苍白而缺乏血危，却没有半分衰老的神态，肌肤仍泛着年轻的光泽。

而且那白发女子的肢体是那么的修长，身材是那么的惹火，尤其是脸上那自然而然的媚态，连晨月这等出色的美女，竟也自叹弗如，不过最让她担心的，是李云龙的情形，他一向最见不得惹火的美女，要是看得清楚了，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晨月解下了外衣，轻轻柔柔地披到了那白发美女身上，小小心心的不惊醒她，生怕打扰了她的静坐，这才轻手轻脚的想要退出去。

“别那么急呀，小姑娘。”伸了伸懒腰，笑容可掬的白发美女睁开了眼睛，只是微微一笑就展现了无比魅力，不只是李云龙，连晨月乍看之下，也是惊艳得连眼都呆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先坐坐好吗？我在这儿闭关好久了，外头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

一五一十，晨月将自己知道的武林事都说了出来，白发美女专心地听着，不时浮起娇媚的微笑，待到晨月说完才睁开了眼睛。“原来如此，那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过阴阳神教的消息？”

“这个？”晨月对于这事不知道怎样回答。而李云龙听了眼睛一亮，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里既然和遇见和阴阳神教有关系的人，于是问道：“前辈是阴阳神教的人？”

白发美女看了看李云龙，问道：“你知道阴阳神教？”“知道一点，不过前辈能够告诉我你和阴阳神教的关系吗？你是阴阳神教的人吗？”

“不是，我在阴阳神教有一个朋友，她叫朱无云，当年如果不是我无意中在阴阳神教的山下被他所救，我也不会活对现在。”白发美女道。“原来如此。”李云龙听了白发美女的话以后恍然道。

“你知道？”“是的，他现在是我的妻子，我也是这个阴阳神教的教主。”李云龙也不隐瞒身份。

※※※已经夜深了，李云龙看着床上的晨月已经睡熟，这才轻手轻脚地下床去，慢慢地走到外面，山里的风非常的凉，他看着月亮，悠长地叹了一口气“怎么了？”也不知站了有多久，晨月柔软的声音从背后响起，一件厚厚的外袍盖到李云龙身上：“还在想昨天的事情吗？”

“是啊！她一个人在这里百年！百年的光阴啊！”轻轻吁了一声，李云龙闭上眼睛，袍内虽有晨月身上的暖意幽香，“如果是我，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过。”

“不会啦！夫君以后有我们这么多姐妹相伴，一定会每天活的开开心心的。”*在李云龙的身上，闻着他身上发出的男子的气息道。

“是啊！月儿，明天我就陪你去天剑山庄吧！到时候我就向岳父大人提亲，等这事了了以后你就和我去长安吧！”

“恩，我听夫君的。”

※※※“前面的两个，等等我。”正当李云龙和晨月向天南山出发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李云龙和晨月两人一楞，回过头去，只见一个绝色美女站在他们的后面不远处，脸带而红红的，象是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样子。

她的身子正值称得上是粉雕玉啄，雪白的肌肤在日光灯下如凝脂一般，全身上下找不出半点瑕疵，淡淡的峨眉如远山上的一抹轻烟，一双美丽的单凤眼加上长而翘的眼睫毛，黑珍珠一般的眼珠正闪着诱人的光泽，小巧的鼻子有点儿挺，让人觉得很秀气，迷人的小嘴唇红齿白，还有哪圆圆的脸蛋和小小的下巴，一切的一切都搭配的那么完美、和谐。

“姑娘是叫我们吗？”李云龙有些警惕的问道，他可不相信一个女子会无缘无故找自己，而且这个女子看样子是一个冷美人，武功也不错。

“这个上面的东西你认识吗？”美女手上拿这一枚玉簪对李云龙道。“是龙。”李云龙一看笑道：“姑娘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你真的认识？”美女看了看问道：“那你知道它的变化和它的来历吗？”“马面、虾目、鹿角、蛇身、鹰爪、遍体鱼鳞，是龙之外形；乘云、弄风、化雨，水火雷电肆意游戏，天地之间任其往来，变幻无方，鬼神莫测，是龙之精神。这是一个人所不知的古老民族的图腾，那个民族的子民崇拜着这种称为‘龙’的神物，将自己称为‘龙的子孙’。

龙有通天彻地之能，俯察宇宙之妙，所以，‘龙’是天地间最尊贵的圣灵，龙的形象是皇族专有的图腾，而统御万民的帝王也被称为‘真龙天子’。但‘龙’之为物，却有更深刻的含义：这个民族原非天然一统的单一神祇子孙，当最强大的部落吞并其他的时候，胜利者将被征服者的图腾加到了自己部落图腾上面，使两个部落的人们真正合成一个。集合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的图腾，也集合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的人们，当龙的形象最终确定，所有的人也集合成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便是龙之华夏。龙，拥有着所有人类所不能掌控的天地之力，风、雨、雷、电、水、火、云、雾；龙，可以达到所有人类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高山、深海、地下、天外；龙，至刚至猛，威严不可侵犯；龙，至情至性，护佑一切生灵——以龙为宇宙洪荒之正神，以龙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以龙为威仪堂皇之君王……”

第四百零四章　　天剑山庄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青凤出声道。同时心里想他难道真的是师傅说的那个真命天子吗？可是他也太好色了，以后万一，万一他把自己……，一想到这里青凤有点害怕。

如果他不是就好了，只是他现在说的和师傅说的一样，一定是了，否则的话自己为什么问了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使的和他一样呢？

“怎么，姑娘，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李云龙问道。“不是，只是你太……，没什么。”青凤她连忙改变了话题，刚才她差点说出你太好色了。“这么说姑娘也知道我刚才要说的话了？姑娘你是自己知道，还是……”李云龙非常好奇，他刚才说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知道，现在怎么会……

难道……

“我师傅说过。”青凤回答道。“那可以带我去见你师傅吗？”李云龙里面说道。“可以，不过师傅说要你一年以后去见他。”青凤道。“哦，这样啊！不知道姑娘还有什么事吗？还没请教姑娘芳名？”

“在下青凤。”“青凤？”李云龙觉得自己好象在哪里听过，“那姑娘还有别的事情吗？”“师傅要我跟着你。”“是吗？”李云龙心中大喜，不过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平静道：“现在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做，你在毫州城等我吧！”

“好。”青凤大喜，这样就不要担心李云龙这个色魔对他怎么样了，只是他不知道无任她怎么样她以后最终逃不了李云龙的手心，要怪只能怪她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美女。

※※※赶了几天路，终於到了天南山的山脚下，举步上山的晨月脚步中有些畏怯，真的是近乡情怯啊！

尤其是月余来在山上夜夜和李云龙贪欢，晨月蓄意地放纵自己，将什么礼俗和羞耻都抛诸脑后，一半也是为了不去想家里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回来。一想到要面对父亲，还有众位师兄弟，晨月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尤其是她原先芳心已许的二师兄傅敏华啊……一想到他晨月心中就痛，是女孩子天生的水性杨花，还是晨月真的已经移情别恋了，她的心竟然已完全系在李云龙身上。

“上去吧！”也听晨月说起过师门的事情，李云龙知道这次来未必有好结果，如果到了最坏的地步，或许自己还得带着晨月打出来，作为晨月的父亲应该不会出手，而二庄主傅雨其武功之高，在当今武林可说是一个绝对的高手，甚至传说其武功早已不在一向执武林牛耳的天榜之下，达到地仙级别。

天剑山庄虽限於择徒谨严，门徒不多，不似年代久远的门派那般兴旺，但若是一走出去，无论何门何派都得给天剑门下几分面子，就连黑白两道的门人也不敢有丝毫小觑：“一切有我在呢！”

“嗯！”看着晨月走进山门，被留在门外的李云龙索性闭目养神，也不管山庄的人们惊疑奇怪的目光。虽然因为他不是山庄中人，以致於不能进山门，得在外面的亭中等着，对于这种处遇他反倒是乐得清闲，倒是进门前晨月那依依不舍的一眼，好像此去便是一入侯门深似海，那眼神真教李云龙心伤。

李云龙闭目养神，但送上茶水来的山庄弟子们，可就没那么客气了，大师姊经年未归，连声息也断了，一回山竟然带着个男子，而且还和他意态亲蜜、宛如夫妻，上山之后对以往情浓的二师兄傅敏华也没问上几句，几乎是完全没把人记在心里，一向和傅敏华交好的众位师兄弟不禁心下有火。

虽然晨月是大师姊，不能对她说上什么，但对外人他们可就不客气了。要明着动手是不敢，但在亭旁的人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他一从亭中椅上站起来，立刻就想办法勾他脚，好让他倒在地上，生生地出个大丑。即使是他全然不动的现在，在旁边的流言蜚语，仍像根针似的不断划破宁静。

突然间，李云龙眼睛睁开，神光湛然，不过是一个眼神，就好像画龙点睛似的，整个人都活了起来，望向远远的道路那方。虽然身旁的声音不断，但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远远奔来的那人身上，这人的武功可比在旁边的这些人高上不少，显然是华山的高手辈。

又过了片刻，一个修长的身影飞奔上山，虽然远远的看不清楚，但他步幅甚大，两步就有常人的三步之长，山庄门下所练是正宗内功路子，这些弟子眼力都好，远远地就看出来，是这些日子一直在其他山头的别业练功的二师兄回来了，不由自主地全涌了上去，反倒留给了李云龙一个清静空间。

“晨月怎么了？”“二师兄，大师姊一回来，就先向师父师娘请安，在里面谈了好久，到现在还没有个出来的影子。”“是……是吗？”步子完全不慢，师弟们都要努力才追得上，不由得在心中钦佩，二师兄的武功又精进不少，完全不做作地展现了上乘轻功的造诣，那像那李云龙山上的时候，虽然看似练过武功，脚步却小，完全不用力就追上了。(手机阅读sdχsψ。com）

“是我孟浪了，晨月经年未归，师父探问行踪，难免要花点时间，我还是先在外面等着。那位少年是何派高手？你们怎么把人丢在外面，也不请进山门内，让人家在外面坐地，一点礼貌也没有。”

“说来才气人。”迸出了这句话的小师弟看大家的声音一下都静了，不由自主地掩住了嘴巴，偏偏方才的那句话已经传了出去，想收回来都没办法，眼看大家责难的目光，他真想钻个地穴逃进去，永远不再出来。

“到底是什么事？咏华，你给我说个清楚。”傅敏华皱起了眉头，声音虽仍不疾不徐，完全没有运功长程奔跑后的迹象，但压迫力只有更增，那眼光比任何一把剑刺入杜咏华体内还教他紧张。

一五一十地将晨月上山时和李云龙的亲蜜说了出来，杜咏华只觉师兄的眼光愈来愈是烫热，怒心愈增，不由得声音愈来愈小，要不是有同门的加油添醋，只怕还说不完。待得他终於说完，整个人已经是汗湿重衣，就好像刚打过一场一样。

听完了师弟的报告，傅敏华的眼光像箭一般地射向亭中的李云龙，只见亭中闲坐自在的李云龙嘴角微扬，一缕笑意轻轻地飘了出来，竟像是完全不觉他的敌意。

※※※等到将这几个月来的事情说完，跪在父亲，还有二庄主傅雨其和傅夫人面前的晨月也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这……这也不能怪你，月儿你先起来坐吧！”晨月的父亲晨道天道，而二庄主傅雨其长长地叹了口气，傅敏华是他的长子，也是独子，眼看着这准儿媳竟和旁人有了合欢之实，他也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

沉吟了良久，傅雨其这才打破了厅中沉重的气氛：“你我都是江湖儿女，晨月你也不必太在意，更不必像一般闺阁中人那样的拘谨约

束。晨月，你就当忘了这事吧！我给你做主，和敏华的婚事还是照常举行，相信敏华爱你至深，不会在意这种小事的。”

“我看不行吧？敏华是很有洁癖的人，如今出了这种事，唉……他怎么可能包容得下？你是他爹爹，总该劝他看开些。”傅夫人双眉紧锁，她倒也不是那么拘束的人，但她也是女儿身，对女儿家的心事清楚，眼看着晨月述说往事时的神态，她就知道，晨月的心已经连在那李云龙身上了，再逼她和傅敏华在一起，只是徒增难过。

“妇人之见！”傅雨其叹了口气。

“如果不如期举礼，就等於将晨月拱手送出，敏华会怎么想？加上武林同道早知敏华和晨月是一对，如果让晨月和那李云龙在一起，背后不知会有多少的流言蜚语，我华山一门的清誉怎么办？晨月你自己说，应该怎么办才好？”

“二叔！”晨月的泪水涔涔而出，这句问话教她怎么答才好？

“不好了，师父！”杜咏华的声音从厅外传来：“二师兄赶了回来，在外面亭子里被那人挑了几句，两下已经动起手来了。师父快来阻止师兄，否则恐怕会来不及呀！”

他的声音之中颇有几分幸灾乐祸，傅敏华武功之高远出侪辈，想李云龙初出武林，怎可能是他十招之敌？此时想必已经输了，若不是断手折足，也要被长剑刺出几个窟窿，晨月此去怕只有收尸的份儿了。

“父亲，二叔，二婶，晨月要去看看，请恕晨月先行告退。”深深一礼，晨月身影如风飘飞出去，连撞开门时都没发出什么声音。只比她慢得一瞬，晨道天、傅雨其和傅夫人也冲了出来，四个身影向门外疾飞而去，远远地将杜咏华抛在身后。

在亭中方寸之地，傅敏华愈斗愈是心惊，虽然他心中挂着晨月，以致主动出口挑衅，硬逼李云龙动手，而自己在气怒交煎之下，影响了实力，没有能够全力出手，但他出手如电的几套剑法，竟连李云龙的一点边儿也摸不到。

虽然李云龙只是守御，看似避的狼狈不堪，连长剑都没有拔出的机会，但是交手的傅敏华心下清楚，李云龙这狼狈样儿，有一半是装出来的，他对傅敏华的出手几乎已经抓住了脉络，除了傅敏华偶尔用上别派剑法，能逼得李云龙真的左支右绌以外，其他时候他的狼狈样

几乎都是装的，显然是晨月曾用心教导过，他对天剑那奇幻多变的剑路完全了然於胸，而想到这事才最让傅敏华气满胸膛

第四百零五章　傅敏华

“都到了这个时候，我还隐瞒什么？”心中一个声音响起，傅敏华一声冷哼改变了剑路，施出了天剑山庄门下最精深的天险剑法，奇招突出在李云龙的袖上割破了一块，险些就要破肤溢血。

一招得手后剑势更增，剑剑犹如天南山山势一般，惊险到了极处，连旁观的师弟们也不禁噤了声，专心地看二师兄全力出手。这天险剑法，可是傅雨其在晨月下山之后，特别秘传予他的剑法，也是天剑长老辈才能修习的最精华剑术，连晨月也有所不知。

天险剑法所有剑法共有十五路，包含天剑剑法的精华，虽然以傅敏华的资质之高，这段日子以来学到的也不过九路，而真正派得上用场的，不过七路而已，但他施展出来式式逼人心魄、剑意如虹，连旁观的师弟们也从不曾看过这么高明的剑法，原先只是一旁随众鼓躁，渐渐变成了出自胸臆的赞叹。

才第一招就失了先手，李云龙心中一惊，对手的剑势更是源源不断，逼的他左封右格，才挡得一剑，另一剑又从绝不可能的方位刺来，剑剑险到了极处，妙到了毫巅，威力更是十足，剑剑都像能破腹开膛似的。

如果是换了其他人，李云龙早出手反击了，但对上的是晨月原来的恋人，一想到自己伤了他之后，晨月难过的脸色，李云龙就没法子动手；何况傅敏华出剑奇快，他也刚好乐得左闪右避，将全副心力放在闪躲上头，完全不出手，专心看着傅敏华的剑路，倒也让傅敏华一时间无法得手。

但眼看傅敏华的出手愈来愈快、愈来愈奇，有好些剑招甚至已经超过了天剑基本剑法的范围，比文大勇更加厉害，原先打算对他让手的李云龙接连被奇招给吓到，心中一寒之下，避招就没有那么灵敏，连着几下都是险招，眼前原来理路清楚的一路路剑法不知何时已经化成了剑光飞舞，再几招就撑不下去了。

想喊出住手，但晨道天和傅雨其及时挡住了夫人和晨月，低声说道：“让他们再拆几招，我会在旁看着，不让他们真的伤到对手的。”

听到父亲赞赏李云龙，晨月的心中却高兴不已，他可知道例李云龙武功的厉害，不要说他，就是她大师兄文大敢也不是他的对手，只不过现在眼见师兄的剑招愈出愈奇，变招之精竟已远超以往拆招的范围，她心中暗忖，就算和李云龙阴阳双修后可以练武并且功力大进的她，也未必能接上十余招。

李云龙一而再的退让，挡到此处，已经是招招见绌，汗流浃背，而傅敏华手中剑的招式，却是愈打愈狠，强悍狠恶，几乎已经不管名门弟子所应有的从容了，这一番拚命的狠劲加上去，李云龙接招更险，若不是天剑剑法变幻无方，最重心意清定从容，傅敏华这番打法大违剑理，只怕李云龙已经伤在他剑下。

再不还招不行了，李云龙凝神接战，勉勉强强定下心来，将心神完全放在傅敏华的剑招上头，眼前所见慢慢清晰，傅敏华施出的片片剑光慢慢还原，成为一招一招的剑路。在前面几招，李云龙的还手还有些勉强，险到毫巅地才挡下了几招，后面就愈来愈是顺手，一定下心来，傅敏华的精妙剑招，彷彿已变回了以前文大勇和他拆招时的剑路，只不过是更奇更险而已。

但傅敏华剑法愈使愈急，他出手极快，所会的天险剑法已经轮了两次，虽然剑风撕裂了李云龙几片衣衫，但尽管傅敏华出手再快，都没能击落李云龙手中之剑，愈来愈急的他出手更快，但剑法中的破绽也就更大了，几次被李云龙逆势反击，虽然没能扳回先手，却也使傅敏华非得回救不可，你来我往之下慢慢的李云龙已经能够还招，慢慢地扳回了局面。

眼见对方出手愈来愈是理路清楚，显然已经渐渐习惯了他的剑路，傅敏华心中一急，连还没练熟的那几路剑法也施了出来，只是心情愤激之下，使得没怎么对，被李云龙趁机反攻，接连几招竟把他逼的险象环生，虽然傅敏华出招快，外表上不见败招，但若非李云龙只是自保，伤人之心不重，错过了不少进招之机，或许他已经胜了。

“够了，敏华你退下。”眼见傅敏华的剑招漏洞愈来愈大，傅雨其赶忙出声阻止，以免让其他弟子也看出傅敏华输招。

一凝神接战，李云龙便完全不是心慌意乱的样子，功力的运使慢慢习惯，他边使剑边也发觉晨月到了，身后有着三个中年男女，其中一个男的身材高挺，面目之间和傅敏华有些相似，只是更为清雅，想

必就是傅敏华的父亲傅雨其；另一位中年美妇眉清目秀，虽已中年却无岁月之态，反而更显雍容华贵，看晨月的模样，和山庄弟子个个控背躬身，这位中年美妇自然就是山庄二夫人了。

李云龙一听到声音就收了剑，退在一边，倒是傅敏华出招太急太快，竟差点收不了手，差点撞上了亭柱。

“不知这位少侠是何派高弟？”傅雨其向李云龙一揖，李云龙赶忙回了礼，晨月这才奔到他身边，细心地为他拭汗。(手机阅读＄dxsｗ．com）

“在下李云龙，庄主、二庄主，二庄主夫人好。”李云龙笑晨月一笑，然后对来人深深地一揖：“在下这次特地送晨月小姐回山，也专程来向庄主提亲，希望能将晨月小姐许配在下。”

“你……”气的说不出话来，傅敏华的手还在颤，若不是傅夫人扶住他，只怕他早要奔出去动手了，方才他使天险剑法，他自己以为逼的李云龙连连受挫，虽然后面使得急了，没能发挥剑招的威力，差点中了他一招，不过傅敏华还是很有把握赢他的。

“这个……”晨道天捻着长鬚，心下踌躇，以他的眼力，那还看不出来傅敏华的剑法还胜不过他，自己若是下场虽可操胜券，但以长欺幼，这仗就算胜了也丢脸，偏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好拒却他。

“这不行！”听着门下师弟们此起彼落的反对声浪，傅敏华气势大振，也不管傅夫人递着眼色阻止，还是站了出来。“师妹原已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想要娶她，除非先过我这一关！更何况你是什么人？也不知你和师妹认识了多久，竟然就一副亲热样子？还不知你是哪儿跑出来的江湖人物……”气满胸膛的傅敏华再也说不下去了，听他愈说愈是过份，看不下去的傅夫人从背后捏了他一把，硬是逼他住口。

“在下的确只是江湖的无名小卒……”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李云龙极力放慢了声音，不知不觉中话声也说的清楚明白了。“但在下已和孙小姐有了夫妻之实，若是在下不负这个责任，在下一辈子也要良心不安，还请庄主俯允。”

“不如这样吧！”一边听着他们说话，一直没出声的一人慢腾腾地说了话：“我们都是江湖人，或许该依江湖的规矩行事，二师兄和李少侠就好好比一次，算是比武招亲，胜的人就娶师姊过门，如何？二师兄？”

“也好。”深深地点了头，傅敏华知道二师弟是在帮自己，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输。“大概……还是得这样吧！”看着晨月泫然欲泪，李云龙知道她也很难做人，不如自己就退而求其次，比上这一场吧！

方才的那一场斗剑之下，他虽然知道了对方的厉害，不过他没有放在心上，也不可能放在心上，毕竟连文大勇都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到了万不得已时他还可以用魔法。“不知这位师兄如何称呼？”

“在下青华，李少侠指教了。”青华轻轻一礼：“不知庄主意思怎样？”“就依你吧！”看见晨道天看来傅雨其一声轻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不能这么快就打，李少侠初到华山，又是远来疲惫，不如休息一晚，明天再打好了。今晚李少侠就住在西房那儿……”

“还是不了，”晨月低下头，声音又低又细：“晨月的房间旁有个小屋，你就先住那儿一晚吧！”“也好。”抢在傅雨其之前发了话，傅夫人托着傅敏华的手，半拉半扯地将他带进去，还顺道向傅雨其招了招手。

※※※“爹，你为什么不让孩儿立刻动手？还让他休息一晚！”闷着满腔怒气，一进大厅傅敏华就爆了出来：“娘也是，为什么让他和晨月住一起。”

“你爹是为了你好，”傅夫人坐了下来，神情极为严峻：“敏华你打的太深入了，所以看不出来，其实方才李云龙已经识破了你的剑法，如果不是你爹及时喝阻，再打下去伤的一定是你而不是他。”

“不错。”眼中神光深深地盯入了傅敏华眼中去，盯到他终於忍不住移开了目光：“旁人看不出来，难道爹爹也看不出来吗？你刚从别业赶回，又是心浮气躁，完全没法子发挥华山剑法的威力，更何况晨月对他可是倾囊相授，和你的浮躁正是对比，所以爹爹才答应让他休息一晚，让你也定下心来，你若是心还静不下来，明天这仗你就别打了。”

“是，爹爹。”别过了脸去，傅敏华对傅雨其一向听从，说到他的剑法不如李云龙，傅敏华可是绝对不信，方才遇上险招，想必就像傅雨其说的，是自己太过躁性，加上体力有损才会缚手缚脚的。

“你也别气。明天这仗要是输了，我华山的面子往那儿挂？这是天险剑法的剑诀，你给我好好修习，我天剑剑法博大精深，这天险剑法更是剑中之最，明天能不能胜，就看你能领悟到多少了。”

第四百零六章 中招

看着傅敏华走了出去，傅夫人吁了口气，神情忧郁。“师兄，我看还是不妥，你看晨月的样子，对那李云龙已经不是因为有了夫妻之实才动心，她的心已经全系在他身上了，就算敏华明天胜了这仗，硬是把晨月娶了进门，对他们小俩口反而不好。我看还是顺其自然，让晨月风风光光的嫁出门，教敏华忍下这口气算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嘛！”

“那不行啊，师妹。”傅雨其摇了摇头，他和傅夫人原是师兄妹，结婚之后也一直以当年的叫法相称。“这已经不是晨月个人的问题了，而是关乎我天剑山庄清名，敏华和晨月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了，年青一代几乎是人尽皆知，你想想，要是晨月就这样嫁出去，给好事之徒在身后说上几句不入耳的，我们天剑山庄的名号要怎么办？”

“月儿……”才一进那小屋，晨月就哭倒在李云龙怀中，哭的背一抽一抽的，李云龙原先还慌了手脚，但一想一定是山庄的压力，也不言语了，只是轻抚着她的背，温柔地安抚着她，让晨月尽情地哭出来。

等到晨月哭声小了，李云龙这才轻声说出话来：“是谁让你受委曲了？”“还不是你？”仰起了泪水涟涟的脸蛋儿，晨月的声音都**起来：“师兄武功之高明，虽然不如你，但是如果明天你真的把他打败的话，一定会让他很没面子，到时候，到时候……”

“我没有办法，对不起。”举手轻轻地拭去了晨月的泪水，李云龙的声音很慢，很温柔很温柔，“我知道宝贝你不喜欢我把你当成比武胜败的奖品，我也不喜欢，可是如果不这样子，云龙就没有办法把宝贝你娶过门，云龙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难为……可是你看师兄今天这样出手，几乎是下了必死之心，连山的隐秘的剑法也使了出来，还剑剑想夺你命，看的晨月心都痛了，深怕你有个半分意外……今天你为什么和师兄斗起来？”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该忍住的。”安抚着激动的晨月，李云龙放轻了声音，让晨月好好坐在他怀中，他才不愿意说是天剑山庄的师弟们主动挑衅，他才被逼得动手的，一听到这儿想必晨月又要哭了，

她可真是爱哭呢！“都是我的错……”“算了。”吁了一口气，晨月抓紧了他的手：“明天你应该怎么办？”

“到时候再看吧！”李云龙微微地笑着：“其实天险剑法虽然奇险，但基本的剑路还是不脱天剑剑法的范围，如果我用真本事只要十招就可以打败他。”

“不要拦我！”门外远处一个少女的声音高喊着，瞬息间已经奔近了门口，晨月忙推了李云龙一把，站了起来：“小心，是玉华师妹，她是二师兄的亲妹妹，也是二叔的独女，一向娇惯了，连我也让她几分。”

话还未已，门已经被推了开来，一个修长身影的少女冲了进来，发上的玉簪在斜阳下湛然生光，长挑的身影站的比剑还笔直。她的身高比起晨月还高了半个头，看来是傅家的遗传，和傅雨其、傅敏华一样都高人一等，虽然逆着光看不清楚，但容颜却也是清秀雅致，虽然不像晨月那般天仙化人，却也是一等一的美女了。

“师姊，你是怎么了？明明都已经和哥哥要洞房花烛了，还跟这傢伙混在一起，也不知他是那儿来的江湖人？要是他是坏人怎么办？要是他对你始乱终弃怎么办？无论如何我可信不过这人。你立刻就跟我去见爹爹，把所有的话一次说清楚，你到底是要哥哥，还是要这个死缠不休的傢伙？”

“我当然是要他。”站直了身子，咬紧了唇，晨月连眼光也不让：“无论明日比武胜败如何，晨月这辈子都跟定他了。”“就只是因为你和他有了夫妻之实？师姊，你也是江湖人，怎么跟一般闺阁女子一样的拘在这小节上头？难不成你以为哥哥会在乎这一点？以前那个不管江湖流俗，最是清高自矜的冷艳才女到那儿去了？爹爹讨厌这称呼，我可喜欢得紧了。”

“或许他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晨月微微一笑道：“也不是因为夫妻之实，晨月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就是爱他，就是他的人了。”“水性扬花！”跺了跺脚，傅玉华转身就冲了出去，但她才一转身就撞上了李云龙，他表情紧绷，看得傅玉华都退了几步。

“你……你想干什么？以为摆个脸姑娘就会怕了你？少做梦了。”“把刚刚那句话收回去！”长剑已拔在手中，李云龙的眼光似可刺穿对方，傅玉华嘴上说不怕，心下实在是怕的很的，不知为什么，他

的眼光就好像钉穿了她一般，钉的傅玉华连动都不敢动，连爹娘都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傅玉华可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狠盯着。

“什……什么话？”“我不准你骂她，说她的是非，把你刚刚那句话收回去！”“哼！”哼地吹了口气，傅玉华也将剑拔了出来，谁怕谁啊！倒是没想到在傅玉华说话前，晨月已经牵住了李云龙的手，表情是如此的悲伤：“别再打了，好不好？”

看到晨月的表情，李云龙的气不禁消了一半，他收起了剑，转过身去，扶住了晨月摇摇欲坠的身子。“对不起，是我忍不住，我不气了，也不打了，好不好？你长途跋涉，又受了不少气，别气伤了身子。”(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再演啊！看你们还有多少时间卿卿我我？等明天哥哥胜了，你就知道。”一转身就逃掉了，傅玉华直到去远才敢说出话来，声音愈来愈小、愈来愈远。

夜已经深了，关上了门，晨月看着桌上的两个盏子，桌边的李云龙似是看到了她担忧的眼神，轻轻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你知道了，好夫君？”“我想应该是这样吧！”李云龙淡淡地一笑，距盏子远远的，连碰也不碰一下，“天剑山庄是名门正派，他们虽然看我不太顺眼，也不会做出下毒的下流事来，不过我猜，这盏子里的莲子羹味道想必非比寻常。”

微微地苦笑着，晨月知道李云龙的言外之意，盏子中的莲子羹想必加了些东西，若非唾涎就是泥污，再不然就是什么调味料。她轻轻捧起盏子，揭开盖子，一股异味扑鼻而来，又腥又臭，连颜色都是泥黄的，就算早有心理准备的晨月也忍不住捂起鼻子。“呿！这什么东西啊？”

“真是糟蹋了两个白玉盏子。”摇了摇头，李云龙从晨月手中接过盏子，将盏中的异物全倒在窗外，就着屋旁的水缸洗了洗，将盏子放回了桌上。“好可惜哟！”

门外叩门声响起，晨月和李云龙对望一眼，目中皆有疑意，好半晌都不动作，倒是晨月回复得快，她示意李云龙坐下，打开了门，门外傅玉华提着个竹篮，面上表情缓和，完全不像方才还那么乱骂的人。

“师姐，玉华送莲子羹来了。”“是…请进吧！”珍而重之地从篮子里取出了两个和桌上白玉盏一样的盏子，傅玉华轻手轻脚地将盏子放在桌上，回头问了晨月，“怎么会…怎么会有这盏子？”

“方才十二师弟送来的，盏子里面的味道怪怪的，云龙他洗过之后，就放着了。怎么你还送莲子羹来？”“是娘要玉华送来的，师姐，你们用过了莲子羹后，好好休息，玉华不打扰了。”忙不迭地退了出去，还没等到晨月送出门来，傅玉华人影已去远了。

微微地叹了口气，转回头来的晨月，看着李云龙放下盏子，不由得惊慌失措。“怎么…你喝了？”“有什么问题吗？”看着晨月的表情，李云龙的面上不禁有些狐疑，“这莲子羹又香又甜，好喝得紧呢！我想刚刚已经丢了一盏，这盏子里应该没有问题吧？”

“问题才大呢！”晨月气得直顿足，“以玉华的个性，岂会这么易与？光从她这样轻手轻脚的动作，就可见这盏子里有古怪，她哪里是会这么快变心情的人？”“喔？”才刚想站起来，李云龙突地脸色一暗，抱着肚子坐回了床上。

“怎么了？”“肚子里…肚子里有一股热气…就好像…好像是那次中毒一样…烧得我全身都热了…”“什么？”急步走到李云龙身旁，晨月扶着李云龙躺下，眼尖的她发现李云龙双手捂在下腹，而裤子已撑起了好大一块。

躲在屋外窗下的傅玉华偷偷地笑了出来，二师兄果然算无遗策，方才十二师哥送来的只是诱饵而已，等到没什么江湖经验的李云龙扔了那盏，她再送进去真正下药的莲子羹，还故意撩晨月说话，果然让李云龙上当了。

据青华说的，他在那盏子里加了一点媚药，却不是黑道人物用的毒物，而是普通人家常用的药粉，其中毫无毒性可言，只是用以助兴，让服用的人欲火高涨，非得好好和异性发泄一番不可。

明天李云龙就要打一场决战了，想必他今晚心情会非常紧张，这药粉刚好让他紧绷下的体力完全发挥，和晨月辗转缠绵，将体力完完全全都消耗在床上。这样下去，到明天决战的时候，李云龙还不知道能不能起得了床呢？

再加上那药粉无色无味，与其说是药还不如说是食补，事后也检查不出任何一点残留药性，吃了闷亏的李云龙绝对是有苦难言。

“怎么…怎么可能…”听着晨月的声音高了起来，显然是紧张非常，留上了心的傅玉华，不由得倾听，她也不是想偷听夫妻行房，只想确定那药生效了没有，以青华的嘱咐，傅玉华现在应该跑得远远的，否则给他们发现了，不就知道是她弄的鬼了吗?

第四百零七章 得利

“怎么了…”“这药是极阴损的淫毒。”晨月几乎快要哭了出来，若非事情严重，以她这么坚强的女子，怎么可能发出这么娇弱的声音？“玉华她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药物？就连一般的黑道份子，也是极其鄙视使用这种淫毒之人，这可是下三流的邪恶淫贼才会用的。”

“难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晨月的声音惶急至极，显然不是假话，傅玉华听得惊诧至极，怎么会这样？“这淫毒至毒至邪，就算晨月和你交合，让你完全发挥，毒性也会留存在你体内，缠绵不去，直至入骨，日后你就永远不能逼出这毒性，那会完全侵蚀好夫君你的自制力，等到毒深了，你就会…就会…”

“就会怎么样？”“就会变成花痴，只要看到女子就想要…就想要行淫…”晨月真的哭了，她哭倒在李云龙怀中，用尽全力搂着他，在窗缝中偷看的傅玉华不自觉地咬紧了牙，气急败坏的她真想一下子冲进去，拔剑杀了这对奸夫淫妇。

“除非你发泄在一个会武功的**身上，夺取她的**元阴，在体内中和淫毒，才可能全解，可是晨月的身子早交给你了，这当口教晨月怎么办？不如我去找师妹她们…”“不行！”李云龙坚决地摇着头，看着泪水涟涟的晨月，表情又舒缓了，“可是…可是…”“不用可是了，”李云龙微微地笑着，“我虽然好色，但是也是对我看的上的女子。”“还在虚情假意呢！哼，恶心！”推开了窗户，亭亭玉立的傅玉华，站在窗外，眼光扫在李云龙通红的脸上，“教玉华听了都受不了。”

“你还敢来！”一股怨气无处可发，站了起来的晨月手一伸，握住长剑，一缕剑光其快无比地洒了出来，傅玉华还没来得及拔剑，剑尖已经抵住了她的颈子，真是好快好快的出手，完全出乎傅玉华意料之外。

“我…我要杀了你…”“不用了…”双指捏着晨月的剑刃，咬着牙抗拒药力，李云龙强忍着体内的火热，灯光之下汗水淋漓，若不是他及时出手，只怕晨月那一剑真会洞穿傅玉华的咽喉。

“怪不得她…她不会用这么坏的毒的…一定有其他人…晨月，或许我只剩下今晚了，你陪陪我，好不好？”“那也不一定。”晨月还没来得

及答话，傅玉华已经出手了，一指就点在李云龙背后大穴上，*着傅玉华扶住他才不致于软倒。

“你…你干什么…”事出异变，虽然没撤回长剑，但晨月的杀气已经消失了，她接过了李云龙的身体，明媚的双眼闪着疑问。“师姐，你不是说要*练武女子的…的**元阴才能…才能解他的毒吗？”

别过了脸去，晨月头一次听到傅玉华的声音变成这个样子，颇有一丝女人味，“玉华还是…还是**之躯…正好合用…”

“玉华，你…”“不要以为我原谅你。”嘟起了小嘴儿，傅玉华冲着晨月做了个鬼脸。“玉华还是以为你该是哥哥的妻子，玉华只是为自己做的事负责而已，他最好明天输个彻底，输的完全没有脸下山去。如果你还有半点挂及哥哥对你的心，等明天他输了之后，你就好好的做玉华的嫂子，完全忘记他的存在，不过玉华不会拿这个来威胁你，无论你怎么想，玉华该做的还是会做。”

“不可以…”微弱的声音传了出来，李云龙全身都烧烫了，穴道被封、气血阻滞，偏偏那药力完全没有半点被阻的样子，反而冲得更加快了，若不是*着一丝理智强撑，李云龙早要被药力熬成了猛兽。

“不行，”晨月对着李云龙摇摇头，银牙轻咬，“这可是关乎你的性命，无论其他发生什么事，晨月都不能看你就此毁掉，就算玉华她真要我回到敏华师兄身边…”“不…绝对…不要…”火烫的手牵住晨月的手，李云龙连唇都咬出了血，强忍着体内奔腾的火气。

“师姐…可以开始了吧…”牵着晨月的衣裳，傅玉华难得的脸红，就好像一颗圆圆的苹果一般，“对这事玉华…玉华一点都不懂…你是过来人…教…”“嗯…”纤手轻拂点了李云龙好几个穴道，制住了他的内力，晨月明白，李云龙的内力之深远在她之上，绝不是傅玉华的功力所能制住的，如果在傅玉华献身救他之前，李云龙就冲开穴道，以他的倔性子，就算傅玉华和晨月联手也难让他就范，“好夫君，对不起…无论如何，晨月都把你放在第一位，其他的都不会管。”

虽然是勉力闭上了眼睛，但身边少女幽香缭绕，馥郁缤纷，加上晨月见他神情，知道再不能拖延了，下手奇快，不一会儿三人已经是一丝不挂，傅玉华虽羞，但她一向是固执的性子，到这时候自然是绝不后退的。

一只纤手轻轻摸弄着李云龙的，感觉到李云龙的身体，已经完全被药力控制，正欲火高昂、择人而噬，晨月对着羞红了脸的傅玉华歉然一笑，带着她的手去抚爱。

从出生以来从来不曾碰过这种东西，傅玉华真是羞到了骨子里，偏偏一旁的晨月殷殷切嘱，在她抚上那的时候，晨月整个人钻到了她怀里，甜美的小嘴贪婪而又温柔地吮在傅玉华一双椒乳上。

头一次禁地受袭，晨月又吻得那么轻柔甜美，几乎她一吮上就一股温润的小火烧灼着她，傅玉华闭上了眼，娇声地呻吟出来，还带着三分抖颤，连在李云龙身体上轻轻套弄的手都加了点力道。(手机阅读＄dxsｗ．com）

虽然傅玉华很快就醒觉而松手，但随着晨月吻的愈加深入、愈加煽情，逐渐情迷意荡的傅玉华纤手套得更加紧了，李云龙完全可以了解到傅玉华身受的快乐，她的手时轻时重，很快就从稚嫩中成长，套得李云龙肉体一阵舒畅，即便是不太愿意的他也不得不承认，傅玉华的技巧真的是天生的。

在山上夜夜和李云龙交合，夜夜都和他尝试的新的干法，加上深好此道的他倾囊相授，对于如何挑逗对方的欲望，晨月的功夫已算得极佳，她温柔巧妙地挑动着傅玉华的芳心，顺便教她几手，让被傅玉华抚弄着的李云龙也开始动兴。

很快的，李云龙强抑着的呼吸又急促强烈起来，胸口的起伏愈来愈大，身体反映也越来越大，看得傅玉华羞不可抑，偏偏她也已在晨月的挑逗中欲火渐升，晨月的纤手的爱抚，不但让傅玉华的手愈动愈是柔顺，完全不会弄疼李云龙，让她更易动情，很快逗的傅玉华娇躯剧颤，半闭的眼中透出了销魂蚀骨的娇媚眼神。

自己也曾露出过这种眼神，一看到傅玉华的神态，晨月就知道，傅玉华的欲火也已经被挑动了，她体内深藏的珍贵**元阴正一丝丝地脱褪出来，随着贲张的欲焰荡漾飘摇，等待着异性的尽情采汲，随着破身的疼将傅玉华送上***的仙境去。

“准备好了吗，玉华？”“嗯…”微不可见地点点头，傅玉华的眼光中有着无比期待，既陌生又甜美的感觉不断席卷她全身，傅玉华体内有好强好强的一股冲动，好想和眼前这男人结为一体，但是要怎么做她完全不知道，只能等待着晨月带领她，偏又不敢多问。

“好夫君…”“唔…”李云龙闭着双眼，呼吸声粗浊又急促，仿佛有一只猛兽已潜藏得太久，正准备从他的体内冲出来，曾经承受过的晨月也知道那猛兽的作风如何，在山上她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挑弄过，逗得李云龙欲焰大涨，完全不像平常的温柔体贴，结果那夜晨月被那只猛兽蹂躏的体无完肤，一直到天光都还被干着，差点没被活活弄死。

对傅玉华的任性，她一向是又心疼又呵护又有些气，晨月暗下决心，虽然傅玉华今夜就要失去贞洁，但她绝不会像她一样崩溃，无论事后傅玉华怎么想，她都要一同献身，让李云龙好好发挥。

扶着傅玉华的纤腰，让她慢慢坐下去，眼见傅玉华咬牙苦忍，怜惜无比的晨月一面调整着手上力道，让傅玉华沉坐的动作不会太强烈，一面逗引着傅玉华的修长***，毕竟只有她也春心荡漾、泛滥成灾，才有可能承受得住李云龙那天赋异禀。

“玉华，如果受不了要说出来，千万别逞强…他是很厉害的，你身子又弱，干这事绝不能逞强好胜…”

“嗯…师…师姐…唔…”被李云龙那难以想像的灼烫煎得浑身震颤，偏偏晨月的手段又是奇妙无比……

温柔而甜蜜地冲击着两女的芳心，李云龙完全地放怀驰骋着，弄得两女飘飘欲仙，尤其是傅玉华才只是第一次，就承受着这么厉害的攻击，又被他接下来的温柔攻势弄得舒舒服服的，芳心之中真是舒服透了。

也不知在男人的冲击中美到昏了几次，直不起来的傅玉华才垮倒下来，娇媚地呻吟着，流连在那快感的绝妙境地中，几乎是再也无法清醒了。

好长的一夜啊！打了个呵欠起了身，李云龙爱怜地看着床上犹然海棠春睡的裸女，晨月和傅玉华都还没醒，睡得那么甜，脸上都是充满着幸福的神情。

尤其是晨月，她似已好久没有这么舒畅过了，李云龙也知那是为了什么，他的内力大增，连带的性能力也强了太多，娇慵的晨月几乎完全承受不起，虽然在李云龙的抚爱中乐在其中，每次都被冲激到失神，但敏锐的女儿心，让她发觉每一次李云龙都留了力，没有全力以

赴就将她弄的浑身皆酥了，不由得心中骨騰，这样下来两人的肉体虽是欢乐，心中却有着些许的隔阂。

第四百零八章 得美

但这一次有傅玉华在旁，晨月几乎是完全放心地享受着，不虞李云龙的欲火无从发泄，而李云龙也真的是全力以赴，重拾那甜美的回忆。

温柔地在晨月颊上吻了一口，李云龙轻手轻脚地起身，将暖暖的被子盖在他离开之后晨月微颤的娇躯上，这才像是突然发现似的，公平地在傅玉华的颊上也香了一口，她的满足神情之中，还有着些许阴霾，想必是初承雨露，自己那天赋异禀还是让她受了点内伤，虽然一颗心都绑在晨月身上，但他怎么也不会放掉这可爱的女孩子。

听到外面脚步声慢慢接近，李云龙赶忙起身，将散在地上的衣裳收拾起来，顺便放下了床前的帐子，遮住床上的撩人春光，忙不迭地梳洗着衣，他的动作虽快，但来人的动作也不比他慢，李云龙才梳理好，人已经到了门外。

“李兄！”“是青华兄，有什么事吗？”打开门让青华进来，若不是昨夜也着实累了，快活的神情怎么也掩不住，李云龙实在无法制着自己不露出怀疑的眼光，依傅玉华所说，昨夜的药就是青华提供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药物？

似有深意地望了望床前的帘幕深垂，青华双手一揖，掩住了嘴角的一丝笑意，“二师兄已经在师门前的广场上准备好了，特派在下来请李兄前往，顺便请孙师妹也去…不过看起来师妹是去不成了。”

脸红了一块，李云龙回了一揖，眼角一撇却发现床前摆着三双鞋子，忙趁着回揖的当儿脚下一伸，轻轻巧巧地将其中一双送到了床下。“在下马上就去，马上就去。”“那青华等着了。”

“这未免有点儿过份了吧？”晨月淡然恬然的声音从幕中传出，“连早餐都还没用，就打生打死的，二师兄这也太过份了些。二师兄，还是先让两方都进过餐再打，无论怎么说也不该饿着肚子交手吧？无论对谁都不公平。”

“这…这倒也是，是青华孟浪了。”听着晨月的声音带着些许软弱，知道她昨夜必是疯了好久，妙计得售的青华心中不禁暗笑，看来晨月是发现了媚药之秘，才出言留人，要让他多休息个片刻，尽量回

复点体力，不过那又怎样呢？那媚毒之中的奥妙，只怕你干酸了腰也看不出来。

“青华这就回去传话了，倒是师妹别太累了，好好先用餐吧！”看着青华走了出去，李云龙揭开了帐子，软瘫床上的晨月笑得那么幸福，不过看她娇慵满足的模样，看来还下不了床呢！

“还起不来吗，宝贝？”“看来是没有办法，”露出被外的纤指动了几下，晨月柔柔地笑着，“恐怕月儿没办法去帮你加油了。”

这样才好，李云龙暗忖着，虽然那药力的确强悍，但是他的功夫起于阴阳双修，取了傅玉华的**元阴补身后，媚药之毒已经无甚大碍，但李云龙仍加重了手，弄得晨月和傅玉华都酥软到无力起身，就是为了不想让她们去观战。

傅玉华犹可，晨月原是天剑山庄大小姐，如今为了她，傅敏华要和人决战，一方是她的爱人，一方是她的师兄，不用想也知道晨月在场上的难堪，“那就别去吧！我会尽力而为，一定把宝贝赢到手上来。”

“无论好夫君是胜是败，晨月永远是你的人，绝不会将身子交给其他人。”温柔地在李云龙凑近的脸上吻了一口，让他在自己的身上铺好被子，连着傅玉华赤裸的***也遮了起来，晨月的笑容是这么温柔，完全不像初出道时的冷艳。“去吧！玉华我会照顾，事后你再向父亲提亲就行了。”

天剑山庄门前的广场上挤了不少人，天剑门下择徒极严，人数并不算多，但这讯息早传遍了山前山后，连天剑山庄附近的武林人都挤了上来，偏偏晨月的父亲其最重交游，可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过滤，只能够命弟子守住四方要道，防止有人捣乱。

其中一边的傅敏华手轻轻地颤着，一夜未睡并没有多消耗他的体力，他天资本高，又拚着一股绝不输人的意气，一夜之间天险剑法他几乎已经完全练过一轮了，虽然速成之道为傅雨其所不取，但连他也惊於这儿子的进境之快。

若以一个月前李云龙的身手而言，要避过三十招是有可能，但说能胜过傅敏华手中剑，傅雨其怎么也不承认，眼看着儿子在场上英气焕发，他不由得暗暗点头，就算四周的武林人窃窃私语，谣言传的颇

为不堪，言语之间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他也不管了，等他们看过了傅敏华出手后，看看谁还有胆敢乱说话?

昨夜不只是练完了天险剑法，再加上今早傅雨其又为他输了不少功力，傅敏华感觉自己彷若重生一般，体内气脉之顺前所未有，连眼光都强了不少，才出来眼一瞪，就让几个多言多事的傢伙收了口，这才像是高手的境界，等到赢了李云龙之后，他就要下山闯次江湖，将自己的名号给打响出去。

另外一边，李云龙由远而近，施施然走了过来，步履虽慢，但瞬息之间就已经走到了广场上头，傅敏华眼中寒光一闪，他原不把这对手放在心上，但此刻静下心来看，他的轻功着实不凡，光是刚刚走过来时的身法，就可见他功力不弱，怪不得昨天能逼得自己精招尽出还不能得手。(手机阅读sdχsψ。com）

“李兄来得这么慢，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岂敢岂敢？”李云龙淡淡一笑，“小夫妻床笫缠绵，春宵苦短，难免会起不了身，还请傅兄包涵。”

看着傅敏华嘴角牵动，似想骂出声来又恃着身份不动口，李云龙这才想到，刚刚那句话对他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此刻就算想要澄清，却也说不出口了，傅敏华是强忍着不开口，四周的山庄弟子深怕惹师兄生气，也没敢多话，但那些武林人却没这么多顾忌，很快就由几个多舌多口的传言，变成谣言传透全场。

“不要多言了，动手吧！”一声高叱，傅敏华身形飘动，瞬息间已跨越了和李云龙之间的距离，手中长剑在空中就出了鞘，直斩李云龙面门，他这下可气炸了，招式间完全没有保留，那管什么风度、那管什么试招，他一下就要毙了他的命！

这一剑完全不合华山用巧御灵的基本剑理，完全是以力而胜，看得傅雨其皱起了眉头，没想到他还是这么浮燥，一被激出火性就忘了自己，这招出手虽是威势慑人，但剑法中的破绽却不小，对手若是武林高手，一破势反击，只怕数招内傅敏华就要受创，如果对手不是像李云龙这样初出江湖的新人，傅雨其早要出手干预了。

身边的傅夫人手已握住了剑柄，她剑法绝不在傅雨其之下，眼光更是高明，早看出傅敏华杀心大炽，决心要在数招之内取了李云龙性命，若到必要之时，她可不像傅雨其顾虑那么多，该出手时就会出

手，晨月是她亲传爱徒，一颗心早系在此人身上，若是伤了李云龙的命，只怕晨月绝不会和傅敏华干休，到时候同门阋墙可就更糟了。

完全感觉不到旁人的眼光，身在其中的李云龙可就惨了，天险剑法他并不畏惧，天剑的剑路他早已习练过了，加上他受晨月的传承，在剑势之巧上绝不输人，无论天险剑法变招如何巧妙，至少他都可以挨过百招，之后再看情况应对。

但傅敏华这一剑大出他意料之外，完全是以力胜力的打法，心惊之下李云龙不自觉地连退数步，连怎么出招都忘了，只能本能地挥剑挡格，险而又险地避过傅敏华三记快攻，最后一剑之快，差点就洞穿了李云龙衣袖，原就没多少胆识的他更是心惊肉跳，虽是看出了傅敏华变招中的空隙，但却没有胆量出剑反击，只能边格边逃。

虽然李云龙败象毕露，但傅敏华怒火攻心，一心只想取他性命，岂容得李云龙弃剑认输？他出手愈来愈快，剑招也愈来愈狠，招招不离李云龙要害，强攻猛打、盛气凌人，原先只有傅雨其和傅夫人看得摇头而已，现在连观战的武林人都皱眉了，他的出手怎么这么不留情面？耳语声不由得又是此起彼落。

招招都佔了优势先手，傅敏华剑势愈振，他已不管是什么剑法了，现在的他浑忘一切，只想全力出手，一招接着一招，将李云龙一步步逼到死路上去，偏偏就在此时，耳边传来了傅雨其的传声。

“你这是什么剑法？难道你看不出四周的人都在摇头叹息，一个名门弟子，出手怎么如此浮嚣？给我好好出剑！把天险剑法一招一招的使出来！”

就好像是当头棒喝，傅敏华心中一惊，分心之下剑下就慢了一瞬，苦苦挡格求生的李云龙一见空门立时逃开，一瞬之间就已逃离了傅敏华的剑势，避到了远处，只听得四周的武林人大声喝采。

“臭小子，你这是逃命，可不是比拚！”一声喝骂，傅敏华猱身又上，方才李云龙之所以能苦苦撑持不败，想必是自己出招太急，没将剑法的精华处使出来，露了空际，才让他有机可乘。

这回傅敏华可学乖了，出招虽然一样快，但剑剑气宇连绵，将天剑剑法的精巧之处发挥到了极限。和刚才的风狂雨暴不同，这回的出剑极尽一个「巧」字，不只出剑时从容不迫，开阖之间更是英气沉着，一举就拂去了方才的浮燥之气。

周围的武林人士原看他出剑又急又狠，杀气十足、杀招连绵，全然不是比武较胜的打法，不自觉地摇头，这回才看出来傅雨其的刻苦训练，这剑法的精巧连绵，招式之中刻划出来绵绵剑意，接连不绝，果然是高人出法，剑法和气势都大异寻常，连华山弟子也看得呆了，喝采声慢慢地鼓躁了起来。

第四百零九章

看着傅敏华的剑势定了下来，一招一式都按着华山剑法的路子施展出来，李云龙的心中这才舒了口气，刚才的剑招不合常规，剑剑都是拚命之式，他从没见过，因此一上手就被逼的手忙脚乱，但现在仔细想想，那招式也不怎么样，理路都还清楚，只要他定下心来见招破招，应该不是问题。

现在傅敏华的出手完全合乎天剑剑法的剑路，只是招式巧妙处更胜从前，虽然剑招较为收敛藏锋，少了一股拚命的杀气，但威力却比刚才的狂砍乱斩，要强上许多。

不过既是循规蹈矩的天剑剑法，李云龙就不必放在心上了，他见招拆招，慢慢将乱成一团的真气在丹田中定了下来，随着气息回转，神智愈显清明，招数之中也渐渐转守为攻，数招之间已慢慢扳回了局势。

“怎……怎么可能？”不只是山庄弟子和旁观的武林人士，连傅雨其心中也闪过了这疑问，从开始来算两人已经拆了近三百招，眼看傅敏华剑剑皆依规矩而行，尽情地发挥天险剑法的险绝之处，剑招既巧妙又是威力无穷，怎么李云龙不只像定下了心来，还有攻有守，显得游刃有余，完全不像方才的左支右绌？

连一旁戒备着的傅夫人，此时也看出李云龙有惊无险，松下了一直七上八下的心，手慢慢地从剑柄处移了开来。傅敏华愈战愈是焦燥，他的天险剑法已经使了三轮，虽然因为他剑法奇高，对敌的李云龙在这方面远落於他之后，又不像他一样对各门各派的剑法皆有所涉猎，天剑剑招连绵不绝之中，还不时夹杂着其他门派的剑法，不只显其渊博，还让对方眼花撩乱，看不出来同样的招式他已经使过了两三次，以免让对方看出势穷力竭。

虽然，以傅敏华初学天险剑法，每使一次对剑招的了解就多一层，每一次重複使出的剑招威力都更加几分，看得连傅雨其也暗地里点头称是，傅敏华自己更是如饮佳酿一般，真想继续拆招下去，好让他将天险剑招其中的奥妙之处尽皆领会。

但李云龙和他有夺妻之恨，青华今早在传话时又不经意地提起，昨夜李云龙竟和晨月宿在一房，傅敏华涵养再好也要气的青筋直冒，虽然因着傅雨其的点醒，让他急燥的心勉强稳定下来，但久战不下，傅敏华的躁急性子，已经渐渐不受控制了。

眼看自己招式新意倍出，每招使来都像比刚刚更锐利了些，愈战剑招愈是熟稔，威力愈是强大，但不知为什么，李云龙竟也能跟上来，拆招之中有攻有守，完全不像是昨天那只知逃躲的人，气的傅敏华剑法慢慢又回到了开始时的老路上去，剑招渐渐散乱。

虽然傅敏华的剑法高绝，散乱之处除了傅雨其和傅夫人之类的高手外无人看出，但对打了这么久，对彼此的剑法造诣都增进不少认知，李云龙激战之间慢慢感觉得到傅敏华露出的破绽，长剑挥洒中愈来愈是顺手，渐渐的胜败优劣之势已慢慢易手了。

愈打愈是顺手，李云龙的呼吸慢慢稳定下来，虽然傅敏华的剑法慢慢又回到一开始逼的他手忙脚乱的态势，但或许是接过一轮，有一些经验了吧？这回再接招，连李云龙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能够轻轻松松的接下来，那没有规则的乱舞打法，在他眼中就好像慢慢刺来般的清楚，无论挡格或进击都是轻轻松松。

连李云龙原先也没料到，这一战他的得益竟会如此之多，本来李云龙的天资过人，就好像是淤泥中的一块璧玉，晨月为了好好雕琢，传他剑招的时候完全以实战拆招为主，甚至连招式名称都没告诉他，没想到却让李云龙因祸得福。

武林中的高手在比拚之时，都努力於辨识对手的招式，进而拆招破招，但在李云龙眼中，对手的进招却只有方位快慢力道变化的区别而已，招式什么的完全不管，傅敏华的天险剑法对一般高手而言威力万钧，几乎无法可敌。

但在李云龙眼中，这剑招也只不过刺得快些、变化得险些、流动的巧妙些而已，和其他的剑法全无不同，只要剑路抓到了，挡格之间就可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这轻松的感觉真的好生舒服，李云龙愈打愈是轻松愉快，真想一直这样拆下去，好让他对这快感多点体会。

又拆了数百招，两人长剑相交的机会也增加了，傅敏华只觉长剑愈来愈重，挥出去的时候好像每一次手上都加了几分重量，愈打愈累，混着心下的焦燥，长剑挥去越发招不成招，慢慢地剑法上的威力

已被李云龙所制，若非李云龙杀心不重，经验也不足，错过了好些机会，傅敏华早要弃剑认输了。

从出道以来，从来没有拆过这么久，除了傅雨其和傅夫人外，连和文大勇拆招也不过百招便结束，傅敏华从没有这么累过，傅雨其原也看出来了，或许是迭有奇遇吧？李云龙的内力比之傅敏华还要深厚得多，只是不太会运使而已，本来以天险剑招之奇诡巧变，应可瀰补内力不足之处，傅雨其原没放在心上，那想得到两人会斗这么久？

耳听傅敏华呼吸之声愈来愈沉重，知道李云龙深厚的内力已渐渐佔了上风，在战了这么久后，李云龙出剑之间愈来愈是熟娴，出手之老辣深沉完全不像刚入江湖的年轻人，傅敏华落败之势已愈来愈是明显，就连山庄弟子们也慢慢看出不对了。

“够了。”傅雨其还在沉吟着，要在什么时候出手阻止，中止这场比剑，才会既不落了山庄面子，又不让山庄被武林同道耻笑，傅夫人已忍不住了，她一声轻叱，手中长剑化做飞虹，落在两人之间，正巧逼开了两人。

“少侠剑法高强，内力更是深厚，犬子原非敌手，这战到此已经很够，就做和论，还请李少侠收手。”

向着傅夫人点了点头，长剑回鞘，李云龙目中射出感激之色，这样的结果是最好了，他既不愿输，又不想让傅敏华太难堪，他几次虽是佔优却下不了重手，偏偏傅敏华已经打出了真火，绝不可能主动认输，李云龙几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幸好傅夫人出面阻止了战斗，给了两人一个台阶下。

偏偏那感激之色又落在傅敏华眼中，气的他更是七窍生烟，手中长剑不住轻颤，只想寻隙出手。

“既是如此就好。”身形飘动间，挡住了傅敏华的出手，傅雨其微微一笑，其实这结果算不错了，刚刚李云龙几次出手，都抓准了傅敏华的破绽，看得傅雨其这明眼人心惊肉颤，真怕他一个失手伤了爱儿。

“少侠从此之后就是我天剑山庄的女婿了。你我都是武林人，也不用像一般闺阁之家办什么三书六礼，讲什么选日定日，如果李少侠不弃，我们半月后就在山庄把囍事办一办，刚好配个历书上的好日子，晨月，你说怎么样？”晨月的父亲道。

“这，孩儿一切听父亲吩咐。”来到现场，看着心上人终於胜了二师兄，晨月简直是喜翻了心，声音再乖再甜也没有了，场中的山庄弟子和武林人素闻冷艳的晨大小姐不假辞色，却没见过她这样的女儿情态，不由得交头接耳讨论起来。

“这样就好。”看了一眼仍是愤愤不平的傅敏华，和挨在晨月身边的傅玉华，竟然完全不像以往的多言多舌，反倒是一幅为晨月高兴的样子，傅雨其拍了拍李云龙的肩膀，笑的春风满面。

“庄主，这个……？”李云龙看了看众人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李少侠还有什么问题吗？”“庄主，我想要你私下谈谈。”“可以，跟我来。”

※※※坐在柔软的马车里，将晨月揽在怀中，轻轻抚摸着晨月软玉般的身子，感受着手中别样的温柔，晨月仍是静静依在李云龙怀中任凭轻薄，只偶尔微皱柳眉轻哼一声，脸儿却微微红着，煞是诱人，李云龙哪里忍得住不吻上去，便逗的晨月娇躯一阵轻颤，小手紧紧将衣角捏着，却又羞于睁眼，面上一副苦恼的样子。

眼中闪过一道厉芒，那种感觉突又涌上心头，那天从天剑山庄出来时，就觉得有一双眼睛背后看着我，两天以来，时不时的出现在他们身后，虽然感觉不到杀气，不过李云龙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不知道晨月看出来没有。

“公子爷，前面三十里就是亳州城了，还要接着赶吗？”外面传来车夫的问声。“不用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继续走吧。”李云龙淡淡说道。反正还有时间，也不用急于一时，而且这小镇四面的风光也确是不错。算来这几天里一直跟在后面的影子也快现身了吧，再不出手，过了亳州就没多少机会了，李云龙心中暗算。

“月儿，下面的伤好了吗？”吃过夜饭后，李云龙将晨月抱上房顶，一面赏着月色，一面尽情地在晨月身上游走，也不顾怀里人儿的娇喘吁吁。“夫君……我，好多了……”晨月的话音有些呻吟。

“呵呵，那就好。”李云龙搓着晨月柔软的玉峰嘿嘿淫笑道。这几日里可是憋得厉害，现在李云龙都不清楚自己的欲求为何会这般的旺盛，却是苦了晨月，每每看到晨月在我身下不堪鞭鞑却又咬牙相合的模样，心中也不禁泛起一阵的怜惜。想到此处，不由又将晨月娇弱的身躯往怀中紧紧一搂。

第四百一十章 兰嫣

“夫君……”晨月羞涩不已，很是难过的扭动着身子想要躲开李云龙的魔手，却反是被李云龙挑逗的更加不堪，一连苦恼的样子，却是动人之极。

“不好！”李云龙心际闪过一道不安，恰听得青凤房中传出一丝响动，青凤，李云龙也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她，不过，嘿嘿。现在一听他就忙抱起月儿一跃下房，几个快步闪到青凤房间外。凭着敏锐的六识，李云龙知屋内现在只有两人，青凤大概也没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月儿，你不要进去了，留在外面别乱动。”匆匆交代了几句便破门进屋。

屋里的气氛很是别样。青凤还正泡在中心的木桶中蓄势待发的狠盯着对面的黑衣人，眼中就似要冒出火来一般。李云龙这才将视线移到这等待已久的不速之客身上，心中却为不能大肆观光青凤的玉体兀自痛惜。

好在来日方长，还有的是机会。

好火辣的身材！饶是拥有晨月这等的妙物，李云龙仍是为眼前这具别致之极的身子感到心动不已。只有与李云龙齐肩高的娇小身躯，胸前却是极不相称的高高耸起，两颗硕大的乳球就要将上衣死死撑破开来似的，纤细的腰间又将胸脯衬托得更为硕大挺拔，丰满的屁股更是微微翘着，好副性感的身姿！不知道揭开面纱后将会是怎样的情景，一时间李云龙竟看呆了。

“这位公子，奴家真有这么好看吗，咯咯……”一阵银铃般的娇笑顿将李云龙惊醒。小妮子，害我在青凤面前出丑，看我怎样收拾你。李云龙心中暗恨，却突见一道黑影朝他飘来，瞬间便要到李云龙跟前。好快的身法，不过赶李云龙还是差了点，就在她将要近身之时，李云龙却身子一转突地往后悠悠飘了开去，躲开了这突来的一袭。

“姑娘好快的身法，小生佩服。”李云龙好整以暇的笑道，眼神却不住在女子那凹凸极致的身子上来回注目，自然是浮起联翩遐想。甫一交手便已知晓高下，对方显是惊愕我的身形竟是这般的快，却对李

云龙的底细毫无知晓，黑色面巾下一双水汪汪的凤目闪烁不定，神情甚是复杂。

“公……子，刚一见面你就欺负奴家，人家不依啦！”小妮子真有一套，竟像李云龙撒起娇来，一边说着还莲足直跺，一副女儿姿态，却乘势又向李云龙扑过来。“姑娘真是说笑了，在下一介书生，怎就敢将大名鼎鼎的‘暗影兰嫣’‘欺负’了，且在下也没那本事，兰姑娘就不要取笑了。”李云龙闪开身子，不紧不慢的说着，却将“欺负”二字加重语气，眼里也满是笑意。

“你！”兰嫣身子一震，“公子就认定妾身便是兰嫣，那不知公子又是何方高人？”“疏影横斜水清浅，魅香浮动月黄昏。当今武林，大概也只有暗影才配得上这句诗了，姑娘认为可是？”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兰嫣一声娇叱，杀气十足。“早闻兰嫣小姐有倾城之貌，不知小姐可不可以揭去面纱，让在下也有机会得以一睹芳容。”李云龙漫不经心的轻佻出言，但却是满眼邪光，直激得兰嫣杀意更甚。

从刚才兰嫣那几下身形，李云龙便已知她定也是邪冥殿门中人，所用的身法正是邪冥殿绝学“横邪魅影”，只是还致极竟，而且心法也似略有不全之处。饶是如此，施展起来也是快的惊世骇俗了。

而兰嫣的真名叫龙凤，兰嫣是龙凤在江湖上的用名，不过相对于龙凤，他还是喜欢用兰嫣这个名字。

“要看姑奶奶，得先问过我手中的剑！”兰嫣又是一叱，拔出腰间一柄红色短剑，便向我刺来。“幽影剑，嘿嘿，小妮子可还真狠，一上来就下杀手。”李云龙心中暗笑，手上却丝毫不慢，展开身形，不停穿梭于剑影之间。

幽影剑法加上横邪魅影，难怪暗影兰嫣会在武林中有如此名头，就凭着这两手，能在她剑下全身而退的人，恐怕找不出几个。不过对于自家的东西，李云龙自是心中清楚，如穿花蝴蝶般于剑影间信步。几个来回下来，兰嫣不仅没有碰到李云龙一下，反是被李云龙吃尽豆腐，这才闪身停住，眼色复杂的看着李云龙。

“嗯，好香！暗影暗香，果是名不虚传！”李云龙还兀自沉浸在兰嫣身上散发出的如麝幽香，但见她停下，不禁叹息。“你……，哼！我

不会放过你的！”兰嫣娇哼一声，向李云龙洒过一团粉末便飘出房门，连着几跃，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不放过我，小妮子，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心，李云龙心中暗自算计。嗯？好香的味道。脑中闪过一道灵机，古兰花，产自雪山之顶，却是至阳之物，有着极强的催情药效却不会迷失神志，确是难得的极品淫药。不想初次相遇兰嫣便送个如此大礼与我。李云龙心念一动，一个健步跃到青凤还正泡澡的桶边，自然是将空中还未散尽的药粉带去不少，接下来就只消等着青凤开口说话了。

“你……站住！”青凤见李云龙走近，忙将两手掩在胸前，生怕他再向前进。“哎，青凤为何总是这般待我，难道临风在青凤眼中真就一无是处！”李云龙压下胸中的火气，作出很是痛心的样子。(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哼，你自己做过的事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青凤好像不吃这套。“我……刚才……青凤没事吧？”李云龙一脸关切地问道。“我，没事。”青凤说得有些勉强，脸上开始泛起丝丝潮红。

哼，没事，没事才怪，李云龙心中窃笑，当下还是急切问道：“青凤怎么了？”“没你的事，你给我滚开！”青凤竟向李云龙吼道。看来是药效发作了，好厉害的药，现在整个屋里都弥漫着古兰花的香味。青凤已将手放好，紧闭双目呈打坐之姿，开始运功想要将药效逼出。

李云龙心中一阵狂喜，透过桶中水面，可以清楚的看到青凤胸前的凸起，青凤的乳峰不是特别的大，不过却异常坚挺，若是握在手中感觉应该也是很爽，粉红乳晕中间的两点蓓蕾，由于药力的作用已是骄傲的挺起，该是很硬了吧。

“夫君，你们没事吧！”李云龙正要往下细细欣赏，却被晨月的一声搅得兴致顿减，回头一看，这小妮子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屋来，脸色微红，也是行将情动的样子。叫你在外面你却偏要送进门来，这下可就怪不得我了。

“嘤！…夫君，这是怎么了？我好……”晨月见李云龙不语只是色色地看着她，一丝羞意泛起，身上那“奇怪”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怎么，又发浪了是不是？”李云龙冷哼一声，“还不过来让我给你煞煞痒！”

“嗯，夫君，不要……在这里……”晨月嘴里挣扎，脚步却不敢慢下，话未说完便被李云龙一把搂进怀中，原本就已动情的她在李云龙双手的挑逗下越发不堪，迷蒙着媚眼在李云龙怀里不住的轻轻扭动喘息着。

轻车熟路的解去晨月身上的多余衣服，将两手于娇躯上尽情游走。晨月更见难堪，股间汁液已成泛滥之势，面色如潮，唯李云龙我紧紧抱住，不停厮磨，不想却将情欲弄得更盛。

……

“呵，叫的倒挺凶，为何却如此不济啊，小月月？”李云龙停下了动作，静静地感受晨月的挤压，一面把玩着一双玉乳在晨月耳边吹气挑逗着。“夫君——”晨月羞得娇嘤一声，美目紧闭不敢看李云龙。

又浪又羞的样子直叫李云龙心动不已，轻轻吻上晨月湿润的樱唇，舌尖稍一用力就分开了先前紧咬的贝齿，晨月这时却出奇的与李云龙配合起来，丁香小舌忘情的和李云龙绞缠着，只是偶尔微张美目偷偷看看李云龙一眼，却是欣喜不已，眸子深处尽是柔情。

俯下身子将晨月抱起，让她紧紧与自己贴在一起，晨月乖巧地将两腿盘上李云龙腰间，玉臂紧将李云龙脖子搂住，就以这“猿搏”之势挂在李云龙身上。

……

而青凤，此时也已到了关键时刻，情况却是有些不妙。想李云龙刚才与晨月那般宣淫，青凤纵然是定力再好，恐怕也难免不受影响，何况还是在身中淫毒的时候。此刻青凤体内的淫毒已同内劲呈相持之势，一旦压制不住，不但药效发作，欲火中烧，身体也将受创，轻则内力耗失，重则气劲反噬，甚至走火入魔。不过看情形青凤应该还能支持一会儿，李云龙于是抱起晨月，小心走至桶边，免得再惊动了她，细细观望起来。

晨月很是乖巧的跪下身子，檀口一开，轻车熟路一般品起来。李云龙轻轻抚弄着晨月如丝的黑发以示赞许，晨月抬起螓首朝李云龙嫣然一笑，便又埋头下去。如今晨月的口技业已娴熟得很，让李云龙亦是快感接连，再一边欣赏青凤那浸在水中若隐若现的玉体，直叫李云龙觉着身心俱爽，得意非常。

若是用眼光就能杀人的话，现在李云龙应该已是不知死了多少次了。就在李云龙还正暗自赞叹晨月口技的时候，青凤突地张开双眼，却见到李云龙一脸淫邪的在自己身上打量，不禁羞怒交加，愤然朝李云龙瞪目，一时分心，竟差点真气失守，道声好险，忙将两眼闭上暂不理我，全力运功逼毒。

一惊一怒之间，情势即变，原本还是相持不下，现在却显出不支之状，青凤面色一阵青红不定，额上满是粒粒水珠，咬紧着玉齿，很是难受。

第四百一十一章

“哎！青凤，还是待我来帮你吧。”李云龙轻声叹道，却在青凤耳中听得极是暧昧。青凤恨咬银牙，睁开双眼漠然的看着我，一副要就算是死都不让我碰一碰的样子。好要强的女人，李云龙心中冷笑。

说话间，青凤的情势又加不妙，眼看药力就要冲破内劲的封锁。李云龙虽然是极欲一亲青凤的芳泽，可也不会在这种情形下得到，青凤立告不支，也是该自己出手了。

“今日情非得以，若有冒犯之处，青凤还请谅解！”说完便在青凤又惊又怒的目光注视下，将运满内劲的手掌，向着青凤皎洁的胸口，慢慢贴了过去。

好柔嫩的肌肤！比起李云龙想象中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时间李云龙竟陶醉在这酥爽的触感之中，直到感到手下肌肉的轻轻颤动，李云龙才回过神来，却见青凤紧闭的眼角处隐隐已有水光可见，于是忙把心神凝住，将内劲透过掌心徐徐不断往青凤体内渡去。

随着李云龙内力的进入，青凤体内的淫药渐渐被压制了下来，面色也好了许多，只略微显些红润，却是好看之极。

就这样不觉已是半柱香时间过去，青凤体中吸入的古蔓淫毒终于在二人合力下被逼了出来，青凤几口污血吐出，便将桶中面上的清水尽染微红，李云龙才极不舍得地将手从青凤胸前收回，让青凤独自盘坐调息。

青凤运气一周，睁开眼来，却满是愤怒的朝李云龙瞪眼过来。“青凤可觉好些了罢？”“卑鄙！”李云龙关切问道，却换来青凤的一声冷叱。“青凤此言是什么意思，云龙可又有开罪青凤之处？”李云龙故作不解。

“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你明知道那是淫药，却还故意引我中毒然后再假意助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中想的什么，卑鄙小人，我不会放过你的！还有你，枉你还算是名门闺秀，没想道却这般不知羞耻，要不是你们刚才做的好事，我也不会弄成那样，哼，贱人！”青凤叱李云龙不够，却将晨月一起带了进来，吓得晨月又羞又怕。待说道刚才那事，饶是青凤愤怒之极，也不禁俏脸微红。李云龙在一旁看着青凤

微微含羞的样子，竟也不觉心旌荡漾，直后悔没将青凤趁机收入胯下，脸上却是略含微笑。自然又被青凤瞧在眼里，便更激起她胸中怒火。

“李云龙，你给我滚出去！”青凤朝我吼道。“青凤刚自辛苦，云龙便不打扰休息了。”李云龙作势便走。

※※※李云龙惬意地躺在床上，细细回味着刚才的美妙滋味。先前的阴谋被青凤看破，原本便是意料中事，看青凤的表情，李云龙知她心中定是更加恨自己，那便在青凤心中自己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了。

仅只如此，当然是不够，所以方才助青凤逼毒之时李云龙便悄悄向她体中渡过了一丝气息，到时候，不管青凤心中多么恼他，她的身体却会不经意的隐隐对他产生一股*近的冲动，不知道那时的青凤将会是一副怎样动人的模样。冷美人儿，我看你如何飞得出我的掌心……

十一月的朝阳已是诱人，若是平常，李云龙定会是坐在院中，一面品着香茶一面欣赏晨间的冬景，其间当然也是少不了晨月的小心温柔。不过此刻李云龙却没有了这样兴致，倒不是因为没有晨月在身边。稍吐纳了会，纵身跃上屋顶，果然便瞧见远处一道黑影闪过，李云龙冷冷一笑，当下展开身形往那方向掠了过去。

暗影兰嫣，果然又是你。李云龙心中暗衬，既是你要送上门来，我又怎会有不收之理。李云龙刻意将速度放慢，让两人始终隔着一断距离，好久都没有现在这般奔放的感觉了，兰嫣似力有不支，身形渐缓，却向山上掠去。这小妮子，看你这下还能往哪里逃，李云龙心中暗喜，不尤将步伐加快，紧跟了上去。

不多时便到了半山腰，在要往上已是无路可循，兰嫣这才停下，胸口一阵喘息，待再回过头来，却见李云龙正面含微笑站在面前不远处，心神一颤，眼中光芒连动，惊异之中竟有几分欣喜。

“公子这样跟着人家一个弱小女子，真是好生无礼啊！”兰嫣的声音腻得好似要将人融化一般，眼中更是满含妖媚。“噢？那兰嫣小姐昨夜偷看了我们那么久，又算不算是无礼呢？”李云龙说得平淡，眼里却尽是揶揄之色。这丫头昨夜先本是逃了去，后来又摸了回来，不想却正瞧见我和晨月颠鸾倒凤的情景，居然还能看得兴致勃勃。如今被李云龙说破，眼中不禁也闪过一丝羞意。

“你，你……我，我没有……”“呵呵，既然看了，怎又还不好意思承认，每想到兰嫣小姐居然还有如此兴趣，真是难得啊。”李云龙见她那样，便是打定主意要好好的逗她一逗。“我，我看了又怎样！嗯，你……我不跟你说了！”兰嫣听罢竟直跺莲足，腻声娇嗔起来，只一个花枝乱颤，见到兰嫣的这般少女姿态，李云龙心中一动，这难道才是兰嫣的本来面目，不知面纱之下会是一张怎样动人的容靥。

兰嫣见李云龙这般望着她，不怒反羞，便又嗔道：“你……你怎么老是这样看着我！”“喂！你说话啊。”见李云龙不答，仍是心怀不轨的看着自己，不觉羞意更加。(手机阅读sdχsψ。com）

“噢，我是在想，要怎样才能一睹兰嫣小姐的芳容。”说罢嘿笑一声，便朝她掠了过去。“啊……”兰嫣惊呼一声就要躲开，不过已慢了半拍，刚便反应过来，已整个一娇躯尽落入了李云龙的怀中。却没有李云龙想象中的那般挣扎，只是稍扭了扭身子，便就停下不动，只两眼将李云龙望着，美眸里面闪着一丝不安神色，不过更多还是含着期待的羞意。

好美！揭开面纱，看着眼下这张略带羞意的娇面，李云龙心中赞道。兰嫣的美貌毫不亚于冷艳的青凤，却多了许多柔媚。自李云龙将面巾揭去兰嫣便将双目紧紧闭了起来，不过俏脸上的两朵红晕还是将她的心思表露了出来。

李云龙心中激荡，不尤低头对着兰嫣粉扑扑的脸上一口吻了过去，怀中美人儿身子一哆嗦，不自觉的张开妙目，却正好对上李云龙灼灼的目光，“嗯嘤”一声便又紧紧闭上，眉头颦皱，面上的红晕又深了许多。

“你……真的是我的李云龙？”兰嫣幽幽问道，满是期待地望着李云龙。“傻妮子，你以为是谁？”李云龙轻轻刮了刮兰嫣的鼻子，一声‘妮子’逗得美人儿一阵不依，身子直个扭动，却是便宜了李云龙。

“有人以前跟我说只有你才可以轻松地追上我，我那时还不信，现在见到被，才知道主上比他说的都还厉害，他还说……”“还说了什么？”李云龙见兰嫣说到一半停了下来，脸上却闪过羞意，便已知是何事，不过口中还是装作不晓的样子。

“她说，说要是找到了你，就要，就要伺候你……”美人的声音越说越小，到最后细得连李云龙都听不太清。“哦——”李云龙作恍然大

悟状，“难怪你怎么这样急着要知道我的身份，原来是动春心了，小妮子。”

“嗯，人家才没有呢。你比我还年轻，怎么还叫人家‘小妮子’！”兰嫣嗲声说着，小嘴儿翘得老高。“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昨天的事，我还没与你算账，你倒跟我计较起来？说，要我怎么处置你！”李云龙面色一寒，冷声说道。

“兰嫣知错了，请主上责罚！”被李云龙突来的气势吓的一颤，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李云龙一手揽住兰嫣的小腰，一手径直攀上那对异常挺拔的娇乳，却在兰嫣耳根吹了口热气淫笑道：“既然知错了，那就罚你现在好好的伺候伺候我吧。”

兰嫣在李云龙怀中贴身感受着强烈男人气息，胸前要害又被李云龙的魔手不停肆虐，已是媚眼如丝，情动不已，听李云龙说完，却是心中一震，身子一挣从李云龙怀里溜出，低头不敢看李云龙，怯声求道：“不要现在好吗？”“为什么？”我知这其中定有内情，面上还是声色俱厉。

“我，我……”“好啦，我都知道了，你又乖又孝顺，我可舍不得罚你，你瞧瞧，哭出来可就不好看了！”李云龙将兰嫣揽过，拭去她眼角的水珠柔声笑道。“你！”兰嫣娇声，凑过头来，主动献上了香吻，虽毫无技巧，却很是温柔，在李云龙的引导下也渐渐娴熟起来，食髓知味便是越发贪婪，一刻两人便沉浸在这一片温柔之中。

良久，唇分。

“你真好！”完全放开心思的兰嫣竟似怀春少女般娇憨，惹人怜爱。“我可不好，这次放过了你，留着下次一起算，到时候，我可要连本带利一齐收回。”李云龙笑道，手上却不闲着，在兰嫣惹火的香躯上四处游走，享尽温柔。

※※※抱着兰嫣缠绵了好阵，才将已是被李云龙上下其手弄得面色绯红、春情勃发的娇小美人儿放了开去，独自一人带着满腔欲火慢步往回跺去。

刚进到院里，我便听到青凤房中已有了动静，两个女人在里面说着话，似是在争些什么，“青凤可是已经起了？”李云龙敲门问道。

屋中立刻静了下来，李云龙这才推门进去，一手便将赶到门口来迎李云龙的晨月揽过怀中，一手轻车熟路的滑入了她那微微敞露的衣

襟，这小妮子还算听话，只穿着件外衣，里面不着一丝令李云龙很是方便的大饱手足之欲。

第四百一十二章 亳州

直到觉着一缕凌厉的杀气射来，李云龙才将受手上的动作停下，只是还将那只手掌覆在晨月胸前的一座丰挺的乳山上，轻轻拨弄着，也不顾晨月在我手下春情难堪的扭动。

“青凤有好些了吗？”李云龙抬起头，望着青凤，面上一脸关切。“不劳公子挂心。”青凤的语气还是那么冷，不带一丝感情，“死不了。”说罢别过头去，避开李云龙深藏着欲望的眼神。李云龙却在青凤眼中看到一丝鄙夷，还有更多的憎恨。

“青凤这是说到哪里去了，”李云龙微微一笑，“小弟对青凤的关心可是的确发自肺腑呐，不过不管怎么说，只要青凤没事我就放心了。”心中暗道：“冷美人，这可是你逼我的。”青凤又冷哼了一声，走了出去，也没瞧李云龙一眼。

※※※踏进亳州城，已是巳时左近。很快就在街道两旁的墙上找到了王府特有的暗记，顺着这些印记，李云龙一行三人慢慢在城中行进，两个似天仙般的美人儿自然是引得不少人纷纷侧目。路面上已经一片熙攘，大小客商人马穿行不绝，吆喝声亦是四处可闻，倒不愧‘药都’之称。

不过在人群中我却发现了不少武林人物，心下不禁一凛，想这药都亳州城，虽是在两地交接之处，平日也不该有这么多的江湖人物在这里出现，难道是……李云龙心叫一声不好，忙着加快前行。

刚走几步，回头却见原本跟在我身后的青凤和晨月还停在那处正看着什么。“怎么不走了？”李云龙过去问道。“夫君，是我有些饿了。”青凤没有应我，倒是一旁的晨月出声说着。

“饿？”李云龙这才想起晨月自早上被自己一阵折腾，接下又忙着赶路，确是到现在还没吃过些东西。“要吃什么赶快去买！”晨月听完脸上一喜，赶紧走了开去，青凤却又把头转开，不欲再与李云龙搭理。

很快晨月就将吃的买了过来，也就是油纸包着的几个豆沙包，却见青凤看着这些也是美目一亮，难道天下女子都是这般好吃？李云龙

正想着这，晨月已是一脸殷诚的将手中食物捧到他面前，“夫君，你也吃点吧！”

“夫君不吃这个，不如就把你拿给我吃怎么样，小美人儿。”李云龙轻轻摸了摸晨月的俏脸，“走吧！”晨月脸儿一红，轻嗯了声，又与青凤走到一起。

几条街走过，路面已比刚才宽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马也更见繁多，一路上倒没什么异样，令李云龙放心不少。

“晨师妹！”刚走几步，身后就传来一阵无比欣喜的声音。转身便见一行华服青年朝李云龙他们走来，看来似与晨月有些交往。“林…林师兄！”在跟了李云龙以后晨月显是对自己本来的身份有些生疏了。

“晨师妹，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咦～～这位姑娘是？”那晨月口中的林师兄，也就是走在最前的那人，对晨月很是殷勤。

李云龙这才好好的打量了他一下，长得倒是俊朗，只是眉宇间尽透着轻狂高傲，一看便知又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而其身后诸人更是不堪，眼见着晨月与青凤这两个天仙似的人儿，俱是露出一副色与魂授的表情，李云龙心中不禁冷笑。

“她…我…这，夫君，我…”晨月向李云龙看来。于是来人这才注意起李云龙来。“夫君？你是什么人？为何晨师妹要叫你夫君，你究竟对晨师妹使了什么手段？”那姓林的小子听晨月这般叫我，心中已是气急，一张俊脸涨得通红，右手却是搭在了剑柄上。

“我是什么人，这位公子刚才不是已经听到了吗。在下不才，正是你晨师妹的夫君，不知阁下高姓大名？”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我师兄就是当今华山掌门的公子，华山派当代大师兄，江湖人称‘飞云公子’，你又是什么……”接话的这厮刚说到一半，被李云龙凌厉的眼神一瞪，生生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哦——飞云公子，久仰久仰，倒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了，不过这又与我何干？”李云龙笑道，顺手一揽，将晨月搂到怀中，不顾美人儿已是满面羞涩，张口便朝着她红扑扑的俏脸亲了下去。

“你……我杀了你！”林飞云眼见自己心仪的可人儿被我如此轻薄，恼羞成怒，拔剑便直取李云龙喉心刺来。两人本就近在咫尺，李云龙若想要闪避已是不及。眼见剑尖便要刺入我喉中，月儿吓得一声惊呼，林飞云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狞笑，不过这笑容却在瞬间凝住，只

见李云龙只用两根手指已将那呼啸而来的剑尖牢牢夹住，就在剑尖离李云龙喉心仅有半寸的时候。

李云龙一脸轻松的在晨月惊魂未定的俏脸上又香了一口以示嘉许，再看看那林飞云，额上已是汗淋如滴，青筋凸现，使出了吃奶的劲却是无法将剑尖从李云龙指间抽出。“这剑倒是好剑，不过落在有的人手中，的确是可惜，可惜！”说罢李云龙眼中寒光一闪，手腕用劲一翻，只听得‘嘣’的一声，便将那剑尖折了下来，接着一道狠厉的劲力从剑身传过，直把林飞云的手臂震得再也无法将剑握住，‘咣当’一声，断剑翻滚着跌落在地。

这姓林的以后再也别想用这只手使剑了。这才将众人惊过来，俱是一脸惧怕的望着李云龙，齐齐往后退步。

“我们走！”我放开了晨月，转身往前走去，顺手将还夹在指间的那截剑尖扔了回去，接着便从后面传来一声惨叫，正是刚才与我搭话那厮发出的，小加惩处，只是斩断了他的一条手筋。李云龙摇了摇头，发现自己好像变的有些仁慈了。

广源大药堂，应该就是这里了。此时店里客人已是颇多，伙计们忙来忙去，次序倒是井然，看来这管事的打理得还不错。

“几位客官需要些什么？请尽管吩咐，小店这儿品种齐全，绝对会让各位满意！”刚进店门，便过来一伙计招呼道。“我们来这里是想做笔买卖，可否请掌柜的出来一谈。”

“那好，客官您请稍等，小的这就去请。”

不多时刻，便自里间走出个略显矮胖的中年，刚才那伙计就跟在他身后，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那人听了抬头朝我们这边一望，眼睛一亮，闪过一丝欣喜，忙着快步到我跟前，“这位爷，不知有何可让小店效劳的？”

“半两人参，半两雪莲，半两红花，半两断肠草。”“就要半两？”“就要半两，分毫不多，分毫不少。”“纹银十两八钱成交！”“我只出九两半！”

“成交！请各位随小的到内堂取货。”掌柜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栗。恭敬非常的将李云龙他们迎进内堂，小心的管好门窗，再到我跟前，半跪下拱手一礼，说道：“丁三拜见世子！”“丁老快些请起，不必多礼。”李云龙忙起身将他扶起。

“这位便是我夫人晨月。”“丁三见过少夫人！”“丁老不必多礼！”晨月略微颔首，面上还是没什么表情。

“这位姑娘是……？”丁三看着青凤，有些不解，想是知道青凤的身份。“哦，这是我新收下的侍女，出门在外，没人在身边伺候总有些不便，你老是过来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吧，嘿嘿……”说罢色色的一笑，丁三眼中也露出会意的神色，倒是把一边的青凤羞的满脸绯红。

“青凤连日赶路也有些疲惫了，丁老你先安排青凤下去歇着；晨月，你跟着下去。”

※※※“世子，看看您是不是也先下去歇会儿？”待亲自安顿好青凤，丁三回到内堂，向李云龙恭敬的问道。李云龙轻啜了一口刚才丁三亲手为我泡制的茶水，嗯，新产的上等碧螺春，味道果然是好。

“丁老，以后就管我叫‘少爷’罢，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如此分生。也别老是站着，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小的恭敬不如从命！少爷，老爷子还好吗？”提起秦王，丁三的眼中充满了敬仰和关切，神情也是有些激动。

“父亲他老人家很好，还常常向我提起你，说你心思慎密，办事精明，最难得的就是对我秦王府的耿耿忠心。”“王爷啊，王爷！你真的还记得小的！王爷待丁三胜过生身父母，丁三便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答王爷的恩情啊！如今少爷亲临，丁三必定誓死追随少爷，助少爷早日光大王府，一统武林，还蒙少爷不弃！”丁三一席说完，已是热泪盈眶，竟都发自肺腑，没有丝毫的做作。李云龙不禁感叹世上还真有这样忠心赤诚之人。

“你老言重了！云龙少不更事，往后诸事还要烦劳你老多加费心，就在此先行谢过你老了！”说罢向丁三拱手一揖。“少爷！为少爷效力是小的分内之职，亦是小的之幸，少爷有何差遣尽管吩咐，便是赴汤蹈火，我丁三也决不皱一下眉头！”

“好啦，你我也不必再客套了，你老先说说这边的情况吧。”“托老爷和少爷的福，这边的事基本算是顺利。我们以亳州为中心向四周散开，如今各大城镇和交通要地都我们的大小分号，经营着各种买卖，但还是以药材生意为主，除去各项开支，每年也有两百多万两银子入库；另外，我们手下的人马也训练得基本完备，现在能够派上用场的

已有近两百人，其中一流身手的也有十几个，对我们的忠诚也绝对没问题，少爷是不是找时间见见他们？”

第四百一十三章

“这个先不急，倒是长老你一人撑起这么大的担子，难为你了。”“小的倒没什么，也就是查查帐，终日锦衣玉食，倒是轻松快意，只是辛苦了宋兄，训练人马基本都是宋兄亲自过问，我们手上的力量可都是宋兄的心血。对了少爷，怎么不见宋兄一起来？”

“他去洞庭办点私事，后些时日就会过来，倒是这亳州城里怎会见这么多的江湖中人来往，难道是有什么事发生？”“是城东的德善堂，最近得到一颗千年参王，就要拿出来拍卖，这千年参王甚是稀罕，寻常人吃了可以延颜益寿，习武之人更能凭添十年功力，故而此次拍卖着实吸引了众多的江湖中人，小的还以为少爷早已知了此事……”

“哦，千年参王，拍卖，有趣！什么时候？”“就在明天上午。”“明天，呵呵……”我的眼中闪过一道邪异的光芒，这千年参王，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倒要看看，它到底有个什么妙处。

明天，大概应该又是收获的一天吧！

※※※正睡得香，却被鼻间的一阵搔痒惊醒。睁眼便见晨月这妮子正伏在他胸口，一脸顽劣的把着头发在自己脸上扰动，“叫你昨天欺负我”，美人儿口中不语，李云龙却从她眼中把这读了出来，好你个小妮子，李云龙一把将晨月搂住，亲了亲那微红的脸儿笑道：“你这丫头，一大早就来惹我，可是想要我再将你教训教训？”

听的晨月脸儿一红，不由又想起昨日那羞人的情形：整个一下午，李云龙都让这屋里充满着她那快乐到极点的呻吟声，就连晚饭的时候，都还不将他放过，如此荒淫的情景，晨月现在想起，仍不免耳根滚烫，真不知道自己昨天是怎么‘熬’过来的！

“月儿，你小时候你父亲到底给你喂了些什么吃，让这里竟长得如此巨大？”捏玩着晨月那对因贴在我胸口而压的扁圆的乳肉，李云龙色色的笑道。“夫君，你坏……又欺负月儿，月儿不来了！……”美人儿不堪羞涩，花枝直个乱扭，埋头在李云龙胸口一阵娇嗔，妩媚至极，听得我心神一荡。

“嘿嘿，是吗？不过等会我还有事要办，你若是再不起来，我可是真的要‘欺负’你了！”说罢又在晨月娇嫩的丰臀上轻轻一拍。美人儿嗯

咛一声爬起身来，就势伸了个懒腰，引得胸前一阵荡漾，掩不尽的春光四下溢出，令李云龙心动不已。月儿低头，看到李云龙邪邪的目光，粉脸一红，惊叫着忙将双手掩在胸前，跳下床穿好衣裳，才又乖乖的伺候李云龙穿戴完整。

晨月脸上还残着的红潮还没尽散，眼角处仍也留着眷眷春意，蜷着身子，还正睡的香，娇美的身姿令李云龙忍不住在她无暇的俏脸上又是轻轻一啄，才出去掩好房门，搂着晨月走出小院……

青凤已正在厅中品着早茶，丁三侯在一旁，都正等着我。见李云龙出来，丁三忙着迎来，眼中有些暧昧的看着李云龙和身边依着的晨月，笑道："少爷在这儿可歇息的好？"身边有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陪着，歇息的能不好吗！"李云龙紧搂了楼晨月笑道，特意把'歇息'二字说得重些，两人相视，各自心领神会，齐声一阵呵笑。

"青凤，昨日云龙可有扰着青凤歇息？"李云龙走到青凤身前问道，青凤抬头，狠瞪了李云龙一眼，没有作答，脸上却很是难得的微微透出一丝红晕，李云龙看在眼里，心中一喜。青凤敌不住他的眼神，把头一别，又不再看李云龙。

参王拍卖，在巳时开始，地点是城东的会馆。

晨月挑一件宽松的衣服，才勉强将胸前的峰峦掩住，扮作随从与李云龙同行，不想却还是引的路人纷纷侧目。李云龙现在的这身易容，虽算不上俊朗，倒也是英气勃发，不过与身边这穿着晨月比起，也只有自惭形秽。没想到这小美人儿扮起男人，竟是这般俊美，就凭着近乎完美的俏脸，再加上那波光闪闪的一对勾魂眼神，恐怕这一路下来，已是惹的无数女子将其视作闺中良人，日夜思慕。

"夫君，他们，怎么这样看我？"月儿有些紧张的小声问我，今天怕是头一回这样抛头露面，以前哪曾遇过这样的情形。女人就是女人，这个美人儿要任才学来可是毫不含糊，可遇到这种情形，还是不由的显出女人害羞的天性。(手机阅读s-d-x-s-w.com)

"这么俊的公子，当然是要多看上几眼了，月儿，我若是个女的，怕是也要被你这样子给迷住。"李云龙笑说道。"哪里啦，月儿再怎样，也没让夫君真正的模样好看嘛，啊，不来了！夫君，你，你又欺负月儿了！"美人儿不依，微红着俏脸白了李云龙一眼娇嗔道。见着晨月这般女儿姿态，直令李云龙心中一荡，恨不得立刻便把她就地正

法。握住月儿的芊芊素荑，运起轻功，两人的身形便自人群中遁去，只留下身后的阵阵惊呼。

来到会馆，已是快进巳时，门口处正挤着一大群人在那里不停叫嚷，有的甚至还在出言漫骂，李云龙见这众人多是些不入流的小门派子弟，其中还夹杂着些黑道人物，这样的脚色当然是没有资格来参与竞拍的。

李云龙与月儿过去报明来意，把门的众人见我们的一身打扮，自是不敢怠慢，忙着让出道来。李云龙暗中给那领头的塞过一锭银两，那人立马眉眼一开，道了声谢，着人看好门口，亲自将李云龙他们引进。

厅中气氛已很是热闹，偌大的厅堂里摆满了桌凳，现在也只有最*后面的几张还有些空位。李云龙眼光四下一扫，没见昨日遇到的那帮华山子弟，看来是搬救兵去了，哼哼，华山派是吗，我还正愁找不着人开刀，你们可不要自己闯过来！李云龙心中冷笑，面上是不做声色，却见当旁一桌，还只有一略显精瘦的中年男子独自一人占着，自个斟着茶水，默不作声的与周围众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李云龙微微一笑，领着晨月径直于那人对面坐下，却见旁人皆自一脸诧异的望我看来，那人也停下动作，抬头一看，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之色。“厅中如此热闹，老兄却一人独坐，未免太过清静，不若就由小弟陪着，一齐共品几杯如何！”李云龙笑道。

“小兄弟，想必不是武林中人吧？”那人听李云龙说话，微微一愣，才放下茶杯向李云龙问道，官话说的不甚标准，夹杂着浓浓的方言。“老兄果是慧眼，小弟的确是才刚出师门，还正四处游历，今日见到老哥也是有缘，不知老哥因何有此一问？”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

“老弟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那人见李云龙说的恳切，朝李云龙举杯一饮，口气亦是亲近了许多。“噢，小弟愿闻其详！”

“蜀中唐门，兄弟该听过吧，我便是唐门的弟子，姓唐名义，兄弟还是莫要与我这等人坐在一起，免得污了自己的名声。”唐义朗声笑道，口气中尽是不屑的豪气，这话显然是说给在场诸人听的。

蜀中唐门，这个门派李云龙听说过，作为川内最大的两个门派之一，却是以暗器和毒药这种正派中人所谓下五门的功夫见长，向来为

正道所不屑，门中子弟行事也是乖张，亦正亦邪，倒是和李云龙的胃口。

李云龙的脑中飞速闪过有关唐门的印象，朗声笑道："小弟虽是出道不久，却也知道这蜀地乃是米粮大仓、天府之国，唐门作为天府的第一大门派，自然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至于外面的风言风语，多是些好事之人诬蔑之词，试问又有几个拿得出真凭实据，我看多半是妒嫉别家的实力罢了，小弟虽不是名理之人，却也知道不要与那些市井之徒一般见识，倒是唐大哥，川中汉子本该是豪气干云，又何须费神与那些自命清高的道貌岸然者多作计较，自个过的安心便是，小弟今日有辛结识大哥，就以茶代酒，敬大哥一杯，先干为敬！"李云龙话说完，双手举起茶杯一口饮下。

唐义一直看着李云龙说话，见李云龙眼中尽是真切之色，已是被李云龙言语感动，接着陪饮了一杯笑道："兄弟说的好，你我又何须与旁人一般见识，你这个朋友我姓唐的今天就交定了，对了，我还不知兄弟高姓大名？"

"小弟姓李，名飞。"李云龙说道，复又传音过去道："其实小弟本是姓李名云龙，只因有些私事不便，方才假名作姓，还望唐大哥不要见怪！"唐义微微一愣，迅即笑道："那好，为兄就托大叫你一声林兄弟！"说罢举杯一饮，却又看了眼一直坐在李云龙身边没有说话的晨月道："恕为兄直言，这位小哥怕该是个女儿身吧？"

"大哥真是好眼力！"李云龙笑道，接着又传音过去，"她便是江湖上的绝色才女晨月，现在是小弟的未婚妻，倒是让大哥见笑了！"复又转头对晨月道："月儿，还不快些见过唐大哥！"

"见过唐大哥！"晨月略一颔首，甜声说道。眼中却是少了平日里与我说话的那般妩媚与狡猾，此时显得端庄无比。没想这丫头还有这般正经的时候，李云龙的眼中顿时充满了笑意，美人儿回头瞧在眼里，嘟着嘴儿白李云龙一眼，眸子里尽是妩媚。

唐义将这一切看在眼中，也是笑道："兄弟艳福不浅呐，老兄我可是羡慕的紧啊

第四百一十四章 拍卖

“唐大哥，你…夫君，你看嘛！”唐义的一句戏言不想竟叫晨月这妮子娇羞不已，语气中更多的却是欣喜之色，也不顾现在还是扮作男装，就向李云龙撒起娇来。这丫头，着实可爱，李云龙伸手握住晨月的葇荑轻轻捏了捏，美人脸上不觉又泛起一阵羞色，嘴角甜甜的笑意却是更加浓郁。

“兄弟！今天的正主儿出来了！”李云龙细细看着晨月，可人儿又喜又羞的娇样着实令人心动，正想着出言再撩拨她几句，耳边传来唐义的声音，李云龙抬头一看，果见自楼上的房间里走出几人，已是各自坐在事先安放在走廊的席位上，看来主戏就要开唱了。原本极是热闹的厅中骤时静了下来。

“各位！”阁廊上站起一位中年文士，向楼下拱了拱手朗声说道：“诸位不辞辛劳，千里而来为鄙号捧场，实令鄙号荣幸之至，在下以茶代酒，敬各位一杯，”说罢端过茶杯，一口饮尽，又道：“为答谢诸位的厚爱，今次鄙号决定将近年来觅得的十余种珍稀药材悉数拍出，并将所得款项之七成委托少林寺用于赈济淮西的饥荒。”接着侧过身来，手臂引向禅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僧，又道：“这里，在下还要敬至善大师一杯，若不是有大师不远万里，亲自护送，恐怕参王早已落入了宵小之手，能有今日的顺利开拍，大师委实是劳苦功高！”

“阿弥陀佛！陆施主言过了。贫僧尽这微薄之力，亦是分内之事，比之贵号的慷慨义举，其实不值一提，施主功德无量，请受贫僧一拜。”说罢不待那姓陆的婉拦便合十朝他深深佛了一礼，接着又转过身向楼下众人一礼，道：“贫僧亦在此谢过诸位施主！”

姓陆的见势忙着还礼，口中自是少不了一番谦让。李云龙这便向唐义打听起他，才知这人便是德善堂的东家陆禹，少时曾在昆仑学艺，手上也有些功夫，这次唐义出川便是要来与他谈两家合作的事。而这至善和尚，乃是静光寺戒律院的长老，此次却是真的亲自将参王从关外护送到亳州，才力保途中平安。

我说怎地如此安静，原来是有静光寺的老秃驴撑着，看来是都把主意打到了买家的头上，有趣！不过这赈灾一事，个中猫腻恐怕也是

不小，一场拍卖下来，少说也有几十万两银子，抽出七成，可不是小数，这姓陆的，可真是舍的呢。难怪静光寺这般积极，连戒律院的长老都亲自出马，毕竟是白花花的银子，就是和尚见了也难免不动凡心啊。

冷眼看着廊上的一僧一俗，李云龙心中一阵暗笑：静光寺啊静光寺？到底还是钻不出酒色财气这个大圈呐！再品了几口茶，拍卖这时终于在众人的期望中开始了。这陆禹倒真是个人才，至少在赚钱方面。一场拍卖下来，卖出的价钱比之原价，少说也得翻个四五番，这样下来，就算除去赈灾所用，单看这剩下的三成，比起平日素卖，收益也已是多出了好几倍。

看来回去得跟丁三说说，叫咱们的药堂也多弄点好名堂出来，钱财嘛，虽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也确是个好东西，当然多多益善的好！随着拍卖的进行，拍出的药物也愈见名贵，不觉已是一个多时辰过去了。现在正在竞价的是一颗百年灵芝，起价一千两，也已涨至了八千两。

“一万两！”前方传来了一声略有些沙哑的嗓音，却听的对面的唐义眼芒一亮，“一万一千两！”声音虽淡，却从眼中看得出他对这灵芝很是在意。

“一万五千两！”“一万八千两！”……其时也只剩下他两人还在叫价，几轮下来，已是快至三万，厅中的气氛此时也是热烈异常。

“三万两！”唐义这时的声音已是隐隐有些颤栗，额上汗液也是滴滴渗出。

“三万…五千两！”沙哑的声音似乎更见不安，想是已达极限，回头再看唐义，脸色却是变的铁青，眼中尽是惋惜。

李云龙微微一笑，自怀中抽出两张银票递过，迎上唐义激动的眼光，笑着点了点头，唐义回过一道感激的眼神，接过银票朗声道：“四万两！”

厅中立便静了下来，目光纷纷自这边投来。不出意外，那道沙哑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起，于是，这原本一千两的灵芝便最终被唐义以四万两银子收入囊中。

“恭喜唐兄，终于如愿赢得这颗灵芝。”楼廊上的陆禹朝唐义拱了拱手，脸上堆满了笑意。接着又道：“各位，接下便是今日的最后一拍——千年参王。”

说罢，自怀中取出一枚精致的锦盒，打开过后，向着厅中揭开覆在里边的红布，盒中顿时散出一片淡淡的光芒，引得场中一阵惊呼。李云龙两眼一亮，这千年参王，果真不是凡物，暗自下定心思，不管用什么手段，定要将它拿到手中。(手机阅读ＳdXsw.com)

“参王底价二千五百两，现在正式开拍！”随着陆禹声落，厅中气氛立便一片沸扬。

“五千两！”“八千两！”“一万两！”“一万五千两！”……

“八万两！”随着出价的渐高，叫价的人也越来越少。

“十万两！”李云龙呷了口茶，淡淡的给这渐渐有些平静的炼炉中添一把火。“十一万两！”“十二万两！”…“十五万两！”一道清脆的声音进入李云龙耳中，‘女人’，我心下一动，听这嗓音还真是不错，不知长的如何。

“二十万两！”李云龙不紧不慢的轻轻说道，一面眯着眼用心搜寻着刚才传出那道声音的方向。

场中立便静了下来，二十万两已是天价，不怪周围众人皆都满是羡妒的望李云龙看来，俨然已是认定了李云龙便会是这参王的主人。对面的唐义也是饶有兴致的看着李云龙，眼中的神色在李云龙看来却是熟悉不过：每当别人打自己小算盘的时候，就是这种眼神，想起师父。

“二十一万两！”就在这时，刚才那阵娇美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小女人，看来是和我对上了，有趣。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眼中果然现出一道淡红的身影，端正的坐着使那红色衣裳紧紧贴在背上，将这女子曲线有致的体形完整勾勒了出来，直觉告诉我，这应该又是个美人儿，莫不是今天又将要人物双收。我心中一动，身体也隐隐有些不太安分。

“二十五万两！”再次语出惊人，那红衣女子听得我说话，娇身一阵颤栗，作势就要起身，却被身边的老者阻了下去。

其时厅中已是静了下来，待得楼廊上陆禹三声锣响，这颗千年参王就算是被李云龙竞得了，场面复又热烈起来，一时之间，李云龙自然便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只不过看李云龙的眼神多是带着嫉妒，还有些不屑，俨然已是将李云龙看作仰仗祖上余荫而一掷万金的二世祖。

懒去理会旁人各色的眼神，李云龙站起身来，面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迎向正朝他走近的陆禹等人。

“恭喜这位公子赢得参王，不知公子的尊姓大名？”陆禹走来，朝我拱手笑道，神情甚是亲近。“小姓李，单名一个飞字。还要感谢陆当家的大义赈灾，在下方能侥幸竞得贵号珍宝。”我微微笑道。“原来是李公子。”陆禹微微一顿，接着问道：“前日斗淫贼的那位少侠，可就是公子？”

“少侠二字万不敢当，在下技不如人，竟让那淫贼光天化日下安然离去，实在惭愧！”“果然是少侠！”闻言陆禹却是神色一动，“少侠年纪轻轻，便能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勇斗奸邪，果真是英雄出少年！人言少侠武艺出群，侠骨热肠，今日有幸相识，方知是闻名不如见面，跟少侠一比，陆某自觉老矣！”

“陆先生过奖了，在下愧不敢当！在下初出茅庐，不谙世事，日后还得要先生多加提点，林风就先行谢过先生了！”李云龙微笑着道，语气很是谦虚。

陆禹对我的答辞甚是满意，眉眼一开，笑道：“少侠胸怀坦荡，有才不傲，他日前途定是不可限量！待陆某先为少侠引见几位武林前辈。”说罢手臂引向身旁的静光寺和尚道：“这位是静光寺寺至善大师！”

“晚辈见过大师！”李云龙朝至善拱手一礼，想着秃驴大概也是和他父亲同一辈分的，自己称声晚辈也没怎么吃亏，“阿弥陀佛！”至善念了一句佛谒道，“施主多礼了！”一声‘施主’，让人听的极是生疏，分明是没有将李云龙放在眼里。好个至善秃驴，少爷我给你几分面子，你倒不识抬举，给我摆谱，哼哼！李云龙心中杀机暗起，面上却是不动声色，依旧挂着微微的笑容。

“这位是蜀中唐门的三少爷，唐义先生。”陆禹眼见情形有些不洽，忙将话引开，向李云龙介绍起唐义来。我心下一惊，原来这唐义

竟是唐家二少爷。

“呵呵，陆兄，我刚好先你一些相识了风兄弟，这回你可是慢一步了！”不待李云龙开口，唐义已是朗朗笑道。

“哦，这就是唐兄的不对了，结识了李少侠这样的少年才俊，也不先跟小弟介绍一番，等下可要自罚三杯！”陆禹笑道，眼中却是闪过一丝瞬间即逝的异样之色。

“陆兄这回是错怪唐某了！莫说唐某也是刚与李兄弟相识，就便是相识已久要想将李兄弟介绍与陆兄，怕是陆兄也抽不出空来啊！”唐义暗有所指的笑道。

第四百一十五章

“唐兄可是还在怪罪小弟！哎呀！”陆禹轻轻一叹，“小弟近日来确是忙于店中事物，抽不出空来，唐兄可千万莫要往心里去，你我相交多年，唐兄难道还不清楚小弟的为人，至于怠慢了唐兄，确是兄弟之过，小弟认罚，认罚！”陆禹一脸陪笑着，说完又道：“时候已是不早，请诸位进到内堂，咱们边饮边叙。”

不免又是一阵谦让，李云龙才与唐义随着其余买家一齐进入里厅。晨月儿不喜生人，刚才便自个回了府。

唐义与李云龙自然是被安排在主席，至善秃驴居上，唐义与陆禹分列左右，李云龙则居下，同至善相向而坐。待陆禹又一番慷慨说辞后，酒席便正式开始了。品了口茶，两眼望桌上一扫，李云龙眉头一皱，心中复又暗骂起至善，若非有这秃驴，怎会是满桌的素菜。

一旁唐义见我如此表情，开怀笑道：“兄弟，在陆兄这里就莫要讲礼了，这桌素菜可是陆兄花了大价钱聘请霁雲斋的大厨做的，难得一尝的人间美味啊，呵呵，我就不客气了。”说罢夹起一块放进嘴中，立便面露一副陶醉无穷的神色。

李云龙看在眼里，心下一动，难道果真有这等美味?

“李施主，今日施主大义竟得参王，相助赈灾，实在功德无量，贫僧就以茶代酒，敬施主一杯。”正待我要动手夹菜，至善起身说道，话音刚落，茶杯已是到了李云龙眼前。

李云龙面上暗露一丝慌张，忙起身道：“大师谬赞，在下只是仗着先人余荫，哪敢同大师们的高义相提并论。”说罢两手举起杯子，迎向过来的茶杯。微微发出砰的一声，两杯相碰。好深厚的内力，李云龙心中一惊，这秃驴果然有些斤两，我运气六层功力，竟还有些吃不消。

暗暗调息了一下内劲，将杯子向前推了一小段，便不再发力，两人相持了起来，秃驴渐有不支，额上已微微渗出汗水，李云龙的情形自然好了很多，却也装出一副吃不消的样子，涨红着脸，身子也开始轻轻晃动起来。

“请！”两人同时发出沉沉的一声，各自收回手上劲道，功力反震，至善只是衣袖微微抖了抖，而李云龙却有意将身子轻轻一晃，硬是自茶杯中淌出几滴水来，两相比较，在众人眼里，强弱自然分明。

“多谢大师指教！”李云龙举杯将茶饮尽，声音略微有些颤抖。“李施主果然好功夫！”至善却是面色凝重，眼中不断闪过复杂的神色。莫非是叫这秃驴看出了什么，李云龙心下一顿，若要真是如此，那就只有杀人灭口了。

“大师过奖了！”李云龙微微一笑，坐了下去。“李少侠好俊的身手，不知师从哪位高人？”陆禹笑着想要打听李云龙的来历。“家师不问世事多年，在下身负师命，不敢提及他老人家的名讳，还望陆先生见谅！”

“哪里哪里，尊师定是前辈高人，所谓名师出高徒，以林少侠的出色身手，尊师风范可见一斑呐！”陆禹笑道，却不知心中到底作何想法。

“陆先生过奖了，在下求艺不精，未能学得恩师之一毛，却仰仗着家师的余荫，四下挥霍无度，好在家师在广源药堂还有点股份，才使在下还能暂且衣食无忧，说来惭愧，在下与陆先生也能算是同行，于此却是一窍不通，日后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原来少侠便是广源堂的东家！”陆禹眼中闪过一道精光，旋又笑道：“说起经营之道，陆某可是远远不及贵号的丁先生，不过只要少侠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就尽管开口，陆某虽是不才，也定当竭尽全力，就怕陆某资质愚钝，入不得少侠的法眼！”

“先生太过谦了，有先生这句话，在下已是不胜感激，李飞就在此谢过先生了。”李云龙微笑着道。陆禹刚才眼神微细的变化没有逃过李云龙的眼睛，这个陆禹，看来却是有些不简单啊。

一席斋饭便终于在这样的气氛下完毕了，李云龙还兀自回味着这霁雲斋的手艺，不想世上竟还真有如此技艺。饭后小憩了一会儿，便正式交割财物，二十五张银票终于把那众人瞩目的千年参王换到了手里。李云龙不欲再多停留，向陆禹与至善告辞，同唐义一道出了会馆。

“唐兄留步！”刚出门口，唐义便被人叫住，正是那道沙哑的声音。回头便见一矮胖的中年男子向李云龙他们小跑而来，“唐世兄，你

可走的真快啊！”

那人跑到唐义身前，微弯下腰呼呼的喘着粗气。一张圆脸涨得通红，比起唐义还要矮上一头，身子显得更见臃肿，浑似一个大圆团立在李云龙他们身边，看得李云龙嘴角一动，微微笑了起来。

“刘仁，你跟来作甚？我们可没有什么好谈的！”唐义眉头一皱，冷冷说道。“嘿嘿，唐兄息怒，小弟不是来和唐兄说那件事的，小弟这是特地向唐兄道贺来了，恭喜唐兄如愿买得那颗灵芝，小弟这回可是真心实意的，唐兄就不要总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嘛，结识了李少侠这样的少年英豪，也不要把我这老伙计忘在一边嘛。莫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唐兄，哎呀，小弟该死，还请唐兄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莫要与我这粗人一般计较了。”看不出这胖子还这样能讲，只把唐义说的眉头一皱一皱的。

“刘仁！你说罢，到底有什么事？”唐义很是不耐烦。“嘿嘿，唐兄，何必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呢。小弟这回是来和唐兄商量一件好事的，这个……唐兄知道，贵府上的……”刘仁刚说不到一半，便被唐义打断，“刘仁，那件事没什么好说的，你若再是提起，可休要怪唐某人翻脸！”

“唐兄你又误会小弟了！”刘仁一脸的赔笑，道：“小弟经上次唐兄的规劝，自是不敢对令妹再有什么非分之想。我这次是向唐兄来打听打听，令侄女可有婚配人家，唐兄知道，令侄女才貌双全，贤良淑德，与犬子正好门当户对，所以小弟看，我们两家是不是……”

“刘世兄莫不是刚才喝多了点？且不说这事我做不了主，便是我能做主，在下那刁蛮的侄女儿又怎配得上声名远扬的刘家大公子，世兄还是另求贤淑罢！”唐义不待刘仁将话说，便婉言回绝了这门亲事。

“啧啧，唐兄你这样形容唐家小姐，肯定又是在说假话糊弄我，既然唐兄你做不了主，小弟改日就亲自登门，向唐灵风唐门主和老太太提……问安。”刘仁说到一半，眼见唐义脸色大变，生生将那‘亲’字咽了下去，忙又陪着笑脸道，“唐兄，小，小弟还有些事，就先告辞了等回到川中，我们兄弟俩再慢慢叙，告辞，告辞！”

“慢走，不送了！”唐义冷声答道。“李少侠，少侠若是有空，一定要到我们蜀中来走一走，到时一切都包在刘某身上，决不让少侠自己出一分钱，我还有点事，就先告辞了！”“好说好说，刘先生慢走！”李

云龙笑道。“唐大哥，这刘仁是什么来路？”看到刘仁富的身影渐渐远去，李云龙向唐义问道。

“他，是成都刘家的当家人，刘家一向与峨嵋派关系密切，峨嵋派掌门的师妹，当代峨嵋第二高手，就是刘仁的亲妹妹。川中的布匹，井盐都是一直由刘家经营的，刘仁本人看起来贪财好色，没什么本事，实际也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自几年见到我那还待字闺中的小妹，就一直在打她的主意，没想到今天他还敢在我面前提起，哼！”说着唐义已是杀机暗起，看来唐刘两家之间的过节还真是不小。

“唐大哥，何必为这种人动怒，不若先到舍下去坐坐，好让小弟尽尽地主之谊！”“好啊！我这次出川，什么都没办成，要不是遇到兄弟你这大财主，唐某可是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了，好！这就跟着去见识一下财主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唐义朗声笑道。

“唐大哥，你又取笑小弟了！”李云龙微笑道：“能结识象唐大哥这样的人物，那才是小弟的荣幸，大哥请！”说罢引着唐义，一同往广源堂回去。

※※※“少爷，您回来了！”丁三老远就迎了上来，“姑娘刚才还在念着少爷，要不要差人到后园去说一声？”“先不必了，丁长老，这位是蜀中唐门的唐义先生，唐大哥，这位就是鄙号的丁掌柜。”李云龙笑着将两人介绍了一番。

“阁下就是唐二先生，久仰久仰，丁三今日得见先生，何其有幸！”丁三甚是客气。“丁兄太抬举了唐某了，能与丁兄这样的生意场上高手相识，应感有幸的该是非唐某莫属阿！”唐义笑道，一声‘丁兄’已是将两人关系拉近不少。

“二位就莫要再多礼了，不若先进去坐下来慢慢说。”李云龙笑道，“唐大哥，请！”“李兄弟，丁兄，请！”“请！”

※※※入厅中坐定，便有下人奉上茶水，李云龙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问唐义道：“唐大哥今次出川可是有什么事办，不妨说说，看小弟能不能帮得上忙？”“现在这银子不好找阿！”唐义轻轻一叹，“我们唐家上上下下几百号人，看似风光的很，可外人不知，这一年下来的开销，少说也得十几万两银子，单*田租和在川内的生意勉强还能支持得住，不料这两年蜀中旱涝成灾，能收的田租不及往年的一半，家门库房告急，我这才不得已出川来，想要找条路子，将这些年自川西

采得的药材销售出去，于是便到了亳州，原本以为与陆羽有些交情，好让他帮帮忙，不想这几日却是连见都没见他一面，后来的事兄弟你也知道了。”

第四百一十六章

“哦，原来是这样！”李云龙若有所思，既然正是缺钱，怎么还肯花几万两银子去买那棵灵芝?

“兄弟有所不知。”似是知李云龙心中想法，唐义看了李云龙一眼又道，“唐某这次出川，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找得那棵灵芝。哎，家母年事渐高，年前染上恶疾，非得用这上好的灵芝作药引才行，蜀中虽大，可却偏偏缺这上等灵芝，说来还多亏了兄弟，若是让灵芝落到刘仁手上，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说到后面，唐义杀机渐起，口气越发的阴沉。“不好意思，唐某失态了。”

“唐大哥，这是哪里话，咱们自家人就不必这般客气了。那现在大哥有何打算？”“打算？现在这边事情已了，出来了这么久，我也该是回去了。”唐义的口气隐隐有些落没。

“大哥何消为这些事伤神！”李云龙微微一笑，“若是现在有人愿意同大哥做这笔生意，大哥又当如何？”

“哦？”唐义眼睛一亮，复又黯淡下来，苦笑道：“兄弟你就莫要再拿我寻开心了。”“大哥是忘了小弟的身份？”李云龙笑道。“兄弟，你？”唐义恍然大悟，拍了拍额头，忙道，“李兄弟啊，大哥知你有钱，可这几十万两的东西，毕竟不是小数，兄弟你就不怕……”

李云龙将唐义的话打断，朗朗笑道：“你我既以兄弟相称，自当是相互信赖，且大哥为人仗义，绝然不会欺我。蜀中自古人杰地灵，大哥手中的药材定非凡物，说不定小弟还能狠狠赚上一笔，若是大哥不嫌小号势单财薄的话，就允了这笔生意罢。”

“好！那唐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唐义看了李云龙一眼，很是感激。“那好，具体的事宜就请丁长老多费心了。”李云龙站起身道：“唐大哥，你与丁老再慢慢谈，小弟听不得生意经，就先失陪了！”说罢退出里厅，朝后园走去。不知晨月儿与青凤都在那里，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来。

每天午饭后都在园子里看看花，是青凤除了练功杀人吃饭睡觉外难得的几个爱好之一。看到青凤的时候，冷美人正站在一簇兰花前，

任春风在自己身上轻轻吹动，白衣飘飘，秀发如丝，红色的发带这时显得格外醒目。

青凤似是在陶醉这什么，浑然没有觉着李云龙的到来，伸出芊芊素荑，轻轻理了理掩在眼前的发丝，看得李云龙心眼一荡，不想平日里冷如冰霜的青凤作起这女儿家的姿态，竟会是这般风情宜人，上前几步，走到青凤跟前。

“青凤在看什么，看得如此入迷？”

就似感觉不到李云龙的存在，青凤动也不动，就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仍自专注的看着眼前的花朵。

蝴蝶？顺着青凤的目光，李云龙便看到了它，正立在那多娇嫩的花朵上，细细品味着甜美的花蕊。青凤阿青凤，你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李云龙不由又望上青凤那双看似明媚、却不带着半点感情的凤眼。

“身化作蝶，也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罢！青凤认为呢？”“嗯？”青凤抬起头，瞥李云龙一眼，轻轻嗯了声。“至少，可以自由自在的，”李云龙顿了顿，接着说道，“采遍世上名花！”

“哼！”青凤果然脸色一沉，嘴角似乎动了一动，冷哼了声，转过身便要离去。李云龙身形一闪，将青凤挡在身前，直直望着面前这张娇美的容妍。出乎意料，在青凤脸上这次竟看不到一丝愤怒，就连往常的鄙夷都不见一丁。冷美人儿，你的心难道真是死的吗？李云龙的眼中闪过一道异色，心中莫由的一痛。

“让开！”青凤的声音就似万年寒玉，不带一丝感情。“青凤。”李云龙轻轻唤了声，慢慢向她贴近，直至将嘴凑到青凤耳边，“昨日真地没有打扰到青凤？”闻着青凤微微夹着处子体味的幽幽发香，李云龙心头一荡，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

“你，去死吧！”青凤终于还是动了杀气，冷不丁一掌向李云龙胸口击来。早料到会是这样，李云龙身子稍稍一闪，躲过致命的杀招，却还是被撩到一片衣角。借着掌势，青凤的身子顺势往前一滑，飘出丈远，头也不回的望自己房间走去。透过青凤随风飘动的发丝，李云龙隐约看到，冷美人儿的耳根，似乎正泛起一丝微微的红晕。

绕过园中间的花圃，再走几步，便到了李云龙的房间。门口依依稀开一道缝隙，兰嫣和晨月就在里面，不过由于刚才看着青凤这样的美女现在他急于灭火，连忙推门进去。

……

泄身后的嫣儿无力的软在李云龙怀中，吁吁喘着香气，使的胸前原本就极是突出的双丸随着呼吸显得越发硕大，叫李云龙两手不自觉的轻轻抚上，细细品味着那里的如滑酥软。美人儿嗯嘤一声，娇身望我怀里微微又挤了挤，紧紧将头贴在李云龙胸口，满眼痴迷的看着李云龙，无暇的娇妍上尽是一片无限满足慵懒。(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兰嫣儿，觉着舒服不？”往美人儿粉脸上轻轻一啄，忍不住又打趣起怀里的可人儿。“嗯，夫君，你…又来欺负嫣儿了！”美人儿大羞，掩住犹自满面春色的姣妍，近似呻吟般的一声娇嗔，直教李云龙听的心中一荡，好个迷死人不赔的小妖女！

“欺负？我几曾欺负过你呀，怎就不记得了呢。倒是兰嫣儿你，竟胆敢这般捏造于我，怕该是要再好好的惩罚惩罚吧！”李云龙嘿嘿一笑，将一旁的晨月一齐搂到怀中，“月儿乖，你说嫣儿姐姐该不该罚？”

“嗯！”晨月哪敢说不，绯红着脸儿点头轻轻嗯了一声。“嗯哼，月儿姐姐，妹妹向你道歉，以后再不那样你了，好姐姐，你就放过妹妹了吧！”“妹妹，我，我…”晨月看了看李云龙，又望向兰嫣，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

“嘿嘿，小嫣儿，只求月儿可是不行的。”李云龙邪邪一笑。“好夫君，我知错了，你就饶了嫣儿嘛！唔———”兰嫣一声**，探起娇身，媚眼迷朦着将香唇献了上来。李云龙色色一笑，低头便迎了上去，却未见月儿的眼中正悄悄闪过一丝落寞的幽怨。

“今天就放你一马！”尝尽温柔，才将满面桃红的兰嫣放开，自怀中掏出锦盒，“小美人儿，给你们看件好东西。”说罢在两女的巴望下打开盒盖，一片淡淡的金芒立便自盒中溢了出来。

“啊！”两个美人齐齐发出一声惊呼。“主上，真的是宝贝呢！”兰嫣儿尤是兴奋，一双媚眼尽闪着精光。“嫣儿，喜欢吗？”看着美人儿着迷的样儿，李云龙不禁笑道。“喜欢！”美人儿想也不想，脱口便将

心里话说了出来，接着才想起不好这样说，忙着改口道，“不，不喜欢！”

李云龙朗朗一笑，揽过可人儿的蛮腰，低头在嫣儿脸上轻轻一啄，“嫣儿这么喜欢，那它以后就是你的了！”看着美人儿迷糊的神色，又微微一笑道：“把它送给你了，不好吗？”“不，不是，可是，嫣儿怎么能要夫君的宝贝呢！”

“这算的了什么！”李云龙邪邪一笑，将锦盒盖上塞到嫣儿手中，揭去还掩在美人儿胸前的一扇衣襟，顺势便攀上了一团还自不停起伏的丰峦，“就便是宝贝，又怎及得上我的亲亲乖嫣儿！”

看着小可人儿闻言后又喜又羞满是柔情的一汪春水，李云龙心念一动，轻捏起正握在手中的那只丰硕乳肉，复又笑道：“夫君我真正的宝贝儿你可是还未亲自尝过，不过包你试过以后定会是再也舍不得它那美妙的滋味，若是不信可让月儿跟你说说。”

“夫君！你，坏，嗯！——”嫣儿听懂李云龙说的是甚，粉脸一羞，花枝一阵乱扭，翻身死死钻进李云龙怀中，不住娇嗔。两团丰硕的乳肉在李云龙胸间扫荡不止，直令李云龙心中痒痒，朗笑着双手一紧，把月儿也一齐紧紧搂在怀中，大肆轻薄。

美人儿娇柔，一刻缠绵，让李云龙饱足手舌之欲。虽未真个消魂，却亦是享尽温柔。直又将两女逗的媚眼如丝、娇喘吁吁，李云龙才收起四下寻幽探秘的魔爪。强压下腹中欲火，着二女穿戴好衣饰，将兰嫣留下去陪着青凤，便带着已换上女装的晨月出了园去。

“李兄弟，可是把你等来了！”唐义与丁三早将合作事宜谈妥，于厅中喝着清茶。见李云龙揽着晨月一脸悠然的出来，唐义脸上浮起一丝促狭的笑容，“我与丁兄喝的是清茶淡水，兄弟却是美人在抱，享尽温柔，真可是羡煞旁人呐！”

李云龙笑不作声，倒是身旁的晨月不依的嗔道：“唐大哥，你……怎又来说笑人家，真是为长不尊！”小美人儿含嗔作怒，眼中却闪过一丝狡黠。娇媚的样儿端的是迷人，直叫李云龙心念一动，把着纤腰将可人儿揽进怀中，低头便向着晨月儿那犹自微微嘟起的嫣红小唇亲了下去。

“唔——夫君！”大庭广众之下被李云龙如此轻薄，直将晨月羞的俏脸通红，娇嗔着死死将头埋在李云龙胸前，再不敢抬起。“呵呵，兄

弟果然手法高明，愚兄佩服的紧呐！”唐义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旋即满是叹服的笑道。丁三亦是面含笑意的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注视着我。

抱着晨月坐下，把美人儿放在腿上搂好。却不知这小妖女真羞还是假羞，兀自一声不吭的倚在李云龙怀里，只是嘴角边尽挂着甜甜的笑意。唐义毫不以李云龙放荡的行径为忤，微笑着与李云龙对视。

第四百一十七章

“小弟适才怠慢的大哥，自是说不过去，不若就由小弟作东，你我兄弟俩今夜一齐到亳州城最大的香楼吃上几杯何如？”李云龙品了口茶笑道。“噗！”一口茶水自唐义嘴中喷出来，顾不得眼下的狼狈，唐义急道：“兄弟阿，万不可再提起这事，若是让你嫂子知了去，可就大事不妙了！”

“大哥莫急！”李云龙笑道，“嫂子尚在千里之外，若是你我皆不张扬出去，她又如何能知？何况这依红倚绿，也本是人生一大乐事，大哥就莫要再作推让，这事就这么定了吧！”心中暗笑，不想唐义这般豪爽的汉子，竟会是条惧内的软虫。

“不成，不成！”唐义直摆着手急道，“兄弟你就莫再要陷愚兄于不义了！总之，对不住你嫂子的事，我，我是绝对不会作的！”“咯咯……”耳边传来一声娇笑，晨月不知何时爬上了我的肩头，在我耳根气吐如兰：“夫君心坏，还想要把唐大哥也拉下水，人家唐大哥可比夫君老实多了！”

“哼！”李云龙假作恼怒，把着晨月的纤腰重重地一握，“小妮子，胆敢这样说话，瞧我等下怎的收拾你！”美人儿吃痛，轻嘤了声，一脸楚楚的望着李云龙，娇柔的媚样直叫我心中一荡。

将手紧了紧，让可人儿丰腴的身躯更加紧贴着自己，复又一脸诡意的对唐义笑道：“大哥对嫂子如此深情，真叫临风深感惭愧。日后若是能见到嫂子，小弟定当将今日大哥拒喝花酒的义举好好向嫂子为大哥美言几句！”

“不成！不成！兄弟你，你这不是存心害我吗，这…这，那…我…哦，兄弟阿，我还有点要事在身，就此告辞了，你我兄弟俩下次见面再好好聊。”唐义急急说完，起身便要告辞。

李云龙忙放下晨月，急步走到唐义身前，将他手臂拉住，“哎，大哥，怎的说走就走，小弟以后决不再提此事，大哥你就放心的在这小住几日，也让兄弟我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嘛！莫不小弟真把大哥得罪了？”

“哪里哪里，兄弟莫要多心，愚兄真的是有事在身，须得赶着回川，兄弟的心意我都心领了。来日方长，难道还愁你我兄弟没有再见的时候？”唐义笑道。“既然这样，我便不再挽留大哥了，临风就送大哥一程罢！”李云龙略带惋惜的叹道，起身领着唐义往外走去。

“兄弟，就到这里罢！”刚出的广源堂，唐义拍李云龙肩膀笑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弟多加保重啊，日后若是有空，可定要到蜀中来看看！”“莫消大哥提起，小弟也是定要到川中去见识一番的！”李云龙笑道，“今日一别，大哥也要多多保重啊！”

“嗯！”唐义恩了一声，侧过身又对晨月道：“月妹子，愚兄与你虽仅有数面之谊，却是倍感投缘，匆匆一别，只好将这不起眼的小玩意送与你，还请妹子笑纳了去！”说罢自怀中取出一黑色的圆筒递与晨月。

“这…唐大哥，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我怎敢收下…”晨月机灵，心知这唐义嘴里所说的‘小玩意’定非凡品，口中婉拒，眼光却是望李云龙这里看来。李云龙朗朗一笑，“晨月，大哥的一番心意怎可辜负了，还不快些谢过大哥！”心中却惊诧，观唐义手中之物，定是唐家绝少外传的独门暗器‘细雨纹须针’，便是在唐门之内，也是身份可观的几人才能有的，看来这唐义，真的是想要与我交好。

“那，小妹就谢过大哥了！”晨月乖巧的接过唐义手中的器物，福了一身甜甜谢道。见晨月收下针筒，唐义满是欣喜的一笑，忙将这暗器的施法细细说与晨月，完了又向丁三告辞一番，才又到我跟前道：“兄弟今日大出风头，晚些时怕会有些麻烦，不过我看兄弟与丁兄皆非常人，定能将一切打理妥恰，我就不留下来现眼了，一别过后，兄弟万事小心，多多保重！各位，后会有期！”说罢抱拳一礼。

“保重！”……

别过唐义，便揽着晨月往后园回去。小美人儿手上还兀自把玩着唐义送与的针筒，一脸的兴奋。正要开口调笑几番，却听身后传来丁三的声音，“少爷！”丁三一阵小跑进了园里，至李云龙身前道，“少爷，有人登门说要见您！”

“见我？什么人？”我声音一沉，来的好快，唐义前脚刚出，他后脚就跟来了，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

“是落叶山庄的人，一男一女，女的应该是落叶山庄的大小姐，名作孙蓝風，她管那男的叫叔叔，看样子找少爷您好像有些急事。”“哦，知道了，丁老你先对付着，我过会再出去。”李云龙眼睛一亮，既然来找上我，就先练练耐性再说罢。

“是，少爷！”丁三恭敬的应了一声，退了出去。“晨月乖，先不玩这个，跟我说说那落叶山庄是什么东西！”李云龙一把将美人儿抱住，让她在自己怀中动弹不得。“嗯！不嘛……”美人儿不依，微嘟着小嘴，抗议李云龙那哄弄小孩似的口气。

李云龙看的心念一动，如此诱人的小嘴怎能放过，低头一口便亲了下去，一只魔手乘势攀上了晨月胸前怒挺的肉峰，尽情的搓捏起来。“这下子可以说了罢！”直将晨月吻的回不过气来，李云龙才将她放过，邪邪笑道。

“嗯哼！夫君，你坏！——”李云龙又白我一眼，“我说还不行吗！”言罢细细道来。落叶山庄，当年江南扬州的两大山庄之一，坐落于雁荡山中，在武林中颇有些声誉，家传落叶十三剑，乃是当今武林中稍有的精妙剑法，大庄主孙长青，也是一代名侠，只是这些年很少出来走动，与外界的联络都由二庄主孙长新负责，不过这孙长新脾气却是火爆，无形中得罪了不少人物，倒是孙长青的女儿孙蓝風，将山庄内外打理的仅仅有条，堪称才女“咯咯，夫君，你这么好色，不会连落叶孙蓝風都没打听说吧，人家可是个大美女哦，啊……夫君，不要，晨月知错了……”“现在才知错，晚了！”李云龙邪邪一笑，哪会再去理会美人儿的告饶，将晨月翻过身子，顺势抓住她胸前的衣襟，两手用尽一撕，但听‘滋’的一声，晨月那皎洁的胸膛便暴露了出来，紧接着两手便贴着晨月如雪的肌肤滑进了肚兜。一时间，偌大的园中便剩下晨月儿如饮若泣的动人呻吟。

※※※落叶孙蓝風，不知是个怎样的女人，可千万莫要叫我失望啊！李云龙心里想着。

“不好意思，叫两位久等了！”李云龙朗笑着，走进客厅。一眼便瞧见了正坐在客位上的两位来客，男的年约半百，一袭青衫，只是脸上竟写着急不耐烦；再看那女子，一身淡红的衣裙，头上扎一条黄色发带，足上一双粉色绣花鞋，鞋尖自裙装下摆处微微露出。

至于容貌，绝对算是美人，却不似寻常江南女子那般娇柔，眉宇间隐隐透着一丝英气。一瞥之间，已是将二人都打量了一番，知这女子便是今日在拍卖场中看见的那道身影。

“李少侠果然是年轻俊杰，好大的架子啊！”说话这人该就是孙长新了，果然是有些脾气，见我过来，还是端坐不动，只瞧了李云龙一眼便冷言讥道。

“二叔！”孙蓝風小声嗔了一句，起了身来，向李云龙福身一礼，娓娓道来，“李少侠，我与家叔唐突来访，打扰了少侠，还请少侠不要见怪！”这声音真是若黄莺出谷，婉转清脆，直听的李云龙心念大动。

“哪里哪里，姑娘言重了！”李云龙轻轻把着孙蓝風的手臂，将她扶起，却不再将手松开，借机细细端详起眼前这美人来。但见这孙蓝風美人儿，真个是面若珠玉肤似凝脂，一双美目炯炯有神，朱唇微开，轻轻吐着如兰香气。在李云龙灼灼的眼光注视下，俏脸上不觉升起两朵红云，手臂轻轻一动，想要挣脱开去。李云龙哪肯松手，仍是一脸兴致的看着美人那又羞又急的娇人模样。

“咳，咳！”又是孙长新这不识相的，几声轻咳令李云龙分了神，不由被孙蓝風挣了开去。美人面带红晕，不声不响的坐下，抬头看着李云龙，眼中却是一片清澈。“还不知姑娘的芳名？”李云龙微笑着道。

“在下落叶山庄孙蓝風，这位是我家二叔。”“哦，原来是孙蓝風姑娘，久仰、久仰！姑娘今日大驾光临，实令寒舍蓬荜生辉，却不知二位有何指教？”李云龙微微一笑，开始进入了今天的正题。

“李公子，我…妾身今次冒昧造访，确是有事相求…”孙蓝風一面说着一面观察着李云龙的表情，见李云龙眉头微微一皱，不由语气一顿。

“孙姑娘不必见外，但说无妨，在下洗耳恭听！”李云龙笑道，孙美人儿不单人长的漂亮，声音更是悦耳，就不知唱起曲儿来听着如何，不过既然美人儿自己都以‘妾身’自居，那我就只好却之不恭了。

见李云龙说的客气，美人儿嫣然一笑，不知李云龙心中却是正盘算着如何将其收入胯下，稍犹豫了下便道，“李公子，妾身是个有不情之请…”孙蓝風说罢，抬头小心望李云龙一看，触到李云龙满是笑意的眼神，轻轻咬了咬嘴唇复又道：“妾身是想请问公子，能不能，能不能

将公子今天买下的那颗参王转让给妾身。”说罢又是一脸紧张的看着李云龙。

“哦，原来二位为的是这件事，好说，好说。”李云龙笑着打起哈哈，倒是孙蓝風那紧张巴望的眼神看的李云龙心中痒痒，只恨不得立马便将这美人儿揽进怀中，大肆蹂躏一番。

第四百一十八章

“李公子，您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绝对不会让公子你吃亏的！”看不到李云龙的诚意，孙美人儿急道。

“嗯，这个…”李云龙稍作犹豫，“二位来的可真是不巧，实不相瞒，在下刚刚答应了要将这参王赠与在下的一位红颜知己，恐怕会叫姑娘失望了。”一边说一边看着孙蓝風脸上越发失望的表情，心中暗自得意，看来孙美人儿极是在意那颗参王，有如此分量实足的筹码握在手中，若是不好好利用利用，那罪过可就大了。

“李公子，实不相瞒，妾身急于寻到这颗千年参王，都是为了治愈家父多年的疾患。十余年前，家父一次练功时不慎走火入魔，导致经脉逆走内力全失，这十几年来，我们访遍名医，都不能让家父的病情有所好转，这两年，家父的身子更是每况愈下，若不是*家中几位叔伯以自身真气维系着，恐怕家父早就……”孙蓝風说到此处，已是悄然泪下。

待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才忙将脸上泪痕拭去，歉然道：“妾身方才失礼了！只是这颗参王是家父康复的唯一寄望，公子若能成全，妾身将永世不忘公子的恩德。当然，作为交换，鄙庄定当支付公子提出的一切鄙庄所能承当的条件！”孙蓝風说罢，一脸期待的看着李云龙。

“孙老庄主也是在下敬仰的英雄好汉，能为庄主尽一点绵力，更是在下的荣幸。”李云龙微微笑道。

看到孙美人儿听罢果然眉眼一舒，接着话锋一顿，“可是，在下已经答应了将参王送给那位姑娘，自然不能失信于人，所以，便只好向贵庄讨些宝物了，如此有失气度，还望二位莫要见笑。”

孙蓝風的话李云龙自然不全相信，练功练的经脉逆走，李云龙还从没听过，倒是天魔宫有一种叫噬心掌的魔功，却能让人经血逆行，痛不欲生。十几年前，岂不刚巧便是武林战与魔的大战，看来这孙长青多半便是中了噬心掌，既然是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魔宫的掌法，正道中人解不了，不过在李云龙看来，却不是件难事。

孙美人儿今次找到了李云龙，绝对是件好事，当然，这是对李云龙来说的，但是对孙風来说，可就…嘿嘿，李云龙暗暗笑着，脑中闪

过一道淫邪的念头。

“公子这是哪里话！公子肯忍痛割爱成全妾身的一点微薄孝心，孙蓝風对公子的感激尚且不及，又怎会有丝毫不敬的念头，公子便是不说，鄙庄也定当竭尽所能，决不让公子负上不信之名。只是不知鄙庄能有何物入的公子法眼？”

孙蓝風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不过眼中还是不时闪过一丝激动的神色，总算是上道了，李云龙眼里露出一缕笑意，又加细细的打量起眼前这美人儿来。

“公子，李公子！”孙蓝風被李云龙瞧的脸热，小声呼了几下。“哦！”李云龙假作恍然，讪讪一笑，“在下只是在想，姑娘既然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我当要如何择选才、不至辜负了姑娘的美意！”

“公子无需顾虑，但提无妨，只要鄙庄所能做到，决不会令公子吃亏！”未经人事的雏儿果然还是嫩了些，才与我说上几句就以为吃透了李云龙，把话说得这么满，李云龙倒看看等下美人儿你怎样收场。

“既然这样，那在下就不客气了！”看到孙蓝風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不由话音一沉，“我想要的，便是——孙蓝風姑娘，你！”“公子，你！”孙美人儿语气一冷，显是有些慌乱，“公子是在说笑吧？”

看着孙蓝風脸上的一阵阴晴不定，李云龙心中不由产生一丝快意，面上却是一冷，“说笑，难不成刚才姑娘所讲的都是说笑？不知方才是谁说要交换的，是谁答应让我可以在落叶山庄任意择选的？话刚出口，姑娘可就忘了吗？”

“胡闹！”就在孙蓝風正无言以对的时候，一直沉寂在旁的孙长新终于拍案而起，“胡闹！李少侠如此说话，分明就是没有诚意，既然这样，你我多说无益，今日我等多有打搅，还请少侠包涵，就此告辞！風儿，我们走！”说罢站起身来，拂袖便走(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孙蓝風默默站起低头向李云龙一福，便转身跟着一脸怒气的孙长新走了出去，却不时满眼犹豫不决的回头朝李云龙望来。看着孙家叔侄渐去的身影，李云龙的脸上又浮起一片邪邪的笑意。

倒是一直静在一旁的丁三，见孙长新这般举动，不禁心生佞气，“少爷，难道就这样放过他们？”“你以为呢？”李云龙阴阴一

笑，“便是我想放过他们。恐怕孙家叔侄俩也不会让我这般轻闲下来，不出一日，那孙蓝風美人儿定会再来找我，到那时，可就不是如今天这么好说话了，我倒让她瞧瞧，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哼哼！”

若不是要先对付了接下来的麻烦，哪容的了他们在李云龙面前如此嚣张。另外此举还有一个用处是要收服他们，到时江南武林的大门就向李云龙打开，以后进军江南之时，可以少很多的麻烦。

“少爷，那要不要往后园派些人手？”丁三若有所思。“这倒不必，你只需将前面守住便成了，我自有应对之法。”说罢又自怀中取出一张方子递给丁三，道，“这里有几副药，长老快些帮我配好，说不定这几日便能派上用场！”

“是！少爷，那我先下去准备了。”李云龙满脸的笑容竟叫丁三看的心中发毛，忙将药方接过，应声退了出去。

出乎意料的是，自孙家叔侄去后，便再无人来打搅了。李云龙也落得轻闲，于府中四下走了一圈，便又回到后园。

“夫君，你回来了！”推门便看一道娇小的身影朝李云龙扑来，嫣儿俏生生的立在李云龙身前，脸上浮起两朵红晕，美目含羞却是一脸柔情的望着李云龙。

“嫣儿，可是又在想我呢？”只将美人儿轻轻搂在怀中，品味温柔。对于这个对自己千依百顺的可人儿，李云龙是越发的垂爱。

“嗯！”兰嫣低恩了声，任李云龙轻轻抚弄着她的如丝秀发，只将脸紧紧贴在我胸口，良久方道，“嫣儿是想，想……”支吾了半天却始终说不出口。

“嫣儿也要走了吗？”看到桌上放好的行囊，李云龙微微笑道，虽只是短短几日的相处，我却知道，美人儿早将一颗芳心全然交与了自己，可眼下也要离自己而去了，李云龙有些伤感。

“夫君，嫣儿要走，你不高兴吗？”见李云龙良久不语，美人儿抬起头来，一脸戚戚的望着李云龙。“哪有的事，为夫只是有些舍不得嫣儿罢了。”抚上可人儿娇嫩的俏脸，回过神来，李云龙施然笑着。

“夫君！”美人儿抬起头来，满眼痴柔的望着李云龙，悠悠道来，“夫君是嫣儿的夫君，嫣儿的一切便都是夫君的了，不管夫君想要

什么，嫣儿都听夫君的，哪便是，哪便是夫君要嫣儿去死！”说罢又嫣然一笑。

能得如此佳人，此生何幸！李云龙心中激荡，低头望嫣儿姣妍上轻轻一啄，“嫣儿乖，以后若又遇到这般情形，绝不可再像今天这般犯傻了，要有个闪失，你叫夫君如何以堪！”说罢不待兰嫣争辩，一口便往那如朱绛唇印了下去，尝尽温柔。

“嫣儿不是要走吗，怎还赖在我怀里不起？”犹自恋恋不舍地吐出美人儿柔滑香舌，轻捏着嫣儿丰嫩的臀丘调笑道。阴霾尽扫，直令李云龙心境豁然。

“夫君，你…你就要赶嫣儿走了吗…”不似李云龙想象般的一番娇嗔，美人儿抬起头来，一脸委屈，媚眼之中又见水光，作势便要泣出。眼见兰嫣这般楚楚可怜的神色，李云龙心下一慌，正不知当如何是好，却听嫣儿噗嗤笑出声来，才知又是被这妖女骗了。迟疑之间，美人儿已是一个闪身逃出了李云龙怀中，俏立桌旁，娇笑盈盈的望着李云龙。

“小妮子，胆敢耍诈，看我怎的收拾你！”李云龙口中恨恨。“好夫君，嫣儿下次不敢了，夫君你就饶了嫣儿嘛——”美人儿满口哀求着倚了过来，一脸楚楚，眼中却不见丝毫惧意。

李云龙知这逆子又在使诈，也不点破，当下一把将嫣儿揽进怀中，扬起一手便往她丰嫩的臀丘上拍了下去。“下次，你可知道这是第几个下次了，今天我饶不得你！”李云龙恶狠狠的道。

手上的动作却不停下，一次接着一次轻轻拍打着美人儿娇嫩的臀肉，一时之间，啪啪声夹杂着嫣儿细弱纹丝的呻吟声，不绝于耳。

“好夫君，你就饶了嫣儿吧，嗯——”美人儿情动，强自忍受着一***自臀间四下传开的快感哀声求道，面上一片桃红，眼里更是媚眼如丝。

“知道厉害了吧，若是还有下次，夫君我可再舍不得就这般轻易放过你！”停下手上的动作，轻轻在嫣儿粉脸上一刮，再将美人儿紧紧往怀中一搂，让早是坚硬不堪的分身贴在她柔软的腹间，轻轻磨动，上面更不必说，感受着一对柔软丰嫩与李云龙的胸肌密密紧贴，虽不是真正销魂，却也落得享受。

“夫君，嫣儿、真的要走了……”良久，嫣儿抬起螓首，幽幽说道。“那…路上小心些，见到你师父代夫君向她问个好，然后便乖乖呆在那里，过些时日等我把事情办完，便去寻你。”放开怀里娇人，心中犹自有些不舍，“可要夫君出去送送你？”

第四百一十九章

“夫君还是不要送嫣儿，不然嫣儿又走不成了。嘻嘻……夫君刚才的话好多哦，就像嫣儿师父一样。”美人儿一阵娇笑，取过行囊闪身出了屋子。李云龙再想要抓她已是不及，只望着美人儿娇小的身影渐渐消去，心中又生起一丝不舍。

静静坐下，将思绪稍作整理。正待运功调息，房门开来，却看晨月小心翼翼的走了进来。

“夫君，我们几时去长安呀！说不定冰月妹妹他已经到了。”李云龙把晨月抱在怀里道：“月儿，这几天有些冷落你了，别介意行吗？”

“夫君那里的话，能够和夫君在一起月儿就已经满足了。”晨月把头*在李云龙的胸口道，“对于兰嫣妹妹，夫君，月儿觉得她……”“你也看出来了？放心，我只有分寸，现在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付他们，所以现在我要的是解决长安的问题，最后能够把天子控制在手中，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

“放心吧，夫君！我相信夫君能够成功的。”“呵呵，这当然要我的小才女月儿帮忙。”说着一脸阴笑，急不可耐的抱起晨月，两只魔掌立便在晨月娇躯上四下游走，不消顷刻，腿上瘫软的美人儿便已是不着一丝，浑身赤裸的呈现在李云龙面前。

不过此刻李云龙却无暇多做欣赏，解去衣衫，作势便要破关而入。

“少爷！”正当这时，园中突传过来一阵呼声，令李云龙生生将动作刹了下来。“什么事？”虽知丁三此刻找自己，定是有事，可李云龙口气仍是不免有些生冷。却听丁三于外说道，“少爷，华山派来人了。”

静坐在这间陌生的厅中，时间渐逝，阴玉凤的心绪也愈发没有着落。身后几名师侄，渐渐开始不耐烦起来，不时发出几声牢骚。现在的年轻人呐，越来越不如前了，阴玉凤心中一阵叹息，暗暗皱了皱眉头，不过这位丁掌柜也真是的，去了这么久，也不使人传个话来，让人怎不等着着急。

不知怎的，这次下得山来，心中就一直不得安宁，时常泛起一丝丝隐隐的不安，特别是今天，这种感觉越发强烈起来。也许是因为自己太久没有下山还不太适应的缘由吧，阴玉凤心中暗自安慰着自己。

上次下山，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记得那次是为了代掌门师兄向南宫师姐夫祝贺四十大寿，好像就是在师姐夫的寿筵上，天山派定悦师太收南宫侄女作了关门弟子，不觉已是六年过去了，月儿应该出落得很漂亮了吧，就像当年的师姐一样。想起这个侄女，心中不由又泛起一阵疲惫。

这次来这里是为了前天弟子被打伤的事情，还有是关于绝色才女晨月，绝色才女晨月和一个男子在一起，这让阴玉凤非常惊讶，要知道华山派和天剑山庄的关系也不错，阴玉凤也见过晨月几次，对于晨月他还是知道的，晨月小时候就有病，十几年来都没有好过，不要说是和男子在一起，就是一般的朋友都没有，现在怎么会?

不过对于这个李飞他也不知道情况要知道对于晨月的事情他只是昨天才收到消息，难道是天剑门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

就在阴玉凤胡思乱想的时候，李云龙带着晨月出来了，看到阴玉凤，笑道：“不知道姑娘找在下什么事情？”

阴玉凤没有回答李云龙的话，而是看着晨月道：“月儿，想不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姑姑，怎么是你？”晨月看见是阴玉凤也非常意外。

姑姑？难道她是晨月的姑姑？李云龙看了看晨月，见晨月向他点点头。于是对阴玉凤道：“姑姑，不知道你来此有何事？”阴玉凤既然是晨月的姑姑，那么李云叫他姑姑也没错，只是由于练武的原因，现在的阴玉凤看上去到像一个才二十多岁的人，和晨月在一起到像两个姐妹一样。

阴玉凤听了李云龙的话看了看晨月，满是疑问。虽然现在晨由已是**打扮，但是她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现在听见李云龙这么叫她，她才觉得也许晨月和李云龙之间真的有什么，只是晨月她什么时候和李云龙在一起？天剑山庄的反映怎么样？(手机阅读sdχsψ。com）

“姑姑，这是我夫君。”晨月笑着向阴玉府介绍道。“月儿，你父亲他同意吗？”阴玉凤问道。“恩，我们刚从山庄来。”晨月有些羞涩的向阴玉凤道。

阴玉凤心中松了一口气，心想只要不是晨月被逼的就好，只是这么大的事情她到现在才知道，这让她有些不舒服，同时也有些埋怨晨月的父亲晨天道。

阴玉凤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过晨道天，只是在晨道天眼里只是晨月的母亲一个，以至于他只有呆在华山。不过自从晨月的母亲去世以后阴玉凤参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可是晨道天却像一个木头，让她有些心灰意冷，彻底放弃了她的爱情，把自己的精力关注在后辈身上，所以对于晨月的事情她显得特别的关心。

现在听晨月这么一说她就知道晨月和李云龙的事情晨月的父亲已经知道，并且同意了，不过阴玉凤还是问道：“月儿你真的喜欢他吗？”“恩。”晨月有些羞涩的点点头，偷偷的看了李云龙一眼。

“晨师姐，这不是真的。”阴玉凤后面一个华山弟子出声道：“一定是他威胁伯父才这样的，对不对？”

李云龙的脸色冷了下来，冷冷的看着他，冰冷的目光就像一道利剑向他射去。那个华山弟子看见李云楼的目光，心中一寒，向后退了一步。李云龙冷冷的看着他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晨月温柔的走到李云龙的旁边，对他道：“夫君，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李云龙冷哼一事，没有说话。“是华山弟子无礼了，公子不必介意。”阴玉凤看了后面的弟子一眼，微微一叹，他想不到这个平时看起来稳重的弟子会在这个时候这样冒失。

晨月知道现在李云龙为什么这样不悦，心中高兴，但是阴玉凤是她的长辈，而且对她也不错，所以不愿意看到阴玉凤无难，于是道：“夫君，算了。”李云龙虽然不怎么喜欢这个华山弟子，但是对于晨月他还是很关心的，但是既然晨月也这么说了他也没有再计较，于是对阴玉凤道：“姑姑，刚才是在下失礼了。”

阴玉凤闻之神色一楞，刚才是华山弟子有错在先，她对于李云龙有些愧疚，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应该道歉的人没有道歉，不应该道歉的人既然道歉，如此可见李云龙的人品，于是微笑道：“是我们有错在先，公子无需如此。”

这天李云龙正在和晨月聊天，突然接的他爷爷李为廉的来信，李云龙自言自语道："老爷子这个时候来信是干什么？"说着打开信看了起来。

晨月等人看着李云龙看信的脸色不断的变化，也不由紧张起来。好不容易李云龙看完信，轻轻的叹了口气，晨月等人心中一紧，晨月问道："夫君？怎么了？"李云龙看了晨月一眼，道："我爷爷要我去帮他办一件事情，这次我们不能一起去长安了，月儿，你就和青凤一起去长安吧！到了长安以后就找冰月。"

"夫君要去多久？"晨月问道。"不知道。"李云龙轻轻一叹道："月儿去帮我收拾一下，我现在马上要出发。"晨月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还是去帮李云龙收拾东西去了。

泷千风出了白云观，天色已经放晴，他因两日来忧心忡忡，才赶上黑山来的，如今心事已了，心头也轻松得多了，一路下山，并无多大耽搁，拟经过天王寺，快到南峰山麓。只听身后响起一个妇人娇脆的声音叫道："前面可是泷老爷子，你慢点走咯。"

泷千风听得一怔，暗道："这黑山自己并无熟人，这人如何认得自己的？"心中想着，不觉脚下一停，回头看，只见山径上正有一个一身墨绿衣裙，脸上蒙着一层绿纱的妇人，俏生生朝自己走来。

泷千风并不认识她，这就拱拱手道："这位大嫂，可是叫老朽么？"绿衣妇人"唷"了一声，娇笑道："别说这黑山下，就是大江南北，也只有你老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泷老爷子呀，奴家不跟你老爷子打招呼，又跟谁打招呼呢？"

泷千风暗暗攒了一眉，心中暗道："这绿衣妇人说话轻佻，不知是什么路数？"一面依然拱拱手道："大嫂何人，恕老朽眼生。"绿衣妇人格的一声轻笑道："这是泷老爷子贵人多忘事，你老从前见过奴家，可也不止一次，大慨你老忘了。"

泷千风歉然道："对不起，老朽真是想不起来了，大嫂……""这大嫂二字，奴家可当不起。"绿衣妇人在蒙面纱中，眼波转动，盈盈一笑道："其实说起来，我们也不算是外人，就算多年不见，但大伯把弟媳妇叫作了大嫂，给人家听到了，不笑掉大门牙才怪哩。"

泷千风听到这里，心头蓦然一震，目光直注，说道："你……"

绿衣妇人举起纤钎玉手，缓缓摘下蒙面绿纱，嫣然一笑道：“奴家是泷老爷弟媳妇总不是冒充的吧？”她这一摘下面纱，竟然面若桃花，秋水如波，柳眉凤目，眉眼盈盈，好一副娇冶模样。她正是他结义金兰二弟的妻文慧芸。文慧芸她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她不仅仅和泷千风有仇，而且和李襄樊有过暧昧关系。

第四百二十章

泷千风攒攒眉道："你是跟踪老朽来的了？"文慧芸依然笑盈盈的道："其实你这趟黑山之行，还是奴家促成的，泷老爷子大概还不知道吧？"泷千风问道："此话怎说？"

文慧芸笑容忽敛，脸上变得有些凄厉，冷冷的道："先夫被你们两位义结金兰的好哥哥亲手杀了，我这未亡人如果不为夫报仇，他岂不冤沉海底了？"

"住口。"泷千风面容一正，肃然道："我泷千风算是瞎了眼睛，和他义结金兰，我没有他这样的义弟。"文慧芸冷笑道："但你们和先夫是结拜弟兄，天下尽人皆知，想赖也赖不掉的，你们两个结义哥哥联手杀死义弟，也是铁的事实，莫想抵赖。"

泷千风怒声道："泷某并不抵赖，那是因为他为了觊觎一个告老京官的一颗夜明珠，竟然一夜之间，杀死事主全家一十七口，连三岁孩子都不肯放过，可说丧尽天良，天人共怒，我和二弟要他投官自首，他不但不听劝告，还使用歹毒暗器，企图杀害我和舒二弟灭口……"

"本来嘛，拳头打出外，手臂弯进里，自家兄弟，总该帮衬自己人，你们两个臂膊却是往外弯了。"文慧芸冷厉的道："如今这些话说了也是多余，我丈夫被人杀了，替夫报仇，这总应该的吧。"

她没待泷千风开口，接着道："我苦练十年，下山之日，才知道白云观的老道，狗咬耗子，竟然送了你一把木剑，家师再三叮嘱，要我莫去招惹那老杂毛，所以我只好派人送个信给你，说是紫衣煞神要向舒老二寻仇，一家鸡犬不留，这一来你准会把木剑送还老杂毛，求他伸手救你二弟一家，总算找没料错，现在你木剑不在身边了吧？"

泷千风听说紫衣煞神向舒二弟寻仇之事，原来竟是她捏造的，心头不禁大怒，沉声哼道："木剑不在老夫身上，你待怎的？"

文慧芸面露杀机，一双凤目更是凶光大炽，冷声道："血债血还，今天你先还老本，至于利息嘛，我会向你家里人去算的，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么？"泷千风气得双目圆睁，怒喝一声："妖妇，你果然心如蛇蝎。"

文慧芸尖笑道：“你知道得已经迟了。”这一瞬间，她面色变得异常狰狞，话声甫出，纤掌陡地扬起，朝泷千风当胸拍来。这一掌不但来快势疾无比，而且也十分柔软，五根涂了腥红指甲纤细玉指，在一声之中，还在轻柔的摆动，姿势美妙已极。

泷千风外号金翅雕，以指抓功夫见长，但一见对方出手，不带丝毫风声，显然使的是旁门阴柔功夫了，急忙右掌竖立，朝前推了出去。双方势道都异常快速，眼看双掌即将交击，陡然间，文慧芸拍出的那一掌，已然改变了势子，一下从泷千风掌下穿入，“拍”的一声，击在他肋上“促命穴”上。

泷千风只觉她掌势如棉，并未用力，但一股阴寒之气，骤然侵入体内，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噤。文慧芸一掌击中，口中发出冷冷尖笑，历声道：“泷千风，你认命了吧。”这话声有如厉鬼索命，令人听了毛发直竖。

泷千风虽觉她这—掌有些不对，但仗着数十年修为功力，暗中运气封穴道，凛然喝道：“只怕未必。”文慧芸冷哂道：“你不信就试试，我这第二掌就可捞回老本了。”突然身形一晃，已经欺到泷千风面前，纤掌抬起，五指轻摆如前，又朝当胸插来。

泷千风冷哼了一声，右手朝外格出，左手一掌，迎面劈去。他这一出手，顿时感觉不对，前后不过两句话的工夫，那侵入休内的阴寒之气，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已经渗透全身，双手臂胳竟然僵硬得不听使唤，因此右手自然没有格成，左手一掌也没有来得及劈出，文慧芸涂着腥红指甲的尖尖五指，已经“扑”的一声，插入胸口。泷千风口中发出一声闷哼，文慧芸早已—记裙里腿，把泷千风身子踢开，尖笑声中，绿影冉冉远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就在此时，一道人影，自天而降，落到泷千风身边，这人正是李云龙，李云龙是奉他爷爷李为廉之命而来的。泷千风是他爷爷的朋友，此次有难他爷爷要他来帮忙，但是他想不到还是晚来了一步。他目光如电，注视着泷千风胸口五个手指汩汩流出来的黑血，不觉长叹一声，抱起泷千风的尸体，腾身而去。

丹阳十里牌泷家庄，是老镖头金翅雕泷千风的故居。自从十年前泷老镖头收歇镖局归隐故里，老屋修葺一新，偌大一片房舍，住的人可不多。老镖头老伴早已过世，膝下只有一子，取名青，今年刚十八

岁。老镖头退隐故里，就很少过问家务，平日除了督促儿子练武，家中大小事情，全由追随他二十多年的大弟子徐兆文掌舒，家里几名庄丁，也是当年镖局中相随多年的趟子手。

老镖头在元宵那天听到消息，说时关外紫衣煞神要向舒二弟寻仇，这档子事，老镖头最是清楚不过。那是十五年前，义弟云中鹤舒崇墀，护镖出关，归途投宿客栈，遇上一个彪悍凶徒调戏单身女客，那女客带了一个三岁女孩，吓得大哭起来，被那凶汉一把抓住，奋力掷出窗外，幸亏舒崇墀双手接住，才保住了小命，当时舒崇墀激于义愤，以一记「劈卦掌」把对方击伤，那人自称紫衣煞神门下，声言必报此仇。

那紫衣煞神乃是大清一霸，据说武功传自异人，在大清号称第一高手，舒崇墀回到国内，曾把此事告诉义兄金翅雕。如今，十五年后，紫衣煞神要找义弟报仇，而且又声言要使舒家鸡犬不留，老镖头自思自己和舒崇墀均不是紫衣煞神的对手，自然只好亲上茅山，去求帮手。

这是老镖头金翅雕亲自赶去茅山的第四天，傍晚时分，泷家庄大门前，来了—个花白头发，身穿青竹布衣裙的老婆婆，左手挽着一只竹篮，举手轻轻叩了两下门环。两扇大门呀然开启，走出一个四十出头的庄丁，朝青衣老妪打量了一眼，问道："老婆婆，你找谁？"

泷家庄的庄丁，都是昔年跟随老镖头多年的趟子手，眼皮子宽，一眼就觉得这位青灰老妪年事已高，但站在门口，毫无龙钟老态，心中便自有些犯疑。青衣老妪朝他笑了笑道："舒家，老婆子是给泷少爷送信来的。"那庄丁道："老婆婆是给谁送信来的？"

青衣老妪眼中露出诡笑，说道："老婆子只有一个人，自然是给我自己送信来的了。"庄丁看她神色诡异，问道："那么老婆婆你的信呢？"青衣老妪忽然伸出一只又白又嫩的纤纤玉手，笑道："信在这里。"手掌迅快地按上了庄丁胸口，人也跟着凑上一步，低声道："今晚二更，鸡犬不留，就是这两句话。"

那庄丁出身趟子手，自然也是行家，—看对方伸手按来，立即迅快的后退了一步，口中大喝一声："你……"

青衣老妪早已收回手去，笑道："好啦，老婆子信已送到，我可要走啦。"那庄丁突然张嘴喷出—口鲜血，自知伤得不轻，慌忙一手按着

胸口，转身往里急奔进去。

刚奔近帐房门口，就见徐兆文举步走出，口中只叫了声："徐大爷……"就喷出一口鲜血，人已砰然倒了下去。徐兆文吃了一惊，喝道："周武，休怎么了？"

他是金翅雕泷老镖头的大弟子，追随师父走南闯北二十多年，自然见多识广，一看周武左手按胸，急奔进来，此时喷出一口鲜血，就昏死过去，脸如金纸，气息微弱，分明伤势极重，急忙俯下身去，出手连点了他两处穴道。

周武悠然醒转，目光滞钝，喘息着道："大……爷……她说……"他只说了四个字，又突然告昏厥。

徐兆文听出似乎另有内情，再看周武神色不对，心头更急，一手即按在他后心灵台穴上，运起内功，催动真气，度入他体内。这在现在来说，好比给他仃了一支强心针，周武昏厥过去的人，果然又悠然清醒过来。

徐兆文低声问道："周武，快说，是什么人打了你一掌，他说什么？"周武喘了两口大气，断续的道："是……一个……老婆婆……她说……今……晚二……更……鸡犬……不留……呃……"那青衣老妪预算好的，让他说出这两句话来，话声甫落，这声'呃'，已经是最后的声音了。

徐兆文见他已经不中用了，徐徐放开按在他背后的右手，口中低低的道："老婆婆，今晚二更，鸡犬不留……这会是什么人呢？"

"大师兄。"青影一闪，走进来的是泷青，他望着周武的尸体，惊愕的问道："周武他怎么了？"

徐兆文心情感到十分沉重，听周武的口气，用重手法击伤他的是一个老婆婆，她大概以周武作为榜样，向泷家庄示威，说的就是今晚二更，鸡犬不留这两句话了。师父不在，泷家庄由他负责，他怎好把对头说的这两句话，告诉小师弟呢？

因此只是攒攒眉说道："他是被重手法击伤，伤重致死，此人既敢到泷家庄寻衅，自然不是寻常之辈，咱们也不能等闲视之。"泷青道："大师兄知道周武是死在什么人手下的么？"徐兆文道："不知道，听他口气，好像是一个老婆婆。"

“唔。”他口气一顿，接着道：“现在时间已经不早，小师弟，你随我来。”泷青平日对这位大师兄甚是尊敬，答应一声，跟着他走到前院。

第四百二十一章

徐兆文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心头的负荷，也越来越感沉重，对方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师父不在，今晚这副重担，能不能挑得起来，就全看自己的了。他在阶石上站停，大声叫道：“张老三。”张老三是泷家庄八名庄丁的头儿，也是当年在镖局的趟子手的领班。张老三赶忙应了声‘在’，急步赶了上来。

敢情方才周武中了青衣老妪一掌，自知伤势沉重，就一脚往大厅东首的帐房里跑，因此张老三还不知道周武出了事。徐兆文道：“周武被人用内家重手法击伤致死，你还不知道吧。”

张老三吃惊的道：“周武他已经死了，不知是什么人把他杀害的？”徐兆文道：“那是刚才之事，杀死人的是一个老婆婆，目前他尸体就在帐房门口……”

“啊。”张老三和周武差不多有二十年以上的交情，目中不禁隐含泪水，口中‘啊’了一声，忍不住正待往里奔去。

“张老三，别忙。”徐兆文徐徐说道：“目前最重要的并不是去看周武遗体。”张老三听得又是一楞，他当过十多年趟子手的领班，自然听得出徐兆文的话中意思，立即垂手道：“不知徐大爷还有什么吩咐？”

徐兆文道：“你要大家立即去吃晚餐，饭后每人带兵刃、匣弩，把人手集中到大厅上来。”张老三听出徐大爷的口气，似乎情况十分严重，口中答应一声，立即转身走出。

徐兆文转身朝泷青道：“贤弟，今晚可能有强敌上门，此人武功极高，来意未明，从现在起，你要一直和愚兄在一起，没有愚兄出手，你千万不可出手，知道么？”泷青道：“大师兄，咱们……”

徐兆文面情凝重，说道：“师父他老人家不在庄上，你应该知道愚兄这从份担子，何等沉重，你要体会愚兄的苦心，一切都要听愚兄安排，不可轻举妄动。”泷青从没见过大师兄神情有今晚这般凝重，心中虽觉大师兄太过谨慎，但口中却不敢作声，只是唯唯应是。

徐兆文朝他微微一笑道：“好了，咱们回屋里去吧。”

晚餐之后，徐兆文挂上镖囊，佩上雁翎刀，泷青也早已取出他练了十年的梅花刀，师兄弟二人来至大厅。徐兆文指挥六名庄丁，三人

一组，分伏在大厅左右，自己和师弟泷青、张老三，三入留在厅上。整座泷家庄院，早已熄去灯火，黑夜之中，更是一片黝黑。

这是以逸待劳，以暗对明。泷家庄的六名庄丁，都是昔年镖局的趟子手，大风大浪经得多了，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应变，都能够单独作战。尤其今晚大家因周武之死，使每个人心头有了同仇敌忾的心情，只要发现敌人踪影，都想替死去的弟兄报仇，足可以一抵十。因此七名庄丁，比起人家七十名，也绝不会逊色。

时间惭浙接近二更，泷家庄前面一片广场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苗条的人影。这人影来得无声无息，她突然在庄前现身，就如鬼魅一般，你根本不知道她是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只要看苗条人影的身裁，就可以知道她一定是个女子，而且还是一个年纪极轻的**。

只可惜星月朦胧，看不清她的模样。不，她脸上似乎蒙着一层轻纱，和星月一样朦胧。她只是在广场上徘徊着，不知是在等人？还是在等待时间？现在，已经是二更天了，从远处传来的更锣，正好‘当’、‘当’两响。

“是时候了。”她低低的发出一声冷酷而充满杀气的尖笑，魅影似的身子，开始缓缓朝泷家庄大门行去，她已经把口信捎到庄上，“今晚二更，鸡犬不留”，她自然要等到二更才进入泷家庄去。她既已下定决心，要毁去泷家庄，自然要堂堂正正的从泷家庄大门进去。

就在苗条人影快走近泷家庄大门，相距还有丈许光景，从泷家庄巍峨的门楼上，‘嘶’的一声，飘落一条人影，落到苗条人影之前。门楼，是有三丈来高，只要看他飞身落地的姿势，轻如飘絮，点尘不扬，悄无半点声息，这份轻功，可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苗条人影一怔，从她蒙面轻纱中透射出两道比冷电还冷，比霜刃还利的目光，凝注着从门楼上飘飞下来的那个人影。星月虽然朦胧，但她已看清楚站在面前，挡住去路的，是徐兆文，现在他神情严肃，黑须飘胸，双目神光炯炯逼人。

两人甫一对面，徐兆文立即打丁一个稽首，朗声道：“请留步。”苗条人影眼波一转，格的轻笑出声，问道：“你是什么人呢？”徐兆文道：“徐兆文。奉家师之命，保护陵家庄而来，你还是请回吧。”

“你要奴家回去？”苗条人影吃吃笑道：“说得倒是稀副？你要奴家回娘家去呢？还是回夫家？娘家，奴家早就没有娘家了，夫家，夫家

丈夫已经死丁十年，也没夫家可以回去了。”

“格。”娇笑入耳，文慧芸一个人已经像魅彬般悄无声息的欺到徐兆文身边，一只纤纤柔夷，快似闪电，一下抖到启徐兆文的心口，你快人家也不慢。徐兆文大喝一声：“妖妇敢尔。”猛一吸胸，左手已经划了个圈，向左格出。

文慧芸一只左手竟似柔若无骨，轻轻一缩，便自避开了徐兆文一格之势，又朝他当胸击去。她这就一缩又发，快速已极，看去就像徐兆文设有把她格开一般，如今一只粉嫩的纤掌，快要触到徐兆文胸前衣衫了。徐兆文哼了一声，身子不避不让，左手五指如勾，朝文慧芸脉门抓去。

文慧芸似是故意卖了个破绽，同样不避不让，手腕一抬，任由徐兆文扣住她的手腕。徐兆文五指扣落，正好扣个正着，但觉手指握住的手腕细腻柔润，骨肉均匀，既不使劲，也毫不挣扎，任由自己握着。

“嗯。”文慧芸被他握住了手腕，口中轻嗯一声，粉脸上似有不胜幽怨，一双水汪汪的俏眼更是含情脉脉，似羞还笑的望着徐兆文，又娇又轻的道：“半夜三更，孤男寡女，你这样拉着奴家的手，想做什么呢？”徐兆文只因对方手爪逼近胸口，躲闪不及，才使出擒拿手法，把她手腕抓住。

他如今四十出头，从未接触过女子肌肤，一把握住她柔若无骨的手腕，就感到心头有些异样，如今再经她这么一说，不觉脸上一红，正待放手。

“格。”文慧芸娇笑一声，一个娇躯趁势倏地朝前送了上去，这一下居然投怀送抱，朝徐兆文怀中偎去，右手两根纤指比闪电还快，戳到他的肋下斩命穴。徐兆文左手甩起，右手直竖迅快朝前推出。文慧芸看他果然放开了自己手腕，她本是偎来的人，徐兆文右掌推出，她也并不避让，只是身子轻轻向右移动。

这一来，徐兆文笔直推出的手掌，正好变成了禄山之爪，一下按上她右首颤巍巍高耸的***之上。徐兆文一惊，急忙后退一步，收回手去。文慧芸可丝毫没动，口中“唷”了一声，吃吃轻笑道：“原来道长也不老实，一回拉奴家的手，一回又……”

她笑得好不挑逗？但话声还没说完，趁徐兆文惊退之际，身如魅影般跟着欺进，双手更快，出手如风，朝徐兆文急袭过去。启元子又惊又怒，大喝一声："妖女胆敢如此戏弄我？"双掌跟着挥出。

"唷。"文慧芸出手辛辣，在这瞬息之间，已经忽指忽掌，一口气抢攻了七八招之多，口中依然娇声说道："方才明明是道长欺负奴家，奴家也是良家妇女，你……你……这般毛手毛脚的调戏奴家，还……还不够么？"她越说越不像话，但双手攻势却越泷厉。

"无耻妖妇，还不住口？"徐兆文一身武功，当然不会输给文慧芸，但文慧芸这些又妖又娇的话声，可是直荡人心。要知徐兆文几曾和这样的女子动过手，自然被逼落了下风，双掌交替，脚下却连连后退不迭。

文慧芸当然清楚得很，徐兆文的武功，比她高出甚多，此刻他被逼得连番后退，乃是被自己扰乱了心神所致，这时若不能把他制住，等他反击，就来不及了。因此她出手越打越快，纤指如云，玉指如雨，尽是朝徐兆文全身要害大穴下手。

徐兆文连退了七八步，才算稳住，口中大喝一声，双掌开阖，呼呼两掌，直劈过去，才算把文慧芸的攻势阻遏下来。两人在泷家大门前叱喝动手，自然很快就惊动了庄上的人。大门开处，张老三一手提着钢刀，举步走出，大声喝道："拿命来！"

文慧芸格的一声娇笑道："是吗？"她和徐兆文正在动手，但话声甫出，右手五指舒展，连转了几转，幻起一片指胎，朝徐兆文身前七处穴道袭到，腾出左手却向张老三挥去。但听张老三一声惨号，一枚穿心钉，已经透胸而入，仰面倒去。

徐兆文见她出手伤人，不由得勃然大怒，断喝一声："妖妇，你敢出手伤人？"呼呼两掌劈过去。

这两掌在盛怒中劈出，掌风如涛汹卷而出。文慧芸不敢硬接，扭动腰肢，轻轻一闪，就避让开去，口中格格笑道："方才那该死的人，不是你要奴家杀的吗？"徐兆文大喝一声，右手抬处，呛然龙吟，已从肩头抽出一支木柄长剑，剑光森寒，一指文慧芸，怒声道："妖妇。"

"妖妇看剑。"徐兆文怒极，喝声中，长剑一振，在两盏风灯灯光照耀之中，划起一道奇亮的剑光，宛如匹练经空，朝文慧芸劈了过去，这出手一剑，气势壮阔，就不同凡响。

第四百二十二章

文慧芸轻“唷”了一声，说道：“我们讲好了，只是里应外合做做戏的，既已把泷家庄的人引出来了，你干嘛这一剑这么认真？”她这话竟把徐兆文说成了她的同党。

说话声中，纤细的柳腰款款摆动，就从徐兆文剑光下旋了出来，左手抬处，又是一支穿心钉在她轻旋中打了出去，口中娇笑道：“兆文，你说这个对吗？”大门左首一个挑着风灯的庄丁，又是声惨号，倒地死去。

徐兆文双目几乎冒出火来，口中连声大喝，一柄长剑，挥起一道又一道的精虹，几乎把一丈方圆，全都圈入在剑光之中。但文慧芸身如轻絮，只见她柳腰东—摆，西一扭，手中长剑，只是护着款摆轻扭的娇躯，不肯和他剑光接触，你剑光划到东，她就闪到西，口中还是在娇声娇气的笑着：“兆文这几声大吼，也是咱们约定的暗号了，你是要我打右边这个提灯的了。”左手一扬，又是一支穿心钉应手射出。

泷青听她口气，好像徐兆文这个大师兄是她同党，但看那大师兄出手的剑势，却又不像。此时听文慧芸说打右首提灯的，而且话声方出，果见一枚穿心钉已经电射而至，心头大怒，右手杨处，雁翎刀已然斜劈而出，但听「当」的一声，把文慧芸一枚穿心钉劈落。

但就在他右手雁翎刀劈出之际，突觉胸口一麻，似有三支细针无声无息的刺入了肌肉，口中大叫一声，金刀落地，一个人往后倒去。原来文慧芸口中说着要打右首提灯的庄丁，打出一枚毒钉，只是有意引开他的视线，她掌心早已暗藏了三支淬毒飞针，暗中出手，朝他激射过去。这种淬毒飞针，细如牛毛，即使在大白天也不易发现，何况在灯光昏暗的夜晚，自然更是防不胜防了。

徐兆文眼见泷青突然无故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心头猛吃一惊，急忙俯下身去，叫道：“你伤在哪里？”

文慧芸嘿嘿一笑道：“我早就说过今天要来杀你们，你们就是不相信，好了，现在我要走了。”

这是距泷家庄出事半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时光，太阳还没下山，西北风括得呼吁的，虽是十二月初头，天气却冷得像严冬一般。淡淡

黄黄的太阳，挂在西首山坳间，已经是有气无力，没有一丝暖意了。鹅岭西麓，看一座两进的庄院，那就是舒祟的家。

舒家人口不多，老夫妇膝下只有一女，取名雨霜，今年已经十七岁了。老镖头只有这么一位掌珠，他自己对江湖厌倦了，自然不愿意女儿再投身江湖，因此他虽然也教了她家传的武学，还特地聘请一位老秀才教姑娘写字念书。

舒家因为人口简单，进出都是从西首一道边门走的，南首两扇黑漆大门，倒真是门虽设而常关。这时候，正有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蓝布棉袍，外罩着黑布大褂的矮小老头，手里拿着一张墨汁未干的红字条儿，往大门前走来。

这矮小老头生成一张贾黄脸，额头上有三条又粗又明显的横纹，小眼睛，酒糟鼻，嘴上留了两撇花白的八字胡，颏下留下一小把花白山羊胡子，看去有几分像土地公。

他就是舒老镖头聘请来的宿贾南田。这位贾老先生虽是满腹诗书，但生性有些怪僻，尤其喜欢喝酒，舒老镖头请他来教书的时候，老先生就提出一个条件，银子可以不要，但每日三餐，每餐都得给他一壶酒。

他就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恪遵孔老夫子的话，惟酒无量，不及于乱。别人喝酒，红在脸上，他喝了酒只红鼻子。今天晚餐时光，自然也喝了酒，所以他鼻子还红红的。贾老夫子喝了酒，就喜欢写字，他自称酒后写的字，元气足，笔锋健，挥洒之间，可得神助。

他每餐喝酒，酒后也一定兴致勃勃的提笔写字。所以他写的字也很多，先前写下对联，贴到大门上当春联，后来贴到抱柱上、书房里，后来连厨房门上，也贴上了他的墨宝。

后来，他写了红纸联儿，到处送人，凭良心说贾老夫子的字确实写得不错，当得上铁划银钩，龙飞凤舞，鹅岭附近几十户人家，差不多家家户卢都有他的墨宝，都贴上了他写的春联。

但他老人家仍意狄未足，除了舒家大门口三天两天就换上一副新写的对联儿，另外还经常写些泰山石敢当之类的红纸条儿，给人家贴到墙脚跟去。因此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贾右军，本来大家只是在他背后叫叫。

有一次有一家的小伙子不明就里，看到人就说：“贾右军来了。”贾老夫子听得大喜过望，朝那小伙连连拱手，说着：“岂敢，岂敢？”今晚，大概他老夫子又写了什么，趁着天色未黑，要在大门外贴什么了，不是么？他右手拿写黑汁未干的一张红纸条，左手不是还拿着一个浆糊钵儿，兴匆匆地朝大门口而来。

就在这时候，庄子前面的石板路上，正有一个娉娉婷婷的绿衣人儿，朝舒家庄院走来。这绿衣人儿当然是个女的，而且是个身材苗条的**。一路行来，低垂粉颈，双肩如削，纤腰扭摆，窄窄的裙儿轻轻晃动着，光是这份模样，就会看得男人眼睛发直。贾老夫子也是男人，他人虽老，但眼睛还没花，老远就看到这绿衣**像风飘杨柳般地从大路走来。

他两颗小眼珠打老远起，一直等她走近，大概只眨过一眨，那是眼皮撑不住了才眨的。现在苗条人儿已经走到近前，他两颗小眼珠更是瞪定了连眨都不眨。因为绿衣**面上挂着一层隐隐约约的绿纱，落日余辉西边斜照过来，绿纱隐约而透明，可以依稀看到绿纱里面一张秋水芙蓉般娇丽的粉脸，眉眼盈盈的俏棋样。

老夫子口里经常说着：非礼勿视，但这绿衣**明艳妖娆像盛开的花朵，天底下没有人不欣赏花的。贾老夫子连酒糟鼻子都皱起来了，敢情他已经闻到了花香。

绿衣少归看到他这副怪模样，忍不住“格”的轻笑出声，右手掏出一方桃花红手绢，举起纤细修长的玉指，抿抿樱唇，娇声道：“老先生，你在做什么呀？”

贾老夫子“哦”了一声，讪讪地道：“老朽刚写了张字儿，要在大门上贴起来，这是老朽今天最得意的一张，小娘子可要看看？”他最得意的字，自然要在人面前夸耀一番，尤其在这妖娆动人的美娇娘面前，露一手他的字给她瞧瞧。倘若美娇娘再称赞上他几句，岂不比皇帝老子金口称赞还要美妙？

绿衣**笑着道：“老先生写的是什么呢？”贾老夫子连忙举起手来，笑得小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说道：“小娘子请看，这是：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老朽把这张字条贴在大门上，就可保诸邪不侵，阖宅平安。”

绿衣**瞟着一双水淋淋的桃花眼，格的笑道：“真的吗？”贾老夫子连忙神色一正，说道：“自然是真的了，多年贾子牙登坛封神，天上人间，各式各样的凶煞，就要一概迴避，自然就阖宅平安了。”

“你说的倒真是活灵神现。”绿衣**笑得像柳枝儿乱颤，接着道：“不过依奴家看，这张纸儿，老先生不用再贴了。”贾老夫子一怔，问道：“为什么？”绿衣**道：“奴家想请问老先生一声，这座庄院可是舒崇老爷子的家么？”

“是，是。”贾老夫子连声应是，笑道：“原来小娘子还是舒家的亲戚，那好极了，老朽……嘻嘻，就是舒家的西席，西席者，咳，咳，就是教舒家女公子书者也。”

“你真有趣。”绿衣**格格娇笑，说道：“不过老先生，咱们见面也是有缘，是不？”贾老夫子咽了一口口水，几乎不相信这‘缘’字会从娇滴滴的美娇娘口中说出来，他连连点着头道：“是，是，是缘，有缘千里来相会……”

“对了。”绿衣**道：“所以老先生不用贴这字条了，贴了也是白贴。”贾老夫子连忙摇头道：“不，不，小娘子这话不对，这字条贴了一定舒用。”

“奴家要你不要忙着贴，是……”绿衣**拖长又娇又脆的声音，缓缓说道：“是奴家想请老先生进去捎一个口信……”贾老夫子听得有些奇怪，问道：“小娘子既然来了，不进去吗？”

“来了自然要进去。”绿衣**嫣然一笑道：“只是想请老先生先说一声。”贾老夫子问道：“小娘子要老朽进去告诉谁呢？”绿衣**道：“自然是舒老爷子了。”

贾老夫子点着头道：“小娘子请说吧。”绿衣**道：“你头伸过来点，奴家才能告诉你。”

“是、是。”贾老夫子依言伸过头去。他身子没凑过去，光是把脖子伸了过来，这下可把绿衣**吓了一跳，这老夫子伸出来的脖子，比一般人几乎长一倍。绿衣**只看了他一眼，觉得这老头有些古怪，但依然笑吟吟的附着他耳朵，低声说道：“你去告诉舒崇，今晚鸡犬不留，好啦，你可以进去啦。”

她在说话之时，一只纤纤如玉的右掌，悄无声息的按上了贾老夫子后心。但这一按，她立时发觉不对。她纤掌摸上的不是老夫子后心，而是摸了一手滑腻腻、湿漉漉、黏糊糊的东西。

贾老夫子缩回头去，却连连摇头道：“不对，不对，老朽在书本上，看到的只有鸡犬升天，没有鸡犬不留的，小娘子一定说错了。”

第四百二十三章 遇美

绿衣**伸出手去，明明按在老夫子的后心，不知怎的，贾老夫子把那个浆糊钵头藏到了身后，她一只玉手，无巧不巧就伸在浆糊钵头里。她急忙缩回去，已经抓了一手浆糊，就这么目光一瞥，她又发现了一件怪事，别人手臂，只能朝前面胸口弯的，这贾老夫子拿浆糊钵头的左手，却是向背后弯了过来。

绿衣**一怔，不由得怒从心起，口中娇叱一声："你要死。"满手浆糊的右手，迅若闪电，一掌朝他背后拍了过去。贾老夫子缩着头道："小娘子怎好出口伤人？老朽今年活了六十九岁，一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死」字，这话有多难听？"他年岁大了，说话也缓吞吞的，随着话声，慢慢转过身来。

照说，绿衣**出手如电，贾老夫子缓吞吞的说话，等说完了话，才缓吞吞的转过身来，这—掌，应该一下就拍到老夫子背后了。但事情就怪在这里，绿衣**和他相距不到五尺，出手又快，却就像距离得十分遥远，一只玉手，就是伸不到他背后，直等贾老夫子转过身来，她这一掌才从他肩后掠过，便自落了空。

贾老夫子盯着两颗小眼珠，口中咦道："小娘子，你怎么啦？弄了一手浆糊，唉，老朽就怕浆糊弄污了小娘子，才把钵头藏到背后去的。"

绿衣**现在有些明白了，今晚自己遇上了高人，忍不住轻哼一声："奴家想不到老夫子居然还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贾老夫子嘻的笑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老夫子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至于高人二字，老朽可不敢当，老朽记得骆宾王有两句诗：高人傥有访，兴尽讵须还，这是说有高人来访，兴尽了也不用回去，但老朽觉得兴既已尽，还是回去的好。"

绿衣**目光盯着贾老夫子，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会武的人，心中还有些不信，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贾老夫子左手一抬，他手上拿着的正是那张写着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儿，轻声的道："小娘子自己不会看么？"

绿衣**脸上有了怒容，冷声道：“奴家问你是什么人，你不用再装佯了。”“老朽可说没错呀。”贾老夫子又抬了—下红纸条，笑道：“老朽不是要你自己瞧么？”绿衣**哼道：“你要我瞧什么？”

“原来小娘子不识字。”贾老夫子耸耸肩，嘻的笑道：“老朽方才不是已经告诉过小娘子了，这上面写的是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么？”绿衣**右手一送，朝他红纸条抓去，身形一个轻旋，左手疾发，五指直伸如爪，直向贾老夫子右胸戳去。

贾老夫子噫道：“小娘子怎么又来抓浆糊钵子，小心，小心。”说话之时，右手拿着浆糊钵头，朝胸前举起。缘衣**比他快了十倍都不止，但不知怎的，明明看着浆糊钵头举了起来，自己伸出去戳他右胸的左手，竟会舍了他的右胸，不由自主朝浆糊钵头中戳了进去。她右手去抓红纸条，原意只是把他红纸条撕了，在贾老夫子说到小心二字，红纸一抖，竟然由下而上，往外卷来，一下予就被纸条卷住了手腕。

绿衣**但觉那张狭长的红纸条上还含蕴着他一抖的余劲，手腕一紧，一个人就随着飞了起来，“呼”的一声，一下凭空飞出去三五丈远，等落到地上，还是好好的站着，并未摔跤。贾老夫子含着笑道：“小娘子没摔伤吧，老朽刚才不是说过么，兴既已尽，还是回去的好么？小娘子也该回去了。”

绿衣**瞪着一双凶焰已泄的三角眼，切齿道：“奴家今晚认栽，你老儿总该报个名号吧？”贾老夫子依然一举红纸条，嘻嘻笑道：“老朽不是告诉过你了么？你自己看不懂，就回去问问尊师吧。”绿衣**一声不作，回身就走。贾老夫子摇摇头，自言自语的道：“天都黑了，那只好明儿个一早再贴了。”

距离舒家大门还有十丈来远的一株大树上，这时飘然飞落一个肩背木柄长剑的少年。他正是李云龙，奉命前来暗中保护舒家的。这时望着贾老夫子背影，微微一笑：“舒叔叔家有这位老前辈在，就是妖妇的师傅赶来，都可平安无事，自己可以回山覆命去了。”

只是李云龙他不知道这次回去他也没有让他爷爷放他走，而是要他查到这个女人的来历和目的，让他在江南一带的江湖弄的是风风雨雨。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忽然听一缕轻盈而悠杨的箫声，远远传来。李云龙一怔，这里空旷已久，久无人住，何来吹箫之声？再仔细辨听，这悠扬箫声，确实是有人在吹箫，箫声虽然飘忽，他已可确定来自东首。李云龙不觉随着箫声，缓步寻去，绕过东首荷塘，那是有竹子扎成的一条曲折花廊，上面长满了蔷薇花藤，因为没有修剪，藤蔓像璎珞般下垂，隐隐可以闻到花香。

他用手拂着花藤而行，跨出这曲折长廊，仰首向空，轻轻舒了口气。天空已济挂着半钩新月，清澈而明朗。箫声已歇，但他目光一瞥，发现稍北一角小楼上，从窗棂间透射出一点灯光。李云龙不禁一呆，他自然知道那正是花园东北首的得月楼，因为围墙外面，有一条河，河水辽阔，可以在楼上望见江上来往的舟楫。(手机阅读sdχsψ。com）

得月楼是取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义，如今楼上透出灯光，证明果然有人住那里了，这人会是谁呢？李云龙踏着水磨青砖铺成的小径，悄悄走近楼下，仰首望去，楼上四扇花格子窗，全部掩着，还下了窗纱丝毫不闻人声。

他放轻脚步，登上盘曲楼梯，迎面是一排朱栏走廊，两扇精致的雕花木门，门虽关着，但却没有闩上，李云龙用手指轻轻叩下两下，木门一下已呀然开启。楼上共有内外两间，外面是一间宽敞而雅致的小客室，陈设和从前一样，只是收拾得纤尘不染，但却阗无一人，灯光是内室。

李云龙举足走入，鼻中忽然闻到一缕非兰非麝的幽香。正在此时，突听有人娇声叱道：“是什么人，竟然夜闯民宅。”未见其人，光闻其声，声音竟如出谷黄莺，娇而且脆，脆而且甜。

李云龙不觉又是一怔，这小楼上住的竟然会是一个女子。声已如此，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现在湘帘已被掀起，一个人从内室轻盈的走出。这一刹那间，李云龙可呆庄了，他眼睛亮得几乎发花。从内室出来的是一个一身白衣的长发少女，她脸上带着薄薄的怒意，一双黑白分明的剪水双瞳，盯在李云龙脸上，从她眼色中.可以看出她含有责怪之意，似是责怪他不该深夜闯进她小楼里来。

李云龙心头着实感到有些尴尬，脸上讪讪的拱手道：“姑娘请恕在下冒昧……”白衣少女眼光移开了，螓首微垂，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口

中轻“嗯”的一声，低低的道：“公子请坐。”她声音娇而且柔，已不似先前那么盛气。头虽低着，剪水双瞳却正在偷偷的瞟着李云龙，那本来含有责怪的眼色，在这一瞬间，当然也早已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却是腼腆之色。含羞脉脉和含情脉脉，都是少女特有的娇态可以平添无限美态。

李云龙没有坐，白衣少女也没有说话，两人只是默默的站着。能够和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默默相对，实在是人生难得的享受。过了半晌，白衣少女眼波一抬，柔声道：“公子怎么不请坐呢？莫非嫌蜗居不堪待客么？”

李云龙如梦初醒，口中「哦」了一声，拱拱手道：“在下冒昧登楼，姑娘幸勿见怪。”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怪你，还会请你坐吗？”她这一笑，露出一排洁白晶莹的贝齿，笑得甜甜的。

李云龙被她笑得有些神不在焉，说道：“在下那就告坐了。”果然在圆桌边上一张椅子坐下来。白衣少女看他拘束的神情，觉得很好笑，抿抿嘴，说道：“公子一定是读书人了。”李云龙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一袭青衫，说道：“姑娘怎么知道的呢？”

白衣少女眨着眼，轻笑道：“因为你说话很酸。”她迅快的转过身，轻盈的走向卧室房门，才回头道：“公子请坐，小女子去取一盏灯来。”

她果然从内室掌着一盏白瓷罩的油灯走出，放到小圆桌上，又轻俏的奔向内室，居然端着一盏碎花细瓷的茗碗，婷婷袅袅走近桌边，把茗碗放到李云龙面前，娇声道：“这盏茶，是我刚才泡的，还没有喝过，还很烫，公子不嫌简慢吧？”

李云龙看她端着茶碗送来的一双玉手，十指纤纤有如玉笋，尖尖的指甲上，还涂着鲜艳的仙凤花汁，越发显得轻红掩映，柔荑纤秀，使人恨不得轻轻的握上一握。白衣少女似有所觉，很快缩回手去，一面低低的道：“我这茶叶是真正的西湖龙井，公子请喝茶呀。”

李云龙自己也不知道今晚怎会如此失态，不禁脸上一红，忙道：“姑娘不必如此费事，多谢姑娘了。”白衣少女举手拢拢披肩秀发，含笑道：“古人有寒夜客来茶当酒这句话，现在夜虽不寒，但得晤君子，也是幸事，这盏茶就当酒以敬嘉宾了。”

“姑娘真会说话。”李云龙含笑望着她，说道：“在下还没请教姑娘贵姓、芳名？”灯下相对，她脸上细腻得有如羊脂白玉，隐隐透着红晕，当真艳若朝霞，愈看愈美，愈看愈不忍把目光移开。

第四百二十四章

白衣少女被他看得羞涩一笑，说道：“公子自己没说高姓、大名，怎么先问我了呢？”

“哦，哦。”李云龙失笑道：“姑娘不说，在下倒忘了先报姓名了，在下姓李，贱名飞。”“是李公子。”白衣少女脸色微红，低头道：“我叫……司马琼……”李云龙道：“原来是聂姑娘，只不知聂姑娘何以一个人住在这里？”

司马琼咬着嘴唇，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你猜呢？”李云龙笑道：“这个在下如何猜得着？”司马琼秋波一转，说道：“这里是不是很静？”李云龙道：“是很静。”司马琼道：“因为我生***静，这里正好是一座废宅，没有主人，所以我就住进来了。”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但这里并不是没有主人的废宅。”司马琼瞪大了眼睛，问道：“那人呢？”李云龙含笑道：“在下就是。”

“啊。”司马琼眨眨眼，失声道：“公子就是这里的主人，那就是我的房东了。”她不待李云龙说话，抢着道：“你看我有多糊涂，我就应该想到了。”

李云龙道：“姑娘怎么会想得到的呢？”司马琼嘻嘻一笑道：“不告诉你。”而后司马琼又眨着眼道：“公子是这里的主人，我怎么会没有见过你的呢？”

李云龙道：“在下今晚刚回来。”“啊。”司马琼道：“那你一定还没吃饭了？公子不嫌弃，就在我这里随便吃一些可好？”

李云龙道：“在下怎好打扰？”“不要紧。”司马琼已经站了起来，甜笑道：“你是主人咯，这有什么好客气的？再说东西都是现成的，我这里只有一个人住，有时弄了些吃的，一个人吃不完，今晚，就留了几样菜，本来，准备明天吃的，所以我说公子如果不嫌弃，我就去端来。”

她说话像连珠似的，又娇又脆，她行动更快，就像一只白蝴蝶，随着话声，翩然往外行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嫣然笑道：“公子请坐一会，我去把菜热一热就好。”李云龙道：“姑娘不用费事。”

司马琼已经走了一半楼梯，她娇脆的声音却传了上来：“这又不费事，都是现成的咯。”李云龙只得由她，回身在椅上坐下，拿起茶碗，轻轻喝了一口，茶叶果然是上好的龙井，入口清芬，余香隽永。他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奇遇，会在自己家里遇上这样一个美丽而温柔的姑娘。她怎么会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呢?

楼梯响了，司马琼已经端着一个小盘走了进来，盘中有四碟菜肴两副杯筷，和一小给酒。她把四碟莱从盘中放到桌上，然后取出两副杯筷，和一把精致的小酒壶，甜甜笑道：“这壶酒还是上次我姐姐和姐夫来才买的，我不会喝酒，一直留着，没想到今晚正好用上了。”

一个女孩子单独住在这里，怎么会有酒呢？但经她这么一说，就解释了这壶酒是招待姐姐、姐夫剩的了。小菜虽只有四碟，却有熏鸡腿、板鸭、半条糟鱼、和一碟五香排骨，都是下酒的菜。

司马琼在他对而坐下，纤纤玉手拿起酒壶，给李云龙面前斟了一小杯酒，然后也给自己斟了半杯，腼腆一笑道：“我本来不会喝酒，但公子是此地主人，我的房东，今晚在这小楼上，我又是主人，公子变成我的贵宾，我如果不陪公子喝一些，就不成敬意了。”

她举起杯子，鲜红的指甲，纤细的玉手，微微翘着小指，手势优美极了，嫣然一笑道：“公子，我敬你。”樱唇沾着酒杯，浅浅的喝了一口。

李云龙也很少喝酒，但她喝了，他不能推辞，连忙举起酒杯，说道：“在下如此叨扰，真是不好意思，应该谢谢主人，这一杯在下应该先敬。”说着一口喝干。司马琼秋波滚动，咭的笑道：“看来我们谁是主人，谁是客人，很难分得清了。”她举起牙箸，夹了一块板鸭，说道：“这是我姐姐从南京带来的，公子尝尝看。”

李云龙忙道：“聂姑娘不用客气，在下自己来。”司马琼又替他斟了一杯酒，抬目问道：“泷公子不住在家里，是在外念书么？”

李云龙道：“不瞒姑娘说，在下是在外学艺。”“在外学艺？”司马琼道：“泷公子学什么艺呢？”

“学武。”李云龙道。“啊。”司马琼道：“公子，你的武功一定很高是吗？”李云龙举杯一饮而尽，说道：“还好。”

“啊。”司马琼脸上绽起春花般的笑容，说道：“这么说，公子的武功，一定很高了，来，公子，我再敬你一杯，祝你武功以后更高。”她这回居然把半杯酒一口喝干了。

“谢谢你。”李云龙和她对干了一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连喝了三杯，脸上就有些热烘烘的酒意。

司马琼果然也是真的不会喝酒，只喝了半杯酒，一张粉脸，已经泛起桃花般的红晕，一双眼波，流动之时也有些水汪汪了。她站起身，歉然说道：“真不好意思，这壶里只有四杯酒，公子吃些菜，我给你装饭去。”说完，正待转身，忽然脚下一个踉跄，似要绊倒。

李云龙吃了—惊，急忙一个箭步，掠到她身边，伸手一把她扶住，低低问道：“姑娘怎么了？”司马琼“嗯”了一声，她整个人忽然软了，软绵绵的倒在李云龙怀里。

李云龙但觉她一个身子又香又软，她张着檀口，呼吸十分急促，一缕带着淡淡甜味的口脂幽香，从她檀口喷了出来。一个喝了酒的男人，怀里又抱着这样令人动心的女人，若是还不动心，那他就不是男人了。李云龙当然是男人，而且还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他只觉全身血脉喷张，心头狂跳，双臂一紧，一颗头情不自禁的低了下去。

司马琼口中“嘤咛”一声，螓首巧妙的一歪，正好避过他气息咻咻好像要噬人的那张嘴，把樱唇躲到他耳根子边上，他还在轻轻喘息着，但却细声焦急的道：“公子，快闪开，有人在背后暗算你呢。”

这声音轻细得只有李云龙可以听得到，李云龙在心旌飘飘荡之际，闻言矍然一惊，他白竟反应极快，双手搂着司马琼娇躯，人已一个轻旋，飞闪开数尺之外。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耳中但听室内响起一阵极细极轻的洒洒之声，落在楼板上。

李云龙迅快松开抱着她的双手，倏地转过身去，大喝一声：“什么人？”人随声发，快若箭射，一下穿窗而出。耳中突听有人低喝一声“打”，紧接着“嘣”的一声机簧轻响，一大蓬细碎青芒，当头罩落。(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这人好像算准李云龙会穿窗而出，因此躲在窗外，等李云龙追出之时，他从身后发射暗器。而且射出来的，又是射面极广，一发就是七十二支的“夺命黄蜂针”，心思可说毒辣之至。

李云龙耳中听到机簧之声，人已一个筋斗朝屋檐翻了下去，但听一阵「嗤」、「嗤」之声，紧接着从自己背后像急风骤雨般掠过，心中暗暗叫了声："好险。"身形一挺，再从檐牙下翻身上屋之时，手中已多了一支三尺长青光莹莹的软剑，目光迅疾一掠，园中静悄悄的那有什么人影?

明月在天，月光如水，附近十丈之内，连树枝、花林都没有一丝动静。李云龙真不相信此人会有这么快速的身材，在自己翻一个身的时间，就会没了影子。窗口忽然探出司马琼的脸来，月光之下，她本来春花般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娇急的问道："公子，你没事吧。"

李云龙重又回入小搂，俯身从地上拾起一支细得只比牛毛略粗的钢针，针尖隐泛着暗蓝，分明还淬过剧毒。司马琼就像受了惊的小鸟，轻盈的扑入他的怀里，幽幽的道："吓死人了，他……是什么人呢？你……没追上他么？"

李云龙轻轻抚着她披肩秀发，柔声道："真该谢谢你，小姐，方才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就死在他的针下了。"他忽然想起方才司马琼一定看到了人，不然她怎么会说有人暗算自己呢？这就问道："小姐，你方才看到了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司马琼缓缓从他怀里直起身子，举起皓腕，轻轻拢了拢乌黑的秀发，犹有余悸的道："我只看到窗外有一个人影，他手中拿着一舒黑黝黝的东西，从窗口伸进来，对着你后心，我想他一定是害你的了。"她接着轻哦一声，又道："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侧影，那时我心里好害怕，才叫你的，没看清他是男是女咯。"

李云龙点着头朝他一笑，说道："今晚打扰姑娘，夜色已深，在下告辞。"司马琼看了他一眼，脸忽然红了，低垂下头，轻轻的道："公子要走了么？"她眼光之中，有着说不出的依依之情。

李云龙不禁也有些依恋，说道："在下到前面找个地方，权宿一宵，明日清晨，再来造访。"司马琼的脸更红，头也垂得更低，幽幽的道："泷公子，前面那些屋里，已经好久没人住了，怎好去住？"

李云龙道："不要紧，在下随便过一夜就好。"司马琼羞涩的道："这里本来就是公子的家，这样好不，楼下还有一张铺，本来是我一个使女睡的，她前天娘生病，回家去了，泷公子就在楼上休息，我睡到楼下去。"

李云龙道：“那怎么成？”司马琼胆怯的道：“我有些怕，万一……万一……方才那人又来了，我只有—个人，该怎么办？有泷公子在我就不怕了。”

李云龙想想她这顾虑也不无道理，偌大一座花园，只有她一个人住，方才又发生过事，姑娘家自然会怕，这就点点头道：“姑娘既然害怕，在下就留下来，只是在下怎么能住在姑娘的闺房里？”

第四百二十五章 离去

“不要紧。”司马琼甜笑道：“只要公子不嫌脏，就在这多住几天好了。”“不。”李云龙道：“在下住到楼下去的好，有什么风吹草动，有在下在，姑娘就不用怕了。”

司马琼已经在他说话之时，抢着下楼去了，娇声说道：“下人住的地方，公子怎么能住？”娇美的声音，自楼梯中间传了上来。

李云龙追到楼梯，攒着眉道：“姑娘，这……不成？”

司马琼已经到下楼下，娇笑道：“时间不早了啦，公子早些安歇吧。”姑娘家已经走了，小楼上余香犹存。

李云龙心中暗自忖道：“自己留在楼上也好，那人方才偷袭没有得逞，说不定还会再来。”这就一口吹熄灯火，依然回到椅子上坐下，觉得用些口渴，伸手取过茶碗，喝了两口，坐了一阵，忽然感到微有倦意，就起身往内室走去。

里面一间，地方较小，除了一张床，只有一张梨花木书桌，和一把椅子，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床上挂下轻罗锦帐，铺了软软的绣褥、一个绣枕、一条鸳被。书桌上放了菱镜宫粉、胭脂、黛笔等姑娘家用的东西，权充妆奁。跨进内室，幽香更是沁人。

李云龙感到倦意更浓，和衣在床上躺下。床是姑娘家睡过的床，枕是姑娘家睡过的枕，一阵阵的脂粉幽香，沁人心脾，薰得他心头一阵朦胧，好像是睡熟了。渐渐好象进入梦乡，仿佛觉得身边多了一个人，从这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更浓，闻得会使人心头飘荡。

李云龙只觉一股热流由小腹直冲脑部，再扩散到全身，体内有如火焚，眼中是浇也浇不息的欲火。身边的女人，自然是司马琼，她怎么到这儿的？李云龙已经无法思考这些了。被他紧紧拥着的司马琼，亦是秋波蒙蒙，眼角含春，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像是有一颗炸弹，在李云龙身体内爆开来了一样，理智的最後一道防线也崩溃了。高涨的情欲，就像脱野马被释放出来了一样，再也不能控制。

李云龙一手撕开了司马琼的衣襟，里面是一件贴身小衣，衣服内两个肉球在急速的跃动着。李云龙面颊发热，指尖触到她暖滑的肌肤时，有异样的感觉。司马琼双目紧闭，呼吸急促。李云龙将她的外衣

揭开，跟着解她贴身小衣的衣钮，一颗、二颗、司马琼露出白白的咽喉，然后是一道***。李云龙“沙”的一声，扯开了司马琼的亵衣，两只笋型、雪白的肉球荡了出来。

他手颤颤的捧起她的***，那种滑不溜手的感觉，令正常男人有一份冲动。他托着她底部，一唇含着，大口大口的啜。

司马琼喉中发出微弱的呻吟，她突然站了起来，慢慢去解自己的裤子。李云龙瞪着眼，司马琼就站在他前面，她上身衣衫敞开，露出那双玉乳。她***就无片褛，露出一双白雪雪的粉腿。不过，她上身的衣衫此较长，恰好遮住了妙处。司马琼突然一扑就搂着他，两个人就滚落床上。她那又滑又软的***、芬芳的体香，令一个正常的男人不能抗拒。

“大哥……摸我……”司马琼捉起李云龙的手，按在她的笋乳上，李云龙的心头一荡。向司马琼扑去。

夜很静，梦也很美。春眠不觉晓，等李云龙醒来的时候，头还有些昏昏的，但天色已经大亮。他仿佛作了个梦似的，他听到淅沥细雨之声，也听到婉转杜鹃娇啼，他一个人却似乘风破浪，也有些像驰骋在草原之上，这是多么奇妙的梦境。

旭日已高三丈透，酒痕狼藉玉钩斜。衣香缤纷，衾枕犹温，昨夜梦境历历在目，李云龙蓦然一惊，急忙翻身坐起，这一坐起，他才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心头更是惊骇，急忙穿好衣衫，掀被下床。这一下，他更是惊得目瞪口呆，那果然不是梦，杜鹃啼血，殷然入目，自己竟会……

李云龙披上长衫，急忙走出内室，并没见到司马琼，再奔下楼梯，楼下确实有一间下人住的房间，他推开房门，房中尘封已久，她说使女睡在这里，那只是美丽的谎言而已。再走到后面，那是厨房了，也没有她的影子。她会到哪里去了呢？他奔出前院，花树间鸟雀争喧，就是没有人影，再回上小楼，当然还是没见到她的人。

李云龙在感觉上，好似缺少了一样东西，那不是人，而是他的剑也不见了，人与剑俱杳。李云龙这一急非同小可，他找遍了小楼每一个角落，没有就是没有。司马琼她外表文静，温柔，谈吐不俗，人更长得如花似玉，脉脉多情，她怎么会拿自己的宝剑，不别而去？

她若是光为了窃取自己的宝剑而来，她尽可乘自己睡熟之时，悄悄取走，何用献出她最宝贵的贞操？她究竟为了什么呢？他一时陷入困惑之境，为情苦，为失剑更急。

仔细想来，司马琼的来历，也大有可疑。她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里？莫非就是为自己来的？她住到小楼来，莫非就是等候自己？她，莫非是……？她知道自己会到这里来，因此要她在这里等候自己，故意用箫声把自己引来，但她又为什么在昨天那人用霸道毒针偷袭自己的时候，又悄悄告诉自己呢？

她又为什么要取走自己的宝剑？武林中人，莫不喜爱名剑，莫非她对自己这柄剑爱不忍释，逐起了贪念，在取剑之时，又觉得这样把剑取走，太对不起自己了，所以用她最宝贵的贞操来换取自己的宝剑。司马琼，你这是何苦呢？

他左思右想，实在想不通司马琼这样作法，究竟目的何在？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她的人，找到自己的剑。他心中盘算着，找人、找剑，要到哪里去找呢？啊！对了，听司马琼的口音，略带乡音，不是镇江，便是扬州，自己不如先去镇江，再往扬州，正好是顺路。有了目标，他就匆匆下楼，出门而去。

镇江，古名京口，运河和长江，在这里交叉而过，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尤其是苏北货物，多集此转运，商业极为繁荣，几条大街，茶楼、酒肆，更是生意鼎盛。镇江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称，南大街的江山楼，苏扬名点，镇江佳肴，在城里是首屈一指的。

虽然现今辽汉两王的大军南下江南，但是对于镇江的百姓来说是没有多大的奇怪，在他们眼里辽汉两王的军队是朝廷的军队，这次他们南下江南不会想到他们是来占领江南的，还以外朝廷又要对付玉龙帝国才调结辽汉两王的军队南下。

这天午牌时光，李云龙就上了江山楼。这里正当中午，楼上酒客，差不多已有九成座头，人多了，声音就乱哄哄的，有的人在大声谈笑，旁若无人，有的人在“五奎”、“六马”，拉着嗓门吆喝，反正老子有钱吃喝，谁舒得着他，你要清静，就不要上酒楼来。

李云龙跨上楼梯，看看座无虚席，正想回身。酒楼上的酒保，个个眼尖若鼠，客人上来了，岂肯让你悄悄溜走？这时就有一名酒保满

脸堆笑的迎了上来，招呼着道："客官一个人，请到这边来。"他抬着手，鞠躬如也。

李云龙倒不好意思回下去了，问道："还有位子么？""有，有。"酒保陪着笑道："客官一个人，就好商量，那边桌上，是位年轻公子，生得斯斯文文的，一个人占了一席，他交代过不准旁的人和他同席，但客官也是读书公子，就没问题了，客官请随小的来。"说完，就领先走了过去。

李云龙只好跟着从坐满了人的桌子中间，穿行过去。那是临窗的桌子，果然倚窗坐着一个身穿淡湖色长衫的少年书生，独占一席，一手持杯，头却看着楼下，似在欣赏街景。酒保领着李云龙走到桌子横头，躬着身陪笑道："这位公子只有一个人，这时候已经没有别的座位了，就和公子挤一挤吧。"

那少年书生听了酒保的话，不禁作色道："我交代过你……"他随着话声转过脸来，看到了李云龙，本来已经扳下脸孔，大有不悦之色，但目光一对，他发现酒保领来的并不是伧夫俗客，也是一位少年公子，斯文一脉，底下的话，就缩住了，神色一怔，朝李云龙微微点了下头道："没有关系。"

酒保连忙陪笑道："小的知道公子爱清静，不喜欢俗客，所以普通酒客，小的不敢领到公子这桌上来，这位客官也是读书公子，二位可以聊聊，就不会寂寞了。"一面就在少年书生对面，拉开板凳，朝李云龙招呼道："客官请坐。"

李云龙现在看清楚了，这少年书生年龄好像比自己小一两岁，肌肤白嫩，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当真眉清目秀，生得很斯文的样子，一望而知是个出身富贵人家的子弟，只是稍嫌冷傲。李云龙因人家答应同席，连忙含笑拱拱手道："多谢兄台。"就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少年书生冷声道："不用客气。"又自顾自的转过头去，看着街景。酒保等李云龙坐下，巴结的道："小的给客官沏茶去。"转身匆匆走了。一会工夫，那酒保送上一盏香茗，陪笑问道："客官要吃些什么？"

李云龙道："你给我配几式下酒菜，来一角花雕。"酒保连声应是，便自退去。

李云龙因少年书生似是不大爱理人的模样，自然不好和他说话，目光转动，附近几张桌上，都是些商买人，只有右首一张桌子，品字形坐着三个汉子，在他们的空位上，放着两个长形青布袋，分明是兵刃无疑。中间一个看样子是本地人，左右二人是他的客人，多年好友，路过此地，自然要稍尽地主之谊，因此不住的在劝酒劝菜。

第四百二十六章

这三人话声不算太响，但在嘈杂的人声中，还可隐约听到他们的谈话，中间那个主人姓陆，两人都称他陆二哥，左边一个姓邱，右边一个姓张，好像是金陵某一镖局的镖头。因为他们谈的都是些江湖上的事情，李云龙初到此地，自然就要注意聆听了。但听了一会，他们说的都是些镖行中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正好酒保送来酒菜，也就独自斟了杯咱酒，吃喝起来。

忽听邻席的那位做主人的笑道："邱兄、张兄这趟镖既已交了，那就屈留一天，明日再走，午后，咱们游北固山去。"只听姓邱的道："陆二哥不用客气了，自己兄弟，咱们又时常来，怎好老叨扰你的？"

那陆二哥笑道："兄弟在镇江总算有个小小局面，老弟兄来了，喝顿酒又算得了什么？但二位今天都非留下来不可。"姓张的道："怎么，二哥今晚又要拉咱们上如春坊去了？你不怕嫂子的狮子吼？"

"哈哈，二位有兴趣的话，这东道主自然是我兄弟的了。"陆二哥爽朗一笑，接着道："不过兄弟留二位，是因为今晚北固山有一个盛会。"

"盛会？"姓邱的问道："北固山有什么盛会？"陆二哥道："你们总知道从前住在甘露寺下面的铁匠祝老头吧，他以善铸刀剑出名。"

姓张的道："知道，他铸的刀剑，比一般铁铺要好得多，金陵城里几家镖局子用的兵刃，都是到他那里去定的。"

"对了。"陆二哥喝了口酒，说道："祝老头今年六十，今天正好是他花甲大庆，他因那间小铁铺，放不下两张桌子，因此借了甘露寺的东厅，作为寿堂，听说还备了素斋，宴请宾客，不论识与不识，他都欢迎光临。"

"吃素斋？"姓邱的道："这有什么意思？""自然有意思。"陆二哥笑着道："因为今晚这个会，叫做试剑会。""试剑会？"姓邱的道："这名称倒是新鲜得很，只不知他要试什么剑？"李云龙听到这里，不觉停下筷来。

只所陆二哥道：“据说祝老头做了五十年铁匠，铸了上万件兵刃，从今天起，他要封炉大吉，不再替人铸兵刃了。”姓邱的道：“那怎么叫试剑会呢？”

“邱兄就是急性子。”陆二哥道：“你听兄弟说下去，就知道了。”姓邱的道：“好，好，你说，兄弟洗耳恭听。”

陆二哥道：“据说祝老头在这三年之中铸制了三件兵刃，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得意的精心之作，除了有一件，他要传给他徒弟的，余下还有两件，准备当场赠送，不过他要送给合适的人。”

姓张的道：“怎么叫合适的人呢？”“这个兄弟就不清楚了。”陆二哥道：“但据兄弟想来，他这寿筵，既然定名为试剑会自然要试试身手，再送人了。”他口气一顿，续道：“所以兄弟的意思，二位老哥今晚就留下来，下午咱们去游北固山，晚上去叨扰他一顿素斋，看个热闹，二位有兴趣，就当场露一手，说不定就把祝老头两件精心制作的精品带回去，也好留个纪念。”

“有意思。”姓邱的一掌拍在桌上，大笑道：“老张，咱们就留一天，晚上去凑个热闹，你看如何？”他这一掌，拍得很响，笑的也很粗豪。

少年书生不觉转过脸去，厌恶的看了他们一眼，鼻中冷冷哼了一声。李云龙只觉这少年书生微含怒意的时候，很是好看，不由的多看了他一眼。少年书生似有所觉，横过眼来，朝李云龙瞪了一眼，但瞪过之后，脸上又有了轻微的笑意，很快又别过头去。

李云龙看得暗暗好笑，觉得这位少年书生有些未脱稚气，一面取起锡筒，倒了一盅酒，喝了一口夹了一块肴肉，慢慢的吃着，邻桌三人已经站起身往楼下走去。这一阵工夫，楼上食客，也渐渐的少了，李云龙喝了四两酒，脸上已经红得发烧，吃了一碗面，也就站起身来。

少年书生看他只不过喝了一角酒，脸上就红得像关公一样，不禁朝他笑了笑。李云龙很无奈，虽然他好酒，但是他酒喝多了就容易脸红，不过现在李云龙又发观他不但脸含薄怒的时候很好看，笑的时候，更有光风霁月之美，心中更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也朝他报以微笑，点了点头，才转身下楼。

在柜上付了帐，举步跨出酒楼大门，踏上大街，心中只是惦念着同桌的书生，觉得自己和他颇为投缘，后悔方才没和他说话，失之交臂。他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一路走着，心中却想到了刚才在酒楼上听来的活，那个叫祝老头的铁匠今天花甲大庆，要在甘露寺举行试剑会，想来一定会有不少武林中人会到会场上去瞧瞧，自己反正没事，何不也去凑个热闹。(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司马琼取了自己的龙泉剑，会不会在试剑会上凑巧遇上呢？自己第一次到镇江来，趁着半天工夫，逛一逛北固山也好，心中想着，这就转而向北，一路朝北固山而去。

北固山离城北很近，这是一处很出名的名胜古迹，山分前后两峰，前峰临江，悬岩削壁，气象万千，上面有一座古寺，就有甘露寺。寺后有一座梳妆楼，又叫做多景楼，楼前有一只石羊。后峰还有凤凰池，还有许多古迹，就是够你打发半天的时光了。

李云龙背负着双手，潇洒地走在山道上，这时候虽然不是春秋佳日，游山的人可真不少，男女老幼，山径上络绎不绝，这些人好像都是往后山去的。李云龙一个人登上山顶，正好有一座小亭，可以憩足，游目骋怀，真是江山如画。只听身后有人说道："就在这里坐一坐吧。"

另一个道："这真是奇事，凤凰池真会干涸了。"先前一个道："看来祝老头这人不简单，果真还有些门堂。"另一个道："大概是他眼看泉水将涸，所以要封炉了。"李云龙心中忖道："凤凰池干涸，和祝老头封炉有什么相干？"

只听先前一个又道："据说祝老头铸的刀剑，都是用凤凰池里来的水，他经常来汲水，水源枯了，他自然知道了。"李云龙心中暗道："难怪自己在山前遇不少人，原来都是到后山去看凤凰池的人了。"

另一个到："那你怎么说他不简单呢？"先前一个道："他在北固山住了将近二十年，大家只知道他是个铸刀剑的铁匠，大家都叫他祝老头，除此之外，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另一个道："这话倒是不错，那么依你看呢？"

先前那人道："今晚这试剑会，必有缘故，咱们去看了，不就可知道了么？"李云龙站在亭外，走出几步，才回身看去，那两个说话的

人，一看就知练过武的，敢情也是听到试剑会想来瞧的，只是时光还早，才顺道到山顶上来的。凤凰池干涸了，自己倒也该去看看。心念转动，正待举步往后峰行去，蓦地里，只觉眼前一亮，也不由为之一怔。因为正有一个清俊绝俗的美少年朝峰顶上来，是他，正是方才酒楼同席，深憾失之交臂的少年书生。

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李云龙和他对面相遇，望着人家发楞，人家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只看了李云龙一眼，一张匀红如玉的脸上，可瞧不出什么表情来。李云龙略为定了定神，立即含笑抱抱拳道："真巧，又和兄台遇上了。"

少年书生淡谈的道："兄台也在这里？"他依然神色冷淡，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显然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

李云龙虽觉他冷淡，但却从心里升起一种惺惺相惜之情，使他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依然含笑道："这叫做能得相逢，总是有缘。"少年书生"唔"了一声，又没作声。

李云龙忍不住道："在下还没有请教兄台贵姓大名？"少年书生这回倒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但声音还是很冷，说道："白素仪。"名如其人，也一点不俗。

李云龙连忙拱拱手道："原来是白兄，有些像个女人的名字，在下李云龙。""嗯，我的名字是父母起的，我也没办法。"少年书生轻嗯了一声道："李兄，幸会。"李云龙欣然道："兄弟能和白兄在这里遇上，真是难得极了，方才在酒楼上，和白兄失之交臂，兄弟还一直在追悔莫及呢。"

白素仪双目之中闪过一丝异彩，说道："真的？""自然是真的了。"李云龙含笑道："兄弟对白兄的文采风流，心里有着说不出的仰慕之情。"白素仪笑了，他笑得带些喜悦，望了他一眼，说道："萍水相逢，李兄真觉得和我那么投缘？"他笑的时候，就使人有亲切之感。

李云龙道："这大概就是一见如故，我看到白兄，就有结交之心，只是在白兄面前，使我自渐形秽，所以在酒楼上，不敢和白兄攀谈。"白素仪眼中一亮，含笑点头道："我知道，其实我也有和李兄同样的心情。"他也吐露了心声。

李云龙大喜道："白兄原来也是性情中人。"他一时情难自己，一把握住了人家的手。白素仪脸上蓦地一红，但他没有挣脱，只是情急

的道：“李兄松手。”

李云龙急忙松手，只这么一握，他已觉人家的手细嫩纤秀，柔若无骨，但指尖凉凉的，还有点儿轻颤，登时想到她可能是……于是心中暗笑，却不点破，说道：“白兄，对不起，兄弟练过几天武，没把白兄握痛了？”

第四百二十七章

白素仪两眼之中，又闪过一丝异彩，凝望着李云龙问道：“李兄练过武？”李云龙道：“兄弟只是读书不成练剑，练剑也没有多大的成就。”白素仪似乎很感兴趣，笑吟吟的道：“没有多大的成就，那就是小有成就了。”

李云龙道：“小有成就也淡不上。”“这是李兄自谦。”白素仪道：“难怪李兄要来参加试剑会了。”李云龙问道：“白兄也是参加试剑会来的了？”白素仪道：“我只是好奇，酒楼上听他们这么说着，所以也想来看看。”

“如此好极了。”李云龙更是欣喜，说道：“这么说，咱们就有伴了。”两人并肩走进亭子，白素仪回头问道：“李兄府上还有些什么人呢？”不认识他，光看外表，就会觉得此人十分冷傲，但认识了之后，就会觉得他坦率而带稚气。

李云龙道：“很多，我们李家是一个大家族。”白素仪睁大眼睛，问道：“真的？”李云龙目光望着远处，道：“是的，不过我父亲现在只有我一个儿子没有亲兄弟姐妹。”白素仪傍着他的身子，关切的道：“是吗？不过我听说最近江湖上有一个人以叫李云龙，不知道是不是李兄你？”

“呵呵，正是在下，不过白兄可不能把我的名字说出去，现在我用的是李飞的名字。”李云龙道。“李兄放心，我会注意的。”白素仪微微一笑道。李云龙一手扶栏，感激的看着他道：“白兄，你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我想……”

白素仪霎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说道：“你想什么呢？我可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我不会说话。”李云龙脸上一红，说道：“我只是想，我们一见投缘，想和你结为兄弟，白兄认为好么？”

白素仪眸子转动了下，笑着道：“李兄认为好就好了。”“你答应了。”李云龙一高兴，又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白素仪也握住了李云龙的手，只是他的手掌较小，在李云龙的掌心里蠕动、颤抖，但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从心底升上来，他柔顺的道：“我认你做大哥才对。”

“白兄好像是比我小。”李云龙欣喜的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兄弟，真是高兴极了。”“我今年十六。”白素仪缓缓缩回手，脸上有些飞红，问道：“你呢？”“哈哈，那我这大哥是做定了。”李云龙大笑道：“找十七，白贤弟，不，不要带姓，你就是我兄弟咯。”

“大哥。”白素仪仰起脸道：“你为什么要对小弟这么好呢？”“我也说不上来。”李云龙道：“只是觉得和贤弟十分投缘。”同时心中道：如果不知道你是一个女子我才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呢？不过以后自己要注意一些，不能露出手脚来。

两人从交谈到结为兄弟，前后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但他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一样，不，情逾手足。这无他，古人说的，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兄弟，正是两人都交出了心来了。这一阵工夫，天色已经逐渐接近黄昏，一轮夕阳，散出了满天晚霞。

李云龙望望天色，说道：“兄弟，我们可以去了。”白素仪点点头，两人循着山径，走下山顶。

甘露寺是古寺，也是名刹，更是名胜。它一直成为人们心目中佳话的胜地，即使是平常日子，也有不少慕名登临的游客、香客。但平常日子，到了黄昏时分，鸟倦飞而知返，人也倦游而言归了。今天可不同，因为有试剑会的关系，山径上仍有三三两两的人影，朝甘露寺而来，这些人，个个步履轻捷，一望而知都是练家子。

本来，铁匠祝老头并不是出名的人物，他六十大寿，来的客人，顶多是几个亲朋好友，卖浆贩货之流而已，何况祝老头一个人住在北固山，是个连亲朋好友都没有的人。但他在六十大寿这天，举行了试剑会，这试剑会三个字却轰动了镇江城，不，至少已传遍了镇江武林。

镇江可是个大地方，因为商业鼎盛，过往的人多，成为龙蛇杂处之地，光是镇江城中，镖局就有五家之多，另外还有几家武馆。因为铁匠祝老头铸制刀剑，比别家精良，二十年来，信誉卓著，会武的人，对兵刃都特别重视，遇上名剑名刀，都不借重价购买，何况他开这个六十寿辰的试剑会，会上又有他精制的三件兵刃，有两件要当场赠送来宾之言，自然会有许多武林中人不请自来。

甘露寺东厢，是一个大客厅，此时灯火辉煌，左右两边，摆起了十张方桌，每张桌上都放了一把白瓷茶壶，和八个茶盅，备来宾饮用。如今这十张桌子上，差不多全已有人坐着了，大家正在一边喝茶，一边高谈阔论，人声嘈杂，这些都是武人，自然声音洪亮，谈笑豪放，但当李云龙和白素仪二人连袂跨进东厢的一刹那，人声忽然间低了下来。

这是因为走进来的这两个少年公子，人美如玉，并肩行来，一般的俊逸，一般的潇洒，镇江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誉，好像这天下第一江山的灵秀之气，全让他们两给占去了。数十双眼光，一下子全落到了两人的身上，每个人心中都在暗暗忖道："这二位公子哥儿，不知是城里哪一家富贵门第出来的子弟，敢情是听到了试剑会，心存好奇而来。

白素仪脸嫩，被人家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脸上一红，轻轻拉了下李云龙的衣袖，说道："大哥，我们坐到后面去。"两人悄悄走到右边最后一席，桌上已经先有四人坐着，两个是劲装大汉，另外两人一个是秃顶红颧老者和一个黄蜡脸的年轻人。

两人刚刚行近，秃顶老者双目神光充足，望着两人，就含笑道："二位小哥，是读书人，也来参加试剑会？"李云龙笑了笑道："我们是好奇，瞧热闹来的。"

秃顶老者呵呵笑道："对，对，试剑会这三个字，确然使年轻人听了会引起好奇心来，本来老朽也不想来的，是小徒硬撺掇着老朽，非来不可。"他指指身边那年轻人。那年轻人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却是脸如黄蜡好似刚生过一场大病一般，但他一双眼睛，却是乌溜溜的一直打量着李云龙和白素仪，舍不得离开。李云龙道："在下还没请教老丈大号？"

秃顶老者一笑道："老朽姓龙，字飞蝗，小徒姓秦，名畹风（凤），二位小哥呢？"李云龙拱手道："原来是龙老丈，在下李飞，他是……"白素仪没待他话声出口，接着道："我叫李干云。"

"啊。"秃顶老者龙飞蝗笑道："两位小哥原来是贤昆仲，真是珠树成双，人间联璧，幸会幸会。"李云龙谦虚的道："龙老丈夸奖，在下兄书愧不敢当。"白素仪取过两只茶盅，用茶水略为洗了下，倒去，然后斟了两盅茶，把一盅移到李云龙面前，叫道："大哥，喝茶。"李云

龙知道这位兄弟，不大喜欢和俗人说话，也就借着喝茶，转脸朝前面看去。

这时外面天色已黑，后面来的人已把十张桌子差不多都坐满了。现在已有几个香火和尚从第一席开始，端上素斋，另外两个和尚扛来了—大桶白饭。素斋，每桌十盘素菜，做的倒还相当精致，素火腿、素红烧狮子头、宋鸡、素鸭、素糖醋排骨，材料虽然都是素的，但做得和真的一般无二，看来色香味俱佳。

白素仪低低的道："和尚庙里，端出来的既是素斋，就该青菜豆腐本色，吃素，就要心虔，像这样假鸡鸭，虽是素的，但心里就沾上了荤腥，还吃什么斋？念什么佛？如来佛看了，岂不要气胀肚子？"

那秦畹凤接口笑道："是啊，所以佛曰不可说，不可说。"白素仪没有理他，李云龙心中暗道："看不出这黄蜡脸少年，居然熟读经典，想来他读过的书倒不少。"心中想着，不觉回过头去，朝他笑了笑。

这时只听秃顶老者龙飞蝗低低地道："寿翁出来了。"李云龙急忙回目朝前看去，果见一个穿着一件半新不旧蓝布大褂的瘦小老头和—个身躯伟岸的白眉老和尚一同走了进来，十张席上登时有人替寿翁鼓起掌来。

蓝褂瘦小老头朝大家连连抱拳，口中发出尖沙的声音说道："多谢诸位光临，多谢诸位捧场。"他随着话声，和白眉老和尚一同朝中间一席走去。

李云龙细看铁匠祝老头尖头上盘一条像老鼠尾巴似的小辫子，浓眉、小眼、酒糟鼻，嘴唇上留了两撮鼠须，生相猥琐，活像戏里的鼓上蚤时迁。倒是那老和尚白眉下垂，脸色红润，生得方面大耳，一副慈眉善目，法相庄严。

龙飞蝗朝他徒弟低低说道："这老和尚就是甘露寺的方丈法善大师，是一位有道高僧，据说和祝老头是方外至交，他平日除了每月只讲一次经，已经不问尘事，今晚陪同祝老头出来，算是破例了。"

这时祝老头已经走到上首站停，向十席来宾拱着手道："今天是小老儿六十初度，承蒙各位光临，看得起小老儿，小老儿万分荣幸，小老儿到镇江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承蒙老禅师不弃，小老儿在他佛光荫庇之下，平平安安的渡过了二十年。"他说到这里，回身朝法善大师作了一揖。

“阿弥陀佛。”法善大师双手合十，回了一礼，道：“祝老施主好说。”祝老头接着又道：“小老儿是个铁匠，家传的手艺，就是铸造刀剑，小老儿今年到了花甲之年，古人把刀剑说成凶器，所以从今天起，小老儿就封炉了，而且明天，小老儿将有远行，人嘛，既然老了，就该落叶归根……”

第四百二十八章

他目光一扫全厅来宾，又道："所以从今天起，小老儿略备素斋，算是给诸位告别，现在素斋已上诸位先请用斋，用过素斋之后，就是试剑会开始……"说到这里，一手拿起茶盅，向大家一举，说道："小老儿以茶代酒，敬诸位一杯，聊表谢意……"

十席来宾都站了起来，有人大声道："大家敬寿星一杯。"主人和来宾都干了一盅茶。祝老头两手捧着茶盅，连连作揖，口中说着："谢谢，谢谢。"然后他朝法善大师合掌道："大师请坐。"

法善大师还了一礼，含笑道："今日是祝老施主华诞，更何况此地是甘露寺，老衲身为地主，那有上坐之理？应该祝老施主请上坐方对。"祝老头那里肯坐，两人谦让了一阵，法善大师也坚持不肯，祝老头拗不过他，只好坐了首位，法善大师在旁相陪。十桌来宾各自装了一碗白饭，也就用起素斋来。

甘露寺是全国出了名的大丛林，平日游客络绎不绝，到了甘露寺，自然要吃了素斋再走，因此甘露寺的素斋自然也出了名，不但用料上等制作精美，吃来更是美味可口。李云龙吃了两碗，白素仪却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碗筷。

李云龙关切的道："兄弟，你怎么不吃了？"白素仪微微一笑道："我已经吃饱了。"龙飞蝗笑道："令弟身子瘦弱，平日一定挑食，素斋自然不对胃口了。"白素仪没有理他。

龙飞蝗却笑着指指身边的秦畹凤，又道："小徒也是这样，饭量比老朽还差。"秦畹凤目中微有羞意，说道："今晚我吃了满满一碗呢。"又是一个女子，李云龙暗笑。

"一碗就算多了？"龙飞蝗笑了笑道："你没见为师已经六十有七，还吃了三碗呢，素斋嘛，可不是大鱼大肉，转个背肚子就会饿了。"一会功夫，大家都已吃白，几名和尚收过盘碗，抹了桌子，又给大家沏茶。

龙飞蝗摸着胡子，低声道："现在试剑会开始了。"只见中间席上的祝老头果然站了起来，裂嘴一笑道："诸位来宾，刚才的十席素斋，是本寺方丈法善大师送给小老儿的寿礼，也算是替小老儿饯行，因为

小老儿明日一早就要离开这里了。小老头方才向诸位说略备素斋，这是小老儿往自己脸上贴金。素斋既是本寺备的，小老儿不好说粗肴淡饭这些客气，但小老儿还是要向诸位致谢，谢谢光临。小老儿今晚举行试剑会，是因为小老儿在这三年之中，铸制了两把长剑、一柄匕首。小老儿是个铁匠，也是庸庸碌碌的小人物，一生乏善可陈，这几十年来，小老儿铸过不少刀剑，这三件是小老儿封炉之前，最后铸制的三件，说是小老儿一生的精品，那就未免太自夸了，只能说还差强人意罢了。”他说到这里，在座之人已经纷纷鼓起掌来。

“谢谢，谢谢。”祝老头朝大家拱拱手，又道：“小老儿这两剑一匕，各给它们取了一个名称，一名镇山，一名镇江，这是小老儿怀念北固山和镇江的意思，至于匕首，取了紫艾，这是古人诗：紫艾饰吴刀，也存有怀念小老儿在吴地一耽二十年之意……”大家又纷纷鼓起掌来。

祝老头道：“这二剑一匕，除了一柄匕首，小老儿要留赠小徒之外，两支长剑，小老儿预备今晚当场赠送……”众人听过这两口剑还差强人意，那一定是他一生中的精心制作无疑，他说出当场赠送，大家自然又鼓起掌来。

祝老头咽了口口水，又道：“只是剑只有两把，但诸位来宾却有十席之多，这就是小老儿要举行试剑会的原因了，让大家试试剑……”他说到这里，转身从里面捧出来了十柄长剑，往中间桌上一放，又转身往里行去。

白素仪道：“他不是说只有两剑一匕么？怎么捧出十口剑来？”正说之时，祝老头又从里面走出，这回手上捧着的只是两柄带鞘长剑，和一柄绿鲨皮的匕首，却放到了上首，然后回身道：“小老儿说的试剑，并非要诸位试小老儿的新剑，却要诸位试试这十柄剑。”说完，伸手拿起一柄，呛的一声抽了出来。这柄剑在灯光之下，闪着精芒，一看即知也是百炼精钢的松纹好剑。

祝老头接着道：“这十柄剑，也是小老儿所铸，百练精钢……”他又伸手拿起一柄，掣了出来，这两柄剑，同一形式，也闪着同样的光芒，分明是一炉炼出来的了。

祝老头把两柄剑放到桌上，又道：“红粉赠佳人，宝剑送烈士，小老儿铸的剑，谈不上是宝剑，但小老儿却希望送给两位爱剑而又会使

剑的侠士，因此小老儿定了一个规矩，来宾之中，只要有人随便拿上一把剑，能把另外一把剑削断三截，小老儿就奉赠镇山剑，第二个奉赠镇江剑，现在请来宾上来试剑。”

来宾中有人说道：“祝老丈，你应该先把两剑一匕给大家看看。”另一桌上又有人道：“祝老丈要如何削法，应该削给大家瞧瞧才是。”祝老头点头道：“是是是，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他取起放在上首的第一柄长剑，抬目说道：“这口是镇山剑。”

轻轻一按吞口，但听“铮”的一声，抽出剑身，大家都看到剑身色呈淡青，有如一泓清水，经烛火照射，锋芒流闪，一望而知是—柄锋利无比的好剑，大家又纷纷给他鼓掌。祝老头收剑入匣，又取起第二柄，说道：“这口是镇江剑。”

也轻轻一按吞口，也同样听到“铮”然轻震，抽出来的是一柄剑却和镇山剑不同了，镇山剑色呈纯青，镇江剑却是一片莹白，如同白练一般，大概古代的白虹剑，也不过是这样的了，大家不禁又纷纷鼓掌。

祝老头再次收剑入匣，又取起绿鲨皮鞘的匕首，又道：“这是紫艾。”匕首出鞘，大家定睛看去，那匕首长约一尺三寸，隐泛紫光，似是比那两柄剑还要犀利，大家又纷纷给他鼓掌。

祝老头这回没有把紫艾匕收起，就朝大家含笑道：“方才有位来宾提出两柄剑品质一样如何削得断？关于这点，小老儿才说过，宝剑送烈士，就是要送给善于使剑的人。小老儿这试剑会，就是要用两柄品质相同的长剑，把一柄削下三截来，这不是凭剑之锋利，而是要把内功贯到剑上，才可以办得到……”

口气微顿，接下去又道：“至于另一位来宾问小老儿如何削法，小老儿不会使剑，也没练过内功，但小老儿可以表演一手给大家瞧瞧。”他左手随手取起一支长剑，右手执着紫艾匕，含笑道：“小老儿表演的是削剑，既没练过内功，那就要仗着这柄匕首的锋利，才能把剑削断了。”他口中说着，右手匕首随着话声往长剑上削去。

大家耳中清晰的可以听到「嚓」「嚓」「嚓」三声轻响，紫艾匕首毫不用力的就把那口长剑，削下了三截来。他削剑就像卖甘蔗的削甘蔗一样，轻松得很，这回大家都亲眼目睹紫艾匕果然削铁如泥。

不，削铁如泥，削的只是铁而已，他削断的是百炼精钢的长剑。这下看得大家目瞪口呆，全厅都爆起一片爆竹般的掌声。

祝老头放下断剑，又把紫艾匕收入鞘中，然后朝大家拱拱手道："小老儿献丑，现在请来宾上来试剑了。"十席来宾大家窃窃私语，没有一个人上去。

龙飞蝗从腰间取出早烟舒，装了一袋旱烟，「嚓」「嚓」的打着火石，吸了一口烟，朝他徒弟秦畹凤低低的道："三口都是好剑。"

秦畹凤道："依你老人家看，那一口最好呢？"龙飞蝗喷着烟，笑道："如果我老人家有三口好剑，还是传给你的好？还是送人的好？"秦畹凤道："那自然是传给我的好了。"

龙飞蝗呵呵笑道："这就是了。"秦畹凤问道："你老人家是说那口紫艾匕最好么？"龙飞蝗问道："这还用问？"秦畹凤眨眨眼睛，问道："紫艾匕好在哪里呢？"

龙飞蝗道："这三口剑，都是百炼精钢中的精钢，千万件中选一的利器，所谓采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才能炼得成宝剑，他铸炼了几十年刀剑，—点一滴的收集起百炼精英，最后才铸成这三口宝剑，自然是一炉铸出来的了。"

秦畹凤道："我是问你老人家何以紫艾匕最好呢？""是呀。"龙飞蝗吸了口烟，又道："你听我慢慢的说，这三口剑，既是一炉铸出，自然要分先后，火候到了炉火纯青之时，火苗就会透出紫气，这紫气就是从炉内炼冶的百炼精钢中发出来的，名为紫苗，也就是这一炉百炼精钢的精英，精英当然不会太多，它只能铸一柄匕首，所以只铸了一柄短剑，剑身隐泛紫光，其性柔韧，锋能断金。"

李云龙听他说得甚是在行，心中暗暗惊异，忖道："看来此老倒是渊博的很。"秦畹凤又道："那么还有两柄剑呢？"龙飞蝗道："他提炼出一柄匕首之后，炉中还有—炉百炼精钢的精英，再加冶炼，炉火依然纯青，他第二次铸炼出就是镇山剑，其色纯青，柔中有刚，其利切玉。"

秦畹凤道："这么说三剑之中镇江剑最差了。""那也不然。"龙飞蝗道："百炼精钢，愈炼愈精，他虽然取出了紫苗、青苗，但炉中的百炼精钢精英，经过最后两次去芜存精，就现出洁白如玉的光芒，铸成宝剑，钢中有柔，利断百铁，从前的人，认为白纯于青，剑芒以纯白

为上品，漠文帝宝剑词就有白如积雪，利若雨霜的说法，白易古剑诗也有白光纳日月，紫气排牛斗，白色还在紫色之上呢。”

第四百二十九章 尝剑

李云龙拱拱手道："龙老丈渊博，令人不胜钦佩。"龙飞蝗连忙含笑道："李公子好说，老朽山只是摭拾旧闻罢了，怎敢当得渊博二字？"

正说之间，只听前面右首第三桌上，大家哄然叫了起来，有人大声道："易老大是淮南剑术名家，咱们推举易老大上去试剑。"此人话声—出，全桌的人，都纷纷鼓掌叫好。另一个人道："易老大不上去，岂不辜负了大家的美意了？"接着又有人叫道："对，对，易老大不用客气了。"全厅的人经这几个人叫，也纷纷鼓起掌来。

只见从第三桌上徐徐站起一个四十多岁身穿青布袍的中年人，抱拳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荣东文，练过几年武，今晚只是慕名参与盛会，在这许多高人面前，本来不敢献丑，现在蒙诸位老哥爱护，盛情难却，笨鸟先飞，也只是抛砖引玉罢了，试得不成，诸位幸勿见笑。"他这番话说得极为得体，大家又报以热烈的掌声。

荣东文在掌声中离座走出，往上行去。龙飞蝗又道："淮南易家倒确是有名的剑术世家，当年有八手剑之誉的易淮德大概是他的祖父辈了。"他对武林人物掌故，似是极熟，说来如数家珍。

荣东文走到上首，朝祝老头拱拱手道："在下献丑。"祝老头连忙还礼道："大侠客气。"

荣东文右手取起一支长剑，左手也随手取起一支，然后正身凝立，缓缓纳了一口气，缓缓举起右手，大家看他举剑之时，剑尖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可见他已把内劲运集到剑身之上了。大厅上一时之间，人声顿寂，几十双眼睛，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

只听荣东文口中开气吐声，大喝一声，右剑疾落，朝左手长剑剑尖上砍去。「当」火星飞溅，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余音缭绕，嗡嗡不绝。大家定睛看去，他左手长剑依然丝毫无损。这下，荣东文一张小方脸登时涨得色若猪肝，放下双剑，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自知不行，当真献丑了。"说完，回身退下，他自知无趣，自然不好再行回座，迳自往门外行去。

龙飞蝗呼着烟，微微摇头道：“淮南荣家的后人，连一口气都注不上剑，八手剑算是没有传人了。”这自然是行家的话，真气若是贯注上剑身，剑尖就不该乱颤的了。

这时又有一个身穿蓝褂的汉子起身朝上面行去。这人李云龙一眼认出他正是中午坐在邻桌喝酒的邱姓汉子，他口发狂言，举手拍着桌子大笑，白贤弟还瞪了他一眼呢。那姓邱的汉子走到上面，朝祝老头拱拱手道：“兄弟邱秉昆，也来试试。”

说完，一双手掳袖子，露出毛茸茸的一双粗腕，伸手取过两柄长剑，然后站了个马椿，双手缓缓从胸前提起，左手横剑在下，右手执剑往下就砍。剑剑相掣，自然会发出「当」的一声金铁交鸣，光听他这声剑鸣，只是金铁掣撞，就没有方才易传准的清越激鸣之声，自然更没有砍断了。

没砍断剑，邱秉昆脸上也当然会红，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右手依然接二连三的连砍了五六下，一阵「当」「当」连响之后，剑依然没断。邱秉昆也自知无望了，红着脸站起，笑道：“祝老丈每一柄剑都是百炼精钢铸的好剑，兄弟不成。”

放回双剑，回身走下，他并没走，依然回到座上坐下，只是摇头，他当然不肯走，要看看谁能真的把剑削断。

天下任何事情，只要有人开了头，就会有人接着上去，不论上去的有没有把握，反正是试剑会试试无伤大雅，碰个运气也是好的。何况前面已有两个人也没削得断，削不断也并不丢脸了。于是继邱秉昆之后，接着又上去了三个人，自然没有一个削得断的，这三人也并没退出，依然回座坐下。厅上有这五个人先后上去丢了脸回下去，大家勇气也随着消失了，没有人再敢自不量力。

白素仪偏头望望李云龙，说道：“大哥，你也去试试咯。”李云龙正因自己失去了龙泉剑，手头没有适合的兵刃心中也有些跃跃欲试，一面说道：“我只怕不行。”

龙飞蝗口中咬着烟嘴，忽然放下旱烟舒，开口笑道：“李公子去试试有什么要紧，年轻人要有大无畏的精神，镇山剑剑中精英，千金难求，老朽相信你可以得彩，快上去吧，老朽给你鼓掌。”说完，果然拍手鼓起掌来，秦畹凤和同席两个汉子也跟着鼓掌。

全厅的人，正在沉默之际，忽听后面席上有人鼓掌，大家纷纷转身看来。白素仪道：“大哥，快站起来呀，走小弟陪你上去。”李云龙脸上一红，只得站起身来，举步走出，白素仪也紧跟着站起。

秦畹凤也很快站起，朝他师父龙飞蝗道：“我也去。”龙飞蝗朝他含笑点了点头。

李云龙举步朝上面行去，他后面紧随了白素仪和秦畹凤两人。大家眼看这回走上去的竟是—对玉面朱唇，英俊潇洒的美少年，瞧他们文绉绉的书生模样，也要上去试剑。天底下，总是面貌英俊的人，会占到便宜，厅上众人不但没有笑他们不配，反而纷纷鼓起掌来，李云龙和白素仪经过的几张席上，几乎是掌声如雷。

祝老头看到三人同时走了上去，连连拱手道：“欢迎、欢迎。”李云龙拱手道：“在下李飞，一时见猎心喜，不揣愚昧，上来一试，只怕学艺不精，也未必能削得动。”(手机阅读Ｓdxsｗ．com）

“李公子好说。”祝老头含笑道：“这是试剑会，大家都可以来试，这二位是……”白素仪道：“他是我大哥，我叫李干云。”秦畹凤也斯文的抱了抱拳道：“我叫秦畹凤。”两人说完，就并肩站到了边上。

李云龙又朝坐在一旁的老和尚法善大师行了一礼，才伸出双手，从桌上取起两柄长剑，随手拈了拈，就面向大家，含笔说了声：“献丑。”也不运气作势，依然面含微笑，举起右手长剑朝左手执着的剑上削去。

厅上众人看他连运气都不会，举剑就削，心中还暗暗窃笑：“这样这位公子哥儿，也要上去试剑？”

“嗒”，这一声轻响就和方才“当”的声音不同，但“嗒”的一声之后，大家又听到了“当”的一声轻响。这一声“当”，可不是两剑互相撞击发出来的声音，而是剑尖堕地之声，他真的一下就把剑尖削下来了。刹那之间，全厅之人情不自禁的纷纷热烈鼓起掌来。

白素仪眼中闪起喜喜悦的光芒，和秦畹凤二人也热烈的鼓着掌。李云龙等大家一歇，脸含笑容，右腕轻颤，又是“嗒”、“嗒”二声，削下了两截剑身，又是“当”“当”两声，断剑落到了地上。白素仪喜得叫道：“大哥，恭喜你，成功了。”厅上众人看他轻描淡写，毫不费力的削断了三截，掌声更是像春雷般响起。

祝老头目中闪着异彩，拱手含笑道："恭喜李公子，镇山剑有幸，终于得到了明主，小老儿也深感欣慰了。"说罢，拿起镇山剑，双手递过。李云龙伸手接下，说道："老丈厚赐，在下拜领了。"

白素仪道："大哥，我也试试好么？"李云龙听得暗暗一怔，他并不知道这位新结交的美女也会武功，一面含笑道："兄弟要试，自然是好，我预祝你也能得到镇江剑。"

白素仪朝他深深一笑道："谢谢大哥，我们兄弟两人，各得一柄，才公平呀。"他走前两步，伸手取起李云龙刚才用过的两柄剑来，一柄已经削断了三截，只剩下半支断剑。

他也学李云龙的样，转身面向大家，也不运气作势，左手横执断剑，右手举剑便削。这回，大家因有李云龙削剑在前，他们是兄弟咯，谁也不敢轻视他了，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他双手之上。白素仪动作比李云龙还快，但见剑光连闪，大家耳中同时听到"嗒"、"嗒"、"嗒"、"当"、"当"、"当"连接的声响果然也同削下了三截剑身。

兄弟二人，同样俊逸，同样表演了一手，这是何等难得的事，众人又热烈的鼓掌叫好，白素仪把长剑和半截断剑放回桌上。李云龙已喜是眉飞色舞，一把握住了他右手，说道："兄弟，恭喜你，你也成功了。"

白素仪脸上红红的，目中神彩闪动，轻笑道："这是大哥给我的鼓励。"秦畹凤目光中也露出欣喜之色，说道："恭喜泷兄啦，镇江剑也有主人了。"

祝老头又取起镇讧剑，含笑道："真是难得，泷公子贤昆仲珠树成双，同得镇山、镇江二剑，小老儿但愿二位善自珍惜，以此利器，行侠扛湖，为人间扫除不祥。"说着把剑递给了白素仪。

白素仪接过剑，脸上微红，说了声："谢谢祝老丈。"这时秦畹凤道："还有我呢。"他没待祝老头多说，一闪身，伸手从桌上取起白素仪用过的长剑，和那把已被削断过六截，还剩下一尺多长的断剑，右腕一振，像削黄瓜一样，朝断剑上削去。他削得和白素仪一样快，但听"嗒"、"嗒"、"嗒"、"当"、"当"、"当"一阵连响，三截剑身，应剑削落。

李云龙、白素仪没想到自己同桌的黄蜡脸少年居然也有这般功力，方自怔得一怔，立即替他鼓掌。大家眼看上去的三个少年都能手法俐落，削断剑身，掌声更是雷动。李云龙含笑道："秦兄好俊的功夫。"

秦畹凤放回剑，朝他笑笑道："李兄过奖了。"祝老头道："秦公子，可惜小老儿只有两柄剑，你虽削断了剑，小老儿抱歉，无以为赠了。"李云龙忙道："祝老丈，不要紧，在下这柄剑，送给秦兄好了。"祝老头看了他一眼，不觉喑喑点头。

第四百三十章

秦畹凤道："我拜祝老丈做师父，不就是老丈的徒儿了么？""哈哈。"祝老头大笑了一声，一双豆眼盯着秦畹凤打量了一阵，才摇摇头道："小老儿不能收田公子为徒弟。"

秦畹凤问道："为什么呢？"祝老头耸耸肩，笑道："秦公子只能拜在小徒门下当徒弟，还差不多，若是拜小老儿为师，小老儿亏就吃大了。"秦畹凤道："你怎么会吃亏的呢？"

祝老头道："因为小老儿和秦公子的令祖是朋友，秦公子若是拜小老儿为师，小老儿不是矮了一辈了么？吃亏的事儿，小老儿划不来。"李云龙看得暗暗纳罕，人家在试剑会开始，就已说得清清楚楚，紫艾七是留给徒弟的，照理秦畹凤就不该问他要紫艾七。等人家再说要留给徒儿的，他又要拜人家为师，这岂非迹近胡闹？但再听祝老头口气，又好像认识秦畹凤的祖父。

"哈哈。"这声大笑，笑得苍劲，起自十席来宾的后面一席，正是龙飞蝗发出来的，他已随着笑声，从座上站起，往上面走来，一手执着旱烟舒，朝祝老头拱拱手道："祝老哥一别二十年，你居然认得出兄弟的小孙子来。"

李云龙暗道："原来秦畹凤是他孙子，他方才还说是他徒弟哩。"祝老头也呵呵一笑道："是龙老哥，真是久违了。"龙飞蝗喝道："畹凤，还不快给师父磕头？"秦畹凤果然依言朝祝老头跪拜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八个头，口中说道："师父在上，弟子秦畹凤给你磕头。"

祝老头道："龙老哥，这是怎么一回事？"龙飞蝗大笑道："这是你老哥二十年前亲口答应的，不论我那媳妇生男生女，都要拜在你门下，可是忘了么？"

祝老头点点头道："兄弟说过这话。""那就是了。"龙飞蝗掀须笑道："所以兄弟特地送小孙子到金陵来拜师的了。"祝老头为难的道："龙老哥，兄弟是说过这话，只是现在只怕不成……"

龙飞蝗道："为什么？"祝老头望望厅外，说道："因为跟兄弟要债的人已经来了。"

厅外，施施然走进三个肩披紫短氅，身穿青布劲装的彪形汉子。这三人全都都浓眉粗眼，年在四旬以上，眉目之间有着一股膘悍之气，一望而知练的是外门功夫，而且不是善良之辈。中间一个冷然道："祝老头，咱们堂主快要驾到，你尽在这里说着废话，还不快出去迎接？"

祝老头神色微变，朝龙飞蝗祖孙拱拱手道："龙老哥，你和令孙先请回座吧。"接着又朝十席来宾连连抱拳道："诸位来宾，今晚多承光临，小老儿万分感谢，现在试剑会至此结束，诸位都请回去吧，小老儿在此恭送大驾。"说完，又朝大家连连抱拳鞠躬。

十席来宾差不多全是镇江城中的武林同道，和许多路过镇江的友好，相约而来，他们已经听出祝老头的口气，这三个紫氅大汉不是好惹的人物，谁都不愿多事，闻言纷纷站了起来。"坐下。"那中间的紫氅汉子声若洪钟，大声喝道："在咱们堂主来到之前，谁都不准移动。"

祝老头神色微沉，抱拳道："三位朋友这话太过份了，贵堂主要来，和这些来宾，有何关系……""别噜嗦。"中间汉子不耐烦的嘿了一声道："祝老头，堂主快到了，你还不出去迎接么？"

祝老头呵呵一笑道："贵堂主是给小老儿拜寿来的，那有寿翁出迎之理？"龙飞蝗祖孙仍然站在上首并未退下。李云龙不愿多事，悄声道："兄弟，咱们先回座去。"白素仪好事，不愿的道："大哥，咱们站着看一回咯。"

只听门口有人大声喝道："堂主驾到。"紧接着又有两个紫氅大汉急步走入，在门内分左右站立。先前的三个大汉也急忙退到边上，凛然而立。

就在此时，只见从厅门外大步走进一个身披紫色大氅，中等身材，脸型瘦削，双颧突出的老者。此人年约五十六七，颏下留着数寸长的一撮稀疏黄髭，面目冷森，目光一掠，朝厅上众人还皮笑肉不笑的微微点了下头。大家虽不知此人是谁，但光瞧他这份架势，谅来必是大有来头的人，一时之间，全厅登时肃静无哗。

紫氅老者此时才朝祝老头拱拱手道："兄弟找了祝老哥多年，直到前几天，才知道你老哥隐居北固山，总算给兄弟找到了，听说今天还是祝老哥的哗诞，兄弟赶来，正好给你老哥拜寿。"

许多人心里在想：“那三个大汉来势汹汹，原来他们是老朋友。(手机阅读ＳdXsw.com）”

祝老头呵呵一笑道：“姚老哥居然一直没忘记老朽，真是难得，姚老哥现在是白血帮的堂主，这拜寿二字，老朽可担当不起，有什么赐教，倒是不妨明说。”

众人听他说出这姓姚的是白血帮堂主，不由得大吃一惊，暗道：“这五个大汉和姓姚的身上，全部披着紫氅，早该认他们的来历了。”

原来白血帮崛起江湖，虽然只是近几年的事，但他们几乎把扬州江湖黑道高手，全都网罗了去，声势之盛，江湖上人只要一提起白血帮三字，无不谈虎色变。这紫氅老者居然还是白血帮的堂主，那么这铁匠祝老头，大概也不是寻常人了。

“哈哈。”紫氅老者大笑一声道：“祝老哥说得是，自从二十年前，兄弟蒙祝老哥手下留情，削去了兄弟左手一指，这份盛情，二十年来，兄弟一直耿耿队在心，原意苦练十年，再来讨教祝老哥的飞雪剑，设想到一晃就是二十年，始终没找到祝老哥，等到兄弟找到祝老哥，敝帮总堂却指令兄弟尽弃前嫌，务必把祝老哥请到，还望祝老哥卖兄弟一个面子，屈驾一行。”座上众人听到这里，不觉又是一怔。

飞雪剑卓一绝，名满武林，难道铁匠祝老头，会是飞雪剑卓一绝？不错，卓、祝，同音，他是故意化了名，隐居于此的了。祝老头听了紫氅老者的话，呵呵一笑道：“姚老哥要老朽到哪里去？”

紫氅老者道：“自然是敝帮总堂了。”祝老头拱拱手道：“姚老哥请覆上贵帮总堂，老朽年纪大了，今晚备下十桌素斋，就是向镇江城的朋友告别，打算回到故乡去，人老了，总要叶落归根。”

“卓老哥，这怎么成？”紫氅老者道：“你就是不看姚文昌的薄面，也总是敝帮总堂来请的，卓老哥花甲初度，正是是盛年，说什么也要去敝帮总堂一行。”他这下说出了自己的名号，更使大家暗暗一惊。

原来这紫氅老者竟是阴阳判姚文昌，此人在黑道上，可说名头极响，也有人叫他九指判官，因为他左手食指少了一节，故有九指之名，他那节食指，原来竟是给飞雪剑削断的。

卓一绝（祝老头）道："贵帮要老朽去做什么？"姚文昌（紫氅老者）道："总堂只要兄弟务必把卓老哥请到，至于有什么事，兄弟就不清楚了。"

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道："还有，总堂交代兄弟，卓老哥去的时候，还请卓老哥把花了二十年时间，去芜存菁，精心锻炼铸制的三柄宝剑，也一起带了去，卓老哥要多少报酬，敝帮可以完全照付。"

李云龙听得一怔，暗道："原来这三柄剑，卓老丈竟花了二十年功夫才炼制而成的，这就是了，他炼制二十年刀剑，是把百炼精钢的精华留了下来，再经过千锤百炼，一再锻炼，才铸成了二剑—匕。"

"很抱歉。"卓一绝抱抱拳，笑道："这更不行了，这三柄剑，老朽都送了人了。"姚文昌道："卓老哥送给了谁？"

卓—绝道："老朽今晚举行试剑会，两柄长剑，送给了两位年轻朋友，一柄匕首，则是留给小徒的，刚才也拜了师。"刚才也拜了师那是指秦畹凤了，他本来孑然一身，根本就没有徒弟。秦畹凤听得大喜，那双灵活的眼睛中，闪过了喜悦的光彩。

姚文昌目光冷冷的一瞥李云龙、白素仪两人，问道："就是他们两个？"白素仪也冷冷的道："是又怎样？"秦畹凤接口道："还有我。"姚文昌脸上没有笑容，也并不生气，他一手摸着黄髭，神情冷漠的道："你们留下长剑，可以去了。"

白素仪斜睨了一眼，微哂道："你说什么？"姚文昌脸色一沉，说道："老夫要你们留下宝剑，可以走了。"白素仪扳着脸孔，说道："你凭什么要我们留下宝剑？"姚文昌怒笑道："就凭这话是老夫说的。"

"那好。"白素仪—抬手道："姓姚的，你把身上这件紫氅留下，可以走了。"姚文昌听得勃然变色，沉笑道："好小子……"卓一绝怕两个年轻人吃了亏再说初生犊牛不畏虎，白血帮在武林中声势正盛，怕他们意气用事，连忙劝道："贤昆仲……"

他底下的话还没出口，白素仪一闪，就欺到了姚文昌面前，冷喝道："姓姚的，本公子要你把此氅留下，已经对你很客气了，你还敢出口伤人，狗胆倒是不小。"挥手一掌，"啪"的一声，端端正正掴在他左颊之上。

姚文昌明明看他右手掴了过来，就是没来得及躲闪。他是堂堂白血帮堂主，被一个年轻小伙子掴上了一个耳光，这还得了？目光一瞪，射出两道冷森的寒芒，盯注着白素仪，怪笑一声道：“好小子，你……”

第四百三十一章 分道

白素仪已经收回手去，冷哼道：“天底下，讲的是一个理字，我和大哥在试剑会上，承蒙卓老丈以双剑相赠，他送给了我们，就是我们的了，你凭什么要我们留下双剑？难道白血帮在江湖上，就是这样不讲理的么？”他占了一个“理”字，俗语说得好，有理天下通行，无理寸步难行。

姚文昌在白血帮是一名堂主，但这个堂主，只是总堂下面的三个堂主之一，地位说低不低，说高也不算太高，他如果有损白血帮的令誉，可也是担待不起的。他听得不觉连忙陪笑道：“公子教训得极是，敝帮在江湖上，能有今日的声誉，自然是最讲理的了，在下方才并不知情，还望公子原谅。”他挨了一记耳光，居然前倨后恭，讲起理来。

这一下看得卓一绝心中暗暗纳罕，忖道：“这话不象阴阳判姚文昌平日为人，这是怎么一回事？”白素仪冷冷一哼道：“这还差不多，那你还要不要我们留下剑了？”“不敢。”姚文昌连忙拱拱手道：“在下方才实是误会，卓老哥既已把两柄宝剑送给了二位公子，怎好再要二位公子留下？”

白素仪孥眼朝李云龙笑了笑道：“大哥，人家既然不要我们把剑留下了，我们大概可以走了。”姚文昌连连点头道：“是，是，二位公子只舒请便。”白素仪道：“大哥，我们走呀。”

李云龙经白素仪这么一说，只得点点头，朝卓一绝拱手道：“卓老丈厚赐，小生兄弟那就告辞了。”接着又朝坐在上首的法善大师和龙飞蝗祖孙拱手，才和白素仪一同步出大厅。秦畹凤一双明亮的眼睛只是看着李云龙，一直望着他后影在大厅外消失了，他还似依依不舍的望着门外黝黑的天色发楞。

姚文昌等李云龙、白素仪二人一走，他的堂主的架子又端了起来，深沉的目光，掠了一下十席来宾，一挥手道：“诸位现在可以走了，只是今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诸位走出厅门，最好就把它忘了，若是敢有半句泄露的话，诸位必然会想到它的后果，应该是如何严厉的了。”他对白素仪讲理，对这些来宾却又不讲理了。

十席来宾自然都知道白血帮的历害，大家谁也不敢作声，纷纷离座。卓一绝连连拱手道：“诸位好走，老朽谢了。”姚文昌目光一注龙

飞蝗，嘿然笑道："这位大概是和卓老哥齐名的雪中指秦老哥了，今晚真是幸会。"

龙飞蝗呵呵一笑："姚老哥好说，老朽更名龙飞蝗，已有多年没在江湖走动，今晚是送我小孙子拜师来的。"

姚文昌又瞥了他身边的秦畹凤一眼，点头道："卓老哥的飞雪剑，确是武林一绝，令孙能拜在卓老哥门下，可喜可贺……"接着又朝卓一绝拱拱手道："卓老哥，兄弟还是一句老话，要请你老哥赏个薄脸，这是敝帮诚意相请，卓老哥也总听说过，敝帮决定之事，是从不更改的，也没人可以更改，还请老哥三思。"他这番话，软中有硬，也暗寓威胁之意。

卓一绝一笑道："贵帮盛意，老朽至为感激，只是贵帮找老朽何事，连姚老哥都说不出来，要老朽如何答复呢？"姚文昌已有不耐之色，道："卓老哥只要知道是敝帮奉邀就好了，去与不去，一言可决，何用藉词推宕？"

卓一绝勃然作色道："姚老哥奉贵帮总堂之命，是来邀请老朽的？还是来绑架的？若是邀请，老朽就得有考虑的余地，若是绑架，那就不用多说，直截了当的动手，把老朽绑去就是了。"

龙飞蝗道："姚老哥，这样好了，贵帮邀请卓老哥，自然是一番好意，老朽觉得还是让卓老哥考虑考虑，再作答复何如？"姚文昌道："秦老哥的意思，卓老哥几时才能答复？""老朽现在已经更名龙飞蝗了。"龙飞蝗道："这样吧，卓老哥明天再行答复，如何？"

姚文昌道："你龙老哥愿意作保么？""哈哈。"卓一绝怒笑一声道："姚文昌，难怪你要给李二公子打了一个耳光了，你这话简直放屁，我卓一绝为什么要人担保，既然龙老哥已经说出口了，我就依他的，你明天中午来听答复，现在快些给找走吧。"

姚文昌方才当着众人挨了一记耳光，硬是不敢发作，闷在肚子里，他可不是什么讲理的人。如今听了卓一绝的话，不禁脸色大变，厉笑一声道："卓老哥，兄弟是奉命行事，你瞧不起兄弟，那就是瞧不起敝帮了。"

"阿弥陀佛。"坐在上首的法善大师口中低喧一声佛号，合十道："姚施主请听贫僧一言，龙施主既然打了圆场，说出明日中午再作

答复，姚施主就该卖个面子给龙施主的了。”姚文昌沉声问道：“大和尚是什么人？”

法善大师一手提着十八颗檀木念珠，缓缓的拨着，含笑道：“贫僧法善，忝为本寺住持。”姚文昌看他拨动念珠，那串檀木念珠上，还挂着一小方镌有「佛」字的紫金如意牌，心头不禁暗暗一怔，这紫金如意牌来头可不小，那是静光寺长老身份，才有这方金牌。

姚文昌只是白血帮总堂底下的一名堂主，自然不好开罪一个静光寺的长老，尤其雪中双杰，也不是好惹的人，这就含笑抱拳道：“大师说得极是，龙老哥说的话，在下自当尊重，那好，卓老哥，兄弟明午再来听老哥的答复，老哥好好考虑考虑，兄弟告退了。”说完，略一拱手，转身往外行去。那五个短氅汉子，跟在他身后，像一阵风般退了出去。

秦畹凤道：“这姓姚的好横，师父，依了我，早就出手教训他了。”龙飞蝗叱道：“你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怎可如此口发狂言？你可知道对付一个姚文昌，并没什么，但白血帮的势力，遍及扬州江湖，你能惹得起？”秦畹凤低下头，没敢作声。

卓一绝含笑道：“龙老哥远来，今晚请到蜗居权宿—宵，也可一叙契阔，咱们这就走吧。”一面朝法善大师拱拱手道：“多承大师盛情，在下感激不尽。”法善大师合掌还礼道：“老施主和贫僧方外论交，这么说岂不见外了？”

卓一绝拿起桌上紫艾匕，双手郑重的递给了秦畹凤，说道：“徒儿，这柄剑为师传授与你，希望你善自珍惜，莫辜负了为师二十年苦心。”秦畹凤喜心倒翻，急忙双膝一屈，跪了下去，双手接过，说道：“弟子决不有负师父的期望。”

卓一绝点头道：“有你这句话就好，起来吧。”三人别过法善大师，出了甘露寺，卓一绝道：“龙老哥今晚怎么会找来的？”

龙飞蝗呵呵一笑道：“兄弟先听酒楼上传说着凤凰池突然干涸，后来又听说一个姓祝的铁匠铸制了三柄剑，今晚在甘露寺举行试剑会，两者联起来，就可想到那凤凰池的干涸，必然和炼剑有关，能因炼剑而致灵泉干涸，必然是炼剑名师无疑，当今之世，称得上名师的，那就非你卓老哥莫属了。”

卓一绝大笑道："知我者龙兄也。"龙飞蝗大声笑道："这就是雪中双杰咯。"卓一绝点头道："所以你要小孙子拜我为师，哈哈，秦始皇并吞六国，你居然要你小孙子来个并吞双杰了。"

龙飞蝗忽然轻唉一声道："兄弟带着小孙子来找上你老哥，也是不得已的事……"卓一绝口中"啊"了一声，他听出龙飞蝗话中另有文章，不禁回过头去，正待问话。

只听龙飞蝗问道："卓兄炼了二剑一匕，怎么会把凤凰池水吸干的呢？"卓一绝是老江湖，自然听得出龙飞蝗这是故意乱以他语，心中暗道："莫非他有什么话，不愿当着小孙子说出来了？"

一念及此，立即轻轻一笑道："这凤凰池下，原有一处泉眼，这是山川灵气所钟，炼剑的水，就是要有灵气，尤其在每日子夜，是清轻之气始生之际，兄弟在这里淬炼三口宝剑，花了二十年功夫，已把泉中灵气尽行吸收到剑上，泉水本已缺乏灵气，但山不至于干涸，据兄弟的估计，再有一个甲子，这灵气方可恢复……"

秦畹凤好奇的道："那么怎么会干涸的呢？"卓一绝轻轻叹了口气道："这要怪我太大意了，凡是一口宝剑，快到炼成之时，剑气必然会冲霄直上，所谓剑气冲牛斗者是也，因为我在此炼剑，不愿使人知道，每逢剑气快要升腾之际，我就功贯剑身，举剑向池，把剑气逼入水中，最后一次，我炼紫艾匕时，剑气已到了十二分火候，一时控制不住，这也只能说我的功力修为不足以驾御剑气，也可以说紫艾匕的剑气太强了，剑气骤发，一下穿破泉眼，当晚水势暴发，有如山洪，一泻尽泄，从此就日渐干涸了。"说话之时，已经到了山腰间的小茅屋门口。

卓一绝开了门，点起一盏油灯，让龙飞蝗祖孙入屋，一面说道："龙兄，你们祖孙俩坐一坐，兄弟去拿些酒菜来。"秦畹凤道："师父，弟子去帮你拿。"

第四百三十二章

“那倒不是。”卓一绝笑了笑道：“这些酒菜，本来是兄弟替我自己准备的。”他取过两只饭碗，拍开酒坛上的泥封，用口吹了口气，吹去坛口碎泥，各自倒一碗。“师父。”秦畹凤问道：“怎么是给你自己准备的呢？”

卓一绝道：“为师今晚这试剑会，就是为了觅一个徒儿的心念，打算把紫艾匕传给他……”秦畹凤道：“这和喝酒有什么关系？”“自然有了。”卓一绝取起大碗，说道：“龙兄，来，咱们先喝酒。”说完，喝了一大口，才咂咂嘴角，又道：“为师方才不是说过么？打算明天就离开这里，为师既要离开这里，我今晚新收的徒儿，就用不着跟我一起走……”

秦畹凤道：“为什么呢？”卓一绝用手抓了几粒花生米，丢入口中，慢慢咀嚼了一阵，接着笑道：“为师可不是真正的收徒儿，说得明白些，为师只是替紫艾匕找—个主人，替我飞雪剑找一个传人，如此而已，他自然用不着跟我走了。”

他不待秦畹凤再问，接下去道：“为师准备了一坛酒，就是独自—个人喝的，这坛酒，足可消磨一个晚上了，有一个晚上，学为师的飞雪剑，大概也可以粗通诀要了。”龙飞蝗含笑道：“卓老哥当时看上的大概是那个叫李飞的小兄弟了。”

“不错。”卓一绝道：“那姓李的兄弟二人，尤其是哥哥，英气内敛，眉目轩朗，不但一身武功不错，宅心更是光明磊落，他年必是武林后起之秀。”“英雄所见略同。”龙飞蝗点着头呵呵笑道：“卓老哥眼力不错，若要收徒，换了兄弟，也会属意姓李的哥哥了。”

秦畹凤道：“难道他弟弟差了么？”龙飞蝗道：“当然也并不差，只是和他哥哥比起来，眉宇之间就缺乏英飒之气，而且因为他是弟弟的关系，未免有些骄纵惯养。”卓一绝道：“对极了，龙老哥说的一点也不错。”

龙飞蝗喝了口酒，抬目问道：“卓老哥，那么我这小孙子呢？”卓一绝道：“令孙脸上戴了面具，兄弟如何看得出来？”龙飞蝗回头道：“秦畹风（凤），你现在可以把面具拿下来，给师父看看了。”秦畹凤眼中微有忸怩之色，但依然取下了面具。

卓一绝只朝他看了一眼，口“唔”了一声，问道：“他已经学会你老哥的雪中指了？”龙飞蝗道：“不瞒老哥说，小孙身体单薄，大概只学得六成火候。”“很好。”卓一绝站起身道：“龙老哥且请在这里独酌一回。”一面朝秦畹凤招招手道：“徒儿，你把面具戴上了，随为师来。”说完，转身往后面行去。

龙飞蝗心知卓一绝要传小孙子的飞雪剑了，这就吩咐道：“畹凤，你还不快随师父进去？”秦畹凤答应一声，戴上面具，一手拿起紫艾匕，急忙跟着往里行去。

里间，是一个狭小的厨房，除了一座土灶，就没有什么东西。卓一绝也没点灯，光线只是从前面透进来的一点灯光，初时秦畹凤跟着走入，几乎看不见物事，慢慢的总算依稀可以看清一些了。

卓一绝随手捡了一段七八寸长的松柴，说道：“为师这就教你一式飞雪剑，这一招可以说是集剑术中的奇奥之学，虽非为师研创，也是为师的师祖历代传下来的独门功夫，为师花几十年精力，所悟解的变化，也只有三个，一旦使出来，很少有人能够破解。”

秦畹凤心中暗道：“原来飞雪剑只有一招，三个变化。”卓一绝道：“现在你看仔细了。”他缓缓把手中松枝在掌上一竖，轻巧的向外推出，接着又道：“这一招看去简单，实则包含了许多变化，但为师只研悟了三个变化，在江湖上已博得一绝之名，你必须熟记住这三个变化，才能发挥出飞雪剑的威力来……”他手势一翻一覆之间，松枝就划出了三个不同角度的攻势。

因为他松枝划得很慢，所以秦畹凤很容易看得清楚。卓一绝一面比划，一面口念着四句口诀，每一句都把要点讲解得极为详细。秦畹凤先前只觉剑招只有一式，现在用心凝听，渐渐就觉得这一式剑招，果然极为博大精探，自然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牢记在心。

卓一绝传完一招剑法，就随手把那段松枝递过来，说道：“你一个人慢慢在这里练习吧，记住，紫艾匕锋利逾恒，你在设有练熟这一招这前，千万不可使用，为师要和你祖父喝酒去了，如有不懂或难解之处，再来问为师好了。”说完，举步往外行去。

秦畹凤等师父走后，就一个人依样葫芦练习起来，他先前看师父示范，好像甚是简单，这回自己练习起来，竟然一无是处，越练越觉不对。再细诵口诀，和思索方才师父讲解过的每一句话，又分明丝毫

没错。他是个内心倔强之人，师父教他的口诀一句没忘，自然不肯跑到前面去问师父，只是一个人冥思玄索，摹拟着师父方才教自己的招式，一丝都不肯放过，一遍又一遍的演练着。

前面，灯蕊已经结了一个大如意，雪中双杰卓一绝和龙飞蝗在大碗喝酒，低声交谈。卓一绝抬目道："龙老哥，你方才说带着令孙，来找兄弟，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究竟你遭遇了什么困难？"

龙飞蝗竟然轻轻叹息道："老哥不出江湖已有二十年之久，兄弟改姓埋名，也有十六年了，兄弟现在不是改姓龙了么？"卓一绝惊异的道："老哥是避仇，还是……"

"都不是。"龙飞蝗道："我是在侦查一件事，这件事和小孙关连甚大，他……"他突然改以传音入密和卓一绝说话。卓一绝听得一楞，也同样以传音入密，和他说话，两人一面喝酒，一面就以传音入密交谈。突然，两人同时放下了酒杯，互望了一眼。

龙飞蝗低声道："来人身手极高。""似乎还不只一个。"卓一绝忽地站起身道："兄弟去去就来。"迅快转身往厨房闪了进去。

秦畹凤还在一手拿着松枝，练习飞雪剑，他经过一番耐心的思索、摹拟，一再的改正，渐渐已领悟到一点诀要，忽然看到师父闪了进来，正待开口。

卓一绝可没让他叫出声的来，抬手点出一指，抓起秦畹凤身子，也抓起了紫艾七，身形迅快一下闪到了灶下，用脚扫开散乱的松柴，露出一方木板，他揭开木板就有一个黑越越的窟窿，一跃而下，把秦畹凤放下，就退出窟窿，阖上木板，把松柴盖在上面，然后又匆匆退出。

龙飞蝗朝他颔首一笑，低低的道："把他安顿好了？"卓一绝点点头，一面说道："来，龙老哥，明日即天涯，这坛酒，还有半坛哩，咱们兄弟虽得聚首，今晚共谋一醉，非把它喝完不可。"

龙飞蝗笑道："卓老哥，这坛酒没有五十斤，也有四十六七斤，喝完了，每人肚里就得装进二十四斤，兄弟只怕不成……"只听门外有人尖声笑道："二位雅兴不浅啊。"

木门无风自启，缓步走进一个须发皆白的瘦小朱衣人，朝两人打了个稽首，一脸笑容的道："贫道路经此地，闻到一阵酒香，才不速造

访，二位不嫌打扰清兴吧？”这老道话声尖细，笑起来使人有说不出的诡异之感。

两人方才明明听到茅屋四周，至少已经潜伏了五六名高手，那么这朱衣老道是他们领头的人了。卓一绝、龙飞蝗都是多年的老江湖了，自问只要是江湖上稍有名气的人，就算没有见过，多少也有个耳闻，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这老道的来历。

卓一绝拱拱手笑道：“道长光降，欢迎之至，请坐。”“哈哈。”朱衣老道尖笑道：“有主人这句话，贫道就不客气了。”他是闻到酒香才找来的，这话当然未必是真，但身为主人的卓一绝，明知他说的是假，也只好当他是真的了，转身到厨房取了一双碗筷，放到桌上，随手又给他倒了一碗酒。

“谢谢。”朱衣老道举起酒碗，大口的喝了一口，笑道：“好酒，二位一起来。”他举筷夹了一块风鸡，大吃起来。龙飞蝗、卓一绝猜不透他的来意，两人互望了一眼。龙飞蝗拿起酒碗，朝朱衣老道一举，说道：“咱们还没请教道长的道号，在下先敬道长一碗。”一口喝了下去。

“呵呵，好说，好说。”朱衣老道端起酒碗，同样一口气喝干，才举袖抹抹嘴角，笑道：“贫道的贱号，就在道袍上了。”“朱衣道长？”卓一绝口中说着，给他倒满了酒，心里却暗暗哼道：“朱衣二字，岂能作为名道，他明明是在胡说了。”

“没错，没错。”朱衣老道连连点头，笑道：“贫道就是朱衣道人，来，贫道敬主人一碗。”举碗一饮而尽，卓一绝只得和他干了一碗。龙飞蝗笑道：“道长豪迈本色，酒量如海，在下敬佩得很。”

“酒肉道士。”朱衣老人呵呵笑道：“酒肉道士。”他绝口不提来意，只是和两人喝酒，好像他真是为喝酒而来。“道长风趣得很。”卓一绝大笑一声道：“只不知道长宝观何处？”“游方道士。”朱衣道人又喝了一口酒，眯着眼笑道：“酒肉道士那有什么道观？美其名云游四方，哈哈，云游四方的游方道士而已。”没一句话，能问得出他的底细来。

第四百四十三章 失踪

朱衣道人又干了一碗，这回他打了一个酒呃，眯着眼望望两人，忽然举手一拍桌，大笑道：“二位这朋友，贫道总算交上了，不瞒二位说，贫道喝了你们的酒，也不算是白喝……”卓一绝心中一动，问道：“道长语带玄机，在下不大明白，道长何妨明说？”

朱衣道人大笑道：“二位不明白，何妨到门口去看看？”龙飞蝗故意道：“难道道长也带了一坛好酒来，放在门口么？”“酒倒不曾带来。”朱衣道人摇摇刮晃的站了起来，笑道：“但确实有几样好东西，放在门口，二位怎不随贫道出去看看？”他脚下踉跄的朝门口走去。

龙飞蝗、卓一铯互望了一眼，忍不住跟在他身后，跨出了柴门。朱衣道人伸手一指，呵呵笑道：“二位瞧瞧，这是什么？”他就是不伸手，龙飞蝗、卓一绝也看到了，门口果然有一堆东西。不，那是六个穿站紫色劲装的大汉，他们好像都睡熟了，一个叠一个，堆在一起，那正是白血帮的人。

龙飞蝗、卓一绝不由得一怔，这六个人自然正是刚才自己两人喝酒时听到的声音，朱衣道人居然意有如此快速的手法，把他们一齐制住，还堆砌了起来。朱衣道人得意一笑道：“二位现在看清楚了。”他两手一伸，一左一右搭在龙飞蝗和卓一绝的肩头，踉踉跄跄的走了过去，举脚踢着他们。口中道：“起来，你们可以走了。”那六个紫衣大汉经他一踢，立即翻身跃起，各人迅快地掣出兵刃。

“好酒。”朱衣道人眯着眼睛，打了个酒呃，说道：“贫道当真喝醉了，二位就送贫道下山吧。”龙飞蝗、卓一绝一左一右扶着他如飞往山下而去。六个紫衣大汉几乎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眼睁睁看着两人扶着朱衣道人飞奔下山，其中一个大声道：“快追。”六个人同时双足一顿，纵身扑纵而起。

再说李云龙、白素仪两人，各自得了一柄宝剑，走出甘露寺。李云龙道：“兄弟，卓老丈和那姓姚的事未了，我们不该走的。”白素仪回头笑道：“卓一绝是出名的飞雪剑，还有一个雪中指站在边上，你怕他吃了亏么？”

“雪中指？”李云龙惊奇的道：“你说的雪中指是谁？”“就是龙飞蝗咯。”白素仪道：“和飞雪剑卓一绝有数十年交情的，只有雪中指秦有

甲了，他自己化名龙飞蝗，但他小孙子却叫秦畹凤，这不是欲盖弥彰么？”

李云龙道：“兄弟怎么知道的呢？”白素仪笑道：“大哥连雪中双杰都不知道么？”李云龙道：“愚兄从未听人说过。”说到这里，忽然轻“哦”一声道：“兄弟瞒得愚兄好紧，你不但武功很高，而且对江湖人物，也知道得很多。”

白素仪眨眨眼睛，笑道：“小弟几时告诉过大哥，我不会武了，至于江湖人的，大哥在江湖上多走几天，自然也会听人说起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他回头问道：“时间不早了，大哥落脚在哪一家客店呢？”

李云龙道：“愚兄尚未落店。”白素仪道：“没关系，我住在王记老店，大哥去了，再开一个房间好了。”李云龙道：“你我兄弟，有一个房间就够了，我们正好促膝谈心。”

“啊，不。”白素仪脸上不禁一红，忙道：“小弟睡相不好，大哥还是另开一个房间，也可以睡得舒服些，出门在外，还省这些小钱，岂不吝啬？”

李云龙自然她其中的理由，笑道：“好，好，愚兄可不是吝啬的人。”两人脚下加紧，匆匆赶回城中，王记老店坐落在北大街街尾，地方清静，在镇江城中，是数一数二的大客栈。白素仪领着李云龙直入后面第三进，那是最上等的房间。店伙看到白去秋回来，连忙哈着腰道：“公子爷回来了。”

白素仪问道：“我隔壁那间房还空着么？”店伙连连陪笑道：“有、有，公子爷还要一间房吗？”“废话。”白素仪道：“我大哥来了，自然还要一间房了。”

“是，是。”店伙抢着走在前面，先替白素仪打开了房门，点起灯烛，然后又打开了隔壁的房门，点上了灯，陪笑道：“这位公子爷先看看房间……”

白素仪道：“不用着，就这一间好了。”店伙应了两声“是”。白素仪又吩咐道：“你去沏一壶好茶来。”

店伙应着是，陪笑道：“公子爷放心，这里是官房，沏的都是最好的上品茶叶。”说着就匆匆退去，不多一会，打来了两盆洗脸水，然后又沏了一壶清茶送上，方自退去。(手机阅读＄dxsｗ．com）

李云龙在隔壁房中洗了把脸，才回到白素仪的房中。这后进官房的设备，果然比一般客房不同，不但地方宽敞，除了一张铺着又厚又软簇新被子的大木床之外，还有一张书桌，一张锦披椅子，临窗另有两把太师椅，一张小方几，布置得相当雅洁。

白素仪已经在那两只金边白瓷茶盅里，倒好了茶，看到李云龙走入，就含笑道："大哥请坐。"李云龙在他对面坐下，说道："这家客店的房间果然不错。"

白素仪道："这茶也不错呢，是道地的杭州龙井。"他突然抬目问道："你到镇江来，是做什么的？"李云龙道："我……"他被问得一时答不上话来。白素仪眨了下眼，望着他笑道："大哥有难言之隐？"

"那倒不是。"李云龙说道："因为此事说来话长。""对了。"白素仪道："关于大哥的事，小弟还一无所知，大哥说出来听听好么？"

李云龙爽朗一笑道："自然可以。"于是他从爷爷的朋友得到江湖传言，关外紫衣煞神要向云中鹤舒崇寻仇说起。

"慢点。"白素仪摆了下手，问道："紫衣煞神和云中鹤舒崇有什么仇呢？"李云龙道："那十五年以前，舒叔父护镖出关，归途投宿客栈，遇上了一个彪悍凶徒企图调戏单身女客，那女客带了一个三岁女孩，吓得大哭起来，被那凶汉一把抓住，奋力掷出窗外，幸亏舒叔父把她双手接住，才保了小命，当时舒叔父激于义愤，以一记劈卦掌把对方击伤，那人自称是紫衣煞神门下，声言必报此仇，这就是结仇经过，那么紫衣煞神替徒弟报仇，自然不是空穴来风的了。"

白素仪很注意的问道："紫衣煞神的徒弟，总有个姓名吧？"李云龙道："这个，舒叔父好像没说过。"白素仪又道："那么那个小女孩呢？她姓什么呢？"

李云龙道："这我也不知道，我只听我爷爷说过，好像那妇人是中原口音，到关外探亲不遇，流落旅邸，舒叔叔还送了她五十两银子……"

"啊。"白素仪身躯微微一震，急着问道："后来呢？"李云龙就把他知道的说了出来。白素仪问道："那么舒家呢？紫衣煞神、紫衣煞神的徒弟有没有去寻仇呢？"李云龙道："有，后来才知道紫衣煞神要向舒叔父寻仇。"

白素仪问道："文慧芸也向舒家去寻仇了么？""自然去了。"李云龙道："不过舒叔父家有一位异人暗中相助，把文慧芸赶跑了，所以我就没有现身。""异人？"白素仪好奇的问道："大哥，那异人是谁呢？"

"贾太公。"李云龙就把自己目击文慧芸遇上贾太公的事，说了一遍。

白素仪听得笑出声来，说道："他写一张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就这么舒用吗？"李云龙道："愚兄听说，那人就是贾太公贾竹坡，昔年人称武林福星的前辈奇人。"

白素仪道："我怎么没听人说过？"李云龙道："这是五十年以前的事，贤弟自然没听人说过了。"白素仪问道："大哥怎么到镇江来的呢？"李云龙道："这次到镇江，是寻剑来的。"

"寻剑？"白素仪好奇的问道："大哥早已知道卓老丈的试剑会，才赶来的？""那倒不是。"李云龙笑道："我是寻我失落的剑来的。"白素仪道："大哥失落了一柄剑么？剑是随身之物，怎么会失落的呢？"

李云龙道："是这样的…"他把自己听到箫声，如何遇到司马琼，她把小楼让给自己，第二天早晨，发现龙泉不见，大概说了一遍。当然，不该说的地方，就略去不说了。白素仪眨眨眼，道："这么说，那司马琼住在那后园的小楼上，就是为你这柄剑去的了，她人长得美不美？"

李云龙脸上一红，说道："愚兄当时并不知道她会武功，尤其那酒中也可能做了手脚。"白素仪笑道："这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李云龙道："贤弟休得取笑。"白素仪神秘一笑，问道："大哥到底是找剑，还是找人呢？"

李云龙道："剑是她拿走的，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回剑来。"白素仪微微摇头道："据小弟看，她司马琼这名字，只怕也是假的了，人海茫茫，大哥到哪里去找她呢？"李云龙道："这柄剑，纵是天涯海角我非找回来不可。"

白素仪问道："大哥一点眉目也没有，如何找得到她呢？"李云龙道："那司马琼的口音，不是镇江，便是杨州，所以愚兄想到这两地方瞧瞧，如果她是文慧芸一路的人，那就更好，只要找到文慧芸就好了。"说到这里，目注白素仪，问道："贤弟呢，现在该你说说自己了。"

第四百四十四章

李云龙点点头，说道：“这么说，我们明天就分手了？”白素仪听得一怔，勉强笑道：“大哥如果愿意留一天，我们就可以多聚一天了。”

李云龙想到自己爷爷交代的事情没做，连自己的宝剑也失落了，心头自是十分焦急，想了想道：“不瞒贤弟说，我们一见如故，结为兄弟，我自然希望多盘桓几日，但愚兄有事未做，剑失落，愚兄实在片刻难安，你我兄弟，来日方长，我们只好约个日期，以图后会了。”

白素仪点点头道：“大哥有事，自然该去办事要紧，这样好了，小弟芜湖事了，自会去找大哥的，时间不早，大哥也可以去休息了。”李云龙道：“今晚一叙，明朝即是天涯，我们何不妨古人西窗剪烛，同榻共话，不知弟意下如何？”

白素仪脸上又是一红，忙道：“大哥方才不是说来日方长？大哥有事要做，如果剑是文慧芸派人窃去的，她会随时随地现身，大哥自然要加倍小心，今晚话到天明，还是要分别的，但大哥如果一晚未睡，体力耗损，万一遇上强敌，教小弟如何放心？再说，小弟明日一早也要赶路，所以还是好好的睡一觉，才能养足精神的了，大哥去睡吧。”

李云龙道：“贤弟说得也是，好，贤弟那就早些安息吧。”他伸手握住了白素仪的手，久久不放。白素仪脸上又是一红，任由他握着，赧然笑道：“大哥真是多情……”他轻轻缩回了手，说道：“快去睡吧。”

李云龙：“贤弟也可以睡了。”回到房中，只觉别情愁绪，一齐涌上心头，久久不能成眠，耳中也隐约听到隔壁房中的白素仪辗转反侧，敢情和自己一样，没有睡熟。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的，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等到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大亮急忙起身下床，眼看红日已经照上窗棂显然时间已不早了。李云龙推出门去，店伙已在房外伺候，含笑道：“公子爷起来了，公子爷的令弟已经走了，他要小的不可惊动公子爷，好让公子爷多睡一会……”

李云龙一怔，问道：“我兄弟已经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店伙陪笑道：“他一早就走了，把房钱都付清了，还赏了小的三两银子，交代小的，等公子爷起来，告诉你老一声，他有事先走，要你老路上诸自珍重。”

李云龙道：“他走了也不告诉找一声，好，你去给我打盆洗脸水来，我也要赶路呢。”店伙巴结的应了声“是”，回身出去，不多一会，送来了面水，接着又端上四碟小菜，一锅稀饭，和一笼小笼包，说道：“这也是公子爷的令弟交代小的，给你老准备的早点。”李云龙点点头，盥洗完白吃过早点，又赏了店伙，一锭碎银，才出门而去。

出得北门，这是通向渡口的一条大道，时有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正行之间，忽见前面不远，正有一个青衫少年匆匆的赶路，这人后形看去极为眼熟。再一思索，才想起他正是昨晚和自己同席，后来拜卓一绝为师的秦畹凤。

李云龙心中暗道：“他不是和他祖父在一起么？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而且看他行动有些慌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心中想着，只见秦畹凤东张西望，走到路边一棵大树下，低头看了看，忽然朝右首一条小径上急步行去。

李云龙觉得奇怪，行近大树，也目光一住，才发现大树根旁，有人用木炭划了一个箭头，正好指向那条小径。一时觉得好奇，就放缓脚步，远远跟了下去。前面的秦畹凤是十分焦急，脚下行走得极快，但一路上却是边走边看，似是在找路边的暗记。(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不多一回，已经到了一座小山脚下，那是一片浓密的杂林，他低头看了一眼，就朝林中一躬身钻了进去。李云龙赶到林下，果然又发现了一道木炭划的箭头，指向林中，心中暗道：“他照着木炭划的箭头，找到这里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呢？”

当下也毫不犹豫的轻轻闪入林中，脚下稍微一停，侧耳细听，好像林木深处，隐隐有人声传了过来，这就循着声音寻去。这片杂林，占地不小，但树林之间，有疏有密，有些地方树身生得极密，枝叶交叉，较为幽暗，有些地方，中间枯死了一片，就较为空旷，成了一片枯叶的草地。

李云龙渐渐走近，就听到秦畹凤嫩而且清的口音大声道：“你们约我到这里来，究竟有什么事，怎不明说，在下可没工夫和你们闲扯谈。”“这并不是闲扯谈。”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笑道：“咱们约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你心里不明白？”

秦畹凤道：“我不明白。”两句话的工夫，李云龙已经找到地点了，那正是树林的一片空地，秦畹凤一手叉腰，站在那里，他对面是三个紫衣劲装汉子，刀未出鞘，但已品字形，等于围着他了。李云龙隐到两株树后，也站停下来。

只见中间一个断眉汉子嘿然笑道：“你不是在找人吗？”秦畹凤听得身子一颤，怒哼道：“你们知道我爷爷和师父的下落？”那断眉汉子阴笑道：“这就是咱们约你来的原因，你现在明白了？”

秦畹凤道：“这么说，我爷爷和师父是你们白血帮劫持去的了？”李云龙听得一怔，暗道：“他爷爷、他师父，被白血帮的人掳去的了？”那断眉汉子道：“咱们要问你的，也是这句话，你祖父、你师父到哪里去了？”

秦畹凤惊凛的道：“不是你们劫持去的？”断眉汉子道：“我们劫持的，还会来问你吗？”秦畹凤焦急的道：“那是什么人劫持我爷爷呢？”他似乎急要走。“站住。”断眉汉子道：“你急着要走了吗？”

秦畹凤突然转过身来：“我要走，你也管得着吗？”断眉汉子道：“老子是说你不要走了。”秦畹凤道：“为什么？”“不用多问。”断眉汉子道：“你只要跟我们走就是了。”秦畹凤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断眉汉子大笑一声道：“因为你跟我们去了，你祖父、你师父自然会都来的了。”秦畹凤道：“我若不去呢？”断眉汉子道：“不去恐忙不行吧。”秦畹凤哼道：“我偏不去，你们能拿我怎样？”

断眉汉子大笑道：“好小子，那可由不得你。”秦畹凤倏然后退半步，冷声道：“你们想和我动手？”“锵。”紫光如电，一下掣出了紫艾剑来，当胸一横，哼道：“你们来试试看？”

“好小子，你真要咱们费番手脚。”断眉汉子朝两个同伴歪了下头，右手已经撤出刀来，喝道：“这小子要来硬，咱们就把他拿下了。”其余两人也迅快的撤下朴刀，一左一右朝秦畹凤逼上了一步。

李云龙从他们行动上看得出来，这三个紫衣大汉身手矫捷，武功定然不弱，只不知秦畹凤是不是他们的对手？自己该不该出手？正在考虑之际，四人已经动上了手，但听断眉汉子口吆喝一声，朴刀竖立，右足直踏逼上，刀尖一转，指向秦畹凤咽喉。

秦畹凤蜡黄的脸上，一无表情，口喝了声："来得好。"紫艾剑划起一道紫色精芒，横撩而出。断眉汉子见多识广，一见秦畹凤手中紫艾短剑，光芒极浓，心知是一柄利器，他不但刀法熟练，对敌经验更是丰富，岂肯和你硬砸？刀光一闪，忽而偏左，忽而偏右，只是不和你紫艾剑接触，攻势却是绵绵不绝。他左右二人同样刀划弧形，倏退倏进，三口刀联成一面光芒，盘空匝地，飞卷如风，没有几回合，就把秦畹凤困在中间。

不，把他剑光压缩了下去。李云龙心中暗道："雪中指龙飞蝗的孙子，怎么如此不济？"秦畹凤原本一意想利用手中宝剑去削对方兵刃，但对方三人身法轻灵，刀法纯熟，处处迴避着他的剑势，一人遇险，两人互援，因此本来是秦畹凤攻出去的剑势，往往反而要迴剑自保。

这一来，使得秦畹凤就陷入了左右支拙，尤其三人一经联手，刀势猛锐无匹，好像他们平日练的就是三人联手的刀法，一时之间，把秦畹凤逼得团团乱转。但三人也心中明白，对方手中短剑的厉害，只要秦畹凤剑光划到，三人中必有一人往后跃退，只是秦畹凤手中是一柄短剑，剑短了，就无法发挥剑的功能。

江湖上本有一寸短，一寸险的说法，但秦畹凤还是初次试展短剑，未能得心应手，是以在动手之际，总是嫌剑短了。原来他使的只是一套江湖上极普通的三才剑法，他祖父以雪中指出名，不擅剑法所以只教了他一套普通剑法。

尤其三才剑法应该使用长剑，大开大阖，自然不适宜使用短剑，他使的是只有一尺三寸的短剑，自然时有够不到敌人的感觉了。这一阵工夫，秦畹凤被他们三人的刀势逼得又气又急，心中暗道："我何不试试昨晚只学了一半，还没完全学会的剑招？不知舒不舒用？"心念一动，正好右首一人一刀斜劈过来，他身形一侧，举足跨上半步，短剑斜竖，朝外削出。

这一式，他昨晚练了很多，始终没有练好，哪知此时使将出来，居然中式。但听一声痛嗥，血尤乍现，右首汉子一条右臂，已被他一

剑齐肩削下，手臂和钢刀同时坠地，那人痛得连退数步，蹲下身去。

第四百四十五章

左首汉子因刀势已撤，只好举手封拆，左手堪堪封出，突觉肩头一麻被秦畹凤一指点了他肩井穴。他这一招，正是他乃祖成名绝技雪中指。李云龙本待出手，看他在一瞬之间，使出一剑一掌手法奇特，一下就转败为胜，自然已不用自己出手了。

秦畹凤两招之间，就连伤两人，心头不禁大喜，紫艾剑一指断眉汉子，扬眉笑道："你现在还要我随你们走么？我看该你一个人上路了。"断眉汉子大喝—声，朴刀势如电卷，直劈过来，刀势和秦畹凤的剑势还未接触，一转劈到左首，再转巳袭向右肩，再一振臂，已扫到膝前，刀光之快，当真一闪即至，这一连四刀，就把秦畹凤杀得连连后退，他厉声大笑道："小子，你怎的光是后退，难道你爷爷教你的就是倒退不成？"秦畹凤被他激得清叱一声，举剑就刺。

"哈哈。"断眉汉子笑声未落，但听「当」的一声，他刀势一转，一下击在秦畹凤的剑脊之—上，把紫艾剑直荡开去，他右手一探，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迅快朝秦畹凤左手抓来。

秦畹凤吃了一惊，尤其执剑右腕被震得隐隐发麻，短剑几乎脱手，心头一慌，左手雪中指也来不及施展，急急往后跃退。断眉汉子怒笑一声，大步逼上，相距尚有丈许，但他刀上的森寒之气，已经罩射到秦畹凤全身。秦畹凤右手虽然握着一口锋利得可以削铁断钢宝剑，但整条手臂还隐隐有些酸软，无力使剑，只得步步后退。

断眉汉子目露凶光之色，狞笑道："姓秦的，老子不会要你的命，你剁下老子一个手下的一条右臂，老子也只要砍下你一条右臂来就好。"

秦畹凤突然一个轻旋，向左闪出，双足一点，身轻如燕，一下纵身扑起，"嗖"的一声，飞掠出去三丈来远，再一点足，身形再次纵起之时，忽然"啊"了一声，双脚一蹶，跌倒在地。断眉汉子一个箭步赶了过去，举起朴刀，正待砍落。

"砰。"一道青形闪电般挡在秦畹凤身前，左手一把夺下断眉汉子朴刀，右手一掌，击在他肩头，把断眉汉子推出去三四步远。

断眉汉子连人影都没有看清，但觉疾风飒然，朴刀已被人夺下，左肩中了一掌，身不由主后退了三四步，才行站住，定睛看去，只见挡在秦畹凤身前的竟是一个玉面朱唇的青衫少年。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竟有这般高绝的身手，张了张口，正待喝问。

只听有人沉笑一声道："小兄弟好俊的身手。"断眉汉子一听来人口音，就知来的是什么人了，急忙抱拳躬身道："堂主到了。"

这闪身夺刀、推出断眉汉子的人，正是李云龙，他夺下断眉汉子的朴刀，正待回身去看看秦畹凤，不知他刚才已经纵起的人何以会突然跌落地上。但他还未转身，就听到有人沉笑着说话的声音，这声音他并不陌生，好像就是昨晚在试剑会上见过的白血帮那个姓姚的堂主，不觉目光一抬果见从对面树林中并肩走出两个人来。

前面一个正是身披紫色大氅的姚文昌，稍后一个则是身穿红衣，面上蒙着一层浅紫薄纱的女子。姚文昌目光望着李云龙，脸上微露笑容，颔首道："在下如果记忆不错，这位小兄和令弟就是昨晚得到卓老哥两柄宝剑的少年英雄了？"他昨晚被白素仪打了一个耳光，记忆犹新。

李云龙道："不错，在下正是李飞。"姚文昌含笑可道："李少兄的令弟呢？"李云龙只道他没忘记挨了一记耳光，要来寻仇，这就淡淡一笑道："他是我义弟，有事走了，阁下有什么事，冲着在下说就是了。"

"岂敢、岂敢？"姚文昌依然一脸堆着笑容，说道："在下对泷少兄贤昆仲，少年隽才，至为钦佩，方才饶副堂主容有开罪之处，还请泷少兄看在下薄面，赐还兵刃。"

李云龙看他说话得客气，不好多说，只得点头道："姚堂主好说。"一面朝断眉汉子道："饶副堂主接着了。"口中说着，把夺来的朴刀，一抬手，缓缓朝断眉汉子面前飞去。

要知断眉汉子这柄纯钢朴刀，少说也有三四十斤重，用力掷出，速度自然会极快，但他抬手之间朴刀去势居然极缓，足见他手上贯注了内力，只此一手，就已不同凡响了。断眉汉子脸色发红，一伸手就抓住刀柄，接下了刀。

红衣蒙面女子眼看姚文昌对李云龙说话甚是谦恭，忍不住低声问道："姚堂主，他是……"姚文昌急忙跟她低低的说了两句。

红衣蒙面女子从她蒙面薄纱中闪过两点明亮的目光，口中啊了一声，问道："那么这姓秦的呢？"姚文昌抱抱拳道："这个兄弟不便作主，请使者定夺。""这……"红衣蒙面女人略为沉吟道："那就算了。"

李云龙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但回头看去，秦畹凤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分明是中了什么细小暗器，心头一怔，急忙回身问道："姚堂主，这位田兄可是中了你们什么暗器么？"姚文昌口中哦了一声，拍目望望红衣蒙面女子。

红衣蒙面女子轻嘿—声道："他是我们要找的人，方才我打了他三支子午针，但看在令弟的面上，就给你解药吧。"伸手从身边革囊中取一个小小纸包，随手递了过来，一面说道："半服半敷，即可无事。"看在义弟白素仪的面上，李云龙心头暗暗感到诧异。

听红衣蒙面女子的口气，秦畹凤中的分明是毒针无疑。这女面蒙薄纱，看不到她长相如何，年纪究有多大？但从她一身红衣来说，她年纪应该很轻。李云龙道："如此多谢姑娘了。"走上几步，伸手从她手上接过纸包。这一眼，只觉她那双玉笋似的纤手，猩红尖细的指甲，皮肤细腻而白嫩，把小纸包送到面前时，还隐约可以闻到一股淡淡幽香。

"不用谢。"红衣蒙面女子这句话声音说得又柔又轻，使人听了会有甜甜的感受。李云龙微一怔神，红衣女子已经转过身去。这时断眉汉子也已替他手下两人，一个包扎了伤口，一个解开了穴道，五人同时离去。

李云龙转身俯下身子，眼看秦畹凤依然昏迷不醒，仔细察看伤势，伤在右腿弯上，三支子午针已经没入肉内。当下打开小纸包，里面只有一小撮粉红的红粉，最多不过五六分，他小心翼翼的分了一半，捏开秦畹凤牙关，把半包药粉纳入他口中。

然后把秦畹凤身子侧转过来，轻轻撕开裤舒，只见他小腿坚实纤秀，膝头光润似玉，肌肤细腻如脂，真是少女的秀腿。腿弯上果然有三点针尖细的黑色血珠，已经凝结住了。李云龙心中暗道："这红衣女子的子午针不但畏过剧毒，而且也歹毒无论，全都没入肉中，幸亏遇上的是自己，若是换一个人，纵然有了解药，没有吸铁石，也无法起出针来了。"

心中想着，缓缓纳了口气，伸出右手掌，按在他腿弯上，功运掌心，尽力外吸，手掌随着缓慢提起，把三支细如牛毛的金针吸在掌心，三处伤口，随着流出黑血来，这就把药粉撒在伤口上，撕下一截裤舒，撕成两条，替他环着腿弯包扎。

“啊。”秦畹凤口中及时发出一声轻啊。李云龙抬头喜道：“秦兄醒过来了。”

秦畹凤倏地睁开眼来，发现自己躺卧在一片草地上，身边还蹲伏着一个人，他心头不由猛然一颤，这一急之下，顿时忘了疼痛，很快翻身坐起，目光一注，又发现自己裤舒也被人撕开了，他几乎连想都没想，挥手就是一掌，“拍”的一声，掴在李云龙的脸颊上。

李云龙正在替他包扎伤口，刚抬起头，冷不防就被他重重的掴在左颊上，这一掌几乎打得他两眼发黑，心头不禁甚是气愤，大声道：“在下好意给你治伤，田兄何故出手打人？”说出口后才想起来秦畹凤是个女子，所以才会有这么反映。

秦畹凤翻身坐起，抬手发掌，根本没看清是什么人？等他一掌掴到李云龙脸上，才发现自己身上并无异处，才看清那人是李云龙，他撕开裤舒，是在替自己包扎伤处。再听李云龙这一说，他脸上不禁一红，心头更觉得有些歉疚，啊道：“你……是李大哥……小弟还当……是坏人……真对不起。”

“不要紧这是误会。”李云龙这下算是白挨了，他脸颊上还火辣辣的，一面放开手，摸摸脸颊，说道：“田兄方才中了三支毒针，人已经昏迷不醒，在下刚把针起出，替你上了药，已经包扎好了，田兄试着站起来，看看能不能走动？”

“李大哥，真对不起。”秦畹凤朝他笑了笑，又道：“是你救了小弟，小弟还……打了一记巴掌，你……不会见怪吧？”他脸上虽然黄得有一付病容，但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却使人觉得他很可爱。

“算了。”李云龙也报以一笑，说道：“秦兄又不是故意的，何必挂齿？你站起来试试看？”秦畹凤上身一挣，站是站起来了，但右腿弯被三支针扎入肉内，自然伤到了筋，不觉右足一软，口中“啊”了一声，身子一倾，几乎又跌坐下去。

第四百四十六章

李云龙只当他腿上疼痛，站不稳，忙道：“秦兄腿伤还没好，且先坐息一回吧。”秦畹凤坐在地上，眼看自己裤舒已被撕破，露出了小腿，脸上更是一红，伸手把长衫下摆盖住了小腿，一面说道：“谢谢泷兄，你也坐下来吧。”李云龙觉得他有些扭扭捏捏，但这也不能怪他，这就蹲下身在对面坐下。

秦畹凤望望他，问道：“那三个该死的白血帮匪徒，是李兄把他们打跑的么？李兄知道什么人放的暗器，那是什么毒药暗器呢？”他一连问出了三句，可见他是个急性子的人。

李云龙道：“在下赶到之时，正好是秦兄中了暗器，跌倒地上，使暗器的是一个红衣女子，听她口气，这三支金针，叫做子午针，解药也是她交出来的，独门解药，不然，在下也没法子救秦兄了。”说着把三支针送了过去。

“红衣女子？”秦畹凤诧异的道：“她也是白血帮的人，那怎么会肯给你解药呢？”李云龙就把刚才的情形，大概说了一遍。秦畹凤奇道：“她认识令弟？”

“这个在下也不大清楚。”李云龙道：“他是我的义弟。”“义弟？”秦畹凤目中飞过一丝异色，问道：“他……不叫李干云？”李云龙笑了笑道：“那只是他临时随口说的，他叫做白素仪。”

“白素仪……”秦畹凤口中低低叫了一声，眨眨眼，问道：“你们认识一定很久了，不然，也不会结成兄弟了，对不？”“田兄猜错了。”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我和他，只是昨天傍晚才认识的，因为大家很谈得来，所以结为兄弟。”

“你们也才认识？嗯。”秦畹凤点着头，看了李云龙一眼，才道：“白兄文采风流，是个很可亲的人，哦，他……人呢，怎么没和你在一起？”李云龙道：“白兄弟另有事去，一早就走了，秦兄怎么也没和令祖在一起呢？”

这句话，撩起了秦畹凤的心事，他攒攒眉道：“我爷爷和师父失踪了。”“令祖父和卓老丈失踪了？”李云龙惊异的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秦畹凤道：“我爷爷和师父，昔年原是老友，我爷爷带我到镇江来，就是来找师父的，泷大哥昨晚也看到了，小弟拜了师，后来……”他把师父邀爷爷到茅屋里去喝酒，师父教了自己一招剑法，自己正在厨房里练习之时，师父忽然走了进来，一下就点了自己穴道。

李云龙好奇的问道：“那么秦兄是什么时候发现令祖和令师失踪的呢？”“今天早晨。”秦畹凤接着道：“小弟醒来之时，发觉睡在一处黝黑的地窖里，心头大为惊讶，因为那地窖很小，小弟很快就摸索到了石级，循级走上，顶头是一块木板，我掀开木板，原来是灶下，木板上还复盖着一大捆松柴，小弟走到外面一间，爷爷和师父一个不见，板桌上还放着两付碗筷，两只碗中都有半碗酒，盘中的下酒菜，也还没吃完，足见两位老人家酒吃到一半，就失踪了。”

“这就奇了。”李云龙沉吟着道：“你说令师匆匆进来，点了你睡穴……你醒来之时，就在地窖里，木板上还覆盖着一大捆松柴……”秦畹凤点着头，口中“唔”了一声。

李云龙继续说道：“照这情形说……令祖和令师在饮酒的时候，一发现外面来了强敌，而来的敌人又不止一个，令师是怕他们两个人照顾不过来，才把你藏到地窖里去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少了顾忌……”

秦畹凤眼睛一亮，矍然道：“李大哥，你这话对极了，小弟怎么会想不出来的呢？”他忽然“哦”了一声，目光现出焦灼之色，问道：“这么说，难道我爷爷和师父，敌不过人家，被贼人劫持去了？”

“这很难说……”李云龙问道：“那么秦兄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秦畹凤道：“小弟找不到两位老人家，心中正感焦急，等到回到屋中，发现桌上钉着一张字条，要小弟按照他留的记号，到这里来，小弟就一路找到这里，果然有三个白血帮的贼人在这里等着，他们追问爷爷和师父的下落，还逼着要小弟随他们去，就这样动起手来。”

(手机阅读sdχsψ。com)

他望望李云龙，眼中流露出求助的神色，说道：“李大哥，爷爷和师父无缘无故的失踪，小弟……又负了伤，你……只有你可以帮小弟的忙了，不知……你肯不肯相助？”他年纪虽然不小，但自小和爷爷相依为命，一旦爷爷失了踪，他就感到彷徨无主起来。

李云龙是个重义气的人，纵然和秦畹凤不过是在试剑会上相识，人家既已开口求助，况且这是一个大美女，自然不好推辞，何况他师

父卓一绝又有赠剑之义，这就慨然点头道：“秦兄毋须客气，在下既然遇上，就是不相识的人，也义不容辞，何况令师卓老丈对在下有赠剑之义，昨晚离奇失踪，必有缘故，秦兄伤未愈，不如先找个地方休息，再慢慢查防为是。”

秦畹凤感微地点点头道：“泷大哥说的极是，那就先回师父的茅舍里去，小弟足伤，休养半天，大概也就差不多了。”李云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口中哦了一声，问道：“以令祖和卓老丈的武功，不可能束手就擒，昨晚离奇的失踪，茅舍附近也许会有打过痕迹，田兄可曾仔细看过么？”

秦畹凤道：“没有，小弟今晨只是在附近叫喊了几声，不见爷爷和师父的踪影，又回到屋里去，就发现那张字条，就一路找了来，附近没有仔细看过。”李云龙心中暗暗好笑，这美女果然毫无江湖经验，一面说道：“如果发生打斗，附近必可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

秦畹凤道：“那就快走。”他腿筋负伤，稍一用力，右足就疼痛难忍，咬着牙站起身，却又迈不出步去。李云龙道：“秦兄，还是在下扶着你走吧。”秦畹凤几乎痛出了眼泪，只得点了点头。

李云龙伸手搀扶着他臂膀，一步一步的走出了杂林。秦畹凤蹩着右脚，根本用不上力，—个身子就全*在李云龙的身上而行。从杂林走到北固山，虽然不过三数里路，但在脚疼的人走来，可就觉得远了，这一段路，直走得他汗沁衣衫。

李云龙只好扶着他慢慢的走，这样走了一段路，他感觉到秦畹凤的身子，绵软无力，鼻中也隐约闻到他身上竟然有一股淡淡的幽香。那时候只有纨绔子弟、儇薄少年，才作与衣衫上熏香，而秦畹凤的身体上的显然是少女的体香，李云龙心中暗笑。

秦畹凤越是举步艰难，心头越觉气愤，只是不停的骂着：“红衣妖女，只要给我碰上了，我非砍下她一只右脚来不可。”好不容易走到茅舍，李云龙把他扶进屋子，在一把藤椅上坐下。

秦畹凤已经汗流夹背，口中吁了口气道：“多谢李大哥。”李云龙道：“不用谢，现在你好好休息一回。”他目光转动，果然看到板桌上还放着碗筷酒菜，显见室内并未动过手，这就回头道：“在下到外面去看看。”举步走出茅舍。

这里离凤凰池不远，是在一处山坡之上，附近并无邻居，心中不禁暗暗感到奇怪，忖道："以龙老丈和卓老丈的武功，不可能毫无反抗，就被人擒走，何况卓老丈进去点了美女穴道，又把他藏入地窖，分明是和来人放手一搏之意，那么怎么不见打斗痕迹的呢？"心中想着，不觉随着山径，走近山下大路。

只见一个朱衣老道，手中拿着一方布撑，迎面走来。那白布上写着：测字看相，善断疑难八字。这老道须发皆白，身形瘦小，但步履之间却十分轻捷。李云龙看到朱衣老道迎面而来，不觉多看了他一眼。

路上只有一来一往两个人，那朱衣老道自然也注意到李云龙，尤其他身边佩着的镇山剑，剑形古拙，更引起老道的注目。两人擦身而过，朱老衣道忽然脚下一停，转身道："这位小施主请留步。"

其实他一转身，李云龙就已察觉了，闻言故意缓缓转过身去，拱拱手道："道长有何见教？"朱衣老道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踌躇山前，莫非有什么心事么？"李云龙心中一动，问道："道长怎知在下有心事呢？"

朱衣老道笑道："小施主若无心事，怎会眉峰深敛？贫道善断疑难，相见是缘，小施主测一个字如何？"李云龙道："道长真能指点迷津么？"朱衣老道哈哈笑道："贫道走遍十八省，就以善断疑难，养活了几十年，灵不灵小施主一试即知。"

李云龙道："道长要如何测法呢？""这个简单。"朱衣老道道："小施主随口报一个字来就成。"李云龙伸手一指道："这北固山，那就'山'字好了。"

朱衣老道问道："小施主要问什么呢？"李云龙笑道："道长可以凭字猜猜看？""哈哈。"朱衣老道大笑道："小施主这是要考考贫道了，好，贫道就凭字猜上一猜了。"

"山……"他抬目望北固山，右手指头向空一圈，嘴里念念有词的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空山……不见人？小施主莫非寻人乎？"李云龙心头不觉一怔，问道："寻人如何呢？"

第四百四十七章

李云龙心中暗暗称奇，说道：“道长请说下去。”朱衣老道又道：“小施主方才是指着北固山，说的山字，但第一个说出口来的应该是北字，找人就得往北，此时午牌还不到，正当己时，己者蛇行之貌，蛇行曲折，小施主要找的人，往北而去，而且经过十分曲折，小施主说的是山字，要找的是人，山字再加人字，是为仙字，那么以此推断，小施主应该往北去，遇仙而止，就可以找到要找的人了。”

说到这里，不觉呵呵一笑道：“贫道只是就字论字，测字全在触机，这机就是天机，天人合一，心诚则灵，小施主读书公子，也许不信怪力乱神，但也别以贫道的话为河汉也。”说完，打了个稽首，转身飘然行去。

李云龙心中暗道：“这老道说的倒是丝毫不错，除非他是神仙，否则那会说得如此准法？但这老道身上没有一点道气，笑的时候，脸有谲诡之容，分明只是一个走江湖的人。”

“那么他要自己往北去，遇仙而止，莫非是有意把自己引往北首去的了？这是镇江城北，若是再往北去，岂非就是扬州了？自己原是打算到扬州去的，这倒和自己心意不谋而合。”想到这里，就转身朝茅舍回去，跨进门，却不见了秦畹凤，忍不住叫道：“秦兄，你到哪里去了？”

只听秦畹凤在里面应道：“李大哥，小弟在这里。”声音从厨房中传出。李云龙走入厨房，问道：“田兄在做什么？”秦畹凤在灶下应道：“小弟在烧饭。”原来他正在烧火煮饭。

李云龙道：“田兄脚痛，怎不多休息一回？这时还早，待回在下到城里买点吃的东西来也就是了。”秦畹凤道：“这里有米，小弟淘了米，很快就煮好了，泷大哥，你怎么去了这许多时间呢，是不是有什么发现么？”

“没有，这附近居然没有一点打斗痕迹。”李云龙接着道：“但在下却遇到了一个朱衣老道。”“朱衣老道？”秦畹凤好奇问道：“那是什么人呢？”李云龙道：“他会测字。”

秦畹凤嗤的笑道："泷大哥也相信这些？"李云龙道："我从来不相信测字算命，但这老道说的话，却使我相信。"秦畹凤笑道："那你还说从来不相信的？"

李云龙道："我不是说相信测字，而是相信他是江湖人，他说的话，可能是有意的。"秦畹凤探头问道："他怎么说呢？"李云龙就把刚才测字之事，一字不漏，说了一遍。

秦畹凤睁大眼睛，奇道："真有这么灵？"李云龙笑道："据我推想，这老道如果不是和劫持令祖、令师的人有关，也可能是劫持令祖的贼人支使来的了。"

秦畹凤道："既然如此，泷大哥方才怎么不截住他呢？"李云龙笑道："无证无据，怎好截住他？如果他真是贼人一党，他已指明要我们往北首去，我们只要依着他的话往北，还怕找不到他么？"

秦畹凤问道："往北去，要到哪里去呢？""扬州。"李云龙不假思索说了出来，但接着道："不过田兄腿伤未痊，要去也不用忙，今天且休息一天再说。"秦畹凤道："小弟明天就可以好了么？"

李云龙心中觉得好笑，一面说："秦兄腿弯只是中了毒针，现在针已起出，剧毒已解，只好好休息一天，大概也差不多了。"秦畹凤道："饭已经烧好了，只是没有菜肴。"

李云龙道："找到街上买些卤菜来。"秦畹凤点点头道："也好，我们在这里要住上一天，你可得连晚上的一起买来。"李云龙道："那我就走了。"匆匆往门外走去。

秦畹凤忍着脚疼，站起身，双手扶着土灶，单足点地，走到灶上，取出一只碗筷，从水缸中舀了半面盆清水，把碗筷洗干净了，正待回身放到桌上去，忽见一个人影悄无声息的站在厨房门口。他因脚疼不好转身，随口问道："李大哥，你还没走？"

那人徐徐说道："我不是你李大哥。"秦畹凤吃了一惊，倏地回过身去，站在门口的赫然正是那个断眉的汉子，不觉一怔，说道："你找到这里来，还待怎的？"

断眉汉子冷冷的道："还是一句老话，在下找卓大侠和田大侠来的，你是卓大侠的门人，秦大侠的令孙，会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么？"秦畹凤怒声道："告诉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断眉汉子微哂道："你如果不知道雪中双杰的下落，怎会一点也不着急，还会回到这里来么？明人不说暗话，小兄弟也不用在饶某面前打过门了，咱们对雪中双杰并无恶意，他们藏在哪里，小兄弟还是老实说出来的好。"

秦畹凤气极，大声喝道："你们不信拉倒，难道还要我赌咒不成？你给我出去。"断眉汉子冷笑道："你不肯说，那就休怪饶某对你不客气了。"秦畹凤冷哼道："你能把我怎样？"

断眉汉子道："在下不妨告诉你，饶某奉命行事，找不到雪中双杰，就得把你带走。"

"凭你也配？"秦畹凤自知右腿弯疼痛，行动不便，不能和他近身相搏，心里早已有了预备，话声出口，右手一抬一支竹筷脱手电射而出，朝断眉汉子咽喉打去。他爷爷是出名的雪中指，练的就是指上功夫，这支竹筷，就当丢手箭使出，劲力相当强劲。

断眉汉子大笑一声道："小子，你当真是班门弄斧，饶某面前，还使这些手法……"他两个指头轻轻一夹，就把那支射来的竹筷夹个正着，随手一甩，那支竹筷又嘶的一声朝秦畹凤回敬过来。

秦畹凤不敢怠慢，右手一抬，同时射出一支竹筷，对准射来的竹筷射去，但听"拍"的一声轻响，两枝竹筷筷头撞在一起，同时跌落地上。这用竹筷撞击竹筷，须得眼力、指头、和指力，缺一不可。断眉汉子没料到秦畹凤指功上功夫，竟然不在自己之下，口中嘿然道："好功夫。"

秦畹凤手上拿着两双竹筷，本来是洗干净了准备吃饭用的，他打两支，手上还有两支，第二支击落第一支之后，五指连丢，又把手中两支竹筷同时打了出去。断眉汉子方才说话之时，自然也看到秦畹凤手中拿着两双碗筷，他既然打出了第一支、第二支，自然也会打出第三支、第四支来。

因此他也早有准备，双手一探，迅速抓住了秦畹凤打出来的两支竹筷，随手往地上一掷，口中大笑一声道："你打完了吧。"双足一点，一个箭步，朝秦畹凤直欺过来。

这一着，秦畹凤自然也早已防到，他迅速放下一只碗左手一竖，饭碗当胸，右手食指叠着中指"叮"的一声弹在饭碗上。他自知右腿疼

痛，不好移动，把身子*在灶上，右手食指弹处，饭碗立被弹碎了很小三角形一块，朝断眉汉子迎面激射过去。

这弹碗的功夫，乃是他爷爷掌中指龙飞蝗晚年独创的绝技，因为他一生练的就是指功，饭碗、酒杯，到处皆有，指力弹下来的虽然只是一小片碎瓷，但在一、二丈之内，取人双目、咽喉等较脆弱的部位，却可以百发百中，称之为弹指神通，秦畹凤是他唯一的孙子，自然从小就练会了。

断眉汉子不防他有此一着，身形才扑到中途，耳中就听到“叮”的一声轻响，一点劲风扑面射到，一时不知他使的什么暗器，急忙举手一撩，但觉手掌缘上刺痛了下，似被什么锋利东西划破，还没来及看，耳中又听“叮”的一声，一缕劲风袭了过来，只得—吸真气，身形往后疾退。秦畹凤看他退去，便自住手。

断眉汉子退到门口，低头一看左掌缘果然被划破了一道，鲜血涔涔而下，不知是被何种暗器划破的？一时不觉大怒，历笑道：“好小子，你敢暗器伤人。”

秦畹凤得意的冷笑道：“你再敢过来一步，小爷就教你躺下来，你信是不信？”秦畹凤说着，又是“叮”“叮”两声，两片三角形的碎瓷，有如两点寒星，朝断眉汉子双目电射而来。(手机阅读Ｓdxsｗ．com)

断眉汉子怒喝一声，刀光一闪，把两点瓷片一齐击落，人也随着大步逼了上去。秦畹凤看得心头大急，这一急，他手指连弹，但听一阵“叮”“叮”轻响，弹出了四点瓷片。断眉汉子怒喝一声，挥刀劈出，但这回秦畹凤弹出的瓷片，一共却有五片，四片直奔他脸颊，被刀光磕落，最后的一片，却是由下而上，射向他右手执刀脉门。

断眉汉子不防他有此—着，右腕被瓷片钉入，登时鲜血泉涌，疲软无力，秦畹凤早已计算好了，右手倏扬，使出了初学乍练的飞雪剑来，紫芒一闪，“当”的一声，削向他的朴刀，立把对方厚背朴刀削成了两截。

要知这断眉汉子饶志高外号叫做断眉刀，不但刀法精纯，武功也极是了得，他右手一痛，刀法一滞，扑刀被秦畹凤削断，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突然飞起右脚，一记魁星踢斗同时把秦畹凤的紫艾剑踢飞，右脚倏落，身形跟上，左掌快似闪电，从下翻起，拍的一声，击

中了秦畹凤的胸口。秦畹凤右腿负伤，只是*在灶上，这时连想闪出都来不及，口中闷哼一声，两眼发黑，往后跌倒下去。

第四百四十八章

他赶到之时，正好是秦畹凤中掌倒地，断眉刀饶志高跨上一步朝秦畹凤抓去，他赶紧飞身而上，一把抓住饶志高背后的衣衫，转身奋力把他身子往门外掷出，立即一下抢到秦畹凤身边，问道："秦兄，你怎么了？"秦畹凤似是已经昏了过去，没有作声。

李云龙俯身看去，只见他双目紧闭，呼吸甚是微弱，显然伤得不轻，这就伸手扶住他背脊，让他慢慢的坐起身来。但刚把他上身扶起，只听他胸肋间发出轻微的"格""格"两声轻响，那是肋骨和肋骨折断后的交错之声。

李云龙不觉一怔，也就在此时，秦畹凤本来昏过去的人，经断骨交错，剧痛攻心，居然把他痛醒过来，口中"啊"道："痛死我了。"李云龙慌忙把他身子放平，说道："秦兄肋骨可能被击断了，你快别动，让我瞧瞧。"

秦畹凤痛出了一身冷汗，咬着牙道："不，你不要碰我。"李云龙一怔道："你伤得不轻，先让我瞧瞧，在下也可以给你医治。"秦畹凤道："你身边有伤药，给我服几颗就好。"

李云龙笑道："若是秦兄断了肋骨，就得赶快把断骨接好，方能无事，光服伤药，是无济于事的。"秦畹凤道："李大哥，你先抱我进去，那边屋子里，有一张床，你让我躺一回，也许就会好的。"李云龙点点头，双手托起他身子，平托着走入右首屋中。托起身子，自然免不了会稍有震动，秦畹凤又觉肋骨剧痛，他咬牙忍痛，依然忍不住呻吟出声。

李云龙纵然是轻手轻脚的把他平放到木床上，他已经痛得人身发颤，叫了声"啊唷"。李云龙攒攒眉头道："秦兄准是被断眉汉子震断了肋骨，逞强是没有用了。"

秦畹凤切齿道："那个该死的恶贼，真该杀一千刀，一万刀……啊唷……"他一生气，呼吸牵动了肋骨，痛得自然更加厉害，他目中含着痛出来的眼液，望望李云龙，说道："李大哥，你……真会接骨……"

李云龙笑了笑道："练武的人，都学过伤科，接骨只是小手术而已，自然会了。"秦畹凤眼中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低声道："好

吧，你就给找接着试试……”李云龙柔声道：“接上了，就不会痛得这么历害了。”随着说话，俯着身子要去替他解开衣衫。

秦畹凤身躯一颤，不由自主的手掌一挡，急道：“你要做什么？”李云龙自然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反映，却不点破，笑道：“你忍着些，一下就好了。”“慢点。”秦畹凤道：“我还有话说。”

李云龙等着他道：“秦兄有什么活，请说吧。”秦畹凤望望他，说道：“你和白素仪结为兄弟，小弟也想和李大哥结为兄弟，你同不同意？”李云龙道：“结为兄弟之事，也不忙在一时，等我替你接好骨再说不迟。”

秦畹凤道：“不，我要先和你说好了再接骨，你要不要我做你兄弟？”李云龙看他说得很认真，点点头笑道：“好呀，我们三个人都得到卓老丈的宝剑，结为兄弟，也是一段佳话，我自然愿意了。”

秦畹凤问道：“结为异姓兄弟，是不是和同胞兄弟一样？”李云龙道：“这个自然，既是结义兄弟，自然和同胞兄弟一样的了。”“那就好。”秦畹凤望着他问道：“李大哥，你今年几岁了？”

李云龙道：“十七。”秦畹凤喜道：“小弟十六……李大哥，这么说，你该是我的兄长了，我们那就说定了？”“一言为定。”李云龙笑道：“兄弟大概是怕大哥不肯尽力替你治伤？现在你可以放心了。”秦畹凤口中“嗯”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

李云龙怕他怕痛，伸手点了他麻软穴，就俯着上身给他解开长衫，然后又解开了他里面的短衫扣子。解开短衫扣子，内衣里面赫然露出了浅绿色的肚兜来。用肚兜的自然是女子了，何况被肚兜崩紧的双峰，圆痕凸出，隐约可见。

李云龙这时眼看秦畹凤胸脯起伏，鼻中可以隐隐闻到**身上的幽香，一时只觉面红耳赤，一颗心不禁怦怦直跳。秦畹凤被他解开衣衫，心里总觉害羞，但过了半响，还不见他动静，忍不住闭着眼睛说道：“李大哥，我们已经结为兄弟，你就是小妹的兄长，你就不用顾忌了。”李云龙脸上一热，双手迅快解开她的肚兜，映入眼帘的竟是丰满的胸脯，和白如凝脂的肌肤，他心头不禁又是一荡。

李云龙不敢多看，双手轻轻按在她肋骨上，摸到断处，口中低声道：“你忍着些。”将她断处对准，接好了骨，随手拉过长衫，替她盖在身上，遮住胸脯。秦畹凤在他接拢断骨之时，痛得咬住牙关还哼出

声来，这时断骨已经接上，虽然还有些隐隐作痛，但已经好得多了，急忙问道："大哥，已经好了么？"

"莫要开口说话。"李云龙也闹出一头汗水，一面说道："你躺着不可动。"他从身边取出一个瓷瓶，倾了三粒药丸，送到秦畹凤嘴边，说道："你张开口来，把药丸吞下去，但身子仍是丝毫动弹不得，愚兄还得给你敷药。"秦畹凤依然闭着眼睛，只是张开了嘴，把药丸吞了下去。

李云龙不敢怠慢，收起瓷瓶，又从身边取出一颗蜡丸，捏碎外壳，里面是一颗龙眼大朱衣药丸，他纳入口中，把药丸嚼烂，然后又揭开她长衫，把嚼烂的药丸轻轻敷在她伤处，这才给她扣好肚兜和外衣的扣子，解开麻软穴，接着道："从现在起，十二个时辰之内，你丝毫不可挣动。"

秦畹凤睁开眼来，她眼神之中还是含着羞涩之色，感激的道："大哥，真谢谢你。"李云龙红着俊脸，含笑道："小妹子，我是你兄长，还谢什么呢？"秦畹凤道："大哥你说十二个时辰，不可挣动，那么过了十二个时辰呢？"

李云龙渐渐恢复正常，笑道："过了十二个时辰，已经好了，自然不要紧了。"秦畹凤道："好得会有这么快么？"

李云龙道："愚兄给你敷的是秘制的神丹，就算你手指被剑削断了，敷上神丹，十二个时辰就可以伸屈自如了，何况方才你又服了三颗救伤金丹，最重的内伤，也很快就好，就是在这十二个时辰丝毫动弹不得。"

"好，我不动就是了。"秦畹凤道："但……小妹子饿了……"李云龙微微摇头道："不成，目前药性正在发散，这十二个时辰之内，都不能进食。"

"要十二个时辰不能饮食？"秦畹凤吐吐舌头道："大哥，那你不如点了小妹的睡穴，一觉醒来，不就是十二个时辰了么？"

"不成。"李云龙又摇摇头道："等到药力发散半个时辰，你自会渐渐睡去，点睡穴，至少有一处脉穴受闭，药力如何行得开来？不过趁你还没睡着的时候，我要去吃饭了。"

秦畹凤道："大哥肚子饿了，那就快去吃吧。"李云龙道："我要在你醒的时候去吃饭的原因，因为等你睡熟了，我必须守在你身边。你清醒的时候，自然不会挣动，但睡熟了，说不定会转侧，所以你一动，我就必须按住你，一直要守到十二个时辰，方可无事。"

秦畹凤眼中又羞涩之色，低低的说："那大哥今晚就不能睡了。""不要紧。"李云龙笑了笑道："谁要我是你大哥，其实练武的人，一个晚上不睡，并不算得什么。"

"大哥。"秦畹凤感激得流下泪水来，含着泪笑道："小妹不敢说谢，因为我是你小妹咯。""对，好了。"李云龙站起道："你好好躺一回，我要去吃饭了。"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饭在大锅里，卤菜在板桌上，但板桌旁坐着一个人。一个红衣的女子，她似乎在等着他。李云龙看到她，不觉一怔，这红衣女子正是早晨在要间见过，她是白血帮的什么使者，她以子午针打伤了秦畹凤，后来又给了解药。

"她到这里来做什么呢？"李云龙心中想着，忍不住道："姑娘到这里，想必有什么见教了？"红衣女子脸上依然垂着一层薄纱，抬头道："李少侠怎知我是找你来的呢？"

李云龙微笑道："这里只有秦畹凤和在下两个人，姑娘若不是冲着秦畹凤而来，那就是找在下来的了。"他一面说活，一面走到灶上，揭开饭锅，装了一碗饭，又找一双筷子，回到饭桌旁，和红衣女子对面坐下，随手打开包卤菜的荷叶。

"嗯。"红衣女子鼻中轻嗯着，望着他淡淡一笑道："就算是找你来的了。"李云龙道："姑娘有问见教，那就请说吧，恕在下肚子饿了，一面吃饭，—面恭聆雅教吧。"随即自顾自的吃起饭来。

红衣女子一双剪水股的眼神，透过青纱，盯着他似是对他漫不在乎的神情颇为欣赏，过了半晌，才道："李少侠已经知道我是白血帮的人了？"李云龙点头笑道："在下还知道姑娘是使者身份，对吧？"

"嗯。"红衣女子轻嗯道："那你怎么不问我是谁呢？"李云龙道："姑娘肯说么？"红衣女子道："你又没问找，问我，我自然会说。"

第四百四十九章

“原来是沈姑娘。”李云龙朝她含笑点点头，说道：“沈姑娘现在可以说说来意了。”沈若华道：“李少侠和秦畹风，大概是在试剑会上认识的吧？”

李云龙道：“不错。”沈若华道：“这么说，泷少侠和他祖孙应该没有什么深厚交情的了？”李云龙：“本来没有。”沈若华在蒙面轻纱中，转了一下眼珠，说道：“听李少侠的口气，好像现在有了？”

李云龙不觉俊脸一红，点头道：“不错。”沈若华道：“那么李少侠和秦畹凤现在是什么交情呢？”李云龙道：“沈姑娘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若华淡淡一笑道：“李少侠如能见告，我就可以说下文，你如不肯见告，我下文就说不下去了。”“好。”李云龙道：“秦畹凤拜卓老丈为师，沈姑娘总知道吧？”

沈若华：“我听说过。”“那就对了。”李云龙道：“第一，卓老丈对在下有赠剑之义，秦畹凤是卓老丈的门下，现在秦畹凤负了伤，在下总不能袖手不舒。”

沈若白道：“还有第二么？”“有。”李云龙续道：“秦畹凤是在下口盟兄弟。”沈若华“哦”了一声。

李云龙道：“沈姑娘的下文呢？”沈若华道：“这我就不好说了。”

李云龙道：“沈姑娘说出来听听，又有何妨？”沈若华道：“敝帮要找秦大陕和卓大侠二位，这在试剑会上，李少侠也已经听到了，敝帮对田、卓二位，并无恶意，这—点我们以已一再跟秦畹凤表示过了。”

李云龙道：“但龙老丈和卓老丈昨晚已经无故失踪，沈姑娘也一定知道了。”沈若华冷笑道：“雪中双杰，不是故意避不见面？”

李云龙正容道：“在下从不说谎。”“我相信你就是了。”沈若华道：“只是……”她沉吟着没有说下去。

李云龙：“沈姑娘有什么话，只舒请说。”沈若华道：“那我直说了，敝帮在没找到雪中双杰之前，希望请秦畹凤到敝帮去。”

李云龙攒攒眉道：“这个……”“你有为难？”沈若华接着道：“我来的意思，就希望李少侠能置事外。”

“不成。”李云龙道：“在下没和田兄弟结义之前，等他伤好了，在下就可以不舒，但既已结为兄弟，在下就义不容辞。”“我知道这话是白说的。”沈若华目光闪动，缓缓说道：“只是这是敝帮上面交下来的命令，我们非办不可。”

李云龙道：“那就无话可说了。”沈若华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说道：“李少侠，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我和李少侠今天是第二次见面，虽然我们谈不上是朋友，但我有一句话，想劝劝泷少侠，这是撇开公事，以我沈若华的私人身份说的。”

李云龙望着她，含笑道：“沈姑娘请说。”沈若华道：“白血帮崛起江湖，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网罗不少江湖上的成名高手，连各大门派都为之侧目，如果没有必要，李少侠初出江湖，实在犯不着和白血帮不愉快。”

李云龙暗中一声冷笑，道：“谢谢沈姑娘的好意，在下会记住你的话。”沈若华站起身道：“那我走了。”

李云龙道：“沈姑娘请留步。”沈若华已经转过身去，闻言又回过身来，问道：“李少侠还有什么事么？”

李云龙道：“在下想请教你一件事。”沈若华道：“你说说看。”

李云龙道：“沈姑娘是贵帮的使者，在贵帮中身份大概不低了？”沈若华“嗯”了一声，没有作答。

李云龙道：“在下想请问一个人，不知沈姑娘知不知道？”沈若华道：“你要问谁？”李云龙道：“不知贵帮中有没有一个叫司马琼的人？”

“司马琼？”沈若华道：“是女的？”李云龙点点头道：“是的。”沈若华道：“有多大年纪了？”

李云龙道：“大概十七八岁，扬州口音。”沈若华盈盈目光在蒙面轻纱中流动，问道：“她是你什么人呢？”李云龙脸上微红，道：“不是在下什么人，她……取走了在下一件东西，在下正要找她。”

沈若华道：“她说是敝帮的人？”李云龙道：“没有，在下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沈若华微微摇头道：“据我所知，敝帮之中，并没有司马琼这个人。”

李云龙看她说得不像是假，这就拱拱手道：“多谢沈姑娘见告。”“不用谢。”沈若华转身轻盈的往门外而去。李云龙起身收过碗筷，又把吃剩的卤菜包了，才回到前面左首房中。(手机阅读sdχsψ。com）

秦畹凤叫道：“李大哥。”李云龙问道：“你还痛不痛？”“不痛了。”秦畹凤道：“找好像听你在和人说话？”

李云龙道：“是白血帮的人。”秦畹凤道：“又是他们，大哥没和他们动手？”“没有。”李云龙道：“来的是一个女的。”

秦畹凤问道：“找大哥来的？”“唔。”李云龙道：“主要还是来问令祖和令师下落的，他们还以为令祖和令师故意避不见面。”

秦畹凤道：“大哥怎么说？”李云龙道：“我告诉她，令祖、今师真的失踪了。”

秦畹凤道：“她肯相信么？”李云龙道：“我告诉她，找从不说谎，她好似相信了。”

秦畹凤眨眨眼睛，问道：“她年纪大不大？”李云龙道：“好像不大，她脸上蒙着一层面纱，我没看清她的面貌。”秦畹凤嗤的轻笑道：“但她看清了大哥的而貌了。”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历史上的名都，为南北交通要道，两淮盐运的中心，富商大贾，多住在这里，富丽繁华，不下京都。扬州的地点虽在江北，却富有江南的情调，尤其是瘦西湖。说起瘦西湖，也真是瘦得可怜，一束纤腰，楚楚有致。

沿湖最大的点缀，就是杨柳，每当春天开始，绿杨如烟，春风徐指，千万条柳丝，就够迷人了。柳阴下，酒帘边，静静泊着小游艇，船娘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盈盈如水，婀娜妩媚，笑语如莺。

瘦西湖上有一家最出名的点心馆，叫做富春楼的，不但点心名闻遐迩，而且也是瘦西湖上景色最宜的地方，楼上临水面朱栏曲折，楼宇宽敞，你可以在这里皮包水（吃茶和点心），也可以凭栏欣赏湖上景色，和船娘们悠然打桨的美丽姿态。

现在正是上午已牌时光，富春楼五间打通的楼面上，数十张桌子，几乎已经坐满了皮包水的客人。东面临湖的一张桌上，静静的坐着两个人。这两人都是一身青纱长衫，年纪不大，最多也不过二十出

头，左首一个生得玉面朱唇，风度翩翩，如果看他容貌，本是斯文一派，但腰间却悬一柄青穗长剑。右首一个举止也很斯文，但脸如淡金，似乎微有病容。这两人不用作者交代，当然就是李云龙和秦畹凤了。

他们到扬州来，自然是为了寻人，李云龙丢了师父传给他的龙泉剑，因为司马琼有扬州口音，他非找到她不可。秦畹凤的祖父掌中指龙飞蝗、师父飞雪剑卓一绝无故失踪，李云龙遇上的朱衣老道，要他往北方走，遇仙即止，镇江的北首，自然是扬州了。事情虽是两件却可以并案办理，扬州自然非来不可。

但他们到了扬州，却茫然无所适从，偌大的扬州，你到哪里去找司马琼、龙飞蝗和卓一绝呢？到扬州来之前，既无一丝线索，到了扬州，自然就没有辙了。两天时间，都花在茶楼酒肆上，就是毫无半点眉目，今天，他们找到富春楼，看来还是一无所获。

因为楼上食客虽多，却都是些文人墨客和商卖中人，毫无岔眼的，而且全楼之中，身边携带长剑的，可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云龙自己了。李云龙感到意兴索然，只是慢慢的喝着茶。秦畹凤自然看得出来，口中低低的叫了声："大哥。"

李云龙一手托着茶盏，问道："兄弟有什么事？"秦畹凤道："我们游湖去，好不？"李云龙笑道："好吧，你有兴趣，我们就去。"秦畹凤展齿笑道："那就走。"随着话声就站起身来。

李云龙看她兴致很好，就随着站起，付了帐，一同下楼，走近埠头。早有一条小艇停在那里，船梢站着—名垂着两条辫子的绿衣少女，招呼道："两位公子爷，要游湖么？"李云龙听她一开口，声音和司马琼差相近似，心中不觉一动，忖道："看来司马琼果然是扬州人了。"一面点头笑道："我们正是游湖来的。"

绿衣少女朝两人甜甜一笑道："二位公子那就请上船了。"李云龙和秦畹凤跨入舱中，对面坐下，绿衣少女用桨轻轻点开船头，就划着桨，朝湖面上驶去。秦畹凤问道："小姑娘，扬州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绿衣少女—面打桨一面嫣然笑道："原来两位公子初来扬州，光是湖上，就许多多名胜，从这里去，是五亭桥、徐园、小金山、平山堂，每到一处，都可以流连上半天。"李云龙问道："还有呢？"

绿衣少女道：“还有就是梅花岭，和环花观。”她俏眼瞟着两人，问道：“两位公子是读书公子，对不？”秦畹凤问道：“读书人怎么呢？”绿衣少女眨着眼道：“—种是读书公子，还有是做买卖的，就多一个去处了。”

第四百五十章

仙人庙不是有一个仙字吗？李云龙想起朱衣老道曾说过：遇仙而止，莫非指的就是仙女不成？心念这一动，不觉问道："仙人庙只读书公子和买卖人能去么？"

"自然什么人都可以去了。"绿衣少女扑哧一笑，说道："我是说到仙人庙去的，以读书公子和买卖人比较多就是了。"秦畹凤道："他们去做什么的呢？"

"自然去求签的了。"绿衣少女轻笑道："仙人庙里仙女娘娘是最灵验不过，读书公子去问的是前程，今年会不会高中？买卖人去问这一趟买卖是不是能够赚大钱？仙人庙外面，经常演戏酬神，就是中了举，赚了大钱去还愿的。"

秦畹凤道："仙女娘娘有那么灵，那就应该有一种人要去烧香许愿才对。"绿衣少女睁大眼睛问道："那—种人？"秦畹凤轻笑道："像姑娘这样的人，去问终身呀。"绿衣少女晕飞双颊，含羞道："才没有呢。"

李云龙问道："仙人庙在哪里？"绿衣少女道："城东。"李云龙道："姑娘，你快*岸。"绿衣少女俏眼中飞过一丝异彩，诧异的道："怎么？公子爷要上岸，不游湖了么？"

李云龙笑道："我明年秋天，就要去应试，姑娘既然把仙女娘娘说得这么灵，我就要赶去求一支签，游湖明天也可以游。"绿衣少女瞟了他一眼，说道："公子爷今年一定会高中的。"

李云龙笑道："这么说姑娘比仙女娘娘还要灵了。"绿衣少女道："公子爷取笑了。"她果然把小艇打了个转，驶回原来的埠头。李云龙从怀中取出一锭碎银，递给了她，就举步跨上埠头。绿衣少女道："公子爷，就是游一趟湖，也用不着这么多银子。"

秦畹凤道："多的就送给你买花粉。"接着道："等我大哥中了状元，会来接你当状元夫人去的。"绿衣少女被他说得粉脸通红，秦畹凤已经含笑跨上岸去。两人走了一段路，秦畹凤低低的道："大哥，我们这就要到仙人庙去么？"

李云龙道："自然马上就去，虽然不一定会有消息，也总算是有线索了。"秦畹凤道："那天朱衣老道说的遇仙而止，会是仙人庙么？"李云龙道："仙人庙总沾上了一个仙，我们且去看看再说。"

城东仙人庙，本是一处盐米市场，但因为庙前一片空旷的场地，仙女娘娘又有求必应，经常有许愿的人来还愿酬神，也经常演戏，就有不少摊贩在这里设摊，后来走江湖买卖、练拳的也在这里围了场子，就这样，虽然不是庙会期间，也渐渐形成一个集市。

现在，这仙人庙一片广场上，吃喝玩乐，形形式式，三教九流，可齐全了。李云龙、秦畹凤两人，到了仙人庙前面，只见一路上摊贩林立，游客杂沓，是个龙蛇杂处之地，仙人庙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之中，显然不是清静之地了。两人只是像旁的游客一样，胡乱逛了一阵，渐渐走近仙人庙的大门。

一般大的寺庙，如果不在庙会之期，是不开中间两扇大门的。仙人庙规模宠伟，屋宇覆盖甚广，自是属于在庙之列，两扇高大的山门，经年常关，只有左右两边的侧门开着，供香客和游人出入。就因为仙女娘娘有求必应，纵然不是庙会日子，善男信女，求签许愿的人，进进出出，还是不少。

李云龙和秦畹凤随着几个香客，从侧门进入庙内，再由左廊折入在天井，就看到有不少人正在到处拈香拜神，一座比人还高的大香炉，香烟缭绕。跨上石级，大殿上求神拜佛的人更多，几个签筒，正在播着一片"策""策"之声。这里是官迷心窍和财迷心窍的人磕脑袋瓜的地方，当然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来。

李云龙回头道："兄弟，我们到后面去看看。"秦畹凤点点头，两人由大殿转出，穿行长廊，来至第二进，这里比起前殿，就清净得多了，香客全挤在仙女娘娘殿，这里也有几个，那只是随便拈香参拜而已。

两人刚跨上石阶，就有一个中年道人迎了上来，打着稽首道："二位施主请了。"他没向别的香客招呼，却来招呼李云龙和秦畹凤，那是因为别人双手捧着香，一望而知是香客，他们不像香客，而且李云龙腰间还佩着长剑，自然特别显眼了。

李云龙连忙含笑还礼道："道长请了，在下兄弟路过扬州，久闻仙人庙香火鼎盛，特地瞻仰来的。"中年道人看着两人，含笑道："欢迎

欢迎，二位施主请入内待茶。”

李云龙道：“道长不用客气，如果方便的话，在下兄弟想到处走走。”中年道人笑道：“施主说那里话来，敝庙仰仗的是十方香火，进入敝庙来的都是施主，那里会有不方便之理，不知二位施主是否需要贫道带路？”

李云龙道：“这个不敢当，香客正多，道长只舒请便好了。”中年道人道：“如此，贫道就不奉陪了，只是后进是观主清修之地，左右两边，则是云房，游客止步，要请二位原谅。”一般寺院道观，云房所在，都是游客止步的地方，这也是常情。

李云龙问道：“在下听说观主是位年高的有道之士，精通玄门精义，不知道如何称呼？”中年道人道：“敝观主道号上玄下通，今年已经九十有八了。”李云龙道：“在下兄弟慕名而来，不知可否参见观主一面？”

“这个……”中年道人面有难色，说道：“敝观主清净无为，已有多年不问尘事，平日很少接见客人，只怕要使二位施主失望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一名身穿鹅黄道袍的小道童从后进走了出来，朝中年道人打了个稽道道：“三师叔，观主刚才吩咐，今日中午，有二位远道来的小施主，和观主有缘，可以请他们到云房相见。”

中年道人听得面露惊喜，朝李云龙稽首道：“观主精通易理，大概已知二位施主的来意了，这是很难得的事，平常有许多游客，想见观主，都见不到，如今观主来请二位入内相见了。”

李云龙心中一动，忙道：“观主果然道法高深，未卜先知，看来在下兄弟，福缘不浅。”中年道人一指小道童道：“他是伺候观主的明心，二位施主请随他进去，贫道就不奉陪了。”

小道童接着朝两人打了个稽首道：“小道替二位施主领路。”说完，就转身走在前面，往后进行去。

李云龙谢过中年道人，就举步跟着小道童身后就走。小道童出了二进殿宇，穿行长廊，经过了几座殿宇，进入一道月洞门。这里已是仙人庙最后一进，庭中有一棵古松，老干槎桠，势如拿云，松树底下，养着一对白鹤，状极悠闲，见到了人也不走避，看去甚驯。

迎面一排三间屋宇，静寂无声，甚是清幽。你如果看了仙人庙外扰壤红尘，真想不到此处居然隔绝尘嚣，别有天地。光看这份光景，这位仙人庙的观主，自然是有道高人了。小道童明心引着两人越过青草如茵的一片草地，到了阶前，就神色恭敬，在门口说道："启禀观主，二位施主来了。"

只听里面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快请他们进来。"小道童应了声"是"，立即身形一侧，说道："观主请二位施主进去。"他侧身举手，撩起一片门帘。

李云龙、秦畹凤一先一后，跨入门去。只见这间云房略呈方形，中间*壁处，放一张紫檀云床，床上盘膝坐着一个银发披肩，银髯飘胸，身穿朱红道袍的老道人。这老道果然是个有道高入，不但脸如婴儿，白里透红，白眉低垂，覆着一双炯炯有神有目光，神情冲夷，道气盎然。云床前面，是一个古铜八卦炉，炉香袅袅，一进入云房，就可闻到一缕淡淡的梅檀香味。

"呵呵，二位小施主远来不易，大概不认识贫道了？请坐、请坐。"老道人面上流露出蔼然笑容，抬着手朝二人招呼。他年已九十有八，但话声清朗，听来几乎只有四十来岁的，说话的声音。任何人看到这般光景，心中无不肃然起敬。

李云龙来时，还把仙人庙当作贼窠，但此时看了这位老道长，不觉暗暗惊异，神色恭敬的朝上首拱手作了长揖，说道："在下兄弟久仰老道长道法高深，今日得瞻仙宇，实是福缘不浅。"

"好说，好说。"玄通老道微笑道："二位小施主先请坐了再说。"李云龙、秦畹凤就在他对面的两张紫檀木椅上落坐。

玄通老道不待二人开口，又道："仙道无凭，人间哪有真仙？贫道只是静参易理，稍悟天人之机，比人家多活了几十年而已，其实离大道还远得十万八千里，成仙登道，谈何容易？呵呵。"

李云龙道："老道长这是过谦之词。"玄通老道又道："贫道只是山野之人，云烟过眼，心如止水，就因为心如止水，大概再活个九十八年，还可以办得到，呵呵。"

秦畹凤道："老道长真是神仙中人。""二位何尝不是神仙中人？"玄通老道笑了笑道："贫道算出今午会有二位日友光临敝庙，而

且和贫道有缘，贫道这有缘二字，指的是宿缘，大概二位小施主听不懂吧？”

第四百五十一章

秦畹凤道："一甲子以前，在下还没生哩。""不错，不错。"玄通老道微微一笑道："二位当时正是峨嵋茅蓬炼气之士，得道成胎，还得转胎，所以贫道觉得仙道无凭……"李云龙被他说得迷迷糊糊，觉得他在胡说八道，自己明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会像他说的这样？

只听玄通老道又道："二位经贫道一说，总应该想起一点来了。"秦畹凤道："我怎么会一点也想不起来呢？""慢慢的想，呵呵，慢慢的想。"玄通老道眯着双目，含笑道："贫道觉得二位灵智不应如此被尘俗所蒙，再仔细想想，就会想得起来了。"

李云龙忽然双目乍睁，一手拉起秦畹凤的手，霍地站了起来，喝道："兄弟，咱们快退出去。""呵呵。"玄通老道依然眯着双目，笑道："这位小施主可能已经想起来了，请坐，请坐，既已想起前因，正作贫道的座上客了。

不是座上客，是阶下囚。李云龙、秦畹凤迷迷糊糊的被人抬起，不知过了多久，才从迷迷糊糊中逐渐清醒。李云龙第一件事，就运气检查全身。秦畹凤却已经尖叫起来："大哥，我们在哪里了呢？"李云龙这一经运气，登时发现自己身上有两处经穴果然被人家以截脉手法给闭住了。

他暗暗觉得好笑，自己练的是圣天真气，不惧任何手法闭住经脉，所以自己的魔法水平又不是用真气，而且方才一运气，就已豁然贯通，只是秦兄弟？秦畹凤看他没有作声，还当他没有清醒过来，着急的摇着他的身子叫道："大哥，你快醒醒，快醒醒呢。"

李云龙突然想到自己两人被他们迷翻了送到这里，说不定暗中仍有人监视，自己说话可得小心，一念及此，不觉口中"唔"了一声道："兄弟，你嚷什么呢？"

一面却以传音入密说道："兄弟，你别作声，把人坐过来，你身上有两处穴道，被他们用截脉手法闭住了，愚兄给你先解开了，但不论遇上什么事，没有愚兄出声，你仍然要装作经穴受制，不可露出破绽来。"

秦畹凤听得心中一惊，暗道："看来大哥江湖经验果然比自己老到多了。"一面依然嚷道："大哥，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被关在一处暗不见天日的地方，那贼老道果然不是好人。"口中说着，人已捱着李云龙身边坐了过来。

李云龙安慰着道："兄弟，既来之，则安之，这里很可能是在地室之中，但他们把我们关在这里，总有目的吧，且等他们有人来了，问问明白，再作道理。"一面再以传音入密说道："现在不可说话了，快些运气，和愚兄度入的真气会合，引道运行。"说着就伸出手去，按在她背后灵台穴上，默默运功，把真气输入她体内。

秦畹凤果然不敢再说，立即运气行功，引着大哥的真气，循经而行，直待真气循行一周，但觉十二经络豁然而通，李云龙才能把手掌缓缓收了回去。秦畹凤想起大哥给自己脚弯上起出毒针，给自己胸口接骨，现在再给自己运气，不但自己身子都给他看到了，连自己体内，都有了他贯注的真气，自己总归是女儿之身。她突然感到一阵羞涩，袭上心头，脸上登时热烘烘的，急忙把身子移开了些，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李云龙却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伸手摸摸身边，镇江剑已经不在了，那不用说自然是给对方搜去了，回头仍以传音入密问道："兄弟，你的紫艾剑还在身边么？"

秦畹凤摸摸身边，她把紫艾剑藏在贴身之处，居然未被搜走，这就点点头低声道："在。"她不会传音入密，因此只说了一个「在」字，而且声音说得很低。李云龙道："如此就好。"

秦畹凤问道："你呢？"李云龙道："被他们搜走了。"秦畹凤低低的道："大哥，我看还是交给你的好，你武功比我好，万一动起手来，你就用得着。"李云龙笑道："还是你留着吧。"

"不。"秦畹凤道："我留着不如交给你，遇上一个武功比我强的敌人，我就施展不开，不小心还会被人家夺走，在你手中就不同，你足以自保，也可以保护我。"她在说话之时，已从长衫里面解下了紫艾剑，递将过去。

李云龙听她说得也是有理，就伸手接过，佩到长衫里面，然后举步走了几步，伸手在墙上一摸，那是一堵砖墙。这间地室，地方扑不

大，虽然没有什么光线，但他凝足目力，还能看得清楚，只有左首有一道门户，他走近门前，再伸手一摸，只觉着手冰凉，是一道铁门。

他身边有了紫艾剑，这道铁门，就关不住自己两人，但他并不想破门而出。因为自己两人，被制的经穴已解，要想出去，随时都可以走。对方既以朱衣道人测字为由，要自己往北来，遇仙而止，又把自己两人，诱入观主静室，以迷香把自己迷翻，可见对方着实用了一番心机。

由此看来，这仙人庙不是和文慧芸有关，便是和雪中双杰失踪有关了。和文慧芸有关，那么自己正好藉此机会，探听司马琼的下落，索回龙泉剑。和雪中双杰失踪有关，那就更须趁机把两人救出。这两件事没有下落之前，自然不能走了。

秦畹凤跟在他身边，低低的问道："大哥，我们有办法出去么？"李云龙朝她微微一笑，以传音入密道："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去，只是现在还不能走。"秦畹凤道："为什么呢？"

李云龙把她拉到壁角坐下，仍以传音入密说道："我们进来不易，总要摸出对方的底细来，否则岂非白来了？"秦畹凤道："我们被关在这里，能摸到他们底细么？"李云龙道："所以要忍耐，他们把我们关在这里，总会有人来的。"

"那老道士坏透了，故意说些玄机，把我们听得迷迷糊糊的，哦，还有……"秦畹凤仰起头叫道："大哥，我在想，那游艇的娘们显然也是他们一路的了。"李云龙笑道："我们一路行来，早就落入他们的眼中，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早在北固山，要我们往北来，遇仙而止的朱衣老道，就是他们一路的了。"

秦畹凤矍然道："这么说，我爷爷和师父也是他们劫持的了？""当然有可能。"李云龙又以传音入密，把自己方才所想的两件事，也和她说了。

秦畹凤由衷的感到佩服，低低说道："大哥，你真行江湖经验比我多得多了，这些事情，我怎么没想到呢？"李云龙道："这是你没遇到什么事，如果江湖上的故事，听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正说之间，李云龙一摆手道："有人来了。"

秦畹凤听到没有声音，忍不住问道："我怎么没有听到声音呢？"李云龙道："还在门外走道上，快到了。"

话声甫落，果然听到铁门外面有人开启铁锁的声音。李云龙急忙以传音入密叮咛道：“兄弟，你要记住了，我们两处经穴被制，不能和人动手，一切由愚兄来应付。”

秦畹凤只是点着头道：“我知道。”铁门“碰”的一声，被人往外拉开，就有灯光从门外射了进来。秦畹凤故意大声骂道：“贼毛道士，你们把小爷关在这里，要待怎的？”

从门外走来的却是一个连步细碎的绿衣女子，一手提着灯笼，俏生生的走入，轻笑道：“二位公子，不用动怒了，我可不是道士。”她一开口，李云龙就已听出是游艇上那个打桨的少女，不觉哼道：“姑娘真行，居然把我们骗到仙人庙来了。”

秦畹凤道：“大哥，她就是那个打桨的女子吗？”绿衣少女把灯笼提高了些，照着她春花似的笑容，眼波一溜李云龙，笑着说道：“还是这位公子的耳朵行。”—面又道：“公子说我把你们骗来的，可冤枉人了，仙人庙可是你们找来的，不是我把你们骗来的。”

李云龙问道：“姑娘来此作甚？”绿衣少女霎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说道：“来看看二位，不行么？”秦畹凤笑道：“状元夫人自然是来看状元郎的，不会来看我的了。”

绿衣少女被她说得粉脸一红，啐道：“你少贫嘴。”她没有发怒，显然对‘状元夫人’这四个字，还很感兴趣。不，这应该说人长得俊，到处都沾到便宜，哪个少女不怀春？

李云龙却冷冷的道：“我们经穴被闭，关在地室里，成为你们囚犯了，你进来有什么事，干脆说出来吧。”绿衣少女听得一呆，望着他道：“公子好像真的在怪我了呢。”她回身关上铁门，才道：“其实你们是大师伯引来的，可不关我的事。”

李云龙心中一动，暗道：“此女口气稚嫩，也许可以从她口中，探出一些口气来。”心念一转，忙道：“在下并没有怪你。”绿衣少女道：“真的不怪我么？”

“自然是真的了。”李云龙一笑道：“在下要怪就该怪你大师伯才对，只不知你大师伯是不是这里的观主？”绿衣少女道：“我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是这里的观主了。李云龙又道：“那么还有一个朱衣老道呢？他是你什么人？”

第四百五十二章

绿衣少女脸色微微一变，凛然道：“我不知道。”秦畹凤道：“你怎么都不知道？”绿衣少女对她可不假词色，回头冷然道：“我不知道不可以？”

“自然可以。”李云龙陪着笑道：“那么姑娘叫什么芳名，总不该不知道吧？”他知道对付姑娘可得下水磨功夫。

“我……”绿衣少女粉脸蓦然一红，她想说‘我不知道’，但她只说了一个‘我’字，就停住了，过了半晌，一双水汪汪的眼上，瞟着李云龙，看到李云龙也正在望着她，不觉幽幽地道：“我叫……蔡薇薇。”

秦畹凤看她和大哥含情脉脉的说话，心中不禁有气，冷声道：“这名字真还像状元夫人哩。”绿衣少女哼道：“你少插嘴。”

“蔡薇薇。”李云龙心中不禁一动，暗道：“蔡薇薇、司马琼，她们莫非是一起的不成？”他沉吟着没有说话。

绿衣少女忽然“哦”了一声，急道：“你们一直和我说话，我忘了问你们啦，你们谁是秦畹凤呢？”秦畹凤正要开口。李云龙忙道：“陆姑娘问秦畹风干么？”

绿衣少女道：“自然有事了，你们谁是秦畹风呢？”李云龙道：“姑娘先说有什么事，在下才能告诉你。”秦畹凤心中暗道：“大哥真有一套，正在套她的口气，看来自己真太心直口快了。”

“你真会缠人。”绿衣少女小蛮靴轻轻一踩，接着道：“告诉你也不要紧，大师伯要我来请秦畹风出去一趟的。”李云龙道：“我们两人，只请一个出去？”

绿衣少女道：“大帅伯这样吩咐我的，自然只请一个出去了。”“不成。”李云龙道：“要去，我们两个一起去。”“那怎么成？”绿衣少女道：“这是大师伯吩咐的，我可作不了主。”

李云龙朝她一笑道：“是吗？这要看姑娘肯不肯帮忙了。”绿衣少女道：“我不敢。”李云龙笑道：“姑娘只要肯帮忙，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大师伯决不会怪你，我们也两个人都可以去了。”

绿衣少女问道：“什么话呢？”李云龙道：“姑娘如果答应了，在下才可以告诉你，你如果不肯，那就算了。”绿衣少女眨眨眼道：“你先

说说看，如果我帮不上忙，你说了也没用呀。”她似是已经首肯了。

李云龙道：“在下说出来了，姑娘一定要帮忙，而且在下保证，在你大师伯面前，决不使你为难。”“烦死人了，好嘛。”绿衣少女道：“你现在可以说了。”

李云龙笑了笑，低声道：“姑娘只要跟你大师伯说，我们两个人都抢着说是秦畹风，你没法分得出来，就只好把我们两人都带去了。”秦畹凤听得暗自好笑，大哥这办法真好，真亏他想得出来。

绿衣少女忍不住“咭”的笑出声来，说道：“看来你这人很坏。”李云龙道：“为什么？”绿衣少女道：“因为你会出坏主意。”李云龙道：“那姑娘是答应了？”绿衣少女道：“我答应可以，但你……”她粉脸一红，底下的话还没说出来。

李云龙接口道：“你要在下告诉你，谁是秦畹风，对不？”绿衣少女点点头道：“就算你说对了。”

李云龙一指秦畹凤道：“他是我义弟秦畹风。”绿衣少女问道：“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李云龙道：“在下李飞。”

绿衣少女低低的念道：“李飞……”忽然抬目问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李云龙道：“李就是木子李……”秦畹凤插口道：“飞就是飞黄腾达的飞。”

绿衣少女听不懂，道：“什么飞？”李云龙道：“飞上蓝天的飞。”秦畹凤道：“其实你只要记住我大哥就是状元郎就好了。”绿衣少女看了秦畹凤一眼，才道：“李公子相貌堂堂，说不定将来真会中状元呢。”

秦畹凤道：“所以我要你记住他就是了。”李云龙怕她因羞成恼，忙道：“蔡姑娘答应了要算数。”绿衣少女道：“你们见了大师伯，也要这样说才行。”

李云龙道：“这个自然，姑娘只舒放心好了。”“好。”绿衣少女道：“那你们就跟我出去吧。”李云龙低声道：“多谢蔡姑娘。”

绿衣少女叮咛道：“大师伯脾气不好，你要多忍耐些，莫要顶撞了他。”李云龙道：“在下省得。”绿衣少女转身道：“你们快些走吧，大师伯等久了呢。”一手推开铁门，当先走了出去。李云龙回头道：“兄弟，咱们走吧。”(手机阅读$dxsw．com)

两人跟在她身后，走出铁门，穿过一条甬道，右转就是一条石级，拾级而上，已经回到地上，那是一间黝黑的斗室。绿衣少女领着他们走出，再穿行过一条长廊，已经到了一座月洞门前面，现在李云龙认出来了，自己两人已回到了仙人庙观主的静室来了。

他们进入月洞门，来至静室门前，绿衣少女就躬着身道："启禀大师伯，秦畹凤带到。"只听玄通老道在里面说道："带进来。"

绿衣少女应了声"是"，回头道："你们随我进去。"她又朝李云龙盯了一眼，低低的道："记住了。"这是叮嘱他不可顶撞大师伯，李云龙朝她暗暗点了点头，绿衣少女才领着两人走入静室。

静室中布置如旧，云床上依然盘膝坐着身穿杏黄道袍的老道，只是披肩银发，飘胸银髯，全变得乌黑有光了。在云床右首，两张木椅上，端坐着两个人，那正是雪中双杰飞雪剑卓一绝和雪中指龙飞蝗。玄通老道目光一注，看到绿衣少女领着两人走入，不觉浓眉微微一动，说道："小丫头，我只让你把秦畹凤叫来，你怎么把他们两个全带来了。"

绿衣少女道："回大师伯，弟子问他们谁是秦畹凤，他们两个都说是秦畹凤，弟子分不出来，只好把两人全带来了。"玄通老道呵呵一笑道："小丫头，叫你办一件事，都没给大师伯办好。"

绿衣少女急道："弟子真的不知道他们谁是秦畹凤呀。"玄通老道含笑道："大师伯又没说你知道秦畹凤是谁，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绿衣少女躬身一礼，退了出去。

李云龙在入室之时，就以传音入密朝秦畹凤道："兄弟听着，见到令祖、令师，不可叫喊，你看我眼色、手势行动，不可露了破绽，让他瞧出来。"

玄通老道望了两人一眼，含笑道："怠慢二位小施主了，不知两位之中，哪一位是秦畹凤小施主？"李云龙道："观主使用迷香，把在下二位迷翻，这是什么意思？"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伸手指指雪中双杰，说道："二位小施主一定认识这二位是谁了？"李云龙道："不认得。"玄通老道又朝秦畹凤问道："你呢？"秦畹凤也摇着头道："不认识。"

“哈、哈、哈、哈。”玄通老道仰首发出一串哈哈大笑道：“两位小施主不肯说，贫道问不问都是一样，你们二人之中，反正总有一个人是秦畹风。”

说完，就没有理会两人，回过头去，朝雪中双杰含笑道：“秦畹风是秦施主的令孙女，也是卓施主的令高徒，贫道如今也一并请来了，二位总相信了吧？”卓一绝、龙飞蝗都没有说话。

玄通老道又道：“贫道把二位请来，乃是一片善意，只要二位点个头，大家就是自己人了……”卓一绝道：“在下已于贱辰那天，当众宣布封炉，不再铸制兵刃了，道兄要在下为贵观铸制兵刃一节，在下歉难遵命。”听他口气，原来玄通老道把他掳来，是要他铸制兵刃。

龙飞蝗接着道：“兄弟也已退出江湖多年，浪迹不羁，贵观要兄弟提任护法，兄弟更不敢当。”

“哈哈。”玄通老道大笑道：“二位这么说来，贫道劝说了半天，算是白说了，二位施主……”刚说到这里，只见一名小道童匆匆走入，行到玄通老道身边，附着他耳朵，低低说了两句。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道：“不要紧，让他到处去看看吧。”“是。”小道童躬身领命，退了出去。

玄通老道又含笑接着道：“现在秦小施主也到了这里，二位施主应该明白，有许多事情，最好是做得两面光，所谓两面光，就是你有面子，我也有面子，两人都光彩，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脸上虽然在笑，两眼望着雪中双杰，目光却渐渐冷峻，说道：“若是敬酒不喝，等到喝罚酒时，那就没味道了，嘿嘿，二位施主久走江湖，贫道这话，自然总会明白了。”这话就含有威胁之意，也自然以秦畹凤威胁两人了。

李云龙眼看雪中双杰一直坐着没动，心中暗道：“看来他们一定是穴道受制了。”一面目注玄通老道，冷然道：“道长语气，似乎含有威胁之意，只不知道长究竟欲如何？”

“问得好。”玄通老道道：“贫道奉邀他们二位担任仙人庙护法，那知他们误会了贫道的好意，秦畹凤，贫道让你们祖孙、师徒三人，回去好好想想……”

突然门帘动处，红影一闪，轻风飘香，室中已多了—个一身梅红衣裙，面蒙轻纱的女子，口中娇“唷”一声道：“原来卓、秦二老和李少侠都在这里……”李云龙一眼就已认出这红衣女子正是白血帮的使者沈若华。

第四百五十三章

沈若华道："真正的身份呢？"玄通老道呵呵道："姑娘这话问得奇怪了，贫道的真正身份，自然还是仙人庙的观主了。"他放心得很，雪中双杰和李云龙、秦畹凤四人，全都经穴被制，无法施展武功，仅凭沈若华一个女子，岂会在他眼里？因此眯着双目，从眼缝中射出两道金线般的光芒，注射着沈若华，嘿然道："看来姑娘绝非寻常之辈，贫道想知道姑娘的真正身份。"

沈若华冷然道："道长看不出来么？"李云龙先前还以为这仙人庙是白血帮的所在，如今听了两人这番话，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忖道："如此看来，这仙人庙和白血帮不是一个组合了。"

玄通老道呵呵笑道："依贫道看来，姑娘身手似乎不弱，只可惜的是……"沈若华俏生生站在门口，问道："可惜什么呢？"玄通老道大笑道："姑娘虽然找到他们，但姑娘只怕也出不去了。"

"哦。"沈若华漫不经意的道："出不去？我怎么看不出来呢？"玄通老道含笑道："因为贫道也要把姑娘留下。"话声甫出，左手迅若闪电，泷空点出一指，指风如矢，嘶然有声。

沈若华冷笑一声，身形一偏，就避开了对方一指，同时偏身疾进，同样左手一抬，五指转动，手法轻灵已极，洒出一片错落指影，朝玄通老道袭去。你别看玄通老道盘膝坐在云床之上，他没待沈若华欺近，整个身子突然离床飞起，向一旁移开数尺，飘落地上，呵呵笑道："贫道倒是小看你了，姑娘这玲珑指，功夫不赖啊。"他口中说着，左手疾发，五指似爪似钩，朝沈若华肩头抓去。

李云龙眼看两人已动上手，机不可失，身形一下闪到卓一绝和龙飞蝗两人身后，双手齐发，在他们身上，连拍了几掌，想替他们解开受制的穴道。

玄通老道突见李云龙身法敏捷，被闭的经穴，分明已解，心头不由一怔，口中呵呵笑道："小施主能自解被闭经穴，也颇出贫道意料之外，但雪中双杰并非一般穴道受制，小施主要替他们解穴，只怕是枉费心机了。"他左手在和沈若华动手，互相抢攻，话声还是十分和缓，尤其他右手始终没有出手，显然并未把沈若华放在眼里。

卓一绝道：“李少侠，你们既然穴道已解，就快些走吧。”秦畹凤道：“爷爷，你们怎么了呢？”龙飞蝗道：“你师父说得不错，你和李少侠速速退出庙去。”

玄通老道大笑道：“贫道没点个头，他们想走，可没这般容易呢。”左手和沈若华连发数招，突然临空一指朝秦畹凤点来。李云龙眼快，急忙一把把秦畹凤拉开，口中朗笑道：“咱们合力把这老道拿下了。”人随声发，疾欺上去，双掌一挥，接连拍出三掌。

玄通老道依然只使一只左手，他一面封格沈若华双手急袭过去的指影，一面从容挥手，居然又接下了李云龙的三招。沈若华不仅身法飘忽，一双柔夷，十根纤纤玉指，如弹如拨，指影飞洒，十分好看，但每一根玉指，就像弹琴拨弦，没一记不指向对方的要害大穴，当真错落泷厉，快疾如雨。

李云龙双手化掌，忽斫忽拍，掌风记记如刀，也使得十分泷厉。但玄通老道却依然仅以一只左手应敌，他虽然只是一只左手，却能以指对指，以掌对掌，一只手应付李云龙、沈若华两双手，还并不觉得接应不暇。

反而站在一旁的秦畹凤要想上去协助大哥，却感到无法近身，也有无从下手之感。就在此时，只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踏左足，扬左掌，侧身斜进，为左劈手，再以中指取捉筋划筋缩，右足跟进，扬右掌，左手穿花出肘下，取游魂，再进右足，以缠丝步转身，左手取内肺门，划正肺门，快，可以上去了。”

秦畹凤听出是爷爷传音入密说的话，所指点的正是雪中指的第三个变化，心中不禁大喜，急忙依言左足欺上，侧身使了一记左劈手，中指快疾无伦的朝玄通老道手股曲窝点出。

玄通老道不防秦畹凤会突然欺身而上，几乎被她一指点中，赶紧身形倏退半步，大笑道：“好小子，这一记雪中指，使得不错，大概有你爷爷三成火候了。”他这一倏退半步，正好退到李云龙身侧。

李云龙哪还待慢，左手砰的一掌，击在他右肩之上。秦畹凤也依着爷爷所教，右足跟进，右手一扬，左手从腕底穿出，取他右肋游魂穴。这一指出手了相当快疾，在李云龙一掌拍上他肩头的同时，点中了他游魂穴。(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玄通老道似是来不及封解，给他们一掌、一指击中之后，口中却不禁呵呵大笑起来。这一瞬间，李云龙、秦畹凤也已感到不对，因为手掌、手指击中之后，竟像击在铁石上一般，自己的手掌、手指反而被震得隐隐生痛。

李云龙心头一惊，急忙叫道："兄弟速退，这妖道练的是金钟罩。"他喝声中，沈若华如弹如拨的兰花指，也同时一连串弹上他几处大穴之后，骇然后跃。玄通老道得意的笑道："现在你们知道老道的厉害了。"

李云龙后退之际，已经翻起长衫，铮的一声，紫芒流动，掣出紫艾剑来，冷然道："就算你练成金钟罩，在下倒是不信，你会不畏利剑？"

沈若华也在一退之下，抽出了长剑，她更不搭活，娇叱一声，一剑朝玄通老道劈去。玄通老道一双目光却盯在李云龙的紫艾剑上，对沈若华刺去的一剑，根本理也没理，直等她剑势快要近身，才左手一探，一把抓住了她的剑身，轻轻一拉，就把沈若华连剑带人拉出去三尺光景。

沈若华刺山第一剑，就被他一把抓住，连人拉了出去，心头自然猛吃一惊，急忙松手弃剑。李云龙适时紫艾剑出手，挥起一道紫光，朝他左腕削去。玄通老道左手夺下沈若华的长剑，手臂忽然一缩，右手突然暴长，五指如钩，已一把抓住了沈若华的左肩，把她拖了过去。

李云龙大喝一声，紫芒扫起一道光华，直劈过去。哪知剑光未到，玄通老道已失了所在。不，他一下转到了秦畹凤身边，本已缩短的左手又突然暴长，正好拿住了她的右肩肩井穴。这一下当真快速无比，他双手一缩一伸之间，竟然一下就擒住了沈若华、秦畹凤两人，李云龙手中虽有利器，却投鼠忌器，不觉怔得一怔。

玄通老道呵呵笑道："小子，你再不放下剑来，老道只要五指微一紧，就可把他们两人活活捏死，你信是不信？"沈若华叫道："李兄，不用舒我们，你快些走。"

秦畹凤本来还望着李云龙出剑来救，听了沈若华这般说法，也大声道："大哥，她说得对，你快走啊。""走？"玄通老道呵呵笑道："他

也出不了仙人庙大门，只要他转个身，老道就教你们骨断筋酥。”他在说话之时，五指一用力。

沈若华一张粉脸，骤然红了起来，她咬紧牙关，哼了一声，叫道：“泷兄，你还不快些走，留下何用？”秦畹凤眼中已痛出泪来，尖叫道：“大哥，快走。”两女越是催他快走，李云龙越是于心不忍，切齿道：“妖道，你快放开他们。”

“放开他们？”玄通老道狞笑道：“只要你放下剑来，老道就可放开他们，不然，老道只要掌力一吐，先要他们尝尝逆血倒行的滋味。”龙飞蝗大声道：“你放开他们，让他们走，兄弟就答应你们的条件。”

卓一绝道：“不错，卓某也答应了。”“放他们三个，哈哈哈哈。”玄通老道道：“二位这话已经迟了，放了他们，何异纵虎归山？喂，小子，你再不弃剑，老道可没有这大的耐心……”他双手五指突然又加了几分力道。秦畹凤“啊”了一声，双脚几乎软了下去。

沈若华粉脸涨得由红发紫，额上已经隐隐可见汗光，但她却咬住牙根，连哼设哼一声，一双盈盈秋波，只是望着李云龙，似是在催他快走。李云龙心念一转，抖手把紫艾剑“当”的一声，掷到地上，说道：“好，在下愿意受缚，你先放开他们。”

玄通老道呵呵一笑道：“你小子还算有义气。”双手手一松，秦畹凤、沈若华一个踉跄，跌倒地上，原来他在松手之时，已经用内力把两人震昏过去，然后拍拍双手，朝李云龙走了过来，笑道：“老道保证不伤你们分毫，但你小子必须由老道闭住你三处经络，你大概不会反对吧？”

李云龙昂然而立，微哂道：“在下既然束手成擒，任由你点几处穴道了。”玄通老道看了他一眼，点头道：“少年人，你这脾气，倒是颇合老道胃口，你愿不愿意拜我老道为师？”

李云龙道：“在下只答应你受缚，投师之事，其他的，不用谈了。”“哈哈。”玄通老道大笑道：“你只要拜老道为师，我保你在江湖上出人头地，不过老道看你个性很倔，你可以慢慢考虑考虑再回答我。”

李云龙道：“在下绝不考虑。”“好，好。”玄通老道挥手点了他三处经穴，转身又在秦畹凤、沈若华两人身上各击了一掌，两人同时霍

然睁开眼来，沈若华含情脉脉的望了李云龙一眼，目中似有幽感怨之色。

第四百五十四章

门外蔡薇薇答应了一声，俏生生的走了进来，朝三个招招手道：“喂，你们随我来吧。”李云龙朝两人苦笑道：“兄弟、沈姑娘，咱们走。”三人随着蔡薇薇身后，走出观主静室，仍由原路回转地室。

跨下石级，蔡薇薇走在前面，回过头来埋怨道：“李公子，我早就叮嘱过你，大师伯脾气不好，要你多忍耐些，你和大师伯动手，那不是鸡蛋碰石头注定非败不可……”沈若华冷哼道：“他不过练了金钟罩，刀剑不入，我看不出他比我们高明多少？”

蔡薇薇也哼道：“我又没和你说话，你插什么嘴？你高明，就不会被大师伯擒住了。”沈若华冷喝道：“小丫头，你敢小觑我？”蔡薇薇气道：“小觑你，哼，要不是看你和李公子是一道的，我就给你一个嘴巴，看你还敢倔强不？”

沈若华怒声道：“小丫头，你来打打看？”蔡薇薇道：“打就打，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李云龙连忙劝道：“蔡姑娘，你不是说看在下的面子么，那就不用和沈姑娘斗嘴了。”

“我就是看你的面子，才不和她一般见识呢。”蔡薇薇接着道：“大师伯出手从没活口，方才我真替你耽心，不过我看今天大师伯对你还算不错，可以说已经手下留情了。”

沈若华看她和李云龙有说有笑，不知怎的，心里老大不舒服，忍不住哼了一声。李云龙怕她们又吵起来，那吃亏的还不是沈若华，这就说道：“在下不信玄通老道有你说的这般高法？”

蔡薇薇道：“唉，说出来你也不知道，大师伯他……他是出名的魔手天尊……”沈若华突然“啊”了一声，吃惊道：“他是魔手天尊陈明达。”

蔡薇薇冷笑道：“你现在知道了？”说话之时，已经行近铁门，蔡薇薇悄声道：“李公子，大师伯要收你为徒，你应该考虑考虑才是。”

李云龙道：“多谢蔡姑娘关照，这件事，在下绝不考虑。”三人走进地室，蔡薇薇道：“你真是死心眼，我是为你好。”‘砰’然一声，关起了铁门，外面又响起了落锁之声，眼前也顿时一暗。

沈若华心里还是有气，冷笑道：“李兄，这丫头对你不错啊。”李云龙苦笑道：“沈姑娘经穴受制，和她吵起来，吃亏的还不是姑娘么？再说，能从她嘴里，探听出一些口风来，不是好么？”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问道：“沈姑娘知道魔手天尊，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原来泷兄不知道。”沈若华道：“这魔头外号魔手天尊，本名叫做陈明达，已经有二三十年不曾在江湖露面，据说他一身刀剑不入，双手可以随时暴长，只要在一丈之内，没有人能躲闪得开，所以称他魔手咯。”

李云龙想起蔡薇薇叫他大师伯，说不定蔡薇薇的师父可能就是文慧芸，心念这一动，接着问道：“沈姑娘知不知道魔手天尊的师承？”

沈若华道：“我也只是听说魔手天尊的师父，是一个令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老魔头，好像还是一个女的，至于叫什么名称，倒是没听人说过，魔手天尊少说也有六七十岁了，他师父年纪自然更大了……”

她忽然低“啊”了一声道：“对了，我是几年之前，听人说的，我当时也问过魔手天尊有这么历害的，他师父是谁呢？那人好像不肯说？”

李云龙心中暗想：“魔手天尊的师父，既是女的，那么她是文慧芸的师父，这可能性就更大了。”秦畹凤看李云龙只顾和沈若华说话，一赌气，就一个人走得远远的，在壁角落里坐了下来。

李云龙目能暗视，天虽黑，他仍可看得清晰，眼看秦畹凤一个人坐在壁角落里，连面对着墙壁，不觉说道：“兄弟，你怎么一个人坐在那里呢？”秦畹凤没好气的道：“你喜欢找人家说话，我自然还是识相些的好，别惹人讨厌了。”

李云龙道：“谁讨厌你了？快过来，我们也好商量商量。”秦畹凤道：“你只舒和人家去商量好了，我……我……不用你……。”沈若华被她说得粉脸一红，说道：“秦兄，我们虽然不是一路的，但在这里，就得同舟共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秦畹凤大声道：“你们去同舟共济好了，我不要，我只一个人，你们不用理我。”说着，忽然双肩耸动，流下泪来。

她在流泪，沈若华自然看不到，但李云龙看到了，口中‘噫’了一声，笑道：“兄弟，你怎么哭了？”他走到她身边，伸手去拉她的手。秦畹凤双肩一摆，一下挣脱了他的手，大声道：“不要碰我，你眼里早

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我……我本来就不是你兄弟。”她这一咽声尖嚷，就露出了女子的声音来。

沈若华听得一怔，讶然问道：“李兄，她是女的？”秦畹凤道：“我是女的怎么样？我长得没有状元夫人的美，也没有沈姑娘这样娇，你还理我干么？”李云龙尴尬的道：“但你是我兄弟，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看的。”

秦畹凤道：“就是亲兄弟，只要做哥哥有心上人，也会把弟弟撇开，视如敝屣，何况我们又不是亲兄弟？所以你见到别人，就不用理我了。”李云龙道：“兄弟，别再胡闹了，我们说正经，现在我们被困住了经脉，愚兄也还被他闭了三条经脉，先想办法把经脉冲开了，才能另想办法。”

秦畹凤想想也觉得自己有些任性，和大哥使气，一面依然倔强的道：“你光说话，就能冲开穴道么？”

李云龙也就不再说话，自顾自盘膝坐下，运起功来，他虽被玄通老道以特殊手法点闭了三处经脉，内功精湛，有数十年功力的雪中双杰，尚且无法自解穴道，但李云龙练的是圣天真气，气机循行一周，三处穴道，便已豁然贯通。

李云龙双目一睁，正待站起来，突然听铁门外走廊上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及门而止。接着铁门开启，手提灯笼走进来的又是绿衣少女蔡薇薇。秦畹凤冷哼道：“她倒走得动，去了又来了，不怕走累了么？”

蔡薇薇朝她披披嘴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是什么时候了？你们快一天没吃东西，不觉得肚子饿？我是替你们送饭来的，你要是不想吃仙人庙的饭，尽舒可以不吃，饿死活该。”

她手上果然提着一只饭盒，朝地上一放，转身道：“李公子，饭菜都在这里，趁热吃吧，我要走啦，哦，这盏灯笼，就留在这里好了，不然，这里伸手不见五指，不把饭吃到鼻子里去才怪呢。”

她抿嘴一笑，甩着乌油油的一条辫子，扭身往外就走，出了铁门，回头又道：“你们吃好了，就放着，明天早晨，我会送早餐来的。”铁门掩上了，又上了锁，轻盈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李云龙打开食盒，从里面取出—盘竹笋红烧肉、一盘葱烤鲫鱼、和一小锅青菜豆腐汤，一大桶白饭，三付碗筷，这就说道："菜还不错，大家快来吃了。"秦畹凤道："她是给你送饭来的，我才不吃呢。"

李云龙道："兄弟，你怎么还在和我呕气？"秦畹凤道："我说不吃就是不吃，饿死是我的事。"沈若华笑道："秦姑娘，你这就错了，我们身囚此地，不知几时才能出去？人是铁，饭是钢，要对付险恶的环境，全*体力支持，不吃，是你自己不吃，等到要使力气的时候，你已经饿得手软足瘫，划得来么？"

秦畹凤道："我们还能出去？"沈若华道："那是另一回事，至少我们要保持体力，才能随机应变。"秦畹凤点点头道："你这话有道理，不吃白不吃。"

李云龙道："对，不吃白不吃，那就快来吃吧。"说着取起饭瓢，装了一碗饭，两女各自装了一碗，大家就蹲着身子，吃了起来。

沈若华抬目问道："李兄方才曾说运气冲穴，不知是否冲开了？"李云龙压低声音道："在下方才已经冲开了。"沈若华奇道："我方才也运了一回气，只觉魔手天尊点的穴道，手法古怪，运冲了几次，都无法冲开……"

李云龙道："待回吃过饭，在下再助二位冲穴就是了。"沈若华心中暗暗奇怪，忖道："李云龙武功未必高过自己，自己只被闭了两处经穴，都无法冲得开，他被魔手天尊闭了三处经穴，如何冲开的呢？"但这话却不好意思问出来。

三人匆匆吃白，收过食盒。李云龙就要秦畹凤盘膝坐好，自己也在她身后坐下，缓缓运起圣天真气，一手按在她背后灵台穴上，度过气去。秦畹凤有了上次的经验，立即缓缓吸气，和李云龙度入的真气会合，不消盏茶工夫，已把两处经穴冲开，李云龙就收回手去。

秦畹凤站起身，朝沈若华道："现在该你来了。"沈若华看了李云龙一眼，迟疑的问道："李兄刚替秦姑娘度气，不需要休息—回么？"

秦畹凤心中想道："是啊，大哥刚替自己运功度气，消耗了不少真气，真该休息一会才是，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倒给她说去了。"李云龙含笑道："不要紧，在下练的真气，在体内自可生生不息，不虑消耗，沈姑娘快请坐下来吧。"

第四百五十五章

李云龙道："在下度入真气之时，姑娘也要运起功来，和在下真气会合导行。"秦畹凤站在一旁，心中暗自思量着道："现在，你体内也有了大哥的真气，将来……将来……"她不禁脸上骤然热了起来，好在她戴着面具，别人看不到她脸红。

不消盏菜工夫，沈若华两处被闭经穴，豁然而通，李云龙及时收手。沈若华起身道："泷兄赐助之德，小妹永志不忘。"李云龙道："同舟共济，沈姑娘也不用放在心上。"秦畹凤道："可惜大哥方才丢了剑，不然，现在咱们可以破门而出了。"

李云龙道："你不用急，我们经脉已解，总会有机会的。"秦畹凤道："机会自然会有，明天一早，你那状元夫人又会来探监，你舍得向她下手么？"沈若华道："今晚也有机会，只要我们能出得去就好了。"

秦畹凤道："今晚状元夫人已经来过了，还有什么机会？"沈若华道："不瞒二位说，我是跟踪二位来的，但在我末进入仙人庙之前，已经留下了记号，只要我没有出去，后面的人，就会找来。"

李云龙道："贵帮纵然有人找来，但玄通老道武功极高，贵帮来人，能有必胜把握么？"沈若华道："小妹先前不知道这里的观主会是魔手天尊，也许……"她沉吟着道："小妹是说只要我们能出去，今晚来的后援，纵或不是魔手天尊对手，但挡他一阵，应该没有问题，能挡一阵，我们就可以离开仙人庙了。"

李云龙听她口气，似乎白血帮今晚也出动了高手，但自己的镇江剑和秦畹凤的紫艾剑俱已失落，铁门外面又落了锁，除非外面有人开启，想从里面破门而出，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秦畹凤道："你们的后援，除非破了仙人庙，不然，又有何用？他们又不知道我们被囚禁在这里，看来只有等明日一早状元夫人来了，只要有人肯出手制住她，我们才能出去。"

沈若华听她提了几次状元夫人，不觉问道："秦姑娘，状元夫人是谁呢？"秦畹凤嗤的一声轻笑道："就是那姓蔡的小丫头咯，在她心目中，咱们这位大哥就是状元郎呢。"

李云龙脸上一红，说道："兄弟，你别胡闹了，我有妻子。"

“什么？你有妻子？”秦畹凤和沈若华惊讶的看着李云龙，心中有些失落。“是啊！我这个人比较好色，所以以后你们和我在一起要小心了。”“我才不相信呢。”秦畹凤道。

“是吗？不相信就算了，以后见了我的夫人们就知道了。”李云龙微微一笑道。“看来李公子说的是真的。”沈若华看了看李云龙道，同时心里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种失落感。

“先不说这个了！”秦畹凤披披嘴道：“在蔡薇薇心里，真把你看作状元郎了呢。”李云龙道：“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休息了，明天等蔡姑娘来了，我们就好设法出去。”

秦畹凤轻哼道：“你硬得起心肠来。”李云龙不愿多说，就席地而坐，缓缓阖上眼睛。秦畹凤因沈若华已经知道她是女的了，而且两人经过一番交谈，渐渐也有些投契起来。坐在这幽黑的地窖里，本来就会感到岑寂，大哥自顾的坐着，有如老僧入了定，她就找沈若华轻声的聊着，同是女孩子咯，一会工夫，就有说有笑，谈个没完。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李云龙又听到外面走廊上，起了一阵极轻的脚步声，朝铁门走来，急忙低声道：“你们快别作声，又有人来了。”秦畹凤轻笑道：“说不定又是状元夫人了哩。”那脚步声走得极轻极细，到了门外，又似乎有些逡巡模样，久久没有移动。现在沈若华、秦畹凤也可以听到了。

秦畹凤悄声道：“沈姑娘，你看，不是她还会是谁？又想进来，又不敢进来。”正说之间，突听「咔」的一声轻响，似是外面那人用利器削断了锁，果然，接着铁门被人轻轻推开。

有人探首压低声音叫道：“李公子……”那一个少女声音，但绝非状元夫人了。这时灯笼中的烛火早已点尽，看不清来人面貌。秦畹凤轻声道：“她不是状元夫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只听那少女压低着声音，又轻轻叫道：“李公子，你快醒一醒快出来呢。”声音之中，显然十分焦急。李云龙一怔，凝目看去，虽在黝黑之间，依然看得十分清晰，那是—张似曾相识的娇靥。她竟会是司马琼。李云龙不由大喜，急忙一掠而前，叫道：“小琼，是你。”

司马琼一手提着剑，正是李云龙失落的龙泉剑，递到了李云龙的手中，幽幽说道：“李公子，我对不起你，我是奉命取你剑去的，但这柄剑一直留在我身边，没呈交师父，方才我听小翠说起你的名字，我

不禁替你担心，幸好师父不在，若是给师父知道，你还有命？所以今晚偷偷的找来，还削断了铁锁，就是要把你救出去，只要把你救出去了，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要紧，李公子，你快把剑拿了，随我出去。”她这番话，说得凄婉缠绵，也证明了她并没有负他。

李云龙听得一阵激动，并没有伸手去接剑，却一把把她拥入怀里，说道：“小琼，我就是找你来的……”司马琼急忙轻轻一推，然后拉住了李云龙的手，说道：“我是偷出来的，时间宝贵，你快拿着宝剑，我送你出去。”秦畹凤、沈若华两人，虽不知司马琼是谁？但她说的话，她们全听见了。

秦畹凤道：“大哥，这位姑娘说得不错，时机稍纵即逝，我们快些走吧。”司马琼转脸问道：“他是什么人呢？”李云龙道：“他是我兄弟秦畹风。”司马琼点点头道：“即是李公子的兄弟，那就该一起出去了。”

秦畹凤道：“那还有—个沈姑娘呢，她和我们也是一起的咯。”司马琼为难的道：“仙人庙布置严密，一个人还可以掩护得过去，现在三个人，只怕不容易逃得过几处暗桩的耳目呢。”

李云龙从她手中接过龙泉剑，说道：“姑娘盛情，在下至为感激，你快回去吧，免得被人看到了，我们自己会走的。”司马琼微微摇头道：“仙人庙后进，布置十分严密，没有我给你们领路，避重就轻，什么人也不易闯得出去，李公子，你们快随我来……”正待转身往外行去。

“慢点。”李云龙一把拉住她的纤手，低声道：“有人来了。”司马琼听得大急，低声道：“你们快退到屋里去。”说话之时，她拉着李云龙一下闪到门后，附着他耳朵，低低的道：“待回有人进来，就得先下手为强，把他制住了。”

李云龙道：“在下省得。”两句话的工夫，走廊上果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只要听声音，进来的可不止一个人。接着就有灯光照了过来，只听前面一个道：“奇怪，外面的门，是什么人开的呢？”

后面一个道：“也许是小翠姑娘出去的时候，没关上了。”前面一个道：“师祖也奇怪，咱们人手不少，却要小翠姑娘给他们送饭。”后面一个道：“你没听七师叔说么，师祖想收那小子做徒弟呢。这一来，咱们又多—个师叔了。”

“咦，这里的铁门也开了。”走在前面的惊异一声，急道：“快进去看看，里面的人逃走了没有？”当先脚下一紧，冲入铁门。后面一个也一脚跟了进来。李云龙从左闪出，一指点了后面那人的穴道，沈若华从右闪出，同样伸手一指，点了前面那人的穴道。

司马琼闪身而出，低低的道：“李公子，你和你这兄弟快脱下他们道袍穿上，我和这位姑娘走在前面，路上小心些，就可以混得过去了。”说完，伸手一拉沈若华，说道：“我们先走，你只要一路上低着头，装出和我说话模样，就是给人看到了，也不碍事。”(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沈若华感激的道：“真谢谢你。”司马琼道：“现在也不要说谢了。”李云龙和秦畹凤立时动手，很快脱下了两个道人的道袍，穿到身上。这两个道人身上，都佩有长剑，就分了一把给沈若华，然后把两个道人拖到里面壁落处，又加点了两人的穴道，回身走出，掩上铁门，低声道：“司马姑娘，我们走吧。”

司马琼拉起沈若华的手，轻声道：“出了地窖，你要沉着些。”沈若华点头道：“我知道。”两人走在前面，李云龙和秦畹凤跟随她们身后而行。穿过甬道登上石级，走出那间黝黑的斗室，仰头已是满天星斗。

司马琼回头道：“你们和我们保持数丈距离，不可走得太近。”说完伸手拉着沈若华，转身往北行去。李云龙认出若是往东南长廊走去，就是观主的静室，可见此处离观主静室不会太远了。

司马琼走在前面，果然装出和沈若华边走边淡，细声说话，缓步而行，李云龙和秦畹凤和她们保持了四五丈距离，也并肩徐行。这是仙人庙最后—进了，黝黑的夜晚，但觉殿宇暗影幢幢，虽然看不真切，但李云龙相信许多走廊的转角之处，和暗陬之间，说不定会有人监视着。

第四百五十六章

行到这里，司马琼提着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吁了一口气，脚下一停，低低的道：“李公子，你们从这里出去，就不会再有人阻拦了，我也只能送到这里为止了，你……多珍重……”她望着他，睫中已经隐含泪水。

李云龙走上—步，握住她的手，感动的道：“小琼，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走呢？”司马琼摇摇头道：“我身受师恩，岂能叛离师门，今晚这么做，我……我已经是愧对师父了，你……你快去吧，不用以我为念……”她两行泪珠，已经夺眶而出。

沈若华看他们这付难分难舍的模样，心中已经有数，一面低声催道：“李兄，司马姑娘既然这么说，一定有她的苦衷，我们走吧。”

突听一个女子声音冷笑一声道：“你们走得了么？”司马琼如遭雷击，粉脸失色，急急朝李云龙身上一推，说道：“快走，再迟就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那女子阴笑道：“好哇，司马琼，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吃里扒外，私通外人，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司马琼情急的道：“你还不决走？”既然被人发现，李云龙岂肯舍她而去，一面朝沈若华、秦畹凤二人低低的道：“你们快先走。”

暗影中那女子声音尖笑道：“你们一个也休想走得脱。”这人只是在暗中说话，并未现出身来。司马琼泪流满面，突然屈膝跪了下去，说道：“三师叔，弟子求求你，放了他，他……是我的表哥……”

“大胆贱婢。”那女子声音厉声道：“你还敢撒谎？他叫李飞，是你的情郎，对不？你今晚是听了蔡丫头告诉你的话，才知道地窖里困着有一个叫李飞的人，才偷偷的去地窖里放人？你敢做出背叛师门的事来？”

司马琼哭道：“弟子没有背叛师父，弟子只是想把他救出去，弟子对不起师父，宁愿一死谢罪。”李云龙一把把她拉了起来，大声道：“小琼，你没有对不起师门，也没有罪，何用一死谢罪？老实说，区区地窖，也未必困得住李飞，不信，你看看，玄通老道点了在下三处经穴，在下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么？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随我们一起出去，在下倒不相信谁能拦得住咱们？”

“李飞，你口气不小啊。”那女子声音随着活声，已经从右首小屋中缓步走出。

这一刹那，两边墙角下也突然挑起了两盏红灯。左首走廊上，已同时现出了四名手执长剑的黑衣女子。李云龙、秦畹凤同时脱去下身上道装。李云龙目光朝那说话的女子看去，这人也是一身黑衣，只是穿的不是劲装，而是曳地长裙，经灯光照射，只见她面貌姣好，看去约莫花信年岁，手中也并无兵刃，只是缓步迎了过来。

她目光冷厉，逼视着李云龙，冷冷的“嗯”了一声道：“果然是个小白脸，难怪这无心肝的贱婢看上了你，就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地窖里救你了。”司马琼似是十分害怕，看她逼近过来，身不由主的往后连退，但她一只手被李云龙拉着。

沈若华冷笑道：“你现在看到了，是不是也心甘情愿放他走呢？”秦畹凤接口道：“对呀，她自然也看上了小白脸了。”

黑衣女子脸上一红煞气陡现，沉喝道：“你们找死。”突然一挥手，喝道：“别让他们走了。”四个黑衣劲装女子一阵“锵”“锵”剑鸣，四支长剑出鞘，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沈若华、秦畹凤也同时掣出了长剑。

黑衣女子朝李云龙冷冷的道：“放开她。”李云龙一手按着剑柄，淡淡一笑道：“司马姑娘救了在下，在下此时若是放开了她的手，岂非就会落到你的手里了？她救了在下，在下能不救她么？”

(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黑衣女子冷然道：“你救不了她。”李云龙潇洒一笑道：“在下倒是不信姑娘能把她怎样？”黑衣女子望着他，心中暗道：“他若是我的情郎，我大概也会舍生护着他……”

司马琼被他拉着手，忽然一挣道：“李公子，你快放开我，三师叔说得不错，你……你救不了我的。”李云龙大笑道：“就算她武功高强，除非先杀了我李某。”

黑衣女子突然脸色一沉，“铮”的一声，从她大袖中飞出一柄银色柳叶刀，冷冷的道：“你以为我杀不了你么？”李云龙同样一抬手，“铮”的一声抽出软剑，含笑道：“姑娘要和在下动手，在下自当奉陪，不过凭姑娘要杀在下，只怕也未必容易哩。”

“那你可以试试。”黑衣女子一面回头朝黑衣侍女吩咐道：“你们给我看住他们，如敢逃走，只舒格杀勿论。”话声一落，才转过脸来，朝李云龙道：“你小心了。”银光一漾，闪电一刀，朝李云龙拉着司马琼的手腕撩来。好快的一刀，刀光才现，森寒刀锋已经到了司马琼的腕底。她居然不削李云龙的手，却撩向了司马琼。

李云龙朗笑道：“姑娘也小心了。”他身形一偏，龙泉剑后发先至，「叮」的一声，用剑脊轻轻拍在她刀背上，随势一挑，剑尖忽然朝上昂起，反削对方握刀五指。黑衣女子不防他手中是一柄软剑，更不防他剑身拍中刀背之时，上半截剑身，会弯了过来削她刀柄，心头一惊，急忙缩手后退。

李云龙笑道：“姑娘应该清楚，在下此剑，专削兵刃，不知你手中柳叶银刀，经得起经不起在下一削，这第一招，在下若是削断了你的银刀，岂非太得罪了么？”

黑衣女子不禁脸上气得—红，冷哼道：“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今晚不让你见识见识我黑衣魔女历害，谅你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呢。”喝声出口，突然手中银刀一紧，刷刷一连三刀，连绵出手。

不，她三刀之后，接连又是三刀，三刀之后，紧接着又是三刀。这一连九刀，出手之快，有如风飘电闪，一个人也随着刀势，忽左忽右，连连闪动，刹那之间，一片刀光，就在李云龙左右流动，耀目银光像银蛇般乱闪，她人影反而为刀光所掩，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使人莫可捉摸。

“原来姑娘叫做黑衣魔女，在下幸会，不过这魔女二字，听来使人觉得可惜得很。”李云龙一说着，左手轻轻一拉，把司马琼拉到了身边，手臂环着她纤腰，展开身法，右手长剑一抖，右攻左守，左攻右拒，同样使得青光缭绕，紧护两人身躯。

双方身形闪动，刀光剑影，虽然交互映辉，但刀剑却并未相交，是以不闻丝毫金铁击撞之声。黑衣魔女一口气攻出了三九二十七刀，但李云龙身形飘忽，剑光流动，不但沾不到他一点衣角，连司马琼的衣裙也没削下一片来，心头本已不耐，听了李云龙的话，更是气愤，尖声道：“你说什么？”她在喝声中，刀法越使越快。

李云龙在一片剑影中，大笑道：“姑娘连这话都听不出来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却偏偏要叫什么魔女，魔女者，罗刹、夜叉之谓，

这称呼岂不辱没了姑娘么？”

他口中虽在调侃，但手上可丝毫不慢，剑势展开，一片青光，笼罩住数尺光圈，纵横交织，迴环运用，似实却虚，变幻莫测，一任你银刀急攻如雨，依然碰不到他一点剑尖。

“你……”黑衣魔女被他激得又气又怒，口中喝一个“你”字，左手一抬，只听一声极轻的机簧之声响起，从她衣袖中飞出一蓬比牛毛还细的飞针，朝李云龙、司马琼二人激射过去。

这蓬飞针，为数既多，体积极细，又是机簧发射，速度奇快，就是大白天，目力稍差的人，也很难发现，何况此时又在黑夜之中……

沈若华眼看李云龙和黑衣魔女已经动上了手，秋波一转，看了四个黑衣女子一眼，就以传音入密朝秦畹凤道：“秦姑娘，咱们也该发动啦。”手中长剑一抡，身形一晃，朝左手两个黑衣女子欺了过去，叱道：“你们也别闲着。”剑光直送，攻向右首一个，左手舒展如兰，一掌朝左首一个拍了过去。

她这一剑，看似直送，但手豌一转，剑光连闪，宛如洒出一阵错落剑雨，寒芒流动，密集刺去。左手拍出的一掌，同样如拍如拂，一股劲风，直逼左首黑衣女子胸臆。这剑、掌齐施，分袭两人，手法诡异已极。

那四个黑衣女子，年岁都在二十四、五，高矮如一，脸上神情冷漠，自然是黑衣魔女身边得力使女。左边两个一见沈若华欺身攻来，一言不发，同时右腕一翻，长剑出手。右边一个身随剑走，巧妙绝伦的避过沈若华暴雨般剑势，立即挥剑反击，刷刷刷一连三剑，又狠又快，火辣辣泷厉惊人。

左边一个回剑上挑，寒光一闪，猛削沈若华的左腕。沈若华左手划了半个圆圈，斜拍她右肩，她剑势忽沉乘机刺向沈若华左肋，变招迅速，端的干净俐落。

沈若华心中暗暗吃惊，忖道：“看不出这两个丫头，竟有如此气候。”手中长剑展开，剑光伸缩如电，有若银蛇乱闪，一片寒芒，剑剑辛辣，即使江湖一流高手，也不过如此。

秦畹凤欺向右边两个黑衣女子，她这几天已把师父的飞雪剑揣摩熟练，祖父的雪中指，本是从小就练会的，因此一上手就剑、指同

施，着着俱是进手招式。

第四百五十七章

秦畹凤究是一向跟着爷爷，从未和人动过手，缺乏临场经验，纵然学了掌中双杰的剑、指，临到真正和人家拼搏之时，就难免缚手缚脚，相形之下，就不禁落了下风。但有时在情急之时，陡然一剑，斜刺里飞出，对方就非回剑自保不可，有时翻腕一指，也可以把另一个人在冷不防之下逼退出去，虽然如此，她还是屡遇险招，在惊险中周旋，却兀是毫不退让。

黑衣魔女打出的这一蓬飞针，少说也有二三十枚之多，而且通体色呈暗蓝，分明还淬过剧毒。这要换了一个人，今晚就非伤在她毒针之下不可，但李云龙目光何等敏锐，耳中听到一声极轻的机簧之声，就发现一大蓬极细蓝芒飞射而出，心中不禁大怒，朗喝一声："好个妖女，竟敢使出如此歹毒的暗器伤人。"

软剑倏地一圈，在身外划起一道匹练般奇亮的青光，左手握拳，中指直竖，泷空点了出去。他在这一剑上，使出了真正的功力来，软剑之上，发出一阵「嘶」「嘶」「嘶」轻响，布满真气，剑光乍现，立把一大蓬毒针，悉数绞成粉碎。

他左手点出的这一指，不带丝毫风声，但一屡指风，却坚若铁锥，这是他在怒极之下，无意中使出来的。这一指，出招奇诡，但是它的威力却是巨大无比。

黑衣魔女原是一时气愤，等到打出一蓬毒针，心头已经有些后悔，却没想到李云龙龙泉剑一挥，一蓬毒针竟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方自一怔，突觉右肩如中巨杵。

不，如遭雷击，全身一麻，银刀坠地，一个人被震得往后连退了三步，右臂再也举不起来了，一时不禁粉脸失色，惊怒交并，一双凤目望着李云龙，厉声道："李飞，你……"话声未落，就在这一瞬间，和沈若华、秦畹凤正在四剑抡飞，激战之中的四个黑衣女子，忽然间同样长剑脱手，跌地不起。

沈若华惊喜的叫道："娘，你老人家来了。"只听西首墙头上，响起—个老妇人的声音说道："你们快随我出去。"沈若华急忙回身招手道："李兄，快走。"李云龙一手拉起司马琼的手，说道："司马姑娘，你随我们走吧。"

司马琼红着脸为难的道："我……我……"秦畹凤道："你这里还能耽么？快些走吧。"沈若华也道："你留下来只有一死，死了值得么？还落个叛师的罪名，岂不白死？快别犹豫了，跟我们一起走吧。"司马琼含着泪，点点头，四人就相继纵起，跃上围墙，只见一个身穿蓝布衣衫的老妇人早已站住墙外七八丈远处，朝他们打着手势。

沈若华当先飘飞落地，身若飞燕，纵身扑了过去，叫道："娘，就是你老人家一个人来么？"蓝衣老妇人道："逢老大也来，你当仙人庙好斗的？"沈若华道："这里的主持人就是昔年的魔手天尊陈明达呢。"

老妇人道："娘已经听逢老大说了，你这丫头真不知天高地厚。"她们说话之时，李云龙、秦畹凤、司马琼三人也跟了过来。老妇人目光—抡，问道："他们是什么人？"

沈若华忙道："李兄，这是家母。"一面又朝老妇人道："他叫李飞，她是李兄的兄弟秦畹风姑娘，这是司马琼姑娘。"李云龙赶忙抱拳一礼，叫了声："伯母。"秦畹凤、司马琼也一齐行了一礼。

突听远处传来了一声十分嘹亮的长笑。这声长笑可以说响遏云霄，苍劲得有如老龙长吟，从笑声推测，至少还在仙人庙前进，相距甚远，但像秦畹凤这样功力较浅的人，两耳还被震得嗡嗡作响。老妇人道："逢老大和姓陈的大概较量上了。"刚说到这里，只听另—声尖锐的笑声，划破长空，传了过来。这一声长笑，尖锐刺耳，并不输于刚才那声长笑。

沈若华好奇的道："娘，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好么？"老妇人脸色—沉，叱道："你少出花样，逢老大和姓陈的老道，最多不过平手而已，今晚赶巧逢老大到了扬州，凭娘一个人，还救不出你呢，娘和逢老大约好了的，由他绊住老道，娘下手救人，要咱们走了，他才能脱身，你认为这是好玩的？"说到这里，回头道："你们随我走吧。"说完，回身就走。

沈若华不敢作声，大家只好跟着老妇人奔去。不多一会，来至江边，老妇人撮口发出一声口哨，只见江边柳阴深处，划出一条蓬船，迅快的*岸。老妇人—纵登船，大家也相继跃落。老妇人已推开舱门，走了进去，沈若华招呼大家，进入中舱。

中舱地方不大，老妇人要大家盘膝坐下，船就离岸朝江心驶去。老妇人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黑夜之中，有若两点寒星，只是打量

着李云龙，问道：“李公子身手不凡，尊师是哪一位高人？”

“无师。”李云龙道。老妇人有些不悦道：“李公子是看不起在下？”“伯母误会了，在下确实无师，在下的武功是家传的。”老妇人道：“原来如此，不过李公子身手不凡了……”李云龙道：“伯母夸奖了。”

老妇人道：“李公子怎么会和仙人庙的陈明达结下梁子的呢？”李云龙不好说自己是为了找寻司马琼窃取自己龙泉剑之事，只得道：“晚辈是因秦兄弟令祖、令师无故失踪，往北固山遇上一个朱衣老道，他指点我们往北来，才找上仙人庙去的，其实那朱衣老道，就是魔手天尊陈明达。”

老妇人看了秦畹凤一眼，问道：“李公子叫她秦兄弟，那是不知秦姑娘是女的了？”李云龙道：“晚辈和秦兄弟是在试剑会上认识的，晚辈得了一柄镇江剑，秦兄弟得的是一柄紫艾剑，就这样结了兄弟，直到今天，晚辈和秦兄弟被老道所擒，才知秦兄弟是位女扮男装的姑娘。”(手机阅读＄dxsｗ．com)

老妇人点着头，目光又转到了司马琼身上，问道：“这位姑娘呢？”她好像对这二位姑娘很不放心，是以问得很仔细。

李云龙脸上微微一热，说道：“司马姑娘的师父是文慧芸，也就是陈明达的师妹，她奉文慧芸之命，窃取了晚辈的龙泉剑，今晚她把剑还给晚辈，又协助晚辈三人逃出地窖，却为黑衣魔女发觉，无法再在仙人庙存身，只好随同晚辈等人离开师门了。”

老妇人又深深的看了司马琼一眼，才道：“她师父为什么要派她窃取李公子的宝剑呢？”李云龙道：“因为文慧芸是晚辈的一个朋友的仇人……”

老妇人道：“只是这位姑娘，叛离师门，文慧芸老身不清楚，但魔手天尊陈明达，实在非同小可……”沈若华道：“娘，难道咱们还怕了陈明达不成？”老妇人道：“就算娘不怕，本帮帮规，你又不是不知。”

沈若华道：“本帮不准收留别派的人，指的是本帮，但住到我们家里去，又不是要他们入帮。”老妇人微微摇头道：“但咱们是本帮的人，这事当真使娘为难得很……”

秦畹凤听得心中暗暗哼了一声，忖道："我们也不是你救出来的，更没说要你收留，你有什么好为难的？"一面就朝李云龙道："大哥，沈伯母既有为难之处，待会上岸之后，我们就和沈伯母作别，也就是了。"

老妇人自然听得出她的口气来，冷冷哼了一声，才道："你祖父秦有甲、师父卓—绝，都是本帮邀约的人，如今都落在仙人庙中，本帮自会向仙人庙交涉，要他们放人，你如何能走？"

秦畹凤道："我爷爷、我师父并没有答应加入白血帮，用不着贵帮交涉，救人之事，也不劳贵帮费心。"老妇人听得脸色一沉，喝道："小丫头……"

沈若华忙道："娘，秦姑娘和女儿很谈得来，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老人家别生气啦。"一面拉着秦畹凤的手道："秦姑娘，我娘也是急性子，令祖、令师，愿不愿意加入敝帮，且等把人救出来了再说，敝帮内三堂要敦请他们，也并无恶意，这事自由令祖、令师去决定好了，你住上几天，见到了令祖、令师不好么？"

李云龙也道："兄弟，沈姑娘说得不错，你且忍耐一些。"秦畹凤因大哥这么说了，也就不再说话。

不多一会，小船缓缓*岸，大家舍舟登岸。司马琼朝老妇人裣衽一礼，说道："老夫人把小女子带离仙人庙，此恩此德，小女子逢当永远感激不尽，小女子就此告别。"老妇人只冷冷的看了她一眼，没有作声。

司马琼又朝李云龙道："李公子珍重，我……"她一双盈盈秋波，不禁隐含泪水，底下的话竟然说不出来。李云龙忙道："司马姑娘，你要到哪里去？"司马琼咽声道："我有我的去处，你不用管了……"

"不。"李云龙道："你为了救找，才不容于师门，我岂能不管，况且你是我的女人？"司马琼凄然一笑道："其实公子也不是我救出来的，我只是从你身边窃走了宝剑，于心不安，才把它还给你而已……"说到这里，忽然张了张口，"哕"的一声，弯腰作呕，吐出一口黄水来。

第四百五十八章

老妇人道：“娘又没说不留司马姑娘，娘感到为难的，是陈明达会反噬咱们收容他门下叛徒，这是武林中的大忌，怕帮主知道了会降罪下来，说是非由我起，娘的意思，也是想和大家磋商磋商，却不想一句话，引起两位姑娘的误全了。”

沈若华道：“司马姑娘、秦姑娘，你们听到了吧？我家就在不远，快些走吧。”老妇人回头朝李云龙含笑道：“李公子，你们随老身来。”说着，走在前面引路。

这是乡村间—条小径，老妇人领着大家，穿过一片疏林，走近一所茅屋，推门而入，点起灯来，一面含笑招呼道：“李公子请进。”从她行动上，就可看得出来，她欢迎的只是李云龙—个。

沈若华和秦畹凤、司马琼一起进入客堂，老妇人已经—个人往屋后而去。沈若华眨动眼睛，看着李云龙，含笑道：“蜗居又小又脏，李兄请坐呀。”她拉过两把竹椅，一面又道：“秦姑娘、司马姑娘也不用客气了。”

大家在椅上坐下，沈若华道：“小妹去去就来。”就转身翩然往里行去。

李云龙眼看司马琼脸色苍白，和自己初见之时，消瘦了许多，心中大是不忍，但当着秦畹凤，又不好说什么话。司马琼坐在椅上，一手按着胸口，好像很不舒服，也没和谁说话。秦畹凤是个小心眼的人，既对老妇人心存芥蒂，又对李云龙只是不时的拿眼去看司马琼，心里更不舒畅，也只是坐着没有说话。

一会工夫，只见沈若华端着一个木盘走了出来，盘中放着三盏茗茶，放到桌上，一面含笑道：“李兄、秦姑娘、司马姑娘请用茶，司马姑娘身子不舒服，喝口热茶，也许会好些呢。”

司马琼取过茶盏，轻轻喝了一口，忽然站起，急步奔到门，一手扶着门框，身子前扑，又「哕」的一声，作起呕来，吐出一口黄水。

李云龙道：“司马姑娘大概着凉了。”司马琼取出手绢，轻轻抹了下嘴角，又回到椅上坐下，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嫣然一笑道：“我没有

什么。”秦畹凤心中更是觉得不舒畅，暗道：“嘘寒问暖，只是会对她体贴。”

不多一会，老妇人已经下了几碗面，端了出来，每碗面上，还有一个油煎的荷包蛋，一面说道：“时间不早，大家肚子大概饿了，老身没准备什么好吃的，李公子将就着吃吧。”

李云龙起身道：“怎好麻烦伯母？”老妇人蔼然笑道：“李公子不用客气，面快凉了，趁热吃吧。”秦畹凤看得又暗暗哼道：“这大概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呢。”

李云龙道：“晚辈那就不客气。”老妇人道：“自己人本来就不用客气嘛。”沈若华看司马琼没有举筷，不觉说道：“司马姑娘，你怎么不吃呢？”司马琼道：“我真的吃不下，沈姐姐，还是你吃吧。”

老妇人道：“里面还有，司马姑娘也不用客气，若华，你去端出来就好。”司马琼道：“这几天，晚辈一直有些不舒服，不想吃东西。”沈若华翩然进去，果然又端了两碗面出来。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吃起面来。只有司马琼看到油煎的荷包蛋，鼻子就闻到一股油味，隐隐作呕，只是拿了手绢，掩着口，连话都懒得说。

突听远处传来一个低哑的声音说道：“沈老嫂子在家么？”听声音，这句话，大概还在半里之外。老妇人抬头问道：“是逢老大么？”

“哈哈。”那低哑声音大笑着道：“正是。”笑声已渐渐接近，等到说出正是二字，差不多已近了一半，过没多久，只见从门外走进一个秃顶红脸，双肩宽阔的老者。

这人身穿一件土布大褂，脚穿草鞋，右手微屈，肩头扛着一尺长的阔剑，目光炯炯朝大家看了一眼，就呵呵笑道：“兄弟从仙人庙一脚赶来，沈老嫂子果然回来了。”

老妇人含笑道：“逢老大请坐。”沈若华连忙拉过一把椅子，说道：“总护法辛苦了。”李云龙心中暗道：“原来这人还是白血帮的总护法。”

逢老大一屁股朝椅子上坐下，看到桌上还有面，没有人吃，呵呵笑道：“巧极了，兄弟正有些饿了，这碗面没人吃吧？”他也没待老妇

人说话，一手放下阔剑端起面碗唏哩哗啦的连吞带嚼，三两口，就把一碗汤面吃下肚去。

老妇人等他把面吃完，才道："逢老大连夜赶来，可是和陈明达闹翻了脸？""唔。"逢老大放下面碗，说道："听说老嫂子用玲珑指连伤了他们几个人，这不是小事，听他说，老嫂子还把陈明达的一个师侄带来了，可有些事？"

"不错。"老妇人道："他怎么说？"逢老大攒攒眉道："朱老道甚是气怒，几乎和兄弟动起手来……"李云龙心中暗道："原来他们并未动手。"

只听逢老大又道："他说，他们和咱们在江湖上也谊属同道，若华当时并没亮出咱们的牌子来，他只当她是雪中双杰一起的人，所以把她留下了，但老嫂子救走若华，还带走了他们的叛门逆徒，就太不顾江湖道义了。"

老妇人道："他知道老身去了么？"逢老大大笑道："老嫂子用玲珑指点伤了人，他还会认不出来？"沈若华道："但咱们要邀请雪中双杰，他们趁机把人拿走，还有江湖道义么？"

逢老大一抹嘴巴，又取起茶碗，喝了一口，才道："话是不错，但咱们如果收容了他们的叛门徒弟，说到江湖上去，总是咱们理亏。"李云龙道："此事和贵帮无关，人是在下带出来的，自有在下负责。"

逢老大目光一动，望望李云龙，问道："这位小兄弟是谁？"老妇人忙道："老身还没和总护法引见，他是李飞公子。""呵呵。"逢老大朝李云龙笑着拱拱手道："老朽今晚遇上小兄弟，实是幸会。"

李云龙忙道："前辈好说。"逢老大问道："听小兄弟的口气，人是你带出来的了？"李云龙道："在下等人，被囚禁在地窖之中，是司马姑娘把我们救出来的，司马姑娘如果不随我们离开仙人庙，他们岂肯放过司马姑娘？"

逢老大道："小兄弟可知这一来，就犯了江湖大忌？"李云龙道："司马姑娘弃暗投明，有何不可？她师父文慧芸和在下的朋友有仇，她就是不找我，在下也非找她不可。"

逢老大心中虽不以为然，但看李云龙这说了，他不便多说，回头朝老妇人道："当时朱老道只道是老嫂子收容他们门人，向兄弟责问，

此事既由泷公子一力承担，就和本帮不相干了。”

老妇人问道：“雪中双杰呢？他怎么说？”逢老大道：“他已答应送回掌中双杰，此事原是误会，只不过他有一个条件……”老妇人哼道：“他是不是要咱们送还司马姑娘作为交换条件？”

逢老大看了李云龙一眼，才道：“朱老道本来是这么说的，但只要司马琼不在咱们这里，此事又当别论了。”他话中似有未尽之言。

李云龙自然听得出来，这逢老大只是碍着师父，不好说要把司马琼送回仙人庙去。心念这一转，就站起身拱拱手道：“伯母，今晚多有打扰，司马姑娘是为了送还在下龙泉剑，而不见容于师门，此事本和贵帮无关，自然不能因司马姑娘这事，引起双方争执，在下和司马姑娘、秦姑娘，自是不便久留，这就告辞了。”

老妇人本意虽然不愿收留司马琼，但对李云龙，却另有打算，此刻一见李云龙说出要走，但有逢老大在场，又不便挽留，因为挽留李云龙，势必也须挽留司马琼了，心中正感作难，李云龙回头道：“秦兄弟、司马姑娘，咱们走吧。”

秦畹凤道：“李大哥，这一路上，多蒙你照顾，我感激不尽，我……不和你一起走了，你只舒走吧。”李云龙一呆道：“兄弟要留在这里么？”“是的。”秦畹凤低着头道：“我爷爷和师父落在仙人庙手中，如今他们既然答应放人，我想留在这里等两位老人家呢。”

老妇人道：“这样也好，秦姑娘留在老身这里，李公子只舒放心，老身决不会使她有半点委屈。”

李云龙暗中攒了下眉，心想：“雪中双杰，为人正派，他们当日拒绝了白血帮，才会落到仙人庙手里，不入于赤，则入于黑，这岂是雪中双杰的本意，这位秦兄弟涉世末深，除了任性，焉知两位老人的心意？但她当着老妇人说出来了，自己自然不好勉强她一同走了。”

想到这里，只好点头道：“兄弟既要留下来等令祖、令师，有沈伯母和沈姑娘在—起，愚兄自可放心了，等见到令祖、令师，再作行止也好。”等见到了令祖、令师，再作行止，就是暗示她，令祖、令师是不会参加白血帮，这话当着白血帮总护法逢老大和老妇人，自然不能明说。话声一落，就朝司马琼道：“司马姑娘，那我们就走吧。”司马琼盈盈站起身来。

(1/1)

第四百五十九章

李云龙道："晚辈记住了。"老妇人又道："这里只是老身临时住所，你若有暇，务望去凤阳小溪河一行。"李云龙点头道："晚辈一定会去的。"

沈若华也跟了出来，朝司马琼歉然道："司马姑娘，真不好意思，已经这么晚了，不等天亮了再走。"司马琼低低的道："沈姐姐，谢谢你。"李云龙走了几步，回头道："伯母，沈姑娘请进去了。"他这一回头，但见沈若华一双明亮的眼睛，只是望着自己，他不敢朝她多看，转身大步行去。

司马琼像小媳妇似的只是跟在他身后，低着头而行。走了一段路，司马琼忽然脚下一停，低低的叫道："李公子……"李云龙回身道："司马姑娘有什么事？"

司马琼忽然眼圈一红，朝他盈盈拜了下去，哽咽道："李公子，你把我从仙人庙救出来，这份情意，司马琼没齿也不会忘记的，只是我和你同行，是个累赘，何况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要和李公子作别了……"她说到这里，珠泪—颗颗从眼角滚落下来。

李云龙急忙伸手把她扶了起来说道："司马姑娘，在下到扬州来，就是找你来的，你在仙人庙送还宝剑，足见深明大义，为了在下，使你不见容于师门，所以在下只好要你离开仙人庙，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自然要负责到底，仙人庙因姑娘的叛离，正在想尽办法，要把你弄回去，岂肯放过姑娘，姑娘此时要和我作别，一个人落了单，正好给他们有可乘的机会，这个万万使不得。"

司马琼被他双手扶住了娇躯，心头又觉得安慰，也更是酸楚，—颗头微微摇着，咽声道："仙人庙势力遍布大江南北，我和你同走，只是连累了你……"

李云龙大笑道："文慧芸是我朋友仇人，我在帮人，她除我之心，比姑娘更急，还有什么好连累的？姑娘只舒放心，不用替在下担心了。"

司马琼望着他，又感激，又彷徨，凄楚的道："李公子，自从那晚，我们初次相识，我就要想到我们只怕没有再见之缘，所以我下了

决心，把我的心，我的人，都交给了你，只要有那一晚，就足慰我一生，我内心早就认定我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了，因此我虽然拿了你的宝剑，却并没有送呈给师父。今天傍晚，小翠告诉我，地窖里囚禁了一个李飞，我一颗心就一直忐忑不安，才决定把剑送还给你，把你带出仙人庙，算是我尽了心意，我知道你要我离开仙人庙，是一片好心，但我这样一直跟着你，会增加你多少麻烦，多少累赘，我实在并不想离开你，但非离开不可……”她说到这里，已是珠泪粉抛，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

李云龙听她说得委婉凄楚，心头更是不忍，双手握住她一双柔荑，激动的道：“小琼，所以你不能走，仙人庙的人对你得不到手，决不甘心，我要永远保护你，绝不让仙人庙的人碰到你一分一毫，文慧芸是我杀父仇人，他们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小香，你不用走，也不能走，你要答应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司马琼目蕴泪水，娇躯微微颤动，嘴角牵了两牵，终于叫出：“李郎……”一下扑入李云龙的怀里，双臂一环，紧紧的抱住了他，呜咽不已。

李云龙把她拥在怀里，两人默默的拥抱了一阵，李云龙才用手轻轻抬起她的头来，她一双清澈的眼神，羞涩的望着他。李云龙低低的道：“小琼，你答应我，永远和我在一起，永远不离开我，好么？”司马琼嘴角浮起一丝笑容，轻轻点了点头，迅快的把一颗头埋到他肩窝，再也不肯抬起头来。

就在此时，突听远处响起一声冷森的嘿嘿干笑。李云龙蓦然惊觉，目光一抬，沉喝道：“什么人？”暗影中缓步走出一高一矮两个身穿半截黄衫的老者，黑夜之中，目光闪闪如星，站在三丈之外，不言不动。

司马琼骤睹两人，不禁打了个冷噤，身子觳觫，低低的道：“李公子，他们是仙人庙八大护法中的木龙车如海、地龙简伯阳，各有一身奇特武功，他们找来了，这该怎么办？”李云龙低声道：“别怕，一切有我呢？”

高瘦老者看他们窃窃私语，就冷冷的道：“姓泷的小子，你诱拐仙人庙女弟子，现在束手就缚，乖乖的跟我们走还来得及。”李云龙把司马琼拦到身后，微微一笑，问道：“怎么样就来不及了呢？”

矮个子老者道："要等咱们老哥儿出手就来不及了。"李云龙道："在下看不出有什么来不及的。""小子，你大概还不知道老夫两人来历？"瘦高个子冷笑一声道："你是何人门下，轻轻年纪，刚出道江湖，就诱拐人家女弟子，真没出息，难道你师傅没告诫过你，这里犯了江湖大忌，老夫也不想为难你，跟老夫兄弟回去，老夫听说观主有意收你为徒，也还可以从轻发落，逞强是没有用的。"

"说得好。"李云龙淡谈一笑道："二位来历，在下已经知道，阁下是木龙车如海、这位是地龙简伯阳，对不？"木龙车如海道："你既知老夫二人名号，还说什么？"只要听他口气，这两人在江湖上敢情名头不小，不然就不会如此托大了。

李云龙道："二位是江湖人，那就应该讲一个理字，二位如以仙人庙的护法身份来的，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地龙简伯阳嘿然道："这小子狂妄得很。"

木龙车如海道："老夫二人正是仙人庙护法，但老夫倒要听听你小子诱拐了人家女弟子，还有什么理好说的？"李云龙道："阁下要和在下讲理？"木龙车如海点头道："老夫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歪理？"

地龙简伯阳道："车老哥咱们和他有什么好磨蹭的？""不。"木龙一手摸着颏下一把山羊胡子，笑道："人就在咱们面前，你怕他飞上天去？"一面抬目道："小子，你说。"

李云龙道："仙人庙虽非江湖正式门派，但既有观主，以有八大护法，自然也粗具规模，连白血帮的总护法逢老大都不敢得罪你们，可见仙人庙在江湖上有他的威望了。"地龙简伯阳嘿然道："小子，你知道就好。"

李云龙道："仙人庙朱观主的师抹文慧芸，和在下的朋友有杀父之仇，这点，二位不知道吧？"木龙车如海一怔，问道："你朋友之父是谁？"李云龙道："泷千风。"

木龙车如海道："原来如此。"地龙简伯阳不耐的道："但司马琼是仙人庙门下，现在和你在一起，总是事实。""不错。"李云龙道："在下既把司马姑娘带出来了，自然有保护她的责任。"

地龙简伯阳阴笑道："好小子，你口气不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能保护得了她么？"李云龙凛然道："在下能不能保护她那就要看事实证明了。"地龙简伯阳阴嘿道："看来你小子还想顽抗？"

木龙车如海道：“你和文仙子有仇，老夫二人不舒，但你今晚要想带她离开此地，只怕办不到。”司马琼道：“李公子，你走你的，我跟他们回仙人庙就是了。”“那怎么成？”李云龙道：“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呢？”

“这不就结了？”地龙简伯阳道：“你们两个自然都得去。”李云龙道：“仙人庙，在下总有一天会去找文慧芸的，但不是今晚。”地龙简伯阳道：“你不想去也非去不可了。”

李云龙点头道：“在下知道，二位既然跟踪而来，决难善了，二位一定要动手，在下也只好接着了。”木龙车如海目射奇光，说道：“你要和老夫二人动手？”

李云龙道：“实逼处此，在下别无选择，二位只舒发招吧。”地龙简伯阳道：“车老哥，对付这小子，兄弟一个就够了。”身形一闪，就欺到了李云龙身前五尺光景，阴笑道：“小子，你接着了。”

双手五指并拢，宛如两颗蛇头，一低一昂，随着话声，右手一探，就朝李云龙前胸啄来，左手闪电跟进，从右肘穿出，啄向李云龙右肋归阴穴，出手恶毒迅疾，使的是蛇形刁手。他外号地龙，地龙是蛇的别号，从他出手招式，就可知他是五毒门的高手。

李云龙理也没理他，身形一个轻旋，就带着司马琼闪开了数尺，低声道：“你站着替我掠阵，我不会输给他的。”轻轻放下司马琼。

司马琼道：“李公子，我怕……”李云龙双眉一掀，朗笑一声道：“你不用害怕，谁敢动你，李某就要他溅血于此。”

地龙简伯阳双手齐出，忽然发观眼前人影顿失，李云龙和司马琼居然从左旋出，到了数尺之外，他识不得李云龙使的身法，头心不禁一怔，嘿然道：“好小子，你躲得开老子第一招还躲得开第二招么？”“嘶”的一声，身发如风，双手起伏，又朝李云龙攻来。

这回他展开蛇形手法，忽啄忽切，双手就像灵蛇乱闪，一片爪影，波翻涛涌，记记都朝李云龙要害大穴下手。李云龙运起了圣天真气，闭住全身穴道，双手开阖，使的掌法，记记带起轻啸，和对方硬打硬拆。

第四百六十章

李云龙但觉对方掌势未到，一股腥风已迎面涌至，中人欲呕，心头不由暗暗吃了一惊，他并不认得对方使的是什么掌，但却可以想得到对方使的既是蛇形手法，这一记极可能是什么毒掌无疑。他不知破解之法，自然不敢和对方硬接，突然心中一动，立即后退一步，左手握拳，中指直竖，朝简伯阳掌心点去。

双方出手，何等快速？简伯阳掌风涌到，李云龙的一缕指风，也正好截着，但听「波」的一声轻响腥风立时被震得四散。地龙简伯阳方自一惊，但觉一股雷火般指风，急袭而至，他自然识得厉害，这小子的指功，正是自己五毒掌的克星，不由机伶一颤，急待沉腕收掌。但等他发觉，已是迟了那指迅疾如电，一下就击中他的掌心。

这一刹那，地龙简伯阳如遭雷殛，指风就像尖锥，透过掌心，迅速直达四肢百骸，他一个人猛然一颤，口中发出一声闷哼，双脚一软，跌坐下去，委顿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不，五毒掌一破，本来凝聚掌心，花了十数年心力，所吸取的毒蛇毒涎，一时全散，四肢一阵抽搐，立刻毒发身死。

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木龙车如海负手而立，本以为凭地龙简伯阳的武功，对付一个年轻后生，还不手到擒来？此时骤睹简伯阳中指倒地，还只道是负了伤，伤在李云龙手下，已经使他大为惊凛，那知目光一注，简伯阳竟然手脚抽搐了两下，就再也不动了，当真非同小可，目光如电，投注到李云龙的身上，重重哼了一声道："小子，你使的是什么毒功？"

李云龙怒笑道："李某光明正大，岂是使毒之人？"木龙车如海"刷"的一声从身边抽出一柄四尺长剑，怒哼一声道："看来老夫非出手不可了。"

李云龙大笑道："阁下要动手，就用不着什么藉口，对仙人庙的人，其实在下也毋须客气了。"右腕一抬，「铮」的一声，青练乍现，手中已多了一把细长长剑。

木龙车如晦脸色狞厉，目光盯在他龙泉剑上，点头道："好剑，你小心了。"长剑扬空一闪，剑如匹练，朝李云龙头顶劈来。李云龙使了一招举火烧天，迎着他青钢剑截去。木龙车如海发现李云龙使的软剑

青芒甚盛，不想和他硬砸，手腕一振，刷刷刷刷剑光缭绕，左右分刺。李云龙展开的剑法，忽虚忽实，青光飘洒，使得轻灵如风，极尽变化。

木龙车如海连发了几招，全被李云龙化解去，心中暗暗称奇，竟然看不出他的剑法门户。须知他成名虽已数十年，但从未见过这样的剑法，如何能看得出李云龙的路数来？一时不禁怒从心起，剑招一紧，剑光霍霍，一道银虹，像长江大河，滚滚出手。

但李云龙使的剑法，有攻有守，守中有攻，变化迅速，虚实莫测，木龙车如海攻势固然泷厉，依然无法占得上风，心中更自惊异，暗道："老夫倒真是小觑这小子了，今晚若不把他擒回仙人庙去，木龙车如海，还能在江湖上扬名立户？"想到这里，只是不住的提吸真气加重剑上压力。

李云龙和他拼搏了三十几招，但觉对方剑势愈来愈沉，自己的剑势，大有被他压制下来之感，心中也暗暗踌躇："自己该不该……"

就在此时，突听司马琼发出一声尖叫，这声尖叫入耳，使他心神为之一分，突觉左肩一凉，被对方剑尖刺中，一时也忘了疼痛，心头猛然一惊，奋力一剑，「当」的一声，格开车如海长剑，大喝一声："住手。"

木龙车如海这一剑虽然只刺中李云龙左肩，伤得极轻，但听他喝出"住手"，不觉大笑道："小子，你弃了手中长剑，老夫可以住手。"剑势中紧，一片寒光，飞卷而至，攻势更加泷厉。

李云龙只听到司马琼一声尖叫，就没听到第二声，心头又急又怒，大喝道："在下本来不想伤你，阁下太不知道进退了。"喝声出口，飞讪一剑也跟着出手。青藤剑在这—瞬间，青光陡然暴涨，有如—片晶莹的光幕，席卷而出。

木龙车如海笑声方发，只觉一道青蒙蒙的剑光已经卷到身前奇亮耀目，几乎使人睁不开眼来。不，一片森寒剑气，迎面罩落，心头不禁猛吃一惊，一时之间，急忙使了一个懒驴打滚，在地上接连几滚，翻出去一丈开外，才敢跃起，才发现自己身上鲜血如注，一条右臂，已经被剑光齐肩截断。

李云龙还是第一次施展这招剑法，却也想不到这飞讪一剑竟有如此威力，一时也不禁怔得一怔。原来这天壤一剑，因为杀气太重，有

干天和，不到万不得已，但是想不到它的威力这么大。

李云龙一怔之后，急忙举目四顾，刚才还站在不远的司马琼，已经不见了。不，正有一簇人影，朝西飞掠而去，业已奔出十余丈。李云龙心头一急，双足一点，身子泷空飞起扑而起，衔尾急追过去。他一身轻功，已臻上乘，这一提气飞掠，当真有如离弦之箭，快得可以穿云射月。双方距离，很快就拉近了。

前面一共七八个人，看他们身手，只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李云龙急起直追，不大工夫，和他们只有三五丈距离，口中春雷般大喝一声："你们还不给我站住？"前而八人听到李云龙追来，立即由两个汉子挟着司马琼一路奔行。

分出六人，倏地回过身来，钢刀一横，拦住了去路。不，他们仗着人多，没待李云龙追到，已经围了上来，六柄钢刀，交叉攻到。李云龙心急救人，那还和他们缠围，口中大喝一声："该死的东西。"剑光乍亮，寒光像扇面般飞洒出去。又是一招飞讪一剑，惨叫起处，六人同时扑地倒下。

李云龙脚下丝毫不停，点足掠起，宛如大鹏泷空，一下从正在急奔的两个汉子头上飞过，落到他们面前，大喝一声道："你们再不站住，那是不想活了。"两个汉子一眼看到李云龙凭空泻落，拦住了去路，不由吓得心胆俱碎，赶忙停住。

左首一个道："少侠，这不关我们的事。"他手中还挟着司马琼不放。李云龙怒目喝道："你还不把司马姑娘放下来？"那人放下司马琼，脸色惊惧的道："她……她不是的……"

李云龙目光一注之下，也看出来了，原来这人放下来的，只是一个假人，心头一紧，急忙问道："司马姑娘人呢？"

左首一个道："这是……贾……贾姑娘交代的……"李云龙问道："贾姑娘是谁？"左首一个道："贾姑娘就是观主的三师妹。"李云龙道："就是黑衣魔女么？"

左首汉子道："是的。"李云龙又道："这么说司马姑娘是她掳去了？"左首汉子道："是……是的。"

李云龙道："黑衣魔女朝哪里去的？"左首汉子道："不……不知道。"李云龙听得大怒，右手一挥，青光乍闪，两声惨叫同时响起，两

人饮剑倒了下去，他心头无比愤急，口中发出一声龙吟般的长啸，双脚一顿，又纵身扑起，朝来路飞射过去。

这回他救人情急不住的提吸真气，施展轻功，一路飞掠，当真有如天马行空，快若追风，转眼之间，已经奔出七八里路程，依然不见，丝毫人影，前面已有一条大江，横互如带，心中不禁暗暗踌躇，忖道："莫非自己追错了方向不成？"

正在思忖之间，只见沿着江岸，正有一个小巧人影，急匆匆行来。因相距甚远，又有柳条垂丝，掩映其间，看不清楚，但从她身形看去，似乎是个女子，她急步沿江而行，似在找人。

"莫非是司马琼。"心念这一动，立即迎着那小巧人影奔掠过去，到得近前，目光一注，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少女，正待转身。那青衣少女发出清脆的声音叫道："李公子请留步。"

李云龙听得一怔，心想："自己和她素不相识，她怎么叫得出自己姓李呢？"不由脚下一停，问道："姑娘是叫在下么？"

青衣少女绽出满脸花一样的笑容，说道："这里又没有第三个人，自然是叫公子了。"李云龙问道："姑娘有什么事？"青衣少女道："小婢在这里已经等了很久了，没见到李公子，真把小婢急死了。"

"姑娘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李云龙奇道："你怎么知道在下会到这里来的呢？"青衣少女展齿一笑道："自然是我家主人交代的了。"李云龙道："你家主人是谁呢？"

青衣少女狡黠一笑道："小婢奉命在这里等候李公子，请李公子屈驾一行，你见了我家主人，自然就知道了。"李云龙道："在下身有急事，请姑娘覆上贵主人，我无暇前去，深为抱歉。"说完，又转身欲走。

青衣少女道："李公子要走，也该听小婢把话说完了再走呀。"李云龙道："姑娘还有什么话，那就请快说。"青衣少女道："我家主人说的，他请你屈驾一唔，就是和你身有急事有关，错过了，你就会追悔莫及。"

李云龙道："你说什么？"青衣少女道："我家主人说是这么说的咯。"李云龙道："你家主人知道我的急事是什么吗？""这个我就不知

道了。”青衣少女接着道：“小婢只是听主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李公子有什么疑问，不会自己去问我家主人么？”

第四百六十一章

李云龙随在她身后，走出一箭来远，只见一棵垂杨下面，停泊着一条黑越越的船只，舱中不见一点灯火。青衣少女脚下一停，伸手指指船舱，说道："我家主人就在舱中恭候，泷公子请自己上去吧。"

李云龙心头暗想："这不知又是什么诡计？"一面问道："你家主人既把在下约来，怎么舱中一点灯火也没有？"青衣少女清笑道："李公子既然来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难道我家主人还会存心害你不成？"

李云龙心中虽然暗自起疑，却也不肯示弱，朗笑一声道："好，在下倒要看看，你家主人究竟是谁？"举步跨上跳板，踏上船头，说道："在下李飞，应邀而来，不知是哪一位见召？"

只听舱中有人嗤的一声轻笑，说道："客人来了，怎不请进来呢？"随着话声，舱门已经轻轻推启。

李云龙目能夜视，便也凝足目力看去，舱中依然黑黝黝的看不到一点景物。细辨那说话声音，似是一个女子，心中更觉疑窦丛生，不觉笑道："舱中如此黝黑，主人这是待客之道么？"

只听「擦」的一声，眼前突然一亮，一个长发披肩的绿衣女子，背着舱门，站在一张小方桌前面，正在用手中火摺点灯。同时只听她娇柔的声音说道："李公子现在可以放心进来了吧？"

李云龙听她这么说了，只得举步走入，说道："姑娘见邀，不知有何见教？"他现在才看清楚，舱中四周都着绿色布幔，无怪从外面看进来，不透一点天光了。

"嗯。"绿衣女子口中轻嗯一声，缓缓转过身来，说道："李公子请坐。"李云龙目光一注，原来绿衣女子赫然是黑衣魔女。自己正要找她，她却把自己找来了，一时不觉微微一怔，冷然说道："原来是你。"

黑衣魔女今晚变成了绿衣魔女啦，她翘着红菱般嘴角，露出一口整齐如玉的贝齿，轻盈一笑道："李公子没想到吧？"

她今晚似是刻意修饰了一番，柳眉如黛，眼波如水，薄施脂粉，轻点绛唇，方才在仙人庙，还没看得清楚，这回，在明亮的琉璃灯前，你可以看清楚了。她不但美，而且艳，娇而且柔，身材苗条而

匀，肌肤细腻而白，目光凝注，似秋水而明亮，明眸传情，如明珠而炙热，既含笑而含颦，亦宜喜而宜嗔。好了，这四六句现在可不流行，但只有如此，才能把她形容得出来。

李云龙只觉眼前一亮看得不禁呆了，谁说黑衣魔女，允是泷波仙子。他脸上不禁一红，口中冒出一句话来："在下正要找你。""我不知道。"黑衣魔女含情脉脉的一笑，说："我不是把你请进来了么？有话也请坐下来再说呀。"

李云龙给她一颦一笑，笑得有些局促不安，直楞楞的依言坐下，问道："司马琼是被姑娘劫来了？""不错。"黑衣魔女答得很干脆，一面抬目问道："李公子就是为了她才要找我，对么？"

李云龙道："正是，因为司马姑娘是把剑送还给在下，才成了叛门之徒，在下不得不劝她离开仙人庙，她目前是个举目无亲的人，在下在道义上，有保护她的责任，你既然劫持了她，在下自然要找你了。"

黑衣魔女望着他，似笑非笑的道："是道义么？"李云龙被她看得脸上一红，说道："难道不是？"刚说到这里，只见里首绿色帷幕一动，那青衣少女手托银盘，送上两盏香茗，放到桌上，说道："泷公子请用茶。"很快就退了下去。

黑衣魔女星眼流波，笑了笑道："那么李公子可知小妹把你请来，是为了什么呢？"李云龙道："在下正要请教。"黑衣魔女嫣然一笑道："也就是为了我擒到司马琼。"李云龙道："在下想不出姑娘通知我的道理来。"

"我不是通知你。"黑衣魔女媚笑道："我有几句话想和你当面说清楚。"接着道："李公子已经折腾了大半夜，我特地准备了几式酒菜，和泷公子宵夜……"

李云龙道："姑娘有话请说，酒菜不用了。"李云龙话未说完，绿色帷幕又轻轻飘动，那青衣少女手托银盘，端着酒菜走入，放到桌上，把两副杯筷放好，又闪身出去。

黑衣魔女亲自斟了两杯酒，含笑道："李公子放心，小妹还不至于在这酒菜中下毒。"她举起杯子，就着樱唇，一饮而尽，才道："这一杯，小妹先喝了，表示酒中没有毒药，也表示小妹的敬意，李公子能不赏脸么？"她喝下一杯，立即桃腮欲晕，水汪汪的一双眼睛，只是望

着他，脉脉含情，等待着他喝酒。李云龙倒是不好拒饮，只得也举杯一饮而尽。(手机阅读ＳdXsw.com)

黑衣魔女笑道："泷公子果然豪爽，但喝了酒，总得吃些下酒菜，这样罢，小妹先吃一筷，你就可以放心了。"说着，果然举筷在每一种菜肴中，夹着吃了，表示无毒。李云龙只是夹了一筷菜肴，慢慢吃着，一面说道："姑娘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

黑衣魔女朝他嫣然一笑，用筷子夹了一块熏鱼，放在他面前的碟子上，然后举杯说道："你再干一杯，把这块熏鱼吃了，我就说。"李云龙道："在下不善饮酒。"黑衣魔女不依道："你干了这一杯，我陪你喝咯，李公子是男人家，两杯酒怕什么？小妹平日也不善饮酒，今晚也不是喝了。"她果然又把一杯酒干了。

这两杯下肚，她—张粉白匀红的脸上，很快升起了朝霞般两片红云，更是娇艳欲滴，双眸望着李云龙，在等他喝酒，但也目光如水，盈盈凝睇，有着说不出的绵绵情意。李云龙推辞不得，尤其给她这般等着，瞧着，看得有些脸上讪讪的，无法不喝了，只好举杯道："谢谢你。"一口把酒喝了。

黑衣魔女道："快把熏鱼吃了。"李云龙只得又低着头，把熏鱼吃了，抬目道："姑娘……"黑衣魔女不待他说出来，就抢着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不是姑娘下面，就是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对不？"

李云龙嗫嚅的道："在下正是此意。""瞧你……"黑衣魔女眼皮—溜，披披樱唇，接着道："我不说出来，你好像坐立不安似的。"她又看了他一眼，才道："第一件事，我告诉你的，小妹姓贾，名叫淑娴，你就叫我贾淑娴好了，别姑娘、姑娘的，听来别扭透啦。"

李云龙道："在下怎好叫姑娘名字？""这有什么关系？"贾淑娴道："姓名是一个人的符号，代表某一个人，姑娘二字，可不代表我呀，我叫你李大哥，你叫我贾淑娴，这样总可以了吧？"

李云龙问道："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贾淑娴娇笑道："事情一件一件的来，你先答应了第一件，小妹再说第二件。"李云龙点头道："好。"

贾淑娴横了他一眼，笑吟吟的道："那就叫呀。"李云龙尴尬的道："这……""这什么呢？"贾淑娴娇媚的道："李大哥，你叫我贾淑娴呢。"李云龙脸上一红，说道："没有事情，怎么叫来？"

贾淑娴撒娇的道：“我就要你叫咯，你不叫，第二件事，我就不说了。”“好。”李云龙无可奈何的叫道：“贾淑娴。”“嗯。”贾淑娴打她鼻孔里轻嗯了一声，嗯得人心头会有异样的感受。

李云龙望着她当真人比花娇，那张吹弹得破的娇靥上，似羞涩，似含娇嗔，别有一番柔媚之态，他本来望着她，是在等她下文，现在看了她—眼，可就不敢再看了，但却又舍不得不看。她正在含情脉脉的看着他，他知道如果再不移开眼来，很可能会把持不住，他现在已经感到把持不住了。

“嗤。”贾淑娴忽然娇笑了声，说道：“李大哥，你好像在逃避我？”李云龙红着脸道：“在下……没有……”“还说没有？”贾淑娴轻柔的道：“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李云龙心头跳了，嗫嚅的道：“因为姑娘太美了。”“真的？嗯，你骗我。”贾淑娴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披披樱唇道：“如果我真的美，你为什么不再看我呢？你说，我真的美不美？”她把一张红馥馥的脸，送到了李云龙面前，吹气如兰，口脂可闻。

李云龙一抬眼，就看到她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笑盈盈的樱唇，他眼下几乎花了，心也跳得有些模糊了，口中说道：“姑娘真的很美。”四目交投，她眨眨美眼，赧然道：“那你为什么还不叫我好妹子呢？”

李云龙情不自禁，低低的叫道：“好妹子……”“嗯。”贾淑娴随着一声轻「嗯」，樱唇送到他嘴上，一个苗条而诱惑的娇躯，也像水蛇般往他怀里贴来。前舱门早就阖上了，绿色的帘幕，也已放下了好一会了。现在从中舱通向后舱的帷幕，不知何时已经左右拉开。

后舱，是一间精致的卧房，地方不大，却有一张铺好了绣枕鸳被精致的床。就在此时，船头忽然一沉，接着响起了青衣使女的一声娇叱：“什么人？”

“扑通。”有人掉下了江水。紧接着「砰」然一声大响，舱门被人踢开了，门口有人清喝了声：“无耻魔女，你干得好事。”两个已经缠在一起的人，经这徒如其来的一喝，就迅快分了开来。

第四百六十二章

不，只要有一支被射中，就会见血封喉，保你连哼都哼不出来。但舱门口那人却哼出来了，那是一声冷哼。哼声甫出，白光乍闪，一阵「叮」「叮」「叮」轻微的声响起处，黑衣魔女打出去的两蓬飞针，全被剑光击落。不，每一支飞针，都被来人剑光截成了两半，纷纷坠地。

「呛」，紫光一闪，贾淑娴在这一瞬间，已从腰间掣出了一柄短剑！这柄短剑，正是飞雪剑卓一绝传给他门下弟子秦畹凤的紫艾剑，紫光吐吞，在黑夜之中越显得它锋芒白露。黑衣魔女是气伤了心，一双本来还水汪汪的眼睛，这回显得杀气腾腾，叱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本姑娘的事？"

舱门口那人手中提着一支白光闪闪的长剑，冷笑一声，走了进来，目光一撇呆若木鸡，站在那里的李云龙，嘴角凝笑，冷冷的道："你果然在施展魔功，把他迷失了心神，你真是无耻之尤。"这人是个唇红齿白的青衫书生，论模样比李云龙来得还要俊俏，只是个子稍嫌瘦小了点，手中提着的是那柄镇江剑。不是别人，正是李云龙的口盟兄弟白素仪了。

贾淑娴紫艾剑一指，切齿道："你究竟是什么人？"白素仪道："你不用管我是谁，杀了你，徒污我的宝剑，还不给我快滚？"贾淑娴气得发抖，怒喝道："凭你配么？姑娘今晚不杀了你，誓不为人。"紫艾剑一挥，足踏中宫，欺身急刺过去。

白素仪冷冷一笑，手中镇江剑随着挥起，一招白蛇吐信，剑尖一拨，"当"的一声，把对方长剑拨开，剑光一闪，反刺贾淑娴左肋期门。贾淑娴因手中之剑被白素仪封出，一时变招不及，被迫后退了一步。白素仪口中又是一冷哼，手腕一震，镇江剑接连点刺而出。

高手过招，有不得一着失误，贾淑娴就是变招稍慢，立时失去了先机，被白素仪剑势逼得连退了三步，依然无法还手，只好暂采守势，左封右解，护住了全身。白素仪剑势虽利，但贾淑娴也不是弱手，虽然屈处下风，却也不易攻得进去，一片错落剑影，只是在贾淑娴左右前后，密集刺出。

这一轮攻拒，一连响起了一十三声金铁交鸣，紫艾剑和镇江剑，同出一人之手，同出一炉之铁，如今却各展锋芒，互相拼搏起来，这岂是卓—绝始料所及之事？贾淑娴心时蹩着一口气，被白素仪一阵快速攻势，逼得还手无力，直待接下对方一十三剑之后，才乘隙反击，挥剑抢攻，也还了九招，总算把劣势扳了回来。

如论剑招，白素仪使得轻灵快速，剑如灵蛇，攻多守少。贾淑娴的剑法，辛辣狠毒，出剑部位，都是致命的要害。两人这一战，地方是在船舱之中，进退不过三步，剑势无法大开大阖，再加边上又站着一个李云龙，像是失魂落魄一般，一动不动，两人都有顾虑，因此出剑都以纵刺为主，饶是如此，他们还是打得非常激烈，你来我往，剑芒如闪。

不过片刻工夫，两人已交手了三四十招，渐渐白素仪又占了上风。只听一阵轻微的金铁交鸣之后，白素仪突然飞起一脚，脚尖正好踢在贾淑娴执剑右腕之上。贾淑娴惊啊一声，紫艾剑跌落在舱板之上，白素仪镇江剑剑尖一点。贾淑娴心头猛然一惊，正待往后退。

白素仪喝道："黑衣魔女，你再动一动，我剑尖就可穿透你咽喉，你相不相信？"贾淑娴道："你待怎样？"她果然不敢稍动。白素仪冷冷的道："我还是一句老话，不会要你的命的，只要你交出解药，你就可以滚了。"

贾淑娴道："我没有解药。"白素仪道："那你真要我刺穿你的咽喉了？"说话之时，剑尖稍微用力，就刺破了贾淑娴的喉间皮肤，一点鲜红的血珠，从剑尖边缘绽了出来。贾淑娴切齿道："摄心大法，没有解药，只要轻拍后脑，就可清醒。"

白素仪道："好，你走吧。"贾淑娴要待弯腰去拾取紫艾剑。白素仪剑光一闪，喝道："把剑留下，连剑鞘也给我留下。"贾淑娴只好把剑鞘一起留下，一面说道："没关系，你报个万儿来，姑娘今晚认栽了，咱们山不转路转，总有找你算帐的日子。"

"在下白素仪。"白素仪冷笑一声："在下要是怕你找我，今晚就不插手了，但李云龙是我大哥，我能不插手么？""好。"贾淑娴切齿道："白素仪，你给我记着。"转身朝舵外掠去。(手机阅读SdXsw.com)

白素仪返剑入鞘，伸手拾起紫艾剑，也回入了剑鞘，然后走近李云龙身边，举手在他后脑轻轻拍了一下。李云龙口中“啊”一声，双目眨动，奇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目光一注，看到白素仪，不觉喜道：“会是贤弟，你什么时候来的？”

其实李云龙大自己是一个用摄心大法的高手，怎么会着贾淑娴的道呢？他现在这样只是想知道贾淑娴到底要干什么，只是不想被白素仪破坏了他的计划，但是他知道现在自己不能明说。

白素仪笑道：“我是在最不凑巧的时候来的，破坏了大哥的好事。”他本来是取笑大哥的，但他的脸也红了。李云龙也被他说红了脸，说道：“贤弟休得取笑了，愚兄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着了她的道的。”

白素仪道：“那无耻魔女使的是摄心术，不论你武功有多高，只要多看她几眼，就会不知不觉的被她眼光所迷惑，听她的摆布了。”

李云龙道：“这就是了，她说有事要和愚兄详谈，愚兄望着她，就发觉她目光之中，好像有着一股吸力，看了她一眼，就移不开了，后来心头就迷迷糊糊起来……”

白素仪笑道：“你们男人呀，看到漂亮的姑娘，眼睛就死盯不放，现在可好，碰上了会摄心术的魔女了，以后看你还敢凝凝的看她不？”他话声出口，突然发现这句你们男人四个字，说漏了嘴，不由得脸上蓦地一红，虽然李云龙听出来了，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不过，李云龙也被他说得俊脸通红，讪讪的道：“贤弟可是把那贾淑娴赶跑了，没把她擒下来吧？”白素仪嗤的笑道：“大哥还在想念她么？”“贤弟，我们说正经的。”李云龙接着问道：“她只是一个人走的么？”

白素仪一指桌上的紫艾剑，说道：“她把剑都留下了，还会带走什么？”“唉。”李云龙道：“贤弟怎不先把愚兄救醒呢，我还有话要问她呢。”白素仪奇道：“大哥要问她什么呢？”

“有人被她擒去了。”李云龙道：“不是为了救人，愚兄就不会来找她了。”白素仪道：“什么人落在她的手里？”李云龙：“这人叫司马琼，是仙人庙门下的人。”

“唔。”白素仪霎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点点头到：“我听大哥说过，她偷走了你的一柄剑，对不？”李云龙道：“是的，愚兄告诉过你，我就是寻剑来的。”

“大哥寻剑只是藉口，寻人才是真的了。”白素仪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问道：“大哥终于找到她了？”“贤弟休得取笑。”李云龙脸上一红，说道：“这件事说来话长。”他一指桌上的紫艾剑，说道：“贤弟记得这把紫艾剑么？卓老丈把它送给了谁？”

白素仪道：“卓一绝不是送给秦有甲的孙子秦畹风的么？”“对了。”李云龙道：“这件事就得从秦畹风说起……”当下就从和白素仪分手之后说起，一直说到方才黑衣魔女把自己邀到船上，择要说了个大概。

白素仪攒攒眉道：“大哥带走他们叛门之徒，又杀了他们八大护法之一的地龙简伯阳，伤了木龙车如海，仙人庙如何肯和你甘休？”李云龙道：“你不是也羞辱了黑衣魔女么？”白素仪披披嘴道：“大哥好像在怪我该多舒闲事哩。”

李云龙脸上一红，笑道：“愚兄是说咱们反正在仙人庙结下了梁子，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大哥心里惦念着司马姑娘……”白素仪道：“咱们先在船上找找着，她们主婢两个都在这条船上，司马琼说不定也在船上呢。”

“贤弟说得极是。”李云龙矍然道：“我们那就快找。”白素仪看了他—眼，淡淡的笑道：“瞧你，一提起司马琼来，就急成这个样子。”

中舱尽在眼前，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李云龙推开舱门，走进后舱，这后舱因为有半间隔成了卧室，和中舱连通，后面半间，地方更形逼仄，堆放着杂物，一目了然，那有什么人影？再往后就是后梢摇船的地方，没有蓬舱，当然更没有人了。

李云龙看得心头大急，但怕白素仪取笑，不好形之于色，木立后梢，正在思索着准备自己一人独闯仙人庙，也非把司马琼救出来不可？

“大哥一个人发什么楞？”白素仪飘身过来，问道：“没找到司马琼么？”李云龙道：“贤弟去看了前舱，也没有么？”白素仪道：“前舱那么小，当然不可能藏人的了。”他目光—动，问道：“这舱板下面，大哥看过了么？”后梢铺着舱板，下面当然还有下舱了。

李云龙“哦”了一声道：“舱板底下，愚兄倒是没有看过。”

第四百六十三章

李云龙心头大是不忍，低声道：“我来救你了。”因舱下甚狭，双手抱起司马琼娇躯，上身才能缓缓直了起来。

白素仪道：“大哥，你把人交给小弟。”他在上面伸手来接。李云龙只得把司马琼一个人举起，递给了白素仪，自己才跟着纵身而上。白素仪把司马琼放到舱板上，双手一搓，掐断了绳索。李云龙迅快把捆在她身上的绳索解开，又从她樱唇中，挖出一团破巾。

司马琼手足虽已松动，但因被捆绑了多时，手足已经麻木，坐在地上，依然动弹不得，只张口叫了声：“李……大哥……”她因有白素仪在旁，不好意思叫李郎来，所以改称李大哥，但只叫了一声，双目滚动，一串珍珠般的眼泪，已从脸颊上滚下来。

李云龙柔声道：“小琼，我扶你站起来。”双手搀扶着她，缓缓站起。司马琼双足还有些站立不稳，倚着李云龙幽幽的道：“李大哥，你其实不用管我……”

白素仪在旁笑道：“司马姑娘，我大哥是个多情种子，他既把你救出了仙人庙，岂会中途撒手不管？”一面说道：“大哥还不扶司马姑娘到舱里去？”李云龙果然扶着司马琼走入中舱去。

白素仪脚下有些趦趄，望着两人，目中闪着异样神色，他似乎在考虑着自己是不是应该跟进去？不，自己是不是应该走了？司马琼由李云龙扶着跨进中舱，双脚也渐渐恢复知觉，一面低声问道：“大哥，他是什么人呢？”

李云龙道：“他是我结义兄弟，叫做白素义（仪）……”他回头不见白素仪跟着进来，忍不住叫道：“贤弟，你怎么不进来呢？”

白素仪一个人影，已随着他的活声，翩然走入，轻笑道：“小弟是怕大哥和司马姑娘说几句体贴话，进来了不太方便。”李云龙、司马琼二人被他说得飞红了双颊。

李云龙赧然道：“贤弟休得取笑。”白素仪目光一抬，注视了司马琼一眼，含笑说道：“真是人见犹怜，无怪方才大哥找不到司马姑娘，急成那个样子了。”

司马琼红了脸，起身裣衿道：“李大哥认了小妹，你是我的大哥的结义兄弟，情同手足，自然也是我二哥了，不知二哥肯不肯认我这个小妹呢？”白素仪爽朗的笑道：“司马姑娘连二哥都叫了，我还有不认你这妹子么？我没有妹子，多个妹子自然最好不过了，好，那就暂时叫你三妹了。”

李云龙道：“贤弟认她作了妹子，怎么还有暂时的呢？”“大哥连这点也想不出来么？”白素仪斜睨了他一眼，清脆的笑道：“现在她是我三妹，将来找还得叫她一声大……”大字下面，他忽然停住了，只是望着李云龙神秘的笑了笑。

李云龙自然听出来了，急忙道：“贤弟，她已经叫你二哥，你可不能再取笑妹子呀。”白素仪道：“瞧你，做了大哥，好偏心，只是帮着三妹说话。”司马琼坐在椅上，双眉含颦，似有倦容。

白素仪回头问道：“三妹，你哪里不舒服了？”司马琼眼波流动，低低的道：“小妹也不知道，只是……只是觉得很疲倦……”

白素仪道：“那你就休息一会吧。”李云龙却在此时，虎的站了起来，怒容满脸的道：“这些贼人，当真以为李某好欺侮的了。”司马琼一怔道：“大哥干么生这大的气？”

白素仪道：“大概是仙人庙的人又找来了。”突听岸上响起一个阴恻恻的声音说道：“你们叫姓李的小子出来。”此人话声方出，只听江岸上响起另一个粗壮的声音喝道：“呔，姓李的小子听着……”他话还未说完，“砰”然—声，一个人临空倒飞出去一丈来远，往后就倒。

就在这一瞬间，从船头上飞起一条黑影，已经目射寒星，凛然而立，朗声喝道：“在下李飞，就在这里，本来在下要找的只是文慧芸一个，因为她和在下朋友有仇，和仙人庙其他的人无涉，故而一再容忍，避免和陈明达为敌，不料尔等竟然纠缠不清，此去彼来，如今莫怪泷某要痛下杀手了。”李云龙这一先声夺人，倒也颇使来人怔得一怔。(手机阅读sdχsψ。com）

岸上，一共来了七个人，除了被李云龙一记震飞出去的黑衣大汉之外，江边还有三个手执鬼头刀的黑衣汉子。另外三个，服饰不同，高矮各异。站在中间的—个，身穿半截及膝长袍，足登麻鞋，个子不高，但双肩甚阔，—颗光秃秃的脑袋，也比一般人要大得多，黑夜之中，霎着两颗像寒星般的眼睛，直向李云龙看来。

他左首是一个头盘辫子的老头，却生得一颗尖脑袋瘦削脸，尖下巴，小眼睛，十足是副獐头鼠目的相貌。右边一个中等身材，浓眉，左目从眉到脸颊，有一道斜斜的刀疤，左眼已瞎，看去另有一股凶狠之气。在李云龙飞身出舱，指震黑衣汉子，朗声发话之际，白素仪和司马琼已随着从船头飞身上岸。

白素仪把从黑衣魔女手中夺下来的紫艾剑，递给了司马琼，以作防身之用，两人一言不发跟着站到了李云龙身后。穿半截长袍的大头老者双目精光熠熠，过了半晌，才阴恻恻尖声道："小子，你口气倒是不小，今晚要痛下杀手，不知如何一个痛下法子？"

李云龙剑眉凝煞，冷然道："今后只要仙人庙再有人纠缠不清，泷某就要来得去不得。"大头老者摸着颏下一把苍须，阴笑道："老夫不是来了么？"李云龙道："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去了。"

"哈哈。"大头老者尖声大笑道："老二、老三，你们听见了？"独眼老者道："这小子放他***狗臭屁，他有多大有能耐？敢对老大这么说话，小弟先去掂掂他的斤量。"他手中提着一根纯钢旱烟舒，举步朝李云龙走来。

白素仪道："大哥，人家老大还没出手呢，这个独眼老头，交给小弟就是了。"手提镇江剑，身形一闪而出。独眼老者独目一注，沉喝道："你是什么人？"白素仪笑嘻嘻的道："你呢？本公子剑下，不会无名之辈，你先报个名来。"

独眼老者独目之中，隐射历色，狞笑道："老子隗达。""原来是洞里赤练。"白素仪轻笑道："你不躲在洞里，那活该你倒霉。"

原来这独眼老者就是常山三怪的老三洞里赤练隗达，他闻言大怒，口中沉喝—声："小子，躺下。"铁烟舒疾若流星，点打白素仪的魂台穴。"出手果然恶毒得很。"白素仪也没掣剑，只是左手一抬，横剑封出。但听「拍」的一声，只觉洞里赤练点来的一记烟舒，腕力极为沉雄，自己横剑一封，居然给他震得虎口发热。

隗达也没想到这年轻后生横剑一封，内力极强，自己铁烟舒被震得往外荡开，心头暗暗吃了一惊，口中沉哼一声，右手挥处，铁烟舒云麾三舞，一招三式，举步逼近。白素仪倏退一步，右手一抬，呛的一声掣出了长剑，左手向上一翻，又是「嗒」的一声，封住了对方早烟舒，身子一个轻旋，剑使拨草寻蛇，剑尖疾快朝对方章门穴刺去。

洞里赤练铁烟舒横里一磕，倒打金钟，磕着白素仪剑尖，发出「叮」的一声轻响，烟舒顺势一送，点向白素仪右乳。白素仪后退半步，口中—声清叱，左手剑鞘封出，一下格开他的铁烟舒，突然又跨上半步，白光一闪，使的是一招赤帝斩蛇剑风拂面，剑势十分泷厉，他真把隗达看作了蛇。

洞里赤练心头愤怒已极，但对方这一记剑势如电，划向咽喉，他铁烟舒已被白素仪剑鞘封住，抽收已是不及，只好上身往后一仰，飞起右足，朝白素仪执剑右肘踢来。白素仪剑鞘一沉，朝他膝盖劈落。洞里赤练左足又起，连环飞腿，捷猛无比。

白素仪不由得又被逼退了一步，正待欺身而上。洞里赤练哈哈一笑，已经抢先跨上，忽然举起烟舒，凑嘴猛的一吹。这一吹不打紧，烟锅里被他吹出无数火星，飞溅出来，朝白素仪迎面激射过去。白素仪只得又后退了一步，洞里赤练又狂吸了两口烟。

白素仪被他接连逼退了两步，心头更是怒不可遏，双眉倒竖，长剑迅速紧胸，手臂突然向天直竖，一个箭步，直欺上去。洞里赤练看他竖剑向天，举步逼进，不知他使的是什么剑法？手臂直伸，门户岂非大开？不觉大喝一声，一口浓烟劈面喷去，旱烟舒同时抖手点出。

就在此时，大头老者口中大喝一声：“跨天一炷香，三弟速退。”司马琼也娇声叫道：“二哥小心，他烟中有毒。”两声喝声，几乎是同时出口，但场中两人，在这一瞬间也有了变化。不错，白素仪使的这—招，正是跨天一炷香。

原来他左足一个箭步飞掠欺进，待到得洞里赤练身前一尺左右，右足足尖在地上一点，一个人已经「嗖」的一声直拔而上，跃起三丈多高，在空中打了一个筋斗，变成头下脚上，手中长剑在身子掉头过来之际，疾疾的一抖，化作神龙抖甲，剑光在半空中散开，化作点点银芒，像疾风急雨般朝洞里赤练当头罩落。

第四百六十四章

李云龙看得大怒，口中暴喝一声：“好个不要脸的东西。”左手握拳，中指直竖，振腕就是一震惊雷指，临空点了出去。惊雷指，这是李云龙在王府秘籍中看到，其威力非凡。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洞里赤练喷出一口浓烟，旱烟舒顺势点出，眼前人影顿杳，方自一怔。耳中听到了老大的喝声，急忙仰首，但见剑雨飘洒，千百点寒芒，当头疾落，口中大喝一声，振臂挥起旱烟舒。但听一阵急如骤雨般的「叮」「叮」轻响连续响起，眼前剑光顿敛，一时还以为全被他接住了。

哪知这是白素仪的师门绝技，跨天一炷香，原是一式三招，但变化全在最后一招，这一招的变化，可以因时而异。他第二招神龙抖甲，虽被洞里赤练接住，可是第三招，他人已落地，剑光倏隐，名为含沙射影，化作一缕极淡的剑影，贯胸射出。

洞里赤练堪堪把一阵剑雨击没，等到发现胸口有一缕寒气射到，再待封解、闪避，均已不及，被白素仪一剑穿心而过。就在洞里赤练隗达中剑倒下去的同时，那獐头鼠目老者也被惊雷指击中，全身如遭雷殛，「砰」的一声堕倒地上。

常山三怪，瞬倏之间，三去其二。这下使得三怪的老大大头鬼王任青原脸色大变，他跨着八字步，蹒跚走上几步，双目隐泛绿光，转来转去，望着李云龙和白素仪二人，尖声说道：“你们两个娃儿小子，居然伤了我二弟、三弟，很好。”

李云龙道：“在下早就说过，你们纠缠不清，莫怪在下痛下杀手，你二弟泷空偷袭我兄弟，如何怪得在下？”大头鬼王脸色狞厉，沉声道：“你说，你是南海欧奇峰的什么人？”李云龙道：“在下李飞，并不认识欧奇峰。”

大头鬼王历笑道：“难道你方才使的不是南海天雷指？”李云龙说道：“不是。”“哈哈哈。”大头鬼王尖声叫道：“欧奇峰躲躲藏藏，躲了二十年，居然调教出你这么一个门人来了，很好，你不承认也没用，老夫难道会看不出来？”话声一落，转脸又朝白素仪喝道：“小子，你说，你是霍神君的什么人？”

白素仪道："我叫白素仪，不认识霍神君。"他学着大哥的口气，两人回答得一般无二。"好，好，你们都不承认。"大头鬼王森冷一笑，点点头道："老夫把你们拿下，不怕你们的师长不出头。"

李云龙转脸朝白素仪一摆手道："贤弟，你且退下，愚兄说过，今晚我要他们来得去不得，一个也休想回仙人庙去。"

大头鬼王双目绿光暴射，尖声笑道："就凭你天雷指，岂能伤得了老夫？不过以你的武功，倒是老夫很少遇到的年轻高手，能在举手之间，击毙我二弟，只此一点，确有和老夫动手的资格了。"听他这番活，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武功，必然高出他二弟与三弟甚多了。

李云龙傲然道："那你就发招试试？""很好。"大头鬼王尖笑道："你小心了。"举手一掌，缓缓拍来。李云龙右手提着长剑，凛立不动，冷然道："在下不用剑，倒要试试你有多大的能耐？"左手握拳，点出一指，使的依然是惊雷指，但一指击出，人已向旁闪了出去。

这是因为对方说过天雷指奈何他不得，故而出指相试。李云龙知道这惊雷指和天雷指其实同出一脉，威力自然比较相同，但因对方口出大言，这缓缓拍来的一掌，可能另有妙用，才闪身旁跃，用以避开对方正面的掌势。果然在两股内力一接之下，大头鬼王这一记掌中之力，夹带着一道奇寒澈骨的冷锋，惊雷指原是专破旁门阴功的指功，但这一击，竟如泥牛入海，被他阴寒之气所包灭，有如一眯火星，没入冰雪之中，了无作用。

大头鬼王尖笑一声道："好小子，你还说不是欧奇峰的门下？这不是天雷指么？"李云龙道："在下使的叫惊雷指，不是天雷指，更不认识欧奇峰其人。"大头鬼王双目圆睁，问道："那你惊雷指？哪里学来的？"

李云龙道："在下恕难奉告。""好。"大头鬼王似是甚怒，喝声出口，左手一扬，又是一掌劈了过来。

李云龙正身而立，倏地剑交左手，右手直竖，迎着推出。这一掌，他没有再使惊雷指，推出的右手，掌心微凹，略现青色，脚踏丁字步，原地未动，使出一掌，存心硬接对方一掌。

两道破空劲气乍然一接，发出蓬的一声轻震，掌风飞漩，李云龙被震得身不由己，往后退出一步。这一步退下之后，顿觉对方掌风中

丝丝阴寒之气，袭上身来，体内感到一阵寒冷，不禁打了一个冷噤，心头猛然一凛，急忙飘身往后跃退。

大头鬼王也不由得双目圆瞪，暴射出两道绿阴阴的慑人寒光，脸色凝重，尖声道："你小子究是何人门下？快说。"李云龙冷声道："咱们既已动手，你就不用管我是何人门下了。"

大头鬼王沉笑道："好，小子，你不肯说实话，会后悔莫及。"右手又突然急剧迎面劈出。

这一掌，竟然和前面两掌，大不相同，一道冷飚，势若席卷，像浪潮般涌出，他左手又迅快的跟着推出。李云龙但觉对方掌风，寒冷逼人，一阵澈骨奇寒之气，从四周包了上来，有如置身在冰天雪地之中一般。心头猛然一惊，口中就大喝一声，右手抬处，青光暴涨，掀起一片蒙蒙的光幕，朝前推出。

大头鬼王只觉眼前奇亮，一片晶莹青光，把自己劈出的玄冰掌力悉数逼了回来。他究是成名多年，见多识广，立即一吸真气，身形离地数寸，急急往后飞退，他退得虽快，但已被剑芒扫中，左腕感到一凉，一只薄扇大的手掌，已被齐腕切下。剑光敛去，两人相距，已在三丈之外。

大头鬼王脸上肌肉扭曲，右手紧握着被切断的手腕，骇然道："飞讪一剑，你居然还是剑神王西神的传人。"双足一顿，人如大鹏泷空，疾掠而去。三个黑衣汉子眼看同来的三大护法，二死一伤，他们早已吓得面无人色，急急转身急奔而去。

李云龙大声道："你们回去告诉陈明达，他再要派人纠缠，李某就要剑剑诛绝，一个人也别想回去了。"白素仪道："大哥方才这一剑，威力之强，小弟从未见过，真叫飞讪一剑么？"

李云龙点点头道："不错，这招剑法，就叫飞讪一剑。"白素仪道："这么说，大头鬼王说的没错，大哥是剑神王西神的传人了。""愚兄真不知道剑神王西神。"李云龙道："这和他说的南海门欧奇峰一样，愚兄听都没听说过。"

白素仪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你好像有许多奇遇似的，自己学会的武功，连来历都弄不清楚。"这在王府中有，但是我怎么知道它们的来历呢？李云龙暗想道目光一转，发现司马琼站在边上，却在夜风中有觳觫之状，不觉问道："小琼，你怎么了？"

司马琼脸色苍白，说道：“我……好冷……”白素仪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真是楚楚动人，人见犹怜，心中不期也起了一丝怜惜，忙道：“三妹，此时天色将明未明，晨露犹重，大概你衣衫单薄了些，快会舱中去休息一回吧。”

李云龙道：“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再找一个附近人家休息的好。”白素仪笑道：“大哥，你也不看看三妹，她已经一晚未睡，身子支持得住么，仙人庙的人连遭挫折，一时是不会再来了，这船舱之中，有的是现成被褥，何必去找人家投宿，让三妹好好睡一觉不好么？”

李云龙道：“如此也好。”三人这就依然回入舱中，白素仪拉起了帷幕，要司马琼到后舱去睡。司马琼红着脸道：“小妹这样坐息一回就好。”

白素仪道：“你还是好好休息一回，等天亮了，我们就要离开，趁这时候，你还是去睡一回的好。”司马琼也确实感到困乏，这就搴帘走了进去。

白素仪关切的望望李云龙，说道：“大哥，你也一晚没睡了，我们也就坐息一会吧。”李云龙点点头，两人就在中舱舱板上盘膝坐下，各自缓缓闭上了眼睛，运功调息，便已渐入忘我之境。

过没多久，天色就渐渐亮了，三人一晚未睡，自然感到疲乏，这下直到日上三华，才行醒来。司马琼睡了觉，精神也好得多了，一手提着紫艾剑，轻手轻脚的跨出帷幕。白素仪睁开眼来，含笑道：“三妹睡醒了，怎不多睡一回呢？”

司马琼甜笑道：“辰牌都快过去了呢。”李云龙道：“不错，我们已经休息了快两个时辰了，也该走了。”白素仪道：“大哥准备去哪里呢？”

“这……”李云龙呆得一呆，当时因一时同情，劝司马琼跟着自己出来，但她总不能一直跟着自己，但是要送到秦州去太远了，自己现在还要事情要做。在自己自己的身边没有高手，自己一个人要想不暴露身份保护司马琼有些困难，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也能够怎么样呢？

第四百六十五章

他想到这里，眉宇忽然开朗了，含笑道："我想把三妹送去南陵，那里是我先父一位知交的家里，因为文慧芸既不在仙人庙，天涯海角，我非找到她不可，带着三妹同行，实有许多不便，所以先去把她安顿下来再说，贤弟，你呢，你准备到哪里去？"

白素仪还没开口，司马琼已经抢着道："大哥，你如果嫌我累赘，我自己会走的，不用去麻烦人家了。"

"不。"李云龙柔声道："你一个人，走到哪里去呢？舒叔叔是我家世交，为人豪爽，我盘算再三，你住到他家里去，我才放心，我要只剑寻仇，文慧芸和你总是师徒，有你在边上，我怎好向她下手？三妹，你应该听我的安排才是。"

"是呀。"白素仪道："你虽然脱离了师门，但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哥替人报仇，手刃你师父，这点，你应该体念他的苦心。"司马琼低下头，不说话了。

李云龙抬目问道："贤弟呢？"白素仪抬起头问道："大哥是问小弟去哪里么？"李云龙道："没错，贤弟的打算去哪里呢？"

白素仪道："大哥天涯寻仇，不要小弟作个伴么？虽然大哥武功胜过小弟甚多，用不着小弟帮忙，但有时候多个人商量，也是好的。"李云龙道："贤弟这番主意，愚兄极为感激，只是……"

白素仪含笑道："只是什么呢？"李云龙道："愚兄和文慧芸有仇，非找到她不可，只是直到目前，还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怎能要贤弟跟着愚兄跋涉奔波……"

"大哥这话就不对了。"白素仪正容道："我们义结金兰，情同生死，难道大哥的事，就不是小弟的事么？不舒大哥怎么说，小弟是非和大哥同行不可，如果大哥不要小弟同行，小弟也会暗暗尾随着大哥的身后的。"

司马琼接口道："李大哥，白二哥说的也是，小妹看得出来，二哥他是情意深长的人，你一个人单身只剑，行走江湖，自然是有个人作伴的好。"她当然希望白素仪和大哥一路，这样，她也可以放心多了。

“三妹说得一点不错。”白素仪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笑道：“大哥，三个人有两个同意了，你就不能反对了。”

“好吧。”李云龙点点头道：“我们先去南陵，把三妹安顿好了，我们就结伴同行，重入江湖，一路上也可以做些行侠仗义，诛暴安良的事。”白素仪问道：“大哥住在南陵的这位世交，是不是人称云中鹤的舒崇舒大侠呢？”

李云龙道：“贤弟听谁说的呢？”“是大哥自己说的咯。”白素仪道：“小弟久仰舒大叔的大名，这次也可以去看看他了。”

“哦。”李云龙看了他一眼，含笑道：“舒叔叔有一个女儿叫做雨霜，今年也是二十岁，和贤弟同庚，贤弟如果有意思，愚兄倒可以做个冰人，一个人品如玉，—个娇憨如花，正好是一对儿。”

白素仪脸上一红，笑道：“大哥还未成家，怎么轮到小弟，三妹，你说是么？”司马琼双颊蓦地飞起两朵红云，说道：“我不知道。”

白素仪故意看着她，奇道：“我说大哥，三妹怎地红起脸来了？”刚说到这里，司马琼双手按着胸口，有些想吐，走到舱门，低着头，呕出一口黄水来。“三妹大概是肚子饿了。”白素仪忙道：“大哥我们走吧，找个地方去吃些东西。”

三人离船上岸，走了一段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妪在卖豆浆和烧饼的摊正有两个汉子坐在摊旁喝着豆浆。虽然是个摊子，却收拾得十分干净。李云龙道：“贤弟、三妹，我们喝碗豆浆再走吧。”

白素仪道：“对，三妹肚子饿了，是该坐下来吃些东西。”卖豆浆的老躯看到三人走近，立即含笑道：“三位要喝豆浆，要甜的还是要咸的？”李云龙问道：“贤弟、三妹，你们怎么？”

白素仪道：“我要甜的。”司马琼道：“我也要甜的。”李云龙道：“那就都是甜的好了。”

老妪又道：“要不要烧饼？也有甜的咸的。”李云龙道：“甜的，来六个。”老妪答应一声，舀了三碗豆浆，加了糖，端到他们面前，又取过一个盘子，装了六个烧饼，送了过来。

白素仪含笑道：“老婆婆，你这摊子蛮干净，只是手太脏了，指甲里是泥垢，方才端豆浆过来，大拇指沾到了豆浆，你给我们换三碗好么？”

老妪脸色微变，说道：“这位公子真会挑剔，老婆子卖了几十年豆浆，端碗的时候，最小心了，怎么会沾到豆浆的呢？”(手机阅读sdχsψ。com）

白素仪道：“我明明看到你左手大母指在我们豆浆里浸了一下，你指甲里的泥垢，就落到豆浆里去了。”李云龙已经端起豆浆要喝，听得心中方自一动。

老妪怒声道：“年轻人，你真看了么？”突然双手一提，十指齐挥，随着弹出两蓬黄烟，朝三人迎面飞来。那坐着喝豆浆的汉子也在此时，突然扬手，各人手中握着一柄蓝汪汪的匕首，—个左足跨开，使了一记「血染征袍」，快速无比刺到了李云龙的小腹，一个跨出右足，使了一记扬巾送别，横戳白素仪胸口。

他们计算得也并没错，老妪弹出两蓬黄烟，你们非闪不可，你们还没闪出，他们两个已经拦着出手了。但怎知白素仪早已有备，李云龙也已发觉，老妪黄烟出手，李云龙左手一把揽起司马琼，右手往后一抬一碗豆浆随手泼出，人已一个旋身，施展身法闪了出去。

那汉子一匕刺空，被一碗豆浆泼在脸上，口中发出一声惨叫，双手掩着眼睛，满地乱滚。白素仪也左手抬处扣着那汉子手腕，朝老妪弹出的黄烟送去，人已飘身闪出，双手齐发，十缕指风朝老妪袭去。那汉子迎上黄烟，立即一个天旋地转，扑到地上。

老妪一看情形不好，正待转身，只觉颈上一凉，身后响起李云龙的喝声：“别动。”他没使剑，只是从司马琼接过紫艾剑，连剑也并未出鞘，就架到老妪的后颈，这时白素仪十道指风也袭到了老妪身上，老妪自然立被定住。

白素仪道：“大哥好快的身法，比小弟指风还快了一步多呢。”李云龙随手把紫艾剑交给了司马琼，笑道：“不是贤弟提醒，愚兄几乎着了她的道呢。”白素仪笑道：“所以咯，小弟和大哥结伴同行，就没有错了。”

司马琼道：“二哥眼睛真尖，怎么看到的呢？”“其实我也没看到。”白素仪笑了笑道：“只是我在坐下来的时候，从侧面看到她大母指指甲色呈青黑，就疑心她是练过毒的人，卖豆浆的老妇人，怎么会练过毒？那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了，所以我故意拿话相试，她还以为露了马脚，就出手了。”

这时那两个汉子一个中了黄烟，倒地不醒，一个被豆浆泼到了眼睛，大概也毒发了。只有老妪瞪着双眼，脸色显得十分狞厉。李云龙看了她一眼，问道："我们要不要问她？"

"这有什么好问的？她还不是仙人庙一夥的人？"白素仪笑道："我们一清早空着肚子，有现成的豆浆、烧饼，先填饱肚子再说。"

李云龙道："这豆浆还能吃？"白素仪笑了笑道："豆浆有毒，只是她用大拇指浸在碗里的有毒，锅里的决不会放毒，烧饼也只是她拿过的有毒，她没拿过的，怎么会沾上毒呢，大哥、三妹只舒放心吃喝，如果中了毒，由小弟负责。"说着走到摊上，取了三只干净空碗，揭开锅盖，舀了三碗豆浆，加上白糖，分给两人。司马琼也从一盘烧饼中，从中取了五个。

白素仪再回身走到老妪身边，伸手在她怀中掏摸，掏出四五个小瓷瓶来，侈笑道："东西真还不少。"他一面看着瓶上贴的小红签，一面说道："现在你们可不用怕中毒了，两种剧毒的解药都有了。"说着随手揣入怀里。

大家也就围着摊子吃喝起来，司马琼依然胃口不好，只咬了一口烧饼，喝了几口豆浆，就不吃了。吃白之后，白素仪站起身，朝老妪笑道："谢谢你的东西，小生照单全收了，你两个师兄，就麻烦你把他们弄回去，救得活，救不活，那是你的事了，不过小生要警告你，以后如果再要碰上我，那就不饶你了。"

司马琼奇道："这两个会是她师兄？"白素仪方才探手从老妪怀中取出药瓶之时，手指碰上了她结实而紧挺的胸脯，自然还是年纪极轻的姑娘，但这话他不好说，只是笑了笑道："她这副老态，自然是假装的人，唔，我们该看看她的面貌，以后就可以认得了。"说话这时，伸手在老妪脸上仔细摸着，才从她耳角边揭起一张面具。

老妪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自然只好由他一回掏胸脯，一回摸她的脸上，丝毫也挣动不得。这回揭下面具，原来竟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此时涨红了脸，瞪着一双大眼睛，气得快要喷出火来。尽舒她又羞又怒，一张脸却生得相当标致，新月般眉毛，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和薄薄的红唇，只是肤色稍微黑了些，好像她经常在外面走动，给太阳晒黑了的，但还是很细嫩，很有健康美。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年纪轻轻，面貌就不会丑陋的了。

第四百六十六章

老实不客气又收入怀中，然后说道：“大哥、三妹，我们该走了。”一面又朝那假扮老妪的姑娘说道：“你自然不愿意这样站着，要站六个时辰，穴道才会自解，小生收了姑娘这许多东西，心里有些过不去，索性好人做到底，给你解了穴吧。”

他随着话声，伸手在她肩上、腰上、腿上、又捏又推，又摩有拍的，一连碰了十几处地方，才行住手，回身和李云龙、司马琼一起走去。那姑娘被他在身上又捏又摸，心头自然又羞又气，几乎要哭，一张娇脸，红得像大红缎子一般，突然娇声喝道：“你给我站住。”

白素仪回身道：“姑娘还有什么事？”那姑娘怒声道：“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说？”“怎么不敢？”白素仪朝她潇洒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说道：“小生白素义（仪），你可记住了。”

那姑娘切齿道：“你也给我记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小生记下了。”白素仪朝她拱拱手道：“随时欢迎姑娘来看我。”说罢，追上两人，急步行去。

司马琼抿抿嘴，轻笑道：“二哥当真风流得很。”白素仪大笑道：“人不风流枉少年，大哥可比我还风流呢。”李云龙想到自己美女无数，不觉脸上一热，不好作声。司马琼听到他说到大哥，自然也不好开口了。

白素仪不知道李云龙的想法，看得暗暗好笑，忖道：“看来大哥和三妹两人，似乎情爱很深了。”他这一想，也不觉沉默下来。

三人这一路行来，晓行夜宿，倒也没有再出过什么事情。好像仙人庙派出来的人，一再受挫，就不敢再招惹他们了。这天，到了南陵。云中鹤舒崇的家，李云龙还是十二岁那年，跟着李襄樊来过，几天前又来过，所以有些熟悉，他们找到鹅岭，差不多已是已牌时光。

熟悉的山景，依然如故，一条铺了青石板的道路，直达舒家庄院门口。李云龙想起儿时情形，想起了老父，心头自然感到有些唏嘘。舒家庄的两扇黑漆大门，紧紧闭着，四周静悄悄的，没看到人。李云龙记得，舒家庄大门前一块空地上，从前经常有小孩子在玩，自己也在这片晒场上和不认识的孩子一起叠过石块，玩过泥巴，如今竟然一

个孩子也不见。当然当年和自己一起玩的孩子都已长大了，但下一代的孩子呢？自然还会到这块草地上来玩了。

他们渐渐走近大门，李云龙当先走上几步，跨上石阶，举手叩了两下铜环。大门立即呀然开启，走出一个一身青布劲装的汉子，目光冷冷的打量了李云龙和身后两人一眼，问道："你们找谁？"口气显得不太友善。

李云龙不知他是什么人，这就一抱拳道："在下李云龙，是找舒叔叔来的。"那汉子听他称舒叔叔，脸色稍见和缓，点头道："你请稍待，在下进去通报一声。"说完，砰然关起大门。

李云龙只好站在门口等候，司马琼道："大哥的名字叫李云龙？""恩，李云龙是我的本名，李飞是我在江湖上用的。"

过不一回，那汉子才打开大门说道："家师请泷兄三位进去。"一同进入大门，那汉子又关上了门，才抢在前面领路。李云龙其实不用他领路，也自记得，四人穿过大天井，只见阶上站着一个两鬓微见花白的颀长老者，一脸笑容迎了下来，呵呵一笑道："贤侄，几年不见，你长得高大多了。"

李云龙急忙趋上去，屈膝道："舒叔叔在上，小侄给你老人家请安。"同时传声让他不暴露他身份舒崇一把把他扯起，只是打量着他，颤声说道："贤侄不须多礼，你想死愚叔了，唔，你同来的这位少兄、这位姑娘是谁？远来是客，快快到厅上待茶。"

李云龙朝白素仪、司马琼二人道："这就是我舒叔叔。"一面又朝舒崇道："舒叔叔，他们是小侄的义弟白素仪、义妹司马琼。"两人也跟着施礼，叫了声："舒大叔。"

"不敢，不敢。"舒崇墀含笑道："白少兄、司马姑娘请。"他把三人让进大厅，分宾主坐下，—名庄丁就送上了三盏茗茶。

舒崇一指侍立的那个青年汉子说道："贤侄，他是愚叔的大弟子，叫做全长根。"一面朝他徒弟道："这泷贤侄是我李大哥令嗣，你年纪比他大几岁，叫他李师弟好。"李云龙连忙和他握手，叫了声："全师兄。"

李云龙又道："小侄是……"接着就把这几天以来的情形，简略的说了一遍。舒崇连连点头，说道："这位司马姑娘能出污泥而不染，尤

为令人敬佩。”李云龙道：“小侄前来拜谒舒叔叔，一来是叩问金安，二来是有一件事想拜求舒叔叔的。”

舒崇道：“贤侄有什么事，只舒请说。”李云龙道：“三妹脱离仙人庙，无处可以安身，小侄有事在身，同行又诸多不便，所以想请求舒叔叔，暂时住在舒叔叔府上……”

“这个……”舒崇没待他说下去，忽然面有难色，沉吟了一下，才道：“只怕不妥，司马姑娘离开仙人庙，愚叔是江湖人，江湖上最忌讳的就是收留叛离师门的人，仙人庙朱观主若是兴师问罪，愚叔这点微末之技，如何惹得起他？贤侄此事愚叔实在难以应命。”他说出这几句话来，脸上不期流露出痛苦之色。

这也难怪，方才刚刚说过司马姑娘能出污泥而不染，尤为令为敬佩，如今一提到要暂时住在他家里，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人，谁都难免自私，就因为有了这点自私之心，自然不无愧作。李云龙一向知道舒叔叔是个义薄云天的人，和他父亲又是好朋友，想来这点小事，无有不允之理，没想到他方才说得声泪俱下，慷慨激昂，一下居然变得畏首畏尾起来，一口拒绝了。道义、交情，原来都是口头上说说的。

李云龙一时不禁气得俊脸通红，勉强笑道：“舒叔叔既有未便，小侄那就告辞了。”舒崇好像巴不得他快走，也不挽留，立即站起身，含笑道：“贤侄有事，愚叔就不好挽留了。”李云龙道：“二弟、三妹，我们该走了。”举步往厅外行去。

白素仪看大哥负气走出，就朝舒崇拱拱手道：“舒大叔请留步。”说着就和司马琼一同跟了出去，舒崇送到阶前，就大声道：“贤侄恕愚叔不送。”

李云龙连头也不回，一路急步而行，出了舒家庄大门，又走了一段路，心里实在憋不住这口气，仰天怒笑一声道：“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人情冷暖这四个字了。”现在李云龙可是非常愤怒，而舒崇也没有想要他这次所做所无差点让舒家灭门。

司马琼轻声道：“都是为了小妹，才使大哥生这大的气。”李云龙道：“没有和你一同来，还不知道人心竟是如此自私……”白素仪道：“大哥，你只怕是错怪舒大叔了。”

“是我错怪了他？”李云龙气愤的道：“我只是要三妹在他庄上暂住，他居然说得出口惹不起魔手天尊，一口拒绝，我真没见过如此无情无义的人。”这种事，任何人遇上了，都会气愤填膺，自然不能怪他。

“瞧你，气成这个样子。”白素仪望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我看舒大叔必有难言之隐。”“他只是不愿意招惹魔手天尊。”李云龙冷笑一声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然。”白素仪微微摇头道：“我们进门之时，小弟看他看到大哥之时，虽然一脸俱是惊喜之色，但仍然掩不住他眉宇间的隐忧，后来大哥说出要三妹暂住他庄上，他说出推辞的话来，脸上有着无比的痛苦之色，这就可以说，他说出这番话来，并不是他的本意了。”他可以观人入微了。

司马琼也道：“二哥说得是，小妹也觉得舒大叔相貌端正，不像负义小人。”李云龙给两人说得一怔，问道：“那么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不仅是难言之隐。”白素仪沉吟着道：“我看舒家庄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李云龙一呆道：“我怎么没看出来？”“大哥当然也看到了。”白素仪含笑道：“只是你没去注意罢了。”

李云龙奇道：“贤弟倒说说看？”白素仪道：“第一，舒家庄不是孤伶伶的一座庄院，而是山麓间的一个小村落，左右前后，不下数十户人家，客家庄院前面，有一埠广大的空地，应该是附近小孩子嬉戏的地方，但却一个小孩也不见……”

李云龙道：“贤弟说得不错，我小时候随先父同来，就和许多小孩子一起玩过，那里经常有小孩玩，方才一个小孩也没有，我也正在奇怪呢。”

白素仪笑了笑，又道：“第二，舒大叔归隐已有多年，他徒弟纵然是练武之人，平常练武，只须脱下长衫就行，用不着穿上一身劲装，尤其他来开门的时候，把我们引入大门，又赶紧关上了大门，好像在防备着什么。”

李云龙道：“贤弟是说有人上门寻仇不成？”“很有可能。”白素仪道：“第一点，庄院前面一个小孩都不见，自然是附近人家得到了舒大

叔的通知，不准孩子出门，第二点，他们人人一身劲装，自然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敌人上门。”

李云龙道：“如果是有强敌上门，我们去了不是多了三个帮手么？舒叔叔和先父有过命的交情，何不明说？”

第四百六十七章

李云龙听他说得入情入理，不觉一呆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白素仪笑道：“现在日头已经直过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再商量也不迟呀。”

李云龙抬头望望天色，果然日已过午，含笑道：“前面不远，就有一家酒店，我们去吃东西再走吧。”虽然如此但是这事对李云龙打击很大，舒祟的舒家还是经常受到打压。

三人走了里许光景，果见树林间挑着酒帘，正当路口，有一处卖酒菜面食的小店，搭了个松棚，放着四五张板桌。李云龙领着两人，走入棚下。白素仪目光一注，发现左首一支松树柱上，贴着一张黄纸朱书的符令，不禁脸色为之一变。

落座之后，一个伙计赶忙送上三盅茶来，问道：“三位客官，可要酒么？”李云龙道：“我们还要赶路，你给我们切些卤菜，下三碗面就好。”那伙计退下之后，不多一会，切了一大盘卤菜，又下了三碗面送上。

白素仪只是手托茶盅，望着远处，好像在想什么心事，面放在面前，恍如不觉。李云龙看他好像沉思什么，这就叫道：“贤弟，你不是嚷着肚子饿么，面来了，怎么不吃呢？”白素仪“哦”了一声，拿起筷来，只挑着吃了几口，便自停住。司马琼没吃卤菜，面也只吃了几筷，也不吃了。

只有李云龙一个人吃着，他望望两人，说道：“二弟三妹，你们怎么不吃了呢？”司马琼道：“我胃口一直不好，真的吃不下。”白素仪勉强又挑着吃了几口，也实在吃不下了。

李云龙望着他道：“贤弟，你有心事？”“没有。”白素仪笑了笑道：“小弟只是觉得有些头昏。”李云龙道：“这时离南陵不远，不如到城里找家客店，休息一天再走吧。”当下付了面帐，一路赶到南陵，入城之后，在大街上找到一家招商客店。

那店伙看到三个，急忙巴结道：“二位公子爷要落店？”李云龙道：“可有干净的上房？”店伙一听要上房，连忙应道：“有，有，公子

爷要几间？”白素仪冷声道：“我们三个人，自然要三间了。”李云龙原想说两间的，但白贤弟说出口来，也就不好再说。

店伙听说他们三个人要住三间上房，更加高兴，忙道：“三位请随小的来。”他引着三个登楼，打开房门，一面陪笑道：“这三间上房，是小店最好的房间，公子爷还满意吧？”

李云龙道：“就这三间好了。”伙计一会送洗脸水，一会沏茶，巴结得无微不至。白素仪心头嫌烦，挥挥手道：“这时没你的事，有事，我们会招呼你的。”店伙唯唯应是，退了下去。

大家洗了把脸，李云龙朝司马琼道：“三妹，我看你精神不太好，还是回房去休息一回吧。”司马琼也确实感到疲累，颇想休息，这就点点头，回房去了。李云龙走到白素仪房中，白素仪倒了一盅茶，坐在椅上，只是在想着心事，看到李云龙走入，起身道：“大哥请坐。”

李云龙道：“贤弟身子不舒服，怎不***休息一回？”白素仪道：“小弟还不累。”李云龙道：“贤弟好像有什么心事，怎么不说出来呢？”白素仪道：“小弟会有什么心事？”

李云龙望着他，认真的道：“我看得出来，贤弟平日为人爽朗，今天从鹅岭出来，你就一直低首不语，好像在想着心事，我们结义兄弟，情逾手足，贤弟有什么事，何妨说出来听听。”

“真的没有。”白素仪展齿一笑道：“你要小弟说什么呢？”他眼珠一转，接着说道：“小弟心里想的，就是舒大叔的事咯。”李云龙问道：“贤弟还在想些什么？”白素仪一笑道：“现在，大哥也去好好睡上一回，等晚饭之后，小弟再告诉你。”

李云龙道：“贤弟这时候说不好么？”白素仪道：“晚上一定告诉你就是了。”“不成。”李云龙摇头道：“愚兄心里放不得事，你不说出来，我那会安得下心？”

“大哥也真是的。”白素仪白了他一眼，说道：“好嘛，那就告诉你，今晚，我们要去探舒家庄。”李云龙一怔道：“为什么？”

白素仪道：“那时你就会明白舒大叔不肯收留三妹缘故了。”李云龙奇道：“这么说，贤弟已经想出来了？”白素仪含笑道：“差不多。”李云龙迫不及待的道：“贤弟既然想到了，那就快说出来听听。”

“大哥又性急了。”白素仪道：“小弟已经知道向舒大叔寻仇的人是谁了。”李云龙道：“是谁？是不是文慧芸那贼婆娘？”

“不是的。”白素仪笑了笑，忽然压低声音说道：“是白血帮的人。”李云龙听得一怔，问道：“贤弟如何知道的呢？”白素仪道：“不瞒大哥说，小弟在面摊的松树支柱上，看到贴着的一支黄纸符令。”

李云龙道：“我怎么没有看到？”白素仪道：“黄纸划的符，乡村大门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哥不留神罢了。”李云龙道：“贤弟看到的那张符，是白血帮寻仇的记号了？贤弟怎么会认识的呢？”

白素仪道：“白血帮近年崛起江湖，声势极盛，凡在江湖上走动的人，都知道。”他这是解说只要经常在江湖走动，自然认识，李云龙在江湖，没有注意这些只是注意美女自然没见过了。接着又道：“那片面摊，适当去鹅岭的路口，白血帮那张符令，是警告江湖同道，不得插手，鹅岭，只有舒大叔一家是武林中人，所以小弟猜测白血帮寻仇的对象，一定是舒大叔了。”

李云龙道：“舒大叔一定已经知道了。”“不知道，他会不肯留三妹？”白素仪道：“据我想，舒大叔大概因白血帮在江湖上势力极强，他不愿意让大哥和白血帮结下嫌隙，所以宁可让大哥误会，不肯收留三妹的了。”

李云龙脸上微微一红，说道：“真要如此，我就错怪舒大叔了。”白素仪道：“大哥现在想通了。”“舒大叔怎么会和白血帮结仇的呢？”李云龙沉吟有顷，他虽然原谅了舒家，但是还心里不舒服，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说什么，于是不觉矍然道：“莫非白血帮就是紫衣煞神不成？”

白素仪道：“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对了，一定是紫衣煞神了。”李云龙道：“一月前，文慧芸就是扬言紫衣煞神要向舒大叔寻仇，我也曾经来看过，但是没有见到他们，以为那次只是文慧芸造的谣，这回大概是真的了。”

白素仪微哂道：“就是寻仇，也只是紫衣煞神的门下罢了，又不会是紫衣煞神亲来。”李云龙道：“贤弟如何知道的呢？”

“小弟只是以理度之。”白素仪道：“小弟是听大哥说的咯，十八年前，舒大叔掌劈紫衣煞神门下，寻仇的自然是他门下，何况白血帮真

要是紫衣煞神所创，他是一帮之主，也不会亲自来向舒大叔寻仇，于理不是甚明么？”

“贤弟这话很有道理。”李云龙点头道：“贤弟方才说今晚我们要去舒家庄，不知是否胸有成竹？”白素仪朝他笑了笑，说道：“这只要随机行动，需要我们出手的时候，再出手就好了。”

“好。”李云龙道：“那就这么办。”白素仪柔声道：“大哥，现在话都说明了，你可以去休息了吧，睡一觉起来，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餐，你不反对吧？”李云龙笑道：“贤弟也已一晚未睡，你大概也需要休息了。”说着，果然返身走出，白素仪随手闩上了房门。

李云龙出去以后并没有马上回房，而是来到外面，不一会儿一只信鸽向西方飞去。

三人一觉醒来，已是上灯时候，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酒楼，用过晚餐，差不多已快初更，会帐出门，就匆匆往往鹅岭赶去。路上，白素仪叮瞩道：“大哥，我看三妹身体较弱，不让她来，三妹必然不肯，而且大哥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客店里，但今晚到舒家庄寻仇的敌人，必然身手极高，而且究竟来了多少人，我们也一无所知，因此，大哥必须照顾三妹，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出手。”

李云龙问道：“贤弟呢？”白素仪道：“小弟不用照顾别人，自然可以随时出手的了。”他接着又道：“只是小弟有一点，大哥一定要依小弟。”白素仪笑了笑道：“小弟和人动手，大哥不要插手。”

李云龙笑道：“你怕我插手？”“是呀。”白素仪道：“小弟有时纵然落了下风，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但如果给人插上手来，岂不是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了？”李云龙道：“你是说，就是落败了，也不要我插手？”

白素仪连连点点头道：“正是这个意思。”李云龙摇摇头道：“贤弟真是好强得很。”白素仪道：“大哥，你答不答应嘛？”李云龙笑着道：“好，我答应，但你也得小心应付，刀剑无眼，再说白血帮都是凶人，万一……”

第四百六十八章

不多一会，已经赶到中午吃面的摊子附近，现在时间已晚，那摊子自然早就收歇了，但松棚底下，倚着板桌，翘着二郎腿，坐着一个人。今晚虽然还不到月望，但半轮新月，清光已有七八分月色，朦胧可以看清那人身上披着短氅，正是白血帮人的装束。

这人看到大路上有三条人影奔掠而来，就大剌剌的站起了身，一抖手，嗤的一声，掷出一面三角小旗，夺的插到大路中间，人也跟着走出，往中间一站，口中冷冷喝道："来的是哪条线上朋友？"

白素仪回头朝李云龙道："大哥，小弟和他答话。"说着一闪身走在前面，俯身看了三角小旗一眼，说道："朋友是白血帮的？"那人冷声道："你们知道就好。"白素仪问道："知道什么？"

那汉子道："咱们今晚在这时有事，紫旗封道三位不用过去了。""我们不用过去了？"白素仪声音比他更冷，说道："紫气东来，总有个风向吧？"那汉子听得一怔，一股狂气为之稍敛，问道："合字，是什么风？"

白素仪沉哼道："你不用问我，因为你还不配问，说，你的风头是谁？"那汉子脸露惊疑之色，说道："东方甲乙木，东君当令，吹的自然是东风了。"原来紫衣煞神门下，共有四大弟子，分为东南西北四坛，他说的东风，自然是紫衣门下大弟子了。

"我当是谁？"白素仪冷笑一声道："我是士旺用事，应走道路中央。"伸手拔起三角紫色旗，顺手往左边地上一扔。那汉子变色道："你拔旗开道，就该先亮令牌，朋友这还算合子么？"

白素仪目中神光冷然，叱道："该死的东西，你要我亮令牌？你配么？"反手一掌，劈了过去。那汉子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口中「呃」了一声，往后便倒。李云龙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想得到这一问一答，说的一定是切口无疑，但看到白素仪突使杀手，不觉攒攒眉道："贤弟，你怎可一出手就使杀着？"

白素仪脸上流露出愤怒神色，冷然道："这些该死的东西，难道不该杀么？"李云龙从未见过白贤弟有如此厉声，心中不禁一动，忖

道："看来他好像和白血帮有着深仇大怨不成？"再行里许，舒家庄来已在望。

白素仪回头道："大哥，你们随我来。"他左手抬手一招，就翩然掠起，避开正面大路，朝左侧掠去。李云龙、司马琼跟着飞掠过去。三人像流星掠矢，转眼工夫，便已绕过广场，跃登左首民房屋脊，隐入了暗陬。

白素仪凝目打量着舒家庄院，一片黝黑，不见一丝灯光，也不见人影，不觉低低的道："好像还没有动静。"李云龙道："贤弟，你们在这里稍候，我进去看看。"白素仪道："大哥，你又要一个人走了，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讲好了的……"

李云龙道："我只是进去看看，马上就回来了。"白素仪道："你马上就要回来。""这个自然。"李云龙话声一落，人已长身掠起，泷空飞落地面，就在这一瞬间，只见他人影忽然转淡，疾如流星，朝舒家庄投出，眨眼就已不见。

司马琼惊诧的道："大哥这身法，无疑是武林中最上乘的轻功了。"司马琼举手掠掠鬓发，忽然回眸叫道："二哥。"白素仪问道："你有什么事？"司马琼眨眨眼睛，问道："你看看大哥为人怎么样？"

白素仪道："大哥武功、人品，自然是最好的了。"司马琼幽幽的道："所以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了。"白素仪笑道："所以三妹肯为了大哥，脱离仙人庙。"

"嗯。"司马琼羞涩的「嗯」了一声，抬头道："二哥，你呢？你喜不喜欢大哥？"这话单刀直入，白素仪不防她忽然迸出这句话来，一时不由得脸上红晕乍生，勉强笑道："我又不是女孩子，难道三妹也要多心么？"

"我才不会多心呢。"司马琼温婉的道："我只是说，二哥如果是女的，你喜不喜欢大哥？"她说话之时，一双大大的眼睛，只是望着白素仪，连眨都不眨。白素仪心里已经警觉了，但脸上是一红，淡淡的道："这个我怎么知道？"

司马琼幽幽的道："我真希望二哥是女的，那么我有一个大哥，一个二姐，那该多好？"白素仪神色渐冷，微哂道："三妹莫要再说傻话了。"就在此时，但见檐下人影一闪，李云龙已经窜了上来。

白素仪急忙低声问道：“大哥，舒家庄情形如何？”李云龙道：“戒备甚严，十几名庄丁，个个手持钢刀，隐伏暗处，环守在大厅四周，而且还准备了匣弩，由舒叔叔大弟子全长根指挥，舒叔叔就守在大厅上，他久已不用的一支金枪，也取出来了。”

白素仪问道：“大哥进入大厅去了？”李云龙道：“没有，我只在厅外转了一圈。”司马琼道：“那你还说他们防备得严，大哥如何能进去的呢？”

白素仪笑道：“以大哥的这身轻功，区区十几名庄丁，如何能发现他？”司马琼道：“敌人来得不善，大哥能够进得去，别人也可以进得去了。”

李云龙道：“三妹说的没错，他们这种防守，侧重于面对大门，我是从后面溜进去的，所以戒备稍嫌疏忽……”白素仪道：“既然如此，大哥，我们快走，就从后在进去，这里距离太远了，看得到，听不到，不如进入舒家庄去，找一处较近的地方隐身，万一有什么事，我们也可以很快出手。”

李云龙想了想道：“好吧，你们随我来。”

三个同时飞身落地，绕到舒家庄左侧墙外，李云龙脚下一停，低声道：“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先进去，再来招呼你们。”说完，身形一晃，飞快的越墙而入。

过了半晌，李云龙又退了出来，招手道：“你们快随我进去，莫要出声。”他领着两人翻墙而入，落到地面，立即一下闪入暗处。白素仪、司马琼很快跟了过去。

那是由大厅通往后进的一条长廊，李云龙领他们闪入左首一间小屋。屋中一片黝黑，前面一排花格子窗，李云龙招手，低声道：“这排窗正好面对大厅左后方，也可以看到大厅前面的动静了。”

司马琼悄声道：“这里邻近大厅，怎么会没人防守的呢？”李云龙伸手一指角落上，轻笑道：“他们在这里安置了三个人，三舒匣弩，是防备敌人侵入后宅的，三个人我请他们在那里休息了。”原来屋中三个庄丁，已被他一齐制住了穴道，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了。

司马琼道：“大哥，你既然一出手就制住了人，怎不找到前面去一点呢？这里离大厅还是远了些呀。”(手机阅读sdχsψ。com）

“不成，只有这两边较后面的偏屋，埋伏的是三个人。”李云龙低低的道：“前面其余几处，都是五个人一组，我们一下制住五个人，就会被全长根发现，反而不好，就因为这里并不重要，才不会有人进来。”

司马琼道：“我们待会要不要出手呢？”白素仪道：“那要看来的多少人了，擒贼擒王，大哥，我们先说定了，来的那个领头的人，由小弟出手，你可不能跟我抢。”

李云龙点头笑道：“好，我不会跟贤弟抢的。”司马琼道：“现在该有二更了，照说白血帮的人，也该来了呢。”

话声甫出，突听大门外有人高声喝道：“舒家的人听着，白血帮萧坛主拜会你们舒庄主来了，你们还不报通进去，快请舒庄主出来迎接。”

白血帮现在是江湖上声名极盛的大帮了，身为白血帮坛主，虽是寻仇而来，自然也要堂而皇之的来了，看来舒家庄的布置，倒是并没有错。人家既然公开叫阵，云中鹤舒崇墀岂肯失了礼数，立即吩咐点灯。四名庄丁当即在大厅上挑起了四盏风灯。接着大门启处，舒崇墀身穿蓝色长袍，从大厅迎了出去。

门外，站着一个身披紫氅的高大老者，生得脸如青蟹，浓眉如帚，颧骨高耸，额下留着连鬓苍发，目光炯炯如电，看去已有六十出头。他身后站着两个四十来岁的壮汉，一身紫色劲装，肩头露出红色剑穗，垂手挺立，一看就知是他门人无疑。最后面是八个黑色劲装汉子，生相剽悍，手持厚背钢刀，一字排开，同样挺身而立，一动不动，那自然是坛主的随从了，人来得不多。

舒崇跨出大门，立刻拱拱手道：“萧坛主光临寒庄，恕舒崇迎迓来迟。”萧坛主目光如炬，打量着舒崇，呵呵一笑道：“舒镖头还认识萧成化么？”

舒崇望望萧成化，歉然道：“舒某三日前接获萧坛主手示，声称索还昔年一笔旧帐，舒某一直心怀疑惧，想不起在哪里开罪了萧坛主，今晚萧坛主贲临，舒某觉得萧坛主面生得很，似乎从未与萧坛主见过面，此事也许是场误会，萧坛主且请到里面奉茶，容舒某稍尽地主之谊，再向萧坛主请教。”

第四百六十九章

站在他左首穿紫衣劲装的中年汉子应了声“是”，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张白纸，朗声念道：“南陵舒家庄，庄主舒崇，女儿舒雨霜，大弟子全长根，庄丁一十八名，婢女两名，老婆子一名，厨房司厨一名，火夫一名，杂工三名共计二十九人。”

萧成化微微颔首，抬目问道：“舒镖头，贵庄人数对么？”舒崇神色微变，怫然道：“萧坛主这是什么意思？”

“哈哈。”萧成化大笑一声道：“萧某早已通知你了，今日日落以前，要你遣散无辜的人，日落以后，犹未离开舒家庄的，就得全数赔上，直到此时，贵庄的人，一个不曾离开，萧某只好照单全收了。”

李云龙听得心中暗“哦”一声，忖道：“难怪舒叔叔不肯收留司马琼了。”只听舒崇怒笑一声道：“看来萧主坛果然和舒某有着深仇大恨了，只不知这深仇大恨，究竟如何结下的呢？贵帮崛起江湖，前后不过三年，舒某退出江湖，已经十有四年了。”

萧成化怪笑道：“舒镖头真的记不起来了？”舒崇大笑道：“舒某一生行走江湖，纵或艺技未精，但遇事还从没抵赖过，今晚萧坛主既是声称讨还旧帐而来，只要有这笔帐，舒某自无话说。”

“很好。”萧成化冷肃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说道：“舒镖头还记得十八年前，在蒲成赏了萧某一记劈封掌的事么？”白素仪听他说到这里，不觉身子微震。

舒崇目光—凝，突然想起来了，问道：“这么说萧坛主就是昔年人称大清一霸紫衣煞神的门下了？”他原已想到白血帮和紫衣煞神有关，只是未能证实罢了。“舒镖头现在想到了。”萧成化阴森的道：“十八年前，萧某早已告诉过你，必报此一掌之仇。”

舒崇突然大笑道：“阁下现在是白血帮的坛主了？”萧成化道：“不错。”

舒崇正容道：“舒某听说贵帮崛起江湖，声威颇盛，阁下既已荣任坛主，就该爱惜贵帮声名，萧坛主当年所作所为，值得你向舒某寻仇么？就算你逞一时之快，报了一掌之仇，对贵帮来说，岂非是白璧之玷？”

“匹夫住口。”萧成化大喝一声道：“十八年前，萧某已经说过必报此仇，萧某今晚光明正大寻仇而来，早已要你遣散无辜，凡在舒家庄的人，杀无赦，萧某此种作为，如何会玷了本帮名声？”

舒崇听得大怒，睁目道：“因为你在十八年前是个丧风败俗的淫徒，欺负寡妇孤儿，意图败人名节，舒某给你一掌，只是让你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你如今当上了白血帮的坛主，还居然敢旧事重提，找舒某寻仇，难道不怕辱没了白血帮坛主的身份么？”

白素仪听到这里，身躯微微发抖，切齿道：“真是该死的东西。”萧成化双目凶光暴射，冷然道：“舒崇，你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倔强么？”舒崇道：“阁下既是寻仇来的，只要划下道来，舒某就接着就是了。”

萧成化脸上杀机隐现，伸手一指道：“好，萧某给你一个便宜，你去取兵刃来，咱们以武功分个胜负，萧某胜了，你就交出庄中二十九个人的命来。”舒崇道：“舒某侥幸胜了呢？”

“哈哈。”萧成化大笑道：“你胜么？那只怕要等到下一辈子了。”舒崇一双浓眉扬处，怒哼一声道：“只怕未必。”回身喝道：“长根，取我枪来。”全长根答应一声，从大厅上取了师父的金枪，匆匆走出双手递上。

舒崇一手接过，挥挥手道：“你进去。”他要全长根进去，自然是要他和庄丁保护住大厅，不让来人闯入舒家庄一步也。全长根自然明白师父的心意，立即返身从大门退入。

但就在他返身退入之时，忽见一个青衫少年飘然从大天井中走了出来，这个他午前见过，正是随同李云龙同来的白素仪。他怎么会从厅上走来的呢？全长根心头方自动疑，立即喝道：“你是什么时候闯进来的，还不给我站住。”

原来白素仪看到舒崇墀命全长根取枪，就低声道：“大哥，你和三妹就在这里等我，小弟出去一下。”不待李云龙回答，很快的闪身掠了去。李云龙要阻止，已是不及。(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司马琼低声道：“大哥，二哥他怎么了？”李云龙早已怀疑二弟和紫衣煞神门下有仇，这时看二弟突然现身出去，就低声道：“二弟好像和这姓萧的有仇，我们快出去，你先走，我还得拍开这三人的穴道，随后就来。”司马琼点点头，就悄悄的循方才进来的原路，退出墙外。

李云龙拍开了三个庄丁的穴道，跟着越墙而出，两人绕到舒家庄大门左侧，闪到暗处，隐住了身子。再说白素仪走进大门，就被全长根截着喝问，不觉拱手一笑，低声道："全兄请了，这姓萧的和在下有仇，在下是跟着他来的。"

这时舒崇一手执枪，目注萧成化道："萧坛主请亮兵刃。"只听大门内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且慢。"

舒崇自然听得出自己庄上，并无这个口音的人，急忙转身看去，只见从大门中走出一个青衣少年，他中午见过，自然认识，不觉一怔道："是白少兄，你……"他如此一说，全长根就不再多言。

白素仪拱拱手笑道："在下是暗中跟着这位萧坛主来的。"他指了指萧成化，接着说道："在下觉得天下无不可解的仇恨，只要在理字上说得过去，江湖武林，红花绿叶，都是同道，何必非兵戎相见不可？所以在下想给你们双方作个鲁仲连……"

萧成化森冷的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是什么人？凭你配么？"白素仪道："萧坛主这话就不对了，天下虽大，总有一个理字，在下虽然不知道二位结仇的经过，但是非是愈辩愈明的……"

"本座和舒镖头的事，不喜第三者插手。"萧成化道："你最好少舒闲事。"白素仪笑道："鲁仲连当然非第三者不可……"萧成化浓哼道："你要挡横，就是死数。"

"在下并不怕死。"白素仪微哂道："在下记得紫衣神君创立白血帮之初，就曾立下十二条禁律，其中有一条，好像是严禁门下弟子倚仗帮势，和武林同道为敌，不知萧坛主是不是还记得？"

萧成化听得脸色一变，目中寒芒迸射，注定在白素仪的脸上，沉声道："你是什么人？""在下只是江湖上一个无名小卒。"白素仪朝他一笑，说道："行走江湖，专门为人排难解纷，所以来凑这场热闹的。"

萧成化嘿然道："萧某是向舒镖头讨回十八年前的一笔旧帐，本帮虽有不准和武林同道为敌的禁律，但萧某今晚并不是和武林同道为敌，你不必以本帮禁律责问萧某，萧某身为东坛坛主，岂有不知本帮禁律之理？"

“这就是了。”白素仪道：“凡事都有个起因，二位结仇的起因，可否说出来给在下听听，如果在下觉得能力有限，无法替两家排解，自会知难而退，萧坛主认为这样可以么？”他不待萧成化回答，转身朝舒崇抱抱拳道：“舒前辈，你和萧坛主的结仇经过，可否说出来让在下听听？”

舒崇道：“白少兄侠义襟怀，老朽至为钦佩，但这件事，白少兄还是不要过问的好。”他不肯说。白素仪正容道：“事无不可对人言，莫非舒前辈有什么难言之隐吗？”这是激将之言。

“哈哈。”云中鹤舒崇突然仰首长笑一声，双目开阖之间，隐射光芒，朗声道：“舒崇一生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有什么难言之隐？”白素仪冷然道：“既是如此，舒前辈有什么不敢说的？”这不敢说的四字，依然是激将之言。

舒崇是老江湖了，自然听得出白素仪是在激他，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个性，当着萧成化，这不敢说三字，可忍不住了。他目光一溜萧成化，嘿然道：“舒某有什么不敢说的？只是说出来了，有碍这位萧坛主的颜面而已。”这话当然也是存心相激。

萧成化阴笑一声道：“你但说无妨，萧某是要债来的，今晚这债是要定了，萧某倒要看看这位年轻人能不能当咱们这个鲁仲连？”

“好，那舒某就说了。”舒崇墀道：“十八年前，舒某押运一批镖银前往三原，回途经过蒲城，投宿客栈，在客店中有一女客，带了一个三岁女孩，就住在舒某对面的一间房中，中间只隔了一个小天井，二更时分，舒某听到女客叫喊之声，和小女孩受到惊吓的哭声，在下开出门去，就看到小女孩被人从窗口掷了出来，正好被在下接住……”白素仪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但没有作声。

舒崇接着道：“那时那女客犹在房中嘶声叫喊救命，在下方知有人意图强暴那位女客，就大喝一声：淫贼还不出来？那暴徒听到在下的喝声，从窗中飞出，在下当时激于义愤，放下小女孩，就发了一记劈封掌，把暴徒击伤，他自称是紫衣煞神门下，声言必报此仇，那位暴徒就是现在的白血帮萧坛主，他是找在下报那一掌之仇来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了。”

白素仪身躯有些发颤，转身朝萧成化问道：“萧坛主，事情是这样么？”“不错。”萧成化道：“萧某找他是报一掌之仇，这有什么不

对？”“当然不对了。”白素仪道：“你是紫衣神君门下大弟子，如此行为，岂不辱没了你的师门？”

第四百七十章

“好小子。”萧成化双目精光暴射，厉笑一声道：“你果然是舒镖头邀来的帮手，那好，萧某今晚就成全你们了。”“呛。”的一声，撒出剑来，喝道：“你们两个一起上，还是那一个先来领死？”

“爹。”大门内忽然有人娇喊一声，一个苗条人影，像一阵风奔了出来。那是一个十八九岁青衣女子，生得柳眉杏眼，娇娆动人，胸前垂着两条乌黑的辫子，随着一路甩动，更增加了她几分少女的娇态。

舒崇一眼看到爱女，心头大急，忙道：“雨霜，你快进去。”舒雨霜盈盈秋波，一掠萧成化，问道：“爹，他就是来跟爹寻仇的紫衣煞神门下么？”

“你不许多说。”舒崇急道：“你快给为父进去。”他是怕萧成化伤了她，舒家庄布置了十几名庄丁和许多匣弩，就是为了保护他这颗掌上明珠的。

萧成化洪笑一声道：“舒崇，你不用耽心，你没有死以前，你女儿不会死的，你死之后，舒家庄本来只有二十九人，现在又多了这小子，一共三十个，也不会活到明天的了。”

舒雨霜粉脸一沉，哼道：“凭你也配冒这口大气，你是寻仇来的，那好，姑娘倒要伸量伸量你有没有来向舒家庄寻仇的资格？”舒崇听得大惊，急道：“雨霜，你不会武功，不可乱说，快进去吧。”

“谁说女儿不会武功了？”舒雨霜娇笑道：“像他姓萧的这么魔小丑，还不在女儿的眼里呢。”萧成化阴沉一笑道：“小丫头，你来试试看？”

白素仪抢着道：“姓萧的，事有先后，在下既听了舒前辈述说的经过，觉得你不但不配当紫衣神君的大弟子，而且简直死有余辜，在下一向在江湖上专诛凶邪之辈，你还不跪下来领死？”

这话，萧成化自然受不住，长剑一指，冷喝道：“小子，萧某那就先劈了你。”挥手一剑，朝白素仪迎面劈来。白素仪抬手发剑，锵然剑鸣，一道白光，迎击而出。

舒雨霜忍不住问道：“爹，他是什么人呢？”舒崇道：“他叫白素仪，是李贤侄的义弟。”舒雨霜问道：“爹说的李贤侄是谁呢？”舒崇

道：“李贤侄就是你李伯父的儿子李云龙，秦王世子。”

舒雨霜道：“爹，怎么会认识李大哥的义弟的呢？”“唉。”舒崇轻轻叹息一声道：“泷贤侄今午和这位白少兄一起来的，为父就是因为紫衣煞神门下前来寻仇，所以没留他们……”

“爹也一直瞒着女儿。”舒雨霜埋怨着爹道：“直到方才，李嬷嬷要女儿早些睡，才说出今晚有贼人前来犯庄，女儿才知道。”舒崇道：“雨霜，你还是进去的好，这里没你的事。”

舒雨霜嫣然笑道：“爹，你老人家不相信女儿会武功么？”舒崇笑道：“就算你偷偷练了几天，也无法和紫衣煞神门下比呀。”

“爹真是小看了女儿。”舒雨霜披披嘴道：“紫衣煞神邪魔外道，怎么能和女儿的师父比呢？这些人，还没在女儿的眼睛里呢。”萧成化原以为白素仪年纪轻轻，在他剑下未必走得出十招，那知道这一动上了手，双剑并举，剑风豁然，转瞬就打了二十几招，白素仪在剑术上，居然丝毫不见逊色。

萧成化心头不禁大奇，暗道：“自己身为神君门下大弟子，若是连一个乳臭末干的年轻小子都拾掇不下来，岂不辱了白血帮的名头？”一念及此，口中嘿了一声，长剑开阖之间，剑势陡然一变，剑光连闪，一个人青光缭绕，来去如风，扑攻之势，威猛绝伦，这正是紫衣煞神独创的七十二手紫气东来剑法。

白素仪自然识货，紧随着剑法也为之一变，一支镇江剑，同样白光如练，盘空匝地，缭绕全身，和对方见招拆招，封解萧成化的攻势。萧成化看得不禁一呆，因为白素仪使出来的竟然也会是师门紫气东来剑法。两人同使一路剑法，你这一招之后该如何变化，我已清清楚楚，那么下一招我该使那一招才能予以化解，也是刻板的了。(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这一来，外人看来，果然攻势凌厉，但实则无异两个门徒在喂招一般，剑来剑往，无一不可以化解，自然是有惊无险，有狠难使。萧成化连发数剑，俱被白素仪以本门剑法化去，心头禁不住又惊又怒，沉声喝道：“住手，你到底是谁？”

“不用住手。”白素仪剑势倏进，抖一剑直刺过去，口中喝道：“你已经知道我姓白了，多言无益，接招。”剑光一闪，由直取心腹，滑奔

对方右肩，再一转横削头颅。萧成化听得勃然大怒，历笑道：“小子，你以为我杀不了你么？”

白素仪冷笑道：“不错，今晚你不杀我，我也非杀你不可，咱们总得有一个人倒下去。”不，同是紫气东来剑法，他使的竟是硬打硬拼的招式。

古人说得好，一人拼命，万夫莫当，白素仪这一手就是奋不顾身的打法。萧成化剑上造诣，虽然比白素仪深厚得多，但这下因对方着着逼进，剑剑俱是杀着。杀着原也不难化解，但这种拼命的打法，就是化解，也得落个两败俱伤，是以竟被白素仪逼得连退了数步之多。

白素仪乘机逼进，右手长剑采最泷历的攻势，左手抬处，打出五支金针。舒崇眼看两人剑光缭绕，打得如火如荼，心头也暗暗震惊，差幸半路里出一个白素仪来，替自己挡了头阵，若是换自己，只怕很难接得下萧成化五十招。

他究竟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之久，见过大风浪的人，自己武功纵然不及萧成化，但看总看得出来，白素仪年岁不大，若论剑上功力，自然要比萧成化逊上了一筹，他先前见招拆招，尚可应付，但后来的一派进手招式，却是险中求胜，舍生忘死的拼命打法。

这种打法，要碰上较自己弱的敌人，才好运用，若是对手比自己强，随时都会露出破绽来，正是予敌以可乘之机，只要对方让过几剑，必有杀手，岂足持久？心中不禁一急，尖声道：“他怎可使出拼命的打法来？雨霜，你站着别动，他为了为父和对方拼命，为父不能让他伤在萧成化的剑下。”—手提起金枪，正待掠出。

舒雨霜急忙拦道：“爹，不用你老人家出马，女儿一下就可以打下那姓萧的剑来。”她一俯身，从地上捡起一粒石子，扣着中指弹了出去。舒崇发现了，李云龙自然也发现了。他看出白素仪贤弟忽然奋不顾身的挥剑进招，心头不由猛吃一惊，急忙悄声道：“不好白贤弟这样打法，非吃亏不可，三妹，你站在这里不可走动，我去把白贤弟替下来。”

司马琼道：“二哥不是说，不论如何，都不要你插手的么？”李云龙道：“不成，他这般奋不顾身的发剑，太危险了。”话声出口，人已施展身法，长身掠起，化作一条淡淡的青影，凌空直扑过去。

这可说是四方面同时发动，萧成化因白素仪形同拼命，攻势锐利，他被逼退了几步，猛地大喝一声，挥手划起一道青光，矫若神龙朝白素仪剑影中直刺而入，但他剑到中途，突然发觉白素仪左手打出的五支太阳金针，急忙中途回剑，剑光一拨，把五支金针一齐击落，口中大笑一声道："你是……"

话声未落，舒雨霜打出的一颗石子已经击中他的右手脉门，但觉手腕骤一麻，握剑五指登时失却劲力，长剑「当」的一声，跌落地上。但他不失为紫衣煞神门下大弟子，—时之间，反应奇快，双足—点，一个人离地飞起，往后暴退出去。

白素仪杀心已起，岂肯容他后退，口中清叱一声道："恶徒，你还往哪里走？"纵身追扑而上。站在萧成化身后的两个人，一见师父兵刃脱手，心头一急，不约而同伸手从肩后掣出长剑，正待纵出。

舒雨霜叫道："爹，他两个门徒还想蠢动了呢，看女儿教他们站住了。"中指连弹，那两个汉子堪堪跨出左足，果然就停了下来。

舒崇先前看到李云龙拦住萧成化去路，还以为他手中长剑，也是李云龙击落的，人家是木剑道长的门下，自然有此能耐，但此时女儿说要教萧成化两个门人站住，他们果然站停下来，心头不禁大奇，转脸问道："雨霜，他们是你制住的？"

舒雨霜咭笑道："这还是假的？"舒崇奇道："你这一手是跟谁学的？"舒雨霜道："自然是老夫子教给女儿的了。"舒崇听得更奇，问道："贾老夫子，他会武功？""咭。"舒雨霜笑道："贾老夫子说，他是贾太公，本领可大呢，封神榜上的神，都是他封的。"

"贾太公……"舒崇墀心头猛然一怔，心中暗道："莫非他会是武林福星不成？"武林福星贾太公贾竹坡，是近百年武林中首屈一指的奇人。萧成化堪堪退出一丈左右，只觉身后微风一飒，有人说道："萧坛主请留步，在下兄弟没说让你走呢。"这人当然是李云龙了。

萧成化急忙侧身飘退，回头看去，挡住自己去路的，竟然又是一个青衫少年，一时不禁恶向胆边生，冷嘿—声，左手暴出，一掌朝李云龙当胸印了过去。白素仪看得大惊，急忙叫道："大哥小心他使紫煞掌。"萧成化使的果然是紫煞掌，一只左手色呈青紫，闪电击到。

第四百七十一章

这耽搁，白素仪已赶到，挑着双眉，目射杀气，冷声道：“姓萧的，你把命留下了。”萧成化双手当胸作势，怒笑道：“小丫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么？”这话听得李云龙不禁一呆，暗道：“他怎么会叫贤弟小丫头呢？听他口气，他似乎认识白贤弟了？”

白素仪手横镇江剑，冷声道：“你知道我是谁？”萧成化深沉一笑道：“你难道不是小师妹白秋云吗？你使的一手紫气东来剑法和五支太阳金针，难道还想抵赖不成？”

李云龙暗哦道：“白贤弟会是他小师妹，这么说，白贤弟果然是女的了。”“我不是百毕云。”白素仪冷声道：“她是你同门师妹，我却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共戴天之仇？”萧成化惊异的道：“我怎么会和小师妹有不共戴天之仇呢？”“我不是你小师妹。”白素仪声音更冷，哼道：“你怎会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想不起来了？”萧成化攒攒眉道：“小师妹，这是谁告诉你的，你怎可轻信人言？”

“我轻信人言？”白素仪长剑一指，咬牙切齿的道：“我从没轻信过人言，这都是你自己亲口招供的。”萧成化骇然道：“我说过什么？”白素仪朝舒崇抱抱拳道：“舒大侠，今晚我要替先母报仇，想请舒大侠作个证人。”本来是萧成化寻仇，现在变成白素仪替母报仇了。

舒崇连忙含笑道：“白少兄有何见教？”他偕同女儿舒雨霜一起走了过来，一面朝李云龙道：“贤侄，中午愚叔没有款留贤侄三位，实因萧坛主传书示警，声言今晚要向愚叔索还旧帐，愚叔自思毫无把握，贤侄初出师门，不好使你卷入这场是非之中，但贤侄今晚白竟赶来了，愚叔区区苦心，贤侄不见怪吧？”

心中冷哼一声，表面上李云龙躬身道：“小侄怎会怪舒叔叔呢？”舒雨霜听两人说话的口气，眼前这位青衫少年，自然就是李大哥了，她一双盈盈美眸，只是望着李云龙，脸颊微赧，口中虽没叫出李大哥来，心里已在叫着李大哥了。

白素仪朝舒崇墀作了个长揖，说道：“萧成化今晚向舒大侠寻仇，起因于十八年前，这淫贼在蒲城客店意图强暴一个过路妇女，方才萧

成化也已经亲口承认不讳了，现在在下要请舒大侠做个证人……”

他举的取下头巾，就披下来一头如云青丝，再从怀中取出一颗蜜色药丸，挂剑入地，把药丸在掌心一阵滚转，就用双手朝脸上轻拭，不过转眼之间，他本来的剑眉星目，就变成了眉如新月，眼若丹凤，一个俊美的俏书生顿时化作了俏佳人。

李云龙暗道：“他果然是个女子。”其实白素仪女扮男装，只要时间稍久，怎会看不出来?

白素仪洗去易容药物，执剑在手，接着道：“小女子就是十八年前，在蒲城客店，被淫贼从窗口掷出来的小女孩，多蒙舒大侠伸手接住，救了—命……”舒崇方才听她提及十八年前之事，心中经猜到了大半，一面只是点着头。

白素仪又道：“先母虽蒙舒大侠仗义援手，保全了清白，但经那晚一场惊吓，又在路上受了风寒，就一病不起，那时小女子不过三岁，不懂人事，不知身世，幸先母临终之时，刺血成书，托付一位好心婆婆，书上要小女子不忘舒大侠大恩，小女子月前曾因萧成化要到江南来找舒大侠寻仇，赶来江南，要想证实昔年这段恩怨，今晚总算给小女子遇上了。”

说到这里，突然转过身去，厉声道：“姓萧的淫贼，你现在都听清楚了我是白素仪，今晚要替我死去的娘报仇……”

“好，好。”萧成化双目尽赤，厉笑一声道：“你不承认我是大师兄，那就再好不过，你本来是神君的义女，现在你连霍也不姓了，那就是说，你已经是脱离师门的叛徒，萧某我也毋须顾此到师门渊源，小丫头，你有多少能耐，只舒使来，萧某接着就是了。”

白秋云双颊飞红，咬牙切齿的道：“淫贼看剑。”萧成化终究是紫衣煞神的大弟子，白秋云有多少功夫，他心头自然清楚，他手中虽有长剑，但他只是身形一晃，便避了开去，挥手一掌，迎击出去。白秋云十八年仇恨，心切母仇，恨不得把他一剑穿心，剑势一转，横挥而出。

就在此时，只听远处有人洪喝一声：“萧坛主、霍使者快快住手。”这句话，还在十数丈之外，但到了最后—个字，一道人影，业已当空泻落，「当」的一声，寒光乍飞，火星四溅，一下架开了白秋云的长剑。

两人中间，在这一瞬间，已多了—个身穿土布大褂的秃顶红脸老者，手上一柄四尺阔剑，一下架开了白秋云镇江剑，一面呵呵笑道："自家师兄妹，怎么动起手来了？唉，霍使者，你这一剑，可把老夫的阔剑磕了一个缺口，这柄剑随了老夫四十年，从无损缺，今晚还是第一个缺口哩，你这柄剑，就是卓一绝送给你的镇江剑吧？真厉害。"

李云龙认出来人正是白血帮总护法逢老大，心中也暗暗震惊，忖道："此人能当上白血帮总护法果然名不虚传，光是这一式身法，就快如掣电，能在十数丈外，—掠即至，挡住白贤弟的一剑，就不简单了。"

白秋云冷声道："总护法，你不要舒我的事。"逢老大呵呵一笑道："兄弟是奉帮主之命，来找你们两个的，你们二位，快随老夫去吧。"白秋云倪首道："我要替我娘报仇。"

逢老大笑道："霍使者这话就不对了，你见了帮主，要报什么仇，自有帮主替你作主，天大的事，帮主都一言可决，有什么不能解决的？"说到这里，微微—笑道："帮主知道光凭逢某，姑娘和萧坛主未必卖帐，因此特地传下紫金令牌见牌如见帮主……"他右手一探，从怀中取出一方用黄绳穿着的紫金牌，悬在掌心，朝萧成化、白秋云两人一照。

萧成化、白秋云二人急忙屈膝跪倒，一个口中说道："弟子叩请师父金安。"一个口中说道："女儿叩请义父金安。"那八个黑衣劲装汉子见到金牌，也一齐俯下身去，只有萧成化的两个门人，穴道受制，依然站着不动。

逢老大呵呵一笑道："现在你们相信了，那就跟老夫走吧。"舒雨霜哼道："姓萧的，你夜犯舒家庄，要走就走，那有这么便宜？"舒崇自然认得这秃顶红脸老者，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马横行逢老大。这横行二字，就是说他阔剑横扫，有千军辟易之势，今晚想不到逢老大都赴来了。

他冷不防女儿会冲口而出，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要待阻拦，已是不及，急忙喝道："霜儿……"这真是江湖越跑越老，胆子越跑越小。萧成化横目喝道："小丫头，你待怎的？"

逢老大呵呵一笑道："萧坛主，帮主令牌所到之处，一切过节，均已一笔勾消，你也不用说了。"一面朝舒崇拱拱手道："舒老哥，兄弟既然来了，就请舒老哥看我薄面，不用提了。"

舒崇连连拱手道："逢大侠一言九鼎，在下不敢不遵命。"逢老大呵呵一笑，拱手道："兄弟告辞。"大步往前行去。

萧成化过去拍开了两个弟子的穴道，跟着逢老大就走。他两个弟子和八名汉子，也迅速跟了下去。白秋云粉脸微酡，转身朝李云龙瞥了一眼，说道："李大哥，义父见召，我要走了，你多保重，给我向三妹致意。"说完，不待李云龙答话，转身疾奔而去。李云龙几乎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怔怔的目送她远去。

舒雨霜披披嘴道："今晚真是便宜了他们。"舒崇长长吁了一口气，回头道："雨霜，你有多大道行，怎好如此说话？"

舒雨霜道："爹，你老人家信不信，不是这姓逢的赶来，他们一个也别想走。""真是初生牛犊。"舒崇墀摇摇头，接着回头道："雨霜，你还不过去见过李大哥？"舒雨霜粉脸微红，低头叫了声："李大哥。"

李云龙连忙道："小妹子，你长大得很多了，方才那一手，真是高明得很。"舒雨霜赧然笑道："泷大哥这是在笑我了。"舒崇含笑道："李贤侄，来人都已走了，咱们且入内休息吧。"

李云龙因司马琼还站在大树后面，这就说道："小侄三妹，还在树后等着，待小侄去招呼她—声。"说完，就举步朝庄院左侧的大树走去，一面叫道："三妹，你可以出来了。"大树下静悄悄的，哪有司马琼的人影？心头不禁大急，高声叫道："三妹……"人已随着朝暗陬掠了过去。

大树后面，正好是一处民房的转角，暗影朦胧，一个人影也没有。三妹会到哪里去了呢？李云龙急叫道："三妹，你到哪里去了？"只听身后有人有人低低的叫道："李大哥……"

李云龙心头一喜，急忙回过身去，一眼看到苗条人影，就一把握住她的柔荑，笑道："三妹，你……""李大哥，我不是你三妹……"舒雨霜玉手轻轻挣动了—下，双颊骤红，羞涩的道："我是雨霜咯。"

第四百七十二章

舒雨霜道：“她人呢，怎么会不见了呢？”李云龙道：“她明明就站在这里的，如果没有意外，决不会不见的。”说话之时，舒崇也走了过来，问道：“贤侄，司马姑娘不在么？”李云龙心头惶急，说道：“她可能发生了意外。”

“这怎么会呢？”舒崇一手摸着一把胡子，沉吟道：“今晚来的，只是白血帮的人，他们全都撤出了，不可能还会有别的江湖人经过，再说，司马姑娘也不是普通柔弱的女子，纵或不敌，也会出声的叫喊，咱们相距不算太远，也会听得见。”

舒雨霜偏着头道：“会不会是白血帮的人把她掳去了？”“你不许胡乱说话。”舒崇制止女儿说话，又转身李云龙问道：“贤侄，你们落脚何处，司马姑娘会不会先回去呢？”

李云龙道：“小侄三人落脚在南陵客店里……”话声出口，顿时想起司马琼近日身体一直不适，莫非她真的回客店去了？一念及此，急忙说道：“小侄这就回客店去看看。”

舒雨霜道：“李大哥，我和你一起去。”舒崇只要看女儿的神情，就看得出来，她对泷贤侄似乎颇为倾心，因此也就不好出言阻止。李云龙道：“小妹子，这里离南陵还有很多路，你不用去了。”

舒雨霜咭的笑道：“我跟李大哥去，就可以把司马姐姐接到我家来住呀，不然，你找到司马姐姐，还会回来么？”舒崇点点头道：“雨霜说的也是，也许司马姑娘是因为中午为父没有留她，不愿和咱们见面，才悄悄走的，你跟李大哥去，也是没错，见到司马姑娘，跟她解释清楚，再一同回庄上来好了。”

李云龙虽觉司马琼不是气量狭仄的人，但舒叔叔说得也不无道理，她可能眼看白血帮的人退走了，舒叔叔一定会要自己进庄去的，只好悄悄的走了。想到这里，就点点头道：“小妹子要去，那就快些走吧。”两人别过舒崇，一路施展轻功，朝南陵赶去。

一路上，李云龙不敢奔行的太快，怕舒雨霜跟不上。舒雨霜娇声叫道：“李大哥，你只舒走得快一些咯，看我跟得上跟不上？好么？”李云龙笑着应“好”，就加快脚步，朝前奔去。

舒雨霜随着他身后，也加快了脚步，依然并未落后，这就催着道：“李大哥，你再加快点咯。”李云龙听她这么说，又加快了几成。舒雨霜也跟着加快，一面咭的笑道：“李大哥，你看我不是还跟得上么？”

李云龙不好施展身法，但在一般轻功而言，已经奔行得够快了，不由称赞着道：“小妹子，你轻功造诣不错呢，我在茅山练习轻功，半夜里就得满山乱跑，这样足足跑了一年，也不过如此了。”

舒雨霜给他一称赞，心头大为高兴，咭的轻笑道：“那我还有呢。”随着话声，螓首朝前一弓，双足一顿，一个人飕的一声，头前脚后，像钻天燕子般泷空平射出去。小姑娘故意卖弄，这下好快的身法，直似浮矢掠空而去。

李云龙看她飞射出去，也立即一吸真气，施展身法，身似一缕淡烟，足不点地，长身飞起。舒雨霜这一纵，足足飞射出去十余丈远，才足尖点地，站停下来，回头叫道：“李大哥，你快来呢。”

突听身后响起李云龙的声音，笑道：“小妹子，我早就来了。”舒雨霜吃了一惊，急忙转过身去，只见李云龙含笑着自己身后，不由惊喜的道：“李大哥，原来你刚才只是骗我的，你轻功好棒啊。我不来啦，你一定在笑我了。”说话这时，一副娇嗔模样，有如晚风中的百合花，娇而且甜。

李云龙含笑道：“小妹子，别急，其实我只是跟着你身后来的，并不比你强啊，你这身法，快极了，是跟谁学的呢？”舒雨霜经他一说，才化嗔为喜，挑着柳眉，说道：“自然跟我师父学的了。”

李云龙问道：“小妹子，你师父是谁呢？”舒雨霜偏着头道：“我师父就是教我书的贾老夫子，叫做贾南田。”李云龙道：“这位贾老夫子有这样高的轻功，一定很有名了。”舒雨霜道：“贾老夫子时常自比贾太公，旁的我就不知道了。”

李云龙道：“他教你这式轻功，一定有个名称吧？”“自然有了。”舒雨霜道：“贾老夫子说，这是贾太公的飞腾身法’。”李云龙笑道：“这位贾老夫子，一定是看封神榜看多了，他还会不会祭打神鞭？”

舒雨霜咭的轻笑道：“贾老夫子传给我的不是打神鞭但也和鞭差不多，是诛神剑。”李云龙笑道：“诛神剑又是怎样的呢？”舒雨霜甜笑

道："诛神剑就是软剑咯。"两人边说边走，越城而入，回到招安客店。

客店大门虽然通夜不关，但店堂上已只有一个伙计倚着杠头打盹。听到脚步声，急忙揉揉眼睛，站起身道："公子爷回来了？"李云龙问道："伙计，我妹子有没有回来？""没有呀。"伙计答道："住在上房的那位姑娘，小的没看到她回来。"

"她没有回来？"李云龙心头登时感到沉重起来，攒攒眉道："她这会到哪里去了呢？"舒雨霜道："也许司马姐姐回来，小二没有看见呢。"

"不错。"李云龙道："我们快进去瞧瞧。"一面朝店伙计道："店堂里没人，你不用招呼了。"说着就领了舒雨霜一路到了后进，登上楼梯，就推门而入，说道："三妹就住在这一间了。"一脚跨进房门，房中那里有人，显然她没有回来。

舒雨霜跟着走入，探首道："房里没人么？"李云龙道："看情形她没有回来。"舒雨霜道："大哥，你住在哪一间呢？""隔壁还两间。"李云龙依然推开了两间的房门，房里当然也没有人。

舒雨霜道："泷大哥，找不到司马姐姐，那该怎么办？我看还是先回我们庄上去吧。"李云龙心头感到烦乱无主，闻言说道："方才我应该先在舒家庄四周找一找的。"舒雨霜道："那就快些回去。"

李云龙点点头，两人返身退出，走到店前，从身边摸出一锭银子，朝伙计道："伙计，这是三间房的钱，多的就不用找了。"店伙道："公子爷不住店了么？"李云龙道："我们住到亲戚家里去了。"店伙接过银子，连连称谢。

李云龙和舒雨霜出了客店，心头感到无比的沉重，三个人一同来住店的，如今只剩下了自己一个，白贤弟是白血帮主的义女，此去还不用自己担心，但三妹她跟着自己离开仙人庙，等于把身心都交给了自己，她决不会无故离开自己的，她的失踪，一定是给人劫持去了。她是仙人庙的叛徒，如果被仙人庙的人擒回去，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舒雨霜发觉泷大哥一路走着，都没有作声，忍不住回头看去，只见他双眉紧锁，好像在想着极大心事，这就叫道："李大哥，你好像对司马姐姐很关心了。"李云龙道："三妹无故失踪，我自然要关心了。"

舒雨霜道："不，你关心和别人不同。""自然不同了。"李云龙道："三妹地身世不同，遭遇也不同，而且最近身子又不舒服，万一……"舒雨霜问道："万一什么呢？"李云龙道："她是仙人庙的叛徒，万一落到仙人庙的人手里，那就不得了。"

"仙人庙？"舒雨霜好奇的道："李大哥，仙人庙是什么门派的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司马姐姐的来历，你说给我听么？"李云龙道："三妹就是文慧芸的徒弟，她们住在仙人庙。"舒雨霜问道："那么你怎么认识她的呢，她怎么会做了你的三妹呢？"

李云龙道："此事说来话长。"舒雨霜道："人家爱听嘛，李大哥，你快说咯。"李云龙眼看已快到城墙，一面说道："我们出了城再说。"

两人越城而出，李云龙就把自己下山回家，遇见司马琼说起，一直说到在仙人庙她跟自己来，大略说了一遍。在说话之时，自己也想起司马琼和自己缠绵的一段往事，心里就更是焦灼不安。舒雨霜又道："那么大哥和那白姑娘是怎么认识的呢？"她好像对这两个姑娘，心里甚是关切。

李云龙道："白贤弟和我是在镇江认识的，直到今晚，我才知道他竟是女的。"他把和白贤弟认识的经过，也粗枝大叶的说了一遍。"咭。"舒雨霜轻笑道："梁山伯也一直不知道祝英台是女的呀，泷大哥，你真像是梁山伯呢。"

李云龙笑道："小妹子，你也取笑起我来了。"舒雨霜不快的道："你比我大了两岁，好像我有多小似的，我可也不小了呢，叫小妹子，多难听？"李云龙笑道："那是从小就叫小妹子叫惯了。"

"大哥不会改改口么？"舒雨霜忽然停下步来，眨动眼睛，望着他道："从现在起大哥就叫妹子好了，不许再加小字了。"

李云龙笑道："你自己以为长大了？"舒雨霜胸脯一挺，说道："我不是和大哥差不多高么？"李云龙笑着和她比了比，说道："你还差我半个头呢。""我不舒。"舒雨霜撒娇的道："我不要你叫小妹子。"

第四百七十三章

“这句话还差不多。”舒雨霜轻笑道：“现在你承认我有这么大了，对么？”两人边说边走，脚下却丝毫不慢，不大工夫，已经离舒家庄不远。

舒雨霜抬目看去，只见庄中没有一点灯火，心中不禁大奇，暗道：自己和李大哥没有回去，爹—定会在厅上等着，怎么灯火全熄了呢？一面叫道：“大哥，你看到没有，庄上怎么会没有灯火的呢？”

李云龙先前倒没有注意，经她一说，举目望去，舒家庄果然黑沉沉的的不见一点灯火。她说得对，舒叔叔在自己和雨霜没有回去之前，是不会灯火全熄的，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又有强敌犯庄了。莫非是萧成化去而复回？这也大有可能，白秋云随着逢老大走了，他心有不甘，重又率人来向舒家庄寻仇？一念及此，急忙说道：“妹子，我们快走。”

舒雨霜问道：“大哥，你想了什么呢？”李云龙道：“庄中灯火全熄，自然是有强敌犯庄了，说不定那萧成化去而复回。”舒雨霜道：“他不是跟逢老大走么？”

李云龙道：“方才他碍着白贤弟是他师父的义女，只好一同离开，也许心有未甘，趁白贤弟跟逢老大走了，他又赶来向舒叔叔寻仇了。”

舒雨霜气道：“这姓萧的淫贼，再给我遇上，非废了他武功不可。”两人脚步同时加快，几句话的工夫，已经奔到庄院门口，只见两扉大门敞开着，却不闻一点人声，远望进去，黑黝黝的，甚是深沉。

舒雨霜一下抢在前面，回头道：“大哥，我们快些进去。”急步往里冲去。李云龙怕她遇上敌人，紧跟在她身后，叫道：“妹子，你走得慢一点。”大门内，并未遇上什么人，连庄丁也一个不见。

舒雨霜心头已经觉得有些不对，脚下更快，越过小天井，二门也敞开着，她快要奔近之际，忽然发现二门门槛上，蹲着一只毛茸茸的东西。星月昏黄，看不清那是什么，蓦然一见之下，不由吓得尖“啊”一声，往后连退。

李云龙忙道：“你看到什么了？”舒雨霜一手按着胸口，指指门槛上毛茸茸的东西说道：“大哥，你看，那是什么？”李云龙凝目瞧去，

笑道："那好像是一只公鸡。"

舒雨霜道："公鸡怎么会站在门槛上的呢？"两人走近二门门槛，站在门槛正中间的，果然是一只公鸡，只是一只没头的公鸡，鸡头早已被人剁下，用一柄单刀从肚子插下，钉在门槛上的。这二门的门槛，是整条青石制成的，这人用单刀穿过鸡腹，杷鸡钉在石门槛上，光是这份内力，就很可观了。把一只无头公鸡钉在二门中间，这自然是寻仇和示威的意义了，可能还含有鸡犬不留之意。

李云龙暗暗攒了下眉，忙道："舒叔叔他……"舒雨霜问道："爹怎样了？"李云龙道："我是说舒叔叔一定在里面了，我们快进去。"这回他抢先走在前面，越过大天井，急步朝石阶上奔去，刚跨上石阶，就看到一个人斜躺在阶边走廊上。那人手中还握着一柄雪亮的雁翎刀，仰面躺在地上。

李云龙俯身一看，他正是舒叔叔的大弟子全长根，伸手朝他胸口一摸，胸骨已碎，是被内家掌力震碎的，人已死去多时。舒雨霜跟在他身后，走上石阶，惊颤的问道："大哥，这人是谁呢？"

李云龙已经直起身来，说道："是全师兄。""会是大师兄。"舒雨霜几乎惊骇欲绝，急忙问道："他伤得很重么？"

李云龙黯然道："死了，是被内家掌力震碎心脉……"说话之时，目光一动，发现大厅口，左右两边，倚门站着两个手持钢刀的庄丁，好像被人制住了穴道，这就走上一步，伸手朝左边一个肩头拍去。

他原想解开他们问问，全长根是被什么人害死的？哪知手掌拍在庄丁肩头，那庄丁突然身子一歪，砰的一声，跌倒下去，手中钢刀，当然堕地。李云龙吃了一惊，再往那庄丁胸口一摸，也同样的被震碎胸骨致死。敢情他先被制住穴道，然后又中了一掌，是以虽然身死，并未倒下。

舒雨霜眼看庄丁又倒了下去，一颗心直往下沉，问道："大哥，他也死了么？"李云龙点点头。舒雨霜急道："爹呢，爹会到哪里去了呢？"

李云龙来已意味到事情并不寻常，一面说道："妹子，镇定些，我们先进去看看，舒叔叔不会有什么事的。"口中虽在安慰着她，心里头已有不祥之感，当下就当先举步，跨入大厅。

偌大一座大厅中，没点上灯，就显得阴森森的。李云龙目能夜视，这一抬眼，就看到上首一张大交椅上，大马金刀的坐着一个人，这人正是云中鹤舒叔叔。自己和雨霜在厅前说话，舒叔叔不会不听见，但他依然一动不动的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这情形就不对了。

他心头不由得狂跳起来，暗道："莫非舒叔叔他已经遭到毒手？"急忙回身道："妹子，你身边可有火种？快去点起灯来。"舒雨霜答应了一声，回身去找火种。

李云龙赶忙走上前，只见舒叔叔睁大两眼，一脸俱是愤怒之色，但双目丛已散漫无光，脸上也是色如死灰，没有人色，心中暗暗慨叹："看情形，舒叔叔大概也已遭毒手无疑。"

舒雨霜这时正好找到火种，点燃起灯烛，灯光一亮，她已看到爹端坐在交椅之上，急忙放下烛台，口中叫道："爹……"一阵风般扑了过来。李云龙急忙伸手一拦，说道："妹子，你要镇定些，舒叔叔他……"

舒雨霜一呆，问道："爹他怎么了？"李云龙伸手摸摸舒叔叔的胸口，这是一个手法杀的人，舒叔叔和全长根死法一般无二，也是被人用内家掌力震碎了胸骨。

"爹。"舒雨霜也看出来了，爹定着双目，一眨不眨，分明已经气绝多时。她心头如绞，一下扑到爹的椅前，双手抱着爹爹的尸体，只叫了一声，就昏了过去。

李云龙手指轻轻给舒叔叔阖上眼皮，一边低低的道："舒叔叔，你老人家安心地去吧，侄儿会替你老人家找出凶手来的，侄儿也会奸好照顾雨霜妹子，你老人家只舒放心吧。"说完，然后用手在舒雨霜背后轻轻拍了一掌。

舒雨霜悠悠醒来，目中流下两行泪水，双膝跪地，抱着爹的尸体，大哭道："爹，你老人家怎么会被人害死的，爹，你告诉女儿，是谁害死你老人家的，爹，你留下女儿一个人，怎么办呢？"

李云龙低低的道："妹子，你先莫要悲伤，舒叔叔遇害，为时不久，也许贼人尚未远去，我们先搜看一遍，如能把他逮住，舒叔叔的大仇，不是立时就可报雪了么？"他摸舒叔叔的胸口，尸体已经冰冷，推想凶手逞凶之后，不可能还留在庄上，这话，只是想劝她不可过度伤心罢了。

舒雨霜听得果然止住了哭声，举袖拭着泪水，站起身道："大哥，你说凶手还会在庄上么？""这也很难说。"李云龙道："你伤心并没有用，不如先搜上一搜，就算搜不到贼人，也可以找庄上的人问问，这杀害舒叔叔的凶手，是不是萧成化？"

"一定是姓萧的。"舒雨霜咬牙切齿的道："找到他，我舒雨霜不把他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李云龙取过一盏气死风灯，点着了，走在前面，两人一路搜入内宅，两名婢女、一名老婆子，也全遭了毒手，舒雨霜噙着泪，娇躯只是颤抖不已。再由内宅转身厨房，司务、火夫、杂工，也全是被震碎胸骨致死。再由后进回出，搜遍两厢，十六名庄丁，手持匣弩，一个个全已气绝，只是没有敌人半点影子。

李云龙看得气怒填膺，怒声道："毒辣的手段，全庄二十八个人果然全遭了毒手。"这是萧成化说的全庄共计二十九个人，如今只有舒雨霜一个人漏网而已。舒雨霜双眼红肿，问道："大哥，这是姓萧的贼人说的么？"

李云龙点点头道："他方才掏出一张名单，说全庄二十九个人，要照单全收。""走。"舒雨霜流着泪道："大哥，我们这就找姓萧的贼人去，我……和他拼了。"

李云龙道："妹子，贼人既已远去，报仇之事，并不急在一时，舒叔叔和庄上这许多人，都已身死，自然该替他们埋葬好了再去报仇。"舒雨霜哭道："这许多人……叫我怎么办呢？"

李云龙想了想道："庄上一下有这许多人死去，传出去，就会惊世骇俗，只好我们自己动手给他们埋葬了。"

舒雨霜哭着道："爹呢，难道也这样草草埋葬了么？""目前只好如此。"李云龙道："先替舒叔叔埋葬了，树立一个标记，等我们替他老人家报了大仇，再来营葬厚殓不迟。"舒雨霜点点头。

于是在庄上找了一把铁铲，来至后园，由李云龙动手，在假山前面，挖了一个坑，先放下一块木板，铺上被褥，由舒雨霜抱着爹的尸体，用被褥包好，李云龙用剑劈了几块门板，放在四周，上面也盖了一块木板，然后把土填平，树立了标记。

第四百七十四章

两人回到前厅，舒雨霜拭着泪，说道：“大哥，你累了一晚，要不要到爹的书房去休息一回，我去给你弄些吃的东西。”

李云龙道：“休息倒不用了，我在挖坑之时，一面就在运气行动，所以还不十分累，肚子却确是有些饿了，我们一起到厨房去弄吃的吧。”

两人又从大厅回到后进，跨进厨房，舒雨霜正待去找吃的东西，李云龙在进入厨房之前，看到小天井中养着的鸡鸭，也全死了，不由心中一动，说道：“妹子，你身上可有银器？”

舒雨霜从发髻上拔下一支针，问道：“大哥要银器做什么？”

李云龙没有说话，接过银针，走到水缸边上，把银针朝水中浸了一浸，半支银针已呈烈黑，不觉哼了一声道：“这贼人果然在水中下了毒，妹子，只怕厨房中的食物，都已不能吃了。”说话之时，举足把缸踢破。

舒雨霜失色道：“大哥怎么会知道的呢？”李云龙道：“他在二门门槛上钉着公鸡，就表示一家鸡犬不留了，我刚才进来之时，看到厨房前面的小天井中，豢养的鸡鸭也全都死了，就怀疑他在食水中可能也下了毒。”

“这姓萧的真是该死。”舒雨霜道：“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李云龙道：“你去收拾一下衣衫，哦……不用了，这贼人心思恶毒，没找到你，就在水中下毒，可能也会在你衣衫上弹上毒粉，自然不能穿了，这样吧，我们把门户关了，下了锁，就离开这里吧。”

舒雨霜含泪点头道：“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姓萧的。”李云龙道：“妹子放心，萧成化是白血帮的坛主，白血帮在江湖上声势极盛，要找他还不容易？”

舒雨霜抬起一双红肿的泪眼，咽声道：“找白血帮，要大哥帮我的忙，但找到姓萧的，我要亲自替爹报仇。”

李云龙从舒叔叔的遇害，就可联想到司马琼也是白血帮掳去的了，他自然也非找白血帮不可，一面说道：“妹子，舒叔叔和先父义结

金兰，是我唯一的叔叔，何况方才我在舒叔叔面前立下了誓言，我不但会全力帮助你找到凶手，也会好好照顾你的，你只舒放心好。”

舒雨霜涕盈盈的道：“谢谢大哥。”

芜湖，据长江右岸，为漕运的中心，是帝国第一的米都市，因为商业鼎盛，市面也就特别繁荣。因为芜湖是大城镇，大码头，不会没有白血帮的人。李云龙和舒雨霜就这样找到芜湖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逢老大、萧成化的去向，芜湖是离南陵最近的大码头，到了芜湖，不怕找不到白血帮。

舒雨霜为了路上方便，也改换了男装。女孩子改装上男装，看去就是个模样儿俊俏的书生，就是个子矮小了些。这也没关系，她和李云龙一路上本来就只是兄弟相称，人家看去，他们生得模样清秀英俊，确也有些像同胞兄弟。

这天他们宿在一个小客栈，舒雨霜洗浴之后换上女装，让李云龙看直了眼。舒雨霜长得娇俏可人，小巧浑圆的胸部，纤细的腰，无一处不动人。李云龙看着舒雨霜，笑道：“小妹子，你真的长大了。”

“你现在才知道啊？你从来都不把人家放在心上，可是我心里一直只有你……”舒雨霜羞红著脸，撒娇似的说道。听到她这般告白，李云龙忍不住将她紧紧搂抱住，并低着头往她微微颤动的樱唇吻去。

“嗯……嗯嗯……”舒雨霜接吻时发出的声音真是诱人啊，俩人相互需求的唇吻对方。李云龙缓缓地将舌头伸入她口腔内，舒雨霜好像光是接吻就会很兴奋，连蛇腰也扭动了起来。李云龙一看到，情绪也跟着高亢起来。舒雨霜就在这时也将自己的舌头伸了过来，舌头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

“嗯……啊啊……嗯……嗯嗯……”舒雨霜相当努力地伸出舌头，而李云龙也相互应和，并且右手老早已经不客气地开始抚摸着她细嫩的身躯。就这样地又摸又吻地，也不知过了多久。

“人家……从小就……就喜欢……大哥你了……”舒雨霜抱住李云龙，满脸通红说道。“我也是，大哥也老早就喜欢小妹子你，喜欢你的一切。”李云龙笑着一边回答道，一边把她抱起走向卧室中。

舒雨霜又急促地附上她那热红的润唇，轻舔着李云龙的嘴、面颊、鼻、眼、耳，令得李云龙兴奋到疯狂。李云龙把她轻轻躺放在床

上後，双手便迫不及待地放在她的***上，开始来回地**着，并越搓越使力。

“嗯唔……嗯……唔唔唔……唔唔……”舒雨霜呻吟得也愈加地大声。李云龙解开舒雨霜的衣钮，将双手伸入舒雨霜的肚兜内，摩擦揉捏着。李云龙嘿嘿一笑，除去自己的衣服向前扑去，一时间春色无边。

这天中午，时间还没有到吃午餐的时候，李云龙、舒雨霜已经跑了三家酒楼，「找人」没找到。现在他们又走上第四家酒楼来了。东大街会宾楼，一排五开间门面，装潢得画栋雕梁，金碧交辉，是芜湖城里最出名的微菜馆。

两人刚跨进大门，要待登楼，就见楼梯两旁，站着两个披紫色短氅，一身青色劲装的汉子。这两个汉子一看到李云龙、舒雨霜二人要想上楼，左首一个立即迎上一步，拱手说道：“二位公子，可有请柬？”

李云龙已从他们一身服饰上，看出正是白血帮的人，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微微—笑道：“上酒楼喝酒，还要请柬吗？”那汉子道：“没有请柬，二位就请留步了。”

李云龙问道：“为什么？”那汉子道：“因为今天正午，是咱们鄢柁主在这里宴客，楼上全包了，二位请到楼下用餐吧。”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李云龙点头道：“是你们鄢柁主请客，那好，我正要找你们鄢柁主有事，你去叫他下来。”

那汉子听得不由一怔，看看李云龙舒雨霜，只是两个年轻公子，身上也没带兵刃，不像是找碴来的，但听李云龙的口气，却明明是找碴来的了。白血帮崛起江湖，还没人敢上门找碴。右首汉子冷冷的道：“你知道咱们鄢柁主是什么人吗？”“你们不是白血帮的人吗？”李云龙微哂道：“鄢柁主自然是这里的柁主了。”

右首汉子嘿然道：“你知道就好。”李云龙道：“所以我叫你去叫他下来。”右首汉子沉声道：“你小子是哪里来的？”

舒雨霜跨上一步，清叱道：“不长眼睛的东西，你敢出言无状？”挥手一掌掴了过去。她既然出手，那汉子如何躲得开？只听「拍」的一声脆响，那汉子一个头被掴得连颈子都扭了过去，人也跟

着往左撞出去了三四步，「砰」的一声，撞在柜头上，就两脚一软，跌了下去。

左首汉子脸色大变，喝道："你们敢打人。"舒雨霜柳眉一杨，喝道："你再不上去叫姓鄢的下来，我教你和他一样，躺到地上。"左首汉子哼到："好，你们等着。"回身匆匆上楼而去。

一会工夫，从楼梯上奔下四五个手操单刀的青衣汉子，口中喝道："何方不开眼的小子，敢到这里来撒野？"舒雨霜回头道："大哥，你不用出手，让我来。"一面朝他们喝道："你们中间，哪一个是鄢柁主？"

有人嘿然道："小子，你要找的在这里。"他随着话声，单刀直指，从楼梯冲了下来，刀尖笔直刺到。舒雨霜怒叱一声："找死。"右手三个指头一下撮住了刀尖，往后轻轻一带，那汉子一个狗吃屎往地上扑倒下去。

舒雨霜右脚朝他胁上踏去，那汉子杀猪般一声惨叫，肋骨「克勒」作响，少说也被踩断了三两根，登时痛得昏了过去。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这汉子冲下的同时，其余四个汉子，也一齐冲了下来。舒雨霜握刀尖，用刀柄左右一格，架开了两个汉子的刀势，刀柄已经敲上他们的手腕，两柄单刀立时坠地，一腿扫出，就扫倒了三个，左手舒展如兰，朝另两个汉子闪电般点出，不过一招之间，就把五个汉子全放倒了。

这下惊动了酒楼的食客，也引起门外许多人的围观，当然也惊动了楼上白血帮的人。楼梯上出现了嘴上留着两撇胡子的中年人，目光一瞥，攒攒眉，朝李云龙二人抱拳道："二位上酒楼寻衅，这是冲着敝帮来的，可是有什么见教？"

李云龙还没开口，舒雨霜抢着问道："你是鄢柁主？""在下不是鄢柁主。"那中年人大剌剌道："但二位和在下说也是一样。"舒雨霜道："我大哥要他们通知鄢柁主一声，咱们找他有事，他们不仅没上去通报，反而口出恶言，我就让他们躺下了一个，另一个上去通报，却依仗人势，冲下来五个，还和我动刀，我自然要他们全躺下了。"

中年人嘿然道："你找鄢柁主何事？"舒雨霜道："你去把他叫下来就好。"中年人突然大笑道："你们卖狂卖到白血帮头上来，那真是太

岁头上动土……”舒雨霜喝道：“看来你也是没长眼睛的东西！你给我滚下来。”左手提胸，右手屈肘朝那中年人招去。

第四百七十五章

舒雨霜哼道：“原来白血帮尽是些脓包。”她话声未落，突听楼梯上有人洪喝一声：“小子，你说什么？”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说话的是一个蟹青脸高大汉子，身上虽然穿着一件簇新的湖绉长袍，但一看就知是个江湖武人，他身后还跟着四五个衣着体面的中年人。

“我说什么你没听见？”舒雨霜冷冷的撇了下嘴角，说道：“我说白血帮尽是些脓包，难道还说错了？”“哈哈。”那蟹青脸汉子仰首大笑道：“好小子，你……”

“你给我滚下去。”舒雨霜没待他说下去，一声清叱，右手屈肘一招，那蟹脸汉子同样一个筋斗，头下脚上从楼弟上翻滚而下，几乎连半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就跌扑在地。舒雨霜举脚踩在他后颈，冷冷的道：“说，你是什么人？”蟹青脸汉子涨红了脸，怒声道：“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杀你比宰一条狗还容易。”舒雨霜脚尖微一用力，蟹青脸汉子忍不住哼出声来。李云龙道：“兄弟，我们要找的是鄢柁主，你别太用力了。”舒雨霜脚尖放松了些，说道：“谁教他们不长眼睛，出言无状的？”

楼梯上还有四五个衣着体面的人，敢情是鄢柁主请来的客人，其中一个朝两人抱抱拳道：“二位可是不认识鄢柁主么？找他有什么事呢？”李云龙道：“在下兄弟找鄢柁主，只是向他打听一个人，没想到白血帮这些人竟然目无法纪，仗势凌人，舍弟才给予薄惩。”

那人含笑道：“兄台那就请令弟快放开了，这位就是鄢柁主。”原来被舒雨霜脚尖踩在地上的蟹脸汉子，就是白血帮芜湖分柁的鄢柁主。舒雨霜脚尖一松，冷喝道：“鄢柁主，你起来吧。”鄢柁主在芜湖可也算得是一号人物，被人家连一招都未交上，就踩在地上，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舒雨霜脚尖一松，他就虎的吼一声，一下滚身而起，右手突发，一招叶底偷桃，朝舒雨霜裤档摘去。这是江湖下三滥的招式，鄢柁主是气怒攻心，才使出来的，招式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确是杀着，也

最适合刚从地上翻起的人攻敌的最好机会。这一招，用在男人，已是下流，更何况舒雨霜是姑娘?

舒雨霜粉脸骤红，口中清叱一声，飞起一脚，踢中鄢柁主心窝。这一脚，舒姑娘又羞又怒，自然用上了八成力道，鄢柁主大叫一声，口中喷出一道血箭，往后直飞出去。就在此时，酒楼门口，一下抢到了四个肩皮紫色短氅的表衣佩刀汉子，向左右站开。另一个身披紫色大氅的老者正大步朝门中跨入，只听「呼」的一声，鄢柁主一个人正好朝他迎面飞出。

披紫氅的老者急忙双手一抄，把鄢柁主接住，低头一瞧，不禁神色一凛道："是鄢柁主，你怎么了？"鄢柁主两眼紧阖，嘴角间血迹殷然，一望而知伤得十分沉重，几乎已是气若游丝。

"好厉害的掌力。"紫氅老者嘿然沉笑，一手放下鄢柁主举步跨进酒楼大门，喝道："什么人伤了鄢柁主？""是我。"舒雨霜冷声道："我已经放开了他，是他使出下三流招式，自己找死，怪得了谁？"

紫氅老者跨进酒楼，目光一瞥，地上躺着六七个人，几乎全是白血帮的手下，一张老脸不由得神色大变，嘿嘿怪笑道："原来果然是冲着本帮来的。"站在楼弟上的几个人中，有人说道："姚堂主来了。"这紫氅老者中等身材，脸型瘦削，双颧突出，颏下留着数寸长的一把稀疏黄髭，面目冷森，正是白血帮外三堂堂主九指判官姚文昌。

李云龙曾在镇江见过他，心中暗道："是了，鄢柁主在此宴客，大概就是宴请这位姚堂主。"姚文昌看了舒雨霜一眼，问道："阁下和本帮有什么过节，要对鄢柁主下此毒手？"李云龙道："姚堂主还认得在下么？"

姚文昌跨进酒楼大门，放下鄢柁主的身体，就看到白血帮的人横七竖八被放倒地上，又有舒雨霜和他答话，因此并未注意到边上的李云龙。这时听到李云龙的话声，才转过脸来，望望李云龙，忽然凶狠之气一收，讶异的哦了一声，抱拳道："你是李公子，咱们曾在镇江见过，兄弟自然记得。"他自然记得，本帮金牌使者还是李云龙的兄弟，那天他还挨了白秋云一记耳光。

姚文昌在江湖上来说，他是白血帮外三堂三位堂主之一，当然风头极健，但在白血帮中，他的地位远在坛主和金牌使者之下，他见了

李云龙，自然不敢再使出堂主的威风来了。舒雨霜奇道：“大哥，你认识他？”(手机阅读sdχsψ。com）

李云龙点点头道：“是的，我们在镇江见过。”姚文昌道：“原来两位是一起的，哈哈，大家是自己人咯，鄢志清是个老粗，不知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位兄台，兄弟疏于舒教，还请泷公子二位幸勿见责。”

酒楼中人眼看李云龙二人把白血帮的人打得落花流水，还踢伤了一个鄢柁主，这还得了？正在人心惶惶之际，如今听了姚堂主的话，好像已经没事了。

“姚堂主好说。”李云龙抱抱拳，就把刚才发生之事，详细说了一遍，接着道：“不瞒姚堂主说，在下这位兄弟，实是在下妹子所乔装，鄢柁主这一招太不雅了，才激起我妹子的怒意，此事在下深感遗憾……”

“该死的东西。”姚文昌浓眉一耸，哼道：“鄢志清自取其辱，这就怪不得令妹了。”李云龙在和他说话之时，示意舒雨霜，把被制的六人解开了穴道。那六个白血帮手下穴道一解，看到姚文昌，一齐躬身道：“属下叩见堂主。”

姚文昌喝道：“你们这些人，平日不知道如何横行不法，恃势泷人，还不把鄢志清扶回去，快给我滚。”那几个白血帮的徒众给他大声一喝，吓得脸无人色，连声应是，扶着重伤的鄢柁主匆匆退了出去。

姚文昌目注李云龙，问道：“李公子二位，既和鄢志清不熟，不知找他何事？”李云龙道：“在下找鄢柁主，是想跟他打听逢前辈和萧坛主的下落，不知他们二位去了哪里？”

姚文昌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问道：“李公子找总护法何事，可否告知兄弟？”李云龙道：“在下找逢前辈和萧坛主，想打听一件事，此事关系重大，恕难奉告，姚堂主如果知道他们行踪，可以赐告，在下感激不尽，不愿赐告，那就算了。”

舒雨霜在旁道：“大哥，那不成啊，他们同是白血帮的人，怎会不知道萧成化的下落？”姚文昌是多年老江湖了，舒雨霜的口气，他怎会听不出来？脸上堆起笑容，说道：“总护法和萧坛主的行踪，兄弟确然不大清楚，李公子如有急事……”他拖长语气，顿了一顿，才道：“兄弟是奉命巡视各处，身在外面，但兄弟可以向堂上询问。”

舒雨霜道："难道姚堂主连贵帮霍帮主来了，都不知道么？"姚文昌听得更是惊奇，霍帮主南来，就是帮中知道的人也不多，他看了两人一眼，问道："姑娘如何知道的？"

舒雨霜道："我只是问姚堂主知不知道霍帮主现在何处？我们找逢老大，就是要见见贵帮帮主。"姚文昌心里一阵为难，听这两个年轻人的口气，似乎并不友善，帮主南来，是本帮的机密，岂能向外泄？这就微微摇头道："抱歉兄弟并不知道帮主南来之事，二位如别无见教，兄弟就失陪了。"他是老狐狸，既然不好说，也不愿开罪金牌使者的义兄，自然只好走了，走后，他就可以飞鸽传书，向外三堂转报总护法、萧坛主了。

"姚堂主慢点走。"舒雨霜道："姚堂主身为贵帮堂主，尚且不知道贵帮帮主的下落，我们不是贵帮的人，就更难找得到贵帮帮主了。"姚文昌道："姑娘那么要兄弟如何效劳呢？"

舒雨霜冷冷的道："我们找鄢志清，就是要他带路，领我们去找逢老大、萧成化，如今遇上姚堂主，比鄢志清又高一层，自然希望姚堂主能给我们带路了。"

姚文昌心里已经有数，但只是攒攒眉道："兄弟奉命巡视各处，在这里只耽搁一天功夫，就得转往他处，如何能陪二位去呢？这点，还望李公子原谅，兄弟告辞。"他拱拱手，转身欲走。

"站住。"舒雨霜冷叱一声道："我们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堂主，你这样就想走了么？"姚文昌身为白血帮外三堂堂主，说话这般宛转，已是异数，此时被舒雨霜当着围视的众人大声叱喝，他依然毫无愠色，含笑道："姑娘要待如何呢？"

舒雨霜道："我们要你领路，你不去也得去。"到了此时，姚文昌已经不能再忍了，呵呵一笑道："姑娘莫要弄错了。"舒雨霜道："我弄错了什么？"

姚文昌道："姑娘踢伤鄢志清，咎在于他，咱们可以不说，但主要还是兄弟看在泷公子的面上，否则有人伤了本帮柁主，本帮岂能任人欺负？兄弟和李公子也只不过在镇江见过一面，因为泷公子是奉帮一位金牌使者的义兄，算来不是外人，因此兄弟一再隐忍，不好撕破了脸，姑娘如果认为兄弟怕了二位，岂不是错了。"

第四百七十六章

舒雨霜叫道："大哥，这件事，我会料理，你不用舒了。"一面朝姚文昌招招手道："你身为白血帮堂主，大概有几手功夫了，你只舒使出来，看姑娘接得下接不下？"

姚文昌外号九指判官，一支判官笔，可判人阴阳，在江湖上也算数一数二的高手，他一再忍耐，正是他老于江湖之故，如今听舒雨霜口气极大，心中暗暗一动，立即撤了判官笔来，嘿然笑道："姑娘兵刃呢？姚某在外面领教。"正待退出门去。

舒雨霜冷笑道："姚堂主身手不凡，大概有三尺迴旋之地，就可以了，到外面去，大街上动手，岂不会惊动更多的人，至于兵刃么，本姑娘一向很少使用兵刃，姚堂主不是撤出判官笔来吗？我就徒手接你几招好。"

这话，真会把姚文昌活活气死。他在判官笔上，下过三四十年功夫，不错，判官笔以点穴为主，乃是兵刃，有三尺方圆，足够迴旋施展，但她要徒手和判官接招，岂非把九指判官，笔分阴阳的姚文昌看扁了？这话连李云龙听了也不禁暗暗攒眉，这位妹子太以托大了。

姚文昌气黄了脸，点头道："好，好，姑娘那就接着了。"喝声乍出，右手一探，一支黑忽忽的判官笔已经递到了舒雨霜的面前。

舒雨霜伸出一只白嫩纤细的玉手，忽然手掌一翻，一下就拂在姚文昌的判官笔上，她没有去抓，只是用手压在笔上。这一压之势，姚文昌立时感到不对，因为递出去的判官笔居然往下一沉。他久经大敌，这一招原是试探性质，但不舒如何，这一招既然出手，笔上多少总贯注了几分力道，对方翻手之间，就把笔压得往下一沉，岂非显示她掌上内力相当深厚了。

姚文昌一惊，不待舒雨霜变招，便已一个盘龙步绕到侧首，再度发招，翻腕递出。哪知舒雨霜右手压住判官笔，左手也迅捷拂了出来。姚文昌不使盘龙步，她左手还拂不上，他这一绕到她左首，就好像是自己送上去的一般，判官笔递到一半，左肩已被她玉手手背拂中，但觉半边身子骤然一麻，失去了功力。

舒雨霜已经收回手去，朝他笑了一笑道：“姚堂主，现在可以给我们领路了吧？”这下，连李云龙都看得一呆，暗暗赞道：“这位舒家妹子好快的手法。”

姚文昌被她一拂就制住了半边穴道，但他神志依然十分清楚，一张老脸扭曲着沉声道：“你待如何？”舒雨霜道：“你输了，就应该带我们到贵帮外三堂去问了。”姚文昌怒声道：“你们可以把姚某杀了。”

李云龙道：“姚堂主，你带我们去贵帮外三堂，设法和逢前辈取得联络，就没你事了。”一面回头朝舒雨霜道：“门外还有四个姚堂主的随从，你去要他们备一辆车，好送姚堂主回去。”一面挥手点了姚文昌的穴道，一手取过判官笔。

舒雨霜依言跨出酒楼大门，果见四个肩披紫氅毛的汉子，站在门口，这就挥挥手道：“你们姚堂主负了伤，还不快去叫一辆车子送姚堂主回去？”这四个汉子因未奉堂主命令，不敢入内，听了舒雨霜的话，其中一个问道：“你是什么人？”

舒雨霜道：“我自然是你们姚堂主的朋友了。”那汉子问道：“姚堂主怎么了？”舒雨霜道：“被人闭了经穴，我们无法解开，只好送他回堂上再行设法了。”那汉子道：“老李，你快去叫一牺车子，直放镇江。”

舒雨霜心中暗道：“原来他们外三堂就在镇江。”另一个汉子答应一声，立即飞步往大街上奔去。舒雨霜回进店堂，悄声道：“大哥，他们外三堂在镇江呢。”一会功夫，门口果然驰来—辆马车，一名汉子走入酒楼，要来扶姚文昌。

李云龙道：“你们动不得，姚堂主伤在内腑，由在下兄弟二人扶他上车，你们找四匹马来，才能一路护送同行。”那汉子道：“咱们马匹，就停放在前街客店之中。”

李云龙道：“那就快去。”那汉子回身退出，李云龙、舒雨霜扶着姚文昌走出酒楼，上了车厢。四名白血帮的汉子留下了两人，另两个赶去客店取了马匹回来，四人一齐跨上马背，护着马车，一同启程。(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一路上舒雨霜只是催着车把式加紧赶路，那车把式知道白血帮不好惹，自然唯命是从，除了打尖吃饭，连夜攒程。第二天已牌时光，

就已赶抵镇江。四名汉子策马前导，马车一直驰到南郊，但见山岭环抱，一条黄泥道路，倒也十分宽阔，两边林木清幽，鸟声啁啾。

行不多时，马车穿林而入，到了一处山麓，前面已有一片庄院，围着木栅，车子就在栅前停住，四名汉子中早已有一个跃下马背，飞步往庄院中奔了进去。李云龙一掌拍开姚文昌四肢被制的穴道，含笑道："委屈姚堂主，现在请下车来。"

姚文昌缓缓活动了一下手脚，才沉声道："你们把姚某劫到什么地方来了？"李云龙道："在下兄弟把姚堂主送到镇江来，不信姚堂主下车就知道了。"随着话声，把判官笔递了过去，说道："姚堂主别忘了随身兵刃。"姚文昌愤怒的哼了一声，一手接过判官笔，当先跃下车厢。

李云龙、舒雨霜也随着相继跳下。就在此时，只见庄院大门启处，急步走出两个人来。前面一个身材魁梧，紫膛脸，连须胡的青袍汉子，年在四十五六之间。第二个中等身材，双眉聚得很拢，脸色灰黑，嘴角下垂，也差不多五十左右。这两人身后，紧跟着几名青衣大汉。

当先那个紫脸大汉，看到姚文昌，不觉一怔，问道："姚兄没事了？"李云龙含笑道："姚堂主并没什么事，他只是给在下兄弟带路来的，姚堂主，这二位是谁呀？"灰黑脸汉子听出李云龙的口气不对，不禁脸色一沉，喝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李云龙含笑道："在下李飞，她是我妹子舒雨霜，请姚堂主带我们来找贵帮逢总护法和萧坛主的，不知逢、萧二位，可在贵堂？"紫脸大汉双目神光暴射，沉声道："你们把姚堂主怎么了？"

舒雨霜冷声道："你们不是看到了，姚文昌不是好好站在你们面前么？他可以走路，也可以说话，只是不能运气罢了。"紫脸汉子仰首洪笑道："好哇，你们两个小辈，胆敢到白血帮外三堂上门寻衅。"

舒雨霜冷笑道："你才是小辈，姑娘的辈份，足够当你祖奶奶。"紫脸汉子听得大怒，洪喝一声道："来人呀，你们还不把这两个鼠辈给拿下了？"他喝声出口，立即有七八名青衣汉子一阵「嚓」「嚓」轻响，掣出钢刀，从门内飞步跃出，朝两人围了上来。

李云龙一摆手，喝道："慢点。"灰黑脸汉子沉声道："你们还有什么遗言？那就快说。"李云龙回头道："妹子，你替姚堂主先解了被闭

经穴再说。”舒雨霜伸出纤纤玉手，朝姚文昌左肩一拂，解开了他被闭的经穴。

李云龙朗声道：“二位大概是外三堂的堂主了，在下兄妹只是想打听贵帮总护法和萧坛主的行踪而来，二位如能见告，就不用伤了和气。”灰黑脸汉子沉笑道：“好小子，老夫不告诉你们，难道还怕伤了和气不成？”

舒雨霜心中仇怒交织，叫道：“大哥，这种匪类，有什么好和他们说的？他不肯说，我就非要他说不可。”话声出口，人已倏的飞起，泷空朝阶上灰黑脸汉子扑了过去。那七八名青衣汉子吆喝一声，举刀就砍。

李云龙到了此时，身形飞旋，锵然剑鸣，青藤软剑出鞘，但见青光乍亮，紧接着就听到一阵「铮」「铮」轻震，和几个汉子的惊呼之声，同时响起，围上去的七名汉子，手中钢刀，悉被削断，骇然后退。那灰黑脸汉子眼看舒雨霜飞身扑来，口中沉笑一声：“来得好。”举手一掌，发出一道强劲的掌力，迎面拍去。

舒雨霜扑来的身子在空中柳腰一扭，避开掌风，双手突然洒出一片错落指影，朝灰黑脸汉子当头罩落。灰黑脸汉子一身武功也不弱，脚下移换位，双手连发，一口气拍出三掌。但他这三掌堪堪拍出，突觉肩臂等处，至少被对方指风击中了四五处穴道，双肩就软软的垂了下去。轻风一飒，舒雨霜也飘然落到他面前。

紫脸汉子眼看同伴被制，舒雨霜飘身落地，他一声不作，闪电般扑到舒雨霜身后十指如锥，猛向她背上插下。这一招不但快，而且招式毒辣，若是给他插上，舒雨霜背上就得留上十个窟窿了。那知舒雨霜生似背后长着眼睛，身子一晃，便自避开，倏地转过身来，银光一闪，惨叫乍起，紫脸汉子插下的双手，已被齐腕削断，血流如注，痛得他往后便倒，昏死过去。

舒雨霜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寒光耀目的长剑，朝灰黑脸汉子一指，哼道：“你也不是好东西，姑娘要给你一点薄惩。”剑光朝右肩一挑。灰黑脸汉子身子被制，半点动弹不得，口中发出了一声闷哼，右肩一条主筋，已被挑断，一条右肩，从此成了残废。

那姚文昌手中握着判官笔，心里对两人愤怒已极，在李云龙一剑削断七名汉子钢刀的同时，口中沉笑一声道：“李公子，姚某倒要领教

领教。”话声出口，右手判官笔一记倒转乾坤，朝李云龙当胸扎到，李云龙长剑剑脊朝他笔上拍出。

第四百七十七章

李云龙不想伤他，右腕挥动，长剑使出剑法，只是忽虚忽实，声东击西，和他缠斗。舒雨霜很快就住手了，眼看李云龙还在和姚文昌激战未下，口中叫道："大哥，你让我来好？"

李云龙含笑道："我是要姚堂主自己知难而退，他究是领着我们来的，没有他，我们还找不到这里呢。"姚文昌听得大怒，厉声道："姚某和你拼了。"双笔骤然一紧，一记上下交征一个人直欺而上，右笔取眉心，左笔取小腹，当真是拼命的打法。

李云龙大笑道："姚堂主，你真不知进退，凭你能伤得了在下么？"长剑同样使了一记上下交征，「叮」「叮」两声，剑尖正好点在扎来的笔尖之上，把姚文昌震得后退三步。姚文昌心头方自一惊，暗道："此人剑法果然胜过自己甚多。"再定睛看去，这一瞬间，自己对面的李云龙已然不见了踪影。

突听李云龙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姚堂主，还是弃去手中双笔，跟我们进去吧。"声音入耳，背后灵台穴上，已被一支尖利冰冷的剑尖给抵上了。

"不用进去了。"忽有人沉喝一声，举步从大门走出，嘿然道："姓李的，你找本座何事？还不快把姚堂主放开了？"李云龙目光一抬，这走出来的正是萧成化。

李云龙看到了，舒雨霜自然也看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长剑一指，娇声叱道："姓萧的恶贼，你拿命来。"身形像风飘柳絮，倏然欺近过去，寒光飞洒，接连劈出两剑。

这两剑有如闪电一般，一剑直刺当胸，一剑反削项颈，快到无以复加。萧成化虽有一身武功，但没料到舒雨霜一见面就出手，而且欺进如风，发剑如电，他几乎连仗剑的时间都来不及，急切之间，身子一个轻旋，避开第一剑，再急忙一个侧身，避开第二剑，左手在匆忙之间，拍出一掌，但舒雨霜第三剑又急如星火，朝眉心点到。

萧成化是紫衣煞神的大弟子，不但武功已得真传，平日里也是见多识广，看到舒雨霜手中长剑寒光夺目，剑风森寒，心知是一柄犀利名剑，自然不敢轻撄其锋，只得再次偏头旋身，避让过去，右手在旋

身之际，随着斜拍一掌。舒雨霜一连四剑，都被对方避过，咬牙哼道：“恶贼，看你躲得过姑娘几剑？”口中喝着，右手一紧，刷刷刷，又是三剑，连绵刺出，三剑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剑，衔接而至。

萧成化长剑在腰，就是没有拔剑的工夫，一个人在一片绵密的剑影中，有如冻蝇钻窗，连遇险招，直到第十一剑上，才乘隙斜掠而出，「锵」的一声，掣剑在手。但他长剑堪堪出鞘，舒雨霜第十二剑也追击刺到。萧成化已是怒极，挥手一剑，横扫而出。

他在这一剑上，用十成力道，剑势如怒海狂澜，匹练横飞，志在硬砸对方长剑。如以功力而言，他自思足可把舒雨霜的长剑震得脱手飞出。但他剑势甫发，舒雨霜长剑忽然一沉，身形下蹲，剑使老树盘根，贴地向左扫去。

萧成化横扫的一剑，扬空一闪，从舒雨霜头顶劈过，舒雨霜贴地左扫的一剑，已将扫到萧成化的脚踝。这一剑给她扫上了，萧成化的双足，就得立被削断。萧成化，此刻足尖点起地已经来不及了。他猛吸一口真气，一个人朝上直拔而起。

舒雨霜剑尖上昂，一招举火烧天朝上追击萧成化身在半空，口中大喝一声，演了一式蜘蛛挂空，背脊一弓，双脚往上提起，紧接着剑先人后，倒劈而下。舒雨霜手腕一振，变成三花聚顶，剑尖漾起三朵剑花，迎着对方长剑截去。

「当」、「当」、「当」三声金铁狂鸣，萧成化吃亏在身在半空，舒雨霜是心切父仇，使全力，这一下萧成化被震得一个筋斗往上翻起，舒雨霜也被震得后退了一步。但舒雨霜咬紧银牙，又是一声娇叱，右腕一抖，把一柄长剑脱手朝萧成化掷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本来双方这场比剑，并未分出胜负来，这脱手掷剑，实是不智之举。李云龙看得心头一急，只怪舒雨霜太轻敌，因为你长剑脱手，不一定刺得中对方，但萧成化翻了一个筋斗之后，很快可以泻落那时向你抢攻过来，你岂非已空了双手?

这情形完全在他意料之中舒雨霜掷出的长剑果然没有刺中萧成化，萧成化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双脚一沉，以最快的速度往下泻落。

李云龙暗暗叫了声："要糟。"正待抢出，只见舒雨霜掷上去长剑，在空中掉了个头，突然转快，一下朝萧成化当头直劈而下，好像有人在空中发剑一般，这下大出李云龙的意外。

不，更出萧成化的意外，再待封架，已是不及，匆忙之间只好身形一侧，避开剑势，但他还是慢了一步，口中闷哼一声，血光乍现，一只左肩，已被剑光劈落，痛得斜掠出去。舒雨霜早已一弓身，飞掠过去，右手一探，就接住了长剑，身法之快，一晃即至。

李云龙看得暗暗惊奇，突然想起舒雨霜说过的话来：她师父自称贾太公，传给她的轻功叫飞腾身法，剑是诛神剑。她方才祭起的长剑，岂非就是诛神剑，这掠出去的身法，岂非就是飞腾法？看来她师父果然是名符其实的贾太公了。

舒雨霜一下接住软剑，柳眉一挑，凤目之中冷芒飞闪，右手一抬，长剑又挣得笔直，指着萧成化，切齿道："恶贼，你杀了我全家二十九人，我要在你身上，连刺二十九剑，再挖出你的心来。现在只是第一剑，你小心了。"话声一落，人已直欺过去，剑光连闪，左右分刺。

萧成化左臂已断，鲜血染红了半身衣衫，他连止血都来不及，双目通红，厉笑道："小丫头，老子要砍下你两条手来。"右手挥舞长剑，猛奔舒雨霜面门。两条人影方自一合，剑光已如狂涛般涌起。

"住手。"喝声未已，紧接着响起「当」「当」两声金铁狂鸣，两个人只觉手臂被震得隐隐发麻，剑光、人影乍然分开，两人中间已多了一个高大人影，一手执着一柄又长又阔的青钢剑，硬自把两人分了开来。这人，正是白血帮的总护法逢老大。

李云龙一直注视首两人，也只觉一条人影，投入两人剑光之中，根本没看清他如何把两剑架开的，心头止不住暗暗一凛，忖道：此人身手果然非同小可。舒雨霜被震得后退了一步，一手横当胸，铁青着脸色，冷笑道："逢老大，是你，你是姓萧的帮凶，姑娘正要找你，那好，我先杀了你，再找姓萧的算清血帐，也是一样。"话落剑发，一招乘龙引凤，剑光直逼逢老大面门。

逢老大听得一头雾水，眼看剑光逼近，赶忙阔剑一翻，压住了舒雨霜的软剑，说道："姑娘你说什么？"舒雨霜道："什么都不用问，血

债血还，难道你们还要赖么？”刺的一声，软剑翻起，一记凤凰点头，又朝逢老大刺出。

逢老大阔剑一架，喝道：“姑娘且请住手，有什么事，总得把话说说清楚了。”“不用再说。”舒雨霜厉声道：“姑娘今天对你们白血帮要大开杀戒。”她忽然往后连退了四五步，软剑当胸直竖，和逢老大相对而立，双目杀气棱棱，凝视对方，久久不动，但她直竖的剑尖，却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剑身寒光似乎愈来愈盛。

逢老大是当今剑术大家，这情形岂会看不出来？心中不禁大为凛骇，暗道：“这姑娘年纪极轻，居然会练成如此高深的剑法？”心念这一转也不敢丝毫大意，阔剑横胸，脚下不丁不八，全神贯注着舒雨霜。

李云龙也已看出情形不对，心头暗自焦急，看两人的情形，不动则已，这一动，定然石破天惊，十分厉害，舒家妹子究竟是年纪尚轻，如果比拼剑上内力，又岂是练剑数十年的逢老大的对手？就在此时，只听舒雨霜一声娇叱，右腕一抖，又把她那柄软剑朝空中奋力掷去，她又祭诛神剑了。

李云龙弄不清楚她此时祭起诛神剑，又有何用？方才萧成化是身在空中，从空中泻落下来，也许骤不及防，但此时逢老大手握阔剑，虎视眈眈的就站在她对面，你祭起长剑，他只须阔剑一撩，就可把你软剑震落了。

就在李云龙心念转动之际只见舒雨霜祭起的软剑“呼”的一声，直射上去三丈来高，这一射之势，就寒光大盛，引用一句剑气直冲牛斗，差可相比，那剑光射到三丈高处，忽然掉转头来，朝逢老大当头直刺而下。

照说，逢老大只须轻轻向旁一跃，即可避开，那柄直落的软剑自会一下插入地上，但逢老大竟然没有旁跃开去，他脸上神色似乎十分凝重，身形一伏即起，阔剑才同上撩出。但听一阵铮铮连珠暴响，急骤如雨，几乎有十数声之多，然后「呼」的一声，软剑才被逢老大撩出，朝舒雨霜手上飞去，舒雨霜一把接住了剑柄。

第四百七十八章

以逢老大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舒雨霜方才祭起的诛神剑该有何等历害了。舒雨霜冷笑道：“说说清楚？难道你心里还不清楚？”萧成化经过这一阵休息，断臂血已止住，他右手抡剑，走了上来，一脸杀气的朝逢老大躬身一礼，说道：“总护法，不用和她说了，断臂之仇，兄弟非向她要回条臂膀来不可。”

“断臂之仇。”舒雨霜哼道：“我和你仇深似海，用你一条命抵二十九条命，我还嫌差得太多了呢。”

逢老大脸色一沉，朝萧成化道：“萧堂主，你听到了没有，目前不是你的断臂之仇，而是这位姑娘来向白血帮索取二十九条命的，你能不让老夫问问清楚吗？”说到这里，转脸朝舒雨霜道：“逢某自会禀明帮主，给姑娘一个公道，还望姑娘从实赐告。”

李云龙听他口气，似是真的不知真相，这就说道：“妹子，逢前辈也许真不知，我们应该把话说清楚了。”“好。”舒雨霜含着满眶泪水，沉声道：“我叫舒雨霜，我爹叫舒崇……”

“这个逢某知道。”逢老大道：“三天前萧堂主向令尊寻仇，逢某不是已把萧堂主召回来了么，令尊卖逢某薄面，已把事情揭开了……”

舒雨霜冷冷重重的哼了一声，忍不住流下泪来，说道：“谁知道你们白血帮的人说话不算话，竟然去而复回，家父和庄中二十八名男女悉数被姓萧的恶贼以重手法击毙，女报父仇，向你们索回二十九条性命，难道不应该吗？”

逢老大听得悚然动容，说道：“舒镖头和贵庄二十八人悉数丧在重手法之下？这是哪一天的事？”“还有哪一天呢？”舒雨霜气怒的道：“就是你们走后不久发生的。”

逢老大双眉微拢，问道：“李少兄和姑娘是否在场？”舒雨霜道：“我和李大哥在场的话，早就把姓萧恶贼剁成肉泥了。”

萧成化洪声喝道：“小丫头，你少胡说，老子那晚跟随逢总护法夜离开南陵，你如不信，可以问问逢总护法，还有一个人证，就是李飞的义妹白秋云，老子就是杀了舒崇，也毋须抵赖。”

逢老大朝他一摆手，制止住他的话头，一面朝李云龙、舒雨霜二人问道：“当晚泷少兄和舒姑娘又去了哪里呢？”李云龙道：“我们去了南陵城中。”他把找寻司马琼，赶去南陵，和回到舒家庄，发生巨变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逢老大口中“唔”了一声，回头朝萧成化问道：“老夫记得那晚赶去舒家庄，曾在半路茶亭松柱上贴有本帮一张符信，那是说在三里之内萧堂主已经清了道了？”萧成化应了一声“是”，说道：“在下已在各处路口，确曾派了人。”

逢老大接着问道：“在当地可曾发现什么道上朋友，或形迹可疑的人么？”萧成化道：“没有。”“这就奇了。”逢老大拢着双眉，口中「唔」了一声，抬目朝李云龙问道：“那么李少兄可曾找到那位司马姑娘了么？”

李云龙道：“没有。”“唔。”逢老大口中又唔了一声，目光一瞥李云龙、舒雨霜，以及萧成化、姚文昌等人，说道：“此事既然牵连到敝帮，二位又找到了这里，说不得只好惊动帮主了。”他话声一落，就接着道：“李少兄可否先替姚堂主解了穴道？”

李云龙道：“可以。”挥手一拂，替姚文昌解了穴道。逢老大朝姚文昌吩咐道：“你先领李少兄、舒姑娘二位，到客室奉茶，老夫进去禀报帮主，再来奉请二位。”说完，阔剑一收，转身往里行去。

姚文昌朝两人拱拱手道：“二位请随兄弟来。”当先举步，朝门内走去。人家既然这么说了，李云龙、舒雨霜也只好各自收起软剑，在姚文昌的身后，跨入大门，由左侧长廊，进入一间客室。

姚文昌拱拱手道：“二位请坐。”李云龙、舒雨霜也不客气，各自在椅上坐下，姚文昌也跟着坐下，算是作陪。

过了足有一顿饭的时光，才见一名青衣大汉急步走入，朝姚文昌施了一礼，说道：“姚堂主，神君召见二位来客。”

姚文昌急忙站起身，朝李云龙、舒雨霜二人拱拱手道：“帮主召见二位，在下替二位带路。”说完，抬手肃客，自己走在前面领路。

李云龙心中暗道：“紫衣煞君凶名久著，今日之事，只怕很难善了。”他和舒雨霜跟着姚文昌身后，出了客室，一路往后去，穿过小天井，迎面阶上一排五间，中间是一座大厅。

姚文昌引着两人走到左首一间厢房门首，便自停步，躬身道：“启禀神君，李飞、舒雨霜二位来了。”里面传出逢老大的声音说道：“请他们进来。”姚文昌回身道：“二位请随在下进去。”

跨进左厢，这是一间很宽敞的起居室，中间一张大圈椅上，大马金刀端坐一个身穿紫缎团花长袍的紫面老者。这老者不用说就是紫衣煞君了，只见他生得浓眉如帚，双目细长有光，双眉之间，有三道很深的直纹，双颧高耸，狮鼻阔口，颔下留着尺许长的苍髯，貌相极为威重，但他脸上却带着微笑。

在他下首右边一张椅上，坐着的则是逢老大，左首站的是萧成化。姚文昌让李云龙、舒雨霜走在前面，自己也相继而入。李云龙朝紫衣煞君拱手一礼，说道：“在下李飞，妹子舒雨霜见过帮主。”舒雨霜因泷大哥这么说了，也只好跟着抱了抱拳。

紫衣煞君双目如电朝李云龙投来，点点头道：“老夫义女秋云，听说和你是结义兄妹？”李云龙俊脸一红，说道：“当时霍姑娘女扮男装，化名白秋云，和在下在镇江试剑会上相识，谈得投机，结为兄弟，在下一直不知他是女的，直至前几天帮主门下萧坛主向舒家庄寻仇，白贤弟要舒叔叔作证，声言向萧坛主报雪亲仇，在下方知她是霍帮主的义女。”

“哈哈。”紫面煞君忽然洪笑一声道：“有意思。”他这声洪笑，声震屋瓦，也笑得李云龙甚是尴尬。

“很好。”紫衣煞君这声很好是对李云龙说的，言中颇有嘉许之意，接着转脸朝舒雨霜问道：“舒姑娘，你师父是谁？”

舒雨霜看他跟泷大哥提到义女霍秋云，说什么有意思，又说很好，好像是在相亲一般，心里就感到不是味道，闻言冷声道：“我不是来和帮主攀亲的，我师父是谁，和我来意毫不相干，帮主应该问问我的来意才是。”

紫衣煞君三十年前就纵横大清，威震江湖，从没有人敢对他如此说话的。舒雨霜这番话，听得坐在帮主下首的逢老大脸上都变了色。就是李云龙也觉得妹子这样说，未免太过份了。紫衣煞君不禁一呆，他也从没想到一个小女娃敢对他这般说话，目光望着她，一手捋着苍髯，微笑道：“好，老夫就听听舒姑娘的来意。”他居然没有动怒。

舒雨霜道："我是向白血帮讨还血债来的，先父和舒家庄二十八条人命。"紫衣煞君道："姑娘令尊和舒家庄二十八条命，都是白血帮的人杀害的么？"舒雨霜一指萧成化，切齿的道："萧成化是你大弟子，还是白血帮的坛主，难道不是白血帮的人么？"

"舒姑娘放心。"紫衣煞君点头道："只要是白血帮的人杀害的，老夫自会还你公道。"一面回头朝萧成化问道："成化，你如何说呢？"

萧成化赶忙躬身道："师父在上，弟子当晚原是向舒崇墀报昔年一掌之仇的去的，后来师妹要舒老镖头作证，向弟子寻仇，正和弟子动手之际，总护法赶到，要弟子和师妹随他同来，弟子和师妹是跟随总护法走的，此事有总护法可以作证。"

逢老大欠身道："萧坛主和秋云姑娘是随同属下一起来的。"紫衣煞君又道："你可曾带了人去？"萧成化道："弟子带去的人，当时就都随弟子撤走了。"

紫衣煞君抬目朝舒雨霜问道："舒姑娘当时可曾在场？"舒雨霜道："萧成化走了之后，李大哥为了找司马姐姐，我和李大哥在一起去了南陵客店，并未在场。"

紫衣煞君问道："你司马姐姐是什么人？"逢老大在旁道："司马姑娘叫做司马琼，是陈明达师妹的弟子。"紫衣煞君问道："陈明达师妹门下，到舒家庄去做什么？"李云龙看他问到司马琼不禁俊脸一红，还没答话。

逢老大道："此事经过，属下略知一二，司马琼的师父文慧芸，当日就要司马琼前去盗剑，后来李少兄为了卓一绝、龙飞蝗被陈明达所劫持，找上仙人庙，也被陈明达所擒，囚在地窖之中，司马琼偷偷把李少兄，和本帮沈若华等人一起放了出来，李少兄劝告地弃暗投明，就把她一起救出来了，李少兄大概想把她安置到舒家庄去，事情就是这样了。"

"唔。"紫衣煞君一手捋着苍髯，沉吟道："司马琼背师出走，陈明达岂肯干休？"这话听得李云龙心头猛然一动，忖道："看情形司马琼不像是白血帮掳来的了，难道会是文慧芸……"

第四百七十九章

紫衣煞君道："舒姑娘和泷少兄都不在场，怎能说令尊和舒家庄的人，是萧成化杀害的呢？"

"除了他不会有别的人了。"舒雨霜目含珠泪，说道："因为萧成化到舒家庄寻仇，当着先父由他门下一个叫伍通的人，从怀里取出一张名单，曾说：南陵舒家庄，庄主先父、女儿舒雨霜、大弟子全长根、庄丁—十八名、婢女两名、老婆子一名、厨房司厨一名、火夫—名、杂工三名、共计二十九人。萧化成问先父人数可对？他要照单全收，舒家庄除了我，连先父二十八人，全遭毒手，除了萧成化，还有第二个人么？"

紫衣煞君转脸问道："成化，你可说过此话？"萧成化俯首道："这话弟子说过。""蠢材。"紫衣煞君哼了一声道："你可知道在没有下手之前，多说无益，如今人不是你杀的，就因你说过这句话，就给人背了黑锅？"

这句话，原也是实情，但听在舒雨霜耳中，却成了紫衣煞君有意袒护了，不禁冷冷一笑道："霍帮主的意思是说我爹和舒家庄二十八条人命的凶手不是白血帮了？"

"哈哈。"紫衣煞君忽然怒笑一声道："舒姑娘，你词锋犀利，咄咄逼人，这话可是说老夫偏袒门人么？"舒雨霜道："难道不是？"

"好。"紫衣煞君口中沉声说了个好字，接着道："老夫本来只要告诉你一句话，令尊等二十八条命，并不是霍某门下萧成化所杀，因为萧化成不敢对老夫说谎，逢总护法更不会对老夫说谎，萧成化当晚是随逢总护法赶回这里来的，杀害令尊，必然另有凶手，至于凶手是谁，与本帮无关，本帮也毋须代姑娘缉凶……"

舒雨霜没待他说下去，就截着道："我替父报仇，要手刃仇人，本来用不着别人缉凶。""哈哈。"紫衣煞君又是一声大笑，说道："现在老夫不得不管了。"舒雨霜道："为什么？"

紫衣煞君细长双目之中，射出慑人的光芒，怒声道："令尊和舒家庄的人，若是被人乱刀分尸，也与本帮无关，但听姑娘刚才述说的情形，那凶手居然意图移祸本帮，杀害令尊等人的手法，竟敢冒充老夫

独门手法紫煞无痕」，只此一点，老夫就非把他找出来不可，一月之内老夫可以还姑娘一个公道。”

舒雨霜道：“如果凶手是萧成化呢？”“不论他是不是凶手。”紫衣煞君道：“一月之内，老夫如果查不出凶手，就以萧成化抵数，任凭你舒姑娘处置，舒姑娘是不是满意了？”

李云龙朝舒雨霜道：“妹子，霍帮主一言九鼎，那就等一个月再说了。”舒雨霜道：“好，那就如帮主所言，一个月后，我再来听候霍帮主的答覆。”

“哈哈。”紫衣煞君沉笑一声道：“你们大闹白血帮，就这样要走了么？”舒雨霜道：“霍帮主要如何呢？”紫衣煞君道：“老夫念你心切父仇，也不难于休，但在这一月之中，老夫要屈留二位，在我白血帮中作客，等老夫找出凶手，你们方可离此而去。”

舒雨霜道：“霍帮主是要把我们留下？”紫衣煞君道：“老夫正是此意。”舒雨霜道：“我们不愿意呢？”

“老夫言出必践。”紫衣煞君严肃的道：“你们不愿留下，也得留下。”这活已经没有转弯的余地了。舒雨霜道：“这么说，我们只有硬闯了。”

“不错。”紫衣煞君洪笑一声道：“杀人凶手老夫要查，但你们闯到本帮外三堂来，连伤多人，老夫若是不把你们留下，白血帮就不用再在江湖立足了，除非你们能胜得过本帮护法堂的人，硬闯出去。”

舒雨霜樱唇轻轻一撇，说道：“这也不算是什么难事，只是如果我们出手伤了人，霍帮主又会说我们连伤多人了。”紫衣煞君一张紫脸，现出了一丝恼怒，洪笑道：“白血帮若是留不下你们两个，这白血帮也就得解散了，二位出手之时，只舒放手施为，若有死伤，那是他们学艺不精。”

逢老大眼看帮主已被舒雨霜激怒，老实说自己护法堂十二位护法之中，虽然都是武功高强之士，但若论剑法，只怕没有一个人接得下舒雨霜那招长剑脱手的怪招来。这就一手摸着苍须，朝紫衣煞君以传音入密说道：“帮主明鉴，舒姑娘精擅剑术，尤其脱手掷剑，极似驭剑术，连属下都只能勉强挡住，各位护法，只怕并非其敌，若是让大家伤在她剑下，那就更不好了。”

紫衣煞君听得浓眉微微掀动，心中暗道：“逢老大是紫金帝国道上数一数二的剑术大家，他一支阔剑，很少有人走得出二十招，他居然会说出这女娃儿脱手掷剑，极似驭剑术，连他都只能勉强可挡，此话自非虚语了。”但自己身为一帮之主，话已出口，如何能收得回来?

舒雨霜回头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大哥，霍帮主既然这么说了，只要霍帮主划下道来，我们接着就是了，你说可好？”紫衣煞君突然大笑一声道：“老夫听说舒姑娘有一招脱手掷剑的绝技，颇思一阅，这样，老夫徒手接你一招，只要这一招上，双方能不分胜负，就算你胜了，二位就可离此而去，舒姑娘意下如何？”紫衣煞君掌下，毁过多少—等一的高手，不然江湖上如何会称他煞君的呢?

李云龙怕紫衣煞君伤了舒雨霜，忙道：“霍帮主有意赐教，还是在下向霍帮主讨教好了。”舒雨霜道：“不，霍帮主指名要瞧瞧我的脱手掷剑，自然该我出手的了。”一面朝紫衣煞君道：“霍帮主说的，小女子完全同意。”

紫衣煞君含笑道：“如果舒姑娘接不下老夫—掌，二位就可得在敝帮屈留—月，泷少兄是否也同意了？”舒雨霜道：“我同意了，李大哥自然也同意了。”

“好。”紫衣煞君随着话声，霍地从大圈椅上站了起来，点头道：“咱们到外面去，老夫就去试试你的脱手掷剑的威力如何。”他站了起来，逢老大自然也跟着站起。紫衣煞君朝李云龙、舒雨霜二人一抬手：“二位请。”

李云龙抱抱拳道：“帮主请先。”紫衣煞君也不客气，虎步龙行往外行去。逢老大含笑道：“李少兄，现在该两位请了。”李云龙抱拳说了声：“有请。”就和舒雨霜跟在紫衣煞君身后，走进天井。

紫衣煞君已在天井中站停，目注舒雨霜，问道：“舒姑娘兵刃呢？”舒雨霜道：“我使的是软剑咯。”右腕一抖，只听「铮」的一声，一道银虹，从袖中电般飞出，手中已经多了—柄挣得笔直的细长长剑。

紫衣煞君道：“好剑。”逢老大一直想不出舒雨霜那一记脱手掷剑的奇招，究竟是何来历，直到此时，舒雨霜又亮出剑来，看到她软剑剑尖，形如如意，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暗道：“莫非她使的会是诛神剑？”

其实舒雨霜软剑剑尖形如如意，他早就看到了，只是现在才想起来而已。一念及此，不由心头大大的震动，暗道："她手中如果真是诛神剑，那么这位老人家可更得罪不起了。"一面急忙以传音入密朝紫衣煞君道："这位舒姑娘手中的，极似诛神剑，帮主务必掌下留情，放她走吧。"

紫衣煞君望了逢老大一眼，觉得总护法今天怎的如此胆小起来，一面暗暗功凝右掌，洪笑一声道："舒姑娘既已亮出剑来，那就请发招吧。"舒雨霜道："霍帮主要我祭剑么？"紫衣煞君大笑道："老夫和你约定了就是看看你的脱手掷剑功夫，姑娘何须客气？"

"好。"舒雨霜一张媚如春花般的脸上，神色忽然变得凝重，说道："本来这招剑法，我师父一再告诫我不准轻使，但今天霍帮主一再相逼，小女子就不得不使了。"

紫衣煞君嘿然道："舒姑娘只舒施为，如果老夫也被你砍下一条右臂来，江湖上从此就不再有我紫衣煞君这个名号了。"舒雨霜道："那就我出手了。"话声出口，右腕一抖，把一柄长剑脱手朝空中掷去。

长剑脱手，就「嗤」的一声，破空直上，因为她面对的是紫衣煞君，自然不敢轻视对方，故而这一掷之势，长剑直射起三丈多高，才掉头向下。她掷起之时，长剑像白虹贯日，化作一道匹练般的精光，等到掉转头来，光芒登时大盛，好像从剑身散出一层森寒的剑气，弥漫空际。

往上冲起的长剑，掉过头来，自然是剑尖往下了，但到了一丈五尺左右，下落之势稍为一停，剑柄渐渐下落，一柄剑渐渐变成了横下之势，往紫衣煞君当头缓缓下落。因为它下落之势十分缓慢，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紫衣煞君自然知道自己大弟子萧成化的武功如何，但他一条左臂就是被舒雨霜这一剑砍下来的。何况方才逢老大又以传音入密告诉过他，舒雨霜掷起的剑，极似驭剑术，因此倒也不敢小觑了它，剑势未落，他右手已经缓缓举起。这一刹那，只见他一只右掌已变紫色，手掌和五指比平时几乎粗胀了一倍。

第四百八十章

紫衣煞君眼看舒雨霜祭起的长剑缓缓下落，他右手抬处，一掌朝上迎着劈去。照说，他这一记紫煞掌威力何等强劲，别说一柄虚悬空中的长剑，就是山上生了根的大石，也经不起他一掌，不被击成粉碎才怪。

紫煞掌练到无痕，自然不带丝毫掌风，无痕也就等于无形了，他这一掌举手迎掌，在大家看去，只不过朝悬空缓慢下落的长剑，虚飘飘的作了个手势而已。但这一掌击出之后，他立时发觉不对了。

因为他击出的这一记紫煞无痕掌，看去虽然不带丝毫风声，实则随着掌势，已有一团强烈无匹的无形暗劲从掌心暗发，如暗潮汹涌，莫之能御，但往上涌起的掌力，刚和缓缓落下的长剑骤然一接，不但没把悬空的长剑震飞出去，一团凝结的掌力，突然被剑锋齐中剖开，半空中立时发出一声的「嗤」轻响。

掌力无形无声，本来大家看不到什么，但这声轻「嗤」大家都听到了。紫煞无痕掌发出去的时候，凝结成团，无声无息无形，但一经被剑气剖开，凝结的掌力，自然再也凝结不住，掌力一时凝结不住，自然就四散开来。

大家「嗤」声入耳，陡觉风起天半，大风起兮云飞扬，刹那之间，卷起了一阵狂飚，沙飞石走，天地变色，所有的人都感到衣袂飞扬，几乎有站立不住之感。大家心里都凛然感到这是紫衣煞君掌力的威猛，竟有如此声势，殊不知这是紫煞掌力被剑气所破，四散开来的余劲了。

别人不知，紫衣煞君自然早就感觉到了，因此他第一掌拍出之后，第二掌、第三掌紧接着向上疾拍而出。当然这两记掌力，依然被剑气剖开。他三记掌力全被剑锋剖开，长剑下落之势，自然丝毫没有因之延缓，现在长剑离紫衣煞君头顶已不过五六尺距离。

直到此时，紫衣煞君才感到舒雨霜祭起的长剑果然厉害，果然极似驭剑术。他究是一帮之主，自然不好学懒驴打滚，突然沉嘿一声，身形斜起，觑准长剑，冒险推出一掌。大家只看到紫衣煞君一双色呈深紫的手掌，一下推在横落的剑脊之上，他右手大袖，在这一瞬间，就被剑气一下摧毁，化作了片片碎布，飞洒开来。

紫衣煞君手掌抵住剑脊，往外推出，他这一推之力，几乎使出了全身之力，但觉剑气强劲，下落的剑势，重逾山岳，但总算被他推出去了五尺来远。也差幸是他紫衣煞君，若是换了旁人，这一掌如果没有推开，那么身随剑落，就会被拦腰斩成两截，就不止一条臂膀了。

舒雨霜祭起的长剑，被他推出，就很快往下跌落，要知舒雨霜也只知道师父教她如何掷剑，她就如何掷剑，换句话说她会的只是手法而已，并不知道如何运气驭剑，长剑下落，也就一扭腰朝前抢出，一把接住了剑柄。白血帮的人，看到帮主一下就把长剑推开了，心中还在冷哼：这小丫头的长剑，有何稀奇?

紫衣煞君心里清楚，这一剑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力气，虽然仅是伸手一推，但身上却已微微泌出汗来，双脚落地，口中呵呵笑道："舒姑娘好剑法，老夫总算见识过了。"舒雨霜只知道照着师父教的手法，依样葫芦，把长剑掷起而已，因此紫衣煞君在这一剑下，所经历的艰苦奋斗，和冒险伸手推剑之实，她一无所知，她只知道自已掷起的长剑，被紫衣煞君推开了。

正因如此，她根本不知道这一招胜负谁属？就听不出紫衣煞君这句话的口气来，接剑在手，问道："霍帮主之意呢？"

"哈哈。"紫衣煞君洪笑一声道："这一招上，老夫虽然推开了姑娘的剑势，但老夫右手衣袖，却被姑娘的剑气割裂成了碎片，自然是不分胜负了，老夫留不下二位，二位自然可以走了。"大家经他这么一说，才发现紫衣煞君右手大袖，果然粉碎，光着手肘。

李云龙眼看一场纷争，能有如此收场，自然甚是高兴，急忙拱拱手道："多谢帮主手下留情。"这是门面话，也表示不欲和白血帮破裂之意。紫衣煞君呵呵一笑道："泷少兄好说，老夫对舒姑娘佩服得很。"

(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李云龙一拱手道："在下兄妹，那就告辞了。"紫衣煞君首道："好，总护法，你代表老夫送送泷少兄两位吧。"他一生纵横江湖从不服人，但对舒雨霜脱手掷剑一招，实在万分心折，尤其李云龙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他也不敢等闲视之，要逢老大送他们，自然也隐着结交之意了(手机阅读sＤｘsw．com）。

李云龙连忙拱手道："这个在下兄妹如何敢当？"逢老大自然知道帮主的心意，呵呵笑道："李少兄不用客气，二位是敝帮的客人，逢某代表帮主相送，也是应该的了。"李云龙朝紫衣煞君拱拱手，就和舒雨霜一起往外行去。

逢老大一路送了出来，出了庄院大门，就脚下一停，说道："逢某有一句话，要提醒二位，司马姑娘的被人劫持，和舒姑娘的血仇，不无关连，帮主方才要二位留下，其实也是一番好意，他的用意，二位该可以体会得出来了。"

舒雨霜道："还不是为了白血帮的面子？"李云龙微笑道："妹子也许错怪帮主了。"舒雨霜道："为什么呢？"李云龙道："因为霍帮主已经发现了劫持司马琼和舒大叔的凶手，虽然未能证实，也已猜想到十之八九，他要咱们在白血帮作客，是怕咱们不是此人敌手，是以藉口把咱们留下，好对咱们有个交代，至于咱们伤了白血帮的人，这笔帐，他身为帮主，自然也要算，但那是以后的事，他一定会先交代清楚之后再说。"

"哈哈。"逢老大点头道："李少兄说得不错，帮主正是此意。"舒雨霜道："那怎么又让我们离去了呢？"李云龙道："霍帮主试了妹子一招，觉得若凭武功，妹子已足应付，才让咱门走的。"

逢老大道："帮主要逢某相送，也是另有深意，不知李少兄可会想到？"李云龙道："这个在下倒是想不出来，还要前辈指点。"

"李少兄好说。"逢老大道："帮主对两位深有结交之意，他自己不好明言，是以要逢某转告，白血帮和二位是友非敌，此其一，二位若论武功，自然天下可行，但在江湖上人心叵测，并不是仅仗武功就可以通行无阻，此话帮主自然末便和二位明言，二位此去，务必凡事小心，此其二，咱们后会有期，逢某恕不远送，二位好走。"

李云龙抱拳道："多谢逢前辈了。"两人离开白血帮外三堂庄院，走了一段路，舒雨霜问道："大哥，方才逢老大说的话，你相信么？"

李云龙道："白血帮不愿和我们为敌，倒是不错，他说的行走江湖，不能依仗武功，就能通行无阻，更是经验之言。"舒雨霜问道："那我们现在到那里去呢？"

李云龙道："扬州。"舒雨霜道："你认为司马姐姐是仙人庙劫持的么？"李云龙道："就算他们不劫持司马琼，我们也要找上仙人庙去

了。”

舒雨霜偏头问道：“为什么？”李云龙切齿道：“自然是报仇了，我们要找文慧芸。”舒雨霜道：“大哥认为我爹也是文慧芸杀死的么？”李云龙道：“很有可能，当日你一口咬定凶手是萧成化，我不好反对，其实我早就怀疑是文慧芸了。”

舒雨霜道：“大哥怎不早说呢？”李云龙道：“反正不是萧成化，就是文慧芸，两者之中，必有一个是凶手，先找白血帮也是一样。”舒雨霜道：“大哥怎么断言杀害我爹的会是文慧芸呢？”

李云龙道：“你不知道文慧芸的来历么？”舒雨霜道：“我从没听爹说过。”李云龙道：“文慧芸的丈夫，叫做潘河东，和舒叔叔原是结义兄弟……”舒雨霜道：“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那是舒叔叔不愿提这件事。”李云龙道：“本来舒叔叔、潘河东，都是吃的镖行饭，据说有一次潘河东保的镖，是一个告老还乡的京官，不料他见财起意，觊觎保主一颗夜明珠，竟然在一夜之间杀死了保主—家十七口，连三岁孩子都不肯放过，这件事终于给爹和舒叔叔知道了，要他去投官自首，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老羞成怒，突使歹毒暗器，企图杀死爹和舒叔叔灭口……”

舒雨霜气愤的道：“这潘河东真是丧失了天良，后来呢？”李云龙道：“后来舒叔叔把他杀了，也正因这件事，二位老人家一气之下，就把镖局也收歇了。”

他没待舒雨霜再问，接着到：“据说文慧芸的师父，是个十分厉害的老魔头，文慧芸死了丈夫，就立誓要替夫报仇，所以……”

舒雨霜道：“后来呢？”李云龙道：“文慧芸跟他师父苦练十年，下山之日，她知道舒叔叔和萧成化的一段梁子，因此扬言紫衣煞君门下要向舒叔叔寻仇，而且声言要血洗舒家庄，鸡犬不留……”

第四百八十一章

舒雨霜道："我怎么没听师父说呢？"李云龙道："当日贾老夫子在门口贴了一张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文慧芸吃了亏才悻悻而去。"他把当日情形，大概说了一遍。

舒雨霜想了想说："这么说，杀害爹的凶手果然是她了？""不错。"李云龙道："一月前她找上泷家庄去，声言鸡犬不留，找到舒家庄去，也说鸡犬不留，这和舒叔叔遇害的情形，极为符合，可见是她杀害的了。"

舒雨霜听得双目通红，说道："大哥，快走，我们这就找上仙人庙去，我不把这妖女斩成肉泥，誓不为人。"

从镇江渡江，就是瓜州。瓜州是扬州的门户，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它和镇江隔江相对，处在两个大城镇之间，就是想不热闹也不行了。瓜州地方不大，它原只是一个古渡头而已，但笔直而宽敞的街道上，茶楼酒肆和专门给旅客打尖的旅店，几乎占了这条长街的三分之一，这无他，因为这里是中间站也。

这个城镇，是不是繁荣，只要看茶楼、酒肆、客店多不多就可知道，因为这三者多，就表示过往的旅客多。瓜州当然是繁荣的小镇，这天傍晚时光，从渡船码头的人群中，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玉面朱唇，青衫飘逸，女的峨眉皓齿，但身有重孝，这两个不用说是赶去扬州的李云龙和舒雨霜了。

他们落了店，又并肩踏着长街上的石板路，走进一家叫做古渡头的酒楼，跨入大门，踏上楼梯。这时，酒楼大门外，来了一个身穿青布大褂的汉子，和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妇人，他们是跟着两人身后来的，但却在门外停了下来。

青布大褂的汉子脚下一停，问道："都记住了么？"花白头发老妇连连点头道："记得记得。""那好。"穿青布大褂汉子一手托着下巴，冷声道："你别把事情弄砸了。"花白头发老妇陪笑道："那怎么会呢？"穿青布大褂汉子点头道："那我走了。"

古渡头酒楼，一排三间，面临大街，楼上围以雕栏，可以凭栏看着大街上形形色色行人和车水马龙的盛况。李云龙和舒雨霜就坐在临

街的一面，两三灯火是瓜州，社会是永远在进步的，从前两三灯火就代表了瓜州，现在华灯初上，光把这条长街照得如同白昼，就不止上千盏灯。

舒雨霜一面喝着茶，一面抬头说道："这条街真热闹呢。"李云龙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里是扬州的门户，怎么会不热闹呢？""这可不同。"李云龙喝了口茶，笑道："我们是腰中缠紫电，跨剑上扬州。"

舒雨霜一双盈盈清眸，望着他，甜笑道："大哥改得好。"刚说到这里，一名伙计给两人送来了饭菜，伙计退去之后，两人正在低头吃喝之际，一名腰背微驼的花白头发老妇人从楼梯走上，目光一瞥，就颤巍巍的朝李云龙这一张桌子走过来，口中颤声叫道："李公子。"

她这声叫喊，李云龙朝她望了一眼，问道："这位大娘认识在下么？"花白头发老妇道："李公子不认识老身么？"舒雨霜道："老婆婆请坐。"花白头发老妇也不客气，就在两人横头坐了下来，目光打量着舒雨霜问道："这位姑娘，是李公子的什么人呢？"

舒雨霜道："他是我的大哥咯。"花白头发老妇人又道："姑娘和李公子想必认识不久？"舒雨霜粉脸不禁一红，说道："我和李大哥是世交。"李云龙觉得这位妇人来得有些突兀，心中不禁起疑，问道："大娘是什么人？"

花白头发老妇脸色忽然沉下来，冷声道："老身么？就是李公子从前也口口声声叫她妹子的司马琼的娘。"

李云龙惊异的道："大娘原来是三妹的令堂，伯母……""三妹。"花白头发老妇重重哼了一声，才道："李公子还记得我女儿？叫的真好听，三妹。这位姑娘是李公子的四妹还是五妹？老身真想不到你喜新厌旧，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舒雨霜一张娇花般脸上，不禁变了颜色。

李云龙更是红着俊脸，尴尬的道："伯母这是误会。""误会，老身如何误会你了？"花白头发老妇满脸皱纹，都绽起了激愤之色，冷冷的道："李公子玩弄我女儿，如今身怀六甲，有了一个月身孕，你却置之不顾，另结新欢，老身就是找你评理来的，你打算如何……"她话声还未说完，舒雨霜已经站起身来，低着头往楼梯走了下去。在这种尴尬场面之下，她自然非走不可了。

李云龙心头急，急忙跟着站起，叫道：“妹子……”花白头发老妇却一把抓住李云龙的衣袖，叫道：“你想溜了，那可没有这么容易，我女儿肚里有了你的骨肉，你总得有个交代，岂能一走了之？”抓住了李云龙的衣袖死也不放。

她是个不会武功的人，李云龙只要轻轻一甩衣袖，就可以把她甩开，但李云龙不能这样做，只得说道：“伯母快放手，有话好说。”花白头发老妇这番活，所有食客都听到了，大家也自然相信，只要看李云龙的模样，就是个英俊风流人物，何况和他同来的又是娇美如花的姑娘，这种男女纠纷，茶馆酒楼上，可说是常有的事儿。

“好。”花白头发老妇口中说了声好，果然放开了手，沉声道：“你说吧，我女儿有了身孕，你要待如何？”

李云龙听她说三妹怀了一个月身孕，这话使他不敢不信，因为他和司马琼春风一度，算来正好一个多月，尤其这一路上，司马琼身子困乏，经常呕吐，不思饮食，这些，如今想来，岂不正是怀孕的症兆？他心头又惊又喜，红着脸道：“伯母可知三妹现在那里么？”

花白头发老妇气愤的道：“她在那里？她是给你气跑的。”气跑这两个字，李云龙也相信。那时连自己不知道白素仪竟是女儿之身，直到那天晚上，白素仪当着舒崇墀说出她是女的，司马琼总究是女人，女人免不了有小心眼，她看自己和白素仪结交往来，自然要走了。他心中暗暗道：“这么说，三妹不是被劫持的了。”一念及此，忙道：“伯母这是误会，在下此行，就是找三妹来的，她现在那里呢？”

花白头发老妇眼睛闪过一丝喜色，说道：“小琼是个可怜孩子，她只有老身这个娘，受了委屈，还会到那里去？”李云龙喜道：“她回家？”“唔。”花白头发老妇口中应了一声，说道：“李公子若是还有良心，应该去看看她，可怜她回来之后，这些日子，天天以泪洗脸……”

李云龙被她说得心头侧然，暗道：“舒家妹子大概是回客店去了，虽然她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但不难解说，自己还是先去看看三妹要紧。”当下说道：“在下这就去看三妹。”

花白头发老妇这才回嗔作喜，点着头道：“看来泷公子还有点良心，那就走吧。”她随着话声站起来。李云龙下楼会了帐，跨出酒楼。花白头发老妇早已在门口等候，回身道：“李公子请随老身来。”李云龙不用她说，就跟着她身后走去。

瓜州，只有一条长街，灯火如画，出了长街，依然是一片渔村景色，曲折小径，四下黑黝黝的，居民的房舍，零零星星，两三灯火，掩映在曲折的江湾之间。花白头发老妇既不会武功，又上了年纪，虽然满心欢喜领着李云龙走在前面，脚下自然走不快，这样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工夫，总算到了一处茅舍前面。

茅舍不大，一看就知是贫困人家，门前一片空地上杂草丛生，两扇板门，也只是虚掩着，屋中不见一点灯光。花白头发老妇走到门口，就脚下一停，回身悄声道："小琼这些天，—直茶饭不思，这时大概睡熟了，李相公请在这里稍候，老身进去点上了灯，你再进来。"

老妇说完，一手推门，急步走了进去，果然在堂屋中打起火石，点燃了一盏灯，才招招手道："李相公请进来吧，老身给相公烧茶去。"花白头发老妇脸含笑容，指指左首一道悬着花布门帘的门户，神秘一笑道："那就是小琼的卧室了，李相公自己进去吧。"李云龙依言走入。

她不侍李云龙回答，目中闪着诡笑，自顾自往屋后去了。李云龙不好开口，红着脸，依言朝房门口行去。他这些天一直耽心着司马琼的安危，自然也急着想见到她，这就一手掀起花布门市，放轻脚步走了进去，口中低低叫了声："琼……"

房中地方不大，也没有什么摆设，*壁处只有一张古老的木床，垂着花布帐子，帐门前放一双绣花鞋，静悄悄的不闻有人答应。李云龙目能夜视，自然很快就认出来了，那双绣花弓鞋，正是三妹脚上的穿的，这自然错不了。

他心头一阵激动，口中又低低的叫了声："琼。"双手掀开帐子，半个身子又俯了下去。

房中没有点灯，本来已是一片黝黑，这花布帐内，自然更黑了。李云龙虽然目能夜视，也只能依稀看到一个散披着一头乌云的女子，躺卧在花布棉被之中，她敢情听到了他轻声呼唤，口中含含糊糊的「嗯」了一声，突然皓腕一伸，像水蛇般环住了李云龙的头颈，粉脸一抬，两片樱唇一下凑了上来。

这一瞬间，李云龙突然发现这床上的女子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人，心头蓦然一惊，迅即猛力往后退，口中喝道："你是什么人？"

第四百八十二章

帐门被一双纤秀如玉笋般的双手迅快撩开了，花布帐中走出来的果然是黑衣魔女。不，黑衣魔女今晚穿的可不是黑衣，她身上只披了一层轻如浮云、薄如蝉翼的轻纱。虽无黑衣，却更成了名符其实的魔女。不，不是魔女，应该是神女。

因为披在身上的这一层轻纱，就像披上了一层月光，在这一层纱之中，她虽然还穿了一件乳白色的兜肚，但洁白无瑕，晶莹细腻的***，仍然全部呈现无遗。不，有了这一层轻纱，就有朦胧之美，掩映得恰到好处。只有在朦胧中，会使看得更美、更诱惑、更难以抗拒。

她亭亭玉立，面对着李云龙，但右手紧紧握着粉拳，直到此时，手掌才轻轻的张了过来，五根纤指随着轻轻舒开。她掌心握着的是一颗龙眼大的夜明珠，握紧的拳头摊开来了，珠光就迸射而出。本来黝黑的房中，现在呈现了一片乳白而柔和的光亮，本来已足可使人感到诱惑的春光，现在更清晰而诱惑了。

灯下看美人，已经够美，珠光中看美人自然更美了。李云龙本可回身退出房去，但他看到了床前那双晨月穿过的鞋子，这就证明晨月确已落在了他们的手中，他自然不能走了。他迅快移开目光，只是冷冷的道："贾姑娘，琼儿是你劫来的了？"

他不敢看她，那倒不是她太诱惑了，只要看上她一眼，没有男人不想着第二眼的。他是已经上过她一次当的，那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就因为多看了她一眼，差点被她摄心大法所迷。

"你心里现在只有一个司马琼。"贾淑娴幽怨的望了他一眼，渐渐朝他走近，柔声道："你为什么连正眼不敢看我呢？"李云龙道："姑娘不觉得穿得太少了么？""啪。"贾淑娴气得发抖，举手就是一记耳光，掴上了他的脸颊，冷声道："李云龙，你……把我看作了什么人？我……我难道是败花残柳，随便什么人面前都会这样……的？你……你也少在我面前装假正经，我那一点比不上司马琼？为什么这样瞧不起我……"她说得好像很伤心，蓦地转过身去，一下又隐入花布帐子里面。

李云龙没防到她会突然出手，他虽然没敢看她那双会勾魂摄心的眼睛，却总看到了上帝为她精心雕塑的***，自然难免会心旌动摇，本

来可以避开的一掌，却硬是掴上了他的脸颊。这一掌虽然并不重，脸上也有些热辣辣的。

现在贾淑娴躲进了帐子，他心头倒不禁升起一丝愧疚，说道："贾姑娘，在下丝毫没有瞧不起你之心。"

"你瞧得起我？"贾淑娴再次从帐子中飘身闪出，她身上已经穿上了一身玄色衣裙，长发披肩，这回虽然没有方才那样诱人的朦胧之美，但却使人有清新和朴素之感。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说道："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听。"

李云龙依然不敢去看她，只是正容道："在下刚才说的，丝毫没有瞧不起姑娘。"贾淑娴眼中流露出雾一般的迷惘和幽怨之色，幽幽的道："那你嫌我什么呢？"李云龙道："在下也没有嫌姑娘什么。"

"那你……"贾淑娴脸上忽然飞起两片红晕，低下头去，低声道："为什么……不要我呢？"方才她半裸了***，并不感到羞涩，现在很吃力的说出这句话来，却感到羞不可抑。

"这个……"李云龙也和她一样，方才看到她晶莹如玉的***，并未脸红，现在他一张俊脸也不禁红了，嗫嚅的道："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贾淑娴仍然不肯放过，问道："那时对司马琼怎么会……呢？"李云龙苦笑道："在下当时也没有办法。"李云龙又问道："姑娘还没回答在下，司马琼是你擒来的？"贾淑娴看了他一眼，轻轻摇头道："不是我擒来的。"

李云龙道："那是什么人？是不是文慧芸？"贾淑娴点点头道："人是二师姐擒来的，没有错，我只向二师姐要了她一双鞋子……"她想起刚才的一幕，脸上依然有些热烘烘的。李云龙心头一急，问道："她人在那里？是不是被囚在仙人庙？"

贾淑娴微微摇着螓首，说道："你不能去……"李云龙道："为什么？"贾淑娴道："因为……"

贾淑娴刚说了两个字，只听到茅舍外面传了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说道："三师妹，我当你跟我要小丫头的臭鞋子做什么，原来是你替我把姓李的小畜生给引来了。"只要一听口气，这人就是黑衣魔女贾淑娴的师姐文慧芸了，贾淑娴一张娇花般的脸上变了颜色。

李云龙听得更是全身热血沸腾，口中大喝一声：“你是那个妖妇么，来得正好。”人随声发，双足一点，但听「砰」然一声，从南首一道花格子窗撞飞出去，一下泻落到茅舍前面一片草地中间。

离他不过丈许光景，在夜风中，俏生生站着一个一身绿色衣裙，长发披肩的苗条人影，虽然黑夜里，她一双明亮如星的眼睛，依依闪着迷人的光亮。李云龙目光如电，直注在对方脸上，只觉这女人峨眉淡扫，朱唇轻点，眼波流盼，笑靥如花，你朝她望去，她也正在笑盈盈的朝你看来。

娇艳、丰满，另有一种说不出妖媚，和**成熟的诱惑。李云龙有些迷惑了。文慧芸，是潘河东的妻子，潘河东伏诛，已是十三年前之事，那时文慧芸至少已有二十三、四岁，再加上了十三年，她至少也有三十六、七岁了，但眼前这绿衣**，看上去再多也不过二十四五，比贾淑娴大不了几岁，难道她不是文慧芸?

他看着她没有作声，绿衣女子也笑盈盈的看着他，没有说话。当李云龙撞开花格子窗，穿飞出来时，黑衣魔女贾淑娴也慌忙跟着穿窗而出，飞落到李云龙身边，这时口中叫了声：“二师姐，你怎么找来的？”

绿衣妇人美目流盼，死命的盯了两人一眼，格格娇笑道：“三师妹，我好像来得不巧，没坏了你的好事吧？”她一开口，就是个淫荡的女人。李云龙目光盯注，问道：“你就是文慧芸么？”他没见过文慧芸。

绿衣女子格的一声娇笑，一双水淋淋的桃花眼一转，笑道：“人果然长得很俊，无怪一向眼高于顶的三师妹，会看上你了。”李云龙听她口气，眼前的绿衣女子，自然是文慧芸无疑，不觉凛然喝道：“在下问你，你可是姓西门的贱妇么？”

“瞧你说话凶霸霸的，这是干什么呀？”绿衣女子眼波一溜，轻笑道：“刚和我师妹成了亲，就六亲不认啦？我是姓西门，又怎么呢？”

李云龙「铮」的一声，青虹乍伸，一下掣出了龙泉剑来，凛喝道：“你就是文慧芸？”“唷，你把我师妹弄上了手，就该跟着她叫我一声二师姐才对。”绿衣女子妖艳的一笑，接着道：“如果跟我那死鬼排来，你就得矮上一辈，叫我一声婶娘了，文慧芸这三个字，也是你叫的么？”

李云龙双目冒火，一张俊脸登时通红，切齿道：“你就是文慧芸，你亮剑，我要亲手把你剁成肉泥。”“剁成肉泥？”文慧芸依然风情万千，格的一声轻笑道：“你打算把我做成肉圆了，你想吃？”

贾淑娴知道二师姐笑里藏刀，要杀人之前，依然调笑打趣，打情骂俏，心头一凛，叫道：“二师姐……”“唷，三师妹，你吃什么飞醋？”文慧芸眼皮斜瞟着她，说着：“你没听见人家要把我做肉圆子呢，我说李云龙，你这小冤家，你想吃我，我就让你吃，你要吃我那里？”

李云龙手中长剑发颤，厉喝道：“妖妇亮剑。”“我们自己人咯？亮剑多没意思？”文慧芸微微吸气，她胸前那双鼓腾腾颤巍巍的玉峰，忽然间胀大得快要把衣衫都胀裂了，媚眼如丝，娇声道：“你要跟我动手动脚的话，我都不会生气的。”

口中说着，一双纤巧、修长、白嫩得像春笋般的十指，指甲上还涂着嫣红的凤仙花汁，轻巧的斜斜挑起，尖尖的指甲，宛如十口锋利宝剑，就在她挑起的瞬之间，快如闪电，一下朝李云龙执剑右腕划到。不，她两手分袭两处，左手划到李云龙右腕，右手却像钢叉一般，戳到了李云龙左肋。

她出手奇快，是以无须招式，但显然还隐藏着无数变化。李云龙不防她会突然欺近身来，心头一惊，急忙施展身法，往斜退步，左手握拳，中指直竖，随着发出春雷般一声大喝，振臂点出。文慧芸这是十拿九稳的一掌，没想到会被他身形一晃就避了开去，就在此时，但觉右肩轰然被人击中，一个娇躯不由自主的被推出去三四步远，心头大感凛异，忖道：他使的会是什么手法？

李云龙一掌得手，口中一声懔叫，身形一掠而上，手中长剑，突然一振，幻起一片青光，漫天飞洒，当头罩去。文慧芸惊叫一声，骂道：“小畜生，看不出你果然还有两手。”

她一双柔若无骨的双手，竟然像水蛇般，从李云龙的剑光中伸了进来，左手一翻，来扣李云龙的右腕脉门，右手五指轻弹，却向李云龙面门袭来。李云龙从没想到她这一双手能从剑光缝隙中钻进来，一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切之间，只有右脚一旋，再次施展身法，斜退了出去。

第四百八十三章

“呀。”李云龙就在她欺身过来之时，口中发出一声震慑人心的大吼，剑光暴长，青芒如雨，漫天流动，一丈方圆，有如结成了一层透明的琉璃帷幕，剑气嘶嘶，寒砭肌骨。剑影乍展，只听文慧芸发出一声尖厉的惊叫，一道淡淡的黑影，快同流星从剑光青芒交织的网罟中一闪而出。

耀目寒光，倏然收去，李云龙长剑当胸，凛然站立原地。文慧芸却花容失色，退出去七八丈外，披肩长发已被剑光截断，惊魂未定，就尖声喝道：“小畜生，你给我记着……”

李云龙没想到自己使出了这一剑，仅仅只削断了她一截头发，口中暴喝道：“不用记着，咱们今晚就得了断。”双足一顿，剑化长虹，纵身飞扑过去。那知堪堪扑到中途，突然一个筋斗，跌坠下来，砰然一声摔倒地上。文慧芸双目之中，隐射杀机，格格笑道：“小畜生，你要和我动手，还差得远呢。”回身俏生生朝李云龙走了过来。

黑衣魔女贾淑娴吃了一惊，急忙掠到李云龙身前，望着文慧芸叫道：“二师姐，你要做什么？”文慧芸看了她一眼，笑道：“三师妹，你这是做什么呢？”贾淑娴道：“二师姐在他身上使了「弹指无形勾魂毒」么？”

“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文慧芸笑道：“不使点手段，能把他放倒么？三师妹，你快让开了。”“二师姐。”贾淑娴依然挡住李云龙身前，没有让开，只是望着她问道：“你要杀他？”

“这还用问？”文慧芸嫣然笑道：“这小畜生的武功，你总亲眼看到了，今晚不把他除去，日后总是祸患。”贾淑娴道：“二师姐，小妹想求你一件事……”

“我们是同门师姐妹咯。”文慧芸含笑道：“小师妹，别说是一件就是一百件，二师姐也会答应你九十九件……”贾淑娴道：“谢谢二师姐。”“别先谢我。”文慧芸道：“你先说说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贾淑娴俯首道：“小妹请求二师蛆今晚放过了他。”“唷。”文慧芸又是一声娇笑，说道：“三师妹，你真会挑。”贾淑娴脸红了，她以为她说的，是她千挑万挑，竟会挑中了李云龙，低头应了声“是”。

“三师妹是不是没听清我的话？”文慧芸格格笑道：“我是说，三师妹在我说的一百件中，不去挑其他我会答应的九十九件，却偏偏挑上了我不能答应你的一件，这不是使我做师姐的作难么？”

贾淑娴身躯一震，抬目道：“二师姐不答应？”“这自然不能答应了。”文慧芸似笑非笑的道：“这小畜生口口声声要杀我，天下英俊的男人多的是，象你小师妹如花似玉的模样，还怕找不到称心的如意郎君，干么要这个该死的小畜生？”

“二师姐，我求求你……”贾淑娴急得快要哭出声来，说道：“人各有志，我……我……”“小师妹，你别听他的花言巧语。”文慧芸道：“这小畜生就是面孔长得俊，才会让你们这些小姑娘着了迷。好妹子，你别再上当了，快让开吧。”

“不。”贾淑娴忽然坚强的道：“你今晚不能杀他。”文慧芸道：“为什么？”“因为……”贾淑娴思索着理由，说道：“因为今晚是我把他诳来的，你杀了他，我会心里不安。”“这有什么不安？”文慧芸格的轻笑道：“你也真是的，就算是你把他诳来的，但杀他的是我，与你何干？”

“不。”贾淑娴坚决的又吐出一个‘不’字，说道：“二师姐杀他，和我怎会没有关系？”“这话挺新鲜。”文慧芸看着她，神秘一笑道：“看来你对他真是动了情了，但无论如何，我今晚都不能放过他。”

贾淑娴道：“二师姐要杀他，就先杀小妹好了。”“你……”文慧芸一双媚眼之中，射出两缕精芒，盯着她，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贾淑娴急道：“师姐不能杀他就是了。”文慧芸问道：“你真的和他……”

贾淑娴双颊飞红，低垂粉颈，羞涩的道：“……都……给他……了……”“格。”文慧芸笑得很浪，指指三师妹，说道：“所以你认真了？”贾淑娴道：“小妹不得不认真。”

“你是头一回，这也难怪。”文慧芸摇着头，不以为然的道：“但一个女人又不是只此一回，小师妹又何必认真呢？”“不。”贾淑娴也摇着头道：“二师姐，我不是那种人，我和你不一样。”

“这有什么不一样？”文慧芸道：“你往后习惯了就好，男人喜新厌旧，女人难道不能喜新厌旧？再说，新的总比旧的好，小师妹，你要男人，还不简单，我会给你安排的……”贾淑娴双手掩耳，大声道：“我不要听，我不要。”

文慧芸笑吟吟的道："小师妹，你真想不开啊。"她轻盈的走到她面前，突然双手齐发，十指尖风朝贾淑娴身前十处要穴袭到，十处穴道，只要被袭中一处，就可把她制住了。

但黑衣魔女贾淑娴又岂是轻易就制得住的人？文慧芸双手乍发，她一个人也随着离地飘起，退后了三尺，「呛」的一声掣剑在手，铁青着脸道："二师姐，你真是貌美如花，心毒如蝎，连同门师妹都要下手。"

"唷。"文慧芸偷袭未成，又换了脸娇笑，说道："小师妹，我是为你好，你眼不见为净，我就了了一笔心事。"

贾淑娴气愤的道："你就因为李云龙的父亲不喜欢你，你才这样吧。现在，我已把心、把身都交给了李云龙，他就是我的丈夫，你要杀我丈夫，我也会永生永世和你没完没了，你武功比我高，找保护不了他，你要杀他，就只管动手，我……我去找师父作主……"她果然舍了李云龙转身就走。

文慧芸不由一怔，她本已抽出了一支细长长剑，准备下手，但听了小师妹的话，不禁踌躇起来。这位小师妹是师父的关门徒弟，平日最疼爱她了，杀了李云龙，小师妹一定会向师父跟前去哭诉的，师父责怪下来，自己岂不吃不完兜着走？

这一想，立即朝小师妹追了上去，娇笑道："三师妹，你跟我认真了？我们是同门师姐妹咯，一向情逾骨肉，你既然喜欢他，我就依你，不杀他好，只是三师妹，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他再向我寻仇，这一点，你一定要办到，否则莫怪师姐我心狠毒辣了。"

贾淑娴离开李云龙，原也是冒险的行动，如果二师姐真的出手，那就糟了。此时听二师姐答应不杀他了，心里自然喜出望外，点点头道："多谢二师姐，你说的我一定会办到。""那就好。"文慧芸收起长剑，看看三师妹，格的笑道："好啦，你抱他进去吧。"

贾淑娴红着脸，说道："二师姐，解药呢？""好。"文慧芸探怀取出一个小瓷瓶，掷了过来，说道："拿去吧，不过上面有些迷香，就是有解药也要过一断时间醒来。"

贾淑娴接过药瓶，文慧芸业已走得不知去向，这就俯身先替李云龙收好软剑，然后双手抱起紧闭着双目的李云龙，但觉一阵幽恨，袭

上心头，暗暗的道："我用女孩儿家的清白名誉，救了你的性命，但愿你也不辜负我这片苦心就好了。"

李云龙醒过来了，他感觉到好像喝醉了酒一般，头脑昏涨欲裂，眼皮沉重得几乎抬不起来。还想翻个身再睡，但心里却感到奇怪，自己怎会有此昏沉沉的感觉，这是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一念及此，就蓦地睁开眼来，只觉得眼前一灯如豆，自己躺卧在床上，身上盖了一条薄被，花布帐子钩起了半扇，床前一张椅上，侧身坐着长发披肩的女子，一双秋水般眼神，正在关切的望着自己。她，竟会是黑衣魔女贾淑娴。

李云龙蓦然—惊，此情此景，莫非自己和她？他正待翻身坐起，贾淑娴已经伸出一双柔软的纤手，轻轻按在他肩头，轻柔的道："你刚醒来，再躺一会。"李云龙没有躺，挣扎着坐了起来，急急问道："你……"话他不好措词。

贾淑娴朝他温婉一笑："你这人真是不听话，难道我会害你么？"李云龙怀疑的道："在下怎么会睡在这里的？不是你……"他想说："不是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但下面的话，他说到'你'字，就不好再说下去。

"你再仔细想想？"贾淑娴披了下嘴，才道："你中了二师姐的弹指粉，是我把你救醒的，怎么？你还怀疑我？"

李云龙经她一说，才渐渐想起自己和文慧芸动手的一幕，自己在发剑追击之际，突然感到一阵昏眩，可是自己明明百毒不侵啊！怎么会？难道是迷药？这么说，自己果然是她救的了。他望着她，问道："文慧芸如何肯放过在下？"

"你刚服下解药，人虽清醒过来，但余毒未净，应该再躺一会才是。"贾淑娴平日里眼高于顶，从未把男人放在眼里，对他，不知怎的说话竟会如此轻柔，她望着他，说道："别再逞强了，我扶你睡下去。"

李云龙确实感到全身乏力，只得任由她扶着睡下，一面说道："谢谢你。"贾淑娴甜笑道："你居然也知道说谢谢我了。"

第四百八十四章

贾淑娴道："你一定要知道么？"李云龙道："在下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非知道她肯放过在下的原因不可。"贾淑娴幽幽的道："你难道还会想不出来么？"李云龙道："是姑娘救了在下，你和文慧芸反目，甚至还动了手？"

贾淑娴微微摇头道："论武功，她比我强得很多，我打不过她。""那……"李云龙道："在下很难猜得出来，还是姑娘直言相告吧。"

"你既然一定要知道，我……就说给你听……"贾淑娴粉脸酡红，低低的道："只是……只是你听了不许笑我。"李云龙道："姑娘救了在下性命，在下怎么会笑你呢？"

贾淑娴站起身，侧身坐到床沿上，她一张粉脸，娇红欲滴，俯首轻轻的道："我不准二师姐杀你，就告诉她……告诉她……我已经失身于你了……"一个女孩儿家，这话自然很难启齿，但她很吃力，很低声的说了出来，话声出口，她已羞得别过头去，不敢看他。这是关系她一生名节之事，她为了救自己，竟然不顾自己名节。

李云龙心头不禁感动，问道："文慧芸相信了？"贾淑娴点点头，才道："她相信，但仍然不肯答应，我心里一急，就说要去师父跟前评理，她才口气软下来，留下解药走了。"李云龙忍不住握住她的手，感激的道："真对不起你，为了救我，委屈姑娘的清白，在下……不知如何报答你才好？"

"我是要你报答么？"贾淑娴胀红着脸，幽幽的说道："我在江湖上虽然心狠手辣出了名，但我还是清白女儿之身，我知道你一向都瞧不起我，但在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不舒你对我怎样，只要能救你，别说清白蒙瑕，就是……就是死，我也会甘之如饴……"

她忽然从眼睛中涌出一串泪珠，一个人随着扑倒在李云龙的身上，一颗头埋在他胸前，双肩微微耸动，只是没有哭泣出声。李云龙原是个多情种子，他听得心头一软，忍不住伸手挽住了她的粉颈，轻轻的道："贾姑娘，快别伤心了，在下对不起你。"

贾淑娴道：“不要叫我贾姑娘，叫我淑娴。”李云龙道：“好，淑娴，你对我好，我都知道。”贾淑娴忽然抬起脸来，含着泪水，笑道：“只要你知道就好了。”她笑得很甜，李云龙忍不住轻轻在她秀发上吻上一下。她口中轻“嗯”了一声，这声“嗯”，令人听来很诱惑。李云龙用手抬起她的脸来，四目相对，嘴唇缓缓朝她樱唇上凑去。

贾淑娴呵气如兰，微湿的唇被吻着。慢慢李云龙延长在唇上停留的时候，贾淑娴的呼吸随热吻变急，两人由轻吻变为拥吻。贾淑娴亦把嘴巴张开，给李云龙的舌进来，两舌相交，贾淑娴小玉舌滑又甜，李云龙一遍遍地用自己的舌头与贾淑娴的摩擦。

李云龙双手把持着贾淑娴的纤腰，柔若柳絮，仿佛用一点儿力捏也会断。他轻轻上下搓揉贾淑娴的柳腰，直至碰到她的肚兜。李云龙把手放回贾淑娴的***上，轻轻的隔着柔软的丝质肚兜，感受她***的型状。现在他已经快忍不住了。

一切就像是水到渠成，两人终于赤裸相对。贾淑娴身子修长，皮肤白哲，胸前两颗***，李云龙马上嘴含一颗，手指揉捏一颗。

“呵……”敏感的地方受到刺激，贾淑娴呻吟起来。李云龙舌头不停打转吸啜，呻吟声随刺激增加。李云龙将贾淑娴抱***。贾淑娴一幅楚楚可怜等待被屠宰的样子，使李云龙心生爱怜。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一切都在不言中。

舒雨霜是姑娘家，在酒楼上受了司马琼的娘一番奚落，自然坐不住了。尤其对于李云龙，心里有着难以谅解的气愤，才负气下楼的。因为李云龙一直没有机会告诉司马琼的事情，其实如果她问的话，李云龙一定会全部告诉她的。她未问，李云龙自然不好意思主动去告诉她他和司马琼之间发生的事情。

舒雨霜一个人匆匆下楼，也没回客店，就这样茫茫无头绪的走着，瓜州灯火，渐渐远去，三叉河扬子桥，就在前面。

舒雨霜刚走近桥边，就听身后有一个又娇又脆的女人声音叫道：“喂，小姑娘，你等一等，别想不开呀，这里水深流急，跳下去可不是好玩的。”这也难怪，夜色已深，一个姑娘家走到三叉河桥边来，自会让人误会她要投河了。

舒雨霜回身看去，只见说话的是一个一身绿色衣裙，长发披肩的苗条人影，笑盈盈迎着走来。舒雨霜直觉的感到这**眉眼盈盈，美得

有一股妖媚之气，看去不像是个正经女人，但人家既然开口了，她只好报以一笑，说道："我只是路过这里的。"

绿衣**眼波飘动，唷了一声，笑道："奴家还当你和情郎闹憋扭，一时想不开呢，天下男人多的是，发现这个不好，干脆就换一个，干么要这么死心眼？"舒雨霜看她越说越不像话，不觉冷冷的道："多谢好意，我要走了。"

"唷。"绿衣**笑道："小姑娘，时候不早啦，你一个女孩儿家单身走路，不怕遇上坏人，吃了哑巴亏，说都说不出口，我看你还是到我家里去歇一晚再说，我那死鬼已经过世了十三年啦，家里连雄狗也没有一只，你大可以放心……"舒雨霜只当没听见，急步往前行去。

绿衣**一直跟在她身后，叫道："小姑娘，你要走得慢一点咯，就是小俩口闹个憋扭，他也会回心转意的呀，就是他对不起你，你总得念一点青梅竹马的旧情，何况平日里又是哥哥又是妹妹的也够亲热的啦。"

舒雨霜听得粉脸通红，回身叱道："你说什么？"绿衣**格格娇笑道："这话你还听不懂么？我看呀，你爹就会赶来了，你应该跟你爹一起回去才是。"舒雨霜气愤的道："无聊。"

"我一点也不无聊。"绿衣**又是格的一声娇笑，说道："小姑娘，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呢，你不是舒家庄的大小姐么？"舒雨霜本待不理她了，闻言不觉又转过身去，问道："你究竟是谁？"

绿衣**笑得花枝招展，说道："我是你爹要我来叫你回去的。"舒雨霜听她口气不善，目注对方，问道："你认识我爹？""太熟了。"绿衣**格的笑道："你爹算起来还是我那死鬼的结义哥哥呢，你如果不嫌弃，就该叫我一声婶娘。"

舒雨霜目注绿衣**，蓦地一怔，接着神色倏变，失声说："你是文慧芸。"文慧芸格的一声娇笑，说道："你终于想起来了，我是你婶娘没错吧？"

"你……这妖妇。"舒雨霜柳眉挑动，戟指着文慧芸，问道："你说，我爹是不是你下的毒手？"

"你知不知道我那死鬼是死在什么人手里的么？"文慧芸咬着银牙，恨恨的道："你还是未经人道的小姑娘，不知道我这十三年做小寡

妇的滋味，午夜梦回，那种万蚁钻心之苦，只要是女人，谁都一刻也熬不住，我把泷千风和你爹恨透了心，恨入了骨，我立誓非把两家的人，杀得鸡犬不留，也泄不了我十三年来痛心蚀骨之恨，你现在明白了吧。”

舒雨霜听到文慧芸承认了泷、舒两家鸡犬不留，是她下的毒手，一时但觉仇怒之火，涌上了心头，口中沉哼道：“好个妖妇，你终于亲口承认了，我和你父仇不共戴天，今晚天网恢恢，总算给我遇上了。你亮兵刃，我要手刃亲仇，把你剑剑诛绝，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锵」，一道青虹，从她衣袖中激射而出，手中登时多了一柄长剑，横剑当胸，等着她撒剑。

“格。”文慧芸娇笑一声道：“小姑娘，我本来有一个计划，想把你和李云龙促成一对，一双两好，因为你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小伴侣，如今又是同仇敌气，要替父报仇，本来这种事只要一凑两合，何况你们又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的一对儿。我的心意，就是让你们缔结良缘，洞房花烛夜，此后小两口卿卿我我像蜜里调油，颠鸾倒凤，过了三几个月如胶似漆的美满生活。我再把你丈夫捉了去，关上他十年，让你也尝尝守活寡的滋味，但如今我这心意可改变了，那不是为了旁的，是为了我的师妹。她不但爱上了李云龙，而且还把她身心都交给了李云龙，他做了我师妹夫，自然不能再当你的丈夫了，所以今晚只好让你跟你爹一块去了。”她在说话声中，也举手抽出了一柄细长长剑，指了指舒雨霜，说道：“你……”

舒雨霜听得粉脸通红，尤其最后她说什么她师妹把身心都交给了李云龙的话，更使她难以忍受，咬牙切齿的怒叱一声：“妖妇住口，我不要听你胡说，你纳命来吧。”抖手一剑，朝她刺去，长剑嘶的一声，穿心射去。

文慧芸又是格的一声轻笑，长剑朝前撩出，发出「当」的一声大响，两支长剑立时格在一起。文慧芸右手长剑格住了舒雨霜的长剑，她身形忽然一个轻旋，左手轻扬，五指朝舒雨霜面门弹来。舒雨霜连抽剑都来不及，急忙左手拍出一掌，但已经迟了，只觉鼻孔中闻到一股兰花香气，顿时一阵昏天地旋，再也站立不住，双脚一软，往地上倒去。

第四百八十五章

文慧芸看得格格一阵娇笑，说道：“舒雨霜，我说过要你跟你老子一起回去，这话不假吧，你不用怨我这做婶娘的心狠手辣了。”右手长剑一举，劈落下去。

「锵」，她长剑无故发出一声悠长的大震。不，她劈落的长剑一下被震开一尺光景。文慧芸蓦然一惊，身形不觉后退了一步，目光一抬，发出妖冶的一声冷笑，问道：“是何方高人，在跟奴家开玩笑？”就在她话声堪堪出口，只听「嘶」的一声，一道人影从左首一颗大树上飞落下来，正好落到文慧芸的前面。

文慧芸目光一注，只见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身穿蓝布衣裙，头发花白老婆子。她心里自然明白，这老婆子刚才只点出一指，就把自己长剑震歪了寻尺光景，虽说那是自己毫无防备，此人一身功力，至少和自己不相伯仲了。她目光一瞟，口中轻「唷」了一声，笑道：“这位大娘来得可真不巧，奴家正想结果这小丫头性命，大娘就点出了这一指，看来大娘是想从奴家剑下救人了。”

花白头发老婆子沉声道：“文慧芸，你既知道老身是救人来的，你就该留下她走了。”“大娘这话倒挺新鲜。”文慧芸格格娇笑，笑得她一个苗条人影花枝乱颤，边笑边道：“你大娘知道奴家是谁，就该知道奴家要做的事，从不作兴半途收手的了。”

花白头发老婆子哼道：“你是要和老身动手？”文慧芸道：“难不成就凭大娘这一指，就把奴家唬倒了么？”花白头发老婆子冷笑道：“文慧芸，告诉你，今晚你要出手，只怕是沾不到便宜的，依老身相劝，你还是识相些自己退走的好。”

文慧芸心中暗自—怔，她是何等人，对方的口气，她岂会听不出来，一双水淋淋的桃花眼，朝老婆子一溜，妖声说道：“这么说，你大娘好像还有帮手在后面呢。”

只听—个娇脆的声音在身后接口道：“不错，就在你后面。”文慧芸这—惊非同小可，以她的武功，人家欺到身后，自己居然—无所觉！忙向斜旋出，回头看去，欺到自己身后的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女，手中持着一柄白光吞吐的长剑，双目盯注着自己，大有出手之意。

就在文慧芸这一身形飘动之际，忽然发现自己左右两边也各有一个持剑的少女，远远逼近过来。文慧芸自然看得出这三个少女武功全都不弱，当然最厉害的还是对面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婆子了，这三人大概是她的门下。如果那老婆子的武功和自己不相上下，再加上她这三个徒弟，自己非吃亏不可。

“唷。”文慧芸又娇笑了一声道：“大娘这三个高足，一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行走江湖，可不知要颠倒煞多少少年郎呢。”花白头发老婆子冷冷的道：“她们并非老身门下。”这话听得文慧芸又是一怔，这三个少女如果是她徒弟，武功自然较差，如果不是她的徒弟，又和她同来，那么这三个少女的武功就得再估高一两成了。

“好。”文慧芸是个心计极深的人，她衡量今天自己确实不易得手，口中就说了个「好」字，眼角一撩，说道：“奴家今晚就卖你大娘一个面子，但大娘也总得报个万儿给奴家听听吧？”

花白头发老婆子冷冷的道：“白血帮护法绝户指沈大娘，够了吧？”文慧芸目光一转，问道：“这三位姑娘呢？”

站在她身后手持镇江剑的少女冷笑道：“我叫霍碧云。”霍碧云，就是李云龙的结义兄弟白素仪，其实她叫白秋云。左边一个少女道：“我叫沈若华。”她是沈大娘的女儿。右边一个少女接口道：“我叫秦畹凤。”秦畹凤就是秦畹凤了。

文慧芸眼波一溜霍碧云和秦畹凤，娇笑道：“奴家想起来了，你们一个是霍帮主的千金，一个是龙飞蝗的女儿，卓一绝的徒弟，果然大有来头，这一位大概是沈大娘的掌珠了，奴家有幸，今晚一下就认识了四位女中俊俏，咱们后会有期，奴家走啦。”她果然一下收起了长剑，转过身俏生生朝大路上行去。

这女人当真称得上一代尤物，这几步路就走得腰肢轻扭，烟视媚行，把三位姑娘家看得呆呆出神，心里想着：她走路的姿势真是美妙。沈若华哼道：“这文慧芸果然妖艳得很。”白秋云道：“她这几步路走得很迷人。”沈大娘笑道：“你们都不知道她的来历，才会这么说法，知道她的来历，就见怪不怪了。”

沈若华问道：“娘，她是什么来历呢？”沈大娘道：“她这几步路，走的正是天魔步法，她是防咱们追袭，才施展这种步法的。”她只说步法，却把文慧芸的来历岔了开去。那是因为眼前这三位姑娘，都是天

不怕地不怕的人，若是无意中说出触犯文慧芸师父的话来，岂非徒惹麻烦之事?

秦畹凤问道："大娘说她怕咱们追袭，才施展这种步法来的，难道施展这步法，就不怕咱们追袭了么？"

沈大娘含笑道："她这种步法，你看来她好像笔直行去，但她身子轻轻扭动，你只要逼近她身后，她立可转换步法。这是从一种舞蹈中变化出来的，就算你多几个人围住她，她也可以从包围中飘然闪出，再多的人也围不住她。"

她一边说话，一边已经走近舒雨霜身边，俯下身去，探看了一回，说道："舒姑娘可能中了她的迷香，才昏迷不醒的，霍姑娘，你身边有没有带着本帮的飞龙解迷丹？"白秋云道："有。"

沈大娘道："这就快给她闻一些，看看能不能解？"白秋云答应一声，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紫铜扁壶，拔开瓶口开关，凑着舒雨霜鼻孔，两个指头轻轻一捏，就有一小撮药末吹入鼻孔，她在舒雨霜两个鼻孔都吹了药末，才把小药壶收起。

飞龙解迷丹，专解江湖迷药，药末吹入舒雨霜鼻孔，舒雨霜就接连打了两个喷嚏，但人却依然并末醒转。沈大娘双眉微蹙，说道："这就奇了，舒姑娘怎么会不醒的呢？"沈若华道："娘，我们先把她抱回去再说咯。"

"唔。"沈大娘点点头道："还是娘来。"她伸手抄起舒雨霜身子，说道："咱们走吧。"当先举步行去。三位姑娘紧跟她身后就走。不多一会，来至一处茅屋，沈大娘把舒雨霜放到左厢一张木床上。

沈若华随手点起了灯，说道："娘，舒姑娘怎么还没醒呢？"白秋云口中「哦」了一声，说道："她可能中了弹指毒粉。"她伸手从身边革囊中，一下摸出四五个小药瓶来，就着灯光，仔细看了一阵，才取下其中一个小瓷瓶，笑道："就是这个了。"

沈若华问道："姐姐，你这些药瓶从那里来的？这不是本帮的药呀。"白秋云笑了笑道："我这是捡来的。"说着，打开药瓶，倾出少许药粉，擦到舒雨霜的鼻孔之中。舒雨霜打了两个喷嚏，霍地睁开眼来。白秋云笑道："我的解药灵不灵？"

舒雨霜目光转动，口中「咦」了一声，翻身坐起，望望沈大娘等四人，竟然—个也不认识，不觉奇道："小女子是大娘救来的么？"沈大娘含笑道："舒姑娘是不是全好了，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么？"

舒雨霜道："我已经完全好了，哦，大娘是……"白秋云含笑道："我们见过面，舒姑娘大概想不起来了？"舒雨霜望着她，迟疑的道："姐姐好像有些面熟，只是……"白秋云含笑道："就是在舒家庄前面，那天晚上，不是令尊舒大侠作证，我还不知当年救我娘的，就是令尊舒大侠呢。"

舒雨霜哦了一声道："你……就是李大哥结义兄弟白姑娘……"白秋云脸上一红，点头道："我叫白秋云。"一面指着沈大娘道："这位是敝帮的护法沈大娘，这是沈若华沈姐姐，这也是李大哥的义弟……秦畹凤，现在该叫秦畹凤妹子了。"

舒雨霜连忙向沈大娘行了礼，接着又向沈若华、秦畹凤两人点头叫道："沈姐姐、秦姐姐。"心中却暗暗嘀咕，原来李大哥认了这许多妹妹。一面问道："晚辈是沈大娘和三位姐姐救下来的了，不知那文慧芸呢？"

白秋云笑道："她给沈大娘一指吓跑了。"沈大娘笑道："霍姑娘别往老身脸上贴金了，说实在，今晚是咱们人多，文慧芸大概算算她双拳难敌咱们八手，若是老身一个人，只怕还不是她对手呢。"

秦畹凤问道："姐姐，你身边怎么会有文慧芸的解药呢？""这也是凑巧得来的。"白秋云就把月前自己在船上击退黑衣魔女贾淑娴，救出司马琼，李云龙说要把司马琼护送到舒家庄去，早晨在一处小镇集前面吃豆浆，给自己发现那卖豆浆的老妪在豆浆中使毒，把她捉住了，原来那老妪竟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自己从她身上掏出四五个药瓶，其中有毒药，也有解药，我一直留在自己革囊之中，大概说了一遍。

秦畹凤笑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场事，这么说，那扮老妪的小姑娘，一定是文慧芸的徒弟了。"沈若华道："这样就好，以后遇上文慧芸，我们不怕她使毒了。"舒雨霜道："总算大娘和三位姐姐碰巧，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我死在妖妇剑下，我这血海深仇就永远无法报了。"

第四百八十六章

舒雨霜听得心中甚是感动，说道：“我先前怀疑贵帮，出手伤了不少人，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得很。”白秋云道：“这也怪不得舒姐姐，换了我，也会怀疑敝帮下的毒手。”秦畹凤道：“对了，舒姐姐、白姐姐，我们四个人，难得在一起，我们何不排排年龄看，谁年纪大，谁就是姐姐，谁年纪小，就是妹子，你们说好不好呢？”

白秋云笑道：“妹子说得极是，这样叙叙年，以后也好叫了。”秦畹凤道：“一定是我小了，我今年十六，你们呢？”舒雨霜道：“我十五。”白秋云道：“那还是我大，我十七，六月的了。”

沈若华道：“还有我呢？我十七，三月的，看来我是你们大姐呢。”秦畹凤道：“那就这样了，你是大姐，霍姐姐是二姐，舒姐姐是三姐，我是四姐。”沈若华披披嘴道：“谁叫你四姐姐呢？”

秦畹凤咭的笑道：“你们不叫我，我自己叫总可以吧？”她忽然哦了一声道：“还有李大哥呢？他才大哥，沈姐姐应该叫二姐……”沈大娘道：“对了，舒姑娘，你不是和泷公子一路来的么，他到那里去了？”

“不知道。”舒雨霜面色很不好，只是冷冷的道：“他到了瓜州，就一个人走了。”白秋云看她神色，心中暗暗生疑，问道：“泷大哥会没和你说就走了么？”沈若华也关切的道：“泷大哥一定发现了什么，不愿舒姐姐去涉险，所以才一个人行动的了。”

秦畹凤急道：“文慧芸在这里出现，不知泷大哥会不会遇上，若是也被姓柳的妖妇用弹指毒药迷翻，事情就糟了。”

舒雨霜看到她们每一个人都李大哥、李大哥的，心中暗暗忖道：“你们还不知道呢，如果知道司马琼有了身孕，现在他又和黑衣魔女好了，不把你们气死才怪。”

沈大娘旁观者清，她看舒雨霜听她们提到李大哥，神色就有些不对，暗暗忖道：“看样子她是和李公子闹了别扭才分开，只不知泷公子一个人去了那里，莫要单身一人到扬州去了，那魔手天尊岂是好惹的人？”但这话可没说出口来，只是心中盘算着，且待明日清晨，自己再

设法从她口中套套口气，她也许会说出来了，这就含笑道：“时间不早啦，你们几个姑娘也可以睡了，明日也许还有事呢。”

这一晚，四位姑娘睡在一间房间里，他们姐姐妹妹的，越说越投机，几乎相见恨晚，—直唧唧哝哝的说个没完，直到天色快要黎明，才朦胧入睡。第二天—早，沈大娘起来得很早，烧了一锅稀饭，在堂屋一张木桌上，摆好了四式中菜，等他们起来吃早餐，但四个姑娘却睡得呼呼的，没有一个醒来。

沈大娘自然不好去惊醒她们，含笑退出，让她们多睡一回。四位姑娘家这一睡，可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大家又是梳呀，又是洗呀的，又忙了半天，才算打扮整齐。沈大娘含笑着看着她们，说道：“瞧你们这时候才起来，早餐和午餐可要接住了呢。”

秦畹凤道：“大娘为什么不早些叫我们呢？”沈大娘道：“老身烧好稀饭，进去叫你们，但看你们一个个都睡得很香，不如就让你们多睡一回，后来老身出去了……”她忽然住口，底下的话，就没说出来。

白秋云道：“大娘是出去打听消息去的了？不知总坛可有什么消息？”“总坛倒是没有什么指示。”沈大娘道：“但老身听到一则传言……”她又住口了，没往下说去。

舒雨霜问道：“大娘听到了什么呢？”沈大娘道：“那是一名丐帮弟子，一早从扬州来，据说他昨晚看到李公子……”

她话声未落，秦畹凤首先抢着问道：“大娘，李大哥怎么呢？”白秋云接着道：“李大哥已经赶到扬州去了，那一定是找上仙人庙去的了。”沈若华道：“娘，你快说吧。”

沈大娘笑道：“瞧你们急成这个样子！那丐帮弟子只说见到泷公子，但据老身猜想，他既然赶去扬州，自然会找上仙人庙去，魔手天尊陈明达，是黑道上最难惹的人物，万一……万一……”

舒雨霜给她一说，心里不禁也着急起来，说道：“那该怎么办呢？”沈大娘道：“舒姑娘昨晚是什么时候和李公子分手的呢？”舒雨霜道：“是在古渡头酒搂。”沈大娘道：“舒姑娘，老身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舒雨霜自然知道沈大娘是问什么了，粉脸微红，说道：“大娘要问什么呢？”沈大娘道：“泷公子和姑娘一同上古渡头酒楼，那自然是吃

晚餐去的，李公子怎么会一个人走的呢？”舒雨霜赫然道：“是我先走。”

沈大娘道：“莫非在酒楼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舒雨霜刚说了没有二字。白秋云就接着道：“那三妹怎么会一个人走的呢？”沈若华道：“是不是你和李大哥闹憋扭了？”舒雨霜道：“才没有呢。”

秦畹凤道：“那你快说咯，到底为什么呢？”舒雨霜被她们逼急了，红着脸道：“事情是这样……”她只好把酒楼上的事情，源源本本说了出来。白秋云哦道：“这就难怪那时三妹时常呕吐，只说身子不舒服，原来……”

舒雨霜道：“你说什么？”白秋云啊了一声，失笑道：“对不住，我说的三妹，是司马琼，忘了这里还有个三妹呢。”秦畹凤嗤的笑道：“对了，司马琼也是三姐……”

沈大娘道：“慢点，你们不许说笑了，那老婆子绝非司马琼的娘，再说你们初到瓜州，司马琼的娘那有这般凑巧，就会找上酒楼去？”沈若华一呆道：“娘说那是有人冒充的了？”“岂止冒充？”沈大娘道：“这一定是文慧芸的奸计，把他们两人分开，才好个别下手……”

舒雨霜悚然一惊，说道：“大娘是说李大哥已经被文慧芸擒去了？”“很有可能。”沈大娘道：“公子出身老身虽然不知，其一身武功纵然不弱，但他还年轻江湖经验总嫌不足，岂会是花样百出，手段毒辣的文慧芸的对手？”

秦畹凤急道：“这……大娘，我们这就赶上仙人庙去，救人要紧。”“是啊。”沈若华道：“娘，我们这就动身上扬州去。”沈大娘沉吟道：“仙人庙当然要去，但帮主和总护法未到之前，咱们不该轻举妄动……”

白秋云道：“总坛怎么说呢？义父和总护法要什么时候才来？”沈大娘道：“据说，帮主好像有什么事，一时分不开身，还要耽搁—两天才能赶来，总护法要娘在这里等……”秦畹凤道：“那怎么办？救人如救火……”

沈大娘道：“急也没用，李公子被文慧芸赚了去，据老身猜想，对于李公子量那文慧芸一时也不敢动他，此事还是等帮主来了，再作定夺的好。”刚说到这里，突然一阵扑扑之声，一只灰鸽，从檐下飞落下来，一下落到板桌上，就蹲了下来。

沈大娘一喜道："是堂上的飞鸽。"急忙从灰鸽脚上，取下一个铜舒，打开铜舒，取出一张字条，只看了一眼，就把字条往白秋云递来，说道："白姑娘，帮主已经到了镇江，要老身和你同去。"

白秋云看了字条一眼，说道："大姐她们都在这里，我还是留在这里吧，大娘跟义父说，我们在这里等也是一样。"沈大娘看了四人一眼，说道："你们四个在这里，大家有个伴，自然是好，只是千万不可涉险。"

沈若华道："娘只舒放心，女儿和三位妹子，不会去涉险的。"沈大娘捧起灰鸽，轻轻在鸽背上拍了一下，灰鸽就振翅往外飞去，射空直上。沈大娘道："帮主见召，老身那就要走了，你们务必在这里等候，不可赶去扬州。"

白秋云含笑道："大娘放心，我们自然要等义父来了，大家一起上仙人庙去。"沈大娘又看了四人一眼，才点点头，闪身往外行去。秦畹凤等沈大娘走后，就低低的问道："大姐、二姐、三姐，你们真的要在这里等么？"

白秋云笑道："义父还在镇江，要大娘赶去，只怕另有事故，等他们大伙赶来，最少也得两天时间，据我推想，仙人庙的人，这一路上，连镇江在内，自然都有他们的眼线，义父等人到了镇江，他们不会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机会……"

秦畹凤道："二姐，你说的什么机会呢？"白秋云道："自然是救人的机会了，泷大哥落在他们手中，他们防范自然会极严……"秦畹凤道："这还用说？"

白秋云笑了笑道："但他们得知义父已经到了镇江，重点就会注意到义父的行动上去，这一来，他们自然不会防到我们会去救人，我们只要小心些，乘机而入，自可减少许多手脚，反正我们又不是去和他们真正对敌，自然可以把人救出来了。"

舒雨霜道："就是对敌，难道我们还怕他们不成？"白秋云道："我们当然不怕，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尽量避免和他们冲突。"秦畹凤道："对，仙人庙囚人的地方，我和大姐都知道。"沈若华道："但娘再三叮嘱，我们不可去涉险的。"

白秋云笑道："大娘当然不希望我们去涉险，其实仙人庙除了魔手天尊陈明达一个人比较不易对付，文慧芸武功也未必高到那里去，只

会施些迷香罢了，就算咱们挑明了去，也未必会落败。”

第四百八十七章

舒雨霜道："我们如何改扮呢？"白秋云道："最好到街上去买几套黑色衣服，再改扮成男装，就不会被人家认出来了。"秦畹凤咭的笑道："这一来，我们不是都变成黑衣魔女了？"

"啊。"沈若华给他一言提醒，忽然拍手笑道："四妹这话大有道理，我们不用改扮男装，何不就装成黑衣魔女，万一被人家发现，只当我们是黑衣魔女，岂不更省事了？好，我这就上街去，买四套黑衣服来。"

沈大娘急着赶去渡头渡江，匆匆赶路，离瓜州还有四五里路，只见一片树林前面，站着一个瘦高黑衣老者，看到沈大娘走近，冷森的道："沈大娘，兄弟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沈大娘目光一注，看清瘦高黑衣老头面形狭长，下巴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看去像是一根木头，右边衣袖虚飘飘的，敢情右臂已断。她虽未见过木龙车如海，但一看他这长相，心里已是有数，脚下一停，冷声道："你是木龙车如海？"

车如海面无表情的笑了笑道："大娘眼光不错，一下就叫出兄弟的姓名来了。"沈大娘道："你在这里等候老身，想必有什么见教了？""见教不敢。"车如海阴沉的笑道："兄弟想请问一句，大娘可是因为霍帮主到了镇江，有事相召么？"

沈大娘听得暗暗—怔，忖道："他如何会知道的呢？"一面哼了一声道："这干你何事？"车如海阴嘿一声道："兄弟认为沈大娘不用去了。"沈大娘怒声道："车如海，你这是什么意思？"

车如海阔嘴一裂，大笑道："因为你沈大娘接到的飞鸽传书，乃是兄弟写的。"沈大娘脸色一沉，哼道："车如海，你好大的胆子。"车如海道："兄弟一个人，当然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但兄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沈大娘道："你还有帮手？"话声方出，只听有人接口道："还有兄弟。"随着话声，从林中走出一个个子不高，双肩甚宽，光秃大脑袋的老者。沈大娘目光一注，说道："大头鬼王冷伦。"

突听身后又有一个接口道："那可还有兄弟。"沈大娘急忙回身看去，身后是一个文士装束的黑衣人，手中摇着一柄黑色摺扇，脸露笑容，看去大约四十出头，心中暗暗一惊，说道："原来是黑扇秀才韦三元。"

韦三元抱扇拱手笑道："沈大娘请了，兄弟这厢有礼。"沈大娘眼看这三个人正好品字形把自己围在中间，不禁冷冷一笑道："三位大概想群殴了，那也好，既是冲着老身来的，那就一起上吧。"

木龙车如海沉笑道："沈大娘这是误会了，兄弟三人是奉观主之命，来恭迓你大娘的。"沈大娘道："怎么？陈明达想造反？"

黑扇秀才韦三元笑道："观主不想和贵帮翻脸成仇，所以想请沈大娘屈驾一行，观主只是想和大娘当面说明双方误会，再请大娘转告霍帮主，有个转弯的人，总比较好些。"沈大娘道："陈明达有话尽可向霍帮主当面解释，老身不想去见他。"

木龙道："那怎么成？兄弟三人奉命迎迓大娘侠驾来的，大娘不去，兄弟如何向观主交代呢？"沈大娘冷声道："如何交代，那是你们的事。"大头鬼王冷伦阴恻恻道："沈大娘，我们是好意相请，你难道一点面子也不肯给么？"

沈大娘自然知道今日之局，势难善了，不觉冷笑一声道："陈明达要三位在路中等候，那自然交代你们，设若老身不肯去，三位大概要出手相强了，可惜老身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三位有命在身，那就无须客气，只舒出手好了。"

黑扇秀才大笑道："原来沈大娘早就知道了。"他随着话声，「豁」的一声，一柄黑纸扇已经打了开来。这话已极明显，人家既已打开了摺扇，就是准备动手了。沈大娘右腕一抬，呛然掣剑在手，冷喝道："三位请吧。"

木龙车如海阔嘴一裂，沉笑道："沈大娘快人快语，看来咱们也只好如此了，兄弟那就先向大娘讨教几招。"他右臂齐肩折断，剩下空飘飘一只衣袖，便左手抬处，青光乍亮，一柄四尺长剑已随手劈出，掣剑发招，一气呵成，快得就像电光一闪。

沈大娘长剑一举，身形迅即闪开，同样挥出一剑，以攻还攻。那大头鬼王冷伦、黑扇秀才韦三元因此行以木龙为首，他既已出手，两

人就只好停住。沈大娘冷哼道："大头鬼王、黑扇秀才，怎么不一起上？"

车如海大笑道："沈大娘如果把兄弟打败了，他自然会上场的了。"口中说着，手上一紧，长剑如轮，一片剑光飘飞而出，纵是左手使剑，依然威势惊人。

沈大娘强敌环伺，岂肯示弱？剑法展开，浑身上下，青光缭绕，也是丝毫不弱。瞬息之间，已拆了二三十招，车如海虽知沈大娘武功了得，也没想到她剑法如此精纯，门户又封得极严，有几次过于急躁，走险抢攻，还几乎给沈大娘剑锋扫中，自知左手使剑，在功力上究不如右手熟练，但他木龙名头之响，在江湖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名家，如今连一个妇道人家都攻不下来，岂不有损盛名？

这心念一动，就不住的提吸真气，把内功都运到了剑上，一时剑风起，连附近林间的枝叶，都吹得簌簌作响。沈大娘全力使剑，也只和车如海打成平手，边上还有两个高手，虎视眈眈，准备伺机出手，时日拖长，内力也随着消耗，吃亏的自然就是自己。

她抢攻数招，趁机一声沉喝「当」的一声，把车如海长剑封出，左手振腕一指，朝对方面门点出，一缕指风，嗤然有声，有如噬人的毒蛇，直射过去。车如海自然知道，沈大娘的玲珑绝户指乃是江湖一绝，岂会无备？沈大娘指风点出，他身形微拢，一只飘飘的右袖，却在此时朝外卷出。但听「扑」的一声，车如海满贯劲气的衣袖，竟被指风穿破了一个小孔。

车如海大吃了一惊，挥手一剑，直送而出。沈大娘又是「当」的一声，封闭长剑，左手再振，又是一缕指风，急袭过去。车如海又惊又怒，急忙回剑保身，剑尖划起一个剑花，把指风接下，沈大娘右手趁机刷刷三剑，斜攻而至。车如海剩了一条左臂，纵然剑法精纯，总究少了一条手臂。

车如海右手臂未断之时，也是一只右手使剑，并未感觉有什么不对，就算四五个人围攻，一柄长剑已足可应付，如今右臂已断，以他的剑上造诣，左手使剑，功力应该丝毫未减，但遇上沈大娘剑指同使，忽指忽剑，夹杂使出，竟然使木龙心里生出缺了一臂，就有接应不暇之感。

这二十几招，沈大娘剑中有指，指中有剑，一缕缕指风，夹着轻啸，一道道剑光，也同样带起了啸声，一时杀得性起，但见她白发飞扬，青虹缭绕，好不泷厉。同样也杀得木龙车如海剑光飞旋如轮，瘦高得像一根木头的身形，—袭长袍鼓得灯笼—般，简直又怒又急，就是不敢轻撄沈大娘的绝户指，不住的闪身游走。

这一情形，大头鬼王和黑扇秀才自然看得出来，但他们都是仙人庙八大护法之一，身份本来相等，只是木龙车如海和地龙简伯阳，因参加仙人庙较早，当时号称双龙，为仙人庙左右护法，后来才有八大护法之称，因此木龙平日就以八大护法之首自居。

就以今日来说，三人奉命截住沈大娘，车如海也俨然是三人中的为首之人。试想这八大护法，全是黑道中的巨擘，谁肯买谁的帐？车如海既然率先出手，要独战沈大娘，大头鬼王和黑扇秀才自然不肯出手，让你—个人去对付。

老实说，既然三个人出来，你一个人得了手，功劳也是三个的，你对付不了，就让你多出些力气，再出手也是不迟。两人抱着坐山看虎斗的心情，自然不肯立即出手了。此时眼看车如海独斗沈大娘，在对方剑、指交击之下，虽未落败，但已有图穷匕见之势，当然沈大娘要战胜车如海，只怕也是二三百招以后之事，也可能会落个两败俱伤。(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一来时间耽搁得太长了，二来三个人一起出来，有一个人挂了彩回去，也总是不好。大头鬼王和黑扇秀才多年老江湖，自然心意相同，两人互看了一眼，大头鬼王首先发出一声尖笑，说道：“沈大娘的绝户指，果然使得玲珑得很，兄弟想接你一指试试。”身形一晃而前，挥手一掌，迎着沈大娘点出的指风撞去。

黑扇秀才自然不肯后人，也跟着说道：“车兄已经打了头阵把沈大娘的快剑三十六招让给兄弟来讨教几招如何？”口中说道，人已欺身而上，黑纸摺扇呼的一声，朝沈大娘剑上压去。

沈大娘眼看两人欺身过来，冷笑一声道：“老身早就要三位一起上了。”身形一侧，避开大头鬼王冷伦一记玄冰掌力，剑势一抖，刷刷两剑，两支剑影分袭车如海、韦三元二人。黑扇秀才道：“现在上也不算迟呀。”摺扇挥舞，划起半圆型一道黑影，声势之强，有如开山巨斧。

第四百八十八章

这原是上手第一招的事，大头鬼王声言要对付她的绝户指，自然专找她左手出招，口中发出一声森冷阴笑，又是一掌，直劈过去。黑扇秀才也在上手之时，说明讨教沈大娘的剑法，他黑纸摺扇，自然也专门朝她长剑发招。

木龙车如海久战不下，而且被沈大娘一阵剑、指同施，逼得团团乱走，心头怒恼已极，此时大头鬼王和黑扇秀才连袂上场，才算替他解了围，他趁两人一个接指，一个接剑，把沈大娘的剑指都接—了过去，长剑突使「龙神点头」剑出如练，如箭离弦，一点寒芒，疾射沈大娘咽喉。这一招也是在两人堪堪出手的时候发的，被沈大娘侧身避开。

车如海自恃身份，大笑一声道："也好，老夫就把沈大娘的剑势让给韦兄了。"他这话是回答黑扇秀才的，话声出口，突然长剑一撤，往后退去。这自然是他不屑和人联手之意，木龙车如海从不和人联手。

沈大娘和车如海激战了将近百招，也不过打成平手，没有占到丝毫上风，只不过稍稍顺手而已，如今突然加上大头鬼王和黑扇秀才，自然深感吃紧，虽然不过一两个照面，已有接应不暇之势，车如海的忽然撤剑后退，对沈大娘而言，自然就松动了许多，口中大喝一声，剑光随着加强，左手扬处，绝户指也一记接一记的点出。

大头鬼王左手被李云龙齐腕切断，只剩下一只右手，玄冰掌虽然厉害，但这种掌力，充满极阴极寒之气，极耗真力，故而一掌击出，须得稍缓，再发第二掌，沈大娘仗着身法灵活，可以躲闪得开，是以威力还不算很大。

大头鬼王也因沈大娘的绝户指，能穿透他的玄冰掌不知是不是可以克制自己，出掌之际，也不想和她指力接触。这一来沈大娘的真正对手，却变成了黑扇秀才一个，长剑抡飞，只是和韦三元的铁扇，以快打快，抢攻争胜。合两人力，眼看激战了四五十招，依然难分胜负。

黑扇秀才韦三元忽然偏头笑道："冷老哥，你掌力又冻又冷，兄弟握扇手指，都快冻僵了，你可不可稍为停一停，让兄弟和沈大娘痛痛快快打上一场？"

这话是要大头鬼王退后几步，他虽没有明言，但大头鬼王已经听出他的口气来了，黑扇秀才一把铁骨扇上，藏着几种花样，这话自然是暗示大头鬼王有他在场，他不好施展绝活了。大头鬼王呵呵一笑道：“好，那就韦元兄一个人试试吧。”迅快退了下去。

沈大娘虽不知黑扇秀才有什么花样，但江湖上使摺扇的人，多半都在扇上暗藏机括，譬如扇骨可以打出，或是在扇骨中暗藏飞针等等，黑扇秀才要大头鬼王后退，自然也使她加深了注意。大头鬼王堪堪退下，沈大娘已冷哼一声，振腕一指，闪电指出，长剑随着飞闪，一路快剑，源源出手，朝黑扇秀才急聚攻出。

黑扇秀才心头也暗暗吃惊，铁扇飞洒，随身划出，口中大笑道：“沈大娘指剑果然厉害得很。”突然身形一个飞旋，黑扇划起一圈黑影，重重扇影，朝沈大娘身前涌来。

「当」、「当」、「当」三声金铁交鸣，沈大娘一连挡开了三扇，左手一指，点了出去，但就在她指风点出之际，鼻中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黑扇秀才摺扇忽然一收，把扇当作铁尺使用，一阵急攻招式，绵绵出手，遇剑劈剑，乘隙取穴，居然一派俱是进手招法。又是一阵急骤的「当」、「当」、「当」交响，沈大娘突感一阵昏眩，被对方震得连退了三步。

黑扇秀才又是一声大笑，招法再变，点点扇影，像急雨般洒到，竟然全是点镢穴手法。沈大娘再待举剑封架，只觉手腕沉滞，肩井、臂儒、将台、期门等穴同时一麻，五指一松，长剑「当」的一声落到地上，人也跟着一下往后跌坐下去。

无星无月的夜晚，夜色像一片黑雾，四野都是黑沉沉的。快近二更时分，仙人庙左首墙外，突然飞起四条人影，快速得有如飞鸟投林，一下飞过围墙，悄无声息的落到一处偏殿的院落之中，又很快的闪入了暗处。他们并没进入偏殿，只是从偏殿后面折入了一条长弄，这是通向后园的一条僻路，平日少人在这里走动，夜间自然更没人走了。(手机阅读s-d-x-s-w.com）

这条僻弄也是通往仙人庙第三进的捷径，被擒来的人，自然囚禁在地室里了，他们是救人来的，救人当然要到地室去了。四条人影，每一个人相距都在八尺左右，第一个人掩藏先进的时候，后面的人陆续跟进，每个人都身法轻灵，飘掠无声，行动十分快捷。

由长弄折入一道腰门，就是第三进了，地室的入口，是在斗姆阁右首的一间小屋之中。腰门并没有关，他们悄悄闪入，就是斗姆阁的小天井。斗姆阁没有一点灯火，静悄悄的不闻一点人声，无人防守。现在，四个人已经聚集在黝黑的走廊右侧，停下了脚步，这四个人一身黑衣，男子装束，但因四个穿的紧身的夜行衣，就掩不住纤小的身形她们正是沈若华、白秋云、舒雨霜和秦畹凤。

这次到仙人庙来之前，她们早已计划好了的，沈若华、秦畹凤进入地室救人，白秋云、舒雨霜守在外面，等沈、田二人把人救出，由白、舒二人断后。因此他们到了斗姆阁，隐入走廊，就无须说话，沈若华朝秦畹凤打了个手势，正待朝右首一间小屋闪入，白秋云、舒雨霜也各自手按剑柄，悄悄退后，以背贴壁，隐住了身形。

就在此时，只见斗姆阁中忽然亮起两盏红灯，那是两个一身红衣的少女，手中提着一对灯笼，并肩而行，走到殿前，娇声说道："四位夜闯斗姆阁，小婢奉斗姆之命，前来奉邀，请入内相见。"这下听得白秋云等四人，齐齐一怔，自己还以为进入仙人庙，行踪未露，原来人家早就知道了。这里是斗姆阁，居然还有装神弄鬼的斗姆。

人家既已指明前来邀请，那就不用再掩蔽行藏了。沈若华朝白秋云等三人招招手道："人家既然来请，我们就进去瞧瞧。"一面问道："小姑娘，不知你们所说的斗姆是谁？"左首一个红衣女子嫣然一笑道："斗姆自然就是斗姆了。"

舒雨霜哼道："装神弄鬼，也唬不倒我们。"话声堪堪出口，突听有人冷冷的哼了一声，两个红衣女子不禁神色微变。白秋云道："二位姑娘请吧。"两个红衣女子说了声："小婢给四位引路。"手挑灯笼，转身并肩往里行去。

斗姆阁是仙人庙第三进西首的偏殿，一排三间，地方不算很大，中间是一座雕刻精细的神龙，里面供的神像，自然是斗姆了。殿上黑漆漆的不见一点洒光，四位姑娘心里有数，要见自己的不会是神龛中泥塑木雕的斗姆，那一定还有一位活斗姆了。

两名红衣女子引着四个从神龛左侧绕过神龛，进入一道门户。这后面该是第四进，第四进就是花园了，但这里虽是花园，却是自成院的—座小花圃，圃中花木扶疏，清香扑鼻，中间一条白石小径，近面石阶上—排三间精舍，不用说这是仙人庙后园的一部份了。

两名红衣女子行近阶前，立即躬着身子道：“启禀圣母，夜闯斗姆阁的四人来了。”只听里面传出一个尖细如童子的声音说道：“叫他们进来。”两名红衣女子恭声应是，向左右一分，躬躬身道：“四位请进。”白秋云听她们又称斗姆，又称圣母，不知究是何等人物，目光不觉朝沈若华投去。

一行四人之中，只有她和沈若华江湖阅历较多，但沈若华也从未听说过江湖上既号「斗姆」，又叫圣母的这号人物，朝她微微摇了摇头。当下就由沈若华、白秋云两人为首，并肩跨上石阶，跨进中间堂屋。这间堂屋倒是相当宽敞，很像一间起居室，屋中椅几，都是紫檀木精工雕刻，古雅而精致。

中间一张高背锦披椅上，端坐着一个满头白发，面如婴儿老太婆，看年岁，少说也有八十以上了，只有一双水泡眼，霎动之际，射出两道绿阴阴的精光，使人不寒而怵，一望而知是一位异派旁门中的前辈高人。沈若华是一行四人中的大姐，她朝上首拱拱手道：“老婆婆见召，不知有何赐教？”

白发老太婆目光望着四人，呷呷尖笑道：“你们四个女娃听师长说过老身么？”沈若华欠身道：“老婆婆一定是一位前辈高人，只是晚辈从未听人说过，正想请教老婆婆呢。”她说得不卑不亢，极为得体。

白发老太婆呷呷笑道：“你们师长没告诉你们，那是不敢跟你们提起老身了。”这话说得十分夸大。舒雨霜心头大是不服，但却没有开口。白发老太婆有意无意的看了她一眼，才尖声说道：“几十年前，江湖上人都尊称老身斗姆，你们就叫老身斗姆好了。”说到这里，口中「唔」了一声，又道：“你们四个资质很不错，是什么人门下？”

秦畹凤道：“我们是结义姐妹，不是一个师门的。”“唔。”斗姆尖声道：“不是一个师门，总有师承吧，你们倒说说看。”舒雨霜道：“老婆婆见召，大概不是光为了问我们师门吧？”

第四百八十九章

舒雨霜道：“我们大哥，被仙人庙擒来了，我们自然是救人来的了。”斗姆奇异的道：“你们大哥叫什么名字，怎么会被仙人庙擒来的呢？”秦畹凤道：“我们大哥就是李飞，他在瓜州被仙人庙的人使诡计擒来的。”

斗姆回头问道：“你们听说过有个叫李飞的人被擒来么？”“好像没有。”左首一个红衣女子躬身回道。斗姆沉吟道：“会是二丫头……”这二丫头三字听到舒雨霜耳里，不觉心头一动，问道：“这么说你是文慧芸的师父了？”

斗姆看了她一眼，尖声道：“不错，文慧芸正是老身门下。”舒雨霜切齿道：“你果然是文慧芸的师父，哼，你教得好徒弟。”斗姆目中绿光森森，呷呷尖笑道：“老身教的徒弟，有什么不对了。”

舒雨霜但觉心头一阵激动，冷笑道：“文慧芸若是没有你这么一个师父做*山，就不会满手血腥作恶多端了。”斗姆尖声道：“她作了什么恶？”舒雨霜道：“文慧芸的丈夫潘河东，杀害无辜……”

斗奶截着道：“潘河东不是死了么？文慧芸是妻子，为夫报仇，这也没错。”舒雨霜道：“就算为夫报仇，也应该先把是非弄清楚，这仇应不应该报……”斗姆呷呷笑道：“小姑娘，你还没嫁丈夫，如果嫁了丈夫，被人杀害，你肯不替你丈夫报仇？”

舒雨霜气愤的道：“什么叫善恶，老婆婆一大把年纪，应该懂吧？”斗姆森冷的道：“老身一向不问什么善恶。”舒雨霜道：“文慧芸一口气杀害了泷伯伯和泷家庄的人，又赶去舒家庄杀害了我爹和庄上二十八口，她是不是满手血腥，杀孽滔天？”

斗姆问道：“这么说，你是舒崇的女儿了，女儿替爹报仇，也是理所当然，老身没说不许你报仇，你可以凭武功找二丫头，老身决不偏袒于她，不过……”舒雨霜问道：“不过什么？”

斗姆深沉一笑道：“你们四个娃儿，夜闯斗姆阁，老身可以不难为你们，但你进入斗姆阁，还敢对老身出言不敬，老身斗姆已经叫了几十年，并不是今晚对你们四个娃儿才装神弄鬼，凡是对老身不敬之人，就得给老身留下，你师父是谁，老身自会派人通知你师父，把你

领回去……”说到这里，朝沈若华等三人，挥挥手道：“你们三个可以走了。”

舒雨霜气愤的道：“你留得下我么？”斗姆一阵呷呷尖笑，说道：“老身若是连你一个女娃儿都留不下，斗姆这两个字，就可以束之高阁了。”

白秋云望望沈若华，拱手道：“老婆婆，你老是江湖上老一辈的高人，三妹进入斗姆阁之时，并不知道你老婆婆的名号，就是愚姐妹，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老婆婆的名号，不知不罪，这就不能怪三妹不敬，何况……”说到何况，就停了下来，没有再说下去。

斗姆道：“何况什么，你只舒说。”白秋云道：“晚辈说错了，老婆婆不会见怪吧？”斗姆道：“老身叫你说，你说出来就是了。”

白秋云笑了笑道：“那就恕晚辈直说了，老婆婆是文慧芸的师尊，三妹和文慧芸有杀父之仇，老婆婆若是要把三妹留下，传出江湖，人家还以为老婆婆偏袒门下，藉口把三妹留下的呢。”

“老身是什么人？”斗姆道：“老身把她留下，保证不伤她一根头发，方才老身也说过了，她为父报仇，可以各凭武功，老身绝不偏袒，这样总够了吧？”

沈若华道：“老婆婆，我们四姐妹一起来的，如今要三妹一个留在这里，岂不使我们为难么？”斗姆道：“这有什么为难的，你们去叫她师父来好了。”舒雨霜道：“大姐、二姐，不用说了，我不会束手就缚的，斗姆，你说我出言不敬，冲撞了你，那就划下道来，舒雨霜接着就是了。”

“好，好。”斗姆看了她一眼，点头道：“你接得下老身一招，就可以和他们一起走了。”舒雨霜道：“一言为定。”

沈若华自然知道斗姆只说一招，只怕这一招不好接，这就欠身道：“老婆婆武林前辈，这一招，三妹一个人只怕无法承受得住，不知老婆婆可否让姐妹四人联手，接老婆婆一招？”舒雨霜道：“大姐，这不关你们的事。”

斗姆呷呷笑道：“老身就给你们一个便宜……”刚说到这里，只听阶前响起一个娇脆的声音脱道：“启禀师父，徒儿贾淑娴叩见你老人家来了。”

斗姆尖笑道："三丫头，你来了就进来好了。"只听贾淑娴道："不，徒儿还带了一个人来见师父。"斗姆问道："你带来的是什么人？"贾淑娴道："你老人家见了面就知道。""好个三丫头，还给为师打哑谜。"斗姆尖细的笑道："好吧，你带他进来。"

"谢谢师父。"贾淑娴娇笑一声，接着轻声道："快随我进去咯。"随着话声，贾淑娴像一阵风般悄生生走了进来，她身后一人，却显得有些拘谨，也随着她进入屋中。

这一刹那，沈若华、白秋云、舒雨霜、秦畹凤四位姑娘，八只眼睛一齐投到了贾淑娴身后那人身上，同时也一齐怔住了。秦畹凤惊喜的咦了一声，叫道："是大哥，你也来了。"他正是李云龙。

这一瞬间，李云龙也呆了一呆，这真是尴尬之至，不禁脸上一红，不自主的点头笑道："白贤弟、雨霜，你们也在这里？"贾淑娴眼波一瞟四位姑娘，回头轻声道："你快去见过我师父。"舒雨霜看他和贾淑娴同来，心中暗暗冷哼，一下别过头去。

李云龙朝斗姆拱拱手道："在下李飞，见过老前辈。"斗姆一双绿阴阴的眼睛，上上下下朝李云龙一阵打量，呷呷笑道："你就是李飞，很好，她们四个女娃儿，就是找你来的，差点没跟老身要人呢。"

李云龙脸上又是一红，拱拱手道："在下蒙何姑娘指引，前来谒见老前辈，是为了在下……"斗姆没待他说下去，就截着道："你是为了帮人报仇，是老身门下文慧芸杀死的，是吗？"李云龙道："老前辈原来已经知道了。"

斗姆道："老身听文慧芸说过，她丈夫是死在两个结义兄长手下的，妻子给丈夫报仇，也是应该的了。"李云龙道："当日潘河东……""此事经过，老身已听文慧芸说过。"斗姆道："你们练功学武，好像都是为了仇杀。"

贾淑娴在旁道："师父，弟子领李大哥来叩谒你老人家，是因为李大哥知道二师姐是老人家的门下，他为了表示对你老人家的崇敬，先来向师父禀报经过，好让师父明了内情。"斗姆绿阴阴的眼光，朝她看了一眼，说道："他来看为师，就是来告诉为师一声，他要杀为师门下的二弟子了，要为师不要插手，是这样吧？"

贾淑娴在她师父身旁，撒娇的道："你老人家怎么说的这样难听呢？"斗姆一阵嘿嘿干笑道："本来就是这样嘛。"说到这里，忽然好像

倾听什么，霎着眼睛，半响没有作声，然后又把目光移到贾淑娴的身上，问道："淑娴，你方才帮着李云龙说话，他是你什么人？"

贾淑娴被师父问得粉脸骤然一红，说道："弟子……弟子……"斗姆呷呷尖笑道："你就是不说，为师也早已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小伙子？"贾淑娴羞得满脸通红，急叫道："师父……"

斗姆脸上笑容渐渐敛去，冷哼一声道："为师知道你一向眼高于顶，什么人都不在你眼里，你怎么会看上他的？嘿嘿，为师听说你把身子都交给他了，可有此事？"她这话当着沈若华、白秋云等四位姑娘说了出来，一时不仅贾淑娴、李云龙被羞得满脸通红，连四位姑娘也一齐霞生两颊，羞得别过头去。

斗姆一双绿阴阴的眼睛，直注着徒弟，接着问道："你知不知这小伙子风流成性，勾引你二师姐门下的司马琼，如今已有身孕了？"贾淑娴道："弟子知道。"斗姆不悦道："你既知道，还迷恋他什么？"

贾淑娴道："你老人家明鉴，那不能怪他。"斗姆道："你这丫头真被这小子迷住了，他勾引别的女人，有了身孕，还不能怪他，那怪谁去？"贾淑娴道："那是二师姐压迫司马琼故意以箫声引李云龙到楼上去的，而且暗地在酒中做了手脚，李云龙和司马琼可以说都是被害的人。"

"你还一直帮着他说话。"斗姆沉声道："好，那么她们这四个呢？为了李云龙，不惜以身犯险，到仙人庙来救人，夜闯斗姆阁，你说，她们和他要是没有什么，谁肯拼着命来救他？"

舒雨霜第一个勃然作色，怒声道："斗姆，你是武林前辈，请你说话放尊重些，不要有失你的身份。"斗姆道："老身如何失了身份？司马琼把身子给了他，才不惜把李云龙从地窖中放出去，背师私奔，我这三徒弟，自己承认把身子给了他，才不惜把他带来见老身，你们如果没有……"

第四百九十章

“老身不舒这些。”斗姆一拢手道：“你们都在这里，李云龙，老身只要你说一句话，这几个女娃儿，包括老身三徒弟在内，你到底要那一个？”

李云龙俊脸一红，当着她们叫他如何回答？何况他也确实答不出来，微哂道：“老前辈这话不觉得过份么？”斗姆沉声道：“老身此话如何过分了？老身这三徒弟，为了救你，不惜自毁清白，女孩儿家名节何等重要，她除了你，还能嫁给别人么？”

贾淑娴羞急的叫道：“师父，你老人家……”斗姆一拢手道：“你不用多说，自有为师给你作主。”一面目视李云龙，接着道：“所以老身要你当面说说清楚，这几个女娃儿里，你要那一个，总不成斗姆的徒弟，给你做小吧？”

李云龙听得朗笑一声道：“老前辈这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在下和他们有的是世交，有的是行走江湖，道义论交，结为兄弟，就是老前辈门下的何姑娘，因为从文慧芸剑下，救了在下性命，才以兄妹相称……”

“老身不相信你哥哥妹妹的叫得这么肉麻，还会规规矩矩。”斗姆尖着声音说道：“现在老身作主，把她嫁给你，不用再哥哥妹妹的了。”李云龙道：“老前辈……”

“就这样说定了。”斗姆一拢手，呷呷笑道：“过几天老身会着人把你师父请来，叫你家人作主，这件喜事就办成了。”

李云龙道：“老前辈，此事在下实在无法同意。”“什么？”斗姆沉声道：“你不同意？”李云龙道：“在下的事情不需要前辈操心。而且在下现在还要要事要做。”

斗姆道：“老身说过，你们冤冤相报，这老身可以不管，文慧芸要为夫报仇，老身不会干预，现在你要为友报仇，老身也绝不偏袒，你们可以各凭武功，去快意恩仇，你向文慧芸报仇和跟淑娴成亲，是两码子事，老身只舒喜事，不舒仇杀，现在话都说清楚了，你该没有话说了吧？”

李云龙道："老前辈不偏袒文慧芸，在下万分感激，至于婚事，在下目前实在无法从命。""什么？你不要贾淑娴？"斗姆气又盛了，指指贾淑娴，又指指沈若华等四人，说道："你再仔细看看，淑娴容貌也不比她们丑，你说，淑娴那一点比不上她们？"

白秋云气愤的道："老前辈，你要把何姑娘嫁给泷大哥，这是喜事，只要双方心甘情愿，就成良缘，何用拿我们来和何姑娘比呢？"

斗姆拍着*手，尖声道："这小子三心两意，拿不定主意，就是因为有你们四个丫头和他哥哥妹妹的，分了他的心，我就是要淑娴和你们站在一起，让他仔细去看看，这有什么不对了？"话声一落，目注李云龙问道："小伙子，你决定了没有？"

李云龙昂然道："婚姻大事，在下不想决定得如此草率。""你……"斗姆怒声道："老身答应把淑娴嫁给你，那是因为你小子还算中老身的意，不然，你就是磕破了头，老身也不会答应呢，你居然跟老身拿起跷来了？告诉你，老身一向言出如山，既然说出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好好给我考虑考虑。"

李云龙剑眉一挑，抗声道："在下说过，现在不考虑自身婚姻之事。"斗姆倒实在喜欢他这个倔强的脾气，看了他一眼，点头道："老身知道你友仇未报，并不强迫你马上成亲，你先和淑娴订个亲就好。"

李云龙道："在下从不受人强迫，这订亲二字，在下也不考虑。"他本是宁折不弯的人，如果斗姆不是这样蛮横的话，这本是一桩顺理成章的喜事。而且现在他的身份可不是一般的身份家中美女数十个在等他，如果在这里答应他的话教他如何去面对家中之人？

贾淑娴站在一旁，盈盈欲涕，红着险叫道："师父，你不要强迫他了。"

"不行。"斗姆脸上变了色，用手拍着椅子*手，盛气的道："孩子，你已经够委屈了，和他非亲非故，就向人家说出把身子给了他，这件事，为师既然给你作主，就由不得他不答应，为师说出来的话，几时不算数过？老实说，为师为了你的终身大事，也已经退了一万步，他还跟为师拿跷，这小子在为师前面，还敢如此倔强，为师就非要他答应不可。"

李云龙道："老前辈是武林前辈，婚姻之事，岂能相强？"斗姆尖着声音道："你小子不识好歹，敬酒不吃，老身就要你吃罚酒。"舒雨

霜此时忍不住道：“斗姆，你是武林前辈，岂能以大压小，何姑娘是当事人，她都求你不要强迫泷大哥了，你怎好强迫李大哥非答应不可呢？”

秦畹凤接口道：“是啊，李大哥要是喜欢何姑娘，不用你强迫，早就高高兴兴的答应这个婚事了，他不答应，你怎么强迫人家呢？”

斗姆目射凶光，看了四位姑娘一眼，呷呷笑道：“你们当老身不知道么？你们都想嫁给他是不是，所以最好让姓李的小子不答应。你们想得美，老身偏不让你们称心如愿，姓李的小子今天若是不答应这个事，老身就宰了他，看你们那一个嫁得成？再不，老身就把你们四个一齐宰了，他也会一心一意跟淑娴成亲了。”(手机阅读sdχsψ。com）

她没待大家开口，接着道：“好，就是这两条路，一条是老身宰了姓李的小子，你们谁都嫁不成，一条是宰了你们四个，让淑娴嫁给他，你们挑那一条路走？”

四位姑娘之中，沈若华较为稳重，也一直很少开口，这时欠欠身道：“老前辈一向受武林同道推重，应该是明理的人，这样说法，岂非恃强泷弱，于理似乎说不过去。”斗姆悍然道：“老身一向不和人论理，因为老身说的就是理。”

舒雨霜哼道：“那就无理可喻。”

“呷呷呷呷。”斗姆尖声大笑道：“小丫头，你说得对，老身就是无理可喻之人。”说着，她已从高背椅上虎的站了起来，双目绿芒四射，厉声道：“李飞，你再说一句，到底答应不答应？”

贾淑娴眼看师父动了真怒，心头一凛，急忙扑的一声跪倒地上，含泪叫道：“师父……”斗姆回头道：“我要他再说一句，他只要回心转意，答应了就没事了。”

李云龙昂然道：“在下已经说过，老前辈纵然武功高出在下甚多，在下也绝不能接受。”“好小子，你嘴硬得很。”斗姆怒喝声中，举手就是一掌，直劈过去。贾淑娴急叫道：“师父你不能……”

斗姆尖声道：“这小于忘恩负义，劈了就算了。”她这一掌在盛怒之下劈出来的自然非同小可，一道掌风，气势如涛，卷撞而出。李云龙不敢和她硬接，身形轻轻一闪，向旁移开了数尺，避过她的一掌。

斗姆目光阴森，尖笑道：“你就避得开老身掌势了么？”李云龙堪堪避开她的掌风，突觉一般无形潜力，从身边忽然回旋过来，一下撞到了后心。他纵然练成了圣天真气，但这一下经无形压力猛然的撞击，几乎把护身真气悉数撞散，口中闷哼一声，一个人身不由已往前踉跄冲出了一步，眼前一黑，脸色剧变，差点站立不住。

沈若华、白秋云、舒雨霜、秦畹凤四人看得心头猛吃一惊，不约而同一阵「锵」「锵」剑鸣，四支长剑一齐出鞘。斗姆阴阴的眼中，光芒大盛，一阵呷呷尖笑，点头道：“你们想和老身动手，那很好。”

秦畹凤关切的道：“李大哥，你快运气试试，是不是负了伤？”“我不要紧。”李云龙感到一阵气血翻腾，缓缓纳了口气，急忙左手一拦，大声道：“白贤弟，你们不可造次。”

舒雨霜道：“李大哥，你不用再阻拦了，今晚之事，只怕无法善了。”斗姆尖声道：“不错，你们一个也休想生离此地。”贾淑娴哀求道：“师父，弟子求求你老人家，就让他们走吧。”

“不行。”斗姆盛气的道：“除非姓李的小子答应婚事，否则一个也别想走。”李云龙拱拱手道：“老前辈，在下以礼谒见，就算……”

“不用多说。”斗姆摇着手道：“老身言出如山，不用和老身讲什么大道理……”接着招招手，嘶哑的喝道：“拿我杖来。”一名红衣女子答应—声，迅快的把—支杖首弯曲，鬃著金黄色的藤杖，送到斗姆面前。

贾淑娴花容失色，叫道：“师父，你老人家何必动这大的气呢？”斗姆一手接过金漆杖，喝道：“淑娴，你给我站开去，为师今晚非把他们五个留下来不可。”

舒雨霜道：“李大哥，你还和她说什么？今晚就是你没来，她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本来刚才就要动手的。”斗姆气怒的道：“你这小丫头，最是可恶，第一个就要把你拿下。”舒雨霜冷冷的道：“这一点，你就是不说，我也早就想得到。”

斗姆道：“你想到什么？”舒雨霜冷笑道：“因为我姓舒，是舒崇的女儿，是你徒弟文慧芸的仇人，不杀死我，我就会杀死你的徒弟，你口口声声不偏袒门徒，其实早就有心藉口把我除去了……”

第四百九十一章

斗姆听得怒气满脸，举杖欲劈，但她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一向自视甚高，一双绿阴阴的眼睛望着舒雨霜，一阵呷呷尖笑，点头道："很好，小丫头，几十年来还没有人敢在老身面前，这样说话的，你小小年纪，胆子不小，老身确实要试你们几招，连同姓李的小子在内，你们只要接下老身五招，老身就不再难为你们，任你们自去，若是你们五人接不下老身五招，就得给我留下，这样是不是公平？"

白秋云心知这老魔头的五招，必然极为厉害，但她既已说出口来，自己五人，自然非接不可了。这就接口道："老前辈既然划下了道，晚辈要想不接，只怕也不成，咱们一共五个人，接老前辈五招，照说，也算得是公平的了。"

斗姆尖笑道："你很会说话，那就是这样了，好，咱们到天井里去。"李云龙望了贾淑娴一眼，首先转身往外行去。沈若华、白秋云、舒雨霜、秦畹凤四人随着走出。秦畹凤关切的道："李大哥，你没有剑吗？"

李云龙点点头道："有。"他因五人之中，秦畹凤武功较差，朝她低声道："待回一动手，你可伺机先行出去。"秦畹凤道："不要紧，我们有五个人咯，难道还会接不下来？"

沈若华道："泷大哥说得不错，动手之时，你不可抢着上去，一有机会，先行退出去，才是万全之道。"说话之时，斗姆手柱金漆藤杖，颤巍巍走了出来，她身后紧跟着贾淑娴和两个红衣少女。贾淑娴一脸俱是惶急之色，只是拿眼望着李云龙，在她师父盛怒之下，她也没有丝毫的办法了。

斗姆缓缓走下石级，在中间站定，目光一扫五人，尖声道："你们都准备好了么？"李云龙依然没有抽出剑来，他回身朝四人打了个手势，要她们分散开去，然后朝斗姆拱拱手道："老前辈就赐招好了。"

斗姆心头虽然有气，但对李云龙倒确有丈母娘看女婿的心情，觉得眼前这少年人配贾淑娴，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除了他，确实没有一个再配得上淑娴了。人总是会有私心的，何况贾淑娴是她一手扶养大的，她对李云龙越有好感，就对四位姑娘，越发有气，心里暗暗怒

恼：这四位小丫头真是该死。此时目睹李云龙手上没有兵刃，忍不住问道：“你没有剑吗？”

李云龙欠身道：“在下长剑就在身边，只是在不敢对老前辈使剑。”斗姆尖声道：“为什么？”李云龙道：“在下此剑，削铁如泥，万一损毁了老前辈的藤杖……”

“呷呷呷呷。”斗姆发出一阵尖厉刺耳的笑声，说道：“老身使了几十年藤杖，还没有人砍上过一道剑痕，凭你这点年纪的修为，若是削得断老身的藤杖，老身还配叫斗姆吗？不过你小子有这番心意，倒是可嘉，好，你只舒亮出剑来吧，老身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站在斗姆身后的贾淑娴，听师父的口气，似乎对李云龙好转了许多，不禁脸上闪过一丝喜色。

李云龙道：“老前辈吩咐，在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右手一抬，但听呛然龙吟，一道青虹，随手而起，他掣出来的虽是软剑，但却一下挣得笔直，青芒吞吐，有如一泓秋水，清莹照人。

“龙泉剑。”斗姆自然识货，目光一注，惊异的道：“昔年号称天下无敌的龙泉剑，居然在你手里。好！你们小心了，这是老身第一招。”斗姆口中喝着，右腕一挑，金漆藤杖呼的一声，朝前劈了过来。

她这一杖，看去抬杖就劈，随手挥来，毫无招式可言，但任她毫无招式，这一杖的盛势，依然十分泷厉，一道波澜壮阔的杖风，有如泰山压顶一般，朝五人直劈过来。李云龙和沈若华等四位姑娘，本来已经分散开来，分站了五个方向，照说，只有李云龙一个人站在斗姆对面，她这一杖又是直劈而来，应该只有李云龙首当其冲，影响不到旁人。(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那知斗姆杖势出手，这一杖对站在她面前的李云龙，反而杖势一偏，并未正面攻下，虽然如此，但一道奇猛的杖势扫过，余劲之强，依然令人为之窒息。李云龙吃了一惊，立即展开身法，避重就轻，逆着杖势劈来之处，连闪两闪，才算转出了一道奇猛的余势之外，这可是师丈母娘手下留的情，但对站在李云龙四周的沈若华等四位姑娘可不同了。

沈若华等四人，原非正面，照说这一杖对她们并无多大威力，怎知这毫无招式的一杖，四个姑娘都有同一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

斗姆这一杖是朝她头顶劈来的，一道金光，自天而下，犹若金龙倒挂，一击之势，快得像惊霆轰顶，雷霆万钧。

四位姑娘手中虽有长剑，谁也不敢硬架，急忙各自施展身法以剑护身，人随剑走，沈若华、白秋云同样以极快极轻的身法，从杖下闪出，但还是接连使用了几种身法，方始避过。舒雨霜眼看藤杖压顶而来，她双脚一顿，使的是贾太公的「纵地金光法」，人影一晃，就跳出去七尺多远，避过了一攻。

最感吃力的是秦畹凤，既不敢硬接，只好躲闪，她堪堪掠出，一道巨形的压力，已经快要落到头上，逼得她匆忙之间无暇多想，掠出的人，赶忙和身朝地上扑下，连打了两个滚，才从惊险之中，滚出七八尺远。

第一招，大家总算避过了，本来五人心中，都有同一个想法，斗姆每一招出手，合五人之力，互相支援，纵然不能和她力敌，硬打硬接，但自己五人，在守势之下，避重就轻，忽聚忽散，你斗姆再厉害，也不过只有五招而已。

但这第一招下来，大家才知道斗姆果然名不虚传，要接她五招，并没有自己想像中那么容易。试想这一招，她明明只是抬杖就劈，看不出有什么异处，但五个人居然在同时都遭到她杖势轰击，她一支藤杖，在这一瞬之间，居然逼使五个人四散分裂，各自躲避不迭，自顾不暇，那有支援他人的能力？

斗姆一双绿光暴射的眼睛，只是注视着舒雨霜，她对其他三位姑娘手忙脚乱的躲避情形，视作理当如此，但舒雨霜双脚一顿，就避开了她的杖势，以她的经验，居然看不出舒雨霜使的是什么身法来的？这使她感到万分惊奇，心中暗道：这小丫头身法何其古怪如此？

李云龙忙道：“老前辈这是第一招了？”斗姆道：“不错，你们还要接我四招。”李云龙道：“老前辈可否暂停？”斗姆道：“你们还有什么事？”李云龙道：“老前辈杖势太奇奥了，可否容我们稍作商量？”

斗姆是个喜欢奉承的人，闻言呷呷尖笑道：“好，老身给你们一盏茶的时光，你们只舒商量好了，再和老身动手不迟。”

李云龙朝四人招招手，走到角上，低声道：“她杖法怪异，方才明明只有一杖，但我看到咱们五个人好像都直接受到杖势的攻击，这种杖法，似和九华分光剑法有同样妙用，人数分散，她杖势也分开了，

因此咱们对付之道，人手就不应分开，等她发杖之际，咱们就合力一致封架，也许不至为她杖法所迷，还有田家妹子功力较差，和在下站得近些，不可离开太远，一旦发现不对，我也好带你躲避的。”秦畹凤脸上微红，点点头，心里却感到甜甜的，大哥还是最关切自己了。

白秋云道：“大哥说得极是，我们合力接她四招好了。”李云龙道：“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万一接不下来，你们务必赶快往外退去，由我一个来对付好了。”

沈若华道：“合我们五人之力，都应付不了，你一个人如何对付得了呢？”李云龙道：“你们不用管我，我自己有办法。”舒雨霜接口道：“到时大姐、二姐、四妹只舒行走，由我和泷大哥两个就够了。”

刚说到这里，斗姆已经等得不耐，催道：“你们商量好没有？”李云龙道：“好了。”五人依然各自回到原来的位置。斗姆冷冷的看了五人一眼，说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李云龙欠身道：“老前辈请发招好了。”

“好。”斗姆朱漆藤杖一起，喝道：“这是第二招了。”藤杖一举即挥，刹那之间，漾起一排杖影，看去差不多有八九支之多，宛如一排擂木，朝五人滚滚推来。

李云龙口中大喝一声，青藤剑一振，临空发剑，同样一下泛起八九道剑光，迎着洒出。四女在对方藤杖出手之际，人影倏然一合，朝中间集合，正好李云龙剑势洒出，往上迎起，接住了斗姆的一排杖影，他们可以从容出手。

沈若华长剑乍展，刷刷刷连发三剑，剑光错落，有如灵蛇乱闪，使的是沈大娘的绝户剑法有攻无守，剑势辛辣恶毒，故有绝户之名。白秋云使的是义父紫衣煞君的紫气东来剑法，剑势大开大合，剑风飞卷，声似裂帛，她也连发了三剑，剑光洒出足有七八尺长，和李云龙漾起的八九道剑光，布成了一片交织剑网。

第四百九十二章

这一瞬间，杖影、剑影，攻势交错，幻起了一片如山光影。斗姆先前看到李云龙挥起的一排剑影，独挡自己正面，心中虽然暗暗点头，这小子果然已得木吾真传，轻轻年纪能有如此造诣，已是十分难得了。但他们五人，仅凭李云龙使出的剑法，正面和斗姆动手，自然还差得远，由此可见，这四个女娃儿，并无什么出奇之处了。

那知等到各人展开剑法，斗姆见多识广，自然一下就看出来了，沈若华使的是绝户剑法，白秋云使的是紫气东来剑法。只有舒雨霜一支软剑，剑光划过，泛出朵朵莲花，生生不息，剑法之奇，以她的经验，竟然认不出这姓舒的女娃儿使的究竟是什么剑法？甚至连她剑势的来龙去脉，都看不清楚，但觉剑光如旗，剑旗一展，就生出朵朵莲花来。这些莲花，正好护住了她上下左右前后，不论你任何兵刃暗器，试从任何一方，都无法攻得进去。

一时之间，真把目空四海的斗姆看得心头大为惊愕，世上竟会有如此精密的剑去，任何门派的剑法，都不会十全十美，也一定有它的破绽，惟有舒雨霜这套金莲剑法，竟然一丝空隙也没有。

原来这套剑法，是贾太公贾竹坡晚年悟澈剑理，独创的护身剑法。因为他号称贾太公，想到昔年贾子牙有一面杏黄旗，乃是玉虚宫的奇珍，一经展开，就有万朵金莲护身，他就把剑当旗，剑光一展，就划出一面旗来，然后再生生不息，圈出无数剑花，幻出朵朵莲花，故定名为金莲剑法。

贾太公已有七八十年不在江湖露面，他晚年独创的剑法，斗姆又如何认得？就在她这一出神之际，但听一阵急骤的「当」「当」交鸣，斗姆这一招藤杖，竟然连后半招杖势变化，都来不及施，已被李云龙、沈若华、白秋云、舒雨霜四支长剑封架开去。

李云龙大声道：“老前辈，这是第二招了。”这句话，就是说你第二招我们已经接下了。

斗姆一呷呷尖笑，点头道：“很好，你们之中，有玲珑绝户门的传人，还有紫衣煞君的门下，有你们几个人联起手来，江湖上能够和你们打成平手的人，已是不多了，但你们要跟老身动手，只怕还差得多，力才这二招，老身承认你们接下了，但那是老身在思索一件事，

只使了前半招，后面的半招，并未使出来，给你们占了便宜……”她话声一顿，碧绿的眼光，朝舒雨霜投射过来，缓缓说道：“姓舒的女娃儿，你当老身刚才在思索什么？”

舒秋霜道：“你想什么，我怎么知道？”斗姆道：“老身看你剑法，十分眼热，你是何人门下？也许老身看在你师尊份上，可以不为难你，你说出来给老身听听。”她明明怵于舒秋霜的剑法，神奇莫测，料想她师父必是一位大有来历的高人无疑。斗姆自然是大行家，她已可从舒秋霜的剑法看出她师父在剑术上似乎还胜过木剑道人，她对当今之世，真正惹不起的，本来已只有木剑道人一个，如今又发现了舒秋霜的剑法，她自然要问问清楚了。

舒秋霜冷声道：“我师父不问尘事，也不在江湖之中，说出来了，你也未必知道。”斗姆的多次刁难早已使的舒秋霜怒火朝天，再加上斗姆的徒弟可能是她灭家的仇人，更加不会给她好脸色看。

斗姆脸色微变，眼里闪烁着莫名的光芒，怫然道：“好个小丫头，老身原是一番好意，你以为老身看不出来历？”

舒秋霜冷然道：“那你就看着好了。”斗姆先前因为顾及舒秋霜的师傅，所以才向舒秋霜问清她的来历，但是这话可把斗姆激怒，呷呷尖笑道：“好，好，就凭你这句话，就算你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老身也要得罪了。”说到这里，尖喝一声：“那就接老身第三招吧。”这回她决心要在第三招上，展示她的威力，这一招就非把这几个小辈的长剑震飞不可。(手机阅读s-d-x-s-w.com)

本来以她斗姆的威名，虽说要对方五人接下五招，其实三招之内，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真要让他们接下了四招，就算接不下五招，也已经有损她的威名了。其实斗姆不知道，李云龙这边并不需要他们五个，就是李云龙一个就可以和她打成平手，但是在来这里的时候李云龙就不打算用他全部的实力。

这并不是李云龙狂妄，而是他的敌人越来越多，他必须保留实力来对付其他的人，也或者说不让他的敌人知道他的底细。虽然现在他的身份是假的，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人知道，这样一来他就非常危险了。

现在李云龙自然知道斗姆已被舒秋霜激怒，这第三招必须十分厉害，因此在斗姆尚未发招之前，早已运起了圣天真气，功凝右臂，直

贯剑身，目注斗姆，丝毫不敢大意。要知道斗姆是他遇到的高手之一。

沈若华、白秋云、舒秋霜也有同样的感觉，各自抱剑凝神，准备全力迎战。秦畹凤早已收起了长剑，左手握着，直竖前胸，也准备乘隙出手。这一瞬间，真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大家全神贯注，气氛紧张得似乎连气压都在逐步降低，迫得人有透不出气来的感觉。

不在场中，而感到最紧张的，莫过于黑衣魔女贾淑娴了。她对李云龙情有所钟，而且两人已经谈得好好的，这次她带李云龙来见师父，并不是为了要师父作主，强迫李云龙答应婚事。这完全是师父听了二师姐的先入之言，才会生出这场是非来。

她当然明白，男女情爱，是要慢慢培养出来的，绝非强迫所能成功，她和李云龙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始，但这话她当然不好对师父说，平时也许还可以说，但如今当着另外四个姑娘，就更不能说了。至于师父要他接下五招之言，她并知道李云龙的真正实力，虽然她知道李云龙的剑术造诣极深，但她想李云龙他和师父比，那就简直不成比例了，以李云龙的武功，就是和大师兄比，也还要差了一截。

她对师父的武功，自然更清楚，别说尽凭他们五个人，就算再加上五个，也接不下师父五招。方才前两招，师父根本并未使出真功夫，那只是看看她们几人的剑路而已，这第三招，不，说到真正动手，应该就在这一招了。此时眼看师父动了真怒，怎不教她急煞？她一双眼睛，只是一霎不霎的盯着李云龙，流露出万分惶急，和万分关切之色。

这原是一句话的工夫，斗姆喝声出口，手中朱漆藤杖忽然朝左右连挥几挥，一个人就凌空飞起，杖先人后，扑击而来。不，她朱漆藤杖，这向左右连挥几挥，就幻起了一幢如山杖影，她一个人就像挟泰山而超北海，迎面压顶而来。

也不，她这几挥涌起如山杖影，她一个人早已隐在杖影之中，这时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幢像假山般的朱红影子，李空朝五人压顶而来。如山杖影还未压到，数丈周围，已经风起云涌，轻啸盈耳，一股无形的压力，先期涌到，五个人立时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连呼吸都困难起来。谁都心里明白，她口中虽说五招，实则胜负之分，在这一招就得决定了。

李云龙急忙低喝一声："你们快些退走，再迟就来不急了。"口中喝着，龙泉剑使出了他压箱子的本领——飞讪一剑来。这一下当真快若雷霆，但见一道青蒙蒙的剑光，绕身而起，青光陡然暴涨，化作一片奇亮耀目的晶莹光幕，几乎扩及丈余，迎着朱红杖影席卷过去，森寒剑气，发出嘶嘶异声。

舒秋霜也舍了金莲剑法不使，陡地一扬皓腕，把诛神剑脱手朝空中掷去，长剑出手，就「嗤」的一声，破空直上，一下直射起三丈多高，越过斗姆那幢朱红杖影之上，才掉头向下，掷起之时，只不过一道匹练般的精光，但这一掉头平落之际，却登时光芒大盛，从剑身上散发出一层森寒剑气，涨漫空际，缓缓下落。

斗姆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一招移山填海，会遇上武林中最著名的两招旷世绝学。她挟杖扑起之时，就已看出李云龙使出来的竟是昔年被号称剑神王西神那一招天下无人能挡的飞讪一剑，但她还仗着自己修为功深，李云龙使的纵是飞讪一剑，究竟还是初学乍练，火候不足，自己就算不能破它，也不至于为它所伤，最多打成平手。

那知就在此时，忽见舒秋霜把一柄软剑脱手掷起，手法极怪，再抬头一看，一柄剑已经横着缓缓下落，一道森寒流骨的剑光，几乎笼罩了一丈方圆，心头登时想起一个昔年令群魔闻名丧胆的异人来，心中这一惊非同小可，暗道：会是诛神剑?

她一幢如山杖影，原是凌空而来，李云龙的一道青光，是朝上迎起，舒秋霜的一层剑光，却又往下罩落，这一下，正好把斗姆连人带杖合在了中间。光是李云龙一招飞讪一剑，斗姆也未必放在心上，但舒秋霜又在同时祭起了诛神剑李云龙来，却有了麻烦。

第四百九十三章

这是她不准备和两人硬拼，才全身而退的，对斗姆来说，已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之事。以她的内功修为，这一下从两道剑光上下夹击之中，由横里抽身后退，就像电光闪过一般，该是何等快速？照说应该并无多大阻力，因为这时李云龙的飞讪一剑，发剑在先，也发得较快，舒秋箱诛神剑不是冲上去，掉转头往下就刺，而是在半空中掉头之时，剑身成“一”字形平著缓缓降落的，落下的较慢。

但两人心里的想法不同，这一招剑法的威力，也就各异了。李云龙使出飞讪一剑，剑光往上席卷而起，看到斗姆急急抽身后退，他不愿得罪了这个女魔头，因此一见她退去，剑势不觉停停，但舒秋霜可不同，她已经祭起诛神剑，自然希望把斗姆的杖势破去。使这种高深剑术，都是以意使气，由气驭剑，李云龙剑势一停，心头自然没有伤人之意。

舒秋霜对这一招剑时，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没练到以意使气，以气催剑的阶段，但她心里并不放松，祭起的长剑自然也就不放松了。你莫看诛神剑在空中平平的、缓缓的下降，如果真要缓缓降落，那还能伤人？

舒秋霜虽然还不懂得驭剑之道，但祭起了诛神剑，这招剑法的本身就有克敌的威力，本来下落之势，好像极缓，等到斗姆闪电般从横里后退，诛神剑下落之势，也突然加速了，也是因为这样才能有把握逼退斗姆。

而斗姆发杖扑来之时，一幢杖影至少也有一般花园中假山那么一座，但后退之际，这一幢如山杖影自然全已敛去，只剩了她一条黑影闪电般横来。诛神剑骤然下落，剑气侵体，斗姆才发觉诛神剑的威力，平飞的人急忙藤仗上撩，人却只丝毫不停，继续箭一般平射出去。

但听“嗒”的一声，等她飞射出去一丈开外，身形落到地上，才发觉随她数十年，身经百战的一支藤杖，已被诛神剑削断了尺许长一截。这一经过，说起来大费笔墨，实则只是斗姆挥杖纵起，李云龙、舒秋霜各自发出了一招剑法，斗姆再横飞后退，前后最多也不过是转眼工夫的事。

在李云龙发出飞讪一剑之际，沈若华、秦畹凤只觉李大哥这一招剑光强烈得几乎睁不开眼睛，不，一道青蒙蒙的剑光，已经把她们全包在里面，就是要想发剑，也已经发不出去了。直等剑光消失，李云龙、舒秋霜各自收回长剑，两位姑娘知道李大哥和三妹联手，已经破了斗姆的第三招。

就在此时，李云龙耳中忽听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小伙子，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李云龙一怔，急忙朝四位姑娘低喝一声："我们快走。"一手拉起秦畹凤，身形弹起，朝墙头飞掠过去。沈若华、白秋云等四道人影也一齐飞掠而起，飞上墙头。

斗姆眼中绿光大盛，厉笑道："你们想走。"一圈人影，白发飞扬，宛如妖巫一般，半空飞扑过来。

就在大家扑登墙头之际，沈若华返身振腕一指，使出她家传的玲珑指来，秦畹凤早已在左手握着一只饭碗，这时同样一个回身，右手食、中二指一叠，一连弹出三片碎碗。玲珑指和三片碎碗，当然伤不了盛怒之下的斗姆，但就在斗姆堪堪扑近墙头不远，蓦地有一缕极强的指风，从斜刺里射到，这一缕指风，来得神速无比。

双方动作，何等迅疾，斗姆飞扑而来的人，不防暗中还有人出手，等到发觉，已是无法闪避，人在空中，根本也闪避不了，急忙右手一挥，—道衣袖朝指风卷去。但听"轰"然一声，如遇霆击，指风居然穿透衣袖，一下击中右腕。这一记虽然伤不了斗姆，却也击得她身形骤落，手腕火辣辣生痛，一条右臂几乎酸麻得握不住藤杖。这一迟延，李云龙等五人，均已飞出墙外，疾奔而去。

斗姆尖厉的喝道："天雷指，是欧一峰，你敢和我老婆子作对？"她自然知道欧一峰已有二十年没在江湖出现，尽凭刚才这一记指风，功力之高，绝不在自己之下，再加上李云龙的飞讪一剑，舒秋霜祭起的诛神剑，自己穷追下去，也决讨不了好，是以她喝声出口，人并未跟着追出。墙外也寂无人声，没听有人答应。

斗姆蓦地仰天厉笑，声若夜枭，说道："也好，这是你们来惹我斗姆的，咱们索性好好较量，我若不把江湖武林搅个血雨腥风，就不叫斗姆了。"

李云龙一行五人，越出围墙，只听一个低沉声音叫道："小兄弟，快带着她们向北走，在甘泉山下等候老夫。"李云龙只觉这声音十分耳

熟，只是一时想不起在那里听过，当下就朝大家说道："你们快跟我走。"说完，一路朝北奔行。

沈若华叫道："李大哥，我们到那里去呢？"李云龙道："是一位老前辈说的，要我们到甘泉山下去等他。"白秋云问道："是那一位老前辈呢？"

李云龙道："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前辈的声音听来极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方才就是他拦住了斗姆，不然我们还不容易逃得出来呢。"说到这里李云龙心中一动。舒秋霜道："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李云龙道："要我们快走，就是这位老前辈。"他这话，四位姑娘全不知道，因为叫她们快走的是李云龙，那个低沉声音只是以传音入密和李云龙说的话，但四位姑娘相信李大哥说的不会是假话，她们心中虽然疑信参半，可是斗姆这样的人，没有追出来也确是事实。

于是大家脚下丝毫没停，不到片刻工夫，就已赶到甘泉山下。这时已快近三更，夜色已深，山林间暗影空蒙，松风如涛。大家不觉站停下来，舒秋霜道："李大哥，我们在那里等他呢？"

李云龙道："这位老前辈要我们在甘泉山下等，这里离大路较近，就在这里等好了。"话声甫出，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过来，说道："小兄弟，你们怎么才来么？还不快过来，老夫已在这里等了你们好一会了。"

李云龙循声举目看去，只见十数丈外一棵大树下，负手站着一个白衣儒生，虽然相距较远，看不清楚面貌，但只要看他潇然而立，似乎年纪不太大。一面急忙回头道："我们快过去。"当先举步行了过去。

今晚月色虽然不太明朗，但半钩残月，总算从云层吐出一点昏昏朦朦的月色，五人这一走近，也依稀可以看清这人的面貌了。这个白衣儒生，看去不过四十来岁，生得长眉如剑，朗目如里，貌相清俊，含笑朝李云龙望来。

李云龙看得不禁一怔，这人自己竟然从未谋面，怎么会救自己？但依然双手一拱，说道："今晚多蒙前辈援手……"白衣儒生呵呵一笑道："小兄弟不认识老夫了么？"

李云龙愕然相望，说道：“前辈……”白衣儒生朗笑一声道：“小兄弟还记得你的惊天指和什么相同？”

“啊。”李云龙口中啊了一声道：“老前辈就是……”他说到就是二字，下面却不好说出口来，是以顿了一顿。白衣儒生含笑点头道：“不错，小兄弟总算记起来了，老夫正是。”

李云龙道：“老前辈那就是欧老前辈了？”白衣儒生微微一笑道：“老夫正是南海欧一峰，唉，二十年来，老夫一直自号活死人，这欧一峰三字，多年不用，倒好像反而生疏了。”

沈若华在旁，自然也听到了。此时听那白衣儒生说出就是欧一峰，心头不禁大是为难。沈若华听娘说过，爹叫欧一峰，是南海风雷门嫡传十六代掌门人，二十年前，自己刚出世那年，爹中了仇人一记附骨钉，而且还有几个仇家一路追杀，负伤逃走，隐姓埋名，绝迹江湖，音信久绝，直到最近，才知爹隐居茅山，自称活死人。

那么眼前这人自称他就是活死人，又是南海欧一峰，该是爹不会错了，但问题是娘今年已经四十七岁，爹比娘还大上十二年，如今该是五十九岁了，可是眼前这人，看去不过四十来岁，若论年岁，就足足相差了二十年。是以沈若华只是拿眼望着白衣儒生，脚下逡巡，不敢上前相认，认错了人，岂不是笑话?

欧一峰目光朝沈若华投来，炯炯双目之中，忽然间起了一层雾水，脸色一黯，徐徐说道：“若儿，除了为父，天底下还有第二个欧一峰吗？这也不能怪你，你一定认为父今年五十有九，应该是一个老人了，却没想到为父还是如此年轻，对么？”沈若华红着脸，点了点头。

欧—峰又道：“为父昔年中了仇家一记附骨钉，这附骨钉乃是排教中最厉害的掌中钉，打中人身，直入骨骼，不但真气全灭，不死也得终身残废，只有排教中人可以先服下特殊药物，把人放入大蒸笼中，下面用烈火蒸上三天三晚，其钉自出，除了他们这种方法，天下无人能治……”

沈若华脸上不期流露出焦灼之色，颤声说道：“那我爹不是没有救了么？”“凝儿，为父不是好好的活着？”欧一峰蔼然一笑道：“当时为父仗着本身功力，封闭住几处重要穴道，想到普天之下，为父只认识一位方外道友，他昔年到过南海，此人一生所学，胜过为父十倍，当时就赶去想请他设法。”

第四百九十四章

话声甫落，突听远处传来一声嘿嘿冷笑，这笑声就像箭射一般，来得好快，声音入耳，但见两道人影，像流星般泻落，那是两个身穿一式黑袍的老者。这二人面目深沉，脸上枯瘦得只是皮包了骨，但深陷的双眼却炯炯发光，两人四道目光，一眨一眨注视着欧一峰，一言不发，神情之间，有着说不出的诡异之感。只要看这两人的貌相，就可断言是左道旁门之士了。

欧一峰骤觑两人，不觉双目冷芒闪动，发出一声朗朗长笑，点头道："会在这里遇上二位巫兄，真是巧极了。"左首黑衣人冷冷的道："欧一峰，咱们兄弟已经找了你二十年，还算巧么？"欧一峰含笑道："兄弟此次重出江湖，也正想找二位巫兄谈谈。"

右首黑衣人阴恻恻道："咱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姓欧的，你准备着吧。"和欧一峰二十年的仇恨，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欧一峰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他。

欧一峰冷冷的看着两人，冰冷的眼神仿佛要把他们看穿，过了一会儿才道："二位巫兄且慢。"右道黑衣人冷冷的看着欧一峰道："你有什么后事，就快点交代他们吧。"欧一峰没有说话沈若华就听得怒声道："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说话如此托大。"

右首黑衣人倏地回过头来，冷声道："小丫头，你是欧一峰什么人？"秦畹凤冷然道："瞧你们三分不像鬼，七分不像人，一定不是好人了。"右首黑衣人哼一声道："该死的丫头。"右手朝秦畹凤挥去。

欧一峰见之喝道："巫享，你怎可对一个小女孩出手？"李云龙就站在秦畹凤身边，见他右手挥来，口中大喝一声，右手连起圣天真气，朝前迎击出去。

那右首黑衣人这一挥原只不过用了三成力道，以他的功力，这三成力道，秦畹凤也已经承受不起了。那知李云龙这一掌上，凝聚了圣天真气，要知道九阴真经是道家武功，而圣天真气是融合九阴真经而成的，所以在圣天真气之中，闪蕴道家真火，正是旁门阴功的克星。

右首黑衣人这一挥虽然只使了三成力道，但他积数十年勤修苦练之功，这三成力道和李云龙击出的力道，几乎相等，但力道相等，右

首黑衣人就吃亏了。因为李云龙的掌，正是克星制旁门阴功的功夫，譬如火势强，可以把水烧干，水势强，可以把火扑灭，其理相同。两股力道相等，旁门阴功自然遭到圣天真气的克制了。

这一段话，说来慢，其实只是双方手势一挥一迎之事，但听「呼」的一声，右首黑衣人挥出的一记阴劲，竟然全被李云龙的掌的掌力击散。右首黑衣人这一瞬间也发觉不对，愕然道："你是谁？"

李云龙傲然道："在下李飞。"欧一峰已经连连摇手道："小兄弟，这和你们无关，你们快些退后。"

左首黑衣人森冷的道："欧一峰，原来你有他给你撑腰。""笑话。"欧一峰大笑道："这位小兄弟和四位姑娘，只是路上相逢，叙叙而已，兄弟何用什么人撑腰？"

右首黑衣人道："那好，咱们二十年的旧帐，就在这里作个了断。"他们对李云龙心存顾忌，是以就没有再向李云龙等人纠缠了。"了断自然要了断。"欧一峰朝两人微微一笑道："不过兄弟认为咱们应该心平气和的谈谈。"

右首黑衣人冷冷道："咱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欧一峰道："二十年前，兄弟纵然杀了你们排教的一位长老，那是他恃仗排教之势，在岳阳附近做出天神共愤之事，兄弟遇上了自然非舒不可，后来兄弟把他本命神符送回贵教总坛，已蒙贵教总柁主谅解，不料贤昆仲邀约同门在半途中袭击，兄弟身中贵教掌中钉，幸得不死，贤昆仲二十年后，还要向兄弟寻仇，岂不和贵教总柁主的谅解相悖了么？"

左首黑衣人嘿嘿森冷道："你可知道咱们兄弟向你寻仇，是蒙总柁主允准的么？本教可以谅解你姓欧的，但咱们兄弟非找到你不可。"欧一峰道："那是为了什么？"

左首黑衣人道："因为死在你天雷指下的那位长老，是咱们兄弟的亲叔叔，排教可以不向你寻仇，咱们巫家却非报此仇不可。"欧—峰道："兄弟中了你一记掌中钉，几频于死，还不够么？"

左首黑衣人道："但事实上，你并设有死。"欧一峰双目神光湛然，朗笑一声道："二位那是非要把兄弟置之死地，才肯甘休了？"右首黑衣人道："不错，一命抵一命，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以你姓欧的非死不可。"(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欧一峰道："二人若是杀不死兄弟呢？"左首黑衣人冷然道："湘西巫家的人，永远不会放过你的，你若是死了，还有你子女，你子女若是死了，还有你的孙子，和巫家作对，就注定你要绝子绝孙，永无后代。"

欧一峰修眉一轩，沉笑道："巫元，欧某已经避了你们二十年，我不是怕了你们，而是不愿如此冤冤相报，二位的令叔，当年做了什么事，二位应该心里明白，如此丧天害理的事，只要遇上武林人，谁都非舒不可。"这巫家兄弟二人，左首的叫巫元，右首的叫巫享。

巫享冷冷道："长江上下流，排教所到之处，除了你欧一峰，谁会舒咱们的闲事？"欧一峰怒声道："剖腹取胎，丧天害理，死有应得，难道欧某杀的不对？"现在李云龙几人，都听清楚了，欧一峰杀的排教长老，是在岳阳附近，取孕妇的胎儿，这种只有邪门外道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丧天害理之事，自然死有余辜了。

巫元森冷道："咱们不问你杀得对不对，你杀了巫家的人，巫家自然要找你讨还这笔帐来了，咱们话已说完，你还是乖乖的纳命来吧。"舒秋霜愤然道："原来排教都是些旁门妖孽，你们姓巫的做出这种丧天害理之事，还不觉得羞耻，还敢找人报仇。"

巫享双目炯炯朝舒秋霜射来，森笑道："小丫头，你说什么？"舒秋霜道："你们给我趁早滚，还可饶你们不死，不然像你们这种穷凶极恶的妖徒，姑娘就饶不得你们。"

欧一峰急道："这不关你们的事。"白秋云道："天下人舒天下事，你们再要和欧老前辈纠缠不清，咱们说不得就要替江湖除害了。"

秦畹凤接口道："对啊，我早就看出他们两个不是好东西了。"这几个姑娘连大名鼎鼎的斗姆都较量过了，那会把两个排教中人放在眼里？

李云龙虽然看出这两个姓巫的不好惹，但方才一掌把对方挥出的掌风震散，也不觉得轻估了对方。巫元眼看三位姑娘出言不逊，这要是换了平时，早就出手了，但因方才李云龙说出来是道家之气，以为李云龙的矛山的木剑门的人，心中不无顾忌，冷冷的扫了五人一眼，阴恻恻说道："你们也是木剑门下么？"

舒秋霜冷冷道："我们不是木剑门下，你待怎的？"欧一峰忙道："你们快退。"身形一晃，朝舒秋霜等人身前拦来。巫享阴笑

道："你自身难保，不用去舒人家了。"双手化爪，闪电朝欧一峰当胸抓来。

欧一峰朗喝一声："巫享，你看看兄弟这是什么？"右手缓缓横胸，挡在前面。"那好。"巫元好字出口，右手如爪，突然李空朝舒秋霜抓来。

李云龙呛的一声掣出了龙泉剑来，一道青虹，照得附近山林，全都青蒙蒙的，森寒逼人。舒秋霜叫道："大哥，他冲着我来的，不用你插手。"皓腕一杨，又是一道精虹，冲霄飞起。她是听了方才他们说的话，觉得这些妖邪中人，不用和他们客气，所以出手就祭起诛神剑。

巫元出手何等快速，但他右手堪堪抓出，就发觉不对，对方虽是一个小女孩，这长剑掷起，尚未下落，森寒剑气，已经笼罩住自己周围，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寒噤。要知他敢向欧一峰寻仇，一身所学自非等闲，只是排教的武功，多半出之旁门，舒秋霜祭出的诛神剑，却是玄门正宗驭剑术，光是从剑身发出来的剑气，已是所有旁门左道的克星了，因此他发觉头顶被剑气笼罩，就会不自觉的打起寒噤来，其实若论功力，舒秋霜比他还差得远呢。

巫元这一发觉不对，心头不由大骇，暗道：这小女孩居然会使驭剑术？一念及此，抓出的右手慌忙收了回来，双手向天连劈了三掌，身形迅疾往后退去。在他想来，他这三记掌力，足可把舒秋霜祭起的长剑阻得一阻，那知他劈出的掌力，纵然功力深厚，宛如三团有形之物，但阴寒掌力，遇上了诛神剑散发出来的剑气，竟然如汤沃雪，消失得无影无踪。

拍出三掌，总究耽搁了一下，这一耽搁，诛神剑离他头顶，已只有三尺光景，强力的气，使他透心发凉，心头一慌，赶紧吸气后退，左手挥处，打出一个黑越越的圆形东西，那是他最拿手的锁心锥，人已双脚离地数寸，闪电往后倒飞出去。

第四百九十五章

舒秋霜还不知道已经削断了对方左腕，使了一记纵地金光法身形掠出，一探手接住了软剑，双足落地，还冷冷的道：“你方才口气托大，怎么逃得这样快法？”

再说巫享双爪骤发，—双手就像两只鸟爪，不用说被他抓中了，只要被它占上人身，十二个时辰，一样会毒发身死，可说是旁门中最歹毒的爪功了。但就在巫享乌黑的双爪快要抓到欧一峰胸前之际，欧一峰要他看看这是什么？

欧一峰横掌当胸，自然是要巫享看看他的手掌了。手掌有什么好看的？既然他要看，那就一定有名堂了。巫享在江湖上混了数十年，江湖经验自然极深，听了他这句话，心中不禁一动，立时刹住了身形，举目朝他右手看去。目光一注，才发觉欧一峰横胸手掌，竟然色如朱砂，红中透，鲜明无比。

巫享心头猛然一沉，暗暗叫了声：“好险，自己若是猛然抓去，这一身毒功就算完了。”一时不觉神色大变，双手发颤，失声道：“朱砂掌。”朱砂掌专破各种毒功，练毒功的人，就怕毒功遇克，反攻内腑，那就无药可救。

欧一峰朝他微微一笑道：“阁下现在应该知道你们排教巫门，永远无法再向兄弟寻仇，兄弟也不为已甚，你们去吧。”这边停手之际，也正是巫元左腕被削之时，两人一语不发，掉首疾载而去，转眼就已消失不见。

欧一峰目光如炬，看了地上遗留的半截断臂，不禁摇摇头道：“舒姑娘，是你祭起了诛神剑？”舒秋霜道：“这种妖邪，杀了他才是为世人除害，可惜只削断他一条手腕，真是便宜了他呢。”

欧一峰轻轻叹了口气道：“排教有仇必报，姑娘何苦与他们结不解之仇呢？”舒秋霜冷然道：“我才不怕他们。”欧—峰道：“凭他们两个，老朽要把他们除去，也不是难事，老朽是不愿这样冤冤相报下去，才一再劝说，本来是希望他们知难而退……”

沈若华到了此时，已经知道眼前就是她爹了，走到欧一峰面前，双膝一屈，扑的跪了下去，哭道：“爹，不孝女儿给你老人家叩

头。”说着泪流满面的拜了下去。

欧—峰也面有凄然之色，伸手把女儿拉了起来，说道：“孩子，难为你娘，把你扶养**了，为父真是惭愧得很。”话声未落，两行老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李云龙说：“恭喜老前辈，父女重逢，这是天大的喜事。”白秋云、舒秋霜、秦畹凤三人也纷纷向欧一峰和大姐恭喜。

沈若华拭着泪，说道：“爹，你老人家方才还没说完呢，到了茅山活死人墓，后来怎样了呢？”

欧—峰道：“为父醒来，发现躺在一处很小的屋中，四周黝暗如墨，便却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叫我不要动，为父才看到身边蹲着一个长发的怪老人，他自称活死人，要为父继承他活死人这一派，从那天起他就给了我一册武功秘笈，但为父却发现了一件奇事……”

沈若华问道：“爹，发现了什么奇事？”欧一峰打一了个哈哈问道：“你猜猜看，那怪老人给为父的一册武功秘笈，是那—派的武学？”

沈若华道：“这个女儿怎么猜得出来？”秦畹凤抢着道：“老前辈是南海风雷门的人，难不成那怪老人给你的一册武功，会是南诲门的秘笈么？”

“哈哈，小姑娘完全猜对了。”欧一峰接着道：“当时老朽觉得秘笈上的内功心法和本门的武功十分相似，再翻下去，又发现天雷指的练功心法，老朽觉得大奇，但仔细看来，这册武功秘笈的所载的武学，有许多连老朽都不知道，老朽转过身去，想问问那怪老人，那知他已经玉柱下垂，人已死去多时……”

欧一峰道：“这位老人家大概已经等了多年，一旦有传人，自然可以放心的尸解了。”沈若华道：“那怎么会是南海门的武功呢？”

欧一峰道：“这也许是很多年前本门的那一位老人家，来到茅山因故死去，才把这册武功秘笈留在活死人墓中，变成了活死人这一派，而我们南海风雷门在百年前，有一次巨大的变故，高深的武学均已失传，而这活死人墓中，却保存了本门失传的武功。”

沈若华道：“爹就在活死人墓中住了二十年么？”欧一峰含笑道：“为父幸亏有这二十年墓居不出，才能把本门的武功练成，才不怕

排教的人寻仇。”

沈若华道：“爹，那我们就回家看娘去吧。”欧一峰点点头，说道：“这些年，你娘如果不托庇在白血帮门下，排教的人早就找上你娘了。”

沈若华道：“那我们就快走咯。”欧一峰笑道：“为父本来想把你们引开扬州，现在咱们又要回到扬州去了，扬州是仙人庙的势力范围，现在的仙人庙，除了斗姆，还来了不少黑道高手，力量不可轻估。”(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秦畹凤道：“难道我们怕他们不成？”欧—峰笑道：“小姑娘，你还不知道仙人庙的厉害，方才如果不是斗姆对贾太公、木道长心存顾忌，你们想出得了仙人庙？”

沈若华催道：“爹，不用说了，我们快些走吧。”于是一行人，又从又路上赶了回去，不消一刻工夫，便已到沈大娘的茅屋前面。

沈若华抢先推门而入，口中叫道：“娘，我们回来了，你快看看还有一个是谁？”屋中黑沉沉的没人答应。沈若华口中咦了一声，说道：“娘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她点起桌上的油灯，大家进入屋中。

白秋云道：“大娘到镇江去，难道还没有回来么？”沈若华道：“爹，你先坐下来，女儿去烧开水。”说完，匆匆往屋里跑去。

欧一峰就在一张木椅上坐下，突然目光一抬，哼道：“外面是什么人？”“哈哈。”屋外响起一声嘹亮的长笑，接着说道：“贫道听说欧兄回来了，突来拜访。”

欧一峰一下站起身，举步往屋外走出，说道：“不知是那一位老哥，欧某失迎。”李云龙、白秋云等人，也—起跟着走出，目光一抬，只见月光之下站着一个须发皆白的瘦小朱衣老道，那不是魔手天尊陈明达还有谁来?

欧一峰冷冷的道：“朱道兄来作什么？”陈明达个子瘦小，但笑起来却声若洪钟，大笑道：“欧兄应该知道这里离仙人庙不远，欧兄领着几个年轻人不该到这里来落脚。”

李云龙嘿道：“陈明达，你待怎的？”陈明达深沉一笑，说道：“凭欧兄和几个女娃儿能有什么作为么？贫道不妨明白的告诉你，白血帮

声势并不大，今晚紫衣煞神和冯老大率同一干白血帮精锐，找上仙人庙，一个也没有回去，贫道劝你欧兄离开这里，那是最客气的。”

舒秋霜叱道：“姓朱的，你少卖狂，姑娘叫你来得去不得。”说活之时，正待祭起诛神剑。沈若华从屋中奔了出来，叫道：“三妹，你慢一点，我有话问他。”一面朝陈明达问道：“你们把我娘怎样了？”

陈明达大笑道：“姑娘就是玲珑指沈大娘的女儿了？姑娘要找你娘，不妨跟贫道到仙人庙去走一遭。”舒秋霜道：“大姐，大娘如果落在仙人庙的手里，咱们正好拿下这姓朱的当作人质，还怕他们不和我们交换么？”

“对。”秦畹凤道：“我们把他击下了再说。”边说拿着的饭碗，当胸一竖，右手食、中二指一叠，屈指连弹，便听一阵「叮」「叮」连响，碎碗片像雨点般，一片接一片激射而出。

陈明达大笑—声，右衣大袖一展，就把接连飞去的碎瓷片一齐接了下来，口中沉声答道：“欧兄既然不肯离去，贫道只好请欧兄屈驾前往仙人庙一行了。”欧一峰大笑道：“朱道兄这话，似有和欧某较量之意了？”

陈明达冷冷的笑道：“难道凭贫道的面子，还请不动欧兄么？”就在此时，欧一峰、李云龙、舒秋霜等人，耳朵中都听到了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你们退到门口去，不用理他们。”这人如果是施传音入密，那么传音入密是出我之口，入彼之耳，只能和一个人对面说话，第三者是听不到的，但这人说的传音入密，却同时有很多人都听到了。

舒秋霜听得心头一喜，那不是师父贾老夫子的声音，还会是谁？不觉张了张口，正想叫出声来。只听那声音又道：“徒儿不许张声，你要他们快退下来，然后祭起你的诛神剑，旁的事就不用管了。”

欧一峰、李云龙等人听到那一缕传音入密的声音，心头方自一楞，舒秋霜已出声道：“老前辈、李大哥，你们快退下来吧。”欧一峰还没开口，李云龙已经问道：“你……”舒秋霜道：“你不用多说，快要欧老前辈一起退下来就对了。”

李云龙看她说得十分认真，一时虽然不知她为了什么，但方才已经听到了传音入密，这就朝欧一峰道：“老前辈就请退到门口再说

吧。”欧一峰点点头道：“好。”一手拉着沈若华，和李云龙、白秋云等人一起柱茅屋门口退下。

第四百九十六章

当然，心里奇怪的人很多，大概除了舒秋霜之外，其余的人，莫不暗暗纳罕。但因舒秋霜祭起了诛神剑，这使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向李空射起的长剑投去。这一看，在场之人，谁都明白过来了，今晚另有一位高人在暗中相助。

原来舒秋霜祭起的长剑，刚一到上空，就突然从剑身迸发出一片耀目银光，宛如长虹经天，玉龙倒挂，朝陈明达头上飞来。陈明达山是剑术名家，一看剑光有异，分明是有人以气驭剑，心头猛然一惊，赶忙吸气后退，一个人离地数寸，往后平飞出去，同时「锵」的一声掣出一柄四尺长剑，直竖胸前，以备护身之用。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陈明达长剑堪堪掣出，陡觉眼前奇亮，一般森寒剑气，直逼肌肤，使人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噤。他原是剑术名家，自然知道这眼前奇亮，和剑气逼体，是对方长剑已经到了面前，心中刚叫了声：“要糟。”

连长剑挥出都已不及，这时他人已退出去寻丈之外，那道奇亮的剑光，也早已闪电一般飞掠出去。等到陈明达定过神来，才发觉自己头上道冠已被削落！不，连须发都被剑光削断了，一头长发立时披散下来。再低头一看，连竖立胸前的一柄百练精刚长剑，也被齐中削断，这下真教号称魔手天尊的陈明达吓出一身冷汗，忍不住伸手去摸摸脖子，脑袋瓜是不是还连在脖子上?

那道剑气森寒，奇亮耀目的剑光，从陈明达头上掠过，宛如过龙盘空，「呼」的一声，循着十数丈久的一片空地上，绕了一个大回旋。奇亮耀目的剑光，比现在的电炬还要亮上百倍，这一回绕，自然可以把十丈外照耀得丝毫无遗。

本来，无星无月，四外一片黝黑，大家只看到茅屋前面三丈景站着陈明达一个人而已，此时经亮光掠过，才发现这十数丈以外的远处，还有不少幢幢人影，现在连脸貌都照得清清楚楚。那是排教巫氏兄弟巫元、巫享，仙人庙的八大护法木龙如海、大头鬼王冷伦、黄扇秀才韦三元、过天星汪照延、过关刀刘有绿、白虎煞王进士。另外还有四五个面情冷漠的老者，不知是什么人。反正仙人庙的人手，大概已经全体出动了。

每个人经这道奇亮剑光划过，不论你平日在武林有多大的名头，多高的声望，莫不人人面现惊奇之色，悚然后退。但这道剑光，有如长虹经天，神龙掉尾，来势之速，从你头上一掠而过，快逾闪电，就算你把一颗头缩入脖子里去都来不及，何况只是后退而已。

因此剑光飞过，站在十数丈以外的每个人都感到森寒剑锋从他头顶掠过，一个人如遭电击般，几乎无法抗拒，等他们定过神来，才发觉头顶上的头发，已被剑光削去了铜碗大一块，没在剑下丧生，已是天大的运气了。等到剑光寒芒倏然敛去，诛神剑又恢复了一柄长剑，缓缓朝茅屋前面飞落，缓缓落在舒秋霜面前，舒秋霜皓腕一伸，握住了剑柄，返剑入匣。

这一瞬工夫，魔手天尊陈明达和他率同前来，在十数丈外包围着茅屋的一干大小魔头，全已走得一个不剩，踪影全无。这下直看得秦畹凤大为高兴，喜得一下跳了起来，叫道："三姐，你这一手真是高明极了，怎么不把陈明达的首级取来呢？"

舒秋霜笑道："四妹当是我使的么？告诉你，方才是我师父来了。"欧一峰吃惊的道："会是贾老前辈来了？"只听茅屋中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欧老弟，你们都进来吧，现在已经没事了。"

舒秋霜喜道："师父就在屋中，大家快进去吧。"说完，像一阵风般往茅屋中奔了进去，口中叫道："师父，老夫子……"

欧一峰、李云龙等人依言一起回入茅屋，只见堂屋中一把木椅上坐着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蓝布长袍，外罩黑布大褂的矮小老者。这老人生得红光满面，须眉皆白，脸上笑嘻嘻的朝大家望来。欧一峰小时候也只听说过武林福星贾太公竹坡的大名，但从未见过，现在见了此老，不觉肃然起敬，连忙作了个长揖，恭敬的道："南海风雷门晚辈欧一峰，今晚何幸，得瞻老辈芝宇……"

贾太公呵呵一笑道："欧老弟快不可多礼，老朽不过痴长几岁而已。"这时李云龙、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等人也纷纷上前跟着向这位武林前辈行礼。舒秋霜笑道："李大哥、大姐、二姐、四妹，你们还不知道老夫子的脾气，我师父不喜人家多礼的呢。"

"礼多人不怪。"贾太公一手摸白须，含笑道："但礼多也近诈，所以老朽还是不喜欢人家多礼。"李云龙心中暗道："看这位老前辈还挺风趣的。"

贾太公朝大家点点头道：“大家快坐下来好说。”沈若华、秦畹凤去搬了两条长凳，在下首放好，大家依次落座。沈若华耽心娘的安危，忍不住问道：“老前辈，不知陈明达说的家母落在他们手中，是不是真的？”

贾太公颔首道：“这话可能不假，仙人庙今晚来人之中，还有两个厉害魔头，并没同来，霍天生一行人全被他们留下，也并不足奇。”白秋云道：“晚辈义父真会失陷在仙人庙么？”

贾太公看了她一眼，说道：“原来姑娘是霍天生的义女，咳，你们还不知道那两个魔头的厉害，光凭你义父等人，岂是他们的对手？”白秋云道：“老前辈说的两个魔头会是谁呢？”

贾太公道：“乌蒙二怪。”在场之人，连欧一峰在内，都没听过乌蒙二怪之名，大家方待再问。

这时，贾太公又道：“乌蒙二怪，只是陈明达请来助拳之人，其中另有起因……”舒秋霜道：“霍神君此次向仙人庙兴问罪之师，就是为了弟子一门血案而起。”贾太公含笑道：“你以为霍天生是为了查究紫煞掌伤人之事？”

舒秋霜眨眨眼睛，望着师父，问道：“难道不是为这件事来的？”贾太公蔼然一笑道：“其实仙人庙和霍天生之间，早就存有了互相争胜之意……”

舒秋霜问道：“那为什么呢？”贾太公一指秦畹凤，才道：“你们总记得仙人庙和白血帮互争他师父卓一绝之事吧？”秦畹凤道：“仙人庙不是经逢老大的和解，把家祖和家师都释放了吗？”

贾太公笑了笑道：“他们当时尚无把握胜得过白血帮，所以卖了个人情，把两人释放了，其实处心积虑已久，岂肯甘休，所以才把乌蒙二怪请了来，才会以「紫煞无痕掌」企图移祸白血帮，让李老弟和秋霜去找白血帮算帐。”

舒秋霜道：“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企图呢？”贾太公道：“你想想看，仙人庙、白血帮都要拉拢卓一绝，是为了什么？”

舒秋霜道：“卓前辈精于冶剑，他们都想请他炼铸宝剑嘛。”“你说对了。”贾太公含笑道：“因为霍天生在秦岭一处山涧中，得到了上百斤的寒铁，非卓一绝无人能冶。”

舒秋霜问道："这和仙人庙又有什么干系呢？"

"大有关系。"贾太公道："陈明达是个有野心的入，得到了上百斤寒铁，可以铸成近十把削铁如泥的名剑来，他可以练成三个天魔剑阵，天下就无人能敌了，所以用尽心机，要把白血帮的高手，诱去仙人庙，也是为此了。"

白秋云一呆道："这么说义父真的失陷在仙人庙了？"秦畹凤道："霍帮主和沈伯母失陷在仙人庙，我爷爷和师父也一定又落入陈明达的手里了。"她望望沈若华、白秋云，愁苦的道："大姐、二姐，这怎么办呢？"

贾太公含笑道："你们莫急，老朽觉得霍天生也好，卓一绝也好，落到仙人庙手中，绝无危险可言，你们不妨去一两个人，持老朽信物，前去找陈明达，要他放人，但这也只是试试而已，据老朽猜想，目前他们已可能要各走极端，绝不会放人的了，但这一次，却非去不可因为他们纵然不肯放人，也要他们心有顾忌。"

李云龙道："晚辈去。"舒秋霜抢着道："弟子也去。"

贾太公颔首道："好，等天亮之后，就你们两个去一趟好了。"他伸手从马褂里面取出一块五寸长色呈紫红的竹简递给了李云龙，说道："你们把竹简给陈明达一看，他应该会认识这是老朽之物。"李云龙恭敬的双手接过，只见竹简上刻着一行正楷，那是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九字，当下就收入怀中。

贾太公回头朝欧一峰道："目前江湖正是多事之秋，欧老弟的复出，也是时候，因为排教中的许多武功，阴狠歹毒，不是寻常门派的武功所能克制，如今排教和仙人庙已经沆瀣一气，如非你们风雷门武学，就没有克制的人了。"

欧一峰道："这是老前辈过奖之词。"沈若华在大家说话之时，已经沏好了名茶，和秦畹凤两人，分别端上。大家因有大名鼎鼎的贾太公作主，自然也就放宽了心。

天色渐渐黎明，李云龙站起身道："晚辈可以去了。"舒秋霜也跟着站起身来，说道："师父，我们走啦。"

贾太公点点头道："你们看到陈明达，就把竹简交给他看了，就要他放人，旁的不用和他多说。"李云龙躬身道："晚辈记住了。"舒秋霜

道：“李大哥，我们走。”两人双双走出茅屋，一路奔行而去。

第四百九十七章

沈若华道："但晚辈没有好师父咯。"白秋云接口道："对啊，我们如果有一个像老前辈这样的好师父，就真的会不错了。"欧一峰本待笑道叱喝自己女儿不可对老前辈如此放肆，但白秋云跟着接口下去，就不好说了。

"哈哈。"贾太公眯着双目，呵呵大笑道："听你们口气，好像也想拜老朽为师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沈若华听他口气，似有允意，这样会岂肯错过？回头望望父亲，脸上也有了喜色，一时福至心灵，赶忙扑的跪了下去，说道："老前辈那是答应收晚辈做徒弟了？"

白秋云也立即跪了下去道："老前辈收了大姐，自然也要收晚辈了。"秦畹凤也跟着跪下，说道："弟子已经有一个师父，不知前辈肯不肯收录了？"欧一峰也听出贾太公的口气，坐在一旁，只是含笑不语。

"哈哈。"贾太公掀须大乐，说道："你们三个女娃儿，倒是机伶得很，既然想拜师，还叫我老前辈？"三人听得大喜，立即改口道："师父在上，弟子给你老人家叩头。"

"叩头倒是少不得的，这是咱们的古礼。"贾太公含笑道："秋霜是我记名徒弟，你们也记个名好了，不过老朽不喜欢人家叫我师父，这话和秋霜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你们还是叫我老夫子好了，现在你们可以站起来了。"

三女又改口叫了声："老夫子。"才盈盈站起。

贾太公又道："你们要想拜我为师，大概就是想我教你们一手了，从前孔老夫子因材施教，老朽既然收你们做记名弟子，自然也少不得教你们一手才成，好！老朽在这里耽搁的时间不多，看你们各人的造化如何了。"

且说李云龙、舒秋霜—路奔行，舒秋霜终于等到可以和李云龙单独相处的机会，于是对李云龙道："大哥，那天是我不好，我太任性了。"李云龙摇摇头道："妹子，是大哥不好，大哥对不起你。"

舒秋霜甜甜一笑道："大哥，你没有对不起我，我并不是醋娘子，只是我不能容忍你对人家姑娘始乱终弃，所以那天我才很生气。"李云

龙道："你看大哥是那种人吗？我应该早些告诉你小琼的事情。"

舒秋霜笑着道："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只要你不辜负我们就行了。""你们？"李云龙讶然问道，他不知舒秋霜指何人。舒秋霜低笑着道："是啊，除了我，还有聂姐姐、何姐姐，还有沈姐姐、毕姐姐和田妹妹，你一个人也不能辜负。"

李云龙讶然止步："小妹子，你……"舒秋霜低声道："大哥，我看得出来，沈姐姐、毕姐姐还有田家妹子，都对你有意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给我讲讲。别停咯，咱们边赶路，大哥边告诉我。"李云龙于是大概讲了一遍。

舒秋霜笑道："原来如此，大哥，你怎么想？"李云龙道："我也不知道……"舒秋霜笑道："这有什么为难的？既然大家都合得来，大哥来个通吃不就行了？"李云龙喜道："小妹子，你真有这么大的容人雅量？可是我另外还有。"李云龙把跟着自己的女子说了一篇。

舒秋霜娇笑道："只是便宜了大哥你。"李云龙喜道："小妹子，你真好……"伸手就朝舒秋霜腰肢搂去，舒秋霜柳腰一摆，娇声道："大哥，正事要紧，天都快亮了，我们快点。"

李云龙放过她道："暂且放过你。"两人脚下加快，向仙人庙赶去。

赶到仙人庙，已经快近四鼓。仙人庙前面一片广大场地上，早已有了幢幢人影，和一簇簇的灯火，那是摊贩们准备干活了，有的在升火，有的在斩肉调馅，有的在赶着面粉，各忙各的，而且都显得十分忙碌。他们看到从大路上并肩行来的李云龙和舒秋霜，这一对珠联璧合的少年男女，显然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凭地早赶到仙人庙来做什么呢？

上仙人庙，不外乎求神许愿，那么很可能是他们令尊堂得病了，才巴巴的赶个清晨来许愿的了。因为两人都生得俊美无伦，更引起了广场上的注意，大家都不约而同目送着两人进入仙人庙大门。仙人庙是朱衣教主魔手天尊陈明达的根本重地，别说进入仙人庙大门了，只要你接近仙人庙广场，里面的人就已知道。

李云龙、舒秋霜，在江湖上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但在仙人庙，他们两人的知名度可着实不低，可说没有人不知道了。两人刚跨进大

门，就有一个中年道人迎了上来，稽首着道：“观主特命小道恭迓李施主二位侠驾，请到里面云房待茶。”

李云龙连忙还礼道：“道长好说，在下两人前来，原来朱观主早已知道。”中年道人含笑道：“二位行踪是向敝观来的，观主如何会不知道呢？二位请。”

(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李云龙道：“在下二人路径不熟，还是道长请先。”中年道人又打了个稽首道：“贫道有僭，二位那就请随贫道来。”转身引着两人穿行长廊，来至一处月洞门前面，便自站住。

月洞门内，早已鹄立着一个身穿鹅黄道袍的小道童，看到李、舒二人，就迎了上来，打着稽首道：“观主请二位入内相见。”李云龙、舒秋霜随着他进入月洞门，越过一片芊芊如茵的草地，来至阶前。

小道童躬身说道：“启禀观主，李大侠、舒大侠来了。”只听里面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快请。”小道童回身两人躬身一礼道：“观主有请。”李云龙、舒秋霜也不客气，相偕走入。

这是一间宽敞的客堂，陈明达身穿朱红道袍，含笑站起，打着稽首道：“李少侠、舒姑娘备夜重临敝观，恕贫道有失迎迓，快快请坐。”两人也不客气，各自落坐。小道童送上两盏香茗，放到几上，便自退出。

李云龙抱抱拳道：“在下二人备夜来访，有扰观主清修，实在冒昧得很。”“哈哈，李少侠好说。”陈明达打着哈哈，抬手说道：“二位请用茶，李少侠、舒姑娘远来，必有见教，到了敝观，二位即是贫道的客人，咱们且抛开敌对的立场，有话慢慢的说，这茶中贫道可以保证，绝无手脚，二位只舒放心饮用。”

“观主不用客气。”李云龙道：“在下二人远来求见，确是有事跟观主商量来的。”“哦。”陈明达口中轻哦—声，含笑道：“贫道那就洗耳恭聆。”

李云龙道：“方才观主亲自前去朴树湾，曾说白血帮霍帮主、逢老大、沈大娘、卓一绝、田有甲等人，和贵观发生误会，悉被观主留下了，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陈明达脸上似笑非笑的点子下头，一手捋须，说道：“白血帮倾巢来犯，对敝观采取敌对行动，双方既已势成水炭，贫道纵有和解之心，也无法善了，因此只好把他们一起击下了。”

舒秋霜道：“霍帮主此行，是因为先父和我舒家二十八人悉遭紫煞手毒害，向贵观查证来的。”陈明达道：“敝观没有人使‘紫煞手’，霍天生找上敝观，岂不是无事生非？这和姑娘似乎无关。”

李云龙道：“在下二人是奉一位老人家之命，来见观主，要观主把霍帮主一干人立即释放。”他把立即释放四字，说得特别加重语气。

陈明达是何等人，别说他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斗姆的大弟子，就以他魔手天尊的身份，在江湖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连叱咤风云的白血帮都不在他眼里，有谁能以命令口气，要他立即放人？

这话如果听到另一个和陈明达有同样身份的人的耳中，定然会被激怒，但陈明达是个城府极深的人，闻言不怒而笑，而且笑得很和平。他自然知道能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必然是大有来历之人，他自非问问清楚不可。这就目注李云龙颔首道：“二位不知是奉那一位高人之命而来？”

舒秋霜道：“自然是我师父了。”李云龙这时从怀中取出那方竹简，站起身，双手捧着竹简，神色恭敬的道：“这位老人家把他昔年的信物，交在下带来了，请观主过目。”举步跨上两步，把竹简递了过去。

陈明达看他神色庄重，不觉也随着站起，伸出双手，把竹简接过，目光一注，他本来红润如玉的脸上，刹那间脸色大变，双手捧着竹简，失声道：“贾太公？会是贾老人家竹符令。”

李云龙道：“不错，在下二人，正是贾老人家的差遣而来。”舒秋霜道：“朱观主现在相信了吧？”陈明达呵呵一笑道：“舒姑娘原来是姜老人家的高足，无怪剑法通神，贫道不胜佩服之至。”

舒秋霜道：“那么朱观主答应放人了？”“这个……”陈明达沉吟了下，才道：“二位且请宽坐，容贫道去跟大家商量一下，再作答如何？”他不待两人回答，一手拿着竹简，正待离座而去。

舒秋霜道：“李大哥，朱观主既然看过，师傅的竹符令应该可以收起来了。”陈明达呵呵一笑道：“舒姑娘说的极是，只是贫道若不把令

师的竹符令拿去作证，恐怕不易使大家深信不疑，所以贫道必须带去让大家看看，令师符令，自有贫道负责，舒姑娘只舒放心好了。”

李云龙道：“霜妹，朱观主说得有理，还是由来观主拿去让大家看看的好。”陈明达颔首道：“委屈二位稍待了。”说完匆匆就走。

第四百九十八章

舒秋霜笑道："李大哥你想的和我完全一样。"她望望李云龙，问道："你看斗姆会答应放人么？"

"这很难说。"李云龙道："如果我们今晚没和斗姆闹翻，她碍着姜老人家的面子，也许会放人，但今晚经我们在斗姆殿那一闹，斗姆也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人物，如果各走极端，那就不一定肯放人了。"

舒秋霜冷哼道："她敢不放人？"李云龙道："霜妹，不可意气用事。"舒秋霜道："我有血海深仇，还怕结怨得罪人么？"

李云龙道："你说的当然也有理，但我们这次以礼求见，是贾姜老人家之命来的，不论朱观主肯不肯放人，咱们只要把贾老人家的意思传达到了，待回朱观主答应放人最好，万一不肯，我们也可以向老人家覆命，此行的任务就完成了。"

说到这里，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霜妹，不论如何，你要多忍耐些，以后的事，自有姜老人家作主，你不可在言语上和他冲突，反倒显得我们小气了。"两人默默的坐了一回，只听履声咔咔，陈明达手捧贾太公的竹符令，缓步走了进来。

李云龙首先站起，说道："朱观主和大家商量的结果，不知如何了？"舒秋霜因李云龙站了起来，也只好跟着站起。陈明达心中暗暗地忖道："这姓李的年事虽轻，一身武学超高，最难得的还是气度从容，为人谦和，二师妹真不该和他结下血海深仇，此子不出几年，定可领袖群雄，该是黑道中人唯一的劲敌了。"他心念转动，一面呵呵笑道："二位快请坐。"

他回到上首一把椅子坐下，目光一掠两人，脸色变得十分凝重，又以极诚恳的语气说道："贫道身为敝观主，照说本观大小事情，贫道自可完全作主，但最近来了不少昔年旧友，在敝观聚首，白血帮霍帮主率众来犯，以贫道一人之力，自然不足与之抗衡，因此全仗诸位道友之力，才把霍帮主一行给留了下来，所以姜老人家要贫道放人，贫道一人就作不了主，必须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决定……"

舒秋霜道："朱观主和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是肯放人呢？"陈明达道："姜老人家望重武林，大家尊为福星，有他老人家的符令，武林

中人自该一体遵照了，只是……”

舒秋霜冷冷道：“只是什么？”她言词咄咄逼人。陈明达依然含笑道：“只是诸位道友之中，和霍帮主另有梁子的，也颇不乏人，尤其……”他目光朝两人看了一眼，又道：“二位今晚也见过家师了，诸位道友见到贾老人家的竹符令，不好明言反对，就托辞家师即在仙人庙，不如请示家师，去作最后决定，于是贫道赶去后殿，谒见家师请示。”李云龙心中暗道果然去向斗姆请示，看来放人之事，只怕没有希望了。

舒秋霜道：“斗姆的意思呢？”她当着陈明达，直呼斗姆，陈明达却依然含笑道：“家师看了贾老人家的竹符令，要二位回去转陈贾老人家，他已有数十年不问尘事，如今竹符令，重现武林，既有贾老人家出面，那是最好不过，近几十年，江湖上已经积下不少恩怨是非，也该有个了结，因此家师之意，白血帮霍帮主等人，暂且留在敝观，一个月后，请姜老人家亲临五老峰主持此一盛会。”

舒秋霜道：“这么说是不肯放人了？”陈明达道：“不过家师交代贫道，霍帮主等人，仙人庙在这三月当中，待以贵宾之礼，当在五老峰当着姜老人家释放。”说完，站起身，把竹符令双手交给李云龙，说道：“李少侠请代向姜老人家多多致意了。”

李云龙双手接过，然后收入怀中，朝陈明达抱抱拳道：“在下自当把斗姆前辈和朱道长的话，转禀贾老人家，在下二人，那就告退了。”陈明达连忙稽首道：“二位请。”李云龙、舒秋霜举步走出。

陈明达一直送到阶前，才道：“李少侠、舒姑娘恕贫道不远送了。”

两人出了月洞门，一路退出仙人庙，始终不见一个道士。这时天色早已大亮，两人不好再施展轻功，只得脚下加紧，赶到朴树湾，已经日高三竿。茅屋门前，一片空地上，这时正有三位姑娘，聚精会神，指手划脚的在练着功夫，对两人的走近过来，她们都似乎一无所觉。这三人，正是沈若华、白秋云和秦畹凤。

舒秋霜正待出声叫她们，李云龙急忙伸手一拦，说道：“霜妹不可造次，她们练的好像是一种极为深奥的武功。”舒秋霜偏头问道：“何以见得呢？”

李云龙含笑道："第一，如果不是深奥武功，精奇难练，必须在练习之时，苦苦思索，她们不会专心一志，心无二用，连我们走近了都会不无所觉。"舒秋霜道："还有第二呢？"李云龙微微一笑道："第二，你已经看到了。"

舒秋霜奇道："我看到到什么了？"李云龙道："她们练的招式步功，你不是都看到了吗？老实说，以我们目前的武功，连大名鼎鼎的斗姆都斗过了，总不能说我们不济吧？"舒秋霜嗤的笑道："你少自吹自擂了。"

"不。"李云龙道："你听我说下去呢，我只是拿我们作个比喻罢了，以我们目前的身手，任何武功，只要看上一眼，应该可以看得出一点端儿来，现在你已经看了一回了，你看得懂所练的手法么？"

舒秋霜经他一说，不禁呆得一呆，说道："大哥说得对极了，大姐她们练的是什么武功呢？"李云龙道："我们不可惊动她们，快些进去了。"

两人走近茅屋，只见大门土垣上贴着—张长形的红纸条，上面黑酣势劲的写着一行大字，那是："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舒秋霜看得咭咭的笑出声来，说道："这又是师父的大笔了，他老人家就喜欢给人家门上贴这九字儿。"随着话声，跨进屋去。

只见欧一峰独自一人坐在客堂上喝茶，闻言笑道："舒姑娘可别小觑了这九个字，贾老人家被武林中人尊为福星，就是只要贴上这九个字，当真是诸邪不侵。这里密过仙人庙，贴上这字儿，就没人敢到这里来正眼看上一眼了。"

舒秋霜问道："欧前辈，我师父呢？"欧一峰笑道："贾老人家在里面睡觉。"舒秋霜又问道："大姐她们在门口练的是什么武功呢？"

欧一峰含笑道："若华她们都拜在贾老人家门下，作了记名弟子，贾老人家要她们到门口去个别传授武功，她们从你们走后，一直练到现在了。"舒秋霜道："你老不是说师父在睡觉么？"

"是啊。"欧一峰笑了笑道："姜老人家在里面睡觉，也就是个别传她们武功呀。"李云龙听得暗暗哦了一声，忖道："是了，难怪自己两人来时，沈若华她们全神贯注，没有发觉自己两人，原来是姜老人家

以传音入密个别教她们练功，她们每一个人一面仔细聆听，一面比划手脚，就心无二用了。”

欧一峰含笑道：“你们先坐下来再说，见到陈明达了，是不是他肯放人？”李云龙在下首一张椅子坐下，点头道：“是的，他自己作不了主，还去请示了斗姆，斗姆约下了日期。”把此行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欧—峰道：“果然不出贾老人家所料，斗姆安静了几十年，现在武林震动之时居然久蛰思动，还敢跟贾人家订约，当真是胆大妄为已极。”

只听贾太公的声音笑道：“这一点也不稀奇，她知道老朽绝不肯自己出面，几十年来，老朽也从没出过面，当今武林中，除了老朽，她只有对几人，还有五分忌惮，另外茅山的木吾道长，但她也料想得到，木吾道长更不会下山，九大门派又相互斗争，这样一来就更不会管她了，所以她还惧怕谁来？”

欧一峰道：“但她约了老人家。”贾太公道：“她约她的，老朽不用理会她。”舒秋霜道：“但斗姆要你老人家去主持大会呢，你老人家不去，只怕她到时不肯释放霍帮主等人呢。”

贾太公道：“老朽的竹牌令，不是交给了李云龙老弟了么？到时就由李老弟代表，这还会有假的？”李云龙心中一惊，难道他看出点什么了？表面上恭敬道：“晚辈武林未学，如何能代表你老人家呢？”

(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有甚么不能的？”贾太公道：“老朽要你代表，你就是老朽的代表，这还会有假？”李云龙还是不敢应承，说道：“只是晚辈……”贾太公笑道：“老弟不用多说了，老朽要你代表我去自然不会叫你把事情办砸，老朽不是有四个记名弟子么？此刻老朽不是正在加紧训练她们吗？到时由欧老弟和你们同去，包舒错不了。”

欧一峰听得心头大急，忙道：“老人家，晚辈这点能耐……”“咄。”贾太公口中「咄」了一声，截着他话头，说道：“你老弟是南海风雷门的掌门人，如今已学得你门中失传已久的武功，还怕什么？老朽是因他们五个年轻人年事太轻了，总要有领头的人，要你去领个头罢了，这有什么要紧？难道凭木吾的传人，和老夫四个记名弟子，还不够打发斗姆？”

第四百九十九章

欧一峰道：“那……”贾太公笑道：“老朽已有几十年不管武林中鸡毛蒜皮的事了，这回自然不好为了斗姆，就亲自出面，但她可以约人助拳，咱们难道就不能约几个帮手来么？”

欧一峰心中暗道：“当今武林，除了你贾太公，和茅山木道长，九大门派，八大世家，还有谁能和斗姆一较长短？何况听你口气，斗姆还有几个扎硬后台，那有什么人能制得住他们？”

他们心中想着，还没开口，舒秋霜忍不住问道：“师父，我们去找那些帮手呢？”贾太公道：“叫你叫我老夫子，你偏要叫我师父，师父这两个字，比老夫子难听了不知有多少倍，你想想看，大成至圣先师，天下人都尊称他孔夫子，孔老夫子，几时有人叫他孔师父的？你再叫我师父，我就不要你这徒弟了。”

“好嘛。”舒秋霜道：“弟子以后就叫你老人家老夫子好了。”贾太公笑道：“必也正名乎，为师这是非争不可的。”

舒秋霜道：“老夫子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到那里去找帮手呢？”

“呵呵。”贾太公笑着道：“为师总得想上一想，当今之世，能制得住斗姆的人，已经不多，要制得住斗姆勾搭的那几个老魔头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办法总是有的，让为师仔细想想，找两个不痛不痒的人来。”

舒秋霜道：“老夫子，你说什么呢？”贾太公道：“你不用多问，让为师且去梦见周公，商量商量再说。”舒秋霜小嘴一噘，说道：“你老人家就是这样，说话喜欢卖关子，你老人家说的话，人家听不懂。”贾太公不再作声，大概真的梦周公去了。

欧一峰自然听出来了，姜老人家语含玄机，可能早已胸有成竹，因此脸含微笑，说道：“舒姑娘，姜老人家可能已经有了安排，你不用多问，到时自知。”

舒秋霜道：“欧前辈，你知不知道斗姆约的那些魔头，会是什么人呢？”欧一峰微微摇头道：“听贾老人家的口气，这几个魔头，似乎比斗姆还要厉害，这点自然可以想像得到，斗姆有把握请出这几个魔头来，才敢和贾老人家订下大会之约，由此可见她心目中，这几个魔头

足可对付得了贾老人家了，像这种人，定是已有数十年不曾出山之人，我对中原武林并不太熟悉，一时之间，可真想不起来。”

舒秋霜看了看李云龙，问道：“那么老夫子说的不痛不痒的人呢？那会是谁呢？”欧—峰笑，笑容仿佛佛平了众人心中的不安，然后道：“贾老人家语含玄机，那就更不容易猜得着了。”

众人正说之间，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三人练得满脸通红，一身香汗淋漓的走了进来，看到李云龙、舒秋霜两人，不觉同声噫道：“李大哥，你们几时回来的呢？怎么没有看到你们走进来呀。”

舒秋霜见了她们就立即迎了上去，高兴的道：“大姐、二姐、四妹，恭喜你们都拜了老夫子为师，现在我们成了师姐妹了。”李云龙笑了笑，也道：“你们得蒙姜老人家收列门墙，真是福缘不浅，可喜可贺。”

沈若华一双盈盈秋波望着他，说道：“大哥，你还没说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李云龙含笑看着前面的三个大美人道：“我门已经回来了一会，你们正在练功，心不旁惊，所以没看见我们了。”

舒秋霜这时问道：“老夫子教你们练的是什么武功呢，怎么我都看不懂？”沈若华道：“我也不知道，老夫子要我们到外面去练，他也没有出来，只是要我们照着他老人家说的去做，一会伸左手，一会抬右脚，别人我不知道，我只是依样葫芦的做着就是了。”

秦畹凤听了沈若华的话以后也道：“我也是，老夫子一直在我耳边反覆的说道，我就反覆的练着。”白秋云听了两人的话以后就道：“这就奇了，从一开始，老夫子就一直在我耳边说着，没有停过。”

秦畹凤也道：“我耳中也没有停过呀。”白秋云道：“但我们练的手法，都并不相同呀。”秦畹凤不解道：“但他老人家只有—张口呀，怎么在同一时候，和我们三个人说不同的话呢？”(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欧一峰听了三女的话含笑道：“这就是贾老人家咯，若是没有这点能耐，还是姜老人家吗？”

只听贾太公的声音道：“好了，你们几个女娃儿，碰在一起，话就说个没完，还不快去做饭，为师给你们吵醒了，肚子就会饿，吃了饭，还得加紧练呢。今天虽只教了你们一招手法，至少也要练上三

天，才练得熟，三招就得九天，为师就得在这里为你们足足耽上九天，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四位姑娘给贾太公一说，立即口中「唷」了一声，抢着往后面厨房而去。好在有四个人，淘米的淘米，洗菜的洗菜，升火的升火，一顿饭很快就是做好了，大家端着大盘小盘的，在堂屋一张木桌上放好，就请贾太公和欧一峰—起入座。

饭后，沈若华又沏了三盏茶，放到桌上，才行退去。贾太公望望李云龙，又看看四个如花似玉的记名弟子，心里有实高兴，只是笑呵呵的摸着白须子，心里也在想着：这小子真是不错，只是这四个娃儿，也没一个差的，这笔事儿，倒得想个两全的法子。

李云龙取出竹简，双手呈上，说道：“晚辈向老人家交差了，竹符令请老人家收起来吧。”贾太公却摇手道：“不用缴还，还是你收着，你要代我去找几个人，这牌牌还有用，再说一个月之后的大会，你还要代表老朽前去，就由你收着好了。”

李云龙听了心中一惊，不知道贾老夫子是什么意思，于是道：“老人家要晚辈去找谁呢？”

贾太公挥挥手道：“还早，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再说不迟，此刻老朽要教她们去练功了。”一面吩咐道：“三个女娃儿，你们该出去了。”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三人慌忙答应一声，抢着朝门外飞奔出去。

贾太公朝舒秋霜道：“再有一个月，你也要展露一手给那些黑道魔头开开眼景，再不勤加练习，没的把我姜老头的脸都丢了。”舒秋霜笑道：“所以咯，老夫子，你老人家还得再教我一招，才不会给你老人家出丑呢。”

“好哇，小丫头，原来你想乘机勒索。”贾太公一手拂髯，微微摇着头道：“好、好，那你就快出去，和她们一起练吧。”舒秋霜欣然往外行去，贾太公打了一个呵欠，起身道：“欧老弟、李老弟，你们坐吧，老朽要去躺一回呢。”

欧一峰忙道：“老人家只管请。”对于欧一峰来说他可不管对贾夫子有什么不敬。

贾太公一手摸着花白长髯，呵呵一笑道："宰予昼寝，就成了朽木，孔老夫子却是去梦见周公，至于老朽呢？那就算是梦中授艺吧。"李云龙心中暗道，这位老人家大概是假昼寝之名，到房中去施展传音之术，教沈若华等四人武功去的了。

贾太公走后，欧一峰朝李云龙道："李老弟，你昨晚一晚末睡，也去休息一回吧，左首后厢房有一个床铺，你就是不睡，去坐息一回也好。"李云龙确实有些困乏，点点头，就往后厢走去，在床上盘膝坐下，运起功来。他几乎已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这一调息运功，很快就进入忘我之境。

等到醒来，天色已快黑了，四位姑娘正在后面厨房里一齐动手，做晚饭了。李云龙走出堂屋，桌上已经点上了灯盏，却不见欧一峰的影子。一会工夫，四位姑娘端着饭菜走出，在桌上摆好。李云龙朝沈若华问道："欧前辈呢？"

沈若华道："不知道，我们练完功，回进来的时候，爹还坐在这里。"秦畹凤却往左厢跑去，口中叫道："老夫子，吃晚饭啦。"奔入左厢，目光一转，房中那有贾太公的人影？口中不觉「噫」了一声道："老夫子不在房里，会到那里去了呢？"回出左厢，一面说道："老夫子没在房里呢。"李云龙心中一动，暗道：贾老夫子也不在房里，那一定是和欧老人家一起出去的了。

沈若华道："爹和老夫子都不在，他们会到那里去了呢？"舒秋霜道："那一定是老夫子约欧前辈一同去的了。老夫子是一个喜欢动的人，屋子里是耽不住的，从前在寒家教我书的时候，就是时常出去，不在书房里，有一次给我抓到了，他才收我做记名弟子的。"

秦畹凤道："给你抓到了什么呢？"舒秋霜道："有几次我去找老夫子，他都不在，我问庄丁们，他们又异口同声的说老夫子没有出去，等我再回到书房里去，老夫子又明明在房里了。我心中觉得奇怪，有一次，去找老夫子，他老人家又不在，我就偷偷的爬上书房窗前的一棵大树上等着，果然过没多久，我只霎了一下眼睛，老夫子已经在屋里了，我根本没有看到老夫子从那里进去的。"

李云龙笑道："以贾老人家的武功，就是现在，也不会让你看清楚的了。"李云龙心里清楚现在贾老夫子的武功比他要高明多了，有时候李云龙想这个贾老夫子的武功应该已经超出天榜的评价了，而且李云

龙也发觉贾老夫子也可能看出他真正的实力了，否则的话一个以后对付斗姆的事情不会叫他去。

第五百章

“你别插嘴，听我说下去呢。”舒秋霜接着道：“我正觉得奇怪，老夫子忽然抬眼朝我望来，含笑招招手道：你还不下来，别摔下来了。他这一招手，我只觉一个人突然朝屋中飞了进去，穿窗而入，落到他面前，这下真把我赫得几乎昏了过去，等定过神来，就跟他缠着要学招招手就可以把人招过去的本领。老夫子摸着我的头，含笑道：你女娃儿，资质不错，但老夫这一手，你至少也要痛下功夫，十年之后，才练得成，老夫收你做个记名弟子，教你一些入门功夫，你要用心练才行。就是这样，我就跟老夫子练功了。”

秦畹凤眨眨眼睛，问道：“三姐，方才我看你一个下午一直在练着向空招手，是不是那记招手的功夫？”舒秋霜喜孜孜的点点头道：“是的，老夫子说，以我现在的功力，本来还不能练擒龙手，但因三个月之后，我们都要去露上一手，所以老夫子提前传给我了。”

白秋云道：“老夫子和欧前辈都出去了，我们要不要等他们回来呢？饭菜都快凉了。”舒秋霜道：“我看不用等了，我们只舒先吃吧，这两位老人家出去了，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秦畹凤道：“是啊！我们就先吃吧，不然，肚子快饿痛了呢。”沈若华道：“那就快些吃吧，不用等了。”大家围着坐下，同进晚餐。

吃过晚餐，沈若华沏了一盏茶，放到李云龙面前，说道：“李大哥请用茶。”李云龙慌忙站起身道：“沈姑娘，这个如何敢当？”

白秋云附着秦畹凤耳朵低低的说了一句话，秦畹凤“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但赶快用手抿住了嘴。沈若华回头看了秦畹凤一眼，说道：“你笑什么？”

秦畹凤抿抿嘴道：“我没有笑。”口中说着没有笑忍不住又在咧嘴笑了。舒秋霜问道：“二姐方才和你说了什么话呢，有这么好笑？”秦畹凤望望沈若华，笑着道：“二姐说……”

白秋云瞪了她一眼，说道：“你敢说出来，看我饶你才怪……”沈若华道：“四妹，二妹和你说了甚么，你快说出来。”白秋云道：“四妹，你……”

秦畹凤笑道："大姐，是二姐不让我说呢。"沈若华道："你听二妹的，还是听我大姐的？"舒秋霜也道："这么好笑的话，四妹，你自然该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了。"

李云龙看他们争个不休，就双手一拢，含笑道："你们不用争执了，我来做个公证人，你们一共四个人，四妹、二姐叫你不许说，她只有一个人，大姐、三姐要你说，有两个人，你自然要听从多数，就该说出来才是。"

白秋云粉脸微微一红，说道："大哥，是你要她说的，那就不管我的事了。"李云龙点头道："好，四妹，你就说吧。"秦畹凤望望李大哥，嘻的笑出声来，说道："二姐说……"她说了三个字又笑个不停，接着道："大姐方才端出那盅茶来……就像……就像……"

沈若华脸上一红，瞪了她一眼，说道："像什么了？二妹就喜欢乱嚼舌根。"舒秋霜催道："四妹，你说话别笑呀，大姐端出那盅茶来，像甚么呢？"秦畹凤笑得两颊通红，弯着腰笑道："像……像……相亲……"舒秋霜听得也"噗哧"笑出声来。

沈若华粉脸骤然羞红，叱道："四妹，你……"她抢了上去，伸手要去呵她。秦畹凤急忙躲了开去，笑道："又不是我说的，这话……是二姐说的呀。"

沈若华朗白秋云走去，说道："二妹，你自己想相亲是不是？那好，快去相呀。"一把拉着白秋云朝李云龙身边推去。白秋云顺势也把沈若华朝李云龙身边推，口中说道："你是大姐，自然该你先相亲了。"

两位姑娘拉拉扯扯的都希望把对方推到李云龙身上去，但这一拉一推，两个人都立不住，身子一歪一齐朝李云龙身上撞了上去。李云龙给秦畹凤一说，也不禁俊脸发热，本来她们姑娘家互相笑谑自己不该多嘴的了。这时眼看两人跌跌撞撞朝自己撞来，他如果不及时出手，两位姑娘就会一齐跌了下去，这就双手一伸，把两人一齐拦住，说道："好了，你们别开玩笑了。"他这一拦，两个姑娘同时撞进了他的怀里，直羞得两人两张粉脸涨得像大红缎子一般，各自站住。

沈若华羞急的嗔道："都是你……"白秋云道："难道你心里不想么？"沈若华道："你还要说？你才想呢。"又要朝她扑去。白秋云娇笑着双手作势，说道："你敢过来。"

“你们几个女娃儿快别吵了。”左首厢房中忽然传出贾太公的声音说道：“这一个闹，把你们老夫子都吵醒了。”秦畹凤咦道：“老夫子，你几时回来的呢？”

贾太公笑道：“我一直就在房里睡觉，又没出去，何用回来？”他不待她们说话，接下道：“李老弟，有一件事，非你去趟不可。”李云龙道：“老人家但请吩咐。”

贾太公道：“你从这里去，到三义河路旁去等着。”李云龙道：“晚辈到了三义河，又要做什么呢？”贾太公道：“那里有一可大樟树，你在树底下站着就好。”李云龙道：“晚辈只要站在树底下，就没事了么？”

贾太公道：“该当如何，那是你的事了。”舒秋霜道：“李大哥，我也去。”贾太公道：“你们在这里等着就是了。”李云龙道：“晚辈这就去。”转身走出茅屋，一路奔行而去。

朴树湾离三义河不过一、二十里路，自然很快就赶到了。这时夜色已浓，大路临江，烟波浩渺。三义河是一个小镇集，集外大路边，果然有一可大樟树，覆盖如伞，树叶十分茂盛。李云龙找到这棵树下，目光四顾，不见一个人影，这时已是初更时分，小镇集上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时候早就进入梦乡久矣。

这时候出来活动的人，当然是夜行人了。李云龙不知道姜老夫子要自己这里来等的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事，但他相信姜老夫子说的话，今晚，这大樟树下，一定会有事情。他目光一瞥，正好树下*树身有着几方大石，那是给行人歇脚的，他走到大石前，坐了下来。

就在此时，瞥见远处正有两条人影，在大路上出现，一路奔行而来。人影渐渐近了，李云龙已可分辨得出来人身形苗条，似是两个女子，心中暗自忖道：“贾老人家要自己等的，会不会就是这两个人呢？”心念一动，不觉一吸真气，身形往上拔起，一下隐入树叶之中。

两条人影渐渐奔近，到了大樟树下，便自停住。那是两个面上蒙着黑布的姑娘家，因为她们面上蒙了黑布，所以看不清她们的面貌。两个姑娘在树下停步之后，目光不住的向四下回顾，似是十分焦急模样。

只听其中一个口中轻「咦」声，低低的道：“那位老人家明明是说，只要把你护送到这里，自会有人前来接应，怎么会不见人的

呢？”她这一开口，李云龙听出来了，这说话的竟是黑衣魔女贾淑娴。她是有一位老人家叫她护送另一个姑娘到这里来的。她口中的那位老人家，莫非就是贾老人家？

只见另一个姑娘忽然朝贾淑娴盈盈拜了下去，咽声说道：“贾师叔……”贾淑娴“哎”了一声，说道：“我和你说过，从现在起，你不准再叫我师叔了。小妹子，我们以姐妹论交，你只要叫我一声姐姐就好。”她伸手去拉着她。

另一个姑娘虽黑布蒙面，但她双肩耸动，好像哭了，咽声道：“姐姐，你冒着大不违，把我救出来，小妹终身感激不尽，你快回去吧，我在这里等着好了。”李云龙听得心里猛然一震，暗道：会是司马琼？

只听贾淑娴道：“那怎么成？这里离仙人庙极近，有我陪着你，就算有人追来了，还不要紧……”她话设有说完，李云龙已经一跃而下，叫道：“淑娴……”

贾淑娴倏地回过身来，口中喝道：“什么人？”呛！一道青虹应手而生，朝李云龙身前划去。李云龙连忙后退一步，叫道：“淑娴，是我。”司马琼已经听出是李云龙的声音了。

此时夜色已深，她功力较差，自然看不清面貌，但李云龙的声音，是她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的，她声音入耳，喜极叫道：“姐姐，是他……是……李……郎……”贾淑娴也听出来了，凤目一凝，急忙撤剑，叫道：“是你，李大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李云龙含笑道：“我是贾老人家之命，到大樟树下等人来的，不知来的会是你们两个。”贾淑娴看了他一眼，笑道：“你来了就好，我把小妹子司马琼交给你了，我还得赶回去，哦……”她忽然“哦”了一声，从身边解下一柄长剑，说道：“这是镇山剑，本来是你的，你也收过去，剑归原主，人……也归原主了，我总算替你做到了两件事，我……我的心愿……已了……”

李云龙并没伸手去接，手掌轻轻一推，感激的道：“淑娴，你对我的一番情意，我很感搬，我有龙泉剑了，这柄剑，就算我送给你的，你收着吧。”

第五百零一章

李云龙乘机跨上一步，一手握住了她的柔荑，诚恳的道：“淑娴，你是明白人，江湖上人，分为黑白两道，正与邪，你应该分得清，我祖和令师姐有杀友之仇，本来这是一人一家的私事，但令师好像老羞成怒，邀约了昔年魔头，大有和正派人士来一次算总帐的意思，目前或许势均力敌，胜负未分，但自古以来，邪不胜正，你一定要相信，你是个好女子，应该洁身自好，不可淌入这场浑水之中……”

贾淑娴两行泪水突然挂了下来，她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点点头道：“大哥，我知道，只是你一番好意，我却无法接受，仙人庙逃走了一个司马琼，还不算重要，若是叛走了我贾淑娴，那还得了？我是师父一手扶养长大的，师恩如山，虽然我……我一颗心已经非君莫属，但我这一个人是师父的，我无法两全。大哥，你带着琼回去吧，我……我们是无法……”

她忽然泣不成声，轻轻挣脱李云龙的手，咽声道：“大哥，你们保重，我要走了，你……我到了无法两全的时候，我会有自处之道的……”话声一落，一个转身，急奔而去。李云龙目送着她身形远去，渐渐消失，一个人呆怔立当场。

司马琼一手扯去了蒙面黑布，低低的叫道：“李……郎……”李云龙听到她的叫声，才如梦初醒，口中「啊」了一声，急忙回过身去，歉然道：“小琼，对不起，真真太令人感动了，你也受了很多委屈……”

司马琼两眼一红，一个身子一下扑入李云龙怀里，流泪道：“我受些委屈，就是再多，我也不怕，我怕……”她没说下去。李云龙问道：“你怕什么呢？”

“我怕对不起你……”司马琼一颗头埋在他怀里，幽幽的道：“因为……因为……我有了身……我怕会被磨折得掉下来，那我就对不起你了。”这是说她果然有了身孕。

李云龙心中听了十分的高兴，他有2多女子，现在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他紧紧的抱住她，目中也有了泪光，激动的道：“小琼，琼妹，是我对不起你，你被文慧芸擒去，我营救无力，反劳贾淑娴把你救出来，我真是惭愧之至。”

司马琼偎在他怀里，幽幽的道："李郎，我一点也不怪你，你祖命未成，这是大事，我会累了你，李郎，我已经脱出虎口，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你不用以我为念……"

"琼妹，快别这样说了。"李云龙依然抱着她娇躯，说道："我们已经重逢，再也不会分离了，我会尽我之力保护你的，只等大会，我就带你回家，到时候你就不用这样受委屈了，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司马琼娇躯颤抖，喜极而泣，说道："李郎……大哥，我……我好幸运……"李云龙取出手绢，替她擦着泪水，柔声道："好了，琼妹，我们可以回去了。""回去？"司马琼站直身子，望着他问道："我们回那里去呢？"

李云龙道："你总记得，你从仙人庙出来，不是到过沈大娘的家么，现在大家都在那里，人自然到那里去了。"司马琼幽幽的问道："大家，是些什么人呢？"李云龙道："第一位，是武林中号称福星的贾太公姜老人家。"

司马琼问道："是不是那位白胡子老伯伯？他说我叫他老夫子就好。"李云龙奇道："你怎么知道的呢？"司马琼道："我就是白胡子老伯伯把我救出来的，他把我送到贾师叔那里，不，她不许我叫她师叔，要我叫她姐姐，她护送我出来的。"

李云龙道："会是贾老人家？他吃晚饭的时候，果然出去了。"李云龙心想：还有欧前辈，不知到那里去了？司马琼又问道："还有呢？是些什么人呢？"李云龙道："还有—位欧前辈，也就是沈若华沈姑娘的父亲，还有四位姑娘，你都见过，一个是沈若华，一个是白秋云，一个是舒秋霜，还有一个是秦畹凤。"

司马琼微微摇头道："白秋云、秦畹凤？这两人我没见过。"李云龙笑道："白秋云就是你叫她二哥的白云秋，秦畹凤就是秦畹风你应该见过，你现在总想起来了吧？"司马琼点点头，笑道："白二哥我早就看出她是女的了。"秦畹凤她早就知道她是女的，只是不知道她改了名。

李云龙笑道："现在你不是都知道了？"司马琼脸上一红，低低的道："但……但我再过一两个月，肚子大起来了，这……这……多不好意思。"李云龙也不禁俊脸一热，他想到不久自己可以做父亲了，心头一喜，说道："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们也总有一天会做母亲的。"

“不。”司马琼低垂粉头，羞涩的道：“但我们……我们还没有名份呀。”“这也不要紧。”李云龙道：“我们以后回家以后就没关系了，我的父母如果知道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你呢，等我的事了了以后我们就成亲，到时候我们不是就有名份了么？”

司马琼一下扑入李云龙怀里，喜得呜咽的道：“大哥，你真好。”李云龙道：“好了，我们走吧。”司马琼点点头，两人就一同离开大樟树，朝朴树湾奔行而去。

两人走后，从大樟树顶上，像飞鸟般落一个人影，他正是南海风雷门的掌门人欧一峰，望着两人后影，微微出神，叹息一声道：“看来若华是落空了。”一道人影相继飞起，划空而去。

李云龙、司马琼回转朴树湾，跨进门，就见灯火荧荧，大家都在堂屋中坐着等候。白秋云一眼看到司马琼，就欣然道：“三妹，你回来了。”司马琼叫道：“二哥，我早就看出你是女的了。”

白秋云咐着她耳朵，低低的道：“我也早就看出你有身孕了。”司马琼听得大羞，口中“嗯”了一声。李云龙问道：“贾老人家呢？”沈若华道：“姜老夫子和爹都已经睡了。”秦畹凤喜孜孜的道：“我们又多了一个司马姐姐，本来的大姐、二姐、三姐、四妹，又要重排过了呢。”

白秋云笑道：“不用重排，三妹不和我们排在一起的。”秦畹凤问道：“那为什么呢？”白秋云低笑道：“因为她是我们……”司马琼又羞又急，涨红着脸道：“二哥，你是我二哥咯，怎好取笑妹子的呢？”

白秋云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取笑你了呢？”沈若华道：“快别尽说笑了，司马姑娘刚来，快让她坐来歇息才是。”

舒秋霜道：“司马姐姐，到我们房里去吧。”四个姑娘簇拥着司马琼朝左首房中行去，李云龙也就回到右首房中去休息了。反正茅屋前面贴了—张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仙人庙纵然高手如云，也绝不敢妄越雷池一步的，因此大家连木门都不用关，真正做到夜不闭户了。

初更刚过，舒秋霜却悄悄摸进了李云龙的屋里，李云龙自然喜出望外。两人宽了衣，相拥着上了床。舒秋霜盯着李云龙胯下的宝贝，只见它青筋暴怒，高高硬硬地挺举着，舒秋霜越看越爱，心里上上下下乱跳。

李云龙开始进攻，双手在她的***上抚摸，那雪白的娇体随着他的爱抚，不停地扭动，而嗲声连连。左手由粉颊轻轻摸抚，往下到脖子而到那高挺粉嫩的***，先用力的猛按、猛搓，然后轻扣那微微抖动的***。右手由小腿往上游动，沿着大腿内侧的细皮嫩肉，到达两腿间的神秘境，在那里徘徊不停，先张开手掌，如磨墨一般的磨着，偶而用食指轻轻敲一下那令人神魂颠倒的神秘地带。

舒秋霜毕竟以前只与李云龙欢好过两次，此刻她已经全身酥麻，腰身猛扭，吟浪出口："哎唷……哎唷……唔……我受不了……求你……快……不要折磨人家……快……"水一股股地沿着屁股沟往下激流。李云龙也忍不住，迅速地拨开她的玉腿……

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和五位姑娘起来之时，又不见了贾太公和欧一峰的踪影。大家猜测两人一定又有什么事去了，也就不以为意。吃过早餐，沈若华等四位姑娘，又要到大门前一片草坪上练功去了，屋中只剩下李云龙和司马琼两人。

"小琼，感觉怎么样？"李云龙搂着司马琼柔声问道。司马琼娇羞地道："就是有些慵懒，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委屈你了，都是我不好……"李云龙满含歉意地道。

司马琼摇摇头道："这怎么能怪李郎呢？"红着脸嗫嚅着问道："李郎，你……你……"李云龙奇怪地道："小香，你想说什么？"

司马琼红着脸道："李郎，你和舒姐姐……"李云龙也是脸一红道："你知道了？"司马琼红着脸点点头道："我因为太高兴了，睡不着，所以……"她接着又道："李郎，我知道几位姐姐和妹妹都喜欢李郎，她们都是好人家女儿，不像我……"

李云龙怔道："小琼，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就不是好人家女儿吗？你难道会担心我看不起你？"司马琼摇摇头道："李郎，你误会了，我要说的意思是要李郎别辜负她们，不要因为我而拒绝她们，李郎，你能答应吗？"

第五百零二章

一双小情侣，在屋中卿卿我我，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们。直到日上三竿，才见欧一峰一个人手中捧着大包小包的一大堆东西走入，放到八仙桌上，才吁了口气道："好了，好了，李老弟，你去叫大家进来，听候老夫差遣。"

李云龙道："前辈一早去了那里？"欧一峰含笑道："老弟，不用多问，且去把大丫头和她们叫进来，老夫自有吩咐。"李云龙不好多问，只得站起身，走出门口，就大声叫道："沈姑娘，欧前辈回来了，要你们进来听候差遣。"

沈若华等四人听说欧一峰回来了，叫她们听候差遣，还道有什么行动了，就一阵香风，纷纷赶入茅屋。沈若华问道："爹，我们是不是要去仙人庙呢？"欧一峰呵呵一笑道："叫你们听候差遣，就是要派你们工作，并不一定要去仙人庙呀。"

秦畹凤道："欧伯伯，那你要派我们什么工作呢？"欧一峰把桌上几个大小纸包，分出了一半，然后嘴皮微动，敢情在和两女传音入密说话。沈若华、秦畹凤脸上有了笑容，两人各自捧起大小纸包，举步往里行去。

欧一峰又道："白秋云、舒秋霜，你们两个过来。"白秋云、舒秋霜依言走上两步，到了他面前站定。欧一峰又把桌上另一堆大小纸包，朝两人一推，同样嘴皮微动，以传音入密说了一阵，两女脸上同样流露出笑容，各自捧起大小纸包，朝右首房中行去。

李云龙看得心中暗暗嘀咕，说道："前辈不派晚辈工作吗？"欧一峰含笑道："老弟自然也有工作，不过你先坐下来，等一会再说。"一回功夫，后面厨房时传出一阵刀砧之声，好像正在忙着。

司马琼站起身道："我到厨房去看看，好像沈大姐她们正在忙着呢。"欧一峰喝着茶，笑道："司马姑娘，你还是坐一回吧，不用去帮她们了。"

司马琼已经走了进去，果见沈若华、秦畹凤两人，一个洗涤，一个割切，厨房桌上，放着鸡鸭鱼肉，忙得不可开交，这就说道："沈大姐，要不要我来帮忙呢？"

秦畹凤急忙用布擦了把手，拦着笑道："司马姐姐，这里没事，不用你帮忙，你快出去吧。"司马琼看她得好生神秘，正要开口。

秦畹凤咭咭格格的笑了起来，还用手推着司马琼，说道："司马姐姐，你待一回就知道了。"司马琼被她推着走出，经过右厢，听到房中白秋云和舒秋霜正好低声说话，伸手一推，房门里面下了闩。这就轻轻叩了两声，叫道："二姐，你们怎么把房门关了呢？"

白秋云道："我们正在忙着呢。"司马琼道："快开门呀，我来帮忙不好么？"舒秋霜轻笑道："不用了，你不能进来。"

司马琼道："那为什么呢？"舒秋霜道："你待回自会知道。"司马琼心中暗暗奇怪，她们都说待回就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只好回身走出。李云龙问道："她们在做什么呢？"

司马琼道："沈大姐和秦小妹在厨房里忙，二姐、三姐却躲在房间里，连门都不肯开，不知她们在忙些什么。"正说之间，保见贾老夫子蓝袍黑褂，从门外踱着方步，走了进来，他手上也拿着一个大纸包，看到欧一峰，就呵呵一笑道："欧老弟，你事儿都办好了么？"

欧一峰连忙站起，说道："都办好了。"姜老夫子又道："四个丫头都交代好了？"欧一峰道："她们正在忙着。"

姜老夫子点点头道："很好。"李云龙和司马琼都已站了起来。司马琼看到贾老夫子，认出正是昨晚救出自己，送到贾淑娴那里去的白胡子老伯伯，急忙走了过去，朝贾老夫子身前盈盈拜了下去，说道："白胡子老伯伯，你昨晚救了我，我还没给你老人家叩谢呢。"

李云龙忙道："小香，他老人家就是贾老夫子，你要叫他老夫子才是。"贾老夫子呵呵笑道："对，对，叫我老夫子就好，老夫平日最讨厌人家作磕头虫，但你该磕几头，老夫生受了，四个丫头都记在老夫门下，自然不能让你吃亏，好，好，现在可以起来了。"大袖一挥，把司马琼一个人从地上托了起来。司马琼被一股无形大力托起，方自一怔。

李云龙已经听出贾老夫子的口气来了，不觉大喜，忙道："小琼，贾老夫子答应收你做记名弟子了呢，快拜师呀。"司马琼道："大哥，老夫子要收我做记名弟子么？啊，弟子给师父叩头。"果然又待拜了下去。

姜老夫子一拢手，不让她再拜下去，一面说道：“李老弟，你还要她拜师作甚？老夫方才不是已经让她叩过头了么？”一面朝司马琼道：“你叫我老夫子，可别叫师父，为师最讨厌人叫师父了。”

欧一峰笑道：“恭喜前辈，又收了一个女弟子。”“不收行么？”姜老夫子拂髯笑道：“老夫总不能让她吃了亏呀。”一面朝李云龙道：“来，来，李老弟，现在你的差使来了。”李云龙道：“老人家有何吩咐？”(手机阅读sｄｘＳｗ.com)

贾老夫子走到方桌旁，把手中纸包拆开了开来，里面是一卷大红洒金笺，和一方砚台，一锭松烟墨，和一支羊毫笔，一面说道：“老夫一早去扬州皮包水，顺便买回来的，你去舀些水来，替老夫磨墨，老夫要大笔一挥呢。”李云龙依言舀了水来，就替他磨起墨来，心中暗道：大概姜老夫子又要写贾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

一会工夫，墨已磨浓，姜老夫子走到上首，要李云龙帮他掷开洒金笺，那是已经裁好了的一付长联，一付小对联，和一幅中堂。姜老夫子提起笔来，饱满浓墨，就在长联上落笔如飞，写了：百辆盈门喜迎风辇八个字。

欧一峰站在一旁，赞道：“姜老人家这笔颜字，真是龙飞凤舞，墨酣势劲，好不雄浑。”

“哈哈。”姜老夫子大笑道：“不能写几笔，还能当老夫子么？”欧一峰帮着李云龙等他写完，把上联放到地上，又在桌上铺好下联。

姜老夫子又提笔写了下联三星在户，雅奏莺鸣。李云龙心中暗道：“这是新婚用的联句。”欧一峰又帮着把下联放到地上。

贾老夫子又一付小对联，写了：玉燕怀中先兆瑞、石麟天上早呈样，放下笔来，呵呵笑道：“都是老句子。”欧一峰道：“本来这是讨个口彩罢了。”

接着贾老夫子又摊开洒金笺中堂，濡满了笔，写了一个擘窠大的「喜」字，才回头朝李云龙道：“李老弟，你去厨房弄些浆糊来，咱们把中堂和对子贴起来了。”李云龙道：“要贴起来么？”

贾老夫子一手摸着白髯，呵呵笑道：“办喜事，自然要办得像呀。这贴上了，气氛就不同了。”办喜事这三个字听到李云龙耳中，便料到了几分，俊脸不禁骤然红了起来。

欧—峰笑道："李老弟，这是姜老人家的意思，他老人家收了司马姑娘做记名弟子，师父替门下弟子主婚，这是天经地义之事，老夫也作了现成的大媒，好替老弟和贾姑娘完成嘉礼。"

李云龙听得心头大为感激，司马琼虽是涨红了脸，更感动得流下泪来，但是突然李云龙脸色一变，虽然他不注重这些东西，但是他的身份如果现在和司马琼成婚的话势必会影响秦王府的计划，于是马上叫道："不行。"

贾老夫子和欧一峰听了一楞，贾老夫子若有所思，欧一峰脸色一变，不明白李云龙为什么要拒绝。而司马琼听了李云龙拒绝泪流满面，以为李云龙不要他。

贾老夫子笑了笑道："我应该早想到了。"欧一峰不解的的问道："贾老前辈的意思是？"贾老夫子看了看李云龙道："我们的李小兄弟啊！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什么意思？"欧一峰不明白。"李小兄弟，你自己说吧！"贾老夫子向李云龙笑道。"是，我是……"李云龙把自己的身份和家中的女人都说了一篇。

"原来如此，看来今天的事情办不成了。"欧一峰听了李云龙的话才知道李云龙拒绝的原因，他纯粹是一个江湖中人，江湖中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些随便，但是当他知道李云龙的身份以后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于李云龙来说不是由他或者他们这些江湖中人作的了主的，而且现在天下的形势他也非常清楚，想李云龙这样的人如果今天和她人成亲的话给他带来的麻烦，而且李云龙的未婚妻的父亲可是手握重兵的蓝家家主，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虽然我和小琼不可成亲，但是我们可以订亲。"李云龙知道如果今天不有所作为的话会让他们很没面子，于是以退为进道。

"好，订亲也不错。"贾老夫子点点头道。李云龙看向司马琼，而司马琼知道李云龙的事情以后又听见李云龙这么说就说明李云龙心中有他，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于是她和李云龙两人双双跪了下去，李云龙道："老夫子、欧前辈成全之德，晚辈感激不尽。

第五百零三章

他刚说到这里，白秋云、舒秋霜两位姑娘已经从右厢房开出门来，咭咭格格的笑着道：“新娘快来换装了。”一人一边，挽着司马琼的臂胳，把她拉入房去，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欧—峰催道：“李老弟，快去取浆糊来，咱们该布置礼堂了。”李云龙红着脸，答应—声，从厨房取来了浆糊，欧一峰帮着他，在堂屋中间贴上了喜字，左右两边，贴上喜联。舒秋霜把一对龙凤花烛，放到方桌之上，又回身入房，捧出一包衣衫，飞红着脸，交到李云龙手中，说道：“李大哥，你去左边厢房更衣吧。”

欧—峰道：“订亲行礼的时间，就在午刻，这是贾老夫子拣的好时辰，老弟快去换衣吧。”李云龙接过衣衫，脸上更红。舒秋霜推着他道：“快去呀，还等什么呢？”

李云龙依言走入左厢，掩上了门，打开布包，里面是一袭蓝衫，一套内衣帽，连靴袜俱全，全是新的，自然是刚才欧一峰从城里买来的，心中好生感激。当下脱下衣衫，换上了新的，但他究是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年轻人脸嫩，竟然不好意思出去。只听白秋云在房门口叫道：“大哥，快开门呀，要行礼了呢。”

李云龙只得打开了门，只见白秋云也换了一身男装，举步跨入，含笑道：“大哥，恭喜你了。”李云龙红着脸道：“二妹，你怎么改穿男装了呢？”白秋云潇洒一笑道：“小弟是权充大哥的伴郎啊！，快出去了。”她伸手挽着李云龙的臂胳，往外就走。

李云龙道：“就要出去了么？”白秋云嗤的笑道：“就等着你行礼了，你还要躲在房里么？”

两人举步走出，右厢房中，舒秋霜也扶着司马琼举步走出。司马琼身穿大红缎子绣金上衣，大红绣金百褶裙，一身衣裙，当然也是全新的了，不过头上没有覆了一方红绸，头低的很低，连走路都看不见，要舒秋霜挽扶而行。堂上早已点起了龙凤花烛，中间站立的是贾老夫子，欧一峰站在方桌左首，沈若华、秦畹凤却站在下首，看到了李云龙和司马琼走出，两位姑娘就劈劈拍拍的鼓起玉掌来。

欧一峰高声道："升炮。"秦畹凤正在鼓掌的人，听了欧一峰的话，立即三脚两步奔出门去，点燃了一串鞭炮，门外炮声大作，她又匆匆回了进来。

欧一峰又道："上香。"沈若华立即赶上前去，点燃三根香，送到贾老夫子手中，姜老夫子上了香。

欧一峰又道："进爵。"沈若华又取过一只酒杯，递给了贾老夫子，贾老夫子向上一拱，由沈若华接过放到桌上。这时李云龙和司马琼已由白秋云、舒秋霜扶着在下首面向香案站定。

欧一峰又道："读祝文。"白秋云从袖中取出一卷红纸，那是贾老夫子早已写好了的，她走上前去，站到贾老夫子左首，屈膝跪下，朗朗诵了一遍，贾老夫子也随着朝堂上香案跪拜行礼。

……

右厢房门上，早已贴上了大红洒金喜联，房中也布置得焕然一新，一张木床上，铺好了大红的床单，两个粉红湘绣的鸳鸯枕，一条薄被，也换上了大红绣花被面。这些自然是刚才白秋云、舒秋霜两个人关起房门来缝制的了。虽然是瞬时赶出来的，但新房里，已经有着浓厚的喜气。这本来是用来李云龙和司马琼做新房的，不过现在虽然李云龙和司马琼不能成亲，但是在这个时代比较开放，只要订亲了就可以同房，再加上李云龙又和司马琼有房间之实，所以今天晚上他们还是同房。

沈若华、秦畹凤两人各自捧着一支花烛，作为前导，现在已把烛台放到了床前一张横桌上。李云龙、司马琼进房门，两个人的心房，不禁跳得好猛。白秋云咭的笑道："大哥、大嫂，你们在这里坐一回吧。"

舒秋霜道："对了，李大哥，我们走了。"两人说着，一齐退了出去，还随手带上了房门。

李云龙坐在床沿上，转过身去，映入他眼中的司马琼，竟然粉颈低垂，一派含羞脉脉的模样。

李云龙但觉眼前一亮，司马琼，是他最熟悉的人了，但这回他竟然感到她美得有如天仙。这自然是白秋云、舒秋霜两位姑娘给她打扮的了，眉黛初描，凤眼含春，脸颊上轻扑龙消，淡匀燕脂，加上一点

鲜红的绛唇，经过一番刻意的修饰，就是本来不美的人，也会显得美丽动人，何况司马琼本来就是秀美绝伦的人，自然更美了。(手机阅读＄dxsw．com）

李云龙看得呆了，忍不住低低的道："琼妹你这一打扮，就更美了。"

司马琼也是破题儿第一次如此，有些羞人答答，飞红了脸颊，抬眼瞟着他，悄声道："李郎，你说得轻一些，给他们听到了，不取笑我才怪。"

李云龙伸手握住她的手，说道："自从我听说你有了身孕，我一直感到对不起你，今天总算蒙老夫子成全，你虽然不能正式作了我的妻子，但是作为我的未婚妻我心里才稍稍安了些。"

司马琼依然低垂着头道："李郎……我太高兴了，今天不但蒙老夫子收为记名弟子，和你还有了名份，李郎，我……我是不是在做梦？"李云龙忙道："这是真的，是事实……"

"李郎……"司马琼激动得娇躯发颤，一下扑入李云龙怀里，李云龙双手紧紧的抱住了她的香肩。

两人正在偎依之际，突听一阵咭咭格格的笑声，房门突然被推开，秦畹凤像是留脚不住，一个人从门外一下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不，她是被大家挤了进来。四位姑娘一齐挤在门口，你推我挤，秦畹凤就身不由己的冲了进来。接着舒秋霜、白秋云、沈若华三人也相继你拉我扯的笑着冲入。李云龙、司马琼拥抱着的人，急忙分开，新郎倌俊脸通红，新娘子更是羞不可抑。

秦畹凤拍手笑道："李大哥、大嫂，好亲热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舒秋霜道："李大哥，虽然现在你们不是真成亲，但是我们要来闹新房的呀。"

白秋云含笑走到司马琼面前，回头朝秦畹凤说道："四妹，你还记得不，昨晚你不是说过：我们多了一个司马姐姐，本来的大姐、二姐、三姐、四妹，又要重排了，我说：不用重排，三妹不用和我们排在一起，现在你明白了吧，聂家三妹是要做我们大嫂的呀。"

沈若华道："李大哥，我们可不是在门口偷听，我们是奉老夫子之命，来请你们入席的。"李云龙经她们你一句，她一句的说着，方才被

她们撞见时的羞窘，已经渐渐定了下来，含笑站起，朝四位姑娘拱手作了个长揖，说道："四位妹子，这场订婚礼，今天多蒙你们全力协助，使得我和小香有了名份，你们都是我的好妹子，我不敢言谢……"

舒秋霜没待他说下去，就秋波瞟着他道："本来就不用谢咯。"白秋云道："是呀，你是我大哥，我是三妹的二哥，干么酸溜溜的说谢呢？"

"啊。"秦畹凤拍手笑道："你们听，二姐还酸溜溜泥。"白秋云粉脸蓦地飞起两朵红云，啐道："你话都没听清楚，你才酸溜溜呢。"秦畹凤也红着脸道："这话明明是你自己说的，还想赖么？"

沈若华是她们大姐，眼看两人越说越不对，忙道："大家别闹了，老夫子是要找们来请大哥、大嫂的，现在已经快未时了，喜筵已经开了，快去入席吧。"李云龙也随着道："小琼，别让老夫子和欧前辈等久了，我们就出去吧。"于是李云龙和司马琼这一对由四位姑娘簇拥着走出新房。

堂屋中间已经摆好了喜筵，鸡鸭鱼肉一盘盘满满的罗列了一桌。贾老夫子和欧一峰早已坐左右两张椅子上，上首中间留了两个位子，那是李云龙和司马琼坐的。贾老夫子看到李云龙、司马琼走出，就站了起来，呵呵一笑，拱着手道："恭喜李老弟百年好合，五世其昌。"

欧一峰也同时站起，拱着手道："恭喜李老弟、聂姑娘佳耦天成，早生贵子。"早生贵子虽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说的，但是这话听得司马琼红透了耳根，羞得抬不起头来。

李云龙偕同司马琼双双朝贾老夫子拜了下去，由李云龙道："晚辈叩谢老夫子成全之德。"贾老夫子含笑还了半礼，说道："你们快起来，老朽等了半天，快些喝喜酒了。"

李云龙两人站起身又朝欧一峰拜了下去，李云龙道："晚辈夫妇叩谢欧前辈。"欧一峰一把把他拉住，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贤伉俪怎可行此大礼？"沈若华道："李大哥、大嫂快请入席了，老夫子要喝酒了呢。"

第五百零四章

李云龙、司马琼只好并肩坐在上首，他们左右是老夫子和欧一峰，再下来则是四位姑娘。秦畹凤伸手拿起酒壶，站起身，走到上首，先给大哥、大嫂杯中斟满了酒，然后又给老夫子、欧一峰和三位姐姐面前斟酒。

舒秋霜咭的笑道："做姐姐也有好处，不但不用替人斟酒，还有人给我斟酒呢。""是啊。"秦畹凤娇笑道："有一天，我做小妹的还要给你斟两杯酒呢。"舒秋霜红着脸道："你如果心里急的话，就可以早些和你情郎成亲，我这做姐姐的也可以给你们斟两杯酒呀。"

姜老夫子含笑道："你们不许再吵了，咱们该敬你们的酒了。"说着一举手中酒杯，说道："老朽敬两位一杯，祝你们白首偕老，多福、多寿、多男。"

李云龙、司马琼双双站起，举杯道："晚辈应该先敬老夫子的。"两人和姜老夫子对干了一杯，接着是欧一峰敬李云龙她们的酒，两人也和欧一峰干了一杯。接着是四位姑娘敬酒了，那可就热闹了，莺声燕语，抢着要大哥喝酒，又逼着大嫂也非喝不可。各人都有一番说词，像白秋云，便说和李云龙、司马琼是口盟兄妹，自该多喝一杯。

像舒秋霜便说李、舒两家是世交，李大哥现在订亲是李家的大喜，也该多喝一杯。小妹子秦畹凤却说李大哥救了她的命，是大恩人，也非多喝一杯不可，但她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李大哥给自己……还没喝酒，不由得粉脸骤然红了起来，心里有着悒悒说不出的情绪，忍不住望着李大哥，半响说不出话来。

李云龙眼看着四位如花如玉的妹子，谁也推辞不得，只好杯到酒干。司马琼绯红着脸，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心头也着实喜不自胜，只是她不敢多喝，那是顾虑肚子里的身孕，她只是跟四位叫她大嫂的姑娘敬的酒，浅堂辄止。四位姑娘中尤其是舒秋霜和秦畹凤，硬是不肯饶她，非要大嫂喝不可。这是喜酒咯，不闹闹司马琼这个未来的新娘，那就不热闹了。

司马琼红着脸，羞急的道："我……我真的……不会喝酒。"秦畹凤不依道："你是大嫂咯，我们这是第一次叫你大嫂，也是第一次敬你

大嫂的酒，你怎么好不喝呢？”

司马琼道：“好妹子……我真的不会喝酒……”贾老夫子摸着胡子，开口了：“畹凤，你大嫂不能喝酒，那就意思意思好了。”秦畹凤道：“老夫子怎么偏起心来了，也帮着大嫂说话了呢？”

白秋云道：“四妹，老夫子说得是，大嫂不能多喝。”秦畹凤道：“你怎么知道她不能喝酒？”白秋云含笑道：“你日后自然也会知道。”这可是双关语，说司马琼有身孕，当然可以，说你日后也会怀孕，也可以。

秦畹凤一张粉脸蓦然红了起来，啐道：“你日后也……也……”她想说你日后也会怀孕，但姑娘家这怀孕二字可说不出口来。

沈若华道：“二妹、四妹，人们难道只知道敬大哥、大嫂？今天，老夫子是主持，我们应该敬老夫子一杯呢。”

“哈哈。”贾老夫子掀髯大笑道：“这话不错，有酒食，先生馔，你们敬为师的酒，老夫子可以来者不拒。”欧一峰一拢手道：“你们且慢，再敬老夫子，也该由我先敬了。”说完，举杯酒杯，朝老夫子道：“晚辈先敬前辈三杯。”

“这才对，敬酒就该三杯一敬，才有意思。”贾老夫子和欧一峰干了三杯，才呵呵一笑道：“你们也和为师干三杯如何？”沈若华道：“老夫子，爹会喝酒，我们不会喝酒，不能和爹比，我们每人敬你老人家一杯，表示敬意就够了。”

“不够，不够。”贾老夫子道：“你们酒唱得最多，敬意也最多了。”秦畹凤道：“大姐，不成，我们只敬一杯就够了。”四位姑娘莺声燕语，依次敬了老夫子，跟着又敬欧一峰。

三间茅屋之中，洋溢着一片喜气，也洋溢着一片欢笑之声。但四位姑娘心里，总是有些惘然若失的感觉。四人中间，只有沈若华较为稳重，她对李云龙虽然也有一份情意，那只是蕴藏在心里的情意罢了。她也知道，二妹（白秋云）、三妹（舒秋霜）和四妹（秦畹凤）对李大哥都各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她和她们比，就显得交浅不足以言情，是以平常都深自掩敛，不敢形诸于色。

白秋云从女扮男装，和李云龙结为兄弟，一颗心早就在李大哥的身上，她是四人中和李大哥交谊最深厚的一个了。舒秋霜和李大哥是

世交，后来两人一路同行，她心中也早已默许。(手机阅读sdx$w.com)

秦畹凤呢？在她看来李云龙是一直把她当小妹看的，但秦畹凤因李大哥替她疗过伤，女孩儿家冰清玉洁的身子，都给他看到了，她心中自然也并不真的把他当作大哥，而有着一份特殊的心情。因此今天在喜筵上，面到着一对新人，难免都有女孩儿家说不出来的心事。

四人之中，当以秦畹凤的孩子气最重，平日她虽然了无心机，天真无邪，可是今天眉心之间，有时在笑容后面，也难免流露出悒悒之色。这些情形，李云龙和司马琼当然看不出来，但焉能瞒得过坐在上首的贾老夫子和欧一峰两人的眼睛？

贾老夫子暗暗攒了下眉，心中暗道：看来这几个女娃儿，对李老弟都有着一份感情，这事倒是棘手得很。他不觉看了欧一峰一眼。欧一峰心中暗道："看来贾老夫子也看出来了，这样也好，这个难题有贾老夫子去安排，就省得自己操心了。只是李云龙的身份，叹……"一念及此，就含笑举杯道："贾前辈，咱们喝酒。"

贾老夫子心申明白，暗道："好哇，你想把难题推给老夫，那可没有这么便宜。"他哈哈一笑道："老弟是大媒人，理该多喝一杯。哦、哦一杯怎么够？就算喝上三杯四杯，也不算多呀。"

四位姑娘还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是在打暗语，白秋云道："对了，老夫子和欧前辈自该多喝几杯。"舒秋霜叫道："四妹，你快斟酒呀。"秦畹凤道："难道你不能给老夫子斟酒么？"舒秋霜咭的笑道："谁要你是小妹，酒自然该你斟的了。"

秦畹凤道："斟酒就斟咯，不过我也不是最小了呢。"舒秋霜道："还有谁比你小的？"秦畹凤指指司马琼，咭的笑道："就是新娘子咯，她虽是我们大嫂，但那是从李大哥排过来的，如果以老夫子门下排，她比我后进门，就是我的小师妹了。"

舒秋霜道："这么算来，我是你们的大师姐了。""不算，不算。"贾老夫子摇着手道："你们又是结义姐妹、结义兄弟，这笔帐，算来算去，也算不清了，好吧，你们五个人都是为师的记名弟子，现在由为师来给你们作个证，以年龄大小，排为姐妹，以后就不用争执了。"

白秋云道："老夫子说得是，新娘子，你说，你几岁了？"司马琼道："十六。"秦畹凤道："我也十六，你是几月里生的？"司马琼道："二月。"秦畹凤道："看来又是我最小了，我是四月里生的。"

沈若华道："这样就好了，新娘子是四妹，畹凤是五妹了。"秦畹凤道："老夫子，这样还是算不清呢。"贾老夫子道："如何算不清？"秦畹凤道："她是我们大嫂，又是我们四姐，不是算不清么？"

贾老夫子呵呵一笑道："这最好算了，她和李老弟在一起，你就叫她大嫂，但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叫她四姐姐，不是很清楚么？"说着，咳嗽一声，对着沈若华诸女道："你们五个都是我的记名徒弟，我自然也不能偏心，今天小琼成了你们大嫂，我知道你们也都喜欢李老弟，是不是？"

如此一说，沈若华等四位姑娘都满脸通红地低下了头，舒秋霜心思灵活，而且贾老夫子是看着她长大的，她自然听得出老夫子话中的含意，心说："这倒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师傅做主，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于是顾不得羞了，撒娇地道："师傅，你既然看出来了，就得给我们做主。"

贾老夫子哈哈一笑，望着沈若华等人道："你们呢，是不是也要我与你们做主？"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三位姑娘冰雪聪明，闻言忙顾不得害臊，异口同声道："全凭师傅做主。"

贾老夫子又是一笑道："既然这样，我就为你们做主。"说着望着李云龙道："李老弟，你也看见了，我这五个徒儿，我既然为司马姑娘做了主，自然不能偏心，我现在就为其余四位姑娘做主，为你们也先定下名分，日后再正式成婚。"

李云龙、沈若华、白秋云、舒秋霜、司马琼、秦畹凤六人一起拜了下去："晚辈叩谢前辈成全之德。"贾老夫子笑道："好啦，好啦，都起来吧，李兄弟是人中龙凤，你们都钟情于他自然也很正常，君子有**之德，老朽我就做一回好人了。"

五百零五章

五百零五章欧一峰笑着对沈若华道："若华，现在放心了吧？"沈若华羞得满脸通红道："爹，你怎么取笑起女儿来了？"

欧一峰笑着道："爹也是为你高兴。"说着顿了一顿，接着又道："你们姐妹要同心协力，帮助云龙，不可让他为难。"五位姑娘一起拜了下去："女儿晓得。"李云龙也口称岳父拜倒："我知道这样有些荒唐，但我一定会好好待她们的。"

贾老夫子笑道："好了，好了，时候不早了，该送未来的新郎、新娘入洞房了。"四位姑娘又族拥着这未来的一对新人，回入洞房，在房中又闹起新房来，就不必细表了。但此刻她们的心境又跟刚才有所不一样，她们都在憧憬着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的到来。

一连三天，大家都在欢愉的气氛中度过。这几天李云龙和司马琼都不敢贪睡，起来得很早，原因自然是怕四位姑娘取笑了。第四天，一切又恢复正常，姜老夫子又要四位姑娘到门外去练功，一面也传了司马琼运功行气的口诀。

这是第四天的晚上，饭后，李云龙揽着司马琼走到新房门口，司马琼突然止步不前。李云龙讶然道："小琼，怎么啦？"司马琼看了看李云龙悄声道："今天是第四天了，我们佳期已过。"

李云龙讶然道："咱们现在虽然不是是正式夫妻了，佳期过了又怎么啦？"司马琼低声道："可是我不能陪你啊……"李云龙赧然道："那也没什么关系呀？"

司马琼低声道："那你陪着我干耗着干嘛？"说着压低声音道："我好不容易才说动大姐她们，今日个让大姐陪你，快进去，别让大姐久等了。"说着，转身向对面的房间走去，回头还不忘向他做做嘴，示意他赶紧进去。

李云龙苦笑一下，但也感激她们这番情意。推门进屋，果然沈若华含羞答答地背对着门，坐在床边。李云龙关上门，暗暗打量沈若华。她肌肤雪白，修长纤秀、曲线玲珑，窈窕、婀娜多姿、丽质天生，丰满成熟、美艳动人。

值此良宵，二人均喜在心头，李云龙伸手搂着沈若华的柳腰，"好妹妹，莫辜负了这今夜良宵，来让哥哥替你脱衣服肥。"沈若华羞答答的挣开他的怀抱道："难为情死了。""我们是夫妻，有什么难为情的，若华，来吧，我的好娘子。"

"不许叫，羞死人了。"沈若华一手掩着脸，红霞满面。那种**的娇羞俏模样，真是好看迷人极了，李云龙心神不禁飘荡起来，笑嘻嘻

的拉下她纤纤玉手，亲吻着她的面颊说道：“你不许我叫，我偏偏要叫，我的好娘子。”

“啊，你真坏死了，难听死了。”李云龙冷不防的把沈若华抱在怀里，亲吻她的红唇，叫她把舌头伸进自己的嘴心，告诉她这样吻起来才有趣味。沈若华羞红着脸，依照他的话把丁香舌尖，伸入他的口中，被他一吸一吮得浑身颤抖，使这位初享亲吻滋味的少女，心中就像小鹿般的跳个不停，也不知所措地任他摆布。

李云龙的另一只手则在她的全身上下游走地抚摸着，沈若华是娇羞得抬不起头来。经过一阵抚摸，他索性开始解脱她的衣服。一直脱到她精光为止，雪白细嫩，柔润凝脂股的***，呈现眼前。她那对高隆的***，尖挺高翘，尤其是那两粒鲜红如樱桃，向上高翘的挺立在那艳红的乳晕上面，真是艳丽夺目。腰细臀圆，粉腿修长，嫩柔细腻光滑凝脂的肌肤，白中透红，小腹光泽平坦白净。

李云龙自己也脱光了衣物，露出了他男人特有的身躯，沈若华一看，骇得张口结舌，心中想到，这么粗长硬大的硬家伙，塞进自己的……，自己怎么吃得消，受得了啊？不被它给撑死了，胀破了才怪。

李云龙将她搂在怀中，一面亲吻她的樱唇，一面用手指去拨弄她的敏感地带，沈若华是生平第一次被男性如此亲蜜的抚吻自己的***，感到阵阵麻酥酥、痒酸酸的，浑身一阵颤抖，一种异样的快感，使她美眸生辉，口里梦呓般的叫道：“哥哥，庠死了。”

李云龙看得心里无比的兴奋，经过一阵调弄后，他迅速的低下头来，拨开她的粉腿……

沈若华现在才知道男女交欢原来是这么美妙，这么神奇，而又是这么舒服，不由得使她甜在心里，笑在脸上。(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第五夜却是白秋云来陪李云龙，此刻白秋云正乖巧地依在李云龙怀中。李云龙她身子转过来，用嘴堵上了她的红唇。白秋云又是一颤，接着整个身子瘫软下来。李云龙起身搂住白秋云，说：“我们去床上。”李云龙将白秋云放在床上，一边亲吻，一边轻轻解脱她的衣服。白秋云闭着眼睛，任李云龙肆意妄为。

白秋云身的衣衫，很快被李云龙解了开来，接着又解开她的肚兜。当两只坚挺的***映入眼帘时，李云龙不禁暗暗一惊，没想到她的***竟不小，而且坚挺、白嫩。李云龙不由将重点转移到两只白嫩、腻滑的玉乳上，一只用嘴亲吻，另一只用手抚摸着。

李云龙的嘴刚亲上玉乳上，白秋云又是一阵颤抖，同时口里发出梦呓般的呻吟，李云龙没想到白秋云反应会这麽强烈，不由加大攻势，亲、吻、舔、吸、揉，全面展开。不一会，白秋云的身子开始扭动起来，李云龙伸手在她裤内一摸，发现那已长出茸茸浅毛的两腿间已湿淋淋的了。

李云龙知道白秋云已经兴奋，便将她亵裤脱下，同时自己也很快脱了个精光。白秋云的身材非常好，纤细的柳腰配着高耸的玉乳、浑圆的大腿，曲线玲珑，凹凸有致，肌肤腻滑、白皙娇嫩。一切都是那麽美好，简直是一具精美的艺术品，令人兴奋得致极、令人欲火高炽、血脉贲张。

李云龙已情欲高涨，此刻只想早点送入温柔乡，因此无暇欣赏白秋云的美妙***了。李云龙分开白秋云双腿……

但是白秋云毕竟是初次尝试男欢女爱的滋味，很快便被李云龙征服了。不过，当白秋云瘫软下来时，李云龙也达到了极乐的顶点。看着正沉浸在雨露滋润的幸福喜悦中的白秋云，李云龙心中也是柔情万千。白秋云睁开朦胧睡眼，见李云龙正看着她，不禁又娇羞地闭上了眼睛。

见到白秋云初承雨露的可爱模样，李云龙兴奋地轻吻白秋云的面颊，说："秋云妹妹，你好漂亮。"

"大哥，你好坏。"白秋云娇羞地道："人家被你压得好麻了。"李云龙恋恋不舍地从白秋云温软的***上下来，感慨地说："睡在你身上好舒服，真舍不得下来。"

"还说，我都被你压痛了，特别是刚才……"白秋云娇嗔道。"刚才怎麽样？"李云龙躺在白秋云身边，摸着依旧坚挺的***，温声说道。

"那麽用力……""难道不喜欢？""谁喜欢？""那最後你说好舒服，而且还紧紧抱着我，叫我用力？"

“你……你还说……刚才弄的我好痛……”白秋云娇嗔地说，听声音就知道，她心里是很舒服的。

“女人第一次都会感到痛，而且我的宝贝较大，你当然会痛。”李云龙笑着解释道。白秋云勉强地坐起来，当看到李云龙那已经萎缩的宝贝时，不禁惊疑地说：“大哥，它现在怎麽变的这麽小了？”

“刚才辛苦了，现在想休息。”李云龙笑着道。“你们男人真的好奇怪。”白秋云好奇地伸手托起李云龙那已经缩萎得宝贝说。“云妹妹，你别摸它，否则它又会起来。”白秋云一听，反而把它抓住了，说：“我要看它硬起来是什麽样子。”

“它大起来又会想要你。”李云龙笑着道。“你……”白秋云一听，把手松开了，但是晚了，宝贝开始抬头了。李云龙也没有想到，今天宝贝竟恢复得这麽快，不由抓住白秋云的手，摸着自己那渐渐胀大的宝贝，说：“云妹妹，你看它又想要你了。”

白秋云惊异地看着正徐徐挺立的宝贝说：“这麽快就开始胀大了？”“因为它喜欢你。”“你……”“你不是想看看它硬起来的样子？现在你就好好看看吧。”“丑死了……”白秋云低头说，但没有将手松开。“很丑？”李云龙讶然问道。“没想到你的东西竟这麽大。”白秋云避开话题，感叹地说。

“你喜不喜欢？”“不喜欢。”“可是它很喜欢你，你看现在它又想要你了，怎麽办？”“……”李云龙伸手又将白秋云搂入怀中，说：“云妹妹，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白秋云只挣扎了一下，便温顺地倒在李云龙怀里，温软的小手仍握着李云龙那生气勃勃的宝贝。

“我那里现在还有些痛。”白秋云有些犹豫。“第一次会有些痛，第二次就不会痛了。好妹妹，我们再来一次吧？这次我会让你很舒服的。”李云龙一边说，一边并用嘴将她的嘴堵上。

白秋云没有再拒绝，相反伸出另一只空闲的手搂住李云龙的脖子，张开樱唇，迎接李云龙的亲吻。当李云龙将他压倒在床上时，她已经是娇喘吁吁了。这一次白秋云很主动，刚倒到床上，便伸手握住了并且引导它进发……

接连两场大战，李云龙由于没有双修，所以累得较呛，全身虚脱似的趴在白秋云身上，喘着粗气，说：“云妹妹，你真把我累坏

了。”白秋云在李云龙身上掐了一下，说：“你……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两人打情骂俏一番，才相拥沉沉睡去。

五百零六章

五百零六章第六夜，自然是秦畹凤来陪李云龙。想必是为了壮胆，秦畹凤居然喝了点酒。李云龙看她酒后娇艳媚动人，媚眼如丝，半开半闭，不胜酒力的媚态模样，一把抱起她的娇躯放在床上，自己也爬***去，搂着她猛吻，一手伸入裙内挑开亵裤……

秦畹凤双颊绯红，媚眼如丝，全身颤抖，一只手本来是要去拉开李云龙的手，却变成扶按在他的手上。但李云龙的手指并没有停下来，继续的在轻轻的揉挖着。忽然秦畹凤全身猛的一阵颤抖、张口叫道：“哎唷……大哥……我里面好像有……有什么东西流……流出来了……哇……难受死了……”

“燕妹妹，大哥还要好好的看清你那全身美丽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李云龙站起身来，再欣赏这具少女美好的***，真是上帝的杰作，裸现在他眼前。秦畹凤的粉脸满含春意，鲜红的小嘴微微上翘，挺直的粉鼻吐气如兰。

一双不大不小的梨型尖挺的***，配上她那身材苗条修长，白皙细嫩的皮肤，白的雪白，红的艳红，黑的乌黑，三色相映，真是光艳耀眼、美不胜收、迷煞人了。

看得李云龙是欲火亢奋，立既伏下身来吻上她的红唇，双手摸着她那尖翘如梨子型的***上，他的大手掌刚好一握。李云龙低下头去吸吮她的奶头，舔着她的乳晕及***，一阵酥麻之感通过秦畹凤全身，她呻吟了起来。

……

李云龙当她第四次***后不久，也达到了***。二人开始软化在这**的***中，也陶醉在那***的余韵中，两件互相结合的***，尚在轻微的吸啜着，还不舍得分离开来。

二人经过一阵休息后，双双醒过来。秦畹凤娇羞的说道：“大哥……你看……床单上都是血……都是你害人……我的**贞操也给你毁了……你可别抛弃我呵……妹妹……好爱好爱你……”

“燕妹妹，大哥也是一样好爱你，怎么会呢。”“大哥……你刚才弄得我好舒服好痛快……原来是如此的美妙……早知道是这样好的话……早点给你弄该有多好呢……”

“现在也不迟嘛……是吗来……起来洗个澡……满身都是汗……洗了会舒服些……再睡一觉……明天说不定还有事呢……”“嗯。”

果然第七天上午，贾老夫子朝李云龙招招手道：“李老弟，你随老夫到房里来。”李云龙随着他走入房中。贾老夫子朝床前木椅一指，说道：“你坐下来。”

李云龙依言坐下，说道：“不知老前辈有什么指示么？”贾老夫子微微一笑道：“本来你老弟正当新婚燕尔，老夫不好有事交给你去办，但大会，已经时日不多，老夫早已封剑归隐，又不便亲自出手，斗姆邀约的人中，不乏能手，咱们自该早为之计，因此打算要你老弟去辛苦一趟。”

李云龙道：“老人家有何差遣，但请吩咐。”贾老夫子微微一笑道：“老夫想到了三个人，有他们三人到场，就可以把事情摆平了……”

李云龙道：“老人家说的这三人是谁呢？”贾老夫子微微一笑道：“老夫已经写好了三封密函，老弟只要依我所写行事就好了。”李云龙道：“晚辈遵命。”他抬目望望贾老夫子，说道：“不知晚辈要何时起程？”

贾老夫子道：“自然越快越好了，因为这三人住处不同，而且也都在很远的地方，往返费时，你即刻就得动身了。”李云龙微一沉吟，抬目道：“老人家可否先行指示一些机宜，使晚辈稍稍明了这三人的情形？”

贾老夫子摇头道：“不用，你应该知道的，老夫密函上已经写明白了，你毋须知道得太详细，只是有一点，老夫必须提醒你，老夫那个竹牌令，你路上不可遗失了，这对你有很大的用处。”

李云龙道：“晚辈省得。”贾老夫子从大袖中取出三封密函，随手递给了李云龙，一面说道：“这三封信上，老夫已经注明了「一」、「二」、「三」字，你可以按先前次序，办完了一件，再拆开第二封，但看完之后必须立即毁去，不可再留在身上。”

李云龙双手接过，就藏入怀里，一面道：“晚辈都记下了。”“还有。”贾老夫子又道：“仙人庙的人，因为这所茅屋前面，贴着老夫的符令，在方圆半里之内，不敢有人闯进来，但你离开这里半里之外，说不定有人会向你噜嗦，你不用理睬他们，如果非动手不可，你只要仰首向空，高诵一声：‘贾太公在此，你们还不让开？’就自顾自走好了。”

李云龙点头道：“晚辈省得。”贾老夫子颔首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李云龙离开朴树湾，一路奔行，看看已有一里来路，依然没有人拦阻，只当仙人庙的人并未发现自己，是以只顾攒程，也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这一条路，原是乡间小径，不多一回，快到新城，前面就是官道大路了。只见前面不远，正有两个人施施然迎面走来。这两人一身黑衣，一眼就认出正是几天前向欧一峰寻仇的巫氏兄弟巫元、巫享。

李云龙心中一动，暗道：“来了。”但他依然只当不识，迎着走了过去。这一来一往，自然很快就碰上了。如果是大路，仍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各不相干，但这条路，只是乡村间的小径而已，对方两人并肩行来，你就无法过去了。巫氏兄弟和李云龙迎面相遇，双方脚下方自一停。

巫享目光冷森，望了李云龙一眼，忽然轻哼一声道：“老大，这小子咱们好像在那里见过？”巫元冷冷地道：“你不妨去问问他。”

李云龙明知对方是有意挡住自己去路的，但一则艺高胆大，并没有把他们二人放在眼里，二则姜老夫子临行时曾有嘱咐，想必另有安排，因此更不在乎，走到和两人相距还有数尺光景，就抱抱拳道：“二位借光，请让在下过去。”

巫享斜睨了他一眼，大剌剌道：“喂，小后生，咱们好像那里见过，你叫什么名字？”李云龙朝他淡淡一笑，说道：“在下李飞，二位不是湘西排教门下的巫氏昆仲么？前几天不是在甘泉山下见过面么？二位怎么忘了？”

巫元目光一注，沉哼道：“不错，你小子那晚是和欧一峰一路的，欧一峰现在何处？”李云龙晒道：“二位要找欧前辈，可以到朴树湾去，不知二位有没有这个胆量？”巫享道：“好小子，你敢出言无状？”

李云龙傲然道："这是二位问在下的，在下告诉你们欧前辈现在朴树湾，这有那里不对？在下另有事去，二位借光让开了。"

巫享森冷一笑，朝巫元道："老大，这小子和欧一峰既是一路的，咱们把他击下了，叫欧一峰来把他领回去，岂不是好？"巫元颔首道："你说得也是，那就要他跟咱们走就是了。"

巫享目光如电，直向李云龙逼来，说道："小子，你听到了没有，咱们也不难为于你，老大叫你跟咱们走，你就乖乖的跟咱们吧。"

"哈哈。"李云龙发出一声朗朗的长笑，目中神光一凝，说道："大概你们兄弟两人是冲着李某来的了，那很好，两位要待如何，不妨明言，用不着以欧前辈作藉口了。"

巫享一双深陷目光之中，射出惨绿的李芒，沉笑道："老夫方才不是已经说了，要你随咱们走么？老夫兄弟说出来的话，一向从不更改，绝不会难为你的。"

李云龙点头道："这倒不错，行走江湖，自然要出言如山，李某年纪虽轻，说出来的话，也从不更改。"巫享阴森的道："那你愿意跟老夫兄弟走了？"李云龙含笑道："二位大概忘了在下刚才说过的话了？"

巫享道："你刚才说过什么？"李云龙道："在下方才说：在下另有事去，要二位让开，阁下怎么忘了？"

巫享怒哼一声道："好小子。"双目寒光如电，冷喝道："你小子有什么花招，就使出来让老夫瞧瞧。"左手一探，五根枯黑得有如鸡爪的手指，突然朝李云龙肩头抓来。

他因李云龙武功大为可观，尤其圣天真气，是旁门阴功的克星，不敢使拳，出手就使出黑煞爪来。黑煞爪当然也是阴功，排教原是旁门邪教，他们练的功夫，自然也全是歹毒的阴功了，但黑煞爪在阴功之中，又算是毒功，是以剧毒之物练成的爪功，别说被他抓中，只要沾上一点，十二个时辰之内，如果没有他们独门炼制的解药解救，一样会毒发身死。

巫享的目的，是要生擒李云龙，是以一出手就使毒功，反正把李云龙毒倒了，他有的是解药，不怕要了李云龙的命，但却可以一击奏功。李云龙看他出手抓来，爪色乌黑，想必是排教的厉害功夫，他岂会让巫享抓到？身形轻轻一闪，施展身法，避了开去，但在闪出之

际，鼻中隐隐闻到一股腥气，心中不禁暗生怒意，忖道：他使的莫非是五毒掌一类的毒功不成？猛然想起欧一峰说过，自己练的惊雷指，专破旁门阴功和五毒掌一类的毒功。

他少年气盛，忘了沈大娘再三叮嘱，惊雷指不可轻易施展，心念一动之际，那还犹豫，左手迅即握拳，中指直竖，在身形堪堪闪出，就转过身振腕一指，朝巫享一抓落空的黑煞爪李空点去。沈大娘当日叮嘱他不可轻展惊雷指，并不是为了惊雷指的威力太强，而是惊雷指虽然不是天雷指，但是同出一脉，而天雷指乃南海风雷门的绝学，你使出惊雷指来就容易被人家认出你是南海门的弟子，容易滋生事端。

第五百零七章

但听「砰」然一声，指风如雷，巫享但觉左手如遭雷击，一个人登登被震得连退了三步，一条左臂，也同时酸麻若废，连抬都抬不起来，一时不由得脸色剧变，身躯一阵颤动，切齿喝道：“天雷指！这小子使的竟是天雷指。”

巫元也在此时，身形如风，一下欺到了李云龙面前，目射凶光，厉笑道：“你小子还冒充别人，原来是欧一峰的门下，那好极了。”右手闪电一掌，拍了过来。

李云龙身形后退半步，锵的一声，一道青虹应手而生，掣出了青藤剑来，朗声道：“李某何用冒充，二位可要试试在下的龙泉剑么？”龙泉剑寒光四射，青光蒙蒙，他这一亮剑，巫元倒也不敢逼近。

就在此时，李云龙听到贾老夫子的声音在身边响起：“老弟怎么忘了老夫的叮嘱，你这不是多惹麻烦么？还不快些依老夫的话行事？”

李云龙听了贾老夫子的声音，心知自己少年气盛，不该和巫氏兄弟结怨，这就横剑说道：“在下原也不想和二位为敌，这是你们逼我出手的了，在下奉贾太公之命，另有事去，二位请吧。”

巫元仰天厉笑道：“好小子，你这话已经说得迟了，你用天雷指废了老夫兄弟一条手臂，还想轻易走么？”李云龙听说自己这一指竟然废了巫享一条左臂，心头也暗暗一怔，但事已至此，后悔也已莫及，不觉剑眉一轩，冷笑道：“这只能怪巫享妄施毒爪，在下废他一臂，正是给他一个警告，阁下自问能留得下李某么？”

巫元沉笑一声道：“老夫倒要瞧瞧你究竟学了多少绝艺？敢口发狂言，今日之事，老夫若不留下你一条左臂，咱们排教巫氏就不用再在江湖行走了。”

李云龙冷声道：“在下并非怕了你们排教巫氏，你们要找在下，可在一个月后的那天跟在下一分高下，在下如果技不如人，可以任由你巫氏兄弟取去左臂，今天在下恕不奉陪。”

巫元狞笑道：“你想走么？”“凭你巫元，想留得下李某么？”李云龙突然收起龙泉剑，说道：“在下奉命行事，阁下让不让路？”

巫元看他忽然收起长剑，心下倒是一怔，厉声道：“老夫言出如山，今天纵然不把你留下，也得留下一条左臂。”李云龙仰首向天，朗声道：“贾太公在此，你还不让开？”

巫元枯瘦的脸上飞过一丝狞笑，说道：“小子，今天就是元始天尊来了，老夫也要留下你左臂，姓贾的能唬得倒谁……”

话声还没说完，突听耳边响起一个苍老声音说道：“巫元，就是你师父对老夫也要尊称一声贾老哥，听了老夫这句符令，也要退让几分，你敢对老夫不敬，若是五十年前，老夫就得把你送交令师去管教一年，现在老夫懒得和你计较，你们去吧。”

这话声虽然只有巫元一个人听得到，便声音竟然震得他耳如雷鸣，心悸神惊，—身功力，几乎全被震散了，一时脸如土色，身不由已的踉跄后退不迭。李云龙也不知道自己说出这句话后，姜老夫子会不会现身？但看巫元脸色剧变，连连后退，心知已经生效，也就不再去理他，自顾自往大路上奔行而去。

巫享左臂吃惊雷指这一震击，急忙退后数步，正在运气行功，但任你一身功力如何精纯，惊雷指乃是旁门阴毒功夫的克星，毒功已被震散，一时之间那里还能修复？这还是他修练黑煞爪多年，又是左右双手，都能发能收，左手毒功被震散了，急忙把震散的毒气运聚到右手去，如果只练一只左手的话，这下毒功被震散，剧毒攻心，就是不死，也要落个终身残废。

此时他已把散去的剧毒完全运聚到了右手，才缓缓睁开眼来，看到老大任由李云龙扬长而去，不觉奇道：“老大，你怎么放姓李的小子走了？”巫元神色凝垂，一拢手道：“老二，不用多说，咱们走。”

巫享望着他大哥，问道：“老大，你怎么了？咱们……”巫元没待他说下去，就拦着道：“咱们回去再说。”两道人影随着破空而起，朝北投去。

李云龙一路奔行，中午时分赶到新城，就在路旁一处面摊上打了个尖，取出怀中书信，好在信封上分编着号码，那第一号的信封上，中间写着一行字至登封开拆。既然要到登封，才开拆，这里当然不能看的了，这就把三封信贴身收好，继续上路。(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他在仪微买了一匹牲口代步，一路西行，套句旧小说上的话，所谓有话既长，无话即短，这天赶到登封，已是傍晚时分，当下找了一家客店落脚。晚餐之后，回到房中，掩上了房门，从怀中取出第一号信封，撕开封口，抽出一张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一行七个字："找静光寺疯和尚。"

这七个字只指出疯和尚在静光寺，如何去找他，找着了，和他说些什么，都没有说清楚。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既是疯和尚，一定是疯疯癫癫的人，你要和他谈正经事儿，如何说得明白？李云龙正待把信笺就火焚了，忽然看到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我佛有灵救救黄莺儿九个字，看得李云龙心中不觉一楞，忖道：贾老夫子写这九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莫非要我告诉疯和尚，去救黄莺儿？但这黄莺儿又是什么呢？

这回他仔细察看了信笺正反两面，不再有什么字迹，当下就在灯火上烧了，然后就解衣***，心中兀自想着明天上静光寺去找疯和尚的事。如果找的一个神智清明正常的人，自己还可以说明来意，或者取出姜老夫子的竹符令牌来，让他看，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就不可理喻，只好明天见了面再说了。

愈是想不出办法，心里自然极为焦急，听贾老夫子的口气，自己这趟来找的三个人，好像缺一不可，万一无法把疯和尚说通，他不肯去，又怎么办呢？贾老夫子也真是的，自己临行时，还向他请示过，要他指示一些机宜，俾自己可以稍稍了解这三人的情形，老夫子还说密柬上已经写明白了，但看了密柬，依然如此模糊，好像一切要自己去摸索一般。

这一晚，他自然没有睡好，眼巴巴的望着天亮。第二天一早，他胡乱洗了把脸，吃过早点，就会帐出门，赶到少室北麓，在山麓左首，有一排草棚，是专门替游客们保舒牲口的。李云龙跨下马背，就有一名小童迎了上来，问道："客官，牲口可以在这里寄存，再上去，就没地方寄了。"

李云龙点点头，随手把缰绳马匹交给了他，一面问道："小哥，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你知不知道？"那小童问道："客官要问谁？"李云龙道："静光寺有一个疯和尚，你可知道？"

那小童笑道："当然知道，疯和尚经常到这里来，有时还和棚里的马匹说佛经呢。"李云龙道："他不在寺里面么？"

“在是在。”小童道：“但他不和一般师父一样，在寺里念经，一天到晚，到处乱走，有时在前山，有时在后山，有时在山门前面晒太阳，有时和小孩子捉迷藏，没有一定。”

李云龙道：“那就很难找到他了？”小童道：“也不难找，一日三餐，到了吃素斋的时候，他比什么人都准时，一定会在膳堂里出现。”李云龙又道：“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

那小童道：“客官没见过他么？疯和尚长得又高又大，又白又胖，整天都是笑嘻嘻的，他如果不发疯，保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李云龙道：“发起疯来呢？”

那小童道：“他发疯的时候，就是念念有词，和树木、石头诵经，也会一个人在山上翻筋斗，但并不惹人。他最喜欢吃甜包子，人只要给他甜包子吃，他就和你交朋友，这里的许多小孩子部喜欢找他玩，他也喜欢和小孩子一起玩，所以他经过的地方，都有一大堆小孩围着他。”

李云龙摸出一锭碎艰子塞到他手里，说道：“谢谢你，牲口给我多些上料。”那小童看到手掌心里是一锭银子，高兴的连声称谢。

李云龙走了几步，又回头问道：“小哥，你们见了疯和尚，那怎么称呼他呢？”那小童笑道：“大人见到他，都要称他风大师，那可不是发疯的疯，因为他的禅号叫做天风，比现在寺里的方丈，还高上一辈呢。小孩们都叫他疯和尚，他也不会生气。”

李云龙听得暗暗哦了一声，心想：“原来疯和尚比静光寺方丈辈份还高，那一定是一位有道高僧了，他的发疯，也许只是佯狂而已。”一面又说了声：“多谢。”举步欲走。

“喂，客官请停一停。”那小童敢情拿了李云龙一锭银子，特别巴结，走上两步，说道：“客官见到疯和尚，可不能叫他疯和尚，小孩叫他没关系，大人叫他疯和尚，他会生气的。”

李云龙含笑点头道：“在下记住了。”他循着石板路，朝山上行去。

这时朝阳已经照遍山林，天气还是十分燠热，但这一路上两边苍松翠柏，都是数百年以上之物，树下倒也清凉。走了一段路，快到半

山，前面耸立着一座白石牌坊，上面铸着阿弥陀佛四个擘模大字，老远就可以看到了。

五百零八章

五百零八章牌坊下面，袒腹坐着一个身穿月白僧袍的和尚，他袒开着胸襟，当风而坐，看去极为惬意！这和尚生得又白又胖，腹大如鼓，活像坐在山门口的弥勒佛。

李云龙—眼看到袒腹和尚，心中不禁一喜，暗道："这倒凑巧，他大概就是疯和尚了。"这就急忙加快脚步，迎了上去，走近牌坊，朝那袒腹和尚拱拱手道："这位师父，大概就是风大师了？"

"风大师？"那袒腹和尚朝李云龙笑了笑道："你是说疯和尚？他还在大殿上啃馒头呢。"李云龙朝他拱拱手道："多谢指点。"举步越过牌坊，一路住里行去，心中暗道："这和尚生得又白又胖，自己差点认错人了。"心中想着，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已是一片石砌的平台，正中间又是一座石砌的牌坊，上书：敕建静光禅寺」，再进去，就是一片黄墙碧瓦，建筑宏伟的静光寺了。

李云龙到了寺前，对这名闻天下，领袖武林的古刹，不觉肃然起敬，举步跨进山门，越过弥勒殿，穿行一片广大的天井，迎面就是大雄宝殿。

这时正当十二月初头，天气寒冷，故而游人不多，香客也寥寥无几，李云龙刚跨上石阶，只一名灰衣僧人从宽敞的走廊迎了出来，合十道："施主请了。"李云龙连忙还礼道："大师父请了。"

那灰衲僧人道："施主大概是游山来的了，请到客室奉茶。"李云龙忙道："大师父不用客气，在下只是路过此地，久闻贵寺盛名，顺道前来瞻仰，同时也听说贵寺有一位风大师，精通佛理，想求见大师一面。"灰衲僧人听得一怔，静光寺名闻天下，前来瞻仰的人，每日都有，但从未有人求见过疯和尚的。

照说，静光寺清规素严，像疯和尚这样疯疯癫癫的人，岂不辱没了静光寺的名头，但这位疯和尚在寺中辈份既高，他除了语无伦次，却也与人无争，除了不随大家诵经拜佛，并没独犯清规之处，连上代掌门人都容忍着他，让他自由自在的在寺中来去，满山乱走，这一代的方丈，自然更对他敬礼有加。

只是疯和尚，总究是疯和尚，阖寺僧人，都不大去理睬他，他也从没理会寺里的人。这时那灰衲僧人听李云龙说是求见疯和尚而来，只以为是李云龙传闻之误，这就合掌道："敝寺天风师叔祖是个有病之人，平常从不诵经礼佛，整天都在寺外流连，只有进膳之时才回来，施主大概是传闻失实了。"他不好说师叔祖是疯和尚，但已隐约的说出疯和尚并不精通佛理，只是个疯和尚而已。

李云龙含笑道："在下只是听朋友说过，风大师是一位奇人，故而想见他一见，大师父可知风大师去了那里么？"灰衲僧人看了一眼，才道："天风师叔祖每天早膳之后，多半是坐在前山牌坊前面，有时也到山下去走走，施主上来的时候，没见着他么？"

李云龙听得不禁一怔，说道："在下上山之时，确曾见到一位身穿月白僧衣的大师父，袒腹坐在牌坊下面，不知是不是风大师？"灰衲僧人连连合十道："施主见到的正是天风师叔祖，不瞒施主说，他身患疯病已有几十年了，施主幸勿见笑。"

李云龙心中暗暗好笑，自己明明遇上了，却被他诳了上来，一面忙道："大师父好说，济颠活佛从前也有人说他是疯僧呢，在下那就到山前找风大师去，就此告辞了。"说完，略一抱拳，回身就走。那灰衲僧人眼看李云龙去找疯和尚，还说他是济颠活佛，不觉望着他后形，暗暗摇头。

李云龙退出山门，急步往山下行去，赶到半山白石牌楼，那里还有疯和尚的影子？心中暗自懊恼，方才明明遇上了，偏偏当面错过。但虽然没找到他，心里倒也并不着急，因为方才灰衲僧人也说，疯和尚纵然整日流连寺外，进膳的时候，他一定赶回去，那么自己即便找不到他，等到中午进膳时，就一定可以找到他的了。心念转动，就在楼下面站停下来。

这时正有几个香客，陆续朝山上行来。李云龙背负着手，装作观赏山色，独自徜徉，就在此时，只听一阵小孩的观笑之声，从左侧林间传了过来。李云龙心中不禁一动，暗道：莫非疯和尚就在那里和小孩嬉戏不成？

当下就循声寻去，穿行小径，走了一箭来路，果林中一片山坡间，聚集了八九个野孩子围着身穿月白僧袍的和尚，鼓噪欢笑。那不是疯和尚还有谁来？他两眼被布蒙着，正在和一群孩子捉迷藏。那些

孩子敢情都是附近山家的孩子，一个个晒得又黑又瘦，有的还拖着鼻涕，他们都有树身作掩护，疯和尚东摸西抓，一个也抓不到，引得孩子们大声欢笑。

李云龙渐渐走近过去，正待站停，那知疾风一飒，已被疯和尚拦腰抱住，大声嚷道：“这回抓到了。”疯和尚一手抓着李云龙衣服不放，一手撕下蒙眼布条，口中说道：“没错，就是他。”

李云龙忙道：“风大师，在下是找大师来的。”“不管，不管。”疯和尚像小孩一般，接着道：“抓住了，就该轮到你了。”李云龙几乎骤不及防，就被他双手抱住，心正也不禁大吃一惊。(手机阅读s-d-x-s-w.com）

那些小孩拍手笑道：“不对，不对，你抓错人了。”李云龙道：“在下是有事找风大师来的。”

疯和尚道：“你来找我，自然是捉迷藏来的了，快把布缚上了，再玩一回，我就要回寺吃饭去了，时间不多。”他不容分说，硬把那块脏兮兮的布条缚在李云龙眼上，说道：“好了，大家快躲，他要来抓我们了。”

李云龙急道：“风大师，在下……”“不用多说。”疯和尚拦着他话头说道：“你快抓了，抓得到我，我就和你做朋友，抓不到，我就不和你好。”

李云龙心中暗道：自己要和他打交道，那就得和他玩捉迷藏了。一面依然站着不动，说道：“在下和大师玩捉迷藏，大师也要陪我聊天，否则我就不和你玩。”

疯和尚这时急着要玩捉迷藏，立即点头道：“好、好，你和我玩捉迷藏，我就和你聊天，这样总可以了吧，好了，现在快捉迷藏了。”

李云龙两眼被蒙着布条，看不到人，听他就在对面说话，这就应了声：“好，我来了。”伸手就朝疯和尚抓了过去。

疯和尚口中「哗」了一声，急忙身子一闪，大声叫道：“来了，他抓我们了，快躲起来。”八九个小孩也一齐叫笑着逃的逃，躲的躲。

李云龙这一抓当然落了空，但他趁疯和尚说话之际，身发如风，又抓了过去。疯和尚那会被你抓到，李于青手还没有抓到，他已闪了开去。李云龙两次落空，他虽被蒙住了两眼，但听风辨位，疯和尚已

经逃到那里，可听听得清清楚楚，因此疯和尚才一闪出，便跟踪抓到，疯和尚看他抓来，也就很快的躲闪。

你抓得快，他就躲得快，他躲得快，你就抓得快，互相追逐，循环加快，一回工夫，两条人影愈闪愈快。先前还像走马灯一般，此去彼来，到了后来，两人化作了一青一白两条形子，但随着这—青一白两条人影，也渐渐合而为一，成了一道旋风，在树林之间像云一般穿行飞绕。

李云龙和他追逐了一回，依然连他一点衣角都抓不到，心头一急，不觉施展出身法来。疯和尚似乎怔得一怔，也立即展开身法，和李云龙周旋，但李云龙的身法乃是精绝武学，其中含蕴了玄门深奥哲理，疯和尚—时之间自然识不透玄机，几乎给李云龙抓中。越紧张刺激，他就越高兴，口中也随着发出「哗」、「哗」的惊呼，但身形却随着像一缕丝烟般游走。

有几次李云龙明明可以一把把他抓住，但等到五指抓落，就像抓到了浮云一样，还是虚的，根本抓不到人。一回工夫下来，李云龙已经抓出汗来了，心中更是暗暗焦急，看疯和尚又笑又叫，甚是兴高彩烈的模样，一时之间，自然不肯停下来不玩，自己这般莫名其妙的和他捉着迷藏，这要抓几时去，才能完结？一念及此，登时站停下来，一手撕下蒙面布条，大声说道：“我不玩了。”

疯和尚正玩得兴头上，见他忽然站停下来，急忙问道：“玩得好好的，为什么不玩了？”李云龙道：“在下肚子饿了。”疯和尚忙道：“不要紧，再玩一回，我带你到寺里去吃素斋。”李云龙摇摇头道：“在下不想吃素斋，想去吃豆沙包子。”

疯和尚忽然欣喜的道：“你也喜欢吃豆沙包？”李云龙道：“豆沙包最好吃了，又甜又软，还有一股豆沙的清香……”“对、对。”疯和尚不住的点头道：“你说得对极了。”

李云龙故意问道：“大师也喜欢吃豆沙包么？”疯和尚道：“喜欢，我……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吃豆沙包。”“那好极了。”李云龙拍着疯和尚的肩膀，说道：“走，我请大师吃豆沙包去。”

“真的？”疯和尚面有喜色，指指八九个小孩，说道：“请不请他们？”李云龙道：“他们也是我的朋友，要请自然一起请了。”他知道疯和尚天天都和这些小孩在一起，这样说，正是投其所好。

“对、对。”疯和尚高兴的道：“你说得对极了，他们也是我的朋友。”说到这里，朝八九个小孩招招手道：“喂小朋友，他要请我们吃豆沙包，大家快走。”八九个小孩听得齐声说：“好。”

第五百零九章

山脚向右，是一条小街，有香烛店、茶室、面馆，做的都是游山和进香的生意。疯和尚领着李云龙来至一家包子店门口，说道："就是这一家了。"

李云龙眼看这是一家面馆，门口一叠蒸笼，热气腾腾，自然是包子了，这就朝店里的伙计道："伙计，你先把豆沙包子拿出来，后面的小朋友，一人给他们两个。"那伙计答应一声，朝八九个小孩招招手道："你们过来，一人两个。"说着，打开蒸笼，—人分给两个包子。

疯和尚道："喂，我也两个呀。"李云龙道："在下请风大师吃包子，自然要到里面坐下来，慢慢的吃了。"疯和尚问道："你要请我吃几个？"

李云龙道："大师爱吃几个，就吃几个。"疯和尚听得大乐，说道："那我不回去吃素斋了，一餐我可以吃十个二十个。"李云龙道："听凭大师吃饱。"疯和尚笑嘻嘻的道："看来你真是我的好朋友，那就快些进去。"

李云龙朝正在吃包子的小孩说道："好了，你们都可以回去了。"那些小孩果然依言走了。疯和尚跨进面馆，就朝一张桌子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一面大声道："快拿豆沙包来，先来十五个。"

李云龙也在他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抬目看去，墙上贴着许多红字条，写了什么"素什锦面"、"冬菇面"等，还有几张红条上写的是"绿豆汤"、"百合汤"、"莲子羹"。吃甜包子，自然要来甜汤，这就要店伙计来两碗莲子羹。

店伙送上十五个豆沙包，疯和尚早已急不容待伸手抓了一个，对半撕开，大口吃了起来。李云龙也跟着吃了。店伙端上两碗莲子羹。疯和尚看得大喜，说道："这东西好，不过这碗太小了，要大碗吃才过瘾。"

李云龙朝店伙道："伙计，你去拿一个大碗来，三碗并一碗，风大师可以喝得痛快些。"店伙答应一声，正待把两碗莲子羹撤下去换大碗的。疯和尚一手抢过一碗，仰着脖子就倒了下去。

李云龙忙道："你这两碗留着，再去端两碗大碗的来就好了。"店伙连连声"是"退了下去。

疯和尚一口喝完一碗莲子羹，咂咂舌头，笑道："今天吃得痛快，哦，现在咱们是朋友了，你别再叫我风大师，我不喜朋友叫我大师，我就叫我疯和尚好了，疯，就是疯狂的疯，疯和尚很好听，但我不许不是我的朋友叫我疯和尚。"、李云龙眼看店堂中只有自己和疯和尚两人，这就说道："在下是奉贾太公贾老夫子之命，来请你的。"疯和尚刚撕开一个包子，连连摇手道："我不认识贾太公，我和尚不喜欢他，那老秀才酸酸的，没有豆沙包甜，我不认识……"

李云龙听他口气，明明认识姜老夫子，他却一口否认，只好接着说："这是关系着武林正邪消长之势……"

疯和尚一口咬着包子，笑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正即是邪，邪即是正，天底下那有什么邪正？连我佛如来都看不准，明明是个屠夫，但放下屠刀，立地可以成佛，没放下刀是屠夫，放下了就是佛了，你看得准么？哈哈哈哈。"刚好店伙端来了两个大豌的莲子羹。

疯和尚双手端过，低头就喝，一面连声说着"好"。李云龙被他说得一呆，你说他疯，这话却也很有道理，一面点头道："大师说得极是。"疯和尚放下大碗，瞪着眼睛道："我告诉过你，我们是朋友了，莫叫我大师，叫我疯和尚。"

李云龙道："疯和尚，我们既是朋友，这件事，你就得答应。"疯和尚问道："你说是什么事？"李云龙道："一个月后五老峰有一个约会，姜老夫子请你一定要去参加。"

"不！不。"疯和尚连连摇了手道："不成，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疯和尚一生从不参加宴会。"他抓起一个包子，又道："我再告诉你，我疯和尚的朋友，除了你，都是小孩子，你道为了什么？"

李云龙道："在下不知道。""嘻、嘻。"疯和尚望着他一笑，说道："小孩子好，大人不好，我刚交了你这个朋友，就你要我去参加什么五老峰之会，这会我是绝不去的。"

李云龙眼看自己好不容易，和他捉谜藏，又请他吃豆沙包，说起那日之会，他就一口拒绝了，一时不由里大为焦急。难道自己要从秦州调高手来？可是现在自己的人都有要事，不能走开，而且贾老夫子三封密函，要找三个，如今第一个就碰了钉子，这该怎么办？心里这

一急，立时想起姜老夫子密柬后面写的那一行字“我佛有灵，救救黄莺儿”。(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想到这里，就双手合掌，口中低低的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但愿我佛有灵，救救黄莺儿。”疯和尚刚刚把半个包子塞进嘴里，听了李云龙的话，连嚼都来不及，一口吞了下去，急急问道：“你说什么？”

李云龙看他脸上一副急模样，心中不禁一动，知道姜老夫子这句话已经生了效力，这说道：“在下是说，要我佛有灵……”疯和尚道：“刚才说的，下面还有一句呢。”

李云龙道：“在下是说，你疯和尚如果不肯去，那只有请我佛保佑了。”他故意不提黄莺儿三字。疯和尚急得搔头挖耳的：“你说去救救什么人？”李云龙道：“自然去救救黄莺儿了。”疯和尚急急问道：“她在那里？”

李云龙道：“这个在下也不知道，只怕要去问贾老夫子才会知道。”疯和尚虎的站了起来，问道：“那酸秀才在那里？”他口中的酸秀才，自然是指贾老夫子了。李云龙道：“你且坐下来再说。”

疯和尚道：“你快说，酸秀才究竟在那里，我这就找他去。”李云龙道：“贾老夫子行踪不定，现在只怕很难找得到他。”疯和尚道：“那怎么办？”

李云龙道：“只有一个月后的那天，他老人家一定会到五老峰去，你只有到五老峰去找他，才找得到。”疯和尚听得连连点头道：“好，好，我疯和尚一定去。”

李云龙心中大喜，姜老夫子这句话，果然比什么都灵，但他不敢笑，只是说道：“疯和尚，你答应去了，说了可不能反悔。”疯和尚道：“我疯和尚说出来的话，从没不算数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勾勾手。”说着，果然伸出一双小手指来，要和李云龙勾手指。

李云龙知道他童心未泯，欣然道：“勾过手指，就不会赖了。”也伸出小手指去，和他勾了勾。疯和尚道：“我疯和尚是个急性子的人，没找到酸秀才问问清楚，我怎么还吃得下？我真恨不得今天就是那日呢？”

李云龙道："那就这样好了，我在这家店里存上十两银子，你想到要吃包子，就到这里来吃好了。""好极了。"疯和尚听得大为高兴，说道："你真是我疯和尚的好朋友，咱们这朋友是交定了，好了，咱们走吧。"

李云龙要店伙结了帐，另外取出一锭十两银子，存在柜上，交代掌柜，以后疯和尚来吃包子，慢慢的结帐。那掌柜连声应是，送着两人走出店门。疯和尚问道："咱们既是朋友了，你叫什么名字，总该告诉我了。"李云龙道："在下叫李云龙。"

"李云龙。"疯和尚点着头笑道："我记住了。"

离开静光北麓，李云龙心头感到十分轻松，三件密柬，第一件总算顺利完成了。他牵着马匹，走了一段路，心里急着拆看姜老夫子第二号密柬，要自己去找什么人？这就在路旁一方大石上坐了下来，探怀取出第二事情密函，撕开封口，抽出一张信笺，只见上面写着去华山借紫光剑。

李云龙看得又是一怔，姜老夫子在第一密柬上，还有地址、人名，这第二号密柬上，只有这七个字，华山，虽是地址，但偌大的华山，找谁去借紫光剑呢？其实，这是他江湖阅历不深，才会有些疑问。只要是老江湖，谁不知道紫光剑是华山派镇山之宝，借紫光剑，自然是找华山派掌门人商子畏了。

李云龙反过信笺，仔细看了，后面也没有像第一号密柬注着小字，心想：既然姜老夫子要自己到华山去，那就赶到华山再说。当下把信笺随手一围，在掌心搓了两搓，化成纸屑，才站起身，跨上马鞍，一路往西赶去。

华阴，是一个不大出名的小城，但它却是登华山的必经之站。华阴城里，客店却不少，那是专为游华山的旅客憩足的，你要去游华山，客店里可以给你找向道，领着你游完全山。李云龙在街上找到一家叫太华客店的门前下马，便有一名店伙迎了上来，陪笑问道："客官要落店，小店房间清静，招待周到……"

李云龙没待他说完，就把缰绳交给了他，说道："我要一间清静的上房。"那店伙接过马匹，连声应"是"，一面抬着手道："客官请进。"

门口又有一名伙计迎了出来，先前的店伙忙道："这位客官要一间清静的上房。"门口店伙接着陪笑道："客官请随小的来。"

他领着李云龙直入店堂，穿过前进，来至后院，打开房门，说道：“客官这一间可好？”李云龙跨入房去，一面点头道：“就是这一间好了。”

那店伙匆匆退出，—会工夫，就送来了洗脸水，接着又沏了一壶茶送上，一面含笑问道：“客官是游山来的？”

第五百一十章

华山派在江湖上名列四大剑派，华山派开设太华客店，原是为了接待武林朋友前来华山的接待站，由华山派掌门人下五弟子戴良规主持。只要是武林同道，到了华阴，说得出门派来历，无不竭诚接待，但李云龙在华山认识的人不多，那个阴玉凤不知道现在回来了没有，另外他连最起码的常识，华山派在华山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江湖上，尤其是华山派，门户之见极深，华山派一向以名门正派自居，只要不在白道五大门派中的人，就会被视作不是正派中人。李云龙说者无心，店伙可听出来了，连忙陪着笑道："这个小的也不大清楚，你老且稍事休息，小的去问问掌柜，不知是不是知道。"

这话李云龙当然不疑有他，点头道："那就麻烦伙计，给我打听一下。"伙计又连声应是，退了出去。李云龙也并不在意，倒了一杯茶，缓缓喝着。

过没多久，只见那店伙引着一个中年汉子走到门口，陪笑道："客官，咱们掌柜的看你老了。"李云龙慌忙站起，抱抱拳道："这个在下如何敢当？"

那中年汉子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双手抱着拳，跨进房门，陪笑道："在下陆文彬，还没请教客官尊姓大名。"他双手抱拳，却是华山派的一种敬客手势，如果是同道中人，就是该在还礼的手势中，表明自己门派来历。

李云龙并不知道江湖上还有这些礼数，只是含笑道："在下敝姓李，草字飞，陆掌柜请坐。"陆文彬见他不懂江湖规矩，心中先已有了几分轻视，口中说道："幸会，幸会。"

两人落座之后，陆文彬道："在下刚才听伙计说起，客官询问华山派的去处，不知有何贵干？"李云龙含笑道："是的，在下远来华山，是拜见华山派掌门人来的，掌柜是不是知道华山派在什么地方？"

陆文彬道："华山派在华山云台峰，客官和华山派可有渊源？"李云龙道："不瞒掌柜说，在下初入江湖，和华山派并无渊源可言。"

陆文彬心中暗暗冷笑，果然只是一个初出道的稚儿，口气倒是不小，要见咱们师祖，一面淡淡一笑道："客官远道而来，求见华山派掌

门人，总有事吧？”

李云龙不知对方来历，一个客店的掌柜，他自然不好直说，这就含笑道：“在下求见掌门人，只是为了一点私事。”私事，别人就不好问了。他口气一顿，接着道：“在下要跟掌柜请教，华派掌门人姓名，不知掌柜是否知道？”陆文彬听得可笑，你来找师祖，却连师祖的姓名都不知道，岂不荒唐？

华山派掌门人姓商，天下尽人皆知，他自然不能说不知道，这就淡淡的道：“华山派掌门人姓商，至于他老人家的名号，在下就不知道了。”李云龙抱抱拳道：“多承指教。”

陆文彬站起身道：“客官好说，客官明日上山，可要找个人作向导么？”李云龙道：“在下从未去过华山，有个向导，那是最好不过了。”

陆文彬辞出之后，天色已近黄昏，店伙又在门口现身，陪着笑道：“客官晚餐，要上街去吃？还是要前面送来？小店前面的太华楼，和小店是一个东家的，坐位宽敞，酒菜更是华阴城里数一数二，客官去赏光过一次，就保证满意。”

李云龙含笑道：“好吧。”当下就站起身，出了房门，来至前进，太华客店大门右首一道楼梯上去，就是太华楼了。

李云龙上得楼来，只觉打通了三间门面，占地相当宽广，此时差不多已是上灯时分，楼上座头，也有了四五成光景。一名堂官看到李云龙，急忙上来招呼，把他领到了*窗的一张桌子落座，送上茶水，问道：“客官要些什么？”

李云龙道：“你要厨下做几式拿手的菜来就好。”那堂官又道：“客官要喝什么酒？”李云龙道：“来花雕就好。”

堂官退去之后，李云龙举起茶盅，轻轻喝着，一面打量楼上食客，大半都是商卖人，也有一两桌上，坐的镖头一类武人，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人虽不多，却也有一般酒楼闹烘烘的气氛。正在打量之际，只见从楼梯走上三个武士装束的人来，堂官带着他们在右首一张空桌上落座。

这三人约莫都在四十左右，身材结实，一望而知武功根底大是不弱，他们坐下之后，叫酒叫菜，就忙个不停，大有目中无人的气慨。

李云龙也不去理会他们，不多一回，堂官送来酒菜，就一个人低斟浅酌，吃喝起来。太华楼的厨师手艺的确不凡，做的菜肴色香味俱佳。

这时邻桌的酒菜也来了，那三人就开始闹起酒来，你一碗，我一碗的仰着脖子直灌下去。咱们这礼义之帮，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不是好朋友，当然不会坐在一桌上，大碗喝酒，但一旦喝上了酒，就把你当作仇人，非逼着你喝酒，让你出尽洋相不可。

这三位仁兄先则你敬来，我敬去，继则变成了赌酒，你喝一碗，我也一碗，到了后来，一个喝了，一个不肯喝，另一个帮着非要他喝。只听一个大着嗓门说道："你不喝不行，喝酒不作兴赖。"

对面一个也大着嗓门道："我已经喝了，你怎么能叫我喝两碗？"边上一个道："不用说了，要说也等这碗酒喝干了再说。"他拿起酒碗，朝对面一个面前送去。

对面那人伸手一格，大声道："去你的，你自己为什么不喝？"这伸手一格，连动带碗"呼"的一声朝李云龙迎面飞了过来。他这碗酒斟得满满的，虽然经他手掌一格，却居然一点酒也没溅出来。

李云龙正好举筷要去夹菜，一见酒碗朝自己飞来，就举筷朝酒碗轻轻一点，那酒碗又朝对面汉子面前飞了过去。对面那个汉子醉眼迷糊，一看酒碗朝他飞去，只当是李云龙掷过来的，目光一注，说道："好哇，他们灌我的酒，你也来插上—脚，老子又不认识你。"挥手一掌，朝酒碗拍去。

那酒碗刚刚飞到他面前，经他这一掌李空拍在酒碗上，飞来的酒碗又「呼」的一声朝李云龙飞了过去。而且酒碗经他掌力一拍，在恰恰要飞到李云龙面前之时，才「拍」的一声，碎裂开来，一碗酒加上酒碗的无数碎片一齐朝李云龙头脸激射而来。

这下李云龙才发现对方这一记掌力，拿捏得极准，他以内力把酒碗反击过来，而且算定了等酒碗飞到中途之时，才会受掌力的击撞而碎裂，这岂不是在找自己碴了？但自己却并不认识他们。李云龙朗声一笑道："朋友莫要借酒装疯，祸及邻桌。"左手衣袖轻扬，拂出一股内劲，把酒和酒碗的碎片，一齐卷出，朝两桌这间的地板上洒落，他身上连一点酒都没溅到。

对面汉子双眼一瞪，喝道："谁说老子借酒装疯？是你这小子。"右手一抖，把两双竹筷，像离弦之矢，猛向李云龙双目射来。

这下李云龙不禁有气，微晒道：“朋友你出手倒是毒辣得很。”他依然坐着没动，只是左手微抬，一点袖角往上卷出。但听「当」「当」两声，激射而来的两支竹筷，先后钉入酒楼横梁之上，足足钉进去了三分之一。

对面汉子他似乎微微一怔，倏地站起，举步朝李云龙走来，口中带着醉笑，说道：“好哇，你小子原来是会家子，那是存心找碴来的了？”口中说道，身形一扑，双手似手似爪，朝李云龙抓来。(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李云龙双目神光闪动，也倏地站起，朗笑道：“阁下借酒装疯，出手狠毒，方才若非在下把竹筷挡开，双目早就被你戳瞎了，在下还以为你应该知难而退，人却还敢过来逞凶，足见你平日依仗练了几年武功，不知如何鱼肉乡里，今日若不给你一点薄惩，你真还不知天高地厚呢。”在他说话之时，那对面汉子已经落指如风，在李云龙身上连点了十几处大穴。

李云龙依然和他面对面站着，任由他又点又击，若无其事，直等对方发现不对，要待收指后退，才微微一笑道：“你点够了么？”

那旁边两个汉子看出情形不对，急忙一齐抢身而上，左边一个道：“老哥幸勿介意，敝友喝醉酒了。”

右边一个道：“是啊，老哥怎好和喝醉了酒的人一般见识？”他们不去劝阻对面汉子，却一左一右出手如电，同时施展擒拿手法，各自一手击李云龙的脉腕，一手扣住了巨骨穴，使他动弹不得。

对面汉子右手紧握拳头，面露厉笑，哼道：“老子还当你有多厉害，现在你还要狠吗？”拳头由下翻起，结结实实的一拳，击在李云龙小肚上。

李云龙被他一拳击中小腹，不痛而笑，目光一掠三人，点头道：“看来你们三位果然是冲着在下来的了，在下初到贵地，和三位无怨无仇，那好，你们是谁支使来的？”话声出口，两手朝前一合。

第五百一十一章

对面那个汉子在一拳击中李云龙小腹之时，但觉手臂微微一震，似乎有人推了他一把，他还以为是同伴推的，等他退后了一步，便已发现觉右手臂似乎有些麻木不仁，低头看去，自己右手还握拳头，没有放开来，要待放开，五指就像胶住了一般，再也放不开来，再一细看，拳头好像比平时大了许多，不，手腕、关节都已隐现青色，比平时粗胀得多，心头不禁大吃一惊。

李云龙若无其事的回身坐下，拿起酒杯，轻轻喝了一口，才道："朋友出乎毒辣，这只能算是薄礼，这条手臂已被在下震伤，如若十二时辰，不经在下替你解除，只怕会落个终身残废，要在下替你解除，也并不难，只要朋友肯跪下来磕上三个头，说出支使你们前来的人，就可无事。"说完，自顾自举筷夹菜，吃了起来，再也不去理会他们。

那对面汉子面如呖血，眼中包着红丝，厉声道："小子，你不用猖狂，自然有人会来收拾你的。"这几句话的工夫，他一条右腕和握着的拳头，已经越来越肿，肤色发青，比平常几乎大了一倍。

"那好。"李云龙又喝了口酒，说道："你们就留在这里陪着我，等他找来吧。"刚说到这里，只见太华客店的掌柜陆文彬匆匆从楼梯赶了上来，看到李云龙，连连抱拳道："在下听说客官和几位酒客，发生误会，特地赶来看看，客官没事吧。"

李云龙含笑站了起来，说道："多谢陆掌柜，在下没什么事。"他一指三人，说道："陆掌柜可认识他们么？"陆文彬看了三人一眼道："在下不认识，只不知三位如何开罪了客官？"李云龙让陆掌柜坐下，就把刚才发生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陆文彬陪笑道："客官只是过路之人，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依在下相劝，这原是一场小小误会，好在客官并未受伤，就看在下薄面，让他们去吧。"

"这那是误会，他们三个明明是有人支使，冲着在下来的。"李云龙接着正容道："就算刚才是误会吧，一个练武的人，居然在酒醉之后，出手如此毒辣，幸好在下还略识武学，否则岂不无缘无故被射瞎了双眼，而且另外两个假藉劝架，扣拿住在下双手，由他出手行凶，

可见这三人练了一身武功，平日鱼肉良民，横行乡里，十足是流氓、地痞之流，在下不过薄于警戒，要他们说出主使的人来。”

陆文彬望望三人，又连连陪笑道：“他们只是酒后闹事，那来的主使，客官初来敝地，和人无怨无仇，更谈不上是冲着客官来的，你就看在下一个薄面，让他们走吧。”

李云龙道：“好，陆掌柜可能另有顾忌，在下就看你老哥的份上，可以放他们回去，但为首这人，出手狠毒，这条右臂，就让他留个记号，恕在下不能替他解除……”

随着话声，就缓缓站起，走到三人身边，也不用手去拍，只是衣袖朝三人拂了拂，沉声道：“今晚李某看在陆掌柜的份上，便宜了你们，今后如再怙恶不悛，遇上在下，那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说也奇怪，三人经他衣袖一拂，本来定着不能动弹的人，穴道都已解开。

那对面汉子左手抱着肿胀发青的右拳，厉声道：“姓李的，山不转路转，咱们走着瞧。”陆文彬忙道：“你们快些走吧，不能在这里再闹事了。”三人悻悻的下楼而去。

陆文彬也赶紧随着站起，朝李云龙拱拱手道：“多谢客官手下留情，在下这时候店里正忙着，恕要先走一步了。”李云龙忙道：“陆掌柜只舒请便。”

酒楼的食客，先前看到三人酒醉闹事，和李云龙坐得较近的，纷纷离席避开，后来看李云龙轻描淡写就把三人制住，听三人口气，好像还会有人赶来，依然逡巡不敢入席，直着陆掌柜出面，李云龙只拂拂衣袖，就解开了三人禁制，这场事总算过去了，才敢回到自己桌上，大家抬头看看梁上钉着的竹筷，更暗暗咋舌不止。

李云龙却若无其事，吃过了饭，就会帐下楼，回转后进，熄灯就寝。他想到那对面汉子被自己圣天真气震闭了手臂穴道，依然口气极硬，似是有恃无恐，说不定夜间会来寻仇，因此只是和衣睡下，连长衫也没脱。—宵过去，居然无事，第二天一朝，李云龙起身之后，店伙送来脸水，刚盥洗完毕。

只听掌柜陆文彬的声音在门外道：“李客官已经起来了么？”人也随着到了门口，举步走入。李云龙含笑道：“陆掌柜早。”

陆文彬忙道：“客官早，客官要去华山云台峰，在下已给客官找好一个向导，不知客官要何时动身？”“多谢陆掌柜。”李云龙接着道：“在下此刻就要动身了。”(手机阅读sdχsψ。com）

“如此就好。”陆文彬道：“那人已在前面店堂等候，客官用过早点，出去的时候，在下再给客官介绍好了。”说完，拱拱手退了出去。

李云龙匆匆吃过早点，走出店堂，果见一名黑瘦汉子独自坐在*壁的长条凳上，这就走到柜前，会过店帐。陆文彬朝那黑瘦汉子招招手道：“阿土，就是这位客官要到云台峰去了。”

一面朝李云龙陪笑道：“他叫阿土，专门给游客做向导的，连华山山上有几株草，都摸得清清楚楚，为人诚实可*，陪客官去一趟云台峰，只要三钱银子就够了。”“没有问题。”李云龙道：“阿土，咱们这就走吧。”阿土面目黧黑，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往外就走。

李云龙觉得这人有些怪，似乎不大喜欢说话，反正是向导咯，他只要把自己领到云台峰就好了。当下也没和他说话，阿土走到前面，他就一路跟着他走。阿土脚下相当快捷，那是他整天都在翻山越岭的关系，山路走惯了，走在平地上，自然毫不费力。

李云龙跟在他身后，当然也毫不费力，你走得再快，也可以从容举步。不大工夫，就出了城，又走了十来里光景，已经到了华山脚下。阿土依然没有开口，领着他朝一座道观走去。这座道观建筑伟大宏丽，看去规模不小，一直等到走近，李云龙才看清一方匾额上写着「云台观」三字。

阿土脚下没停，穿过观前一片平台，似是要朝观中走入。李云龙不由得暗暗攒了下眉，心想：客店掌柜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云台峰，不会说错，那一定是阿土听错了才把自己引到云台观来了。这不过是心里转个念头的时间，阿土已经快要走近道观大门。

李云龙忙道：“阿土，在下是去云台峰。”阿土脚下一停，回头道：“没错。”李云龙道：“但这时是云台观。”阿土道：“没错。”李云龙道：“这是陆掌柜交代你的么？”阿土道：“没错。”他一连说了四句没错。

李云龙不禁暗暗摇头，陆掌柜怎么给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向导，好像他除了没错，不会说第二句话一般，一面问道：“在下并不是要到云台观来的。”阿土道：“没错。”

李云龙道："你快回来，领我到云台峰去。"阿土愣愣的道："到这里来没错。"

李云龙道："怎么会没错？在下要去云台峰，这里是云台峰么？"正说之间，只见一名道人从大门中走出，朝李云龙打了个稽首，含笑道："施主请了，阿土说的并没有错。"

李云龙听糊涂了，心想：阿土说的没错，难道是自己错了不成？这就问道："道兄此话怎说？在下是要到云台峰去。"

那道人含笑道："施主如果是游云台峰去的，就不用到敝观来，只是施主是找云台峰华山派去的，所以阿土先把施主领到敝观来了。"找华山派去的，要先到云台观来。

现在李云龙听懂了，敢情这云台观，是华山派的下院了。这就朝那道人拱拱手道："这么说，贵观是华山派的下院了？"那道人稽首还礼，含笑道："正是。"

"如此就好。"李云龙拱拱手道："在下很想拜会贵观观主。"那人笑道："贫道就是奉观主之命，恭请施主的。"

李云龙道："道兄请。"那道人笑道："施主请随贫道来。"说完，转身往里行去。

李云龙随着他进入云台观，穿过两进大殿，折入左首一道侧门，那是一座花木扶疏的小院落，迎面一排三间精舍，窗明人静，十分清幽。那道人领着李云龙来至阶下，就脚下—停，稽首道："启禀观主，李施主来了。"

只听里面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快快有请。"那道人转过身朝李云龙稽首道："观主请李施主入内相见。"便自退下。

李云龙说了句"多谢"，举步跨上右阶，只见一个头簪道髻，身穿青布道袍的老道人巍然站在门口，念笑稽首道："李施主远来，贫道有失迎迓，还望多多恕罪。"

李云龙看这老道人年约六旬以外，脸色红润，一脸俱是笑容，大是蔼然可亲，这就连忙拱手道："观主好说，在下如何敢当？"那老道抬手肃客，说道："李施主请里面奉茶，请。"李云龙说了句："观主请。"跨进屋中。

第五百一十二章

李云龙拱手道：“在下还没请教观主道号，如何称呼？”“不敢。”观主含笑道：“贫道灵云。”他一指蓝衫老者说道：“这位是贫道五师弟戴良规。”

李云龙拱拱手道：“原来是灵云道长、戴兄，在下久仰。”这声“戴兄”，听得戴良规不由打鼻孔里“哼”了一声。

要知华山派商掌门人，在武林中身份极高，他是商掌门人门下的五弟子，自然平常自视甚高，像李云龙这样一个初出江湖的年轻小伙子，年纪比他门下徒弟还小了一大截，见到他，至少也该尊称一声“戴前辈”才是，但李云龙居然称呼他「戴兄」，岂不藐视了他华山门下？李云龙看他傲不为礼，心中也难免大是不快。

灵云道人忙道：“贫道听说施主远来华山，是找敝派来的，不知有何见教？”李云龙道：“在下是来谒见贵派掌门人的。”

灵云道人点头道：“贫道已经听说，李施主谒见家师可有什么事么？”李云龙道：“原来商掌门人是观主的尊师，这样就好，还请观主替在下先容。”灵云道人看他不肯说出何事，不觉微微一笑道：“家师已有多年不问俗事，不见外客，李施主究有何事，和贫道说也是一样。”

李云龙道：“既然观主可以作主，在下就直说了，在下是跟贵掌门人商借紫光剑来的。”“紫光剑”是华山派镇山之宝，自然要向掌门人借的了，这话在李云龙来说，他可并没说错。但他怎知“紫光剑”是华山镇山之宝，历来只有掌门人可以使用。他此话出口，灵云道人不禁微微一呆。

坐在右首的戴良规突然洪笑一声道：“大师兄，这小子果然是向华山派寻宝来的了。”话声出口，棱棱目光朝李云龙直射过来，凛喝道：“姓李的，你是受何人指使，敢到华山来撒野？”

李云龙听得一怔，诧异的道：“戴兄这……”他连“话”字都没出口，戴良规怒喝道：“小子住口，你还不配和戴某称兄道弟，说，你来华山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李云龙道："在下赶来华山，确是跟商掌门人借紫光剑来的。"戴良规怒笑道："人到了华阴，还连家师姓什么都不知道，对不？"

"戴先生说得不错。"李云龙说："在下只知向贵派商借紫光剑，并不知道贵派掌门人姓什么，还是在下问了华阴客店掌柜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

灵云道人看李云龙一脸正气，心中大感惊奇，暗道：此人大概是受人扰掇来的了。口中不禁叫声："五师弟。"他原意还想问问清楚，免得发生误会。戴良规已经洪笑一声道："好小子，你可知道紫光剑是本门的镇山之宝吗？"

李云龙心中暗道："紫光剑若不是华山之宝，贾老夫子会要自己千里迢迢的上华山来借？"一面答道："在下虽然不知紫光剑是贵派镇山之宝，但如果不是华山镇山之宝，在下也不会贵派来借了。"

"哈哈。"戴良规大笑一声道："镇山之宝岂会借与外人？你这小子明明是以此做藉口，找华山派的碴来的了。"

李云龙听他一口一声的"小子"，被叫得心头不禁有火，以后不灭了华山我就不叫李云龙，于是冷然道："在下尚未面见贵掌门人，阁下怎知贵掌门人不肯借呢？"戴良规道："师尊不见外人，你小子还想面见他老人家，那是做梦了。"

李云龙作色道："在下以礼求见，来者是客，阁下在下一口一声小子，这是贵派待客之道吗？"灵云道人叫道："五师弟……"

戴良规道："大师兄，这小子明明是旁门左道之士，有意寻事而来，此事小弟自会处置。"一面冷声道："华山派对待来访的客人，自然以礼接待，但对想来华山撒野的左道旁门，那就不以待客之道相待。"

李云龙少年气盛，冷冷道："在下如何是左道旁门？如何在华山撒野，阁下最好说说清楚。"戴良规怒声道："你昨晚在太华楼上以旁门阴功震闭戴某门下右臂脉穴，难道还是假的么？"

李云龙听得不由一怔，但旋即明白过来，口中"哦"了一声，点头道："昨晚酒楼上那个借酒装疯，出手恶毒的三个人，在下还以为是华阴城中学了一手三脚描，横行无忌的地痞流氓，原来却是堂堂华山派戴先生的令高徒，这就难怪了。"

戴良规浓眉一耸，怒嘿道："你敢侮辱华山派？""戴先生这话未免言重了。"李云龙道："在下初到华阴，和三位令高徒无怨无仇，他故意飞来酒杯，这也许是醉后失手，在下并不计较，只是把他酒杯挡了去，第二次他以一双竹筷用丢手箭手法，取在下双目，在下把竹筷拂上酒楼正梁，已经出言警告，不想令高徒变本加厉，两人一左一右擒住在下双手，他出指如风，连点在下身上九处要害，六处死穴，在下试问戴先生，和在下何仇何怨，竟然支使三个门下，非把在下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下设若没有自卫之能，岂非在华阴酒楼上就送了命？死得不明不白了？"

灵云道人听得耸然动容，问道："五师弟，他们真是如此胡闹么？"戴良规脸上不禁一红，说道："小弟听说这小子打听师尊姓名，似乎来意不善，所以要他们去试试他的武功。"灵云道人道："那也不能如此骤下杀手。"

戴良规道："但事实证明这小子是旁门中人。"李云龙俊脸沉了下来，冷笑道："就算在下是旁门中人，贵派既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纵容门下行凶，在下震伤他右臂，只是略予薄惩而已。如若知道他有人支使，倚仗华山声势，有意在华山脚下行凶，在下不会如此便宜他了。"

戴良规道："你待如何？"李云龙一双朗目之中，突然射出两道寒电般的目光，冷峻说道："在下奉命来晋见贵派掌门人，如果在下早知是你戴先生门下，那就非断他一条右臂不可，面见贵派掌门人时，在下自会向贵派掌门人致歉。"这口气就大了。

灵云道人看他目中精芒迸射，分明一身功力已臻上乘境界，心中暗道：此人看来果然是异派中的高手，不知前来华山，究有何事？戴良规听得怒不可遏，虎的站起，大笑一声道："好，好，小子，你有多大能耐，敢口发狂言，来，咱们到外面去，戴某倒要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李云龙看了他一眼，也跟着站起来，但不屑的道："在下远道赶来，是为了求见贵派掌教，并不想和阁下动手，凭阁下也还不配和李某动手。"说完，朝灵云道人一抱拳道："观主召见，在下已经来了，在下此行，事关重大，非见贵派掌门人面陈不可，观主既然不肯给在下先容，在下自当自云台峰求见，告辞了。"

灵云道人忙道："李施主请留步。""站住。"戴良规已经怒喝一声，身形一闪而出，挡住了李云龙的去路，右掌直立蓄势，大喝道："小子，你想走没这般容易。"

灵云道人喝道："五师弟，不可鲁莽。"李云龙看他挡住去路，不觉微微一笑道："戴先生想留下李某，只怕没有这般容易。"戴良规喝道："那你就试试……"话声出口，刚待发掌。

只见门前人影一闪，急匆匆走入一个五短身材的精干中年人来，口中叫道："五师弟住手。"一面又朝灵云道人拱手行了一礼，说道："大师兄，这位可是李飞李兄么？师尊听说有人至华山，特命小弟赶来迎迓。"

灵云道人应道："这位正是李施主。"一面朝李云龙稽首道："李施主你怎不早说？"李云龙道："在下此行，是奉别人之命而来。"灵云道人连忙给那五短身材的中年人引见，说道："这是贫道三师弟贺文元。"

李云龙山连忙抱拳道："原来是贺兄，在下失敬。"戴良规听说师尊已经派人前来迎接，自觉无趣，便自转身往里行去。

灵云道人问道："李施主是奉何人之命来的呢？"李云龙道："在下此行，事关重大，也极为机密，观主既然见询，在下只好说了，商借紫光剑，实是奉贾太公姜老夫子命来的。"贾太公姜竹坡，还在五十年前，就经九大门派公举担任过紫金帝国武林盟主，灵云道人自然听说过了。

灵云道人连连稽首道："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李施主奉命前来，事属机密，自然不好透露，这就怪五师弟太粗心大意了，贫道谨向李施主深致歉意。"一面回头道："五师弟……"目光一动，戴良规已经不在，不禁微微摇头道："五师弟就是这个脾气，永远也改不了，李施主幸勿介意才好。"

李云龙忙道："观主好说，这场误会在下也有不是之处。"贺文元道："大师兄，师尊命小弟来请李兄，别让他老人家等久了，就请李兄动身吧。"灵云道人连忙稽首道："是，是，李施主请。"当下就由贺文元陪同李云龙一起往外行去。

灵云道人一直送到云灵台大门，才连连稽首道："李施主好走，恕贫道不送了。"李云龙还礼道："观主请留步。"

五百一十三章

五百一十三章离开云灵观，两人就展开脚程，一路朝云灵峰赶去。云灵峰是华山北峰，华山五峰中以云灵峰最低，但神话也以北峰最多，如后周武帝时道士焦道广曾隐居峰顶，后山石壁下有老松一棵，上悬铁犁一张，云系老子遗物，汉南阳公主避乱修仙等等，均为人所乐道。

华山派以玄门正宗，创教于此，已历数百年之久。云灵山庄，矗立于云台峰东麓，林木耸秀，泉流涓涓，风景绝佳。云灵山庄不是一座庄院，而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十几户人聚族而居，远远望去是一族整齐的瓦房，沿山依林，那就是华山派的发祥之地。

贺文元领着李云龙，来至东麓，一片松林间，已出现了一条宽阔的石板路，直达一处庄院前面。进入庄院大门，又穿行了一条长廊，才到商掌门人平日起居其中的「养心斋」，一座自成院落，小有花木之胜的精致书室。

两人刚走近门前，就听一个清朗的声音问道："是文元么，你把李老弟请来了吗？"贺文元应了声"是"，急忙回身道："家师就在书房之中，李兄请进。"李云龙也不再客气，举步走入。

这间书房，宽敞古雅，缥湘插架之中，琳琅满目，一张大圈椅上，端坐着一个须发如银，脸色红润的慈祥老者，这时已经站起身，脸含微笑，朝李云龙望来，此老不用说就是华山派掌门人商子畏了。贺文元抢上一步，低声道："李兄，这就是家师了。"

李云龙慌忙赶上几步，作了个长揖，说道："晚辈李飞拜见商老前辈。"商子畏呵呵一笑道："李少兄不必多礼，快快请坐。"

"谢前辈。"李云龙道。商子畏含笑道："坐，坐，李少兄到了华山，就像在家一样，不用客气。"说着首先坐下。李云龙告了坐，才在下首坐下，一名小童献上了茶。

商子畏道："李少兄前来华山，求见老夫，有何见教？"李云龙欠身道："晚辈是奉贾太公贾老夫子之命，晋见老前辈来的。"

商子畏惊喜的道："姜前辈要李少兄来见老夫，不知有何谕令？"李云龙从怀中取出竹脾，双手呈上，说道："贾老夫子给了晚辈三封密柬，第二封只写了去华山借紫光剑七个字，晚辈当时并不知道

紫光剑是商老前辈之物，到了华阴，打听贵派是在云灵峰，才来求见老前辈的。”

商子畏见到竹牌，不觉肃然站起，双手接过，点着头问道：“贾前辈的密柬呢？”李云龙道：“贾老夫子临行吩咐，密柬看完之后，必须立即毁去，晚辈已在静光北麓毁了。”商子畏把手中竹牌依然用双手还给李云龙。

李云龙也双手接过，收入怀中，才行坐下。商子畏面情凝重，说道：“如此机密，那定然是江湖上出现了大乱子了，哦。”商子畏口中哦了一声，说道：“李少兄且请宽坐，老夫要和你慢慢的谈。”一面回头朝垂手站在一旁的贺文元问道：“文元，你调查清楚了么？你五师弟门下在华阴如何开罪李少兄的？”

贺文元在师尊面前，不敢隐瞒，只得把李云龙在客店打听华山派所在，还探问师尊姓什么，五师弟据报，怀疑李云龙是向华山派寻事来的，才命门下弟子在酒楼试探李云龙武功，详细说了一遍。

商子畏勃然作色道：“这就是了，李少兄前来华山，他初出江湖，此行又是极为机密，自然不便透露身份，你五师弟不该纵容门下，不问青红皂白，对来人骤下杀手，若非为师命你赶去，岂非闹出更大的误会来了？李少兄是奉贾前辈之命来的，教为师如何向前辈交代？你五师弟呢？”

贺文元道：“他没有随同弟子前来。”商子畏听得更怒，—手拍着坐椅*手，怒声道：“他和李少兄发生误会，还不随同他前来见我？你立即替我传令下去他们下三人，狂妄无知，恃势欺人，着即废去武功，逐出门墙，你五师弟总算随我多年，太华客店派你四师弟前去主持，要他回来，面壁思过三年。”贺文元看师尊动怒，赫得只是连声应“是”。

李云龙慌忙起立，欠身道：“老前辈歇怒，此事晚辈也有不是之处……”“李少兄不用替他们说话。”商子畏道：“老夫一向很少问事，以致他们目空四海，狂妄得恃武而骄，如果来人不是李少兄，双目岂非被他们用竹筷打瞎了？这等门下弟子，徒增华山派恶名，老夫岂能饶恕他们？文元，你还不快去通知你大师兄，给我立即执行。”贺文元不敢多说，唯唯领命，退了出去。

商子畏叹了口气道："看来江湖武林，在这次武功大会以后又成了多事之秋，酿成今日这样局面，主要原因，就是江湖九大门派，日渐老大所致。"这是他感慨之言，李云龙不好接口。

商子畏又道："好，李少兄，现在咱们来谈谈正事，你前去少林，可是姜前辈要你去见少林方丈么？""不是。"李云龙道："姜老夫子要晚辈去请的是疯大师。"

"疯和尚？"商子畏神色更见凝重，问道："姜前辈要你前来邀约老夫，江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李云龙就把斗姆约贾老夫子五老峰之会，大略述说一遍。(手机阅读$dxsw．com)

商子畏沉吟道："就凭斗姆，贾前辈还不至要你三处邀人，莫非天山三怪又蠢动了？哦，贾前辈三封密柬，还有一封邀约的是谁呢？"李云龙道："晚辈尚未开拆。"

商子畏含笑道："老夫这里，没有外人，李少兄不妨拆开看看，邀约是什么人，老夫也好有个准备。"李云龙应了声"是"，取出第三封密柬，打了开来，只见上面只写着六个字："太极门借玄武剑"。

商子畏雪白的浓眉忽然皱了起来，说道："这么说，难道五行山的几个老魔也被斗姆扇动了不成？"李云龙想问，但又不好意思向他多问。

"不对。"商子畏自言自语的道："光凭紫光、玄武二剑，未必能破这几个老魔的五行真气。"说到这里，忽然一拍巴掌，笑道："对了，老夫忘了李少兄有木行真气，是东方乙木，贾前辈的中央戊土，加上老夫紫光剑，太极玄武剑，那还差南方丙丁一门……"

李云龙心中一动，说道："南海风雷门掌门人欧一峰欧前辈，已在朴树湾了，不知是不是可当南方丙丁一门？"

"南海风雷门自然是专攻丙火一功。"商子畏笑道："这么说五门俱全，贾前辈果然是为了对付五行山五个老魔的了。好，李少兄覆上姜前辈，老夫遵谕准时前往。"

李云龙道："商老前辈，姜老夫子只命晚辈前来向老前辈借剑。""哈哈。"商子畏大笑道："贾前辈要李少兄前来，就是要老夫亲自赴会了。"李云龙道："能得老前辈亲自前去，那自然最好没有了。"

“哦。”商子畏又道：“李少兄赶去太极门，面见道兄，在解剑坡前不便说明来意，就说是老夫要你去的好了。”李云龙感激的道：“多谢老前辈。”说完，随手把姜老夫子的密柬在掌心一搓，立即化成粉末。

商子畏看在眼里，心中暗暗赞道：“这位李少兄年事虽轻，一身功夫，自己门下大概只有大弟子灵云，差可相比。”

太极山解剑坡，在武林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江湖人到了此地，必须解下身边武器，始能上山。这一规矩，在当初原是江湖上人对太极派表示的敬意，但年代久远，一直留传下来，太极派的人，就视为理所当然，你不解剑，他就把你当作藐视太极派，多少年来，在这解剑坡前，不知闹过多少事。

李云龙当然不会有事，因为他身边是一支龙泉剑，他可以作软剑，不用的时候，可以卷起来收在身边。因此他和游山的读书相公一般，一袭青衫，飘然行来，有谁知道他是身怀绝技的武林新秀？解剑坡左边有三间房舍，太极山派有值日的弟子轮值，以便武林人物上山，保舒兵刃之处。

李云龙听了华山商掌门人的指点，来至解剑坡三间小瓦房门前。这里面正有两位年轻道人坐在那里聊天，李云龙拱拱手，含笑道：“道兄请了。”

太极门人派到解剑坡来值日的，都经过师长再三告诫，不得和人有什么争执，因此都是彬彬有礼，那两个道人看到李云龙朝他们招呼，立即一齐站起身来，稽首还礼。由一个年纪较长的说道：“施主有什么见教？”

李云龙道：“在下李飞，刚从华山云灵峰来，奉华山商掌门之谕，来求见贵派南岩观主的，想请道兄给在下带路。”

那年长道长听说李云龙是奉华山掌门人之命，求见大师伯来的，自然十分客气，连连稽首道：“原来李施主是木剑门下，小道失敬，这样吧！施主求见大师伯，小道不敢作主，师弟，你陪同李施主到南岩宫去先行禀明大师伯再说。”

那年纪小的道人答应一声，走出门来，躬身一礼，说道：“李施主请随小道来。”李云龙说了声：“多谢。”就跟着那道人行去。

那道人脚下甚是轻捷，行约三里来路，便到了南岩宫，那道人一直把李云龙领到第二进东厢中，才稽首道：“李施主请稍坐，容小道先去禀报大师伯。”

李云龙道：“道兄请便。”那道人匆匆退去，不多一回，领着中年蓝袍道人走入，说道：“这位就是李施主了。”那中年道人点点头道：“你去吧。”那道人恭敬的行了一个礼，便自退去。

第五百一十四章

李云龙听他口气，原来就是南岩观主，太极掌教门下的大弟子了，这就拱手道："原来道兄就是南岩观主，在下失敬，在下奉华山掌门人之命，求见观主，实是想请观主引见贵派掌教道长而来。"

元贞道人听得一怔，说道："李施主要见掌教师尊不知有什么事么？"李云龙道："在下求见贵派掌教，实有机密之事，必须当面奉陈，请观主原谅。"

元贞道人身为太极南岩观主，太极门下大弟子，岂能仅凭你李云龙一面之词，又说是奉华山派掌教之命而来，就相信了？一面含笑道："李施主既然是奉商掌门人之命来的，可有商掌门人的信物？"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在下面谒贵派掌教，实有极为机密之事，非见到掌教道长，不便明言，在下刚从华山来，为了不显露行藏，商掌门人交代在下，在解剑坡前，可说是奉商掌门之命求见观主来的，实则在下并非奉商掌门人之命而来……"

元贞道人听他一回说奉华山掌门人之命而来，一回又说不是奉华山掌门之命来的，显然言词吞吐，前后有了矛盾，心中不觉起疑，但他依然耐着性子含笑问道："那么李施主究是奉何人之命来的呢？"这句话说的虽然还算客气，但语气已是不耐了。

李云龙微笑道："不知观主对在下说的话，是否听清楚了？在下奉一位前辈高人之命来见贵派掌教的，因为此事极端机密，故而华山商掌门人要在下先求见观主，再由观主给在下引见贵派掌教道长，至于在下奉何人之命，在下携有这位前辈高人的信物在此，观主不妨先将此信物，送呈贵派掌教道长请示。"说完，从身边取出贾老夫子竹令符来，双手当胸，递了过去。

元贞道人身为太极大弟子，纵然出生得晚，但贾太公的竹令符，他自然听师父说过，目睹李云龙取出来的竟是昔年武林盟主的竹令符，不禁一惊，急快肃然恭立，只看了一眼，就道："李施主原来是奉贾老前辈之命而来，请恕小道不知之罪，李施主请随小道上山去见家师，贾老前辈的令符，仍请李施主收执，面交家师就好。"说后，恭敬的递还给李云龙。

李云龙也双手接过，收入怀中。元贞道人道：“李施主请。”两人跨出东厢，元贞道人朝殿前一名道人招手吩咐道：“为师陪同这位李施主上玉虚宫去。”说完，就引着李云龙，出了南岩宫，一路往山上行去。

太极八宫（净乐、迎恩、五虎、遇真、南岩、紫霄、玉虚、太和）均系重修，宫殿红墙绿瓦，宛如故都宫殿形式，极恢宏之致。玉虚宫为太极掌教修真之处，也成了太极派的中枢所在。

元贞道人领着李云龙来至玉虚宫，把他让入一间精雅的客室，稽首一礼道：“李施主请在此宽坐，容小道进去禀报过家师，再来相请。”

李云龙忙道：“观主请。”元贞道人又打了个稽首，才匆匆退出，一名道童送上一盏茶来。

李云龙就在椅上坐下，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见元贞道人匆匆赶来，稽首道：“家师请李施主入内相见，李施主请随小道进去。”李云龙随着他一直进入中院，来至紫云真人的静室门口。

元贞道人脚下一停，躬着身道：“启禀师尊，李施主来了。”话声甫落，只见一名小道掀帘走出，躬身道：“掌教有请。”元贞道人回身道：“李施主请。”李云龙由元贞道人陪同进入。

这是一间相当宽敞，布置简洁的静室，中间一张云床上，端坐着一个头簪白玉如意道髻，身穿青布道袍，面貌清癯，须发微见花白的老道长。元贞道人低声道：“这就是家师了。”

紫云真人已从云床上跨了下来，稽首道：“小施主远来，贫道有失迎迓。”李云龙连忙趋上一步，恭敬的作了个长揖，说道：“晚辈李云龙，叩见老道长。”

紫云真人连说不敢，抬手道：“小施主请坐。”元贞道人此时已经退了出去。李云龙落坐之后，紫云真人含笑道：“贫道刚才听小徒说，小施主是奉贾老施主之命，来找贫道的，不知贾盟主有何令谕，请小施主示知。”

李云龙慌忙站起，从怀中取出竹令符来，双手呈上，说道：“贾老人家命晚辈随带竹牌信物，恭请老道长过目。”

紫云真人也立即站起，神色恭敬的双手接过，看了一眼，就随手递还，说道："贾盟主信物，贫道看过，仍请小施主收起来，见此竹令符，如见贾盟主，有何差遣，太极派悉凭调遣。"

李云龙双手接过竹牌，收入怀中，一面拱拱手道："老道长好说，贾老人家命晚辈赴谒，是为了五老峰之会，商借贵派玄武剑来的。"

"五老峰之会？"紫云真人讶异的道："那是一个什么约会，贫道怎么没听说过？"李云龙道："这个约会，目前江湖上尚无人知道。"当下就把斗姆邀约贾老夫子之事，和自己此行，详细说了一遍。

紫云真人微哼道："凭她斗姆，居然敢向贾老施主约期作会，那是有几个厉害魔头在幕后给撑她腰了，贾老施主密柬上虽然只写了太极借玄武剑，但这是贾老施主谦逊之处，不好意思直接命令太极派，玄武剑是敝派掌门人使用之剑，贫道自然要亲自赶去才行。"

李云龙拱手道："能得老道长俞允，亲自赶去，自然是最好了。"紫云真人含笑道："斗姆蛰居了数十年，迟早必是江湖祸乱之根，有此一会，让她看看咱们的实力，也是好事，小施主覆上贾老施主，贫道敬遵符令，到时必到。"

这日李云龙在破庙睡觉，突然听到房顶一响，当下纵身疾跃，如影随形一般，追出了厅门。

星光下，只见那人影体态窈窕，婀娜多姿，一身玄色劲装，腰际斜插一柄短剑，原来竟是一位年方二八、楚楚动人的少女。李云龙伸手在那少女肩头一拍，道："喂，还不乖乖地站住？"

那玄衣少女步履踉跄，连窜数步，几乎跌仆在地，所幸面前是道院墙，她伸手扶住墙壁，始才将身躯站稳。她忽然取出手帕，捂住小嘴，连连咳嗽，连眼泪也咳了出来。原来这少女屏住呼吸，在房顶，但是因闭气过久，被空中散发的霉气侵入眼内，少女抵受不住，被迫冲了出来。

李云龙双目炯炯，朝那玄衣少女上下打量，心中暗道：这丫头面薄腰细，袅袅婷婷，倒是个美人胚子。他心头在想，口中笑道："爷并未伤你啊，你干吗落泪？"那玄衣少女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突然抽出短剑，沉声道："咱们河水不犯井水，你让我走。"

李云龙朗声大笑，道："既然无关，你躲在上面干什么？"玄衣少女冷冷一哼，娇躯一晃，便朝大门掠去。李云龙哈哈笑道："话未讲明，何必急于要走？"身形一闪，挡住了少女的去路。

玄衣少女似算定他会如此，短剑一振，忽然刺去，同时双足一顿，倒射而起，娇躯扑向院墙。李云龙大笑声中，举手一抓，抓住了短剑的剑尖。这短剑光华闪闪，乃是一柄截金断玉的宝刃。李云龙抓在手中，恍若无物。那少女身形业已纵起，却舍不得丢弃兵刃，只得真气一沉，落下地来。

李云龙将手一松，笑道："姑娘尊姓，芳名可否见示？"玄衣少女惊急交加，道："我已声明在先，与你无关，你何必多问？"李云龙笑容满面，道："在下生平最爱与女孩子交往，姑娘若不讲个清楚，那就别想离去了。"

玄衣少女微微一怔，道："哼，名门之后，原来竟是轻薄之徒。"李云龙放声大笑，道："在下么，嘿嘿……"玄衣少女冷冷说道："你又怎样？"

李云龙一本正经道："行为怪僻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姑娘，你遇着了李家大爷，你是倒霉定了。"

玄衣少女闻言一愣，心中暗道：这姓李的刁钻古怪，武功却深不可测，我打他不过，脱身不得，如何是好？心中盘算，苦无脱身之策。突然间，一股奇异的感觉泛起心头，不禁脸上一热，螓首低垂，羞不自胜。原来李云龙貌似潘安，俊美无俦，是个十足的美男子。那玄衣少女年方二八，自来少与异性接触，但情窦已开，此刻突然发觉对方是个俊美少年，不禁大为局促，一颗芳心，怦怦乱跳，莫名其妙地羞赧不已。

李云龙睹状之下，莞尔一笑，忽然从怀中取出描金折扇，"唰"的一声打了开来，摇了两摇，道："姑娘贵姓芳名？"玄衣少女秀目一抬，闪电般瞥了李云龙一眼，低声说道："素不相识，何必称名道姓。"

李云龙呵呵一笑，道："姑娘不愿道出姓名，在下也不勉强。"他忽然收起折扇，将手一摆，作了个相请的姿势，接道："里面讲话。"

玄衣少女微微一怔，道："那破庙之中，藏有剧毒，公子不惧，小女子却承受不起。"话声中，口气已自软了。李云龙道："你怎知？"玄

衣少女道：“我已来此多次，这里的布置，我在暗中看得非常清楚。”

李云龙道：“姑娘到此干什么？”玄衣少女脸上掠过一片凄凉之色，道：“小女子另有苦衷，总之，与你无关就是了。”

第五百一十五章

五百一十五章李云龙微一沉吟，道：“好，你随我来。”领先走入大厅之内。厅中一片漆黑，李云龙亮起火折，朗声道：“姑娘可以进来了。”

玄衣少女站在厅外，见他谈笑自若，丝毫不惧棺中散发的霉气，不禁大为诧异，移动脚步，欲待进入厅内，突然心头一颤，陡又扭头疾奔而去。李云龙纵声笑道：“我说你逃不了，何必偏偏要逃？”那玄衣少女轻轻一跃，跳上了墙头，陡感腰上一紧，已被李云龙拦腰抱住。

李云龙哈哈一笑，道：“非是在下要讨便宜，只怪姑娘太不听话了。”玄衣少女娇靥一红，羞不自胜，突然脸色陡沉，冷冷说道：“李公子，小女子武功低弱，却非行止不端、不知自重的人。”

李云龙放声大笑，撒开手，举手齐额，肃然道：“姑娘请息雷霆之怒，小生一时糊涂，这厢陪罪了。”他果真一揖到地。

弄得玄衣少女哭笑不得，歇了一下，始才冷冷说道：“不敢当，公子若是别无指教，贱妾告退。”李云龙心中暗道，此女明明来历不正，却装得一本正经，此中必有奸诈。他心中转念，口中说道：“在下侥幸遇上了姑娘这条线索，在下岂能轻易放过？”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原来公子怀疑贱妾是什么不成？”李云龙含笑说道：“在下仅求姑娘指点，岂敢含沙射影、诬赖好人。”

玄衣少女自然清楚这一点，因之她玉脸含霜，紧紧盯着李云龙，神色极为忿怒。玉女含忿，另有一番逗人遐思的娇媚。李云龙纵然不涉遐思，却是笑脸盈盈，饱餐了一顿秀色。那玄衣少女见他不愠不怒，只是痴痴含笑，却也对他无可奈何。她想了一下，忽然脸容一整，肃然道：“李公子，你当真定要这样对我吗？”

李云龙双拳一拱道：“是的。”玄衣少女冷冷一笑，道：“好，小女子助你一臂之力。”话声一落，转身便向厅外奔去。

李云龙疑云满腹，但知这位玄衣少女是不是向他而来，当下迈开大步，随同奔去。两人出了城，约莫奔行了有半个时辰，来到一处蔓草丛生的荒野。忽然，荒野蔓草间，出现了一座孤立的茅屋。茅屋孤

零零掩映在蔓草丛中，四无道路，景色十分凄凉，更笼罩着一层诡秘的气氛。

玄衣少女，直奔茅屋门前，伸手叩门，道："薛娘开门。"茅屋之内，灯光一闪，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是小姐么？"玄衣少女冷冷地道："当然是我。"茅屋中沉寂了片刻，忽又听得那嘶哑的声音道："另外一人是谁？"

玄衣少女怒声道："叫你开门，何必多问。"李云龙早已听出，屋中讲话之人早已站在门后，但那木门紧紧关闭，迟迟不见启动。玄衣少女似是怒不可遏，冷声喝道："你找死么？"玉掌一扬，猛力拍去。

但听「呀」的一声，木门应掌而开。灯光一暗一明，但见茅屋一明两暗，当门是间草堂，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凳和两把竹椅，陈设十分简陋。草堂无人，那玄衣少女气冲冲奔向暗间，言道："薛娘，你……"

李云龙接口说道："姑娘不必找了，薛娘在这里。"只听一声冷哼，道："不错，老身在此，阁下的耳目倒也聪灵。"声落人现，门后闪出一条人影，挡住了李云龙瞧向暗间的视线。

李云龙凝目而望，不料目光一触薛娘的脸孔，不觉浑身一震，一股凉气起自足底，冒上胸口，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这并非李云龙识得那薛娘，而是那薛娘年纪不过四十出头，满头青丝，肌肤如玉，倒也整齐光洁，可是，她那脸上伤痕累累，十余条色泽艳红、沟壑一般的创痕，布满面颊，纵横交错，皮肉外翻，望去恐怖之极。此刻薛娘站在李云龙的面前，目光满含猜疑之色。

玄衣少女闻言转回草堂，峻声叱道："薛娘，你真要找死么？还不退下奉茶。"那薛娘也不回头，又呆呆地瞧了李云龙一阵，始才移动脚步，朝后面厨下走去。

李云龙心神稍定，暗暗留意薛娘走路，见她双足着地，与常人毫无不同，也不像施展轻功的样子，只是落地无声，仿佛身子没有重量。李云龙虽然胆大，此时此地，也有点提心吊胆，暗暗捏一把冷汗。玄衣少女将手一摆，冷冷说道："李公子请坐。"

李云龙心神一定，嘻笑道："请坐，姑娘也坐。"两人分别在两张竹椅上坐下，只听玄衣少女肃然道："公子是否想知道在下为什么出现在那里吗？"李云龙暗暗皱眉，道："不错。"

玄衣少女冷冷说道“是这样的……”李云龙正要全神贯注，正在聆听对方叙述，突然间，心中陡生一种怵惕之感，转面一望，赫然见到那满脸创痕的薛娘，手托木盘，盘中放置两杯清茶，不知何时到了身后。薛娘见他回过头来，顿时移步上前，将两杯清茶放置桌上。李云龙怒气暗生，右手一抬，欲待扣住薛娘的手腕，转含一想，自己先行出手，未免有失身份，于是改变主意，安坐不动。

玄衣少女冷眼一望薛娘，挥手道：“退下。”那薛娘恐怖的脸上，肌肉颤动了一下，突然说道：“公子，请用茶。”玄衣少女微怒道：“你好罗嗦，叫你退下。”

李云龙心中暗道：“这茅屋充满了鬼气，若不使点霹雳手段，谅她们不肯就范。”心念转动，突地放声一笑，端起茶杯，道：“姑娘请往下讲，在下洗耳恭听。”举杯就唇，饮了一口热茶。

油灯就在手边，他茶杯一举，袍袖拂动，那油灯的光亮一闪，几乎灭去。便在那油灯光亮暗而复明之际，李云龙右手小指轻轻一弹，一粒小如粟米的药丸，业已投入另外那杯茶内，薛娘与玄衣少女竟是毫无所觉，这乃是瞬息间的事。

李云龙业已试出，那杯清茶中，果然下有迷药，当下声色不动，端起茶杯，徐徐呷了一口，含笑道：“继续说？”玄衣少女点了点头，正要说。

但那薛娘一直站在李云龙身后，并未遵命离去，这时双手缓缓提起，十指箕张，作势欲扑。讵料李云龙猛一转面，叫道：“薛娘。”薛娘大吃一惊，身子一缩，疾退一步，那玄衣少女也是心神一凛。

李云龙放声一笑，端起茶杯，道：“我口渴得很，烦你再来一杯。”薛娘微微一愣，接过茶杯，疾步退去。李云龙突又叫道：“薛娘。”薛娘身子一震，转身站定。

李云龙道：“你那茶叶很不错，再给我多放一点。”薛娘那鬼怪的脸孔颤动了一下，点一点头，匆匆向厨下奔去。

原来薛娘早在茶中投下一种药物，那药物极为厉害，纵是武功绝高之人，饮下了那杯清茶，亦得当场倒下，人事不省。岂料那杯药茶进了李云龙腹中，竟如石沉大海，毫无应验，而且他一杯不够，居然再要一杯，还说茶叶不错，要求多放一点。

玄衣少女暗暗愁急，忖道：“这公子刁钻刻薄，狡诈绝伦，药物毒他不倒，看来只有舍命一拚了。”她正转念之中，薛娘已端着一杯热茶，疾步走了出来，垂目望地，默默的放在李云龙的面前。李云龙似是口渴难耐一般，急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笑道：“听姑娘的口气，好象是特意找在下了？”玄衣少女冷然应道：“想来如此。”

玄衣少女瞧他举杯频频，对那茶中的药物一丝也不在意，不禁大为懊恼。她心头烦闷，也自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清茶，朝唇边送去，她似是不愿多讲，话犹未毕，突然顿住，举杯就唇，就要饮一口茶。

李云龙转弯抹角，就是要逗她饮茶，要看她作法自毙的样子，这时见她茶将入口，一时忍俊不住，不禁“卟嗤”一笑，急急转过脸去。玄衣少女微微一怔，嗔道：“你笑什么？”

李云龙抿了抿嘴，忍笑道：“这杯茶不太干净，姑娘不饮也罢。”这话中既含讥嘲之意，也有暗示之处，一语双关，玄衣少女但知薛娘在茶中放过药物，却不知李云龙也已做过手脚，不禁一声冷笑，口齿一张，又待饮用。

李云龙忍俊不住，又想发笑，但他毕竟是李家的子弟，日受义理熏陶，血脉之中，也有那慈善的性情、是非的观念，却是颠扑不破的。便在这一刻间，他心头灵光一闪，暗暗忖道：“她一个女流之辈，我要打便打，要杀便杀，何必作弄于她。”

转念至此，再不迟疑，顿时手臂一伸，玄衣少女但觉眼前一花，手中的茶杯突然到了对方手内，便连杯中的茶水，也未溅出半点。李云龙淡然一笑，放下茶杯，正容道：“姑娘不是在下的敌手，今日之事，咱们坦诚相见，姑娘道出姓名，若是果真与在下无关，在下立即告辞，否则的话，兵刃相见，在下也不客气，这茶你就不要喝了。”

玄衣少女闻言一愣，心知那杯清茶必是别有蹊跷，一时诸念杂陈，既感李云龙的技艺机智两称高绝，凭恃自己主仆，要想对他不利，那是万分困难，心中有一分悲哀恼怒的情绪，但又觉李云龙刁钻之中，不失其光明磊落的一面，芳心又有一分钦佩向往的意念，因之木然呆立，竟然不知所措。

突听薛娘怒声道：“恃技凌人，算什么侠义之士？”大步走到桌前，端起茶杯，一仰而尽。李云龙冷笑一声，道：“你自讨苦吃，那可怨不得人。”

第五百一十六章

李云龙怒气横生，身形一闪，飘开两尺，冷冷说道：“武功如此歹毒，定非善良之辈，饶你不得。”右掌一挥，淡然反击过去。

但听剑风振动，那玄衣少女一言不发，短剑宛如闪电一般，倏地刺到。这一剑来势奇快，逼得李云龙纵身一跃，疾退三尺。薛娘笑声不绝，那嘶哑笑声，恍若鬼哭狼嗥，刺耳至极。在这荒野茅屋之内，一灯如豆，景色凄迷，听入耳中，更觉惊心动魄，恐怖慑人。

李云龙双眉紧蹙，右手一摸剑柄，打算抽出宝剑，但他自视清高，觉得对付两个女子，实在不值得动用宝剑。就在这略一犹豫之间，玄衣少女短剑一振，又是一剑刺了过来；那薛娘身形一弓，突地厉喝一声，亦复猛然扑到。这主仆二人动起手来，招式配合得极为严密，尤其那薛娘奋不顾身，凶悍无比。

李云龙怒气上涌，左手一探，径夺玄衣少女手中短剑，右掌一挥，直向那薛娘前额拍去。这一掌疾如电掣，眼看后发先至，就要击到薛娘额上。那薛娘双目圆睁，目中精光暴射，仿佛两支火炬，李云龙一掌击来，她竟然不接不架，仅只脑袋微偏，避过要害，身子反而迅速前冲，双臂一合，猛地抱了过去。

李云龙又惊又怒，仓猝之中，身形一矮，闪电般掠了开去。薛娘扑了个空，身形急转，如影附形，紧迫而上，玄衣少女「唰」的一剑，同时朝李云龙右侧袭到。交手这三招如火如荼，猛恶之极，但却是转眼间的事。忽然间，那薛娘狂叫一声，双手捧腹，一个踉跄，直向李云龙身上撞去。

李云龙身子一侧，左腿陡抬，将薛娘踢倒在地，右手运指如戟，直向玄衣少女寸腕之间点去。玄衣少女短剑挥动，疾退一步，避过了一指。只听那薛娘哀号不绝，双手捧腹，在地上滚动不已。原来薛娘在茶水中投入药物，李云龙也在茶水中投入药物，可是，李云龙安然无事，薛娘却腹痛如绞，仿佛肝肠寸断，万箭钻心一般的难受。

李云龙虽然刁钻古怪，如此惩治旁人却是第一遭。眼见薛娘哀号滚动的惨状，心头顿觉不安，飘身上前，一指点去，打算先闭住薛娘的穴道，再来问话。但听薛娘嘶叫道：“姑娘拚命啊，杀了这小子。”嘶叫声中，贴地一滚，张臂向李云龙双足抱去。

李云龙浑身汗毛一竖，怒声道：“李某的生死，与你有何关系？”飞起一脚，将那薛娘踢出丈外，她的身子直向厨房摔去。玄衣少女欺身进击，突然一剑，猛地袭了过来。

李云龙怒不可遏，左手夺剑，右手一指点去，口中喝道：“赶快将话讲明，姓甚名谁？何人的女儿？有何苦衷？为何定要取李某的性命？”话声中，双掌翻飞，紧紧逼迫不舍。

那玄衣少女此时双目噙泪，短剑狂挥，步步后退，但却咬紧牙关，默然不语。突然一阵浓烟冲入草堂，灶上闪起一片火光。若论李云龙的武功，料理这玄衣少女绰绰有余，可是在他骨髓之中，潜伏着风流的本性，与年轻美貌的女子动手，不自觉的特别手软。

他一心只想夺剑而不伤人，急促之间，那便难以如愿了。眨眼间，火光扑入了草堂。忽见薛娘披头散发，嘶声大叫，双手高举两支燃烧的火把，疯狂似的由厨下扑了出来。李云龙惊急交迸，出指如风，倏地点在玄衣少女肩井之上，左手一翻，夺下她手中的短剑。

薛娘大吼一声，火把一挥，猛地向李云龙脸上扫去。李云龙短剑一摆，「唰」的一声，反击过去。那玄衣少女被李云龙点住穴道，双臂下垂，无法动弹，但她双腿尚能活动，这时身子突然一扑，直向短剑迎去。李云龙瞿然一惊，此时茅屋中浓烟弥漫，火光耀眼，那薛娘疯子一般不顾生死，李云龙只防玄衣少女脱逃，却未料到她寻短见，仓猝之中，拧腰一转，避过薛娘击来的火把，就势移开了短剑。

那玄衣少女挺身迎剑，动作又猛又快，李云龙虽然速移短剑，玄衣少女的肩头依旧为短剑割破，血流如注，伤势亦自不轻。茅草房屋，燃烧极快，眨眼间火势熊熊，已成燎原之势。李云龙心中暗道：“这主仆二人悍不畏死，倒是不好处置。”

他隐隐觉得，眼看火势已大，急忙抓起玄衣少女，反身朝外面冲去。薛娘厉笑不歇，火把狂挥，挡住了去路。李云龙怒声喝道：“不知死活的疯子。”短剑疾振，灵蛇吐信，突然刺去。

薛娘腹痛如绞，全*一种狂暴的力量支持未倒，这一剑玄奥无匹，薛娘如何抵挡得住。可是，李云龙的目光，忽然触到她那伤痕累累的脸庞，火光照耀下，那脸庞皮开肉绽，汗出如浆，筋肉抽搐，颤动不已，苍白的肤色与血红的疤痕形成强烈的对比，再经火光照耀，更显得触目惊心，恐怖至极。

李云龙突然想到，不知是谁手段如此毒辣，竟然将一个女子的脸面伤成这等厉鬼模样。这念头闪电般掠过心头，想到那下手之人的残酷，手中的短剑，再也不忍刺入薛娘身上，当下短剑一收，左手一挥，将玄衣少女猛然推了过去。

薛娘身子一侧，让过玄衣少女，厉声叫道："姑娘先退。"她似是定要将李云龙烧死，火把狂挥不歇，仍然挡住李云龙的去路。

那玄衣少女连窜几步，冲到门边，右腿一抬，就势向大门踹去。砰然一声响，大门被一脚踹开，玄衣少女大步冲出了茅屋。李云龙面朝大门，这时突然发现，门外已是一片火海，火势比屋中更大。此时，屋顶已经着火，那薛娘狂声大笑，火把飞舞，拚命阻住李云龙奔出屋外。

李云龙真是又惊又怒，当下再不犹豫，短剑一挥，削断了薛娘手中的火把，身形一晃，疾向屋外掠去，薛娘也就挡他不住了。这茅屋之外，四周俱是荒草，这时火势燎原，竟无一处可通，李云龙冲出大门，正自苦无脱身之计，忽听「嗖」的一声，一支长箭，却又迎面射来。

李云龙短剑一抬，将那迎面射来的长箭击落在地。不料一阵劲风，又复扑到了身后，李云龙转面一望，但见薛娘十指箕张，已自随后赶到。李云龙怒不可抑，反手一捞，身子顺势一旋，抓住了薛娘的后颈。适在此时，又有一箭射来，李云龙抓住薛娘，顺势一挥，那支长箭，顿时射入薛娘的小腿，薛娘痛彻心肺，厉声惨叫。

但闻一阵「嗖嗖」之声，满空长箭，飞蝗般射到。李云龙剑眉一蹙，抓着薛娘，一面闪避，一面绕屋而行，转了一圈，看出约有三十余人，潜伏在草丛之内，隔着大火，遥遥放箭，但那玄衣少女却已不知去向。这时李云龙反而定下心来。

原来四处大火，看去厉害，但荒草不耐燃烧，转眼工夫，枯草已将燃尽，借着屋外的空地，闪避敌箭，倒也不虑伤亡，只是处身烈火之中，灼热如焚，浑身汗湿，感觉十分难耐罢了。忽的轰然一声，茅屋倒塌下来，李云龙右手短剑拨打乱箭，左手提着薛娘，四处闪动。不多时，听到远处响起一声尖厉的哨音，乱箭便应声而止。

这时，燃烧的蔓草尚未熄灭，李云龙知道敌人正在撤退，苦于火势未尽，不能追敌，勉强等了片刻，始才提着薛娘，踏着余烬，急急

追了过去。那哨音起自一座土坡，李云龙手提薛娘，大步冲了上去。(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晨光微曦，旷野间一片迷蒙。李云龙登上土坡，运足目力，四下搜索敌踪。忽见数十丈外，另一座土坡之上，静悄悄立着一匹红马，鞍上坐着一个红衣人。那红马挺拔轩昂、神骏非凡，红衣人却是一体态丰腴、娇艳如花的少女。

这时，一轮红日正由东方天际缓缓升起，灿烂的阳光伸展开来，转眼间，光被四野，映照在那红衣丽人身上，将这静谧的旷野，点缀得绚丽引人。须臾，蹄声“得得”，那红马缓步踱了过来，李云龙手提薛娘，不觉迎了上去。双方走近，齐齐停了下来，四道眼神，紧紧纠缠在一起，两人的脸上，也同时绽开了笑容。

寂然片刻，李云龙拱一拱手，笑道：“早啊。”那红衣少女嫣然一笑，也道：“早啊。”李云龙面色可亲，道：“请教？”

红衣少女抿一抿嘴，扬起白嫩丰腴的手臂，手中多了一柄碧绿晶莹的玉钩。李云龙初涉江湖，虽然见到这独特的兵器，依旧不知红衣少女是谁。红衣少女这才灿然道：“暗日，贵姓大名？”

李云龙刁钻古怪，暗暗忖道：“你叫暗日，我就叫光明吧。”心念转动，朗声笑道：“在下光明。”

暗日容色一动，那水汪汪的眼睛，重新又向李云龙脸上扫来。李云龙形貌美好，恍若璧人，又是个玩世不恭的性情，这暗日容貌冶艳，洒脱不羁，两人遇在一起，眉目传情，你望我，我望你，大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势。

第五百一十七章

薛娘就势一滚，坐在地上，大声吼道：“那是我家姑娘的宝剑，快快还我。”李云龙微微一笑，道：“看你不出，倒有些英雄气概。”右手一扬，将那短剑掷了过去。

薛娘伸手接住短剑，割开腿肉，抓住箭杆，拔出长箭，也不包扎，身子一挺，霍地跃了起来。暗日一望她那伤痕累累的脸庞，眉头一皱，匆匆转过脸去。薛娘怒声喝道：“狗贱婢。”举手一扬，手中长箭猛地向暗日脸门飞去。

暗日勃然大怒，玉钩一挥，击落长箭，缰绳一提，便待纵马冲去，忽又心意一变，冷冷问道：“那穿黑衣的女子是你什么人？”李云龙接口说道：“那是薛娘的主人。”

暗日目注薛娘，鄙夷不屑地道：“杀你这种人，污了姑娘的兵器。”玉钩一扬，指着远处一丛灌木，接道：“你那主子藏在树丛后面，你叫她前来会我。”薛娘目光转动，遥遥望见那丛灌木，又看看李云龙，丑怪的脸上，忽然掠过一片忧虑之色。

李云龙淡然一笑，道：“我知道你挂念主人的安危。”他说着摆一摆手，又道：“去吧，咱们的账，改日再算。”薛娘呆了一呆，冷冷一哼，道：“你虽放我离去，下次见面，我仍要取你性命。”

李云龙哑然笑道：“下次落在我的手中，我也不再饶你了。”薛娘冷然一哼，眼望暗日，「呸」的一声，吐了口唾沫，手提短剑，昂然朝那灌木树丛走去。暗日脸上杀机顿现，突然左手一扬，一缕乌光，电闪而出，急袭薛娘背后。这一缕乌光去势如电，毫无破空之声，薛娘未曾提防，眼看将要被那暗器击中。

李云龙心头不忍，高声叫道：“小心暗器。”薛娘甚为机警，一听「暗器」两字，身子猛地一仆，一枚蓝汪汪的淬毒金针，射入了她那发髻之内。

暗日脸庞一转，瞅着李云龙，嗔道：“你这人敌友不分，跑的什么江湖？”李云龙哈哈一笑，道：“暗箭伤人，算不得英雄。在下为姑娘声誉着想，乃是一片好意。”

暗日冷然说道：“哼，我以为你爱屋及乌，看在她主人的分上哩。”李云龙一本正经道：“薛娘的主人，确是一位人见人爱、志行高洁的姑娘。”

薛娘已经走了两三丈远，突然走了回来，拾起地上的长箭，向李云龙道：“念你是一条汉子，我聊进数语，听与不听，全在于你。”双手一拗，「咔嚓」一声，将那长箭一折两断。

李云龙双手抱拳，肃容道：“承蒙指教，感激不尽。”薛娘将断箭扔在地上，冷冷说道：“天魔宫党羽遍天下，势力之大，非你所能想象。你若知趣，就该火速返家，劝说父母，举家退隐，躲避此一浩劫。”

李云龙点一点头，问道：“你主仆二人，也是天魔宫的属下么？”薛娘淡然道：“天魔宫网罗的都是天下一等高手，我主仆二人武功平平，纵想投入天魔宫门下，怕也难如所愿。”

李云龙道：“那你主仆与在下何怨何仇，为何定要取在下的性命？”薛娘道：“这个恕难奉告，反正你武功在我主仆之上，只要小心谨慎，自可保住性命。”

李云龙道：“如果不小心呢？”薛娘冷然道：“那便只有怨你命短了。”李云龙干笑一声，道：“多承指教，若能不死，定感大德。”

薛娘冷冷一哼，伸手一指暗日，说道：“这女人绰号暗日娘子，是江湖上有名的荡妇淫娃，我纵然也要杀你，却不愿你毁在这种下贱女人手上，你最好不要与她往来，一剑杀死，那便更好。”忽见红影一晃，那暗日一声不响，凌空扑了过来，碧绿晶莹的玉钩，闪起一片夺目的彩霞，朝薛娘头顶疾罩而下。

薛娘厉声狂笑，喝道：“狗贱婢，老娘纵然武功平常，像你这样的脚色，却也未放在眼里。”喝声中，短剑疾扬，一式举火燎天，向那玉钩迎去。

只听「叮叮」之声，钩剑交击，玉铁齐鸣，两人闪电秀搏击了三招。三招一过，两人都知道遇上了劲敌，顿时各展绝艺，争夺先机，击斗不已。李云龙负手观战，笑容满面，忽听薛娘大喝一声，短剑疾挥，架开玉钩，左手一探，陡然抓去。尖厉的指风，破空有声，凌厉之极。暗日未曾料到对手竟有如此厉害，眼看那又尖又长，漆黑如墨

的鬼爪，陡地袭到腰际，不觉大吃一惊，一时间方寸大乱，手足无措。

但听李云龙高声喊到：“风摆杨柳，月在当头。”暗日闻得“风摆”二字，本能地腰肢一扭，玉钩顺势一撩，恰是一招明月当头的架式，轻轻易易便自破去薛娘的攻势。

薛娘厉声吼道：“小奴才，你要不要脸？”李云龙哈哈笑道：“这姑娘死掉了未免可惜。(手机阅读ｓＤｘＳｗ.com）”

薛娘暗暗忖道：“有这小子相助，无法杀掉这狗贱婢了。”动念至此，不觉锐气大减，萌起了退走之意。暗日大为得意，玉钩连挥，展开了一轮急攻，逼得薛娘连连后退。眨眼间，暗日占了上风，玉钩挥动，「月影西斜」、「珠帘倒卷」、「花影拂剑」，攻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下，连绵不息，逼得薛娘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不由怒发如狂，吼叫不已。

暗日突然娇喝一声，左手一挥，一枚淬毒金针应手电射而出。薛娘短剑一抬，击落金针，顺势横扫，陡朝暗日左腕削去。但听「叮」的一声脆响，暗日玉钩一挥，架开短剑，左手又是一扬。薛娘身形疾闪，躲避毒针，岂知暗日使诈，这次并无毒针射出。

薛娘暗自咬牙，刚要挥剑刺去，忽见金光一闪，倏地急射而至，薛娘欲避不及，只得仆地一滚，急急滚了开去。暗日格格大笑，手中玉钩，突然闪起漫天碧霞，罗网一般罩了下去。李云龙凛然色变，想不到暗日除了「绛帐钩法」之外，另有看家的绝艺，薛娘形势殆危，他急得大声喊道：“冤魂缠足，五鬼……”

薛娘腿上原负有箭伤，行动不便，眼看钩影如幕，碧霞夺目，实在抵挡不住，正自万念俱焚、自料必死之际，忽听「冤魂缠足」四字，顿时短剑一挥，疾削暗日双足，左手屈指如钩，猛朝暗日腰际抓去。这一剑一抓，都是平凡的招式，妙在配合运用，既可自保，又可瓦解敌人的攻势，对暗日攻来的一招，倒也应付得恰到好处。

暗日大为恼怒，大声叫道：“混小子，你到底帮谁？”李云龙放声笑道：“在下姓光名明，不叫混小子。”暗日怒道：“你若帮那丑妇，干脆自己下场。”

李云龙笑道：“我主持公道，不帮任何一方。”忽听一阵「叮叮」之声，钩剑交击，两人身子一震，齐齐后退一步，停下手来。暗日回

顾李云龙一眼，满面娇嗔，道：“姓光的，你不觉得莫名其妙么？”

李云龙哈哈一笑，心中暗道：“这暗日容貌冶艳，体态迷人，是个***的美人，难怪得个暗日娘子的外号。”心念转动间，不禁眉开眼笑，朝她那丰腴动人的身段瞧个不停。适在此时，一缕柔香随风飘来，钻入李云龙鼻端。

李云龙如醉如痴，道：“嗯，好香。”鼻子嗅了几嗅，接着吟道：“霞绮、罗裳、粉面、芳心、瑞香……嗯，真的是瑞香。”原来暗日中衣之内，果然贴肉藏着一朵瑞香花，闻言不禁「卟嗤」一笑，回眸横睇，俏俏地瞅着李云龙道：“算你鼻子灵，也真亏你分辨得出。”

李云龙左手按剑，右手衣袖一拂，哈哈笑道：“在下别无所长，攀花折柳，倒是稍有心得。”暗日媚态横生，道：“原来是个老圃，失敬了。”

薛娘见他二人眉来眼去，谈笑风生，心中暗暗咒骂，忽然脑际灵光一闪，忖道：“不好，这两人一个是荡妇淫娃，一个是花丛老手，若是两人勾搭上，老娘焉有命在？”这样一想，不觉大惊失色，也顾不得腿伤疼痛，随即狂奔而逃。李云龙和暗日睹状之下，相顾大笑，一时间，战云消散，气氛极是融洽。

这时阳光遍地，四下无人，旷野中一片静谧。李云龙游目四顾，吟吟笑道：“只剩咱们两人了。”暗日晕生双颊，娇滴滴道：“两人怎样呢？”

李云龙道：“谈谈心啊。”暗日嫣然一笑，眼望李云龙玉树临风的模样、文采风流的神情，不知何故，芳心之内，砰砰乱跳，竟然生出从来未有的羞意，怔了一怔，飘身一跃，迷迷惘惘的跨上了马背。李云龙俊眉轩动，道：“姑娘要走么？”暗日抿嘴一笑，螓首微点，默然不语。

李云龙眼珠转动，笑吟吟道：“姑娘这马神骏非凡，它若奔驰起来，在下可是追赶不上。”暗日轻抚马颈，玉靥之上，洋溢着一股无法抑制的热爱，笑道：“这马儿乃是异种神驹，江湖道上，名驹虽多，却没有比得上我这马儿的。”

李云龙含笑说道：“姑娘芳名日，爱穿大红衣裳，加上这毛色如火的宝马，美人名驹，交相辉映，当真是武林佳话。”

暗日芳心之内，甜蜜异常，当下一笑，也不言语，将身子朝前移了一移，腾出半个雕鞍，好似要让李云龙乘坐。李云龙大摇大摆，缓步踱了过去，笑道：“姑娘这神驹有名字么？”

第五百一十八章

那红马闻得“龙儿”两字，突然间前蹄一屈，后蹄猛扬，喉间一声欢嘶，竟将暗日颠离马鞍，临空飞了出去。暗日惊呼一声，仓促间，腰肢一拧，双足着地，侥幸未曾摔倒。但闻人声大笑，马声长嘶，紧密的蹄声与铃声之中，一溜红影，已似旋风一股卷了开去。

暗日初时微怔，继而羞怒交迸，热泪泉涌，跺足叫道：“姓光的，你是不是男子汉啊？”李云龙仰面长笑，纵马如飞，绕着土坡，飞快地转了一圈，敞声笑道：“不怪在下啊，怨只怨你这红儿。”马头一带，朝东驰去。

暗日泪落似雨，嘶声叫道：“今日拚了性命，也不让你臭小子逃去。”纵身疾跃，猛地扑了过去。李云龙哈哈大笑，道：“好泼辣的俏娘子。”左手一撩，抓住了暗日的手腕。

暗日咬牙切齿，玉钩一沉，朝李云龙头顶击下。哪知李云龙五指一紧，一股暗劲透入暗日左臂，霎时遍及全身，暗日浑身一软，右手玉钩也被李云龙夺了过去。这时火龙驹四蹄翻飞，奔驰如电，李云龙稳坐雕鞍，笑声不绝，左手抓着暗日的手腕，将那娇躯在头顶轮转一圈，就待扔将出去。

暗日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等屈辱，这时又羞又忿，痛不欲生，眼泪象珍珠一般，直往外涌，心头只有一个意念，那便是立刻自戕而死，而且最好便死在姓光的「臭小子」面前。讵料，李云龙心意忽变，手臂陡沉，竟将她扔在身后马鞍上。

暗日微微一怔，蓦地银牙一咬，骈指如戟，猛向李云龙「灵台穴」上点去。「灵台穴」正当背心，两人一马双乘，同坐一鞍，背后出指，当真是举手之劳。不料李云龙好像脑后长着眼睛，右肘一拐，一个肘锤，倏地撞向暗日的腰肢。

无巧不巧，那肘锤恰好撞中了「笑腰穴」。暗日娇躯一颤，全身瘫痪，不由自主的“格格”一阵大笑。李云龙刁钻古怪，当下顺势一带，复将暗日当横搁在身前鞍上，举起手掌，轻轻拍打着她的臀部。暗日又哭又笑，嘶声叫道：“姓光的，你当心，姑娘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李云龙哈哈大笑，道：“剥皮抽筋，那都是以后的事，如今你是盗马贼，少爷得好好打你一顿屁股。”他果真举掌不停，“劈劈啪啪”，又在暗日臀部打了几下。

暗日「笑腰穴」被制，口中大笑不歇，心中又羞又怒，这一听得「盗马贼」三字，越发嗔怒不已，哭笑着骂道：“臭小子，谁是盗马贼？你放我下来，姑娘定要叫你还我一个道理。”

她骂时咬牙切齿，生似受了天大的冤枉，李云龙暗暗一惊，忖道：怪了？我这“龙儿”性已通灵，本来拴在客栈槽上，如非是她偷的，怎会跑到这里来？须知李云龙纵然放浪不羁，若论聪明机智，都是超人一等，设若不然，文太君也不会将这万斤重担，交给他来担负。

他原先见到“龙儿”，不但早已认出正是自己的坐骑，由于暗日出现在被困之地，暗伺放箭之人又刚刚退走，故此他便疑心自己的行藏已泄，客栈已遭敌人袭击，而暗日骑马出现，正显示她乃是敌人一路，否则，她就不会轻易让那薛娘主仆离去了。但此刻暗日这般咬牙切齿，恍若受了天大的冤枉，霎时便将原来的假想全部推翻，因之他心念电转，一时不觉怔住。

只听暗日嘶声又道：“臭小子，你有种吗？有种便解开姑娘穴道。”李云龙暗暗忖道：““龙儿”纵然不是她偷的，她总该知道“龙儿”何以跑出客栈，或是从何人手中劫得？”转念至此，也不等暗日将话讲完，举掌一拍，暗日的穴道便自解了。

暗日娇躯一翻，跃下地来，戟指道：“讲，谁是盗马贼？你给姑娘讲清楚。”她这时泪渍未干，杏眼圆睁，樱唇高噘，那副欲嗔还颦的模样，当真是又媚又娇，别有一番风韵。李云龙不觉大为欣赏，眯着眼睛笑道：“难道不是你吗？”

暗日举袖一拭泪痕，娇声喊道：“好啊，诬良为盗，姑娘与你拚了。”玉掌陡挥，劲风急袭，一掌便向李云龙当胸击去。李云龙一带马缰，轻轻避了开去，笑说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少爷纵有怜香惜玉之心，也要略施惩罚，以戒来兹。”

暗日一掌落空，又听他口中认定自己“做贼”，更是嗔怒欲狂，挥拳如雨，直向李云龙诸大要穴击去，恨声咒道：“臭小子，姑娘纵然拼了性命，今日也要撕烂你这张臭嘴。”

李云龙口中虽讲略施惩罚，其实却在一味闪避，并未还手。他这时顽性已起，且不追问暗日如何得到龙儿，闪避中，敞声笑道：“好啊，我这张嘴，久已不尝胭脂，你若将它撕烂，也免得它馋涎欲滴，饥渴难耐。”

暗日听他口齿轻薄，脸上不觉泛起一层红晕，娇嗔中，脚下一顿，宛如轻燕一般，猛向李云龙身上扑去，啐声叱道：“你且尝尝我的玉指。”

她左臂圈了半圆，右臂却从圈影之中疾然前伸，拧向李云龙的脸颊。李云龙哈哈大笑，身子一侧，左臂一捞，已将暗日的娇躯抱在怀里，道：“玉指虽然芬芳，不如胭脂甜腻，我还是尝尝胭脂吧。”话声中，双臂一紧，头脸一俯，便向暗日樱唇吻去。

暗日大惊失色，樱唇陡张，便欲惊呼，岂知呼声未出，李云龙的嘴唇已像饿虎一般盖了下来。李云龙自幼佻达，平日与姑娘们厮混久了，对这接吻拥抱的事最是熟练。暗日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找李云龙，虽有暗日娘子之称，其实仅是外形放浪一点，目下非但仍是处子之身，便连与异性拥抱之事也不曾有过，她从小就是李云龙的爷爷秘密训练的丫鬟。如今突遇此事，那真是惊骇欲绝，不知所措了。

李云龙突然仰起身子，抿抿嘴唇，笑道：“姑娘的胭脂当真不错，在下三生有幸。”暗日先时一怔，继而又怨又恨，举起玉臂，一拳擂去，恨声道：“你……”李云龙哈哈大笑，将她的粉拳一把握住，道：“在下里外是个臭小子，姑娘该说你那红儿哪里来的了？”

暗日真是又羞又恼，恨不得一拳将他擂成肉饼，怎奈技不如人，根本不是他的敌手，只得强捺怒火，嗔目叱道：“臭小子，你便是臭小子，怎样？”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姑娘独具慧眼，对臭小子特别青睐，在下纵然粗鲁不文，不能对姑娘怎样，但求姑娘不吝赐教，告诉在下这「红儿」哪里来的，那便感激不尽了。”

暗日恼恨不已，猛一翻身，一头向李云龙怀里撞去，李云龙不虑有此，身子急往后仰，暗日顺势夺钩，单手一按马背，纵下地来，嗔声叫道：“姓光的，你欺人太甚，姑娘任你轻薄，只怨技不如人，你这般辱我，我便死了也不与你干休。”

玉钩一挥，娇躯猛扑，碧光红影，恍若掣电一般，直朝李云龙下腹刺去。说得也是，姑娘的樱唇何等尊贵，如今被李云龙吻了个够，即便出于自愿，那也足令暗日耳热心跳，赧颜不已。何况李云龙纯是儿戏之态，而且口口声声追问「红儿」的来历，这不等于认定暗日的「红儿」来历不明，纵非偷盗，亦属劫取，暗日羞愤之心，难怪要情急拼命了。

李云龙自恃武功高于暗日，又是顽童之心，一时疏神，被暗日夺回玉钩，纵下马鞍，先时倒未在意，及见暗日持钩猛扑，形同拚命，也不觉瞿然一惊。暗日来势极猛，钩影重重，在这一惊之际，李云龙已觉劲风逼体，玉钩临身，当下焉敢怠慢，脚下一蹬，猛地倒翻而起，落在地面。

但他避招虽快，总是临机应变，迟了一些，只听「嘶」的一声轻响，胸前的衣襟，已被玉钩撕去了一片。暗日心犹未甘，越过马背，一式「苍鹰搏兔」，钩风厉啸，如影附形，又向李云龙当头劈下。李云龙身子刚刚站稳，忽见碧影临头，急忙错步一闪，避了开去。

他这时也知暗日动了真怒，若凭武艺，他纵然徒手相搏，也不惧暗日手中玉钩，怎奈他天生怜香惜玉，可不愿真正与暗日为敌，当下一整衣襟，遥遥作了一揖，高声道："姑娘息怒，在下有话讲。"

暗日嗔声叱道："不要听。"玉钩陡挥，一招玉帐深垂，撒网似地扫了过来。李云龙闪身避开，又是一揖，道："在下唐突佳人，这厢陪礼了。"

暗日连番袭击，不能得手，心中也有些气馁。她所以情急拚命，全是出于气愤难消，另外便是遽遭轻薄，恼羞成怒，借机发泄一番。其实她亦自知，李云龙武功高出她甚多，要想得手，殊非容易，况且李云龙貌胜潘安，俊美无比，芳心之中，实已暗许，便叫她真正扎上一钩，她也难以下手。如今李云龙一再闪避，连连作揖，原先之气，不禁消了许多，于是她身形一顿，双手叉腰，嗔目叱道："哪有这么便宜，取你的宝剑，姑娘定要与你分个高下。"

李云龙对少女的性情最是熟悉，闻言心知暗日气已大消，连忙抱拳一拱，道："姑娘钩法厉害，在下不是姑娘敌手，何需再分高下。"暗日冷冷一哼，道："难道我便任你欺侮了？"李云龙心里发笑，

表面又作一揖，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姑娘貌比天仙，在下有幸一亲芳泽，纵属唐突，却也是一片爱慕之意，实在说不上欺侮二字。”

第五百一十九章

暗日见他惶然之状，想想他时真时假的行径，确也不脱稚憨之气，暗暗忖道：“这冤家刁钻古怪，想必自幼骄纵已惯，与他认真，那是白白生气了。”转念至此，不觉怒气全消，但少女的尊严，又不容她回嗔作喜，只见她抿一抿嘴，冷冷一哼，道：“姑娘岂能任你戏耍？你得讲个公道出来。”

李云龙时真时假，乃是另有目的，闻言暗自得计，缓缓步了过去，道：“请姑娘收起玉钩，容在下慢慢地讲。”

他走到暗日面前，轻轻将她手中的玉钩取了过来，又轻轻将那玉钩替她插入钩鞘，动作和缓而灵巧，当真是小心翼翼，又惶恐，又诚挚，说得上涎脸至极。暗日心头一阵荡漾，不觉美目斜睇，白了他一眼。美貌少女的明眸善睐，受者固然受宠若惊，那白眼表示的意味，更使人魂消魄散。

李云龙见了，心头暗自窃喜，动作也就越发细腻了。他趁势轻舒右臂，缓缓揽住暗日的纤腰，柔声说道：“姑娘那边坐，坐下好讲话。”

暗日的腰肢被李云龙揽住，顿觉一股电流陡传全身，心头小鹿冲动，也不知是慌是喜，但少女投怀送抱，难免羞涩。她腰肢一扭，美目横睇，嗔声道：“放正经些，我不和你攀亲搭眷，你搂着我干什么？”李云龙心中暗笑，却不答话，仍旧拥着她朝一块山石走去。

男性的气息，熏人欲醉，暗日但觉陶陶然浑身舒泰，欲拒还休，不觉随着李云龙在那山石上坐了下去。李云龙揽着她的手臂仍未放开，但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痴痴地望着暗日微笑。暗日被他瞧得玉脸泛红，羞涩地道：“你这人毫没正经，说是不说啊？”

李云龙涎着脸道：“姑娘太美，我不觉瞧得呆了。”说着，把她往怀里一带，这些天没有接触女子，他也憋得难受。

“嗯……不要吗……不要……”李云龙实在忍不住，抱着她的脸狂吻着，同时抱起她的身子，向树林深处走进去，林荫蔽日，即使在大白天也不虞人发现。李云龙一手伸进暗日的亵衣里，抚摸着热烘烘的双乳。暗日的大脑完全一片空白，被李云龙将其衣服全脱掉，然后李

云龙自己也脱掉。李云龙的双手在她身上大肆狂虐，又是摸，又是扣，直逗得她浪叫起来。

“喔……唔……唔……”声音像歇斯底里，李云龙忙分开她双腿……

“你可要轻点儿，我还是一位**，知道吗？否则，我可不理你。”

“那当然，我最怜香惜玉，轻轻的，嗯，爱人。”说一落，李云龙狂吻着她，吻得她喘不过气，同时双手上下抚摸，渐渐地，只见她通红了脸，玉乳在胸前起伏不定……

一阵撕杀，两人相拥而卧。

片刻之后，暗日才清醒过来，看到地上片片落红，不禁羞红双颊，略一稍动，***痛楚犹在，不由眉头一皱，娇羞地对李云龙道：“你真坏，一见面就把人家……”

李云龙笑着亲了她一下道：“想不到江湖上声名远播的暗日娘子居然犹是**之身，说出去只怕没有人会相信。”暗日幽幽地道：“你知道就好，你打算怎么办？”

李云龙笑着道：“你放心，我事情一办完，就带你回……”说到这儿，突然住口不说了。暗日奇怪地道：“带我回什么地方？”李云龙赧然一笑道：“其实我不叫光明，是秦王府李家的公子李云龙。”

暗日闻言一愣，双目睁得又大又圆，紧紧盯在李云龙脸上，生似又惊又疑，又微带恼怒怨恋之色，要从他脸上看出究竟，然后问道：“你为何骗我？为何不讲真实姓名？暗日不配与李云龙交往么？”

李云龙忙道：“日，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么？”顿了一顿，接道：“我事情一办完，就带你回去。”

“嘻嘻，少爷，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这次来我可是找你的。”暗日道。“哦，怎么回事。”

(手机阅读s-d-x-s-w.com)

“少爷难道忘记隐门了吗？我们隐门的这些人都忘记了吗？”暗日有些不乐道。“隐门。”李云龙想起来了，隐门是他爷爷建立的武林门派，里面有暗日、暗月、暗星，还有欧阳心、华美娟等女，而且其中欧阳心和他有婚姻在身。

“心儿她们还好吧！”李云龙问道。“就知道问心姐姐，这吃心姐姐她们也来了，怎么样？我带你去？”暗日道。

“如此最好。”

城中客栈，李云龙和暗日正在说笑，忽由对面酒楼，跃出一位面挂白纱，身着雪色衣裙，背搭宝剑的女子。她登上旷观楼，略一逻巡，见除了几个店伙在收拾残肴剩菜，江湖人物，一个不留，哺哺自语道：“哼，我来此，看他认不认的出我？”一声轻笑，香风过处，飞身出楼，迳往城外奔去。那批低头清扫酒楼的店伙，抬头四顾，不见人影，不由疑神疑鬼起来。

“姑娘留步。”那女子一怔之间，风声瑟瑟，面上纱巾，已被揭去，面前忽然站着一位俊美无俦的少年，手摇折扇，另一手提着一柄光李闪闪的宝剑，食中二指，挟着纱巾，一脸笑容。

李云龙揭下那女子面纱，一瞥之下，只见是位眉目如画，美艳夺目的少女，最奇的是，面庞居然与母亲有六七分相似，心道：“欧阳心，无任你怎么样我都认识你。”那雪衣少女一怔之下，忽觉李云龙手中宝剑，有点眼熟，探肩一摸，己剑果已不翼而飞。

她羞怒交加，皓腕一指，道：“还我。”李云龙哈哈一笑道：“敢不从命。”折扇入怀，右手执持剑柄，递向那雪衣少女。

那雪衣少女不料他竟敢如此，这乃极其危险的事，如敌方握柄前送，则自己纵有绝顶武功，也难把握，如非武功相差甚远，则绝无幸理。她料李云龙有诈，一时间，竟踌躇不敢伸手。李云龙等了一瞬，摇头叹道：“真是未料，姑娘胆小乃尔。”

那雪衣少女受激不过，冷笑一声，玉掌一探，竟然毫无困难夺过。她怔了一怔，霍然一剑，刺向李云龙胸口。李云龙早已有备，哈哈一笑，左掌扣指轻弹。那雪衣少女陡觉右臂「曲池穴」一麻，持剑不住，宝剑脱手。李云龙右臂一伸，剑已入手。那雪衣少女又惊又惧，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李云龙故意怒声道：“你心肠如此歹毒，李某容你不得。”但见白光一闪，剑已递至面前。

雪衣少女无力抗拒，美眸一闭，瞑目待死。她待了片刻，却觉痛楚毫无，星目一睁，却见李云龙笑脸吟吟，描金折扇，又已握在手

中，轻摇不已，宝剑已不见。她不禁重往肩上探去，自己宝剑，果已好端端的插回剑鞘。原来李云龙刚刚不过吓她而已，其实却将剑送还。

雪衣少女不禁有些胆寒，虽剑已得回，也不敢动手，美目望着李云龙，怔然失措。其实，她武功也算得上地榜高手，若非心慌意乱，加上李云龙早有成算，再是不济，居于这等有利形势，也不会一招接不住。只见李云龙将她蒙面纱巾凑至鼻端，闻了一闻，又从怀中掏出一张花笺，又闻了闻，哺哺自语道："不错，香味一样。"

雪衣少女见是自己留字客栈，所用的花笺，不觉羞愤交进，道："李家子弟，原来是轻薄少年。"李云龙暗道："总算教你哭笑不得。"敞声一笑，将花笺纱巾，尽纳怀中，朝那雪衣少女，持扇一礼，道："姑娘恕罪，小生忽然想起一位故人，急情之下，致多有失礼。"

雪衣少女明知他要捣鬼，仍忍不住问道："你那故人，姓甚名谁？是什么样的人？"李云龙一本正经的道："我那故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雪衣少女冷然截口，道："连姓名都不知，也是故人？"李云龙接道："只知她是位美若天仙的姑娘。"雪衣少女玉靥一红，怒道："住口。"

李云龙佯作一怔，问道："姑娘因何发怒？"雪衣少女顿了一顿，冷冷说道："你要杀要剐，本姑娘都接着，口齿轻薄，不怕有辱李家门风？"

李云龙暗道："这丫头口齿犀利，倒是个角色。"哈哈一笑，拱手一礼，道："姑娘教训的是，请问芳名？"

雪衣少女略一沉吟，冷冷说道："我叫李心（欧阳心和李云龙的组合），你听清了。"

李云龙笑道："请问尊师可是姓李？"雪衣少女樱唇一撇，默然不语。李云龙见她不说，也不追问，道："旷野不是谈话之地，请姑娘至店中一谈如何？"

雪衣少女道："客栈离此太远，我看免了。"李云龙微微一笑，道："主随客便，就由姑娘。"雪衣少女暗暗冷笑，道："既然主随客便，则小女子就走了。"娇躯一转，即欲走开。

李云龙哈哈一笑，又挡在她面前，道：“姑娘且慢。”雪衣少女早知李云龙必不会轻易让自己走脱，银牙一咬，骈指疾戳李云龙「天地」大穴。李云龙朗声大笑，道：“姑娘忒也心狠，出手便要人命。”右掌疾刁，雪衣少女但觉皓腕一紧，已在李云龙掌中，猛力一挣，却似上了铁箍，挣他不脱。

雪衣少女玉面泛红，怒声道：“放手。”李云龙哈哈笑道：“姑娘太野了，在下为防不测，只得委屈姑娘。”雪衣少女恨不得一腿踢去，却怕李云龙再像这样来一手，那就更难为情了。她心念数转，不由对自己不听师命，逞强来斗李云龙的事，追悔不迭。

第五百二十章

李云龙笑道：“好，好，你和我做个商量如何？”雪衣少女冷哼一声，揉着玉腕，不予置理。李云龙暗笑一声，由怀中掏出一方手帕，寻了一块石块，仔细铺好，举臂道：“请坐。”雪衣少女连番失手，也对自己武功失去信心，逃遁无策之下，略一踌躇，只得坐下。

李云龙自己却往另一块石头，随意坐下。他这份殷勤小心，雪衣少女虽暗暗冷笑，芳心却也一动。李云龙想了一想，道：“在下曾于南阳见了一位与姑娘年纪相若的姑娘，穿玄色劲装，使一柄短剑，有一个女仆，名叫薛娘……”

雪衣少女忍不住道：“你说的是齐灵儿那丫头？”李云龙无意中得知那玄衣少女姓名，心中欣然，笑道：“大概是吧，姑娘与她很熟？”

雪衣少女顿觉失言，冷然道：“无可奉告。”李云龙心中暗道：“听她语气，她们中怕有仇怨。”他在心头想，口中笑道：“姑娘令师尊姓大名，可相告吗？”

雪衣少女冷冷说道：“不可。”李云龙笑容不改，道：“可否告知一二，也让在下新新耳目？”雪衣少女樱唇一撇，道：“做梦。”

“是吗？”李云龙嘿嘿一笑，把雪衣少女抱了起来道：“我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干什么？快放开我。”雪衣少女挣扎道。“这可由不得你。”李云龙大笑一声，抱着大美人向客栈走去。

客栈里，雪衣少女欧阳心面色如红的看着李云龙，不满道：“公子越来越坏了，以后叫我再某出去见人。”

“谁叫心儿不理我。”李云龙笑道，“对了，你们怎么来了？爷爷呢？”“师傅爷爷他说有事，怎么？不欢迎我们来啊？”欧阳心道。李云龙连忙道：“不是，怎么会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哼，色狼。”欧阳心白了李云龙一眼，娇羞满面，媚眼如丝，小嘴吹气如兰，身上发出一般女人的肉香。李云龙被欧阳心这样白了一眼，浑身欲火顿起，情不自禁的上前搂着欧阳心。

李云龙抱着欧阳心没有一会儿就在欧阳心那丰腴美满的身躯上游动起来。欧阳心双脸绯红，似乎要冒出火来，双只小手不安的捏着她的衣角，双眼媚眼如丝，小嘴吹气如兰。

欧阳心见李云龙上前搂着他，心中明了，虽然觉得这样有点不妥，但是不忍拒绝他，任由李云龙抱着。但是欧阳心可小看了李云龙，现在的这个李云龙不是从小和她玩耍，不会武功，为人正派的李云龙，而是一个好色成性，美女如云的风流公子。

对于女人。特别是美女，李云龙从来没有拒绝的事情，现在欧阳心没有拒绝，又和他有婚姻在身，所以李云龙的动作越来越大，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

“不要，公子不要这样。”终于欧阳心忍受不了李云龙的挑逗开口道。“不要怎么样？心儿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少爷我不懂。”李云龙一边在欧阳心的身体上变本加厉的活动着，一边笑道。

“讨厌啊！少爷心儿不来了。”欧阳心边说边挣扎起来，在李云龙不注意的时候挣脱他的怀抱飞快的跑向门口，然后对李云龙道：“少爷，现在已经晚了，我先去休息了。”

看见欧阳心出去以后李云龙嘿嘿一笑，上前抱着暗日道：“今天晚上就由我的日儿相伴，哈哈。”火热的男性气息热热地烘在暗日的耳后，一只手贴着暗日的衣裳，从她的背慢慢滑下，在暗日的腰际揉了几下，一股热力绵绵郁郁地传了进来，暗日被李云龙一抱原已春心微荡，被男人这一撩拨，那里还能抵抗？

抱着***酸软的暗日走到床前，男人并没有急色地将暗日压倒床上，扯开她的衣裳，彻底地侵犯她的肉体，只是一只手擒着暗日的颈后，另一只手既温柔又火热地抚摸着暗日的全身，摸的她**出声。

“不要。”被李云龙抚爱周身，暗日只觉每寸肌肤都发着热，好像快要融化了，不由自主地呻吟出来，她知道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反映，但她浑身烧烫烫的、脸儿红扑扑的，修长的玉腿软绵绵的，完全已经失去了护守的力气。

“乖一点嘛！”李云龙笑了笑，抚着暗日周身的手心好似烧起了一把火般，逐渐地灼烫起来，不知不觉间他已经一件一件地，褪去了暗日全身的衣裳，从衣裤到小衣，一件一件地滑脱下来，暗日颀长的身材再也没有一丝掩盖，她的身材只比这李云龙矮了小半个头，若不是淋了雨，加上又旁观了那么激烈的场面，全身都没有力气，加上又是半推半就，否则男人怎么那么容易轻薄她呢？温柔地抚摸着暗日赤裸

的肌肤，滑不留手的感觉真是触感极佳，男人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似是发觉了什么。

李云龙不只是口中的热气温温热热地烘着她的耳后，空出来的那只手更滑上了暗日紧挺高翘的圆臀，爱不释手地抚揉着，虽然是那么多肉的地方，但他的力道真的是恰到好处，情欲的感觉完全没有阻隔地传了进来，逐渐的暗日的***愈来愈热，原本紧闭的玉腿更是情不自禁地分了开来，任凭男人的魔手抚爱着那令她又酥软又快活的禁地。

轻轻伸舌舐着暗日的面颊，酥软的暗日不知何时已柔顺地和暗日接吻起来，看来这几日来暗日的口舌技巧在男人的调教之下，已经是一日千里，竟能逗的暗日伸出香舌来和她甜蜜交缠，暗日的理性在**男女的挑抚之下逐渐消失，她好想挣扎，但浑身都似浸了醋，软绵绵的酸酸的，动也不想动。

温柔地将暗日压倒在床上，李云龙开始了新一轮的征伐……

“暗日，暗月、暗星在那里。你知道吗？你们不是在一起的吗？现在怎么分开了？”李云龙搂着同样赤裸的暗日问道，同时他的手不停的在暗日光滑的肌肤上游走，***高过的暗日，肌肤上充满着***过后的余音。

“想知道吗？是不是要对月妹和星妹有不良起图啊！”暗日一边用小手在李云龙的胸膛点画着，一边似笑非笑的看着李云龙问道。“怎么会呢？我会有什么前图。”李云龙干笑道。

“就像刚才对我这样，难道公子没有想过？还是……”暗日道。“还是什么？”李云龙疑惑的问道。“不告诉你。”见李云龙问起，暗日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

“对了，你们来这里还有什么事情吗？”李云龙问道。“有，本来是要来帮助你的，现在看来已经用不着了。”暗日道。“爷爷他知道这里的事情？”李云龙心里一惊，看来自己的这个爷爷不简单啊！

“是啊！不过师傅爷爷他相信你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事情，而且还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暗日轻笑道。“意想不到的好处，呵呵，看来爷爷他是越来越精明了。”李云龙知道如果这里的事情能够胜利解决，并且获得贾太公的支持的话，那么他在江湖上的地位就更上一层楼，而且对他统一江湖的黑白两道提供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师傅爷爷可厉害呢，对了公子，暗月和暗星他们就在前面，你能不能把她们变成我的这个样子就看你的本事了。”暗日道。“如此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美人失望呢，放心，我一定尽快拿下她们，这样你就不用在他们的面前害羞了。”李云龙怎么会不明白暗日话中的意思呢，况且在他的记忆里暗月、暗星两女对他有很深的感情。

“我知道已经变的好色的公子一定不会放过两个妹妹的，叹，如果是以前那个公子就好了，现在的公子既然这么好色，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姐妹啊！”暗日感叹道。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了暗日的话李云龙心中一惊，以为暗日发现了什么，不过在看着暗日的神态才放下了心思。其实这也的李云龙多心了，到现在就是他的父母都没有怀疑过又有谁知道他不是真正的李云龙呢?

同时在经历了穿越这样的事情以后李云龙觉得这个茫茫宇宙不是自己所能够理解的，也许这两个李云龙可能是同一个人，只是一个是前世，一个是后世而已，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不过无任怎样最重要的是自己活的精彩。

于是李云龙脸色不变的问道：“那我的小变是喜欢现在的公子呢，还是喜欢以前的公子？”暗日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们三人本来的使命就是保护公子，但是现在看来公子的武功这么高强，已经不需要我们保护了，我真不知道以后还能够为公子做些什么。”

“保护我啊！虽然我的身边有好多高手，但是你们和她们不一样，你们是爷爷亲自训练的，又精通暗杀，隐身等技巧，我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现在我的身边的飞凤卫武功高强，正面战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碰见暗杀等事情他们的能力不能和你们相比，所以怎么能够说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呢？”李云龙笑道。

“真的？”暗日露出的欢喜的表情，能够为李云龙做事就她最高兴的事情。“当然，不过现在你们的武功才达到一流高手的水平，所以最好能够尽快的提高。”李云龙道。

“可是武功想要提高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虽然我才反对的一流高手水平，但是这也是通过我的十几年的努力，而且要从一流高手达到地榜高手水平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也许有可能十年都不能达到。”暗日有些气妥道。

第五百二十一章

“不错，所以宝贝你不要担心现在武功不高。”李云龙有些得意的说道，他很满意暗日有这样的表情。“什么方法？”暗日有些心动的问道，对于提高武功是每个江湖中人都喜欢看到的事情，暗日也不例外。

“方法就是……”李云龙在暗日耳边轻声说道。“公子，你好坏，好色！”暗日害羞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哈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宝贝，现在我们练功。”李云龙哈哈一笑又向暗日扑去。

※※※烟波万顷，浩翰无际，点点风帆。朵朵白云，暮春之月的玉女湖，拂面不寒，阵阵而来的湖风，似有如无沾衣欲湿的烟雨。

朝阳约丽，金辉万道，水波清清，耀起金蛇飞舞，这时候湖边传来款乃一声，一叶小舟，正迎着渐起的朝阳，扬起半片白帆，煜潮风急，乘风鼓浪，直同万顷湖心，遥对微露青螺一点的君山，疾驰而去。

这一叶小舟，在湖面上平稳如飞，船头上，并肩而立，站着一对青年男女。青衫黄衫，迎风飞舞，男的身佩宝剑，女的腰围配剑，彼此笑语低迴。恩爱异常，真像是一对神仙中人。

*岸登陆，畏依游览君山景色，男的为江湖美男子，以神宫九式驰名，威震西湖，其俊美之貌，萧洒风度，风靡武林许多娃追逐，数年游侠，终为百花帮帮主千金征服，拜倒石留裙下。

百花帮主妙手观音，嫁夫双掌震天诸葛民，为雁荡弟子，数年前正邪大会，双方伤亡惨重，诸葛民受伤而亡，百花帮也等于瓦解，塬帮主重伤将死之时，召妙手观音，以掌帮务，但她夫死，灰心意冷，结束残局，解散部份帮友，带着诸葛民遗女，隐居深山，百花帮现只有帮主及数名徒弟，可谓名存实亡。

诸葛芸在宠爱的环境中长大，长得艳丽绝伦，面如玉容，柳叶细眉，凤目桃脸，肤色如云，恍如仙女下凡。

其师散花圣女，为西南圣女峰云台观主持人，该院除圣女及师侄两人，无其他人，正邪大会之时，她展师门武学，威震群邪，即煜隐江湖，五年前收诸葛芸为徒，叁年期满返家奉母。

一年前以师门威望，独特武功，行侠江湖，人称绛衣仙子，与其师姐云台仙子、白云仙子，合称云台叁仙：武功、美艳为江湖弟子称羡，出道未久，遇美男子之称，娄南湘。

一见投缘，并肩行道，数月即返家叩母，结为夫妻，羡煞许多人：成双游侠江湖，今登君山游历。

两人畏依亲热的谈笑，身心沉醉欢乐中，步行丛林边，忽闻震天哈哈大笑，闻声配步抬头观望，觉得笑音甚熟，猜想何人，心内一动。

心念才动，只见林中走出一人，身体奇伟，方面大耳，两目威风有神，步履沉稳，渐行一丈外，望他两人含笑不语。

娄南湘见之，突然一惊，猜想不错，今日冤家狭路相逢，然而夫妻两人，未然怕他，但暗箭难防，不得不小心，暗运功力，带着迷人微笑道："罗大侠，久违了，令出相遇未知有何指教！"

来人是江湖道上，特出人物，大会后第二月，他出现江湖，为平静的武林，引起一阵骚动，人狂正邪之间，行事任性，率意而为，做了几件震惊天下大事，闯静光太极，殊杀天地两派，以其危异深厚的功力，神奇莫测行径横行武林，黑白两道畏惧，称阴阳掌罗锋，无人知其师承来历，其言谈豪爽，粗旷有大丈夫气质，行动神秘。飘浮不定，时隐时现。

诸葛芸刚出江湖，曾为中条八怪所围困，当时筋疲力尽，要失手被捕，为其路过挺身而出，数合之间为其双掌所杀，手段残忍，无一人活命，解救其危难，对其很好，追求甚力，但厌其残忍，不告而别。

今日狭路相逢，未知凶吉，罗锋对她，一见锺情，当日不告而别，因事未能追从，后闻其婚甚怒，多方打听，方知行踪，特地等候，见其亲热状，怒火拂腾，大笑而出，杀机早起，闻言一阵狂笑，道："久闻阁下神宫九式，威震江湖，无缘得见，今日相逢，特领教益，则此生不虚。"

又一阵狂笑震耳，若不运功，实不可抗，听其语来意不善，便道："罗大侠的阴阳双掌，黑白两道闻言为之丧胆，今日得亲领教益，乃我夫妻之幸也。"

娄南湘并不知其妻为彼所教，而发生一种错觉，今日相遇，不遇巧逢，两无冤仇，只为武功争雄，诸葛芸也末想到死神降临，本想招唿，怕他有所缠绵，其夫生疑，故作不识。

罗锋七八年江湖行道，一同任性行事，而今见到口馒头，为其所夺，有意而来，又见她对其冷淡，亲热之状，杀机早起，出手决不容许其生离，在他话完，双掌十成，大叫一声，“拿命来！”

“碰”的一声，带着半边零厉之声音，震飞之下，即时倒地。诸葛芸速往救，都来不及，其夫已送命，神清凄厉的，以全身之力，勐碰他胸前，口中叫道：“恶贼，我同你拼了。”

罗锋掌震娄南湘，障碍除去，内心大定，对她来势，毫无顾虑，斜身伸手，以擒拿法，两指挟其脉门，右手伸指点昏穴，向怀中一带，挟着娇身，心满意足的狂笑，展开身形，以神行无影之法，隐身穿林而出。

诸葛芸醒来一望，身在室内，房中巨烛如昼，共有四枝火烛明亮亮地在四周烧着，卧床长大，四面无遮，本可容纳七八人的床铺，这时已有数人，在那里追欢寻乐，春色无边。

床上横卧叁女，赤身露体，年纪有二十馀，粉臀雪股逗人遐思，那白羊似的身体、还有点轻微抖颤。双腿跨问，淫液到处流满，她们疲乏的松散仰卧，艳的面上春情荡样，充满幸福快乐的笑容，闭目休息。

而床沿上，有一个赤条条，全身肌肉结实，身材健伟的男人：正压着一个裸体的女子身上，做那风流事儿，它的两只巨大毛掌在肥臀腿腰和玉乳上，不住揉差摸弄，更用嘴在她的粉脸娇客上，乱嗅乱吻着，不时运用着健腰挺动**，行动自如，任情任性驰聘着。

身下的女子发出阵阵呻吟，舒适快活婉转娇呻不已，四肢紧紧夹着健身，死命的抬挺摇摆着玉体，极力承迎。急紧有力的攻势，只听她淫哼浪叫：“爷！你舒服吗？啊！我不行了…，你的……”

“乖乖！还早呢！喜…她们几个浪货，都痛快了，我还没有过足瘾，快将功夫拿出来：也让我舒服。”诸葛芸见之，又羞又怒，恨不得一刀杀死他，但因身体精光，手脚被分开吊着，脱身都难，心有馀而力不足，紧闭双目，不愿见其淫浪之状。

眼不见但耳闻其声，那淫哼浪态，阵阵袭进心田，回想婚后生活，每次寻欢都满觉乐，但好像末能解决性，刚到乐趣之时，他已满足***。而少女尝到其味，已经足够快乐，便况不了解其中之情。

今日听着其欢乐之情，才如欢乐之中，还有极乐，想不听已不可能，更增加恨意，夫死未知今后怎样过活，眼似张似闭。飘望动人之态，终于事了，他稍息即起，感觉情形有点不对，自己命运已经凄惨无比，夫死失贞，怨根末报，只有听天由命。

罗锋早知她醒来，现在垂首闭目，假装昏迷而已，刚才寻乐是给她看，使其知性能旺盛，技巧高明，引其欲念，达到自愿的目的。近前手托其部，对其凝视，虽没有**成热之味，但另种风情，也很动人，何况早已欣赏。

乌头黑发披肩，白中透红的娇容，鼻隆小巧的嘴，紧闭大眼带有怨恨之色，全身肌肉白洁光亮，透出阵阵幽香，玉体娇媚软若无骨，丰满结实，玉乳高挺，腰细腹隆，玉腿修长，骨肉均称，无处不美，见之消魂，抚之柔软，滑熘异常，爱不忍释，真是人间的尤物。

罗锋爱之，见之魂飞魄散，欲火勐涨，双手环抱，勐吻不停。诸葛芸为其骚扰，张目怒视，勐扭身体，怒骂不停："恶魔！淫魔！不得好死，有一日定得惨报，我恨你得要命，快放了我，不然我要叫。"

罗锋闻之，狂笑不止，一手抱着细腰，另只手握揉玉乳，望其羞怒之容，言道："宝宝，不问你对我如何，我爱定了你，叫也无人来救，天下任何人都没有这巨大，使妇女能满足，你尝到其乐，那时恐怕你舍不得离去呢，快听我的话，不要想那死鬼，我们过着甜蜜生活……"

言到一半：警铃忽响，因其生平杀人如麻：不问黑白两道，只要犯其手，决不容许活命，当时平静光、太极、华山，衡山五派掌门，连合阵线决定除去他，本因无法追寻其踪，因其挟持诸葛芸，奔驰目标过大，为衡山门人发觉，一面通知其师，一面追踪，才知隐居南岳。

※※※第二天，当阳光慢慢的射进窗户时，李云龙慢悠悠的醒来，看了看抱在怀里的暗日，微微一笑，手不自觉的移到了暗日的山峰上。

“公子，不要这样，我还要睡觉。”暗日梦中道了句，同时有着说不出的可爱，李云龙微微一笑，想不到暗日连睡觉都这样可爱，不过吗，嘿嘿。

第五百二十二章

欧阳心的话将还在熟睡的暗日给惊醒了，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暗日向李云龙问道：“公子，天亮了，你怎么不叫我？”“呵呵，我只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同时对外面的欧阳心道：“我们马上就出来。”

当李云龙和暗日从房中出来时，只见欧阳心气鼓鼓的坐在大厅之中，显然在生李云龙的气。不过在欧阳心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些精美的早餐说明并不是真正的生气，而是吃醋。不过也对，无任是谁看见自己的未婚夫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虽然是自己的好姐妹，但是心里一定还是非常不舒服的。

“怎么样？我的好心心，是不是吃醋了？”李云龙微笑的走到欧阳心的身边坐下，然后在她的耳边问道。从耳边传来的热气让欧阳心浑身一震，脖子上羞红一片。

“我才不会吃你这个大色狼的醋，哼，走开啦，去找你的小美人去，不要在我这里。”欧阳心轻哼一声，不过她虽然如此说，但是身体还是向李云龙身边*了*，同时想到了当年刚和李云龙见面的情景。

当时在欧阳心在隐谷已经一年时间后，李云龙和他爷爷在隐谷中玩，有一天突然李云龙的房门轻轻的被打开了，一个婢女打扮的小姑娘怯怯的从屋外走进，她乌发重肩，眉儿弯弯，眼和水灵，面泛红光；俏丽脸蛋，似吹弹即破；樱唇频动，鼻儿玲拢；一双秀手，十指纤纤，犹如精雕的美玉，一对玉臂，丰盈而不见肉，娇美而若无骨，一身淡蓝色的宫装，将她衬托的更加动人。她手中端着一盆清水，来到了屋中，她轻轻的说道：“少爷，请先净面！”声音如黄鹂歌鸣，好不悦耳。

从她一走进屋中，李云龙就已经觉察到了。他扭头看去，脸上露出一丝柔和的笑容，他点点头，接过那婢女手中递过来的手巾，就着清水擦洗。突然他听到那婢女怯生生的问道：“少爷，你还记得小婢吗？”

李云龙转过头，嘴角划出一道柔和的弧线，他温和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婢女，她的脸已经涨的通红，可以看出她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问出来的，眼中充满了一种期盼的神色，她看着卫恒。李云龙轻声说

道："怎么会不认识，也不知道那天我拿着一本《风城志》，是向谁询问的，呵呵！欧阳心，我说的可对？"

露出无比激动的神色，欧阳心的脸上显出一种满足的神态，她激动的小脸通红，结结巴巴的说道："少爷，你，你还记得我！我，我，我好高兴呀！"说着她的眼中就蒙上了一层水雾，那样子让人心痛不已。

"怎么了，欧阳心？为什么这个样子？"李云龙看到欧阳心这个样子，心中好生的奇怪。

欧阳心低着头，好半天她抬起头，怯怯的说道："少爷，你还记得我，当年我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如果不是少爷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怎样。"说着，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

李云龙心中不由得一阵惭愧，当年因为自己一时的好奇，所以才帮助这个无依无*的小姑娘，现在却想不到这个小姑娘还记得他，自己早就忘记他了。看着欧阳心，李云龙拉住她的小手，柔声的说道："欧阳心，你千万不要这样，以后我会好好的对你，要让你作为我的夫人。"年少的李云龙不知道夫人的意思，只是听别人说说而已，根本不知道这个夫人是什么意思。

"真的？"欧阳心的俏脸上如梨花带雨，楚楚动人，她看着李云龙，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那笑容，娇煞，俏煞！

"真的！"看着欧阳心还带着泪水的笑脸，李云龙庄重的点点头，忍不住伸手想要帮她擦去泪水。欧阳心身体微微一抖，没有躲避，她低下头，好半天才抬起头，俏脸似深秋的枫叶，红到了耳根。她呐呐的说道："少爷，师傅爷爷让你净完面后，去书房见她，他在那里等你！"

李云龙一愣，连忙应道："好的，欧阳心，你去告诉爷爷，我马上前去！"欧阳心急急忙忙的转身离去，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李云龙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后来李云龙的爷爷知道了李云龙和欧阳心的事情就把欧阳心许配给了李云龙，因为在他想来李云龙和蓝冰月的婚姻由于李云龙不能练武功的原因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有人代替李云龙。

想到这里虽然欧阳心知道现在的李云龙比以前更加好色，而且又拥有了绝世的武功，但是当日给她的感觉还在，现在又对她如此，但

是欧阳心对于李云龙的心没变。

吃好饭欧阳心对李云龙道："少爷，师傅爷爷要你去长安的时候要用血魔的身份。""血魔的身份？血魔是谁？"李云龙不解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这是师傅爷爷给你的信，师傅爷爷他说少爷看了以后就会明白的。"欧阳心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封信给李云龙。"哦。"李云龙接过信，看了一篇，然后眼中精光一闪，对欧阳心道："心儿你去告诉爷爷，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恩，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分开走了，前面暗月和暗星在等着少爷，能不能收服她们就看少爷的本事了。"欧阳心笑嘻嘻的对李云龙说道。

※※※同一时间，玉龙帝国，天龙派一灯如豆，天龙派的掌门人房中，资格最老的天龙六剑正在讨论着，与其说讨论，不如说是吵架。

"据我认为，凌云才是下一任掌门人的最佳人选，无论以年龄和门内资历来说，他都是最老成的一个。"

"二师兄，这样说就不对了。"一边抚弄着长髯，排老三的赤云子发了话："再过一个月，下任的掌门就要代表我派参加各大门派在玉龙山的聚会。一旦处理得不好，可能在当场就要和玉龙的魔教动手，依我想，还是让翔云做吧！在本门武功上，他的努力最深，比起其他人来至少也占一日之雄长。"

"问题就在我们不能在这时候和魔教说僵，而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以老成的凌云去要好得多了。""就算要谈也轮不到我们，佛儒道法那四大宗派，老早就掌武林牛耳，怎么可能让我们有发言的机会？还是派武功好的去吧！"

"可是我们也要和其他门派合作啊！又不是只有我们有可能出手对敌。翔云为人太过孤高，其他门派早就对他有些怨言了，你这师父也该好好的反省啊，老三！"

"光在说我，你又如何？"赤云涨红了脸："你徒弟凌云虽然是老成持重，可他的武功完全比不上翔云，连学武最慢的那个洪林都没法打赢，将来要怎么守住本门？我也不是偏袒徒弟，可是凌云的武功实在不成。你做师父的自己说是不是，二哥？"

青云气得想骂回去，就在这时，"其他人的看法呢？"掌门紫云子这才发了话，打断了两个一向不和师弟的争论。"我比较赞成二师兄的

想法。”是老四的金云发言，不过这也不出大家的预料，最年长的弟子朱凌云的功夫是青云和他一块传的，自然会偏他一些。

“我倒是比较喜欢翔云，传他武功的时候，他的领悟力可真不错，感觉好得多。”第五的白云说了：“不像那个洪林，在入门第三年的比武大会上他打败了凌云，还和翔云拼了七百多招，我本来以为他大有可为的，谁知道他学招那么慢，搞了十二年才把基本的入门三十六招通通学全，气都让人觉得气死了。”

“美妍师妹，你说呢？”“我没有意见，”林美妍慢慢的说。在天龙门中她是数一数二的美女，偏是一直找不到归宿，三十出头了，还是小姑独处。在师范辈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连朱凌云和叶翔云两个最年长的弟子都比她大。如果不是她一向的冷傲，带来一股非比寻常的魅力，以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流，在派中根本就没什么地位可言。“凌云和翔云都是门内超卓的弟子，武功和见识都名列前茅，应该都是足以背起这个责任的人。”

“哼！如果他也算武功高，那本门就真没有人才了。”赤云话中带刺。而紫云就在这时说了话，再次堵住了青云的愤怒。青云子要比赤云子有见识的多，所以紫云通常是压着他，因为至少他还比较能说的通，而青云一向也惯于退让了。(手机阅读s-d-x-s-w.com）

“凌云、翔云和洪林都是我们的徒弟，几位师弟就别说什么偏袒之类的话了吧！兹事体大，而且下个月就是试炼新任掌门人的最好机会，所以我想大家都是为了本门利益着想。”

“大师兄心理的人选是谁呢？”“依我想嘛！”紫云闭上眼，好好地想了一回儿，说出来的话却是这样的：“就算是我心理有人，你们也不一定能好好辅助他啊！”

众人纷纷表示对掌门人紫云子的信赖：“只要是大师兄说的，就是我们的掌门人，我绝对不会表示不服。”“我也是。”

只有林美妍没有说话。她冰雪般聪明的心理已经洞悉了紫云子的想法，如果他的人选是凌云或翔云其中之一，就不会要求大家的表态了，这个人选一定大出六剑的意料之外。

“我决定了。”紫云子放慢了语调，好让言语中的威压感更加的强烈，震慑了众人：“下一任的掌门是洪林！”

第五百二十三章

“怎么会呢？竟然会是……”“我也没想到大师兄会这样决定。”“看来这两天有得忙了。”“或许。后天才要宣布结果，这两天大家一定会大加猜疑，师兄这个决定可真是的。”

“嗯。这两天内可有得忙了，这样我怎么抽得出时间来陪你？你这正值狼虎之年的小女人，春闺寂寞可难忍的很。”

“还有一个时辰，”脱卸下所有冷傲的外衣，赤裸的林美妍现在只是床上温柔而诱人的艳妇。她拥住了男人的胸口，娇媚的眼神望着男人的脸：“你就好好陪陪人家吧！以后大概没有这么多时间来陪美妍了，至少让美妍今晚快快乐乐的。”

“让我好好的喂饱你吧！我的小淫妇。”“都是你害的，让人家无法自拔的爱着你，连门规都顾不了。美妍什么都给你了，以后可要好好待美妍啊！”

将近五更了，林美妍迷迷茫茫地倒在床上，***的药效过了，昨夜过度迎合的腰肢酸痛着，让她不想起来，反正她疲累地连那原本光采明亮的眸子都睁不开来。得趁着天没大亮，好好地补充睡眠才成。

早睡早起、晨间的空气是她在三十二三岁还能像少女般明艳照人的秘方。沉睡的林美妍做了梦，那是五年前的第一次，她满足了难熬再显。

五年前，天龙门下的弟子们齐集于大殿中，六剑也全部到齐。今天是门下最受瞩目的三名弟子:朱凌云、叶翔云和西门洪林从第一次的下山行侠后归来。除了紫云子必须保持掌门人的风度，林美妍一向就是冷艳如霜外，另外四人都是笑嘻嘻的。朱凌云和叶翔云都在山下闯出了名声，颇受好评，做师父的自是心上高兴。

“参见师父与诸位师伯师叔，您老人家万福金安。”凌云第一个进来，看得出他已先沐浴净身过了，他一向对这种大典时的衣着极是用心，身上的衣衫是刚换的，不但合身也搭配得很好看。

“翔云报到。”门内最少话的翔云也到了，一身如雪的白衣是他的标志，就算没有沐浴过，在旁人眼中他也是最高洁的一人。虽然他武功最高，但是为人非常寡言，不是很受大家喜欢，不过他也不在意就

是了，他几乎有空的时间都在练剑，每一招每一式从来没有离开标准的法度过，简直就是完美二字的翻板。

“洪林祝众位师尊好。”西门洪林笑咪咪地走了进来，身上还是下山时的那套道装，虽然看得出上面沾到的尘沙都已清净，但看来还是脏脏的，倒是这人轻轻松松，一副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样子。

“你们这次下山做得很好。”紫云坐在最上首，面上有着愉悦的表情：“凌云为山东的蓬莱派和金柳庄间摆平了恩怨，翔云则诛杀了为患颇久的采花贼一窝蜂，都为我天龙派争光不少。”

“多谢掌门人夸奖，其实这都是师父的教导，徒儿并没有什么功劳。”凌云一样抢在第一个说话。“这是翔云该做的。”

“两位师兄都好有成就。”洪林依旧是笑咪咪的：“小弟在山下叨两位师兄的光，也是好生欢喜。”

“倒是你啊，洪林。”紫云半皱了眉头，洪林是他亲传的弟子，一向主见太多，但他对师父总是桀傲不驯，不是很听话；偏是对其他比他小些的弟子相当和气。紫云老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把傲气和温和揉在一起的。

“你怎么跟道宗的弟子动起手来了？说出个道理来。”其他人一听，倏然变色。玉龙帝国佛道儒法四宗一向四分天下，是玉龙武林的龙头所在，尤其是道宗门人最众，隐然有凌驾四宗之势。怎么他偏偏会惹到他们？(手机阅读sｄxsｗ.com）

“这不关他的事。”翔云插了话：“那人仗着道宗之势，硬是向旁人强索药材，虽然是为了救人，但手段也太过霸道，竟然向不会武功的人出手。如果西门师弟不出手，我就先出手了。”

他一向只跟洪林走的近些，在武功方面，只有他是让翔云看得上眼的。如果跟洪林有关的事，翔云连平日的沉默都不知丢到哪儿了。

“是这样吗，洪林？”“是，师父。”“之后怎么打发？”“依大师兄所说，我们把那人背回道宗去，向道宗掌门铁道君赔罪，道了个歉，得他亲口说不再追究。”洪林说的是轻松自在，可是紫云子等人也知铁道君的为人，这个道歉」只怕不是说说就算的。

“好吧！既然他不追究，这事就此算了。可你们以后要当心，道宗的金银铁刚四道君一向小气，又是狂霸傲人，以后遇上了就让他们些

吧！”“是，徒儿谨遵师父提点。”

“山下有些什么消息，你们一个个报告！凌云，你先来。”“是，掌门！”

林美妍感到好无聊，但掌门亲临的大典又不能早退，只好闭目打坐了。突然间，她感到有两道眼神在自己的身上打转，原先她还以为是自己多心，可是愈来愈觉得不对，那眼神中爱欲交缠，似是有热度般，绝不是同门之人看她的眼光。她倏地睁眼，明亮的眼神向着四下扫过，但那双眼神却已消失了。她再次闭目，感觉到那双贪婪的眼神又回来了。从武者的直觉和女性的敏感，她可以感觉到那不是平常同门中人看她的眼光。

她是开山宗师的遗腹女，所以辈分最高，除了紫云子代师传艺，一向将她当女儿般爱护之外，众位师兄中，不乏曾经追求她的人，但他们的眼神是对绝色女子的崇敬和畏缩，所有的弟子的眼色也没有这么肆无忌惮。那不是那种将她当成师父或同门高手的眼光，也不是像师兄弟般的疼惜，纯粹是将她当成一个美女来品头论足的眼光。

好不容易大典结束了，在晚餐后，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房中，准备就寝了。林美妍钻进了房间紧邻的浴室，那是她专属的特权，只有她这房中是隔音的，并且有专用的浴间，即使其他的女弟子们也只是有共用的澡室而已。褪去了衣衫，林美妍幽怨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微泛粉红的肌肤是那么漂亮，双峰和紧夹的双腿，在在显示了镜中人是如何出众的诱人尤物。二十多近三十岁了，还是云英未嫁，每几天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突袭了她的身体，随着年龄愈长愈是频繁。

林美妍只能用纤巧的手指解脱自我，有时还会用棉被来摩擦下身，但这都不能治本，只能得到暂时的愉悦，体内的空虚仍是不能排除。今天从大殿上被某人用眼光调戏时起，林美妍就感到浑身不对劲，那以往只有在夜半无人时侵犯她、占有她的感觉，这一天一直围绕着她，在身上徘徊不去。可谁又知道在她冰冷如霜的外表下，有着这么热的感觉呢?

脸颊红红的，林美妍结束了洗浴，包着浴巾就走了出来，感觉两腿都颤颤软软的，刚才的抚慰是太激烈了些，林美妍自觉到，娇软的双乳上，被自己捏出了红痕，事后变得有些疼痛。蓦地，她又感觉到了，那种被灼灼眼光调戏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而现在正盯着她半裸

的背。林美妍也曾想过，是谁用这么贪婪好色的眼光看她？是行事老成的凌云、沉默而难以亲近的翔云、笑咪咪的洪林，或者是入门前以好色出名的五师兄？她不知道。刚刚在澡盆之中，有力地抚爱着自己的香艳***，林美妍完全沉沦了下去，她甚至以为自己正被男人疯狂地怜爱着，狂涌的水冲了整盆，害她连换了好多次水。

到底是谁呢？她感到了愈来愈狂乱的心跳，彷佛要从口中跳出来似的。如果是凌云的话就算了，以武功来说，自己绝对能抵抗他的侵犯。可如果是翔云那要怎么办？她不一定打得过，尤其是自己现下几乎***的情况之下，可不能让师兄们进来啊！一转身，“原来是你。”林美妍差点惊呼出来，她从没想到，会在这时刻偷入她闺房里，意图侵犯的人是他！

“师姑……不，是美妍。反正我现在不是把你当师父或师姑，我只是要采了你这朵鲜花而已。”

也不说话，林美妍出手了，纤纤玉指直取对手的双眼，她实在不喜欢那对眼睛打量着她的样子，是那么的好色而无所顾忌。来人左手轻轻抬起，虎口碰上了林美妍的脉门，林美妍感到全身的力气在这一触中完全消失了。那人左手慢慢地在她手上抚摸，轻柔地像是把玩易碎的瓷器。林美妍惊恐地感觉到，随着那只手的温柔触摸，自己反抗的心意竟缓缓消失，连挣脱的力都使不出来了。林美妍闭不上眼，看着那人从黑暗的角落走了出来，他在微弱的月光中是那样的狰狞。随着他的前进，林美妍蹒跚地后退，赤着的脚底被冰冷的地面着，颤抖传上了那人的手。林美妍仅剩的左手死命抓着身上的浴巾，她不愿意就这样在那人的眼前***，直到赤裸的背脊触着了和地面一样冰寒的墙上，才停了下来。那人把美妍细白的右手压上了墙，看着尽力伸展时，她所露出的藕臂之下，那细致浓密的乌黑光润，缓缓压了上来，挤压着浴巾下突起的、连浴巾都不能阻挡分毫的乳尖，嗅着美妍身上淡淡的处子幽香。

第五百二十四章

“我看到了。而且我保证，可以让你尝到自己来时，绝对尝不到的乐趣。信不信？”那人俯下头去，在林美妍的颈上轻轻舐着，舌尖过处带起了一阵阵的颤麻感受。

就算在这情况下失身也没什么好说。抱起了虚瘫的林美妍轻软温热的***，男人将她抱上了床，让她遮身的浴巾落到了地上，一手在他美丽的身躯上挑弄着，让美妍忍不住地扭着身。男人的动作并不猴急，他正享受着前戏的乐趣，而林美妍就惨了，男人的身体和手在她身上四处游动，连任何一寸的肌肤都不想放掉。林美妍感觉得到，光是男人的动作就让她不克自持了，就算武功上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只要让他触摸之后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献身给他。放下了师姑的尊严和身段，林美妍吃力地挺起被男人逗弄得慵懒无力的上身，凑上了男人的耳边。“我……我受不了了。”

“怎么样呢？我可不想负上***师姑的罪名。”“你好坏。”林美妍羞红了俏脸，自负冰雪聪明的她知道，男人正等着她的投降，等着让她自动奉上身心，任君品尝：“黛……美妍投降了，我的……我的男人来吧！”

“要说欢迎光临。”“光临什么？”“你说呢？”他轻轻用手指顶了一下，让林美妍忍不住发出了似爽似痛的娇啼声。

她当然不情愿就此投降，这样的话，以后她就只有完全受到这人的控制，连逃都逃不了了。但男人的调情技巧实在是没话说，林美妍感到遍体火热、芳心迷乱，不由自主地扭着不盈一握的纤腰，但那不断涌来的酸软感觉却让林美妍不能自主地沉溺在男人那放恣的手上。在强大的情欲烈焰的冲击下，连林美妍这样冷艳如霜的美女，终于也崩溃了，似拒还迎的反应男人的动作，纤手还轻轻抚上了那无比火烫的躯体，显然在她身上的男人也忍了好久了。

……

“美人儿舒服吗？”“嗯……”林美妍蜷缩在男人温热如火的怀抱里，舒服得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来。

“还要不要我，我的小淫妇？”“都被你这样了，人家还有什么好说的？”林美妍把尽情欢悦之后，火红艳丽的俏脸埋在男人怀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怎么糟蹋人家也随了你。美妍残花弱女，还能反抗吗？”

“对不起，是我太急了。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好。可是……”“可是怎么样？”“不要叫人家淫妇什么的，好难听。”

“那叫你姊姊可不可以？”“不了，叫我妹妹都行。在你的手下，美妍一点抗力都没有，虚弱的像什么一样。”

“不要生气，我的好姊姊。让我赔你好不好？”“你能赔什么？”林美妍仰起了满布清泪、羞红娇艳的俏脸：“姊姊的什么都让你给抢走了，贞洁是女孩儿家最重要的，以后我可要怎么办？”

“我以后晚晚都来，让姊姊快快乐乐每一晚，可不可以？”“讨厌。”“我可以再来一次吗？”

“别了吧？你刚刚第一次就这么凶，叫姊姊以后怎么办？我不敢睡觉了。”

“第一次总会痛的，以后就好得多。”手里帮她擦拭着整床的狼藉污腻，男人轻拍着林美妍的裸背，安抚着她：“姊姊刚才很快乐，不是吗？比起自己来差很多吧！”“嗯。”媚眼半闭的女子轻应着，说这些事实在让她娇羞得不知所以，羞于回答，但总不能让他以为自己*手来就行了吧？要是他不再来怎么办？

“我保证，以后每次来都让姊姊得到那么多的快乐，否则……”林美妍手里忙着，只好用娇嫩欲滴的樱唇堵着他的口，任他轻薄一番，好一阵的缠绵后才说的出话来。“姊姊相信你，不要发这样的誓。只怕……只怕……”

“只怕我不能来，以后姊姊的夜晚就难熬了？”“坏孩子。”林美妍撒着娇：“都是你弄得姊姊不能自拔。你一定要来，不然姊姊就苦死了。”

“有这么一个动人的尤物姊姊，要我不来才难。”“姐姐一生就交给你了，不要负我。”男人的回答是再一次的爱抚调情，让林美妍再次瘫软下去，直到再次泄身，将**的羞涩全抛走了。

到现在都五年了，好弟弟，姊姊仍然爱你爱得要死。林美妍从梦中醒来，爱郎临走时盖在她慵懒脱力***上的床被又湿了一大片，幸好他没帮我穿衣，不然可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

“明天就要宣布新任掌门的人选了。”“我想应该是由大师兄当吧！他资格最老，也最有人望，在山下也是常做纠纷和事老的人物。”

“或许吧！可是二师兄也有可能啊！他武功最高，又一向行侠仗义，在各派之间也有令名。”“掌门师伯可要伤脑筋了。”

“是啊！是啊！”“喂！可是我听说四师兄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不大可能是他吧！四师兄一向无可无不可的，每次下山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成绩。”

“更何况我听说四师兄很好色哩！”“好色？你说什么？”“我听山下的武林人说，四师兄下山后，最常跑的就是东边的海滩，常在那边一待就是一整天。”

“那跟好色有什么关系？”“你真的笨死了。海滩那边是采珠女的地盘，她们每次下水都把全身包的紧紧的，曲线可漂亮的很，我敢保证他一定是在那边看呆了眼，忘了时间。”

“真的啊？”“一定是这样。”“那为什么以不理人出名的二师兄，只跟四师兄谈得来？他可是出名的没有娱乐啊！”

“谁知道？可能二师兄就是常听四师兄传说一些有关女孩子的东西，所以他们才走得来的。”“喂！小声点。六师姑来了，别让她听这些事，给掌门师伯知道了大家都凄惨呢？”闹了一整天，大家都没有练武的兴致，只有翔云完全不受流言影响，照样练武。

回到卧房的林美妍一关上门，就感到那双习惯而有力的手，从后面拥住了自己的腰。“好弟弟，别逗姊姊了。”林美妍被那双手一抱，登时就软了，倒在那人怀里：“姊姊还没去洗澡呢？等我把身子洗的香喷喷，再来陪你好吗？”她回头亲了他一口，像是个温柔的情人般。

“姊姊真好。”“只有你不好，昨天硬是让人家下不了床，现在姊姊里面还在酸麻呢！今天就饶了姊姊吧，明天姊姊还得上大殿。”

“那今天就不***了，姊姊肯不肯让我抱抱，陪我想些事？”“要你说都好。”“那我可以陪姊姊洗澡罗！”

“不行啊！让姊姊有点私隐吧！你把姊姊的身体全占领了，至少让美妍保持些神秘感，不然姊姊怕你会离我而去。”“是！姊姊。那我在床上等你。”

这一晚的沐浴，林美妍特地在水中加了些香精，好让自己嗅起来香喷喷、火辣辣的，就算不陪他***淫乐，也让他舒舒服服。

“姊姊闻起来好香。”“谢谢你了。总算有一次为你做的事你注意到了，照你这种坏性格，永远也没有女孩子看的上你。”

“我有姊姊就够了。”“不成。”林美妍伏在他同样赤裸的胸前，听着他的心跳：“姊姊至少是你师姑，在床上她永远是你的人，可是她不能正式嫁你，也不能为你生孩子。你还是得有个正妻的。”

“那太委屈了姊姊，绝对不成。”“想想美妍的立场吧！美妍只能做你的情妇，在床上永远对你百依百顺，任你索求，供你泄欲。可是她不能容忍世人的看法的。”

“姊姊……”“好好在姊姊身上想事情，这是你说的。”“嗯！”“你想，这次玉龙山大会，会有什么样结果？”

“道宗掌教四道君一向骄傲，八成会主动和魔教大打一场；佛宗上次被魔教伏击，损失极重，虽想自己休养生息，可不会阻止道宗的妄为；儒宗一向自以为正义，从不惜他人和自己的牺牲，大概也不会置身事外；法宗就不一定了，或许会守中立吧！”

“那就是一定会打罗！”“魔教初入玉龙，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声威来，没有可能避战，但这一战关乎他们是否能在玉龙武林立足，所以绝不会跟全部门派展开激斗，有可能会以某些特别门派为第一波下手对象。这一次会去的时候大概没事，回来的时候却很有危险。”

“那我也要去。”“姊姊不行。如果派内闹了空城，魔教没道理不对我们下手，毕竟天龙派的位置在四宗地域交界，战略位置重要，所以姊姊非得留下来不可。”

“姊姊知道你怜惜姊姊，可是我担心……”“不用担心，我会好好回来的。”

果然像林美妍想的一样，群集在大殿中的门人一听到紫云所宣布的消息，立时便是群情沸腾，私下纷扰不断。

“徒儿谨遵师命。”洪林只有这么一句话。“我不服！”赤云子吼了出来：“他的武功不一定能威服众人，我建议就在殿中比武，以武功高的人为掌门。”谁都知道他是为自己的徒弟叶翔云打算，但并没有人出来反驳，对太过年轻的西门洪林出掌掌门大权，反感要比赞成者多得多，而且这两天在门徒之中也流传着小道消息。洪林的身世一直是个谜，他于十岁时入门，那时的他是个孤儿，在山下流浪时被找到的，有人说紫云一意栽培他的原因是，他是紫云子在外面的私生子，但没有人敢在掌门前说这种话。

第五百二十五章

“多谢师兄。”“再二十来天就是玉龙山大会了，我想请问新任掌门人，对这次大会的发展有什么看法？”青云子也说了话。如果武功上不行，就只能比见识了，只要洪林应对不佳，以后凌云的机会还很大。

“应该不会在会场上就打起来，”洪林平常笑咪咪的表情完全消失不见，取代的是一切尽握掌中的自信笑容，他分析了四宗可能对外的态度，说明这一战是不能避免的，其论理之清楚明白，连青云也是暗暗点头。

“我就此卸下了掌门的担子，这一次就由你去了，洪林。千万小心啊！”紫云子语重心长，慢慢走了下来，让洪林走到上首。

“这一次由我和翔云师兄去，由大师兄带齐门下二十名弟子为前锋，先上玉龙山准备，二师叔、四师叔和六师姑在山下驻扎，以为接应，而门内一应事务，就请三师叔负责。”

“洪林。”“是！师父。”“你这个布署就叫为师看不懂了。”

晚上，在紫云的房中，师徒俩正交换话题：“怎么把全部的实力都调出去？为师、赤云和白云可不一定挡得住魔教或其他宗派的突袭啊？”

“师父就别逗弟子了。”洪林轻笑：“三师叔和五师叔的为人师父也清楚，师父怎会不知道弟子的想法？”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会散在你身上。”“如果没有事，弟子想告退了。”“你当了掌门，有件事得给我办好。”

“是，师父？”洪林的表情露着狐疑，是什么不能在众人前说的事情呢？

“你六师姑也老大不小了，三十出头却没有嫁出去，难道她想和我们这些老骨头一样入空门吗？那可不成。”紫云子的脸上有着对女儿般的慈祥：“她是你师祖的遗腹女，名义上我是她师兄，实际上我们五个都算是她的伯叔，总不能不让她有个归宿。”

“可是师姑一向眼高于顶，什么人师姑看得上呢？”洪林苦笑，他有着非苦笑不可的理由：“何况如果师姑不想嫁，徒儿总不能用掌门的权力硬押着师姑上花轿吧？”

“这倒是。”紫云子也微微苦笑了出来，垂老的脸上有着自嘲的神情，入道门许久，可没想到还得为了婚姻之事伤脑筋，这种难搅的男女之事偏是非插手不可：“我也知道这是难事，可是我以前交给你的每件事你都好好做了，甚至连你几个师叔都没发觉，把所有功劳都转嫁给你师兄。就算是这件难事你也应该完成的了的，为师是这么想。”

“紫云道长大人！”洪林整整表情，这称呼是当他对师父有所埋怨或纠正时才可能使用的：“这种私事可不是我能处理的。我根本就没立场去跟师姑讲嘛！只有师父自己才行，别人是没有什么资格的。”

“我想也是，”紫云给了他一杯茶，算是提出了这种莫名要求的赔礼：“我只是想你好好地物色对象而已。”

“徒儿知道了。”

当洪林和翔云到太行的时候，凌云正气得脸红红的。“怎么了，师兄？”洪林了解他，这好涵养的大师兄从来不曾有这样怒气勃发的情形，即使是五年前，在道宗受到铁道君几乎可以说是侮辱的要求时，也不曾如此。

“魔教送了信来，说是他们只想跟帝国的代表门派说话，所以四宗明天要决定由谁为代表。铁道君那个混蛋竟然……”

“怎么样？”翔云按着凌云的肩，制止了他的怒气。“他派人来说，要我们天龙派明天站在道宗的后面，摆明了就是把我们当做下属，简直就想吞掉我们！”

“或许他们想趁我们不满的表态时，做为藉口来攻击我们。”翔云测度着，虽然一向话少，但他出口必中。

“我也是这样想，”凌云坐了下来：“掌门人认为呢？”

“诡计只是如此而已，不过倒是蛮有效果的。”洪林淡淡一笑：“果然不愧是「国色天香西王母」，好一块西方玉，好一个玉无瑕，果然是能够统领魔教诸高手的女中英豪，才这么一个小动作，就闹的帝国诸派自相倾轧，连眼前的敌人都忘光了。”

“你是说？”凌云和翔云变了脸色，给洪林这样一提，他们都把握到了魔教的想法。“没错，就是二位师兄所想的。”洪林笑了笑，好让大家的神经安定下来：“在这方面就要*大师兄的游说功力了，得在今晚就说服为首的四宗，不能堕入陷阱。”

“道宗那儿可不好说。”凌云咋舌：“四道君都是妄自尊大而没什么大脑的人物，听不下谏言的。”“不用直接说，”洪林想了想：“由三玄去好了，他们至少要比那四人好交涉些。”“那就交给我吧！”一直发火的凌云终于笑了出来，有这样的人物主持，天龙派的未来并不算艰苦呢！

“有劳大师兄了。”※※※李云龙展开轻功望北疾驰而去，身旁景物向後急逝，全身上下真气流动迅速，不出一个时辰已经奔出近百里之遥。由於李云龙不是按路而走，而只是一个劲儿望北走，因此一路上到没引来注意。直到遇到一个茶棚，他才停下来，喝碗茶。

李云龙道：“小二哥呀！这附近最近的宿头该如何走呀？”小二哥脸上有一丝的诡异表情，说道：“大爷，您是问最近的宿头呀！那就是土龙镇啦！由这儿向东走，……”

李云龙问明了走法，便依言徐徐晃去，一路上还看到不少马车望同一方向而去。李云龙想，这土龙镇还真不小啊，这麽多人往那儿去哩！不过这麽多都是坐马车的倒也奇怪。李云龙一想到这儿倒是提高警觉，开始仔细的观察这些马车。

李云龙接下来又看到不少马车接连驶过去，这些马车都有个特点，就是派头都不小，前後多有奴仆随从，不过都不像是武林中人。还有，这些车子终或浓或淡都飘着不同的花粉香气。难道这些车子都做着女人？李云龙一想到这儿不免升起一股好奇心，於是加快脚步往土龙镇而去。

※※※这土龙镇并不大，大约住着一两百户人家。镇上唯一的客栈——高升客栈却没有如李云龙预期的住满了人，反倒是空空的没啥生意。难道刚才所见的马车都没停在这儿？可是日头已经偏西，照理说不会有人这时候还赶路的，以免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又即使有也不会这麽巧有这麽多人都这般急呀。

李云龙要了间客房後，便出去逛了一圈，这个小小的镇不一会儿也就看遍了，可是李云龙居然找不到任何一部刚才所见的马车。李云龙回到客栈便问掌柜的，说道：“掌柜的，请问你下午的时候有没有很多马车经过这儿呢？”

掌柜的说：“有呀！大概有一二十部吧。您是奇怪为何现在一部也没有吧！”说完还暧昧的一笑。李云龙说道：“是呀！怎麽这些人都这

麽急着赶路啊？”

掌柜的笑道：“哪里是赶路呀！他们全是去镇外五里的罗汉寺啦。”说完，又是暧昧的一笑，跟着说道：“这些天这罗汉寺可热闹啦！听说那边的罗汉显灵啦！嘿嘿……”李云龙问道：“显灵？”

“是呀！听说那边的十八罗汉显灵了，那些马车的人都是去求子的。”“求子？这显灵……跟求子有啥关系呀？”李云龙可迷糊了。“嘿嘿……听说那边的罗汉到晚上会伸出那玩意儿。”掌柜的用手指指胯下：“还会让求子的妇女求子得子哪！”

“这些天闻声而来的人可多啦，不过听说真正获得罗汉垂爱的，只有少数几个长得不错的妇女喔。”小二凑过来说。掌柜的道：“是呀！不过我今天听说有些捐大笔香油钱的，也获得「神根」的关爱喔！嘿嘿……我看那间罗汉寺的和尚可不愁没饭吃了。”

小二道：“是呀！前年还有两个和尚在冬至的时候被冻死了，连吃都常常吃不饱哩。”李云龙听到这些话，心里好奇，决定晚上去一探究竟。跟掌柜的又聊了一会儿便回房去了。

夜色很快就便黑了，小镇上的人也都一一关门睡觉了。李云龙推开窗子，纵身往罗汉寺而去。不一会儿便看到灯火通明的罗汉寺。

罗汉寺对这小地方而言是一间相当大的寺庙，里面供奉的是十八罗汉，个个罗汉都比真人还大，而中间的主神是如来佛祖。这间庙的设计，并不如常见的寺庙一般，他其实是一个大宅院，利用中间的大厅摆些佛像充当大殿，而其他的房间就是和尚居住的禅房。

此时的罗汉寺可真是人声鼎沸，一堆车夫奴仆聚在大殿外，火把照得是如同白昼一般。可是大殿的门却是关着，而且殿内黑漆漆的，跟外边的明亮恰成对比。李云龙假装车夫混进人群中，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那些求子的妇女都已经进大殿去了，这些人都在等结果哪。

李云龙心想在外面是查不出什麽的，於是决定想办法进大殿去看看。於是李云龙便慢慢的晃到殿後较暗的角落去了，趁着没人注意，便一跃上了大殿的屋顶。

李云龙揭开屋顶的瓦片往殿内看去，只见殿内各个罗汉像之前都有一个妇人，一个个都低头紧盯着罗汉的胯下，形成一付奇异的景象。

李云龙看得正无聊，东首一名妇人突然爬上罗汉像，摇晃起下半身咿咿啊啊的呻吟起来。众妇人一阵骚动，直嚷嚷：“显灵了！显灵了！罗汉显灵了！……”一众妇人莫不投以钦羡忌妒的眼光，後悔没有选中那尊罗汉像。

第五百二十六章

李云龙这一夜观察下来，原本就不太相信这神佛显灵的他发现了几个疑点。首先是这些石制的佛像都比真人大上许多，而且在每座罗汉像的底下，都有一大块面积和底下的台子相连的；第二点，似乎长的较标致的妇人会先获得垂爱，难道罗汉也会选择分美丑吗？第三点是稍後他待众人离开後偷偷潜入殿内观察神像时发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神像的那话儿的地方都有一个圆圆的隙缝，这隙缝之小肉眼难识。李云龙是以指尖抚摸石像才发现的。

由这几点，李云龙推测，这定是“人”所搞出来的玩意儿，而且是那群和尚所搞把戏的可能性非常高，於是决定次晚再一探究竟。

李云龙回到客栈後，左思右想，始终想不出晚上到底该如何去探查。午饭过後跟小二闲聊，小二说道：“这去罗汉寺的不知都是些什麽样的女人，一个个都包得紧紧的，听说还有寡妇去求子哩！”

众人听到这话一阵哄笑，掌柜的敲小二的脑袋说道：“不知道就别乱说，寡妇求子，要是真求到了那谁当爹呀，没被当不守贞操淹死就不错啦。”

小二不服道：“别说我胡说，就昨儿个，有一个用走的穿着件青绿色衣服的妇人，我看就像是隔壁村那个李寡妇”

众人一阵愕然，掌柜的忙道：“噤声，这事可不能用猜的就算。你再胡言乱语我就送你去见官！”小二兀自嘟哝着：“不说就不说嘛，说什麽见官，吓唬人呀。”自觉无趣便走到店後去了。不过这下李云龙却有了计较，一计自心底升起。

这天掌柜的发落完李云龙的事後也就没事了，早早的便打烊，让小二的先走了。李云龙待天色微暗，正要由窗口出去到罗汉寺，却见院後墙角人影一闪，似乎是掌柜的样子，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李云龙觉得奇怪，於是便偷偷跟着掌柜的後面走。

李云龙一路跟到镇外，掌柜的也不再那麽小心，大步往前而行。李云龙原本以为是自己身分曝光了，而掌柜的是天魔宫的人，正要找人来对付他。可是现在觉得并不是这麽一回事，天魔根再不济事也不

会派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来监视自己吧！更何况自己也才刚从太极门出来，决不会有人知道自己的身分的。

正想不跟了，前方已然出现一盏灯光，掌柜的在那灯前停下来，左右看看确定没人看见便一闪而入。李云龙想，都跟到地头了就看看他搞什麽花样吧！於是翻身进围墙，躲在窗外从窗缝望里面偷看。掌柜的一进到房内，马上就被一个妇人从後头抱住了。

“死鬼，这麽晚才来。”“晚什麽晚，日头才刚下山呢！太早来被瞧见了可就不好了！”“怕什麽？谁不知道我李寡妇是贞烈妇女呀。谁会怀疑我呢？”李云龙暗道：原来她就是李寡妇啊，真不害臊，这模样也敢自称贞烈妇女。

其实李云龙不知道，这李寡妇守寡十馀年，还真受过县老爷表扬过哩！只差还没有贞节牌坊罢了。“我知道没人会怀疑你，只是小心点的好。”掌柜的小声说道。

“今儿个在我那儿当小二的虎子，他就胡诌说看到你去罗汉寺求子哩，这种不可能的胡话都说的出来，怎不叫我能不小心一点呢？”“呦～这种事也亏他想的出来，寡妇求子，别笑掉人家大牙了。”

“是呀！我当场就骂他了。不过不管怎麽说，小心点就没错。”李云龙这下可明白了，原来掌柜的跟这李寡妇有一腿呀！难怪白天时他会反应那麽强烈。

“你瞧瞧，这是我托人从扬州带回来的衣服，你喜欢吗？”说着已经从手上的包袱拿出一见红绿参杂的衣服，李云龙实在不敢恭维他的眼光。

俗话说：“红配绿，狗臭屁”，真不知他怎麽选的。果不其然，只听那李寡妇已经在埋怨了：“哎呦！你怎麽挑这种颜色呀，真难看。”“是吗？不好看吗？别怨啦，你知道的，我只喜欢看你没穿衣服的样子呀，穿什麽不都一样。”

两人说着说着就将对方的衣物都除了下来，旁***去办事了。李云龙在外面听得那里寡妇的浪吟，忍不住将窗子戳破偷看。

但见那掌柜努力的在李寡妇的身体里冲撞。李云龙见那李寡妇身材高挑、胸前伟大，在掌柜的用力冲撞下，两颗肉球频频颤跳。

偶然李寡妇转头向着窗子时，便可看出这李寡妇的姿色算是不错的了，三十刚出头的样子，鼻梁挺俏，眼大而勾魂含媚。若仔细看的话，就会发觉她的皮肤非常细致，一点都不像是乡下人粗皮厚茧，而且白晰得很。

掌柜的顶得更急更用力了，小小的木床「吱吱」价响，李寡妇的淫声也愈喊愈大声，在静静的夜中显得分外刺耳。

“喔……哦喔～～啊～～呜……哇！”掌柜的已经泄了！李寡妇也咿咿啊啊几声，似乎也很满足般，不过以李云龙这行家来听就知道这李寡妇没有满足哩！

“喔～～”李寡妇呼出一大口气说道：“你今天好棒喔！”“根本是睁眼说瞎话！”李云龙暗笑道。(手机阅读ＳdXsw.com）

“是吗！我也觉得我今天比较强耶！”掌柜的笑着说。“是啊！我今天好舒服喔！”李寡妇附和的说着，不过脸上的不削却逃不过李云龙的眼睛。

“真的！”掌柜的一脸得意。“真的呀！不过已经不晚了，不然一定要再来一次。”李寡妇有点急。“嗯，是不早了，下次我早点来，来个三连发。”“是喔！你要真能三连发我可真受不住了。”

掌柜的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要走了，可那李寡妇却还是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浑无穿衣的打算。李寡妇道：“你顺手把门关上吧，我可手脚无力了。”掌柜的一听又得意的笑了，说道:“好吧！你休息吧。”掌柜的到门口探了探，见没别人，一闪身将门关上走了。

李云龙正想看完戏该走人了，正要起身，突然听见房内有男人声音传出！这下李云龙可着实吓了一跳，这掌柜的怎能去而复回?

“小浪蹄子，快把腿打开！”那男声说道：“无敌金枪来了！”这声音比掌柜的粗，显然不是掌柜的又回来了。李云龙好奇心再次扬起，又凑到窗口偷看。一个看来像是书生的男人已经趴在李寡妇身上。

“啊～～～～呜……嘘～～”李寡妇的表情显然是舒服透了。原来这李寡妇房里还藏着另一个男人！李云龙当然不知道，这人竟然就是那个曾经表扬李寡妇为贞洁烈女的吴县令了。只是这李寡妇好色偷汉子，淫荡至极已不待言。

原来这吴县令早就跟李寡妇勾搭上了，特别表扬她为贞节妇女，根本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别人注意。而这掌柜的则是他两蓄意安排的棋子，万一有人起疑，他就把掌柜的抓来办。而李寡妇则是乐得爽快，还千感激万感谢这吴县令的大量与体贴，安排掌柜的这个在他不能来时的代用品。只是偶而会发生撞期的事，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吴县令只好先躲开了。

不过李云龙这下明白了，原来这李寡妇先前就跟这野汉子在***做的事，偏巧掌柜的也来寻欢，这汉子才躲了起来。而刚才李寡妇之所以不穿衣服，就是还要跟这汉子再来温存，嫌又穿又脱太慢了，才推说手脚无力。

折腾了这许久，一夜都过了快一半了。李云龙才想起来，今晚本来是要去探罗汉寺，这下来不及了。

正想回去客栈，李云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伸手震开窗格，把刚才掌柜送给李寡妇，还放在窗口下的茶杯上的衣服取走。

第二天，李云龙托言身体不适，早早就躲回房去了，还交代小二不要去吵他。小二服伺完这唯一住店的客人後，便转到前面跟掌柜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天渐渐黑了，客栈前的马路又热闹起来，一辆辆的马车又载着求子的妇女往罗汉寺而去。正和小二聊天的掌柜的忽然停止说话，直着眼盯着刚从门前经过的一辆马车不放，眼中似乎快喷出火来了。小二顺着他的眼神看去，只见到一个穿得红红绿绿的妇女，包着头巾，看不出是啥模样，坐在一辆无顶的简陋马车上，没啥特别的。

一转头，掌柜的铁青着脸已经准备关门了。小二虽然有疑问，却也问不出口。

原来，这是李云龙玩的把戏，故意换上李寡妇的衣服，再大摇大摆的从客栈前过去，还深怕掌柜的不在，没看到，早就交代车夫放慢速度。偷偷瞄到掌柜的样子，确定他看到了以後，这才要车夫一路往罗汉寺而去。李云龙只是一时顽皮，想整整他们，同时又可以混进大殿。至於以後他们要怎麽吵，李云龙可就不担心了。

一路摇摇晃晃的来到罗汉寺，夕阳已经快要西沉，来此求子的女人都已经进入大殿。李云龙遮遮掩掩的往殿内走去，竟然没啥人注意他。因为来此求子的人中，十个倒有九个怕人知晓，人人都遮遮掩掩

的，这倒帮了李云龙一个大忙，轻轻松松的便混入大殿。进到大殿内，跟前夜在屋顶所见没啥不同，一个萝卜一个坑，人人都选定一尊罗汉像守着。殿内静悄悄的，显得气氛有些怪异，因为谁都怕因为出声而被认出来，尤其同为女人，对於三姑六婆的传播能力可是心知肚明，谁敢轻易出声给人认呢。不过，乡下人想事情是想的直了一些，这档子事又有谁敢传呢？谁敢说出去那不就等於告诉别人她也去求子了！又或许有人想到这一层，可是又有谁敢保证哪个白痴不会说溜了嘴呢！

第五百二十七章

李云龙瞧在眼里自然知道，心中暗笑，却也不点破。倒是他恶人先告状，斥喝李云龙道:“喂，你是哪里来的莽汉，怎的乱闯也不敲门，一点规矩也无。”

李云龙道：“喔，我没想到这半夜还有人会在柴房，自然没有敲门了，不知师父深夜在此做什？小的可帮得上忙？”脸上似笑非笑的望着这个淫和尚。“没事别乱闯，我原本就住这里，深夜当然在此了。”

李云龙见这柴房中床椅俱全，他倒没说谎，心想要他说实话倒要点功夫。“咦，师父，你的脚下为何有血迹，师父你杀鸡吗？”“哪……哪有，我……我出家人不吃荤不杀生的，怎可能杀鸡。”

李云龙心中暗笑，道：“没有吗？师父你连裤子都沾了不少血哩，别骗我了。“小和尚一听以为伤处又渗出血来，忙低头一看，李云龙趁机一指点了他的穴道，霎时间小和尚便一动不动，宛如木头。

“喂，这施主你怎的骗我。咦！嗯！怎麽动不了了。施主快帮帮我，我动不了了。”“喔，你被我点了穴动当然动不了啦，你说我帮不帮你呢？”

“施主，你点我穴道作什麽呀！我是和尚没钱的，你放了我吧！”你放心，我不要钱，只要……嘻嘻嘻“李云龙说着说着便去脱小和尚的裤子。”喂！施主，你做什麽，哎呀，别脱！别脱！哎呀……““哇！师父你好伟大喔，居然修道修得要引剑自宫啊！唉呦！不好，我打扰师父自宫了，难怪师父要赶我了。哎呀，害得师父这下割的歪歪斜斜的，糟糕糟糕。不如这样吧！我帮师父代劳好了，小的学过几天功夫，割起来保证整齐漂亮，全天下的太监都比不过你。来来来……“说着说着，就拿起长剑在小和尚***比来划去的。

小和尚苦於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却又不敢出口喊叫引人救援，急得冷汗直冒，只有低声苦苦哀求李云龙。“大侠，大侠，求求你别开玩笑了，我是和尚四大皆空，要自宫来做啥。你这割下去我还有命吗？““当然有命啦！不然哪而来的太监？何况当和尚这“劳石子”要来也无用，割去何妨？也许还有益清修哩！”

至此，小和尚也听出来李云龙根本是撞破了机关，特意来调侃的，忙出言求饶：“大侠饶“命”啊！我知道我做错事了，你饶了我吧！大侠！”“喔！你做错事？做错啥事呀？我看师父引剑自宫是好事呀，哪来的坏事呀。”

“大侠，你别玩我啦！我知道我扮神弄鬼的事被你识破啦！拜托您饶了我吧！”“喔～～承认啦！不好玩啦！晚点承认让我把你阉了才好玩啦。”

他点小和尚的穴道时，知道这和尚并没有武功，不怕他跑了，於是解了他的穴道。小和尚如获大赦，忙重新包扎，穿回裤子。李云龙待他整治完毕才重新问话：“你老实招来，你叫什麽名字？你是怎麽会干起这勾当的？”

“您有所不知啊，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当下一五一十的说出事情的始末。原来这和尚名叫铁蛋，原本是县城里石雕匠的儿子，因家道中落，曾经在春满楼当过龟奴，然而因为天赋异禀，加上後天培养，忍不住常常要偷偷加以发泄。

闯下大祸，因此连夜逃跑了。又怕被人认出，因此便出家当起和尚了。

谁知，投身在这间罗汉寺，却经常三餐不济，且因为来的晚，只能栖身於柴房中。可是天偏有这麽巧，这柴房中有一条密到通往大厅，原本可能只是用来躲避祸事的地道，只是通到厅旁的一处角落，恰巧出口在一个石像之下。而这些石像当初可能是为了方便搬运，中间都挖空了以减经重量。他一从地道出来便进了石像的腹中，发觉没了路的他骂了几句粗口，可是碰巧被那难得一见的香客听去了，当场变成罗汉显灵，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人人皆知。香油钱大增之下，吃好穿好就开始应验了那句「饱暖思淫欲」。

他依照小时跟着父亲所学的巧艺，帮石像挖了个洞，做了根石柱假装石像显灵伸出神根，这下子更轰动了，求子妇女从此络绎不绝。而铁蛋自然就以自己取代石柱显灵了，既满足了自己的淫欲，又可以宣传，香油广进。之後他将地道挖通其他石像，如法炮制，天天过着“性”福的日子。一直到今天，才第一次闹出事来，累得自己命根子受伤。“我也是为了三餐温饱，不得已才一直干这勾当。况且……一“举”两得……”李云龙不想再听他的托词，挥手止住他的话。

第五百二十八章

回到客栈收拾行李便离开了这个小镇。

梅庄，因姓为名庄中大部分为梅氏家族人。离万杭城不足百里。万全楼，梅庄最大的酒楼。李云龙本来不吃东西的，但这时却叫了一壶白干酒和一盘酱肉，不一会伙计送上，他已独自饮了起来。

对方是三人一桌，正面坐的是大汉，神色冷漠，双眼却滑溜溜的到处探看，大汉右面坐的是个约有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物，作江湖装，紧身密扣背插一口长剑，面色铁青，显出几分阴险狠毒，他对面是个二十出头的豪华公子，气派十足，大有目空一切之势，人倒是长得相貌不凡，但有傲气凌人之势。这时他举起酒杯向对面青年豪声道："屠兄，一年不见了，你由哪儿来，咱敬你一杯。"

对面青年举杯道："我敬千手大哥一杯！"他们饮了一满杯之后，豪华青年又替大家倒满，接口道："这条路上最近出了一个神秘的女人。碰到她的男人不知不觉就死了！"姓屠的竟是面色大变，猛跳起道："呀！我知道她是谁，她叫如月公主！"

大汉轻咳了一声偷偷的指向门口。门口正站着一名绝色少女，年纪不会超过二八芳龄，，那端庄清丽的高贵风华，又是另一种境界，给人的感受大是不同。三人面色一变低下头闷声吃起饭来。绝色少女找了个位子静静的坐了下来，要了几样小菜慢慢的吃着。

李云龙吃完后静静的向门口走去。谁知黄影一晃。绝色少女已拦住了去路。只见绝色少女走近李云龙，在李云龙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便快步奔去。转身道："要想保密的话就跟我来！"

李云龙浑身一震紧步跟去。

山脚，"你怎么知道的？"李云龙厉声道。"要杀人灭口？小王爷。"绝色少女轻笑道。"哈哈！那我们来亲近亲近。"说完右手向绝色少女左手手腕扣去。"小心！我可是碰不得的！"

绝色少女不但不避反而迎上前去。玉掌翻飞，冷香扑面，左手"飞龙探爪"，直攻面部，右手"单掌摧峰"，同时，左脚竟用"巧踩天桥"，轻轻往胫骨就点，一身轻灵，三招并发，拳攻脚踩，李云龙立把全身往下微坐，右手"金丝缠腕"，左掌"金鸡啄米"，同时把右脚一提一勾

一挂，这一来，四手相交，两脚相缠，两人几乎胸口相叠，异性香味，都钻进了对方鼻子里，双方蓦觉心神一荡，骤然间乍分还合，“咦？原来是贞女神功！贞女神功只对心邪者有作用对心正者无效。”李云龙沉声道说完转身走去。“终于找到了他！”绝色少女双目凝视着帅李云龙的背影喃喃的道。“小王爷留步！小女子有一事相求。”绝色少女高声道。

李云龙停下脚步回首望着李云龙默不做声。

※※※万杭城城内的一座庄园内。西阁房间一切陈列，可以说富比王侯，往里*壁，摆着一张红漆梨木床，苏锦绿绸被、淡红毯、鸳鸯绣枕，看得使人眼花缭乱，右端，陈列着一具梳妆台，珊瑚镜，碧玉盒，被屋当中悬挂的银灯一照映，但觉光华闪烁，满室生辉！梳妆台前正坐着那位绝色少女，她一身宫装业已脱去，仅披着一幅碧罗纱衣，肌肤微露，春趣盎然，头上风鬓业已打开，长发都披在肩上，身旁坐着一个白发少年正替绝色少女把脉。少年皱了皱眉头沉思一会急点绝色少女穴道。手抱少女盘腿坐在床上……

只见全身赤裸的帅李云龙及绝色少女面面相对，胸腹紧贴的搂坐一团。跨坐帅李云龙双腿上的绝色少女，微张的小嘴内，竟缓缓溢出一股寒雾，被吸入李云龙腹内。寒雾慢慢散去帅李云龙搂着绝色少女慢慢的倒下去。

“星妹！你体内的寒气已经化去了。”李云龙一边抚摩着绝色少女***一边道。“少爷！妹子今天就把身子交给你了。妹子是第一次你要怜惜。”赵幕影颤声道。

李云龙从嘴唇吻到脸颊，再顺着脖子吻着挺耸的双峰，偶尔还轻轻的啮咬，逗得赵幕影浑身颤软，低喘**。

桂园。李云龙辞别暗星后匆匆赶来。

天井中，站着两个面罩白纱，白帕包头，白衣白褂垂地的纤小人影，手中各提一盏没有光的白色纱灯，面向他一动不动，右面少女道：“小婢凤十八，奉大姐之命，请主人赴石室一会。”

“在前领路。”“石室奇险，主人请小心，随婢子足迹移动，不可乱踩。”她嫣然一笑。走出左侧洞门，不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假山，看去似被荒草所淹没，象座奇形石堆而已。

到了假山前，突然“卡拉”一声，黑色的一扇磊石形石门，突向内徐徐退去，现出一座向下延伸的石级，可容两人并肩走下。两女将中手纱灯点燃，绿色的光焰令人心悸，发出绿色的光芒。这是一座天然石洞改造的巨大地下室，千门万户，信道密如蛛网，也不知有多少层次。地行复行行，左折右弯，似久下降百余级之多，逐渐出现森森寒气，阴风振衣。两女手提纱灯，莲步轻摇目不旁视在前引路。

这是一条信道，宽有一丈，长约十二丈，中悬六盏琉璃巨灯，发出耀目银光。壁间漆以银粉光芒益盛。

甬道尽头，是两扇闭上的银色门扉，甬道两旁，每隔一丈站立着一个肌臂如玉的裸体美女，或旋身，或仰首，或媚笑，或作拥抱状；二十四个美女，每一个姿势都不同。李云龙中骇然，忖道：“这是玉美人，个个栩栩如生，面部表情和嗣体线倏无不神似，巧夺天工，显然出自名匠之手，每一具皆价值连城；令人难以置信，由这石洞的布局看来，这里二十四具玉美人的丰腴嗣体中，猜出是唐代人物，自闲之后，风气大变，对女人的爱好过于娇小玲珑，于唐代丰删娜大是不同。

里面响起一声荡人心魄的娇笑声，正前方三丈余右窒上现出一线粉红色的光芒，愈来愈宽，银色门扉正向两侧缓慢移动。富丽堂皇的客厅，锈榻上斜躺着一个绝色佳人。

眉目如画，莹颅胜雪，披着一袭蝉翼似的轻纱罩袍，等于没穿，罩袍内，一件仅能托住乳峰的肚衣，一条勉可遮羞的中衣，凹起处如奇峰怒突，窄小处不胜一握，玲咙透凹令人心荡神摇，那白王凝脂似的粉弯雪股，足可令道学先生叩头如捣蒜也自称心如愿。她托腮斜躺，粉腿一曲一直，形成最优美的画面，锈榻前地毯上，分倚着两个娥媚俏甜的宫装少女，其中之一就是引李云龙人翁的凤十八，她正美眸流波向李云龙笑注。

左侧一张白玉花几上，摆着一盆盛开的白玉白兰花，花儿四周，有六名曲线玲瑰，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半裸少女，同样的只穿肚衣和短中衣，外面罩着蝉纱，她们正相偶相倚互相窃窃私语，半卧半坐，玉腿横阵。右侧是一座琴台，古色古香，金倪小炉中升起袅袅冷香琴台上，是一具白玉为座的玉筝。

琴台前盘坐着一名肃容凝注玉筝的绝色少女，年纪不会超过二八芳龄，罗衣赛雪，穿戴整齐，由于她专心审视着玉筝，端庄清丽的高贵风华给人的感受大是不同。

“少爷请坐。贱妾有失远迎，还望赎罪。”凤一缓慢将那令人心荡的粉腿伸下绣榻，凤十八两女赶忙起身，左右掺住她一双皓腕站起。“小一好久不见。”李云龙抱拳道。“少爷是个风流人。今天就不必这样。”凤一脆声道。“这位是暗月。”凤一手指凝注玉筝的绝色少女道。“暗月见过少主。”绝色少女道。“暗月好久不见。”李云龙抱拳道。凤一一挥素手，转眼间客厅只剩下暗月她们三人。……

密谈过后，李云龙由凤一立身处是一座看台，中间有一张雕龙画凤的卧榻，榻上窟有香喷喷的粉色丝绒褥，榻的四角柱头，嵌有四双白玉雕成的男女，每双都高有一尺，正在作姿势不同的交合，令人看了心弦为之颤动，欲火骤升。

前面三尺是白玉栏杆，下面是不见底的黑窟，不知到底有多深，对面十一二丈外，是一座宽大的圆形石台，三面以五彩缤纷的绣慢围住，下面铺着玉色绒毯。十六盏耀目宫灯，将四周照得如山白昼。

凤一的声音倏又袅袅传来：“请君一观急转之舞，这是九百余年前，北齐亡国美人冯小怀在皇宫中留下的手拄，特请君一赏，这种舞，断送了北齐甘八年的短命江山。”(手机阅读ＳdxＳw．com)

说完，接着是一阵娇笑。琴音又现，中间并有古筝合奏。绣馒下舞出一双身披蝉纱的美女，除了那仅可称为纱中的蝉纱外，竟然是一丝不挂，在粉红色的强光下，那一身玲珑透凸的曲线。随着琴筝合奏的节折，两女抬腿摆臂，玉手挥中，以单足或双足支地，高翅粉腿不住交叉急转，时急时慢，以乐音决定徐痴，那最神秘之处，时隐时现，令人血喷脉张，不克自持。

李云龙只觉心中略动，但瞬即平静。

乐音又变，绣慢下又舞出两名最为丰满，双峰怒突，柳腰一握，浑身晶洁如玉的裸女。“这是天魔艳舞，来自西域，大蒙古靴子宫廷之中，边垂红教喇嘛之庙，这种最为时兴与乐极妙极，请君大开眼界，假如阁下有兴，特乎你来！”

响着一阵珠走玉盘的琵琶鸣奏，丝丝扣人心弦；接着小鼓冬冬，金锣振荡，各种乐器响彻行云，音符跳动中情调一变，令人间之奋然

与现，血脉喷张。绣慢中轻快地舞出十六名身披轻纱的裸体美女，随着乐声舞出诱人犯罪的亵荡舞姿，百般作态，不堪入目。帅李云龙呼吸渐渐粗重，荡气遇肠的音乐，激发原始本能的画面，帅李云龙搂着凤一慢慢的倒下去。

第五百二十九章

※※※李云龙赶回朴树湾，已是十二月二十日了，距离重九之会，只有八天时间，贾老夫子早已在中秋前一天走了。现在留在朴树湾茅舍中的，只有欧一峰和五位女将，那是李云龙的未婚妻子司马琼、沈若华、白秋云、舒秋霜、秦畹凤。大家因会期逐渐接近，盼望着李云龙早日回来，就好动身了。

李云龙刚跨进门，四位姑娘已经簇拥着挺着肚子的司马琼走出。秦畹凤抢先道："好啦，大哥回来啦，现在四姐不用日也盼，夜也盼了。"

司马琼红晕着脸道："难道你不在盼望？"秦畹凤咭的笑道："那可不同呀，我盼望的是大哥，你盼望的是……是……"小姑娘也红了脸，一时可说不出口来。沈若华道："五妹就是口没遮拦，李大哥刚回来，我们该听听他的此行经过才对。"

白秋云道："对了，李大哥，老夫子到底要你去了那里呢？"李云龙道："老夫子没告诉你么？"舒秋霜道："我们问他老人家，他就不肯说，说什么天机不可泄漏。"

正说之间，欧一峰已经从里面走出，含笑道："李老弟这一趟辛苦了。"李云龙上前见了礼，大家就在堂屋中围着李云龙坐下。秦畹凤道："李大哥，你快说呢，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嘛？"李云龙就把此行经过向欧一峰作了详细的报告。

欧一峰点头道："这三位既已答应届时赴会，李老弟这一趟总算圆满完成任务，没有白跑了。"

秦畹凤道："老夫子请了太极、华山两派的掌门人，怎么不请静光的方丈呢？要去请一个疯和尚来？"

欧—峰道："你莫小觑了风大师，他还是静光寺当今方丈的师叔，除了人有些疯疯癫癫，若论武功，可以说是静光寺第一高手呢。"说到这里，沉吟道："如依商掌门人的推论，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个老魔头真如应斗姆之邀，或是先已有了勾结，咱们这一仗，胜负之数，还很难说呢。"

李云龙在华山之时，曾听商子畏提起过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个老魔头，因自己和商掌门人初次见面，不好多问，此时又听欧一峰说起，忍不住问道："欧老前辈，这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个老魔头，有这么厉害么？"

秦畹凤道："是啊，难道老夫子也怕了他们不成？"欧一峰笑道："贾老人家功参造化，自然不会怕了他们，但他老人家在那时，绝不会自己出手，所以只好另外约人助拳了。"

白秋云道："老夫子怎么会知道斗姆约了天山三怪和五个老魔头呢？"

欧一峰一手捋须，笑道："凭斗姆—个魔道中人，那敢公然和贾老人家订下大会？这不是说她有了坚硬的后台吗？当今之世，左道旁门中老一辈兴风作浪的人，多已经凋零殆尽，剩下来的也廖寥可数，只有天山三怪，昔年败在飞讪一剑手下，心有不甘，五行山五个老魔头也不甘寂寞，只有他们才会和斗姆沆瀣一气，老夫子要李老弟去走一趟，就是为这几个老魔头先作预备而已。"

秦畹凤道："欧前辈，你还没说这几个老魔头有怎么厉害呢。"欧—峰道："天山三怪，在四十年前，来到帝国，曾先后找上静光寺和太极山，非要和两派掌门人一较胜负，但少林、太极是出家之人，不愿和他们结怨，婉言辞谢了。"

舒秋霜道："他们肯甘休么？"

"当然不肯。"欧一峰笑了笑道："只是那是姜老人家已经不问江湖是非了，武林中几乎没有人能和他们三人抗衡，但贾老夫子是个热心的人，他要人送了封信给静光、太极的掌门人，就说静光、太极不过是一个武术门派，真正高手，要数王西神，他们要想切磋武学，可去找他……"

李云龙听得心中一动，暗道：父亲传给自己飞讪一剑的时候，曾说这招剑法是一位知友传的，这位知友，已经作古，但这招剑法，不可没有传人，莫非就是王西神？舒秋霜道："他们是不是去找飞讪一剑呢？"

欧—峰道："因为静光、太极两派都是这样说法，天山三怪自然相信了，终于给他们在杭州孤山找到了飞讪一剑，也被飞讪一剑以一招剑法，削去了三人三根手指，就这样结束了。"

舒秋霜听出兴趣来了，问道："那么五行山五个老魔头呢？"

欧—峰道："那五个老魔头生相怪异，武功之高，似乎还在天山三怪之上，姜老人家要去借紫光、玄武二剑，大概是专门对付他们五人的了。"说到这时，接着笑道："李老弟回来了，老朽就要走了，这几个姑娘，就由李大哥领头，带他们去庐山了。"

李云龙问道："欧前辈不和我们同行么？"欧—峰道："老朽也是奉有姜老人家之命，要去茅山一行。"沈若华道："爹去茅山作甚？"秦畹凤道："天机不可泄漏。"

欧—峰道："老朽此行，倒是没有什么天机，贾老人家要我顺道去找木吾道人，大会，自然少不了木吾道人。"李云龙道："贾老人家好像把这一会，看得十分严重。"

欧—峰笑道："事实上就十分严重，你们想想着，连贾老人家的大名，都压不住人家，居然还敢跟他老人家订下这聚会，若是没有几分把握，斗姆敢如此狂妄？只有你们几个初生之犊，才觉得热闹。"

沈若华道："爹几时动身呢？""说走就走。"欧一峰含笑道："饭后为父就要走了。"

沈若华「啊」了一声道："我们只顾说话，还没做饭呢！三妹、五妹，你们快跟我进去帮忙。"三妹是舒秋霜，五妹是秦畹凤。

司马琼站起身道："我也去。"沈若华道："四妹，你还是坐着吧。"

秦畹凤没待她开口，咭的笑出声来，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四姐，你不是天天盼望着李大哥么，小别胜新婚，你还是陪他聊聊吧。"司马琼红上梨腮，轻啐了一声。

白秋云道："还是我去。"秦畹凤道："二姐，你是我们中间的男人，一天到晚上，扮着读书相公，叫你去烧饭，不把饭烧焦了才怪。"说着，和沈若华、舒秋霜匆匆往里奔去。

白秋云笑道："不会做饭，也有好处，她们就不要我去帮忙了。"李云龙问道："欧前辈，我们到了庐山，到什么地方会齐呢？"

欧一峰道："贾老夫子说过，你们找到五老峰，那里有一个海会寺，在海会寺不远，还有一个小庙，叫做看山庙，你们到看山庙去，

就会有人招待的了。”李云龙点点头，又问道：“贾老夫子还有什么交代么？”

欧—峰道：“有，你们住进看山庙，不到那日，不准出庙门一步，就是有人觑伺，寻事，都不用管，就是说，不到那日，不论遇上什么事，都不准出手。”

难道在大会前会发生什么事不成？不过在表面上李云龙还是道：“晚辈记下了。”白秋云这时问道：“人家找上我们，我们也不准还手么？”

欧—峰道：“贾老人家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不过真要有人找上你们，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出手，就不出手。”不多一回，舒秋霜、秦畹凤陆续端上菜来。

司马琼站起身，拿起碗筷，在桌上摆好，沈若华又端着一锅汤走出。大家就依次入座，用过午饭。欧一峰道：“老朽得走了，李老弟，你们明天也该动身了。”李云龙应了声：“是。”

欧一峰看了几位姑娘一眼，说道：“还有你们几个，都已换了男装，只有司马姑娘还是一身女装，明天动身之时，最好也改装上男装，路上可以方便许多。”他不好说司马琼是文慧芸门下，若是给文慧芸遇上，岂肯放过了她？所以要她换上男装，免得被人识破，几位姑娘都应着「是」。

欧一峰又道：“你们最好由李老弟先去雇好一辆车子，你们赶去大路，就好上车，不要牲口代步，总之，行藏隐秘为是，在大会之前，不要让对方得知虚实。”他不厌其烦的嘱咐，就是不放心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在路上惹事。(手机阅读ｓＤｘＳw.com)

李云龙心道：自己走江湖几个月了还是第一听见一个男人这么婆婆妈妈，忙着道：“欧前辈只管放心，我们不会惹事的。”欧一峰捋须笑道：“如此就好。”飘然出门而去。

秦畹凤笑道：“欧前辈把我们都看成了小孩，好像很不放心呢。”舒秋霜道：“是呀，咱们现在一起有六个人，还怕谁来？”

李云龙道：“听欧前辈口气，这次五老峰之会，关系重大，对方一定约请了不少高手，咱们自以小心为是。”白秋云看了看李云龙，笑道：“大哥怎么胆子也小起来了？”

李云龙笑道："贤弟没听说过江湖越跑越老，胆子越跑越小吗？"白秋云嗤的轻笑道："大哥也算老江湖么？你在江湖上，出道比我还迟呢。"也对，现在李云龙行走江湖加起来不到一没，自然不能和白秋云相比。

李云龙笑道："那就算贤弟老江湖好了。"秦畹凤叫道："二姐，你过来呀，明天一早要动身了，我们也去收拾收拾呢。"说着，朝她眨眨眼睛。

白秋云「哦」了一声，会意过来，站起身道："对，对，我们自该去收拾了。"四位姑娘都一阵风似的回房去了。秦畹凤回头道："李大哥，你们也该回房去收拾收拾了，天晨渐渐短啦，一回工夫天就黑了呢。"

堂屋里只乘下李云龙夫妇两人，司马琼红着脸幽幽的道："你去房里歇一会吧。"

入夜，却是秦畹凤来陪李云龙。只见秦畹凤正躺在床上，一条雪白的长腿在李云龙的肩膀上正用力的伸直，五个粉红的小脚趾用力的弯着，双腿大大的张开着，两个雪白的***左右上下的摇晃。李云龙趴在她身上，屁股正一上一下着，而秦畹凤则淫荡的配合着李云龙，上下挺着屁股，口中不停地淫叫着……

秦畹凤的双腿夹在李云龙的腰上，也不停的喘息着……

※※※这天一早在玉龙山上，玉龙帝国武林有名的各门派都派了代表出席，东一团、西一团的讨论着今日的行止。在昨晚，朱凌云拚命的游说总算有了代价，诸门诸派好不容易免于在大敌当前的当儿，陷入自相残杀、堕入敌计的苦境。道宗的四道君中来了两个，金道君和铁道君都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看来被后辈点醒的他们，不知是为了不能夺得武林之牛耳、还是为了中了计而生气；佛宗的掌教－－灵齐大师，一直在蓬下打坐，彷佛对身外事一点都不动于心；儒宗的孔敦铭和法宗的韩仲坐在不同的两边，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大家都知道，儒宗和法宗的地域都在京师一带，其势力随着王朝的选择而起落，一直都明争暗斗着，大至王朝的政策，小至地方官吏的派任，两派都会插上一脚。不属于四宗的门派，就在一旁交换着情报，试图在这难明的情况之下，讨论出一条明路来。

“本来是约了辰时的，怎么还没来？”这样的问句在四周此起彼落，不断响着。终于，远远的地方看到了魔教的标志，一个文士般的中年人走了进来，看似走得不快，但很快就进了诸派中央。而大队人马则在数十丈外的远处停了下来。

“在下是魔教中的小小管事，不知道东方武林的代表门派选出来了没有？是否已备好和我教之会？”他作了个四方揖，但语意中却有着盖也盖不住的傲气。魔教人物是西城宗主，一向自视为大，将中原贬为东方之边鄙，彼此间都轻视对方。

“我玉龙没有代表门派，所有这儿的人都是代表，叫你们教主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道宗中的黄龙子大叫着。

“若是没有代表门派，叫我家教主如何向东方武林宣言呢？”“做戏就省省吧！”一直沉默着的洪林排众而出：“所谓的方便向玉龙武林宣言，只是你们制造中原内乱的奸计，想让玉龙各派为了为首之名而起内战。这种小家子气的计谋，不足入大雅之堂。如果贵教不想对这里的诸大门派宣言，就闭上嘴回去吧！没人想让你们方便行事。”后面的几句话他加大了声音，好让魔教的人都听得到。

洪林的挑拨有了回应，魔教之中，一个特别华丽的大轿缓缓移了过来，从其他魔教中人跟随着前进时，那虔诚的神态，就可知轿中人在魔教中的地位。

“不知这位公子是哪一派的高人？”轿中人的声音柔美动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令人忍不住想看看轿中人的风采仪容。“是玉无瑕玉教主么？”洪林施了一礼，话声极为温和。

“正是本座。”“在下西门洪林，新掌天龙派。”“能识破本座心计，公子果然不凡。”“承赞了。倒不知教主有何苦衷？”

“苦衷？”轿中人显然不太清楚洪林话中的意义。凌云和翔云对望一眼，耸了耸肩，知道洪林这先发夺人的技巧再次成功。

“若无苦衷，教主又何必深藏轿内？眼下玉龙诸门久候于此，教主却高坐轿中，未免太过无礼。若有不能见人的苦衷，便请明示，我玉龙人豁达大度，谅可原宥。”玉龙诸人听他这样讥讽，有些人已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无礼！”轿外两个相貌堂堂的中年人一起怒喝，但并没有立时出手。两人面目相似，看来是兄弟。

“退下！”轿中人淡淡一笑：“本座因私事立誓，在尚未寻得某人之前，不以真面目示人，还请见谅。若有不容，本座也只好得罪了。”

“倒不知教主如何得罪？”洪林也知道四宗之主为了被他抢去了发言权，一直瞪着他，但现在他得全心面对魔教之主的压力。不知为了什么，从轿中传来的压力使洪林不得不心存戒备，看来这魔教教主玉无瑕果然不是简单人物，尚未出手就叫人喘不过气来。

“天山双鹞，向西门公子请教几招吧！”微微皱了眉头，凌云和翔云跃进旋云左右。天山双鹞名震域外，是一等一的高手，虽因不常入关，在中原所知者不多，但有见识之士都知他们的不好惹。

“两位是车轮战呢，或是一起上？”洪林伸开双手，阻住了凌云和翔云的前进。“不论敌人多少，我兄弟俩向来齐上。”“也好，那就让在下会会域外的英豪。两位师兄请为在下掠阵，随时准备出手。”

“公子想以三人打两人？”轿中人的声音中有着娇娇的嘲弄。“天山的两位高手名震江湖，在下不过后进，不敢平手相斗，那未免无礼托大了。”

天山双鹞的攻势一直不能取胜，因为洪林三人巧妙的移动，让他们一直腹背受敌，一招都递不出去。而洪林等人也一直未出手，只是转着圈。外行人看来似是双方都未出全力，却不知这是最强力最危险的交手，只要有一点错误，胜败立分，生死便定，毫无转寰之馀地。在场的高手不少，好些人光看已是额上见汗，心下惴惴，光是轿旁随便两人出手已是厉害若此，魔教的实力实远超想像之外。

天山双鹞对视了一眼，这是魔教入玉龙的第一次出手，开拔前教主就有所谕示，此仗事关重大，出手一定要慎重，但一旦动上了手，就绝不能空手而归，两人心意相通，不惜有损真元，使出了天山门下最强猛无伦的一式——天地归心，逼的三人非得硬挡不可。凌云和翔云双双被逼退了好几步，洪林的胸口衣服被开了一道口子，掉了一块玉佩出来，但占了优势的双鹞也不好过，忍着才没有当场呕血，没能再进招逼杀。

“住手！”轿中人尖叫一声。本来她的声音都是那么的动听，没有一丝烟火气，但这一声中却包含着惊讶和激动。洪林慢慢上前，拾回了玉佩，凌云也冲了过来，翔云则站在身前守护。

“掌门师弟没事吧？”没事。不知教主为何见玉失惊？“没有回应，一切是那么突然，丝制的轿帘来不及飘飞，被轿中人冲破了，玉无瑕一只白皙的纤手抓向那玉佩，姿态之美犹如奔月的嫦娥。洪林推开了凌云，身子飘飞了出去，在空中回翔，玉无瑕连续三、四抓都没有得手。旁边不只是魔教中人，连中原武林众人都忍不住叫好，两人这一抓一退间，轻如拂柳，柔如流水，一丝霸气也无，都显出了轻功上极高超的修为，令人看得是心旷神怡。玉无瑕轻盈的娇躯飘回了轿前。她脸上着纱巾，看不出国色天香，但身段裹在随风飘飘的淡蓝纱衣中，轻盈娇美、曲线玲珑的身材却是大家有目共睹，微微的起伏使她身段更加诱人，果然不愧国色天香，西方第一美女，玉无瑕之名。

“不知公子从何处得来这玉佩？”她的声音发着颤，彷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下本是孤儿，这玉佩是在下幼时随身之物。”“没错。”玉无瑕缓缓步上，从怀中取出一块玉佩，纤手轻移，慢慢伸了过来。这一次洪林没有躲，他伸了手去，让两块玉接在一起，刚好密合着，成了一块整个的玉佩。

“你身上……在胸前有一块圆形的红疤，大概这么大。”玉无瑕比了一比，“是不是？你右胁有一颗黑痣，鼓鼓的？”谁都看得出她的紧张，蓝色的纱衣急速的起伏着。凌云和翔云都愣在当场，他们同门十多年，的确洪林身上有这些标志，但玉无瑕如何得知？

“不错。玉教主……玉夫人如果知道在下父母之事，便请赐告；若是不愿的话……也就罢了。”凌云扶着他，感到这师弟的身体正颤抖着，紧张和畏惧等种种的感情正占据着他。“你今年二十二了，是不是？我……我好久不见的孩子。”洪林呆立着，好久才摆开了凌云的手：“原来……是这样。”

“一直没有照顾你，你……你是否怪我？”玉无瑕颤抖的手揭下了面纱，明艳胜雪、文雅秀逸的脸上有着两行泪，但仍无损其清丽娇美。她的美和林美妍的冷艳如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林美妍是冬季凝雪般的仙子，那玉无瑕便是初春孕育万物的精灵，就像西王母的传说一般，玉无瑕的确有着母性的风范。做为洪林的母亲，至少也该有四十来岁，但玉无瑕那白净而毫无瑕疵的脸上，仍有着温柔少女的神采，丝毫没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她缓步走了上来，手掌按上了洪林的肩。

第五百三十章

拭泪之后，玉无瑕镇定了些："二十二年了，没想到你竟成了一派之主。回来吧！让娘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就让天龙派和我教联合；或者你就把天龙交给师兄弟们，自己回来，让娘能补偿你。"

"不行的，娘亲。"洪林慢慢退后，移到翔云等人的身边："天龙是我走的路，请恕孩儿不孝，但西方之教不适合我。"

"如果我灭了天龙呢？"玉无瑕声音转冷："是否你仍不回来？好好地想清楚吧，我儿！只要你回来，我教保证不碰天龙一下；如果你决定不回到娘身边，那娘只有和你……和你一战。何况东方是不可能容得下我土中人的，你好好想想吧！"

"凌云、翔云两位师兄，兹事体大，说说看你们的想法吧！告诉洪林该怎么做。""随你想吧！"翔云淡淡一笑。"唯掌门之命是从。"凌云也表了态。"两个人都不想负责，是吧？"洪林笑了笑，转向玉无瑕："天龙派随时等着西方之教光临。如果天龙派幸得不灭，洪林每年会找个时间上凌天崖一趟，以尽人子孝思。我们走吧！"

"把事情说清楚总是好事一椿，"玉无瑕淡淡一笑，连玉龙武林诸派的代表都看呆了，"天龙派不灭，我教绝不掌玉龙霸权！诸位好好记得吧！"也不见她宛如风吹得起、娇秀苗条的娇躯如何动作，玉无瑕已轻移莲步，回到了轿内。

两派退得那么突然，完全不把其他派门的反应放在眼内。让凌云面对诸派的问题，翔云和洪林很快的下了山，和山下的青云子、金云子和林美妍会合。

"你真是那玉无瑕的孩子吗？"青云问了，脸上罩着浓浓的一片阴霾。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天龙派将面对玉龙诸派诸宗的压力。天龙派的位置在四宗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老早就受到道宗的觊觎，一向的外交都是以息事宁人为主，并不愿惹上不可解的仇怨。

"看来没错。"洪林垂着头，双眼闭着，像是在考虑着什么。"你……好自为之吧！"青云子叹了一口气。

"等回到天龙，对这事我自有处置。"洪林睁开眼："二师叔，现下所有战力暂由您带领，慢慢地回来，当心其他宗派的伏击。翔云师兄

也留下来，我先回山上去，向师父请教处理方式。”□□“掌门孤身一人吗？”林美妍插了进来：“玉无瑕的目标就在掌门身上，如果说有可能在半路对我们动手，那掌门孤独一人上路未免太过危险，不如我陪着掌门吧？”“我也去。”翔云走了上来。

“师姑的顾虑很是。那就请师姑和我同去吧！这一仗师兄就留下来，等会合大师兄再一起过来。只要你们还保存着，其他门派要动手也有顾忌。”“师弟。”翔云炯炯的目光和洪林交会。洪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众人之中只有翔云知道他的意思。

“那我们就先走了。”“她真的是你母亲吗，旋弟？”走在天龙上山的小径，美妍从冷艳的美女转成了两人相处时那娇痴的女孩。“应该是没错。”洪林搂着美妍的纤腰。

“那你想怎么办？真的要兵戎相见？”林美妍有些不安的问道。言谈间那一张一合的樱唇令人真想一亲芳泽，肌肤雪白细嫩，她凹凸玲珑的身材，被紧紧包裹在早上洪林动过的那条开了很高岔的黑色的低胸衣装内，露出大半的***，浑圆而饱满的***挤出一道***，被洪林亲过的胸部被她那丰满的***顶了起来，纤纤柳腰，裙下一双穿着黑色长丝袜的迷人、匀称而又修长的玉腿从裙子的开岔露了出来，大腿根都依晰可见，丽洁白圆润的粉臂，成熟、艳丽，充满着**风韵的妩媚，比想象的还要美几百倍。

“不这样也不行了。”洪林有些不知所措的说道。“我……我也能体会玉无瑕的心情，”美妍的眼泪慢慢滑了下来：“如果我能为你生孩子，我也会想要把他留在身边。可是我不能够，做个母亲要对决自己的孩子是很心痛的。”

“就像姊姊打下胎儿时的心情一样吗？是吗？”“嗯。”“对不起，姊姊。”洪林轻轻拭去美妍的泪：“如果为了这事，我不能在天龙立足，姊姊是不是肯随我私奔？”“嗯！”美妍用力点了下头：“只要是你的决定的话，无论天涯海角美妍也随你去。”“谢谢你，姊姊。”“可是我不懂。”美妍贴上了洪林的脸，感到他脸上有着风干的泪痕：“为什么你赶着先回来，还不带翔云？”

“这件事我希望你永远都不懂。”洪林轻轻一笑，但马上又回复了凝重的脸色，从大殿那儿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天龙派的大殿外，紫云子和十来位门徒，正和赤云、白云和几十个魔教的教徒对峙。魔教的带头人是位俊挺的青年，只是肤色太过白皙而无血色，两眼神气不明，显然是个沉溺于酒色之人。

“大师兄，”赤云一阵长笑：“你选的人不知时势，如果他在太行山做了明智的选择，我们何至如此？还来得及，师兄放下武器吧！只要你归顺我教，天龙之主仍然由你担当。”

“你错了，赤云、白云，”紫云子冷冷一笑：“去了玉龙的人都在洪林的领导之下，就算这里覆灭了，天龙的实力仍存在着，随时都可以回来重建。你看看留下的人吧！他们可都是洪林留下的伏兵，洪林早在出发前就已准备好了应对之策。”

赤云闻言一阵踌躇，所有留下的人虽然都穿着弟子服色，可是他却一人也不识，再加上他们在赤云等人进入时，护住紫云的动作是那么熟练，人数虽少，看来却是并不好惹。原来留下的人都是他和白云子的弟子，只要一发动，全都会听听他们的命令，其他人都被带到太行去了，紫云子只剩独身一人，赤云等人一下便可轻松夺得完全的控制权，再来迎击洪林他们，这应该是轻松简单的事，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些伏兵，把一切处置都打乱了。

“那又如何？”那青年一声长笑，显然功力还在白云之上，隐可与赤云子比肩，看来在魔教中也是新一代的高手了：“外援未回，我凌风雁倒想看看你老头一个还有什么戏唱？”

“凌风雁？哼，师弟也愈来愈不长进，竟会跟这家伙联手！”也难怪紫云子震怒。这凌风雁是玉龙西北一带最令人发指的淫贼，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的也不知有多少了。玉龙山玉女剑本是玉龙武林在外域的最外围据点，掌门人公孙玉美而贤慧，也是天龙六剑的方外之交，却在两年前被这人在饮水中下了媚药，全门三十五名女弟子在惨糟蹂躏后，被困锁成为魔教的营妓；公孙玉强压体内药力，败逃数十里，终被此人追上制服，在被他**十馀日后，全身赤裸裸地被钉在玉门关上，从此玉女剑全灭，凌风雁的恶名也从此传入关内。紫云子抢救不及，只能派门下当时最有能力和默契的三个年轻好手——凌云、翔云和洪林，将玉女剑的门人救回，公孙玉一直撑到见到紫云子才断气。

“玉龙山玉女剑的覆灭是你下的手？”紫云子的须发无风自动，显然是气愤已极。“没错。”凌风雁笑的极阴邪：“那公孙玉骚的很有味

道，让我爽的要死，本来我还想多干她几天，谁教给你们坏了事。啊唷！不好意思，听说她还是贵门林美妍的姊妹淘，跟你们六剑的交情也很深呢，莫非你也尝过她？好像林美妍也是个美人，就让我试试跟公孙玉比起来怎么样？”

“香主别忘了我们的约定。”白云涎着脸说。“当然记得，她的前五夜给我，之后她就是你的人了。”“怪不得五师叔的功力老是没有进步呢！”洪林慢慢从殿中走了出来，身边的林美妍气得粉脸发青。

“女人要被开垦过才会漂亮，你这小鬼连这都不知道，哪配当本派掌门？还说什么我的功力没有进步，这跟这有什么关系？”白云怒瞪着，彷佛想用眼光威吓年轻的门徒，以为这样可以让乳臭未乾——他一直这样以为的——的少年掌门畏怯。

“说你弱是有原因的。”洪林笑咪咪的，一如往常：“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还得拿来当交易的筹码，如此卑微之人，哪有成大器的机会？”“说什么我们卑微？”赤云怒喝道：“我们是天龙的元老，对付你也不算背叛。”

“的确不算。”洪林的声音似可断金分玉：“叛逆是枭雄的特权，凭你们还不配！”“说什么大话？”赤云怒极而笑：“我们俩可是调教了翔云出来的人，说什么也比你这小家伙强多了。”

“西门洪林？”凌风雁这才说了话。“没错。”“可别以为你是教主的亲生子就可幸免，教主有令，如果你不降伏，可以杀无赦！”

“回去跟玉无瑕说吧！”洪林淡淡一笑：“武林上的道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败之间，有力为强。如果她退回西城，我看在母子的份上，可以不灭魔教。”

“你胡说什么？”不只是凌风雁，连赤云和白云都是满脸嘲笑的表情，“就凭你？你连现在这关都过不了。天龙派的主力军还在数十里的远处，那还是他们不等朱凌云，急行赶过来的结果。看你这小掌门怎么保得住你门中的美女贞洁？苏姑娘赶快去洗洗干净，到床上去等我吧！凌风雁保证让你欲仙欲死，比公孙玉被我弄***，奸的无可自拔时还痛快。”

凌风雁看来，己方还占着优势。赤云和白云既能训练出翔云这样的高手，武功应在同辈之上，要击败洪林和美妍自不成问题，自己就

算不使药物，对决紫云子也大有胜算，若依道理而言，这一战本教的胜面占了十足十。

“三师叔和五师叔弄错了一件事。”不理凌风雁的淫言浪语，洪林冷冷望着叛出的两个师叔。“什么？”“你们以为教出了翔云师兄这门下第一的高手，就表示你们的武艺在门下是佼佼者？错了，错了。师兄的武功早就已经出师，现在他的实力怎是你们能想像的到？”

“那要试试才知道。”随着话声落下，三条人影交缠。天龙一派本就以轻功和剑术称名于江湖，赤云子和白云子的轻功更是高强，但却连洪林的影子都抓不到。像是一点力都不费，洪林的剑轻飘飘地穿过了他们的防守，割过了两人的咽喉，像是跳舞般地落下地来。赤云和白云落下地来时的面目是那么的惊讶，死不瞑目。

“果然不错。”凌风雁不及出手，只看得心神剧震。他轻功也是一流，远在赤云之上，但也不可能像洪林一般的轻松克敌：“你说要我传话，看来确有这资格，在下告退。”

揖了揖手，凌风雁转身就想走，但洪林的声音却重重地打在他背转的身上：“传话叫其他人就够了，请你把命留下来吧！明天就是公孙掌门的忌辰，有你的首级，我们才好祭拜。”

魔教的门徒绝非无胆之辈，但接下来的情景却叫他们吓的不能动弹，想展开轻功逃走的凌风雁，身子刚动就被背后的剑一剑削下了头。出手的是林美妍，趁着洪林独战二人，她已偷进了凌风雁的身边。如果他全力出手，大概不会这么轻易丧命吧！但被洪林的话所威吓的他，根本就使不了全力。

“回去告诉玉无瑕，要灭天龙至少要派像天山双鹞的人物，这种背叛者、小淫贼还不够看！”“如果你们能了解我立他为后继者的原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或是你们仍是一样无谋呢？”紫云子看着师弟的尸体，长长地喟叹着，彷佛想把被背叛的伤感一口气吐出来。

“是什么原因呢，师兄？”“洪林入门的五年内，就已练成入门三十六式中的三十五式，所以才能击败凌云、逼和翔云，”任林美妍站在身边，紫云子陷入了深远的回忆：“可这最后一式他练了整整七年。两年前，当他这最后一式练了五年时，我派他去救援全灭的玉女剑一门，那个晚上，他在下山前来找我，和我交手一次，我才发觉他的武功早就超过我了。”

“那时他的功夫应该还没练成啊！”“如果你去问他，他会说现在他也还没练成。师父去世之后，我们五个师兄弟打下了这一片天，将师父传下的三十六式列为入门必修之招，再加上各自的创见，成了本门的数十套招式。如果照洪林说的，贪多务得反而不能专心，所以他限制自己苦修最基础的三十六招，务求精益求精，结果就是这样了。”

“师兄对掌门想要如何处置？”“看他自己想吧！”紫云又叹了口气，“终究已上了年纪，这种事还是别插手罢！我绝不想他回魔教去，从本门开创以来，他是第一个在武学上让我彻悟的人。”

※※※庐山，在九江县南，周围五百里，群峰罗列，峭立千仞，山中烟云，倏忽变易，所以苏东坡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山上有白鹿洞、墨池、五渊瀑，三叠泉等名胜，出名的高峰，共有九座，其中以五老峰最著。

五老峰因五峰并立而得名，峰峦重叠，其状不一，从海会寺仰望，像朵矗立空际的金芙蓉。五老峰位于大月岭之东南，前后两面均极峻峭，第三峰尤为峻险，因地险路远，游人住第三峰者较少，重九之会，就在这第三峰上。

从十二月二十开始，通往第三峰的一条狭仄路口，已经竖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江南武林大会会场，游人止步。”

光凭这一行字，游客好奇，自然更不肯止步了，但这一行字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那就显得严重了：“误入者如有死伤，概不负责。”死伤二字，却含有极大的威力，就算游客胆子再大，也不敢把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因此这几天，大家都相戒不敢再上第三峰去了。

李云龙一干人，就扮成了游山的相公，到庐山游山来的。司马琼也改扮成男装，凸起的肚子，用布扎紧了，穿上宽敞的长衫，倒也看不出来。他们赶到庐山脚下，已经初三的上午。

海会寺是有名的古刹，他们找到海会寺，左侧果然有一条小径，曲折而行，走了里许光景，穿过一片松林，果然有一座庙宇，黄墙掩映，矗立在松林之间，松风徐来，泉声潺缓，清静已极。走到近前，庙门上一块横匾，写着雷公庙三字。

李云龙不觉有些趔趄，心想：“这雷公庙不知是不是看山庙？”

白秋云跨上一步，说道：“大哥，是不是觉得这庙的名称不对么？这并不重要，有许多寺院，匾额上的名称，和一般人口头上叫的都不

一样，我们上去问问就是了。”

舒秋霜道：“海会寺左侧，只有这个庙宇，我想不会错了。”

正说之间，只见两扇庙门开处，走出一个年轻青衣和尚，朝李云龙合十一礼，陪笑道：“六位施主是看山来的了，快请里面奉茶。”说完，连连合掌肃客。李云龙听那和尚说自己六人是看山来的，心中不觉一动，正待问话。

那青衣和尚不待李云龙开口，立即低声道：“施主们不用多问，快些进去了。”李云龙、白秋云等人看他神色紧张，心中虽觉奇怪，但却没有再问，依言走入。青衣和尚迅快关上山门，才领着李云龙等人来至左首偏院，一间客室中休息。

秦畹凤忍不住问道：“大师父，你们宝刹是不是叫看山庙呢？”

青衣和尚合十笑道：“是的，敝庙还处偏地，庙无恒产，平日香火不多，因在敝寺后进，添建了一排客房，专供游客歇足之用，游客是看山来的，就把敝庙叫做看山庙……”刚说到这里，只听外面响起擂门之声，那青衣和尚慌忙合十道：“施主们请稍坐，贫僧去去就来。”说完，匆匆转身就走，往外行去。

山门开处，来的是两个眉眼盈盈，长发披肩，身穿紫红夹袄，长裙曳地的姑娘家。这两人敢情是一对姐妹花，眉目酷似，年龄也差不多，看不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来？青衣和尚当门而立，连忙合掌道：“二位姑娘是进香来的么？”

左边一个娇声道：“不进香就不能来了么？”右边一个道：“你这和尚怎么啦？挡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是不是？”

青衣和尚依然当门而立，合掌道：“二位姑娘原谅，小庙除了雷公诞，并不开放进香。”“快让开。”左边姑娘冷冷的道：“我是游山来的，进去随喜总可以吧？”

青衣和尚陪笑道：“姑娘原谅，小庙平日谢绝随喜。”左首姑娘哼道：“你们这里是不是叫看山庙么？我们师父说这里清静，要住到你们这里来，我们是来看房间的，你快领我们进去看看。”

青衣和尚为难的道：“二位姑娘原谅，尊师想必也是女菩萨了，小庙住的都是男客，向来不接待女宾。”

右首姑娘哼道："我师父说要住到这里来，你和尚噜嗦个什么，还不让开？"左手抬处，从她宽大的衣袖中，伸出一只羊脂白玉般的纤纤手掌，轻轻一翻，柔软无比的朝青衣和尚肩头拂来。

这一拂，手势美妙无比，好像是和青衣和尚打情骂俏，但内行人地可以看得出来，她在这一拂之中，竟然包含了拂派截经、错骨分筋手法，出手阴毒已极。青衣和尚看得脸色—变，急急往后斜退出去。

要知右首姑娘这一拂之势，看去又柔又软，实则出手之快，变招之速，何殊电光石火，武林中只怕很少有能够躲闪得开，但青衣和尚居然不露形迹，一下斜退出去，这不是说，她出手虽快，青衣和尚躲闪得更快么？

右首姑娘不由得一怔，接着水汪汪的眼睛一转，口中发出格格娇笑道："瞧不出你和尚居然真人不露相，还是个会家子呢。"

青衣和尚退后数尺，她却像行云流水般随着跟进，一面说道："喂，你是不是静光弟子？"右手不知何时，纤纤玉指软软的朝青衣和尚肩头拂来。她一闪而至，就到了青衣和尚面前，这下出手自然更快了。

青衣和尚如遇蛇蝎，脚下往后退下一步，合十道："姑娘休得说笑了，贫僧那会是静光弟子？"试想他若非武功极高，如何能闪避得开右首姑娘这一拍之势？因为这一拍至少比方才那一拂还快得多，岂是后退一步就能闪得开的？

右首姑娘出手两招，都落了空，而且发觉青衣和尚这当胸合十之际，就有一股暗劲从掌心涌出，虽无伤人之意，却有阻拦之势，心下更是怒恼。这一恼，她娇面上无端飞起一片红晕，水汪汪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青衣和尚，媚情如丝，笑吟吟的道："你倒说说看，你不是少林弟子，那是什么人的门下呢？"她岂会被他逼出来的一股内劲唬住？依然朝青衣和尚面前逼了过去，双手隐藏在衣袖之中，显然将有厉害杀着。

青衣和尚双掌合十当胸，神色肃穆的道："姑娘请止步，贫僧已经连让了姑娘两记高招，该当适可而止才好。"

"唷。"右首姑娘格的笑道："你这话倒像是我逼你了？逼你还俗呢？还是逼你娶我？你……你说呀。"她声音娇中带甜，甜中带嗔，嗔中又带些见颤，令人听得好不回肠荡气，蚀骨销魂。

但在说声中，双手突然像水蛇般从她衣袖中飞出，涂着凤仙花汁的尖尖十指，闪电般戳到，十道尖风带着一缕沁人的甜香，直射过来。他们在对天井中一退一逼，尤其右首姑娘又娇又笑的话声，坐在左首偏院里的李云龙等人自然都听到了。

青衣和尚正在和一个女子较手，白秋云等几个姑娘家岂肯不看？就一齐站起身，立到偏院通往大殿的门口，争看热闹。青衣和尚眼看右首姑娘骤下杀手，不由双目乍睁，沉声道："姑娘这是逼贫僧出手了。"合掌当胸的双手，突然一分，向外拍出。

他这双掌乍分，就有一股无形的内家劲气，随掌涌出，朝前推出。那右首姑娘但觉自己发出的十道指风，全被震了回来，胸口一窒，一个娇躯被震得往后连退了三四步之多，才算站住，但脚下堪堪站住，突觉喉头一甜，咳嗽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

左首那个姑娘本来跟进山门，只是袖手旁观，此时看到右首姑娘被青衣和尚掌风撞得吐出血来，不觉冷笑一声道："好，你这小贼秃胆敢出手伤人，那是不要命了。"缓步走上，一面叫道："妹子，你下来，让我来教训教训他。"

她们一式长裙曳地，看去俏生生长裙生波，莲步姗姗，实则如同行云流水，步法极快，话还未落，人已抢到右首姑娘的身前，目视青衣和尚，正待出手。那青衣和尚双掌推出，把右首姑娘震退之后，突觉鼻中闻到一缕淡淡的幽香，头脑一昏，心知不妙，一个人身子打转，「砰」然一声，跌倒下去。

左首姑娘回过头来格的笑道："原来妹子已经下手了。"这下看得白秋云等几位姑娘心下大吃一惊。

秦畹凤低声道："二哥，我们要不要出手呢？"二哥，自然是沈若华了。

她话声方出，只听耳边响起极细的一个苍老声音说道："此事和诸位小施主无关，你们不可在此露了形迹。"这句话，是有人以传音入密说的，但传音入密，是练音如丝，以内功送出，出彼之口，入我之耳，只能和一个说话，如今这苍老声音以传音入密说话，居然一次说话，李云龙等六人耳边，全听到了。

右首姑娘站在原地，运了一回气，才算把逆血压了下去，一面切齿道："姐姐，这贼秃由我来处置，我要剁他一双手来。"目光一注，

不由得呆住了，口中「咦」了一声道：“姐姐，这贼秃呢？”

李云龙等人给姑娘一嚷，注目看去，刚才明明扑倒在地上的青衣和尚，这眨眼之间，竟似借地遁走了，果然没了影子。就在此时，只听一个矫滴滴的声音冷冷说道：“老和尚好快的身法。”

庙门前，来了两顶翠绿的软轿，轿子一直抬进小天井中央，才停下来。第一顷软轿后面跟着的一个青衣少女，等轿一停，立即赶上前来，伸手打起了轿帘，挽扶着白发如银，脸若桃花，身穿锦缎宽大夹袄，百褶曳地湘裙的美妇人下轿。这妇人生得眉如画，看去不过三十来岁，应该是个**，但从她一头披肩银发来说，应该已有七老八十岁了。

李云龙急忙暗暗扯了白秋云一下衣衫，几个人悄悄退下，小沙弥俏声道：“施主们快请随小僧来。”

他话声甫落，只听银发美妇娇滴滴的声音问道：“东厢是些什么人？”老和尚连忙合十道：“那是住在敝庙东首客户的几位施主。”银发美妇吩咐道：“月仙、巧仙，你们去看看是些什么人？”

银发美归说的话，李云龙自然听到了，他朝舒秋霜等人打了个手势，要她们先随小沙弥往里面客房行去，只留下自己和白秋云两人来应付。那是因为白秋云平日穿惯男装，不易被瞧出破绽来。舒秋霜等人走后，李云龙和白秋云刚回入客室坐下，两个紫衣少女已经俏生生走了进来。

一个少女她秀发披垂素肩，姿色动人，有如柳杨醉舞东风，玉貌花容，艳色照人，眉淡拂春山，双目凝聚秋水，朱唇最一粒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零龙嘴角，含着欢欣欣笑，一双明眸中，却是水光流转，实人间尤物。

另一个乌头黑发披肩，白中透红的娇容，鼻隆小巧的嘴，紧闭大眼带有怨恨之色，全身肌肉白洁光亮，透出阵阵幽香，玉体娇媚软若无骨，丰满结实，玉乳高挺，腰细腹隆，玉腿修长，骨肉均称，无处不美，见之消魂，抚之柔软，滑熘异常，爱不忍释，也是人间的尤物。

那叫巧仙的妙目一转，看到客室中坐着的两人，竟是两个温文俊俏的少年书生，不觉粉脸生晕，春上眉梢，口中喂了一声，说道：“刚才偷看的就是你们两个么？”

白秋云含笑站起来，拱拱手道：“两位姑娘请了，方才在下和大哥二人，一时好奇，看到姑娘身手，真是高明极了，好教在下敬佩。”

巧仙听她一说，更是笑厝如花，瞟了她一眼，说道：“真的？你们也会武功么？”白秋云道：“在下兄弟，也练过几年，防防身而已。”

巧仙问道：“你们是游山来的？”白秋云道：“是的，在下兄弟久闻庐山烟云，是以前来一游，二位姑娘也是游山来的么？”

“才不呢。”巧仙道：“我们是来参加江南武林大会的。”“江南武林大会？”白秋云奇道：“怎么在下兄弟没听人说过呢？武林大会不是刚刚召开吗？”

李云龙抱拳道：“二位姑娘怎不请进来坐呢？”巧仙回头道：“师姐，我们进去咯。”两人跨入客室，巧仙眼波一溜，问道：“你们贵姓呢？”白秋云抢着道：“他是我大哥姓李，在下姓白，二位姑娘贵姓？”

巧仙粉脸微酡，说道：“我叫巧仙，师姐叫月仙。”月仙看她说个没完，接口道：“师父要我们看看的，我们不坐啦。”

白秋云道：“今日难得遇上二位姑娘，这也是缘，多坐一回有什么要紧？”巧仙道：“我们还要去回师父的话，不坐啦。”

第五百三十一章

巧仙娇笑一声道："我们师父快八十岁啦，你还说她年纪不大，告诉你，她老人家就是武林中人称银发仙婆的，你听人说过么？"白秋云还是摇了摇头。

月仙拉着巧仙的手，说道："我们快走了。"巧仙美目盈盈瞟了白秋云一眼，才轻扭腰肢，俏生生和月仙一起走了。

大殿上银发美妇正以威力的口气娇声说道："我只要在这里住上三天，大师如果不肯答应，那就是不给我面子了，除非你金罗汉在武功上胜了我银发婆婆……"

"阿弥陀佛。"老和尚连连合十道："老僧已在佛前许愿，不再和任何人动手，女菩萨这不是要老僧为难么？"

贾淑娴在旁道："老师父，银发前辈就是要图个清静，才到宝刹来的，既已来了，老师父一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是使人难堪么？"

老和尚合十道："女菩萨说得极是，只是敝庙客户，已经有人定了，何况住到敝寺来的，都是男施主……"

贾淑娴道："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东院客房，已有人住了，咱们只要西院的客房就好。"刚说到这里，月仙、巧仙已经走了进来。

月仙朝银发婆婆行了一个礼，说道："启屏师尊住在东院客房的，是两个游山来的年轻相公。"

巧仙接口道："弟子问过他们了，一个姓李、一个姓毕。"贾淑娴听得心头突然一动，暗道：一个姓李、一人姓白，莫非就是李云龙、白秋云他们？银发美妇点点头道："好，你们先到西院客房去看看，咱们就住到西院客房去好了。"

老和尚攒攒眉，这老魔女不好惹，自己纵然不惧，但此时也不好和她翻脸，这就合十道："女菩萨既然非住敝刹不可，老僧也不好坚持，只是男女有别，女菩萨几位借住西院，务必约束门人，不可随便到处走动，更不可到东院去，老僧只有这点要求，女菩萨谅可首肯吧？"

银发美妇含笑道："大师放心，我自会遵守诺言，绝不让她们到处走动就是了。"老和尚双手合十道："既是如此，女菩萨请吧。"银发美

妇回头道："真真，咱们到西院去。"一行人果然朝西院行去。

老和尚回到后进禅房，小沙弥已经先在，合掌道："老师父，弟子已把李施主一行六人，领到东院客舍去了。"

老和尚道："现在有—件事，你和师兄必须日夜轮班，在山门前等候，如果姜老施主和欧施主来了，立即把他们领到为师这里来。"小沙弥躬身道："弟子遵命。"

东院一排八间客舍，中间是—间起居室兼膳厅，庭院中也小有花木之胜，当真清静已极。李云龙和五位姑娘，每人单独住了一间。晚餐时分，小沙弥送来了素斋。李云龙问道："小师父，那些人走了么？"

小沙弥道："她们已经在西院住下来了，老师父特别要小僧转告李施主，无事不可外出。"秦畹凤问道："老师父没有说，那银发妇人是什么人呢。"

小沙弥摇摇头道："不知道，老师父没说，好像是个很厉害的人，哦，老师父方才还吩咐小僧，要小僧和师兄轮流值班，去庙外等候贾老施主和欧施主呢。"

白秋云道："大哥，这个怎好劳动两位小师父，我看还是我们轮流到庙外去等的好。"沈若华持重的道："你没听老师父吩咐，无事不可外出么？"

白秋云道："我们又不去和人惹事，只是在暗中等候，有何不可？"李云龙道："三弟这话也有道理，我们在庙门口等人，只要不惹事就是了。"刚说到这里，突然抬目喝道："什么人？"五位姑娘方自一怔。

只听有人低笑一声道："果然是李少侠。"人随声下，翩然从檐前堕下一个人来。李云龙早已听出口音来了，连忙拱手道："原来是贾姑娘。"来的正是黑衣魔女贾淑娴，她长发披肩，一身黑衣，一双妙目盯着李云龙，笑吟吟的，看去真有无限风情。

司马琼赶忙迎了上来，躬着身说道："师……"贾淑娴瞟了她一眼，没待她叫出口来，便抢着握住了她的手，娇声笑道："小妹子，你已经不是仙人庙的人了，还叫我师叔么？我告诉过你，以后我们只许姐妹相称，你怎么忘了呢？还不叫我贾姐姐？"

司马琼红着脸叫了声："贾姐姐。"贾淑娴咭咭的笑道："这才是好妹子。"她伸手从怀里取出一件东西，一下塞到司马琼的手中，说道："你们已经订婚了，这是我做姐姐的一些薄礼，你快收了吧。"

司马琼低头一看，她塞到自己手中的是一双翠玉雕龙手镯，雕刻精细，玉色翠绿如油，只得红着脸道："谢谢贾姐姐。"贾淑娴道："不用谢，这镯子上雕刻的一条蟠龙，是个好口采，预祝你生个龙子。"司马琼被她说得脸上更红，不好再说了。

白秋云道："贾姑娘消息倒是灵通得很，我们大哥订了婚，你都知道。"

贾淑娴朝她笑笑，说道："方才我听她们说，住在这里的是一位李相公，一位姓白，我猜到就是白姑娘了，没想到你们全来了。"接着又笑道："朴树湾一举一动，仙人庙都了如指掌，只是碍着贾太公，没采取行动而已，李少侠和小妹子的婚礼，我自然知道了。"

李云龙道："贾姑娘都认识，在下就不和你介绍了。"贾淑娴举手掠掠鬓发，嫣然一笑道："我都认得，只是没和大家打过招呼罢了。"她目光一转，又道："李少侠，你怎么会住到这里来的呢？"她在五位姑娘面前，不好叫他李大哥。

李云龙也不隐瞒，低声道："这是姜老人家要我们来的，他也会到这里来。"贾淑娴哦了一声道："这就对了，师父指定要我陪银发前辈住到这里来，大概就是为了这里的老师父金罗汉和贾太公是素识，来看看他的动静的了。"

李云龙问道："贾姑娘说的银发前辈是什么人呢？"贾淑娴道："银发前辈如论辈份，比家师还高上半辈，是敝门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前辈了。"她口中的敝门，自然是他所在的门派了。

她话声甫落，只听一声娇艳的笑声，接着有人娇声说道："淑娴，你怎么在背后编排起婆婆来了？"话声入耳，大家面前已经多了一个银发如雪的美妇人。

贾淑娴脸色为之一变，急忙躬身道："晚辈怎么敢在背后编排前辈呢？"

银发婆婆格的一声娇笑说道："还说没有编排婆婆，连婆婆的底牌掀出来了呢。"她一双明眸，闪着亮晶晶的光芒，从几人脸上缓缓掠

过，最后停在李云龙的脸上，点点头道："这小伙真是艳福不浅，五个俏女娃像众星拱月般伴着他，你贾淑娴还来凑上一脚。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那个叫李什么的男孩子？"贾淑娴粉脸蓦地红了起来，不，沈若华等五位姑娘也给说红了脸。

秦畹凤道："他是我们大哥咯。"银发婆婆格格笑道："小妹子，从前婆婆那个短命鬼还没死的时候，婆婆还不是叫他他大哥、好哥哥？人家好哥总要背着人叫的，婆婆可当着许多人就这样叫，他本来就是我好哥哥咯，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她少说也有八九十岁了，但一口又娇又脆的声音，听得没有一个男人不会怦然心动，如果再倒退六十年，她只要叫你一声好哥哥，不把你叫死才怪。

她这话，听的六个大姑娘莫不面红耳赤，感到羞涩，心里也暗暗骂道："老怪物，当真是老不羞。"

银发美妇看着她们，含笑道："你们害羞，就是心中有贼，唔，淑娴，看来你对这小伙子当真动了真情，本来咱们的人，第一就是要去心中之贼，就是当众脱光了也不会脸红，这没有什么，只是心中光明，王体圣洁而已，亏你还叫黑衣魔女呢？怎么也效儿女之心？你师父的衣钵，看来要落空了。"她目光一转，又道："你叫李什么，还是你自己说吧。"

李云龙也被她说红了脸，正容道："在下李飞。""对、对。"银发婆婆娇笑道："就是你，你是约会来的了？"李云龙道："正是。"

银发婆婆问道："那贾竹坡呢？来了没有？"李云龙道："贾老人家也没有来。"银发婆婆回过头去，朝贾淑娴格格的笑道："淑娴，你不是喜欢他吗？那就要他跟咱们走好了，婆婆替你作主。"

贾淑娴急得脸红发热，说道："前辈，晚辈和他只是普通朋友，何况他已经有了妻室……""傻丫头。"银发婆婆不悦道："婆婆给你作主，还怕什么？"

舒秋霜哼道："你凭什么要李大哥跟你走？"秦畹凤接口道："凭你想带走李大哥，门都没有。"

李云龙也正容道："贾老人家已经约定了几日后之会，有什么过节，可以在会上见个真章，如今还不到会期，双方都应尊重对方的人，咱们因和贾姑娘相识，尊敬你婆婆是武林前辈，你要和咱们动武，不嫌以大欺小么？"

“动武？”银发婆婆格格笑道：“婆婆只要你跟我走，没说动武呀，真要动武，你们还不配呢。”贾淑娴道：“前辈，李少侠说得没错，我们走吧。”

银发婆婆娇声道：“他说的话，你自然都认为对的了，婆婆要他跟咱们走，是带他见你师父去，你师父对他很不谅解，有婆婆给他打个圆场，你师父的气也消了，有婆婆在，还会难为他么？”

李云龙得怒声道：“在下不去呢？”银发婆婆娇声道：“今晚你非去不可，婆婆可以保证，没人敢伤你一根毫发。”

“阿弥陀佛。”一声低沉的佛号，传了进来，老和尚双手合掌当胸，急步走入，说道：“两位女菩萨，老衲和两人约好了的，你们住西院，东院另有人住，不可到东院来，女菩萨一向言出如山，怎好食言？”

“老和尚真多事。”银发婆婆道：“我只是这姓李的小伙子随我走一趟，又不是骗去把他吃了，你老和尚干么急匆匆的赶来？”

老和尚合十道：“女菩萨有所不知，这几位小施主，老衲受人之托，在他们师长未到之前，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银发婆婆格格的笑道：“金罗汉出头了，那好，银发婆婆久闻你大通大师之能，可惜从没有人和你较量过，今晚正好较量较量，看看是你佛法无边，还是我魔教神通广大？只要你大师赢得我一招半式，我拍手就走。”

“阿弥陀佛。”老和尚合掌道：“女菩萨这是出的难题，老衲四十年前已在佛前许愿，不再和人动手。”银发婆婆道：“那怎么办呢？”

老和尚合掌道：“老衲虽然不再和人动手，但女菩萨若是肯回转宝山，不参加几日后之会，老衲还是愿意一试。”银发婆婆问道：“你要如何试法？”

老和尚道：“老衲任凭女菩萨施为，绝不还手，女菩萨不胜，就算老衲胜了。”银发婆婆听得一呆，说道：“大师任凭我施为不还手？”老和尚道：“正是。”

银发婆婆道：“大师能忍受我门神通？只要一下受不住，就得涅桨归西。”老和尚宝相庄严，徐徐说道：“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好哇。”银发婆婆尖笑一声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可不能怪我？”老和尚道：“若是老衲抵受不住，那是老衲禅心不坚，怎敢怪到女菩萨头上。”

银发婆婆点头道：“那你就接着了。”话声出口，伸出一双又娇又柔的手腕，轻轻拢了下披在肩后的银发并未看她有何施为。

老和尚似乎很紧张，急忙合十道：“且慢，女菩萨神功通玄，要施为也请到天井中去。”迅快的退到小天井中央。

银发婆婆格格笑道：“我从不韪言是我门中人，魔教只有魔功，那来的神功？不过我婆婆极有分寸，和你较量，绝不会伤害到第三个人去。”

她也轻移莲步，随着话声娇娇娆娆的跟了出去。如果没有人说这位是银发婆婆，看去最多也是三十许人，有谁相信她是魔教中硕果仅存的老奶奶，少说也有八十岁了。贾淑娴知道厉害，自然不敢跟下石阶去。李云龙也得到老和尚传音入密的暗示，要他们站远一点，是以大家只站在走廊上作壁上观。

银发婆婆走到离老和尚一丈光景，便自站停下来，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把银色的木梳，眼波一抬，娇笑道：“老和尚，你准备了。”话声出口，举起银梳，轻轻朝白发上梳去。

她这一梳，就从白发上梳下无数火星，滚落地面，朝老和尚脚下滚了过去。这下看得李云龙、白秋云等人暗暗奇怪。他们还以为银发婆婆要和老和尚比较什么高深的武学，这样子梳梳头发，梳下一大堆火星来，算是什么功夫？

老和尚看到无数火星朝他脚下飞滚过来，脸色显得十分凝重，本来站着的人，缓缓朝地上坐下，盘好双脚，双手合掌当胸，闭目瞑坐，一动不动，那些火星滚到他身子四周，就逐渐的熄没。但银发婆婆用银梳梳着白发，一记又一记丝毫没停，每梳一下，就有无数火星，随流而下，滚了过去，是以老和尚四周，一直有无数火星在滚动，前面的随滚随没，后面的又滚滚而至。

银发婆婆那把银梳，越梳越快，火星也越滚越多，先前梳下来的只是闪着星星之火的火星，梳到后来，火星越梳越大，变成火球，从她白发上滚落地面，就发出“滋”“滋”细声，铺在天井上的青石板，都被火球烧得随着冒起缕缕青烟。

火球越滚越多，因为火球体积大了，一时不易很快熄灭所以越积越多，虽然中间有许多在逐渐消没，但后来的滚滚不绝，一时之间，在老和尚坐着的一丈之内，几乎布满了四面流转滚动的火球。加上青石板被烧得发出滋滋之声，也随着大盛，冒起的一缕缕青烟，也笼罩了一丈方圆。

直到现在，李云龙等人才看出这火球的厉害来了，因为他们站在阶上，离那一圈滚动的火球，少说也有两三丈远，但每个人都被火势灼得满面通红，全身都在冒汗了。由此可见坐在火堆中间的老和尚，若无上乘精纯禅功，不被这滚滚火球，烧成焦炭才怪。

大家凝目看去，老和尚四周青烟缭绕，已经看不清老和尚如何了，只是有个人影还挺直的坐着，如此而已。只有银发婆婆心里明白，自己施展的「魔火」，并未把老和尚烧死，甚至连他一寸衣角都没烧到，口中不觉发出一声银铃般的娇笑。

突然收起银梳，举步绕着火球走去，双手在后一拢长发，上身朝前一扑，头向前点，披散在肩后数尺长的银发，忽然散开，朝前甩去。她这一甩，但听「轰」的一声，本来只是滚动的火球，这回好像火上加油，火势登时大盛。

银发婆婆绕着这圈火球而行，每走三步，就上身一扑，头向前点，一蓬银发就随着朝前甩出，每一甩都「轰」然有声，火势就随着旺盛。这一圈下来，本来滚动的火球，如今已化作了一幢丈许方圆，丈许来高的碧绿火焰，包围着老和尚熊熊燃烧。

就在此时，小天井南首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乌黑的光芒，矫若神龙，朝天井上宅飞射而来。银发婆婆似有警觉，怒声道：“是什么人发的玄武剑？”她喝声甫出，但见那道乌光刚到小天井上空，就忽然停住，那是一柄通体乌黑有光的宝剑。

同时只听火堆中响起老和尚的声音说道：“阿弥陀佛，老施主快快收剑，老衲还撑得下去。”李云龙听银发婆婆喝出玄武剑，心中一动，暗道：莫非太极掌教到了？

玄武剑北方癸水之精自然是这片魔火的克星无疑，如果发剑的是太极掌教，老和尚不会称他老施主，而且这只剑横停在半空，正是贾老人家诛神剑的手法，莫非嘏老人家也来了？直射而来的剑光，突然停住，那是老和尚使的神通，把它拦住的了？

在他心念转动之际，熊熊火光，倏然灭去，大家只觉眼前一暗，再定睛看去，南首屋面上出现二俗二道，一共是四个人。李云龙看得心头不禁大喜，这四人，正是贾老人家、木吾道人、太极掌教紫云真人、和欧一峰。

银发婆婆脸色铁青，怒哼一声道："方才祭剑的是太极紫云真人吧，老婆子不相信你牛鼻子有这大的功力。"抬手之间，从她大袖中飞出七支三寸长的亮银小剑，排作七星之状，缓缓飞去。

贾太公大笑道："那是老夫怕老和尚被烧成了灰，才借乙青道友的玄武剑一用，但剑到上空，就被老和尚一指禅给抵住了，并未毁伤了你的魔火，你急什么呢？"长袖一挥，激射过去的七支小剑，就被一股无形之力给挡住了。

老和尚这时已从地上站起，朝四人合十一礼，徐徐说道："四位光降，恕老衲失迎，方才是老衲和这位女菩萨有约在前，只要女菩萨不胜，就算老衲胜了，女菩萨就立即回转宝山，不再参与几日后之会，老衲还撑得下去，自然不能有第三者出手了。"

银发婆婆招手收回七支小剑，哼了一声道："老和尚，你不用说给我听，银发婆婆言出如山，说话算话，我这场诸天魔火既然不能胜你，自然是你胜了，我还会赖么？"说到这里，回头道："淑娴，你给我告诉你师父，我婆婆对几日后之会，无能为力，我走了。"话声出口，她人影倏杳，业已走得无影无踪。

贾淑娴朝李云龙低低说了声："我也走了。"急步往走廊行去。

李云龙、沈若华、白秋云等人，也一齐迎了出去，只见小天井中方才被魔火烧过之处，足有数寸来厚的青石板全都烧成了焦灰，只有老和尚坐的地方，依然完好如初。

贾太公道："木吾道兄，老夫这五个记名徒弟，你看如何？"他说五个是包括司马琼在内。木吾道人呵呵笑道："贾前辈的高足，还有什么话说？"紫云真人含笑道："原来这五位姑娘，都是前辈的高足？"

贾太公大笑道："我是儒教，孔老夫子当年有三千弟子，我只收了五个记名弟子，还太少呢。"大家由老和尚陪同，进入起居室落座，那小沙弥不待吩咐，送上四盏香茗。

贾太公含笑道："大师今晚功德无量，总算给咱们赶走了一个难惹的魔头。"老和尚连连合十道："阿弥陀佛，这女魔头当真难惹的很，她那诸天魔火，差点把老衲一把老骨头化成了灰尘，方才老衲为了阻止老施主那支玄武剑，稍微大意，就把老衲的衣袖，烧去了一角呢。"他举起右手大袖，袖角果然被魔火焚毁了一个大洞。

舒秋霜问道："老师父，玄武剑可以克制魔火吗？"老和尚含笑道："玄武剑乃是癸水精英，自然是她魔火的克星了。"

舒秋霜道："那么老师父方才为什么要拦阻呢？"老和尚道："老衲和她约好了，她胜不了老衲，就不再参与几日后大会，如果玄武剑真的破了她魔火，她一做，二不休，此人翻了脸，可不易收拾，自然让她自己走的好了。"

贾太公笑道："为师要紫云道兄祭起玄武剑，再由为师行气驭剑，也只是存心唬唬她的罢了，好让她知难而退，并不是真的要和她动手。"木吾道人道："姜前辈，天山三怪和五行五老，真的都会赶来给斗姆助拳吗？"

贾太公道："你们不是看到了，连阴山一魔都被也搬出来了，他们这些本来蠢蠢欲动的人，还会不来么？"秦畹凤问道："老夫子，阴山一魔是谁呢？"

欧一峰笑道："你们都见过了，她就是刚才走的银发婆婆。"紫云真人道："贾前辈，天山三怪和五行五老都不易对付，你老想必已胸有成竹了？"

"唔。"贾太公一手摸着花白胡须，微微一笑道："五行五老，只是生性刚愎，生平尚无大恶，对付这五个人，老夫已经有了腹案，不用诸位出场，至于天山三怪，生性凶残，是左道中的凶人，咱们这次可就不能让他们再有一个漏网了。"

紫云真人稽首道："贫道但凭前辈差遣。"贾太公道："时间不早，这几位小娃儿都该去休息了，咱们到老和尚那儿去谈吧。"于是由老和尚引着贾太公、木吾道长、紫云真人、欧一峰四人，往后进禅房而去。

第二天，华山派掌门人商子畏也带着两个门人赶来。现在只有一个人还没有来，那是静光寺的疯和尚风大师，不过他亲口答应来的，

自然一定会赶来的了。两天时间，一晃眼过去。重九佳节，敬老尊贤，本是登高的日子。

但今天五老峰这个登高大会，却是江南武林正邪存亡绝续之会。同样登高，意义各殊。五老峰的第三个峰顶，正好是一片平台，由仙人庙观主魔手天尊陈明达率同门人，早已在峰顶东两边搭了两个遮阳的布蓬，放好一、二十个薄团，准备给与会人临时休息之用，也派了几个女弟子供应茶水。

因为这江南武林大会，是仙人庙发起的，他们自然是主人了。主人，当然要到得早些，因此由斗姆为首的这一帮人，辰牌时光，就已抵达峰顶，坐到了东首的棚下，西首一个棚，留给贾太公等人。巳牌时光，贾太公一干人离开看山庙，一路朝五老峰而来。

这一行人由贾太公姜竹坡为首，看山庙主持金罗汉大通大师、木吾道人、太极掌教紫云真人、华山派掌门人商子畏、南海门掌门人欧一峰。门人有李云龙、司马琼、沈若华、白秋云、舒秋霜、秦畹凤、太极门下八个蓝袍道人，和看山庙的小沙弥。

一行刚到峰下，就看到两个身穿青色劲装的汉子站在入山小径上，看到贾太公等人朝山径行来，立即迎上前来，抱抱拳道："来的可是参加大会来的贾老夫子么？"

贾太公含笑道："正是老夫。"两名汉子神色恭敬的道："那就请上山了。"他们自然是陈明达的门徒，奉派在此守着登山小径的人，若非参与大会之人，就得一律挡驾了。

贾太公一行鱼贯登上峰顶，便由两名一色绿衣的少女迎了上来，躬身道："诸位姜老夫子的人了，请到西棚休息。"说完，就走到前面引路，把一行人领到西边棚下，躬身道："委屈诸位，峰高路险，不好搬运坐椅，只好请诸位在薄团上休息了。"

贾太公含笑道："这样很好，多谢两位姑娘了。"两个绿衣少女又端上一把茶壶和十几个茶碗，说道："诸位请用茶水。"放下茶壶茶盘，才行退去。

贾太公举目看去，东首棚中，已经坐了不少人，除了身为主人的斗姆，和她三个门下魔手天尊陈明达、勾魂娘子文慧芸、黑衣魔女贾淑娴之外，还有不少三山五狱的人，自然是他们师徒邀约来的了。贾

太公最注意的是坐在前面一排的八个人，那就是天山三怪和五行五老了。

天山三怪一样的蟹青脸，浓眉大眼，双颧突出，头戴皮帽，身穿一式羊皮袄，足上穿上双乌拉草编织的草鞋，胸口挂一串骷髅念珠，中间一个看去年岁较大，已有七十以上，左右两人，和他相差也不过三四岁光景。因为这三人服装怪异，就显得十分突出。

在这三人右边，则是五老，五个身穿及膝黄衫的矮小老人，每人颔下都留了一把雪白的山羊葫子，相貌虽然有些不同，但因打扮得一模一样，看去也很显眼。太极门的紫云真人低声道："要来的果然全来了。"

华山掌门商子畏笑道："这样也好，经此一会，江南武林中大概可以太平上二、三十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东棚斗姆看到和贾太公同来的人中，还有木吾道人和金罗汉大师，脸上不禁变了颜色。但她身为主人，不得不站起身来，举步走出，朝贾太公拱了拱手道："今天得蒙贾前辈、金罗汉大师、木道长等诸位准时光降，老身至感荣宠……"

她目光一转，续道："咱们此次大会，原是因为国外白血帮的人大举骚扰中原，是我门下陈明达和紫衣煞神霍天生订下了今日之会，那知紫衣煞神居然不守江湖信义，明的订下了日期，暗中却倾巢出动，夜袭仙人庙，这一役，双方当然死伤狼藉，损失惨重，但他白血帮从霍天生到小喽罗，也差不多全数被擒……"

她口气一顿，接下去道："怎知贾老前辈竟然派人持他昔年符令，要小徒陈明达放人，小徒不得已就向老身请示，老身觉得贾老前辈也许误信人言，致有此误会，那是离大会已是不远，索性邀请贾老前辈聚会，俾可说明原委，解释误会……"

接着又道："还有，就是多少年来，有些私人恩怨，过节未了的，也好在这次大会中提出申诉，能够化解的，当然以能化解最好，不能化解的，也可求一合理解决，这就是这次重九大会的目的，老身向诸位作简单的报呈，请堵位与会来宾多多指教。"她话声一落，东棚中人纷纷鼓起掌来，西棚自然也鼓掌如仪。

贾太公站身来，走出棚外，含笑抱抱拳道："大家都是江湖同道，也是今天大会的来宾，自然不用分东棚、西棚了，斗姆是魔道中杰出

的一位，数十年来，江湖上也没有因她是魔道而稍加歧视，所以有人说今天这场大会，是正邪比武大会，是不正确的，不用说武功了，武功根本没有邪正之分，就是学道求仙，也并没有邪正，妖魔精怪一样可以修成正果，神仙犯了戒律，一样难逃天劫，老朽这样说，是替咱们今日这个大会正名，会者，是调和不同意见，而成为共同的意见，这才是今日大会真正的目的。”大家听到这里，就纷纷鼓掌。

贾太公又道：“至于今天会中有多少件恩怨过节，大家不妨一件件提出来，由大家来决定，务求公正合理而后已，最后老朽代表咱们西棚的人，向主人致谢。”说完，又抱了抱拳，徐徐退下，大家又鼓了一回掌。

木吾道人站起身来，走出布棚，向大家打了个稽首，说道：“第一件，由贫道向大会提出，那是一件复杂凶残的仇杀案，有两家孤儿要讨还两家数十口血债，要请大会主持公道。”他说到这里，伸手一招，李云龙、舒秋霜立即双双走出。

木吾道人一指两人道：“他们两个一个是李飞，一个是贾前辈的记名弟子舒秋霜舒姑娘……”李云龙、舒秋霜随着他的话声，向大家躬身为礼。

木吾道人续道：“李飞的朋友凌青的尊人，说起来大家也许知道，就是金翅鹏凌千里，他和舒姑娘的尊人云中鹤舒崇，斗姆的道友门下文慧芸的丈夫潘河东，原是结义兄弟，有一年，潘河东为了觊觎一个告老京官的一颗夜明珠，竟然一夜之间，杀死事主全家一十七口，连三岁孩子都不肯放过，事后凌千里和舒崇眼看三弟如此丧尽天良，责他投官自首，潘河东不但不听劝告，还使用歹毒暗器，企图灭口，终于被两人击下，如果送官究办，他杀害一十七条人命，就得李迟处死，潘河东自知已无生理，要求给他一个痛快，才点了他死穴，这件事，李、舒二位施主，顾念手足之情，也顾全了大义，照说应该就此了结了……”

他又两道湛湛神光一掠斗姆右首的文慧芸，续道：“那知文慧芸不想她丈夫咎由自取，怀恨凌、舒二位施主，在十年之后，不但在贫道居住的茅山脚下，杀害凌千里，又赶去李家庄施展毒手，凌家全遭毒手。继而又赶去舒家庄，杀害全庄二十八口，因为文慧芸是斗姆门

下，这件事才由贫道代为提出，请大家公决。”说完以打了个稽首，和李云龙、舒秋霜一起站到边上。

文慧芸气得满脸通红，尖声道：“我是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大义小义，也并不知道我丈夫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我只知道我丈夫给两个结义哥哥害死的，女人丈夫就是天，有人害死我丈夫，我自然要替夫报仇，这有什么不对？”

木吾道人打了个稽首道：“这是女施主理由，但对与不对，自有大会公平处理。”斗姆起身道：“慧芸，你退下来。”文慧芸应了声是，缓缓退下。

斗姆抬头道：“老身是文慧芸的师父，对这件事老身也有一个看法。”木吾道人道：“愿闻其详。”

第五百三十二章

木吾道人听得不由一呆，打了个稽首道：“斗姆名动武林，又是今日这场大会的主人，如今日这一大会，不能主持公道，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斗姆冷哼一声道：“武林中本来就是强者为胜，没有公道可言。大家今天上五老峰来，难道真是坐下来谈道理的么？”

舒秋霜双眉一挑，大声道：“照你说，那么我替父报仇，更是天经地义了，那好，你叫文慧芸这万恶贱人出来受死。”斗姆脸色一沉，嘿然道：“小丫头，你敢对我如此说话？”

舒秋霜道：“今日这场大会，正如你所说，强者为胜，不用讲什么道理，我要你叫姓文的贱人出来，咱们在武功上讨公道，这有什么不对？”

“这样也好。”斗姆狞笑道：“今天大家就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说到这里，回头道：“慧芸，人家跟你叫阵，你就让她报报仇看？”

文慧芸一手提剑，俏盈盈的走出，朝李云龙、舒秋霜两人扫了一眼，冷笑道：“你们两个是不是一起上？”

李云龙看到她，不禁自皆欲裂，「铮」的一声抽出龙泉剑，厉声道：“对付别人，我和舒妹子也不用两人齐上，但你是咱们凌、舒两家的杀父仇人，我奉命替他们报仇，所以今天我和舒妹子不能谁让谁先出手，自然只有两人同上了。”

文慧芸举手轻轻掠了下鬓发，点头道：“你们两个，那就一起上吧。”

就在此时，李云龙耳边突听响起黑衣魔女贾淑娴的声音说道：“李大哥，小心她的无形勾魂毒，快先服了解药再和她动手。”李云龙心中在感激，目光朝贾淑娴投去，暗暗点了下头。他吃过文慧芸施毒的亏，虽然不怕他的毒，但是在他的毒里有昏药，在出场以前已把贾淑娴给他的解药分给舒秋霜，早已含在口中了。

舒秋霜怒喝道：“文慧芸，父仇不共戴天，咱们不用客气了。”手中诛神软剑刷的—声，分心就刺。李云龙同时大喝一声：“文慧芸，看

剑。”一道青虹疾划而至。

文慧芸知道这两人一个武功非凡，一个贾太公的记名弟子，这一战，自己等于代表了师门，若是杀了两人，不但永绝后患，师门的声誉也随着就凌架贾太公之上了。因此她在未出手之前，就先使出无形勾魂毒粉来，而且这次使的毒粉，比平常要淡、要轻，要过了盏茶光景，才会渐渐发作，这样就可丝毫不着痕迹了。

她当然也算准了的，以她的武功，也足可和两人打上三五百招，不分胜负，可要过了盏茶工夫自己剑势一紧，他们功力逐渐减退，岂非正好？这时眼看两人挥剑攻来，她不慌不忙手腕连挥两挥，细长长剑漾起两道剑光，呼呼两声，迎击出去。

三人这一交上手，当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云龙展开剑法，一支长剑青芒如电，收发如风，招招都向文慧芸要害下手。舒秋霜连最厉害的一招祭起诛神剑，都不愿意使出来，使出来的却是贾老夫子教的另一套剑法金莲剑法，一柄软剑施展开来，有如朵朵金莲，剑势奇幻无比。

她为什么不祭起诛神剑来呢？说得简单一点，长剑脱离了手，纵然威力极强，可以把文慧芸诛杀，但总不如手中拿着长剑，刺进文慧芸心窝来得痛快，实在这仇恨太深了，非手刃她不可，掷起长剑，以气驭剑，总有虚无飘渺之感，还不如使金莲剑法，实实在在，一旦得手，自己要刺她几剑，就刺几剑。

当然，李云龙也有一记绝招——飞讪一剑！威力之强，绝不在舒秋霜祭起诛神剑之下，他没有施展出来的原因，自然也和舒秋霜没祭诛神剑是一样的心意了。两人这一展开剑法，就好像把文慧芸当作了竞争目标，看谁先把长剑刺进她的心窝去。

文慧芸是斗姆门下的二弟子，随待斗姆有二十年之久，武功自非泛泛，此时以一对二，也使出了魔道最上乘的天魔剑法来，一支细长长剑，划出一圈圈的精光，在剑光围绕之中，化作种种天魔舞状，看得会使人神情恍惚，目眩头昏。

这一战，也吸引住东西两棚中人，凡是上五老峰来的人，谁都是大行家，眼看三人使出来的剑法，各具神妙，各有玄奥，几乎不相上下。不，那是李云龙、舒秋霜两人剑上造诣和临敌经验不如文慧芸之

故，如以剑法本身而言，自然是金莲剑法和李云龙特有的剑法高明多了。

但就算李云龙、舒秋霜和文慧芸有同样的造诣，也未必会赢。因为两人的剑法纵然高明，那是正正派派的剑法，文慧芸使的天魔剑法，是邪派剑法中最邪派的剑法。一般人所称的邪派剑法，一种是剑上暗蕴阴功，藉双剑交击，传到对方身上，使对方因中了阴功，而失去战力，这是较上乘的。另一种则是剑法诡异，出手狠毒，所取部位是正派中人不屑取的，江湖上黑道人中，所使的剑法，大概属于这一类。

但魔道天魔剑法并不如此，这套剑法，完全以天魔舞为甚础，同样一套天魔剑法，男弟子和女弟子使出来，就完全不同，这所谓不同，并不是剑法招式有异，而是男女的身形舞法大不相同，男天魔的舞法以阳剑为主，舞起来像一阵龙卷风，飞扬拔扈，可以使天地无色，日月无光。

女天魔的舞法以阴柔为主，舞起来明明是魔女，也变成了仙女散花，妙曼轻盈，使你看得目迷五色，心旌摇晃难以自主。在动手对剑之时，出生入死，稍有一剑之失，就可血流五步，伏尸一人，在这种紧张关头，它能使你看得目迷神眩，岂非邪门剑法中最邪的剑法？三人这一战，当真剑光缭绕，剑气腾空，好不李厉？

文慧芸计算时间，已有一盏茶的光景，不觉左手朝李云龙招了招，娇声道："倒也，倒也。"

李云龙和舒秋霜联手，各自展开剑法，两敌一，依然无法占得上风，此时忽见文慧芸招着手，说什么"倒也"、"倒也"，心头不觉一动，暗道："自己已经服了解药，所以不怕她的勾魂无形毒，如果不服解药，大概这时候应该发作了，自己何必给她来个将计就计？"一念及此，口中大喝一声："妖妇，你在念什么鬼书符？"一招横槊中流，横剑平推出去。

这一招他在前半招用上了十成力道，剑风嘶然，劲道极猛，但剑势推出，后半招却减去了五成力道，顿时有后力不济之象，人也跟着一个踉跄，往地上跌扑下去。文慧芸见状大喜，但因还有一个对手，挥剑急攻，无暇顾到李云龙，只是长剑挥舞，和舒秋霜抢攻，一面左手连招，娇笑道："你也倒下去吧。"

原来她施展勾魂无形毒等到对方将要发作之际，左手再弹出一些毒粉，方能取内外夹攻，以收引发之效，她这左手连招，正是暗中又弹出了毒粉。黑衣魔女贾淑娴看得心头大骇，没想到李云龙竟然没有预服解药，才会又着了她的道。

这大吃一惊的当然不止是贾淑娴一个，司马琼、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等人那一个不是一颗心直跳到喉咙口来？这几位姑娘不觉全都准备纵身掠出。只听贾太公的声音喝道："你们不许妄动。"

舒秋霜骤见李大哥倒下，心头一急，此时只好全力抢攻，才能把文慧芸缠住，其他的人才能奔出来把李大哥救走。就在此时，耳中听到李云龙传音入密的声音说道："妹子速祭诛神剑，好使妖妇注意上面。"

舒秋霜听到李大哥的声音，心头一喜，口中一声娇叱："妖妇看剑。"右臂一振，立即把长剑祭起空中。

文慧芸早已听说过舒秋霜祭起诛神剑的厉害，自然不敢稍微大意，右手细长长剑当胸直竖，目注舒秋霜祭起的长剑，在头上缓缓下落。这一段话说来较慢，其实只是李云龙扑在地的一瞬间事。文慧芸以为李云龙中了自己勾魂毒，已经倒地，就不足为虑，这时耳中突然听师父的声音喝道："慧芸，小心。"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李云龙扑倒下去的人，突然身子横滚，一道青虹巾地飞起，使的是一招平地波涛，剑光像波涛般席卷过。文慧芸听到师父的警告，已经迟了，但觉双足齐膝一凉，已被李云龙的的剑光横扫而过，口中方自「啊」了一声，人也砰然跌堕下去。

舒秋霜祭起的诛神剑也在此时便电光般一闪，笔直劈落，文慧芸双足被削，身形堪堪下落，剑光已经落下，把她一个身子齐中劈成两片。李云龙点足而起，挥手一剑，剑光又从她齐腰截过，血雨飞洒，溅得他一身。

李云龙、舒秋霜收好长剑，舒秋霜朝南跪下，叩头道："爹爹在天之灵，孩儿已经给你老人家报了大仇了。"

斗姆眼看徒儿丧生在两人剑下，气得白发飞扬，一张脸铁青得可怕，但这是方才自己说过，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没有理由可以发作，只得强忍一口气，暗以传音入密朝排教巫氏兄弟道："你们可以出场了。"

那巫元、巫享两兄弟一个被舒秋霜削断左腕，一个被李云龙以惊雷指震废右臂，闻言双双纵身掠出，朝李云龙、舒秋霜飞扑过去。一个喝着："小丫头接着了。"人还未到，巫元一记锁心缒朝李云龙后心击落，巫享也使了一记黑煞爪朝舒秋霜当头抓落。

李云龙完成使命、舒秋霜报雪大仇，正在向天哭拜之际，自然不防有人飞扑突袭。木吾道人方才和斗姆答话，后来双方动上了手，他怕文慧芸不敌之时，斗姆会横里出手，是以并未回座，只是负手站在布棚右首，此时眼看两人飞扑而来，各使排教阴功，骤下毒手，不觉长眉目一掀，低喝一声："善哉、善哉，二位和他有仇，也应该明枪交战，怎可骤下杀手？"右手大袖轻轻一挥。

他手创木剑门，一生练剑，举手投足，莫不其锋如剑，这大袖轻轻一挥，旁人虽然看不出异处，但巫元巫享两人，顿觉有一道森寒无比的剑气，像浪潮一般朝身上卷来，心头一惊，急忙使了一记千斤坠身法，往下沉落，双脚落到地上。

这时欧一峰已经站起身从棚下走出，含笑道："二位巫兄，你们要找的该是欧某，和李老弟、舒姑娘无关。"

巫元目射凶光，大声道："如何无关？咱们兄弟一条右臂，就是被这小子和小丫头废去的，咱们兄弟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先找他们两个，再找你姓欧的算帐，这也没错。"

巫享厉声道："姓欧的你先退到边上去，咱们非收拾了这小子和小丫头不可。"欧一峰大笑道："事情皆由欧某而起，你们要找也只舒找欧某好了。"

这时东棚又走出一个头盘小辫，身穿灰布夹袄的矮小老头和两个一身黑衣的汉子，走落场中，点头笑道："巫元、巫享，既然欧老哥把事情都揽了过去，咱们就向他算算旧帐也好。"

此时舒秋霜也早已姑起，木吾道人徐徐说道："李公子，你们退下来。"两人闻言退入了西棚。

欧一峰目光一注，连忙抱拳道："原来向总柁主也来了，如此正好，兄弟昔年和贵教一段公案，有向总柁主到场，就好公平了结了。"原来这矮小老头正是名震长江上下游的排教总柁主向秩然，随着他走出的两个黑衣人自然是排教高手无疑。

向秩然嘿然道：“排教—向不以江湖门派自居，也纵不卷入江湖是非之中，向某今日参与这一大会，就是因为风闻欧老哥重出江湖，却又声言要向本教巫家寻仇，本教严禁教友，从不和江湖各门派有过过节，这可不是排教怕事，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为老朽觉得今日非来不可，有什么过节，也可以大会中解决，方才主人斗姆已经明白表示，今日之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欧老哥练成了天雷指，正是克制本教的功夫，老朽不才，到想领教领教你欧老哥的天雷指神功，看看能否把咱们排教赶尽杀绝？”

欧一峰听到不觉一怔，他这口气，好像自己重出江湖，就要专找排教的晦气，要把排教的人赶尽杀绝，这话自然是巫元、巫享加油加酱编造的了，撺掇向秩然向自己来评理，所谓评理，最后又往往诉之于武，强者为胜。心念一动，不觉抱抱拳道：“向总柁主这是听什么人说的？”

向秩然道：“谁说的都是—样，欧老哥既然重出江湖，咱们排教总该找你算算旧帐，这总没错吧，不然传出江湖，还当咱们排教惧怕了你欧老哥的天雷指了。”

欧一峰抱抱拳道：“向总柁主若非轻信人言，怎么会说出欧某从未说过的话来，再说二十年前，欧某激于义愤，杀了贵教一位长老，但欧某把他本命神符送回贵教，已蒙你向老哥的谅解，通令贵教门下，不准寻仇，可有此事？”

向秩然点头道：“排教做事，是非分明，那是巫绍先的不对，向某自然不准本教门下再寻仇了。”“哈哈。”欧一峰仰天大笑一声道：“向总柁主可知道这二十年来，欧某在做什么？”

向秩然道：“欧老哥自然在潜心精练天雷指了。”欧一峰又是一声大笑道：“欧某二十年前承蒙向总柁主通令排教门下不准再向我寻仇，但欧某却在二十年前被贵教门下巫氏兄弟的七星钉击伤，几濒于死，这二十年销声匿迹，只是为了疗治这七支附骨钉而已，赶尽杀绝的乃是贵教，如何说到欧某头上来？”

向秩然回头望望巫氏兄弟，问道：“他说的这样么？”巫元嗫嚅道：“欧一峰杀了先叔，咱们湘西巫家岂肯轻易放过了他？”《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ｄｘ＄ｗ.com》

向秩然脸色一沉，说道："你们叔父身为排教长老，居然敢做出伤天害理的剖腹取胎，咎由自取所以老夫不准本教门下再向欧老哥寻仇，你们湘西巫家，难道不是排教门下？你们打了他一记七星钉，已足可置他于死地，没有本教解法，仗着功力深厚，慢慢从体内逼出，确非短期所能奏功，你们却对老夫说，他闭门二十年，勤练天雷指，准备对付我们排教，这话可真？"

巫享道："他天雷指确实精进甚多。""你们真是胡闹。"向秩然怒声道："还不随我回去，从此不准再提报仇的事了。"巫元、巫享在总柁主面前当然不敢再说什么，只是躬身应"是"。

向秩然朝欧一峰一拱手道："欧老哥，你我两派之事就此揭过，你意下如何？"欧一峰连忙拱手还礼道："向总柁主说的，正合我意，贵教和敝派本无梁子可言，最好自然是和平相处了。"

向秩然一抬手道："你们跟我走吧。"说完，举步朝山下行去。巫元、巫享只得随着他身后而去。斗姆暗暗骂了声："没种的东西。"

这时五行五老忽然战了起来，鱼贯走出，为首的一个朝西棚拱拱手道："贾竹坡，听说你倚老卖老，没把江湖同道放在眼里，咱们兄弟很少下山来，逢上了今天这场大会，真是难得得很，咱们兄弟很想跟你讨教几手，不知老哥肯不肯指点？"五行五老首先向贾太公提出挑战来了。

贾太公呵呵一笑，抱拳道："五位老哥请了，兄弟几十年来，一直安份守已，怎么会没把武林同道放在眼里呢？这也许是五位传闻之误，至于要和兄弟动手一节，兄弟已有几十年没和人动手了，实在恕难奉陪……"他说到这里，回头朝沈若华等人招招手道："你们出来。"沈若华、白秋云、舒秋霜、司马琼、秦畹凤五人，一起走到贾太公身前。

贾太公伸手一指五行五老，含笑道："这五位就是五行五老，精研五行真气，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他们要跟为师动手，为师在五十年前就已封刀归隐，不再和人动手，但人家既然提出来了，不陪他们走上几招，岂不扫兴？所以为师要你们出场，去接他们五位几招，记住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沈若华等五位姑娘一齐娇声道："弟子遵命。"

贾太公又抬头朝五行五老笑了笑道："她们是兄弟的记名弟子，其中只有一个跟兄弟练过几年，其余四人，都是一个月前才收的，五位老哥多多指教。"他说到这时，沈若华等五位姑娘已经连袂走出，朝五行五老躬身为礼，莺声燕语的道："五位前辈多指教。"

斗姆看司马琼随着几人走出，而且听贾太公的口气，她已拜贾太公为师，作了记名弟子，尤其是贾太公派出这五个花不溜丢的小妞来对付五行五老，更使斗姆测不透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五行五老成名数十年，如今眼看贾太公只派了五个十几二十岁的小丫头出来，和他们动手，这岂不是瞧不起人？

五张瘦削的老脸上登时飞起了怒色，其中一人哼道："贾竹坡，你自己不敢出手，却教五个小女娃出场，这不是瞧不起咱们兄弟么？"

"哈哈。"贾太公笑声中，连连抱拳道："兄弟要她们出场，正是重视五位老哥之处，她们是兄弟的记名弟子，这一个月中，兄弟也传授了一点手法给她们，五位老哥不是要和兄弟动手么？和她们动手，和兄弟动手不是一样么？"他只在一个月中，传授了一点手法给她们，就可和数十年修为的五行五老抗衡了。

这话自然听得五老大为愤怒，有人沉嘿一声道："好，你不怕她们送死，就要她们上来好了。"

贾太公大笑道："贾太公的记名弟子，岂是这样容易死的，好了，你们上去跟五行五老讨教几手吧。"他这一挥手，沈若华等五人便自散了开来，五位姑娘先在场中占了一个五行方位，由秦畹凤居中，然后一齐躬身道："五位老前辈请赐招了。"

五行五老看得不禁有些啼笑皆非，自己是五行门的五老，惯列五行阵势，这五个女娃对付五行生克，还是似懂非懂，居然也列起五行阵势来了，这不是班门弄斧？五行五老为首的那个矮小老者口中发出一声修长的尖笑，一挥手道："各就各位。"

五行五老迅疾在她们首排列了一个五行阵势。沈若华心中暗道："他们没向自己阵势包围上来。"只见那站在中间发令的老者朝沈若华五人喝道："五个女娃儿小心了。"

秦畹凤站在自己的阵势中央，看他吆声大喝，心中不禁有气，也大声道："五个老儿，小心了。"

五行五老自然被激怒了，只听中间那个口中喝了声：“疾。”外面四个老头突然就地疾走，这一走，就像一个黑轮在地上旋转。绕场疾走的并不是只是外面的四个人，站在中间的那个，也不时的穿插其间，好像五个人经常在变换位子，但外人看去，就像是中间一个外面四个罢了。

这一着也给贾太公料到了，站在中间的秦畹凤口中同样叫了声：“疾。”外面四个人也脚下一紧，在当地绕着圈疾走的起来，不但四人绕场疾走，站在中间的秦畹凤，也经常和大家换位，这一变化，和五行五老的阵势完全一样。

在五行五老来说，她们这是看人学样，并不稀奇，但五行变化，要走得这样纯熟，却也要经过相当时日的练习才行。草坪中间这两个圆圈在迅快的转动，看去倒也别致。五行五老转到第三圈，突听中间那人口中又喝了声“劈”。

两个圆圈本来相距不过数尺，这时中间那人“劈”字出口，第一个接近五位姑娘阵势的老者，右手突然李空劈出。五行五老，个个都有数十年修为，功力深厚，这一掌纵然是随手劈出，一道掌风，势若狂风，威力之强，莫与伦比。

最厉害的是这五个老头练的是五行真气，第一个劈出的是乙木真气，第二个劈出的是丙火真气，第三个是劈出的是庚金真气，第四个劈出的是癸水真气，第五个劈出的戊土真气。

五行真气各不相同，威力也就回然有异，乙木真气，所发掌风宛如滚滚巨木，排空而至，丙火真气，掌风炽热难耐，庚金真气，有如密集锋纲，锐力无匹，癸水真气发如波涛冲击，席卷而至，戊土真气，黄沙滚滚，天地为之变色。

他们本来就在绕圈疾行，一人劈出一掌，也循环不息的攻到。不，五个人转得快，劈得快，五道五行真气汇成了一道，这一道狂风般的掌风，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之势，何止万钧，就是五个一流高手，也未必接得下。这分威势，直看得两边棚中的人，莫不耸然动容。

试想由五个十八九岁的少女组成的阵势，只怕连对方一掌也无法接得下来，更何况由五道掌风汇成的一道汹涌掌力？太极掌教紫云真

人、华山掌门商子畏、就是欧一峰也不禁暗暗替五女耽起心来，不知贾太公何以会要她们五个功力极浅的姑娘家去应付五行五老的?

再看五位姑娘，她们这时还是在绕圈疾走，并没有被黄河决口一般的汹涌掌风冲散或者撞飞出去。她们每一个人左手横掌当胸，掌心向外，右手同样掌心向外，指尖后拖，走得很快，简直像走马灯，像行云流水，走得姿势美妙，还好像很轻松，这下直看得敌我双方的不禁大感惊奇。

她们依然在绕圈疾走，连她们衣裙都丝毫没有被风吹动，那么五行五老一记记拍出来的掌风，积无数掌风汇成的一道狂飚，到那里去了呢？原来五位姑娘左手横掌当胸，右手指尖向后，练圈疾走，就像转动的风轮一样，五行五老汇成的一道汹涌掌风，涌到五位姑娘疾转的圈圈附近，就被她们手掌引了出去。

这真是四两拔千斤，五老这般无舆伦比的掌力，经她们轻轻推引，便如道河入淮，轻而易举的导引着这股汹涌掌风，朝北首泄去。五行五老先前还没有察觉，依然绕圈疾走，每人一记又一记的劈出五行掌，但却不见丝毫动静，自己五人汇成的一道狂飚，源源不绝的劈攻过去，竟似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这下自然引起五人的注意，才发现五个女娃手势奇特，如挽如推，使的极似佛们“接引神功”却不又像，但自己五人的掌力一泻千里，明明是被五个女娃儿推出去的，因为她们绕圈疾走之故，掌力一经带动，引出去的极快。

五行五老有此发现，不觉脚下一停，为首老者沉喝道：“小丫头，你们这是做什么？”他这句小丫头，听得五位姑娘心中有气，沈若华冷冷的道：“这要问你们五位了，你们是在做什么？”

为首老者怒声道：“小丫头，你敢对老夫这般说话？”

秦畹凤大声道：“哼，小丫头也是你们叫的？老头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劈了老半天，可曾伤到姑娘们一根头发，老而不死谓之贼。”五行五老已经停下来了，但她们五位姑娘，还在绕着圆圈疾走如故，沈若华和秦畹凤也是口中说着，脚下丝毫没停。秦畹凤这番话，把五行五老激怒了，尤其是那句老而不死谓之贼。

为首老者双目精芒暴射，大喝一声：“丫头找死。”右手抬处，拍出一掌。他含怒出手，这一掌直劈天门，一道掌风，势如奔雷，直向

五位姑娘当头劈落。

白秋云冷喝一声道："五行五老，你们久战无功，应该知难而退，还要逞凶么？"五个人本来顺着转圈，在白秋云喝声中突然回身逆转。五位姑娘十条皓腕，动作整齐划一，由原式从下翻起，划了个圈，往左推出。

这一推姿势美妙无比，但五行五老为首老者劈出的一道掌风，经她们一推之后，原封不动被挡了回去。为首老者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出的掌力，会被人家回敬过来，他也想不出她们使的是什么功夫？就在这电光石火的时间，风声如涛，一道劲力奇猛的掌风已经撞到他身前。

为首老者心头这份震惊当真不可言喻，慌忙之间，只好再出左掌，横胸封出。这两股掌力，全是他自己发出来的，但却互相撞击上了，发出蓬然一声轻响。为首老者但觉胸口压力奇强，不由自主的被逼退了一步。

这是他出道江湖以来，从未遇上过的事，目中寒芒连闪，望着五位如花如玉的姑娘，口中忽然轻轻叹息一声，朝其余四人说道："咱们果然已经输了，而且输给了五个黄花丫头，江湖上那有咱们立足之地，还是回五行山去吧。"

其余四个黄衣老者同声道："大师兄说得是。"为首老者道："走。"他"走"字出口，五道黄影同时飞起，像流星般朝山下投去。贾太公呵呵一笑道："你们五个还不回来么？"五位姑娘听到师父喊声，化作五道香风，朝棚下飞了进去。

这时东棚中又有三个人站了起来，正是天山三怪。眼睛一花，已在场中，这下身法之快，几乎没有人看得清他们是如何走出来的？站在中间的大怪却在此时已发出破锣般的声音喝道："贾竹坡、木吾，现在该咱们上场了。"

贾太公含笑拱拱手道："三位申屠老哥请了，贾某还以为斗姆把三位请来，是久幕三位在武林的声望，来主持今日江南武林大会公道的，三位久居天山，早已不问江湖之事，何等逍遥自在，怎么跟贾某叫起阵来了？"

大怪厉笑道："不错，咱们久居天山，不问江湖之事，但听说你贾竹坡欺压江湖同道，把咱们视作旁门左道，一再纵容门下，赶尽杀

绝，咱们再要不下山，所有黑道朋友，还有噍类么？”

贾太公笑道：“申屠老哥此言差矣……”二怪吼声道：“姓贾的不必多说，今日此会胜者为强，你和木吾站出来，咱们一决胜负。”

“善哉、善哉。”木吾道人打了个稽首道：“贾老施主还在五十年前，就已不和人动手，贫道也封剑有三十年了，三位施主定要和贾老施主、贫道两人较量，咱们无可奉陪，只是三位施主应该遵守昔年誓言，听贫道相劝，回转天山，悠游自在，乐享天年，岂不是好？若是助纣为虐，凶心末戢，那么昔日的誓言，只怕要应验了。”

“住口。”大怪双目之中金芒暴射，厉声道：“木吾，咱们若是怕了誓言，就不下天山来了，不错，咱们兄弟在三十年前说过，再入紫金帝国，便当五剑分尸，但此一时，彼一时，就算那姓王的匹夫在此，咱们兄弟非抓出他心肝来嚼了不可。”他生相狞恶，露出白峥峥的齿牙，当真像是要生嚼人一般。

木吾道人听得暗暗攒了下眉，忖道：“这三个凶人，果然凶性未改。”三怪尖声喝道：“木吾，你和贾竹坡既然不敢和咱们动手，那就乖乖的给咱们滚。”

二怪接口道：“要他们留下姓李的小子和姓舒的小丫头，才能够让他们滚。”听他们口气，好像已经战胜了一般。

贾太公大笑一声道：“三位这般口气，是和姜某说话么，木吾兄，看来在劫难逃，不用和他们多说了。”说到这里，右手一抬，说道：“紫云道兄、商老哥、欧老弟，就请你们三位去挡一阵了。”

太极门的紫云真人、华山商子畏、欧一峰三人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前辈吩咐，自当遵命。”于是由紫云真人为首，鱼贯走出西棚。

李云龙、舒秋霜两人同时朝贾太公躬身一礼道：“老人家，他们方才说要把我们两人留下，我们也跟出去会他们好吗？”这本是早已预定好的人数，自然非他们两人加入不可，李云龙和舒秋霜这样说，只是不使对方注意罢了。

第五百三十三章

紫云真人、商子畏、欧一峰三人走出场中，由乙青道长打了个稽首道：“三位施主请了，贫道三人奉贾老前辈之命，来向三位讨教，还望三位施主多多赐教。”

天山三怪是目前左道旁门中辈份最尊，功力最高的三个，在他们眼中，只有贾太公和木剑道人还差可和他们匹敌，紫云真人并未说出他是太极派掌教的身份，而且又称贾太公为前辈三怪自然瞧不起这迎出来的三人了。

大怪微嘿道：“你们是什么人，先报个万儿给老夫听听。”紫云真人依然含笑道：“贫道紫云，忝掌太极派门户。”然后又一指商子畏、欧一峰续道：“这位是华山派掌门人商子畏道兄，这位是南海风雷门掌门人欧一峰道兄。”他这一亮出身份来，居然是三位掌门人，这身份不同了。

尤其静光、太极两派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武林中的领袖，紫云真人是太极派的掌门人，天山三怪听得不觉微微一怔。大怪大笑一声道：“原来三位还是一派之尊的掌门人，申屠天倒是失敬了。”

这时李云龙、舒秋霜两人也跟着走出，朝紫云真人欠身道：“道长，天山三位老前辈声言要把在下兄妹留下，在下兄妹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开罪了这三位前辈高人，但他们既然提出来了，在下兄妹也就不得只好放手抗拒了，只是仅凭在下兄妹二人，自然万难是天山三位老前辈之敌，因此在下想道长等三位出手之时附随骥尾，也可伏作荫庇，还望道长三位赐允才好。”

紫云真人打了个稽首，笑道：“有李施主、舒姑娘二位加入，贫道自然欢迎之至。”

李云龙又朝三怪抱拳—礼，说道：“再下兄妹，既蒙三位老前辈垂青，意欲追随乙青道长等三位掌门人骥尾，向老前辈请教几手剑法，三位老前辈不会说咱们这边多了两个人手吧？”

“哈哈哈。”大怪仰首发出一声破锣似的狂笑，说道：“老夫兄弟，就算你来上千军万马，也不会嫌多，多上你两个小娃儿，又何足道哉？”

李云龙一抱拳道："如此，那就谢三位老前辈了。"紫云真人三人，从西棚出来，早已暗中有了默契，因此在步出西棚之际，就在无意之中，占了三个方位，乙青道长就站在西首。

这本是鼎足形的位置，后来李云龙和舒秋霜两人走出，就没有他们的位置了，李云龙话声一落，就和舒秋霜一同退向东首。这样正好是四象方位，把天山三怪围在中间。这也是普遍四个以联合出手的阵势，很普遍。其实贾太公安排的位置是：李云龙占东方，他练的真气做有木形真气，使的又是青剑，自然要他守住东方了。

欧一峰是风雷门掌门人，练的是三阳真气、丙灵剑法，自然要他守住南方。商子畏是西狱华山派掌门人，使的是紫光剑，自然要他守住西方。紫云真人使的是一柄玄武剑，自然要他守住北方。至于舒秋霜会祭诛神剑，武功已得贾太公的真传，要她守的自然是中央戊土，但这样就会使对方警觉，才故意和李云龙站在一起，真要出手，她还是以中央戊土为主。

天山三怪眼看他们已经列成了四象阵势，大怪怪笑一声道："很好，你们三位掌门人可以出手了。"他只称三位掌门人那是没把李云龙、舒秋霜两人放在眼里，因为这两个人是后生小辈，就是再加上几个，也不会在天山三怪的眼里。

老实说，三位掌门人中，太极、华山，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大门派，他们对这两个大门派的掌门还不敢轻视。南海风雷门，在江湖上只是小门派而已，因此欧一峰在他们眼中，已经是不足道了，更何况李云龙和舒秋霜只是一对初出茅庐的雏儿而已。

天山三怪本是自视甚高，目空四海的人，有这种想法，原也是不错，但双方动手，应视武功为先决条件，有不得这种先入为主低估对方的自大想法。天山三怪就因为这一念轻敌，注定了他们这一战无可挽救的失败。

紫云真人心知天山三怪武功高不可测，他们自恃身分，不肯抢先出手，自己五人，那就不用和他们客气了。心念一动，这就「锵」的一声，从肩头掣出剑来，口中说道："三位施主请亮剑了。"

紫云真人玄武剑出鞘，商子畏的紫光剑、欧一峰的丙灵剑和李云龙的龙泉剑、舒秋霜的诛神剑也各自出匣。这五柄剑锋芒耀目，色彩各异，龙泉青虹吞吐，诛神剑如一泓秋水，丙灵剑剑身不过二尺五

寸，剑芒如火，紫光剑色呈纯白，只有玄武剑像一柄纯铁，式样古朴，毫无光芒。天山三怪究是见多识广，一看五人亮出来的长剑，便已看出不是凡品。

二怪怪目一翻，注定李云龙手上的龙泉剑，尖声喝道："姓李的小子，你这柄剑从那里来的？"李云龙欠身道："老前辈见询，在下此剑乃是家门所赐。"三怪沉哼道："龙泉剑会是你家的剑吗？"

"龙泉剑"李云龙故作不解，说道："在下此剑，名为乙木剑，并不是青藤剑。""哈哈。"大怪发出破铁似的笑声，脸色狞厉，喝道："阴阳神教的龙泉剑在你手上，他的剑法你学会了没有？"

李云龙自然看得出三人神色狞厉，依然欠着身道："在下并不认识什么阴阳神教，在下家中有很多剑法，学的自然是家门剑法，怎会去学外人的剑法？"

大怪看他说得不像有假，再说李云龙不过二十来岁，据江湖传言，阴阳神教不在世上行走也有百年了，看来果然和这小子无关，口中沉哼一声，也从肩头抽出剑来。二怪、三怪看老大拔剑，也各自掣剑在手。他们三人身形高大，掣出来的三柄长剑，也与众不同，剑长足有四尺，阔如手掌，只要看他们这三柄剑，就可以看出他们剑上造诣的深厚了。

二怪尖声笑道："咱们老夫要你们出手，你们还客气什么？"紫云真人长剑当胸，打了个稽首道："贫道等人那就有僭了。"当胸长剑一举，嗡的一声向天空划了一个圆圈，一元复始，正是太极两仪剑法的起手势。商子畏同样手腕一振，紫光剑飞起一点寒芒，也使出华山紫光剑法的起手式太白现西方。

欧一峰使了一招离火烧天，这三人都是向天发剑，并未真的攻出，这是身为一派掌门，存有揖让而升的风度。李云龙的使的剑法第一招紫气东来，由东向西推出一剑，剑身轻震，泛起一片青光。舒秋霜使的是金莲剑法，软剑一挥，就划出三朵金莲，冉冉而生，朝前飞去。

五人之中，只有他们两人是真的攻出了一剑。天山三怪眼看李云龙使的虽是龙泉剑，但使出来的剑法果然不是仇家路数，倒也相信了。这时五人列成了四象阵势，既已发动了攻势，他们也就不再客气，各自挥起阔剑，朝外推来。

前面一再提到过天山三怪是当今武林黑道中首届一指的大魔头，平日一向自视甚高，太极门的紫云真人、华山商子畏、和南海欧一峰在第一剑上都不是真的攻击，他们三人的出手第一招，又如何肯真的发招？三柄阔剑迎风推出，发出「嗡」的一声剑鸣，剑气迸发，却也并不对人。

但李云龙和舒秋霜攻出的一剑，却是真的攻了过去，天山三怪这一剑只是临风推出，既不是真的攻敌，自然只是一记虚招，当然也没有封架了。照说，李云龙挥出的一片青光和舒秋霜幻起的三朵金莲，若是对手换成江湖普通高手，那么两人这出手一剑，已是十分李厉了。

天山三怪却连睬也没睬，同时李云龙和舒秋霜可有了感觉，推出去的剑势，被对方迸发的剑气所阻，再也推不出去。人家虽未封架，其实等于已经封架了。紫云真人含笑稽首道："三位施主太客气了。"口中说着，长剑一圈，幻起两圈银光，朝二怪推去。

商子畏也不再客气，紫光剑一振，一记白虹贯日攻向了三怪。这也是预先分配好了的，由紫云真人对付二怪，商子畏对付三怪，由欧一峰和李云龙、舒秋霜三人对付大怪。欧一峰继离火烧天之后，长剑一转，平推而出，剑光倏然由下翻起，剑芒流动，居然尽作火焰之状。

大怪纵然武功高深，也识不透这一招的剑法变化，阔剑一引，斜划出去。他虽是随手一划，剑风嘶然，劲力之强，大概数尺之内，你若是刺去的剑势，可能也会被它荡开。李云龙一见欧一峰第二剑出手，也跟着龙泉剑一紧，使了一招惟木有德，青光乍卷，涌起一排滚滚剑影，席卷而出。

舒秋霜同时在振腕之间，推出了五朵金莲花。这是作者分头道来，看去就觉慢了，实则几人之剑势，几乎是同一时候发动了。大怪一剑斜划，只是划开了欧一峰的一招金犁火耕，他随剑发出的剑风，虽然强劲如同有物，但也无法把李云龙和舒秋霜的第二剑迫开。

既然无法把两人剑势迫退，那就是两人的剑势，已然攻入他封出的剑风之中了。大怪是何等人物？自己随剑发出的剑风，被人长剑攻破，他那得不觉？心中暗暗忖道：这两个年轻人，剑上造诣果然不弱。心念这一动，划出去的阔剑，又划了个弧形，朝两人剑上推出。

江湖上能得他天山三怪的大怪称道的人，可并不多，要大怪挥剑接招，也自然更少了。尤其在欧一峰、李云龙、舒秋霜三人还只是第二招，大怪却已使出了三招，更是异数了。双方剑势一经展开，刹那之间，剑影纵横交织，森寒剑气，愈扩愈大，弥漫到二、三丈方圆，人影迷离，难分敌我。

其中天山三怪的三柄阔剑最为突出，有如三条撑海蛟龙，剑光粗逾水缸，长逾数丈，起伏翻腾，矫捷不可名状，隐隐如闻潮声，简直无人能制。但任你三怪阔剑使得如何威猛，站在四个方位上的五人，虽然被迫退守一隅，屈居下风，依然均能各展所学，仅守门户，五支剑剑光霍霍，剑气嘶嘶，封闭遮挡之间，偶而也有一、二招精妙的反击招数出现，带守带攻，也尽自抵挡得住。

李云龙已经使出了全身解数，把圣天真气、螺旋九影身法，配合龙泉剑法，都使了出来，一个人青光缭绕，悠忽来去，了无破绽，不愧是武林的新秀。舒秋霜也同样使出了纵地金光法，身形倏高倏低，不可捉摸，手腕摇处，泛起朵朵金莲，大怪阔剑剑势，纵然又粗又重，却也无可奈何他们。

欧一峰当然也奋起了全力，除了威力最强的天雷指尚未使出，一柄丙灵剑发如雷霆，隐挟风雷之声。他风雷门唯一和人不同之处，别人剑气森寒砭骨，他丙灵剑上散发出来的是三阳真气，嘶嘶剑风，炽热如火。商子畏紫光剑色呈纯白，华山紫光剑法，轻灵处如鸿毛飘空，快速处如行云出岫，凝重处如华狱耸峙，变幻处如莲花倒垂，坚韧处如百炼精金，剑法之奇，确然已臻神化之境。

紫云真人手中一玄武剑，除了式样奇中，看去毫无光芒，此时使出来的是太极两仪剑法，每一剑都在划着圆圈，剑光倏然若来，寂然而去，丝毫不见用力，而真力自然流露，既在其中，这是太极道家最上乘的剑术功夫。

五人虽然在对方三柄阔剑之下，都已全力肆应，但大家都留了最后一手，并未展露，只是各自独居一隅，以守代攻，这是为了先看看对方三人的剑路，和究竟有些什么杀着。

天山三怪一向自高自大，先前并未把对方三人放在眼里，李云龙和舒秋霜自然不用说了，但经过这一阵缠斗，不但太极、华山、南海三派掌门人剑法精纯，无懈可击，就是李云龙、舒秋霜二人也使他们

刮目相看，心头不期而然渐渐感到沉重起来。心中暗自想道：“自己三人若是连这五人都收拾不下，还能在江湖道上称得第一号人物，受人拥戴？”

三怪心意相通，一念及此，那还忍耐得住？大怪蓦地洪笑一声，声若巨钟，笑声甫起，剑光暴涨，冲天而起。他这—发难，二怪、三怪也紧跟着纵身飞起，剑势暴长，三道剑光刺空直上，冲起三丈多高，才盘空一匝，疾然回头，倒挂而下。

这一下有如天龙喷雾，三道剑光同时爆散开来，化作千万点流星飞芒，漫天俱是嗤嗤剑气，笼罩住两丈方圆，像泰山压顶，挟雷霆万钧之势，朝五人头顶劈击而下。这一击威势之强，武林罕见，东西两棚之人，但觉剑光奇亮刺目，几乎令人睁不开眼睛，那里还看得清下落的情形？

就在此时，舒秋霜耳边突听师父贾太公传音入密的声音喝道：“徒儿还不祭剑，更待何时？”舒秋霜听到声音，急忙右腕运劲，把诛神剑奋力朝空中掷去，—道银光冲霄直上。

这时李云龙耳边也听到了木吾道人传音入密的声音说：“少侠，准备使飞讪一剑。”这本是大家事前约好了的，以舒秋霜祭起诛神剑为号，就是大家动手的时候了。

现在舒秋霜的诛神剑已经祭起，紫云真人等三人看到银光冲霄而上，心知已是时候，也立即随着发动。紫云真人缓缓吸气，右腕向空连挥，玄武剑立时划起三个圆圈，冉冉往上升起。剑光凝到处的三个圆圈，一经上升，就渐渐在放大，这三圈剑光，也凝聚了紫云真人毕生的功力，可以承受任何巨大劈击力量。

商子畏紫光剑临风向上直劈而出，一道白虹应手而起，比起方才来，剑光也几乎粗了两倍，他这一招名为直破天门，正是紫光剑法中的精髓，剑气迸发，不但精芒耀目，森寒金风，随剑而生，宛如大海中直竖而起的波涛，当真海立云垂，差可比凝。

欧一峰长发披散，一张脸色如朱砂，浑身冒起了青烟，长剑向空连劈五剑，这五剑劈出，但见五道色呈暗红的剑光，同时向上涌起。每道剑光都有丈许来长，这是他以三阳神功贯注在丙灵剑上发出来的剑气，炽热逼人。

李云龙更不怠慢，剑诀突然朝天一指，长剑接连挥出，刹那之间，龙泉剑青光暴涨，有如孤峰突起，一幢青蒙蒙的光幕，如云如嶂，如浪如涛，冲天涌起，四周寒气袭人。这四道剑光，都是冲天而起，但要数李云龙这一幢青蒙蒙的剑光最强最盛，令人睁不开眼睛。不，还有一道冲霄直上的银光，到了三丈高处，陡然间暴涨开来，精光四射，银芒耀目，缓缓降落。

这时天山三怪已从三丈高处回头扑落，这道裹着奇亮银虹的剑光，却出现在他们头顶，森寒剑气，直砭肌骨。大家仰头观看，那道银虹降落之势似乎极缓，实则一丈方圆早已被它剑气所笼罩，如果身在高空人，就会感觉到剑光已迫眉睫，天山三怪此时就有这种感觉。

他们腾空发剑，原是指在伤人，如今这道剑光超过他们头顶，再往下直落，已是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自然只好放弃伤人之念，先把这道剑光击落了再说。三怪心意想通，一念及此，登时口发长啸，三个人同时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本来剑先人后往下俯冲的人，居然一下掉过头来，而且又升高六七尺，同时阔剑一挥，朝那道银光四射的无人长剑上击去。天山三怪说来真也了得，阔剑一挥，同时发出匹练般三道剑光，分三个方向击到。

“当。”半空中响起一声震慑人心的金铁大震，这一声金铁交鸣，是三柄阔剑同时击在舒秋霜祭起的诛神剑上发出来的声响。

天山三怪人虽凌空，但剑在手中，这一记三柄阔剑同时劈在诛神剑上，诛神剑只是舒秋霜向空掷起的一柄剑，没人执在手里，三怪三柄阔剑同时劈落，这力道有多大？照说，诛神剑自然要垂直跌落无疑。那知这一声金铁交鸣响过这后，诛神剑并末被击落，依然缓缓下降如故。

天山三怪的三柄阔剑，在这一击之下，登时被截成了两段。天山三怪没想到会在—劈之中，被截断了长剑，尤其经过一劈之后，诛神剑纹风末动，依然缓缓下降，光芒四射，不由怔得一怔。他们方才一个筋斗腾空跃起，但在挥剑一击之后，人究竟不是飞鸟，无法在空中停留，三人脚下，四幢不同的剑光，同时冲天而起。

天山三怪四十年前仗恃武功，横行江湖，被飞讪一剑王西神击败，要他们立下重誓，再入中原，便得五剑分尸。这件事，他们认为是一生的奇耻大辱，下了四十年苦功，非报此一剑之仇不可，谁知经

他们多方打听，王西神已在二十年前去世了。此时骤见东首冲起来的一幢青色光芒，使的正是王西神的飞讪一剑。

三人手中阔剑虽被截断，此时一见李云龙使出飞讪一剑来，仇怒之火突然大炽，口中同时怒啸，正待朝李云龙扑去。欧一峰早就在等着那声金铁狂鸣，这一切自然全在贾太公的意料之中，早就嘱咐欧一峰依计行事。

半空中那声金铁狂鸣乍起，欧一峰左手早就凝聚了天雷指功力，奋力一指朝大怪李空点去。指风乍发，但听“轰”然雷鸣，大怪一个人如遭雷击，一个筋斗，往下跌去。

他这一跌，快要落到紫云真人三圈剑光之际，右手断剑连劈两剑，又是「当」、「当」两声金铁狂鸣，他居然藉着这两记剑剑交击，又腾空仆起，但在这两声金铁交鸣声中，他两尺长的断剑，又被紫云真人的玄武剑削断了两截，剩了尺许长一截断剑。

李云龙看他从北首腾空跃起，似有突围之意，也立即振腕发指，也使了一记惊雷指，期他胸腹击去。李云龙修为虽浅，但木能生火，这一招惊雷指，同样威力奇猛，又是“轰”的一声，大怪又被打了一个筋斗，一个人乘机朝西掠去。

商子畏大笑道：“此路不通，阁下快回头吧。”左手一记穿云指迎面点出。

大怪怒吼一声，举起手中仅存一尺长的短剑，朝商子畏就刺。商子畏紫光剑半空挑出，又是「叮」的一声，一尺断剑又被截去了一半，手中断剑仅存下五寸长了。但他身子一直在空中打转，无法落下，心头更是怒不可遏，暗道：“就凭我申屠天—身修为，还怕了姓李的小子不成？”

口中大喝一声，五寸断剑扬处，一转头，纵身朝李云龙扑到，但听又是一阵「当」「当」轻震，他凭手中五寸断剑，几乎把李云龙这招飞讪一剑交织如电的剑光撞散。李云龙见状大惊，赶紧奋起全力，又是一记惊雷指，朝他后心击去。

“轰。”指风如雷，这—指，直打得大怪眼冒金星，一个人往下直落，正好跌落在李云龙一幢青蒙蒙的剑光之中，口发出一声闷哼，就被剑光转过，身上少说也中了十七八剑，往下倒去。

这虽然只说了大怪一个人，但二怪、三怪的情形，亦复相同，在阔剑和诛神剑交击，发出—声金铁交鸣之后，欧一峰连续点出了三记天雷指，把二怪、三怪，同样震飞出去。这时李云龙在东，欧一峰在南，商子畏在西，紫云真人在北，舒秋霜虽然和李云龙站在一起，但祭起的诛神剑，却在正中间，正好合了五行之势。

二怪、三怪，却和大怪一样，他们平日自恃功力，很少联手合击，因此一旦遇上强敌，他们就没联手合击的想法，仍然是各自应战，现在长剑被截，形势不利，也各自寻求突围。这一来三人就成了各自为政，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了。

三人阔剑一截截的被削断，就像冻窗苍蝇一样，到处乱钻，二怪被欧一峰连续两记天雷指，打得昏头转向，跌落在商子畏的如涛剑光之中，刹那就被剑光淹没。三怪则被紫云真人一记太极掌，连人带剑摔到欧一峰的五根暗红的剑柱之中，也瞬时毕命。

天山三怪被当年立下的重誓，再入中原，当五剑分尸，如今正好丧在由五支名闻武林的利剑所组成的剑阵之中，岂非道长魔消，天网恢恢？天山三怪受诛，舒秋霜收了诛神剑，其他四人也各自收剑，腾霄剑气，如山剑影，霎时尽敛。

斗姆眼看三怪伏诛，心头由惊而怒，由怒生厌，口中尖喝一声："你们欺人太甚了。"纵身朝场中扑落，目中光芒闪动，指着贾太公厉声喝道："贾竹坡，你还说封剑五十年了，这场屠杀明明是你安排好的，你们自认为名门正派，却专门和江湖同道作对，好，今天咱们就在这里作一次彻底了断，大家作一个总结，你自己下场来，老身要向你讨教几招。"贾太公暗暗攒了下眉，心中暗道：疯和尚至今未至，这女魔头难缠得很，这倒是棘手之事。

东棚之中，魔手天尊陈明达一见师父向对方叫阵，也不觉霍地站起，回头朝黑衣魔女贾淑娴道："三师妹，咱们出去。"话声一落，右手大袖一挥，当先朝场中走去。

他这一挥手，仙人庙八大护法术龙车如海、大头鬼王冷伦、黑扇秀才韦三元、过天星汪照廷、过关刀刘有禄、白虎煞王进士等黑道煞星，也纷纷跟着走了出去。黑衣魔女贾淑娴眼看师父、大师兄都出去了，她自然不好留下，也只好跟着来人身后，走出棚去。

欧一峰眼看东棚中人纷纷向场中围来，人数不少，自己这边金罗汉大通大师、贾太公、木吾道人三位早已封剑，不会和他们动手，太极、华山两位掌教，是贾太公请来对付天山三怪的，也不好叫人家出手，真正能动手的只有自己和李云龙、舒秋霜、白秋云、沈若华几人，可以应敌。司马琼身怀六甲，自然不好出手，秦畹凤武功平平，也绝非这些凶神恶煞的对手。这一来，人手就嫌不足，心中正感为难。

贾太公含笑朝场中斗姆拱拱手道："斗姆，你这话就不对了，兄弟一向从未和江湖作过对，而且今日兄弟应邀而来，纯是为白血帮之事，替你们双方排解来的，当日你斗姆也是因为白血帮，才邀兄弟来的，但今日此会却在咱们到达之后变了质，成为正邪之争，兄弟如何事先安排了？"

斗姆怒声道："你们方才排出来的阵势，难道还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么？若非五柄宝剑，占了五行方位，天山三老岂会中你的埋伏，送命于此？"

"哈哈。"贾太公大笑一声道："天山三怪，三十年前曾立下誓言，重入中原，便当五剑分尸，他们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重入中原，不过应了他们昔日的誓言而已。"

"五剑分尸，不是你预先作的安排么？"斗姆厉声道："你要李云龙这小子去静光、太极、华山，就是你出的主意了。"

"斗姆，你又错了。"贾太公微微摇头道。斗姆冷冷一哼道："老婆子不舒这些，反正今日之事，是你贾竹坡领的头，老婆子向你讨教几招，也是应该的了。"

贾太公大笑道："斗姆，你这就找错了人，兄弟五十年前已经不再和人动手，五十年后，岂会和你斗姆动手？"

斗姆凶睛一转，忽然落到李云龙的身上，厉笑道："那好，天山三怪，是老婆子约来的，他们死在王西神的传人剑下，是应昔年誓言，老婆子的徒儿文慧芸杀了李云龙朋友的老子，是替夫报仇，李云龙杀死文慧芸是替父报仇，老婆子总也可以为徒儿报仇，为朋友报仇吧？"说到这里，长剑一指李云龙，呷呷尖笑道："姓李的小子，老婆子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吧？来，在你剑下已经死了四人，你赔上命，

也应该够本了，让老婆子伸量伸量你的飞讪一剑，究竟厉害到如何程度，你可以亮剑了。”

舒秋霜应声道：“杀文慧芸有我一份，杀天山三怪也有我一份，你把我也算上了。”斗姆看了她一眼，点头道：“很好，就算你一份。”“且慢。”欧一峰道：“斗姆，你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凡事总得有一个理了。”

斗姆道：“我那里没理了？”

欧一峰道：“李老弟、舒姑娘父仇不共戴天，自然非手刃亲仇不可，欧某却没有听说过徒弟之仇，也不共戴天，何况你是武林前辈，你找李老弟、舒姑娘报仇，以大欺小未免有失公允，此其一……”

斗姆道：“你还有第二？”

“有。”欧一峰道：“天山三怪不遵誓言，李老弟为了先师未完心愿，他一个后生晚辈，独力无法对付天山三怪，邀约助拳，这也是人情之常，但诛杀三怪，究非李老弟一人之力，你与替朋友报仇，就不应该只找李老弟一个，此其二。”

斗姆道：“你好像还有第三个理由？”

“不错。”欧一峰道：“欧某妻子，落到仙人庙手中，欧某该不该找你要人？欧某的女儿，该不该向你要娘？我欧一峰父女，找你斗姆，是不是名正言顺？”他说话之时，沈若华也站了出来。

斗姆凶睛连转，点点头，厉笑道：“很好，都是你们有理由。”她目光一瞥太极紫云真人、华山商子畏两人，色厉内荏，尖笑道：“你们两个既然参加了围杀天山三老，大概是不会置身事外了这样也好，咱们今天也不用讲什么理了，大家各展所长，各显神通，在这里作个了断，也是好事。”说到这里突然抬腕掣剑，只听「呛」的一声，余音不绝，她手中已经多了一柄四尺长的细长长剑，剑锋色呈纯白，使人看了有不安的感觉。

贾太公暗暗攒了下眉，忖道：“魔道的天魔剑会在这女魔头手中。”

她这一亮剑，欧一峰父女、李云龙、舒秋霜四人自然也很快的拔出来剑来。斗姆目光狠毒，朝太极紫云真人、华山商子畏投来，冷冷

的道："你们二位怎的还不拔剑？老婆子一经出手，就不会客气的了。"

紫云真人和商子畏还没开口，陈明达、木龙车如海、大头鬼王冷伦等一干人看斗姆已经亮了兵刃，也纷纷各自掣出了随身兵器。这一阵「锵」「锵」剑鸣，当真声势惊人，场中登时平添了无限杀气，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太极紫云真人和商子畏二人虽未拔剑，但太极门下八个蓝袍弟子已经散了开来，一手紧按剑柄，作出了戒备之状。

就在此时，但听有人大叫一声："莺儿，你这是做什么？"声音入耳，但见一道灰影从远处电射而来，朝场中泻落。人好快的身法，简直如天马行空，划空飞坠，声音堪堪入耳，人已端端正正的站在斗姆面前。

贾太公听到这声"莺儿"，不禁脸上有了笑容，暗道："他终于来了。"金罗汉大通大师也低低诵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时双方都准备出手之际，突见有人泻落，还不知道来的是敌是友，数十道眼光同时急忙朝那人投去，才看清这泻落场中的竟是一个身穿灰布僧袍蓬头垢面，胡子如同刺猬的和尚。他一袭灰布僧袍，虽然没破，但已经很久没有洗涤，油光光的，又皱又脏。和尚本是光头，但他除了脑门烙了戒疤，头发长得像芭草一般，脸也好久没洗了，有着泥垢，但他脸上肌肤却可以看出长得甚是白净，白的地方红润如婴儿。

这和尚居然使人看不出他的年纪来，既似三十出头，也像四五十岁，总之看去怪怪的。只有李云龙认识，他就是自己远上少林，去请来的疯和尚——当今静光寺方丈的师叔天风大师。斗姆森冷的目光逼注在疯和尚的脸上，冷冷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疯和尚一呆，用的指着自己鼻尖，楞楞的道："你不认识我了？"斗姆喝道："我不认识你，你快走开。"

疯和尚忽然双手乱拍，双脚乱跳，一屁股朝地上坐了下去，像小孩赖皮一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双脚乱踢，说道："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记得我的，原来你已经不认识我了……"在这杀气弥漫的战场之上，忽然来了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举动又和小孩子一般，大家不觉忍俊不禁，脸上都有了笑意。

斗姆看着他，忍不住问道：“你究竟是谁？”“阿干。”疯和尚手背擦着眼泪，大声道：“你记不记得阿干？我就是阿干呀。”“阿干？”斗姆脸上飞过一丝难以形容的神色，两眼盯着疯和尚，问道：“你真是阿干？”

“是啊。”疯和尚坐着的人，也没见他脚下用劲，一个人忽然跳将起来，笑逐颜开的道：“你终于想起来了，莺儿，我们有多少年不见了，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并排坐在小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你取出包在衣衫里的一个豆沙包，悄悄塞在我手里，叫我快些吃……后来给你娘知道了，还痛骂了你一顿，你哭着回去，我心里好难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要吃豆沙包，我吃豆沙包，就会想到你，我当了和尚，也一直爱吃豆沙包，天底下，只有豆沙包最了解我的心了……”他好像遇上了亲人，也忘了他是和尚，他把小时候真挚的爱，天真的说了出来。

斗姆被他当着敌我双方这许多人，当着她徒子徒孙的面前，说出来小时候的情景，不禁脸上一红，说道：“阿干，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还提他作甚？”

“我要说。”疯和尚道：“我时常一个人说给自己听，有时也悄悄告诉我佛如来，只是他是和尚，说了也没用，我又去和庙前面的树说，和山上的石头说，如今见到了你，自然要说了。”他咽了一口口水，接着道：“方才，我一直躲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你，又不敢叫你，你虽然和从前的莺儿不大一样了，但经过很多时间，才认出来，你真的是莺儿，你怎么又叫斗姆了呢？”

斗姆道：“我不是从前的莺儿了，你快走吧。”这句话，她口气说得很柔，和她平时的口气，完全不同。

疯和尚道：“你是的，你是莺儿，一点也没错，你总记得我们在树林子里捉迷藏，你那时候躲到树后面去，让我捉不到你，有一次，我给树根绊了一跤，跌破了头，你用手帕给我包扎，还用手指沾着口水给我揩血迹，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你不相信。我说：你不相信，我再摔一跤给你看，你骂我是不知痛痒的小楞子，我笑得很傻。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捉迷藏，我也时常和街上的小孩子捉迷藏，就是找不到你，只好和他们捉迷藏了。莺儿，我们再来捉迷藏好么？”他想用手去拉她。

这番话，听得大家都不禁暗暗觉得好笑。这是个疯和尚，但有谁知道疯和尚年岁虽大，依然不失其赤子之心。斗姆身子后退一步，她已是七老八十岁的老太婆了，但这一步后退，竟然怯生生的像个含羞的少女。她脸色一沉，喝道："阿干，你疯了？"

疯和尚望她，傻笑道："他们本来都说我是疯和尚，我不发疯，谁去发疯？天底下有几个不疯的人？我佛加来，如果不发疯，会去当和尚？莺儿，你如果不发疯，会带了这许多人到山上来，要和酸秀才动武？莺儿，不要和酸秀才过不去了，我们还是捉迷藏的好，叫大家都来捉迷藏，这山顶上就没有杀气了。"他口中的酸秀才，自然是指贾太公了。

斗姆一张脸突然沉下来了，手中长剑一指，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贾竹坡要你来的，你竟敢在老婆子面前装疯卖傻，戏耍于我，你大概嫌命长了。"这话是说贾竹坡知道她小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阿干，才故意支使他假冒阿干，来劝她的了。

疯和尚一呆道："你怎么知道是酸秀才叫我来的？其实就是十个酸秀才来请我，我也不会来，我是听说你要来，才赶来的。"贾太公听到这里，暗道：糟了，这疯和尚胸无城府，口没遮拦，怎好说出是我请他来的呢？

果然，斗姆听了他的话，口发出一声尖笑，说道："你果然是贾竹坡支使出来这里来捣蛋的，说，你究竟是什么人？"疯和尚嗫嚅的道："我在静光寺出了家，叫天风。"

"好哇。"斗姆厉声喝道："贾竹坡，你去请了静光、太极的人来，就能奈何得了老婆子了？我就杀了这个野和尚。"长剑突然朝疯和尚当头劈落。疯和尚楞楞的"咦"了—声道："莺儿，你怎么要杀我了？"身形不晃不动，却已经向右移开了两尺光景，口中叫道："我真的是阿干呀。"

斗姆老羞成怒，脸上杀机隐现，一剑劈空，也不禁呆得一呆，她出手一剑，何等神速？也没见疯和尚动过，竟自躲了开去，心中更怒，尖哼道："你就是真的阿干，我老婆子今天也非杀了你不可。"细长长剑一挥，漾起七八道剑光，一齐朝疯和尚当头罩落。

这一剑，共有七八道剑光，也足足扩及七八尺宽，剑光细如银缕，直射而下，势道奇快无比。疯和尚身形一晃，大家只觉他人影忽

然从剑光劈落之际消失，再定睛看去，他已到了斗姆背后。斗姆似乎尚未发觉，这使斗姆门下的陈明达、贾淑娴都大感惊凛，以斗姆的武功，别说背后站一个人，就是离她身后十丈二十丈外来了一个人，她也会及时察觉，由此可见这疯和尚轻功造诣何等深厚了。

斗姆七八道剑光劈落之时，对方人影突然由剑下消失，这自然使斗姆暗吃一惊，人影明明是从剑光下消失，不是闪出，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昏花到如此地步。人影会从剑下突然消失，除非是鬼。她素不相信鬼神，何况光天化日之下，那来的鬼？那么只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疯和尚的武功已经到了高不可测境界。

但这一点，她又不相信，当今之世，若论武功，若说有人比她高，譬如眼前的金罗汉大师、贾太公和木剑道人都是，但在她眼中，他们也高出自己有限得很。譬如天山三怪吧，在魔教中身份崇高，但武功也只是和她在伯仲之间而已。难道疯和尚还会高过这些人？他到底是不是阿干呢？

第五百三十四章

她在沉思，只听身后响起疯和尚的声音，嘻的笑道：“对，莺儿，你就这样劈剑，劈得越快越好，这比捉迷藏又好玩得多了。”斗姆倏地回过身，问道：“你真是阿干么？”

“不是，不是。”疯和尚朝她笑嘻嘻的道：“其实我又不叫阿干，是酸秀才叫我这么说的……”话声未落，斗姆气怒的道：“该死的东西。”长剑圈动，发出嘶嘶剑风，一连劈出了三剑。

斗姆这三剑出手何等神速？剑势何等李厉？但见剑光缤纷，上下连环如轮，耀目光芒，登时大盛，几乎把一丈方圆全圈入在她剑下了。在场的都是剑术大行家，眼看斗姆只劈了三剑，就有这份声势，委实不可轻视。

疯和尚一个人就好像在缤纷彩带之中，他突然兴头甚好，身子东一闪，西一闪，正好在无数道错落剑光之下，从这一道闪到那一道，好像剑光与剑光中间，就预先替他留了出路一般，只几闪，又躲到斗姆身后去了。

斗姆怒嘿一声，长剑—翻，身随剑转，像陀螺殷转了过来。疯和尚一见她转过来，口中嘻嘻的一声，身形轻晃，又转到了斗姆身后。斗姆经过这两次都被他躲到身后去，心中已是明白此人身法怪异，轻功奇高，但她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有人胜过她，如今发现疯和尚一直朝自己身后躲闪，心头一气，口中大喝一声，反手一剑，朝身后挥去。

那知剑光扫过，依然没有疯和尚的踪影。斗姆怒不可遏，身形陀螺般不住的旋转，剑光缭绕全身，越转越快，渐渐失去了斗姆的人影，但见一幢青光，宛如龙卷风一股，在场中飞旋。大家也没有再看到疯和尚的人影，不知他在这幢剑光之中，还是在剑光之外？

魔手天尊陈明达眼看疯和尚已被师父圈入在剑光之中，心头大喜，口中大喝一声：“咱们上。”长剑向空一挥，仗剑直向李云龙奔来。

李云龙见他挥动长剑直向自己奔来，急忙右腕一振，挥起龙泉剑，把他拦住。陈明达一动手，木龙车如海、大头鬼王冷伦、黑扇秀

才韦三元、过天星汪照廷、过关刀刘有禄、白虎煞王进士一干黑道巨擘，也纷纷掠上，朝西棚群雄逼攻过来。

贾太公朝木吾道人微笑道："看来他要群殴了。"木剑道人还没开口，金罗汉大通大师合十道："有我们三个在这里，他们会得逞么？"

这时木龙车如海左手提着四尺长剑，第二个冲来，他原是要找李云龙报一臂之仇，但一来李云龙已被陈明达抢先找了去，二来，他已知李云龙是飞讪一剑王西神的传人，他对举世无人能敌的飞讪一剑，毫无制胜把握。

因此冲上来之后，目光如炬，朝众人之间一瞥，一下落到太极掌门紫云真人的身上，狞笑道："紫云真人，车某有两个门人，五年前死在太极派的手下，这笔帐，车某一直想找你太极掌教算算清楚，难得今天你也在场，车某找你讨教几剑，你不会见外吧？"

紫云真人微笑道："车道兄既然指名向贫道赐教，贫道怎好推辞？""那好。"木龙森然一笑道："道兄那就请发招了。"

紫云真人缓缓抽出玄武剑，打了个稽首道："车道兄请先。"木龙冷冷的道："车某那就有僭了。"话声一落，四尺长剑起处，一招朱衣点头，剑风嘶然，朝紫云真人眉心点去。

紫云真人长剑一抬，剑使迎云捧日，硬封对方剑势，两剑交击，响起「当」的一声，金铁交鸣，两人都各自退了半步。紫云真人心头暗暗一怔，对方左手使剑，剑上功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当真不愧他木龙之名。

木龙车如海和紫云真人一剑交击，心中也自忖道："太极派掌教原来也不过如此。"口中冷嘿一声，左手连振，剑势由下划起，剑光闪动，银芒流动，一连攻出三剑。

紫云真人长剑推出，剑势不徐不疾，又是锵锵三声，把木龙的攻势封了开去。木龙三剑被紫云真人封开，立即展开一片攻势，四尺长剑大开大合，隐挟风雷之声。紫云真人只是不徐不疾的应战，剑画太极，寓攻于守。两人这一动手，各出奇招，自然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分得出胜负来。

大头鬼王冷伦冲上来，就遇上欧一峰。欧一峰阔剑一横，大喝道："阁下兵刃呢？"大头鬼王冷森的道："冷某从不使用兵刃，接

招。”挥手一掌，迎面劈了过去。

欧一峰左手迎出，硬接了对方一掌，口中沉笑道：“很好，你待欧某收了长剑，咱们好好较量较量。”说话之时，迅疾返剑入鞘。大头鬼王大笑道：“好，那你就再接冷某一掌。”暗中凝聚玄冰掌力，又是一掌，猛击而出。这一掌他使出玄冰掌，一股强猛绝伦的掌风，奇寒澈骨，势道迅疾无俦，狂卷过来。

欧一峰在对方掌力发出之际，已然警觉对方不是普遍掌力，心中不禁暗暗冷笑：“你这是找错人了。”一面往后疾退一步，默运三阳玄功，右手缓缓推出。就在他推出的一瞬之间，他一只右手，已经色呈朱红，四周泛起一片炙热如火的掌风，缓缓迎将而出去。

一来一往，自然十分快速，大头鬼王瞥见欧一峰迎来的手掌色呈火红，便已知道不妙，匆忙之间，要待收掌，已是不及。双方掌风乍接，登时响起了一阵嗤嗤异响，白气弥漫，玄冰掌立被朱砂掌击散。南海门三阳神功、朱砂掌，正是大头鬼王玄冰掌的克星。大头鬼王不待收回掌力，双足一顿，一个人李空倒飞出去。

欧一峰一掌击散玄冰掌，那还容他逃出手去？口中大笑一声：“你想走么？”左腕振处，凌空就是一记天雷指。

但听「轰」然一声，大头鬼王闷哼一声，一个身躯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直摔下来，便已气绝。要知大头鬼王冷伦一身武功，在江湖上也数得是一流高手，如是各凭招式，欧一峰和他打上千招，也未必一定能胜，但因两人所学功夫，正好有了克制，所以便在这交手一招之间，就送了性命。

这时东西两棚的人，全已动上了手。舒秋霜接住了冲过来的黑扇秀才韦三元，双方不用答话，就交上了手。舒秋霜那会把对方放在眼里？展开金莲剑法，一柄长剑，泛起朵朵金莲，剑气森寒，自是十分李厉。

但黑扇秀才韦三元也是黑道上著名的人物，一柄色呈乌黑的铁骨摺扇施展开来，—片乌光，像扇面般洒开，上下翻飞，随扇挥起来的劲风，就飞卷如同有物，好像是一堵无形气墙，任你金莲剑法招数精妙，也休想递得进去。

舒秋霜几次挥剑扑攻，都被黑扇秀才扇上划出来的潜力震开，心中不禁暗暗有气，忖道：“难道你会比天山三怪还要厉害不成？”黑扇

秀才当然也看得出舒秋霜剑法精奇，是以先求自保，再求克敌，一柄铁骨摺扇，攻少守多。

白秋云迎战冲来的过天星汪照廷，人家还没冲到面前，她早已一声清叱，镇山剑挥起一道白光，迎面劈去。过天星使的九节软鞭，鞭头尖锐如镖，一见白秋云长剑迎面劈来，随手一抖，撒啷啷轻响，就朝剑上缠去。

白秋云冷哼一声，倏地长剑一收，身随剑走，展开紫气东来剑法，刷刷两剑急刺而出。过天星右腕一振，九节鞭划起碗大一个鞭花，尖锐如镖的鞭头就像灵蛇一样，上下闪动，攻势不定。白秋云冷哼一声，霍地一个旋身，闪到了过天星侧翼，镇山剑使了一招天外飞云，往外疾展，森冷剑锋闪电刺向对方肩膀。

过天星这外号就表示他以轻功见长，白秋云剑势极快，但他身法更快，一鞭出手，方位立变，身形轻闪之际，软鞭已从他身后发出，「当」的一声，缠住了剑身，左手一掌朝白秋云当胸推来。白秋云虽然穿着男装，但究是姑娘家，过天星一时疏忽，竟然忘了对方是个女子，手掌才会当胸推去。

白秋云骤见他手掌朝胸脯推来，心头不禁大怒，口中娇叱一声，左手同时推出，五指一放，从掌心射出三支金光闪闪的太阳针。过天星一掌推出，听到白秋云的娇叱心中猛然一怔，急忙身形一侧收回掌去。三支太阳针从他肩头擦过，白秋云长剑也及时抽回，又是刷刷两剑急刺出去。

过天星大喝一声：“来得好。”九节软鞭起处，如龙蛇疾舞，鹰隼迴翔，招数变化繁杂，刹那间，鞭影重重，劲风呼呼，凶猛已极。

过天星究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方才那一掌无心之失，使他心生愧作，脑羞成怒，大有把白秋云立毙鞭下之意。白秋云在对方一阵全力猛攻之下，顿感剑势大受威胁，施展不开，只好全力封架。那知和使剑的人拼斗，对方攻势猛恶，你以全力封架，还可紧守门户，但过天星使的九节软鞭，专锁刀剑一类兵刃，若采取攻势，剑走轻灵，还可以快打快，这一全力封解，就吃了大亏。

接连封过几招，过天星一鞭直砸而下，白秋云使了一招浮云出岫，剑势横削，但听「当」的一声，鞭势虽被封出，但一点鞭头却倒

挂下来，朝白秋云面前啄到。白秋云大吃一惊，以足钉地，身子后仰，才算避过。

过天星大笑一声，右腕猛地一抖，软鞭像灵蛇缠腕，在剑身上连绕了三匝，接着又断喝一声："撒手。"随手往上一扬，白秋云执剑右手陡觉被震得虎口发热，五指一松，镇山剑被卷得「呼」的一声，往天空飞去。

白秋云一时情急，左手扬起，打出一把太阳针。过天星方才早就看到她左手打过三支飞针，心中已有准备，左手大袖一挥，发出一记流云飞袖，把一蓬太阳针卷飞，软鞭同时穿心射到。这时但见一支暗红剑影，从旁穿出「当」的一声替白秋云架开了鞭势。

同时只听欧一峰的声音说道："毕姑娘，只舒退下，把他交给老夫好了。"白秋云惊魂甫定，依言退下，自去拾取长剑。

过天星冷哼道："欧老哥上场，小弟正好领教领教你海南绝招。"喝声出口，软鞭已经霍霍展开，连环扫击，急攻过来。欧一峰大笑道："好极了。"他只说了三个字，阔剑同时抢攻过去。

沈若华接住的是过关刀刘有禄，过关刀刘有禄是名震关洛的大煞星，手中一柄厚背大刀，除了刀柄只是一个把手之外，完全和大刀一样，只要把刀柄加长，就可以冲锋陷阵，上马杀敌之用，在他这柄大刀之下，不知折过多少有名高手，因此才博得过关刀的美誉。

刘有禄为了加重他的威望，虽然没有枣红脸，卧蚕眉，但他也学关夫子的样，留了五绺长须，加上身材高大，倒也十分威武。尤其他那柄大刀，特别做了一个绿鲨皮的大刀鞘，像皮袋一般，终日都背在肩上。这回他手持大刀，冲杀过来，正好遇上沈若华仗剑迎出。

刘有禄是个自视甚高的人，看到迎向自己的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衫少年，不觉呵呵一笑道："小娃儿，你不是老夫对手，快去叫你师父上来。"沈若华娇叱一声道："你胜得过我手中长剑，再说不迟。"

她一开口，刘有禄听出她是个女子，不觉大刀当胸，洪笑道："原来你是小姑娘，那老夫更不能和你动手了，快快退去。"沈若华道："为什么？"过关刀刘有禄拂髯道："老夫岂能和一个女娃儿动手？"

沈若华道："那你为什么不退下去？你冲过来了，就是要找人动手的，对不？你胜得了我，我自退去，看剑。"抖手就是一剑，分心便刺。刘有禄大刀轻轻一拔，就把她长剑拨开，目射厉芒，洪笑道："小丫头，你可知道老夫是谁么？"

沈若华微晒道："和陈明达一路来的，都是些黑道败类，姑娘怎知你是什么东西？"这话听得刘有禄不觉勃然大怒，洪喝一声："小丫头，你是找死。"

他话声甫出，沈若华皓腕连振，长剑闪电般刺出三招，剑光如电，缤纷缭乱。刘有禄嘿了一声，手中大刀随着磕出，第一招横断巫山，刀光如练，撩中有劈，横扫过去。他刀上闪耀出一道电光般眩人眼睛的寒芒，但最具威势的还是他那强大无伦的气势，可以震慑敌人。

沈若华心生怯意，手中长剑不敢和他势劲力猛的招硬接，急急往后斜退了一步。刘有禄又是一声沉嘿，刀光一转，第二招直破天门，但见精虹飞天，像奔雷般笔直劈来。这一刀的来势，更有沉猛已极，沈若华手中有剑，但依然不敢封架，身形急闪，向左让避。

刘有禄脚下忽然一停，洪笑道："小丫头，老夫说的如何，你不是老夫对手，快快退下去，换一个人上来。"过关刀虽是有名的大煞星，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自恃身份，不屑和不是他对手的人动手。沈若华气得粉脸通红，她知道对方刀招确实胜过自己甚多，但自己无法在他刀招之下，施展剑法，也是原因之一，那是自己不敢和硬打硬砸之故。对了，自己不和他硬打硬砸，难道就不能胜他了。一念及此，不觉披嘴道："我们还没有分出胜负来，你怎知姑娘不是你的对手？"

刘有禄听得大笑道："小丫头，你倒有意思得很，好，你要如何，才算分出胜负来了？"沈若华道："咱们自然要动过手才知道。""好，好。"刘有禄点着头道："你这丫头难缠得很，老夫那就让你再试几剑，你可以出手了。"

沈若华娇喝一声："那你接着了。"刷的一声，急刺而出。刘有禄喝道："小心，老夫要发刀了。"喝声出口，大刀跟着挥出，冷森刀光，朝沈若华肩臂劈去。

他因对沈若华没有什么敌意，是以这一刀就没用什么力道，但即使如此，他过关刀平日里大砍大杀惯了，纵使没有什么敌意，这一刀

出手，还是刀风虎然，沉猛有力。这回沈若华早已想到了对付之法，一剑出手，方位立变，反手又是一剑急刺而出，剑出人闪，又很快的旋身而出。

这一着果然舒用，因为剑走青，刀走黑，刀力尚猛，其势如虎，当敌则迎面砍击，返钻即挑，急夺即刺，虽有封闭进出之法，但力在两膀，直来直取，虎无回首之势，任前而难顾后，如要回转，就非大掉身法不可。沈若华这一不沾青而走青，就深得剑走轻捷的要诀，刘有禄一连两刀，均被她轻闪过，而且避招发招，身法伶俐，居然能避能攻。

刘有禄两刀落空，不但不怒，反而大笑道："小丫头，你果然聪明得很。""嘶。"一缕指风，指风击在他刀身上，发出「叮」的一声轻响。刘有禄但觉手上一震，不觉目射奇光，哼道："绝户玲珑指。"

沈若华道："你还有点眼光。"身形一晃，一点剑影朝他左肋攒心穴刺到。"哈哈。"刘有禄大笑一声道："小丫头，你上当了。"刷的一声，刀光一翻，正好迎住了剑势。接着又是「当」的一声，刀剑交击，沈若华但觉他刀上含蕴着一股极强的震力，几乎把自己一柄长剑震飞出去。

不，她右臂骤然一麻，—个人像被推了一把似的，登登的震退了四五步之多。原来刘有禄喝出绝户玲珑指之时，故意留出了左肋破绽，那是诱敌之计。沈若华被震后退之际，正好白秋云从过天星鞭下退下来，一见情况，只当沈若华吃了大亏，一时无暇思索，口中娇叱一声，双足一点，身形李空掠起，一招紫虹搭桥剑先人后朝刘有禄当头飞刺而下。

刘有禄一刀把沈若华震飞出去，他只是站立原地，并未追杀过去，此时耳中突然听到又是一声娇叱，一道剑光裹着一团人影李空飞击过来，急忙举刀一架，发出「当」的一声大响，白秋云一个人又被李空震飞出去。只是他刀上并未使出大力，正好把白秋云震落到沈若华的身旁。

白秋云飘堕地上面，问道："大姐，你没事吧？"沈若华道："还好。"刘有禄目光一注，大笑道："怎么又是一个丫头。"

白秋云挥剑直上，哼道："你试试姑娘的剑法就知道了。"沈若华同时挥剑跟上，说道："二妹，这人刀法沉猛，你可得小心。"

白秋云还没开口，刘有禄笑道：“不要紧，你几次被老夫震退，老夫可曾伤了你么？你们两个一起上，试试老夫的刀招，老夫也不会伤害你们的了。”

另外还有一个是白虎煞神王进士，这人四十年前可真的得过功名，中过武进士。这王进士生得浓眉圆眼，面色黧黑，使的是一柄三尺五寸长的阔剑，倒有几分像端午悬挂的画像钟进士一般，因此有江湖上都叫他王进士而不名。

王进士是个不辨是非，专门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取舍，这样一个人，久而久之，不走入魔道才几希。因为他就住在扬州，遂和仙人庙观主陈明达成了方外至友，这次就是应陈明达之邀来的，他虽是个半黑半白的人，但生性耿直，为恶不多，和过关刀刘有禄也是好朋友。

这回抡剑冲上来，已经没有对手可找，巨目一抡，看到司马琼，不由心中大怒，断喝一声：“吃里扒外的臭丫头，你吃我王老爷一剑。”呼的一声，阔剑直劈过来。司马琼肚子里有身孕在身，不敢和他硬拼，身形一闪，避了开去。

王进士一剑落空，洪笑一声道：“你倒滑溜得很。”阔剑挥舞，飞起一道青虹，只是朝司马琼左右前后，不住的砍杀。他剑势沉重，司马琼一直不敢举剑封架，只是把姜老夫子教她的身法，绕圈疾走。

王进士左一剑，右一剑，兀自砍不着她，呼呼生风的剑锋，就是从她肩头贴身划过，连一点衣角都沾不到。一连十几剑下来，司马琼虽是有惊无险，也胆战心惊，鬓角眉稍，都泌出汗水来。金罗汉大通大师、贾太公、木剑道人都坐在棚中，眼看大局已定下来，也就不以为意。

金罗汉背后待立着小沙弥，眼看大家都在撕杀，好不过瘾？他师父没有开口，自然不敢出去，站在老和尚后面不住的搔头挖耳，心里焦急得很。这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撕杀机会，一个平日勤练武功的人，看到了却出不了手，这是何等使人心痒、手痒之事？

贾太公忽然回过头来，朝他笑道：“我那记名弟子，怀了身孕，仅凭我传给她的几步身法，只怕不是那王进士的对手，小师父有兴致，不妨去把我那徒儿替下来。”小沙弥听得大喜，望望师父，还没开口。

金罗汉笑道：“贾老施主让你去把司马姑娘替下来，你还不快去，只是不许伤人。”“弟子知道。”小沙弥双手合十，双脚一纵，人已像离

弦之矢，直冲出去，一下落到司马琼身侧，说道：“姑娘且请后退，这位进士老爷让给小僧了吧。”《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ｓＤｘＳｗ.com》

王进士阔剑飞舞，剑光如织，忽见一个小沙弥居然从剑光中钻了进来，不觉大奇，长剑一停，注目问道：“小和尚，你认识我王老爷？”

小沙弥直是点头，笑嘻嘻的道：“认识，认识，你是进士老爷。”一面朝司马琼挥挥手道：“小僧是奉姜老施主之命，来斗斗这位王大老爷的，姑娘快请退下去吧。”司马琼听说是姜老夫子叫他上来的，这就点点头，收剑后退。

王进士巨目圆睁，呵呵大笑道：“你是贾太公叫你上来的，好极，本来你一个小和尚，王老爷还没兴趣和你纠缠，既是贾太公叫你来的，王老爷姑且让你试上几招。”话声出口，本待发剑，但却又横剑停住，说道：“小和尚，你不使兵刃？”

小沙弥笑嘻嘻的道：“小僧从没使过兵刃，不过王大老爷只舒使兵刃好了。”王进士洪笑一声道：“老夫阔剑可没长眼睛，你小和尚……”

小沙弥没等他说下，忙道：“不要紧，小僧在山上，没事的时候，时常带着牛玩，牛不是长着两只角么？你和它逗急了，那两只牛角可比剑一样厉害就像两支剑一样，轻轻一挑，就会把你挑得肚破肠断，小僧有时候逗一头牛不过瘾，还逗上两条牛，这一来，左右前后，不是就像有四把剑在刺你了么？你王老爷手里只有一把剑，小僧自问还没问题。”他居然把王进士比作了牛。

这话听到王进士耳朵里，双目圆睁，怒哼一声道：“小和尚，你敢把老夫和牛来比，那是不要命了？”小沙弥连连摇手道：“不，不，王大老爷快别生气，小僧只是比喻罢了，因为小僧从没和人动过手，在山上逗着牛玩，却逗惯了的，王大爷方才问小僧，小僧自然只好直说了。”

“哈哈。”王进士大笑一声，阔剑一指，说道：“但你今日碰上的不是牛，是虎。”小沙弥耸着肩笑道：“虎更好玩，牛还有两只角，老虎连一只也没有。”

“那你就试试。”王进士缓缓举起剑来，但当他看站在面前的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沙弥时，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试想自己早在四十

年前，就中了武进士，是何等身份的人？四十年后在武林大会上，却只和一个小沙弥动手，传出武林，王进士这三个字，岂不要丢进毛厕里去？心念一动，举起来要待刺出去的长剑，就再也刷不出去了。

就在此时，小沙弥突然身形一侧，欺身而进，左手一探，一只小手五指一拢已经扣住了王进士执剑的右腕，口中嘻的笑道："王大老爷，小僧带牛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牛角可以挑人，所以第一着就是要抓住牛角。"他把王进士右手的剑，当作牛角。

王进士一惊，要待挣脱，只觉小和尚一只手虽小，劲道却是十足，五指抓得紧紧的，有如五支铁爪，一时休想掐得脱它，心头不由大怒，左手一掌，朝他头颈横劈过去。小沙弥嘻笑道："牛也是这样，你抓住他右角，还有左角可以撞人。"说话之时，右手一抬，快同闪电，又是一把抓住了王进士左手的脉门，居然丝毫不爽，抓个正着。

王进士被他双手抓住了双手，要待用力，但脉门被扣，力道总究减弱了许多，两个人竟然半斤八两，谁也胜不了谁。王进士怒吼一声，飞起右脚朝他小腹踢去。

"妙极。"小沙弥笑出声来，说道："就是这样，一点没错，牛被小僧攀住了两只角，就会用前蹄踢人。"他身子轻轻一侧，王进士这一脚竟从他屁股后面踢出，自然踢了个空。

就这样一个身形高大的王进士和一个身子矮小的小沙弥，弓着身，张开两臂，踢来踢去，纠缠不清。这那像是成了名的高手在过招，远远看去，当真成了斗牛。不，是逗着牛玩。直把站在一旁的司马琼，看得抿着嘴，笑弯了腰。

从东棚冲出来的一群人中就是黑衣魔女贾淑娴，没找到对手，她手中提着镇山剑，只是走得较慢，逼近西棚，看到秦畹凤还没对手，这就迎着走去，口中叫道："秦小妹子，我们也来喂上几招。"

秦畹凤手中紫艾剑，还是贾淑娴带来还她的，闻言不觉惊颖的望着贾淑娴，说道："贾姐姐，你真的要和我动手吗？"

贾淑娴淡淡一笑道："谁说真的了？大家都已动上手，我不动手行么？我总不能站着看热闹不出手呀，所以我找上小妹子，我们只当喂招好了。"秦畹凤喜道："我知道，何姐姐是李大哥的朋友，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的了。"

贾淑娴微微摇头，脸上一红，低低的道："我不是他的朋友，你是他妹子，我也是他妹子。"秦畹凤道："我知道，你对李大哥很好，也几次救了李大哥，我们心都很感激你。"

"难道做妹妹的不该救大哥么？"贾淑娴凤目一抬，也抬起了右手，朝镇山剑瞥了一眼，说道："这柄剑就是李大哥送给我的，今天这一场之后，只有它会永远陪着我，度过一生。"

秦畹凤道："贾姐姐，今天这场拼斗完了之后，你也可以和我们在一起了。"贾淑娴道："小妹子，我有三招剑法，是斗姆剑法中最厉害的绝招，今日一战，斗姆门恐怕要永绝江湖，我趁此刻教给你，你只要勤加练习，纵然遇上江湖上使剑的高手，也未必能够化解，你要看仔细了。"

秦畹凤道："贾姐姐教我剑法，我自然高兴，只是何必现在教呢？过几天才教给我不好么？"贾淑娴道："只怕我没有时间了，哦，对了，你练会了，还得替我再传给司马妹子。"

秦畹凤目光一转，看到司马琼刚从王进士剑下退了出来，这就说道："贾姐姐，你看司马姐姐已经退下来了，我去叫她一声，我和她一起练，不是很好么？"

"不成。"贾淑娴道："我传你三招剑法，是秘密的，不能让大家看到，你去把司马妹子叫过来，不是大家都看到了么？"说到这里，接着道："好了，你看清楚了，我递出一剑，你也跟着我递出一剑，我会在剑势递出之时，教你如何发剑的。"

秦畹凤道："贾姐姐，你真好。"

山顶上有这许多人舍生忘死的拼搏，但见剑气腾空，剑光遍地乱闪，也不时的传出怪啸、厉吼、和惊声断喝，也不时传出刀剑互撞的金铁交鸣。这是一场正邪双方最后的拼搏了，贯穿这一场激战之后，江湖上大概又可以有十几二十年平静。

现在胜负之分，已经渐渐明朗。不，从一开头，胜负之数，就已经可以断言，自古以来，邪不胜正，这是永不会磨灭的真理，邪恶势力，再庞大，再气势薰天，到头来，非注定失败不可。现在双方胜负之分，渐渐明朗，只是让恶贯满盈的邪恶结束而已。现在不就是逐个在结束了么？

最先是陈明达，他一身武功，已得斗姆真传十之八九，剑法李厉诡异，实可称得上黑道上数一数二的高手。李云龙在仙人庙，和他动过手，合几人之力，还不是他的对手。这就是陈明达一上来就要找李云龙，道理也就在此，他知道李云龙不是他的对手，他才能一剑劈了李云龙，替师门出口气。

但他不知道时间虽然不过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李云龙却在这短短一个月中，得到贾太公和欧一峰的指点，武功在不知不觉中，精进极速。何况当时在仙人庙观主的云房之中，地方不大，又有掌中指秦有甲、和雪中剑卓一绝两人被制了穴道，身边又有秦畹凤，后来又加入沈若华，无法施展飞讪一剑，也就是说陈明达没有机会亲自领教过李云龙的飞讪一剑，而李云龙在战斗的时候武功多有保留，所以他才觉得李云龙是他手下败将，并不高明到那里去。

李云龙当然也记得自己在仙人庙会折在陈明达的手下，他外号魔手天尊，双手伸缩之间，就可以施展擒拿术，当日沈若华、秦畹凤手中有剑，一样给他一手一个拿住了脉门。

李云龙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回和他动手，当然十分小心，首先展开螺旋九影身法，身形飘忽，不许对方有机会出手，使出擒拿手法来，然后又把飞讪剑法和他斗姆剑法正式动手，左手不捏剑认，捏的是惊雷指，随时准备出手。

陈明达却不知李云龙早已有备，因此两人连打了将近百招，双方各展身手，剑光飞闪，拼对得十分凶险，陈明达就是没有机会施展魔天擒拿。那是因为李云龙的螺旋九影身法，使他捉摸不定，连对方人影都觑不准，那有出手的时机?

这一来，陈明达就渐渐忍不住了，其实李云龙也觉得和他多耗下去，没有意思。两人既然忍耐不住，自然就会各展绝学，李云龙首先脚下一停，卖了破绽。陈明达就因捉摸不住对方身法，你这一停，正是他施展魔手的机会来了，左手突然一伸，从剑光中探了出来。

李云龙左手老早就捏好了惊雷诀，身形一停，左手便已举起。他当日在仙人庙只觉陈明达那双手一捏，奇快无比，令人无法化解，但他此刻武功经验都比当时初出道的时候，精进甚多，因此陈明达左手这一探，他自可清清楚楚的看出来了，没待对方抓到，身子一侧，左手惊雷指迅若奔雷，对准他胸口上点出。

但听轰然一声，陈明达闷哼一声，一个人随指被震出七八步之多，但陈明达练成横练功夫，刀剑不入，胸口虽然中了一指，也只是被震飞出去而已，口中大喝一声，身形突然李空扑起，手中阔剑临风连砍三剑，三道剑光，粗逾抱柱，垂直射下。

李云龙惊雷指出手，眼看对方李空扑来的剑光势道极强，口中冷哼一声，振臂发剑，一招飞讪一剑，及时迎起。一道青芒，登时大盛，剑气寒光腾空射起，陈明达三道剑光，一下落在一片青蒙蒙的耀目霞光之中，同时清晰的发出三声「当」「当」清响，就再也听不到声息。

李云龙心中好生奇怪，他到现在，还不大明了这一招飞讪一剑的奥妙，和究有多大的威力，因此也不知道陈明达扑入剑光之中，究竟如何了。因为那三声金铁轻震，也许是他挡开了三剑也说不定。当下就剑势一收，人也跟着疾退了三步，才凝目看去。

只见魔手天尊陈明达—个人已被拦腰截成两段，倒卧在血泊之中，他那柄阔剑也被剑光削成数截，跌堕地上。黑道上大名鼎鼎的魔手天尊，竟然这般容易就送命在飞讪一剑之下，连李云龙也大感意外，看得暗暗咨嗟，收起了长剑。

另一对是木龙车如海，左手使一柄四尺长剑，独斗太极掌教紫云真人。车如海的剑势，有如长江大河，一剑紧接一剑，连绵不绝，他不愧黑道中首屈一指的大煞星，虽然只剩下一条左手，剑势之强，几乎是愈攻愈急，一个瘦高人影，和剑光连成了一体，剑气如波涛汹涌，隐挟风雷之声。

紫云真人一柄玄武剑，形式奇古，光芒也不强，剑势出手，只守不攻，缓吞吞的一剑连一剑推出，也只是绕着身前划来划去，看去似若断若续，有气无力，一点也不惊人，但任你木龙车如海长剑攻势，如何快速，如何李厉，他缓吞吞的一剑，就足可把你攻去的三剑四剑，都一起摒诸门外。

这就是太极太极剑精微之处，太极剑并不在于猛攻狠扑，以力为胜，这套剑法，正是三丰祖师以先天太极运行之理，创而为剑，以心使意，以意运气，以缓胜快，以柔克刚，所以剑不去攻，而攻即在其中。两人交战了将近百招，木龙车如海的攻势始终不解，但也始终攻不进去。

紫云真人依然脸含微笑，剑势悠然，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车道兄，今日之局，你应该看得出来，贫道奉劝你及时收手，从此退出江湖，因为不论你武功再强，一入江湖，就强中自有强中手，天山三怪，足为殷鉴，善恶到头终有报，黑道中人，有几个有好收场的？忠言逆耳，道兄是否肯听，全在道兄了，贫道不想和道兄再打下去，恕贫道告退了。”说完，长剑一收，便自后退。

木龙车如海手持长剑，木立当场，眼看陈明达和大头鬼王已死，同来诸人，虽然还在拼搏，但对手尽是对方的门人弟子，而对方几个名震武林的老一辈中人，今日一个也没有出手。只要看看这一情形，斗姆这边那有半成胜算？

车如海一念及此，不觉浩叹一声，左手猛地一振，但听一阵呛呛轻响，一柄四尺长剑立被震成数截，手中已只剩了一把剑柄，他把剑柄往地一掷，双足纵起，一道人影去势如矢，朝山下投去。他震断手中长剑，正表示从此退出江湖之意。

紫云真人看得暗暗点头，忖道：“自己总算点化了木龙。”舒秋霜和黑扇秀士韦三元这一对，此时也结束了。

那是舒秋霜连使金莲剑法，附近一丈方圆，几乎全是她的剑影，遍地幻朵朵金莲，兀是攻不进去，心头一气，霍地后退两步，手腕一振，把诛神剑朝空中掷起。黑扇秀士一柄铁骨摺扇，反覆挥洒，从扇上划出来的劲气，有如一堵气墙，他一上手就看出舒秋霜剑法精奇，是以攻少守多，这是他先求自保，再求克敌的战略。此时骤见舒秋霜急急后退了两步，脱手掷起长剑。

方才李云龙、舒秋霜等人和天山三怪动手，舒秋霜也曾掷起长剑，那时剑光腾空，霞光万道，根本没有看得清楚，但经过一番动手，他感觉出舒秋霜剑法虽精，要想胜过他却也没那回事。

第五百三十五章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他念头一动，也立即后退了一步，铁骨摺扇一指，正待欺身直上，突然间发现头顶上有股森寒剑气缓缓往下罩落。黑扇秀士在黑道上也数一数二的高手，自然立时警觉，仰首望去，只一柄精光耀目的长剑，横在半空中缓慢的下落。

本来你朝掷上去的长剑，不论使什么手法，但等剑下落之时，应该剑尖在下，垂直落下不应如此横着下来的。长剑横在空中，已经有些古怪，居然还会从剑上发出森寒的剑气来，弥漫上空，几乎已笼罩住自己全身。不，笼罩了一丈方圆，他虽然识得剑气厉害，但总觉得剑势下落甚缓，自己只要举扇—击，立可把它击落。

诛神剑下落之势虽缓，总是在往下落，没有半空中停留，眼看由三丈高处，落到一丈左右。现在距离他头顶，只剩下九尺、八尺、七尺，剑气愈来愈寒，几乎直砭肌骨。黑扇秀士早已手持铁骨摺扇，待机而动，只要把长剑击落，舒秋霜手无寸铁，那时他再追击过去也来得及，这时他看长剑落到七尺光景，口中发出一声大笑，身形骤然扑起，铁骨摺扇凝足十成功力，迎着诛神剑击去。

剑扇还未交击，横空下落的长剑因剑气受到黑扇秀士上冲的真力一激，下落之势突然转快。黑扇秀士大笑声中，忽然变成一声惨叫，寒光一闪而下，把他连扇带人劈为两片。黑扇秀士这声怪叫，声音中可以听得出来，是由惊骇而至绝望的嘶号。

过天星汪照廷正在挥舞着九节软鞭和欧一峰的长剑拼搏正酣，听到这声怪叫，心头一惊，回目看去，战场上死的死，走的走，余下来的已只剩下自己和过关刀刘有禄，白虎煞王进士三个了。心中不禁一寒，口中大喝一声，长鞭接连攻出三招，把欧一峰逼退了一步，突然双足一点，身形纵起，口中厉笑道：“老子失陪。”

欧一峰大笑道：“你还想走么？”纵身追扑过去，振腕一记天雷指朝他后心袭去。过天星这外号，表示他轻功极高，两人一前一后纵身而起，欧一峰要想追上他，自然不是易事，但指风出手，可比人快得多了。过天星没想到他会在追逐之际，发指遥击，但听轰然一声，背上如遭雷击，已被天雷指击中，一个人垂直往下跌落。

舒秋霜刚拾起长剑，瞥见人影落下，只当他看到黑扇秀士惨死，要向自己下手，连想也没想，挥手一剑横扫出去。过天星一身武功，原也甚是了得，背后虽被天雷指击中，但也只被击得眼冒金星，背上伤痛有如火灼，真气被震散了一大半，双足落地，还待再一点足，纵身飞去。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知双脚堪堪落地，舒秋霜匹练横空，飞卷而至，这一下奇快无比，但觉腰间一凉，已被剑光扫过，拦腰切成两截。过天星右手提着软鞭，望着舒秋霜，双目转动，口发出一声惊「啊」，苦涩的道："小丫头，好快的一剑……"说声出口，身子摇了两摇，才扑通一声，上身和下身分开，倒了下去。

舒秋霜没想到他被自己长剑拦腰扫过还会望着自己说话，不觉惊得后退了三步。过关刀刘有禄和沈若华、白秋云两支长剑动手，他过关刀虽然刀招威猛，倒是没有杀心，只是像在喂招一般。白虎煞王进士和小沙弥还是像斗牛一般，两人互扣着手腕，推来推去的纠缠着。

这时刘有禄、王进士两人耳中，同时听到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刘有禄、王进士，你们两个平生尚无大恶，只是交友不慎，自然不该在这场劫数中送命，还不快走，更待何时？"这话声虽细，但却震得两人心头狂跳，几乎被震散了真气。

两人不觉大吃一惊，急忙收手，在后跃退，心知这说话的大概是贾太公了。再举止看，场中已只剩下斗姆和那疯和尚一对了。这时不走更待何时？两人互看一眼，急忙转身正待往山下走去，只听耳中又响起那一缕声音说道："今后好好做人。"两人听得惊出一身冷汗，那里还敢停留，同时纵身跃起，朝山下投去。

现在全场之中，只剩下斗姆和贾淑娴两人了。贾淑娴是在教秦畹凤剑法，真正剑发如同泼风，拼着老命的，只有斗姆一个人了。

疯和尚是有意缠住她的，他始终没有还手，只是东躲西闪，在斗姆飞旋得像龙卷风一般的剑光中，和斗姆在捉着迷藏，一会躲到她身后，一会又闪到左右。斗姆剑法，名震武林，辛辣李厉，虽九大门派的剑法，也略有逊色，但不论她剑光如何绵密就是截不到疯和尚一角僧袍。

疯和尚大声叫道："喂，莺儿，你怎么还不相信？你真的忘了阿干？真的要我老命？那我就让你杀好了。"人影一闪，端端正正的站在

斗姆面前，一动不动。斗姆纵然是凶人，但阿干究竟是她青梅竹马的朋友，手中长剑划到一半，不觉犹豫起来。

疯和尚道："莺儿，你果然认出我来了，那就不要再像这样凶巴巴的杀人了，来，把剑给我……"伸手去拿她长剑。斗姆突然厉声道："你再伸过来，我就削断你的手。"

"你削不断的。"疯和尚五指一拢，一把抓住了剑刃，笑嘻嘻的道："我佛说：削就是不削，不削就是削，断就是不断，不断就是断，我不给你削，谁给你削？快把剑拿来吧。"斗姆不知怎的，一挣没动，反而让他把剑夺了过去。

疯和尚右手执剑，伸出左手，说道："你不削，我就削给你看。"说着，右手连挥，剑锋直落，朝手指上削去，但听「笃、」「笃」连声，剑锋砍在手指上，火星四射，他越砍越有劲，「笃」、「笃」之声不绝于耳，火星连续飞溅，斗姆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砍得缺口累累。

斗姆看得又气又怒，以脚一顿，纵身飞起，朝山下投去。疯和尚一下掷下长剑，大声叫道："莺儿，你从前说过的，阿干当和尚，你就去当尼姑，现在是当尼姑的时候了……"人如长虹，跟着追纵朝山下扑去。

贾淑娴一见师父离去，也立即舍了秦畹凤，转身飞奔而去。秦畹凤一怔，大声叫道："贾姐姐，你不要走呀。"她这一喊，司马琼、舒秋霜、白秋云、沈若华也飞快的赶了过去，口中同声叫着："贾姐姐……"

李云龙反应极快，一个纵身，落在了贾淑娴的面前："淑娴，你留下吧……"这时司马琼、舒秋霜等也围了过来，齐呼："贾姐姐……"

贾老夫子适时道："贾姑娘，令师自作自受，你能出污泥而不染，十分难得，你今后还有光明的未来，留下来吧……"

舒秋霜、沈若华等也一齐道："贾姐姐，你留下来吧，求你了……"贾淑娴这才点了点头，李云龙嘘了口气，放下一桩心事。

金罗汉大通大师合十道："善哉、善哉，今天总算没启大劫，这是武林之幸，贾老施主，诸位道长，此间诸事已了，老衲要先行告退了。"

贾太公、木吾道人、紫云真人、商子畏等人连连拱手道："大师请。"金罗汉带着小沙弥飘然下峰而去。

贾太公呵呵一笑道："这里的事，留给欧老弟善后，咱们也该走了。"当下贾太公、木吾道人、华山商子畏、太极门的紫云真人和八个门人，也相继离去。欧一峰、李云龙未婚夫妇和沈若华、舒秋霜、白秋云、秦畹凤等人恭送他们下山。

山顶上登时显得十分冷清，众人回身看去，东棚之中，还站着一个身穿绿色衣裙的少女，独自站在棚下。司马琼走了过去，含笑叫道："陆师妹，你还没走？"原来她正是文慧芸门下的陆小翠，她已把师父文慧芸的尸体在山顶上挖了个坑埋好。

白秋云含笑道："状元娘子，你还认识小生么？"司马琼奇道："二姐，你怎么叫陆师妹状元娘子呢？"陆小翠粉脸一红，啐道："你才是状元娘子呢。"

这时李云龙已帮同欧一峰把死在峰顶的几具尸体，运集一处。欧一峰捧了一堆树枝，盖在他们尸体之上，抱抱拳道："诸位道兄应劫而生，应劫而逝，但愿武林劫数，至此而止，从此祥和安康，永泯杀孽，兄弟只好把你们火化了。"说完，撕下一角长衫，放在掌心，双手连搓几搓，布条立即冒出白烟，双掌一扬，朝树枝中投去，但白烟在瞬息之间，化作了火光，熊熊燃烧起来。

李云龙知道他练的风雷门武功，却没想到他居然练成了道家三味真火，这份功力，武林中已是罕见。欧一峰回头笑道："咱们也可以走了。"一行人由欧一峰为首，走下五老峰。

几日之后，一行人赶到仙人庙，有陆小翠带路，顺利的放出紫衣煞神霍天生、逢老大、沈大娘、秦有甲、卓一绝等人。欧一峰夫妻母女重逢，秦有甲祖孙相见，自有一番悲喜。萧成化已在仙人庙的一场拼搏中伤重致死，人死不记仇，白秋云也自然不用再提母仇了。

舒秋霜大仇得报，自然要回去祭奠亡父在天之灵，司马琼因陆小翠只有一个人，无家可归，就拉她同行。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姐妹情深，不愿分离，也要跟李大哥未婚夫妇和舒秋霜同去，不必细表。

这日夜李云龙首先找上了贾淑娴。两人都是熟人了，所以用不着羞答答。只见贾淑娴长长秀发斜批于右肩，雪白如霜的双肩划出两条

优美的弧线。朱唇轻启、唇角微笑，上翘的睫毛下，一双勾人魂魄的双眸，深情地望着李云龙。

看着半透明的粉色肚兜，轻托她那浑圆的双乳。双股间，轻夹着一丝半透明的粉色亵裤，小丘微隆，中间可见一丝凹缝。李云龙不禁吞下喉头的一股津液，他发现自己在微微的发抖，下半身不自觉地发涨。

倏地，李云龙和她就这样子凝视了一会，贾淑娴伸手拉起李云龙，仰起她那纯情的脸庞。於是，两双饥渴的嘴唇相互*近。就在四唇接触的一刹那，她微张开小嘴，长长地呻吟了一下，热气吐入李云龙的口中，同时间，她握住李云龙宝贝的手缓缓用力握紧，另一手则攀上李云龙的胸肩，吐出舌尖，勾住李云龙的舌头。

李云龙吻着她，用李云龙的舌头挑她的舌头，再用嘴唇吸吮它，隔着薄薄的肚兜，李云龙可感到由她敏感处传来的体温。李云龙一手扶住她的後颈拥吻，另一手则颤抖着在她柳腰及粉臀上游走，叉开五指轻抚她玉腿的内侧与股间。在她不自觉微抖中，对李云龙的宝贝上下套弄着，李云龙伸出右腿，进入她双腿间，磨擦着。

“嗯……嗯……”扭动的娇躯，使李云龙的右腿受到更大的挤压，而更感受到她的温度是那麽的高。随著她脸颊的温度升高，贾淑娴的扭动也越激烈，她阴阜对李云龙右腿的挤压揉搓也越用力，几乎让李云龙站不住脚。

李云龙用力将她推向墙边，藉着墙壁的支撑，使他的右膝有了著力点。冰冷的右膝合着右大腿的火烫，使李云龙有某种异样的感觉。忍不住棒着半透明的亵裤，用右食指与中指爱抚着她，湿热的气息隔着紧贴的亵裤传至指间。

“嗯……嗯……”贾淑娴扭动微抖的躯体向李云龙胸前挤压，臀部微摆着。右手五指由她左跨移入她的亵裤内。贾淑娴颤抖呻吟着，头部紧*李云龙右肩，偶而忍不住咬住李云龙右肩。

李云龙使贾淑娴转身从後面环抱住她，然後双手挑开肚兜，握住她的双乳，手指逐渐灵活地捏着乳尖。渐渐地李云龙感到它硬了起来。吻着她的粉颈，闻着她的发香。贾淑娴轻轻的呼唤，更勾起了李云龙的欲火。似绵略带弹性的双乳，由她颈後望去，粉白中又透点酒红。

娇小的***浑圆而结实，乳尖部份却又奇妙的微微上勾。随喘息的胸缓缓起伏，有如刚睡醒的小鸟嘴巴轻仰向李云龙觅食。在吻着她颈部时，贾淑娴会不自觉地将头後仰；而当李云龙轻吻她的耳垂时，她则又不自觉地把头前俯。

贾淑娴的左手则从未停止的向後伸，握住李云龙的宝贝搓弄着。而当李云龙右手叉开的五指由她大腿上抚至三角股间时，她的躯体则不自觉地後拱扭动呻吟着。忍不住将手下移入她的亵裤里，她抖动的更利害。贾淑娴微微张开口，不断「啊」、「啊」在李云龙耳边轻轻地呻吟，那是由鼻间至喉头，发出的满足的低沉呼唤。

把她转过身来，李云龙双膝前踞後弓，吮吻着她的脐眼、浑圆富弹性的小腹，贾淑娴忍不住双手扶着李云龙的头往下压。吸吮她那柔绵修长的玉腿，实在是一大享受。在她呻吟声中，贾淑娴不自主地抬高了左腿，紧贴的亵裤下现出了一道荫湿的弯弧，李云龙一口含吮了上去。

“啊……嗯……啊……”伴随压抑的叫声中，李云龙的头被压得更紧，贾淑娴身躯的抖动也越厉害。

李云龙渐渐把持不住，一把抱起贾淑娴，将她放在床上，使她平躺着，雪白的身躯上耸立两座小山。李云龙用手抚弄着，只见***涨大了起来，乳蕾也充血变成了大丘上的小圆丘。贾淑娴低沉的呻吟中，李云龙将头埋入她的双乳间，再张开口咬住那***，任由它继续在口中涨大，轻轻地吸吮由泌出的乳香。

抬起上身，只见丰满的小丘，在小巧亵裤里。李云龙忍不住将亵裤拉下，脱去那薄薄的障碍。贾淑娴见李云龙紧盯住她***，不由娇羞地以一手遮住脸庞，修长的玉腿为本能地微夹，以另一手掩住***，娇声道：“不……不要……这样看……人家……”

李云龙转过身来跨上，双手左右撑开她玉腿……

良久，“哼……”李云龙不禁哼出声。“啊……啊……喔……贾淑娴她玉手一阵挥舞，***一阵颤动之後，便完全瘫痪了。她的身体由於无力而颤抖着，仿佛似喘息般的吸吮着还冒着烟的火枪。

安顿好疲惫不堪的贾淑娴，今天李云龙还有一个任务：摆平陆小翠。一进到陆小翠房里，一阵旖妮的气氛让李云龙感受到只有新婚的

味道，房里的摆设全都换过了，大床上，陆小翠用粉水绿色的棉被蒙着头，想来大概是害羞而不好意思吧。

李云龙带着一颗跳动不已的心，缓缓脱除自己全身的衣物，来到双人大床边缘坐下，伸出颤抖的双手将粉水绿的丝被，轻轻地由陆小翠的脸上拉下来。只见她俏脸羞红，一双媚眼紧闭着，细长的睫毛轻轻颤动，表露出芳心的羞耻和悸动。

望着她的媚态，李云龙双手老实不客气地搂住她温暖细滑的香肩，将头一点点地往她的脸上移动。终于，李云龙贪婪的嘴儿，印上了她小巧的红唇。一开始，她像是欲拒还迎地紧闭着两片香唇，在李云龙努力不懈的热吻之下，终于使她放弃了抵抗，唇儿半开，让李云龙的舌头入侵她的嘴里，吻着、吻着，甚至还伸出了小香舌和李云龙交缠吸吮。

李云龙吻着吻着，灵活的舌头舔遍了她娇靥上的每一寸嫩滑的肌肤，从她性感的小红唇之中，不时流泄出低哑而娇媚的哼声，同时陆小翠的呼吸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饱满丰耸的胸脯也上上下下地起伏个不定。

李云龙爱怜地看着陆小翠娇艳的脸庞上透着晕红的色泽，一只急色的魔手悄悄地伸到她的胸前，抚摸着，揉着饱涨的玉乳，终于忍不住解开她上衣的钮扣，一颗接一颗地直到完全剥开她的衣服。陆小翠雪白的胸肌，在那艳红的肚兜衬托下，显得是那么丰满白嫩，迷人已极。

李云龙的手轻轻隔着肚兜揉弄着她的玉乳，好一阵子，才将肚兜脱开；霎时，一对晶莹剔透、丰肥柔嫩的***，就这么摄人心神地裸露在李云龙的眼底，使李云龙忍不住心里的感动，低下头去，用嘴唇轻轻地咬上她的***，以舌头去旋转、舐弄着。

如此调弄，使得陆小翠的鼻息咻咻，娇喘嘘嘘地呻吟着着。《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ｓＤｘＳｗ.com》

陆小翠实在太美了，李云龙仔细地打量着，只见她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又常又直地飘散在柔软的枕头上，还微微地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玫瑰香味。再看她嫣红的娇靥上，水汪汪半开似闭的媚眼、柳眉弯弯长弧、挺直的鼻梁、红嘟嘟的樱唇，不时轻泄出令人销魂的模糊哼

声；毫无斑点而白嫩又有弹性的雪肤，让李云龙百摸不厌；身材高窕，却又显得丰满玲拢；胸乳肥满，柳腰纤细。

李云龙一边欣赏着，一边轻柔地替她褪除其余的衣物。到了这时，两个人就这么光溜溜地依偎在床上。只见陆小翠胸前那一双又白、又嫩、又柔软、又挺耸的玉乳，光是静静地平躺着，不必抖弄，只*她呼吸之间的轻颤，就好像两颗有生命的大肉球似的，在她的胸前活蹦乱跳地晃荡着。

陆小翠那樱桃似的小嘴儿，两边菱角线条分明，充满了女人特有的风韵与气质；长长而卷曲的睫毛之下，是一对会说话的迷人媚眼，此时在半开半阖的情形之下，透射出无限的诱引与柔情；连结娇躯与螓首的，是雪白而粗细适中的玉颈，体侧两条柔美的曲线，引人无限的遐思和幻想。

圆如满月的丰臀之下，修长迷人的两条玉腿，和款摆扭动的蛇腰，散发出极具性感诱惑力的绝代风华。葫芦形的胸、腰、臀部，构成她美丽的娇躯上令人难以抗拒的完美女性象徵。陆小翠的身裁实在是太迷人了，让李云龙欲焰如烈火般在胸腔里焚烧，忍不住便将赤裸裸的娇躯紧紧地搂进怀中，然后倒在床上，把她压在自己的下面。

这个时候的李云龙，像一只饥饿已久的老虎，逮到了待宰的羔羊，想要大肆朵颐一番。李云龙将身体整个压在陆小翠柔软的***上面，嘴巴含着她左侧的***，右手则像搓汤圆似地抚揉她石侧的***。而另一只手更是顺着细滑的小腹摸下去……

未经人事的陆小翠，哪还抵受得住这三面夹攻的侵袭，娇躯就好像一片风中的落叶般地颤抖着；而且柳腰还随着李云龙的动作，前后上下地款摆摇晃着哪。她轻颤的嘴唇里，不时轻泄出呻吟。

……

激烈鱼水之欢后，常会使人沉醉在温柔乡的酣眠之中。时间不知过了多久，皎洁的月光透过半透明的白纱窗廉射进房里，朦胧地洒在床上。经过**洗礼的李云龙，在疲累和满足参半的梦乡之中醒了过来，睁开惺忪的双眼，映入眼廉的便是上半夜刚和自己颠鸾倒凤、享受男女间最高享受的陆小翠。

陆小翠美丽的娇靥上，犹带几分慵懒的满足感，晕红的双颊使李云龙忍不住这秀色可餐的诱惑，凑过头去，一口就狠狠地亲了下去，

吻得她在半睡半醒中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一阵热吻之后，只见陆小翠睁开美丽的凤眼，千万缕柔情的目光望了李云龙好一会儿，忽然一双玉臂如蛇般地，又缠上了李云龙的颈项，献上她心甘情愿的热吻，两条红嫩的舌头舐吻着彼此脸上的每一寸肌肤，轻怜蜜意地缠绵了许久。

许久，俩人才从两情相悦的迷离恍淌之境，渐渐清醒过来，李云龙轻笑道："小翠，你现在是不是状元娘子？"

"啐，大哥你也来笑我？"陆小翠娇羞着不依。李云龙笑着问道："你就是那个时候喜欢上我的吗？"

陆小翠娇羞地点点头："是的，要不然后来我才不会帮你。"说着羞笑道："我现在才不想当什么状元娘子，能够服侍大哥，我真是太幸福了，就像做梦一样。"

不经意之间，李云龙的目光扫到陆小翠挺耸的双峰和那双修长无瑕的玉腿上，那里还留着他们上半***狂欢后的余渍。

忍不住心中的欲念，李云龙的魔手悄悄地揉搓着陆小翠两颗肥嫩丰满的双乳，手指头还不停地把玩岭上那两颗鲜红欲滴的小樱桃。从缓缓硬实的乳尖和柔弱无骨的娇躯轻颤不已的讯息之中，让李云龙知道陆小翠的欲望又再次被挑逗起来了。

脸上燃烧着一股烈焰，香息咻咻的陆小翠，热情如火地凑过她的小嘴，找到李云龙的嘴唇就吻了下去，纤腰如水蛇般地扭动着，全身发烫，紧紧地密贴在李云龙的身上。男女之间的情欲之火，到了这种程度，可就像是春雷勾动了地火，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了。

一阵阵的甜蜜长吻和赤裸裸的身体接触后，搞得李云龙是欲火焚身，力求一泄为快；而陆小翠也进入了春情荡漾、迷离恍惚的境界之中。

看着陆小翠媚眼如丝，激荡的情欲已到了欲火焚身的地步，李云龙连忙进入她的身体。

一阵"唉呀"、"唉呀"的消魂叫声中，女人的天性和**的刺激，让这昨夜以前还是冰清玉洁的**之身的她，无师自通地筛动着嫩臀，扭摇着纤腰来增加双方的乐趣。

良久，李云龙见陆小翠如此透支体力，停下动作，让她歇息着，双手再次揉弄着她的玉乳，好让她享受***后的余韵。良久，陆小翠努力地撑开双眼，疲累地道：“大哥……你还没……泄身……你……”

李云龙见她已经累得这等模样，还挂念自己还没尽兴，不由得感动地伏在她的脸上蜜吻了一阵子，才道：“好妹妹，你今天太累了，我们来日方长，等你恢复了再说。嗯，时候不早了，睡吧……”李云龙搂着陆小翠柔声抚慰着，低下头吻吻她的双颊，只见她睡眼惺忪地望了李云龙一眼，便抵挡不了睡魔的侵袭，而进入了梦乡。李云龙也是眼皮渐渐沉重，很快也堕入美梦中……

※※※玉龙帝国，天龙派林美妍看着晚上的星星，洗完了澡的她正等着洪林的宠幸。如果说武功的话，五年前我就知道了。她暗忖着，拨了拨半湿的长发。五年前那次完全受制于洪林手下，最后连抵抗力都失去了，任由他享用自己**的***的经验，林美妍现下回想起来，脸蛋还是红扑扑的。

“脸怎么这么红？”在身后，洪林拥住了她那毫无走样、依然轻巧娉婷的身体，让美妍顺势倒在他怀里：“不会是感冒了吧？”

“哪有的事！”林美妍她轻轻仰首，让爱人吻着她白嫩的脖颈：“人家等了你好久了，怎么这么晚才来？”“处理一些事情而已。你身上好烫，这么想要我吗？”

“嗯！”任他的手在身上游走，透过薄纱的睡衣轻柔地抚爱，美妍在他耳边轻语：“姐姐想起了五年前的事。”“怎么想的？告诉我好不好，好姐姐？”

“只是有点儿生气而已，你连日子都选得那么让人难过。那几天人家刚过生日，你不但不送礼，反而还跑到姐姐房里来，让姐姐糊里糊涂的失身给你，想来都有气。”

“所以我才会努力地赔偿姐姐啊！”洪林加重了语调，让美妍听清楚他话中的意思，双手不停地轻揉慢捻着，挑动美妍身上每一寸性感，在衣外抚摸的手不知何时已钻进了衣内。

“讨……讨厌……弟弟……你好坏……别……别弄那儿。”美妍娇柔无力的推阻很快就变成了男人在身上肆虐的帮凶，快乐地撩起销魂蚀骨的感受。洪林解下她的浴袍，藉着月光赏玩她被撩动了心弦的、双手捧着

她涨圆的双峰，指尖夹着嫣红的蓓蕾，开始挑逗她。浴袍滑到了脚边，美妍颤抖的纤足踢开了它。

“趁着有空好好的玩弄姐姐吧！一切美妍都都随你的意让美妍到床上好好服侍你啊！”“不好，姐姐。”洪林笑着，把她颤抖的双腿箍上自己的腰：“弟弟要在这里弄你。”

美妍的裸背贴上了墙，下身和爱人交缠着，双手乏力地抱住男人的颈子。她快虚脱了，美妍感觉不到身上的香汗淋漓，感受不到男人的手在纤腰上紧紧抓着的疼痛，现在的她已经被汹涌而来的欢悦完全占领了，那无比的快乐冲击着她的神经，令她娇喘地呼喊着，奉献上一切。男人抱着她在房内走着，随着每一步跨出，紧紧厮磨着美妍娇嫩的肌肉，擦的她愈加热情。

……

“怎么了，姐姐？姐姐？”“嗯。”林美妍娇慵的裸体软瘫在洪林的身上，连这问话都不想答了，享受着每一寸肌肤都紧贴的感觉。

“还舒服吗？”“舒服透了。”缠绵了好一阵子，美妍才醒觉过来，虚弱的***却不能回应她的挣动：“好弟弟……让姐姐回床上去好不好？在床上姐姐很习惯被你抱着、被你抚摸玩弄，可是坐在椅子上就……”

“姐姐别怕羞，”洪林看着怀中这满足脱力的赤裸美女，眼光似乎还不满足地浏览着：“坐着才抱的紧，是不是？”

“讨厌，”挣也挣不脱，美妍只好任他抱着，任香汗流在身上，全身似乎都烧起了火，比刚才被逗弄时还热：“光会糟蹋姐姐，在床上还不够，难道你想在整个房间里要姐姐吗？”

“就算不在房间里也想要呢！”美妍闻言羞红了脸蛋，挣扎地把脸埋在他胸前，纤手乏力地捶着洪林的肩。“你坏，你坏死了。这样叫姐姐怎么做人？”“要我再要一次姐姐，姐姐才肯听话吗？”

“不，别了。”美妍紧搂着他，深怕他再来一次：“姐姐够了，再让好弟弟这样弄，姐姐会死的，你这坏东西就让姐姐休息一下，算姐姐求你吧？”“哪能说不好呢？”“让姐姐到床上去睡着吧！”

“不要，弟弟的怀里很舒服的。”“嗯，随你。今天怎么这么疯？姐姐的骨头都快被你拆了，一点都不肯疼惜姐姐。”“对不起，只是……”“别说了，”美妍抬起了欢悦后充满万种风情的俏脸，用纤指轻轻支

着他的嘴：“姐姐知道你心里苦，姐姐也肯任你发泄，每一次姐姐都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好弟弟不要把事情都放在心里，姐姐会心疼。答应姐姐，好吗？”

第五百三十六章

“嗯。其实只是家人的事情，另外我也想起来两年前救回公孙掌门那时的情形。”“是美姐吗？”林美妍抬起了脸，满是顽皮神色：“玉姐跟我说了喔！”

“说了什么？”“说你是个好孩子，还说……”林美妍娇笑着，眼神像是无比天真的顽皮孩童，娇柔的纤指轻轻点上了洪林的鼻子：“说姐姐我有你这坏弟弟，真不知是几世修的福。”

“还有吗？我想夸我的话应该还有很多。”“那就要你说了，那时你是怎么欺负玉姐的？说吧！”“原来你知道啦！”洪林搔搔头，说了当年的事。

公孙玉倒在温暖的被褥里，听着大车的奔跑，这几天的恶梦又回到了心头。十多天了，这些天来真的就像是活生生的恶梦。

十多天前的那个中午，用完饭后的她，感到了身上的异样，一股强大的热力从小腹升起，快速地扩散到全身，强压着那力量的她看着满门的女弟子喘息着倒在地上，被媚药的药力煎熬着，衣衫撕裂、那里尽露，酡红的肤色显示着药力的强悍，偏又是神智清楚。公孙玉知道，那是露滴牡丹开最可怕的媚药之一，它的可怕不在于催情的效果，而在中毒者的神智会变得异常清楚，偏是不能自制地追求***的满足，事后女孩对自己被激起的骚浪和淫荡的反感远超一切，让中毒者有着异常的悲愤。忍不住煎熬的女弟子们，求助和无力的眼神望着她。

“婷姗、亦妍，你们……”“师……师父！”被指名的两位大弟子悲叫着：“快……快走吧！别管我们了。”

看着从门口涌来，一***的魔教门徒，撕裂了女孩们的衣裙，剥光了原本贞烈的少女，恣意发泄着欲望。在她们没有中毒时，连摸都摸不到衣角的恶徒，现在各如其意地享受着女孩们的身体，淫荡的***声、片片落红和飞溅的淫液盖住了大殿的四周。

压着药力、力图逃亡的公孙玉一直跑着，耳中几乎都是女弟子们无助的叫喊声，在药物的冲击下变成了狂放的淫叫娇啼。她离去时转头前的最后一眼，看到了一向自持甚谨的亦妍，不能自抑地自己褪去

了内衣，鲜花般高挺的***任男人抓着，俏脸上满是被欲火焚烧得无法忍耐的表情，两个赤裸的男人一前一后地占领了她，把她娇嫩的躯体夹在中间，不断**着下身，**破身的鲜血和后庭被撑伤的血滴随着扭动的躯体落下，公孙玉简直不能想，一旦药效退去，亦妍要如何自处？她是那么害羞矜持、令人怜爱的清纯少女，怎么想得到会在师门前遭到男人野兽般的蹂躏？

徒儿们的神色是怎么也忘不去。死撑着仅存的自制力，公孙玉单独面对着以逸待劳、一脸淫邪神色的对手。

“你……你是……”“在下凌风雁，这「露滴牡丹开」的滋味如何？看来我这可是白问了，很快公孙门主就知道滋味了。哈哈。”公孙玉的努力已到了极限，凌风雁轻轻松松就制住了她。

“美丽的大掌门，你完完全全是我的，在下是怜香惜玉的人，不会让其他人来分享你美丽的身体的。”伸手入裙，凌风雁捏揉着公孙玉的大腿，忍不住的浪液已滑了下来，浸湿了他的手：“让我们回去享乐吧！看看你的女弟子们是怎么样的饥渴，我可是你们的恩人喔！不然，你们怎么会有一下被这么多人占有的经验？无数的男人们哪！保证把你们这些自以为清高的荡娃骚妇完全填饱。放心，就算只有我动你，也不会让你这清高的大掌门不满意的，保证让你热情，连一丝的羞耻心都起不来，哈哈！”

天山玉女剑的大殿内外已经变成了无遮大会、肉色生香，赤裸的少女们正承受着男人们一轮又一轮无尽无止的发泄，扭动的纤腰有好几只已经没有了力气，瘫痪在男人粗暴的手中。公孙玉滴着眼泪，看着亦妍、婷姗等几个功力较强的弟子还在欲焰中沉沦，不少女弟子已撑不下去，任凭男人玩弄着，动也不能动了，或许她们还算是幸运的一群。公孙玉任由凌风雁摸弄轻薄，一边想着。她一向吃得不多，所中的媚毒没有那么重，所以还能强忍着，不向正熟练地挑逗玩弄自己的人献身，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那是早晚的事。

亦妍已经变了动作，她双手撑着草地，一个男人抓着她的腿，从后方进入了她，白嫩的臀上满是红红的抓痕。她就算再痛、再爽，也叫不出来了，可以想见腿根处的难堪景象。功力愈深厚，下场就愈悲哀，这也是露滴牡丹开所以令人痛恶之因。亦妍的功力在所有女弟子

们中最为深厚，中毒时的神智也最清楚，事后的伤害想必也是最深刻的。

另一位大弟子呢？公孙玉张望着，她看到了。婷姗的情况比亦妍还惨，在她身上泄欲的人多得多了。婷姗赤裸的***坐在仰躺的男人身上，激烈不已地扭动着，婷姗的四周倒了五、六个人，看来都是在婷姗身上取得满足过的人，解放过的脸极其愉悦，衬着婷姗仍是尚未满足、酡红未退的娇美脸蛋儿。

强忍到达了极限，无声的崩解开来，公孙玉双腿环住了凌风雁的腰，主动奉上，整个上身垂了下来，耸挺鲜美的***弹跳着。凌风雁抓着她的腰，下身用力，让她的**血洒了出来，溅在那白皙的大腿上。公孙玉倒立着，颠倒的视野之中，门下诸女子的***还未结束。

她娇美的脸上有着痛楚的表情，近四十的她仍守身如玉，虽是被媚药激得春情似火，但这破瓜之痛却怎么也忍不住，尤其她是失身在这样令人厌恶的淫徒手中，而她仍无法自拔地、在媚药和凌风雁强力的合作下达到了肉欲的***，让在女弟子们身上满足了淫欲的教徒们，看着她疯狂的迎合，听着她娇媚热情的浪荡喘叫，还不只一次。

这十多天来，天山玉女剑素净的门面完全泄满了男女之事后的馀渍，公孙玉看着一些弟子被摧残蹂躏至死方休，有些弟子还活着，接受无尽的折磨和痛苦，而她在凌风雁的蹂躏之下，连眼泪都麻木得流不出来，直到这一天，魔教教主的旨令到了。

“嗯，不错。”凌风雁站在城门下，看着公孙玉赤裸的躯体被吊上城门，四支长钉钉着她的四肢，大字形的张开来，公孙玉的眼无力地闭着，原本光采夺目的眼神已不见了。

“教主这示威之略真是不错，玉龙武林的脸完全丢光了。”“宫主英明，”他的副手谄笑着奉承：“不费一兵一卒就攻克了玉女剑，以后她们就要改称……改称什么好呢？淫妇剑？荡女剑。”

“我说都不好，”凌风雁淫笑：“叫春心剑好了。”“宫主真是饱学之士啊！属下自叹不如。”“好好看着，”凌风雁似乎被奉承的很高兴：：“示威三日后，如果公孙玉还活着，我还想要她呢！这骚妇当真荡得厉害，让我留连忘返呢！”

“要把她分下去吗？下面传来的都是对宫主的赞慕之语，那些还活着的女人这几天侍候的兄弟们舒服透了。”“等我玩腻了再

说。”“是。”接下来，公孙玉感到自己被人搬了下来，那人拔钉的手法极其轻柔，似是不想让她受到太大的痛苦，看来是援兵终于到了，但这种轻柔对公孙玉已经没有用了，她麻木的躯体完全没有感觉，现在的她只求一个痛快的死。被凌风雁疯狂占有的她在众人面前欲火焚身，忘形地动作着，这叫她如何忍受？亦妍和婷姗都在媚药的药效退去后羞愤自杀，就在她的眼前，那种回忆的确是恶魔的耳语。

“公孙掌门还好吗？”进入大车的是洪林。凌云正驾着车，而翔云在车夫的位子上，灵锐的眼神看顾着四周，以防魔教劫人。他们虽然把存活的女弟子们救了出来，但没有一个愿意和他们回天龙山的，所有的人不是自杀就是一去不回，不知何往。

“怎么会好？”公孙玉凄然一笑。凌风雁虽然尽力蹂躏着她，看她脸上娇美的容颜悲哀扭曲的样子，但一直没有伤她的脸，身上倒是除了前后两张被戳伤的小口外，遍体鳞伤，每个地方都不放过，惨得叫人说不出话来形容。

“她们呢？”“令高足……全都脱离苦海了。”洪林只能这样说，对天山玉女剑这些受苦的女弟子来说，只有死是她们想要的归宿，连凌云的口才都救不了她们的轻生之念。“是吗？只有我还不成器的活着。”

“掌门别这么说，您还得重振玉龙玉女门，您所有的高足也都等着您为她们复仇。”“算了吧！”公孙玉闭上眼，让洪林轻轻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凌风雁这样玩弄我，公孙玉早就想死了，现在只是想拖到见到紫云子这老友一面而已。我自己知道，凌风雁这样的折磨早坏了我全身的筋脉，你是为我净身、上药的人，应该也清楚我的情况。告诉我，公孙玉还剩几天？”

“最多七天，最少……四天。”洪林咬着唇，他早知会被问这种让他不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老是分配他说这样可怕的消息？“是吗？那就够了。我知道你和美妍的事，”不管洪林悲伤中混着惊讶的神情，公孙玉轻抬玉手，洪林把它捧在手里，让这濒死的女子轻抚自己的脸：“因为美妍打胎的药是我弄的。我知道外面听不到，放心。今晚到我房里来，我有话说。”

大车到了天龙山下的小市集，众人在客栈中休息，顺便照公孙玉的意思，把带出来玉龙玉女剑三十多女徒的尸体全埋了，她并不想带她们上天龙去。

“你师兄呢？”“他们挖坟也是累得很了，现在大概都睡了吧？”“我知道了你和美妍的秘密，你想不想杀我？”公孙玉在洪林的搀扶下坐了起来，背*着枕头，让被褥盖在赤着的身上，顽皮地对着洪林笑着。从被救下来为止，她就一直拒绝洪林等人为她着衣的好意，她既是赤裸裸地毁在凌风雁的手上，在报仇前也要赤裸裸地入土，等到凌风雁授首后再为她烧化冥衣吧！她这样吩咐着，三人也只有照做的份。否则我可能会泄露出去哦！

“美姐都敢说了，我又有什么办法？”洪林苦笑：“何况我也杀不下手。”“果然是让美妍看得上眼的人，”公孙玉招招手，着洪林在她的身边坐下：“美妍虽是失身给你，不太情愿，不过她还是忍不住投降，公孙玉现在也知道她的想法了。叫我玉姐吧！玉龙玉女剑既灭，我这不成才的掌门也没了。”

“玉姐在想什么？”“玉姐啊！”公孙玉轻柔无力的纤手轻轻搭着洪林的手：“玉姐知道你并不是不偷腥的猫儿，从你为我净身时，忍不住逗你玉姐的时候就知道了。”

“对不起，玉姐，”洪林吐吐舌：“洪林一向不是能忍受诱惑的柳下惠。玉姐虽然受伤，可是……可是身体还是诱人的很，让洪林难以自持，所以……所以才……”

“我知道。”公孙玉带着他的手抚上她的脸：“你能……你能帮玉姐一个忙吗？不是太让你难为的事。”“任玉姐吩附。”洪林的手脱离了公孙玉的控制，轻按入公孙玉的发内，感觉那柔软发丝的舒适触感。公孙玉很舒服似的让洪林按摩着头顶，眼睛都闭了起来。洪林惊觉到公孙玉原来苍白而没半丝血色的脸上浮起了两颊嫣红，显得秀丽无伦。

“如果你在为玉姐净身的时候，不只止于轻薄玉姐，就顺水推舟占了玉姐的身子，现在玉姐也不会这么难堪了。”公孙玉嫩颊贴上了洪林的手：“那凌风雁声声说玉姐只是他独有的，就算把我关在房里，任意用皮鞭、烛油来整玉姐时，也没有让玉姐被其他人占有过，还猛说玉姐不会在其他人身上尝到比他更好的滋味。玉姐宁可让他气死，也不要让他笑得那么开心。洪林啊！或许你会嫌姐姐淫荡，但她现在只想让你好好地占有她一次，至少让她有着在阴间嘲笑凌风雁的资格。”

“洪林不敢。”洪林低下头来，轻啜着她的耳珠，小小声的说：“玉姐受伤太重，一旦进入炽烈的云雨之境，很容易因脉络碎裂而当场身

亡，洪林不能也不敢冒这个险，至少还得让玉姐见到掌门师父和美妍一面。

“达到任务是你最重要的，”公孙玉感到耳根传来一股股热气：“美妍妹妹说得没错，就算这样一可以让姐姐满足的死，二可以让你的秘密永沉大海，你还是不会这样做。那你想让玉姐怎么办呢？难道她到死都只是凌风雁那恶贼的玩物吗？”

“洪林有一个方法，请姐姐把身体放松。”公孙玉慢慢地放松了全身、闭上眼睛，感觉到洪林正轻柔地吸啜着她俏脸上娇嫩的肌肤，一只手伸进了被子，微微地揉捻着他的敏感地带，一股温温的火逐渐蔓延开来，温温润润地滋润着全身，跟露滴牡丹开的强烈不同，就像蒸笼一样，慢慢蒸起她的反应。公孙玉感到那火慢慢地传遍全身，不只敏感处，就是全身的皮肤似乎都涨大了起来。

“哎！”“玉姐怎么了？我弄痛了吗？”“没有。”公孙玉微睁秀目，春情难禁的火似乎将冒出来：“玉姐好舒服，只是好像身上都膨胀起来，忍不住想叫。洪林，封着姐姐的嘴好吗？可不能让他们听到。唔！”

洪林堵着公孙玉菱角般的小嘴，舌头轻轻舔着她皓白的银牙，把它们的阻挡破去，勾动着公孙玉的小舌，让她融化在热吻里。公孙玉原先的哀叫，是因为那火所到之处，全身就像是泡了温水似地舒张了开来，扯动了结上的伤疤，让她有些痛楚，但在洪林的勾引下，在微痛中又浮出了一股股带动她热情的春潮。公孙玉放松了身体，感到被子慢慢滑落，赤裸的***触到了空气，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冷，只等待着***的来临。

“谢谢你，洪林。”公孙玉躺回了床上，任洪林将被子覆上她泛着桃红的***，白皙的脸颊上像是泄上了一层胭脂，彷佛可以拧得出水来，洪林愈看愈爱，舍不得移开目光。“眼光怎么这么凶嘛？”公孙玉像是回到了少女的娇羞，纤手轻推着洪林：“想把人家吃下去吗？”

“没……没有，只是姐姐太……太可爱了。”“要的话那就吃吧！玉姐姐等着你呢！”公孙玉纤指轻移，触上了洪林的裤裆，膨胀得那么大，根本瞒不了人：“把它脱了吧！上来好好吃了姐姐，玉姐很高兴的。”

洪林强忍着，按下了公孙玉的手。“伏下身来，姐姐告诉你一件事。”公孙玉吹气如兰，让洪林的耳朵痒痒的，被这样的佳人挑逗着，偏是心动，却不敢行动。“姐姐的嘴可没有被凌风雁动过，他怕我会咬

掉了他那话儿。如果你不敢在┅在姐姐身上┅的话，让姐姐帮你吸出来吧！你刚刚顶得姐姐的腰眼里很难过哩！”

洪林也忍不住了，他趴在公孙玉脸上，“姐姐┅不是很懂，你要告诉姐姐怎么做。”公孙玉声如蚊蚋，羞红的脸颊上的热度几可比拟燃烧的太阳。□……

“姐姐感觉怎么样？”“好快活。”公孙玉脸上有着满足的喜悦：“洪林啊，姐姐的希望达到了，真不知道要怎么谢你才好。”“这本来就该是双方心甘情愿的事。所以我强夺了美妍贞操的那一次是我不对，凌风雁令人厌恶的原因也在此。”

“好好陪姐姐聊一晚。”《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ｄxsｗ.com》

“情况就是这样了。”洪林说完了回忆，两人都流着泪。“玉姐的仇，总算是报了。”美妍娇慵无力的身躯仍依在洪林怀抱里：“让姐姐到床上服侍你吧！这样姐姐明天还能亲手为玉姐焚化冥衣，告诉玉姐大仇已报。”

“不用怎么服侍了，”洪林把美妍娇红诱人的裸体抱上了床“姐姐晚安，明天还要起来呢！”

※※※当第二天灿烂的阳光升起来的时候，李云龙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着睡在他身上的陆小翠，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她还没有醒，微闭的双眼更现出她那长长的睫毛，在细长的眉毛下透出她的秀丽和灵气；乌黑的长发洒在洁白的枕头上，更衬托出她那白皙又有些红润的脸颊；她的嘴唇微张，露出洁白光亮而整齐的牙齿，更显出她的妩媚，青春和可爱；陆小翠虽然不是绝色美女，也没有珍贵的身份，但是她就像小家碧玉小巧可人，让人喜爱不已。

现在和李云龙发生过关系的十几个女人大部分都是一些江湖人士，当然也有像蓝冰月这样的官家大小姐和帝国公主，就是没有陆小翠这样的小家碧玉，而就是陆小翠这个小家碧玉昨天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

这好比一个专门吃肉的人，吃了一些蔬菜，那种感觉和吃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会给人带来新鲜的快乐。

陆小翠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能和李云龙的其他女人相比，也没有资本和她们相比，所以要做的只是让她的男人舒服，从而年忘记她，

故而昨天晚上她用了一切的办法服侍他。

陆小翠像一只绵羊一股相依着，体贴的如同善解人意的小鸟，注其爱抚赤裸的玉体。头首微抬，妙目事张，娇容玉脸，眨看红潮，含羞的，如同晚霞般托射，轻微的“嗯”“哼”，颤抖着娇柔的唿道：“冤家……我……”

紧接送上两片香艳，鲜红，如火一般，甜若如蜜的香唇。两人热烈勐吻，双舌互送，生命之源，用力的拥抱，磨动，缠绵的转不停，恨不得合而为一。这时都被欲情之火所烧着……沉浸……迷醉……欲火肉海之中……容化……

突然，丁香暗渡，你来我往，不知何时，忘了自己的存在，默默的享受。

“好了夫君，现在我们该起来了，否则姐姐们就要笑话我了。”陆小翠好不容易挣扎出李云龙的双唇温柔的对他说道。“哈哈，放心，你们都是好姐妹，她们怎么会笑话你呢？再说，以后她们也有这样的时候你只要笑回去好了。”李云龙不在意的说道。

“可是……”陆小翠还想说什么，李云龙打断她的话道：“没什么可是了，不过现在我们是应该要起来了，等一下我还是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李云龙微笑道。现在这里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他知道自己也应该向长安出发了，不过在这以前他的女人们让他们去他家里。

“什么事情？”陆小翠有些好奇的问道。这也难怪，陆小翠她现在虽然和李云龙有夫妻之实，但是陆小翠她并不知道李云龙的真正的身份，所以也并不知道除了不久前发生过的事情外李云龙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

“嘿嘿，等一下不就知道了，好了，现在我们起来吧！”李云龙嘿嘿一笑，也不回答，直接站起来穿衣服。陆小翠见之，也不管自己浑身赤裸裸地，站前身来服侍李云龙着衣。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的美妙自然美不胜收。

大厅中，司马琼，舒秋霜，沈若华、白秋云、秦畹凤，贾淑娴等人都已经到齐了，看见李云龙和陆小翠出来都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陆小翠一看见众人如此看着她，那小脸带一下子红了起来，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

沈若华有些幽幽的说道：“有些人啊！真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说着看了李云龙一眼，其意非常明显。“华姐，我，我……”沈若华的话让陆小翠非常紧张，同时更多的是担心，陆小翠她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不能够和其他的几女相比。

李云龙星目陶醉地凝视着沈若华道：“难道我的若华宝贝也吃醋了，真是奇怪，奇怪。”自从和李云龙有了结体之缘後，沈若华双颊红润丰腴，眼波流动含情，心胸开阔，笑语如珠，人也非常开朗，不过一听见李云龙这样说她就不依道：“哪有？”

“难道不是吗？有检查检查。”说完李云龙走上前去，不等沈若华有所反映就一把把她抱在怀里，恶狠狠的吻了上去。沈若华被李云龙吻住，就略微挣扎了一下，就迷失在李云龙的热吻之中。

李云龙用力吸沈若华的红唇，然后把舌尖用力送入沈若华充满暖香、湿气和唾液的芳口中。李云龙的舌头先是在沈若华嘴里前後左右转动，时时与她湿滑的舌头缠在一起。一会儿，李云龙感觉舌头有点儿发麻，刚从沈若华嘴里抽出来，她滑腻柔软的丁香妙舌却伸出来钻进李云龙的嘴里，舌尖四处舔动，在李云龙的口腔壁上来回舔动，李云龙热烈地回应沈若华的爱和丁香妙舌热烈地交缠著。

沈若华玉体颤抖，更用力的和李云龙的舌头纠缠，追求无比的快乐，嘴对嘴的吸吮对方嘴中的唾液。李云龙咬沈若华滑腻柔软鲜嫩的丁香妙舌，如饥似渴地吮吸起来：“啊……若华的舌头真好吃……如同棉花糖般柔软……却永不融化……”李云龙如饮甜津蜜液似的吞食着沈若华丁香妙舌上的津液，大口大口地吞人腹中。

沈若华亮晶晶的美目闭得紧紧的，洁白细腻的玉颊发烫飞红，呼吸越来越粗重，玉臂将李云龙抱得更紧。李云龙因而开始明显感到沈若华挺挺的饱满涨鼓鼓的一对玉乳上下起伏，在胸脯上磨擦不已。他心神摇曳，禁不住更用力愈加贪婪的吸吮着沈若华湿滑滑柔嫩的香舌，吞食着香舌上的津液。似是恨不得将沈若华的丁香妙舌吞入肚子里。

李云龙有意将胸脯贴紧沈若华涨鼓鼓的富有弹性的玉女峰极力挤压着，弄得沈若华心慌意乱，春兴萌发。当李云龙继续用力吸时，沈若华感觉到疼了，丁香妙舌在李云龙嘴中挣扎着直欲收回，但是无济

于事。沈若华看李云龙不停止，急得使劲哼哼，头左右摇动，又用手抓拧李云龙的后背。

李云龙张开嘴放她舌头来，沈若华傲挺的***不住的起伏，不停地喘气，温热清香的呼吸喷在李云龙脸上，李云龙感觉很是舒服。沈若华白嫩的香腮晕红艳丽迷人，深邃清亮的媚眼异彩闪耀凝视着华云龙，娇嗔道："夫君，你吸得若华舌头疼死了。"

李云龙似仍沉醉在沈若华丁香妙舌的美味中，失魂落魄意犹未尽地央求地道："若华，再亲一次嘛，我才品尝到你嘴中的甜味，你怎么就推开我了？"沈若华羊脂白玉般的玉靥隐含春意，秋水盈盈的美眸娇媚的看着李云龙道："若华嘴里又没有糖，那有什么甜味。"

李云龙神情陶醉地道："若华，你那比塘不知好吃多少倍，你的唇儿和舌头柔美软润，芬芳甜蜜，更有一种无法比拟的温馨的味道，亲着，就像慢慢啜饮浓醇又不失清怡的美酒，晕淘淘，又轻飘飘的，连心都醉了。"

沈若华见李云龙如此说，芳心感觉无比的甜蜜。她顾盼生姿的明眸娇羞的一看心爱的人儿，腻声道："你呀，就是会骗人，我的怎会如此甜，怎么我自己不知道。"李云龙笑了笑道："你自己没有尝过自然是不知道。"

沈若华娇声道："算我说不过你……""那就让我再亲一次，若华，我的好若华。"李云龙央求道。

沈若华欺霜塞雪的香腮粉红恍如桃花绽放，娇羞地微闭秀目，仰起脸将嫣红的樱桃小嘴送上。这一次可就吻的比上一次要悠远长久。沈若华任是呼吸迫促，香舌酸疼，脸儿酡红，小鼻扇儿急速地张合，她却丝毫也不作挣扎推拒，就那么温顺的配合着爱人，任由他紧紧的拥抱着，任他吮吸着，她要让李云龙亲个够，吻个足。

好一阵子，李云龙才满意地将嘴唇移开，沈若华情意绵绵地看着他道："亲够了？"李云龙笑道："那会够，这一辈子也亲不够，若华你的舌头真甜，以后我每天要这样吻你，好吗？"

"好了，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当我们不存在是吗？"看来李云龙两人旁若无人的调情说爱，秦畹凤在旁边酸溜溜的说道。听了秦畹凤的话，李云龙和沈若华才想起来现在她们在大厅，饿而且旁边还有众女

在看着。沈若华脸一红，马上和李云龙分开，小手捏着衣角不知该怎么放。

“哈哈，畹凤是不是也想和若华这样啊！好好好，现在应该我和你亲热了。”说着李云龙就向秦畹凤扑去。“啊！救命啊！色狼来了。”秦畹凤夸张的叫了起来，然后向旁边的白秋云跑去，边跑边说道：“白姐姐，救命啊！色狼来了。”

“哈哈，我是色狼，你还以为你跑的了吗？”李云龙张牙舞爪的向秦畹凤扑去，就在秦畹凤达到沈若华身边的时候，李云龙也到了沈若华的前面，双手一张，把沈若华和秦畹凤双双抱在怀里，然后道：“买一送一，现在你们两个我都要。”说着双手在秦畹凤和白秋云的身上活动着，大嘴在白秋云的小脸上亲着。

“不要，色狼快放开我们，不要这样啊！”白秋云挣扎着道。白秋云她虽然非常愿意李云龙对她亲热，但是她也知道在现在，至少在这些姐妹面前不应该表现出来。

“哈哈，不要能行吗？”李云龙不理白秋云的挣扎，把她狠狠的抱在怀里亲热一翻才放手，当然对于其他的女人他也没有厚此薄彼，司马琼、舒秋霜、秦畹凤、贾淑娴她们一个都没有放过。

在亲热了一会儿以后李云龙才对司马琼众人道：“各位夫人，现在这里的事情解决了，我们也应该离开这里了，毕竟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今天你们就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就出发。”

李云龙的话司马琼众人都没有吃惊，在她们知道李云龙的身份的时候她们就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而且她们现在都是李云龙的女人，所谓妇以夫为尊，他们自然不会反对李云龙的话，只是现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她们离开这个她们成长的地方她们心里总是有些舍不得。

第五百三十七章

正是晌午时分，长安老字号凤舞楼人声鼎沸，许多手拿武器的武林人士正在高谈阔论。在饭店的一个角落里做着一个带着斗笠的年轻人，正在享用他的午餐，真是狼吞虎咽仿佛半个月没吃过饭一样，一会吃的差不多了，他用袖子擦了擦嘴，打了一个饱咯。

开始听周围的人们的谈论，就听他旁边桌子做的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大汉说道："郑家这次大婚，听说武林的二十大高手几乎全都来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应该不会啊，虽然郑家在江湖上也算赫赫有名，但是应该还不会有这么大面子。"一个红脸汉子说道。"哈哈，你们消息也太不灵通了，这次除了长安武林四大世家的人之外，也就飞鹰堡堡主和关中盟盟主来了，其他门派也就送来了贺礼而已。不过这次绝色美女到是来了不少，有眼福了，嘿嘿！"一个猥亵的中年人淫笑着说道。

"哦，是吗都那几个来了啊？""嘿嘿，光是四心圣女就来了两位欧阳心，叶灵心，还有西门双娇和冷青霜！""啊！是吗那我可要去看看，真是美女满堂啊！"那个年轻人听到这里摇摇头，嘴角往上翘了一下，想道：嘿嘿郑家，我李云龙道要看看这个婚礼你怎么办下去。

正想着突然听到听到一声娇叱："大胆淫贼！你想干什么！"

凤舞楼哗然，人们纷纷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观看。就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公子哥带着几个大汉围着一个少女，正在纠缠，这个少女气的柳眉倒竖。这个少女也就十五、六，穿着一身黄衣象一个可爱的精灵一样惹人怜爱，令这些武林人士一呆，许多人连口水都流出来了。就看有几个人拍桌而起，想来个英雄救美，就看那个公子哥转过头来喊道："我是天魔宫长安分坛坛主耿剑，他妈的谁敢管！"

那些想做英雄的人一听，都一哆嗦坐了下来，低下头假装吃东西，整个凤舞楼一片安静，连一个敢大声出气的都没有。就看那个公子哥嘿嘿一声冷笑，对那个少女说："看到没有天魔宫的事还没几个人敢管，你就老老实实跟本公子回去，本公子会好好疼你的！哈哈！"

少女拔剑就想反抗，耿剑出手就点住了少女的穴道，说道："唐玲你还想反抗呵呵，够味。"伸手在少女的胸部捏了捏。

唐玲眼含泪水，显得楚楚可怜，无助的四处看着希望能有人能够出手相助，看到四周的人都低着头假装吃东西，她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候听到几声清脆的竹竿拄地的声音，就看李云龙向门口走去，从那帮人身边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大汉的身上。那个大汉反手就一巴掌，李云龙翻身就摔了出去，斗笠也被打掉了，就看李云龙的长着一张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脸，双眼翻着白眼。就听那个家仆说道："臭瞎子，走路小心点。"

李云龙颤颤巍巍的站起来，点头哈腰的说道："是，是，大爷，小的一定注意。"那个大汉喊道："快点滚！"T李云龙小心从边上绕了过去，竹竿一下一下的点着地，往门口蹒跚的走去。突然那个耿剑的脸色一变，那一下一下的竹竿点地的声音，仿佛铁锤一样打的心上，和他的心跳的声音同时响起。耿建新就感到心脏仿佛要跳出来一样，他赶紧用内功互住心脉，可是还是一口血吐了出来，双眼一翻当场毙命，那些大汉大惊，手忙脚乱的围到了耿剑身边。

这时唐铃也象白痴一样，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情况。就在这时几道柔和的指风点到她的身上，她耳边响起一个戏谑的声音："美人还不快点跑啊！难道真的迫不急待的想失身啊！"唐玲一惊，转身就跑了出去。看到李云龙在前面不紧不慢的走着。她就向李云龙追去，她一直追出城才追上李云龙。几步拦到李云龙身前，说道："你这人站住啊！害人家追了半天才追上！"

李云龙浑身发抖的说道："女侠，是要截钱还是截色啊！截钱我这个穷瞎子可没有，要是截色我就忍痛割爱失身给你了！"唐玲睁大眼睛，惊奇的看着他，突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黄衣少女说道："没想到你也这么坏啊！占我便宜！"说着白了他一眼脸却红了。

"是你救了我？"白衣少女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救你们的啊！我一个瞎子哪里能救的了你啊！""你演技太烂了，别装了，我已经看出来了是你救的我！你练的什么轻功啊？我用尽全力追了半天才追上你！""呜呜呜看来我的演技还要提高，他妈的下次肯定不会让别人看出的！""你这个人怎么满口都是粗话啊！""切，要你管啊！"

"你。"唐玲生气的喊到。李云龙嘿嘿一笑，说道："美女你是不是看上我了，要是你们当我夫人我就让你们管怎么样啊！"唐玲脸红到脖

子，可爱极了，抬头看了看他，说道：“你好无赖啊！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再说啊！”

李云龙说道：“怎么嫌我丑啊！嫌我是个瞎子是吧！不愿意算了！”转身就想走唐玲喊道：“你站住，我也要知道我夫君长什么样子吧！”这时她们才意识到说遛嘴了，又红着脸低下头去李云龙哈哈一笑，转过头来说：“你说什么啊，我没听清啊！”

唐玲娇羞的说道：“你这个人好讨厌啊！我偏不说了。”李云龙突然脸色一肃，说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唐玲惶恐的看了李云龙一眼，脸色也变的凄凉起来，“那个耿剑，是我的杀父仇人，你不仅救了我还帮我报了杀父之仇，奴家无以为报，愿意为奴为婢以报公子大恩。”“哦，这样啊！我还以为我的新造型比较酷，迷住你了呢！杀父之仇？怎么回事？”

“我父亲是长安唐家镖局的总镖头，那个耿剑去我家说要娶我当他的小妾，我父亲不允，他就怀恨在心，七天前他就带人趁夜闯进我家，杀死了我全家，我被父亲打晕藏到暗室里才没有被他抓住，我已经没有亲人了。”说着唐玲蹲到地上抱着膝盖伤心的哭了起来。

李云龙心中一痛，走到她身边，蹲下来轻轻的揽住了唐玲，温柔的说道：“好了别伤心了，你的父仇为夫不是已经给你报了吗！你不是还有我吗？我的小妻子！”唐玲抬头看着李云龙，眼里充满了泪水，泪水顺着唐玲白嫩的脸蛋轻轻滑落，之后猛的保住李云龙嚎啕大哭起来。

李云龙怜爱的抱住唐玲，轻轻的安慰了好久唐玲才止住哭声唐玲轻轻的抱着李云龙的腰，娇羞说道：“哥哥，你还没告诉我名字啊！”李云龙一拍头，说道：“哎呀，你不说我还给忘记了呢，我叫李云龙。”

“啊！你就是李云龙啊！”“怎么，你也听过？”李云龙问道。“是啊！你可是好有名的哦。”李云龙看着美丽的女孩，柔声说道：“玲儿，你真的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恩，我愿意！”唐玲虽然红着脸，但仍然用坚定的语气说道。“那我今天晚上就想要玲儿，好不好啊！”唐玲红着脸低下头去，头*在李云龙的肩膀上，轻声的恩了一声。

李云龙用手轻轻的抬起唐玲的下巴，双唇慢慢的向唐玲的樱桃小嘴吻去，唐玲羞红着脸，闭着双眼，美丽的眼睫毛在轻轻的抖动着。当四片嘴唇接触的一刹那，唐玲的娇躯一抖。李云龙又用舌头轻轻的顶开唐玲微闭的牙齿，用舌头挑逗着唐玲的嫩舌。唐玲的娇躯一软，紧紧的*在了李云龙的身上。

良久李云龙双唇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唐玲香甜的小嘴，“哈哈，玲儿的嘴好甜啊！”李云龙笑着说道。唐玲红着脸，小手在李云龙腰上轻轻的捏了一下说道：“你讨厌死了，大白天的你就这样不正经。”

李云龙戏谑的看着唐玲说道：“那你的意思就是晚上就可以不正经啦！”唐玲又是一阵不依，小手在李云龙的胸上轻轻的捶了几下，说道：“龙哥哥，你还不把面具摘下来啊！玲儿还不知道哥哥长什么样子呢！”

“呀，就是的，我一看到美丽的玲儿就把这事给忘了！”说着，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摘了下来。然后，就听到李云龙身上的一阵脆响，脆响之后，李云龙的身高陡然长了十几公分。唐玲傻傻的看着李云龙，双目中一阵痴迷，看着那俊美的有点邪气的脸旁，高大挺拔的身形，飘逸的气质，再加上那迷人深邃的眼神中带着那淡淡的戏谑。

唐玲感到心脏激烈的跳着，一阵眩晕的感觉扑面尔来，唐玲轻轻的*入李云龙的怀抱，幽幽说道：“龙哥哥，你是这样的完美，领人痴迷，玲儿已经彻底沦陷了，玲儿真怕哥你以后会不要我了，以后肯定有很多女孩会为哥痴狂的。”

李云龙轻轻的抚摸着玲儿的头发，看着唐玲美丽的眼睛，温柔的说道：“你既然爱我，你就永远就是哥哥心肝宝贝，只要你不想离开我，就算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使你和我分开。”说着笑天身上发出一阵傲视天地的势。唐玲从笑天的眼中看到，那无尽的爱和坚定的信念。“哥，我相信。”唐玲激动的说道。

晚上的长安依然灯火辉煌，李云龙和唐玲投宿到长安老字号，卢家客栈，他们一进们小二就热情的迎了上来。

“这位公子爷想要住店还是吃饭啊！公子和贵夫人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和啊！”小二讨好的说道。“呵呵，蛮会说话的啊！给我找个安静点的独院。”李云龙说着扔给小二一块银子。

“谢公子爷，请跟我来。”说着小二把他们领到馨雅居说道：“公子这里您还满意吗？”“恩，不错就这里吧！给我送桌酒菜过来，一会给我弄些热水过来我要洗澡！”小二应了一声就下去了。

吃完晚饭饭，李云龙抱着唐玲说道：“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走和夫君一起洗澡去！”说着不由分说抱着唐玲就冲到藻盆旁边。唐玲羞红着脸轻咬着嘴唇，手足无措的站在那里。“怎么还要夫君帮你脱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两三下就把唐玲的衣服脱掉了。

“好美啊！好，夫君我看的都快流鼻血了！”皮肤细嫩，白净，酷似玉脂，骨肉匀称，浮凸毕现，曲线优美。肥腴的后背，圆实的肩头，肉感十足，两条胳膊，滑腻光洁，如同两断玉藕。脖颈圆长宛若白雪，圆圆的脸蛋挂着天真的稚气，淡如远山的柳眉下，一对黑漆漆水汪汪的大跟，泛着动人的秋波，红嫩的咀唇，像挂满枝头的鲜桃，谁见了都要咬上一口，她浑身散发着少女的温馨和迷人的芬香，缕缕丝丝地□进了他的鼻孔，撩拨着他那阳刚盛旺的心弦。

说着两只手也不闲着抓着唐玲的***轻轻都揉搓着。唐玲身子一颤，发出几声**，李云龙把唐玲抱进澡盆，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也跳进去。唐玲被李云龙抱到怀中，李云龙一低头亲住她的嘴，之后两条舌头就缠到一起，李云龙用手轻轻揉搓着唐玲那粉嫩的***，唐玲也动情的呻吟着，一双手也抚摩着李云龙强壮的胸肌和腹肌。

一会李云龙和唐玲的嘴唇慢慢的分开，唐玲仿佛没有骨头一样身体紧紧的贴在李云龙的身上，樱唇微微张开双眼朦胧的抬着头看着他，又是一阵缠绵。“我抱你到床上去好不好。”李云龙说道。唐玲无力的点了点头。

李云龙抱起唐玲来到床边。低头看着唐玲，说道：“从今以后我们永远也不会分了，我的妻子。”唐玲抬起头来说：“哥来爱我把我的一切都是哥的。”李云龙温柔的看着唐玲，双手温柔的抚摩着唐玲洁白滑腻的肌肤，说道：“那我可要进去了。”“哥我第一次请温柔点啊！我怕……我怕疼！”唐玲娇痴的说道。

“恩，哥哥我一定会很温柔的，玲儿不要怕！”说着，李云龙一下刺了进去，唐玲一声娇啼，双手紧紧的抱着李云龙。经过最初的一阵阵痛，唐玲也激烈的逢迎着李云龙，之后房间里响起高亢的呻吟和急促的喘息的声音。

第二天，天大亮以后李云龙睁开眼睛，看着象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身边的唐玲，笑了笑，轻轻拍着唐玲的屁股说道：“小懒猪起床了，再不起来就该中午了。”唐玲哼了一声身体又向李云龙身上*近了些，才睁开眼睛，看到李云龙正在看着他笑，唐玲撒娇的说道：“还不是你的这个坏家伙。”说着轻轻打了一下天云胯下的小弟弟。“那么粗那么长，人家第一次啊也不说温柔点，人家现在还疼呢！”

“啊这样！那以后我再也不用它捅玲儿了好不好啊！再也不让它对玲儿使坏了！”“你敢！”唐玲羞红着脸说，“玲儿，喜欢它对玲儿使坏。”“哈哈，玲儿现在怎么这么大胆了，这样的话也敢说，真是个小淫妇。”

“哼，以后玲儿就是哥哥的小淫妇。”说着唐玲的娇躯在李云龙的身上蹭着笑过之后，唐玲抬起头来说道：“你昨天晚上那么熟练，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啊！”

李云龙笑了笑说道：“我说出来你不会吃醋吧！”唐玲掐了他一下说道：“当然吃醋了，不过能呆在你身边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会管你有多少女人！只是希望在你心里能有我的位置就好了。”

李云龙紧紧的搂着她说道：“你还是信不过我吗？我说过你是我的夫人，谁也别想让我和我的夫人分开。好啦！回答你们的问题我除了你还有其他夫人。”“是谁啊？”

“以后你就会见到的，暂时保密，好啦赶紧起来准备一下，晚上去郑家，参加他们的婚礼。”说着李云龙眼睛里流露出一阵莫名的光芒。“恩，我相信哥哥，不过去郑家有事吗？”唐玲深情的说道。

“恩，我有重要的事情！好了赶紧起来，准备一下。”李云龙亲了唐玲一下说道。李云龙带上了一个银色的金属面具，将鼻子以上都遮了起来，穿着了一身纯黑色的锦衣。“咦，龙哥哥你带这个面具干什么啊？”唐玲疑惑的问道。“小白痴，我要是以本来身份去，你认为郑家会让我进吗？”李云龙沉默了一下说道。

唐玲说道：“哦，不过咱们这样能进去吗？今天郑家来的都是武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啊！”李云龙嘻嘻一笑说道：“别担心，今天一切都听我的，什么也不要问。”说着二人来到了郑府门前。

郑家的下人看李云龙气势非凡，而唐玲又亮丽异常，丝毫不敢怠慢，马上迎了上来，说道：“二位少侠，尊姓大名啊，容小人向里面通

告一声。”“血魔。”李云龙冷冷的回答到。那个下人一愣，马上大声向里面通禀道：“血魔血大侠到！”

大厅中已经几乎坐满了，各派的人正在厅中高谈阔论，突然听到门口的声音，都是一愣。说起血魔这个名号，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真是风头正劲，在这一年中恨天剑挑理山六鬼，以一人之力杀尽花江水寨近千水寇，掌震暗魔门六大魔君，以残酷的杀人手法和强劲的实力，成为今年武林中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人们也对他的来历猜测纷纷有人认为他是十八楼的头号杀手，也有人认为他是天魔宫的高手，总之众说纷纭。

这时李云龙领着唐玲走进了大厅，大厅中的人都紧紧的订着二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显然都没有想到血魔会这么年轻，但有几人已经露出欣喜的表情，但又强自镇定。郑放站起来走到李云龙身前，客气的说道：“没想到血少侠也能赏光，参加老夫犬子的婚宴。哈哈，真没想到鼎鼎大名的血魔会这么年轻，真是年少有为啊！”李云龙一抱拳冷冷的说道：“郑大侠你客气了。”

郑放又是一愣，紧接着又是哈哈一笑说道：“请血少侠入座。”李云龙径直向一桌走去，走到一个绝色佳人的身前，张开手臂，说道：“怎么心儿不认识哥哥了！”“师兄。”只听一声娇呼，那个佳人也不顾在众目睽睽之下，扑入李云龙的怀里，娇声说道：“心儿已经一年没见过过哥哥了好想哥哥啊！”这桌上的其他人也纷纷站起象李云龙行礼。

大厅中又是一阵骚动，有人恍然的说道：“原来血魔是隐门的人啊！”也有人十分失落，跺足捶胸的说道：“我心中的圣女啊，隐门欧阳心原来已经有意中人了。”郑放大笑着走过来说道：“我还道是那位高人，能教出血少侠这样杰出的人物呢！原来是霸天大侠的高徒啊！快请坐。”

这时候欧阳心红着脸从李云龙的怀里挣脱出来，娇羞的说道：“龙哥哥是我师傅的义子，也是我们的大师兄。”“哈哈，恐怕还是欧阳女侠的夫君吧！”郑放笑着说道。

欧阳心脸一下红透，仿佛红的都能挤出血来，娇声说道：“郑前辈，你为老不尊啊！”众人看着娇艳欲滴的欧阳心那羞涩的表情，心脏也不争气的激烈的跳动起来，“真是太美了。”有人轻呼道。

郑放又是一阵大笑，请李云龙众人落座李云龙众人又重新做下，这时候欧阳心才注意到和李云龙一起来的唐玲，“龙哥哥，这位是？”“哦，来玲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夫人欧阳心。”李云龙指着欧阳心对唐玲说道。

“这是唐玲，也是我的夫人。”李云龙又向欧阳心介绍道。欧阳心看了一眼在一边神情有些紧张的唐玲，又白了一眼李云龙，温柔的对唐玲说道：“玲儿妹妹，以后我们就姐妹相称吧！”

唐玲听到这话，心里一松，脸上也有了些笑容对欧阳心说道：“玲儿见过心姐姐。”之后，二女就把李云龙甩到一边，凑到一起唧唧喳喳的聊了起来，并且不时向李云龙看来。李云龙心里咯噔一下，心道：这两个丫头凑到一起不会又出什么鬼注意吧！尤其是心儿这丫头，在李云龙的记忆里鬼主意特别多。

李云龙装做没看到一样，向大厅的众人看去，大厅许多人都不时向他们这里看过来，看到西门双娇的那四只明亮的大眼睛，来回的看着自己和欧阳心，当她们看到李云龙正看着她们呢，向李云龙做了个鬼脸，就转过头去向大厅看去。

当他看到齐灵心时，看到齐灵心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李云龙微笑着对齐灵心点了点头。这时候齐灵心眼睛中露出狡黠的笑意，之后又脸一红，别过脸往别处看去，但目光仍然不时向李云龙看来。李云龙想道：“这丫头不会认出我是谁了吧！”

欧阳心用手指捅了捅李云龙，说道：“龙哥哥，好象又有一人看上你了哦！”说着欧阳心笑嘻嘻的向齐灵心看去，正好这时齐灵心又向李云龙看过来，看到李云龙，欧阳心，唐玲都笑着看着她。齐灵心脸一红，向李云龙瞪了一眼，再也不敢向这边看了。

李云龙用手轻轻打了一下欧阳心的屁股，说道：“别胡闹！”“嘻嘻，怎么龙哥哥你怪我打扰你们眉目传情了啊！”欧阳心抱着李云龙的手臂笑嘻嘻的说道。

“天魔宫副宫主阴冷鹤，圣女黄玉心，四大护法到！”门口报，喧哗的大厅一下寂静无声，所有人都向门口看去随着众人的目光，从大门进来了十几个人，就看走在最前面的是个面目阴唳的老者，紧随在他身后的是四个面目可憎的中年大汉。

当大家看到最后进来的，魔宫圣女的时候都不忍不住一声惊叹。太美了，美的无法让人呼吸，如柳叶般弯弯的细眉，如雪如玉的凝霜肌肤，秀挺的瑶鼻，象一颗鲜红的樱桃一般的小嘴，如梦如幻的眸子露出娇媚无比的眼神，丰满挺拔的玉峰，微翘的香臀轻轻的扭动着，使身体划出一道世间的弧线，厅中的人都是一阵痴迷。

就看这个绝美的佳人，搂着一个美丽的少女，那纤细的玉手正在那个少女的玉峰上揉动着拜月玉女用不削的眼神扫过了厅中痴迷的众人，当看到李云龙的时候，看到李云龙仍然澄明的眼神，露出了一丝错愕，但是当她看到李云龙身边的两女的时候，美目闪过惊喜的眼神。

唐玲凑到李云龙耳前，说道："她看我们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啊！让人浑身不舒服！"李云龙哈哈一笑道："你难道忘记了这个女人，喜欢女人啊！象你们几个这么漂亮，她哪能不见猎心喜啊！"

两女都白了李云龙一眼，唐玲略带醋意的说道："我看是你这个大色狼见猎心喜才是，色咪咪的样子看着她，不过她好漂亮啊！""呦，我们小醋坛子又打翻了啊！不过你们也不比她差啊！各有所长啊！"李云龙打趣的说道。

"美的你，谁会吃你的醋啊！"唐玲娇羞的说道，不过心中听到心上人的夸奖仍然美孜孜的。

这时就听那个阴呖的老者冷声说道："老朽阴冷鹤，打扰郑府大喜了，老朽有一事急需办理，还请郑家主给天魔宫一个面子。"

郑放闻言一惊，沉声说道："不知道，阴副宫主有何指教？"阴冷鹤回道："前两日，我宫长安分舵舵主耿剑被人杀死在凤舞楼。本教收到最新消息，此二人如今就在贵府宾客当中。还请郑家主能给鄙教一个面子，鄙教必有重谢。"

郑放沉吟半晌，说实话武林中还没有谁愿意惹天魔宫这个烫手的山芋，特别在这次武林大会以后，他们消灭了许多江湖人生，虽然到现在没有造反，但是他们越来越飞扬跋扈，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了，这让他很害怕，可是武林中人都把面子看的比命重要，何况郑放也是成名已久的人物，说道："今天来的宾客都是郑家的客人，如果让贵教在郑家这么明目张胆的抓人，让郑家如何在武林中立足！"

“嘿嘿，郑家主你这可就不明智了啊！反正无论贵府同意不同意，今天我们魔宫人是抓定了！”阴冷鹤冷笑着说道。

郑放正想发作，这时拜月圣女如黄莺般的娇媚声音响起：“郑家主，请体谅一下小女子众人的难处啊！宫主下令让我们务必把人抓到，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我们几条命也保不住啊！还请郑家主帮小女子一个忙啊！”说着向郑放看去。

郑放与黄玉心眼神一对，心头一震，心中惊呼一声：“魔心慑魂！这丫头好心机啊！”由于刚才心火上升被黄玉心趁隙攻入，差点心神失守，郑放忙运功抵抗。黄玉心娇笑起来，说道：“那多谢郑家主深明大意，您不说话我就当您默许啦！”

黄玉心转头，对一个小头目说道：“李非去把杀你们舵主的人给我指认出来！”李非刚要说话，就厅中有一人说道：“不用麻烦了，人是我杀的，不知道贵宫想如何处置我呢？”天魔宫的众人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就看有一个带着金属面具，穿着一身黑衣的年轻站了起来，微笑着看着天魔宫众人，此人正是李云龙。

阴冷鹤转头对李非道：“是他们吗？”李非指着一旁的唐玲道：“恩，是他们，据眼线回报，那个小贱人在之后一直和他在一起。”李云龙微笑着看着李非道：“兄弟，你好象骂了你不该骂的人，所以你的下场只有死！”

只看在众人眼前黑影一闪，就听一声惨叫，李云龙又微笑着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只不过手中多了一物，多了一颗血淋淋的仍然在跳动的心脏。再看李非不能置信的看着自己胸前的血洞，又看了看李云龙手中的心脏，两眼一翻，仰身摔倒，死于非命。

虽然厅中众人都是武林中人，仍然禁不住心头一颤，想起那鬼魅一般的身法，那血腥而干脆的杀人手段，胃中一阵翻滚，有些人已经干呕起来。欧阳心两女也惊恐的看着李云龙。一时间，厅中充满了血的腥味。

“哈哈，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啊！好老夫喜欢你！喜欢你的手段，加入天魔宫怎么样，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阴冷鹤大笑着说道，眼睛中充满欣赏和一丝惊恐，想道：“这小子好快啊！这样的人要不留为己用，要不就杀掉。”

李云龙把手中的心脏随手扔到地上，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才抬头看了看阴冷鹤，微笑着说道："那血某可是真的万分荣幸啊！可惜的是不巧血某已经有门派了，实在不好加入天魔宫啊！"阴冷鹤接道："你姓血？"

突然黄玉心轻呼一声，娇笑着说道："我说是谁呢！原来是血魔啊！请恕小妹不识之过！"说着美目向李云龙看来。"真是尤物啊！"李云龙不禁感叹一声，但是一双虎目丝毫没有回避，和黄玉心对视着。

"哈哈，原来是血少侠啊！请恕老朽年老，一时竟然没想起来！血少侠对老夫的提议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呢？"阴冷鹤说道。

李云龙哈哈一笑道："在下不是已经答复过你了吗？看来你还是真的年纪有些大了。"阴冷鹤脸色一沉说道："看来，血少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李云龙冷冷的看着阴冷鹤说道："很不巧，血某脾气有点怪，就是喜欢吃罚酒，不过就看阴副宫主有没有这个资格了！"

阴冷鹤一怒就要动手，就听黄玉心说道："血公子，怎么这么大火气啊！奴家这里替阴叔叔给公子告罪了！"说着对李云龙，轻盈一拜，就再这时一道寒光向李云龙脖胫射来。李云龙微微一笑，轻轻的用左手中指一弹，就听叮的一声，一枚蓝汪汪的魔心梭被李云龙弹开。

"哈哈，黄小姐不用这么客气吧！这样的大礼在下可不敢收。"李云龙仍然微笑着看着黄玉心，但是心中的怒火已经熊熊的燃烧了起来。"你们给我上。"就看阴冷鹤一挥手，他背后的四个大汉，提着兵器就向冲来。

隐门众人就想上来帮忙，李云龙摆手道："不用你们，对付这么几个人，我一个人就够了，好久没活动了，终于可以伸展一下了。"说着向冲来的四人望去李云龙垂手站在那里，一股霸道无比的杀气从他身上涌出，使冲过来的四人都是一顿，一阵心慌。

这时候，李云龙用冰冷的眼神看着四人，冷冷的说道："地狱之门已经打开，让我送你们一程。"说着厅中众人就感到剑过一闪，四股血泉喷出，四人都是眉心一剑，连惨叫一声都来不及就命丧黄泉。

这时李云龙，手持一把宝剑指着阴冷鹤道："阴副宫主，不要浪费时间了，郑家还有大事要办呢！"阴冷鹤嘿嘿一阵冷笑道："小辈，不要杀几个废物就这么猖狂，既然你要找死那老夫就成全你！"说着阴冷

鹤身上爆发出一阵阵阴冷的杀气随着阴冷鹤魔心录的真气向李云龙压来。

李云龙体中的圣天真气翻滚起来，在李云龙的劲脉中狂野的流动起来，一阵噬血的冲动涌上心头，李云龙两眼通红，喉咙中一阵低吼，死死的盯着阴冷鹤。阴冷鹤这时候已经汗流浃背，再也按耐不住，一刀向李云龙砍来，李云龙嘿嘿一笑，闪身躲开，轻喝一声："惊神一击。"流光一闪，阴冷鹤躲闪不及，一剑刺穿了左臂，阴冷鹤惨呼一声，急忙向后越开。这时候李云龙眼中红光更胜，提剑就要追去。

这时房顶上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仿佛来自天宫的声音，让人感到心中感到一片宁静。李云龙的眼神也恢复了清明，抬头向发声的地方看去，仿佛自语的说道："是你来了吗？""龙哥，你杀心太重，如果不及时醒悟，武功就永远不可能再进一步了！"清脆如黄莺的声音响起。房顶上飘起一人，如天仙嫡落凡尘一样，悠然的飘落下来。

厅中众人看清来人，又是一阵轻呼，她的美仿佛不是来自人间，如月宫仙子一样，让人不敢仰视，丝毫不敢有不敬之心。如果说齐灵心是一朵雍容的牡丹，欧阳心一朵清新的百合，黄玉心是一朵鲜艳的玫瑰，那么来人就是开自深山中的幽兰。

李云龙看到来人，轻轻的说道："娟儿，你怎么来了？""怎么，龙哥哥不想见娟儿，不喜欢娟儿了吗？"那个叫做娟儿的绝美女子，歪着美丽的小脑袋，两只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李云龙，略带哭音的说道。

李云龙急忙说道："娟儿不要乱说，哥哥怎么会不想见你呢！"娟儿一听，那张绝美的小脸上马上露出令人心醉的笑容，厅中众人都不禁失神，那张笑脸是那么纯洁，令人升起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李云龙刚才心中浓浓的杀意一下云笑湮灭，心中升起一种平静详和的感觉。李云龙微笑着对娟儿说道："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你爷爷他老人家呢？"娟儿一听到这句话，那张充满纯真笑意的脸马上就黯淡了下来，那双美目中充满了晶莹的泪水。

李云龙看到娟儿的这种表情心中也是咯噔一下，马上急急的问道："娟儿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就听哇的一声，娟儿一下子扑到李云龙怀里大声的哭了起来。厅中众人又是一阵面面相觑，都没想到刚才如仙女一般圣洁高贵的女子，哭起来如小孩子一样，还不停的在李云龙的衣服上曾着泪水。

李云龙苦笑着向欧阳心一桌看去，就看欧阳心两女神情古怪的看着他，其他隐门众人也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李云龙心中暗骂道：他们这叫什么表情啊！还挺有难度的表情，一会好好收拾他们！又向齐灵心看去，就看齐灵心痴痴的看着二人，眼中竟然露出羡慕的神情，齐灵心感到李云龙的目光，脸上一红，但是目光丝毫没有躲避的向李云龙的目光对视着，两个人都一下子都痴迷了。

李云龙从齐灵心的眼神中感到，齐灵心那高贵雍容的外表下掩藏着的那颗孤独脆弱的心，和对自己浓浓的爱意和淡淡的哀愁与无奈。李云龙这一刻感觉到，自己的和这个从没有说过话的美女的，两颗跳动的心紧紧的贴在一起，向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感觉那么熟悉，那么温馨。

这时候娟儿哽咽的声音，打断了两人之间温馨的心灵交互。娟儿抽涕的说道："哥哥，爷爷没了，爷爷不喜欢娟儿了，娟儿见不到爷爷了！哥哥你也好久没有去看过娟儿，娟儿好害怕，是不是哥哥和爷爷都不喜欢娟儿了！"

李云龙心中一阵抽搐，虎目中也刹那见充满了泪水，急急的说道："娟儿不要乱想，哥哥怎么会不喜欢你呢？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后来我没有和母亲去谷找你们，就找不到人了。告诉我爷爷什么时候去世的？"

娟儿抬气满是泪水的小脸，眼中满是疑惑和不解，稚气的说道："哥哥，你怎么咒爷爷死啊！娟儿生气了！哼！"说着别过头去不看李云龙了。李云龙也迷惑的说道："你不是说爷爷没了吗？""没了是死了的意思吗？"娟儿满目认真的问道。

厅中众人包括天魔宫的人都如呆头鹅一样，大家实在不明白刚才如广寒仙子的美女，这一刻怎么如同稚气的孩童一样。李云龙看着华美娟认真的神情，一阵无力的感觉用上心头，这时才想起来，华美娟从小在忘忧谷中长大，除了接触过爷爷和自己，还有他母亲之外没有和别人接触过，对人情世故很不了解，心智就如孩童一样。但是华美娟对武功和音乐很有天赋，而且华美娟的武功缘于静心奄的静心谱所以当华美娟运功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就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一样显得飘逸脱尘。

李云龙无奈的问道：“那娟儿是什么意思呢？”华美娟撅着嘴说道：“半年前，爷爷突然说又大事要办，就把娟儿一个人留下来一个人走了。娟儿一个人呆着害怕，所以就出来找爷爷和哥哥，找了好久现在终于找到哥哥了。”

说着华美娟紧紧的抱住李云龙的腰，抬起头可怜兮兮的看着李云龙，哀求的说道：“哥哥你可别不管娟儿，要帮娟儿找爷爷啊！娟儿以后都要和哥哥在一起，永远也不要分开啊！”李云龙怜惜着看着华美娟，说道：“娟儿，哥哥会用生命守护我珍爱的人的！”李云龙说着向，欧阳心两女看去。

两女也用那热情的眼神看着李云龙，表达着心中无尽的爱。当李云龙那坚定的眼神向齐灵心看去的时候，齐灵心先是一愣，紧接着凤目中也充满了泪水，本来有些黯然的眼神，刹那间闪动着动人的神采，毫不吝啬的对李云龙表达着心中那份炙热爱。

这时候李云龙才想起来，天魔宫的事还没有解决，转头向天魔宫众人看去，看到黄玉心，愣愣的看着自己和华美娟，说道：“阴副宫主，今天之事贵宫想如何解决？”黄玉心神情复杂的看了一眼李云龙，又看了看自己这边受伤的众人，娇声说道：“今天算我们天魔宫栽了，但是这个事情不会完。”李云龙哈哈一笑，道：“好，在下随时恭候！”

=黄玉心又对郑放道：“郑老爷子，鄙宫这次多有得罪，这个情我们魔宫会还的！”之后，对天魔宫众人一拜手，带着天魔宫众人离开了郑家。李云龙也对郑放说道：“今天因为在下影响了郑家大喜之事，还请郑家主恕罪！”

郑放起身说道：“血少侠可是折杀老夫了，今天血少侠为郑家之客，但是郑家却无力保护少侠周全。”李云龙本来今天来这里是来捣乱的，哦，也不能说是捣乱，他只是想看看这个郑家在江湖上的势力。

但是一来到这里他才关系自己想的太天真了，郑家虽然今天是他们的大喜日子，但是他们还是隐藏的很好，在这个宴会上没有代表朝廷各个势力出现。于是李云龙冷冷的看着郑放，郑放也被他冷冷的眼神看的一愣。C李云龙说道：“在下实在不想继续再这里呆下去了，郑家主在下告辞了。”欧阳心众人也站了起来说道：“既然师兄要走，隐门也告辞了。祝郑大少李大小姐百年好合。”郑放还想挽留，但是看众人去意已决，也就作罢。

李云龙又对齐灵心传音道："叶妹（李云龙为区别欧阳心的称呼），有时间请来卢家客栈一会。"然后，李云龙带着隐门众人和唐玲、华美娟离开郑家，回到了客栈。

刚刚回到客栈不大一会，齐灵心也来到了卢家客栈。客栈老板和伙计都暗暗羡慕李云龙的艳福。齐灵心一进李云龙的房间，就看到欧阳心、唐玲和华美娟也在李云龙的房间里。唐玲一看连齐灵心也来了，咯咯娇笑的说道："没想到连灵心姐姐也被龙哥哥追到了！"说的齐灵心脸通红，不只所措的站在那里。

欧阳心也娇笑着拉着齐灵心，让满脸通红的齐灵心做在李云龙旁边。李云龙含笑着，轻轻的抓住了齐灵心那细腻柔滑的玉手。齐灵心娇躯微微一震，看着众女都含笑的看着她。羞的齐灵心，把头都扎的更低低了。

李云龙在齐灵心耳边轻轻的说道："李某何德何能，能得叶大小姐的青睐，李某真是受宠若惊！"齐灵心白了李云龙一眼，轻轻说道："不知道为什么一月前初次见李兄的时候就感觉到一中非常熟悉的感觉，那时李兄的神情现在总是一遍遍的浮现在眼前，使我对李兄念念不忘。"说着齐灵心抬头深情的看着李云龙，又道："龙哥，别人都把我当成天之娇女，可是谁能顾及我心中的感受呢！我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名利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一月前当我看到龙哥哥的时候，我知道真正了解我的人，我等待的人出现了，我这一生再也无法忘记你了，你是第一个走进我心的男人，也将是唯一的一个。龙哥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轻浮了，对一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便念念不忘。第二次见你的时候便迫不及待的想来到你身边，对你说出这些话。哥哥会不会看不起我啊！不过就算哥哥看不起我，我也要说出来，我已经等了一月了，我不能也不想再等了！"

李云龙温柔的看着齐灵心，感到齐灵心那乌黑眸子中，充满了丝丝柔情和些许惶恐。李云龙轻轻的拥住齐灵心，齐灵心柔顺的俯在李云龙怀中，双手轻轻的抱住李云龙的腰。李云龙柔声说道："傻丫头，哥哥怎么会看不起你啊！我只能感谢命运，让我失去一份不属于我的感情，但是却给了我这么多份真挚的感情！你们都是我的珍宝，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守护你们！我的最爱！"说着李云龙看着屋子中的众女。

齐灵心轻声问道：“哥哥怎么会加入了隐门了呢？”唐玲也对此时非常关心，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问，现在听到齐灵心问道这个问题，也都竖起小耳朵，仔细的听着。

“其实这个隐门不是别的，是我爷爷建立的，心儿也是我爷爷收养的，虽然我在很小的时候已经有未婚妻了，但是爷爷还是把心儿许配给我，到是有些委屈了心儿了。”

欧阳心脸一红，白了李云龙一眼，来到李云龙身后，轻轻的搂住李云龙的脖子，柔声说道：“龙哥哥，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吗？”“明白，明白，心儿，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女人。”李云龙道。

“对了，龙哥哥，您家是干什么的啊！”齐灵心问道。“我的名字叫李云龙，叶妹难道还不知道我的真正的身份吗？“李云龙看着齐灵心笑道。

“难道江湖上说的你是秦王府的公子是真的？”齐灵心道。“当然是真的，这次我来长安一是为了参加郑家庄的婚礼，二是为了来看我在长安的岳父岳母。不过现在我的身份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齐灵心，欧阳心和唐玲都点了点头，华美娟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道：“为什么不能和别人说啊？娟儿不明白啊？”李云龙把华美娟抱到自己的腿上，摸着华美娟可爱的小脑袋，宠溺的说道：“娟儿听哥哥的话，这些是娟儿和哥哥姐姐们的秘密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华美娟往李云龙怀里缩了缩，*这李云龙的肩膀，欣喜的说道：“恩，娟儿绝对不让别人知道娟儿和哥哥的秘密的。”李云龙亲了亲华美娟滑腻，洁白如玉的小脸，说道：“还是娟儿听话。”

华美娟抬头，坚定的说道：“娟儿永远都听哥哥的话！”华美娟两只乌黑明亮的眸子象是两颗黑色宝石一样，眼神里洋溢着无比依赖和信任。这时不仅是李云龙心中充满温暖，齐灵心三人也都被感动了。

五个人紧紧的搂在了一起，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整个空间都充满了浓浓的爱，五个人的心这一刻无比贴近，一股股的暖流在五个人身体中流淌。这时五个人，终于都完全的接受了彼此，再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了彼此的猜忌，嫉妒，他们之间剩下的全都是无条件的信任。

良久，李云龙才嘿嘿一声坏笑，说道：“现在该睡觉了，哪个老婆，陪我睡啊？”ZF众女听到这话，齐灵心马上飞快的跳了出去，娇羞的说道：“这个要洞房那天才能呢？”说着头也不回，就跑了出去。

欧阳心满脸通红，说道：“我去看看灵心妹妹！”说完象逃命一样跑了出去。唐玲红着脸说道：“哥哥，玲儿现在还疼呢！我可不行啊！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睡！”说完象只受惊的小白兔一样，也跑了出去。

华美娟看着跑出去的三女，疑惑的说道：“姐姐们怎么了象火撵屁股一样。”李云龙笑骂一声，说道：“娟儿是女孩子啊！怎么能净说屁股这些词啊！他们是都不想陪哥哥睡觉啊！”

华美娟眨了眨眼睛说道：“哥哥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吗？娟儿都敢一个人睡，那我陪哥哥睡觉吧！”李云龙哭笑不得，娟儿才十四岁，虽然长的已经满成熟的了，但是心智象是八、九岁一样，李云龙无论如何现在也不会要了华美娟初夜的。说道：“娟儿你现在还不行啊！”华美娟委屈的说道：“我就知道哥哥不喜欢娟儿了，姐姐们都行，为什么娟儿不行啊！”眼泪在眼眶中滚动着。

李云龙一看华美娟快要哭了，急忙说道：“好，好，娟儿今天陪哥哥睡好吧！别哭啊，娟儿哭哥哥就不喜欢了！”华美娟这才转忧为喜，两只小手蹭了蹭眼泪，说道：“恩，娟儿不哭！”说着跑到床边，把衣服脱了，只穿了个肚兜就钻进被子。

看到李云龙没有动，就气鼓鼓的说道：“哥哥来啊！”李云龙无奈一声苦笑，想道：“哎，这丫头真实越来越漂亮了，才十四岁，身材就这么好了！和她睡一起，真不知道能不能忍的住。”来到床边穿者衣服就躺到了华美娟旁边。

华美娟看了看李云龙说道：“哥哥，这样睡觉不舒服的！你的衣服蹭的娟儿也不舒服！”李云龙万般无奈，把外衣脱掉。华美娟往李云龙身上*了*，头躺在李云龙的胳膊上，小手抱着李云龙，甜甜的说道：“哥哥，晚安！”

说着就闭上了眼睛华美娟如脂的肌肤*在李云龙身上，李云龙能明显感觉到，两只圆润挺拔的玉峰上的突起，一阵阵的欲火涌上心头。但是转头看到，华美娟美丽无暇的小脸上，露出如孩童般纯洁的笑容，小嘴里还轻轻的呼叫着，“龙哥哥，娟儿终于找到你了！”李云龙

心头一阵清明，欲火消失的无影无踪。李云龙轻轻的吻了一下华美娟的额头。一会儿，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李云龙醒来，看到身边的华美娟还在熟睡。樱桃般的小嘴中流出了些许口水，显得无比可爱。李云龙笑了笑，没有打扰华美娟，起身走出房间。一出房间，便看到欧阳心等三女，正在桌前吃早餐。

看到李云龙出来都是嫩脸上一红，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李云龙。欧阳心说道："大色狼，你连美娟妹妹都不放过啊！"李云龙哑然失笑，说道："怎么你们都不肯陪我，还不让娟儿陪我啊！再说我可什么也没有做啊！"

唐玲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鬼才相信！"这时就听楼上华美娟说道："恩，你们吃饭怎么也不叫我啊！我可饿死了！"说着就跑了下来。

这时客栈门口来了一个人，说道："龙儿，心儿，爷爷来了！"李云龙众人都向门口看去，就看门口战着一个穿着黑袍的老者，脸上带着一个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正欣慰的看着李云龙众人，有些怜爱的看着李云龙身边的几女，不住的点头。

第五百三十八章

齐灵心、唐玲都禁不住“扑哧”笑了出来，那人无奈的摇了摇头道：“哎，你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象话了。看来我要快点把你嫁出去了。”说着向李云龙眨了眨眼睛。欧阳心娇嗔的不依，嬉笑片刻，李云龙笑着给众女介绍道：“这位是我的爷爷李为谦，人称霸天。”

众女上前行礼，李云龙又把众女一一的介绍给李为谦。李为谦和几人寒暄一阵之后，脸色一整对李云龙说道：“龙儿，你和我到房间去我有事和你说。”李云龙对众女做了个鬼脸跟着李为谦来到房间。

李云龙笑着说道：“爷爷有什么事啊？”1李为谦说道：“龙儿，你真的太不小心了。现在已经有人怀疑血魔和李云龙就是一个人。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长安的事情没有真正做好以前不能表现出自己的身份吗？这也是我一直让你用血魔这个身份的原因啊！”

李云龙委屈的说道：“爷爷我也没想到娟儿会突然出现啊！不过江湖中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应该不知道我的身份吧？”李为谦说道：“恩，是啊！现在应该都是怀疑而已，不过以后你行事要多加小心。还好我早有防备，怕你露出破绽，所以早就安排让人假冒你李云龙的身份。”李云龙问道：“咦，爷爷你让谁假冒的我啊？”

李为谦眼中闪过戏谑的笑意，说道：“当然是爷爷我啊！”李云龙看到李为谦眼中的笑意，身上不禁一阵发冷，连忙说道：“爷爷你老人家不会给我惹了什么麻烦吧？”李为谦听到李云龙的话，哈哈一笑道：“还是我的孙子了解为我啊！”

李云龙无奈的看着李为谦，可怜兮兮的道：“您到底给孙儿我惹什么事情啦！”李为谦一本正经的说道：“道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去东海的时候，不小心调戏了一下东海万礁岛岛主之女东海龙女宣文娴！”

李云龙只感觉到一阵眩晕，苦笑着说道：“这下孙儿我真的彻底服了你老人家了！难怪心儿说你为老不尊呢！”李为谦嘻嘻笑道：“喂，乖孙儿怎么能这么说爷爷我呢！哎，我也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孙子和心儿这样的徒弟啊，一点都不尊重为老人。”

李云龙说道：“行啦！您就被在这里诉苦了！那我怎么解决宣文娴的事情啊！”李为谦有趣的看着李云龙道：“有什么可以为难的！我看

宣文娴是看上你了，在东海那边四处张榜搜寻你！大不了你就娶了他不就得了！宣文娴怎么也是排在武林天仙榜的第六位啊！好多人想见她一面都不容易，你得了便宜还卖乖！”

李云龙瞪着李为谦说道：“她找的可是你，不是我。看来师傅你是想老牛吃嫩草了。”李为谦跳起来拍了李云龙脑袋一下，生气的说道：“真是反了，那有孙子这么说爷爷的！”接着眼珠一转，笑着说道：“爷爷可是易容成你的面貌，用的你的名字。宣文娴到时肯定是找你，不会找我这个老人家的。龙儿放心，我可连手指头都没碰宣文娴一下啊！爷爷也就救过她一次，给她写了个情诗什么的！哈哈！”

李云龙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江湖中人要是知道，江湖天榜的前十大高手之四，被誉为最神秘的高手的，秦王府的老王爷，隐门霸天是你这个样子。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吐血身亡。”李为谦不削的道：“什么武林十大高手啊！孙子你要知道，江湖中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武林高手啊！武林十大高手，只是一个虚名而已，如果被这个虚名所累，迟早会身败名裂的！”

李云龙点头称是，接着说道：“爷爷你叫我进来不会就为了告诉我，你在东海那边给我惹的祸吧！”

李为谦白了李云龙一眼道：“这次我救了宣文娴，就发现有好多人在打东海万礁岛的主意。你也知道，虽然东海万礁岛不是武林九大门派之一，但是东海万礁岛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东海万礁岛屹立江湖百年之久，绝对不会是因为侥幸。尤其东海万礁岛的火器更是凌厉无比，如果东海万礁岛落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爷爷经过在东海这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东海万礁岛绝对有武林前五的实力，但是为什么一直隐而不发，我认为不会是东海万礁岛岛主不注重虚名，一定会有别的原因的。”

李云龙皱眉说道：“爷爷你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接触宣文娴，才打算让孙儿娶她吧！”李为谦摇头说道：“不能说没有这个原因，但不是全部。我救宣文娴纯属于意外，之后才东海万礁岛有问题，但是宣文娴确实是一个好女孩，单纯善良，再说自从我救了她之后，发现她对我这个假李云龙有意思，所以我才想你把她娶了呢！”

李云龙看了看李为谦说道：“不会是您自做多情吧！”李为谦笑着对李云龙说道：“反正我已经留书给她告诉她半年之后，重回东海与她

相见，到时候你去见见她，我想你会爱上她的。”李云龙苦笑道：“我怎么觉得爷爷您老人家，跟个媒婆一样啊！我真怀疑您是个女的。”

李为谦斥责道：“不要胡说。我还有事情交给你去办！”李云龙惊奇的看着李为谦道：“什么事情啊？”李为谦说道：“今天我会带心儿，和美娟、唐玲她们会隐门。你去趟成都，到唐门去一趟。”

李云龙说道：“唐门？去那里干什么啊？”“好象最近有人出钱，让十八楼派杀手刺杀唐门门主唐灵风。而我与唐灵风的关系不错，所以他派人请我帮忙，但是爷爷最近有事，只好派你去了。”

李云龙笑了笑说道：“那爷爷打算我以什么身份去呢？用隐门血魔还是李云龙呢？”李为谦摇头说道：“都不是，李云龙现在实在是不好露面，而我现在又不想让人知道唐门与隐门的关系，所以你要用另一个身份。”

李云龙惊奇的问道：“另外一个身份？谁呢？”李为谦答道：“邪魔刀许厉。”李云龙一愣道：“武林第一杀手邪魔刀许厉？听说他从来没有失手过！假冒他不怕有漏洞吗？也会有很多麻烦的，万一他也是十八楼的人呢？”

李为谦莫测高深的笑了笑道：“邪刀许厉一定不会是十八楼的人的，而且也不会有别人认出来。”李云龙不禁问道：“为什么呢？”李为谦“嘿嘿”笑道：“邪魔刀许厉是爷爷我啊！你放心吧！邪魔刀许厉虽然是杀手，但是在江湖上的口碑却是不错的。因为邪魔刀许厉只杀十恶不赦的人，严格来讲他不能算是个杀手。你以这个身份出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麻烦。而十八楼一直想拉拢邪魔刀，你以这个身份去帮助唐门，事情应该容易解决一些，并且我希望你能以这个身份混入十八楼！”

李云龙看着李为谦说道：“我怎么觉得爷爷你笑的很奸啊！您提前两年就开始打造邪魔刀许厉这个身份，看来早就准备以邪魔刀许厉的身份混进十八楼了吧！不过那个时候我好象还不会武功啊！你怎么知道现在我用的着呢？不过跟您在一起感觉很危险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算计的。”

李为谦笑着说道：“怎么怕爷爷算计你？你放心吧！我怎么会算计我的乖孙子呢？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使邪魔刀许厉可以不被人怀疑

的接触十八楼。”李云龙说道：“不被怀疑？邪魔刀无缘无故的去帮助唐门，这本身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吧！”

李为谦“哈哈”笑道：“我以邪魔刀的身份一出道，就刻意的去掩藏邪魔刀的身世，你也知道江湖中有些人，你越是想隐藏他们就越想吧你掩藏的东西挖出来！”李云龙眼睛一转，道：“我明白了！你一面掩藏邪刀的身世，一面又悄悄的把邪魔刀的身世吐露给一些人，让他们把这个消息发布出去。可是您怎么能肯定十八楼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呢？邪魔刀和唐门什么关系呢？”

李为谦冷笑道：“如果十八楼打探不到这个消息，那么他们就不配做武林杀手的第四把交椅，再说就算他们查不到我可以帮他们啊！至于邪魔刀是唐灵风的外甥，是唐灵风妹妹唐婉儿的儿子。唐婉儿和他夫君在十三年前就死了，那时许厉才五岁多，许厉被唐灵风接到唐门不久因为哀伤过度死了，但是唐灵风一直隐瞒了这件事情，对外声称他被高人带走学艺了。”

李云龙“呵呵”一笑，道：“唐灵风也是个老狐狸啊！唐灵风这个人真的可以信任吗？他自从十四年前就留下许厉这个身份，可见这个人城府极深。”

李为谦赞赏的看了李云龙一眼，道：“哈哈，你说呢？”接着又道：“龙儿你记住江湖中是私欲横流的世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在江湖中的人们本来就是互相利用，衡量成败的关键不再与是不是被人利用了，而在于谁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想顺利的击败一个人，那就要死死抓住他的弱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抓住了就狠狠的打不要放手。但是你要想彻底摧毁一个人，那你就要从他最强的地方下手，把他的信心践踏的一丝不剩。现在我和唐灵风合作是因为我们互相都有利用的价值，当这种价值不存在的时候，也许就会成为敌人。所以这次你去唐门还是要小心一些，也许他找到更大的利益就会把咱们给卖了。”

李云龙皱眉说道：“按爷爷你的说法，那江湖中就没有真挚的爱情和友情吗？那我能相信爷爷你吗？”李为谦深深的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爱情和友情也有，但是友情和爱情何尝不也是一种利益呢！至于是不是真挚的，那只有你自己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了。至于爷爷可不可以信任，你也去自己的心中去找，有一天你会了解到的。”

李云龙和李为谦对视着半晌无言，接着两人相视而笑，李云龙说道：“冰月，晨月他们也就要到长安了，爷爷，这个，这个……”李为谦道：“放心，我自会照顾他们的，而且隐门在长安也有秘密地址，你就放心去办你的事情吧！不要担心他们，不过你小子能够在几个月内找了这么多女人到是让我非常吃惊，就连帝国的公主也没放过，好样的。”

李云龙嘿嘿一笑道：“有爷爷这个老谋深算的人在我就放心了，现在朝廷上的事情也不是一时三刻能够决定的。”“不错，在长安的复杂关系现在还不是你能够了解的，这次你的任务主人是收服十八楼，十八楼的势力现在主要在关中，如果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以后我秦王府的大军进入关中就容易多了。”

李云龙说道：“爷爷，我什么时候动身呢！”“寒日他们看来已经来了。”李为谦笑着说道：“你们几个出来吧！”突然，凭空出现三人，分别娇声说道“属下暗日，参见门主、少门主。”“属下暗月，参见门主、少门主。”“属下暗星，参见门主、少门主。”三个绝美的女子出现在二人面前，暗日身材高挑，丰满。暗月身材娇小，柔媚。暗星孤寂，冰冷。

李云龙欣慰的笑着说道：“一年不见，几位姐姐的隐蔽的功夫更加高明了。”三女都玉面一红，生气的瞥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无奈的笑了笑，没敢再说话。{李为谦含笑说道：“龙儿，你去和那几个丫头说一声，把她们安排好。”暗月轻哼了一声。W李为谦似笑非笑看着李云龙说道：“看来艳福也不是那么好享的啊！龙儿你赶紧去吧！正事要紧！”李云龙逃也似的跑了出去，来到欧阳心的房内，进门一看众女，正在屋内聊的热火朝天，看到李云龙进来了，都微笑的看着他，李云龙坐下看着众女，心中也是恋恋不舍，但是又恨恨心说道：“爷爷让我去办一件事情，暂时可能要和你们分别一段时间。”

众女眼中都流露出不舍的眼光，华美娟扑到李云龙怀中说道：“哥哥你去哪里啊？带娟儿和姐姐们一起去不好吗？”李云龙摇摇头道：“不行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们啊！可是这次不行啊！”

欧阳心嘀咕道：“师傅爷爷真讨厌，人家一年没见到龙哥哥，才见面就又有事情！我去找师傅爷爷去。”齐灵心虽然眼神幽怨，但还是轻

轻的搂着欧阳心说道：“龙哥哥是要去办正事，我们不能只为了儿女私情，就要把龙哥哥留住啊！”

李云龙对齐灵心投去感激的目光，说道：“心儿，玲儿和香儿和爷爷回隐门。灵心你先回关中盟，过一段时间，我会上门求亲的！”齐灵心羞红着脸，低着头玩弄着衣角。其他几女都向齐灵心投去羡慕的目光。

李云龙又哄了华美娟半天，又在众女身上一阵揉摸，把众女弄的玉面飞红，娇喘连连，才算把几女的离别的哀愁冲淡下来。李云龙回到李为谦的房间道：“爷爷，等一下我就出发！”

李为谦略作思索道：“好的，这样应该没问题了，这次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暗日，暗月，暗星从没在江湖中露过面，我会让她们协助你的。我已经暗日假扮成你先回隐门了，过几日让她到成都与你会合。你带着暗月和暗星上路。”说着扔给李云龙一本邪魔刀刀谱，一张人皮面具，一把弑神邪刀。

李为谦接着说道：“龙儿，你的真气变化无穷，可以模拟其他真气的运行，所以你只要不使用隐门和你自己的武功招式就不会被别人识破的，其他一些功夫你可以用唐门的，小心行事！”李云龙点点头说道：“好，爷爷我记住了！”

李为谦说道：“那你们动身把路上小心。”李云龙对还在一边撅着嘴的暗月，和冷漠的站在一边的暗星说道：“二位姐姐和我分头走，在前面不远的芙蓉镇的芙蓉酒楼回合。”

芙蓉镇。

虽然芙蓉镇是个小城，但是*山环水，景色清新，在并不宽阔的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倒也十分热闹。在这个芙蓉镇有名的是芙蓉剑派，他在江湖上有一定的地位，在芙蓉镇影响很大。

道路两旁林立着店铺，芙蓉酒楼正是在小镇最繁华的镇中心，此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酒楼里的坐满了吃饭的食客。5酒楼二楼*东面窗户的一张桌子，就只坐了一个年轻人，正在自斟自饮，似乎在等什么人。

桌子上放着一把寒气逼人的宝刀，那个少年身上散发着一阵阵慑人的杀气。正是，化装成邪魔刀许厉的李云龙，他正在等暗月和暗星。楼梯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上楼之声，许厉嘴角撇了撇。楼梯口出现了两个天仙般的女子，楼上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人们忍不住发出一阵阵赞叹。两个女子四处张望，好象再找人，看到李云龙的时候，两人眼睛一亮，对视一眼向李云龙这里走来。

酒楼中人们的目光都随着二人，来到李云龙这里，看到李云龙冷冷的目光，都是身上一寒，都扭回头不敢向这边看了。来得二人正是暗月和暗星，二人分左右坐到李云龙两旁，也不理李云龙，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李云龙苦笑的看着二人，低声说道："二位姐姐难道还在生气啊！"（暗星"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暗月声音略带幽怨的说道："一个月前说好带我们一起出来玩的结果一个人就出来了，结果一个月都没有回来。这次见了我们也不理我们，是不是得到了我们的身子，就不想要了啊！"

李云龙急忙说道："姐姐你们怎么会这么想啊！难道我是那种负心人吗？上次是爷爷突然让我提前走的，也没让我通知你们。这次你们也看见了又是这么急急忙忙的。其实我非常想你们啊！你们不知道我晚上多寂寞啊！"

二人白了他一眼说道："才怪！也不知道你跑到哪里风流快活去了！还会想我们！"李云龙也不顾在大厅广众之下，就轻舒猿臂把二女抱了过来，放到了自己的腿上。二女羞红着脸到是也没有挣扎。。

X李云龙轻搂着二女的细腰，对二女笑嘻嘻的说道："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晚上我好好安慰一下你们。"二女脸一下红到脖子，轻啐了一下，暗月说道："小色狼！"其实二女并不是真的生李云龙的气，只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见过爱郎，难免见面想给他撒撒娇，经过李云龙一阵爱抚，娇躯已经火热起来，如果是在房间里，估计已经爆发一场大战了。

这时，坐在东墙角有一人，说道："狗男女！"一听这话，本已经媚眼如丝的二女，脸色一冷，两眼放出两道寒光向那人看去。那里做着一个穿着一身兰色儒装，面如白玉，细长明亮的单凤眼，绣挺的鼻子，润红的嘴唇，显得有些脂粉气。

李云龙看了一眼笑了笑，转过头来继续喝酒。暗星狠狠的瞪了那人一眼，仍然做回李云龙的腿上。暗月笑嘻嘻的朝那人走去，做到那人身边，嗲嗲的说道："怎么小弟弟你吃醋了啊！要不姐姐我陪陪你啊！"

那人冷声说道："请你自重！我不需要你陪！"暗月仍然笑着说道："怎么不想姐姐陪你啊！让那个哥哥陪陪你怎么样啊！"楼里的人听到这话，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李云龙也一口酒差点喷出来，咳了半天，才涨红着脸对暗星说："我怎么觉得，暗月当老鸨挺合适的啊！"暗星面无表情对李云龙说道："你怎么脸红了！我一直以为你脸皮蛮厚的。"

李云龙对暗星说道："我这是那口酒呛的！再说我脸皮本来就蛮薄的！"暗星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才怪！"那个蓝衣人气的满脸通红，对暗月吼道："你才要他陪呢！"暗月满脸惊奇的看着那人说道："你怎么知道的，不过姐姐可以让给你啊！别客气啊！"

那人气鼓鼓的不再理暗月，转过头去向窗外看去，眼角还忍不住向李云龙那边看去，看到李云龙正在看好戏一样，乐呵呵的看着。面颊上升起两道晕红，撅着嘴向窗外看着。

这时候楼梯又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又上来了几人，当前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身后跟着两个俊朗的年轻人，一个穿着一身白衣，手拿着一个纸扇，身上撒发着一股儒雅的气息，另外一人穿着一身青衣，手里拿着一把宝剑，加上挺拔的身材显的英气逼人。

几人找了一个桌子坐下，那个白衣人四处打量，当看到蓝衣人桌前的暗月的时候，眼睛一亮，忍不住仔细打量。暗月本来媚骨天生，加上又练过媚术，所以对那些自命风流的青年侠士，吸引力非常大。

那个青衣人，看到他发呆，顺着他的目光看了暗月一眼皱了一下眉，没有说话。那个大汉看了看发呆的白衣人，大笑着说道："楼师弟你又看上那位姑娘啦！"白衣人微微一笑，站起身来，向暗月那里走去，走到暗月身前，微笑着说道："在下武当楼长风，不知道在下是否有否有兴知道姑娘芳名。"

那三个人正是太极门新崛起的三个年轻高手，玉扇郎君楼长风，狂侠胡飞，灭尘剑孙清和其他四人并称为武当七子。暗月微微皱眉，

不安的向李云龙那里看了一眼，看到李云龙仍然搂着暗星在悠闲的喝着酒，香腮微鼓，猩红的香唇也噘了起来。

暗月微嗔含怒的表情，令楼长风又是一阵迷失。迷失之后心中又是一阵自责，以为自己唐突佳人，令佳人不快。连忙说道："在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和小姐交个朋友！"暗月这时正是闷闷不乐，听到楼长风还在这里纠缠，气愤的说道："你是什么东西啊！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滚开！"

楼长风鳖红着脸，尴尬的站在那里。楼长风风流倜傥，是江湖中许多怀春少女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没想到在这里却碰了一鼻子灰。这时狂侠胡飞"哈哈"笑道："没想到师弟，终日打雁，今天叫雁啄了！"

说得楼长风恼羞成怒，举起手掌，一掌向暗月劈来，暗月好象被吓傻了一样，一动也没有动，呆呆的看着楼长风向自己劈来。当手掌马上要劈到暗月的时候，突然一阵清风划过，楼长风的手掌被一物撞开，楼长风就感觉到手掌一阵钻心的疼痛。

楼长风低头看了一眼，看到撞开自己手掌的竟然是一小块馒头。虽然楼长风心头一惊，但是很快又被怒火所冲散，大声吼道："是哪个匹夫暗算！"暗月看了一眼地上的馒头，双眼充满了喜悦，飞快的冲到李云龙身边，偎进了李云龙的怀里，用手在李云龙腰上掐了一下，嗲声说道："你这个没良心的，看我被人调戏也不管！"

暗月的眼中充满了柔情，又道："还以为你真的不管了呢！看来你还是舍不得我呢！"李云龙低头在暗月微噘的小嘴上轻轻一吻，柔声说道："我怎么会不理我的小月月呢？"

暗月说了声："肉麻！"但是心里美孜孜，双手紧紧的搂住了爱郎。楼长风看到，暗月和李云龙亲密的说着情话，怒冲顶梁。怒不可扼的飞身冲到李云龙身前，指着李云龙怒吼道："刚才是你暗算本少侠吗？"

李云龙微笑着没理他，暗星冷冷的说道："还少侠呢，被人打了还不知道是谁打的！还好意思出来混！赶紧滚回去别出来丢人了。"暗月对暗星伸出了大拇指。楼长风已经快被气疯了，想他楼长风自出道以来，都是被大家捧着，什么时候受过这中气啊！冲暗星说道："臭婊子，大白天的和男人搂搂抱抱的，不要脸！"

李云龙本来微笑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下来，轻轻的拍了拍二女，站了起来，冷冷的看着楼长风说道：“我和夫人搂搂抱抱的好象不关阁下的事情吧！”暗月，暗星二女听到李云龙说的话，虽然有些娇羞，但仍然禁不住露出喜色，因为李云龙这是第一次在众多人的面前说自己是他的夫人。

楼长风已经被怒火蒙蔽了，冷笑着说道：“什么夫人，象这种骚货不定被多少男人上过呢！”暗月，暗星都气愤的看着楼长风，但碍于李云龙在前面，没有说话。李云龙一听，甩手就是两巴掌，就听两声清脆的响声，楼长风白玉一般的脸颊上出现了两个清晰的手掌印，楼长风也是被打的一蒙，等他清醒过来，伸手冲腰中抽出一把软剑，狂侠胡飞和灭尘剑孙清也各提兵器，三人把李云龙围了起来。

楼上吃饭的人一看都动家伙了，生恐误伤自己，一阵人仰马翻的都向楼下冲去，刚才还高朋满座的二楼，如今就冷冷清清的剩下了几人，除了李云龙和楼长风几人，就只剩下那个俊美的蓝衣人，还有酒楼西面有一个头带斗笠的人，象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吃着东西。

胡飞看到李云龙站在那里冷笑着看着他们，心头不禁一惊，问道：“阁下是那个门派的，在下太极门胡飞！”楼长风早就忍不住了也不等李云龙说话，提宝剑就向李云龙刺过来，李云龙看着刺过来的剑尖，马上就要到胸口了，就听那个蓝衣人一声惊呼。

李云龙伸出两根手指，飞快的夹住了剑尖，转头对那个蓝衣人，露齿一笑，手指一用力，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软剑被折成两段，楼长风几人不禁目瞪口呆，软剑的柔韧性非常的好，折断一把软剑比起折断一把硬剑，要困难许多，不仅要快速的手法，还需要强悍的内力。这时太极门三人才知道这次惹到高手了。

胡飞说道：“阁下好手段，不知道阁下是那为高人呢！”李云龙冷笑着没有说话。U楼长风气愤的甩掉半截宝剑说道：“怎么阁下怕我们太极门不敢报名吗！”那个带着斗笠的人，慢悠悠的说道：“你们以为邪魔刀许厉会怕你们太极门吗？”

“邪魔刀许厉？”那个蓝衣人不禁一声轻呼。太极门三人也不禁吸了一口冷气，三人对视一眼，楼长风说道：“许厉别人怕你，我们太极门可不怕。你等着。”说话三人转身就走。暗月还想不放，李云龙冲她轻轻的摇了摇头。

那个蓝衣人冲到面前，眼露异彩的看着李云龙说道：“你真是邪魔刀许厉？”李云龙看了看那个蓝衣人，刚要开口说话，就听那个戴斗笠的人说道：“许大侠，可否移驾，在下有事相求！”李云龙微微一笑，向那人走去，暗月和暗星也跟在李云龙身后走了过去，气的那个蓝衣人，低声嘀咕了几声。

李云龙来到桌前，坐到了那人对面，暗月和暗星垂手站在了李云龙身后，李云龙含笑说道：“阁下是那位？怎么就这么肯定我是许厉呢？”那人低沉的声音又响起，说道：“邪魔刀许厉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在下认识好象并不很奇怪吧！”

李云龙看着那人，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似乎对那人的解释颇为不满那人似乎感觉到了李云龙的不满，接着又道：“在下已经找了阁下许久了，也多方打探过阁下的相貌，我这个解释您满意吗？”

李云龙说道：“哦，这样啊！这个解释道也说的过去，你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吗？”那人抬头又搁着纱布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我找江湖第一杀手，您说我想干什么呢？肯定不会是想请您喝酒吧！”

李云龙有趣的看了那人一眼，说道：“那你也应该知道我规矩吧！非十恶不赦者不杀，不会武功者不杀，丧失反抗能力者不杀。”那人说道：“我既然找了你这么久，当然我有把握你会接这个买卖的！”

李云龙笑着说道：“哦，这么说我现在道是有点兴趣了！”那人接着说道：“杀义兄，奸义嫂，霸占义兄家业！阁下说是不是十恶不赦之徒！”李云龙看了看那人说道：“你是死者什么人呢？”

那人嘿嘿冷笑两声，悲声说道：“我就是那个识人不明，有眼无珠，那个该死却还苟延残喘活在世界上的活死人！”说着撩起脸前的黑纱，暗月，暗星和那个蓝衣人都禁不住一声惊叫，用手午眼不敢再看。

李云龙心中都禁不住一惊，真是惨不忍睹，就看那人这个脸旁都被烧毁，脸上交叉纵横的都是伤疤，只用一只眼睛盯着李云龙，另外一眼处，只剩下一个空洞，上嘴唇已经不见，只剩下血红的牙龈和残缺不全的牙齿。

那人嘴未动，但是声音却再次传来道：“阁下是否肯接这个买卖呢！可否帮我这个该死之人这个忙呢！”那只未缺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李

云龙。李云龙也盯着那人的眼睛，心中突然一动，有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低头想了一会，又想不起在那里见过李云龙抬起头，看到那人充满恳求的眼神，想了一下说道："我是个杀手，你应该知道我的价码！"那个气愤的蓝衣人说道："你怎么这样，他都这样了，你还想火上浇油，你认为他有那么多钱来请你吗？一点正义感都没有。"

其实李云龙已经决定要帮他这个忙了，但是总觉得眼前这人一定相识，才想试探一下，听到那个蓝衣人的话，转过头对那蓝衣人说道："我是个杀手，不是慈善家，我不怕别人怎么说我，我的事情也轮不到别人来说教。"

蓝衣人气的一跺脚，不再说话，恨恨的盯着李云龙。那个斗笠怪人，听到李云龙的话，道是没有激动，说道："我来找阁下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本刀谱你认为可以吗？"说着扔到桌子上一本刀谱。

李云龙一看那本刀谱，脸色微变，转头看了看暗月，暗星二人一眼，二女脸上也有些惊讶的看着那本书。

李云龙平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道："那您是？"那人伸出手，那只手上也满是伤痕，五根手指也残缺不全。用手指蘸了蘸杯中的酒，在桌子上写了三个字，写完又马上擦去。李云龙看到那三个字，只觉得天旋地转，脑袋嗡嗡直响。

暗月和暗星两女也不禁勃然色变。那个蓝衣人刚才只顾着生气了，没注意刚才的事情，这时有些茫然的看着李云龙几人。李云龙声音微微的有些颤抖，说道："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吗？"那人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火红的令牌，扔给李云龙。

李云龙看了一眼令牌，眼睛微微有些湿润。然后把令牌还个那人。说道："你这个生意我接了，如果我查明事情真是如你所说，我一定帮你报仇。"那人抬起头看着李云龙，眼睛中充满了欣慰和欣喜。

突然，那人眼睛一阵灰暗。李云龙一惊。那人对李云龙摇摇头断断序序的说道："我的心愿已了，我相信你邪魔刀许厉出言必行，我这个该死之人也应该去了。希望你帮我杀了仇人之后，能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女儿，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说着头一低，绝气身亡。暗星走了过去，把了一下那人的脉，说道："他是自段劲脉身亡的。"

李云龙呆坐半晌，然后站起来，把那人抱了起来，飞身穿出窗户向镇外跑去，暗月和暗星，还有那个蓝衣人也紧随其后向镇外跑去。当暗月等人来到的时候，就看李云龙站在一座孤坟之前，李云龙看了看来到身后的几人，没有说话，之后跪在坟前说道："此仇必报！"

说着站起身子来，对暗月，暗星说道："咱们该起程了！"说着带着二人就要走。那个蓝衣人说道："你怎么会事啊！当我不存在啊！"李云龙转身冷冷的对蓝衣人说道："我们好象不认识吧！你总是跟着我们干什么？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蓝衣人委屈的扁了扁嘴，泪水在眼睛中打转。暗月轻笑说道："你个男人还哭鼻子！羞不羞啊！"蓝衣人瞪了暗月一眼，气呼呼的说道："我喜欢，用你管。"暗月对李云龙道："这人行迹可疑，刚才的事情他也看到了。如果他泄露出去，可不妙啊！"

李云龙心中也微微一动，扫了蓝衣人一眼。蓝衣人急急的说道："我可不知道啊！我还没搞明白是怎么会事情呢！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说的，你放心吧！"李云龙冷冷的说道："我还是觉得死人更安全一些。"

说着就向蓝衣人走去。那个蓝衣人突然"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搞的李云龙也是一愣，李云龙本来也只是想吓唬她一下，把她吓走，因为李云龙知道她知道的有限，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没想到突然来这手，搞得李云龙也是不知所措。

转身看看暗月二女，看二人已经笑的抱着肚子，蹲在地上。蓝衣人哭了半晌，抬起头梨花带雨的看着李云龙，哽咽的说道："我回去告诉我父亲去。"李云龙更是哭笑不得，没想到还带告状的。

蓝衣人继续说道："我告诉我父亲，就说表哥欺负我！"李云龙一愣，小声嘀咕道："表哥，欺负他和我有关系吗？"蓝衣人看李云龙在那里发呆，不禁又"扑哧"一笑。Z6李云龙一皱眉，说道："你有病啊！一会哭一会笑的。"

蓝衣人娇声说道："你才有病呢！木瓜一个，还不明白啊！我父亲是唐灵风啊！"李云龙才有些恍然，记得爷爷给自己说过，唐灵风有三子，二女。其中唐义自己见过，于是说道："那你是唐芩儿？"蓝衣人对李云龙点了点头，一副你才明白的样子。

李云龙道：“我怎么确定你的身份呢？”唐芩儿气呼呼的看着李云龙，一翻手三十六根蚊须针钉在远处的树上。三十六根针排成了梅花的形状，这手正是唐门的暴雨梅花针。唐芩儿射完瞥了李云龙一眼，恨恨的说道：“这次你相信了吧！”

李云龙连忙赔笑道：“哥哥哪里知道是芩儿妹妹你呢？”唐芩儿轻“哼”了一声，不理李云龙，跑到暗月和暗星那里，一会儿就和暗月和暗星混熟了，小丫头嘴甜儿的不行，一个劲的叫姐姐，把暗月逗的眉开眼笑，连暗星都露出了一丝笑容。

李云龙无奈的看着几人，说道：“该走了，再不走就快天黑了！”唐芩儿蹦蹦跳跳的来到李云龙面前，似乎也不生气了，甜甜的说道：“表哥，咱们去哪里啊！”李云龙心中想道：这到快一下子，成了咱们去那里了！说道：“去你家啊！”《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ＳdXsw.com》

李云龙等四人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李家庄，找了一个家名为如意客栈住下。四人一进们，小二便殷勤的迎了上来。当看到李云龙身后的三女，不禁一阵失神，小声嘀咕道：“我是不是见到仙女了。”

客栈中其他的客人也纷纷向这边看过来。暗月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注视，仍然笑容满面的抓着李云龙一只胳膊，暗星和唐芩儿都不禁轻皱娥眉，不太习惯这种带有侵略行的注视。李云龙也注意到了几女的表情，就对小二说道：“给我们找两间上房，把饭菜送到我们房间来。”

这时小二才如梦方醒，连忙把几人带到了天字一号房和二号房间。李云龙一摆手，说道：“快点把饭菜送到天字一号房间。”小二点头应是，退了下去。几人在桌前坐下，唐芩儿坐到李云龙身边，娇声说道：“咱们四个人，你怎么才要了两间房间啊！你省钱也不能这么省吧！”

李云龙看了看暗月和暗星，坏笑着说道：“大小姐，你自己一个房间，我和暗月、暗星住一个房间，晚上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暗月和暗星玉面一红，瞪了李云龙一眼，没有说话。唐芩儿不依的说道：“表哥，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啊！我可是你表妹耶，哼，看来还是不相信我。”说着撅着嘴，在一边生闷气。

暗月嘻嘻一笑，对唐芩儿说道：“你怎么芩儿妹妹不高兴了啊！要不晚上你也住这边？”李云龙瞪了暗月一眼，暗月轻轻吐了一下香舌，不再说话了。唐芩儿一撇嘴，粉面微红，娇嗔的说道：“你别瞪了，小心把眼珠瞪出来，谁稀罕和你住一个屋子啊！”

李云龙笑着，说道：“好妹妹，哥哥哪里敢不相信你啊！只不过哥哥晚上不习惯一个人睡觉，要不晚上你来陪我睡，暗月和暗星去那边睡觉。”暗月说道：“好啊！那芩儿妹妹，你今天就陪你表哥一起睡吧！”

唐芩儿虽然才十六岁，但是对男女之事也不是一无所知，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摆手说道：“不用了，我晚上习惯一个人睡。”房门轻轻响了几声，李云龙说声：“进来”小二把饭菜已经送了过来。

小二进门看到满面通红的芩儿，和笑语嫣然的暗月，轻轻的吞了一口口水，心中暗道：要命，真是太美了。唐芩儿正在娇羞不已，又看到小二的表情，不禁薄怒道：“快点把东西放下，赶紧出去。”

小二手忙脚乱的把饭菜放下，出门时不小心拌在门槛上，一交摔在门外。暗月和唐芩儿看到小二狼狈的样子，都“咯咯”的娇笑起来，连冷如冰霜的暗星都不禁微微的露出笑容。李云龙看到暗星的笑容都禁不住一阵失神，轻声对暗星说道：“星儿，你笑起来真美啊！”

暗星白了李云龙一眼，这一眼真是含着万种柔情，令李云龙心中也暖洋洋的。李云龙扭都看到小二坐在地上，呆呆的看着几女，不禁心头也有点不悦，对小二轻“哼”一声，走到门前把门关上。

几人吃完晚饭，闲聊了一会，唐芩儿就撅着小嘴被李云龙赶了出来。唐芩儿一出门，李云龙立刻就把暗月和暗星二人，搂在怀中，轻声说道：“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想我吗？”暗月轻声“恩”了一声，而暗月却默默无言的用两只美目，深情的看着李云龙，所有的思念都表达了出来。

李云龙把二女，抱到床上，轻柔的褪掉了二女的衣服，转眼间二女洁白如脂的玉体便展示在李云龙面前，李云龙的呼吸也不禁有些急促起来。二女温柔的帮李云龙把衣服脱掉，暗月的玉手也伸到李云龙的跨下，轻轻的套弄着，当李云龙那结实的身体出现时，二女也不禁眼睛一阵迷离，呼吸也急促起来。

李云龙的双手，攀上了二女的玉峰，轻轻的逗弄着，二女轻声呻吟着，暗月的手也不禁更快的动了起来。暗星仿佛不堪忍受了一样，娇躯扑到李云龙怀中，向李云龙献上了粉红的小嘴，李云龙痴狂的品尝着暗星那香甜的小嘴，双手在暗星的后背和粉臀上抚摩着。

暗星的嘴中发出“呜呜”的声音，过了好久四片紧贴的嘴唇才轻轻分开，暗星抱住李云龙，嘴凑到李云龙耳朵旁边，颤抖的说道：“公子，星儿想要了，给星儿吧！”李云龙轻轻一笑，把暗星平放在床上，看到暗星像一朵粉嫩的牡丹正含露怒放，李云龙再也控制不住，轻轻的扑了上去，一时间房间中呻吟和急促的喘息声此起彼伏。

三人一阵激战之后，李云龙轻搂着二女，二女如绵羊一样温柔的*在李云龙怀中，暗星的玉手在李云龙的胸口上轻轻的划着圈，李云龙微笑着对暗星说道：“这么久没见，怎么星儿变的这么热烈，象个小淫妇一样。”

暗星幽幽的说道：“公子，这段时间没见到你，你知道我都快疯了吗？天天仿佛没有了灵魂一样，每时每刻都再想公子你在作什么。我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不奢望公子会永远的宠爱，我不象暗日那么丰满性感，也不象月儿那样柔媚温柔，我只希望公子能永远的把我留在身边。只要我能天天的看到公子，我就死也无憾了。”

李云龙感动的看着暗星，一时间不知道都忘记了说话。暗月说道：“公子你也许不知道，我们三人中暗日坚强，虽然思念您但是从来不表现出来，我性格开朗一些，虽然也时时思念您但是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去麻木自己，但是星儿性格孤僻一些，她的心中您就是她的一切，为了您她可以抛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如果您要是出事了，暗星估计会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李云龙紧紧的搂着二女道：“月儿，星儿你们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把你们当成我的属下和婢女，在我心中你们都是我爱的人，你们记住为了你们我不会死的，同样我希望你们为了我，无论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也要好好的活下去。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受到伤害，哪怕是一点点。”

暗月和暗星二女，听到这话，心中一阵激动，紧紧的抱着李云龙，两双美目含着泪水看着李云龙，李云龙接着说道：“月儿，星儿等过一段时间，我会和爷爷说，我要明媒正娶让你们进李家的门，你们就安心的等着做我的妻子吧！来叫声夫君听听。”二女羞怯的喊了

声“夫君”，二女脸上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李云龙温柔的看着暗星，说道：“星儿，你笑起来真美啊！”

暗星深情的看着李云龙说道：“夫君，以后我只对你一个笑好吗！我的一切只属于夫君你一个人！”

李云龙微微一笑，紧紧的搂着暗星，抬头看着屋顶，半晌说道：“你们觉得今天白天那人说的可信吗？”暗月轻叹一声说道：“我也不清楚，但是现在想起五年前的事，确实有些疑点，许多事情自那以后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确实该仔细的查一下。”“恩，给师傅传给信，让他派人帮我查一下。”李云龙道。

“喀哒”门口出来了细微的声音，二女一声惊呼，马上把被子裹在身上。李云龙轻轻一跃，跃到门前，一开门，有一人差点摔进来。李云龙不禁心头火气，不知道二位娇妻的身体是不是被这人窥光，但是定睛一看，怒火被浇灭。只看是唐芩儿手脚无措的站在门口，脸通红的低着头，吱吱唔唔的说道：“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打搅你们了。”说着象受惊的白兔一样，飞快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李云龙无奈的笑了笑，关上房门，扭头看到二女正神色古怪的看着他，李云龙奇怪的说道：“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啊！”暗月调皮的一笑，说道：“哎，看来又有一个女孩会身陷狼爪了！”暗星也颇以为然的点点头。

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好啊！你们两个丫头敢取笑我，看看为夫的家法。”说着扑向二女，房间中又再次响起诱人的声音。

第二天清晨，李云龙带着暗月，暗星二女到楼下用餐，暗月和暗星二人的脸上还带着风雨后的娇羞，显得更加美丽。客栈中的人都羡慕的看着李云龙，有些人眼睛中透露出嫉恨的神色。

李云龙洒脱一笑，带着二女坐下，一会唐芩儿的房门一开，看到唐芩儿从房间中出来，神情复杂的看了李云龙一眼，看到李云龙正在看着她，玉脸刷的一下又红了，坐到暗月身边，不敢再看李云龙。

暗月向李云龙使了一个眼色，又向唐芩儿努努嘴，李云龙佯装没有看到，继续低头吃东西，气得暗月恨恨的踩了一下李云龙。暗星忍不住“扑哧”一笑。唐芩儿茫然的看了看李云龙几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李云龙尴尬的笑笑，说道：“表妹，昨晚睡的可好！”U唐芩儿脸一下就变的通红，白了李云龙一眼，比蚊子的声音还小的“恩”了一声。

暗月“咯咯”笑了起来，唐芩儿把头低得更低了，暗月打趣的说道：“我还以为妹妹你没睡好呢！大半夜还出来逛。”唐芩儿一下扑到暗星的怀里撒娇的说道：“暗星姐姐，他欺负我。”暗星也忍不住想逗逗这个可爱的小妹妹，说道：“他是谁啊？告诉姐姐，姐姐帮你收拾他。”

唐芩儿抬起秀美的小脸，脸红得象是红透的苹果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两只美眸中含着泪水在眼中打转，轻瞥了一眼李云龙，马上又把头转开，抬起小手指着李云龙，小声说道：“就是他！”

李云龙一阵气结，说道：“表妹，天地良心，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啊！明明是暗月啊！”暗月没好气的白了李云龙一眼，小声说了声“呆瓜”，唐芩儿抬起头，看着李云龙，当和李云龙的眼光一对，又把头低了下去，撅着小嘴，鼓着香腮，略有撒娇的说道：“就是你！”说完之后，肩膀轻轻的**起来。

暗星一看唐芩儿轻声的哭了起来，也恨恨的踩了李云龙一下，轻轻搂住唐芩儿安慰着，谁知唐芩儿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委屈，大声哭了起来。客栈里的人都向他们这边看来，小声的议论起来，矛头都直指李云龙，说李云龙欺负人家小姑娘有不想负责任，李云龙苦笑着向四周看了看，看到所有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尤其是一些女人，都轻声咒骂着他。

李云龙无奈站起身来，走到唐芩儿后面，轻轻的抱起唐芩儿。唐芩儿正哭的起劲，没注意李云龙，突然感觉有人把她抱了起来，心里一惊，抬头看去，看到李云龙正含笑看着她。唐芩儿身子一阵发热，缩了缩身子，把头埋进两座玉峰之中，不敢再抬头。

李云龙凑到唐芩儿的耳朵边，柔声说道：“哥哥带芩儿去屋里好吗，这里有好多人看着呢！”唐芩儿轻声“恩”了一声。李云龙冲暗月、暗星一笑，二女没好气的白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横抱着唐芩儿，也不管其他人的目光，走到自己的房中。

把唐芩儿轻轻的放在床沿，坐到她身边，轻轻的搂着唐芩儿的腰，轻声的说了声：“芩儿。”唐芩儿娇躯一硬，轻声答应了一声。李

云龙用手指轻轻的托起唐芩儿的下颚。唐芩儿柔顺的抬起头，两只绣目仍然轻轻的闭着，不敢看李云龙，那细长乌黑的睫毛上还挂着一些泪水，显得那么楚楚动人。

李云龙心中也不禁被这，娇羞可爱的模样所打动，呆呆的看着唐芩儿，用手轻轻的擦拭着少女脸上的泪水。唐芩儿娇躯一软，轻轻的*在了李云龙怀中。一阵阵少女身上散发的幽香，令李云龙一阵迷醉，轻轻低头含住了唐芩儿两片红润的嘴唇。

唐芩儿娇躯一阵抖动，之后双手轻轻的搂着李云龙的脖子，小香舌也生涩的迎合着李云龙舌头贪婪的进攻。半晌李云龙才结束这个悠长的吻。唐芩儿*在李云龙怀中，小嘴微张着，轻轻的喘息着。

李云龙说道："芩儿，感觉怎么样！"唐芩儿白了李云龙一眼，小手在李云龙的胸膛轻轻的捶了几下，娇声说道："讨厌！"李云龙轻笑着，手轻轻攀上少女的玉峰，说道："芩儿喜欢哥哥吗！"

唐芩儿低着头任李云龙的双手轻薄，没有说话。李云龙坏坏一笑，装作气愤的样子，说道："看来芩儿是不喜欢我了，那我也不打扰了！"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唐芩儿娇喝一声："你站住！"

李云龙面无表情的转过头，说道："还有事情吗？"唐芩儿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道："我要是不喜欢表哥，我会这么任你轻薄吗？你当我唐芩儿是那么随便的人吗？"H李云龙看着哭涕的唐芩儿，一阵心疼，暗骂自己混帐，怎么能让这么可爱的小妹妹如此伤心呢！

李云龙走到唐芩儿身前，紧紧的抱着唐芩儿，说道："是哥哥不对，哥哥不该让芩儿这么伤心啊！来芩儿别哭了，哭的哥哥好心痛啊！"

唐芩儿扑在李云龙怀中，紧紧的抱住李云龙的腰，仿佛一松手李云龙就会跑掉一样，哽咽的说道："表哥你就会欺负我！"李云龙温柔的说道："以后哥哥再也不欺负芩儿了，好吗？"

唐芩儿噘着嘴说道："不许骗芩儿啊！"李云龙笑着说道："芩儿为什么喜欢哥哥啊！"唐芩儿*在李云龙的怀里娇声说道："我从爹爹那里知道，表哥是大名鼎鼎的武林第一杀手邪魔刀许厉，你知道吗？我有多崇拜你啊！你虽然是杀手但是杀的都是十恶不赦的人，我为你感到骄傲！"

李云龙沉吟半晌，说道：“我如果不是你表哥你会喜欢我吗？”唐芩儿微微一愣，说道：“你怎么会不是表哥呢？”李云龙说道：“我说的是如果。”

唐芩儿温柔的看着李云龙，说道：“如果是以前你要是，不是表哥的话，我不会喜欢你的，但是现在无论你是什么人，我都会爱你的！”FE李云龙有点惊讶的看着这个小丫头，说道：“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你也喜欢我？”

唐芩儿坚定的点了点头道：“恩，无论你变成样子我都会爱你一生一世！”李云龙心中有些不忍，欺骗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心中有中负罪感，但是现在又不能说出真相。李云龙紧紧的搂着唐芩儿说道：“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相信哥哥是真心爱你的好吗？”

唐芩儿有些茫然的看着李云龙，娇声问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说得我不太明白耶！”李云龙看着有些迷糊的唐芩儿说道：“人在江湖中行走，有许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相信哥哥好吗？相信哥哥是真心爱芩儿的。”

唐芩儿点点头，说道：“恩，我相信哥哥！”李云龙轻轻的吻了一下唐芩儿，说道：“咱们出去吧，估计暗月和暗星他们都等着急了！”唐芩儿紧紧的搂着李云龙的胳膊，和李云龙一起走了出去。

暗月和暗星二人看到李云龙二人亲密的走了出来，都恨恨的瞪了李云龙一眼，又冲着唐芩儿暧昧的笑了笑。羞得唐芩儿不敢抬头，紧紧的抱着李云龙一只胳膊。客栈中的其他人，也都议论纷纷，对李云龙的艳福羡慕不已。

突然李云龙一皱眉，冲着客栈房梁的一个角落说道：“那位朋友啊！来了也不下来见见面。”“哈哈，许厉果然名不虚传。”说话间，从那里轻飘飘的飞出一人，就看这人，大概二十出头，又瘦又小，两只小眼睛滴溜溜的转动，声音又细又尖。李云龙盯着来人，突然心头一动，说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空空门的少门主，号称轻功天下第一的千里无影霍飞扬啊！”

霍飞扬嘿嘿的笑道：“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邪魔刀许厉，还晓得在下的名号，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李云龙笑着说道：“霍兄你这可就折杀小弟了！如果不介意的话请来共饮几杯。”他虽然比不上盗空空，但是在空空门中有一定的地位。

霍飞扬嬉笑着说道："在下早就想叨扰了，但是刚才看你和几个弟妹打情骂俏，在下实在不好打断啊！嘻嘻！"唐芩儿嫩脸微红，轻啐一声，暗月微笑着说道："我说呢！千里无影那么好的轻功干什么用呢，原来就是偷窥别人隐私用的啊！"

霍飞扬不禁脸上微红，对李云龙说道："老弟，你这几个老婆可是不好对付啊！老弟有你受的。"李云龙哈哈一笑，看到几女都死死的盯着他，连忙说道："那是对别人，对我可是温柔体贴的很呢！"

几女白了李云龙一眼，一副你才明白的样子。霍飞扬"哈哈"笑着说道："我还是真没想到，武林第一杀手，却这么温柔多情！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大吃一惊呢！来干了这杯！"李云龙对霍飞扬颇有好感，这人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人却豪爽幽默，所以也笑着和霍飞扬干了一杯。

霍飞扬用小眼看了看李云龙几人说道："不知道许老弟这是去那里啊！"李云龙微笑着说道："去唐门。"霍飞扬看了一眼唐芩儿，接着说道："哦，是为了十八楼的那件事情吗？"李云龙伸手揽住唐芩儿的腰，说道："是啊！正是为了那件事！有人要对我舅父不利，我如何能袖手旁观呢！"

唐芩儿听到说到爹爹，急切的问道："表哥啊！谁要对爹爹不利啊！那咱们赶紧回去吧！"李云龙轻轻拍拍唐芩儿说道："芩儿放心，我既然去就不会让舅父有事情的！"霍飞扬有些担忧的看着李云龙，说道："老弟你我你见如故，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十八楼的规矩，如果有人想终止他们的买卖，必须能通过罗刹六杀，如果通不过只有死路一条，老弟你虽然武功高强，但是面对一重重的暗杀，你有把握吗？"

暗月和暗星二人，也略有些担忧的看着李云龙，唐芩儿抱着李云龙的胳膊娇痴的说道："表哥，你和父亲都是我最爱的人，我同样不希望失去你！如果表哥你没有把握的话，你就别插手了，我不会怪你的！"

李云龙轻轻的抚摩着少女的乌丝绣发，说道："芩儿放心哥哥不会有事情的，这件事情无论为了谁，我都一定会插手的。十八楼别人怕，我还未放到眼中。"霍飞扬狂笑一声，说道："老弟，好！这才是汉子，如果只凭十八楼三字就被吓的畏首畏尾，那邪魔刀许厉这几个字，也该从江湖中除名了。既然老弟插手这件是事情，那我霍某也舍

命陪君子，老弟只要有需要，我姓霍的要皱一皱眉毛，就不是我妈的儿子。”

李云龙心头微微有些惊讶，抬头盯着霍飞扬，笑道：“哈哈，霍兄你又何必趟这这混水呢！”霍飞扬微微有些尴尬的说道：“其实我家老头也让我去趟唐门的，只不过我还真的有些胆怯，现在看老弟也要去，我也不用怕什么了，说实在的虽然我出道没几年，但是对江湖我早已经厌倦了，特别是近几个月江湖越来越混乱，我越来越不喜欢了，我要是向老弟一样有这么多如花美眷陪伴，又何苦在这个混乱肮脏的江湖中浮沉呢！早就退隐江湖，快意山林了！”

第五百三十九章

霍飞扬看着李云龙，说道：“老弟，我又何尝不明白呢，一入江湖，身不由己，许多事情都是不得已为之，有许多事情也逃避不了。就算我没碰到老弟，这唐门我也是必然要去的。我虽然怕死，但是我霍飞扬也不是贪生忘义之人。”

李云龙欣赏的看着霍飞扬道：“霍兄果然与众不同，江湖中还没有几人会向霍兄这样，有什么说什么，贪生但不忘义，这句说的好，来干！”

突然，外面有人娇声喊道：“霍飞扬，你给我滚出来，老娘的东西你也敢偷。”霍飞扬一哆嗦，连忙说道：“老弟啊！有什么地方我可以躲避一下啊！”暗月似笑非笑的看着霍飞扬说道：“你偷了人家什么啊！”

霍飞扬老脸也不禁微微一红，说道：“这是意外啊！我怎么会想到她会这东西保存的那么严密，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说拿那出一物，让李云龙他们看了看暗月几女，一看都不禁玉脸一红，接着“咯咯”的娇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李云龙也把一口酒全都喷了出来，“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没想到，霍兄还有这种爱好啊！我可要叫老婆们小心了。”

暗月几女都忍不住，恨恨的掐了李云龙一下，轻啐一声，李云龙忍笑说道：“霍兄你怎么把人家姑娘的肚兜都偷出来了，我说怎么会被人追着屁股跑呢！看来这次霍兄也不好办了！”霍飞扬愁眉苦脸的说道：“她把这东西包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谁知道是这玩意，要是老弟你喜欢我送给你好了。”说着向李云龙递过来。

李云龙连忙摆手道：“我可是正人君子，怎么能要这中东西呢！”接着，坏坏一笑，紧紧搂着唐芩儿说道：“就算我想要，我的老婆们也有啊！怎么会稀罕别人的呢！”暗月几女，都是满面通红，气愤的看着李云龙，怪他口不择言，唐芩儿更是羞的把脸都埋进了李云龙怀里。

李云龙笑着说道：“霍兄你偷的是谁啊？”霍飞扬满脸愁容的道：“八大世家吴家的吴若婷。”

李云龙满带同情的看着霍飞扬道："老兄你可真的很会惹人啊！吴大小姐可是泼辣的离谱，你惹上她你算完了，我只能为你默哀了！"

"好啊！霍飞扬我总算找到你了，看你这次还想往那里跑！"吴若婷进门看到霍飞扬娇声说道。李云龙略一打量吴若婷，心中也微微有些赞叹，自小吴若婷性格倔强坚强，对武学的疯狂和痴迷更是令男人都汗颜，虽然吴家在八大世家里的势力是最小的，但是在龙凤榜中李云龙知道她武功比其他几人要高出不少，再看如今的吴若婷虽然长的娇小可人，也是个十足的美人，但是眉目中却英气十足，使她显得与众不同。

李云龙转头看到暗月，暗星二人，发现她们也正在用十分欣赏的眼光看着吴若婷，微微一笑，看霍飞扬如何处理霍飞扬这时脸上已经堆满了谄媚的笑容，还抬起手，拿着手中的东西，说道："吴大小姐，这实在是个误会啊！我没想到是这个东西啊！"

吴若婷看到，霍飞扬拿着自己的肚兜在众人的面前展示，许多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气的满面通红，咯吱吱的咬牙道："霍飞扬，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吴若婷拔剑就向霍飞扬刺来，吓得霍飞扬连窜带跳，左躲右闪，还一个劲的说："吴大小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

李云龙也不住赞叹，霍飞扬真是名不虚传，比他师傅盗空空的轻功还要厉害，这个轻功天下第一，确实名至实归，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躲避如此快的攻击，仍然游刃有余，丝毫不慌乱，还有时间说话！1霍飞扬让吴若婷逼的没有办法，突然眼珠一转，坏坏的笑了一下突然大喝一声："停，我说实话！"吴若婷才停手，娇喝道："说！"霍飞扬一本正经的说道："其实，是有人指示我去偷的！因为那人已经暗恋小姐好久了，奈不住相思之苦，才出此下策。"

吴若婷羞的满脸通红，说道："快说那个登徒浪子是谁？"霍飞扬无奈的叹了口气道："说实话，那人是我好友，我真的不想出卖他，但是现在看吴大小姐，这么苦苦相逼，我也只好说了！"说着，瞥了一眼李云龙。

李云龙不禁一哆嗦，知道霍飞扬在打什么注意，但是现在又不能阻止不让霍飞扬胡说，如果自己出言阻止了，好象是此地无银子三百两，等于不打自招了，不说话吧，这个黑锅自己就肯定背定了。

霍飞扬看到李云龙有些，坐立不宁，嘿嘿一笑，突然跃到李云龙身边，把肚兜往李云龙手里一塞，道："许老弟，你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现在吴大小姐追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就从大门窜了出去李云龙手里拿着肚兜，不知如何是好，转头向暗月、暗星和唐芩儿求助，看到几女都看好戏一样，笑咪咪的看着，谁也不说话。李云龙又向吴若婷看了看，看到吴若婷死死的盯着自己，好象要把自己吃了一样，但是脸颊上却飞起两片红霞。

李云龙无奈的站起身来，把肚兜拿到鼻前，轻轻的嗅了一下。吴若婷看到李云龙的动作，更是羞涩不堪。李云龙说道："在下仰慕吴小姐许久，真是相思难奈才会出此下策，但是我本来想让霍兄能偷到一件小姐的首饰，以解相思，没想到霍兄却偷了这件东西，真是罪过啊！还望小姐看在一片痴心的份上，可以原谅在下。"

李云龙这时，还摆了霍飞扬一道，以解心头之恨，说着把肚兜递向吴若婷。吴若婷在那里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拿把当着这么多人，实在不好意思，不拿吧，好象就是送给李云龙一样，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云龙看到，吴若婷手脚无措的站在那里，微微一笑，道："既然若婷不想收回，那在下就留下珍藏了。"说着，就把肚兜揣到怀中。F霍飞扬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对着李云龙伸出大拇指，对李云龙真是敬佩无比。

吴若婷看到，李云龙已经把肚兜揣到怀中，除了怒视之外也别无他法。心中却还有一些甜甜的感觉，因为许厉这张面具，虽不如李云龙本人英俊，但是也是个少有的美男子，再加上高大挺拔的身材，邪气十足的眼神和笑容，确是许多闺中少女心中的如意郎君。

李云龙冲暗月几人，微微一使颜色，唐芩儿气呼呼的看了李云龙一眼，但是还是和暗月、暗星来到吴若婷身前，唧唧喳喳的说起来。不大一会几人就好象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了，令李云龙也是万分不解。

霍飞扬晃晃悠悠的来到李云龙面前，笑嘻嘻的说道："许老弟果然高啊！什么时候传哥哥几招，我也好骗个老婆啊！"李云龙瞥了霍飞扬一眼，说道："霍兄你可不仗义啊！这个黑锅让我背！你说吧！这个帐怎么算啊！"

霍飞扬一翻小眼睛，笑道：“许老弟你这可就不对了，这怎么能叫黑锅呢！这叫艳福啊！这样的黑锅老弟不妨替我也找几个背背，怎么样！”李云龙不忿的说道：“霍兄你认为吴若婷会喜欢我？”

霍飞扬微微一愣说道：“怎么？老弟这是什么意思？”李云龙笑道：“如果这样她就会喜欢我，那她就不是吴若婷了！你也太小看吴若婷了！”

“哦，许老弟好象很了解吴若婷啊！你们认识？难道老弟真的暗恋他吗？要那样可真是巧了！”霍飞扬疑惑的看着李云龙说道。李云龙暗骂一声“又说多了，希望不要让霍飞扬看出什么破绽来，现在还不是吐露身份的时候！”

这时吴若婷看了李云龙一眼，和旁边的几女说了几句，款款的向李云龙走来，来到身前，恨恨的瞪了霍飞扬一眼，对李云龙说道：“许大哥，能不能单独和你说几句啊！”李云龙也有些错愕，连忙点头道：“可以，去房间吧！”

吴若婷想了一下，点头道：“好吧！”霍飞扬在一旁，不断的向李云龙飞眼，李云龙看到他那暧昧的眼神，真想一脚把他踢出去。几女也对李云龙露出调侃的眼神，并且同情的看着吴若婷，好象她马上就会落入虎口一样。

李云龙无奈的摇摇头，当先向房间走去。李云龙和吴若婷来到房间，李云龙转身把门关上。吴若婷看到李云龙把门关上，微微的露出一丝不自然的神色，但是马上就又镇定下来。李云龙心中也暗暗称赞。

"吴若婷刚想说话，李云龙摆摆手示意她不要说话。突然转身打开门，就看几人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暗月和唐芩儿尴尬的冲吴若婷和李云龙笑了笑，灰溜溜的跑了出去。李云龙冲窗户的方向说道：“霍兄，难道还要小弟请你吗？”霍飞扬从窗户钻了近来，说道：“外面的风景真不错啊！老弟找我有事情吗？”

李云龙阴阴一笑道：“是啊！小弟找霍兄是有点事情要说啊！”说着，一伸手抓住了霍飞扬的衣领，一脚把他踢出门外。李云龙这才再次关门，对站在一旁哭笑不得的吴若婷说道：“若婷，有什么事情吗？”

吴若婷看了李云龙一眼，牙齿咬着下嘴唇，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李云龙微微一笑，从怀中拿出肚兜递给吴若婷道："吴小姐，物归原主。"吴若婷面红耳赤的伸手接过，低头感激的说道："承蒙许大哥错爱，但是小妹心中早已经有一个人了，真的不能再承受别人了。多谢许大哥这个肚兜是我最重要的东西，我不能失去它。"李云龙听到这话，也有些意外，因为吴若婷自小就废寝忘食的练习武功，除了练功，吴若婷的生活中好象根本没有别的东西，现在吴若婷突然说她有心上人，以李云龙对吴若婷的了解，吴若婷说这话绝对不是为了搪塞自己，只能说明吴若婷确实心有所属，难道这个肚兜是吴若婷心上人送给他的?

李云龙露出感兴趣的神色道："不知道谁能有兴得到吴小姐的青睐呢？"吴若婷脸上浮现出担忧的神色道："不知道他现在还好吗！也许他早已经忘记对我说过的话了！但是我为了他这就话，整整的苦练了十三年的武功啊！"

李云龙听到这话，心中微微一愕，思绪回到了十三年前的李家，几个小男孩子正在欺负一个六岁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被打倒在地上，轻轻的哭泣，旁边站着一个小男骇，看着别人欺负自己的姐姐不敢说话，躲的远远的。

一会有个小男骇邀功一样，走到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孩身前，说道："青玫姐姐，怎么样还满意吗？"李青枚（李云龙的表姐、李襄樊族兄之女）说道："锋弟弟，怎么心疼你若婷妹妹了？我可还没解气呢！我喜欢的东西她也敢枪！"

说起八大世家，虽然明面上是八大世家平起平做，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八大世家中吴家是实力最弱的，所以吴家在四家中是最受气的，而大人们往往会影响到孩子，所以吴若婷和吴风洲经常会受到其他人的欺负。

同时由于八大世家的势力只是在江湖上的，在朝廷和官场上他们要想得到那些势力的支持才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在江湖八大世家中吴家和秦王府关系密切，有了秦王府的支持吴家才能够名列江湖八大世家。

后来由于李襄樊的一个表哥喜欢上了吴家一个女子，但是这个吴家女子却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并且为了能够和他在一起离家出走，这

使得当时吴家在秦王府的关系一落千丈。才会出现这些事情。

李锋连忙说道："怎么会啊！那青枚姐姐你看好了！看我怎么给你解气。"李锋偕同其他几个孩子，又对吴若婷拳打脚踢，吴若婷被打倒在地上哇哇大哭，秀气的小脸上全是泪水和尘土。

李筠婷（李云龙的另外的一个表妹，以后会出现）露出不忍的神色，想要上去阻止，却被李青枚和吴曼拦住。这时有个小男骇冲人群，把围攻吴若婷的几人推开，护着吴若婷说道："你们这么多人欺负若婷妹妹一个人，难道你们不觉得羞耻吗？吴风洲你看着你姐姐这么被人欺负，你难道一句话都不敢说吗？"

吴风洲畏畏缩缩的退了几步没说话。李笑山笑道："怎么李云龙，你这个野种也想打抱不平吗？吴风洲都不说管，既然你看不过去，那我们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吴林，李锋咱们上。"说着几人冲上来，把李云龙压倒在地上，打了起来。

李筠婷微微皱眉道："你们别打他啦！算了好不好！"李笑山一听李筠婷为李云龙求情，更是怒不可厄，更加用力的打李云龙，把李云龙打的满口吐血，李笑山转头看到李筠婷，眼含泪水的看着李云龙，就冷笑的说道："筠婷妹妹，怎么我们打你未婚夫你不忍心拉啊！"说着拿起一根木棍狠狠的打在李云龙身上。

李云龙恨恨的瞪视几人，一声也不吭。吴若婷扑到李云龙身上，说道："你不要打他了，要打打我吧！"李云龙轻搂着吴若婷，说道："若婷，我没有事情的！"李筠婷一跺脚，哭着跑了出去。

李青枚说道："算了，不要管他们两个人了咱们去找筠婷妹妹。"五个小孩，就去追李筠婷了，临走吴林对吴风洲说道："你也和我们一起去追，不要和这两个贱人在一起。"吴风洲看了一眼，扑到李云龙怀里哭着的姐姐，应了一声跟着吴林几人跑了出去。夕阳的余光照射在两个可怜的孩子身上。吴若婷哽咽着，抬起乌黑的小脸，冲着李云龙说道："龙哥哥，是我不好，要不是我你也不会被他们打的。"伸出黑黑的小手轻轻的抚摩着李云龙乌黑的眼圈，娇声问道："龙哥哥，你疼吗？"

李云龙用袖子轻轻的擦着吴若婷脸上的泪水，微笑着说道："若婷妹妹，我没事情的！"说着疼的裂了一下嘴。吴若婷又哭了起来，李云龙说道："若婷妹妹，别哭了。想要不被人欺负，只有你比他们还要

强，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若婷妹妹咱们拉钩好不好，以后咱们都要苦练武功，等咱们长大了再也不让他们欺负咱们，咱们一起报今日之仇。”

吴若婷仰起小脸，稚气但是坚定的说道：“龙哥哥我听你的，以后无论怎么样我也不再哭了，我一定会苦练武功，将来咱们一起报仇。”吴若婷看到李云龙嘴角还流着血，想帮李云龙擦，但是看到衣服上都是土。低都想了一下，小脸红红的，解开衣服扣子，把里面的肚兜拽了出来，细心的为李云龙擦去了嘴角的血水。

吴若婷擦净之后，抬头看到李云龙满脸通红的看着他，吴若婷脸也一红，稚气的说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嫁给龙哥哥做天哥哥的妻子。”李云龙傻傻的没有说话，吴若婷泪水又流了下来哭腔的说道：“龙哥哥，不要我吗？”

云龙说道：“傻丫头，不是说好了不哭了吗？怎么又哭了！哥哥答应你长大了一定娶你。”吴若婷这才转忧为喜，嘟起小嘴在李云龙脸上轻吻了一下。后来秦王府的人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由于李襄樊不喜李云龙的原因，对于此事没有多管，而李云龙的母亲有心想管，但是她到秦王府不到十年，其中又有李云龙的关系他在王府的地位不如那些李家旁支，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也无能为力。

李云龙慢慢的收回思绪，听到吴若婷如自语一样，轻轻的说道：“自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的刻苦的练武希望可以实现我们的约定。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就会拿出这个肚兜看，因为这上面有他的血，也记载着我们的诺言。它就是我最最重要的东西，甚至超过我的生命。”说着轻轻的抚摩着肚兜上的血迹。

李云龙听到吴若婷的话，不禁自责，没想到吴若婷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着当年的话，而自己已经淡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吴若婷那么疯狂痴迷的练武，只是为了当年的约定，那个自己已经快要忘记的约定。

李云龙感动的看着吴若婷，真想马上对她表露身份，但是，现在说出来好吗？她会相信吗？吴若婷如梦呓般继续说道：“我好恨自己啊！由于他不能练武的原因会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我却不能在他的身边保护他，但是最近去想去找他，他既然已经不在王府了，虽然听说他在最近的时间内在江湖上很有名，但是我还是有些不相信，虽然

我喜欢他能够练武，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说着吴若婷轻轻的抽涕着。

李云龙也不禁浪淘汹涌，仰头轻叹，以前这个李云龙想不到会留下这么多好处，一个个如花娇娃把一颗纯洁的芳心交给他，可是他能给她们什么呢？除了令她们伤心和牵挂，其他的什么也不曾给她们。

不过现在既然自己来到这个世上，那就自己来好好的对他们吧！李云龙啊！李云龙！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女人的。李云龙轻声说道：“傻丫头，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哭了吗？怎么又哭了！”

吴若婷娇躯突然一震，转过头来，用那双抱含泪水的美目紧紧的盯着他，声音颤抖的说道：“你说什么？”李云龙上前两步，轻轻的扶住少女的双肩，双眼紧紧的盯着少女有些失神的双目，轻声说道：“若婷妹妹，你不是说过，等你长大要嫁给哥哥吗？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什么时候兑现啊！”

吴若婷突然推开李云龙，不可置信的看着李云龙，说道：“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的。”李云龙微微一笑，伸手把脸上的面具拿了下来，柔声说道：“傻丫头，除了哥哥我还能是谁呢？”

吴若婷呆呆的看着李云龙，半晌，吴若婷伸出因为激动有些颤抖的双手，轻轻的抚摩着李云龙的脸，轻声说道：“真的是你吗？龙哥哥，是不是你怪我，见了面也不肯与我相认啊！”李云龙轻轻的搂着吴若婷，说道：“若婷妹妹，你不要多心了，哥哥从来没有怪过你，也没有资格来怪你，是我欠你太多，要说责怪，应该是若婷妹妹来怪我。因为哥哥已经没有能力你一颗完整的心了！”

吴若婷抬头，温柔的说道：“龙哥哥，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只要哥哥还要我，我就永远不会离开哥哥的！”李云龙与吴若婷四目相对，浓浓的深情在目光中传递，两个人都痴迷了。

李云龙的双唇慢慢的向吴若婷吻去，吴若婷轻轻的闭上双眼，红唇轻轻的颤抖着，有些紧张又有些期待，四片嘴唇紧紧的贴在一起，两个人紧紧的拥在一起，仿佛世间只剩下彼此，许久紧贴的嘴唇慢慢分开，吴若婷轻轻的喘息着，眼睛迷离的看着李云龙，片片红霞爬上了吴若婷有些苍白的脸颊，娇躯柔软的*在李云龙怀中。

李云龙看着吴若婷动情含羞的神态，情不自禁的说道：“若婷妹妹，你好美啊！”吴若婷听到情郎的话，一阵阵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

双手紧紧抱着李云龙的虎腰，轻声说道：“龙哥哥，幸福来的太快了，也太突然了。不是在做梦吧！即使再做梦，我希望永远不要从梦中醒来。”

李云龙轻笑着，双手抚摩着吴若婷圆润的香臀说道：“傻丫头，怎么会是梦呢！梦中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手感呢？”吴若婷娇痴的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龙哥哥，你变坏了！”李云龙说道：“那是不是哥哥变坏了，若婷就不喜欢哥哥了？”

吴若婷把头紧紧的*在李云龙的胸口上，说道：“无论哥哥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会离开哥哥的。因为哥哥你就是我的天。”李云龙轻轻一叹，说道：“如果哥哥是个沾花惹草的淫贼呢？如果哥哥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狂魔呢？如果哥哥是个武林公敌呢？你会怎么办呢？”

吴若婷坚定说道：“如果哥哥是个淫贼，那我就是愿意自动献身给你这个淫贼的淫娃；如果哥哥的双手沾满鲜血，我的双手也不会是洁白无暇；如果哥哥是武林公敌，那么武林公敌也不会只有哥哥一个人，我会永远和哥哥站在一起，再也不会让哥哥独自一人面对一切，如果注定哥哥是千古骂名，那让我替哥哥分担。”

李云龙紧紧的抱着吴若婷，说道：“我何德何能，能让你这样对我！”吴若婷轻轻说道：“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痛苦就是我痛苦，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的生命本来就属于哥哥。”

两人紧紧相拥，默默无言，言语这时已经是多余的。许久，吴若婷轻声说道：“龙哥哥，你这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扳成邪魔刀许厉啊！”李云龙凑到吴若婷的耳边，轻轻的诉说着，吴若婷轻轻的皱眉，说道：“这件事情，太危险了，十八楼不是那么好惹的，既然哥哥执意要去，那我也要陪哥哥一起去！”

李云龙轻轻的摇头，说道：“若婷你不能去，这件事不是人多就能解决的！”吴若婷娇声嗔道：“人家担心你吗！我不在你身边我会担心死的，我一定要去，你是不是不想带我在身边啊！”

李云龙轻轻拍了吴若婷娇臀一下，道：“不许胡说，我怎么会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呢？只不过还有别的事情要你办，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吴若婷问道：“什么事情啊？”李云龙又凑到吴若婷耳边，耳语半晌。

吴若婷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说道：“这件事情属实吗？这可怎么办啊！”李云龙说道：“我现在也不能十分肯定，所以想让你去帮我查清楚，等我这边把事情办完，会去找你的！”吴若婷沉吟片刻，说道：“好，既然哥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查，那我一定会查的水落石出的，哥哥放心！”

说着吴若婷轻轻垫起脚尖，在李云龙唇上轻轻一吻，又道：“那哥哥多多保重，我即刻动身！”李云龙不禁心中暗暗赞叹，吴若婷毕竟不是普通女子，做事干净利索，该放下儿女私情的时候，能拿的起放的下，吴若婷这个名字，今后一定会扬名武林的。

吴若婷走到窗边，转身深情的看着李云龙，说道：“哥哥，你不会认为我太薄情吧！”李云龙温柔的看着吴若婷，轻轻的摇摇头，道：“你要多加小心，不要让我担心！”吴若婷冲李云龙娇媚一笑道：“那哥哥要快点来找我啊！”说着从窗户飞身窜出。

李云龙呆立片刻，把面具带上，转身从房中走出，看到暗月，暗星，唐芩儿都撅这嘴爬在桌子上发呆，霍飞扬若有所思的坐在一旁自斟自饮李云龙微微一笑，轻轻咳嗽两声，几人才如梦方醒。

几人看到只有李云龙一人出来，唐芩儿不禁惊讶的问道：“若婷姐姐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李云龙佯装苦恼的样子，说道：“吴若婷已经心有所属，我们已经讲明，所以她已经走了。”

唐芩儿好象有些高兴的说道：“啊！是吗！哈哈你这个大色狼这次没有得手吧！若婷姐姐的心上人是谁啊？”李云龙看到暗月几人也很感兴趣的看着他，向暗月眨眨眼笑着说道：“是李云龙。”

唐芩儿好象有些不忿的说道：“李云龙是那棵葱啊！难道会比表哥还好吗？”暗月和暗星无奈的摇摇头，相视一笑霍飞扬接口说道：“许老弟，你这情也谈完了爱也说过了。是不是咱们快点动身啊！刚才我接到消息，不快点怕来不及了。”

李云龙问道：“霍兄，收到什么消息了？”霍飞扬道：“兄弟，你也知道在蜀中武林各派，白道以唐门和娥眉、天月派为首，而黑道以苗疆五毒教为首，这么多年两方因为势均力敌虽然也互有争斗，但是也没有大规模的撕杀，但是这次十八楼的介入，已经打乱了蜀中的势均之势，我收到消息以五毒为首的黑道已经集结，已经蠢蠢欲动，蜀中的白道也已经向唐门集中，这次事情已经不只是唐门的事了，已经演

变成蜀中黑白两道的争斗了，加上十八楼的介入，蜀中白道的情况十分不妙啊！”

李云龙心头一动，暗想道：难道这才是爷爷的目的吗？挑起蜀中黑白两道的争斗，唐门的利益何在，隐门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李云龙点头道：“马上动身！”

这一日，几人终于进入四川地界。连续几日的急急赶路，几人都有些人困马伐，唐芩儿叫苦道：“表哥，这些天总是这么赶路，连澡都没的洗，身上难受死了，现在已经快要到成都了，该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我们也好洗个澡。”

暗月打趣道：“主要是你没机会和你表哥亲热，心中不高兴吧！”唐芩儿脸一红，小嘴一撇道：“谁稀罕和他亲热啊！我看是暗月姐姐你吧！晚上睡觉都一直喊‘公子，轻点’，不知道做什么梦呢！”

暗月不禁绣脸通红，娇声说道：“好你个臭丫头，姐姐那么疼你，你现在这么说姐姐我，我什么时候晚上说梦话了，明明是暗星说的吗？”暗星轻“啐”一声，两片红云已经爬上了洁白的脸颊，尴尬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云龙“哈哈”一笑，把暗星抱到自己的马上，说道：“看来就只有星儿想我啊！”说着，低头含住了暗星的樱桃小口，暗星也放弃了矜持和情郎口舌交缠着。唐芩儿轻轻“哼”了一声，说道：“就知道表哥最疼暗星姐姐，偏心。”

李云龙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了暗星那柔软湿润的小嘴，冲唐芩儿嘻嘻一笑，道：“芩儿，你又不稀罕和我亲热，我只好找暗星啦！”这时霍飞扬实在忍不住了，说道：“你们几个别在这里打情骂翘了，注意点这里还有个大活人呢！当我不存在啊！”

暗月冲霍飞扬娇媚一笑，虽然霍飞扬已经和暗月几人接触了好久了，但是仍然禁不住一愣神，心中惊叹道：真是尤物啊！暗月戏谑的说道：“我们就没把你当个人！”霍飞扬无可奈何看着暗月，只好对李云龙说道：“许老弟，你也不管管你这几个媳妇，太不象话了！”

几女听到霍飞扬说自己是李云龙的媳妇，都羞涩的低着头，用眼睛偷偷的瞟李云龙。李云龙脸露难色的说道：“霍兄啊！你看我也倍受压迫，我不被她们管就不错了。”

几女听到李云龙这话，都抬起头，对李云龙怒目而视。李云龙连忙又道：“再说了，我认为暗月说的话，从理论上来说，没什么错误啊！”霍飞扬听到这话，差点从马上翻下去，无奈的摇摇头道：“毕竟是夫妻啊！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外人吃亏。”

李云龙看到霍飞扬，在一边闷闷不乐的怄气，笑着说道：“怎么霍兄生气了，气量也太小了，跟个女人是的！”霍飞扬翻翻小眼说道：“许老弟，你也欺人太甚了吧！我说话不对，我不说话了，还是我不对！你说让我怎么着！”

李云龙冲霍飞扬眨眨眼道：“算小弟错了好不好，一会小弟请霍兄喝酒赔罪好不好！”霍飞扬一听有酒喝，说道：“我可要喝好酒，差的我可不喝！”李云龙微笑道：“霍兄放心吧！”

之后李云龙皱皱眉，脸色一肃道：“霍兄，我总觉得唐门这见事情，疑点颇多。”几女听到这话，也已经停止了打闹，霍飞扬说道：“老弟，此话怎讲？”李云龙道：“我作为杀手，对杀手规矩是很清楚的，杀手为了完成任务是不择手段的，而杀手最喜欢办法就是暗杀，可是十八楼这次却闹的满城风雨，几乎整个武林都知道十八楼这次任务的目标是唐门唐灵风，太不合情理了。”

霍飞扬点点头道：“确实有点异常，老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李云龙说道：“目前看来，有两种可能！”霍飞扬问道：“哪两种可能呢？”

李云龙笑了一下道：“第一种可能，十八楼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唐灵风，而是另有其人，放出这个消息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瞒天过海。”霍飞扬皱眉道：“那为什么会选中唐门主呢？”

李云龙看了霍飞扬一眼，道：“也许选中我舅父，是为了把正主引出来呢！比如我，如果不是有人对我舅父不利，想找到我不太容易吧！”霍飞扬“呵呵”一笑道：“那老弟可要小心了！那第二种可能呢？”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第二种可能就是，有人故意放出消息，目的就是扰乱蜀中武林的秩序。”霍飞扬脸色阴沉道：“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蜀中武林可要天下打乱了。”李云龙说道：“霍兄，既然蜀中白道情况岌岌可危，为什么不发武林帖，请别的门派来蜀中相助。”

霍飞扬摇头苦笑道：“大家各有各的利益，如果不发武林帖，别的门派也不好直接介入蜀中武林，但是如果请别的门派进蜀，请神容易

送神难啊！所以不到最后关头，不会有人发武林帖的。”

暗月传音道：“公子，放出消息的人很可能是门主，你为什么和霍飞扬言明啊！”李云龙给暗月传音道：“霍飞扬并不是傻子，就算我不说他也会对这件事情有所怀疑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说明呢！至少现在他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既然有人想让蜀中武林乱起来，那我们就让它更乱，因为越乱对我们来说会更安全的，让他们互相猜忌去吧！”

暗月笑着传音道：“公子你很奸啊！”李云龙回道：“我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而已。”突然，前方树林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李云龙几人对看了一下，向前方策马冲去。几人来到近前，看到一伙大汉，正在围攻几个女子，这些人看到李云龙几人过来，不禁一愣，停止了打斗。

第五百四十章

李云龙笑道："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冲突了！"这时那几个女子已经看到霍飞扬，有一个身材娇小，面目清秀的女子上前娇声说道："霍大哥，你来的正好，我们快要顶不住了。"唐芩儿已经一声欢呼，飞身来到另外几女那里。

李云龙看到那女子面含羞涩的看着霍飞扬，不禁打趣道："霍兄，这位是谁啊！"霍飞扬尴尬的一笑，下马说道："这个是娥眉四秀第二位胡菲，是我的未婚妻。"唐芩儿带着其他四秀来到，李云龙几人身前，指着一个身材丰满，样貌端庄的女子道："表哥，这个是我大嫂，娥眉四秀第一位，秦云凤。"

接着又指着，一个身材高挑，俊秀的女子道："这个是我未来二嫂，陈虹，你可不要打他们两个的注意哦，大色狼。"李云龙哭笑不得，恨恨的瞪了唐芩儿一眼，不过心想你叫我不打我就不打了？我偏打，而且大小通吃，看你怎么样。

看到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眨着美丽的大眼睛好奇的看着自己，清秀可人，知道这个就是娥眉四秀最后一个，宫月蕙。唐芩儿看到李云龙盯着宫月蕙，轻声"哼"了一下，道："大色狼，有这么盯着女孩子看的吗？这个是我的好友宫月蕙，有兴趣吗？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啊！"

宫月蕙脸微微一红，轻轻掐了唐芩儿一下，之后二女就打闹起来。莫泗看到来的几人和娥眉四秀打闹说笑，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到眼里，喝道："娥眉四秀别以为霍飞扬和唐芩儿来了，就能帮你们，凭他们两个我还不放到眼中。"

李云龙一皱眉道："是哪条狗在这里狂吠啊，是不是欠揍了！"莫泗狗眼一瞪，喝道："你又是那棵葱啊！敢在我们流云堡面前放肆。来让老子教训一下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子。"李云龙撇了一下嘴，就想出手，暗星说道："公子，这几个还不值你动手，让我来吧！"

李云龙轻轻的捏了一下暗星的脸蛋道："那星儿你要小心啊！"暗星点点头，扯出宝剑向莫泗走去，说道："教训你，还不用我们公子出手，让我来收拾你。"莫泗怪笑一声，道："你们公子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怎么样小美人，以后跟着大爷，大爷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暗星眼中杀机一现，娇喝一声：“找死。”说着，一剑向莫泗，眉心刺去，这一剑如闪电一样，飞快的刺去，莫泗没想到这个女子的剑会这么快，手忙脚乱的闪开。莫泗由于轻敌，已经先机尽失，而暗星的剑法，是李云龙的爷爷教给她的流光剑法，首重在快，一但占据先机，对手很难反败为胜。

李云龙这时，已经肯定暗星不出五招，必然获胜，果然在暗星第四招，银河倒泻，暗星一剑自下而上，把血屠莫泗劈成两半，莫泗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就死与非命。暗星回头，对李云龙道：“公子，那些人怎么办！”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留下无用，送他们下地狱吧！”暗星微微点头，向流云堡众人飞去，只看剑光连闪，流云堡二十来人，全都挺尸当场。暗星在敌人尸体上抹了抹剑上的血迹，反身向李云龙众人走来，冲李云龙微微一笑。

娥眉几人都不禁皱眉，太狠了，一个也不留，尤其是当暗星杀完那么多人之后，面不改色，好象这些人不是她杀的一样，她那一笑更是令娥眉几人心惊，那灿烂美丽的笑容，就象美丽的罂粟花一样，令人痴迷。

李云龙知道，在暗星的心中，其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李云龙三个字，自己任何话，对她来说都不容违背。李云龙轻轻的握住暗星的纤手，感觉到暗星的手在轻轻颤抖，手上沾满了汗水。

暗星的美目向李云龙看来，本来冰冷的双眸中露出一丝不忍的眼神李云龙心中一痛，想到暗星虽然外表冰冷，可是内心却很善良柔弱，说道：“星儿难为你了。”暗星轻轻的摇头道：“公子，为你做事是我心甘情愿的。”

双目满含柔情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本来还想说什么，可是旁边的树林传来爽朗的笑声，一个身材丰满高挑的女人从树林中缓缓走出来，飞身落到李云龙身边，娇声说道：“真是郎情妾意啊！不过不是我说您啊公子爷，您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吧！象这种屠杀的任务，以前都是我来的啊，就算我不在你也应该交个暗月去办吗！你怎么能交个暗星去办呢！暗月比暗星要冷血的多。”

暗月小嘴一撇道："暗日，你这话可不对了，象我这么温柔的女人怎么会冷血呢！"暗日微微一笑，冲李云龙说道："公子，你们走的也太慢了吧！我饶了那么一大圈还是比你早到一步啊！"

李云龙说道："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暗日揶揄的看了看唐芩儿说道："什么事情耽搁了啊？是公子又去骗哪个小妹妹了吧！"唐芩儿看到暗日满含笑意的看着她，脸一红，轻轻的拽了一下暗月，小声说道："暗月姐姐，那个姐姐是谁啊？"

暗月说道："她和我们一样，也是公子的手下，叫暗日。"李云龙说道："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再不赶紧赶路城门关闭之前，就进不了城了，赶紧走吧！你说呢霍兄？"霍飞扬正和娥眉四秀说话，听到李云龙这话，连忙说道："是啊！前面的路还不近呢！再不赶紧走恐怕真进不了城了！"

暗日抱着李云龙的手臂，摇晃着说道："公子啊！日儿好象你啊！你想不想我啊！我要和公子同乘一匹马！"说着跃上了马背。霍飞扬带着娥眉四秀率先策马驰去，暗日向暗月一使眼色，暗月和暗星带着唐芩儿也与李云龙和暗日二人拉开距离。

李云龙跳上马背的揽着暗日细腰，凑到暗日晶莹的小耳旁，说道："有什么事情要报告啊？"暗日在李云龙的大腿上掐了一下道："难道没事我就不能和公子同乘一匹马吗？"李云龙坏笑道："那这么说是日儿想我了啊！"

说着一只手，攀爬上了暗日那丰满圆润的玉峰，轻轻的揉搓起来。暗日浑身一颤，久未经云雨的身体，本就十分敏感，经过李云龙的挑逗，暗日浑身发热，春潮涌了出来，暗日赶紧求饶道："公子，现在不要逗日儿了好吗？日儿现在好难受啊！晚上公子想怎么样都行！"

李云龙凑到暗日耳边，轻轻的含住了暗日的耳陲，暗日感觉到一阵阵的快感袭身而来。李云龙说道："一月不见，日儿身体又丰满了好多啊！"暗日抓住李云龙逞欲的魔手，娇嗔的瞪了李云龙一眼，说道："哼，你还好意思说，一走就是一个月，你还真忍心丢下我们，下次你再这样小心我去给你找顶绿帽子戴。"

说着*在李云龙的怀里，幽幽的说道："你可知道我想你想的都快疯了，前几天见到你，我真是欣喜万分啊，可是门主真讨厌，让我假

扮血魔先回隐门，引开别人的视线。我一回到隐门就马不停蹄的赶来和你们会合，可是你倒好一路上游山玩水，还到处勾引美女。”

李云龙在暗日的脸上轻轻的吻了一下道：“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过着悠闲逍遥的日子，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很多事需要去办啊！日儿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啊！”暗日脸上浮上忧色，道：“都不是太好的消息！”

李云龙微微一鄂，连忙说道：“什么消息啊？”暗日说道：“上次你传信回隐门要求查的事，门主已经派人调查过了，确有可疑！而且目的很不单纯，有人在背后指使！”李云龙沉吟一下道：“还有什么消息？”

暗日略带醋意的说道：“齐灵心前几天传消息到隐门，说她父亲要强迫她嫁给太极门掌门浮云真人的侄子玉面飞龙董浩南！”李云龙一惊，连忙说道：“那怎么办，她还说什么？”暗日不满的白了李云龙一眼，道：“你的小情人不肯，最后她提出三个月后，在关中盟摆擂比武招亲，谁武功高她就嫁给谁，这才暂时把事情拖延了下来。齐灵心要求你到时候一定要取胜，如果你不能取胜，那么她就将和公子你阴阳永搁了。所以门主让我告诉你，要尽快解决这里的事情，赶往关中盟。”

李云龙皱眉道：“玉面飞龙位列武林四公子之首，武功也不可小觑，再说这边的事情不太好解决啊！”暗日说道：“现在蜀中的形势有些失控，太极门也派人也会介入，门主让我告诉你，尽力而为，不要勉强。如果实在控制不了，门主希望你要全身而退！”

李云龙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又是一阵急弛，李云龙抬头看到，霍飞扬和暗月众人都在前面停了下了，不知道在干什么，连忙打马向前奔去李云龙来到暗月身边说道：“暗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暗月象前努嘴道：“那些官差说，成都府衙下令，今天成都城门要提前关闭，闲杂人员不允许入内。让咱们先到，川香镇休息，明天一早才能入城。”李云龙点了点头，对霍飞扬说道：“霍兄，那川香镇远吗？咱们是不是先到那里休息一夜明早动身啊！”

霍飞扬说道：“远到是不远，但是川香镇离五毒教的分舵很近，我怕我们过去会有危险。”李云龙“哈哈”一笑道：“难道霍兄还怕了五毒

教不成？更何况只是一个分舵，今天进不了成都城，也只能去川香镇了，大家小心一些就好了！”

霍飞扬点头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些，五毒教的毒可是防不胜防啊！”唐芩儿撇嘴道：“霍大哥，你也太看的起五毒教了吧！说到用毒我们唐门也不是吃闲饭的！你真是越来越胆小了！”

霍飞扬赔笑道：“是我糊涂，怎么忘记了唐门的毒也是天下闻名的！”李云龙笑着，捏了捏唐芩儿的小脸蛋，说道：“那我们大家，可都*唐女侠了啊！”唐芩儿看到娥眉四秀都笑嘻嘻的看着自己，秀脸一红，娇羞的白了李云龙一眼，但是掩饰不住眼中丝丝的笑意和得意。

几人终于在天黑之前来到了川香镇，找到一家名为冯记老店的客栈住下，几人刚安顿好。唐芩儿便拉着李云龙几人，要求出去吃饭和逛夜市，李云龙本不想出去招摇，因为唐芩儿几女都是绝色，带着这么多美女上街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经不住唐芩儿的死缠烂打，而且暗月和娥眉四秀几人也颇为意动，所以李云龙和霍飞扬只好带着跟着几女出来。

唐芩儿对川香镇颇为熟悉，不一会带着李云龙几人，来到川香酒楼，唐芩儿说道：“这川香酒楼在成都一带远近闻名，这里的菜色品种繁多，而且味道鲜美。我已经好久没有品尝了。”说着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李云龙看到唐芩儿口水都快流出来的样子，不禁调笑道：“我怎么看芩儿象只小谗猫一样！”其他的人看到唐芩儿可爱的表情也都笑了起来，唐芩儿被大家笑得不好意思，恨恨的瞪了李云龙一眼，说道：“今天的饭钱你来出！”说着就当先冲进了饭店。

这时李云龙看到街边有人，鬼鬼祟祟的盯了李云龙几人一会，转身离开。李云龙和霍飞扬对视一眼，都不禁摇了摇头，知道麻烦来了，之后几人跟着唐芩儿进入大堂。

李云龙与霍飞扬走进饭堂，看到几女已经围坐在桌前，唐芩儿看到李云龙进来，跳起来跑身边，抱着李云龙一只胳膊，撇着小嘴，皱着瑶鼻，说道：“怎么这么慢啊！是不是怕掏钱不敢进来了！小气鬼！”

李云龙轻轻的刮了唐芩儿小巧可爱的小鼻子，宠溺的说道：“小丫头，别说就这么一顿饭了！就算你要我把这家酒楼买给你，我也不会皱眉的！”唐芩儿看到李云龙温柔的笑容，听到李云龙宠溺的话语，洁白如玉的脸上浮起两片红霞，那灵动的双眸深深的盯着李云龙，仿佛要把心上人的每一个笑容，每一句话语永远的铭刻在心中。

李云龙看到唐芩儿看着自己发呆，伸手在唐芩儿面前晃了晃，说道：“芩儿怎么了？”唐芩儿这才回过神来，脸上浮起幸福灿烂的笑容，紧紧的抱住李云龙的胳膊，娇躯毫无顾及的紧紧的贴在李云龙身上，小嘴凑到李云龙耳边，轻声说道：“表哥，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感觉，我决定我不再为别人而活，我要永远享受这种幸福……无论你是谁！”

唐芩儿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个字李云龙已经听不到了。李云龙问道：“你最后一句的是说什么？”唐芩儿眼中闪过狡黠的笑意，嘟是娇嫩的红唇在李云龙脸上印了一下，娇声不依的说道：“谁让你不仔细听呢！本姑娘才不会说第二遍呢！”

李云龙无奈的摇摇头，以为唐芩儿不好意思说，还想继续逗逗唐芩儿，但是已经落座的霍飞扬打断道：“两位别在那里说甜言蜜语了，说的再多也当不了饭吃。”其他几女，听到霍飞扬的话，都白了霍飞扬一眼，怪他不识情趣，霍飞扬的未婚妻娥眉四秀第二位胡菲，狠狠的掐了霍飞扬一下，说道：“不懂别乱说话！”

疼的霍飞扬呲牙裂嘴，说道：“你要谋杀亲夫啊！”胡菲秀脸一红，看到其他几人都笑嘻嘻的看着自己，恨恨的瞪了霍飞扬一眼，说道：“你再敢胡说，小心我以后不理你了！”李云龙暗笑这样最好，以后只要你理我就好。

霍飞扬听到这话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乖乖的闭上嘴没有敢再说话。本来娇羞异常的唐芩儿看到霍飞扬滑稽的表情，也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其他几女本来在强忍笑意，这时也都娇笑起来，一个个笑的花枝乱颤。酒楼里的其他客人，本来不时向这边瞟来，这是看到众女或妩媚或端庄或含蓄的笑容，一时见都入进了众香之国，都露出神迷的表情。

李云龙笑了半晌，看到饭店里的人表情，不禁摇头，美女的魅力真是了不得啊！霍飞扬被大家笑的尴尬的不知所措，看到李云龙带着

已经笑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唐芩儿落座，不敢对众女发牢骚，把火都发到了李云龙身上，不满的瞪着李云龙。

李云龙看到霍飞扬不满的表情，搁着唐芩儿凑到霍飞扬耳边，说道："霍兄你好象对小弟很不满意啊！哎呀，我好象有一件事情没告诉嫂夫人，看来我一会要和嫂夫人好好聊聊。"霍飞扬疑惑的看着李云龙，不知道他搞什么。

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不知道我把肚兜的事告诉嫂子，嫂子会怎么样！"霍飞扬目瞪口呆的看着李云龙，好不容易才停下来的唐芩儿，听到李云龙这话，又忍不住抱着肚子，扑到李云龙怀里，放声娇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道："表哥别逗我了好吧！我笑的肚子都疼了！"

其他众女，看到李云龙，霍飞扬，唐芩儿的异状，都莫名其妙的看着几人。坐在李云龙另一侧的暗月，轻轻的拉了拉李云龙的衣角，也疑惑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凑到暗月耳边，说了几句。

暗月娇媚的白了李云龙一眼，也不禁扑哧又笑了出来。暗月又告诉了暗星和暗日二人，二也都笑了起来。娥眉四秀更是莫名其妙，胡菲拽着霍飞扬的耳朵，说道："怎么会事告诉我们！"

霍飞扬可怜兮兮看着李云龙，李云龙忍住笑意，看到宫月蕙两只美丽的大眼睛眨呀眨的看着自己，李云龙心中不禁赞叹，宫月蕙的姿色在自己认识的女人中虽然只能算中游，但是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却是自己见过的最美丽的双眼。

宫月蕙看到李云龙呆呆的看着自己，脸一红，低下头去。李云龙看到宫月蕙娇羞可爱的样子，不禁想逗逗这个美丽的少女，对着胡菲说道："嫂子这不能怪霍兄，是小弟唐突了！"胡菲疑惑的看着李云龙，说道："许师兄，此话从何说起。"

李云龙又看了一眼宫月蕙，看到宫月蕙也竖起耳朵仔细的听着，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我和霍兄说，娥眉四秀其他三秀都已经有了意中人，不知道宫月蕙师妹是否有了意中人，如果没有是否能给小弟引见一下。"

暗月几女听到李云龙这话，都白了李云龙一眼。娥眉三秀听到这话，都扑哧一笑，古怪的看着自己的小师妹。宫月蕙本来听到李云龙

的话，心就跳的乱成一团，这时有看到所有人都笑嘻嘻的看着自己，脸更是红成一片，象是红透的苹果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胡菲不禁打趣道："许师兄，我小师妹现在还没有意中人，但是我小师妹这么漂亮，能不能看上许师兄那可就不一定了，我感觉许师兄希望不大。再说，芩儿也不一定会同意的。"宫月蕙听到这话，有些焦急的看了李云龙一眼，一对上李云龙的眼光又低下头去。

唐芩儿说道："我没意见，我和月蕙本来就情同姐妹，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暗月看到宫月蕙娇羞的样子，轻轻的掐了李云龙一下，说道："花花公子！"然后，暗月站起来，把低着头玩弄衣角的宫月蕙拉起来，让宫月蕙坐在李云龙身边。

李云龙凑到宫月蕙耳边，说道："宫师妹，生愚兄的气了？"宫月蕙感觉到李云龙突然贴近，身子不禁一颤，一阵浓厚的男子气息扑鼻而来，宫月蕙双眸中浮起一层水雾，如蚊的小声说道："许师兄，叫我月蕙就行了！"

要不是李云龙身怀绝世武功，估计根本就听不到李云龙伸手，握住了宫月蕙的小手。宫月蕙从来没有和男人这么亲密过，轻轻的挣脱，李云龙知道这时候一定不能放手，所以就紧紧的抓着宫月蕙柔滑细腻的小手。宫月蕙看不能拽出手，就娇羞的低着头，洁白的贝齿轻轻的咬着下唇，任李云龙拉着自己的手。

唐芩儿看到李云龙拉着宫月蕙的手，不禁娇笑道："表哥啊！你又搞地下工作呢，这么快就和月蕙拉上手了啊！"宫月蕙听到这话，更是娇羞难奈，就想挣脱李云龙的手，李云龙哪会让她如意，把二人的手放到桌子上，说道："芩儿你有胡说，我和月蕙光明正大，哪里是搞地下工作。"

宫月蕙看到李云龙霸道的做法，好象认命了一样，也不在挣扎，抬起头娇嗔的白了李云龙一眼，眼中却丝毫没有责怪之意，全是甜蜜和柔情。其他众人都嬉笑着看着二人，娥眉其他三秀也欣慰的看着宫月蕙。

唐芩儿嘟着小嘴说道："表哥喜新厌旧，有了月蕙就不喜欢芩儿了，还说芩儿胡说！"宫月蕙脸上露出惶恐之色，恳求的看着李云龙，希望李云龙安慰唐芩儿。李云龙凑到宫月蕙耳前，说道："芩儿是在借机撒娇，她没有生你的气你放心吧！"

宫月蕙这才如释重负，李云龙看着眼前这个单纯善良的小妹妹，忍不住在宫月蕙的脸上亲了一下。宫月蕙不禁“呀”了一声，如受惊的小白兔一样，轻轻闪开，噘着小嘴，娇羞的看着李云龙，怪他偷吻自己。

李云龙“哈哈”一笑，转头搂着在一边闷闷不乐的唐芩儿，在唐芩儿的脸上亲了一下，唐芩儿嘻嘻一笑，嘟着小嘴又在李云龙脸上亲了一下。李云龙对宫月蕙说道：“看芩儿多大方啊！来亲哥哥这边一下。”

李云龙指着另外一侧的脸说道。宫月蕙红着脸死活也不肯亲。李云龙看宫月蕙不肯，就嘻嘻一笑，趁宫月蕙不注意，又在宫月蕙柔滑的小脸上又亲了一下。

这时门口有人说道：“这为兄弟左拥右抱，众美陪伴真是羡煞旁人啊！”门口站着一个大约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利剑眉，眼如朗星，俊秀挺拔的鼻子，两片通红的嘴唇，嘴角微微上翘，一身天蓝色儒装，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儒雅的气息，他身后站着几个大汉，一看就知道不是庸手。

唐芩儿看到来人，挣脱出李云龙的怀抱，惊喜的站了起来，飞快的扑到来人的怀里。霍飞扬和娥眉四秀也和来人亲密的打着招呼。李云龙有些发呆的看着这一幕，就感觉象是一盆凉水泼到头上。

暗日，暗月，暗星站起身来，垂手站在李云龙身后，冷冷的看着。唐芩儿拉着来人，向李云龙走来，看到李云龙冰冷的看着自己。唐芩儿眼珠微微一转，脸上露出喜色，在那个蓝衣文士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示威的看着李云龙。《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ｓＤｘＳｗ.com》

那人也微微一鄂，但是看到唐芩儿这中表情，也是微微一笑，仔细打量着李云龙。出呼唐芩儿意料的是，李云龙看到这一幕，本来冷竣的脸上，却突然露出一丝笑容。李云龙站起身来，向来人拱手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武林四公子之一，蓝衣鬼手唐公子啊！”

唐傲云眼中也不禁露出欣赏之色，打趣的说道：“表弟你这可折杀为兄我了，我在江湖中这点微名那里有表弟你的名号响亮呢！我还说是谁，能捕获了芩儿和月蕙的芳心呢！原来是表弟你啊！这下我也算放下一状心事，我还怕我这个妹妹太过调皮，没人肯要呢！”

唐芩儿听到唐傲云的话，不禁嘟着小嘴，不满的说道："那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啊！再说了，我有你说的那么差吗！喜欢我人多的是，现在是便宜那个家伙了！"唐傲云轻轻的刮了唐芩儿小巧的鼻子一下，说道："你说的那个家伙，是谁啊？"

唐芩儿玉脸微微一红，白了唐傲云一眼，又狠狠的瞪了李云龙一眼，娇嗔的冲李云龙说道："你傻呼呼的傻笑什么呢！我可没说是你哦！"说完就不理二人，跑到暗月几人面前，唧唧喳喳的不知道说些什么，一边说还一边指着李云龙嬉笑。

李云龙无奈的摇摇头道："二哥，咱们初次见面，小弟可要好好的敬二哥几杯！"唐傲云哈哈一笑道："就算表弟你不提，我也正要和表弟你好好喝几杯呢！一笑来一起喝几杯。"说着和李云龙、霍飞扬二人对饮起来。

霍飞扬问道："傲云，你怎么也跑到这边来了！"唐傲云皱眉道："这些天五毒教和流云堡的人在成都活动频繁，并且与成都官府交往密切，今天成都官府又突然下令提前关城门，把来唐门帮忙的朋友都引到了这里。我父亲怕五毒方面有什么诡计，会对蜀中白道的朋友们不利，所以派我和大哥带人到这里接应。"

李云龙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却感觉到事情不妙这时酒店门口一阵大乱，几个人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唐傲云看到当前进来的那人，心里一惊。带头进来的那人已经看到了唐傲云，面露喜色，说道："老二，五毒教和流云堡暗算我们，形意门的朋友也都受伤了。"

李云龙打量着来人，人高马大，膀大腰圆，黝黑的脸旁，厚实的嘴唇，一看就是豪爽之人。李云龙心中不禁暗叹，唐家其他几个子女，都长的俊美无比，但是这个老大唐傲风的长相也差别也太大了。

唐芩儿几人也都围拢过来，唐傲风看到李云龙面生，就冲唐傲云问道："这位朋友是谁啊？也不给大哥介绍一下。"唐傲云微微一笑，又别有用意的看了唐芩儿一眼，说道："这位就是父亲经常给咱们提起的表弟许厉，不过呢估计过不了多久咱们就要亲上加亲了，是不是啊芩儿！"

唐芩儿红着脸白了唐傲云一眼，摇着陈虹的胳膊说道："二嫂，你看看二哥越来越不正经了，你可要好好管管他了！"陈虹秀脸一红，轻叱道："死丫头，胡说什么啊！什么二嫂二嫂的，我可还没决定要嫁给

他呢！再说二哥也没说错什么啊！难道你不想亲上加亲吗？”陈虹说着，笑嘻嘻的看着唐芩儿，其他众女也都哄笑起来。

这样最好，想不到还是一个处，李云龙心中暗笑道，不过在脸上没有必须出来，要不然他们知道现在李云龙和他们称兄道弟，心里在想着怎么把他们的女人弄上手不知道会怎么样。

唐芩儿玉脸通红，娇嗔的噘着小嘴，冲李云龙说道：“都怪你！”李云龙皱眉苦笑道：“芩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可什么也没说啊！”唐芩儿娇嗔不依，还想说什么。这时门口有人说道：“唐傲风我还真要感谢你呢，这下我们可省下不少力气，不用一个一个的找，正好一网打尽。”

一个面色铁青的年轻男子说道。李云龙看了看来人，样貌还算俊秀，可是眼圈发黑，脸色也发青，双眼中露出野兽般噬血的神情，一看便知道此人练有邪门毒功。他身后还进来了十七、八人看就知道全是高手。

李云龙一皱眉，向唐傲云看去，看到唐傲云和霍飞扬也向自己看来，都知道今天晚上会有场恶战。唐傲云微微一笑对那些人说道：“五毒教和流云堡的朋友这么热情啊！我们刚到这里，你们就摆出这么大的阵势迎接我们，五毒教九大圣使，流云八卫，再加上五毒教六大护法之一的火蝎苏青冉苏老前辈，真是令我们这些晚辈受宠若惊啊！”

李云龙知道唐傲云这是提醒自己这些人的身份，虽然知道这些人身手不凡，但是听到这些人的身份，李云龙心中也不禁一震。唐傲风和形意门的人，几乎都已经挂彩，估计不能再战。娥眉四秀武功看来并不太高，和四人之力站血屠莫泗只能维持平手，而血屠莫泗身份在流云堡和流云八卫相当，以暗日三人之力，也就只能控制住流云八卫中的六人，更何况还有五毒九大圣使和火蝎苏青冉。

李云龙还正在盘算，那个面色铁青的人说道：“唐傲云今天这里就是你们葬身之所，我青面狼薛平道要见识一下蓝衣鬼手有多高的道行。”薛平旁边一个面容猥琐的人说道：“薛老四这几个小妞挺水灵的可要留下给我卫忪啊！”说这嘿嘿的淫笑起来，此人正是五毒九圣使中的老二绵蛇卫忪此人心恨手辣，贪花好色。

卫忪旁边一个穿着露骨，满面眉态的女子，一边向李云龙和唐傲云几人抛媚眼一边，说道：“你个淫蛇。”说话的是五毒九使的老八妖

狐柳魅。唐傲风一皱眉，喝道：“少废话，想打我唐某人奉陪。”说着不顾伤势，提起手中的亮银枪向卫忪刺去，妖狐娇笑一声和卫忪一起缠住了唐傲风。

唐傲云怕兄长发生意外，刚要冲上去帮忙，青面狼薛平说道：“唐老二别着急，薛四爷来照顾你。”说着和唐傲云战在一处李云龙在旁边看着，不禁暗暗点头，唐家两兄弟武功的确不凡。

唐傲风带伤仍能战平五毒九圣使中的两名。而唐傲云的武功比其兄长更为高明，就在这个时霍飞扬与娥眉四秀也加入了战团。霍飞扬独战五毒教两个圣使，霍飞扬凭借着卓越的轻功勉强能维持不败。

娥眉四秀和四人之力使用娥眉四象剑阵，勉强缠住流云二卫，仍然险象环生，岌岌可危。唐傲云这时已经一人独战五毒四名圣使，已经是汗流浃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败下来。李云龙吩咐暗日三人，上前和流云堡其他六大护卫动手。

这时李云龙这方面除了李云龙之外，只剩下形意门的众人，形意门的人好象是中了化功散，一个个瘫软在地上。李云龙心中暗呼不好，五毒教现在还剩下九大圣使中的，鬼面蜈蚣方越加上火蝎苏青冉。

李云龙把邪刀抗在肩头，眼中精光连闪，一股庞大的邪气溢出，紧紧的锁住火蝎苏青冉和鬼面蜈蚣方越。火蝎苏青冉微微一鄂，没想到李云龙的武功强到如此程度，接着微微一笑，一阵火暴辛辣的真气向李云龙涌来，伴随着真气一股腐臭之味扑面而来。

李云龙心中暗凛，没想到火蝎的武功竟然比天魔宫副宫主阴冷鹤的武功只高不低，看来天榜的前二十大高手的排名并不确凿。而鬼面蜈蚣在李云龙的气势下已经脸色微变，脸上已经冒汗。

李云龙知道自己必须速战速决，如果耽搁时间过长，恐怕其他几人就要危险了。李云龙拿定注意，大喝一声，邪刀一挥，使出了邪刀刀谱中最凌厉的焚天三式中的最后一招，破天一击向火蝎苏青冉劈了过去。

李云龙这一刀快如闪电一样，向苏青冉劈了过去，火蝎苏青冉脸色不禁一变，没想到这一到威力会如此之大，一改之前对李云龙的轻视。刀痕如一道绚烂的彩虹划过夜空，向火蝎苏青冉扑了过去，仿佛空气也被这威力无匹的刀痕划开了一道裂缝，苏青冉感觉呼吸困难，

脑子也有些如撕裂一般疼痛，伴随刀势一阵诡异的哭声响彻整个川香镇，在打斗中的其他人的动作也不禁微微一缓。

苏青冉连忙收敛心神，他知道伴随着刀势的声音有迷乱心神的作用，他这时也知道了对面的年轻人的身份，苏青冉真气布满全身，丝毫不敢大意，双目紧紧的盯着劈来的这一到，当李云龙这一刀气势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双手一举，两把蝎尾钩交叉着，向李云龙的刀背挂去。

李云龙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这苏青冉的武功绝对不会比阴冷鹤低，不知道五毒教其他几大护法的武功如何，如果都象苏青冉功夫和见识这么高，那么五毒教的实力实在是惊人啊！邪刀刀法虽然不是武林中绝顶武学，但是确有独到之处，邪刀刀法最注重的就是气势，加上当真气注入刀身的时候，会发出摄人心魄的哭声，武林中一般的高手一招都接不下就会魂归黄泉，而邪魔刀中焚天三式中的最后一招破天一击更是把邪刀中的精华发挥到急至。

可是苏青冉仅仅是微微一愣，便又稳住了心神，并且快速的找到了这一招的破绽，当这一招的气势达到顶峰的时候，反而是最弱的时候，一般人在交手的时候，就会对这举世无匹的气势所畏惧，选择退避，如果选择退避也就宣告了他命运的结束。

苏青冉正是看出了此中的玄机，举钩和李云龙硬拼这一招，当两人的兵器一接触，发出雷鸣一般的响声，兵器接触的地方火花四溅，紧接着苏青冉的双腿没入坚硬的路面，两人仍在僵持着。

这时鬼面蜈蚣方越，提起七星丧门剑向李云龙刺了过来。李云龙心中叫苦不迭，李云龙本想利用破天一击令火蝎苏青冉回避，然后抓住这个机会先把鬼面蜈蚣方越给解决掉。但是没想到火蝎苏青冉会选择硬拼。

李云龙这时无法撤手，两人的真气紧紧的吸在一起，谁要是先撤手，就会受到两人的真气的反噬。唐芩儿正在一旁为中毒的众人解毒，看到这中情况，不禁一声惊叫，两只纤手一翻，唐门绝学暴雨梨花针分别向火蝎苏青冉和鬼面蜈蚣方越射去。

唐芩儿虽然武功不高，但是暴雨梨花针做为唐门绝学确实不凡，暴雨梨花针专破内加真气，令人防不胜防。鬼面蜈蚣方越正向李云龙冲来，突然感觉一闪，知道有暗器袭来，连忙闪身向后倒退。

火蝎苏青冉本来看到鬼面蜈蚣偷袭李云龙正是暗暗得意，没想到唐芩儿突然出手相助，延误了时机，看着唐芩儿的暗器袭来，苏青冉咬了咬牙，突然身体向后纵去，身体腾空，双脚向李云龙踢来。

李云龙双肘微微下压，护住胸口，苏青冉的双脚踢到李云龙的双肘之上。苏青冉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向后飞了出去，躲过了唐芩儿的暗器。李云龙压住翻腾的气血，一口鲜血压在嗓口，借苏青冉双脚之力，也翻身向后跃去。

李云龙落地正好鬼面蜈蚣还在倒退，李云龙眼中寒光一闪，焚天三式第二式流星飞月向鬼面蜈蚣刺去。鬼面蜈蚣方越感觉到李云龙的刀向自己的后背刺来，连忙一个懒驴打滚，企图用这个不雅的招式保命，李云龙哪里能让他如愿，一刀斜劈过去，就听一声惨厉的叫声响彻夜空，鬼面蜈蚣被李云龙一刀劈为两段。

伴随着鬼面蜈蚣的惨叫，一声痛苦的**响起，李云龙连忙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就看到宫月蕙被砍中右臂，鲜红的血水已经染红了袖子。原来宫月蕙打斗的时候看到李云龙危险，芳心一乱，正是这一走神，没有看到砍过来的刀，被这一刀砍在手臂之上。

李云龙一惊，不知道宫月蕙的情况如何，向宫月蕙飞跃过去。李云龙左手抱住宫月蕙，邪刀向打伤宫月蕙的独眼蟾蜍涂飞砍去。涂飞砍伤宫月蕙正想趁胜追击，把宫月蕙砍死在刀下。没想到李云龙突然出现，在他一愣之下，李云龙一刀把他的头颅砍下。

苏青冉这时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嘴边还带着血丝，要不是他刚才撤招之时，把一部分真气转移到脚下，向李云龙踢去，化去了一部分真气反噬的力量，他早就已经下地狱了。苏青冉大喝一声：“统统住手，都撤回来。”

流云堡和五毒教的众人，撇下自己的对手，纷纷撤回火蝎苏青冉的身边。苏青冉知道在场的众人，除了自己无人是李云龙的对手，而自己已经身受内伤，看李云龙现在的状况好象没有受到伤害。如果继续纠缠下去，估计自己的人都要把命丢在这里，所以火蝎苏青冉让众人撤回。

第五百四十一章

李云龙看到众人除了脱力之外道是没人受伤，也就放心的低头，看宫月蕙的伤势。李云龙撕开宫月蕙的衣袖，看到宫月蕙嫩白的手臂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伤口两边的肉向外翻出，李云龙看了看，放下了心，伤口虽长，但是不太深，没有伤到骨头。

李云龙拿出金创药给宫月蕙处理伤口。宫月蕙因为失学过多，玉脸苍白，双目深情的看着李云龙为自己处理伤口，看到李云龙温柔体贴的神情，宫月蕙失神的的双目中蒙上了一层水气，泪水从眼睛中流出。

李云龙看到宫月蕙哭泣，还以为她是疼的，连忙说道："月蕙，是不是我不小心弄疼你了！我小心点啊！"宫月蕙轻轻摇头道："许大哥是不是我太没用了，连累大家为我担心。"李云龙把宫月蕙搂在怀里，温柔的说道："傻丫头，大家这都是喜欢你才关心你的呀！"

宫月蕙苍白的脸上突然染上两朵红霞，羞涩的低声问道："那大哥你呢！喜欢月蕙吗？"李云龙坏笑一下，面容一整，说道："我不喜欢！"宫月蕙秀脸微变，双目中闪过了失望，心碎的神情，黯然的低下头，说道："我知道大哥不会喜欢我这个小丫头的！"

李云龙凑到宫月蕙的晶莹的耳边，说道："我不喜欢月蕙，我爱月蕙，我要月蕙做我的小妻子。"宫月蕙听到这话，苍白的小脸，一下变的通红，轻瞥了李云龙一眼，轻声说了声"讨厌"。

宫月蕙转头看到手臂上丑陋的伤口，忧虑的对李云龙说道："回不回留下疤啊！要是留下疤大哥你不会嫌弃月蕙吧！"李云龙暗叹一声，恋爱中的女孩子难道都这么喜欢胡思乱想吗?

李云龙轻轻在宫月蕙失去血色的小嘴上啄了一下，说道："无论月蕙变成什么样子，哥哥都喜欢月蕙！"宫月蕙这才转忧为喜，娇羞的白了李云龙一眼，怪李云龙偷吻她。唐芩儿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两人，拍了拍李云龙的肩膀，微带醋意的说道："你们别在这里谈情说爱了，表哥，哪个死蝎子和你说话呢！"

李云龙这才从二人世界里醒转出来，听到火蝎苏青冉正在叫他，李云龙把宫月蕙交给唐芩儿，站起来，对苏青冉说道："苏前辈有何见

教！”苏青冉声音嘶哑的说道：“阁下想必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邪魔刀许厉吧！”

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在下这点微名在江湖中何足挂齿，赫赫有名在下愧不敢当！”苏青冉接口说道：“许厉你为什么插手唐门和五毒教的冲突！”李云龙笑着说道：“你们五毒教的消息好象不是很灵通啊！唐门门主唐灵风是我的舅父，唐门的事就是我的事，何况唐芩儿是我未来的老婆，我怎么能不管呢！”

苏青冉面色铁青的说道：“好许厉，你既然冥顽不灵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次见面大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说着带着五毒教和流云堡的众人转身就走。

李云龙说道：“慢走，不送！”霍飞扬对李云龙说道：“许老弟，现在火蝎苏青冉已经身受内伤，凭现在的实力，咱们有能力打败他们，你怎么不趁胜追击啊！”李云龙苦笑一下，压在嗓口的那口血，脱口而出。

几女都不禁一声惊叫，李云龙虚弱的说道：“你以为我不想一网打尽啊！苏青冉果然厉害，要是让他知道我也受了内伤，咱们今天谁也别想走出川香镇，别说废话，赶紧走，赶回唐门。”

李云龙一行人，上马向镇外飞奔而去。苏青冉一行人从黑暗中闪身出来，苏青冉看着李云龙几人的背影，嘿嘿冷笑几声，说道：“邪魔刀许厉果然也受了内伤，不过他年纪青青就能有这么一身功夫，的确难能可贵，可惜他找错了对手，注定是短命鬼。”

青面狼薛平恭身施礼道：“苏护法，我们是不是马上去追他们呢？”火蝎苏青冉轻笑一声，道：“兄弟们都忙活了大半夜了，该找个地方好好快活一下了，至于许厉他们几人，就不用咱们费心了，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的。”

李云龙一行人，上马之后就快马加鞭向成都城方向奔去。宫月蕙受伤李云龙不放心，就抱着宫月蕙和自己同乘一匹马。宫月蕙虽和李云龙情投意合，但是从来没有和男人这么亲密的接触，不禁心中如小鹿撞撞，俊秀的小脸上布满了红霞，又是羞涩又是依恋的*在李云龙宽阔结实的胸膛之上，两颗如宝石一样明亮的美眸已经布上了一层水雾，如梦幻般美丽迷人。

李云龙搂着佳人的纤腰，一阵阵清新的**体香扑鼻而来，心神也不禁一阵荡漾，低头看到怀中佳人羞涩可爱的样子，忍不住低头含住了宫月蕙晶莹剔透的小耳朵。李云龙就感觉到怀中少女的娇躯微微一振，但是丝毫也没有挣扎任李云龙轻薄。

李云龙知道现在宫月蕙已经完全向自己敞开了心扉，放弃了少女的矜持，李云龙的一双坏手毫不客气的爬上了宫月蕙那两座挺拔的玉峰。李云龙不禁惊叹，没想到宫月蕙身材如此娇小，但是两坐玉峰却如此丰满，李云龙心中暗爽不已。

宫月蕙从未被人侵犯的禁地，突然被心上人，如今如此肆意的揉搓，宫月蕙奇怪自己一丝责怪的感觉都没有，甚至还有一丝甜蜜涌上心头。宫月蕙转头，深情的看着李云龙，看着这个和自己仅仅第一次见面，就擒获了自己沉寂了十六年的芳心的男人，宫月蕙轻启朱唇，说道："哥哥，你会一直对我好吗！"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月蕙，我保证爱你一生一世！"说着，吻住了宫月蕙娇嫩的小嘴，宫月蕙生涩的回应着，伸出娇嫩的香舌，和李云龙的舌头痴缠在一起，两人都深深的迷醉在这深情的湿吻之中唇分。

二人相视片刻，宫月蕙嫣然一笑，把头*在李云龙怀中，李云龙有些奇怪的问道："月蕙，你以前有过喜欢的人。"宫月蕙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你是不是奇怪我怎么会知道接吻的技巧是吗？"

李云龙微微有些尴尬的点点头，说道："你的动作虽然生疏，但是许多技巧你都了解，我有些不明白。"宫月蕙幽幽的说道："我要不是**之身，你还会喜欢我吗？"宫月蕙两只美眸紧张的看着李云龙。

李云龙听到宫月蕙这话，心中一紧，虽然自己不是非**不娶，而且美妇也上了不少，但是听到这话仍然是十分不舒服。宫月蕙看到李云龙沉吟不语，认为李云龙很在意这个问题。宫月蕙低下头，一双美目中充满了泪水，轻轻的抽涕起来。

李云龙爱怜的搂住泫然欲泣的少女。宫月蕙感觉到爱人深情的拥抱，惊喜的抬头看着李云龙。李云龙说道："无论你是否是**，你都是我可爱的月蕙，我的爱人！"宫月蕙欣喜的看着李云龙，在李云龙脸上轻轻一吻，万种风情的看了李云龙一眼，轻轻的掳起袖子，露出如白玉一般的玉臂。

李云龙惊喜的发现宫月蕙手臂上有一个鲜红的红点。“守宫砂。”李云龙一声惊叫。宫月蕙娇羞的掐了李云龙一下，怪李云龙叫声太大。李云龙疑惑的问道：“你既然还有守宫砂，为什么那么问我啊？”

宫月蕙凄然一笑，说道：“这样从我的身世说起……”原来宫月蕙他的父亲冯三是一个地痞，看上了宫月蕙他娘宫玉娘的美色，就***了宫月蕙的娘，并有了身孕。宫月蕙的母亲，是一个软弱善良的女人，由于怀了身孕，就违心的嫁给了冯三，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宫月蕙。

冯三此人不仅好吃懒作，而且吃喝嫖赌样样具全，赌输了就回家对聂玉娘一阵蹂躏。就在宫月蕙十岁的时候，冯三有赌输了，欠了当地地痞老大徐升一大笔钱，而徐升早就垂涎聂玉娘的美色，就向冯三提出要聂玉娘陪他一晚抵债，冯三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答应了徐升的要求。

徐升就在冯三和宫月蕙的面前，淫辱了月蕙的母亲，聂玉娘禁受不住这种侮辱，就咬舌自尽了，这件事对宫月蕙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之后，冯三恶习不改，又用宫月蕙抵债，把宫月蕙卖入青楼。

年少的宫月蕙在青楼中受尽苦难，被教导各种迎合男人的床第之术，由于年少才有幸保住**之身，在月蕙十三岁的时候，宫月蕙逃出青楼后被娥眉掌门当时的若慈师太（柳凝霜的师傅）所救，收入娥眉门墙。

李云龙听到宫月蕙的讲述，对宫月蕙的遭遇万分同情，对宫月蕙也更加怜爱。宫月蕙继续说道：“自从我到了娥眉之后，有不少少年俊杰，加入了追求我的队伍，其中也有人令我有些心动，可是在他们知道我曾经在青楼生活了三年，都如躲鬼魅一样躲着我。”说着宫月蕙又轻轻哭泣起来。

李云龙轻叹一声，说道：“他们躲着你是他们有眼无珠，不过我还真要感谢他们呢！”宫月蕙噘着小嘴，不高兴的问道：“为什么啊？”“要不是他们退出，这么可爱的月蕙怎么会轮到我呢！早就名花有主了！”

“讨厌！”宫月蕙娇嗔一声，头*在李云龙的肩膀上。李云龙紧紧的搂着宫月蕙，问道：“月蕙我有点不明白啊！虽然我魅力比较大，也不

至于第一次见面你就爱上了我吧？”“臭美，我一开始见到你只是有点好奇而已，因为我在你的眼中发现，在那放荡不羁的背后，所隐藏的那种忧伤的情绪。后来看到你对几位姐姐那关怀和柔情，加上你对我那霸道无赖的手段，我开始对你产生好感。但是在你受伤之后仍然不顾后果的过来救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你了，不可救药的爱上你了。我怕你也向其他人一样嫌弃我，所以我才说我不是**之身，看你怎样对我！”宫月蕙说道。

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如果我要是嫌弃你，你会怎么样？”“我会遁入空门，凡尘俗事今后与我无关，守着清灯古佛度过今后的日子。”宫月蕙有些惆怅的说道。李云龙扳过宫月蕙的头，看着宫月蕙乌黑的双眸说道：“相信我，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我要与你用不分离。我会用我的生生世世来守侯你！”

喜悦的眼泪，从宫月蕙的眼中涌出，象两条清澈的溪流，划过宫月蕙娇嫩洁白的脸蛋，宫月蕙点头道：“哥哥我相信你，我生生世世都要做哥哥的妻子。”宫月蕙说完，主动向李云龙献出香吻，两人又如胶似漆的紧紧的*在一起。

李云龙说道：“月蕙，现在有些事情不能对你说，相信哥哥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会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的，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记住，我是真的爱你的！”宫月蕙坚定的点了点头。

就在李云龙和宫月蕙还在甜言蜜语。突然，李云龙心生警觉，冲前面的人喊道：“都停下来，有埋伏。”几人听到李云龙的喊声，都是心头一惊，急忙勒住缰绳，停在原地。有一个形意门的弟子，手忙脚乱，没有及时听住，继续向前冲去，就听到一声呼哨声音，道路两旁的树林中万箭齐发，那个形意门弟子，一声惨叫，被万箭穿身，跌落马下。

道路两边的树林闪出了一伙人，唐傲云看到来的人，脸色变的极其难看，来到李云龙马前说道：“表弟，是五毒教和青霜堂的人，领头的是和火蝎苏青冉并列五毒教六大护法之一的金蜘蛛赵平予，天还有青霜堂的堂主青霜毒剑杨文逖加上青霜堂风雨雷电四大护法，看来又是一番苦战啊！”

李云龙苦笑一下，对唐傲云说道：“二哥，你和大哥还能再战吗？”唐傲云刚才一战，体力消耗太大，李云龙担心他们兄弟无力再

战。唐傲云听到李云龙这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道：“尽力而为吧！”

金蜘蛛赵平予天尖声笑道：“小辈，爷爷今天引渡你们见阎王！”李云龙嘴角撇了一下，对唐傲云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叫唤呢？不公不母的！”唐傲云众人一听，都“哈哈”笑了起来，霍飞扬笑着说道：“许老弟，你这就不厚道了，人家本来变的不阴不阳就蛮痛苦的，你怎么能说的这么直接，下次可不能这样了，以后说得要含蓄一些，对吧！赵公公！”

霍飞扬冲金蜘蛛赵平予天眨了眨眼，金蜘蛛赵平予天被李云龙几人气怒发冲冠，浑身打哆嗦，嘴唇发紫，用手指着李云龙几人，结巴的说道：“你……你们……”唐傲云佯装怒叱道：“你们两个怎么会事啊！看你们把赵公公气的，羊颠疯都快范了，快给谢公公赔礼道歉！”

金蜘蛛赵平予天是一个天阉，平时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他是阴阳人，而且他性情极其暴躁，加上他在五毒教他身份显赫，所以一直以来没人敢在他面前放肆。可是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李云龙他们几人如此嘲弄。赵平予天气得气血翻滚，两眼发黑，嗓子发甜，一口血就喷了出来，青霜毒剑杨文逖连忙上前扶住赵平予天。

霍飞扬看到之后，连忙说道：“呀……，赵公公，您这是怎么了啊！这是谁惹您这么生气啊！真是不应该啊！您告诉我，是谁这么气您，我帮您教育他们！”李云龙众人又是一阵大笑，几个女子都已经笑的捂着肚子爬在马上，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

金蜘蛛赵平予天双眼通红，甩开青霜毒剑杨文逖，提着他的兵器紫金藤丝鞭，疯狂的向霍飞扬冲来，冲到近前扬手一鞭向霍飞扬抽了过去。李云龙和唐傲云兄弟对视一下，一起向赵平予天冲了过去。

霍飞扬抽出乌金刀，向上架开软鞭，霍飞扬只感觉浑身一振，一口血差点喷出来，心中也不禁暗暗佩服金蜘蛛赵平予天的内力深厚。李云龙几人趁这个机会，凑到赵平予天的近前，李云龙举刀向赵平予天头顶砍去，唐傲风的长枪向赵平予天的小腹刺去。

赵平予天连忙弃鞭向右侧闪开，这时唐傲云的长剑已经刺到了赵平予天的胸前，赵平予天躲闪不及，就听一声惨叫，赵平予已经被长剑穿胸而过，赵平予天临死之前，一掌劈到唐傲云的胸口，唐傲云闷哼一声就向后飞射出去。

赵平予天死不瞑目的倒了下去。李云龙众人暗道，好险，如果不是赵平予天被气的扰乱了心智，再加上青霜堂的人，恐怕李云龙这几个人就全都要命丧于此。现在赵平予天已除，形势对李云龙几人变的好了一些。

青霜堂的人本想上前助阵，没想到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金蜘蛛赵平予天就死在几人的围攻之下。青霜毒剑杨文逖一阵冷笑，打了一声呼哨，就见树林两侧出现了几百多名弓箭手，都瞄准了李云龙几人。

杨文逖说道："今天你们几个的命就留下给谢老爷子陪葬吧！"说着杨文逖一摆手漫天箭雨向李云龙几人扑了过去。李云龙几人连忙挥动着兵器，左磕右挡。不一会的功夫，惨叫连连，有数人都受了箭伤。

唐傲云蹭到李云龙旁边道："表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过不了多久大家就全要交代到这里了！"李云龙点头道："要不这样，我这么几人护住大哥和你，你们兄弟两个发暗器，偷袭那些弓箭手。"

唐傲云点了点头，说道："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李云龙几人护住唐傲风和唐傲云兄弟两人。兄弟二人施展被武林中人称做暗器颠峰的漫天星雨手法向弓箭手射去，眨眼间就有数十名弓箭手倒下。

但是弓箭手太多，而且漫天星雨太费内力，不适宜连发。青霜毒剑嘿嘿冷笑道："几十名弓箭手不算什么，我有的是人，我到要看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困兽犹斗真是精彩啊，加油啊！多坚持一会让我们再多欣赏一会儿才好。"青霜堂的众人也哄笑起来。

"啊！"几声娇嫩的女声响起，李云龙甩头看去，只见娥眉四秀和唐芩儿都被弓箭射中，李云龙两眼通红，大吼一声，不顾漫天飞箭，飞身冲到几女身边，帮她们阻挡着飞箭，李云龙一不留神，两枚飞箭射中了李云龙，一枚射中了大腿，一枚穿胸而过。

几女尖叫道："不，公子……大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青霜毒剑身后，有一个青衣少女喝道："无耻，这么多人打人家这么几个人。看我怎么教训你们！"说着三颗暗器分别袭向青霜毒剑几人，和树林两侧的弓箭手。

只听到三声"轰隆"的巨响，树林两侧的弓箭手，近半都被炸死，剩下的人虽逃过一劫也被吓的魂飞魄散，扔下弓箭四散奔逃。青霜毒

剑几人也是二死三伤。那少女也许对她的雷火弹太有信心，跃过青霜毒剑的几人的头顶，飞身向李云龙众人跃来。

暗日几女一声惊叫，就看青霜毒剑杨文逖飞身一掌打在少女的后背之上，李云龙不顾伤痛跃起，把少女在空中揽到怀中。李云龙落地疼的一哆嗦，连忙把那少女交给暗日。李云龙忍痛把身上的箭拔出来，鲜血从伤口喷洒出来，鲜血染满了李云龙的衣襟。

李云龙哆嗦着提刀遥指青霜毒剑杨文逖道："杨文逖，从今以后青霜堂从江湖中除名。"杨文逖嘿嘿冷笑道："你认为你们还有谁有能力和我一战吗？"风雨雷电中剩下的风雨二使也站在杨文逖深后。

这时从树林的阴暗处又走出一人，此人身穿一身夜行衣，身材魁梧，右脸上有一道伤疤十分醒目，手里拿着一把长剑，身上散发着凌厉的杀气，说道："不好意思，许厉的命只有我玄冥剑东郭寿才能取，你还不配！"东郭寿身为杀手榜第二位，同许厉一样他在杀手界也是个异类。

"你是杀手榜第二位的玄冥剑东郭寿？他是邪魔刀许厉？"青霜毒剑杨文逖惊讶的说道。"不错，我来就是要和许厉决斗抢回杀手榜第一的排名！哈哈，这样啊！那我出钱，你帮我杀了许厉，怎么样啊？这可是一举两得啊！不好意思我不仅拒绝，而且还会帮许厉杀了你！我要等他伤好后正式和他比斗一场，这些就不用你操心了，现在还是让我送你上路吧！"

李云龙说道："东兄的好意，在下心领了，杨文逖是伤我妻子的元凶，我一定要亲自杀了他，因为我答应过我的妻子和爱人我要用生命来守护她们，任何人伤害她们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丁兄放心我一定会留下性命和你一战的！"

本来按照李云龙的武功不会这么轻易受伤，但是他现在是身份不同，不能用他成名地方功夫，更不能用魔法，否则的话他的那个计划就不能进行了，不过虽然如此，但是这对他的功夫内力的增长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他的功夫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了，所以重在修心和修身。

"好，许厉果然是条有情有义的汉子，将来一战我论胜败，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你放心和杨文逖一战，他身后的那两条狗我帮你盯着。"东郭寿目露赞赏之色。暗日等众女，也感动的眼含泪水，深情的

看着面前的这个男子，这个可以依赖一生的男人，幸福的感觉充满了心田。

那个青衣少女，也诧异的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也深深被他感动。“那就多谢东兄了，杨文逖来吧！”说着提到从了过去，李云龙与杨文逖二人，战在一起，刀光剑光纠缠在一起，在夜空下显绚烂无比，也惨烈无比。

十五招过后，二人分站在两处，互相盯视着对方。李云龙一口鲜血喷出，扑倒在地上。暗日几女，一声凄厉的叫声响彻夜空，冲李云龙飞奔而来。青霜毒剑杨文逖脸上刚显出喜悦之色，紧接着就被痛苦之色取代，头顶上鲜血如喷泉一样，喷洒而出，接着身体一分两半，栽倒在地上。

李云龙眼皮轻轻一动，缓慢的睁开了眼睛，胸口一阵刺痛传来。李云龙暗骂道：“他妈的死太监人变态也就算了，连招数都那么变态，不是冲着下阴去，就是往我的胸口上摸。老子又不是女人，胸部平平的有什么好摸的！”

李云龙轻嗅了一下，一股清新的香气扑鼻而来，李云龙暗想道：这应该是女子的闺房啊！难道已经到了唐门了吗？李云龙转动着有些僵硬的脖子向床边望去，看到唐芩儿爬在床沿上睡着了，洁白的脸颊上还带着泪水，香涎顺着嘴角流下来，润湿了一片床单。

李云龙看到唐芩儿可爱天真的睡容，轻轻一笑，真想把她抱在怀中好好的怜爱一番李云龙往离床不远的八仙桌看去，看到暗日和暗星也爬在桌子上睡着了，暗日嘴角带着一丝甜美的笑容，梦呓道：“公子，你的怀里好温暖啊！”暗星轻皱着眉头，小嘴一阵阵的**，好象正在做噩梦的样子。

李云龙正在胡思乱想，突然房门轻轻一响，两个美丽的倩影映入李云龙眼帘，暗月和宫月蕙托着几个盘子从外面进来。两人刚进房门，便看到李云龙正望着她们。暗月脸上绽放出如花一般美丽的笑容温柔的看着他，两只挂满血丝的美目中放射出的全是喜悦与深深的依恋。

宫月蕙一声惊叫，放下盘子冲到李云龙身边说道：“大哥你终于醒了！”说着，两只哭得象水蜜桃一般的眼中又涌出泪水。暗月这一声惊

叫，把刚刚入睡的几人惊醒，几女看到李云龙已经醒转过来，全都喜悦的扑到李云龙身边，痴痴的望着他。

李云龙看到几女全都是眼睛红红的，不禁一阵心痛，说道："辛苦你们了，害你们担心了！"唐芩儿撇嘴道："谁担心你了，我才不担心你呢！你死了最好！"李云龙微微一笑，把唐芩儿抱在怀里，唐芩儿如小猫一样乖顺的依偎在李云龙怀中。

李云龙说道："那你怎么双眼红的和兔子一样啊！"说着李云龙的手已经伸入唐芩儿的衣襟，轻轻的揉搓着唐芩儿还未发育成熟的玉峰。唐芩儿娇躯轻轻的颤抖着，嘴里仍然说道："人家是不小心迷了眼……呜。"唐芩儿还要往下说，已经被李云龙含住了小嘴。

唐芩儿娇羞的挣脱了，李云龙那条色色的舌头的纠缠，把头扎在李云龙的怀中，娇嗔的说道："表哥，你欺负人家。"李云龙陶醉的说道："芩儿的口水好香啊！浪费了这么多真可惜啊！不过芩儿还真可爱睡觉还流口水啊！"

李云龙指着刚才唐芩儿睡觉留下的口水痕迹。唐芩儿歪头看了一眼口水痕迹，又看到众女都笑嘻嘻的看着自己。"讨厌，表哥最讨厌了！害人家被姐姐们笑话。"李云龙坏坏一笑道："芩儿告诉哥哥哪个姐姐笑你了，哥哥帮你报仇。"

暗月娇嗔的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才刚醒就这么色，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月蕙妹妹怕你醒了饿，给你做的饭菜，起来吃吧！"李云龙向宫月蕙看去，宫月蕙娇羞的低着头，小声说道："都是暗月姐姐做的，我只是帮帮忙而已。"

李云龙说道："让我吃饭也行，不过有两个条件，你们要是答应我就吃。"暗星点头道："公子你说吧！只要你能快点养好伤，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李云龙微微一笑，看了看其他几女，说道："你们呢？答应吗？"众女都点头，表示答应。

李云龙坏笑道："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用嘴喂我吃。第二个条件就是等吃完了你们都要留下来陪我睡。"唐芩儿说道："大色狼，这么大了好要人喂，喂就喂我还怕你啊！"说着就咬了一口糕点，嘟着小嘴探到李云龙嘴边。

李云龙毫不客气的含着芩儿的小嘴又是一阵缠绵。李云龙说道："下一个是谁啦？"暗月轻推了一下宫月蕙说道："该月蕙妹妹

了！”宫月蕙羞红着脸，轻含了一口人参鸡汤，娇羞得闭上眼。

李云龙看着宫月蕙娇羞的样子，心里一阵冲动，抱住宫月蕙就是一阵热吻。几女都轮流着用嘴喂李云龙，后来李云龙实在压不住，心头的欲火，抱住还要喂自己的唐芩儿，按在床上，瞬间就把唐芩儿的衣物脱净，看着芩儿洁白无暇的玉体，扑了上去。

李云龙用嘴含住了唐芩儿粉红的乳峰，另一只手探入了唐芩儿腿间那片迷人的桃源。暗日同暗星，也把衣服脱掉，走过来，抚弄着李云龙。暗月抱住想要逃跑的宫月蕙，轻吻着宫月蕙颤抖的双唇，褪去了宫月蕙身上的衣物，双手在宫月蕙的敏感地带抚摩着。

唐芩儿轻轻呻吟着说道：“表哥，芩儿好难受啊！”李云龙笑着说道：“哪里难受啊？告诉哥哥。”唐芩儿娇羞的，指了指下面说道：“这里。”李云龙看唐芩儿已经泛滥成灾，说道：“芩儿别着急哥哥帮你救灾。”说着下身轻轻一挺刺了进去。

李云龙轻轻的吻着芩儿因为疼痛紧皱的眉头，说道：“芩儿别怕，哥哥会温柔点的。”说着一挺，唐芩儿一声**，小嘴恨恨的咬在李云龙肩膀上。就在唐芩儿痛叫的同时，宫月蕙尖叫一声，抱着头哆嗦着撙在地上。

暗月在一旁温柔的抚慰着宫月蕙。唐芩儿经过最初的阵痛，感觉到身下的快感，生涩的迎合着李云龙。经过一阵激烈的奋战，唐芩儿身体一阵抖动，终于达到了***，之后娇躯摊倒在床上。

李云龙轻轻的亲了一下唐芩儿的额头，转身来到还撙在地上的宫月蕙身边。李云龙抱起宫月蕙，温柔的吻着宫月蕙脸上的泪痕，双手抚摩着月蕙光滑的的粉背，说道：“月蕙别怕，有哥哥在，你什么也不用怕！”

宫月蕙用双臂紧紧的楼着李云龙宽阔的脊背，依偎在李云龙的怀里，仿佛溺水者找到生存希望一样。宫月蕙在李云龙怀中轻轻抽泣道：“哥哥我怕，想起当年母亲被凌辱的情形，哥哥不会怪我吧！”

李云龙温柔的说道：“哥哥不会生月蕙的气的，只会更疼你，更爱你！如果你害怕，那哥哥今天就抱着你睡什么也不做好不好？”宫月蕙深情的看着李云龙，坚定说道：“月蕙要把一切都交给哥哥，有哥哥在月蕙什么也不怕。”

李云龙轻轻的吻了一下，宫月蕙有些苍白的嘴唇，说道：“要是你害怕就告诉哥哥，哥哥就停下来。”宫月蕙经过暗月的抚慰，早就春情泛滥，要不是以前的经历对宫月蕙伤害太大，估计宫月蕙早已投怀送抱，经过暗月的挑逗，宫月蕙早已情动。

李云龙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拖延，对月蕙的心理越是折磨。李云龙一边亲吻着宫月蕙，舌头与月蕙的香舌纠缠着，下身不敢耽搁，用力进入她的体内。宫月蕙一声**，双手的指甲抠入李云龙后背的皮肤之中，很快宫月蕙便从破处的痛苦中挣脱出来，熟练的逢迎着李云龙动作，动作的熟练与疯狂令暗月都不禁吒舌。

**过后，宫月蕙沉沉的睡了过去。李云龙抱住暗日，说道：“日儿，是不是已经忍不住了啊！”暗日白了李云龙一眼，把李云龙推倒在床上，叉开腿冲着李云龙就坐了下去。李云龙抱住暗星，双手轻轻的揉搓着暗星的一对白兔。暗月凑过来，小嘴到李云龙嘴边，李云龙伸出舌头亲吻着。

一时间，春色满屋，三种不同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温柔的月光照射着这个温馨闺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几女都沉沉的睡了过去，李云龙盘坐在床头，体内的真气澎湃的流动着，二十四周天过后，李云龙惊喜的张开眼睛，不仅发现自己的内伤已经差不多痊愈，而且内力也更上一层，看来连日的撕杀，和刚才的**原阴，使自己的内力更加浑厚。

此时，李云龙才真正的踏进了武林超级高手的行列。李云龙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抬头看着微微有些泛白的夜空，看着天上挂着的那轮明月，陷入沉思。突然一阵，悠长的萧声从不远处的凉亭传来。李云龙微微一愕，举步向凉亭走去。

李云龙漫步走到凉亭之外，举目往去，一个婀娜的身影映入眼帘，一袭似雪白衣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和谐，清风顽皮的玩弄着她的衣裙，裙角随风舞动着。一张完美的侧脸展现在李云龙眼前，乌黑柔顺的长发，柔美细长的睫毛，皂白分明的美目，秀气挺直的瑶鼻，彤红的樱桃小嘴轻含着玉萧，一个个优美的音符飘出。

虽然李云龙阅美无数，他身边的女人无一不是万里无一的美女，但是仍然沉醉其中，绝美，美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清新脱俗的气质，仿佛天地之灵气都汇集于此。李云龙心中不禁赞叹，上天造物的

神气，能够造就出各种风情不同的绝世美女。天魔宫的黄玉心和自己的红颜知己蓝冰月、晨月、齐灵心，欧阳心等加上此女都是人间绝色，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极其不同。

李云龙微微一笑，一个芳名浮上心头，天仙榜位列第六位，被人称为东海龙女的宣文娴。一曲终了，少女抬头望着苍穹中的那轮圆月，轻轻一声叹息。李云龙鼓掌道："此曲惟有天上有，人间那有几回闻。"

少女微微一惊，扭头望来，看到是李云龙，展颜一笑，如荷花盛开一般，清新自然，娇声说道："许大侠，伤势看来已无大碍了！"李云龙说道："那天多亏宣姑娘出手相助，许厉谢过了！"说着恭身施礼。

宣文娴说道："许大侠言重了，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许大侠知道我是宣文娴？许大侠与小女子见过面吗？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李云龙微笑道："身怀威镇武林的万礁岛雷火弹，又有如此绝世容颜的除了东海龙女宣文娴，世上还能有谁？"

宣文娴玉脸微红，说道："许大侠又开小女子玩笑了。"李云龙"哈哈"一笑道："衷心之言，夜已深，宣姑娘为何不休息？在此独自赏月？"宣文娴白了李云龙一眼道："不太困，出来转转。"

李云龙抬头望着明月道："用不了多久就要过年了，想是宣姑娘想家了吧！"宣文娴说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家里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真是有些想家了！"李云龙微微一笑道："从宣姑娘的萧声中，许某听到了淡淡的相思之愁。是何人能够获得佳人如此青睐，使宣姑娘如此神仙一般的人物动了凡心啊？"

宣文娴娇声说道："文娴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而已，哪里能逃脱这个情字，他既然已经扰乱了我的心扉，为何又弃我而去，我一定要找到他问个明白。"李云龙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太多的不得以。"

宣文娴狡黠一笑道："小女子好象并没有说，他是江湖中人吧！"李云龙微笑不语，仍然抬头望月。宣文娴疑惑的说道："许大侠有如此多的红颜知己，为何文娴总觉得你的眼神如此忧郁啊！"

李云龙轻叹道："一种感情是不会被另一种感情所取代的，只有亲情，友情，爱情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人生，但是人无完人，谁又

知道将来的事情呢？我的夫人多了，自然担心的也就多了。”

宣文娴有些伤感的看着李云龙，不知道如何安慰。李云龙微微一笑，冲凉亭顶上说道：“东兄，还想听多久啊！既然来了，何不下来一聚。”玄冥剑东郭寿“哈哈”一笑道：“在下是怕许兄嫌在下碍事啊！花前月下，多在下这么一个人岂不大煞风景。”

东郭寿从亭顶上跃下。宣文娴玉脸微红道：“小女子有些困倦了，两位大侠慢慢聊，小女子告退了。”宣文娴施礼转身翩翩离去。东郭寿看着李云龙看着宣文娴的背影发呆，打趣的说道：“已经走远了，许老弟真是多情啊！才刚刚和弟妹们共度巫山，就有和宣文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我真是佩服啊！”

李云龙微微一鄂，道：“没想到东郭寿还有这种爱好，不会在窗外偷听吧！”东郭寿笑着说道：“还用偷听？你们声音那么大，估计整个后院都能听的到吧！你以为宣文娴真是不困，大半夜的出来赏月啊！是你们太吵，吵的别人没法睡。”《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d-x-s-w.com》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是不是东兄羡慕啊，要不要小弟帮东兄物色一个啊！”东郭寿“哈哈”一笑道：“这道不用老弟费心，你帮我找个老婆还不如请我喝两壶好酒呢！不过老弟啊！不是我说你，作为个杀手，感情只会使你变的迟钝，变的不果断，我真的很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武林第一杀手邪魔刀许厉呢！”

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江湖中本来就是真真假假，又何必那么在意呢？你这么絮叨，又那么嗜酒如命，我真的很怀疑你是不是武林第二杀手玄冥剑东郭寿呢！”东郭寿无奈苦笑道：“好，算我说错了好吧！怎么样老弟陪我喝两杯怎么样啊？”

李云龙撇嘴道：“没兴趣，我还要回去抱着老婆睡觉呢！孰不奉陪。”说着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东郭寿不满道：“真是重色轻友，你和我什么时候打一架啊！我还要抢回武林第一杀手的名号呢！”

李云龙边走边说道：“我不重色难道还重你啊？我又没有断袖之癖！你要是想和我打一架，等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奉陪，要是想要武林第一杀手的名号，你尽管那去，我才不想要那个没营养的称号呢！”

李云龙来到门前，推门进去，一幅活色生香的画面出现在眼前，五具完美的玉体横七竖八的陈列在床上。李云龙暗吞了一口口水，脱掉衣服，挤进几女之中，抱着唐芩儿和宫月蕙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李云龙睡的正香，突然鼻子一阵酥痒，李云龙打了一个喷嚏，醒了过来。李云龙睁开眼睛，看到唐芩儿笑嘻嘻的看着自己，手里还拿着一馏头发玩弄着。李云龙瞪眼说道："臭丫头，敢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着伸手打了唐芩儿那诱人的小屁股两下。唐芩儿佯装委屈道："表哥，就知道欺负人家，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对月蕙那么凶啊！就是偏心。"李云龙扭头看着另一侧，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宫月蕙，低头在她小嘴上一吻道："月蕙这么听话，哪里象你那么调皮啊！"

宫月蕙娇羞的把头埋在李云龙怀里，妙曼的娇躯紧紧的贴在李云龙身上。唐芩儿撒娇的说道："表哥，我也要亲亲！"说着小嘴一噘，凑到李云龙嘴边。李云龙毫不客气的吻上了唐芩儿的小嘴，唐芩儿的丁香小舌主动的伸到李云龙的嘴中，与李云龙的舌头纠缠着。

吻罢，李云龙轻咬了一下唐芩儿可爱的小鼻子，说道："芩儿还真是色啊！小色女一个。"唐芩儿白了李云龙一眼道："还不是便宜了你啊！表哥你知足吧！别人想亲我还不让亲呢！"李云龙笑着说道："除了我，谁会要你这个小色女啊！要是有人想要我可以出让啊！"

唐芩儿幽怨的瞪着李云龙说道："哼，你说什么？我这么对你，你却这么说人家。"说着，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李云龙一看唐芩儿哭了，连忙紧紧的搂着唐芩儿，说道："表哥是逗你玩呢，你可是表哥的宝贝啊，表哥怎么舍得让个别人啊！谁要是敢打芩儿的主意我就和他拼命。"

唐芩儿的小拳头轻轻击打着李云龙的胸口，抽泣的说道："以后芩儿不许表哥再说不要芩儿，开玩笑也不行！"李云龙连忙点头道："谨遵老婆大人命令。"

唐芩儿这才止住哭声，幽幽的说道："表哥你知道吗，芩儿从小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关心我，爱护我，陪我，我出生不久母亲就死了，父亲平时不苟言笑，对着我们几个子女从来都是板着一张脸，二娘虽然对我们几个还不错但是她毕竟不是亲娘，她最疼爱的始终是妹妹萱儿。大哥这人粗枝大叶的也不会关心别人，而且大哥和大嫂都

驻外。二哥三哥又常常在外面打理唐门的生意，很少在家，在家里我连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和我说知心话的人只有月蕙妹妹，我以前就开玩笑说，以后嫁人我们两个也要嫁给同一个人，因为就算他不疼我们，我们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做伴。”

宫月蕙*在李云龙怀里，手指在李云龙的胸口上画着圆圈，低声说道：“我在青楼的那段时间里，我好多次想到了死，那时候死也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我最后还是坚持了下去，因为我不甘心，对别人来说最简单的幸福，为什么对我是那么遥远。后来从青楼逃出来，来到娥眉，原以为会好起来的，但是又受到别人的白眼和歧视。我那时好恨老天，为什么这么对我，我没有更多的奢求，锦衣玉食的生活，尊贵的身份我都想不要，我只是个小女人，我只是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陪着他度过每一天，给他生儿育女，和他一起慢慢变老，我们的孩子一天一天慢慢长大，当满头白发的时候仍然能恩爱的在一起。现在我要感谢老天，把你送到我面前，让我知道了幸福的滋味，现在就算让我死，我也满足了。”

李云龙用力的搂着两个女孩，说道：“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宝贝，我会永远爱护你们，疼你们的，你们不会再孤独了。”两个女孩一脸甜蜜的*在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感慨道：“多么单纯善良的女孩啊，一个简单的承诺就会让她们兴高采烈，心满意足。”

李云龙打定主意，将来无论怎样都不能让她们受到委屈。李云龙想到自己还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心里十分愧疚，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们，如果自己连她们也不能信过，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云龙轻轻的抚摩着，两人手臂上的箭伤，面色一肃，对她们两个说道：“如果我不是邪魔刀许厉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呢？”两个女孩都是微微一鄂，然后肯定的说道：“我们喜欢的是你，而不是你的身份，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只要你不会抛下我们就好了。”

李云龙微微一笑，对两个女孩讲了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两个女孩听完李云龙的遭遇，也是兴喜的看着李云龙，紧紧的搂着李云龙，希望用自己火热的身体去温暖李云龙那颗心。半晌，宫月蕙抬头深情的看着李云龙，说道：“龙哥哥，我们现在能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李云龙微微一笑，从脸上揭下了那张巧夺天工的面具，露出了那张俊美的面容。唐芩儿看到李云龙的面容，美目中全是痴迷，雀跃的搂着李云龙，娇痴的说道："龙哥哥，你好帅啊！"

宫月蕙轻轻的抚摩着李云龙的脸旁，温柔的说道："真的有这么完美的脸吗？月蕙现在觉得好不真实，幸福来的太快了。"三人又是一阵缠绵，李云龙戴上面具，嘱咐二女现在不要声张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暗日几女推门进来了，娇美的脸上布满了细细的汗水。李云龙知道她们清晨起来练武去了。暗月看到李云龙还赖在床上，抱着宫月蕙和唐芩儿，笑着说道："大懒猪，还不起来啊！太阳都要照屁股了。天天就知道睡懒觉，也不见你练功，真不知道你的武功怎么出来的。"

李云龙笑嘻嘻的说道："谁说我不练功，我每天晚上不都抱着你们练功吗？"几女都不禁嫩脸一红，轻啐了一声，暗月拽着李云龙的胳膊，娇嗔的说道："还不快点起来，一会唐二哥他们就过来了，别不正经了。"

李云龙把暗月拽到自己的怀里，狠狠的在暗月的樱唇上吻了一口，才笑嘻嘻的爬了起来，准备穿衣。几女都聚了过来，象温柔的小妻子服侍相公一样，帮李云龙穿衣服。李云龙更是坏手连动，在几女的身上摸来摸去，占尽了便宜，把几女弄的又是春意盎然。

几人才刚刚梳洗完毕，便传来敲门的声音。暗星走过去把门打开，唐傲云和唐傲风兄弟两人笑嘻嘻的走了进来。唐傲风一进门，看到李云龙满面红光的端坐在桌前，喜悦的说道："早上看到暗日几位姑娘练武，才知道表弟已经醒转，过来探望一下，如今看来表弟的伤势已无大碍，真是可喜可贺啊！"

唐傲云别有深意的看了唐芩儿与宫月蕙一眼，笑着说道："现在我们应该叫你表弟呢？还是叫你妹夫啊？"宫月蕙羞涩的低着头不敢看大家，唐芩儿羞红着脸，瞪了二哥一眼，娇嗔的说道："要你管，一点都不正经！哪里有当哥哥的样子。"

唐傲云无奈的摇头道："都说女生外向，我以前还不信，现在我可信了，芩儿真是有了情郎连哥哥都不要了。表弟你可不知道，那天树林一战，咱们两个都受伤了，我这个妹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扑到你身上就哭的天昏地暗，你昏迷的这几天，芩儿和你这几个红颜知己都

不吃不睡的守护着你。芩儿一次都没有探望我这个哥哥，真是让我寒心啊！”

唐芩儿羞红着脸，辩解道：“那天你都能站起来，一看就没有问题，表哥都昏了过去，你的伤能跟表哥比吗？再说还有嫂子照顾你，我去凑什么热闹。”唐傲云用宠溺的目光看着唐芩儿，突然脸色一肃对李云龙说道：“表弟，父亲和我们这两个做兄长的老是因为太忙，从来没有好好关心过芩儿，从今往后我这个妹妹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她，如果让我们知道你欺负她，可别怪我们这两个当哥哥不饶你。别管你武功有多高，我们也会找你拼命的。”

唐芩儿听到唐傲云的话，眼含泪水扑到哥哥怀里，哭泣着说道：“我从来没有怪过父亲和哥哥。”唐傲云轻轻抚摩着唐芩儿的绣发，看到宫月蕙羡慕的看着唐芩儿，对李云龙说道：“还有月蕙，我一直把月蕙当亲妹妹看待，你要是欺负她我们也饶不了你。月蕙是个好女孩，你可要多多怜惜她啊！”

李云龙把宫月蕙揽到怀中，说道：“大哥，二哥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们的，不会让她们受到委屈的，所有我的妻子，我都会一样疼爱的。”说着深情的看着暗日，暗月，暗星三人，三人也满脸甜蜜的看着李云龙。

唐傲云点头道：“这我就放心了，你虽然花心一些，但是我相信你不是负情寡意的人。对了，父亲让我请你们到大厅一聚。”唐傲云不知道现在的李云龙在打他夫人的主意，如果他知道的话又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呢？

不过在没有真正实行之前李云龙可不会表现出来，况且他的目标是真正的统一武林，唐门，这个武林门派迟早要对付的，李云龙点头道：“好的，大哥、二哥你们先走一步，我们准备一下马上过去。”唐傲风笑着说道：“那你小子可要快点啊！好几位武林前辈都在大厅等着呢！”说完和唐傲风与唐傲云转身离去。

片刻之后，李云龙携几女一起来到前厅，几人刚一进院门，厅中众人的目光一起向几人望来，在坐的众人表情不一。李云龙微微一笑，紧走两步来到厅中，几女紧随其后。李云龙抬头看到正座，坐着一人，剑眉朗目，鼻直口方，几缕墨冉飘洒前胸，虽然上了年纪，但

是不难看出，此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俊美异常，这人便是唐门门主唐灵风。

李云龙连忙上前施礼道："外甥许厉给舅父大人请安。"唐灵风微微一笑，说道："厉儿几年没见，已经在江湖上小有名号了，舅父我真是颇感欣慰啊！厉儿拜见一下在坐的各位武林前辈，也结识一下年轻一代的武林俊杰，以后要多多亲近才是。"

李云龙恭身施礼道："厉儿早就仰慕蜀中武林的各位前辈已久，今日有此机会，厉儿深感荣幸。"李云龙说完这些话，心中也不禁觉的肉麻，瞥了已经就坐的宣文娴一眼，宣文娴正用揶揄的眼神看着他。

唐灵风对李云龙的谦恭很是满意，点头道："云儿，给你表弟介绍一下在坐的各位前辈和青年俊杰。"唐傲云应了一声，从唐灵风身后走过来，来到意味中年女尼的身前，向李云龙介绍道："这位是娥眉的碧云师太（柳凝霜的师姐）。"

李云龙恭身施礼，碧云师太慈爱的看着李云龙说道："厉儿啊！你和月蕙的事情我已经知晓了，希望你今后要好好照顾月蕙才是。"李云龙看了一眼，碧云师太身后的宫月蕙，满脸红霞的低着头，手足无措的站在那里。

李云龙诚恳的说道："师太放心，在下一定会好好的爱惜月蕙的。"碧云师太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位是青城派掌门思远真人。""这位是蜀南竹海剑剑派掌门翠竹剑洛辰天。""这位是西岭雪山派掌门寒冰掌葛思远。""这位是空空门掌门妙手神偷霍明奇。""这位是形意门掌门穿云掌顾秦。"

穿云掌顾秦站起身来，向李云龙拱手道："多谢许大侠出手相助，我门下弟子才能安全抵达唐门，顾秦有礼了。"李云龙连忙说道："顾前辈真是折杀小侄了，蜀中正道各派互相支援本就是情理之中，小侄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再说要不是五毒教卑鄙的暗中下毒，我想不用小侄出手形意门各位师兄也会安然无恙的。"

穿云掌又客气了几句，重新落座。唐傲云带着李云龙来到玄冥剑东郭寿面前，说道："他是我的生死之交，玄冥剑东郭寿估计表弟已经认识了吧！"李云龙瞥嘴道："二哥怎么会认识这种酒鬼啊！小心他没钱买酒的时候，把兄弟都卖了。"

东郭寿不满的说道："小子，我要卖也卖你啊！你比较值钱，肯定好多美女抢着买呢。"两人又互相攻击了几句，但是两人眼中充满了相惜之意！唐傲云指着东郭寿身边的一个身穿紫衣的年轻人，说道："这位是大嫂的弟弟，乐山秦家大公子九天惊神秦世雷，武林四公子（龙榜前四位）第二位。"

李云龙向秦世雷看去，此人虽相貌平平，但是浑身散发着一种洒脱的气质，秦世雷也在打量着李云龙，两人目光一对，都看出彼此眼中欣赏之色。两人相视"哈哈"一笑，两人心中都有了结交之意。

"另外我弟弟唐义才门在外，现在还没回来。"唐傲云接着又说道。经过唐傲云的逐一介绍，李云龙与大家纷纷见礼之后，被唐傲云安排在宣文娴身边坐下，暗日、暗月、暗星三人以李云龙手下的身份，垂手站里在李云龙身后。唐芩儿也凑过来，坐在李云龙身边，亲密的和李云龙谈笑着。

李云龙更是如鱼得水，妙语连珠逗的宣文娴和唐芩儿二女，笑语嫣然。各门派的年轻弟子的目光几乎都向这边看来。李云龙也暗中观察着这些人的表情，唐傲风和东郭寿二人，只顾着互相敬酒。

唐傲云和秦世雷二人，笑嘻嘻的看着李云龙，二人看到李云龙向他们那边看去，唐傲云举杯相邀，秦世雷看着李云龙身边的美女，冲李云龙一竖大拇指，目光中充满了祝福之意。

突然，李云龙感觉到一股嫉恨的目光死死的盯着自己，李云龙微微一皱眉，向那边望去，看到青城派掌门思清真人身后有一个人恨恨的看着自己。李云龙微微一思索，想起刚才唐傲云介绍过此人，他是思远真人的儿子，青城年轻一代第一高手，斑斓剑赵东川。

李云龙正在疑惑之际，有一个大约十一、二岁，身穿黄衣的小女孩，蹦蹦跳跳的跑了进来，来到唐芩儿身边，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李云龙，稚气的说道："你是姐姐喜欢的那个许表哥吗？"

唐芩儿秀脸一红，娇羞的说道："萱儿，别胡说！"唐灵风说道："萱儿这么大了还这么没规矩，还不给各位前辈见礼。"唐萱儿嘟着嘴，给在坐的人一一请安。然后又跑到李云龙身边，娇声说道："表哥，萱儿坐你旁边好吗！"

李云龙也非常喜爱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妹，点头道："好啊！表哥求之不得呢！"唐萱儿喜悦的坐在了李云龙与宣文娴之间。唐芩儿暗中

掐了李云龙一把，满是醋意的说道：“不许你打萱儿的主意，你要是敢欺负萱儿小心我不饶你。”

李云龙身后的暗日几女，也都点头表示同意。李云龙无奈的摇了摇头，凑到唐芩儿耳边小声说道：“小醋坛子，我可没有恋童癖，我只是把她当作小妹妹而已，你难道不希望我可以和你的家人和睦相处啊！”说着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唐芩儿小耳朵。

唐芩儿浑身一振，没想到李云龙在众人面前会有此一举，芳心蓬蓬直跳，但是这种刺激的感觉使唐芩儿十分兴奋。唐芩儿秀脸红的象熟透的苹果一样，令人心动，唐芩儿娇痴的白了李云龙一眼。

令李云龙有种冲动的感觉，要是在房间中，估计李云龙早就把她压在床上，又是一场大战了。李云龙瞥视赵东川，斑斓剑赵东川仿佛要把自己吃掉一样，咬牙切齿的瞪着自己。李云龙对唐芩儿说道：“那个斑斓剑赵东川是不是也是你的追求者之一啊？”

唐芩儿厌恶的看了斑斓剑赵东川一眼说道：“赵东川仰仗着他父亲现在是青城掌门，完全不把其他门派的人看在眼中。他当初几乎要和月蕙妹妹定下亲事，但是后来知道月蕙妹妹出身青楼，用恶毒的语言把月蕙妹妹骂走，后来又恬不知耻的跑来追求我。”

李云龙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时，下人来到大厅通报道：“老爷，太极门派青云道长，携门下狂侠胡飞、灭尘剑孙清、玉扇郎君楼长风拜访。”李云龙微微皱眉，回头看了一眼暗月和暗星，二女也担忧的看了李云龙一眼。

在坐的各派的掌门也互相看了一眼，神色各异，青城派掌门思远真人起身，对众人说道：“青云正是家兄，家兄是鄙人邀来蜀中游玩的，没想到却赶上蜀中形势复杂，我想家兄为了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会帮助蜀中正道共度难关的。”

唐灵风“哈哈”一笑道：“既然是思云道长的兄长，那大家就是自己人，各位稍坐，我同思云道长一起去迎接青云真人。”说着带着唐傲风与唐傲云和思云一起去迎接青云。李云龙给几女一个安心的眼神，说道：“既来之，则安之。”

李云龙正和几女调笑着，唐灵风几人已经返回，李云龙抬头向几人看去，看到一个身穿青衣道袍的道人，狂侠胡飞、灭尘剑孙清、玉

扇郎君楼长风随其身后。玉扇郎君楼长风看到李云龙几人，眼睛一亮，冷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邪刀许厉咱们又见面了。”

李云龙连忙起身，说道：“哎呀，楼兄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上次弄坏了你的剑，本来说去铁匠铺给你打一把呢，这不还没来的及去，就又见面了，和楼兄还真是有缘啊！”楼长风气急败坏的说道：“我那把可是宝刃绵竹……”

青云真人喝道：“长风住口，还不够丢人吗！”李云龙暗笑一声，这个楼长风长的一表人才可是却是个饭桶，耸耸肩无奈的说道：“原来那把剑是绵竹啊！我还以为是从铁匠铺里打的呢，要不怎么那么不结实呢！哎，楼兄你是不是被人骗了，买了把赝品啊！”

狂侠胡飞说道：“许厉，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太极门可不是好欺负的！”李云龙冷笑道：“是啊！你太极门都是欺负人的，哪里会好欺负呢！”狂侠胡飞还要说什么，青云真人喝止道：“飞儿，有师傅我在这里，没你说话的份，给我退下。”

然后转身对李云龙笑着说道：“这位想必就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邪魔刀许厉吧！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李云龙施礼道：“青云真人真是抬举晚辈了，那次是小子孟浪了，希望楼兄可以不记前嫌啊！”

楼长风“哼”了一声，没有说话，青云真人笑呵呵的说：“年轻人吗，好勇斗恨是正常的吗！不打不相识吗，以后可要多亲多近啊！听见没有你们三个。”青云真人对楼长风三人说道。

楼长风三人点头称“是”，又恨恨瞪了李云龙一眼，才陪同青云真人落座。李云龙微微一笑，返身落座，暗月凑近李云龙身边低声说道：“公子，要小心那个青云真人啊！他虽然笑容满面，但是咬人的狗可不露齿啊！”

李云龙冷笑一声，说道：“太极门的人一象最是护短，青云想给我玩这套，我就陪他们玩玩。”厅中的众人都沉默不语，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用完了午餐。

之后，宣文娴、唐傲云、东郭寿、秦世雷、霍飞扬、娥眉四秀众人都聚集到李云龙所住的小院，李云龙不满的说道：“你们都跑到我这里干什么！”唐傲云说道：“你对太极门青云几人到来有什么看法！”

李云龙不顾众人在场，把宫月蕙抱到自己的腿上，手揽在月蕙的细腰上，宫月蕙脸红红的*在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瞥嘴道：“管他想干什么呢！见招接招，别人怕他们太极门，我可不怕！”

秦世雷笑道：“老许，你还蛮合我胃口的呢！”李云龙瞪眼道：“喂，老秦的的话说的怎么那么暧昧呢！我可对男人没兴趣的！我看你和东郭寿这家伙蛮对路的！”东郭寿喊道：“喂，许厉我和你有仇啊！怎么又推到我身上了！今天我一定要和你打一架。”

李云龙没有理他，拍了拍宫月蕙的小屁股，说道：“月蕙陪我到街上转转怎么样！”宫月蕙乖顺的点点头说道：“好啊！”唐芩儿抱着李云龙的胳膊撒娇道：“表哥，我也要去！”李云龙凑到唐芩儿耳边说道：“我哪里敢把你忘了啊，我的小宝贝儿！”

第五百四十二章

秦云凤听到秦世雷这话，站起来，拽着秦世雷的耳朵说道：“你个臭小子说什么，陪女人上街怎么了，姐姐我今天也想逛街了，你姐夫今天没时间，就你陪我上街吧！”秦世雷无奈的屈服在秦云凤的雌威下。

在成都最繁华的寺前街上，有一群妙龄少女，也许该说是**，唧唧喳喳的说笑不停，东看看西逛逛，并且不时回头看跟在身后的几个愁眉苦脸的男人。唐傲云、秦世雷、霍飞扬、东郭寿都不断埋怨李云龙。

原来听说要逛街几个女人都兴奋的不得了，最后不仅秦世雷被拽了进来，连霍飞扬和唐傲云也被自己的未婚妻拽来一起逛街，而东郭寿就属于比较倒霉的了，他看到唐傲云几人也被拽了进来，就在一旁幸灾乐祸，被唐傲云几人痛扁一顿，说是好兄弟要有难同当，结果也被一起拽了出来。

李云龙不满的说道：“喂，不要说了好不好，你们不错了只照顾一个女人就好了，我一个人可是要照顾六个女人啊，真不知道暗月她们怎么想的连宣文娴买的东西也要我拿！”东郭寿一边喝酒一边笑嘻嘻的说道：“谁让你这么花心的，现在知道女人多了麻烦了吧！不过我估计过不了多久，宣文娴也逃不脱你的魔掌的！”

暗星看到李云龙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就跑过来，对李云龙说道：“公子，我来帮你拿吧！”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没关系的，星儿你怎么不买些东西呢！”暗星摇头道：“我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李云龙爱怜的看着暗星，说道：“女人应该好好的打扮一下的啊！虽然我的星儿天生丽质，可是我仍然喜欢星儿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因为我知道那是为我而绽放的美丽。”暗星感动的*在李云龙的身上，灵动的双眸中泪光闪闪。

李云龙笑着说道：“是我太粗心了，这么久了我从来没有送过你们什么礼物。今天我给星儿挑件礼物好吗！就不知道合不合星儿心意了。”暗星点了点头，轻声说道：“只要是公子选的，星儿都喜欢。”

李云龙看到不远处，就是蜀中最大的珠宝行[通运珠宝行]，李云龙冲着前面几女喊道：“老婆们，夫君要送礼物了，快来啊！大街上的行人都纷纷向李云龙看过来，李云龙无所谓的耸耸肩，大街上的不少少女都被李云龙潇洒的气质所迷醉。

蜀中本就聚集许多少数民族，所以蜀中的民风，不象中原其他地方那么死板，蜀中的少女到了婚配年龄，会比较大胆的表露爱意，所以不少怀春少女都向李云龙抛来阵阵秋波。几女满面羞红的跑了过来，对李云龙一阵埋怨，都被李云龙用一阵热吻大发，街上的行人，都向几人投来善意的微笑。

几女都羞涩的站在李云龙身边，李云龙带着众人走进了[通运珠宝行]，珠宝行的伙计连忙上前伺候。伙计热情的帮李云龙几人介绍各款珠宝，李云龙看后摇头道：“还有别的吗？”

这时候珠宝行的掌柜走上前来，笑着说道：“这位大爷这些都没有合意的吗？我这里还有一个系列的首饰，共二十四套，每套有一个发簪一对耳环，一个项链，一对手镯，是已故的著名珠宝名家苏澜大师最后一个系列的珠宝，但是这个系列的首饰苏大师说不单卖，如果要买的话就要二十四套全都买下，并且每套都价值不菲，所以一直没有人问津，不知道这位公子有兴趣吗！”

李云龙感兴趣的问道：“哦，为什么必须要一起买呢？”掌柜笑着说道：“因为这个系列的珠宝是以二十四节气命名的，分别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大师说二十四节气不分家，所以说一定要归一人所有。”

李云龙点头道：“掌柜可以让我们看看吗！”掌柜点头道：“各位请随我来这边。”几人随着掌柜来到一个柜台前，掌柜把那二十四套首饰拿了出来，众人都注目观看，众人看后都不禁阵阵惊叹，李云龙也暗暗点头，的确是极品。

立春到谷雨六套散发着温柔的光芒，立夏到大暑等六套显得光芒四射，立秋到霜降等六套高贵典雅就如秋季一样成熟，而立冬到大寒等六套给人一阵清爽的感觉显的冰清玉洁，而且每套又有自己独到的之处，十分切合二十四节气的特点。

几女都看得都已经出神了，眼中都是星光闪闪。李云龙笑着对掌柜说道：“什么价钱啊？”掌柜笑着说道：“公子真是识货啊！这二十四套的确件件是极品，无论是用料还是手工都是上上之品。公子要是诚心想要，我可以便宜一些，因为这个系列的首饰价钱太高已经很久没有人问津了。每套黄金一万两，二十四套共黄金二十四万两。”

“啊”，几女都是一声惊叫，唐傲云几人也不禁咤舌。“你这是抢劫吧！”东郭寿说道。唐芩儿几人听到惊人的价钱，又不舍的看了看首饰，失望之色逸于言表。李云龙微微一笑，扭头对暗月低声说道：“月儿咱们还有多少银票？”

暗月惊异的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公子不是真的想买吧！现在我这里还有十五万两黄金的银票。”李云龙点点头，对掌柜的说道：“我都要了，这里是一万两黄金的银票，做定金，我今日天黑之前必然回把剩余的部分拿过来。”

掌柜点头哈腰的说道：“好的，我等侯公子大驾。”秦世雷笑着说道：“老许你真是家财万贯啊，出手真是阔绰。”李云龙说道：“为博红颜一笑，千金散尽又有何不可。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对我来说她们才是我最珍爱的宝贝。”说着，深情的看了看几女。

唐芩儿几个和李云龙有关系的女子，都泪眼朦胧的看着李云龙，连最是坚强的暗日眼圈也微微泛红。宣文娴也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李云龙。娥眉三秀对唐傲云几人也是一阵埋怨怪他们不够体贴。

李云龙率众人走出珠宝行，暗月问道：“公子咱们去哪里凑那么多钱啊？”李云龙转头对唐傲云说道：“二哥，这里最大的赌场的哪家啊！”唐傲云笑着说道：“文华楼，你不会想去赌场捞钱吧！”

李云龙接着问道：“文华楼？有什么背景没有。”唐傲云答道：“文华楼同时经营妓院和赌场，是青城的产业，和成都官府也有联系。”李云龙笑着说道：“哦，青城的生意啊！好，那我今天要去照顾照顾他们的生意了。”

一行几人来到了文华楼前，文华楼前楼是一个大型赌场，后楼是个妓院，此时正是下午，妓院比较冷清，但是前楼的赌场却是人声鼎沸，几人大摇大摆的走进了文华楼。李云龙在赌场里转了一圈，最后在赌点数的桌子前面站定。

李云龙看了两把，熟悉了一下庄家的手法，抽出一张五千两黄金的银票，放在了六点之上，庄家一看这张巨额的银票微微一笑。蔑视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因为庄家知道自己这次摇的是五点，他自信满满的开点。

但是当他看到色子的点数的时候，楞在那里，怎么可能凭自己的手法怎么可能出错，因为桌子上的点数正是六点。李云龙笑着把自己赢的银子取了过来。庄家疑惑的看了李云龙一眼，没有说什么，他认为自己这次是失误。

但是当他连输了五把的时候，他的冷汗已经湿透了后背。这时，李云龙面前的银票已经从五千两黄金翻升到六万两黄金。赌场中一片沉静，所有人都围到这张桌子前面，目瞪口呆的看着这场豪赌。

因为赌场规矩不许拒绝赌客下注，所以只要李云龙一直下注，庄家就只能一直开。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岁，身材肥胖，身上穿着一袭上好的绸衣。这人眼光如刀子一样锐利，死死的盯着李云龙，笑着说道："这位是哪条道上的朋友，面生的紧！"

唐傲云凑的李云龙近前，对李云龙说道："这个是文华楼赌场的大掌柜，青城派的长老笑面虎谷世表，此人赌术极其高超。"谷世表看了一眼唐傲云笑着说道："原来是唐二少爷，这位是你的朋友吗？我们青城和唐门世代交好，不知今日是何意思？"

傲云笑着说道："这为是我表弟许厉，他初来成都，手头有些紧张，想来碰碰运气没别的意思。"谷世表"哦"了一声，笑着说道："许老弟缺银子好说，说个数目，只要我谷世表能办得到，兄弟照办就是。"

李云龙"呵呵"笑道："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兄这么给我银子，我拿着也不安心啊！"谷世表眼中寒茫一闪，仍然笑着说道："那兄弟我陪你赌，许老弟说吧赌什么？"李云龙悠然的做在坐位之上，笑着说道："客随主便。"

谷世表说道："看老弟色子玩的不错，那我们还是赌色子吧！"李云龙点头道："哦，怎么个赌法，赌大小吗？"谷世表笑着说道："赌大，谁掷出来的点数大，就算谁赢。"李云龙说道："好，那就请欧阳大掌柜先请。"

谷世表笑嘻嘻的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拿起六颗色子，向一个瓷碗中掷去。色子在碗中翻滚片刻，最后静止在碗中，六个六点，赌客们一阵惊呼，这已经是最大点数了，也就是说，谷世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唐芩儿几女担忧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唐芩儿想说话，但是被暗月阻止了，众人都紧张的看着赌桌。李云龙笑着说道："欧阳大掌柜，好手段。"谷世表"哈哈"一笑，说道："许老弟客气了，请。"

李云龙拿起色子，随手就掷到碗中，片刻之后，五个色子已经停了下来，都是六点，只有最后一个色子还在旋转，李云龙笑嘻嘻的看着谷世表。赌场的赌客都在大声喊道"六点……六点……"

谷世表眼珠一转，手指微曲，一道指力向最后色子射去。李云龙冷笑一声，手指微微一弹，那颗色子一声脆响，碎成两半，最后一个六点一个一点落在碗中。李云龙笑着说道："欧阳掌柜不好意思，我赢了。"

谷世表咬牙切齿的说道："你出千。"李云龙笑着说道："欧阳掌柜，饭可以多吃，话可不能乱说。在场这么多人谁看到我出千了，至于色子为什么会两半，我想大掌柜的比我清楚吧，文华楼不是输不起想赖帐吧！"

谷世表面色铁青的说道："文华楼，有赌不怕输。"说着拿出来六万两黄金的银票扔给了李云龙。李云龙拿起银票起身，笑着对谷世表说道："让欧阳掌柜破费了。"说着转身向门外走去。

这时，有人笑着说道："许兄，赢了钱就这么急着走啊，既然到了文华楼。也不来和小弟一会啊，是不是看不起小弟啊！"李云龙转头望去，看到青城派大弟子飞花剑雨司徒明风，带着斑斓剑赵东川和太极门的狂侠胡飞、灭尘剑孙清、玉扇郎君楼长风从后楼走了过来。

李云龙看到几人，笑着说道："小弟，哪里知道各位在这里寻欢呢，小弟本也想去青楼转转，可是奈何这几个醋坛子在身边，实在是有心无胆啊！"

司徒明风"哈哈"笑道："许兄说笑了，有这么多绝色美女陪伴，青楼里的那些庸脂俗粉哪里能进许兄法眼啊！小弟午时在明日要在聚德食府设宴，不知道各位能否赏脸啊！"李云龙看了唐傲云一眼，唐傲云笑着说道："司徒兄相邀，我们兄弟几个哪里敢不去啊！"

司徒明风点头道："好，明日午时在下恭候各位大驾。"李云龙几人拱手道别，走出了文华楼。霍飞扬说道："不知道他们又要搞什么花样，明日可要多加小心。"

秦世雷点了点头，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怕他们搞什么小动作。"然后接着对李云龙说道："老许，你的赌术不错吗，有机会让你会会另一个好兄弟，估计你们会一见如故的。"

李云龙感兴趣的问道："不知道是哪位啊！"秦世雷笑着答道："杭州飞来峰四方阁的少阁主盖天第一手谭天。此人不仅武功和我不相伯仲，并且精于歧黄之术，但是他最自豪的却是一手天下无双赌技。他常说找不到知音之人，甚是苦恼，我看老许你的赌术道是可以与他一战。"

秦世雷笑着答道："杭州飞来峰四方阁的少阁主盖天第一手谭天。此人不仅武功和我不相伯仲，并且精于歧黄之术，但是他最自豪的却是一手天下无双赌技。他常说找不到知音之人，甚是苦恼，我看老许你的赌术道是可以与他一战。"

李云龙惊异的说道："原来是江南第一才子谭天，这么一说我到是有兴趣见见他了。"几人说说笑笑来到了通云珠宝行门前，李云龙这一路上也为刚才说的话付出了代价，李云龙哭丧着脸说道："你们要谋杀亲夫啊！我不就是说你们是醋坛子吗！也不至于这样折磨我啊！"

李云龙抚摩着被掐的伤痕累累的双臂。唐芩儿警告李云龙道："你要是敢去青楼寻欢，我们以后都不让你碰我们。"这时珠宝行的掌柜看到李云龙几人进来，连忙迎上来，这才解了李云龙的燃眉之急。

掌柜撮着手，满脸谄媚的笑容，对李云龙说道："公子，是不是来拿货啊？"李云龙点头道："是啊！这里是二十三万！"掌柜颤抖着手，从李云龙的手中接过银票，连忙吩咐伙计帮李云龙把首饰包装好，交给了李云龙。当然其他娥眉三秀也从情郎和弟弟那里拿到了自己喜欢的首饰。

几女都心满意足的回到了唐府，又都凑到了李云龙那里，想看看李云龙会分别给几女哪套首饰。李云龙把二十四套首饰摆在桌子上，笑着对几女说道："你们喜欢哪套就拿哪套吧！"李云龙这句话，招来众女的白眼和唐傲云几人的嘘声。

唐芩儿不依道：“我们就想要你选给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挑出我们最喜欢的。”李云龙微微一笑，看了几女一眼，拿起了那套以春分命名的首饰，笑着对暗星说：“来。星儿为夫给你戴上。”

暗星脸微微一红，但是掩饰不住眼中的喜悦之情。唐芩儿不依道：“说出原因。”李云龙扫视众人，众人都露出关注之色。李云龙说道：“立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立’开始之意，立春揭开了春天的序幕，表示万物复苏的春季的开始。所以我要给我的未婚妻蓝冰月，而这个春分和星我觉得非常般配，春雨蒙蒙的神秘感和星儿给人的感觉差不多。”

众人还是不解，李云龙笑着看了暗星一眼，暗星已经羞不可耐，暗日和暗月也笑嘻嘻的看着暗星，李云龙咳嗽一声，才说道：“春分之时天气变化比较时寒时暖，就象星儿对别人冷如寒冰，但是对我却温柔体贴，所以春分归星儿所有。”

众人才恍然，宫月蕙问道：“星姐姐，你最喜欢的是不是这套呢？”暗星温柔的看了李云龙一眼，点了点头。李云龙又拿起清明，笑着抱起宫月蕙给她戴上，说道：“清明，乃天清地明之意。书曰：‘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洁显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齐，故名也’。月蕙温柔善良，身陷淤泥却微尘不染，身受众人所欺，却仍坚信人性本善，清明非月蕙莫属。”

宫月蕙泪眼朦胧的看着李云龙，说道：“我虽最喜爱这套，但是我没有敢奢望哥哥会给我这套，我真的很高兴哥哥会给我这套。”说着轻轻的吻了李云龙一下。众人也都为宫月蕙终于找到真爱所高兴。《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dχsψ。com》

李云龙拿起立夏，帮身边的唐芩儿戴上，笑着说道：“你这个小辣椒，这个最适合你。‘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立夏之时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就象你这个小丫头火热中带些羞涩，叼蛮中却含有丝丝温柔。”

唐芩儿笑嘻嘻的亲了李云龙一下，说道：“谢谢表哥，人家最中意的就是这套啦！”李云龙看了一眼笑嘻嘻看着自己的暗月，说道：“宝贝过来。”说着拿起芒种帮暗月带上。接着说道：“斗指巳为芒种，此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名芒种也”。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

入典型的夏季，正如暗月虽火辣的令人心动，却不难耐，虽为尤物却不到及至。”

暗月给李云龙一个火辣的热吻，笑着说道：“谢谢啦！夫君！”李云龙拿起立秋那套首饰，看着暗日，暗日径自走到李云龙身边坐在李云龙的腿上，李云龙说道：‘斗指西南维为立秋，阴意出地始杀万物，按秋训示，谷熟也。’立秋由于盛夏余热未消，秋阳肆虐，故有‘秋老虎’，成熟高贵中却带着火热。”

暗日说道：“这么说不是明显在说我老吗！”暗日虽然这么说，但是神色中没有丝毫的不快，喜孜孜的让李云龙帮自己带上。唐芩儿看了一旁若有所思的宣文娴，说道：“如果让你送文娴姐姐你会送那件啊！”

李云龙看了一眼，对自己露出狡黠笑容的唐芩儿，拿起白露说道：“那就是这套啦！高贵中带着些许清冷，内敛中掩饰不住她迷人的灵气。”宣文娴听到李云龙这话，看了李云龙一眼，眼中流露出复杂的神色，接着眼神一阵黯然，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各位不好意思，我有些不适，告退了。”说着推门走了出去。

暗月推了李云龙一把，冲宣文娴的方向努努嘴，李云龙笑着站起身来，拿起那套白露，对唐傲云几人拱拱手，几人笑着对李云龙说道：“祝你好运！”李云龙转身冲宣文娴的房间走去。

李云龙来到宣文娴的房间，看到屋中无人。李云龙往四周看去，在花园的凉亭中发现了宣文娴的身影。李云龙来到宣文娴的身后，宣文娴看着花丛发呆，幽幽的自语道：“我怎么能同时喜欢上两个男人呢？但是他们两个人都那么奇特，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连下意识小动作都一样呢。”

李云龙凑到宣文娴的身边，轻声问道：“宣小姐在说谁啊？”宣文娴一惊，连忙转过头来，看到李云龙就站在自己咫尺之处，李云龙身上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宣文娴脑中一阵眩晕，下意识的退后两步。

李云龙又向上走了两步，宣文娴懦弱的说道：“许大哥不要这么逼迫文娴好吗？”李云龙凑到宣文娴的近前念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宣文娴满目惊奇的看着李云龙，说道：“你……你怎么知道？”宣文娴张着小嘴呆呆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看着宣文娴娇俏的模样，低头吻住了宣文娴的樱桃小嘴，宣文娴一时不察，被李云龙吻个正着。连忙挣扎，小手捶打着李云龙，要把李云龙推开。

李云龙哪里能让她得逞，用力的抱住宣文娴，舌头不安分的用力顶着宣文娴的牙关，宣文娴死死的咬着牙齿不让李云龙得逞，李云龙的手攀上了宣文娴的玉峰，轻轻的揉搓着。宣文娴一惊，张嘴想叫，李云龙的舌头，借机伸进了宣文娴的嘴中，添弄着宣文娴的香舌。

宣文娴捶打的力气越来越小，最后已经迷醉在李云龙的热吻之中，双手轻揽李云龙的虎背，娇躯软软的依在李云龙的怀中。一阵热烈的亲吻，宣文娴娇喘着，*在李云龙的怀中，好一段时间才缓过来。

宣文娴泪流满面的看着李云龙，说道：“许大哥，你为何如此逼迫文娴，文娴的心中怎么能容纳两个男人，你这是往绝路上逼文娴，文娴现在如何有颜面存活在世上。”

李云龙温柔的亲掉了文娴脸上的泪水，宣文娴麻木的呆在那里没有躲避，李云龙看着宣文娴憔悴的模样，心中不禁一阵撕痛，凑到宣文娴耳边，说道：“那人便是你面前之人，你面前之人就是那人。”

宣文娴眼睛中闪光一阵异彩，抬头看着李云龙，说道：“你说什么？”李云龙微笑道：“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人，所以文娴的心里喜欢的本来也是同一个人。”

宣文娴仔细的看了看，不信道：“你不要欺骗我，我不会相信的。”李云龙凑到宣文娴晶莹的小耳边，说道：“李云龙就是许厉，许厉也是李云龙，这里不方便，到房中我告诉你实情好吗！”

宣文娴惊喜的看着李云龙，眼神中却有带着幽怨之色，点点头，带着李云龙来到自己的房间。

两人进入房间，李云龙把门关上，宣文娴目光复杂的看着李云龙，说道：“你可以说了吧！”李云龙微微一笑，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摘了下来。宣文娴愣愣的看着这张俊美的脸，微微颤抖的伸出手，温柔的抚摩着李云龙的脸，呢喃的说道：“真的……真的是你！”

李云龙温柔的看着宣文娴，两人的目光纠缠在一起。突然，宣文娴脸色一黯，泪水从那充满灵气的美眸中淌了出来，冲李云龙喊

道："你既然知道我爱的是你李云龙，为什么又用另外一个身份来接近我，让我不可自拔的又爱上了另外一个你，你为什么这样做，无论怎么样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我宣文娴同时的爱上了两个男人，我是一个朝秦暮楚的女人。"

接着掩面蹲在地上，失声痛苦。李云龙心痛的看着宣文娴，本以为当宣文娴知道许厉和李云龙是一个人的时候，宣文娴会高兴万分，没想到却是这样，也许自己还是太不了解女人了，也许对宣文娴来说许厉和李云龙是一个人，并不是一个高兴的消息。

李云龙扶起来蹲在地上痛哭的宣文娴，抬起宣文娴的头，看着宣文娴的眼睛，宣文娴原本充满灵气的眼睛，现在却变的一片死灰。宣文娴呆呆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看着宣文娴真诚的说道："在我心中文娴是一个纯洁痴情的好女人。"

宣文娴原本死灰的眼睛中出现一丝变化，低声问道："一个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女人还值得你去爱吗？"李云龙低头亲了一下宣文娴苍白的嘴唇，说道："一个同时爱上许多女人的男人能获得文娴的青睐吗？"

宣文娴摇头道："这不一样的！"李云龙诚恳的说道："文娴你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你有选择的权利！文娴你知道吗，你本就是一个受人仰望的天之娇女，对你来说不需要和别的女人去分享一颗心一份爱，但我却不能给你一颗完整的心，一份独享的爱。"

宣文娴痛苦的看着李云龙，说道："你这么说，是想说你要放弃我是吗？"李云龙摇头道："不，绝不。放弃不是我的准则，在我的信条里没有放弃两个字，你有你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不会放弃，因为我已经认定你是我的女人。"

宣文娴幽幽的说道："怪不得月蕙妹妹说你霸道。"李云龙坏坏一笑，手上一用力气，是宣文娴的娇躯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身上，李云龙能明显的感觉到宣文娴胸前的那两个突起，说道："那我更霸道一些好吗！"

宣文娴原本苍白的脸上也出现了红晕，呼吸也微微急促起来，双手推拒着，冲李云龙娇嗔的说道："放开我，你说要给我选择的权利，我还没有选择呢！"宣文娴吐气如兰的娇嗔，令李云龙更是欲火上冲，***已经硬起，死死的定在宣文娴双腿之间。

李云龙低头再次吻住了宣文娴的小嘴。宣文娴只是微微挣扎便屈服在李云龙舌头的攻势下。李云龙抱着宣文娴来到床边，把宣文娴压倒在床上，一边亲吻着宣文娴一边脱去了宣文娴的衣衫。

当宣文娴的完美的裸体展现在李云龙眼前时，李云龙迷醉了，这真是上天赐给男人的恩物啊！宣文娴别过头去，羞涩的闭着眼，睫毛轻轻的颤抖着，贝齿咬着嘴唇，一个手护在胸前。

另外一只手死死的抓着床单，片刻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宣文娴睁开眼睛，看到李云龙还在呆呆的看着自己的身体，宣文娴羞涩的看着李云龙。

李云龙这才缓过神来，李云龙又再次俯下身子，嘴和双手不断的挑逗着宣文娴的兴奋点，经过唇手交加的攻势，宣文娴已经溪水泛滥，双手也抚摩着李云龙强壮的身体，喃喃的说道："哥哥，文娴永远是你一个人的，好好爱文娴吧！文娴决定要做你的女人。"

李云龙坏笑道："文娴确定选择我了！"宣文娴的小手轻轻捶打着李云龙的胸口，说道："你都把人家这样了，人家还能选择别人吗，你这个大坏蛋。"李云龙笑着说道："那大坏蛋要吃文娴了啊！"说完，只听宣文娴一声娇啼，泪水再次淌下。

之后，男人的喘息之声和娇嫩的呻吟声一次又一次响起。久久之后，房间中才重归宁静。李云龙抱着宣文娴躺在已经一片狼籍的床上，床单上一朵鲜艳的红花显的格外显眼，宣文娴庸懒的依偎在李云龙怀里，象一只吃饱的小懒猫一样。

李云龙爱不释手的抚摩着宣文娴那细如绸缎的肌肤，笑着说道："文娴感觉怎么样啊！"宣文娴噘着小嘴说道："还说呢，人家第一次吗，你怎么那么粗鲁。"李云龙说道："什么叫我粗鲁啊，不知道刚才谁让我用力一些的，现在可好吃饱了，把我扔到一边了。"

宣文娴挑衅的说道："怎么了，我正想把你甩了呢，你还想赖我一辈子啊！"李云龙假装哭泣的说道："你要了人家，就想把人家抛弃，我这辈子是跟定你了。"宣文娴用力的拍了李云龙一下，娇嗔的说道："你好恶心啊！受不了你了！"

李云龙"哈哈"一笑，又贪婪的吻住了宣文娴噘起的小嘴，吻罢李云龙陶醉的说道："文娴的小嘴真是又香又甜啊！百吃不厌！"宣文娴

不满的说道："可是你的嘴好臭啊！"李云龙惊诧的说道："有吗？我还以为也很香的呢，我看你刚才也吃的蛮投入的啊！"

宣文娴小鼻子一皱，轻轻的拍了李云龙一下，说道："人家才没有呢！我只是不想吃亏而已。"李云龙不明白的问道："什么吃亏。"宣文娴俏皮的一笑，说道："你用舌头舔我，我当然要舔回来啊！要不我多不划算。"

李云龙差点晕倒，宣文娴掐着李云龙腰上的软肉，呵斥道："快说，上次在东海我见过的那个人是谁，我确定他不是你！"李云龙微微一鄂，说道："你怎么知道的！"宣文娴得意一笑，说道："不久之前。就是你看着我身体发呆的那个时候我才确定。"

李云龙看着宣文娴，迷糊起来。宣文娴秀脸一红，说道："因为我洗澡的时候被他偷看过。""什么？"李云龙一声惊叫，李云龙脸色变的难看起来，不知道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宣文娴看到李云龙脸色铁青，抿嘴一笑，在李云龙的唇上亲了一下，说道："你知道为什么我看出来你们两个不是一个人吗？是因为他看我的眼神和你刚才看我的眼神十分不一样。"

李云龙说道："怎么不一样。""我一直很奇怪虽然你们两个人长的一样，但是为什么上次你看起来有些脂粉气，而这次你却浑身的阳刚之气，当你刚才呆呆我看着我的身体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看到我的身体只有赞叹没有一丝的情欲在里面。"宣文娴说道。

李云龙接着问道："为什么？"宣文娴埋怨的看着李云龙，说道："你装的到是蛮象的，快说她是不是你的情人"李云龙更觉惊异，说道："什么？"宣文娴哼了一声，说道："因为上次的那个是个女人假扮的，根本就不是男人，所以我才放开心胸和你在一起啊！"

李云龙急忙说道："你是说上次的那个人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是吗？"宣文娴疑惑的看着李云龙，说道："是啊！而且是个很年轻的女人。"李云龙脑中一片混乱，宣文娴看着李云龙发呆，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李云龙才把李为谦对自己说的话，告诉了宣文娴。宣文娴也有些惊异的说道："是你爷爷亲口和你说是他假扮的你吗？"李云龙点点头，宣文娴说道："我的推断不会错，上次我见的那个你肯定是个年轻的女孩假扮的！而且她对你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了解，因为你的小

动作她都扮的丝毫不差，所以我才认为她也是你的情人呢，因为只有相恋的人才会把对方的一举一动记的那么清楚。”

第五百四十三章

“相恋的人？”李云龙反问了一声，接着自语道：“难道上次你见的是心儿，可是师傅没有必要隐瞒啊！你怎么能肯定是个年轻的女子呢！”宣文娴瞥了李云龙一眼，说道：“直觉，女人的直觉！”

李云龙不满的说道：“女人的直觉？你才从女孩过渡到女人，就有女人的直觉了！好了不管了，以后见到爷爷问问好了。对了你说我有许多习惯的小动作，我怎么没感觉！”宣文娴说道：“你当然不会有感觉了，习惯成自然啊！”

李云龙问道：“都是什么小动作啊！”宣文娴嘻嘻一笑，说道：“你右手的大拇指时常会去蹭右手中指的第二个指节，当然还有其他的，可是不能告诉你！”李云龙哈哈一笑，亲了宣文娴额头一下，说道：“看来文娴对我观察很仔细啊！”

宣文娴娇嗔的说道：“别得了便宜好卖乖！你问问暗月她们几个，她们肯定也都知道，所以无论化妆成什么样子，你都会被认出来。”李云龙嘀咕道：“那可有够倒霉的！”宣文娴掐着李云龙说道：“你说什么呢？”

李云龙哀叹一声，说道：“本以为文娴是个温柔高贵的女子，现在看来又是一个河东狮！”宣文娴往李云龙的怀中又蹭了蹭，低声说道：“也许这才是最真实的文娴吧！你不会反悔吧！”李云龙紧紧的搂住宣文娴，说道：“无论是高贵温柔的文娴还是叼蛮可爱的文娴，我都喜欢，别胡思乱想了。”

宣文娴高兴的主动亲了李云龙一下，然后伸出芊芊细手，说道：“拿来！”李云龙故做不解的说道：“拿来什么？”宣文娴不满的说道：“人家的礼物！”李云龙恍然道：“哦！你说那套白露啊！我看你不肯要，一生气，就把它扔了啊！”

宣文娴白了李云龙一眼，娇嗔的说道：“你当人家是小孩子啊！快点拿来，要不我可要搔你痒了！”说着伸出小手在李云龙的腋下搔痒。李云龙与宣文娴打闹起来，李云龙把宣文娴压在身下，宣文娴不满的扭动着身体。

李云龙气喘吁吁的说道："文娴你在乱动我可就忍不住了！"说着坏坏的看着宣文娴。宣文娴听话的不敢再乱动了，撒娇的说道："好哥哥，给人家吗！好不好啊！"李云龙坏笑道："给什么啊！这个吗？"李云龙指着***说道。

宣文娴羞脸一红，也感觉自己说的话有点暧昧。连忙辩解道："讨厌啦！你知道人家说的不是那个啦！人家说的是那套白露！"李云龙笑着说道："那可是要给我最最爱的小妻子的哦，要了以后可就不能反悔了！"

宣文娴皱着小鼻子，不满的说道："你这个大色狼，现在都这样了我还能反悔吗！你就知道欺负人家！"说完抽泣起来。李云龙哄道："好了，我的宝贝文娴，哥哥说错了好吧！哥哥给你拿礼物去！"说完李云龙下床从衣服拿那套白露。

宣文娴抬起头，看着李云龙的背影，露出了小狐狸一般，狡黠可爱的笑容，脸上满是得意之色。李云龙转身看到宣文娴的笑容，佯装生气道："好啊！你敢骗我！"说着扑***两人又是一阵打闹。

李云龙给满脸通红的文娴戴上首饰，说道："来起来给哥哥看看好看吗！"宣文娴半跪在床上，咬着下唇，羞涩的让李云龙欣赏，虽然宣文娴的娇躯已经被李云龙把玩半晌，但是在再次仔细观看的时候，仍然禁不住傻傻的发呆。

半晌才喃喃的说道："太完美了，没有任何瑕疵，文娴你是上天赐给我最珍贵的宝物。"宣文娴听到心上人的赞赏，满心欢喜，但仍带醋意的说道："别哄人家了，我哪里有你那两个冰月、晨月、心儿妹妹漂亮啊！"

李云龙抱着宣文娴说道："怎么吃醋了啊！"宣文娴亲了李云龙一下，说道："人家才不会吃醋呢，只要你对人家好，其他的人家什么也不在乎。你以为人家看不出来啊，你之所以买了那二十四套首饰，还不是想找二十四个夫人啊！"

李云龙笑道："文娴还真是了解你家夫君呢！"李云龙心道：这二十四个只是自己的正妻，如果所以女人加起来的话说不定要达到三千个，毕竟在魔法大陆上还有很多美女，另外神界、魔界的美女也不能放过。

李云龙看到天色渐暗，说道：“文娴起来吧！太阳快下山了！”两人穿戴整齐，回到李云龙的住处。唐傲云众人都一直没有离开李云龙的住处，唐傲云和霍飞扬两人坐在小院的凉亭中对弈，东郭寿和秦世雷正在拆招对练。

众女都坐在凉亭中一边谈心一边看唐傲云两人下棋。只有暗日和暗星二人，聚精会神的看着秦世雷和东郭寿二人的打斗。李云龙与宣文娴一进小院，众人的目光就聚集了过来。众女看到宣文娴和李云龙亲热的携着手走了进来，唐芩儿白了春风得意的李云龙一眼，嘀咕道：“大色狼！”

众人看到宣文娴戴着李云龙送的白露，并且走路的异状和春意未褪的娇柔模样，都会意的笑了笑。宣文娴看到大家都看着自己，脸上都露出奇怪的笑容，娇颜一红，挣脱了李云龙的手。

众女冲李云龙嘻嘻一笑，拉着宣文娴跑到一旁唧唧喳喳不知道说什么去了。霍飞扬大叫一声，冲着东郭寿和秦世雷二人说道：“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你们对我们的许少的泡妞手段也太不了解了，快点拿钱来！”

东郭寿和秦世雷不情愿的拿出一百两纹银交给霍飞扬。李云龙不满的说道：“好哇，你们敢拿我打赌！老霍你赢了钱也该分我这个当事人一半吧！”李云龙与众人又谈笑了片刻，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农历十一之圆月也慢慢升了起来。这时候唐萱儿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对众女说道：“今天没事，父亲让我叫你们去大厅吃饭，赏月。”

唐萱儿好象也对李云龙也有特殊的好感，伸出小手对李云龙撒娇道：“表哥萱儿跑过来累了，表哥抱萱儿过去！”李云龙抱起萱儿随众人前往大厅，众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李云龙，好象李云龙会把唐萱儿怎么样一样。

唐傲云对李云龙说道：“你小子可不许打萱儿的主意。”李云龙无奈的摇头，暗自叹息。众女看到李云龙苦笑的样子，都在一旁抿嘴而笑。大厅中已经摆好宴席，唐灵风和一个大约三十的美妇还有娥眉掌门正在谈笑。

那个美妇看到几个年轻人都来了，连忙让众人分别坐下。唐萱儿扑入**的怀中，**宠爱的看着唐萱儿。众人分宾主坐下，大家正畅饮

正酣。唐芩儿突然说道：“父亲，我听暗月姐姐说表哥的琴弹的非常好，今天赏月何不让表哥给大家弹奏一曲啊！”

唐灵风惊异的看着李云龙，说道：“厉儿，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那给大家弹奏一曲。”李云龙还待推辞，唐傲云几人已经开始起哄，李云龙无奈，只好说道：“那外甥献丑了！”

那美妇对下人吩咐道：“把我的琴拿来！”李云龙坐在琴前，轻轻的拨动了一下琴弦，清脆的声音响起，李云龙赞叹道：“好琴！”李云龙弹动琴弦，优美的琴音响起。

宣文娴也拿出玉萧，和李云龙的琴音和鸣，李云龙望着宣文娴一笑，又深情的扫视了一眼众女，唱道：“用来守护你心扉，望着你安睡就象望着一朵玫瑰，月光的轻挥，晚风的轻吹，让你显得那样美.桌上放了一杯水，是你亲手端来的，小小的关怀，深深的感慨，我都觉得特别珍贵.真的愿为你受罪，只要你快乐的飞，就算为你负累，就算为你憔悴，心里也是幸福滋味，和我想爱的人相依相偎，还有什么会比爱情更美.望着手中的水杯杯中的清水，不知不觉流出了泪，让你我永相随，让今生无怨无悔，啊我是水杯你是水，啊&8226;&8226;&8226;用来守护你心扉，啊&8226;&8226;&8226;离开你我会破碎。”

众人也陷入了优美的音乐之中，几女都痴迷的看着李云龙，眼中也蒙上了层水雾。一曲毕，众人还未从乐曲中解脱出来，这时房顶上有人鼓掌道：“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许厉是如此重情之人，我对你是越来越感兴趣了，请许来城外古庙一会，有重要事情相商。”此人说完，一道黑影从房顶疾射而出，落到唐府之外。

众人还未有反应，那人的声音又悠悠传来“望许少独自赴约。”李云龙起身，笑着说道：“有意思，众位稍坐在下去去就来。”暗星站起来，说道：“公子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陪公子一起去。”其他众女也纷纷起身，要求一起去。

唐傲云也都出言反对李云龙一个人赴约。李云龙笑道：“喂，美女有约，我带你们去算怎么回事！”唐芩儿不满的说道：“你真是要色不要命了！再说说不定是个丑八怪呢！”李云龙没有说话，转头望向唐灵风。

唐灵风沉吟片刻说道：“厉儿你一个去可要小心行事啊！”李云龙微微一笑，众人面前人影一闪，李云龙已经杳无人迹。东郭寿面色铁

青，沉思片刻，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向李云龙去的方向追去。

唐傲云几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东郭寿为何如此冲动。暗日对众女说道："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跟去看看！"说完不待众人回答已经飞身向外冲去。其他几女也要跟去都被暗月安抚下来，只能坐等消息。

唐灵风对唐傲云交代几句，然后和夫人带着唐萱儿回去休息了。娥眉的碧云师太也被唐灵风安排到客房休息。一个时辰过去，众人越来越焦急，要不暗月和宣文娴的安抚众女早就按奈不住，出去寻找李云龙了。

这时，东郭寿面色铁青的回转，不理众人的询问，一个人坐在桌前喝闷酒。暗日这时也面色忧虑的回来，众人都围上来询问，暗日摇头道："城外的古庙根本就没有人，不知道公子去那里了……"

接着暗日欲言又止，没有接着说下去。众女听到这个消息，宫月蕙同唐芩儿面色苍白，宫月蕙颤声问道："暗日姐姐，大哥不会有事吧！"暗日、暗月和宣文娴三女低头沉思，脸上也布满忧虑之色。

暗星喊道："公子不会有事情的！不会……"说着眼中已经充满泪水，以求助的眼光看着暗日。暗日心中一痛，强颜欢笑的抱着暗星安慰道："星儿，公子武艺高强不会有事情的，放心吧！"

暗月知道暗日话没有说完，笑着说道："反正在这里等公子也是无事可做，谁陪我练会功啊！"说完给了暗日一个眼色。暗日连忙说道："我正郁闷的很，正好和你练练！"说完暗日与暗月两人走了出去。

宣文娴起身也走了出去，唐傲云与秦世雷对视一眼，秦世雷说道："我还没见识过暗日与暗月的武功，我正好去观摩一下。"宫月蕙、唐芩儿与暗星只顾为心上人担心，没有在意几人的异动。

暗日与暗月来到外面，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宣文娴与秦世雷二人。暗日低声说道："我在城外的古庙发现了十八楼的人。我在古庙四周仔细勘察过，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公子现在不会有危险，但是不知道公子去哪里了！"

秦世雷说道："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又不知道老许跑到哪里去了，只能坐等了，按暗日姑娘所说，老许应该没遇到什么危险，我一会儿让老霍出去查一下，老霍的跟踪和寻人的功夫，天下一绝。"

几人想了想别无他法，只好点头同意，秦世雷回到大厅，对霍飞扬耳语几句，霍飞扬点了点头，说道：“我有点困倦，等老许回来统治我一声。”说完不顾宫月蕙与唐芩儿投来的不满的眼神，返回自己的住处。

漫漫长夜，众人都坐在客厅中苦苦的等待，天已微微泛白，李云龙还未归来，众女都如热锅上的蚂蚁，连一向比较沉的住气的暗日与暗月都已经焦急的在客厅中走来走去。暗星、宫月蕙和唐芩儿三人已经跑到唐府大门口，痴痴的等李云龙的归来。

唐傲云和秦世雷二人依然下棋消磨时间，东郭寿仍然坐在那里发呆。霍飞扬双眼布满血丝的从后面过来，暗日几人连忙围了上去，霍飞扬摇头道：“十八楼的那些人没有特别的动作，好象只是临时在古庙过夜。老许的行迹仍然没有发现。”

宣文娴再也按奈不住焦急的心情，泪水在眼中打转，银牙狠狠的咬着下唇，说道：“不行，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出去找大哥！”门口突然传来唐芩儿欢快的叫声，“快来啊！表哥回来了！”

几人听到唐芩儿的叫声，都飞也似的冲到门口，几女看到李云龙微笑着冲她们张开双臂，暗星三女都眼睛通红的站在一边。暗日和暗月一下子扑进李云龙，喜悦的泪水从眼中涌出。李云龙温柔的帮两人擦去脸上的泪水，在两人的耳边又是安慰又是道歉才安抚住两人。

李云龙抬头看到宣文娴站在一旁，又是羡慕又是犹豫的看着自己。李云龙放开暗日、暗月二人，冲宣文娴笑着说道：“文娴来让哥哥抱抱！”宣文娴再也顾不上女人的矜持，扑到李云龙的怀中，小手轻轻的捶打的胸口，“呜呜”的哭了起来。

李云龙轻轻的拍着宣文娴的粉背，宣文娴哽咽的说道：“以后不许你一个跑出去……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啊！”李云龙的眼睛也是酸酸的，点头道：“好的文娴，以后哥哥听你们的好不好！”

宣文娴轻轻的“恩”了一声，李云龙轻轻的吻去宣文娴脸上的泪水，又在宣文娴颤抖的双唇上轻吻了一下。宣文娴“哼”了一声，双唇恨恨的吻住了李云龙，香舌主动的伸到李云龙的嘴中。

李云龙一愣，没想到羞涩的宣文娴，会在这么多人面前来个**热吻。过了许久唇分，唐芩儿怪叫道：“哇，文娴姐姐这么厉害，吻这么

长时间啊，比暗月姐姐还厉害！”暗月笑骂道：“你这个臭丫头，一点也不害羞！”

宣文娴本是情不自禁，这时才想起来有那么多人看着呢，瞬间，秀脸通红，连那晶莹剔透的小耳朵也是红红的，把头扎在李云龙的怀中，不依的说道：“都怪你，都怪你……”李云龙无奈摇头苦笑，女人不讲理的时候还真是没办法。

唐傲云笑着说道：“你们别在这里哭哭泣泣的了，赶紧进去吧！”秦世雷说道：“老许啊！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花心，女人多了滋味也不好受吧！我看的都头大了。”秦世雷的话，招来了一片白眼，和娇哼之声。

李云龙笑着说道：“老秦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秦世雷无奈苦笑，轻叹一声没敢再说什么。李云龙抱着宣文娴和宫月蕙来到大厅落座，唐傲云问道：“表弟，昨晚到底是怎么会事啊！我们到城外的古庙也没找到人啊！”

李云龙摇头道：“我刚到东城门就被那人叫住，把我带到城南的密林去了。”秦世雷点了点头，说道：“我们一直不放心你，去城外的古庙看了看，发现了十八楼的人在那里活动！”暗星轻噫了一声，说道：“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啊！”

唐芩儿和宫月蕙也都点了点头，暗月娇笑道：“我们看你们三个人那时情绪太激动，所以就没敢和你们说！”听到这话，宫月蕙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唐芩儿“哼”了一声，暗星的脸色一下就黯淡下来，若有所思的在那里发呆。

秦世雷继续说道：“那个黑衣人找你有什么事啊？”李云龙半真半假的说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想委托我做笔生意！至于杀什么人，行规所限我可就不能说了！”唐傲云点了点头，说道：“大家都一夜没有休息了，都回去休息吧！中午还要赴鸿门宴呢！”

宣文娴轻掐了一下李云龙，示意李云龙去安慰一下暗星三人，李云龙点点头，暗赞文娴果然冰雪聪明。李云龙带着暗星三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到三女低着头都低着头不说话，李云龙笑笑，把暗星和唐芩儿抱到自己的腿上坐下，宫月蕙温柔的在背后帮李云龙按摩。李云龙说道：“宝贝们，谁欺负你们了，这么不高兴！不是生暗月她们的气吧！”

李云龙带着暗星三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到三女低着头都低着头不说话，李云龙笑笑，把暗星和唐芩儿抱到自己的腿上坐下，宫月蕙温柔的在背后帮李云龙按摩。李云龙说道：“宝贝们，谁欺负你们了，这么不高兴！不是生暗月她们的气吧！”《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ｄｘＳｗ.com》

唐芩儿噘着红嫩的嘴唇说道：“当然是生你这个大坏蛋的气了！让我们等你一夜，也没睡成觉，看我的黑眼圈都出来了，好丑哦！我才不会生暗月姐姐她们的气呢！她们也是为了不让我太着急才没告诉我的！哎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这么多女人围着你转！”

李云龙轻吻了一下唐芩儿香甜的嘴唇，说道：“我这么坏，你怎么还会喜欢我啊！”唐芩儿娇媚一笑，说道：“因为你这个坏蛋偷走了我的心！”说完，舒服的*在李云龙的怀里，闭上眼睛。

宫月蕙搂着李云龙的脖子，身体紧紧的贴在李云龙的背上，娇声说道：“人家只要哥哥能平平安安的，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哥哥你放心我不会生姐姐她们的气的！因为她们也是为哥哥担心了一夜，要生气也是生你的气，以后不准你一个人行动。”

宫月蕙装作凶巴巴的样子拽着李云龙的耳朵，但是掩饰不住眼中那温柔的爱意。暗星低着头，一直没有说话，李云龙揽着暗星的杨柳细腰，问道：“星儿想什么呢？”

暗星抬头看了李云龙一眼，低声问道：“是不是星儿太没用了？每次都要姐姐照顾我，可是哥哥我真的很担心啊！我真的很怕会失去你！失去了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说着眼泪顺着香腮淌下。李云龙紧紧的搂着暗星，柔声说道：“星儿，看到你哭你知道哥哥多心疼吗？暗月她们照顾你是因为她们喜欢你，不想让太难过，你们都要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事，你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三女眼眶红红的看着李云龙，暗星摇头道：“如果你出事，我会虽你而去！我不能让你孤单的一个人。”唐芩儿轻声说道：“我的心都随你而去，活着和死去又有什么分别！”

宫月蕙抚摩着李云龙的脸颊说道：“所以无论到任何时候，为了我们这些担心你的人，爱你的人，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性命，它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都紧紧的连在一起，你的喜悦就是

我们的喜悦，你的悲伤便是我们的悲伤，你的仇恨便是我们的仇恨，当我们爱上你的那个时候就注定我们的命运再也不能分开。”

李云龙的眼睛也湿润起来，感慨道：“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唐芩儿娇笑道：“看表哥的眼圈都红了，大男人还哭鼻子，羞不羞啊！”李云龙咬牙切齿的说道：“好你个臭丫头，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抱着唐芩儿扑倒在床上。

娇笑声，惊叫声慢慢被呻吟和喘息之声代替。李云龙看着在自己身边沉沉睡去的三女，三女脸上都带着幸福和甜蜜的笑容，李云龙抬头呆呆的看着屋顶。良久才收回目光，这时李云龙的目光不再是许厉那种无欲无求的潇洒，而是炙热而坚定的目光，既然选择了这种江湖之路，既然有了这么多的红颜知己期盼的目光，自己不能再退缩了，自己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李云龙再也不是那个不会武功的废物，而是一个站在武林颠峰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天高海阔任我翱翔，既然江湖的浪潮将要翻起，那么就让我来做这个弄潮之人吧！九天翱翔的龙觉醒了，武林朝廷风云将起。

李云龙慢慢的睡去，一夜的奔波实在太累了。李云龙正睡的香甜，一个小手捏住了李云龙的鼻子，李云龙一惊睁开眼，看到宣文娴笑嘻嘻的捏着自己的鼻子看着自己，李云龙正想把宣文娴拉到床上好好惩戒一番。

宣文娴纤细的手指凑到通红的嘴唇边，轻“嘘”了一声，指了指还在床上熟睡的宫月蕙等三女。李云龙会意，小心的从三女的手脚中挣脱出来，穿上外衣来到屋外，抱着宣文娴调笑道：“怎么想相公了！来亲个嘴！”

宣文娴笑骂道：“你这个大色狼，你看看都什么时辰了，马上就要晌午了，唐二哥他们还等着你一起去赴宴呢！”李云龙不理宣文娴的笑骂，恨恨的吻住宣文娴香甜的小嘴，许久才恋恋不舍的离开那温软的小嘴。

宣文娴娇喘着依在李云龙怀中，万种风情的白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失神的看着宣文娴那绝世娇颜。突然耳朵一痛，宣文娴轻咬了李云龙耳朵一下，然后娇笑着跑开，喊道：“大色狼，快点啊！大家都等你呢！”

李云龙暗道：真是个迷死人不偿命的小妖精！李云龙来到大厅，唐傲云众人都聚在大厅，看到李云龙进来都笑着打招呼，东郭寿欲言又止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李云龙看到东郭寿狼狈的样子，微微一笑，把东郭寿拽到一边，说道："老东，自己兄弟有什么不好说的，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东郭寿眼光复杂的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昨天那个是不是……"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是她！"东郭寿又道："你们没有什么吧！"李云龙脸色一肃，拍拍东郭寿的肩膀，说道："老东你这是相信不过兄弟我，还是不相信嫂子啊！"

东郭寿摇头道："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她说过她要报复我的，她说我既然在外面鬼混，就别怪她给我戴绿帽子！你又那么好色，我担心很正常啊！要是别人我大不了把那个男人杀了，可是你我下不去手，再说我也不想杀了你又被一群女人追杀。"

你以为我不想啊！其实我想这样做，她又不肯，于是李云龙苦笑道："难道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堪啊！其实嫂子还是很关心你的，难道嫂子还会真的给你戴绿帽子啊！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你罢了！在我苦口婆心的苦圈下，嫂子才原谅你，她让我告诉你这次只是对你的警告，要是你下次敢再范，她就真的不客气了！"

东郭寿激动的拉着李云龙的手，说道："真的吗？她什么时候肯见我啊！"李云龙拍掉东郭寿的手，说道："你这个动作很容易引起误会，我可对男人没兴趣！"

东郭寿攮了李云龙一拳，笑骂道："你以为我会对你感兴趣啊！快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李云龙捂着胸口，不满的说道："要不是我劝说，嫂子哪里会这么容易原谅你啊！你就这么对待恩人啊！"

东郭寿连忙鞠躬道："好兄弟，哥哥错了，快告诉哥哥吧！"李云龙轻"叹"一声，说道："真没想到就你这种大酒鬼，还能有那么漂亮的老婆！她说现在她有事要办等她办完事自然会来找你的。"

东郭寿疑惑的看着李云龙问道："她昨天带你去不会只是为了我和她的事情吧！你到底去见什么人了！"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老东，大家同行，你不会不知道规矩吧！到时你就知道了！"

东郭寿不满的说道："你小子就会装神弄鬼的！"李云龙不理东郭寿在那里发牢骚，转身向唐傲云众人走去，看到众人都疑惑的看着自

己和东郭寿，唐芩儿更绝，扑到怀里说道："表哥，你不会口味变了，和东大哥有什么吧！"说着还装做很害怕的样子。

众人听到唐芩儿的话，都哄笑起来，李云龙捏了捏唐芩儿娇小的瑶鼻。笑骂道："真不知道你这个小脑袋都装的是什么？我就要找也不能找东郭寿这么丑的啊！也要找象你二哥那么英俊的啊！"

东郭寿不满的说道："我哪里丑啊！没眼光！"唐傲云更是令人绝倒，装做扭捏的竖起兰花指，指着李云龙说道："哼，臭男人！"满屋子的人都差点恶心晕过去，最后在李云龙的号召下，众人对唐傲云一阵狂扁，连唐芩儿众女也都遏止不住扁人的冲动，最后唐傲云可怜兮兮的倒在墙角，连声叹息，交友不慎。

众人好不容易才止住笑声，最后经过众人商量，决定李云龙、唐傲云、秦世雷、东郭寿、霍飞扬、宣文娴一起去赴宴，暗月、暗日和娥眉三秀留下陪还在熟睡的唐芩儿等三女。

李云龙众人带着二十个手下，出了唐府顺着永安大街一边说笑一边向聚德食府方向前进。李云龙眉头一皱，发现自打从唐府出来，后面便有人尾随，李云龙笑着对唐傲云说道："二哥，在唐门的地盘上，都有人敢盯你的哨啊！"

唐傲云"哈哈"一笑，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唐家可是正经的商人家庭，又不是占山为王的，哪里有什么地盘啊！再说我怎么感觉好象是盯你的啊！是不是你又勾引了那个小姑娘，始乱终弃，人家找上门来了！"

宣文娴本来在兴致勃勃的观看街道两边的商铺，突然听见唐傲云说李云龙又勾引小姑娘，凑进李云龙身边，笑着问道："唐二哥，这个花心大少又勾引哪家姑娘了？"说着小手恨恨的掐了李云龙胳膊一下。

李云龙裂嘴道："二哥，话可不能乱说，会引起我们家庭不和的，你这明显在挑拨我们夫妻间的关系！"宣文娴听到李云龙的话，秀美的娇颜浮上两朵红云。

本来大街上的男人就不停的瞟来惊艳的目光，这时看到宣文娴娇羞的样子，都傻傻的看着宣文娴，原本喧哗的街上，一片安静，叫卖的小贩也停止了喧哗，生怕惊扰了美丽的仙女。

宣文娴发现街上的异状，向四周看去，发现街上的男人都傻傻的看着自己，女人也都投来艳羡的目光，宣文娴绣面通红，手足无措的站在那里，向李云龙投来求助的目光。李云龙微微一笑，轻舒猿臂把不知所措的宣文娴揽到怀中，宣文娴张开双臂揽着李云龙的腰，象鸵鸟一样，把头狠狠的扎在李云龙的怀里。

李云龙看到如此绝色对自己如此依恋，男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有些得意的向四周看去，嫉妒、羡慕、不甘、愤恨种种眼光扑面尔来，李云龙也不禁吃惊，美女的魅力真是大啊，要是这时候宣文娴说自己非礼她的话，没准自己会被街上的男人们吃了也不一定。

李云龙突然警觉，向街边的一个酒楼望去，看到楼上有一个身穿白衣的翩翩公子，柔和的目光盯着自己，目光中没有嫉妒，没有羡慕，也没有愤恨，平平淡淡的注视着，那个白衣公子和李云龙眼光一对，白衣公子冲李云龙微微一笑，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李云龙点点头，然后一饮而尽。

李云龙向那个白衣公子微微拱手，那人“哈哈”一笑，“唰”的张开手中的折扇，转身离去，跟在那人身后的两个身穿粉衣的美婢冷眼扫了李云龙一眼，也跟随那白衣公子离去。唐傲云突然说道：“他也来了，看来十八楼快有行动了！”

李云龙扭头问道：“二哥，那人是谁啊！”唐傲云冷笑道：“武林四公子第四位地狱书生东方天雷，十八楼楼主泰阎森的首徒。”“哦！”李云龙微微点了点头。唐傲云笑着说道：“你可要小心你的那些女人啊！东方天雷对女人很有一套。”

李云龙撇了撇嘴，不屑的说道：“就凭他？他对女人很行，怎么还搞定不了他的师妹梅素若！”唐傲云“呵呵”一笑，说道：“我看他不是不行，而不敢，或者说他对梅素若不感兴趣吧！光听梅素若的外号碧血修罗就知道是一个女暴龙，虽然长的很美，但这种女老虎谁敢娶回家啊！”

李云龙问道：“哦，听你这么说，你见过梅素若喽！”唐傲云点头道：“三月前，武林大会见过，若论容貌，她的确不比弟妹文娴逊色，但是此女杀人的手段却让人不敢恭维，大会上凡是和她交手的人没有一个全身而退的！”

宣文娴若自语道："许多真相都被掩盖在表面现象之下！"李云龙同唐傲云两人听到这话，都注视着宣文娴，宣文娴嫣然一笑，说道："梅素若与我虽无深交，但是十八楼与十八楼万礁岛同在东海，我和梅素若也接触过几次。我对她的评价是……"

宣文娴说到这里故意停住不往下说。宣文娴噘起小嘴满是醋意的说道："你这么关心干什么！不是想打她的主意吧！"李云龙苦着脸，说道："文娴我都没见过她，能打她什么主意啊！"

宣文娴嘻嘻一笑，说道："梅素若从小受到十八楼那惨无人道的训练，在那种环境之下，只有对敌人残酷无情的杀戮才能生存下来，才形成梅素若对付敌人残忍毒辣的手段，可是又有谁体谅她的心中的孤单，又有谁知道那冷酷的面目下掩藏的是一颗温柔善良的少女之心！"

唐傲云不以为然的说道："文娴你和她没有深交怎么会如此了解她呢？"宣文娴轻笑道："你见过她见到可爱的小动物，见到美丽的花朵的时候那种喜悦的眼神吗？你知道她在东海收养多少无父无母的孩子，扶助了多少孤寡的老人吗？"唐傲云仍不服气的说道："扶助老人没准是她沽名钓誉呢，收养无父无母的孩子也许要把他们培训成杀手给她们赚钱呢！"

宣文娴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沽名钓誉的人会匿名帮助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吗？想把那些孩子训练成杀手她会不让那些孩子踏足武林吗？要不是我派人调查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她就是那个被东海的老百姓所推崇的现世观音！当她发现我知道了真相的时候，她求我不要说出去，因为她不希望那些孩子知道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与那些孩子的关系，可以让那些孩子象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

唐傲云嘴唇微动，还想说什么，但是最终没有说出口。宣文娴看了唐傲云一眼，说道："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永远不要道听途说，只有去接近她去体会她的心情的时候才能真正了解她的内心！虽然她是江湖中人人畏惧的杀手，但是有机会我是很想和她做个知心之友，所以要是夫君你想追她的话，我举双手赞成！"

说完真诚的看着李云龙。李云龙微微一愣，这还是宣文娴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叫自己夫君，李云龙笑道："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对了，那个地狱书生东方天雷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宣文娴秀眉一皱，说道：“此人表面上谦虚有礼，但是两面三刀，心黑手狠，我父亲说过，十八楼最凶狠最冷血的人不是岛主泰阎森，也不是十八楼四大护法，六大堂主，八大金刚，十大金牌杀手，而是泰阎森首徒地狱书生东方天雷，此人生性残忍深沉，狡猾多疑，你们要是与他接触要多加防备，小心他的暗算！”

李云龙轻笑一声，说道：“地狱书生东方天雷！越来越来有意思了！”三人一边走一边谈论，这时，秦世雷在三人身后喊道：“你们三个怎么回事，走的慢不说吧，已经到了怎么还往前走啊！”

第五百四十四章

秦世雷“哈哈”一笑道：“还要司徒兄亲自出迎，小弟几人真是惶恐万分啊！”飞花剑雨司徒明风连忙说道：“秦贤弟这话可就不对了，要说惶恐该愚兄说这句话才是，列位都是武林名门之后，今天能赏愚兄这个脸，肯来吃这顿饭，在下真是感激万分啊！”

李云龙扫了一眼跟在司徒明风身后的斑斓剑赵羽，然后对司徒明风笑道：“司徒兄这么说可就不厚道了，武林谁人不知司徒兄身为青城大弟子，深得思远真人真传，青城派的下代掌门非司徒兄莫属，以后在江湖中还需司徒兄多多照顾才是！”

司徒明风听到李云龙这话，眼中闪光一丝怨毒之色，虽然一闪即逝，但仍然没逃光李云龙的目光，李云龙暗暗一笑，又看了一眼赵羽，赵羽不以然的轻蔑的看了司徒明风一眼。

司徒明风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说道：“赵师弟才是青城派的下代掌门的人选，许老弟这中玩笑可不乱开啊！”司徒明风听到李云龙这话，眼中闪光一丝怨毒之色，虽然一闪即逝，但仍然没逃光李云龙的目光。

李云龙暗暗一笑，又看了一眼赵羽，赵羽不以然的轻蔑的看了司徒明风一眼。司徒明风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说道：“赵师弟才是青城派的下代掌门的人选，许老弟这中玩笑可不乱开啊！”

李云龙惊异的说道：“啊？原来少门主是赵兄啊！不好意思，是在下孤陋寡闻了，一直还是以为司徒兄呢！抱歉！”李云龙冲斑斓剑赵羽拱手道。赵羽冷“哼”一声，挑衅的看着李云龙说道：“许兄不知道也不足为奇，许兄的精力都放在女人的肚皮上了，哪里有功夫管其他的事情呢，不过我还是奉劝阁下一句，以后不清楚不了解的事情，就不要乱说，小心祸从口出。”

听到赵羽这番说辞，秦世雷和唐傲云微微一皱眉，冷冷的瞥了一眼得意洋洋的赵羽和赵羽身后的太极门的三人。霍飞扬和东郭寿二人都笑嘻嘻的看着李云龙看李云龙如何应对。

李云龙微微一笑，刚要说话，李云龙身后的宣文娴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冷笑的说道：“这是谁领来的疯狗啊，赶紧带走，别在这里乱

吠！”赵羽听到这话，双眉竖起，双目圆睁，向李云龙背后的宣文娴望去。

当赵羽看到宣文娴薄怒的娇俏模样的时候，不禁有些失神的发呆，就见宣文娴乌黑秀美的细眉轻轻皱起，原本平和灵秀的美眸被怒火充斥，冷冷的望着赵羽，红润的嘴唇微微翘起，晶莹洁白的脸蛋也因为愤怒浮上了两片红晕，好一个美女薄怒的样子。

赵羽看到说话的是宣文娴的时候，原本要骂出口的脏话被硬生生的咽了回去，谄媚的对宣文娴说道：“这位想必是，东海万礁岛的大小姐，江湖人称东海龙女的宣小姐吧！宣小姐玉驾光临，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

赵羽这几句话说完，李云龙众人都不禁露出鄙夷的神态，连同飞花剑雨司徒明风和玉扇郎君楼长风也轻蔑的看了一眼赵羽，只有狂侠胡飞和灭尘剑孙清目光没有任何波动，笑盈盈的看着赵羽。

宣文娴娇“哼”一声，冷冷的说道：“赵大侠你别会错意，小女子可不敢高攀也没兴趣高攀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要不是陪这个你所谓把精力都放在女人肚子上的人，我根本就不会来。”

说完宣文娴毫不顾及众人的目光，双手抱着李云龙的胳膊，身体柔顺的依在李云龙身上。李云龙不禁暗自庆幸，如此绝色佳人，对自己如此依恋，人前人后总是顾及自己的感受，能得文娴的倾心，真是三世修来的。

宣文娴的话，令赵羽满面的笑容凝结到脸上，有些尴尬的定在那里，也难怪赵羽如此自大，赵羽样貌确是俊美，再加上非凡的家世，所以赵羽也玩弄过不少女人，要不是他嫌弃宫月蕙出身青楼，估计宫月蕙也难逃他的魔掌。

李云龙冷冷的看着赵羽，说道：“赵羽我也奉劝阁下几句，以后说话前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有没有你说话的份，向你这么乱吠，迟早会招来杀身之祸。”李云龙因为宫月蕙的事，对赵羽嫌隙颇深，再加上太极门和其他的几个原因，李云龙得罪青城和太极门是必然之事，所以说话也毫不客气的反驳赵羽。

赵羽听到这话，原本憋住的火，一齐向李云龙爆发了，赵羽虽然自大一些，但是东海万礁岛他还是不敢得罪的，别说是他们青城，就是武林九大门派也没有谁会轻易招惹东海万礁岛。

赵羽拉出兵刃就想和李云龙动手。赵羽身后的狂侠胡飞一把拉住他，在他耳边低语道："有的是时间，大家慢慢玩！"赵羽才强压下怒火，冷哼了一声，愤然的转身带着太极门三人进了聚德食府。

李云龙冷笑一声，暗道：典型二世祖，能耐不大脾气不小，草包一个。飞花剑雨司徒明风有些尴尬的对李云龙几人说道："许少，各位真是多有得罪。我这个赵师弟脾气一向不好，还请各位多多担待。"

李云龙拍拍司徒明风的肩膀，说道："我们来是冲的是你飞花剑雨司徒明风，可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二世祖，不论如何司徒兄这个朋友我们是交定了！"

唐傲云笑着说道："司徒本来就和我关系莫逆啊！"几人都笑闹了几句，原本尴尬的气氛得到一些缓解。

秦世雷笑道："司徒啊！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啊？我们是不是该进去了？"司徒明风连忙说道："哎呀，是我疏忽了，大家快请进！"李云龙几人跟随着司徒明风上了聚德食府二楼的雅间。

司徒明风安排几人落座，吩咐伙计上菜。赵羽等四人冷眼看着李云龙几人，不时低语几声。片刻之后，饭菜就已经备妥。

楼长风举杯，冲李云龙说道："许兄，上次多有得罪，小弟这里赔礼了！"李云龙笑道："不打不相识吗！上次弄坏了楼兄的剑，在下也深感不安啊！"楼长风哈哈一笑道："怪只能怪在下学艺不精，上次多有得罪那位姑娘，在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那位姑娘怎么没随许兄同来啊？那位姑娘与许兄那么亲密一定是嫂子吧！"

说完楼长风看了一眼，在李云龙身边落座的宣文娴。宣文娴的小手在桌下在李云龙的大腿上轻轻的掐了一下，李云龙微微一笑，抓住了宣文娴作怪的小手，宣文娴白了李云龙一眼，对楼长风嫣然一笑，说道："楼大侠说的那件事大哥已经和我说过了，今天芩儿妹妹不舒服，暗月姐姐在唐府照顾她呢！不知道楼大侠有何见告，我回去转告暗月姐姐就是！"

楼长风尴尬一笑，说道："那请宣小姐帮忙转告暗月姑娘上次长风多有得罪还请暗月姑娘见谅。"宣文娴点头道："楼大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我想只要许大哥能原谅你，暗月姐姐也不会计较的。"

狂侠胡飞说道："哦，许兄弟真是年少风流啊！在下真是佩服啊！唐兄的三妹也是云英未嫁看来也难逃许兄之手啊！"唐傲云"哈哈"一笑道："多谢胡兄费心了！我父已做主把我三妹许配给我表弟许厉了！等大婚之时还请各位赏脸光临啊！"

胡飞连忙说道："是吗？那可要恭喜许老弟了，只要许老弟不嫌弃，我一定来凑个热闹！"李云龙笑道："到时候胡兄各位能赏脸光临，那在下可是荣幸之至。"说完几人哈哈笑了起来。

赵羽举杯对李云龙说道："许兄刚才在下口不择言，请许兄不要见怪才好，小弟给许兄陪罪了！"说完一饮而尽。

李云龙笑道："刚才我也有些冲动，实在是有些冒昧啊！"说完也举杯干尽杯中之酒。几人表面上说说笑笑，气氛也很融洽，但是暗中却各怀心中之事，酒过三循菜过五味。几人都带些醉意。

赵羽醉熏熏的举杯对李云龙说道："许兄啊！有些话小弟一直不好说，我憋在心里也挺不痛快的，说出来又怕惹许兄生气。"

李云龙笑道："有话请讲，大家自己兄弟有什么不好说的！"赵羽沉吟片刻道："不知道许兄知道否宫月蕙过去的事呢！"李云龙心中冷笑，暗道：来了，我到要看看又要耍什么把戏！

李云龙故做惊讶的说道："哦，不知道赵老弟说的是什么呢！"赵羽说道："不瞒许兄，小弟曾经也是宫月蕙的追求者，可是后来发现宫月蕙身世不清白啊！"李云龙按住宣文娴的手，问道："此话怎讲呢？"

赵羽假惺惺的叹口气，把宫月蕙曾经在青楼中呆了几年等等过往的经历说了一遍。李云龙笑道："赵老弟要说的就是这些啊？我都知道了，我想正是那些经历才造就了现在的宫月蕙，这个让我又怜又爱的女人。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赵老弟的好意，来干了这杯。"

说完两人又对饮一杯。这时就听门外伙计说道："这位大爷，这个雅间已经被人包了，请大爷换一间吧！"门被那人推开，伙计连忙对李云龙几人道歉道："各位大爷，我已经和这位爷说了，可是这位大爷不听，执意要来这里。"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各位都在这里啊！小弟得罪了，前来讨杯酒喝，各位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吧？"

屋内众人闪目象门口望去，只见门口站定一人，李云龙见到来人微微有些惊诧，来人正是刚才在路上见过的地狱书生东方天雷。近看东方天雷的样貌，却是使人迷惑，他并不是那种英俊潇洒的白面书生，也不象一般阴险小人那种尖酸刻薄的样子，甚至看起来并不阴沉，也不强悍，却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东方天雷看上去，只有二十岁的样子，有一张还带着天真气息，童稚未泯的脸庞，瘦长的脸，皮肤呈嫩嫩的乳白，生着一双圆圆大大的眼睛，柔和的眉毛，红润润的嘴唇——这些外表的五官，便组合成一副尚未成熟的年轻人的形象。

这时，他露出一抹单纯忠厚的微笑，眼中也透射出那种温柔安详的光芒，让人感觉一点也不凶恶，一点也不霸道，一点酷厉狠毒的形色也没有，是那么真诚那么有亲和力，如果不是江湖中人不知道他的名号，单从外表去揣摩，一定会以为是个年方弱冠纯洁真挚的中归中矩的老实人。

李云龙也不觉有种想亲近的感觉，李云龙微微一凛，明白了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不明白他的底细的人都会产生类似这中想法，才会被他玩弄与股掌之间，临死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什么丢掉了性命，他永远都是那么沉稳、安详、真挚的微笑，也永远都是狠辣、冷酷、残忍，他一直是显露着这样纯真的微笑，也一直是那样残忍凶狠的处理掉那些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获得地狱书生这个名号的原因。

飞花剑雨作为东道首先站了起来，说道："请问你是？"秦世雷微微一笑，说道："地狱书生东方天雷。"太极门和青城众人听到秦世雷的话，脸上显出一丝警惕之色，东方天雷看了一眼屋中的众人，微微一笑说道："看来在下不受欢迎啊！"

唐傲云冷笑一声，说道："不知道东方兄有何见告？"东方天雷哈哈一笑道："唐兄看来对在下敌意颇深啊，众位别误会，在下对许兄神交已久，刚才在街上见到许兄，颇想结交一番，所以尾随而来，看来在下是冒昧了，打扰了各位的雅兴，那各位在下告辞了，许兄下次小弟在前来拜访。"

赵羽几人听说东方天雷是前来拜访李云龙的，都不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庆幸，而唐傲云几人都不禁有些担忧的看着李云龙，宣文娴

的小手紧紧的抓着李云龙的手掌。

李云龙笑道："哦，东方兄客气了，小弟我对东方兄也慕名已久，刚才无缘结识，颇有些遗憾，现在东方兄移尊前来，这是令小弟受宠若惊啊！东方兄请坐。"东方天雷拱手道："那就多谢了。"

东方天雷拉过凳子在李云龙旁边坐下，那两个粉衣美婢垂手立在东方天雷身后。李云龙对小二说道："给两位姑娘再加两把椅子。"那个站在左侧的婢女，低头说道："许少爷不用麻烦了，我们站着就好。"

李云龙向东方天雷望去，东方天雷笑着说道："没关系，不用管她们了。"李云龙无奈的只好点头，挥手把伙计请走。东方天雷举杯道："在坐各位在下只与秦兄和唐兄有几面之识，其他众位在下只是闻名从未见面，小弟在这里先敬众位一杯。"说完举杯先干一杯。

其他众人也都举杯回敬一杯，东方天雷向宣文娴望去，说道："如果在下没有认错的话，这位小姐是万礁岛的宣文娴吧！"

宣文娴微笑道："正是小女子。"东方天雷笑着对李云龙说道："许兄，真是好富缘啊，如此绝色佳人陪伴身侧，不知道武林中多少青年俊杰会艳羡嫉妒啊！"

李云龙说道："东方兄又说笑了，东方兄不是也美人陪伴身侧，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小师妹，岂不是近水楼台。"东方天雷摇头苦笑道："许兄不会说的是我师妹素若吧！我最头痛的就是她，一个女人成天凶巴巴的，板着个脸。我看许兄也颇有女人缘，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我师妹介绍给你。"

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如此说那我可要麻烦东方兄了。"东方天雷说道："好说，好说！如此一来，我不但可以把她赶紧打发出去，也可以和许兄多多接触，真是一举多得啊！但是许兄啊，你能过这位宣大小姐的关吗？"

宣文娴笑着说道："我没问题啊，就怕我这位大哥取得不了梅姐姐的芳心啊！"东方天雷笑道："此言差已，我不怕明说，我师妹对许兄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师妹已经进蜀，相信近日便会与许兄和各位见面的。"

唐傲云冷笑道："哼，看来你们也快要行动了啊！这次恐怕是倾巢出动了吧！十八楼两个招魂使地狱书生东方兄和碧血修罗阎素若都已经抵蜀了！"东方天雷摇头笑道："唐兄，事情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唐傲云皱眉道："东方兄你这话什么意思？"东方天雷摇头道："唐兄如今未免太急噪了吧，这时候冷静对你来说更重要，有时候情绪会影响判断的。"唐傲云说道："不要打哑谜了，有话明说！"

东方天雷神秘一笑，说道："时机未到，多说无益。再说如今这里的事由我师妹素若全全处理，我这个当师兄的也不好多言。"唐傲云冷"哼"一声，不再答话，李云龙问道："哦，那不知东方兄来蜀所为何事？"

东方天雷笑道："在下对上古时期蜀汉的遗迹神往已久，这次有机会当然要游览一番了。"司徒明风笑着说道："那东方兄可以说会满意而归，这里有上古蜀汉遗址庞统祠、富乐山、剑门关、古栈道、昭化古城、翠云廊、阆中张飞庙、南充万卷楼等，可以说踏遍剑门蜀道，胜读半部三国。"

李云龙说道："上古蜀中五虎上将威镇天下，名垂千古，蜀中人才如群星闪耀，可惜大业未成，可叹，可悲！"东方天雷说道："看来许兄对可歌可泣的上古蜀汉时期的英雄传奇颇为向往，不知可否与小弟携手一游。"

李云龙笑道："可惜在下俗事缠身，有心无力啊！哪里有东方兄那么有兴致。"东方天雷脸上露出失望之色说道："看来这次时机不对遗憾啊！对了这位是灭尘剑孙清孙大侠吧？"东方天雷转脸对孙清说道。

孙清点头道："正是在下，不知道东方兄有何见教啊！"东方天雷拱手道："孙兄客气了，见较不敢当，只是有一件事想要请教。"孙清说道："东方兄有话直说无妨。"东方天雷说道："在下想问一下，孙兄是不是有个妹子叫孙月姿啊！"

孙清听到这话微微一愣，而狂侠胡飞勃然色变，楼长风面上露出惊喜之色，连忙问道："孙师的妹妹于一年前不知所踪，我们多方寻找仍然没有丝毫头绪，难道东方兄知道月姿的下落。"

李云龙听到东方天雷突然提到孙月姿也有些诧异，看了一眼东方天雷暗道：原来是他。当李云龙听到楼长风的话后问道："楼兄听到孙

姑娘的消息如此兴奋，想必是楼兄的心上之人吧！”

楼长风摆手道：“许兄这可说错了，月姿与孙师一起来到太极门，在太极门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一个婷婷玉立的美女，但我一直把她当成亲妹看待，我与她之间全是兄妹之情。月姿是胡师兄的未婚妻子，但是突然失踪生死不明。东方兄突然提到此事，想必是知道月姿的下落了吧！”

东方天雷连忙摇头道：“我可不知道那人是不是孙兄的妹子，只是前两天无意听到几个人的对话，今日碰到孙兄才有此一问。”胡飞问道：“东方兄听到什么了？”东方天雷说道：“我只听到有个自称叫孙月姿的女子托人找她兄长又说他兄长也是太极门弟子。我猜想必是孙兄了！”

孙清问道：“我妹子她所托何人？东方兄知道吗？”东方天雷笑道：“为何孙兄不问令妹下落，而对此事如此关心呢？”孙清皱眉道：“小妹既然已经到蜀凭借青城和太极门的力量应该寻找不难！我就怕小妹天真幼稚所托非人啊！”

东方天雷“哦”了一声，说道：“孙兄所言有道啊！可是抱歉的很我不知道孙姑娘所托何人啊，当时天色太暗，加上距离太远实在无法辨认啊！”孙清略有失望的叹了口气，说道：“希望小妹平安无恙。”

李云龙感叹道：“孙兄和令妹真是兄妹情深啊！在下愿助一臂之力帮助孙兄寻找令妹。”唐傲云众人也纷纷表示愿意出手相助。孙清拱手道：“在下对列位的拳拳情谊感激肺腑，可是在下实在不敢麻烦各位啊！”

秦世雷皱眉道：“孙兄这么说说看不起我们几人了！”孙清连忙摆手道：“在下实在没有这个意思，既然各位有此心意，那在下先谢谢各位了！”霍飞扬笑道：“孙兄这么说就对了，大家都是武林中人，做事爽快点别婆婆妈妈的！”

孙清说道：“霍兄所言甚是。”几人说说笑笑，频频举杯相邀，表面和谐自然，可是一阵暗流正在几人心中涌动。

宴会结束，李云龙走在回唐府的路上，秦世雷问道：“老许你对今天的宴会有什么看法？”李云龙笑道：“口蜜腹剑，各怀心事。”宣文娴噘嘴道：“还说别人呢，你还不是一样，那么虚伪，表面上笑容满面，其实心里不知道打什么主意呢！”

李云龙刮了一下宣文娴小巧的瑶鼻说道："怎么文娴生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也不想当什么正人君子，我能做的只是无愧与心，别人对我看法我无所谓，我在乎的只是我爱的女人和真心相交的兄弟。"

宣文娴*在李云龙的怀里，说道："不用解释什么，我都了解，你是我未来的夫君，无论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支持你的。"李云龙抱宣文娴的胳膊紧了紧，宣文娴舒服的依偎在李云龙怀中。

唐傲云笑道："你们真是夫妻情深啊，不知道表弟所说真心相交的兄弟是否有我们几人啊！"李云龙皱眉道："除非你们看不起我，要不你们别想跑！"几人都笑了起来，东郭寿道："老许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和我打一架！"

李云龙不屑的说道："就知道打粗人一个，我怎么会认识你，倒霉啊！"秦世雷笑道："好了，别闹了，老许你对他们几人有什么看法！"

李云龙皱眉道："斑斓剑赵羽纨绔子弟一个，草包一个除了*老爹的福荫其他一物是处；狂侠胡飞此人阴险小人但是城府不深不足虑；楼长风除了狂妄自大自命风流还算心地还算正。"李云龙说道这里顿了一下。

霍飞扬点了点头，说道："那剩下几人呢！"李云龙沉吟片刻说道："飞花剑雨司徒明风此人颇不简单，城府颇深，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对青城掌门思远真人和斑斓剑赵羽确实心有怨恨，我想他现在正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把思远真人和斑斓剑推倒的机会，所以他现在不仅不会是敌人而且还会暗中帮助咱们；地狱书生我看不出他的深浅，但是我感觉他现在不是咱们的敌人。"

唐傲云问道："此话怎讲。"李云龙说道："我认为十八楼派人刺杀舅父之事可能确有隐情，我感觉地狱书生找我的目的是来谋求合作的！"东郭寿问道："那你对灭尘剑孙清有什么看法？"

李云龙眼中闪过一丝杀机，笑道："孙清？狼心狗肺之徒！"秦世雷一鄂道："老许为什么这么说？"李云龙笑道："感觉而已。"

李云龙几人一进唐府，唐芩儿就扑入李云龙的怀中，撒娇道："讨厌鬼，去赴宴怎么不带我去啊！"李云龙亲了一下唐芩儿的额头，说道："你睡的象个小懒猪一样，我怎么舍得叫你起来啊，再说你二哥说不带你的！"

唐芩儿“哼”了一声，对唐傲云怒目而视，唐傲云哭丧着脸，一副冤枉的表情看着唐芩儿说道：“三妹，二哥冤枉啊，不要相信这个人。”唐芩儿撇着娇红的小嘴说道：“表哥才不会骗我呢，一定是你不让表哥带我去的。”

唐傲云手扶额头，仰天长叹一声，说道：“真是女大不中留啊！有了情郎忘了兄长啊！”然后冲李云龙一竖大拇指，说道：“高，你高！”李云龙拍拍怀中的唐芩儿说道：“你二哥吃醋了！快去安慰他一下。”

唐芩儿白了李云龙一眼，冲唐傲云做了个鬼脸，说道：“我才不去呢，我怕二嫂吃我的醋呢！”说完咯咯的笑了起来。陈虹秀面一红，瞥了一眼唐傲云，对唐芩儿说道：“死丫头说什么呢！”

秦世雷说道：“我不在这里看你们几对小情人在这里打情骂俏了，我进去休息了！”秦云凤说道：“现在看着眼气了，我说了你多少会了，你岁数也不小了，也该找一个啦！”

秦世雷点头道：“知道了，不用大姐费心了！”说完象逃命似的跑了。秦云凤摇头道：“哎，不知道他想什么呢，老大不小了，我说许厉啊，你别光顾自己泡妞了，看到合适也给崇雷介绍一个。”

李云龙苦笑道：“大嫂你这么说我一会会很被动的，不过大嫂放心我一定帮老秦介绍个好的。”说完看了一眼虎视耽耽的众女。

李云龙和众女回到自己的住处，李云龙抱着宫月蕙坐在床边，宣文娴说道：“龙哥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二哥他们你的真实身份啊！”

李云龙无奈的说道：“我也厌倦了这种假扮别人的日子，你以为我不想说吗？可是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候，再说我认为他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至少唐傲风、唐傲云兄弟知道，因为我的真实身份唐伯父是知道的。”

暗月点头道：“应该如此，对了刚才文娴妹妹说，地狱书生东方天雷说他师妹碧血修罗阎素若对你感兴趣真的假的！”

李云龙笑道：“怎么月儿吃醋了啊？地狱书生的确这么说过，你认为有可信度吗？”宣文娴咯咯笑道：“我认为可信度蛮高的，因为阎素若已经和你见过面了，我看她对你还是蛮关注的。”

李云龙疑惑的说道：“见过了，什么时候，不会东方天雷带的那两个粉衣女子中有她吧！”宣文娴点头道：“你到是不笨吗！的确有一个是梅素若。”李云龙皱眉道：“你和她又不是很熟悉为什么会可以认出来。”

宣文娴笑道：“虽然她易了容，我仍然可以认出她来，因为她身上的气味。”李云龙说道：“气味，文娴鼻子快要赶上小狗鼻子了，能根据气味分辨？”宣文娴不满的打了李云龙一下，说道：“难道你刚才在酒楼没闻到一种很特别很清新的香味吗！”

李云龙点头道：“哦，闻到了，浓而不烈，清新自然，让人闻了很舒服。”宣文娴说道：“现在明白了吗，那中香味是阎素若身上散发的体香，阎素若天生身上就散发这种香味呢，我羡慕了好久呢！”

第五百四十五章

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那什么她明知道你可以认出她，她还来相间呢？”宣文娴有些吃醋的说道：“所以我说她对你很感兴趣啊，你不知道刚才她一个劲的看你，据我所知她一向对男人不屑一顾的，真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这个花心萝卜这么感兴趣。”

李云龙笑道：“我感觉她对我感兴趣的原因，是她很奇怪我为什么能俘获东海龙女宣文娴的芳心吧！”宣文娴娇嗔道：“和你说正经的呢，老是这样。”李云龙把宣文娴抱在怀里，狠狠的在宣文娴那娇艳的嘴唇上吻了一口，笑道：“难道这是不正经吗？我记得你们都蛮喜欢我不正经的哦！对不对啊老婆们！”

李云龙这句话招来了众女娇嗔的白眼，唐芩儿嘟着小嘴骂道：“大色鬼，大色狼！”李云龙揽住坐在身边的宫月蕙说道：“月蕙喜欢我不正经吗！要是不喜欢那我以后就对仙儿正正经经的！”

宫月蕙羞红着脸，轻轻点了点头，小声说了声：“喜欢！”李云龙坏笑一下，说道：“你说什么啊，我听不见啊！”宫月蕙抬起头泫然欲泣的说道：“喜欢你不正经，你满意了吧！就会欺负我，月蕙就是个淫妇，出身青楼的人尽可夫的淫妇！”

李云龙暗骂自己一声，宫月蕙对自己在青楼中呆过是很介意的，自己这么逗她是些过分了。李云龙抚摩着宫月蕙柔顺的头发，怜惜的说道：“我疼仙儿还来不及呢，哪里会欺负仙儿啊！”

宣文娴责怪的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月蕙妹妹你多心了，龙哥哥不知道有多喜欢你呢，刚才赴宴赵羽那家伙说你坏话，你知道龙哥哥怎么回答他的吗？”

宫月蕙抬起头，看着宣文娴，眼神中有一丝惶恐之色，宣文娴笑道：“月蕙不要担心，龙哥哥说我想正是那些经历才造就了现在的宫月蕙，这个让我又怜又爱的女人。”宫月蕙眼圈红红的望着李云龙，李云龙把她揽在怀中，宫月蕙有些哽咽的说道：“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快乐！也使我对未来有了期待！”

李云龙亲了一下宫月蕙红肿的眼睛，说道：“月蕙答应我相信自己，从前那个月蕙已经死去，从现在开始你要快乐自信的度过每一

天。”宫月蕙*在李云龙的怀中说道：“只要有你在，我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

李云龙向众女看去，众女都眼含泪水，深情的望着自己，李云龙笑道：“干什么，都泪眼朦胧的，都想哭啊，来老公的怀里哭！”众女又是一阵娇嗔，宣文娴笑骂道：“越说你，你是越来劲，把我们都快弄哭了，讨厌死了！别转移话题，我问你昨天晚上找你的是不是孙月姿？”

李云龙看了一眼这个聪慧的佳人，说道：“还真瞒不过你，昨天是她找我？”宣文娴问道：“她找你什么事？不会真的象地狱书生说的那样，是拜托你找她哥哥孙清吧？东方天雷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李云龙皱眉道：“其实也差不多，看来我向你们交代一下了。”暗月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早就该如此。李云龙沉吟片刻说道：“我要是说完估计你们就都要气爆了！哎，真有这样的禽兽啊！”

唐芩儿忍不住催促道：“到底什么事情啊！快说啊！”李云龙向众女叙述起那天晚上的经过。李云龙那天晚上刚弹奏完一曲，就听房顶上有人鼓掌说道：“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许厉是如此重情之人，我对你是越来越感兴趣了，请许来城外古庙一会，有重要事情相商。”此人说完，一道黑影从房顶疾射而出，落到唐府之外。

李云龙不顾众人的劝阻跟随那人飞射而出，当李云龙追到东门的时候，那人突然停下来，朝李云龙招招手，转向想城南方向飞奔而去，那人一直把李云龙引到，城南的密林，才停下身来。

李云龙向四周看了看，那人银铃般的笑声响起，说道：“许少，不用担心，我又没有安排什么伏兵，我邀你来这里的确有事相托！”李云龙笑道：“哦，这样啊！既然姑娘有事相托，是不也该与在下坦诚相对啊，是否可以请姑娘把面纱摘下来啊！”

那人笑道：“有何不可！”说完把面纱摘了下来，露出那张娇艳中带着英气的脸庞。李云龙调笑道：“如此佳人，深夜相约不知有何事相托啊！不会是要以身相许吧！”李云龙发现树林中还有一人，听闻呼吸的频率不似会武之人，李云龙轻轻皱眉没有说破。

那个女人笑骂道：“没想到许厉还是这无形浪子啊！我可是你朋友东郭寿的妻子啊！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背着他做你的情人啊！”说完咯咯的娇笑起来。李云龙有些吃不消此女言谈的泼辣，当听到她说是东

郭寿的妻子的时候，连忙摆手道：“原来是嫂子啊，你别开这种玩笑，要是让老东听到了还不把我活剥了！没有听老东提起嫂子啊，他怎么能这样！”

东郭寿的妻子有些生气的说道：“是他没脸提吧！他竟然敢背着我去青楼嫖娼！你也别嫂子嫂子的叫了，我还没决定原谅他呢，我叫程淑美，你叫我名字就好！”

李云龙笑道：“原来是江湖人称怒剑狂花的程淑美啊，那我就叫你淑美姐了，我看东兄最近也很消沉，老是想找人打架，我看也是因为淑美姐的缘故吧！男人吗，犯点错误再所难免，我看老东也知道错了，原谅他吧！”

程淑美笑道：“你的嘴还真甜，怪不得那么多女孩子被你哄的死心塌地，既然弟弟说话了，我就暂时原谅他，看他以后表现，其实我也已经不再那么生气了，我其实并不要求他只爱我一个人，但是我接受不了他去青楼鬼混，今天去唐府是想找他帮我办那件事呢！后来看见第一杀手在，就把他这个第二杀手给放弃了！”

李云龙笑道：“淑美姐肯原谅老东，我回去告诉他，他一定很高兴！我这个第一杀手有名无实啊，只是江湖众人抬爱而已。”程淑美说道：“你回去先别着急告诉他，让他晚上睡不好觉！”

李云龙疑惑的说道：“此话怎么讲！”程淑美狡黠的笑道：“他一定能认出我来，你跟我前脚出来，他一定会在后面跟来。”李云龙“哦”了一声，说道：“所以淑美姐才故意说要在古庙一会，却又把我引到这里来。”

程淑美继续说道：“是啊，当初我负气出走的时候说过，我要找其他的男人给他戴绿帽子，现在我把你约出来，他那肮脏龌龊的脑袋肯定不会想什么好东西，就让他烦恼一晚上，以解我心中之气。”

李云龙暗道：女人真是不能得罪啊！李云龙连忙说道：“淑美姐，这可不行啊，那我回去还不被老东杀了啊！”程淑美笑骂道：“怕什么，他又打不过你，再说他也不会和你动手，因为他理亏在先，他有把你当他的朋友，就算真的你和我怎么样了，他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是不是后悔没有让我当你的情人了，再给你个机会。”

李云龙知道程淑美又在调侃自己，坏笑道：“淑美姐还真是了解他啊，这我就放心了，既然淑美姐又给了小弟机会，那小弟岂能错过

啊，不会在这里吧！”程淑美秀脸一红，骂道：“臭小子，还真能顺杆爬啊！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李云龙笑道：“有些事情可不能再们说死了，说不定哪一天事情变次真的了也不一定，好了，淑美姐你也别在调侃小弟了，既然淑美姐有事，那应该也把老东叫来一起商量吗！小弟怕力有不逮啊！”

程淑美说道：“现在不太适合告诉他，他为人比较冲动，等适合的机会我会去找他的。你现在也暂时不要告诉唐傲云几人，太多人知道我怕会露出马脚，把那人吓跑。”李云龙说道：“既然淑美姐如此安排，小弟一切听淑美姐的吩咐。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程淑美冲树林中的那人喊道：“月姿妹妹出来吧！”孙月姿从树林中转出，娇小的身躯在月光的照耀下出现在李云龙的眼前，李云龙看到此女，也有些惊艳的感觉。孙月姿穿着一身黑色紧身的衣服，把那凹突有致的身材完全的表现出来，修长的玉腿，苗条的身材，一张秀美的脸庞，但是眼神却有些失神，面容上也尽是憔悴之色。

程淑美看了一眼有点象呆头鹅的李云龙说道：“我妹妹漂亮吧！好啦！月姿妹妹，这位就是武林第一杀手邪魔刀许厉，你有什么事就向他说吧！”孙月姿走到李云龙近前，扑通一声跪到李云龙面前，有些哽咽的说道：“请许大侠为小女子讨回公道。”

李云龙慌忙低身搀扶孙月姿，说道：“孙姑娘不必如此，请起身说话。”孙月姿倔强的说道：“如果许大侠不答应，小女子就不起来。”李云龙略有为难的看了程淑美一眼，程淑美一摊手表示无能为力。

李云龙对孙月姿说道：“孙姑娘你既然找到我许厉这里，就应该知道我许厉的规矩。”孙月姿抽泣的说道：“小女子身无长物，如果许大侠能为小女子讨回公道，报酬血恨，小女子愿意给许大侠做牛做马，为奴为婢以报答许大侠的大恩大德。”

李云龙连忙摆手道：“孙姑娘想岔了，这并不是钱的问题，如果你让我杀的是大奸大恶之人，就算孙姑娘只给一个铜板许某也不惜赴汤蹈火为姑娘讨会公道。如果你让我杀的是善良之辈，就是给我黄金万两我也不会接的。”

程淑美说道：“月姿妹妹，我弟弟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只要你要杀的是大奸大恶之人，他都会接手的，还不快站起来，给他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说着低身扶起孙月姿，把孙月姿脸上的泪水轻轻拭去。

李云龙说道：“孙姑娘想要杀的是何人啊？”孙月姿悲声说道：“我未婚夫狂侠胡飞，我亲生哥哥灭尘剑孙清，还有他们的师傅太极门长老青云真人三个人。”

李云龙一皱眉，知道此中必是光怪离奇，问道：“哦，那请孙姑娘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介绍一下吧！”孙月姿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讲述起她那段不愿提起的痛苦经历。

十年前，孙清与孙月姿的家乡发水灾，大水无情的冲毁了他们的家园，朝廷拨发下来的救济款，被一层层的贪官搜刮一光，丝毫不顾百姓身在水生火热之中，百姓被逼无奈只好背井离乡，有亲戚朋友的投亲，没有亲朋故里的只能拖儿带女四出乞讨为生。

孙清和孙月姿就随着他的父母四处乞讨，饱尝世间冷暖，有道是寒门子弟早当家，那时孙清还不满十岁，孙月姿也就七岁，二人从小就十分听话懂事，知道父母辛苦，就尽量的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可是老天还要去一次次的打击这些可怜的孩子，先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小心冲撞了官轿被官差活活打死，后来他们的母亲因为悲伤过度也郁郁而终，丢下了这两个可怜的兄妹相依为命，兄妹两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兄妹两人相互扶持，艰难的度过了一年，这年冬天孙月姿突然发高烧，孙清跑遍城里的药店，请求他们能够施舍一点药救救妹妹月姿，但是那些妄称济世的大夫，丝毫不动怜悯之心，把孙清打了出来。

孙清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被正好经过的太极门当时掌门浮云真人碰到，看到孙清根骨颇佳，动了爱才之心，把他们兄妹带到太极门山，让孙清归入太极门长老青云真人的门下，而孙月姿也因为孙清的关系留在太极门，帮太极门的弟子缝缝补补，日子虽然清淡，但是比以前沿街乞讨已经强了很多。

孙月姿也很知足，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就这样又过了九年，孙月姿从一个瘦瘦的黄毛丫头，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可是谁知道苦难又降临到孙月姿的身上。

那时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太阳火烧火撩的照射着大地，孙月姿忙完了一天的活，身上粘忽忽的就跑到后山的一个湖泊里洗澡，她没

有想到一直象大哥哥一样疼爱自己的狂侠胡飞也偷偷的跟在身后。

当孙月姿在湖里洗澡的时候，胡飞冲了进去，孙月姿从小就不喜习武，身体单薄的孙月姿哪里能阻止胡飞的禽兽行为，就这样孙月姿被胡飞***了。事后孙月姿跑到哥哥孙清面前哭诉，孙清十分愤怒，跑出去找胡飞理论。

孙月姿坐立不安的等哥哥回来，过了很久孙清带着胡飞来到孙月姿的房间，孙清劝说妹妹道："月姿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问过胡师兄了，他是真心喜欢你的，他愿意明媒正娶把你娶进门，长兄如父哥哥做主你就嫁给师兄吧！"

虽然孙月姿万般不愿，但是自己唯一的亲人都这样说了，再加上自己已经失身给胡飞，孙月姿无奈只好点头。但是孙月姿要求在结婚之前胡飞不许再碰自己。胡飞为了息事宁人也就点头答应了。

这件事后，胡飞对孙月姿十分体贴关心倍至，善良的孙月姿也慢慢接受了胡飞，帮胡飞洗衣缝衣，尽一个未婚妻应尽的本分。孙月姿也开始憧憬以后的日子。但是又一次无情的打击彻底粉碎了孙月姿的梦想。

孙月姿那天帮胡飞和哥哥洗完衣服，路过一个小树林，听到哥哥在里面说话，孙月姿好奇心起，就凑了过去。就听到树林里胡飞正和孙清吵架，就听孙清说道："胡飞你怎么能这样啊，月姿可是你的未婚妻，你怎么能这样把他献给师傅呢？"

胡飞冷笑道："孙清，你别在这里假惺惺了，要不是你把你妹妹月姿的行踪告诉我，我哪里有机会把你妹妹给做了。你还不是为了权利和地位才拉拢我这个师兄，把自己妹妹都出卖了。你现在给我装什么大义凛然啊！"

孙清低下头，没有说话，胡飞拍拍孙清的肩头说道："孙师弟，你想想要是把月姿献给师傅，咱们就有机会学习师傅最近得到的那本秘籍了，当咱们绝艺习成，你就有能力帮你父母报仇了，到时咱们在太极门也可以扬眉吐气，你好好想想吧！"

孙月姿听到这里怒火上冲，哭着跑出来向孙清质问道："哥哥，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孙清看到事情败露也是一惊，孙清一咬牙，跳到孙月姿身边点了她的昏睡穴。

不知过了多久，孙月姿突然感觉身体一阵刺痛，睁开眼睛，看到青云真人正赤裸着身体，那跟丑陋的东西真在自己的身体里**，孙月姿的哭诉哀求丝毫不能打消他们的兽欲，青云真人发泄完，胡飞又在孙月姿的身上发泄兽欲，当他们两人完事之后，又强迫孙清**了自己的妹妹，当孙月姿被自己的亲哥哥插入的时候，她已经彻底放弃了，她傻傻的躺在那里，被三个禽兽蹂躏着。

在那之后，孙月姿就被青云师徒监禁起来，一有时间就来发泄一通，孙清也似乎对妹妹的身体极其感兴趣，**的刺激使他乐此不疲。孙月姿虽然外表柔弱但是多年的艰苦生活，使她比别人要坚强的多，她无数次偷偷逃跑但一次次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等待她的就是皮鞭和更残忍的蹂躏和发泄。

但是孙月姿从来没有放弃，有一天太极门掌门召集所有的门人开会。孙月姿趁机又跑了出来，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被几人蹂躏殴打，孙月姿身体很虚弱，当她还是被青云三人追上，孙月姿走投无路，看着追来的三人，喊道："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三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说完就从太极门山的悬崖跳了下去。

也许是老天还想折磨这个可怜的女孩，也许是老天也看不过青云三人的禽兽行经，孙月姿正好被路过的怒剑狂化程淑美所救。孙月姿悠悠醒来看到程淑美坐在床边，当程淑美询问她为何跳崖轻生的时候，孙月姿就向程淑美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当程淑美听完孙月姿的讲述，气的银牙咬的咯吱直响，说道："月姿妹妹如果不嫌弃，以后我就是你的姐姐，等你伤好了，我就找你帮你报仇，你放心！"孙月姿悠悠醒来看到程淑美坐在床边，当程淑美询问她为何跳崖轻生的时候，孙月姿就向程淑美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当程淑美听完孙月姿的讲述，气的银牙咬的咯吱直响，说道："月姿妹妹如果不嫌弃，以后我就是你的姐姐，等你伤好了，我就找你帮你报仇，你放心！"三个月后，程淑美带着孙月姿来到了成都，发生了今夜密林之会。

李云龙听完孙月姿断断续续的哭诉，对孙清三人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做出的令人发指的事情愤怒异常，也对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子心存怜惜。李云龙回手凌空一掌，一棵参天巨树上镶进一个三寸深的掌印，程淑美看到李云龙随手一竟然有如此威力，也不禁悍然。

李云龙突然心生警觉，发现当自己发出那掌的时候不远处有一棵巨树之上有人略微急促的呼吸之声，李云龙象那棵树顶望去，说道："树上是那位朋友既然来了何不显身一见？"树上那人看行迹已经被发现，笑道："小弟只是无意听到你们的谈话，实在无恶意，小弟还有急事，请容改天再见，孙姑娘之事在下也深感愤怒，此事小弟也会尽一臂之力的。"

说完如一道闪电向树林外逸去。李云龙起身就想追去，被程淑美一把拽住，说道："我看此人无甚恶意，就不要追了，月姿妹妹她想把孙清三人的恶行昭告天下，让世人都看清那几人的真面目。"

李云龙怜惜的看了一眼孙月姿，说道："此事我认为不妥，事关孙姑娘的名节，此事要是昭告天下会影响孙姑娘的终身幸福的。"孙月姿苦笑一声，有些心灰意冷的说道："名节和幸福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一个疼爱我的丈夫，一个可爱的宝宝，一个温暖的家对我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属于我的东西，属于我的只是仇恨、屈辱和这个残花败柳的身体。"

李云龙轻叹息一声，说道："孙姑娘不要太悲观了，孙姑娘放心此事我李云龙就算赴汤蹈火也一定帮孙姑娘讨回公道的。"李云龙实在不愿意用假名字假身份去为这个可怜的女子立下保证。

程淑美一愣，说道："李云龙？你不是许厉？"孙月姿也惊诧的抬起头看着李云龙。李云龙笑道："李云龙就是许厉，许厉就是李云龙，我实在不愿意用假名字去给孙姑娘一个保证，但是嫂子你可千万别把我身份说出去，现在还不是时候。"

程淑美听后对孙月姿笑道："月姿妹妹，你看我弟弟对你多好啊，连真实身份不惜暴露。弟弟啊，那你还不把面具摘了让姐姐看看是怎么样一个俏郎君啊！"李云龙摇头苦笑道："嫂子你别老是戏耍小弟了。"说完把脸上的面具摘下。

孙月姿看到李云龙真面目，呼吸微微急促，秀脸一红紧接着脸色又是一黯低下头去，李云龙看在眼中心里也不禁一痛，正是一个女子怀着美好憧憬的年岁为什么老天却让她去承受那么多苦难呢！

程淑美围着李云龙转了两圈，啧啧道："我还以为你是凭花言巧语骗了那么多女孩子呢，原来还是个小白脸，你是男人吗？男人怎么会

长的这么好看。”李云龙哭笑不得的说道：“嫂子请饶过小弟吧！”说着向程淑美一鞠躬。

程淑美咯咯娇笑道：“好啦！放过你了，月姿妹妹的事就委托给你了！等事成之后我做主让月姿妹妹以身相许！”孙月姿听到程淑美这话，娇嗔道：“淑美姐，我这残花败柳之身哪里能配的上李大侠啊！等大仇得报，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沈大侠大恩大德。”说完苍白的脸上也染上了两片红晕，偷偷的看了李云龙一眼，又低下头去。

这时，程淑美传音对李云龙说道：“弟弟看的出来月姿妹妹对你有好感，说实话真是很少有女人会不被你这张脸迷住，月姿身世遭遇实在是太可怜了，虽然她不是完璧之身但是她只是被害者，如果可以的话，给她一些爱，用你的真心去温暖她那颗冰冷自卑的心吧！唯一的亲人对她犯下的罪行，不是杀几个人就能痊愈的，现在她最需要的不是复仇，而是友情和爱情的滋润和抚慰。”《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d-x-s-w.com》

李云龙传音道：“淑美姐，我沈某不是那种世俗之人，孙姑娘坚强纯洁善良，李某颇为心折，淑美姐放心我会处理好的。”程淑美点点头，对孙月姿说道：“月姿妹妹，咱们先回去吧！剩下的事就委托给弟弟了。”

孙月姿轻“恩”了一声，对李云龙盈盈一拜，说道：“小女子之事有劳李大侠了。”李云龙还礼道：“孙姑娘言重了，不要大侠大侠的叫了，直呼我姓名就好！”程淑美咯咯娇笑道：“月姿你是我妹妹，他是我弟弟，你就叫他李大哥好了，别大侠、大侠的叫多见外啊！”

李云龙笑道：“淑美姐所言极是！”孙月姿嫩脸一红，小声叫了一声：“沈大哥！”程淑美说道：“弟弟你赶紧回去吧！天都快亮了，你那些红颜知己恐怕都等的快发疯了！”李云龙点头道：“淑美姐，月姿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有始有终，为月姿讨回公道！”

李云龙叙述完昨天夜里与孙月姿相见的经过，唐芩儿几女听到孙月姿悲惨的经历都哭的泪流满面，暗月咬牙切齿的说道：“象这种败类让他们死都算便宜他们。”宣文娴幽幽的说道：“孙清他们兄妹从前同甘共苦，互相扶持，而如今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

李云龙轻叹一声说道：“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当面临灾难的时候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可是当情况改善的时候，当权利，地位，名

望，金钱，美女等这些诱惑摆在面前的时候，就会迷失自我，把人性的阴暗面暴露出来。”

宫月蕙说道：“金钱，地位争来有能得到什么呢，到头来还不是南柯一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呢！”李云龙怜惜的把宫月蕙抱在怀里，亲了亲宫月蕙的小嘴说道：“要是所有人都是仙儿这种想法，那世间也就宁静多了，可是世间的事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纠葛，想全身而退哪里会那么容易，一入江湖身不由己，有多少退隐江湖的武林人物到头来还不是身首异处，遭受灭门之灾。”

暗星问道：“难道咱们也要在这个令人作呕的江湖中打打杀杀的度过一生吗？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暗日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要想全身而退只有一种方法。”唐芩儿急忙问道：“什么办法？”

暗月眼中精光一闪，说道：“在武林中讲的是实力，是拳头，要想全身而退只有拥有了绝对的实力才能不会被人骚扰。”李云龙点头道：“暗月他们说的对，就是要拥有让别人惧怕的实力才能令那些亡命之徒知难而退。”

不过李云龙他自己清楚他的身份在这个环境下是不允许隐身于世间之中的，现在天下将要大裂，要想以后平安的过日子就必须统一天下，让天下让臣服在自己的脚下。

宣文娴问道：“龙哥哥，孙月姿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呢，孙清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一定不能放过，太极门一向最是护短，但是就算他们是太极门也不能只手遮天吧！”

李云龙冷笑道：“只手遮天？护短？哼哼，那就把太极门也拉下水，大不了把事情闹大了，我看太极门如何收场，孙清三人的命我是收定了。”宫月蕙双眼红红的说道：“没想到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天哥哥你一定要帮孙月姿让那三个禽兽得到应有的惩罚。”

李云龙说道：“放心吧！”暗日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李云龙微微一皱眉，说道：“应该快了，十八楼已经进蜀，五毒教和流云堡也蠢蠢欲动，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别的门派也会介入的，我要当着天下群雄的面把青云师徒三人的兽行昭告天下。”

宫月蕙问道：“天哥哥难道你真的不顾孙姑娘的名节，在天下群雄面前处理这件事情吗？”李云龙答道：“这样做有两点原因，第一是因

为这是孙姑娘的请求，第二是因为只有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太极门才不好出面偏袒。”

宣文娴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还有第三点吧！就是你已经决定去追求孙月姿了吧！但是这样以后你可就成了太极门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以后就步步艰险啊！”李云龙想到以后统一江湖的事，说道：“我和太极门的冲突恐怕再所难免，事已如此，只有走下去了。”

李云龙正与众女谈论，突然房门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暗月起身打开房门，唐傲云急匆匆的闯了进来，李云龙几人都有些诧异，一向稳重的唐傲云怎么会这么匆忙。李云龙开玩笑道：“二哥怎么了，是不是有了外遇被嫂子发现了，逃过来的。”

唐傲云哼了一声，说道：“你以为我是你那，四处沾花惹草。”李云龙不满的说道：“你当着我老婆的面败坏我名誉啊！”宣文娴白了李云龙一眼，说道：“你还有名誉呢？”其他众女也都点头同意宣文娴的观点。

李云龙只能无奈摇头叹息，唐傲云笑道：“好了别开玩笑了，我找你们是有事情通知你们的。”李云龙正色问道：“哦，出了什么事，这么着急？”唐傲云说道：“我一回来就被父亲和大哥叫到了书房，终于还是有人发了武林帖，蜀中将不太平了。”

李云龙有些惊奇，说道：“哦，是哪个门派发的？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唐傲云说道：“是青城派和流云堡。”李云龙皱眉道：“看来青城派和太极门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流云堡会发武林帖有些不解啊！”

唐傲云说道：“据我们唐门收到的消息，流云堡似乎和拜月教有些往来。”李云龙点了点头，说道：“事情越来越复杂了，但是这本是唐门和十八楼之间的事，青城他们凭什么代替唐门发武林帖呢？”

唐傲云摇头道：“青城和流云堡矛盾颇深，他们发武林帖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李云龙说道：“他们为什么早不发晚不发，赶在这个关头发武林帖，事情肯定不简单，肯定有人暗中操纵。”

唐傲云点头道：“父亲他们也是如此认为的，而且有几个门派已经知会唐门不日将抵达蜀中。”李云龙问道：“都是哪些门派啊？”唐傲云说道：“武林九大门派几乎都将抵达，还有武林八大世家中的四个，飞鹰堡等等。”

李云龙有些吃惊的说道："难道静心奄和静光寺也会来吗？"唐傲云点头道："是啊，而且静心奄和静光寺派出的都是头面人物。静心奄派出的是当代传人任雨情，静光寺来的是罗汉堂首座武林人称一指定乾坤通行大师。"

李云龙忧郁了一下，问道："武林四大世家谁将会来？"唐傲云说道："接到的消息是武林四大世家的家长可能将全都来蜀。"李云龙听到这话，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坐在李云龙身边的宫月蕙伸出小手紧紧的握住了李云龙的手，其他几女也都投来关切的目光。

唐傲云拍拍李云龙的肩膀问道："怎么了？又想哪个美女了？想的这么出神？"宣文娴撇嘴道："还能想哪个！肯定是那个任雨情了！色鬼！"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别瞎想了，我是在考虑现在的形势，什么时候把孙月姿的事情大白天下才最合适。"

唐傲云一愣，问道："孙月姿？孙清的妹妹？你见过她？那今天东方天雷说孙月姿拜托的人就是你吧！到底怎么会事啊？"李云龙转头对唐芩儿说道："芩儿你去把他们几个叫过来，我看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

唐芩儿点点头起身去叫秦世雷众人，不一会几人都陆续的来到李云龙的房间，众人都盯着李云龙。李云龙清清嗓子，把与孙月姿相间的经过和孙月姿的遭遇原原本本的和众人说了一遍东郭寿听完李云龙的叙述，一掌打在硬木的八仙桌的桌面上，桌面上出现了一个深二寸有余的掌印，说道："怎么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我恨不得一掌把他们劈死。"

秦世雷沉吟半晌，说道："老东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确是人神共愤，但是事关太极门，我们要慎重啊！"东郭寿一瞪眼睛。站起身来说道："姓秦的你什么意思，难道太极门就能为所欲为了吗，你们怕我不怕，这件事我是管定了。"说完就想往外走。

唐傲云一把拉住东郭寿，说道："老东，你误会崇雷的意思了，这件事牵扯到太极门，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别说给孙姑娘报仇了，武林中又是一场轩然大波，这个事一定要管，但是要从长记忆。"

霍飞扬说道："今天地狱书生已经把孙姑娘入蜀的事情告诉了孙清几人，我想他们该有动作了。"李云龙说道："我们要引鳖入瓮。利用他们急于灭口的心理，用孙姑娘的行踪引诱他们。"

东郭寿不满的说道："你竟然想要用孙姑娘做饵，孙姑娘已经那么可怜了，你怎么忍心啊！"李云龙说道："我们不一定要吐露给孙清他们真消息啊，退一步说，就算是真消息，我们这么多人自然能保证孙姑娘安全。"

霍飞扬说道："太极门清云成名已久，再说青城肯定会支援他们，我感觉此事不稳妥。"李云龙摇头道："我们只要能抓住一个来就行了，不必要把他们都引来啊，找一个突破口就行了。"

东郭寿问道："你想找谁做突破口啊！"秦世雷说道："孙清是最好的人选！"唐傲云点了点头，秦世雷继续说道："孙清从小与妹妹相依为命，就算他再没有良知，也会有点兄妹往日之情的。"

李云龙说道："我倒觉得胡飞是最好的人选，正因为孙清会顾念兄妹之情，所以到时他很可能会首先认罪，所以如果把胡飞抓住，让他不能抵赖，我们的胜算会更大一点。"唐傲云众人都同意李云龙的观点。

霍飞扬问道："许老弟，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李云龙转头问道："二哥，各大门派何时会抵达蜀中啊？到时会聚集到那里啊！"唐傲云说道："十天后，各门各派会在广元千佛崖共同商讨青城与流云堡的纠纷。我们也要尽快动身了。"

李云龙点头道："那擒拿胡飞就在九天后，我们一定不能让青云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宣文娴问道："这件事是不是要和月姿姑娘和东大嫂商量一下啊。"李云龙点头道："我会通知她们前来相间，老东可要好好表现啊，能不能让嫂子消气，就*你自己了！"

东郭寿老脸一红，说道："这个不用你们操心，但是孙姑娘的事一定要办好，我是个粗人，你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唐傲云笑道："没想到老东也会脸红啊，那表弟你就马上通知嫂子和孙姑娘他们，我们也要准备一下，马上动身，前往广元千佛崖。"

李云龙点头道："放心我会把事情办妥的。"唐傲云众人起身告辞，送走几人，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谁陪相公休息啊！"唐芩儿，暗星，宫月蕙三女推脱不适，都跑会了自己的房间。

第五百四十六章

云雨过后，天色已暗，宣文娴依偎在李云龙的怀里，香甜的睡着了，脸上还露着甜蜜的微笑，李云龙轻轻吻了一下文娴，慢慢从几女的香臂玉腿中挣脱出来，前去通知孙月姿消息。

唐傲云众人起身告辞，送走几人，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谁陪相公休息啊！"唐芩儿，暗星，宫月蕙三女推脱不适，都跑会了自己的房间，宣文娴也想走被暗日和暗月拉住，宣文娴羞红这脸，不知如何是好。

李云龙坏坏一笑，说道："文娴你还没和姐妹们一起服侍过相公呢！"李云龙说着，抱起宣文娴扑到床上。暗日，暗月二人也加入了战团。

云雨过后，天色已暗，宣文娴依偎在李云龙的怀里，香甜的睡着了，脸上还露着甜蜜的微笑，李云龙轻轻吻了一下文娴，慢慢从几女的香臂玉腿中挣脱出来，前去通知孙月姿消息。

五日之后，李云龙一行人等已经来到了广元地界，烈日照的众人都是口干舌燥，众女更是香汗淋淋，脸蛋也是红红的。李云龙冲唐傲云问道："二哥，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啊！"

唐傲云摇头道："最近的茶舍也要再走一个时辰呢！"李云龙抬头看了看悬挂在苍穹之上的烈日，说道："那我们在附近看看有什么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我看她们太累了。"唐傲云点头道："我记得附近有一个废弃的房屋，我们去那里休息一下再赶路吧！"

众人一致通过，众人随着唐傲云来到一间废弃的房屋之前。众人走进屋内向四周看去，李云龙皱眉道："二哥这里真没人居住吗？桌子和凳子上怎么一点灰尘也没有啊？"

唐傲云说道："我以前来过这里数次，都没有发现有人居住，是不是过往的客商在这里歇过脚啊！"李云龙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众人都分别坐下，众女也一改方才恹恹之态，聚在一起唧唧喳喳的说笑起来。

这时门口有人大喝一声，"何方匪人，竟敢私闯民宅。"众人闪目向门口望去，就看门口站定一人，大概十七、八岁，中等身材，圆圆

的娃娃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滴溜溜直转，薄薄的嘴唇微微向上翘起。

李云龙刚想说话，那人突然看到众女，眼睛一下变的水汪汪的，飞奔到众女面前，说道："各位美女姐姐，小弟蔡昌义，今年十八，尚未婚娶，今天能见到各位姐姐真是有缘啊！不知各位姐姐是否许配人家啊！上天对我真是太好了，一下赐给我这么多美女！"

蔡昌义突然冒出这些话，把众人都说的茫然不解。蔡昌义又仔细看了看众女，皱眉道："咦，你们都不是**了啊？没关系我不会嫌弃你们的。"众女被蔡昌义的胡言乱语说的玉颊通红，李云龙的女人都齐齐的白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微微一笑，说道："这位兄台，这里是你的住宅吗？那是我们冒昧了，请兄台恕罪。"

蔡昌义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没见我正和美女聊天吗！一点也不懂情趣！"众女听到李云龙被蔡昌义如此评价，都忍俊不禁"哈哈"的笑了起来，众女更是笑的花枝乱颤。蔡昌义看到众女的美态，傻忽忽的看着，眼睛都发直了。

李云龙拍拍蔡昌义的肩膀，蔡昌义一愣，赶紧跳开，拍拍肩膀，说道："兄弟咱们又不熟，别这么亲热，让美女们看到还以为我有断袖之癖呢！"

李云龙被蔡昌义搞的头晕脑胀，其他众人更是笑的前仰后合，李云龙苦笑一下，指了指众女，说道："他们大部分是我的妻子。"蔡昌义惊诧的看了看李云龙，又看了看众女，说道："她们是你的妻子？"

李云龙点点头，指了指胡菲几女，说道："除了这几位是我嫂子之外，其他的都是我老婆。"蔡昌义惊叫一声，抱住李云龙，往李云龙脸上就亲了几下，李云龙一下就愣在那里，其他众人也都止住笑声，傻傻的看着李云龙与蔡昌义两人。

唐芩儿惊叫一声，说道："表哥被男人非礼了！"李云龙经过短暂的思维停顿之后，也反映过来，一脚把蔡昌义踹了出去，用袖子狠狠的擦了擦被蔡昌义亲吻过的地方，说道："你这个人怎么会事啊！我可对男人没兴趣的！"

蔡昌义点头哈腰的说道："老大不好意思，我真是太激动了，我对老大真是太崇拜了，老大以后就是我的偶像。"蔡昌义的话把大家都说的满头雾水，蔡昌义继续说道："我的梦想就是能携美天下，收尽天下

美女，可是奇怪的是我如此潇洒倜傥怎么就美女投怀送抱呢，今日见老大如此尊容竟然可以骗得如此多的美女，我是对老大太佩服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老大，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众人听到蔡昌义对李云龙的评价又是一阵哄笑，众女都抱着肚子笑的气喘吁吁，李云龙只能无奈苦笑，问道：“兄弟这里是你的住宅？”蔡昌义点点头，从门口拿出一个横匾，上面有四个大字“幽灵山庄”，说道：“这里是我们幽灵山庄的临时落脚点。”

宣文娴看到幽灵山庄四个字，微微一愣，问道：“请问梦幻虚空韦空灵与大哥如何称呼？”蔡昌义看了宣文娴一眼，说道：“韦空灵？你说的是那个可恶的老头子师傅吧！他竟然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自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逍遥去了，只个我留下一堆没用的破书。”

蔡昌义说着，拿出数本书籍，说道：“现在我都*卖这些为生，你们有兴趣吗，我可以便宜点卖你们。”众人闪目望去，蔡昌义拿出来是数本武林秘籍，和韦空灵的几本著作。

韦空灵其人，被江湖人称为武林第一奇人，才通古今，情通日月，一身光怪离奇的武功，玄妙无比的奇门遁甲之术，年少之时，散尽万贯家财去扶济两河流域遭受水灾的百姓，抱着仅剩下的一块横匾，孑然一身游荡江湖。无论是贫民百姓还是武林草莽身受其恩的人不记其数，如果你要问江湖中谁最受人尊重景仰，绝大多数人都会提起这个名字梦幻虚空韦空灵。所以李云龙众人听到韦空灵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不禁肃然起敬。

唐傲云问道：“不知韦老前辈身在何方？家父常常念叨许久没有见过韦老前辈了！”蔡昌义看了唐傲云一眼，说道：“如果我没猜错这位是唐二公子，青衣鬼手唐傲云唐兄吧！老头子他出门的时候说他要去拜访几位老朋友。也许不久之后就会去你们唐门蹭饭。”

秦世雷抬头看了看天色，说道：“已经耽搁了很久了，咱们是不是要赶路了啊！兄弟你欲何往！”蔡昌义看着李云龙说道：“我当然要跟着我老大了，我看他命范桃花，一生难逃一个情字，跟着老大一定可以，见遍天下美女，快哉！”

李云龙无奈点头道：“既然齐兄弟愿意同行，在下求之不得！”李云龙哪里会想到与蔡昌义相识，会对未来有多大的影响，会对自己未来的江湖之路带来了多大的助力。一路无话。

这日终日终于到达千佛崖，众人来到唐门驻扎的飞云客栈，唐傲风满脸笑容的接了出来，说道："你们终于到了，父亲都等急了，快跟我进去。"李云龙众人随着唐傲风前来拜见唐灵风。

唐傲云把蔡昌义介绍给父亲，唐灵风惊喜异常，和蔡昌义又是一阵寒暄。寒暄过后，众人落座，唐灵风把千佛崖现在形势简单说了一下，嘱咐众人要小心行事，不要惹事生非。众人都聚集到李云龙的房间，商议如何擒拿狂侠胡飞，蔡昌义不明其故，在其询问之下，李云龙把狂侠胡飞三人所干的丧尽天良的事，给蔡昌义讲述一遍，把蔡昌义气的张口大骂。

蔡昌义点头说道："胡飞不用抓了，你们就放心吧，此事我来办，肯定不会有差错的，到是包准他乖乖的把他的恶行在天下众人面前认罪。"李云龙询问蔡昌义有何办法，蔡昌义阴冷一笑，说道："你们可曾听说五鬼摄魂术！我需要胡飞的生辰八字和他的头发，并且把这个符咒焚烧后让他服下就可以了。"

唐傲云说道："五鬼摄魂，此术已经失传已揪，没想到齐兄弟竟然会，以后和你一起可要小心了，没准什么时候被你阴了呢！"众人都点头称是。

蔡昌义摇头苦笑道："此术有伤天和，师傅曾吩咐过除了对十恶不赦之人可以使用之外，不可轻易使用，否则会遭天谴，魂飞魄散。"李云龙询问蔡昌义有何办法，秦世雷说道："胡飞的生辰八字孙月姿应该知道，可是怎么去搞到胡飞的头发和如何让他服下那个符咒呢？"李云龙"哈哈"一笑道："你们难道忘记咱们这里，有个号称轻功天下无双的家伙吗！交给他去办好了！"

霍飞扬笑道："既然许老弟推荐我去，那哥哥我就舍掉这条命也要把这件事办好，放心吧！"霍飞扬说着，站起身来，接着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去！蔡昌义你把符咒给我！"霍飞扬简单交代几句，转身而去。

李云龙说道："老东，可有兴趣和我一起去见见孙姑娘和嫂子啊？"唐芩儿摇着李云龙的胳膊撒娇道："表哥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啊！带我去好不好啊！"其他众女也纷纷要求要去。李云龙连忙说道："不是我不想带你们去，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么多人一定很惹眼，

很容易会走露风声的，这样孙姑娘的安全就很成问题了，宝贝儿们听话，乖乖的在家里等相公回来！”

众女虽然百般不愿，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的确不适宜众人集体行动，众女也只好噘着小嘴很不情愿的，答应留下来。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李云龙和东郭寿二人穿上夜行衣，飘身上房，两道黑色的人影向东面疾射而出。李云龙二人正向前飞奔，突然二人都一皱眉，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在前方的岔路，分开象两个方向跑去。

李云龙又向前跑出二里，来到一个偏僻的树林旁停下，说道：“朋友，出来吧！”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李云龙接着说道：“朋友，这可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那在下可要请你下来了！老东动手吧！”

李云龙话音刚落，就听“啪”的一声，有一个人被东郭寿从树上扔了下来，李云龙笑着走到地上那人的身边，用一个手指指住地上那人的后脑海，说道：“朋友，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说吧，谁派你来的！”

东郭寿从树上跃下，说道：“老实点，快说！”地上那人狡辩道：“两位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我在树上休息，好象没有妨碍到两位吧！”李云龙“哈哈”一笑，说道：“朋友你还真有情趣啊，从我们从客栈出来，就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然后又跑到树上休息，恩好啊！你当我们是傻子啊！快说，要不我只好用点小手段了！让你终身难忘的小手段！”

那人半晌没有说话，李云龙说道：“看来朋友是想尝试一下了！”李云龙伸手在那人身上连点几下，就看那人全身奇痒难耐，身体在地上蹭来蹭去，双手在身上乱抓，气血上涌，脸变的通红。

那人哆嗦着说道：“我是十八楼的人，东方天雷派我来跟踪你们的。”李云龙听到那人的话，点头道：“你很不诚实，令我很失望，不好意思啦朋友，我会让你体验一下血腥的艺术的！”

李云龙在那人的眉心轻点了一下，那人抱着头，跪在地上仰天长啸一声，一道血箭从他的眉心冲起，象是一个血红色的喷泉，在夜空显的格外诡异。那人象是被吸干一样，倒在地上死去。

东郭寿皱眉道："老许，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在撒谎的！"李云龙笑着说道："十八楼这三个字对于十八楼的门人弟子，意味着什么呢？"东郭寿道："十八楼三个字对于十八楼的弟子来说，是他们心中的天堂，景仰的圣地，普通弟子也许终生都没有机会到十八楼的。"

李云龙点头道："这就对了，那人说道十八楼三个字的时候，没有丝毫景仰之意，还有些不屑之意，说明他肯定不是十八楼弟子，而且十八楼等级森严，十八楼的弟子怎么敢直呼东方天雷的姓名呢！"

东郭寿点头道："的确，十八楼的弟子就算死也不敢直呼地狱巡回使的姓名的！"李云龙接着说道："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点穴的手法是十八楼处置叛徒用的地狱结脉手，而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种手法一经使用就根本没有解救的办法，你说十八楼的人会明知道是这种手法还傻忽忽的说自己是十八楼的人吗？"

东郭寿看了李云龙一眼，说道："地狱结脉手？那时十八楼的独门武功你怎么会用的，你到底是谁？"李云龙看了一眼东郭寿，问道："老东你此话怎讲？"东郭寿说道："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杀手，原因有两点，第一那天蔡昌义突然抱住你亲你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杀手的话，下意识一定会拔出剑一剑刺过去的，这是一个杀手的本能。第二一个杀手不会使用你这中华丽的杀人手法，因为对杀手来说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才是首选。"

李云龙苦笑道："没想到连你也看出来了，就数你最笨了，唐二哥和老秦应该早看出来了。我并不是故意瞒你们的，我只是现在不适宜说出我的身份而已。既然你已经问出来了，我告诉你也无妨，我是李云龙。"

东郭寿恍然道："你是李家的人？我早该猜到才对，李家和唐门渊源极深，难怪傲云明知道你不是许厉，还把妹妹放心的交给你。"李云龙诧异的问道："李家和唐门渊源很深？我怎么不知道？"

东郭寿皱眉道："你不知道吗？傲云和我说过一句，要不就是我听错了？他说的不是洛阳李家而是终南梨家！"李云龙沉吟片刻，说道："以后有机会再问二哥吧！"东郭寿继续问道："你还没说你为什么会使用十八楼的独门点穴手法呢？"

李云龙说道："其实这点我也说不清楚，我以前看到过十八楼处置叛徒，发现他们的手法和我的手法很相似，只不过更血腥而已，但是

他们其他的武功又明明和我不是同路，甚至根本大相径庭，所以我也一直很不明白。”

东郭寿点头道：“既然现在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咱们还是先去办正事吧！”李云龙应了一声，一摆手，带着东郭寿向东南方向飞驰而去。

这时，在二人刚才谈话的树林中走出一人，看着李云龙与东郭寿的背影，说道：“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李云龙带着东郭寿七绕八绕，来到一个民宅的门前，李云龙四周观察了一下没人，轻轻的敲打了七下门环，小门吱呀一声，被打开，有一个老者伸出头来，向四周看了看，冲两人一摆手，二人进去小院，那个老者把门关上。

转过身来冲东郭寿一瞪眼睛，娇声说道：“你这个死鬼，还知道来看我啊！是不是想我死了，你才好出去逍遥快活啊！”东郭寿愁眉苦脸的说道：“老婆，这可不是我不想找你啊，是我一直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啊！”

那老者拽着东郭寿的耳朵说道：“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是吧！你说啊！”东郭寿连忙求饶道：“老婆都是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不再范了！”老者说道：“怎么你还想有以后啊！”东郭寿说道：“保证没有以后了，老婆你就饶了我吧！”

李云龙扑哧笑道：“月姿姑娘没想到你的模仿能力这么强，和月如姐的声音一般不二，你就饶了你东大哥吧，你再这么拽下去，月如姐可就该心疼了。”

程淑美咯咯一笑从屋里走出来，瞪了东郭寿一眼，说道：“我才不会心疼他呢，最好把他耳朵拽下来，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去外面沾花惹草！”李云龙与东郭寿二人只好相视苦笑，李云龙打趣的跟东郭寿说道：“老东，嫂子真是好狠的心啊！你有得受了！”

东郭寿偷偷瞄了一眼程淑美，连忙说道：“你小孩子懂什么啊，你嫂子是刀子嘴豆腐心，象这么温柔善良的女子，怎么会有那么狠的心肠呢！”程淑美白了东郭寿一眼，一副算你识像的表情。

李云龙强忍住笑意，冲东郭寿挑起了大拇指。孙月姿实在忍不住，好奇的问道：“大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不是月如姐的呢？连东大哥都

没有认出来，月如姐也说我模仿的很像，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呢？”

程淑美和东郭寿也都看着李云龙，看他如何回答，李云龙摸了摸鼻子，说道：“你模仿月如姐的声音的确是惟妙惟肖，没有丝毫的破绽！”李云龙坏坏一笑，没有继续说下去。程淑美问道：“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别卖关子了，快点说！”

李云龙指了制自己的鼻子，有些尴尬的说道：“我的鼻子比较敏感，月姿妹妹和月如姐身上的香味不一样啊！”孙月姿听到李云龙的回答，玉脸一红，低头没有说话，程淑美轻啐了一口，说道：“不正经！”

李云龙只能无奈苦笑，东郭寿连忙岔开话题，说道：“快别闲聊了，赶紧把正事商量一下。”

广元万佛崖万佛寺，熙熙攘攘的聚集了众多的武林人物，来自各地的武林门派都分别坐在地主为自己安排的席位之上。唐门虽然在蜀中有些声望，但是在武林中只能算是中游的门派，所以席位比较*后。

李云龙落座之后，闪目象前排望去，看到武林十大门派除了静心奄，静光寺，拜月教，隐门之外，其他的门派的人都已经抵达。当李云龙的目光扫到十八楼的席位之时，地狱书生东方天雷也正看过来，东方天雷冲李云龙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Ｓdx Ｓw．com》

李云龙又想四周望去，突然感到一双眼睛注视着自己，李云龙望去，看到吴若婷双眼有些痴迷的盯着自己，李云龙微微一笑，把自己的思念之情用目光传递过去，二人正在互相凝视。

突然一阵喧哗打断了二人，就听门口有人喊道：“静光寺罗汉堂首座通行大师到！”只见一个六旬开外的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走了进来。李云龙饶有兴趣的仔细打量这个，拈花指练到化境的静光寺罗汉堂首座，通行身高六尺，立眉虎目，一捧花白的胡须飘散在前胸，手里擎着方便连环铲，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李云龙微微一笑，暗道：“光看此人外表就知道通行大师此人刚正不阿，脾气火暴，这中脾气的人不适合来做调停的和事老，不知道静光寺派通行来蜀中做的是什么打算。”

李云龙正在胡思乱想，门口又有人喊道：“天魔宫副宫主熬天行携天魔宫圣女黄玉心到！”各门各派的高手不禁一阵骚动，熬天行竟然亲自前来，的确出呼大家的意料。就看熬天行身穿紫色长袍，谈笑风声的跟着万佛寺住持走了近来，那个绝世尤物魔宫圣女黄玉心紧随熬天行身后，黄玉心顾盼之间，无数武林少年俊杰被她的风姿所迷，黄玉心看到这中情景，轻蔑的一笑，高傲的搂着身边的美婢走到拜月教的席位前落座。

至于天魔宫的人为什么有胆来这样，要知道现在虽然发生过武林大会上的事情，但是魔法的出现太过匪夷所思，那些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都禁止在民间流传，再说现在天魔宫的实力放在那里，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再们会反对呢?

天魔宫众分左右站在熬天行和黄玉心身后。拜月教众人刚落座不久，就听门口又有人喊道：“静心奄圣女飘仙任雨情到！”在做的众人都不禁拉长脖子向门口望去，想欣赏一下这个武林美女的容颜。

当任雨情的身影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全场一片寂静无声，就看任雨情一袭雪白的衣裙，一阵清风吹过，衣摆随风飘舞，美，美的令人窒息，美的令人痴迷，美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绝美的容颜加上飘逸若仙的气质，令所有男人疯狂而又自惭形秽的完美。

李云龙经过短暂的呆滞之后，向四周望去，李云龙格外关注年轻一代的武林俊杰的表现，当李云龙转头看到身边的几位的时候发现，除了九天惊神秦世雷神态自若的冲自己微微一笑，眼中流露出赞赏之色，李云龙也微微一笑。

李云龙环视全场，发现除了秦世雷未被任雨情容颜所迷之外，只有地狱书生东方天雷也很快的就清醒过来，其他的年轻一代的武林高手都还处于痴迷状态。这时，咚咚的敲钟之声响起，众人才清醒过来，万佛寺方丈悲仁大师说道：“各位武林前辈，朋友，今天大家聚集到鄙寺，我深感荣幸，本来作为武林后辈，有这么多武林前辈落座没有我说话的份，可是作为地主，我就只好先上来罗嗦几句。收到请柬的武林各门各派，除了隐门还迟迟未到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到齐，可以说这是除五年一度的武林大会之外，少有的武林盛事！”

场下传来几声，喊倒好之声，悲仁大师有些尴尬的笑了笑，继续说道：“废话我不多说了，大家也都知道此次所为何事，那么现在请青

城和流云堡的代表讲述一下事情的原委。”

这时，宣文娴凑到李云龙耳边，耳语几句，李云龙一皱眉。有些意外的看着宣文娴，宣文娴肯定的点了点头。李云龙与宣文娴两人低语了几句，宣文娴带着暗月悄悄的退了出去。秦世雷和唐傲云也投来询问的目光，李云龙凑过去和二人低语了几句，二人也都吃了一惊，几人又低声交流了几句，然后抬头向台上望去，就看青城掌门正在讲述与流云堡冲突的经过，满嘴的青城作为名门正派如何如何的，李云龙听的，忍不住“嘿嘿”一声冷笑。

青城掌门思远真人听到有人冷笑，有些挂不住的喝道：“无量天尊，是那位朋友对老夫的言语不满，请明讲当面，不要这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

李云龙懒洋洋的说道：“思远前辈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请不要见怪，请继续！”思远真人冷笑两声，说道：“许贤侄，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吧！藏头露尾的可对不起你武林第一杀手，邪魔刀许厉的名号吧！”

李云龙微微一笑，专注的抠着指甲，慢悠悠的问道：“思远前辈。在下是有些事不太明白啊？正想请教呢！”思远真人微微一皱眉，不知道李云龙搞什么花样，说道：“许贤侄有何事不明，请讲便是，贫道如果知道会给你讲明的，就算贫道不知道，在坐的这么多武林前辈也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李云龙笑道：“那晚辈就先谢过思远前辈了，我是很不明白啊，刚才思远前辈讲了半天，我也听了半天，我实在没有听出来青城有何占理的地方，而流云又有何理亏的地方啊，流仙镇本来就处于流云堡和青城势力范围的交界之出，既然这样流仙镇之内生意本来就该两派均沾啊，但是思远前辈提到最多的就是名门正派这四个字，难道这四个字就能说明青城是对的吗！”

这时，静光寺罗汉堂首座通行大师，说道：“阿弥陀佛许施主，名门正派之所以是名门正派，邪门外道之所以是邪门歪道，自然是有道理的，所谓无因不会有果，如果没有原因的话没，那么这个正邪之别又从何而来呢！”

李云龙微笑着问道：“照通行大师的说法，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名门正派做的事一定有道理有原因，而邪门外道做的事就一定是肮脏龌

龊的事呢？”通行大师皱了皱眉，说道：“许施主此话怎讲？”

李云龙说道：“既然这样，那么通行大师那在下就想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是非黑白请在座的武林前辈，朋友评判一下。”

李云龙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前把孙月姿的遭遇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一遍。在讲述的过程中，李云龙特意的观察着青云师徒的表现，发现青云一直面带微笑的仔细听着，而孙清面无表情的坐在那里，李云龙这时才发现胡飞和楼长风竟然没有到场。

李云龙微微皱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李云龙讲述完，看着通行说道：“通行大师，您对此事有何看法呢？”通行打问讯说道：“阿弥陀佛，此等人面兽心之辈，非死无以赎其罪，佛曰杀恶人即使善念。”

李云龙转头望向任雨情说道：“仙子有何看法呢？”任雨情沉吟片刻，如仙籁般的声音响起道：“许少，如果真有此事，小女子愿意大开杀戒，除去此等恶人。”李云龙又望向青云，说道：“青云道长，你对此事有何看法呢？”

青云笑道：“许少，如果你知道那几个恶人是谁的话，请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大家都愿意效全力，帮那位姑娘报仇雪恨的。”李云龙“哦”了一声，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请当事人出来指证那几个人面兽心的禽兽了。”

李云龙低头和东郭寿说了几句，东郭寿点头，起身离开队伍，片刻之后，东郭寿带着孙月姿和程淑美二人回转。孙月姿一袭黑纱遮住面容。李云龙对孙月姿说道：“月姿把你的仇人在天下人的面前把他指出来。”

孙月姿有些紧张的看了李云龙一眼，程淑美轻轻拍了拍孙月姿的粉背，向她投去鼓励的目光。孙月姿看到身边的这些朋友的目光，鼓起勇气，对在座的人说道：“在座的各位武林前辈，小女子便是那个受害者，而那几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便是……”

孙月姿用手指指着青云说道：“太极门的青云真人和他的徒弟孙清和胡飞。”在座的众人听到孙月姿的话，一片哗然，都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青云站起身来，问道：“请问姑娘是那位，为何要污蔑贫道的清白。”

孙月姿冷笑道："青云你还真沉的住气，是不是你亏心事做的太多，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孙月姿摘下遮在脸上的黑纱，问道："青云真人，孙清你们不会不知道我是谁吧！"

孙清拍桌而起，说道："孙月姿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妹妹，你在太极门四处勾引新入门的道童，被我和师傅发现，念在上天又好生之德，饶你不死，把你赶下太极门。没想到你竟然恩将仇报，又来这里污蔑师傅的清誉。"

孙月姿仰天狂笑，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看着孙清说道："哥哥，你可是我的亲哥哥啊！你对我做出那等人神共愤的事情，现在还要颠倒黑白，老天啊！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了吗！哥哥难道名誉地位对你就真的那么重要，重要到可以把亲情抛弃，对自己的妹妹那么残忍无情吗？"

程淑美对孙清喝道："孙清你这是丝毫人性全无啊，事到如今你还可以如此满口谎言的去侮辱自己的亲妹妹。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孙清冷笑道："是非曲直，天下英雄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李云龙长出了一口气，对通行说道："通行大师你对此事有何看法！"通行说道："许施主，我看此事必有隐情，我与青云道长也有数面之缘，青云道长道法高深，贫僧也深感钦佩，我想青云道长是不会做出如此下作之事的。"

李云龙冷笑两声，又转头望向任雨情，任雨情说道："许少，如果你能证明孙姑娘所言属实，小女子愿意效力，现在真相未明，小女子实在不能分辨孰是孰非。"孙月姿掩面蹲在地上轻轻的抽泣着，李云龙走到孙月姿身前，蹲下身来爱怜的扶住孙月姿颤抖的双肩。

柔声说道："我答应你的无论如何我都会帮你去实现，就是面对天下人我也再所不惜。"李云龙说完，站起身来。狂笑两声，说道："天理不可行，公道不在人心。什么侠义，什么慈悲，都是欺骗天下无知百姓的谎言罢了。任仙子，通行大师，静心奄，静光寺身为江湖白道之首，却是如此态度实在让人寒心。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白道，那么我宁愿沉沦你们所谓的邪门外道之中，至少他们不会用什么道貌岸然的口号去粉饰自己。"

地狱书生东方天雷拍手道："许兄骂的痛快，如果许兄愿意加入十八楼小弟愿意让出地狱巡回使之位，情愿在许兄鞍前马后效犬马之

劳。”五毒教教主苗思凤娇笑道：“许兄弟果然快人快语，就凭许兄弟着几句话，你与五毒教的恩怨一笔勾销。”

熬天行“哈哈”狂笑几声，众人都觉得仿佛耳边响起一声炸雷，镇的头脑一真眩晕，众人都不禁暗呼，“熬天行作为天魔宫三大宗师之一，的确名不虚传。”紧接着，熬天行说道：“好一句，天理不可行，公道不在人心，无论今天结果如何。熬某保证你可以全身而退。”

魔宫圣女黄玉心娇笑几声，说道：“义父你这话算说错了，就算咱们魔宫不插手，我想这些人想要把许少留下，恐怕没那么容易吧！许少背后的势力江湖中也没几个人敢动的，对不对血魔兄？”

黄玉心说完，笑嘻嘻的看着李云龙。在座的又是一阵骚动。李云龙冲熬天行几人拱手致谢，然后微微一笑说道：“郑家一别真是有劳圣女费心了，对在下如此念念不忘。”黄玉心咯咯笑道：“血魔兄是小女子少有感兴趣的男人，我当然要费些心思了，从离开郑家开始我也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才查的血魔兄的下落啊！”

李云龙笑道：“那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啊！在下要是还有隐瞒，那不是对不起圣女对在下的厚爱，在下自然对要对圣女坦诚相对了。”李云龙说着摘下了脸上的面具露出了本来面目。天下群雄看到李云龙的真面目，都是面面相觑不知面前的俊美少年是何许人。

李云龙对青云说道：“青云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了，我看是不是处理一下正事呢！”青云冷笑两声，说道：“沈施主你是执意要污蔑贫道的清白了。你想怎么样划出道来，贫道奉陪就是。”

李云龙说道：“既然如此，那青云道长请吧！我来领教一下太极门的绝学。”李云龙与青云二人走上擂台，李云龙毫不客气，身行向前一窜，分双掌向青云劈去，青云飞身后退，避开李云龙的掌风，在李云龙招式用老之时，云袖一翻向李云龙甩去，李云龙空中腰用力一挺，单掌拍地，避开了青云真人的云袖。

二人插招换式，战在一处。二十个照面过后，青云暗自叫苦，虽然李云龙还不能发挥招式的最大威力，但是凭借奇妙的招式。把青云的招式死死的压制住。青云一看凭借招式想胜李云龙甚为不易，青云眼珠一转，想要凭借自己几十年苦练的内功赢李云龙。

青云看李云龙单掌向自己胸口打来，青云翻掌迎上李云龙。二人的手掌紧紧贴在一起。青云与李云龙较量起内力，李云龙笑道：“青云

你想欺负我年轻和我拼内力，但是很可惜，你这次主意打错了！”

李云龙说完，用力向前一冲，一股浑厚的内力向青云涌去。青云就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一样，随着李云龙如波涛一般的内力一浪浪的向自己袭来。青云感到自己的气血不断的上涌，头脑发晕，两眼外突，口中发干。

青云狂吼一声，青云双眼变成诡异的血红色。李云龙浑身一振，感觉青云的真气从正大浑厚的太极门先天真气，变成一种诡异的嗜血的邪异真气。李云龙一咬牙，又把青云死死的压制住，此时的青云仿佛垂死挣扎的野兽一样，狠狠的盯着李云龙。

灭尘剑孙清看到师傅青云马上就要落败，眼珠一转，大叫道：“师傅小心啊！”说着往擂台边蹭了数步。孙清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没有人注意自己，都在注视着擂台之上的打斗。孙清一咬牙，向擂台上飞跃而上，一掌向李云龙后背打去。

唐门众人一阵惊呼，但是奈何鞭长莫及。就在此时，万佛寺大殿之上，有人娇呼道：“无耻鼠辈。”一道白绫向孙清疾射而去，紧接着两条人影飞射而出，分左右向孙清打去。孙清无奈只好撤掌飞身后退。

第五百四十七章

华美娟皱起小巧的瑶鼻，说道：“龙哥哥，你真笨连个老头也打不过，还被别人偷袭，还要我和心姐姐帮你解围。”唐傲云站起指着青云说道：“这就是你们太极门的所作所为吗？背后偷袭，小人行径。”

灭尘剑孙清冷笑两声，说道：“唐二公子，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啊！我只是想帮我师傅解围而已，又没想伤他，如果你父亲身处险境你也会出手的吧！”这时，青云喝道：“清儿住口。”然后转头对李云龙说道：“你们隐门不是一向都偷偷摸摸藏头露尾的，先是派你假冒许厉潜进蜀中混进唐门，挑起蜀中各门各派的矛盾，又是污蔑我太极门，毁我清誉，真是用心何其毒也！”

蜀中各派一阵哗然，这时，唐灵风站起身来，说道：“青云道长你不用在这里挑拨是非，混淆视听，隐门无名之所以派李云龙拌成许厉入蜀，是我要求他来帮唐门解决与十八楼之间的纠纷。”

青云呵呵笑道：“没想到唐门有事，竟然还要依仗别人的势力，真是可笑可悲啊！”唐灵风笑道：“青云道长你不用激我，邪魔刀许厉本来就是李云龙，根本没有假冒一说，而且李云龙身为我唐门的女婿，来唐门帮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就不劳青云道长你费心了！”

青云笑道：“看来你们唐门和隐门是勾结已久了！”李云龙说道：“青云你就别在这里搬弄是非了，如果我刚才没看错，青云道长你用的是魔敏的魔行遮天吧！这中为江湖人不齿的邪功竟然出现在太极门长老的身上，真是领人费解啊！”

青云冷笑两声说道：“无知小辈，这是太极门的三清烈火分神，哪里是魔行遮天那种下三滥的武功！李云龙你今天是执意要和太极门过不去，污蔑贫道清白是吧！”李云龙答道：“青云道长我想你是弄错了，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第一我没有想和太极门过不去，我只是就事论事；第二青云你是否是清白的你我心中都有数，谈不到我污蔑你的清白。”

青云冷哼一声，说道：“李云龙你还当贫道真的怕你不成，就凭那丫头几句话就能断定她说的都是实话吗？李云龙我看你是被美色所迷，不分真伪了吧！”

“青云道长，我这个藏头露尾的隐门霸天也很想领教一下，青云道长你的威风啊！青云你不是一直口口声声的说天儿没有证据吗？证据我带来了！”说话间，李为谦带着隐门众弟子走了进来。

熬天行哈哈一笑道：“霸天兄一别三载，在下想念的紧，何时闲暇你我二人可以过上几招，过过手瘾啊！”李为谦笑道：“天行兄，三年之前在下一招落败，我也是耿耿于怀啊，有机会一定领教天行兄的高招！”

青云铁青着脸道：“霸天你少要欺人，好，你说你有证据，拿来我看！”李为谦轻笑两声说道：“青云道长你也是清修之士，为何如此急噪呢！我难道还会当着天下英雄的面胡邹不成！这两个人你应该认识吧，青云道长！”

李为谦说完，从隐门的队伍里抬出两人。李云龙定睛望去，正是莫名失踪的狂侠胡飞和楼长风。青云当看到这二人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面色大变，低头不知在打什么注意。李为谦说道：“青云这二人你应该认识吧！在座的众位英雄也该知道这二位就是青云的高徒吧！我想他们二人所说的话，众位应该可以相信吧！”

胡飞颤抖的站起来，指着青云说道：“青云我胡飞也为你做了不少事吧！没想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好既然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今天当着天下人的面，我就要揭破你这个披着羊皮的狼的真面目。不错，孙月姿所说的都是实情，而且最近频频出现的少女失踪事件也都是青云指示我和孙清干的！”

在座众人听到胡飞的话，又是一片哗然，通行大师站起身来，问道：“胡施主，可不可以说清楚点，青云因何要制你与死地？”“事情的经过我知道！”楼长风接口道。众人的目光都向楼长风望去。

楼长风看了一眼霍飞扬，然后说道：“我昨夜睡不着，出去闲逛突然听到胡师兄和孙师兄还有师傅正在争吵。我凑近一听，也是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正在争吵月姿之事，胡飞师兄不知为何突然良心发现，想要找月姿认罪，可是师傅和孙师兄不允，最后师傅情急之下，一掌把胡师兄打下山崖。我等师傅他们走了之后，悄悄潜下山崖想要探明胡师兄的生死，可是不慎也跌落山崖，幸亏霸天前辈被我求救之声引来，把我二人才救出山崖！”

李云龙听完楼长风所说，看了了一眼李为谦，李为谦冲李云龙点点头，李云龙转头对青云说道：“青云你还有什么说的！”青云冷笑两声，没有说话。李云龙继续说道：“既然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青云你动手吧！”

青云默运真气，片刻之后青云两眼变成血红之色，双掌也变的如鲜血一般红艳。通行大师说道：“阿弥陀佛，没想到青云道兄真的伦入魔道，练了魔行遮天这等魔功！”李云龙冷笑一声，看了通行一眼，合双掌向青云扫去。

青云闪身躲过，反手一掌向李云龙推去，李云龙连忙侧身闪过，青云冷哼一声，突然手臂暴长三寸，李云龙躲避不及，被青云一掌扫在肩膀之上。李云龙便觉得手臂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并且伴随着一阵阵酥痒的感觉。

李云龙知道青云掌上有毒，不过李云龙可是百毒不侵，并不担心，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连忙运足真气。

就见李云龙身外仿佛有两条龙环绕着李云龙的身体盘旋，似乎要把毒素压制住，然后冷笑着对青云说道：“青云没想到你不仅练魔行遮天这等魔功，并且还在掌上淬毒，魔敏不屑使用这等下作的方法，青云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青云冷眼看着李云龙说道：“你别得意，你虽然暂时能压制住剧毒。可是如果你没有解药的话，你也活不过三个月，你既然把我往绝路上逼，那么我死也要拉你垫背！”

众女听到青云的话，惊叫一声，紧张的看着李云龙的胳膊。李云龙冷笑道：“青云我告诉你，我从来就不怕别人威胁，无论是我还能活三个月还是三天，反正你今天是死定了！”李云龙举掌就要冲过去。

这时，李为谦说道：“龙儿，且慢！”然后，走到李云龙近前，扯开李云龙的衣袖，仔细的看了看李云龙胳膊上的毒伤，然后，面色凝重的对五毒教教主苗思凤说道：“苗教主，请移驾过来看一下这是何毒！”李为谦他可不知道李云龙百毒不侵。

苗思凤走到李云龙近前，众人都紧张的看着苗思凤，苗思凤看了看李云龙胳膊上的伤口，轻皱瑶鼻嗅了嗅，转头对青云说道：“青云真人这可是枯风断肠散？”青云冷笑两声，说道：“不错，不愧是五毒教教主果然有见识！”

李为谦向苗思凤问道："苗教主，此毒可有解药？"苗思凤说道："此毒是十种毒虫，和两种毒草混合制成，由于这十二种毒加的顺序和分量的不同，解药的配置方法也不相同。"李为谦说道："这也就是说想要解毒必须要施毒者才能解救是吧！"

苗思凤点头道："正是如此！"青云狞笑道："霸天现在只有我能解他之毒，如果你能保证我安全离开这里，并且孙月姿之事你们不再插手，我把解药给你们！"李为谦看了一眼李云龙，说道："好，我可以保证你安全脱身，并且我们不再插手孙月姿之事，但我们怎么可以相信你给我们的解药是真的呢！"

青云狂笑两声，说道："霸天你要想救他，你现在就只能相信我！"李为谦沉吟片刻，说道："好，青云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离开这里！"李云龙喊道："不，爷爷！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如果今天我为了自己活命，放走青云，就算我能活下去，我这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更何况就算放走他，他也不会把解药交个咱们的！今天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李为谦反手给了李云龙一巴掌，指着众女说道："是啊！你不怕死，你是大丈夫，可是你想没想过如果你死了，这些女孩要怎么办，你也答应过要给她们幸福的，你有没有替她们想过，心爱的男人死去，她们如何活下去！"

李云龙环视了一下众女，看到众女都可怜兮兮的看着自己，最后李云龙的眼光落到孙月姿的身上。孙月姿眼中充满泪水，向前走了两步，说道："李大哥，月姿在这里谢过了！"说完，冲李云龙盈盈一拜，继续说道："月姿现在要收回请李大哥杀青云三人的单子！从今往后我与他们三人的仇怨一笔勾销！"

李云龙惊讶的看着孙月姿，问道："你真的要放过这三个禽兽不如的畜生吗？你真的不要报仇了吗？为什么？"孙月姿抬起头看着李云龙，轻轻的咬了咬下唇，然后坚定的说道："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死了，就算我报了仇，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所以为了你我愿意放弃仇恨，因为我相信有你在我今后会快乐的！"

然后转头对孙清说道："孙清，我真的不明白从小就疼我爱我的哥哥，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会这么狠心的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如果父母在天有灵的话，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青云奸笑两声，说

道："李云龙你真是好艳福啊！这么多绝色美女对你情深意重，你真舍得死吗？"

李云龙瞪了一眼青云，说道："青云你记住，过了今天你再让我碰见，我绝不会放过你！"青云冷笑两声，飞身后退跳到孙清身前。说道："霸天我相信你的为人，你跟师徒走，只要我们到了安全地方，我就会把解药给你们！"

"啊！"一声惨叫响彻云端，青云不可置信的看着从自己胸口穿出的剑尖，然后颤抖着转身，一掌拍在身后的孙清身上。孙清一口鲜血脱口喷出，身体向后飞射而去。青云转身看着倒在地上的孙清，苦笑道："没想到我最后会死在你的手里！"然后栽倒在地上，一命呜呼。

孙清扶着地慢慢坐起，*在身后的石像之上，吐了吐嘴中的血沫，说道："青云根本就没有解药，青云本不是个十恶不赦之人，但是一次他不慎中了魔敏的清风断肠散，在青云发现中毒的时候魔敏已经一命归天，他为了活命，背着师门偷练了魔敏的魔行遮天，用魔行遮天的心法把毒逼到双掌之上，练成了这种毒掌。在他练成魔行遮天之后，性情大变，变的残忍狡诈。而我被青云所许诺的名利所引诱，帮他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追名逐利到头来只是一场梦。"

说着，向李云龙扔过去一个瓷瓶，继续说道："瓶中的是可以压制毒性的药，一个月服用一次，共十二粒，可以把毒发作的时间延长到一年之后，如果这一年中你可以找到九叶灵芝草，万年古玉髓，千年何首乌这三种稀世之宝，就可以解毒。我希望你看在这瓶药的份上，好好对待月姿，我不配做她的哥哥，我也没脸去见父母的在天之灵，"

孙清说完，一剑刺入自己的心口，然后渴求的看着孙月姿，说道："能再叫我一声哥哥吗？"孙月姿看着孙清，那两个字迟迟说不出来。孙清断断续续的说道："月姿我不怪你因为我根本不配做你的哥哥！"说完，两腿一蹬，双目圆睁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哥！"一声惨叫响起，一个娇小的身影扑在孙清尸体上痛哭起来，仿佛老天也受到感染一样，一声暴雷响彻天空，之后大雨倾盆而下。李云龙站在雨中，仰头望着天空。轻轻的自语道："用雨水洗去他们的罪恶吧！"之后，李云龙的目光望向胡飞。

胡飞一哆嗦，摔倒在地上，然后紧爬几步，爬到李云龙面前，不顾众人鄙夷的眼神，跪在地上抱着李云龙的腿，痛哭流涕的说道："兄

弟，大侠看在我戳破青云真面目的份上饶了我吧！”

李云龙一脚把胡飞踹开，说道：“没种的东西！”胡飞爬起来，磕头道：“我没种，大侠放了我吧！把我当个屁放了好了！”李云龙冷哼一声，说道：“放不放你，不是我说了算，你去问问月姿吧！”

胡飞又爬到孙月姿身前，说道：“孙姑娘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求求你了！”说完，崩崩的磕响头，脑门已经鲜血淋漓。孙月姿厌恶的看着胡飞，说道：“滚，你给我滚，滚的远远的，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胡飞点头道：“我滚我马上滚，谢谢孙姑娘不杀之恩！”然后冲李云龙说道：“李大侠，孙姑娘让我滚，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滚了！”李云龙看着跪在地上令人作呕的人，冷哼道：“既然孙姑娘让你滚了，那你就赶紧滚，杀你这种人我都怕脏自己的手！”

胡飞点头哈腰的说道：“谢谢大侠不杀之恩，我这就滚！”说着连滚带爬的向门口跑去，李云龙此时万万想不到此时的一念之仁，将来会对自己带来多大的灾难。李云龙走到孙月姿身边，扶起哭泣的孙月姿，说道：“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归宿了！”

孙月姿轻轻的点了点头，依在李云龙的怀中，轻轻的抽泣着。楼长风瘸着腿走到李云龙和孙月姿面前，说道：“沈兄希望你好好对待月姿！月姿别难过了，死是一种解脱，你该为孙师兄高兴才对！我走了你们保重！”

楼长风转身，向门口走去，李云龙问道：“楼兄要回太极门吗？”楼长风一边走，一边说道：“我已经厌倦江湖的事事非非了，我要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过下半辈子，从近以后我楼长风退出江湖。”

李云龙说道：“如果今后有为难之事，楼兄尽管说话，我沈某一定尽全力帮楼兄排忧解难！”楼长风笑道：“谢过兄弟的好意，我想不会有什事麻烦兄弟的！”李云龙摇头幽幽的说道：“未来的事，谁又能知道呢！楼兄慢走！一路保重！”

龙天香突然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一下投入李云龙的怀中，紧紧抱住李云龙的肩，“夫君，天香不要回去，死也不要回去。”提到回去，龙天香她仿佛看见最可怕的地狱一般，美丽的眸子充满难以言喻的惊惧，小脸上无可掩饰的苍白，以及那微微颤抖的身子就像是在诉说主人的惊恐和绝望。

“夫君，救我，救救我。”那凄切的声音加上那毫无血色的苍白，仿佛就是在诉说这世上最残酷的罪恶。那凄美的模样无不让人望之寒蝉，闻而心伤。李云龙搂着她那纤弱的身子，那温香暖玉竟变得寒玉一般冰凉，心中不由一痛，不论怎样，她毕竟还只是个孩子，我让她蜷在我怀中，让自己的身体温暖她的冰凉。轻轻抚着她的后背，柔声道：“小小乖，别哭了，再哭可就变成小花猫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龙天香她的哭声终于越来越小，到最后再无一丝声息。李云龙扭头一看，却见她已闭上了眼睛，呼吸匀称，竟是沉沉进入了梦乡。“给我吧，让她睡会也好。”蓝冰月眼中满是痛惜，她不知道她有怎样的伤心往事，但她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休息，调和她内心的恐慌。她接过龙天香，把她带回房中。

望着蓝冰月的背影，李云龙不由一声长叹，事情似乎越来越复杂，可我眼前却依然是一片模糊。“公子又在烦心什么呢？”碧玉把李云龙扶到椅上，纤纤玉指在李云龙肩上熟练的按摩起来。

望着她娇艳如花的容颜，听着她温柔细腻的声音，享受着她那让人神魂颠倒的技艺，我心中不由升起一阵感叹。碧玉啊碧玉，究竟哪一个你才是真正的你？或者说真正的你到底是谁？

“公子也在为碧玉疑惑，是吗？”她浅浅的一笑，对于她七巧玲珑，善解人意的慧心李云龙已习以为然，好像这世上很少有东西能瞒过她的眼睛，“公子无须把太多的心思浪费在碧玉身上，或许碧玉在公子心中依然是一团解不开的迷，不过那并不重要，只要公子相信碧玉绝无伤害公子之意，那便足够了。”

李云龙不由回想起，从兰州到这里的点点滴滴，解碧玉，好一朵解语花，若她真有一丝害我之心，便纵我有千条性命，此刻恐怕也早就不属于自己，我又怎能不相信她呢？“傻丫头，除了冰月她们，你便是离我最近的人，我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呢？”

解碧玉那俏丽的脸庞陡然如鲜花绽放一般，格外绚丽多姿，讶异的脸上带着一丝不可置信，“公子真的相信碧玉？”李云龙轻轻的一捋她额前略微有些散乱的秀发，眼中带着一丝宠溺，“你待我的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像你这么聪明能干的侍女，天下间恐怕也唯有你一个而已，你当我真是瞎子吗？”

她动了动嘴唇，说出了唯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两个字，她几乎不敢相信，天下间竟还有愿意相信她的人，她不知已有多少年未曾听过这么贴心的话语，她美丽无匹的美眸不由有些湿润。只是如果他知道了自己的真正身份，还会这么信赖自己吗？然而她却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现在是，那，便足够了。

李云龙伸手拭干她眼角的泪滴，爱怜的道："傻丫头，你怎么也哭了？""没有，是眼睛进了沙子。"她不好意思的一笑，那一丝羞涩却格外惊心动魄。

李云龙端着一碗参汤轻轻的走近蓝冰月的房中，望了望床上依然安枕熟睡的龙天香，向斜坐床前的蓝冰月道："这么长时间了，你也该累了，去休息吧，这儿不是还有我吗？"蓝冰月美目一瞪，嗔道："我可不是什么千金小姐，有那么娇贵吗？"她把重音落在千金小姐那四个字上，她没得到答案前终是没完全把晨家大小姐的事放下心来，她不经意间吐露出来的淡淡酸意，在她身上竟也显得如此动人。

那一眼的风情让李云龙的心猛的一跳，捉住她的双手，在她耳鬓斯磨道："那我的美人儿宝贝，要不要为夫好好孝敬你呢？"说话间右手不自觉的滑向她隆起的丰臀，轻轻的揉捏，仔细的体味那种温暖滑腻的感觉。

"恩"蓝冰月她秀眉微蹙，清丽无匹的双眸也由清明变得迷离，微微后仰的身子，使她那饱满的双峰愈显丰满，虽隔着两层衣物，我却分明感受到她的坚挺。"不，不要，好夫君，不要在这儿，饶了冰月，啊！"她那微乎其微的抗拒，在我火热的攻势下瞬间消逝。

"冰月，你真美。"这很简单的一句话，也许每一个男人都对自己的女人说过千万次，但即使说得多却没有一个女人会觉得厌烦，每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她都不由再一次心生欣喜。李云龙在她胸前恣意活动的大手也不由愈发放肆，那完美的硕大在我手心变幻着各种不同形状，波浪滚滚，煞是耀眼。

"恩，水，水。"一声梦中的喃呢让两人从情欲中顿时清醒过来，蓝冰月更是羞愧不已，她没想到自己的身体对他居然有如此大的反映，就像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完全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那可恶的人，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胆大妄为，幸好是个熟睡中的女子，否

则那还不羞死了人，然而那一种异样的刺激却也让她有些朦胧的期待和别样的体会。

李云龙忙从桌上端起参汤，望着龙天香紧缩的眉目和那张憔悴的小脸，心中不觉难受，慢慢的将参汤，一口口的喂入她的口中。“慢点。”蓝冰月拿起一块丝帕擦干龙天香嘴角的痕迹。

正在这时，龙天香睁开朦胧的双眼，入眼的是两张熟悉的脸庞。“冰月姐姐。”她带着哭腔扑进蓝冰月的怀中。那泫然欲泣楚楚可怜的模样，显得煞是凄婉。

“天香，别哭，啊？只要你不想离开，就留在姐姐身边，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来向姐姐要人。”蓝冰月清冷的美目一道煞光一闪而过。“好了，天香，你先说说原委吧，看我们能帮上你什么忙。”李云龙对蓝冰月的脾气再了解不过了。

霍青红的心里一直觉得有些不安，右眼跳个不停，她扶窗凝望深夜的天空。月光如洗，微风送爽，扑鼻处一阵的玉兰花香。

终于听到了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她急忙跃出窗外，前面一骑正是俏丽可人的唐晓，脸如严霜，衣裳沾血。霍青红的心中顿时蒙上了一层阴云，颤声道：“未风呢？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少主身受大罗汉金刚手，正临水疗伤，静卧从容，所以不能回来。”“怎么会这样？快带我去！”霍青红已是腾身跃上骏马，绝尘而去。

行了二十余里路，转过清水滩，不一会儿到了三胜峰，眼前景色怡人，星空下一道飞瀑如江河倒挂，气势宏伟。

但见孔未风如老僧入定，双目紧闭，两手的拇指与中指相扣，后背*在一颗劲松上，胸前一滩乌血显得更是触目惊心。“少主行功，此刻神游物外，超然于九天之上。”唐晓拉住焦急着正欲上前探视的霍青红，“咱们先去准备些物事，少主醒来要用。霍姑娘可能不知道，少主所练武功与众不同，他呀，就连睡梦中也是功行经脉，一日千里。”

霍青红深情的凝视着眼前脸色阴晴不定的少年，这少年是她生命所系，注定要终生相伴的爱侣。月光下酣然入梦的他如孩童般显得圣洁无比，她瞧着瞧着，不禁泪从中来，一时痴了。

她不知孔未风这时已然回到母体十月怀胎中，胚胎初成，百毒不侵。大自然就是他而今的母体，躯壳只是一具行囊，只是他在人世间的一个载体罢了。

※※※“弟弟，我的好弟弟。”紫竹阁碧绿的青藤床上，唐衣一脸平静，她的怀抱里仍是当年在故乡西园嘻闹的那个顽皮的孩子，她带着他在荠菜花间捕捉蝴蝶，在青山绿水间练习家传武艺“比翼齐飞”，那时的她就已深深的爱着他呵护他，他是她在这世间唯一的爱。

流年驰隙，恍如一瞬星霜，数点寒灯外，有几声归雁悲鸣。

“咱们这就回去，回到从前的心月轩中，那才是咱们的家。”两道清泪悄无声息的从她雪白的脸颊上流下。

她的心开始死了。

归云浦，芳草连天，江风细细。

唐天放的武功从未象今天这般发挥到极致，唐家散手自开创以来，还未曾如他这样使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漫天飞舞的青叶黄花间，两个白衣少年在夕阳西下的斜晖之中，正用生命对决！

一个剑走轻灵，舞若秋风；一个拳去流星，手若兰花。他们的眸子里没有爱恨情仇，没有风花雪月，那是对武道的一种追求所必然经历的结果。

当孔未风避过那满天花雨铺天盖地的唐门暗器，一指点在唐天放下腹的“愈气穴”时，他就知道自己胜了，虽然胸口中了那记强狠刚烈的“大罗汉金刚手”。

“世人皆知唐家暗器独步天下，却不知我唐家散手更是一绝。孔未风，死在你手下，我无怨无悔。”两人身形一分，相向而立，唐天放的明眸间渐渐失去了迷人的神采，“我死后，我姐姐会为我报仇。不过我有遗书，她不会找你的，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为难。”他气宇轩昂的身姿在萧飒的风中仍是屹立不倒。

孔未风上前深深的鞠躬，道：“你安心去吧，你是我此生最尊敬的对手，也是我最尊敬的朋友。”唐天放的唇边绽开一朵淡淡的微笑，双目一闭，溘然长逝。

※※※泰山观日峰，其时一轮旭日从东方灿烂升起，霞光万丈。两棵苍劲的青松枝头，一个青衣，一个白衣。

那青衣男子缓缓地转过身来，面目俊朗，目光炯炯。他淡淡一笑，“早闻江湖出了一个少年英雄，武功精湛，罕有其匹，果然见面胜似闻名，在下就是卫东青。令师安好？”“实不相瞒，家师已于三年前在日迟庵坐化，临终前念念不忘此事。”

“惜哉，惜哉。烟霞散人是家师生平第一尊敬的朋友，两人于武道追求如痴如狂，而今羽化登仙，在下既悲且喜。”“多谢阁下，令师可有何言？”

“当年家师潜修数十载，不意寺中派别林立，家师难以独善其身，欲拔身事外却不可得，终于沦为弃徒。家师耿耿在怀，是令师打抱不平，独闯倥侗，大破十三铜罗汉阵，欲为我师讨回公道。虽事不能成，但家师常自念之，此情当铭记衷心。”

“家师一生耿介，清高涯岸，知音无几。令师风范，他老人家每常教导，当以为楷模。”

“光阴无限，生命有常。今日你我一战，关乎二人毕生憾事，却不知少侠有几分把握？”卫东青抬头凝望已然升上中天的那轮太阳，语气停顿一下，“特别是你与唐天放一战后所受之伤，会否影响？”

孔未风微微一笑，“与唐朝一战，于我获益良多，对武学探究更深一层。唐天放乃不世出的人才，可惜啊可惜。然大罗汉金刚手威猛绝伦，非数日能愈合，在下想更换日期，再行决战，如何？”卫东青握住他的手，一股纯阳真气注入孔未风的掌心，“我与你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他日你我功德圆满，再行比过，方不负两位恩师之初衷。”

“卫兄以真气助我疗伤，不怕我乘势破你九阳天罡功么？”两人相视良久，突然间哈哈大笑，声震山冈。此刻山风正劲，衣襟飘飞，两人执手相顾，恩怨情仇都付之一笑中。

第五百四十八章

阴刀门在这一带做危做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因为他们的势力实在太大，众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连地方官府都不太敢去招惹，却不知是那儿来的人，竟敢这么光明正大的挑衅，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光看到这景象，已经是脚底发冷，赶着回家收拾行李，准备逃之夭夭了，但还是有些不怕事的，仍在那儿讨论。

断刀下垂着一条长长的布幕，向阴刀门这么样正式挑衅的，原来是天山门下的紫玉仙姑冷嫣然，众人虽是武林人物，但这位仙姑的名号实在太大，想不知道都不行。

这位仙姑冷嫣然出江湖才不过半年，手下解决的黑道高手已经近百数，出名的嫉恶如仇，加上她受业于天山姥姥，光辈份就可以和少林武当的掌门人平等论交，武功更是高明无比，公推为武林新一辈的第一高手，以这人的名气和实力，怪不得敢向阴刀门发出战帖。.“不好了，快逃，快逃！”远处的声音充满了惶急，但是却持续不了多久，在一声惨叫之后，随即化做沉默，围观的众人也猜得到是怎么回事情，说时迟，那时快，围观的人山人海几乎是立刻就消失无踪了，空荡荡的广场上只剩下那两截单刀和布幕飘扬着。

马速奇快，几乎是马蹄声一扬起，骑士已经到了旗竿下面，只见那人手微微一动，躲在暗处的人还没看到他出刀，旗竿已经断成了两截，上面那截缓缓地滑了下来，答的一声触到地面。那人收起了布幕，正待要走，后面几骑身影已经赶了上来。

“参见副门主”后来的骑士滚鞍下马施礼，几个大胆隐在暗处的人才知道，怪不得这人的身手那么好，原来他就是阴刀门的副门主，绿林出名的悍将铁面刀杜伤阳，此人虽是后起之秀，但武功之强，在阴刀门中仅次于门主七环刀江上清，连阴刀门创门时的元老四大护法，在他面前也是百依百顺，丝毫不敢倚老卖老。

“哼！”杜伤阳冷冷哼出声来，冷峻的脸上完全没有一丝表情，冰冷的眼光光是从眼前的几人身上溜过，就让他们有如置身冰窖般，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寒颤，禁不住叩头如捣蒜，却没有人敢在杜伤阳之前打破这片寒冰刺骨般的冷漠。

“查出来了吗？”好不容易，冰冷的视线才离开他们，射在那布幕上头，锐利到像是要刺穿它，跪着的几个人这才暗中吁了口气。

“是。是南七里分舵的分舵主云淦，昨日冷嫣然那泼妇单枪匹马直捣南七里分舵，将云分舵主以下数十人全部废去武功，还声言下一个就是西十三里的分舵，四位护法已经起程前去协防了。”

“哦？”声音仍是冷冷的，但杜伤阳的心中却已陷入了沉思，他出道以来未逢敌手，除了江上清外没人能抵挡他刀中夹掌、威力无穷的铁面刀十七式，但冷嫣然可是天山姥姥的亲传弟子，那天山姥姥虽是近一甲子不下天山，但武功威望却是武林第一，她所调教出来的门人想必不会差到那儿去，或许这冷嫣然是个强敌。

“副门主不必担心，那琴泼妇武功再高，终究是新入江湖的雏儿，四大护法出马必是手到擒来。听说这琴泼妇人虽泼辣，但容貌极美，正好合门主的胃口，想必副门主也是喜欢的…”

“够了！”杜伤阳的声音仍是冷冷的，眼角微微扫着四周房屋中亮起的火光，被人这么强烈的挑衅，怪不得有些弟兄会忍不住，在一旁的人家发泄一下，被杀被烧的人惊慌的呼叫声隐隐传入了耳内，虽然杜伤阳还不太习惯这样，不过也没什么阻止的理由，反正这也是众人动手前的习惯！“先回总舵再说。”

就算是杜伤阳也有伤脑筋的时刻，当他回到总舵时，一个坏消息正等着他，在大厅中来回踱步的江上清，头发简直就要一夜白头了。

“参见门主。”“够了，伤阳，你来看看，本门的四大护法，竟然连一个刚出道的冷嫣然都对付不了，被她牵得团团转！那琴妖女真够奸猾的，放话说要对西十三里的分舵动手，人却在南三里分舵出现，搞得我们鸡飞狗跳。我已经听玄阳的意思，让四大护法分别向四方分舵进发，无论琴妖女攻击那里，都可以立即反应，你看怎样？”

“中计了。”杜伤阳的声音依旧冷冷道：“冷嫣然之所以放这种风声出来，就是为了让四大护法分散开来，谁不知本门四大护法的合击四象阵威力无穷？想必此刻分散开来的人已经有人遭了毒手。”

“报告！”一个探子冲了进来，向江上清施礼，随即报出了杜伤阳已经猜到大半的噩耗，“四大护法被冷嫣然那妖女伏杀，先后毙命，现在西十三里、南四里、北五里和东九里四处分舵已经被破。”

“什么！”江上清真是气的怒发冲冠，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几乎想把这探子给掏死，杜伤阳这才插进了话来。“请门主息怒，伤阳这就出马，接受冷嫣然的挑战。”“你可必胜她吗？那琴妖女得天山姥姥真传，武功可厉害得紧呢！”

“门主放心，伤阳有办法的。”江伤阳冷冷的嘴角泛起了一丝阴沉的笑意，看得室中的人不禁打了个寒颤。

十里坡前两人对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的攻势了，收招后的杜伤阳摆好架势，外表看来像是什么事都没有，无法遏制的喘息声却还是奔出了口，连胸口也禁制不住的起伏着，别人看不到的背心里更是冷汗直流，显然是疲累已极，对面一身白衣白裙，连面纱都是白色的女子却还是半点声息都不出，完全不当一回事的清雅自若，就好像刚刚挡住杜伤阳的绝招完全没用到半点体力的样子。

这样下去不行，杜伤阳边喘边想，手中的刀似是愈来愈重，*两只手强撑着才不致于落到地上去，疲累的情况却是再也无法隐藏了，他原就想到这会是一场苦战，想不到的却是冷嫣然的武功实力，不但招式精妙，内力更是深厚无匹，完全不像二十来岁的女郎。

杜伤阳几乎可以确定，冷嫣然的内力必有奇遇，这种深厚内力就算是天山姥姥自幼传授，全心全力的栽培也不可能，如果不是服了什么灵芝妙药，就是从小被天山姥姥伐筋洗髓、易筋锻骨，否则以他杜伤阳之好斗、江湖经验之丰，怎可能会无论内力招式都斗不过她呢?

最让杜伤阳血气上冲的是，冷嫣然明明是占尽了优势，却完全没有主动出手过，只是轻轻松松、若无其事是挡格或避过杜伤阳的杀招，他的铁面刀法外传有十七招，但事实上冷静深沉的杜伤阳还留了三招救命的杀着，连和江上清切磋时也从没有使出过，那可是他的看家本领，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出手的，没想到冷嫣然竟还是随手轻松化解，只是在化解时微嗯一声，好像只有这三招还像点样子似的，这种完全不放他在眼中的淡漠，才是最让心高气傲的杜伤阳气苦的一点。

看来不使出最后的绝招是不行了，装着还在喘息，把刀向后收，藏在身体之后，一只冰冷的眼神就好像是决死招式的前兆，杜伤阳握刀的手心肌肉微一用力，按动了刀内的机括，原先藏在刀柄内的药液慢慢地流了出来，浸透了刀身。

这招相当阴毒，若不到最后的最后，杜伤阳原是不愿意用的，但是他已在江上清面前夸下了海口，若对付不了冷嫣然，他可没有脸去面对江上清，时值此刻，也不得不用上毒招了。

刀内的毒液是他特别配制的，表面上无色无臭，毒性也算不上是见血封喉的奇毒，但毒性却如附骨之蛆，只要你的兵器或衣衫沾到了，便会逐步漫延，片刻间便化入肌肤之中，无论什么仙丹妙药都无法根除。

大喝一声，杜伤阳整个人撞了过去，单刀却还是隐在身后，完全是打算以身子挡着敌手的招式，再图进招，这招使出来已经不是死中求生，而是同归于尽。

似是料不到杜伤阳如此悍勇，冷嫣然的反应稍慢了些，她的武功内力都远在杜伤阳之上，对这战原已是十拿九稳，但她身属名门正派，受天山姥姥教诲，除非是不得不然，或是敌手实是大奸巨恶，否则动手时多留余地，对敌人一向少下杀手。

杜伤阳出道不久，为恶并不多，因此冷嫣然只是拆招挡格，便是希望他知难而退，从此退出阴刀门，反正他也才是新加入而已，也难想象他会用命去搏。

就在冷嫣然迟疑之际，杜伤阳的人影已到眼前，逼得她不得不出全力应招。人影一闪即逝，转瞬间两人已换了位置，杜伤阳冷哼一声，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倒落尘埃，成了冷嫣然的剑下亡魂。

冷嫣然叹了口气，望向自己长剑上那一丝血迹，还有袖口被他一刀撕扯开的寸许小口子，阴刀门虽说是肆虐已久，但大多是门主江上清和四大护法搞的鬼，新近入门的杜伤阳为恶不多，她原是不想杀他的。

乌亮透明的似可看穿人心的美眸，向着树上撇了一眼，冷嫣然知道，有个人在那儿看着这一战的过程，那青年文士从她开始对阴刀门动手起就一直跟着她，虽是远远的跟着，却是甩也甩不掉，若非看他没什么恶意，只怕冷嫣然已经动手赶人了。

偏偏就在眼光偏离的一刹，原应死透的杜伤阳从地上猛地弹起，单刀用尽了全身之力，向冷嫣然的背后刺去。他受了致命伤，但经验老到的他却还在待机，准备再给她一招。

冷嫣然武功虽高，但对这种伏袭却实在是没什么经验，待得听到耳后风起，要回身应敌已是不足，急忙中点地的只脚一立，整个人向前俯了下去，只要离开杜伤阳这一招的范围，拚着背后受伤冷嫣然也能弹离开去。

眼看杜伤阳这招就要得手了，突地一声轻响，一支兵刃后发先至，打落了杜伤阳的单刀，虽是远远的出手，劲道却大的异乎寻常，杜伤阳的全力一击的劲道竟整个被破了开来，整个人随劲打横飞去，落地后就好像被钉入了地一般，再也挣动不了了。

“多谢你了。”心中暗喊了一句好险，看着砍在脚边的单刀，只差半寸而已，她差点就避不过这招，冷嫣然微微颔首，向着跳下来的文士打了个招呼。微微摇了摇手，嘴角微微一笑，青年文士似是要冷嫣然不必谢，弯下身去想将单刀上的一支扇骨收回。

突地青年文士眼睛一亮，连扇骨也不收了，手中的折扇咻的一收，扇身飞滑出来，递向冷嫣然袖上，使的竟是五台山正宗的一招圆转如意，只是将刀法化成了折扇来用，但折扇一出，威力凝炼，显然此人武功也有不弱的修为，但在冷嫣然眼中，这实力不过尔尔罢了，只不过稍胜杜伤阳一筹。

一方面知道此人武功远不如自己，他又刚刚救过她一次，冷嫣然知道此人行动虽急，却没有敌意，伸出的手竟没有半分颤动，就这样任得他折扇划上她的衣袖。

轻轻地一转，在冷嫣然袖上划了一圈，一小块白纱落了下来，只见白纱飘然落下，但还没到地，被白纱笼罩范围中的青草已经枯黄了。

冷嫣然面纱下的脸不由一阵汗颜，显然杜伤阳刚刚那一划，已经在她的衣衫上留下了毒，假若自己不察，那毒必会顺经脉而上，纵然可解也要花费一番心思，不由得更对这人心怀感激，若方才被杜伤阳那刀伤到，只怕毒性入血更是难治。

冷嫣然才抬起头来，那人已经去得远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想到那人方缴的模样，冷嫣然也知道他是害羞，虽然有面纱罩着，但冷嫣然的美貌却早已在武林中传开了，追求者不绝如缕，或许他也是其中一员吧！下次若再遇上，可要给他个好脸色看，不过看着倒毙地

上的杜伤阳，冷嫣然深自惕厉，下次一定要小心，可能没有再一次的好运了。

听到客栈内沸沸汤汤的传闻，原本只是清静自食的冷嫣然，在听到其中一个名字后，举杯的纤手微微一痛，手中的小杯已在不知不觉间捏破了个口子，她放下杯子，提起注意力，仔细地听着旁人的说话。

前些日子诛杀了阴刀门的副门主杜伤阳，她原料到阴刀门会有报复性的攻势，或许还会倾巢而出，因此她也不主动出击，就在距离阴刀门总舵里许的小亭内等着，除了日常三餐和歇宿外，完完全全就是守株待兔的架势。

没想到亭中苦等了几日，阴刀门却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冷嫣然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她可听出来了，原来阴刀门并不是放弃了冤仇，但江上清也自知武功和杜伤阳不过伯仲，和冷嫣然交手怕也讨不了好，因此完全没有自己动手的打算，只是聘了几个黑道杀手，准备来找冷嫣然的麻烦，如果能胜她最好，就算胜不了她，也能给阴刀门一点喘息的时间。

其中“血衣杀手”白环青和“人诛”祝羽然虽是成名已久，在冷嫣然而言却不算什么，倒是听到连“邪幻公子”也受聘出手，让冷嫣然不得不小心在意。

这“邪幻公子”不是出名的杀手，却是个邪淫之辈，出道虽然不久，江湖上也不知有多少女侠的清白毁在他手中了，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不说，最可怕的是被这个人看上的女子，绝不只受创一次而已，只要被“邪幻公子”沾上了，他一定会将女子尽情玩弄，以他邪门至极的技巧，让肉体的春情摧破羞耻心，使得女子的身心尽被侵占，在由恨生爱、恋奸情热之后，他才将玩过的女子狠心抛弃，使她们无论身心都受创至巨、难以平复。

※※※虽然李云龙的武功已经是顶尖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高，只要有百份之十的身体存在，就能自我修复，但是，古语云，“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保不定，哪天碰上个变态家伙把自己干掉，那不亏大了。

再说，李云龙有宏伟的志向，身边肯定会有很多人需要他保护，现在多一分实力都是有好处的。从玄幻书中的经验，轻敌者永远是要

受教训的，大则这辈子没得混了，小则自己的女人被蹂躏、亲人被干掉。李云龙可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永远不轻视敌人。这是生存和提升实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云龙现在不仅自己要更上一层楼，还要加强众女的训练，最少要使她们达到天榜高手的水准，另外还要他他们修练魔法，最好要达到魔导士水平，这样一来以后无任在苍茫大陆还是在魔法大陆众人都有自保的能力。《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dxsw.com》

于是李云龙安排了每天除吃饭睡觉及生理需要外的所有时间，首先阴阳决（至尊阴决和至尊阳决的统称）是每日的重头戏，李云龙和众女每天分别两个时辰，以加速众女功力的进展，由于众女的武功不一，各人的进展也不同，如果单打到没什么，但是如果要几个人联合，那么问题就大了，而且这样题目的威力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李云龙让她们改练他新改编的步法、掌法、剑法、腿法，而且每天不停的练。

而李云龙则开始循序巩固加摄魂大法，新练改编的步法、掌法、剑法等，当觉得累时，就练练魔法，或者找众女聊天，晚上是最快乐的时间了，我可以在众女身上得到自己的快乐，这时众人都只是为了快乐，而不象白天练习梦幻阴阳大法那样乏味。

就这样，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李云龙的感觉中自己的神功好象有了质的飞跃，突破了原本的最高层次，可能是融合时的变异引起的，反正这是好事，威力越大越好。

李云龙加强了内功的控制训练，已经达到了，收发由心，功随意动，即使在发出功力后也能顺利收回而不会反噬，就向是足球比赛中玩假动作一样，吓吓人一定很好用，想想看，一股无比强大的热力扑面而来，没有反击之力，又无路可逃，正闭目等死，却发现很久都没事，睁眼一瞧，那人站在你眼前笑呢！当然耍耍女孩子可以，男的我可不客气，只要有威胁的还不立马叫他完蛋。才不管现在有没危险，玄幻书经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否则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出现是为什么，总有他的事的，小人物往往刚出场就完了，他绝对是威胁。

这段期间王府中有人来送了些衣服和食物，李云龙都让众女出去打发了毕竟现在他不想让别人来打捞，因为现在李云龙有重要的事情

要做。

看过不知多少书中提到主角练成许多神功后自创武功，以前是没有时间，但是现在李云龙当然不甘落后。怎么说现在的他也算是武学大家了，他修练的各种内功正逐日加强他的功力，几套功法李云龙已练的随心所欲。

以李云龙现在的实力，称为一代宗师并不为过。更何况，自古武医结合，每有武学大师能创奇功的，多数也是对医理有深入的研究，虽比不上当时的名医，但也在当地医界享有名声。李云龙正好精通医术，在山谷练功之余，李云龙结合现代医学，从新整理了学自药王谷的医术，现在李云龙敢说，在苍茫大陆上，医术实力绝对排在前三名。

内功是很难有所改进的，而且危险性太大，虽然李云龙是拥有很高的武功，也没必要乱试。但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内功令李云龙十分满意，变种九阴神功的潜力正在一点点激发，有渐渐加强之势，且容易掌控；阴阳大法虽没有独立的内功只是加强我原有的内力，但不可否认，这种香艳的功法的效果是显著的，九阴神功的精进离不开它的推动，同时李云龙感到身体的柔韧性、抗击打、感应能力等许多方面都有所提高，李云龙把这些毫不吝啬的加入它的功劳。

摄魂大法这等奇诡之学虽然李云龙已学透，但若改变难免危险。于是李云龙决定就从技法上创立。

他总结搏斗的技法和现代解剖学原理，然后结合到神功中去。把所以的步法、掌法、剑法中的花哨之式去掉。在步法中加入快字诀，因为现在的步法对付比教弱的人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顶尖高手，他不管视觉，只冲感觉到的硬拼内力，那就亏大了。最好就是让他追不上，李云龙还能在快速接近中配以手的攻击。

而掌法其实太耗内力了，每一击出都十分有力，没有必要，李云龙将它该为用两指抓，到时只要功聚两指，就可以用少量功力杀敌。攻敌的位置也作了调整，除了死穴就是麻穴，目的就是一招杀敌或制敌。之外为增加敌人的负担，李云龙也选择以各个关节作为目标，这样敌人肯定会丧失战力，且拖累同伴，在群体战斗时会有很好的效果。李云龙想这招用在假仁假义的正派武林之中是最好的，也适用于两军交战之中，留下这些人造成累赘。剑法的虚招全部不用，什么需

中带实，要是有我枪或暗器，你还不完蛋。剑增长了手臂，就要更快的杀敌。快剑永远比任何剑法有效，留下几招快剑加以改变，结合自己经验选择几个冷僻部位出手，虽然有偷袭之嫌，但李云龙怎么会在意。

终于完成了，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怎么说也是把功法进行了全面的改进，让他的威力更加的强大，

行龙庄，江湖上最神秘的门派，以保护苍茫大陆无己任。

庄主沐天凡自历数次大变后，决心退隐，将帮中主要事务交给五个为首的弟子处理。他至五十岁他诞下一儿一女，男名沐宇、女名沐清。沐宇乃天生武学奇才，十二岁已通习五行玄功，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小小男儿更能身兼五种性质、运转方式截然不同的真气。

五行指的是水、火、风、雷、木。水性可刚可柔、灵活多变；火性刚强猛烈、无坚不摧；风性轻灵飘忽、诡奇难测；雷性迅捷凌厉、防不胜防；木性自然而然、生生不息。

换句话说，沐宇身兼此五种特长的气功，亦即是他的武功同时具备多重特质。若能灵活运用，他将成为自庄中史无前例的绝代高手。

沐天凡知道自己儿子乃天纵之才，为免他成为众矢之的，故一直不许他参予庄中事务。因此沐宇在庄中并不起眼。

由于沐宇天性豁达开朗，不拘小节，喜自由自在，四处游觅。然而，五行玄功除了改造人自身真气外，更会影响人的精神心理。沐宇自玄功初成以来，这问题也渐渐出现。为了要克制情绪在行功时的急剧变化，使他的进境大为减慢。

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天赋的才能此刻却成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最大障碍。而最要命的是，一旦要重行再练，不只放弃了一身已有的先天气功，更等若要舍弃自己能兼具五行真气的特异体质和天份。

事实上五行性本相克，如水火相克，火克木而木克水，风生雷而雷克水，如强行同时运转两个两克的真气只会适得其反。一旦失衡，便会心神失控。因此沐宇必须步步为营，以守心为先，然后方能练气凝神。

沐宇站在庄院后山的悬崖上，遥望山下小如蝼蚁、密密麻麻的村落。心中一阵感触。他有生以来，大部份都用在练武读书，从来没有离开过庄中一步。所知道的外面世界都是道听途说，又或是同门的师兄弟姐妹间分享着闯荡江湖的经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十分难受的，只是身承父命，无可奈何罢了！

“铮”的一声，凝玄剑离鞘而出。这是他十二岁开始习剑时，沐天凡特别请人为他铸造的宝刃。凝玄之名，由当世铸剑大师宋伐所取，以当世最顶尖的铸剑技术，将一种名为玄锡的神秘物质灌注于精钢之中，令此宝刃更为坚韧和锋利。

当时十二岁的他手执此柄刃长四尺、重达七七四十九斤的重剑时，即能运转自如，举座皆为之震惊。

“蓬”的一声，一棵枫树受到以螺旋式射出的狂风真气冲击，枯黄的叶子尽数落下。沐宇在树下闪电般疾走，手中剑如风摆动，或刺或挑，剑尖刚好直破叶脉中心，将叶中穿在中间。

他此刻闭上眼睛，心中却静止无波，纯凭听觉、灵觉，击中所有叶子。这是他自创的练功方式之一，不单可以锻炼轻功身法，还可提升灵觉反应。

极速中忽然停下，手中剑一扬，锋刃上串着枯黄叶子激射而出，向上直冲。全身烈火真气凝聚，全身力量立即以倍数增强。健腕疾翻，剑尖每一下的挺刺，都射出一股炙热的气劲，叶子遇上气劲立刻化作碎片，无一落空。

沐宇长剑指地，漫天叶粉缓缓散下，蔚为奇观。大喝一声，水寒真气运于剑尖，回旋成圈，将叶粉卷成一团，顷刻间化为冰寒的团块。再一掌击出，“砰”的一声，团块遇上气劲爆开，叶粉则尘归尘、土归土。即使是天下间的顶尖高手，也没法像沐宇般玩戏法似的运用真气。

鼓掌声响起，来自两个一身武士服的绝色女子。一个就是沐宇的亲妹沐清，另一个则是庄发现问中十大种子高手其中之一的王若凝。

“看招！”沐清一声娇叱，手中的“易水柔”闪电飞出，灵蛇般卷向沐宇腰间。她的鞭法乃母亲沐夫人楚韶盈亲传，虽未臻其母身意合一的境界，却已能收发自如、鞭随意转。

沐宇与沐清这般交手已不下千次，深悉对付易水柔这种长鞭的方法，就是埋身肉搏。他洒然一笑，一跃而起，凌空向着在鞭影中秀发飞舞有若仙子的沐清疾驰而去。他的轻功身法已练至高手亦难及的顶尖水平，纯凭感觉也能避开针对他而发的所有攻势。

体内木性真气从散发全身，却有条不紊，使他的身体都能依感官行动。右手剑尖凝聚真气，向前疾刺，有若芒针的灼热真气向沐清笔直射去。沐清暗运玄功，将长鞭收聚成鞭圈在身前急旋，借力卸开沐宇的剑气。

就在真气破解的瞬间，沐清纤手一翻，易水柔一扬，将凝玄剑紧紧缠着。沐清正要运劲夺剑，岂知手臂一阵麻痹，被雷电真气沿着鞭身迅速入侵经脉。心中虽不情愿，却只能撤手弃鞭。

沐宇哈哈大笑道："清儿又着了道儿啦！"使出黏劲，将失去主人操纵的易水柔轻巧的夺了过来。沐清一脸娇嗔，跺脚道："讨厌啦，哥在使诈！……"沐宇含笑看着大发娇嗔的妹妹，却不言语。

王若凝"噗哧"一笑，道："待我来收拾你那可恶的哥哥吧……"玉手一翻，一对玉环飞出，左右击向沐宇。这是王若凝的独门兵器鸳鸯环，共有两对，形状各不相同，配合气劲和技巧便可像能听使唤般来去自如。

沐宇左手的易水柔再现生机，向前疾扫荡开一环；右手则反手一挫，卸去玉环惊人的回旋力。王若凝伸手接住一对鸳环，小嘴一扁道："宇怎可用两种兵器，不公平喔！"沐清附和道："对呀，哥好卑鄙喔！……"

沐宇将易水柔抛回给沐清，长剑一翻，遥指二人笑道："这样可以了吧？"王若凝逸出一丝笑意，道："你是男子，我和清儿是女子，两个打一个这才公平吧？"沐宇苦笑道："两位美人儿爱怎么便怎样吧，小弟只好勉力而为。可别忘了要手下留情。"

沐清将手中长鞭一抖，娇笑道："那我们出手了喔……"话音刚落，王若凝的鸳鸯四环和沐清的易水柔同时飞出，分击沐宇身上要穴。表面看两女出招十分狠辣，但事实上沐宇的五行玄功可随意转移穴道，加上强大的护体真气，在蓄意防备下，即使击中，也只会是少许皮肉之伤。

但沐清和王若凝乃庄中的顶尖女性高手，其联击自是不容轻视。加上二人同是使柔性兵器，对上沐宇的长剑自是更是占尽便宜。要同时将她们击倒，即便是沐凡亲临也只能在百招之后。沐宇仗剑闪电疾劈，荡开两个后发先至的鸯环，同时翻身避开了鸳环的回击。真气凝聚没剑的左手，扣指弹向如影随形扫来的易水柔。

“冯”的一声，长鞭应声荡开。沐宇乘此间隙，迅速移前，身法敏捷绝伦，不下于其父沐凡。亦只有当近身时，长剑才能发挥所长，否则若让两人继续循环不休的攻击，落败的一定是自己。

王若凝见他迫近身来，无法再以玉环飞击，将鸯环握在手中，左右手玉环同时扫向他的太阳穴。反应手法全是一等一的高招。沐清的长鞭同时挥至，扫向他背心。沐宇心忖时候来了，凝玄剑脱手旋飞，闪电俯身，避开了王若凝的一双玉环。

“铮”的一声，含着强大气劲的凝玄剑撞上了易水柔，沐清感受到强大压力，娇叱一声，将长鞭一旋一推，疾拍在剑身上。凝玄剑劲力消失，“当”的一声掉在地上。另一边的王若凝一双玉环挡了沐宇千变万化的掌法十招之后，被他一指戳在穴道上，身子一软，被他整个抱在怀中。

沐宇细审怀中美女的花容月貌，笑道：“若凝不服气吗？”王若凝俏脸一红，低声道：“清儿也在喔……”沐宇闻言解开了她的穴道，让她站好，笑道：“清儿跟你由小一起长大，让她看着也没大不了。”

王若凝嗔道：“总之不准你在别人面前逗人家。”沐清刚刚呆看着哥哥和王若凝的亲热动作，心中一阵酸涩，从地上拾起凝玄剑，装作若无其事的道：“哥哥……接剑！……”沐宇将鞘口正对飞来的宝刃，又是“铮”的一声，回到鞘内。手法之精准教人吃惊。

王若凝欣然道：“后天便是宇成年的日子啰，听说庄主会亲自考核你的武功进境哦……”沐宇轻握着王若凝的玉手，淡淡的道：“同时我会向爹提亲，若凝会反对吗？”王若凝将小手抽回，嗔道：“人家嫁定了你吗？我才不要！”她永远不会想到她的这一句话以后变成真的了。

沐宇笑道：“不嫁我，谁肯要你？哇……”头上被玉环重重的敲了一记。他轻抚着头道：“看呀，这么恶兮兮的，谁敢娶你？噢，清儿，怎么不说话了？”实际上，沐清听到沐宇向王若凝提起亲事，心中生出

一种莫名的难受，闻言强颜笑道：“我见你们在调情，不好意思插嘴嘛！……”

“调情？”沐宇和王若凝对望一眼，一个笑得身向前仰，一个满脸娇嗔。王若凝伸手拉着沐清道：“不会管这只会笑的傻子了，走吧！”沐宇鞘回背上，嚷道：“喂喂，等我……”

第五百四十九章

李云龙却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走到胡姬身边，从她手里拿过切肉刀，对着羊腿连挥几下。田术和韩虢两人顿时觉得脸上被贴了几块油腻腻的东西，他们赶紧把那些东西拿到手上一看，原来是被李云龙切下羊腿上的肉。田术又气又窘，对李云龙大吼道："小子，与本公子作对，我要你好看。"

李云龙一言不发，将手上的刀向田术一掷，"噗"地一下，刀扎在了田术坐的椅子上，田术低头一看，太悬了，刀竟然是紧贴着自己的命根子扎进椅子里的。韩虢一看不妙，估计真干起来，他们两个加上带来的侍卫也不是那马贼的对手，于是再也顾不得面子了，赶紧拉着田术在一片哄笑声中下了楼。

"谢谢客官为妾身解难。"胡姬用甜腻的声音向李云龙说道。还没等李云龙回答，已经酸溜溜的刘璇一把将他拖回了位子。令刘璇没想到的是那胡姬竟然跟了过来，为他们切起烤肉来。这时，明月公主再也坐不住了，对身边的芳儿说道："我们走，这两个骚货太不要脸了。"

※※※剑霞关，鸟飞难度，人迹罕至的栈道上，十数人踯躅而行，一辆破旧的小马车在人群中颠簸前进，走在马车一侧的一名中年男子，一边抹着给暑热逼出的汗水，一边仔细的注意着路况。其余诸人挑的挑，提的提，都已累的话都说不出来。

又行了半个时辰，众人俱已累的不行，脚步明显的放慢下来，中年男子注意到这一点，紧张的抹了把汗水，说道："诸位，再行片刻，便可过此险径，请千万再支持支持，加紧赶路要紧。"

话音刚落，车窗一撩，探出一张娇颜，对中年男子说道："老爷，路险难行，大家既都已累了，何不休息片刻，也好有力气赶路。"

中年男子闻言，看着妻子苦笑一声，道："夫人，我何尝不体谅大家，只是这次我们逃难而出，此地凶险非常，我不得不小心啊，等过了栈道到安全之处再休息也不迟。外面日盛，你赶紧进去吧，莫要着了暑气。"

夫人闻言叹了声，不再言语，将头又伸了回去。

原来这名中年男子本是紫金帝国信安城里一名缙绅，家好佛道，十代持斋，为大善之人，不想因家藏“千年之玉”被魔宫得知，率众来夺，幸亏累代行善，事先得到警告，遂先一步举家出逃，躲避这场灾劫。

众人又往前走了半里多地，路稍平整了点，走着也不象刚才这么吃力，脚步也不由加快起来。

突然一声阴恻的笑声毫无预兆的响起，犹如来自冥府，听到的人无不觉得毛孔紧缩，将一身汗水生生的逼了下去。

“是剑魔。”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队伍顿时乱了起来。“以为这样便能逃出我的手掌，沈清放，你未免将我想得太易对付了吧！”随声在众人前方淡淡的出现一条黑色人影，慢慢由淡而浓。

这人极其自负的背众而立，身形修长，着一黑袍，长发黑密细长，箍着一个玉环，随意的披在肩上，仪态潇洒之极，任谁第一眼看去，都想不到此人竟是魔宫高手——剑魔。

“老魔，凡事留三分，我们都已举家出逃，你何必苦苦相逼。”看来是逃走无路，沈清放不由怒气横生，厉声责问。

剑魔阴阴的笑了声道：“沈清放，奈何你怀璧其罪，交出‘千年之玉’，我保你全家老小一个全尸如何！”家将中已有人忍耐不住，一人横刀跃出，喝道：“老魔，今日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叫你尝尝沈家霹雳刀的厉害。”言罢一式“浩天霹雳”猛斩向剑魔。

感觉到身后袭来的劲气，剑魔阴笑一声，毫无感觉似的仰立不动。众人眼看那刀就要斩到剑魔脖子，不由俱是屏住气，期待奇迹的出现。然而奇迹终究不会出现，刀锋临头之时，这听见家将惨呼一声，整个人暴退三尺，倒了下去。一张脸竟变做漆黑死了过去。

“沈清放，想不到你倒有几个忠心之人，可惜啊，都过不了今夜了。”沈清放见到家将横死，心里悲愤交加，厉声道：“老魔，我沈清放便是做了鬼也放你不过。”说着拔出霹雳刀，便欲冲上前去。

突然家将中一人将他轻轻拦下，说道：“老爷，杀鸡焉用牛刀，且让小人代劳。”言罢擎刀在手，走上前去，亦是一式“浩天霹雳”斩过去。

沈清放阻之不及，不由暗叹了一声。

刀光临体，剑魔姿势不改，幽幽的说道：“沈清放，何必再做此无谓之举呢！”突然“咦”了一声，发现袭来的刀劲中竟夹杂着一股暗暗的刀气，犀利无比。

毕竟是高手，剑魔闪念之间，往前一跨，避开刀气，“九幽不灭”随意而动，已运遍全身。家将乘其不意，抢得先机，嘴里长啸一声，刀走剑式，数十道剑气向剑魔周身袭卷而去。

剑魔万想不到沈清放随行家将中竟有高手，一时大意被抢了先机，心中不由极为恼怒，厉叱一声，修长五指对着袭来剑气猛的抓去，一抓之下，剑气俱告消弭。

那名家将想不到袭出的剑气竟然这样不堪一击，不由大惊。剑魔却未还手，阴声道：“你决非沈氏家将，究竟是何方神圣？”

家将也站住不动，朗朗一笑，将手上长刀丢开，也未见他怎么，身上的家将服便“帛”声裂开，露出底下一身道服，道服胸口位置绣着一个太极图样。

“原来是太极门的人，呵呵，今日我便一并将你等斩草除根。”“废话休说，今天我李济便要为师门讨回一点血债。”朗声中，李济喝道：“太极初生。”声落领内光华大盛，飞出一支金剑，电袭剑魔。

众人看到这传说中才有的飞剑之术，一时竟忘了害怕，呆呆的看着。

身上长袍忽的张开，一瞬间似乎天地都暗下来，站着的众人突然觉得空气一窒，一道阴毒无匹的气劲袭体而入，当场已有四人闷哼一声倒地而亡。

“魔功歹毒，大家速退十丈。”李济心中一惊，想不到剑魔的“修罗魔天”竟已至九层的火候，能越过自己的剑气伤人。“两仪自始！”暴喝中，金剑一分为二，若两条游龙攻击剑魔。

剑魔桀桀笑道：“李济，虽然你现在已修炼至此，但三合之内，本老祖让你魂归地府。魔天鬼手。”随声九幽魔头上突现三只黝黑巨手，来得无影无踪，一左一右，将两支金剑抓住，当中一只，往李济破空抓来。

人剑一体，李济剑被鬼手抓住，心中只觉如遭重击，电闪躲开抓来的鬼手。想不到这只鬼手竟象长了眼睛一般，突然变爪为掌，拍向

李济。闪之不及，李济只有将全身功力逼至双手。硬生生的向鬼手劈去。

“碰”，鬼手遭此重击，立时散开不见，李济却一直往后猛退十数步，只觉如遭电击，一口鲜血止不住狂喷而出，胸前太极图案顿时一片血污。

“灭魔天杀。”李济自知不敌，将全身功力运至顶峰，使出最后一招。空中双剑似乎知道主人已抱必死之意，发出一声悲鸣，金光大盛，将鬼手绞灭，以逼人之势射向剑魔。剑光似水银泄地般，威势惊人。《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dχsψ。com》

“雕虫小技，也敢来现眼。”剑魔厉喝，双掌虚按，已有两道黑气迎向金剑，顿时将两支金剑裹入其中，一刹间，黑气散开，金剑已断做数节，“当”声落到地上。

李济眼看随身修炼多年的师门金剑化为几截废铁，元神已残，生机已灭，悲吟中，以身化剑，做最后一拼。

剑魔不屑一顾，冷哼声挥出一道极细红色光线，往李济急射而去。不要小觑这一根红线，它乃是剑魔取自北海万年寒玉，以本身元神淬炼而成，专破护体罡气，可在瞬间将百脉血行冰封，修为低者连元神都无法幸免。

元神，对，当修武者达到最高境界之时他就可以修练出元神，只要元神不灭，人就可以处活于世。

寒玉针去势极速，李济只觉顶门一凉，接着一股阴寒之气迅速自百会穴流遍全身，血液温度瞬间降到冰点。闷哼一声，李济已力竭落地，不过片刻，全身已被一层冰霜覆盖，其性命，自然已是难保。

看到众人惊恐的眼神，剑魔桀桀阴笑道：“沈清放，即便你今日请来大罗神仙，本祖又何惧哉！”

看到剑魔那不可思议的魔功，沈家众人犹如是被置于俎上之肉，自知今日已是难逃一死，而且是连抵抗都多余的那种死法，众人脸上无不露出绝望之色。

“夫人快走。”沈清放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剑魔的对手，连忙对他夫人道。“夫君，我不要离开你。”“愚蠢，如果我们对在这里，以后谁为

我报仇啊！快走。”说着不待他夫人有所反映就把他拉出马车，放到马上，用长剑在马背上刺了一下，然后自己扑向剑魔。

※※※苗疆大荒山云雾谷。人迹罕至，谷底四季如春。十二年前一个白衣**忽然脸色大变，紧紧搂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哭泣起来。她就是“天香仙子”谢兰香。

“妈妈别哭！爸爸快回来了。”谢兰香把孩子拉到面前严肃地道：“宝宝，妈妈刚才利用〔心有灵犀〕大法查出你父亲已被人害死了，你以后要替他报仇。”“妈妈，我吴到天以后倾云门全力进中原替我父亲报仇。”小孩仿佛一瞬间成熟起来。“宝宝乖！”谢兰香把小孩紧紧抱在怀里……

十年后，到天这天无意中发现一座巨大天然弥勒佛像，左手下垂，右手却半伸着，似乎手挽法诀。到天爬到它手上，停了一会儿，心想何不再往上面看看。只见它头部圆圆的，大有十丈左右，笑口大开，里面却是一个很大的石洞，钻入洞中一看，只见洞内洁净异常，洞的中央好似一只水盆，盆中却有碧色的水一小半盆，用手指一探、奇冷无比。

到天心想，古书常载有奇岩异石中有所谓灵石仙乳，千古难逢，莫非就是这东西，待我尝它一尝。于是从袋中取出磁碗一只，舀了半碗，一气饮下，只觉其凉震齿，此外也毫无异味。

他装了一瓶留给母亲。盆内的水装满一瓶后，已所余无几。一抹微风吹过，带来一阵兰香，石洞生幽兰原非异事，到天站起身来，向四周瞧了一瞧，洞的后面裂开一条石缝，缝内生有一株极大的朱兰，上有紫果三十六颗，每颗约有金钱橘那么大，幽香扑鼻。到天摘了一颗，尝了一尝，味略带苦，但芬芳之气沁人心脾，他一连吃了三颗，将余下的摘了下来，心想，这东西最好把它装在水瓶内，但水瓶已满。他拔下配剑，取了一块细质岩石，用宝剑将石头雕成一只酒瓶，又刻成瓶塞一个，这样费了不少工夫，才算大功告成。他把水倒在石瓶内，将水分作两瓶，每一瓶里放了兰实十六枚。

诸事完毕，*在洞壁休息，发觉前面好象隐藏着一个石门，石门高约丈余，宽约五尺，到天认不出是什么石质制成。石门表面的石纹有如山水，浑然天成，很是美观，与旁边的石墙仅有细细的小缝，又细看石门的构造，果然在石门的中间右侧有一个小洞，像是供作伸入门

匙之物之用。他在四周和地上细细查看，不见有类似之物，忽然想起朱兰旁有一石匙，忙把它拿来插进石洞用力一拧，果然听到门后喀啦一声，显是门闩移开的声音。他心中一喜，掌劲向内轻吐，石门在一阵刺耳的叽叽声中缓缓开启，开了半尺宽后，即侧身闪进了内室，迎面却袭来一股香气……

他有些纳闷，开始观察室内的景物。这书室极大，约有十丈见方，高约两丈有余，墙边都有橱柜，室内正中是一根方型石柱。到天见室内有床、桌椅、几台之物，室内虽然简朴，但陈设之物却琳琅而且完好如初，除了每物都覆有一层薄薄的尘灰之外，看来都无损坏，到天不由得大奇。他再一细看桌柜上摆设之物，又不由得笑出声，原来这些物事多是交欢的陶瓷，并绘以彩图，眉目须发毕露，男女陶醉和欢悦的表情栩栩如生，这些陶模有大有小，各种姿势简直让到天面红耳赤。

他踱到床榻边的书桌，见书桌上仍散开着一排竹简，桌面上另有一本厚厚的书册。他摊开书册看了一眼，虽有尘灰，但仍依稀可见字迹："……神魔记……妄加修炼堕魔勿怨。"到天自从父亲去世后便时时刻刻想着替父亲报仇，因生就三阴绝脉不能练武，便想着另辟蹊径。打开后，发现里面包含着武，医，卜，星，象，阵法，符录等等。忽然，他感到一股燥热，身体某个部位开始壮大……

一个月后，神秘的苗疆仍然春意正浓。牡丹正值盛开，璀璨如锦；芍药争辉斗艳，益增繁华。是清明时节，"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是扫墓时衷感的名言。陡然间，云门山庄外乐声扬起，由远而近，乐声悲凄无比，听得人心弦震动。

随着那乐声的节奏，就见从入口处进来了八个素衣少女，手上白烛闪灼，金炉中烟雾缭绕，缓步而来。凄凉的乐声越来越近，也更显得哀伤。紧随那八个素衣少女身后，又是四个素衣少女，排成一个方阵，抬着一个木案，案上白绫掩盖，不知放着何物。再后面，是由二十四个素衣少女所组成的乐队，她们似训练有素，吹奏起来不亚于极善音律的高手。想是她们心中，都有着无比的悲苦，所以才吹出人间最悲哀的乐声。

这一队庄严、肃穆、充满着诡奇忧伤的行列，径直走向庄内。那抬着木案的四个少女，迅快地把木案放下摆正，持烛捧护的少女，各

自移动娇躯，将烛、炉奉供在木案前面。“行礼！”一响高声吆喝，如裂金石。顿时间，整个山庄黑鸦鸦的跪了一片，神态虔诚，恭敬异常。这时，乐声倏住，只听“咚咚咚”玉磬响了三声，大殿里面又缓步出来了一个俊美的少年与一个美艳妇人。跪在前面的少女朗声道：“云门弟子，恭请宗主上祭……”

少年与妇人走到木案前面跪了下去，拜了三拜。“礼毕！”少年站起来，掀开案上白绫，捧起灵位缓缓地走进大殿。

大殿内，只见少年端坐在中间，妇人坐在左首。两侧分别站立十八名少女。少年目光四下环扫了一眼，清冷地道：“云门第三代宗主，为替我父溅雪血仇，决定三天后进入中原。”“谨尊宗主法谕，万死不辞！”众人一口同声地道。“银衣六侍拜见到天宗主！拜见兰香长老！”随着声音六位少女飞了进来。“你们的魅宗身法已经炉火纯青了。”吴到天道。

“宗主训练有方。”六位少女齐声道。“南宫使楚惜惜任务完成。”“北冥使白婉儿任务完成。”“西门使玉凌波任务完成。”“东方使梅艳雪任务完成。”“峨嵋使桃倩影任务完成。”“华山使冷雪娟任务完成。”

“退下吧！……”

夜间，宗主房里传出阵阵似痛苦又似舒畅的轻哼呢响声，循声内行，又穿过了一片五折大雕花石屏风后，只见一片薄纱幔内的锦褥软垫足有两丈长宽，而软褥之上，正有一具全身玲珑突显，如柔玉雕琢而成的赤裸女子，全身香汗淋漓，眯眼喘息，贝齿轻咬朱唇，身躯微仰的跨坐在一位雄伟壮实的少年胯间，玉臀正有如磨盘般不停扭动着。

“你且歇会吧！”“嗯……天儿……可是人家……已经……忍半年了……啊！啊……又……又来了……”

不到片刻，只见她美目大睁小嘴微张的哼叫不止，全身有如狂奔怒马般的狂急挺坐扭摇，接着全身颤抖不止的猛然下坐紧顶，玉臀扭摇更剧的旋扭数十回后，终于尖叫数声，全身松软地趴伏在到天身上轻颤不止。

“恩！《神魔传》我已经融会贯通了。”少年心知她玉液狂泄四度，再也不能续贪享乐了，否则元阴大亏有伤气机，因此温柔的搂着

她侧躺哄语将她送入梦乡，才轻扯纱慢旁的一条丝绳。

云门山庄后院，一座六丈宽、三层高的楼宇，楼内透着柔和的白芒，仅止于各门、窗，并不外涌。楼内木雕桌、椅、几、榻、橱、柜，俱都洁净无尘，似乎柔和白芒阻隔了尘埃浓雾进入楼内。大堂内正中乃是空无一物的石板地，但在两侧各有五张矮几，正前方也有横列的五张矮几，再后方则是一张宽长矮几，而两方如八字各有一张长矮几。后方墙上则是一幅阴雕高阔城楼之景，恍如是在朦朦雾气中的虚幻城楼一股。两侧廊道中各一石阶梯通达上层两厢，左厢乃是空荡的房室，右侧厢房则是一间有桌、椅、矮几、蒲团的大书房。再经由两侧梯道通至顶层。左右两照皆是幽雅恬静的内外两间起居室及卧室，但皆无桌椅，仅由矮几、毛毯、软垫、被褥组成的温室。两厢正中另有一间较大的房室，但此时内里竟是玉腿和裸躯横袒，各个皆是香汗淋漓红霞未褪，黑白相间的胯间淫露淋漓，娇慵倦懒的熟睡未醒。

此时，在楼阁正前方的大殿另一端，“宗主”吴到天正负手信步的缓行着，抬头仰望天空默思片刻，才双眉略皱，喃喃说着：“哼！父亲，孩儿两日后就要进入中原了，请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孩儿早日报得血海深仇。”

“宗主该到演武场去了。”

原本转身行返楼阁时，闻声身形突然一顿，悠闲地踱向武场，两三步后身形已然不见。这时一个素衣少女呆呆地望着逝去的身影，半晌后摇了摇头，嘴里自言自语道：“不对，宗主明明不会武功，但为什么走得这么快？明明只走了三步啊！。”摇了摇头后身形直起冲向演武场。

只见吴到天端坐在中央的大椅上，谢兰香娇躯侧坐在左侧，银衣六侍恭立在旁边。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一群娇媚如花的素衣少女。昨日主祭的那名少女穿著金衣走上前来朗声道：“禀宗主，瑶姬

“好！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吴到天道。“宗主，东海剑派有异动，他们也像是要进入中原。”宇文瑶姬道。“我们与东海剑派并不冲突，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倒是幽冥教应该注意，以防她们趁火打劫。”吴到天沉思道。

“《驭天决》的消息发出去了吗？”吴到天问道。“宗主，这会造成中原武林一片血海，请宗主三思。”“你敢抗命不成？”吴到天怒道。

宇文瑶姬连忙跪下，颤声道：“奴婢不敢，奴婢不敢。”一双明眸却偷偷地瞥向谢兰香。“天儿！我们找四大世家就得了，不要再牵扯无辜的……”

“妈，当初父亲就死在中原武林，却没有一个人替他求情。当初要不是父亲为我上中原取药，也不会惨遭毒手，这个仇我要他们用血来偿。”到天打断谢兰香的话愤声道。

第五百五十章

那晚也是漆黑的夜空中，点缀着无数点亮星。与地面上的万千盏灯火连成一片。在一座青砖绿瓦的四方形庭院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正跪在门前的地坎上。他的那双漆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倦意。扎着冲天小辫子的小脑袋向前一磕一磕的好几次险些撞到大门上。

“咚”的一声，那小孩摸着脑袋上鼓起的那个包自言自语着。“真气人，我只是摸了那么一摸，居然就向爹告状，爹竟然说我从小不学好，长大肯定当淫贼。当淫贼就当淫贼，当淫贼有什么不好，向那个淫贼百里飞，人家在江湖排行榜轻功册上排第一。如果，他不是淫贼，没有那么多人追他，他的轻功能那么好吗？我不跪了，我当淫贼去。”

当然，说归说，真的叫这孩子去当淫贼，这小子可没有这个胆量。他爹在白道上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没有一点反省的意思，还在背后说这种话。铁定会给打断一条腿。

既然，不敢挺身反抗，唯一能够作的事就是，继续跪在那里。所以，月夜下一个孤零零的孩子跪在一座祠堂的大门口前。头顶着大门悄悄的睡着了。

说道这个孩子，他是赫赫有名的落叶山庄庄主中州大侠骆天豪和云中观音林雨菱的独生子骆玉麟。

中州大侠骆天豪师承无极门，一对混元无极八卦掌，练的炉火纯青，年青时打遍河洛无敌手。因此很早便成就了显赫的声名。自从娶了当时的十大美人之一的云中仙子林雨菱之后，骆天豪便隐归故里享受起天伦之乐来了。十八年来，两人可谓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当真说得上是和乐美满，当年的仙子成为了现在的观音，虽然年华逝去仍然丰韵依旧。骆天豪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膝下人丁单薄。虽然，有两位掌上明珠，却只有一个儿子。偏偏这个宝贝儿子秉性顽劣，又不肯吃苦。他爹教他家传绝学，他倒是学得很快，只是不肯下苦工而已。可混元无极八卦掌不像那些剑法，刀法什么的*天分也能有所成就。混元无极八卦掌完全*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练习这门武功最大的忌讳。

人在江湖如果没有一件防身绝技又如何使得，更何况骆天豪历来铁面无私，因此仇家遍布天下。在万般无奈的前提下，骆天豪只好让妻子将骆家流传于女眷中的暗器绝技“金丝镖”传给文笮。不过，在传授这项绝技之前，骆天豪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将绝技显露出来。当然，他才不但心绝技外流，“金丝镖”这种武功他可以抖搂出一大堆来。不过，让人知道赫赫有名的中州大侠骆天豪的儿子居然用娘们的功夫，这可太过丢脸了。

老子嘱咐归老子嘱咐，儿子不听又有什么办法。自从学会飞镖绝技之后，文笮倒是勤加练习，常常满山遍野的找山雀，野兔什么的试手。顺便打点野味给自己加道菜。久而久之，飞镖手法和掷镖的准头倒也练的相当纯熟。

如果只是不用功，骆天豪倒还不是相当担心，毕竟自己相交遍天下，自己的几个好朋友都是武林中声威显赫的大高手。自己的师门也势力极广，看在自己的面子上，这小子将来要在江湖上行走，倒也不必全*武功。只是，最近儿子好的不学，学了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原来这小子只是不肖之子，现在再这样下去就要变成逆子了。

想想，养不教，父之过。骆天豪铭心自问，自己难道管教的还不够严厉吗？这小子自从打懂事起几乎天天和大门口的石墩作同伴。现在，这小子武功没有练成，可上次来做客的少林本尘大师说他至少已经练成了第四层的铁膝功，还问自己肯不肯割爱，让他收个关门弟子。古训有云，孺母之爱，有甚楚毒。可自己的妻子也从来没有溺爱过孩子呀。

百善肖当先，文笮看来没那么勤快，不想当先。可万恶淫为首，这小子也不能走这条路呀。想当年，多少淫贼丧命于自己夫妻之手。挑五轮会，灭独枪帮，诛杀四海妖龙，火焚欢喜活佛，不就是因为他们是贪淫好色之徒吗？难道，将来还要来个大义灭亲……

暂且不说骆天豪心中所担心的事，讲讲面壁思过的文笮。前几天，乘着爹娘不在家，自己偷偷溜出山庄，去找臭狗屎，下三烂，王八蛋和骚糊烂。只要听名字就知道，他们是群混不上台面的小混混。不过，在这样的小镇上还想要有什么够斤两的黑道恶霸倒不容易。不说，老爸会不会让他们在这里落脚。就是那两个自以为绝代侠女的老姐也不会让他们住的安生。更何况，就这个小镇，人不满三千，户不

及百口。就是个大点的村子也比它强。如果不是因为*山，没什么土地。镇上的人只能指着门口的这条路，吃点行来过往盘缠钱。这里根本是个穷荒僻壤。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有几个小混混就已经不错了。他们四个里面臭狗屎和骚糊烂差不多十六了，下三烂，王八蛋比着自己大那么一两岁。不过由于文笮背景硬，而且会武功。他倒反而是老大。

没想到只遇见下三烂和王八蛋，本来想要问问他们臭狗屎，骚糊烂去那儿了，不曾想莫名其妙的给砍了一顿火锅，吃饱喝足了，两个家伙才告诉自己臭狗屎和骚糊烂憋不住了，现在混到裤裆巷子里去了。

文笮倒是早就知道镇上有个裤裆巷子。那里开着镇上唯一的一家妓院。而且知道妓院的老鸨以前叫臭狗屎他们去帮她看场子。不过，因为开出的价钱太低，臭狗屎他们根本不摔她，什么时候，这两个小子转了性子了。下三烂，王八蛋他们两个也不知道臭狗屎和骚糊烂是哪根茎不对了。不过两个臭东西对那个妓院很是好奇，纵容着文笮一起去看看。

看就看，谁怕谁来，妓院的人可不敢到山庄里去。家里的人也不会上这儿来。不怕泄漏天机。再说给爹知道了又能怎样。大不了挨顿打，可现在哪天自己不吃上一顿好打。真把自己给打伤了。倒能好吃好喝的在床上休息两天。既不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那个掌法。也不用老爸没事找事横瞧鼻子竖瞧眼的在旁边训斥。更能躲过那条一想到就让自己火冒三丈的皮鞭。这条皮鞭是那个可恶的二姐在老爸的生日那天送给他的。老爸收到这件礼物还直说："很好，很好，用的着，用的着"。摆明了是从着自己来的。

到了妓院一看，臭狗屎和骚糊烂这两个小子还真神气。穿着一身皂青的狗皮。还学人家时髦，歪着带那顶帽子。手往腰眼上一插。还真有那么两分狗样子。三天不见，居然拿腔作调的，还想赶大伙儿走。文笮稍稍动了动手脚，让哥俩和大门好好的亲热了一番之后。臭狗屎和骚糊烂这两个小子才回过味来。在一番磕头求饶之后，居然邀请自己晚上来看好戏。

来就来，反正爹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今天正好趁此玩个痛快。反正两个臭姐姐肯定会去告状。现赚个够本再说。

同下三烂和王八蛋两个晃荡到了天黑。文笮他们才回妓院门口和臭狗屎和骚糊烂他俩碰头。臭狗屎和骚糊烂两个居然神神秘秘叫我们到后门口等着。

站在满是垃圾发着阵阵臭气的后门小巷里等了很久，臭狗屎才独自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打开小门将文笮他们几个放进来。然后贼头贼脑的带大伙到后院窗栏底下。从房子里发出一阵阵嬉闹调笑的声音。

臭狗屎这小子让大伙儿蹲下。他悄悄的挖开一块木板。木板后面有条食指宽的缝隙。从缝隙往里看，可以看到一个脑袋精光的矮胖子。左搂右抱着两个婊子在那里亲热。下三烂和王八蛋急不可耐的把脑袋凑到缝前去紧紧的瞅着。臭狗屎也眼巴巴的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了声他要上工去了，恋恋不舍的走开。离开前还把一床发臭的被单盖在文笮他们身上。看来，这家伙经常来偷看。

凑着裂缝，往里看了老半天，说实在的，那个胖子总是用那张肥肥的爪子在两个婊子的屁股上揉来撮去，一点意思也没有。真不知道，为什么下三烂和王八蛋两个人看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而且，刚刚左边的那个婊子回头来拿毛巾。从缝隙里正好将她的脸面看个真着。诶呀！真是吓死人，奇丑无比。

真是难以想象，那个胖子怎么能够忍受得了，不过，也得佩服下三烂和王八蛋这两个家伙居然仍旧看得一脸猪哥像。

倒胃口，文笮把两个混混从妓院里拖了出来。这两个东西居然说自己妨碍他们看精彩的表演。一路上，抱怨不断，还你摸我一把我摸你一把，干过瘾，真让人恶心。而且，一路上还不停的谈论着女人的那东西。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不可能去问这两个混蛋，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连女人的那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自己不是太没有面子了吗?

从他两说的话里听得出来，女人的那东西长在相当于自己的小鸡鸡的那个地方。回家后，想办法悄悄的模一下两个姐姐那里不就知道了吗?

文笮暗自打定主意。可他完全没有想到，姐姐的反应有那么强烈。除了将自己暴打一顿。还将自己锁在房里。等到爹娘回来时，又

狠狠的告了自己一状。看到老爸那个铁青的面孔，和老妈那紧皱的双眉，文笮就知道自己大事不妙。

不过，因为自己早就知道不妙，在被锁在房里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一套说法。还好，摸二姐的那里的时候，大姐并没有看见。所以，文笮一口咬定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而已。

听完自己编的那番话，除了二姐脸上还竖鼻子瞪眼睛的一脸凶焰。别的人，神情稍稍的缓和了一点。

老爸在一通“从小不学好，长大肯定当淫贼。不肖之子无以人。万恶淫为首”的教训后。又将他年青的时候，怎样挑五轮会，灭独枪帮，诛杀四海妖龙，火焚欢喜活佛的光荣事迹述说了一遍。不过，和以前几次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同，这次他说的有够血腥，连肠子怎样怎样流出来，脑袋如何如何烧焦掉都详详细细的一遍一遍描述出来。直说得，大姐，二姐和老妈在那里直反胃。老实说，虽然晚上我没能吃上晚饭，可胃里也确实觉得不太好受。临末了，老妈实在忍不住了，叫老爸结束了这场令人作呕的教训。

最后，处罚下来了，还是跪门头。不过，这次不是跪在大门口，而是跪到祖宗祠堂的大门口去。这叫做向祖先领罪。

不知道是否是祖先有灵。还是自己运气不佳，文笮跪在祖先祠堂大门前的第三天。（由于这次，罪过甚大，看来老爸是不打算轻易饶过自己的了，不跪上个一两个月，只怕很难过关）。偏偏天上下起了大雨，听照看祠堂的朱瘸子说，这场雨还居然是百年难于的大豪雨。

这个朱瘸子，本名叫朱常任，听说年青时还中过进士，当过官。不过后来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人，随便给安了个罪名，抓进了大牢。全*老爸四处打点，将他救了出来，虽然性命是保住了，可那条右腿没能保住。

爹说他是饱读诗书的大儒，也是个清廉守节的好官，原本想让他当自己的老师，说文笮跟着朱大人，既能学到满腹经纶，又能学到如何做人。

幸好，朱瘸子因为经过了这场牢狱之灾。已经对任何事都心灰意冷。说自己，“七七之躯，鲜为人身”又说什么“腐书蛀读，不符为人师表”。反正一句话，他现在除了想要混吃等死之外，什么事也不想干。老爸见劝他不动，只好请他帮忙看顾祖先祠堂。

虽然，这件差使极为简单，朱瘸子倒是做的相当勤细。没事就把祖宗的牌位擦上一擦，每天的三柱香是决不会延误的，有时文笮真很怀疑，到底祠堂里供着的是自己的祖宗，还是朱瘸子的祖宗。

不过，虽然朱瘸子琐碎了一点，他比老爸这个粗胚可高明太多了。首先，他有的是故事，虽然，讲故事的本事没有镇上茶馆店里的那个瞎子说书高明。可他知道的故事远比老瞎子多的多，不像老瞎子说来说去就是《三英战卢布》，《八大锤大破朱仙阵》那么几回。有一回给听客逼急了，扔出来一个新段子《三鞭换两铜》居然里面还有赵子龙当阳桥边大喝一声吓退敌兵的千古奇彩。台下的那些土包子竟然一点都没有听出来。还连连叫好。

当然，如果没有朱瘸子给他讲过《隋唐》，文笮也根本听不出来。不过，每次文笮给罚来领受祖宗教训，确实受益非浅。至少把二十二史，和古往今来的各朝各代的明君，昏君，忠臣，奸臣，大将，名人，给闹了个刷清。

不过，文笮常常在想为什么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武林中人上过这些故事，好像老爸所处的这个世界，跟朱瘸子所说的那个世界，根本是两个世界。朱瘸子不但故事多，而且，见识还广，说出来的事情特别准。

就象这次的大雨，他说百年难于，就肯定是百年难遇。所以，早早的他就去山庄见老爸。后来，听说他是请老爸帮忙说服府县疏散低凹之地的住户，让他们免遭水灾。这样的大功德，老爸当然屁颠屁颠的跟着响应。

所以，山庄里一家老小，除了还在受罚的文笮，全都离开山庄，老爸和朱瘸子一道去打通官府一路。老妈负责邀请武林同道帮忙。两个老姐是没事找事。倚着自己看，她们不添点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还指望她们帮忙。

没人看管，文笮当然不会呆呆的继续去跪大门。在大雨地里跪着那可不是自己愿意干的事情。

所以，整个山庄里只有文笮自己一个人，山庄原本人就不多。除了自家人平时只有一个老家人住在山庄里，有两个老妈子有时会来山庄一次，拿些要洗的衣服。每天早上镇上的菜头阿宝还会来庄上送一次菜。除此之外，别无一人。老爸原本邀请朱瘸子一起住。可是朱瘸

子说什么“座室不避内宅，君子不为”所以坚决要住在祠堂里。而那个老家人因为年纪太老了，一年前老爸给了他几百两银子，让他回老家享福去了。

现在，好了，整个山庄只有文笮一人，自己临时充任起庄主来了。没有人训斥，也没有白眼。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最为解气的就是能够把老爸的那条皮鞭拿来。到处乱抽。不过因为不当心，把厅堂里的琉璃花瓶给打坏了，文笮之后很少再碰那条鞭子。而且还得赶快想好一套说辞。要不然没法过关。

不过，很快文笮就又找到新的乐子了。原本大姐二姐的屋子是绝对不让自己进去的，现在，整个山庄是他一个人的，还有那里不能进。

撬开窗户，文笮顺利的爬进两个老姐的房间。反正是百年难于的大豪雨。就说是风吹开的好了。在老姐的房间里，文笮很解气的大肆胡闹了一番。还抱着老姐的被子，在老姐的床上睡了两觉。

临了，他还想在老姐的被子上撒泡尿，可左思右想又怕实在没法交代，最后只好放弃这个极为诱惑人的想法。闲着没事也同样让人发闷。过了整整四五天的庄主瘾，文笮渐渐觉得做个空无一人的山庄的庄主确实是个很没意思的事情。

如果，不是怕臭狗屎，下三烂，王八蛋和骚糊烂他们四个如果进了山庄有可能闹出点事来。到时候，自己吃不了就得兜着走。文笮早已经把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召集起来了。

没事做也闷，文笮现在才知道两个老姐为什么这样喜欢乱找茬。看来她们不像自己一天到晚给老爸抵溜着，她们俩真是显得很，所以没事找事。正在文笮也想没事找事做的时候。有客人上门来了。

这位客人既不是投帖拜访，也不是顺便过路借宿。这人直接跃过墙头跳进来的。文笮一看这位客人，就知道那是位高手，而且是个顶尖高手。最为最为绝顶的那种高手。

至于问为什么，当然不必多问了。来的这位高手，怎么看都和老爸老妈们闲来常常聊天中提到的各种武林传奇中那个两百年前的绝顶大魔头“东方不败”一个德行。文笮当然知道，凡是长成这样的，一定是高手，而且绝对是大魔头。

看到这样的客人来临，二话没说，文笮扭头就跑。一溜烟转到后院，看看那个人妖还没追来，看来他还在山庄里找寻别的人呢？文笮顺着后院的狗洞爬了出去。如果，给他老爸知道这件事，只怕自己又免不了去祖宗面前领罪了。堂堂中洲大侠的儿子钻狗洞，而且还是钻自家的狗洞，只怕对他的名望大大有损。钻出狗洞，顺着斜坡一溜划下山去。

好几天的大雨，倒是把山坡冲刷的甚是平滑。而一路上的泥浆，雨水正好帮着自己化化妆。化倒山脚，文笮顺脚拐进小镇的巷子里。随手脱下那身浸透泥水的衣服仍在一边。他到不是嫌脏，主要是怕给那个人妖认出来。顺手将衣服上的烂泥在自己的身上，脸上抹了两把。转身刚刚要走出小巷。

只听见身后冷哼一声。那个死人妖就笔直的站在自己的身后。那泼天的大雨竟然一点也没有打湿他身上穿着的衣服。雨点飘落到他身边一尺就给一道无形的气墙给拦在外面了。文笮虽然武功不高，却相当识货。知道就算自己的老爸也远远没能练到这种“凝气成形”的先天罡气境界。而他家传的混元无极八卦掌正是指着真气吃饭的武功，在先天真气上的修为，老爸在武林之中数一数二。现在居然跑出个这样的怪物。看来，跑，是甭想跑的了。

一老一少两个人站在巷子后面的大雨地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个老人妖，只是闲闲的站在那里。根本没有要抓文笮的意思。说实在的，文笮身上一身烂泥。比着臭水沟里抓上来的泥鳅还脏上几分。别说，素有洁癖的老人妖不想动手抓他。就算是他的老子在这里，也绝不会动他一根寒毛的。

“老人家，您的武功超天盖世，我钦佩之心如滔滔江水……”反正，不能力抵就只有智取。韩信当年还收过胯下之辱。自己大不了也钻一下老人妖的裤裆，可惜听说人妖的那玩意儿是给割掉的。要不然，还能趁此时机，给他狠狠的来上那么一下。

打定主意，文笮运起所有的马屁神功。一遍又一遍的拍着那个老人妖。不过，老人妖好像不大吃这一套。面无表情的站在雨地里。只是盯着眼前的这个年纪小小的臭小子看。

来之前，他早已经打听过了。骆天豪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可看这个小子的德行，怎么看都和骆天豪差得太多。不知道骆天豪怎么

教出这样一个活宝来的。

秦岭蜿蜒起伏三百多里，其北面正是西垂第一重镇—长安。作为六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古都长安无论是人文，还是繁华程度上来说。都是大地上首屈一指的。远远的从那些融合在轻轻的薄雾里隐隐约约显露出来的宫殿楼宇中能够想象，当年，薄酒清华的全盛景象。

文笮很早以前就想，上长安看看。没想到，这次如他所愿了。如果没有身边的那个老人妖，那文笮肯定会相当兴奋的。

自从在落叶山庄，他被这个人妖抓来以后。他们就一直行进在山岭之中。从没有到有行人的地方落过脚。一路上，文笮可吃够苦头了。那老人妖武艺高强，轻功卓越。走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根本像是在信步闲逛一样。可文笮不同，几天的跋涉让他精疲力竭。而且还要不停的拍死人妖的马屁，尽管很累，还要装出一张笑脸，这实在有够辛苦。

不过，文笮可没有想过逃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用想，从这老头手里逃跑，门都没有。所以，文笮一路上一个劲的施展马屁攻势。意图采用怀柔政策，软化老太监。几天下来，成果倒有一点。

老人妖有一天忍不住问他："小子，你很贱，你知不知道？"。很贱，当然知道，几天来，文笮问了无数遍自己这个问题。没想到老人妖也看出来了。文笮在自己的肚子里已经骂了老人妖几千遍。听到老头这样说，又在暗地里给老人妖的祖宗十八代添加了一些彩头。

"我真看不出来，你会是骆天豪和菊菜生出来的种"老太监一点也不给面子。想想平时老爸老妈对待自己的态度，有时自己心里也在怀疑，是不是他们的亲身儿子。不过，好像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自己是捡来的或是别的什么。

而且，文笮还发现老太监说了个自己没有听到过的名字菊菜.难不成，自己竟然真的是老爸和外边的野女人生的小孩。看来有必要问问清楚。

想完，文笮马上堆起一脸的笑容，连连点头道："是是是是，您老怎么会弄错呢？我确实是我爹骆天豪的儿子，不过，至于菊菜什么的我就没有听说过了。""菊菜，已经是一个很久没有人提到过的名字了。唉！你妈现在不是改名叫林雨菱了吗？"老太监好像在他的生了绣

的记忆深处翻出了一堆沾满灰尘的往事一样，露出一种朱瘸子在想到过去的事情时常常显露出来的同样的表情。

但愿，那不是什么伤心事，不然自己可能有苦头吃。几天下来，文笮相当奇怪这个老头和老爸老妈的关系。

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是朋友，但是说他们是仇敌也有点说不过去。老头并没有怎样虐待自己。再看老头的身手，至少不会那种是每年都来上几批的慕名上门切磋武功的闲杂人等。更不会是想要拜师学艺的后辈小子。

现在看来，老太监是当年和老爸老妈认识的人，而且，这人居然知道老妈的另一个名字。只怕关系不浅，就是不知道老爸知不知道这些。“老前辈武功超绝，一定在武林中大大有名，不知晚辈应该如何称呼。”文笮想要趁此机会摸摸老人妖的底细。

老人妖翻了翻那双白多黑少的死羊眼，哼了一声：“武林之中，大多名不副实之辈。又有什么必要于他们这种人混在一起“。

有够拽，文笮想了想，现在正好趁热打铁，狠狠的给这老妖一顿马屁，不过一路上自己的马屁已经拍足了，可效果看来不太够，如果没有什么新意的马屁还是不要拿出来献宝的好。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如果能够和这个老人妖拉上关系。那自己的小命就可*多了。

不过这原本是万不得已决不能施展的手段。谁知道，老人妖会不会看对了眼，非要让自己成为他的绝世武功的传人。万一，老太监练的真是“葵花宝典”什么的，自己不是完了吗？就算不是那个“葵花宝典”瞧老太监练成这副模样，只怕也同样不是什么省油的功夫。别到最后来个，挥剑自宫，却未必成功。那可就完蛋大吉了。

不过，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只怕想不了那么远了。

“您老的武功确实不能和那些人比，对了，您老看看我是否可以学上两招您的惊世绝学，我替您老让武林中的那些人开开眼。”

“想学我的武功？你爹的武功你还学不象样呢。”老太监不屑一顾的说。“那是因为我爹的武功不适合我练”文笮偷眼瞧了老头一眼，见老头对自己说的东西居然有点兴趣便继续道：“我爹人高马大，臂力雄厚，正好适合练那种厮打硬拼的功夫，而我哪，我的根骨一点不像我爹，反而和娘一样，属于小巧轻随的那类”

停顿一下，又扫了老头一眼，接着道：“我爹教我的时候又不知变通，老是用他以前的练法来教我，也不想想，同样的一块地里还长出两样地苗来呢。更何况，完全两种不同体质，如何能够强求能够得到一样地效果。”

“而且，自从爹带我去向四海龙门向老龙王拜寿之后，我更清楚这件事了。”说道这里，文笮看到老人妖明显对自己说地话极感兴趣。所以买了个关子，不再说下去了。

“你小子到底发现了些什么东西，快点说”果然。老太监憋不住问了起来。“您不知道，老龙王武功高强，在武林中数一数二，可他儿子就差太多了。”

“这又有什么不知道的，嗨，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

“啊哟，您老也知道这件事，但是，在我看来，小龙王确实不太合适练龙门的那些武功，龙门号称内功天下第一”说道这里，文笮听到老头重重的哼了一声，不过他没有去理，继续道：“我一看，乖乖，老龙王简直是比老爸大两号的大块头，自然合适练这种功夫啦。而他儿子个子又小，人又瘦弱，以我看，要是他能去练刀，练剑什么的肯定要比现在合适。我将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说完，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些话，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这个年纪所能够想到的。只不过，因为平日里听朱瘸子说过“晏子使楚，淮南橘甜，淮北橘苦”的故事，所以信手拿过来，说了一通。没有想到，这些话还真的触动了老人妖的心思。

老人妖原本就为自己苦于没有传人而犯愁，而且，他还有一件深藏了三十多年的心事。原本，老头早已经死了收徒之心。没想到给文笮的一番话，钩起了沉寂多年的成年往事。而且，从文笮的一番话中。老头还猛醒到自己原本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

想当年，自己的对头确实武功超群，这三十年来自己从没有间断过修炼，但是，对方也没有闲着。从武林中的传闻看来，现在对头的武功早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只怕有生之年，自己永远没有可能压过对头一头了。

可这臭小子说得不错，当今武林可说是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对头武功虽然高强但是他的门人子弟却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角色。

看这臭小子尽管德行差了点，不过自己的这个门派，对于德行一向不太注重，只要不会欺师灭祖就过得去，而且，本门的那些练功法门，在那些白道看来是绝对的左道旁门，淫亵晦涩。太过正气反而不会有所成就。再说，这小子根骨奇佳。更难得的是小小年纪能有这番见识，可比那些死练了几十年武功的粗胚强的太多了。

打定主意，老人妖将文笮叫到身边。吩咐他坐在自己面前。文笮心情忐忑不安，老实说，他实在不愿意和老人妖有太多关系，可现在，小命悬于人手。不得不低头啊。

文笮满脸堆笑而又无精打采的坐在老人妖面前，一股酸溜溜的气味冲鼻而来。直冲得文笮昏昏欲呕。而且，还要忍受老太监在自己身上捏来摸去。说实话，文笮浑身耸立起来得满身鸡皮疙瘩，早已经将他心里得想法表明的一览无余了。

可老太监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像是在菜市场买猪肉那样，挑挑这里，又翻翻那里。文笮肚子里一直在暗暗嘀咕，老人妖不正常，看来是摸上瘾了。但愿，老子祖上积德，别让老人妖看上，自己可不想变成兔儿爷。

临末了，老人妖叫文笮把裤子脱下来。文笮心里直念叨，来了来了，完了完了，老子今天要失身。还好，老人妖只是将文笮的小鸡鸡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几遍。又伸手在下面的捏了两下。便让文笮把裤子穿了起来。

文笮穿上裤子，远远退到一旁。就等着老人妖发话，可看着老人妖默不做声，实在是有够纳闷，居然，摇了半天骰，偏偏不开宝，吊胃口，文笮暗自想。老头在那里沉思着，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悠悠的问道："小子，你真的想要跟我学武功吗？"。

这下，文笮犯愁了，该怎么回答呀？说是吧，万一老太监练的真是"葵花宝典"，那自己不就玩完了吗？说不吧，在老人妖面前，借他二百五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啊。

看来，只有先探探底，看老太监到底练的是什么功夫再说。想到这里，文笮小心翼翼的问道："您老练的武功叫什么名字啊？是不是很难练啊？"这样问，至少能给自己留点余地，大不了，老太监以为自己怕吃苦，免得让老太监识破自己根本不愿意当他的徒弟。

果然，老太监真的以为文笮还没有拜师，就害怕练功辛苦了，连连的摇着头道：“小子，以你的脾气，你的资质在好，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想练一身傲视群雄的武功，怕吃苦怎么成？我可不像你老子，如果拜了师，你不肯好好的练武功的话，哼哼”老太监从鼻子里发出一连串的冷哼声。从怀里掏出一根两寸长的银针。

看到，老人妖手里的银针，文笮的脸刷的一下变绿了。完蛋，完蛋，看来真的让自己料到了，老人妖练的肯定是“葵花宝典”。文笮清楚的记得，老爸老妈当时说过，当年的东方不败以一根绣花针，独战当时的三大绝顶高手。

武林之中除了“葵花宝典”还有什么别的武功是用银针作为兵器的。勉强挤出一丝的笑容，文笮道：“老前辈，这东西是不是太短了点，跟人打，用这玩意儿可不太安全啊！”“小看这根银针”老人妖翻了翻白眼。曲起中指一弹，银针“铮”的一声脱手飞出。

一道银线直击在文笮的胯裆之间。文笮连忙往后挪了两步，低头一看，直惊的目瞪口呆，只见原本自己坐着的大青石上，深深的扎着那根银针，只是微微露出一点针屁股在外面。

“嘿嘿，本门的天蚕神功讲求的正是”缩百丈成一尺“和”化粟米为千斤““”老太监洋洋得意地说。文笮的心里稍稍落定，还好还好，不是“葵花宝典”，不过，还得问问清楚，这个“天蚕神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文笮笑嘻嘻的问道：“那既然有这样强的武功，我们门派一定名声很响，本门叫什么名字。”老人妖摇了摇头道：“本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在你爹的那些白道中人眼里，老子只是个淫贼罢了？”

“淫贼？”没有比这个让文笮更加吃惊的了，没有想到老太监说自己是淫贼，天知道，如果天下的淫贼都长成这样，那岂不是天下太平了。难道，淫贼这个行当这样好混，连个人妖，太监都居然能够当淫贼。

可是，老太监显然误会了文笮的反应：“怎么，怕了吗？我知道，你爹你娘，最痛恨淫贼，你怕做了淫贼，会给你爹宰了吧。想不想跟我学功夫，你自己看着办。”“想，想，师父受弟子一拜”文笮翻身对着老太监跪了下去。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诗仙李太白的这首《长相思》中道不尽的一股金华逝去，万景凄凉的景象。作为六朝金粉之地的长安。作为西垂的第一重镇和首都，长安一向是朝廷派守最为牢固的一座城池，自古以来，就有金池玉锁之称。

由于咱这紫金王朝，开国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北方蒙古部族的威胁，还时不时的受到西北的回鹄部落的骚扰。因此，西安作为西北集政治，军事为一身的中心，一直以来就受到朝廷极大的关注。

咱这紫金帝国，率土保民，*的是大封皇子，和派遣内臣作为监军，这两条治国妙方。

文笮完全没有想到，老人妖居然真的是个太监，而且是个大太监。老太监竟然是镇守西安的枢密使兼西北军总监察王保。他的势力含盖西北，中北，七郡六十二县。直接辖制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和负责监视封在西北的汝王。

文笮非常奇怪，一个武功如此高超的武林高手怎么安心作个太监。不过，让他相当安心的是。老太监教他的武功现在看来决计不是什么“葵花宝典”。至于老太监说得，他的武功原本是淫贼功夫，文笮倒有一点相信了。

自从跟着老太监练武的两个月里，练来练去却每天在那里抱怨着。当然，他可不敢当着老太监的面有所抱怨，还得满脸堆笑的直说自己身体怎么怎么舒服，内功如何如何有长进。

可实际上，自从埋下了这颗龙马丹之后，文笮只是觉得经常心烦意乱，浑身燥热。内功是一点长进也没有的。只是饭量大增。可也不知道，吃下去的饭都到哪里去了，反而一天一天消瘦下来。

这天，文笮一个人在那里数着自己的肋骨发呆。近来，自己实在是越来越瘦，大概离着身轻如雁的境界不远了。如果再努力一把，说

不定还能轻如鸿毛呢。正在这时，老太监走了进来。

老太监平时不同文笮住在一起。在城里，老太监有一处极大的宅邸。那才是老太监住的地方。文笮跟着老头去看过。

宅子相当气派。两扇大红漆门上面满是铜钉。进门，一面屏影风墙。上书一首诗：太府阁天老，监国苦功高。柱石无双对，处世为雄豪。

老太监告诉文笮，这座府邸是老经略使送给他的，墙上的诗是老经略的儿子为他写的。文笮反反复复的将这首诗看了两边，总觉得这首诗的味道不对，表面上好像是首马屁诗，可雄豪之类的比喻对于太监来说不是极大的讽刺吗？看着看着，文笮觉出味道来了。这首诗的开头暗中藏着“太监住处”四个字。

文笮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老太监这件事，不过后来才知道老太监原本就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不过，当文笮问起他后来有没有报复过那个送诗的人的时候。

老太监无所谓的说，他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写诗的那个年轻人性子太冲，迟早会碰个头破血流，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对这种毛头小子报复什么，而且太监就是太监，你不写这里是太监住处，难道别人就不知道这里住的是太监了吗。

听完老太监的这一番话，文笮对这个老太监的为人越来越吃不准了。老太监的宅邸两宽两进，至少有四十余间住房，平时使奴唤婢，好不舒服自在，可老太监说在这里练功一来不太方便，二来生活太舒适了对习武不太好。所以，坚持叫文笮搬到外面去住。

老太监把文笮安置在西城墙根底下的一处荒废已久的小院内。小院独户，只有三间厢房连个客厅都没有，后面有一间厨房，和一间柴房。柴房里面还堆着一堆杂物。小院独门独户，四周也没个左邻右舍。门前一道小溪是从护城河通进来的，每次上街都让文笮绕上个半里地。院子后面有块空地。四周种着些个杨树。这个犄角嘎拉还真是个隐蔽的好去处。亏老太监怎么找到的。在这块儿就算是杀了个人，没个十天半月根本发现不了。

不过，荒僻也有荒僻的难处，就象是文笮开刀的那会儿，想叫个人帮忙提个水，做个饭什么的，都没处找去。所以，那几天文笮只能忍着伤痛，小心翼翼的自己打理吃喝起居。还得小心不能把伤口迸裂

了。因此在老太监不在的时候，文笮早已经不知道把老头的十八代祖宗反反复复骂了多少遍了。

老太监平时不会来这里。来的时候不是教文笮一些什么功夫，就是要测试文笮到底学得怎样了。对于老太监，文笮可不敢敷衍了事。

就这样两个月下来，他还真的颇有长进。至少，那个轻功，就比以前强多了。看到，今天老太监得空来看他，文笮心里嘀咕，老太监不知道又要测试他什么东西了。

不过，今天老太监和往常不一样，他并非一个人来的。门口好像还站着一个人。老太监上上下下的来回漂了文笮两眼。将眼光落到了文笮的裤裆上面。裤裆里鼓鼓囊囊的好象塞着一跳蛇。

“把裤子解开来”老太监道。文笮反正也已经习惯了，差不多每次来，老太监都叫它解开裤子检查一番。没想到这次老太监检查得特别仔细。反反复复得看完之后，老太监点点头自言自语道：“不错，不错，看来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是什么时候了？别老太监看上了这件宝贝，想要把它割下来，给自己安上。文笮暗自琢磨着。老太监并不知道文笮心里在担心什么。他回转身来，冲着门口道：“你进来吧。”

“唉。”随着一声清脆娇嫩的答应声，从门口的转角处转出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来。文笮直呆呆的看着眼前这个年纪顶多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小姑娘。连手里提着的裤头都忘记了。一个没留神，裤子滑落到脚背上。这下好，完完全全的献宝了。

那个小姑娘卜叱一声笑了出来，别转头不敢再看。脸蛋一下子胀得通红，连耳朵都红红的。文笮连忙抢起自己的裤子。胡乱的将腰带扎起来。同样满脸通红的低着头站在那里。

“小子，现在你有个伴了，从今天起，心莲就是你的丫头，以后有什么事，心莲会帮你做。而且，心莲除了伺候你之外，还可以协助你练功。”

“练功？心莲她也会武功吗？”文笮问道。“你小子懂什么，从今天起，你就给我好好的练本门的入门基础内功，要知道本门的武功极为精深，而且全都要有浑厚的内力，才能施展。”老太监说着，从怀里掏出一部红色封皮的册子，他拍了拍册子继续说道：“我没有空亲自教

你，你看着这部秘笈自己修炼，如果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心莲，心莲虽然不会武功，但是这上面的功夫她是知道一点的，至于她也回答不出的东西，你自己去琢磨琢磨好了，实在不懂，下次再一起问我。”说完，老太监将手里的那部册子抛到文笮手里。《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Ｄｘsw．com》

接过册子，文笮觉得双手向下一沉，看不出，小小的一部册子居然有些份量。“好了，你们自个儿好好的玩玩吧，老子走了。”老太监说道。“恭送公公”那小女孩轻柔得浅浅施了个礼。

“对对，我送送你吧”文笮这时才回过味来。“他妈的，小子居然知道尊敬师父了，你可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老太监说道。文笮心里暗暗骂道，老太监，如果不是看在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丫头的份上，想要老子对你客气，门都没有。

当然他嘴里绝对不敢这样说出来，堆着一脸笑连连点头道：“是是，下次一定改过。”“好了，有这份心意就成了，你小子就不必送了。”老太监说完往外就走。

不必送，说得好听，不送你一送的话，反过头来，你一个不愿意，再把这样一个好丫头收回去，那可就太可惜了，既然马屁都已经拍出来了，干吗不拍足一点呢？文笮心里暗自琢磨。想完，他连忙跟着老太监走出了房间。

出门一看，果然，老太监在门口等着呢。看来，勤快一点是有些用处。看着文笮跨出门口，老太监点了点头。文笮走到老太监身边说道：“您老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真想和您好好聚聚，看您又没有空，我就送您到桥上吧。”

“有长进，懂得客气了。”老太监说道。一老一小两个人静静的走在河岸边，看看离着住处有那么几十米了，老太监停下脚步，四周张望了一番，确定没有旁人。轻轻的弯下腰。文笮看到这样的架式，知道老太监肯定有话要对他说，便将耳朵凑了上去。

“小子，你得用功练那本秘笈上的功夫，过段时间，我要带你去别的地方，只怕没有什么机会让你练武，以后，我会让你见到皇上，而且可能有场比武，你可得给我争点面子。”说道这里老太监抬起头来又一次朝左右看了两眼，继续道：“还有，那本秘笈上的功夫，逢单可以

练，逢双千万别学，这可是我们门派里防止外人偷师的不二法门。这个秘密你只能告诉你的子弟知道，别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告诉。”

“知道了，可是师父，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文笮问道，他实在是搞不懂，武林之中，有很多门派也搞秘密传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口耳相传，不落文字的方法。从来没有听说过象这样师父教徒弟的。随便扔本书让弟子自己学，可书里还暗藏机关。

“你懂得什么，本门武功必须要有女子协助修炼，以前，本门都是将功成之时将那些女子全部处死，来保密的，第七代师祖认为这样有伤天和，就改为这种方法，而且，把高段的功夫和底段的功夫分开传授。这样，就没有那个女子能够知道全部武功了。”

听完老太监的一番话，文笮点点头，果然自己的这个门派全是些个奸猾之徒，个个擅长过河拆桥，看来以后自己得格外小心，在老太监的手里肯定不会太好混。老太监说完这番话，站直身子道：“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记住给我好好练功。”

“师父，我还是送您到桥边吧。”文笮说道，其实他心里在想，谁知道老太监是不是在试探自己呢？“不必了，哪儿用的着走什么桥啊。”说完话，只见老太监也没有做什么势，轻轻的一提腿，身子就平平飞到了河对岸。

方便，轻功好就是方便，文笮心里直念叨。

文笮踏着轻松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在他的眼睛里，这个荒僻破落的小屋是那么的温暖可亲，这大概就是“有家的感觉真好”吧。走进院子，只见心莲正在那里打扫着地上的落叶。

看了一眼地上厚厚的铺着的落叶。文笮不尽有点脸红，自从住到这里来以后，他都从来没有扫过地。“公子，你回来啦。”心莲放下手中的扫把说道：“您先进屋子里休息一下，等我扫完地，就去给您做饭。”

“千万别累着，地什么时候都能扫的”文笮倒是很疼他的这个丫头。文笮也不进屋子，就站在院子里盯着心莲看。

说真的，心莲确实漂亮，一张水净的瓜子脸上一个小巧的鼻子微微皱着，那双灵动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左右两个丫髻上面各簪着两

颗珠花。漆黑的头发应承着粉嫩的脸蛋。一张小巧的嘴巴紧紧的抿着。

心莲给文笮看得相当不好意思，赶忙转过身去。自顾自的扫起地来。无事可干地文笮独自走进房里。信手将桌上的秘笈拿了起来，随手翻了两页。看了两眼秘笈上写的东西，文笮的脸刷的变得通红，还能感觉到耳朵上阵阵的烧烫。

文笮走到门口，向心莲望了一眼，见心莲还在那里扫着落叶，这才放下心来。继续回到桌前翻看那本秘笈。只见这部秘笈，满篇都画着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画上的人摆出各种姿态，或是蹲着，或是躺着，或是扒着，或是跪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样子，文笮看都没有看过。

文笮心想，原来这就是本门的武功，看来本门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淫贼门。翻开秘笈的首页，文笮看到上面写着几个金字“咀金枝，嚼玉叶，养天蚕，孕道茧，开天门，生死禅”翻过第二页，上面写着几句口诀。文笮正想仔细研究，突然想到老太监临走时吩咐的事情。

乖乖，好险，好险，以后得当心，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文笮暗自思量着。

跳过第二页，后边一张纸上画着一条蚕，文笮觉得这条蚕画得实在不太象。简直有点儿象是那个话儿，仔细一看下面还有一排注解。原来这上面画的还真是那话儿，只看得文笮连连摇头，自己将来难道也会练成这个样子，这可太那看了。

接下去，跳过第四页，在第五页上画着一个又像是花瓣又像是叶子的东西，看看下面的注解，文笮明白了，这应该是王八蛋他们所说的女人的那东西了。

“嘻嘻，老太监不是叫心莲帮着自己练功吗？晚上，叫心莲好好让我看看，哈哈哈”文笮得意忘形的高声笑了出来。兴致上来，文笮一页一页翻看着。后边写着的那些东西，看得文笮热血沸腾，完全不知道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突然间，亮光一闪，文笮抬头一看，只见心莲拿着一盏灯走了进来。走到桌前心莲将灯放下，一眼看到文笮手中翻着的那部秘笈，心莲的脸腾的一下变得通红，一转头，就想退出去。

文笮那里肯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一拦腰，将心莲搂在怀里。一伸手便插进心莲的腰带间。从手指上传来一种滑腻柔嫩的感觉。心莲象只小猫一样在文笮的怀里挣扎了两下。可文笮毕竟是练过武功的人。就算是臭狗屎他们的力气也大不过文笮，更何况是心莲这样的弱小女子。

文笮顺着心莲的腰继续往下划，很快便碰到心莲紧紧夹着的双腿，文笮轻轻的抚摸着两腿相交的地方。嫩嫩的，滑滑的，软软的，还有一条缝。文笮细细地品味着从指尖传过来地感觉。

“爷，饭还在火上呢”心莲**道。“不怕，爷吃惯烧焦的东西了”文笮说道。这倒不是他在胡说，他真的经常把饭烧胡。“爷，心莲是您的，怎么也跑不了。就求爷给心莲存些体面”心莲苦苦哀求道。

听到心莲软语哀求，文笮倒也不好意思继续硬来了。想想也对，反正老太监把心莲给了自己，今后的日子长着呢，何必急于一时。

“那好，你什么时候才能……”文笮问道，至于能什么他自己都还不知道呢。那本秘笈上写的不清不楚。还有很多字他不认得，比如女人的那玩意儿，上边是写着，可那字自己根本没有见过。

“爷，等到晚上到了床上，心莲任爷摆布”心莲低垂着脑袋，脸钻在文笮的怀里，低声细气的说道。“你可不能黄牛哦。”文笮说道。“嗯”心莲用极其轻微的声音**着答应了一声。

文笮这才放开手里抱着的心莲，看到心莲脸上娇脆的小模样，他又有点反悔，既然吃到嘴边的小肉，干吗还要吐出来。不过想一想，心莲这么好的一个丫头，真的太欺负她，也实在说不过去。

心莲一转身一溜烟的跑出房间。独自留下文笮一个人呆呆的坐在桌前出着神。文笮将手指伸到自己的鼻子底下，轻轻的闻着。那是一种不知道怎样形容的气味，有点腥味，又有点骚味，还有那**的体香味。过了好一会儿，心莲才端着一个菜盘子走了进来。把盘子搁下一看，里边搁着四盘菜，虽然并不是什么名菜佳肴，倒也别致精巧。

青丝豆芽，腐乳排骨，爆炒小牛腰子，再加上一盅鸡皮酸笋汤。有荤有蔬，而且，南调北味，全都有了。“爷，不知道，您的口味如何，婢子只好捡了四色不同地方的菜色，爷您尝尝。”心莲说道。

“你不用太辛苦，爷不在乎吃喝，如果问我想吃什么”文笮说道这里，站起身来，凑到心莲嘴边轻轻的啄了一口继续说道：“爷，只想吃你。”“别，爷，说好了的”心莲一弯腰轻轻的闪到一边。顺势转到了桌子的另一边。

“好好好，爷不急，爷等到晚上再说”文笮无可奈何得说道。嘴里说不急，其实文笮心里早已经火烧火燎，可大丈夫必须言而有信。说不动手就不动手，他妈的动脚总成吧。想完，文笮的脚就不老实起来，一拖鞋子，弯腰到桌子底下把袜子拖了。伸出脚向着心莲胯裆轻轻撩去。

心莲突地一夹腿，将文笮的脚紧紧得夹在膝盖上。看到文笮眼里有点着急，又有一丝愠怒得神情，心莲只好知趣的松开大腿。文笮获得自由的脚顺势钻进了心莲的大腿之间。

脚趾轻轻地拨着，夹着，捻着心莲的那方寸之地。文笮透过桌子上放着的油灯那昏黄的火光可以看到心莲越垂越低的小脑袋，和那越来越红的小脸蛋。那个得意，那个高兴，使得文笮胃口大开，眼前的四盘普通菜肴现在吃在嘴里简直是绝世佳肴，美。

吃完这顿晚饭，文笮立刻跳起身来，转到心莲身后就要去解心莲的腰带。窘地心莲双手拉紧着腰带，苦苦哀求道：“爷，爷，别急，婢子身上脏，等婢子收拾好桌子，回头洗洗干净再来伺候爷。”

文笮想想也对，自己还一身臭汗呢。也得洗洗干净。他这才将手缩了回来，退了几步道：“我先去洗一把，然后在床上等着你，你可快点。”说完，文笮走进后面的那间厨房，厨房里有块隔开的青石板，平时洗什么菜啦，衣服啦的东西都在这里。洗澡当然也一样啦。青石板前有口大水缸。用起水来相当方便，可惜都是冷水，对于文笮这样衣来伸手的懒汉来说，烧热水洗澡还不如不洗呢。

听见外面心莲正忙碌得收拾着餐盘碗筷，文笮快速的用水从头到脚马马虎虎的冲了两下，便想出来拿衣服穿。

“爷，您就是这样洗的呀。”正在收拾碗筷的心莲看到文笮出来极为惊讶的说。给心莲这样一说，文笮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确实，洗菜还得多浸两下呢，这也算是洗澡。心莲笑着抹干净碗筷上的水，将碗筷放回橱柜，转身走到灶堂前，揭开锅盖，热腾腾的蒸气飘了起来。

“爷，婢子早就烧好热水了，婢子伺候您洗吧。”说完心莲拿过一个木盆，往里面勺满水，然后端着木盆走过来。“你也一起洗吧。”文笮说道。

看着心莲头垂得老低。脸胀得通红。文笮又不好意思的说：“你别误会，我说话一定算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有我们做奴才推托的份，不是婢子阻了爷的兴致，只是婢子求爷给婢子存些体面，说穿了，婢子只是爷的一件东西，婢子哪能真的强着不让爷动手，爷是个好主子，这是婢子的福分，婢子本来就是爷的，爷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好了”

听到心莲可怜息息地说着的话，文笮倒是不好意思再进一步要求什么了。接过木盆放在地上，文笮原本以为心莲会退出去。没有想到，心莲背过身来，轻轻地解起自己地腰带来。

腰带一松，一部青丝长裙飘落到地上，心莲纤指慢慢的蜕下自己地亵衣。轻轻解开缠在胯裆间的骑马汗巾。心莲整个下半身便一丝不挂的显露在文笮眼前。

一个雪白粉嫩的小屁股上那一道迷人的臀缝间深藏着一点胭红随手一挥，不知道什么时候，心莲的上衣也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文笮看着心莲慢慢地转过身子，他的两眼紧紧地盯着心莲双腿之间那隐藏着女人那最为神秘的境地。文笮至少知道那里就是男人的天堂。现在，这个天堂即将属于他了。心莲轻轻的走到文笮身前，手里拿起一块沾湿的毛巾，仔细的给文笮擦着身体。

文笮一边享受着这温柔周到的服务，一边慢慢的坐下身来，将脸对着心莲那神秘的方寸之地，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拨弄着。文笮只觉得每次轻拨，都会激起心莲一阵颤抖。文笮很快发现，心莲哪个地方比较敏感，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心莲已经软软的扒伏在文笮的背上。粗重的喘着气息。

文笮慢慢直起腰，紧紧的保住心莲，将她轻轻的放到青石板上，然后从木盆中勺出水来，仔仔细细地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将心莲洗的干干净净。特别是下边那一点点地方，文笮取过一块皂子来，将那地方反反复复的洗剥干净，不知道是水太烫，还是文笮太用力了，那雪白的粉丘，渐渐变得红红的。

文笮随手在自己身上上上下下抹了两把。拦腰一把将心莲抱了起来。点点的水珠一路从厨房挂落到卧室的床上。轻手轻脚的将心莲放在床上后，文笮翻身上了床，两手一招，将床幔放了下来。

借着昏黄的灯光，文笮可以看到床上心莲紧闭着双眼，侧着头，躺在那里。看得出来，心莲已经彻底的放弃抵抗了。文笮心中既得意，又紧张。静静的屋子里，只有两个人扑通扑通的心跳。

这个时候，文笮的心脏跳的绝对不比心莲慢，两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全都一动不动。过了片刻，文笮才很不好意思的问道："你知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干。"

噗哧一声心莲笑出声来，原来，等了半天，文笮居然根本不知道人生大事该怎样做。也不知道他这个淫贼怎么当的。心莲绯红着脸坐起身来，轻轻的一把将文笮的分身握在手里。慢慢的轻柔的套转，撩拨，还时不时的对着轻轻按两下。

文笮看着心莲那奇怪的动作一动不动。只是觉得通过心莲的撩拨，传来阵阵快感。

芙蓉剑派是个不大不小的门派。说它不大，是因为它门下的弟子不多，好像只有十几二十个；说它不小，是因为它每代都有出色的弟子，像现任掌门"芙蓉玉女"玉夫人就是天榜中排名十三的一流高手，门下弟子的武功也颇为不俗，在江湖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关中盟的盟主齐放，关中盟最近几年一统关中武林，齐放也风光得很，过几日是他的五十大寿，各门派都派出重要干部前来关中盟的总舵替他贺寿。

"秋水剑派李飞、玉怡、玉梅到——"山庄的花园里三百多双原本盯着怡梅姐妹的眼睛"唰"的一下全投到了李云龙身上，芙蓉剑派开派二百余年，从来没听说有男弟子，李云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个，光这一点就够吸引这些武林豪客的眼球了。

迎接李云龙的是关中盟的总管柳元礼，他是个很富态的中年汉子，听怡梅姐妹说别看他胖，水上的功夫天下第三，一把分水刺还给他在地榜上挣了个三十九的位子。

"两位玉小姐和李少侠大驾光临，敝盟上下深感荣幸。"怡梅姐妹是芙蓉剑派掌门人玉夫人的爱女，又是武林新人榜中人，芙蓉剑派让

这么两个人前来拜寿，算是给足了关中盟面子。

“哪里哪里，齐盟主五十大寿，理应拜贺。”李云龙脸上堆着笑，手一挥：“上寿礼。”后面跟着的八个穿着杭州最大南货店“四海商行”

制服的少年捧着精美的寿礼走了过去。

“多谢，多谢。”柳元礼的笑容更亲切了：“玉夫人好吧，李长老也好吗？里面请，两位小姐天人似的，怎么能和外面那些粗人在一起！”柳元礼的笑容里突然多了些东西，李云龙知道那是因为杨威的缘故，柳元礼不得不重新评价怡梅姐妹。安顿好李云龙他们，他匆匆的离去了。

李云龙想他应该去找齐放了，名列江湖的芙蓉剑派突然多了个男弟子，原本与杨威的实力在伯仲之间的怡梅双玉又突然武功大进，竟然一举生擒了他，这个芙蓉剑派发生的事得尽快的让盟主知道。

当然，这都是李云龙猜的。其实关中盟的实力比李云龙想像的大得多，在柳元礼向齐放汇报后的半个时辰，关中盟的鸿雁堂堂主“秋霜剑”苏秋已经拿到了厚厚一叠材料。

“芙蓉剑派原有十三名弟子，一个月前，两人被两个蒙面人奸杀，目前全派共十一人，其中并无男性弟子。李飞，秦州人士，出身年龄均不详，其言为宋思弟子，不足为信。”

“此人七天前携眷抵蓝玉，住进悦来客栈，期间并无异常举动。四日前玉怡、玉梅同样住进悦来客栈，而且和李飞住在一个上院，恰恰在这一天，玉怡珑将杨威擒获，并由李飞将之送入官府。”

“如果怡梅姐妹没有被胁持的迹象，那么李飞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芙蓉剑派二百年来第一个男弟子，我看过拜贴，他的名字写在怡梅姐妹之前，显然他在芙蓉剑派的地位要高一些。不过，怡梅双玉的武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呢？”说话的是关中盟的副盟主公孙胆。

“会不会是他们师兄妹三个联手做的？”问话的是关中盟刑堂堂主武东波。

公孙胆笑了笑：“有这种可能。不过，群殴不见得比单打独斗厉害，怡梅姐妹因为是孪生子，心意相同，两个人如同一个人似的，如果硬加上一个，反倒有可能束手束脚。”

屋子里的人都是高手，公孙胆一点，大家都明白了，无论如何，怡梅双玉的武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公孙且又道：“其实问一问杨威，什么都知道了。”苏秋苦笑着道：“杨威的脑袋已经挂在了府衙门外，听说李之扬连夜取了口供，怕有余党相救，请旨在昨天给斩了。李向来与本盟不睦，想从他嘴里知道点什么恐怕是不可能了。”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齐放突然道：“芙蓉剑派的礼可不轻呀。我记得芙蓉派手里好像很拮据，几年前在慧悟大师接掌静光寺，玉夫人亲自前往，也不过带了四样平常的贺礼。现在倒像是一下子发达起来了，什么原因？”

“莫非是李飞？”“就是他。苏秋，你派得力的人盯住李飞的一举一动，秦州那边也多下点功夫，虽说那里是不是我们的地盘，你也要给我查清楚，这个李飞到底是什么来历！”

山庄是个大宅院，我李云龙在秦州的豪宅已经够大了，可比起它还小那么一点点。“人家是贩私盐的。”“是吗？”

“可不是嘛，要不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江湖上凡是有势力的帮派那个没有自己的生意！

唐门贩药材，关中盟和慕容世家都是贩私盐，只是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关中；就连离别山庄也养了一批人专盗古墓，倒卖古玩赚钱。““啊，原来如此。这江湖也和官场一样，不溜须拍马、不贪污腐败、不巧取豪夺、不买私贩私、不鸡鸣狗盗的，你就别想赚大钱。看来，我师父那庞大的资产来路也不会太正。那咱芙蓉剑派*什么生活？”

怡梅姐妹脸上浮现出感激、苦涩与无奈：“我娘不许我们干别的，十几个师姑师姐都*我娘给那些小姐太太们看病的诊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挺苦的。”

心痛心痛！像怡梅姐妹这样的尤物应该穿着宝悦坊的湖丝肚兜、带着来客归的名贵饰品躺在床上等着自己把玩的，怎么能让那些低劣的衣服粗糙了她们细嫩的肌肤，让该死的泥路把小脚磨出了茧子呢！

“师妹，这里有三千两‘大通行’的银票，是我孝敬你娘亲的，你给带回去吧！”“师兄，还是你自己给她老人家吧！齐盟主的寿筵一过，

我就带你回去，你的身份还得我娘确认才行。”

第五百五十一章

不得了啦，芙蓉剑派不过是李云龙临时需要的一个招牌而已，这两个小妮子竟当真了，不会是相中了我，带回去给老娘看吧？“好吧，那我就和你们走一趟。”怡梅这对孪生姐妹在床上是不是也心意相通，李云龙倒很想试上一试。

内院里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江湖名人，不过，因为明天才是齐放的五十大寿，一些重要门派的人马恐怕要等晚上才能到达，已经住进内院的人里并没有什么美女，也没有值得我结交的人物，转了几圈之后，我无聊的回到了住处。

雪青仪正在作画，我们的住处窗前就是一个开满荷花的池塘，旁边假山耸立，垂柳如盖。

微风徐来，柳条轻送，香气袭人，确是写意的住所。雪青仪画的就是窗外的景色，池塘、假山、垂柳已跃然纸上，只剩下荷花还没有完成。

“‘柳枝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雪青仪，你的画又有长进了。”不是说美女都长着白痴脑袋吗？我看未必，雪青仪就聪明的很，多少人一辈子也领悟不了的东西，李云龙讲一遍她就明白了。

“都是少爷教的好。”这话没错，师雪青仪的武功是李云龙教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是李云龙教的，当然床上的功夫更是李云龙亲手指点的。

“识高则文淡，意高则笔减。”我把雪青仪抱在腿上，娇小怡梅的她并不妨碍我作画，李云龙寥寥几笔，画上便有初夏荷花始绽之意，“意在笔先，不到处皆笔，此谓笔不周而意周。”

李云龙我满意的看了看画，把笔一搁，伸手抓住了她的酥乳，笑道：“就像你的身子，有三两样装饰就够了，再多，美感就被破坏了。”

“师……师兄……你……你……我……我……”怡梅姐妹显然不能理解看到的一切，这一切是那么的震撼，两个人都呆住了，傻傻的望着李云龙和雪青仪，以致都忘了其实她们应该是快速离开这里才对的。

“什么你你你，我我我的！进来！”李云龙看也不看她们，继续动作着。

怡梅姐妹似乎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顺从的进了屋子。等把门关上，玉怡好像才清醒些，满面通红的道：“师、师兄，我们不是有意的，你……你也不关窗。再说，还是白天……”

“白天怎么啦？白天不行吗？你们看，雪青仪的身子多美，晚上我能看得清楚吗？”“师兄你欺负人！”玉怡扭头就要走“玉梅，还不拉住你姐姐！”玉梅一把拉住了玉怡，嘴上却道：“师兄，姐姐她说得没错呀，你不该这样嘛！”“你们先背过身去！”李云龙知道不能太过份了，太超出她们的想像力可是会适得其反的。

玉怡早就转过身了，玉梅嘟囔了一句，才把身子背过去。两个绝色佳人在旁边听戏，李云龙心里兴奋异常，雪青仪也是如此，短短半柱香的时间，雪青仪就四次***，李云龙也发射了。

“好了，师妹找我有什么事？”李云龙略略整理一下衣服，雪青仪却还是半裸着上身蜷在我怀里。玉怡刻意不去看雪青仪，扳着脸说道：“师兄，出大事了，鹰爪门的门主‘铁鹰’和门下三个弟子在离这里不到十里的竹子坝被人杀了。”

“我记得况天和鹰爪门好像很有名。”李云龙问道。

“是啊，鹰爪门虽然在武林大门派中排在最后，但能够进入大门派都有两把刷子，门主胡天在天榜中排名二十二，是个一流高手，武林中一对一能杀他的绝对不超过十个人。不过……”

玉怡看李云龙的手依然停留在雪青仪的身上，没好气的道：“若是存心偷袭的话，师兄也可以杀了他。”“玉怡，你这么说，可是要引火上身的呦，”李云龙笑道：“别忘了，我现在可是出芙蓉剑派的人哦！”

“姐姐，师兄说得对，这里人多嘴杂，被人听到了平地起风波。”“起风波？妹妹，你看他像怕闹出风波的样子吗？咱们见过的坏蛋多了，有哪个敢像他一样呀！”玉怡气鼓鼓的道，眼睛顺理成章的瞪了雪青仪几回：“他，典型一个淫贼！”

“我倒觉得师兄挺坦诚的，姐姐你记不记得和师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师兄说他叫淫贼，我还以为师兄说笑话呢！其实他说得都是实话，不过，雪青仪姐姐是师兄的侍女，他们这样也不能说师兄就是淫贼吧！”

看玉梅很认真的替自己开脱，连雪青仪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李云龙忙把话题引开："师妹，现在重要的不是研究我究竟是不是淫贼，当然，你们俩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我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淫贼。现在重要的是，这个况天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现在死了？"

"当然是有人想要关中盟的好看，胡天是齐盟主的老朋友，来蓝玉是给齐盟主拜寿的，却被人杀在了关中盟的地头上，不是要关中盟的好看是什么？"玉梅显得很聪明。

"师妹，你真是太聪明了！"玉梅叫李云龙一赞，顿时面有喜色："关中盟失了颜面，岂能善罢甘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出凶手，来挽回面子，没准儿一场江湖混战就要开锣上演了。咱芙蓉剑派虽然名声在外，可毕竟人单势孤，这混水趟不得，所以现在重要的是明儿寿筵一过，咱就想办法尽快跑路了事。"

"怕什么！"玉梅有些不满："芙蓉剑派怎么说也是江湖的大门派之一，遇上这等事情，岂能袖手旁观？""说你聪明那是哄你高兴，还当真了？论脑袋瓜，别说你家少爷我，就连雪青仪你也差了十万八千里。"李云龙心道。

"傻丫头，你动动脑筋想一想吧。当今武林惹得起关中盟的能有几个？别忘了关中盟光在天榜上就占了……"关中盟在天榜上占了不少位子，可现在李云龙只记住了天榜的前二十个人，后面的那些人李云龙实在没有兴趣浪费我的脑筋，便望着玉怡。

"是八个位子。"玉怡的心思显然细腻些。"有这么多？玉梅那你给我数数看吧，江湖中有几个门派有这样的实力？"

"就江湖上的九大门派，还有那些神秘的门派。"玉梅道。

"对嘛，像离别山庄和咱芙蓉剑派，虽然有实力，可人手太少，打不起这种混战。九派当中有的不问世事，有的又自诩名门正派，自然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那么只剩下黑道家嫌疑最大，傻丫头，你说咱是能扛住他们？那天魔宫更是有好几万帮众，一人吐口涂抹就把咱淹死了。"李云龙现在分析起来便有的放矢了。

李云龙叫了两声"傻丫头"，玉梅就有点晕了，变得说不出话来。玉怡此时却接着道："我们可以帮关中盟嘛。"

"凭什么帮他们？！"李云龙勃然作色道。怡梅姐妹离我足有一丈远，都能感受到李云龙浑身散发出来的杀气，因为她们的脸一下子都

变白了，愣了一会儿，才听玉怡小心翼翼的道：“师兄，你别生气，我们、我们不帮他们就是了。”

李云龙展颜笑道：“这就对了嘛。关中盟是什么东西？一群私盐贩子而已！他们有太子党参股吗？没有吧；有六部尚书作后台吗，也没有吧，那他们早晚难逃国法。咱们来给他贺寿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怎么能替他们卖命，甘心被他们利用！不过……”李云龙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我现在是芙蓉剑派的人了，咱们现在可以跑路，以后究竟怎么应付，还得听你娘她老人家的。”

“讨厌，吓死人了！”怡梅姐妹异口同声的嗔道，玉梅更是冲过来使劲擂了李云龙几拳：“好吧，师兄，现在我们听你的，可见了我娘，你就得听我娘的。”

原则一定，玉梅的目光就有些漂移，最后便使劲盯着雪青仪的身体上。

李云龙嘿嘿一笑道：“这样吧，反正现在也没事儿干，我带你们去来客归走一趟，看看有没有好东西，我送给你们。”

“不行，娘说过不可以随便接受男人的东西。”“可我是你师兄！既然你娘不在，这里我说得算。开拔！”

来客归李云龙常去，不过去的是秦州的那家。蓝玉的这家来客归店面装饰都和秦州的极其相仿，一看便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老掌柜极善察言观色，见李云龙衣着光鲜，又带着三个绝色美女，只问了一声好，便把李云龙带进了另外一间雅室。

屋子布置的极雅致，用作摆设的那些古画花瓶经过李云龙的神目一鉴定便知道都是真品。夥计送上来上好的龙井便静悄悄的退了出去。

“公子是想给贵宝眷买些饰品吧？”老掌柜拿出了几个锦匣，从里面拿出几副手镯、扳指和珍珠项链含笑递给三女，看三人中只有雪青仪一个做**打扮，而怡梅姐妹还梳着表明未嫁之身的三丫髻，给雪青仪的笑容便更恭敬一些。

李云龙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眼力，他拿出的东西和三女都很般配，只是我早有打算，让雪青仪褪下镯子，递给老掌柜，道：“我想给我妹妹定副镯子，能和它一样就最好了；另外给我娘子选一副和手镯相配的足链。”

老掌柜的接过去一看，脸色变得更加恭敬，问："公子您姓李？"怡梅姐妹顿时好奇起来，玉梅问："老人家，您怎么知道他姓李？"

老掌柜说："这镯子是敝号自己加工的，天下独此一只，自然识得，此镯被秦州李公子所购，故而相问。"

"我就是李飞，既然是这镯子是贵号的手艺，就请再做两副吧！"老掌柜黯然道："不瞒公子，打造这只镯子的周师父三年前过世了，"他脸上有些知己半成鬼的模样："现在敝号还能不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老朽也不清楚，不过，敝号的少东家正好在本店视察，公子稍坐片刻，老朽请示少东主之后再回公子的话。"

老掌柜告了罪请示东家去了，怡梅姐妹上上下下打量着李云龙，玉梅笑道："师兄，你还真有名呀！"那是当然，李云龙也没必要谦让："师妹，要是你花三万两银子买只手镯，你也会被来客归的人记在心上的。"

"三、三万两？"怡梅姐妹一下子呆住了，芙蓉剑派一年都花不上三百两银子，一个手镯就要三万两？！"不值吗？你们看雪青仪戴着多漂亮。""是漂亮，只是……只是好像太贵了。"

"是吗？我倒没觉得。这副镯子是四年前买的，那时候江州反叛刚被剿灭，大家都在重建家园，很少有人有闲钱买珠宝首饰，因此，珠宝的价钱就比较公道，若是现在，这只镯子怎么也得卖上个五、六万。"

"公子真是好见识呀！"一个娇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李云龙前身生长在秦州，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秦州，虽然现在的秦州远没有盛唐时那样奢华，可依然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

虽然苍茫大陆和地球不同，但是这里的文化风景差的不当，这里秦州的好处已经被那些文人骚客们说尽了，听说现在的秦州特别是那个小杜。但如果你有钱去尝试一下的话，你还是会很惊讶。你会觉得天香楼李玉的那对眸子有勾魂夺魄之功，惊鸿一瞥间就勾去了你的三魂四魄；也会觉得闻香院孙碧的那双素手有天地回春之力，轻轻一抚就如同吃了人参果一般舒坦；还会觉得听月阁苏瑾的歌喉宛如天籁、碧涛台王曲的腰肢恰似流风，这一切你都可以在秦州这个弹丸之地体会到。这是秦州的好处。

李云龙当然听得出来与老掌柜一同回来的那个人应该是个女子，她脚步声轻而细碎，却不急不徐，从合乎韵律的脚步声中能听出她的优雅。老掌柜的呼吸极轻，和方才面对他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显然他在少东家面前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少东家看来是个人物，那个老掌柜的眼力之高、处事之果决显然是行业里的高手，又这把年纪了，想折服他绝非易事。我正暗自琢磨，那娇柔的吴侬软语传到我耳朵里。李云龙从来没有想过，短短一句话中竟表达了那么多的含义，“公子”让李云龙听出对他的尊重，“真是”让李云龙感到她的惊奇，“好见识”让李云龙春风得意，就连一个“呀”字都让李云龙心生怜惜。

她是高手！仅仅八个字就让自己心旌摇曳的岂能不是高手！李云龙寒毛陡然竖起，轻扬起头，双目腾光而去。后来玉怡告诉李云龙：“夫君你在来客归看殷姐姐的那一眼，真的惊心动魄，漆黑的眼睛发出深邃的光芒，那一瞬间整个屋子都彷佛一亮，我们都呆住了。”

宝悦坊鹅黄对襟和芙蓉湖蓝的百褶裙包裹的曼妙体态并没出乎李云龙的预料，如果是折腰不媚、与伯相背的无颜我反倒会埋怨老天不公，她的身材并不是江南女子通常的娇小瘦弱，也没有北方女子的豪放，而是丰腴的极其匀称，这让李云龙有些惊讶，“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李云龙见到了这般美妙的身材才发出了如此的感叹，不过这不会让李云龙一呆；她手如柔荑，领如蝤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恍若神仙，李云龙也只是欣赏，并不会一呆；可是，当李云龙看到她的脸，李云龙突然呆了一下。

严格的说，李云龙并没有看到她的脸，虽然那张脸桃颊樱唇、鼻隆眉黛的，但李云龙一眼就看出那不过是一张面具！面具是用不知名的材料制成，颜色与人的肌肤无二，只是泛着一丝金属的光泽，用青田墨玉雕刻成的眉毛和眼睫毛纤发可现，眉中央点缀着一颗上好的红宝石，红玉雕成的樱唇娇艳可人，周围一圈细小的红宝石充当着唇线，整张脸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如果缺少了一样东西，这一切再怎么精巧都是死的。在钻石镶嵌而成的眼眶中间是一对乌亮的眸子，它发出的光芒灿若星河，让周围那些钻石全都失去了颜色，它的灵动彷佛给了面具生命，让刻板冰冷的脸顿时充满了生机。

李云龙一下子呆住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刹那，但李云龙确实呆住了。也正因为李云龙片刻的失魂，我没有看见，在两道目光于空中交汇的那一瞬间，对面的那双眸子也有一刹那的迷茫。

“好见识？不敢当，少东主的这副面具我就没见过。”李云龙很快恢复了常态，毕竟李云龙见过的美女不少，所以通常对美女都有较强的抵抗力。

“哦？公子若是喜欢，八十万两如何？”她边说边轻盈的坐进了檀香木的椅子里，老掌柜恭恭敬敬的递上盏茶，她轻轻啜了一口。那红玉的嘴唇竟然可以开阖，怪不得她的声音没有闷的感觉。

“八十万两？你当我是凯子呀！”李云龙藉端起茶杯的当儿给雪青仪打了个暗号，雪青仪自然明白李云龙的意思，原本就是绝色的她突然媚态横生，发出惊人的诱惑力，那姑娘的眼里闪过一丝异彩，就连老掌柜的忍不住看了两眼后慌忙把头转到一边去了。

李云龙松了口气，知道雪青仪用上了“天魔大法”，以美女对美女本来就是压制美女魅力的最佳武器。“这副面具虽然精巧绝伦，可它不值八十万两，没有那对眸子，它连八万两都不值，”李云龙微微一笑：“因为它只是一片绿叶，而绿叶并不值钱，值钱的是红花，那对眸子才是红花。

“绿叶配红花，八百万两都算不多。”李云龙有些遗憾：“可惜，我找不出相同的一对眸子，这面具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老掌柜听出李云龙话里的意思，脸上现出怒色，刚说了一句：“李公子你……”就被那姑娘抬手打断了，她淡淡的道：“公子谬赞了。小女子面目丑陋，又尚未出阁，不敢以真面目示公子，请公子见谅。”她缓了口气后，又道：“其实，这只面具是珠宝业中着名的工匠，也是敝号的首席工艺师周佛老师傅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完成这件作品后他老人家就辞世了，这是他最后的遗作。说来，这只面具的巧妙之处不是光看能看得出来的，八十万两实不为过，王公子若不是我们的老主顾，小女子开价可就是一百万了。”

从她手上的肌肤看，她的年龄绝不会比怡梅姐妹大多少。可言谈举止潇洒自如，并没有一般小女儿家的那种羞涩忸怩，显然是久经历练。

“少东主这么说，在下荣幸之至。”“哪里，自敝号在秦州设店以来，十七年间，公子与令母先后惠顾敝号生意六十二次，费钱一百十三万零六百两，敝号敢不以诚相待公子！”姑娘的眼里流露出诚挚的目光。

盛名之下无虚士啊！这来客归能屹立在珠宝界顶峰几十年不倒，看来还真有些手段。客人的资料这么详细，也亏她能记得住。

李云龙知道在他没有到这个苍茫大陆的时候，李云龙在世人眼里只是一个废物，所以在到外面的时候李云龙的母亲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是李云龙就给他起名李飞，所以现在这个李飞的名字也非常有名，这是李云龙在用李飞这个名字以后他母亲告诉他的。

怡梅姐妹一听却都狠狠瞪了李云龙一眼，李云龙不知道她们是因为李云龙花了这么多钱买珠宝首饰，肯定是有许多相好；还是因为李云龙仅仅拿出三千两银子给芙蓉剑派显得那么小气，抑或是两者都有。

当然李云龙的心里也在暗暗佩服他母亲她老人家，这来客归李云龙只去过十二、三次，照那姑娘的说法，母亲足足去过五十次，她一个人自然用不了这么多的饰品。那她老人家把这些珠宝都送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

她道：“公子已十个月未曾惠顾敝号，秦州那边李掌柜还特意来信告知此事，现在看来，倒是敝号多心了，以后还要请公子多多捧场。”说着，眼中满是恳切之意，让人不忍拒绝。

“贵号手艺上乘，价钱公道，再说和贵号是十几年的老交情，我不会换到别家去的。”李云龙并不是一个愿意轻易作出承诺的人，李云龙是一个好色之人，但他不是小人，他也知道一诺千金，特别是对美女作出的承诺。可李云龙还是承诺了，虽然李云龙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李云龙心里明镜似的，这承诺其实只为了眼前的这个丫头。

想通这一点，李云龙心里突然有一种恼人的感觉，这个姑娘好像很容易让人信任她、顺从她，也很容易挑起男人惯有的自大情绪，被利用而不自觉。这样下去，自己岂不成了被征服的对象？！

李云龙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总有一方要被征服，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那么他们之间就根本不是男女关系。征服者自由支配被

征服者的身心，这是征服者的荣耀；被征服者全身心依赖征服者，这是被征服者的幸福。

对女人，除非自己不想要她没胃口，否则政治家一定要作征服者。这是李云龙给自己的标准。

可这位少东主看起来就像她的面具一样无懈可击，别看她年龄小，李云龙想她见过的风流才子、英雄豪杰不会比自己见过的美女佳人少，这样的对手倒是棘手的很呀！

“谢谢公子，只是，公子此次要定做的手镯，敝号力有不逮，要让公子失望了。”李云龙一愣，没听错吧，来客归还有作不出的东西？它可是紫金帝国数一数二的大珠宝行，万万不会因为一个工匠的辞世，手艺就失了传，若真是这样，它乾脆便关门算了。莫非这里面有什么文章？

“在下知道周老师傅已经故去，要作出一模一样的怕不现实，不过，两年前在下曾在贵号定制了一只宝石耳环，那位师父的手艺也非同小可，在下这手镯请他来作如何？”那姑娘下意识的望了雪青仪一眼，李云龙知道她是在看雪青仪是否带着那只耳环。

“夫人的耳环是梁师父作的，他……他近日身染目疾，已无法工作了。”这么巧？李云龙正有些疑惑，她又道：“不过，敝号最近新近了一批稀世珍宝，公子可否感兴趣挑上几件，送给夫人和令妹呢？”

能叫来客归的少东家说出“稀世珍宝”这四个字，东西自然不会差了。不过这并不是李云龙好奇的主要原因，这个少东主为什么左顾而言他？莫非真有文章在里面？李云龙笑道：“少东主这么说，在下自然要看上一看了。”

“那请公子跟小女子走一趟吧！”

坐着没窗子的马车跑了近半个时辰，等下车的时候，已经到了一座宅院里面。

“对不起，公子，”她那对明亮的眼睛里满是歉意：“因为这是家父隐居之所，不方便外人知道，请公子见谅。”李云龙不由得收起了心中的不满，看这所宅院四四方方的，不像一般有钱人家的花园那样亭台楼阁的，倒像是那种厚壁高墙的深宅内院，隐隐的让人感到一股肃杀之气。

李云龙心中一动，笑道：“莫不是来客归把总号已经搬到长安了吧？”那姑娘迟疑了一下，道：“公子目光如炬，正是如此。家父说原处乃兵凶之地，三年前便把总号移到这里了，现在那边只是个幌子而已。此事关系敝号机密，务请公子代为守秘。”

李云龙“哦”了一声，他知道也许是他们已经知道用不了多久天下就要大乱才如此的吧！回头对雪青仪三人道：“既然少东主交待了，那方才她没说什么，你们也没听到什么。”

玉梅撅着小嘴：“干么那么凶，我们不说就是了。”

跟着她曲曲折折绕了好几个圈子才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屋子前。她掏出钥匙打开门，门轴竟发出吃力的吱扭声，细一看，原来这门是铁作的，只是掩饰得好，看上去像普通的木门似的。厚重的墙壁好像也是铁的，没有一扇窗户，里面漆黑一片。她拿钥匙不知在那儿又捣鼓了几下，只听一阵“吱嘎”声，房顶现出一个布满铁栅栏的天窗，屋子里顿时明亮了起来。

关上铁门，她又拿钥匙在一座佛龛前摆弄了几下，一张檀香木台子缓缓从地下升起。“公子，这是敝号的藏宝重地，说起来，公子还是这里的第一位客人。”

虚荣心膨胀了片刻之后李云龙就冷静了：“少东主这么看得起在下，在下怎么也得留下个十几二十万两银子。”她眼里的笑很明快：“跟公子做生意，真是省心省力。”

李云龙和雪青仪、怡梅姐妹坐在一侧，她则坐在对面，从桌下拿出一只锦盒，轻轻掀开盒盖。

“喔～～”雪青仪和怡梅姐妹不由发出了赞叹的声音。这是一只钻戒，指环部分飘逸灵动，做工精美，但这并不出奇，令人惊叹的是上面的那颗钻石硕大无比，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么夸张！李云龙不为所动：“老实说，少东主，在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钻石，称为‘稀世珍宝’绝不为过。只是它只能收藏，戴在手上就不太妥当了。在下想要的是能够在平常日子穿戴的那种。”说着，又似开玩笑道：“在下倒是觉得把它镶在皇冠上更适合一些。”

她看了李云龙一眼：“原来是这样。”她低头找了一下，拿出了两个锦盒。左面的锦盒里静静躺着一串珍珠项链，珍珠项链李云龙见得

多了，雪青仪就有好几条，可这串珍珠粒粒个大色纯，更难得的是大小如一，便一下子显得珍贵起来。

“这是南珠中的极品檀珠，公子闻一闻上面可有檀香之气？”李云龙拿过来一闻，果然有一股淡淡的檀香气，心中好像顿时清爽了许多：“这珠莫非有提神静气之功？”她含笑点点头，眼中露出嘉许的神色。

李云龙看玉梅已经跃跃欲试，玉怡也是一副心动的模样，便冲玉梅一招手：“妹子，过来。”换个地方李云龙叫声“妹子”，玉梅没准和他急，现在她却只是有些扭捏的挪动李云龙身旁，李云龙站起来把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象牙白的珍珠和玉梅粉嫩的肌肤相互辉映，把玉梅衬得愈发美丽。

“妹子，你真漂亮！”怡梅姐妹虽然不如雪青仪那样美到了骨子里，可相差只是毫厘。这时玉梅有珠玉相衬，看着着实明艳动人。旁边的玉怡也看出妹妹的变化，眼中露出艳羡的目光。

李云龙看在眼里，便问：“还有吗？”“很可惜敝号只此一串，要让公子失望了。檀珠产量本就极低，又要一般大小，想再寻这样一串，恐怕势比登天还难。”

玉梅看了看姐姐，脸上露出了两难的神色，犹豫了半天才下定了决心似的，一咬牙，便要把项链摘下。李云龙按住她的手，道：“少东主，你开个价吧！”又转头对玉梅道：“傻妹子，你心眼好，可就笨了点，等会儿你姐姐再挑一串，不就可以经常换着戴了？”

玉梅顿时喜出望外，脸上刚浮出笑容，就听那姑娘说了句“三万六千两”，笑容马上变成了一脸的惊讶：“人家一串珍珠项链不过二、三十两银子，少东主你的再好，二、三百两也该够了吧，怎么要三万多两呢？”

“我的姑奶奶，你要是不懂就别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李云龙心里暗自道。那姑娘笑笑，没有说话，李云龙只好替她解释。想想这东西买的也委屈，也幸亏带着她们过来，若不然买回去没准不当回事呢！

“妹子，珍珠和人一样都是有美丑的。一万个人里面恐怕也挑不出一个像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同样一千颗珍珠里面也只能挑出这么一颗又纯又大的来。这副项链应该有三十六颗相同的珍珠，你算一下吧，

三万六千颗珍珠只能作出这么一副项链，少东家卖三万六千两还算贵吗？好了，别摘了，要摘出门再摘，这副项链也只适合家里戴，我再随便买条链子你平常日子用。”

“小妹妹，令兄懂得韬光隐讳，方才说得都是至理名言，这副檀珠项链确实只适合家中穿戴。至于两位妹妹平常穿戴的项链，敝号就奉送了，也算小女子的一点见面礼。”姑娘说着，拿起右边锦盒里的一对翠绿的玉镯递给李云龙，说：“公子，您看看这副镯子。”

这镯子的款式并不是李云龙想要的那种，也没细看便道：“少东主，礼部有令，‘庶人妇不得着镯、钏’，在下没有功名，我妹妹手腕上没法戴镯子。”旁边雪青仪接了过去，仔细看了看，又琢磨了一下，道：“少爷，这镯子和那串珍珠项链是不是很配呀？”

女人特别是美女身上的饰品贵精而不在多，饰品怎么搭配更是一门学问，这是李云龙在众多美女身上亲自试验得出的结论。叫雪青仪一提醒，李云龙脑子里顿时想像出玉梅赤裸的娇躯戴着珍珠项链和翠玉镯子的模样，珠玉的圆润和玉梅的娇憨果然相映成趣。

“这原本是一套吗？”李云龙随口问道。“这倒不是，小女子也是觉得这样搭配很协调。”

哦？李云龙一下子便想到了她独自在这间屋子里，脱下了全身的衣服，周围摆满了镶金嵌玉的饰品，雪白的娇躯是最佳的试验地，她一一试戴着这些首饰，找出最佳的组合的情形，不由得大有深意的看了她一眼。

咦？她的眸子怎么变得雾蒙蒙的一片？让我看不清她的眼睛，难道……这就是这个面具的神奇之处吗？

“好，我买下了。”“二千三百两。”接下来又挑了一条两万五千两银子的钻石项链给玉怡，雪青仪看中了一只长命银锁，做工十分精巧，雕龙画凤的显得很吉祥，李云龙知道她心里惦记着李云龙他自己说的话，现在就想给我们的孩子准备些小饰物。那姑娘说：“这东西本来不值几个钱，只是这把长命锁有些来历，收的时候就贵了些，公子若是喜欢，敝号就平进平出，一千两银子。”

大约看了一百三四十件饰品，那姑娘一摊手：“就这么多了。”李云龙有些失望，一直想给雪青仪配一副足链，却总找不到合适的。

“真的再没有了？”那姑娘犹豫了一下：“还有几样，不过看起来不像是饰品。”李云龙说：“看看吧。”那姑娘又拿出了三只锦盒。打开左面的那只，怡梅姐妹异口同声的发出一声惊叫，脸色顿时变得绯红。

那锦盒里并排放着两只宝石环，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夺目的光彩。虽然式样有些变化，“这对耳环和公子两年前在敝号定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那姑娘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困惑：“只是这耳环未免太大了些，也未曾见夫人戴过。”

“没事，放着也不错。”“还有一样公子你看看。”“什么东西？”“这个。”“不过这不是帝国之物。”“公子好眼力，”那姑娘道：“这是前些日子敝号从一蒙古胡商那里收购上来的，因为语言不通，小女子记得公子以前定制过类似的东西，便作主买下了。这一对敝号进价两万九千两银子，小女子加价三成，公子不反对吧？”

按照李云龙对这个行业的了解，遇到不懂行的人，珠宝行有时会加价十倍出售，但对于这种动辄上万的珍品，卖家讲的是诚信二字，因为你骗一次，就会失去一批大主顾，得不偿失。

这次来客归这位少东家开出的价码十分公道，李云龙想最多只有一成半的利润，甚至更低，此时竟要加价三成，显然是不满李云龙方才的举动。恨不过是爱的触媒，小妹妹，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呀。

“好，就算在下给少东主赔罪。”说着，李云龙打开了中间的锦盒，里面是一大一小两条珍珠链子。链子每只都是九粒大小如一的珠子，那珠子和珍珠不太一样，泛着晶莹的光泽，我仔细一看，竟全是夜明珠，大的一串珠子比鸽子蛋稍小些，小的一串只有大珠子的一半大小。链子的一端是比夜明珠小些的汉白玉珠子，另一端则是一个汉白玉的指拉环。

“夜明珠这样串起来用未免暴殄天物，可又……”那姑娘似乎想起来什么，话说了一半便打住了。“是呀，它不像是项链，也不像是手链，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玉梅忍不住好奇的问，因为不想露出身份，没办法只能叫我哥哥，只是听起来便含含糊糊的了。

“妹子，哥哥这次可要卖个关子。”李云龙顺杆往上爬，特意把哥哥两个字说得极清楚。“这对珠串贵些，十二万八千两。”还好，并没有出乎李云龙的意料，自己身上只有不到五十万两的银票，万一她报

出个天价，岂不当场出丑？要知道，一颗上好的夜明珠可要上万两雪花花的白银呀！

“青仪，收起来吧。”这时雪青仪冲我嫣然一笑。“公子好大的手笔呀！”虽然因为那幅钻石面纱让李云龙看不清她眼中的表情，可听声音李云龙也能感觉出来她确实有些惊讶了。

前面这两个锦盒里的东西让李云龙对最后一个锦盒产生了期待，里面的那只铂金蜻蜓果然没让李云龙失望，这只与雪青仪的小手一般大小的蜻蜓布满了机关，轻轻晃动一下，翅膀便振动起来，两只小爪跟着一抓一放的，连尾巴也像是产卵似的一点一点的点个不停。

“一共是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两银子，抹去零头，公子您付二十三万六千两就行了。”李云龙点了一下银票递给她，她低头开始写契约，我似乎是不经意的道：“少东主，恕我直言，来客归最近出事了吧？”

她的手顿时一停：“公子此话怎讲？”李云龙开始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链，这是李云龙在听到来客归无法承接他定做的手镯时就开始怀疑的了，在来到它的藏珍室之后，李云龙更加确认了，来客归，你比我想像的实在是差了许多。

“在下看过贵号的藏品，数量之多，样式之美，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真心话，连雪青仪她们三个都一个劲点头。“不过，这些藏品都不是贵号的手艺，若是收购上来的话，在下估计至少要动用二百万两以上的银子才成。这些饰品巧则巧矣，难道贵号做不出来，非要收购吗？即便买个一、二十件的用来观摩也属正常，但买来一百多件恐怕……”

“且慢！”那姑娘猛的打断了李云龙的话：“公子如果方便，小女子想和您单独谈谈。”李云龙一挥手：“雪青仪、怡梅，你们在门外等我，不许乱跑。”

看雪青仪她们出去了，那姑娘轻抚了一下面具，那钻石面纱便卷成一条束发的带子，平静的道：“家父姓史，小女子行二，家里人都叫我二姑娘。”

说来好笑，自己在来客归前前后后花了一百多万银子，到现在才知道老板姓史。看她乌黑的眼中流出淡淡的倦意，李云龙知道她平静的声音背后心已经不堪重负而开始崩溃了。不过，若是现在就给她一个坚实的臂膀，她虽然会很感激的*上去，可等身心都恢复了，那感激

会不会变成爱与服从就难说了。所以李云龙只能给她一只手，让她只有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拉的住的手。

李云龙开始伸出手："在下李飞，如果姑娘看得起在下的话，我就托大叫姑娘一声妹子，姑娘可以叫我大哥。"可能是李云龙的表情和声音实在是太过诚恳了，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让她无法拒绝，她嘴唇蠕动了两下，低低叫了声"大哥"。

原本还有些担心她会再叫出声"公子"来，这时李云龙已全然智珠在握了，好妹子，这声"大哥"既然叫出来了，你还能跑出我的手心吗？！

"妹子，来客归的人手是不是出了问题？"史二姑娘点点头："大哥真是怡梅心思，竟从我们进货上看出了问题。"她停了一下，问我："大哥知道'月斋'吧。"

"月斋？"李云龙摇摇头："没听说过。"史二姑娘一笑："大哥你多长时间没回秦州的府第了？"李云龙一算："从来长安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

"这就对了，月斋四个月前才成立，不过一开就是三处分号，建业、长安和秦州，它在三地广发名帖，凡是有些头脸的都收到了帖子，估计府上也应该收到帖子，只是大哥不在家中，所以没看到。"

"是不是月斋拉走了来客归的大批人马？"月斋开的规模这么大，一定需要有经验的熟手，来客归的人免不了被撬，不过走了一、两个并不会影响来客归，只有大批人马跳槽，才能影响到来客归的生意。

"大哥猜的不错，我家七大档手除了梁师父身染目疾之外，其他六个全数到了月斋。"李云龙一愣："月斋的工钱给得高吗？""不太清楚，但我家对他们绝对不薄，一年三百六十两银子外加花红，怎么也有六百两银子一年。"

这着实不低，李云龙一皱眉："妹子，这不是钱的问题，若是钱上面的问题，最多走个三两人，不会都跳槽了。"

"小妹也这么想，而且这月斋珠宝的价格异常的便宜，几乎是我家进货的价钱。"说着，她眼里有些歉意："大哥，说了您别生气，您今天这一笔是我家三个月来赚的最多的一次，这些天我们几乎都在赔钱往外卖，即便这样，客人还是少了许多，因为我们一时间也找不到好的工匠，没办法接像大哥这种定制的活儿了，其实那是最赚钱的。"

李云龙笑道：“大哥的钱不让妹子赚，难道让别人赚不成？”心道，这月斋明显是冲着来客归来的，而来客归在业界根深蒂固，想整垮它绝非易事，这月斋背后定有强援，便问：“妹子，这个月斋是谁开的？”

“小妹也不清楚，只知道它的老板姓宋，人都叫他宋先生。”李云龙看她眼里露出恳求的目光，想说话却欲言又止。“她已经开始依*我了，这在一个时辰之前她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李云龙心道，不过她想求我什么？钱吗？

有可能，不过来客归经营珠宝这么多年，即便对手一直打这种价格消耗战，来客归也不会轻易被拖垮。现在来客归更关心的应该是自己的对手月斋为什么能把珠宝的价格压得这么低，是为了争取客户的一时之举还是在进货的时候本身就便宜吧？

想通了这一点，李云龙试着问道：“妹子莫非想让我探一探月斋的底？”她顿时松了口气，却又把钻石面纱放了下来：“大哥，小妹正有此意，只是不知如何开口，好在大哥看了出来。”轻声笑了一下，又道：“大哥的心思太厉害了，小妹不得不放下面纱，免得大哥把我给看透了。”

李云龙却不由得暗暗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怪不得你肯叫我一声大哥，原来早打好了主意，这个丫头片子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便有意转了话题：“妹子，若是大哥没看错的话，你今年怕是还没到十八岁吧？”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道：“大哥神目如电。”“妹子以弱冠之龄来打理来客归的业务，伯父真是放心的紧呀！”“家父不良于行，家母和几位姨娘都不善此道，姐姐自幼多病，姐夫一介书生，弟弟妹妹又小，小妹不来打理谁来打理？”《手~~打小说网手机访问HTTP://WAP.sｄxsｗ.com》

“好吧，那大哥就帮你探探月斋的底吧。只是这事儿不能急，如果他们有心的话，我进出来客归他们可能全清楚，所以得先把月斋的事放上一放，正好我这些日子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吧，三个月后我去探月斋。”

这时她欲言又止，李云龙一愣：“妹子，莫非来客归的资金有问题，撑不了三个月？”

“大哥有所不知，我们在长安安的新家花了三百多万两，又不得不吃进两百多万的货，店里的流动资金已经没有多少了，再这么耗下去，不出两个月就得变卖家产来流动了。”她的话里有些苦涩。

李云龙当然知道变卖家产的后果是什么，消息一旦传出去，来客归的牌子就算倒了。我虽然觉得来客归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强大，却没想到它外强中乾到了这种地步，想这位史二姑娘支撑这个诺大的家业也是耗尽了心血吧！

李云龙不得不更改我的计划：“妹子，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这二十万两你先拿着用，我一个月后再带钱来一趟。”身上剩下的四万多两银子省省花也该够了，而有我这二十万来客归，再怎么不济也能撑上一个月。“再有，不要和任何人说我在这儿花了二十几万买珠宝，别人若问，就说我买了两副镯子，一共不到一万两银子。切记。”

她是个明白人，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犹豫了一下，她把银票接了过去，用极低的声音道：“大哥的恩情，小妹不知何以为报？”

李云龙微微一笑：“妹子，那你就好好的想一想吧！”同时心想这个来客归可是有名的大商家，根基雄厚，在关中一带特别的有名，现在关中的江湖关中盟的幕后势力他还不清楚，但是也逃不出朝廷的几大派，所以要想在关中立足就必须从这个来客归下手。

现在这么好的计划他怎么会放弃呢？不过李云龙明白自己不能头心急，否则的话对他的计划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反而会让来客归露出警惕。

李云龙让史二小姐把我们送回了来客归，在那里李云龙给怡梅姐妹挑了几样日常穿戴的饰品，并把银票留在了柜台，老掌柜也按贵宾的优惠打了折扣，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从来客归出来，怡梅姐妹突然变得拘谨起来，就是面对知味观名满天下的点心，她俩都极少言语。李云龙知道，在她们接受了我如此贵重的珠宝的时候，她们已经有心做他的女人了。

只是人在琳琅满目、价值连城的珠宝面前思考能力都会变得低下，此时离开了那个环境，她们便需要重新调整心情，来适应自己作出的决定。

等回到山庄，怡梅姐妹便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不再出来。李云龙看天还没黑，便拥着雪青仪，徜徉在亭台水榭、假山怪石之间。

“少爷，你是不是想娶来客归的那位小姐？”雪青仪，你不愧是我现在最亲近的女人。我想什么你都知道。“聪明，不知道冰月她们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现在我有点想他们了。”雪青仪“噗哧”一笑，又问：“那怡梅姐妹呢？她俩天真浪漫，青仪很喜欢她们。”“青仪，你不喜欢来客归的二小姐？”

“青仪不敢，只是……那位二小姐精明的很，我有点怕。”李云龙转过身来，雪青仪这个我宠爱的女孩脸上真的有些担心的神色。

“青仪，我应该娶你的，可惜……。”雪青仪癡癡的望着李云龙，“少爷，雪青仪只想一辈子伺候您，一辈子作您的侍女。”

“好，青仪，我答应你，不管我娶了谁，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谁也不能欺负你。来客归的二小姐是很精明，可我会让她把精明都用在外人身上，怡梅姐妹我也会把她们收到我帐下跟你做伴的。”

“李少侠、李少侠……”从后面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一人，很富态的样子，正是关中盟的总管柳元礼，“找您可真不容易呀。”李云龙奇怪的看了他一眼，这个天下第三十九厉害的高手竟跑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样厉害的功夫。

“柳总管找在下有事？”“公子听说鹰爪门胡掌门惨死在竹子坝的事了吗？”“听说了。”李云龙心道，他又不是美女，死就死了，关我屁事！“难道柳总管认为在下杀了胡掌门？”

“李少侠真会开玩笑。”柳元礼笑脸下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凭你也能杀胡天？“胡掌门遇害一事明显是有人向敝盟挑衅，敝盟今晚请各大门派共议此事。”“原来是这样啊，这事柳总管你找我师妹就行了。”

“可令师妹说一切要听您这个作师兄的。”柳元礼也有些胡涂了，这对师兄妹本来就难辨真假，遇事又互相推诿，可真够奇怪的了。

咦，这两个丫头片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学会有事往别人身上推了，这么说来她们还蛮有开发潜质的。看柳元礼正直勾勾的望着自己，李云龙微微一笑道：“我这师妹就爱小题大做，好吧，我跟您去吧。”

李云龙亦步亦趋跟着柳元礼来到了议事堂，议事堂里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的坐了十几号人，好像正等着李云龙。见李云龙进来，眼睛齐刷刷的望着李云龙。

只半天功夫李云龙就习惯了这种目光。当然，李云龙知道他们注意我并不是因为我生的玉树临风。这个芙蓉剑派在李云龙眼里虽然像是纸糊的，可武林茶话会却把它列到了武林大门派，它便成了江湖里赫赫有名的一个门派，不幸的是李云龙正好是它的代表。

“芙蓉剑派李飞少侠到……”柳元礼高声道。

屋子里的多数人并没有惊讶，因为他们在早上已经惊讶过了；只有三个人脸上闪过一丝讶色，其中一个年轻的和尚，长得很秀气，虽然脸上有种木讷之气，却掩饰不住双目里四射的精光，一袭雪白僧衣质地优良、做工精细，人又坐在了东侧上首第一张椅子上，昭示着他出身的不凡，李云龙不用猜就知道他定是静光寺的重要人物；一个年轻的剑士，瘦高的身材，模样很英俊，一副傲慢不羁的模样；还有一个中年汉子，虽然瘦小，却很有气势，面孔是熟悉的很，正是秦州城有名的大户慕容家的总管慕容乾坤，他正瞪着小圆眼睛吃惊的望着李云龙。

其实李云龙的眼睛只在他们的脸上做了短暂的停留，便转到了此间主人身上。李云龙知道议事堂里站着坐着的都是江湖重要门派的高手，从他们看他的眼神中李云龙就知道了，可这些眼睛加起来也比不上那对充满愤怒与忧伤的眸子明亮，虽然他明天就满五十岁了，可看起来就像四十岁的人，高大的身躯并没有丝毫的弯曲；那张脸很像戏文里的关公，蚕眉凤目，五柳长髯，顾盼之间透着无比的威严，一时间李云龙好像觉得厅里只剩下这个汉子在注视着自己。这就是江湖绝顶高手之一的齐放？！

因为去年武林大会的关系，李云龙不由得对江湖上的那些高人们起了轻视之心，此时却有如醍醐灌顶，心下猛的清醒过来，这齐放的武功分明不比自己差，看来要完成计划还真要下番功夫了。

“芙蓉剑派李飞见过齐盟主。”深施一礼。“贤侄少年英发，来日必有成就。请坐吧。”齐放的话虽然诚恳，李云龙却感到一股泊然的压力，转头四下望了望，才让我觉得压力小了些。看西侧空着两把椅子，一把就在齐放的旁边，一把*近门口，我就是再不懂江湖的规矩，也知道那把客人中最尊贵的椅子不是留给李云龙的，看议事堂里的格局，那应该是静心奄代表的座位，李云龙不由对明天的寿筵产生了期待。

走向门口那个座位，李云龙坐了下来。上手是个四十多岁的精壮中年，瘦长的马脸掩饰不住干练的神情，见李云龙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便冲李云龙微微一笑。

马神韩元何并不是江湖的绝顶高手，他是离别山庄的总管，雪青仪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李云龙自然多了几分关注，或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他一笑露出了满口的黄牙，李云龙也没觉得厌烦，反而有些亲切的感觉。

“小王爷，您终于来了。”他刻意压低的声音在李云龙心中却像惊雷一般响亮，在他的笑容里也能看到几分兴奋，李云龙知道他已经瞎解了自己的身份，可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

李云龙的眼中射出一道冷厉的光华，这时齐放浑厚的声音开始在大堂里回响。“齐某过个生日，引来这么多的好朋友前来助兴，近的不说，就连远在蜀中的唐门也有天行兄弟千里迢迢赶了过来，此等高义，齐某自是铭感五内。”齐放娓娓道来，一时间不少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然，”齐放的声音猛的提高了八度，“就在今日，前来助兴的齐某好友鹰爪门掌门胡天胡兄被人狙杀在离山庄十里的竹子坝！况兄何罪之有，竟遭此毒手？！此人挑起事端，破坏关中武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何居心？”

说到这里，齐放腾的战了起来，腮下长髯无风而动，身上长衫猎猎作响，“胡兄为齐某而死！齐某敢不为况兄死！今日齐某在此立誓，关中盟顷全盟之力缉拿凶手，不杀凶手，绝不罢休！也请全天下武林共讨之！”

李云龙没想到齐放看似粗豪，说起话来却是满嘴之乎者也，心中正有些好笑，李云龙对面一位三十多岁的高挑汉子已长身而起，这汉子隼目鹰鼻，只是面色苍白，双眼红肿，显然悲愤已极：“胡师兄莫名被害，敝门上下莫不悲痛欲绝，还请在座的武林同道主持公道，还敝门一个道理。”

原来这小子是鹰爪门的，怪不得一脸的苦相。看议事堂里大多数人脸上都现出激愤的样子，三个例外的就显得很另类。

李云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胡天跟李云龙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他的死在李云龙心里泛不起任何波澜，虽然齐放的话在一瞬间让我感

动，可马上李云龙就冷静了下来。另外两人中的一个是李云龙对面上首第三把椅子上坐着的慕容乾坤，他脸上阴晴不定，两只小圆眼睛四下乱转，似乎在观察各人的表情。

而另一个竟然是韩元何，他那张马脸上看不出一丝悸动，只是在转头看到李云龙的表情后，脸上倒是流露出些些放松的神情。

难道离别山庄和关中盟不睦？李云龙暗自忖道。

“司马施主，追凶一事，敝寺愿尽微薄之力。”那秀气的和尚缓缓道，鹰爪门的这位司马仁兄脸上顿时浮出感激之色，深施一礼，“多谢木蝉长老。”他就是静光寺的第二高手、戒律院的长老，人称木春赤的木蝉？听怡梅姐妹说他的枯木神功已经练到了岁枯岁荣的境界，李云龙不由得好奇的多看了他几眼。

“只是方才看况施主的遗体，其中疑点颇多，倒不能莽撞行事。”木蝉执掌戒律堂，凡事先讲证据已经成了习惯。原来在李云龙来之前，他们已经验过胡天的尸体了，那还叫李云龙来干什么，他们愿意找谁报仇就去找谁，干嘛非把芙蓉剑派拉扯进来？“疑点虽多，仔细查证就是了。”

木蝉对面的那个年轻剑士脸上闪过一丝轻蔑，朗声说道：“司马兄，在下在太极门无职无权，不能承诺什么。不过，胡门主在江湖上口碑甚佳，行侠仗义的好事作了不少，在下可不愿意看到他含冤而去，司马兄如有需要，尽管知会一声。”

记得传说太极门和静光寺面和心不和，这人的话句句顶着木蝉，看来传说倒是不假。“宫大侠愿意出面，自是胜过千军万马。”原来是太极门的后起之秀“飞天剑雨”宫本，难怪口气这么大。

紧接着，唐门的鹰堂堂主唐天行，排帮的付帮主司空不群都表明睺立场，支持关中盟和鹰爪门缉拿凶手，唐门看来和关中盟渊源极深，还当场决定调拨人手供关中盟统一指挥。齐放的目光突然落到了李云龙身上，按道理他应该先问慕容乾坤或者是韩元何，可他偏偏越过了这两个人，和颜悦色的问起李云龙来，“贤侄，贵派一向主持武林公道，想来一定会支持敝盟的行动了。”

齐放上来就扣过来一顶大帽子，这让李云龙心里暗自不爽，“对不起，齐盟主，这件事在下作不了主。”话落李云龙立刻收到了若干鄙视

的目光，李云龙知道他们都在想我是个没担待的孬种。只有慕容乾坤颇为意外的望了李云龙一眼，韩元何也投来赞许的目光。

齐放没想到李云龙竟一口回绝，眼球不由一缩，“那齐某想请李少侠留下帮忙，贵掌门玉夫人那里由齐某去说项，想必玉夫人会给齐某这个面子吧。”

李云龙一愣，齐放竟然打起他的主意来了，难道他擒拿杨威的事被他知道了不成？转念一想，不太可能，杨威一事只有怡梅姐妹和杨威自己知道，怡梅姐妹不会出卖他，而杨威的人头已经落地。这老小子究竟看中了他什么还真费猜量。

心念电转间，李云龙颇为诚恳的道：“齐盟主吩咐敢不遵从。只是在下师父新近为人所害，虽然凶手之一的杨威已然伏法，可另一凶手尚逍遥法外，杀师之仇在下岂能不报！这些日子在下要和师妹一道追拿，怕是没有时间帮助盟主，一俟了结此事，在下立刻前来听候盟主调遣。”

说着，李云龙突然捂着肚子，道：“啊呀，对不起齐盟主，在下在知味观吃坏了肚子，好在这里也没敝派什么事了，在下方便去了。”也不待齐放说话，转身跑了出去。李云龙并没有去想齐放的脸色会变得多么难堪，也不知道齐放的眼里突然射出耀眼的光华。

现在李云龙只是芙蓉剑派名不见经传的小脚色，如果需要的话，玉夫人大可说李云龙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她的同意，然后再把他开革了，那么就丝毫不损芙蓉剑派的名誉，芙蓉剑派依然还是芙蓉剑派，这一点恐怕齐放也想的明白。

回到内院，我迳直来到怡梅姐妹的门前。这两个丫头连他都敢算计，自然要好好教育一番。可拍了半天门，里面也没人应声，倒是旁边自己的房门打开了，“少爷，怡梅姐妹在这儿呢。”

李云龙进门一看，怡梅姐妹正俏生生的给他施礼，“师兄，您别生气。”姐妹俩穿的还是上午的那件鹅黄色的绸缎衣裳，只是雪白的脖颈都多了件饰品，玉怡是一条钻石项炼，而玉梅则是那条檀珠项炼，珠宝美人相得益彰，姐妹俩益发娇艳动人。

姐妹俩的神色不再拘谨，只是有些害羞。李云龙知道她们已经拿好了主意，心中那点不高兴便飞到了九霄云外，脸上却没表现出来，

瞪着姐妹俩道："好啊，齐放找你们去议事，你们为什么把我推了去？"

玉梅笑道："因为你是师兄呀。师妹自然要听师兄的。""我明明是冒牌的嘛。""不对啊，师兄您可是宋师姑的关门弟子呀。虽然芙蓉剑派从来不收男弟子，可规矩是人定的，我们回去就跟娘说，正式把师兄您列入门墙。"

这些话好像都是自己说过的，看玉梅一脸得意的样子，李云龙忍不住道："既然师妹要听师兄的，那好，玉梅，你给我过来，师兄要打你的屁股！"

怡梅姐妹脸腾的就红了，玉梅扭捏道："不好嘛，师兄。"李云龙说："不打也行，以后人前叫我师兄，人后不许叫师兄，要叫哥哥。"玉怡羞得背过身去，倒是玉梅在来客归这么叫过，眨眨眼小声道："叫就叫，哥哥、哥哥、哥哥、哥哥……"一连叫了好几声。

说说闹闹的，怡梅姐妹就放开了些。玉怡问李云龙齐放召人议事是不是为了胡天遇害的事，李云龙便把当时的情形说了一遍，然后道："本来答应你们去芙蓉剑派见你娘，可现在得先去捉拿採花大盗了。"

"师兄，还是先回芙蓉剑派吧，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玉怡还是惦记着把李云龙带回芙蓉剑派让她娘玉夫人看一看。李云龙说："关中盟此次为了胡天的事一定会把关中武林拖进一个动荡的时期，结果如何，谁也估计不到，咱们现在不回去见你娘，就是怕万一有事你娘也好有个回旋的余地；就是回去，也得过个十天半个月的偷偷回去。"怡梅姐妹听李云龙肯去芙蓉剑派，安心了许多，这倒让李云龙明白了她们让他回去的真正目的。

"可师兄……"玉梅刚开口，便看到李云龙目光灼灼的望着她，忙改了口，"哥哥，想进连环坞并不那么容易，那可是个恶人窝呀！"玉梅有些担心。

李云龙记得他的藏身之地，好像是在关中的一个水域中的一个叫连环坞的地方。"我没说要去连环坞呀，咱们游游山、玩玩水不挺好嘛，干嘛要去连环坞？""可、可哥哥不是说要去捉拿采花大盗的吗？"

"是啊，不过我没说非得明天就把他抓起来呀，等个一年半载的，等他在连环坞呆腻烦了自己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抓他，不更好

吗？”“妹妹，师兄……哥哥说抓采花大盗那是个挡箭牌。”

玉怡总算明白了，可玉梅还没明白，“哥，我们不替师姑报仇啦？”李云龙突然把脸一扳，“玉梅，江湖风波险恶，人心叵测，不是你武功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再说，你们武功高吗？别以为杀了几个淫贼自己就可以纵横天下，谁都不怕了。你们冒冒失失的去抓杨威，知不知道冒了多大的风险！……不服气呀，青仪，你把杨威的扇子拿来。”

怡梅姐妹不知道李云龙为什么又发火了，有些紧张又有些委屈的望着李云龙，想来从前的那些武林侠少们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她们。

雪青仪找来杨威的那把扇子递给李云龙，李云龙说：“杨威绰号蛇郎君，毒蛇知道吧，多狡猾呀。论武功你们是和杨威不相上下，可论起江湖下三滥的玩意，你们差远了，蛇郎君的名号岂能是白叫的？”

李云龙一按扇子的一个机关，“嗤嗤”两声，两支扇骨就从扇子里激射而出，钉在对面的墙上，入墙三分，怡梅姐妹都惊讶的叫了一声。“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扇子里还有一种迷烟.

李云龙一按扇子的一个机关，“嗤嗤”两声，两支扇骨就从扇子里激射而出，钉在对面的墙上，入墙三分，怡梅姐妹都惊讶的叫了一声。“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扇子里还有一种迷烟，这种迷烟可是每个男人都喜欢的。你们若是闻了，杀杨威？恐怕就得求杨威把你们奸了。要不要试一试呀？”

姐妹俩又吃惊又害羞，半天玉梅才委屈的道：“哥，我们知错了。可娘现在闭关修炼芙蓉心法，李奶奶岁数又大了，我和姐姐再不出头去找杨威他们报仇，芙蓉剑派可就要在江湖上除名了。”

又满脸渴求的望着李云龙，“我知道，我和姐姐的武功不好，可哥哥你武功好呀，又会教，我和姐姐这几天都觉得进步飞快。有哥哥在，我们就不用怕了，不是吗？”

看着如花似玉的怡梅姐妹，李云龙色心大动，“青仪，你在床上加两副铺盖，从今天起，我要怡梅寸步不离的跟着我。”怡梅姐妹一下子跑得远远，“哥，你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淫贼哩。”

等把怡梅姐妹送走，雪青仪就偎进了李云龙的怀里，轻轻抚摸著李云龙的身体，知道李云龙已经被怡梅姐妹逗的欲火中烧，便腻声

道：“少爷，先洗洗好不好～”李云龙也是个爱清洁的人，想起中午那场盘肠大战之後也没清理战场，便点头默许。

关中盟为内院的客人想的很周到。房间里浴盆、暖炉一应俱全，不一会儿我就舒舒服服的躺在浴盆里让雪青仪搓著李云龙的身子。

“怡梅来说什么了？”雪青仪抿嘴笑道，“她们姐妹俩问了好多少爷的事儿，就是户部的官差也没问得这么细致。少爷的父母做什么的，有没有兄弟姐妹，家里有没有妻室子女，就差问少爷能不能娶她们了。”

李云龙知道怡梅想嫁给他，微微一笑，“青仪，你怎么说的？”“我说少爷的父母都在作生意，姐姐妹妹都出嫁了，在长安只有少爷一个人了。”

※※※李云龙裸著身子躺在床上，想着在长安的事情，现在天下已经大乱，天魔宫兵峰所指，中原大地纷纷沦陷，而辽汉两王兵下扬州，唐王大军直指太原重镇。所以现在李云龙的父亲没有动，但是现在中原的天魔宫的六十万大军再加是几千魔法师是他们不能抗衡的，所以最好是在一年以内拿下关中，到时候与辽、汉、唐三王，以及天魔宫五分紫金帝国。

只是虽然关东烽火连天，但是其他的四大势力对于关中的事情干涉的越来越频繁，这次关中盟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到这里李云龙有点心烦。

“青仪，怎么还没好？”李云龙听浴盆里还有哗啦啦的水声。“好了，好了。”说话间，雪青仪清凉的身子便偎进了李云龙怀里。

雪青仪吹灭了气死风灯，纱帐里泛起了晶莹柔和的光芒，那是从她捧著的锦盒里发出的。雪青仪的肌肤更是欺梅赛雪。现在没有人再比雪青仪更懂李云龙的心思了。李云龙搂过雪青仪，锦盒已被抛在一边，一大一小的两串夜明珠正挤在李云龙和她的胸前，从雪青仪***的缝隙放出毫光。

轻轻抽出大的那串，温凉的珠子在李云龙的胸前滑过，竟有一种沁人心腑的感觉。李云龙用珠串挑逗著雪青仪，转眼它就变得和夜明珠一样圆润动人。雪青仪不言语，只是吸吮著李云龙的肩，腰肢缓缓的蠕动，已是粘湿一片的***在李云龙的小腹上磨来磨去，弄得李云龙肚子上凉飕飕的。

一个月后由于叛军势如破竹占领紫金帝国大部分地区，而李云龙迫不得已率领他的精锐部队配合秦王府的二十万精锐起兵反抗。

经过一年的战争终于统一了紫金帝国。

一年后，其他的四大帝国由于害怕紫金帝国越来越强大，联合起兵攻击紫金帝国，李云龙率领百万大军发起抵抗，两年后统一苍茫大陆。

三年后李云龙和他的女人们通过魔法阵进入了魔法大陆，在魔法大陆的时候李云龙又收了不少美女，后来在魔法大陆大乱之时，他率领四百万苍茫大陆精锐攻打魔法大陆。

四年后统一魔法大陆。

十年后发动神魔战争，二十年后李云龙统一三界，成为三界至尊。

========end=======